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史记（中）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史记（中册）

史记卷二十三 礼书第一〔1〕

王文锦 注译

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2〕宰制万物，役使群众，岂人力也哉？〔3〕余至大行礼官，〔4〕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所由来尚矣。〔5〕

【注释】〔1〕“礼”，规范人们行为的种种规则、仪式的总称。帝王时代的礼，具有明显的等级性、阶级性。“书”，《史记》所创的专门论述某种重大事项的体裁。《汉书》以下史书沿用其体，改称为“志”。“《礼书》”，是《史记》八书之一，全篇略论礼的沿革、阐述礼的作用。据《汉书·司马迁传》颜师古注引张晏说，汉元帝、成帝时代《礼书》已经残缺。现传的这篇《礼书》乃当时人褚少孙兼取《荀子》中《礼论》、《议兵》两篇的一些段落，修补而成的。〔2〕“洋洋美德乎”，这是对礼的赞美。“洋洋”，盛大的样子。〔3〕“岂人力也哉”，意思是说主宰万物，役使群众，主要靠礼的教育感化，不能单凭强制力量。〔4〕“大行”，官名。汉武帝时有大行令掌管礼仪。“官”，官府。〔5〕“尚”，久远。

人道经纬万端，〔1〕规矩无所不贯，诱进以仁义，束缚以刑罚，故德厚者位尊，禄重者宠荣，所以总一海内而整齐万民也。〔2〕人体安驾乘，为之金舆错衡以繁其饰；〔3〕目好五色，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4〕耳乐钟磬，为之调谐八音以荡其心；〔5〕口甘五味，〔6〕为之庶羞酸咸以致其美；〔7〕情好珍善，〔8〕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9〕故大路越席，〔10〕皮弁布裳，〔11〕朱弦洞越，〔12〕大羹玄酒，〔13〕所以防其淫侈，救其凋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下及黎庶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嫁娶丧祭之分，〔14〕事有宜适，物有节文。〔15〕仲尼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16〕

【注释】〔1〕“人道”，人间事理。“经纬”，布帛的纵线为经，横线为纬。“端”，头绪。此句意谓人间事理纵横交错，千头万绪。〔2〕“海内”，古人认为我国疆土四面环海，故称国境以内为海内。〔3〕“舆”，车箱，泛指车。“衡”，古车单辕，辕前端的横木叫衡。衡两边各施一轭，分别架在两马颈上，便于引车。〔4〕“黼黻”，音 f(f)，古礼服上绣的图案花纹。黑白相间如斧形的花纹叫黼，黑青相间如措形的花纹叫黻。“文章”，错杂的色彩。古时以青赤两色相配合的花纹为文，以赤白两色相配合的花纹为章。〔5〕“八音”，古代乐器的总称。指用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八种材料做的乐器。〔6〕“五味”，酸、辣、苦、咸、甜。此泛指各种滋味。〔7〕“庶羞”，各种佳肴。〔8〕“珍善”，指各种珍贵的玩赏器物。〔9〕“圭璧”，都是贵重玉器。圭为长方形，上端呈等腰三角状。璧为扁圆形，中有孔。〔10〕“大路”，即大辂，天子乘用的礼车。“越席”，越音 hu\$，蒲草编的席。〔11〕“皮弁”，古冠名，用白鹿皮制做的礼冠，帝王临朝时所戴。“布裳”，白麻布做的下裳。上为衣，下为裳。裳不是裤子，形制略如长裙，但分为前后两片。先系后片遮后，再系前片蔽前。男女都穿用。〔12〕“朱弦”，瑟上所张的红色丝弦。据说丝弦经红色煮染，发音较浑厚。“洞越”，越是瑟底小孔，洞越是将底孔贯通瑟面，为了使瑟声低沉。〔13〕“大羹”，大音 t4i，不加调料的肉汤。“玄酒”，其实就是清水。礼中将清水放进空酒樽里，与酒樽并设，且尊称之为玄酒，而设位又在酒樽之上。用大羹、玄酒，都表示不忘古。〔14〕“黎庶”，平民百姓。“分”，音 f8n，名分。〔15〕“节文”，节制性的文饰。〔16〕“禘”，祭名。“灌”，本作“裸”。祭祀开始，作为主人的君王，

酌以郁金香草汁加入黍米酿制的香酒，献给代表祖先神灵的尸，尸受献将酒灌于地，这项祭祀中的第一次献酒就叫作灌。天子诸侯在太祖庙里平均五年之中举行两次盛大祭礼，一名禘，旨在祖先合食；一名祫，旨在审谛昭穆。这里指鲁国的禘祭。鲁文公二年，鲁国举行禘祭时，竟将鲁僖公的神主放在鲁闵公的前面。鲁僖公虽是鲁闵公的庶兄，但他是在闵公死后才即位的，他既曾做过闵公之臣，按理他的神主应该排在闵公神主之后才是。孔子认为把僖公神主硬置于闵公神主之前，破坏了君臣的体统、名分，违反了禘祭的本意。所以他说观看鲁国的禘祭，及至第一次向尸献酒之后，就不愿意再往下看了。这里所引孔子的话，见《论语·八佾》。

周衰，^{〔1〕}礼废乐坏，大小相逾，管仲之家，^{〔2〕}兼备三归。^{〔3〕}循法守正者见侮于世，^{〔4〕}奢溢僭差者谓之显荣。^{〔5〕}自子夏，^{〔6〕}门人之高弟也，犹云“出见纷华盛丽而说，^{〔7〕}入闻夫子之道而乐，二者心战，未能自决”，而况中庸以下，^{〔8〕}渐渍于失教，^{〔9〕}被服于成俗乎？^{〔10〕}孔子曰：“必也正名。”^{〔11〕}于卫所居不合。仲尼没后，^{〔12〕}受业之徒沉湮而不举，^{〔13〕}或适齐、楚，^{〔14〕}或入河海，^{〔15〕}岂不痛哉！

【注释】〔1〕“周衰”，指周王朝迁都雒邑（今河南洛阳）后，国力衰微。〔2〕“管仲”，名夷吾，字仲，春秋时代齐国人。他辅佐齐桓公，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使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生年不明，死于公元前六四五年。详见《管晏列传》。〔3〕“三归”，储存粮食、布帛、钱币的三座库台。《管子·山至数》篇中说：“请散栈台之钱散诸城阳；鹿台之布散诸济阴。”储存财物用台，因为台既高爽，利于防腐朽锈蚀，又便于守护。此种粮食、布帛、钱币本是市租收入归国君所有者。桓公既霸，遂将这项收入赏给了管仲，管仲就仿效国君筑三台存储。管仲功劳虽大，然而毕竟是臣，家中兼备三归，实属僭越。〔4〕“见”，被。〔5〕“奢溢”，奢侈过度。“僭差”，音 ji4n c9，越分。〔6〕“自”，即使，虽。“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孔子弟子，长于文学。曾为魏文侯的老师。生于公元前五七年，死于公元前四一年。详见《仲尼弟子列传》。〔7〕“说”，音 yu8，通“悦”。〔8〕“中庸”，材质平庸的人。〔9〕“渐渍”，音 ji1nz0，浸润，沾染。〔10〕“被服”，被音 p9，喻指亲身感受。〔11〕“必也正名”，语见《论语·子路》。子路问孔子：卫国国君将请您去理政，您打算先办何事？孔子说“必也正名”。意谓首先要端正名分。〔12〕“没”，音 mò，通“歿”，死去。〔13〕“举”，举用。〔14〕“齐”，国名，在今山东省北部。“楚”，国名，在今长江中游一带。《论语·微子》说，太师挚到齐国去了，亚饭干到楚国去了。〔15〕“河海”，河专指黄河，海谓海滨。《论语·微子》说，鼓方叔到黄河边上去了，少师阳和击磬襄到海滨去了。

至秦有天下，^{〔1〕}悉内六国礼仪，^{〔2〕}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3〕}依古以来。至于高祖，^{〔4〕}光有四海，^{〔5〕}叔孙通颇有所增益减损，^{〔6〕}大抵皆袭秦故。^{〔7〕}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少所变改。孝文即位，^{〔8〕}有司议欲定仪礼，^{〔9〕}孝文好道家之学，^{〔10〕}以为繁礼饰貌，无益于治，躬化谓何耳，^{〔11〕}故罢去之。孝景时，^{〔12〕}御史大夫晁错明于世务刑名，^{〔13〕}数干谏孝景曰：^{〔14〕}“诸侯藩辅，^{〔15〕}臣子一例，古今之制也。今大国专治异政，^{〔16〕}不禀京师，恐不可传后。”孝景用其计，而六国畔逆，^{〔17〕}以错首名，天子诛错以解难。事在《袁盎》语中。是后官者养交安禄而已，莫敢复议。

【注释】〔1〕“至秦有天下”，公元前二二一年，秦王嬴政统一六国，自称始皇帝，建都咸阳。〔2〕“内”，通“纳”，收纳。“六国”，指韩、赵、魏、齐、楚、

燕。〔3〕“济济”，音j!j!，仪节隆盛的样子。〔4〕“高祖”，指汉高祖刘邦。〔5〕“光”，广。“四海”，古人认为中国四面环海，所以用四海喻指天下。〔6〕“叔孙通”，薛（今山东薛城）人。曾为秦朝博士。后归附刘邦，也任博士。刘邦称帝，叔孙通为之制定礼仪。官至太子太傅。详见《叔孙通列传》。〔7〕“大抵”，大都。“袭”，因袭，继承。“故”，旧例。〔8〕“孝文”，指汉文帝刘恒。汉朝皇帝死后，例在谥号上加“孝”字，表示国家以孝治天下。〔9〕“有司”，古代设官分职，各有专司，因称官吏为“有司”。〔10〕“道家”，古代的一个学派，遵奉老聃的清静无为的学说。〔11〕“躬化”，以身作则，进行感化。〔12〕“孝景”，指汉景帝刘启。〔13〕“御史大夫”，官名，主管弹劾纠察，掌管图书秘书，官位仅次于丞相。“晁错”，颍川（今河南禹县）人。西汉政治家。文帝时为太子家令，有“智囊”之称。屡上书言事。景帝即位，迁官御史大夫。他坚决主张逐步削夺诸侯王国的封地，以巩固中央集权，得到景帝采纳。不久，吴、楚等七国以诛错为名，起兵造反。景帝惊恐，听信袁盎谗言，为了讨好反王们，斩晁错于东市。晁错生于公元前二 年，死于公元前一五四年。详《晁错列传》。“刑名”，战国时代法家的一派。以申不害为代表。强调循名责实，借以强化上下关系，巩固贵族统治。〔14〕“数”，音shuò，屡次，多次。“干”，冒犯。〔15〕“藩辅”，藩是房舍外的篱笆，辅是车子两旁的木板。藩辅合为一词，意谓分封在外的诸侯国，乃是保卫朝廷的屏障，并非独立王国。〔16〕“异政”，与朝廷相异的政令。〔17〕“六国畔逆”，畔通“叛”。指吴、楚、赵、胶西、胶东、齐、淄川七国之乱。《史记正义》说：“齐孝王狐疑城守，三国兵围齐，齐使路中大夫告天子，故不言七国也。”

今上即位，〔1〕招致儒术之士，〔2〕令共定仪，十余年不就。或言古者太平，万民和喜，瑞应辨至，〔3〕乃采风俗，定制。上闻之，制诏御史曰：〔4〕“盖受命而王，〔5〕各有所由兴，殊路而同归，谓因民而作，追俗为制也。〔6〕议者咸称太古，百姓何望？汉亦一家之事，典法不传，〔7〕谓子孙何？化隆者闳博，治浅者褊狭，可不勉与！”〔8〕乃以太初之元改正朔，〔9〕易服色，〔10〕封太山，〔11〕定宗庙百官之仪，以为典常，〔12〕垂之于后云。〔13〕

【注释】〔1〕“今上”，当今皇上。指汉武帝刘彻。〔2〕“儒术”，儒家的理论、学术。〔3〕“瑞应”，古人认为，天降的祥瑞是人君德行的感应，故名祥瑞为瑞应。“辨”，通“遍”。〔4〕“制诏”，命令。《秦始皇本纪》有“命为制，令为诏”之语。原是文告名称，此作动词用。〔5〕“盖”，发语虚词，表示下面有所解释、阐明。“受命”，古代帝王假托神权来进行“名正言顺”的统治，所以自称受命于天。〔6〕“追”，追随。〔7〕“典法”，常行不变之法。〔8〕“与”，通“欤”，感叹词。〔9〕“太初”，汉武帝刘彻的年号之一，共用了四年，公元前一 四年到前一 一年。“正朔”，一年的第一天。正是每年的第一个月，朔是每月的第一天。历代正朔多不相袭，如夏代以孟春即阴历正月为正，商代以季冬即阴历十二月为正，周代以仲冬即阴历十一月为正秦朝与汉朝太初元年以前以孟冬即阴历十月为正。可知所谓改正朔，就是根据阴历确定本王朝的元旦日，实际上并未对历法进行根本性的改变。〔10〕“易服色”，各王朝崇尚的车马、旗帜、服装的颜色也例不相袭，随朝代的改变而改变。〔11〕“封太山”，帝王在泰山上筑坛祭天。〔12〕“典“常”，常法。〔13〕“云”，语尾助词，无义。

礼由人起。〔1〕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忿，忿而无度量则争，争则乱。先王恶其乱，〔2〕故制礼义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3〕使欲不穷于

物，物不屈于欲，二者相待而长，是礼之所起也。故礼者养也。稻粱五味，所以养口也；椒兰芬茝，〔4〕所以养鼻也；钟鼓管弦，所以养耳也；刻镂文章，〔5〕所以养目也；疏房床第几席，〔6〕所以养体也：故礼者养也。

【注释】〔1〕“礼由人起”，自此至“儒墨之分”，凡三小段，均采自《荀子·礼论》。〔2〕“恶”，音 w)，厌恶。〔3〕“给”，音 j)，供给。〔4〕“茝”，音 ch3i，一种香草的名称。〔5〕“文章”，色彩杂配的花纹。〔6〕“疏房”，带窗的房间。“床第”，床铺。第音 z)，竹制床板。君子既得其养，又好其辨也。

〔1〕所谓辨者，贵贱有等，长少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也。〔2〕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养体也；侧载臭茝，〔3〕所以养鼻也；前有错衡，所以养目也；和鸾之声，〔4〕步中《武》《象》，〔5〕骤中《韶》《褭》，〔6〕所以养耳也；龙旗九旂，〔7〕所以养信也；寝兕持虎，〔8〕蛟韞弥龙，〔9〕所以养威也。故大路之马，必信至教顺，然后乘之，所以养安也。〔10〕孰知夫出死要节之所以养生也，〔11〕孰知夫轻费用之所以养财也，〔12〕孰知夫恭敬辞让之所以养安也，〔13〕孰知夫礼义文理之所以养情也。〔14〕

【注释】〔1〕“辨”，差别。〔2〕“称”，音 ch8n，这是“名实相称”的称，有符合、适合的意思。〔3〕“臭”，音 xi)，气味。此指香气。〔4〕“和鸾”，马车上的铃铛。和铃在轼即车箱前横木上，鸾铃在衡即辕前端横木上。〔5〕“步”，缓行。“中”，音 zh8ng，应和。“《武》”，舞乐名。此乐旨在歌颂周武王伐纣克殷的武功。“《象》”，周代的一种舞乐名。〔6〕“骤”，马奔驰。“《韶》”，虞舜时的乐曲名。“《褭》”，音 hu8，商汤时的乐曲名。〔7〕“旂”，上画龙形、竿头系铃的旗子。“旂”，音 li*)，旗帜下边悬垂的饰物。〔8〕“寝兕”，伏卧的雌性犀牛。“持虎”，蹲坐的虎。持为跂的借字，音 zh8。寝兕跂虎都是车上的图画。〔9〕“蛟韞”，鲨鱼皮做的马腹带。韞音 xi3n。“弥龙”，在车辕前端横木上镶着的金龙装饰。〔10〕“孰知”，谁知晓。“夫”，音 f*)，语中助词。“出死”，效死，献身。“要节”，要求名节。要音 y1o。〔11〕“轻”，动词，减轻。

人苟生之为见，〔1〕若者必死；〔2〕苟利之为见，若者必害；怠惰之为安，若者必危；情胜之为安，若者必灭。故圣人一之于礼义，〔3〕则两得之矣；一之于情性，则两失之矣。故儒者将使人两得之者也，〔4〕墨者将使人两失之者也。〔5〕是儒墨之分。〔6〕

【注释】〔1〕“苟”，假若，如果。〔2〕“若”，如此，这样。〔3〕“一之于礼义”，以礼义统一之。“一”作动词用。〔4〕“儒者”，信奉儒家学说的人。〔5〕“墨者”，信奉墨家学说的人。〔6〕“分”，分野。

治辨之极也，〔1〕强固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2〕王公由之，〔3〕所以一天下，臣诸侯也；〔4〕弗由之，所以捐社稷也。〔5〕故坚革利兵不足以为胜，〔6〕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由其道则行，不由其道则废。楚人蛟革犀兕，〔7〕所以为甲，坚如金石；宛之钜铁施，〔8〕钻如蜂蛰，〔9〕轻利剽速，〔10〕卒如燹风。〔11〕然而兵殆于垂涉，〔12〕唐昧死焉；〔13〕庄躒起，〔14〕楚分而为四参。〔15〕是岂无坚革利兵哉？其所以统之者非其道故也。汝颖以为险，〔16〕江汉以为池，〔17〕阻之以邓林，〔18〕缘之以方城。〔19〕然而秦师至鄢郢，〔20〕举若振槁。〔21〕是岂无固塞险阻哉？其所以统之者非其道故也。纣剖比干，〔22〕囚箕子，〔23〕为炮烙，〔24〕刑杀无辜，时臣下惶然，〔25〕莫必其命。〔26〕然而周师至，而令不行

乎下，不能用其民。是岂令不严、刑不峻哉？〔27〕其所以统之者非其道故也。

【注释】〔1〕“治辨之极也”，自此至“刑措而不用”，共两段，皆采自《荀子·议兵》。《议兵》此句上有“礼者”二字，是。“治辨”，治国家，辨名分。“极”，最高准则。〔2〕“总”，纲要。〔3〕“由”，遵循。〔4〕“臣”，动词，使之臣服。〔5〕“捐”，舍弃，丧失。“社稷”，土神和谷神。建国必先建立社坛稷坛，因以社稷指代国家。〔6〕“坚革”，坚韧的铠甲。“利兵”，锋利的兵器。〔7〕“楚”，国名。半姓。半音 m!。始祖鬻熊，西周时建国于荆山一带。熊渠在位时，疆土扩大到长江中游，建都郢（今湖北江陵西北纪王城）。春秋时，不断与晋国争霸，楚庄王曾为霸主。战国时，疆域又有扩大，是春秋、战国时代最大的国家。从楚怀王起，屡被秦国打败，公元前二二三年为秦国所灭。〔8〕“宛”，音 yu1n，楚邑名，地在今河南南阳。“钜铁施”，刚铁矛。施，《议兵》作“𦏧”。〔9〕“钻”，刺。“蚤”，音 ch4i，蝎子。〔10〕“剽遯”，轻捷快速。“遯”通“速”。〔11〕“卒”，音 c)，同“猝”，突然。“燹”，音 pi1o，疾速。〔12〕“殆”，受杀害。“垂涉”，楚国地名，不详所在。《议兵》作“垂沙”。〔13〕“唐昧”，楚将。《楚世家》载，怀王“二十八年，秦乃与齐、韩、魏共攻楚，杀楚将唐昧”。〔14〕“庄跻”，楚将。楚威王时，命庄跻领兵西征，又进占滇池（今云南昆明西南）一带。旋被秦军截断归路，他就在滇称王。〔15〕“楚分而为四参”，楚国屡次被敌国打败，被迫迁都。楚昭王时，吴军入郢，楚迁都于郢（今湖北宜城）；楚襄王时，秦军侵犯，徙都于陈（今河南淮阳）；考烈王时，又为秦军所逼，徙都寿春（今安徽寿县）。“四参”，犹言“三四”，参同“三”。〔16〕“汝颖”，汝水和颖水，均在河南南部，汝水在南，颖水在北，都是从西北向东南流，注入淮河。〔17〕“江汉”，岷江和汉江。岷江从四川入楚境，汉江从汉中东南流入长江。“池”，护城河。〔18〕“邓林”，地名，地在今湖北襄阳之南。〔19〕“方城”，春秋时楚国北部的长城。其城由今之河南方城北至邓县。而杨伯峻先生认为是山名，他在《春秋左传注》中说：“凡今之桐柏、大别诸山，楚统名之曰方城。”〔20〕“鄢郢”，鄢，楚邑，在今湖北宜城西南。郢，楚都，在今湖北江陵西北。《秦本纪》云，秦昭襄王“二十八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鄢、邓，赦罪人迁之。二十九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为南郡，楚王走”。或云鄢郢即郢，楚之别都，在今湖北宜城西南。译文从后说。“举”，攻占。〔21〕“振槁”，振摇枯叶。〔22〕“纣”，商代最后一代君主。残暴无道。周武王伐纣，纣战败自烧杀。“比干”，纣的叔父。因直言进谏，被纣剖心。〔23〕“箕子”，纣的叔父。因进谏而被囚禁，装疯免祸。〔24〕“炮烙”，酷刑名。用铜做格，下烧炭，令人光脚行格上，跌下烧死。〔25〕“慄然”，恐惧的样子。慄音 l!n。〔26〕“必”，必保。〔27〕“峻”，同“峻”，严厉。

古者之兵，戈矛弓矢而已，〔1〕然而敌国不待试而诘。〔2〕城郭不集，〔3〕沟池不掘，固塞不树，机变不张，〔4〕然而国晏然不畏外而固者，〔5〕无他故焉，明道而均分之，时使而诚爱之，则下应之如景响。〔6〕有不由命者，然后俟之以刑，〔7〕则民知罪矣。故刑一人而天下服。罪人不尤其上，〔8〕知罪之在己也。是故刑罚省而威行如流，无他故焉，由其道故也。故由其道则行，不由其道则废。古者帝尧之治天下也，盖杀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传》曰：“威厉而不试，刑措而不用。”〔9〕

【注释】〔1〕“戈矛”，都是古代的长柄兵器。戈前端略如镰刀，而上下皆刃，用以横击、钩杀。矛即长枪，用以刺杀。〔2〕“试”，用。“诘”，通“屈”，屈服。〔3〕“城郭”，内城外城。“集”，积累，这里引申有增高的意思。〔4〕“机变”，机巧多变的器械。〔5〕“晏然”，安然。〔6〕“景”，通“影”。“响”，回声。〔7〕“俟”，待。〔8〕“尤”，怨恨。〔9〕“措”，设置。天地者，生之本也；

〔1〕先祖者，类之本也；〔2〕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3〕无

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4〕}则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5〕}是礼之本也。

【注释】〔1〕“天地者生之本也”，自此至“明者礼之尽也”，凡七段，均采自《荀子·礼论》。“生之本”，天地产生人类、生物，所以说天地是生命的本源。〔2〕“类之本”，族类的本源。〔3〕“恶”，音 w&，疑问代词，怎么，如何。〔4〕“三者偏亡”，三者缺一。〔5〕“鹵，尊崇。

故王者天太祖，^{〔1〕}诸侯不敢怀，^{〔2〕}大夫士有常宗，^{〔3〕}所以辨贵贱。贵贱治，得之本也。^{〔4〕}郊疇乎天子，^{〔5〕}社至乎诸侯，^{〔6〕}函及士大夫，^{〔7〕}所以辨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巨者巨，宜小者小。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国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8〕}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有特牲而食者不得立宗庙，^{〔9〕}所以辨积厚者流泽广，^{〔10〕}积薄者流泽狭也。

【注释】〔1〕“王者”，指天子帝王而言。“天太祖”，祭天时以太祖配享。天是动词。太祖指开国天子。〔2〕“诸侯不敢怀”，诸侯不能祭天，更不能以太祖配天，所以说不敢有这种想法。“怀”，《荀子·礼论》作“坏”，意谓诸侯永远保留太祖庙，虽百世亦不迁毁。当以《荀子》为正。〔3〕“常宗”，大宗。大夫士们都各有本族所尊奉的大宗。大宗系统永不迁变，故曰常宗。〔4〕“得”，通“德”。〔5〕“郊”，周代天子于冬至在南郊祭天，称作郊。“疇”，本义是田的界限，此作动词用，限于。〔6〕“社”，祭土神的场所。〔7〕“函”，包含，包括。〔8〕“有五乘之地者”，有能出兵车五乘之领地的卿大夫。乘音 sh&ng，量词，辆，指古代四匹马拉的兵车。古制，纵横一里为田九百亩，是为一井。纵横十里为百井，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车一乘（一车四马），是为一乘之地。有五乘之地即谓有五百井的领地。〔9〕“有特牲而食者不得立宗庙”，只有一头牲口，凭之耕种而食的平民，不得建立宗庙，岁时祭于寝。“特牲”，《荀子·礼论》作“持手”，谓依恃双手劳动而食者，亦指平民而言。〔10〕“积”，通“绩”，功绩。“流泽”，流传给后世的恩泽。

大飨上玄尊，^{〔1〕}俎上腥鱼，^{〔2〕}先大羹，贵食饮之本也。^{〔3〕}大飨上玄尊而用薄酒，^{〔4〕}食先黍稷而饭稻粱，^{〔5〕}祭济先大羹而饱庶羞，^{〔6〕}贵本而亲用也。贵本之谓文，^{〔7〕}亲用之谓理，^{〔8〕}两者合而成文，^{〔9〕}以归太一，^{〔10〕}是谓大隆。^{〔11〕}故尊之上玄尊也，俎之上腥鱼也，豆之先大羹，^{〔12〕}一也。^{〔13〕}利爵弗啐也，^{〔14〕}成事俎弗尝也，^{〔15〕}三侑之弗食也，^{〔16〕}大昏之未废齐也，^{〔17〕}大庙之未内尸也，^{〔18〕}始绝之未小敛，^{〔19〕}一也。大路之素帟也，^{〔20〕}郊之麻譟，^{〔21〕}丧服之先散麻，^{〔22〕}一也。三年哭之不反也，^{〔23〕}《清庙》之歌一倡而三叹，^{〔24〕}县一钟尚拊膈，^{〔25〕}朱弦而通越，一也。

【注释】〔1〕“大飨”，指袷祭而言，谓在太祖庙中合祭先王们。“上玄尊”，玄尊是盛玄酒即清水的酒尊。为了不忘古始，祭礼中将玄尊与酒尊并设，且玄尊设位在酒尊之上。礼中唯用酒，不用玄酒。〔2〕“俎”，盛鱼肉的木制有足的器皿。“腥鱼”，生鱼。〔3〕“贵饭食之本也”，设玄酒、生鱼、肉羹，都是为了尊重原始的饮食，表示不忘本。〔4〕“薄酒”，《荀子·礼论》作“酒醴”，义长。〔5〕“饭”，动词，吃用。〔6〕“济”，音 j@，尝仅至齿为济。〔7〕“文”，美，善。谓美善品格。〔8〕“理”，谓生活情理。〔9〕“成文”，结合成为礼仪。〔10〕“太一”，指太古时的情境。〔11〕“大隆”，大盛，谓礼的最高境界。〔12〕“豆”，食器。此豆为陶制。〔13〕“一”，意义一致。〔14〕“利爵”，祭祀将告成时，佐食者酌酒献尸，谓之利爵。尸是从本族与被祭祖先昭穆相当的晚辈中挑选的，用以充当祖先神灵并代之享祭的

人。“啐”，音cu④，尝至口中为啐。〔15〕“成事”，完成祭事。〔16〕“三侑之弗食也”，第三次劝食，尸就不再吃了。《荀子·礼论》此句下有“一也”二字，此脱，译文据补。〔17〕“大昏”，指天子、诸侯的大婚礼。“昏”通“婚”。“废”通“发”。“齐”通“斋”。大婚前必斋戒告庙。〔18〕“大”，通“太”。“内”，通“纳”。〔19〕“绝”，断气。“小敛”，用衣衾布带包裹扎束死者，谓之小敛。〔20〕“素帟”，素色车帷。帟音ch\$u。〔21〕“郊”，南郊祭天。“麻屦”，麻布制做的冠冕。屦同“冕”。〔22〕“散麻”，父母之丧小敛后，孝子先束麻带，带端散垂。死后三日，孝子穿上正式丧服，麻带下垂部分才分两股纠结。〔23〕“三年哭”，谓儿女哭始死之父母。父母死，孝子将为之服三年之丧。“不反”，谓恸哭失声，其声若去而不返。反通“返”。〔24〕“《清庙》”，为《诗经·周颂》中的首篇，是祭祀周文王的祭歌。“一倡而三叹”，一人领唱，三人咏叹应和，表明唱和人数少。〔25〕“县”，音xu2n，“悬”的本字。“拊”，音f(，拍打。“膈”，通“隔”，悬钟的木架。

凡礼始乎脱，〔1〕成乎文，〔2〕终乎税。〔3〕故至备，情文俱尽；其次，情文代胜；其下，〔4〕复情以归太一。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时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万物以昌，好恶以节，喜怒以当。以为下则顺，〔5〕以为上则明。〔6〕

【注释】〔1〕“脱”，简略。〔2〕“文”，文饰，指由仪节器物所体现的形式。〔3〕“税”，音yu8，通“悦”。〔4〕“其下”，此“下”字谓最后。〔5〕“下”，在下者，指臣民。〔6〕“上”，在上者，指君主。

太史公曰：至矣哉！〔1〕立隆以为极，〔2〕而天下莫之能益损也。本末相顺，终始相应，至文有以辨，〔3〕至察有以说。天下从之者治，不从者乱；从之者安，不从者危。小人不能则也。〔4〕

【注释】〔1〕“太史公曰至矣哉”，《荀子·礼论》作“礼岂不至矣哉”。自此至最后，共三段，均出自《荀子·礼论》。今传《礼书》改首句前三字为“太史公曰”，恐非司马迁《礼书》原貌。〔2〕“立隆”，立隆盛之礼。“极”，最高准则。〔3〕“至文有以辨”，“有以”《荀子·礼论》作“以有”。下同。〔4〕“则”，取法。《荀子·礼论》作“测”。

礼之貌诚深矣，〔1〕坚白同异之察，〔2〕入焉而弱。〔3〕其貌诚大矣，擅作典制褊陋之说，入焉而望。〔4〕其貌诚高矣，暴慢恣睢，〔5〕轻俗以为高之属，入焉而队。〔6〕故绳诚陈，则不可欺以曲直；衡诚县，〔7〕则不可欺以轻重；规矩诚错，〔8〕则不可欺以方员；〔9〕君子审礼，则不可欺以诈伪。故绳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规矩者，方员之至也；礼者，人道之极也。然而不法礼者不足礼，谓之无方之民；〔10〕法礼足礼，谓之有方之士。礼之中，能思索，谓之能虑；能虑勿易，谓之能固。能虑能固，加好之焉，圣矣。天者，高之极也；〔11〕地者，下之极也；日月者，明之极也；无穷者，广大之极也；圣人者，道之极也。

【注释】〔1〕“礼之貌”，《荀子·礼论》“貌”作“理”。下同。〔2〕“坚白同异”，战国时，公孙龙创“离坚白”之说，认为石头的坚和白的属性是脱离石头而独立存在的实体。惠施创“合同异”之说，强调各种事物的同一性，否定差异的客观存在。两家的学说有明显的诡辩色彩。〔3〕“弱”，《荀子·礼论》作“溺”。〔4〕“望”，怨恨。《荀子·礼论》作“丧”。〔5〕“恣睢”，狂纵凶暴。睢音su9。〔6〕“队”，通“坠”，堕落。〔7〕“衡”，秤。〔8〕“错”，通“措”，措置。〔9〕“员”，

通“圆”。〔10〕“方”，道义。〔11〕“极”，标准，准则。

以财物为用，〔1〕以贵贱为文，〔2〕以多少为异，以隆杀为要。〔3〕文貌繁，情欲省，礼之隆也；文貌省，情欲繁，礼之杀也；文貌情欲相为内外表里，并行而杂，〔4〕礼之中流也。〔5〕君子上致其隆，下尽其杀，而中处其中。步骤驰骋广骛不外，〔6〕是以君子之性守宫庭也。〔7〕人域是域，〔8〕士君子也。外是，民也。于是中焉，〔9〕房皇周浹，〔10〕曲得其次序，〔11〕圣人也。故厚者，礼之积也；大者，礼之广也；高者，礼之隆也；明者，礼之尽也。

【注释】〔1〕“以财物为用”，用财物表达情意。《荀子·礼论》此句上尚有“礼者”二字，此缺。〔2〕“以贵贱为文”，根据贵贱尊卑做出相宜的礼的形式。〔3〕“隆”，隆盛。“杀”，音 s4i，降减。“要”，要领。〔4〕“杂”，会合。〔5〕“中流”，适中。〔6〕“广骛”，纵马急奔。〔7〕“君子之性守宫庭”，意谓君子守礼之心性如同常守宫廷一样。〔8〕“人域是域”，人能置身于礼的这个领域。前“域”是动词。〔9〕“于是”，在此。〔10〕“房皇”，即“彷徨”，徘徊。房音 p2ng。“周浹”。犹周旋。〔11〕“曲”，周遍。此曲与“曲尽其妙”的曲，用法相同。

译 文

太史公说：多么盛大恢宏的美德啊！主宰万物，役使群众，难道就靠人们的强制力量吗？我到过主管礼仪的大行官府，观看夏商周三代对礼仪的删减增益，才知道顺从人情来制定礼规，依照人性来作出仪节，由来已久了。

人间事理虽然纵横交错，千头万绪，而规矩却能无所不贯，用仁义诱导人们上进，用刑罚来束缚人们行为，所以道德高就地位尊崇，俸禄重就宠幸光荣，这是统一国内、规范万民的原则。人们的身体安于乘坐车马，就为之车箱嵌金、车衡上彩来增添装饰；人们的眼睛喜好五颜六色，就为之在衣服上加上各色图案花纹来表现他的仪态；人们的耳朵喜欢聆听钟磬音乐，就为之调和八音来涤荡他的心灵；人们的口舌喜爱品尝各种滋味，就为之烹制各种佳肴或酸或咸而极尽其美；人情爱好珍贵优美的物品，就为之琢磨圭璧等玉器来通其情意。古时帝王乘坐的大辂，上铺蒲席；帝王视朝头戴白鹿皮弁，而下穿白麻布裳；帝王用的瑟，朱红的丝弦而瑟底之孔上通；大礼中为了不忘古，设置不加盐菜的肉羹，还以清水与醴酒并设且为上尊：这些都是用以防止过度奢侈、拯救衰败的。因此，君臣在朝廷上尊卑贵贱的次序，下至黎民百姓的乘车、衣服、房屋、饮食、嫁娶、丧葬、祭祀的名分，每桩事都有适合身份的限度，每件物都有节制性的文饰。所以孔子说：“鲁国举行的宗庙的禘祭，在第一次酌香酒献尸主之后，我就不想再看了。”周朝衰微，礼废乐坏，大小人物不顾名分，互相逾越。管仲的家中，兼备来自市租的钱、粮、布三种库台。遵守法度和正道的人被世俗欺侮，奢侈僭越的人被称作显贵尊荣。虽然卜子夏身为孔子门下高徒，尚且说“出门看见纷繁华丽的事物就欢悦，回来聆听夫子讲的道理就快乐，两种情感在心中争斗，自己不能决断”，更何况中材以下的人，被错误的教育所熏染，被习俗所包围呢！孔子说：“一定要端正名分。”他在卫国与所居的政治环境不合拍。孔子死后，他的受业门徒，人材埋没而不被举用，有的前往齐国、楚国，有的到了黄河、海滨一带，岂不令人痛惜呀！及至秦朝据有天下，详尽地收纳六国的礼仪，

采用了其中较好的部分。虽然不完全合乎圣王的制度，不过，尊崇君主，抑制臣下，使朝廷威仪隆重，还是依循古昔以来的传统。及至汉高祖据有天下，叔孙通对前代礼制稍微有所增减，大都沿用秦朝旧制。上自天子称号，下至臣僚、宫室、官名，很少有所改变。文帝即位，有关官员建议制定礼仪，文帝喜好道家的学说，认为繁文缛节装饰外貌，无益于国家的治理，治国要看以身作则躬行教化如何，所以弃置不加采用。景帝时，御史大夫晁错通晓当代政务及刑名学说，屡次干犯劝谏景帝说：“诸侯藩国，属于臣子之类，这是古今的定制。现今诸侯大国擅自颁行异政，不禀告京都，这种做法恐怕不可传留后世。”景帝采用他的计谋，从而招致六国叛乱，以斩除晁错为名。景帝诛杀了晁错，用以解除危难。此事记载在《袁盎晁错列传》之中。此后，做官的只想致力交际、保位安禄而已，没有敢再议论这事的了。

当今皇上即位，招致通晓儒家学术的士人，命令他们制定礼仪，十几年也没完成。有人说，古代天下太平，万民和洽欣喜，祥瑞相应地普遍降临，国家就采集风俗，定立典章制度。皇上听到这个意见，就命令御史说：“承受天命而为帝王，各有缘由兴起，途径相异而有共同的目标，意思是说因顺民情而有所兴作，追随风俗而拟定礼制。议事者都称道上古，那百姓还有什么指望？汉朝亦如一家之事，没有常法传留，如何跟子孙交代？教化兴隆的，礼制一定宽弘博大；治道浅薄的，礼制必然片面狭隘。能不奋勉吗？”于是在太初元年更改历法，变换服装崇尚的颜色，在泰山上筑坛祭天，制定宗庙、百官的礼仪，以为典范性的常法，垂留后世。

礼是由人兴作的。人生都有欲望，欲望不能实现就不能不忿恨，忿恨没有节度就要争斗，争斗就要造成纷乱。古代帝王厌恶这种纷乱，所以就制定礼义来调理人们的欲望，供给人们的需求，使欲望对于物质不会穷求，使物质对于欲望不至枯竭，让欲和物二者相应地协调增长，这是礼的兴作缘由。所以礼是调养的意思。稻粱五味，是用来养口的；椒兰香草，是用来养鼻的；钟鼓管弦，是用来养耳的；雕刻花纹绘画色彩，是用来养目的；窗房床第几席，是用来养身体的。所以说礼是调养的意思。君子既得到欲望的调养，又喜好调养的分别。所谓分别，就是说贵贱有等级，长幼有差异，贫富轻重都各称其身份。所以天子乘坐的大辂，铺着蒲席，是用来养身体的；边侧载着芳香的茝草，是用来养鼻的；前面辕端有涂饰彩色名叫衡的横木，是用来养目的；轼前悬挂和铃，衡下悬挂鸾铃，缓步而行铃声与《武》曲、《象》曲合拍，驰骤而行铃声合乎《韶》乐、《濩》乐的节奏，是用来养耳的；龙旗上九条飘带，是用来培养威信的；车箱上画着伏卧的犀牛和蹲踞的猛虎，鲨鱼皮制的马腹带，压在马颈上的车轭装饰着金龙，是用来培养威严的。所以大辂的驾马，一定训练得极为驯顺，然后驾车乘用，是用来养体安身的。谁懂得推诚效死邀立名节正是用以养生的道理呢？谁懂得节约消费正是用以养财的道理呢？谁懂得恭敬谦让正是用以养体安身的道理呢？谁懂得礼义文理正是用以涵养性情的道理呢？人如果只看到生而苟且求生，这样他必然走向死路；人如果只看到利而见利忘义，那他必然身受其害；人如果只把懈怠懒惰当作安适，那他必然陷入危难；人只把纵情任性逞强好胜当作安乐，那他必然自取灭亡。所以圣人把情欲统一到礼义的规范下，那么情欲和礼义就能两得了；如果把礼义统一在情欲的圈子里，那么情欲和礼义势必两失了。所以儒家就是使人们二者兼得的人，墨家就是使人们二者俱失的人。这是儒家、墨家的分野。

礼是治理国家、辨正名分的最高准则，是国家强盛巩固的根本，是推行权威的方式，是建立功名的总纲。帝王遵循礼义，所以能够统一天下，臣服诸侯；不遵循礼义，所以就丢掉了国家。因此，坚韧的铠甲，锋利的兵器，称不上是优胜；高城深沟，称不上是坚固；严厉的命令，繁多的刑罚，称不上是威严。遵循礼义之道，这些手段就能行之有效；不遵循礼义之道，这些手段就废而无功。楚国人用鲨鱼皮、犀牛皮来做铠甲，坚固得如同金属、石头，宛城的刚矛，尖利得像蜂尾蝎钩，轻捷快速，猝然如同疾风。然而兵败于垂涉，唐昧战死在那里；自从楚将庄跻起兵征讨，此后楚国弄得四分五裂。这难道是没有坚甲利兵吗？这是他们用以统理的手段不得其道的缘故。楚国将汝水、颍水作为天险，有江水、汉水作为天堑，以邓林为险阻，将方城作边防。然而秦军一到，楚国首都鄢郢即被攻占，就像摇动树上枯叶一般。这难道是没有坚固的要塞险阻吗？是他们用以统理的手段不得其道的缘故。商王纣挖比干的心，囚禁箕子，创制炮烙酷刑，虐杀无罪的人，当时臣下战战兢兢，没有人能自保性命。然而周军到来，纣王的命令属下不执行，不能役使他的民众。这难道是军令不严、刑罚不重吗？是他统理的手段不得其道的缘故。

古代的兵器，只有戈矛弓箭而已，然而没等动用，敌国就屈服了。城墙不用增筑，壕沟不用深挖，要塞不用修建，器械不用张开，然而国家安然不怕外敌并且十分稳固，这不是其他原因，显明礼义而使各守本分，因时役使而真诚爱护，那么人民顺从命令就如同影子随形、回响应声。再有不遵守命令的，然后依法处刑，那民众就知罪了。所以处罚一人就能使天下心服，罪人不怨恨上级，知道咎由自取。因此刑罚减省而威权推行如同流水那样顺畅。这没有其他原因，是由于遵循礼义的缘故。所以说，遵循礼义之道就能行之有效，不遵循礼义之道就废而无功。古代帝尧治理天下，只杀一人刑罚二人，就天下大治了。古书中说：“威令虽然严厉但不试用，刑罚虽然设置但不动用。”天地是生命的根本，祖先是族类的根本，君主和师傅是治理的根本。没有天地，怎能有生命？没有祖先，怎么能出生？没有君主和师傅，如何得到治理？这三项缺少一项，就没有安宁生活的人了。所以礼，上敬事天，下敬事地，尊崇祖先、君主和师傅，这是礼的三大根本。因此帝王祭天以太祖配享，诸侯不敢有以太祖配天的想法，大夫和士各有百世不迁的大宗，这是为了用以辨别贵贱。贵贱辨清，这是道德的根本。祭天属于天子祭祀的范畴，而祭社可以下及诸侯，包含士大夫，这是用来辨明祭祀等级，位尊的帝王才可以事奉尊贵的天神，位卑的诸侯、大夫、士，只能事奉较卑的社神，应该大的就大，应该小的就小。所以据有天下的帝王能建立七庙，祭祀七代祖先；据有一国的诸侯能建立五庙，祭祀五代祖先；拥有五乘封地的大夫能建立三庙，祭祀三代祖先；拥有三乘封地的命士能建立两庙，祭祀两代祖先；家有一牛用之耕地谋生的平民，不得建立宗庙：这是用以区别祭祀的等级，功业大的流布的恩泽就广大，功业小的流布的恩泽就狭小。

举行合祭先王的大飨礼，以盛放清水的樽为上，以盛放生鱼的木俎为上，以不放盐菜调料的肉羹为先，这是为了不忘本而尊崇最初的食物。大飨礼中，盛着清水的樽与酒樽并设，设在上位，设而不用，盛着淡酒的酒樽设在下位，礼中唯饮酒不饮水；进食先进黍米饭、糜子米饭，而吃用白米饭、黄粱米饭；祭食时，先尝一小口没调味的肉汤，而馈食时饱享各种佳肴：这是尊重原始的食物而亲用当今的美味。尊重本始说的是善良纯真，亲用时味说的是生活

情理，两者结合而成为礼仪，用以回归太古的情境，这就叫作大隆——礼的最高境界。所以酒樽之崇尚盛放清水的玄樽，祭俎之崇尚供设腥鱼，瓦豆之先供设未加调料的肉汤，意思是一致的，都是为了追怀太始、不忘本初。庙中祭祀将告成时，佐食者酌酒献尸，尸就奠杯不饮了；祭事将完成时，俎中牲肉，尸就不再尝用了；到第三次劝食，尸就不再吃了：意思是一致的，都表明祭礼将要告终。大婚礼迎亲前尚未斋戒告庙之际，太庙祭祀尚未迎尸入庙之际，人刚咽气尚未进行小敛之际：意思是一致的，都表明礼仪的开始。天子乘用的大辂，用素色车帷；天子南郊祭天时，戴着麻布冠冕；父母之丧小敛后，孝子先腰束麻带，带端散垂：意思是一致的，体现了至敬无文、至哀无饰的精神。遭遇父母之丧，孝子纵情恸哭，哭声好像往而不回；天子宗庙祭祀，乐工升歌《清庙》，一人领唱，唯三人应和；悬挂一钟，而崇尚打击钟架；瑟上张着朱红丝弦，瑟底孔却上通瑟面：意思是一致的，都是在声音方面朴素无华，以质为贵。

大凡典礼，开始简略，完成当中就有文雅仪式，礼终时人情和悦。所以最完备的礼，感情和表达形式都尽美尽善；其次是感情胜过仪式，或者仪式胜过感情；最后将感情回到太古质朴无华的境界。达到这种境界，天地因之而融合，日月因之而明朗，四时因之而更迭有序，星辰因之而正常运行，江河因之畅流，万物因之昌盛，好恶因之而调节，喜怒因之而得当。礼达到这种境界，作为臣民就和顺，作为君上就英明。太史公说：到了顶点啦！订立隆盛礼仪作为生活准则，天下没有人能加以增删。礼仪根本和末节互相顺应，开始与终结互相照应，极为周详的仪式可以辨别尊卑贵贱，极为明察的内容可以愉悦人心。天下遵从礼制的就能达到大治，不遵从礼制的就要造成大乱。遵从礼制的就安定，不遵从礼制的就危险。卑鄙小人是不能遵守礼规的。礼的义理实在精深哪！那种“离坚白”、“合同异”的论辩，相当明察了，一纳入礼中衡量，就软弱不堪了。礼的义理实在博大呀！那些擅自制作典章制度、褊狭浅陋的学说，一纳入礼中比较，就自恨自责了。礼的义理实在高明啊！那些粗暴狂妄、轻视世俗自以为高的人们，一纳入礼中检验，就自惭堕落了。所以，只要把线绳陈设出来，就不能用曲直来欺人；只要把秤悬挂出来，就不能用轻重来欺人；只要把圆规、矩尺拿来一放，就不能用方圆来欺人；君子明察礼义，就不能用谎言、虚伪来相欺。所以，线绳是最直的标准，秤是最平的标准，规矩是最圆最方的标准，礼是人类道德的最高标准。那么，不遵守礼、不重视礼的人，叫作没有道义的人；遵守礼、重视礼的人，叫作有道义之士。在礼的范围之中能够思索礼仪的用意，这叫作能够思虑；能够思虑又能遵从不违，这叫作能够固守。能够思虑，能够固守，再加上由衷的喜好，那就是圣人了。天是高的准则，地是低的准则，日月是光明的准则，无穷的天宇是广大的准则，圣人是道德礼义的准则。

礼以财物作为手段，以贵贱等级作为制度，以事物多少表示差异，以隆盛省约作为要领。仪节繁重，用情较省，仪节超过了情感，这是礼的隆盛形式。仪节省约，用情较多，情感超过了仪节，这是礼的省约形式。仪节与情感内外表里并行融合，这就是礼的适中的体现。君子对于礼，该隆重的就努力隆重，该减省的就尽量减省，该适中的就力求适中。无论平时的徐行漫步，还是战时的纵马奔驰，都不把礼排除身外，所以君子守礼的心性就如同常守宫廷一样。人能够置身于这个礼的领域之中，就是有志操的君子；置身于礼的范围之外，就是一般的庸人。在这个礼的领域中，从容徘徊，周旋自在，

全面周详地掌握了礼的规矩顺序，那就是圣人了。因此，圣人之所以德厚，这是由于学礼的长期积累；圣人之所以伟大，这是由于学礼的范围宽广；圣人之所以高尚，这是由于他的礼的修养丰厚；圣人之所以英明，这是由于他对礼的尽心尽力。

史记卷二十四 乐书第二

阴法鲁 注译

太史公曰：余每读《虞书》，^{〔1〕}至于君臣相敕，维是几安，^{〔2〕}而股肱不良，^{〔3〕}万事堕坏，未尝不流涕也。成王作颂，^{〔4〕}推己惩艾，^{〔5〕}悲彼家难，可不谓战战恐惧，善守善终哉？君子不为约则修德，满则弃礼，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泽而歌咏勤苦，非大德谁能如斯！《传》曰“治定功成，礼乐乃兴”。海内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乐者益异。满而不损则溢，盈而不持则倾。凡作乐者，所以节乐。君子以谦退为礼，以损减为乐，乐其如此也。以为州异国殊，情习不同，故博采风俗，协比声律，以补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于明堂临观，^{〔6〕}而万民咸荡涤邪秽，斟酌饱满，以饰厥性。故云《雅》、《颂》之音理而民正，^{〔7〕}嗷嗷之声兴而士奋，^{〔8〕}郑卫之曲动而心淫。^{〔9〕}及其调和谐合，鸟兽尽感，而况怀五常，^{〔10〕}含好恶，自然之势也？

【注释】〔1〕“《虞书》”，指《尚书·虞书》中的《皋陶谟》、《益稷》等篇。〔2〕“几”，万几。国家的各种机要事务。〔3〕“股”，大腿。“肱”，手臂。“股肱”，这里指辅佐帝王的大臣。〔4〕“颂”，指《诗经·周颂·小毖篇》，古注认为是周成王鉴于管叔、蔡叔的叛乱而作。周武王灭商后，封其弟鲜于管，称管叔；度于蔡，称蔡叔。武王死后，成王年幼，周公旦摄政。管叔、蔡叔乘机与商纣王之子武庚等联合发动叛乱。后被周公平定。〔5〕“推”，度量，责备。“惩艾”，因受惩罚而知所戒惧。“艾”，音 y@。〔6〕“明堂”，古代朝廷用以宣示政教之堂，并在此举行祀典。〔7〕“《雅》、《颂》之音理”，典出《论语·子罕篇》。“子曰：‘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孔子曾整理过《诗经》，使《雅》和《颂》都恢复了各自的面貌。〔8〕“嗷嗷”，呼叫的声音。音 ji4oj9。〔9〕“郑卫之曲”，古代儒家认为郑国和卫国的乐曲放荡。〔10〕“五常”，即五常之道。古代指仁、义、礼、智、信五德。

治道亏缺而郑音兴起，封君世辟，^{〔1〕}名显邻州，争以相高。自仲尼不能与齐优遂容于鲁，^{〔2〕}虽退正乐以诱世，作五章以刺时，^{〔3〕}犹莫之化。陵迟以至六国，流沔沉佚，遂往不返，卒于丧身灭宗，并国于秦。

【注释】〔1〕“封君世辟”，指诸侯国君。“辟”，也是国君的意思。音 b@。诸侯都是周天子封的，国君世袭。〔2〕“自仲尼不能与齐优遂容于鲁”，事见《论语·微子篇》。《微子篇》云：“齐人归（馈赠）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季桓子是当时鲁国的执政上卿。〔3〕“五章”，《索隐》认为“五章”是指《孔子家语》所云“孔子嗤季桓子作歌引《诗》曰：‘彼妇人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人之谒，可以死败。优哉游哉，聊以卒岁。’”梁玉绳认为，此歌只是五章之一，不能包括五章。

秦二世尤以为娱。丞相李斯进谏曰：“放弃《诗》、《书》，极意声色，祖伊所以惧也；^{〔1〕}轻积细过，恣心长夜，^{〔2〕}纣所以亡也。”赵高曰：“五帝、三王乐各殊名，^{〔3〕}示不相袭。上自朝廷，下至人民，得以接欢喜，合殷勤，非此和说不可，解泽不流，亦各一世之化，度时之乐，何必华山之騷耳而后行远乎？”^{〔4〕}二世然之。

【注释】〔1〕“祖伊”，殷纣王时贤臣。曾规谏殷纣，纣不听。〔2〕“长夜”，通宵达旦。《史记·滑稽列传》云：“齐威王之时，好为淫乐长夜之饮。”〔3〕“五

帝”，指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

〔4〕“騄耳”，良马名。也写作“绿耳”。相传为周穆王八骏之一，以毛色为名号。

高祖过沛诗《三侯之章》，〔1〕令小儿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时歌沛宗庙。孝惠、孝文、孝景无所增更，于乐府习常肄旧而已。

【注释】〔1〕“《三侯之章》”，《索隐》认为即《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又认为“侯”是语词，即指“兮”字。此诗有三“兮”字，因而称“三侯之章”。《汉书·礼乐志》作“《风起之诗》”。

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1〕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声，拜为协律都尉。〔2〕通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皆集坐《五经》家，相与共讲习读之，乃能通知其意，多尔雅之文。

【注释】〔1〕“十九章”，《汉书·礼乐志》著录《郊祀歌》十九章。〔2〕“协律都尉”，宫廷音乐机构乐府中主持工作的长官。

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1〕以昏时夜祠，到明而终。常有流星经于祠坛上。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阳》，夏歌《朱明》，秋歌《西颢》，冬歌《玄冥》。世多有，故不论。

【注释】〔1〕“正月上辛”，正月上旬的辛日。古代用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纪日。“太一”，古代神名，或称“天帝”。《史记·封禅书》：“天神贵者太一。”“甘泉”，秦汉宫名。在今陕西淳化县甘泉山。

又尝得神马渥洼水中，〔1〕复次以为《太一之歌》。歌曲曰：“太一贡兮天马下，沾赤汗兮沫流赭。骋容与兮跼万里，今安匹兮龙为友。”后伐大宛得千里马，〔2〕马名蒲梢，次作以为歌。歌诗曰：“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中尉汲黯进曰：“凡王者作乐，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马，诗以为歌，协于宗庙，先帝百姓岂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说。丞相公孙弘曰：“黯诽谤圣制，当族。”

【注释】〔1〕“渥洼水”，水名。在今甘肃安西县。古史相传，汉武帝时有个名叫暴利长的人在渥洼池畔得天马，献给朝廷，并跪称马从水中跑出，他用勒绊擒获云云。〔2〕“大宛”，古西域国名。在前苏联中亚费尔干纳盆地。产良马。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1〕谓之乐也。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感于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啍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2〕故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壹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注释】〔1〕“干”，盾牌。“戚”，大斧。“羽”，雉尾。“旄”，旄牛尾。干、戚，武舞所用。羽、旄，文舞所用。〔2〕“先王”，古代指夏、商、周三代开国帝王禹、汤、文王及武王等。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正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正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正通矣。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则无悖戾之音矣。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搥，其臣坏；角乱则忧，

其民怨；徵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匱。五者皆乱，迭相陵，谓之慢。如此则国之灭亡无日矣。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

桑间濮上之音，^{〔1〕}亡国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诬上行私而不可止。

【注释】〔1〕“桑间濮上”，古史相传，濮水之上，地有桑间，晋国乐师师涓曾在此闻殷纣时的靡靡之音。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于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是故不知声者不可与言音，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知乐则几于礼矣。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是故乐之隆，非极音也；食飧之礼，非极味也。

清庙之瑟，^{〔1〕}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叹，有遗音者矣。大飧之礼，尚玄酒而俎腥鱼，大羹不和，有遗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

【注释】〔1〕“清庙”，清静的宗庙。古代天子诸侯祭祀祖先的处所。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颂也。^{〔1〕}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己，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佚作乱之事。是故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寡不得其所，此大乱之道也。是故先王制礼乐，人为之节：衰麻哭泣，所以节丧纪也；钟鼓干戚，所以和安乐也；婚姻冠笄，所以别男女也；射乡食飧，所以正交接也。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

【注释】〔1〕“颂”，同“容”。

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好恶著，则贤不肖别矣；刑禁暴，爵举贤，则政均矣。仁以爱之，义以正之，如此则民治行矣。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暴民不作，诸侯宾服，兵革不试，五刑不用，百姓无患，天子不怒，如此则乐达矣。合父子之亲，明长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内。天子如此，则礼行矣。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不失；节，故祀天祭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如此则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矣。礼者，殊事合敬者也；乐者，异文合爱者也。礼乐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与时并，名与功偕。故钟鼓管磬羽籥干戚，^{〔1〕}乐之器也；诎信俯仰缀兆舒疾，^{〔2〕}乐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3〕}礼之器也；升降上下周旋裼裘，^{〔4〕}礼之文也。故知礼乐之情者能作，识礼乐之文者能术。^{〔5〕}作者之谓圣，术者之谓明。明圣者，术作之谓也。

【注释】〔1〕“籥”，排箫。〔2〕“缀兆”，“缀”原作“级”，据《礼记·乐记》改。《礼记·乐记》郑玄注：“缀，表也，所以表行列也；兆，域也，舞者进退所至也。”〔3〕“簠簋俎豆”，都是盛供品的器皿。“簠”，长方形，“簋”，圆形，用以盛稻粱黍稷。“俎”，用以盛全牲。“豆”，高座圆盘。〔4〕“裼”，两袖微卷。音x0。“裘”，放下所卷之袖。〔5〕“术”，通“述”，是传授的意思。下同。

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

皆别。乐由天作，礼以地制。过制则乱，过作则暴。明于天地，然后能兴礼乐也。论伦无患，^{〔1〕}乐之情也；欣喜欢爱，乐之官也。中正无邪，礼之质也；庄敬恭顺，^{〔2〕}礼之制也。若夫礼乐之施于金石，越于声音，用于宗庙社稷，事于山川鬼神，则此所以与民同也。

【注释】〔1〕“患”，郭沫若《公孙尼子与其音乐理论》解为“恣漫”，今译为“泛滥”。〔2〕“顺”，《正义》解为“慎”。

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其功大者其乐备，其治辨者其礼具。干戚之舞，非备乐也；亨孰而祀，非达礼也。五帝殊时，^{〔1〕}不相沿乐；三王异世，^{〔2〕}不相袭礼。乐极则忧，礼粗则偏矣。及夫敦乐而无忧，礼备而不偏者，其唯大圣乎？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也；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也。春作夏长，仁也；秋敛冬藏，义也。仁近于乐，义近于礼。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礼者辨宜，居鬼而从地。^{〔3〕}故圣人作乐以应天，作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

【注释】〔1〕“五帝”，传说中的上古帝王。一般认为是指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而言。〔2〕“三王”，传说中的远古帝王。一般认为是指燧人、伏羲、神农而言。〔3〕“鬼”，古人认为人死为鬼。这里指先王。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高卑已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大小殊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则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则礼者天地之别也。地气上跻，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化不时则不生，男女无别则乱登，此天地之情也。及夫礼乐之极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阴阳而通乎鬼神，穷高极远而测深厚，乐著太始而礼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动者地也。一动一静者，天地之间也。故圣人曰“礼云乐云”。

〔1〕

【注释】〔1〕“礼云乐云”，《论语·阳货》云：“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孔子的原意在强调指出礼乐的内容是重要的，而形式是次要的。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作乐，^{〔1〕}以赏诸侯。故天子之为乐也，以赏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谷时孰，然后赏之以乐。故其治民劳者，其舞行缀远；其治民佚者，其舞行缀短。故观其舞而知其德，闻其谥而知其行。《大章》，章之也；^{〔2〕}《咸池》，备也；^{〔3〕}《韶》，继也；^{〔4〕}《夏》，大也；^{〔5〕}殷周之乐尽也。

【注释】〔1〕“夔”，人名，舜臣。〔2〕“《大章》，章之也”，《集解》引郑玄曰：“尧乐名。言尧德章明。”〔3〕“《咸池》，备也”，郑玄曰：“黄帝所作乐名，尧增修而用之。咸，皆也；池之言施也。言德之无不施也。”〔4〕“《韶》，继也”，郑玄曰：“舜乐名。言能继尧之德。”〔5〕“《夏》，大也”，郑玄曰：“禹乐名，言禹能大尧、舜之德。”

天地之道，寒暑不时则疾，风雨不节则饥。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时则伤世。事者，民之风雨也，事不节则无功。然则先王之为乐也，以法治也，善则行象德矣。夫豢豕为酒，非以为祸也；而狱讼益烦，则酒之流生祸也。是故先王因为酒礼，一献之礼，宾主百拜，终日饮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备酒祸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欢也。

乐者，所以象德也；礼者，所以闭淫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礼以哀

之；有大福，必有礼以乐之；哀乐之分，皆以礼终。

乐也者，施也；礼也者，报也。乐，乐其所自生；而礼反其所自始。^{〔1〕}乐章德，礼报情反始也。所谓大路者，天子之舆也；龙旗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缘者，天子之葆龟也；从之以牛羊之群，则所以赠诸侯也。

【注释】〔1〕“而礼反其所自始”，今据本书“大乐必易，大礼必简”的语意加以推论解释，意谓“而礼则要求反映事物的本性”。

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统同，礼别异，礼乐之说贯乎人情矣。穷本知变，乐之情也；著诚去伪，礼之经也。礼乐顺天地之诚，达神明之德，降兴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体，领父子君臣之节。

是故大人举礼乐，则天地将为昭焉。天地欣合，阴阳相得，煦妪覆育万物，然后草木茂，区萌达，羽翮奋，角觫生，蛰虫昭稣，羽者妪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殒而卵生者不殒，则乐之道归焉耳。

乐者，非谓黄钟大吕弦歌干扬也，乐之末节也，故童者舞之；布筵席，陈樽俎，列笾豆，以升降为礼者，礼之末节也，故有司掌之。乐师辩乎声诗，故北面而弦；宗祝辩乎宗庙之礼，故后尸；^{〔1〕}商祝辩乎丧礼，故后主人。是故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后。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后，然后可以有制于天下也。

【注释】〔1〕“尸”，祭礼中由亲属代表受祭者，称为“尸”。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风移俗易，故先王著其教焉。夫人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是故志微焦衰之音作，而民思忧；蝉缓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而民康乐；粗厉猛起奋末广贲之音作，而民刚毅；廉直经正庄诚之音作，而民肃敬；宽裕肉好顺成和动之音作，而民慈爱；流辟邪散狄成滌滥之音作，而民淫乱。

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数，^{〔1〕}制之礼义，合生气之和，道五常之行，^{〔2〕}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密，刚气不怒，柔气不悞，四畅交于中而发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夺也。然后立之学等，广其节奏，省其文采，以绳德厚也。类小大之称，^{〔3〕}比终始之序，以象事行，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皆形见于乐，故曰“乐观其深矣”。

【注释】〔1〕“度数”，中国古代审定乐律，以竹管或丝弦的长短来计算并定出不同的音高。〔2〕“五常”，五行。中国古代思想家用五种物质金、木、水、火、土来说明万物的起源和变化。古代以十二律配十二月，以五声宫、商、角、徵、羽配合五行金、木、水、火、土。五声“旋相为宫”。〔3〕“类”，《礼记·乐记》作“律”。今采取此词义。

土敝则草木不长，水烦则鱼鳖不大，气衰则生物不育，世乱则礼废而乐淫。是故其声哀而不庄，乐而不安，慢易以犯节，流湎以忘本。广则容奸，狹则思欲，感滌荡之气而灭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贱之也。

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倡和有应，回邪曲直各归其分，而万物之理以类相动也。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类以成其行。奸声乱色不留聪明，淫乐废礼不接于心术，惰慢邪辟之气不设于身体，使耳目鼻口心知百体皆由顺正，以行其义。然后发以声音，文以琴瑟，动以干戚，饰以羽旄，从以箫管，^{〔1〕}奋至德之光，动四气之和，以著万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广大象地，终始

象四时，周旋象风雨；五色成文而不乱，八风从律而不奸，百度得数而有常；小大相成，终始相生，倡和清浊，代相为经。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故曰“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广乐以成其教，乐行而民乡方，可以观德矣。

【注释】〔1〕“从以箫管”，当指舞蹈者所执乐器而言。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

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乎心，然后乐气从之。^{〔1〕}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

【注释】〔1〕“乐气”，清人孙希旦《礼记集解》引作“乐器”，作“器”字较妥。乐者，心之动也；声者，乐之象也；文采节奏，声之饰也。

君子动其本，乐其象，^{〔1〕}然后治其饰。是故先鼓以警戒，^{〔2〕}三步以见方，再始以著往，复乱以饬归，^{〔3〕}奋疾而不拔，极幽而不隐。独乐其志，不厌其道，备举其道，不私其欲。是以情见而义立，乐终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息过，故曰“生民之道，乐为大焉”。

【注释】〔1〕“乐其象”，吉联抗《乐记》译注认为“乐”是动词。〔2〕“先鼓以警戒”，指西周歌颂武王伐纣故事的《大武》舞而言。〔3〕“乱”，乐舞的最后一段，即高潮部分。《大武》舞有“乱”，见下文。

君子曰：礼乐不可以斯须去身。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乐则安，安则久，久则天，天则神。天则不言而信，神则不怒而威。致乐，以治心者也；致礼，以治躬者也。治躬则庄敬，庄敬则严威。心中斯须不和不乐，而鄙诈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须不庄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故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乐极和，礼极顺。内和而外顺，则民瞻其颜色而弗与争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德辉动乎内而民莫不承听，理发乎外而民莫不承顺，故曰“知礼乐之道，举而错之天下无难矣”。

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故礼主其谦，^{〔1〕}乐主其盈。礼谦而进，以进为文；乐盈而反，^{〔2〕}以反为文。礼谦而不进，则销；乐盈而不反，则放。故礼有报而乐有反。礼得其报则乐，乐得其反则安。礼之报，乐之反，其义一也。

【注释】〔1〕“谦”，《礼记·乐记》作“减”。今取此词义。下文同。〔2〕“反”，同“返”。在此多次出现。旧注的说法不同。今采取王肃的解释：“乐充气志而返本也。”返本，返始，即不离人的本性，也就是下文所说的“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

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乐必发诸声音，形于动静，人道也。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于此矣。故人不能无乐，乐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不能不乱。先王恶其乱，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纶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气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是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故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也。故听其《雅》、《颂》之声，志意得广焉；执其干戚，习其俯仰诘信，容貌

得庄焉；行其缀兆，要其节奏，行列得正焉，进退得齐焉。故乐者天地之齐，中和之纪，^{〔1〕}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注释】〔1〕“中和”，《礼记·中庸》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谓之和。”

夫乐者，先王之所以饰喜也；军旅鈇钺者，先王之所以饰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齐矣。喜则天下和之，怒则暴乱者畏之。先王之道礼乐可谓盛矣。

魏文侯问于子夏曰：^{〔1〕}“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2〕}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

【注释】〔1〕“魏文侯”，战国时魏国国君。公元前四四五年至前三九六年在位。“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2〕“端”，古代礼服名。“冕”，古代礼冠名。

子夏答曰：“今夫古乐，进旅而退旅，和正以广，弦匏笙簧合守拊鼓，^{〔1〕}始奏以文，止乱以武，治乱以相，^{〔2〕}讯疾以雅。^{〔3〕}君子于是语，于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乐之发也。今夫新乐，进俯退俯，奸声以淫，溺而不止，及优侏儒，犹杂子女，不知父子。乐终不可以语，不可以道古：此新乐之发也。今君之所问者乐也，所好者音也。夫乐之与音，相近而不同。”

【注释】〔1〕“拊”，古代打击乐器，也称“搏拊”。《周礼·春官·大师》郑玄注：“拊形如鼓，以韦为之，著之以糠。”〔2〕“相”，古代打击乐器。舂地以节乐。〔3〕“雅”，也是一种打击乐器。《周礼·春官·笙师》郑玄注：“雅，状如漆筒而弇口（口小中宽），以羊皮鞞（蒙覆）之。”

文侯曰：“敢问如何？”子夏答曰：“夫古者天地顺而四时当，民有德而五谷昌，疾疢不作而无祲祥，此之谓大当。然后圣人作为父子君臣以为之纪纲，纪纲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后正六律，和五声，^{〔1〕}弦歌《诗·颂》，此之谓德音，德音之谓乐。《诗》曰：‘莫其德音，^{〔2〕}其德克明，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王此大邦，克顺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孙子。’此之谓也。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与？”

【注释】〔1〕“六律”、“五声”，见《律书》注。〔2〕“莫其德音”，此诗节录自《诗经·大雅·皇矣》。“莫”，通“漠”，清静。今据陈子展《诗经直解》译文而加以改动。

文侯曰：“敢问溺音者何从出也？”子夏答曰：“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趣数烦志，齐音骛辟骄志，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不用也。《诗》曰：‘肃雍和鸣，先祖是听。’^{〔1〕}夫肃肃，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为人君者，谨其所好恶而已矣。君好之则臣为之，上行之则民从之。《诗》曰‘诱民孔易’，^{〔2〕}此之谓也。然后圣人作为鞀鼓控楬埙箎，^{〔3〕}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后钟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庙也，所以献酬酢也，所以官序贵贱各得其宜也，此所以示后世有尊卑长幼序也。钟声铿，铿以立号，号以立横，横以立武。君子听钟声则思武臣。石声磬，磬以立别，别以致死。君子听磬声则思死封疆之臣。丝声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听琴瑟之声则思志义之臣。竹声滥，滥以立会，会以聚众。君子听竽笙箫管之声则思畜聚之臣。鼓鼙之声讙，讙以立动，动以进众。君子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君子之听音，非听其铿锵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

【注释】〔1〕“肃雍和鸣，先祖是听”，诗出《诗经·周颂·有瞽》。〔2〕“诱民孔易”，诗出《诗经·大雅·板》。“诱”，原作“牖”，是启发的意思。〔3〕“鞀”，小摇鼓。“控”，也称“祝”，“楬”，也称“敌”，都是敲击乐器。“埙”，吹奏乐器。陶制。“箎”，管乐器。按《诗经·大雅·板》“天之牖民，如埙如箎”，大意是上天引导人民，好像埙和箎的声音互相应和。《乐书》当沿用此意。

宾牟贾侍坐于孔子，孔子与之言，及乐，曰：“夫《武》之备戒之已久，何也？”

答曰：“病不得其众也。”“永叹之，淫液之，何也？”

答曰：“恐不逮事也。”“发扬蹈厉之已蚤，何也？”

答曰：“及时事也。”“《武》坐致右宪左，何也？”

答曰：“非武坐也。”“声淫及《商》，何也？”

答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则何音也？”答曰：“有司失其传也。如非有司失其传，则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闻诸衎弘，〔1〕亦若吾子之言是也。”

【注释】〔1〕“衎弘”，周大夫。传说孔子曾向他学乐。

宾牟贾起，免席而请曰：“夫《武》之备戒之已久，则既闻命矣。敢问迟之迟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语汝。夫乐者，象成者也。总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太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陕，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夹振之而四伐，盛威于中国也。分夹而进，事蚤济也。久立于缀，以待诸侯之至也。且夫女独未闻牧野之语乎？”

〔1〕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陈；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后于杞，封殷之后于宋，封王子比干之墓，〔2〕释箕子之囚，〔3〕使之行商容而复其位。〔4〕庶民弛政，庶士倍禄。济河而西，马散华山之阳而弗复乘；牛散桃林之野而不复服；车甲弢而藏之府库而弗复用；倒载干戈，苞之以虎皮；将率之士，使为诸侯，名之曰‘建囊’；〔5〕然后天下知武王之不复用兵也。散军而郊射，左射《驺首》，右射《驺虞》，〔6〕而贯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贲之士税剑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觐，然后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后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于太学，天子袒而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酹，冕而总干，所以教诸侯之悌也。若此，则周道四达，礼乐交通，则夫《武》之迟久，不亦宜乎？”

【注释】〔1〕“牧野”，在今河南淇县西南。周武王大败殷军于此。〔2〕“比干”，商纣的庶父。相传被商纣残害。〔3〕“箕子”，商纣的庶父。相传被商纣囚禁。〔4〕“商容”，商朝贵族。相传被商纣废黜。〔5〕“建囊”，经学者考证，应作“鞬囊”。鞬囊原是盛弓箭的器具。〔6〕“《驺首》”，逸《诗》。这里表示刀枪入库，偃武修文的意思。“《驺虞》”，《诗经·召南》篇名。

子贡见师乙而问焉，〔1〕曰：“赐闻声歌各有宜也，如赐者宜何歌也？”

【注释】〔1〕“子贡”，孔子弟子。姓端木，名赐。“师乙”，乐师名。

师乙曰：“乙，贱工也，何足以问所宜。请诵其所闻，而吾子自执焉。宽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颂》；广大而静，疏达而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正直清廉而谦者宜歌《风》；肆直而慈爱者宜歌《商》；温良而能断者宜歌《齐》。夫歌者，直己而陈德；动己而天地应焉，四时和

焉，星辰理焉，万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遗声也，商人志之，故谓之《商》；《齐》者，三代之遗声也，齐人志之，故谓之《齐》。明乎《商》之诗者，临事而屡断；明乎《齐》之诗者，见利而让也。临事而屡断，勇也；见利而让，义也。有勇有义，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队，曲如折，止如槁木，居中矩，^{〔1〕}句中钩，累累乎殷如贯珠。故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子贡问乐》。

【注释】〔1〕“居”，《礼记·乐记》作“倨”。“倨”，微曲。

凡音由于人心，天之与人有以相通，如景之象形，响之应声。故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恶者天与之以殃，其自然者也。故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纣为朝歌北鄙之音，身死国亡。舜之道何弘也？纣之道何隘也？夫《南风》之诗者生长之音也，舜乐好之，乐与天地同意，得万国之欢心，故天下治也。夫朝歌者不时也，北者败也，鄙者陋也，纣乐好之，与万国殊心，诸侯不附，百姓不亲，天下畔之，故身死国亡。而卫灵公之时，^{〔1〕}将之晋，至于濮水之上舍。夜半时闻鼓琴声，问左右，皆对曰“不闻”。乃召师涓曰：^{〔2〕}“吾闻鼓琴音，问左右，皆不闻。其状似鬼神，为我听而写之。”师涓曰：“诺。”因端坐援琴，听而写之。明日，曰：“臣得之矣，然未习也，请宿习之。”灵公曰：“可。”因复宿。明日，报曰：“习矣。”即去之晋，见晋平公。^{〔3〕}平公置酒于施惠之台。酒酣，灵公曰：“今者来，闻新声，请奏之。”平公曰：“可。”即令师涓坐师旷旁，^{〔4〕}援琴鼓之。未终，师旷抚而止之曰：“此亡国之声也，不可遂。”平公曰：“何道出？”师旷曰：“师延所作也。^{〔5〕}与纣为靡靡之乐，武王伐纣，师延东走，自投濮水之中，故闻此声必于濮水之上，先闻此声者国削。”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愿遂闻之。”师涓鼓而终之。

【注释】〔1〕“卫灵公”，卫国国君。公元前五三四年至前四九三年在位。〔2〕“师涓”，卫国乐官。〔3〕“晋平公”，晋国国君。公元前五五七年至前五三二年在位。〔4〕“师旷”，晋国乐官。〔5〕“师延”，古代传说中的乐师。

平公曰：“音无此最悲乎？”师旷曰：“有。”平公曰：“可得闻乎？”师旷曰：“君德义薄，不可以听之。”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愿闻之。”师旷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玄鹤二八集乎廊门；^{〔1〕}再奏之，延颈而鸣，舒翼而舞。

【注释】〔1〕“玄鹤”，黑鹤。“二八”，谓十六。

平公大喜，起而为师旷寿。反坐，问曰：“音无此最悲乎？”师旷曰：“有。昔者黄帝以大合鬼神，今君德义薄，不足以听之，听之将败。”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愿遂闻之。”师旷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白云从西北起；再奏之，大风至而雨随之，飞廊瓦，左右皆奔走。平公恐惧，伏于廊屋之间。晋国大旱，赤地三年。听者或吉或凶。夫乐不可妄兴也。太史公曰：夫上古明王举乐者，非以娱心自乐，快意恣欲，将欲为治也。正教者皆始于音，音正而行正。故音乐者，所以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宫动脾而和正圣，商动肺而和正义，角动肝而和正仁，徵动心而和正礼，羽动肾而和正智。故乐所以内辅正心而外异贵贱也；上以事宗庙，下以变化黎庶也。琴长八尺一寸，正度也。弦大者为宫，而居中央，君也。商张右傍，其余大小相次，不失其次序，则君臣之位正矣。故闻宫音，

使人温舒而广大；闻商音，使人方正而好义；闻角音，使人恻隐而爱人；闻徵音，使人乐善而好施；闻羽音，使人整齐而好礼。夫礼由外入，乐自内出。故君子不可须臾离礼，须臾离礼则暴慢之行穷外；不可须臾离乐，须臾离乐则奸邪之行穷内。故乐音者，君子之所养义也。夫古者，天子诸侯听钟磬未尝离于庭，卿大夫听琴瑟之音未尝离于前，所以养行义而防淫佚也。夫淫佚生于无礼，故圣王使人耳闻《雅》、《颂》之音，目视威仪之礼，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义之道。故君子终日言而邪辟无由入也。^{〔1〕}

【注释】〔1〕《史记·乐书》和《礼记·乐记》内容基本相同，文字也大同小异。1958年，吉联抗同志即发表《乐记》译注本，提供了最早的《乐记》译文，开拓之功深受学术界赞扬。事隔三十年，现在有些同志又把《史记》的今注今译工作提上日程，让我译注其中《乐书》和《律书》两篇。我翻译《乐书》时，就由于联抗同志的《乐记》译文已导夫先路，我受到很大的启发教益，也采用了他的很多见解和译法；同时又参考了台湾出版的周何先生《乐书》译文，采用了他的一些译法。我深深地感到，自己对《乐书》的理解仅仅是初步的探索而已。谨在此向联抗同志致谢，并请联抗同志及读者指教。

译 文

太史公说：我每次读《虞书》，看到关于君臣互相勸勉，一心期望国家大事都能得到妥善处理，而掌权大臣如果懈怠失职，则诸事废弛败坏的记载，我没有不感动得流泪的。周成王作《颂》，反躬自省，警戒于未来，哀叹家族中发生的患难，能不说他是个兢兢业业，善于守成，而又善于保持完美结局的帝王吗？君子不会在遇到困难时才修养德行，而到显达之后就抛弃了礼义。那种在逸乐时能想到帝业的创始，安居时能想到帝业的艰辛，处于富贵豪华的生活中而时时歌颂创业的勤苦，假如不具备特殊的品德，谁能做到这一步呢！古书上说：“政治安定，大功告成之日，制礼作乐的事业于是兴起。”这时四海之内，人们需要理解立身处世之道日益迫切，德性的修养日益完善，各人所引以为欢乐的兴趣也日益不同。水满而不损减就会泛滥，器满而不扶持就会倾覆。因此，作乐的目的乃是为了调节人们的欢乐。君子把谦退作为制礼的准则，把损抑作为作乐的准则，音乐就这样产生了。君子认为各州各国的环境不同，人们的感情习惯也不同，所以广泛地采集各地的乐歌，协调整理声律，用以弥补政治的不足，移风易俗，协助推行政治和教化。天子亲临明堂观赏，而万民通过音乐清除了心中的污秽，并从中斟酌吸取教益，使自己的精神饱满，提高德性的涵养。所以说，《雅》、《颂》能各得其所，民风就趋于纯正；呐喊的声音兴起，士卒就感到振奋；郑国、卫国的歌曲演唱起来，人们的心情就流于放荡。一旦音乐能达到调和谐合的地步，连鸟兽都会受到感化，更何况心怀五常之德，含有喜好或嫌恶感情的人，这不是自然的趋势吗？治国之道被破坏废弃之后，郑国的音乐就泛滥起来了。那些诸侯国君，在邻国都是赫赫有名的，却都以郑声争相夸耀。孔子自从不能忍受和齐国优伶在鲁国共处的屈辱，便隐退下来，整理诗乐，以劝戒世人，作五章诗以讽刺当时的风气，但没有使那些人受到感化。世风从此衰落下去，至于战国时代，诸侯国君都沉溺于安逸颓废的生活之中，再也不能归于正道，结果是身败名裂，宗庙毁灭，国家都被秦国吞并了。秦二世更是一个沉溺于安逸颓废生活中的人。丞相李斯进言规谏说：“放弃了《诗》、《书》的教导，一心沉溺于声色的逸乐，这是祖伊所担心的事情；不注意细小的过失，

就会积成大恶，而纵情享乐，通宵达旦，这就是殷纣亡国的原因。”赵高说：“五帝、三王的音乐各有不同的名称，是为了表示不相沿袭的意思，上至朝廷，下至人民，因此都能在相处时欢乐喜悦，交往时情意殷勤；如果没有音乐，那么，和悦的感情就不能相通，推行的恩泽就不能传布，这也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教化，各有适应时代需要的音乐，何必一定是华山的骏马‘騄耳’才能走得远呢？”秦二世赞许他的见解。

高祖经过沛邑时曾作诗《三侯之章》，使当地儿童歌唱。高祖驾崩之后，令沛邑按四季在他的宗庙里歌唱舞蹈。经过惠帝、景帝、武帝三朝，都没有增加什么，只是在乐府里经常练习旧乐章而已。

到当今皇帝（指汉武帝）即位以后，作《郊祀歌》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作成乐曲，从此，李延年升任为协律都尉。只通晓一种经书的人，还不能单独了解这些歌辞的含义，必须把通晓五经的专家集中到一起，共同研究阅读，才能通晓歌辞的含义，因为其中使用了很多古雅的词语。

汉朝常常在正月上旬的辛日，在甘泉宫祭祀太一神，从黄昏时开始夜祭，到黎明时礼成。祭祀时常有流星经过祭坛的上方。令童男童女七十人一齐唱歌。春季唱《青阳歌》，夏季唱《朱明歌》，秋季唱《西皞歌》，冬季唱《玄冥歌》。这些歌诗，社会上多有流传，所以在这里就不再细说了。

此外，还从渥洼水中得到一匹神马，于是又作了《太一之歌》。歌辞说：“太一的恩赐啊，天马降临；身上冒出赤色的汗珠啊，口中流着赭色的唾津。从容驰骋啊，万里扬尘；有谁能相比啊，只有神龙和它并进齐奔。”后来讨伐大宛，得到千里马，马的名称叫“蒲梢”，为此又作了一首歌。歌诗说：“天马到来啊，来自极西之地；途经万里啊，投向有德的皇帝；依赖上天的神威啊，镇慑异域，远及流沙大漠啊，四夷向归。”中尉汲黯进谏说：“大凡帝王作乐，是为了对上继承祖宗的道德帝业，对下教化亿万人民。现在，陛下得到了天马，竟然为它作诗歌唱，而且在宗庙举行祀典，祖先和百姓难道能了解这种音乐吗？”皇上默然，表示很不高兴，丞相公孙弘说：“汲黯诽谤皇上的意旨，应当全族诛戮。”大凡“音”的出现，是由人心产生的。人心的变动，是由外界事物所引起的。人心感受到外界事物的影响而发生变动，因而形成“声”；“声”互相应和，因而发生变化；变化具有一定的规则，就称为“音”；把不同的“音”组织起来，并演奏出来，再配合上用干戚羽旄等表演的舞蹈，这就称为“乐”。“乐”是由“音”组合而成的，但其根源则是由于人感受到外界事物的影响而发生的变动。因此感受外物而产生的悲哀心情，它发出的“声”必定是急迫而短促的；感受外物而产生的快乐心情，它发出的“声”必定是舒畅而和缓的；感受外物而产生的喜悦心情，它发出的“声”必定是悠扬而清爽的；感受外物而产生的愤怒心情，它发出的“声”必定是正直而庄严的；感受外物而产生的喜爱心情，它发出的“声”必定是亲切而柔和的。这六种心情并不是人的本性，而是由于感受外界不同事物的影响而产生的变动，所以先王十分注意能对人心产生影响的一切外界事物。用礼来引导人们的意志，用乐来调和人们的声音，用政来统一人们的行动，用刑来防止人们的奸私，礼、乐、刑、政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就是使人同心同德，以建立太平盛世的秩序。凡是“音”，都是从人心产生的。情感在内心激动，从而形成“声”；把不同的“声”组织起来，就称为“音”。因此，太平盛世的“音”安宁而欢乐，表示政治的和平；动乱时代的“音”怨恨而愤怒，表示政治的混乱；灭亡国家的“音”悲哀而忧虑，表示人民的

困苦。可见声音的道理是和政治息息相通的。五声中，宫相当于君，商相当于臣，角相当于民，徵相当于事，羽相当于物。这五项不混乱，就不会产生不和谐的“音”了。如果宫声混乱，则表示悖谬，国君骄纵；商声混乱，则表示邪僻，臣属堕落；角声混乱，则表示忧郁，人民怨恨；徵声混乱，则表示悲哀，徭役烦苛；羽声混乱，则表示危急，财物匮乏。这五项都陷于混乱，互相侵袭，则是轻慢的表现。这样，国家的灭亡就为期不远了。郑声、卫声，是动乱时代的音乐，是属于轻慢一类的。桑间、濮上的音乐，是亡国的音乐，表示政治混乱，人民流离失所，臣属欺诬君主，已经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了。

大凡“音”，都是从人心产生的，而“乐”则是和各类事物的道理息息相通的。所以只了解“声”而不了解“音”的，是禽兽；只了解“音”而不了解“乐”的，是普通人。唯有君子才能审察“声”，进而了解“音”，审察“音”，进而了解“乐”，审察“乐”，进而了解政治，这样就可以完全了解治民之道了。所以对不了解“声”的人，不要和他谈论“音”；对不了解“音”的人，不要和他谈论“乐”。了解了“乐”，就差不多了解“礼”了。对礼乐的了解都有所得，这就可称为有道德的人了。道德的“德”，就是得到的意思。因此，“乐”的隆盛，并不在于音响极其悦耳，祭享之“礼”，也不在于调味极其美好。清庙中所鼓的瑟，朱红色的丝弦，瑟的底部有疏朗的孔眼，一段乐曲领起，紧跟着奏起反复的应和曲调，这样就能保留着古代的遗音。祭享大礼中，献玄酒（清水），用托盘摆出生鱼，羹汤里不加作料，这样才能保持着古代的遗味。所以先王制礼作乐，不是为了充分满足口腹耳目的欲望，而是为了教导人民正确地辨别所爱好或所厌恶的事物，而回到纯正的人生道路上来。人在初生的时候，原是安静的，这本来是自然形成的本性；但由于感受到外界事物的影响而发生变动，这是本性的变形。一接触到外界事物，人们就用智慧了解它，然后就对它形成了喜好或厌恶的感觉。假如自己在内心里对喜好或厌恶的感觉不能节制，而在智慧上又继续感受到外界事物的影响，不能回到安静的本性上去，这样，作为本性的天理就灭绝了。外界事物对人的影响无穷，而人对自己的爱好或厌恶的感觉又不能节制，这样，一接触外界事物，人就被它所左右了。所谓人被外界事物所左右者，即灭绝作为本性的天理而尽量满足人的欲望的意思。因此，有悖谬、忤逆、欺诈作伪的念头，有淫荡放纵犯上作乱的行为。强者威胁弱者，众人压迫少数人，聪明人欺负老实人，勇敢的人折磨懦弱的人，患病的人得不到疗养，老人、幼童、孤儿、寡妇都没有安身之地，这就是天下大乱的形势啊。因此，先王制礼作乐，使人们有所节制。披麻戴孝，为死者哭泣，是为了节制人们的丧礼；鸣钟击鼓，执盾牌、大斧而舞，是为了调和人们的欢乐；举行婚姻、加冠和及笄的礼仪，是为了使男女有别；乡里射箭宴会，是为了使人们的交往纳入正轨。用礼节制人们的情绪，用乐调和人们的声音，用政推行治民之道，用刑防范犯法的行为。礼、乐、刑、政，行之四方而相辅相成，那么，先王治民之道就可以完满实现了。

“乐”是为了沟通感情，“礼”是为了区分差等。沟通感情就互相亲爱，区分差等就互相敬重。过分侧重“乐”，就会失于散漫；过分侧重“礼”，就会发生隔阂。感情既和谐，而行动又严肃，这就是“礼”、“乐”的效用。“礼”的内容确立了，贵贱就显出了差等；“乐”的形式能沟通感情，上下的关系就趋于和谐；所喜好和所厌恶的有了不同的标志，贤人和坏人就有了区别；用“刑”禁止暴行，用“爵”引进贤才，政治就会公正和平。然后用

“仁”来爱护百姓，用“义”来指导百姓。这样，美好的社会秩序就可以实现了。

“乐”发自内心，“礼”表现于外貌。“乐”发自内心，所以是静止的；“礼”表现于外貌，所以是活动的。雅正的“乐”必定平易，庄严的“礼”必定质朴。“乐”发挥了充分效用，人们就没有愤恨；“礼”发挥了充分的效用，人们就没有纷争。互相谦让而使天下成为太平盛世，这是指“礼”和“乐”的功用说的。残暴的人无所行动，诸侯都服从王室，战争停息，刑罚不用，百姓没有忧患，天子不再施展权威，这样，“乐”的效用就达到了。促进父子之亲，明定长幼之序，使四海之内互相尊敬。天子能做到这一步，“礼”的效用就推行开了。

雅正的“乐”和天地万物一样地和谐，庄严的“礼”和天地万物一样地有节制。和谐，万物就不失其本性；有所节制，人们就能按尊卑等级祭祀天地。人间有“礼”、“乐”指引，幽冥中又有鬼神佑助，这样，四海之内就能互相尊敬、互相亲爱了。“礼”，区分事物的差等而取得互相尊敬的效用，“乐”，表现不同的形式而取得互相亲爱的效用。“礼”、“乐”的效用相同，所以明王制礼作乐，总是先后沿袭。因此，他们的事业与时代相适应，名声与功绩相符合。钟、鼓、管、磬、羽、龠、干、戚，是表演“乐”的器物；屈伸、俯仰、缀兆、舒疾，是表演“乐”的形式。簠簋俎豆、制度文章，是行礼用的器物和规范；升降、上下、周旋、裼裘，是行礼的形式，所以能了解“礼”、“乐”意义的人，就能制作礼乐；能识别“礼”、“乐”形式的人，就能传授礼乐。制作者称为“圣”，传授者称为“明”。“明”和“圣”是传授和制作的意思。“乐”，表示天地万物间的和谐；“礼”，表示天地万物间的秩序。“和谐”，所以一切事物都能互相融合而无冲突；“有序”，所以一切事物又都有区别而不混淆。“乐”是根据天生万物一视同仁的道理而作成的，“礼”是根据地有山川高卑的道理而制定的。制礼失序，会引起混乱；作乐失和，会引起动荡。通晓天地的道理，才能制礼作乐。和谐而不泛滥，是“乐”的内容；使人欣喜欢乐，是“乐”的效用。中正而不偏颇，是“礼”的本质；使人仪态庄重、肃敬、谦恭、谨慎，是“礼”的规范。至于“礼”、“乐”由金石等乐器表现出来，由歌曲演唱出来，用于宗庙社稷及山川鬼神的祭祀，这是从天子到人民都相同的。帝王在功业有了成就之后才作“乐”，在国家安定之后才制“礼”。功业成就大的，所作的“乐”就完备；政教广被四方的，所制的“礼”就齐全。手执盾牌、大斧而舞，还不算完备的“乐”；用经过烹调的祭品举行祭祀，也不算明达的“礼”。五帝的时代不同，先后不沿袭“乐”；三王所处的社会不同，先后不沿袭“礼”。“乐”流于泛滥，即使人忧怨；“礼”流于粗疏，即失之偏颇。到了使“乐”达到促进和谐的地步而不使人忧虑，使“礼”达到完备的地步而不偏颇，那是只有大圣才能做到的吧？天在上，地在下，一切事物分散而各不相同，因此，“礼”的节制效用便推行开了；一切事物流动而不停息，融合而化为一体，因此，“乐”的和谐效用就发挥出来了。春天生芽，夏天成长，这就是天地间“仁”的表现；秋天收获，冬天储藏，这就是天地间“义”的表现。“仁”和“乐”的性质相近，“义”和“礼”的性质相近。“乐”促进和谐，遵从天神意志而顺应天时自然的变化；“礼”区分适宜，遵循先王遗法，而顺应地上山川高卑的形势。所以圣人作乐以顺应天时，制礼以顺应地理。“礼”、“乐”彰明完备，天地万物都各得其所。

天尊贵而地卑下，这就确定了君和臣的关系。高卑既然显示出来，贵贱的名位也就确定了。天地万物，或静或动，各有常态，而形体大小不同。万物中，同类的相聚合，不同类的相分离，它们的性质是不同的。在天上出现迹象，在地面出现形体，这样，“礼”就表示出天地万物的差别。地气上升，天气下降，阴阳二气互相切摩，天地互相激荡。由于雷霆的震动，风雨的浸润，四季寒暑的推移，日月光辉的照耀，具有生机的万物都滋长起来，这样，“乐”就表示出天地万物的和谐。

天时的变化失去常规，万物就不能生长蕃育；男女没有区别，在社会上就必然造成混乱的后果，这是天地间自然的情理。到了“礼”、“乐”的功效能完全表示天象的和谐及地面万物的区别，符合阴阳的变化，而又和先王及天神的意志息息相通，可以达到极高极远的上天和深厚莫测的山川，那么，“乐”显明地取法乎天，而“礼”则取法乎地上的万物。能显明地表现变化不息的是“天”，能显明地表现不变化的是“地”。而有动有静、循环变化的则是天地间的万物。所以圣人说：“多么深奥的礼啊，多么深奥的乐啊！”从前，舜做了五弦琴，弹着琴吟唱《南风》诗；夔开始作乐，用来赏赐诸侯。所以天子作乐，是为了赏赐诸侯中有德行的人。德行盛美而教化严明，五谷年年丰收，然后天子赏赐给他“乐”。因此，凡是治理不善而人民生活劳苦的，他的舞蹈行列就远而长；凡是治理良好而人民生活安乐的，他的舞蹈行列就近而短。看到他的舞蹈，就了解他的德行；听到他的谥号，就知道他的作为。《大章》用以表彰德政，《咸池》用以表示德政广被，《韶》表示能继承德政，《夏》表示对德政能发扬光大。至于殷周两代的“乐”，也都是为了表示帝王的德政的。按天地间的自然之道，寒暑变化违反季节，人们就要生病；风雨不合时令，就要发生饥荒。乐教对人民来说和气候的寒暑一样，如果不合时令，就会对社会有害。礼制对人民来说，和风雨一样，如果没有节度，就不会有功效。所以先王作“乐”，是为了推行治民之道，如果效果良好，人们的行为就符合德行的准则了。如以养猪酿酒为例，原来并不是为了惹祸，但争讼事件日益增多，却是由于饮酒所引起的。因此先王制定酒礼，每饮一杯酒，宾主要多次行礼，即使整天喝酒，也不会喝醉的。这就是先王所以防范饮酒惹祸的方法。饮酒宴会，只是为表示交接欢乐而已。“乐”表现的是德行，“礼”防止的是邪恶。因此，先王有丧亡等大事，必定根据“礼”来表示悲哀；有喜庆等大福，必定根据“礼”来表示欢乐。表示悲哀欢乐的分寸，都以“礼”为准则。

“乐”是施予，“礼”是回报。“乐”发于自己内心的喜悦，而“礼”则要求反映事物的本性。“乐”表彰盛德，“礼”报答施予之情。所谓“大路”者，是天子的车；车上的龙旂，有下垂的旒穗九条，这是天子的旗帜；天子带着占卜用的宝龟，龟甲的边缘呈现出青绿色；还带着大群的牛羊，是为赏赐诸侯用的。

“乐”表现的是不可改变的共同感情，“礼”表现的是不可更动的不同事理。“乐”沟通相同之处，“礼”区分不同之处，“礼”、“乐”的道理中贯穿着人们的感情。探索人们的本性，并了解它的变化，这是“乐”的内容；显示人们的诚心而排除虚伪的表现，这是“礼”的常规。“礼”和“乐”都表现了天地的本性，显示了神灵的德行，因此能感动天地上的神灵，而表现出礼乐外部形式和内在意蕴，反映出父子君臣的关系。

由于先王制礼作乐，人们可以从此认识到，天地万物将表明了各自的本

性。天和地自然结合起来，阴阳融会调和，照耀孕育万物。因而草木茂盛，幼芽破土萌生，飞禽翱翔，走兽生角，冬蛰的昆虫苏醒，鸟类孵卵育雏，兽类怀胎产仔，胎生者不致成为死胎，卵生者不致卵壳过早破裂，这样，作乐的道理就显示出来了。

“乐”并非单指黄钟、大吕等音律，弹琴歌咏等声音，以及使用盾牌、大斧等表演而言，这是“乐”的末节，所以可以由儿童舞蹈演奏；铺设筵席，摆列酒樽案盘，讲求升堂降阶的仪式，这是“礼”的末节，所以由小吏掌管。乐师通晓声音和歌诗，所以朝北坐着奏乐；礼官宗祝通晓宗庙礼仪，所以跟随神主之后；商礼的礼官熟悉丧礼，所以跟随主祭人之后。由此看来，有道德成就的居上位，有技艺成就的居下位；品行高尚的居前，而只通晓事务的居后。所以先王能区别上下先后，然后才能为天下制“礼”作“乐”。“乐”是圣人所推崇的，它可以促使人心向善。它能深刻地感化人们的心灵，能自然地移风易俗，因此，先王特别重视“乐”的教育功用。凡是人都有情感和理智的本性，而哀乐喜怒却不是固定不变的，因受外界事物的影响而引起变动，然后就产生了不同的心情。所以琐细急促的声音兴起，人们就感到忧郁；舒缓自然、悠长而节奏从容的声音兴起，人们就感到平静快乐；粗犷、暴躁、勇猛、奋发、愤激的声音兴起，人们就有刚强果敢的表现；凌厉、正直、庄严、诚挚的声音兴起，人们就有严肃、恭敬的表现；舒展、温润、流畅、和谐的声音兴起，人们就有慈爱之心；邪恶、混乱、放荡、轻佻的声音兴起，人们就有淫乱之行。所以先王要根据人们的感情，考察乐律的度数，依照礼仪的规定，来适应阴阳二气的融和状态，导引五行的运转，使具有阳刚气质者不放任，具有阴柔气质者不拘泥，具有阳刚气质者不粗暴，具有阴柔气质者不懦弱。阴阳刚柔四种气质通畅地交触于内心，而后表现于外形，这样就能使人们各安其位而不互相凌越。然后按每人的资质定出学习音乐的程序，熟习乐曲节奏，领会乐曲的组织结构，以便表达仁厚的道义。据以制造大小不同的乐器，安排声音高低循环的次序，来表现人间的伦理，使亲密、疏远、高贵、卑贱、长辈、幼年、男性、女性的区别，都从音乐表现出来；所以古语说：“从音乐可以观察到深刻的意义。”

地力尽竭，草木就不能生长；水流湍急，鱼鳖就不能长大；气候反常，一切生物就不能繁殖；世道荒乱，礼义就废弃而音乐就放荡。因此，声音悲哀而不庄重，逸乐而不安宁，涣散轻浮而节奏混乱，迂曲拖沓而无所归宿，缓慢的声音包含邪恶，急促的声音引动人们的利欲，煽惑逆乱的心情而消除平和的仁德，所以君子对这种音乐是深恶痛绝的。

凡是用邪恶声音感动人的时候，逆乱气质就相应而生，逆乱气质形成常法，淫荡音乐就兴起了。凡是用严正声音感动人的时候，和顺气质就相应而生，和顺气质成为常法，和平音乐就兴起了。有唱必有和，前后呼应，不端正的、曲折的和平直的，各呈现其原貌，一切事物的关系都是由于同类而互相引起变动的。

所以君子根据情感来调和意志，按照事物以类相引动的道理来促使行为完善。邪恶的声音和颜色不留在耳朵和眼睛里，淫荡的音乐和应废弃的礼仪不扰乱心境；怠慢乖戾的气质不沾染身体，使耳、目、鼻、口、心境以及全部器官，都在和顺严正的状态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然后才以声音表达出来，操琴鼓瑟，挥动干戚，以羽旄为装饰，手执箫管吹奏，来发扬天道的光辉，促进四时的调和，显示万物以类相引动的道理。所以歌声清明象苍天，钟鼓

宏亮象大地，乐调周而复始，象四时循环，舞容回旋，象风飘雨落。服饰具五色文彩而不杂乱，乐曲声调协八方之律而不互相干犯，一切度数都有规定，乐器大小，互相配合，乐曲首尾接连，循环相生，有唱有和，或清或浊，互相更迭而成常法。所以严正音乐推行之后，伦常就归于端正，耳目聪明，情感和平，改变风俗，天下都得到安宁。所以说“音乐是使人欢乐的”。君子感到欢乐的是得到了道义，小人感到欢乐的是得到了利欲。用道义克制利欲，人们都会感到欢乐而不迷乱，为了利欲而忘却道义，人们就会迷惑而不觉得欢乐了。所以君子根据情感来调和意志，推广音乐来达到教化的目的。音乐得到推广，人们都向往道义，这时就可以看出人们的德行了。道德是情感的根本，音乐是道德的英华，用金、石、丝、竹制成的乐器是演奏音乐的工具。诗，表述音乐的意志；歌，咏唱音乐的声调；舞，表现音乐的形容。意志、声调、形容三者都发自内心，然后用乐器表现出来。所以性情深刻，音乐的文彩就清明，顺气充沛，音乐的作用就显著，和顺气质积蕴于内心，反映道德英华的乐章就从而出现了，只有音乐是不可作伪的。音乐是内心活动的表现，声音是音乐的现象，文彩节奏是声音的修饰。君子先有了性情的活动，才能形成音乐的现象，然后加以修饰。所以表演时，开始时先鸣鼓，以表示警戒众人，举足三顿，表示即将行动。第二次开始，则表示等待诸侯会师后，再次出征。最终的“乱”段表示振旅西归。动作迅速而整齐，歌曲深刻而清明。人要以坚持意志为欢乐，而不厌弃道义；完全遵守道义，而不图谋利欲。这样，音乐才能表现情感而树立道义，乐舞终了而道德从而尊显；君子从而更崇尚善行，小人从而改过自新。所以说“治理人民的事业中，音乐教育是最重要的”。君子说：“礼”和“乐”是不能片刻离开自己的。学习“乐”，用以陶冶内心，那么，平易、正直、慈爱、体谅的心情，就蓬蓬勃勃地产生了。平易、正直、慈爱、体谅的心情一产生，就会觉得欢乐，欢乐就平静，平静就能保持长久，保持长久就符合天理，符合天理就会受到像神一样的尊重。天不说话而有信守，神不发怒而有威严。学习“乐”，是为了陶冶内心；学习“礼”，是为了端正仪态。仪态端正就能表现庄重恭敬，庄重恭敬就能表现严肃而有威风。内心只要有片刻的不和顺、不欢乐的情绪，那么，卑鄙欺诈的念头就会乘机而入；仪态有片刻的不庄重、不恭敬的迹象，那么，傲慢轻浮的念头就乘机而入了。所以“乐”属于内心的活动，“礼”属于外表的活动。“乐”的目标是平和，“礼”的目标是恭顺。内心平和而外表恭顺，那么，人们看到他的颜色就不会和他相争，望见他的容貌就不会有轻浮怠慢的表示了。道德光辉发自内心，人们没有对他不听从的，言谈举止表现于外貌，人们没有对他不服从的，所以说“了解‘礼’、‘乐’的意义，用以治理天下，那就没有困难了”。

“乐”是内心活动的表现，“礼”是外形活动的表现。“礼”以简约为主，“乐”以丰满为主。“礼”主简约，但人应奋勉，在奋勉行动中达到完美的境地；“乐”主丰满，但人应返本，在返本行动中达到完美的境地。“礼”主简约，如人不知奋勉，“礼”就会消亡；“乐”主丰满，如人不能返本，“乐”就会放纵。所以“礼”有回报，而“乐”有归宿。“礼”有回报，人们就欢乐；“乐”有归宿，人们就心安。“礼”的回报，“乐”的归宿，它们的意义是相同的。

“乐”是使人欢乐的，欢乐是人之恒情所不能避免的。欢乐必然由声音表现出来，由舞蹈形象表现出来，这就是人们所制作的“乐”。声音、形象

以及所反映的性情的变化，都在这里表现出来。所以人不能没有欢乐，欢乐就不能没有声音形象。有声音形象而不合礼义，就不能不发生混乱。先王担心这种混乱状况，所以制定了《雅》、《颂》之声作为引导，使声音足以使人欢乐而不放任，使文辞足以使人感到清晰而不至散失，使歌曲的曲折与平直、复杂与简练、质朴与完善，以及节奏的变化，足以感动人们的善心就是了，不使放纵的念头、邪恶的气质沾染自己的志意，这就是先王作乐的道理。因此，在宗庙里奏乐，君臣上下一起听，没有不融和恭敬的；在家族或乡里奏乐，长辈幼年一起听，没有不融和恭顺的；在家庭里奏乐，父子兄弟一起听，没有不融和亲爱的。所以作乐先要审察律数，定出谐和的声音，然后以乐器来表示节奏，节奏和合以组成乐曲，这是为了促进父子君臣的关系而使万民亲附的缘故。这就是先王作乐的道理。所以听到《雅》、《颂》的声音，人们就感到心胸宽广了；手持干戈，学习了俯仰屈伸的动作，人们就觉得容貌庄严了；了解了舞蹈的行列位置，熟悉了音乐的节奏，行列就整齐，进退就一致。所以音乐的道理和天地间的道理相同，是抒发情感的准则，人情所不能避免的。“乐”是先王表示欢乐的标志，军容斧钺是先王表示愤怒的标志。所以先王的欢乐和愤怒，都有相应的表示。先王欢乐时，天下的人都随着欢乐；先王愤怒时，那些暴虐作乱的人都恐惧。先王治民的方法中，“礼”、“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魏文侯问子夏：“我穿上祭服，戴上礼帽，庄重严肃地听古乐，直怕睡着了，听郑国和卫国的乐曲，却一点不感到疲倦。请问古乐竟然会是那样，是什么原因？而新乐却是这样，又是什么原因呢？”

子夏回答说：“现在看古乐，就舞蹈说，齐进齐退，平和端正，气象广大；就乐器说，弦匏笙簧等乐器都要依照‘拊’和鼓的声音，一起演奏起来。开始表演文舞，至结束舞蹈的‘乱’段则表演武舞。用乐器‘相’节制‘乱’段的节奏，用乐器‘雅’指挥迅速的动作。因此，君子于是讲论音乐的意义，于是追溯古代的道德，希望音乐达到涵养德行，治理家邑，平定天下的目的，这是古乐所发挥的作用。现在看新乐，就舞蹈说，前进弯腰，后退也弯腰；就音乐说，邪恶而放荡，使人陷溺而不能自拔，加上俳优侏儒，男女混杂，父子无别。因此，乐舞结束后，无从讲论音乐的意义，无从追溯古代的道德，这是新乐所发挥的作用。现在你问的是‘乐’，而你所爱好的却只是‘音’。‘乐’和‘音’有关系，但实际上不同。”

文侯说：“请问这究竟应当如何对待？”

子夏回答说：“古代天地间万物正常，四时风调雨顺，人民有道德修养而五谷茂盛，人民不生病疫，也没有妖孽，这就是大顺时代。然后圣人规定了父子君臣的关系，作为纲常伦理，纲常伦理一经确定，天下于是安宁，然后制定六律，调和五声，弹琴唱诵诗歌赞辞，这就是有德之音，有德之音才称为‘乐’。《诗经》说：‘人们默默铭记着他的德行，他的德行在于是非能明。是非能明，善恶就判然分清。能做长者，能为人君，统辖这个大国，慈爱为怀，上下相亲。到文王继位，更显出王季的德行无缺而永存。既受到上帝的福祉，遗泽还要加于他的子孙。’就是讲的这个道理。现在你所爱好的，恐怕只是使人沉溺之音吧？”

文侯说：“请问沉溺之音出于什么地方？”

子夏回答说：“郑国之音浮滥，使人志意放荡。宋国之音轻靡，使人志意颓唐。卫国之音急促琐细，使人志意烦乱。齐国之音乖僻，使人志意傲慢。

这四种音都放纵淫荡，损害德性，所以祭祀时不使用。《诗经》上说：‘发出肃穆深沉的应和之声，祈求先祖的神灵来听。’肃，是肃敬的意思；雍，是雍和的意思。能保持肃敬平和，还有什么事情做不成呢？为人君者，对于所爱好和所厌恶的事情，要谨慎处理就是了。人君爱好的事情，臣下就会去做；在上者做什么，人们就会跟着做什么。所以《诗经》上说：‘引导人民为善，是非常容易的。’就是这个道理。然后圣人制作鞀、鼓、柷、敔、圉、箛等，这六种乐器发出的就是质朴而促进道德的声音。然后再用钟、磬、竽、瑟加以配合，用干、戚、旄、翟等表演舞蹈。这种乐舞是为祭祀先王宗庙时用的，为宾客宴饮时敬酒酬酢用的，也是为了区别官秩贵贱，以适应不同的身份。总而言之，这种乐舞的作用在于对后世表示尊贵、卑贱、长辈、幼年的秩序。钟声铿然洪亮，洪亮才能发号施令，能发号施令才能树立气势，有气势才能显示威武；因此，君子听到钟声，就会想到武功烜赫之臣。磬声铿然清越，清越才能显示节义分明，节义分明才能杀身成仁；因此，君子听到磬声，就想到效死疆场之臣。丝弦的声音哀怨，哀怨使人廉洁正直，廉洁正直才能树立坚强的意志；因此，君子听到琴瑟之声，就想到大义凛然之臣。竹管的声音丰富，丰富表示会合，会合才能使万众归心；因此，君子听到竽、笙、箫、管之声，就想到善于慰劝人民之臣。大鼓小鼓的声音欢乐，欢乐能使人激动，激动才能使人踊跃前进；因此，君子听到大鼓小鼓之声，就想到带领千军万马的将帅之臣，君子听声音，不只是为了它铿锵悦耳而已，而是要从声音中引起自己不同的心情。”

宾牟贾坐在孔子身旁，孔子和他谈到音乐。孔子问：“《大武》舞开始前，击鼓警戒群众的时间很长，这是为什么？”

宾牟贾回答说：“是担心战争不得人心的缘故。”

“歌声舒缓而悠扬，这是为什么？”

回答说：“是担心准备还没有完成吧。”

“忽然又过早地开始举袖顿足，气势严厉，这是为什么？”

回答说：“到了行动的时候了。”

“《大武》舞进行中，跪下时右膝着地，左腿弯曲以支撑着身体，这是为什么？”

回答说：“这不是《大武》舞中跪的动作。”

“声音悠扬而又多商音，这是为什么？”

回答说：“这不是《大武》舞的声音。”

孔子说：“既然不是《大武》舞的声音，那又是什么声音呢？”

回答说：“这是因为典乐者没有传授下来；假如不是这种情况，那就是周武王因年老而处理失当。”

孔子说：“是啊！我听到苌弘谈论过，和你所说的差不多。”

宾牟贾站起来，走下坐席，请教说：“关于《大武》舞开始前戒备的时间很长一事，我已经有所理解。请问舞蹈者站在原处迟迟不动，等待了很久，这是为什么呢？”

孔子说：“坐下，我告诉你。所谓‘乐’，原来是事业成功的象征。舞队都手持干盾，像山岳一样，挺立不动，这表示周武王正在等待诸侯集合；举袖顿足，气势严厉，这表示姜太公的奋勇志意；到《大武》的‘乱’段，大家都跪下，这表示周公、召公的文治。《大武》这个舞蹈，一开始表示向北进军；第二段表示灭掉商朝；第三段表示向南挺进；第四段表示南方各国

列入疆域；第五段表示以陕为界，把疆域划为左右两区，周公主持左方，召公主持右方；第六段，舞蹈者回归原位，表示对天子的崇敬。在舞蹈进行中，由两人摇铎，其它人则表演以四刺四击为一组的动作，这表示在中国耀武扬威。分队前进，表示大功迅速告成的希望。久久站在固定位置上，表示等待诸侯的到来。再进一步说，你难道没有听过关于牧野之战的传说吗？周武王攻灭殷朝，到达商都，还没有下车，就封黄帝后裔于蓟，封帝尧的后裔于祝国，封帝舜的后裔于陈国；下车之后，又封夏后氏的后裔于杞，封殷朝的后裔于宋，为王子比干的墓培土，把箕子从监狱里放出来，并让他寻访商容，而恢复商容的官职。对庶人减免苛政，对庶士增加俸禄一倍。周武王渡过黄河，西归镐京，把战马散放到华山之南，不要它再驾战车，把牛散放到桃林的野外，不要它再为战事运输；把战车铠甲封套起来，收藏在府库里，不再使用；把干、戈倒置装车载运回来，用虎皮包好；封带兵作战的将帅为诸侯，把这种制度称为‘建囊’：从此，天下都知道周武王不再用兵了。解散军队，在郊外学宫练习射箭，左方射箭时用《狸首》伴唱，右方射箭时用《驹虞》伴唱，废除了足以穿透铠甲的射箭方式；使军士穿起官服，戴上官冕，腰带间插上笏板，勇猛善战的将帅都解下佩剑。天子在太庙明堂祭祀祖先，然后人民就理解孝道；建立朝觐天子之礼，然后诸侯就理解怎样为人臣的道理；天子亲耕藉田，然后诸侯就理解怎样以严肃态度对待自己的职分：这五者是天下最重大的教育事项。在太学里举行宴请年高德劭的长者的礼仪，天子挽袖亲自割切生肉，端着酱请他们吃肉，拿着酒杯请他们喝酒，然后戴上礼帽，手持干盾，这些举动是为了教导诸侯怎样敬老尊贤。能做到这一步，周朝的教化就能普及四方，礼乐传播到各地，那么，《大武》舞如此迟缓而历时长久，不是很自然的吗？”

子贡见到师乙便问道：“我听说，唱歌因人而不同，各有所宜。像我宜于唱什么歌？”

师乙说：“我不过是个低贱的乐工，承询问你适宜唱什么歌，我怎么敢当。现在让我说说过去所听到的见解，由你自己决定吧。性情宽厚而平静、柔和而正直的人，宜于唱《颂》；性情开阔而平静、爽朗而诚实的人，宜于唱《大雅》；性情恭敬谨慎而注重礼节的人，宜于唱《小雅》；性情正直廉洁而谦逊的人，宜于唱《风》；性情直率而慈爱的人，宜于唱《商》；性情温良而果断的人，宜于唱《齐》。唱歌，本来就是按照自己的德性而选定歌曲的；只要内心有所激动，就会引起天地感应，四时调和，星辰运行如常，万物化育。所以《商》原是五帝遗留下来的乐歌，商朝人世代代传授下来，所以称为《商》；至于《齐》，则是三代遗留下来的乐歌，齐国人世代代传授下来，所以称为《齐》；了解《商》诗的，遇到什么事，往往能作出果断决定；了解《齐》诗的，遇到什么利益，就让给别人。遇到什么事，往往能作出判断，这是勇敢的表现；遇到什么利益，就让给别人，这是义气的表现。有勇气、有义气，如果不是乐歌，怎么能保存下来呢？关于唱歌，声调昂扬时有如抗升，声调低沉时有如坠落，声调曲折时有如断绝，声调停止时有如枯木。声调的微小转折合乎曲尺，较大的转折合乎半环状的钩形。声音接连，简直像一串珍珠。所以唱歌就是把言语的声音拖长了。有意思要表达，所以讲话；讲话不能充分表达，所以拖长了声音讲；拖长了声音讲不能充分表达，所以要加上感叹的声音；加上感叹的声音还不能充分表达，所以人们就不知不觉地挥动手臂、顿足跳跃。”以上为《子贡问乐》章。凡是声音都

是由于人心的激动而产生的，而天和人是可以通过声音沟通的，就如同影子像原物的形状，回响随原声而相应。所以行善的人，上天会赐给他福气，作恶的人，上天会加给他祸殃，这是自然的报应。所以舜弹五弦琴，歌《南风》诗而天下成为治世；商纣听朝歌北面野外的音乐而身死国亡。舜的治民之道是何等宽广？而商纣的治民之道是何等狭隘？《南风》诗是生长的声音，舜爱好它，他的爱好和天地的意志相同，得到万国的欢心，所以天下成为治世。但“朝歌”意即早晨唱歌，时间不会很久，而“北”又是败北的意思，“鄙”是鄙陋的意思，商纣却爱好那里的音乐，和万国人民的心情不同，诸侯不服，百姓离心离德，天下皆叛，所以他身死国亡。卫灵公时，他去晋国，在濮水河畔驿舍留宿。半夜里他听到弹琴的声音，问左右侍从臣僚，都说“没有听到”。于是召师涓来，对他说：“我听到弹琴的声音，问左右侍从臣僚，他们都没有听到。看情况像有鬼神，你为我听着，把乐曲记下来。”师涓说：“是。”于是端正地坐下来，手按在琴上，听到鬼神弹琴声，就把乐曲记下来，次日，师涓说：“我已经得到了，还没有练习，让我练习一晚上。”卫灵公说：“可以。”师涓又留宿一夜。次日，上报称“已经练好了”。于是前往晋国，见到晋平公。晋平公在施惠之台设宴。饮酒酣畅时，卫灵公说：“这次来晋国途中，听到新乐曲，请让乐师弹奏。”晋平公说：“可以。”于是令师涓坐在师旷旁边，取琴弹奏。乐曲还没有结束，师旷就按琴制止弹奏，说：“这是亡国之音，不要再听下去了。”晋平公问：“乐曲出自什么地方。”师旷说：“这是师延作的乐曲，曾献给商纣，作为靡靡之乐。”周武王伐纣，师延往东方逃走，投濮水自尽。所以，能听到这支乐曲的地方，必定是在濮水河畔。先听到这支乐曲的，国家必定灭亡。”晋平公说：“我所爱好的是声音，希望能听完。”师涓一直演奏到乐曲结束。

晋平公问道：“还有比这支乐曲更悲伤的吗？”师旷说：“有。”晋平公说：“我可以听听吗？”师旷说：“国君德义微薄，不要听这种乐曲。”晋平公说：“我所爱好的是音乐，希望听听。”师旷不得已，于是取琴弹奏。弹奏一段，有十六支黑鹤聚集在廊庙门前；再弹奏一段，黑鹤都伸长了颈项鸣叫，展开翅膀起舞。

晋平公非常高兴，站起来向师旷赐酒。他回到座位后，问道：“还有比这只乐曲更悲伤的吗？”师旷说：“有。从前黄帝举行合祭众鬼神的盛典时曾用这种乐曲，而今您德义微薄，不足以听这种乐曲，如果听了就会遭遇灾难。”晋平公说：“我已经老了，我所爱好的是音乐，希望能够听到。”师旷不得已，只好取琴弹奏。弹奏一段，有白云从西北方升起；再弹奏一段，大风忽然袭来，而暴雨随之降落，掀掉了廊庙顶上的瓦，左右侍从臣僚都奔逃躲避。晋平公极为恐惧，趴在廊庙的室内。从此，晋国大旱，三年间赤地千里。听音乐的后果，或者吉利，或者凶恶。音乐是不能妄自演奏的。太史公说：上古时代，明君圣上演奏音乐，并不是为了自己娱乐，使自己的情意畅快，欲念放纵，而是为了推行教化的目的。正常的教化都由正常的声音开始，声音正常而后行为才能正常。所以音乐可以振动血脉，焕发精神，还可以使心情平和端正。所以宫音振动脾脏，使“圣”（当指“信”）德平和端正；商音振动肺脏，使“义”德平和端正；角音振动肝脏，使“仁”德平和端正；徵音振动心脏，使“礼”德平和端正；羽音振动肾脏，使“智”德平和端正。所以音乐在内可以辅助端正的心情，在外可以区分高贵和卑贱的差等，对上可以供奉宗庙，对下可以使庶民移风易俗。琴长八尺一寸，这是正

规的度数。粗弦发宫音，张在琴的中央，它象征君。商弦张在宫弦右旁，其余按粗细排列，次序井然。这样，君臣的位置就摆正了。所以听到宫音，使人性情温和舒畅而胸怀开朗；听到商音，使人性情方正耿直而崇尚义气；听到角音，使人性情慈善而爱人；听到徵音，使人乐于行善，不吝施舍；听到羽音，使人性情严肃而注重礼节。“礼”由外部规定人们的举止，“乐”自内心抒发人们的意志。所以君子不可片刻离开“礼”，只要片刻离开“礼”，那粗暴傲慢的行为就充分表现于外部；不可片刻脱离“乐”，只要片刻脱离“乐”，那奸诈邪恶的欲念就充分纠结于内心。所以君子爱好音乐，为的是涵养道义。在古代，天子诸侯一定要听钟磬，这种乐器从来不撤离宫廷；卿、大夫一定要听琴瑟，这种乐器从来不撤离他们的席前。其目的在涵养道义，防止荒淫颓废的行为。荒淫的行为是由于不遵守“礼”而发生的，所以圣王总使人耳听《雅》、《颂》的乐歌，目视容仪威严的姿态，履行恭敬的礼仪，口称仁义的道理。因此，君子整天谈论仁义，则邪恶乖僻之欲念即不能渗入他们的内心。

史记卷二十五 律书第三

阴法鲁 注译

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轨则，壹禀于六律，〔1〕六律为万事根本焉。

【注释】〔1〕“六律”，古代十二律分为“六律”和“六吕”。六律指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六吕指大吕、夹钟、中吕、林钟、南吕、应钟。合为十二律。从黄钟律起，按照“三分损益法”连续产生其他十一律。十二律中按音高排列，相邻两律都构成半音关系。这里所说的“六律”也包括“六吕”。无射的“射”，音y@。

其于兵械尤所重，〔1〕故云“望敌知吉凶，闻声效胜负”，百王不易之道也。

【注释】〔1〕“军械”，“械”当是误字。此处非指军械言。今暂译为“军事”。

武王伐纣，吹律听声，〔1〕推孟春以至于季冬，杀气相并，而音尚宫。

〔2〕同声相从，物之自然，何足怪哉？

【注释】〔1〕“吹律听声”，古代阴阳学家将十二律、五声和四季、十二月相配合，用以附会说明一些社会现象。可参阅本卷注文末所附图。〔2〕“音尚宫”，《周礼·春官·太师》郑玄注引兵书云：“太师吹律合音：商则战胜，军士强，角则军扰多变，失士心；宫则军和，士卒同心；徵则将急数怒，军士劳；羽则兵弱少威。”

兵者，圣人所以讨强暴，平乱世，夷险阻，救危殆。自含齿戴角之兽见犯则校，而况于人怀好恶喜怒之气？喜则爱心生，怒则毒螫加，〔1〕情性之理也。

【注释】〔1〕“螫”，蜇。音sh@。

昔黄帝有涿鹿之战，〔1〕以定火灾；〔2〕颛顼有共工之陈，〔3〕以平水害；〔4〕成汤有南巢之伐，〔5〕以殄夏乱。递兴递废，胜者用事，所受于天也。

【注释】〔1〕“黄帝”，传说中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曾在阪泉击败炎帝。阪泉在今河北省涿鹿县西，〔2〕“火灾”，古代阴阳五行学说认为炎帝属火德。〔3〕“颛顼”，传说中古代部族首领。曾击败主水官共工。〔4〕“水灾”，古代阴阳五行学说认为共工属水德。〔5〕“成汤”，商朝的建立者。击败夏桀，夏桀逃至南巢而死。南巢在今安徽巢县西南。

自是之后，名士迭兴，晋用咎犯，〔1〕而齐用王子，〔2〕吴用孙武，〔3〕申明军约，赏罚必信，卒伯诸侯，兼列邦土，虽不及三代之诰誓，然身宠君尊，当世显扬，可不谓荣焉？岂与世儒暗于大较，不权轻重，猥云德化，不当用兵，大至君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执不移等哉！故教答不可废于家，刑罚不可捐于国，诛伐不可偃于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顺耳。

【注释】〔1〕“咎犯”，也称狐偃、舅犯。晋文公的舅父，辅佐晋文公的功臣。

〔2〕“王子”，即王子城父。晋惠公时大夫。〔3〕“孙武”，吴王阖闾时被任为将，攻破楚国。

夏桀、殷纣手搏豺狼，足追四马，勇非微也；百战克胜，诸侯慑服，权非轻也。秦二世宿军无用之地，〔1〕连兵于边陲，力非弱也；结怨匈奴，〔2〕絪祸於越，〔3〕势非寡也。及其威尽势极，闾巷之人为敌国。〔4〕咎生穷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

【注释】〔1〕“宿军”，驻扎重兵。“无用之地”，指边陲地区。虽驻扎重兵，

但防远而不能防近。〔2〕“结怨匈奴”，指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二一五年）派蒙恬击匈奴，并连接北方长城事。〔3〕“於越”，这里指岭南地区的南越而言。秦始皇统一岭南后，设置桂林、南海、象三郡。按上举历史事件都不在秦二世时期。〔4〕“闾巷之人”，指陈胜、吴广等起义人民。

高祖有天下，三边外畔；〔1〕大国之王虽称蕃辅，臣节未尽。〔2〕会高祖厌苦军事，亦有萧、张之谋，〔3〕故偃武一休息，羸靡不备。〔4〕

【注释】〔1〕“三边外畔”，指北方的匈奴，岭南的南越和东南沿海的东越。“畔”通“叛”。〔2〕“臣节未尽”，指汉初分封的楚王韩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等，因先后叛变被杀。〔3〕“萧、张”，指萧何、张良。都是刘邦的重要谋士。〔4〕“羸”，马络头。“靡”，牛驾具。这里组成的复音词，是笼络的意思。

历至孝文即位，将军陈武等议曰：“南越、朝鲜自全秦时内属为臣子，〔1〕后且拥兵阻阨，选蠕观望。〔2〕高祖时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复兴兵。今陛下仁惠抚百姓，恩泽加海内，宜及士民乐用，征讨逆党，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会吕氏之乱，功臣宗室共不羞耻，误居正位，常战战栗栗，恐事之不终。且兵凶器，虽克所愿，动亦耗病，谓百姓远方何？又先帝知劳民不可烦，故不以为意。朕岂自谓能？今匈奴内侵，军吏无功，边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为动心伤痛，无日忘之。今未能销距，愿且坚边设候，结和通使，休宁北陲，为功多矣。且无议军。”故百姓无内外之繇，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可谓和乐者乎！

【注释】〔1〕“南越”，秦时已在此地区置郡县。秦末农民起义后，继而发生楚汉战争，原南海郡龙川县令赵佗乘机自立为南越王。汉朝建立后，南越政权时服时叛，至武帝元鼎元年（公元前一一六年），此地区归汉朝直接统治。“朝鲜”，秦末，燕人卫满率领一批人进入辽河流域部分地区及古朝鲜地区，建立政权。至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一一八年），汉朝在卫氏政权辖区内设置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2〕“选蠕”，蠕动，虫行貌。《集解》：“谓动身欲有前进之状也。”“选”同“巽”，柔弱。

太史公曰：文帝时，会天下新去汤火，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市井，游敖嬉戏如小儿状。孔子所称有德君子者邪！

《书》曰“七正”，〔1〕二十八舍。〔2〕律历，天所以通五行八正之气，〔3〕天所以成熟万物也。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气也。

【注释】〔1〕“七正”，《尚书·舜典》原作“七政”。孔安国注：“七政，日月五星各异政。舜察天文，齐七政，以审己当天心与否。”观察日月及金木水火土诸星现象的变化，以辨别各项政治措施的得失。〔2〕“二十八舍”，本志太史公论赞引作“二十八宿”。《索隐》认为“二十八舍是二十八宿之所舍也”。舍是停留的意思。古人把天空中可见的星分成二十八组，东南西北四方各七宿。《淮南子·天文训》：“五星八风二十八宿。”高诱注：“二十八宿，东方（苍龙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玄武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西方（白虎七宿）奎、娄、胃、昂、毕、觜、参，南方（朱雀七宿）井、鬼、柳、星、张、翼、轸也。”名称与本志稍异。〔3〕“五行”，指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古人常用这五种物质附会说明万物的起源和变化。

不周风居西北，主杀生。东壁居不周风东，主辟生气而东之。〔1〕至于营室。营室者，主营胎阳气而产之。东至于危。危，坼也。言阳气之坼，故

曰危。十月也，律中应钟。^{〔2〕}应钟者，阳气之应，不用事也。其于十二子为亥。^{〔3〕}亥者，该也。言阳气藏于下，故该也。^{〔4〕}

【注释】〔1〕“主辟生气而东之”，按本篇文例，应在“气”字下断句，“而”、“之”疑都是衍文，“东”下连“至于营室”。译文即按此义理解。〔2〕“律中应钟”，古代相传，以十二律配合十二月，而以葭灰填充律管一端。不同的节气至，则葭灰自相应的律管中飞出。译文即按此义理解。下同。“应钟”，《淮南子·天文训》高诱注（以下简称《天文训》高注）：“阴应于阳，转成其功，应时聚藏，故曰应钟。”按《天文训》及高注对十二律及二十八宿名称的解释与本志大同小异，今摘引以备参考。〔3〕“十二子”，即“十二支”。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4〕“该”，通“阂”。《正义》引孟康曰：“阂，藏塞也。”

广莫风居北方。^{〔1〕}广莫者，言阳气在下，阴莫阳广大也，^{〔2〕}故曰广莫。东至于虚。虚者，能实能虚。言阳气冬则宛藏于虚，^{〔3〕}日冬至则一阴下藏，^{〔4〕}一阳上舒，故曰虚。东至于须女。言万物变动其所，阴阳气未相离，尚相胥如也，^{〔5〕}故曰须女。十一月也，律中黄钟。^{〔6〕}黄钟者，阳气踵黄泉而出也。其于十二子为子。子者，滋也；滋者，言万物滋于下也。其于十母为壬癸。^{〔7〕}壬之为言任也，^{〔8〕}言阳气任养万物于下也。癸之为言揆也，言万物可揆度，故曰癸。东至牵牛。牵牛者，言阳气牵引万物出之也。牛者，冒也，言地虽冻，能冒而生也。牛者，耕植种万物也。东至于建星。建星者，建诸生也。十二月也，律中大吕。^{〔9〕}大吕者，其于十二子为丑。

【注释】〔1〕“广漠”，广大。〔2〕“阴莫阳广大”，句中可能有讹误。译文按上下文义理解。〔3〕“宛”，《正义》：“音蕴。”〔4〕“冬至”，每年二十四节气之一。〔5〕“胥”，须要；如，随从。附会“须女”读音。〔6〕“黄钟”，《天文训》高注：“钟者，聚也。阳气聚于黄泉之下也。”〔7〕“十母”，即“十干”。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8〕“任”，通“妊”，孕育。〔9〕“大吕”，《天文训》高注：“吕，侣也。万物萌动于下，未能达见，故曰大吕。”

条风居东北，主出万物。条之言条治万物而出之，故曰条风。南至于箕。箕者，言万物根棋，^{〔1〕}故曰箕。正月也，律中泰族。^{〔2〕}泰族者，言万物簇生也，故曰泰族。其于十二子为寅。寅言万物始生蟪然也，^{〔3〕}故曰寅。南至于尾，言万物始生如尾也。南至于心，言万物始生有华心也。^{〔4〕}南至于房。房者，言万物门户也，至于门则出矣。

【注释】〔1〕“棋”，日本学者猪饲彦博认为“棋”通“基”（见《史记会注考证》）。〔2〕“泰族”，《天文训》高注：“簇，簇也。阴衰阳发，万物簇地而生，故曰泰族。”〔3〕“蟪然”，《天文训》：“指寅则万物蟪蟪也。”高注：“动生貌。”〔4〕“华心”，疑指种子。“华”同“花”。译文据此义理解。明庶风居东方。

明庶者，明众物尽出也。二月也，律中夹钟。^{〔1〕}夹钟者，言阴阳相夹厠也。其于十二子为卯。卯之为言茂也，言万物茂也。其于十母为甲乙。甲者，言万物剖符甲而出也；^{〔2〕}乙者，言万物生轧轧也。^{〔3〕}南至于氏。氏者，言万物皆至也。南至于亢。亢者，言万物亢见也。南至于角。角者，言万物皆有枝格如角也。三月也，律中姑洗。^{〔4〕}姑洗者，言万物洗生。其于十二子为辰。辰者，言万物之娠也。

【注释】〔1〕“夹钟”，《天文训》高注：“夹，夹也。万物去阴，夹阳地而生，故曰夹钟。”〔2〕“符甲”，即孚甲。《礼记·月令》：“其日甲乙。”郑玄注：“万物皆解孚甲，自抽轧而出。”孚通稃，谷皮。这里当泛指一切种子的皮壳。〔3〕“生

轧轧”，应解作“自抽轧而出”为妥。轧，车辗。抽轧比喻万物抽芽时如由孚甲裂缝中挤出。〔4〕“姑洗”，《天文训》高注：“姑，故也；洗，新也。阳气养生，去故就新，故曰姑洗也。”

清明风居东南维，〔1〕主风吹万物而西之。〔2〕至于軫。軫者，言万物益大而軫軫然。西至于翼。翼者，言万物皆有羽翼也。四月也，律中中吕。〔3〕中吕者，言万物尽旅而西行也。其于十二子为巳。巳者，言阳气之已尽也。〔4〕西至于七星。七星者，阳数成于七，故曰七星。西至于张。张者，言万物皆张也。西至于注。注者，言万物之始衰，阳气下注，故曰注。五月也，律中蕤宾。〔5〕蕤宾者，言阴气幼少，故曰蕤；痿阳不用事，故曰宾。

【注释】〔1〕“维”，《天文训》高注：“四角为维。”按四角指东南、西南、东北、西北。〔2〕“主风吹万物而西之”，按文例，应在“物”字下断句，“而”、“之”疑都是衍文，“西”下连“至于軫”。译文即按此义理解。〔3〕“中吕”，《天文训》高注：“阳在外，阴在中，所以吕中于阳，助成功也，故曰中吕也。”〔4〕“言阳气之已尽也”，《天文训》作“已则主巳（已）定也”。〔5〕“蕤宾”，《天文训》高注：“阴气萎蕤在下，似主人；阳气在上，似宾客，故曰蕤宾也。”

景风居南方。景者，言阳气道竟，故曰景风。其于十二子为午。午者，阴阳交。故曰午。〔1〕其于十母为丙丁。丙者，言阳道著明，故曰丙；丁者，言万物之丁壮也，故曰丁。西至于弧。弧者，言万物之吴落且就死也。西至于狼。狼者，言万物可度量，断万物，故曰狼。

【注释】〔1〕“午”，《天文训》：“午者，忤也。”〔2〕“吴落”，《史记会注考证》引杨慎云：“‘吴’音弧。‘弧落’，彫落也。”

凉风居西南维，主地。地者，沉夺万物气也。六月也，律中林钟。〔1〕林钟者，言万物就死气林林然。其于十二子为未。未者，言万物皆成，有滋味也。北至于罚。罚者，言万物气夺可伐也。北至于参。参言万物可参也，故曰参。七月也，律中夷则。〔2〕夷则，言阴气之贼万物也。其于十二子为申。申者，言阴用事，申贼万物，故曰申。北至于浊。浊者，触也，言万物皆触死也，故曰浊。北至于留。留者，言阳气之稽留也，故曰留。八月也，律中南吕。〔3〕南吕者，言阳气之旅入藏也。其于十二子为酉。酉者，万物之老也，故曰酉。

【注释】〔1〕“林钟”，《天文训》高注：“林，众；钟，聚也。阳极阴生，万物众聚而盛，故曰林钟。”〔2〕“夷则”，《天文训》高注：“夷，伤；则，法也。阳衰阴发，万物凋伤，应法成性，故曰夷则也。”〔3〕“南吕”，《天文训》高注：“南，任也，言阳气内藏，阴倡于阳，任成其功，故曰南吕也。”闾阖风居西方。闾者，倡也；阖者，藏也。言阳气道万物，阖黄泉也。

其于十母为庚辛。〔1〕庚者，言阴气庚万物，故曰庚；辛者，言万物之辛生，故曰辛。北至于胃。〔2〕胃者，言阳气就藏，皆胃胃也。北至于娄。〔3〕娄者，呼万物且内之也。北至于奎。〔4〕奎者，主毒螫杀万物也，奎而藏之。九月也，律中无射。〔5〕无射者，阴气盛用事，阳气无余也，故曰无射。其于十二子为戌。戌者，言万物尽灭，故曰戌。〔6〕

【注释】〔1〕“庚”，《礼记·月令》郑玄注：“庚之言更也，万物皆肃然更改。”“辛”，新。〔2〕“胃”，《史记·天官书》：“胃为天仓。”《说文解字》肉部：“胃，谷府也。”〔3〕“娄”，《史记·天官书》：“娄为聚众。”《说文》女部：“娄，空也。”〔4〕“奎”，《后汉书·苏竟传》：“奎为毒螫，主库兵。”《史记·天

官书》《正义》：“奎，天之府库。”〔5〕“无射”，《天文训》高注：“阴气上升，阳气下降，万物随阳而藏，无有射出见也，故曰无射。”〔6〕“戌”，《说文解字》戌部：“戌。灭也。九月阳气微，万物毕成，阳下入地也。”

律数：〔1〕

九九八十一以为宫。〔2〕三分去一，五十四以为徵。三分益一，七十二以为商。三分去一，四十八以为羽。三分益一，六十四以为角。黄钟长八寸十分一，宫。〔3〕大吕长七寸五分三分二。〔4〕太簇长七寸十分二，角。〔5〕夹钟长六寸十分三分一。〔6〕姑洗长六寸十分四，羽。〔7〕仲吕长五寸九分三分二，徵。〔8〕蕤宾长五寸六分三分二。〔9〕林钟长五寸十分四，角。〔10〕夷则长五寸三分二，商。〔11〕南吕长四寸十分八，徵。〔12〕无射长四寸四分三分二。〔13〕应钟长四寸二分三分二，羽。〔14〕

【注释】〔1〕“律数”，沈括《梦溪笔谈》卷八：律数“有实积之数，有长短之数，有周径之数”。此处可能指实积之数。〔2〕“九九八十一，以为宫”，沈括认为“其八十一、五十四、七十二、四十八、六十四，止是实积数耳”，所谓“实积”即指律管容积而言。《汉书·律历志》颜师古注引孟康曰：“黄钟律长九寸，围九分，以围乘长，得积八十一寸也。”当时还不知道容积的算法，所以认为“以围乘长”，即可求得容积之数。吴承洛于《中国度量衡史》第二章中，已指出“八十一寸”即“八百一十立方分”。今按历代度量不同，但大都认为黄钟长九寸。以此律管容积为基础，按“三分损益法”，求得其他各律容积。这几项数字下都没有计量单位，但现在理解为立方寸。又按一般情况，黄钟为宫，林钟为徵，太簇为商，姑洗为角，南吕为羽。“十二律”为绝对音高，“五声”或“七声”为比较音高。

$$\begin{array}{l} \text{黄钟} 81 \quad \text{宫} \\ \\ \text{林钟} 81 \times \frac{2}{3} = 54 \quad \text{徵} \\ \\ \text{太簇} 54 \times \frac{4}{3} = 72 \quad \text{商} \\ \\ \text{南吕} 72 \times \frac{2}{3} = 48 \quad \text{羽} \\ \\ \text{姑洗} 48 \times \frac{4}{3} = 64 \quad \text{角} \end{array}$$

〔3〕“黄钟长八寸十分一，宫”，沈括认为此处以及以下的数字尤误。“此亦实积耳，非律之长也。盖其间文字又有误者，疑后人传写之失也。”罗宗涛、李时铭认为，此处以及下文的“宫”、“角”、“羽”等字都是衍文。据此，“黄钟长八寸十分一，宫”，疑应作“黄钟长八十一寸”。此处的“长”字也应理解为容积的长度。〔4〕“大吕长七寸五分三分二”，疑应作“七十五寸三分二”。〔5〕“太簇长七寸十分二，角”，疑应作“七十二寸”。〔6〕“夹钟长六寸七分三分一”，疑应作“夹钟长六十七寸三分一”。〔7〕“姑洗长六寸十分四，羽”，疑应作“姑洗长六十四寸”。〔8〕“仲吕长五寸九分三分二，徵”，疑应作“仲吕长五十九寸三分二”。〔9〕“蕤宾长五寸六分三分二”，疑应作“蕤宾长五十六寸三分二”。〔10〕“林钟长五寸十分四，角”，疑应作“林钟长五十四寸”。〔11〕“夷则长五寸三分二，商”，疑应作“夷则长五十寸三分二”。〔12〕“南吕长四寸十分八，徵”，疑应作“南吕长四十八寸”。〔13〕“无射长四寸四分三分二”，疑应作“无射长四十四寸三分二”。〔14〕“应钟长四寸二分三分二，羽”，疑应作“应钟长四十二寸三分二”。生钟分：〔1〕

【注释】〔1〕《索隐》：“此算术生钟律之法也。”

子一分。〔1〕丑三分二。寅九分八。卯二十七分十六。辰八十一分六十

四。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十六。酉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戌五万九千四十九分三万二千七百六十八。亥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万五千五百三十六。

【注释】〔1〕“子一分”，这一段说明各律产生的次序及律管长度的比例。“子”代表黄钟，“丑”代表太簇，余类推。王光祈在《中国音乐史》中指出“子一分”是假设之数，此说甚是。以此数为起点，按“三分损益法”求其他各律长度相比之数。

(子)黄钟 = 1

$$(下生)(丑)林钟 = 1 \times \frac{2}{3} = \frac{2}{3}$$

$$(上生)(寅)太簇 = \frac{2}{3} \times \frac{4}{3} = \frac{8}{9}$$

$$(下生)(卯)南吕 = \frac{8}{9} \times \frac{2}{3} = \frac{16}{27}$$

$$(上生)(辰)姑洗 = \frac{16}{27} \times \frac{4}{3} = \frac{64}{81}$$

$$(下生)(巳)应钟 = \frac{64}{81} \times \frac{2}{3} = \frac{128}{243}$$

$$(上生)(午)蕤宾 = \frac{128}{243} \times \frac{4}{3} = \frac{512}{729}$$

$$(下生)(未)大吕 = \frac{512}{729} \times \frac{2}{3} = \frac{1024}{2187}$$

$$(上生)(申)夷则 = \frac{1024}{2187} \times \frac{4}{3} = \frac{4096}{6561}$$

$$(下生)(酉)夹钟 = \frac{4096}{6561} \times \frac{2}{3} = \frac{8192}{19683}$$

$$(上生)(戌)无射 = \frac{8192}{19683} \times \frac{4}{3} = \frac{32768}{59049}$$

$$(下生)(亥)中吕 = \frac{32768}{59049} \times \frac{2}{3} = \frac{65536}{177147}$$

另一种算法即大吕长度也是由蕤宾上生而求得的，这样，大吕及以下各律的“实”数即和此表不同。见王光祈《中国音乐史》上册。

生黄钟术曰：〔1〕以下生者，〔2〕倍其实，〔3〕三其法。〔4〕以上生者，〔5〕四其实，〔6〕三其法。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宫五，徵九。〔7〕置一而九三之以为法。〔8〕实如法，得长一寸。〔9〕凡得九寸，〔10〕命曰“黄钟之宫”。故曰音始于宫，穷于角；〔11〕数始于一，终于十，成于三；气始于冬至，周而复生。

【注释】〔1〕“生黄钟术曰”，研究者多认为“黄”字衍。〔2〕“下生”，即“三分损一”，减去原律长度的三分之一，保留三分之二。〔3〕“倍其实”，“实”指原律长度，加大二倍。〔4〕“三其法”，取其三分之一，以为法。〔5〕“上生”，即“三分益一”，增加原律长度的三分之一。〔6〕“四其实”，加大原律长度四倍。〔7〕“上九”至“徵九”，不详。〔8〕“置一而九三之以为法”，据《汉书·律历志》此句下应补“十一三之以为实”七字。“九三之”，即以“三”乘“一”九次，得 19683。

这是夹钟的法数。“十一三之”，即以“三”乘“一”十一次，得 177147。这是中吕的法数。如以 177147 定为黄钟律数，则其他各律数皆成为整数（见王光祈《中国音乐史》及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9〕“实如法，得长一寸”，不详。《考证》解释为 $\frac{19683}{19683} = 1$ 。〔10〕“凡得九寸”，不详。《考证》解释为 $\frac{177147}{19683} = 9$ 。 穷

〔11〕“始于宫，于角”，见上文律数注。

神生于无，〔1〕形成于有，形然后数，形而成声，故曰神使气，气就形。形理如类有可类。或未形而未类，或同形而同类，类而可班，〔2〕类而可识。圣人知天地识之别，故从有以至未有，以得细若气，微若声。然圣人因神而存之，虽妙必效情，核其华道者明矣。非有圣心以乘聪明，孰能存天地之神而成形之情哉？神者，物受之而不能知其去来，故圣人畏而欲存之。唯欲存之，神之亦存。其欲存之者，故莫贵焉。

【注释】〔1〕“神生于无”，“神”相当于老子所说的“道”，“无”指“虚无”的境界。《老子》：“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2〕“班”，《考证》引惠栋曰：“班，别也，义与辨同。”

太史公曰：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1〕即天地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钟律调自上古。建律运历造日度，可据而度也。合符节，通道德，即从斯之谓也。〔2〕

【注释】〔1〕“璇玑”，古代观测天文的仪器。“玉衡”，古代天文仪器浑天仪的一个部件。“旋”或作“璇”。《尚书·舜典》：“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孔安国传：“在，察也。”〔2〕《史记·律书》一篇，前人多疑其非司马迁所著。本篇可以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摭拾兵家言而成，后一部分摭拾阴阳五行家言而成。沈括《梦溪笔谈》卷八说：“《史记·律书》所论二十八舍、十二律，多皆臆配，殊无义理；至于言数，亦多差舛。”“其间字又有误者，疑后人传写之失耳。”这后一部分虽然不能说完全“殊无义理”，但立说多牵强附会，而文字脱误也很多。今试加译注，供读者参考。译注时，我参考了台湾出版的罗宗涛、李时铭的《史记·律书》译文，采用了他们的一些见解和译法。

译 文

圣王衡量事物，建立法度，对事物的计算和定规程的法则，都依据六律为标准，六律实在是一切事物计数的基础。而六律用在军事上，尤其受到重视，所以说：“望见敌人阵地上的云气，就能知道战争是吉利还是凶咎；听到敌人的声音，就能判断战争是胜利还是失败了。”这是多少帝王一直坚信不变的道理。

周武王讨伐商纣的时候，太师吹着律管，听不同的声音。从孟春之律一直吹到季冬之律，都有杀气，但合于宫声。相同的声音互相应和，这是一切事物间自然存在的道理，有什么值得惊怪的呢？

军队，圣人用来讨伐强暴势力，平定混乱局势，铲除艰险阻碍，挽救危急倾覆的事态。就连口内有牙、头上生角的野兽，受到侵犯时都会反扑；更何况是人，具有好尚、憎恶、喜爱、愤怒的气质？喜欢时就产生爱惜之情，愤怒时就以恶毒手段相加，这是人们性情变化的道理。

当初，黄帝曾在涿鹿作战，从而平息了火德的灾害；颡项曾和共工对垒，从而平息了水德的灾害；成汤曾攻打南巢，从而制止了夏朝的暴乱。交替兴起，而又交替灭亡，取得胜利者当政，这是由天命决定的。从那时以后，著名的志士相继兴起，晋国重用舅犯，而齐国重用王子，吴国重用孙武，他们明确地规定了军旅约法，或奖赏或惩罚，必定依法执行，因此，君主终于成为诸侯中的霸主，而自己也得到封赐的很多土地，虽然不能和三代的诰命盟誓相比，但自身受宠，君主尊严，因而显赫扬名于当世，难道不算光荣吗？怎么能和社会上那些不明了国家大事，不能衡量轻重缓急，随意谈论道德教化，反对用兵，其结果大至君主受辱，社稷失守，小至遭受侵犯，土地日削，国势衰败，而一直顽固不化的儒生同日而语呢！所以就家说，不可废除教训人的竹杖；就国说，不可废除刑罚；就天下说，不可停息讨伐的战争。只是运用起来有巧妙和笨拙的不同，实行起来有合理和不合理的区别而已。夏桀和商纣能徒手同豺狼搏斗，徒步追赶四匹马拉的车，勇气是不小的；在历次战争中都取得胜利，使诸侯惶恐顺服，权势是不轻的。秦二世拥重兵，置之于无所作为之地，遍布边境，力量是不弱的；对抗匈奴，不顾结下怨仇，征服於越，不顾招致祸患，权势是不单薄的。但到威力衰竭，权势降落时，里巷居民却构成了敌国。其过失就在于完全凭借武力而不知满足，以贪得为乐而不知停息的缘故。

汉高祖统一天下，边境上三面都有从外部反叛的势力，而大国的诸侯王虽然号称护卫辅佐之臣，却没有尽到臣属的节义。这时高祖正对战争感到厌倦，并且引以为苦，而又有萧何、张良出谋献策，于是停止军事行动，和人民共同休息，对边境反叛势力只采取笼络策略，并没有部署防备力量。

历经两朝，至孝文帝即位后，将军陈武等上奏议说：“南越、朝鲜，自从秦朝全盛时就内附为臣子，后来陈兵边境，阻塞道路，迟疑观望，伺机而动。高祖时，天下刚刚平定，人民才过上稍微安定的生活，不宜于再进行战争。现在陛下以仁爱恩惠抚养百姓，德泽广被于四海之内，应当趁着官民都乐意听命效力的时候，征讨叛逆势力，统一天下。”孝文帝说：“我只能任用文臣治理天下，没有考虑过用兵的事情。从前遇到吕氏作乱，朝廷的功臣宗室都不以拥立为羞耻，使我居于本不应属于我的帝位，我经常战战兢兢，惟恐王业中途发生变故。况且战争是凶恶的事件，虽然能实现宿愿，但战事一起，就必然劳民伤财，何况还要使百姓远征，这怎么说呢？而且过世的皇帝都知道役使人民不宜过于频繁，所以不曾考虑过用兵的事。我怎么敢自己逞能？现在匈奴入侵，军队和官吏抗击无功，边疆人民中父子长期手执兵器作战，因此，我常常感到不安，悲伤哀痛，没有一天会忘怀的。目下既然不能抗拒匈奴，解除边患，但愿严阵以待，部署侦察的斥候，朝廷与匈奴结好议和，互通使节，能使北部边境人民安居休养，这就是很大的功绩了。暂时先不要议论战争的事情。”从此，百姓在境内外都免除了徭役，得在自己的村落中休养生息，天下富足，谷米只十几个钱一斛，鸡犬之声相闻，炊烟连绵万里，可以说已经达到和平快乐的境地了！

太史公说：文帝时，正当天下刚刚摆脱了战争的灾难，人人安居乐业，官府听任他们按照自己的愿望行动，尽量不扰乱他们，所以百姓都感到顺心安宁。从六七十岁的老翁就没有到过集市，而游玩戏乐，就像小儿一样。他们就是孔子所称赞的道德高尚的君子吧！

《尚书》上说到“七正”、“二十八宿”。乐律历法是上天所以运行“五

行”、“八正”之气，使万物滋生成熟的根源。舍就是日月留住的地方。舍是舒缓气力的意思。

“不周风”起于西北方，掌管毁灭生息。“东壁”宿处于不周风的东面，掌管辅助生息。往东到达“营室”宿。营室掌管孕育并生产阳气。往东到达“危”宿。危是坼坏的意思，表明阳气的毁坏，所以称之为危。它合于十月，在十二律中与应钟相感应。应钟和阳气相应，这时阳气还不能发挥效用。它在十二支中属于亥。亥同该，是隔碍的意思。表明阳气仍然潜藏在地下，所以称之为该。

“广莫风”起于北方。广莫表明阳气潜藏于地下，阴气仍然比阳气盛大，所以称之为广莫。往东到达“虚”宿。虚就是能实能虚的意思，表明阳气蕴藏在虚宿，等到冬至节，一片阴气往下潜藏，一半阳气往上舒展，所以称之为虚。往东到达“须女”宿。须女，表明万物各自于所生之处变化，阴阳二气还没有分离，还互相需要，所以称之为须女。它合于十一月，在十二律中与黄钟相感应。黄钟是阳气先聚于黄泉之下而又冒出地面的意思。它在十二支中属于子。子，是滋生的意思；滋生，表明万物正滋生于地下。它在十干中属壬癸。壬的意思即任，表明阳气孕育万物于地下。癸的意思即揆，表明万物的滋生已可揆度预期，所以称之为癸。往东到达“牵牛”宿。牵牛，表明阳气牵引万物生出地面。牛，是冒出的意思，表明土地虽然冰冻，但万物却能冒出地面而生长。牛能耕田，万物得以种植。往东到达“建星”宿。建星是培养各种生物的意思。它合于十二月，在十二律中与大吕相感应。大吕在十二支中属于丑。

“条风”起于东北，掌管生育万物。条的意思即调理万物，使之顺利出生，所以称之为条风。往南到达“箕”宿。箕，表明是万物的根基，所以称之为箕。它合于正月，在十二律中和泰簇相感应。泰簇，表明万物丛聚而生，所以称之为泰簇。它在十二支中属于寅。寅，表明万物刚出生时生机勃勃的样子，所以称之为寅。往南到达“尾”宿。尾，表明万物刚出生时像个尾巴一样。往南到达“心”宿。心，表明万物刚出生时嫩芽上顶着种子的皮壳。往南到达“房”宿。房，表明是万物的门户，出了门口就冒出地面了。

“明庶风”起于东方。明庶，表明万物都冒出地面了。它合于二月，在十二律中和夹钟相感应。夹钟，表明阴气和阳气互相夹杂糅合。它在十二支中属于卯。卯的意思和茂相同，表明万物长势茂盛。它在十干中属甲乙。甲，表明万物初生时冲破种子的皮壳而长出幼芽；乙，表明万物初生时须经冲挤的曲折历程。往南到达“氐”宿。氐，表明万物都已来到。往南到达“亢”宿。亢，表明万物都已茂盛地出现了。往南到达“角”宿。角，表明万物都长出枝条，好像走兽长出的角。它合于三月，在十二律中和姑洗相感应。姑洗，表明万物生长旺盛，焕然一新。它在十二支中属于辰。辰，表明万物的振兴。

“清明风”起于东南角，掌管以风吹动万物。往西到达“轸”宿。轸，表明万物日益壮大兴旺。往西到达“翼”宿。翼，表明万物都有羽毛翅膀。它合于四月，在十二律中和中吕相感应。中吕，表明万物都向西移动。它在十二支中属于巳。巳，表明阳气已经耗尽。往西到达“七星”宿。七星的意思是说阳气的数已经达到七，所以称之为七星。往西到达“张”宿。张，表明万物都已张开。往西到达“注”宿。注，表明万物开始衰败，阳气向下倾注，所以称之为注。它合于五月，在十二律中和蕤宾相感应。蕤宾，表明阴

气弱小，所以称之为蕤；阳气痿缩不能发挥效用，所以称之为宾。

“景风”起于南方。景，表明阳气运行已经到了尽头，所以称之为景风。它在十二支中属于午。午是阴气阳气交错的意思，所以称之为午。它在十干中属丙丁。丙，表明阳气彰明较著，所以称之为丙；丁，表明万物正在茁壮之时，所以称之为丁。往西到达“弧”宿。弧，表明万物凋落，即将枯死。往西到达“狼”宿。狼，表明万物是可以度量的，能衡量万物，所以称之为狼。

“凉风”起于西南角，掌管土地。土地可以清除断绝万物赖以生存之气。它合于六月，在十二律中和林钟相感应。林钟，表明万物将趋向死气，但已达到丰富成熟的地步。它在十二支中属于未。未，表明万物都已成熟，有滋味。往北到达“罚”宿。罚，表明万物生气断绝，可以砍伐了。往北到达“参”宿。参，表明万物可以搀杂混合，所以称之为参。它合于七月，在十二律中和夷则相感应。夷则，表明阴气残害万物。它在十二支中属于申。申，表明阴气伸展，正发挥效用，侵害万物，所以称之为申。往北到达“浊”宿。浊，是触犯的意思，表明万物都受到触犯而死亡，所以称之为浊。往北到达“留”宿。留，表明阳气仍然存留，所以称之为留。它合于八月，在十二律中和南吕相感应。南吕，表明阳气移入而深藏。它在十二支中属于酉。酉，表明万物衰老，所以称之为酉。

“闾阖风”起于西方。闾是倡导的意思，阖是闭藏的意思。它表明阳气引导万物出生，而阳气本身却隐藏在黄泉之下。它在十干中属庚辛。庚，表明阴气使万物变更；辛，表明万物得到新生，所以称之为辛。往北到达“胃”宿。胃，表明阳气隐藏，就像进入仓库中一样。往北到达“娄”宿。娄，招致万物并加以容纳。往北到达“奎”宿。奎，掌管残害万物，并像府库一样加以收藏。它合于九月，在十二律中和无射相感应。无射，表明阴气旺盛地发挥效用，阳气在地上已经不存在了，所以称之为无射。它在十二支中属于戌。戌，表明万物完全毁灭，所以称之为戌。律数：

九乘以九，是八十一，为宫声律数。宫声律数减去三分之一，是五十四，为徵声律数。徵声律数加上三分之一，是七十二，为商声律数。商声律数减去三分之一，是四十八，为羽声律数。羽声律数加上三分之一，是六十四，为角声律数。

黄钟长八十一寸，大吕长七十五寸又三分之二，太簇长七十二寸，夹钟长六十七寸又三分之一，姑洗长六十四寸，仲吕长五十九寸又三分之二，蕤宾长五十六寸又三分之二，林钟长五十四寸，夷则长五十寸又三分之二，南吕长四十八寸，无射长四十四寸又三分之二，应钟长四十二寸又三分之二。钟律产生的方法：子律长定为一分，丑律长就是三分之二，寅律长是九分之八，卯律长是二十七分之十六，辰律长是八十一分之六十四，巳律长是二百四十三分之一百二十八，午律长是七百二十九分之五百一十六，未律长是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之一千二十四，申律长六千五百六十一分之四千九十六，酉律长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之八千一百九十二，戌律长五万九千四十九分之三万二千七百六十八，亥律长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分之六万五千五百三十六。

钟律产生的方法如下：向下生的，实数加二倍，法数加三倍；向上生的，实数加四倍，法数加三倍。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宫五，徵九。以“一”为基数，以“三”乘“一”九次，求得法数。实如法，得长一寸。凡得九寸，

命曰“黄钟之宫”。所以说五音以宫声为开端，以角声为终结；数以一为开端，以十为终结，而以三为关键；阳气的升起开始于冬至，经历一年后而重新升起。

“神”本来生存于虚无之中，而“形”则出现于有了天地万物之后。有形然后有律数，有形然后有五声。所以说神产生气，气化而形成形体。形体的质理各有类别，可以分类。有的没有定形，不能归类，有的同形而归同类，类属是可以分辨的，可以识别的。圣人知道天地万物的分别，能从各种形体以至虚无之时，了解到其隐约如气、其深微如声等事物。但圣人是借助神来了解万物的，人虽然巧妙，自己却应发挥情理，研核万物的神奇道理，自然就聪明起来。假如没有圣人的心灵和聪明，还有谁能了解天地间由神而产生形体的情况呢？神存在于万物之中，但万物不知其行踪，所以圣人怕它离去，总想把它保存下来。正是由于想保存它，神就留下来。凡是想保存它的人，能重视它就是最好的办法了。

太史公说：观察璇玑、玉衡，以了解日月五星所表现的七种政事的变化，这就是指二十八宿说的。十干、十二支和钟律从上古就定下来。建立乐律之后，推算历法，制定各种法度，就都有据可依了。以符节相合表示信任，共同遵守道德，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史记卷二十六 历书第四

陈久金 注译

昔自在古，〔1〕历建正作于孟春。〔2〕于时冰泮发蛰，〔3〕百草奋兴，秭旅先淅。〔4〕物乃岁具，〔5〕生于东，次顺四时，卒于冬分。〔6〕时鸡三号，卒明。〔7〕抚十二月节，卒于丑。〔8〕日月成，故明也。〔9〕明者孟也，幽者幼也，幽明者雌雄也。雌雄代兴，而顺至正之统也。〔10〕日归于西，起明于东；月归于东，起明于西。〔11〕正不率天，〔12〕又不由人，则凡事易坏而难成矣。

【注释】〔1〕“昔自在古”，自此至“难成矣”这段文字与《大戴礼记·诰志》类似，字句略有不同。“古”，《大戴礼记》作“虞夏”。〔2〕“历建正作于孟春”，古历一年分为四季，一季分为孟仲季三个月。孟春指春季的第一个月。上古时以黄昏时北斗斗柄的指向来定季节。指北为子月，指北偏东为丑月，东偏北为寅月，正东为卯月，依次类推。称为一年十二月建。以傍晚时斗柄指子之月为正月的历法，又简称为子正，顺次有丑正、寅正等。“建正作于孟春”，即是指以寅月为正月。〔3〕“泮”，融解。“发”，奋起。〔4〕“秭旅”，音 z!gu9，子规鸟，即杜鹃。“淅”，有二解：一音 h2o，义与“噪”同。文意为子规先鸣；一音 z6，义同“泽”，《索隐》释作“子规鸟春气发动，则先出野泽而鸣”，即以此为解。〔5〕“具”，具备。言一岁万物循环一次。〔6〕“卒”，尽。“冬分”，即冬至。〔7〕“卒”，同前释作尽，不必引申作其它解释。言古历以鸡三号毕，天明时，为一日之始。〔8〕“抚”，循。“抚十二月节，卒于丑”，言一年十二月终于丑月。《正义》释作一天中的丑时，不确。〔9〕“日月成，故明也”，此六字义不明，或是“日月成行，故有明幽”之义。《诰志》作“日月成岁，历再闰以顺天道，此谓岁”。〔10〕“雌雄代兴，而顺至正之统”，昼曰“雄”，夜曰“雌”；春夏曰“雄”，秋冬曰“雌”。“雌雄”即阴阳。言阴阳循环，形成正常的秩序。〔11〕“日归于西，起明于东；月归于东，起明于西”，言每日太阳从东方升起，落于西方；每月月初时月亮初见于西方，月末时消失于东方。〔12〕“正不率天，又不由人”，《诰志》作“政不率天，下不由人”。古时“政”、“正”二字通用。此下三句言如果上不顺天道，下不顺民情，则一切政治措施都易坏难成。

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1〕易服色，推本天元，〔2〕顺承厥意。〔3〕

【注释】〔1〕“正朔”，即正月朔日，“改正朔”包括改定岁首和初一。〔2〕“推本天元”，即推算天运的初始状态，也就是推算上元。后世关于不设上元不能成为官方历法而只能称作民间小历的思想，皆出于此。〔3〕“厥”，其。王者受天命，则“厥意”即指天意。

太史公曰：神农以前尚矣。盖黄帝考定星历，〔1〕建立五行，〔2〕起消息，〔3〕正闰余，〔4〕于是有天地神祇物类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5〕灾祸不生，所求不匮。

【注释】〔1〕“考定星历”，即考星定历。月序和节气以星出没的方位来确定。〔2〕“五行”，也称五气或五节，春木、夏火、季夏土、秋金、冬水。每行七十二日，也以星的出没方位考定。〔3〕“消息”，《正义》引皇侃云：“乾者阳，生为息；坤者阴，死为消，”“消息”即阴阳，春夏为阳为息，秋冬为阴为消。〔4〕“正闰余”，

《集解》引《汉书音义》曰：“以岁之余为闰，故曰闰余。”农历和阳历都有闰余，农历以一年十二月之余日为闰余，阳历以日余为闰余。“正闰余”为以闰余调整季节。〔5〕“嘉”，指嘉谷。“物”，指牺牲。“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言神降嘉谷以利民生，人献牺牲以给神享。

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乱德，〔1〕民神杂扰，不可放物，〔2〕祸灾荐至，莫尽其气。〔3〕颡顛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4〕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5〕使复旧常，无相侵渎。

【注释】〔1〕“九黎乱德”，即诸侯作乱。九黎为远古时位于中国南方的少数民族。此句谓九黎不服从少皞氏的统治。〔2〕“放物”，即方物。《易》云：“方以类聚，物以群分。”今民神杂扰，群类混淆，故说“不可方物”，〔3〕“气”，可理解为时节。“莫尽其气”，谓人们无法享尽天年。〔4〕“南正”，观测昴星以定春夏的历官。〔5〕“火正”，观测大火星以定秋冬的历官。天为阳，地为阴；春夏为阳，秋冬为阴；神为阳，民为阴。故有“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之说。

其后三苗服九黎之德，〔1〕故二官咸废所职，而闰余乖次，〔2〕孟陬殄灭，〔3〕摄提无纪，历数失序。〔4〕尧复遂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而立羲和之官。明时正度，则阴阳调，风雨节，茂气至，民无夭疫。年耆禅舜，申戒文祖，〔5〕云“天之历数在尔躬”。〔6〕舜亦以命禹。由是观之，王者所重也。

【注释】〔1〕“服”，从。言三苗也学九黎的样子作乱。〔2〕“乖”，违背、错乱。“次”，十二次。言斗建与月序错乱。〔3〕“孟陬”，正月。“陬”，音 z#u。“殄”，音 ti3n。“殄灭”，即消灭。言由于闰余错乱，使正月消失，也就不得其正了。〔4〕“摄提无纪，历数失序”，古时以斗柄所指定十二月建，摄提星在斗柄延长线上，所以也可以摄提星定月序。由于闰余乖次，孟陬殄灭，也就无法用摄提星来纪月了，所以历数失序，即月的次序混乱。〔5〕“申戒文祖”，言于文祖庙申戒舜。〔6〕“天之历数在尔躬”，言观象授时的职责由你承担。

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盖三王之正若循环，〔1〕穷则反本。天下有道，则不失纪序；无道，则正朔不行于诸侯。

【注释】〔1〕“三王之正若循环”，此为三正循环的理论，子丑寅三正作循环交替。夏用寅正，殷用丑正，周用子正，秦汉又用寅正。

幽厉之后，周室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1〕故畴人子弟分散，〔2〕或在诸夏，或在夷狄，是以其 祥废而不统。〔3〕周襄王二十六年闰三月，而《春秋》非之。〔4〕先王之正时也，履端于始，〔5〕举正于中，〔6〕归邪于终。〔7〕履端于始，〔8〕序则不愆；举正于中，民则不惑；归邪于终，事则不悖。

【注释】〔1〕“告朔”，周朝君主和诸侯都有每月于庙告朔的祭礼。〔2〕“畴人”，一说谓家业世世相传之人，一说谓知星人，系指懂天文知历算的人。〔3〕“祥”，《集解》引如淳曰：“今之巫祝祷祠淫祀之比也。”〔4〕“《春秋》非之”，指周襄王二十六年（鲁文公元年），鲁历于三月置闰，由于当时习惯于岁终置闰，故《左传》文公元年批评说闰三月“非礼也”。语出《春秋左氏传》，而非《春秋经》。〔5〕“履端于始”，指制历时将各种天文数据的起始点排齐，选择一共同的起点，如十一月、朔旦、冬至、夜半，也即首先确定一个历元。〔6〕“举正于中”，将每年中间各个月都放正。〔7〕“邪”，音 y*，同“余”。言将余分放在岁末，即岁终置闰。〔8〕“履端于始”，此下诸句言履端于始，历法推算起来就会井井有条；举正于中，就会便利人

民的应用，不会弄错；归邪于终，月序和季节就不会错乱。

其后战国并争，在于强国禽敌，〔1〕救急解纷而已，岂遑念斯哉！是时独有邹衍，明于五德之传，〔2〕而散消息之分，〔3〕以显诸侯。而亦因秦灭六国，兵戎极烦，又升至尊之日浅，未暇遑也。而亦颇推五胜，〔4〕而自以为获水德之瑞，〔5〕更名河曰“德水”，而正以十月，〔6〕色上黑。然历度闰余，未能睹其真也。

【注释】〔1〕“禽”，通“擒”。〔2〕“明于五德之传”，邹衍《主运》说：“终始五德，从所不胜，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即木胜土，金胜木，火胜金，水胜火，土胜水。邹衍认为，政权的更迭是按五行相胜的顺序进行的。〔3〕“消息”，即阴阳。所以司马迁说邹衍“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4〕“颇推五胜”，《邹子》说：“五德从所不胜，虞土，夏木，殷金，周火。”〔5〕“自以为获水德之瑞”，秦也相信五胜之说，周火德衰，水胜火，故秦得水德。〔6〕“正以十月”，指以十月为年始。秦用颛顼历，行夏正，以十月为年始，闰在后九月，沿用闰在年终的习惯。

汉兴，高祖曰“北畴待我而起”，〔1〕亦自以为获水德之瑞。虽明习历及张苍等，咸以为然。是时天下初定，方纲纪大基，高后女主，皆未遑，故袭秦正朔服色。

【注释】〔1〕“北畴”，刘邦也以为汉获水德，水位在北方，故汉代祭祀天地的地方叫北畴。“畴”，音 zhōu。

至孝文时，鲁人公孙臣以终始五德上书，言：“汉得土德，〔1〕宜更元，改正朔，易服色。当有瑞，瑞黄龙见。”〔2〕事下丞相张苍，张苍亦学律历，以为非是，罢之。其后黄龙见成纪，张苍自黜，所欲论著不成。而新垣平以望气见，颇言正历服色事，贵幸，后作乱，故孝文帝废不复问。

【注释】〔1〕“汉得土德”，依邹衍五行相胜说，周火，秦水，汉土。〔2〕“瑞黄龙见”，五行与五色相应：木青，火赤，土黄，金白，水黑。汉土德为黄色，故说有黄龙之瑞。

至今上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1〕而巴落下闳运算转历，然后日辰之度与夏正同。乃改元，更官号，封泰山。因诏御史曰：“乃者，〔2〕有司言星度之未定也，广延宣问，以理星度，未能詹也。〔3〕盖闻昔者黄帝合而不死，〔4〕名察度验，〔5〕定清浊，〔6〕起五部，〔7〕建气物分数。〔8〕然盖尚矣。书缺乐弛，朕甚闵焉，〔9〕朕唯未能循明也。〔10〕绌绩日分，〔11〕率应水德之胜。〔12〕今日顺夏至，〔13〕黄钟为宫，林钟为徵，太簇为商，南宫为羽，姑洗为角。自是以后，气复正变，羽声复清，名复正。以至子日当冬至，〔14〕则阴阳离合之道行焉。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詹，其更以七年为太初元年。〔15〕年名‘焉逢摄提格’，〔16〕月名‘毕聚’，〔17〕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18〕

【注释】〔1〕“分其天部”，即将赤道分判为二十八个不等的部分。太初历二十八宿的分度与颛顼历不同，是唐都重新分判的。〔2〕“乃者”，以往。〔3〕“詹”，同“瞻”，引申为省视。言以往有司言二十八宿星度未定，广泛征求意见，也未能弄清。〔4〕“合而不死”，指建立符合天象的历法，循环无穷。〔5〕“名察度验”，即察名验度，意谓能明察天象的名称，测定其行度。〔6〕“定清浊”，定律吕的清浊。〔7〕“起五部”，即立五行。〔8〕“建气物分数”，建立起节气物候相距的日数。〔9〕“闵”，

同“憫”，忧伤。〔10〕“循明”，执行明政。《史记正讹》认为“循”为“修”字之误。〔11〕“绌绩”，纺织。意谓现今将时间像纺织一样按年月日组织起来。〔12〕“应水德之胜”，意谓应胜水德的土德。五行土胜水。〔13〕“夏至”，《索隐》云：“谓夏至、冬至。”〔14〕“子日当冬至”，谓正逢子日为冬至。〔15〕“以七年为太初元年”，以元封七年为太初元年。〔16〕“焉逢”为甲，“摄提格”为寅。则此历太初元年为甲寅年。这是司马迁新历改定的年名。太初二年端蒙单阏为乙卯，以下顺此类推。它与干支纪年和汉初的太岁纪年都不衔接。〔17〕“毕聚”，正月的异名。“聚”，同“陬”。新历以冬至所在月为正月。〔18〕“夜半朔旦冬至”，此历以太初元年冬至朔旦夜半为历元。

历术甲子篇〔1〕

【注释】〔1〕“历术甲子篇”，此为司马迁新历以甲子日为历元的历名。

太初元年，岁名“焉逢摄提格”，月名“毕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1〕

【注释】〔1〕“夜半朔旦冬至”，以上讲历元所在。

正北；〔1〕

【注释】〔1〕“正北”，此指太初元年冬至时太阳在正北方向。四分历以一回归年为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一昼夜太阳自东向西运行十二个方位，一个方位为一个时辰。第一年冬至在夜半，故日在正北。第二年冬至有日余四分之一日，即在卯时正东，第三年在午时正南，第四年在酉时正西，第五年到正北，下文始元元年“正西”，地节三年“正南”，初元元年“正东”，分别为以后的第十九、三十八、五十七年，冬至分别有闰余四分之三、四分之二和四分之一日，故日在正西、正南、正东。

十二；〔1〕

【注释】〔1〕“十二”，为太初元年月数，以下有闰之年为“十三”。

无大余，无小余；〔1〕

【注释】〔1〕“无大余，无小余”，此指太初元年正月的合朔时刻，大余指干支序数，以甲子为零起数，小余为日余，以九百四十为朔日法（小余的分母）。

历元时合朔在甲子夜半，故大余甲子日干支序数为零，小余也为零。无大余，无小余；〔1〕

【注释】〔1〕“无大余，无小余”，此指太初元年冬至日的干支和时刻，由于历元冬至日为甲子夜半，故大余干支序数为零，小余也为零。

焉逢摄提格太初元年。〔1〕

【注释】〔1〕“太初元年”，自“正北”起至“太初元年”止，载此年冬至时的太阳方位，一年的日数，岁首的合朔时刻和冬至时刻，最后载年名。以下同此。

十二；

大余五十四，小余三百四十八；〔1〕

【注释】〔1〕“大余五十四，小余三百四十八”，自历元时起，一年十二个月后，每个朔望月为二十九又九百四十分之四百九十九日，积日数为三百五十四又九百四十分之三百四十八，日数以六十余弃之，得余数五十四，这就是大余五十四、小余三百四十八的来历。

大余五，小余八；〔1〕

【注释】〔1〕“大余五，小余八”，一回归年为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日数以六十除弃之，得五又四分之一日。取气日法（节气日余的分母）为三十二，四分之一日余为八分，故有大余五，小余八。以下仿此。

端蒙单阏二年。〔1〕

【注释】〔1〕“端蒙单阏二年”，乙卯岁。“端蒙”为乙，《尔雅》作“旃蒙”。
闰十三；〔1〕

【注释】〔1〕“闰十三”，一平年十二个月积三百五十四又九百四十分之三百四十八日，一回归年经十二月后，尚余十日又九百四十分之八百二十七日，经三个平年之后，岁余达三十二日有余，积满一月，故于此年置闰。四分历以十九年为一章，在十九年中共积满七个闰月。

大余四十八，小余六百九十六；

大余十，小余十六；

游兆执徐三年。〔1〕

【注释】〔1〕“游兆执徐三年”，丙辰岁。“游兆”为丙，《尔雅》作“柔兆”。
十二；

大余十二，小余六百三；

大余十五，小余二十四；

强梧大荒落四年。〔1〕

【注释】〔1〕“强梧大荒落四年”，丁巳岁。“强梧”为丁，《尔雅》作“强圉”。
十二；

大余七，小余十一；

大余二十一，无小余；

徒维敦牂天汉元年。〔1〕

【注释】〔1〕“徒维敦牂天汉元年”，戊午岁。“徒维”为戊，《尔雅》作“著雍”。

闰十三；

大余一，小余三百五十九；

大余二十六，小余八；

祝犁协洽二年。〔1〕

【注释】〔1〕“祝犁协洽二年”，己未岁。“祝犁”为己，《尔雅》作“屠维”。
十二；

大余二十五，小余二百六十六；

大余三十一，小余十六；

商横涒滩三年。〔1〕

【注释】〔1〕“商横涒滩三年”，庚申岁。“商横”为庚，《尔雅》作“上章”。
十二；

大余十九，小余六百一十四；

大余三十六，小余二十四；

昭阳作鄂四年。〔1〕

【注释】〔1〕“昭阳作鄂四年”，辛酉岁。“昭阳”为辛，《尔雅》作“重光”。
闰十三；

大余十四，小余二十二；

大余四十二，无小余；

横艾淹茂太始元年。〔1〕

【注释】〔1〕“横艾淹茂太始元年”，壬戌岁。“横艾”为壬，《尔雅》作“玄默”。据《索隐》所说，自太始、征和以下至篇末，其年次皆褚先生所续。

十二；
大余三十七，小余八百六十九；
大余四十七，小余八；
尚章大渊献二年。^{〔1〕}

【注释】〔1〕“尚章大渊献二年”，癸亥岁。“尚章”为癸，《尔雅》作“昭阳”。

闰十三；
大余三十二，小余二百七十七；
大余五十二，小余一十六；
焉逢困敦三年。^{〔1〕}

【注释】〔1〕“焉逢困敦三年”，甲子岁。

十二；
大余五十六，小余一百八十四；大余五十七，小余二十四；
端蒙赤奋若四年。^{〔1〕}

【注释】〔1〕“端蒙赤奋若四年”，乙丑岁。

十二；
大余五十，小余五百三十二；
大余三，无小余；
游兆摄提格征和元年。

闰十三；
大余四十四，小余八百八十；
大余八，小余八；
强梧单阏二年。

十二；
大余八，小余七百八十七；
大余十三，小余十六；
徒维执徐三年。十二；
大余三，小余一百九十五；
大余十八，小余二十四；
祝犁大荒落四年。

闰十三；
大余五十七，小余五百四十三；
大余二十四，无小余；
商横敦牂后元元年。

十二；
大余二十一，小余四百五十；
大余二十九，小余八；
昭阳汁洽二年。闰十三；
大余十五，小余七百九十八；
大余三十四，小余十六；
横艾涪滩始元元年。正西；

十二；
大余三十九，小余七百五；
大余三十九，小余二十四；
尚章作噩二年。

十二；
大余三十四，小余一百一十三；
大余四十五，无小余；
焉逢淹茂三年。

闰十三；
大余二十八，小余四百六十一；
大余五十，小余八；
端蒙大渊献四年。

十二；
大余五十二，小余三百六十八；
大余五十五，小余十六；
游兆困敦五年。十二；
大余四十六，小余七百一十六；
无大余，小余二十四；
强梧赤奋若六年。

闰十三。
大余四十一，小余一百二十四；
大余六，无小余；
徒维摄提格元凤元年。

十二；
大余五，小余三十一；
大余十一，小余八；
祝犁单阏二年。

十二；
大余五十九，小余三百七十九；大余十六，
小余十六；
商横执徐三年。

闰十三；
大余五十三，小余七百二十七；
大余二十一，小余二十四；
昭阳大荒落四年。

十二；
大余十七，小余六百三十四；
大余二十七，无小余；
横艾敦牂五年。

闰十三；
大余十二，小余四十二；
大余三十二，小余八；
尚章汁洽六年。

十二；
大余三十五，小余八百八十九；
大余三十七，小余十六；
焉逢涖滩元平元年。

十二；

大余三十，小余二百九十七；
大余四十二，小余二十四；
端蒙作噩本始元年。
闰十三；
大余二十四，小余六百四十五；
大余四十八，无小余；
游兆阍茂二年。
十二；
大余四十八，小余五百五十二；
大余五十三，小余八；
强梧大渊献三年。
十二；
大余四十二，小余九百；
大余五十八，小余十六；
徒维困敦四年。
闰十三；
大余三十七，小余三百八；
大余三，小余二十四；
祝犁赤奋若地节元年。
十二；
大余一，小余二百一十五；
大余九，无小余；
商横摄提格二年。
闰十三；
大余五十五，小余五百六十三；
大余十四，小余八；
昭阳单阍三年。
正南；
十二；
大余十九，小余四百七十；
大余十九，小余十六；
横艾执徐四年。
大余十三，小余八百一十八；
大余二十四，小余二十四；
尚章大荒落元康元年。
闰十三；
大余八，小余二百二十六；
大余三十，无小余；
焉逢敦牂二年。
十二；
大余三十二，小余一百三十三；
大余三十五，小余八；
端蒙协洽三年。
十二；大余二十六，小余四百八十一；

大余四十，小余十六；
游兆涪滩四年。
闰十三；
大余二十，小余八百二十九；
大余四十五，小余二十四；
强梧作噩神雀元年。
十二；
大余四十四，小余七百三十六；
大余五十一，无小余；
徒维淹茂二年。
十二；
大余三十九，小余一百四十四；
大余五十六，小余八；
祝犁大渊献三年。
闰十三；
大余三十三，小余四百九十二；
大余一，小余十六；
商横困敦四年。
大余五十七，小余三百九十九；
大余六，小余二十四；
昭阳赤奋若五凤元年。
闰十三；
大余五十一，小余七百四十七；
大余十二，无小余；
横艾撮提格二年。
大余十五，小余六百五十四；
大余十七，小余八；
尚章单癸三年。
十二；
大余十，小余六十二；
大余二十二，小余十六；
焉逢执徐四年。
闰十三；
大余四，小余四百一十；
大余二十七，小余二十四；
端蒙大荒落甘露元年。
大余二十八，小余三百一十七；
大余三十三，无小余；
游兆敦牂二年。
十二；
大余二十二，小余六百六十五；
大余三十八，小余八；
强梧协洽三年。
闰十三；

大余十七，小余七十三；
大余四十三，小余十六；
徒维涪滩四年。
十二；
大余四十，小余九百二十；
大余四十八，小余二十四；
祝犁作噩黄龙元年。
闰十三；
大余三十五，小余三百二十八；
大余五十四，无小余；
商横淹茂初元元年。
正东；
十二；
大余五十九，小余二百三十五；
大余五十九，小余八；
昭阳大渊献二年。十二；
大余五十三，小余五百八十三；
大余四，小余十六；
横艾困敦三年。
闰十三；
大余四十七，小余九百三十一；
大余九，小余二十四；
尚章赤奋若四年。
十二；
大余十一，小余八百三十八；
大余十五，无小余；
焉逢摄提格五年。
十二；
大余六，小余二百四十六；
大余二十，小余八；
端蒙单阏永光元年。
闰十三；
无大余，小余五百九十四；
大余二十五，小余十六；
游兆执徐二年。
大余二十四，小余五百一；
大余三十，小余二十四；
强梧大荒落三年。
十二；
大余十八，小余八百四十九；
大余三十六，无小余；
徒维敦牂四年。
闰十三；
大余十三，小余二百五十七；

大余四十一，小余八；
祝犁协洽五年。
大余三十七，小余一百六十四；
大余四十六，小余十六；
商横涪滩建昭元年。
闰十三；
大余三十一，小余五百一十二；
大余五十一，小余二十四；
昭阳作噩二年。
十二；
大余五十五，小余四百一十九；
大余五十七，无小余；
横艾阍茂三年。
十二；
大余四十九，小余七百六十七；
大余二，小余八；
尚章大渊献四年。
闰十三；
大余四十四，小余一百七十五；
大余七，小余十六；
焉逢困敦五年。
十二；
大余八，小余八十二；
大余十二，小余二十四；
端蒙赤奋若竟宁元年。
十二；
大余二，小余四百三十；
大余十八，无小余；
游兆摄提格建始元年。
闰十三；
大余五十六，小余七百七十八；
大余二十三，小余八；
强梧单阍二年。十二；
大余二十，小余六百八十五；
大余二十八，小余十六；
徒维执徐三年。
闰十三；
大余十五，小余九十三；
大余三十三，小余二十四；
祝犁大荒落四年。^{〔1〕}

【注释】〔1〕“祝犁大荒落四年”，四分历以十九年为一章，四章为一部。这个历表共七十六年，恰为一部之数。经一部，季节合朔时刻都回到原处，即回到冬至朔旦夜半。

右历书：大余者，日也。小余者，月也。^{〔1〕}端蒙者，年名也。支：丑

名赤奋若，寅名摄提格。干：丙名游兆。正北，冬至加子时；正西，加酉时；正南，加午时；正东，加卯时。

【注释】〔1〕“小余者，月也”，当是“小余者，日之余分也”之误。

译 文

在远古的时候，历法的正月设在孟春。这个时候，冰融解了，蛰居的动物也开始活动，各种植物都竞相生长，子规鸟也先叫了起来。万物的生长一岁循环一次，从春天开始，顺着四季生长，尽于冬季。以鸡叫三遍天明时，作为一天的开始；一年从孟春正月起，经过十二个月的节气，终于丑月。日月交替的运动，形成明暗的变化。明相当于孟，就是长的意思；幽相当于幼，就是小的意思。幽明就相当于雌雄，代表月与日。雌雄的交替变化，便成年月的更迭。每天太阳隐没在西方，第二天又出现于西方；每个月底时，月亮隐没于东方，第二个月开始时，又出现于西方。如果上不合天时，下不顺民情，那么任何政治措施都容易败坏而难以成功。

随着时代的改变，王天下的人改换了姓名，接受天命而治理百姓，初始时必须慎重，接位后要改正朔，易服色，推定正确的天运的初始时刻，以顺承上天的意志。

太史公评论说：神农以前已经太久远了，从黄帝开始，考察星象，制定历法，建立起五行的运行，阴阳消长的变化，设立闰余以调整季节，于是有天地神和物类的官，称为五官。五官各自职掌自己的秩序，所以不相混乱。以致于人民能够诚实地事奉神明，神明也有恩赐于人民。人和神所从事的事业不同，敬而不渎。那么神就会赐给人嘉谷，人也以牺牲献给神享用。这样灾祸就不会产生，所求的东西也不至于匮乏。

到了少皞氏衰微的时候，九黎作乱，破坏了原有的法则，扰乱了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以至于二者无法区分，各种灾祸也就接踵而来，人也就无法享尽天年。颡顛受命治理天下的时候，就命令南正重主管有关天的事务，负责祀神；命令火正黎主管有关地的事务，负责理民。使恢复已往正常的秩序，不致互相侵扰。

后来三苗又学着九黎的样子起来作乱，以至于天地二官也荒废了他们的职事。使闰余安排发生错乱。到帝尧的时候，又找到重黎后代中不忘旧业的人，让他们继续执掌此事，重新设立羲和的官职。这样，时节明白了，历度也正了，于是阴阳调和，风雨也按时到来，兴旺景象降临到人间，社会上也无天疫发生。帝尧年老时让位给舜，在神庙告戒他说：“观象授时的责任在你的身上了啊！”舜年老时也以次告戒禹。从这点看起来，历法一向是王者所重视的工作。

夏朝以寅正的正月为正月，殷朝以寅正的十二月为正月，周朝以寅正的十一月为正月。三代的正月就是这样依次循环的，一周循环完毕，再从头开始。国王的政策贤明，天下太平，则纪年和月序都有条不紊；如果无道，则诸侯各自为政，以皇权象征的国王所制订的正朔，就无法在诸侯间通行。

自从幽王、厉王以后，周王室衰微，原本辅佐的卿大夫执掌国政，史官不能精确地记载四时，国君也废弃了每月初一告朔于庙的礼。于是原本为王家服务的懂得天文历算的人及其后代就四处流散，有的在若干夏朝后裔的国家中任职，有的则到远处边陲的夷狄去为他们服务。这样一来，他们察知吉

凶之兆的方法就被废弃而得不到行用。周襄王二十六年，也即鲁文公元年，鲁历将闰月置于三月，而《左传》以为不符合礼制。因为古代帝王定历，首先要选定冬至朔旦夜半齐同作为历元，使各种天文数据都排齐于历元这个起始点，然后将年中的月份放在正常的位置，把闰余积累起来，满一个月时就设置一个闰月，放在岁终。把选定各种天文数据齐同的这个时刻作为历元，则年月日等的次序就不会失误；将年中月序按正常法则排列，则人民使用起来就不会感到迷惑；将闰余置于年终，节气和月序就不会发生错乱。

后来到了战国，各国互相争战，君臣上下所关注的只在于使国家富强起来，战败敌国，或者挽救危急，排解争纷而已，哪有余力去考虑到这些事情呢！那个时候，只有邹衍，懂得五行循环和阴阳消长的道理，以此显扬于诸侯。也因为秦灭六国，战争频繁，加以秦始皇当上皇帝的的时间还不久，所以没有顾及。虽然如此，他也相信五行相胜的道理，自以为获得水德的瑞祥，所以将黄河的名字改名为德水，以十月为岁首，崇尚黑色。至于日月五星的行度和历法中的闰余是否准确，也就未加仔细考虑。

当汉朝兴起的时候，高祖曾说：“五帝中的四帝都兴盛过了，只有黑帝等待我来建立。”这是他自以为得到水德的瑞应，即使懂得历法的官员及张苍等人，也都以为如此。这个时候天下初步平定，各种规章制度才刚刚建立，不久高祖就去世了，其后高后女主也未来得及考虑，所以仍然袭用秦朝的正朔服色。

到了孝文帝的时候，鲁人公孙臣以五德终始的学说向皇帝上书，称：“汉朝得到土德，应该变更历元，修改正朔，变换服色。汉得土德将会有瑞祥出现的，这个瑞祥就是黄龙。”这件事交给丞相张苍处理，张苍也学过律历，他认为这种说法不正确，就不予理睬。后来黄龙真的在成纪这个地方出现，于是张苍就自请罢黜，想要论述汉得水德的论著也就没有完成。这时候，另有一个善于观天望气以预言政治的名叫新垣平的人谒见天子，也很谈论了一些改革历法和服色的事，很得文帝的宠幸。后来他闹事作乱，所以文帝也就不再过问这件事了。

到当今天子接位，招来方士唐都，重新将周天的行度分为二十八个部分，而巴郡落下闳则依照天体运动的规律，推算历日，为此得到的日月运行和交会的行度和夏正一样。于是就改定历元，更换官号，封泰山。并诏告御史说：“过去主管星历的官员曾说二十八宿的距度未经确定，便广泛地征求意见，以确定二十八宿的距度。但还是未能弄清。曾经听说黄帝作历，由于符合天象的运行，所以能持续地使用下去，这种历法能够分清各种天体的名称，测定它们的行度，审定律吕的清浊，建立起五气的运行，节气间相距的日数，和天上各星体相互间的距离。然而，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有关天文历数的典籍缺失，乐理也废弛了，这是我未能执行明政的过失，我觉得很难过。如今将时间按年月日像织绸一样地计算清楚了，全都应在胜过水德的土德。现在太阳循着经过夏至、冬至的黄道运行。以黄钟为宫声，林钟为徵声，太簇为商声，南吕为羽声，姑洗为角声。从此以后，节气又定正确了，作为定调的最高羽声又清了。各种名称也都得到了匡正。以子日逢冬至开始起算，则阴阳离合的规律就通行。现在，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经相遇，于是便改元封七年为太初元年。定年名为焉逢摄提格（甲寅），月名毕聚（正月），以甲子夜半朔旦冬至为历元。

历术甲子篇

历元为太初元年，岁名焉逢摄提格，月名毕聚，甲子夜半冬至。

第一章第一年正月冬至时，太阳位于正北向，即夜半子时；

平年十二月；

合朔时干支无大余（即朔日的干支序数为零，为甲子日），无小余（即合朔时刻为九百四十分之零日，为子时夜半）；

冬至时无大余（即冬至干支日序为零，为甲子日），无小余（即冬至时刻为三十二分之零日，为子时夜半）；

焉逢摄提格太初元年（甲寅）。

平年十二月；

大余五十四，小余三百四十八；

大余五，小余八；

端蒙单阏二年（乙卯）。

闰年十三月；

大余四十八，小余六百九十六；

大余十，小余十六；

游兆执徐三年（丙辰）。

平年十二月；

大余十二，小余六百零三；

大余十五，小余二十四；

强梧大荒落四年（丁巳）。

平年十二月；

大余七，小余十一；

大余二十一，无小余；

徒维敦祥天汉三年（戊午）。

闰年十三月；

大余一，小余三百五十九；

大余二十六，小余八；

祝犁协洽二年（己未）。

平年十二月；

大余二十五，小余二百六十六；

大余三十一，小余十六；

商横涪滩三年（庚申）。

平年十二月；

大余十九，小余六百一十四；

大余三十六，小余二十四；

昭阳作鄂四年（辛酉）。

闰年十三月；

大余十四，小余二十二；

大余四十二，无小余；

横艾淹茂太始元年（壬戌）。

平年十二月；

大余三十七，小余八百六十九；

大余四十七，小余八；

尚章大渊献二年（癸亥）。

闰年十三月；
大余三十二，小余二百七十七；
大余五十二，小余一十六；
焉蓬困敦三年（甲子）。
平年十二月；
大余五十六，小余一百八十四；
大余五十七，小余二十四；
端蒙赤奋若四年（乙丑）。
平年十二月；
大余五十，小余五百三十二；
大余二，无小余；
游兆摄提格征和元年（丙寅）。
闰年十三月；
大余四十四，小余八百八十；
大余八，小余八；
强梧单阏二年（丁卯）。
平年十二月；
大余八，小余七百八十七；
大余十三，小余十六；
徒维执徐三年（戊辰）。
平年十二月；
大余三，小余一百九十五；
大余十八，小余二十四；
祝犁大荒落四年（己巳）。
闰年十三月；
大余五十七，小余五百四十三；
大余二十四，无小余；
商横敦牂后元元年（庚午）。
平年十二月；
大余二十一，小余四百五十；
大余二十九，小余八；
昭阳协洽二年（辛未）。
闰年十三月；
大余十五，小余七百九十八；
大余三十四，小余十六；
横艾涇滩始元元年（壬申）。
第二章第一年正月冬至时，太阳位于正西方，即日落酉时；
平年十二月；
大余三十九，小余七百五；
大余三十九，小余二十四；
尚章作噩二年（癸酉）。
平年十二月；
大余三十四，小余一百一十三；
大余四十五，无小余；

焉蓬淹茂三年（甲戌）。
闰年十三月；
大余二十八，小余四百六十一；
大余五十，小余八；
端蒙大渊献四年（乙亥）。
平年十二月；
大余五十二，小余三百六十八；
大余五十五，小余十六；
游兆困敦五年（丙子）。
平年十二月；
大余四十六，小余七百一十六；
无大余，小余二十四；
强梧赤奋若六年（丁丑）。
闰年十三月；
大余四十一，小余一百二十四；
大余六，无小余；
徒维摄提格元凤元年（戊寅）。
平年十二月；
大余五，小余三十一；
大余十一，小余八；
祝犁单阏二年（己卯）。
平年十二月；
大余五十九，小余三百七十九；
大余十六，小余十六；
商横执徐三年（庚辰）。
闰年十三月；
大余五十三，小余七百二十七；
大余二十一，小余二十四；
昭阳大荒落四年（辛巳）。
平年十二月；
大余十七，小余六百三十四；
大余二十七，无小余；
横艾敦牂五年（壬午）。
闰年十三月；
大余十二，小余四十二；
大余三十二，小余八；
尚章汁洽六年（癸未）。
平年十二月；
大余三十五，小余八百八十九；
大余三十七，小余十六；
焉蓬涖滩元平元年（甲申）。
平年十二月；
大余三十，小余二百九十七；
大余四十二，小余二十四；

端蒙作噩本始元年（乙酉）。

闰年十三月；

大余二十四，小余六百四十五；

大余四十八，无小余；

游兆阍茂二年（丙戌）。

平年十二月；

大余四十八，小余五百五十二；

大余五十三，小余八；

强梧大渊献三年（丁亥）。

平年十二月；

大余四十二，小余九百；

大余五十八，小余十六；

徒维困敦四年（戊子）。

闰年十三月；

大余三十七，小余三百八；

大余三，小余二十四；

祝犁赤奋若地节元年（己丑）。

平年十二月；

大余一，小余二百一十五；

大余九，无小余；

商横摄提格二年（庚寅）。

闰年十三月；

大余五十五，小余五百六十三；

大余十四，小余八；

昭阳单阏三年（辛卯）。

第三章第一年正月冬至时，太阳位于正南方，即日中午时；

平年十二月；

大余十九，小余四百七十；

大余十九，小余十六；

横艾执徐四年（壬辰）。

平年十二月；

大余十三，小余八百一十八；

大余二十四，小余二十四；

尚章大荒落元康元年（癸巳）。

闰年十三月；

大余八，小余二百二十六；

大余三十，无小余；

焉逢敦牂二年（甲午）。

平年十二月；

大余三十二，小余一百三十三；

大余三十五，小余八；

端蒙协洽三年（乙未）。

平年十二月；

大余二十六，小余四百八十一；

大余四十，小余十六；
游兆涪滩四年（丙申）。
闰年十三月；
大余三十，小余八百二十九；
大余四十五，小余二十四；
强梧作噩神雀元年（丁酉）。
平年十二月；
大余四十四，小余七百三十六；
大余五十一，无小余；
徒维淹茂二年（戊戌）。
平年十二月；
大余三十九，小余一百四十四；
大余五十六，小余八；
祝犁大渊献三年（己亥）。
闰年十三月；
大余三十三，小余四百九十二；
大余一，小余十六；
商横困敦四年（庚子）。
平年十二月；
大余五十七，小余三百九十九；
大余六，小余二十四；
昭阳赤奋若五凤元年（辛丑）。
闰年十三月；
大余五十一，小余七百四十七；
大余十二，无小余；
横艾摄提格二年（壬寅）。
平年十二月；
大余十五，小余六百五十四；
大余十七，小余八；
尚章单阏三年（癸卯）。
平年十二月；
大余十，小余六十二；
大余二十二，小余十六；
焉蓬执徐四年（甲辰）。
闰年十三月；
大余四，小余四百一十；
大余二十七，小余二十四；
端蒙大荒落甘露元年（乙巳）。
平年十二月；
大余二十八，小余三百一十七；
大余三十三，无小余。
游兆敦牂二年（丙午）。
平年十二月；
大余二十二，小余六百六十五；

大余三十八，小余八；
强梧协洽三年（丁未）。
闰年十三月；
大余十七，小余七十三；
大余四十三，小余十六；
徒维涪滩四年（戊申）。
平年十二月；
大余四十，小余九百二十；
大余四十八，小余二十四；
祝犁作噩黄龙元年（己酉）。
闰年十三月；
大余三十五，小余三百二十八；
大余五十四，无小余；
商横淹茂初元元年（庚戌）。
第四章第一年正月冬至时，太阳位于正东方，即日出卯时；
平年十二月；
大余五十九，小余二百三十五；
大余五十九，小余八；
昭阳大渊献二年（辛亥）。
平年十二月；
大余五十三，小余五百八十三；
大余四，小余十六；
横艾困敦三年（壬子）。
闰年十三月；
大余四十七，小余九百三十一；
大余九，小余二十四；
尚章赤奋若四年（癸丑）。
平年十二月；
大余十一，小余八百三十八；
大余十五，无小余；
焉蓬摄提格五年（甲寅）。
平年十二月；
大余六，小余二百四十六；
大余二十，小余八；
端蒙单阏永光元年（乙卯）。
闰年十三月；
无大余，小余五百九十四；
大余二十五，小余十六；
游兆执徐二年（丙辰）。
平年十二月；
大余二十四，小余五百一；
大余三十，小余二十四；
强梧大荒落三年（丁巳）。
平年十二月；

大余十八，小余八百四十九；
大余三十六，无小余；
徒维敦牂四年（戊午）。
闰年十三月；
大余十三，小余二百五十七；
大余四十一，小余八：祝犁协洽五年（己未）。
平年十二月；
大余三十七，小余一百六十四；
大余四十六，小余十六；
商横涪滩建昭元年（庚申）。
闰年十三月；
大余三十一，小余五百一十二；
大余五十一，小余二十四；
昭阳作噩二年（辛酉）。
平年十二月；
大余五十五，小余四百一十九；
大余五十七，无小余；
横艾阗茂三年（壬戌）。
平年十二月；
大余四十九，小余七百六十七；
大余二，小余八；
尚章大渊献四年（癸亥）。
闰年十三月；
大余四十四，小余一百七十五；
大余七，小余十六；
焉蓬困敦五年（甲子）。
平年十二月；
大余八，小余八十二；
大余十二，小余二十四；
端蒙赤奋若竟宁元年（乙丑）。
平年十二月；
大余二，小余四百三十；
大余十八，无小余；
游兆摄提格建始元年（丙寅）。
闰年十三月；
大余五十六，小余七百七十八；
大余二十三，小余八；
强梧单阏二年。
平年十二月；
大余二十，小余六百八十五；
大余二十八，小余十六；
徒维执徐三年（戊辰）。
闰年十三月；
大余十五，小余九十三；

大余三十三，小余二十四；

祝犁大荒落四年（己巳）。

以上历书所说：大余是正月朔日和冬至的干支；小余是合朔日的余分和冬至日的余分；端蒙是年的名字，其中地支丑名赤奋若，寅名摄提格，天干丙名游兆；正北表示冬至加子时，正西表示冬至加酉时，正南表示冬至加午时，正东表示冬至加卯时。

史记卷二十七 天官书第五〔1〕

陈久金 注译

中宫。〔2〕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3〕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属。〔4〕后句四星，〔5〕末大星正妃，余三星后宫之属也。环之匡卫十二星，〔6〕藩臣。皆曰紫宫。

【注释】〔1〕张衡《灵宪》说：“众星列布，各有所属，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故中国星名大多以器物、官名、人事名之。尤以官名最为普遍，故称《天官书》。本篇包括全天各星座的分布、五星及其运动、日月运动及其交蚀、异星、云气、候岁和总论七个部分。〔2〕“中宫”，中国先秦曾将黄道分为东南西北中五个部分，分别称之为东方苍龙，北方玄武，西方白虎，中方黄龙，南方朱雀。黄龙介于朱雀和白虎之间的黄道上，即轩辕座、五帝座一带。黄道五方星又与五方神相对应，《天官书正义》说：“黄帝座一星，在太微宫中，含枢纽之神。四星夹黄帝座：苍帝东方灵威仰之神；赤帝南方赤熛怒之神；白帝西方白昭矩之神；黑帝北方叶光纪之神。”又称青黑白黄赤五帝。后来黄道五方星才演变成四方星，并将中方移至北极附近，即紫微垣。《史记考异》说：“此中宫及东宫、南宫、西宫、北宫五宫字皆当作官。”此论不妥，帝和官不同，宫和座也不相当。每宫各包括若干星官。〔3〕“太一”，肉眼所见不随天球旋转而转动的那颗星称为天极星，由于它处于全天星座中的特殊地位，古人都把它比喻为八卦中的太极，或曰太一。由于岁差的关系，北极的位置将在星座间移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极星，以至于哪颗星是太一也有不同的说法。《天官书》所说的太一，实是通常所说的帝星。〔4〕“或曰子属”，帝星旁的三星也非三公，应是太子、庶子、后宫三星，所以说“或曰子属”。通常所说的三公，在宫垣外，远离极星，不属“旁三星”。〔5〕“句”，同“勾”。“后句四星”，实即指句陈中的四颗亮星。〔6〕“十二星”，一说十五星，即指紫宫垣十五星。

前列直斗口三星，〔1〕随北端兑，〔2〕若见若不，曰阴德，或曰天一。〔3〕紫宫左三星曰天枪，右五星曰天棊，〔4〕后六星绝汉抵营室，〔5〕曰阁道。〔6〕

【注释】〔1〕“直”，当也。“斗口”，即北斗星之口。〔2〕“随”，通“隋”，音tu%，下垂之义。“兑”，通“锐”。意谓三星向北垂下，呈端点尖锐的三角形。《索隐》作“隋斗端兑”。〔3〕“曰阴德，或曰天一”，《星经》所载阴德为二星，当斗口在宫垣内。由于此三星若隐若现，第三颗暗星难以判定。天一在宫垣外，近右枢，只一颗星，近斗杓。故此三星非指天一。〔4〕“棊”，通“棒”。“天棊”，与上“天枪”均为守卫宫门的两件兵器。〔5〕“后六星”，指宫垣后门外的六颗星。“绝”，度，过。“汉”，即银河。“抵”，至。“营室”，天子的离宫。〔6〕“阁道”，天子从紫宫到营室所经过的一条路。

北斗七星，所谓“旋、玑、玉衡，〔1〕以齐七政”。〔2〕杓携龙角，〔3〕衡殷南斗，〔4〕魁枕参首。〔5〕用昏建者杓，〔6〕杓，自华以西南，〔7〕夜半建者衡，〔8〕衡，殷中州河、济之间，〔9〕平旦建者魁，〔10〕魁，海岱以东北也。〔11〕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12〕建四时，均五行，〔13〕移节度，〔14〕定诸纪，〔15〕皆系于斗。

【注释】〔1〕“旋、玑、玉衡”，从斗口开始，第一天枢，第二旋，第三玑，第四权，第五衡，第六开阳，第七摇光。一至四合称魁，五至七合称杓，总称为斗。马融把璇玑比喻为浑仪中可以转动的圆环，玉衡比喻为望筒。〔2〕“齐”，齐全。“七政”，

《尚书大传》释为七项政事；《尚书》马融注以为是指日月五星的运行。〔3〕“杓”，指斗杓。“携”，连。“龙角”，指苍龙的角，即角宿。据朱文鑫《史记天官书恒星图考》的解释，角宿主星、开阳和帝星在一直线上，故曰“杓携龙角”。〔4〕“殷”，当也。“南斗”，即斗宿。衡星与斗宿中的二星正好在一直线上，故曰“衡殷南斗”。〔5〕“魁枕参首”，魁四星位于参宿两肩之上。参宿的左右肩两星分别与魁四星中的左右两星两两相连，成两条并行的直线。故曰“魁枕参首”。〔6〕“用昏建者杓”，用初昏时斗杓的指向来建立月序。〔7〕“杓，自华以西南”，此是天文上的分野之说。华山的西南方属杓。〔8〕“夜半建者衡”，以夜半时衡星与南斗二星连线的指向来确定月建。〔9〕“河”，黄河。“济”，济水。“河、济之间”，指开封、商丘、定陶一带地区。〔10〕“平旦建者魁”，言黎明前以魁星与参肩连线所指定月建。《索隐》引孟康说：“假令杓昏建寅，衡夜半亦建寅也。”但魁平旦不指寅而指子。〔11〕“海岱”，指代郡。〔12〕“阴阳”，指一年中上半年和下半年的阴阳两部分。〔13〕“五行”，指一年中的五节，并非指哲学上的阴阳五行的概念。〔14〕“节度”，即节气和太阳的行度。〔15〕“纪”，历法中的周期。“诸纪”，主要是指纪年、纪月、纪日的周期。

斗魁戴匡六星，〔1〕曰文昌宫：一曰上将，二曰次将，三曰贵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禄。在斗魁中，贵人之牢。〔2〕魁下六星，两两相比者，名曰三能。〔3〕三能色齐，君臣和；不齐，为乖戾。辅星明近，〔4〕辅臣亲强；〔5〕斥小、疏弱。〔6〕

【注释】〔1〕“戴匡”，旧释为戴在魁头上的饭器或箩筐。此解似属附会。饭器或箩筐不能当帽子戴，文昌六星也不成筐形。同时，文昌六星都是天帝的文臣武将，是重要的辅臣，不可能合在一起即成饭器。今依《尔雅·释地》，“戴”解作值；“匡”解作辅助。全句可解释为“与斗魁相值的匡扶天帝的六星”。〔2〕“在斗魁中，贵人之牢”，《集解》引孟康曰：“《传》曰天理四星在斗魁中，贵人牢名曰天理。”“牢”，即牢狱。〔3〕“能”，音 ta0。“三能”，即三台。〔4〕“辅星”，在开阳旁的小星。“明近”，离开阳近而且明亮。〔5〕“亲强”，亲近强盛。〔6〕“斥小”，离开阳远而且暗。“疏弱”，君臣关系疏远，国政衰弱。

杓端有两星：〔1〕一内为矛，招摇；〔2〕一外为盾，天锋。〔3〕有句圜十五星，〔4〕属杓，曰贱人之牢。其牢中星实则囚多，虚则开出。

【注释】〔1〕“杓端”，斗柄的延长线上。内为近杓，外为远杓。〔2〕“招摇”，为矛，又名更河。〔3〕“天锋”，为盾，一名玄戈。〔4〕“句圜”，音 g#uyu2n。星形如钩似环。即贯索星。

天一、枪、棓、矛、盾动摇，角大，兵起。〔1〕

【注释】〔1〕“兵起”，当天一诸星颤动，芒角大时，则发生战乱。

东宫苍龙。房、心。〔1〕心为明堂，〔2〕大星天王，前后星子属。〔3〕不欲直，直则天王失计。〔4〕房为府，曰天驷。〔5〕其阴，〔6〕右骖。〔7〕旁有两星曰衿；〔8〕北一星曰鞶。〔9〕东北曲十二星曰旗。〔10〕旗中四星曰天市；〔11〕中六星曰市楼。市中星众者实；〔12〕其虚则耗。〔13〕房南众星曰骑官。

【注释】〔1〕“房、心”，《尔雅·释天》曰：“大辰，房心尾也。”李巡曰：“大辰，苍龙宿，体最明也。”《石氏星经》曰：“东方苍龙七宿，房为腹。”所以心为龙心，尾为龙尾，房为龙腹。房、心为龙体的主要部分。〔2〕“心为明堂”，心宿又称为明堂，明堂是天王布政的地方。〔3〕“大星”，即心宿二，也即大火星。前星

为太子，后星为庶子，故称“子属”。〔4〕“失计”，政令疏失。〔5〕“房为府，曰天驷”，房宿也称天府，又曰天驷。天驷即天马。晋郭璞《尔雅注》说：“龙为天马，故房四星谓之天驷。”天马由龙引申而来。〔6〕“阴”，北也。〔7〕“右驂”，王元启《史记正讹》说：“右上当有左字，房星之北，左右各有四星，今名东咸西咸。”〔8〕“衿”，即钩钤。〔9〕“鞶”，同“辖”。车两头的金属键，鞶星即键闭星。〔10〕“东北曲十二星曰旗”，《史记正讹》说：“曰十二者，上脱二字也。”朱文鑫认为：“谓十二星者，指其大者言也。”〔11〕“旗中四星曰天市”，《史记正讹》说：“统言之，天旗即天市；析言之，则天旗南北门左右各两星为天市，余但谓之天旗也。”《正义》以为左右旗在河鼓附近，误。〔12〕“实”，岁实。〔13〕“秬”，岁虚。

左角，李；右角，将。〔1〕大角者，天王帝廷。其两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曰摄提。〔2〕摄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时节，故曰“摄提格”。亢为疏庙，〔3〕主疾。其南北两大星，曰南门。〔4〕氐为天根，〔5〕主疫。

【注释】〔1〕“左角，李；右角，将”，角宿有二星，左为李星，右为将星。“李”，理也，法官。〔2〕“摄提”，提携。言提斗携角，以建时节。〔3〕“亢为疏庙”，《说文解字》曰：“亢，人颈也。”此处原义为龙颈。“疏”，外。“庙”，朝。“疏庙”，可释为行宫。〔4〕“其南北两大星，曰南门”，依邹伯奇的考证，此处南门星在库楼南。“南北两大星”中衍入一“北”字。〔5〕“氐为天根”，《索隐》引孙炎曰：“角、亢下系于氐，若木之有根也。”《石氏星经》曰：“氐，胸也，位于苍龙之胸。”角、亢为龙角龙颈，下系之物应是龙胸。

尾为九子，曰君臣。〔1〕斥绝，不和。箕为敖客，〔2〕曰口舌。

【注释】〔1〕“尾为九子”，《索隐》、《正义》都认为尾、箕为后宫之场。故《史记志疑》引王孝廉曰：“疑君臣乃群姬之讹。尾星斥绝，则群姬不和矣。《汉志》敖客下有后妃之府四字。”〔2〕“敖客”，调弄是非之客。又箕主八风，月宿其野，为风起。

火，犯、守角，〔1〕则有战；房、心，王者恶之也。〔2〕

【注释】〔1〕“火”，荧惑。“角”，角宿。“犯、守”，凌、犯、守均为星占名词，表示二天体接近的程度。〔2〕“房、心”，王者恶也之”，言荧惑犯房心，王者遇恶运。

南宫朱鸟。权、衡。〔1〕衡，太微，三光之廷。〔2〕匡卫十二星，藩臣：西将、东相、南四星，执法。〔3〕中，端门；门左右，掖门；〔4〕门内六星，诸侯；〔5〕其内五星，五帝坐；〔6〕后聚一十五星，蔚然，曰郎位；〔7〕傍一大星，将位也。〔8〕月、五星顺入，轨道，〔9〕司其出，〔10〕所守，天子所诛也。〔11〕其逆入，若不轨道，〔12〕以所犯命之；中坐，〔13〕成形，〔14〕皆群下从谋也。〔15〕金、火尤甚。〔16〕廷藩西有隋星五，〔17〕曰少微，士大夫。〔18〕权，轩辕。轩辕，黄龙体。〔19〕前大星，女主象；旁小星，御者后宫属。月、五星守犯者，如衡占。

【注释】〔1〕“权、衡”，此处轩辕为权，太微为衡，与北斗中的天权、天衡不同。〔2〕“三光”，日、月、五星。黄道经过太微垣的南部，为三光必经之路，故曰“三光之廷”。〔3〕“藩臣：西将、东相、南四星，执法”，西上相次相次将上将，东上相次相次相上相，共八星，左南执法各二星，共十二星为藩臣。〔4〕“端门”、“掖门”，左右执法之间为端门，之外为左右掖门，不在十二藩臣之列。〔5〕“诸侯”，《晋书·天文志》等称五诸侯，为五星，在左上将和九卿西，在太微垣内。〔6〕“五帝座”，一大星四小星，居太微垣正中。〔7〕“蔚然，曰郎位”，郎位十五星聚在一

团，均属五、六等小星，众星蔚茂，故曰“蔚然”。〔8〕“将位”，也称郎将。〔9〕“月、五星顺入”，自西向东运行曰“顺”，自东向西曰“逆”。进入太微垣曰“入”，离开曰“出”。“轨道”，指月、五星运行的路径。《晋书·天文志》“轨道”下有一“吉”字，应是顺行，吉。当发生守、逆行天象时，谋为不规。〔10〕“司”，观察。〔11〕“守”，停留。“天子所诛”，月、五星在所守的那个星官停留十日以上，说明要谋为不规，是天子诛罚的对象。〔12〕“若”，如也。此下二句谓如果逆行，如同不顺轨道运行，以所接近的星官来判定。〔13〕“中坐”，即帝坐。曰犯中坐。〔14〕“成形”，形迹已显。〔15〕“皆群下从谋”。皆群臣相从谋为不规的迹象。〔16〕“尤甚”，更严重。由于金火的逆行最明显，故说“尤甚”。〔17〕“隋”，音 tu%，垂下也。“隋星五”，《汉书·天文志》曰“隋星四”，少微为四星，此处“五”疑为“四”之误。〔18〕“曰少微，士大夫”，此四少微为处士、议士、博士、大夫。〔19〕“轩辕，黄龙体”，轩辕蜿蜒如腾龙形，原为中宫，中宫属土，色黄，故曰“黄龙体”。

东井为水事。^{〔1〕}其西曲星曰钺。钺北，北河；南，南河；两河，天阙；^{〔2〕}间为关梁。^{〔3〕}舆鬼，鬼祠事；中白者为质。^{〔4〕}火守南北河，兵起，谷不登。故德成衡，^{〔5〕}观成潢，^{〔6〕}伤成钺，^{〔7〕}祸成井，^{〔8〕}诛成质。^{〔9〕}

【注释】〔1〕“东井为水事”，因东井如井字，故以其义推为水事。〔2〕“阙”，皇宫前面两边的楼台，中间有道路。〔3〕“间为关梁”，言南河北河为宫阙两边楼台，其间为关梁，即两边楼台间的道路。此天阙并非阙丘星。〔4〕“舆鬼”，即鬼宿，四星。中间一星曰积尸，一名质。《观象玩占》说：“如云非云，如星非星，见气而已。”是肉眼所见著名之星团。〔5〕“衡”，即太微，为帝宫，有德者为帝，故曰“德成衡”。〔6〕“潢”，帝车舍。帝出游需车，故曰“观成潢”。〔7〕“钺”，主伺奢淫之星，故伤败成形于钺。〔8〕“祸成井”，天子以火星入居井一星旁为败，故曰“祸成井”。〔9〕“诛成质”，舆鬼为天目，主视明察奸谋，火星入舆鬼和质，主大臣有诛，故曰“诛成质”。

柳为鸟注，^{〔1〕}主木草。七星，颈，^{〔2〕}为员官，^{〔3〕}主急事。张，素，^{〔4〕}为厨，主觞客。^{〔5〕}翼为羽翮，^{〔6〕}主远客。

【注释】〔1〕“注”，《汉书·天文志》作“喙”，鸟之口。〔2〕“七星，颈”，七星为鸟颈。“颈”，鸟颈。〔3〕“员官”，喉咙。〔4〕“素”，嗦也，受食之处，即鸟胃。〔5〕“觞客”，设酒宴待客。〔6〕“羽翮”，鸟翅。以上是说，鬼为鸟目，柳为鸟口，七星为鸟颈，张为鸟嗦，翼为鸟翅。南方七宿中有五宿都为鸟体。

轸为车，主风。^{〔1〕}其旁有一小星，曰长沙，星星不欲明；明与四星等。若五星入轸中，兵大起。轸南众星曰天库、楼；^{〔2〕}库有五车。^{〔3〕}车星角若益众，^{〔4〕}及不具，^{〔5〕}无处车马。^{〔6〕}

【注释】〔1〕“轸为车，主风”，轸宿四星，宋均曰：“轸四星居中，又有二星为左右辖，车之象也。轸与巽同位，为风，车动行疾似之也。”轸为黄道南方星座，轸为朱鸟之最后一宿，位在东南，故曰与巽同位。〔2〕“天库、楼”，《晋书·天文志》曰：“库楼十星，其大星为库，南四星为楼。”所以天库楼又分称天库、天楼。〔3〕“库有五车”，指五柱星，非指五帝车舍之五车。〔4〕“角”，芒角也。言星芒角起，星益众也。〔5〕“不具”，不成行列也。〔6〕“无处车马”，言五车星不具也。

西宫。^{〔1〕}咸池，曰天五潢。五潢，五帝车舍。^{〔2〕}火入，旱；金，兵；水，水。^{〔3〕}中有三柱；柱不具，兵起。

【注释】〔1〕“西宫”，下漏“白虎”二字。下句“咸池”仅为一星座名，与房、心、权、卫等同，不得作为宫名与苍龙、朱鸟、玄武并列。旧解均不足取。〔2〕“五

帝车舍”，《天官书》以五帝车舍为天潢，也即为咸池。而《晋书·天文志》以五车“中五星为天潢，天潢南三星曰咸池”。两说不同。〔3〕“火入，旱；金，兵；水，水”，火、金、水三星入五帝车舍各成旱、兵、水灾。

奎曰封豕，〔1〕为沟渎。〔2〕娄为聚众。〔3〕胃为天仓。其南众星曰廩积。〔4〕

【注释】〔1〕“封豕”，大猪。〔2〕“沟渎”，沟渠。〔3〕“聚众”，聚集兵众。〔4〕“廩积”，堆积牲畜干草的地方。

昴曰髦头，〔1〕胡星也，为白衣会。〔2〕毕曰罕车，〔3〕为边兵，主弋猎。其大星旁小星为附耳。〔4〕附耳摇动，有谗乱臣在侧。昴、毕间为天街。〔5〕其阴，阴国；阳，阳国。〔6〕

【注释】〔1〕“髦头”，毛发。指虎头前的长毛和虎须。〔2〕“白衣会”，主丧狱事。〔3〕“罕车”，树着旌旗的车子。《观象玩占》曰：“毕八星，一曰天耳，一曰天口，一曰虎口。”故毕宿为虎口或虎耳。〔4〕“大星”为天高星，其东南小星曰“附耳”。〔5〕“天街”，天街两星在毕昴间，正是黄道所经之处，故曰“天街”。〔6〕“阴国”、“阳国”，在天街两星中，北星为“阴国”，南星为“阳国”。

参为白虎。〔1〕三星直者，〔2〕是为衡石。〔3〕下有三星，兑，〔4〕曰罚，〔5〕为斩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小三星隅置，曰觜觶，为虎首，主葆旅事。〔6〕其南有四星，曰天厕。厕下一星，曰天矢。〔7〕矢黄则吉；青、白、黑，凶。其西有句曲九星，三处罗：〔8〕一曰天旗，二曰天苑，〔9〕三曰九游。其东有大星曰狼。狼角变色，多盗贼。下有四星曰弧，〔10〕直狼。〔11〕狼比地有大星，〔12〕曰南极老人。老人见，〔13〕治安；不见，兵起。常以秋分时候之于南郊。

【注释】〔1〕“参为白虎”，参星为西宫白虎的主体。参四星为左右肩股，可见参为虎身。觜觶为虎头，罚为虎尾。其口为毕宿，虎须为昴宿。钱大昕《三史拾遗》以为虎在参，不当西方正位，只有咸池为正位，所以咸池与苍龙、朱雀、玄武并称，为西宫之名称。此论失当。实际自昴毕至参罚，均属虎的一部分。〔2〕“直”，三星成一直线，与赤道平行。〔3〕“为衡石”，如称衡一样平。〔4〕“兑”，锐。上小下大。〔5〕“罚”，一作“伐”。以字义引申为主斩艾事。〔6〕“葆旅”，或谓守军，或谓野菜。由于虎为凶猛的象征，主战杀，虎头更应与此相应，不能想象虎头去找野菜吃，当释为守军，主斩艾除凶。〔7〕“天矢”，一作“天屎”。与天厕相应。〔8〕“罗”，罗列。《汉书·天文志》“罗”下有“列”字。三处罗列，每处都为九星。〔9〕“天苑”，天帝养禽兽之处。《晋书·天文志》载天苑十六星。各代所定星数不同。〔10〕“弧”，天弓。〔11〕“直狼”，与狼相直。〔12〕“比地”，近地平。〔13〕“老人”，与狼均为全天最亮之恒星，因老人星近南极，在北纬三十六度观看，仅在地平上一度多，由于地平常有云彩蔽盖，故不多见。只有在秋分前后，当其位于正南方时，才能偶见。

附耳入毕中，兵起。

北宫玄武。〔1〕虚、危。危为盖屋；〔2〕虚为哭泣之事。〔3〕

【注释】〔1〕“玄武”，灵龟，或云龟蛇。“玄”，黑色，又训北方，又训幽远。“武”，勇猛。武士都披铠戴甲，故玄武可直译作北方披着鳞甲的神。在五行中北方属水，故北宫星象多与水生动物有关，如南斗又称玄龟之首，斗箕二宿南有天鳖、天龟二星，壁宿又称天池。又据玄幽之意，派生出虚、玄宫（室宿）等星。〔2〕“危为盖屋”，《索隐》引宋均说：“危上一星高，傍两星隋下，似乎盖屋也。”依《天官书》危宿即盖屋星。后世另有盖屋星，是依据《天官书》衍出。〔3〕“虚为哭泣之事”，即虚宿

主死丧哭泣之事。又为祭祀祷祝之事。因为虚危为北宫的代表，故人们常把幽冥称为阴间。

其南有众星，曰羽林天军。^{〔1〕}军西为垒，^{〔2〕}或曰钺。旁有一大星为北落。^{〔3〕}北落若微亡，军星动角益希。^{〔4〕}及五星犯北落，^{〔5〕}入军，军起。火、金、水尤甚：火，军忧；水，〔水〕患；木、土，军吉。危东六星，^{〔6〕}两两相比，曰司空。

【注释】〔1〕“羽林天军”，即羽林军。〔2〕“垒”，即垒壁阵。〔3〕“北落”，即北落师门。〔4〕羽林军近北落师门，稍北。当北落近地平或云气浓厚而星光微弱时，羽林军也弱，所以说“动角益希”。〔5〕“五星犯北落”，此下三句言当五星犯北落师门和羽林军时，则有军兵动。〔6〕“危东六星”，危西确有六星，两两相比。此六星在《晋书·天文志》中称为司命、司禄、司危。此处恐“东”为“西”之误，或“危”为“虚”之误。至于下文“司空”星名，可能是后人误置。

营室为清庙，^{〔1〕}曰离宫。^{〔2〕}阁道。^{〔3〕}汉中四星，曰天驷。旁一星，曰王良。^{〔4〕}王良策马，车骑满野。^{〔5〕}旁有八星，绝汉，曰天潢。天潢旁，^{〔6〕}江星。江星动，人涉水。^{〔7〕}

【注释】〔1〕“营室”，室宿二星与壁宿二星，成一大正正方形。古称为定星。《诗》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宫。”言当黄昏时定星位于南中时，正是建筑宫室的时候。〔2〕“离宫”，营室为清庙，又称为离宫。可见《天官书》营室、离宫合为一个星座。由于《天官书》中二十八宿仅缺壁宿，《史记正讹》便在阁道下补入“东壁二星主文章，天下图书之秘府也”十五字，此实画蛇添足。壁宿又称东壁，是从营室中分出来的。《元命苞》云：“营室十星。”后世室宿为二星，壁宿为二星，离宫也独立为六星。三座星数相加正为十星。可见《天官书》之营室包括室宿、壁宿、离宫在内。〔3〕“阁道”，营室北的另一星座。〔4〕“王良”，后世又将天驷、王良合称王良五星。《晋书·天文志》说：王良五星，“其四星曰天驷，傍一星曰王良，亦曰天马”。〔5〕“车骑满野”，《晋书·天文志》对此句有两解，一曰王良“其星动，为策马，车骑满野”。策为马鞭，策马为赶马前进。意思是说当王良星颤动时，策马前进，这时周围都是车骑。另一解是王良前有一星曰策马，若策马星移动，则车骑满野。王良星周围小星密布，故有车骑满野之说。〔6〕“天潢”，此天潢八星，非五车中之天五潢。它在王良附近，与江星合为九星，后世改名为天津九星。〔7〕“江星动，人涉水”，本是占语，言观察到江星颤动时，就要下大雨了。后世由此衍生出人星。杵、臼四星，在危南。〔1〕匏瓜，〔2〕有青黑星守之，鱼盐贵。

【注释】〔1〕“在危南”，杵、臼星在危北，此处误为南。〔2〕“匏”，音 p2o，葫芦。南斗为庙，〔1〕其北建星。〔2〕建星者，旗也。牵牛为牺牲。〔3〕其北河鼓。〔4〕河鼓大星，上将；左右，左右将。婺女，〔5〕其北织女。织女，〔6〕天女孙也。

【注释】〔1〕“南斗”，即斗宿，也成斗形，六星，与北斗星相对应。〔2〕“建星”，南斗近北处为建星六星。〔3〕“牺牲”，祭祀用的牲畜。此指用于郊祭的牺牛。此处的牵牛即指牛宿。〔4〕“河鼓”，《尔雅》曰：“河鼓谓之牵牛。”与《天官书》牛宿为牵牛有异。此即牛郎织女七月七日相会之星。它与织女星在银河两岸遥遥相对。〔5〕“婺女”，又作须女，贱妾之称。〔6〕“织女”，此星主果蓏丝帛珍宝，旧时妇女七月七日晚向之乞巧。察日、月之行，〔1〕以揆岁星顺逆。〔2〕曰东方木，主春，曰甲、乙。〔3〕义失者，〔4〕罚出岁星。〔5〕岁星赢缩，〔6〕以其舍命国。〔7〕所在国不可伐，可以罚人。〔8〕其趋舍而前曰赢，退舍曰缩。〔9〕赢，其国有兵不复；〔10〕缩，其国有忧，将亡，国倾败。其所在，五星皆从而聚于一舍，〔11〕其下之国

可以义致天下。〔12〕

【注释】〔1〕“察日、月之行”，以下讲五星的运动及其星占。〔2〕“揆”，测度。太阳一月行三十度，一年行一周。月亮一月行一周外加三十度。日月的行度都是固定的，只要考察日月的行度，就可以推知岁星运行的顺逆。“岁星”，中国古代以十二生肖或十二地支纪年，十二年为一周。木星十二年运行一周天，每年运行一个星次，故可以十二星次与十二地支相对应，以木星每年行经星次来纪年，由此便称之为岁星。岁星在天上所在的星宿，与地上国家的命运相对应，故曰应星；岁星与金、火二星不同，可以远离太阳，经天而行，故曰经星，可以用岁星来纪年，故又可称为纪星。〔3〕“曰东方木，主春，日甲、乙”，此为五行的季节分配方法，以下火、土、金、水同此。从冬至开始，以本火土金水次序，每行七十二日，一年为三百六十日。五行以五色相配，分别为木，青色；火，朱色；土，黄色；金，白色；水，黑色，五星也有不同的颜色，例如太白星发出白色的光，岁星的光为青蓝色，地候星发出土黄色的光，荧惑星发出火红色的光，等等。于是便依据五行与五星的颜色相配，岁星属木，主春，春天的星宿为东方苍龙；荧惑星属火，主夏，夏天的星宿为南方朱雀；地候星属土，主季夏，季夏的星宿属中方黄龙；太白星属金，主秋，秋季的星宿为西方白虎；辰星属水，主冬，冬季的星宿为北方玄武。木行从冬至日开始，以甲子、乙丑等纪日，故曰“日甲、乙”；火行从冬至后第七十三日开始，干支依次为丙子、丁丑，故曰“日丙、丁”，以下土戊己；金庚辛；水壬癸，以此类推。〔4〕“义失者”，失去义的国家。〔5〕“出”，显示。某国家失义了，征罚就显示于岁星。〔6〕“赢缩”，天体运行快为赢，慢为缩。〔7〕“舍”，岁星所处的星宿。“命国”，该星宿所对应的国家。〔8〕“所在国不可伐，可以罚人”，言不可对岁星所舍星宿的国家进行讨伐，伐之则不利。而这个国家讨伐别的国家则吉。〔9〕“趋”，促；“退”，迟。〔10〕“兵不复”，遭兵灾后国家不会覆灭。〔11〕“五星皆从而聚于一舍”，五星聚集于一宿，这是难得的吉兆。〔12〕“义致天下”，以义统一天下。汉高祖元年，五星聚于东井，是汉要统一的吉兆。

以摄提格岁：〔1〕岁阴左行在寅，岁星右转居丑。〔2〕正月，与斗、牵牛晨出东方，〔3〕名曰监德。〔4〕色苍苍有光。其失次，有应见柳。〔5〕岁早，水；晚，旱。〔6〕

【注释】〔1〕“摄提格岁”，即寅年。以下单阏执徐、大荒骆、敦牂、叶洽、涪滩、作鄂、阍茂、大渊献、困敦、赤奋若岁，分别为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子、丑岁。摄提，指摄提星，它与北斗相配，用以定月建。李巡曰：“格，起也。”以摄提星建时节从正月起。摄提格岁，为以摄提星首起建时节之岁，即初昏时摄提星指寅之月，岁星晨出东方之岁。〔2〕“岁星右转居丑”，岁星自西向东顺行曰右行；斗杓、摄提按月序自东向西月移一辰成月建，为左行，故曰岁星右转，岁阴左行。古代历法家规定，北方玄武正中虚宿为正北，正北方为子位；西方白虎正中昴宿为正西，正西方为酉位；南方朱雀正中七星宿为正南，正南方为午位；东方苍龙正中房宿为正东，正东方为昴位，故当岁星在斗、牛时居丑，在女虚危时居子，在室壁时居亥，依次类推。又依斗建，初昏摄提指寅为正月，指昴为二月，指辰为三月，依次类推。这就是岁阴左行在寅，岁星右转居丑等的原意。由于岁星正月与斗牛出东方，正月摄提指寅，就将该年叫做寅年，依次类推。此月建定义适于夏正，《天官书》用周正，此纪年是由夏正移植的。〔3〕“晨出东方”，《索隐》曰：“太岁在寅岁星正月出东方。”〔4〕“监德”，岁星在十二年一周中，每年都有不同的名称，如寅年监德，昴年降入，辰年青章等。不同星名其光亮各不相同。〔5〕“有应见柳”，斗、牵牛与柳宿之间相距十二宿，约为一百五十余度。当岁星晨见东方时，一般地说，柳宿已隐没于西方。但当岁星缩行或逆行时，其间相距就不足十二宿，岁星和柳宿便能分别见于东西方，故曰“有应见柳”。

以下同此。〔6〕“岁早，水；晚，旱”，其岁，早期有大水，晚期旱。执徐年早期旱，晚期水。此是言十二年中每年的水旱状况，非指赢缩引起的水旱。

岁星出，〔1〕东行十二度。〔2〕百日而止，〔3〕逆行；逆行八度，百日，复东行。岁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率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岁而周天。出常东方，以晨；入于西方，用昏。

【注释】〔1〕“岁星出”，岁星在晨初见于东方。自此句至“用昏”止，似应接“义致天下”，文义较通顺。〔2〕“东行”，言在恒星背景上东行。〔3〕“止”，在恒星间停留。

单阏岁：〔1〕岁阴在卯，星居子。以二月与婺女、虚、危晨出，曰降入。大有光。其失次，有应见张。其岁大水。

【注释】〔1〕“单阏”，岁星晨出所在月的物候。以下同此。《索隐》引李巡曰：“阳气推万物而起，故曰单阏。单，尽也。阏，此也。”

执徐岁：〔1〕岁阴在辰，星居亥。以三月与营室、东壁晨出，曰青章。青青甚章。其失次，有应见轸。岁早，旱；晚，水。

【注释】〔1〕《索隐》引李巡曰：“伏蛰之物皆敦舒而出，故曰执徐。执，蛰；徐，舒也。”

大荒骆岁：〔1〕岁阴在巳，星居戌。以四月与奎、娄晨出，曰踡踵。〔2〕熊熊赤色，有光。其失次，有应见亢。

【注释】〔1〕《索隐》引姚氏云：“言万物皆炽盛而大出，霍然落落，故曰荒骆也。”〔2〕“踡踵”，音 pi2nzh%ng。

敦牂岁：〔1〕岁阴在午，星居酉。以五月与胃、昴、毕晨出，曰开明。炎炎有光。偃兵；唯利公王，不利治兵。其失次，有应见房。岁早，旱；晚，水。

【注释】〔1〕“敦牂”，音 t*nz1ng。《索隐》引孙炎云：“敦，盛；牂，壮也。言万物盛壮。”

叶洽岁：〔1〕岁阴在未，星居申。以六月与觜觶、参晨出，曰长列。昭昭有光。利行兵。其失次，有应见箕。

【注释】〔1〕《索隐》引李巡曰：“阳气欲化万物，故曰协洽。协，和；洽，合也。”

涪滩岁：〔1〕岁阴在申，星居未。以七月与东井、舆鬼晨出，曰大音。〔2〕昭昭白。〔3〕其失次，有应见牵牛。

【注释】〔1〕《索隐》引李巡曰：“涪滩，物吐秀倾垂之貌也。”〔2〕“大音”，《汉志》作“天晋”。〔3〕《史记志疑》认为“白”下当有“色”字。作鄂岁：〔1〕岁阴在酉，星居午。以八月与柳、七星、张晨出，曰长王。作作有芒。国其昌，熟谷。其失次，有应见危。有旱而昌，有女丧，民疾。

【注释】〔1〕《索隐》引李巡曰：“作鄂，皆物芒枝起之貌。”

阍茂岁：〔1〕岁阴在戌，星居巳。以九月与翼、轸晨出，曰天睢。〔2〕白色大明。其失次，有应见东壁。岁水，女丧。

【注释】〔1〕《索隐》引孙炎云：“万物皆蔽冒，故曰阍茂。阍，蔽；茂，冒也。”〔2〕“睢”，音 su9。

大渊献岁：〔1〕岁阴在亥，星居辰。以十月与角、亢晨出，曰大章。〔2〕苍苍然，星若跃而阴出旦，是谓“正平”。起师旅，其率必武；其国有德，将有四海。其失次，有应见娄。

【注释】〔1〕《索隐》引孙炎云：“渊，深也。大献万物于深，谓盖藏之于外耳。”

〔2〕“大章”，《汉志》作“天皇”。疑“大章”误。

困敦岁：〔1〕岁阴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与氐、房、心晨出，曰天泉。

〔2〕玄色甚明。江池其昌，不利起兵。其失次，有应见昴。

【注释】〔1〕《索隐》引孙炎云：“困敦，混沌也。言万物初萌，混沌于黄泉之下也。”〔2〕“泉”，《汉志》作“宗”。

赤奋若岁：〔1〕岁阴在丑，星居寅。以十二月与尾、箕晨出，曰天皓。

黓然黑色甚明。〔2〕其失次，有应见参。

【注释】〔1〕《索隐》引李巡曰：“言阳气奋迅。若，顺也。”〔2〕“黓”，音y1n。当居不居，居之又左右摇，未当去去之，与他星会，其国凶。所居久，国有德厚。其角动，乍小乍大，若色数变，人主有忧。

其失次舍以下，〔1〕进而东北，三月生天棊，〔2〕长四丈，未兑。进而东南，三月生彗星，长二丈，类彗。退而西北，三月生天欃，长四丈，未兑。退而西南，三月生天枪，长数丈，两头兑。谨视其所见之国，不可举事用兵。其出如浮如沉，其国有土功；如沉如浮，〔3〕其野亡。〔4〕色赤而有角，其所居国昌。迎角而战者，〔5〕不胜。星色赤黄而沉，所居野大穰。〔6〕色青白而赤灰，所居野有忧。岁星入月，其野有逐相；与太白斗，〔7〕其野有破军。

【注释】〔1〕“舍”，宿也。失次在一宿以下。有人改为“一舍以上”。〔2〕“天棊”，与下文“天欃”、“天枪”都是彗星，只是生在东北曰天棊，生在西北曰天欃，生在西南曰天枪。彗星则是泛指。〔3〕“有土功”，国土有所收获。〔4〕“野亡”，失地。〔5〕“迎角”，逢岁星有芒角。〔6〕“穰”，丰收。〔7〕“斗”，相遇。

岁星一曰摄提，曰重华，曰应星，曰纪星。营室为清庙，岁星庙也。察刚气以处荧惑。〔1〕曰南方火，主夏，曰丙、丁。礼失，〔2〕罚出荧惑，〔3〕荧惑失行是也。出则有兵，〔4〕入则兵散。〔5〕以其舍命国。荧惑为勃乱，残贼、疾、丧、饥、兵。反道二舍以上，居之，〔6〕三月有殃，五月受兵，七月半亡地，九月太半亡地。〔7〕因与俱出入，〔8〕国绝祀。〔9〕居之，殃还至，〔10〕虽大当小；〔11〕久而至，〔12〕当小反大。其南为丈夫丧，北为女子丧。〔13〕若角动绕环之，及乍前乍后，左右，殃益大。与他星斗，〔14〕光相逮，〔15〕为害；不相逮，不害。五星皆从而聚于一舍，其下国可以礼致天下。

【注释】〔1〕“刚”，一作“罚”，以“罚”为是。言赤帝之神伺察惩罚之气，以决定荧惑的迟速运动。〔2〕“礼失”，地上失礼的国家。〔3〕“罚出荧惑”，以荧惑显现出对其征罚。惩罚即显现在失行上。〔4〕“出”，荧惑出现于该国所相应的星座。〔5〕“入”，隐没。〔6〕“居”，停留。〔7〕“五月”、“七月”、“九月”，《汉书·律历志》说：火星留十日，逆行十七度，六十二日，复留十日。合计不出九十日，不足二宿。此处所言“五月”、“七月”、“九月”，实为夸张之辞。〔8〕“因与俱出入”，言火星停留，九月以后仍在该舍。〔9〕“国绝祀”，亡国而不再有祭祀的人，即没有继位的国君。〔10〕《索隐》云：“还音旋。旋，速也。”“殃还至”，言祸殃来得早。〔11〕“虽大当斜”，虽然显现的天象灾祸大，但由于现形快而实际灾祸小。〔12〕“久而至”，隔了很久才来。〔13〕“南为丈夫丧，北为女子丧”，言荧惑守舆鬼南，男人受害；守舆鬼北，女人受害。〔14〕“斗”，光芒相及。《宋史·天文

志》曰：“两体俱动而直触，离复合，合复难，曰斗。”〔15〕“光相逮”，光相接触。

法，出东行十六舍而止，〔1〕逆行二舍，六旬；〔2〕复东行，自所止数十舍，〔3〕十月而入西方；〔4〕伏行五月，〔5〕出东方。其出西方曰“反明”，〔6〕主命者恶之。东行急，一日行一度半。〔7〕

【注释】〔1〕“出”，日出前火星晨初出现于东方。“东行十六舍而止”，据《汉志》出东行二百七十六日，历百五十九度。以平均每舍十三度计，十六舍当二百八度，误差较大。王元启以为此处每舍合十度。〔2〕“逆行二舍，六旬”，《汉志》为逆行六十二日，十七度。〔3〕“数十舍”，可能是“十数舍”之误。〔4〕“十月而入西方”，《汉志》云“复顺行二百七十六日”，此处十月计二百九十五日，误差也较大。〔5〕“伏行五月”，《汉志》伏行百四十六日，与此五月近。〔6〕“其出西方”，火星伏而昏复出西方是不可能的，此是假想的占语。〔7〕“一日行一度半”，《汉志》顺行平均为九十二分度之五十三。

其行东、西、南、北疾也，兵各聚其下，〔1〕用战，顺之胜，逆之败。荧惑从太白，军忧；离之，军却；出太白阴，〔2〕有分军；行其阳，〔3〕有偏将战。当其行，太白逮之，破军杀将。其入守犯太微、轩辕、营室，主命恶之。心为明堂，荧惑庙也。谨候此。

【注释】〔1〕“兵各聚其下”，《汉书·天文志》说：“东行疾则兵聚于东方，西行疾则兵聚于西方。”此处文意当与《汉志》同。〔2〕“出太白阴”，言荧惑在太白北面。〔3〕“行其阳”，行至太白南面。

历斗之会以定填星之位。〔1〕曰中央土，主季夏，日戊、己，黄帝，主德，女主象也。岁填一宿，其所居国吉。未当居而居，若已去而复还，还居之，其国得土，不乃得女。若当居而不居，既已居之，又西东去，其国失土，不乃失女，不可举事用兵。其居久，其国福厚；易，福薄。

【注释】〔1〕“历斗之会以定填星之位”，言以历元时与斗宿相会，来推定填星的方位。《索隐》引晋灼曰：“常以甲辰之元始建斗，岁镇一宿，二十八岁而周天。”即以历元从斗宿开始，每年行一宿推定。甲辰当是甲寅之误。“填星”，又名镇星，属中央土。其一名曰地侯，主岁。岁行十三度百十二分度之五，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二十八岁周天。其所居，五星皆从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国，可以重致天下。〔1〕礼、德、义、杀、刑尽失，而填星乃为之动摇。

【注释】〔1〕“可以重致天下”，木星以义致天下，火星以礼致天下，土星以重致天下。各以其德取得天下的信任。“重”，倚重，看重。

赢，为王不宁；其缩，有军不复。填星，其色黄，九芒，音曰黄钟宫。其失次上二三宿曰赢，有主命不成，〔1〕不乃大水。失次下二三宿曰缩，有后戚，〔2〕其岁不复，〔3〕不乃天裂若地动。

【注释】〔1〕“主命不成”，国君将亡。〔2〕“后戚”，王后有悲戚事。〔3〕“其岁不复”，这年将亡而不得复生。

斗为文太室，填星庙，天子之星也。

木星与土合，〔1〕为内乱，饥，主勿用战，败；水则变谋而更事；〔2〕火为旱；金为白衣会若水。〔3〕金在南曰牝牡，〔4〕年谷熟；金在北，岁偏无。〔5〕火与水合为焯，〔6〕与金合为铄，〔7〕为丧，皆不可举事，用兵大败；土为忧，主孽卿；〔8〕大饥，〔9〕战败，为北军，军困，举事大败。〔9〕土与水合，穰而拥阨，〔10〕有覆军，其国不可举事，出，亡地，入，得地；金为疾，为内兵，〔11〕亡地。三星若合，〔12〕其宿地国外内有兵与丧，改立

公王。四星合，兵丧并起，君子忧，小人流。^{〔13〕}五星合，是为易行，^{〔14〕}有德，受庆，改立大人，掩有四方，子孙蕃昌；无德，受殃若亡。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事亦小。

【注释】〔1〕讲完木火土三个外行星之后，以下对它们与其它行星会合所引起的社会治乱再作一综合性的介绍。先说木星与其它行星会合的影响，次说火星、土星，再说三星、四星、五星相遇，条理分明。〔2〕“水”，与水合。“变谋”，改变政策。“更事”，变更所做的大事。〔3〕“火为旱；金为白衣会若水”，言木与火合为旱；木与金合有丧亡疾病，并且有水灾。〔4〕“金在南曰牝牡”，言当木与金会合时，金在木南面曰牝牡。木阳，金阴，故称雄雌。〔5〕“岁偏无”，岁无收成。〔6〕“焯”，火入水中为“焯”。火星、水星相遇，也将发生焯的现象。〔7〕“铄”，熔化。金星与火星合，象征着金属遇到了火，要发生熔化。〔8〕“主孽卿”，产生作孽的公卿。〔9〕“大饥”，陈仁锡指出饥前之“大”为“木”字之误，王元启贬为瞽说。今从陈说。言火与木相遇为饥，“战败，为北军，军困，举事大败”。“北军”，败军也。〔10〕“穰”，音 r2ng，稻麦丰收。“阨”，音 8，堵塞。水遇到土，水流为土坝所阻。〔11〕“内兵”，叛军。〔12〕“三星”，指前已述及的木、火、土三星。〔13〕“小人流”，指因兵荒引起的人民流亡。〔14〕“易行”，改换行动。

蚤出者为赢，赢者为客。晚出者为缩，缩者为主人。必有天应见于杓星。同舍为合。^{〔1〕}相陵为斗，^{〔2〕}七寸以内必之矣。^{〔3〕}

【注释】〔1〕“同舍为合”，两行星处于同一宿为合。〔2〕“陵”，《集解》引孟康曰：“陵，相冒占过也。”又引韦昭曰：“突掩为陵。”均非是。“陵”与“凌”相通，作两星凌犯解。〔3〕“必之矣”，《索隐》引韦昭云：“必有祸也。”也非是。“必之”意为必定发生。言两星在七寸以内相遇，必定发生凌斗的现象。七寸大约相当于一度，已光芒相及。《正义》曰：“斗谓光芒相及。”孟康曰：“犯，七寸已内光芒相及也。”可见七寸内谓之凌犯，也称为斗。

五星色白圜，^{〔1〕}为丧旱；赤圜，则中不平，为兵；青圜，为忧水；黑圜，为疾，多死；黄圜，则吉。赤角犯我城，^{〔2〕}黄角地之争，白角哭泣之声，青角有兵忧，黑角则水。意行穷兵之所终。^{〔3〕}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宁昌，春风秋雨，冬寒夏暑，^{〔4〕}动摇常以此。^{〔5〕}

【注释】〔1〕“白圜”，由于地球大气的变化而在五星周围形成的白色光圈。〔2〕“赤角”，星四周产生的赤色芒角。〔3〕“意”，《集解》引徐广曰一作“志”。“志行穷兵之所终”，言五种芒角所产生的现象，皆是穷兵所产生的结果。王元启认为此句为衍文，其言不确。〔4〕“春风秋雨，冬寒夏暑”，为风调雨顺之象。此与五星同色相合。〔5〕“动摇常以此”，是指由于五星生圜和芒角而起的社会动摇。王元启将此句移置于言土星中之“填星乃为之动摇”后，不当。填星出百二十日，而逆西行，西行百二十日，〔1〕反东行。〔2〕见三百三十日而入，入三十日复出东方。〔3〕太岁在甲寅，镇星在东壁，故在营室。〔4〕

【注释】〔1〕“百二十日”，据《汉书·律历志》，晨始见，顺行八十七日，留三十四日，计一百二十一日，与《天官书》出百二十日相当。《汉志》曰：逆行百一日，留三十三日，计一百三十四日，与《天官书》百二十日差十四日，故王元启以为此处为百三十日之误。〔2〕“反东行”，下缺载日数。据下文“见三百三十日”来看，当缺“九十日”三字。〔3〕土星一个会合周期为三百七十日，行十二度。此处“见三百三十日”，伏三十日，为一年大概日数的说法。〔4〕“故在营室”，《天官书》以甲寅年为历元，历元正月时日月五星具在营室。此处甲寅年镇星在营室，下文太白“以摄提

格之岁，与营室晨出东方”均为明证，此采自颛顼历。唯《天官书》岁星纪年采自他说，岁星甲寅年与斗、牵牛晨出，与此不合。察日行以处位太白。〔1〕曰西方，秋，日庚、辛，主杀。杀失者，罚出太白。太白失行，以其舍命国。其出，行十八舍二百四十日而入；入东方，伏行十一舍百三十日；〔2〕其入西方，〔3〕伏行三舍十六日而出。〔4〕当出不出，当入不入，是谓失舍，不有破军，必有国君之篡。

【注释】〔1〕“察日行以处位太白”，太白与日相距最大角距不到五十度，故可以通过考察太阳的行度来判断太白的方位。〔2〕“伏行十一舍百三十日”，据《汉志》：金星晨始见，凡二百四十四日，行星二百四十四度；伏八十三日，行星百十三度。十八宿二百三十五度，与《汉志》差九度；日数则差四天。十一舍合一百四十三度，与《汉志》差三十度；日数则差四十七天。〔3〕“其入西方”，此句前当缺夕出西方的天数和行度。〔4〕“伏行三舍十六日而出”，《汉志》曰，夕始见，凡见二百四十一日，行星二百四十一度；伏十六日，逆行十四度。十六日太阳顺行十六度，加星逆行十四度，计三十度，与三舍三十九度差九度，逆行日数则相同。

其纪上元，〔1〕以摄提格之岁，与营室晨出东方，至角而入，与营室夕出西方，至角而入；〔2〕与角晨出，入毕，与角夕出，入毕；与毕晨出，入箕，与毕夕出，入箕；与箕晨出，入柳，与箕夕出，入柳；与柳晨出，入营室，与柳夕出，入营室。凡出入东西各五，为八岁，二百二十日，〔3〕复与营室晨出东方。其大率，岁一周天。其始出东方，行迟，率日半度，一百二十日，必逆行一二舍；上极而反，东行，行日一度半，一百二十日入。〔4〕其庠，〔5〕近日，曰明星，柔；高，远日，曰大器，刚。其始出西方，行疾，率日一度半，百二十日；上极而行迟，日半度，百二十日，旦入，〔6〕必逆行一二舍而入。其庠，近日，曰大白，柔；高，远日，曰大相，刚。出以辰、戌，入以丑、未。〔7〕

【注释】〔1〕“其纪上元”，其历纪的上元。指日月五星同聚于营室的那一年（甲寅年正月），作为历法的起算点。〔2〕“至角而入”，言在金星与太阳的会合运动中，第一次与营室晨出东方，第二次与角，第三次与毕，第四次与箕，第五次与柳晨出，第六次又回到与营室晨出。五个会合周期正好八年。每个会合周期合五百八十四日，行五百八十四度。自营室顺行一周再行至角，为二十八宿加十六宿，合四十四宿，自角宿顺行一周再行至毕宿为四十六宿，平均为四十五宿，每宿以十三度计，为五百八十五度。这就是第一次营室晨出、第二次角宿晨出、第三次毕宿晨出等的意义。〔3〕“二百二十日”，应为“二千九百二十日”之误，此为三百六十五日之八倍。〔4〕“一百二十日入”，《天官书》之金星行度不计逆行，晨出顺行（行迟）一百二十日，每日行半度，合六十度。上极而反以后，每日行一度半，一百二十日行一百八十度，合计为二百四十度，与《汉志》正合。此处云“必逆行一二舍而入”是不可能的，必为衍文。或应云“必迟行五舍而入”，下文“逆行”句也同此例。〔5〕“庠”，同“卑”，低也。〔6〕“旦入”，“且入”之误。〔7〕“出以辰、戌，入以丑、未”，言晨出辰位，夕出戌位；晨入丑位，夕入未位。

当出不出，未当入而入，天下偃兵，兵在外，入。未当出而出，当入而不入，天下起兵，有破国。其当期出也，其国昌。其出东为东，入东为北方；出西为西，入西为南方。〔1〕所居久，其乡利；易，其乡凶。

【注释】〔1〕“入西为南方”，以上数句言金星出没的方位，及其占卜与所主方位的国家的关系。

出西至东，正西国吉。出东至西，正东国吉。其出不经天；〔1〕经天，

天下革政。

【注释】〔1〕“其出不经天”，金星为内行星，只能在日旁运动，故晚上不能见到其运行经过中天，故有此占。一说昼见为中天。

小以角动，兵起。始出大，后小，兵弱；出小，后大，兵强。出高，用兵深吉，浅凶；庠，浅吉，深凶。日方南金居其南，〔1〕日方北金居其北，曰赢，侯王不宁，用兵进吉退凶。日方南金居其北，日方北金居其南，曰缩，侯王有忧，用兵退吉进凶。用兵象太白：太白行疾，疾行；迟，迟行。角，敢战。动摇躁，躁。圆以静，静。顺角所指，吉；反之，皆凶。出则出兵，入则入兵。赤角，有战；白角，有丧；黑圆角，忧，有水事；青圆小角，忧，有木事；黄圆和角，〔2〕有土事，有年。〔3〕其已出三日而复有微入，入三日乃复盛出，是谓爽，〔4〕其下国有军败将北。其已入三日又复微出，出三日而复盛入，其下国有忧；师有粮食兵革，遗人用之；卒虽众，将为人虜。其出西失行，外国败；其出东失行，中国败。其色大圆黄溲，〔5〕可为好事；其圆大赤，兵盛不战。

【注释】〔1〕“日方南”，大阳位于赤道南。〔2〕“圆和角”，王元启曰“圆”、“角”不并存，以上“圆”、“圆小”、“圆和”皆为衍字。〔3〕“有年”，丰熟的年成。〔4〕“爽”，音 ru3n，软弱。〔5〕“溲”，同“泽”。

太白白，比狼；赤，比心；黄，比参左肩；苍，比参右肩；黑，比奎大星。五星皆从太白而聚乎一舍，其下之国可以兵从天下。居实，〔1〕有得也；居虚，〔2〕无得也。行胜色，色胜位，〔3〕有位胜无位，有色胜无色，行得尽胜之。出而留桑榆间，〔4〕疾其下国。上而疾，未尽其日，〔5〕过参天，〔6〕疾其对国。上复下，下复上，有反将。其入月，〔7〕将僂。〔8〕金、木星合，光，〔9〕其下战不合，兵虽起而不斗；合相毁，野有破军。出西方，昏而出阴，阴兵强；暮食出，小弱；夜半出，中弱；鸡鸣出，大弱：是谓阴陷于阳。其在东方，乘明而出阳，阳兵之强；鸡鸣出，小弱；夜半出，中弱；昏出，大弱：是谓阳陷于阴。太白伏也，以出兵，兵有殃。其出卯南，南胜北方；出卯北，北胜南方；正在卯，东国利。出西北，北胜南方；出西南，南胜北方；正在酉，西国胜。

【注释】〔1〕“居实”，星居于合居之宿。〔2〕“居虚”，居于赢缩后所达之宿。〔3〕“行胜色，色胜位”，金星行度赢缩变化所引起的影响，又要大于金星所处方位的影响。〔4〕“留桑榆间”，从桑、榆树阴的缝隙间看金星，不见位置的变化。〔5〕“未尽其日”，没有达到那些天数。〔6〕“过参天”，三分天过其一。天从东到西为六辰，三分之一为二辰。旧解似是而非。〔7〕“入月”，月掩星。〔8〕“僂”，通“戮”。“将僂”，将有刑戮。〔9〕“光”，两星相合而光不及也。王元启以为此处“金木”为“金水”之误。

其与列星相犯，小战；五星，大战。其相犯，太白出其南，南国败；出其北，北国败。行疾，武；〔1〕不行，文。〔2〕色白五芒，出蚤为月蚀，晚为天夭及彗星，〔3〕将发其国。〔4〕出东为德，举事左之迎之，〔5〕吉；出西为刑，举事右之背之，〔6〕吉。反之皆凶。太白光见景，〔7〕战胜。昼见而经天，是谓争明，强国弱，小国强，女主昌。

【注释】〔1〕“行疾，武”，太白行疾，有武事。〔2〕“文”，文事。〔3〕“天夭”，即天妖，有妖星出现。〔4〕“将发其国”，灾异将发主在与其相应的国家。〔5〕“左之迎之”，从左面迎着它。〔6〕“右之背之”，从右面背着它。〔7〕“景”，通

“影”。

亢为疏庙，太白庙也。太白，大臣也，其号上公。其他名殷星、太正、营星、观星、宫星、明星、大衰、大泽、终星、大相、天浩、序星、月纬。大司马位谨候此。^{〔1〕}

【注释】〔1〕“大司马”，《晋志》曰：“太白主大臣，其号上公也，大司马位谨候此。”则大司马为太白大臣之官名。

察日辰之会，以治辰星之位。^{〔1〕}曰北方水，太阴之精，主冬，日壬、癸。刑失者，罚出辰星，以其宿命国。

【注释】〔1〕“辰星”，水星与太阳相距最大的角距不超过一辰，故曰“辰星”，此上二句言观察太阳、水星的交会，可以推知水星的方位。

是正四时：仲春春分，夕出郊奎、娄、胃东五舍，^{〔1〕}为齐；仲夏夏至，夕出郊东井、舆鬼、柳东七舍，为楚；仲秋秋分，夕出郊角、亢、氐、房东四舍，为汉；仲冬冬至，晨出郊东方，与尾、箕、斗、牵牛俱西，^{〔2〕}为中国。其出入常以辰、戌、丑、未。

【注释】〔1〕“郊”，通“效”，见也。“东五舍”，太阳东面的五宿。〔2〕“俱西”，俱在太阳以西。

其蚤，为月蚀；晚，为彗星及天天。其时宜效不效为失，追兵在外不战。一时不出，其时不和；四时不出，天下大饥。其当效而出也，色白为旱，黄为五谷熟，赤为兵，黑为水。出东方，大而白，有兵于外，解。常在东方，其赤，中国胜；其西而赤，外国利。无兵于外而赤，兵起。其与太白俱出东方，皆赤而角，外国大败，中国胜；其与太白俱出西方，皆赤而角，外国利。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兵者利。五星皆从辰星而聚于一舍，其所舍之国可以法致天下。^{〔1〕}辰星不出，太白为客；其出，太白为主。出而与太白不想从，野虽有军，不战。出东方，^{〔2〕}太白出西方；若出西方，太白出东方，为格，野虽有兵不战。失其时而出，为当寒反温，当温反寒。当出不出，是谓击卒，兵大起。其入太白中而上出，破军杀将，客军胜；下出，客亡地。辰星来抵太白，太白不去，将死。正旗上出，^{〔3〕}破军杀将，客胜；下出，客亡地。视旗所指，以命破军。其绕环太白，若与斗，大战，客胜。兔过太白，^{〔4〕}间可槭剑，^{〔5〕}小战，客胜。兔居太白前，军罢；出太白左，小战；摩太白，有数万人战，主人吏死；出太白右，去三尺，军急约战。青角，兵忧；黑角，水。赤行穷兵之所终。

【注释】〔1〕木星主义，火星主礼，土星主德，金星主杀，水星主刑，故言水星“所舍之国可以法致天下”。〔2〕“出东方”，此下六句言水出东方，则金出西方；水出西方，则金出东方，为格。“格”，为不和同。水出于金，母子关系，故虽不和同，而有兵不战。〔3〕“旗”，此字与下文另一“旗”字，《正义》释为旗星。不过《天官书》五星占几乎没有言及行星与具体恒星相犯的占事，独此处上下两次言及，似不可能。《汉志》两“旗”字均作“其”，此处上下两“旗”字应为“其”字之误。〔4〕“兔”，《广雅》云：“辰星谓之兔星。”则兔为辰星之别名，也即天橈星。〔5〕“槭”，音h2n，通“函”。“间可槭剑”，中间可容一剑。

兔七命，^{〔1〕}曰小正、辰星、天橈、安周星、细爽、能星、钩星。其色黄而小，出而易处，^{〔2〕}天下之文变而不善矣。兔五色，青圆忧，白圆丧，赤圆中不平，黑圆吉。赤角犯我城，黄角地之争，白角号泣之声。

【注释】〔1〕“命”，即名。〔2〕“其色黄而小，出而易处”，这是辰星的特

征。王元启以为此句当移至下文“黑圖吉”句之末，为五色中的一色。其实不妥。兔五色是带圖的，此处并无圖。此段先言七命，次言总的特征，再言五色圖，后言五色芒角，若说五色圖色不全，则五色芒角也不全。其实不必全载。

其出东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数二十日，〔1〕而反入于东方；其出西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数二十日，而反入于西方。其一候之营室、角、毕、箕、柳。〔2〕出房、心间，地动。

【注释】〔1〕“四十八日”，应是“四十八度”之误。出东方至入东方，两个基本数据一是度数，一是日数，此处开头载舍数，后面载日数，有了日数以后，中间就不可能再载日数，必是将舍数折合成度数。如取一舍为十二度，四十八正是四舍之度数。下文“四十八日”同样是“四十八度”之误。据《汉志》水星出东方凡见二十八日，行星二十八度。出西方，凡见二十六日，行星二十六度。《天官书》所载误差较大。〔2〕与室、角、毕、箕、柳的会合周期，只适合于太白，置于此有误。

辰星之色：春，青黄；夏，赤白；秋，青白，而岁熟；冬，黄而不明。即变其色，其时不昌。春不见，大风，秋则不实；夏不见，有六十日之旱，月蚀；秋不见，有兵，春则不生；冬不见，阴雨六十日，有流邑，〔1〕夏则不长。

【注释】〔1〕“邑”，村镇或家室。“流邑”，即因灾祸造成的流民。

角、亢、氏，兖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1〕牵牛、婺女，扬州。虚、危，青州。营室至东壁，并州。奎、娄、胃，徐州。昴、毕，冀州。觜、参，益州。东井、舆鬼，雍州。柳、七星、张，三河。〔2〕翼、轸，荆州。

【注释】〔1〕“江、湖”，指江、浙、赣沿江一带。〔2〕“三河”，指河南、河东、河内三郡。

七星为员官，辰星庙，蛮夷星也。

两军相当，日晕；晕等，力钧；厚长大，有胜；薄短小，无胜。重抱，大破；无抱，为和；背，不和，为分离相去。直为自立，立侯王；破军杀将。负且戴，〔1〕有喜。围在中，中胜；在外，外胜。青外赤中，以和相去；赤外青中，以恶相去。气晕先至而后去，居军胜。先至先去，前利后病；后至后去，前病后利；后至先去，前后皆病，居军不胜。见而去，其发疾，虽胜无功。见半日以上，功大。白虹屈短，上下兑，有者下大流血。日晕制胜，近期三十日，远期六十日。

【注释】〔1〕“负且戴”，陈仁锡曰：“日旁如半环向日曰‘抱’；青赤气如月初生背日曰‘背’；青赤气长而立旁曰‘直’。青赤气如小半晕状在日上曰‘负’；形如直状其上微气在日上曰‘戴’。”

其食，食所不利；〔1〕复生，生所利；〔2〕而食益尽，为主位。〔3〕以其直及日所宿，加以日时，用命其国也。〔4〕

【注释】〔1〕“食所不利”，此占卜指日食而言。谓发生日食时太阳所处星宿对应的国家不利。〔2〕“生所利”，复生后所在星宿对应的国家有利。〔3〕“食益尽，为主位”，谓食尽，咎在主位。〔4〕“以其直”，以其所对的方位。“日所宿”，太阳所处的星宿。“日时”，发生日食的时间及时刻。此以方位、星宿、日期、时刻综合起来考虑，用以判断所当国家的命运。日食日期及时刻的占文见下文。

月行中道，〔1〕安宁和平。阴间，多水，阴事。外北三尺，阴星。〔2〕北三尺，太阳，〔3〕大水，兵。阳间，骄恣。阳星，多暴狱。太阳，〔4〕大

旱、丧也。角，天门，^{〔5〕}十月为四月，十一月为五月，十二月为六月，水发，近三尺，远五尺。^{〔6〕}犯四辅，^{〔7〕}辅臣诛。行南北河，^{〔8〕}以阴阳言，旱水兵丧。

【注释】〔1〕“中道”，月行有三道：中道、阳道、阴道。太阳的行道有黄道、光道、中道三种名称。此处中道即黄道。〔2〕“阴星”，陈仁锡据《汉志》在此句下补“多乱”二字。言之有理。〔3〕“太阴”，即月行太阴道。《索隐》曰：“太阴、太阳，皆道也。”中道与太阴道之间为阴间，中道与太阳道之间为阳间。中道北三尺处有阴星，中道以北三尺为阴道。七寸为一度，三尺为四度余，为黄道与白道间的夹角。此“三尺”为约数。〔4〕“太阳”，太阳道。此太阳道是指月亮南行的阳道，非太阳运行的黄道。〔5〕“角，天门”，角为天门，并非两个星座。〔6〕“水发，近三尺，远五尺”，言凡月经过天门，六个月以后水发；水深近则三尺，远则五尺。〔7〕《索隐》曰：“‘四辅’，房四星也。房以辅心，故曰‘四辅’。”〔8〕“南北河”，指南河、北河各三星。〔9〕“以阴阳言，旱水兵丧”，月行北河为阴，有水和兵；月行南河为阳，有旱和丧。

月蚀岁星，其宿地，饥若亡；荧惑也，乱；填星也，下犯上；太白也，强国以战败；辰星也，女乱；蚀大角，主命者恶之；心，则为内贼乱也；列星，其宿地忧。

月食始日，五月者六，六月者五，五月复六，六月者一，而五月者五，凡百一十三月而复始。^{〔1〕}故月蚀，常也；日蚀，为不臧也。甲、乙，四海之外，日月不占。丙、丁，江、淮、海、岱也。戊、己，中州河、济也。庚、辛，华山以西。壬、癸，恒山以北。^{〔2〕}日蚀，国君；月蚀，将相当之。

【注释】〔1〕此《天官书》所载交食周期，为中国最早之纪录，但有缺误。按所载月数统计，实为一百二十一月，非一百十三月。而此两个月数均不等于交食年的倍数，故必有误。《索隐》据《三统历》得：六月者七，五月者一，又六月者一，五月者一，凡一百三十五月而复始。有人以为此处即一百三十五月之交食周期，只是文字有缺误而已。〔2〕以上为日月食以十干表示的日期和时刻的占文。甲乙主海外，所以说“不占”。《汉志》日期占下还载有十二时辰的占文，现附载于此：“子周，丑翟，寅赵，卯郑，辰邯郸，巳卫，午秦，未中山，申齐，酉鲁，戌吴越，亥燕代。”国皇星，〔1〕大而赤，状类南极。〔2〕所出，其下起兵，兵强；其冲不利。

【注释】〔1〕“国皇星”，《正义》说其特征为“去地三丈，如炬火”。《集解》引孟康曰“岁星之精散所为”。〔2〕“类南极”，即类南极老人星。昭明星，〔1〕大而白，无角，乍上乍下。所出国，起兵，多变。

【注释】〔1〕“昭明星”，《释名》曰：“气有一枝，未锐似笔。亦曰笔星也。”《集解》引孟康曰“荧惑之精”。五残星，〔1〕出正东东方之野。其星状类辰星，去地可六丈。

【注释】〔1〕“五残星”，《索隐》引孟康曰：“星表有青气如晕，有毛，填星之精也。”大贼星，〔1〕出正南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数动，有光。

【注释】〔1〕“大贼星”，《集解》引孟康曰：“形如彗，九尺，大白之精。”司危星，〔1〕出正西西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白，类太白。

【注释】〔1〕“司危星”，《集解》引孟康曰：“星大而有尾，两角，荧惑之精也。”狱汉星，〔1〕出正北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数动，察之中青。此四野星所出，〔2〕出非其方，其下有兵，冲不利。

【注释】〔1〕“狱汉星”，《集解》引孟康曰：“亦填星之精。”〔2〕“四野

星”，五残、大贼、司危、狱汉合为“四野星”。四填星，所出四隅，去地可四丈。地维咸光，亦出四隅，去地可三丈，若月始出。所见，下有乱；乱者亡，有德者昌。烛星，〔1〕状如太白，其出也不行。见则灭。所烛者，城邑乱。

【注释】〔1〕“烛星”，《集解》引孟康曰：“亦填星之精。”如星非星，如云非云，命曰归邪。〔1〕归邪出，必有归国者。

【注释】〔1〕“归邪”，《集解》引孟康曰：“星有两赤彗上向，上有盖，状如气，下连星。”星者，金之散气，其本曰火。〔1〕星众，国吉；少则凶。

【注释】〔1〕“其本曰火”，《汉志》作“其本曰人”。王元启以为“火”为“人”之误，恐非是。此句与下文“其本曰水”相应。

汉者，亦金之散气，其本曰水。汉，星多，多水；少则旱，其大经也。

〔1〕

【注释】〔1〕“大经”，大概的规律。

天鼓，有音如雷非雷，音在地而下及地。其所往者，兵发其下。

天狗，状如大奔星，〔1〕有声，其下止地，类狗。所堕及，〔2〕望之如火光炎炎冲天。其下圜如数顷田处，〔3〕上兑者则有黄色，千里破军杀将。〔4〕

【注释】〔1〕“大奔星”，大的火流星的形象名称。〔2〕“所堕及”，能够堕至地面的。此是指陨石，在大气中来不及燃烧完而落至地面。〔3〕“圜如数顷田”，非指陨石有数顷田大，而是指陨坑。〔4〕“破军杀将”，由于这种大的陨石很少见，故用于“破军杀将”之占。

格泽星者，如炎火之状。黄白，起地而上。下大，上兑。〔1〕其见也，不种而获；不有土功，必有大害。〔2〕

【注释】〔1〕“上兑”，以上描述的格泽星状态，类似北极光。〔2〕“大害”，《星经》和《汉志》、《晋志》均作“大客”。蚩尤之旗，类彗而后曲，象旗。见则王者征伐四方。旬始，出于北斗旁，状如雄鸡。其怒，青黑，象伏鳖。枉矢，类大流星，蛇行而仓黑，望之如有毛羽然。长庚，如一匹布著天。此星见，兵起。星坠至地，则石也。河、济之间，时有坠星。天精而见景星。〔1〕景星者，德星也。其状无常，常出于有道之国。

【注释】〔1〕“天精而见景星”，《集解》引孟康曰：“精，明也。”《索隐》引韦昭云：“精谓晴朗也。”凡望云气，仰而望之，三四百里；平望，在桑榆上，千余二千里；登高而望之，下属地者三千里。〔1〕云气有兽居上者，胜。〔2〕

【注释】〔1〕“属”，连续。“下属地”，下连地。〔2〕“胜”，作战胜利。《晋志》：“军上气，高胜下，厚胜薄，实胜虚，长胜短，泽胜枯。”自华以南，〔1〕气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气正赤。恒山之北，气下黑上青。勃、碣、海、岱之间，气皆黑。江、淮之间，气皆白。

【注释】〔1〕“华”，华山。

徒气白。〔1〕土功气黄。车气乍高乍下，往往而聚。骑气卑而布。〔2〕卒气转。〔3〕前卑而后高者，疾；前方而后高者，兑；后兑而卑者，却。其气平者其行徐。前高而后卑者，不止而反。气相遇者，卑胜高，兑胜方。气来卑而循车通者，〔4〕不过三四日，〔5〕去之五六里见；气来高七八尺者，不过五六日，去之十余里见；〔6〕气来高丈余二丈者，不过三四十日，去之五六十里见。

【注释】〔1〕“徒气”，徒众之气。徒气白，预示得徒众的云气为白色。下同。

〔2〕“布”，广布。〔3〕“抔”，音 tu2n，义为盘旋。有的版本作“搏”，王元启认为，依《庄子》“抔扶摇而上”，与“骑气卑而布”正好相对。〔4〕“车通”，即车辙。为避武帝讳而改作“通”。〔5〕“不过三四日”，言不过三四日，军情即现。军情即指前面所说的疾、却、行徐、反。〔6〕“去之十余里见”，指离开十余里尚能见到。看到的远近与云气的高低有关。下同。

稍云精白者，〔1〕其将悍，其士怯。其大根而前绝远者，〔2〕当战。青白，其前低者，战胜；其前赤而仰者，战不胜。阵云如立垣。杼云类杼。〔3〕轴云抔两端兑。〔4〕杓云如绳者，〔5〕居前巨天，其半半天。其蜃者类阙旗故。〔6〕钩云句曲。诸此云见，以五色合占。而泽抔密，其见动人，〔7〕乃有占；兵必起，合斗其直。〔8〕

【注释】〔1〕“稍云”，《汉志》作“捎云”，当从《汉志》，摇捎之义。〔2〕“大根”，大的根基。“前绝远”，前端延伸到很远的地方。〔3〕“杼”，音 zh)，指织布机上的梭。〔4〕“轴云抔两端兑”，轴云成螺旋状，两端尖。《史记志疑》认为“云抔”当为“抔云”二字倒置，应读作“杼云类杼轴，抔云两端兑”。王元启认为“云抔”为衍文，当读作“杼云类杼轴，两端兑”。〔5〕“杓云如绳状”，形如绳状的条状云。〔6〕“蜃”，音 ni8，通“霓”，状如虹之云。此句《汉志》作“霓云者，类斗旗故”。〔7〕“动人”，引人注目。这是由于具有润泽、盘旋、密集的云气不多见，故以为占。〔8〕“合斗其直”，占卜打仗胜败，视其云所直宿也。

王朔所候，〔1〕决于日旁。日旁云气，人主象。皆如其形以占。

【注释】〔1〕“王朔”，汉人，善望气。

故北夷之气如群畜穹间，〔1〕南夷之气类舟船幡旗。大水处，败军场，破国之虚，下有积钱，金宝之上，皆有气，不可不察。海旁蜃气象楼台；广野气成宫阙然。〔2〕云气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积。

【注释】〔1〕“群畜穹间”，为北夷人的生活风俗特征，犹如南人尚舟船幡旗。“穹间”，《索隐》引作“弓间”，即弓形的居室，以毡为之，俗称蒙古包。〔2〕“广野气成宫阙然”，此即海市蜃楼景象。

故候息耗者，入国邑，视封疆田畴之正治，〔1〕城郭室屋门户之润泽，次至车服畜产精华。实息者，吉；虚耗者，凶。

【注释】〔1〕“封疆田畴”，疆界内的田地。“正治”，整治。

若烟非烟，若云非云，郁郁纷纷，萧索轮囷，〔1〕是谓卿云。卿云，喜气也。若雾非雾，衣冠而不濡，见则其域被甲而趋。〔2〕

【注释】〔1〕“轮囷”，圆形的谷仓。〔2〕“被甲而趋”，即披甲奔走，前去打仗。

夫雷电、虾虹、〔1〕辟历、〔2〕夜明者，〔3〕阳气之动者也，春夏则发，秋冬则藏，故候者无不司之。

【注释】〔1〕《史记志疑》引孙侍御云：“虾，《汉志》作蝦，皆霞字之异体。”此说有理。王元启将“虾”释作赤色，似不合文义。〔2〕“辟历”，疾雷。〔3〕“夜明”，如天开眼。

天开县物，〔1〕地动坼绝。〔2〕山崩及徙，川塞溪垫。〔3〕水澹地长，泽竭见象。城郭门闾，闺臬槁枯：〔4〕宫庙邸第，人民所次。谣俗车服，观民饮食。五谷草木，观其所属。仓府廩庾，四通之路。六畜禽兽，所产去就；鱼鳖鸟鼠，观其所处。鬼哭若呼，其人逢倍。〔5〕化言诚然。〔6〕

【注释】〔1〕“天开县物”，《集解》引孟康曰：“谓天裂而见物象，天开示县象。”“县”，通“悬”。〔2〕“坼绝”，断裂。“坼”，音ch8。〔3〕“垝”，土填塞。“溪垝”，山谷崩塌填塞。〔4〕“闰臬槁枯”，《汉志》作“润息槁枯”，当从《汉志》。“润息槁枯”，义为繁荣或衰落。〔5〕“逢倍”，相逢而惊。〔6〕“化”，音6，通“讹”。“化言”，妖言。《史记志疑》说：“四字二韵，化即讹省。”

凡候岁美恶，〔1〕谨候岁始。〔2〕岁始或冬至日，产气始萌；〔3〕腊明日，〔4〕人众卒岁，一会饮食，发阳气，故曰初岁；正月旦，王者岁首；〔5〕立春日，四时之始也。〔6〕四始者，候之日。〔7〕

【注释】〔1〕“岁美恶”，每岁年成之好坏。〔2〕“岁始”，一岁的开始。古时有以冬至或腊为岁始，也有以夏历的十一月朔日、十二月朔日或正月朔日为岁首。〔3〕冬至阴气达到极盛，同时阳气开始萌动。“产气”即阳气。〔4〕“腊明日”，即腊日之后的一天为岁首。晋博士张亮议曰：“腊者，接也，祭宜在新故交接也，俗谓腊之明日为初岁，秦汉以来有贺此者，古之遗俗也。”王元启认为“腊明日”即立春日。此说不妥。《说文解字》曰：“冬至后三戌腊祭百神。”即冬至后三十六天以内为腊日，故腊非立春也。据前注所引，腊即先秦新年之遗俗。好比今用阳历而民间过春节也。〔5〕正朔由王者颁布，岁首由王者选定，故曰“正月旦，王者岁首”，而与“腊明日，人众卒岁”相区别。〔6〕“立春日，四时之始也”，夏历四季之区分，始自立春，终于大寒，故以立春为四时之终始点。〔7〕“四始”，年月日时之始合称为“四始”，但不可能每年立春和正月朔都在同一天。

而汉魏鲜集腊明正月旦决八风。〔1〕风从南方来，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戎菽为小雨，〔2〕趣兵；〔3〕北方，为中岁；东北，为上岁；〔4〕东方，大水；东南，民有疾疫，岁恶。故八风各与其冲对，课多者为胜。多胜少，久胜亟，〔5〕疾胜徐。旦至食，〔6〕为麦；食至日昃，为稷；昃至，为黍；至下，为菽；下至日入，为麻。欲终日有云，〔7〕有风，有日。日当其时者，深而多实；〔8〕无云，有风日，当其时，浅而多实；有云风，无日，当其时，深而少实；有日，无云，不风，当其时者稼有败。如食顷，小败；熟五斗米顷，大败。则风复起，有云，其稼复起。各以其时用云色占种所宜。其雨雪若寒，岁恶。

【注释】〔1〕“魏鲜”，汉代占候者。“集腊明正月旦决八风”，言于腊明日和正月旦两种岁首以八风为占卜。“集”，归纳。〔2〕“菽”，豆也。“戎菽”，戎豆或胡豆，即大豆也。“为”，成也。〔3〕“趣”，同“促”。“趣兵”，即戎菽成，配以小雨，促成兵起也。〔4〕“中岁”，中等年成。“上岁”，丰收年。〔5〕“亟”，此处作“短”解。〔6〕“旦”，旦时。“食”，食时。均西汉以前的习称。一天共分夜半、夜大半、鸡鸣、晨时、平旦、日出、朝食、食时、东中、日中、日昃（西中）、时、下、日入、昏时、夜食、人定、夜少半十六个时段，与东汉以后一日十二时段分法不同。〔7〕“欲终日”，此下依《汉志》删去“有雨”二字。“欲”，希望。“终日”，整日。〔8〕“深而多实”，收获期间长而且结实多。“深”与下文“浅”，指收获时期的长短。

是日光明，听都邑人民之声。声宫，则岁善，吉；商，则有兵；徵，旱；羽，水；角，岁恶。

或从正月旦比数雨。〔1〕率日食一升，〔2〕至七升而极；〔3〕过之，不占。数至十二日，日直其月，〔4〕占水旱。为其环域千里内占，则为天下候，竟正月。〔5〕月所离列宿，〔6〕日、风、云，占其国。然必察太岁所在。在

金，穰；水，毁；木，饥；火，旱。〔7〕此其大经也。

【注释】〔1〕“比数雨”，排着日子计算下雨的日期。〔2〕“日食一升”，即一日下雨，民食一升；二日十雨，民食二升。下同。〔3〕“而极”，而止。〔4〕“日直其月”，即以初一至十二日对应于一月至十二月，占水旱。〔5〕“竟正月”，以整个的正月各日为占。〔6〕“月所离列宿”，言要对广大的地域进行占卜，则需考察正月中各日的雨情，以月亮所在的星宿，再配以日、风、云，来考察对应地域的水旱及丰歉。〔7〕“在金，穰；木，饥；火，旱”，此是以太岁（而非岁星）所处的方位来占丰歉，在金，即西方申酉戌三个方位穰；在水，即北方亥子丑三个方位毁；在木，即东方寅卯辰三个方位饥；在火，即南方巳午未三个方位旱。

正月上甲，风从东方，宜蚕；风从西方，若旦黄云，恶。

冬至短极，县土炭，〔1〕炭动，〔2〕鹿解角，兰根出，泉水跃，略以知日至。〔3〕要决晷景。〔4〕岁星所在，五谷逢昌。其对为冲，岁乃有殃。〔5〕

【注释】〔1〕“冬至短极，县土炭”，“土炭”，即燃烧后的木炭。“县土炭”，将土炭放于称衡上，使其平衡，然后观察称衡的变化。《集解》引孟康曰：“先冬至三日，县土炭于衡两端，轻重适均，冬至日阳气至则炭重，夏至日阴气至则土重。”又引晋灼曰：“蔡邕《律历记》：‘候钟律权土炭，冬至阳气应黄钟通，土炭轻而衡仰，夏至阴气应蕤宾通，土炭重而衡低。进退先后，五日之中。’”所谓阳气、阴气，系指干燥之气和潮湿之气。〔2〕“炭动”，言称衡的高低有了变化。此实际是记载了古人发明的测量空气湿度以报雨情的一种方法。空气湿度大，土炭从空气中吸入的水分多，则土炭加重而下沉，使称衡失去平衡。〔3〕“略以知日至”，言以炭动、鹿角、兰根等动植物候，能大致判断冬至的先后。〔4〕“要决晷景”，主要以晷影的长短来决定冬至的日期。

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曷尝不历日月星辰？〔1〕及至五家、三代，〔2〕绍而明之，〔3〕内冠带，外夷狄，分中国为十有二州，仰则观象于天，俯则法类于地。天则有日月，地则有阴阳；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三光者，阴阳之精，气本在地，而圣人统理之。

【注释】〔1〕“世主”，君主。“历日月星辰”，推算日月星辰，制定历法。〔2〕“五家、三代”，即五帝三王。〔3〕“绍”，绍继，继承。“明之”，发扬之。〔4〕“圣人统理之”，圣人根据这些天象物候进行综合研究分析，而制定历法。

幽厉以往，尚矣。所见天变，皆国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时应，其文图籍 祥不法。〔1〕是以孔子论六经，纪异而说不书。〔2〕至天道命，〔3〕不传；传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虽言不著。〔4〕

【注释】〔1〕“祥”，《正义》引顾野王云：“祥，吉凶之先见也。”即凶吉出现前所见的先兆。〔2〕“纪异而说不书”，即只纪异象而不书应验之事。〔3〕“天道命”，言天道性命，实指有关天文学的学问。〔4〕“虽言不著”，言天文学的学问不轻易外传，即使传授，也不必一一深告，其大指微妙，全在天性自悟。如果传的并不是能做这种工作的人，即使一一告知，也不能领会。“不著”，不明白。

昔之传天数者：高辛之前，重、黎；〔1〕于唐、虞、羲、和；〔2〕有夏，昆吾；〔3〕殷商，巫咸；〔4〕周室，史佚、苾弘；〔5〕于宋，子韦；郑则裨灶；〔6〕在齐，甘公；〔7〕楚，唐昧；赵，尹皋；魏，石申夫。〔8〕

【注释】〔1〕“重、黎”，《左传》载蔡墨曰：“少昊氏之子曰黎，为火正，号祝融。”黎即火正之官，知天数。《尚书》孔《传》曰：“重，直龙反，少昊之后。黎，高阳之后。”重为少昊氏玄器的后代句芒，黎为帝颛顼高阳氏孙子祝融。此是第一代重、

黎，其子孙各继其位为重、黎，至高辛氏时仍有此官，帝挚时衰废。〔2〕“羲、和”，羲、和之官可推至黄帝时代，《史记·历书》《索隐》引《系本》说：“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尚书·尧典》说：“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后舜禹和夏代均有羲、和之官。〔3〕“昆吾”，《正义》引虞翻云：“昆吾名樊，为己姓，封昆吾。”〔4〕“巫咸”，《正义》曰：“巫咸，殷贤臣也，本吴人，冢在苏州常熟海隅山上。”《史记志疑》疑为“巫覡”之误。〔5〕“史佚，苾弘”，《正义》曰：“史佚，周武王时太史尹佚也。苾弘，周灵王时大夫也。”〔6〕“裨灶”，《正义》曰：“裨灶，郑大夫也。”〔7〕“甘公”，《集解》引徐广曰：“或曰甘公名德也，本是鲁人。”《正义》引《七录》云：“楚人，战国时作《天文星占》八卷。”《隋书》还载甘德著《甘氏四七法》一卷。〔8〕“石申夫”，《正义》引《七录》云：“石申，魏人，战国时作《天文》八卷。”石氏姓名，《汉书·艺文志》和《续汉书·天文志》都写作“石申夫”。

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为国者必贵三五。〔1〕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2〕

【注释】〔1〕“贵”，注重。“三五”，《索隐》以为指三十岁小变和五百岁大变。王元启认为非是，应是五百岁一大变，三五即三大变，故下有“上下各千岁”之文。由于是“为国者”，而非传天数者，应注重三十岁小变和五百岁大变。今从前说。〔2〕“续备”，继续沟通。传天数者是沟通天和人与人之间联系的使者，由于天变，对于天运规律的认识也应随之进行续补。

太史公推古天变，未有可考于今者。盖略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1〕日蚀三十六，〔2〕彗星三见，〔3〕宋襄公时星陨如雨。〔4〕天子微，诸侯力政，五伯代兴，〔5〕更为主命。〔6〕自是之后，众暴寡，大并小。秦、楚、吴、越，夷狄也，为强伯。〔7〕田氏篡齐，〔8〕三家分晋，〔9〕并为战国。争于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数屠，因以饥馑疾疫焦苦，臣主共忧患，其察祥候星气尤急。近世十二诸侯七国相王，〔10〕言从衡者继踵，而皋、唐、甘、石因时务论其书传，故其占验凌杂米盐。〔11〕

【注释】〔1〕“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孔子据鲁史资料，以编年体形式，编成《春秋》一书，起自鲁隐公元年（公元前七二二年），终于哀公十四年（公元前四八一年），计二百四十二年。〔2〕“日食三十六”，《春秋》载三十六次日食如下：隐公三年二月乙巳；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十七年十月朔；庄公十八年三月朔，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朔，三十年九月庚午朔；僖公五年九月戊申朔，十二年三月庚午朔，十五年五月朔；文公元年二月癸亥朔，十五年六月辛卯朔；宣公八年七月庚子朔，十年四月丙辰朔，十七年六月癸卯朔；成公十六年六月丙辰朔，十七年七月丁巳朔；襄公十四年二月乙未朔，十五年八月丁巳朔，二十年十月丙辰朔，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十月庚辰朔，二十三年一月癸酉朔，二十四年七月甲子朔，八月癸巳朔，二十七年十二月乙亥朔；昭公四年七月甲辰朔，十五年六月丁巳朔，十七年六月甲戌朔，二十一年七月壬午朔，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三十年十二月辛亥朔；定公五年三月辛亥朔，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十五年八月庚辰朔。后世称《春秋》三十七次日食，还包括获麟以后哀公十四年五月庚申朔的一次日食。〔3〕“彗星三见”，《春秋》三次彗星纪录为：文公十四年七月有星孛于北斗，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哀公十三年有星孛于东方。〔4〕“宋襄公时星陨如雨”，此引星陨如雨的年代有误，实为鲁庄公七年而非宋襄公时。宋襄公时有陨石记载。〔5〕“五伯”，齐桓公、晋文公、

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6〕“更为主命”，以次行使盟主的命令。〔7〕“为强伯”，秦祖初封于西戎，楚祖初封于荆蛮，吴祖、越祖初封于东越，地位低微，皆戎夷之地，故言“夷狄”。后秦穆、楚庄、吴阖闾、越句践时皆国势强大，得以封伯。〔8〕“田氏篡齐”，齐为姜姓国，周安王二十三年齐康公卒，田和立为齐侯，篡夺齐国政权。〔9〕“三家分晋”，周安王二十六年，魏武侯、韩文侯、赵敬侯灭晋，共分其地。〔10〕“十二诸侯”，指春秋十二诸侯，它们是鲁、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郑、燕。“七国”，指战国七雄秦、楚、齐、燕、韩、赵、魏。〔11〕“凌杂”，凌乱庞杂。“米盐”，指细小琐事。

二十八舍主十二州，〔1〕斗秉兼之，〔2〕所从来久矣。秦之疆也，候在太白，占于狼、弧。〔3〕吴、楚之疆，候在荧惑，占于鸟衡。燕、齐之疆，候在辰星，占于虚、危。宋、郑之疆，候在岁星，占于房、心。晋之疆，亦候在辰星，占于参罚。

【注释】〔1〕“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星经》二十八舍主十二州的分法如下：“角亢，郑之分野，兖州；氏房心，宋之分野，豫州；尾箕，燕之分野，幽州；南斗牵牛，吴越之分野，扬州；须女虚，齐之分野，青州；危室壁，卫之分野，并州；奎娄，鲁之分野，徐州；胃昂，赵之分野，冀州；毕觜参，魏之分野，益州；东井舆鬼，秦之分野，雍州；柳星张，周之分野，三河；翼轸，楚之分野，荆州也。”〔2〕“斗秉兼之”，言斗柄所主之地域，也大致与二十八宿主十二州相仿。斗柄通过十二辰指向，主不同地域之占候。〔3〕“秦之疆也，候在太白”，古人以中原为天下之中央，秦在西，故以金星为“候”，以西方星宿为“占”。“狼、弧”是另一套二十八宿系统之宿名。下可推知，不再加注。

及秦并吞三晋、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国。〔1〕中国于四海内则在东南，为阳；〔2〕阳则日、岁星、荧惑、填星；〔3〕占于街南，毕主之。其西北则胡、貉、月氏诸衣旃裘引弓之民，为阴；阴则月、太白、辰星；占于街北，昂主之。〔4〕故中国山川东北流，其维，首在陇、蜀，尾没于勃、碣。是以秦、晋好用兵，复占太白，太白主中国；〔5〕而胡、貉数侵掠，独占辰星，辰星出入躁疾，常主夷狄：其大经也。此更为客主人。〔6〕荧惑为孛，〔7〕外则理兵，内则理政。故曰“虽有明天子，必视荧惑所在”。诸侯更强，时灾异记，无可录者。

【注释】〔1〕“河山”，黄河、华山。〔2〕“四海内”，《正义》引《尔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之内。”“南为阳，北为阴。故东南为阳，西北为阴。〔3〕“阳则日、岁星、荧惑，填星”，太阳为阳，月亮为阴，外行星为阳，内行星为阴，即木火土为阳，金水为阴。《正义》云：“日，阳也。岁星属东方，荧惑属南方，填星属中央，皆在南及东，为阳也。”〔4〕“于街南，毕主之”、“于街北，昂主之”，昂毕间有天街二星，为黄道所经，所以主国界。街南为华夏之国，街北为夷狄之国。街南近毕，街北近昂，故曰“于街南，毕主之”、“于街北，昂主之”。〔5〕“太白主中国”，秦、晋属西北，为阴，占辰星太白。然秦、晋好用兵，必与中国发生关系，故太白也主中国。〔6〕“更为客主人”，《正义》引《星经》云：“辰星不出，太白为客；辰星出，太白为主人。”〔7〕“孛”，悖乱。荧惑主悖乱，所以下文说，唯有贤明的君主，一定要观察荧惑之所在。

秦始皇之时，十五年彗星四见，久者八十日，长或竟天。其后秦遂以兵灭六王，〔1〕并中国，外攘四夷，死人如乱麻，因以张楚并起，三十年之间兵相殆藉，〔2〕不可胜数。自蚩尤以来，未尝若斯也。

【注释】〔1〕“六王”，韩王安、赵王迁、魏王假、楚王负刍、燕王喜、齐王建。
〔2〕“骹”，音 t2i。“骹藉”，践踏。

项羽救巨鹿，枉矢西流，山东遂合从诸侯，西坑秦人，诛屠咸阳。汉之兴，五星聚于东井。^{〔1〕}平城之围，月晕参、毕七重。^{〔2〕}诸吕作乱，日蚀，昼晦。吴楚七国叛逆，彗星数丈，天狗过梁野；^{〔3〕}及兵起，遂伏尸流血其下。元光、元狩，蚩尤之旗再见，^{〔4〕}长则半天。其后京师师四出，^{〔5〕}诛夷狄者数十年，而伐胡尤甚。越之亡，荧惑守斗；朝鲜之拔，星笈于河戍；^{〔6〕}兵征大宛，星笈招摇：此其荦荦大者。^{〔7〕}若至委曲小变，不可胜道。由是观之，未有不先形见而应随之者也。

【注释】〔1〕“东井”，秦之分野。汉王入秦，五星从岁星聚于东井，是高祖受命的符应。〔2〕“参、毕”，晋之分野。高祖出击匈奴，至平城被冒顿围困七日，故有“月晕参、毕七重”之应。〔3〕“天狗”，大的火流星。“天狗过梁野”，言天狗流过梁地的田野而坠于地。〔4〕“蚩尤之旗”，彗尾弯曲的彗星。〔5〕“京师师四出”，指元光元年卫青伐匈奴，元狩二年霍去病击胡，元鼎五年路博德破南越等。〔6〕“笈”，音 b\$，即孛星。“河戍”，即河南、河北。〔7〕“荦”，音 lu^。“荦荦”，分明的样子。

夫自汉之为天数者，星则唐都，气则王朔，占岁则魏鲜。故甘、石历五星法，唯独荧惑有反逆行；逆行所守，及他星逆行，日月薄蚀，^{〔1〕}皆以为占。

【注释】〔1〕“薄蚀”，《集解》引韦昭曰：“气往迫之为薄，亏毁为食。”

余观史记，考行事，百年之中，五星无出而不反逆行，反逆行，尝盛大而变色；日月薄蚀，行南北有时：此其大度也。故紫宫、房心、权衡、咸池、虚危^{〔1〕}列宿部星，^{〔2〕}此天之五官坐位也，为经，不移徙，大小有差，阔狭有常。水、火、金、木、填星，此五星者，天之五佐，为纬，见伏有时，所过行赢缩有度。

【注释】〔1〕“房心、权衡、咸池、虚危”，二十八宿四象中的主体星宿。〔2〕“列宿部星”，列宿各部之星。

日变修德，月变省刑，^{〔1〕}星变结和。凡天变，过度乃占。国君，强大有德者昌；弱小饰诈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教，其次修禳，正下无之。夫常星之变希见，而三光之占亟用。日月晕适，^{〔2〕}云风，此天之客气，其发见亦有大运。然其与政事俯仰，最近天人之符。此五者，天之感动。为天数者，必通三五。^{〔3〕}终始古今，深观时变，察其精粗，则天官备矣。

【注释】〔1〕“省刑”，减少刑罚。〔2〕“适”，至也。“日月晕适”，义为日月晕的发生。〔3〕“三五”，《索隐》认为是指日月星三辰和五大行星；王元启以为是指上文所言五百岁三大变。

苍帝行德，天门为之开。^{〔1〕}赤帝行德，天牢为之空。^{〔2〕}黄帝行德，天天为之起。^{〔3〕}风从西北来，必以庚、辛。一秋中，^{〔4〕}五至，大赦；三至，小赦。白帝行德，以正月二十日、二十一日，月晕围，常大赦，载谓有太阳也。^{〔5〕}一曰：白帝行德，毕、昴为之围；围三暮，德乃成；不三暮，及围不合，德不成。二曰：以辰围，不出其旬。黑帝行德，天关为之动。^{〔6〕}天行德，天子更立年；^{〔7〕}不德，风雨破石。三能、三衡者，天廷也。^{〔8〕}客星出天廷，有奇令。

【注释】〔1〕王元启认为自“苍帝行德”至篇末当移入上段“最近天人之府”之后。“天门”，指角宿。春天，万物萌发，苍帝行德，故天门开。〔2〕“天牢”，在斗魁下。夏阳主舒，万物竞长，赤帝行德，赦宥罪犯，故天牢空。〔3〕“天天为之起”，少长曰“天”。“天天为之起”，即少长之物开始形成。〔4〕“一秋中”，以下五句言在秋季西北风若五至，则主大赦，若三至，则主小赦。〔5〕“载谓有太阳也”，意义不明。王元启以为是前候岁之注文衍入。〔6〕“天关”，此星在五车南。天关动，言黑帝行德，天关行动也。〔7〕“天子更立年”，旧注释作天子更改年号。根据文义，在四季终了之后，便进入下一年，似为改年之义。〔8〕“三能、三衡”，《正义》曰：“言三台三衡（三衡者，北斗为衡，太微为衡，参四星为衡）者，皆天帝之庭，号令舒散平理也，故言三台三衡。言若有客星出三台三衡之廷，必有奇异教令也。”王元启说：“《正义》以杓、三星为天廷，其说无稽。又《索隐》、《正义》皆蒙上三台为解，故辞费而义晦。”故认为“三能三”以下有缺文。

译 文

天上的星座可以分为五大区域，称为五宫。在中宫正中央的一颗星称为天极星。它比附近的星都较明亮，常居于固定的位置不动，故称其为太一。旁边三颗星为三公，也有人把它们称为天帝的子属。在后面成钩形的四颗星中，最末一颗较亮，为正妃，其余三颗星为后宫的嫔妃之类，像匡卫一样环绕着天极星的十二颗星为藩臣，它们合起来称为紫宫。

正对北斗斗口的三颗星，向北面下垂，而呈端点尖锐的三角形，若隐若现，称作阴德，或叫做天一。紫宫左面的三颗星叫天枪；右面的五颗星叫天棊；后面的六颗星通过银河直达营室的星座，称为阁道。

北斗七星，这就是《尚书》所说的考察旋、玑、玉衡的运动来确定七项政事的星座。斗杓连着东方苍龙的角，斗衡正当着南斗的中央，斗魁则正好枕在参宿的头。因此，十二个月的月建可以用以下三种不同的方法来确定：初昏时用斗杓的指向走月建，杓在地理上的分野相当于华山的西南部；夜半时以斗衡所对定月建，衡相当于中州的河济之间的区域；平旦时以斗魁所指定月建，斗魁相当于代郡东北的区域。北斗为天帝的车子，它在中央运转，代表着天帝循行并节制四方。阴阳和四时的建立，五行的分配，节气和日月行度的确定，各种历纪的配合，都决定于北斗的运动。

与斗魁相对的匡扶天帝的六颗星，称为文昌宫。其中第一颗叫上将，第二颗叫次将，第三颗叫贵相，第四颗叫司命，第五颗叫司中，第六颗叫司禄。在斗魁里面，是贵人的牢狱。在斗魁下方的六颗星，每两颗两颗相近，叫做三能。三能的颜色相同，表示君臣协和；如果颜色不同，表示君臣互相违逆。在北斗第六颗星旁的是辅星，辅星如果明亮而且接近，则辅臣亲睦，国家强盛；如果远离而且暗淡，则辅臣疏远，国家衰弱。

斗杓的末端有两颗星，较近的一颗是矛，称为招摇；较远的一颗是盾，称为天锋。有如钩似环的十五颗星，附属于斗杓，称为贱人之牢。如果牢中星多，则表示狱里囚犯多；如果星少，则犯人得到开脱。

如果天一、枪、棊、矛、盾五颗星颤动，芒角增大，将有战争发生。

东宫之神为苍龙。其代表星座为房、心二宿。心宿为无王颁布政令的明堂，其中大星为天王，前后两颗小星为王子。这三颗星不希望它们在一直线上，在一直线上则天王施政有了疏失。房宿为天府，又称为天驷。天驷的北

面一星即是右边的驂马。旁边有两颗星称为衿，即车的钩铃。北边的一颗星为衿，即车辖。东北弯曲环绕的十二颗星称为旗，旗中有四颗星称为天市，又有六颗星称为市楼。天市里如果星多，表示国库充足；如果星少，表示国库空虚。房宿南方的一群星称为骑官。

角宿左边的星为理，主刑法；右边的星为将，主军事。角宿旁边的大角星，是天王的朝廷。大角星的两边各有三颗星，成钩状，分立如鼎的三只足，称为摄提。摄提星，它正对着斗杓所指的方向，可以更准确地用以指示时节，所以摄提格的名称由此而来。摄提格，就是摄提星至的意思。亢宿为外庙，它主管疾病。它的南北两颗大星，称为南门。氐宿为天的根，主管疫病。

尾宿有九颗星，代表着君臣，如果互相排斥离绝，则君臣不和。箕宿代表着调弄是非的客卿，它主管着口舌之象。

火星如果侵犯和守候在角宿，将有战事发生。火星侵犯房宿、心宿，也是王者忌讳的事情。

南宫之神为朱鸟。它的代表星座为权、衡。衡为太微，是日月五星的宫廷。环绕护卫着它的十二颗星，称为蕃臣：西面为将星；东面为相星；南面四星为执法；中间为端门；端门的左右为掖门。门内的六颗星为诸侯，里面的五颗星称为五帝座。后面聚集着的十五颗星，众星光芒蔚茂，称为郎位。旁边有一颗亮星，称为将位。月亮和五星循着正常的轨道顺行进入太微，则观察它们的出行和在其内守候的情况，如有违犯，由天子派使臣进行诛罚；如果月亮和五星是逆入的，就如不按轨道运行一样，以所侵犯之位，责罚相应的官员。如果侵犯的是帝座，则群臣相从谋为不轨的行迹已经显露；如果是金星、火星侵犯，则情况尤其严重。在太微的西边有五颗成椭形的星座叫作少微，为士大夫。权为轩辕，轩辕为黄龙星座的主体。其前面的一颗大星为女主的象征，旁边的小星则是侍御的嫔妃和后宫之属。月亮和五星对于权星的守犯情况，其占卜的原则与衡星一样。

东井是主管水事的星宿。它的西面成曲形的星座名叫钺。钺的北面是北河，南面是南河。两星分立南北，犹如天阙。日月五星通过其间，就像天津一样。舆鬼宿，主管祠鬼的事，它的中间，有白色的积气，称为质星，也叫做积尸。火星如果守候在南、北河，则战争将起，五谷不登。因此，有德的人先成形于衡宿；帝王将游观，先成形于天潢（五帝车舍）；有伤败的事，先成形于钺宿；有祸害之事，先成形于井宿；有诛杀的事，先成形于质宿。

柳宿为朱鸟的喙，主管草木之事。七星宿为脖颈，为朱鸟的喉，所以柳宿主管急事。张宿为鸟的嗉囊，所以是厨子，主管饮宴客人。翼宿是鸟的羽翼，主管远客到来之事。

轸宿为车子，主管风。它旁边有一颗小星，名叫长沙，这颗星一般比较暗，但有时能达到与轸宿四星相同的亮度。如果五星进入轸宿，那么战争就即将发生了。轸宿南面的一群星星，称为天库楼。天库中有五车，即五柱星。五柱星中如果星数众多，且芒角闪动，不成行列，则主车马骚动。

西宫之神为白虎，其代表星为咸池。咸池星为天五潢，即五帝的车驾和馆舍。火星入五潢，主旱；金星入五潢，有兵；水星入五潢，为大水。五潢中有三柱，每柱各三颗星。如果三柱不成行列，就会有战争。

奎宿又叫封豕，即大猪，主管开沟渠之事；娄宿主管众兵聚集；胃宿为天的谷仓；胃宿南面诸星称为廩积，为堆积牲饲的地方。

昴宿为髦头星，即代表白虎头上的长毛。它是主管胡人的星宿；又主白

衣会，主管丧事和狱事。毕宿叫做罕车，像插着旌旗的车子，它代表边境的军队，主管狩猎。毕宿大星旁边的一颗小星叫作附耳，附耳如果摇动，表示有谗贼乱臣在人君之侧。昴宿和毕宿之间为天街，是日月五星的通道。天街的北面为阴国，南面为阳国。

参宿为白虎的主体。中间成一直线横着的三颗星，就是衡石；其下三颗向下垂的星称为罚，主斩伐芟刈之事；外围的四颗大星，就是白虎的左右肩和两股。另有三颗小星在参宿之北，称为觜觶，为白虎的头，主管守军之事。在参宿之南有四颗星为天厕，天厕下有一颗星为天矢。天矢呈黄色，则吉利；呈青色、白色或黑色，则凶。在参宿西面分三处罗列着的呈弯曲形的九颗星，其一名天旗，二名天苑，三名九游。在参宿的东面有一颗大星叫作狼。狼星如果生出芒角或改变颜色，则盗贼就多了。下面有四颗星叫作弧，与狼相对。狼星与地平之间有一颗大星，叫做南极老人星。如果老人星出现，则社会安定；如果不见，将有战乱。老人星常于秋分前后见于南郊。

附耳星如果进入毕宿之中，那就有战争发生了。

北宫之神为玄武。其代表星为虚宿和危宿。危宿的形状像屋盖；虚宿主管哭泣之事。

在虚宿、危宿之南聚集着许多星，叫做羽林天军。在羽林军的西面为垒星，或叫做钺星。在羽林军的旁边有一颗大星为北落星。如果北落微弱或者不见，羽林军颤动并且星数稀少，这时如果五星侵犯北落或进入羽林军，则有兵灾。如果是火、金、水三星犯入，情况就更为严重；火星主军忧；水星主水患；木、土星主军队吉利。危宿之东有六颗星，两两排列，叫作司空。

营室为天上的清庙，又是天帝的离宫。有阁道与之相通。银河中有四颗星，叫做天驷。旁边一颗星为王良，王良如果闪动，就是策马的象征，则人间就将到处有车骑奔驰了。其旁边有八颗星，横渡银河，称为天潢。天潢旁边是江星。江星一动，人就要涉水了。

杓、臼四颗星，在危宿的北面。它旁边的匏瓜星，如果有青黑星守着，那么鱼、盐就要贵了。

南斗六星为天帝的庙，在它的北面为建星。建星的形状弯曲如旗。牵牛星（牛宿）主管牺牲之事，在它的北面为河鼓。河鼓中的大星为上将，两旁的小星为左右将。牛宿的东边为婺女宿。在婺女宿的北面为织女星，织女为天帝之孙女。

太阳一个月运行一个星次，月亮一个月运行一周天而超行一个星次，因此观察日月的行度，可以揆度岁星运动的顺逆。岁星在五行中属东方木，主春，其判定季节的干支为甲、乙。有失义和国家，其征罚就显示在岁星上面。相对于正常运行，岁星有盈有缩，以它所在的星宿占卜相对应国家的命运。岁星所在星宿相对应的国家不可以去讨伐，这个国家可以征伐其它的国家。岁星运行超过它所应在的星宿，便称为赢，未到达应在的星宿，则称为缩。岁星超舍，其相应的国家将有兵灾，但国家不会覆灭；岁星缩舍，所当的国家有忧患，将有战将死亡，国家倾败。如果岁星所在的地方，其它行星也都相从而聚于一宿，则其相应的国家可以义统率天下。

在摄提格这一岁（寅年），岁阴向左（顺时针）指向寅位，岁星则右行（逆时针）居于丑位。在正月时，岁星与斗、牵牛在清晨时间同出现于东方。这时岁星名叫监德，其颜色青苍而有光。如果岁星运行失了星次，这时在西方应能见到柳宿。其岁早期有大水，晚期干旱。

岁星晨见东方以后，顺行十二度，用时一百日而停止，再逆行八度，用时一百日；然后再顺行。岁星一年行三十度又十六分度之七，平均每天行十二分度之一，计十二年而运行一周天。在每一个会合周期中，开始于晨出东方，结束于黄昏时隐没于西方。

在单阏这一岁（卯年），岁阴在卯位，岁星居子位，二月时与婺女、虚、危三宿在清晨时同现于东方。这时岁星名叫降入，其颜色大而有光。当岁星失次时，在西方应能见到张宿。这一年有大水。

执徐岁（辰年），岁阴在辰位，岁星居亥位。岁星在三月时与营室、东壁晨出东方。这时岁星名叫青章，其颜色青青而章明。如果岁星失次，其时在西方应能见到轸宿。此年早期有旱灾，晚期有水灾。

大荒骆岁（巳年），岁阴在巳位，岁星居戌位。岁星在四月与奎宿、娄宿晨出东方。这时岁星名叫跽踵，其颜色像熊熊燃烧的火焰，赤色而且有光。如果岁星失次，这时在西方应能见到亢宿。

敦牂岁（午年），岁阴在午位，岁星居酉位。岁星以五月与胃宿、昴宿、毕宿晨出东方。这时岁星名叫开明，其颜色炎炎有光。这年应该息武事，不利于治军，只对公王有利。岁星如果失次，这时在西方应能见到房宿。此年早期旱，晚期大水。

叶洽岁（未年），岁阴在未位，岁星居申位。岁星以六月与觜宿、参宿晨出东方。这时岁星名叫长列，其颜色明亮而有光，这时利于用兵。岁星如果失次，在西方应能见到箕宿。

涪滩岁（申年），岁阴在申位，岁星居未位。岁星以七月与东井、舆鬼晨出东方。这时岁星名叫大音，其颜色为明亮的白光。如果岁星失次，在西方应能见到牛宿。

作鄂岁（酉年），岁阴在酉位，岁星居午位。岁星以八月与柳宿、七星、张宿晨出东方。这时岁星名叫长王，其颜色灼灼有光芒。此年国家昌盛，五谷丰收。岁星如果失次，在西方应能见到危宿。虽有旱情，但仍昌盛，有女丧，人民有疾苦。

阍茂岁（戌年），岁阴在戌位，岁星居巳位。岁星以九月与翼宿、轸宿晨出东方。这时岁星名叫天睢，其色白而光辉盛大。岁星如果失次，在西方应能见到东壁。此年有大水和女丧。

大渊献岁（亥年），岁阴在亥位，岁星居辰位。岁星以十月与角宿、亢宿晨出东方。这时岁星名叫大章，呈苍青色。它好像是早晨突然从阴地里跳出来似的，这就叫做正平。与岁星所在星次相对应的国家如果用兵，其将帅必定勇武；如果国家有德，将能使四海臣服。岁星如果失次，在西方应能见到娄宿。

困敦岁（子年），岁阴在子位，岁星居卯位。岁星以十一月与氐宿、房宿、心宿晨出东方。这时岁星名叫天泉，呈玄黑色，但很明亮，此年江池水产昌盛，但不利于用兵。岁星如果失次，在西方应能见到昴宿。

赤奋若岁（丑年），岁阴在丑位，岁星居寅位。岁星以十二月与尾宿、箕宿晨出东方。这时岁星名叫天皓，呈烟黑色，但很清楚。岁星如果失次，在西方应能见到参宿。

岁星有一定的行度，如果当居某宿而不居，或者虽然居其位但左右摇动，不该去而又提早离去，与其它星会合，那么所当的国家有凶。岁星在其宿久居不行，则所当之国有厚德。如果其有芒角且颤动，其光芒时大时小，颜色

数变，则人主有忧。

岁星失次超过一宿以上，盈入东北，则三个月生天棊，长四丈，末端锐；盈入东南，三个月生彗星，长二丈，形状像扫帚；退缩入西北，三个月生天橈，长四丈，末端锐；退缩入西南，三个月生天枪，长数丈，两头尖锐。应该谨慎地观察岁星的赢缩状况，其对应的国家不可举事用兵。岁星出现时像要往上浮却下沉，其对应的国家对土地有所收获；岁星如果像要往下沉却又上浮，则所当的国家将要丧失土地。岁星的颜色赤而有芒角，其所居的国家昌盛。如果赶在岁星生芒角时去打仗，将不能取得胜利。星色赤黄而且下沉，则所当的国家将获得大丰收。岁星的颜色青白而赤灰，而所对应的国家将有忧患。月食岁星，则所对应的国家有逐相之事。岁星与太白相遇，所当的国家就要有失败的军队了。

岁星一名摄提，一名重华，一名应星，一名纪星。营室为天上的清庙，也就是岁星的庙。

观察惩罚之气，以判定荧惑的方位。荧惑在五行中属火，主夏，其判定季节的干支为丙、丁。如果有失礼的国家，其惩罚就显示在荧惑上，这就是荧惑失行。荧惑出现则有兵，消失则兵散，以它所在星宿的分野判断凶吉，荧惑代表了勃乱、伤残、贼害、疾病、死丧、饥馑和兵灾。荧惑逆行二宿以上，然后停留在那里，则三个月有殃；五个月受到敌军的攻击；七个月失去一半土地；九个月失去大半土地；如果从晨出东方到夕入西方这个过程中，一直与该星宿同出入，则相应的国家就要灭亡了。荧惑所停留的国家，如果灾祸很快地到来，则本来应该严重的灾祸反而变小了。如果荧惑守候在舆鬼南面，则男子受害；守在北面，则女子受害。如果荧惑芒角闪动，并且绕圈打转，或者忽前忽后，忽左忽右，则灾害更为严重。与其它行星相遇，如果光芒相及，则有灾；不相及，则无灾。如果行星都跟随荧惑聚于一宿，则其下之国就能以礼统率天下。

推算荧惑行度的方法是，晨出东方，顺行十六宿而留；逆行二宿，计六十天；再顺行十数宿，计十个月，然后夕隐没于西方；伏行五个月，再次晨出东方，完成一个周期。荧惑夕出西方叫做反明，这是所当之国忌讳的。荧惑向东顺行快，一天行一度半。

当荧惑向东、西、南、北方向疾行时，双方之兵都聚集在它的下面，当顺着其运行方向用战时，便获得胜利；逆着方向时，则失败。荧惑如果跟随着太白，则军队有忧；离开太白时军队将退却；荧惑出现在太白北边，将有分军攻击；出现在太白南边，将有副将出战；荧惑在运行过程中如果被太白赶上了，将有破军杀将之事发生。荧惑进入并守、犯太微、轩辕、营室时，这是所当者忌讳的事情，心宿为天上的明堂，也就是荧惑的庙，对此要谨慎地占候。

斗宿是各种天体运行的起算点，计算与斗宿相会的状况，可以确定填星的位置。以五行来推算，填星属中央土，主季夏，其判定季节的干支为戊、己。土为黄帝主德，女主的象征。填星一岁顺行一宿，其所居之宿相应的国家吉利。不当居而居，或是已经离开而又返回，回来后还停留着，则所当的国家将得到土地，否则将得到女子。如果当居而不居，或者已经停留下来又向东或向西离去，则所当的国家将丧失土地，不然将丧失女子，该国不可举事用兵。它停留得越久，其相应国家的福分就越厚重；停留得短，则福薄。

填星另一个名字叫地侯。主年岁的丰歉。它每岁行十三度又一百十二分

之五度，日行二十八分之一度，计二十八岁行一周天。在其所居的地方，如果五星都相从而聚于一宿，则其相应的国家可以得到人们的依重而统率天下。如果礼、德、义、杀、刑这些维持天下的理法都丧灭了，那么填星也就会因此而动摇。

填星运行如果赢，做王的不安宁；如果缩行，则出战的军队不得复返。填星，它的颜色是黄的，有九道芒角，音中黄钟之宫。填星失次超过二三宿称为赢，所当国家的国君将要死亡，否则将有大水暴发；失次迟于二三宿称为缩，所当之国王后将有悲戚事，该年将亡而不得复生，不然将天裂地动。

斗宿为天上的太室，填星之庙，是属于天子之星。

木星与土星相合，将有内乱和饥荒发生，这时不能用兵，战之则败；木星与水星相合，则应更改策略和行事；木星与火星相合主干旱；木星与金星相合为白衣会，主丧亡疾病，也主水灾。金星在木星南称为牝牡，主当年谷熟；金星在木星北，则当年毫无收成。火星与水星相合为焮，与金星相合为铄，主丧，不可以兴事，用兵将大败；火星与土星相合有忧，主有作孽的公卿，国大饥，战则败，有败军，军受困，办事将一败涂地。土星与火星相合，谷物丰收，但国家将受到困阻，有覆灭的军队，所当之国不可以兴办事业，与二星所出相对应的国家将失地，与所入相对应的国家将得地；土星与金星相合，则主疾病，内有叛军，将失地。木火土三星相合，与所在星宿相当的国家内外均有兵与丧亡，将改立王公；如四星相合，则兵、丧二灾将同时发生，君子有忧患，下民将流亡；如果五星相合，那就要改弦更张了，有德者，受到人民的拥戴，改立为王者，统率着四方，子孙也蕃茂昌盛，无德者，则遭受祸殃，以至于灭亡。如果五星皆大，则影响的事也大，如果五星皆小，则事也小。

行星提早出现为赢，赢者为客，晚出现为缩，缩者为主人。二者均为失次，必有应验于斗杓。三行星同处于一舍为合，互相侵袭为斗，二星相距在七寸以内，就必定发生斗的现象。

五星有白环，主丧和干旱；有赤环，则内有不平事，主兵；有青环，主水患；有黑环，主疾疫，多死丧；有黄环，则吉利。星赤色而有芒角，则有敌人来犯我城池；星呈黄色而有芒角，则有土地的争执；星呈白色而有芒角，将有哭泣之声；星呈青色而有芒角，则有兵患；星呈黑色而有芒角，则有水灾。如果五星颜色相同，则天下息兵，百姓昌宁，春风秋雨，冬寒夏暑，风调雨顺，没有灾异。

填星晨出东方后，顺行经一百二十日，转而向西逆行，逆行一百二十日以后，再次向东顺行，共见三百三十日，而夕入西方，入伏三十日而复晨出于东方，完成一个运动周期。上元太岁在甲寅之年，镇星在东壁，东壁是从营室分出的，故也就是在营室。

观察太阳的运行可以判断太白的方位。太白在五行中属西方，主秋，其判定季节干支为庚、辛。太白主杀，如果刑罚有疏失，其惩罚将显示在太白上：太白运行失常，其吉凶将呈现在所对应的国家。太白晨出东方，运行十八宿，用时二百四十日；然后再隐没于东方，伏行十一宿，用时一百三十日；夕入西方以后，伏行三宿，用时十六日而再次晨出东方。如果太白当出不出，或者当入不入，这是失舍，便应在军队破败，或者发生君位被篡之事，二者必居其一。

以历纪的上元摄提格之岁（寅年），太白与营室晨出东方开始起算，自

营室起，行十六宿，至角宿而隐没于东方；伏行十二宿，至营室而夕出西方；又行十六宿，至角宿而夕入西方；伏行后再次与角宿晨出东方，完成一个会合周期，共行星四十四宿左右。第二周与角宿晨出，入于毕宿。伏行后与角宿夕出，入于毕宿，伏行后与毕宿晨出东方。第三周与毕宿晨出，入于箕宿，与毕宿昏出，入于箕宿。第四周与箕宿晨出，入于柳宿，与箕宿昏出，入于柳宿。第五周与柳宿晨出，入于营室，与柳宿夕出，入于营室。第六周又与营室晨出，完成了一个大的会合周期，凡出入东西各五次，需时八年，即二千九百二十日，再次与营室晨出东方。平均的结果是，大约一岁一周天。当金星刚开始晨出东方时，其运行缓慢，平均一天行半度，一百二十日，必行一、二宿；达到极点后，日行一度半，一百二十日而入于东方。当它行低而近日时，叫做明星，性柔和；当它行高而远日时，叫做嚣，性刚强。它刚从西方出现时，行度较速，平均每天行一度半，共行一百二十日；达到极点后，就开始行迟，每天行半度，计一百二十日，必行一、二宿，然后夕入西方。当它行低而近日时，叫做太白，性柔和；当它行高而远日时，叫做大相，性刚强。它以辰、戌方位出，以丑、未方位入。

如果太白当出现而不出现，不当入而入，则天下将息兵，在外的兵也将返回。未当出而出，当入而不入，则天下将有兵灾，所当之国破败。如果按时出入，则所当之国昌盛：其出于东方，主东方之国；入于东方，主北方之国；出于西方，主西方之国；入于西方，主南方之国。如果停留的时间长久，则所主的那一方有利；停留短，则所主的那一方有凶。

其夕出西方，向东运行，则正西方的国家吉利；其晨出东方，向西运行，则正东方的国家吉利。金星的运行一般不能经天，一旦经天运行，则天下就将发生大的变革了。

太白星小而有芒角闪动，主有兵起。开始出现时大，后来变小，则兵弱；开始出现时小，后来变大，则兵强。太白出行距地高，则用兵深入吉利，不敢深入则凶；太白出行距地低，则用兵不深入吉利，深入则凶。太阳偏南方时（在赤道南）金星在日南，太阳偏北方时（在赤道北）金星在日北，则金星的运动叫做赢，主侯、王不宁，用兵时进则吉，退则凶；日在南方金星在日北，日在北方金星在日南，这时金星运动叫做缩，主侯、王有忧，用兵时退兵吉利，进兵则凶。用兵应该像太白那样，太白行疾，兵易疾行；太白行迟，则兵易迟行。太白有芒角，则士兵敢战；太白动摇轻躁，则军队也轻躁；太白圆且稳静，则军队也稳定。顺着太白星芒角所指的方向出击则吉利，反之则凶。太白出则出兵，太白入则收兵。太白呈赤色且有芒角，则有战争发生；呈白色且有芒角，则有死丧之事。呈黑环且有芒角，主有忧，有与水有关的事情发生；呈青环且有芒角，也有忧，有与木有关的事情发生；呈黄环且有平和的芒角，则有与土有关的事情发生，将会获得好收成。如果已出三日而又微微隐没，或者已入三日后又长时间地复出，这就称为奕，所当的国家将有军队溃散和将帅的败北；如果已入三日又再次微微出现，或出三日而又长期没入，则与其相应的国家有忧患，军队的粮食和军需品将白白送给别人使用，兵卒虽多，也将变成敌人的俘虏。太白如果夕出而失行，则外国败；晨出东方而失行，则中国败，如果其环大且呈黄色而润泽，则可看作好事；如果其环大而且呈赤色，则有盛兵而不战。

太白的颜色是多变的，其白色可与天狼星相比，赤色可与心宿大星相比，黄色可与参宿左肩之星（参宿四）相比，苍色可与参宿右肩之星（参宿五）

相比，黑色可与奎宿大星（奎宿九）相比。如果五星都跟随太白聚于一宿，则相应的国家可以兵威统率天下。太白如果实居其位，则相应的国家有所收获；如果是由于盈缩之故而居之，则就没有收获。利用太白，可以作出多种占卜，但主次各有不同。判断的根据是，其运行的盈缩胜于颜色，颜色的变化又胜过所处的方位，所出现的方位又胜于不出现太白的地方（失次），总起来说，盈缩所引起的影响，超过了其它的一切影响。如果太白出而停留在桑榆间不动，将有害于所当的国家；如果很快地上升，没有到应该到的日子，便上升到超过全天三分之一的宿度，将有害于所对的国家；如果金星运行上而复下，又下而复上，则主有反叛的将军。如果金星入月，主有将军受刑戮。金木二星合而光不相及，其下所当的国家不会遭遇交战，虽然起兵，也不会发生战斗；如果二星合而光芒相及，则郊野里就会有破败的军队了。太白在西方出现，如果在黄昏时从暗处出，阴兵强；在暮食时出，是稍弱；夜半出，中弱；在鸡鸣时出，则大弱，这时称为阴陷于阳。如果黎明时在东方出现，阳兵强；鸡鸣时出现，小弱；夜半时出现，中弱；黄昏时出现，则大弱，这时称为阳陷于阴。如果在太白伏行时出兵，则兵有祸殃。如果太白在卯南（东南）出现，则南军胜北军；出现在卯北（东北），则北军胜南军；在正卯（正东）出现，东方的国家有利；在西北（西北）出现，北军胜南军；在西南（西南）出现，南军胜北军；在正西（正西）出现，则西方的国家胜。

太白与列星相犯，有小的战争；五星相犯，则有大战。相犯时，如果太白在列星南出现，南国败；在列星北出现，则北国败。太白行得快，表示有武事，停留不动，有文事。太白星色白而有五道光芒，则早出有月食，晚出有妖星和彗星，将影响到地上相应的国家。太白出现于东边为德，从左边迎着太白的方向办事则吉利；太白出现于西边为刑，从右边背着太白的方向办事则吉利，与之相反则都凶。如果太白的光亮能够照物见影，打仗则能取胜。如果白天见太白经天而行，称为太白争明，主强国弱，小国强，女主昌盛。

亢宿为疏庙，是太白的庙。太白是大臣，号为上公。太白的其它名字还有：殷星、太正、营星、观星、宫星、明星、大衰、大泽、终星、大相、天浩、序星、月纬。关于大司马位，应谨慎地用以上方法进行占卜。

观察太阳与辰星的交会情况，可以推知辰星的方位。辰星在五行中属北方水，为太阴的精气，主冬。其判定季节干支为壬、癸。如果刑罚有疏失，其征罚就应验在与辰星所在星宿相应的国家。

用辰星可以校正四时：如果辰星与奎、娄、胃宿夕出，则这些星宿为在太阳以东的五宿，在分野上属齐，应是仲春春分；如果辰星与东井、舆鬼、柳夕出，为太阳以东的七宿，在分野上属楚，应是仲夏夏至；如果辰星与角、亢、氐夕出，为太阳以东四宿，分野上属汉中，应是仲秋秋分；如果辰星与尾、箕、斗、牵牛晨出东方，则这些星宿俱在太阳以西，分野上属中国，为仲冬冬至。辰星的出入，常在辰、戌、丑、未方位。

辰星过早出现，将有月食发生，过迟出现，将有彗星和妖星。辰星应见不见为失行，主追兵在外而不战；如果一个季节不出现，则该季节天下不和；如果四季不出，则天下将发生大的饥荒。如果在该出的时候出现，色白为旱；色黄为五谷丰收；色赤有兵灾；色黑有大水。辰星出东方，如果形大而色白，虽有敌兵在外，也能化解。如果辰星在东方，为赤色，则中国胜利；如在西方，为赤色，则外国有利。如果辰星为赤色，虽无敌兵在外，也将发生战乱。当辰星与太白同出东方并皆为赤色时，则外国大败，中国胜利；同出西方并

皆赤色而有芒角时，则外国有利。如果五星分布于天空的一半，都聚于东方，则中国利；聚于西方，则外国用兵者利。如果五星都跟随辰星而聚于一宿，则所对应的国家可以凭借法令统率天下。如果辰星不出，则太白为客；辰星出，则太白为主人。辰星出但不跟随着太白运动，则野外虽有军队，却不会发生战斗。如果辰星出东方，太白出西方；或者辰星出西方，太白出东方，称为格（不和同），野外虽有军队，但不会交战。如果不在应出之时而出，则当寒反暖，或当热反寒。如果当出不出，称为击卒，主天下兵革大起。如果辰星入太白中，后又从上面出现，主军队破败，将领被杀，客军胜；如果从下面出现，则主客亡地。辰星芒角所指的方向，主有破败的军队。辰星一名兔星，它环绕太白运动，如果相斗，则将发生大的战争，主客胜；如果辰星通过太白，中间容下一剑之地，则会发生小的战争，也主客胜；辰星居太白前，两军罢战；辰星出现在太白左面，则有小的战斗，如果辰星与太白相摩擦而过，则主有数万人的大战，有将吏死亡；如果辰星出现在太白的右方，相距三尺，主两军紧急约战。辰星有青色芒角，主兵忧；有黑色芒角，主水灾；有赤色芒角，主走投无路的败兵的末日到了。

兔星有七个名字，那就是小正、辰星、天橈、安周星、细爽、能星、钩星。它的颜色黄而且光亮较小，出行之后运行得快，所以天下的制度常有变革而不完善。兔有五种颜色，呈青环时则有忧，呈白环时有丧，呈赤环时中有不平，呈黑环时吉利。有赤色芒角时主敌兵犯我城，有黄色芒角时主争地，有白色芒角时将听到号泣之声。

辰星晨出东方，行四舍，计四十八度，二十日后，又隐没于东方；辰星夕出西方，行四舍，计四十八度，二十日后，又隐没于西方。另外一种情况，在室宿、角宿、毕宿、箕宿、柳宿观察它。如果辰星从房心二宿间出现，将有地震发生。

辰星有颜色的变化，如果春季呈青黄色，夏季呈赤色，秋季呈青白色，则为丰收年景。冬季辰星如果黄而不明，即使后来改变颜色，这个时期也不会昌盛。春季如果不见辰星，则主大风，秋季没有收成；夏季不见辰星，则主有六十日之干旱，同时有月食发生；秋季不见辰星，有兵灾，春天草木不生；冬季不见辰星，有六十天的阴雨，有流民，夏季草木不生。

二十八宿在地理上的分野是：角、亢、氏三宿为兖州。房、心二宿为豫州。尾箕二宿为幽州。斗宿为江、湖之地。牵牛、婺女二宿为扬州。虚、危二宿为青州。营室、东壁二宿为并州。奎、娄、胃三宿为徐州。昴、毕二宿为冀州。觜、参二宿为益州。东井、舆鬼二宿为雍州。柳、七星、张三宿为三河地区。翼、轸二宿为荆州。

七星宿为员官，辰星的庙，是主管蛮夷的星。

两军对阵，则有日晕。日晕均匀，则两军势均力敌；日晕厚而且长大，则互有胜负；日晕薄而且短小，则没有胜负。日晕重重相抱，则军将大破；无抱，则两军修和；日晕相背，则不和，两军分离而去。日晕直立，主自立，有王侯立，有破军杀将。既负又载（日上日下均有光气），主有喜事。日晕如被围在日中央，则主被围者胜，如日晕在外，主围者胜。日晕如果外青而中赤，则双方媾和而去；外赤而中青，则交恶而去。如果气晕先到而后去，则守军胜；如果先到者先去，则守军前利后害；如果后到者后去，则守军前害而后利；如果后到先去，则前后都受害，守军不胜。日晕出现后离去，如果出现的时间很短暂，则虽然战胜却无所收获；出现半日以上，则能获大功。

如果有短而直、上下都尖锐的白虹出现，则相应的一方将有大的丧亡。以日晕占卜胜负，近者三十日，远者六十日应验。

日食的占卜是，日食时，与太阳所处星宿相应的国家不利；生光时，与生光相应的国家有利。如果日食食尽，则咎在主位。以当时太阳所处的方位和所在星宿，再配合以日期和时刻，用以占卜相应国家的吉凶。

月亮在中间轨道运行时，则天下安宁和平。在阴间（中道以北）运行时多水，多恶事；中道以北三尺的地方有阴星；距离中道以北三尺处为太阴道，月行太阴道，则有大水和兵灾，当月亮在阳间（中道以南）运行时。则有骄恣的事情发生；在中道南三尺处是阳星，月亮行于阳星，则多大的刑讼；中道南三尺处为太阳道，月行于太阳道，则主大旱和丧事。角宿为天门，月亮如十月过天门，则四月水发，如十一月过天门，则五月水发，如十二月过天门，则六月水发，水深近则三尺，远则五尺。月亮若犯四辅（房宿），则有辅臣受诛。月亮如果运行至南、北河，则以阴阳判断旱、水、兵丧。

如果月食岁星，则与所在星宿相应的地方将发生饥荒或败亡；月食荧惑主有乱；月食填星主下犯上；月食太白主强国战败；月食辰星主有女乱，月食大角星则人君有忌讳；月食大火星，主有内乱的贼人；月食列宿，则该宿所相应的地方有忧患。

推算月食的周期，从历元开始之月的第一次月食起算，以后每隔五个月可能有一次月食发生，接连六次；然后又每隔六个月可能有一次月食发生，接连五次；然后又每隔五个月可能发生一次月食，接连六次；以后隔六个月可能有一次；又隔五个月可能有一次，接连五次，共计一百十三个月而完成一个月食周期（前后总月数不合，当有误），又回到初始状态。所以月食是经常发生的事，而日食就不常见了，见之必有灾应，故《诗经》说“于何不臧”。以日时干支占卜月食吉凶的方法如下：甲乙主四海之外，所以海内之日月食不必占卜；丙丁主江、淮、海、岱，戊己主中州的河、济，庚辛主华山以西；壬癸主恒山以北。日食应在国君，月食应在将相。

国皇星，形大而赤，样子很像南极老人星。与所出现的宿位相应的地方有战争发生，并且兵力强盛，而与其对冲的国家则不利。

昭明星，形大而色白，没有芒角，忽上忽下移动。所当的国家将有战争，而且多变乱。

五残星，出现于正东方的地平之上，其形状像辰星，离地可达六丈。

大贼星，出现于正南方地平之上，星离地可达六丈，形大而且呈赤色，常常闪动而有光辉。

司危星，出现在正西方地平线以上，离地可达六丈，形状大而呈白色，像太白星。

狱汉星，出现在正北方地平以上，离地可达六丈，形大而呈赤色，常常闪动，仔细观察，中间是青色的。这四方所出现的异星，如果在不应出的方位出现，则所当的国家有兵灾，与其对冲的国家也不吉利。

四填星，出现在四角，离地可达四丈。

地维、咸光星，也出现在四角，离地可达三丈，其光像月亮始出时的样子。其出分野所当的国家有乱事，作乱者亡，有德者昌盛。

烛星，形状像太白，它出现时并不移动，一现即灭。出现时相应国家的城邑有乱事。

有一种如星非星、如云非云的天体，叫做归邪。当归邪出现时，就必定

有归国者回国。

星是金属散发出来的气体而形成的，它的本质为火。星多则国家吉利，星少则国家凶。

银河也是金属散发出来的气体形成的，它的本质为水。银河中星多，则地上多水，星少则旱，这是大概的原则。

天鼓，它发出的声音似雷非雷，音在地表而传到地下。其所出现的地方，将有兵事。

天狗，其形状像大的奔星，出现时有声响，它落到地上，形状像狗。在坠落的过程中，其炎炎的火光冲天，落到地下之后，下面的圆坑有数顷田大。上面尖锐的，则呈黄颜色。主在千里之外破军杀将。

格泽星，像火焰的样子，呈黄白色，从地上升起而上行。下面大，上面锐。凡是格泽星出现的地方，不须耕种就能得到收获；但如果土地方面的收获，则就必然有大的祸害发生。

蚩尤旗，其形状像彗星，但尾弯曲像旗子，它的出现，主王者征伐四方。

旬始，常出现于北斗星旁边，其形状如雄鸡。当其发怒时，呈青黑色，像匍匐着的鳖。

枉矢，状如大流星，像蛇行似地行动，呈苍黑色，看上去好像长了羽毛似的。

长庚，如一匹布似地分布在天上。此星如果出现，将有兵灾。

星落到地上，便是石头。在河、济之间的地方，常有坠星发现。

天气晴朗，就可能看到景星出现。景星是德星。其形状不定。常出现于有道德的国家。

大凡观察云气，从较低的地方仰着头向上观察时，能看到三四百里；如果在桑榆之上向远处平望，可以看到一二千里远；如果爬到高山上俯视远处，可以看到三千里远。云气有各种形状，以有兽居上者为胜。

各地云气的颜色不同，自华山以南，云气下黑上赤；嵩高、三河的郊外，云气为正赤色；恒山的北方，云气下黑上青；勃、碣、海、岱之间，云气都是黑色的；江淮之间，云气都是白色的。

认识了这些带有地方特征云气之后，便能识别和判断带有各种事物特征云气。象征得到徒众的云气是白色的；得土功的云气是黄色的；车队的云气忽高忽下，往往聚在一起；骑队的云气则低而宽广；得士卒的云气则转转扭曲。前低后高的云气主军行疾；前方而后高的云气主士气锐；后锐而低的云气主军退行；平平的云气主军行舒缓；前高而后低的云气主不停而返回。两气相遇，则低胜高，锐胜方。低低地沿着车辙而来的云气，不过三四日军情即能表现出来，离开五六里远可以看到；离地七八尺高而来的云气，不过五六日即能显现，离开十余里远可以看到；离地一二丈而来的云气，不过三四十日即能显现，离开五六十里远能看见。

摇梢之云，其中颜色洁白的，主将领悍勇而士卒怯懦，基部大而前端延长到很远处的云，主战争；颜色青白、前端低下的云气，主战胜；前面赤色而向上仰的云气，主战不胜。阵云像直立的墙垣；杼云形状像杼；轴云如螺旋，两端尖锐；构云牵着云像绳子，在前面横亘全天，它的一半也有半天宽；那种霓虹，类似阙旗，所以尖锐；钩云弯曲。以上各种形状的云气，还须以五种颜色配合占卜。润泽而转密在一起，出现时形象异常动人的云气，方才有征兆可占。战争将要发生，则云气必合斗于所当之地。

王朔所占候的内容，都取决于太阳旁边。日旁的云气，是人主的象征，都依它们的形状来占卜。

因此，象征北方夷狄的云气，就像群畜和穹庐的形状。南方蛮夷的云气，象征着舟船和旗帜的形状。行将发生大水的地方，军队溃败的战场，国家破灭的废墟，地下藏有金钱和财宝等处的上方，都有云气呈现出来，不可不仔细观察。海边的蜃气像真正的楼台，广野的云气像宫阙的样子。各地的云气，各与其山川人民所积聚而生的云气相当。

因此，占候各地繁荣衰落的人，每到一个都邑，就必须考察疆界田地的治理和城廓房舍门户的润泽状况，然后再考察车驾服饰畜产等重要物资，凡是充实者则吉利，虚耗者凶。

如烟非烟、如云非云、繁茂杂乱、内中萧疏地散布着形如圆形囤仓的云气，称为卿云。卿云主喜气。另一种如雾非雾，但并不沾湿衣冠的云气，如果出现了，则其地将发生战争，人人都将披甲参战了。

雷电、霞虹、霹雳、夜明这些现象，都是由于阳气动而产生的。春夏则出现，秋冬则掩藏，所以占候的人无不等待观察。

在自然变化上，要观察天开裂见物悬示的现象；还要观察山崩陵徙，河川壅阻，溪谷堵塞，水流回旋起伏，地面隆起，水泽枯竭，显示迹象。在人事上，要观察城廓里弄的繁荣和衰落；从宫庙邸第，可以了解到人民居处的状况；从童谣习俗车辆服饰，去了解人民的饮食；从五谷草木，去观察它们生长的地方；留意府舍廐库、四通之路的状况；从六畜禽兽，去了解它们生长繁衍的环境；从鱼鳖鸟鼠，观察它们藏匿的地方；留意鬼哭呼号，使人相遇而惊的现象。虽然可能是传说之言，但仍然有可信的地方。

凡是占候年成的好坏，一定要谨慎地观察一岁的开始。一岁的开始有四种：一曰冬至日，是万物刚刚开始萌发；二是腊明日，这是群众卒岁、围聚饮宴、引发阳气的日子，故称为初岁；三是正月初一，王者的岁首；四是立春日，为四季之开始。此四种岁始，是占候之人观察的日子。

汉朝人魏鲜曾经收集过腊明日和正月朔旦时决定八风的方法。风从南方来，则大旱；风从西南，小旱；从西方，有兵；从西北，大豆丰收，有小雨，促成起兵；从北方，为中等年成；从东北，为上等年成；从东方，有大水；从东南，人民有疾疫，收成差。而八风应与其对冲相遇的风相比较，以判断多者为胜：多胜少，久胜短，速胜慢。风对五谷的占兆是：旦至食时，主麦；食时至日昃时，主稷；至 时，主黍； 时至下 ，主豆；下 至日入，主麻。要求腊明日和正月朔日这一天整天有云有风有太阳。逢着这样一天则该年收获时间长而且结实多；遇到无云而有风有太阳，则该年收获时间短而结实多；遇到有云有风无太阳，则该年收获时间长但结实少；遇到有太阳无云无风，则该年庄稼将受到损害：如果一顿饭的时间无云无风，则收成小损；如果煮熟五斗米的时间无云无风，则收成大损；如果后来风复起而且有云，则受损失的庄稼还能复苏过来。所以，应该考虑不同时刻的云色，选择种植适宜的作物。如果该日有雨雪而且寒冷，则该岁年成不好。在岁始那一天，如果是晴朗的天气，就听城里人民的声音，如果是中宫声，该岁善吉；如果是中商声，该岁有兵灾；如果是中徵声，该岁天旱；如果是中羽声，该岁有水患；如果是中角声，则收成不好。另一种占卜丰歉的方法：这就是从正月朔旦开始，卜人民吃粮的多少，看哪一天下雨，每推迟一天下雨增食粮一升，直至初七日为止，超过初七下雨就不占了。还有一种占卜的方法是：从正月

初一日数至十二日，日数和月数相对应，看这十二天的雨情，用以占一年十二个月的水旱。如果为超过千里范围的大国占卜，则就像为天下占卜一样，需要以整个正月来占卜了。该月中以各日月所在星宿、各日的太阳、风、云的状况，综合起来占卜各地的年成好坏。但是，总起来说，还必须观察太岁的所在来确定：太岁在金位（西方申酉戌），丰收；在水位（北方亥子丑），庄稼毁坏；在木位（东方寅卯辰），有饥荒；在火位（南方巳午未），干旱。这就是占卜一岁美恶的大概情形。

正月的第一个甲日为上甲日，该日如果风从东方来，则该年适宜于养蚕；如果风从西方来，而且日出时有黄云，则该年岁恶。

冬至白天最短。这个时候如果将土炭放于称衡之上，综合观察土炭上称衡移动、鹿角解蛻、兰根发芽、泉水跃出的日子，这些物候是阳气开始萌动的象征，由此可以概略地得知冬至的日期。确切的冬至日期，则主要决定于晷影长短的变化。一般地说，与岁星所在星宿相应的国家将五谷丰收，社会昌盛，与此星宿相对冲的国家则有祸殃。

太史公评论说：自从开始有人类以来，君主哪有不推算日月星辰的运行以定历法呢？待到三皇五帝时，他们承继前人的知识，并且进一步发扬光大。他们尽力发展中原的文化，对外治理夷狄，分中国为十二州。抬头则观察天象的运行法则，低头则取法于地上万物的变化规律：天有日、月之分，地有阴消阳化之别；天有五星的运行，地有五行的交替变化；天有列宿的分布，地有州域的临接。日月星三光，是地上阴阳的精气上升后形成的，这精气的根源则在天上，所以圣人能够认识和掌握它。

幽王、厉王以前的事，那已经是很久远了。所见到的天变，都是各国特殊的现象，并没有代表性，各家以不同的物异变怪来占卜，用以牵合当时的应验，因此，古代流传下来的图籍中所记载的吉凶征兆，并不全都可以作为法则。所以孔子在论六经时，只记载奇异天象，并不论及应验的状况。以至于天道性命的理论并不轻易外传；即使传授，也不必详细解说，只能自己去领略其中的奥妙；如果传授的并非是合适的人，即使给他详细解说了，也不能理解。

以往传授天数的人，在高辛氏以前有重、黎；在唐、尧、虞、舜时有羲氏、和氏；夏代有昆吾；殷商有巫咸；周王室有史佚、苾弘；在宋国有子韦；郑国有裨灶；齐国有甘公；楚国有唐昧；赵国有尹皋；魏国有石申夫。

天运是三十年一小变，一百年一中变，五百年一大变，三大变为一纪，三纪而齐全，完成了一个循环。所以当政的人必须要密切关注三十年一小变，五百年一大变的规律，并细察前后各千年的情况，然后天人之间的关系才能保持完备。

太史公研究古代的天变，却没有一件是现在可能详考的。大概在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日食纪录三十六次，彗星三见，宋襄公时星的陨落像下雨似的频繁。那时天子微弱，诸侯以武力决定政事，五伯一个接一个地兴起，相继做盟主。从此以后，强众的欺凌弱寡，大国并吞小国。秦、楚、吴、越等国，本来均是夷狄之邦，后来相继成为强伯。田氏篡夺了齐国，韩、赵、魏三家分晋，开始了战国时代。各国争相攻城略地，战争一个接着一个，城市和都邑数次遭到屠杀和破坏，人民饥谨、疾疫，焦虑痛苦万分，各国君臣都感到忧虑患难，因此伺察吉凶的预兆，占候星象云气的工作，就显得更为重要了。近代十二诸侯征战，七国相继称王，献合纵连横之计的前行后继。

尹皋、唐昧、甘公、石申夫等依据当时的时势，在著述中各自写下了他们依灾异占时势的思想，因此他们的占验凌乱庞杂，如米盐般地琐碎。

以二十八宿的分野主占十二州的吉凶，同时以北斗斗柄所指十二方位配合进行占卜，这种方法由来已久。秦国的疆域在西方，所以候在太白，占于狼星、弧星。吴、楚的疆域在南方，所以候在荧惑，占于鸟星、衡星。齐、燕的疆域在北方，所以候在辰星，占于虚宿、危宿。宋、郑的疆域在东方，所以候在岁星，占于房宿、心宿。晋国的疆域在北方，所以也候在辰星，占于参罚。

秦国并吞三晋、燕、代以后，自黄河、华山以南为中国。中国对于海内来说，在东南部，所以为阳；阳则主于太阳、岁星、荧惑、填星；阳占于街南，以毕宿为主。西北则是胡、貉、月氏等穿皮衣拉弓的民族，为阴；阴则主月、太白、辰星；阴占于街北，以昴星为主。中国的山川为东北走向，其维系之处，首在陇、蜀，尾没于勃、碣。所以秦晋好用兵，还得占太白，则太白也主中国；而胡、貉屡次侵略，独占于辰星，辰星出入总是匆忙急躁，所以主夷狄。以上是大概的占法。这是太白更换着做客、主人的状况。荧惑为悖乱，对外则主兵，对内则主政。所以说“虽有圣明的天子，还必须要考虑荧惑的所在”。至于诸侯更迭强霸，不同时期对灾异应验的说法不同，所以也就难以记录了。

秦始皇的时候，在十五年中彗星四见，停留时间长久的达八十天，长度有的甚至横亘整个天空。其后秦国终于以兵力灭了六国，统一中国，向外攘除四夷，以至于死人如麻。后来张楚群雄并起，在前后三十年间兵革一次又一次，不可胜数，这是自蚩尤以来，还没有像这样的。

项羽救巨鹿时，显现出枉矢（大流星）向西奔流的异常天象。他与太行山以东的诸侯联合起来，西进坑埋秦国士兵，屠毁咸阳。

汉朝兴起时，有五星聚于东井的瑞象。高祖与匈奴作战，被围平城，月亮正行于参、毕二宿之间，有月晕七重的异常天象。参主赵地，毕主边兵，七重正应着被围七日。诸吕作乱，有日食之应验，白天突然昏暗了下来。吴楚七国反叛时，有彗星出现，长数丈；天狗星陨落梁地；等到战乱发生时，果然伏尸流血于梁地。元光、元狩年间，有蚩尤旗（彗星）再次出现，长达半个天空。后来京师军队四出，与夷狄战争数十年，讨伐胡人尤其激烈。越国灭亡的时候，正好显出荧惑守南斗的天象；朝鲜被攻取的时候，孛星正出现在河戍（南河、北河）；兵征大宛的时候，孛星正守在招摇。这些都是明显的应验。至于那些曲折细小的天变，也就无法一一详说了。由此可以看出，没有不先见天变而随之应验的。

自汉朝以来推算天数的人中，观测星象的有唐都；候气的有王朔，占岁的有魏鲜。从前甘公、石申夫的五星步法中，只有荧惑有反向的逆行。所以荧惑逆行所守，及其它行星的逆行，日、月食和薄食，都用来占卜。

我阅读旧史的记载，考察五星运行的事，在百年之中，五星中没有出而不反向逆行的。行星在逆行时，曾经变得更大，颜色也有变化。日月相薄、相食，是由于月亮行南、行北有差别的原因，这是大致的法则。所以，紫宫、房心、权衡、咸池、虚危等各列宿分部的星，是天的五官坐位，是经，相互之间的位置并不移动，其间的距离虽然大小有差别，但其阔狭是一定的。水火金木土这五颗星，是天的五个辅佐，为纬，它们的见伏，都有一定的时间，运行所到达的星宿和赢缩所引起的变化，都有一定的度数。

当政的人看到日变时应该修德，看到月变时应该减少刑罚，看到星变时应团结和睦。凡是天变，都是超过通常的状况才去占候。国君强大有德时则昌盛；弱小虚饰伪诈时则消亡。最好的方法是修德，其次是修政，其次是修救，再次是修禳，最次的方法是没有的。恒星的变化很少见到，而日月五星的占卜则经常用到。日晕、月晕、交食、云和风，这些是天上的客气，是不常见到的。当它出现的时候，伴随着也有其它大的变动，但还是这些与政事的关系最密切，最接近天人之间的交通关系。日晕、月晕、交食、云和风此五种现象，是天用以感动人心的，所以研究天数的人，必须精通三光五星的变化，推本古今天象与人事之间的相应关系，那么天官这门学问也就算齐备了。

当苍帝行德的时候（春），天门为此而打开。赤帝行德的时候（夏），天牢因此而空虚。黄帝当政的时候（季夏），天天由此而出现。金风从西北来，必定在庚辛这两日。在整个秋季中，如果西北风来五次，主大赦；来三次，主小赦。白帝行德的时候（秋），如果正月二十日、二十一日月晕成围，则有大赦。有一种说法是，白帝行德时，在毕昴间月为晕所围，如围三个晚上，则德便成，如围不到三个晚上，或围得合不拢，则德不成。另一种说法是，以辰星所围是否超过十日为占。黑帝行德时（冬），天关星为此而动。五帝各行德完毕，则天子要改岁了。如果不顺着五帝行德，将有奇风、怪雨、破石惊天的灾殃。三能、三衡是天廷。如果有客星出现在天廷，这是天帝发出异常号令的征兆。

史记卷二十八 封禅书第六

赵超 注译

自古受命帝王，^{〔1〕}曷尝不封禅？^{〔2〕}盖有无其应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见而不臻乎泰山者也。^{〔3〕}虽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4〕}洽矣而日有不暇给，^{〔5〕}是以即事用希。^{〔6〕}《传》曰：“三年不为礼，礼必废；三年不为乐，乐必坏。”^{〔7〕}每世之隆，则封禅答焉，^{〔8〕}及衰而息。厥旷远者千有余载，^{〔9〕}近者数百载，故其仪阙然堙灭，^{〔10〕}其详不可得而记闻云。

【注释】〔1〕“受命”，接受了天命。〔2〕“曷”，音 h6，疑问代词，何。“封禅”，古代帝王最隆重的祭祀仪式。在泰山上修筑土坛来祭天，回报上天的恩德，叫作封。在泰山下面的小山上清理出一块地面祭地，回报地神的功德，叫做禅。《白虎通》中则说：封是把告天的册文用银绳拴住，打结处封上金泥，盖上印玺。〔3〕“符瑞”，表现出祥瑞的自然征兆，古人认为这是君王从上天处获得的符命。“见”，音 xi4n，与“现”通。“臻”，音 zh5n，到来。〔4〕“梁父”，又写作“梁甫”，泰山的支脉，在今山东省泰安市东南。此句中“梁父”二字，前人考证为衍文，应与前句相贯连，作“至矣而德不洽”。“洽”，和谐。〔5〕“日有不暇给”，事务繁多，没有足够的时间。“暇”，空闲。〔6〕“是以”，因此。“即事用希”，这件事，（指封禅）能实行的不多。〔7〕“《传》”，泛指古代典籍，此处引语见于《论语·阳货》。“礼”，指古代封建宗法社会中的一切礼仪规章制度及社会习俗、道德等。“乐”，指音乐，此处特指与礼仪配合的乐舞。〔8〕“答”，回报。〔9〕“厥旷远者千有余载”，封禅荒废间隔的时间，远的有一千多年。“厥”，代词，指封禅。“旷”，荒废、间隔。〔10〕“阙然”，空缺。

《尚书》曰：舜在璇玑玉衡，^{〔1〕}以齐七政。^{〔2〕}遂类于上帝，^{〔3〕}禋于六宗，^{〔4〕}望山川，^{〔5〕}遍群神，^{〔6〕}辑五瑞，^{〔7〕}择吉月日，见四岳诸牧，^{〔8〕}还瑞。^{〔9〕}岁二月，东巡狩，^{〔10〕}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柴，^{〔11〕}望秩于山川。^{〔12〕}遂觐东后。^{〔13〕}东后者，诸侯也。合时月正日，^{〔14〕}同律度量衡，^{〔15〕}修五礼，^{〔16〕}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赞。^{〔17〕}五月，巡狩至南岳。南岳，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岳。西岳，华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岳。北岳，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礼。中岳，嵩高也。五载一巡狩。

【注释】〔1〕“舜”，古代传说中的部落联盟首领，继承尧位，建都蒲阪，即今山西省永济县内，一说都平阳，或说都潘，均在山西境内。“璇玑玉衡”，古代测量天文的仪器。“璇”，音 xu2n，美玉。“玑”，音 j9，可以运转的天文仪器。“玉衡”，用于观测天象的玉管，长八尺，孔径一寸。璇玑与玉衡配合用于观测并表现天象，汉代以来称之为浑天仪。这是东汉学者的认识。也有人认为璇玑玉衡是指北斗七星。因《史记·天官书》中说：“北斗七星，所谓‘旋、玑、玉衡以齐七政。’”北斗七星名称依次为：天枢、旋、玑、权、衡、开阳、摇光。所以用璇玑玉衡代称北斗。〔2〕“以齐七政”，《尚书大传》说：七政指春、夏、秋、冬、天文、地理、人道。这七政的情况由日、月、五星表现出来。马融注《尚书》说：北斗七星各有所主，可以代替日、月、荧惑、填星、辰星、岁星、太白这日月五星表现事物的吉凶。齐是指日月五星按照各自的轨道和运行规律正常运转。〔3〕“类”，在郊外举行的祭祀。《史记正义》引《五经异义》称“非时祭天谓之类”，是指不按时节临时举行的祭天仪式。〔4〕“禋”，

音 y9n，一种祭名，是点起浓烟，让烟气上达神灵的祭祀方法。“六宗”，指六种神灵，说法不一，孔安国认为是四时、寒暑、日、月、星、水旱。郑玄认为是星、辰、司中、司命、风师、雨师。也有人说是水、火、风、雷、山、泽等。〔5〕“望”，古代祭名，用于祭祀高山大川。〔6〕“遍”，普遍祭祀。〔7〕“辑”，汇集，收敛。“五瑞”，古代五等诸侯（公、侯、伯、子、男）用作身分标识的五种瑞玉，行礼时执于手中，分别叫作：桓圭、信圭、躬圭、谷璧、蒲璧。〔8〕“四岳诸牧”，古代分管四方的各地长官。〔9〕“还瑞”，把收敛上来的瑞玉再还给诸侯们。这是舜继位后，将尧授给诸侯的玉圭收上来查验，再还给他们，表示这些诸侯成为舜的臣子。〔10〕“巡狩”，又作巡守。指古代天子巡视各地，检查诸侯的政务。〔11〕“柴”，古代祭名，是架起木柴，把祭祀的供品放在柴上焚烧的一种祭祀方式。〔12〕“望秩于山川”，按照山川的尊卑大小依次祭祀。“秩”，次序、等级。〔13〕“觐”，音 j@n，朝见或接受朝见。东后，东方的国君。〔14〕“合时月正日”，调整历法，使四时季节与月分相合，每日的干支次序不混乱。〔15〕“同律度量衡”，统一音律、尺度、重量衡度等。〔16〕“修五礼”，整治、完善吉、凶、宾、军、嘉五种礼仪。吉礼指祭天地等各种祭祀。凶礼指丧葬礼仪。宾礼是接待诸侯宾客、朝见等场合的礼仪。军礼指阅兵、受降、田猎、献俘等。嘉礼指婚礼、冠礼、敬老、宴会等。〔17〕“五玉”，与五瑞相同。“三帛”，三种颜色的丝帛，是诸侯朝见时所持的。东汉郑玄认为：“高阳氏后用赤缙，高辛氏后用黑缙，其余诸侯皆用白缙。”西汉孔安国认为：“诸侯世子执纁（红帛），公之孤执玄（黑帛），附庸之君执黄也。”其说不一。“二生”，指活的动物礼品，郑玄认为是羊羔与雁。“一死”，指死雉。韦昭称：“卿执羔，大夫执雁，士执雉。”“贄”，音 zh@，古人会见时所持的礼品。

禹遵之，〔1〕后十四世，至帝孔甲，〔2〕淫德好神，〔3〕神渎，〔4〕二龙去之。〔5〕其后三世，汤伐桀，〔6〕欲迁夏社，〔7〕不可，作《夏社》。后八世，至帝太戊，〔8〕有桑穀生于廷，〔9〕一暮大拱，〔10〕惧。伊陟曰：〔11〕“妖不胜德。”太戊修德，桑穀死。伊陟贄巫咸，〔12〕巫咸之兴自此始。后十四世，帝武丁得傅说为相，〔13〕殷复兴焉，称高宗。有雉登鼎耳雒，〔14〕武丁惧。祖己曰：〔15〕“修德。”武丁从之，位以永宁。后五世，帝武乙慢神而震死。〔16〕后三世，帝纣淫乱。〔17〕武王伐之。〔18〕由此观之，始未尝不肃祗，〔19〕后稍怠慢也。

【注释】〔1〕“禹”，古代传说中的部落联盟首领，姒姓，原为夏后氏族首领，后继舜位。详见本书《夏本纪》。“遵”，继承，沿循。〔2〕“孔甲”，夏朝的第十四代国君。〔3〕“淫德”，不修德行，放纵自己。〔4〕“渎”，音 d*，亵渎怠慢。〔5〕“二龙去之”，两条龙离开了他。传说上天曾赐给孔甲二龙，因孔甲对神不敬，二龙飞去。〔6〕“汤”，商朝的开国君主，子姓。详见《殷本纪》。“桀”，夏朝最末一位国君，名癸。因为他暴虐无道，百姓不堪忍受。汤兴兵讨伐，推翻了夏朝，将桀流放到南巢（今安徽省巢县内）。〔7〕“夏社”，夏朝祭祀土神的地点。下文中《夏社》为《尚书》中的一篇文章，现已不存。〔8〕“太戊”，商代第十代国君。〔9〕“桑穀”，桑树楮树，穀音 g(，楮树，又名构树，桑科乔木。〔10〕“一暮”，一个晚上。“大拱”，有两手合围那么粗，“拱”，两手合抱。这件传说记载各异，或作武丁时事。《尚书大传》、《汉书·五行志》、《说苑》、《论衡》等均作“七日大拱”。〔11〕“伊陟”，太戊的大臣，“陟”，音 zh@。〔12〕“贄”，告诉。“巫咸”，商代大臣，主管求神占卜等。〔13〕“武丁”，即殷高宗，使商代中兴的国君。“傅说”，武丁时期的贤相，原为从事版筑劳役的刑徒。详见本书《殷本纪》。说音 yu8。〔14〕“雒”，

音 g^u，雉鸣叫。〔15〕“祖己”，商代的贤臣。〔16〕“武乙”，商王，昏庸无道，曾将装满血的皮袋吊起来作靶子射，自称是在射天，后在田猎时被雷击死。〔17〕“纣”，商朝末代国君，名辛。纣是人们因其暴虐无道而给他的称呼。〔18〕“武王”，周武王，姬姓，名发，是打败殷纣王，建立周朝的君主。详见本书《周本纪》。〔19〕“肃祗”，严肃恭敬，谨慎小心。

《周官》曰：〔1〕冬日至，〔2〕祀天于南郊，迎长日之至；夏日至，〔3〕祭地祗。〔4〕皆用乐舞，〔5〕而神乃可得而礼也。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6〕四渎视诸侯，诸侯祭其疆内名山大川。四渎者，江、河、淮、济也。天子曰明堂、辟雍，〔7〕诸侯曰泮宫。〔8〕

【注释】〔1〕“《周官》”，《尚书》有《周官》篇，但以下引文不见于此书。此《周官》可能指《周礼》。《周礼》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汇集了周代及战国时代的官制和礼仪制度。《周礼·春官·宗伯·大司乐》一节中有与下文意思相同的内容。〔2〕“冬日至”，即冬至，中国二十四节气之一，是一年中白昼最短的一天。下文“夏日至”即夏至，是白昼最长的一天。〔3〕“长日之至”，白昼逐渐加长的日子到来。〔4〕“地祗”，祗音 q⁰，地神。〔5〕“乐舞”，音乐舞蹈。《周礼·春官·宗伯·大司乐》记载：冬至在地上的圆丘奏“孤竹之管，云和之琴瑟，云门之舞”。夏至在大泽中的方丘上奏“孙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6〕“视”，参照。“五岳视三公”，即参照给三公的礼遇规格祭祀五岳。下文“四渎视诸侯”，即参照对诸侯的礼遇规格祭祀四渎。〔7〕“明堂”，古代帝王实行政事，宣扬教化的宫殿。“辟雍”，周代以来国家大学的名称，同时也是重要的祭祀场所。因为它的建筑是方形，四周有圆形的水渠环绕，形似璧环而得名。〔8〕“泮宫”，周代诸侯办的大学。泮，音 p⁴ⁿ，又作𡗗。因为它只在建筑物的南面一半环绕水渠，故而得名。

周公既相成王，〔1〕郊祀后稷以配天，〔2〕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3〕自禹兴而修社祀，〔4〕后稷稼穡，故有稷祠，郊社所从来尚矣。〔5〕

【注释】〔1〕“周公”，周成王的叔父，姓姬，名旦。曾在周成王时摄政，制订礼乐制度，巩固了西周的统治。“相”，辅佐。“成王”，周武王的儿子，姓姬名诵。〔2〕“后稷”，传说中周民族的始祖，名弃。曾在尧、舜时代任农师。“配天”，即配祭天神，在祭祀天神时，主位供奉天，后稷的神位供于旁边陪同受祭。〔3〕“宗礼”，祭祀祖宗，这是在宗庙明堂中进行的祭祀。“文王”，商代末年周国的君主，姓姬名昌。他是使周国兴盛，取得各部族拥护的国王，为武王灭商奠定了基础，所以被敬为周朝开国之主。〔4〕“社祀”，祭祀社神。社即后土，见《春秋左氏传·昭公二十九年》“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后土为社”。近人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中认为句龙即禹。所以从大禹以后有了社祀。〔5〕“郊社”，在野外祭祀天、地，叫作郊祀、社祀。泛指祭祀天地。“尚”，年代久远。

自周克殷后十四世，世益衰，礼乐废，诸侯恣行，〔1〕而幽王为犬戎所败，〔2〕周东徙雒邑。〔3〕秦襄公攻戎救周，〔4〕始列为诸侯。秦襄公既侯，居西垂，〔5〕自以为主少暉之神，〔6〕作西畤，〔7〕祠白帝，〔8〕其牲用騊驹黄牛羝羊各一云。〔9〕其后十六年，秦文公东猎汧渭之间，〔10〕卜居之而吉。文公梦黄蛇自天下属地，〔11〕其口止于郿衍。〔12〕文王问史敦，〔13〕敦曰：“此上帝之征，君其祠之。”于是作郿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

【注释】〔1〕“恣行”，任意胡作非为。〔2〕“周幽王”，西周末代国君，叫作姬宫涅，涅，音 sh^{5ng}。因昏庸无道，西方的戎族一支部落——犬戎侵入，被杀死在骊山下。〔3〕“雒邑”，雒音 lu[^]，西周城邑名，位于今河南省洛阳市西。〔4〕“秦

襄公”，春秋初年秦国君主，因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被封为诸侯，占有岐（今陕西省岐山县）以西的土地。详见本书《秦本纪》。〔5〕“西垂”，垂与陲同，边境地区。

〔6〕“少暉之神”，暉音 h4o，亦写作“少昊”，是古代传说中的东夷民族首领，名挚，国号金天氏。据《礼记·月令》记载：有五位古代著名国君与五行相配，分别为五方之神。少暉为西方金德之神。〔7〕“西時”，西方的祭祀坛址名称。時音 zh①，祭天、地及五帝的祭坛。〔8〕“祠白帝”，祭祀白帝，白帝是古代传说中的西方天神，有人认为即少暉氏。〔9〕“駟驹”，駟音 li*，黑鬣的红色马驹。“羝羊”，羝音 d9，公羊。〔10〕此句上“十六年”，当依《汉书·郊祀志》作“十四年”。“秦文公”，秦国国君。“汧”，音 qian，水名，发源于陕西省陇县，东流汇入渭河。〔11〕“屬地”，属音 zh(，附着在地上。〔12〕“鄜衍”，鄜音 f&，古代地名，在今陕西省富县。“衍”，低缓平坦的山地。〔13〕“史敦”，秦国的太史。

自未作鄜時也，而雍旁故有吴阳武時，〔1〕雍东有好時，〔2〕皆废无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积高，神明之隩，〔3〕故立時郊上帝，诸神祠皆聚云。盖黄帝时尝用事，〔4〕虽晚周亦郊焉。”此语不经见，缙绅者不道。〔5〕

【注释】〔1〕“雍”，音 y#ng，古代城邑名，在今陕西省凤翔县南。曾为秦国都邑。下文中的雍州是古代中国的九州之一，大约包括今陕西省北部、甘肃省西北部及青海省东北部。“吴阳”，古地名，在雍城附近。“武時”，祭坛名称。〔2〕“好時”，祭坛名称。〔3〕“神明之隩”，神明居住的地点。隩音 y)，又音 4o，可以居住的地方。〔4〕“黄帝”，传说中的中原各族部落联盟首领，号轩辕氏。详见本书《五帝本纪》。〔5〕“缙绅”，缙音 j①n，与搢相同。搢，插上。绅是宽长的带子。缙绅意为将笏插在腰带间，这是官吏的装束，后世便以缙绅代称官员们。

作鄜時后九年，文公获若石云，〔1〕于陈仓北阪城祠之。〔2〕其神或岁不至，或岁数来，来也常以夜，光辉若流星，从东南来集于祠城，则若雄鸡，其声殷云，〔3〕野鸡夜雊。以一牢祠，〔4〕命曰陈宝。〔5〕

【注释】〔1〕“若石云”，据说好像玉石那样的物质。〔2〕“陈仓”，山名，在今陕西省宝鸡市以东。阪音 b1n，山坡。“城祠之”，建起城来祭祀它。〔3〕“殷云”，殷殷的声音。〔4〕“一牢”，一套祭祀的供品，指牛或羊或猪一头。〔5〕“命”，命名。

作鄜時后七十八年，〔1〕秦德公既立，〔2〕卜居雍，“后子孙饮马于河”。遂都雍。雍之诸祠自此兴。用三百牢于鄜時。〔3〕作伏祠。〔4〕磔狗邑四门，〔5〕以御蛊灾。〔6〕

【注释】〔1〕“七十八年”，《史记志疑》称：“《纪》（指《秦本纪》）《表》（指《十二诸侯年表》）自秦文公十年作鄜時至德公元年凡八十年，此误。《汉志》（指《汉书·郊祀志》）自作陈宝后数之，谓七十一年，是也。”〔2〕“秦德公”，春秋时秦国国君。〔3〕“三百牢”，《史记索隐》案：“百”当为“白”。指三头白色的牲畜。也有人认为“百”字不误。〔4〕“伏祠”，伏日祭祀的神庙。《史记索隐》根据《汉旧仪》说：伏日是万鬼出行的日子。《史记正义》注《秦本纪》中“初伏”一词称：“六月三伏之节，秦德公为之……伏者，隐伏避盛暑也。”颜师古注：“立秋之后，以金代火，金畏于火，故至庚日必伏。”后代历法中以夏至以后的第一个庚日为初伏，第四个庚日为二伏，立秋后的第一个庚日为三伏。《史记会注考证》引柯维琪说：伏，禳邪气使退伏。《史记志疑》说：“祠”下脱“社”字。〔5〕“磔狗邑四门”，一种驱鬼避邪、禳除灾害的仪式，把狗的肢体分割开，挂在城市的四门上。磔音 zh6，分裂。〔6〕“蛊灾”，蛊音 g(，特别凶恶的毒虫。据《本草纲目》记载，将百种毒虫放在一

个瓮中，一年后所有虫子都被一种毒虫吃尽，这种毒虫就是蛊，毒性极强。古代又把受了梟首、磔刑的鬼魂叫蛊，是伤人的厉鬼。这些虫、鬼为害叫蛊灾。

德公立二年卒。其后四年，秦宣公作密畴于渭南，祭青帝。^{〔1〕}

【注释】〔1〕“六年”，应为“四年”，春秋时秦国君主，“青帝”，古代神话中五方天神内主东方木德的天神，一说即太昊。其后十四年，秦缪公立，〔1〕病卧五日不寤；〔2〕寤，乃言梦见上帝，上帝命缪公平晋乱。〔3〕史书而记藏之府。〔4〕而后世皆曰秦缪公上天。

【注释】〔1〕“秦缪公”，春秋时秦国君主，姓嬴，名任好，为春秋五霸之一。〔2〕“寤”，音 w)，醒过来。〔3〕“晋乱”，晋献公宠幸骊姬，杀了太子申生。献公死后，群公子争立，相互残杀引起的内乱。详见《晋世家》。〔4〕“史”，指史官。“府”，指国家藏放典章文书的地点。

秦缪公即位九年，齐桓公既霸，^{〔1〕}会诸侯于葵丘，^{〔2〕}而欲封禅。管仲曰：^{〔3〕}“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昔无怀氏封泰山，^{〔4〕}禅云云；虞羲封泰山，^{〔5〕}禅云云；神农封泰山，^{〔6〕}禅云云；炎帝封泰山，^{〔7〕}禅云云；黄帝封泰山，禅亭亭；^{〔8〕}颛顼封泰山，^{〔9〕}禅云云；帝喾封泰山，^{〔10〕}禅云云；尧封泰山，禅云云；舜封泰山，禅云云；禹封泰山，禅会稽；^{〔11〕}汤封泰山，禅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禅社首；^{〔12〕}皆受命然后得封禅。”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13〕}过孤竹，^{〔14〕}西伐大夏，^{〔15〕}涉流沙，^{〔16〕}束马悬车，上卑耳之山；^{〔17〕}南伐至召陵，^{〔18〕}登熊耳山以望江、汉。^{〔19〕}兵车之会三，^{〔20〕}而乘车之会六，^{〔21〕}九合诸侯，^{〔22〕}一匡天下，^{〔23〕}诸侯莫违我。昔三代受命，^{〔24〕}亦何以异乎？”于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穷以辞，因设之以事，曰：“古之封禅，鄙上之黍，^{〔25〕}北里之禾，^{〔26〕}所以为盛；^{〔27〕}江、淮之间，一茅三脊，^{〔28〕}所以为藉也。^{〔29〕}东海致比目之鱼，^{〔30〕}西海致比翼之鸟，^{〔31〕}然后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凤皇麒麟不来，^{〔32〕}嘉谷不生，而蓬蒿藜莠茂，^{〔33〕}鸣鳧数至，^{〔34〕}而欲封禅，毋乃不可乎？”^{〔35〕}于是桓公乃止。是岁，秦缪公内晋君夷吾。^{〔36〕}其后三置晋国之君，^{〔37〕}平其乱。缪公立三十九年而卒。

【注释】〔1〕“齐桓公”，春秋时齐国君主，名小白，曾以“尊王攘夷”为号召，平定了东周内乱，打败夷狄部落，号令各国，成为诸侯的首领，是春秋时代诸侯中的第一位霸主。〔2〕“葵丘”，古代城邑，在今河南省兰考县东北。齐桓公于公元前六五一年在此与鲁、宋、卫、郑等各国诸侯会盟。见《春秋左氏传·僖公九年》。〔3〕“管仲”，名夷吾，是齐国著名的贤相，使齐国富强，建立霸业。传有《管子》一书。这段关于封禅的话不见于今本《管子》。〔4〕“无怀氏”，传说中的古代首领。《汉书·古今人表》中将无怀氏排在伏羲氏后。〔5〕“虞羲”，即伏羲。古代神话中人类始祖。与女娲氏相配，养育万民。传说里还将结网、渔猎畜牧、八卦等都说成是他的发明。〔6〕“神农”，古代传说中的炎帝，据说他生于姜水，以姜为姓，又号烈山氏，以火德为王。神农是古代农业和医药的发明者。他的出现代表古代人类由畜牧渔猎生产转向农业生产。〔7〕“炎帝”，此指传说中的炎帝神农氏后代帝王。〔8〕“亭亭”，泰山支脉的小山名。据说在今山东省泰安市内。上文“云云”也是泰山支脉的小山，也在泰安市内，或说在山东省蒙阴县。〔9〕“颛顼”，音 zhu1nx)，古代传说中的部落首领，号高阳氏。据说原居住在帝丘，即今河南省濮阳县西南。〔10〕“帝喾”，喾音 k)，即帝誉。古代传说中的部落首领，号高辛氏。〔11〕“会稽”，音 gu@j9，山名，在今浙江省绍

兴市南。《史记志疑》案，认为会稽远离泰山，与制度不相符，可能是“云云”之误。

〔12〕“社首”，山名，在今山东省泰安市西南，或说在今山东省宁阳县内。〔13〕“山戎”，古代活动在今河北北部至辽宁一带的戎人部族。〔14〕“孤竹”，古代北方小国名，大约在今河北省卢龙县内。〔15〕“大夏”，古代西域国名，在今阿富汗北部。所以《史记会注考证》认为本文中“大夏，过流沙”五字为衍文。《史记正义》注《齐太公世家》称：大夏在古并州晋阳，即今山西省太原市西南。〔16〕“流沙”，一说在今山西省平陆县东。〔17〕“卑耳”，即辟耳山，在今山西省平陆县西北。〔18〕“召陵”，召音 sh4o，古地名，在今河南省鄆城县东。〔19〕“熊耳山”，秦岭的东部余脉，在今河南省卢氏县南。〔20〕“兵车之会三”，指三次诸侯军队的会同作战，即鲁庄公十三年（公元前六八一年），齐桓公与鲁、陈、宋、蔡等国在北杏（今山东省东阿县北）会师平定宋乱；鲁僖公四年（公元前六五六年）齐桓公率诸侯攻入蔡国，接着征伐楚公；鲁僖公六年（公元前六五四年）齐桓公会同宋、陈、卫、曹等国讨伐郑国。〔21〕“乘车之会六”，指六次诸侯间的会盟，即：鲁庄公十四年（公元前六八一年），齐桓公与鲁、宋、卫、郑等国君在鄆（今山东省鄆城县北）会盟；鲁庄公十五年（公元前六七九年）又在鄆会盟；鲁庄公十六年（公元前六七八年）在幽（今河北省北部）与各国诸侯会盟；鲁僖公五年（公元前六五五年）在首止（今河南省睢县东）会盟；鲁僖公八年（公元前六五二年）在洮（今山东省鄆城县西）会盟；鲁僖公元年（公元前六五一年）在葵丘会盟。〔22〕“九合诸侯”，即指上文“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23〕“匡”，匡正，扶助。〔24〕“三代”，指夏、商、周。〔25〕“鄙上”，鄙音 h4o，山名，汉代改高邑为鄙县，在今河北省高邑县东。〔26〕“北里”，地名。有人认为鄙上、北里均为虚拟的地名。〔27〕“盛”，音 ch6ng，粢盛，放在容器中用以祭祀的米粮，如黍、稷等。〔28〕“三脊”，有三条棱的茅草叶子。古人把这种特殊的茅草叫灵茅，用于祭祀。〔29〕“藉”，祭神时用的草垫子。〔30〕“比目之鱼”，一种深海鲽形目鱼类，双目生于身体的一侧。这里指的是两条鱼，各有一目，相并而行。〔31〕“比翼之鸟”，传说中的一种鸟，只有一翼一目。《史记索隐》引《山海经》：“崇吾之山有鸟，状如凫，一翼一目，相得乃飞，名云蛮。”郭璞注《尔雅》作“鹳鹳”。〔32〕“凤凰、麒麟”，神话中的瑞鸟、瑞兽。《尔雅·释鸟》说：“雄者为凤，雌者为凰。”据郭璞注：凤凰是“鸡头蛇颈，燕颌龟背，鱼尾五彩色，高六尺许”。《尔雅·释兽》说：“麇（即麟），麇（音 j&n，即獐）身、牛尾、一角。”邢昺注引京房《易》说：麒麟“麇身、牛尾、狼额、马蹄、有五彩、腹下黄、高丈二”。〔33〕“嘉谷”，特异的稼禾，古代人们认为它是祥瑞。如一茎数穗，二茎或数茎合穗，隔垄合穗等，都可称为嘉谷，或称嘉禾。“藜”，音 l0，一年生草本植物。“莠”，音 y%u，杂草，一年生草本植物。〔34〕“鸱枭”，音 chixi1o，猫头鹰一类的恶鸟。〔35〕“毋乃”，即无乃，难道不是。〔36〕“夷吾”，春秋时晋献公之子，后为晋惠公。〔37〕“三置晋国之君”，指秦缪公曾相继安置晋惠公、怀公、文公三人为晋国国君。

其后百有余年，而孔子论述六艺，^{〔1〕}传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禅乎梁父者七十余王矣，其俎豆之礼不章，^{〔2〕}盖难言之。或问禘之说，^{〔3〕}孔子曰：“不知。知禘之说，其于天下也视其掌。”诗云紂在位，^{〔4〕}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爰周德之洽维成王，^{〔5〕}成王之封禅则近之矣。及后陪臣执政，^{〔6〕}季氏旅于泰山，^{〔7〕}仲尼讥之。

【注释】〔1〕“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始祖。详见本书《孔子世家》。“六艺”，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种儒家经典。〔2〕“俎豆之礼”，祭祀的礼仪。俎音 z(，放祭品的案子。

“豆”，容器，盛放祭品用。“章”，与彰相同，明显。〔3〕“禘”，音dì，古代祭名。〔4〕“诗云”二字，有人认为是衍文，不确。〔5〕“爰”，因此。“维”，是。〔6〕“陪臣”，诸侯国中的大夫对天子自称陪臣，大夫的家臣也称作陪臣。此处指诸侯国中的大臣。〔7〕“旅”，古代祭名。祭祀山神称旅。“季氏”，春秋时鲁国季孙氏是鲁庄公弟弟季友的后代，世代为大夫，执掌国政。这里的季氏指季桓子。

是时苾弘以方事周灵王，〔1〕诸侯莫朝周，周力少，苾弘乃明鬼神事，设射狸首。〔2〕狸首者，诸侯之不来者。依物怪欲以致诸侯。〔3〕诸侯不从，而晋人执杀苾弘。〔4〕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苾弘。

【注释】〔1〕“苾弘”，东周大夫，有方术。“方”，即方术，指卜筮、星占、术数等。〔2〕“设射狸首”，古代的一种射礼。射箭时唱《狸首》这首歌。歌词中有射不来朝见的诸侯等句子。箭靶也称作狸首。《史记会注考证》日人泷川资言案云：“狸读为埋，不来反。”是说狸是“不来”二字的合音。〔3〕“物怪”，怪异的事物。“致诸侯”，让诸侯来。〔4〕“晋人执杀苾弘”，晋国大夫范吉射、中行寅作乱，与苾弘有关。晋人因此向周王室问罪。周人杀了苾弘。并非晋人杀苾弘。

其后百余年，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

后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1〕“秦始与周合，〔2〕合而离，〔3〕五百岁当复合，〔4〕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5〕栎阳雨金，〔6〕秦献公自以为得金瑞，故作畦畤栎阳而祀白帝。

【注释】〔1〕“儋”，音dān，人名。“秦献公”，战国时期秦国君主。〔2〕“秦始与周合”，指周族姬姓与秦族嬴姓均为黄帝后裔，合为一体。〔3〕“合而离”，指秦先祖非子被周别封于秦后与周分开。〔4〕“五百岁当复合”，指非子别封五百年后，至秦孝公二年周显王送胙肉（祭祀时的供品）给秦孝公，表示再次归为一家。〔5〕“合十七年”，根据本书《周本纪》及《汉书·郊祀志》，应作七十年。〔6〕“栎阳”，古地名，在今陕西省临潼县东北，秦献公曾在此建都。“雨金”，下金雨。

其后百二十岁而秦灭周，周之九鼎入于秦。〔1〕或曰宋太丘社亡，〔2〕而鼎没于泗水彭城下。〔3〕

【注释】〔1〕“九鼎”，传说夏禹曾铸造九只大鼎，象征天下九州，夏、商、周历代都把它当作国家权力的象征。据说秦灭周后，运走九鼎，一只沉入泗水，其余下落不明。〔2〕“太丘”，古地名，在今河南省水城县西北。〔3〕“泗水”，在今山东省中部的一条河流。“彭城”，古代县名，在今江苏省徐州市。《史记志疑》认为：鼎没泗水当与太丘社亡同在周显王三十三年（公元前三三六年）。

其后百一十五年而秦并天下。

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见。〔1〕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2〕草木畅茂。殷得金德，银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乌之符。〔3〕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于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为年首，色上黑，〔4〕度以六为名，〔5〕音上大吕，〔6〕事统上法。〔7〕

【注释】〔1〕“螾”，音yǎn，即蚯蚓。《史记集解》引应劭注称：“蚓大五六围，长十余丈。”〔2〕“止于郊”，栖息在郊外。〔3〕“赤乌之符”，《史记索隐》引《吕氏春秋》等书说：有火从天上降到国王的房上，变成红色的乌鸦。这被认为是祥瑞的符兆。〔4〕“上”，与“尚”同，崇尚，推崇。〔5〕“度以六为名”，度量都以六个作为基本单位。如六尺为一步，一乘六马等。秦自认为得水德。五行中的水与数字中的一、六配合，所以用六计量。〔6〕“大吕”，古代音乐的十二律名之一，其

音调大约与今日C#调相当。〔7〕“上法”，提倡法治。

即帝位三年，东巡郡县，祠骆峰山，〔1〕颂秦功业。于是征从齐、鲁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诸儒生或议曰：“古者封禅为蒲车，〔2〕恶伤山之土石草木；埽地而祭，席用菹秸，〔3〕言其易遵也。”始皇闻此议各乖异，〔4〕难施用，由此绌儒生。〔5〕而遂除车道，〔6〕上自泰山阳至巅，〔7〕立石颂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从阴道下，〔8〕禅于梁父。其礼颇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9〕而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记也。

【注释】〔1〕“骆峰山”，邹县的峰山。骆与邹同。在今山东省邹县内。〔2〕“蒲车”，用蒲草缠裹起车轮的车子，古代曾用来迎接老年的贤人，因为它能减少颠簸。〔3〕“菹秸”，音z&j i5，草与禾秆。〔4〕“乖异”，互相背离而且不合情理。〔5〕“绌”，音ch)，与“黜”相同，贬斥。〔6〕“除”，修建。〔7〕“自泰山阳至巅”，从泰山南面上到山顶。阳，山的南面。〔8〕“阴道”，山北面的道路。〔9〕“太祝”，古代主管祭祀时祈祷等礼仪的官员。

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风雨，〔1〕休于大树下。诸儒生既绌，不得与用于封事之礼，〔2〕闻始皇遇风雨，则讥之。

【注释】〔1〕“中阪”，山半腰的坡地。〔2〕“封事之礼”，封禅的仪式。

于是始皇遂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羡门之属。〔1〕八神将自古而有之，〔2〕或曰太公以来作之。〔3〕齐所以为齐，以天齐也。〔4〕其祀绝，莫知起时。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齐。天齐渊水，居临菑南郊山下者。〔5〕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盖天好阴，祠之必于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峙”；地贵阳，祭之必于泽中圜丘云。三曰兵主，祠蚩尤。〔6〕蚩尤在东平陆监乡，〔7〕齐之西境也。四曰阴主，祠三山。〔8〕五曰阳主，祠之罘。〔9〕六曰月主，祠之莱山。〔10〕皆在齐北，并勃海。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11〕最居齐东北隅，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时主，祠琅邪。〔12〕琅邪在齐东方，盖岁之所始。皆各用一牢具祠，而巫祝所损益，〔13〕珪币杂异焉。〔14〕

【注释】〔1〕“羡门”，古代仙人，名子高。〔2〕“将”，语助词。〔3〕“太公”，即姜太公，名尚，辅佐周文王、周武王灭商，被封在齐国。详见本书《齐太公世家》。〔4〕“天齐”，天的腹脐。古人认为齐地所处于天的中央之下。位于临淄城南的天齐泉，五泉并出，被认为是天腹脐的象征。所以齐地祭祀天齐，代表祭天。这种风俗一直延续到汉唐时期。〔5〕“临菑”，齐国国都，常写作临淄，在今山东省淄博市东北。〔6〕“蚩尤”，古代传说中的部族首领，传说该族曾与黄帝交战多年，后被黄帝所杀。此处指蚩尤冢所在地名。蚩音ch9。〔7〕“东平陆”，古代县名，在今山东省东平县以东。〔8〕“三山”，一说即参山，在汉东莱郡曲成县，即今山东省掖县以北。〔9〕“之罘”，也作芝罘，山名。在今山东省烟台市北。罘，音f*。〔10〕“莱山”，山名，在今山东省黄县东南。〔11〕“成山”，山名，在今山东省荣成县东北。“斗”，曲折陡峭。〔12〕“琅邪”，山名，在今山东省胶南县西南。“琅邪”，音l2ng y2。〔13〕“巫祝”，巫师，主管祭祀的人。“损益”，增减。〔14〕“珪币”，祭祀的供献，玉器、丝帛等。

自齐威、宣之时，〔1〕驺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2〕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用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高最后，〔3〕皆燕人，为方仙道，〔4〕形解销化，〔5〕依于鬼神之事。驺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6〕

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7〕}不可胜数也。

【注释】〔1〕“威、宣”，齐威王、齐宣王，都是战国时期齐国的国君。〔2〕“骀子”，即战国时的阴阳五行学家骀衍。“终始五德”，五行学派的重要学说，有书名《五德终始》。它根据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的转变规律解释历代政权变更。如夏代为木德，商代为金德，周代为火德，秦代为水德，金克木，火克金，水克火。所以历代更替，终而复始，循环变化。后代统治者都利用这一学说为自己的政权服务。〔3〕“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高”，均为传说中的仙人方士名字。“最后”，此二字不通。王念孙认为：“最后”二字可能是“聚（古代又写作取）谷”的讹误。聚谷是《高唐赋》中的一个方士名字。《史记索隐》认为“最后犹言甚后也”。近人有将“最后”释为“以后”的，可供参考。〔4〕“方”，与“仿”相同，仿效。〔5〕“形解销化”，道家术语，称人去世为“形解”，或“尸解”。即修炼成仙后，抛弃外壳的肉体，神灵飞升，化为仙人。〔6〕“阴阳主运”，用阴阳五行循环交替的思想解释一个王朝的命运。骀衍的著作中有《终始》、《主运》等篇，叙述阴阳主宰命运的理论。〔7〕“怪迂”，怪异超出常理。“阿谀”，拍马奉承。“苟合”，毫无原则地附和。

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1〕}此三神山者，其傅在勃海中，^{〔2〕}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3〕}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则方士言之不可胜数。始皇自以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赍童男女入海求之。^{〔4〕}船交海中，皆以风为解，^{〔5〕}曰未能至，望见之焉。其明年，始皇复游海上，至琅邪，过恒山，从上党归。^{〔6〕}后三年，游碣石，^{〔7〕}考入海方士，从上郡归。^{〔8〕}后五年，始皇南至湘山，^{〔9〕}遂登会稽，并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药。^{〔10〕}不得，还至沙丘崩。^{〔11〕}

【注释】〔1〕“燕昭”，即燕昭王，战国时燕国君主。“蓬莱、方丈、瀛洲”，古代神话中东海上的三座仙山。《列子·汤问》中说它们被巨鳌驮着，在海中飘浮。山上住满了神仙。〔2〕“傅”，《汉书·郊祀志》作传。当以传为正字，傅与传形体相近而讹。传，传说。〔3〕“甘心”，心中企羡。〔4〕“赍”，音j9，带着。〔5〕“以风为解”，以遇上风作为解脱的借口。〔6〕“上党”，古郡名。在今山西省东南部，郡治壶关，即今长治市以北。〔7〕“碣石”，山石名，前人认为在今河北省昌黎县北。近年来考古学者考证，认为在河北省山海关以北海中屹立的一座巨石是秦代的碣石。〔8〕“上郡”，古代郡名，在今陕西省北部及内蒙古中南部一带。郡治在肤施，即今陕西省榆林县南。〔9〕“湘山”，即君山，在洞庭湖中。〔10〕“冀”，希望。“奇药”，奇妙的仙药。〔11〕“沙丘”，古地名。在今河北省广宗县西北。

二世元年，^{〔1〕}东巡碣石，并海南，^{〔2〕}历泰山，至会稽，皆礼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书旁，以章始皇之功德。^{〔3〕}其秋，诸侯畔秦。^{〔4〕}三年而二世弑死。^{〔5〕}

【注释】〔1〕“二世”，即秦二世胡亥。〔2〕“并”，沿着。〔3〕“章”，与“彰”同，显明。〔4〕“畔”，与“叛”同。〔5〕“弑”，古代称子杀父、臣杀君为弑。

始皇封禅之后十二岁，秦亡。诸儒生疾秦焚《诗》、《书》，^{〔1〕}诛僇文学，^{〔2〕}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皆讹曰：“始皇上泰山，为暴风雨所击，

不得封禅。”此岂所谓无其德而用事者邪？

【注释】〔1〕“疾”，痛恨。〔2〕“僂”，音l，与“戮”相通，杀戮。

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1〕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四渎咸在山东。至秦称帝，都咸阳，〔2〕则五岳、四渎皆并在东方。自五帝以至秦，轶兴轶衰，〔3〕名山大川或在诸侯，或在天子，其礼损益世殊，不可胜记。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4〕

【注释】〔1〕“河、洛”，即黄河与洛水。《史记正义》引《世本》与《帝王世纪》说：夏代建都在阳城、平阳、安邑、晋阳等地。商代建都亳、偃师等地。周代建都酆、酆，东周迁至洛邑。都是在河、洛之间。〔2〕“咸阳”，秦国都城，在今陕西省咸阳市东北。〔3〕“轶”，音di6，与“迭”相通。更迭、轮换。〔4〕“可得而序”，可以排出个次序来。

于是自穀以东，〔1〕名山五，大川祠二。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恒山，泰山，会稽，湘山。水曰济，曰淮。春以脯酒为岁祠，〔2〕因泮冻，〔3〕秋涸冻，〔4〕冬塞祷祠。〔5〕其牲用牛犊各一，牢具珪币各异。〔6〕

【注释】〔1〕“穀”，音y2o，或作崱山，在河南省西部，邻接陕西省。〔2〕“脯酒”，即干肉和酒。“岁祠”，祷祝一年农事丰收的祭祀。〔3〕“泮冻”，解冻。泮音p4n。〔4〕“涸冻”，结冻。涸音h6，水干枯、凝结。〔5〕“塞”，音s4i，与“赛”同。古代感谢神灵赐福，回报神灵的祭祀。〔6〕“牢具”，祭祀时供奉的牲畜与配套器皿。“珪”，玉器与布帛财物。

自华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华山，薄山。薄山者，衰山也。〔1〕岳山，〔2〕岐山，〔3〕吴岳，〔4〕鸿冢，〔5〕渎山。〔6〕渎山，蜀之汶山。水曰河，祠临晋；〔7〕沔，祠汉中；湫渊，祠朝那；〔8〕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涸祷塞，如东方名山川；而牲牛犊牢具珪币各异。而四大冢鸿、岐、吴、岳，〔9〕皆有尝禾。〔10〕

【注释】〔1〕“衰山”，《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均以衰为误字。当为襄山，为今中条山异名。在今山西省永济县。襄山不在华山以西。〔2〕“岳山”，《史记志疑》据《汉书·地理志》徐广注中作“垂山”，认定“岳”为“垂”字之误，以形近致讹。垂山即终南山的北峰，在今陕西省武功县内。〔3〕“岐山”，在今陕西省岐山县东北。〔4〕“吴岳”，《史记正义》考证吴岳又作吴山、岳山、岍山，泃水发源于此。在今陕西省陇县。〔5〕“鸿冢”，山名，在今陕西省凤翔县东，因黄帝臣子大鸿葬于此而得名。〔6〕“渎山”，即今四川省西北部的岷山。下文中的“汶”，为“岷”的假借字。〔7〕“祠临晋”，在临晋建祠祭祀。临晋为古县名，在今陕西省大荔县东。〔8〕“湫渊”，湖泊名，湫音ji3o，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内。朝那古地名。朝音zh&。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内。〔9〕“冢”，山顶。〔10〕“尝禾”，用新收的谷米祭祀神灵。“尝”，古代祭名。

陈宝节来祠。其河加有尝醪。〔1〕此皆在雍州之域，近天子之都，故加车一乘，駟驹四。

【注释】〔1〕“尝醪”，用米酒祭祀。醪音l2o，酒酿，酒汁与米滓混合一起的酒，也用来称未过滤的浊酒。

霸、产、长水、泃、滂、泾、渭皆非大川，〔1〕以近咸阳，尽得比山川祠，而无诸加。

【注释】〔1〕“霸”，古名滋水。在陕西省秦岭发源，在西安以东流入渭河。“产”，泃水。源起陕西省蓝田县，汇入霸水。“长水”，也是在蓝田县内发源，流入泃水。“泃”，

即泂水，发源于陕西省户县内，在咸阳东汇入渭河。“泂”，泂水，今名泂峪河，在泂水以西，也汇入渭河。“泾”，泾河，发源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内六盘山区，向东南流入渭河。“渭”，渭河，是横贯关中地区的主要河流，发源于甘肃省渭源县，在潼关汇入黄河。

汧、洛二渊，〔1〕鸣泽、蒲山、岳山之属，〔2〕为小山川，亦皆岁祷塞泂涸祠，礼不必同。

【注释】〔1〕“汧”，汧水，发源于甘肃省庄浪县南，在陕西省宝鸡市以东流入渭河。今名千河。“洛”，洛水。此处指陕西省的洛河，发源于定边县内，向南流入渭河。〔2〕“鸣泽”，古代湖泊名，前人多注在“涿郡道县”，即今河北省涿水县北。根据此段叙述均为关中地区山川来看，可能不是河北的鸣泽，而是关中地区与之同名的一处湖泊。“蒲山”，不详所在。“岳山”，在华山以西，音x&。

而雍有日、月、参、辰、南北斗、荧惑、太白、岁星、填星、辰星、二十八宿、风伯、雨师、四海、九臣、十四臣、诸布、诸严、诸逯之属，〔1〕百有余庙。西亦有数十祠。〔2〕于湖有周天子祠。〔3〕于下邽有天神。〔4〕泂、瀛有昭明、天子辟池。〔5〕于杜、亳有三社主之祠、寿星祠；〔6〕而雍菅庙亦有杜主。〔7〕杜主，故周之右将军，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各以岁时奉祠。

【注释】〔1〕“参”，音sh5n，星座名，是中国古代天象图中的二十八宿之一。“辰”，星座名，据《春秋公羊传》昭公十七年讲：“大火为大辰，伐为大辰，北辰亦为大辰。”大火指心宿中央的红色大星。伐为参宿下的三颗小星。北辰即北极星。有时还把日月交会的地点称作辰。但一般用辰指代心宿，为二十八宿之一。“南北斗”，南斗与北斗。南斗为斗宿，二十八宿之一。北斗即今日所说大熊星座中的北斗七星。“荧惑”，即火星。“太白”，即金星。“岁星”，即木星。“填星”，即土星，填音zh8n。“辰星”，即水星。“二十八宿”，是古代天文学家将天穹上沿赤道一周的星辰分成的二十八个区域。每宿中包括若干恒星。每七宿位于一方。东方有：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有：斗、牛、女、虚、危、室、壁。西方有：奎、娄、胃、昴、毕、觜、参。南方有：井、鬼、柳、星、张、翼、轸。因为古人把参、辰、南斗看得特别重要，专门设有祭祀，所以在二十八宿以外又单独列出这些星座。“风伯”，古代神话中的风神，下文雨师是雨神。“四海”，指海神。“九臣、十四臣”，前人未加注释，不知所出。《史记会注考证》引皮锡瑞说：九臣、十四臣疑是九臣六十四臣之误。九皇六十四民是古代帝王，汉代曾有祭祀。九臣当是九皇之臣，六十四臣当是六十四民之臣，汉代也列入祀典。“诸布”，《史记索隐》引《尔雅》称：祭星曰布。或者说诸布是祭星之处。一说布为给人造成灾害的鬼神。“诸严”，叶德辉说：应作诸庄，避汉明帝讳而改字。庄是四通八达的道路。“诸逯”，一本作述，《汉书·郊祀志》作遂。应以遂为正字。逯、述均为误字。叶德辉说：遂是田间小沟。“诸庄”、“诸遂”都是祭祀各种路神。近人刘洪涛认为：布指瀑布，严指山岩，遂指隧洞。也可以讲通。〔2〕“西”，即西县，在今甘肃省天水县西南。〔3〕“湖”，湖县，在今河南省灵宝县内。〔4〕“下邽”，古县名，在今陕西省渭南县东北。邽音gu9。〔5〕“昭明”，荧惑（火星）散为昭明。“辟池”，一说为璧池，即瀉池，据说周天子在此建有辟雍。或直指辟雍。〔6〕“杜”，杜县，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亳亳亭，古地名，在杜县内。亳音b\$。“社主”，应为杜主。即杜伯之神。杜伯是周宣王的大臣，无辜被杀，后人奉为神。“寿星”，《史记索隐》注为南极老人星。《史记正义》认为“角、亢在辰为寿星”。普遍采取前一说。〔7〕“雍菅庙”，雍地的草屋祠庙。菅音ji1n，茅草。

唯雍四時上帝为尊，^{〔1〕}其光景动人民唯陈宝。故雍四時，春以为岁禘，因泮冻，秋涸冻，冬塞祠，五月尝驹，^{〔2〕}及四仲之月月祠，^{〔3〕}若陈宝节来一祠。春夏用骅，^{〔4〕}秋冬用駟。時驹四匹，木禺龙栾车一驷，^{〔5〕}木禺车马一驷，各如其帝色。黄犊羔各四，珪币各有数，皆生瘞埋，^{〔6〕}无俎豆之具。^{〔7〕}三年一郊。秦以冬十月为岁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见，通权火，^{〔8〕}拜于咸阳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经祠云。^{〔9〕}西時、畦時，祠如其故，上不亲往。

【注释】〔1〕“雍四時”，指雍州地内的鄜時，密時，吴阳上、下時。这都是秦国传统的時址。分别祭祀白帝、青帝、黄帝和炎帝。〔2〕“尝驹”，用马驹作为祭品的祭祀。〔3〕“四仲之月”，仲春、仲夏、仲秋、仲冬，即每季的第二个月。〔4〕“骅”，音 x9n，红色的马。〔5〕“木禺龙”，禺与偶同，用木头雕刻的龙。“栾车”，即銮车，缀有铃铛的车子。“銮”，车马上悬挂的铃。〔6〕“生瘞埋”，活埋。瘞音 y0，埋葬。〔7〕“豆”，盛放祭品的器物，高柄圈足。《史记正义》注：豆是用木做成，可以装四升，高一尺二寸，有漆画。这是汉代漆豆的形制。先秦还有陶豆、铜豆等，大小不一。〔8〕“权火”，即烽火，架起柴堆点燃。天子致祭，从宫殿到祭坛的路边，每五里点一堆烽火。权，朱骏声考证为“燿”（音 gu4n）之误。〔9〕“经祠”，经常举行的祭祀。

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岁时奉祠之。至如他名山川诸鬼及八神之属，上过则祠，去则已。郡县远方神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领于天子之祝官。^{〔1〕}祝官有秘祝，^{〔2〕}即有灾祥，辄祝祠移过于下。^{〔3〕}

【注释】〔1〕“祝官”，主管祭祀的官员。〔2〕“秘祝”，祭祀官员名称。〔3〕“辄”，就。“祝祠移过于下”，在祭祀中禱祝，把过错与灾祸转移到臣子与百姓身上。

汉兴，高祖之微时，^{〔1〕}尝杀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杀者赤帝子。”高祖初起，禱丰粉榆社。^{〔2〕}徇沛，^{〔3〕}为沛公，则祠蚩尤，衅鼓旗。^{〔4〕}遂以十月至灞上，^{〔5〕}与诸侯平咸阳，立为汉王。因以十月为年首，而色上赤。

【注释】〔1〕“微”，贫贱低微。〔2〕“丰粉榆社”，沛县丰邑粉榆的社神。〔3〕“徇”，音 x*n，巡行。“沛”，音 p8i，即今江苏省沛县。〔4〕“衅”，音 x0n。古代制作器物时，杀牲畜祭祀，用牲畜的血涂抹在器物缝隙上，叫作衅。〔5〕“灞上”，古地名。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

二年，^{〔1〕}东击项籍而还入关，^{〔2〕}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说。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時。有司进祠，上不亲往。悉召故秦祝官，复置太祝、太宰，^{〔3〕}如其故仪礼。因令县为公社。^{〔4〕}下诏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诸神当祠者，各以其时礼祠之如故。”

【注释】〔1〕“二年”，指汉王二年，公元前二五年。〔2〕“项籍”，即项羽，秦末起义军领袖，见本书《项羽本纪》。〔3〕“太宰”，掌管祭祀贡品的官员名称。〔4〕“公社”，官府祭祀用的社坛。

后四岁，天下已定，诏御史，令丰谨治粉榆社，常以四时春以羊彘祠之。^{〔1〕}令祝官立蚩尤之祠于长安。长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2〕}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属；^{〔3〕}晋巫，^{〔4〕}祠五帝、东君、云中君、

司命、巫社、巫祠、族人、先炊之属；〔5〕秦巫，〔6〕祠社主、巫保、族累之属；〔7〕荆巫，〔8〕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属；〔9〕九天巫，〔10〕祠九天，皆以岁时祠宫中。其河巫祠河于临晋，〔11〕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12〕秦中者，二世皇帝。各有时日。

【注释】〔1〕“彘”，音zhì，猪。〔2〕“梁巫”，梁地的巫师。梁，指战国时魏国所在的今河南及安徽北部地区。〔3〕“天社、天水、房中、堂上”，均为神名。〔4〕“晋巫”，晋地的巫师。晋指今山西省及河北西部，春秋时为晋国所在。〔5〕“东君”，太阳神；“云中君”，云神；“司命”，执掌生死之神，三者均见于《楚辞·九歌》。“巫社、巫祠、族人、先炊”，均为神名。族人可能是《礼记》记载的“群姓七祀”中主堂室居住平安的雷神。先炊是古炊母神，与后代主饮食之事的灶神相同。〔6〕“秦巫”，秦地的巫师。秦，指原秦国所在的今陕西、甘肃、宁夏等地。〔7〕“社主”，应该是“杜主”，即上文所说的杜伯之神。“巫保、族累”，均为神名。〔8〕“荆巫”，荆楚地区的巫师。荆，指今四川东部、湖北等地。〔9〕“堂下、巫先、司命、施糜”，均为神名。巫先，《史记索隐》称“古巫之先有灵者”，如史书中记载的巫咸等人。施糜，郑玄注为“主施糜粥之神”。〔10〕“九天巫”，祭祀九天的巫师。九天的说法不一。《史记索隐》引《淮南子》说：“中央曰钧天，东方曰苍天，东北旻天，北方玄天，西北幽天，西方皓天，西南朱天，南方炎天，东南阳天。”《史记正义》引《太玄经》说：“一中天，二羨天，三徒天，四罚更天，五晬天，六郭天，七咸天，八治天，九成天。”〔11〕“河巫”，祭祀黄河的巫师。〔12〕“南山”，即终南山，在今陕西省南部。“秦中”，指秦二世皇帝，因为他被赵高弑杀，古人认为他魂魄变成了厉鬼，所以祭祀他。

其后二岁，或曰周兴而邑郃，〔1〕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2〕于是高祖制诏御史：“其令郡国县立灵星祠，〔3〕常以岁时祠以牛。”

【注释】〔1〕“邑郃”，在郃兴建城邑。郃音tè，古地名，在今陕西省武功县。〔2〕“血食”，用杀死的牲畜生祭，是古代原始社会茹毛饮血的遗风。〔3〕“郡国县”，汉代的三种行政区划。中央下属郡；国为王国，是分封帝室子孙的封国；郡、国下属县。“灵星祠”，祭祀农神后稷的祠庙。《史记正义》引《汉旧仪》说：“五年，修复周家旧祠，祀后稷于东南。”《风俗通·祀典篇》中就直接指出：“高祖五年，初置灵星，祀后稷也。”据考证，五年应改作八年。

高祖十年春，有司请令县常以春二月及腊祠社稷以羊豕，〔1〕民里社各自财以祠。〔2〕制曰：“可。”

【注释】〔1〕“有司”：有关的主管官员。“腊”，即腊祭，因为它在夏历十二月举行，也指十二月。〔2〕“里社”，里中设立的社神祭坛。里是古代地方最基本的行政单位，大小不一，周代以二十五户为一里，后代有以一百户为一里者。

其后十八年，孝文帝即位。〔1〕即位十三年，下诏曰：“今秘祝移过于下，朕甚不取。〔2〕自今除之。”

【注释】〔1〕“孝文帝”，汉高祖的儿子刘恒。吕氏作乱被平定后，大臣们将刘恒立为皇帝，详见本书《孝文本纪》。〔2〕“朕”，音zhèn，古代人称自己时的代词。秦始皇统一后，规定为皇帝一个人专有的代称。

始名山大川在诸侯，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领。〔1〕及齐、淮南国废，〔2〕令太祝尽以岁时致礼如故。

【注释】〔1〕“领”，掌管。〔2〕“齐、淮南国废”，文帝十五年，齐文王卒，因无子继位，齐国废除。文帝六年，淮南王因谋反被废黜身死，淮南国废除。

是岁，^{〔1〕}制曰：“朕即位十三年于今，赖宗庙之灵，社稷之福，方内艾安，^{〔2〕}民人靡疾。^{〔3〕}间者比年登，^{〔4〕}朕之不德，何以飨此？^{〔5〕}皆上帝诸神之赐也。盖闻古者飨其德必报其功，欲有增诸神祠。有司议增雍五畤路车各一乘，^{〔6〕}驾被具；^{〔7〕}西畤畦畤禺车各一乘，禺马四匹，驾被具；其河、湫、汉水加玉各二；及诸祠，各增广坛场，珪币俎豆以差加之。^{〔8〕}而祝厘者归福于朕，^{〔9〕}百姓不与焉。自今祝致敬，毋有所祈。”

【注释】〔1〕“是岁”，这一年。《史记志疑》、《史记会注考证》等考证应是文帝十四年事，“是岁”《汉书·郊祀志》作“明年”，是正确的。〔2〕“艾”，音 yǎ，与“乂”同，治理，安定。〔3〕“靡疾”，没有疾苦。〔4〕“间者”，近来。“比年”，连年。“登”，农业丰收，庄稼成熟。〔5〕“飨”，音 xiǎng，与“享”相通。〔6〕“路车”，大车，又写作“辂车”。是帝王乘坐的车子。〔7〕“驾被具”，驾车用具与车马披盖的用具。〔8〕“以差加之”，按照不同等级增加。差音 chā，等级〔9〕“祝厘”，祝福。厘音 lí，与“禧”相通，幸福。

鲁人公孙臣上书曰：“始秦得水德，今汉受之，推终始传，则汉当土德，土德之应黄龙见。宜改正朔，^{〔1〕}易服色，色上黄。”是时丞相张苍好律历，^{〔2〕}以为汉乃水德之始，^{〔3〕}故河决金堤，^{〔4〕}其符也。^{〔5〕}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内赤，与德相应。如公孙臣言，非也。罢之。后三岁，黄龙见成纪。^{〔6〕}文帝乃召公孙臣，拜为博士，与诸生草改历服色事。^{〔7〕}其夏，下诏曰：“异物之神见于成纪，无害于民，岁以有年。朕祈郊上帝诸神，礼官议，无讳以劳朕。”^{〔8〕}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亲郊，祀上帝于郊，故曰郊”。于是夏四月，文帝始郊见雍五畤祠，衣皆上赤。

【注释】〔1〕“改正朔”，改换历法。正音 zhèng，指每年的第一月，朔，指每月的第一天。〔2〕“张苍”，汉御史大夫、丞相，被封为北平侯。“律历”，指音律与历法。〔3〕“水德之始”，《史记志疑》认为：“始”是“时”的误字。〔4〕“金堤”，坚固的河堤。此处指东郡（今山东省西部）境内黄河两岸的堤坝。〔5〕“符”，符兆。〔6〕“成纪”，古县名，在今甘肃省秦安县以北。〔7〕“草”，草拟，起草。〔8〕“无讳以劳朕”，不要因为会劳累我就隐瞒避讳。

其明年，赵人新垣平以望气见上，^{〔1〕}言“长安东北有神气，成五采，若人冠纓焉。^{〔2〕}或曰东北神明之舍，^{〔3〕}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应”。于是作渭阳五帝庙，^{〔4〕}同宇，^{〔5〕}帝一殿，面各五门，各如其帝色。^{〔6〕}祠所用及仪亦如雍五畤。

【注释】〔1〕“望气”，古代的一种占卜术。它以为万物均由阴阳变化而成，阴阳上聚为云，所以根据云气的形状颜色可以预知吉凶。〔2〕“冠纓”，帝王官员戴的礼仪用头衣。纓音 yīng，与“冕”相同。〔3〕“神明之舍”，神明居住的地方。神明，《史记集解》引张晏说：“日也。”古代有日出阳谷，入于濛谷的说法。所以把东方的阳谷称作日之舍，西方的濛谷称为日之墓。〔4〕“渭阳五帝庙”，渭阳指渭水北岸，五帝庙旧址在今咸阳市东北。〔5〕“同宇”，同一个屋顶。指同一个建筑中分成五个殿堂。〔6〕“各如其帝色”，各自和所祭祀的天帝一个颜色。五帝分白、青、赤、黄、黑五色。五个殿的门各为一色。

夏四月，文帝亲拜霸、渭之会，^{〔1〕}以郊见渭阳五帝。五帝庙南临渭，北穿蒲池沟水，^{〔2〕}权火举而祠，若光辉然属天焉。^{〔3〕}于是贵平上大夫，赐累千金。而使博士诸主刺《六经》中作《王制》，^{〔4〕}谋议巡狩封禅事。

【注释】〔1〕“霸、渭之会”，霸水与渭水的汇合处。〔2〕“蒲池”，颜师古称“为池而种蒲也”。《史记正义》认为：“蒲”字是“兰”字之误。兰池是秦始皇开挖的人工湖泊，在今咸阳市东北，与霸水、渭水汇合处相近。〔3〕“若”，《汉书·郊祀志》作“有”。王叔岷《史记证》认为：“若”在古代与“有”同义。“属天”，与天相连。〔4〕“刺”，采取，摘取。

文帝出长门，〔1〕若见五人于道北，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坛，〔2〕祠以五牢具。〔3〕

【注释】〔1〕“长门”，古代亭名。地在今陕西省临潼县内。后汉武帝在此建长门宫。〔2〕“直”，与“值”相同，在那个地方。〔3〕“五牢具”，五头牲畜作牺牲与相配的五套用具。

其明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书阙下献之。平言上曰：“阙下有宝玉气来者。”已视之，果有献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寿”。平又言：“臣候日再中。”〔1〕居顷之，日却复中。〔2〕于是始更以十七年为元年，令天下大酺。〔3〕

【注释】〔1〕“日再中”，太阳在一天中两次运行到中天。〔2〕“却”，退回来。〔3〕“大酺”，盛大的宴饮。酺音p*。

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1〕臣望东北汾阴直有金宝气，意周鼎其出乎？兆见不迎则不至。”〔2〕于是上使使治庙汾阴南，〔3〕临河，欲祠出周鼎。

【注释】〔1〕“河溢通泗”，黄河水溢满，流出来流入泗水。〔2〕“兆见”，征兆出现了。见音xi4n，与“现”同。〔3〕“汾阴”，古县名，在今山西省万荣县西南。

人有上书告新垣平所言气神事皆诈也。〔1〕下平吏治，诛夷新垣平。〔2〕自是之后，文帝怠于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阳、长门五帝使祠官领，以时致礼，不往焉。

【注释】〔1〕“皆诈”，全都是欺骗。〔2〕“诛夷”，杀死本人及其宗族家属。明年，匈奴数入边，兴兵守御。后岁少不登。〔1〕

【注释】〔1〕“少”，稍微。

数年而孝景即位。十六年。〔1〕祠官各以岁时祠如故，无有所兴，至今天子。

【注释】〔1〕“十六年”，指景帝在位十六年，包括中元六年，后元三年。

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

元年，汉兴已六十余岁矣，天下艾安，搢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1〕而上乡儒术，〔2〕招贤良，〔3〕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4〕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事未就。会窦太后治黄老言，〔5〕不好儒术，使人微伺得赵绾等奸利事，召案绾、臧，〔6〕绾、臧自杀，诸所兴为皆废。

【注释】〔1〕“改正度”，改换正朔与服色制度。〔2〕“乡”，与“向”相通。向往。〔3〕“贤良”，汉代从民间选拔官员的一种科目，汉文帝时选“贤良方正”，汉武帝时选“贤良文学”，均可简称为“贤良”。〔4〕“赵绾”，当时任御史大夫。绾音w3n。“王臧”，当时任郎中令。〔5〕“会”，正遇上。“黄老言”，指黄老学派的学说。黄是传说中的黄帝，老即老子，均被道家尊为先祖。〔6〕“案”，与“按”同，审查、讯问。

后六年，窦太后崩。其明年，征文学之士公孙弘等。^{〔1〕}

【注释】〔1〕“公孙弘”，曾任丞相，封平津侯。详见本书《平津侯主父列传》。

明年，今上初至雍，郊见五畤。后常三岁一郊。^{〔1〕}是时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蹄氏观。^{〔2〕}神君者，长陵女子，^{〔3〕}以子死，^{〔4〕}见神于先后宛若。^{〔5〕}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祠，^{〔6〕}其后子孙以尊显。及今上即位，则厚礼置祠之内。中闻其言，不见其人

【注释】〔1〕“三岁一郊”，据《史记索隐》引《汉旧仪》：三岁一郊为第一年祭天，第二年祭地，第三年祭五畤，每三年一轮回。〔2〕“上林”，秦汉的皇家园林，名上林苑，周围二百多里。在今陕西省周至县、户县境内。“蹄氏观”，上林苑内的宫殿名称。〔3〕“长陵”，汉高祖陵墓所在地。在今西安城以北。〔4〕“以子死”，“子”通“字”，生育孩子，因为生育难产而死。〔5〕“见神于先后宛若”，神灵显现给她的妯娌宛若。汉代关中称妯娌为“先后”。〔6〕“平原君”，汉武帝的外祖母。

是时，李少君亦以祠灶、谷道、却老方见上，^{〔1〕}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泽侯舍人，^{〔2〕}主方。匿其年及其生长，^{〔3〕}常自谓七十，能使物，^{〔4〕}却老。其游以方遍诸侯。无妻子。人闻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馈遗之，^{〔5〕}常余金钱衣食。人皆以为不治生业而饶给，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争事之。少君资好方，^{〔6〕}善为巧发奇中。尝从武安侯饮，^{〔7〕}坐中有九十余老人，^{〔8〕}少君乃言与其大父游射处，^{〔9〕}老人为儿时从其大父，识其处，一坐尽惊。少君见上，上有故铜器，问少君。少君曰：“此器齐桓公十年陈于柏寝。”^{〔10〕}已而案其刻，果齐桓公器。一官尽骇，以为少君神，数百岁人也。

【注释】〔1〕“祠灶”，祭祀灶神。古代灶神有几种说法。《周礼》等文献中以祝融为灶神。“谷道”，一般指古代方士的辟谷术，即通过导引、练功逐渐达到不吃食物。“却老”，指防止衰老的方术。〔2〕“深泽侯”，汉代功臣赵将夜（《汉书》作赵将夕）。这里指其后代赵胡，赵胡在汉景帝中元五年继承侯位。“舍人”，王公贵族的家臣。〔3〕“其生长”，《汉书·郊祀志》作“所生长”。指出生的郡县及居住过的地方。也可以指生平履历。〔4〕“使物”，驱使鬼神。有人说指使用药物，似欠通。〔5〕“更馈遗之”，接连不断地赠送给他物品。遗音 w8i，赠送。〔6〕“资”，本性，资质。或者释为凭借。〔7〕“武安侯”，田蚡（音 f6n），曾为丞相。〔8〕“九十余老人”，据《孝武本纪》等，上脱一“年”字。〔9〕“大父”，祖父。〔10〕“柏寝”，春秋时齐国高台建筑名。《晏子春秋》记载为齐景公时所建。故址大约在今山东省广饶县。少君言上曰：“祠灶则致物，〔1〕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2〕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乃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枣，〔3〕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于是天子始亲祠灶，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而事化丹沙诸药齐为黄金矣。
〔4〕

【注释】〔1〕“致物”，招来鬼神。〔2〕“丹沙”，即硫化汞。硫化汞加热后可以还原出汞。汞与黄金或铜可以生成汞齐，外观与黄金近似。所以方士认为丹沙可以炼金，或炼成不死仙丹。〔3〕“食巨枣”，《孝武本纪》与《汉书·郊祀志》均作“食巨枣”，即给我吃枣。应从。此处“巨”字误。〔4〕“齐”，与“剂”同。

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为化去不死，而使黄锤史宽舒受其方。^{〔1〕}求蓬莱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齐怪迂之方士多更来言神事矣。

【注释】〔1〕“黄锤史”，黄锤县的小吏。黄县，在今山东省黄县东。锤县，在今山东省福山县。郭嵩焘《史记札记》引《秦始皇本纪》“过黄锤”一句，认为原为黄

锤县，后分为二县。《史记正义》将“史”解释为人姓氏，误。

亳人缪忌奏祠太一方，^{〔1〕}曰：“天神贵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2〕}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东南郊，用太牢，^{〔3〕}七日，为坛开八通之鬼道。”^{〔4〕}于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长安东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后人有上书，言：“古者天子三年壹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5〕}天子许之，令太祝领祠之于忌太一坛上，如其方。后人复有上书，言：“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6〕}祠黄帝用一梟破镜；^{〔7〕}冥羊用羊祠；^{〔8〕}马行用一青牡马；^{〔9〕}太一、泽山君地长用牛；^{〔10〕}武夷君用干鱼；^{〔11〕}阴阳使者以一牛。”^{〔12〕}令祠官领之如其方，而祠于忌太一坛旁。

【注释】〔1〕“太一”，又写作“泰一”，古代最高贵的天神。古天文学家将北极星座中的第二颗星，即最亮的一颗称为太一星，本书《天官书》中认为：太一星是太一神的住所。〔2〕“佐”，辅助。“五帝”，即前文所说的青、赤、白、黄、黑五天帝。〔3〕“太牢”，最高级的祭品，为牛、羊、猪各一头。也有时将牛称太牢，羊称少牢。〔4〕“八通之鬼道”，祭坛的八面都有鬼神的通道。〔5〕“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史记·礼书》认为《史记志疑》根据《史记》读作“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是正确的读法。〔6〕“解祠”，通过祭祀解除灾祸，祈求福祥。〔7〕“梟”，音 xiāo，一种猛禽。传说它吃自己的母亲。“破镜”，即獾，音 jiāng，一种恶兽，形似虎豹但稍小。传说它吃自己的父亲。所以黄帝命令用它祭祀，想灭绝它们。〔8〕“冥羊”，神名。〔9〕“马行”，神名。〔10〕“太一、泽山君地长”，《孝武本纪》作“太一、泽山山君、地长”。长音 zhǎng。三者均为神名。〔11〕“武夷君”，山神名。〔12〕“阴阳使者”，执掌阴阳的神。

其后，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为币，^{〔1〕}以发瑞应，造白金焉。^{〔2〕}

【注释】〔1〕“币”，货币，《汉书·食货志》载：用一平方尺的白鹿皮缀上丝边缘，价值黄金一斤。也用来作为供品祭献。〔2〕“白金”，银。这里指汉武帝铸造的银锡合金货币。共有三种：一种是八两重的圆币，龙纹，值三千。一种是轻一些的方币，马纹，值五百。一种是再小一些的椭圆币，龟纹，值三百。见本书《平准书》。

其明年，郊雍，获一角兽，若麀然。^{〔1〕}有司曰：“陛下肃祇郊祀，上帝报享，锡一角兽，^{〔2〕}盖麟云。”于是以荐五畴，畴加一牛以燎。^{〔3〕}锡诸侯白金，风符应合于天也。^{〔4〕}

【注释】〔1〕“麀”，音 pǎo，形状像獐鹿的动物，一只角，牛尾。〔2〕“锡”，赐。〔3〕“燎”，古代祭名，架起柴，把祭品放在上面烧。〔4〕“风”，音 fēng，暗示。

于是济北王以为天子且封禅，^{〔1〕}乃上书献太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县偿之。常山王有罪，^{〔2〕}迁，天子封其弟于真定，^{〔3〕}以续先王祀，而以常山为郡，然后五岳皆在天子之郡。

【注释】〔1〕“济北王”，汉高祖曾孙刘胡。“且”，将要。〔2〕“常山王”，汉景帝孙刘勃。常山王获罪之事见本书《五宗世家》。〔3〕“真定”，县名，西汉有真定国。在今河北省正定县。

其明年，齐人少翁以鬼神方见上。上有所幸王夫人，^{〔1〕}夫人卒，少翁以方盖夜致王夫人及灶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见焉。于是乃拜少翁为文成将军，赏赐甚多，以客礼礼之。文成言曰：“上即欲与神通，^{〔2〕}宫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画云气车，及各以胜日驾车辟恶鬼。^{〔3〕}又作甘

泉宫，^{〔4〕}中为台室，画天、地、太一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岁余，其方益衰，神不至。乃为帛书以饭牛，^{〔5〕}详不知，^{〔6〕}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杀视得书，书言甚怪。天子识其手书，问其人，果是伪书，于是诛文成将军，隐之。

【注释】〔1〕“王夫人”，《孝武本纪正义》根据《汉书》《郊祀志》、《外戚传》说应为“李夫人”。《史记志疑》考证李夫人死时李少翁已卒，应以“王夫人”为正。〔2〕“即”，假如。〔3〕“胜日”，古代以干支相配纪日。五行学说将十个天干分属于五行，如甲、乙属东方、木，用青色。丙、丁属南方、火，用红色。戊、己属中央、土，黄色。庚、辛属西方、金，用白色。壬、癸属北方、水，用黑色。五行相克相胜，如火胜金，金胜木，木胜土……。在某日使用可以胜此日干支的另一类车马，如甲、乙为首的干支日中乘坐白色车子，就叫以胜日驾车。以胜日驾车可以驱辟恶鬼。这是阴阳五行学派的说法。〔4〕“甘泉宫”，秦、汉宫苑，旧址在今陕西省淳化县甘泉山上。〔5〕“帛书”，在丝帛上写的文书。“饭牛”，给牛吃。〔6〕

其后则又作柏梁、铜柱、承露仙人掌之属矣。^{〔1〕}

【注释】〔1〕“柏梁”，又作“栢梁”，汉武帝所建高台。据说高二十丈，用香柏为梁。一说为梁百根。“承露仙人掌”，汉武帝在建章宫树立了铜柱，高二十丈，顶端有仙人掌托盘，用来承接甘露。传说用这种甘露和玉屑饮下，可以长生不老。

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1〕}巫医无所不致，不愈。游水发根言上郡有巫，^{〔2〕}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问神君。神君言曰：“天子无忧病。病少愈，强与我会甘泉。”^{〔3〕}于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寿宫神君。寿宫神君最贵者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属，皆从之。非可得见，闻其言，言与人音等。时去时来，来则风肃然。居室帷中。时昼言，然常以夜。天子祓，^{〔4〕}然后入。因巫为主人，关饮食。所以言，行下。^{〔5〕}又置寿宫、北宫，张羽旗，设供具，以礼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书其言，命之曰“画法”。其所语，世俗之所知也，无绝殊者，^{〔6〕}而天子心独喜。其事秘，世莫知也。

【注释】〔1〕“鼎湖”，汉代宫室，旧址在今陕西省蓝田县西。〔2〕“游水发根”，姓游水，名发根。一说游水为县名。〔3〕“强”，勉强支持。〔4〕“祓”，音 f*。驱除灾祸、祈求福惠的宗教仪式。〔5〕“关饮食。所以言，行下”，关为领取的意思。《孝武本纪》中此句作：“关饮食。所欲者言行下。”《史记 证》认为：此句应读作“关饮食所以，言，行下”。意思是巫神饮食所用，只要说的，武帝就命令下人准备。可备一说。〔6〕“无绝殊者”，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其后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1〕}不宜以一、二数。一元曰“建”，二元以长星曰“光”，^{〔2〕}三元以郊得一角兽曰“狩”云。^{〔3〕}

【注释】〔1〕“元”，指纪元，用年号纪年。“天瑞”，上天降下的祥瑞。〔2〕“长星”，即彗星。〔3〕“三元”，武帝第一个年号为建元，第二个年号为元光，第三个年号为元朔，第四个年号才是元狩。“三元”有误。

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议曰：“今上帝朕亲郊，而后土无祀，则礼不答也。”有司与太史公、祠官宽舒议：^{〔1〕}“天地牲角茧栗。^{〔2〕}今陛下亲祠后土，后土宜于泽中圜丘为五坛，坛一黄犍太牢具，已祠尽瘞，而从祠衣上黄。”于是天子遂东，始立后土祠汾阴脽丘，^{〔3〕}如宽舒等议。上亲望拜，如上帝礼。礼毕，天子遂至荥阳而还。^{〔4〕}过雒阳，下诏曰：“三代邈绝，

〔5〕远矣难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后为周子南君，以奉其先祀焉。”是岁，天子始巡郡县，侵寻于泰山矣。〔6〕

〔注释〕〔1〕“太史公”，指司马迁的父亲太史司马谈。〔2〕“牲角茧栗”，牺牲的角像蚕茧或栗子般大小。指祭祀用的牛幼小，牛角初生。〔3〕“汾阴脍丘”，汾阴县，在今山西省石荣县西南。脍丘是岸边突起的土丘，高十余丈，长四五里，宽二里多。汾阴县城建于丘山。脍音 shu0。〔4〕荥阳：古县名，在今河南省荥阳县东北。〔5〕“邈”，音 mi3o，遥远。〔6〕“侵寻”，逐渐接近。

其春，乐成侯上书言栾大。栾大，胶东宫人，〔1〕故尝与文成将军同师，已而为胶东王尚方。而乐成侯姊为康王后，无子。康王死，他姬子立为王。而康后有淫行，与王不相中，相危以法。〔2〕康后闻文成已死，而欲自媚于上，乃遣栾大因乐成侯求见言方。天子既诛文成，后悔其蚤死，惜其方不尽，及见栾大，大说。〔3〕大为人长美，言多方略，而敢为大言，处之不疑。〔4〕大言曰：“臣常往来海中，见安期、羡门之属。顾以臣为贱，不信臣。又以为康王诸侯耳，不足与方。臣数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师曰：‘黄金可成，而河决可塞，不死之药可得，仙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则方士皆奄口，〔5〕恶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马肝死耳。〔6〕子诚能修其方，我何爱乎！”〔7〕大曰：“臣师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则贵其使者，令有亲属，以客礼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于神人。神人尚肯邪不邪。〔8〕致尊其使，〔9〕然后可致也。”于是上使验小方，斗棋，棋自相触击。〔10〕

〔注释〕〔1〕“胶东宫人”，胶东王宫中的服侍人员。下文中“胶东王尚方”则为王府中主管器物制造的官员。〔2〕“不相中”，不合。“相危以法”，用法律威胁。〔3〕“大说”，非常高兴。“说”与“悦”同。〔4〕“处之不疑”，在说大话、谎话时毫不犹豫。〔5〕“奄”，与“掩”同。〔6〕“食马肝死”，古人认为马肝气热有毒，吃了奔跑后的马的肝会死。〔7〕“爱”，吝惜。〔8〕“尚肯邪不邪”，还不知道肯不肯。“不”与“否”同。〔9〕“致尊其使”，使求神的使者非常尊贵。〔10〕“斗棋，棋自相触击”，《史记索隐》引《淮南子·万毕术》说：用鸡血杂磨铁杵，用磁石作棋子，铁杵挥动就使棋子自相撞击。这是利用了磨擦生磁电和磁力相斥的原理。另一种说法引《汉武故事》说栾大是让旗帜互相撞击。

是时上方忧河决，而黄金不就，乃拜大为五利将军。居月余，得四印，佩天士将军、地士将军、大通将军印。制诏御史：“昔禹疏九江，〔1〕决四渎。间者河溢皋陆，〔2〕堤繇不息。〔3〕朕临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遗朕士而大通焉。《乾》称‘蜚龙’，〔4〕‘鸿渐于般’，〔5〕朕意庶几与焉。〔6〕其以二千户封地士将军大为乐通侯。”赐列侯甲第，〔7〕僮千人。乘舆斥车马帷幄器物以充其家。〔8〕又以卫长公主妻之，资金万斤，〔9〕更命其邑曰当利公主。天子亲如五利之第。使者存问供给，相属于道。自大主将相以下，〔10〕皆置酒其家，献遗之。于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将军”，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将军亦衣羽衣，夜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而佩“天道”者，且为天子道天神也。〔11〕于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颇能使之。其后装治行，〔12〕东入海，求其师云。大见数月，佩六印，贵震天下，而海上燕、齐之间，莫不搯捥而自言有禁方，〔13〕能神仙矣。

【注释】〔1〕“九江”，指长江中下流的九条水道。《汉书·郊祀志》作“九河”，指黄河在下游的九条支流。〔2〕“皋陆”，岸边的高地。〔3〕“堤繇”，修堤的劳役。“繇”与“徭”同，劳役。〔4〕“《乾》称‘蜚龙’”，《周易·乾卦》说“飞龙在天”。“蜚”与“飞”通。〔5〕“鸿渐于般”，见《周易·渐卦》，意思是大雁进到岸上。般音 p1n，水边的高岸。〔6〕“庶几”，差不多，可能。用来表示希望。〔7〕“列侯”，秦、汉二十等爵位的最高一级。原名彻侯，因避汉武帝讳改称通侯，或列侯。“甲第”，上等的宅第。〔8〕“乘舆”，皇帝使用的车马服装器物。“斥”，指，指给。〔9〕“赍”，音 j9，送给。〔10〕“大主”，指汉武帝的姑母大长公主。〔11〕“道”，与“导”相同，引导。〔12〕“装治行”，整理行装待发。〔13〕“搯腕”，音 8w4n，即“扼腕”，握住手腕，表明心情激动。“禁方”，指秘方，仙方。

其夏六月中，汾阴巫锦为民祠魏睢后土营旁，〔1〕见地如钩状，掬视得鼎。〔2〕鼎大异于众鼎，文镂无款识，怪之，言吏。吏告河东太守胜，胜以闻。天子使使验问巫得鼎无奸诈，乃以礼祠，迎鼎至甘泉，从行，上荐之。至中山，〔3〕曠蛄，〔4〕有黄云盖焉。有麋过，上自射之，因以祭云。至长安，公卿大夫皆议请尊宝鼎。天子曰：“间者河溢，岁数不登，故巡祭后土，祈为百姓育谷。今岁丰庾未报，〔5〕鼎曷为出哉？”有司皆曰：“闻昔泰帝兴神鼎一，〔6〕一者壹统，天地万物所系终也。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皆尝亨鬯上帝鬼神。〔7〕遭圣则兴，鼎迁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没，伏而不见。《颂》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鬯鼎及鼐，〔8〕不吴不鹭，〔9〕胡考之休。’〔10〕今鼎至甘泉，光润龙变，〔11〕承休无疆。合兹中山，有黄白云降盖，若兽为符，〔12〕路弓乘矢，〔13〕集获坛下，报祠大享。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14〕鼎宜见于祖祫，〔15〕藏于帝廷，以合明应。”制曰：“可。”

【注释】〔1〕“锦”，巫师名。“魏睢”，即上文提到的汾阴睢丘。因为此地战国时属于魏国，故称魏睢。“营”，祠坛所在的基址范围。〔2〕“掬”，音 p\$u，用手扒开土。〔3〕“中山”，在今陕西省淳化县东南。〔4〕“曠蛄”，音 y4nw5n，《孝武本纪》作“晏温”，《史记索隐》引如淳注为：天气晴朗无云，气候温暖。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时指出：“晏温”与“氤氲”相同。氤氲是形容云气缭绕的样子，与下文“有黄云盖焉”正相符。解释成晴朗无云是错误的。〔5〕“丰庾”，庄稼丰收。庾音 w*，《史记会注考证》说：庾也是丰收的意思。一说“庾”与“芜”通，指歉收。丰庾是收成好不好意思。〔6〕“泰帝”，古代传说中的太昊，即伏羲氏。〔7〕“亨鬯”，音 p5ngsh1ng，烹煮牲畜供祭祀用。〔8〕“鼐”，音 n3i，大鼎，“鬯”，音 z9，小口的鼎。〔9〕“吴”，与“娱”相通，引申为“喧闹”的意思。“鹭”，音 4o，傲慢。〔10〕“胡考”，寿命绵长。“休”，美好，福祥。〔11〕“龙变”，像龙那样变幻莫测。〔12〕“若兽”，这样的野兽，指上文汉武帝射的麋。“符”，符兆。〔13〕“路弓”，大弓。“乘”，四支，古人以四匹马为一乘，所以也用乘代称“四”。〔14〕“合德”，上天与下界帝王的德行互相感应契合。〔15〕“祖祫”，祖先，祫音 n!，父亲死后为他设立的宗庙称祫。

入海求蓬莱者，言蓬莱不远，而不能至者，殆不见其气。〔1〕上乃遣望气佐候其气云。〔2〕

【注释】〔1〕“殆”，音 d4i，差不多，几乎。〔2〕“望气佐”，观望云气的官吏。“候”，等待观测。

其秋，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亲郊之”。

上疑未定。齐人公孙卿曰：“今年得宝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1〕}与黄帝时等。”卿有礼书曰：“黄帝得宝鼎宛胸，^{〔2〕}问于鬼臾区。^{〔3〕}鬼臾区对曰：‘帝得宝鼎神策，^{〔4〕}是岁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纪，^{〔5〕}终而复始。’于是黄帝迎日推策，^{〔6〕}后率二十岁复朔旦冬至，^{〔7〕}凡二十推，^{〔8〕}三百八十年，黄帝仙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视其书不经，疑其妄书，谢曰：“宝鼎事已决矣，尚何以为！”卿因嬖人奏之。^{〔9〕}上大说，乃召问卿。对曰：“受此书申公，申公已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申公，齐人。与安期生通，受黄帝言，无书，独有此鼎书。曰‘汉兴复当黄帝之时’。曰‘汉之圣者在高祖之孙且曾孙也。宝鼎出而与神通，封禅。封禅七十二王，唯黄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汉主亦当上封，上封则能仙登天矣。黄帝时万诸侯，而神灵之封居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10〕}中国华山、首山、太室、泰山、东莱，^{〔11〕}此五山黄帝之所常游，与神会。黄帝且战且学仙。患百姓非其道者，乃断斩非鬼神者。^{〔12〕}百余岁然后得与神通。黄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区号大鸿，死葬雍，故鸿冢是也。其后黄帝接万灵明廷。^{〔13〕}明廷者，甘泉也。所谓寒门者，谷口也。^{〔14〕}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15〕}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16〕}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17〕}龙髯拔，堕，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胡髯号，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其弓曰乌号。’”于是天子曰：“嗟乎！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耳。”^{〔18〕}乃拜卿为郎，东使候神于太室。

【注释】〔1〕“其冬辛巳朔旦冬至”，冬天辛巳日为初一，早晨交冬至节气。根据《汉书·武帝纪》：元鼎五年十一月辛巳日初一，早晨冬至。〔2〕“宛胸”，音 yu1nq*，古县名，在今山东省菏泽县。〔3〕“鬼臾区”，传说中黄帝的大臣。〔4〕“神策”，神奇的筹策（古代计算用的竹棍）。一说即神蓍，占卜用的草棍，蓍音 sh9。〔5〕“得天之纪”，得到了天的纲纪，即天象的运行规律。〔6〕“迎日推策”，顺着推算历日，推算未来的年、月、日。〔7〕“后率二十岁复朔旦冬至”，这一说法与古代历法不合。现据古代文献记载：古代历法有一年360日、366日、 $365\frac{1}{4}$ 日三

种计算方法。按任何一种计算都不可能经过二十年后再次出现朔旦冬至。〔8〕“凡二十推”，一共推算二十次，即有二十个二十年。最后一次因黄帝成仙不计在内，所以下文说“三百八十年”。〔9〕“嬖人”，受到宠爱的宫人。〔10〕“中国”，古代指华夏民族居住的中原地区。〔11〕“首山”，《读史方輿纪要》卷四七考证在今河南省襄城县南。“太室”，即嵩山，在今河南省登封县北。“东莱”，在今山东黄县。〔12〕“断斩”，判决杀死。〔13〕“明廷”，即明堂。〔14〕“寒门”，一作塞门，不详确指何地。“谷口”，古地名，在今陕西省礼泉县东北。〔15〕“荆山”，一名覆釜山，在今河南省灵宝县南。〔16〕“胡髯”，下垂的须髯。胡为牛颈下垂着的皮肉，此处用来形容龙髯下垂的样子。髯音 r2n。〔17〕“悉”，全部。〔18〕“脱”，脱掉鞋子。

音 x!，又写作“屣”，鞋。

上遂郊雍，至陇西，^{〔1〕}西登崆峒，^{〔2〕}幸甘泉。令祠官宽舒等具太一祠坛，祠坛放薄忌太一坛，^{〔3〕}坛三垓。^{〔4〕}五帝坛环居其下，各如其方，黄帝西南，除八通鬼道。太一，其所用如雍一畴物，而加醴枣脯之属，^{〔5〕}杀一狸牛以为俎豆牢具。^{〔6〕}而五帝独有俎豆醴进。其下四方地，为醊食群

神从者及北斗云。^{〔7〕}已祠，胙余皆燎之。^{〔8〕}其牛色白，鹿居其中，彘在鹿中，水而洎之。^{〔9〕}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10〕}太一祝宰则衣紫及绣。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

【注释】〔1〕“陇西”，汉代郡名，治所狄道，即今甘肃省临洮县。〔2〕“崆峒”，音 k#ngt\$ng，山名，位于今甘肃省平凉市以西。〔3〕“放”，与“仿”相通，仿照。〔4〕“三垓”，三层，垓音 g1i。〔5〕“醴”，音 l!，甜酒。〔6〕“狸牛”，《汉书·郊祀志》作“犛牛”，即牦牛。“犛”，音 m2o。而《史记·孝武本纪》作“犛牛”，犛音 l0，也是牦牛。有人认为“犛牛”可假借为“犁牛”，为杂色的耕牛。也可以讲通。《论语·雍也》中有“犁牛之子骍且角”的话，说犁牛被轻视，不是正式祭祀的祭品。这里杀狸牛作祭器中盛放的配祭食物，不是主要的祭品。〔7〕“醜”，音 zhu@，指接连祭祀。〔8〕“胙余”，剩余的祭肉。胙音 zu@，祭肉。〔9〕“洎”，音 j@，浸润，注水，一说为肉汁。〔10〕“彘”，音 zh@，猪。“特”，雄畜。一说为一头牲畜，或羊或猪只用一头。

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1〕}天子始郊拜太一。朝朝日，^{〔2〕}夕夕月，^{〔3〕}则揖；而见太一如雍郊礼。其赞飨曰：“天始以宝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终而复始，皇帝敬拜见焉。”而衣上黄。其祠列火满坛，^{〔4〕}坛旁亨炊具。^{〔5〕}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见太一云阳，有司奉瑄玉嘉牲荐飨。^{〔6〕}是夜有美光，及昼，黄气上属天”。太史公、祠官宽舒等曰：“神灵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太畤坛以明应。^{〔7〕}令太祝领，秋及腊间祠。三岁天子一郊见。”

【注释】〔1〕“昧爽”，即清晨拂晓时分。〔2〕“朝朝日”，音 zh1och2or@。早晨朝拜太阳。〔3〕“夕夕月”，晚上祭祀月亮。第二个夕作动词，指祭祀月亮。〔4〕“列火”，排列火炬。〔5〕“亨”，与“烹”相通，烹煮。〔6〕“瑄玉”，祭祀用的大玉璧，直径六寸。瑄音 xu1n。“嘉牲”，壮美的牲畜。《汉旧仪》记载：祭天用的牛五岁大，重二千斤。“荐飨”，献上供享用。〔7〕“此地”，一说“地”应作“夜”。“光域”，指有光亮出现的地方。“明应”，明确地回答或应合。

其秋，为伐南越，^{〔1〕}告祷太一。以牡荆画幡日月北斗登龙，^{〔2〕}以象太一三星，为太一锋，^{〔3〕}命曰“灵旗”。为兵祷，则太史奉以指所伐国。^{〔4〕}而五利将军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随验，实毋所见。五利妄言见其师，其方尽，多不讎。^{〔5〕}上乃诛五利。

【注释】〔1〕“南越”，汉南越国，在今两广地区。当时南越相国吕嘉杀南越王、王太后及汉朝廷使者终军等，起兵造反。〔2〕“牡荆”，不结子的荆条。“画幡”，画有图案的长条形垂下的旗子。“登龙”，即升龙，头向上飞舞的龙纹。〔3〕“太一三星”，应作“天一三星”。梁玉绳等人已证其误。“锋”，最前边的旗子。〔4〕“奉”，与“捧”相通。〔5〕“讎”，音 ch\$u，应验。其冬，公孙卿候神河南，言见仙人迹缙氏城上，〔1〕有物如雉，往来城上。天子亲幸缙氏城视迹。问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仙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宽假，〔2〕神不来。言神事，事如迂诞，〔3〕积以岁乃可致也。”于是郡国各除道，缮治宫观名山神祠所，以望幸矣。

【注释】〔1〕“缙氏”，县名，在今河南省偃师县东南，缙音 g#u。〔2〕“少宽假”，稍加宽容，多给些时间，“假”与“暇”通。〔3〕“迂诞”，迂阔不可信。

其春，既灭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见。上善之，下公卿议，曰：“民间祠尚有鼓舞乐，今郊祀而无乐，岂称乎？”^{〔1〕}公卿曰：“古者祠天

地皆有乐，而神祇可得而礼。”或曰：“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2〕}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于是塞南越，^{〔3〕}禘祠太一、后土，始用乐舞，益召歌儿，^{〔4〕}作二十五弦及空侯琴瑟自此起。^{〔5〕}

【注释】〔1〕“称”，相称，适合。〔2〕“太帝”，一说为太昊氏。“素女”，古代神话中的仙女。“瑟”，音 s8。古代弹拨乐器，比琴宽，近年湖南等地战国、汉墓中有出土实物。〔3〕“塞”，与“赛”相同，祭神。〔4〕“歌儿”，歌手。〔5〕“空侯”，即箜篌。古代乐器，比瑟略小，据说是汉武帝时乐人侯调所作。

其来年冬，上议曰：“古者先振兵泽旅，^{〔1〕}然后封禅。”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余万，^{〔2〕}还祭黄帝冢桥山，^{〔3〕}释兵须如。^{〔4〕}上曰：“吾闻黄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对曰：“黄帝已仙上天，群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为且用事泰山，^{〔5〕}先类祠太一。^{〔6〕}

【注释】〔1〕“振兵”，整顿武力，“泽旅”，即释旅，遣散军队。〔2〕“勒兵”，约束、统领军队。〔3〕“桥山”，在今陕西省黄陵县北，山上有黄帝陵。〔4〕“须如”，一作“凉如”，古地名，在今陕西省陇县。〔5〕“用事”，办大事，指祭祀天地等。〔6〕“类”，古代一种祭祀方法，用来祭天，又写作禴。

自得宝鼎，上与公卿诸生议封禅。封禅用希旷绝，^{〔1〕}莫知其仪礼，而群儒采封禅《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2〕}齐人丁公年九十，曰：“封禅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既无风雨，遂上封矣。”上于是乃令诸儒习射牛，草封禅仪。数年，至且行。天子既闻公孙卿及方士之言，黄帝以上封禅，皆致怪物与神通，欲放黄帝以上接神仙人蓬莱士，高世比德于九皇，^{〔3〕}而颇采儒术以文之。群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禅事，又牵拘于《诗》《书》古文而不能骋。^{〔4〕}上为封禅祠器示群儒，群儒或曰“不与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诸生行礼不如鲁善”，周霸属图封禅事，^{〔5〕}于是上绌偃、霸，^{〔6〕}而尽罢诸儒不用。

【注释】〔1〕“希”，与“稀”相通，稀少。“旷绝”，时代久远，绝灭无存。〔2〕“《王制》”，是《礼记》一书中的一篇。“射牛”，古代帝王祭祀时要亲自射死牛来进献。〔3〕“高世”，高出世俗。“九皇”，传说中的上古九位君王。〔4〕“骋”，奔驰。这里指思路充分放开。〔5〕“属图”，聚集人谋划。〔6〕“绌”，与“黜”相同，贬斥。

三月，遂东幸缙氏，礼登中岳太室。从官在山下闻若有言“万岁”云。问上，上不言；问下，下不言。于是以三百户封太室奉祠，命曰崇高邑。东上泰山，泰山之草木叶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巅。

上遂东巡海上，行礼祠八神。齐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然无验者。乃益发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数千人求蓬莱神人。公孙卿持节常先行候名山，至东莱，言夜见大人，长数丈，就之则不见，见其迹甚大，类禽兽云。群臣有言见一老父牵狗，言“吾欲见巨公”，已忽不见。上即见大迹，未信，及群臣有言老父，则大以为仙人也。宿留海上，^{〔1〕}予方士传车及间使求仙人以千数。^{〔2〕}

【注释】〔1〕“宿留”，住下来停留不前。或读作 xi(li*)，迟滞等待之意。均通。〔2〕“传车”，官府驿站间供人乘坐的车辆。传音 zhu4n。

四月，还至奉高。^{〔1〕}上念诸儒及方士言封禅人人殊，不经，难施行。天子至梁父，礼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荐绅，^{〔2〕}射牛行事。封泰

山下东方，如郊祠太一之礼。封广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则有玉牒书，〔3〕书秘。礼毕，天子独与侍中奉车子侯上泰山，〔4〕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阴道。丙辰，禅泰山下址东北肃然山，〔5〕如祭后土礼。天子皆亲拜见，衣上黄而尽用乐焉。江淮间一茅三脊为神藉。五色土益杂封。〔6〕纵远方奇兽蜚禽及白雉诸物，〔7〕颇以加礼。兕牛犀象之属不用。〔8〕皆至泰山祭后土。封禅祠；其夜若有光，昼有白云起封中。

【注释】〔1〕“奉高”，古县名，在今山东省泰安市东。〔2〕“皮弁荐绅”，带着皮帽子，在腰带中插上笏版。这是汉代的一种礼服。弁音 bi4n，尖顶的圆皮帽。“荐”与“搢”通，插上。〔3〕“玉牒书”，帝王封禅时祈神的文书，用玉版刻写。一说用竹简书写，缀加玉石。〔4〕“奉车子侯”，奉车都尉霍子侯。奉车都尉是掌管皇帝车马的官员，霍子侯，韦昭注称：“霍去病之子。”〔5〕“下址”，山脚下。“肃然山”，在泰山东麓的小山。〔6〕“五色土”，红、黄、青、白、黑五种颜色的土，象征天下四方。“益”，增加。〔7〕“蜚禽”，即飞禽。蜚音 f5i，与“飞”通假。〔8〕“兕牛犀象之属不用”，本书《孝武本纪》下文作“皆至泰山然后去”。《史记证》认为“祭后土”为“然后去”三字之误。承上文“纵远方奇兽蜚禽及白雉诸物”一句，可知这是在说将兕牛犀象之类奇兽带到泰山祭天，但没有使用，又带走了。兕音 s@，形状似牛。一说即雌犀牛。

天子从禅还，坐明堂，群臣更上寿。于是制诏御史：“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1〕兢兢焉惧不任。〔2〕维德菲薄，不明于礼乐。修祠太一，若有象景光，〔3〕如有望，〔4〕震于怪物，〔5〕欲止不敢，遂登封太山，至于梁父，而后禅肃然。自新，嘉与士大夫更始，赐民百户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复博、奉高、蛇丘、历城，〔6〕无出今年租税。其大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过毋有复作。〔7〕事在二年前，皆勿听治。”〔8〕又下诏曰：“古者天子五载一巡狩，用事泰山，诸侯有朝宿地。其令诸侯各治邸泰山下。”

【注释】〔1〕“眇眇”，微小。眇音 mi3o。〔2〕“兢兢焉”，小心翼翼的样子。兢兢音 j9ng。“不任”，不能胜任。〔3〕“景光”，彩色霞光，古人认为是美好吉祥的象征。〔4〕“如有望”，《史记证》认为：“望”应作“闻”，指在太室山听到有人喊万岁的声音。如是形容声音的轻忽飘渺。〔5〕“震于怪物”，被神怪所震慑。〔6〕“复”，免除徭役或赋税。“博”，县名，在今山东省泰安市南。“蛇丘”，县名，在今山东省宁阳县北。历城，县名，在今山东省济南市。〔7〕“复作”，犯罪服刑被赦免的人再次犯罪，不是在原来的罪行上叠加刑罚，而是与平民首次犯罪一样就所犯事论罪，轻罪只罚为官府服役，称复作。另一种解释为女子犯轻罪被判在官府服役，也叫复作。〔8〕“事”，指所犯罪行，“听治”，审判处理。

天子既已封泰山，无风雨灾，而方士更言蓬莱诸神若将可得，于是上欣然庶几遇之，乃复东至海上望，冀遇蓬莱焉。〔1〕奉车子侯暴病，一日死。上乃遂去，并海上，北至碣石，巡自辽西，〔2〕历北边至九原。〔3〕五月，反至甘泉。有司言宝鼎出为元鼎，以今年为元封元年。

【注释】〔1〕“冀”，希望。〔2〕“辽西”，汉郡名。辖有今河北省东北及辽宁省西部。郡治在今辽宁省义县以西。〔3〕“九原”，县名，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西。

其秋，有星孛于东井。〔1〕后十余日，有星孛于三能。〔2〕望气王朔言：“候独见填星出如瓜，〔3〕食顷复入焉。”〔4〕有司皆曰：“陛下建汉家封

禅，天其报德星云。”〔5〕

【注释】〔1〕“蒨”，音 b8i，与“孛”相通。指彗星。“东井”，即二十八宿中的井宿。属双子座。〔2〕“三能”，能音 t2i，又作“天台”。星座名，在当代天文学划分的大熊座中，共六颗星，分为上台、中台、下台。〔3〕“填星”，即土星。《史记索隐》认为应作“旗星”。《符瑞图》说：“旗星之极、芒艳如旗。”旗星就是下文说的“德星”。实际就是上文记录的彗星。古代一直把彗星看作灾祸的象征。而方士们却把它说成德星，官员们也阿谀附和。文句中表现出司马迁对汉武帝好方士的尖锐讽刺。“瓜”，《孝武本纪》作瓠。瓠音 h*。〔4〕“食顷”，吃一顿饭的时间。〔5〕“德星”，显示祥瑞的星。指上文“填星”。《史记索隐》认为是岁星，不妥。

其来年冬，郊雍五帝。还，拜祝祠太一。赞飨曰：“德星昭衍，〔1〕厥维休祥。〔2〕寿星仍出，〔3〕渊耀光明。〔4〕信星昭见，〔5〕皇帝敬拜太祝之享。”

【注释】〔1〕“昭衍”，光明广布四方。〔2〕“厥”，其，指“德星”出现那件事。“维”，就是。“休祥”，吉祥。〔3〕“寿星”，南极老人星，秋分前后黄昏时出现在南方天穹中。《史记索隐》说：见南极老人星就能天下平安。〔4〕“渊”，深。〔5〕“信星”，即上文所说的“填星”，因为按时出现，称为有信。

其春，公孙卿言见神人东莱山，若云“欲见天子”。天子于是幸缙氏城，拜卿为中大夫。〔1〕遂至东莱，宿留之数日，无所见，见大人迹云。复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药以千数。是岁旱。于是天子既出无名，乃祷万里沙，〔2〕过祠泰山。还至瓠子，〔3〕自临塞决河，留二日，沉祠而去。〔4〕使二卿将卒塞决河，徙二渠，〔5〕复禹之故迹焉。

【注释】〔1〕“中大夫”，汉代官名，掌议论，供皇帝垂询，可随从在皇帝身边，地位贵重。〔2〕“万里沙”，神祠，在今山东省掖县东北。《史记集解》引孟康注称：沙径三百余里。认为是一大片沙地。〔3〕“瓠子”，古地名，在今河南省濮阳县西南。汉武帝元光三年（公元前一二二年）黄河在此决口。〔4〕“沉祠”，祭祀河神，将祭品沉入河中。〔5〕“徙二渠”，开两条支流使黄河改道。二渠指大河（在今河南省滑县）及漯水（在今河南省南乐县）。

是时既灭两越，〔1〕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鬼，〔2〕而其祠皆见鬼，数有效。昔东瓯王敬鬼，寿百六十岁。后世怠慢，故衰耗。”〔3〕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台无坛，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鸡卜。〔4〕上信之，越祠鸡卜始用。

【注释】〔1〕“两越”，指东越及南越国。〔2〕“俗鬼”，民俗崇尚鬼。〔3〕“衰耗”，衰败。“耗”与“耗”同。〔4〕“鸡卜”，用鸡骨占卜。《汉书补注》中曾据《资治通鉴》胡三省注引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详细记录了鸡卜的方法，大抵是根据鸡大腿骨两侧的细窍分布分析吉凶，可参见。《史记正义》则称：取鸡双眼，骨上孔裂似人物形则吉。南方少数民族，如彝族，至近代仍有鸡卜。

公孙卿曰：“仙人可见，而上往常遽，〔1〕以故不见。今陛下可为观。〔2〕如缙城，置脯枣，神人宜可致也。且仙人好楼居。”于是上令长安则作蜚廉桂观，〔3〕甘泉则作益延寿观，〔4〕使卿持节设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莖台，〔5〕置祠具其下，将招来仙神人之属。于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广诸宫室。夏，有芝生殿房内中。天子为塞河，兴通天台，若见有光云，〔6〕乃下诏：“甘泉房中生芝九莖，赦天下，毋有复作。”

【注释】〔1〕“遽”，音j)，迅速，匆匆忙忙。〔2〕“观”，音gu4n。与“馆”相通，楼台宫院。〔3〕“蜚廉”，古代神话中的神禽，可以带来风雨。《史记集解》引晋灼注云：“身如鹿，头如雀，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近来文物专家在汉代及南北朝的铜器、石刻等上面发现了蜚廉图案。〔4〕“益延寿观”，《史记志疑》认为“益”为衍字。应为延寿观。〔5〕“通天茎台”，本书《孝武本纪》及《汉书·郊祀志》等均作“通天台”。“茎”字疑为衍文。〔6〕“若见有光云”，《孝武本纪》、《汉书·郊祀志》均无“见”字。其明年，伐朝鲜。夏，旱。

公孙卿曰：“黄帝时封则天旱，干封三年。”〔1〕上乃下诏曰：“天旱，意干封乎？其今天下尊祠灵星焉。”〔2〕

【注释】〔1〕“干封”，晒干“封”时筑祭坛的土。〔2〕“灵星”，《史记正义》说：“灵星即龙星也。”龙星的左角叫天田星，主宰农事。所以灵星又是后稷的代表。

其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1〕巡之。春，至鸣泽，〔2〕从西河归。〔3〕

【注释】〔1〕“回中道”，从泃水河谷经过回中的道路，回中在今陕西省陇县西北。〔2〕“鸣泽”，湖泽名，在今河北省涞水县。此处所说鸣泽可能是另一处，在今陕西。〔3〕“西河”，汉郡名。辖有今陕西北部、山西西北部及内蒙古准格尔旗、伊金霍洛旗等部分地区。

其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东。〔1〕登礼灋之天柱山，〔2〕号曰南岳。浮江，自寻阳出枞阳，〔3〕过彭蠡，〔4〕礼其名山川。北至琅邪，并海上。四月中，至奉高修封焉。

【注释】〔1〕“南郡”，汉郡名。辖有今湖北省中西部地区，郡治在江陵，即今湖北省荆州市。〔2〕“灋”，汉县名，在今安徽省霍山县东北。“天柱山”，在今安徽省霍山县南。〔3〕“寻阳”，县名，在今湖北省黄梅县西南。“枞阳”，县名，在今安徽省枞阳县。〔4〕“彭蠡”，湖泊名，即今江西省内的鄱阳湖。蠡音lǐ。

初，天子封泰山，泰山东北址古时有明堂处，处险不敞。〔1〕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晓其制度。济南人公 带上黄帝时明堂图。〔2〕明堂图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圜宫垣为复道，〔3〕上有楼，从西南入，命曰昆仑，天子从之入，以拜祠上帝焉。于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4〕如带图。及五年修封，则祠太一、五帝于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对之。〔5〕祠后土于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从昆仑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礼。礼毕，燎堂下。而上又上泰山，自有秘祠其巅。〔6〕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黄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焉。山上举火，下悉应之。

【注释】〔1〕“处险不敞”，位于险峻地方又不宽敞。〔2〕“公 带”，人名。姓公 ， 音x)，作单姓时音s)。〔3〕“圜”，环绕，与“环”相通。“复道”，有顶盖的长廊通道。〔4〕“汶上”，汶水边。汶水流经奉高，在今山东省莱芜县至梁山县一带。汶音w8n。〔5〕“高皇帝祠坐”，汉高祖的神主牌位。〔6〕“自有”，而且又有。其后二岁，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历者以本统。〔1〕天子亲至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毋修封禪。其赞飨曰：“天增授皇帝太元神策，〔2〕周而复始。皇帝敬拜太一。”东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验，然益遣，冀遇之。

【注释】〔1〕“其后二岁”，即太初元年（公元前 四年）。这一年五月，汉武帝下令改历法，采用夏历，以正月为岁首，又废闰在岁末，并用邓平术八十一分起历，即三统历。这种历法与实际天象比较接近。从元鼎五年十一月辛巳朔冬至推至太初元年前一年十一月，正是甲子朔冬至。所以推算历法的人以此为“本统”，本统就是历法推

算周期的起点。但据《汉书·律历志》记载，这次推算还是先借了半日才能由旧历法的四分朔余改为八十一分法的。因而并不绝对符合本统。〔2〕“太元”，即天。一说指太初历。十一月乙酉，柏梁灾。〔1〕十二月甲午朔，上亲禅高里，〔2〕祠后土。临勃海，将以望祀蓬莱之属，冀至殊廷焉。〔3〕

【注释】〔1〕“柏梁灾”，柏梁殿发生火灾。〔2〕“高里”，山名。在今山东省泰安市西南。为泰山余脉。〔3〕“殊廷”，异域。指蓬莱岛仙人居住的仙界。

上还，以柏梁灾故，朝受计甘泉。^{〔1〕}公孙卿曰：“黄帝就青灵台，十二日烧，^{〔2〕}黄帝乃治明廷。明廷，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后天子又朝诸侯甘泉，甘泉作诸侯邸。勇之乃曰：“越俗有火灾，复起屋必以大，用胜服之。”^{〔3〕}于是作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4〕}前殿度高未央。^{〔5〕}其东则凤阙，^{〔6〕}高二十余丈。其西则唐中，^{〔7〕}数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渐台高二十余丈，^{〔8〕}命曰太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9〕}象海中神山龟鱼之属。其南有玉堂、璧门、大鸟之属。乃立神明台、井干楼，^{〔10〕}度五十丈，辇道相属焉。^{〔11〕}

【注释】〔1〕“受计”，接受郡国主管财政的官员呈上的户口租赋等统计帐簿。秦汉时每年年底各地官员都要来京城呈上一年的帐簿，叫上计。〔2〕“十二日”，或作十二月。〔3〕“用胜服之”，采取厌胜的方法，用超过原物的东西去镇服它。〔4〕“度”，安排规划。下文“度高未央”的“度”指尺度、规模。〔5〕“未央”，汉代宫殿名，在长安城西南。是皇帝的行政中心。〔6〕“凤阙”，顶上有铜凤凰的门阙。古代在宫门、城门、宅门外两旁建有高台建筑，称作阙。起望楼和威仪建筑的作用。又叫作“相魏”等。〔7〕“唐中”，《史记索隐》引郑玄注《诗经》说：“唐，堂庭也。”〔8〕“渐台”，高台名，渐为浸意。因为台在太液池中，被水所浸，所以叫渐台。〔9〕“蓬莱、方丈、瀛洲、壶梁”，都是海中仙山的名字。这里用来给太液池中的小岛命名。〔10〕“井干楼”，用大树干迭架而成的楼阁，像古代用木棍架成的井干一样，现代考古学中称为干栏式建筑。云南等地的竹楼犹存其遗风。〔11〕“辇道”，供皇帝车乘通行的道路和天桥。辇音 ni3n，秦汉以后专指皇帝的车驾。

夏，汉改历，以正月为岁首，而色上黄，官名更印章以五字，^{〔1〕}为太初元年。是岁，西伐大宛。^{〔2〕}蝗大起。丁夫人、雒阳虞初等以方祠诅匈奴、大宛焉。

【注释】〔1〕“更印章为五字”，把官印上的文字改成五个字。汉代官印为方形，原多为四字，如“上郡太守”、“雒阳令印”等。由于汉朝是土德，数字中与五相配，现在改为五字，不足五字者加“之”等字补足。〔2〕“大宛”，西域古国名。在今塔吉克斯坦境内。

其明年，有司上言雍五时无牢熟具，芬芳不备。乃令祠官进时犊牢具，色食所胜，^{〔1〕}而以木禺马代驹焉。独五月尝驹，行亲郊用驹。及诸名山川用驹者，悉以木禺马代。行过，乃用驹。他礼如故。

【注释】〔1〕“色食所胜”，牲畜毛色按厌胜的方法确定。如火胜金，祭祀赤帝便用白色牲畜。其明年，东巡海上，考神仙之属，未有验者。方士有言“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以候神人于执期，〔1〕命曰迎年”。上许作之如方，命曰明年。上亲礼祠上帝焉。

【注释】〔1〕“执期”，传说中的古地名。

公 带曰：“黄帝时虽封泰山，然风后、封巨、岐伯令黄帝封东泰山，^{〔1〕}禅凡山，^{〔2〕}合符，^{〔3〕}然后不死焉。”天子既令设祠具，至东泰山，

东泰山卑小，不称其声，乃令祠官礼之，而不封禅焉。其后令带奉祠候神物。夏，遂还泰山，修五年之礼如前，而加以禅祠石闾。^{〔4〕}石闾者，在泰山下址南方，方士多言此仙人之间也，故上亲禅焉。

【注释】〔1〕“风后、封巨、岐伯”，均为传说中的黄帝臣子。封巨为黄帝师，岐伯为太医。〔2〕“凡山”，山名，《汉书补注》引钱大昕说认为是“丸山”之误。在今山东省临朐县东北。与东泰山邻近。〔3〕“合符”，与上天降的符兆相合。〔4〕“石闾”，山名，在山东省泰安市以南。闾，里巷的门，也指里巷。

其后五年，复至泰山修封，^{〔1〕}还过祭恒山。

【注释】〔1〕“修封”，修整祭天的封坛。

今天子所兴祠，太一、后土，三年亲郊祠，建汉家封禅，五年一修封。薄忌太一及三一、冥羊、马行、赤星，^{〔1〕}五，^{〔2〕}宽舒之祠官以岁时致礼。凡六祠，^{〔3〕}皆太祝领之。至如八神诸神，明年、凡山他名祠，行过则祠，行去则已。方士所兴祠，各自主，其人终则已，祠官不主。他祠皆如其故。今上封禅，其后十二岁而还，遍于五岳、四渎矣。^{〔4〕}而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莱，终无有验。而公孙卿之候神者，犹以大人之迹为解，无有效。天子益怠厌方士之怪迂语矣，然羈縻不绝，^{〔5〕}冀遇其真。自此之后，方士言神祠者弥众，^{〔6〕}然其效可睹矣。

【注释】〔1〕“薄忌太一及三一、冥羊、马行、赤星”，五种神名。前文有注。薄忌太一，即前文所说的亳人谬忌所建的太一坛。赤星，一说即灵星。〔2〕“五”，《史记志疑》根据《汉书·郊祀志》说“五”下脱一“床”字。五床山有祠庙，地在今陕西省礼泉县东北。这样才与下文“凡六祠”相符。《史记会注考证》将下文中“宽舒之祠官”认作一祠，有些牵强不通。〔3〕“凡六祠”，《史记索隐》认为：上文薄忌太一、三一、冥羊、马行、赤星再加上后土祠，共六祠。《史记志疑》等已辨其误。〔4〕“遍于五岳、四渎矣”，汉武帝除祭泰山诸山外，元封元年至华山、中岳，五年至南岳天柱山，天汉三年过祭恒山，所以说是遍于五岳、四渎。《史记志疑》认为：此一句与上文“其后五年，复至泰山修封，还过祭常山”一句是后人补入。非《史记》原文。〔5〕“羈縻”，音j9m0。笼络，拉拢。〔6〕“弥众”，更多。

太史公曰：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入寿宫侍祠神语，究观方士祠官之意，^{〔1〕}于是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2〕}具见其表里。^{〔3〕}后有君子，得以览焉。若至俎豆珪币之详，^{〔4〕}献酬之礼，^{〔5〕}则有司存。

【注释】〔1〕“究观”，认真深入地观察。〔2〕“论次”，按次序排比分析论述。〔3〕“表里”，内外。指祭祀鬼神的里外经过。〔4〕“俎豆珪币之详”，详细具体的祭祀礼仪制度。〔5〕“献酬”，进献祭物酬报神灵。

译 文

自古以来承受天命的帝王，何尝不曾举行过封禅典礼。大概只有未见到祥瑞征兆就去兴办封禅的帝王，而没有眼见到吉兆、瑞象而不到泰山去的帝王。有的帝王虽然承受了天命但功业没有成就，有的帝王已经到了梁父但自身的道德还不能与封禅盛典相协调，有的帝王功德相符了却没有空暇去封禅，所以封禅这件事能够实行的不多。古书上说：“三年不行礼，礼制必定会荒废；三年不演奏乐曲，音乐必定会被毁坏。”每到兴旺的太平盛世，就

要举办封禅来报答神祇，到了国运衰败的时代封禅礼就停止了。这些停息的时间长的有一千多年，短的也有几百年。所以封禅的仪式残缺不全，甚至埋没不存，它的详细情形不可能被记录下来让人们知道了。

《尚书》说：舜用美玉制的天文仪器观测天象，了解并调整日、月、五星反映出的四季及天文、地理、人道等情况。接着就祭祀上帝，点火升起烟来祭祀六种神灵，遥望着名山大川祭祀，普遍地祭祀各种神祇。舜收敛五等诸侯的瑞玉，选择吉祥的月、日，会见四方的诸侯牧守，将瑞玉还给他们。这一年的二月，舜到东方巡视，到了岱宗。岱宗就是泰山。点起柴火来祭祀，按照山川的大小尊卑依次祭祀它们。接着便会见东后，东后是东方的诸侯。调整历法，使四季与月分相符合，统一音律、尺度、重量衡度等。完善吉、凶、宾、军、嘉五种礼仪，各个等级分别献上五种瑞玉、三种绢帛、两种活牲、一只死雉等礼品。五月，巡视到南岳。南岳就是衡山。八月，巡视到西岳。西岳就是华山。十一月，巡视到北岳。北岳就是恒山。祭祀它们的礼仪都与祭岱宗的礼仪相同。中岳就是嵩高山。舜每五年巡视一次。禹沿承了这种巡察制度。传了十四代后，到了帝孔甲。他不修德行，喜好祭神，亵渎了神灵，上天赐给他的两条龙便飞走了。他以后三代，汤讨伐夏桀。汤想把夏朝祭土神的社坛移走，没有移成，作了名为《夏社》的文章。以后八代到了帝太戊，有桑树和楮树一同从朝廷院中长出来，一个晚上就长到一围粗细。太戊很害怕。伊陟说：“妖异不能胜过德行。”太戊便修养自己的德操。桑树和楮树就枯死了。伊陟把这件事讲给巫咸。巫咸的兴盛气象从此开始了。这以后过了十四代，商王武丁得到傅说任相国，殷商从此复兴。武丁被称作高宗。有一只野鸡跳上鼎耳鸣叫。武丁害怕了。祖己说：“修养德行。”武丁照祖己的话去做，王位因此得到长久的安定。以后五代，帝武乙怠慢神灵，被雷震死。以后三代，帝纣淫乱，周武王讨伐他。由此看来，开国创业时的君主没有不严肃恭敬、谨慎小心的。以后就逐渐怠慢起来了。

《周官》上讲：冬至那一天在南郊祭天，迎接白昼变长的日子来临。夏至那一天祭祀地神。祭时全要用乐舞，这样才能够让神感到你的礼敬。天子祭祀天下的名山大川，以对待三公的礼节祭祀五岳，以对待诸侯的礼节祭祀四渎。而诸侯们要祭祀自己国境内的名山大川。四渎就是长江、黄河、淮河和济水。天子祭祀的地点叫作明堂、辟雍，诸侯祭祀的地点叫作泮宫。

周公做了周成王的相国以后，在郊外祭天时，用后稷作为陪同受祭的神灵，在明堂中祭祀上帝时同时祭祀祖先周文王，使文王配享上帝。自从大禹兴起后就开始设立社神祭祀后土。后稷教人民种植庄稼，所以有后稷的神庙。郊祭和社祭的由来已经很久远了。

自从周朝战胜殷朝后经过十四代，世道越来越衰败，礼乐都荒废了，诸侯们任意横行，而周幽王又被犬戎打败，周朝王室向东迁到雒邑。秦襄公攻打犬戎，救援周王室，从此开始列入诸侯。秦襄公成为诸侯以后，居住在西方边疆地区，自以为应该主祭少昊神，修建了西畤，祭祀白帝，供奉的牺牲用黑鬣的红马驹、黄牛、公羊各一头。这以后十六年，秦文公东至汧水与渭水之间的地带打猎，占卜在这里定居，得到吉兆。秦文公梦见一条黄蛇从天上垂下来，蛇身附着地面，蛇口停在郿地的缓坡上。秦文公询问史敦。史敦说：“这是上帝发出的征兆，您应该祭祀它。”于是修建了郿畤，在那里用牛、羊、猪三牲作祭品祭祀白帝。

在还没有建郿畤的时候，雍城的旁边原有吴阳的武畤，雍城东面有好畤，

全都荒废，不再进行祭祀。有人说：“自古以来就因为雍州地势高，是神明居住的地方，所以建立畤来郊祀上帝，各种神灵的祠庙也都聚集在这里。大约在黄帝时就曾经举行祭祀，即使到了周代晚期也还有郊祀活动。”这些话不常听见，士大夫们也不谈起。

修建鄠畤九年以后，秦文公得到了一块像玉石的宝物，在陈仓的北山坡上修筑城池立祠祭祀它。这位神有时一年也不来一次，有时一年来几次，来的时候经常是在夜里，光辉照耀，像流星一样，从东南方飞来聚集在立祠的城中，像雄鸡一样，发出殷、殷的声音。野鸡也在夜里鸣叫。用一头牲畜祭祀它，命名为陈宝。

修建鄠畤以后七十八年，秦德公被立为国君后，占卜在雍城定居，得到“以后子孙可以到黄河去饮马”的卜辞，就在雍城建都。雍城的各种祠庙从此兴建起来。用三百头牲畜（或解释为“三头白色的牲畜”）在鄠畤祭祀。修建了伏日祭祠的神庙。把狗的肢体分割，挂在城市的四面城门上，来抵御蛊灾。

秦德公作了二年国君后死去。又过了四年，秦宣公在渭水以南修建密畤，祭祀青帝。这以后十四年，秦繆公作了国君，卧病在床，五天没有醒来，醒来后，就说自己梦见了上帝，上帝命令秦繆公平定晋国的内乱。史官把这件事记下来收藏在内府中。而后代的人都说秦繆公上天了。

秦繆公即位九年，齐桓公作了诸侯的霸主，在葵丘召集诸侯会盟，而想要封禅。管仲说：“古代封泰山禅梁父的有七十二家，而我记得的有十二家。过去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山；伏羲封泰山，禅云云山；神农封泰山，禅云云山；炎帝封泰山，禅云云山；黄帝封泰山，禅亭亭山；颛顼封泰山，禅云云山；帝喾封泰山，禅云云山；尧封泰山，禅云云山；舜封泰山，禅云云山；禹封泰山，禅会稽山；汤封泰山，禅云云山；周成王封泰山，禅社首山。他们全都是承受天命以后才能封禅。”齐桓公说：“寡人到北方征伐山戎，经过孤竹；向西去征伐大夏，穿过流沙，勒紧马匹，悬挂着车辆，登上卑耳山；向西征伐到了召陵，登上熊耳山瞭望江汉平原。召集诸侯军队会同作战三次，与诸侯们乘车来会盟六次，九次集合诸侯，匡正天下。诸侯中没有违抗我的。过去夏、商、周三代帝王承受天命，与我又有什么不同呢？”于是管仲看出齐桓公不能被言辞驳倒，就设法用具体事物说服他。说：“古代的封禅，用鄠上的黍米，北里的禾谷来做祭祀的食品；江淮之间生产的灵茅，有三条棱脊，用它做祭神时用的草垫子。东海送来比目鱼，西海送上比翼鸟，然后还有不召自来的物品十五种降临。现在凤凰、麒麟没有来，嘉谷不出现，而蓬蒿杂草却长得很茂盛，猫头鹰等恶鸟多次飞来。这时却想要封禅，难道不是太不合适了吗？”于是齐桓公就停止了封禅的打算。这一年，秦繆公把晋国国君夷吾送回晋国即位。以后三次为晋国立了国君，平定了晋国的动乱。秦繆公在位三十九年而去世。

这以后过了一百多年，孔子论述《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种经典，传文中大致提及历代改朝换姓的帝王去封泰山、禅梁父的有七十多位，他们祭祀时用的祭品、祭器制度写得都不明确，是因为难以说清楚的关系。有人询问禘祭的礼仪制度。孔子说：“不知道。知道了禘祭的礼仪，那么处理天下大事就像看自己手掌一样明了易行了。”诗里讲纣王在位时，周文王承受了天命，但他的政令还达不到泰山一带。武王攻克殷商二年后，天下还没有安定就去世了。所以周朝德政的普及要从周成王说起。

成王的封禅仪式就近于合乎情理了。以后诸侯国中大臣执政，季孙氏也到泰山祭祀，孔子就讥讽他。

当时苾弘用方术为周灵王效力。诸侯们不去朝见周天子。周天子力量薄弱。苾弘就宣扬鬼神的事例，设置了箭射狸首的仪式。狸首就代表着那些不来朝见的诸侯。想依靠鬼神怪异的力量把诸侯们招来朝见。诸侯们不服从。而晋国人抓住苾弘杀死了他。周代人们谈论方术怪异的风气是由苾弘开始的。

这以后过了一百多年，秦灵公修建了吴阳上畤，祭祀黄帝；修建了下畤，祭祀炎帝。以后四十八年，周朝的太史儋去见秦献公，说：“秦国最初和周朝合在一起，合而分离，五百年后应当再次合在一起，合了十七年后就会在那里出现霸王。”栎阳下了一场金雨。秦献公自己认为得到五行中金的祥瑞，因此在栎阳建了畦畤来祭祀白帝。

这以后一百二十年，秦国灭亡了周朝，周朝的九座鼎归了秦国。有的人说宋国的太丘社坛被摧毁后，鼎沉没在彭城以下的泗水中了。

以后过了一百一十五年，秦统一了天下。

秦始皇统一天下称帝以后，有的人说：“黄帝得到五行中的土德，有黄龙和巨大的蚯蚓出现。夏代得到木德，有青龙停留在城郊，草木生长得茂盛茁壮。殷商得到金德，白银从山中流出。周朝得到火德，就有红色乌鸦的祥符。现在秦朝取代了周朝，是水德的时代。过去秦文公出外打猎，获得过黑龙，这就是水德的瑞象。”于是秦朝把黄河改名为“德水”，用冬季十月作为每年的开端，颜色中崇尚黑色，度量以六作为一个单位，音乐中推崇大吕律，政务法令中崇尚法律刑名。

秦始皇即皇帝位三年，向东方去巡视郡县，祭祀了骀峰山，赞颂秦的功业。于是征召了齐、鲁地区的儒生博士七十人随行，到了泰山脚下。儒生们中有人议论说：“古代的封禅时要驾蒲草缠裹车轮的车子，是恐怕伤害了山上的土石草木；祭祀时把地面扫干净，用草和禾秸编席铺在地上。说明祭祀是很容易照着办的。”秦始皇听到这些议论各不相同，十分古怪，很难施行，因此就斥退了儒生，而马上修整了车道，从泰山的南面上到山顶端，树立刻石，颂扬秦始皇帝的功德，表明他有资格封泰山。从泰山北面的道路下山，在梁父实行“禅”的礼仪。这些礼仪中采取了很多太祝在雍地祭祀上帝时使用的仪式，但有关记录都封藏得很秘密，世人们不得而知，无法记载。

秦始皇上泰山时，在山半腰遇到了暴风雨，在大树下停留避雨。儒生们被斥退后，不能参加封禅的礼仪活动，听说秦始皇遇上了风雨，就都讥笑他。

于是秦始皇就向东到海边去游览，举行典礼祭祀名山大川和八神，寻求羨门子高一类的仙人。八神可能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也有人说是从姜太公以来才产生的。齐国之所以称作“齐”，是由于它正在天的腹脐。那些祭祀已经断绝，不知什么时候兴起的。八神：第一位叫天主，在天齐祭祀。天齐渊水位于临淄城南郊的山下。第二位叫地主，在泰山、梁父祭祀。因为天神喜好阴，祭祀它必须在高山的下面，小山的山上，起名叫“畤”。地神喜好阳，祭祀它必须在水泽中的圜丘上。第三位叫兵主，在蚩尤祭祀。蚩尤这个地方在东平陆的监乡，是齐国的西部疆域。第四位叫阴主，在三山祭祀。第五位叫阳主，在之罘山祭祀。第六位叫月主，在莱山祭祀它。这些地点全都在齐国北部，挨近渤海。第七位叫日主，在成山祭祀。成山曲折陡峭地伸入海中，在齐国东北方的最顶端，用来迎接日出。第八位叫四时主，在琅邪山祭祀。

琅邪在齐国的东方，所以每年都从那里最先开始。对这些神灵都各用一头牲畜和配套器皿祭祀，而巫师们对祭品有所增减，玉圭丝帛等不尽相同。

自从齐威王、齐宣王时起，驺衍一类的人就著书论述五行德性终始变化的规律，到了秦国称帝时，齐国人把这些理论上奏，所以秦始皇采用了它。而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羨门高等人，都是燕国人，仿效仙人的道术，作那些肉体消亡后使神魄飞升，依附于鬼神的事。驺衍靠用阴阳循环主宰命运的学说在诸侯中得到显达。而燕齐两地沿海一带的方士们继承了驺衍的学说却不能融会贯通，于是就从此兴起一批靠奇谈怪论，阿谀奉迎去苟合君主的人，多得数不过来。

自从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时就派人到大海里去寻找蓬莱、方丈、瀛洲。这三座神山，传说在渤海中，离有人的地方不远；难办的是快要接近它了，就有大风把船吹走。据说有人曾经到过神山，各种仙人和不死药全在上面。那里的万物禽兽全都是白色的，而用黄金白银建成宫殿城阙。还没有到神山时，远望去像一片云彩；等到了眼前，三座神山反而在海水下面。临近神山时，动不动就被风吹走了，始终不能到神山上。世间的君王没有一个不倾心向往神山的。等到秦始皇统一了天下，到了海边，方士们说到神山的数都数不过来。秦始皇自己觉得到了海上恐怕不会遇到神山，就派人带着童男童女到海上去寻找神山。船到了海里，回来全都用有风作为解脱自己的理由，说不能到神山上，只能远远望见它。第二年，秦始皇又到海边游览，到了琅邪，经过恒山，从上党返回。这以后三年，游览了碣石，考察了到海上去的方士，从上郡返回来。以后五年，秦始皇南下到了湘山，就登上会稽山，沿着海边巡游，希望能遇上海中三座神山上的奇药。没有得到，回到沙丘时去世了。

秦二世元年，秦二世到东方巡视碣石，沿着海边南下，游历了泰山，到达会稽，在这些地方都举行典礼祭祀。而在秦始皇所树立的石刻铭文旁边刻写文辞，用来显扬秦始皇的功德。那一年秋天，诸侯们反叛秦朝。三年后秦二世被臣下杀死。

秦始皇封禅以后十二年，秦朝灭亡。儒生们痛恨秦朝焚毁《诗》、《书》，屠杀并侮辱文人，百姓们怨恨秦朝的酷法，天下都反叛秦朝，就全都谣传说：“秦始皇上了泰山，被暴风雨所袭击，没有能封禅。”这难道不就是所谓没有具备德行而去举行封禅仪式的人吗？

过去三代的君王全居住在河水与洛水之间，所以把嵩高山定为中岳。而四岳各自按它所在的方位定名。四渎都在崤函山东。到了秦国称帝号，在咸阳建都，五岳、四渎就全都位于东方了。从五帝一直到秦，一代代更迭兴衰，名山大川有时在诸侯国内，有时归属于天子，祭祀它的礼仪增减，各个时代都不一样，不能一一记录下来。到秦朝统一了天下，命令祭祀官员经常祭祀的天、地、名山大川各位鬼神，可以按次序逐一记录下来。于是从崤山向东，有名山五座，大河二条受到祭祀，它们是太室山，太室就是嵩高山；和恒山，泰山，会稽山，湘山。大河是济水，淮水。春天时用干肉和酒祭祀，祈求丰收，因为河水解冻，秋天水枯封冻，以及冬季赛祭回报神灵等也举行祭祀祈祷。所用的牺牲祭品是每处各一头牛犊，祭器和玉圭、布帛等各处不相同。

从华山以西，有名山七座，著名的河流四条。叫作：华山，薄山，薄山就是衰山。还有岳山，岐山，吴岳，鸿冢，渎山，渎山是蜀郡的汶山。河流

有黄河，在临晋祭祀它；沔水，在汉中祭祀它；湫渊，在朝那祭祀它；江水，在蜀中祭祀它。也是在春秋季，解冻和封冻，以及冬季赛祭等时候祈祷祭祀，和东方的名山大川祭祀方法一样；而使用的牺牲、牛犊、祭器、玉圭、布帛等各不相同。四座坟墓一样的大山：鸿冢、岐山、吴山、岳山，也都有用新谷去祭祀的仪式。

陈宝神在节日来享受祭祀。对河水增加用新酒酿祭祀的仪式。这些地方全都是在雍州的范围内，靠近天子的都城，所以增加一辆车和四匹黑鬃的红马驹作祭品。

霸水、产水、长水、沔水、滽水、泾水、渭水都不是大河，因为它们邻近咸阳，全可以依照名山大川的规格祭祀，但没有增加的各种祭物。

汧水和洛水两条河流，鸣泽、蒲山、岳山一类的山，都是小山川，也都在每年举行岁祭、赛祭、解冻和枯水封冻的祭祀，礼仪不一定相同。而雍州有日、月、参、辰、南斗、北斗、荧惑、太白、岁星、填星、辰星、二十八宿、风伯、雨师、四海、九臣、十四臣、诸布、诸严、诸速一类的神灵，一百多座神庙。西县也有几十座祠庙。在湖县有周天子的祠庙。在下邽有天神庙。在沔、滽有昭明庙与天子辟池。在杜县的亳亭有三杜主祠和寿星祠，而且在雍县的草屋祠庙中也祭祀杜主。杜主是以前周朝的右将军，他在秦中地区是小鬼神中最有灵验的。对这些神都每年按时各自祭祀。

神灵中只有雍州四时祭祀的上帝最尊贵，祭祀时景象最激动人心的只有陈宝神。所以雍州四时，春季为祈求丰收祭祀，因为河水解冻，秋季枯水封冻祭祀，冬季赛祭，五月里用马驹祭祀，以及仲春、仲夏、仲秋、仲冬四个月的月祭，像陈宝神是在节日时有一次祭祀。祭祀在春夏时节用红色马，秋冬时节用黑色鬃毛的红马。每时用四匹马驹，四条木雕的龙驾驶的有铃大车一套，木雕的车和四匹马一套，这些车马的颜色和所祭的上帝颜色相同。还有黄牛犊和羊羔各四头，玉圭、布帛各自有一定数量。全部活着埋在地里，没有祭祀用的器皿。每三年郊祀一次。秦朝把冬季十月定为每年的开始，所以皇帝经常在十月里斋戒，举行郊祀，将烽火从咸阳一直排列到四时祭坛，皇帝在咸阳城外行礼，祭祀时崇尚白色的衣裳，祭祀的用品和日常祭祀时一样。西时和畦时的祭祀像过去一样，皇帝不亲自前往。

这些祭祀日常全由太祝主管，每年按时供献祭祀。至于像其他的名山大川、各种鬼物和八神一类，皇帝经过时就去祭祀，离开后就停止了。远方各郡县的神庙，由民众各自供奉祭祀，不归天子的祭祀官员们管理。祭祀的官员中有一类秘祝，如果有了灾异就祈祷祭祀，请求把过失与灾祸移到臣民们身上。

汉朝兴起，汉高祖身分卑微的时候，曾经杀死一条大蛇。有神怪说：“蛇是白帝的儿子。而杀它的人是赤帝的儿子。”汉高祖刚起兵时，在丰邑的粉榆社祈祷神灵。占领了沛县后，他作了沛公，就祭祀蚩尤，用牲畜血涂在军旗和战鼓上。便在十月到达了灞上，与诸侯们一起平定了咸阳，被立为汉王。因此把十月定成每年的开始，而且崇尚红色。

汉高祖二年，向东方攻打项籍，回来后进入关中，问道：“过去秦朝时候祭的上帝是什么天帝呢？”回答说：“四个天帝，有白帝、青帝、黄帝、赤帝的祠庙。”汉高祖说：“我听说天上有五帝，而现在只有四帝，这是为什么呢？”没有人能知道这个原因。于是汉高祖说：“我知道了，就是等待我来把五帝凑完备呢。”就设立了黑帝祠，命名为北时。由主管官员去祭祀，

皇帝不亲自前往。高祖把过去秦朝的祭祀官员全都召来，重新设置了太祝、太宰，礼仪和过去的形式一样。接着命令各县建立公社。下诏书说：“我很尊重神庙，敬重祭祀。现在对上帝的祭祀和应当进行的对山川神祇们的祭祀，都像过去一样按时行礼祭祀。”

这以后过了四年，天下已经平定，汉高祖下令给御史，命令丰县认真整修粉榆社坛，按四季时节祭祀，春天用羊和猪祭祀它。命令祭祀官员在长安建立了蚩尤庙。在长安设置了祠庙的祝官和女巫。其中的梁巫祭祀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一类神灵；晋巫祭祀五帝、东君、云中君、司命、巫社、巫祠、族人、先炊一类神灵；秦巫祭祀杜主、巫保、族累一类神灵；荆巫祭祀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一类神灵；九天巫祭祀九天。这些全都每年按时节在宫中祭祀。河巫在临晋祭祀黄河，南山巫祭祀南山与秦中。秦中就是秦二世皇帝。各自都有规定的时日。

这以后二年，有人说周朝兴起时就建立了邠邑，设立了后稷的祠庙，至今仍享受天下人的牲祭。于是汉高祖给御史下诏书说：“命令各个郡、王国、县都设立灵星祠，平常在每年按时用牛祭祀。”

汉高祖十年春天，主管官员请求命令各县日常用羊和猪在春季二月和腊月祭祀社稷神。民间乡里的社神让百姓自己出钱去祭祀。汉高祖批示说：“可以。”

这以后十八年，汉孝文帝即位。即位十三年时，下诏书说：“现在秘祝们把过失灾祸转移给臣民，我很不赞成这种作法。从今天起废除它。”

起先名山大川位于诸侯国内，诸侯国的祭祀官员们各自祭祀，天子的官府不管理它。到了齐国和淮南国被废除后，汉文帝命令太祝像过去一样全部按时举行祭祀。

这一年，颁布命令说：“我即位十三年到今天，依赖祖先宗庙的神灵，社稷国家的福荫，境内安定，人民没有疾苦。近来连年获得丰收，我没有什么德行，凭什么享受到这些呢？这全是上帝和神灵们所赐予的。听说古代的人享受了神灵的恩德，就必定报答它们的功劳，我想要增加祭祀神灵们的祭物。有关官员建议给雍州的五畝增加一辆四匹马拉的大车和全套的车马用具；给西畝、畦畝各增加一辆木雕的大车和四匹木马，以及全套车马用具。给黄河、湫渊、汉水各增加二枚玉璧。而且让各个祠庙都增建拓宽坛址，祭祀的用具器皿和玉圭、布帛按照等级予以增加。祝祷求福的人把福惠都归结于我，百姓们不在其中。从现在起祝官向神行礼时，不要为我有所祈祷。”

鲁地的人公孙臣上书说：“当初秦朝获得水德，现在汉朝接受了秦的天下，推算五德终始相传的原理，汉朝应当有土德，土德的瑞兆是黄龙出现。应该改换历法，更换服装的颜色，崇尚黄颜色。”这时丞相张苍喜好乐律历法的学问，认为汉朝就是水德的开始，所以黄河决口冲毁金堤，这就是水德的符兆。每年在冬季十月开始，当时自然界的颜色是外表黑，里面红，与水德相应。像公孙臣说的那些是不对的。便否定了公孙臣的建议。以后三年，黄龙在成纪出现。汉文帝就召来公孙臣，任命他作博士，和各位儒生起草改换历法与服装颜色的计划。当年夏天，下诏书说：“成纪出现了异类的神物，对人民没有危害，今年因此获得丰收。我要在郊外祭祀上帝和各位神灵，礼仪官员们议论一下方案，不要因为会劳累我就隐瞒避讳。”有关官员们全都说：“古代的天子在夏季亲自举行郊祀。在郊外祭祀上帝，所以叫作郊祀。”在这一年的夏季四月，汉文帝开始到雍州的五畝举行郊祀，衣服都采用所崇

尚的红色。

第二年，赵人新垣平以擅长观望云气被汉文帝召见，他说：“长安城的东北方有神异的云气，色呈五彩，像人的冠冕一样。有人说东北方是神明居住的地方，西方是神明的坟墓。上天的瑞象降下，应该设立祠庙祭祀上帝，以此来应合祥瑞的符兆。”于是就修建了渭阳的五帝庙，五帝在同一个屋顶下面，每帝设一座殿堂，每一面各有五座大门，每座门的颜色都和殿堂中这方天帝的颜色相同。祭祀所用的祭品和礼仪也像雍州五畝一样。

夏季四月，汉文帝亲自到霸水、渭水交会的地点拜神。在渭阳郊祀五帝。五帝庙南临渭水，北面挖沟把渭水引入兰池，点燃烽火来祭祀，就像有火光闪闪一直连到天上。于是使新垣平显贵，封他为上大夫，赏赐累积千金。而且让博士和儒生们采取《六经》中的文字撰写了《王制》，商议巡视四方和封禅的事。

汉文帝出游到长门亭，好像见到五个人在道路北边，就在他们站立的地点北面设立了五帝坛，用五头牲畜和祭器祭祀。

第二年，新垣平派人拿着玉杯，到宫门前上书进献玉杯。新垣平对文帝说：“宫门前有宝玉来了。”过后去看宫门，果然有来献玉杯的人，上面刻着：“人主延寿。”新垣平又说：“我预测到太阳会再次回到中天。”过了一会，太阳退回来再次到了中天。于是开始把十七年更改为元年，命令天下百姓举行盛大的饮宴。

新垣平进言说：“周朝的宝鼎失落在泗水中。现在黄河水溢出来，流入了泗水。我看到东北方汾阴地区的上空有金宝气，想来周朝宝鼎会要出现了吧？征兆出现了不去迎接它，它就不来了。”于是汉文帝派使者在汾阴南修建了祠庙，临近黄河，想要通过祭祀使周朝宝鼎出现。

有人上书告发新垣平所说的云气神灵等事情全是诈骗。就把新垣平交给法官审理，杀死了新垣平，灭绝了他的家族。从此以后，汉文帝对改正历法与服装颜色，求神灵等事情不再感兴趣了，而渭阳、长门的五帝庙坛只让祭祀官员去管理，按时举行仪式，文帝自己不去了。

第二年，匈奴多次侵入边境，汉朝发兵守卫。以后的年成也有些歉收。

几年后孝景帝即位。在位十六年间，祭祀官员们各自每年按时祭祀，和过去一样，没有什么新的兴建，直到当今的天子。

当今天子刚即位时，特别敬重鬼神的祭祀。

武帝元年时，汉朝兴起已经有六十多年了，天下平安，官员士人们都希望天子封禅，改换历法等。而皇帝向往儒术，招纳贤良文学之士。赵绾、王臧等人凭借文学才能成为公卿，想要商议按古代制度在长安城南建立明堂，用来接受诸侯朝见。草拟巡视天下、封禅、改换历法服色等方案的事还没有办成，正赶上窦太后研究黄老学说，不喜好儒术，派人暗中侦察，发现赵绾等人作奸谋利的事实，召赵绾、王臧来受审查。赵绾、王臧自杀了。他们兴办的各项事因此全部废除了。

六年后，窦太后去世。第二年，征召来文学之士公孙弘等人。

第二年，当今皇帝第一次到雍城，在五畝举行郊祀。以后经常三年一次去郊祀。这时皇帝求神君，让她住在上林宫中的蹄氏观。神君是长陵地方的一个女子，因为生孩子时难产死了，把神灵显现给她的妯娌宛若，宛若在她的屋子里祭祀她，百姓们很多人都去祭祀。平原君去祭祀过，以后她的子孙都因此尊贵显荣。到了当今皇帝即位，就用丰厚的祭礼祭祀她，把她请到宫

中。能听到她说话，但看不见人。

当时李少君也由于祭祀灶神、辟谷术和长生不老术被皇帝召见。皇帝很尊敬他。李少君这个人原来是深泽侯的舍人，主管方术药物。他隐瞒了他的年龄和生平履历，自己常说有七十岁了，能够驱使鬼神，长生不老。他靠方术游历，历经各诸侯国。他没有妻子儿女。人们听说他能够驱使鬼神和长生不死，不断地送给他东西，他的金钱衣服食物经常有富余。人们全都认为他能不从事生产而富有财物，又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就更加相信他，争着来供奉他。李少君禀质喜好方术，善于巧妙地说话而且奇妙地说中。他曾经随武安侯去饮宴，在座的有一个九十多岁的老人，李少君就说起和这个老人的祖父游玩射猎的地点。这个老人年幼时跟着他的祖父，记得这些地方，所有在座的人都十分惊讶。李少君见皇帝时，皇帝有古代的铜器，问李少君。李少君说：“这个铜器在齐桓公十年陈列在柏寝台。”然后查看上面的铭文，果然是齐桓公时的器物。整个皇宫的人全都惊骇不止，认为李少君是神仙，是几百岁的人了。

李少君对皇帝说：“祭祀灶神就可以召来神鬼，召来神鬼之物，丹砂可以化为黄金，用黄金制成饮食用具就能延年益寿，延年益寿就可以见到海里边蓬莱岛上的仙人，见到仙人，去举行封禅礼仪就能永生不死，黄帝就是这样。我曾经漫游海上，见到过安期生，安期生给我吃的大枣像瓜一样大。安期生是仙人，和蓬莱岛上有交往，与你合得来就见你，合不来就隐身不见。”于是天子开始亲自去祭祀灶神，派方士入海去寻找蓬莱的安期生一类仙人，并且从事炼丹砂等药物制黄金的活动。

过了很久，李少君病死了。天子认为他没有死，是化成仙人了，就让黄锤县的小吏宽舒承受他的方术。寻找蓬莱的安期生，没有能找到的，而海边上燕、齐一带怪诞离奇的方士们大多轮流不断地来讲述神仙方术了。

亳县人谬忌上奏，讲祭祀太一神的方法，说：“天神中最尊贵的是太一，太一的助手是五帝。古代的天子在春、秋两季到东南郊去祭祀太一，祭物使用太牢，祭七天，筑的祭坛要在八面修出鬼神的通道。”于是天子命令太祝在长安城的东南郊建立祭太一的祠庙，按照谬忌说的方法经常祭祀。这以后有人上书，说：“古代的天子每三年一次用太牢祭祀三位神：天、地、太一。”天子答应了。命令太祝带领人在谬忌奏请建立的太一神坛上祭祀这三位神，像人们上书讲的那样。后来又有人再上书，说：“古代的天子经常在春天祭祀来解除灾祸，祭祀黄帝用一只梟、一只獾。祭冥羊用羊，祭马行用一匹青色的公马。祭太一、泽山君、地长用牛。祭武夷君用干鱼。祭阴阳使者用一头牛。”命令祭祀官员按照他的方法管理祭祀，在谬忌奏请建立的太一神坛旁边祭祀。

这以后，天子的园林中有了白鹿，用它的皮作为货币，以引发祥瑞的回应，制造了白色银锡货币。

第二年，在雍城举行郊祀，捕获了一头一只角的野兽，好像獐鹿一类的动物。有关官员说：“陛下虔诚恭敬地来郊祀，上帝回报得到的供享，赐给您一角兽，它大概就是麒麟吧。”于是用它进献给五畝，每个畝增加一头牛，用柴焚烧献给神灵。还赐给了诸侯们白色的银锡货币，暗示他们符兆瑞象是与天意相合的。

在当时济北王以为天子就要去封禅，就上书献出泰山和山旁边的地区，天子用其他的县补偿了他。常山王有罪，被流放到别处，天子把常山王的弟

弟封在真定，用来继承先前常山王的祭祀，而把常山改为郡，这以后五岳就全在天子的直辖郡中了。

第二年，齐地人少翁靠鬼神方术被汉武帝召见。皇帝有一个宠幸的王夫人，她去世了。据说少翁用方术在夜里使王夫人和灶鬼的形貌出现，天子从帷幕中看见了她们。于是就任命少翁为文成将军，给他的赏赐非常多，用对待宾客的礼节接待他。文成将军说：“皇上如果想要和神仙交往，宫殿房屋被褥服装不像神仙用的，神鬼不会来。”就制作了画上云气的车子，而且分别在干支相胜的日子里驾着车驱除恶鬼。又修建了甘泉宫，中间建了台室，画上天、地、太一等各种鬼神，而且置备了祭器来招致天神。过了一年多，文成将军的方术越来越不灵，神仙也没有来。他就把文书写在绢帛上给牛吃下，假装不知道，说这条牛的肚子里有奇异的东西。杀了牛来看，找到文书，书中写的话十分怪异。天子认识那个帛书的笔迹，问那个人，果然是伪造的文书。于是杀死了文成将军，把这件事也隐瞒起来了。

以后就又制造了柏梁殿、铜柱、承露仙人掌之类的器物。

文成将军被处死的第二年，天子在鼎湖病得很厉害，巫医们无所不致，但仍治不好。游水发根说上郡有巫师，病的时候就有鬼神下界附在他身上。皇帝把他召来，在甘泉宫给他所附身的鬼神设了祭祀。到有病时，派人去问这位神君，神君对他说：“天子不要为病担忧。病情稍有好转，就勉强支撑着来甘泉与我会面。”于是天子的病好了，就起身到甘泉宫来，病果然全好了。便大赦天下，设置了寿宫神君。寿宫神君中最尊贵的是太一神，他的助手叫作大禁、司命一类，全跟随着他。但不能看见，只能听到他们说话，说的话和人的声音一样。神君有时去有时来，来时就有小风飒飒。他们住在屋子里的帷幕中。有时白天讲话，但通常是在夜里。天子要举行消灾除邪的仪式后，才能进屋。屋中以巫师作为主人，领取饮料食物，神君说的话也由巫师传达下来。又建造了寿宫、北宫，竖起饰有羽毛的旗子，设置了放供品用的器具，以表示礼敬神君。神君所说的话，皇帝派人听取记录下来，称它为“画法”。他们所说的话，都是世俗人士所懂得的，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而只有天子自己心中喜好。这些事都很秘密，世上的人们都不知道。这以后三年，有关官员说纪元应该以上天的瑞象命名，不应该以一、二来计数。第一个年号叫“建”，第二个年号根据长星出现叫“光”，第三个年号由于郊祀时获得一角兽叫“狩”等。

第二年的冬天，天子在雍城郊祀，议论道：“现在我亲自来郊祭上帝了，而没有祭祀后土，这就与礼法不符了。”有关官员与太史公、祠官宽舒商议：“祭祀天地用的牲畜，角只有蚕茧或栗子那么大小。如今陛下亲自来祭祀后土，祭后土应该在水泽中的圜丘上建五个祭坛，每个坛用一头黄牛犊的太牢和祭器，祭祀过后把它们全埋在地下，而陪同祭祀的人采用黄色服装。”于是天子就到东方去，开始在汾阴的岸边高丘上建立后土祠庙，像宽舒等人商议的一样。皇帝亲自向那里遥拜行礼，像祭祀上帝的礼仪一样。仪礼完成后，天子就到了荥阳，然后回去。经过洛阳时，下诏书说：“夏、商、周三代十分遥远了，年代远了就难以留存。用三十里地的区域封周代的后人为周子南君，以供奉他们先人的祭祀。”这一年，天子开始巡视郡县，逐渐接近泰山了。

那年春天，乐成侯上书介绍栾大。栾大是胶东王宫中的侍者，过去曾经和文成将军共同拜一个老师，以后作了胶东王的尚方官员。而乐成侯的姐姐

是胶东康王的王后，没有生儿子。康王死后，其他王姬的儿子被立为王。并且康王后有淫乱的行为，与新王不合，就用法律来互相威胁。康王后听说文成将军已经死了，又想要自己向皇帝献媚，就派栾大通过乐成侯求见皇帝谈论方术。天子诛杀文成将军后，后悔过早地杀死了他，可惜他的方术没有传尽。等到见了栾大，十分高兴。栾大长得高大漂亮，言谈中很有谋略，又敢说大话，吹牛时毫不犹豫。他对皇帝说：“我经常来往于大海中，见到过安期生、羡门子高一类仙人。只是他们因为我身分低贱，不相信我。又认为康王只是个诸侯罢了，不值得给他方术。我几次对康王说起，康王又不重用我。我的老师说：‘黄金可以炼成，黄河的决口可以堵塞，不死药可以获得，仙人也可以招来。’但是我害怕会和文成将军一样，这样方士们全都掩口不敢说话，怎么敢谈方术呢！”皇帝说：“文成将军是吃马肝死的。你真能够修炼方术的话，我有什么可吝惜的呢！”栾大说：“我的老师没有什么要求人的，是人们求他。陛下一定要把他招来，就要让他的使者尊贵，让他的使者有亲属关照，用对宾客的礼仪接待他。不要轻贱他们，使他们各自佩带上印信，才可以让他们向神仙转达言语。还不知神仙肯是不肯。使求神的使者非常尊贵，然后才可以招来神仙。”当时，皇帝让栾大演示小方术来验证一下他的本领。栾大就斗棋，棋子能自己互相撞击。

当时汉武帝正为黄河决口担忧，而且黄金也没有炼成，就任命栾大为五利将军。过了一个多月，栾大便得到四颗官印，又佩带了天士将军、地士将军、大通将军印。皇帝给御史下诏书说：“过去大禹疏浚九江，开通四渎。近年来黄河泛滥，淹没了两岸高地，修筑河堤的劳役没有休止。我统治天下有二十八年了，上天如果派遣方士来，就该是大通将军了。《乾卦》中说‘飞龙’，又说‘鸿雁逐渐靠近河岸’，我想大概有些近似这种情况。现在用二千户封邑封地士将军栾大为乐通侯。”赐给栾大列侯的上等宅第和一千名僮仆。从皇帝的御用器物中指出车马、帐幕、器物等装满栾大的家。又把卫长公主嫁给栾大作妻子，送给她上万斤黄金，把她的食邑封号改为当利公主。天子亲自到五利将军家中。派去栾大家探问送东西的使者在路上接连不断。从大长公主和将军丞相以下的官员都到栾大家中摆设酒宴，进献给他。当时天子又刻了一枚玉印是“天道将军”，派使者身穿羽衣，在夜间站在白茅上授印，五利将军也身穿羽衣，在夜间站在白茅上接受玉印，以此表示不把他当臣下看待。而佩印称作“天道”的原因，是将要替天子引导天神来临的意思。于是五利将军经常于夜间在他家中祭祀，想把天神求下来。天神没有来到却把各种鬼都聚集来了，但栾大很能驱使它们。这以后栾大又整治行装出发，到东方乘船入海，据说去寻找他的师傅。栾大被召见几个月，就佩带六颗官印，尊贵的身分震动天下，而海边上燕、齐之间的人，没有一个不激动地握住手腕，自称有仙方，能够修炼成神仙了。

那一年夏季六月中旬，汾阴地区的巫师锦在魏脍的后土祠旁为百姓祭祀，看到地面像钩子一样隆起，扒开一看，找到一只鼎。这只鼎很大，与其他的鼎不一样，雕刻有纹饰，但没有文字题记，人们很奇怪，就报告了官吏。官吏报告了河东太守胜，胜把这件事上奏朝廷。天子派使者去查验，问明巫师得到鼎的情况中没有奸诈作伪，就按礼法去祭祀，把鼎迎接到甘泉，百官随行，皇帝亲自献祭。到了中山时，天空中云气缭绕，有一片黄云覆盖在头上。有一只鹿跑过去，皇帝亲自射中它，就用它来祭天。到了长安后，公卿大夫们全都议论请求尊奉宝鼎。天子说：“近年来黄河泛滥，几年收成都不

好，所以巡视各地，祭祀后土，祈求神为百姓养育庄稼。今年的收成好不好还没有消息，鼎为什么会出现呢？”有关官员都说：“听说过去泰帝兴造了一只神鼎，一就是一统的意思，是天地万物统一归系的象征。黄帝做了三个宝鼎，象征天、地、人。大禹收集了九州牧守的金属，铸成九个鼎。这九个鼎都曾经用来煮牲畜供上帝鬼神享用。它们遭遇到圣明的君主就会出现，夏、商一代代相传演变。周朝的德行衰薄，宋国的社坛毁坏，鼎就沉没水中，隐藏起来看不到了。《诗经》的《颂》中说：“从堂上到门前，从羊看到牛；大鼎小鼎各种鼎，不杂乱不狂傲，恭慎肃穆，福寿绵长，吉祥美好。”如今宝鼎到了甘泉，色泽光润，变化神奇，承受着无穷无尽的祥福。与到中山时有黄白色的云彩降下笼罩天空的情况相符。上天用这只野兽作符兆，皇帝用大弓和四支箭，都射到它身上，把它捕获送到祭坛下，用来祭祀，回报上帝的恩赐。只有承受了天命成为皇帝的人才能真心了解上帝的意愿，与上帝的德行相契合。这个鼎应该进献到祖先宗庙中，珍藏在皇帝的宫廷中，来符合上天降下的明确的征兆。”皇帝下令说：“可以。”

到海上寻找蓬莱岛的人，都说蓬莱岛并不远，但不能到达岛上的原因，大概是看不见它的瑞气。汉武帝就派了望气的官佐去观察仙山的云气。

那一年秋天，汉武帝来到雍城，将要举行郊祀。有的人说：“五帝是太一的助手，应该树立太一的神坛，皇帝去亲自郊祀。”皇帝迟疑不决。齐人公孙卿说：“今年获得了宝鼎，冬季的辛巳日是初一，早晨节气交冬至，与黄帝时的历象一样。”公孙卿有一件木版，上面写道：“黄帝在宛胸获得宝鼎，向鬼臿区询问原因。鬼臿区回答说：‘您得到了宝鼎和神策，这一年的己酉日是初一，早晨交冬至，得到了天的纲纪，终结后又重新开始。’于是黄帝用筹策推算未来的日月，以后大概每二十年再轮到初一的早晨交冬至，一共推算二十次，合三百八十年，黄帝就成了神仙升上天。”公孙卿想要通过所忠奏明汉武帝。所忠看他的文书荒诞无理，怀疑是他胡写的狂言，推辞说：“宝鼎的事情已经决定了，还能再作什么呢！”公孙卿又通过皇帝宠爱的人上奏了。皇帝十分高兴，就召来公孙卿，问他这件事。公孙卿回答说：“我从申公那里接受这个文书的。申公已经死了。”皇帝问：“申公是什么人呢？”公孙卿说：“申公是齐地的人。他和安期生有往来，接受了黄帝的言论，没有著作，只有这件关于鼎的书札。书上说：‘汉代的兴盛应当在黄帝的时令再次出现的时候。’还说：‘汉代的圣人出现在汉高祖的孙子到曾孙中。宝鼎出现就会与神明相通，去封禅。有七十二个王封禅，但只有黄帝能够上泰山封禅。’申公说：‘汉朝的君主也应该上泰山封禅，上泰山封禅就能成仙升天了。黄帝时有上万的诸侯国，而其中有神灵被祭祀的占了七千个。天下有八座名山，而三座在蛮夷地区，五座在中原地区。中原的华山、首山、太室山、泰山、东莱山，这五座山是黄帝经常游历的，和神灵在那里相会。黄帝一面作战，一面学习仙术。他担心百姓中非议他学仙术，就把非议鬼神的人断然处死。一百多年后，黄帝才能与神相往来。黄帝在雍城郊祀上帝，住了三个月。鬼臿区别号为大鸿，死了后葬在雍地，过去说的鸿冢就是他的墓。那以后黄帝在明廷迎接了万种神灵，明廷就是甘泉。所叫作寒门的地方就是谷口。黄帝开采首山的铜矿，在荆山下面铸鼎。宝鼎铸成后，有条龙垂着长须，从天而降来迎接黄帝。黄帝骑上龙，大臣们和后宫嫔妃跟着骑上龙的有七十多人，龙就飞上天了。剩下的小官员们不能骑上龙，就都抓住龙的胡须。龙的胡须被揪掉了，落了下来，黄帝的弓也落了下来。百姓们

仰望着黄帝飞上天去了，就抱着他的弓和龙的胡须号哭。所以后代人们把这个地方叫作鼎湖，把那个弓叫作乌号。’”于是天子说：“哎呀！如果我真能像黄帝那样，我会把丢弃妻子儿女看得像脱掉鞋子一般。”就任命公孙卿为郎，派他东去太室山迎候神仙。

皇帝就到雍城举行郊祀，到达陇西，向西登上崆峒山，驾临甘泉。命令祠官宽舒等人设置太一的祭坛，祭坛仿照亳人谬忌建的太一坛修造，有三层。五帝的祭坛环绕在太一坛下面，各自按照他们的所在方位排布。黄帝的祭坛设在西南方。祭坛八面都修了相通的鬼道。祭太一用的祭品和雍地每个时的祭品一样，又增加了一些甜酒、枣子、肉干等食物，杀一条杂色牛，用它的肉装在祭器中。而五帝祭坛只进献甜酒和祭器中的食物。祭坛下面的四方场地是供连续祭祀各位神灵的随从和北斗的。祭祀完毕后，剩余的祭肉都要用柴火烧掉来供神享用。祭祀用的牛是白色的，鹿放到牛的腹腔中，猪再放入鹿的腹腔中，用水浸润。祭太阳用牛，祭月亮就用公羊或公猪。祭祀太一的官员穿紫色绣花的礼服。祭五帝的官员礼服分别与所祭的天帝颜色相同，祭太阳的官员穿红色衣服，祭月亮的穿白色。

十一月辛巳日初一的早晨交冬至节气，天刚拂晓，天子就开始在郊外祭拜太一。早晨祭祀太阳，晚上祭祀月亮，就行作揖礼。而拜见太一神时就和在雍城郊祀的礼节一样。赞礼的人说：“当初上天把宝鼎和神策授给皇帝，过了朔日就又到朔日，终而复始，皇帝来恭敬地拜见您。”而祭祀的衣裳选用黄色。祭祀时祭坛上排布满了烽火、火把，祭坛旁边摆开烹煮的炊具。主管官员说：“祠庙上空有光亮。”公卿大臣们说：“皇帝开始在云阳郊祀太一，主管官员奉上大玉璧和壮美的牲畜献给神灵享用。当天夜晚有美丽的光辉出现，到了白天，有黄色的云气上升连到天顶。”太史公和祠官宽舒等人说：“神灵的美意，保佑着幸福，预兆了吉祥，应该就在这个地方出现光彩的范围内建起太一时坛以明确地回答上天。命令太祝管理这里，秋天和腊月中祭祀。每三年天子来郊祀一次。”

当年秋天，为了征伐南越而祈祷太一神。用牡荆做旗杆，幡旗上画了日月北斗和飞升的龙，来象征天一三星，作为太一神前面的旗帜，叫它“灵旗”。举行为用兵的祈祷时，就让太史捧着灵旗指向要去讨伐的国家。而五利将军出使时不敢到海里去，到泰山去祭祀。皇帝派人去跟着他查验，实际上什么也没有看见。五利将军还谎称见到了他的师傅，五利将军的方术已经用尽了，说过的话大多没有应验。皇帝就杀死了五利将军。

当年冬天，公孙卿在河南迎候神仙，说他在缙氏县城上见到了仙人的足迹，有个东西像野鸡一样，在城上来来往往。天子亲自来到缙氏城上看仙人足迹。问公孙卿：“你不是想要仿效文成将军和五利将军吧？”公孙卿说：“不是仙人有求于人主，是人主寻求仙人。求仙的事不稍微宽限些时间，神仙是不会来的。谈论神仙的事，好像又遥远又荒诞，但成年累月地寻求就可以招来神仙。”于是各郡、各王国都修治道路，整修宫殿楼台和名山上的祠庙，希望天子驾临。

这年春天，灭亡了南越国后，有一个受天子宠爱的侍臣李延年靠喜好音乐得到召见。皇帝很喜欢他，下旨让公卿大臣议论，说：“民间祭祀时还有音乐鼓舞，现在郊祀时没有音乐，这难道相称吗？”公卿们说：“古代祭祀天地时全有音乐，神祇可以由此受到礼敬。”有人说：“太帝让素女弹奏五十弦的瑟，很悲凉，太帝都经受不住，所以把那种瑟破开作成二十五根弦。”

于是祭神回报征伐南越的胜利，祈祷太一、后土，祭祀他们。并开始使用乐舞，加上召来歌手。并由此开始制作二十五弦的瑟和箜篌、琴瑟等。

第二年的冬天，皇帝商议说：“古代皇帝先整顿武备，遣散军队，然后才去封禅。”就北上去巡视朔方，统领十几万军队，回来后在桥山黄帝陵墓祭祀，在须如遣散军队。皇帝说：“我听说黄帝没有死，现在却有陵墓，这是为什么？”有人回答说：“黄帝已经成仙上了天，他的大臣们埋葬的是他的衣冠。”到达甘泉后，由于将要在泰山举行封禅，先祭祀了太一。

自从得到宝鼎后，皇帝与公卿大臣及儒生们商议封禅的事。封禅的大礼很少举行，时代久远，礼仪方式灭绝无存，没有人知道它的礼仪，而儒生们采用《尚书》、《周官》和《礼记·王制》中记录的望祭与射牛的仪式来封禅。齐地的人丁公年龄有九十多了，他说：“封禅，是合于长生不死的别称。秦始皇就不能上山封祭。陛下一定想要上山，稍微向山上走走，如果没有风雨，就可以上去封祭了。”皇帝于是就命令儒生们练习射牛，草拟封禅的礼仪。这样几年，到了将要出行封禅的时候。天子听了公孙卿和方士的话，说黄帝以前的封禅，全都招来了怪异之物与神灵相通，就想要模仿黄帝以前的帝王接来神仙人物、蓬莱岛的人士，想超越世人，德行与九皇相比，而且大量采纳儒术粉饰自己。儒生们已经不能讲明白封禅的事宜，又拘泥于《诗》、《书》等古代文献中不能充分发挥想象。皇帝做了封禅祭祀的祭器给儒生们看，他们有的就说：“和古代的不一样。”徐偃又说：“太常的属员们行礼不如鲁国人好。”周霸聚集儒生谋划封禅的事。于是皇帝免去了徐偃、周霸的职务，把儒生们全罢黜了，不予使用。

三月，就向东去到缙氏，登上中岳太室山行礼。随行的官员在山下听到好像有人喊“万岁”。问山上的人，山上的人没有喊，问山下的人，山下的人也没有喊。于是把三百户人封给太室山，供给祭祀，命名为崇高邑。东行，登上泰山，泰山的草木还没有长出新叶来，就命令人运上石碑，竖立在泰山顶上。

皇帝接着到海边东巡，举行祭礼，祭祀八神。齐地人上奏章讲神仙鬼怪和仙药奇方的数以万计，但是没有一个应验的。皇帝就增派船只，命令几千名讲述海中神山的人去寻求蓬莱神人。公孙卿持有符节，经常走到前面，去查看名山，他到了东莱，说在夜里见到了一个巨人，有几丈高，走近去就不见了，只看到巨人的脚印很大，好像禽兽的足迹。群臣中有人说见到一个老头子牵着狗，说：“我想要见巨公。”一转眼就不见了。皇帝刚见到大脚印时，没有相信，到群臣中有人说起老头子这件事，就十分相信那是仙人了。在海边上停留下来，让方士们使用官府驿车，不断地派使者去寻求仙人，使者数以千计。

四月，回到奉高。皇帝考虑到儒生和方士们讲封禅的方法各持己见，都不一样，不合常理，难以施行。天子到了梁父，行礼祭祀地主。乙卯日，命令侍中儒生带着皮帽子，把笏版插入腰带中，举行射牛的礼仪。在泰山下面的东方设封，礼仪和郊祀太一时一样。封坛宽一丈二尺，高九尺，封坛下埋有祭天的玉牒书，文书内容秘不示人。祭祀礼完毕后，天子一个人和侍中奉车都尉霍子侯登上泰山，也建了封坛。这些事全都禁止外人知道。第二天，从山北面的道路下山。丙辰日，在泰山脚下东北方的肃然山举行禅礼，和祭后土的礼一样。天子全亲自去行礼拜神，服装采用黄色，而且全部有音乐伴奏。用江淮间出产的有三根叶脊的灵茅做祭神的草垫。杂上筑成的祭坛上加

盖有红、黄、青、白、黑五种颜色的土壤。把远方带来的珍奇走兽飞禽和白野鸡等都放了，极大地增加了礼仪的隆重程度。犀牛大象一类的动物没有用来祭祀，全都带来泰山，又带回去了。祭祀了后土。举行封禅的日子里，夜晚好像有光亮，白天有白云在祭坛上升起。

天子从举行禅礼的地方回来，坐在明堂上，大臣们轮流来祝福天子长寿。天子于是给御史下旨说：“我以微小的个人继承了至高无上的帝位，小心谨慎，害怕不能胜任。只是由于德行菲薄，对礼乐制度不够明白。在祭祀太一时，仿佛有吉祥的彩色霞光，飘飘渺渺，好像能看到。被这些怪异所震慑，想停止祭祀又不敢做，就登上泰山封祭，一直到梁父，然后又到肃然山举行禅礼。由此自新，和士大夫们共同有好的新开端，赐给平民们每一百户一头牛、十石酒，年龄八十以上的孤寡老人加赐二匹布帛。免除博、奉高、蛇丘、历城的徭役，也不交今年的租税。大赦天下，和乙卯年的赦令内容相同。我所经过的地方不再加重判处前科犯刑罚。在二年以前犯的罪行都不再追究审理。”又下诏书说：“古代的天子每五年一次巡视各地，在泰山举行祭祀，诸侯们都有朝见时的住所。现命令诸侯们各自在泰山下面修建宅邸。”

天子已经封泰山，没有遇到风雨灾害。方士们就纷纷来说蓬莱的各位神仙可能将要求到。于是皇帝很高兴，希望能遇上神仙，就又东行到海边观望，希望能遇到蓬莱仙人。奉车都尉霍子侯得了暴病，一天就死了，皇帝这才离开，沿海边巡行，北行到了碣石，从辽西郡巡视，经过北部边疆到了九原。五月，回到甘泉。主管官员说宝鼎出现的那年年号改为元鼎，今年应该叫元封元年。

当年秋天，有彗星在东井星座出现。过后十几天，又有彗星出现在三台星座。望气方士王朔说：“我在观测时一个人看到填星出现，像瓜那么大，过了大约一顿饭的工夫就又隐没了。”主管官员全都说：“陛下创建了汉朝封禅的制度，大概天用显示祥瑞的德星来回报您吧。”

第二年的冬天，皇帝去雍城郊祀五帝。回来后，行礼祭祀太一，并且祈祷。赞礼官员的祝词说：“德星光明广布四方，那就是幸福吉祥。南极老人星又出现，光明永远辉耀。这些星宿有规律地出现，为此皇帝恭敬地拜见太祝祭祀进享的各位神灵。”

那年春天，公孙卿说在东莱山见到了神人，好像听见他说：“想见天子。”天子于是来到缙氏城，任命公孙卿为中大夫。就到了东莱山，在这里停留了几天，什么也没见到，只看到了巨人的足迹。又派方士几千人去寻求神怪，采摘灵芝仙药。这一年天旱。这次天子已经出行，但没有正当名义，就去万里沙求雨，经过泰山进行祭祀。回来时到了瓠子，天子亲自到黄河决口处堵塞决口，停留了两天，祭祀河神，沉下祭物后离开。派二位大臣率领士兵堵黄河决口，改建了两条河渠，恢复了大禹原来的河道。

当时已经灭了南越、东越。越人名叫勇之的就说：“越人风俗崇信鬼，而他们祭祀时全能见到鬼，多次有效。过去东越王敬重鬼，活到一百六十岁。后代人怠慢鬼神，所以很快就衰败了。”皇帝就命令越地巫师建立越人的祠庙，安置了祭台，没有祭坛，也祭祀天神、上帝和各种鬼，而采用鸡骨占卜。皇帝相信它，越人的祭祀方法和鸡骨占卜就开始使用了。

公孙卿说：“仙人是可以见到的，但皇上来往经常过于匆忙，为此才见不到。现在陛下可以建造宫殿，像缙氏城的那样，里面设置干肉和枣子，神仙应该能被招来。而且仙人也爱住在楼上。”于是皇帝命令长安城中建造飞

廉观和桂观，在甘泉宫中建造益延寿观。派公孙卿持有符节，设置祭器去迎接神仙。又造了通天茎台，在台下设置了祭庙和祭器，将要招来仙人、神人们。当时甘泉宫又再建了前殿，开始扩建各座宫室。夏季，在宫殿的房屋中长出了灵芝。天子为堵塞黄河决口，兴建通天台，好像看到有光辉出现。就下诏说：“甘泉宫的屋里长出了九茎灵芝，因此大赦天下，不再加重对前科犯的刑罚。”

第二年，征伐朝鲜。夏天干旱。公孙卿说：“黄帝时候举行了封礼就天旱，是要用三年晒干封坛。”皇帝就下诏书说：“天旱，想来是要晒干封坛吧？命令天下尊崇灵星，祭祀它。”

第二年，皇帝到雍城郊祀，修通了经过回中的道路，去那里巡视。春天，到了鸣泽，从西河郡回京。

第二年冬天，皇帝巡视南郡，到了江陵后折向东行。登上灊县的天柱山行礼祭祀，把天柱山叫作南岳。乘船沿江而行，从寻阳穿过枞阳，经过彭蠡湖，对沿路的名山大川行了祭礼。北行到了琅邪，沿海边北上。四月中旬到了奉高修整封坛。

当初，天子在泰山行封礼的时候，泰山的东北脚下有古代的明堂旧址，地势险峻又不宽敞。皇帝想要在奉高县附近修建明堂，但不清楚明堂的设计式样。济南人公 带送上一张黄帝时的明堂图。明堂图上画了一座宫殿，四面没有墙壁，屋顶用茅草覆盖，与水相通，环绕宫墙修筑了有顶盖的通道，上面有楼，从西南角进入宫中，叫作昆仑道，天子从这里进去，用它来祭祀拜见上帝。于是皇帝命令奉高县在汶水边上修建了明堂，和公 带献上的图一样。到五年后修整封坛时，就把太一和五帝的神位摆在明堂上位祭祀，让高祖皇帝的神位放在太一和五帝的对面。在下房里祭祀后土，用了二十头牛作祭品。天子从昆仑道走进去，开始按照郊祀的礼仪祭祀明堂。行礼完毕，在堂下架火燎祭。而皇帝又登上了泰山，在山顶上自有一番秘密的祭祀。在泰山脚下祭祀五帝，各自在各自的方位，黄帝和赤帝在同一个位置，而由主管官员陪同祭祀。山上升起火来，山下就全都举火应和。

这以后过了二年，十一月的初一甲子日早晨是冬至，推算历法的人用它作新历的起点。天子亲自到泰山去，在十一月甲子日初一早晨交冬至的那天在明堂祭祀上帝，不去举行封禅。赞礼的祝词是：“天加授给皇帝神灵的策数和太初历法，周而复始。皇帝恭敬地拜谢太一。”皇帝东行到了海边，查考到海里去的人和求神的方士，没有应验的，但是他还增加了派出的人，希望能遇上神仙。

十一月乙酉日，柏梁殿发生火灾。十二月甲午日初一，皇帝亲自去高里行禅礼，祭祀后土。又到渤海边上，准备用望祀的礼仪祭蓬莱的仙人，希望能到神人的仙界去。

皇帝回到京城，由于柏梁殿遭受火灾的缘故，在甘泉接受朝见和上计。公孙卿说：“黄帝建成青灵台，十二天就烧了，黄帝就修了明廷。明廷就是甘泉这个地方。”方士们很多人都说古代帝王中有在甘泉建都的。以后天子又在甘泉宫接见诸侯，在甘泉修造诸侯的官邸。勇之就说：“越地风俗是有了火灾后，再盖房屋一定要更大，用厌胜的方法镇服灾祸。”于是造了建章宫，规划为有成千上万道门户。前殿的规模比未央宫高大。它的东面是凤阙，高二十多丈。它的西面是唐中，有几十里的虎圈。它的北面挖了大湖，有高二十几丈的渐台，命名为太液池。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等小岛，

模拟海里面的神山、海龟、大鱼一类事物。它的南面建有玉堂、璧门和大鸟等。又建造了神明台、井干楼，长达五十丈，用可以行车驾的道路互相连接起来。

夏天，汉朝改换历法，以正月作为每年的开始，崇尚黄颜色，把官员的印章改成五个字，年号改为太初元年。这一年，西去征伐大宛。蝗灾大起。丁夫人和洛阳虞初等人用方术祭祀诅咒匈奴和大宛。

第二年，主管官员报告说雍城的五畝没有煮熟的牺牲祭品，芬芳的香味不完备。就命令祠官进献各畝牛犊牺牲等祭品，毛色按照五行厌胜的方法确定，而用木刻的马代替了马驹。只有在五月时尝祭用马驹，皇帝亲自郊祀时用马驹。至于各个名山大川用马驹祭祀的，全部改用木刻的马代替。天子出巡经过时祭祀才用马驹。其他的礼仪和以前一样。

第二年，东巡到海边，查考神仙一类的事，没有应验的。有的方士说：“黄帝时造了五城十二楼，在执期迎候神仙，命名为迎年。”皇帝允许按照他说的方法造楼台，命名为明年。皇帝亲自去那里行礼祭祀上帝。

公带说：“黄帝时虽然在泰山举行封禅，但是风后、封巨、岐伯还叫黄帝到东泰山举行封礼，到凡山举行禅礼，与上天的符兆相合，然后才长生不死的。”天子就命令准备祭祀用品，到了东泰山，东泰山低矮又狭小，与名声不相称，就命令祠官去行祭礼，而不亲自封禅了。这以后命令公带在这里供奉祭祀，等候神仙。夏天，就回到泰山，像以前一样举行五年一次的祭祀，而且增加了禅石间的祭祀。石间这个地方在泰山脚下南面，方士们大多说这里是仙人居住的里巷，所以皇帝来亲自行禅祀。

这以后五年，皇帝再次到泰山修整封坛。回来时顺路祭祀了恒山。

当天子所兴建的祭祀，有太一和后土，是每三年亲自去郊祀一次；兴建了汉朝的封禅制度，每五年一次去修整封坛。薄忌太一和三一、冥羊、马行、赤星，五（床）等神灵，由宽舒属下的祠官每年按照时节祭祀行礼。一共六个祠庙，全由太祝管理。至于像八神的各个神庙，明年、凡山等著名的祠庙，天子路过时就祭祀，离开后就停止祭祀了。方士们所兴建的祠庙，由他们各自主持，那个人死了就结束了，祠官不去管理。其他的祭祀全和以往一样。当今皇上封禅后，十二年以来，五岳、四渎都被祭遍了。而方士们迎候、祭祀神仙，入海去寻求蓬莱岛，始终没有一点应验。但像公孙卿这样的迎候神仙的人，还用巨人的脚印作解脱的借口，也没有效果。天子越来越厌倦方士们的奇谈怪论了，然而还笼络他们，不肯断绝往来，希望能遇到真的仙人。从此以后，方士们讲神仙祭祀的更多了，然而它的效果是有目共睹的。

太史公说：我跟随皇帝出巡，祭祀天地各种神灵和名山大川，参与了封禅。进入寿宫陪祭，听到神君的话，认真深入地观察了方士和祠官们的意向，于是退下来依照次序分析论述自古以来祭祀鬼神的情况，把它们的表里经过全都呈现在这里。后世有君子的话，可以在这里浏览一遍。至于说祭祀时祭器和圭玉布帛等的详情，进献祭品和酬报神灵的礼仪，就由有关主管官员保存着了。

史记卷二十九 河渠书第七

魏嵩山 注译

《夏书》曰：〔1〕禹抑洪水十三年，〔2〕过家不入门。陆行载车，〔3〕水行载舟，泥行蹈屨，〔4〕山行即桥。〔5〕以别九州，〔6〕随山浚川，任土作贡。〔7〕通九道，〔8〕陂九泽，〔9〕度九山。〔10〕然河灾衍溢，〔11〕害中国也尤甚。〔12〕唯是为务。故道河自积石历龙门，〔13〕南到华阴，〔14〕东下砥柱，〔15〕及孟津、〔16〕雒纳，至于大邳。〔17〕于是禹以为河所从来者高，水湍悍，〔18〕难以行平地，数为败，乃厮二渠以引其河。〔19〕北载之高地，过降水，〔20〕至于大陆，〔21〕播为九河，〔22〕同为逆河，〔23〕入于勃海。〔24〕九州既疏，〔25〕九流既洒，〔26〕诸夏艾安，〔27〕功施于三代。〔28〕

【注释】〔1〕“《夏书》”，《尚书》组成部分之一。相传为记载夏代的史书。今本凡《禹贡》、《甘誓》、《五子之歌》、《胤正》四篇，后二篇为伪《古文尚书》。《禹贡》一篇记载治水事，据近人考证为战国时人所作。〔2〕“抑”，障遏、堵塞。《汉书·沟洫志》作“堙”，与“抑”同意。〔3〕“载”，乘。〔4〕“屨”，音 cu^①，通“橇”。适用于泥泞道路中滑行的一种木制交通工具，形状似船或簸箕。〔5〕“桥”，即“轿”，音 qi²o。本书《夏本纪》作“橇”，《汉书·沟洫志》作“橈”，皆音 j^{*}。登山所用交通工具，犹如后世所称“肩舆”，竹或木制，以人力扛抬而行。一说为附于鞋底下方的“车”，下有铁钉，防止上、下山滑跌。〔6〕“九州”，古人一般以“九”泛指多数。“州”通“洲”，水中陆地。此处“九州”则指相传为禹所分的地理区划，据《禹贡》记载为冀州，相当今河北、山西、辽宁三省和河南北部一带；兖州，相当今山东西部一带；青州，相当今山东东部一带；徐州，相当今江苏北部一带；扬州，相当今江西、浙江、福建三省及江苏、安徽二省淮河以南地区；荆州，相当今湖南、湖北二省及河南西南部地区；豫州，相当今河南中部和东南部一带；梁州，相当今四川和陕西南部、甘肃东南部一带；雍州，相当今陕西、甘肃二省秦岭以北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一带。《周礼·职方》载九州另包括幽州、并州，而无徐州、梁州。《吕氏春秋·有始览》载九州又包括幽州，而无梁州。幽州相当今辽宁省和河北北部一带，并州相当今山西省。又《尔雅·释地》载九州又包括幽州、营州，营州相当今辽宁省。然汉班固以为《周礼·职方》所载为周制，三国魏孙炎以为《尔雅·释地》所载为商制。〔7〕“贡”，相传夏代实行的租赋制度。〔8〕“九道”，泛指九州的道路。〔9〕“陂”，障遏。“九泽”，泛指九州的湖泊。一说即“九藪”，然其名未有定说：一说为具区、云梦、圃田、望诸、大野、弦蒲、豳养、杨纒、昭余祁；一说为具区、云梦、阳华、大陆、圃田、孟诸、海隅、巨鹿、大昭；一说为具区、云梦、阳纒、大陆、圃田、孟诸、海隅、巨鹿、昭余等。〔10〕“度”，音 du^{\$}，估量，推测。“九山”，泛指九州的名山。〔11〕“河”，古代对黄河的专称。〔12〕“中国”，与“中原”、“中夏”、“中州”、“中土”、“诸夏”同义，泛指华夏族所居黄河中下游一带。〔13〕“道”，通“导”。“积石”，即积石山，在今青海东南部，延伸至甘肃省界，黄河绕流东南侧。“龙门”，即龙门山，在今山西河津县西北和陕西韩城县东北，黄河至此，两岸峭壁，形如门阙，故名。〔14〕“华”，即华山，在今陕西华阴县南。“阴”，与“阳”相对，古人以山南为阳，山北为阴。“华阴”即华山北麓。一说华阴，县名，故城在今陕西华阴县东南。然其县本战国魏阴晋邑，秦惠文王更名宁秦，汉高帝始改名华阴，与传说禹治水事不合。〔15〕“砥柱”，即砥柱山，一作底柱山，又名三门山，在今河南三门峡市东黄河中流，今已炸毁。

〔16〕“孟津”，一作“盟津”，渡口名，在今河南孟津县东北、孟县西南黄河上。“雒”，一作“洛”，即今河南黄河支流洛河。“汭”，音 ru④，一作“内”，河口。“雒汭”，指雒水流入黄河处，在今河南巩县东北。〔17〕“大邳”，即大邳山，一作大伾山，在今河南浚县东，一说在今河南荥阳县汜水镇西北黄河南岸。〔18〕“湍”，音 tu1n，急流。“悍”，凶猛，强悍。〔19〕“厮”，音 s9，通“斯”，《汉书·沟洫志》作“酺”，音 sh9，皆意为分、疏导。“二渠”，据孟康及《汉书音义》，其一指西汉黄河干流、故道自今河南浚县西南，东北流经滑县南、濮阳县西、河北大名县东、山东高唐县南，折东北经德州市东、河北南皮县西，又东北至沧县东北入海；其一指漯川，故道自今河南浚县西南分黄河东北流，经濮阳、范县及山东莘县、聊城、临邑、济阳、高青、滨县等县境入海。〔20〕“降水”，上源即今绛水，下游指古漳水。绛水源出今山西屯留县西南盘秀山，东流至潞城界县入漳水，漳水复东流经今襄垣、黎城及河北省涉县、临漳、成安、肥乡、曲周等县入古黄河。一说专指今绛水，不包括漳水；一说即绛水（枯泽），故道自今河北广宗系经南宫、冀县、衡水等县，至武邑县界入漳水；一说即淇水，源出今山西陵县，本东南流至河南汲县东北淇门镇入古黄河。然凡此诸说，皆不足取。〔21〕“大陆”，即大陆泽，一名巨鹿泽、广阿泽，在今河北隆尧、巨鹿、任三县之间，今已淤为平陆。〔22〕“九河”，指黄河至大陆泽后所分的众多岔流。一说即徒骇、太史、马颊、覆釜、胡苏、简、挈、钩盘、鬲津九条河道，然其中徒骇、胡苏、鬲津、马颊等河故道皆在今山东北部和河北东南部，而居大陆泽之东，其间相距较远，此说似不可信。〔23〕“逆”，迎受，《汉书·汉志》作“迎”。“逆河”，以众水汇而为一，相向迎受，故名。〔24〕“勃海”，即今渤海。然《尚书·禹贡》作“夹右碣石入于海”，无“勃”字。疑此“勃”字当衍。〔25〕“九川”，泛指九州的大川。一说即指弱、黑、河、漾、江、沅、淮、渭、洛等九条河道。〔26〕“洒”，音 s3，分散，疏导。《汉书·沟洫志》作“陂”，障遏。〔27〕“诸夏”，义同“中国”，详上。“艾安”，安定，太平无事。“艾”，音 y④，一作“义”。〔28〕“三代”，指夏、商、周三代。

自是之后，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1〕以通宋、郑、陈、蔡、曹、卫，〔2〕与济、汝、淮、泗会。〔3〕于楚，〔4〕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5〕东方则沟通江淮之间。〔6〕于吴，〔7〕则通渠三江、五湖。〔8〕于齐，〔9〕则通淄济之间。〔10〕于蜀，〔11〕蜀守冰凿离碓，〔12〕辟沫水之害，〔13〕穿二江成都之中。〔14〕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15〕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16〕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

【注释】〔1〕“荥阳”，秦县，故城在今河南荥阳县东北。“鸿沟”，一作“大沟”，战国魏惠王时开凿的运河，故道自今河南荥阳县北引黄河水，东流经中牟县北，至开封市东南折而南流，经通许县东、太康县西，至淮阳县东南入颍水。〔2〕“宋”，西周封国，都商丘（今河南商丘县南），领有今河南东部及其相近的山东、江苏、安徽部分地区，公元前二八六年为齐所灭。“郑”，西周封国，自郑武公后迁都新郑（今河南新郑县），领有今河南中部郑州市及新郑、荥阳、尉氏、扶沟等县地，公元前三七五年为韩所灭。“陈”，西周封国，都宛丘（今河南淮阳县），领有今河南东南部及其相近的安徽部分地区，公元前四七八年为楚所灭。“蔡”，西周封国，都上蔡（今河南上蔡县西南），春秋蔡平侯迁都新蔡（今河南新蔡县），昭侯又迁都州来（今安徽凤台县），称下蔡，公元前四四七年为楚所灭。“曹”，西周封国，都定陶（今山东定陶县西南），领有今山东西南部一带，公元前四八七年为宋所灭。“卫”，西周封国，都朝歌（今河南淇县），春秋先后迁都曹（今河南滑县东）、楚丘（今河南浚县东南）、帝丘（今河

南濮阳县西南)，战国时又迁都野王（今河南沁阳县），领有今河南黄河以北一带，公元前二九九年为秦所灭。〔3〕“济”，一作“洸”，即济水，分上、下两段：上段源出今河南济源县西王屋山，故道东南流至武陟县南入黄河；下段故道自荥阳县北分黄河东出，至山东巨野县西南注入巨野泽，复自泽北出至东阿县西南旧东阿城西，由此折而东北，略循今黄河及小清河入海。“汝”，即汝水，上游即今河南汝河；自郟城县以下，故道南流至西平县东循今洪河、沙河、南汝河、洪河至淮泽滨县东南入于淮河。“淮”，即淮水，源出今河南桐柏县西南桐柏山，下游自今江苏盱眙县以下，故道东北穿过洪泽湖，循淤黄河经清江市北、连水县南，而东入于海。“泗”，即泗水，源出今山东泗水县东蒙山，西南流至济宁市东南鲁桥镇，此下故道循今大运河至南阳镇，穿南阳湖而南，至江苏徐州市东北循淤黄河东南流，至清江市西南入淮河。〔4〕“楚”，西周方国，都丹阳（今湖北秭归县东南），春秋时迁都郢（今湖北江陵县北纪南城），战国时又行迁都陈（今河南淮阳县）、巨阳（今安徽太和县东南）、寿春（今安徽寿县），领地由原来的今湖北西部扩大到长江中下游以及淮河流域，公元前二二三年为秦所灭。〔5〕“汉水”，又名沔水，即今汉江，源出今陕西宁强县，东南流经陕西南部、湖北北部与中部，于武汉市入长江。“云梦”，即云梦泽，故址在今湖北潜山县以南长江、汉江之间一带；一说包括今湖南境洞庭湖，恐不足信。〔6〕“通沟江淮”，原作“通鸿沟江淮”，《汉书·沟洫志》无“鸿”字，则此字衍，应删。“沟”，当指邗沟，故道自今江苏扬州市南引江水北过高邮县西，折东北入射阳湖，又西北至淮安县北入淮水，春秋时吴王夫差开凿，战国时其地属楚。“江”，古代对长江的专称。〔7〕“吴”，又称句吴、攻吴，西周方国，相传为吴太伯及其弟仲雍建，都蕃离（今江苏无锡市东南梅里），春秋时徙都吴（今江苏苏州市），领地由原来的太湖流域扩大到长江下游及钱塘江、淮河流域一带，公元前四七三年为越所灭。〔8〕“三江”，泛指太湖平原众多的水道，或如顾夷《吴地纪》所释即太湖尾间的松江、东江和娄江。此外说法甚多，但所指非限吴地，与此文义不合。“五湖”，后世解释不一：一说即太湖的别名，一说太湖及其附近四湖，一说泛指太湖流域众多的湖泊。〔9〕“齐”，西周封国，都营丘（后称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东北），初领有今山东东北地区，春秋时扩展到山东东部，公元前二二一年为秦所灭。〔10〕“淄”，即今山东淄河，源出淄博市西南，东北流至广饶县东北入时水（今名小清河）后入于海。〔11〕“蜀”，商、周时方国，自蜀王开明氏以后都成都（今四川成都市），领有今四川邛崃山以东成都平原一带，公元前三一六年为秦所灭，改置蜀郡。〔12〕“守”，春秋末年诸国于边地设郡，作为地方政权组织，后逐渐推行于内地；“守”为郡级政权最高长官，初系武职，后变成掌地方行政，汉景帝时改称太守。“冰”，即李冰，战国水利专家，秦昭襄王时出任蜀郡守。“离碓”，一作“离碓”，又称“溷崖”，本指孤立于河谷中的小丘，今四川境以离碓为名的小丘凡五处，此所指在乐山县境；“碓”、“”，俱音 du9，古“堆”字。〔13〕“沫水”，一名濊水，即今四川西部岷江支流大渡河。〔14〕“二江”，即郫江，又名北江；检江，又名流江、南江：自今四川灌县西北都工堰分岷江东南流，分别至成都市，大体北江相当今市北油子河，检江相当今市南走马河。“成都”，即今四川成都市。〔15〕“飧”，音 xi3ng，通“享”，享受。〔16〕“畴”，音 ch\$u。

西门豹引漳水溉邺，〔1〕以富魏之河内。〔2〕

【注释】〔1〕“西门豹”，战国魏文侯时出任邺县令。“漳水”，即今漳河，源出山西境内，东流入河北境，自临漳县西南邺镇以下故道久堙，改由今道。“邺”，战国魏县，故城即今河北临漳县西南邺镇。〔2〕“魏”，即魏国，战国七雄之一，都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后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市），领有今山西西南部、河南北部和河北西南部地区，公元前二二五年为秦所灭。“河内”，指今河南黄河以北、山西太

行山以南及河北西南部一带。

而韩闻秦之好兴事，^{〔1〕}欲罢之，^{〔2〕}毋令东伐，乃使水工郑国间说秦，^{〔3〕}令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4〕}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5〕}欲以溉田。中作而觉，秦欲杀郑国。郑国曰：“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为然，卒使就渠。^{〔6〕}渠就，用注填阡之水，^{〔7〕}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8〕}收皆亩一钟。^{〔9〕}于是关中为沃野，无^{〔10〕}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11〕}

【注释】〔1〕“韩”，即韩国，战国七雄之一，都阳翟（今河南禹县），后灭郑国，迁都新郑（今河南新郑县），领地扩大，据有今山西东南部和河南中部一带，公元前二三年为秦所灭。“秦”，西周方国，都秦亭（今甘肃张家川县东北），春秋时迁都雍（今陕西凤翔县东南），战国时迁都栎阳（今陕西临潼县东北）、咸阳（今陕西咸阳市东北），领地由原来的甘肃东部逐渐扩大到今陕西和四川北部、中部一带，公元前二二一年统一中国，建立秦朝。这里指战国秦国。〔2〕“罢”，通“疲”，疲劳。〔3〕“郑国”，战国韩水利专家。“间”，间谍。〔4〕“泾水”，即今泾河，源出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六盘山，东南流经甘肃东部入陕西境，于高陵县南入渭河。“中山”，一作“仲山”，在今陕西泾阳县西北泾河畔。“邸”，通“抵”。“瓠口”，一作“谷口”，在今陕西礼县东北泾河畔。〔5〕“并”，通“傍”，依靠。“北山”，指今陕西关中平原北面泾、洛二河之间诸山。“洛”，即洛水，今又称北洛河，在陕西西北部，源出定边县南梁山，东南流至大荔县南入渭河。〔6〕“卒”，终于。〔7〕“阡”，通“淤”。“填阡”，壅泥，泥沙。〔8〕“泽卤”，一作“舄卤”，盐碱地。〔9〕“钟”，古计量单位，一钟约当今二百五十斤左右。〔10〕“关中”，即今陕西关中平原。〔11〕“郑国渠”，故道自今陕西泾阳县北仲山引泾河东流，经三原县北、富平县南，至蒲城县东南入洛河。

汉兴三十九年，^{〔1〕}孝文时河决酸枣，^{〔2〕}东溃金堤，^{〔3〕}于是东郡大兴卒塞之。^{〔4〕}

【注释】〔1〕“汉兴三十九年”，即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一六八年）。〔2〕“孝文”，即刘恒，孝文为其庙号。“酸枣”，秦县，故城在今河南延津县西南。〔3〕“金堤”，一名千里堤，即黄河下游两岸石堤。此处所指金堤在今河南滑县、延津县境。〔4〕“东郡”，战国秦王政五年（公元前二四二年）置，治濮阳（今河南濮阳县西南），辖有今河南东北部和山东西北部一带。

其后四十有余年，^{〔1〕}今天子元光之中，^{〔2〕}而河决于瓠子，^{〔3〕}东南注巨野，^{〔4〕}通于淮、泗。于是天子使汲黯、郑当时兴人徒塞之，^{〔5〕}辄复坏。^{〔6〕}是时武安侯田蚡为丞相，^{〔7〕}其奉邑食郿。^{〔8〕}郿居河北，河决而南则郿无水灾，邑收多。蚡言于上曰^{〔9〕}：“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为强塞，塞之未必应天。”而望气用数者亦以为然。^{〔10〕}于是天子久之不事复塞也。

【注释】〔1〕“四”，当作“三”。此句《汉书·沟洫志》作“其后三十六岁”，汉文帝十二年河决东郡，至元光三年河决瓠子，正为三十六年。〔2〕“天子”，古代封建帝王以为受命于天而统有天下，因称天子。此处指汉武帝刘彻。“元光”，即汉武帝年号，凡五年，此处指元光三年。〔3〕“瓠子”，故址在今河南濮阳县西南。〔4〕“巨野”，即巨野泽，又称大野泽，在今山东巨野县北，今已堙为平陆。〔5〕“汲黯”，字长孺，濮阳（今河南濮阳县西南）人。好黄老之术。武帝时任东海太守，继为主爵都尉，常直言切谏，并反对武帝对匈奴贵族的战争。后出为淮阳太守，在位十年死。“郑

当时”，字庄，陈县（今河南淮阳县）人。好黄老之术。景帝时为太子舍人。武帝时先后任鲁中尉、济南太守、江都相、内史及大司农等。出为汝南太守，未几死。〔6〕“辄”，音zhé，“即”。〔7〕“武安”，秦县，故城在今河北武安县西南。“侯”，即列侯。汉承秦制，行二十等爵以封臣僚，其第二十等名彻侯，武帝改为列侯或通侯。“田蚡”，长陵（今陕西咸阳市东北）人，景帝王皇后同母弟。崇尚儒术。武帝初封为武安侯，为太尉，后任丞相。骄横专断。〔8〕“奉邑”，封建皇帝封赐官吏作为世禄的采邑。“奉”，通“俸”，指俸禄。“郾”，音shàn，汉侯国，故城在今山东平原县西南。〔9〕“上”，封建皇帝的专称。这里指汉武帝。〔10〕“数”，气运，命运。

是时郑当时为大农，〔1〕言曰：“异时关东漕粟从渭中上，〔2〕度六月而罢，而漕水道九百余里，时有难处。引渭穿渠起长安，〔3〕并南山下，〔4〕至河三百余里，径，易漕，度可令三月罢；而渠下民田万余顷，又可得溉田：此损漕省卒，而益肥关中之地，得谷。”天子以为然，令齐人水工徐伯表，〔5〕悉发卒数万人穿漕渠，〔6〕三岁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后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颇得以溉田矣。

【注释】〔1〕“大农”，官名，即大司农的简称，掌租税钱谷盐铁和国家的财政收支。〔2〕“异时”，已往，从前。“关东”，泛指今河南灵宝县东北故函谷关以东黄河中下游、淮河流域及长江下游地区。“漕”，指水道粮运。“渭”，即今渭河，源出甘肃渭源县鸟鼠山，东流经陕西关中平原，至潼关县北入黄河。〔3〕“长安”，汉高帝五年（公元前二二二年）置县，七年定都于此，故城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北。〔4〕“南山”，即今陕西南部秦岭。〔5〕“表”，标记，指徐伯经过巡察于所选线设立竖标。旧说“徐伯表”三字为水工姓名，非。〔6〕“悉”，音xì，尽，全部。“悉发卒”，《集解》引徐广曰：“一云‘悉众’。”

其后河东守番系言：〔1〕“漕从山东西，〔2〕岁百余万石，更砥柱之限，败亡甚多，而亦烦费。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阴下，〔3〕引河溉汾阴、蒲坂下，〔4〕度可得五千顷。五千顷故尽河壩弃地，〔5〕民芟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谷二百万石以上。谷从渭上，与关中无异，而砥柱之东可无复漕。”天子以为然，发卒数万人作渠田。数岁，河移徙，渠不利，则田者不能偿种。久之，河东渠田废，予越人，〔6〕令少府以为稍入。〔7〕

【注释】〔1〕“河东”，秦郡，治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辖有今山西西南部地区。“守”，即太守的简称。〔2〕“山东”，泛指今河南崤山以东黄河中下游、淮河流域及长江下游地区。〔3〕“汾”，即今山西汾河，源山宁武县管涔山，经太原市南流，至新绛县折而西南，于河津县西入黄河。“皮氏”，秦县，故城在今山西河津县西。“汾阴”，汉县，故城在今山西万荣县西宝鼎埧。〔4〕“蒲坂”，一作“蒲反”，秦县，故城即今山西永济县西蒲州镇。〔5〕“壩”，音ruǎn，一作“壩”，缘河边地。〔6〕“越”，部族名，秦汉以前广泛分布于长江中下游以南，从事渔猎、农耕。其后渐与汉族融合，部分与今壮黎傣族有渊源关系。〔7〕“少府”，官名，掌山泽收入和皇室手工业制造，为皇帝的私府。

其后人有上书欲通褒斜道及漕事，〔1〕下御史大夫张汤。〔2〕汤问其事，因言：“抵蜀从故道，故道多阪，〔3〕回远。今穿褒斜道，少阪，〔4〕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5〕斜水通渭，〔6〕皆可以行之船漕。漕从南阳上沔入褒，〔7〕褒之绝水至斜，间百余里，以车转，从斜下下渭。如此，汉中之谷可致，〔8〕山东从沔无限，便于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饶，拟于巴蜀。”〔9〕天子以为然，拜汤子卬为汉中守，〔10〕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余里。道

果便近，而水湍石，^{〔11〕}不可漕。

【注释】〔1〕“褒斜道”，道路名，为关中通往汉中交通要道之一。自今陕西眉县西南行沿斜水及褒水河谷至汉中市。〔2〕“御史大夫”，官名，掌监察、执法，兼掌重要文书图籍。“张汤”，杜陵（今陕西西安市东南）人。武帝时历任廷尉、御史大夫等职，用法严峻，曾与赵禹合编律令，撰有《越宫律》二十七篇。〔3〕“故道”，道路名，一名陈仓道，为关中通往汉中重要交通要道之一。自今陕西宝鸡市西南行出散关，沿嘉陵江上源河谷至凤县，折东南入褒谷至汉中市。秦置故道县于今宝鸡市西南，正在此道之上。〔4〕“阪”，山坡。〔5〕“褒水”，即今陕西褒河，源出秦岭太白山，南流至汉中市西北入汉江。“沔”，即沔水，今长江支流汉江。〔6〕“斜水”，即今陕西石头河，源出秦岭太白山，东北流至眉县东入渭河。〔7〕“南阳”，指今河南南阳盆地与湖北襄樊市以北地区。战国秦昭王五年（公元前二七二年）于此置南阳郡，治宛县（今河南南阳市）。〔8〕“汉中”，指今陕西汉中盆地一带，战国秦惠王时于此置汉中郡，治南郑（今汉中市），汉移治西城（今陕西安康县西北）。〔9〕“巴”，泛指今四川东北部地区，本巴国地，战国秦于此置巴郡，治江州（今重庆市）。〔10〕“拜”，除授。〔11〕“湍”，沙石上急流。《集解》引徐广曰：“一本作‘漶’。”

其后庄熊罴言：^{〔1〕}“临晋民愿穿洛以溉重泉以东万余顷故鹵地。^{〔2〕}诚得水，可令亩十石。”于是为发卒万余人穿渠，自征引洛水至商颜山下。^{〔3〕}岸善崩，乃凿井，深者四十余丈。往往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颓以绝商颜，^{〔4〕}东至山岭十余里间。井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龙骨，^{〔5〕}故名曰龙首渠。^{〔6〕}作之十余岁，渠颇通，犹未得其饶。

【注释】〔1〕“庄熊罴”，《汉书·沟洫志》作“严熊”，因避汉明帝刘庄讳，改“庄”为“严”，又省“罴”字。〔2〕“临晋”，秦县，故城在今陕西大荔县东朝邑镇东南。“重泉”，秦县，故城即今陕西蒲城县东南重泉村。〔3〕“征”，汉县，故城在今陕西澄城县西南。“商颜山”，即今陕西大荔县西北铁镰山。〔4〕“颓”，音tu0，水向下流。〔5〕“龙骨”，恐龙化石。〔6〕“龙首渠”，故道自今陕西澄县西南引洛河东南流，经铁镰山西侧，至大荔县仍入洛河。

自河决瓠子后二十余岁，岁因以数不登，^{〔1〕}而梁楚之地尤甚。^{〔2〕}天子既封禅巡祭山川，^{〔3〕}其明年，^{〔4〕}旱，干封少雨。天子乃使汲仁、郭昌发卒数万人塞瓠子决。于是天子已用事万里沙，^{〔5〕}则还自临决河，沉白玉璧于河，^{〔6〕}令群臣从官自将军已下皆负薪寘决河。^{〔7〕}是时东郡烧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园之竹以为楗。^{〔8〕}

【注释】〔1〕“登”，成熟。〔2〕“梁”，即魏，战国魏惠王迁都大梁，故从此魏又称梁；“梁楚之地”，相当今河南东部、山东西部以及江苏、安徽淮河以北地区。〔3〕“封禅”，封建皇帝至泰山祭祀，于泰山筑坛祭天曰封，于山南梁文山上辟基祭地曰禅。〔4〕“明年”，即元封二年。〔5〕“万里沙”，在今山东掖县东北；一说在今陕西华县东北，误。〔6〕“沉”，《汉书·沟洫志》作“湛”。〔7〕“寘”，通“填”，填塞。〔8〕“淇园”，故址在今河南淇县西北。“楗”，通“捷”，音ji4n，堵塞河堤决口所用的竹排，直竖水中，中间用土石填塞。

天子既临河决，悼功之不成，^{〔1〕}乃作歌曰：“瓠子决兮将奈何？皓皓旰旰兮閭殫为河！^{〔2〕}殫为河兮地不得宁，功无已时兮吾山平。^{〔3〕}吾山平兮巨野溢，鱼沸郁兮柏冬日。^{〔4〕}延道弛兮离常流，^{〔5〕}蛟龙骋兮方远游。^{〔6〕}归旧川兮神哉沛，^{〔7〕}不封禅兮安知外！^{〔8〕}为我谓河伯兮何不仁，^{〔9〕}泛

滥不止兮愁吾人？啗桑浮兮淮、泗满，^{〔10〕}久不反兮水维缓。”^{〔11〕}一曰：“河汤汤兮激潺湲，^{〔12〕}北渡污兮浚流难。^{〔13〕}攀长菱兮沈美玉，^{〔14〕}河伯许兮薪不属。^{〔15〕}薪不属兮卫人罪，烧萧条兮噫乎何以御水！颓林竹兮榘石菑，^{〔16〕}宣房塞兮万福来。”于是卒塞瓠子，筑宫其上，名曰宣房宫。^{〔17〕}而道河北行二渠，复禹旧迹，而梁、楚之地复宁，无水灾。

【注释】〔1〕“悼”，怜惜。〔2〕“浩浩盱盱”，《汉书·沟洫志》作“浩浩洋洋”，其义同，指水流盛大之状；“盱”，音 h4n。“閿”，州閿、閿里。《汉书·沟洫志》作“虑”，以音同“閿”，假借。一说“虑”意犹“恐”，或作“大抵”解，未确。“殫”，尽。〔3〕“吾山”，在今山东东阿县西南。一说“吾山”非专名，“吾”即“我”，非是。〔4〕“沸郁”，“沸”通“弗”，《汉书·沟洫志》作“弗郁”，其义同，犹“纷纭”，指鱼众多之状。一说“沸郁”义为“忧不乐”，未确。“柏”，通“迫”，逼近。〔5〕“延道”，《汉书·沟洫志》、《水经注》皆作“正道”，此“延”为“正”字之误，说详《史记考异》。一说“延”作“延长”解，非是。〔6〕“蛟龙”，古代传说中的神异动物，蛟能发洪水，龙能兴云作雨。〔7〕“沛”，滂沛，盛大。〔8〕“外”，指关外，与关内相对，相当今河南灵宝县东北故函谷关以东黄河中下游、淮河流域及长江下游地区。〔9〕“河伯”，《汉书·沟洫志》、《水经注》作“河公”，古代神话中的河神。〔10〕“啗桑”，邑名，故址在今江苏沛县西南；“啗”，音 ni8。〔11〕“水维”，水的网维。〔12〕“汤汤”，大水急流之状。“潺湲”，缓流。“潺”，音 ch2n。“湲”，音 yu2n。〔13〕“污”，音 y&，通“纡”，纡回，返归，《汉书·沟洫志》作“回”。“浚”，应从《汉书·沟洫志》作“迅”。“迅”，急速。〔14〕“攀”，音 qi1n，取。“菱”，应作“筊”，竹索。一说指菱草，非。“沉”，《汉书·沟洫志》作“湛”。〔15〕“属”，连接。〔16〕“颓”，毁坏。“菑”，音 z@，通“俦”，插入，树立。“榘石菑”，以竹榘插入石笋中。〔17〕“宣房”，即宣房宫，故址在今河南濮阳县西南。

自是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1〕}而关中辅渠、灵轺引堵水；^{〔2〕}汝南、九江引淮；^{〔3〕}东海引巨定；^{〔4〕}泰山下引汶水；^{〔5〕}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胜言。然其著者在宣房。

【注释】〔1〕“朔方”，本指北方，汉元狩二年（公元前一二七年）置朔方郡，治朔方（今内蒙古杭锦旗北），领有今内蒙古河套西北部及后套地区。此所指为朔方郡。“西河”，即西河郡，汉元朔四年（公元前一二五年）置，治平定（今内蒙古东胜县境），领有今内蒙古伊克昭盟东部，山西吕梁山和芦芽山以西，石楼县以北，以及陕西宜川县以北黄河沿岸地区。“河西”，泛指今甘肃、青海二省黄河以西河西走廊与湟水流域一带。“酒泉”，即酒泉郡，汉元狩二年（公元前一二一年）置，治禄福（今甘肃酒泉县），领有今甘肃疏勒河以东，高台县以西地区。〔2〕“辅渠”，汉元鼎六年（公元前一一一年）开凿，渠分六支，又称六辅渠，故道在今陕西泾阳县西北郑国渠北，引自冶峪等河。一说在泾阳县西北，引为郑国渠南岸支渠。“灵轺”，汉武帝时凿，故道在今陕西周至县东灵轺原下，东北流入渭河；一说在今陕西兴平县境渭河北岸。“堵”，即“诸”字之误。“水”，一作“川”。〔3〕“汝南”，即汝南郡，汉高帝四年（公元前二三年）置，治上蔡（今河南上蔡县西南），领有今河南颍、淮二河之间及安徽颍河下游沿岸地区。“九江”，即九江郡，秦置，治寿春（今安徽寿县），汉元狩以后领有今安徽淮河以南、寿巢湖以北和瓦埠湖流域以东地区。〔4〕“巨定”，湖名，一作“巨定”，即今山东广饶县东北清水泊的前身。其湖西汉时属齐郡而东南与北海郡接境，与东海郡

相距殊远，此“东海”当为“北海”之误；北海郡，汉景帝中二年（公元前一四八年）分齐郡置，治营陵（今山东昌乐县东南），领有今山东潍坊市及安丘、昌乐、寿光、昌邑等县。〔5〕“泰山”，即今山东中部泰山。“汶水”，即今山东大汶河，源出莱芜县北，西南流至东平县戴村坝。此下故道西经东平县南，至梁山县东南入济水，今已堙塞，改道入东平湖。

太史公曰：余南登庐山，〔1〕观禹疏九江，〔2〕遂至于会稽太湟，〔3〕上姑苏，〔4〕望五湖；东窥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济、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5〕北自龙门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为利害也！余从负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

【注释】〔1〕“庐山”，即江西北部庐山。〔2〕“九江”，水名，故道在今湖北广济、黄梅县一带，为长江分流或分别源自山溪。一说即注入今江西鄱阳湖的赣江及其八条支流，一说即注入今湖南洞庭湖的沅、湘诸水，皆不足据。〔3〕“会稽”，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二二二年）置会稽郡，治吴县（今江苏苏州市），以境内今浙江绍兴市南会稽山为名，西汉时领有今江苏长江以南、茅山以东，浙江大部 and 福建全省。“太湟”，一作“太湿”。“湟”，低洼积水之处。或以“太湟”为地名，惟今址待考。〔4〕“姑苏”，山名，或作“姑余”、“姑胥”，在今江苏苏州市西南。〔5〕“岷山”，即今四川北部岷山。

译 文

《尚书·夏书》说：禹障遏洪水历时凡十三年，经过自己家门口却不进去。陆地行走乘车，水上行走乘船，泥泞行走踩木橇，山地行走则坐轿。区分天下为九州，顺着山势疏浚河川，依据土地的肥瘠制定贡赋等级。开通九州的道路，障堵九州的湖泽，估量九州山地的物产。但黄河泛滥成灾，损害中原最厉害。于是禹专力从事治河。疏导黄河自积石山经过龙门口，南到华阴，由此折而东下，后经砥柱山以及孟津、雒汭，到大邳山。到了这里，禹以为黄河上游地势高亢，水流湍急凶猛，难于在平地上安流，多次发生泛滥，于是分开二渠，引黄河东流直接入海，其正流仍北上行经高地，穿过降水，到大陆泽，又北流分为众多岔道，然后汇成为逆河，流入大海。九州的河川既已疏通，九州的湖泽既分泄，中国因而安宁，禹的治水功效一直裨益于夏、商、周三代。

从此以后，（各地水利大兴：）荥阳附近引黄河水东南流，名为鸿沟，通达宋、郑、陈、蔡、曹、卫等地，与济、汝、淮、泗诸水相会。在楚地，西方则有渠道通达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有邗沟通达江、淮。在吴地，则有渠道连通三、五湖。在齐地，则有渠道连通淄水、济水。在蜀地，蜀郡守李冰穿凿离碓，以避免沫水暴溢为害；又开凿郫、检二江直达成都。这些渠道都可以通航，多余的水则用来灌溉农田，百姓享受了渠道所带来的利益。至于河川所经过的地方，被引来用于灌溉田亩的渠道，为数更以万亿计，然而这就无法数清了。西门豹引漳水灌溉邺县农田，魏国的河内地区因而得以富饶。韩国听说秦国喜好兴建工程，打算消耗其国财力人力不使向东侵犯，于是派遣水利专家郑国做间谍，劝说秦国下令凿渠引泾水自中山至瓠口，傍依北山东流注入洛水，长三百多里，计划灌溉农田。在施工当中，秦国发觉了郑国的意图，打算杀掉郑国。郑国说：“当初我来秦国确实被派做间谍，但此渠开凿成功也是对秦国有利的。”秦国以为此话有理，终于使郑国主持

把渠开成。渠开成后，用所引含有淤泥的渠水，灌溉盐碱地四万多顷，每亩收成都合一钟。于是关中地区变成沃野，没有荒年，秦国因而富强终于并吞了诸国，所以命名此渠为郑国渠。汉朝建国三十九年，孝文帝时黄河在酸枣县决口，东岸的金堤崩溃，于是东郡发动大量士卒把决口堵塞了。

其后过了四十多年，当今皇上元光年间，黄河又在瓠子决口，东南流注巨野泽，与淮、泗二水相通。于是皇帝派汲黯、郑当时发动民众进行堵塞，刚堵好就被水冲毁了。这时武安侯田蚡任丞相，他的奉邑是郿国。郿国位于黄河以北，黄河决口南流则郿国所在没有水灾，奉邑收入多。田蚡对皇帝说：“江、河的决口都是老天爷决定了的，不能轻易地用人力强行堵塞，堵塞了未必合于天意。”而一些以观察天象、采用术数推测命运的方士也认为田蚡说得对。于是皇帝很长时间不再从事堵塞。

当时郑当时任大司农，说：“已往关东地区运粮经由渭水西上，大约用六个月才能结束，水路有九百多里，粮船时常遇到难走的地方。如果开凿渠道自长安引渭水东流，傍依南山脚下，至黄河才三百多里，路直，容易运输，估计只需三个月就可结束，而渠道附近农田一万多顷，又可以得到灌溉：这样减少运输时间，节省士卒，而使关中地区更加肥沃，收成更好。”皇帝认为有理，派齐人水工徐伯进行勘察，沿线树立标记，发动士卒数万人开凿漕渠，用了三年时间，渠道被开通了。渠道通后，用来运粮，非常便利。此后运粮逐渐增加，沿渠人民多利用此渠灌溉农田。

此后河东郡太守番系说：“从山东用船运粮西入关中，每年有一百多万石，经过黄河砥柱山险，粮船沉没很多，耗费较大。如果开挖渠道引汾水灌溉皮氏、汾阴县的土地，引黄河灌溉汾阴、蒲坂县的土地，估计可以得到五千顷。这五千顷原是河边没有耕种的土地，平时人民在其中收割芟草和放牧，现在灌溉成田，估计可以收到粮食二百万石以上。粮食经由渭水西运，和关中相同，而砥柱以东可以不必再运粮西入关中。”皇帝以为有理，发动士卒数万人作渠田。几年以后，黄河主流变迁，渠口引水不利，田的收成还不够所费种粮。日子一久，河东郡渠田荒废，交给越人耕种，只收少量租税，入于少府。

此后有人上书皇帝打算开通褒斜道并谈及于此运粮事，交由御史大夫张汤处理。张汤过问这事，因而说：“自关中到蜀地要走故道，故道多斜坡，曲折而遥远。今开凿褒斜道，少斜坡，比故道近四百里；而褒水南与沔水相通，斜水北与渭水相通，都可以通行粮船。粮船自南阳逆沔水西上进入褒水，从褒水发源地北至斜水发源地，其间百余里则用车转运，复由斜水船运下渭水。这样，汉中的粮食可以运到，山东地区的粮食经由沔水运输不会遇到阻隔，比经过黄河砥柱方便。而且褒斜道附近一带盛产材木竹箭，可以和巴蜀地区比美。”皇帝以为有理，任命张汤的儿子卬为汉中郡太守，发动几万人修褒斜道，长五百多里。道路修成后，果然比故道近便。但褒、斜二水流急多石，粮船不可通行。

此后庄熊罴说：“临晋县人民希望穿凿洛水以灌溉重泉县以东一万多顷盐碱地。如果这些盐碱地得到水的灌溉，每亩粮食产量可收十石。”于是为了满足他们的要求，发动士卒一万多人挖渠，自徵县引洛水到商颜山脚下。由于两岸土质疏松容易崩塌，于是凿井，深的有四十余丈。连续挖很多井，井下相通流水。水往下流穿过商颜山，东到山岭十多里路。井渠的产生由此开始。穿渠时挖到龙骨，因而命名为龙首渠。开凿了十多年，渠水还通畅，

但灌溉效益不大。

自从黄河在瓠子决口以后二十多年，因此多年收成不好，而梁、楚地区特别厉害。皇帝既已封禅巡祭山川，第二年，天旱，据说是干旱封禅，雨灾会少。皇帝于是派遣汲仁、郭昌发动士卒几万人堵塞瓠子决口。皇帝在万里沙祭祀过后，回来时亲自来到黄河决口处，把白马玉璧沉入河中（祭祀河伯），命令随从大臣及将军以下都背负薪柴填堵决口。当时东郡境内人民烧草，因此薪柴缺乏，于是把淇园的竹子砍来做堵塞决口所用的楗。

皇帝来到黄河决口，怜惜堵塞工程长久未见功效，于是作歌，其词说：“黄河在瓠子决口了，将要怎么办？水势汪洋浩大，闾里都成了河！都成了河，大地不得安宁，人们无休止地开凿吾山的土来堵塞决口。可是眼看吾山快要被夷成平地了，（决口仍然没有堵上，）流入巨野泽的水继续泛滥不止。水中鱼儿盛多，无奈冬日迫近，（人们衣食无着，必将受冻挨饿以致死亡！）黄河正道废弛，致使洪水横溢，蛟龙因而得意，尽情慢游远方。但愿神灵光大，使黄河回归旧道。我如不到泰山封禅，怎能知道关外有这样大的水灾？替我告诉河伯：为什么这样狠心？长久的泛滥使我们发愁？像啮桑这类城邑很多被水漂浮了，淮、泗二河的水都满了，黄河长久不回故道，水的网维也涣散了。”又说：“河水流急，激起滚滚波涛。急流使黄河回复北流故道带来了困难。人们用竹索来堵塞决口，又把美玉沉入河中来祭祀河伯。可是河伯应允了而薪柴却接济不上，（决口依然没有堵上。）薪柴接济不上，这全是卫地人的过错，因为他们平日把草木都烧光了，田野呈现一片凄凉，如何去御防洪水？只好把淇园的竹林砍掉做成楗插入石笋一起放入水中，宣房宫的决口才被堵住，这样众福都来了。”最后终于堵塞了瓠子黄河决口，在上面建筑一座宫，名叫宣房宫。把河水导向北行，分流入于二渠，恢复了禹时黄河故道，梁、楚地区因而重获安宁，没有水灾。

从此以后，掌权的人争相谈论水利的事。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等地都引黄河和川谷的水以灌溉田地；关中地区的辅渠、灵轵渠则引诸水；汝南、九江二郡引淮水，北海郡引巨定泽，泰山下引汶水：都开凿渠道以灌溉田地，各有一万多顷。其他小渠以及开山导水的为数繁多，不可尽言。但最著名的是宣房宫所在地的黄河堵口工程。

太史公说：我南游曾登庐山，看到禹疏导的九江，又到会稽太湟，上姑苏山，看到五湖；东游察看了洛汭、大邳、迎河，行经淮、泗、济、漯、洛诸水；西游看到蜀地的岷山和离碓；北游自龙门到了朔方郡。因而想到：水的利害太大了！我随从皇帝背负薪柴填塞宣房宫所在的黄河决口，感伤皇帝所作的《瓠子》诗而写成《河渠书》。

史记卷三十 平准书第八

蒋非非 注译

汉兴，接秦之弊，^{〔1〕}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2〕}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3〕}于是为秦钱重难用，^{〔4〕}更令民铸钱，^{〔5〕}一黄金一斤，^{〔6〕}约法省禁。而不轨逐利之民，蓄积余业以稽市物，^{〔7〕}物踊腾贵，^{〔8〕}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

【注释】〔1〕“弊”，衰败，疲困。〔2〕“钧驷”，毛色纯一的驷马。〔3〕“藏盖”，积蓄，储藏。〔4〕“秦钱”，秦用半两钱，重十二铢。〔5〕“更令民铸钱”，令民改铸榆荚钱。〔6〕“一黄金一斤”，一说秦代复用周制，黄金以斤两计算重量。又一说认为秦以一溢为一金，汉以一斤为一金。（一溢为二十四两。）〔7〕“稽”，贮滞，囤积。〔8〕“踊”，跳。“腾”，上。“踊腾”，说谓乍贱乍贵，或谓物贵价起，如物腾跃而起。

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1〕}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2〕}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而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3〕}皆各为私奉养焉，不领于天下之经费。漕转山东粟，^{〔4〕}以给中都官，^{〔5〕}岁不过数十万石。^{〔6〕}

【注释】〔1〕“重租税”，汉律，商人倍算（二百四十钱）。〔2〕“市井”，古时称买卖场所，亦指商贾。一说古人未有市，朝聚井汲水，便将货物于井边货卖，谓因井为市交易，故曰市井。尹知章认为：“立市必四方，若选井之制。”〔3〕“汤沐邑”，皇帝、贵族等收取赋税的私邑。〔4〕“山东”，地名。秦、汉时通称崤山或华山以东，与当时“关东”含义相同，一般专指黄河流域。〔5〕“中都官”，一说指京师各官府，一说指天子之仓府。〔6〕“石”，容量单位。汉有大石、小石。一大石合1.66小石，约合今0.33市石，一小石合今0.2市石。

至孝文时，荚钱益多，^{〔1〕}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令民纵得自铸钱。故吴，^{〔2〕}诸侯也，以即山铸钱，富埒天子，其后卒以叛逆。邓通，^{〔3〕}大夫也，以铸钱财过王者。故吴、邓氏钱布天下，而铸钱之禁生焉。

【注释】〔1〕“荚钱”，一种形如榆荚的小钱，重三铢。〔2〕“吴”，即吴王刘濞，西汉诸侯王。沛县（今江苏沛县）人，刘邦之侄。在封国内铸钱、煮盐，招揽亡人，扩充势力。景帝削藩时，他以“清君侧”为名，联合楚、赵等六国发动叛乱。不久兵败，为东越人所杀。事详《史记》、《汉书》本传。〔3〕“邓通”，西汉文帝时官上大夫，蜀郡南安（今四川乐山）人。初为黄头郎，后为文帝幸臣，受赐蜀郡严道铜山，许其即山铸钱。邓氏钱遍天下。景帝时免官，后穷困而死。事详《史记》、《汉书》《佞幸传》。

匈奴数侵盗北边，^{〔1〕}屯戍者多，边粟不足给食当食者。于是募民能输及转粟于边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长。^{〔2〕}

【注释】〔1〕“匈奴”，古代北方少数民族，胡族的一支。商、周时称为严允、葷粥（音 hūny），战国时始称匈奴。以游牧为业。秦曾派蒙恬修长城以拒之。西汉武帝以前，经常侵扰西北、北方边郡。事详《史记》、《汉书》《匈奴传》。〔2〕“大庶长”，爵名，二十等爵制中的一个等级。商鞅变法时制订，汉代继承下来。二十等为：

第一级公士，第二级上造，第三级簪袅（又称谋人），第四级不更，第五级大夫，第六级官大夫，第七级公大夫，第八级公乘，第九级五大夫，第十级左庶长，第十一级右庶长，第十二级左更，第十三级中更，第十四级右更，第十五级少上造，第十六级大上造，第十七级驷车庶长，第十八级大庶长，第十九级关内侯，第二十级彻侯（通侯）。

孝景时，上郡以西旱，^{〔1〕}亦复修卖爵令，^{〔2〕}而贱其价以招民；及徒复作，^{〔3〕}得输粟县官以除罪。益造苑马以广用，^{〔4〕}而宫室列观舆马益增修矣。^{〔5〕}

【注释】〔1〕“上郡”，汉郡名，辖境约相当今陕西北部及内蒙古乌审旗等地。

〔2〕“卖爵令”，文帝时，晁错上书，建议实行“入粟拜爵，除罪”的办法。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一六八年），下卖爵令。上造价六百石，递增至五大夫价四千石，大庶长价一万二千石。五大夫以上，免除家中一人徭役。〔3〕“徒复作”，徒是被判处徒刑、从事劳役的罪犯，刑期长短不等。复作亦称罚作，乃指轻罪罚作苦工一年者。或谓复作是在官府服役的女徒。也有人释复作为弛刑徒，即犯人免带刑具、不着囚服而服劳役者。〔4〕“苑马”，汉代在西北地区设牧师苑，养马以备军用。〔5〕“舆”，音y*，车子。

至今上即位岁，^{〔1〕}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廩庾皆满，^{〔2〕}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3〕}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俟而不得聚会。^{〔4〕}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5〕}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6〕}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

【注释】〔1〕“今上”，即汉武帝。〔2〕“廩庾”，音l!ny(，廩为米仓，庾为露天积谷处。〔3〕“太仓”，京城中谷仓。大司农属官有太仓令，主藏积谷。〔4〕“字”，亦作“牝”，孳生。“字牝”，怀孕的母马。汉人骑乘重公马，轻贱母马。〔5〕“有土”，指享有封地。〔6〕“僭”，音ji4n，旧称超越封建等级名分的行为。

自是之后，严助、^{〔1〕}朱买臣等^{〔2〕}招来东瓯，^{〔3〕}事两越，^{〔4〕}江淮之间萧然烦费矣。唐蒙、^{〔5〕}司马相如^{〔6〕}开路西南夷，^{〔7〕}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8〕}巴蜀之民罢焉。彭吴贾灭朝鲜，置沧海之郡，^{〔9〕}则燕齐之间靡然发动。^{〔10〕}及王恢设谋马邑，^{〔11〕}匈奴绝和亲，侵扰北边，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滋。行者赍，^{〔12〕}居者送，中外骚扰而相奉，百姓抗弊以巧法，^{〔13〕}财赂衰耗而不贍。^{〔14〕}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选举陵迟，^{〔15〕}廉耻相冒，^{〔16〕}武力进用，法严令具。兴利之臣自此始也。

【注释】〔1〕“严助”，本姓庄，后人避东汉明帝刘庄讳改。西汉会稽吴（今江苏苏州市）人。武帝时为中大夫，建元三年（公元前一三八年），闽越攻东瓯时，曾率兵救东瓯，又出使南越。后迁会稽太守。因与淮南王谋反事有牵连被杀。事详《汉书》本传。〔2〕“朱买臣”，西汉会稽吴人。武帝时初为中大夫，迁会稽太守。曾与韩说等击破东越的叛乱，官至丞相长史，后被杀。事详《汉书》本传。〔3〕“东瓯”，古代民族名。古越族的一支，亦称瓯越。秦汉时分布在今浙江南部瓯江、灵江流域。武帝初因遭闽越攻击，迁居今江、淮一带。事详《史记·东越传》、《汉书·两粤传》。〔4〕“两越”，古代民族名，指南越和闽越。南越是古代南方越族的一支，也作南粤，大体

分布在今广西、广东的南部和贵州的东南部。秦时在这里设置了象、桂林、南海三郡，秦末赵佗建立了南越国。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一一一年）灭南越国，置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儋耳、珠崖等九郡。闽越是古越族的一支，分布在今福建和浙江南部。秦时属闽中郡，汉初封无诸为闽越王。武帝元鼎六年秋，无诸弟东越王余善反，被部将所杀。汉遣军吏将其民迁置江、淮间。事详《史记》《南越传》、《东越传》，《汉书·两粤传》。〔5〕“唐蒙”，西汉人，武帝时番阳（今江西波阳东北）令。上书力主开通夜郎道，被任为中郎将。后开路二千余里，招夜郎侯归汉。汉于夜郎地设犍为郡。〔6〕“司马相如”，西汉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景帝时为武骑常侍，因病免。曾作《子虚赋》，为武帝赏识，又作《上林赋》，任为郎。后奉使西南夷，拜为中郎将。事详《史记》、《汉书》本传。〔7〕“西南夷”，古代少数民族名，西夷和南夷的合称。汉时主要分布在今贵州的西部，云南的东部、中部、西部，四川的西部和西北部及西藏的东部。这些民族分为若干族属，语言、风俗不同，有的从事农业生产，有的过着游牧生活。详见《史记》、《汉书》本传。〔8〕“巴蜀”，古地区名，大约相当于今四川大部。〔9〕“沧海之郡”，武帝元朔元年（公元前一二八年）东夷君南闾等内附，汉于其地置沧海郡，辖境约当今朝鲜半岛北部。元朔三年罢废。〔10〕“燕齐”，古地区名，指六国时燕、齐旧地，大致相当今辽宁中部、东部及泰山以北黄河流域及胶东半岛地区。〔11〕“王恢”，西汉燕地人。数为边吏，熟知匈奴事。武帝时为大行（主管接待宾客办理外交的官员），建元六年（公元前一三五年）曾率兵击东越。元光元年（公元前一三四年）上书言击匈奴，以马邑人聂翁壹诱匈奴入塞，汉兵三十余万伏于马邑旁山谷中。后单于发觉回兵，恢以故下狱，自杀。〔12〕“赍”，音 jǐ，谓行人自带衣粮。〔13〕“抗弊”，音 wǎn bì，“抗”，同“玩”。玩弄作弊，为巧诈以避法令。〔14〕“耗”，即“耗”字。〔15〕“陵迟”，原意为斜平，迤迤渐平状，引申为衰颓。〔16〕“冒”，欺骗。一说“冒”即“媚”字，妒忌。

其后汉将岁以数万骑出击胡，^{〔1〕}及车骑将军卫青^{〔2〕}取匈奴河南地，^{〔3〕}筑朔方。^{〔4〕}当是时，汉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钟致一石，^{〔5〕}散币于邛^{〔6〕}僰^{〔7〕}以集之。数岁道不通，蛮夷因以数攻，吏发兵诛之。悉巴蜀租赋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内受钱于都内。^{〔8〕}东至沧海之郡，人徒之费拟于南夷。又兴十万余人筑卫朔方，转漕甚辽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府库益虚。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终身复，为郎增秩，及入羊为郎，始于此。

【注释】〔1〕“胡”，泛指古代北方少数民族，这里指匈奴。〔2〕“卫青”，西汉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武帝皇后卫子夫弟，为大将军，封长平侯。元朔二年（公元前一二七年）率兵出云中以西，击匈奴楼烦、白羊王，取河南地，汉设朔方郡。元狩四年（公元前一一九年），将五万骑出定襄，追至真颜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杭爱山南面的一脉）赵信城而还。是后匈奴远遁，幕南无王庭。卫青一生七次大出击匈奴，为解除匈奴对边郡的威胁作出了贡献。事详《史记》、《汉书》本传。〔3〕“河南地”，古地区名，今内蒙古黄河以南之地。〔4〕“朔方”，西汉郡名，元朔二年（公元前一二七年）置，辖境相当于今内蒙古河套地区西北部及宁夏一部分地区。〔5〕“钟”，古容量单位，一钟初为六石四斗，汉时一钟为十石（小石）。〔6〕“邛”，古地名，西汉为临邛县，在今四川邛崃县。〔7〕“僰”，音 bì，古地名，西汉为犍为郡僰道县，治所在今四川宜宾市西南安边镇。〔8〕“都内”，大司农属官有都内令，主管国库。

其后四年，而汉遣大将来六将军，军十余万，击右贤王，^{〔1〕}获首虏万

五千级。明年，大将军将六将军仍再出击胡，得首虏万九千级。捕斩首虏之士受赐黄金二十余万斤，虏数万人皆得厚赏，衣食仰给县官；而汉军之士马死者十余万，兵甲之财转漕之费不与焉。于是大农陈藏钱经耗，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有司言：“天子曰：‘朕闻五帝之教不相复而治，禹汤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边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将军攻匈奴，斩首虏万九千级，留无所食。〔2〕议令民得买爵及赎禁锢免减罪。’请置赏官，命曰武功爵。〔3〕级十七万，凡直三十余万金。诸买武功爵官首者试补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减二等；爵得至乐卿；以显军功。”军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杂而多端，则官职耗废。

【注释】〔1〕“右贤王”，匈奴族官名。单于之下设左贤王、右贤王，各有辖区及官属，右贤王地位略高于左贤王。〔2〕“留”，音d4i，通“滞”，停滞。〔3〕“武功爵”，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一二四年）置，分为十七级。第一级造士，第二级闲舆卫，第三级良士，第四级元戎士，第五级官首，第六级秉铎，第七级千夫，第八级乐卿，第九级执戎，第十级左庶长（一说为政戾庶长），第十一级军卫，余不可考。第八级以下可以买卖，九级以上专以奖军功。与旧二十等爵并行，不久废。

自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臣下取汉相，〔1〕张汤用峻文决理为廷尉，〔2〕于是见知之法生，〔3〕而废格〔4〕沮诽〔5〕穷治之狱用矣。其明年，淮南、〔6〕衡山、〔7〕江都王谋反迹见，〔8〕而公卿寻端治之，竟其党与，而坐死者数万人，长吏益惨急而法令明察。

【注释】〔1〕“公孙弘”，西汉齐淄川国（大致相当于今山东淄博市及寿光、益都等县部分地区）薛县人。武帝元光五年（公元前一二八年）拜为博士，出使西南夷。元朔三年（公元前一二六年）为御史大夫，后迁为丞相，封平津侯。事详《史记》、《汉书》本传。〔2〕“张汤”，西汉杜陵（今陕西西安市东南）人。武帝时任廷尉、御史大夫等职。谙熟律令，执法严酷。曾建议铸白金及五铢钱，并制订“告缇令”，后因统治集团内部倾轧自杀。事详《史记·酷吏传》、《汉书》本传。〔3〕“见知”，汉律罪名一种，谓官吏知他人有罪不举劾，应按“故纵”论处。〔4〕“废格”，汉律罪名一种，谓搁置皇帝诏令不执行。〔5〕“沮诽”，汉律罪名。诽为诽谤罪。沮为阻止、败坏罪。司马迁以欲阻（注曰败坏）贰师下狱，是有“沮”之罪。义纵捕杨可使者，以“废格沮事，罪弃市”，是“沮事”为阻止之意。〔6〕“淮南”，即西汉皇族刘安，系刘邦孙，孝文帝十六年封淮南王。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一二二年）因谋反自杀国除。〔7〕“衡山”，即西汉皇族刘赐，系刘邦孙，刘安兄弟。武帝元狩元年冬，因谋反自杀。〔8〕“江都王”，即西汉皇族刘建，景帝孙。元狩二年（公元前一二一年）以谋反事自杀。

当是之时，招尊方正、贤良、文学之士，〔1〕或至公卿大夫。公孙弘以汉相，布被，食不重味，为天下先。然无益于俗，稍骛于功利矣。〔2〕

【注释】〔1〕“方正、贤良、文学”，汉代选拔官吏的科目。文帝时曾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武帝时始由丞相、列侯、刺史、守相等推举，经过考核后任以官职。〔2〕“骛”，音w)，追求。

其明年，骠骑仍再出击胡，〔1〕获首四万。其秋，浑邪王率数万之众来降，〔2〕于是汉发车二万乘迎之。既至，受赏，赐及有功之士。是岁费凡百余巨万。

【注释】〔1〕“骠骑”，即骠骑将军霍去病，西汉河东平阳人。武帝元狩二年（公

元前一二一年），将万骑出陇西击匈奴，杀匈奴折兰王、卢胡王，收休屠王祭天金人，汉收取河南地。元狩四年（公元前一一九年），将五万骑出代，封狼居胥山（在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西北至阿巴嘎旗一带），禅于姑衍，登临翰海而还。是后匈奴远遁，不复大举入塞。霍去病一生六次大出击匈奴，为解除匈奴对汉的威胁作出了贡献。〔2〕“浑邪王”，匈奴族首领。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一二一年）秋，杀匈奴休屠王降汉。汉置其众于边境五郡故塞外，因其故俗为五属国。

初，先是往十余岁河决观，〔1〕梁楚之地固已数困，〔2〕而缘河之郡堤塞河，辄决坏，费不可胜计。其后番系欲省底柱之漕，〔3〕穿汾、河渠以为溉田，作者数万人；郑当时为渭漕渠回远，〔4〕凿直渠自长安至华阴，作者数万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数万人：各历二三期，〔5〕功未就，费亦各巨万十数。

【注释】〔1〕“观”，古地名，大约相当于今河南清丰县附近。〔2〕“梁楚”，古地名，相当于今河南东部和安徽北部。〔3〕“底柱之漕”，底柱即砥柱山，故址在今河南三门峡市东黄河中，今已不存。番系为武帝时河东太守，曾上书建议开渠引汾水、河水灌溉今山西临汾、运城地区，并以该地产粮经渭河运到长安，以省却由山东经黄河运粮到关中。事详《史记·河渠书》。〔4〕“郑当时”，西汉陈（今河南淮阳）人。景帝时为太子舍人，好黄老之学。武帝时为大农令。元光中河决瓠子，塞治无效，上书建议引渭水自长安至河修渠，以省漕运之时。水工徐伯负责此项工程，自长安傍秦岭而下，历三年竣工。渠成后，便利漕运，广溉民田。事详《史记》、《汉书》本传。〔5〕“期”，音 jǐ，一周为一期。

天子为伐胡，盛养马，马之来食长安者数万匹，卒牵掌者关中不足，〔1〕乃调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县官，〔2〕县官不给，天子乃损膳，解乘舆驷，出御府禁藏以贍之。〔3〕

【注释】〔1〕“关中”，古地区名。秦汉时称函谷关以西为关中。〔2〕“县官”，这里指封建政府。〔3〕“御府禁藏”，天子之所用所为称御，所居称禁，这里指皇帝的储蓄。

其明年，山东被水灾，民多饥乏，于是天子遣使者虚郡国仓以振贫民。〔1〕犹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贷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贫民于关以西，〔2〕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3〕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县官。数岁，假予产业，使者分部护之，冠盖相望。其费以亿计，不可胜数。

【注释】〔1〕“ ”，音 ku4i，堆放柴草的房舍，这里借指储藏。〔2〕“关”，指函谷关，战国秦置，故址在今河南灵宝县东北。西汉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一一四年），徙关于今河南新安县东。〔3〕“新秦中”，古地区名，即河南地，在今内蒙古河套一带。

于是县官大空，而富商大贾或财役贫，转毂百数，〔1〕废居居邑，〔2〕封君皆低首仰给。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于是天子与公卿议，更钱造币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时禁苑〔3〕有白鹿而少府多银锡。〔4〕自孝文更造四铢钱，至是岁四十余年，从建元以来，〔5〕用少，县官往往即多铜山而铸钱，民亦间盗铸钱，不可胜数。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有司言曰：“古者皮币，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6〕赤金为下。〔7〕今半两钱法重四铢，〔8〕而奸或盗摩钱里取鋇，〔9〕钱益轻薄而物贵，则远方用币烦费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

缘以藻绩，^{〔10〕}为皮币，直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觐聘享，^{〔11〕}必以皮币荐璧，然后得行。

【注释】〔1〕“毂”，音g(，车轮中心的圆木，也代称车轮。“转毂”，指车辆。〔2〕“废居居邑”，向无确解，有几种说法：一、废指贱物，居为贮藏，谓居贱物于邑中，待其价贵出售。二、废同发，为出售，居为停积，谓随价起落或卖或贮。三、居邑为居谷于邑。〔3〕“禁苑”，本泛指天子苑囿，这里指上林苑。〔4〕“少府”，古官署名，秦汉时为九卿之一，掌山海池泽收入和皇室手工业制造。〔5〕“建元”，汉武帝年号，建元元年为公元前一四一年。〔6〕“白金”，即银。〔7〕“赤金”，即铜。〔8〕“铢”，古重量单位名称，二十四铢为一两，汉时一铢约合今0.65克。〔9〕“盗摩钱里取镞”，“镞”，音r\$ng，铜屑。磨铜钱背面以盗取得铜屑，更铸私钱。〔10〕“绩”，通“绘”，绘画。〔11〕“朝觐聘享”，诸侯于正月和秋季面见皇帝称为朝觐，向天子、宗庙贡献称为聘享。

又造银锡为白金。以为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人用莫如龟，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两，圜之，其文龙，名曰“白选”，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马，直五百；三曰复小，橢之，^{〔1〕}其文龟，直三百。令县官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文如其重。^{〔2〕}盗铸诸金钱罪皆死，而吏民之盗铸白金者不可胜数。

【注释】〔1〕“橢之”，铸成长方形、去掉四角。一说铸成椭圆形。〔2〕“文如其重”，钱上铸的字和重量（三铢）一致。

于是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1〕}领盐铁事；桑弘羊以计算用事，^{〔2〕}侍中。咸阳，齐之大煮盐，孔仅，南阳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郑当时进言之。弘羊，雒阳贾人子，以心计，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

【注释】〔1〕“大农丞”，古职官名，为大农令副职，掌国家租税钱谷盐铁及财政收支等事。〔2〕“桑弘羊”，西汉洛阳（今河南洛阳市东）人。出身商人家庭，年十三侍中。武帝时任治粟都尉，领大司农。制订并实行盐铁酒专卖政策，推行平准、均输等经济措施。主张积极抵抗匈奴的侵扰，组织屯垦边郡。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八一年），于讨论国是的盐铁会议上坚持盐铁官营政策，次年被控参与谋反遇害。

法既益严，吏多废免。兵革数动，民多买复及五大夫，征发之士益鲜。于是除千夫五大夫为吏，不欲者出马；故吏皆适令伐棘上林，^{〔1〕}作昆明池。^{〔2〕}

【注释】〔1〕“上林”，古苑名，秦时始建，汉初废弃，武帝时重修。方圆二百余里，苑内放养禽兽，并建有离宫别馆数十处。故址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及周至、户县界。〔2〕“昆明池”，汉元狩三年（公元前一二年）开凿，“周四十里”。故址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南斗门镇东南。

其明年，大将军、骠骑大出击胡，得首虏八九万级，赏赐五十万金，汉军马死者十余万匹，转漕车马之费不与焉。是时财匮，战士颇不得禄矣。

有司言三铢钱轻，易奸诈，乃更请诸郡国铸五铢钱，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镞焉。

大农上盐铁丞孔仅、咸阳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属少府，陛下不私，以属大农佐赋。愿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1〕}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货，以致富羨，役利细民。其沮事之议，不可胜听。敢私铸铁器煮盐者，欬左趾，^{〔2〕}没入其器物。郡不出铁者，置小铁官，便属在所县。”使孔仅、东郭咸阳乘传举行天下盐铁，作官府，除故盐铁家富者为

吏。吏道益杂，不选，而多贾人矣。

【注释】〔1〕“牢盆”，盆谓煮盐用的大铁盆。牢谓所给雇值。牢盆即官府提供煮盐器，并付给煮盐工价之意。〔2〕“鈇”，音d@，古代刑具，以铁为之，类似后世脚镣。

商贾以币之变，多积货逐利。于是公卿言：“郡国颇被灾害，贫民无产业者，募徙广饶之地。陛下损膳省用，出禁钱以振元元，〔1〕宽贷赋，而民不齐出于南亩，商贾滋众。贫者畜积无有，皆仰县官。异时算轺车贾人缙钱皆有差，〔2〕请算如故。诸贾人未作赏贷卖买，居邑稽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3〕各以其物自占，率缙钱二千而一算。诸作有租及铸，率缙钱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轺车以一算；商贾人轺车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入缙钱。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4〕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籍名田，以便农。敢犯令，没入田儻。”

【注释】〔1〕“元元”，谓民众，庶民。〔2〕“算轺车贾人缙钱”，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一一九年），下令增算缙钱。凡商人、高利贷者都必须向政府申报财产，每二千钱纳税一算（百二十钱；以前每千钱出二十钱），经营手工业者，每四千钱纳一算。轺车（一种一匹马拉的轻便车）一辆纳一算，商人的轺车一辆纳两算。船长五丈（约合今11.55米。以一尺等于23.1厘米计）以上纳一算。〔3〕“市籍”，经官府准许在特定的市区内置店铺营业的商人的名籍。汉时实行里（住宅区）市（商业区）分设的制度，市区限定设在规定的地方，商人在此营业必须向官府注册登记，即入市籍，交纳一定数量的租金，即市籍租。〔4〕“畀”，音b@，给与。

天子乃思卜式之言，召拜式为中郎，〔1〕爵左庶长，〔2〕赐田十顷，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注释】〔1〕“中郎”，古职官名，属郎中令，充皇帝近侍。〔2〕“左庶长”，爵名，为二十等爵的第十等。

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为事。亲死，式有少弟，弟壮，式脱身出分，独取畜羊百余，田宅财物尽予弟。式入山牧十余岁，羊致千余头，买田宅。而其弟尽破其业，式辄复分予弟者数矣。是时汉方数使将击匈奴，卜式上书，愿输家之半县官助边。天子使使问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习仕宦，不愿也。”使问曰：“家岂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与人无分争。式邑人贫者贷之，不善者教顺之，所居人皆从式，式何故见冤于人！无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诛匈奴，愚以为贤者宜死节于边，有财者宜输委，如此而匈奴可灭也。”使者具其言入以闻。天子以语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轨之臣，不可以为化而乱法，愿陛下勿许。”于是上久不报式，数岁，乃罢式。式归，复田牧。岁余，会军数出，浑邪王等降，县官费众，仓府空。其明年，贫民大徙，皆仰给县官，无以尽贍。卜式持钱二十万予河南守，以给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贫人者籍，天子见卜式名，识之，曰：“是固前而欲输其家半助边。”乃赐式外繇四百人。〔1〕式又尽复予县官。是时富豪皆争匿财，唯式尤欲输之助费。天子于是以式终长者，故尊显以风百姓。

【注释】〔1〕“外繇”，人民应繇役戍边为外繇。按规定每人每年戍边三日，但实际上不可能每人每年都远道去边三天即还，去的人至少留住一年。不去者则每年出钱三百作为戍边者开支的来源之一。这三百钱谓之过更或更赋。四百人外繇合钱十二万。

初，式不愿为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为郎，布衣屨而牧羊。^{〔1〕}岁余，羊肥息。上过见其羊，善之。式曰：“非独羊也，治民亦犹是也。以时起居；恶者辄斥去，毋令败群。”上以式为奇，拜为缙氏令试之，^{〔2〕}缙氏便之。迁为成皋令，^{〔3〕}将漕最。上以为式朴忠，拜为齐王太傅。^{〔4〕}

【注释】〔1〕“屨”，音 ju6，草鞋。〔2〕“缙氏”，县名，治所在今河南偃师东南。“令”，古职官名，即县令。〔3〕“成皋”，县名，治所在今河南荥阳汜水镇。〔4〕“齐王”，武帝子刘闾。“太傅”，古职官名，负责辅导诸侯王。

而孔仅之使天下铸作器，三年中拜为大农，列于九卿。^{〔1〕}而桑弘羊为大农丞，管诸会计事，稍稍置均输以通货物矣。

【注释】〔1〕“九卿”，古代九种中央官职的总称。秦汉时九卿为：奉常（景帝时改太常，掌宗庙礼仪）、郎中令（武帝时改光禄勋，掌宫殿门户）、卫尉（掌门卫）、太仆（掌舆马）、廷尉（掌刑辟）、典客（后改大鸿胪，掌外事）、宗正（掌皇族名籍）、治粟内史（大司农，掌国家财政）、少府（掌皇室收支）。

始令吏得入谷补官，郎至六百石。

自造白金五铢钱后五岁，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其不发觉相杀者，不可胜计。赦自出者百余万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无虑皆铸金钱矣。犯者众，吏不能尽诛取，于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国，举兼并之徒守相为利者。而御史大夫张汤方隆贵用事，减宣、^{〔1〕}杜周等为中丞，^{〔2〕}义纵、^{〔3〕}尹齐、^{〔4〕}王温舒等用惨急刻深为九卿，^{〔5〕}而直指夏兰之属始出矣。^{〔6〕}

【注释】〔1〕“减宣”，西汉杨（今山西洪洞）人。武帝时任御史中丞近二十年，执法严酷，后以罪自杀。事详《史记》、《汉书》《酷吏传》。〔2〕“杜周”，西汉南阳杜衍（今河南南阳市西南）人。武帝时任御史中丞，秉承皇帝旨意断狱，牵连甚广，后迁御史大夫。事详《史记》、《汉书》《酷吏传》。〔3〕“义纵”，西汉河东（今山西西南）人。武帝时为长陵及长安令，执法不避贵戚。后迁定襄太守，所在打击豪强，地方称治。后以抵制告缙被杀，事详《史记》、《汉书》《酷吏传》。〔4〕“尹齐”，西汉东郡茌平（今山东茌平南）人。武帝时为中尉，敢于惩处不法权贵。事详《史记》、《汉书》《酷吏传》。〔5〕“王温舒”，西汉阳陵（今陕西高陵西南）人。武帝时为河内太守，任内大力削弱地方豪强势势力。迁中尉，后以罪自杀。〔6〕“直指”，古职官名，即直指绣衣使者，又称绣衣使者。武帝末年为镇压各地农民起义而置，由侍御史充任，衣绣衣，持节，有权诛杀镇压不力者，不常置。

而大农颜异诛。初，异为济南亭长，以廉直稍迁至九卿。上与张汤既造白鹿皮币，问异。异曰：“今王侯朝贺以苍璧，直数千，而其皮荐反四十万，本末不相称。”天子不说。张汤又与异有郤，及有人告异以它议，事下张汤治异。异与客语，客语初令下有不便者，异不应，微反唇。汤奏当异九卿见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诽，论死。自是之后，有腹诽之法比，^{〔1〕}而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

【注释】〔1〕“比”，即决事比，一种具有法律效力的判例。

天子既下缙钱令而尊卜式，百姓终莫分财佐县官，于是告缙钱纵矣。

郡国多奸铸钱，钱多轻，而公卿请令京师铸钟官赤侧，一当五，赋官用非赤侧不得行。白金稍贱，民不宝用，县官以令禁之，无益。岁余，白金终废不行。

是岁也，张汤死而民不思。

其后二岁，赤侧钱贱，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废。于是悉禁郡国无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1〕}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所前铸钱皆废销之，输其铜三官。而民之铸钱益少，计其费不能相当，唯真工大奸乃盗为之。

【注释】〔1〕“上林三官”，古代职官名，武帝时设置，为水衡都尉属官，有钟官、技巧、辨铜令。旧注指三官为均输、钟官、辨铜令。

卜式相齐，而杨可告缙遍天下，^{〔1〕}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狱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监分曹往，^{〔2〕}即治郡国缙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而县官有盐铁缙钱之故，用益饶矣。

【注释】〔1〕“杨可告缙”，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一一九年）发布“缙钱令”，富商大贾多匿财不报。元狩六年（公元前一一七年）又发布“告缙令”，元鼎三年（公元前一一四年）再申此令。告缙法规定：隐匿不报或报而不实者，没收财产，罚戍边一年；对告发者以所没收财产的一半奖励。派杨可主持告缙事，史称“杨可告缙”。〔2〕“御史、廷尉正监”，古代职官名。御史即侍御史，为御史大夫属官。廷尉正、廷尉监为廷尉属官，执掌司法。

益广关，置左右辅。^{〔1〕}

【注释】〔1〕“左右辅”，古政区名，左辅即左冯翊，太初元年（公元前一一四年）置，治所在长安（今陕西西安市西北），辖境约当今陕西渭河以北、泾河以东洛河中、下游地区。右辅即右扶风，与左辅同年置，治长安，辖境相当今陕西秦岭以北，户县、咸阳、旬邑以西地区。

初，大农管盐铁官布多，置水衡，^{〔1〕}欲以主盐铁；及杨可告缙钱，上林财物众，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满，益广。是时越欲与汉用船战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观环之。治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于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台，高数十丈。宫室之修，由此日丽。

【注释】〔1〕“水衡”，古职官名，即水衡都尉，武帝元鼎二年（公元前一一五年）置，掌上林苑、甘泉宫等诸池苑宫馆事。

乃分缙钱诸官，而水衡、少府、大农、太仆各置农官，往往即郡县比没入田田之。其没入奴婢，分诸苑养狗马禽兽，及与诸官。诸官益杂置多，徒奴婢众，而下河漕度四百万石，及官自余乃足。^{〔1〕}

【注释】〔1〕“余”，音d0，买粮。

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斗鸡走狗马，弋猎博戏，乱齐民。”乃征诸犯令，相引数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财者得补郎，郎选衰矣。

是时山东被河灾，及岁不登数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天子怜之，诏曰：“江南火耕水耨，^{〔1〕}令饥民得流就食江淮间，欲留，留处。”遣使冠盖相属于道，护之，下巴蜀粟以振之。

【注释】〔1〕“火耕水耨”，古代一种耕作方式。据应劭说，系播种前以火烧草，然后灌水种稻。待草与稻俱生七八寸时，全部割去，复下水灌田，草死稻长。

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国。东度河，河东守不意行至，^{〔1〕}不辨，自杀。行西逾陇，^{〔2〕}陇西守以行往卒，^{〔3〕}天子从官不得食，陇西守自杀。于是上北出萧关，^{〔4〕}从数万骑，猎新秦中，以勒边兵而归。新秦中或千里无亭

徼，^{〔5〕}于是诛北地太守以下，^{〔6〕}而令民得畜牧边县，官假马母，三岁而归，及息什一，以除告缗，用充仞新秦中。^{〔7〕}

【注释】〔1〕“河东”，古行政区名，即河东郡，治安邑，在今山西夏县西北。辖境相当今山西沁水以西、霍山以南地区。〔2〕“陇”，即陇山，在今陕西陇县西北，为六盘山南段别称。〔3〕“陇西”，古行政区名，西汉时为陇西郡，治所在今甘肃临洮南，辖境相当今甘肃东乡以南的洮河中游、武山以西的渭河上游、礼县以北的西汉水上游及天水市东部地区。〔4〕“萧关”，古关名，故址在今宁夏固原东南，为关中通向塞北的交通要冲。〔5〕“亭徼”，享有两义，一谓乡以下的一级机构（一乡有十亭），有亭长，下设求盗及若干兵卒维持地方治安。一谓古代在边境上修筑的防御工事，有堡垒、烽火台等。〔6〕“北地”，古行政区名，即北地郡，西汉时治所在马岭，在今甘肃广阳西北。辖境相当今宁夏贺兰山、青铜峡、山水河以东及甘肃环江、马莲河流域。〔7〕“仞”，音 r8n，通“ ”，充满。

既得宝鼎，立后土、太一祠，公卿议封禅事，^{〔1〕}而天下郡国皆豫治道桥，缮故宫，及当驰道县，县治官储，设供具，而望以待幸。

【注释】〔1〕“封禅”，古代帝王祭祀天地的仪式。登泰山筑坛祭天称“封”，在梁父山上辟基祭地为“禅”。

其明年，南越反，西羌^{〔1〕}侵边为桀。^{〔2〕}于是天子为山东不赡，赦天下囚，因南方楼船卒二十余万人击南越，^{〔3〕}数万人发三河以西骑击西羌，^{〔4〕}又数万人度河筑令居。^{〔5〕}初置张掖、^{〔6〕}酒泉郡，^{〔7〕}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中国缮道馈粮，^{〔8〕}远者三千，近者千余里，皆仰给大农。边兵不足，乃发武库工官兵器以赡之。^{〔9〕}车骑马乏绝，县官钱少，买马难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马天下亭，亭有畜牝马，岁课息。

【注释】〔1〕“西羌”，古代少数民族名称，分布在今甘肃、青海两省的东部，四川的西北部。秦汉时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西汉曾在湟中（今湟水两岸）设置护羌校尉，后又设西海郡。〔2〕“桀”，音 ji6，凶暴。〔3〕“楼船卒”，亦称楼船士，西汉时江、淮一带人民应役为楼船士，习水战。〔4〕“三河”，古地区名，汉以河东、河内、河南三郡为三河，大致相当于今山西临汾、运城地区和河南安阳、新乡、开封地区西部。〔5〕“令居”，古县名，西汉武帝时置，治所在今甘肃永登西北。〔6〕“张掖”，古郡名，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一一一年）置，治所在 得，即今甘肃张掖西北，辖境相当今甘肃永昌以西、高台以东地区。〔7〕“酒泉”，古郡名，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一二一年）置，治所在禄福，即今甘肃酒泉，辖境相当今甘肃疏勒河以东，高台县以西地区。〔8〕“馈”，音 ku@，送粮食。〔9〕“武库工官”，古职官名。武库丞为执金吾属官，主保管兵器，内设工官，主铸造兵器。

齐相卜式上书曰：“臣闻主忧臣辱。南越反，臣愿父子与齐习船者往死之。”天子下诏曰：“卜式虽躬耕牧，不以为利，有余辄助县官之用。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奋愿父子死之，虽未战，可谓义形于内。赐爵关内侯，金六十斤，田十顷。”布告天下，天下莫应。列侯以百数，皆莫求从军击羌、越。至酎，^{〔1〕}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余人。乃拜式为御史大夫。

【注释】〔1〕“酎”，音 zhòu，指经过两次以至多次复酿的醇酒。汉律，每年八月皇帝用三酿的醇酒祭祀宗庙时，诸侯按封地人口献金助祭，称为“酎金”。元鼎五年（公元前一一二年），少府检查诸侯所献黄金，以分量不足或成色不够为词而被废除侯爵的达一百零六人。

式既在位，见郡国多不便县官作盐铁，铁器苦恶，贾贵，或强令民卖买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贵，乃因孔仅言船算事。上由是不悦卜式。

汉连兵三岁，诛羌，灭南越，番禺^{〔1〕}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2〕}且以其故俗治，毋赋税。南阳、^{〔3〕}汉中以往郡，^{〔4〕}各以地比给初郡吏卒奉食币物，传车马被具。而初郡时时小反，杀吏，汉发南方吏卒往诛之，间岁万余人，费皆仰给大农。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故能赡之。然兵所过县，为以訾给毋乏而已，^{〔5〕}不敢言擅赋法矣。

【注释】〔1〕“番禺”，古地名，即今广东广州市。〔2〕“初郡十七”，谓新设置的十七个郡，据晋灼云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武都、牂柯、越巂、沈犁、汶山、犍为、零陵、益州。〔3〕“南阳”，古郡名，治所在宛县，即今河南南阳市，汉时辖境相当今河南熊耳山以南叶县、内乡间和湖北大洪山以北应山、郧县间地。〔4〕“汉中”，古郡名，西汉时治所在西城，今陕西安康西北，辖境大致在陕西秦岭以南，留坝、勉县以东，乾祐河流域以西和湖北郧县、保康以西，粉清河、珍珠岭以北地区。〔5〕“訾”，音zǐ，同“贖”，财物。

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贬秩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农，尽代仅管天下盐铁。弘羊以诸官各自市，相与争，物故腾跃，而天下赋输或不偿其僦费，^{〔1〕}乃请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各往往县置均输盐铁官，令远方各以其物贵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召工官治车诸器，皆仰给大农。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如此，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准”。天子以为然，许之。于是天子北至朔方，东到太山，巡海上，并北边以归。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

【注释】〔1〕“僦”，音jì，雇车船运输，其开支称僦费。

弘羊又请令吏得入粟补官，及罪人赎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1〕}以复终身，不告缇。他郡各输急处，而诸农各致粟，山东漕益岁六百万石。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余谷诸物均输帛五百万匹。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于是弘羊赐爵左庶长，黄金再百斤焉。

【注释】〔1〕“甘泉”，古宫名，故址在今陕西淳化西北甘泉山，宫内有甘泉仓。

是岁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1〕}

【注释】〔1〕“亨”，通“烹”。

太史公曰：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所从来久远，自高辛氏之前尚矣，^{〔1〕}靡得而记云。故《书》道唐虞之际，《诗》述殷周之世，安宁则长庠序，^{〔2〕}先本绌末，以礼义防于利；事变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禹贡》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纳职焉。汤武承弊易变，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为治，而稍陵迟衰微。齐桓公^{〔3〕}用管仲之谋，^{〔4〕}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以朝诸侯，用区区之齐显成霸名。魏用李克，^{〔5〕}尽地力，为强君。自是之后，天下争于战国，贵诈力而贱仁义，先富有而后推让。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万，而贫者或不厌糟糠；有国强者或并群小以臣诸侯，而弱国或绝祀而灭世。^{〔6〕}以至于秦，卒并海内。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7〕}或布，^{〔8〕}或刀，^{〔9〕}或龟贝。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二等，黄

金以溢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于是外攘夷狄，^{〔10〕}内兴功业，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古者尝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上，犹自以为不足也。无异故云，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11〕

【注释】〔1〕“高辛氏”，传说中古代部落首领，即帝喾（音 kù）。〔2〕“庠序”，古代学校名。殷曰“庠”，周曰“序”。〔3〕“齐桓公”，春秋时齐国君，姜姓，名小白。在位期间任用管仲进行改革，使国富兵强。曾存邢救卫，抵抗戎狄对中原的进攻，安定东周王室内乱，多次大会诸侯会盟，为春秋五霸之一。〔4〕“管仲”，春秋时颖上（今安徽颖上县）人。齐桓公任为卿，进行改革。推行相地衰征、官山海（盐铁专卖）、四民分业、“作内政而寄军令”等政策。〔5〕“李克”，即李悝，战国时魏文侯相，主持变法。削弱世卿世禄制，选贤任能；推行“尽地力之教”，实行“平余”政策，以调节粮食的供求和价格。所行改革使魏国强盛。著有《法经》。〔6〕“绝祀”，古代国君定期祭祀祖先，国灭不祀，称为绝祀，是亡国的代称。〔7〕“钱”，秦统一前，秦和周使用圆形钱，中间有圆或方孔，钱上有铭文。〔8〕“布”，战国时，韩、赵、魏三国货币，形状为铲形，称平首布，布上有铭文。〔9〕“刀”，战国时齐、燕两国的主要货币。齐刀币较大，铸有“齐之法化”等铭文。燕刀币较小，铸有“明”字。赵国也有刀币，铸有“甘单”（邯郸）等铭文。〔10〕“攘”，音 rǎng，排除，排斥。〔11〕“曷”，音 h6，何，什么。

译 文

汉朝建立之初，接手的是秦末战乱造成的凋敝局面，青壮男子从军转战，老弱运输粮饷，战事和兴建繁多，但物资匮乏，连皇帝都不能具备四匹同颜色的马驾车，有的将相只能乘坐牛拉的车，百姓更是毫无积蓄。这时，因为秦朝铸的半两钱分量重（十二铢），不便流通，遂下令改铸钱币（重三铢），并许私人铸钱。黄金以十六两一斤相当于一万钱（过去二十四两值万钱），在市上流通。废除或简省秦时的一些苛法禁令。然而，不守法令、投机牟利之徒，却筹集余资，经营商业，囤积居奇，造成物价飞涨，米一石卖到一万钱，马一匹价值黄金一百斤。

天下平定之后，高祖刘邦下令商人不得穿丝绸乘马车，并对他们加重征收赋税，以此来抑制、困辱他们。孝惠帝、高后当政时期，因天下开始安定，于是放松了限制商贾的法律，但商人的子孙依然不得供职于官府充任吏员，更谈不上做官。国家计算官吏的俸禄和官府的各项费用开支，据以向人民征收租赋。从国家所有和王侯封域内的山林河流湖泊苑囿及商业征收来的租税，则作为皇帝以至王侯各自的日常生活经费，不再列入国家财政税收的收支项内。由山东地区运到长安供应京师官府的粮食，每年不过几十万石。

至孝文帝时，因为私人铸造的榆荚钱越来越多，分量轻（只重一铢），于是改铸四铢钱，钱上铭文为“半两”，但同时又下令百姓仍可以随意自由铸钱。所以，吴王不过是诸侯，因在封国内有铜山可就近开采铸钱，从而富拟天子，结果起来谋叛造反。邓通不过是大夫，也因为铸钱而财产超过诸侯王。由于吴、邓铸造的钱遍布天下，才产生了有关铸钱的禁令。

匈奴屡次扰掠北方边郡，驻守这一地区的军队数量很多，边区的粮食不足以供给应当供应的人员。于是，政府招募百姓，凡能够捐献或转运粮食到

边郡的，赐给爵位，最高可至大庶长。

孝景帝时，上郡以西地区发生旱灾，政府又重新修订卖爵令，并且降低纳粟标准，用以招徕人民；犯罪的刑徒和罚作也可以向政府交纳粮食赎罪。又增设苑囿养马，以扩充军用，而皇帝的宫室乘马车辆也日益增多了。

到了当今皇上即位几年之际，汉朝建立七十多年之间，国家没有战事，除非遇到水旱灾害，百姓则家家衣食丰足。城市和乡村的仓库都堆满了粮食，国库里财货充裕。京城里储藏的铜钱累积上亿，串钱的绳子朽断，确数已点不清。太仓里陈粮上又堆积着陈粮，仓内塞满了只好露天堆放，甚至腐败了不能食用。大街小巷都有马，田野之上马匹成群，（大家爱骑公马，）乘母马的人被排斥不得参加人们的聚会。看守里门的人可以饭粱食肉，做官的人安守其位，在其任职期间儿孙都长大成人，有的官吏因为久居其职，就以官名为自己的姓或号。所以，人们都爱惜自己而惧怕犯法，崇尚礼义而鄙视和排斥耻辱的行为。在这个时候，法网疏漏而百姓富足，恃财骄纵，役使别人，大肆兼并土地的豪强地主，以威势横行乡里，欺压百姓。从有封地的宗室、政府高级官僚到下面的人，都竞相追求奢侈的生活，住宅房屋车马服饰逾越应有的等级规定，没有一个限度。事物兴盛之后转向衰败，这是固有的变化规律啊！

在此以后，严助、朱买臣等人招徕东瓯族内迁，江淮地区遭到骚扰，百姓烦劳，耗费巨大。唐蒙、司马相如开发西南夷地区，凿山开路一千多里，扩大了巴蜀地区的辖境，巴蜀的人民因此疲惫不堪。彭吴想通过开辟商路灭掉朝鲜，在沧海地区设了郡，致使燕齐地区普遍骚动。及至王恢设马邑之谋，匈奴断绝和亲，侵扰北边地区，兵连祸结而局势不可缓解，天下苦于徭役征发，干戈大动，战事越来越多了。出征士卒要自带衣粮，后方的劳力要转运粮饷，远近地区为支持战争都遭到骚扰。百姓只得玩弄手段以规避法令，财物因大量消耗而衣食越加不足了。向政府交纳物资的人可以做官，献出钱物的人可以除罪，选拔官吏的原则被败坏，廉洁和耻辱的观念被蒙混，单有武艺勇力的人就被任用，法令严格具体，专以谋利为务的官吏从此被重用了。

此后，汉朝将领每年率领数万名骑兵出击胡人，到车骑将军卫青时，收复了被匈奴占据的河南地，修筑了朔方城。在这个时候，西汉用于开凿通西南夷道路的人有几万，为此，要从千里之内征集运输粮食，大约十钟粮食运到时只剩下一石。无奈，只好发散钱币在邛笮一带购集。几年之后道路还没有开通，少数民族因此屡次进攻，官府派兵镇压反叛，把巴蜀地区全部的租赋拿出来也不够偿付军费开支。不得不再招募豪强在南夷地区开垦土地，交纳粮食给政府，从都内领取钱币。为在东部沧海地区设郡，人力费用与开通南夷地区大抵相当。又征发十几万人修筑、守卫朔方城，从遥远的地方转运粮食，山东直至关中都为此付出艰巨的劳作，花费了数十以至数百亿的钱财，国库日益空虚。于是又向民间募集：能献出奴婢的人可以终身免除徭役，已经是郎官的增加秩等。献羊的可以为郎的规定，也是从这时开始的。

在这以后第四年（元朔五年），汉朝派大将军卫青带领六将军和十几万士兵，出击匈奴右贤王，杀死敌人一万五千人。第二年，大将军卫青率领六将军再出击匈奴，歼灭敌人一万九千人。朝廷赐给抓获和消灭敌人的士兵黄金二十多万斤，投降的几万名匈奴人都得到优厚的赏赐，这些人的日常生活都由政府供应，而汉军损失十几万士兵战马，武器装备和供应粮食的费用尚未计在内。大农府库中旧藏的钱支出告罄，全部赋税用于军事开支，还不足

以供应士兵。有关部门宣布：“天子说：‘我听说五帝的作法不一，都能治理好国家，禹汤的法令不同，都能称王于天下，所经历的不是同一途径，但建立的功德是一样的。北方边地至今没有安定，朕非常关切。前此，大将军进攻匈奴，消灭敌人一万九千名，部队屯守在边地，却没有粮食充饥。请主管部门讨论决定，民众得以买爵位和出钱赎免禁锢及减轻处罚。’我们商议的结果是：请设置赏官，名叫‘武功爵’，分十一级，第一级起点为十七万钱，以上每一级递加三万钱，共值三十七万钱。那些买武功爵第五级‘官首’的人可以试用，充任吏职，官职有空缺时先加任命；第七级‘千夫’相当于二十级爵制的‘五大夫’，可以免徭役，补吏不必先经试用，有罪可以减二等。平民百姓最高可以买到第八级爵‘乐卿’，用爵位来褒奖军功。”军功多的越等授爵，大的封侯或授职卿大夫，小的为郎或为吏。这样一来，任用官吏的途径杂而且滥，官职冗乱，形同虚设了。

自从公孙弘宣扬《春秋》的义理，作为臣下行为准则而被任命为丞相，张汤以严刑酷法任职廷尉以后，于是有“见知”的法令产生，而以“废格”、“沮事”、“诽谤”等罪名兴起大狱，广为株连。第二年（元狩元年），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江都王刘建谋反事败露，执法官员寻找种种事端来审理与此案有关的人，将其党羽搜罗殆尽，牵连被杀的达几万人，官吏执法更加惨酷促迫，而法令更加明细严密。

在这个时候，政府大力延揽方正、贤良、文学之士，有的被任为公卿大夫。公孙弘身为汉朝丞相，床上用的是麻布缝制的被子，每餐只有一个菜，生活俭朴是全国最突出的。但并不能改变世俗奢靡的风气。倒是从另外方面逐渐发生了影响：更使人们争取用种种方法去追求功利了。

第二年（元狩二年），骠骑将军霍去病再次出击匈奴，杀敌四万。当年秋天，匈奴浑邪王率几万部众降附汉朝，于是汉发动二万辆车去迎接。这些人到达之后，遍受赏赐，连同有功人士也受到厚赏。当年支出达到一百多亿钱。

原先，黄河在以往十几年中在观县决口，梁楚地方已经数次受灾，而沿河各郡筑堤堵塞决口，总是辄塞辄毁，花费钱财之多无法计算。此后，番系计划省却漕运路线中经过三门峡砥柱山的那段，开凿了渠道，引汾河、黄河水灌溉土地，从事这项工程的劳动力有几万人。郑当时也认为经由渭水运粮，路途迂回遥远，开凿了从长安到华阴的直渠，投入几万名民工。朔方郡也普遍开挖沟渠，有数万人劳作。这些工程经过两三年尚未竣工，工程开支各项都达到十几亿。

皇上为了讨伐匈奴，大力提倡养马，在长安饲养的马达几万匹，管理马匹的士卒从关中地区抽调尚嫌不足，更征调于附近郡县。归降的匈奴人都由政府负责供应衣食，政府无力负担，天子只好节省自己的膳食，缩减御用的车马，拿出内库的私蓄来供养他们。

第二年（元狩三年），山东地区遭受特大水灾，百姓多数饥寒交迫，于是皇上派遣使者将郡国的粮食储备全部用于赈济贫民，尚不够，又从豪富人家借粮给贫民。这样还不够救济全部饥民，政府只得将贫民迁徙到关西地区，并将其中七十多万人充实朔方郡以南新秦中地区，衣食之需都仰赖政府。数年之间，国家借贷给土地、农具、种子等生产资料，并派使者分区保护，使者们冠盖相望，往来不绝。为此耗费了以亿计的资财，全部费用不可胜数。

国库空虚，财政匮乏，已到了最严重的程度，但大商富贾有的却乘机壅

断财货役使穷人，用于经商运输货物的车子有几百辆之多，买贱卖贵，囤积居奇，投机倒把，放债收息，甚至连封君也都俯首帖耳，仰仗他们的资助。商人们冶铁铸钱煮盐，有的财产累计达万金，但不愿帮助国家解决财政危机，百姓生活更加困苦。有鉴于此，天子与公卿商议，决定变更币制，制造新币以补充国用，并借此打击从事商业活动来兼并土地的人。当时上林苑里有白鹿，少府有很多银锡。自孝文帝改行四铢钱，到这一年已经四十多年。从武帝建元以来，因为财用不敷，政府往往在产铜多的矿山开采铸钱，百姓也有人暗地里私自铸钱的，这些货币多得无法计算。铸钱越多分量却越轻，物资越少而价格就越贵。主管部门于是宣布：“古代的皮币，诸侯用来行聘享之礼。金有三个等级，黄金是上等，白金是中等，赤金（铜）是下等。现在半两钱法令规定每枚重四铢，而奸猾之徒暗地盗磨钱背面无文处的铜屑以铸币，钱币分量越来越轻，而且变薄，物价很贵，到较远的地方去采购物资，使用货币就十分麻烦，很不经济。”现在用边长一尺的正方形白鹿皮，四周画上彩色花纹，制成皮币，价值四十万，王侯和宗室成员行朝觐聘享之礼时，必须以皮币衬在贡献的玉璧下面，才能通行。

又将银锡合在一起，铸造成“白金”。当时认为天用龙纹最适当，地用马纹最适当，人用龟纹最适当，所以制造了三等白金币：第一等重八两，为圆形，花纹为龙形，叫作“白选”，价值三千钱。第二等分量稍轻，方形，花纹为马形，价值五百钱。第三等分量又轻一些，为椭圆形，花纹为龟形，价值三百钱。下令官府销毁半两钱，重铸三铢钱，钱上的铭文与重量一致。偷铸诸种金钱都要被判死罪，但实际上官吏百姓偷铸白金的人依然很多。

于是任命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管理盐铁官营的事务。桑弘羊因为善于计算，以皇帝身旁的侍中的身份而备受重用。咸阳是齐地的大盐商，孔仅是南阳地方的大冶铁商，都经营致富家财千金，所以郑当时向皇帝推荐他们。弘羊是雒阳商人的儿子，因心算迅捷，十三岁就作了侍中。因此这三个人讨论谋利的事情无微不至，真达到能把一根毫芒分割到两半的地步。

法令日趋严密，官吏多因此被废职罢免。战争屡次发生，百姓为了逃避徭役征发，纷纷买爵至五大夫，能够征发的士兵越来越少。于是政府征召有“千夫”、“五大夫”爵位的人为吏，不愿任职的出马匹，被免职的以前的官吏都谪发在上林苑除草，或开挖昆明池。

第二年（元狩四年），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大队人马出击匈奴，杀敌八九万人，国家赏赐五十万金，汉军损失马匹十几万，运粮和军事装备费用尚不计在内。当时，因为财政困难，战士经常领不到俸禄。

主管部门认为三铢钱分量轻，容易被伪造，就请求下令诸郡国改铸五铢钱，在钱两面都铸有凸起的一圈钱唇，以防被磨取铜屑。

大农奏上盐铁丞孔仅、东郭咸阳的建议说：“山林海泽，是天地的宝藏，都应该属少府所管，供皇室支用。只是因为陛下无私，才归属大农以补充赋税收入。希望能招募百姓，自筹资金，用政府的器具煮盐，由政府提供铁锅和支付工值。而一些不劳而食的贵族豪民，想垄断山海资源，因以致富，并驱使利用小民，他们一定会有阻止官营的议论，切不能听从。请以法令规定：有敢于私自铸造铁器煮盐的人，处以‘釵左趾’之刑，没收其生产工具。不出铁的郡，设置小铁官，属所在县管辖。”朝廷即派孔仅、东郭咸阳乘着驿车巡行天下，视察各盐铁产地，设置官府，任用过去的盐铁富商为吏。选官的途径因此更杂乱，不再经过选拔，商人做官的更多了。

商人乘币制变更之际，多囤积货物以牟厚利。于是公卿们进言：“有很多郡国受灾，贫民因此失去产业，应招募他们迁到土地广阔肥沃的地区。陛下减少伙食，节省费用，拿出禁中的钱赈济灾民。放宽借贷的利息期限，减免赋税，但农民并未全都下田生产，经商的人越来越多。贫民没有积蓄，全靠政府救济。早些时候政府下令按比例征收辎车和商人的财产税，请继续征收，而提高其税率：凡是市内的坐贾、往来贩运的行商和高利贷者、囤积货物以赢利者，即使不在市籍之内，也须各自以所有的财物向官府申报，按二千钱一算的比例交税。经营手工业和铸造业的，按四千钱一算的比例征收。不享受官吏待遇的三老、北方边区骑士，辎车一辆纳一算，商人则每辆纳二算，船长五丈以上纳一算。匿财不报、自报不实者，罚戍边一岁，没收所有钱财。有能告发的，以其告发者财产之半奖励。商人有市籍的及其家属，都不许占有田地，以便利农民，有敢于犯令的，政府没收他们的耕地和僮奴。”

于是，天子想起以前卜式的话，就召卜式来朝，任为中郎，赐爵左庶长、田十顷。并向天下宣布，让百姓都知道有卜式这样的人。

卜式是河南地方人，原以耕田放牧为业。父母死后，他有年幼的兄弟。等到兄弟长大成人之后，卜式分家不计自己的份额，只留下一百多只羊，余下的田地房屋财物都给了兄弟。卜式到山里放了十几年羊，羊群繁殖到一千多头，又买了田地房屋。但兄弟家业全都破产了，卜式又把田产分给他，如此有多次。正当朝廷几次派将军率兵出击匈奴之时，卜式给皇帝上书，愿献出一半家产给政府以助边事之用。天子派使者问卜式：“你想当官吗？”卜式回答说：“我从小放羊，不熟悉做官，不愿意。”使者又问：“你家里有冤枉要诉说吗？”他回答道：“我平生与别人没有发生过纠纷。同乡的穷人我借钱物给他们，有恶习的教育他们学好，邻居们都听从我，我为什么会被人冤枉？没有什么要诉说的。”使者问：“果真是这样，您希望作什么呢？”卜式说：“天子打击匈奴，我以为贤良的人应该战死疆场，有钱的人应该贡献财物，只有这样，匈奴才可能被消灭。”使者把他的话详细上报给皇帝。天子将此事告诉了丞相公孙弘。公孙弘说：“这不是人之常情，恐怕是另有图谋不守法度之人，不能以他作榜样教化民众，而致乱了法令，请您不要准许。”这样搁置下来，很久没有回答卜式。过了几年，卜式上书的事遂作罢。卜式回到乡里，依旧耕田放牧。过了一年多，正赶上军队数次出动，匈奴浑邪王投降，国家花费巨大，仓库储蓄用尽。第二年（元狩三年），大批贫民迁徙，生活全靠政府，政府不能全部供给。卜式拿出二十万钱交给河南郡守，用于迁徙的贫民。河南郡向中央上报富人帮助穷人的名单，天子见到了卜式的名字，记起了他。说：“这个人以前曾坚决要求贡献半数家产补助军费。”决定给予嘉许。于是赐卜式外徭四百人的代更钱（即十二万钱）。卜式又将钱全部献给国家。当时，有钱的人都争相隐瞒自己的财产，只有卜式积极贡献钱财。天子这才认为卜式真正是品德高尚的人，所以大加尊敬和表扬，借以教育百姓。

最初，卜式不愿为郎。皇帝说：“我在上林苑养了羊，想让您去放牧。”卜式才接受了官职，穿着麻布衣草鞋去放羊。经过一年多，羊都长得很肥壮而且数量增多。皇帝从这里经过见到羊群，认为卜式干得很不错。卜式说：“不单是放羊，治理民众也是这样，按时起居，不好的立即清除，不要让它带坏一群。”皇帝认为卜式的话很新奇，就让他做缙氏县令以试其材，由于苛扰较少，果然缙氏县的人民都很感便利。又转任成皋县令，管理水路运输

名列第一。皇帝认为卜式是朴实忠厚的人，就让他作了齐王太傅。

孔仅在全国推行铁器官营，三年中升任大农，位列九卿之一。桑弘羊正式出任大农丞，管理各项会计核算的事宜，在小范围内试办均输以流通货物。

开始下令已试为吏者可以献粟实授官职，范围是从郎官到六百石的官员。

自从铸造白金币和五铢钱以来的五年中，因偷铸金钱而犯罪的官吏和百姓适逢大赦而免死的有几十万人。未被官府发觉的盗铸者互相火并斗杀的不计其数。赦免自首的有一百多万人，然而自首的不能至半数，不敢自首的比自首的人还多。天下人差不多都在铸金钱了。犯法的人众多，官吏不能全部捕杀，于是派博士褚大、徐偃等分批巡行地方郡国，检举那些兼并土地、营私牟利的郡守、王国相等地方官。这时御史大夫张汤正受宠信掌权，减宣、杜周等任职中丞，义纵、王温舒等因为执法严酷而位列九卿，监察地方司法的“直指”官夏兰之流也就出现了。

大农颜异在此期间被诛。当初，颜异是济南亭长，因为廉洁正直升任九卿。皇帝与张汤决定制作白鹿皮币，询问他的意见。他说：“现在王侯到京城朝见拜贺用的是苍色的玉璧，价值不过数千，但皮衬反而价值四十万，是本末不相当。”皇帝听了之后不高兴。张汤和颜异平素有隙，等到有人告发颜异别的事情，正好由张汤审理此案。以前，颜异曾和客人谈话，客人议论新颁布的诏令有不合适的地方，颜异没有回答，只是微露反唇相讥之意。张汤上奏颜异身为九卿，见法令不宜不提出自己的意见而在腹中诽谤，罪当处死。自此，有了“腹诽”这一死罪决事比，而公卿大夫多半谄媚奉迎以保自身了。

天子已经下达了征收财产税的“缙钱令”，并尊崇卜式这个样板，百姓却始终不肯拿出自己的财产帮助国家，于是杨可“告缙”检举商人匿财的行动就普遍开展了。

很多郡国在铸钱时掺假，使货币不足法定的分量，公卿请下令由京师的钟官铸造，以红铜精工制造磨郭错边的赤侧钱，一枚赤侧钱抵旧有钱币五枚，交纳赋税非赤侧钱不能行用。白金钱稍贬值，民众仍并不重视，不愿使用，政府下令禁止亦不见效，一年多以后，白金终于废止不再通行。

这一年（元鼎二年）冬，张汤死，民众并不思念他。

此后两年（元鼎四年），赤侧钱贱，民众规避法令，贬值换算使用，仍不便流通，又被废止。于是下令所有郡国都不得再铸钱，专令上林三官统一铸造。上林三官钱多了以后，又下令全国除三官钱外其余货币不准使用，各郡国以前所铸的钱全部废止熔销，将熔成的铜块送到三官。这样，民众铸钱的就很少了，因为计算工本费不能牟利，只有十分熟悉铸钱技术而又有大量资金的人才能偷偷地铸些钱。

卜式作齐王太傅之后，杨可主持的告缙活动遍布各地，中等资财以上的人家差不多都遭告发。杜周审理这些案件，很少有能翻案的。于是朝廷派遣御史、廷尉正、廷尉监等分批下到地方，专门办理各地交纳缙钱的事务，得到从民间没收的财物以亿计，奴婢数以千计万计，大的县没收的田地有几百顷，小县达一百多顷，住宅也如此。因此中等以上的商人大都破产，百姓只顾鲜衣美食追求享乐，不再积蓄经营产业，而政府因为有盐铁官营和算缙钱的收入，国用越来越宽裕了。

（元鼎三年）将函谷关迁到新安县界，扩大关中的范围，并在京师之外

设置左辅和右辅。

本来，因为大农令下管盐铁的官署收入的钱很多，想设置水衡都尉，以其主管盐铁。到杨可主持告缗事，上林苑财物太多，就命水衡都尉主管上林苑。上林苑既已堆满财物，又扩大上林苑的面积。这时南越国想用战船与汉军交锋，为此汉大修昆明池，周围沿池建了许多宫观。又制作楼船，高达十几丈，上面树立旗帜，更加壮观。天子动了心，乃修建了柏梁台，高几十丈。宫室的修建从此日益华丽。

政府乃将征来的缗钱分给各官府，而水衡都尉、少府、大农令、太仆等各官府都设置农官，往往就各地近时没收的田地去组织耕种。没收来的奴婢，分在各苑里饲养狗马及禽兽，还有的分给各官府。各级官府机构日益混乱增多，下属的刑徒奴婢众多，每年要经由黄河运输四百万石粮食到京师，加上各官府自行采买粮食才能满足需要。

一个叫所忠的人说：“有些官僚子弟和富人，以斗鸡、赛狗赛马、打猎赌博为乐，扰乱百姓。”于是官府按法令审查他们，这些人互相检举了几千人，叫作“株送徒”。他们本应受徒刑，但献出财产的却可以补充为郎，于是为郎的人选就衰败了。

这时山东受黄河水患，（元鼎二年以来）几年没有收成，饥荒使有的地方发生人吃人的现象，受灾面积方圆达一二千里。天子怜惜灾民，下诏说：“江南是火耕水耨的地方，耕作较易，准许饥民到江淮间取食谋生，想留下的人可以留居当地。”并派遣使者往来护送迁徙的饥民，运来巴蜀的粮食赈济他们。

第二年，天子开始巡视地方。东渡黄河，河东郡守没有料到皇帝车驾突然来到，来不及办理供应，遂自杀。天子一行西过陇山，陇西守因为仓促之间来不及供应天子下属的伙食，亦自杀。之后，皇帝北行出萧关，随从的几万骑士在新秦中射猎，部勒边地的军队，之后回到长安。新秦中的一些地段千里之间不设防御工事，因此处决了北地太守以下的官吏。下令百姓可以在边地养马，政府供给母马，三年后归还，十匹母马收取一匹马驹为利息。因为有了这笔收入补助边地开支，新秦中财物已充，就（在元鼎五年）废除了告缗令。

天子得到宝鼎之后，设立了后土、太一祠，公卿议论封禅的事情，而全国各地都预先建桥铺路，修缮原有的宫室，那些在驰道边上的县，都筹集物资，设置用具，期待天子能在该地停留。

第二年（元鼎五年），南越谋反，西羌侵扰边境地区为虐。皇帝因为山东地区遭灾无粮，遂赦免天下囚犯，以二十多万南方楼船卒进攻南越，又征发三河地区几万骑兵反击西羌，并派数万人渡过黄河修筑令居城。设置张掖、酒泉郡。（元鼎六年）在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地区设置田官，六十万士卒在那里且戍且田。中原地区修路运输粮饷，远的地方有三千里，近的也有一千多里，费用都从大农开支。边境地区武器装备缺乏，又调拨武库工官制造的武器补充。驾车和骑乘用的马缺乏，政府钱少，买马困难，乃发布命令，自封侯到官秩三百石以上的吏，按等级拿出不同数量的母马送到各地的亭去饲养，政府每年（检查繁殖情况）征收子马为息。

齐王相卜式给皇帝上奏说：“我听到皇上忧虑，这是为臣的耻辱。现在南越国谋反，我愿父亲和齐地会驾船的人去那里为国捐躯。”天子下诏书说：“卜式虽然是一个从事农牧的人，不用此牟利，有余财就献出帮助国家。今

天下不幸有了危难，卜式自告奋勇愿父子报国，虽然没有参加战斗，可以说是满怀忠义。赐卜式爵关内侯，黄金六十斤，田十顷。”此事通告全国，但无人响应。数百名列侯无一请求从军去打击羌人和南越的反叛。到朝廷祭祀祖庙时，少府检查列侯们贡献的酎金，以不合规定的重量成色标准为词，免掉爵位的有一百多人。朝廷于是任命卜式为御史大夫。

卜式在职期间，见到郡国多不赞成国家经营盐铁，铁器质次价高，有的甚至强令百姓购买或代卖，而征收船税使经商的人减少，物价昂贵，就请孔仅代为向皇帝说征收船税的事，皇帝因此不喜欢卜式了。

汉朝连续三年发兵，镇压了羌人，灭掉南越国，在番禺以西到蜀地南边地区设置了十七个新郡，暂且依当地旧有的习俗管理，不收赋税。南阳、汉中以南的各郡，各自供应临近新郡官府吏卒的俸禄和食物，以及驿传车马用具。但是新郡经常有小规模的反抗发生，杀害汉朝派去的官吏。汉廷派南方的官吏士兵去镇压，一两年间动用了一万多人，费用都由大农支出。大农因为有均输和盐铁官营的收入补充赋税收入，所以能负担得起。但士兵经过的县，也只是做到按标准供给不致匮乏而已，而不敢在常法以外随意增加税收。

第二年，是元封元年，卜式被降职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擢升为治粟都尉，主管大农，全权替代孔仅管理全国盐铁事。桑弘羊认为：许多官署各自去做生意，相互竞争（抢购囤积），所以物价升高。而全国某些地方向中央缴纳的实物甚至不够支付运输费。于是他请下令设置大农部丞几十人，分片管辖郡国。各郡国在县一级往往都设有均输盐铁官。命令远方各地将所要征收的贡赋，折收当地出产丰饶的土特产品，像商贾那样按贵时的价格，运往需要这些物品的地区，去转手获利。在京师设平准官，接受各地聚积运来京师的货物。召令工官制作车辆和运输工具、各种器具，费用都由大农支付。大农所属的各官府完全掌握了天下的主要物资，贵时抛出，贱时买进，（以调节供求，平衡物价。）如此行事，富商就不能获取暴利，很多人就会回到农业生产上去，而各种货物也不会涨价。因为平抑天下货物，所以叫“平准”。天子以为此议很对，遂准许推行。于是天子北至朔方东到泰山，巡视海上和北方边地而还。所经过的地区赏赐用帛达一百多万匹，钱币和黄金以亿计，都由大农充分供应。

桑弘羊又请下令试用为吏的可以献出粮食而补授实官，罪人可以出粮赎罪。又令百姓可以将粮食交到甘泉宫，按数量差别免除徭役，以至终身免役。不再征收财产税，不搞告缇运动。他郡可以输出粮食的，各输往急需的地方去，而诸农官也纷纷（经营公田）获致粮食。从山东到京师的粮食漕运增加，每年到六百万石。一年之中，太仓和甘泉宫都堆满了粮食，边郡地区也有余粮储藏。（各地实物实行均输，）大农存有均输帛五百万匹。百姓没有增加赋税而国家财用充裕。于是赐桑弘羊左庶长的爵位，再赐黄金百斤。

这一年天气小旱，皇上下令官员求雨。卜式说：“官府应当衣税食租，维持开销就是了。而现在桑弘羊却让官吏在市场上做生意，贩卖货物牟利，（不成体统。）只要把桑弘羊烹杀了，老天就会下雨。”

太史公说：农工商各业交换产品的途径开辟之后，龟甲、贝壳、黄金、钱币、刀布币等各种货币就兴起了。这种现象历史久远，从高辛氏之前因为太古老而没有记载罢了。所以《尚书》称道唐尧虞舜的时代，《诗经》叙述殷周时期，社会安宁就重视学校，推崇农本，抑制末业，用礼仪防止人们一心逐利。但如果天下多变，不得安宁，那就要反其道而行之。事物发展到极

盛就会向衰败转化，衰落到最低限度又会转变，一个时期风气质朴，一个时期习俗奢华，二者互为终始地变化着。《禹贡》中记载九州，各按其土地适宜的作物和人民收获的多少来确定赋税。商汤和周武王承接了末世凋敝的局面而改易政治，不知疲倦地管理人民，各自兢兢业业，致力于使国家得治之道，但已经稍显出走下坡路的局势。齐桓公采用管仲的谋略，由国家平抑物价，实行盐铁专卖等管山海的政策，（因此国势富强，）几次诸侯来朝，使小小的齐国获得了霸主之名。魏国用李悝，实行“尽地力”之教，（魏文侯）成为强有力的国君。从此以后，天下进入纷争的战国时期，崇尚阴谋武力而轻视道德仁义，认为必先富有而后才能够讲谦让。所以有的平民富有者资财达到万亿，而贫穷的人连糟糠都吃不饱。大国强国兼并小国使原来的诸侯成为臣属，弱国或遭到灭世绝祀的下场。到了秦始皇时，终于统一了全国。虞舜和夏朝以来的货币，金分为三品，有黄金、白金、赤金，还有钱、布、刀、龟贝。到了秦朝，统一规定全国货币为二等：黄金以溢为单位，称作“上币”；铜钱上标明“半两”，重量与铭文相同，称作“下币”。而珠宝玉石、龟甲贝壳、银锡之类只作为装饰品和器物及珍贵收藏品，不再充当货币，这些东西各自随着市场行情而价格起伏不定。那时对外驱赶入侵的各族，国内兴建各项工程，全国的男子尽力生产犹嫌食物不足，女子尽力纺织还觉衣服不够。古时曾竭尽天下的物资财富供奉统治者，但他还自以为不够挥霍。没有别的缘故，事物和形势的变化，互相作用，导致这样的结果，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

史记卷三十一 吴太伯世家第一

林小安 注译

吴太伯，〔1〕太伯弟仲雍，〔2〕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3〕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犇荆蛮，〔4〕文身断发，〔5〕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犇荆蛮，自号句吴。〔6〕荆蛮义之，〔7〕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

【注释】〔1〕“吴太伯”，又作“吴泰伯”，武王所封吴国周章之先祖，姬姓。古时兄弟以伯、仲、叔、季相次，吴太伯为周太王之长子，故称“太伯”。〔2〕“仲雍”，雍为周太王之次子，故称“仲雍”。〔3〕“王季历”，历为周太王之末子，故称“季历”。又因其孙武王发灭殷称王，故追称“王季历”。〔4〕“犇”，同“奔”。“荆蛮”，我国古代中原地区对南方人民的称呼。“荆”，楚之别称。“蛮”，一说指闽越。太伯所奔之处在荆蛮之间，故称“荆蛮”。〔5〕“文身断发”，古代吴越地区的风俗，截短头发，身绘花纹，以避水中蛟龙之害。“文”，通“纹”。〔6〕“句吴”，又作“勾吴”。一九六四年九月在山西原平峙峪出土的吴王光剑，自铭“攻（敌）”（见《文物》一九七二年第二期图版二）。著录于《两周金文辞大系》的吴王夫差鉴，自铭“攻吴”；者减钟，自铭“工”。古“句”、“勾”、“攻”、“工”音通，“吴”、“敌”、“”音通，故常相互借用。“句”，音g#u，发声词头，无义。太伯奔居之处为梅里，即今江苏无锡东南三十里之梅李乡，旧称泰伯城。〔7〕“义”，道德、行为合宜。“之”，他，此指太伯。此句言荆蛮之民认为太伯的行为、道德均甚合宜。太伯卒，〔1〕无子，弟仲雍立，是为吴仲雍。仲雍卒，〔2〕子季简立。季简卒，子叔达立。叔达卒，子周章立。是时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3〕是为虞仲，〔4〕列为诸侯。

【注释】〔1〕“太伯卒”，相传太伯冢（墓）在吴县北之梅里聚。〔2〕“仲雍卒”，相传仲雍冢在吴郡常熟（今江苏常熟）西之海虞山上。〔3〕“周”，此指“成周”，西周之东都，为周公所营建，在今河南洛阳。“夏虚”，夏旧居之地。夏曾都安邑（今山西夏县），虞仲所封在今山西平陆，正在夏的王畿之内、成周之北。“虚”，又作“墟”，旧居之地。〔4〕“虞仲”，武王所封仲雍之后、虞国之始封君，姬姓。因是周章之弟，故称“仲”，因封于虞（今山西平陆境），故称“虞仲”。

周章卒，子熊遂立。熊遂卒，子柯相立。〔1〕柯相卒，子彊鸠夷立。彊鸠夷卒，子余桥疑吾立。〔2〕余桥疑吾卒，子柯卢立。柯卢卒，子周繇立。〔3〕周繇卒，子屈羽立。〔4〕屈羽卒，子夷吾立。夷吾卒，子禽处立。禽处卒，子转立。〔5〕转卒，子颇高立。〔6〕颇高卒，子句卑立。〔7〕是时晋献公灭周北虞公，〔8〕以开晋伐虢也。〔9〕句卑卒，子去齐立。去齐卒，子寿梦立。〔10〕寿梦立而吴始益大，称王。〔11〕

【注释】〔1〕“柯相”，音g5xi4ng。〔2〕“桥”，音ji1o。〔3〕“繇”，音y2o。〔4〕“屈”，音ju6。〔5〕“转”，《古史考》作“柯转”。〔6〕“颇高”，《古史考》作“颇梦”。〔7〕“句卑”，《古史考》作“毕軫”。〔8〕“是时晋献公灭周北虞公”，公元前六五八年（鲁僖公二年）晋献公向虞国借道伐虢（虞在晋南、虢北，为伐虢必经之地）。前六五五年，晋再次向虞国借道伐虢，并在灭虢之后，乘回师之便灭了虞国。“虞公”，即周章弟封于夏虚之虞国之君。〔9〕“虢”，音gu\$，周

文王弟虢仲所封国，原在今陕西宝鸡，周平王东迁时，亦随迁至今河南陕县。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在陕县东不到五公里的上村岭发现了大批虢国墓葬群，由其所出青铜器铭文知东迁之虢国即在这一带（参见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第五章《晋附近列国》，文物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出版）。〔10〕“寿梦”，《春秋》襄公十二年称其为“吴子乘”，本篇《索隐》引《世本》又称其为“孰姑”，又谓世称其为“祝梦乘诸”。或谓“乘”名，“寿梦”字。或谓“寿梦”急读即为“乘”。〔11〕“寿梦立而吴始益大，称王”，公元前六一年（鲁宣公八年），楚灭舒蓼（偃姓，在今安徽舒城一带）后，开始和吴、越直接交往。十余年后，楚灭申公巫臣之族，巫臣入晋，力促晋联吴制楚，并亲自赴吴联络，教吴人使用兵车作战。吴在寿梦即位前后曾伐楚、伐巢（古巢国在今安徽巢县）、伐徐（古徐国在今江苏泗洪），“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是以始大”。“称王”，春秋之世，边远诸国每自称王，吴、楚皆然。

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后为二：其一虞，在中国；〔1〕其一吴，在夷蛮。〔2〕十二世而晋灭中国之虞。中国之虞灭二世，而夷蛮之吴兴。大凡从太伯至寿梦十九世。

【注释】〔1〕“中国”，古时黄河中游一带部族，以己为天下之中，故自称“中国”，把周围其他地区称为“四方”。〔2〕“夷蛮”，古中原地区称南方部族为“夷蛮”。王寿梦二年，〔1〕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将子反而奔晋，〔2〕自晋使吴，〔3〕教吴用兵乘车，令其子为吴行人，〔4〕吴于是始通于中国。吴伐楚。十六年，楚共王伐吴，至衡山。〔5〕

【注释】〔1〕“寿梦二年”，吴国至寿梦始有记年传世，寿梦元年为公元前五八五年（鲁成公六年）。〔2〕“亡”，出亡，逃亡。“申公巫臣”，楚臣，大夫屈荡子，字子灵，因为申县之尹，故称“申公”。氏屈，又称“屈申”、“屈巫”。巫臣曾谏止楚庄王和子反娶夏姬，而自己却盗娶夏姬，遭子反灭其族，故怨恨子反而奔晋。巫臣在晋被封为邢大夫。〔3〕“自晋使吴”，巫臣为报楚灭族之仇，由晋出使吴国，为的是使吴、晋联合起来抗楚。〔4〕“令其子为吴行人”，巫臣子狐庸被任命为吴行人之官。“行人”，掌管出使的官。〔5〕“十六年，楚共王伐吴，至衡山”，《春秋》襄公三年（公元前五七一年），“楚公子婴齐（子重）帅师伐吴”，《左传》称“克鸠兹（今安徽芜湖东南二十五里），至于衡山”。“衡山”，清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谓即当涂（安徽）东北之“横山”。

二十五年，王寿梦卒。〔1〕寿梦有子四人，长曰诸樊，〔2〕次曰余祭，〔3〕次曰余昧，〔4〕次曰季札。〔5〕季札贤，而寿梦欲立之，季札让不可，于是乃立长子诸樊，摄行事当国。

【注释】〔1〕“二十五年，王寿梦卒”，《春秋》襄公十二年记“吴子乘卒”，这是《春秋》首次记载吴君卒，盖吴国自寿梦始与中原诸国相交往、通报。《世本》称“吴孰姑徙句吴”，宋忠曰“孰姑，寿梦也”。〔2〕“诸樊”，《春秋》作“吴子遏”，《公羊传》作“谒”，“遏”、“谒”古音同，互借。《左传》称“诸樊”。遏是其名，诸樊是其号。〔3〕“余祭”，又曰“句余”、“戴吴”。“祭”，音zh4i。〔4〕“余昧”，又作“夷末”、“夷昧”，音通互借。〔5〕“季札”，又曰“吴季子”、“吴公子札”。封于延陵，故曰“延陵季子”。又封州来，故曰“延州来季子”。

王诸樊元年，诸樊已除丧，〔1〕让位季札。季札谢曰：“曹宣公之卒也，〔2〕诸侯与曹人不义曹君，〔3〕将立子臧，〔4〕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节矣’。〔5〕君义嗣，〔6〕谁敢干君！〔7〕有国，非吾节也。札虽不材，愿附于子臧之义。”吴人固立季札，〔8〕季札弃其室而耕，乃舍之。

〔9〕秋，吴伐楚，楚败我师。〔10〕四年，晋平公初立。〔11〕

【注释】〔1〕“除丧”，除去丧礼之服。〔2〕“曹宣公”，曹伯卢，于鲁成公十三年（公元前五七八年）会晋侯伐秦，卒于军中。〔3〕“曹君”，公子负刍，曹宣公庶子。负刍在国中听说宣公卒，遂杀太子而自立，故曹人以之为“不义”。负刍于鲁成公十四年即位，曰“曹伯负刍”，卒谥“成公”。〔4〕“子臧”，公子欣时，《公羊传》作“喜时”，曹宣公庶子、负刍庶兄。曹人以负刍杀太子而自立为不义，欲立子臧为曹君，子臧曰：“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为君，非吾节也。虽不能圣，敢失守乎？”遂逃奔宋。〔5〕“君子”，西周时对统治者和贵族男子的尊称，春秋时常指有德有识的人。〔6〕“义”，宜。“嗣”，继承。“君义嗣”，指季札认为诸樊是嫡子，理应承继君位。〔7〕“干”，干犯。〔8〕“固”，坚持。〔9〕“舍”，音 sh7。〔10〕“秋，吴伐楚，楚败我师”，诸樊元年（公元前五六一年），吴乘楚共王之丧伐楚，战于庸浦（楚地，今安徽无为南长江北岸），吴师大败，公子党被擒。〔11〕“四年，晋平公初立”，公元前五五七年（鲁襄公十六年）晋平公彪即位。

十三年，王诸樊卒。〔1〕有命授弟余祭，欲传以次，必致国于季札而止，以称先王寿梦之意，且嘉季札之义，兄弟皆欲致国，令以渐至焉。季札封于延陵，〔2〕故号曰延陵季子。

【注释】〔1〕“十三年，王诸樊卒”，据《左传》襄公二十年，吴子诸樊伐楚，在攻打巢城时，遭暗箭而身亡。〔2〕“延陵”，今江苏常州。

王余祭三年，〔1〕齐相庆封有罪，〔2〕自齐来犇吴。吴予庆封朱方之县，〔3〕以为奉邑，以女妻之，富于在齐。

【注释】〔1〕“王余祭三年”，余祭于公元前五四七年即位。〔2〕“庆封”，齐大夫，字子家，又字季。崔杼杀齐庄公，拥立景公，杼和他分任右相、左相。景公二年（公元前五四六年）灭崔氏当国。次年，鲍氏、高氏、栾氏合谋攻庆氏，他由齐逃奔吴。〔3〕“朱方”，今江苏丹徒东南。

四年，吴使季札聘于鲁，〔1〕请观周乐。〔2〕为歌《周南》、《召南》。〔3〕曰：“美哉，始基之矣，〔4〕犹未也。〔5〕然勤而不怨。”〔6〕歌《邶》、《鄘》、《卫》。〔7〕曰：“美哉，渊乎，〔8〕忧而不困者也。〔9〕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10〕是其《卫风》乎？”〔11〕歌《王》。〔12〕曰：“美哉，思而不惧，〔13〕其周之东乎？”〔14〕歌《郑》。〔15〕曰：“其细已甚，〔16〕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17〕歌《齐》。〔18〕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19〕表东海者，其太公乎？〔20〕国未可量也。”歌《豳》。〔21〕曰：“美哉，荡荡乎，〔22〕乐而不淫，〔23〕其周公之东乎？”〔24〕歌《秦》。〔25〕曰：“此之谓夏声。〔26〕夫能夏则大，〔27〕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28〕歌《魏》。〔29〕曰：“美哉，泱泱乎，〔30〕大而宽，〔31〕俭而易，行以德辅，此则盟主也。”〔32〕歌《唐》。〔33〕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风乎？〔34〕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35〕谁能若是！”歌《陈》。〔36〕曰：“国无主，其能久乎？”〔37〕自《邶》以下，〔38〕无讥焉。歌《小雅》。〔39〕曰：“美哉，思而不贰，〔40〕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41〕犹有先王之遗民也。”歌《大雅》。〔42〕曰：“广哉，熙熙乎，〔43〕曲而有直体，〔44〕其文王之德乎？”歌《颂》。〔45〕曰：“至矣哉，直而不倨，〔46〕曲而不诎，〔47〕近而不偪，〔48〕远而不携，〔49〕迁而不淫，〔50〕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

而不贪，处而不底，^{〔51〕}行而不流。^{〔52〕}五声和，^{〔53〕}八风平，^{〔54〕}节有度，守有序，^{〔55〕}盛德之所同也。”^{〔56〕}见舞《象箭》、《南籥》者，^{〔57〕}曰：“美哉，犹有感。”^{〔58〕}见舞《大武》，^{〔59〕}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见舞《韶护》者，^{〔60〕}曰：“圣人之弘也，犹有惭德，^{〔61〕}圣人之难也！”见舞《大夏》，^{〔62〕}曰：“美哉，勤而不德！^{〔63〕}非禹其谁能及之？”见舞《招箭》，^{〔64〕}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燾也，^{〔65〕}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无以加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观。”^{〔66〕}

【注释】〔1〕“吴使季札聘于鲁”，吴王余祭初即位，为抗衡楚国，广泛与中原诸国建立友好关系，派遣季札先后出使鲁、齐、郑、卫、晋等国。“聘”，访问，古代诸侯之间或诸侯与天子之间派使节问候。〔2〕“周乐”，周王室的乐舞。鲁是周公之后，周公世代为王室重臣，故保留有周天子之礼乐。〔3〕“《周南》、《召南》”，《诗经·国风》的篇章，是周公、召公的采邑周、召地区的乐歌。相传周公、召公分陕（今陕西岐山南）而治，周公主东，召公主西。周公因食邑于周，故号“周公”；召公因食邑于召，故号“召公”。武王灭殷后，周公封国于鲁，召公封国于燕，周公、召公均留王室辅佐朝政，而分别遣其长子就国，周、召两地仍为周公、召公在王畿内的采邑。“召”，音 sh4o。〔4〕“始基之矣”，周人自古公亶父由豳（今陕西彬县）迁周原（今陕西岐山南）后，始强盛起来，并由此东进推翻了殷王朝。周人的王业实奠基于周原，而周、召两地正在周原，故言“始基之矣”。〔5〕“犹未也”，指殷纣尚未灭亡。〔6〕“勤”，劳。〔7〕“《邶》、《鄘》、《卫》”，《诗经·国风》的篇章，是邶、鄘、卫三国的乐歌。周时，各国诸侯经常派人到民间采集百姓歌谣，并呈献给周天子，天子则将各国的民谣交付乐官，编列成篇，以此考察各地的风俗、民情、政绩。《诗经》共十五国风，一百六十篇。邶，音 b8i，在今河南汤阴东南。鄘，在今河南新乡西南。卫，都今河南淇县，即故朝歌。此三地本是殷纣王畿，武王灭殷后，在此设三监以监殷遗民，后三监叛周，被周公平定后，皆并入卫，故季札论三国之诗，只言卫。〔8〕“渊”，深。〔9〕“忧”，卫康叔时，管叔、蔡叔挟殷遗民叛周；卫武公（康叔九世孙）时，遭幽王褒姒之难，皆国之忧患。“不困”，据《卫康叔世家》，周公平定三监之乱后，以殷遗民封康叔为卫君，居河、淇间，故商墟，并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贤人君子长者，问其先殷所以兴，所以亡，而务受民”，康叔就国后能善抚其民，稳固了周的统治；褒姒之难，武公曾率兵助周平戎，因此，季札在听到《卫》歌时，赞美说“忧而不困者也”，即不为灾难所困。〔10〕“卫康叔”，周公弟，封卫之前，食邑于康，故称“康叔”。康，在河南禹县西北。封卫以后，又称“卫康叔”。〔11〕“《卫风》”，《卫》是《诗经·国风》的一章，故称“《卫风》”。〔12〕“《王》”，《诗经·国风》的一章，是东周雒邑王城的乐歌。〔13〕“思而不惧”，西周遭犬戎之乱而东迁，故忧思。犹有重建王业之雄风，故不惧。〔14〕“其周之东乎”，指周王室东迁，《王风》皆东迁以后之乐歌。〔15〕“《郑》”，《诗经·国风》的一章，郑国的乐歌。郑国，周宣王弟郑桓公友所封国（今陕西华县东），郑武公时徙都新郑（今河南新郑），公元前三七五年被韩国所灭。〔16〕“其细已甚”，这是季札对《郑》诗的评论，认为其诗内容太琐细纤弱，有关政治的太少，说明国风不强。〔17〕“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郑国地处中原晋、楚诸强之间，屡遭侵伐，政局又不稳定，民不堪其苦，季札因此而预测其将先亡。〔18〕“《齐》”，《诗经·国风》的一章，齐国的乐歌。齐国，姜姓吕尚所封国，都营丘（今山东淄博）。〔19〕“泱泱”，宏大的样子。〔20〕“太公”，姜太公吕尚，齐国始封君，曾协助武王灭殷。〔21〕“《豳》”，《诗经·国风》的一章。豳

是周先祖公刘立国之地，周公摄政时曾以周先祖后稷、公刘艰苦创业的事迹教导成王，《豳》即陈述周先祖艰苦创业的诗，后人又将赞美周公东征的诗共附其中，成为“《豳风》”章。豳，音 b9n，今陕西彬县东北。〔22〕“荡荡”，博大的样子。〔23〕“淫”，无节制。〔24〕“周公之东”，《豳》诗《东山》、《破斧》等篇述及周公东征之事，故有此言。武王死的，成王尚幼，周公曾率师东征，平定管叔、蔡叔、武庚之叛乱及征服沿海东夷之人。〔25〕“《秦》”，《诗经·国风》的一章，秦地的乐歌。秦，古部族名，嬴姓，相传是伯益后代，周孝王时封其首领非子于秦（今甘肃张家川东），秦襄公时因助平王东迁有功，受封为诸侯，春秋时都于雍（今陕西凤翔东南），居今陕西中部及甘肃东南部。〔26〕“夏”，古指西方为“夏”。〔27〕“夏”，《方言》：“夏，大也。自关而西，凡物之壮大者而爱伟之，谓之夏。”〔28〕“其周之旧乎”，秦居周之旧地，故谓“其周之旧乎！”周王朝在关中时正当鼎盛时期。此语双关。〔29〕“《魏》”，《诗经·国风》的一章，魏国的乐歌。魏，姬姓，在今山西芮城北，公元前六六一年（鲁闵公元年）被晋献公所灭。〔30〕“泂泂”，音 f6ngf6ng，形容乐声抑扬宛转。〔31〕“大而宽”，《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作“大而婉”。《魏风》多刺诗，《葛屨》明言“是以为刺”，但其言辞则较婉和。〔32〕“盟主”，《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作“明主”，古“盟”、“明”音通相借。〔33〕“《唐》”，《诗经·国风》的一章，唐地的乐歌。唐，成王弟晋始祖叔虞所封地，在今山西翼城西。〔34〕“陶唐氏”，古部族名，所谓帝尧即其首领，原居陶，后适唐，故名。〔35〕“令德”，美德。〔36〕“《陈》”，《诗经·国风》的一章，陈国的乐歌。陈，武王灭殷后封舜的后代胡公满于陈，都宛丘（今河南淮阳）。〔37〕“其能久乎”，公元前四七九年（鲁哀公十七年）楚公孙朝帅师灭陈，距此年不过六十五年。〔38〕“《邶》”，又作“《桧》”，《诗经·国风》的一章，邶国的乐歌。邶，周初封祝融的后代于邶，在今河南密县东北。《诗经·国风》在《邶风》之后尚有《曹风》，不曾为季札所论及。〔39〕“《小雅》”，《诗经》的组成部分之一，共七十四篇，大部分是西周后期及东周初期贵族宴会的乐歌，小部分是批评当时朝政过失或抒发怨愤的民间歌谣。〔40〕“不贰”，没有贰心，即没有反叛之心。此句言，虽然考虑到朝政过失，却丝毫没有反叛之心。〔41〕“其周德之衰乎”，西周末年，王室腐败，朝政废弛，季札认为这是由于周先王（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等）建功立业的德风衰微所致。〔42〕“《大雅》”，《诗经》的组成部分之一，共三十一篇，多是西周王室贵族的作品，主要歌颂了从后稷以至武王、宣王等的功绩，有些篇则反映了厉王、幽王时的政治混乱和统治危机。〔43〕“熙熙乎”，和乐的样子。〔44〕“曲而有直体”，言外柔顺而内刚直。〔45〕“《颂》”，《诗经》的组成部分之一，包括《周颂》三十一篇、《鲁颂》四篇、《商颂》五篇，为周王室宗庙（平王东迁以前）、鲁国宗庙（春秋中期）、宋国宗庙（宋本商人后裔）祭祀乐舞之歌。〔46〕“直”，正直。“倨”，音 j），倨傲，傲慢不恭。〔47〕“曲”，委曲。“诘”，通“屈”，屈折。〔48〕“近”，亲近。“偪”，同“逼”，逼迫。此谓虽与君亲近而不相侵犯。〔49〕“携”，离。〔50〕“淫”，乱，邪。〔51〕“处”，静止。“底”，停滞。〔52〕“流”，流荡，无所依托。〔53〕“五声”，古乐五声音阶的五个阶名：宫、商、角、徵、羽。〔54〕“八风”，见于《吕氏春秋·有始篇》、《淮南子·墜形训》及《说文解字》，名虽有不同，但都是指东、西、南、北、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八方之风。《左传》隐公五年云“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则“八风”与乐舞相关。〔55〕“节有度，守有序”，指乐曲的节拍合乎法度，音调调和得体。〔56〕“盛德之所同也”，《颂》有《周颂》、《鲁颂》、《商颂》。《周颂》为周初作品，赞颂文、武、成诸王；《鲁颂》颂僖公；《商颂》颂宋襄公，皆宗庙之乐歌颂盛德之词。〔57〕“《象箛》”，《周颂·维清》序云“奏象舞也”，是舞有象舞。“箛”，同“箫”。盖吹箫而为象舞。“《南籥》”，

奏南乐以配籥舞。《诗经·邶风·简兮》云“左手执籥，右手秉翟”，是“籥”为舞时所执物，翟（野鸡毛）亦舞时所执物。“龠”，音 yu8，形似笛之乐器，《孟子·梁惠王下》“管龠之音”可证。〔58〕“感”，通“憾”，恨也。此句言文王恨不及已致太平。〔59〕“《大武》”，武王乐舞。〔60〕“《韶护》”，《周礼·春官·大司乐》谓之“《大濩》”，汤乐舞。〔61〕“惭”，惭愧。此句谓季札以商汤伐纣为下犯上，故云“犹有惭德”。〔62〕“《大夏》”，禹乐舞。〔63〕“勤而不德”，《淮南子·缪称训》云“禹无废功，无废财，自视犹缺（不满）如也”与此意同。“不德”，不自以为德。〔64〕“《招箭》”，《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作“《韶箭》”，《尚书·益稷》作“《箫韶》”，相传为虞舜乐舞。〔65〕“焘”，音 d4o，同“幬”，覆盖。〔66〕“若有他乐，吾不敢观”，周用六代之乐，除上述《大武》（周代）、《韶护》（商代）、《大夏》（夏代）、《招箭》（虞舜）外，“他乐”指尧之《咸池》、黄帝之《云门》。鲁受四代，下周二等，故不舞其二。季札知礼，故曰“若有他乐，吾不敢观”。去鲁，遂使齐。〔1〕说晏平仲曰：〔2〕“子速纳邑与政。〔3〕无邑无政，乃免于难。〔4〕齐国之政将有所归；〔5〕未得所归，难未息也。”故晏子因陈桓子以纳政与邑，〔6〕是以免于栾、高之难。〔7〕

【注释】〔1〕“使”，出使。〔2〕“说”，音 shu@，劝说。“晏平仲”，即晏子，名婴，字平仲，春秋时齐国大夫，夷维（今山东高密）人。齐灵公二十六年（公元前五五六年），其父晏弱死后，继任齐卿、历仕灵公、庄公、景公三世，为春秋名相。传世《晏子春秋》，是战国时人搜集有关他的言行编辑而成。〔3〕“纳”，交纳。此言将“邑与政”纳还给齐国国君。“邑”，封邑、采邑。“政”，政务、政职。〔4〕“难”，音 n4n，灾难。〔5〕“归”，归属。〔6〕“陈桓子”，名无宇，敬仲玄孙、文子子，事齐庄公，甚有宠。〔7〕“栾、高之难”，公元前五三四年（鲁昭公八年），栾施、高彊二氏作难；前五三二年，陈桓子、鲍文子二氏合力伐败栾、高二氏。

去齐，使于郑。见子产，〔1〕如旧交。谓子产曰：“郑之执政侈，〔2〕难将至矣，政必及子。子为政，慎以礼。〔3〕不然，郑国将败。”去郑，适卫。〔4〕说蘧瑗、史狗、史鳅、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曰：〔5〕“卫多君子，〔6〕未有患也。”

【注释】〔1〕“子产”，即公孙侨、公孙成子，名侨，字子产，郑贵族子国之子。郑简公十二年（公元前五五四年）为卿，二十三年（公元前五四三年）执政，因实行改革，使郑国出现了新气象，为春秋著名政治家。〔2〕“执政”，指伯有。伯有执政时，与贵族驷带发生争执，被杀。〔3〕“礼”，奴隶社会贵族等级制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4〕“适”，往，去到。〔5〕“蘧瑗”，音 q*，yu4n，字伯玉，谥曰成子，蘧庄子无咎之子，卫臣。“史狗”，字文子，史朝之子，卫臣。“史鳅”，即史鱼，卫大夫，以正直敢谏著名。“鳅”，音 qi&。“公子荆”，字南楚，卫献公子，孔子谓其“善居室”（见《论语·子路》）。“公叔发”，又作“公叔拔”（古音发、拔通互借），卫献公之孙，谥“文”，故又称公叔文子。《论语·宪问》称其“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公子朝”，卫公子。〔6〕“君子”，西周、春秋时对贵族的通称，后来又用作对品德高尚有卓越识人的称谓。

自卫如晋，将舍于宿，〔1〕闻钟声，曰：“异哉！吾闻之，辩而不德，〔2〕必加于戮。〔3〕夫子获罪于君以在此，〔4〕惧犹不足，而又可以畔乎？〔5〕夫子之在此，犹燕之巢于幕也。〔6〕君在殡而可以乐乎？”〔7〕遂去之。文子闻之，〔8〕终身不听琴瑟。

【注释】〔1〕“将舍于宿”，《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作“将宿于戚”，清钱大昕

曰“古音‘戚’如‘蹙’，‘蹙’与‘缩’通，‘宿’本有‘蹙’音”，此“宿”即“戚”。“戚”，卫国邑，孙文子旧所食地，在今河南省濮阳县北稍东。季札盖由吴（今江苏苏州）先至鲁（今山东曲阜），再至齐（今山东临淄）。由齐至郑（今河南新郑），北行至卫都帝丘（今河有濮阳西南），然后北行经戚，再西行适晋。〔2〕“辩”，思辩，才辩。〔3〕“戮”，音l，杀戮。〔4〕“夫子”，此指孙文子。〔5〕“畔”，清洪颐煊曰：“古‘畔’、‘般’通，《尔雅·释诂》‘般，乐也’。”本句“而又可以畔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作“而又何乐”。〔6〕“幕”，帐幕。帐幕随时可撤，燕筑巢其上，至为危险。〔7〕“君在殓”，此时献公卒而未葬。“殓”，音b@n，殓而未葬。〔8〕“文子”，即孙林父，卫国执政大臣孙良夫之子，因为卫定公所恶而奔晋。

适晋，说赵文子、〔1〕韩宣子、〔2〕魏献子曰：〔3〕“晋国其萃于三家乎！”〔4〕将去，谓叔向曰〔5〕：“吾子勉之！〔6〕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将在三家。吾子直，必思自免于难。”

【注释】〔1〕“赵文子”，名武，亦称赵孟，赵朔子，曾任晋新军、上军之将，后为正卿执晋国政。〔2〕“韩宣子”，名起，献子子，无忌弟，居州（今河南沁阳东南五十里），晋六卿之一。〔3〕“魏献子”，名舒，亦作荼（古茶、舒音通互借），本书《魏世家》谓“魏绛卒，谥为昭子，生魏嬴，嬴生魏献子”，司马贞引《世本》“献子名荼，庄子之子”，谓“无魏嬴”。杜预注《左传》、韦昭注《国语》皆谓献子为魏绛子。魏献子亦晋六卿之一。〔4〕“晋国其萃于三家乎”，春秋中叶以后，晋公室逐渐衰微，卿大夫渐强且相互倾轧吞并，周景王六年（公元前五三九年），叔向曾感叹说“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政在家门”，许多旧贵族被降为奴隶，国政被少数几个卿大夫所把持。至春秋末，晋国军政大权为知氏、范氏、中行氏和韩、赵、魏六家所把持。本句言晋国之政最终将为三家所取代，三家即指韩、赵、魏。“萃”，聚集。〔5〕“叔向”，羊舌氏，名肸（音x9），食邑在杨（今山西洪洞），又称杨肸，晋大夫。〔6〕“吾子”，对谈话对方的尊称，犹如今言“您”。

季札之初使，北过徐君。〔1〕徐君好季札剑，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为使上国，〔2〕未献。还至徐，徐君已死，于是乃解其宝剑，系之徐君冢树而去。〔3〕从者曰：“徐君已死，尚谁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许之，岂以死倍吾心哉！”〔4〕

【注释】〔1〕“徐君”，徐国之君。徐国在今安徽泗县西北五十里。〔2〕“上国”，春秋时吴、楚诸南方国家称中原诸国为上国。〔3〕“冢”，音zh@ng，坟墓。《括地志》云：“徐君庙在泗州徐城县西南一里，即延陵季子挂剑之徐君也。”〔4〕“倍”，通“悖”，违背。

七年，楚公子围弑其王夹敖而代立，〔1〕是为灵王。十年，楚灵王会诸侯而以伐吴之朱方，〔2〕以诛齐庆封。〔3〕吴亦攻楚，取三邑而去。〔4〕十一年，楚伐吴，至雩娄。〔5〕十二年，楚复来伐，次于乾溪，〔6〕楚师败走。

【注释】〔1〕“公子围”，楚共王子、康王弟，在楚自称王子围，公元前五四年即王位，易名虔，称熊虔，即楚灵王。楚本半（音m!）姓，据《楚世家》，楚君之名多用“熊”字，如其先有鬻熊、熊丽、熊狂、熊绎、熊艾、熊扬、熊渠、熊延、熊勇、熊严、熊霜、熊纣、熊仪、熊坎。入春秋后，武王名熊通，文王名熊赧，成王名熊恽。出土春秋青铜器曾侯钟铭称楚王熊章，即《左传》哀公六年“逆越女之子章而立之”之“章”，足见楚天子或公子为王后多改名而冠以“熊”字。“夹敖”，《左传》作“郟敖”，康王子熊麇。公元前五四五年康王死，翌年，夹敖即王位，在位四年，为

令尹圉（公子圉时任令尹）所杀。因葬于夹（楚地，今河南郑县旧治），故谓夹敖。楚君王之无谥者，多以葬地冠敖字，如《楚世家》有杜敖，《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有若敖，昭公二年有郟敖。〔2〕“楚灵王会诸侯而以伐吴”，《春秋》昭公四年载“秋七月，楚子率蔡侯、陈侯、许男、顿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吴”。“朱方”，吴邑，今江苏镇江市丹徒镇南。〔3〕“庆封”，齐大夫，字子家，又字季，庆克子。曾为齐相国，因专权被田、鲍、高、栾四族所逐，先奔鲁，后奔吴。吴以朱方赐之，富于在齐。〔4〕“吴亦攻楚，取三邑而去”，《左传》昭公四年冬，“吴伐楚，入棘、栝、麻，以报朱方之役”。棘，今河南永城县南。栝，今河南新蔡县北二十里。麻，今安徽砀山县东北二十五里，旧有麻成集。三邑皆楚东鄙邑。〔5〕“楚伐吴，至雩娄”，《左传》昭公五年冬十月，“楚子以诸侯及东夷伐吴，以报棘、栝、麻之役”，因“吴早设备，楚无功而还”，楚薳启疆师曾“待命于雩娄”。“雩娄”，今河南商城县东北。雩，音y*。〔6〕“楚复来伐，次于乾溪，楚师败走”，《左传》昭公六年，楚“使薳泄伐徐（今安徽泗县），吴人救之”，楚“令尹子荡帅师伐吴，师于豫章（今河南光山固始一带），而次于乾溪”。“乾溪”，今安徽亳县东南七十里，与城父村相近。“吴人败其师于房钟（今安徽蒙城县西南，西淝水北岸之阚町集），获宫廄尹弃疾”。

十七年，王余祭卒，〔1〕弟余昧立。〔2〕王余昧二年，楚公子弃疾弑其君灵王代立焉。〔3〕

【注释】〔1〕“十七年，王余祭卒”，《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五四四年）载“吴人伐越，获俘焉，以为闾（守门人），使守舟。吴子余祭观舟，闾以刀弑之”。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汉初帛书《春秋事语》载“吴伐越，复（俘）其民”，“使守其周（舟）”，“吴子余蔡（余祭）观周（舟），闾（闾）人杀之”。〔2〕“余昧立”，公元前五三年余昧即位。〔3〕“公子弃疾”，楚共王五子，康王为长，灵王次之，再次子比、子皙，弃疾为幼。封蔡公。《春秋》昭公十三年（公元前五二九年）载“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晋归于楚，弑其君虔于乾溪，楚公子弃疾杀公子比”。弃疾即位后易名熊居，即平王。

四年，王余昧卒，欲授弟季札。季札让，逃去。于是吴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代立，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则王余昧后立。今卒，其子当代。”乃立王余昧之子僚为王。〔1〕

【注释】〔1〕“僚”，《左传》昭公二十年称僚为州于，当是其号。《公羊传》以僚为寿梦庶子、余昧庶兄，与此异。

王僚二年，〔1〕公子光伐楚，〔2〕败而亡王舟。光惧，袭楚，复得王舟而还。

【注释】〔1〕“王僚二年”，当鲁昭公十七年，公元前五二五年。〔2〕“公子光”，即吴王阖庐，又作阖闾。《世本》以光为余昧子，与此异。

五年，楚之亡臣伍子胥来犇，〔1〕公子光客之。公子光者，王诸樊之子也。常以为“吾父兄弟四人，当传至季子。季子即不受国，光父先立。即不传季子，光当立”。阴纳贤士，〔2〕欲以袭王僚。

【注释】〔1〕“楚之亡臣伍子胥”，名员，父奢兄尚皆被楚平王杀害，子胥亡出而奔吴，吴封以申地，故称申胥。与孙武共佐吴王阖庐伐楚，五战入楚都郢，掘平王墓，鞭尸三百。吴王夫差败越，越请和，子胥谏不从。夫差信伯嚭谗言，迫子胥自杀。“犇”，同“奔”。〔2〕“阴”，秘密。

八年，吴使公子光伐楚，败楚师。〔1〕迎楚故太子建母于居巢以归。〔2〕因北伐，败陈、蔡之师。九年，公子光伐楚，拔居巢、钟离。〔3〕初，楚边

邑卑梁氏之处女与吴边邑之女争桑，〔4〕二女家怒相灭，两国边邑长闻之，怒而相攻，灭吴之边邑。吴王怒，故遂伐楚，取两都而去。〔5〕

【注释】〔1〕“八年，吴使公子光伐楚，败楚师”，据《左传》昭公二十三年，吴人伐州来，楚令尹阳丐帅诸侯（顿、胡、沈、蔡、陈、许）之师奔命救州来。因主帅阳丐病死军中，吴军乘机大败楚及诸侯军。据《左传》此役战于鸡父，今河南固始东。

〔2〕“楚故太子建母”，蔡女。楚平王因娶秦女而疏远太子建母，废太子建后，其母归其家。《左传》昭公二十三年及《楚世家》皆谓太子建母召吴攻楚。“居巢”，今安徽巢县东北，《左传》作“郟”，今河南新蔡。〔3〕“钟离”，今安徽凤阳东而稍北。

〔4〕“楚边邑卑梁氏之处女与吴边邑之女争桑”，《楚世家》作“吴之边邑卑梁与楚边邑钟离小童争桑”，是卑梁为近钟离之地。〔5〕“两都”，指居巢、钟离。

伍子胥之初奔吴，说吴王僚以伐楚之利。公子光曰：“胥之父兄为僇于楚，〔1〕欲自报其仇耳。未见其利。”于是伍员知光有他志，〔2〕乃求勇士专诸，〔3〕见之光。〔4〕光喜，乃客伍子胥。子胥退而耕于野，以待专诸之事。〔5〕

【注释】〔1〕“胥之父兄为僇于楚”，胥父伍奢为太子建太傅，因谏废太子建，被楚平王所杀。平王为除后患召伍奢子伍尚、伍胥，胥出逃，而尚至，遂与其父同遭杀害。“僇”，音lì，通“戮”，斩杀。〔2〕“光有他志”，指公子光有取国谋君位的意图。〔3〕“勇士专诸”，《吴越春秋》云：“专诸，丰邑人。伍子胥初亡楚如吴时，遇之于途，专诸方与人斗，甚不可当，其妻呼，还。子胥怪而问其状。专诸曰：‘夫屈一人之下，必申万人之上。’胥因而相之，雄貌，深目，侈口，熊背，知其勇士。”〔4〕“见”，音xi4n，同“现”，呈现。〔5〕“以待专诸之事”，指待专诸为公子光谋取君位之事成功。

十二年冬，楚平王卒。〔1〕十三年春，〔2〕吴欲因楚丧而伐之，〔3〕使公子盖余、烛庸〔4〕以兵围楚之六、灊。〔5〕使季札于晋，以观诸侯之变。楚发兵绝吴兵后，吴兵不得还。于是吴公子光曰：“此时不可失也。”〔6〕告专诸曰：“不索何获！我真王嗣，当立，〔7〕吾欲求之。季子虽至，不吾废也。”专诸曰：“王僚可杀也。母老子弱，〔8〕而两公子将兵攻楚，楚绝其路。方今吴外困于楚，而内空无骨鲠之臣，〔9〕是无奈我何。”光曰：“我身，子之身也。”〔10〕四月丙子，光伏甲士于窟室，〔11〕而谒王僚饮。〔12〕王僚使兵陈于道，自王宫至光之家，门阶户席，皆王僚之亲也，人夹持铍。〔13〕公子光详为足疾，〔14〕入于窟室，〔15〕使专诸置匕首于炙鱼之中以进食。〔16〕手匕首刺王僚，铍交于匈，〔17〕遂弑王僚。公子光竟代立为王，是为吴王阖庐。阖庐乃以专诸子为卿。

【注释】〔1〕“十二年冬，楚平王卒”，据《春秋》、《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及本书《十二诸侯年表》，楚平王死在吴王僚十一年，公元前五一六年。〔2〕“十三年春”，据《十二诸侯年表》及《春秋》、《左传》吴王僚止有十二年，此“十三年春”据《左传》昭公二十七年应是“十二年夏”。〔3〕“楚丧”，指楚平王之丧事。〔4〕“公子盖余、烛庸”，贾逵、杜预皆谓二公子为王僚母弟。杜氏《世族谱》又谓二公子为寿梦子。〔5〕“六、灊”，《左传》无“六”字，“灊”作“潛”。“六”，古国名，后为楚地，在今安徽六安县北。“灊”，音qi2n，今安徽霍山县东北三十里，近六，楚邑。〔6〕“时”，此言刺杀王僚的时机。〔7〕“我真王嗣，当立”，本篇前言“公子光者，王诸樊之子也。常以为‘吾父兄弟四人，当传至季子。季子即不受国，光父先立。即不传季子，光当立’”。故公子光自称是真正应继承王位者。〔8〕“母老

子弱”，此为专诸准备冒死刺杀王僚前，向公子光诉说自己母老子幼，期望日后得到照顾。〔9〕“骨鯁之臣”，正直的臣属。“鯁”，音g7ng，鱼刺。〔10〕“我身，子之身也”，此为公子光向专诸表示万一专诸遭到不幸，将代其侍养母子。〔11〕“窟室”，暗室。〔12〕“谒”，音y8，请。〔13〕“铍”，音p9，两刃剑。〔14〕“佯”，通“佯”，假装。〔15〕“入于窟室”，公子光在专诸动手之前预先借故脚疾躲入暗室，以免动武以后王僚卫士杀伤自己。〔16〕“匕首”，短剑。〔17〕“交”，交接。指卫士用铍刺杀专诸及于胸。“匈”，同“胸”。

季子至，曰：“苟先君无废祀，民人无废主，社稷有奉，〔1〕乃吾君也。吾敢谁怨乎？哀死事生，〔2〕以待天命。非我生乱，立者从之，〔3〕先人之道也。”复命，〔4〕哭僚墓，复位而待。〔5〕吴公子烛庸、盖余二人将兵遇围于楚者，闻公子光弑王僚自立，乃以其兵降楚，楚封之于舒。〔6〕

【注释】〔1〕“社”，土神。“稷”，谷神。〔2〕“哀死”，指王僚。“事生”，指阖庐。〔3〕“立者”，立为君者。〔4〕“复命”，季子本受王僚命使于晋，僚死后归来仍向王僚回复使命。〔5〕“复位而待”，回到原来的职位等待新君的命令。〔6〕“舒”，国名，治所在今安徽庐江县西南。《左传》昭公二十七年曰“吴公子掩余（即盖余）奔徐，公子烛庸奔钟吾（今江苏宿迁县东北）”，《春秋》昭公三十年“吴灭徐，徐子章羽奔楚”，《左传》曰“吴子使徐人执掩余，使钟吾人执烛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居养（今河南沈丘县之东，临安徽界首县界）”，“将以害吴也”。无封舒事。

王阖庐元年，举伍子胥为行人而与谋国事。〔1〕楚诛伯州犁，〔2〕其孙伯嚭亡奔吴，〔3〕吴以为大夫。

【注释】〔1〕“行人”，官名，《周礼秋官》有大行人，掌大宾之礼及大客之仪，小行人掌使适四方，协九仪宾客之事。诸侯之行人则通掌之。〔2〕“伯州犁”，本晋伯宗之子，后奔楚，任楚太宰。〔3〕“伯嚭”，奔吴后曾任太宰，故又称太宰嚭。“嚭”，音p!。

三年，吴王阖庐与子胥、伯嚭将兵伐楚，拔舒，杀吴亡将二公子。光谋欲入郢，〔1〕将军孙武曰：〔2〕“民劳，未可，待之。”四年，伐楚，取六与灊。五年，伐越，败之。六年，〔3〕楚使子常囊瓦伐吴。〔4〕迎而击之，大败楚军于豫章，〔5〕取楚之居巢而还。〔6〕

【注释】〔1〕“郢”，音y!ng，楚都，今湖北江陵县北纪南城。〔2〕“孙武”，本齐人，字长卿，以兵法求见吴王阖庐，用为将，西破强楚，北威齐、晋。曾著《孙子兵法》十三篇，为中国最早最杰出的军事理论著作。一九七二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发现《孙子兵法》残简，并有《吴问》等佚文。因仕于吴，又称吴孙子。《左传》昭公三十年有伍子胥答吴王伐楚之问，无孙武事。〔3〕“六年”，《左传》定公二年载楚囊瓦伐吴事，鲁定公二年合吴阖庐七年。〔4〕“子常囊瓦”，名囊瓦，字子常，楚令尹，令尹子囊之孙。〔5〕“豫章”，淮水南、长江北一带。〔6〕“居巢”，今安徽省巢县。

九年，吴王阖庐请伍子胥、孙武曰：“始子之言郢未可入，今果如何？”二子对曰：“楚将子常贪，而唐、蔡皆怨之。〔1〕王必欲大伐，必得唐、蔡乃可。”阖庐从之，悉兴师，与唐、蔡西伐楚，至于汉水。楚亦发兵拒吴，夹水陈。〔2〕吴王阖庐弟夫欲战，〔3〕阖庐弗许。夫曰：“王已属臣兵，〔4〕兵以利为上，尚何待焉？”遂以其部五千人袭冒楚，楚兵大败，走。于是吴王遂纵兵追之。比至郢，〔5〕五战，楚五败。楚昭王亡出郢，奔郢。〔6〕

郟公弟欲弑昭王，昭王与郟公犇随。^{〔7〕}而吴兵遂入郟。子胥、伯嚭鞭平王之尸以报父仇。

【注释】〔1〕“唐”，楚附庸小国，在今湖北随县西北之唐河镇。“唐、蔡皆怨之”，据《左传》定公三年，子常欲贪蔡、唐宝物，蔡昭侯、唐成公因拒绝而遭子常拘留三年，以是结怨。〔2〕“陈”，通“阵”，列军阵。〔3〕“夫”，又作“夫概”，阖庐十年，自立为吴王，称夫王。后与阖庐战败，奔楚，为棠溪氏。〔4〕“属”，音zh(，嘱托，交付。〔5〕“比”，及，等到。“至郟”，《春秋》定公四年（公元前五六年）“冬十有一月庚午（十八日），蔡侯以吴子及楚人战于柏举（今湖北麻城东北），楚师败绩。楚囊瓦出奔郑。庚辰（二十八日），吴入郟。”〔6〕“郟”，今湖北京山县安陆县一带。〔7〕“郟公弟欲弑昭王，昭王与郟公犇随”，《左传》定公四年载“郟公辛之弟怀将弑王，曰：‘平王杀吾父，我杀其子，不亦可乎？’”郟公辛则以为“君讨臣，谁敢讎（仇）之？”遂携其弟巢与楚昭王奔随。“随”，国名，姬姓，在今湖北随县南。

十年春，越闻吴王之在郟，国空，乃伐吴。吴使别兵击越。楚告急秦，秦遣兵救楚击吴，吴师败。阖庐弟夫见秦越交败吴，吴王留不去，夫亡归吴而自立为吴王。阖庐闻之，乃引兵归，攻夫。夫败奔楚。楚昭王乃得以九月复入郟，而封夫于堂溪，^{〔1〕}为堂溪氏。十一年，吴王使太子夫差伐楚，^{〔2〕}取番。^{〔3〕}楚恐而去郟徙都。^{〔4〕}

【注释】〔1〕“堂溪”，今河南遂平县西北。〔2〕“吴使太子夫差伐楚”，《左传》定公六年作“吴太子终累败楚舟师”。〔3〕“番”，音p1n，《左传》作“潘”。〔4〕“都”，音ruò，今湖北宜城县东南九十里，公元前五?四年，楚都由郟迁此。

十五年，孔子相鲁。^{〔1〕}

【注释】〔1〕“十五年，孔子相鲁”，鲁定公十年（公元前五年），孔子相鲁。

十九年夏，吴伐越，^{〔1〕}越王句践迎击之槁李。^{〔2〕}越使死士挑战，^{〔3〕}三行造吴师，^{〔4〕}呼，自刭。^{〔5〕}吴师观之，^{〔6〕}越因伐吴，败之姑苏，^{〔7〕}伤吴王阖庐指，军却七里。吴王病伤而死。^{〔8〕}阖庐使立太子夫差，谓曰：“尔而忘句践杀汝父乎？”对曰：^{〔9〕}“不敢！”三年，乃报越。

【注释】〔1〕“十九年夏，吴伐越”，鲁定公五年，越王允常乘吴伐楚，师在外，而伐吴。吴阖庐十八年允常卒，故于十九年兴师伐越，以报允常之伐吴。〔2〕“越王句践”，又作“勾践”，越王允常之子，公元前四九七年至前四六五年在位。曾被吴大败，屈辱求和。他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终于使越转弱为强，灭亡了吴国。并在徐州（今山东滕县南）大会诸侯，成为霸主。“槁李”，又作“醉李”，今浙江嘉兴西南。“槁”，音：zu@。〔3〕“死士”，不怕死的勇士。〔4〕“三行造吴师”，《左传》定公十四年作“使罪人三行，属剑于颈”，盖谓使罪人排成三行来到吴国军队面前。〔5〕“自刭”，自己用刀割自己的脖子而死。“刭”，音j!ng。〔6〕“吴师观之”，吴师观看越军自颈的场面，有所惊恐时，越军乘机掩杀。〔7〕“姑苏”，阖庐所筑姑苏台，在今江苏苏州西南，夫差在台上立春宵宫，为长夜之饮。〔8〕“吴王病伤而死”，《越绝书》曰：“阖庐冢在吴县昌门外，名曰虎丘。”〔9〕“对”，通“答”，古音声母相同互为通假。

王夫差元年，^{〔1〕}以大夫伯嚭为太宰。^{〔2〕}习战射，常以报越为志。二年，吴王悉精兵以伐越，败之夫椒，^{〔3〕}报姑苏也。越王句践乃以甲兵五千人栖于会稽，^{〔4〕}使大夫种因吴太宰嚭而行成，^{〔5〕}请委国为臣妾。吴王将

许之，伍子胥谏曰：“昔有过氏杀斟灌以伐斟寻，〔6〕灭夏后帝相。〔7〕帝相之妃后缙方娠，〔8〕逃于有仍而生少康。〔9〕少康为有仍牧正。〔10〕有过又欲杀少康，少康奔有虞。〔11〕有虞思夏德，于是妻之以二女而邑之于纶，〔12〕有田一成，有众一旅。后遂收夏众，抚其官职。使人诱之，〔13〕遂灭有过氏，复禹之绩，祀夏配天，〔14〕不失旧物。今吴不如有过之强，而句践大于少康。今不因此而灭之，又将宽之，不亦难乎！且句践为人能辛苦，今不灭，后必悔之。”吴王不听，听太宰嚭，卒许越平，〔15〕与盟而罢兵去。

【注释】〔1〕“王夫差元年”，当鲁定公十五年，公元前四九五年。〔2〕“太宰”，西周时“宰”为掌管王室内外事务的官，春秋时诸侯国此官多称太宰，或专职，或兼职，实际上常执掌冢宰、卿相之职，为国之执政。〔3〕“夫椒”，越地，离今浙江省绍兴县十五里。〔4〕“会稽”，音 gu@j9，越都，今浙江省绍兴县会稽山。〔5〕“大夫种”，大夫为官名，其氏文，名种，字少禽，楚之南郢人，楚平王时曾为楚之宛令。与范蠡同事越王句践，出计灭吴，功成，范蠡劝其引退，不听，后为句践赐剑自杀。“行成”，休战求和。〔6〕“有过氏”，夏代部族名，《左传》袁公元年作“有过浇”，襄公四年曰“寒浞杀羿，因其室而生浇，处浇于过”，又曰“使浇用师，灭斟灌及斟寻氏”。“过”，据杜预注，在今山东省掖县西北近海，或疑在今河南省太康县东南。“斟灌”，夏帝仲康所封同姓诸侯国名，其地或曰在今山东省寿光县东，或曰在今山东省范县北观城镇。“斟寻”，夏同姓诸侯国名，其地或曰在山东省潍县西南，或曰在河南省偃师县东北。本句“杀斟灌以伐斟寻”，谓攻伐其国杀代其君。〔7〕“夏后帝相”，夏后帝启之孙，帝仲康之子，后相失国，依于二斟，复为浇所灭。〔8〕“后缙”，相妻，有仍氏女。“娠”，音 sh5n，怀胎。“缙”，音 m0n。〔9〕“有仍”，夏代部族名，在今山东济宁、金乡间。“少康”，相遗腹子，寒浞攻灭相后，少康生在母家有仍氏，后为有仍氏牧正，又逃奔有虞氏为庖正，有田一成（方十里），有众一旅（五百人）。后得同姓部族帮助，攻灭寒浞，恢复夏代统治，史家称“少康中兴”。〔10〕“牧正”，掌管畜牧之官。〔11〕“有虞”，舜之后裔，在今河南商丘地区虞城县。〔12〕“纶”，虞邑，在今河南虞城县东南三十里。〔13〕“使人诱之”，《左传》袁公元年曰“使女艾（少康臣）谍浇（言使女艾打入浇处为间谍），使季杼（禹后七世孙，少康之子）诱豷（浇弟）”。〔14〕“祀夏配天”，依古礼，祀天以先祖配之，此则祀夏祖而同时祀天帝也。此为受命君主必行之礼。〔15〕“平”，春秋国与国之间缔造和平、媾和，谓之“平”。

七年，吴王夫差闻齐景公死而大臣争宠，〔1〕新君弱，乃兴师北伐齐。子胥谏曰：“越王句践食不重味，衣不重采，吊死问疾，且欲有所用其众。此人不死，必为吴患。今越在腹心疾而王不先，而务齐，不亦谬乎！”吴王不听，遂北伐齐，败齐师于艾陵。〔2〕至缙，〔3〕召鲁哀公而征百牢。〔4〕季康子使子贡以周礼说太宰嚭，〔5〕乃得止。因留略地于齐鲁之南。九年，为驹伐鲁，〔6〕至，与鲁盟乃去。〔7〕十年，因伐齐而归。十一年，复北伐齐。〔8〕

【注释】〔1〕“齐景公”，名杵臼，庄公异母弟。公元前五四七年继位，前四九年死。〔2〕“艾陵”，今山东莱芜东。艾陵之战，《左传》在鲁哀公十年，当夫差十一年，不在夫差七年。〔3〕“缙”，今山东峄县东。〔4〕“征”，求。“牢”，牲品，用作馈食或祭祀，用牛、羊、猪各一为一牢。《周礼·秋官·大行人》曰：“上公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是常数也。”今吴向鲁征求百牢之礼，显然超越周之礼法。〔5〕“季康子”，名肥，桓子之子，亦曰季孙，鲁哀公四年至二十七年执鲁政。“子

贡”，姓端木，名赐，卫人，亦曰卫赐，孔丘弟子。“说”，音 shu@，劝说。〔6〕“为驹伐鲁”，《左传》哀公八年作“吴为邾故，将伐鲁”，驹、邾古音相通互借。邾，国名，曹姓，《礼记·檀弓》、《公羊》皆作“邾娄”，《国语·郑语》、《晏子春秋·内篇》、《孟子》并作“邹”。传世彝器有邾公铎钟、邾公华钟，“邾”并作“ ”。初都今山东曲阜东稍南，后都今邹县东南。〔7〕“盟”，在“神”前立誓缔约。〔8〕“十一年”，据《左传》哀公十一年，“吴复北伐齐”，应为夫差十二年。

越王句践率其众以朝吴，厚献遗之，〔1〕吴王喜。唯子胥惧，曰：“是弃吴也。”〔2〕谏曰：“越在腹心，今得志于齐，犹石田，〔3〕无所用。且《盘庚之诰》有颠越勿遗，〔4〕商之以兴。”吴王不听，使子胥于齐，子胥属其子于齐鲍氏，〔5〕还报吴王。吴王闻之，大怒，赐子胥属镂之剑以死。〔6〕将死，曰：“树吾墓上以梓，〔7〕令可为器。抉吾眼置之吴东门，〔8〕以观越之灭吴也。”

【注释】〔1〕“遗”，音 w8i，给予赠送。“厚献遗之”，《左传》哀公十一年作“王及列士皆馈赂，吴人皆喜”。〔2〕“是弃吴也”，日本国流传的三条西实隆公《史记》古本作“是天弃吴也”。〔3〕“石田”，石田无法耕种，比喻无用之物。〔4〕“《盘庚之诰》”，即《尚书·盘庚》中篇，引文略有节简。“颠”，狂。“越”，逾越。“颠越勿遗”，《尚书·盘庚》作“颠越不恭，暂遇奸宄，我乃剿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意谓：若有不良顺、贻误国事、奸诈作乱者，则全部杀尽，不留后患，不让坏种迁移到新的城邑中来。〔5〕“属”，音 zh(，通“嘱”，嘱托。“鲍氏”，齐国望族。〔6〕“属镂”，利剑名。《淮南子·汜论训》“大夫种身伏属镂而死。”〔7〕“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为器”，《左传》哀公十一年作“树吾墓楨，楨可材也。吴其亡乎？”梓、楨同类，皆制棺之木。《左传》襄公二年载穆姜使择美楨以自为棺椁，襄公四年载季孙为己树六楨，俱足为证。此句言伍子胥临死说，在自己墓上植树，以此木为棺以待吴王之死。〔8〕“抉”，音 ju6，挖。“置之吴东门”，越攻打吴必由东方进入吴都城，故伍子胥说把自己的眼睛悬在吴都东门，以观越军之攻入。

齐鲍氏弑齐悼公。〔1〕吴王闻之，哭于军门外三日，〔2〕乃从海上攻齐。齐人败吴，吴王乃引兵归。

【注释】〔1〕“齐悼公”，名阳生，景公庶子，公元前四八八年即位，前四八五年被杀。公元前四八七年，齐悼公杀鲍牧，本句“鲍氏”为其同宗族人。〔2〕“吴王闻之，哭于军门外三日”，诸侯有丧相临之礼。

十三年，吴召鲁、卫之君会于橐皋。〔1〕

【注释】〔1〕“吴召鲁、卫之君会于橐皋”，《左传》鲁哀公十二年夏“（鲁）公会吴于橐皋”，“秋，卫侯会吴于郟”，是所会不同时不同地。“橐皋”，音 tu\$g1o，今安徽巢县西北柘皋镇。郟，今山东莒县南。

十四年春，〔1〕吴王北会诸侯于黄池，〔2〕欲霸中国以全周室。〔3〕六月丙子，越王句践伐吴。乙酉，越五千人于吴战。丙戌，虏吴太子友。〔4〕丁亥，〔5〕入吴。〔6〕吴人告败于王夫差，夫差恶其闻也。〔7〕或泄其语，吴王怒，斩七人于幕下。〔8〕七月辛丑，吴王与晋定公争长。〔9〕吴王曰：“于周室我为长。”〔10〕晋定公曰：“于姬姓我为伯。”〔11〕赵鞅怒，〔12〕将伐吴，乃长晋定公。〔13〕吴王已盟，与晋别，欲伐宋。太宰嚭曰：“可胜而不能居也。”乃引兵归国。国亡太子，内空，王居外久，士皆罢敝，〔14〕于是乃使厚币以与越平。

【注释】〔1〕“十四年春”，《春秋》、《左传》哀公十三年皆曰“夏”，盖吴

用夏正。〔2〕“吴王北会诸侯于黄池”，据《左传》哀公十三年，吴王夫差与鲁哀公、晋定公、单平公相会于黄池。《国语·吴语》曰：“阙为深沟，通于商、鲁之间，北属之沂，西属之济，以会晋公午（定公）于黄池。”是夫差曾掘邗沟以达沂（沂水，源出今山东沂源县，流入古黄河废道）、济（济水，源出今河南济源县王屋山，其故道本过黄河而南，东流至山东，与黄河并行入海，后下游为黄河所夺），以与北方诸侯相会。传世春秋青铜器赵孟圻壶铭曰“禺（遇）邗王于黄池，为赵孟圻（介），邗王之悬（赐）金，以为祠器”，所谓“遇邗王于黄池”即指“吴王北会诸侯于黄池”之事。“黄池”，今河南封丘南、济水故道南岸。〔3〕“中国”，中原地区。“全”，日本枫山文库藏《史记》古本作“令”。“周室”，周王室。〔4〕“虜吴太子友”，《国语·吴语》云“越王句践乃命范蠡、舌庸率师沿海溯淮以绝吴路，败王子友于姑熊夷。越王句践乃率中军溯江（即今松江）以袭吴”。〔5〕“丁亥”，前文“丙子”为十一日，“乙酉”为二十日，“丙戌”为二十一日，此“丁亥”为二十二日。〔6〕“入吴”，入吴都。〔7〕“恶”，音 w)，不喜欢。此句言夫差不愿让诸侯闻知此事。〔8〕“七人”，指知越已攻入吴者。“幕”，会盟在野外，诸侯居于帐幕之中，“幕”即帐幕。〔9〕“晋定公”，名午，公元前五一年至前四七五年在位。“长”，音 zh3ng，首领，此指盟主。《左传》哀公十三年曰“秋七月辛丑，盟，吴、晋争先（争歃血先后，先歃者为长）”。〔10〕“于周室我为长”，吴是太伯之后，太伯为古公亶父之长子，季历之长兄，文王之大伯父，故为长。〔11〕“伯”，音 b4，通“霸”。晋自文公之后，历襄公以至悼公、平公皆称霸。〔12〕“赵鞅”，即赵简子，又名志父，亦称赵孟，自晋定公十五年（公元前四九七年）为卿执晋政。〔13〕“乃长晋定公”，《国语·吴语》云“吴公先歃”，《公羊传》哀公十三年云“吴主会”，《左传》哀公十三年云“乃先晋人”。本书《秦本纪》、《晋世家》、《赵世家》均云“长吴”，是司马迁存异说也。〔14〕“罢”，音 p0，通“疲”，疲劳，疲乏。“敝”，疲惫。

十五年，齐田常杀简公。〔1〕

【注释】〔1〕“田常”，即田恒、田成子，《左传》《论语》等书作“陈恒”、“陈成子”。其父田乞已专齐政，乞死，常继，以大斗出货，以小斗收进，以收人心。简公四年（公元前四八一年），田常杀简公，拥立平公，自任齐相，齐国之政尽归田氏。

十八年，越益强。越王句践率兵复伐败吴师于笠泽。〔1〕楚灭陈。〔2〕

【注释】〔1〕“笠泽”，唐陆广微《吴地记》谓松江一名笠泽，春秋时吴王御越于此，松江即今江苏吴淞江。〔2〕“楚灭陈”，《左传》哀公十七年载“秋七月己卯（八日），楚公孙朝帅师灭陈”。

二十年，越王句践复伐吴。〔1〕二十一年，遂围吴。二十三年十一月丁卯，越败吴。〔2〕越王句践欲迁吴王夫差于甬东，〔3〕予百家居之。吴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也。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4〕遂自刭死。〔5〕越王灭吴，〔6〕诛太宰嚭，以为不忠，〔7〕而归。

【注释】〔1〕“二十年，越王句践复伐吴”，《左传》哀公十九年曰“越人侵楚，以误吴也”，无伐吴事。〔2〕“越败吴”，二十年越围吴，二十三年灭吴，盖首尾三年也。《国语·越语下》曰“居军三年，吴师自溃”，《赵王句践世家》亦曰“留围之三年”。〔3〕“甬东”，今浙江定海东之翁山。〔4〕“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指夫差二年吴败越时，伍子胥劝夫差“去疾莫如尽”，拒绝越之求和。〔5〕“刭”，音 j!ng，用刀剑割脖子。〔6〕“越王灭吴”，越灭吴后，吴地尽为越有，《左传》哀公二十七年越使后庸赴鲁正邾、鲁之界，《孟子·离娄下》“曾子居武城，有越寇”，则越境与鲁境相邻矣。〔7〕“诛太宰嚭，以为不忠”，太宰嚭受越贿，劝夫差许越和，

是不忠于己君。太史公曰：孔子言〔1〕“太伯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2〕民无得而称焉”。余读《春秋》古文，〔3〕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慕义无穷，见微而知清浊。呜呼，又何其闳览博物君子也！〔4〕

【注释】〔1〕“孔子言”，见《论语·泰伯》。〔2〕“三以天下让”，太伯以弟季历贤，子昌有圣象，以天下三让于王季。〔3〕“《春秋》古文”，指《春秋左氏传》。〔4〕“闳”，宏大宽广。

译 文

吴太伯、太伯的弟弟仲雍，都是周太王的儿子，王季历的哥哥。季历贤达，且有一个有圣人之相的儿子姬昌，太王意欲立季历，并传位给姬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便逃奔到南方部族荆蛮人居住的地方，遵从当地习俗，在身上刺画花纹，剪短头发，表示不可再当国君，以此来让避季历。季历果然登位，这就是王季，而姬昌就是文王。太伯逃奔到荆蛮，自称句吴。荆蛮人钦佩他的品德高尚，追随并且归附他的有上千家，被拥立为吴太伯。

太伯去世，没有儿子，弟弟仲雍继位。仲雍去世，儿子季简继位。季简去世，儿子叔达继位。叔达去世，儿子周章继位。此时周武王灭亡了殷王朝，寻求太伯、仲雍的后代，找到了周章。周章已经做了吴地君主，便把吴地封给了他。并封周章的弟弟虞仲在成周之北的旧时夏都之地，这就是虞仲，列为诸侯之一。

周章去世，儿子熊遂继位。熊遂去世，儿子柯相继位。柯相去世，儿子彊鸠夷继位。彊鸠夷去世，儿子余桥疑吾继位。余桥疑吾去世，儿子柯卢继位。柯卢去世，儿子周繇继位。周繇去世，儿子屈羽继位。屈羽去世，儿子夷吾继位。夷吾去世，儿子禽处继位。禽处去世，儿子转继位。转去世，儿子颇高继位。颇高去世，儿子句卑继位。此时晋献公灭亡了成周北面的虞公，以打开征伐虢国的路途。句卑去世，儿子去齐继位。去齐去世，儿子寿梦继位。寿梦继位后吴国开始强盛起来，自称为王。

自从太伯建立吴国以来，经过五代吴君便到武王战败殷王朝，封太伯吴国之后代于两处：其中之一的虞国，在中原地区，其中之一的吴国，在南方夷蛮地区。经过十二代，晋国灭亡了中原的虞国，中原的虞国被灭亡之后，又经过两代，在夷蛮地区的吴国兴盛起来。从太伯传至寿梦大致为十九代君主。

吴王寿梦二年，逃亡在外的楚国大夫申公巫臣因怨恨楚将子反而投奔晋国，从晋国出使吴国，教授吴国的士兵使用战车作战，让他的儿子担任吴国掌管外交的官员。吴国从此开始同中原国家进行交往，吴国攻打楚国。十六年，楚共王出兵攻打吴国，楚国的军队进到衡山。

在位二十五年，吴王寿梦去世。寿梦有四个儿子，老大叫诸樊，老二叫余祭，老三叫余昧，老四叫季札。季札贤达，寿梦打算让他继位，季札谦认为不合宜，于是就扶立老大诸樊，让他代理政务掌管国家大事。

吴王诸樊元年，在办完丧事以后，诸樊把君位要让给季札。季札辞谢说：“曹公死的时候，诸侯与曹国人认为准备继位的曹君不合礼法，打算拥立子臧为君，子臧离开国都，以成全曹君。君子称颂说：‘确能保持节操啊！’谁敢冒犯君主呢？享有国家，不是我的志向。我虽无能，愿效法子臧的操行。”吴国人坚持要立季札为君，季札抛弃了家室去种田，只好舍弃这一主张。秋

天，吴国出兵攻打楚国，楚国击败了吴国的军队。四年，晋平公新继位。

在位十三年，吴王诸樊去世。诸樊曾有遗言传位给弟弟余祭，计划按兄弟的次序传位，一定要把君位传给季札才停止，以偿还先王寿梦的遗愿，并且褒扬季札的崇高品德，兄弟们都想传位给季札，按照诸樊的遗令要依次实现。季札受封在延陵，故号称延陵季子。

吴王余祭三年，齐国国相庆封获罪，从齐国来投奔吴国。吴王把朱方县封赐给庆封，作为俸地，又把女儿嫁给他，使他比在齐国时还富裕。

四年，吴王派遣季札出使鲁国访问，请求观赏周王室的乐舞。鲁国乐师为季札演唱《周南》、《召南》。季札称赞说：“真美啊！开始建立基业，尚不完美，然而却唱出了人们勤恳而无怨恨的心声。”演唱了《邶风》、《鄘风》、《卫风》。又称赞说：“真美啊！音调深沉，情感忧戚而不困惑。我听说卫康叔、武公的操行就是这样，这就是《卫风》蕴含所在吧！”又歌唱了《王风》。又称赞说：“真美啊！忧思而无恐惧，这大概是抒发王室东迁的心境吧！”又歌唱了《郑风》。又评论说：“歌曲软绵绵得太过分了，它表明民众已无法承受了，郑国恐怕要最先亡国吧！”又歌唱了《齐风》。又称赞说：“真美啊！浩渺深远，不愧大国风采。雄踞东海之滨，这就是太公的封国吧！它的发展是不可限量的啊！”又歌唱《豳风》。又称赞说：“真美啊！气势宏伟，尽情欢乐，毫不过分。这大概是显示周公东征的气概吧！”又歌唱《秦风》。又评说道：“这就是夏民的遗音。若能保持夏代的遗风便能强大，强大到一定程度，就能达到周王朝鼎盛时的气派了吧！”又歌唱《魏风》。又称赞说：“真美啊！它的曲调抑扬宛转，粗犷中有柔美，淳朴而流畅，以德辅行，显露出开明君主的风度。”又歌唱《唐风》。又评说道：“情思深长，这大概就是陶唐氏的遗风吧！不然，为什么忧思如此深远呢？不是情操高尚人的后代，谁能像这样呢？”又歌唱《陈风》。又评论说：“国家没有像样的君主，难道能长久吗？”从《邠风》往下，就不再评论了。又歌唱《小雅》。又赞美说：“真美啊！深思而不惑乱，有怨恨而又不胡说，虽然处于周王朝衰败的时候，仍能看到先王臣民的影子。”又歌唱《大雅》。赞美说：“宽广啊！和谐而优美，柔韧而刚强，大概这就是文王的美德吧！”又歌唱《颂》。赞美说：“美妙到了极点！正直而不倨傲，不卑又不亢，亲近而不强迫，疏远而不相离，遭到贬谪也不胡作非为，官复原职也不贪得无厌，心有哀伤也不愁怨，高兴的时候也不忘乎所以，有财富时绝不挥霍殆尽，富足时绝不炫耀，施舍时绝不浪费，能够获取时一定要节制，宁静而不呆滞，奋发而不失分寸，五音和谐，八风协调，节奏适度，曲律恰到好处，圣贤们大体上都是相同的。”观看了《象箛》、《南籥》的舞蹈，赞美说：“真美啊！还有些遗憾。”观看了《大武》的舞蹈，赞美说：“真美啊！周代鼎盛时期大概就像这样的吧！”观看了《韶护》的舞蹈，评说道：“圣人已经很伟大了，仍然感到德行有不够完美的地方，做圣人也很不容易啊！”观看《大夏》的舞蹈，赞美说：“真美啊！做了那么多好事而不自以为有恩惠，不是大禹谁能做到这一点？”观看《招箛》的舞蹈，赞美说：“品德高尚达到了顶点，真伟大啊！像昊天那样无所不覆，像大地那样无所不载，德行达到了顶点，再也无法增高了。所有美妙的歌舞尽在这里了，其他的歌舞，用不着再看了。”

季札离开了鲁国，又出使到齐国。他规劝晏平仲说：“您赶快把自己的封地和官职交出去，只有没有封地和官职的人，才能幸免于难。齐国的政权

将另有所归，在没有适当归属前，灾难是不会平息的呀！”所以晏子通过陈桓子交出了官职和封地，因此得以避免了栾氏、高氏制造的灾难。

季札离开了齐国，又出使到郑国。看见子产，如同见到多年的老朋友一样。他对子产说：“郑国的当权者腐败，灾难就要来到，政权必将落到您的身上。您当政以后，一定要谨慎地按照礼法行事，否则，郑国仍将败亡。”离开郑国，季札又来到卫国。劝慰蘧瑗、史狗、史鳅、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说：“卫国贤能的人很多，不会有祸患的。”

从卫国前往晋国，准备在宿地住宿，听到钟声，说：“真怪啊！我听说，空有才辩而无道德的，必定遭受杀身之祸。先生得了国君仍然停留在此，恐惧都来不及，还能寻欢作乐吗？先生在此停留，犹如燕子在帷幕做巢。国君尚未安葬，可以作乐吗？”说完便离开了。孙文子听说了这些话，到死不再听奏乐。

季札来到晋国，对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说：“晋国的大权将集中在您们三家了！”在临别时，他对叔向说：“您努力吧！国君腐败而良臣又多，大夫都很富有，国家大权将落入三家手中，您非常正直，一定要考虑怎样使自己躲避灾难。”

当初季札刚开始出使时，北上途中拜见徐国国君。徐君非常喜爱季札的宝剑，嘴上却不好意思说出来。季札心里明白他的意思，因为还要出使中原诸国，没能将宝剑赠送给他。在他回国时又来到徐国，徐君已经去世，他便解下宝剑，挂在徐君墓旁的树上才离开。随从的人说：“徐君已经死了，您还送给他干什么呢？”季子说：“不能这样说，当初我心里已经决定送给他，怎能因为他死了而违背我的初衷呢？”

七年，楚国的公子围杀了他的君王夹敖取代了王位，这就是灵王。十年，楚灵王会合了诸侯来攻打吴国的朱方，诛杀了从齐国来的庆封。吴国也攻打楚国，夺取了三个城邑便离去了。十一年，楚国进军攻打吴国，到达雩娄。十二年，楚国再次来伐，军队驻扎在乾溪，楚国战败后逃走了。

在位十七年，吴王余祭去世，弟弟余昧继位。吴王余昧二年，楚国的公子弃疾杀了他的君王灵王取代了他的王位。

在位四年，吴王余昧去世，他的遗愿是将王位传给弟弟季札。季札避让受位，逃离而去。于是吴国人说：“先王曾有遗嘱，哥哥去世由弟弟继位，一定要传位给季子。季子现在逃离不肯继位，就应由吴王余昧的后代继位。现在他去世了，他的儿子应该接位了。”于是便拥立吴王余昧的儿子僚作吴王。

吴王僚二年，公子光领兵攻打楚国，战败且丢失了吴王的龙船。公子光很害怕，他通过偷袭的办法，重新夺回了吴王的龙船才带兵回国。

五年，楚国在逃的大臣伍子胥前来投奔，公子光像对待客人一样接待了他。公子光本是吴王诸樊的儿子，平常就认为在自己父亲兄弟四人中，王位应该传给季子。季子不肯接受王位，自己的父亲应该首先继位。若果不能传位给季子，公子光应接受王位。他暗地招纳贤能之士，准备一旦有机会便袭击吴王僚。

八年，吴王僚派公子光出兵攻打楚国，打败了楚国的军队，从居巢把楚国从前的太子建的母亲接来带回国。并趁势向北进军，打败了陈国、蔡国的军队。九年，公子光攻打楚国，攻陷了居巢、钟离两地。在此之前，楚国边境卑梁家的少女与吴国边境的女子争采桑叶，两家怒而互相残杀，两国边境

长官知道后，也大为恼怒进而互相攻打，楚国人扫荡了吴国的边境村庄。吴王对此十分恼怒，因此才出兵攻打楚国，攻占了两个城镇才善罢甘休。

伍子胥刚刚投奔吴国时，用攻打楚国的好处劝说吴王僚。公子光说：“伍子胥的父亲和哥哥被楚国杀害了，他只是为了报自己的私仇，对吴国来说哪里有什么好处！”由此伍子胥知道公子光另有打算，便寻求到一位叫专诸的勇士，把他献给公子光。公子光正中下怀，于是便对伍子胥以礼相待。伍子胥隐居到乡间从事耕种，等待着专诸的行动。

十二年冬天，楚平王去世。十三年春天，吴国打算趁楚国治丧期间出兵攻打它，指派公子盖余、烛庸带兵包围了楚国的六邑和濠邑。派遣季札出使晋国，观察诸侯的态度和举动。楚国调兵断绝了吴军的退路，吴国军队无法撤退。看到这种情景，吴国的公子光说：“这个时机可不能丧失啊！”他对专诸说：“此时不去索求更待何时！我才是真该继承王位的人，应该接位了，我打算现在就得到它。季子就是来了，也不会废除我的！”专诸说：“到了可以杀王僚的时候了。他母亲年老孩子幼弱，两个公子带兵在楚国打仗，楚国又断绝了他们的归路。如今吴王在外受到楚国的围困，在内没有刚正不阿的大臣，没有可以对付我们的。”公子光说：“我的身子，就是你的身子！”四月丙子日，公子光在暗室里埋伏下武士，邀请吴王僚来饮酒。吴王僚把军士排列在大道两旁，从王宫到公子光的家，大门、台阶、屋门、座席两侧，都安排下吴王僚的亲兵，人人手执短剑。公子光假称脚有毛病，进入暗室，指使专诸把匕首藏在烤鱼腹中端给吴王僚吃，手执匕首直刺吴王僚，专诸自己的胸膛也被吴王亲兵的短剑刺中，结果仍然杀死了王僚。公子光终于取得了王位，这就是吴王阖庐。阖庐便任命专诸的儿子担任上卿。

季子回来后，说：“假如先君的祭祀不被废绝，百官不再废除他们的君主，社稷仍然受到供奉，这也就是我的国君了。我还敢怨恨谁呢？痛悼死去的，侍奉活着的，顺待天意的安排。不是我发起的动乱，谁当君主就服从谁，这是先人们遵循的道理呀！”他来到王僚的墓前，哭着向旧日的君主汇报了出使的经过，然后回到自己的官府等待新君主下达命令。此时，吴国公子烛庸、盖余二人正带兵受到楚国军队的包围，听到公子光杀了王僚自立为王，便带领他们统领的军队投降楚国，楚王把他们封在舒邑。

吴王阖庐元年，提拔伍子胥担任行人并参与谋划国家大事。楚国诛杀了伯州犁，他的孙子伯嚭逃亡投奔到吴国，吴王用他作大夫。

三年，吴王阖庐携同伍子胥、伯嚭带兵攻打楚国，攻陷了舒邑，把出逃在外的吴国两个公子杀死。阖庐谋划攻入郢都，将军孙武说：“百姓太劳累，尚不可进军，姑且等待一些日子。”四年，再进军攻打楚国，夺取了六邑和濠邑。五年，攻打越国，战胜了它。六年，楚国派子常囊瓦攻打吴国。吴军迎击楚军，在豫章大败楚军，夺得了楚国的居巢才收兵。

九年，吴王阖庐向伍子胥、孙武请问说：“早先您说郢都尚不可打入，那么现在怎么样了呢？”两位回答说：“楚国将领子常很贪婪，唐国、蔡国都很怨恨他。君王决意大举进攻的话，一定要得到唐国、蔡国的协助才可以发兵。”阖庐听从了他们的意见，出动全国军队，与唐国、蔡国一道向西进军攻打楚国，军队进到汉水之滨。楚国也调兵抵御吴国军队，双方在汉江两岸布下了阵形。吴王阖庐的弟弟夫 打算出战，阖庐不许可。夫 说：“君王既然已经把军队交给了我，战争总是以有利于我为上策，还等待什么呢？”便率领他的部下五千军兵冒险袭击楚国军队，楚国的军队大败而逃。于是吴

王便挥兵追击败逃的楚军。待到追至郢都，交战五次，楚军失败五次。楚昭王逃出郢都，投奔郢城。郢公的弟弟要想杀死昭王，昭王与郢公一道又投奔随国。吴国军队就此进入郢都。伍子胥、伯嚭鞭打了楚平王的尸体，以报父仇。

十年春天，越国探听到吴王远在郢都，国内武装空虚，就出兵攻打吴国。吴国另外派遣一支军队迎击越军。楚国向秦国告急，秦国派遣军队营救楚国攻打吴国，吴国军队战败。阖庐的弟弟夫 看见秦国、越国接连打败吴军，吴王滞留楚国不走，便逃回吴国自立为吴王。阖庐听到这个消息，便带领军队回国，攻打夫 。夫 战败逃奔楚国。楚昭王趁此机会在九月重新回到郢都，而封夫 在堂溪，称为堂溪氏。十一年，吴王派太子夫差出兵攻打楚国，夺取了番邑。楚王害怕侵扰便离开郢都迁徙到都城。

十五年，孔子在鲁国担任国相。

十九年夏天，吴国攻打越国，越王句践在檣李迎击吴军。越国派遣敢死队出面挑战，他们排成三行来到吴军阵前，大声呼喊，并当着吴军的面自杀。就在吴国士兵全神贯注地观看时，越军趁机冲杀过去，在姑苏打败了吴军。作战中击伤了吴王的指头，吴军败退了七里地。吴王不久因伤病死。阖庐下令传位给太子夫差，对他说：“您能忘记句践杀父之仇吗？”回答说：“不敢忘！”三年后，他就向越国报仇。

吴王夫差元年，任命大夫伯嚭为太宰。训练军队作战射箭，时时刻刻不忘向越国报仇。二年，吴王调动全部精锐部队去攻打越国，在夫椒打败了越国的军队，报了姑苏之仇。越王句践把五千甲兵隐蔽在会稽，派大夫文种通过吴国的太宰嚭向吴王求和，请求允许全越国的男女作为吴国的奴隶。吴王准备答应越国的请求，伍子胥进谏说：“从前有过氏灭了斟灌去攻打斟寻，灭亡了夏后帝相。帝相的妃子后缙正在怀孕，逃在了有仍国，生下了少康。少康当上了有仍国的牧正。有过氏又要杀死少康，少康又逃奔到有虞国。有虞氏感念夏朝的恩德，便把两个女儿嫁给他并把纶邑封给他，使他拥有地方十里，人口五百。后来他便招集夏人的旧部，重整夏人的体制。派人引诱对方上当，从而灭亡了有过氏，恢复了大禹的功业，让夏人的祖先重新在祭祀中配享上帝，恢复了原有的统治。今天吴国不如有过氏强大，而句践却远远超过少康。现在不趁此消灭他，还要饶恕他，日后就很难制服他了。况且句践的为人很能忍耐，现在不消灭他，以后一定会懊悔的。”吴王不肯听从，只听太宰嚭的话，最后答应与越国媾和，签订了协定后撤兵离去。

七年，吴王夫差得知齐景公去世而大臣们争权夺利，新继位的国君年纪尚轻，便发兵北上攻打齐国。伍子胥进谏说：“越王句践粗茶淡饭，衣不穿绸缎，慰问死者家属，探看患病的人，这是想驱使他的百姓实现某个目标。这个人活着必然要成为吴国的患害。现在越国才是吴国的心腹之患，君王若不尽早除掉他，去忙于攻打齐国，不是很荒唐吗？”吴王根本听不进去，一心向北进军攻打齐国，在艾陵打败了齐国的军队。到达缙地后，传呼鲁哀公，向他索要一百套牛羊猪等祭品。季康子派子贡用周王室的礼法去劝说太宰嚭，才得以阻止。因而滞留在齐国、鲁国南部占领地。九年，替驺国去攻打鲁国，到达战地后，与鲁国互签盟约后才离去。十年，攻打了齐国后回国。十一年，再次向北攻打齐国。

越王句践带领他的部下来朝见吴王，献上了非常丰厚的礼物，吴王很高兴。只有伍子胥感到很害怕，说：“这是要葬送吴国啊！”进谏说：“越国

处于吴国的生死之地，今天在齐国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犹如得到的是石田，没有任何用处。况且《盘庚之诰》有劣种不可遗患的训导，商王朝正是遵守这一训导才得以兴盛的。”吴王不予采纳，派伍子胥出使齐国，伍子胥把他的儿子嘱托给齐国的鲍氏后，方回国向吴王复命。吴王听说这事后，勃然大怒，把属镂之剑赐给伍子胥要他自杀。临死时，伍子胥说：“在我的墓上种上梓树，让它长成可以做棺木的大树。把我的眼睛挖出来挂在吴国都城的东门之上，用来亲眼看着越国把吴国灭亡。”

齐国的鲍氏杀死了齐悼公。吴王听说后，在军门外哭了三天，就从海上出兵攻打齐国。齐国人打败了吴军，吴王才带领军队回国。

十三年，吴王召唤鲁国、卫国的君主在橐皋会盟。

十四年春天，吴王北上在黄池与诸侯会盟，想要称霸诸侯保全周王室。六月丙子日，越王句践出兵攻打吴国。乙酉日，越军五千人与吴军交战。丙戌日，俘虏了吴国太子友。丁亥日，攻入吴国都城。吴国人向吴王夫差报告了战败的消息，夫差很怕被诸侯知道这一消息。有人走漏了风声，吴王大为恼怒，在军营中把有关连的七人斩首示众。七月辛丑日，吴王与晋定公争当盟主。吴王说：“在周室中我的辈份最高。”晋定公说：“在姬姓诸侯中我是老大。”赵鞅气极，要动用军队攻打吴王，于是只好推举晋定公当盟主。吴王在会盟结束后，与晋定公告别，又准备攻打宋国。太宰嚭说：“仅仅打败就可以了，不能长久居住此地。”于是吴王便带兵回国。吴国国中没有了太子，国内无人主事，吴王滞留国外长久不归，军兵都极为疲惫，不得已只好用丰厚的礼物同越国媾和。

十五年，齐国的田常杀死了简公。

十八年，越国更加强大。越王句践再次带兵在笠泽打败吴国的军队。楚国灭亡了陈国。

二十年，越王句践再次出兵攻打吴国。二十一年，越军包围了吴国的都城。二十三年十一月丁卯日，越国军队打败了吴国军队。越王句践要把吴王夫差迁到甬东，给他百户民家住在那里。吴王夫差说：“我老了，不能再事奉君王了。我真后悔没有采用伍子胥的话，使自己落到这步田地。”就自刭而死。越王灭亡了吴国，诛杀了太宰嚭，认为他作为臣下不忠于自己的君主，然后班师回国。

太史公说：孔子曾经说过“太伯可说是道德最为高尚的了。三次以君位相让，老百姓真不知道怎样称颂他才好”。我读《春秋》古文，才知道中原的虞国与荆蛮的吴国是亲兄弟。延陵季子的仁德之心，仰慕道义无止境，看到一点微细的迹象就能知道本质的清浊。唉，真是一个阅历丰富见多识广的君子啊！

史记卷三十二 齐太公世家第二〔1〕

魏连科 注译

太公望吕尚者，〔2〕东海上人。〔3〕其先祖尝为四岳，〔4〕佐禹平水土甚有功。〔5〕虞夏之际封于吕，〔6〕或封于申，〔7〕姓姜氏。夏商之时，申、吕或封枝庶子孙，〔8〕或为庶人，尚其后苗裔也。〔9〕本姓姜氏，从其封姓，故曰吕尚。

【注释】〔1〕“齐”，古国名。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朝分封的诸侯国，姜姓。其地在今山东省北部。开国君主为吕尚，建都营丘（后称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春秋初期，齐桓公称霸，疆土扩大，东至海，西至黄河，南至泰山，北至无棣（今河北省盐山南）。春秋末年，齐政权为田氏所夺。至齐威王时，国力强盛，成为战国七雄之一。公元前二二一年，被秦国所灭。〔2〕“太公望”，周代齐国的始祖，姜姓，名牙。因其祖先曾封于吕，以地为氏，又因其在周初官太师，称师尚父，故又称吕尚。文王时号太公望。因其辅佐周武王灭商有功，封于齐，故称齐太公。俗又称之为姜子牙。〔3〕“东海上人”，东部海边的人，东海指山东之近海地区。〔4〕“四岳”，传说为尧舜时的四方部落首领。尧为部落联盟领袖时，四岳推举舜为继承人。舜继位后，四岳又推举禹辅佐舜。〔5〕“佐”，辅佐。“平”，治理。〔6〕“虞”，即有虞氏，传说中远古部落名，居于蒲坂（今山西永济西蒲州镇），舜为其领袖。“夏”，即夏后氏，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相传为夏后氏部落领袖禹子启所建立。传十三代十六王，约当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到前十六世纪左右。“吕”，古国名。一作甫，亦称有吕。姜姓。传为四岳之后，封于吕。其地在今河南南阳西。春秋初年被楚所灭。〔7〕“申”，古国名，姜姓。传为伯夷之后，其地在今陕西、山西之间。后来周宣王时，一部分东迁，分封于谢（今河南南阳），建立申国。春秋时被楚文王所灭。〔8〕“枝庶”，按我国古代的宗法制度，宗族的嫡长子派系称为正宗，非嫡系则称为枝庶。〔9〕“苗裔”，后世子孙。

吕尚盖尝穷困，年老矣，〔1〕以渔钓奸周西伯。〔2〕西伯将出猎，卜之，〔3〕曰“所获非龙非虺，〔4〕非虎非罴，〔5〕所获霸王之辅”。于是周西伯猎，果遇太公于渭之阳，〔6〕与语大说，〔7〕曰：“自吾先君太公曰‘当有圣人适周，〔8〕周以兴’。子真是邪？〔9〕吾太公望子久矣。”故号之曰“太公望”，载与俱归，立为师。〔10〕

【注释】〔1〕“年老矣”，据传当时吕尚已七十二岁。〔2〕“奸”，通“干”，干谒、进见。“周西伯”，即姬昌，时为商末周部落领袖。〔3〕“卜”，古人以火灼龟甲，取龟甲裂纹以测吉凶祸福。后世除龟卜之外，又有其他方法，如骨卜、玉卜等。〔4〕“虺”，音 ch9，通“螭”，传说中无角的龙。〔5〕“罴”，音 p0，兽名，俗称人熊。似熊而长头高脚，猛憨多力，能拔树木。〔6〕“渭”，水名，即今渭水，源自甘肃渭源县，东南流入陕西，横贯渭河平原，东流至潼关，入黄河。“阳”，山之南或水之北为阳。渭阳即渭水北岸。〔7〕“说”，音 yu8，通“悦”。〔8〕“吾先君太公”，古人称自己的父或祖父为太公。这里姬昌称其祖父古公亶父为太公。“适”，至，往。〔9〕“真”，正。“子真是邪”，犹言您正是其人吧？〔10〕“师”，师辅之官，辅佐西伯的最高军政长官。

或曰，太公博闻，尝事纣。〔1〕纣无道，〔2〕去之。游说诸侯，〔3〕无所遇，而卒西归周西伯。〔4〕或曰，吕尚处士，〔5〕隐海滨。周西伯拘姜里，〔6〕散宜生、闳夭素知而招吕尚。〔7〕吕尚亦曰：“吾闻西伯贤，又善养老，

盍往焉。”〔8〕三人者为西伯求美女奇物，献之于纣，以赎西伯。〔9〕西伯得以出，反国。〔10〕言吕尚所以事周虽异，〔11〕然要之为文武师。〔12〕

【注释】〔1〕“事”，侍奉。“纣”，商代的亡国之君。〔2〕“无道”，暴虐不施仁政。〔3〕“游说”，以福祸利害来往劝说诸侯。“说”，音shu①。〔4〕“卒”，终于。〔5〕“处士”，隐居不仕而有才德的人。〔6〕“拘”，囚禁。“姜里”，地名。故址在今河南汤阴县北。“姜”，音y%u。〔7〕“散宜生”，西周初年大臣。与闾夭、太颠等同辅周文王。文王被纣囚禁，他向商纣献有莘氏之女以及骊戎的文马，文王因而获释。后助武王灭商。“闾夭”，周初大臣。与散宜生、太颠同辅周文王。〔8〕“盍”，音h6，何不。〔9〕“赎”，用财物换回人身自由或抵押品。〔10〕“反”，同“返”。〔11〕“言吕尚所以事周虽异”，对于吕尚事周的经过虽然传闻异词。〔12〕“文武师”，周文王和周武王的师辅之臣。

周西伯昌之脱姜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1〕其事多兵权与奇计，〔2〕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3〕周西伯政平，〔4〕及断虞芮之讼，〔5〕而诗人称西伯受命曰文王。〔6〕伐崇、密须、犬夷，〔7〕大作丰邑。〔8〕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

【注释】〔1〕“阴谋修德”，暗中议定计谋，施行德政。〔2〕“兵权”，用兵的谋略。〔3〕“阴权”，阴谋权术。“宗”，推崇。“本谋”，权谋的主要策划者。此句犹言，后世研究军事以及周代权谋的人，都推崇太公为主要策划者。〔4〕“政平”，为政公平持正。〔5〕“虞”，古国名。周文王时建立的诸侯国，姬姓，开国君主是古公亶父之子虞仲的后代。其地在今山西平陆县北。公元前六五五年晋国假道攻虢时，被晋国所灭。“芮”，音ru①，古国名。周文王时建立的诸侯国，姬姓。其地在今陕西大荔朝邑城南。公元前六四一年被秦所灭。“虞芮之讼”，二国为疆界产生纠纷，周文王从中调解，并使二国归附于周。〔6〕“诗人称西伯受命曰文王”，《诗经·大明》有“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之句。〔7〕“崇”，古国名。其地在今陕西户县东。“密须”，古国名。其地在今甘肃灵台县西南。“犬夷”，亦称犬戎，部族名。周初活动于陕西彬县、岐山一带。〔8〕“丰邑”，西周都城。其地在今陕西长安西北沣河以西。

文王崩，〔1〕武王即位。〔2〕九年，欲修文王业，〔3〕东伐以观诸侯集否。〔4〕师行，师尚父左杖黄钺，〔5〕右把白旄以誓，〔6〕曰：“苍兕苍兕，〔7〕总尔众庶，〔8〕与尔舟楫，后至者斩！”遂至盟津。〔9〕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诸侯。〔10〕诸侯皆曰：“纣可伐也。”武王曰：“未可。”还师，与太公作此《太誓》。〔11〕

【注释】〔1〕“崩”，古代天子皇帝之死称为崩。〔2〕“武王”，即周武王姬发，西周王朝的建立者。继承其父文王的遗志，联合诸国，率军东下攻商，在牧野（今河南淇县西南）取得大胜，遂灭商，建立西周王朝。〔3〕“欲修文王业”，指武王打算实行文王的统一大业。〔4〕“东伐以观诸侯集否”，武王率军东征，以试探诸侯的态度。“集否”，是否率军聚集到他的麾下。〔5〕“杖”，手持。“黄钺”，以黄金为饰的铜钺，只有天子才能使用。后世成为帝王的仪仗。有时派大臣出征，亦假以黄钺，以示威重。〔6〕“白旄”，旗帜的一种，旗竿顶以旄牛尾为饰。“誓”，誓师时的誓词。〔7〕“苍兕”，水兽名，善奔突，能覆舟。以之名官，职掌舟楫。为使居官者尽其职守，常呼苍兕以为警。“兕”，音s①。〔8〕“总”，统领。“众庶”，众人。〔9〕“盟津”，即孟津，古津渡名。其地在今河南省孟津县东北黄河南岸。相传周武王伐纣，在此会盟诸侯渡河，故称盟津。〔10〕“不期而会”，事前没有约定，到时自动前来会师。句末“诸侯”二字为衍文。〔11〕“《太誓》”，《尚书》篇名，也作“泰誓”，

是周武王伐纣在孟津的誓词。

居二年，纣杀王子比干，〔1〕囚箕子。〔2〕武王将伐纣，卜龟兆，不吉，风雨暴至。群公尽惧，唯太公强之劝武王，〔3〕武王于是遂行。十一年正月甲子，〔4〕誓于牧野，〔5〕伐商纣。纣师败绩。纣反走，〔6〕登鹿台，〔7〕遂追斩纣。明日，武王立于社，〔8〕群公奉明水，〔9〕卫康叔封布采席，〔10〕师尚父牵牲，〔11〕史佚策祝，〔12〕以告神讨纣之罪。〔13〕散鹿台之钱，发巨桥之粟，〔14〕以振贫民。〔15〕封比干墓，〔16〕释箕子囚。迁九鼎，〔17〕修周政，与天下更始。〔18〕师尚父谋居多。

【注释】〔1〕“王子比干”，商代贵族，纣王的叔父，官少师。因屡次劝谏纣王，被挖心而死。〔2〕“箕子”，商代贵族，纣王的诸父，官太师。封于箕（今山西太谷东北）。因劝谏纣王，遭囚禁。周武王灭商后被释放。〔3〕“强之”，坚持出征之议。〔4〕“甲子”，此为甲子日。上古以干支纪日。干支是天干地支的合称。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为十干，也称天干；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为十二支，也称地支。天干地支一一相配，六十数为一周，俗称六十花甲子。后世又用干支纪年纪月。〔5〕“牧野”，古地名，其地在今河南淇县西南。“誓于牧野”，在牧野誓师。《尚书·牧誓》即是在牧野的誓词。〔6〕“反走”，即返走，回头逃跑。〔7〕“鹿台”，台名。商纣所筑，用以贮藏财物。其地在今河南汤阴朝歌镇南。据传“纣为鹿台七年而成，其大三里，高千尺，临望云雨”。〔8〕“社”，祭祀土神的场所。〔9〕“奉”，读为“捧”。“明水”，古代祭祀时以铜鉴收取的露水。〔10〕“卫康叔”，周代晋国的始祖，名封，周武王之弟。初封于康（今河南禹县西北），故称康叔。周公灭武庚后，把殷民士族和商故都周围地区封给他，国号卫。“布”，铺设。“采席”，即彩席。〔11〕“牲”，牺牲，做祭物的纯色全体牲畜，如牛、羊之类。〔12〕“史佚”，西周初期的史官，名佚，一作逸。史为官名。史佚又称作册逸、尹佚。“策祝”，读简策上的祝文，向天祷告。〔13〕“讨纣之罪”，讨伐纣王的罪名。〔14〕“巨桥”，古仓名。商代的大粮仓。其地在今河北省曲周县东北古衡漳水东岸。〔15〕“振”，通“赈”，救济。〔16〕“封”，封土增高坟头。〔17〕“九鼎”，古代象征国家政权的传国之宝。相传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象九州。成汤迁九鼎于商邑，周武王迁之于洛邑。〔18〕“更始”，除旧布新，开始新的生活。

于是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1〕封师尚父于齐营丘。〔2〕东就国，〔3〕道宿行迟。逆旅之人曰：〔4〕“吾闻时难得而易失。客寝甚安，殆非就国者也。”〔5〕太公闻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国。〔6〕莱侯来伐，〔7〕与之争营丘。营丘边莱。〔8〕莱人，夷也，〔9〕会纣之乱而周初定，未能集远方，〔10〕是以与太公争国。

【注释】〔1〕“王天下”，统一天下。“王”，音 w4ng，做动词用。〔2〕“营丘”，古邑名。其地在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北，以营丘山而得名。〔3〕“就国”，赴封国就位。〔4〕“逆旅”，旅舍、宾馆。〔5〕“殆”，大概、恐怕。〔6〕“黎明”，即黎明。〔7〕“莱侯”，莱为商代诸侯国，姜姓。春秋时为齐灵公所灭。其地在今山东黄县东南。〔8〕“边”，作动词用，靠近。〔9〕“夷”，远古时称东部落后部族为夷。有北狄、南蛮、西戎、东夷之说。〔10〕“集”，通“辑”，和睦。

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及周成王少时，管蔡作乱，〔1〕淮夷畔周，〔2〕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3〕“东至海，西至河，〔4〕南至穆陵，〔5〕北至无棣。〔6〕五侯九伯，〔7〕实得征之。”齐由此得征伐，〔8〕为大国。都营丘。

【注释】〔1〕“管”，即管叔，名鲜，周武王之弟。武王灭商后，封于管（今河南郑州）。“蔡”，即蔡叔，周武王之弟，武王灭商后，封于蔡（今河南上蔡西南）。武王去世，成王年幼，周公旦摄政，管、蔡不服，与商纣王之子武庚一起叛乱，被周公平定。管叔被杀，蔡叔被放逐。〔2〕“淮夷”，部族名。商周时活动于淮河流域一带。“畔”，通“叛”。〔3〕“召康公”，姬奭，周代燕国的始祖。因其采邑在召（今陕西岐山县西南），故称召公或召伯。武王灭商后，封召公于燕。成王时任少保，与周公旦分陕而治，陕以西由他治理。〔4〕“河”，指黄河。〔5〕“穆陵”，古邑名。其地在今山东临朐县南。〔6〕“无棣”，古邑名。其地在今山东无棣县北。〔7〕“五侯”，即公侯伯子男五等诸侯。“九伯”，九州之长。〔8〕“得征伐”，有权征伐其他诸侯之罪。

盖太公之卒百有余年，子丁公吕伋立。丁公卒，子乙公得立。乙公卒，子癸公慈母立。癸公卒，子哀公不辰立。

哀公时，纪侯谮之周，〔1〕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静，〔2〕是为胡公。胡公徙都薄姑，〔3〕而当周夷王之时。〔4〕

【注释】〔1〕“谮”，音z8n，诬陷。〔2〕“烹”，古代煮死人的一种酷刑。〔3〕“薄姑”，古国名。又作蒲姑或亳姑。其地在今山东博兴县东北。薄姑原为商的盟国。周成王即位时，随武庚和东方夷族反抗周朝，被周公所灭，作为齐的封地。〔4〕“周夷王”，公元前八八七年至前八五八年在位。

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与其党率营丘人袭攻杀胡公而自立，是为献公。献公元年，尽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治临菑。〔1〕

【注释】〔1〕“临菑”，古邑名。亦作临淄，以城临菑水而得名。故址在今山东淄博市东北。

九年，献公卒，子武公寿立。武公九年，周厉王出奔，〔1〕居彘。〔2〕十年，王室乱，大臣行政，号曰“共和”。〔3〕二十四年，周宣王初立。〔4〕

【注释】〔1〕“出奔”，出逃。〔2〕“彘”，音zh@，地名。其地在今山西霍县东北。〔3〕“共和”，公元前八四一年，国人起义，周厉王出逃，由共和伯摄行政事，号共和元年。一说由召公、周公共同辅政，号为共和行政。共十四年。周厉王死后，始归政于周宣王。这是中国历史上有正确纪年的开始。〔4〕“周宣王”，公元前八二七年至前七八二年在位。

二十六年，武公卒，子厉公无忌立。〔1〕厉公暴虐，故胡公子复入齐，齐人欲立之，乃与攻杀厉公。胡公子亦战死。齐人乃立厉公子赤为君，是为文公，〔2〕而诛杀厉公者七十人。〔3〕

【注释】〔1〕“厉公”，公元前八二四年至前八一六年在位。〔2〕“文公”，公元前八一五年至前八一四年在位。〔3〕“诛杀厉公者七十人”，处死杀害厉公的七十人。

文公十二年卒，子成公脱立。〔1〕成公九年卒，子庄公购立。〔2〕

【注释】〔1〕“成公”，公元前八一三年至前七九五年在位。〔2〕“庄公”，公元前七九四年至前七三一年在位。

庄公二十四年，犬戎杀幽王，〔1〕周东徙雒。〔2〕秦始列为诸侯。五十六年，晋弑其君昭侯。〔3〕

【注释】〔1〕“犬戎”，戎人的一支。“幽王”，即周幽王，周宣王子，名宫涅（音sh5ng）。公元前七八一年至前七七一年在位。他任用虢石父为政，横征暴敛，加之地震和旱灾，百姓流离失所。又进攻六济之戎，大败。因宠爱褒姒，废申后和太子宜

白。申后联合曾、犬戎筹攻周，幽王被杀于骊山下，西周灭亡。〔2〕“雒”，音 luò，通“洛”，都邑名。其地在今河南洛阳市西。〔3〕“晋弑其君昭侯”，晋昭侯封其叔父成师于曲沃，号桓叔。桓叔好德，国人归附。公元前七三九年，晋大臣潘父杀其君昭侯而迎曲沃桓叔。桓叔欲入晋，晋人发兵拒之，桓叔败还。晋人立昭侯子平为君，是为孝侯。

六十四年，庄公卒，子釐公禄甫立。〔1〕

【注释】〔1〕“釐公”，公元前七三一年至前六九八年在位。“釐”，音 xī。

釐公九年，鲁隐公初立。〔1〕十九年，鲁桓公弑其兄隐公而自立为君。

〔2〕

【注释】〔1〕“鲁隐公”，公元前七二二年至前七一二年在位。〔2〕“鲁桓公弑其兄隐公而自立为君”，鲁惠公立少子公子允（即鲁桓公）为太子，因公子允年少，公子息（即鲁隐公）摄政。公子挥为公子允袭杀隐公，立公子允，是为桓公。

二十五年，北戎伐齐。〔1〕郑使太子忽来救齐，〔2〕齐欲妻之。〔3〕忽曰：“郑小齐大，非我敌。”〔4〕遂辞之。

【注释】〔1〕“北戎”，部族名，又称山戎，居于今河北省东部。春秋时与齐、郑、燕等国接壤。〔2〕“太子忽”，郑庄公之子。〔3〕“妻之”，以女嫁给他。“妻”作动词用。〔4〕“敌”，相当、匹配。

三十二年，釐公同母弟夷仲年死。其子曰公孙无知，釐公爱之，令其秩服奉养比太子。〔1〕

【注释】〔1〕“秩服”，俸禄和服饰宫室等级。“奉养”，供应。“比”，等于。

三十三年，釐公卒，太子诸儿立，是为襄公。〔1〕

【注释】〔1〕“襄公”，公元前六九七年至前六八六年在位。

襄公元年，始为太子时，尝与无知斗，及立，绌无知秩服，〔1〕无知怨。

【注释】〔1〕“绌”，通“黜”，废除、贬退。

四年，鲁桓公与夫人如齐，〔1〕齐襄公故尝私通鲁夫人。鲁夫人者，〔2〕襄公女弟也，自釐公时嫁为鲁桓公妇，及桓公来而襄公复通焉。鲁桓公知之，怒夫人，夫人以告齐襄公。齐襄公与鲁君饮，醉之，使力士彭生抱上鲁君车，因拉杀鲁桓公，〔3〕桓公下车则死矣。鲁人以为让，〔4〕而齐襄公杀彭生以谢鲁。〔5〕

【注释】〔1〕“如”，至、到。〔2〕“鲁夫人”，名文姜，齐襄公同父异母妹妹。〔3〕“拉杀”，折断肋骨致死。〔4〕“让”，责备、责难。〔5〕“谢”，谢罪、道歉。

八年，伐纪，〔1〕纪迁去其邑。

【注释】〔1〕“纪”，古国名。其地在今山东寿光县南。

十二年，初，襄公使连称、管至父戍葵丘，〔1〕瓜时而往，〔2〕及瓜而代。〔3〕往戍一岁，卒瓜时而公弗为发代。〔4〕或为请代，公弗许。故此二人怒，因公孙无知谋作乱，连称有从妹在公宫，〔5〕无宠，使之间襄公，〔6〕曰：“事成以女为无知夫人。”〔7〕冬十二月，襄公游姑蔑，〔8〕遂猎沛丘，〔9〕见彘，〔10〕从者曰“彭生”。公怒，射之，彘人立而啼。〔11〕公惧，坠车伤足，失屣。〔12〕反而鞭主屣者第三百。蒍出宫。而无知、连称、管至父等闻公伤，乃遂率其众袭宫。逢主屣蒍，蒍曰：“且无入惊宫，惊宫未易入也。”无知弗信，蒍示之创，〔13〕乃信之。待宫外，令蒍先入。蒍先入，即

匿襄公户间。^{〔14〕}良久，无知等恐，遂入宫。蒍反与宫中及公之幸臣攻无知等，^{〔15〕}不胜，皆死。无知入宫，求公不得。或见人足于户间，发视，乃襄公，遂弑之，^{〔16〕}而无知自立为齐君。

【注释】〔1〕“连称、管至父”，齐国大夫。“戍”，守卫。“葵丘”，古邑名。春秋时齐地。其地在今山东淄博市境。〔2〕“瓜时”，瓜熟的时节。按当时的时令，瓜时在农历七月。〔3〕“及瓜”，指第二年瓜熟的时节。〔4〕“卒瓜时”，瓜节终结时。“发代”，派遣代替者。〔5〕“从妹”，堂妹。〔6〕“间”，音 ji4n，窥伺机会。〔7〕“女”，音 r(，通“汝”，你。“夫人”，诸侯之妻称夫人。〔8〕“姑棼”，地名，又名薄姑。其地在今山东博兴县东南。“棼”，音 f6n。〔9〕“沛丘”，地名，又称沮丘、贝丘。其地在山东博兴县薄姑东南。〔10〕“彘”，野猪。〔11〕“人立”，像人一样站立。〔12〕“屨”，音 j)，以麻葛为质的鞋子。〔13〕“创”，音 chu1ng，伤口。〔14〕“匿”，隐藏。〔15〕“幸臣”，受宠幸的臣子。〔16〕“弑”，臣杀君、子杀父母曰弑。

桓公元年春，^{〔1〕}齐君无知游于雍林。^{〔2〕}雍林人尝有怨无知，及其往游，雍林人袭杀无知，告齐大夫曰：“无知弑襄公自立，臣谨行诛。^{〔3〕}唯大夫更立公子之当立者，唯命是听。”

【注释】〔1〕“桓公”，名小白，齐襄公弟。公元前六八五年至前六四三年在位。任用管仲，富国强兵。以尊王攘夷为号召，多次大会诸侯，成为春秋时第一个霸主。〔2〕“雍林”，地名。其地当在临淄附近。〔3〕“谨行诛”，很谨慎地将他杀死。是一种辞令。

初，襄公之醉杀鲁桓公，通其夫人，杀诛数不当，^{〔1〕}淫于妇人，数欺大臣，群弟恐祸及，故次弟纠奔鲁。其母鲁女也。管仲、召忽傅之。^{〔2〕}次弟小白奔莒，^{〔3〕}鲍叔傅之。^{〔4〕}小白母，卫女也，^{〔5〕}有宠于釐公。小白自少好善大夫高傒。^{〔6〕}及雍林人杀无知，议立君，高、国先阴召小白于莒。^{〔7〕}鲁闻无知死，亦发兵送公子纠，而使管仲别将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带钩。^{〔8〕}小白详死，^{〔9〕}管仲使人驰报鲁。鲁送纠者行益迟，六日至齐，则小白已入，高傒立之，是为桓公。

【注释】〔1〕“数”，音 shu0，屡屡、多次。“不当”，罪不当死。〔2〕“管仲”，名夷吾，字仲，颖上人。辅佐齐桓公进行改革，富国强兵，使之成为春秋霸主之首。“召忽”，齐大夫，为辅公子纠而自杀。〔3〕“莒”，音 j(，古国名。西周分封的诸侯国，己姓，一说曹姓。开国君主是兹舆期，建都计斤（一作介根，在今山东胶县西南）春秋初年迁于莒（今山东莒县）。公元前四三一年被楚所灭。〔4〕“鲍叔”，即鲍叔牙，春秋时齐国大夫，以知人著称。齐桓公任其为宰，他辞谢，保举管仲，齐用管仲，国力日强。〔5〕“卫女也”，卫国女子嫁于鲁釐公，生齐桓公。〔6〕“高傒”，齐国正卿。高氏为齐国权势之族，管仲曾服事于高傒家，经鲍叔牙推荐，管仲任齐桓公之相。〔7〕“国”，国懿仲。国氏亦为春秋时齐国贵族，世代为上卿。〔8〕“带钩”，束腰皮带上的金属钩。〔9〕“详”，通“佯”，伪装。

桓公之中钩，详死以误管仲，^{〔1〕}已而载温车中驰行，^{〔2〕}亦有高、国内应，故得先入立，发兵距鲁。^{〔3〕}秋，与鲁战于乾时，^{〔4〕}鲁兵败走，齐兵掩绝鲁归道。^{〔5〕}齐遗鲁书曰：^{〔6〕}“子纠兄弟，弗忍诛，请鲁自杀之。召忽、管仲仇也，请得而甘心醢之。^{〔7〕}不然，将围鲁。”鲁人患之，遂杀子纠于笙渚。^{〔8〕}召忽自杀，管仲请囚。^{〔9〕}桓公之立，发兵攻鲁，心欲杀

管仲。^{〔10〕}鲍叔牙曰：“臣幸得从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无以增君。君将治齐，即高傒与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11〕}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国重，不可失也。”于是桓公从之。乃详为召管仲欲甘心，实欲用之。管仲知之，故请往。鲍叔牙迎受管仲，及堂阜而脱桎梏，^{〔12〕}斋祓而见桓公。^{〔13〕}桓公厚礼以为大夫，任政。

【注释】〔1〕“详死以误管仲”，齐桓公装死以延误管仲的行动。〔2〕“温车”，又称辘车、辘凉车。本是古代一种卧车，有篷有窗，可以调节冷热。后世专用以载尸，成为丧车的专名。这里即指丧车。〔3〕“距”，通“拒”，抵抗。〔4〕“乾时”，齐地名。其地在今山东益都县境。〔5〕“掩绝”，阻绝、切断。〔6〕“遗”，音 w8i，交送。〔7〕“甘心”，因解恨而感称心、快意。“醢”，音 h3i，把人剁成肉酱。〔8〕“笙渎”，又名句渎，鲁地。其地在今山东菏泽市北。“渎”，音 dòu。〔9〕“管仲请囚”，管仲请求把自己囚禁起来。〔10〕“心欲杀管仲”，“心”当为“必”之俟。上文已言“召忽、管仲仇也，请得而甘心醢之”，不待此时“心欲杀之”。管仲辅佐公子纠，又射中桓公带钩，桓公必欲杀之而后快。因鲍叔牙之劝，桓公才转心欲用之。〔11〕“霸王”，成就霸王之业。古代称有天下者为王，诸侯之长为霸。〔12〕“堂阜”，地名，其地在今山东蒙阳县西北。“桎梏”，音 zh@g)，脚镣手铐。〔13〕“斋祓”，斋为沐浴更衣素食，祓为除灾祈福的仪式。“祓”，音 f*。

桓公既得管仲，与鲍叔、隰朋、高傒修齐国政，^{〔1〕}连五家之兵，^{〔2〕}设轻重鱼盐之利，^{〔3〕}以赡贫穷，^{〔4〕}禄贤能，^{〔5〕}齐人皆说。

【注释】〔1〕“隰朋”，齐国大夫，帮助管仲辅佐桓公，成就霸业。管仲临终时向齐桓公推荐隰朋可任齐相。后隰朋与管仲同年去世。“隰”，音 x0。〔2〕“五家之兵”，古代一种军政合一的户籍制度。据《管子·小匡》，规定五家为轨，设轨长：战时每家出一人，五人为伍，轨长率领。这是最基层的军政组织。〔3〕“轻重”，指货币，取以轻驭重之义。这里指铸造货币，控制物价。“渔盐”，指渔业盐业的税收。〔4〕“赡”，音 sh4n，赡养、救济。〔5〕“禄”，俸禄。这里作动词用，使贤能之人得到俸禄。二年，伐灭郟，〔1〕郟子奔莒。初，桓公亡时，过郟，郟无礼，〔2〕故伐之。

【注释】〔1〕“郟”，音 t2n，古国名，相传为少皞的后裔所封之地。其地在今山东郟城县西南。〔2〕“无礼”，不以礼接待。

五年，伐鲁，鲁将师败。鲁庄公请献遂邑以平，^{〔1〕}桓公许，与鲁会柯而盟。^{〔2〕}鲁将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于坛上，^{〔3〕}曰：“反鲁之侵地！”^{〔4〕}桓公许之。已而曹沫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后悔，欲无与鲁地而杀曹沫。管仲曰：“夫劫许之而倍信杀之，^{〔5〕}愈一小快耳，^{〔6〕}而弃信于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于是遂与曹沫三败所亡地于鲁。^{〔7〕}诸侯闻之，皆信齐而欲附焉。七年，诸侯会桓公于甄，^{〔8〕}而桓公于是始霸焉。

【注释】〔1〕“遂邑”，鲁城名。其地在今山东宁阳县北。“平”，讲和。〔2〕“柯”，齐邑名。其地在今山东东阿县西南。〔3〕“劫”，以暴力胁迫。“坛”，土筑之高台。古代以坛为祭天神及远祖之所。遇大事，如朝会、盟誓、封拜等，都立坛以示郑重。〔4〕“反”，通“返”，归还。〔5〕“倍”，通“背”，背弃。〔6〕“愈”，音 y*，满足，快意。〔7〕“三败所亡地”，指鲁国因三次战败被齐所掠取的土地。〔8〕“甄”，卫地。其地在今山东甄城县西北。

十四年，陈厉公子完，^{〔1〕}号敬仲，来奔齐。齐桓公欲以为卿，^{〔2〕}让；于是以为工正。^{〔3〕}田成子常之祖也。^{〔4〕}

【注释】〔1〕“陈完”，即田敬仲，春秋时齐国大夫，陈厉公之子。公元前六七

二年，陈国内乱，他出奔齐国，改姓田氏。被齐桓公任为工政。其后代逐渐强大，传至田和，终于夺取齐国政权。〔2〕“卿”，古代高级长官或爵位的称谓。春秋时，天子、诸侯的高级长官都称卿。〔3〕“工正”，官名，百工之长。〔4〕“田成子”，即陈成子，名恒。春秋时期齐国大臣。继其父陈釐子之后，继续以小斗进大斗出，争取民心。公元前四八一年，杀死齐简公，拥立齐平公，任相国，尽杀公族中的强者，专齐国之政。

二十三年，山戎伐燕，〔1〕燕告急于齐。〔2〕齐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还。〔3〕燕庄公遂送桓公入齐境。〔4〕桓公曰：“非天子，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无礼于燕。”于是分沟割燕君所至与燕，命燕君复修召公之政，〔5〕纳贡于周，如成康之时。诸侯闻之，皆从齐。

【注释】〔1〕“燕”，音 y1n，古国名。本作匱、郳。公元前十一世纪周分封的诸侯国，姬姓，开国君主是召公奭。其地在今河北北部及辽宁西端，建都蓟（今北京西南）。燕昭王时，疆城扩大。公元前二二二年被秦所灭。〔2〕“告急”，报告危难请求援助。〔3〕“孤竹”，古国名。存在于商、西周、春秋时期。伯夷、叔齐即商末西周初年孤竹君的儿子。其地在今河北省卢龙县南。〔4〕“燕庄公”，公元前六九 年至前六五七年在位。〔5〕“复修召公之政”，恢复召公时的德政。

二十七年，鲁湣公母曰哀姜，〔1〕桓公女弟也。哀姜淫于鲁公子庆父，〔2〕庆父弑湣公，哀姜欲立庆父，鲁人更立釐公。桓公召哀姜，杀之。

【注释】〔1〕“鲁湣公”，“湣”通“闵”。公元前六六一年至前六五九年在位。〔2〕“庆父”，即仲庆父、共仲，亦称孟氏。鲁庄公的庶兄。他杀死继位的子般和闵公，逃亡到莒。鲁国贿赂求莒送归，庆父在归途中自杀。后人常把制造内乱的人比之为庆父，“庆父不死，鲁难未已”这句成语即由此而来。

二十八年，卫文公有狄乱，〔1〕告急于齐。齐率诸侯城楚丘而立卫君。〔2〕

【注释】〔1〕“卫文公”，名辟疆，后改名毁。初因内乱，出奔于齐。卫懿公九年（公元前六六 年），卫被狄攻灭，齐桓公来救，筑楚丘，立以为君。本文即叙述这段史实。“狄”，部族名，亦作“翟”。春秋前，活动于太行山两侧（河北省中南部、河南省北部、山西等地区），经常骚扰齐、鲁、晋、卫、宋、邢等国。〔2〕“城”，筑城，作动词用。“楚丘”，卫国都城，其地在今河南滑县东。卫都城原在朝歌（今河南淇县），因被狄攻灭，迁楚丘。

二十九年，桓公与夫人蔡姬戏船中。蔡姬习水，〔1〕荡公，〔2〕公惧，止之，不止，出船，怒，归蔡姬，〔3〕弗绝。蔡亦怒，〔4〕嫁其女。桓公闻而怒，兴师往伐。

【注释】〔1〕“习水”，熟习水性。〔2〕“荡”，晃动。〔3〕“归蔡姬”，蔡姬为蔡国之女，齐桓公将其遣归蔡国。〔4〕“蔡”，古国名。公元前十一世纪周分封的诸侯国。开国君主是周武王之弟叔度，因随同武庚反叛，被周公放逐。后改封其子蔡仲于此，建都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春秋时常受楚国的逼迫，多次迁移。平侯迁新蔡（今属河南），昭侯迁州来（今安徽凤台），称为下蔡。公元前四四七年被楚国所灭。其时蔡君为蔡穆侯。

三十年春，齐桓公率诸侯伐蔡，蔡溃。〔1〕遂伐楚。楚成王兴师问曰：“何故涉吾地？”〔2〕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若实征之，〔3〕以夹辅周室。’〔4〕赐我先君履，〔5〕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楚贡包茅不入，〔6〕王祭不具，〔7〕是以来责。昭王南征不复，〔8〕是以来问。”楚王曰：“贡之不入，有之，寡人罪也，〔9〕敢

不共乎！^{〔10〕}昭王之出不复，君其问之水滨。”齐师进次于陜。^{〔11〕}夏，楚王使屈完将兵扞齐，^{〔12〕}齐师退次召陵。^{〔13〕}桓公矜屈完以其众。^{〔14〕}屈完曰：“君以道则可；^{〔15〕}若不，则楚方城以为城，^{〔16〕}江、汉以为沟，^{〔17〕}君安能进乎？”乃与屈完盟而去。过陈，陈袁涛涂诈齐，^{〔18〕}令出东方，觉。^{〔19〕}秋，齐伐陈。是岁，晋杀太子申生。^{〔20〕}

【注释】〔1〕“溃”，战败逃散。〔2〕“涉”，到。对于齐国的入侵，仅用“涉”字，显然是一种外交辞令。〔3〕“若”，你。“实”，得以，〔4〕“夹辅”，左右扶持。“周室”，周天子、周家王朝。〔5〕“履”，履历，这里指齐国初封时的疆域。〔6〕“包茅”，古代祭祀时，用以滤酒的青茅草束。也作“苞茅”。是楚地特产植物。“不入”，没有进贡。〔7〕“王祭不具”，周王的祭祀用品不具备。〔8〕“昭王南征不复”，周昭王名瑕，康王之子。南攻楚国，溺死于汉水之滨。齐桓公借包茅不入、昭王之死，兴师问罪。〔9〕“寡人”，犹言寡德之人，古代王侯士大夫自谦之词。〔10〕“共”，通“供”，供给。〔11〕“次”，驻扎。“陜”，楚地名。其地在今河南鄆城县。〔12〕“屈完”，楚国大夫。以此次以理屈齐桓公，使之退兵而著名。“将兵”，率兵。“扞”，抵御。〔13〕“召陵”，楚邑名。故城在今河南鄆城县东。“召”，音sh4o。〔14〕“矜屈完”，向屈完夸耀。“矜”，音j9n。〔15〕“道”，道理、正义。〔16〕“方城”，方城为春秋楚国所筑的长城，北起今之河南方城县北，南至泌阳县北。〔17〕“江、汉”，长江和汉江。“沟”，城外的护城河。〔18〕“陈”，古国名。妫姓。开国君主为胡公满，相传是舜的后代，周武王灭商后所封。建都宛丘（今河南淮阳），有今河南东南部和安徽一部分。公元前四七九年被楚国所灭。“袁涛涂”，陈国大夫，他讨厌齐兵回师途中路过陈地，骗齐桓公，令其从东道回师。东道路恶难行，齐桓公发觉，抓走袁涛涂。〔19〕“觉”，发觉。〔20〕“太子申生”，晋献公之太子。献公宠爱骊姬，欲立骊姬所生子奚齐，使申生居曲沃。骊姬进谗言，申生被迫自杀。

三十五年夏，会诸侯于葵丘。^{〔1〕}周襄王使宰孔赐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2〕}命无拜。桓公欲许之，管仲曰：“不可。”乃下拜受赐。秋，复会诸侯于葵丘，益有骄色。周使宰孔会。诸侯颇有叛者。晋侯病，^{〔3〕}后，遇宰孔。宰孔曰：“齐侯骄矣弟无行。”^{〔4〕}从之。是岁，晋献公卒，^{〔5〕}里克杀奚齐、卓子，^{〔6〕}秦穆公以夫人入公子夷吾为晋君。^{〔7〕}桓公于是讨晋乱，至高梁，^{〔8〕}使隰朋立晋君，还。

【注释】〔1〕“葵丘”，宋邑名。故城在今河南兰考县境。〔2〕“周襄王”，周惠王子，名郑。公元前六五一年至前一六九年在位。“宰孔”，周朝太宰周公姬孔。“胙”，音zuò，祭祀用的肉。“文武胙”，祭祀周文王、周武王用的祭肉。以此来赏赐齐桓公，以示尊重。“彤弓矢”，朱红色的弓箭。古代帝王以此赏赐有功的诸侯大臣，可以专征伐之权。“大路”，亦作大辂，一种美玉装饰的大车。〔3〕“晋侯”，指晋献公。〔4〕“弟”，通“第”。“弟无行”，即且不要去。〔5〕“晋献公”，公元前六七六年至前一六五年在位。名诡诸，晋武公之子。淫父妾齐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戎女，生重耳、夷吾。又伐骊戎，获骊姬，生奚齐；骊姬之妹又生卓子。骊姬得宠，欲立其子奚齐，杀太子申生，逐重耳、夷吾，引起内乱。〔6〕“里克”，晋献公时大夫。晋献公曾派太子申生去伐东山皋落氏，里克劝谏，晋献公不听。申生被迫自杀。后里克杀奚齐、卓子，而迎立夷吾，是为惠公。夷吾虑里克为变，将其赐死。〔7〕“夫人”，即秦穆公夫人，夷吾的异母姐姐。〔8〕“高梁”，晋地名。其地在今山西临汾市东北。

是时周室微，唯齐、楚、秦、晋为强。晋初与会，^{〔1〕}献公死，国内乱。

秦穆公辟远，〔2〕不与中国会盟。〔3〕楚成王初收荆蛮有之，〔4〕夷狄自置。〔5〕唯独齐为中国会盟，〔6〕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诸侯宾会。〔7〕于是桓公称曰：〔8〕“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9〕北伐山戎、离枝、孤竹；〔10〕西伐大夏，〔11〕涉流沙；〔12〕束马悬车登太行，〔13〕至卑耳山而还。〔14〕诸侯莫违寡人。〔15〕寡人兵车之会三，〔16〕乘车之会六，〔17〕九合诸侯，〔18〕一匡天下。〔19〕昔三代受命，〔20〕有何以异于此乎？吾欲封泰山，〔21〕禘梁父。”〔22〕管仲固谏，不听；乃说桓公以远方珍怪物至乃得封，桓公乃止。

【注释】〔1〕“晋初与会”，晋国刚刚参与诸侯的会盟。〔2〕“辟”，通“僻”，偏僻。〔3〕“中国”，指中原地区。〔4〕“楚成王初收荆蛮有之”，指楚成王平定楚地的各部族、侯国。〔5〕“自置”，自己置身诸侯会盟之外。〔6〕“唯独齐为中国会盟”，只有齐国主持中原地区诸侯的会盟。〔7〕“宾会”，顺从地来赴会。〔8〕“称”，声称、表白。〔9〕“望”，古代祭祀山川曰望。遥望而祭，故称。“熊山”，又称熊耳山，在今河南省西部卢氏县、洛宁县南。〔10〕“离枝”，古国名，又名令支。其地在今河北省迁安县西。〔11〕“大夏”，地名。其地在今山西太原市南。〔12〕“流沙”，沙漠。在今山西平陆县东。〔13〕“束马悬车”，山路险隘难行，包裹马脚，挂牢车子，以防滑入山涧。“太行”，山名。南北绵延河南、河北、山西三省。〔14〕“卑耳山”，即辟耳山，在今山西平陆县西北。〔15〕“莫违寡人”，没有人违背我的命令。〔16〕“兵车之会三”，因战争而会盟三次。据旧注，指公元前六八一年平宋乱，前六五六年侵蔡、伐楚，前六五四年代郑、围新城。〔17〕“乘车之会六”，非战事的会盟六次。据旧注，鲁庄公十四年会于鄆（卫地，故城在今山东鄆城县）；十五年又会于鄆；十六年盟于幽（宋地）；僖公五年会于首止（卫地，故城在今河南睢县东南）；八年会于洮（曹地，故城在今山东鄆城县）；九年会于葵丘。按，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与下文的九合诸侯，都不必拘泥于三、六、九之数。实际上齐桓公主持的会盟不止此数，有人指出兵车之会四次，乘车之会十一次等等。古代形容多次，往往用三、六、九等数字来表达，这类例子很多。〔18〕“合”，会合。〔19〕“一匡天下”，匡即匡正。此指鲁僖公八年洮之会确定了周襄王继天子位一事。〔20〕“三代”，指夏、商、周三代。〔21〕“封泰山”，封即封禅。古代儒者以为泰山最高，故而祭泰山成为帝王祭天地的盛大典礼。在泰山筑土为坛祭天，报天之功，称封；在泰山下梁父山上辟场祭地，报地之功，称禘。这实际上是帝王向世人炫耀文治武功的活动。后来秦始皇、汉武帝都曾到泰山封禅，刻石纪功。〔22〕“梁父”，山名。为泰山南坡一座小山，在今山东新泰县西。

三十八年，周襄王弟带与戎、翟合谋伐周，齐使管仲平戎于周。〔1〕周欲以上卿礼管仲，〔2〕管仲顿首曰：“臣陪臣，〔3〕“安敢！”三让，乃受下卿礼以见。三十九年，周襄王弟带来奔齐。齐使仲孙请王，〔4〕为带谢。襄王怒，弗听。

【注释】〔1〕“平戎于周”，调解平息戎人与周朝的争端。〔2〕“上卿”，按周代官制，最尊贵的诸侯臣称上卿。“礼”，礼节，这里作动词用，即按上卿的礼仪接待。〔3〕“陪臣”，诸侯的大夫称为陪臣。〔4〕“仲孙”，即仲孙湫，齐桓公时大夫。“请王”，请见周天子。

四十一年，秦穆公虜晋惠公，〔1〕复归之。是岁，管仲、隰朋皆卒。管仲病，桓公问曰：“群臣谁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2〕对曰：“杀子以适君，非人情，不可。”公曰：“开方如何？”〔3〕对曰：“倍亲以适君，非人情，难近。”公曰：“竖刀如何？”〔4〕对

曰：“自宫以适君，^{〔5〕}非人情，难亲。”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专权。

【注释】〔1〕“秦穆公虏晋惠公”，晋献公死后，秦穆公将逃往秦国的献公之子夷吾送还晋国，立为君，是为惠公。在此之前，夷吾曾答应事成之后，割晋西河之地给秦国，后反悔，不与秦地。秦穆公伐晋，虏惠公而回。穆公夫人为惠公姊，请送回晋惠公，于是惠公得以返国。〔2〕“易牙”，一作狄牙，齐桓公宠幸的近臣。雍国人，名巫，亦称雍巫。长于调味，善逢迎，相传曾烹其子为羹以献齐桓公。管仲死后，他与竖刀、开方共同专权。桓公死，诸子争立，他与竖刀杀害群吏，立公子无亏，太子昭奔宋，齐国因此发生内乱。〔3〕“开方”，齐桓的宠臣。本卫国公子，仕齐。后与竖刀、易牙乱齐。《韩非子·难一》说：“管仲曰……闻开方事君十五年，齐、卫之间，不容数日行，弃其母，久宦不归。其母不爱，安能爱君。”〔4〕“竖刀”，“刀”一作“刁”。齐桓公近臣，阉官。〔5〕“自宫”，自行阉割。四十二年，戎伐周，周告急于齐，齐令诸侯各发卒戍周。〔1〕是岁，晋公子重耳来，〔2〕桓公妻之。〔3〕

【注释】〔1〕“戍周”，保卫周朝。〔2〕“重耳”，即晋文公，公元前六三六年至前六二八年在位。初因献公立幼子为嗣，流亡在外十九年，后由秦送回即位。整顿内政，国力强盛，城濮之战后，成为霸主。此时重耳在流亡中投奔齐国。〔3〕“桓公妻之”，据本书《晋世家》：“至齐，齐桓公厚礼，而以宗女妻之。”桓公把本族女子嫁给重耳。

四十三年。初，齐桓公之夫人三：曰王姬、徐姬、蔡姬，皆无子。桓公好内，^{〔1〕}多内宠，^{〔2〕}如夫人者六人，^{〔3〕}长卫姬，^{〔4〕}生无诡；少卫姬，生惠公元；郑姬，生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华子，^{〔5〕}生公子雍。桓公与管仲属孝公于宋襄公，^{〔6〕}以为太子。雍巫有宠于卫共姬，因宦者竖刀以厚献于桓公，亦有宠，桓公许之立无诡。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齐桓公卒。易牙入，与竖刀因内宠杀群吏，^{〔7〕}而立公子无诡为君。太子昭奔宋。

【注释】〔1〕“好内”，贪好女色。〔2〕“内宠”，得宠的姬妾。〔3〕“如夫人”，指小妾。诸侯之正妻称夫人，小妾称如夫人，因得宠，礼数如夫人，故称。〔4〕“卫姬”，卫国之女。下郑姬、葛嬴、密姬等均该国之女。〔5〕“宋华子”，宋国华氏之女。〔6〕“属”，通“嘱”，托付。“宋襄公”，宋国君主，名兹父。公元前六五一年至前六三七年在位。〔7〕“内宠”，这里内宠指宫内有权势的内官。与上文之内宠义别。

桓公病，五公子各树党争立。及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宫中空，莫敢棺。^{〔1〕}桓公尸在床上六十七日，尸虫出于户。十二月乙亥，无诡立，乃棺赴，^{〔2〕}辛巳夜，斂殡。^{〔3〕}

【注释】〔1〕“莫敢棺”，没人敢以棺木殓尸。〔2〕“棺赴”，将死者棺殓，发出讣告。“赴”通“讣”。〔3〕“斂殡”，“斂”通“殓”。将死者装入棺木，置于堂上，供人吊祭。

桓公十有余子，要其后立者五人：^{〔1〕}无诡立三月死，无谥；次孝公；次昭公；次懿公；次惠公。孝公元年三月，^{〔2〕}宋襄公率诸侯兵送齐太子昭而伐齐。齐人恐，杀其君无诡。齐人将立太子昭，四公子之徒攻太子，太子走宋，宋遂与齐人四公子战。五月，宋败齐四公子师而立太子昭，是为齐孝公。宋以桓公与管仲属之太子，故来征之。以乱故，八月乃葬齐桓公。

【注释】〔1〕“要”，总计。〔2〕“孝公元年”，为公元前六四二年。齐孝公，

公元前六四二年至前六三三年在位。

六年春，齐伐宋，以其不同盟于齐也。^{〔1〕}夏，宋襄公卒。七年，晋文公立。

【注释】〔1〕齐孝公二年，齐主持诸侯会盟。因有齐桓公的余威，诸侯来与会。宋襄公欲继齐桓公称霸，不参加齐国主持的会盟。

十年，孝公卒，孝公弟潘因卫公子开方杀孝公子而立潘，是为昭公。^{〔1〕}昭公，桓公子也，其母曰葛嬴。

【注释】〔1〕“昭公”，公元前六三二年至前六一三年在位。

昭公元年，晋文公败楚于城濮，^{〔1〕}而会诸侯践土，^{〔2〕}朝周，^{〔3〕}天子使晋称伯。^{〔4〕}六年，翟侵齐。晋文公卒。秦兵败于殽。^{〔5〕}十二年，秦穆公卒。

【注释】〔1〕“城濮”，卫地名。其地在今山东鄄城县西南临濮集。城濮之战，晋胜楚，奠定了霸主地位。〔2〕“践土”，郑地名。其地在今河南原阳西南。〔3〕“朝周”，朝见周天子。〔4〕“伯”，通“霸”，诸侯之长。〔5〕“殽”，即殽山，其地在今河南洛宁县西北。公元前六二七年，晋击秦军，战于殽，秦败，获其三帅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以归。

十九年五月，昭公卒，子舍立为齐君。舍之母无宠于昭公，国人莫畏。昭公之弟商人以桓公死争立而不得，阴交贤士，^{〔1〕}附爱百姓，^{〔2〕}百姓说。及昭公卒，子舍立，孤弱，即与众十月即墓上弑齐君舍，而商人自立，是为懿公。^{〔3〕}懿公，桓公子也，其母曰密姬。

【注释】〔1〕“阴”，暗中。〔2〕“附爱”，“附”通“抚”，即抚爱。〔3〕“懿公”，公元前六一二年至的六 九年在位。

懿公四年春，初，懿公为公子时，与丙戎之父猎，争获不胜，^{〔1〕}及即位，断丙戎父足，^{〔2〕}因使丙戎仆。^{〔3〕}庸职之妻好，公内之宫，^{〔4〕}使庸职驂乘。^{〔5〕}五月，懿公游于申池，^{〔6〕}二人浴，戏。职曰：“断足子！”戎曰：“夺妻者！”二人俱病此言，^{〔7〕}乃怨。谋与公游竹中，二人弑懿公车上，弃竹中而亡去。

【注释】〔1〕“获”，获得的猎物。〔2〕“断丙戎父足”，其时丙戎已死，此乃掘墓断其尸足。〔3〕“仆”，驾车。〔4〕“内”，通“纳”。〔5〕“驂乘”，陪乘之人，居于车右。〔6〕“申池”，一说为齐地海滨之湖泽；一说为齐都临淄申门外之池。前说当是。〔7〕“二人俱病此言”，二人都以此言为耻辱。

懿公之立，骄，民不附。齐人废其子而迎公子元于卫，立之，是为惠公。^{〔1〕}惠公，桓公子也。其母卫女，曰少卫姬，避齐乱，故在卫。

【注释】〔1〕“惠公”，公元前六 八年至前五九九年在位。

惠公二年，长翟来，^{〔1〕}王子城父攻杀之，^{〔2〕}埋之于北门。晋赵穿弑其君灵公。^{〔3〕}

【注释】〔1〕“长翟”，“翟”通“狄”。长翟为狄族的一支，其人身材高大。〔2〕“王子城父”，齐国大夫。长翟来犯，王子城父获其将领荣如。〔3〕“晋赵穿弑其君灵公”，晋襄公卒，大臣赵盾等立太子夷皋，是为灵公。灵公荒淫无道，赵盾数谏，不听，且使人刺杀赵盾，赵盾出亡，其弟赵穿袭杀灵公。

十年，惠公卒，子顷公无野立。^{〔1〕}初，崔杼有宠于惠公，惠公卒，高、国畏其逼也，逐之，崔杼奔卫。

【注释】〔1〕“顷公”，公元前五九八年至前五八二年在位。

顷公元年，楚庄王强，〔1〕伐陈；二年，围郑，郑伯降，〔2〕已复国郑伯。

【注释】〔1〕“楚庄王”，春秋时楚国君主，半姓，名旅（一作吕、侣）。公元前六一三年至前五九一年在位。他整顿内政，兴修水利，攻灭庸国，国势大盛。继又进攻陆浑之戎，陈兵周郊，派人询问象征政权的九鼎的轻重。后又大败晋军，陆续使鲁、宋、郑、陈等国归附，成为霸主。〔2〕“郑伯”，指郑襄公。公元前五九六年，因郑与晋结盟，楚庄王伐郑，围郑三月，郑以都城降。郑襄公肉袒牵羊迎降。楚庄王念其已服，舍之而去。

六年春，晋使郤克于齐，〔1〕齐使夫人帷中而观之。〔2〕郤克上，夫人笑之。郤克曰：“不是报，〔3〕不复涉河！”〔4〕归，请伐齐，晋侯弗许。齐使至晋，郤克执齐使者四人河内，〔5〕杀之。八年，晋伐齐，齐以公子强质晋，〔6〕晋兵去。十年春，齐伐鲁、卫。鲁、卫大夫如晋请师，〔7〕皆因郤克。〔8〕晋使郤克以车八百乘为中军将，〔9〕士燮将上军，栾书将下军，以救鲁、卫，伐齐。六月壬申，与齐侯兵合靡笄下。〔10〕癸酉，陈于鞞，〔11〕逢丑父为齐顷公右。〔12〕顷公曰：“驰之，破晋军会食。”射伤郤克，流血至履。克欲还入壁，〔13〕其御曰：〔14〕“我始入，再伤，不敢言疾，恐惧士卒，〔15〕愿子忍之。”遂复战。战，齐急，〔16〕丑父恐齐侯得，〔17〕乃易处，顷公为右，车絙于木而止。〔18〕晋小将韩厥伏齐侯车前，曰“寡君使臣救鲁、卫”，戏之。丑父使顷公下取饮，因得亡，脱去，入其军。晋郤克欲杀丑父。丑父曰：“代君死而见僇，〔19〕后人臣无忠其君者矣。”克舍之，丑父遂得亡归齐。于是晋军追齐至马陵。〔20〕齐侯请以宝器谢，不听；必得笑克者萧桐叔子，〔21〕令齐东亩。〔22〕对曰：“叔子，齐君母。齐君母亦犹晋君母，子安置之？且子以义伐而以暴为后，其可乎？”于是乃许，令反鲁、卫之侵地。

【注释】〔1〕“人郤克”，晋国大夫，亦称驹伯。其人身体有缺陷，驼背。“郤”，音xì。〔2〕“帷中”，帐帷之中。〔3〕“不是报”，犹言不报此辱。〔4〕“涉河”，渡过黄河。〔5〕“河内”，地区名。春秋战国时，以黄河以北为河内，黄河以南为河外。〔6〕“公子强”，齐灵公之子。“质晋”，作为人质留在晋国。〔7〕“如”，至、往。〔8〕“皆因郤克”，都以郤克为介绍。〔9〕“中军将”，古代行军作战，分上中下（或左中右）三军，由主将所在的中军发号施令。〔10〕“靡笄”，山名，即今山东济南市东北的华不注山。一说为济南市南的历山。也有的说在今长清县境，即《金史·地理志》所载的靡笄山。“笄”，音jī。〔11〕“陈”，通“阵”，摆列军阵。“鞞”，齐地名。其地在今山东济南市境内。〔12〕“逢丑父”，齐国大夫。“右”，车右。古时乘车位于御者右边的武士，以保卫主帅。“逢”，音péng。〔13〕“壁”，营垒。〔14〕“御”，即御者，驾车的人。〔15〕“恐惧士卒”，担心士卒们被吓坏。〔16〕“齐急”，齐军危急。〔17〕“恐齐侯得”，恐怕齐侯被俘获。〔18〕“絙”，同“挂”。〔19〕“见僇”，“僇”同“戮”，见僇即被杀。〔20〕“马陵”，即马陵，齐地名。其地在今山东益都县西南。〔21〕“萧桐叔子”，萧国国君桐叔的女儿，即齐顷公之母。“萧”，古国名，春秋时宋国的附庸。始封之君萧叔大心。其地在今安徽萧县西北。“桐叔”，萧君的字。“子”，古代兼指女儿。这里郤克称之为萧桐叔子，以示轻蔑。〔22〕“东亩”，指田陇和田间道路改为东西向，以利西边晋军的进攻。

十一年，晋初置六卿，〔1〕赏鞞之功。齐顷公朝晋，欲尊王晋景公，〔2〕

晋景公不敢受，乃归。归而顷公弛苑囿，〔3〕薄赋敛，〔4〕振孤问疾，〔5〕虚积聚以救民，〔6〕民亦大说。厚礼诸侯。竟顷公卒，百姓附，诸侯不犯。

【注释】〔1〕“六卿”，按周代制度，把执政大臣分为六官，称之为六卿。〔2〕“尊王”，尊之为王。是时只有周天子才可以称王，晋、齐等国虽曾为霸主，其身份仍是诸侯，不得称王。〔3〕“弛苑囿”，开放皇家园林。苑囿为皇家园林，苑中畜养禽兽，种植花木，以供君主游猎。吏民不得私入渔猎、种植。“囿”，音yòu。〔4〕“薄赋敛”，减轻赋税。〔5〕“振”，通“赈”，救济。〔6〕“虚积聚”，把聚积的财物发放一空。

十七年，顷公卒，子灵公环立。〔1〕

【注释】〔1〕“灵公”，公元前五八一年至前五五四年在位。

灵公九年，晋栾书弑其君厉公。十年，晋悼公伐齐，齐令公子光质晋。

〔1〕十九年，立子光为太子，高厚傅之，令会诸侯盟于钟离。〔2〕二十七年，晋使中行献子伐齐。〔3〕齐师败，灵公走入临淄。晏婴止灵公，〔4〕灵公弗从。曰：“君亦无勇矣！”晋兵遂围临淄，临淄城守不敢出，晋焚郭中而去。〔5〕

【注释】〔1〕“公子光”，齐灵公之子。〔2〕“钟离”，古邑名。故城在今山东枣庄市南。〔3〕“中行献子”，名偃，晋国大夫。〔4〕“晏婴”，字平仲，齐国大臣。夷维（今山东高密）人。齐灵公二十六年（公元前五五六年），其父晏弱死后，继任齐卿，历仕灵公、庄公、景公三世。〔5〕“郭”，外城。

二十八年，初，灵公取鲁女，〔1〕生子光，以为太子。仲姬，戎姬。戎姬嬖，〔2〕仲姬生子牙，属之戎姬。〔3〕戎姬请以为太子，公许之。仲姬曰：“不可。光之立，列于诸侯矣，〔4〕今无故废之，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耳。”遂东太子光，〔5〕使高厚傅牙为太子。灵公疾，崔杼迎故太子光而立之，是为庄公。〔6〕庄公杀戎姬。五月壬辰，灵公卒，庄公即位，执太子牙于句瀹之丘，〔7〕杀之。八月，崔杼杀高厚。晋闻齐乱，伐齐，至高唐。〔8〕

【注释】〔1〕“取”，通“娶”。〔2〕“嬖”，音bì，得宠。〔3〕“属之戎姬”，把他托付给戎姬。〔4〕“列于诸侯”，已属诸侯之列。指其多次参与诸侯会盟征伐。〔5〕“东太子光”，把太子光发放到齐国东部。〔6〕“庄公”，公元前五五三年至前五四八年在位。〔7〕“句瀹”，即句渎，其地在今山东菏泽市北。〔8〕“高唐”，齐邑名。故城在今山东高唐县东北。

庄公三年，晋大夫栾盈奔齐，庄公厚客待之。晏婴、田文子谏，公弗听。四年，齐庄公使栾盈间入晋曲沃为内应，〔1〕以兵随之，上太行，入孟门。〔2〕栾盈败，齐兵还，取朝歌。〔3〕

【注释】〔1〕“间入”，秘密潜入。“间”，音jiān。“曲沃”，晋邑名，故城在今山西闻喜县东北。〔2〕“孟门”，山名。在今河南辉县西，为晋国要隘。〔3〕“朝歌”，原为卫邑，后归晋。故城在今河南淇县。

六年，初，棠公妻好，〔1〕棠公死，崔杼取之。庄公通之，数如崔氏，以崔杼之冠赐人。侍者曰：“不可。”崔杼怒，因其伐晋，欲与晋合谋袭齐而不得间。庄公尝笞宦者贾举，贾举复侍，为崔杼间公以报怨。五月，莒子朝齐，齐以甲戌飨之。〔2〕崔杼称病不视事。〔3〕乙亥，公问崔杼病，遂从崔杼妻。〔4〕崔杼妻入室，与崔杼自闭户不出，公拥柱而歌。宦者贾举遮公

从官而入，^{〔5〕}闭门，崔杼之徒持兵从中起。公登台而请解，^{〔6〕}不许；请盟，不许；请自杀于庙，^{〔7〕}不许。皆曰：“君之臣杼疾病，^{〔8〕}不能听命。近于公宫。^{〔9〕}陪臣争趣有淫者，^{〔10〕}不知二命。”^{〔11〕}公翳墙，^{〔12〕}射中公股，公反坠，遂弑之。晏婴立崔杼门外，曰：“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己亡，非其私暱，^{〔13〕}谁敢任之！”门开而入，枕公尸而哭，三踊而出。^{〔14〕}人谓崔杼：“必杀之。”崔杼曰：“民之望也，^{〔15〕}舍之得民。”^{〔16〕}

【注释】〔1〕“棠公妻好”，棠公的妻子很美丽。“棠公”，齐国棠邑大夫，其妻棠姜，是崔杼家臣东郭偃之姊。棠公死，大臣崔杼往吊，见棠姜美，谋于东郭偃而娶之。庄公私通棠姜，崔杼杀死庄公。后庆封灭崔氏，棠姜自杀。〔2〕“以甲戌飧之”，在甲戌日宴请莒子。“飧”，以酒食招待人。〔3〕“视事”，办公。〔4〕“从”，追逐。〔5〕“宦者”，阍人。“遮”，阻拦。〔6〕“台”，古时诸侯或权势大夫在自己的住处修筑土台，以瞭望守卫。“请解”，请求和解。〔7〕“庙”，王宫的前殿，朝堂。〔8〕“疾病”，病重。〔9〕“近于公宫”，言崔杼之家与王宫相近，或许有人冒称齐君而行淫。〔10〕“争趣”，争相追赶。〔11〕“不知二命”，只受命于崔杼捉拿行淫者，不接受他人的指令。〔12〕“翳”，通“逾”。“翳墙”，爬墙欲逃。〔13〕“私暱”，亦作“私昵”，指亲近爱幸的人。〔14〕“三踊”，古代遭丧，有擗踊之仪。擗为以手捶胸，踊为顿足而哭。男踊女擗，表示哀痛之至。〔15〕“民之望也”，百姓仰望的人。〔16〕“舍之”，放掉他。

丁丑，崔杼立庄公异母弟杵臼，是为景公。^{〔1〕}景公母，鲁叔孙宣伯女也。景公立，以崔杼为右相，庆封为左相。^{〔2〕}二相恐乱起，乃与国人盟曰：“不与崔庆者死！”晏子仰天曰：“婴所不获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从！”^{〔3〕}不肯盟。庆封欲杀晏子，崔杼曰：“忠臣也，舍之。”齐太史书曰^{〔4〕}“崔杼弑庄公”，崔杼杀之。其弟复书，崔杼复杀之。少弟复书，崔杼乃舍之。

【注释】〔1〕“齐景公”，公元前五四七年至前四九 年在位。〔2〕“庆封”，齐国大夫。字子家，又字季。崔杼杀齐庄公，拥立景公，崔杼任右相，庆封任左相。景公二年（公元前五四六年），庆封灭崔氏，专齐国之政。次年，鲍、高、栾三氏合谋攻庆氏，庆封奔吴。后楚灵王伐吴，庆封被擒灭族。〔3〕“婴所不获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从”，《左传》无“获”字。这句话是说，我晏婴之所以不肯盟誓，是因为我只追随忠于君、利于国家的人。言外之意，我不与弑君的贼臣合作。〔4〕“太史”，史官。西周、春秋时，太史掌管起草文书，策命诸侯卿大夫，记载史事，编写史书，兼管国家典籍、天文历法等，为大臣。

景公元年，初，崔杼生子成及强，其母死，取东郭女，^{〔1〕}生明。东郭女使其前夫子无咎与其弟偃相崔氏。^{〔2〕}成有罪，二相急治之，立明为太子。成请老于崔，^{〔3〕}崔杼许之，二相弗听，曰：“崔，宗邑，^{〔4〕}不可。”成、强怒，告庆封。庆封与崔杼有郤，^{〔5〕}欲其败也。成、强杀无咎、偃于崔杼家，家皆奔亡。^{〔6〕}崔杼怒，无人，使一宦者御，见庆封。庆封曰：“请为子诛之。”使崔杼仇卢蒲癸攻崔氏，^{〔7〕}杀成、强，尽灭崔氏，崔杼妇自杀。崔杼毋归，^{〔8〕}亦自杀。庆封为相国，专权。

【注释】〔1〕“东郭女”，即上文之棠公妻。〔2〕“相崔氏”，相，辅佐。即崔氏的家臣。〔3〕“崔”，齐地名，崔杼的封邑。其地在今山东济阳县东北。〔4〕“宗邑”，崔氏宗庙所在之地。〔5〕“郤”，音xì，嫌隙、矛盾。〔6〕“奔亡”，逃亡。

〔7〕“卢蒲癸”，庆封的属官。“癸”，音pi8。〔8〕“毋归”，没有归身之处。

三年十月，庆封出猎。初，庆封已杀崔杼，益骄，嗜酒好猎，不听政令。庆舍用政，〔1〕已有内郤。〔2〕田文子谓桓子曰：〔3〕“乱将作。”田、鲍、高、栾氏相与谋庆氏。庆舍发甲围庆封宫，〔4〕四家徒共击破之。庆封还，不得入，奔鲁。齐人让鲁，〔5〕封奔吴。吴与之朱方，〔6〕聚其族而居之，富于在齐。其秋，齐人徙葬庄公，僂崔杼尸于市以说众。〔7〕

【注释】〔1〕“庆舍”，庆封之子。“用政”，执掌国政。〔2〕“内郤”，内部矛盾。指庆封、庆舍父子之间的矛盾。〔3〕“田文子”，即陈文子，名须无，齐臣。“桓子”，即陈桓子，名无宇，陈文子之子。〔4〕“发甲”，发兵。“围庆封宫”，环绕守卫庆封的宫室。〔5〕“让鲁”，责备鲁国。〔6〕“朱方”，吴邑名。故城在今江苏丹徒县境。〔7〕“说众”，取悦于众人。“说”，音yu8。

九年，景公使晏婴之晋，〔1〕与叔向私语曰：〔2〕“齐政卒归田氏。田氏虽无大德，以公权私，〔3〕有德于民，民爱之。”十二年，景公如晋，见平公。〔4〕欲与伐燕。十八年，公复如晋，见昭公。〔5〕二十六年，猎鲁郊，因入鲁，与晏婴俱问鲁礼。三十一年，鲁昭公辟季氏难，〔6〕奔齐。齐欲以千社封之，〔7〕子家止昭公，〔8〕昭公乃请齐伐鲁，取郚以居昭公。〔9〕

【注释】〔1〕“使”，派遣。“之”，往。〔2〕“叔向”，春秋时晋国大夫，羊舌氏，名肸。因其食邑在杨（今山西洪洞东南），又称杨肸。晋悼公时，为太子彪的师傅。晋平公六年（公元前五五二年），因其弟羊舌虎和栾盈同党，一度为范宣子所囚。后被晋平公任为太傅。〔3〕“以公权私”，以公济私。田氏为争取人心，以小斗收租税，以大斗借贷给百姓，以此树私恩。〔4〕“平公”，晋悼公子，名彪。公元前五七年至前五三二年在位。〔5〕“昭公”，晋平公子，名夷。公元前五三一年至前五二六年在位。〔6〕“鲁昭公辟季氏难”，季氏即季孙氏，春秋后期鲁国掌权的贵族。至鲁昭公时，季氏权势最盛。鲁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五一七年），季平子与孟孙氏、叔孙氏三家一起攻伐昭公，昭公逃奔齐国。“辟”，通“避”。〔7〕“社”，古代基层的行政单位，相当于“里”。二十五家为社。〔8〕“子家”，公孙归父，字子家，鲁庄公曾孙。随鲁昭公出亡。〔9〕“郚”，音y)n，鲁邑名，故城在今山东郚城县东。

三十二年，彗星见。〔1〕景公坐柏寝，〔2〕叹曰：“堂堂！谁有此乎？”群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群臣谀甚。”景公曰：“彗星出东北，当齐分野，〔3〕寡人以为忧。”晏子曰：“君高台深池，赋敛如弗得，刑罚恐弗胜，彗星将出，〔4〕彗星何惧乎？”公曰：“可禳否？”〔5〕晏子曰：“使神可祝而来，〔6〕亦可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万数，而君令一人禳之，安能胜众口乎？”是时景公好治宫室，聚狗马，奢侈，厚赋重刑，故晏子以此谏之。

【注释】〔1〕“彗星”，亦称孛星，俗名扫帚星。以其曳长尾如彗，故名。古人以为，彗星出现是一种不祥的征兆。“见”，音xi4n，即“现”字。〔2〕“柏寝”，齐国台名。在今山东广饶县东北。〔3〕“分野”，古代天文学把十二星辰、二十八宿的位置与地上州郡国的位置相对应。就天上说称为分星，就地上说称为分野。〔4〕“彗星”，即孛星，彗星的一种。迷信的说法，认为它比彗星更不祥。“彗”，音b\$。〔5〕“禳”，音r2ng，祈祷消灾。〔6〕“祝”，祈祷。

四十二年，吴王阖闾伐楚，〔1〕入郢。〔2〕

【注释】〔1〕“吴王阖闾伐楚”，公元前五六年，吴王夫差与伍子胥、伯嚭伐楚。唐国、蔡国相从。楚军大败，楚昭王奔郢，又奔随。吴军入楚都郢，伍子胥鞭楚平

王之尸，以报父仇。〔2〕“郢”，音 yǐng，楚都。楚平王以前之郢，在今湖北江陵两北纪南城。楚平王迁至今江陵县东北。

四十七年，鲁阳虎攻其君，〔1〕不胜，奔齐，请齐伐鲁。鲍子谏景公，〔2〕乃囚阳虎。阳虎得亡，奔晋。

【注释】〔1〕“鲁阳虎攻其君”，阳虎一作阳货，或说字货，春秋后期季孙氏的家臣。挟待季桓子，据有阳关（今山东泰安南），掌握国政，权势很大。鲁定公八年（公元前五二年），他要废除三桓的势力，被击败，出奔阳关。次年出奔齐，后又经宋奔晋，为赵鞅家臣。〔2〕“鲍子”，鲍国，鲍叔牙的曾孙。

四十八年，与鲁定公好会夹谷。〔1〕犁鉏曰：“孔丘知礼而怯，〔2〕请令莱人为乐。〔3〕因执鲁君，可得志。”景公害孔丘相鲁，〔4〕惧其霸，故从犁鉏之计。方会，进莱乐，孔子历阶上，〔5〕使有司执莱人斩之，〔6〕以礼让景公。景公惭，乃归鲁侵地以谢，而罢去。是岁，晏婴卒。

【注释】〔1〕“好会”，友好相会。“夹谷”，春秋时齐地。故址有三说：一说在今江苏赣榆西，一说在今山东莱芜南，一说在今山东淄博市旧淄川西南。莱芜之说近之。〔2〕“犁鉏”，即犁弥，齐国大夫。“鉏”，音 j（。“孔丘”，即孔子。“怯”，怯弱。〔3〕“莱人”即莱夷。莱为古国名。今山东黄县有莱子城，即古莱国之地。公元前五七六年被齐所灭。〔4〕“害”，担心。“相鲁”，任鲁国之相。〔5〕“历阶”，一脚一个台阶登上。按当时的礼仪，双脚并立后再登上一个台阶。孔子出于仓促，故一脚一个台阶急上。〔6〕“有司”，古代设官分职。各有专司，故你有司。

五十五年，范、中行反其君于晋，〔1〕晋攻之急，来请粟。田乞欲为乱，〔2〕树党于逆臣，说景公曰：〔3〕“范、中行数有德于齐，不可不救。”乃使乞救而输之粟。

【注释】〔1〕“范、中行反其君于晋”，范为范吉射，即范献子，中行为中行寅。范氏、中行氏世为晋卿。是时晋国六卿强大，赵简子用事，范、中行氏攻赵简子，遂反，兵败逃入朝歌。其后，智伯与赵韩魏四家瓜分范氏、中行氏的封邑。〔2〕“田乞”，齐大臣，田无宇之子。齐景公时为大夫。以小斗进大斗出，收买人心。景公卒，高张、国夏立孺子荼。田乞逐高国，杀孺子荼而立公子阳生，是为悼公。田乞为相，专齐国之政四年。〔3〕“说”，音 shuò，劝说。

五十八年夏，景公夫人燕姬適子死。〔1〕景公宠妾芮姬生子荼，荼少，其母贱，无行，诸大夫恐其为嗣，乃言愿择诸子长贤者为太子。〔2〕景公老，恶言嗣事，〔3〕又爱荼母，欲立之，惮发之口，〔4〕乃谓诸大夫曰：“为乐耳，国何患无君乎？”秋，景公病，命国惠子、高昭子立少子荼为太子，〔5〕逐群公子，迁之莱。景公卒，太子荼立，是为晏孺子。冬，未葬，而群公子畏诛，皆出亡。荼诸异母兄公子寿、驹、黔奔卫，公子馐、阳生奔鲁。〔6〕莱人歌之曰：“景公死乎弗与埋，三军事乎弗与谋，〔7〕师乎师乎，〔8〕胡党之乎？”〔9〕

【注释】〔1〕“適子”，“適”通“嫡”。正妻所生之子称適子。“適”，音 d0。〔2〕“长贤者”，年长而有贤德的人。〔3〕“恶”，音 wù，讨厌。〔4〕“惮”，害怕。〔5〕“国惠子”，即国夏，谥惠子。“高昭子”，即高张，谥昭子。〔6〕“馐”，音 z。〔7〕“三军”，按周制，天子拥有六军，诸侯三军，每军一万二千五百人。〔8〕“师”，众人。指群公子的部下。〔9〕“胡”，何。“党”，处所。

晏孺子元年春，田乞伪事高、国者，每朝，乞驂乘，言曰：“子得君，

〔1〕大夫皆自危，欲谋作乱。”又谓诸大夫曰：“高昭子可畏，及未发，先之。”大夫从之。六月，田乞、鲍牧乃与大夫以兵入公宫，〔2〕攻高昭子。昭子闻之，与国惠子救公。公师败，田乞之徒追之，国惠子奔莒，遂反杀高昭子。晏圉奔鲁。〔3〕八月，齐秉意兹。〔4〕田乞败二相，乃使人之鲁召公子阳生。阳生至齐，私匿田乞家。十月戊子，田乞请诸大夫曰：“常之母有鱼菽之祭，〔5〕幸来会饮。”会饮，田乞盛阳生囊中，〔6〕置坐中央，〔7〕发囊出阳生，〔8〕曰：“此乃齐君矣！”大夫皆伏谒。〔9〕将与大夫盟而立之，鲍牧醉，乞诬大夫曰：〔10〕“吾与鲍牧谋共立阳生。”鲍牧怒曰：“子忘景公之命乎？”诸大夫相视欲悔，阳生前，顿首曰：“可则立之，否则已。”鲍牧恐祸起，乃复曰：“皆景公子也，何为不可！”乃与盟，立阳生，是为悼公。〔11〕悼公入宫，使人迁晏孺子于骀，〔12〕杀之幕下，〔13〕而逐孺子母芮子。芮子故贱而孺子少，故无权，国人轻之。

【注释】〔1〕“得君”，为君主所宠信。〔2〕“鲍牧”，齐大夫，殆鲍叔牙之后人。〔3〕“晏圉”，晏婴之子。“圉”，音 y(。〔4〕“秉意兹”，《左传》作邴意兹，为齐国大夫。“秉”字前衍“齐”字，“兹”字后脱“奔鲁”二字。〔5〕“常之母”，田乞称自己的妻子，田常是田乞的儿子。“鱼菽之祭”，鱼菽为鱼和豆类的菜肴，用来祭祀。祭祀之后，自然为人食用。这句话是说，我的妻子准备了简单的菜肴，请诸位来饮酒。〔6〕“囊”，音 tu\$，袋子。〔7〕“坐”，通“座”，座位。〔8〕“发”，打开。〔9〕“伏谒”，伏地拜谒。〔10〕“诬”，欺骗。〔11〕“齐悼公”，公元前四八八年至前四八五年在位。〔12〕“骀”，音 t2i，齐邑名。故城在今山东临朐县。〔13〕“幕”，帐篷，指途中临时搭的栖身之所。

悼公元年，齐伐鲁，取讙、阐。〔1〕初，阳生亡在鲁，季康子以其妹妻之。〔2〕及归即位，使迎之。季姬与季魴侯通，〔3〕言其情，鲁弗敢与，故齐伐鲁，竟迎季姬。季姬嬖，齐复归鲁侵地。

【注释】〔1〕“讙”，音 hu1n，鲁邑名。故城在今山东泰安县南。“阐”，鲁邑名。故城在今山东东平县东南。〔2〕“季康子”，名肥，季桓子之子。〔3〕“季魴侯”，季康子的叔父。

鲍子与悼公有郤，〔1〕不善。四年，吴、鲁伐齐南方。鲍子弑悼公，赴于吴。吴王夫差哭于军门外三日，〔2〕将从海入讨齐。齐人败之，吴师乃去。晋赵鞅伐齐，〔3〕至赖而去。〔4〕齐人共立悼公子壬，是为简公。〔5〕

【注释】〔1〕“鲍子”，即上文之鲍牧。按，据《左传》和本书《秦本纪》，弑悼公者为陈恒。〔2〕“军门”，军营之门。古时行军驻扎，树两旗为门，故称军门。

〔3〕“赵鞅”，即赵简子。是时智伯与赵、韩、魏四家专晋国之政，因齐弑悼公，借机伐齐。〔4〕“赖”，齐邑名。故城在今山东章丘县西北。〔5〕“简公”，公元前四八四年至前四八一年在位。

简公四年春，初，简公与父阳生俱在鲁也，监止有宠焉。〔1〕及即位，使为政。田成子惮之，骤顾于朝。〔2〕御鞅言简公曰：〔3〕“田、监不可并也，君其择焉。”弗听。子我夕，〔4〕田逆杀人，〔5〕逢之，遂捕以入。田氏方睦，〔6〕使囚病而遗守囚者酒，〔7〕醉而杀守者，得亡。子我盟诸田于陈宗。〔8〕初，田豹欲为子我臣；〔9〕使公孙言豹，〔10〕豹有丧而止。后卒以为臣，幸于子我。〔11〕子我谓曰：“吾尽逐田氏而立女，可乎？”对曰：“我远田氏矣。〔12〕且其违者不过数人，〔13〕何尽逐焉！”遂告田氏。子行

曰：“彼得君，^{〔14〕}弗先，必祸子。”^{〔15〕}子行舍于公宫。^{〔16〕}

【注释】〔1〕“监止”，即子我，鲁叔孙成子之子，名申。鲁人而仕于齐。一说子我即孔子弟子宰予。〔2〕“田成子”，即田常，田乞之子。“骤”，数、屡。“骤顾于朝”，屡屡上朝察探。〔3〕“御鞅”，御为主管驾车的官员。鞅即田鞅，田氏之族人，田常之堂侄。〔4〕“夕”，臣子傍晚上朝问君晚安曰夕，即夕省之义。〔5〕“田逆”，字子行，田氏族人。〔6〕“田氏方睦”，田氏正在和睦宗族。〔7〕“使囚病”，让囚犯（田逆）装病。“遗”，音 w8i，赠送。〔8〕“陈宗”，陈氏宗庙。〔9〕“田豹”，田氏族人。〔10〕“公孙”，齐国大夫。“言”，介绍、推荐。〔11〕“幸”，宠信。〔12〕“远田氏”，田氏族中的疏远旁支。〔13〕“违者”，指不服从子我的田氏族人。〔14〕“彼”，指监止，即子我。〔15〕“必祸子”，一定加害于你。子指田常。〔16〕“舍”，居住。

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1〕}子我在幄，^{〔2〕}出迎之，遂入，闭门。宦者御之，^{〔3〕}子行杀宦者。公与妇人饮酒于檀台，^{〔4〕}成子迁诸寝。^{〔5〕}公执戈将击之，太史子余曰：^{〔6〕}“非不利也，将除害也。”成子出舍于库，^{〔7〕}闻公犹怒，将出，^{〔8〕}曰：“何所无君！”子行拔剑曰：“需，事之贼也。”^{〔9〕}谁非田宗？所不杀子者有如田宗。”^{〔10〕}乃止。子我归，属徒攻闾与大门，^{〔11〕}皆弗胜，乃出。田氏追之。丰丘人执子我以告，^{〔12〕}杀之郭关。^{〔13〕}成子将杀大陆子方，^{〔14〕}田逆请而免之。以公命取车于道，出雍门。^{〔15〕}田豹与之车，弗受，曰：“逆为余请，豹与余车，余有私焉。”^{〔16〕}事子我而有私于其仇，何以见鲁、卫之士？”^{〔17〕}

【注释】〔1〕“四乘”，四辆车。四马一车为一乘。“乘”，音 sh8ng。〔2〕“幄”，帐幕，以布临时搭成的住所。因子我暂居公宫，故处帐幕之中以听政。〔3〕“宦者”，宫中的宦官。〔4〕“檀台”，宫中修筑的高台，以登高瞭望。旧址在今山东淄博市东北。〔5〕“寝”，寝宫，古代帝王宗庙的后殿，是放置祖先衣冠的地方。〔6〕“子余”，齐大夫，田氏之党而为太史者。〔7〕“库”，储存兵器战车之所。〔8〕“出”，出奔、逃亡。〔9〕“需”，迟疑不决。“事之贼也”，败事的祸根。〔10〕“所不杀子者有如田宗”，起誓之词，犹言若不杀死你，就不是田氏族人。〔11〕“属徒”，集合部下。“闾”，古代宫室，前曰庙，后曰寝，寝侧两边的小门曰闾。“大门”，王宫正门。〔12〕“丰丘”，田氏封邑，今地不详。〔13〕“郭关”，齐关名，今地不详。〔14〕“大陆子方”，齐大夫，即东郭贾，子我的党羽。〔15〕“雍门”，齐都临淄北门曰雍门。〔16〕“余有私焉”，指田逆和田豹于我有私恩。〔17〕“何以见鲁、卫之士”，因大陆子方将逃往鲁、卫，故有此言。

庚辰，田常执简公于徐州。^{〔1〕}公曰：“余蚤从御鞅言，^{〔2〕}不及此。”甲午，田常弑简公于徐州。田常乃立简公弟骜，是为平公。^{〔3〕}平公即位，田常相之，专齐之政，割齐安平以东为田氏封邑。^{〔4〕}

【注释】〔1〕“徐州”，田氏封邑，其地在今山东滕县南。“徐”，音 sh&。〔2〕“蚤”，通“早”。〔3〕“平公”，公元前四八一年至前四五六年在位。〔4〕“安平”，齐邑名。故城在今山东益都西北。

平公八年，越灭吴。二十五年卒，子宣公积立。^{〔1〕}

【注释】〔1〕“宣公”，公元前四五五年至前四五年在位。

宣公五十一年卒，子康公贷立。^{〔1〕}田会反廩丘。^{〔2〕}

【注释】〔1〕“康公”，公元前四四四年至前三七九年在位。〔2〕“田会”，

齐国大夫。“廩丘”，齐邑名。其地在今山东郓城西。

康公二年，韩、魏、赵始列为诸侯。^{〔1〕}十九年，田常曾孙田和始为诸侯，迁康公海滨。

【注释】〔1〕“韩、魏、赵始列为诸侯”，春秋晚期，晋国由赵、韩、魏、知、范、中行氏六卿专权。周敬王三十年（公元前四九一年），赵氏击败范氏、中行氏。周贞定王十一年（公元前四五八年），知、赵、韩、魏四家尽分范氏、中行的封地。十六年（公元前四五三年），赵、韩、魏三家又灭知氏，三分其地。从此晋国被赵、韩、魏三家所瓜分，晋君成为附庸。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四一三年），周天子正式承认三家为诸侯。

二十六年，康公卒，吕氏遂绝其祀。田氏卒有齐国，为齐威王，^{〔1〕}强于天下。

【注释】〔1〕“齐威王”，田因齐，公元前三五六年至前三二二年在位。他任用邹忌为相，田忌、孙臧为将和军师，改革政治，国力渐强。齐威王十六年（公元前三四一年），大败魏军于马陵，迫使魏惠王朝齐，互尊为王。他还继其父桓公在国都临淄稷门外广置学宫，招揽学者，任其讲学议论。

太史公曰：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琅邪，^{〔1〕}北被于海，^{〔2〕}膏壤二千里，^{〔3〕}其民阔达多匿知，^{〔4〕}其天性也。以太公之圣，建国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为诸侯会盟，称伯，不亦宜乎？洋洋哉，^{〔5〕}固大国之风也！^{〔6〕}

【注释】〔1〕“琅邪”，山名。为泰山的枝属余脉，在今山东胶县南。〔2〕“被”，及、到。〔3〕“膏壤”，肥沃的土地。〔4〕“阔达”，胸怀豁达。“匿知”，“知”通“智”。智慧而深沉不外露。〔5〕“洋洋”，广远无涯的赞词。〔6〕“风”，风度、风采。

译 文

太公望吕尚，是东海边上的人。他的先祖曾经做过四方部落的首领，辅佐夏禹治理水土很有功劳。虞舜、夏禹时期后裔被封在吕，有的被封在申，姓姜。夏、商两代，申、吕或者被封给旁支子孙，或者沦为平民，吕尚是他们的后代。本来姓姜，用他的封邑作姓氏，所以叫吕尚。

吕尚曾经很贫穷困苦，年老了，利用钓鱼的机会进见周西伯。西伯准备出去打猎，占了一卦，卦辞说：“得到的不是龙不是螭，不是虎不是熊，得到的是成就霸王之业的辅佐人才。”于是周西伯去打猎，果然在渭水北岸遇到太公，和他交谈，大为高兴，说：“听我的祖父说‘一定有圣人到周国来，周国将因之而兴盛’。您正是这个人吧？我祖父想望您很久啦。”所以称他为“太公望”，周西伯和他坐车一同回去，立他为师辅之臣。

有人说，太公博学多闻，曾经服事过商纣王。纣王暴虐无道，太公就离他而去。周游列国劝说诸侯，没有遇到赏识他的人，最终才西去归附周西伯。有人说，吕尚原是平民百姓，隐居在海滨。周西伯被纣王拘禁在羑里，散宜生和闳天一向了解吕尚而请他出山。吕尚也说：“我听说西伯贤明，又能很好地赡养老人，何不到他那儿去呢。”他们三人替西伯物色美女和宝物，献给纣王，用来赎回西伯，西伯因此被释放，回到周国。传说吕尚臣事周国的经过虽然人各异词，但都说他作了周文王、武王的师辅之臣。

周西伯姬昌从羑里脱身回来，跟吕尚默默谋划施行德政去推翻商朝的政

权，这些谋划大都是用兵的权谋和奇妙的计策，所以后世研究用兵之道以及周王朝使用的权术都推崇太公是主要策划者。周西伯为政公正持平，所以裁决了虞芮两国的争端之后，诗人称道西伯承受上天之命称为文王。他征讨崇国、密须、犬夷，大规模建设丰邑。当时天下之所以有三分之二归附王周，大多是出于太公的谋划。

文王去世，武王继位。九年，武王想完成文王的大业，进行东征，试探诸侯是不是前来会合。军队出发时，师尚父左手拿着黄金为饰的大斧，右手握着白牦牛尾为饰的军旗誓师，说：“苍兕哪苍兕，统领你们的部队，和你们的船只，迟到的就要斩首！”于是到了盟津。诸侯事先没有约定而来会合的就有八百。诸侯都说：“纣王可以征伐了。”武王说：“还不到时机。”带领军队回来，与太公一道写了这篇《泰誓》。

过了两年，纣王杀死王子比干，囚禁箕子。武王将要征伐纣王，用龟甲占卜，卜兆不吉利，暴风雨降临。大臣们都很恐惧，只有太公坚决劝说武王出兵，武王于是率兵出征。十一年正月甲子日，在牧野誓师，讨伐商纣。纣王的军队大败。纣王往回逃，登上鹿台，于是武王追来杀了纣王。第二天，武王站在土地神坛前，大臣们捧着净水，卫康叔姬封铺设彩席，师尚父牵着致祭的牲畜，史佚诵读告天文，报告天神声讨纣王的罪行。又散发鹿台的金钱，打开巨桥的粮仓，用来救济贫穷百姓。封高比干的坟墓，释放被囚禁的箕子。迁移九只宝鼎至周，修明周王朝的政治，与天下人民一起除旧布新。这些举措，师尚父的谋略居多。

这时武王已经平定商纣，称王天下，封师尚父于齐地营丘。师尚父向东赴自己的封国，在路上住宿，动身很迟。旅舍的主人说：“我听说时机难以得到而容易丧失。客人睡得很安稳，大概不是去封国就位的人吧。”太公听到这话，连夜就穿上衣服赶路，天亮到了自己的封国。莱侯来攻，与太公争夺营丘。营丘靠近莱国边界，莱人是夷族，遇到纣王的乱政而周王朝刚刚建立，还没有来得及安抚远方各国，因此和太公争夺国土。

太公到了封国，修明政治，适应当地的风俗习惯，简化礼仪，沟通商工之业，发展鱼盐生产，因而人民多来归附于齐，齐国发展成大国。后来周成王幼年登位，管叔蔡叔作乱，淮夷反叛周朝，于是朝廷派召康公授命太公道：“东边到海滨，西边到黄河，南边到穆陵，北面到无棣。五等诸侯，九州长官，你都有权征讨他们。”齐国从此得到征伐大权，成为大国，建都营丘。

太公死时大约一百多岁，儿子丁公吕伋继位。丁公去世，儿子乙公得继位。乙公去世，儿子癸公慈母继位。癸公去世，儿子哀公不辰继位。

哀公在位的时候，纪侯在周王面前诋毁他，周王烹死了哀公，立哀公的弟弟静为侯，这就是胡公。后来胡公迁都薄姑，正当周夷王的时候。

哀公的同母小弟弟姜山怨恨胡公，就和他的私党率领营丘人袭杀胡公而自己登位，这就是献公。献公元年，尽行驱逐胡公的儿子们，便从薄姑迁都，定都临淄。

九年，献公去世，儿子武公寿继位。武公九年，周厉王出逃，住在彘地。十年，周室发生动乱，大臣行使政权，号称“共和”。二十四年，周宣王继位。

二十六年，武公去世，儿子厉公无忌继位。厉公残酷暴虐，已去世的胡公的儿子又进入齐都，齐国人想拥立他，于是和他一起杀死厉公。胡公的儿子也战死了。齐国人就拥立厉公的儿子赤为国君，这就是文公，他处死了攻

杀厉公的七十个人。

文公在位十二年去世，儿子成公脱继位。成公在位九年去世，儿子庄公购继位。

庄公二十四年，犬戎杀死周幽王，周王室向东迁都到洛邑。秦国开始列为诸侯。五十六年，晋国人杀害了他们的国君昭侯。

六十四年，庄公去世，儿子僖公禄甫继位。

僖公九年，鲁隐公初即位。十九年，鲁桓公杀害了他的哥哥隐公自立为国君。

二十五年，北戎攻打齐国。郑侯派遣太子忽来救援齐国，齐侯想把女儿嫁给他。太子忽说：“郑国小齐国大，不是我能匹配上的。”就辞谢了。

三十二年，僖公的同母弟弟夷仲年去世。夷仲年的儿子叫公孙无知，僖公喜欢他，让他享用的俸禄、器物服饰、饮食跟太子同一规格。

三十二年，僖公去世，太子诸儿继位，这就是襄公。

襄公元年，他当初做太子时，曾经和无知斗殴，这时即位，降低了无知的待遇规格，无知由此产生怨恨。

四年，鲁桓公和夫人来到齐国。齐襄公过去曾经与鲁夫人通奸。鲁夫人是襄公的妹妹，在僖公时出嫁做了鲁桓公夫人，这时鲁桓公来齐国，襄公又与鲁夫人通奸。鲁桓公知道了这件事，就怒责夫人，夫人把这事告诉了齐襄公。齐襄公跟鲁桓公喝酒，灌醉了桓公，派大力士彭生抱着鲁桓公上车，趁机折断了鲁桓公的肋骨，桓公下车就死了。鲁国人以此责备齐国，于是齐襄公杀了彭生向鲁国谢罪。

八年，征讨纪国，纪国从它的都城迁移而去。

十二年，当初，齐襄公派遣连称、管至父驻守葵丘，约好瓜熟的时候去，到第二年瓜熟的时候派人代替。他们前去驻守了一年，到第二年收瓜完毕，襄公却不派遣代替者。有人替他们请求派人接替，襄公不允许。因此这两个人怒火中烧，就利用公孙无知阴谋发动叛乱。连称有个堂妹在襄公宫中做姬妾，不受宠爱，让她暗中窥探襄公的行动，说道：“事情成功了，把你嫁给无知做国君夫人。”冬季十二月，襄公游览姑棼，于是在沛丘射猎。他看见一只野猪，随从的人说是“彭生”。襄公恼怒，用箭射它，那只野猪像人一样站起来嚎叫。襄公十分恐惧，从车上摔下，跌伤了脚，丢失了鞋子。回来后他打了侍候穿鞋的人笞三百鞭，笞走出公宫。而无知、连称、管至父等听到襄公受了伤，于是率领他们的党徒袭击公宫。遇到侍候穿鞋的笞，笞说：“先不要进去惊动了宫里人，惊动了宫里人就不容易进去了。”无知不相信，笞给他看被打的创伤，才相信了。他们等候在宫外，让笞先进去。笞先进去，就把襄公隐藏在门后面。隔了很久，无知等人恐慌起来，就进入宫中。笞回身与宫中卫士和襄公的宠幸内臣攻打无知等，没能取胜，都被杀死。无知进入宫中，找不到襄公。有人发现门下面露出人脚，拉开门一看，果然是襄公，就把他杀害了，无知便自立为齐君。

桓公元年春天，齐君无知到雍林游览。雍林人曾经对无知有所怨恨，这时他来游览，雍林人乘机袭杀了无知，并且告诉齐国的大夫们说：“无知杀害襄公自立，我等把他处死了。希望大夫们另行拥立公子中应当继位的人，我们一定听从他的命令。”

当初，齐襄公灌醉杀死了鲁桓公，与鲁桓公的夫人通奸，多次误杀罪不当死的人，奸淫妇女，屡次欺辱大臣，他的几个弟弟唯恐祸及本身，因此次

弟纠逃到鲁国，他的母亲是鲁君的女儿，管仲、召忽辅佐他。次弟小白逃到莒国，鲍叔辅佐他。小白的母亲是卫君的女儿，受到齐釐公的宠爱。小白从小跟大夫高傒要好。在雍林人杀死公孙无知之后，商议拥立新君，高、国两家先秘密到莒国召请小白。鲁国听到无知死了，也派兵送公子纠回国，而派遣管仲另外率领士兵在莒国通往齐国的大路上拦截，射中了小白腰上的带钩。小白趁机装死，管仲派人飞快报告鲁国小白已死。鲁国护送公子纠的行动更加缓慢，走了六天才到达齐国，这时公子小白已经进入齐都，高傒拥立了他，这就是桓公。

桓公被射中带钩，装死欺骗管仲，随即乘丧车飞快前进，又有高氏、国氏作内应，所以能够先进入齐都登位，发兵抵御鲁军。秋天，与鲁军在乾时交战，鲁军败走，齐军切断了鲁军的归路。齐侯写信给鲁侯说：“子纠是我的兄弟，我不忍心杀他，请鲁国自己杀掉他。召忽和管仲是我的仇人，我要抓到他们剁成肉酱才解我心头之恨。不然，就要围攻鲁国。”鲁国为此而忧虑，就杀公子纠于笙渎。召忽自杀，管仲请求囚禁。桓公登位，派军队攻打鲁国，定要杀死管仲，鲍叔牙说：“我有幸能够随从您，您终于登上君主之位。您已尊贵，我无法再提高您的地位。您若只是治理齐国，那么高傒和我就足够了。您如果想称霸天下，非得管夷吾不可。夷吾在哪个国家哪个国家就地位重要，不可失去他啊。”于是桓公听从了他的意见。便声称逮回管仲杀掉他才甘心，实际是要任用他。管仲知道这事，所以请求前去。鲍叔牙迎接管仲，到达堂阜就为他卸下镣铐，让他沐浴更衣后去见桓公。桓公厚礼相待并叫他做大夫，委任他处理政事。

桓公既得到了管仲，与鲍叔牙、隰朋、高傒一起整顿齐国的政治。实行以五家为基层单位的军制，确立铸造货币、捕鱼煮盐等税收制度，收入用来救济贫穷，起用、优待贤能之士，齐国人都很高兴。

二年，征讨灭亡了郟国，郟君逃到莒国。当初，桓公逃亡的时候，经过郟国，郟君对他无礼，所以讨伐它。

五年，征讨鲁国，鲁国的主力部队吃了败仗。鲁庄公请求献出遂邑求和，桓公答应了，与鲁侯在柯地会盟。鲁侯将要向上天宣誓，曹 手持匕首劫持桓公于坛上说：“归还侵占的鲁国土地！”齐桓公答应了。然后曹 放下匕首，面朝北站在臣子的位置上。桓公后悔，想不归还鲁国的土地并杀死曹 。管仲说：“被迫答应了他又失信杀掉他，满足一时小小的快意，而在诸侯面前背弃信用，会失去天下的支持，不能这么干。”于是就把曹 三次吃败仗所丢掉的土地还给了鲁国。诸侯听到这件事，都信服齐国而想归附它。七年，桓公在甄地会见诸侯，桓公这时开始称霸。

十四年，陈厉公的儿子陈完，号敬仲，来投奔齐国。齐桓公要任他为卿，他推辞了；于是用他作工正。他就是田成子——田常——的祖先。

二十三年，山戎征讨燕国，燕国向齐国告急。齐桓公为了救燕国，就征讨山戎，一直打到孤竹才回师。燕庄公送桓公一直到齐国境内。桓公说：“除非天子，诸侯之间相送不出国境，我不能对燕国没有礼节。”于是挖沟为界把燕君所到的地方割让给燕国，要求燕君再行召公的德政，向周王室交纳贡品，如同周成王、康王的时候一样。诸侯听到这事，都服从齐国。

二十七年，鲁湣公的母亲叫哀姜，是齐桓公的妹妹。哀姜与鲁公子庆父淫乱；庆父杀害了湣公，哀姜想让庆父登位，鲁国人却另拥立僖公。桓公召回哀姜，把她杀了。

二十八年，卫文公遭到狄人侵扰，向齐国告急。齐国率领诸侯在楚丘筑城，在此拥立卫君。

二十九年，桓公与夫人蔡姬在船中戏耍，蔡姬熟悉水性，摇晃游船，桓公很害怕，制止她，她仍不停地摇晃，桓公下了船，很恼火，把蔡姬送回娘家，但不断绝婚姻关系。蔡侯一气之下，改嫁了蔡姬。桓公听了大怒，发兵去征讨蔡国。

三十年春天，齐桓公率领诸侯征讨蔡国，蔡国被击溃。于是征讨楚国。楚成王出兵问道：“为什么到我的国土上来？”管仲回答说：“从前召康公授命我先君太公说：‘五侯九伯，你有权征讨他们，来辅佐周王室。’赐给我先君势力范围，东到海滨，西到黄河，南到穆陵，北到无棣。楚国的贡品包茅没有交纳，使天子的祭祀不完备，因此特来责问。还有从前周昭王南征没有回去，因此特来查究。”楚王说：“没有进贡包茅，有这件事，这是我的罪过，哪敢不供应！周昭王出来巡狩没有回去，您应当到汉江边上查问。”齐军进驻郢地。夏天，楚王派遣屈完领兵抵抗齐军，齐军退驻召陵。桓公向屈完夸耀齐军的众多，屈完说：“您以道义服人才行；假若不是这样，那么楚国以方城作为城防，以长江、汉江作为壕沟，您怎么能够前进呢？”桓公就与屈完订立盟约而离去。经过陈国，陈国大夫袁涛涂欺骗齐军，使齐军绕道向东，被察觉了。秋天，齐国征讨陈国。这年，晋国杀了太子申生。

三十五年夏天，在葵丘会盟诸侯。周襄王派宰孔将祭过文王武王的祭肉、朱红色的弓箭、大车赏赐给桓公，还命令不必行跪拜大礼。桓公想照办，管仲说：“不可。”齐桓公就下堂跪拜接受天子的赏赐。秋天，又在葵丘会合诸侯，桓公更加有骄傲的神色。周王室派宰孔参加了盟会。这时诸侯中已经有人叛离。晋侯因病晚到，路遇宰孔，宰孔说：“齐侯骄傲了，可不要去了。”晋侯听从了他的话。这年，晋献公去世，里克杀死了奚齐、卓子，秦穆公因为夫人的关系把公子夷吾送回晋国做了国君。桓公于是讨伐晋国发生的变乱，到达高梁，派隰朋立了晋君夷吾，才回国。

这时周王室衰弱，只有齐国、楚国、秦国、晋国是强大的。晋国刚参加盟会，献公死后，国内混乱。秦穆公处在偏僻边远地区，不参加中原各国的会盟。楚成王刚刚收服占有荆蛮地区，自以为夷狄置身会盟之外。只有齐国主持中原各国的会盟，而桓公能够宣扬周王室的威德，所以诸侯服从。当时齐桓公声称说：“我向南征讨到了召陵，瞭望熊山；向北征讨山戎、离枝、孤竹；向西征讨大夏，经过流沙；裹了马脚，钩挂牢车子，登上太行山，到达卑耳山才回来。诸侯没人敢违抗我。我先后召集军事盟会三次，和平盟会六次，九次会合诸侯，一次安定周王室。从前夏、商、周三朝承受天命，和我有什么不同呢？我想到泰山祭天，到梁父山祭地。”管仲坚决劝阻，不听；就劝说桓公要等得到远方的奇珍异宝才能去泰山祭天地，桓公才作罢。

三十八年，周襄王的弟弟姬带与戎人、狄人合谋攻打周王，齐国派遣管仲去调解周王室和戎人的争端。周王要用接待上卿的礼仪接待管仲，管仲叩头说：“我只是诸侯的臣子，怎么敢呢！”多次谦让，才接受了下卿的礼仪去朝见。三十九年，周襄王的弟弟姬带来投奔齐国。齐侯派仲孙去请求周王，替姬带请罪。襄王发怒，没有允许。

四十一年，秦穆公俘虏了晋惠公，又放回了。这年，管仲、隰朋都去世。管仲病时，桓公问道：“众臣中谁可以辅佐我？”管仲说：“了解臣下的没有人比得上君主。”桓公说：“易牙怎么样？”回答说：“他杀了自己

的儿子来迎合君主，不近人情，不可任用。”桓公说：“开方怎么样？”回答说：“他丢弃自己的父母来迎合君主，不近人情，难以亲近。”桓公说：“竖刀怎么样？”回答说：“他自行阉割来迎合君主，不近人情，难以亲信。”管仲死后，桓公不采纳管仲的意见，终于亲近、任用三人，于是三人便专擅齐国大权。

四十二年，戎人攻打周王室，周王向齐国告急。齐国命令诸侯各自派兵驻守在周王室的京畿。这年，晋国公子重耳流亡来齐，齐桓公把本族之女嫁给他。

四十三年，当初，齐桓公的夫人有三位：即王姬、徐姬、蔡姬，都没有儿子。桓公好女色，有许多宠爱的姬妾，位同夫人的有六个：长卫姬，生了无诡；少卫姬，生了惠公元；郑姬，生了孝公昭；葛嬴，生了昭公潘；密姬，生了懿公商人；宋华子，生了公子雍。桓公和管仲把孝公托付给宋襄公，立为太子。雍巫受到卫共姬的宠幸，又通过宦官竖刀献厚礼给桓公，又受到桓公的宠幸，桓公就答应他们立无诡为太子。管仲去世，五位公子都要求继位。冬季十月乙亥日，齐桓公去世。易牙进入宫中，与竖刀一起借助宫中有权势的近臣杀死了许多大夫，拥立公子无诡为国君。太子昭逃奔宋国。

齐桓公生病时，五位公子各自拉帮结党争夺君位。等到桓公去世，就相互攻打，因此宫中无人，没有人敢装殓。桓公的尸体在床上放了六十七天，尸体上的蛆虫爬出了门外。十二月乙亥日，无诡继位，才运棺入宫，发出报丧的讣告。辛巳日夜间，才装殓入棺。

桓公有十多个儿子，总计后来登位的有五人：公子无诡在位三个月死去，没有谥号；其次是孝公；其次是昭公；其次是懿公；其次是惠公。孝公元年三月，宋襄公率领诸侯军队送齐国太子昭回国并攻打齐国。齐国人惊恐，杀死了他们的国君无诡，准备拥立太子昭。四位公子的党徒攻打太子，太子逃往宋国，宋军就跟齐国四公子的军队交战。五月，宋军打败齐国四公子的军队，立太子昭为君，这就是齐孝公。宋君因为桓公和管仲把太子托付给他，所以来讨伐四公子。由于政局混乱的缘故，八月才安葬了齐桓公。六年春天，齐国攻打宋国，因为他拒不参加在齐国举行的盟会。夏季，宋襄公去世。七年，晋文公登位。十年，齐孝公去世，孝公的弟弟潘假手卫公子开方杀死孝公的儿子而自立，这就是昭公。昭公是桓公的儿子，他的母亲叫葛嬴。昭公元年，晋文公在城濮打败楚军，又在践土会合诸侯，朝见周天子，周天子让晋文公做霸主。六年，狄人侵犯齐国。晋文公去世。秦军在崤山被晋军击败。十二年，秦穆公去世。十九年五月，昭公去世，儿子舍继位作了齐君。舍的母亲不受昭公宠爱，齐国没人怕他。昭公的弟弟商人因为桓公去世争夺君位未成，暗中结交贤能之士，抚爱老百姓，百姓们很高兴。等到昭公去世，儿子舍继位，势孤力单，商人就跟众人一起在十月间在昭公的墓地杀害了齐君舍，自己登位，这就是懿公。懿公是桓公的儿子，他的母亲叫密姬。懿公四年春，当初，懿公做公子的时候，和丙戎的父亲一起打猎，争猎物不胜，等到登上君位，砍断了丙戎父尸的脚，却让丙戎为他驾车。庸职的妻子很漂亮，懿公把他纳入宫中，让庸职陪同乘车。五月间，懿公到申池游览，丙戎和庸职一同边洗澡，边开玩笑。庸职说：“断脚人的儿子！”丙戎说：“被夺妻的人！”两人都对这话感到耻辱，都怨恨懿公。便策划和懿公到竹林中游玩，两人在车上杀害了懿公，把尸体丢在竹林里逃走了。懿公登位后，骄气十足，百姓不归附。齐国人废黜了他的儿子，到卫国迎接公子元回来，拥立为君，

这就是惠公。惠公是桓公的儿子，他的母亲是卫国女子，称作少卫姬，因为她躲避齐国的内乱，所以住在卫国。

惠公二年，长狄人来侵，大夫王子城父杀了其头领荣如，把他埋在北门附近。晋国赵穿杀害了他的国君灵公。

十年，惠公去世，儿子顷公无野继位。当初，崔杼受到惠公的宠爱，惠公去世，高氏、国氏怕受到他的胁迫，就赶走了他，崔杼逃奔卫国。

顷公元年，楚庄王强大，征讨陈国；二年，楚又围攻郑国，郑伯投降，不久又让郑伯复国。

六年春天，晋国派遣郤克出使齐国，齐侯让母夫人在帐幕中偷看，郤克上殿，母夫人一见他是个驼子，就哈哈大笑。郤克说：“不洗雪这耻辱，我誓不再过黄河！”回国后，请求攻打齐国，晋君没有答应。齐国使者来到晋国，郤克在河内捉住齐国使者四人，杀了他们。八年晋国攻打齐国，齐君送公子强到晋国作人质，晋军撤去。十年春天，齐国征讨鲁国、卫国。鲁国、卫国的大夫到晋国请求援兵，都是通过郤克。晋国派遣郤克率领战车八百辆担任中军主将，士燮率领上军，栾书率领下军，去援救鲁国、卫国，攻打齐国。六月壬申日，晋军与齐军在靡笄山下交战。癸酉日，两军在鞍地摆开阵势。逢丑父站在车右边担任齐顷公的警卫。顷公说：“快马加鞭前进，打败晋军会餐。”齐军射伤郤克，血淌到鞋上。郤克想回身退入营垒，驾车的人说：“我刚进入阵地，两次受伤，也不敢说自己受了伤，恐怕惊吓了士兵。希望您忍耐些。”于是又投入战斗。战斗继续进行，齐军危急，逢丑父担心齐侯被晋军俘虏，两人交换了位置，顷公站在右边，战车被树木绊住而停下。晋国小将韩厥伏在齐侯车子的前面，说：“敝国国君派遣我援救鲁国、卫国。”以戏弄齐侯。逢丑父让顷公下车取水喝，顷公才得以逃走，脱身离去，回到齐军中。晋国郤克要杀掉逢丑父，逢丑父说：“我代替国君去死却被杀，以后做臣子的就没有忠于国君的人了。”郤克放了他，逢丑父于是得以逃回齐国。当时晋军追赶齐军到了马陵。齐侯请求献上宝器来谢罪，晋军不答应，一定要得到讪笑郤克的萧桐叔子，要求齐国把田垄和干道都改成东西向。齐人回答说：“叔子是齐国国君的母亲。齐君的母亲犹如晋君的母亲，您怎么样处置她？况且您是打着正义的旗号前来征伐，最后却施以暴行，难道可以这样做吗？”于是就答应了，让齐国退还鲁国、卫国被侵占的土地。

十一年，晋国开始设置六卿，奖赏鞍地战役有功人员。齐顷公访问晋国，要用王者之礼晋见晋景公，晋景公不敢接受，就回来了。回国后，顷公就开放园林，减轻赋税，救济孤寡，慰问伤病者，把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救济百姓，百姓也就大为高兴。他又厚礼对待诸侯。直到顷公去世，百姓亲附，诸侯不敢侵犯。

十七年，顷公去世，儿子灵公环继位。

灵公九年，晋国栾书杀害了他的国君厉公。十年，晋悼公征讨齐国，齐侯派公子光到晋国作人质。十九年，立公子光作太子，高厚辅佐他，让他到钟离跟诸侯会盟。二十七年，晋国派中行献子征讨齐国。齐军被打败，灵公逃进临淄。晏婴阻止灵公逃跑，灵公不听。晏婴说：“您也太没有勇气了！”于是晋军围攻临淄，临淄军民据城防守不敢出战，晋军烧毁外城后离去。

二十八年，当初，灵公娶了鲁国的女子，生了公子光，把他立为太子。又有仲姬、戎姬。戎姬得宠，仲姬生了公子牙，把他托付给戎姬。戎姬请求把公子牙作太子，灵公答应了。仲姬说：“不行。公子光立为太子，已厕身

诸侯之列了，现在无缘无故废黜他，您一定会后悔的。”灵公说：“有我来决定。”就把太子光迁到齐国东部，让高厚辅佐公子牙作太子。灵公病重，崔杼接回原太子光，拥立他为君，这就是庄公。庄公杀了戎姬。五月壬辰日，灵公去世，庄公继位，在句窦丘上抓获太子牙，把他杀了。八月，崔杼杀高厚。晋国听到齐国发生内乱，征讨齐国，到达高唐。

庄公三年，晋国大夫栾盈逃到齐国，庄公用隆重的客礼接待他。晏婴和田文子劝阻，庄公不听。四年，齐庄公让栾盈秘密地进入晋邑曲沃作内应，派军队尾随其后，上太行山，进入孟门关。栾盈败露，齐军回师，夺取了晋邑朝歌。

六年，当初，棠公的妻子漂亮，棠公死去，崔杼娶了她。庄公跟她通奸，多次到崔家，拿崔杼的帽子送给别人。侍者说：“不能这么干。”崔杼发怒，趁着庄公攻打晋国之机，想与晋国合谋袭击齐国而没有机会。庄公曾经鞭打过宦官贾举，贾举仍然侍候他，替崔杼暗中窥伺庄公的行动找机会来报复怨恨。五月，莒君朝见齐侯，齐侯在甲戌日设宴款待他。崔杼声言有病不理政事。乙亥日，庄公来探望崔杼的病情，乘机追求崔杼的妻子。崔杼的妻子进入内室，和崔杼竟自闭门不出，庄公倚着屋柱唱起歌来。宦官贾举拦住庄公随从官员自己进来，关上大门，崔杼的党徒拿着武器从里面冲出来。庄公登上高台请求和解，他们不允许；请求盟誓订约，他们不允许；请求在祖庙里自杀，他们不允许。都说：“您的臣子崔杼病重，不能亲自来听候你的命令。这里靠近公宫，（可能有人诈称主上以行淫。）我们这些陪臣只知奋勇捉拿淫乱者，不听从其他命令。”庄公爬上墙头，他们射中庄公的大腿，庄公翻身掉下来，就杀害了他。晏婴站在崔杼的大门外，说道：“君主为国家而死，臣子应当随他死，为国家逃亡，臣子也应跟随他逃亡。假若君主为私事而死或为私事而逃亡，除非是他的亲信，谁肯承担这种责任呢！”大门开了，他走进去，头枕在庄公的尸体上痛哭，连连顿足以示悲痛，后走了出来。有人对崔杼说：“一定要杀掉他。”崔杼说：“他是众望所归的人，放了他可以赢得民心。”

丁丑日，崔杼拥立庄公的异母弟弟杵臼，这就是景公。景公的母亲是鲁国叔孙宣伯的女儿。景公登位，用崔杼为右相，庆封为左相。两位相国恐怕引起内乱，就跟京都人士盟誓，说：“不和崔杼、庆封合作的处死！”晏子抬头向天说：“我所以对此持否定态度，就在于只有忠于君主利于国家的人我才肯服从！”他不肯盟誓。庆封要杀死晏子，崔杼说：“是忠臣啊，放了他吧。”齐国太史写道：“崔杼杀害了庄公。”崔杼杀了他。他的弟弟也如此写，崔杼又杀了他。他的小弟弟又如此写，崔杼才放过他。

景公元年，当初，崔杼生了儿子崔成和崔强，他们的母亲死后，崔杼娶了东郭家的女儿，生了崔明。东郭女让她前夫的儿子棠无咎和她的弟弟东郭偃作崔杼的相。崔成犯了罪，无咎与东郭偃二相严加惩治，立崔明作太子。崔成请求终老于崔邑，崔杼答应了他，二位家相不听从，说：“崔邑，是宗庙所在之地，不行。”崔成、崔强大为恼怒，告诉庆封。庆封与崔杼有矛盾，正希望崔家毁败。崔成、崔强在崔杼家杀死棠无咎和东郭偃，家中人都逃跑了。崔杼发怒，没人在身边，就派一个宦官驾车，自己去见庆封。庆封说：“请允许我替你杀掉他们。”派崔杼的仇人卢蒲攻打崔家，杀死了崔成、崔强，杀尽了崔家满门，崔杼的妻子自杀。崔杼无家可归，也自杀了。庆封做了相国，专揽大权。

三年十月，庆封出外打猎。当初，庆封已经杀了崔杼，更加骄傲，爱喝酒好打猎，不处理政事，由他儿子庆舍当政，不久父子间发生矛盾。田文子告诉田桓子说：“乱子将要发生。”田氏、鲍氏、高氏、栾氏共同商讨对付庆氏。庆舍派甲兵环卫庆封官邸，四家部众合力攻破庆封家。庆封回来，进不了家，逃奔鲁国。齐国人谴责鲁国，庆封又逃奔吴国。吴国把朱方之地给了庆封，他聚集他的族人居住在那里，比在齐国的时候还富裕。那年秋天，齐国人迁葬庄公，把崔杼戮尸街头，以博取百姓的欢心。

九年，景公派晏婴前往晋国，晏婴与叔向私下说：“齐国政权最后将归田氏。田氏虽然没有盛德可言，但是假公权行私惠，对百姓有恩，百姓喜欢他。”十二年，景公前往晋国，会见平公，想跟晋国一起征讨燕国。十八年，景公再次往晋国，会见昭公。二十六年，景公到鲁国都城的郊外打猎，就便进入鲁都，和晏婴一起询问鲁国的礼制。三十一年，鲁昭公躲避季氏的迫害，逃到齐国。齐侯想把二万五千民户封给他，子家劝止昭公，昭公就请齐国征讨鲁国，夺取了郚邑给昭公居住。

三十二年，彗星出现。景公坐在柏寝台上，叹着气说：“多么富丽堂皇！会被谁占有它呢？”大臣们都流泪，晏婴却发笑，景公发怒。晏婴说：“我笑大臣们太阿谀奉承了。”景公说：“彗星在东北出现，正当齐国的分野，我为此而忧虑。”晏婴说：“您修筑高台深池，赋税唯恐不能到手，刑罚唯恐不重，这样下去，妖星将要出现，彗星有什么可怕的呢？”景公说：“可以祈祷消除灾害吗？”晏婴说：“如果神灵可以祈祷而来，当然也可以祈祷而去。可是百姓愁苦怨恨的数以万计，而您让一个人去祈祷消灾，怎么能胜过众人的诅咒呢？”这时景公喜欢修建宫室，聚集狗马，生活奢侈，多收赋税，重施刑罚，所以晏婴拿这些后来劝谏他。

四十二年，吴王阖闾攻打楚国，进入郢都。

四十七年，鲁国阳虎攻打他的国君，没有获胜，逃到齐国，请求齐国攻打鲁国。鲍子劝谏景公，于是囚禁了阳虎。阳虎得机会逃出，投奔晋国。

四十八年，跟鲁定公在夹谷举行和平友好的会晤。齐臣犁鉏说：“孔丘懂得礼仪，但是胆子小，让莱人奏乐，趁机逮住鲁君，可以达到我们的目的。”景公深忌孔丘辅佐鲁国，害怕它称霸，所以听从了犁鉏的计谋。正在会晤时，进献莱夷音乐，孔子就一脚一个台阶奔上坛台，派有关官吏捉住莱人杀了，并根据礼仪责备景公。景公感到惭愧，就归还侵占的鲁国土地表示道歉，就离开了。这年，晏婴去世。

五十五年，范氏、中行氏在晋国反叛他们的国君，晋国急攻他们，他们派人到齐国请求借贷粮食。田乞想作乱，结交叛臣以树立私党，他就劝说景公道：“范氏、中行氏几次对齐国有恩德，不可以不援救。”于是派田乞去援救并运送粮食给他们。

五十八年夏，景公夫人燕姬生的嫡子死了。景公的爱妾芮姬生了儿子荼，荼年幼，他的母亲出身卑贱，又品行不好，大夫们恐怕他当继承人，就上言希望选择众子中年长而又贤能的做太子。景公年老，讨厌谈论继承人的事，又喜欢荼的母亲，想立荼，但难于启齿，就对大夫们说：“作乐吧，国家还怕没有君主吗？”秋天，景公生病，命令国惠子、高昭子立小儿荼作太子，赶走众公子，把他们迁到莱邑。景公去世，太子荼继位，这就是晏孺子。冬天，景公还没有安葬，众公子怕被杀，都外出逃亡。荼的异母哥哥公子寿、公子驹、公子黔逃奔卫国，公子驹、公子阳生逃奔鲁国。莱邑人歌唱道：“景

公死了不得参与埋葬，三军大事不得参与商量，公子们的追随者啊，到哪里去安身呢？”

晏孺子元年春，田乞假装服从高氏、国氏，每次朝会，田乞请求为高氏或国氏陪乘，说道：“您得到国君的宠信，群臣人人自危，要谋反作乱。”又对群臣说：“高昭子是一个可怕的家伙，趁他还没有发难，我们先下手为强吧。”群臣听从了他。六月，田乞、鲍牧就和群臣带着士兵进入公宫，攻打高昭子。高昭子听到这事，和国惠子去救晏孺子。晏孺子的军队被打败了，田乞的党徒追赶他们，国惠子逃往莒国，他们就返回来杀死了高昭子。晏圉逃奔鲁国。八月间，秉意兹也投奔鲁国。田乞搞掉了两个国相，就派人到鲁国召回公子阳生。阳生到了齐国，秘密藏在田乞家里。十月戊子日，田乞邀请群臣说：“我家常儿的母亲要举行祭礼，备下简单菜肴，欢迎各位来共同喝一杯。”开宴时，田乞把公子阳生装在一个袋子里，摆在座位的中央，把袋子打开，露出了公子阳生，说道：“这就是齐国的君主！”群臣都伏地参拜。田乞准备跟大夫们订盟拥立他，鲍牧喝醉了，田乞向群臣撒谎说：“我和鲍牧商量共同拥立阳生。”鲍牧发怒说：“您忘记了景公的命令吗？”众大夫面面相觑要反悔，阳生上前，叩头说：“可以的话就立我，不可以就算了。”鲍牧担心招来祸患，就又说：“都是景公的儿子，有什么不可以的！”就跟他订了盟，拥立阳生，这就是悼公。悼公进入宫中，派人把晏孺子迁到骀邑，杀死在帐幕下，并且赶走了晏孺子的母亲芮子。芮子原来出身卑贱而晏孺子年幼，所以没有权力，国中的人都轻视他们。

悼公元年，齐国征讨鲁国，夺取了讙邑、阐邑。当初，阳生流亡在鲁国，季康子把自己的妹妹嫁了给他。回国登位后，派人去迎接她。季姬与季魋侯通奸，道出了其中隐情，鲁国不敢把她送回齐国，所以齐侯攻打鲁国，竟接回了季姬。季姬受到宠幸，齐国又归还所侵占鲁国的地方。

鲍子跟悼公有嫌隙，关系不好。四年，吴国、鲁国征讨齐国的南方。鲍子杀害了悼公，向吴国报丧。吴王夫差在军门外哭祭了三天，率兵从海上讨伐齐国。齐国人打败了吴军，吴军就撤回去了。晋国赵鞅征讨齐国，到达赖邑便回师而去。齐国人共同拥立悼公的儿子壬，这就是简公。

简公四年春天，当初，简公和父亲阳生一起在鲁国，监止受到宠信。简公登位之后，让他管理国政。田成子害怕他，屡屡上朝打探情况。御者田鞅对简公说：“田、监不可同时任用，您应该作出抉择。”简公没有听从。子我（监止）晚上上朝，田逆杀了人，正好碰到，就逮住田逆进宫。当时田氏家族正和睦团结，他们让囚犯田逆假装有病，又给看守送去酒食，灌醉并杀死看守，田逆便逃走了。子我邀集田氏族人到田氏宗庙订盟。当初，田豹想作子我的家臣，派公孙去推荐自己，因为田豹有亲丧而中止。后来终于用他做了家臣，受到子我的宠信。子我对他说：“我把田氏全赶走而立你作田氏宗长，可以吗？”田豹回答说：“我是田氏的远支，况且他们中间违抗你的不过几个人，何必全部赶走呢！”田豹将此事告诉了田氏。子行（田逆）说：“他得到君主的宠信，我们不先下手，一定会害您。”于是子行住进了公宫（准备作田氏的内应）。

夏五月壬申日，田成子（田常）兄弟共乘四车到简公处，子我在帐幕中，出外迎接，于是他们一拥而入，关上大门。宦官抵抗他们，子行杀死了宦官。简公跟女人正在檀台上饮酒，田成子逼他移到后殿去。简公拿起戈要刺他，太史子余说：“不是对您不利，是要替您除害啊。”田成子出宫住在武器库，

听到简公仍怒气未息，准备逃走，说：“哪里没有国君！”子行抽出剑来说：“迟疑，是坏事的祸根。我们这些人谁不是田氏的宗人？我如果不杀死您，就不是田氏族人！”田成子决定不走。子我回去，集合他的党徒攻打王宫的侧门和正门，都没能取胜，就退出来。田氏追赶他们。丰丘人捉住了子我来报告，把他杀死在郭关。田成子将要杀大陆子方，田逆请求赦免他。子方用简公的命令在路上要了一辆车，出了雍门。田豹给他一辆车，他不接受，说：“田逆替我求情，田豹又给我车子，那就是我跟你勾结，我服事子我，竟跟他的仇人有私交，那还有什么脸面去见鲁国、卫国的人士？”

庚辰日，田常在嫪州捉住简公，简公说：“我若早听从御者田鞅的话，不致有今天。”甲午日，田常在嫪州把简公杀害了。田常就拥立简公的弟弟骜，这就是平公。平公登位，田常辅佐他，专揽齐国的政权，划齐国安平以东的地方作为田氏的封邑。

平公八年，越国灭了吴国。二十五年平公去世，儿子宣公积继位。

宣公五十一年去世，儿子康公贷继位。田会在廩丘反叛。

康公二年，韩、魏、赵开始列为诸侯。十九年，田常的曾孙田和开始列为诸侯，把康公迁到海滨。

二十六年，康公去世，吕氏就断绝了祭祀。田氏终于统治了齐国，至齐威王，齐国称雄于天下。

太史公说：我到齐国，从泰山山麓直到琅邪山，北面到了海滨，肥沃的土地有二千里，这里的百姓胸怀豁达、深沉而多智，这是他们的天性。靠太公的圣明，奠定了国家的基础，桓公时达到极盛，推行善政，主持诸侯会盟，号称霸主，不也是理所当然吗？广阔远大啊，的确有大国的风度！

史记卷三十三 鲁周公世家第三

顾洪 注译

周公旦者，〔1〕周武王弟也。〔2〕自文王在时，〔3〕旦为子孝，笃仁，异于群子。及武王即位，旦常辅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九年，东伐至盟津，〔4〕周公辅行。十一年，伐纣，〔5〕至牧野，〔6〕周公佐武王，作《牧誓》。〔7〕破殷，入商宫。已杀纣，周公把大钺，〔8〕召公把小钺，〔9〕以夹武王，衅社，〔10〕告纣之罪于天及殷民。释箕子之囚。〔11〕封纣子武庚禄父，使管叔、蔡叔傅之，〔12〕以续殷祀。〔13〕遍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虚曲阜，〔14〕是为鲁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

【注释】〔1〕“周”，地名。在今陕西岐山县北。其地本为太王所居，后为周公采邑。“旦”，名。辅佐周文、武、成王，嫡子封于鲁，次子食采周邑，世为王室卿士。〔2〕“周武王”，姬姓。名发。继承其父文王遗志，灭商，建立西周王朝。详本书《周本纪》。〔3〕“文王”，名昌。周武王之父。商末周族领袖。为西伯，又称伯昌。详见本书《周本纪》。〔4〕“盟津”，又名孟津。古黄河津渡。在今河南孟县西南。相传周武王伐纣，在此盟会诸侯并渡河，故名盟津。〔5〕“纣”，商朝最后一位君主。名受，号帝辛，史称纣王。帝乙之子。详本书《殷本纪》。〔6〕“牧野”，一作埶野，在今河南淇县西南。〔7〕“《牧誓》”，《尚书》篇名，记载周武王在牧野率军同商纣作战的誓辞。有学者认为，此篇记录王言，说它由周公佐之而作，没有证据。〔8〕“钺”，音 yu8，古代兵器。青铜制，圆刃，木柄，持以砍斫，类似斧。盛行于商及西周。〔9〕“召”，音 sh4o。“召公”，又作邵公、召康公。周朝燕国始祖。与周同姓，名奭（音 sh@）。因采邑在召（今陕西岐山县西南），称为召公或召伯。详本书《燕召公世家》。〔10〕“衅”，音 x@n。以牲血祭祀曰衅。“社”，土神。“衅社”，以牲血祭社之礼。〔11〕“箕”，音 j9。“箕子”，纣王的诸父。官太师。封于箕（今山西太谷东北）。详本书《殷本纪》及《宋微子世家》。〔12〕“管叔、蔡叔”，管叔，名鲜；蔡叔，名度。二人皆为周武王之弟。武王克殷后，封叔鲜于管（今河南郑县），叔度于蔡（今河南东北部），成为周初三监之二。详本书《管蔡世家》。〔13〕“殷祀”，殷商的祭祀。〔14〕“昊”，音 h4o。“少昊”，传说古代东夷族首领。名摯（一作质）。西汉末《世经》始称其为金天氏。东夷族以鸟为图腾，相传少昊以鸟名官。其后代甚多，有己、嬴、偃诸姓，己姓之后有莒、嬴姓之后有郯等二十余国。“曲阜”，今山东曲阜县。

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1〕武王有疾，不豫，〔2〕群臣惧，太公、召公乃繆卜。〔3〕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4〕周公于是乃自以为质，〔5〕设三坛，〔6〕周公北面立，〔7〕戴璧秉圭，〔8〕告于太王、王季、文王。〔9〕史策祝曰：〔10〕“惟尔元孙王发，勤劳阻疾。若尔三王是有负子之责于天，〔11〕以旦代王发之身。旦巧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乃王发不如旦多材多艺，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汝子孙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敬畏。无坠天之降葆命，〔12〕我先王亦永有所依归。今我其即命于元龟，〔13〕尔之许我，我以其璧与圭归，以俟尔命。尔不许我，我乃屏璧与圭。”周公已令史策告太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发，于是乃即三王而卜。卜人皆曰吉，发书视之，〔14〕信吉。周公喜，开籥，〔15〕乃见书遇吉。周公入贺武王曰：“王其无害。旦新受命三王，维长终是图。兹道能念予一人。”

〔16〕周公藏其策金縢匱中，〔17〕诚守者勿敢言。明日，武王有瘳。〔18〕

【注释】〔1〕“集”，通“辑”。辑睦、安定之义。〔2〕“豫”，音 y)，悦乐、安适。〔3〕“太公”，即吕尚。姜姓。名望，又称师尚父。周朝齐国始祖。详本书《齐太公世家》。“繆”，音 m)。《尚书》作“穆”。“繆卜”，诚敬地占卜。〔4〕“戚”，悲伤，此处可释为感动。〔5〕“质”，《尚书》作“功”。段玉裁谓读作“周郑交质”之质（《古文尚书撰异》）。即以自身作人质。〔6〕“坛”，音 t2n，土筑的高台。古时用于祭祀及朝会、盟誓等大事。〔7〕“北面立”，朝北方站着。《尚书》于“三坛”下有“为坛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一段文字，知周公又于南面起了一座坛，他面朝北站于其上。〔8〕“璧”、“圭”，皆古玉器。璧平圆、正中有孔（边宽于孔）；圭长条形，上端作三角状。皆为古代用于朝聘、祭祀、丧葬等活动的礼器。〔9〕“太王”，古公亶父。周文王的祖父，周族的领袖。“王季”，名季历，古公亶父之少子，文王之父。详本书《周本纪》、《吴太伯世家》等。〔10〕“史”，史官，或称作册。掌管祭祀和记事、册命等事。“策”，通“册”，即简书，周公所作。“祝”，即宣读简书，以告三王。〔11〕“负子之责”，《尚书》作“丕子之责”。俞樾谓“负子”为诸侯疾病之名，子即民，意为忧民不能再子之，因此负子本意为不子，“不”与“丕”通用（《群经平议》）。这里说三王在天上有了病需要人扶持，周公愿替武王担当这个责任。〔12〕“葆”，通“宝”。“葆命”即宝命。〔13〕“元龟”，大龟。古人占卜的工具。〔14〕“书”，卜兆的记录，即占兆之辞。〔15〕“籒”，音 yu8，锁钥。〔16〕“予一人”，古代帝王的自称。本作“余一人”。“予”为“余”的假借。此处当为周公自称。〔17〕“滕”，音 t6ng，封缄之义。“金滕”，金质封缄。〔18〕“瘳”，音 ch#u，病愈。

其后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强葆之中。〔1〕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2〕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3〕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国曰：“周公将不利于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摄行政者，〔4〕恐天下畔周，无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忧劳天下久矣，于今而后成。武王蚤终，〔5〕成王少，将以成周，我所以为之若此。”于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鲁。〔6〕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7〕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

【注释】〔1〕“强葆”，通“襁褓”。包裹小孩、系于背上的用具。成王即位时的年龄，古来多歧说。《荀子》谓成王行冠礼（成年之礼）后周公反籍。可见成王即位时已是十几岁的少年。“在强葆之中”应是司马迁受当时夸张的传说和《尚书》学家的师说的蒙蔽所致。又据《路史·发挥》引《古本竹书纪年》，武王卒年五十四岁。成王既为长子，且母弟尚有数人，故应在二三十岁。顾颉刚认为，成王年不甚长，周公在严重的局势下称王而治，乃是战国以下人由古代传下来的历史中逐渐演变出的传说；而成王在襁褓之中，周公背负其上朝，则是秦汉间人把这个故事极度夸张的结果（见《周公执政称王》）。〔2〕“畔”，通“叛”。〔3〕“阼”，音 zuò。古代庙、寝堂前两阶，主阶在东（即阼），天子诸侯进行各种活动，皆由东阶升降。“践阼”，引申为天子登位。又作“践祚”。“摄”，代理。按，此言成王年幼（一说为服丧三年）不能主天子事，由叔父周公暂为代行天子职务。但学术界大多认为周公非代理，而在武王死后即称王，这可从《尚书》的几篇周初诰辞、先秦典籍以及铜器铭文中得到证明。〔4〕“辟”，通“避”。〔5〕“蚤”，通“早”。“蚤终”，早逝。引申为没过多久便死去。〔6〕“伯禽”，周公的长子，亦称禽父。“鲁”，伯禽封国。在今山东西南部，都曲阜。〔7〕“哺”，

音 b(，即口中所含食物。“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洗头时三次抓起头发，吃饭时三次吐出嘴里的食物，起身接待来朝见的人。比喻政务繁忙，治事勤勉，待人恭敬。

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1〕}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作《大诰》。^{〔2〕}遂诛管叔，杀武庚，放蔡叔。收殷余民，以封康叔于卫，^{〔3〕}封微子于宋，^{〔4〕}以奉殷祀。宁淮夷东土，二年而毕定。^{〔5〕}诸侯咸服宗周。^{〔6〕}

【注释】〔1〕“淮夷”，古民族名。居于淮河下游一带。西周时曾与徐戎（也是居于淮河中下游的少数民族）多次联合抗周。春秋后附于楚。〔2〕“诰”，音 g4o，为古代一种训诫勉励的文告，用于上对下。“《大诰》”，《尚书》篇名。为周公东征前对诸侯和王朝官吏发表的讲话，经史官笔录而成。它借占卜吉兆振作士气。等于誓师文告。〔3〕“康叔”，名封，周武王之弟。初封于康（今河南禹县西北），故称康叔。“卫”，康叔封国。在今河南北部地区，以商故都朝歌（今河南淇县）为都。并封给殷民七族。详本书《卫康叔世家》及《左传》定公四年。〔4〕“微子”，名启（汉避景帝讳作开），商纣的庶兄。初封于微（今山东梁山西北）。因见商朝将亡，数谏纣王，王不听，遂出走。“宋”，微子封国，亦或称商。子姓。在卫国东南，有今河南东部和山东、江苏、安徽间地。都商丘（今河南商丘）。详本书《宋微子世家》及《尚书·微子》。〔5〕“二年”，《尚书·金縢》言“周公居东二年”，《诗经·豳风》言周公东征三年。梁玉绳谓司马迁以居东为东征，“二年”当作“三年”（《史记志疑》，下简称《志疑》）。泷川资言谓一以月计，一以岁言（《史记会注考证》，下简称《考证》）。〔6〕“宗周”，周为诸侯所宗仰，故王都所在称宗周。一般把文王所建之丰与武王所建之镐（今陕西西安市西、长安县西北）合称宗周。

天降祉福，^{〔1〕}唐叔得禾，^{〔2〕}异母同颖，^{〔3〕}献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馈周公于东土，^{〔4〕}作《馈禾》。^{〔5〕}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命，^{〔6〕}作《嘉禾》。^{〔7〕}东土以集，周公归报成王，乃为诗贻王，命之曰《鸛鸣》。^{〔8〕}王亦未敢训周公。^{〔9〕}

【注释】〔1〕“祉”，音 zhǐ，福。〔2〕“唐叔”，名虞，字子于，周成王之弟。周朝晋国始祖。成王灭唐后，把怀姓九宗和原夏朝建都地区封给他，国号晋（今山西南部）。详本书《晋世家》及《左传》定公四年。〔3〕“异母”，《尚书序》作“异亩”。“母”与“亩”通。“颖”，音 yǐng，带芒的谷穗。〔4〕“馈”，音 kuì，馈赠。〔5〕“《馈禾》”，《尚书》篇名。今亡。〔6〕“嘉”，《尚书序》作“旅”；本书《周本纪》作“鲁”。“旅”古作“鲁”。陈述之义。〔7〕“《嘉禾》”，《尚书》篇名。今亡。〔8〕“《鸛鸣》”，音 chǒng。诗存《诗经·豳风》。〔9〕“训”，《尚书》作“诘（音 qi4o）”，一说“训”为“诘”之讹。“诘”，责问。因周公作诗有讽谏之意，成王心中不满，又不好责怪他。

成王七年二月乙未，^{〔1〕}王朝步自周，至丰，^{〔2〕}使太保召公先之雒相土。^{〔3〕}其三月，周公往营成周雒邑，^{〔4〕}卜居焉，曰吉，遂国之。

【注释】〔1〕“成王七年”，泷川资言谓司马迁以意补。《尚书大传》云周公摄政五年营成周，与此不同。盖五年开工而七年完工（《考证》）。“二月乙未”，二月乙未日。〔2〕“丰”，丰京。周文王伐崇侯虎后自岐（今陕西岐山县东北）迁此。在今陕西长安县西北沔河以西。与武王所建之镐同为西周国都。〔3〕“太保”，官名。西周设。为辅弼国君的官。“雒”，一作洛。洛水北岸，今河南洛阳市一带都称雒。〔4〕“成周雒邑”，传统说法，西周的东都包括两部分：一成周，周公所筑，迁殷民于此，传说故址在今河南洛阳市东郊白马寺之东，汉魏雒阳城故址一带；一王城，故址在今洛阳市西王城公园一带。实际上，成周者乃表周业之成，是与丰镐所在之宗周相对而言之

周王朝的东都。王城在成周之中，是东都的宗庙宫寝所在。殷民所居，在王城之东郊。雒邑，在雒所营之邑，即成周。犹今人言“首都北京”。参看董书业《春秋左传研究》。

成王长，能听政。于是周公乃还政于成王，成王临朝。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诸侯。^{〔1〕}及七年后，还政成王，北面就臣位，^{〔2〕}躬躬如畏然。^{〔3〕}

【注释】〔1〕“南面倍依以朝诸侯”，古代以北位最尊，为天子所居。此时周公在王位，故位北面南而朝诸侯。“倍”即负。“依”，斧依，又作扆（音 y！）。古代帝王置于门窗之间类似屏风的器具，因上面有斧形文，故名。〔2〕“北面”，古代臣子朝见君主时居南位，面向北，故“北面”即称臣于人之义。〔3〕“躬躬”，音 qí\$ngqí\$ng，恭敬谨慎貌。

初，成王少时，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沉之河，^{〔1〕}以祝于神曰：“王少未有识，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于府。^{〔2〕}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3〕}周公奔楚。^{〔4〕}成王发府，见周公祷书，乃泣，反周公。^{〔5〕}

【注释】〔1〕“揃”，音 jǐ3n，又作“𠂔”，修剪。“蚤”，通“爪”。“自揃其蚤”，剪掉自己的指甲。〔2〕“府”，古代帝王藏书之所。“藏其策于府”，将祝告的册文藏于府中。〔3〕“譖”，音 z8n，进谗言、说人坏话。〔4〕“楚”，楚地。一说终南山（今陕西户县、周至以南）又名楚山，武王墓在其附近，周公因流言出居，依于王季、武王之墓地。〔5〕“成王发府，见周公祷书，乃泣，反周公”，事又见本书《蒙恬传》。《尚书·金縢》记周公因武王病藏册而祝之事，后缘《金縢》之文而演出祷成王病事。盖一事分化成为两事耳。周公归，恐成王壮，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1〕}作《毋逸》。^{〔2〕}《毋逸》称：“为人父母，为业至长久，子孙骄奢忘之，以亡其家，为人子可不慎乎！故昔在殷王中宗，^{〔3〕}严恭敬畏天命，自度治民，^{〔4〕}震惧不敢荒宁，故中宗飨国七十五年。^{〔5〕}其在高宗，^{〔6〕}久劳于外，为与小人。^{〔7〕}作其即位，乃有亮闇，^{〔8〕}三年不言，^{〔9〕}言乃欢，不敢荒宁，密靖殷国，^{〔10〕}至于小大无怨，故高宗飨国五十五年。^{〔11〕}其在祖甲，^{〔12〕}不义惟王，久为小人于外，知小人之依，能保施小民，不侮鰥寡，^{〔13〕}故祖甲飨国三十三年。”《多士》称曰：“自汤至于帝乙，^{〔14〕}无不率祀明德，帝无不配天者。^{〔15〕}在今后嗣王纣，诞淫厥佚，不顾天及民之从也。^{〔16〕}其民皆可诛。”“文王日中昃不暇食，^{〔17〕}飨国五十年。”作此以诫成王。

【注释】〔1〕“《多士》”，《尚书》篇名。按其文，乃周公诫殷商贵族，非告诫成王。〔2〕“《毋逸》”，《尚书》篇名。又作《无逸》、《无佚》。〔3〕“殷王中宗”，据甲骨卜辞，即商王祖乙（太戊之孙、河亶甲之子）。本书《殷本纪》指为太戊，误。辨见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4〕“度”，法度。〔5〕“飨”，音 xi3ng，通“享”。“飨国”，当政，在位。〔6〕“高宗”，商王武丁。商朝第二十个王，盘庚弟小乙之子。详本书《殷本纪》。〔7〕“小人”，王朝贵族对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人民的蔑称。〔8〕“闇”，音 1n。“亮闇”，又作“亮阴”、“谅闇”、“梁闇”等。一说为帝王居丧，沉默不语。一说为凶庐，梁即楣，闇即庐，守丧之处。〔9〕“三年不言”，自来有两种解释。一说据《论语·宪问》，谓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即新王守丧三年，其间不问政事。一说据《国语·楚语》，谓武丁三年之中默以思道，以图殷之复兴，旁求四方贤士，终得傅说。本书《殷本纪》从后说。〔10〕“密”，安定。“靖”，音 j@ng，亦安定。〔11〕“五十五年”，《尚书·无逸》作“五十九年”。〔12〕“祖甲”，商朝第二十五个王。武丁之子。详本书《殷本纪》。

〔13〕“鰥寡”，音 gu1ngu3。老而无妻为鰥、无夫为寡。引申指年老而穷苦无告者。
〔14〕“汤”，成汤。子姓。名履，又称天乙。商代开国之君。传十七代，三十一王，至纣为周所灭。“帝乙”，商代第三十个王，商纣之父。详本书《殷本纪》。〔15〕“天”，天帝。“配天”，古代帝王以为自己是天的儿子，行为受天帝意旨支配，不与天意悖违为配天。〔16〕“之从”，《集解》徐广说，一作“敬之”。“不顾天及民之从”，不顾及天命和百姓的依从。〔17〕“昃”，音 z8，日西斜。“日中昃”，过了中午之后。

成王在丰，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于是周公作《周官》，〔1〕官别其宜。作《立政》，〔2〕以便百姓。〔3〕百姓说。〔4〕

【注释】〔1〕“《周官》”，《尚书》篇名。应是谈官制之文。汉人尚引其篇名，已佚。现存《尚书》中的是东晋所造伪篇。〔2〕“《立政》”，《尚书》篇名。“政”同“正”，意为官长。“立政”即建立官长。周公在该篇之中总结夏、商任用官员的得失，及周朝任用官员的经验，提出今后要怎样建置任用高级官员。〔3〕“百姓”，百官。古代民无姓，有姓者皆有土有官爵。其后民亦有姓，因此庶民也称百姓。〔4〕“说”，音 yu8，通“悦”。周公在丰，病，将没，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离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让，葬周公于毕，〔1〕从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2〕

【注释】〔1〕“毕”，毕原。在今陕西咸阳、西安渭水两岸。传说文、武、周公旨葬于渭水南岸毕原之上。周初王季建都、毕公高所封皆于渭水北岸，又称咸阳原。〔2〕“予小子”，古代帝王自谦之称，对先王或长辈而言。

周公卒后，秋未获，暴风雷，〔1〕禾尽偃，〔2〕大木尽拔。周国大恐。成王与大夫朝服以开金滕书，〔3〕王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4〕二公及王乃问史百执事，〔5〕史百执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执书以泣，曰：“自今后其无繆卜乎！昔周公勤劳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6〕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7〕我国家礼亦宜之。”王出郊，〔8〕天乃雨，反风，禾尽起。二公命国人，凡大木所偃，尽起而筑之。〔9〕岁则大孰。〔10〕于是成王乃命鲁得郊祭文王。〔11〕鲁有天子礼乐者，以褒周公之德也。

【注释】〔1〕“暴风雷”，《尚书·金滕》作“雷电以风”，故下文云“天乃雨”。〔2〕“偃”，音 y3n，倒下、卧倒。〔3〕“成王与大夫朝服”，《尚书》作“王与大夫尽弁”。“朝服”，一种玄冠服，指玄冠、缁衣、素裳之服。用途不限于朝会。〔4〕“功”，即“质”，见前注。〔5〕“二公”，太公、召公。“史”，史官。“执事”，祭祀时担任专职的官员。“史百执事”，当初跟从周公占卜请命的众官员。所以成王要向他们询问实情。〔6〕“予幼人”，予小子。〔7〕“朕”，音 zh8n，古人自称之词，自秦始皇起专用为帝王自称。“朕小子”，予小子。〔8〕“王出郊”，王出城到郊外行祭天大礼。〔9〕“筑”，《集解》引徐广说，拾也。〔10〕“孰”，音 sh*，通“熟”。“大孰”，大丰收。〔11〕“郊祭文王”，于郊外行祭天之礼，并立文王之庙祭祀。按此皆天子之礼，鲁为诸侯，本不得享有之。

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1〕是为鲁公。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2〕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注释】〔1〕“子伯禽固已前受封”，伯禽为周公嫡长子，就封于鲁。次子留相

王室，世代为周公。〔2〕“丧三年然后除之”，古礼，居丧三年，要穿专门的丧服，到期才能脱去。

伯禽即位之后，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并兴反。〔1〕于是伯禽率师伐之于肸，〔2〕作《肸誓》，〔3〕曰：“陈尔甲冑，无敢不善。无敢伤牯。〔4〕马牛其风，〔5〕臣妾逋逃，〔6〕勿敢越逐，敬复之。〔7〕无敢寇攘，〔8〕逾墙垣。鲁人三郊三隧，〔9〕峙尔刍茭、糗粮、楨干，〔10〕无敢不逮。〔11〕我甲戌筑而征徐戎，无敢不及，有大刑。”作此《肸誓》，遂平徐戎，定鲁。

【注释】〔1〕“徐戎”，见前“淮夷”注。〔2〕“肸”，音b①，古邑名。亦作柴、费、 、肸。在曲阜东，今山东费县西北。后来成为鲁大夫季氏采邑。〔3〕“《肸誓》”，《尚书》篇名。记录在费地誓师之辞。今传本作“《费誓》”。〔4〕“牯”，音g)，施以桎梏的牛、马。载重驾车的牛马休息时将其脚拴住，使不能远走。〔5〕“风”，古注云“放”，言牲畜发情时狂跑追奔。〔6〕“臣妾”，使役之奴隶，男称臣、女称妾。“逋”，音b&，逃亡。“逋逃”，逃亡的罪人。〔7〕“敬”，《尚书》作“祗”。〔8〕“寇”，劫取。“攘”，音r3ng，抢夺。〔9〕“三郊三隧”，“隧”又作“遂”。郊、隧皆为古代的行政区划：邑外为郊，郊外为隧。为出征时兵源所出。天子六军，出于六乡（即六郊），以六隧补充之；诸侯三军，出于三乡，以三隧补充之。一说为鲁东、西、南三方的近郊和远郊。〔10〕“峙”，音zh①，又作“峙”，储备之义。“刍茭”，音ch*jj1o，喂牲口的草料。“糗粮”，人吃的干粮。“楨”，音zh5n。“楨干”，筑墙所用木柱，两端的为楨，两旁的为干。〔11〕“逮”，音d4i，及、到。引申为充足。

鲁公伯禽卒，子考公酋立。考公四年卒，立弟熙，是谓炀公。〔1〕炀公筑茅阙门。〔2〕六年卒，子幽公宰立。幽公十四年，幽公弟 杀幽公而自立，〔3〕是为魏公。魏公五十年卒，子厉公擢立。〔4〕厉公三十七年卒，鲁人立其弟具，是为献公。献公三十二年卒，子真公湏立。〔5〕

【注释】〔1〕“炀”，音y2ng。〔2〕“茅”，一作“第”，又作“夷”。古文“雉”、“茅”、“夷”三字通用。“茅门”，即《春秋》所谓“雉门”。“阙”，音qu8。亦谓之“观”。“茅阙门”，即《春秋》定公二年之“雉门两观”。诸侯宫门有三：库门、雉门、路门。外朝在雉门外（详见《考证》）。〔3〕“ ”，音f8i。〔4〕“擢”，音zhu\$。〔5〕“湏”，音b①。

真公十四年，周厉王无道，〔1〕出奔彘，〔2〕共和行政。〔3〕二十九年，周宣王即位。〔4〕三十年，真公卒，弟敖立，是为武公。

【注释】〔1〕“周厉王”，西周第十位君王。名胡（又作 ）。周穆王四世孙。详本书《周本纪》。〔2〕“彘”，音zh①，古地名。在今山西霍县。公元前八四一年国人起义，周厉王逃至此，后死于此地。〔3〕“共和行政”，自周厉王被逐至周宣王执政，中间十四年号“共和”。“共和”名称由来有两说：一说由周、召二公共同执政，故号“共和”，见本书《周本纪》。一说厉王出奔后，由共伯和代理政事，故号“共和”，见《竹书纪年》。共和元年（公元前八四一年）为中国历史上有确切纪年的开始。《志疑》谓此上当有“十五年”三字。〔4〕“周宣王”，西周第十一位君王。名靖（又作静）。周厉王之子。在位四十六年。详本书《周本纪》。

武公九年春，武公与长子括，少子戏，西朝周宣王。宣王爱戏，欲立戏为鲁太子。周之樊仲山父谏宣王曰：〔1〕“废长立少，不顺；不顺，必犯王命；犯王命，必诛之：故出令不可不顺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顺，民将弃上。夫下事上，少事长，所以为顺。今天子建诸侯，立其少，是教民

逆也。若鲁从之，诸侯效之，王命将有所壅；若弗从而诛之，是自诛王命也。诛之亦失，不诛亦失，王其图之。”宣王弗听，卒立戏为鲁太子。夏，武公归而卒，〔2〕戏立，是为懿公。〔3〕

【注释】〔1〕“樊”，音 f2n，地名。在今河南济源县东南。“樊仲山父”，又称樊穆仲，即周樊侯。周宣王所封，为宣王卿士。《诗经·大雅·烝民》颂扬了他的功德。〔2〕“夏，武公归而卒”，前云“武公九年春”，此处“夏”云云非九年事，当按本书《十二诸侯年表》为“十年”之事。〔3〕“懿”，音 y@。

懿公九年，懿公兄括之子伯御与鲁人攻弑懿公，〔1〕而立伯御为君。伯御即位十一年，周宣王伐鲁，杀其君伯御，而问鲁公子能道顺诸侯者，〔2〕以为鲁后。樊穆仲曰：“鲁懿公弟称，〔3〕肃恭明神，敬事耆老；〔4〕赋事行刑，必问于遗训而咨于固实；〔5〕不干所问，〔6〕不犯所咨。”宣王曰：“然，能训治其民矣。”乃立称于夷宫，〔7〕是为孝公。自是后，诸侯多畔王命。

【注释】〔1〕“伯御”，“御”，音 y4。同“迓”。〔2〕“道”，导。“顺”又作“训”。“道顺”，训导。〔3〕“称”，音 ch8ng。〔4〕“耆”，音 q0，即老。“耆老”，特指受尊敬的老人。〔5〕“固”，又作“故”。“固实”，历史故事，即往事中的经验教训。〔6〕“干”，冒犯、违背。〔7〕“夷宫”，周宣王祖父夷王庙。古代受爵册命仪式都在宗庙中举行。

孝公二十五年，诸侯畔周，犬戎杀幽王。〔1〕秦始列为诸侯。〔2〕二十七年，孝公卒，子弗湟立，〔3〕是为惠公。

【注释】〔1〕“犬戎”，即吠戎，又称吠夷、昆夷等。古戎族的一支。殷周时居于我国西部（今陕西北、甘肃东南一带），是商周两朝的劲敌。“幽王”，名宫涅。周宣王之子。西周第十二位君王。详本书《周本纪》。〔2〕“秦”，国名。开国君主是秦庄公之子秦襄公，因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被周分封为诸侯。襄公子文公击退犬戎，占有岐山以西地。春秋时建都于雍（今陕西凤翔县），占有今陕西中部和甘肃东南端。秦穆公曾攻灭十二国，称霸西戎。详本书《秦本纪》。〔3〕“弗湟”，本书《十二诸侯年表》作“弗涅”。

惠公三十年，晋人弑其君昭侯。〔1〕四十五年，晋人又弑其君孝侯。〔2〕四十六年，惠公卒，长庶子息摄当国，〔3〕行君事，是为隐公。初，惠公适夫人无子，〔4〕公贱妾声子生子息。〔5〕息长，为娶于宋。〔6〕宋女至而好，〔7〕惠公夺而自妻之。生子允。登宋女为夫人，以允为太子。及惠公卒，为允少故，鲁人共令息摄政，不言即位。

【注释】〔1〕“晋”，春秋诸侯国。姬姓。建都于翼（今山西翼城县）。详前“唐叔”注。“昭侯”，春秋晋国君。名伯。周平王功臣晋文侯之子。分封叔父成师于曲沃（今山西闻喜县东北），造成晋国分裂局面。后被曲沃武公所杀。〔2〕“孝侯”，名平。昭侯之子。〔3〕“庶子”，妾所生之子。“长庶子”，庶子中的长子。“息”，《诗疏》、《左传释文》、《穀梁传疏证》引《鲁世家》俱作“息姑”，本书《十二诸侯年表》亦作“息姑”，《年表》及《世家索隐》均引《世本》谓隐公名息姑。则今本《世家》无“姑”字，盖唐以后所脱。〔4〕“适”，音 d0，通“嫡”。“适夫人”，正妻。〔5〕“声子”，“声”为谥，“子”，母家姓。则声子为宋国女。《左传》隐公元年称“继室以声子”，是为续娶，与“贱妾”不同。〔6〕“宋”，古国名。春秋时宋襄公曾企图称霸未成，此后国势衰弱。详前“封微子于宋”注。〔7〕“好”，善、美。这里指宋女貌美。

隐公五年，观渔于棠。^{〔1〕}八年，与郑易天子之太山之邑祊及许田，^{〔2〕}君子讥之。^{〔3〕}

【注释】〔1〕“棠”，春秋鲁邑。又称唐。在今山东鱼台县东。〔2〕“郑”，古国名。姬姓。开国君主是周宣王之弟郑桓公。后郑武公即位，都新郑（今河南新郑县）。详本书《郑世家》。“太山”，即泰山。“祊”，音 b5ng。周王赐郑桓公，作为在天子祭泰山时助祭的汤沐邑。在今山东费县东。“许田”，周成王营东都，赐周公，以为鲁君朝见天子时朝宿之邑。在今河南许昌市东南。“与郑易天子之太山之邑祊及许田”，郑庄公见周王泰山之祀久已废弃，祊无所用之，且远离郑国，而许田近，因欲以祊易许田。本书《郑世家》谓“庄公怒周弗礼，与鲁易祊许田”，可备一说。按是年郑归鲁祊，易许田在四年后。〔3〕“君子讥之”，《穀梁传》谓祊者，郑伯之所受命于天子；许田，乃鲁之朝宿之邑。天子在上，诸侯不得以地相与，故君子讥之。

十一年冬，公子挥谄谓隐公曰：^{〔1〕}“百姓便君，君其遂立。吾请为君杀子允，君以我为相。”^{〔2〕}隐公曰：“有先君命。吾为允少，故摄代。今允长矣，吾方营菟裘之地而老焉，^{〔3〕}以授子允政。”挥惧子允闻而反诛之，乃反谮隐公于子允曰：“隐公欲遂立，去子，子其图之。请为子杀隐公。”子允许诺。十一月，隐公祭钟巫，^{〔4〕}齐于社圃，^{〔5〕}馆于氏。^{〔6〕}挥使人弑隐公于氏，而立子允为君，是为桓公。

【注释】〔1〕“公子挥”，又作“公子翬”。字羽父。鲁公子。〔2〕“相”，《左传》作“太宰”。官名。即宰相。协助诸侯管理政事。〔3〕“菟裘”，音 t*qi*。地名。春秋鲁邑。在今山东泗水县北。〔4〕“钟巫”，神名。据《左传》，郑大夫尹氏立以为祭主。〔5〕“齐”，即“齋”。古人祭祀前先斋戒。“社圃”，园名。〔6〕“馆”，住宿。“氏”，音 w7i。又作“箴”。“氏”，鲁大夫。

桓公元年，郑以璧易天子之许田。^{〔1〕}二年，以宋之赂鼎入于太庙，^{〔2〕}君子讥之。^{〔3〕}

【注释】〔1〕“以璧易天子之许田”，郑因祊不足以易许田，故复加璧。〔2〕“以宋之赂鼎入于太庙”，宋灭郕国（姬姓国。在今山东成武县东南），又以郕国所铸之鼎贿赂鲁国。事详《左传》桓公二年。“太庙”，周公庙。〔3〕“君子讥之”，以他人贿赂之物入于太庙，是非礼的行为，故君子讥之。

三年，使挥迎妇于齐为夫人。六年，夫人生子，与桓公同日，故名曰同。同长，为太子。十六年，会于曹，^{〔1〕}伐郑，入厉公。^{〔2〕}

【注释】〔1〕“曹”，周初分封的诸侯国。姬姓。开国君主是周武王之弟叔振铎。建都陶丘（今山东定陶县西南），有今山东西部。后为宋所灭。〔2〕“入厉公”，《左传》谓“会于曹，谋伐郑”，故此“入”上缺“谋”字，盖厉公未入也。“厉公”，春秋郑国君。名突。郑庄公之子，郑昭公之弟。

十八年春，公将有行，遂与夫人如齐。^{〔1〕}申繻谏止，^{〔2〕}公不听，遂如齐。齐襄公通桓公夫人。^{〔3〕}公怒夫人，夫人以告齐侯。夏四月丙子，齐襄公飨公，公醉，使公子彭生抱鲁桓公，^{〔4〕}因命彭生摺其胁，^{〔5〕}公死于车。鲁人告于齐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宁居，来修好礼。礼成而不反，无所归咎，请得彭生以除丑于诸侯。”齐人杀彭生以说鲁。立太子同，是为庄公。庄公母夫人因留齐，不敢归鲁。

【注释】〔1〕“公将有行，遂与夫人如齐”，此未行时之计议也。〔2〕“繻”，音 r*，又音 r&。“申繻”，鲁大夫。〔3〕“齐襄公”，春秋齐国君。名诸儿。齐僖公之子。“桓公夫人”，齐襄公妹姜姜。“通”，通奸。有说文姜未嫁时，已与齐襄公通

奸。〔4〕“公子彭生”，齐公子，力士。〔5〕“摺”，音 l1，折断。“胁”，音 xi6。腋下肋骨处。“摺其胁”，折断肋骨。

庄公五年冬，伐卫，内卫惠公。〔1〕

【注释】〔1〕“内”，纳。“卫惠公”，春秋卫国君。名朔。卫宣公之子。“内卫惠公”，送卫惠公返国。

八年，齐公子纠来奔。〔1〕九年，鲁欲内子纠于齐，后桓公，〔2〕桓公发兵击鲁，鲁急，杀子纠。召忽死。〔3〕齐告鲁生致管仲。〔4〕鲁人施伯曰：〔5〕“齐欲得管仲，非杀之也，将用之，用之则为鲁患。不如杀，以其尸与之。”庄公不听，遂囚管仲与齐。齐人相管仲。

【注释】〔1〕“公子纠”，齐僖公之子，齐襄公之弟。母为鲁女。〔2〕“桓公”，齐桓公。名小白。子纠之弟。春秋五霸之一。详本书《齐太公世家》。〔3〕“召忽”，齐人。与管仲共同辅佐公子纠。子纠被杀，召忽殉死。〔4〕“管仲”，名夷吾。齐人。初事子纠。详本书《管晏列传》。现存《管子》一书，记有管子的政治措施和齐国的政治故事。〔5〕“施伯”，鲁惠公孙。

十三年，鲁庄公与曹沫会齐桓公于柯，〔1〕曹沫劫齐桓公，〔2〕求鲁侵地，已盟而释桓公。桓公欲背约，管仲谏，卒归鲁侵地。十五年，齐桓公始霸。二十三年，庄公如齐观社。〔3〕

【注释】〔1〕“曹沫”，又作曹刿（音 gu@）、曹沫。鲁人。《左传》庄公十年有“曹刿论战”文。“柯”，齐邑。在今山东阳谷县东北。〔2〕“曹沫劫齐桓公”，事亦见本书《齐太公世家》、《刺客列传》等。《左传》无此记载。不少学者认为这是战国时的传说。〔3〕“社”，土神。此指祭社神。

三十二年，初，庄公筑台临党氏，〔1〕见孟女，〔2〕说而爱之，许立为夫人，割臂以盟。孟女生子斑。〔3〕斑长，说梁氏女，〔4〕往观。圉人葷自墙外与梁氏女戏。〔5〕斑怒，鞭葷。庄公闻之，曰：“葷有力焉，遂杀之，是未可鞭而置也。”斑未得杀。会庄公有疾。庄公有三弟，长曰庆父，次曰叔牙，次曰季友。庄公取齐女为夫人曰哀姜。哀姜无子。哀姜娣曰叔姜，〔6〕生子开。〔7〕庄公无适嗣，爱孟女，欲立其子斑。庄公病，而问嗣于弟叔牙。叔牙曰：“一继一及，〔8〕鲁之常也。庆父在，可为嗣，君何忧？”庄公患叔牙欲立庆父，退而问季友。季友曰：“请以死立斑也。”庄公曰：“曩者叔牙欲立庆父，〔9〕奈何？”季友以庄公命命牙待于鍼巫氏，〔10〕使鍼季劫饮叔牙以鴆，〔11〕曰：“饮此则有后奉祀；不然，死且无后。”牙遂饮鴆而死，鲁立其子为叔孙氏。〔12〕八月癸亥，庄公卒，季友竟立子斑为君，如庄公命。侍丧，舍于党氏。

【注释】〔1〕“党氏”，鲁大夫。〔2〕“孟女”，党氏之女。即《左传》所云孟任。〔3〕“斑”，公子斑。又作子般。〔4〕“梁氏”，鲁大夫。〔5〕“圉”，音 y（。“圉人”，官名。掌养马放牧等事。“葷”，音 luò，圉人名。〔6〕“娣”，女弟。对姊而言。〔7〕“开”，或作开方，即鲁闵（湣）公。〔8〕“继”，父死子继。“及”，兄终弟及。“一继一及”，古代王位继承的两种方式。〔9〕“曩”，音 n3ng。“曩者”，以往，从前。〔10〕“鍼”，音 qi2n。“鍼巫氏”，鲁大夫。〔11〕“鴆”，音 zh8n，鸟名。其羽毛有毒，古人用以制成毒酒杀人。故以毒酒饮人亦曰“鴆”。〔12〕“叔孙氏”，鲁桓公之子叔牙的后裔。春秋后期掌握鲁国政权的三家贵族（三桓）之一。

先时庆父与哀姜私通，欲立哀姜娣子开。及庄公卒而季友立斑，十月己

未，庆父使圉人莘杀鲁公子斑于党氏。季友奔陈。^{〔1〕}庆父竟立庄公子开，是为湣公。

【注释】〔1〕“陈”，古国名。周初所封。建都宛丘（今河南淮阳县），有今河南南部和安徽一部分。春秋末年为楚所灭。

湣公二年，庆父与哀姜通益甚。哀姜与庆父谋杀湣公而立庆父。庆父使卜 袭杀湣公于武闾。^{〔1〕}季友闻之，自陈与湣公弟申如邾，^{〔2〕}请鲁求内之。鲁人欲诛庆父。庆父恐，奔莒。^{〔3〕}于是季友奉子申入，立之，是为釐公。^{〔4〕}釐公亦庄公少子。哀姜恐，奔邾。季友以赂如莒求庆父，庆父归，使人杀庆父，庆父请奔，弗听，乃使大夫奚斯行哭而往。^{〔5〕}庆父闻奚斯音，乃自杀。齐桓公闻哀姜与庆父乱以危鲁，乃召之邾而杀之，以其尸归，戮之鲁。^{〔6〕}鲁釐公请而葬之。

【注释】〔1〕“ ”，音 q0。“卜 ”，鲁大夫。“闾”，音 w6i，宫中小门。“武闾”，王宫之侧门。〔2〕“邾”，音 zh&，春秋诸侯国。即邾。曹姓。国都在邾（今山东邾县）。战国时为楚所灭。〔3〕“莒”，音 j（。古国名。周初所封。己姓，一说曹姓。春秋初年迁都于莒（今山东莒县）。战国时为楚所灭。〔4〕“釐”，音 x9。“釐公”，又作僖公。〔5〕“奚斯”，鲁公子鱼。〔6〕“戮”，音 l，陈尸示众。

季友母陈女，故亡在陈，陈故佐送季友及子申。季友之将生也，父鲁桓公使人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间于两社，^{〔1〕}为公室辅。季友亡，则鲁不昌。”^{〔2〕}及生，有文在掌曰“友”，遂以名之，号为成季。其后为季氏，^{〔3〕}庆父后为孟氏也。^{〔4〕}

【注释】〔1〕“两社”，鲁有两社，一为周社，一为亳社（即殷社）。“间于两社”，指朝廷与执政大臣治事所在之地。引申为鲁之大臣。参看杨伯峻《春秋左传注》闵公二年。〔2〕“季友亡，则鲁不昌”，自来有两种解释。一说“亡”，逃亡。谓季友出奔，鲁弑二君（子般、闵公）。《左传》“季友”作“季氏”，故另一说则以“季氏”指季氏子孙，谓季氏与鲁为终始。“亡”、“昌”为韵，古音同在阳唐部。〔3〕“季氏”，又称季孙氏。春秋后期掌握鲁国政权的三家贵族之一，三家中以季孙氏势力最大。〔4〕“孟氏”，又称孟孙氏。春秋后期掌握鲁国政权的三家贵族之一。

釐公元年，以汶阳鄆封季友。^{〔1〕}季友为相。九年，晋里克杀其君奚齐、卓子。^{〔2〕}齐桓公率釐公讨晋乱，至高梁而还，^{〔3〕}立晋惠公。^{〔4〕}十七年，齐桓公卒。二十四年，晋文公即位。^{〔5〕}三十三年，釐公卒，子兴立，是为文公。

【注释】〔1〕“汶阳”，在汶水之北，今山东泰安市西南。“鄆”，在今山东费县西北，即《费誓》之费。〔2〕“里克”，晋大夫。“奚齐、卓子”，皆晋献公庶子。“卓”，又作“悼”。“晋里克杀其君奚齐、卓子”，晋献公攻克骊戎，得其女骊姬，立为夫人，生奚齐；骊姬娣生卓子。因骊姬为献公所宠，欲立奚齐为太子，故谮杀太子申生，并逐群公子。献公死，奚齐继立，为里克所杀，骊姬也被杀。详本书《晋世家》。〔3〕“高梁”，晋地，在今山西临汾东。〔4〕“晋惠公”，名夷吾。晋献公庶子。〔5〕“晋文公”，名重耳。晋献公庶子。春秋五霸之一。详本书《晋世家》。

文公元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1〕}代立。^{〔2〕}三年，文公朝晋襄公。^{〔2〕}十一年十月甲午，鲁败翟于咸，^{〔3〕}获长翟乔如，^{〔4〕}富父终甥舂其喉以戈，^{〔5〕}杀之，埋其首于子驹之门，^{〔6〕}以命宣伯。^{〔7〕}

【注释】〔1〕“楚”，古国名。芈姓。原为商的与国。西周时立国于荆山一带，

常与周发生战争，周人称为荆蛮。熊渠为国君时，疆土扩大到长江中游。后建都于郢（今湖北江陵县）。“太子商臣”，楚穆王。“成王”，名恽。楚文王之子。成王欲杀太子，立庶子职，太子遂与傅潘崇杀王。详本书《楚世家》。〔2〕“晋襄公”，名欢。晋文公之子。〔3〕“翟”，音 d0，即狄，古族名。春秋前长期活动在齐、鲁、晋、卫、宋等国间。春秋时分为赤狄、白狄、长狄三部。因主要居住于北方，故通称北狄。“咸”，鲁地，或说即《春秋》桓公七年之咸丘。在今山东巨野县南。〔4〕“长翟乔如”，“乔如”，又作“侨如”，长翟部的酋长。〔5〕“富父终甥”，鲁大夫。“舂”，音 ch#ng，犹“冲”。“戈”，青铜兵器。盛行于先秦时代。青铜制，横刃，安以木质长柄。一般以“富父终甥舂其喉”读，杨伯峻谓著如此读，下句“以戈杀之”则始用“戈”，“舂其喉”者不知为何种兵器矣（参看《春秋左传注》）。〔6〕“子驹之门”，鲁郭门名。〔7〕“宣伯”，叔孙得臣之子。“以命宣伯”，得臣参加战斗并获长翟乔如而杀之，故以乔如名其子，使后世永记其功。

初，宋武公之世，〔1〕鄆瞒伐宋，〔2〕司徒皇父帅师御之，〔3〕以败翟于长丘，〔4〕获长翟缘斯。〔5〕晋之灭路，〔6〕获乔如弟焚如。齐惠公二年，〔7〕鄆瞒伐齐，齐王子城父获其弟荣如，埋其首于北门。〔8〕卫人获其季弟简如。〔9〕鄆瞒由是遂亡。〔10〕

【注释】〔1〕“宋武公”，名司空。宋戴公之子。周平王时人。〔2〕“鄆瞒”，音 s#um2n，长翟的一支。屡次袭击齐、宋等国。活动于今山东一带。〔3〕“司徒”，官名。西周始置。又作“司土”。“司徒皇父”，即皇父充石。官司徒，字皇父，名充石，宋戴公子。〔4〕“长丘”，宋地名。在今河南封丘县西南。〔5〕“长翟缘斯”，乔如之祖。〔6〕“路”，又作“潞”，或称潞氏。赤狄的一支。在今山西潞城县东北。“晋之灭路”，事在鲁宣公十五年。〔7〕“齐惠公”，名元。齐桓公之子。“齐惠公二年”，相当于鲁宣公二年（公元前六七年）。〔8〕“北门”，《左传》文公十一年作“周首之北门”。周首，齐邑。在今山东东阿县东南。〔9〕“卫人获其季弟简如”，服虔谓与获乔如同时。杜预谓“伐齐退走，至卫见获”，故应与荣如见获同时，当鲁宣公二年。〔10〕“鄆瞒由是遂亡”，指其部落灭亡，非长狄之种绝（详《考证》）。

十五年，季文子使于晋。〔1〕十八年二月，文公卒。文公有二妃：长妃齐女为哀姜，生子恶及视；次妃敬嬴，嬖爱，〔2〕生子倭。〔3〕倭私事襄仲，〔4〕襄仲欲立之，叔仲曰不可。〔5〕襄仲请齐惠公，惠公新立，欲亲鲁，许之。冬十月，襄仲杀子恶及视而立倭，是为宣公。哀姜归齐，哭而过市，〔6〕曰：“天乎！襄仲为不道，杀适立庶！”市人皆哭，鲁人谓之“哀姜”。鲁由此公室卑，三桓强。〔7〕

【注释】〔1〕“季文子”，季孙行父。季友之孙。〔2〕“嬖”，音 b0。“嬖爱”，宠幸、宠爱。〔3〕“倭”，又作“倭”，音 w7i。〔4〕“襄仲”，公子遂。又称仲遂、东门襄仲。鲁大夫。〔5〕“叔仲”，即叔仲惠伯。又称叔仲彭生。鲁桓公之子叔牙之孙。〔6〕“市”，市场、集市。〔7〕“三桓”，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因其始祖同是桓公之子，故合称“三桓”。

宣公倭十二年，楚庄王强，〔1〕围郑。郑伯降，复国之。十八年，宣公卒，子成公黑肱立，〔2〕是为成公。季文子曰：“使我杀适立庶失大援者，〔3〕襄仲。”襄仲立宣公，公孙归父有宠。〔4〕宣公欲去三桓，与晋谋伐三桓。会宣公卒，季文子怨之，归父奔齐。

【注释】〔1〕“楚庄王”，春秋楚国君。名侣。楚穆王之子。曾为春秋时霸主。〔2〕“肱”，音 g#ng。〔3〕“使我杀适立庶失大援者”，有两种解释。服虔谓，杀

嫡立庶，国政无常，邻国非之，是失大援也。杜预谓，襄仲立宣公，南通于楚，既不能固，又不能坚事齐、晋，故谓失大援。〔4〕“公孙归父”，字子家。襄仲之子。

成公二年春，齐伐取我隆。〔1〕夏，公与晋郤克败齐顷公于鞍，〔2〕齐复归我侵地。四年，成公如晋，晋景公不敬鲁。〔3〕鲁欲背晋合于楚，或谏，乃不。〔4〕十年，成公如晋。晋景公卒，因留成公送葬，鲁讳之。〔5〕十五年，始与吴王寿梦会钟离。〔6〕

【注释】〔1〕“隆”，《左传》作龙。鲁邑。在今山东泰安南。〔2〕“郤”，音xì。“郤克”，郤献子。晋大夫。“齐顷公”，春秋齐国君。名无野。齐惠公之子。“鞍”，齐地名。在今山东济南市西郊。“郤克败齐顷公于鞍”，成公二年（公元前五八九年），晋、鲁、卫、曹联合在鞍地打败齐师。〔3〕“晋景公”，晋国君。名据。晋成公之子。〔4〕“不”，即“否”。〔5〕“鲁讳之”，《春秋》成公十年，不书为晋景公送葬事，唯言“公如晋”。盖以此为耻辱，故讳之。〔6〕“吴”，国名。姬姓。始祖为周太王之子太伯、仲雍。有今江苏大部和安徽、浙江的一部分，建都于吴（今江苏苏州）。吴自寿梦始称王。寿梦以上只有世数，而不纪年。鲁成公六年（公元前五八五年）为寿梦元年。详本书《吴太伯世家》。“钟离”，据《水经·注》引《世本》，本为嬴姓小国，不详何时被灭。此时在吴、楚交界处，当为吴地。地在今安徽凤阳县东稍北（参看《春秋左传注》）。

十六年，宣伯告晋，欲诛季文子。文子有义，晋人弗许。十八年，成公卒，子午立，是为襄公。是时襄公三岁也。

襄公元年，晋立悼公。〔1〕往年冬，晋栾书弑其君厉公。〔2〕四年，襄公朝晋。五年，季文子卒。家无衣帛之妾，厩无食粟之马，府无金玉，以相三君。〔3〕君子曰：“季文子廉忠矣。”九年，与晋伐郑。晋悼公冠襄公于卫，〔4〕季武子从，〔5〕相行礼。十一年，三桓氏分为三军。〔6〕十二年，朝晋。十六年，晋平公即位。〔7〕二十一年，朝晋平公。二十二年，孔丘生。

【注释】〔1〕“悼公”，晋国君。名周，一作纠。晋襄公曾孙。晋大夫栾书等杀厉公，迎公子周于周而立之。〔2〕“栾书”，栾武子。晋大夫。“厉公”，晋国君。名寿曼。晋景公之子。〔3〕“三君”，鲁宣公、成公、襄公。〔4〕“冠”，行冠礼，即行成人礼。古代天子、诸侯及大夫之冠礼，已不得其详，今唯存《士冠礼》于《仪礼》中。国君行冠礼之年，其说不一。“冠襄公于卫”，襄公行冠礼于卫成公之庙。〔5〕“季武子”，季孙宿。季文子之子。〔6〕“三军”，按《周礼》，一军为一万二千五百人。三桓将公室军队重新编制，组成三军，因公室衰落，三军改为季孙、叔孙、孟孙三族所控制，每族各领一军。〔7〕“晋平公”，晋国君。名彪。晋悼公之子。

二十五年，齐崔杼弑其君庄公，〔1〕立其弟景公。〔2〕二十九年，吴延陵季子使鲁，〔3〕问周乐，尽知其意，鲁人敬焉。三十一年六月，襄公卒。其九月，太子卒。鲁人立齐归之子禚为君，〔4〕是为昭公。

【注释】〔1〕“崔杼”，崔武子。齐大夫。“庄公”，春秋齐国君。名光。齐灵公之子。〔2〕“景公”，齐国君。名杵臼。齐庄公之弟。〔3〕“延陵季子”，又称公子札、季札、延州来季子等。吴王寿梦第四子。“吴延陵季子使鲁”，鲁受周室虞、夏、商、周四代之乐舞，故季札请观。姜宸英谓，季札初不知乐工所歌者为何国之诗，闻声而后别之，故皆为想象之辞。见舞则便知为何代之乐，直据所见而赞之（《湛园札记》）。事详《左传》。〔4〕“齐归”，襄公妾敬归之娣，胡女。胡，归姓之国，在今安徽阜阳。“禚”，音ch\$u。

昭公年十九，犹有童心。穆叔不欲立，〔1〕曰：“太子死，有母弟可立，

不即立长。年钩择贤，义钩则卜之。今祸非适嗣，且又居丧意不在戚而有喜色，若果立，必为季氏忧。”季武子弗听，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2〕}君子曰：“是不终也。”

【注释】〔1〕“穆叔”，鲁大夫叔孙豹。宣伯乔如之弟。〔2〕“衰”，音 cu9，即“纓”，丧服。“三易衰”，三次更换丧服。

昭公三年，朝晋至河，晋平公谢还之，鲁耻焉。四年，楚灵王会诸侯于申，^{〔1〕}昭公称病不往。七年，季武子卒。八年，楚灵王就章华台，^{〔3〕}召昭公。昭公往贺，^{〔4〕}赐昭公宝器；^{〔5〕}已而悔，复诈取之。十二年，朝晋至河，晋平公谢还之。十三年，楚公子弃疾弑其君灵王，^{〔6〕}代立。十五年，朝晋，晋留之葬晋昭公，鲁耻之。二十年，齐景公与晏子狩竟，^{〔7〕}因入鲁问礼。二十一年，朝晋至河，晋谢还之。

【注释】〔1〕“三年”，当作“二年”。《春秋》经传及本书《十二诸侯年表》均系于二年。〔2〕“楚灵王”，楚国君。名围。楚共王之子，康王之弟，邾敖之叔父。“申”，西周申国，原居陕西、山西之间，周宣王时部分东迁，分封于谢。春秋初为楚文王所灭。地在今河南南阳市北二十里。〔3〕“章华台”，在今湖北监利县北。〔4〕“昭公往贺”，《春秋》昭公七年云：“三月，公如楚。”此系“八年”下，疑误。〔5〕“赐昭公宝器”，《左传》云：“好以大屈。”杜预注：“大屈，弓名。”孔《疏》引《鲁连书》曰：“楚子享鲁侯于章华之台，与之大曲之弓。”“大屈”，殆即“大曲之弓”。〔6〕“公子弃疾”，楚平王。后改名居。楚灵王弟。〔7〕“晏子”，晏婴，字平仲。齐大夫。详本书《管晏列传》。“竟”，通“境”。

二十五年春，鸛鹄来巢。^{〔1〕}师己曰：^{〔2〕}“文成之世童谣曰：^{〔3〕}‘鸛鹄来巢，公在乾侯。^{〔4〕}鸛鹄入处，公在外野。’”^{〔5〕}

【注释】〔1〕“鸛鹄”，音 q*y)，也作鸛鹄。俗称八哥。〔2〕“师己”，鲁大夫。〔3〕“文成之世”，鲁文公、宣公、成公之世。不言宣公，举其首尾耳。〔4〕“乾侯”，晋邑。在今河北成安县东南。〔5〕此童谣与《左传》所记不同。鸛鹄非中原之鸟而来巢居，以此暗示昭公终将被逼而出亡在外。

季氏与郈氏斗鸡，^{〔1〕}季氏芥鸡羽，^{〔2〕}郈氏金距。^{〔3〕}季平子怒而侵郈氏，郈昭伯亦怒平子。臧昭伯之弟会伪谗臧氏，^{〔4〕}匿季氏，臧昭伯囚季氏人。季平子怒，囚臧氏老。^{〔5〕}臧、郈氏以难告昭公。昭公九月戊戌伐季氏，遂入。平子登台请曰：“君以谗不察臣罪，诛之，请迁沂上。”^{〔6〕}弗许。请囚于鄆，弗许。请以五乘亡，^{〔7〕}弗许。子家驹曰：^{〔8〕}“君其许之。政自季氏久矣，为徒者众，众将合谋。”弗听。郈氏曰：“必杀之。”叔孙氏之臣戾谓其众曰：^{〔9〕}“无季氏与有，孰利？”皆曰：“无季氏是无叔孙氏。”戾曰：“然，救季氏！”遂败公师。孟懿子闻叔孙氏胜，^{〔10〕}亦杀郈昭伯。郈昭伯为公使，故孟氏得之。三家共伐公，公遂奔。己亥，公至于齐。齐景公曰：“请致千社待君。”^{〔11〕}子家曰：“弃周公之业而臣于齐，可乎？”乃止。子家曰：“齐景公无信，不如早之晋。”弗从。叔孙见公还，见平子，平子顿首。初欲迎昭公，孟孙、季孙后悔，乃止。

【注释】〔1〕“季氏”，季平子。季武子之孙。“郈”，一作“厚”。“郈氏”，郈昭伯，名恶。鲁孝公之后。“斗鸡”，犹后代之斗蟋蟀，下赌注争胜负。〔2〕“芥”，又作“介”。“芥鸡羽”，一说捣芥子为粉末，播散于鸡翼，以迷郈氏鸡目。一说介为甲，即为鸡着甲。后说较长。〔3〕“距”，雄鸡足底后面突出像脚趾的部分。“金距”，

在鸡脚爪上包裹金属作为利刃。〔4〕“臧昭伯”，臧孙赐。“会”，臧会、臧顷伯。宣叔许之孙。臧孙氏为鲁孝公之后，故二人为从父昆弟（堂兄弟）。〔5〕“臧氏老”，臧氏管家。〔6〕“沂”，音y0，水名。源出山东邹县东北，西经曲阜，与洙水合，入泗水。〔7〕“乘”，音sh8ng。古代一车四马为一乘。〔8〕“子家驹”，又称子家羁、子家子、懿伯等。鲁庄公玄孙。〔9〕“戾”，《左传》作鬲戾。叔孙氏之司马。〔10〕“孟懿子”，仲孙何忌。孟孙氏之族。〔11〕“社”，书社。书每社之户籍于社簿。二十五家为一社。“千社”，两万五千家。

二十六年春，齐伐鲁，取郚而居昭公焉。^{〔1〕}夏，齐景公将内公，令无受鲁赂。申丰、汝贾许齐臣高屹、子将粟五千庾。^{〔2〕}子将言于齐侯曰：“群臣不能事鲁君，有异焉。宋元公为鲁如晋，^{〔3〕}求内之，道卒。^{〔4〕}叔孙昭子求内其君，^{〔5〕}无病而死。不知天弃鲁乎？抑鲁君有罪于鬼神也？愿君且待。”齐景公从之。

【注释】〔1〕“郚”，音y)n。鲁邑。鲁有两郚：东郚在今山东沂水县北；西郚在今山东郚城县东。此处为西郚。〔2〕“申丰”、“汝贾”，鲁大夫，季氏家臣。“屹”，音h6。“高屹”，《左传》作“高（音y!）”。子将家臣。“子将”，《左传》作“子犹”，齐大夫梁丘据。一本“子将”上有“货”字。“货子将”，收买子将。“庾”，古代量名。据《考工记》，容量当时为二斗四升，约合今日四升八合。五千庾，约合今日二百四十石（参看《春秋左传注》）。〔3〕“宋元公”，宋国君。名佐。宋平公之子。〔4〕“道卒”，《春秋》曰：“宋公佐卒于曲棘。”应在昭公二十五年十一月。曲棘在今河南兰考县东南，民权县西北，为由宋适晋之道。〔5〕“叔孙昭子”，名媯（音chuò）。叔孙穆叔（叔孙豹）之子，宣伯侨如之侄。

二十八年，昭公如晋，求入。^{〔1〕}季平子私于晋六卿，^{〔2〕}六卿受季氏赂，谏晋君，晋君乃止，居昭公乾侯。二十九年，昭公如郚。齐景公使人赐昭公书，自谓“主君”。^{〔3〕}昭公耻之，怒而去乾侯。三十一年，晋欲内昭公，召季平子。平子布衣跣行，^{〔4〕}因六卿谢罪。六卿为言曰：“晋欲内昭公，众不从。”晋人止。三十二年，昭公卒于乾侯。鲁人共立昭公弟宋为君，是为定公。

【注释】〔1〕“求入”，请晋君协助返国。〔2〕“晋六卿”，即韩、赵、魏、范、中行及智氏。〔3〕“主君”，春秋时卿大夫家臣称卿大夫为主君。〔4〕“跣”，音xi3n，赤脚。“跣行”，光着脚行走。

定公立，赵简子问史墨曰：^{〔1〕}“季氏亡乎？”史墨对曰：“不亡。季友有大功于鲁，受鄫为上卿，至于文子、武子，世增其业。鲁文公卒，东门遂杀适立庶，^{〔2〕}鲁君于是失国政。政在季氏，于今四君矣。^{〔3〕}民不知君，何以得国！是以为君慎器与名，^{〔4〕}不可以假人。”^{〔5〕}

【注释】〔1〕“赵简子”，赵鞅，又名志父。晋大夫。“史墨”，晋史官蔡墨。〔2〕“东门遂”，襄仲。氏东门，故称东门遂。〔3〕“四君”，鲁宣、成、襄、昭四公。谓季氏掌握鲁国政权已经历了四位国君。又按《左传》昭公三十二年曰：“政在季氏，于此君也四公。”阎若璩谓季友卒而臧文仲执政，臧文仲卒而襄仲执政，襄仲卒而季文子执政（《潜丘札记》）。然季文子卒于襄公五年，未历昭公，且有二人非季氏。一说季氏从季友至季武子四代执政。〔4〕“器”，车服。“名”，爵号。〔5〕“不可以假人”，《左传》成公二年引仲尼语：“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此或古人语，故史墨与孔子皆言之。

定公五年，季平子卒。阳虎私怒，^{〔1〕}囚季桓子，^{〔2〕}与盟，乃舍之。

七年，齐伐我，取郚，以为鲁阳虎邑以从政。八年，阳虎欲尽杀三桓适，而更立其所善庶子以代之；^{〔3〕}载季桓子将杀之，桓子诈而得脱。三桓共攻阳虎，阳虎居阳关。^{〔4〕}九年，鲁伐阳虎，阳虎奔齐，已而奔晋赵氏。^{〔5〕}

【注释】〔1〕“阳虎”，一作阳货。季氏家臣。〔2〕“季桓子”，季孙斯。季平子之子。〔3〕“而更立其所善庶子以代之”，据《左传》，阳虎欲以季寤取代季氏（桓子），以叔孙辄取代叔孙氏（武叔），自代孟氏（懿子）。〔4〕“阳关”，鲁邑。在今山东泰安南汶水东岸。〔5〕“赵氏”，晋大夫。周穆王赐造父以赵城，其后为赵氏。造父七世孙叔带离周事晋文侯，五世而生赵夙，为晋献公伐霍，封于耿（今山西河津县东南耿乡城）。

十年，定公与齐景公会于夹谷，^{〔1〕}孔子行相事。^{〔2〕}齐欲袭鲁君，孔子以礼历阶，诛齐淫乐，^{〔3〕}齐侯惧，乃止，归鲁侵地而谢过。十二年，使仲由毁三桓城，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堕城，伐之，不克而止。季桓子受齐女乐，孔子去。十五年，定公卒，子将立，是为哀公。

【注释】〔1〕“夹谷”，又名祝其。今山东莱芜县南之夹谷峪。〔2〕“相”，盟会礼赞，即司仪。〔3〕“诛齐淫乐”，据本书《齐太公世家》，齐景公从犁鉏之计，于相会时进莱乐。莱为齐所灭之莱夷，原居今山东烟台一带，被齐灭后，夹谷成为其流落之地。在会见中令莱人为乐，故孔子以礼责让之。《左传》所述与此不同。

哀公五年，齐景公卒。六年，齐田乞弑其君孺子。^{〔1〕}七年，吴王夫差强，^{〔2〕}伐齐，至缙，^{〔3〕}征百牢于鲁。^{〔4〕}季康子使子贡说吴王及太宰嚭，^{〔5〕}以礼诎之。^{〔6〕}吴王曰：“我文身，^{〔7〕}不足责礼。”乃止。

【注释】〔1〕“田乞”，陈乞、陈僖子。齐大夫。“孺子”，名荼。齐景公之子。〔2〕“吴王夫差”，春秋末年吴国君。吴王阖闾之子。与晋争霸。后为越所灭。详本书《吴太伯世家》。〔3〕“缙”，《左传》作郕。鲁邑。在今山东枣庄市东。〔4〕“牢”，祭祀用的牺牲。牛、羊、猪全备为太牢。〔5〕“季康子”，季孙肥。季桓子之子。“子贡”，端木赐。孔子弟子。“太宰嚭”，吴大夫。“嚭”，音p!。〔6〕“诎”，音ch)，通“黜”，贬斥。〔7〕“文身”，在人身用针刺或用颜料涂成各种自然物或几何图形，以表示某种标记或信仰。吴太伯入荆蛮，断发文身，故吴王以此说明吴国的习俗与礼仪之邦的鲁国不同。

八年，吴为邹伐鲁，^{〔1〕}至城下，盟而去。齐伐我，取三邑。^{〔2〕}十年，伐齐南边。十一年，齐伐鲁。季氏用冉有有功，^{〔3〕}思孔子，孔子自卫归鲁。十四年，齐田常弑其君简公于徐州。^{〔4〕}孔子请伐之，哀公不听。十五年，使子服景伯、子贡为介，^{〔5〕}适齐，齐归我侵地。田常初相，欲亲诸侯。十六年，孔子卒。二十二年，越王句践灭吴王夫差。^{〔6〕}

【注释】〔1〕“邹”，《春秋》经传作“邾”，见前“邾”注。“吴为邹伐鲁”，《春秋》哀公七年云：“公伐邾。”故八年吴为邾伐鲁。〔2〕“取三邑”，据《左传》，齐取鲁讙（音hu1n）及阐二邑。“三”当为“二”之误。〔3〕“冉有”，冉求，字子有。孔子弟子。详本书《仲尼弟子列传》。〔4〕“田常”，即陈成子。名恒，一作常。陈僖子之子。齐大夫。“徐”，音sh&。《左传》作“舒”。据本书《田敬仲完世家》，为陈氏邑。地在今山东东部。〔5〕“子服景伯”，子服何。属孟孙氏。“介”，助手。传宾主之言者为介。〔6〕“越”，古国，建都会稽（今浙江绍兴）。“越王句践”，春秋末年越国君。常与吴相战。公元前四九四年为吴王夫差所败，句践卧薪尝胆，于公元前四七三年灭吴。“句”，亦作“勾”。详《国语·越语》、本书《越王句践世家》。

二十七年春，季康子卒。夏，哀公患三桓，将欲因诸侯以劫之，三桓亦

患公作难，故君臣多间。^{〔1〕}公游于陵阪，^{〔2〕}遇孟武伯于街，^{〔3〕}曰：“请问余及死乎？”对曰：“不知也。”公欲以越伐三桓。八月，哀公如阽氏。^{〔4〕}三桓攻公，公奔于卫，去如邹，遂如越。国人迎哀公复归，卒于有山氏。子宁立，是为悼公。

【注释】〔1〕“间”，隔阂、怨隙。〔2〕“陵阪”，地名。相传即曲阜东北黄帝陵东之少皞陵。〔3〕“孟武伯”，又称孟孺子洩、武伯彘。孟懿子之子。〔4〕“阽氏”，“阽”，音x0ng。《左传》作有阽氏。即有山氏。鲁大夫。

悼公之时，三桓胜，鲁如小侯，卑于三桓之家。十三年，三晋灭智伯，^{〔1〕}分其地有之。

【注释】〔1〕“三晋”，指晋国韩、赵、魏三家。公元前四五三年，赵、魏、韩三家联合攻灭智氏，三分其地。从此晋国只剩赵、魏、韩三家，晋君成为附庸。公元前四三年，周天子正式承认三家为诸侯，故称之为“三晋”。“智伯”，智襄子(荀瑶)。曾专晋国之政。

三十七年，悼公卒，子嘉立，是为元公。元公二十一年卒，子显立，是为穆公。穆公三十三年卒，子奋立，是为共公。共公二十二年卒，子屯立，是为康公。康公九年卒，子匱立，是为景公。景公二十九年卒，子叔立，是为平公。是时六国皆称王。^{〔1〕}平公十二年，秦惠王卒。^{〔2〕}二十年，平公卒，子贾立，是为文公。文公元年，楚怀王死于秦。^{〔3〕}二十二年，文公卒，子雝立，是为顷公。

【注释】〔1〕“是时六国皆称王”，当时秦、楚、齐、燕、赵、魏、韩七国皆称王。〔2〕“秦惠王”，战国秦国君，即秦惠文王。名驪。秦孝公之子。在位时夺回河西、灭巴蜀、夺取汉中。初称王。〔3〕“楚怀王”，战国楚国君。名槐。楚威王之子。

顷公二年，秦拔楚之郢，^{〔1〕}楚顷王东徙于陈。^{〔2〕}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3〕}二十四年，楚考烈王伐灭鲁。^{〔4〕}顷公亡，迁于下邑，^{〔5〕}为家人，^{〔6〕}鲁绝祀。顷公卒于柯。^{〔7〕}

鲁起周公至顷公，凡三十四世。

【注释】〔1〕“郢”，音y!ng。楚都。又称纪郢。在今湖北江陵西北。遗址为纪南城。〔2〕“楚顷王”，“顷”下缺“襄”字。楚顷襄王，战国楚国君。名横。楚怀王之子。“陈”，在今河南淮阳。〔3〕“徐州”，鲁东薛县。在今山东枣庄市西。〔4〕“楚考烈王”，名元(一作“完”)，楚顷襄王之子。〔5〕“下邑”，“下”，一作“卞”。梁玉绳谓乃“卞邑”之讹。鲁有卞邑，在今山东泗水县东。〔6〕“家人”，庶民，平民。〔7〕“柯”，东阿。

太史公曰：余闻孔子称曰：“甚矣鲁道之衰也！洙泗之间断断如也。”

^{〔1〕}观庆父及叔牙闵公之际，何其乱也？隐桓之事；襄仲杀適立庶；三家北面为臣，亲攻昭公，昭公以奔。至其揖让之礼则从矣，而行事何其戾也？

【注释】〔1〕“洙泗”，鲁国之二水。古时二水自今山东泗水县北合流西下，至曲阜北，又分为二水，洙水在北，泗水在南。“洙泗之间”，为孔丘聚众传授儒学之所。后世以洙泗代称鲁国的文化。“断”，音y0n。“断断”，争辩貌。

译 文

周公旦是周武王的弟弟。当文王在世时，旦为子恭敬孝顺，笃厚仁慈，不同于别的儿子。到武王即位，旦经常辅佐武王，多担当重大国政。武王九

年，向东征伐到了盟津，周公辅佐前行。十一年，讨伐商纣王，来到牧野，周公辅助武王，写了《牧誓》。攻破殷军，进入商宫。杀死商纣王以后，周公手持大钺，召公手持小钺，左右侍卫武王，以牲血举行祭社礼，向天帝及殷民宣告纣的罪状。把箕子从监禁中释放出来。封立纣子武庚禄父，派管叔、蔡叔辅佐他，以延续殷商的祭祀。遍封功臣及同姓亲戚。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虚曲阜一带，称为鲁公。周公没有去封地，留下佐助武王。

武王灭殷的第二年，天下尚未安定，武王有病，很不舒服，群臣恐惧，太公、召公就恭恭敬敬地进行占卜。周公说：“这还不能感动我们的先王。”于是他就以自己的身子作抵押，筑起了三个祭坛，周公面朝北站立，顶着璧，捧了圭，祝告于太王、王季、文王。史官取了册子，宣读道：“你们的长孙武王发，辛劳成疾。倘若你们三王在天，因为有了疾病要人扶持，那么旦愿意代替王发之身担当这个责任。旦为人有心计，多才多艺，能奉事鬼神。你们的王发却不像我这么多才多艺，不会奉事鬼神。你们在上帝的宫里受了命，保护了天下四方，因此在下面的大地上能够安定你们的子孙，四方的人民无不敬畏。只要不失掉上天降下的大命，我们先王的神灵就永远有了归依的地方。现在我要在大龟上接受你们的命令，你们如果答应我的要求，我将把璧与圭献给你们，然后回去等候你们的命令。如果你们不答应我，我就要把璧和圭藏起来不再献给你们。”周公既已命令史官册告太王、王季、文王，想代替武王发死，随后到三王神主前占卜。卜人都说得了吉兆，开启兆书一看，果然都吉利。周公非常高兴，打开藏占兆书的柜子，所见兆书也都是吉利。周公马上入宫向武王道贺说：“（从占卜的结果看，）大王将不会有什么灾害。旦刚刚接受了三王的命令，您可以作长远的规划，（三王）定能眷顾我的诚心而长保天子安康。”周公将册书收藏在金属封固的柜子里，并告诫保管的人不要乱说。第二天，武王的病就好了。

后来武王驾崩，成王年少，正在襁褓中。周公唯恐天下的人听说武王驾崩而背叛，于是登临天子之位，代替成王处理国政。管叔和他的弟弟在国内散布谣言说：“周公将对成王不利。”周公便向太公望、召公表白心意说：“我之所以不回避而代成王摄行国政，是恐怕天下反叛周室，那将无法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交代。三王为天下忧劳已经很久了，到了今天才成功。武王早逝，成王年少，为将来完成周的大业，所以我才这样做。”于是始终辅佐成王，而让他的儿子伯禽代替他到鲁国就封。周公告诫伯禽说：“我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父，对于整个天下来说，我的地位也不算低了。但是我常常洗一次头三次提起头发，吃一顿饭三次吐出口中的食物，频频起身接待贤士，还怕失掉了天下的人才。你到鲁国之后，要谨慎处事，不要因为有了封国而傲慢待人。”

管叔、蔡叔与武庚等果然率领淮夷造反。周公于是奉成王的命令，举兵东征，写了《大诰》。终于诛杀了管叔及武庚，放逐了蔡叔。收集殷朝遗民，（并连同这一带土地）分封康叔于卫地，封微子于宋地，用以供奉殷商的宗庙祭祀。平定东方淮夷，花费了两年时间全部完成。诸侯全都归服周室。

上天降福，唐叔的田里得到一株异亩同穗的稻子，献给成王，成王命令唐叔赠给在东土远征的周公，写了《馈禾》。周公既已接受了成王命赠的稻禾，赞扬天子之命，写了《嘉禾》。东土平定之后，周公回来报告成王，并作诗赠送成王，题为《鸛鸣》。成王（心中不服），又不好责怪周公。

成王七年二月乙未日，成王从镐京走到丰京朝告（迁都之事于文王庙），

然后派太保召公先到雒地勘测地形。这年三月，周公前往指挥营建成周雒邑，占卜择地，结果很吉利，于是就在那里建造国都。

成王长大，能临朝听政了。于是周公就将国政交还给成王，由成王亲自处理朝中大事。周公代理成王治理天下时，朝见诸侯，背着屏风，面向南方而立。到七年还政成王后，面朝北，处在臣子的位置，态度恭敬谨慎，像是有所畏惧的样子。

当初成王年少患病，周公就自剪其指甲丢到河里，祝告河神说：“帝王年少不懂事，干犯神命的是我。”事毕将册文藏在府中。成王病愈。后来成王当政，有人诬告周公，周公逃往楚地。成王打开府库，见到周公当年祷告的册文，便哭了起来，请周公回朝。

周公回朝后，恐怕成王年轻气盛，治国有所纵欲放荡，于是撰写了《多士》、《毋逸》谏诫成王。《毋逸》篇说：“为人父母的，创业极其长久艰难，子孙却骄奢忘本，以致丧失家业，作为人子的，能不谨慎吗！从前殷王中宗，严谨恭敬地对待天命，用法度自律，以此治理人民，诚惶诚恐而不敢荒废自安。因此中宗当政长达七十五年。到了高宗，长久居住民间，与人民共事稼穡。当他即位后，便有丧服，三年不言语。（丧毕）发言，天下皆喜。治国不敢荒废耽安，一心安定殷国，以致不论贵贱大小皆无怨言，所以高宗享国五十五年。到了祖甲的时候，因认为父亲武丁打算废兄长祖庚而立自己为王是不义之事，便久居在外当平民百姓，深知人民所依赖的，所以当政后能安抚民众，不欺侮鳏寡孤独，因此祖甲在位三十三年。”《多士》说：“从商汤到帝乙，无不恭顺祭祀昭明德政，因此他们没有不德配上帝的。到现在继承王位的纣，荒诞淫佚，完全不顾及天命和百姓的依从，以致他的臣民都有罪当诛。”“文王（勤劳国政，）过了中午还来不及吃饭，因此享国五十年。”周公就用这些话来告诫成王。

成王居住在丰京，天下太平，但周室的政府机构尚未完备有序，于是周公写了《周官》，分别官府的各级职掌。又写了《立政》，以利百姓。百姓都很高兴。

周公在丰京生了病，临死时说：“死后一定要把我葬在成周，用来表明我不敢离开成王。”周公死后，成王表示谦让，把周公葬在毕邑，随文王安葬，以此表示成王不敢以周公为他的臣子。

周公死后，秋天尚未收获，忽然起了暴风，电闪雷鸣，庄稼都倒伏了，大树也都连根拔起。朝中上下大为恐慌。成王和大夫们穿起礼服以打开金滕之书，成王于是看到当时周公愿以身作人质代替武王而死的简书。太公、召公和成王便询问史官和百执事，他们答道：“确实有，过去周公下过命令，所以我们不敢说。”成王手持简书，哭着说道：“从今以后恐怕再也没有这样虔诚的占卜了。以前周公为王室辛勤劳苦，我这个幼年小子来不及知道。现在上天显示了威严，来表彰周公的德行，我要亲自去迎神，按我国家的礼仪，也应该这样做。”成王于是出城举行郊天之礼，天就下起雨来，风向也倒转了，倒下的稻禾又都挺起来。太公、召公吩咐都城内的人民，凡是被刮倒的大树所压着的稻禾，全都把树扶起，再拾起稻穗。于是这一年得到大丰收。从此成王命鲁国国君可以举行郊祭并祭祀文王。鲁国之所以有天子的礼乐，是用来褒扬周公恩德的。

周公去世，他的儿子伯禽先前本已受到策封，这就是鲁公。当初鲁公伯禽受封到鲁国，三年之后才向周公报告鲁国的政务。周公说：“为什么这样

迟缓呢？”伯禽说：“（我到鲁国后，）即着手改变那里的风俗，变革那里的礼制，丧事要过三年才能除服，因此迟缓。”当时太公也受封于齐国，五个月后就向周公报告政务。周公说：“为什么这样迅速呢？”回答说：“我简化了君臣之间的礼节，顺从当地风俗处理政事，（所以很快就有了结果。）”等到后来听到伯禽报告政事迟缓，就感叹说：“唉！鲁国将来必定要北面臣服于齐国了！为政如不简便易行，人民就不肯亲近；为政简便易行而亲近人民，人民就一定会归附。”

伯禽即位之后，有管叔、蔡叔等人作乱，淮夷、徐戎也乘机起来造反。于是伯禽率师在胙邑讨伐他们，写了《胙誓》说：“准备好你们的铠甲和头盔，不准破损不全，不许伤害拴着的牛马。如果遇到狂奔乱跑的马牛或逃亡的男女奴隶，不许擅自去追赶。（如果得到了，）要恭敬地送还原主。不许抢劫偷盗，翻越墙垣。三郊三隧的鲁国人准备好牛马的刍草和人吃的干粮，以及筑墙用的木柱木版，不许不足。我要在甲戌日构筑工事去征讨徐戎，不许届时不到，否则将受到严厉的刑罚。”写完《胙誓》后，不久便平定了徐戎，安定了鲁国。

鲁公伯禽死后，其子考公酋继位。考公在位四年去世，立其弟熙为君，这就是炀公。炀公曾建筑茅阙门。在位六年去世，其子幽公宰继位。幽公十四年，其弟 杀幽公而自己即位，这就是魏公。魏公在位五十年去世，其子厉公擢继位。厉公在位三十七年去世，鲁人拥立他的弟弟具，这就是献公。献公在位三十二年去世，其子真公湟继位。真公十四年，周厉王荒淫无道（引起国人暴动，）逃亡到彘邑，（第二年，）共和行政。真公二十九年，周宣王即天子位。三十年，真公去世，其弟敖继位，这就是武公。

武公九年春天，武公和长子括、幼子戏往西朝见周宣王。宣王喜爱戏，想立戏为鲁国的太子。周大夫樊仲山父劝谏宣王说：“废除长子而立少子，是不顺情理；不顺情理，必定违犯王命；违犯王命，一定要诛杀他。因此天子出令不可不顺情理。命令行不通，则王政无法建立；推行政令而不顺于情理，人民将背弃主上。下级事奉上级，年少的事奉年长的，这就是顺情理。现在天子封建诸侯，立他的少子为嗣，这是在教百姓违背君命。如果鲁国听命，诸侯纷起效法，则王命无法实行；如果不服从而诛杀他，这是自己在否定王命。诛杀他是失误，不诛杀也是失误，君王应该仔细考虑。”宣王不听，结果立戏为鲁国的太子。夏天，武公回国后去世，戏立为国君，这就是懿公。

懿公九年，懿公的哥哥括的儿子伯御与鲁人联合攻杀懿公，而立伯御为鲁君。伯御即位十一年，周宣王攻打鲁国，杀死了鲁国君主伯御，而询问鲁国公子中能训导诸侯的人，作为鲁君的继承人。樊穆仲说：“鲁懿公的弟弟称，恭敬鬼神，尊奉长老，办事执法，必问求遗训，咨询过去的经验；不违反所问求的，不违背所咨询的。”宣王说：“好，这样就能训导治理他的百姓了。”于是在夷宫册立称为鲁君，这就是孝公。从此以后，诸侯大多违抗王命。

孝公二十五年，诸侯反叛周室，（不久，）犬戎杀死周幽王。秦始列为诸侯。二十七年，孝公去世，其子弗湟继位，这就是惠公。

惠公三十年，晋人杀了他们的国君昭侯。四十五年，晋人又杀了他们的国君孝侯。四十六年，惠公去世，长庶子息摄政当国，代行君事，这就是隐公。当初，惠公的嫡夫人没有儿子，他的贱妾声子生了儿子息。息年长后，为他娶妇于宋。宋女到了鲁国，惠公因她容貌美丽，夺过来作自己的妻子。

生了儿子允。便将宋女升为夫人，以允为太子。等到惠公去世后，因为允年纪小的缘故，鲁人共同让息代理国政，不称即位。

隐公五年，到棠地观看捕鱼。八年，拿许田与郑国交换天子赏赐的祭泰山的汤沐邑祊，君子认为不合乎礼而加以讥刺。

十一年冬，公子挥向隐公进谗言说：“百姓都认为您的当政适宜，请您就正式继位为君吧。让我替您去杀掉子允，您封我为国相。”隐公说：“有先君的遗命，我因为允年少而暂时代理国政。现在允已经长大了，我正想经营菟裘之地而养老，把国政交还给子允。”公子挥怕子允将来听到这件事反过来杀他，于是又回过头向子允说隐公的坏话，他说：“隐公打算正式继位，将你除掉，请你早作打算。让我为你去杀了隐公。”子允答应了他。十一月，隐公祭祀钟巫之神，在社圃园里斋戒，住在 氏家。公子挥派人到 氏家中杀死了隐公，而立子允为君，这就是桓公。

桓公元年，郑国以璧玉交换天子赏赐给鲁君的许田。二年，把宋国贿赂的鼎送入太庙，君子认为不合乎礼而加以讥刺。三年，桓公派公子挥到齐国去迎娶齐女为夫人。六年，夫人生了儿子，与桓公生日同在一天，所以取名同。同长大后，被立为太子。十六年，桓公与诸侯在曹盟会，讨伐郑国，送郑厉公回国。

十八年春天，桓公打算出行，与夫人到齐国去。大夫申繻竭力劝止，桓公不听，便前往齐国。齐襄公私通桓公夫人。桓公对夫人非常生气，夫人把这件事告诉了齐襄公。夏季四月丙子日，齐襄公设宴款待桓公，桓公饮酒醉了，齐襄公派公子彭生抱鲁桓公（上车），乘机命令彭生折断他的肋骨，桓公死在车上。鲁人告诉齐君说：“我们的君主畏惧您的威严，不敢安居，亲自到贵国去修盟好之礼。礼成而人没有回来，又没有地方追究罪责，请求得到彭生，以便在诸侯面前消除丑闻。”齐人杀掉彭生来取悦鲁人。鲁人拥立太子同为君，这就是庄公。庄公母亲鲁桓夫人便留住在齐国不敢回鲁国。

庄公五年冬天，讨伐卫国，护送卫惠公回国。

八年，齐国公子纠前来投奔鲁国。九年，鲁人想护送公子纠回齐国即位，但比桓公小白慢了一步，桓公派兵攻打鲁国，鲁国形势危急，杀死了公子纠。召忽殉死。齐君告诉鲁国，把管仲活着送到齐国。鲁人施伯说：“齐国希望获得管仲，并非要杀他，将要重用他，若重用他，将来必定成为鲁国的祸患。不如杀死他，把他的尸体送给齐国。”庄公不听，就囚禁管仲送往齐国。齐人任管仲为相。

十三年，鲁庄公与曹沫在柯邑和齐桓公盟会，曹沫劫持齐桓公，要求归还被侵夺的鲁国的土地，盟誓完毕而释放了桓公。桓公想背约，由于管仲的劝阻，结果将侵占的土地归还鲁国。十五年，齐桓公开始称霸诸侯。二十三年，庄公到齐国去观看祭祀社神。

三十二年，当初，庄公建造高台下临大夫党氏家，庄公看见党氏的孟女，非常喜爱她，许诺要娶她为夫人，割破手臂来立下盟誓。后来孟女生儿子斑。斑长大以后，爱上了大夫梁氏的女儿，有一次前去看望，碰上圉人荦从墙外和梁女嬉戏。斑十分愤怒，鞭打荦。庄公听到后说：“荦很有力气，要将他杀掉，这是不可只鞭打就作罢的啊。”但斑却没能将他杀掉。这时遇上庄公得病。庄公有三个弟弟，长弟叫庆父，次弟叫叔牙，三弟叫季友。庄公娶了齐女哀姜为夫人，哀姜没生儿子。哀姜妹妹名叫叔姜，为庄公生了儿子开。庄公没有嫡长子继位，喜爱孟女，想立她的儿子斑。庄公病重时，向叔

牙询问继承人，叔牙说：“父死子继，兄终弟及，这是鲁国的惯例。庆父在，可以作为继承人，君王何必忧虑。”庄公担心叔牙要立庆父，叔牙退出后，又问季友。季友说：“让我以生命来拥立斑。”庄公说：“刚才叔牙要立庆父，怎么办？”于是季友以庄公的命令让叔牙等待在鲁大夫鍼巫氏家中。派鍼季强迫叔牙喝下毒酒，并说：“喝下此酒，你就有后代祭祀，否则你死了就没有后代。”叔牙于是喝下毒酒而死，鲁君立他的儿子为叔孙氏。八月癸亥日，庄公去世，季友终于立子斑为君，一如庄公所命。子斑侍丧时，住在党氏家中。

起初庆父曾与哀姜私通，想立哀姜的妹妹的儿子开为君。等到庄公死后季友拥立子斑，十月己未日，庆父派圉人荦在党氏家中将公子斑杀死。季友逃奔陈国。庆父终于拥立庄公子开为君，这就是湣公。

湣公二年，庆父与哀姜私通更为频繁。哀姜与庆父暗中商量杀湣公而立庆父。庆父派卜 在武闾杀死湣公。季友听到此事，就从陈国和湣公的弟弟申前往邾国，请求鲁人接纳他们。鲁人想杀掉庆父。庆父害怕，逃奔到莒国。于是季友护送子申回国，立以为君，这就是釐公。釐公也是庄公的幼子。哀姜惶恐，逃奔邾国。季友用财货前往莒国贿赂，捕捉庆父，庆父（被遣）回国，季友派人去杀庆父，庆父请求让他出国亡命，没被接受，季友派大夫奚斯哭着前往（转告庆父）。庆父听到奚斯的哭声，便自杀了。齐桓公听说哀姜与庆父淫乱危及鲁国，于是从邾国将她召来杀掉，把她的尸体送回，在鲁国陈尸示众，鲁釐公请求把她安葬。

季友的母亲是陈国的女子，原先逃亡在陈国，陈国所以帮助护送季友与子申回鲁国。季友将出生的时候，父亲鲁桓公曾使人占卜吉凶，卜者说：“是个男孩子，他的名字叫作‘友’，将来处于两社之间，成为公室的辅弼。季友不在，鲁国就不昌盛。”到他生下来时，手掌上的纹路像“友”字，就取名为“友”，号称成季。他的后人就是季氏，庆父的后人就是孟氏。

釐公元年，把汶阳、鄆邑封给季友，季友担任相职。九年，晋国大夫里克杀了他的君主奚齐与卓子。齐桓公率领釐公一起去讨平晋乱，到达晋国的高梁返回，立晋惠公为君。十七年，齐桓公去世。二十四年，晋文公即位。三十三年，釐公去世，其子兴继位，这就是文公。

文公元年，楚太子商臣杀了他的父亲成王，代立为楚王。三年，文公朝见晋襄公。十一年十月甲午日，鲁人在咸地击败翟人，俘获了长狄乔如，鲁大夫富父终甥用戈抵住他的咽喉，将他杀死，把他的头埋在子驹之门下，（这次战役的主将叔孙得臣）就将儿子宣伯命名为乔如。

当初，在宋武公时，郟瞞攻打宋国，司徒皇父率军抵御，在长丘打败翟人，俘获长翟缘斯。晋国灭亡路国，俘获乔如的弟弟焚如。齐惠公二年，郟瞞攻打齐国，齐国的王子城父俘获乔如的弟弟荣如，把他的头埋在北门下。卫人俘获了他的弟弟简如。郟瞞由此就灭亡了。

十五年，季文子出使到晋国。十八年二月，文公去世。文公有二妃：长妃是齐国女子，叫哀姜，生了儿子恶与视；次妃叫敬嬴，很受宠爱，生了儿子倭。倭私下事奉襄仲，襄仲想立他为君，叔仲说不行。襄仲请齐惠公帮忙，惠公新立，想拉拢鲁国，就答应下来。冬十月，襄仲杀了恶与视而立倭为君，这就是宣公。哀姜返回齐国，哭着经过闹市，说：“天啊！襄仲大逆不道，杀死嫡子而立庶子！”街市上的人都哭了，鲁人称她为“哀姜”。从此鲁国公室逐渐衰落，三桓的势力越来越强大。

宣公十二年，楚庄王日见强大，围攻郑国。郑伯投降，楚庄王又恢复了郑国。十八年，宣公去世，其子黑肱继位，这就是成公。季文子说：“使我们杀嫡立庶而丧失强大外援的，就是襄仲。”由于襄仲拥立宣公，其子公孙归父受到宣公宠爱。宣公打算除掉三桓的势力，曾和晋国商量攻打三桓的事。时值宣公去世，季文子怨恨襄仲，公孙归父便逃往齐国。

成公二年春天，齐国伐取鲁国的隆邑。夏天，成公与晋郤克在鞍邑大败齐顷公，齐国再次归还侵夺鲁国的土地。四年，成公前往晋国，晋景公对鲁成公态度不恭敬。鲁成公想背叛晋国而与楚国和好，有人谏阻，才作罢。十年，成公又前往晋国。晋景公去世，晋人顺便留下成公送葬，鲁史讳而不言。十五年，成公始与吴王寿梦在钟离会面。

十六年，宣伯告诉晋国，想杀掉季文子。因季文子有义行，晋国不答应。十八年，成公去世，其子午继位，这就是襄公。这时襄公才三岁。

襄公元年，晋国立悼公为君。去年冬季，晋大夫栾书杀死了他的国君厉公。四年，襄公朝见晋君。五年，季文子去世。他的家中没有穿丝绸的妻妾，马厩中没有吃粮食的马匹，府库中没有金银珠玉，他连续辅助了三位国君。君子说：“季文子真是廉洁忠实啊！”九年，与晋军联合攻打郑国。晋悼公在卫国为襄公举行冠礼，季武子随从襄公，辅助举行冠礼时当司仪。十一年，三桓将公室的军队一分为三，各领一军。十二年，鲁襄公到晋国朝见。十六年，晋平公即位。二十一年，朝见晋平公。二十二年，孔丘诞生。

二十五年，齐国崔杼杀了他的国君庄公，立庄公的弟弟景公为国君。二十九年，吴国延陵季子出使鲁国，问他周王室的音乐，他完全了解其中的含义，鲁人对他很尊敬。三十一年六月，襄公去世。同年九月，太子也死了。鲁人拥立齐归的儿子禚为君，这就是昭公。

昭公十九岁时，还有童心。穆叔不想立他，说：“太子死后，还有同母所生的弟弟可立，如无母弟，才立庶长子。年纪如果相当，就选择贤能的，如果才能相当，就用占卜来决定。现在禚不是嫡系的继承人，而且在守丧期间心中毫无哀戚，反而有喜悦之色，如果真立他为君，必然成为季氏的忧患。”季武子不听，到底还是立他为君。等到安葬襄公时，昭公居然三次更换丧服。君子说：“这是得不到善终的。”

昭公三年，朝见晋君来到黄河岸边，晋平公辞谢请他回去，鲁人深以为耻。四年，楚灵王在申会见诸侯。昭公托辞有病没有前往。七年，季武子去世。八年，楚灵王建成章华台，召见昭公。昭公前往祝贺，楚人赐予昭公珍宝（大曲之弓）；但过后反悔，又骗了回去。十二年，昭公朝见晋君到达黄河，晋平公辞谢，请他回去。十三年，楚公子弃疾杀了他的君主灵王，自己立为国君。十五年，昭公朝见晋君，晋人留下昭公为晋昭公送葬，鲁人以此为耻。二十年，齐景公与晏子到鲁国的边境狩猎，顺便进入鲁国求问礼制。二十一年，又朝见晋君到达黄河，晋人辞谢，请他回去。

二十五年春天，鸛鹄飞到鲁国来筑巢。鲁大夫师己说：“文公与成公的时候有童谣说：‘鸛鹄来筑巢，君主在乾侯。鸛鹄来进窝，君主在野郊。’”

季氏与郈氏斗鸡，季氏给鸡套上铁甲，郈氏给鸡安上金属爪子，（季氏的鸡斗败了，）季平子发怒，侵占了郈氏的地盘，郈昭伯也怨恨季平子。臧昭伯的弟弟臧会伪装诬陷臧氏，躲在季氏家，臧昭伯便囚禁了季氏家臣。季平子很气愤，囚禁了臧氏的家臣宰。臧氏、郈氏把两家受难情况报告昭公。昭公在九月戊戌日攻打季氏，进入其宅邑。平子登台请求说：“君王听信谗

言，没有细察我的罪过，就要前来谴责我，请求把我放逐到沂水边上。”昭公不答应。又请求囚禁到鄆邑，也不答应。再请求带着五辆车子逃亡，仍不答应。子家驹说：“君王还是答应他吧。鲁国的国政为季氏把持已经很久了，他们的党徒很多，人多就会合谋来对付你的。”昭公还是不听。邱氏说：“一定要把他杀了。”叔孙氏的家臣戾问他的党徒说：“没有季氏和有季氏，哪种情况对我们有利？”大家都说：“没有季氏，就没有叔孙氏。”戾又说：“既然如此，我们去救季氏吧！”于是就把昭公的军队打败。孟懿子听说叔孙氏战胜，也把邱昭伯杀了。邱昭伯被昭公派往孟氏家，因此孟氏抓到了他。三桓家族联合起来攻打昭公，昭公只得逃到国外。己亥日，昭公到达齐国。齐景公说：“愿奉送一千个社来接待君王。”子家说：“抛弃周公的王业而臣服于齐，可以吗？”因此没有接受。子家说：“齐景公为人没有信用，不如及早到晋国去。”昭公不听从。叔孙氏到齐国会见昭公，返回鲁国见到平子，平子叩头。起初想迎回昭公，但因孟孙、季孙后悔，就没有这么做。

二十六年春天，齐国攻打鲁国，夺取郚邑而让昭公居住。夏天，齐景公打算送昭公回国，命令手下的人不可接受鲁人的贿赂。鲁大夫申丰、汝贾（暗中）答应给齐臣高屹、子将五千廪粮食。子将对齐侯说：“鲁国的群臣不能事奉鲁君，发生过怪异的事。宋元公为鲁君的事到晋国去，请求晋君送鲁君回国，却死在半路上。叔孙昭子也设法让他的国君回国，结果无病而死。不知究竟是上天要抛弃鲁国呢？还是鲁君得罪了鬼神？希望君王暂且等待一下。”齐景公听从了这个建议。

二十八年，昭公往晋国去请求帮他回国。季平子与晋国六卿有私交，六卿接受季氏贿赂后，劝阻晋君，晋君决定不送鲁君回国，而让昭公住在乾侯。二十九年，昭公前往郚邑。齐景公派人给昭公一封信，自称为“主君”。昭公以此为耻辱，生气而离开郚前往乾侯。三十一年，晋人想送昭公回国，召见季平子。季平子身穿麻布衣，赤脚行走，通过六卿向晋君谢罪。六卿替季平子向晋君说：“晋国想要送昭公回国，鲁国民众不依从。”晋人便作罢。三十二年，昭公死在乾侯。鲁人共同拥立昭公的弟弟宋为国君，这就是定公。

定公即位，赵简子问史墨说：“季氏会灭亡吗？”史墨回答说：“不会灭亡。季友对鲁国有很大功劳，受封于鄆邑，作了上卿，直到文子、武子，一代又一代地扩充他的基业。鲁文公去世时，东门遂杀掉嫡子立了庶子为鲁君，鲁君从这时起就丧失国政大权。国政被季氏所把持，到现在已经历四位国君了。百姓不知道国君，国君怎么能够掌握国家大权！因此做君王的，要谨慎地对待车服器物 and 爵位名号，不可轻易给予别人。”

定公五年，季平子去世。阳虎怀私愤，囚禁季桓子，和他订立盟约后，才释放了他。七年，齐军攻打鲁国，夺取郚邑，作为鲁国阳虎的封邑，让他参与政事。八年，阳虎想将三桓的嫡系继承人全部杀光，而改立与他要好的庶子来取代嫡系继承人；用车子载季桓子行，想乘机将他杀掉，桓子利用诈谋得以脱身。三桓于是联合起来攻打阳虎，阳虎占据阳关。九年，鲁人攻打阳虎，阳虎逃到齐国，不久又投奔晋国赵氏。

十年，定公与齐景公在夹谷盟会，孔子主持礼赞。齐人打算袭击鲁君，孔子按照礼仪登上台阶，制止齐国的淫乐，齐侯畏惧，停止了袭击，并归还侵夺鲁的土地，表示道歉。十二年，定公派仲由毁掉三桓的城墙，收缴他们的铠甲兵器。孟氏不肯毁城，就派兵前往攻打，没有攻下来，只好作罢。季桓子接受齐国赠送的女乐队，孔子便离开鲁国。十五年，定公去世，其子将

继位，这就是哀公。

哀公五年，齐景公去世。六年，齐国田乞杀了他的国君孺子。七年，吴王夫差国势日强，攻打齐国，到了缙地，向鲁人索取牛、羊、猪各百头。季康子派子贡去说服吴王与太宰嚭，以礼节折服了他们。吴王说：“我断发文身，不能用礼仪来要求我。”于是作罢。

八年，吴国为邹国而讨伐鲁国，打到国都的城下，订立盟约后离去。齐国攻打鲁国，夺取了三个城邑。十年，鲁国攻打齐国南部边境。十一年，齐国攻打鲁国。季氏任用冉有建立战功，于是想到孔子，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十四年，齐国田常在徐州杀死了他的国君简公。孔子请求鲁君派兵讨伐田常，哀公不听。十五年，派子服景伯为使臣，子贡为副使，出使齐国，齐国归还了侵占的鲁国土地。田常初任齐相，打算安抚诸侯。十六年，孔子去世。二十二年，越王句践消灭了吴王夫差。

二十七年春天，季康子去世。夏天，哀公担心三桓的势力，想利用诸侯的力量来剥夺三桓的势力，三桓也怕哀公发难，以致君臣之间的隔阂很深。哀公到陵阪去游玩，在街上遇见孟武伯，哀公说：“请问我将会死吗？”孟武伯回答说：“不知道。”哀公想利用越人来攻打三桓。八月，哀公到有山氏那里。三桓攻打哀公，哀公逃跑到卫国，又离开卫国前往邹国，接着前往越国。鲁国人迎接哀公回国，死在有山氏家中。其子宁继位，这就是悼公。

悼公时，三桓得势，鲁君有如小侯，地位低于三桓家族。十三年，三晋消灭了智伯，瓜分他的土地而占有晋国。

三十七年，悼公去世，其子嘉继位，这就是元公。元公二十一年去世，其子显继位，这就是穆公。穆公三十三年去世，其子奋继位，这就是共公。共公二十二年去世，其子屯继位，这就是康公。康公九年去世，其子匱继位，这就是景公。景公二十九年去世，其子叔继位，这就是平公。这时六国都已称王。平公十二年，秦惠王去世。二十年，平公去世，其子贾继位，这就是文公。文公元年，楚怀王死于秦国。二十三年，文公去世，其子雝继位，这就是顷公。

顷公二年，秦国攻下楚国的郢都，楚顷王将国都东迁到陈。十九年，楚国攻打鲁国，夺取了徐州。二十四年，楚考烈王消灭了鲁国。顷公逃亡，迁居下邑，成为平民百姓，鲁国的宗庙断绝祭祀。顷公死于柯邑。

鲁国从周公开始到顷公止，共传了三十四代。

太史公说：我听说孔子曾这样说：“鲁国的礼仪之道真是衰落到了极点！洙泗之间争吵不息啊。”看一看庆父以及叔牙在闵公时的行为，是多么乖乱呀！隐公桓公的事；襄仲杀嫡立庶的事；三桓虽北面称臣，却亲自率兵攻打昭公，昭公因此出逃。至于鲁国传统的揖让之礼依旧实行着，但做起事情来又是何等的暴戾啊！

史记卷三十四 燕召公世家第四

林小安 注译

召公奭与周同姓，^{〔1〕}姓姬氏。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2〕}

【注释】〔1〕“召公奭”，燕国始封君，名奭（音 sh④），原食邑于召（音 sh4o，陕西岐山西南），故又称召公、召伯，助武王灭商，封于燕（以长子就封，次子留周王室，世为召公），成王时任太保，与周公分陕而治，死谥康公。《谷梁传》庄公三十年曰“燕周之分子”，《白虎通·王者不臣章》曰“召公，文王子”，《论衡·气寿篇》曰“召公，周公之兄”，《书》、《诗》疏及《诗》、《礼》释文引皇甫谧曰“文王庶子”，《书·君奭疏》及本书《集解》引谯周曰“周之支族”，一直无定说。然观周史，召公与周公长期并世而为王室重臣，若非文、武嫡亲，恐难如此。〔2〕“北燕”，即燕国，都蓟（今北京西南），出土燕国青铜器自名为“匱”或“郾”。周时在今河南汲县东南有媯姓燕国，故蓟燕又称北燕。

其在成王时，召公为三公：^{〔1〕}自陕以西，^{〔2〕}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成王既幼，周公摄政，当国践祚，召公疑之，作《君奭》。^{〔3〕}《君奭》不说周公。^{〔4〕}周公乃称“汤时有伊尹，^{〔5〕}假于皇天；^{〔6〕}在太戊时，^{〔7〕}则有若伊陟、臣扈，^{〔8〕}假于上帝，巫咸治王家；^{〔9〕}在祖乙时，^{〔10〕}则有若巫贤；^{〔11〕}在武丁时，^{〔12〕}则有若甘般：^{〔13〕}率维兹有陈，^{〔14〕}保乂有殷”。^{〔15〕}于是召公乃说。

【注释】〔1〕“三公”，周代辅助国君掌握军政大权的最高官员。《书·周官》曰“立太师、太傅、太保，兹惟三公，论道经邦，燮理阴阳”，《公羊传》隐公五年曰“天子三公者问？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则何以三？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处乎内”，《尚书·顾命》则明言“太保奭”，《君奭》亦称“保奭”，现存西周初年保卣等青铜器铭中之“保”即“保奭”。〔2〕“陕”，何休谓“盖今弘农陕县是也”，地在今河南陕县。《公羊传释文》曰“陕，一云当作郟，王城郟郟”，《左传》宣公三年曰“成王定鼎于郟”，或曰本文之“陕”当“郟”之误，地在今河南洛阳。〔3〕“《君奭》”，史官记周公勉召公共辅成王之文，今存《尚书》内。文首言“君奭”，故以为篇名。〔4〕“说”，音 yu8，通“悦”。根据本文所述，召公对周公摄政生疑，故谓“《君奭》不说周公”。〔5〕“汤”，商朝开国君，又称大乙，殷墟、周原甲骨文作“唐”（汤、唐古音通，互借）。“伊尹”，名挚，原为有莘氏女陪嫁之臣，受到商汤重用，助汤灭夏，为国权臣。殷墟出土甲骨卜辞屡见致祭伊尹之辞，可知其确为商汤时臣。〔6〕“假”，《尚书·君奭》作“格”，至也。“皇天”，古人眼中主宰万物之天神。本句谓伊尹对国家的治理合于皇天之道。〔7〕“太戊”，商代国王，太庚之子，小甲、雍己之弟，任用伊陟、巫咸治理国家，使商复兴。〔8〕“伊陟”，太戊时大臣，伊尹之子。“臣扈”，太戊臣。“上帝”，殷墟甲骨卜辞中有“上帝”，是商人心目主宰万物之天神。〔9〕“巫咸”，太戊时大臣，或曰即殷墟卜辞之“咸巫”。〔10〕“祖乙”，商代国王，河亶甲子。〔11〕“巫贤”，祖乙时大臣，巫咸子。〔12〕“武丁”，商代国王，小乙子，古称高宗，为殷代中兴之王。〔13〕“甘般”，武丁时重臣，殷墟卜辞中屡见其帅军征战，称为“自（师）般”。〔14〕“陈”，位列。此谓各个贤臣均得其位，〔15〕“乂”，音 y④，治理，安定。

召公之治西方，^{〔1〕}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2〕}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率，而民人思召公之政，

怀棠树不敢伐，〔3〕哥咏之，〔4〕作《甘棠》之诗。〔5〕

【注释】〔1〕“西方”，指前文所说“自陕以西”。〔2〕“棠树”，又称甘棠，《尔雅·释木》曰“杜，甘棠”，乔木，有赤、白两种，赤者称杜，白者称棠。白棠即甘棠，也称棠梨，果实酸美可食。〔3〕“怀棠树不敢伐”，《括地志》曰：“召伯庙在洛州寿安县（今河南宜阳东）西北五里。召伯听讼甘棠之下，周人思之，不伐其树，后人怀其德，因立庙，有棠在九曲城东阜上。”〔4〕“哥”，通“歌”。〔5〕“《甘棠》之诗”，今存《诗经·召南·甘棠》即是。

自召公已下九世至惠侯。〔1〕燕惠侯当周厉王奔彘，〔2〕共和之时。〔3〕

【注释】〔1〕“自召公已下九世至惠侯”，这个时期的燕国历史在司马迁时已无流传，故而缺如。〔2〕“周厉王”，名胡，因施暴政被国人所逐。“彘”，音 zhì，今山西霍县、厉王于公元前八四二年奔此。〔3〕“共和之时”，共和元年为公元前八四一年，十四年后周宣王即位。

惠侯卒，子釐侯立。〔1〕是岁，周宣王初即位。釐侯二十一年，郑桓公初封于郑。〔2〕三十六年，釐侯卒，子顷侯立。

【注释】〔1〕“釐”，音 xī。公元前八二八年，釐侯立。〔2〕“郑桓公”，名友，周宣王弟，郑国始封君，公元前八二六年至前七七一年在位。“郑”，今陕西华县，幽王时东迁，武公时都新郑（今河南新郑）。

顷侯二十年，周幽王淫乱，为犬戎所弑。〔1〕秦始列为诸侯。〔2〕

【注释】〔1〕“周幽王淫乱，为犬戎所弑”，周幽王废申后立褒姒，以伯服代宜臼为太子，实行暴政，遭致申侯联合犬戎进攻，被犬戎追杀于骊山下，时当公元前七七一年。〔2〕“秦始列为诸侯”，周平王元年（公元前七七一年），秦襄公因护送平王东迁有功而受封，始列为诸侯。二十四年，顷侯卒，子哀侯立。哀侯二年卒，子郑侯立。郑侯三十六年卒，子繆侯立。

繆侯七年，而鲁隐公元年也。〔1〕十八年卒，子宣侯立。宣侯十三年卒，子桓侯立。〔2〕桓侯七年卒，子庄公立。

【注释】〔1〕“鲁隐公元年”，公元前七二二年，编年体史书《春秋》记事始于此年。〔2〕“子桓侯立”，《世本》曰“桓侯徙临易”，临易在今河北雄县。

庄公十二年，齐桓公始霸。〔1〕十六年，与宋、卫共伐周惠王，〔2〕惠王出奔温，〔3〕立惠王弟頹为周王。〔4〕十七年，郑执燕仲父而内惠王于周。〔5〕二十七年，山戎来侵我，〔6〕齐桓公救燕，遂北伐山戎而还。〔7〕燕君送齐桓公出境，桓公因割燕所至地予燕，〔8〕使燕共贡天子，如成周时职；使燕复修召公之法。〔9〕三十三年卒，子襄公立。

【注释】〔1〕“齐桓公始霸”，公元前六七九年，齐、鲁、郑、宋、卫、陈于鄆（今山东鄆城北）结盟，齐桓公为诸侯长，称霸开始。〔2〕“与宋、卫共伐周惠王”，《十二诸侯年表》及《左传》庄公二十年俱云燕、卫伐周，无宋伐周。“周惠王”，名阂，公元前六七六年至前六五二年在位。或曰伐周是姁姓燕，非姬姓燕。〔3〕“温”，周王畿内小国，今河南温县南三十里。〔4〕“頹”，音 tuó，《左传》作“子頹”、“王子頹”，公元前六七三年为郑伯、虢叔所杀。《周本纪》及《左传》庄公十九年并言頹为周庄王嬖姬姚所生，《周本纪》且明言“立釐王弟頹为王”，是知此处“惠王弟頹”当作“釐王弟頹”。〔5〕“郑执燕仲父而内惠王于周”，《左传》庄公二十年曰：“春，郑伯和王室（在惠王与子頹间调和），不克。执燕仲父。夏，郑伯遂以王归。王处于栎（郑之大都，今河南禹县）。秋，王及郑伯入于鄆（今河南偃师南）。遂入成周。”“燕仲父”，燕臣。“内”，通“纳”，纳入。〔6〕“山戎”，古部族名，散处在今

河北迁安、卢龙、滦县一带。〔7〕“齐桓公救燕，遂北伐山戎而还”，据《齐太公世家》“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还”。孤竹，今河北卢龙一带。〔8〕“桓公因割燕所至地予燕”，《齐太公世家》“燕庄公遂送桓公入齐境。桓公曰：‘非天子，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无礼于燕。’于是分沟割燕君所至与燕”。《括地志》谓在沧州长芦县（今河北沧县）东北十七里燕留故城。〔9〕“召公”，指召公奭。所谓“召公之法”，即“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之法。

襄公二十六年，晋文公为践土之会，〔1〕称伯。〔2〕三十一年，秦师败于殽。〔3〕三十七年，秦穆公卒。〔4〕四十年，襄公卒，桓公立。〔5〕

【注释】〔1〕“晋文公为践土之会”，公元前六三三年，晋文公会同齐师、宋师、秦师与楚师会战于城濮（今山东范县临濮集），大败楚师，奠定了霸主地位。是年夏，晋文公于践土（今河南原阳西南）与鲁、齐、宋、蔡、郑、卫、莒等诸侯会盟并称霸。〔2〕“伯”，音b4，通“霸”。〔3〕“秦师败于殽”，公元前六二八年，秦穆公派孟明视、西乞术及白乙丙将兵袭郑，回归时在殽山为晋伏军所败，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被生擒。“殽”，音xi2o，亦作“崤”，崤山，在今河南洛宁县西北六十里，西接陕县，东接渑池，地形险要，为关中与中原必经之地。〔4〕“秦穆公”，名任好，公元前六二一年卒。〔5〕“桓公”；《索隐》“谯周云《世本》襄伯生宣伯，无桓公，今检《史记》，并有‘桓公立十六年’”。《正义》云：“燕四十三代，三桓公，二僖公，二宣公，二惠公，二文公，盖国微，其谥故重。”

桓公十六年卒，宣公立。宣公十五年卒，昭公立。昭公十三年卒，武公立。是岁晋灭三郤大夫。〔1〕

【注释】〔1〕“晋灭三郤大夫”，公元前五七四年，晋厉公杀其大夫郤犨、郤犨、郤至。“郤”，音x9。或曰晋灭三郤在前年，当燕昭公十三年。

武公十九年卒，文公立。文公六年卒，懿公立。懿公元年，齐崔杼弑其君庄公。〔1〕四年卒，子惠公立。

【注释】〔1〕“齐崔杼弑其君庄公”，公元前五四八年，齐大夫崔杼杀其君庄公（光）。

惠公元年，齐高止来奔。〔1〕六年，惠公多宠姬，〔2〕公欲去诸大夫而立宠姬宋，〔3〕大夫共诛姬宋，惠公惧，奔齐。四年，齐高偃如晋，〔4〕请共伐燕，入其君。晋平公许，与齐伐燕，入惠公。惠公至燕而死。燕立悼公。

【注释】〔1〕“齐高止来奔”，公元前五四四年，齐大夫公孙虺、公孙灶逐大夫高止，高止奔燕。高止，又称子容、高子容。〔2〕“惠公多宠姬”，《左传》昭公三年作“燕简公多嬖宠，欲去诸大夫而立其宠人。冬，燕大夫比以杀公之外嬖。公惧，奔齐。书曰‘北燕伯款出奔齐’”，与本书不同，未知孰是。或曰三“姬”字当作“臣”，《年表》云：“公杀公卿立幸臣，公恐出奔齐”。〔3〕“宋”，宠姬名。〔4〕“齐高偃如晋”，《左传》昭公六年曰：“十一月，齐侯如晋，请伐北燕也。晋侯许之。十二月，齐侯遂伐北燕，将纳简公。”《春秋》昭公十二年曰：“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本文前述“六年”事，后述“四年”事，于理不合，《年表》曰伐燕在“九年”，“四年”疑为传写之误。“高偃”，又作“高颡”，高偃（敬仲）玄孙。

悼公七年卒，共公立。共公五年卒，平公立。晋公室卑，〔1〕六卿始强大。〔2〕平公十八年，吴王阖闾破楚入郢。〔3〕十九年卒，简公立。简公十二年卒，献公立。晋赵鞅围范、中行于朝歌。〔4〕献公十二年，齐田常弑其君简公。〔5〕十四年，孔子卒。〔6〕二十八年，献公卒，孝公立。

【注释】〔1〕“晋公室卑”，春秋中期以后，晋国君主势衰，政权下落大夫手中。“公室”，国君之政权与力量。《左传》晋昭公卒，六卿强，晋室卑弱当燕共公三年。〔2〕“六卿”，晋国的范、中行、知、赵、韩、魏六族氏世代皆为晋卿，故称六卿。此时晋公室已衰败，政权逐渐控制在六卿手中。〔3〕“闾阎”，又作“闾庐”，名光，公元前五一四年至前四九六年在位。公元前五〇六年，吴王闾阎率军攻入楚郢都。“郢”，楚都，在今湖北江陵东北、纪南城东南。〔4〕“赵鞅”，即赵简子，晋卿。“范”，范氏，本为士氏，士 之后，公元前六〇二年士会代荀林父为政，自此士氏遂兴。士会初封随，故曰随武子，后改封范，故又曰范武子。以后其子孙均称范氏。“中行”，中行氏，晋公族逝敖始食采于荀，为荀氏，晋文公时荀林父将中行，故又称中行氏，以后其子孙遂称中行氏。此处“范”指范吉射（又称士吉射），“中行”指中行寅（又称荀寅）。“朝歌”，卫邑，今河南淇县。赵鞅围朝歌，事在公元前四九四年，后范、中行被逐奔齐，范氏、中行氏遂亡。〔5〕“田常”，又称田成子，即陈成子，齐臣，于公元前四八一年杀死简公，拥立齐平公，自任相国，尽杀公族中强者，此后齐国遂由陈氏专权。“简公”，齐君，公元前四八四年即位。〔6〕“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公元前四七九年去世。

孝公十二年，韩、魏、赵灭知伯，〔1〕分其地，三晋强。〔2〕

【注释】〔1〕“韩”，指韩康子（名虎），其先祖韩武子封于韩原（今山西河津），故称韩氏。韩氏自韩献子（名厥）将中军后，世为晋之大族。“魏”，指魏桓子（名驹），晋献公十六年封毕万于魏（今山西芮城），其后子孙遂称魏氏。魏氏渐为晋之大族，魏献子亦曾将中军执国政。“赵”，指赵襄子（名无恤），其先造父为周穆王御，因功得赐邑赵城（今山西赵城县），其后子孙遂称赵氏。周幽王时赵氏去周如晋，建赵氏于晋国，晋文公时赵衰助其创立霸业，其后世为晋之重臣大族。“知伯”，又作智伯，指知襄子（名瑶）。知氏在晋昭公时为强族六卿之一，晋出公时知氏与韩、赵、魏共分范、中行之地。赵鞅死后，知瑶代其为政，公元前四五三年（晋出公二十二年），赵襄子、韩康子、魏桓子共杀知瑶。据《纪年》杀知氏在燕成公二年。〔2〕“三晋”，指分晋为三之韩氏、赵氏、魏氏。

十五年，孝公卒，成公立。〔1〕成公十六年卒，湣公立。〔2〕湣公三十一年卒，釐公立。〔3〕是岁，三晋列为诸侯。〔4〕

【注释】〔1〕“成公”，《纪年》成公名载。〔2〕“湣”，音 mǐn。〔3〕“釐”，又作“僖”。〔4〕“三晋列为诸侯”，《纪年》作“文公二十四年卒，简公立，十三年而三晋命邑为诸侯”，与此不同。周威烈王正式任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在公元前四一三年。

釐公三十年，伐败齐于林营。〔1〕釐公卒，桓公立。桓公十一年卒，文公立。是岁，秦献公卒。〔2〕秦益强。

【注释】〔1〕“伐败齐于林营”，事不可考。〔2〕“秦献公卒”，秦献公卒于公元前三六二年。

文公十九年，齐威王卒。〔1〕二十八年，苏秦始来见，〔2〕说文公。文公予车马金帛以至赵，赵肃侯用之。〔3〕因约六国，〔4〕为从长。〔5〕秦惠王以其女为燕太子妇。

【注释】〔1〕“齐威王卒”，齐威王卒于公元前三二一年。〔2〕“苏秦”，东周洛阳（今河南洛阳）人，字季子。本书有《苏秦列传》详述其事。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亦载苏秦之事，有所不同。苏秦为战国游说之士，此前曾游说周显王、秦惠王，未获采用，故又来见燕文公。他建议燕国与东方诸国联合，共同

抵御西方强国秦国。燕文公采纳了他的建议，给他车马金帛赴赵国游说。〔3〕“赵肃侯”，名语，公元前三四九年至前三二六年在位。〔4〕“六国”，指秦以外之东方六国：齐、魏、韩、赵、楚与燕。〔5〕“从”，音 zòng，通“纵”，从上到下、从南到北为纵，从左到右、从东到西为横，战国时东方六国南北联合对抗秦国称为合纵，秦国为离间六国向东笼络其中之国打击其他国家称为连横。〔6〕“秦惠王”，名驪，又称惠文王，公元前三三七年至前三一一年在位，前三二五年称王。

二十九年，文公卒，太子立，是为易王。

易王初立，齐宣王因燕丧伐我，〔1〕取十城；苏秦说齐，使复归燕十城。〔2〕十年，燕君为王。〔3〕苏秦与燕文公夫人私通，惧诛，乃说王使齐为反间，〔4〕欲以乱齐。易王立十二年卒，子燕噲立。〔5〕

【注释】〔1〕“齐宣王”，名辟疆，田氏，公元前三一九年至前三一一年在位。〔2〕“苏秦说齐，使复归燕十城”，本书《苏秦列传》载苏秦谓齐王曰“今燕虽弱小，即秦王之少婿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长与强秦为仇。今使弱燕为雁行而强秦敝其后，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乌喙之类也”，齐王恐而归燕十城。〔3〕“燕君”，指易王，前言“易王”者，乃后世追谥之称。据《战国策·中山策》，公元前三二三年，魏将公孙衍（犀首）发起“五国相王”。五国，魏、韩、赵、燕、中山。“五国相王”为的是和秦、齐、楚三大国对抗。〔4〕“说王使齐”，本书《苏秦列传》载“苏秦恐诛，乃说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齐则燕必重。’燕王曰：‘唯先生之所为。’于是苏秦佯为得罪于燕而亡走齐，齐宣王以为客卿。“间”，音 ji4n，离间。〔5〕“燕噲”，燕王名噲，公元前三二一至前三一八年在位。燕王噲三年让君位于其相子之。后太子平与将军市被起兵叛乱，齐宣王乘机攻占燕国，燕王噲与子之皆死于是。“噲”，音 ku4i。

燕噲既立，齐人杀苏秦。〔1〕苏秦之在燕，与其相子之为婚，〔2〕而苏代与子之交。〔3〕及苏秦死，而齐宣王复用苏代。燕噲三年，与楚、三晋攻秦，〔4〕不胜而还。子之相燕，贵重，主断。苏代为齐使于燕，燕王问曰：“齐王奚如？”〔5〕对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对曰：“不信其臣。”苏代欲以激燕王以尊子之也。于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遗苏代百金，〔6〕而听其所使。

【注释】〔1〕“齐人杀苏秦”，《苏秦列传》载“齐大夫多与苏秦争宠者，而使人刺苏秦，不死，殊而走。齐王使人求贼，不得。苏秦且死，乃谓齐王曰：‘臣即死，车裂臣以徇于市，曰“苏秦为燕作乱于齐”，如此则臣之贼必得矣。’于是如其言，而杀苏秦者果自出，齐王因而诛之。”〔2〕“子之”，燕国相国，下文及《战国策·燕策》均言苏代与子之为婚。〔3〕“苏代”，游说之士，东周雒阳人。本书《苏秦列传》、《战国策》均称苏代为苏秦之弟。然本书与《战国策》记载苏秦、苏代事均十分混乱。一九七三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的帛书中，有关于苏秦史事的较翔实的记载。经研究可确认苏秦实与燕昭王、齐湣王、奉阳君（李兑）、韩珉同时，苏秦的一生，主要是为燕昭王作反间；而苏代应是苏秦之兄，苏代游说诸侯较早，在公元前四世纪末期，已往来于楚、魏、燕、齐各国。说详唐兰《司马迁所没有见过的珍贵史料》、杨宽《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史料价值》、马雍《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各篇年代和历史背景》。〔4〕“与楚、三晋攻秦”，《楚世家》载楚怀王“十一年，苏秦约纵山东六国共攻秦，楚怀王为纵长。至函谷关，秦出兵击六国，六国兵皆引而归，齐独后”。尚有齐攻秦。〔5〕“奚”，疑问词，何。〔6〕“遗”，音 w8i，赠与。“百金”，《韩非子·外储说右下》本句作“使人遗苏代金百镒”，赵岐《孟子·公孙丑》注曰：“古者以一镒为一金，一镒是为二十四两也。”

鹿毛寿谓燕王：〔1〕“不如以国让相子之。人之谓尧贤者，以其让天下于许由，〔2〕许由不受，有让天下之名而实不失天下。今王以国让于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与尧同行也。”燕王因属国于子之，子之大重。或曰：“禹荐益，〔3〕已而以启人为吏。及老，而以启人为不足任乎天下，传之于益。已而启与交党攻益，夺之。天下谓禹名传天下于益，已而实令启自取之。〔4〕今王言属国于子之，而吏无非太子人者，是名属子之而实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已上而效之子之。〔5〕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哱老不听政，顾为臣，〔6〕国事皆决于子之。

【注释】〔1〕“鹿毛寿”，《春秋后语》作“屠毛寿”，《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作“潘寿”，且曰“潘寿，阍者”，顾广圻曰“《今本》阍作隐”。是鹿毛寿为隐者，故《韩非子》曰“燕使人聘之”。〔2〕“许由”，古代传说中的高士，相传尧让以天下，不受，遁耕于箕山之下，尧又召为九州长，由不欲闻之，洗耳于颍水滨。〔3〕“益”，古东夷部族首领，相传助禹治水有功。〔4〕“启”，禹子。〔5〕“三百石”，官吏俸禄三百石。石，音 d4n，容量单位，十斗为一石。古以谷物多少为俸给标准，“三百石”，即三百石谷。“效”，呈也。〔6〕“顾”，反。

三年，国大乱，百姓恫恐。〔1〕将军市被与太子平谋，〔2〕将攻子之。诸将谓齐湣王曰：〔3〕“因而赴之，破燕必矣。”齐王因令人谓燕太子平曰：“寡人闻太子之义，〔4〕将废私而立公，饬君臣之义，〔5〕明父子之位。寡人之国小，不足以为先后。〔6〕虽然，则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要党聚众，〔7〕将军市被围公宫，攻子之，不克。将军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将军市被死，以徇。因搆难数月，死者数万，众人恫恐，百姓离志。孟轲谓齐王曰：〔8〕“今伐燕，此文、武之时，〔9〕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将五都之兵，〔10〕以因北地之众以伐燕。士卒不战，城门不闭，燕君哱死，齐大胜。燕子之亡二年，〔11〕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为燕昭王。〔12〕

【注释】〔1〕“恫”，音 dòng，恐惧。〔2〕“市被”，燕臣。“太子平”，即燕昭王，公元前三一一年至前二七九年在位。〔3〕“齐湣王”，《战国策》、《孟子》记此事作“齐宣王”，应是宣王。〔4〕“寡人”，诸侯自称。〔5〕“饬”，整顿、整治，告诫。〔6〕“先后”，犹言左右、辅助。〔7〕“要”，音 y1o。邀约，连结。〔8〕“孟轲”，即战国著名的思想家孟子，名轲，字子舆，邹（今山东邹县东南）人，公元前三七二年至前二八九年在世，时任齐宣王客卿。〔9〕“此文、武之时”，指此时相当于文王、武王创立周王朝基业之时，伐灭商纣，取而代之。〔10〕“章子”，即匡章，孟轲弟子。阎若璩曰：人名下系以“子”字者，当时有此称：田盼为盼子，田婴为婴子，田文为文子，秦魏冉称冉子。〔11〕“子之亡”，《竹书纪年》曰：“齐人禽（擒）子之而醢其身也。”〔12〕“是为燕昭王”，《年表》曰“君哱及太子相子之皆死”，《竹书纪年》曰“子之杀公子平”，故或疑燕昭王非太子平。

燕昭王于破燕之后即位，卑身厚币以招贤者。谓郭隗曰：〔1〕“齐因孤之国乱而袭破燕，孤极知燕小力少，不足以报。然诚得贤士以共国，以雪先王之耻，孤之愿也。先生视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从隗始。况贤于隗者，岂远千里哉！”于是昭王为隗改筑宫而师事之。乐毅自魏往，〔2〕邹衍自齐往，〔3〕剧辛自赵往，〔4〕士争趋燕。燕王吊死问孤，〔5〕与百姓同甘苦。

【注释】〔1〕“郭隗”，燕人。隗，音 w7i。〔2〕“乐毅”，魏乐羊之后，素习

兵书。燕昭王任为上将军，率秦、楚、韩、赵、魏诸军伐齐，攻占七十余城，以功封于昌国，号昌国君。燕惠王即位后，齐使反间计，燕惠王以骑劫代乐毅为将，毅惧诛奔赵，赵封于观津，号望诸君。〔3〕“邹衍”，又作驺衍，约公元前三 五年至前二四 年在世，齐临淄人，主阴阳家说，“深观阴阳消息”，提出“五德终始”说，认为时世盛衰兴亡，皆随金、木、水、火、土五德为转移，把春秋、战国时代流行的“五行”说附会于社会历史变动和王朝兴替上，盛称“ 祥度制”，成为两汉讖纬学说的主要来原之一。《汉书·艺文志》著录《邹子》四十九篇、《邹子终始》五十六篇，皆不传。〔4〕“剧辛”，赵人。据本篇剧辛于昭王即位时来燕，下文又曰喜王十七年伐赵，为赵所杀。昭王即位至喜王十七年共历七十余年，剧辛难有如此长寿，疑剧辛赴燕或晚于此。〔5〕“吊”，哀悼死者，慰问死者亲属。

二十八年，燕国殷富，士卒乐轶轻战，于是遂以乐毅为上将军，与秦、楚、三晋合谋以伐齐。齐兵败，湣王出亡于外。燕兵独追北，〔1〕入至临淄，〔2〕尽取齐宝，烧其宫室宗庙。齐城之不下者，独唯聊、莒、即墨，〔3〕其余皆属燕，六岁。

【注释】〔1〕“北”，败北、败逃。〔2〕“临淄”，古营丘，齐献公自薄姑迁都于此，更名临淄，春秋战国为齐国都。〔3〕“聊”，聊城，今山东聊城西北。按：本书《乐毅田单列传》及《战国策·齐策》《燕策》并无“聊”，疑“聊”字衍。“莒”，音j(，今山东莒县境。“即墨”，故城在墨水边，故称即墨，今山东平度县东南。

昭王三十三年卒，子惠王立。〔1〕

【注释】〔1〕“惠王”，公元前二七八年至前二七二年在位。

惠王为太子时，与乐毅有隙；〔1〕及即位，疑毅，使骑劫代将。乐毅亡走赵。〔2〕齐田单以即墨击败燕军，〔3〕骑劫死，燕兵引归，齐悉复得其故城。湣王死于莒，乃立其子为襄王。〔4〕

【注释】〔1〕“隙”，音x@，缝隙、裂痕，引申为怨恨、纷争。〔2〕“乐毅亡走赵”，赵封乐毅于观津（今河北武邑东南），后死于赵。〔3〕“田单”，齐将，临淄（今山东淄博）人，初为市吏，乐毅破齐时，他坚守即墨，后施反间计，使燕以骑劫代乐毅为将，他用火牛阵击败燕军，一举收复七十余城，被齐襄王任为相国，封安平君。〔4〕“襄王”，名法章，公元前二八三年至前二六五年在位。

惠王七年卒。〔1〕韩、魏、楚共伐燕。〔2〕燕武成王立。〔3〕

【注释】〔1〕“惠王七年卒”，本书《赵世家》赵惠文王二十八年（公元前二七一年）载“燕将成安君公孙操弑其王”，《年表》是年为燕武成王元年，知惠王为其相公孙操所杀。〔2〕“韩、魏、楚共伐燕”，《楚世家》载顷襄王二十七年，“使三万人助三晋伐燕”，《魏世家》、《赵世家》未载此事。〔3〕“燕武成王”，惠王子，公元前二七一年至前二五八年在位。

武成王七年，齐田单伐我，拔中阳。〔1〕十三年，秦败赵于长平四十余万。〔2〕十四年，武成王卒，子孝王立。〔3〕

【注释】〔1〕“中阳”，应是“中人”之误，《赵世家》“伐中山，又战于中人”，在今河北唐县西北。〔2〕“长平”，赵邑，在今山西高正县西北。秦将白起大败赵军于此，坑杀降卒四十万。〔3〕“孝王”，公元前二五七年至前二五五年在位。

孝王元年，秦围邯郸者解去。〔1〕三年卒，子今王喜立。〔2〕

【注释】〔1〕“秦围邯郸者解去”，据《秦本纪》昭襄王四十八年十月，“五大夫陵攻赵邯郸”，四十九年正月，“益发卒佐陵。陵战不善，免，王齮代将”，“齮攻邯郸，不拔，去”。〔2〕“喜”，燕王喜公元前二五四年至前二二二年在位，为秦所

迫徙居辽东，终为秦所灭。

今王喜四年，秦昭王卒。^{〔1〕}燕王命相栗腹约欢赵，以五百金为赵王酒。^{〔2〕}还报燕王曰：“赵王壮者皆死长平，其孤未壮，可伐也。”王召昌国君乐间问之。^{〔3〕}对曰：“赵四战之国，^{〔4〕}其民习兵，不可伐。”王曰：“吾以五而伐一。”对曰：“不可。”燕王怒，群臣皆以为可。卒起二军，车二千乘，栗腹将而攻郾，^{〔5〕}卿秦攻代。^{〔6〕}唯独大夫将渠谓燕王曰：^{〔7〕}“与人通关约交，以五百金饮人之王，使者报而反攻之，^{〔8〕}不祥，兵无成功。”燕王不听，自将偏军随之。^{〔9〕}将渠引燕王缓止之曰：^{〔10〕}“王必无自往，往无成功。”王蹙之以足。^{〔11〕}将渠泣曰：“臣非以自为，为王也！”燕军至宋子，^{〔12〕}赵使廉颇将，^{〔13〕}击破栗腹于郾。乐乘破卿秦于代。乐间奔赵。廉颇逐之五百余里，围其国。燕人请和，赵人不许，必令将渠处和。燕相将渠以处和。赵听将渠，解燕围。

【注释】〔1〕“秦昭王”，亦曰昭襄王，名稷，公元前三 六年至前二五一的在位。〔2〕“以五百金为赵王酒”，《战国策》作“以百金为赵孝成王寿，酒三日反报”，此处疑有错漏。〔3〕“乐间”，乐毅奔赵后，燕王复以其子乐间为昌国君。〔4〕“赵四战之国”，赵西接秦，南毗韩、魏，北连胡貊，皆强国劲敌，四面皆有战事，故称四战之国。〔5〕“郾”，音 h4o，赵邑，今河北柏乡县北。〔6〕“卿秦攻代”，《战国策》作廉颇以二十万遇栗腹于郾，乐乘以五万遇庆秦于代，燕人大败。与此不同。“卿秦”，燕将。“代”，古国名，在今河北蔚县东北，公元前四七五年为赵襄子所灭，襄子将其封与其侄赵周。〔7〕“将渠”，燕相。〔8〕“报”，对邻国通问修好的报答回访。〔9〕“偏军”，配合主力部队的军队。〔10〕“缓”，丝带。〔11〕“蹙”，同“蹴”，音 c)，踢。〔12〕“宋子”，赵地，今河北巨鹿一带。〔13〕“廉颇”，赵将，赵惠文王时，因率师破齐，拜为上卿；赵孝成王十五年，领兵大破燕军于郾，封为信平君，任相国；赵悼襄王时获罪奔魏，后病死楚寿春。

六年，秦灭东周，^{〔1〕}置三川郡。^{〔2〕}七年，秦拔赵榆次三十七城，^{〔3〕}秦置大原郡。^{〔4〕}九年，秦王政初即位。^{〔5〕}十年，赵使廉颇将攻繁阳，^{〔6〕}拔之。赵孝成王卒，^{〔7〕}悼襄王立。^{〔8〕}使乐乘代廉颇，^{〔9〕}廉颇不听，攻乐乘，乐乘走，廉颇奔大梁。^{〔10〕}十二年，赵使李牧攻燕，^{〔11〕}拔武遂、方城。^{〔12〕}剧辛故居赵，^{〔13〕}与庞煖善，^{〔14〕}已而亡走燕。燕见赵数困于秦，而廉颇去，令庞煖将也，欲因赵弊攻之。^{〔15〕}问剧辛，辛曰：“庞煖易与耳。”燕使剧辛将击赵，赵使庞煖击之，取燕军二万，杀剧辛。秦拔魏二十城，^{〔16〕}置东郡。^{〔17〕}十九年，秦拔赵之邺九城。^{〔18〕}赵悼襄王卒。^{〔19〕}二十三年，太子丹质于秦，^{〔20〕}亡归燕。二十五年，秦虏灭韩王安，^{〔21〕}置颍川郡。^{〔22〕}二十七年，秦虏赵王迁，^{〔23〕}灭赵。赵公子嘉自立为代王。^{〔24〕}

【注释】〔1〕“秦灭东周”，秦庄襄王元年（公元前二四九年）任用吕不韦为相国，灭掉了建都于巩（今河南巩县）的东周。东周，古国名，周显王二年（公元前三六七年），西周惠公封其少子班于巩，号东周。〔2〕“三川郡”，秦在灭巩（东周）后，又出兵攻韩，取得韩的成皋、荥阳，连同原先的西周（周末周考王以王城故地分封其弟揭，为桓公，王都在洛阳，王城在西，故称西周，公元前二五六年，为秦将嫪毐攻灭）、东周故土，合建成三川郡。三川郡因有伊、洛、河三川故名。〔3〕“秦拔赵榆次三十七城”，本书《秦本纪》庄襄王三年“蒙骜攻魏高都、汲，拔之。攻赵榆次、新城、狼孟，取三十七城”，即指此。“榆次”，春秋时为晋之魏榆，战国属赵，称榆次。〔4〕

“大原郡”，治所在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古“大”通“太”，故大原郡又作“太原郡”。〔5〕“秦王政初即位”，公元前二四六年，嬴政即秦王位。〔6〕“繁阳”，今河南内黄县东。〔7〕“赵孝成王”，名丹，惠文王子，公元前二六五年至前二四五年在位。〔8〕“悼襄王”，孝成王子，名偃。〔9〕“乐乘”，乐毅宗人，赵将。〔10〕“大梁”，魏都，今河南开封。〔11〕“李牧”，赵将。〔12〕“武遂”，今河北安平县东。“方城”，今河北固安县南。〔13〕“剧辛”，本赵人，后仕燕。〔14〕“庞煖”，赵将。煖，音 xu3n。〔15〕“弊”，疲困。〔16〕“秦拔魏二十城”，本书《秦始皇本纪》曰“五年，将军骜攻魏，定酸枣、燕、虚、长平、雍丘、山阳城，皆拔之，取二十城”。〔17〕“东郡”，治所在今河南濮阳县南。〔18〕“邺”，音 y8，今河南安阳。《秦始皇本纪》曰：“十一年，王翦、桓、杨端和攻邺，取九城。”〔19〕“赵悼襄王”，名偃，孝成王子，公元前二四四年至前二三六年在位。〔20〕“太子丹”，亦称燕丹，燕王喜之太子。“质”，人质。〔21〕“韩王安”，韩桓惠王子，立九年亡。《秦始皇本纪》曰“十七年，内史腾攻韩，得韩王安，尽纳其地，以其地为郡，命曰颖川”。〔22〕“颖川郡”，春秋时为郑地，战国时为韩都，秦始皇十七年置颖川郡，辖今河南省中部及南部地。〔23〕“赵王迁”，悼襄王子，又称幽缪王，亦称幽愍王，《赵世家》太史公曰：“吾闻冯王孙曰：‘赵王迁，其母倡也，嬖于悼襄王。悼襄王废适子嘉而立迁。迁素无行，信谗，故诛其良将李牧，用郭开。’”《秦始皇本纪》曰“十九年，王翦、羌廆尽定取赵地东阳，得赵王（迁）”。〔24〕“赵公子嘉”，悼襄王嫡子，《赵世家》“秦既虏迁，赵之亡大夫共立嘉为王，王代六岁，秦进兵破嘉，遂灭赵以为郡”。“代”，春秋时晋地，战国属赵，今山西代县、繁峙、五台、原平等县。

燕见秦且灭六国，〔1〕秦兵临易水，〔2〕祸且至燕。太子丹阴养壮士二十人，使荆轲献督亢地图于秦，〔3〕因袭刺秦王。秦王觉，杀轲，使将军王翦击燕。二十九年，秦攻拔我蓟，〔4〕燕王亡，徙居辽东，〔5〕斩丹以献秦。〔6〕三十年，秦灭魏。〔7〕

【注释】〔1〕“且”，将。〔2〕“易水”，水名。其水有三，皆发源河北易县。起自定兴西南入拒马河，为中易，今大部已干涸。在定兴西沙河流入合于中易者为北易，即今之易水。经徐水县名瀑河者为南易。〔3〕“荆轲”，卫人，称荆卿，又称庆卿，为太子丹客，受命至秦刺秦王，诈献秦仇樊於期首级与燕督亢地图。藏匕首于图中，展图取匕首以刺秦王，不中，被杀。“督亢”，燕膏腴之地，在今河北涿县东。佯称献督亢地与秦，故画其图而献焉。〔4〕“蓟”，音 j@，燕都，今北京市西南。〔5〕“辽东”，燕郡名，辖今辽宁东南部辽河以东地。〔6〕“丹”，太子丹。太子丹曾派荆轲刺秦王，故斩丹阻秦灭燕。〔7〕“秦灭魏”，《秦始皇本纪》曰“二十二年，王贲攻魏，引河沟灌大梁，大梁城坏，其王请降，尽取其地”。

三十三年，秦拔辽东，虏燕王喜，卒灭燕。〔1〕是岁，秦将王贲亦虏代王嘉。〔2〕

【注释】〔1〕“卒灭燕”，《秦始皇本纪》曰“二十五年，大兴兵，使王贲将，攻燕辽东，得燕王喜”，时公元前二二二年。〔2〕“代王嘉”，赵公子嘉，秦始皇十九年“赵公子嘉率其宗数百人之代，自立为代王”。

太史公曰：召公爽可谓仁矣！甘棠且思之，况其人乎？燕外迫蛮貉，内措齐、晋，〔1〕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几灭者数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岁，于姬姓独后亡，岂非召公之烈邪！

【注释】〔1〕“甘棠”，指召公爽曾听讼于其下之甘棠之树，周人怀召公之德，不伐其树以思之。〔2〕“蛮貉”，指落后野蛮的部族，又作“蛮貊”。〔3〕“措”，

又作“错”，错杂，交错。〔4〕“崎岖”，音qíqū，道路险阻不平，比喻处境困难艰险。〔5〕“社稷”，社稷即国家。国必有土，土神曰社；民必有食，谷神曰稷，故以社稷代指国家。“血食”，古时杀牲取血，用以祭祀。社稷受享血食喻国家主权尚在。〔6〕“于姬姓独后亡”，按：姬姓卫国于公元前二九年而灭，姬燕非最后所亡之姬姓国。

译 文

召公奭与周王室同姓，姓姬氏。周武王灭亡了殷纣王，把召公封在了北燕。

在周成王的时候，召公为三公之一。自陕以西，由召公治理，自陕以东，由周公治理。成王尚且年幼，周公代理国政，主持国事，登天子位。召公怀疑周公，周公作了《君奭》一文。文中反映了召公对周公的不满。周公因此说：“商汤时有伊尹，德行合于天道；在太戊时，就有像伊陟、臣扈这样的，德行感动上帝，有像巫咸这样的掌管着王室；在祖乙时，就有像巫贤这样的；在武丁时，就有像甘盘这样的，全都各在其位、各尽其能，维护了殷王朝的安定繁荣。”听到这些话，召公才放心地笑了。

召公治理的陕地西区，很受广大百姓的拥戴。召公巡视乡镇，有棵棠梨树，他就在树下受理诉讼和处理政务，从贵族到平民都得到妥善安置，没有任何处理失当的地方。召公去世后，民众思念召公的德政，怀念那棵棠梨树，舍不得砍伐它，作了《甘棠》这首诗，来歌颂他。

自召公以下九代传位到惠侯。燕惠侯正是周厉王逃亡彘地，共和行政的时候。

惠侯去世后，儿子鳌侯继位。这一年，周宣王新即位。鳌侯二十一年，郑桓公新封在郑。在位三十六年，鳌侯去世，儿子顷侯继位。顷侯二十年，周幽王荒淫无度，被犬戎杀死。秦国开始进入诸侯行列。在位二十四年，顷侯去世，儿子哀侯继位。哀侯在位二年去世，儿子郑侯继位。郑侯在位三十六年去世，儿子繆侯继位。繆侯七年，是鲁隐公元年。繆侯在位十八年去世，儿子宣侯继位。宣侯在位十三年去世，儿子桓侯继位。桓侯在位七年去世，儿子庄公继位。庄公十二年，齐桓公开始称霸。庄公十六年，与宋国、卫国一道攻打周惠王，周惠王出逃到温，拥立惠王弟弟姬颓为周王。十七年，郑国捉拿了燕仲父并把周惠王护送回京都。二十七年，山戎来侵犯燕国，齐桓公救援燕国，就此向北征伐山戎得胜而归。燕君送齐桓公回国时出了国境，齐桓公便把燕君所到的地方割让给了燕国，让燕国一道供奉天子，如同在成周供职时一样，让燕君遵循召公的法度。庄公在位三十三年去世，儿子襄公继位。襄公二十六年，晋文公召集了践土的盟会，称霸诸侯。三十一年，秦国军队在崤关被击败。三十七年，秦穆公去世。在位四十年，襄公去世，桓公继位。

桓公在位十六年去世，宣公继位。宣公在位十五年去世，昭公继位。昭公在位十三年去世，武公继位。这一年晋国诛灭了三郤大夫。

武公在位十九年去世，文公继位。文公在位六年去世，懿公继位。懿公元年，齐国的崔杼杀死了他的国君庄公。懿公在位四年去世，儿子惠公继位。

惠公元年，齐国的高止来投奔。六年，惠公的宠臣很多，他打算撇开众大夫而重用宠臣宋，众大夫共谋诛杀了宠臣宋，惠公惧怕，逃奔齐国。四年，

齐国的高偃到晋国，请求共同征伐燕国，送燕君回国复位。晋平公答应了，和齐国一道征伐燕国，送燕惠公回国。惠公回到燕国便死了。燕国人拥立悼公继位。

悼公在位七年去世，共公继位。共公在位五年去世，平公继位。晋国公室地位衰弱，六个大夫的地位开始强盛。平公十八年，吴王阖闾的军队攻破楚国进入郢都。在位十九年平公去世，简公继位。简公在位十二年去世，献公继位。晋国的赵鞅把范氏、中行氏包围在朝歌之中。献公十二年，齐国的田常杀死了他的国君简公。十四年，孔子去世。在位二十八年，献公去世，孝公继位。

孝公十二年，韩、魏、赵三家灭掉了知伯，瓜分了他的领地，晋国的这三家已经很强盛了。

在位十五年，孝公去世，成公继位。成公在位十六年去世，湣公继位。湣公在位三十一年去世，釐公继位。这一年，韩、赵、魏三家被列入诸侯。

釐公三十年，在林营战败了齐国。釐公去世后，桓公继位。桓公在位十一年去世，文公继位。这一年，秦献公去世。秦国更加强盛。

文公十九年，齐威王去世。二十八年，苏秦第一次来拜见燕君，向文公宣传他的外交主张。文公给了他车马钱帛并送他前往赵国，赵肃侯任用了他。随即邀约六个国家结为同盟，担任了盟主。秦惠王把自己的女儿嫁给燕国太子做妻子。

在位二十九年，文公去世，太子继位，这就是易王。

易王刚继位，齐宣王即趁燕国的国丧出兵攻伐燕国，夺取了十座城镇。苏秦劝说齐宣王，使齐国又归还了燕国十座城镇。十年，燕国国君开始称王。苏秦与燕文公夫人暗中通奸，害怕被杀，便说服燕王派他出使齐国进行反间，计划用这样的办法扰乱齐国。易王继位十二年去世，儿子燕王哙继位。

燕王哙继位后，齐国人杀死了苏秦。苏秦昔日在燕国时，与燕国的国相子之结为儿女亲家，苏代与子之又有交往。待苏秦死后，齐宣王又任用了苏代。燕王哙三年，与楚国、韩国、赵国、魏国一起攻打秦国，没能取胜便回国了。子之在燕国担任国相，地位很高，权力很大，主决国事。苏代受齐国派遣出使燕国，燕王问他：“齐王这个人怎么样？”回答说：“肯定不能称霸。”燕王问：“为什么？”回答说：“不能信任大臣。”苏代想用这样的话来激发燕王更加尊崇子之。从此燕王对子之极为信任。子之便赠给苏代一百镒钱，听任他的指使。

鹿毛寿对燕王说：“不如把君位让给国相子之。人们之所以说尧是贤人，是因为他把治理天下的权力让给许由，许由不肯接受，既有让天下的美名而又实际上没有失去天下。现今君王把君位交给子之，子之肯定不敢接受，这样一来君王就有了与尧相同的德行了。”燕王因此便把国家托付给子之，子之的权位更加重要了。有人说：“禹荐举益，继而又用启的亲信担任官职。待到自己年老时，声言启不能胜任君位，传位给益。不久，启伙同党羽攻打益，夺取了君位。天下人说禹名义上传君位给益，随后又实际让启自己夺走。现今君王口头说把国家托付给子之，而管事的官吏却没有不是太子的亲信，这不过是名义上托付给子之而实际上太子掌权罢了。”燕王哙便把俸禄在三百石以上的官吏全都交给子之掌管。子之面向南而坐君位，行使国王的权力，而哙年老不处理政务，反而成了臣子，国事全由子之决定。

子之当政三年，国中大乱，贵族们都很惧怕。将军市被跟太子平商议，

准备攻打子之。将军们对齐湣王说：“趁燕国内乱去进攻它，肯定能攻破燕国。”齐王因此派人对燕太子平说：“我听说太子是坚守正义的，一定会废除私利而建立公道的，整治君臣关系，张明父子的地位。我们齐国卑小，没资格为您效力。虽然这样，仍然希望接受您的命令。”太子从而邀集党徒、聚合民众，将军市被包围了公宫，攻打子之，没能攻克。将军市被和贵族们又反过来攻打太子平，将军市被战死，尸体被示众。由于几个月的动乱，死了好几万人，民众恐惧，贵族们各怀打算。孟轲对齐王说：“现在讨伐燕国，正是文王、武王举兵的形势，不可丧失呀！”齐王因此命令章子率领五都的军队，会合北边的军队一起讨伐燕国。燕国的士兵不肯出战，不肯关闭城门，燕王嗙死于战乱，齐军获得大胜。燕国子之死后二年，燕国人共同拥立太子平，这就是燕昭王。

燕昭王在燕国被攻破之后继位，用谦恭的态度和丰厚的奖赏招揽有才能的人。他对郭隗说：“齐国趁我国内乱而偷袭和攻破了我国，我深知燕国弱小，无力报仇。然而一旦得到有才能的人一起治理国家，借以洗刷先王的耻辱，实在是我的愿望啊！您发现可帮我实现这一愿望的人，我一定亲身善待他。”郭隗说：“君王决心招引有才能的人，就先从我开始做起。那些比我更有才干的人，还会嫌千里为远吗？”于是昭王为郭隗改建官府，拿他当老师看待。乐毅从魏国赶来，邹衍从齐国赶来，剧辛从赵国赶来，有才干的人都争相赶往燕国。燕王悼唁死者，慰问孤儿，与臣下同甘共苦。

二十八年，燕国殷实富足，士兵们乐于出征对于伤亡不当回事。于是便任命乐毅为上将军，与秦国、楚国、韩国、赵国、魏国一起合谋征伐齐国。齐军战败，齐湣王逃离国都。燕国军队独自追杀败军，进入到齐国都城临淄，掠走了齐国全部宝物，烧毁了齐国的宫殿和宗庙。齐国城市未被攻占的，只剩聊城、莒城和即墨城，其他的全都隶属燕国所有，长达六年。

昭王在位三十三年去世，儿子惠王继位。

惠王还是太子的时候，跟乐毅有过怨仇；及到继位，猜疑乐毅，让骑劫取代乐毅统兵。乐毅逃亡到赵国。齐国的田单依据即墨打败燕国军队，骑劫战死，燕国军队撤回国内，齐国收复了全部原有城镇。齐湣王死在莒城，便拥立他的儿子为襄王。

惠王在位七年去世。韩国、魏国、楚国共同征伐燕国。燕武成王继位。

武成王七年，齐国的田单带兵征伐燕国，攻陷了中阳。十三年，秦国军队在长平打败了赵国四十多万大军。在位十四年，武成王去世，儿子孝王继位。

孝王元年，围困邯郸的秦国解围离去。孝王在位三年去世，儿子燕王喜继位。

燕王喜四年，秦昭王去世。燕王派国相栗腹同赵国订立友好同盟，用五百镒钱为赵王作贺礼。栗腹回到燕国后向燕王禀报说：“赵国年轻力壮的人都死在长平，他们的孤儿还未成年，可趁此机会攻伐它。”燕王召唤昌国君乐间询问此事。乐间回答说：“赵国的周边国家都是军事强国，它的军民善于作战，不可同它作战。”燕王说：“我用五倍的兵力攻打它。”回答说：“那也不可以。”燕王发怒，大臣们都说可以征伐。终于决定调动两支军队，战车两千辆，由栗腹统领一支军队攻打鄗邑，由卿秦统领一支军队攻打代邑。唯独大夫将渠对燕王说：“与邻国开放边界，订立同盟，用五百镒钱作礼物，使者回报后反而去攻打人家，这样做不吉祥，交战是不会取胜的。”燕王不

听劝告，亲自率领后备队跟随。将渠拉着燕王的绶带阻止他说：“君王千万不要亲自前去，去不会成功。”燕王用脚踢他，将渠哭泣着说：“臣下不是为自己考虑，而是为君王着想啊！”燕国军队到达宋子，赵国任命廉颇统兵，在鄗地击败了栗腹的军队，乐乘在代地打败了卿秦。乐间逃奔到赵国。廉颇追杀燕国军队五百多里，包围了燕国的国都。燕国请求议和，赵国不答应，一定要让将渠来办理和谈的事。燕国任命将渠为国相参加和谈。赵国接受了将渠的请和，解除了对燕国的包围。

燕王喜六年，秦国推翻了东周王室，设置三川郡。七年，秦国军队攻陷赵国榆次等三十七座城镇，设置了大原郡。九年，秦王嬴政新继位。十年，赵国任命廉颇统领军队攻打繁阳，占领了它。赵孝成王去世，悼襄王继位。派乐乘接替廉颇，廉颇不服从，攻打乐乘，乐乘逃走，廉颇奔走大梁。十二年，赵国派李牧进攻燕国，攻陷了武遂、方城。剧辛从前在赵国居住过，与庞煖交好，后来逃亡到燕国。燕王看到赵国屡次被秦国围攻，而廉颇又离去，便派庞煖统率军队，想趁赵国陷于困境时攻打它。就此事询问剧辛，剧辛说：“庞煖好对付。”燕国派剧辛带兵打赵国，赵国派庞煖迎击燕国军队，消灭燕军二万人，杀掉了剧辛。秦国军队攻陷魏国二十座城镇，设置了东郡。十九年，秦国军队攻陷赵国的邺等九座城镇。赵悼襄王去世。二十三年，太子丹被派到秦国做人质，逃回燕国。二十五年，秦国俘虏了韩王安，灭了韩国，设置了颍川郡。二十七年，秦国俘虏了赵王迁，灭亡了赵国。赵国的公子嘉自立为代王。

燕王看到秦国将要灭亡六国，秦国军队进驻易水，大祸将要降临燕国。太子丹私下供养了二十名壮士，派荆轲把督亢的地图献给秦王，乘机袭击并刺杀秦王。秦王发觉，杀死了荆轲，派遣将军王翦攻打燕国。二十九年，秦国军队攻陷燕国的蓟都，燕王出逃，迁居辽东，砍下太子丹的头献给秦王。三十年，秦国灭亡了魏国。

三十三年，秦国军队攻陷了辽东，俘虏了燕王喜，终于灭亡了燕国。这一年，秦国将军王贲也俘虏了代王嘉。

太史公说：召公奭可以称得上仁德了，棠梨树，民众都要怀念它，何况召公本人呢！燕国外受蛮貉部族的侵扰，内受齐国、晋国的欺压，艰难地生存在强国之间，最是弱小，屡次濒于灭亡。然而国家却保持了八九百年的祭祀，在姬姓诸国中唯独它最后灭亡，难道不是召公的功德吗？

史记卷三十五 管蔡世家第五

林小安 注译

管叔鲜、^{〔1〕}蔡叔度者，^{〔2〕}周文王子而武王弟也。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妣。^{〔3〕}文王正妃也。其长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发，次曰管叔鲜，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铎，^{〔4〕}次曰成叔武，^{〔5〕}次曰霍叔处，^{〔6〕}次曰康叔封，^{〔7〕}次曰冉季载。^{〔8〕}冉季载最少。同母昆弟十人，^{〔9〕}唯发、旦贤，左右辅文王，^{〔10〕}故文王舍伯邑考而以发为太子。及文王崩而立，是为武王。伯邑考既已前卒矣。

【注释】〔1〕“管叔鲜”，周文王子、武王弟、周公旦之兄。武王灭殷后，使弟管叔鲜、蔡叔度协助纣子武庚禄父治理殷之遗民，封管叔于管（今河南省郑州市），使其镇抚殷地之民。武王死后，管叔鲜因与蔡叔度挟武庚反对周公摄政被废灭。因其封于管，故以为氏。鲜，音 xi1n。〔2〕“蔡叔度”，周文王子，武王、周公旦之弟。武王灭殷后，封于蔡（今河南省上蔡县）。武王死后，因与管叔鲜挟武庚反对周公摄政被放逐，其子胡（即蔡仲）续封。平侯时迁都新蔡（今河南省新蔡县），昭侯时迁州来，谓之下蔡（今安徽省寿县）。公元前四四七年为楚所灭。〔3〕“太妣”，莘国女，夏禹族后，妣姓。〔4〕“曹叔振铎”，周文王子、武王弟。武王灭殷后，封于曹（今山东省定陶县）。公元前四八七年，曹国为宋所灭。〔5〕“成叔武”，周文王子、武王弟，武王灭殷后封于成。“成”又作“邲”、“盛”，古谓东汉邲阳县为古邲伯国，地在今山东省范县境。〔6〕“霍叔处”，周文王子、武王弟，武王灭殷后封于霍，地当今山西省霍县境。公元前六六一年为晋所灭。〔7〕“康叔封”，周文王子、武王弟，周公旦平定管、蔡叛乱后，封于卫，建都朝歌，地当今河南省淇县境。公元前六六一年为狄所败，迁楚丘（今河南省滑县）。后又迁帝丘（今河南省濮阳县）。公元前二五四年为魏所灭。公元前在秦的支持下复国，迁野王（今河南省沁阳县境）。到秦二世（公元前二九年）时亡。〔8〕“冉季载”，《国语》、《左传》作“聘季”。《左传》定公四年称“聘季授土”，聘地史书失载。因为文王末子，故称“季”。〔9〕“昆弟”，又作“冑弟”，即兄弟。〔10〕“左”，佐。“右”，佑。左右，佑助。

武王已克殷纣，平天下，封功臣昆弟。于是封叔鲜于管，封叔度于蔡：二人相纣子武庚禄父，^{〔1〕}治殷遗民。封叔旦于鲁而相周，^{〔2〕}为周公。封叔振铎于曹，封叔武于成，封叔处于霍。康叔封、冉季载皆少，未得封。

【注释】〔1〕“武庚禄父”，殷纣之子，武王灭商封武庚于殷治理殷之遗民。武王死后，武庚利用管叔鲜、蔡叔度对周公旦摄政的不满，起兵叛乱，被废灭。〔2〕“叔旦”，即周公旦，文王子、武王弟。古称长子曰“伯”，次子曰“叔”，末子曰“季”。故文王长子称伯邑考，末子称冉季载，余皆称“叔”。叔旦封国于鲁，而辅相王室。

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专王室。^{〔1〕}管叔、蔡叔疑周公之为不利于成王，乃挟武庚以作乱。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诛武庚，杀管叔，而放蔡叔，迁之，^{〔2〕}与车十乘，徒七十人从。而分殷余民为二：其一封微子启于宋，^{〔3〕}以续殷祀；^{〔4〕}其一封康叔为卫君，是为卫康叔。封季载于冉。冉季、康叔皆有驯行，^{〔5〕}于是周公举康叔为周司寇，^{〔6〕}冉季为周司空，^{〔7〕}以佐成王治，皆有令名于天下。^{〔8〕}

【注释】〔1〕“专”，专擅、专权。〔2〕“迁”，放逐。〔3〕“微子启”，殷帝乙之长子、纣之庶兄，因见商政腐败，数谏纣王，王不听，遂出走。武王灭殷，乞降

于周。周公旦攻灭武庚后，封于宋，都商丘（今河南省商丘）。春秋时宋襄公曾图霸未成。战国初年受韩、魏所逼，迁都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公元前二八六年，为齐所灭。汉代为避景帝讳，称微子启为微子开。〔4〕“祀”，对列祖列宗的祭祀。〔5〕“驯”，顺，善。〔6〕“举”，举荐、擢举。“司寇”，官名，掌管刑狱。〔7〕“司空”，官名，掌管工程。金文作“司工”。〔8〕“令名”，美名。蔡叔度既迁而死。其子曰胡，胡乃改行，率德驯善。〔1〕周公闻之，而举胡以为鲁卿士，〔2〕鲁国治。于是周公言于成王，复封胡于蔡，〔3〕以奉蔡叔之祀，是为蔡仲。余五叔皆就国，〔4〕无为天子吏者。

【注释】〔1〕“率”，遵，循。“驯”，顺，从。〔2〕“卿士”，执政大夫。〔3〕“蔡”，今河南省上蔡县。〔4〕“余五叔”，实为四叔：蔡叔、曹叔、成叔、霍叔。管叔被杀，国不存。蔡仲卒，子蔡伯荒立。蔡伯荒卒，子宫侯立。宫侯卒，子厉侯立。厉侯卒，子武侯立。武侯之时，周厉王失国，〔1〕奔彘，〔2〕共和行政，〔3〕诸侯多叛周。

【注释】〔1〕“周厉王失国”，指周厉王（胡）实行暴政，残酷镇压诤议他的人，公元前八四二年，国人起义，将周厉王赶出国都。失国，指失去对国家的统治。〔2〕“彘”，音 zhì，今山西省霍县。〔3〕“共和行政”，史称厉王被逐后，周王室由周公、召公共同执掌国家大政为“共和行政”，时当公元前八四一年。武侯卒，子夷侯立。夷侯十一年，周宣王即位。〔1〕二十八年，夷侯卒，子厘侯所事立。〔2〕

【注释】〔1〕“周宣王”，厉王子，公元前八四七年即位。〔2〕“厘”，音 xǐ，通“僖”。《史记》作“厘”，《春秋》皆作“僖”。

厘侯三十九年，周幽王为犬戎所杀，〔1〕周室卑而东徙。〔2〕秦始得列为诸侯。〔3〕

【注释】〔1〕“周幽王为犬戎所杀”，周幽王重用虢石父，对人民实行残酷剥削，加以地震和旱灾，使人民流离失所；对六济之戎之战大败；宠爱褒姒，废除申后和太子宜臼，使得申侯联合犬戎攻周，将其杀于骊山之下，西周从此灭亡，事在公元前七七一年。〔2〕“周室卑而东徙”，申侯联合犬戎杀了幽王后，周天子的地位从此衰微，周王本身也成了强大起来的诸侯随意利用的工具。杀了幽王以后，申侯、鲁侯及许文公乃拥立被废太子宜臼为王，这就是周平王。鉴于镐京已很残破，又地近戎人，易遭侵扰，平王在郑、卫、秦、晋的护卫下迁都洛邑（今河南省洛阳市），即所谓“东徙”。徙，音 xǐ，迁移。〔3〕“秦始得列为诸侯”，因秦襄公以兵护送平王东迁有功，于周平王元年（公元前七七一年）被首次封为诸侯。

四十八年，厘侯卒，子共侯兴立。共侯二年卒，子戴侯立。戴侯十年卒，子宣侯措父立。

宣侯二十八年，鲁隐公初立。〔1〕三十五年，宣侯卒，子桓侯封人立。桓侯三年，鲁弑其君隐公。〔2〕二十年，桓侯卒，弟哀侯献舞立。

【注释】〔1〕“宣侯二十八年，鲁隐公初立”，宣侯二十八年即鲁隐公初登君位之年。这一年是我国编年体史书《春秋》首起之年，也是史称春秋时期所起之年，即公元前七二二年。初，首次，开始。〔2〕“桓侯三年，鲁弑其君隐公”，桓侯三年时，鲁公子翬（羽父）指使人杀鲁隐公而立鲁桓公，时为鲁隐公十一年，公元前七一二年。“弑”，音 shì，古代称臣杀君、子杀父为“弑”。哀侯十一年，初，〔1〕哀侯娶陈，息侯亦娶陈。〔2〕息夫人将归，〔3〕过蔡，蔡侯不敬。息侯怒，请楚文王：“来伐我，我求救于蔡，蔡必来，楚因击之，可以有功。”楚文王从之，虏蔡哀侯以归。哀侯留九岁，死于楚。凡立二十年卒。蔡人立其子肸，是为缪侯。

【注释】〔1〕“初”，从前，此为追溯往事之辞。〔2〕“息侯”，姬姓，古息国在今河南省息县一带。〔3〕“息夫人”，《左传》称“息妫”。“归”，归国返家。息夫人为陈女，此指归母家省亲。〔4〕“过蔡”，陈都宛丘在今河南省淮阳县，蔡都在今河南省上蔡县，故息夫人由息归陈必过蔡。〔5〕“蔡侯不敬”，《左传》称当息夫人过蔡时，蔡哀侯曾拦截欲观其美貌，这一无礼行为惹怒了息侯。〔6〕“肸”，音xī。〔7〕“繆侯”，《左传》作“穆侯”。

繆侯以其女弟为齐桓公夫人。^{〔1〕}十八年，齐桓公与蔡女戏船中，夫人荡舟，桓公止之，不止，公怒，归蔡女而不绝也。^{〔2〕}蔡侯怒，嫁其弟。^{〔3〕}齐桓公怒，伐蔡；蔡溃，遂虏繆侯，南至楚邵陵。^{〔4〕}已而诸侯为蔡谢齐，^{〔5〕}齐侯归蔡侯。二十九年，繆侯卒，子庄侯甲午立。

【注释】〔1〕“女弟”，妹妹。〔2〕“归”，归还，送归，回归。〔3〕“其弟”，即嫁与齐桓公的蔡侯女弟（妹妹）。〔4〕“邵陵”，楚地名，又作“召陵”，其地不详。〔5〕“谢”，道歉，谢过，谢罪。庄侯三年，齐桓公卒。十四年，晋文公败楚于城濮。〔1〕二十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2〕二十五年，秦穆公卒。〔3〕三十三年，楚庄王即位。〔4〕三十四年，庄侯卒，子文侯申立。

【注释】〔1〕“晋文公败楚于城濮”，晋、楚城濮之战是春秋时代最著名的大战，是役奠定晋文公的霸主地位，时当公元前六三二年。〔2〕“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楚太子商臣因其父成王欲立其庶弟王子职而废己，杀其父而自立为穆王，时当公元前六二六年。〔3〕“秦穆公”，公元前六五九年至前六二一年在位。任用百里奚、蹇叔、由余，击败晋国，俘晋惠公，灭梁、芮。后受晋国钳制，转而向西发展，攻灭十二国，遂称霸西戎，为春秋五霸之一。〔4〕“楚庄王”，公元前六一三年至前五九一年在位。曾先后灭庸、伐宋、伐陈、围郑、伐陆浑戎，观兵于周境，问王鼎之大小轻重，邲之战大败晋军，陆续使鲁、宋、陈归附，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文侯十四年，楚庄王伐陈，杀夏征舒。^{〔1〕}十五年，楚围郑，^{〔2〕}郑降楚，楚复之。^{〔3〕}二十年，文侯卒，子景侯固立。

【注释】〔1〕“楚庄王伐陈，杀夏征舒”，陈大夫夏征舒杀陈灵公自立为陈侯，楚庄王因此率诸侯伐陈，并杀夏征舒立灵公太子午为成公，时当公元前五九八年。〔2〕“楚围郑”，楚因郑于上一年与晋盟于鄢陵而伐之，时当公元前五九七年。〔3〕“”，音shì，通“释”，释放，舍弃。此指放弃对郑国的攻占。

景侯元年，楚庄王卒。四十九年，景侯为太子般娶妇于楚，而景侯通焉。^{〔1〕}太子弑景侯而自立，是为灵侯。

【注释】〔1〕“通”，通奸。

灵侯二年，楚公子围弑其王郢敖而自立，^{〔1〕}为灵王。九年，陈司徒招弑其君哀公。^{〔2〕}楚使公子弃疾灭陈而有之。^{〔3〕}十二年，楚灵王以灵侯弑其父，诱蔡灵侯于申，^{〔4〕}伏甲饮之，^{〔5〕}醉而杀之，刑其士卒七十人。令公子弃疾围蔡。十一月，灭蔡，使弃疾为蔡公。

【注释】〔1〕“楚公子围弑其王郢敖而自立”，指公子围在出使郑国途中听到楚王郢敖患病的消息后，回宫借探病之机绞杀郢敖而自立为楚君。郢，音jǐ。〔2〕“陈司徒招弑其君哀公”，陈司徒招因陈哀公病而杀悼太子，立留为太子，哀公怒而欲杀招，招率兵围哀公，逼杀哀公。〔3〕“楚使公子弃疾灭陈而有之”，指楚因司徒招废嫡（悼太子）立庶（留）杀哀公而派公子弃疾攻占陈国，使弃疾为陈公。〔4〕“申”，本国名，姜姓，后为楚之大邑，即今之河南省南阳市。〔5〕“饮”，音yǐn，使人饮，此指用酒待人。

楚灭蔡三岁，楚公子弃疾弑其君灵王代立，为平王。^{〔1〕}平王乃求蔡景侯少子庐，立之，是为平侯。是年，楚亦复立陈。^{〔2〕}楚平王初立，欲亲诸侯，故复立陈、蔡后。

【注释】〔1〕“平侯”，鲁昭公十三年楚平王复蔡国所立，时当公元前五二九年。平侯时蔡迁都新蔡（今河南省新蔡县）。〔2〕“楚亦复立陈”，楚灵王灭陈五年，楚公子弃疾杀灵王自立，为求诸侯支持，将故陈悼太子师子吴立为陈侯，即陈惠公。

平侯九年卒，灵侯般之孙东国攻平侯子而自立，是为悼侯。悼侯父曰隐太子友。隐太子友者，灵侯之太子，平侯立而杀隐太子，故平侯卒而隐太子之子东国攻平侯子而代立，是为悼侯。悼侯三年卒，弟昭侯申立。

昭侯十年，朝楚昭王，持美裘二，^{〔1〕}献其一于昭王而自衣其一。^{〔2〕}楚相子常欲之，^{〔3〕}不与。子常谗蔡侯，^{〔4〕}留之楚三年。蔡侯知之，乃献其裘于子常；子常受之，乃言归蔡侯。蔡侯归而之晋，请与晋伐楚。^{〔5〕}

【注释】〔1〕“裘”，皮衣。〔2〕“衣”，音 y@，穿。〔3〕“楚相子常”，时子常担任楚令尹之官。令尹为楚官名，居百官之长；相，亦为百官之长，故司马迁称子常为楚相。相，音 xi4ng。〔4〕“谗”，音 ch2n，说人坏话。〔5〕“蔡侯归而之晋，请与晋伐楚”，蔡昭侯因受子常谗言之害如晋，以其子元与大夫之子为质，请求晋国出兵伐楚。事详《左传》定公三年、四年。

十三年春，与卫灵公会邵陵。^{〔1〕}蔡侯私于周苕弘以求长于卫；^{〔2〕}卫使史鳅言康叔之功德，^{〔3〕}乃长卫。夏，为晋灭沈，^{〔4〕}楚怒，攻蔡。蔡昭侯使其子为质于吴，^{〔5〕}以共伐楚。冬，与吴王阖闾遂破楚入郢。^{〔6〕}蔡怨子常，^{〔7〕}子常恐，奔郑。十四年，吴去而楚昭王复国。^{〔8〕}十六年，楚令尹为其民泣以谋蔡，蔡昭侯惧。二十六年，孔子如蔡。^{〔9〕}楚昭王伐蔡，蔡恐，告急于吴。吴为蔡远，约迁以自近，易以相救；昭侯私许，不与大夫计。吴人来救蔡，因迁蔡于州来。^{〔10〕}二十八年，昭侯将朝于吴，大夫恐其复迁，乃令贼利杀昭侯；^{〔11〕}已而诛贼利以解过，而立昭侯子朔，是为成侯。^{〔12〕}

【注释】〔1〕“会邵陵”，此为晋侯应蔡侯之请，会集诸侯于邵陵，谋伐楚。《春秋》定公四年载这年三月与会的有：刘子（周王室大臣）、晋侯、鲁侯、宋公、蔡侯、卫侯、陈子、郑伯、许男、曹伯、莒子、邾子、顿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齐国夏等。五月，诸侯盟于皋鼬（今河南省临颖县南）。《左传》称卫侯与蔡侯争长于皋鼬。〔2〕“周苕弘”，周王室臣，掌管礼数。苕，音 ch2ng。“长”，此指盟誓歃血的先后秩序。《左传》称苕弘以蔡叔（蔡国始封君蔡叔度）为康叔（卫国始封君康叔封）之兄作理由，将蔡侯安排在卫侯之前歃血。〔3〕“卫使史鳅言康叔之功德”，《左传》称卫侯派祝佗（字子鱼，即本文之史鳅）私下向苕弘进言，强调康叔封在灭殷时的功德及蔡叔度谋反的劣迹，要求将卫侯歃血的位秩排在蔡侯之前。鳅，音 qi&。〔4〕“为晋灭沈”，《左传》称“沈人不会于召陵，晋人使蔡伐之。夏，蔡灭沈”。沈，国名，在今安徽省阜阳市及河南省沈丘县间。〔5〕“质”，人质，质押。此文言蔡昭侯用自己的儿子作人质送往吴国，以求吴国出兵，共同讨伐楚国。此时吴王阖闾在楚国亡臣伍子胥的辅佐下国势大盛，正整军经武，预谋向西扩展，大举进攻楚国。〔6〕“吴王阖闾”，名光，用专诸刺死吴王僚而自立，公元前五一四年至前四九六年在位。曾灭徐国，攻破楚国，一度占领楚都郢（今湖北省江陵市）。后在樵李（今浙江省嘉兴市西南）被越王句践战败伤死。阖闾，又作阖庐。〔7〕“蔡怨子常”，蔡昭侯因遭子常谗言，被拘楚三年，故怨恨子常，欲乘败楚之机寻子常报仇雪恨。〔8〕“吴去而楚昭王复国”，楚昭王兵败逃离郢都后，派申鲍胥求救于秦，秦遣五百乘战车会合楚兵击退吴

兵。吴王弟夫概见吴王兵败，遂归吴自立为王，吴王阖闾闻讯即领兵离开楚国回击夫概。时当公元前五 五年。〔9〕“孔子如蔡”，公元前四九八年孔子被迫离开鲁国相位周游列国。他先后游历了宋、卫、陈、蔡、齐、楚诸国，并极力向诸侯国君宣传他的“克己复礼”的主张，皆不为所用。孔子，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省曲阜县）人，先世是宋国贵族。〔10〕“因迁蔡于州来”，蔡国因受楚国威逼迁都州来。州来，又称下蔡，在今安徽省寿县。〔11〕“贼”，危害国家的人。“利”，贼名，《孔子世家》称“公孙翩射杀昭公”。〔12〕“成侯”，蔡成侯于公元前四九 年至前四七二年在位。

成侯四年，宋灭曹。〔1〕十年，齐田常弑其君简公。〔2〕十三年，楚灭陈。〔3〕十九年，成侯卒，子声侯产立。声侯十五年卒，子元侯立。元侯六年卒，子侯齐立。

【注释】〔1〕“宋灭曹”，公元前四八七年，“曹倍（背叛）宋，又倍（背叛）晋，宋伐曹，晋不救，遂灭曹有之”。曹，周武王弟叔振铎封国，都陶丘（今山东省定陶县西南）。〔2〕“齐田常弑其君简公”，公元前四八一年田常（即田成子，齐国大臣）杀死简公，拥立齐平公，任相国，尽杀公族中之强者，扩大封邑，从此齐国由陈氏（即田氏）专权。〔3〕“楚灭陈”，公元前四七八年楚灭陈。

侯齐四年，楚惠王灭蔡，〔1〕蔡侯齐亡，蔡遂绝祀。〔2〕后陈灭三十三年。〔3〕

【注释】〔1〕“楚惠王灭蔡”，公元前四四七年楚灭蔡。〔2〕“绝祀”，断绝祭祀，指国家灭亡。古代只有封地之君才有祭祀祖先神灵的权利，祭祀权的被剥夺就意味着对该地区统治权的消失，故而古人常以“绝祀”代指亡国。〔3〕“后陈灭三十三年”，实应在陈亡后三十一年，蔡亡。

伯邑考，其后不知所封。武王发，其后为周，有本纪言。管叔鲜作乱诛死，无后。周公旦，其后为鲁，有世家言。蔡叔度，其后为蔡，有世家言。曹叔振铎，其后为曹，有世家言。成叔武，其后世无所见。霍叔处，其后晋献公时灭霍。〔1〕康叔封，其后为卫，有世家言。冉季载，其后世无所见。

【注释】〔1〕“霍叔处，其后晋献公时灭霍”，据《国语·晋语》：晋献公十六年（公元前六六一年），太子申生将下军灭霍，《左传》闵公元年亦载此事。

太史公曰：管蔡作乱，无足载者。然周武王崩，成王少，天下既疑，赖同母之弟成叔、冉季之属十人为辅拂，〔1〕是以诸侯卒宗周，故附之世家言。

【注释】〔1〕“属”，亲属。“拂”，音b@，通“弼”，辅佐。

曹叔振铎者，〔1〕周武王弟也。武王已克殷纣，封叔振铎于曹。〔2〕

【注释】〔1〕“曹叔振铎”，曹国始封君。〔2〕“封叔振铎于曹”，曹当今山东定陶。

叔振铎卒，子太伯脾立。太伯卒，子仲君平立。仲君平卒，子宫伯侯立。宫伯侯卒，子孝伯云立。孝伯云卒，子夷伯喜立。

夷伯二十三年，〔1〕周厉王奔于彘。

【注释】〔1〕“夷伯二十三年”，时当公元前八四一年。

三十年卒，弟幽伯彊立。〔1〕幽伯九年，弟苏杀幽伯代立，是为戴伯。戴伯元年，〔2〕周宣王已立三岁。三十年，戴伯卒，子惠伯兕立。

【注释】〔1〕“彊”，古“强”字。〔2〕“戴伯元年”，当公元前八二六年。

惠伯二十五年，周幽王为犬戎所杀，〔1〕因东徙，益卑，诸侯畔之。〔2〕秦始列为诸侯。

【注释】〔1〕“惠伯二十五年，周幽王为犬戎所杀”，时当公元前七七一年。〔2〕“畔”，通“叛”。

三十六年，惠伯卒，子石甫立，其弟武杀之代立，是为繆公。繆公三年卒，子桓公终生立。〔1〕

【注释】〔1〕“终生”，又作“终涅”。

桓公三十五年，鲁隐公立。〔1〕四十五年，鲁弑其君隐公。〔2〕四十六年，宋华父督弑其君殇公，及孔父。五十五年，桓公卒，子庄公夕姑立。〔3〕

【注释】〔1〕“桓公三十五年，鲁隐公立”，时当公元前七二二年。〔2〕“四十五年，鲁弑其君隐公”，时当公元前七一二年。〔3〕“夕姑”，《春秋》及本书《十二诸侯年表》作“射姑”，“射”音 y8。古“射”多通“夜”，或曰“夕”乃“夜”之讹。庄公二十三年，〔1〕齐桓公始霸。

【注释】〔1〕“庄公二十三年”，当公元前六七九年。

三十一年，庄公卒，子厘公夷立。厘公九年卒，子昭公班立。昭公六年，齐桓公败蔡，遂至楚召陵。〔1〕九年，昭公卒，子共公襄立。

【注释】〔1〕“齐桓公败蔡，遂至楚召陵”，时当公元前六五六年。

共公十六年，初，晋公子重耳其亡过曹，〔1〕曹君无礼，欲观其骈胁。〔2〕釐负羁谏，〔3〕不听，私善于重耳。二十一年，晋文公重耳伐曹，虜共公以归，令军毋入釐负羁之宗族闾。〔4〕或说晋文公曰：〔5〕“昔齐桓公会诸侯，复异姓；〔6〕今君囚曹君，灭同姓，〔7〕何以令于诸侯？”晋乃复归共公。

【注释】〔1〕“晋公子重耳其亡过曹”，晋公子重耳因王室骀姬之乱出亡，曾路过曹国。〔2〕“曹君无礼，欲观其骈胁”，曹君（共公）听说重耳骈胁（肋骨与肋骨紧连，长成一片），欲乘其洗浴时偷偷窥看，这是对公子重耳极不礼貌的举动。〔3〕“厘负羁”，《左传》作“僖负羁”，曹大夫。“厘”，音 x9。“羁”，音 j9。〔4〕“闾”，里门。〔5〕“说”，音 shu@，劝说。〔6〕“复异姓”，指恢复异姓诸侯的地位。〔7〕“灭同姓”，指灭亡同姓诸侯国。在诸强争霸的春秋时期，对同姓和异姓诸侯国的态度，对霸主的地位有着重要影响，因而此处有人劝说晋文公送曹共公归国，以争得人心，实现号令诸侯的霸业。

二十五年，晋文公卒。三十五年，共公卒，子文公寿立。文公二十三年卒，子宣公彊。〔1〕宣公十七年卒，弟成公负刍立。

【注释】〔1〕“宣公彊，《春秋》三《传》、《汉书·古今人表》及本书《十二诸侯年表》“宣公”均名“庐”，且宣公之前幽伯名“彊”，宣公当不应再名“彊”，是知“庐”是“彊”非。

成公三年，晋厉公伐曹，虜成公以归，已复释之。〔1〕五年，晋栾书、中行偃使程滑弑其君厉公。〔2〕二十三年，成公卒，子武公胜立。武公二十六年，楚公子弃疾弑其君灵王代立。〔3〕二十七年，武公卒，子平公须立。平公四年卒，子悼公午立。是岁，宋、卫、陈、郑皆火。

【注释】〔1〕“晋厉公伐曹，虜成公以归，已复释之”，《左传》成公十三年载：“秋，负刍杀其大子而自立也。诸侯乃请讨之。晋人以其役之劳，请俟他年。”十五年载：“春，会于戚，讨曹成公也。”《春秋》成公十五年载：“晋侯执曹伯归于京师。”《左传》载：“诸侯将见子臧于王而立之。子臧辞曰：‘《前志》有之曰：“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为君非吾节也。虽不能圣，敢失守乎？’遂逃，奔宋。”成公十六年，曹人请于晋。晋侯谓子臧：“反（通“返”），吾归而君。”子臧反，曹伯归。〔2〕

“晋栾书、中行偃使程滑弑其君厉公”，鲁成公十八年，晋大夫栾书、中行偃因厉公欲尽除群大夫而立诸宠姬兄弟，而使其党程滑杀厉公。〔3〕“武公二十六年，楚公子弃疾弑其君灵王代立”，《左传》昭公十三年曰：“夏五月癸亥，王缙于芋尹申亥。”公子弃疾即位，名曰“熊居”，是为平王。

悼公八年，宋景公立。〔1〕九年，悼公朝于宋，宋囚之；曹立其弟野，是为声公。悼公死于宋，归葬。

【注释】〔1〕“宋景公”，名头曼，公元前五一六年继位。

声公五年，平公弟通弑声公代立，是为隐公。隐公四年，声公弟露弑隐公代立，是为靖公。〔1〕靖公四年卒，子伯阳立。

【注释】〔1〕“是为靖公”，《世本》及《春秋》称，悼伯卒，弟露立，谥靖公，无声公、隐公之事。司马迁本节所述当另有所本。

伯阳三年，国人有梦众君子立于社宫，〔1〕谋欲亡曹；曹叔振铎止之，请待公孙彊，许之。旦，求之曹，无此人。梦者戒其子曰：“我亡，尔闻公孙彊为政，必去曹，无离曹祸。”〔2〕及伯阳即位，好田弋之事。〔3〕六年，曹野人公孙彊亦好田弋，获白雁而献之，且言田弋之说，因访政事。伯阳说之，〔4〕有宠，使为司城以听政。〔5〕梦者之子乃亡去。

【注释】〔1〕“社宫”，土神庙。〔2〕“离”，通“罹”，遭逢。〔3〕“田”，田猎。“弋”，音y@，带绳的箭，此指射猎。〔4〕“说”，音yu8，通“悦”，高兴。〔5〕“司城”，官名，即司空，掌管建筑工程、车服制造。宋国武公以后改司空为司城，此伯阳任公孙彊以司城，殆仿宋国官制。

公孙彊言霸说于曹伯。十四年，曹伯从之，乃背晋干宋。〔1〕宋景公伐之，晋人不救。十五年，宋灭曹，〔2〕执曹伯阳及公孙彊以归而杀之。曹遂绝其祀。

【注释】〔1〕“干”，犯。〔2〕“十五年，宋灭曹”，时当公元前四八七年。

太史公曰：余寻曹共公之不用僖负羁，乃乘轩者三百人，〔1〕知唯德之不建。及振铎之梦，岂不欲引曹之祀者哉？〔2〕如公孙彊不修厥政，〔3〕叔铎之祀忽诸。〔4〕

【注释】〔1〕“余寻曹共公之不用僖负羁，乃乘轩者三百人”，本书《晋世家》载晋文公五年，“晋师入曹，数之以其不用僖负羁言，而用美女乘轩者三百人也”。〔2〕“引”，延长。〔3〕“厥”，其。“不修厥政”，指不修霸道之政。〔4〕“叔铎之祀”，指对曹国始封君叔铎的祭祀，这是曹国领主权存在的表征，这一祭祀权的被剥夺，标志着曹国的灭亡。“忽”，快速。“诸”，之乎。

译 文

管叔鲜和蔡叔度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与武王同母的兄弟有十人。母亲叫太姒，是文王的正妻。她的大儿子叫伯邑考，老二叫武王发，老三叫管叔鲜，老四叫周公旦，老五叫蔡叔度，老六叫曹叔振铎，老七叫成叔武，老八叫霍叔处，老九叫康叔封，老十叫冉季载。冉季载最小。同母兄弟十人，只有姬发、姬旦最贤能，佐佑辅助文王，所以文王舍弃伯邑考而选择姬发作太子。及至文王逝世，姬发继了位，这就是武王。伯邑考在此之前早已去世了。

武王灭亡殷纣之后，平定了天下，便分封有功的大臣和自己的兄弟。在

此期间把叔鲜封于管，叔度封于蔡，他们作为殷纣王儿子武庚禄父的辅佐，治理殷朝遗留的民众。把叔旦封于鲁而作周王朝的国相，这就是周公。把叔振铎封于曹，叔武封于成，叔处封于霍。康叔封、冉季载都还年幼，未能受封。

武王逝世时，成王尚年幼，周公旦独掌王政。管叔、蔡叔猜疑周公的行为将不利于成王，于是便挟持武庚叛乱。周公旦秉承成王的命令讨伐诛灭了武庚，杀死了管叔，放逐了蔡叔，把他迁离原封地，给了十辆车，七十名随从。将殷遗民分为两部分，其中一部分给微子启，封建宋国，由他延续殷人的祭祀；另一部分给康叔，封为卫君，这就是卫康叔。把季载封在冉。冉季和康叔都有良好的品行，于是周公便推举康叔担任周王朝的司寇，冉季为周王朝的司空，以佑助成王治理国家，他们在全国都有很好的名声。

蔡叔度在流放后便死去。他的儿子叫姬胡，姬胡更改了他父亲的所为，尊守法纪。周公听到这些情况，便推举姬胡作鲁国的卿士。而且周公还禀告成王，把姬胡重新封于蔡，来供奉蔡叔的祭祀，这就是蔡仲。成王其余的五个叔父都各就自己的封国，没有担任天子官吏的。

蔡仲去世，儿子蔡伯荒继位。蔡伯荒去世，儿子宫侯继位。宫侯去世，儿子厉侯继位。厉侯去世，儿子武侯继位。在武侯时，周厉王失掉国政，逃跑到彘地，王室由周公、召公共同执政，很多诸侯背叛了周王朝。

武侯去世，儿子夷侯继位。夷侯十一年时，周宣王即位。在位二十八年，夷侯去世，儿子厘侯所事继位。

釐侯三十九年时，周幽王被犬戎杀死，周王室的地位卑微，不得不向东迁都。秦国开始列入诸侯国。

在位四十八年，厘侯去世，儿子共侯兴继位。共侯在位二年去世，儿子戴侯继位。戴侯在位十年去世，儿子宣侯措父继位。

宣侯二十八年时，鲁隐公开始继位。在位三十五年，宣侯去世，儿子桓侯封人继位。桓侯三年时，鲁国人杀死了他们的国君鲁隐公。在位二十年，桓侯去世，弟弟哀侯献舞继位。

哀侯十一年。早先，哀侯娶陈国女为妻，息侯也娶陈国女为妻。息夫人将回陈国省亲，路过蔡国，蔡侯对她不尊敬。息侯很生气，请求楚文王说：“楚国来讨伐我，我向蔡国求救，蔡国必定派军队前来，楚军可趁机袭击它，能够取胜。”楚文王听了这个建议。俘虏了蔡哀侯并把他带回楚国。蔡哀侯留在楚国九年，死在那里。蔡哀侯一共在位二十年去世。蔡国人拥立他的儿子肸为国君，这就是繆侯。

繆侯把他的妹妹嫁给齐桓公作夫人。十八年，齐桓公与蔡女在船中嬉戏，夫人用力把船摇得晃动起来，桓公阻止她，她仍不停止，桓公很生气，把蔡女送回国但并未断绝夫妻关系。蔡侯也很生气，把妹妹另嫁他人。齐桓公大为光火，兴兵伐蔡。蔡军溃败，于是俘虏了繆侯，并乘势向南进军到达楚国的邵陵。不久诸侯替蔡国向齐国赔罪，齐侯让蔡侯归国。在位二十九年，繆侯去世，儿子庄侯甲午继位。

齐侯归还了蔡侯。在位二十九年，繆侯去世，儿子庄侯甲午继位。

庄侯三年，齐桓公去世，十四年，晋文公在城濮打败楚国的军队。二十年，楚国太子商臣杀死了他的父亲成王接替了王位。二十五年，秦穆公去世。三十三年，楚庄王继位。在位三十四年，庄侯去世，儿子文侯申继位。

文侯十四年，楚庄王出兵伐陈国，杀了夏征舒。十五年，楚国军队包围

了郑国的都城，郑国君主向楚军投降，楚军释放了郑君。二十年，文侯去世，儿子景侯固继位。

景侯元年，楚庄王去世。四十九年，景侯从楚国为太子般娶妻，而后景侯又与她通奸。太子杀了景侯而自立为国君，这就是灵侯。

灵侯二年，楚国的公子围杀了他的父王郑敖而自立为王，即灵王。九年，陈国司徒招杀死了他的国君哀公。楚国派遣公子弃疾灭亡了陈国并占领了它。十二年，楚灵王因灵侯杀其父王，诱骗蔡灵侯到申地，埋伏下武士，给灵侯饮酒，待灌醉后便把他杀掉，随从士兵七十人也都杀死。命令公子弃疾包围了蔡国都城。十一月，灭亡了蔡国，任命弃疾作蔡公。

楚国灭亡蔡国后三年，楚国的公子弃疾杀死了他的君父灵王替代而立，即平王。平王于是便找到蔡景侯的幼子庐，立他为君，这就是平侯。这一年，楚国也恢复了陈国，重立了陈侯。楚平王刚刚继位，想讨好诸侯，因而又让陈国、蔡国的后人继位。

平侯在位九年去世，灵侯般的孙儿东国打败了平侯的儿子自立为君，这就是悼侯。悼侯的父亲叫隐太子友。隐太子友是灵侯的太子，平侯继位而杀隐太子，所以平侯去世后，隐太子的儿子东国攻打平侯的儿子取代他而继位，这就是悼侯。悼侯在位三年去世，他的弟弟昭侯申继位。

昭侯十年时，去朝见楚昭王，携带了两件贵重漂亮的裘皮衣，把其中一件献给了昭王，另一件自己穿戴着。楚国的国相子常想要那件裘皮衣，昭侯不肯给他。子常在楚王面前说了不少蔡侯的坏话，于是蔡侯被扣留在楚国三年之久。蔡侯知道自己被扣留的原由后，便把那件皮衣献给了子常，子常收下皮衣后，才进言楚王送蔡侯回国。蔡侯回国后便去到晋国，请求随同晋国一道讨伐楚国。

十三年春，昭侯与卫灵公在邵陵会盟。蔡侯私下请求周大夫苾弘在会盟中位列卫侯之前；卫侯派史鳅申言卫国始封君康叔的功德，于是仍列卫侯在蔡侯之前。夏天，替晋国灭了沈国，楚王恼怒，攻打蔡国。蔡昭侯遣送自己的儿子到吴国作人质，以求共同讨伐楚国。冬天，与吴王阖闾一道终于打败了楚军，进入郢都。蔡昭侯怨恨子常，子常惧怕受害，逃奔郑国。十四年，吴军离去后楚昭王重回郢都。十六年，楚国的令尹为本国人民遭受吴国、蔡国的蹂躏而难过，于是便谋划向蔡国报复。蔡昭侯感到十分恐惧。二十六年，孔子来到蔡国。楚昭王进军讨伐蔡国，蔡昭侯恐慌，向吴王告急。吴王认为蔡都太远，与蔡侯约定把都城迁到靠近吴国的地方，以便救援。蔡昭侯私自许诺，未与大夫们商议。吴国军队前来援救蔡国，趁机把蔡国的都城迁到州来。二十八年，蔡昭侯将要去朝见吴王，大夫们害怕他再迁都，便派了一个名叫利的刺客把昭侯暗杀了，过后不久又把这个刺客利杀死以此推卸罪责，并拥立昭侯的儿子朔，这就是成侯。

成侯四年，宋国灭亡了曹国。十年，齐国田常杀死了他的国君简公。十三年，楚国灭亡了陈国。在位十九年，成侯去世，儿子声侯产继位。声侯在位十五年去世，儿子元侯继位。元侯在位六年去世，儿子齐继位。

蔡侯齐四年，楚惠王灭亡了蔡国，蔡侯齐亡命国外，蔡国从此断绝了祭祀。此时是陈国灭亡后的三十三年。

关于伯邑考，他的子孙后代不知封在哪里。至于武王发，他的后代是周王，详细情况在《周本纪》中已有记述。管叔鲜发动叛乱被处死，没有后代。周公旦，他的后代世为鲁国国君，有《鲁周公世家》记述。蔡叔度，他的后

代世为蔡国国君，有《管蔡世家》记述。曹叔振铎，他的后代世为曹国国君，有《管蔡世家》记述。成叔武，他的后代不见记载。霍叔处，他的后代在晋献公时被灭了封地。康叔封，他的后代世为卫国国君，有《卫康叔世家》记述。冉季载，他的后代也不见记载。

太史公说：管叔、蔡叔发动叛乱，没有什么值得记述的。然而周武王去世后，成王年幼，全国已有人在怀疑，全靠同母兄弟成叔、冉季等十人作为辅佐，因此诸侯终于尊奉周王室，故此把他们附在《世家》中记述。

曹叔振铎，是周武王的弟弟。武王在灭亡了殷纣王后，把叔振铎封在曹。

叔振铎去世后，儿子太伯脾继位。太伯去世后，儿子仲君平继位。仲君平去世后，儿子宫伯侯继位。宫伯侯去世后，儿子孝伯云继位。孝伯云去世后，儿子夷伯喜继位。

夷伯二十三年，周厉王逃奔到彘地。

夷伯在位三十年去世，弟弟幽伯强继位。幽伯在位九年，弟弟苏杀幽伯替代他的君位，这就是戴伯。戴伯元年时，周宣王已在王位三年了。在位三十年，戴伯去世，儿子惠伯兕继位。

惠伯二十五年，周幽王被犬戎杀死，周王室因此东迁，王室的地位也更加卑微，诸侯们也背叛他。秦国开始进入诸侯行列。

在位三十六年，惠伯去世，儿子石甫继位，他的弟弟武杀了他而取代了君位，这就是繆公。繆公在位三年去世，儿子桓公终生继位。

桓公三十五年，鲁隐公登位。四十五年，鲁国人杀死了他们的国君隐公。四十六年，宋国华父督杀死了他的国君宋殇公及孔父。在位五十五年，桓公去世，儿子庄公夕姑继位。

庄公二十三年，齐桓公开始称霸。

在位三十一年，庄公去世，儿子厘公夷继位。厘公在位九年去世，儿子昭公班继位。昭公六年，齐桓公打败蔡国，趁势到达楚国的召陵。在位九年，昭公去世，儿子共公襄继位。

共公十六年。早先，晋国的公子重耳出亡时路过曹国，曹国君主对他无礼，要看他长成连片的肋骨。厘负羁劝阻共公，共公不听，厘负羁私下与重耳相好。二十一年，晋文公重耳出兵讨伐曹国，俘虏了共公并把他带回国去，同时命令军队不得进入厘负羁宗族的大门。有人劝告晋文公说：“从前齐桓公会合诸侯，恢复异姓诸侯的国家，现在您却囚禁曹国的君主，灭亡同姓诸侯，用什么来向诸侯发号施令呢？”晋国于是又送共公返国。

二十五年，晋文公去世。在位三十五年，共公去世，儿子文公寿继位。文公在位二十三年去世，儿子宣公强继位。宣公在位十七年去世，弟弟成公负刍继位。

成公三年，晋厉公出兵征伐曹国，俘虏了成公并把他带回国，不久又释放了他。五年，晋国的栾书、中行偃指使程滑杀死了他们的国君。在位二十三年，成公去世，儿子武公胜继位。武公二十六年，楚国的公子弃疾杀死了他的君主灵王取代了君位。在位二十七年，武公去世，儿子平公须继位。平公在位四年去世，儿子悼公午继位。这一年，宋国、卫国、陈国、郑国皆遭受了火灾。

悼公八年，宋景公登位。九年，悼公往宋国朝拜，宋国把他囚禁起来。曹国人拥立他的弟弟野，这就是声公。悼公死在了宋国，事后又送回曹国安葬。

声公五年，平公的弟弟通杀死声公取代了他的君位，这就是隐公。隐公四年，声公弟弟露杀死了隐公取代了他的君位，这就是靖公。靖公在位四年去世，儿子伯阳继位。

伯阳三年，国中有人梦见许多上层人士聚集在土神庙里，策划灭亡曹国，曹叔振铎阻止他们，请求等待公孙强的到来再举动，上层人士们答应了。天亮后，找遍了曹国，没有公孙强这个人。做梦的人告诫他的儿子说：“我死后，你听到公孙强执政时，一定要离开曹国，不要遭受曹国灭亡的灾害。”待到伯阳继位时，爱好在野外打猎。六年，曹国有个叫公孙强的乡下人也喜好打猎，他擒获到一只白雁把它献给了伯阳，并大谈打猎的门道，伯阳因而向他请教施政的事情。伯阳非常赏识他，宠信他，任命他为司城，参预国事的决策。做梦人的儿子于是逃亡离去。

公孙强向伯阳陈说称霸之道。十四年，曹伯信从他，便背叛了晋国，进犯宋国。宋景公讨伐他，晋国不派军队来救援。十五年，宋国灭亡了曹国，捉拿了曹伯阳和公孙强并把他们带回国去杀了。曹国从此断绝了祭祀。

太史公说：我探求曹共公不任用僖负羁的原因，原来是他乘坐华贵的高级马车的就有三百人，唯独不建立德政。待到振铎阻止梦中亡曹的企图，难道不是想延续曹国的祭祀吗？如果公孙强不推行他的霸政，曹叔振铎的祭祀能这么快就断绝吗？

史记卷三十六 陈杞世家第六

林小安 注译

陈胡公满者，^{〔1〕}虞帝舜之后也。^{〔2〕}昔舜为庶人时，^{〔3〕}尧妻之二女，^{〔4〕}居于妫汭，^{〔5〕}其后因为氏姓，姓妫氏。^{〔6〕}舜已崩，传禹天下，而舜子商均为封国。^{〔7〕}夏后之时，或失或续。至于周武王克殷纣，^{〔8〕}乃复求舜后，得妫满，封之于陈，^{〔9〕}以奉帝舜祀，^{〔10〕}是为胡公。

【注释】〔1〕“陈”，陈国，周武王灭商后所封建的诸侯国，其地在今河南省淮阳县至安徽省亳县一带，国都宛丘即今淮阳城。陈国自周武王始封，至春秋鲁哀公十七年、陈湣公二十四年（公元前四七八年）为楚所灭，存国为九百余年。“胡公满”，陈国始封君，胡公为其君号，满为其名。〔2〕“虞帝舜之后”，据襄公二十五年及昭公八年《左传》，知满父虞阍父为虞舜后裔。〔3〕“庶人”，平民。传说尧禅位于舜，此句当指尧禅位前事。〔4〕“二女”，尧之二女相传为娥皇、女英。〔5〕“妫汭”，妫水入黄河处。“妫”，音 gu9，水名，传说在今山西省永济县南。“汭”，音 ru@，两水相汇处。〔6〕“姓妫氏”，有虞氏本姓姚，哀公元年《左传》称“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离骚》称“及少康之未嫁兮，留有虞氏之二姚”可证，司马迁此处说舜居妫水后其后代子孙改姓妫，与下文“及胡公，周赐之姓”自相矛盾。昭公八年《左传》称“及胡公不淫（不淫为满之字），故周赐之姓”，知自胡公始姓妫。〔7〕“舜子商均为封国”，传说舜子商均封于虞（今河南省虞城），其子虞思事夏少康为相，号幕。其后遂公准事商汤为司徒，汤灭夏封为遂公，号虞遂。遂的后代希，去殷入周，事周王季为宫尹。希子遏父（即阍父）事周文王为陶正，遏父之子即妫满。〔8〕“武王克殷纣”，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张钰哲、张培瑜据文献载是年“岁（岁星）在鹑火”，“五星若连珠”、“武王伐纣，彗星（哈雷彗星）出”等殷周天象，推定为公元前一五七年。详见《人文杂志》一九八五年第五期《殷周天象和征商年代》。〔9〕“封之于陈”，《左传》称武王以元女太姬配虞胡公，封于陈。《诗谱》称“舜后遏父为周武王陶正（掌管制陶官吏），武王赖其器用，封其子妫满于陈丘，宛丘之侧”，陈都宛丘，即今河南省淮阳县。〔10〕“以奉帝舜祀”，此言武王封妫满于陈，使其族人得以世代祭祀其先祖。武王以此手段获取有虞氏后裔对自己统治的服从和支持。

胡公卒，子申公犀侯立。申公卒，弟相公皋羊立。^{〔1〕}相公卒，立申公子突，是为孝公。孝公卒，子慎公圉戎立。^{〔2〕}慎公当周厉王时。慎公卒，子幽公宁立。^{〔3〕}

【注释】〔1〕“皋”，音 g1o。〔2〕“圉”，音 y(。〔3〕“幽公宁”，陈幽公十四年即周共和元年，为史可确知的公元前八四一年。案：胡公既为武王所封，传四代即到厉王，于情理相悖，其间必有脱漏。幽公十二年，周厉王奔于彘。〔1〕

【注释】〔1〕“周厉王奔于彘”，史载周厉王施暴政，遭国人驱逐，逃奔于彘。“彘”，音 zh@，在今山西省霍县。

二十三年，幽公卒，子釐公孝立。^{〔1〕}釐公六年，周宣王即位。^{〔2〕}三十六年，釐公卒，子武公灵立。武公十五年卒，子夷公说立。^{〔3〕}是岁，周幽王即位。^{〔4〕}夷公三年卒，弟平公燮立。平公七年，周幽王为犬戎所杀，^{〔5〕}周东徙。^{〔6〕}秦始列为诸侯。^{〔7〕}

【注释】〔1〕“釐”，音 x!。〔2〕“周宣王”，宣王在位时不断对淮夷、徐戎、玁狁用兵，加深了西周统治的危机。〔3〕“说”，音 yu8，同“悦”。〔4〕“周幽王”，

任用虢石父执政，残酷剥削人民，加以地震与旱灾，民众流离失所。因宠爱褒姒，废掉申后和太子宜臼，被申侯联合犬戎杀于骊山之下，西周遂亡。〔5〕“犬戎”，周代少数部族名，又称鬼方、昆夷，战国以降，又称曰胡、匈奴，游牧于泾渭流域（今陕西省彬县、岐山县一带）。〔6〕“徙”，音 xī，迁移。幽王被杀后，太子宜臼在秦襄公的护卫下，迁都洛邑（今河南省洛阳市），在晋国、郑国的辅助下立国，史称东周。〔7〕“秦”，嬴姓，相传是伯益后代，非子作部族首领时，居于犬丘（今甘肃省礼县东北），善养马，被封于秦（今甘肃省张家川东）。秦襄公护送平王东迁有功，被封为诸侯，受赐岐（今陕西省岐山县）以西地。

二十三年，平公卒，子文公圉立。文公元年，取蔡女，生子佗。〔1〕十年，文公卒，长子桓公鲍立。〔2〕

【注释】〔1〕“佗”，音 t1。〔2〕“桓公鲍”，桓公鲍与佗为同父异母兄弟而年长于佗，故得继位。

桓公二十三年，鲁隐公初立。〔1〕二十六年，卫杀其君州吁。〔2〕三十三年，鲁弑其君隐公。〔3〕

【注释】〔1〕“鲁隐公”，鲁隐公元年即《春秋》记事的第一年。〔2〕“吁”，音 xū。卫州吁杀桓公而篡位，后被国人所杀。因其非法篡位而自立，故此处称“杀”不称“弑”。〔3〕“弑”，音 shì，古称臣杀君、子杀父为“弑君”、“弑父”。三十八年正月甲戌己丑，〔1〕桓公鲍卒。桓公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为佗杀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2〕是为厉公。桓公病而乱作，国人分散，故再赴。〔3〕

【注释】〔1〕“甲戌己丑”，古以干支记日，甲戌至己丑共十六天。《春秋》时，各诸侯国凡遇大事必互相通告。桓公死后，公子佗杀太子免而立，因其内乱，故再次通告，所以记下甲戌、己丑两日。本书此段采自《春秋》。因记下甲戌、己丑两日。〔2〕“五父”，桓公弟。“免”，音 wǎn。〔3〕“赴”，赴告。《春秋》时，各诸侯国遇大事皆相互通报，谓之“赴”。

厉公二年，生子敬仲完。〔1〕周太史过陈，〔2〕陈厉公使以《周易》筮之，〔3〕卦得《观》之《否》：〔4〕“是为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5〕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6〕其在异国？非此其身，〔7〕在其子孙。若在异国，〔8〕必姜姓。姜姓，太岳之后。〔9〕物莫能两大，陈衰，此其昌乎？”〔10〕

【注释】〔1〕“敬仲完”，又称陈完、田完（陈、田古音同，通用）、公子完。〔2〕“太史”，周王室史官，掌管起草文书、册命、记载史事，兼管国家典籍、天文历法、祭祀、卜筮等。〔3〕“《周易》”，周人占卜书，以变易为说。汉以后所传《周易》包括经、传两部分：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并卦辞、爻辞为经；上彖、下彖、上象、下象、上系、下系、文言、说卦、序卦、杂卦称十翼为传。以象征天地风雷火山泽等八种自然现象的八卦，推测自然和人事的变化。春秋时期的政治家常以《周易》作为自己政治主张和政治预言的理论根据，以说服别人服从天命而实现自己的目的。“筮”，音 shì，用蓍草占吉凶。〔4〕“《观》”，六十四卦之一，卦画为，坤下巽上，即地下风上，喻“先王省方观民设教”。“《否》”，六十四卦之一，卦画为，坤下乾上，喻天地不交，上下隔阂，闭塞不通。凡筮占皆占两卦以观其变化。此占得《观》变《否》。“否”，音 pǐ。〔5〕“是为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为《周易》之《观·六四》爻辞。周人筮法，或以前卦为说，或以后卦为说，或掺和两卦为说，均以需要而定。本句以前卦为说。“光”，此处指圣德。“用”，于。〔6〕“此”，指陈国。〔7〕“此其身”，此人之身，指敬仲完。此卦为厉公替敬仲完所卜。“其子孙”，指敬仲完子孙，“此其代陈有国”以下为筮者根据《观·六四》爻辞所作的占辞。〔8〕“异国”，此

指姜姓之齐国。〔9〕“太岳”，即四岳，相传为尧时掌四时、主方岳之官。《国语·周语》云“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知姜姓出自四岳。〔10〕“陈衰，此其昌乎”，周敬王三十九年，齐简公被田常（陈完之后）所杀；四十一年，陈湣公被楚惠王所杀。此句为筮人据筮卦所作的预言，谓后世陈国衰亡后，必有其在异国子孙代之昌盛。司马迁此文采自庄公二十二年《左传》。《左传》多有此类与后世史实相合之预言，实非预言之灵，乃后世撰写者所加。

厉公取蔡女，蔡女与蔡人乱，〔1〕厉公数如蔡淫。七年，厉公所杀桓公太子免之三弟，长曰跃，中曰林，少曰杵臼，共令蔡人诱厉公以好女，〔2〕与蔡人共杀厉公而立跃，〔3〕是为利公。利公者，桓公子也。利公立五月卒，立中弟林，是为庄公。庄公七年卒，少弟杵臼立，是为宣公。

【注释】〔1〕“乱”，指淫乱。〔2〕“好女”，美女。〔3〕“与蔡人共杀厉公而立跃”，《公羊传》作“淫于蔡，蔡人杀之”。

宣公三年，楚武王卒，〔1〕楚始强。十七年，周惠王娶陈女为后。

【注释】〔1〕“楚武王”，《楚世家》谓名熊通，《左传》等书皆谓名熊达。楚国自武王始自尊为王，显示了其实力的强大，以及其对周王天下独尊的传统观念的蔑视。说明了周王室的衰败、诸侯势力的强大。

二十一年，宣公后有嬖姬生子款，〔1〕欲立之，乃杀其太子御寇。御寇素爱厉公子完，〔2〕完惧祸及己，乃奔齐。齐桓公欲使陈完为卿，〔3〕完曰：“羁旅之臣，〔4〕幸得免负檐，〔5〕君之惠也，不敢当高位。”桓公使为工正。〔6〕齐懿仲欲妻陈敬仲，〔7〕卜之，占曰：“是谓凤皇于飞，和鸣锵锵。〔8〕有妣之后，〔9〕将育于姜。五世其昌，〔10〕并于正卿。〔11〕八世之后，莫之与京。”〔12〕

【注释】〔1〕“嬖”，音bì，宠爱。“姬”，妾。〔2〕“爱”，亲近友爱。〔3〕“卿”，西周、春秋时，王朝及诸侯国的高级执政官。〔4〕“羁”，音jī，寄居。“旅”，客居。羁旅，同义连绵词。〔5〕“檐”，通“担”，负担，此处指戴罪的负担。〔6〕“工正”，掌管百工及官营手工业的官。〔7〕“齐懿仲”，《左传》作“懿氏”，杜预谓陈大夫。〔8〕“凤皇”，即凤凰，古代传说中的神鸟，雄为凤，雌为凰。“于”，语词，无义，常置动词前。“和鸣”，雌雄鸣声相和。“锵锵”，音qiāngqiāng，和鸣之象声词。此两句喻夫妻和谐欢愉。此卜人借喻“妻陈敬仲”必吉。〔9〕“有妣”，古人每于国名、族名、氏姓前加一“有”字，“有”字无义。此“有妣”即指妣姓之族。〔10〕“五世”，据《田敬仲完世家》，敬仲生稚孟夷，稚孟夷生湣孟庄，湣孟庄生子须无，文子生桓子无宇，则“五世”当指陈无宇。〔11〕“正”，长。正卿，卿之长。〔12〕“京”，大。绝高之处也称京。

三十七年，齐桓公伐蔡，蔡败；南侵楚，至召陵，〔1〕还过陈。陈大夫辕涛涂恶其过陈，〔2〕诈齐令出东道。〔3〕东道恶，〔4〕桓公怒，执陈辕涛涂。〔5〕是岁，晋献公杀其太子申生。〔6〕

【注释】〔1〕“召陵”，楚地名，今河南省鄆城县东。“召”，音shào。〔2〕“辕涛涂”，即辕宣仲，又作袁涛涂。“恶”，音wù，憎恶。据僖公四年《左传》，辕涛涂认为齐军过陈必定给陈国带来祸害。〔3〕“诈齐令出东道”，据《公羊传》，辕涛涂对齐桓公说：既然您已经征服南夷（指楚国），何不在回师时，往东沿海边走，征服了东夷再返国。辕涛涂此番话实是诱使齐军避开陈国返国。〔4〕“恶”，音è，恶劣。据《公羊传》齐军往东滨海返国，陷于沼泽之中。〔5〕“执陈辕涛涂”，据《左传》，这一年秋天，齐军伐陈，讨伐辕涛涂的欺诈行为。〔6〕“晋献公杀其太子申生”，

晋献公因宠爱骊姬而杀太子申生，逼使公子重耳、夷吾出奔他国。详见僖公四年《左传》。

四十五年，宣公卒，子款立，是为穆公。穆公五年，齐桓公卒。十六年，晋文公败楚师于城濮。^{〔1〕}是岁，穆公卒，子共公朔立。共公六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是为穆王。十一年，秦穆公卒。^{〔2〕}十八年，共公卒，子灵公平国立。

【注释】〔1〕“晋文公败楚师于城濮”，晋楚城濮之战为春秋时代最著名的大战之一。晋国以弱胜强，打败了称雄多年的楚国，晋文公由此称霸中原。城濮，春秋时卫国属地，在今河南省范县南。〔2〕“秦穆公”，春秋时五霸之一，因用百里奚、蹇叔等励精图治，国势日强，遂伐西戎，益国十二，开地千里，为西方诸侯伯。

灵公元年，楚庄王即位。^{〔1〕}六年，楚伐陈。^{〔2〕}十年，陈及楚平。^{〔3〕}

【注释】〔1〕“楚庄王”，春秋五霸之一，乘晋国内乱与郑国合兵攻打陈国、宋国（晋国的与国），与晋国争霸中原。又观兵于周疆，问周王室鼎之大小轻重，又灭掉东方舒、蓼小国，成一代霸业。〔2〕“楚伐陈”，据《年表》，这年秋，楚以陈、宋背叛自己而听命于晋国为理由，联合郑国讨伐陈、宋两国。〔3〕“平”，求得和平。

十四年，灵公与其大夫孔宁、仪行父皆通于夏姬，^{〔1〕}衷其衣以戏于朝。^{〔2〕}泄冶谏曰：^{〔3〕}“君臣淫乱，民何效焉？”灵公以告二子，^{〔4〕}二子请杀泄冶，公弗禁，遂杀泄冶。^{〔5〕}十五年，灵公与二子饮于夏氏。公戏二子曰：“征舒似汝。”^{〔6〕}二子曰：“亦似公。”征舒怒。灵公罢酒出，征舒伏弩廐门射杀灵公。^{〔7〕}孔宁、仪行父皆奔楚，灵公太子午奔晋。征舒自立为陈侯。^{〔8〕}征舒，故陈大夫也。夏姬，御叔之妻，舒之母也。

【注释】〔1〕“孔宁”，又名公孙宁。孔宁、仪行父，杜预以为陈卿，宣公九年《左传》泄冶谏曰“公卿宣淫”，似以卿为是。“通”，通奸。“夏姬”，郑穆公之女，陈大夫御叔之妻，夏征舒之母。一说御叔食采于夏，一说征舒之祖字子夏，因而以夏为氏，故称夏姬、夏征舒。〔2〕“衷”，贴身内衫，这里“衷”当动词用，指将衣穿在贴身处。“其衣”，指夏姬的内衣。〔3〕“泄冶”，《左传》作“洩冶”，陈大夫。〔4〕“二子”，指孔宁、仪行父。子，指男子。〔5〕“遂杀泄冶”，《大戴礼·保傅篇》及贾谊《新书·杂事》尚有“陈灵公杀泄冶，而邓元去陈，以族徙”句，《左传》无。〔6〕“征舒似汝”，意谓征舒的容貌长相与孔宁和仪行父有相似之处，实谓征舒是孔宁或仪行父的私生子。〔7〕“弩”，用机械射箭的弓。“廐”，音 ji，马棚。〔8〕“陈侯”，征舒自立之次年，被楚庄王所诛杀，又因其为大夫篡位，故未见谥号。

成公元年冬，楚庄王为夏征舒杀灵公，率诸侯伐陈。^{〔1〕}谓陈曰：“无惊，吾诛征舒而已。”已诛征舒，因县陈而有之，^{〔2〕}群臣毕贺。申叔时使于齐来还，^{〔3〕}独不贺。庄王问其故，对曰：“鄙语有之，^{〔4〕}牵牛径人田，田主夺之牛。径则有罪矣，夺之牛，不亦甚乎？今王以征舒为贼弑君，故征兵诸侯，以义伐之，已而取之，以利其地，则后何以令于天下！是以不贺。”庄王曰：“善。”乃迎陈灵公太子午于晋而立之，复君陈如故，^{〔5〕}是为成公。孔子读史记至楚复陈，曰：“贤哉楚庄王！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6〕}

【注释】〔1〕“率诸侯伐陈”，楚庄王以夏征舒以臣弑君为由，率诸侯伐陈。〔2〕“县陈”，以陈国为己县。此处“县”，名词作动词用。〔3〕“申叔时”，楚臣。〔4〕“鄙语”，俗语。〔5〕“君”，此处名词当动词用。“如故”，此指按往昔惯例由胡公满的子孙作为陈国的君主。〔6〕“轻”，看得轻。“重”，看得重。“轻”“重”皆形容词当动词用。“乘”，音 sh8ng，四匹马拉的兵车。

【注释】〔1〕“率诸侯伐陈”，楚庄王以夏征舒以臣弑君为由，率诸侯伐陈。〔2〕“县陈”，以陈国为己县。此处“县”，名词作动词用。〔3〕“申叔时”，楚臣。〔4〕“鄙语”，俗语。〔5〕“君”，此处名词当动词用。“如故”，此指按往昔惯例由胡公满的子孙作为陈国的君主。〔6〕“轻”，看得轻。“重”，看得重。“轻”“重”皆形容词当动词用。“乘”，音 sh8ng，四匹马拉的兵车。

【注释】〔1〕“率诸侯伐陈”，楚庄王以夏征舒以臣弑君为由，率诸侯伐陈。〔2〕“县陈”，以陈国为己县。此处“县”，名词作动词用。〔3〕“申叔时”，楚臣。〔4〕“鄙语”，俗语。〔5〕“君”，此处名词当动词用。“如故”，此指按往昔惯例由胡公满的子孙作为陈国的君主。〔6〕“轻”，看得轻。“重”，看得重。“轻”“重”皆形容词当动词用。“乘”，音 sh8ng，四匹马拉的兵车。

八年，楚庄王卒。二十九年，陈倍楚盟。^{〔1〕}三十年，楚共王伐陈。^{〔2〕}是岁，成公卒，子哀公弱立。^{〔3〕}楚以陈丧，罢兵去。

【注释】〔1〕“倍”，通“背”，背叛。春秋时期晋、楚两国长期争霸中原，其间诸国，时而叛楚附晋，时而叛晋附楚。〔2〕“楚共王”，名申，又作恭王、龚王。“伐陈”，楚国因陈国不听命于己而伐之。详见襄公四年《春秋》经传。〔3〕“哀公弱”，《春秋》作“哀公溺”。

哀公三年，楚围陈，^{〔1〕}复释之。二十八年，楚公子围弑其君郑敖自立，^{〔2〕}为灵王。

【注释】〔1〕“楚围陈”，据襄公七年《左传》，这年冬，楚公子贞（子囊）率兵围陈。晋、鲁、宋、卫、曹、莒、邾等国于（郑地，在今河南省鲁山县）以救陈。〔2〕“公子围弑其君郑敖”，公子围趁郑敖患病时，借探视而缢杀之。“郑敖”，楚康王子熊麇，因死后葬于郑，故称郑敖。郑，音ji2，原郑国地，后为郑敖封地，在今河南省郑县。敖，马融、郑玄以为通“燹”，酋长。

三十四年，初，哀公娶郑，长姬生悼太子师，^{〔1〕}少姬生偃。二嬖妾，^{〔2〕}长妾生留，少妾生胜。留有宠哀公，哀公属之其弟司徒招。^{〔3〕}哀公病，三月，招杀悼太子，立留为太子。^{〔4〕}哀公怒，欲诛招，招发兵围守哀公，哀公自经杀。^{〔5〕}招卒立留为陈君。四月，陈使使赴楚。^{〔6〕}楚灵王闻陈乱，乃杀陈使者，^{〔7〕}使公子弃疾发兵伐陈，陈君留奔郑。九月，楚围陈。^{〔8〕}十一月，灭陈。^{〔9〕}使弃疾为陈公。

【注释】〔1〕“长姬”，郑姬姓，故哀公娶于郑，其女称长姬、少姬。又，古人嫁女往往以姊妹或同族女子随嫁，故有长姬、少姬皆随嫁生子。哀公娶郑，《左传》称“陈哀公元妃郑姬生悼太子偃师”，以偃、师为一人，亦无长姬、少姬事。〔2〕“二嬖妾”，昭公八年《左传》称“二妃”、“下妃”。〔3〕“属”，音zh(，通“嘱”，嘱托。“司徒”，官名，西周金文作“司土”，掌管土地和人民。“招”，又称公子招。〔4〕“立留为太子”，昭公八年《左传》称哀公将公子留嘱托于公子招及公子过，杀悼太子并二人所为。招、过皆哀公之弟。〔5〕“经杀”，缢杀。〔6〕“使使”，前一“使”，指使、指派；后一“使”，使者。〔7〕“陈使者”，据《左传》为行人干征师，因公子胜以招、过杀悼太子告楚，为楚所杀。〔8〕“楚围陈”，据《左传》，楚公子弃疾帅师奉孙吴围陈。吴，哀公之孙，悼太子之子。据昭公十一年《左传》叔向言，楚王奉孙吴伐陈，谎称奉吴复国平乱，骗取陈国人听命于己，从而轻易地占领了陈国。〔9〕“灭陈”，楚灭陈后，将陈作为自己的一个属县，指派弃疾掌管陈国。据《春秋》经传，楚师灭陈，执陈公子招，放之于越。公子招归罪于公子过，陈人杀过。又，《左传》称使为陈公的是楚大夫穿封戌，弃疾为蔡公。

招之杀悼太子也，太子之子名吴，出奔晋。晋平公问太史赵曰：^{〔1〕}“陈遂亡乎？”对曰：“陈，颛顼之族。^{〔2〕}陈氏得政于齐，乃卒亡。自幕至于瞽瞍，^{〔3〕}无违命。舜重之以明德。^{〔4〕}至于遂，^{〔5〕}世世守之。及胡公，^{〔6〕}周赐之姓，使祀虞帝。且盛德之后，必百世祀。虞之世未也，其在齐乎？”^{〔7〕}

【注释】〔1〕“晋平公”，名彪。“太史赵”，又称史赵，晋太史。〔2〕“颛顼”，音zhu1nx&，传说时代五帝之一，黄帝之孙，昌意之子，号高阳氏。陈的先祖为舜，舜出自颛顼，见《大戴礼·帝系篇》。《国语·鲁语》亦曰“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族”，嗣。昭公十七年《左传》曰“卫，颛顼之虚也，故为帝丘”，则有虞氏最初之发祥地或在后来卫都之帝丘，今河南省濮阳。〔3〕“幕”，颛顼之后，舜之祖。

《国语·鲁语》称“幕能帅颡项者也，有虞氏报焉”。“瞽瞍”，舜父。〔4〕“重”，音 zhòng，增益。“明德”，完美的德操。〔5〕“遂”，又作“虞遂”，舜后。〔6〕“胡公”，胡公满，遂之后。有虞氏本姚姓，此言周赐以妫姓，与前文“尧妻之二女，居于妫汭，其后因为氏姓，姓妫氏”相矛盾。〔7〕“其在齐乎”，陈公子完奔齐，其后田乞、田常为齐相，至田和终于取姜齐而代之为齐国国君。此时，陈国已亡。

楚灵王灭陈五岁，楚公子弃疾弑灵王代立，是为平王。〔1〕平王初立，欲得和诸侯，乃求故陈悼太子师之子吴，立为陈侯，是为惠公。惠公立，探续哀公卒时年而为元，空籍五岁矣。〔2〕

【注释】〔1〕“是为平王”，据昭公十三年《左传》，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弃疾等帅陈、蔡、不羹、许、叶之师入楚，杀太子禄及公子罢敌，公子比自立为王，公子黑肱为令尹，公子弃疾为司马。灵王闻太子禄及公子罢敌死，遂自缢而死。弃疾使人诈呼“灵王到了”，公子比、公子黑肱皆自杀，于是弃疾得以即位。平王，名熊居。参见《楚世家》。〔2〕“空籍五岁矣”，楚灵王灭陈后，以陈国为楚国属县，派穿封戌为陈县公。五年后始立陈悼太子子吴为陈惠公，因此陈国有五年空无国君。惠公即位后，为接续陈国纪年，故上溯到哀公去世的次年为惠公元年。

十年，陈火。十五年，吴王僚使公子光伐陈，取胡、沈而去。〔1〕二十八年，吴王阖闾与子胥败楚入郢。〔2〕是年，惠公卒，子怀公柳立。

【注释】〔1〕“取胡、沈而去”，昭公二十三年《左传》载吴子获胡、沈之君及陈大夫。胡，古国，妫姓，故城即今安徽省阜阳市，鲁定公十五年（公元前四九五年）为楚所灭。吴子所获胡君为胡子髡。沈，古国，姬姓，在今河南省汝南县东南，鲁定公四年（公元前五六年）为蔡所灭。吴子所获沈君为沈子逞，所获陈大夫为夏鬻。〔2〕“阖闾”，音 h6l+，即公子光，公元前五一四年至前四九六年在位。他用专诸刺杀吴王僚而自立，曾灭徐国，攻破楚国，一度占领楚都郢，后被越王勾践打败，重伤而死。“子胥”，即伍子胥，吴国大夫，楚大夫伍奢次子。伍奢被楚平王杀后，伍子胥辗转入吴，帮助公子光刺杀吴王僚夺取王位，整军经武，国势日盛，不久攻破楚国，掘楚平王墓鞭尸三百，为父报仇。郢，楚都，今湖北省江陵县。

怀公元年，吴破楚，在郢，召陈侯。〔1〕陈侯欲往，大夫曰：〔2〕“吴新得意；楚王虽亡，与陈有故，不可倍。”〔3〕怀公乃以疾谢吴。〔4〕四年，吴复召怀公。怀公恐，如吴。吴怒其前不往，留之，因卒吴。陈乃立怀公之子越，是为湣公。〔5〕

【注释】〔1〕“召陈侯”，召陈侯者为吴王阖闾，本段采自哀公元年《左传》。〔2〕“大夫”，指大夫逢滑，陈臣。〔3〕“倍”，通“背”，背弃。此言陈与楚有旧谊，不可当其遇难时背弃之，而与其敌国交往。〔4〕“谢”，推辞、婉拒。〔5〕“湣公”，又作“愍公”，名周。湣，音 m!n。

湣公六年，孔子适陈。〔1〕吴王夫差伐陈，〔2〕取三邑而去。十三年，吴复来伐陈，陈告急楚，楚昭王来救，〔3〕军于城父，〔4〕吴师去。是年，楚昭王卒于城父。时孔子在陈。〔5〕十五年，宋灭曹。〔6〕十六年，吴王夫差伐齐，败之艾陵，〔7〕使人召陈侯。陈侯恐，如吴。楚伐陈。二十一年，齐田常弑其君简公。〔8〕二十三年，楚之白公胜杀令尹子西、子綦，〔9〕袭惠王。〔10〕叶公攻败白公，〔11〕白公自杀。

【注释】〔1〕“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省曲阜县）人，因不满鲁国执政季桓子所为，离开鲁国周游卫、宋、蔡、楚等国，皆不为时君所用。据《孔子世家》，此年孔子尚在卫，湣公七年适陈。〔2〕“夫差”，吴王阖闾之子，陈湣公

七年即位。或曰“吴王”前当有“八年”二字，夫差伐陈取三邑，为陈湣公八年事。〔3〕“楚昭王”，平王子，名壬（任），又名軫（珍），称熊珍。因吴王阖闾攻陷郢都，故迁都于都（今湖北省宜城县东南）。〔4〕“城父”，楚邑，今河南省宝丰县东四十里。〔5〕“时孔子在陈”，据《孔子世家》，鲁哀公六年（陈湣公十三年），孔子自楚返卫，知孔子于陈湣公七年后，曾离陈游楚、卫。〔6〕“宋灭曹”，据哀公八年《左传》，宋景公伐曹，执曹伯阳，遂灭曹。〔7〕“败之艾陵”，吴王夫差在征服越国，开凿邗沟（今江苏省扬州至淮安之运河）后，为向北方发展争霸中原，与齐国在艾陵交战。艾陵，今山东省莱芜县东。〔8〕“田常”，即田成子，又称陈成子（田、陈古音同，通用），陈公子完（敬仲）后裔。田常以大斗贷粮，小斗收进，获取人心，杀简公，立平公，自任齐相，独揽齐国大权。简公在位四年被田成子所杀。〔9〕“白公胜”，又称王孙胜，楚太子建之子。“令尹子西”，即公子申，楚平王之子，昭王庶兄，时任楚令尹。令尹，楚国最高行政官，相当后世宰相。“子綦”，又作子期（綦、期同从“其”声，故通用），即公子结，平王子，昭王兄，子西弟，为楚国司马（掌管军政、军赋）。〔10〕“惠王”，名章，昭王子，又称熊章，献惠王，在位五十七年。〔11〕“叶公”，字子高，名诸梁，又称沈诸梁，食采于叶，僭称公，楚左司马沈尹戌之子。叶，音 sh8，楚邑，今河南省叶县。

二十四年，楚惠王复国，以兵北伐，杀陈湣公，遂灭陈而有之。〔1〕是岁，孔子卒。

【注释】〔1〕“遂灭陈而有之”，楚惠王灭陈，当周敬王四十二年，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四七八年。杞东楼公者，〔1〕夏后禹之后苗裔也。〔2〕殷时或封或绝。周武王克殷纣，求禹之后，得东楼公，封之于杞，〔3〕以奉夏后氏祀。

【注释】〔1〕“杞”，音 q!，周武王所封国，姒姓。《路史·后纪》谓杞后析于曹东之娄，故号东楼。东楼是其号，史失其名。〔2〕“苗裔”，子孙后代。〔3〕“杞”，今河南省杞县，杞成公迁缘陵（今山东省昌乐县东南），杞文公迁淳于（今山东省安丘县东北）。《大戴礼·少间篇》称汤伐桀，封其后于杞，则武王殆因其旧封而重命之。

东楼公生西楼公，西楼公生题公，题公生谋娶公。谋娶公当周厉王时。

〔1〕谋娶公生武公。武公立四十七年卒，子靖公立。靖公二十三年卒，子共公立。共公八年卒，子德公立。〔2〕德公十八年卒，弟桓公姑容立。〔3〕桓公十七年卒，子孝公勾立。〔4〕孝公十七年卒，弟文公益姑立。文公十四年卒，弟平公郁立。平公十八年卒，子悼公成立。悼公十二年卒，子隐公乞立。七月，隐公弟遂弑隐公自立，是为釐公。〔5〕釐公十九年卒，子湣公维立。湣公十五年，楚惠王灭陈。〔6〕十六年，湣公弟闾路弑湣公代立，〔7〕是为哀公。哀公立十年卒，湣公子敕立，是为出公。出公十二年卒，子简公春立。立一年，楚惠王之四十四年，〔8〕灭杞。杞后陈亡三十四年。

【注释】〔1〕“谋娶公当周厉王时”，依此文，东楼公至谋娶公共四代，然封东楼公之武王至厉王则共十王二百八十余年，其间必有讹缺。〔2〕“德公”，《世本》及《古史考》皆作“惠公”，且云“惠公生成公及桓公”。本文缺成公，然庄公二十五年《左传》称“杞成公娶鲁女”，是当有成公。〔3〕“弟桓公姑容立”，依此文，武公立年至桓公卒年共一百一十三年，然《春秋》襄公六年云“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襄公至厉王约二百七十余年，是武公至桓公年又与厉王至襄公（周灵王）年岁不合，其间亦有讹缺。〔4〕“勾”，音 g4i。〔5〕“釐”，音 x9。“遂”，哀公八年《左传》作“过”。〔6〕“楚惠王灭陈”，依此文，湣公十五年楚惠王灭陈，至简公为楚所灭，共二十四年，与后文“杞后陈亡三十四年”不合，其间尚有错讹。〔7〕“闾”，音 5。

“哀公”，《古史考》作“懿公”。〔8〕“楚惠王四十四年”，即公元前四四五年。

杞小微，其事不足称述。

舜之后，周武王封之陈，至楚惠王灭之，有世家言。禹之后，周武王封之杞，楚惠王灭之，有世家言。契之后为殷，殷有本纪言。殷破，周封其后于宋，齐湣王灭之，有世家言。后稷之后为周，秦昭王灭之，有本纪言。皋陶之后，或封英、六，〔1〕楚穆王灭之，无谱。伯夷之后，〔2〕至周武王复封于齐，曰太公望，〔3〕陈氏灭之，〔4〕有世家言。伯翳之后，〔5〕至周平王时封为秦，〔6〕项羽灭之，〔7〕有本纪言。垂、益、夔、龙，〔8〕其后不知所封，不见也。右十一人者，皆唐虞之际名有功德臣也；其五人之后皆至帝王，〔9〕余乃为显诸侯。滕、薛、驺，夏、殷、周之间封也，〔10〕小，不足齿列，弗论也。

【注释】〔1〕“皋陶”，音 g1oy2o，又作“咎陶”，传说时代东夷族的首领，偃姓。“英”，国名，偃姓，在今安徽省金寨县与霍山县之间。“六”，国名，偃姓，在今安徽省六安县一带。〔2〕“伯夷”，传说时代姜姓部族首领。〔3〕“太公望”，即吕尚，佐武王灭殷，封于齐。〔4〕“陈氏”，陈国公子完后裔，又称田氏，公元前三九一年田和迁齐康公于海上，夺取君位，公元前三八六年周安王正式承认田和为齐国国君，从此姜齐为田齐所取代。〔5〕“伯翳”，又作柏翳，古代嬴姓部族之先祖。〔6〕“至周平王时封为秦”，西周末年，幽王为犬戎所杀，秦襄公护送平王东迁有功，受封为秦。〔7〕“项羽”，名籍，楚国贵族后裔，秦二世元年（公元前二九年）从叔父项梁在吴（今江苏省苏州）起义反秦，与秦九战皆捷，巨鹿（今河北省平乡县）一战，摧毁秦军主力，最终推翻秦王朝。〔8〕“垂、益”，文公十八年《左传》“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苍舒、隤，栲戡、大临、龙降、庭坚、仲容、叔达”。杜预《注》云“此即垂、益、禹、皋陶之伦”。若然，垂、益为高阳氏后裔。或以为益即伯益，此处误重出。“夔”，音 ku0，相传为虞舜的乐官。僖公二十六年《左传》曰“夔子不祀祝融与鬻熊，楚人让之”，夔人答曰“我先王熊挚”云云，是知夔与楚同为祝融与鬻熊的后裔。《国语·郑语》曰“半姓夔、越，不足命也”，知夔为半姓族。今湖北省秭归县东有夔子城，传说即古夔国。僖公二十六年《左传》云“楚成得臣、宜申帅师灭夔，以夔子归”，谯周《古史考》作“灭归”，是“夔”又作“归”。铜器有归半伯簋，当即夔国遗物。昭公二十八年《左传》曰“昔有仍氏生女，黠黑而甚美，光可以鉴，名曰玄妻。乐正后夔取之，生伯封……有穷后羿灭之，夔是以不祀”，是夔为古老氏族，仅因其弱小，有关传说甚少，无世系流传。“龙”，《路史》以为高辛子，无可印证。〔9〕“五人”，舜、禹、契、稷、皋陶。舜、禹自身为帝王，契、稷、皋陶之后商、周、秦分别为帝王。〔10〕“滕”，国名，武王时封文王子错叔绣于滕，在今山东省滕县西南古城。 “薛”，任姓国，奚仲的后裔，在今山东省滕县南。“驺”，音 z#u，国名，又作“邹”，曹姓，初都今山东省曲阜县东稍南，后都今邹县东南，春秋后八世楚灭之。《礼记·檀弓》、《公羊传》皆作“邾娄”。传世铜器有邾公鞮钟、邾公武钟等。

周武王时，侯伯尚千余人。及幽、厉之后，诸侯力攻相并。江、黄、胡、沈之属，〔1〕不可胜数，故弗采著于传云。

【注释】〔1〕“江”，国名，嬴姓，在今河南省正阳县及息县间。“黄”，国名，嬴姓，传说为陆终（祝融之子）之后，在今河南省潢川县西。“胡”，国名，一为姬姓，哀公八年《左传》“齐侯杀胡姬”之地，在今河南省漯河市东；一为归姓，在今安徽省阜阳市。“沈”，国名，姬姓，一说姒姓，在今河南省旧沈丘。

太史公曰：舜之德可谓至矣！禅位于夏，而后世血食者历三代。〔1〕及

楚灭陈，而田常得政于齐，卒为建国，百世不绝，苗裔兹兹，〔2〕有土者不乏焉。至禹，于周则杞，微甚，不足数也。楚惠王灭杞，其后越王勾践兴。

〔3〕

【注释】〔1〕“血食”，享祭，古代祭祀皆杀牲取血而食，故受祭祀亦称血食。“三代”，指夏、商、周。〔2〕“兹兹”，繁殖生息连绵不断。“兹”，通“孳”、“滋”，孳蔓、滋蔓。〔3〕“楚惠王灭杞，其后越王勾践兴”，楚惠王灭杞在公元前四四五年，勾践灭吴在公元前四七三年，是勾践之兴早在楚惠王灭杞之前。“越”，姒姓国，相传是夏代少康庶子无余之后。“勾”，音 g#u。

译 文

陈国的君主胡公满，是虞帝舜的后代。当舜还是平民时，尧把两个女儿嫁给他，让他们住在妫水边，他们的后代子孙使用这水名作为自己的姓氏，姓妫。舜去世后，把帝位传给了禹，舜的儿子商均则做了诸侯。夏代时，他们的封国时断时续。到周武王战胜了商纣王后，才又重新寻找舜的后代，找到妫满后，把他封在陈地，用来供奉帝舜的祭祀，这就是陈胡公。

胡公去世，他的儿子申公犀侯继位。申公去世，他的弟弟相公皋羊继位。相公去世，国人立申公的儿子突为国君，这就是孝公。孝公去世，他的儿子慎公圉戎继位。慎公在位时，正当周厉王时。慎公去世，他的儿子幽公宁继位。

幽公在位的第十二年，周厉王逃奔于彘。

幽公即位二十三年去世，他的儿子釐公孝继位。釐公六年时，周宣王继位。釐公在位三十六年去世，他的儿子武公灵继位。武公在位十五年去世，他的儿子夷公说继位。这一年，正是周幽王继王位的那一年。夷公在位三年去世，他的弟弟平公燮继位。平公继位七年，周幽王被犬戎杀了，周王朝向东迁都。秦国在这一年开始受封为诸侯。

平公即位二十三年去世，他的儿子文公圉继位。

文公元年时，娶蔡国女子，生子名佗。文公去世，他的长子桓公鲍继位。

桓公即位二十三年，鲁隐公开始即位。桓公二十六年时，卫国人杀了他们的国君州吁。桓公三十三年时，鲁隐公被其臣下杀死。

桓公三十八年正月甲戌、己丑两日先后通告陈桓公鲍的去世。桓公的弟弟佗的母亲是蔡国人，蔡人为了让佗继承君位，杀了公子五父和桓公太子免，而扶助佗登君位，这就是厉公。趁桓公生病，蔡人发动了内乱，国人四散避难，因此桓公的死有再次通报。

厉公二年时，生下儿子敬仲完。在周太史经过陈国时，陈厉公请他用《周易》为敬仲完卜筮，卜得《观》变《否》之卦。太史说：“此卦爻辞说‘可见国之圣德光耀，利于臣朝见君，作王之宾’。这是说将有代陈国做诸侯的吧？此人将不在陈国，而在别的国家吧？也不在敬仲完本人，而在他的子孙后代。若在别的国家，一定是姜姓之国。姜姓，是尧时太岳的后代。世间之物，不可能两大势力并存，将来陈国衰亡后，他这一支就要兴盛起来了。”

陈厉公娶蔡女，蔡女与蔡人淫乱，厉公也多次到蔡国寻求淫乐。厉公七年时，被厉公杀死的太子免的三个弟弟，大的名叫跃，次的名叫林，小的名叫杵臼，共谋指使蔡人用美女引诱厉公，伺机同蔡人一起把厉公杀了，拥立跃继位，这就是利公。利公此人就是桓公的儿子啊。利公即位五个月就去世

了，又拥立仲弟林继位，这就是庄公。庄公即位七年就去世，小弟杵臼继位，这就是宣公。

宣公三年，楚武王去世，楚国开始强大起来。宣公十七年，周惠王娶陈女为后。

宣公二十一年时，宣公后得的宠妃生了子，名款。宣公打算立他为继承人，便把太子御寇杀了。御寇平素同厉公的儿子完很亲近友爱，完害怕因此而遭祸，于是出奔到了齐国。齐桓公打算任命陈完为卿，陈完说：“我是个流亡寄居在外的人，能幸免于难，已是您对我极大的恩惠了，不敢再居高位当大官。”桓公于是任命他做了工正这个官。齐国的懿仲打算把女儿嫁给陈完，先占卜此事的吉凶，卜人占说：“此卜说‘凤凰双双飞翔，鸣声和谐而悦耳’，妣姓的后代，将在姜姓之国蕃育成长。五代以后就会昌盛起来，官位同正卿一样高。八代以后，就没有任何人能与之匹敌了。”

宣公三十七年时，齐桓公率军伐蔡，蔡国战败；齐军又向南侵犯楚国，到达楚国的召陵，齐国军队从召陵返国时要路过陈国。陈国大夫辕涛涂担心齐军路过陈国时带来祸害，于是诈骗齐军，要他们由向东的道路返国。向东的道路异常恶劣，齐桓公非常气恼，派兵把辕涛涂从陈国抓走了。这一年，晋献公杀了自己的太子申生。

宣公四十五年时去世，他的儿子款继位，这就是穆公。穆公五年时，齐桓公去世。穆公十六年时，晋文公大败楚师于城濮。这一年，穆公去世，他的儿子共公朔继位。共公六年时，楚国的太子商臣杀了自己的父亲成王取代了王位，这就是楚穆王。共公十一年时，秦穆公去世。共公在位十八年去世，他的儿子灵公平国继位。

灵公元年，楚庄王即位。灵公六年时，楚国攻打陈国。灵公十年，陈国与楚国媾和。

灵公十四年，灵公和他的大夫孔宁、仪行父都与夏姬私通，各自穿着夏姬的内衣在朝廷上相互炫耀嬉戏。大夫泄冶进谏说：“君臣公开淫乱，百姓将效法谁呢？”灵公把泄冶的话告诉了二位大夫，二位大夫向灵公请求杀掉泄冶，灵公不加禁止，于是二位大夫就把泄冶杀了。灵公十五年，灵公和二位大夫在夏姬处饮酒，灵公同二位大夫开玩笑说：“征舒长得像你。”二位大夫说：“也像您啊！”征舒听后极为愤怒。等到灵公喝完酒出来，征舒在马厩门口埋伏下弓弩射杀了灵公。孔宁、仪行父都逃往楚国，灵公的太子午则出奔到了晋国。征舒于是自立为陈侯。夏征舒在此之前本是陈国的大夫。夏姬是大夫御叔的妻子，征舒的母亲。

成公元年的冬天，楚庄王以夏征舒杀死灵公为理由，率领各诸侯国讨伐陈国。对陈国百姓说：“不要惊慌，我们仅仅为了诛讨夏征舒而已。”杀了夏征舒以后，便将陈国作为楚国的一个县而占有它，这时群臣全都来道贺。申叔时出使齐国归来，却独不道贺。庄王问他为什么，叔时回答说：“俗话说，牵牛踩了别人的田，田的主人就把这头牛抢走。踩别人的田固然是过错，夺人家的牛，不是也太过分了吗？现在君王您认为夏征舒杀了国君是个乱臣，因而征集诸侯之师，主持大义去讨伐他，过后又贪图陈国的土地，把它据为己有，那么，将来又靠什么来号令天下呢？因此我不道贺。”庄王说：“不错。”于是从晋国迎接陈灵公的太子午回来，立为国君，重新像以往一样统治陈国，这就是成公。孔子读史书到楚国恢复陈国旧制时，赞美说：“楚庄王真贤明通达！他能不贪求千乘兵车的大国，而重视一句有道理的话。”

成公八年，楚庄王去世。成公二十九年，陈国背叛了与楚国的盟约。成公三十年，楚共王出兵讨伐陈国。这一年，成公去世，他的儿子哀公弱继位。楚国因陈国举办国丧而撤兵退回去了。

哀公三年，楚国围攻陈国，继而又放弃了攻打。哀公二十八年，楚国的公子围杀了自己的国君郟敖，自己继位，这就是楚灵王。

哀公三十四年时，陈国发生了内乱。当初，哀公娶了郑国女子，大妃生悼太子师，次妃生公子偃。另有两个宠爱的侍妾，大的生子留，小的生子胜。公子留很受哀公的宠爱，哀公把他嘱托给自己的弟弟司徒招。这一年三月，哀公正在生病，司徒招杀了悼太子，立公子留为太子。哀公知道后很生气，想诛杀司徒招，招派兵把哀公包围监守起来。哀公遂自缢而死。招终于立留为陈国的国君。这一年的四月，陈国派使者去楚国报告陈国的君丧。楚灵王听说了陈国的动乱，于是杀掉陈国的使者，并派遣公子弃疾发兵讨伐陈国。陈君留逃奔郑国。九月，楚国军队包围了陈国。十一月，灭了陈国。楚国派公子弃疾做了陈公。

陈司徒招杀死悼太子时，名叫吴的太子的儿子出奔到了晋国。晋平公问太史赵说：“陈国从此就要亡了吧？”回答说：“陈国是颛顼的后代，陈氏在齐国获得政权后，陈国才会灭亡。陈国的先人，从幕到瞽叟，没有哪一个违背天命。舜的功德更加显赫，一直到遂，世世代代维持不变。及到胡公时，周王朝赐给他姓，让他祭奉虞舜。况且，有大功德的后代，必能百世享祭其祖。有虞氏的后代还没有完结，恐怕将在齐国获得发展吧？”

楚灵王灭陈五年后，楚国的公子弃疾杀了灵王取代了他的王位，这就是平王。楚平王刚继位时，想得到各诸侯国的和睦相助，于是找到从前陈国悼太子师的儿子吴，立他为陈侯，这就是陈惠公。惠公继位后，把自己的元年接续到哀公去世的那一年，实际上其间空置了五年。

惠公十年，陈国失火。惠公十五年，吴王僚派公子光攻打陈国，掳走了胡、沈两国的国君。惠公二十八年，吴王阖闾与伍子胥击败了楚国，攻入郢都。这一年，惠公去世，他的儿子怀公柳继位。

怀公元年，吴国攻破了楚国，在郢都召见陈侯。陈侯打算前往，陈国大夫说：“吴国最近刚得意，楚王虽然亡了，但是一向与陈国有旧交，不可背弃之。”怀公于是推说有病婉言谢绝了。怀公四年，吴国又召见怀公，怀公胆怯了，去了吴国。吴王怨恨他前次不来，扣留了他，怀公因而死在吴国。陈国于是拥立怀公的儿子越继位，这就是湣公。

陈湣公六年，孔子来到陈国。吴王夫差攻打陈国，掠取了三个城邑才离开。湣公十三年，吴国再次攻打陈国，陈国向楚国告急，楚昭王率军来救，驻军于城父，吴国军队退走。这一年，楚昭王在城父去世。这个时期，孔子正在陈国。湣公十五年，宋国灭了曹国。湣公十六年，吴王夫差攻打齐国，在艾陵打败了齐军，派人召见陈侯，陈侯畏惧，只得前往吴国。楚国攻打陈国。湣公二十一年，齐国的田常杀了他的国君齐简公。湣公二十二年，楚国的白公胜杀了令尹子西、司马子綦，并袭击了楚惠王。叶公打败了白公胜，白公胜自杀身亡。

湣公二十四年，楚惠王复君位，率兵北伐，杀了陈湣公，于是灭亡了陈国，占有了陈国的土地。这一年，孔子去世。

杞东楼公是夏代君主禹的后代。在殷商王朝时期，禹的后代有时受封，有时失国。周武王推翻了殷王纣后，寻找禹的后代，找到东楼公，将他封在

杞地，以供奉夏后氏的祭祀。

东楼公生西楼公，西楼公生题公，题公生谋娶公。谋娶公在位时正是周厉王时。谋娶公生武公，武公继位四十七年去世，他的儿子靖公继位。靖公继位二十三年去世，他的儿子共公继位。共公继位八年去世，他的儿子德公继位。德公继位十八年去世，他的弟弟桓公姑容继位。桓公继位十七年去世，他的儿子孝公丐继位。孝公继位十七年去世，他的弟弟文公益姑继位。文公继位十四年去世，他的弟弟平公郁继位。平公继位十八年去世，他的儿子悼公成继位。悼公继位十二年去世，他的儿子隐公乞继位。隐公继位七个月，他的弟弟遂便杀了隐公自己继位，这就是釐公。釐公继位十九年去世，他的儿子湣公维继位。湣公十五年时，楚惠王灭了陈国。湣公十六年，他的弟弟阍路杀了湣公取代了他的君位，这就是哀公。哀公继位十年去世，他的儿子敫继位，这就是出公。出公继位十二年去世，他的儿子简公春继位。简公继位一年，正是楚惠王四十四年，楚国灭了杞国。杞国比陈国后三十四年而亡。

杞国既小地位又不显要，他的政事没有值得称道的。

舜的后代，周武王将他们封在陈国，从封国到楚惠王灭亡它的历史，有世家叙述其事。禹的后代，周武王将他们封在杞国，从封国到楚惠王灭亡它的历史，有世家叙述其事。契的后代是殷人，殷人的历史有本纪叙述其事。殷亡国后，周王朝把他们的后代封在了宋国，从封国到齐湣王灭亡它的历史，有世家叙述其事。后稷的后代是周人，从建国到秦昭王灭亡它的历史，有本纪叙述其事。皋陶的后代，有的封在英、六，从封国到楚穆王灭亡它的历史，没有世谱流传下来。伯夷的后代，到周武王时重又封在了齐国，就是名叫太公望的，从封国到陈氏灭亡它的历史，有世家叙述其事。伯翳的后代，到周平王时封为秦国，从封国到项羽灭亡它的历史，有本纪叙述其事。垂、益、夔、龙的后代，不知封在了哪里，见不到有关文献。以上十一人，都是唐尧、虞舜时代功德昭著的名臣。其中五人之后代都做到了帝王，其余的也都成为显要的诸侯。滕、薛、邾是夏、商、周之间封建的诸侯，国土太小，不能和其它诸侯并列，因此不加论述了。

周武王时，大大小小的诸侯还有一千多，到周幽王、厉王之后，诸侯凭借武力相互攻伐，彼此吞并。像江、黄、胡、沈这一类的小国，数目繁多，无法计数，因此不再采录和述说了。

太史公说：舜的功德可以说是达到顶点了，他把帝位禅让给夏禹，仍能在经历夏、商、周三代的长时间里，享受到子孙世代代的祭祀。及到楚国灭亡了陈国后，他的后代田常仍能执掌齐国的政权，终于又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真是百代不断，子孙绵延众多，有封地的不曾缺乏。至于禹的后代，在周代有个杞国，过于微小，简直算不上诸侯。楚惠王灭亡了杞国，禹的后代越王勾践才振兴起来。

史记卷三十七 卫康叔世家第七

骈宇騫 注译

卫康叔名封，〔1〕周武王同母少弟也。〔2〕其次尚有冉季，〔3〕冉季最少。

【注释】〔1〕“卫康叔”，西周初卫国始封者。姬姓。名封，周武王同母弟。初封于康（其地不详。一说在今河南禹县西北），故称康叔。本书《管蔡世家》说：“武王已克殷纣，平天下，封功臣昆弟……康叔封、冉季载皆少未得封。”记载有误。一九三一年在河南省浚县出土了“康侯丰（封）方鼎”等器，该鼎系周公时器。此外尚有“康侯刀”、“康侯斤”、“康侯矛”、“康侯觶”、“康侯鬯”、“沫司徒送簋”等器，足证《管蔡世家》记载有误。公元前十一世纪，周公平定武庚的叛乱以后，将原来商都地区和殷民七族分封给他，建立卫国。建都朝歌（在今河南淇县）。成王亲政后，召为周司寇。《尚书·康诰》篇就是他就国时周公旦对他的训诫之词。公元前六六年，被翟击败，靠齐的帮助，迁都楚丘（在今河南滑县），后又迁都帝丘（在今河南濮阳）。公元前二五四年为魏所灭。后来又在秦的支持下复国，迁都野王（在今河南沁阳），作为秦的附庸。公元前二九年为秦所灭。〔2〕“周武王”，西周王朝的建立者。姬姓，名发。继承其父文王遗志，联合庸、蜀、羌、鬃、微、卢、彭、濮等族，率军向东进攻伐纣，牧野（在今河南汲县北）之战，大败商军，取得胜利，遂灭商，建立西周王朝，建都镐（在今陕西西安西南沔水东岸）。约在灭商后二年病卒，谥武。事详本书《周本纪》。〔3〕“冉季”，生平事迹不详。武王已克殷纣，〔1〕复以殷余民封纣子武庚禄父，〔2〕比诸侯，〔3〕以奉其先祀勿绝。为武庚未集，〔4〕恐其有贼心，武王乃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武庚禄父，〔5〕以和其民。武王既崩，成王少。〔6〕周公旦代成王治，〔7〕当国。〔8〕管叔、蔡叔疑周公，乃与武庚禄父作乱，欲攻成周。〔9〕周公旦以成王命兴师伐殷，杀武庚禄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殷余民封康叔为卫君，居河、淇间故商墟。〔10〕

【注释】〔1〕“殷纣”，即商王纣。“殷”，古都邑名。在今河南安阳西北。商朝自盘庚从奄（在今山东曲阜县）迁都到殷，直到纣，皆都于此。因而商也被称为殷。五十多年来的考古发掘证明，商朝王宫中心当在今河南安阳西北小屯村，只是殷城遗址目前尚未找到。“纣”，商朝末代国王。子姓，名受，一作“辛”，称“帝辛”。帝乙之子。史称暴虐无道，诸侯百姓多叛。他曾征服东夷，获得大量俘虏。又杀死比干、梅伯等，囚禁周文王。后周武王会合庸、蜀、羌等族向商进攻，他发兵七十万抵御周军，结果在牧野之战中，他因“前徒倒戈”，兵败自焚。武王克商，事详本书《周本纪》。〔2〕“武庚禄父”，西周初殷国国君。子姓，名武庚，字禄父。商纣王之子。武王灭商后，封他为诸侯，统领商朝遗民，仍都朝歌（在今河南淇县），另派蔡叔、管叔、霍叔进行监视。武王死后，成王年幼，周公摄政，蔡叔、管叔等不满。他乘机勾结蔡叔、管叔等人，联络东方夷族起兵反周。周公东征，他兵败被杀。〔3〕“比”，同等。此句谓与其它诸侯同列。〔4〕“集”，顺从，安定。〔5〕“管叔”，西周初王室贵族。姬姓，名鲜，一称“关叔”。文王之子，武王之弟。周灭商后，封于管（在今河南郑州市），令监督商纣王之子武庚，为周初三监之一。武王死，子成王继立，因年幼，由周公旦摄政，遂心怀不满，与蔡叔、霍叔并勾结武庚共同叛周。周公东征三年，平定内乱，他与武庚一同被杀。“蔡叔”，西周王室贵族。姬姓，名度。武王之弟。周克商后封于蔡（在今河南上蔡西南），命与管叔、霍叔共监武庚，治殷遗民，史称“三监”。成王即位，周公辅政，他与管叔等不满，遂与武庚勾结，发动叛乱。周公东征二年，乱乃平，

他被流放而死。后成王念旧，封其子姬胡于蔡，为蔡国始祖。管叔、蔡叔事迹，详见本书《管蔡世家》。“傅”，通“辅”，辅助。“相”，辅佐。“傅相”，辅佐。〔6〕“成王”，西周第二代王。姬姓，名诵。武王之子。即位时年幼，由叔父周公旦摄政。周公东征胜利以后，大规模分封诸侯，巩固了西周王朝的统治。后周公归政于他。在位三十七年。谥成。事详本书《周本纪》。〔7〕“周公旦”，西周初大臣。姬姓，名旦，亦称“叔旦”。文王之子，武王之弟。采邑在周（在今陕西岐山东北），故称周公。曾助武王灭商。武王死后，成王继立。因成王年幼，由他摄政。其兄弟管叔、蔡叔、霍叔等人不服，联合武庚及东方夷族反叛。他亲自率军东征，平定叛乱，并乘机扩大周朝统治地区，大规模分封诸侯。又营建东都洛邑（在今河南洛阳。分成两城，西为王城，东为成周）。相传他制定了以宗法制为核心的一整套典章制度及礼仪乐舞。他主张“明德慎罚”，礼贤下士。其言论见于《尚书》的《大诰》、《康诰》、《无逸》、《多士》、《立政》等篇。他摄政七年，然后归政成王。后一度被谮，奔楚。不久，成王知其无罪，召还。病卒。葬于毕（今陕西西安南）。谥文。其事迹见本书《鲁周公世家》、《周本纪》。〔8〕“当国”，主持国事。指代理天子掌握国家政权。〔9〕“成周”，古都邑名。周成王七年周公主持营建。西周时期，成周包括王城（汉河南城，在今河南洛阳市王城公园一带）和洛阳（下都，在今洛阳市东北白马寺之东）两部分。东周敬王迁都成周（下都）后，成周、王城始为两城。周敬王十年（公元前五一年），晋人曾率诸侯修成周城，即敬王新迁之城。战国时改称洛阳。〔10〕“河”，指黄河。“淇”，指淇水。在河南省北部。古为黄河支流，南流至今汲县东北淇门镇南入河。“商墟”，指商代末期京都朝歌（在今河南淇县）遗址。

周公旦惧康叔齿少，乃申告康叔曰：〔1〕“必求殷之贤人君子长者，问其先殷所以兴，所以亡，而务爱民。”告以纣所以亡者以淫于酒，〔2〕酒之失，〔3〕妇人是用，故纣之乱自此始。为《梓材》，〔4〕示君子可法则。故谓之《康诰》、《酒诰》、《梓材》以命之。〔5〕康叔之国，既以此命，能和集其民，〔6〕民大说。〔7〕

【注释】〔1〕“申”，再三，反复。〔2〕“淫酒”，指过分贪酒。〔3〕“失”，通佚。放纵，放任。〔4〕“梓材”，“梓”，匠人。《梓材》，《尚书》篇名。是周公对康叔的诰词。汉人孔安国以为本篇取名为“梓材”，意在“告康叔以为政之道，亦如梓人之治材也”。〔5〕“《康诰》”，《尚书》篇名。周公平定三监及武庚叛乱之后，封康叔于殷，统治殷的余民。这篇诰文就是在康叔上任之前周公对他的训诫之词。其主要内容是要康叔施行德政，慎用刑罚，小心谨慎地治理好国家。“《酒诰》”，《尚书》篇名，也是周公对康叔的一篇诰词。康叔初封时，年龄尚幼，周公怕他尽情饮酒作乐，特作《酒诰》以相诰诫。〔6〕“和集”，和睦安定。〔7〕“说”，通“悦”，高兴。

成王长，用事，〔1〕举康叔为周司寇，〔2〕赐卫宝祭器，〔3〕以章有德。〔4〕

【注释】〔1〕“用事”，掌管朝廷政事。〔2〕“司寇”，官名。周代主管刑法狱讼之官。西周始置，春秋战国沿置。〔3〕“宝祭器”，当指宝器和祭器。《史记集解》引《左传》云：“分康叔大路、大旂、少帛、綉茷、旃旌、大吕。”贾逵曰：“大路，全路也。少帛，杂帛也。綉茷，大赤也。通帛为旃，析羽为旌。大吕，钟名。”郑众曰：“綉茷，旃名也。”〔4〕“章”，通“彰”，表彰。

康叔卒，子康伯代立。〔1〕康伯卒，子考伯立。考伯卒，子嗣伯立。嗣伯卒，子伯立。〔2〕伯卒，子靖伯立。靖伯卒，子贞伯立。〔3〕贞伯卒，

子顷侯立。

【注释】〔1〕“康伯”，《世本》云：“卫康伯名髡。”宋忠云：“即王孙牟也，事周康王为大夫。”《左传·昭公十二年》亦作“王孙牟”。谯周《古史考》无康伯，而云“子牟立，盖以不宜父子俱谥康，故因其名云牟伯也”。〔2〕“”，音 jī7。“伯”，《系本》作“摯伯”。〔3〕“贞伯”，《世本》作“箕伯”。

顷侯厚赂周夷王，〔1〕夷王命卫为侯。〔2〕顷侯立十二年卒，子釐侯立。

【注释】〔1〕“周夷王”，西周国王。姬姓，名燹。周懿王之子。懿王死，诸侯拥立懿王之叔孝王，孝王死，复立他为王。即位后，曾命虢公率军伐太原之戎，攻至俞泉（今山西太原），获马千匹。是时，王室势力下降，诸侯或不朝，他为立威，曾烹齐哀公于朝。〔2〕“命卫为侯”，《史记索隐》认为卫国从康叔始封时则为侯爵，不是伯爵。上文“康伯”、“考伯”、“嗣伯”、“伯”、“靖伯”、“贞伯”之“伯”为“方伯”（一方诸侯之长）之“伯”，非“伯爵”之“伯”。疑该处记载始“命卫为侯”有误。

釐侯十三年，周厉王出奔于彘，〔1〕共和行政焉。〔2〕二十八年，周宣王立。〔3〕

【注释】〔1〕“周厉王”，西周国王。姬姓，名胡。周夷王之子，公元前八六二年继位。在位期间，他宠信虢公和荣夷公，横征暴敛，对山林川泽实行专利。又命卫巫监视国人，限制国人的言论，如有敢议论国事者即杀死，致使民众侧目，诸侯不满。大臣屡谏不听，终于激起众怒。公元前八四二年，国人暴动，他逃奔到彘（在今山西霍县）。共和十四年死于彘。在位三十四年。谥厉。事详本书《周本纪》。“彘”，地名，在今山西霍县。〔2〕“共和行政”，因为周厉王实行暴政，激起了国人的反抗，于是国人赶走了厉王，推举共伯和（共国的国君，名和）代行天子事，历史上称之为“共和行事”。共和元年即公元前八四一年，是我国历史上有确切纪年的开始。共和行政共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召公把太子靖奉为天子，是为周宣王。共伯和又回到自己的封地。〔3〕“周宣王”，西周国王。姬姓，名靖（一作静）。周厉王之子。公元前八二八年至前七八二年在位。国人暴动时，他藏在召公家，召公像对待儿子一样对待他，方得免死。即位后，以周公、召公为辅佐，效法文武、成康遗风，重整军政。不籍千亩（废除籍田制度，一说为废除奴隶在籍田上的集体耕作）。又命尹吉甫击退獫狁，使秦仲及其子庄公攻破西戎，对荆、楚、淮夷也曾屡获小胜。史称“宣王中兴”。但后期在对太原之戎、条戎、奔戎作战中皆遭失利，特别是宣王三十年（公元前七八九年）攻姜氏之戎，大败于千亩（在今山西介休南），损失尤为惨重。并不听大臣劝谏，在太原料民（调查民数），以搜刮人力物力，表现王室外强中干，统治面临危机。事详本书《周本纪》。

四十二年，釐侯卒，太子共伯余立为君。共伯弟和有宠于釐侯，多予之赂；〔1〕和以其赂赂士，〔2〕以袭攻共伯于墓上，共伯入釐侯羨自杀。〔3〕卫人因葬之釐侯旁，谥曰共伯，〔4〕而立和有为卫侯，是为武公。

【注释】〔1〕“赂”，名词，指行贿的财物。〔2〕“赂赂”，第一个“赂”指受贿所得的财物，第二个“赂”为动词，指行贿。〔3〕“羨”，通“埏”，墓道。音 y2n。〔4〕“谥”，古代帝王、贵族死后，根据他的生前事迹加给的称号。这种谥号往往含有对死者的褒贬之意。“谥”，音 sh@。

武公即位，修康叔之政，百姓和集。四十二年，犬戎杀周幽王，〔1〕武公将兵往佐周平戎，甚有功，周平王命武公为公。〔2〕五十五年，卒，子庄公扬立。

【注释】〔1〕“犬戎”，古代民族名。古戎人的一支。殷周时游牧于泾渭流域（即

今陕西彬县、岐山一带)，为殷周西边的劲敌。周幽王十一年（公元前七七一年）犬戎与申侯联合攻杀幽王，迫使周室东迁。春秋初又曾与秦、虢等国交战。其后一部分与邻族融合，一部分北迁。“周幽王”，西周国王。姬姓，名宫涅（或作涅）。周宣王之子。公元前七八一年至前七七一年在位。他在位时任用虢石父执政，残酷剥削人民。再加上发生地震、干旱，使人民流离失所。又大举进攻六济之戎，大败。国力濒于衰败。他为博取宠妃褒姒的欢心，不惜谎报敌警，举烽火戏诸侯，由此失信天下。又废申后及太子宜臼，立褒姒为后、褒姒子伯服为太子。迫使宜臼逃往申。他向申索取宜臼不得，又兴兵伐申。申后之父申侯联合缙、犬戎等向周进攻，他被杀于骊山之下。四周灭亡。事详本书《周本纪》。〔2〕“周平王”，东周第一代国王。姬姓，名宜臼（一作“宜咎”）。幽王太子，申后所生。幽王宠妃褒姒废申后，并改立褒姒之子伯服为太子。宜臼因此奔申（在今河南南阳北）。周幽王十一年（公元前七七一年）宜臼外祖父申侯联合犬戎等杀幽王。次年，被申、鲁、许等国拥立于申，不久又在晋、郑、秦等军护送下迁都洛邑（在今河南洛阳王城公园一带），依靠晋、郑两国夹辅立国，史称东周。东周始此。公元前七七一年至前七二二年在位。他在位期间，周室日益衰微。后病卒。谥平。事详本书《周本纪》。“命武公为公”，《史记志疑》认为周朝东迁后，诸侯在国内皆称公，未有天子命诸侯为公者。

庄公五年，取齐女为夫人，〔1〕好而无子。又取陈女为夫人，生子，蚤死。〔2〕陈女女弟亦幸于庄公，〔3〕而生子完。完母死，庄公令夫人齐女子之，〔4〕立为太子，庄公有宠妾，生子州吁。十八年，州吁长，好兵，〔5〕庄公使将。〔6〕石碏谏庄公曰：〔7〕“庶子好兵，〔8〕使将，乱自此起。”不听。二十三年，庄公卒，太子完立，是为桓公。

【注释】〔1〕“取”，通“娶”。下“取陈女”之“取”亦通“娶”。〔2〕“蚤”，通“早”。〔3〕“女弟”，妹妹。“幸”，宠幸。〔4〕“子之”，养他为子。〔5〕“好”，喜好。〔6〕“将”，统帅军队。〔7〕“石碏”，春秋时卫国正卿。又称“石子”。州吁好兵，他谏庄公勿使州吁将兵，庄公不听。周平王三十七年（公元前七三四年），卫桓公立，他告老。桓公废州吁。州吁出奔，后又杀桓公自立，并兴兵伐郑。当时石碏子石厚供事州吁，石碏遂设计诱杀州吁，并亲自派人杀死石厚。史称其能大义灭亲。〔8〕“庶子”，妾生之子，与正妻生的嫡子相对。又正妻生的长子为嫡子，其余亦称庶子。

桓公二年，弟州吁骄奢，〔1〕桓公绌之，〔2〕州吁出奔。十三年，郑伯弟段攻其兄，〔3〕不胜，亡，〔4〕而州吁求与之友。十六年，州吁收聚卫亡人以袭杀桓公，〔5〕州吁自立为卫君。为郑伯弟段欲伐郑，〔6〕请宋、陈、蔡与俱，〔7〕三国皆许州吁。州吁新立，好兵，弑桓公，卫人皆不爱。石碏乃因桓公母家于陈，详为善州吁。〔8〕至郑郊，石碏与陈侯共谋，使右宰丑进食，〔9〕因杀州吁于濮，〔10〕而迎桓公弟晋于邢而立之，〔11〕是为宣公。

【注释】〔1〕“骄奢”，骄横奢侈。〔2〕“绌”，通“黜”，罢免。贬退。音ch)。〔3〕“郑伯”，即郑庄公。春秋时郑国国君。姬姓，名寤生。武公之子。春秋时有五等爵：公、侯、伯、子、男。郑属伯爵，故称“郑伯”。周平王二十八年（公元前七四三年）立。即位后，封其弟段于京（在今河南荥阳东南），号太叔。四十九年（公元前七二二年），太叔与其母武姜合谋叛乱，他出兵镇压，将太叔击败于鄆（在今河南鄆陵西北）。常与周王室发生磨擦，曾射伤周桓王。在位四十三年卒。谥庄。“段”，郑庄公同母弟，古本《竹书纪年》作公子圣。〔4〕“亡”，逃亡。〔5〕“亡人”，逃亡在外的人。〔6〕“郑”，古国名。姬姓。周宣王二十二年（公元前八十六年）封母

弟桓公友于郑（在今陕西华县西北）。周幽王时，郑桓公东迁其民至东虢和郟之间。郑武公灭郟、东虢，重建郑国，都新郑（在今河南新郑县）辖境相当今河南省黄河以南中部地区。春秋初年亦称强国。周烈王元年（公元前三七五年）为韩国所灭。详见本书《郑世家》。〔7〕“宋”，古国名。子姓。开国之君为商王纣庶兄微子启（见《书序》。《周本纪》作“开”），周公平定武庚叛乱后所封。《殷本纪》云，周成王“立微子于宋，以续殷后焉”（一说武王时已封）。建都商丘（今河南商丘南）。据有今山东、江苏、安徽间地及河南东部地区。春秋时宋襄公图霸未成，其后国势渐衰。战国时迁都彭城（今江苏徐州）。公元前二八六年为齐国所灭。详见本书《宋微子世家》。“陈”，古国名。妫姓。开国君主为胡公（名满），相传为舜的后代。周武王灭商后封。《周本纪》云，武王封“帝舜之后于陈”。建都宛丘（今河南淮阳）。辖境约有今安徽的一部分和河南东部地区。周敬王四年（公元前四七九年）为楚国所灭。详见本书《陈杞世家》。“蔡”，古国名。周初封国。《周本纪》云，周武王封“弟叔度于蔡”。后叔度随同武庚反叛而被放逐，改封其子蔡仲（名胡）。初都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平侯时迁都新蔡（今河南新蔡）。昭侯又迁州来，谓下蔡（今安徽寿县境）。周贞定王二十二年（公元前四四七年）为楚所灭。上蔡故都已在河南上蔡县芦岗发现，据一九六三年考古调查，城呈长方形，并有四处城门遗迹。城内中部王庄以南二郎台可能为宫殿遗址。〔8〕“泮”，通“佯”，诈，假装。〔9〕“右宰丑”，春秋时卫国大夫。周桓王元年（公元前七一九年），卫桓公为其弟州吁所杀，卫上卿石碏设计，将州吁诱至陈国，派他乘进食之机杀死州吁，〔10〕“濮”，古水名。《史记集解》引服虔云：濮，“陈地。”《春秋》杜预注云：濮为“陈地水名”。《水经·渠水注》云：“沙水东注，即濮水也，俗谓之欠水也。”即今安徽茨河上游。按：此“濮”其它又有曹卫之间（《史记索隐》）、卫地（《史记会注考证》）、郑郊（中井积德）及安徽亳县东南（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等几种说法。〔11〕“邢”，古国名，《春秋左传注》云：“邢，国名，姬姓。”《史记集解》引贾逵云：“邢，周公之胤，姬姓国。”传世有邢侯彝，彝为周天子册命邢侯时所作，铭末曰“作周公彝”，足证其为周公之胤，金文习见“井侯”、“井伯”，刘节《古史考存·古邢国考》谓“井”即“邢”。今河北邢台市境有古襄国故城，即古邢国。《太平寰宇记》卷五九邢州龙岗县引《北史》谓齐武平初掘古墓，得铜鼎，有铭邢侯夫人姜氏墓，足证邢在今邢台。

宣公七年，鲁弑其君隐公。^{〔1〕}九年，宋督弑其君殇公，^{〔2〕}及孔父。^{〔3〕}十年，晋曲沃庄伯弑其君哀侯。^{〔4〕}

【注释】〔1〕“鲁”，古国名。周初分封的诸侯国。姬姓。开国君主为周公旦。建都曲阜（今山东曲阜鲁故城）。辖境相当今山东西南部地区。一九七七年考古工作者曾于鲁都进行勘探发掘，测得鲁都城平面大致呈不规则横长方形，面积约十平方公里，今日曲阜县城仅占鲁故城西南角之一小部分。春秋时鲁国国势逐渐衰弱，公室后为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三家所分。周赧王五十九年（公元前二五六年）为楚所灭。“隐公”，即鲁隐公。春秋时鲁国国君。姬姓，名息姑（一作“息”。作“息姑”是）。惠公庶子。惠公卒，因太子允年幼，由他摄政。执政期间，与邾国会盟修好，又多次与戎会盟。喜游乐，筑观鱼台。在位十一年，被太子允所杀。谥隐。事详本书《鲁世家》。〔2〕“宋督”，亦称华督、大宰督。春秋时宋国正卿。子姓，名督，字华父。戴公之孙。宋殇公时任太宰，为霸占司马孔父嘉之妻，攻杀孔父及殇公，立庄公，自任相，擅国政。宋湣公十年（公元前六八二年），大夫南宫万反，攻杀湣公，他也被杀。“宋殇公”，春秋时宋国国君。子姓，名与夷。宋宣公之子。宣公病卒，让位于其弟穆公和。穆公九年（公元前七二一年）病，命其子冯出居郑，复让位于他。时郑及诸侯数伐宋，即位十年而十一战。太宰华督谋杀大司马孔父嘉之妻，殇公十年（公元前七一年），华督杀其父，

取其妻。殇公怒，督遂杀死他。谥殇。〔3〕“孔父”，即孔父嘉。春秋时宋国大夫。子姓，孔氏，名嘉。宋穆公时为大司马。穆公病，召他商议立嗣子事，他请立公子冯，穆公不许。穆公卒，兄宣公之子与夷立，是为殇公。公子冯出奔郑，太宰华督见其妻美好，欲夺为已有，遂寻机攻杀之而取其妻。〔4〕“晋”，西周时封国。姬姓。初，周成王封其弟叔虞于唐（今山西翼城西），故称唐国。燮父时改为晋国。成侯时迁居曲沃（今山西闻喜县东北）。献公迁都于绛（今山西翼城东南），景公又迁都新田（今山西侯马市西）。文公时改革内政，国力强盛，为春秋五霸之一。其辖境约有今山西大部、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和陕西东南角。春秋末年为韩、赵、魏三家瓜分，国遂亡。“曲沃”，古邑名。在今山西闻喜县东北。晋昭侯元年（公元前七四五年）封文侯弟成师于曲沃。“庄伯”，春秋时晋国贵族。姬姓，名 。曲沃桓叔成师之子。晋孝侯八年（公元前七三二年），继桓叔为曲沃封君，积蓄力量，于孝侯十五年攻入晋都翼（今山西翼城东），杀孝侯。晋人攻之，复归曲沃。晋鄂侯卒，他又复攻晋都。时周平王遣虢公伐曲沃，他被迫退保曲沃，晋人立鄂侯子兴为哀侯。此处记载他杀死哀侯。据本书《晋世家》记载，杀死哀侯的是庄伯之子武公。庄伯杀死的是孝侯，这里记载有误。“哀侯”，春秋时晋国国君。姬姓，名光。鄂侯郤之子。公元前七一七年至前七一 年在位。公元前七一八年，曲沃庄伯闻鄂侯卒，于是起兵伐晋。周桓王（《晋世家》误作平王）使虢公伐庄伯，庄伯退保曲沃。晋人立他为君，是为哀侯。哀侯二年（公元前七一六年），曲沃庄伯卒，子武公继立。八年，曲沃武公侵犯晋国南部。九年，伐晋于汾水之旁，哀侯被虜。晋人乃立哀侯子小子为君，是为小子侯。小子侯元年（公元前七 九年），曲沃武公杀哀侯。事详本书《晋世家》。

十八年，初，宣公爱夫人夷姜，〔1〕夷姜生子伋，〔2〕以为太子，而令右公子傅之。〔3〕右公子为太子取齐女，未入室，而宣公见所欲为太子妇者好，〔4〕说而自取之，更为太子取他女。宣公得齐女，生子寿、子朔，令左公子傅之。太子伋母死，宣公正夫人与朔共谗恶太子伋。〔5〕宣公自以其夺太子妻也，心恶太子，〔6〕欲废之。及闻其恶，〔7〕大怒，乃使太子伋于齐而令盗遮界上杀之，〔8〕与太子白旄，〔9〕而告界盗见持白旄者杀之。且行，子朔之兄寿，太子异母弟也，知朔之恶太子而君欲杀之，乃谓太子曰：“界盗见太子白旄，即杀太子，太子可毋行！”太子曰：“逆父命求生，〔10〕不可。”遂行。寿见太子不止，乃盗其白旄而先驰至界。界盗见其验，〔11〕即杀之。寿已死，而太子伋又至，谓盗曰：“所当杀，乃我也。”盗并杀太子伋，以报宣公。宣公乃以子朔为太子。十九年，宣公卒，太子朔立，是为惠公。

【注释】〔1〕“夷姜”，初为卫桓公夫人。卫宣公之庶母。桓公卒，与宣公淫乱，后为宣公夫人。生子伋。右公子为伋将娶齐女，因貌美，宣公又自娶之。后夷姜因失宠而自杀。“夷姜”之“夷”或是国名，说见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鬲卣跋》。〔2〕“伋”，《左传·桓公十六年》作“急”。〔3〕“右公子”，《左传》杜预注云：“左右媵之子，因以为号。”孔疏谓：“此左右公子，盖宣公之兄弟也。”皆不知何据。此处之右公子名职，见《左传》桓公十六年。“傅”，师傅。这里作动词，指教导。〔4〕“好”，美丽。〔5〕“谗恶”，说别人的坏话。恶”，音 w)。〔6〕“恶”，憎恨。音 w)。〔7〕“恶”，不好，坏处。音 8。〔8〕“遮”，阻拦。〔9〕“白旄”，古代的一种军旗。用旄牛尾装饰在旗杆头上，用以指挥全军。这里是让太子伋手持白旄，作为一种识别他的标志。〔10〕“逆”，违背。〔11〕“验”，本指验明身份的证件。这里指“持白旄的标志”。

左右公子不平朔之立也，惠公四年，左右公子怨惠公之谗杀前太子伋而代立，乃作乱，攻惠公，立太子伋之弟黔牟为君，惠公奔齐。^{〔1〕}

【注释】〔1〕“齐”，古国名。开国君主为吕尚。姜姓。周初封国。都营丘（今山东临淄北）。春秋初年齐桓公任用管仲改革政治，增强国力，尊王攘夷，存邢救卫，首创霸业，疆域东至于海，南到泰山，西达黄河，北及无棣（今河北盐山南）。相当于今山东泰山以北黄河流域及胶东半岛地区。春秋末年，君权为大臣田氏（即陈王）所夺。周安王十六年（公元前三八六年）田和立为齐侯。齐威王时开始称王，成为战国七雄之一，齐王建四十四年（公元前二二一年）为秦所灭。

卫君黔牟立八年，齐襄公率诸侯奉王命共伐卫，^{〔1〕}纳卫惠公，诛左右公子。卫君黔牟奔于周，惠公复立。惠公立三年出亡，亡八年复入，与前通年凡十三年矣。

【注释】〔1〕“齐襄公”，春秋时齐国国君。姜姓，名诸儿。厘公之子。周桓王二十三年（公元前六九七年）即位。在位其间，生活腐化。鲁桓公夫妇至齐，他与桓公夫人通奸，杀桓公。又滥杀谏臣。史称“襄公乱政”。在位十二年，被公孙无知所杀。事详本书《齐世家》。

二十五年，惠公怨周之容舍黔牟，^{〔1〕}与燕伐周。^{〔2〕}周惠王奔温，^{〔3〕}卫、燕立惠王弟颓为王。二十九年，郑复纳惠王。^{〔4〕}三十一年，惠公卒，子懿公赤立。

【注释】〔1〕“容舍”，允许居留。〔2〕“燕”，古国名。姁姓。在今河南延津东北。开国君主伯嚯，相传为黄帝后裔。后人亦称为南燕。《周本纪》“王子克奔燕”、“谋召燕、卫师”皆指此燕国。〔3〕“周惠王”，春秋时周王。姬姓。名阍。周厘王之子。周惠王元年（公元前六七六年）继位。二年，其叔父颓与故大夫边伯等五人作乱，谋与燕、卫之师入侵，遂奔郑。四年，由郑厉公与虢公林父护驾复位。在位二十五年卒。谥惠。详见本书《周本纪》。“温”，古邑名。在今河南温县西南。西周、春秋时苏国建都于此。后为晋国邑。〔4〕“郑”，古国名，姬姓。开国君主为周宣王弟友（郑桓公）。周宣王二十二年（公元前八六年）封于郑（今陕西华县）。周幽王时，郑桓公迁其民于东虢、郟之间。郑武公灭虢、郟，重建郑国，都新郑（今河南新郑）。辖境相当于今河南省黄河以南中部地区。春秋初年亦为强国。周烈王元年（公元前三七五年）为韩国所灭。郑纳惠王时的国君是郑厉公。纳惠王事，详见本书《郑世家》。

懿公即位，好鹤，淫乐奢侈。九年，翟伐卫，^{〔1〕}卫懿公欲发兵，兵或畔。^{〔2〕}大臣言曰：“君好鹤，^{〔3〕}鹤可令击翟。”翟于是遂入，杀懿公。

【注释】〔1〕“翟”，亦作“狄”，古民族名。原为鬼方分支。春秋时分布在陕西和山西北部、河北西北部、内蒙古及其以北地区。战国时，除鲜虞族建立中山国以外，其余大部分为华夏族及其诸侯国兼并。一部分则迁至大漠南山，与当地部落结合，形成后来的匈奴和东胡族。〔2〕“畔”，通“叛”，叛背。〔3〕“鹤”，通“鹤”。

懿公之立也，百姓大臣皆不服。自懿公父惠公朔之谗杀太子伋代立至于懿公，常欲败之，卒灭惠公之后而更立黔牟之弟昭伯顽之子申为君，是为戴公。

戴公申元年卒。齐桓公以卫数乱，^{〔1〕}乃率诸侯伐翟，为卫筑楚丘，^{〔2〕}立戴公弟毁为卫君，是为文公。文公以乱故奔齐，齐人入之。^{〔3〕}

【注释】〔1〕“齐桓公”，春秋时齐国国君。姜姓，名小白。襄公之弟。襄公晚年，公室内乱，公子纠由管仲辅佐，逃奔鲁国。他在鲍叔牙保护下逃奔莒国。不久襄公被杀，他战胜公子纠并在高溪等贵族支持下返国执政。他任管仲为相，对内实行改革，

国富兵强。对外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帜，威望盖于诸侯。周襄王元年（公元前六五一年），在葵丘（今河南兰考）约集宋、卫、鲁、郑、许、曹等国会盟，周襄王亦派代表参加。他在会上发号施令，周王正式承认其为盟主。他在位期间，“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首开春秋时大国称霸之局面。他死后，诸公子争位，国势渐衰。在位四十二年，谥桓。事详本书《齐世家》。〔2〕“楚丘”，古邑名。故城在今河南省滑县东。春秋时，卫曾都于此。〔3〕“入”，通“纳”，接纳。

初，翟杀懿公也，卫人怜之，思复立宣公前死太子伋之后，伋子又死，而代伋死者子寿又无子。太子伋同母弟二人：其一曰黔牟，黔牟尝代惠公为君，八年复去；其二曰昭伯。昭伯、黔牟皆已前死，故立昭伯子申为戴公。戴公卒，复立其弟毁为文公。

文公初立，轻赋平罪，〔1〕身自劳，与百姓同苦，以收卫民。

【注释】〔1〕“轻赋”，减轻赋税。“平罪”，公平决狱。

十六年，晋公子重耳过，〔1〕无礼。十七年，齐桓公卒。二十五年，文公卒，子成公郑立。

【注释】〔1〕“晋公子重耳”，春秋时晋国国君。姬姓，名重耳。献公诡诸之子。公元前六三六年至前六二八年在位。献公十二年（公元前六六五年）封于蒲（今山西隰县西北）。二十二年，遭骊姬之乱，先后逃亡狄、齐、曹、宋、郑、楚、秦等国，在外十九年。公元前六三六年，由秦发兵护送回国，继君位，是为文公。在位时，整顿内政，增强军队，称霸诸侯。事详本书《晋世家》。

成公三年，晋欲假道于卫救宋，〔1〕成公不许。晋更从南河度，〔2〕救宋。征师于卫，卫大夫欲许，成公不肯。大夫元咺攻成公，〔3〕成公出奔。晋文公重耳伐卫，分其地予宋，讨前过无礼及不救宋患也。卫成公遂出奔陈。二岁，如周求入，〔4〕与晋文公会。晋使人鸩卫成公，〔5〕成公私于周主鸩，〔6〕令薄，得不死。已而周为请晋文公，卒入之卫，而诛元咺，卫君瑕出奔。〔7〕七年，晋文公卒。十二年，成公朝晋襄公。〔8〕十四年，秦穆公卒。〔9〕二十六年，齐邴歆弑其君懿公。〔10〕三十五年，成公卒，子穆公遫立。

【注释】〔1〕“晋欲假道于卫救宋”，《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及本书《晋世家》记载为“晋侯将代曹，假道于卫”，此为假道救宋，异。“假”，借。〔2〕“南河”，古代称黄河自今潼关以上北南流向河段为西河，潼关以下西东流向河段为南河。《史记集解》引杜预云：“从汲郡南度，出卫南。”此处指今河南汲县一带黄河。“度”，通“渡”。〔3〕“大夫元咺”，春秋时卫国大夫。卫成公三年（公元前六三二年）晋欲假道于卫救宋，成公不许。晋改从南河渡，出卫南救宋，征师于卫，他欲答应而成公又不许，于是他攻成公。成公奔楚，他便立公子瑕为卫君。五年（公元前六三一年），成公求周王请晋文公出兵入卫，他与公子瑕遂被杀，成公复位。〔4〕“如”，往，到。

〔5〕“鸩”，指鸩鸟羽毛浸制的毒酒。这里指用鸩酒杀卫成公。〔6〕“私”，私下贿赂。“周主鸩”，指周王室主持放鸩毒的人。〔7〕“卫君瑕”，春秋时卫国公室贵族。姬姓，名瑕，亦称公子瑕。《左传》又作“子适”。成公之弟。《左传》称，周襄王二十年（公元前六三二年），晋文公假道于卫，卫成公不许，卫大夫元咺攻成公，成公奔楚，他被元咺等拥立为卫君。二十三年，成公在周王室帮助下返回卫国，他与元咺俱被杀。此云“卫君瑕出奔”，疑误。〔8〕“晋襄公”，春秋时晋国国君。姬姓，名欢。晋文公之子。公元前六二七年至前六二一年在位。襄公元年，秦伐郑，他出兵救郑，大败秦军，并虏得秦将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归，四年（公元前六二四年），秦三将兴兵大举攻晋，取晋王官（今山西闻喜西），封殽尸而还。五年，为报王官仇，他也起兵

代秦，取秦新城（今陕西澄城东北）。七年，他废去文公时所作五军中之上、下新二军，恢复三军六卿之制；用赵盾为政，进行了一系列的法制改革。同年八月卒。事详本书《晋世家》。〔9〕“秦穆公”，一作“秦繆公”。春秋时秦国国君。嬴姓，名任好。德公少子，成公之弟，继成公为君。公元前六五九年至前六二一年在位。任用百里奚、蹇叔等为谋臣，奋发图强。初即位，努力向东开拓，图谋争霸中原，亲自率兵攻晋。曾在韩原（今山西稷山西）大破晋军，俘获晋惠公，迫使晋国献出河西八地。不久又吞灭梁（今陕西韩城南）、芮（今陕西大荔南），将国土向东推至黄河。后又向西扩张，用内史廖之计，离间戎王君臣。又听戎降臣由余之谋，袭灭戎国，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周襄王特派召公至秦祝贺，并赐金鼓。病卒，谥繆（一作“穆”）。事详本书《秦本纪》。〔10〕“邴歜”，齐国大夫。《齐太公世家》作“丙戎”。因其为齐懿公御戎，故号“丙戎”。其父生前与懿公争田，懿公即位便掘尸而刖之，他怀恨在心，和懿公参乘阎职合谋，乘懿公出游杀之。然后归告齐祖庙，从容亡去。“齐懿公”，春秋时齐国国君。姜姓，名商人。桓公之子，密姬所生。周匡王元年（公元前六二二年）杀昭公之子姜舍自立。他统治残暴，生活荒淫。在位四年，被仇人丙戎（邴歜）、庸职所杀。

穆公二年，楚庄王伐陈，〔1〕杀夏征舒。〔2〕三年，楚庄王围郑，郑降，复释之。十一年，孙良夫救鲁伐齐，〔3〕复得侵地。穆公卒，子定公臧立。定公十二年卒，子献公衎立。

【注释】〔1〕“楚庄王”，春秋时楚国国君。半姓，名熊侣（一作“吕”、“旅”）。又称“荆庄王”、“严王”。穆王之子。周顷王六年（公元前六三一年）继位。即位初，耽于淫乐，不理政事。经伍举、苏从屡谏，乃省悟，委伍举、苏从以国政，申张王权。又重用叔孙敖改革内政，兴修水利，平定若敖氏的叛乱。并连年出兵北伐，力图称霸中原。周定王元年（公元前六〇六年）陈兵于周郊，问周王九鼎之轻重，大有取周而代之之势。先后灭庸、舒、陈诸小国，将楚国推向全盛时期。之后又成为代晋而起的中原霸主。在位二十三年卒。谥庄。事见《楚世家》。〔2〕“夏征舒”，春秋时陈国大夫。妫姓，夏氏，名征舒。陈公族。因其祖父名少西，故又以少西为氏。大夫御叔之子。陈灵公时任大夫。其父早卒，母夏姬，与灵公、大夫孔宁、仪行父私通，又互相以他为戏乐。周定王八年（公元前五九九年），他遂起兵攻杀灵公，自立为陈侯。孔宁、仪行父奔楚求援，次年，楚庄王率军入陈，他兵败，被车裂。〔3〕“孙良夫”，春秋时卫国大夫。又称“孙桓子”、“孙子”。卫成公三十三年（公元前六二二年）出使鲁国，卫始与鲁和好。卫穆公十一年（公元前五八九年），率军和齐军战于新筑（今河北魏县南），卫军大败。他入晋讨得救兵，在鞍（今山东济南西）大败齐军，收复失土，史称齐晋鞍之战。献公十三年，公令师曹教宫妾鼓琴，〔1〕妾不善，曹笞之。妾以幸恶曹于公，公亦笞曹三百。十八年，献公戒孙文子、宁惠子食，〔2〕皆往。日旰不召，〔3〕而去射鸿于囿。〔4〕二子从之，公不释射服与之言。二子怒，如宿。〔5〕孙文子子数侍公饮，使师曹歌《巧言》之卒章。〔6〕师曹又怒公之尝笞三百，乃歌之，欲以怒孙文子，报卫献公。〔7〕文子语遽伯玉，〔8〕伯玉曰：“臣不知也。”遂攻出献公。献公奔齐，齐置卫献公于聚邑。〔9〕孙文子、宁惠子共立定公弟秋为卫君，〔10〕是为殇公。

【注释】〔1〕“师曹”，卫国宫廷乐师。名曹。〔2〕“孙文子”，即孙林父，春秋时卫国大夫。孙良夫之子。卫定公五年（公元前五八四年）冬，因得罪定公而出奔晋。十二年，依仗晋国支持，定公不得已而复其职。后又和大夫宁殖废献公而立定公弟，是为殇公。献公出奔齐。殇公十二年（公元前五四七年），与大夫宁喜争权，殇公使宁喜攻之，他出奔晋，借晋兵力量使献公复位，并杀宁喜。“宁惠子”，春秋时卫国大臣。名殖。周灵王十三年（公元前五五九年），与孙林父攻逐献公，献公奔逃齐国，二人共

立定公弟秋为卫君，是为殇公。〔3〕“盱”，晚，迟。音g4n。〔4〕“囿”，圈养禽兽的园地。音yòu。〔5〕“宿”，春秋时卫国邑名。在今河南濮阳北。或作“戚”，《史记志疑》云：“宿、戚，古字通用。”〔6〕“《巧言》”，《诗经·小雅》的一篇，这是一首政治讽刺诗，讽刺周王听信谗言，良莠不分。诗中对巧言乱政之徒表示憎恶，对周天子听信谗言表示伤怨。“卒章”，即末章。《巧言》末章云：“彼何人斯，居河之麋。无拳无勇，职为乱阶。既微且，尔勇伊何。为犹将多，尔居徒几何。”献公想用此来比喻文子居河上而作乱。〔7〕“报”，报复。〔8〕“蘧伯玉”，春秋时卫国大夫。姬姓，蘧氏，名瑗，字伯玉。卫公族，大夫蘧无咎之子。卫献公时为大夫。献公十八年（公元前五五九年），献公被其臣攻逐，他曾避乱出亡。后返国，曾事殇公、襄公，有贤声。相传他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勤于改过。灵公立，经史鱼等力荐，为灵公所亲幸。病卒。谥成子。〔9〕“聚邑”，按此条《左传》襄公十四年作“齐人以邾寄卫侯”。本书“聚”疑当为“”之误。“”同“莱”，在今山东龙口。〔10〕“秋”，《集解》引徐广云：“班氏云献公弟焱。”《索隐》云：“《左传》作‘剽’，《古今人表》作‘焱’，盖音相乱，字易改耳。”

殇公秋立，封孙文子林父于宿。十二年，宁喜与孙林父争宠相恶，〔1〕殇公使宁喜攻孙林父。林父奔晋，复求入故卫献公。献公在齐，齐景公闻之，〔2〕与卫献公如晋求入。晋为伐卫，诱与盟。卫殇公会晋平公，〔3〕平公执殇公与宁喜而复入卫献公。献公亡在外十二年而入。

【注释】〔1〕“宁喜”，春秋时卫国大臣。殇公宠臣。与孙林父争宠，奉殇公命发兵攻之，逼孙林父逃往晋国。后孙林父在晋国的帮助下，与流亡在外十二年的卫献公返回卫国，献公复位后元年，他被诛杀。〔2〕“齐景公”，春秋时齐国国君。姜姓，名杵臼。庄公异母弟。周灵王二十五年（公元前五四七年）继位。任崔杼为右相，庆封为左相。好筑宫室，聚狗马，厚敛重刑，奢侈无度。后任晏婴为卿，常为婴谏阻，稍有收抑。时齐公室衰落，私门崛起，晏婴预知齐公室即将为田氏所取代，叹为“季世”。在位五十八年卒。谥景。事详本书《齐世家》。〔3〕“晋平公”，春秋时晋国国君。姬姓，名彪。晋悼公之子。公元前五五七年至前五三五年在位。即位初，率师伐齐。八年，晋栾盈（一作“栾逞”）帅曲沃之兵攻入晋都绛（今山西曲沃西南），他兵败欲自杀，范鞅救之，并以其徒击盈，盈败，遂灭栾氏宗。后又屡战齐、燕等国。晚年厚赋横敛，不恤政治，政归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三家，晋公室益衰。事详本书《晋世家》。

献公后元年，诛宁喜。

三年，吴延陵季子使过卫，〔1〕见蘧伯玉、史鳅，〔2〕曰：“卫多君子，其国无故。”〔3〕过宿，孙林父为击磬，〔4〕曰：“不乐，音大悲，使卫乱乃此矣。”是年，献公卒，子襄公恶立。

【注释】〔1〕“吴”，古国名。亦称句吴、攻吴。姬姓。西周太王之子太伯、雍仲所建。初都蕃篱（今江苏无锡东南梅里）。传至十九世孙寿梦时国势渐强，开始称王。阖闾时迁都于吴（今江苏苏州）。据有今江苏、上海大部和安徽、浙江一部。曾一度攻破楚国郢都。夫差时大败越国，迫使句践求和事吴，并北上黄池与晋国争霸。公元前四七三年为越国所灭。事见本书《吴太伯世家》。“延陵季子”，季子曾封于延陵，所以称延陵季子。“延陵”，古邑名。在今江苏常州南淹城遗址。春秋时吴邑。“季子”，春秋时吴国贵族。姬姓，名札，吴王寿梦少子。曾封于延陵，后又封州来（今安徽凤台北），史又称“延州来季子”。他贤明博学，寿梦欲立他为嗣，固辞。诸樊立，又欲让位于他，他弃其室而耕。吴王余祭四年（公元前五四四年），他奉命使鲁，观周礼，尽知其意，深受鲁人敬重。又游历齐、郑、晋等国，与晏婴、子产等著名政治家交游，议

论盛衰大势，颇中时要。吴王僚十二年（公元前五一五年）又奉命使晋。僚为公子光（阖闾）刺杀，他回国复命，曾哭于僚墓，然后至封邑以待阖闾之命。事详本书《吴太伯世家》。〔2〕“史鳢”，春秋末卫国史官，字子鱼，也称“史鱼”。以正直著称。临死还嘱咐家人不要治丧正室，以劝戒卫灵公进贤，后人称为“尸谏”。〔3〕“故”，事故，问题。〔4〕“磬”，古代的一种石制打击乐器。用美石或玉雕成，悬挂于架上，以物击之而鸣。单一的称“特磬”，大小相次成组的称“编磬”。最早用于先民的乐舞活动，其后用于历代上层统治者配合祭祀、宴享等礼仪活动的雅乐中，成为象征身份地位的礼器。

襄公六年，楚灵王会诸侯，〔1〕襄公称病不往。

【注释】〔1〕“楚灵王”，春秋时楚国国君。半姓，名熊围，后改名熊虔。共王次子，康王之弟。郑敖时为令尹，兼领军权。周景王四年（公元前五四一年）杀其侄郑敖，自立为王。即位后，大会诸侯，率兵伐吴。又使其弟弃疾灭陈、蔡，以盟主自居。景王十五年（公元前五三年），率大军伐徐以胁吴，因穷兵黩武，百姓嗟怨。次年，弃疾杀死太子熊祿，另立其弟公子比为王。他闻讯逃匿山中，自缢而死。谥灵。事详本书《楚世家》。

九年，襄公卒。初，襄公有贱妾，辛之，有身，梦有人谓曰：“我康叔也，令若子必有卫，〔1〕名而子曰‘元’。”〔2〕妾怪之，问孔成子。〔3〕成子曰：“康叔者，卫祖也。”及生子，男也，以告襄公。襄公曰：“天所置也。”〔4〕名之曰“元”。襄公夫人无子，于是乃立元为嗣，是为灵公。

【注释】〔1〕“若”，人称代词，你，你们。〔2〕“而”，人称代词，你，你们。〔3〕“孔成子”，春秋时卫国正卿，名蒸锄。卫定公时为卿，历仕献公、殇公朝。襄公立，为正卿。襄公卒，他立襄公次子姬元为君，是为灵公。旋病卒。谥成子。〔4〕“置”，安排，设置。

灵公五年，朝晋昭公。〔1〕六年，楚公子弃疾弑灵王自立，〔2〕为平王。十一年，火。

【注释】〔1〕“晋昭公”，春秋时晋国国君。姬姓，名夷。平公彪之子。公元前五三一年至前五二六年在位。在位时，韩、赵、魏、范、中行及知氏六卿势力更加强盛，而晋公室日益衰弱。昭公六年卒，子顷公去疾继立为晋君。事详本书《晋世家》。〔2〕“楚公子弃疾”，即楚平王。春秋时楚国国君。亦作“荆平王”。半姓，名弃疾。即位后改名熊居。共王幼子。灵王时率军灭陈、蔡，因号陈公、蔡公。周景王十六年（公元前五二九年），作乱自立为王，灵王及子比、子皙被逼自杀。即位后，恐国人及诸侯不服，内宽简刑政，外复陈、蔡国。重用嬖臣费无忌。无忌谗害太子建，逼建逃奔宋，并诛及太子傅伍奢，致奢及其子尚被杀。在位十三年卒。谥平。事详本书《楚世家》。

三十八年，孔子来，禄之如鲁。〔1〕后有隙，孔子去。后复来。

【注释】〔1〕“禄”，奉禄。这里用作动词。指孔子到卫国后，给他的俸禄和在鲁国时一样。

三十九年，太子蒯聩与灵公夫人南子有恶，〔1〕欲杀南子。蒯聩与其徒戏阳邀谋，〔2〕朝，使杀夫人。戏阳后悔，不果。蒯聩数目之，〔3〕夫人觉之，惧，呼曰：“太子欲杀我！”灵公怒，太子蒯聩奔宋，已而之晋赵氏。〔4〕

【注释】〔1〕“蒯聩”，即卫庄公。春秋时卫国国君。姬姓，名蒯聩。一作“蒯聩”。灵公之子。为太子时，曾欲杀灵公夫人南子，未遂。惧罪逃奔宋国，后又至晋国，依附于赵简子。灵公卒，卫人立蒯聩子姬辄为君，是为出公。他曾欲回国夺权，被卫所

拒，又逃至宿（今河南濮阳东北），据地自保。周敬王四十年（公元前四八一年），在孔悝等支持下立为君，其子姬辄出奔鲁。即位后，即背叛晋，晋卿赵简子发兵围卫，他在兵乱中被杀。谥庄。“南子”，卫灵公夫人。宋国贵族女，私通于宋子朝，灵公太子蒯聩恶之。她谗于灵公，蒯聩奔宋。后蒯聩立（庄公），遂杀南子。〔2〕“戏阳邀”，卫国人。卫灵公时为太子蒯聩家臣。〔3〕“目”，以目示意。用作动词。〔4〕“赵氏”，这里指春秋时晋国赵简子。嬴姓，赵氏，史称“赵简主”。定公时为卿，时晋国衰乱，荀寅、范吉射伐赵氏，他逃奔晋阳（今山西太原南）。后召归复位，改名志父。曾发兵攻击范氏、中行氏，克朝歌（今河南淇县）、邯郸，迫使范氏、中行氏出奔齐国。他还将范宣子所著《刑书》铸成刑鼎，进行政治经济改革，使私门（即大夫）势力日益强大。周元王元年（公元前四七五年）卒。谥简子。

四十二年春，灵公游于郊，令子郢仆。〔1〕郢，灵公少子也，字子南。灵公怨太子出奔，谓郢曰：“我将立若为后。”郢对曰：“郢不足以辱社稷，〔2〕君更图之。”〔3〕夏，灵公卒，夫人命子郢为太子，曰：“此灵公命也。”郢曰：“亡人太子蒯聩之子辄在也，不敢当。”于是卫乃以辄为君，是为出公。

【注释】〔1〕“仆”，御，驾御。〔2〕“辱”，使社稷受辱。郢自谓己无德，不足立。〔3〕“更”，另。“图”，谋划，打算。

六月乙酉，赵简子欲入蒯聩，乃令阳虎诈命卫十余人衰经归，〔1〕简子送蒯聩。卫人闻之，发兵击蒯聩。蒯聩不得入，入宿而保，卫人亦罢兵。

【注释】〔1〕“阳虎”，一作阳货。本为春秋时鲁国人。初为季孙氏家臣，事季平子。平子死后，专鲁国之政。鲁定公五年（公元前五〇五年）执季桓子。八年，他欲尽杀“三桓”之嫡子，而更立其所善之庶子以代之，遭三桓联合攻伐，兵败，逃至阳关（今山东泰安东南）。九年，复遭三桓攻伐，奔齐，被齐囚执，脱逃后奔晋，为晋赵简子家臣。“衰经”，古代守丧的孝服。“衰”，通纛，用粗麻布制成，缀于胸前，有斩衰、齐衰之分。“经”，麻带，围在头上称首经，围在腰间称腰经。

出公辄四年，齐田乞弑其君孺子。〔1〕八年，齐鲍子弑其君悼公。〔2〕

【注释】〔1〕“田乞”，春秋时齐国大臣。妣姓，田氏（陈氏）。田桓子无宇之子，事齐景公，以大斗借贷，小斗收进之法笼络民心，并结交诸侯。景公卒，子荼立，是为晏孺子，高昭子、国惠子为相。他攻杀高、国，迎立公子阳生（悼王），又杀晏孺子，自为相，专齐国之政。卒谥釐子。“孺子”，史称晏孺子，春秋时齐国国君。姜性，名荼。景公少子。景公五十八年（公元前四九一年），景公因宠孺子生母黄姬，遂逐群公子而立孺子为太子。同年，景公卒，孺子即位。以国夏、高张为相。次年，大夫田（陈）乞率兵入公宫，杀逐国、高二氏，立其兄公子阳生，是为悼公，悼公把他迁于骀，不久又派人谋杀之。事见本书《齐世家》。〔2〕“鲍子”，即鲍牧，春秋时齐国正卿。景公时，与公子阳生有隙。景公卒，他在田乞胁迫下迎立阳生为君，是为悼公。悼公即位四年，他便杀死了悼公。但据《左传》哀公十年仅记载“齐人弑悼公”，而鲍牧则已于鲁哀公八年（齐悼公三年）为悼公所杀。故清人梁玉绳疑杀悼公者为田乞之子田常。“齐悼公”，春秋末年齐国国君。姜姓，名阳生。景公之子。原流亡于鲁国，周敬王三十二年（公元前四八八年）由田乞迎归，立为国君。即位后，诛杀晏孺子。在位四年，被鲍子（牧）所杀。谥悼。事详本书《齐世家》。

孔子自陈入卫。〔1〕九年，孔文子问兵于仲尼，〔2〕仲尼不对。其后鲁迎仲尼，仲尼反鲁。〔3〕

【注释】〔1〕“孔子”，春秋末年教育家、思想家、政治活动家及史学家，儒家

学派创始人。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其先世是宋国贵族，曾祖时逃难到鲁国。早年做过管理粮草的“委吏”和看管牛羊的“乘田”，中年做过中都（今山东汶上）宰。年五十任鲁国司寇，摄行相事，因遭新兴势力反对而去职，周游列国达十四年之久，宣扬其政治观点及主张，终不见用。年六十八而返鲁，致力于教育事业。相传有弟子三千，被后世尊为至圣先师。他的思想体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主张，在中国以至外国都产生过极为深远的影响。西汉以来，其学术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正统，并延续了两千多年。事详本书《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以及《论语》。〔2〕“孔文子”，春秋时卫国正卿。名圉（《论语》作“仲叔圉”，《礼记》作“文叔”）。卫国正卿孔成子曾孙。卫灵公时为卿，主管外交，善对应。后迁正卿。灵公卒，他立灵公孙姬辄为君（出公），执掌朝政。有贤声，孔子称他“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卒谥文子。〔3〕“反”，通“返”，返回。

十二年，初，孔圉文子取太子蒯聩之姊，生悝。^{〔1〕}孔氏之竖浑良夫美好，^{〔2〕}孔文子卒，良夫通于悝母。太子在宿，悝母使良夫于太子。^{〔3〕}太子与良夫言曰：“苟能入我国，报子以乘轩，^{〔4〕}免子三死，^{〔5〕}毋所与。”与之盟，许以悝母为妻。闰月，良夫与太子入，舍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6〕}宦者罗御，^{〔7〕}如孔氏。^{〔8〕}孔氏之老栾宁问之，称姻妾以告。^{〔9〕}遂入，适伯姬氏。^{〔10〕}既食，悝母杖戈而先，^{〔11〕}太子与五人介，^{〔12〕}舆豶从之。^{〔13〕}伯姬劫悝于厕，强盟之，遂劫以登台。栾宁将饮酒，炙未熟，^{〔14〕}闻乱，使告仲由。^{〔15〕}召护驾乘车，^{〔16〕}行爵食炙，^{〔17〕}奉出公辄奔鲁。

【注释】〔1〕“悝”，即孔悝。姬姓，孔氏。卫庄公蒯聩之外甥。卫出公辄十二年（公元前四八一年），出公之父蒯聩居外不得入，孔悝使与其母（蒯聩之姊）等密谋策划，先邀蒯聩潜入其家，然后与蒯聩之徒共同作乱，袭攻出公，出公奔鲁，而蒯聩自立为君。〔2〕“竖”，僮仆。“浑良夫”，春秋时卫国大夫，孔文子家仆。孔文子卒，他与文子妻私通。周敬王四十年（公元前四八一年），文子妻指使他与孔悝等发动政变，赶走出公，拥立流亡在外的灵公太子蒯聩为卫君，从此他以功自居，骄横越礼，后被庄公之子疾所杀。〔3〕“于”，去，到……去。〔4〕“乘轩”，乘坐大夫的车子。“轩”，古代一种供大夫以上乘坐的轻便车，车箱到顶较高，并装饰有花纹，或加皮饰的席子作障蔽。也用作大夫的代称。这里是指浑良夫如果事成，则将封他为大夫，并赦免他三次死罪。〔5〕“免三死”，免除三种犯罪的死刑。《正义》引杜预云：“三罪，紫衣、袒裘、带剑。”紫衣，古代君主穿的服饰。穿紫衣，为犯上。袒裘，天热偏袒裘为不敬。〔6〕“蒙衣”，穿着妇女穿的服装，用头巾蒙着头。〔7〕“罗”，宦者名。“御”，驾车。〔8〕“如”，至，到。〔9〕“姻妾”，婚姻家妾。〔10〕“伯姬氏”，孔文子之妻，孔悝之母。〔11〕“杖”，持、执。“先”，走在前面。〔12〕“介”，甲。这里用作动词，披铠甲。〔13〕“舆豶”，用车拉着公猪。表示来盟誓。〔14〕“炙”，烤肉。〔15〕“仲由”，孔子弟子，字子路，又字季路，卞（今山东泗水）人。性勇而直，喜闻过，事亲至孝。后为卫国大夫孔悝之邑宰。周敬王四十年（公元前四八一年），逃亡在晋国的蒯聩与孔伯姬勾结，劫迫孔悝，逐走卫出公辄。他闻讯前往阻挡，被蒯聩党徒杀死。〔16〕“召护”，卫国大夫。蒯聩逐出公辄时，他驾车载出公逃奔鲁国。后出公辄复国，他也返国复职。〔17〕“行爵”，敬酒。“爵”，一种酒器。

仲由将入，遇子羔将出，^{〔1〕}曰：“门已闭矣。”子路曰：“吾姑至矣。”子羔曰：“不及，^{〔2〕}莫践其难。”子路曰：“食焉不辟其难。”^{〔3〕}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门，公孙敢阖门，^{〔4〕}曰：“毋入为也！”子路曰：“是

公孙也？求利而逃其难。由不然，利其禄，必救其患。”有使者出，子路乃得入。曰：“太子焉用孔悝？虽杀之，必或继之。”且曰：“太子无勇。若燔台，必舍孔叔。”〔5〕太子闻之，惧，下石乞、孟廛敌子路，〔6〕以戈击之，割纓。〔7〕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结纓而死。孔子闻卫乱，曰：“嗟乎！柴也其来乎？〔8〕由也其死矣。”〔9〕孔悝竟立太子蒯聩，是为庄公。

【注释】〔1〕“子羔”，即高柴，字子羔。春秋时卫国大夫。孔子弟子。少孔子三十岁，身高不盈五尺，其貌不扬。受业于孔子，孔子以为愚。〔2〕“不及”，来不及。子羔以为子路要为国死难，这时出公已走，故事已来不及。或云，家臣忧虑不及国事，不得践履其难。〔3〕“辟”，通“避”。〔4〕“公孙敢”，春秋时卫国大夫。姬姓，公孙氏，名敢。蒯聩逐出公，劫执政孔悝。子路欲救，他守孔氏家门，劝子路勿入。子路责他身为孔悝之臣而为蒯聩守门是“求利逃难”。他乃让子路入，子路与蒯聩部下交战被杀。“阖”，关门。音 h6。〔5〕“舍”，放弃。〔6〕“石乞、孟廛”，都是蒯聩的臣子。〔7〕“纓”，结冠的带子。〔8〕“柴”，指高柴。即子羔。〔9〕“由”，即仲由，字子路。

庄公蒯聩者，出公父也，居外，怨大夫莫迎立。元年即位，欲尽诛大臣，曰：“寡人居外久矣，子亦尝闻之乎？”群臣欲作乱，乃止。二年，鲁孔丘卒。三年，庄公上城，见戎州，〔1〕曰：“戎虜何为是？”戎州病之。十月，戎州告赵简子，简子围卫。十一月，庄公出奔，卫人立公子斑师为卫君。齐伐卫，虜斑师，更立公子起为卫君。〔2〕

【注释】〔1〕“戎州”，古邑名。在今山东曹县东南。清人江永、沈钦韩等考证认为“戎州”系州党之名。〔2〕“斑师”，《左传》作“般师”。〔3〕“起”，卫灵公子。

卫君起元年，卫石曼尊逐其君起，〔1〕起奔齐。卫出公辄自齐复归立。初，出公立十二年亡，亡在外四年复入。出公后元年，赏从亡者。立二十一年卒，〔2〕出公季父黔攻出公子而自立，是为悼公。

【注释】〔1〕“石曼尊”，卫国卿。《左传》作“石圃”。庄公三年（公元前四七八年），庄公命工匠拆毁都城帝丘外之戎州，使用工匠长久不让休息，又想把他们赶走，石曼尊便依靠工匠攻打庄公，庄公出逃，被戎州己氏杀死。在齐平公的支持下，卫人立公子起为卫君，他又逐走卫君起。当时流亡在外的卫出公遂乘机回国复位，石曼尊被逐出卫国。〔2〕“立二十一年”，指前后共立二十一年，前十二年，后九年。

悼公五年卒，子敬公弗立。敬公十九年卒，子昭公纠立。是时三晋强，〔1〕卫如小侯，属之。〔2〕

【注释】〔1〕“三晋”，春秋末年，晋国大夫韩、赵、魏三家瓜分晋国，成为战国时的韩、赵、魏三国。史称“三晋”。三晋的疆城屡有变迁。战国晚期约当有今山西全境、河南省中部北部和河北省南部、中部地区。〔2〕“之”，指三晋的赵氏。

昭公六年，公子亶弑之代立，〔1〕是为怀公。怀公十一年，公子頹弑怀公而代立，是为慎公。慎公父，公子適；適父，敬公也。慎公四十二年卒，子声公训立。声公十一年卒，子成侯遯立。

【注释】〔1〕“亶”，音 w7i。

成侯十一年，公孙鞅入秦。〔1〕十六年，卫更贬号曰侯。

【注释】〔1〕“公孙鞅”，亦称“卫鞅”、“商鞅”。战国时政治改革家。姬姓，公孙氏，名鞅。少好刑名之学，深受李悝、吴起思想影响。秦孝公元年（公元前三六一

年)下令求贤,他闻令入秦,向孝公提出变法主张,为孝公所信重。孝公三年(一说六年)任左庶长,在秦国进行第一次变法。主要内容有:令民为什伍,奖励军功耕织,废除世卿世禄,重农抑商等。后迁大良造。孝公十二年,他又实行第二次变法。主要内容有:废井田,开阡陌,统一度量衡,禁止父子兄弟连坐等。不久又实行“初为赋”。经过变革,秦国“家给不足”,“兵革大强”。孝公二十二年,他奉命攻魏,大破魏军,因功封于商(今陕西商县东南),号商君,故又称商鞅。孝公死,太子嗣位,公子虔诬他谋反,他逃至商,起兵北击郑邑,兵败被俘,遭车裂。著有《商君书》二十九篇(今存二十四篇)。事详本书《商君列传》。又本篇云公孙鞅入秦在“成侯十一年”,《秦本纪》云孝公元年鞅入秦。《索隐》云:“按年表,成侯与秦孝公同年,然则‘十一年’当为‘元年’,字误耳。”

二十九年,成侯卒,子平侯立。平侯八年卒,子嗣君立。

嗣君五年,更贬号曰君,独有濮阳。^{〔1〕}

【注释】〔1〕“濮阳”,一作“帝丘”,卫国国都,在今河南濮阳西南。卫国从卫康叔建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当时堪称大国。春秋初迁都曹(今河南滑县东)。后被北狄打败,靠齐国帮助,又迁都楚丘(今河南滑县东北),成为小国。春秋末年迁都帝丘(即濮阳),国土更加狭小。到嗣君五年时,独有濮阳。怀君三十年(公元前二五四年)曾被魏所灭,后在秦国支持下复国,迁都野王(今河南沁阳)。是秦统一之后在名义上仍然存在的唯一诸侯国。秦二世元年(公元前二九年),终为秦灭。

四十二年卒,子怀君立。怀君三十一年,朝魏,魏囚杀怀君。魏更立嗣君弟,是为元君。元君为魏婿,故魏立之。元君十四年,秦拔魏东地,秦初置东郡,^{〔1〕}更徙卫野王县,^{〔2〕}而并濮阳为东郡。二十五年,元君卒,子君角立。

【注释】〔1〕“东郡”,秦郡名,治所在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领二十二县。辖境相当今山东东阿、梁山、郟城以西,河南范县、长垣以北,滑县、濮阳以东,山东冠县、茌平以南地区。〔2〕“野王县”,古邑名。在今河南沁阳。春秋时晋地,战国时属韩。公元前二六二年为秦攻取,秦始皇迁卫君于此。君角九年,秦并天下,立为始皇帝。〔1〕二十一年,二世废君角为庶人,卫绝祀。〔2〕

【注释】〔1〕“始皇帝”,公元前二二一年秦王嬴政统一齐、楚、韩、燕、魏、赵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定“皇帝”称号,国家政务皆取决于皇帝。秦王政自为“始皇帝”,后则以数计,称二世、三世……以至无穷。但由于秦朝急政暴虐,导致速亡,仅历二世,凡十五年。秦始皇事,详见本书《秦始皇本纪》、《秦本纪》。〔2〕“绝祀”,断绝对祖先的祭祀,即断子绝孙。这里比喻卫国灭亡。

太史公曰:余读世家言,至于宣公之太子以妇见诛,弟寿争死以相让,此与晋太子申生不敢明骊姬之过同,^{〔1〕}俱恶伤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杀,兄弟相灭,亦独何哉?

【注释】〔1〕“晋太子申生”,春秋时晋献公太子。姬姓。曾任晋下军主将,从献公伐灭霍、耿、魏等国。献公宠骊姬,欲立骊姬子奚齐为太子。大夫士 劝他们出亡,不从。献公二十一年(公元前六五六年)骊姬诬他放毒胙内,图谋不轨,他不愿讲明骊姬之过,怕使父亲老年无欢,又不愿负恶名逃亡,遂自杀。谥恭太子。事见本书《晋世家》。“骊姬”,一作“丽姬”,晋献公夫人。骊戎(今山西晋城西南)之女。晋献公伐骊戎,被夺回立为夫人,甚得宠。生奚齐,欲立为太子。骊姬乘太子申生献胙于献公,暗中放置毒物于胙肉内,诬申生意图不轨,逼其自杀。又使献公尽逐群公子。献公死,奚齐继立,为里克所杀,其妹之子卓子继立,里克又杀之,并将骊姬鞭杀。事见本书《晋

世家》。“过”，过错。

译 文

卫国康叔名叫封，他是周武王同母所生的小弟弟。他的下面还有冉季，冉季最小。

武王战胜殷纣以后，又把殷朝的余民封给纣王的儿子武庚禄父，与诸侯并列，以此来继续祭祀他的祖先，使不断绝。因为武庚没有真心顺服，恐怕他有贼乱之心，于是武王让他的弟弟管叔、蔡叔辅佐武庚禄父，以此来安抚他的人民。武王去世以后，成王年幼。周公姬旦代替成王治理国家，主管国家政务。管叔、蔡叔怀疑周公，于是就联合武庚禄父作乱，准备进攻成周，周公旦按成王命令发兵讨伐殷国，杀掉了武庚禄父和管叔，放逐蔡叔，把武庚的殷国余民封给康叔，康叔做了卫国的君主，居住在黄河、淇水之间旧商朝的废墟上。

周公旦害怕康叔年纪小，于是反复告诫康叔说：“一定要访求殷朝年岁较大的贤人君子，向他们询问从前殷朝之所以兴起和灭亡的原因，一定要爱护人民。”并且告诉他纣王所以亡国的原因是由于沉溺于酒，放纵饮酒，宠信女人，所以纣的乱亡从此开始。他写了一篇《梓材》，告示君子可以效法的原则。因此将这些文告称为《康诰》、《酒诰》、《梓材》，用来教导康叔。康叔到了封国，按照这些教导去安抚、团结他的百姓，百姓们都非常喜悦。

成王长大以后，亲自掌管朝廷政事，任命康叔为周朝司寇，并赏赐给他卫国宝器、祭器，以此来表彰康叔的德行。

康叔去世，儿子康伯继位。康伯去世，儿子考伯继位。考伯去世，儿子嗣伯继位。嗣伯去世，儿子伯继位。伯去世，儿子靖伯继位。靖伯去世，儿子贞伯继位。贞伯去世，儿子顷侯继位。

顷侯用丰厚的礼物来贿赂周夷王，夷王策命卫国为侯爵。顷侯在位十二年后去世，儿子厘侯继位。

釐侯十三年，周厉王逃奔到彘，共伯和代行天子政事。二十八年，周宣王即位。

四十二年，厘侯去世，太子共伯余立为君。共伯的弟弟姬和受到厘侯的宠爱，厘侯给了他很多财物。姬和用这些财物又收买了士卒，在厘侯的墓上袭击了共伯，共伯躲进厘侯墓的墓道里自杀了。卫国人因此就将他埋葬在厘侯旁边，给他谥号叫共伯，而立姬和为卫侯，这就是武公。

武公即位，继续行康叔的政令，百姓们和睦安定。四十二年，犬戎杀死周幽王，武公率领军队前去帮助周王室平定犬戎，立了很大的功劳，周平王策命武公为公爵。五十五年，武公去世，儿子庄公姬扬继位。

庄公五年，娶齐国女子为夫人，相貌美丽却没有生儿子。庄公又娶陈国女子为夫人，生了个儿子，但早逝。陈国女子的妹妹也受庄公宠爱，生了个儿子叫完。姬完的母亲死后，庄公让齐国女子夫人抚养他做儿子，并立完为太子。庄公有一个宠爱的小妾，生了个儿子名叫州吁。十八年，州吁长大了，喜欢军事，庄公就让他带领军队。石碏劝庄公说：“庶子爱好军事，如果让他带领军队，祸乱就会从此兴起。”庄公没有听从。二十三年，庄公去世，太子姬完继位，这就是桓公。

桓公二年，弟弟州吁骄横奢侈，桓公罢免了他的职务，州吁逃奔国外。十三年，郑伯的弟弟姬段攻打他的哥哥，没有取胜，后逃亡，州吁寻求和他交朋友。十六年，州吁收集卫国逃亡的人，袭击杀死了桓公，州吁自立为卫君。州吁为了郑伯的弟弟姬段准备讨伐郑国，于是请求宋国、陈国、蔡国一起前往，三国都答应了州吁。州吁刚刚即位，喜欢打仗，因杀害了桓公，卫国人都不喜欢他。石碚就利用桓公母亲家住在陈国，假装做出和州吁友好的样子。州吁到达郑国郊外后，石碚便和陈侯共同谋划，派遣右宰丑向州吁进献食物，因而在濮上杀死了州吁，到邢国迎接回桓公的弟弟姬晋，并立他为君，这就是宣公。

宣公七年，鲁国人杀害了他们的君主隐公。九年，宋国华父督杀害了他的君主殇公和大夫孔父嘉。十年，晋国曲沃庄伯杀害了他的君主哀侯。

十八年，起初，宣公宠爱夫人夷姜，夷姜生了一个儿子名伋，把他立为太子，并且让右公子教导他。右公子为太子娶齐国女子，还没有完婚，而宣公看见这个将要作太子媳妇的女子容貌美好，喜欢她，就自己娶过来，另外给太子娶了一个女子。宣公得到齐国女子后，生下儿子子寿、子朔，让左公子教导他们。太子伋的母亲死后，宣公的正夫人和子朔一起说太子伋的坏话。宣公因为自己夺去了太子的妻子，心里也讨厌太子，想废掉他。宣公听到别人说自己坏话时，十分生气，于是派太子伋出使齐国，又指使强盗在国界上拦杀他。宣公给了太子白旒，并告诉国界上的强盗看见拿白旒的人就杀死他。太子伋将要起程，子朔的哥哥子寿，是太子的异母弟弟，他知道子朔讨厌太子，而且知道国君准备杀死太子，于是对太子说：“国界上的强盗看见太子拿着白旒，就会杀太子，太子可不要去！”太子说：“违背父亲的命令而求得生存，这是不可以的。”于是就起程了。子寿看见太子不肯停止，就劫取他的白旒，先赶到国界上。界上的强盗看见来的人果真拿着白旒标志，就杀死了他。子寿被杀死之后，太子伋又来到，对强盗说：“应当杀死的人是我！”强盗将太子伋一并杀掉，回报了宣公。宣公于是把子朔立为太子。十九年，宣公去世，太子子朔继位，这就是惠公。

左右两公子对于子朔立为国君感到不平。惠公四年，左右两公子怨恨惠公谗杀前太子伋而自己代立为君，于是发动叛乱，攻打惠公，拥立太子伋的弟弟黔牟为国君，惠公逃奔到齐国。

卫君黔牟继位八年后，齐襄公率领诸侯遵奉周王的命令一起来讨伐卫国，送卫惠公回国，诛杀了左右两公子。卫君黔牟逃奔到周，惠公又重新登上君位。惠公重新登位后三年逃亡出国，逃亡八年后又回卫国，跟以前连续在位总共十三年。

二十五年，惠公怨恨周王室容纳黔牟，于是与燕国一起攻打周。周惠王逃奔到温国，卫国、燕国拥立惠王的弟弟姬颓为王。二十九年，郑国又送惠王回周。三十一年，卫惠公去世，儿子懿公姬赤继位。

懿公继位以后，喜欢养鹤，荒淫享乐，奢侈无度。九年，翟人讨伐卫国，卫懿公打算发兵抵抗，兵士有的背叛。大臣们说：“君主喜欢养鹤，可以让鹤去抗击翟人。”翟人此时已攻进了卫都，杀死了懿公。

懿公继位，百姓、大臣都不心服。自从懿公的父亲惠公谗杀太子伋代立为君一直到懿公，百姓大臣们常常想推翻他们，终于消灭了惠公的后代而改立黔牟的弟弟昭伯顽的儿子申为国君，这就是戴公。

戴公申元年去世。齐桓公因为卫国多次发生动乱，于是就率领诸侯讨伐

翟人，并帮助卫国修建楚丘城，立戴公的弟姬毁为卫君，这就是文公。文公因为国内发生动乱的原因就逃奔到齐国，齐国人又把他送回来。

起初，翟人杀死懿公时，卫国人怜悯他，考虑重新拥立宣公从前死去的太子伋的后代，太子伋的儿子死后，而代替太子伋死的子寿又没有儿子。太子伋的同母弟有两个人：一个叫黔牟，黔牟曾经接替惠公为国君，八年后又离开君位；另一个叫昭伯。昭伯和黔牟都已经先前死去，所以就立昭伯的儿子姬申为戴公。戴公去世后，又立他的弟弟姬毁为文公。

文公刚刚继位后就减轻赋税，公平断狱，亲自劳作，跟百姓同甘共苦，用这些来收复卫国的民心。

十六年，晋公子重耳经过卫国，卫国没有以礼相待。十六年，齐桓公去世。二十五年，文公去世，儿子成公郑继位。

成公三年，晋国打算向卫国借路援救宋国，成公没有答应。晋国改从南河渡河，援救宋国。晋国向卫国征集军队，卫国的大夫想答应，成公不肯。卫国大夫元咺进攻成公，成公出逃。晋文公重耳讨伐卫国，瓜分了卫国的土地给宋国，惩罚前次经过卫国的文公未以礼相待以及成公不肯援救宋国的过错。卫成公于是出逃到陈国。两年以后，成公到周王室去，请求回国，并跟晋文公相会。晋国派人毒杀卫成公，成公私下贿赂周王室主持放毒的人，让他少放一些，得以不死。没过多久，周王替成公向晋文公请求，终于送他回到卫国，诛杀了元咺，卫君瑕出国逃亡。七年，晋文公去世。十二年，成公去朝见晋襄公。十四年，秦穆公去世。二十六年，齐国邴歆杀害他的国君懿公。三十五年，成公去世，儿子穆公懿继位。

穆公二年，楚庄王讨伐陈国，杀了夏征舒。三年，楚庄王包围了郑国，郑侯投降，后又释放了他。十一年，孙良夫援救鲁国讨伐齐国，又收回了被侵占的土地。穆公去世，儿子定公臧继位。定公十二年去世，儿子献公衎继位。

献公十三年，献公让曹乐师教宫妾弹琴，宫妾学不好，曹乐师笞打了她。宫妾仗着受献公宠爱因向献公说曹乐师的坏话，献公也笞打了曹乐师三百下。十八年，献公敕戒孙文子、宁惠子共进宴食，他们都去了。时间很晚了，献公还不召见，却到园林里去射大雁。两人便跟着到园林里去，献公没有脱去射服就同他们谈话。二人很生气，便前往宿邑。孙文子的儿子曾多次侍侯献公饮酒，献公让曹乐师演唱《巧言》的末章。曹乐师又对献公曾经笞打过自己三百下而恼火，于是就演唱了那章诗，想以此激怒孙文子，报复卫献公。孙文子把这件事告诉了蘧伯玉，蘧伯玉说：“我不知道。”孙文子便攻打并逐出献公。献公逃奔到齐国，齐国把卫献公安置在聚邑。孙文子、宁惠子共立定公的弟弟姬秋为卫君，这就是殇公。

殇公秋继位后，把孙文子林父封在宿邑。十二年，宁喜跟孙林父因为争宠而互相产生矛盾，殇公让宁喜进攻孙林父。孙林父逃奔到晋国，又请求晋国送卫献公回国。这时卫献公在齐国，齐景公听到这消息后，就同卫献公前往晋国请求支持。晋国替卫献公讨伐卫国，诱导卫国订盟。卫殇公前去会见晋平公，晋平公捉住卫殇公和宁喜，又将卫献公护送回国。献公逃亡在外十二年后才回到卫国。

献公后元年，诛杀宁喜。

三年，吴国延陵季子出使经过卫国时，见到了蘧伯玉、史鳅，说：“卫国有许多君子，这个国家不会发生什么问题。”经过宿邑时，孙林父给他击

馨，他说：“不快乐啊，声音太悲伤了，使卫国发生祸乱的原因就在这里。”这一年，卫献公去世，他的儿子襄公姬恶继位。

襄公六年，楚灵王会见诸侯，襄公托辞有病没有去。

九年，襄公去世。起初，襄公有一个贱妾，襄公很宠爱她，妾怀了孕，梦见有人对她说：“我是康叔，让你的儿子一定享有卫国，给你的儿子起名叫做‘元’。”妾对这件事感到奇怪，就去问孔成子。孔成子说：“康叔是卫国的祖先。”等到生下孩子，是个男的，就把梦中的事告诉了襄公。襄公说：“这是上天给安排的。”取名叫“元”。襄公夫人没有生儿子，于是就立元为继承人，这就是灵公。

灵公五年，朝见晋昭公。六年，楚公子弃疾杀害了楚灵王自立为王，就是楚平王。十一年，发生火灾。

三十八年，孔子来到卫国，给他的俸禄和在鲁国一样多。后来有了分歧，孔子就离开卫国。以后又来到卫国。

三十九年，太子蒯聩与灵公夫人南子产生矛盾，蒯聩想杀死南子。蒯聩同他的党徒戏阳邀商量，在朝会的时候，让戏阳杀死南子夫人。戏阳后悔，没有下手。蒯聩多次用目光示意，南子夫人察觉了他们的阴谋，感到害怕，就大声喊道：“太子想杀我！”灵公对此非常生气，太子蒯聩逃奔到宋国，过了不多久，又到了晋国赵氏那儿。

四十二年春天，卫灵公到郊外游玩，让子郢驾车。子郢是灵公的小儿子，字子南。卫灵公怨恨太子蒯聩出逃，对子郢说：“我将要立你作继位人。”子郢回答道：“我不够格，恐怕污辱了国家，您另作安排吧。”夏天，卫灵公去世，夫人命子郢为太子，说：“这是灵公的命令。”子郢说：“逃亡在外的太子蒯聩的儿子辄还在，我不敢接受命令。”于是卫国就把姬辄作为国君，这就是出公。

六月乙酉日，赵简子想送蒯聩回国，就让阳虎假装派出十多个卫国人穿着丧服来迎接太子回国，赵简子陪送蒯聩。卫国人听到这个消息后，发兵阻击蒯聩，蒯聩未能进入卫国，于是就到宿邑自保，卫国人也收兵回国。

出公辄四年，齐国田乞杀害他的国君孺子。八年，齐国鲍子杀害他的国君悼公。

孔子从陈国到了卫国。九年，孔文子向仲尼请教军事，仲尼没有回答。以后鲁侯派人来迎接仲尼，仲尼回到了鲁国。

十二年，起初，孔圉文子娶太子蒯聩的姐姐为妻，生了孔悝。孔家的臣仆浑良夫长得漂亮，孔文子去世以后，浑良夫跟孔悝的母亲通奸。太子在宿邑，孔悝的母亲派浑良夫到太子那里去。太子对浑良夫说：“如果能够帮我回国，我将用让您乘坐上大夫的车来报答您，并免除您三项死罪，这都不算在其中。”并同浑良夫订立了盟约，答应把孔悝的母亲给他作妻子。在闰月，浑良夫和太子进入卫国，住在孔家的外园。天刚黑，二人穿着妇女衣服，用头巾蒙着头，乘着车子，宦官罗氏驾车，到孔家去。孔家的老家臣栾宁盘问他们，回答称是婚姻亲戚家的姬妾。于是他们就进了孔家，到了伯姬的住处，吃过饭之后，孔悝的母亲拿着戈走在前面，太子和五个人披甲，用车载着公猪跟着走。伯姬在厕所里劫待了孔悝，强迫他订了盟约，又挟持他登上高台召集卫国群臣。栾宁将要喝酒，烤肉还没有熟，听到发生动乱，于是就派人告诉仲由。召护驾着乘车，一边敬酒，一边吃烤肉，保护着出公辄逃奔到鲁国。

仲由刚要进孔家，遇到子羔将要出来，子羔说：“门已经关闭了。”子路说：“我暂且到门前去。”子羔说：“事情已经来不及了，不要去遭受这个灾难。”子路说：“吃了孔悝的俸禄，就不能逃避孔悝的灾难。”子羔就出去了。子路进去，到了门前，公孙敢关上门，说：“不要进去干什么了！”子路说：“这是公孙吗？贪求利禄而逃避灾难。我仲由不是这样，吃了他的俸禄，一定要解救他的祸患。”有一个使者出来，子路才得以进去。说：“太子怎么能用孔悝？即使杀掉他，一定有人会替他进攻太子。”并且说：“太子没有勇气。如果放火烧台，一定会释放孔叔。”太子听到这话后，感到害怕，就派石乞、孟廪下台抵挡子路，用戈击打子路，割断了他的帽缨。子路说：“君子死的时候，不使帽子落地。”于是把帽缨联结起来就死了。孔丘听到卫国发生动乱，说道：“唉！高柴将会回来吗？仲由将会死去。”孔悝终于拥立太子蒯聩为国君。这就是庄公。

庄公蒯聩是出公的父亲，在国外居住时，怨恨大夫们不去迎立他。元年即位后，想要把大臣们杀尽，他说：“寡人在国外住了很久，你们也曾听到过吗？”群臣想要作乱，后来又停止了。

二年，鲁国孔丘逝世。

三年，庄公登上城墙，看见戎州城。说：“戎虜为什么要建筑城邑呢？”戎州人听了很忧虑。十月，戎州人告诉赵简子，赵简子出兵包围了卫国。十一月，庄公逃奔国外，卫国人拥立公子斑师为卫君。齐国讨伐卫国，俘虏了斑师，改立公子起为卫君。

卫君起元年，卫国石曼尊驱逐他的国君起，起逃奔到齐国。卫出公辄从齐国回来重新即位。起初，出公即位十二年后逃亡，逃亡在外四年后又回国。出公后元年，赏赐了跟从他逃亡的人。在位二十一年去世，出公的叔父黔赶走出公的儿子而自立，这就是悼公。

悼公五年去世，儿子敬公弗继位。敬公十九年去世，儿子昭公纠继位。这时候，三晋很强大，卫君像个小侯一样，附属于赵国。

昭公六年，公子亶杀害了昭公代立，这就是怀公。怀公十一年，公子颓杀害了怀公而代立，这就是慎公。慎公的父亲是公子適，公子適的父亲是敬公。慎公四十二年去世，儿子声公训继位。声公十一年去世，儿子成侯遯继位。

成侯十一年，公孙鞅进入秦国。十六年，卫国又贬号称侯。

二十九年，成侯去世，儿子平侯继位。平侯八年去世，儿子嗣君继位。

嗣君五年，卫国再次贬号称君，只占据有濮阳。

嗣君四十二年去世，儿子怀君继位。怀君三十一年，去朝拜魏国，魏国囚禁并杀死了怀君。魏国改立嗣君的弟弟，这就是元君。元君是魏国的女婿，所以魏国拥立他。元君十四年，秦国攻占了魏国的东部地区，开始在这里设置东郡，又把卫君迁到野王县，将濮阳合并于东郡。二十五年，元君去世，儿子君角继位。卫君角九年，秦吞并了天下，登位称始皇帝。君角二十一年，秦二世废黜君角为平民，卫国灭亡。太史公说：我读世家的记载，看到卫宣公的太子因为妻子而被杀死，弟弟子寿争着替哥哥去死，兄弟互相推让，这与晋国太子申生不敢讲出骊姬的过失相同，都是怕伤害了父亲的感情。然而最终还是死亡了，多么可悲呀！有的父子互相残杀，兄弟互相毁灭，这是什么道理呢？

史记卷三十八 宋微子世家第八

陈绍棣 注译

微子开者，〔1〕殷帝乙之首子而帝纣之庶兄也。〔2〕纣既立，不明，淫乱于政，微子数谏，〔3〕纣不听。及祖伊以周西伯昌之修德，〔4〕灭国，〔5〕惧祸至，以告纣。纣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为！”于是微子度纣终不可谏，〔6〕欲死之；及去，未能自决，乃问于太师、少师曰：〔7〕“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8〕我祖遂陈于上，〔9〕纣沉湎于酒，〔10〕妇人是用，乱败汤德于下。〔11〕殷既小大好草窃奸宄，〔12〕卿士师师非度，〔13〕皆有罪辜，〔14〕乃无维获，〔15〕小民乃并兴，相为敌仇。今殷其典丧！〔16〕若涉水无津涯。〔17〕殷遂丧，〔18〕越至于今。”曰：“太师，少师，我其发出往？〔19〕吾家保于丧？〔20〕今女无故告予，〔21〕颠跻，〔22〕如之何其？”〔23〕太师若曰：〔24〕“王子，〔25〕天笃下灾亡殷国〔26〕乃毋畏畏，〔27〕不用老长。〔28〕今殷民乃陋淫神祇之祀。〔29〕今诚得治国，国治身死不恨。为死，〔30〕终不得治，不如去。”遂亡。

【注释】〔1〕“微”，殷京都地区的封国名。“子”，爵号。“开”，微子本名启，为避讳汉景帝刘启，改“启”为“开”。〔2〕“殷”，在河南省安阳市西北郊。它的范围是以小屯村为中心，包括分散在村北洹河两岸的一些地方，东起自后岗，西至北辛庄，南起自铁路苗圃，北至西北岗，总面积约有四十二平方公里。商王朝建立时，国都不在这里，而是到了第二十个商王盘庚时才把国都迁到“殷”。自从盘庚迁殷以后，直到商朝灭亡的二百七十三年时间里，再没有迁过国都。因此有的史书里又将商朝叫“殷”。“首子”，长子。“庶兄”，微子的母亲生微子时还是妾，及生纣时已经是正妃，所以微子为纣的同母庶兄。“庶”，旁支，跟“嫡”相对。〔3〕“数”，音 shuò，屡次，多次。〔4〕“祖伊”，殷纣王的臣子。“西伯昌”，即周文王姬昌。殷纣王时，姬昌为西伯（西方诸侯的首领）。〔5〕“黎”。音 qí，一作“黎”，古国名。其地在今山西省长治市西南。〔6〕“度”，音 du，推测，估计。〔7〕“太师”，三公之一，为王之师。此处指箕子。“少师”，太师之佐，为孤卿。此处指比干。有的学者根据本书《殷本纪》、《周本纪》，认为“太师”、“少师”均指殷之乐官。可备一说。〔8〕“四方”，四面八方。〔9〕“我祖”，指商汤。“陈”，贡献。“上”，上世。〔10〕“沉湎”，毫无节制地饮酒。〔11〕“下”，下世。〔12〕“草窃奸宄”，《集解》引孔安国云：“草野盗窃，又为奸宄于外内。”“宄”。音 gu。《国语·鲁语》韦昭注：“乱在内为宄。”〔13〕“卿士”，又称相，朝廷的执政官。伊伊、甘盘、费仲等曾任此职。“师师”，转相师效。“非度”，不符合法度。〔14〕“辜”，罪。〔15〕“维获”，常得。〔16〕“典”，法典，制度。〔17〕“津”，渡口。“涯”，水边。〔18〕“遂”，就会。〔19〕“发”，《集解》引郑玄云：“发，起也。纣祸败如此，我其起作出往也。”〔20〕“家”，《集解》引马融云：“卿大夫称家。”〔21〕“女”，与“汝”通。“无故”，无意。“予”，我。〔22〕“颠跻”，坠落。《集解》云：“跻犹坠也。”〔23〕“其”，语助词。〔24〕“若”，顺。〔25〕“王子”，微子是帝乙之子，故称王子。〔26〕“笃”，沉重。“下灾”，降下灾祸。〔27〕“乃毋畏畏”，《集解》引孔安国云：“上不畏天灾，下不畏贤人，违戾耆老之长，不用其教。”〔28〕“老长”，元老中的长者。〔29〕“陋淫”，《索隐》引刘氏云：“‘陋淫’犹轻秽也。”“神祇”，《集解》引马融云：“天曰神，地曰祇。”〔30〕“为”，假如。

箕子者，^{〔1〕}纣亲戚也。纣始为象箸，箕子叹曰：“彼为象箸，^{〔2〕}必为玉杯；为杯，则必思远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3〕}舆马宫室之渐自此始，不可振也。”纣为淫泆，^{〔4〕}箕子谏，不听。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为人臣谏不听而去，是彰君之恶而自说于民，^{〔5〕}吾不忍为也。”乃被发详狂而为奴。^{〔6〕}遂隐而鼓琴以自悲，故传之曰“箕子操”。^{〔7〕}

【注释】〔1〕“箕子”，名胥余，为纣王诸父，官太师。封于箕（今山西太谷东北）。曾劝谏纣王，纣王不听，把他囚禁。周武王灭商后被释放。《尚书·洪范》有他对答武王的话，当出于后人拟作。〔2〕“象箸”，象牙筷子。〔3〕“御”，用。〔4〕“淫泆”，纵欲放荡。“泆”，音 y@。〔5〕“说”，同“悦”。〔6〕“被发”，披散着头发。“被”，与“披”通。“详狂”，装疯。“详”，与“佯”通。〔7〕“箕子操”，琴曲名。《集解》引《风俗通义》云：“其道闭塞忧愁而作者，命其曲曰操。操者，言遇灾遭害，困厄穷迫，虽怨恨失意，犹守礼义，不惧不慑，乐道而不改其操也。”

王子比干者，^{〔1〕}亦纣之亲戚也。见箕子谏不听而为奴，则曰：“君有过而不以死争，^{〔2〕}则百姓何辜？”^{〔3〕}乃直言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4〕}信有诸乎？”^{〔5〕}乃遂杀王子比干，剖视其心。^{〔6〕}

【注释】〔1〕“比干”，商代贵族，纣王的叔父，官少师。〔2〕“争”，与“诤”通。直言相劝。使人改过从善。〔3〕“百姓”，古代百官贵族的统称，后指黎民、人民。〔4〕“窍”，孔穴。〔5〕“诸”，之。代词。〔6〕“剖”，音 k&，剖开而挖空。

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义属。^{〔1〕}故父有过，子三谏不听，则随之号之；^{〔2〕}人臣三谏不听，则其义可以去矣。”于是太师、少师乃劝微子去，^{〔3〕}遂行。

【注释】〔1〕“义”，情谊，情义。〔2〕“号”，大声哭。〔3〕“太师、少师”，《集解》说：“时比干已死，而云少师者似误。”

周武王伐纣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军门，^{〔1〕}肉袒面缚，^{〔2〕}左牵羊，右把茅，^{〔3〕}膝行而前以告。^{〔4〕}于是武王乃释微子，复其位如故。

【注释】〔1〕“祭器”，祭祀用的各种礼器。“造”，前往，到达。“军门”，营门。〔2〕“肉袒面缚”，《索隐》云：“肉袒者，袒而露肉也。面缚者，缚手于背而面向前也。”〔3〕“把”，把持，握着。〔4〕“膝行”，用膝着地行走。

武王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1〕}使管叔、蔡叔傅相之。^{〔2〕}

【注释】〔1〕“武庚”，西周初年分封的殷君。字禄父，商王纣之子。周武王灭商后，继续封他为殷君。武王去世，成王年幼，周公旦摄政，三监不服，武庚乘机勾结三监，联合东方夷族反抗。终于被周公平定，他也自杀。〔2〕“管叔”，一作“关叔”。西周初年的三监之一。名鲜，周武王之弟。武王灭商后，封于管（今河南郑州）。武王去世，成王年幼，周公旦摄政，他和蔡叔等不服，扬言周公旦不利于成王，和武庚一起叛乱。后被周公平定，他被杀死。一说自杀。“蔡叔”，周初三监之一。名度，周武王之弟。武王灭商后，封于蔡（今河南上蔡西南）。武王去世，成王年幼，周公旦摄政，他和管叔等不服，与武庚一起叛乱，被周公平定，他被放逐。后成王又封其子胡于蔡，为蔡国始祖。

武王既克殷，访问箕子。

武王曰：“於乎！^{〔1〕}维天阴定下民，^{〔2〕}相和其居，^{〔3〕}我不知其常伦所序。”^{〔4〕}

【注释】〔1〕“於乎”，表示叹息。同“呜呼”。〔2〕“维”，发语词。“阴

定”，默定。〔3〕“相”，帮助。“和”，和睦。〔4〕“常伦所序”，通常的道理次序。

箕子对曰：“在昔鯀堙鸿水，〔1〕汨陈其五行，〔2〕帝乃震怒，〔3〕不从鸿范九等，〔4〕常伦所斲。〔5〕鯀则殛死，〔6〕禹乃嗣兴。天乃锡禹鸿范九等，常伦所序。

【注释】〔1〕“鯀”，我国传说中原始时代的部落首领，居于崇（亦称有崇），号崇伯，由四岳推举，奉尧命治水。他用筑堤防水的方法治水，九年未治平，被舜杀死在羽山。神话谓其神化为黄熊（一作“黄能”）。一说他与禹同为治水有功的人物。“堙”，音 y9n，堵塞。“鸿”，通“洪”。〔2〕“汨”，音 g(，扰乱。《集解》引孔安国云：“治水失道，是乱陈五行。”〔3〕“帝”，天。〔4〕“洪”，大。“范”，法。〔5〕“斲”，音 d)，败坏。〔6〕“殛”，音 j0，诛杀，杀死。

“初一日五行；二曰五事；三曰八政；四曰五纪；五曰皇极；〔1〕六曰三德；七曰稽疑；八曰庶征；〔2〕九曰向用五福，畏用六极。〔3〕

【注释】〔1〕“皇极”，帝王的法则。《尚书大传》作“王极”。朱熹云：“皇者，君之称；极者，至极之义，标准之名也。”〔2〕“庶征”，众多的征验。〔3〕“六极”，六种凶恶的事。《尚书·洪范》云：“六极：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

“五行：〔1〕一曰水，〔2〕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3〕火曰炎上，〔4〕木曰曲直，〔5〕金曰从革，〔6〕土曰稼穡。〔7〕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穡作甘。

【注释】〔1〕“五行”，指金、木、水、火、土，古人认为这五种物质构成世界万物，中医用五行说明生理、病理上的种种现象，迷信的人用五行推算人的命运。〔2〕“曰”，句中语气助词，无义。〔3〕“润下”，滋润下行。〔4〕“炎上”，火苗往上冒。“炎，与“焰”字通。〔5〕“曲直”，可曲可直。〔6〕“从”，顺从。“革”，改变。此谓改变形状。〔7〕“稼穡”，泛指农业劳动。

“五事：一曰貌，〔1〕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貌曰恭，言曰从，〔2〕视曰明，听曰聪，〔3〕思曰睿。〔4〕恭作肃，〔5〕从作治，〔6〕明作智，聪作谋，睿作圣。〔7〕

【注释】〔1〕“貌”，容貌。〔2〕“言曰从”，《集解》引马融云：“发言当使可从。”〔3〕“聪”，《楚辞·涉江》王逸注：“远听曰聪。”〔4〕“睿”，音 ru@，通达。〔5〕“作”，就，则。“肃”，敬。〔6〕“从作治”，《集解》引马融云：“出令而从，所以为治也。”〔7〕“圣”，《集解》引孔安国云：“于事无不通谓之圣。”

“八政：〔1〕一曰食，〔2〕二曰货，〔3〕三曰祀，〔4〕四曰司空，〔5〕五曰司徒，〔6〕六曰司寇，〔7〕七曰宾，〔8〕八曰师。〔9〕

【注释】〔1〕“八政”，八种政务官员。郑玄云：“食，谓掌民食之官，若后稷者也。货，掌金帛之官，若《周礼》司货贿者也。祀，掌祭祀之官，若宗伯者也。司空，掌居民之官。司徒，掌教民之官。司寇，掌诘盗贼之官。宾，掌诸侯朝觐之官，《周礼》大行人是也。师，掌军旅之官，若司马也。”这里以八种官名指代八方面的政教事务。

〔2〕“食”，谓农事。〔3〕“货”，包括可衣的布帛及可流通的货币两类，为财富总称。〔4〕“祀”，祭祀。〔5〕“司空”，官名。金文多作“司工”。西周始置，主管建筑工程、制造车服器械、监督手工业奴隶的官，为六卿之一。春秋战国沿置。宋国因武公名司空，因而改司空官名为司城。东汉司空为三公之一。主管水土及建筑工程。后世往往用作工部尚书的别称。这里指建造住宅以安定人民。〔6〕“司徒”，官名。《周

礼·地官》说，大司徒是主管教化的官，为三公之一。春秋时沿置，其职掌为治理民事，掌握户口、官司籍田、征发徒役和收敛财赋。秦代省司徒而置丞相。汉哀帝元寿二年（公元前四年），丞相改称大司徒，是三公之一。东汉时改称司徒，主教化。这里指用礼义教民。〔7〕“司寇”，官名。西周始置。《周礼·秋官》说，大司寇，主管刑狱，为六卿之一。春秋战国沿置。孔子曾做过鲁国司寇。后世以大司寇为刑部尚书的别称，侍郎则称少司寇。这里指社会治安。〔8〕“宾”，官名，负责诸侯朝覲礼仪。这里指各种接待外宾事务。〔9〕“师”，军队。指练兵御敌防贼，保国安民。

“五纪：一曰岁，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1〕五曰历数。〔2〕

【注释】〔1〕“星”，指二十八宿。“辰”，指十二辰。“星辰”，星的总称。

〔2〕“历数”，谓太阳和月亮运行经历的周天度数。

“皇极：皇建其有极，敛时五福，〔1〕用傅锡其庶民，〔2〕维时其庶民于女极，锡女保极。〔3〕凡厥庶民，毋有淫朋，〔4〕人毋有比德，〔5〕维皇作极。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6〕女则念之。不协于极，〔7〕不离于咎，〔8〕皇则受之。而安而色，〔9〕曰予所好德，女则锡之福。〔10〕时人斯其维皇之极。〔11〕毋侮鰥寡而畏高明。〔12〕人之有能有为，使羞其行，〔13〕而国其昌。〔14〕凡厥正人，既富方穀。〔15〕女不能使有好于而家，时人斯其辜。于其毋好，女虽锡之福，其作女用咎。〔16〕毋偏毋颇，〔17〕遵王之义。〔18〕毋有作好，遵王之道。毋有作恶，遵王之路。毋偏毋党，〔19〕王道荡荡。〔20〕毋党毋偏，王道平平。〔21〕毋反毋侧，〔22〕王道正直。会其有极，〔23〕归其有极。曰王极之傅言，〔24〕是夷是训，〔25〕于帝其顺。凡厥庶民，极之傅言，是顺是行，以近天子之光。〔26〕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

【注释】〔1〕“敛”，采取。“时”，这。“五福”，具体所指不可确考。也可能是下文所说的五福“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2〕“傅”，通“敷”。布施。“锡”，施予。〔3〕“女”，通“汝”。你。〔4〕“淫”，邪恶。“朋”，朋党。〔5〕“比”，勾结。“德”，行为。“比德”，私相比附。〔6〕“猷”，谋划。“为”，作为。“守”，操守。〔7〕“协”，合。〔8〕“离”，与“罹”通。遭受，陷入。“咎”，罪责，罪恶。〔9〕“而”，你。〔10〕“福”，降福，保佑。这里指爵禄。〔11〕“斯”，此，这。〔12〕“鰥”，老而无妻。“寡”，老而无夫。“高明”，原义是见解超人，此谓宠幸贵显之人。〔13〕“羞”，《尔雅·释诂》云：“进也。”即贡献之意。〔14〕“昌”，兴盛。〔15〕“方”，经常。“穀”，禄位。〔16〕“咎”，罪过，过失。〔17〕“偏”，不正，偏斜。“颇”，《尚书·洪范》作“陂”。义与“偏”同，不公正。〔18〕“遵”，依照。〔19〕“党”，偏私。〔20〕“荡荡”，宽广的样子。〔21〕“平平”，治理貌。《集解》引孔安国云：“言辨治也。”〔22〕“反”，背逆。“侧”，歪斜。《集解》引马融云：“反，反道也。侧，倾侧也。”〔23〕“会”，聚合，犹今言团结。〔24〕“傅言”，宣扬帝王的言论。“傅”，与“敷”通。宣扬，宣示。〔25〕“夷”，常道。“训”，训从。〔26〕“近”，增加，增益。《集解》引王肃云：“近犹益也。”

“三德：〔1〕一曰正直，〔2〕二曰刚克，〔3〕三曰柔克。〔4〕平康正直，〔5〕强不友刚克，〔6〕内友柔克，〔7〕沉渐刚克，〔8〕高明柔克。〔9〕维辟作福，〔10〕维辟作威，〔11〕维辟玉食。〔12〕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13〕凶于而国，人用侧颇辟，〔14〕民用僭忒。〔15〕

【注释】〔1〕“三德”，三种品德。〔2〕“正直”，公正刚直。〔3〕“刚克”，以刚取胜。“克”，胜。〔4〕“柔克”，以柔取胜。〔5〕“平康”，平和安康。〔6〕“强不友”，强暴不顺。《集解》引孔安国云：“友，顺也。”〔7〕“内友柔克”，《尚书·洪范》作“夔友柔克”。《索隐》云：“内，当为‘夔’。‘夔’，和也。”〔8〕“沉渐”，《尚书·洪范》作“沉潜”。“渐”、“潜”二字古通。《集解》引孔安国云：“沉，阴也。潜，伏也。”“沉渐”，隐蔽。〔9〕“高明”，谓君子。〔10〕“辟”，君主。“作福”，《集解》引郑玄云：“专爵赏也。”〔11〕“作威”，《集解》引郑玄云：“专刑罚也。”〔12〕“玉食”，美食。〔13〕“家”，指卿大夫的封邑。〔14〕“辟”，与“僻”通。偏邪不正。〔15〕“僭”，逾越常规。“忒”，作恶。“僭忒”，越轨为恶。

“稽疑：〔1〕择建立卜筮人。〔2〕乃命卜筮，〔3〕曰雨，〔4〕曰济，〔5〕曰涕，〔6〕曰雾，〔7〕曰克，〔8〕曰贞，〔9〕曰悔，〔10〕凡七。卜五，占之用二，衍。〔10〕立时人为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女则有大疑，谋及女心，〔11〕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女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12〕而身其康强，〔13〕而子孙其逢吉。〔14〕女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女则逆，庶民逆，吉。庶民从，龟从，筮从，女则逆，卿士逆，吉。女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15〕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16〕”

【注释】〔1〕“稽”，“考察”。“疑”，疑惑。“稽疑”，稽考疑事。〔2〕“卜”，用火烧龟甲或兽骨，看甲骨上的裂痕，借以决定吉凶。“筮”，用蓍草占卦。〔3〕“雨”，兆象似下雨。〔4〕“济”，与“霁”通。兆象似雨止。〔5〕“涕”，《集解》云：“《尚书》作‘圉’。”“圉”，兆象似气络绎不绝。〔6〕“雾”，兆象似雾气蒙蒙。〔7〕“克”，兆象似阴气和阳气互相侵犯。《集解》引郑玄云：“克者，如裨气之色相犯也。”〔8〕“贞”，《易》的内卦下三爻。〔9〕“悔”，《易》的外卦上三爻。〔10〕“衍”，推演。“”，音 t8，变化。〔11〕“谋”，商量。〔12〕“大同”，相合，相同。〔13〕“康强”，安康强健。〔14〕“逢”，大。谓后代兴旺。〔15〕“作内吉，作外凶”，《集解》引郑玄云：“举事于境内则吉，境外则凶。”〔16〕“作”，动，兴起。

“庶征：〔1〕曰雨，曰阳，曰奥，曰寒，曰风，曰时。〔2〕五者来备，各以其序，庶草繁庠。〔3〕一极备，〔4〕凶。一极亡，〔5〕凶。曰休征：〔6〕曰肃，〔7〕时雨若；〔8〕曰治，时暘若；〔9〕曰知，时奥若；曰谋，时寒若；曰圣，时风若。曰咎征：〔10〕曰狂，常雨若；曰僭，〔11〕常暘若；曰舒，〔12〕常奥若；曰急，常寒若；曰雾，〔13〕常风若。王眚维岁，〔14〕卿士维月，师尹维日。〔15〕岁月日时毋易，〔16〕百谷用成，〔17〕治用明，峻民用章，〔18〕家用平康。日月岁时既易，百谷用不成，治用昏不明，峻民用微，家用不宁。庶民维星，〔19〕星有好风，〔20〕星有好雨。〔21〕日月之行，有冬有夏。月之从星，则以风雨。”

【注释】〔1〕“庶征”，众多的征验。〔2〕“奥”，通“燠”，暖。《集解》引孔安国云：“雨以润物，阳以干物，暖以长物，寒以成物，风以动物。五者各以时，所以为众验。”〔3〕“庠”，与“茷”通。草木繁茂。〔4〕“极备”，过多。〔5〕“极亡”，过少。“亡”，通“无”。〔6〕“休征”，善行的征验。〔7〕“肃”，敬。〔8〕“若”，曾运乾《尚书正读》云：“譬况之词，位于句末。如《易·离卦》‘出涕沱若’、‘戚嗟若’，言出涕若沱、戚若嗟也。《诗·氓》‘桑之未落，其叶沃若’，

言其叶若沃也。本文曰‘肃时雨若’，犹《孟子》言若时雨降也。下均放（仿）此。”〔9〕“暘”，日出，晴。〔10〕“咎征”，灾难的征兆。〔11〕“僭”，差错。〔12〕“舒”，《尚书·洪范》作“豫”。逸乐。〔13〕“雾”，昏暗。《尚书·洪范》作“蒙”。〔14〕“眚”，通“省”。视察治理政事。〔15〕“师尹维日”，《集解》引孔安国云：“众正官之吏分治其职，如日之有岁月也。”〔16〕“毋易”，《集解》引孔安国云：“各顺常。”谓君臣各顺其常。〔17〕“百谷”，各种谷类作物。〔18〕“峻民”，贤臣，有才能之人。《尚书·洪范》作“俊民”。〔19〕“星”，《集解》引孔安国云：“星，民象，故众民惟若星也。”〔20〕“星”，箕星。〔21〕“星”，毕星。

“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1〕四曰攸好德，〔2〕五曰考终命。〔3〕六极：〔4〕一曰凶短折，〔5〕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6〕六曰弱。”〔7〕

【注释】〔1〕“康宁”，《集解》引郑玄云：“平安。”〔2〕“攸”，通“由”。“攸好德”，遵行美德。〔3〕“考”，老。“考终命”，老而善终。〔4〕“六极”，六种凶恶之事。〔5〕“凶”，八岁以前死亡。“短”，二十岁以前死亡。“折”，三十岁以前死亡。〔6〕“恶”，丑陋。〔7〕“弱”，《集解》引郑玄云：“愚懦不壮毅曰弱。”

于是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1〕

【注释】〔1〕“朝鲜”，今朝鲜半岛一带。其后箕子朝周，过故殷虚，〔1〕感宫室毁坏，生禾黍，箕子伤之，欲哭则不可，欲泣为其近妇人，〔2〕乃作《麦秀之诗》以歌咏之。其诗曰：“麦秀渐渐兮，〔3〕禾黍油油。〔4〕彼狡童兮，〔5〕不与我好兮！”所谓狡童者，纣也。殷民闻之，皆为流涕。

【注释】〔1〕“殷虚”，商代后期的都城遗址，在今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一带。“虚”，通“墟”。〔2〕“近妇人”，谓与女人好哭的性格相近。〔3〕“渐渐”，《索隐》云：“麦芒之状。”〔4〕“油油”，《索隐》云：“禾黍之苗光悦貌。”〔5〕“狡”，通“佼”。“狡童”，美好的少年。此处指商纣王，则为贬义。

武王崩，〔1〕成王少，〔2〕周公旦代行政当国。〔3〕管、蔡疑之，乃与武庚作乱，欲袭成王、周公。周公既承成王命诛武庚，杀管叔，放蔡叔，〔4〕乃命微子开代殷后，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5〕国于宋。〔6〕微子故能仁贤，乃代武庚，故殷之余民甚戴爱之。

【注释】〔1〕“崩”，古时称帝王死。〔2〕“成王”，姓姬名诵，周武王之子。成王及其子康王（名钊）时期，周朝大规模分封诸侯。据传周初分封有七十一国。西周分封，以宗法血缘关系为纽带，建立起周天子统辖下的地方行政系统，从而在一定时期内起到了加强周王朝统治的作用。分封制还为维护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这一等级序列的礼制的产生，提供了重要前提。西周初年所封诸侯，均由中央控制。成王之时，周公、召公是朝中最重要的的大臣。自陕（今河南陕县）以西诸侯由召公管理，以东诸侯由周公管理。成康时期，周朝最为强盛。史称“成康之治”。〔3〕“周公”，姓姬名旦，武王弟。因采邑在周（今陕西省宝鸡东北），称为周公。他是周初的政治家。文王死后二年，周公佐武王东伐殷至孟津。四年，他和太公望、召公奭佐武王灭殷杀纣，三分商王畿地。武王死后，成王初立年幼，由他摄政。《尚书大传》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除了把制礼作乐叙在六年有失牵强外，其余大抵是正确的。所谓制礼作乐，是指周公在整个执政期间对有关各种典章制度及文化教育诸方面的建树。这一建树在历史上很有名。〔4〕“放”，流放。〔5〕“《微子之命》”，《尚书·周书》篇名。“申”，

申明，告诫。〔6〕“宋”，子姓。西周初年，周公东征平定武庚叛乱后，另立归顺周王朝的纣王庶兄微子启建立宋国，都商丘，统治原商都周围的殷商遗民。宋保存殷商文化传统最多，被看作古代礼制的典范，受到诸侯尊重。春秋时宋襄公企图继承齐桓公的霸业，没有成功。终春秋之世，宋常为晋、楚争夺中心，饱受战祸，故成为春秋后期以“弭兵”为口号的和平运动的发起国，对维持中原各国间相对稳定局面起过一些作用。其后宋君权衰弱，贵族大臣掌握国政。到战国中期，辟公（宋桓侯）被司城子罕（剔成肝）所取代，即所谓“戴氏夺子氏于宋”。新建的宋国成为仅次于七雄的二等强国。宋康王北灭滕伐薛，南败楚取淮北之地三百里，东破齐取五城，西胜魏。孟子称其“将行王政”。康王晚年，太子出奔，大臣争权。齐湣王乘机灭宋，康王被杀。

微子开卒，立其弟衍，是为微仲。微仲卒，子宋公稽立。宋公稽卒，子丁公申立。丁公申卒，子湣公共立。湣公共卒，弟炆公熙立。炆公即位，湣公子鮒祀弑炆公而自立，曰“我当立”，是为厉公。厉公卒，子厘公举立。

厘公十七年，周厉王出奔彘。〔1〕

【注释】〔1〕“周厉王”，西周国王，姓姬名胡。他任用荣夷公执政，实行“专利”，又派卫巫监视国人，杀死议论他的人，引起反抗。公元前八四二年，国人发难，他逃奔到彘（今山西省霍县）。十四年后死在彘。

二十八年，釐公卒，子惠公颀立。〔1〕惠公四年，周宣王即位。〔2〕三十年，惠公卒，子哀公立。哀公元年卒，子戴公立。

【注释】〔1〕“颀”，音 jī4n。〔2〕“周宣王”，周朝第十一位王。姓姬名静（一作靖），厉王之子。公元前八二八至前七八二年在位。他任用召穆公、周定公、尹吉甫等大臣，整顿朝政，使已衰落的周朝一时复兴。宣王的主要功业，是讨伐侵扰周朝的戎、狄和淮夷。

戴公二十九年，周幽王为犬戎所杀，〔1〕秦始列为诸侯。〔2〕

【注释】〔1〕“周幽王”，姓姬名宫涅，宣王之子。公元前七八一年至前七七一年在位。他宠爱褒姒，想杀太子宜臼，立褒姒的儿子伯服做太子。宜臼的母亲是申侯的女儿，申侯勾结犬戎攻周，杀幽王于骊山下。〔2〕“秦”，部落名。嬴姓。相传是伯益的后代。非子做部落首领时，被周孝王封于秦（今甘肃省张家川东），作为附庸。秦人为周王朝统治者养马。周宣王统治时期，秦人的首领秦仲被封为大夫，奉命带领秦人同戎、狄作战，以保卫周王朝的西部边陲。秦襄公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被周封为诸侯，并被赐予岐山以西的土地。秦国的诞生，使当时中国境内众多的诸侯国家中又增添了一名新的成员。

三十四年，戴公卒，子武公司空立。武公生女为鲁惠公夫人，生鲁桓公。十八年，武公卒，子宣公力立。

宣公有太子与夷。十九年，宣公病，让其弟和，曰：“父死子继，兄死弟及，天下通义也。我其立和。”和亦三让而受之。宣公卒，弟和立，是为穆公。

穆公九年，病，召大司马孔父谓曰：〔1〕“先君宣公舍太子与夷而立我，我不敢忘。我死，必立与夷也。”孔父曰：“群臣皆愿立公子冯。”穆公曰：“毋立冯，吾不可以负宣公。”〔2〕于是穆公使冯出居于郑。〔3〕八月庚辰，穆公卒，兄宣公子与夷立，是为殇公。君子闻之，曰：“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其弟以成义，然卒其子复享之。”

【注释】〔1〕“大司马”，官名，别称司武，掌军政。孔父、圉、华弱等曾任此职。“孔父”，即孔父嘉。〔2〕“负”，背弃。〔3〕“郑”，国名。姬姓。开国君主

是周宣王的弟弟郑桓公，公元前八 六年分封于郑（今陕西省华县东）。儿子武公先后攻灭郟和东虢，建立郑国，都新郑（今河南省新郑县）。郑的势力不断发展，到庄公时，侵陈伐许，破息攻宋，大败北戎，又同周王交换质子，以至抗击周桓王统率的周、陈、蔡、卫诸国联军的进攻，大破王师并射伤桓王，成为春秋之初相当活跃的小霸主。后因内部争权夺位，发展受挫。但因地处中原，交通便利，商业活跃，兵力亦强，终春秋之世一直为大国争夺的中心，在政治上也占有显著地位。春秋晚期，贤臣子产执政，他团结贵族大臣，选贤举能，改革土地赋税制度，加强军备，公布成文法典，整顿内政，维护本国权益，受到晋、楚诸国尊重。进入战国后，郑国因君臣争权和受韩国蚕食，力量日益削弱。公元前三七五年被韩吞灭。

殇公元年，卫公子州吁弑其君完自立，欲得诸侯，使告于宋曰：“冯在郑，必为乱，可与我伐之。”宋许之，与伐郑，至东门而还。二年，郑伐宋，以报东门之役。^{〔1〕}其后诸侯数来侵伐。

【注释】〔1〕“报”，报复。

九年，大司马孔父嘉妻好，^{〔1〕}出，道遇太宰华督，^{〔2〕}督说，^{〔3〕}目而观之。^{〔4〕}督利孔父妻，^{〔5〕}乃使人宣言国中曰：“殇公即位十年耳，而十一战，^{〔6〕}民苦不堪，皆孔父为之，我且杀孔父以宁民。”是岁，鲁弑其君隐公。十年，华督攻杀孔父，取其妻。殇公怒，遂弑殇公，而迎穆公子冯于郑而立之，是为庄公。

【注释】〔1〕“好”，美丽。〔2〕“太宰”，官名。为国君家务总管。华督、皇国父曾任此职。“华督”，宋戴公的孙子。〔3〕“说”，与“悦”通。喜爱。〔4〕“目”，注视。〔5〕“利”，贪。〔6〕“十一战”，《集解》引贾逵云：“一战，伐郑，围其东门；二战，取其禾；三战，取郑田；四战，郑伐宋；五战，伐郑，围长葛；六战，郑以王命伐宋；七战，鲁败宋师于菅；八战，宋、卫入郑；九战，伐戴；十战，郑入宋；十一战，郑伯以虢师大败宋。”

庄公元年，华督为相。^{〔1〕}九年，执郑之祭仲，^{〔2〕}要以立突为郑君。^{〔3〕}祭仲许，竟立突。十九年，庄公卒，子湣公捷立。

【注释】〔1〕“相”，官名，别称上卿、宰相。为六卿之首，总理国政。孔父、华督、华元等曾任此职。〔2〕“祭仲”，郑国大夫。“祭”，音zh4i。〔3〕“要”，音y1o，要挟。“突”，姬突，即后来的郑厉公。

湣公七年，齐桓公即位。九年，宋水，^{〔1〕}鲁使臧文仲往吊水。^{〔2〕}湣公自罪曰：“寡人以不能事鬼神，政不修，故水。”臧文仲善此言。此言乃公子子鱼教湣公也。^{〔3〕}

【注释】〔1〕“水”，水灾。〔2〕“吊”，对遭遇不幸进行慰问。〔3〕“子鱼”，宋桓公的儿子。

十年夏，宋伐鲁，战于乘丘，^{〔1〕}鲁生虜宋南宫万。^{〔2〕}宋人请万，万归宋。十一年秋，湣公与南宫万猎，因博争行，^{〔3〕}湣公怒，辱之，曰：“始吾敬若；^{〔4〕}今若，鲁虜也。”万有力，病此言，^{〔5〕}遂以局杀湣公于蒙泽。^{〔6〕}大夫仇牧闻之，以兵造公门。^{〔7〕}万搏牧，牧齿著门阖死。^{〔8〕}因杀太宰华督，乃更立公子游为君。诸公子奔萧，^{〔9〕}公子御说奔亳。^{〔10〕}万弟南宫牛将兵围亳。冬，萧及宋之诸公子共击杀南宫牛，弑宋新君游而立湣公弟御说，是为桓公。宋万奔陈。宋人请以赂陈。陈人使妇人饮之醇酒，^{〔11〕}以革裹之，归宋。宋人醢万也。^{〔12〕}

【注释】〔1〕“乘丘”，鲁地名，在今山东省兖州西北。〔2〕“生虜”，活捉。

“南宫万”，“南宫”为氏，“万”为名。宋国卿。〔3〕“博”，通“簿”，古代的一种博戏。〔4〕“若”，你。〔5〕“病”，痛恨。〔6〕“局”，棋盘。“蒙泽”，宋地名，在今河南省商丘市东北。〔7〕“仇牧”，宋大夫。“造”，往，到。〔8〕“阖”，门扇。〔9〕“萧”，宋邑名，故城在今安徽省萧县西北。〔10〕“亳”，音b\$，宋邑名，故城在今河南省商丘县南。〔11〕“醇酒”，浓酒。〔12〕“醢”，音h3i，古代的一种酷刑，把人剁成肉酱。

桓公二年，诸侯伐宋，至郊而去。三年，齐桓公始霸。二十三年，迎卫公子毁于齐，立之，是为卫文公。文公女弟为桓公夫人。秦穆公即位。^{〔1〕}三十年，桓公病，太子兹甫让其庶兄目夷为嗣。^{〔2〕}桓公义太子意，^{〔3〕}竟不听。三十一年春，桓公卒，太子兹甫立，是为襄公。以其庶兄目夷为相。未葬，而齐桓公会诸侯于葵丘，^{〔4〕}襄公往会。

【注释】〔1〕“秦穆公”，秦国第十代国君。名任好，是秦德公的儿子，秦成公的弟弟。公元前六五九年至前六二一年在位，共三十九年。他在位期间，选贤任能，取得文治武功。曾经运用灵活的外交政策和卓越的战略战术，多次打败了强盛的晋国，夺取了晋国在黄河以西的大片土地。又经过周密的策划，智擒了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从而使秦国成了函谷关以西唯一强大的诸侯国，足以同东方势力强大的晋、鲁、宋等国相抗衡。〔2〕“目夷”，字子鱼。〔3〕“义”，认为合乎事宜。〔4〕“葵丘”，宋地名，在今河南省兰考县境。

襄公七年，宋地霰星如雨，^{〔1〕}与雨偕下；六 退蜚，^{〔2〕}风疾也。^{〔3〕}

【注释】〔1〕“霰”，与“陨”通。坠落。〔2〕“ ”，音y@。即 ，一种像鹭鸶的水鸟，能高飞。“蜚”，同“飞”。〔3〕“风疾”，风迅猛。风起于远处，迅猛异常，所以 遇风退飞。

八年，齐桓公卒，宋欲为盟会。十二年春，宋襄公为鹿上之盟，^{〔1〕}以求诸侯于楚，楚人许之。公子目夷谏曰：“小国争盟，祸也。”不听。秋，诸侯会宋公盟于盂。^{〔2〕}目夷曰：“祸其在此乎？君欲已甚，何以堪之！”于是楚执宋襄公以伐宋。冬，会于亳，以释宋公。子鱼曰：^{〔3〕}“祸犹未也。”十三年夏，宋伐郑。子鱼曰：“祸在此矣。”秋，楚伐宋以救郑。襄公将战，子鱼谏曰：“天之弃商久矣，不可。”冬，十一月，襄公与楚成王战于泓。^{〔4〕}楚人未济，^{〔5〕}目夷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济击之。”公不听。已济未陈，^{〔6〕}又曰：“可击。”公曰：“待其已陈。”陈成，宋人击之。宋师大败，襄公伤股。国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于阨，^{〔7〕}不鼓不成列。”^{〔8〕}子鱼曰：“兵以胜为功，何常言与！^{〔9〕}必如公言，即奴事之耳，^{〔10〕}又何战为？”

【注释】〔1〕“宋襄公”，名兹父，桓公之子。春秋五霸之一，与楚决战泓水，大败。“鹿上”，宋地名，在今山东省巨野县西南。〔2〕“盂”，宋地名，在今河南省睢县西北。〔3〕“子鱼”，即公子目夷，宋襄公庶兄，曾为襄公相。〔4〕“楚成王”，熊浑，公元前六七一年至前六二六年在位。“泓”，水名，在今河南省柘城县北。〔5〕“济”，渡水。〔6〕“陈”，通“阵”，排成战阵。〔7〕“阨”，危难。〔8〕“不鼓”，不击鼓。“不成列”，没有形成战斗行列。〔9〕“常言”，犹言空谈。《集解》引徐广云：“一云尚何言与。”“与”，通“欤”，语助辞。〔10〕“奴事”，作奴隶侍奉人家。

楚成王已救郑，郑享之；^{〔1〕}去而取郑二姬以归。^{〔2〕}叔瞻曰：^{〔3〕}“成王无礼，其不没乎？为礼卒于无别，有以知其不遂霸也。”

【注释】〔1〕“享”，通“飨”。拿酒食相招待。〔2〕“二姬”，郑文公夫人聿氏和姜氏的两个女儿。〔3〕“叔瞻”，郑国大夫。

是年，晋公子重耳过宋，〔1〕襄公以伤于楚，欲得晋援，厚礼重耳以马二十乘。〔2〕

【注释】〔1〕“重耳”，晋献公之子，春秋时晋国国君。公元前六三六年至前六二八年在位。因献公立幼子为嗣，曾出奔在外十九年，由秦送回即位。整顿内政，增强军队，使国力强盛。又平定周的内乱，迎接周襄王复位，以“尊王”相号召。城濮之战，大胜楚军，并在践土（今河南省荥阳东北）大会诸侯，成为霸主。〔2〕“乘”，音 sh8ng，一车四马为一乘。

十四年夏，〔1〕襄公病伤于泓而竟卒，子成公王臣立。

【注释】〔1〕“十四年夏”，《索隐》云：“《春秋》战于泓在僖二十三年，重耳过宋及宋襄公卒在二十四年。今此文以重耳过与伤泓共岁，故云‘是年’。又重耳过与宋襄公卒共是一岁，则不合更云‘十四年’。是进退俱不合于《左氏》，盖太史公之疏耳。”

成公元年，晋文公即位。三年，倍楚盟亲晋，〔1〕以有德于文公也。四年，楚成王伐宋，宋告急于晋。五年，晋文公救宋，楚兵去。九年，晋文公卒。十一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十六年，秦穆公卒。

【注释】〔1〕“倍”，与“背”通。背叛。

十七年，成公卒。成公弟御杀太子及大司马公孙固而自立为君。〔1〕宋人共杀君御而立成公少子杵臼，是为昭公。

【注释】〔1〕“公孙固”，宋庄公的孙子。

昭公四年，宋败长翟缘斯于长丘。〔1〕七年，楚庄王即位。〔2〕

【注释】〔1〕“长翟”，也作“长狄”，春秋时狄族的一支，活动于西起今山西临汾、长治，东至山东边境的山谷间，“缘斯”，长翟部族之一郟（音 s#u）瞞的国君。“长丘”，在今河南省封丘县西南。〔2〕“楚庄王”，春秋时楚国国君。聿姓，名旅（一作吕、侣）。公元前六一三年至前五九一年在位。曾整顿内政，兴修水利。楚庄王三年，攻灭庸国（在今湖北省竹山西南），国势大盛。继又进攻陆浑之戎，陈兵周郊，派人询问象征天子权威的九鼎的轻重。后在邲（今河南省荥阳北）大败晋军，陆续使鲁、宋、郑、陈等国归附，成为霸主。

九年，昭公无道，国人不附。〔1〕昭公弟鲍革贤而下士。〔2〕先，襄公夫人欲通于公子鲍，〔3〕不可，乃助之施于国，〔4〕因大夫华元为右师。〔5〕昭公出猎，夫人王姬使卫伯攻杀昭公杵臼。弟鲍革立，是为文公。

【注释】〔1〕“国人”，古代农夫住在田野小邑，称为“野人”。“国人”是指居住在城里和城郊的人，除了奴隶主贵族外，还包括平民、小手工业者和商人。〔2〕“鲍革”，即公子鲍。《史记志疑》云“革”字衍。〔3〕“襄公夫人”，即夫人王姬，周惠王之女。〔4〕“施”，施加恩惠。〔5〕“华元”，华督曾孙。“右师”，宋国官名。为国君师。华元、华阅、皇缓等曾任此职。

文公元年，晋率诸侯伐宋，责以弑君。闻文公定立，乃去。二年，昭公子因文公母弟须与武、繆、戴、庄、桓之族为乱，文公尽诛之，出武、繆之族。〔1〕

【注释】〔1〕“出”，驱逐出去。四年春，楚命郑伐宋。宋使华元将，郑败宋，囚华元。华元之将战，杀羊以食士，其御羊羹不及，〔1〕故怨，驰入郑军，故宋师败，得囚华元。宋以兵车百乘文马四百匹赎华元。〔2〕未尽入，华元亡归宋。

【注释】〔1〕“御”，驾车人。当时驾车人是羊斟。〔2〕“文”，文采。“文马”，有文采之马。十四年，楚庄王围郑。郑伯降楚，楚复释之。十六年，楚使过宋，宋有前仇，执楚使。九月，楚庄王围宋。

十七年，楚以围宋五月不解，^{〔1〕}“宋城中急，无食，华元乃夜私见楚将子反。子反告庄王。王问：“城中何如？”曰：“析骨而炊，^{〔2〕}易子而食。”^{〔3〕}庄王曰：“诚哉言！我军亦有二日粮。”以信故，遂罢兵去。

【注释】〔1〕“以”，与“已”通。〔2〕“析骨而炊”，剖解人的骨骸来烧火做饭，形容战乱时百姓的悲惨生活。〔3〕“易子而食”，交换孩子，杀食以充饥。“子”，指儿子或女儿，古代男孩、女孩都可称“子”。二十二年，文公卒，子共公瑕立。始厚葬。君子讥华元不臣矣。〔1〕

【注释】〔1〕“不臣”，不像大臣的样子，违背人臣之道。共公十年，华元善楚将子重，又善晋将栾书，两盟晋楚。十三年，共公卒。华元为右师，鱼石为左师。司马唐山攻杀太子肥，欲杀华元，华元奔晋，鱼石止之，至河乃还，诛唐山，乃立共公少子成，是为平公。

平公三年，楚共王拔宋之彭城，以封宋左师鱼石。四年，诸侯共诛鱼石，而归彭城于宋。三十五年，楚公子围弑其君自立，为灵王。四十四年，平公卒，子元公佐立。

元公三年，楚公子弃疾弑灵王，自立为平王。八年，宋火。十年，元公毋信，诈杀诸公子，大夫华、向氏作乱。楚平王太子建来奔，见诸华氏相攻乱，建去如郑。十五年，元公为鲁昭公避季氏居外，为之求入鲁，行道卒，子景公头曼立。

景公十六年，鲁阳虎来奔，^{〔1〕}已复去。二十五年，孔子过宋，宋司马桓魋恶之，欲杀孔子，孔子微服去。^{〔2〕}三十年，曹倍宋，又倍晋，宋伐曹，晋不救，遂灭曹有之。^{〔3〕}三十六年，齐田常弑简公。

【注释】〔1〕“阳虎”，又名阳货，初为鲁季孙氏家臣，事季平子。平子死后，专鲁国国政。后来与鲁三桓对立失败，奔齐，又奔晋，为赵鞅家臣。〔2〕“微服”，旧时帝王、官吏为了隐藏自己的身份而改着平民的服装。〔3〕“有”，占有，获取。

三十七年，楚惠王灭陈。荧惑守心。^{〔1〕}心，宋之分野也。^{〔2〕}景公忧之。司星子韦曰：^{〔3〕}“可移于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4〕}曰：“可移于民。”景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于岁。”景公曰：“岁饥民困，吾谁为君！”子韦曰：“天高听卑。君有君人之言三，^{〔5〕}荧惑宜有动。”于是候之，^{〔6〕}果徙三度。

【注释】〔1〕“荧惑”，火星。“守”，一星侵犯另一星的正常位置。“心”，二十八宿中的心宿。〔2〕“分野”，古代星占家以天空星象来占卜人世吉凶，把地上的州国与星空的十二次、二十八宿确定为对应关系，称作“分野”。〔3〕“司”，主管。“司星”，主管观测星象的官吏。〔4〕“股肱”，大腿和手臂肘腕之间，比喻辅佐帝王的重臣。〔5〕“君人”，君临人民。〔6〕“候”，观察。

六十四年，^{〔1〕}景公卒。宋公子特攻杀太子而自立，^{〔2〕}是为昭公。昭公者，元公之曾庶孙也。昭公父公孙纠，纠父公子禚秦，禚秦即元公少子也。景公杀昭公父纠，故昭公怨杀太子而自立。

【注释】〔1〕“六十四年”，《史记会注考证》引梁玉绳云：“《左传》宋景公卒于哀二十六年，是四十八年卒也。此与《年表》作‘六十四’，《六国表》又作‘六十六’，并误。”〔2〕“公子特”，《左传》或作“德”，或作“得”。

昭公四十七年卒，子悼公购由立。悼公八年卒，子休公田立。休公田二十三年卒，子辟公辟兵立。辟公三年卒，子剔成立。剔成四十一年，剔成弟偃攻袭剔成，剔成败奔齐，偃自立为宋君。

君偃十一年，自立为王。东败齐，取五城；南败楚，取地三百里；西败魏军，乃与齐、魏为敌国。盛血以韦囊，〔1〕县而射之，〔2〕命曰“射天”。淫于酒妇人。群臣谏者辄射之。于是诸侯皆曰“桀宋”。〔3〕“宋其复为纣所为，不可不诛。”告齐伐宋。王偃立四十七年，齐湣王与魏、楚伐宋，杀王偃，遂灭宋而三分其地。

【注释】〔1〕“韦”，经过加工制成的熟牛皮。〔2〕“县”，与“悬”通。〔3〕“桀宋”，如同夏桀一样残暴的宋君。

太史公曰：孔子称“微子去之，〔1〕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殷有三仁焉”。〔2〕《春秋》讥宋之乱自宣公废太子而立弟，〔3〕国以不宁者十世。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4〕殷所以兴；作《商颂》。〔5〕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6〕伤中国阙礼义，〔7〕褒之也，〔8〕宋襄之有礼让也。

【注释】〔1〕“微子去之”云云，见《论语·微子》。〔2〕“三仁”，三个仁德之人，谓微子、箕子、比干。〔3〕“《春秋》”，是指《春秋公羊传》。《公羊传》隐公三年云：“庄公冯弑与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祸宣公为之也。”〔4〕“契”，音 xi8。殷人始祖，佐禹治水，舜封于商。“汤”，商开国之王，契之后第十三代孙。“高宗”，即武丁，商朝第十一代第二十二王。相传他少时生活在民间。即位后，任用傅说、甘盘等贤臣，多次征伐不服从的部族，复兴商朝。在位五十九年。〔5〕“作《商颂》”，今《诗经》收《商颂》五篇，为《那》，祀成汤；《烈祖》，祀中宗；《玄鸟》，祀高宗；《长发》，祭天；《殷武》，祀高宗。据今人研究，这些作品是从正考父至襄公时宋人追述颂美商代先王的作品，非一时所作。〔6〕“多”，赞美。〔7〕“阙”，与“缺”通。缺少。“中国”，华夏诸侯。〔8〕“褒”，称赞，赞扬。

译 文

微子启，是殷朝帝乙的长子，帝纣的庶兄。殷纣即位以后，昏暗无道，政事纷乱，淫佚奢侈，微子屡次进谏，纣不听从。等到祖伊由于周西伯姬昌实行德政，把 国灭掉，担忧祸患降临殷朝，把这事奉告纣。纣说：“我生下来不是有命在天吗？他能做出些什么呢！”这时，微子推测纣终究不能劝醒，打算一死了之，或离开纣出走，自己不能决断，就去询问太师、少师道：“殷政治不清明，无法治理天下。我朝的始祖汤成就功业于上世，纣嗜酒如命，对妇人言听计从，败坏汤的德政于后世。殷王室的人不论男女老少，都乐于做草野盗贼、犯法作乱的事。朝廷大臣也转相师效不顾法度，都有罪恶，他们屡次互相攻夺，以致没有常得爵禄的人。于是百姓各起一方，互相敌对而不和睦。现在殷朝的典章制度将要丧亡！仿佛渡水却没有渡口和尽头一样。殷朝一定灭亡，现在就到了。”又说：“太师，少师，我能起来另谋出路吗？我国或可免于灭亡吗？如今你们没有主意指示我，假如陷于不义，怎么办呢？”太师顺着说道：“王子，天帝严重降临灾祸灭亡殷朝，而纣竟然没有任何惧怕，不听从长老的教导。现在殷朝的人民竟轻视褻渎神祇的祭祀。如今如果能够治理好国家，国家得到大治，即使身亡，也不怨恨。如果死了，

而国家仍然得不到治理，那么不如离去。”于是逃跑。

箕子，是纣的亲属。纣开始制造象牙筷子。箕子叹息说：“他既然制造象牙筷子，一定会制造玉杯；制造了玉杯，就一定会打算得到远方珍贵奇异的器物来使用。车马宫室的逐渐奢侈华丽，从此开始，他无法振作了。”纣荒淫放荡，箕子进谏，他不听从。有人说：“可以离去了。”箕子说：“作君王的臣下，规劝不听就离去，这是张扬君主的过失，而自己讨人民的喜欢，我不忍这样做啊。”于是披头散发，装疯当了奴隶。从此隐居起来，弹琴悲叹自己的不幸遭遇，他的琴曲流传下来叫《箕子操》。王子比干，也是纣的亲属。看见箕子规劝纣不听从，去当奴隶，就说：“君主有过失而不用直言规劝，百姓遭殃，百姓有什么罪呢！”于是直率地劝谏纣。纣勃然大怒说：“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七个孔，真有这事吗？”于是杀了王子比干，剖开胸腔看他的心。微子说：“父亲跟儿子有骨肉一样的亲密关系，而臣子跟人君是凭道义联系起来的。所以父亲有过错失，儿子屡次进谏不听，就跟着他大声号哭。臣子屡次进谏人君不听，那么他依据道义原则可以离开了。”于是太师、少师才劝微子离去，微子便走了。

周武王讨伐殷纣王，战胜殷朝，微子就拿着宗庙里的祭器到武王的营门去，他裸露上身，把手捆在背后，左边让人牵着羊，右边让人拿着茅，跪着向前行走，求告武王。于是武王就释放微子，恢复微子的爵位，与以前一样。

武王封纣的儿子武庚禄父为殷君，让他继续殷朝的祭祀，让管叔、蔡叔辅佐、监视他。

武王灭亡殷朝之后，便去访问箕子。

武王说：“呜呼！天不说话，默默地安定下界人民，帮助他们和睦相处，我却不知道天用来安定人民的治国常理次序。”

箕子回答道：“早先鲧堵塞洪水，把五行的规律搞乱了，天帝于是勃然大怒，不给予大法九种，治国常理从此败坏。鲧受惩罚而死，禹就继承他父亲的事业兴起。天帝就把大法九种赐给禹，治国常理从此有了次序。

“（这九种大法）一叫五行；二叫五事；三叫八政；四叫五纪；五叫皇极（建立君权）；六叫三德；七叫稽疑（考察疑惑）；八叫庶征（各种征兆）；九叫劝导用五福（五种幸福），让害怕用六极（六种困厄）。

“五行：第一是水，第二是火，第三是木，第四是金，第五是土。水的自然常性是滋润万物，而向下润湿。火的自然常性是炎热旺盛，而向上燃烧。木可以揉造使它弯曲或伸直。金可以销熔顺从人的意愿改变形状。土可以种植收获百谷。水向下浸润成卤产生咸味。火向上燃烧产生苦味。木揉成曲直产生酸味。金顺从人的意愿销熔变形产生辣味。土种植收获的百谷产生甜味。

“五事：一是容貌，二是言论，三是观察，四是听闻，五是思考。容貌必须恭敬，言论必须正确，观察事物必须明白，听闻必须广远，思考必须通达。容貌恭敬就能严肃，言论正确就能治理，观察事物明白就能不受蒙骗，听闻广远就能善于谋划，思考问题通达就能圣明。

“八种政务官员：一是管粮食生产的官，二是管财货流通的官，三是管祭祀的官，四是管营建的官，五是管教育的官，六是管社会治安的官，七是管礼宾的官，八是管军事的官。

“五种记时方法：一是年，二是月，三是日，四是星辰的出现情况，五是推算日月运行所经历的周天度数。

“君王的准则：君王建立君权，应当有准则，采用五福之道，用来施行

教育，赐予您的百姓，百姓都会遵守您的准则，又使您懂得如何去维持准则，这样一来，凡属您的百姓，就没有邪恶朋党的风气，百官没有私相比附的行为，都合于您所建立的准则。凡属你的百姓，有谋划，有作为，有操守，您就应当经常想到重视录用他们。有的即使行为不合准则，但是他没有犯罪，您也应当宽容他们。您应当和颜悦色，平易近人，有人说‘我遵行美德’，您就应当赐给他福禄。这样，臣民会思念君王建立的准则。不要欺侮无依靠的人，不要畏惧权势显赫的人。有能力、有作为的人，就让他贡献他的才能，这样，您的国家将会昌盛起来。凡在位的百官长，经常用爵禄使他们富贵，又应当以善道对待他们。如果您不能使他们对于您的国家有好处，那么这些人就会责怪您。对于那些没有好德行的人，您虽然赐给他们爵禄，但是他的所作所为会使您结怨于百姓。不要偏私，不要倾邪，而要遵守王法。不要私好偏爱，而应当遵照王道。不要为非作歹，而应当遵行正路。不营私，不结党，王道宽广。不结党，不营私，王道平坦。不反不乱，不偏不倚，王道正直。为君的人，团结臣民应当有准则；为臣的人，归往君王亦应有准则。君王对于以上陈述的准则，要宣扬教导，是顺天帝的。凡属百姓，对于以上陈述的准则，也要遵守实行，以接近天子圣德的光辉。天子作民众的父母，成为天下民众共同拥戴的圣王。

“三种德性：一是正直，二是过分刚强，三是过分柔顺。中正平和就是正直。倔强不能亲近人就是过分刚强。和顺而不坚强就是过分柔顺。深沉隐伏阴谋，用刚强能对付。高明君子，用和柔安抚。只有国君才能掌握爵赏赐人以福，掌握刑罚施人以威，享受美食，百官不得施行爵赏、刑罚和享受美食。百官如有施行爵赏、刑罚和享受美食的权力，就会伤害自己的封邑，危害人君的国。百官因而背离王道，人民就会越轨作恶。

“考察疑惑：选择任用掌管龟卜和蓍筮的官员。教导他们用龟甲或蓍草占卜吉凶，兆纹有的像下雨，有的像雨后或雪后转晴，有的像云气连绵，有的像雾气蒙蒙，有的像阴阳二气互相侵犯，卦象有内卦，有外卦，龟兆和卦象共有这七种。其中五种用龟甲兽骨占卜，两种用蓍草占卜。再根据各种龟兆卦象加以推演变化。任命能识别兆卦名称的人担任卜筮的官职，三个人占，就听从其中两个人的意见。您如果有重大的疑难问题，首先要自己深思熟虑，其次要和卿士商量，要和百姓商量，然后问卜占卦。如果您赞成，龟卜赞成，筮占赞成，卿士赞成，庶民赞成，这叫做大同，你自己会身体康健，你的子孙会兴旺，这是大吉大利。如果您赞成，龟卜赞成，筮占赞成，卿士反对，庶民反对，这就是吉利。如果卿士赞成，龟卜赞成，筮占赞成，您反对，庶民反对，这也是吉利。如果庶民赞成，龟卜赞成，筮占赞成，您反对，卿士反对，这还是吉利。如果您赞成，龟卜赞成，筮占反对，卿士反对，庶民反对，那么在国内办事就吉利，在国外办事就凶险。龟卜、筮占都与人的谋划相反，安静守常就吉利，有所举动就凶险。

“各种征兆：或下雨，或天晴，或温暖，或寒冷，或刮风，或者都合乎时令。这五种气象齐备，又各按照正常的次序，各种植物就茂盛。一种气象过多，就有灾害；一种气象不来，也有灾害。再说人君美好行为的征兆：人君性行肃敬，雨水就及时滋润万物；人君政治清明，阳光就按时照耀大地；人君明智，温暖就按时到来；人君有谋略，寒冷就应时而生；人君通情达理，风就调和顺时。再说人君丑恶行为的征兆：人君行为狂妄，就会淫雨连绵；人君行为僭越不轨，就会常常干旱；人君安于享乐，天气就会过分炎热；人

君行事急躁，就会寒冷不断；人君昏庸愚昧，就会常常刮风。君王视察治理政事，好像一年包括四时；大臣各有职责，好像一月统属于岁；普通官吏分治其职，好像一日统属于月。如果年、月、日的时令各顺正常，百谷因而丰收，政治因而清明，贤臣因而表彰提拔，国家因而太平安宁。相反，日、月、年的时令如果颠倒错乱，百谷就会因而歉收，政治就会因而昏暗，贤臣就会因而隐遁，国家就会因而不得安宁。庶民的性格像众星一样，众星有的喜欢风，有的喜欢雨。太阳和月亮的运行，有冬天，有夏天，各有常规。月亮的运行不由常规而顺从众星，就会招致风雨。

“五种幸福的事：一是长寿，二是富贵，三是健康安宁，四是德行好，五是高寿善终。六种困厄的事：一是早死，二是疾病，三是忧愁，四是贫穷，五是丑陋，六是愚懦。”

于是武王便把箕子封在朝鲜，而不把他作臣下看待。

这以后，箕子来朝见周王，路过从前殷都废墟，见宫室断垣残壁，禾黍到处丛生，内心悲伤，打算哭又觉不可，打算流泪又觉未免像女人，于是作了《麦秀》诗来歌咏这件事。那首诗说：“麦芒尖尖哪，禾黍的苗儿绿油油。那个顽皮的少年呀，不与我亲爱接近啊！”这里所说的顽皮孩子，是指殷纣。殷朝的遗民听到，都为此落了泪。

武王去世，成王年少，周公姬旦代为处理政务，掌握政权，管叔、蔡叔怀疑周公，就与武庚联合起来叛乱，打算袭击成王和周公。周公秉承成王的命令诛杀武庚后，杀掉管叔，流放蔡叔，于是命令微子开代替做殷朝的后嗣，事奉祖先的祭祀，作《微子之命》申明这个意思，在宋地建国。微子素来就仁义贤能，于是代替武庚，所以殷朝的遗民很爱戴他。

微子开逝世以后，立他的弟弟衍为国君，他就是微仲。微仲逝世后，儿子宋公稽登极。宋公稽逝世后，儿子丁公申登极。丁公申逝世后，儿子湣公共登极。湣公共逝世后，弟弟炀公熙登极。炀公登极后，湣公的儿子鮒祀杀死炀公而自立为王，说：“我应当登极。”这就是厉公。厉公逝世后，儿子厘公举登极。

釐公十七年，周厉王出奔到彘地。

二十八年，釐公逝世，儿子惠公颺登极。惠公四年，周宣王登极。三十年，惠公逝世，儿子哀公登极。哀公元年逝世，儿子戴公登极。

戴公二十九年，周幽王被犬戎杀死，秦国开始列为诸侯。

三十四年，戴公逝世，儿子武公司空登极。武公生了个女儿做了鲁惠公的夫人，她生了鲁桓公。十八年，武公逝世，儿子宣公公力登极。

宣公有太子名叫与夷。十九年，宣公病危，要把君位让给他的弟弟和，说：“父亲死了，儿子继承君位；哥哥死了，轮到弟弟继位，这是天下普遍适用的道义与法则。我要立和为国君。”和多次谦让不成，就接受了。宣公逝世后，弟弟和登极，他就是穆公。

穆公九年，病危，叫了大司马孔父前来，对他说：“先君宣公舍弃太子与夷而把君位让给我，我不敢忘记。我死以后，必定要立与夷为君。”孔父说：“百官都愿意立公子冯。”穆公说：“不要立冯，我不可辜负宣公。”于是穆公让公子冯到郑国去居住。八月庚辰这天，穆公逝世，哥哥宣公的儿子与夷登极，这就是殇公。君子听到这件事，说：“宋宣公可以称为能了解人了，立他的弟弟为君而成全了道义，然而他的儿子终于再享有了君位。”

殇公元年，卫国公子州吁杀害他的国君姬完，自立为国君，想要取得诸

侯的支持，派使者告诉宋国说：“子冯在郑国，一定会作乱，可以同我去攻打他。”宋国允许了，同姬州吁去攻打郑国，到达东门就回来了。二年，郑国攻打宋国，报复东门那一役。这以后，诸侯多次来侵略和攻打宋国。

九年的一天，大司马孔父嘉的美貌妻子外出，在路上遇见太宰华督，华督爱慕她，眼珠一动不动地注视她。华督贪恋孔父的妻子，于是派人在国中宣扬说：“殇公登极不过十年，可是打了十一仗，人民痛苦不堪，都是孔父造成的，我将杀掉孔父，以便使人民得以安宁。”这年，鲁国杀害了它的国君隐公。十年，华督进攻杀死孔父，霸占了孔父的妻子。殇公恼怒，华督就杀死殇公，而到郑国去迎接穆公的儿子冯回来立为国君，他就是庄公。

庄公元年，华督当了宰相。九年，逮捕了郑国的祭仲，抓着他的弱点，强使他拥立姬突做郑国的君主。祭仲允许，终于拥立姬突。十九年，庄公逝世，儿子湣公捷登极。

湣公七年，齐桓公登极。九年，宋国遭到水灾的袭击，鲁国派臧文仲到宋国去慰问灾民。湣公责备自己说：“我因为不能事奉鬼神，政治不清明，所以发生水灾。”臧文仲赞赏这句话。而这句话是公子子鱼教给湣公的。

十年夏天，宋国讨伐鲁国，在乘丘会战，鲁国活捉了宋国的南宫万。宋国人请求释放南宫万，南宫万回到宋国。十一年秋天，湣公和南宫万去打猎，作博戏，因争道，湣公发怒，侮辱南宫万说：“当初我敬重你；现在你是鲁国的俘虏。”南宫万有力，对这句话很反感，于是用棋盘打死湣公于蒙泽。大夫仇牧听到这事，带着兵器到公门，南宫万搏击仇牧，仇牧牙齿撞着门扇死了。南宫万于是杀掉太宰华督，改立公子游为国君。几个公子逃奔萧邑，公子御说逃奔亳邑。南宫万的弟弟南宫牛率兵围攻亳邑。冬天，在萧邑和宋都的公子们共同攻打杀死南宫牛，杀死宋国新君游而拥立湣公的弟弟御说，他就是桓公。南宫万逃奔陈国。宋国人贿赂陈国，陈国人便派女人用浓酒灌醉南宫万，然后用皮革把他包裹起来，送回宋国。宋国人把南宫万剁成了肉酱。

桓公二年，诸侯攻打宋国，攻到都城商丘郊外才离去。三年，齐桓公开始做霸主。二十三年，卫国人到齐国迎接卫国公子毁，拥立为卫君，他就是卫文公。文公的妹妹是宋桓公的夫人。秦穆公登极。三十年，桓公病危，太子兹甫让他的庶兄目夷为君位继承人。桓公认为太子的意愿合乎道义，可是竟没有听取。三十一年春天，桓公逝世，太子兹甫登极，他就是襄公。任用他的庶兄目夷作国相。桓公还没有安葬，而齐桓公在葵丘会合诸侯，襄公便前去参加盟会。

襄公七年，宋国国内流星似雨一样坠落，和雨点一起落下；六只鹳倒退着飞翔，因为风异常迅猛。

八年，齐桓公逝世，宋国打算召集盟会。十二年春天，宋襄公在鹿上召集盟会，要求楚国让诸侯拥护他，楚国人允许了。公子目夷规劝说：“小国争当盟首，是祸患哪！”襄公不听从。秋天，诸侯在孟地会见宋襄公并结盟，目夷说：“祸患大概将在这里吧？君王的欲望太过分了，怎么能经受得了呢？”在这里楚国逮捕宋襄公来攻打宋国。冬天，诸侯在亳邑集会，释放了宋襄公。子鱼说：“祸患还没有了结。”十三年夏天，宋国讨伐郑国。子鱼说：“祸患在这里了。”秋天，楚国攻打宋国，援救郑国。襄公要应战，子鱼规劝说：“上天抛开商朝很久了，不行。”冬季十一月，襄公跟楚成王在泓水边会战，楚军渡河没有完毕，目夷说：“楚国兵多，我们兵少，趁他们

没有完全渡河，我们就先发动攻击。”襄公不听从。楚国兵已经全部渡河，还没有列成阵势，目夷又说：“可以攻击了。”襄公说：“等他们布成阵势。”楚国人布成阵势了，宋国人才开始进攻。宋国军队大败，襄公大腿受伤。宋国的国人都埋怨襄公。襄公说：“君子不在人家艰难的时候去困窘他，不在人家没有布成阵势的时候击鼓去进攻他。”子鱼说：“战争以取胜为功绩，还有什么陈词滥调可空谈呢！一定要像您所说的，那么就当奴隶侍奉人家好了，又何必要打仗呢？”

楚成王援救了郑国，郑国用酒食款待他；他离开的时候，娶了郑国国君的两个女儿回去。叔瞻说：“成王不懂礼，会不得善终吧？行礼终于内外无别，有根据知道他不能成就霸业了。”

这一年，晋公子重耳路过宋国，襄公因跟楚国交战受伤，打算得到晋国的援助，就以隆重的礼仪接待重耳，赠送给重耳二十乘（八十匹）马。

十四年夏天，襄公因在泓水之战时的腿伤，病发作而终于逝世，儿子成公王臣登极。

成公元年，晋文公登极。三年，成公撕毁与楚国的盟约，与晋国亲近，因为襄公对晋文公有过恩惠。四年，楚成王攻打宋国，宋国向晋国告急。五年，晋文公援救宋国，楚军离去。九年，晋文公逝世。十一年，楚太子商臣杀害他的父亲成王，夺取君位。十六年，秦穆公逝世。

十七年，成公逝世。成公的弟弟御杀死太子和大司马公孙固，而自立为国君。宋国人联合杀死国君御，拥立成公的小儿子杵臼，他就是昭公。

昭公四年，宋国在长丘击败长翟缘斯。七年，楚庄王登极。

九年，昭公暴虐，不行德政，宋国国人不归附他。昭公的弟弟鲍革，德才兼备，又能谦恭待士。原先，襄公夫人打算跟公子鲍私通，公子鲍不同意，于是帮助他在国人中广施恩惠，又由大夫华元的荐举做了右师。昭公出去狩猎，夫人王姬派遣卫伯攻杀昭公杵臼。弟弟鲍革登位，他就是文公。

文公元年，晋国统率诸侯攻打宋国，责备宋国人杀死了国君。听到文公君位已经确定，于是撤兵离去。二年，昭公的儿子凭借文公的同母弟弟须与武公、穆公、戴公、庄公、桓公的家族犯上作乱，文公把他们都杀掉，驱逐武公、穆公的家族。

四年春天，楚王命令郑国攻打宋国。宋国派华元带兵，郑国打败了宋国，俘虏了华元。华元在将要作战的时候，杀羊给军士吃，他的驾车人来不及吃羊肉羹汁，因而怨恨，便驾着华元的指挥车冲进郑军，因此宋军被打败，郑军才得俘虏了华元。宋国用兵车一百辆套着毛色有文采的马四百匹去赎华元。还没有统统送去，华元便逃回宋国了。

十四年，楚庄王包围郑国。郑国国君向楚国投降，楚国又解围而去。

十六年，楚国使者经过宋国，宋国跟楚国有旧仇，便逮捕了楚国的使者。九月，楚庄王围攻宋都。十七年，楚军围攻宋都五个月没解围，宋都城中危急，没有吃的，华元便在一天夜间私下会见楚国将领子反，子反告诉庄王。庄王问：“城中怎么样？”子反说：“劈人骨头煮饭，互相交换儿子来吃。”庄王说：“多诚实的话！我军也只有两天粮食啦。”因为要守信的缘故，于是撤军回去。

二十二年，文公逝世，儿子共公瑕登极。从这时起实行厚葬。君子讥刺华元没有尽到做臣子的责任。

共公十年，华元与楚国将领子重有交情，又跟晋国将领栾书友好，因此

跟晋、楚两国都缔结了盟约。十三年，共公逝世。华元任右师，鱼石任左师。司马唐山攻杀太子肥，打算杀华元，华元逃往晋国，鱼石阻止他，到黄河边就返回来，杀了唐山。于是拥护共公的小儿子成登极，他就是平公。

平公三年，楚共王攻陷宋国的彭城，把它封给宋国左师鱼石。四年，诸侯共同诛杀鱼石，把彭城归还给宋国。三十五年，楚国公子围杀掉他的国君自己登极，他就是灵王。四十四年，平公逝世，儿子元公佐登极。

元公三年，楚国公子弃疾杀死灵王，自己登极为平王。八年，宋国遭遇火灾。十年，元公不讲信义，用欺骗手段杀死许多公子。大夫华氏、向氏发动叛乱。楚平王的太子熊建来投奔，看到华氏家族互相攻打，乱作一团，熊建离去，前往郑国。十五年，元公因为鲁昭公躲避季孙氏住在国外，替他要求回到鲁国去，元公走到半路上去世了，儿子景公头曼登极。

景公十六年，鲁国阳虎来投奔，不久又离去了。二十五年，孔子经过宋国。宋国司马桓魋诋毁孔子，打算杀他。孔子改着平民服装离去。三十年，曹国背叛宋国，又背叛晋国。宋国攻打曹国，晋国不去援救，于是灭掉曹国而占有它的土地。三十六年，齐国田常杀掉齐简公。

三十七年，楚惠王灭亡陈国。火星侵占心宿星区，心宿区是宋国的天区。景公为这事担忧。司星子韦说：“可以将灾祸移到宰相身上。”景公说：“宰相是我的大腿胳膊。”子韦说：“可以移到人民身上。”景公说：“国君要依靠人民。”子韦说：“可以移到年成上。”景公说：“年成歉收闹饥荒，人民困苦，我作谁的国君？”子韦说：“上天神明虽然高远却能听到人间最细微的声音。您有为人君的话三句，火星应该移动了。”再观测火星，火星果然移了三度。

六十四年，景公逝世。宋国公子特进攻杀太子而自己登极，他就是昭公。昭公，其人是元公的曾庶孙。昭公的父亲是公孙纠，公孙纠的父亲是公子禚秦，禚秦就是元公的小儿子。景公杀死了昭公的父亲公孙纠，所以昭公怨恨太子，便杀死他而自己登极。

昭公四十七年逝世。儿子悼公购由登极。悼公八年逝世，儿子休公田登极。休公田二十三年逝世，儿子辟公辟兵登极。辟公三年逝世，儿子剔成登极。剔成四十一年，剔成的弟弟偃袭击剔成，剔成失败逃奔齐国，偃自己登极作宋君。

君偃十一年，自己称号为王。东面打败齐国，攻下五座城。南面打败楚国，侵占土地三百里。西面打败魏国军队。于是跟齐、魏成为敌对的国家。他用牛皮袋盛着血，悬挂起来用箭射它，称为“射天”。君偃沉溺于酒色之中。大臣们有规劝的，君偃就射死他。于是诸侯都称他“桀宋”，说：“宋国又会步纣王后尘，为所欲为，不可不杀。”诸侯要求齐国讨伐宋国。宋王偃即位四十七年，齐湣王与魏国、楚国征讨宋国，杀死王偃，于是灭亡宋国，三国瓜分了它的土地。

太史公说：孔子称“微子离开殷纣王，箕子被降为奴隶，比干规劝而被杀死，殷朝有三位仁人呀！”《春秋公羊传》批评宋国的祸乱是从宣公废黜太子而立弟弟为君开始的，使国家不得安宁达十代之久。襄公修行仁义，想成为盟主。他的大夫正考父赞美这事，所以追述契、汤、高宗的发迹、建国等业绩，揭示殷朝所以兴盛的原因，写了《商颂》。宋襄公既已在泓水打了败仗，但是仍有君子称赞他，这是悲叹当时中原地区的国家缺少礼义，所以表彰襄公，因为他还是一个有礼让精神的人啊。

史记卷三十九 晋世家第九

李解民 注译

晋唐叔虞者，^{〔1〕}周武王子而成王弟。^{〔2〕}初，武王与叔虞母会时，^{〔3〕}梦天谓武王曰：^{〔4〕}“余命女生子，^{〔5〕}名虞，^{〔6〕}余与之唐。”^{〔7〕}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8〕}故遂因命之曰虞。

【注释】〔1〕“晋唐叔虞者”，别本或无“晋”字。〔2〕“周武王”，姬姓，名发，周文王之子，继承父业，推翻商纣，建立周朝。详见本书《周本纪》。“成王”，即周成王，姬姓，名诵，周武王之子。详见本书《周本纪》。〔3〕“叔虞母”，即邑姜，齐太公之女，周武王之妻。〔4〕“天”，天帝，天神。〔5〕“女”，通“汝”，你。〔6〕“名虞”，“名”下别本或有“为”字。〔7〕“唐”，古国名，祁姓，相传为尧的后裔，在今山西翼城西。〔8〕“文”，字。一说通“纹”，此指手掌上的纹路。“虞”，据《春秋左传》隐公元年孔颖达《正义》云，《石经》古文“虞”作“𠄎”。若此说属实，则“虞”实指掌纹而言。

武王崩，^{〔1〕}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2〕}成王与叔虞戏，削桐叶为珪以与叔虞，^{〔3〕}曰：“以此封若。”^{〔4〕}史佚因请择日立叔虞。^{〔5〕}成王曰：“吾与之戏耳。”史佚曰：“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于是遂封叔虞于唐。^{〔6〕}唐在河、汾之东，^{〔7〕}方百里，故曰唐叔虞。姓姬氏，字子于。

【注释】〔1〕“崩”，古称天子死为崩。〔2〕“周公”，姬姓，名旦，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亦称叔旦。因采邑在周（今陕西岐山北），故称周公。谥文，故又称周文公。辅佐周武王灭商。武王去世后，因成王年幼，摄政治国，率师东征，平定叛乱。后返政成王。相传他制礼作乐，为周朝创建了一整套典章制度。详见本书《鲁周公世家》。〔3〕“桐”，树名，梧桐。“珪”，同“圭”，一种玉制的礼器，头尖或圆，体长方，作为帝王诸侯朝聘盟会、分封赏赐、祭祀丧葬时的信物。〔4〕“若”，你。〔5〕“史佚”，史官名佚者。史职掌记录国事、编撰典籍、策命诸侯大夫、祭祀、历法等事务。〔6〕“于是遂封叔虞于唐”，关于叔虞受封于唐的原委，史载不一。此处所述，大致同于《吕氏春秋·重言》、《说苑·君道》等，当为战国秦汉时期流行的一种传说。但《吕氏春秋·重言》、《说苑·君道》谓劝谏成王封叔虞者为周公，系传闻异辞。〔7〕“河”，黄河。“汾”，水名，即今山西境内的汾河。

唐叔子燮，^{〔1〕}是为晋侯。^{〔2〕}晋侯子宁族，^{〔3〕}是为武侯。武侯之子服人，是为成侯。成侯子福，^{〔4〕}是为厉侯。厉侯之子宜臼，是为靖侯。^{〔5〕}靖侯已来，年纪可推。^{〔6〕}自唐叔至靖侯五世，^{〔7〕}无其年数。

【注释】〔1〕“燮”，亦称燮父。〔2〕“晋”，水名，在故唐国境内，即今山西翼城西一带。或谓源出今山西太原西南悬瓮山之晋水，非是。“是为晋侯”，传说唐叔虞之子燮以封地境内有晋水，遂改国号为晋，自称晋侯。《汉书·地理志下》云：“唐有晋水，及叔虞子燮为晋侯云。”〔3〕“宁族”，亦作“曼期”、“曼旗”。〔4〕“福”，一作“幅”。〔5〕“靖侯”，公元前八五八年——前八四一年在位。〔6〕本书《十二诸侯年表》起自共和元年，即公元前八四一年，是为中国历史有确切纪年之始。该年当靖侯十八年，所以说“靖侯已来，年纪可推”。〔7〕“自唐叔至靖侯五世”，从唐叔至靖侯共六世，不当言五世；联系下文“无其年数”云云，则此“靖侯”似为“厉侯”之误。

靖侯十七年，〔1〕周厉王迷惑暴虐，〔2〕国人作乱，厉王出奔于彘。〔3〕大臣行政，〔4〕故曰“共和”。〔5〕

【注释】〔1〕“靖侯十七年”，即公元前八四二年。〔2〕“周厉王”，姬姓，名胡，周夷王之子，任用荣夷公治国，实行专利，加重剥削；又起用卫巫作为耳目，监视国人，严厉镇压不同政见者，终于在公元前八四二年引起国人暴动，被迫逃奔到彘（今山西霍县东北），死于公元前八二八年。其在位年代，本书《周本纪》作三十七年，即公元前八七八年——前八四二年。详见本书《周本纪》。〔3〕“彘”，音zhì，邑名，在今山西霍县东北。〔4〕“大臣行政”，据本书《周本纪》，指召公、周公二相行政。〔5〕“共和”，据《竹书纪年》及《庄子·让王》、《吕氏春秋·开春》等文献记载，周厉王被逐后，诸侯拥戴共国（在今河南辉县）国君和摄政，国号“共和”。郭沫若先生从金文材料中证实共伯和确有其人（见《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一一四页）。本书以为召公、周公两位大臣共同行政，故号“共和”，与史实不符。

十八年，靖侯卒，子厘侯司徒立。〔1〕厘侯十四年，周宣王初立。〔2〕十八年，厘侯卒，子献侯籍立。〔3〕献侯十一年卒，子穆侯费王立。〔4〕

【注释】〔1〕“厘侯司徒”，公元前八四一年——前八二三年在位。〔2〕“周宣王”，姬姓，名静（一作“靖”），周厉王之子，公元前八二八年——前七八二年在位。详见本书《周本纪》。〔3〕“献侯籍”，“籍”一作“苏”，公元前八二二年——前八一二年在位。〔4〕“穆侯费王”，“穆”一作“缪”，“费王”或作“费生”、“弗生”、“生”、“ ”，公元前八一一年——前七八五年在位。

穆侯四年，取齐女姜氏为夫人。〔1〕七年，伐条。〔2〕生太子仇。十年，伐千亩，〔3〕有功。〔4〕生少子，名曰成师。〔5〕晋人师服曰：〔6〕“异哉，君之命子也！太子曰仇，仇者讎也。少子曰成师，成师大号，成之者也。名，自命也；物，自定也。今适庶名反逆，〔7〕此后晋其能毋乱乎？”〔8〕

【注释】〔1〕“齐”，国名，姜姓，始封君吕尚，周武王灭商后所封，在今山东北部，建都营丘（后称临淄，在今山东淄博东北）。春秋初期齐桓公成为霸主。疆域逐渐扩展到今山东东部、河北南部。春秋末年君权日益为大臣陈氏（即田氏）所削夺。公元前三九一年，姜齐最后一位国君齐康公被迁于海上。公元前三八六年周安王承认田和为齐侯。田齐于公元前二二一年灭于秦国。“取”，通“娶”。〔2〕“条”，条戎，古部族名，活动于今山西运城条山的鸣条冈一带。《左传》桓公二年杜预注及《汉书·五行志》颜师古注以条为晋地，在今山西夏县西北。“伐条”，此处与本书《十二诸侯年表》将伐条之役系于晋穆侯七年，即周宣王二十三年（公元前八〇五年）。《后汉书·西羌传》李贤注引《竹书纪年》云：“后五年，王伐条戎、奔戎，王师败绩。”将伐条之役系于周宣王三十六年（公元前七九二年），即晋穆侯二十年。《今本竹书纪年》云：“三十八年，王师及晋穆侯伐条戎、奔戎，王师败遁。”又将此役系于周宣王三十八年（公元前七九一年），即晋穆侯二十二年。姑录异说，存以备考。此役晋师失利，穆侯深致怨恨，故为太子取名仇。《汉书》颜《注》则以条为晋地，以敌来侵犯，故取仇忿之义以名子。〔3〕“千亩”，晋地名，在今山西介休南，或谓在今山西安泽北。“伐千亩”，此处与本书《十二诸侯年表》将千亩之役系于晋穆侯十年，即周宣王二十六年（公元前八〇二年）。《后汉书·西羌传》李贤注引《竹书纪年》云：“后二年，晋人败北戎于汾隰。”疑即千亩之役，系于周宣王三十八年（公元前七九一年），即晋穆侯二十二年。《今本竹书纪年》云：“四十年……晋人败北戎于汾隰。”则以此役系于周宣王四十年（公元前七八八年），即晋穆侯二十四年。〔4〕“有功”，有成，指取得胜利。〔5〕“成师”，因千亩之役获胜，师出有成，故以名子。《左传》桓公二年杜

预《注》谓“意取能成其众”，可备一说。〔6〕“师服”，晋国大夫。〔7〕“適”，通“嫡”，嫡子，此指嫡长子。“庶”，庶子，指嫡长子之外的儿子。〔8〕“其”，岂，岂能，难道。

二十七年，穆侯卒，弟殇叔自立，〔1〕太子仇出奔。殇叔三年，周宣王崩。四年，穆侯太子仇率其徒袭殇叔而立，是为文侯。〔2〕

【注释】〔1〕“殇叔”，公元前七八四年——前七八一年在位。〔2〕“文侯”，公元前七八一年——前七四六年在位。

文侯十年，周幽王无道，〔1〕犬戎杀幽王，〔2〕周东徙。〔3〕而秦襄公始列为诸侯。〔4〕

【注释】〔1〕“周幽王”，姬姓，名宫涅（“涅”或作“涅”、“皇”），一作“官皇”，周宣王之子，任用虢石父为政，横征暴敛；宠幸褒姒，废黜申后和太子宜臼，引致申侯联合缢、犬戎举兵进攻，身杀于骊山下，王室被迫东迁，西周灭亡。公元前七八一年——前七七一年在位。详见本书《周本纪》。〔2〕“犬戎”，一作吠戎，又称吠夷、昆夷、缁夷等，古部族名，为戎人的一支，殷、周时代活动于泾、渭流域，即今陕西彬县、岐山一带。“犬戎杀幽王”，幽王被申、缢、犬戎联军杀死于骊山脚下。此仅举犬戎。

〔3〕“周东徙”，周幽王被杀后，废黜的原太子宜臼被拥立继位，是为周平王。公元前七七年，周平王即位，率领王室从西周都城镐京（即宗周，在今陕西西安西南沔水东岸）迁至雒邑（在今河南洛阳）。雒邑在镐京之东，原为西周东都。〔4〕“秦”，国名，嬴姓，相传是伯益的后裔。原为游牧部族，擅长养马。周孝王封非子于秦（在今甘肃张家川东，或说在今陕西宝鸡西）。周宣王封秦仲为大夫。周平王东迁，秦襄公护送有功被封为诸侯，领有今陕西岐山以西之地。其后疆域不断向东扩张。春秋时建都于雍（今陕西凤翔东北）。战国时秦孝公迁都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公元前二二一年秦王政统一六国。公元前二六年被刘邦率领的起义军所灭亡。“秦襄公”，嬴姓，秦庄公之子，秦国第一位正式受封为诸侯的国君。申侯联合缢、犬戎发难时，曾率军救援周；平王东迁时，又领兵护送王室，因此被周平王封为诸侯，赐予岐（今陕西岐山东北）以西之地。后攻伐戎，死于岐。公元前七十七年——前七六六年在位。详见本书《秦本纪》。

三十五年，文侯仇卒，子昭侯伯立。〔1〕

【注释】〔1〕“昭侯伯”，公元前七四五年——前七三九年在位。

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师于曲沃。〔1〕曲沃邑大于翼。〔2〕翼，晋君都邑也。成师封曲沃，号为桓叔。〔3〕靖侯庶孙栾宾相桓叔。〔4〕桓叔是时年五十八矣，好德，晋国之众皆附焉。君子曰：〔5〕“晋之乱其在曲沃矣。未大于本而得民心，〔6〕“不乱何待！”

【注释】〔1〕“曲沃”，晋国都邑名，又称下国、新城，在今山西闻喜东北。晋成侯时曾迁都于曲沃。至晋穆侯时又迁回绛，曲沃为晋国别都。〔2〕“翼”，即绛，晋国都名，晋孝侯时改绛名翼，在今山西翼城南。晋景公徙都于新田（今山西侯马）后，又称故绛。〔3〕“桓叔”，成师谥桓，为晋昭侯叔父，故号为桓叔。或以“叔”言成师排行，亦通。〔4〕“庶孙”，指嫡长子之外的旁枝孙子。“栾宾”，张守节《史记正义》引《世本》云：“栾叔宾父也。”则氏栾、字宾，为桓叔从叔父。“相”，音 xi4ng，帮助，辅佐。〔5〕“君子”，指有地位、有学识德行的人。引用“君子”之言来评鹭人事，常见于本书和先秦史书如《左传》、《国语》等。按此“君子曰”以下所云，《左传》桓公二年记为师服所说。〔6〕“未大于本”，指前言“曲沃邑大于翼”，即臣子

封邑大于国君都城。

七年，晋大臣潘父弑其君昭侯而迎曲沃桓叔。^{〔1〕}桓叔欲入晋，^{〔2〕}晋人发兵攻桓叔。桓叔败，还归曲沃。晋人共立昭侯子平为君，是为孝侯。^{〔3〕}诛潘父。

【注释】〔1〕“弑”，音 shì，古人特称臣杀君、子杀父为弑。按本书《十二诸侯年表》即以此昭侯七年为孝侯元年，故以下所记孝侯年数均较《年表》提前一年。〔2〕“晋”，指晋国都城翼。〔3〕“孝侯”，公元前七三九年——前七二四年在位。此依本书《十二诸侯年表》推算。

孝侯八年，曲沃桓叔卒，^{〔1〕}子代桓叔，^{〔2〕}是为曲沃庄伯。孝侯十五年，曲沃庄伯弑其君晋孝侯于翼。晋人攻曲沃庄伯，庄伯复入曲沃。晋人复立孝侯子郯为君，^{〔3〕}是为鄂侯。^{〔4〕}

【注释】〔1〕“孝侯八年，曲沃桓叔卒”，据前载桓叔生于晋穆侯十年及晋昭侯元年年五十八计之，曲沃桓叔享年七十二。〔2〕“代”，音 shàn，一音 tuàn。〔3〕“郯”，一作“郯”；或作“都”，误。即鄂侯，亦称翼侯。此与本书《十二诸侯年表》及《汉书·古今人表》均谓郯为孝侯之子，《左传》桓公二年则谓郯为孝侯之弟。公元前七二三年前七一八年在位。〔4〕“鄂”，晋国邑名，在今山西乡宁。“鄂侯”，据《左传》隐公五年、六年载，公元前七一八年，曲沃庄伯进攻翼，郯出奔至随（今山西介休东南），次年郯被大夫嘉父接到鄂安顿下来，由此郯被称作鄂侯。

鄂侯二年，鲁隐公初立。^{〔1〕}

【注释】〔1〕“鲁”，国名，姬姓，周武王灭商后所封诸侯国。始封君为周公旦，周公因辅佐天子不就封，由其子伯禽就封，在今山东西南部，建都曲阜（今山东曲阜）。或谓初封之鲁在今河南鲁山，后伯禽受命徙封于曲阜。春秋末期，公室为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三家瓜分。公元前二五八年，被楚国所灭。“鲁隐公”，姬姓，名息姑，一作息，鲁惠公与其继室声子所生之子，鲁桓公之庶兄。鲁惠公去世时，因太子（即鲁桓公）年幼，摄政当国。后被大夫羽父所杀。公元前七二二年——前七一二年在位。详见本书《鲁周公世家》。

鄂侯六年卒。^{〔1〕}曲沃庄伯闻晋鄂侯卒，乃兴兵伐晋。^{〔2〕}周平王使虢公将兵伐曲沃庄伯，^{〔3〕}庄伯走保曲沃。晋人共立鄂侯子光，^{〔4〕}是为哀侯。^{〔5〕}

【注释】〔1〕“鄂侯六年卒”，本书《十二诸侯年表》同此。按《左传》载，鲁隐公五年，即鄂侯六年，鄂侯因曲沃庄伯攻伐奔随，次年被大夫嘉父接纳安置于鄂，则鄂侯六年未卒。〔2〕按《左传》载，鲁隐公五年，即鄂侯六年，曲沃庄伯伐翼，鄂侯奔随，则庄伯伐晋与鄂侯之卒无涉。〔3〕“周平王”，姬姓，名宜臼，一作宜咎，周幽王之子，原为太子，后被废黜。幽王被杀，他被诸侯拥立为王，迁都雒邑（今河南洛阳），建立东周。公元前七七年——前七二二年在位。详见本书《周本纪》。“虢”，国名，姬姓，始封君为周文王之弟虢仲（一说为虢叔）。初封于今陕西宝鸡东，即西虢，亦称城虢。平王东迁时，支族仍留原地，称为小虢；其余随同王室迁徙，建都上阳（今河南陕县东南李家窑），有今河南三门峡和山西平陆一带之地，称为北虢，即此虢公之国，公元前六五五年被晋国所灭。或谓北虢在西周时已建立。“虢公”，虢国国君，名忌父，任周王朝卿士。〔4〕“晋人共立鄂侯子光”，按《左传》隐公六年载，鄂侯子光之立由周桓公王所命。〔5〕“哀侯”，公元前七一七年——七一七九年在位。

哀侯二年，曲沃庄伯卒，子称代庄伯立，是为曲沃武公。哀侯六年，鲁弑其君隐公。^{〔1〕}哀侯八年，晋侵阍廷。^{〔2〕}阍廷与曲沃武公谋，九年，伐

晋于汾旁，^{〔3〕}虜哀侯。晋人乃立哀侯子小子为君，是为小子侯。^{〔4〕}

【注释】〔1〕“鲁弑其君隐公”，鲁国大夫公子挥（字羽父）谋杀国君隐公。事详见本书《鲁周公世家》。〔2〕“陘庭”，一作陘庭，晋国邑名，在今山西侯马东北。旧说或谓即莢庭（在今山西翼城东南），误。〔3〕“汾旁”，汾水岸边。《左传》桓公三年作汾隰，即今山西洪桐到襄汾一段汾河流域。〔4〕“小子侯”，公元前七九年——前七六年在位。据《左传》，则为公元前七八年——前七五年在位。

小子元年，曲沃武公使韩万杀所虜晋哀侯。^{〔1〕}曲沃益强，晋无如之何。^{〔2〕}

【注释】〔1〕“韩万”，曲沃桓叔之子，曲沃庄伯之弟，即曲沃武公叔父，曾任曲沃武公御戎。韩，晋国邑名，在今山西河津东北，原系周成王弟所封之国，春秋初灭于晋，为韩万封邑，因以为氏。〔2〕“如之何”，意同“奈之何”，对它怎么办。

晋小子之四年，曲沃武公诱召晋小子杀之。周桓王使虢仲伐曲沃武公，^{〔1〕}武公入于曲沃，乃立晋哀侯弟缙为晋侯。^{〔2〕}

【注释】〔1〕“周桓王”，姬姓，名林，周平王太子泄父（早死，未继位）之子，公元前七一九年——前六九七年在位。详见本书《周本纪》。“虢仲”，即虢仲林父，北虢国君，任王室卿士。或谓虢公忌父之子。〔2〕“缙”，公元前七六年——前六九七年在位。按晋小子被杀与晋侯缙之立，此与本书《十二诸侯年表》同系一年，即公元前七六年。《左传》则分系两年，晋小子杀在鲁桓公七年，即公元前七五年；而晋侯缙立在鲁桓公八年，即公元前七四年。

晋侯缙四年，宋执郑祭仲而立突为郑君。^{〔1〕}晋侯十九年，齐人管至父弑其君襄公。^{〔2〕}

【注释】〔1〕“宋”，国名，或称商、殷，子姓，始封君为商纣王庶兄微子启，西周初周公平定武庚叛乱后，将商旧都周围地区封给他，约有今河南东南部及其与山东、江苏、安徽间地，建都商丘（今河南商丘南）。公元前四世纪中叶，剔成肝（即司城子罕）逐杀宋桓侯，戴氏代宋。公元前二八六年被齐国所灭。“祭仲”，名足，亦称祭足、祭仲足，初为祭邑封人，后得郑庄公宠幸，为卿。受祭为其食邑，祭在今河南中牟，因以为氏。死于公元前六八二年。“祭”，音 zh4i。“郑”，国名，姬姓。始封君为周厉王之子、周宣王之弟友（一作多父），或谓周宣王之子。公元前八六年分封于郑（在今陕西华县东。或谓在今陕西凤翔东，亦有人谓在今河南郑州）。平王东迁，郑国为辅佑王室重要力量。郑武公时，攻灭郕（在今河南密县东南、新郑西北）、东虢（在今河南荥阳东北），建都新郑（今河南新郑）。春秋初，国力强盛，后渐衰落。公元前三七五年被韩国所灭。“突”，即郑厉公，郑庄公之次子；母雍姑，系宋国宠臣雍氏之女。公元前七九年——前六九七年、公元前六七九年——前六七二年两度在位。详见本书《郑世家》。“宋执祭仲而立突为郑君”，按本书《十二诸侯年表》系于宋庄公十年，《郑世家》系于郑庄公四十三年，《左传》系于鲁桓公十一年，实同为晋侯缙六年；本书《宋微子世家》系于宋庄公九年，即晋侯缙五年，均与此有异。〔2〕“管至父”，齐国大夫，时受命戍守葵丘（在今山东临淄）。“襄公”，即齐襄公，名诸儿，齐釐公之子，公元前六九七年——前六八六年在位。详见本书《齐太公世家》。“齐人管至父弑君襄公”，据本书《齐太公世家》、《左传》庄公八年等载，齐大夫管至父、连称联合齐襄公从兄弟公孙无知谋杀襄公，此仅举管至父一人。按此事本书《齐太公世家》、《十二诸侯年表》系于齐襄公十二年，《左传》系于鲁庄公八年，实同为晋侯缙二十一年，与此异。

晋侯二十八年，齐桓公始霸。^{〔1〕}曲沃武公伐晋侯缙，灭之，尽以其宝

器赂献于周釐王。^{〔2〕}釐王命曲沃武公为晋君，列为诸侯，于是尽并晋地而有之。

【注释】〔1〕“齐桓公”，名小白，齐釐公之子，齐襄公之弟，母卫姬，春秋时期第一位著名霸主，公元前六八五年——前六四三年在位。详见本书《齐太公世家》，“齐桓公始霸”，指公元前六七九年齐桓公在鄆（卫邑，今山东鄆城北旧城）与周大夫单伯及宋、陈、卫、郑等国君主盟会，开始为诸侯霸主。〔2〕“周釐王”，名胡齐，周庄王之子，公元前六八一年——前六七七年在位。详见本书《周本纪》。

曲沃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更号曰晋武公。晋武公始都晋国，^{〔1〕}前即位曲沃，通年三十八年。

【注释】〔1〕“晋国”，晋国国都，即翼。

武公称者，先晋穆侯曾孙也，^{〔1〕}曲沃桓叔孙也。桓叔者，始封曲沃。武公，庄伯子也。自桓叔初封曲沃以至武公灭晋也，凡六十七岁，而卒代晋为诸侯。武公代晋二岁，卒。与曲沃通年，即位凡三十九年而卒。子献公诡诸立。^{〔2〕}

【注释】〔1〕“先晋”，指曲沃武公即位前之晋，犹下言“故晋”，以别于曲沃武公为国君后之晋。〔2〕“献公诡诸”，“诡”一作“侷”，公元前六七六年——前六五一年在位。

献公元年，周惠王弟颓攻惠王，^{〔1〕}惠王出奔，居郑之栎邑。^{〔2〕}

【注释】〔1〕“周惠王”，名阍，一作“毋凉”，周釐王之子，公元前六七六年——前六五二年在位。详见本书《周本纪》。“颓”，又称王颓、王子颓，周庄王与其宠妾王姚所生之子，周釐王之弟，周惠王之叔父。此谓“周惠王弟颓”，误。“周惠王弟颓”之“惠”，当系“釐”之讹。本书《周本纪》正作“釐王弟”。颓在周大夫 国、边伯、石叔、詹父、子禽祝跪等支持下，于周惠王二年，即公元前六七五年发难，得到燕、卫协助，进攻惠王，篡夺王位；周惠王四年，即公元前六七三年，被郑伯、虢叔率军攻杀。按颓攻惠王事，本书《周本纪》、《十二诸侯年表》、《燕召公世家》、《卫康叔世家》、《郑世家》和《左传》庄公十九年，均系于周惠王二年。此系于晋献公元年，即周惠王元年，误。〔2〕“栎”，音l④，郑国别都，在今河南禹县。按惠王居栎事，本书《郑世家》和《左传》庄公二十年均系于晋献公三年，当可信。

五年，伐骊戎，^{〔1〕}得骊姬、骊姬弟，^{〔2〕}俱爱幸之。

【注释】〔1〕“骊戎”，少数部族名，为戎人的一支，姬姓，在今山西析城山、王屋山一带。旧谓在今陕西临潼骊山一带，不可信。公元前六七二年被晋国所灭。〔2〕“弟”，通“娣”，《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国语·晋语一》作“娣”，女弟，相对“姊”而言，今称“妹”。

八年，士 说公曰：^{〔1〕}“故晋之群公子多，^{〔2〕}不诛，乱且起。”乃使尽杀诸公子，而城聚都之，^{〔3〕}命曰絳，^{〔4〕}始都絳。九年，晋群公子既亡奔虢，^{〔5〕}虢以其故再伐晋，^{〔6〕}弗克。十年，晋欲伐虢，士 曰：“且待其乱。”

【注释】〔1〕“士 ”，字子舆，传说为陶唐氏后裔，祁姓。其父隰叔避难至晋，任士师（亦称理，职掌刑狱司法之官），故以官为氏。士 为晋国大夫，公元前六六八年任大空司。“说”，音shu④，劝说。〔2〕“故晋之群公子”，按《左传》庄公二十三年云“晋桓、庄之族逼，献公患之”，又僖公五年云“桓、庄之族何罪？而以为戮，不唯逼乎”，则此“故晋之群公子”实指除曲沃武公一支以外的曲沃桓叔、曲沃庄伯之后诸公子。〔3〕“聚”，晋国邑名，在今山西绛县东南。〔4〕“絳”，春秋晋国国都

称绛者有二：一为晋穆侯从曲沃徙都所止之绛，晋孝侯改称翼，后又称故绛，在今山西翼城东；一为晋景公从绛徙都所止之新田，亦称绛，又称新绛，在今山西曲沃西南。又聚从不称绛，亦从未为晋都。献公时都又称翼或故绛之绛。此谓聚为绛，始都绛，纯属无稽。〔5〕“虢”，即北虢。“晋群公子既亡奔虢”，按此事于史无征，且上文及本书《十二诸侯年表》、《左传》庄公二十五年均谓尽杀群公子，亦属无稽之言。〔6〕“再伐晋”，两次攻伐晋国。《左传》庄公二十六年云：“秋，虢人侵晋。冬，虢人又侵晋。”然皆非以晋群公子既亡奔虢之故。

十二年，骊姬生奚齐。献公有意废太子，乃曰：“曲沃吾先祖宗庙所在，而蒲边秦，〔1〕屈边翟，〔2〕不使诸子居之，我惧焉。”于是使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3〕公子夷吾居屈。〔4〕献公与骊姬子奚齐居绛。晋国以此知太子不立也。太子申生，其母齐桓公女也，曰齐姜，早死。申生同母女弟为秦穆公夫人。〔5〕重耳母，翟之狐氏女也。〔6〕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7〕献公子八人，〔8〕而太子申生、重耳、夷吾皆有贤行。〔9〕及得骊姬，乃远此三子。

【注释】〔1〕“蒲”，晋国邑名，在今山西隰县西北。〔2〕“屈”，晋国邑名，在今山西吉县北。“翟”，亦作“狄”，古族名，春秋初分为赤狄、白狄、长狄三部，各有分支，主要分布于北方，故又称北狄。此指当时在今陕西延安、山西介休一带的白翟，与晋相邻。〔3〕“公子重耳”，即晋文公，生于公元前六九七年，公元前六三六年——前六二八年在位。〔4〕“公子夷吾”，即晋惠公，公元前六五一年——前六三七年在位。〔5〕“秦穆公”，“穆”或作“繆”，名任好，秦德公之子，秦宣公、秦成公之弟，任用贤才，向东攻灭梁国、芮国，西进吞并十二国，称霸西戎，公元前六五九年——六二一年在位。详见本书《秦本纪》。“申生同母女弟为秦穆公夫人”，按本书《秦本纪》云秦穆公“四年，迎妇于晋，晋太子申生姊也”；又《左传》庄公二十八年云晋献公“烝于齐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则秦穆夫人当为太子申生之姊，而非女弟。〔6〕“狐氏”，族名，亦称大戎，姬姓，相传是唐叔的后裔，在今山西离石、中阳、交口西。按重耳母，《左传》庄公二十八年作大戎狐姬，昭公十三年作狐季姬；《国语·晋语四》作狐姬，系晋大夫狐突之女。〔7〕“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按夷吾母，《左传》庄公二十八年作小戎子。小戎，或以为瓜州之戎，允姓；或以为子姓，如此则夷吾、重耳之母族姓不同，自非姊妹。亦有人主张小戎系大戎别枝，族姓同，然亦非亲姊妹。〔8〕“献公子八人”，按下文介子推云“献公子九人”，又《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亦谓“献公之子九人”，或以此“八”系“九”之误。然细品上下文意，此“八人”乃就献公未得骊姬而言，容或不误。〔9〕“皆有贤行”，《史记会注考证》引枫山本、三条本作“皆贤有行”。

十六年，晋献公作二军。〔1〕公将上军，太子申生将下军，赵夙御戎，〔2〕毕万为右，〔3〕伐灭霍，〔4〕灭魏，〔5〕灭耿。〔6〕还，为太子城曲沃，赐赵夙耿，赐毕万魏，以为大夫。士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7〕而位以卿，〔8〕先为之极，〔9〕又安得立！〔10〕不如逃之，无使罪至。为吴太伯，〔11〕不亦可乎，犹有令名。”〔12〕太子不从。卜偃曰：〔13〕“毕万之后必大。〔14〕万，盈数也；〔15〕魏，〔16〕大名也。以是始赏，天开之矣。〔17〕天子曰兆民，〔18〕诸侯曰万民，今命之大，〔19〕以从盈数，其必有众。”初，毕万卜仕于晋国，〔20〕遇《屯》之《比》。〔21〕辛廖占之曰：〔22〕“吉。《屯》固《比》入，〔23〕吉孰大焉。其后必蕃昌。”〔24〕

【注释】〔1〕“军”，古代军队编制中最高一级单位。《周礼·夏官·司马》云：

“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晋献公作二军”，二军，指上军、下军。按《水经·河水注》引《竹书纪年》云：“晋武公元年，尚一军。”《左传》庄公十六年云：“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军为晋侯。”则此前晋国仅一军。〔2〕“赵夙”，晋国大夫，与秦共祖，嬴姓。先祖造父受周穆王所赐赵城（在今山西洪洞北），后因以为氏。其五世祖叔带始仕于晋。其后衍为晋国强宗，与魏、韩瓜分晋国，建立赵国。详见本书《赵世家》。“御戎”，驾驭戎车，此指驾驭晋献公乘坐的战车。古制，一车三人，尊者居左，御者在中，驂乘（即车右）在右。但君王或主帅的车乘，御者在左，君王或主帅居中。赵夙为国君驾车，当在车左。〔3〕“毕万”，周文王子毕公高的后裔，姬姓。周武王灭商，封高于毕，毕在今陕西西安、咸阳北，因以为氏。毕万于此役之后，受封于魏，为魏大夫，是晋卿魏氏始祖。其后魏氏与赵、韩瓜分晋国，建立魏国。详见本书《魏世家》。“右”，即车右，又称驂乘，由勇敢大力之士担任，立于战车之右，手执干戈，专司护卫。〔4〕“霍”，国名，始封君为周文王之子叔处，姬姓，在今山西霍县西南。〔5〕“魏”，国名，西周初分封的诸侯国，姬姓，在今山西芮城北。〔6〕“耿”，国名，始封不详，姬姓，或谓嬴姓，在今山西河津南汾水南岸。〔7〕“都城”，《左传》庄公二十八年云：“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此指曲沃。曲沃为晋国旧都，晋武公以下晋君的发祥地，晋国公室宗庙所在。〔8〕“卿”，当时最高等级的职官或爵位。在晋国，通常指统率一军的将、佐。〔9〕“极”，极限，尽头，顶点。〔10〕“安”，哪里，怎么。〔11〕“吴”，或称句吴、工吴、攻吴，国名，姬姓，始祖为周太王之子太伯、虞仲，有今江苏、上海大部和浙江、安徽的一部分，建都于吴（今江苏苏州）。春秋后期，国力渐强。吴王阖闾曾一度攻破楚国。吴王夫差征服越国，并北上与晋国争霸。公元前四七三年被越国所灭。“太伯”，一作泰伯，周太王之长子，与其弟仲雍为让位给幼弟季历而避奔荆蛮，自号句吴，成为当地君长，是吴国始祖。详见本书《吴太伯世家》〔12〕“令名”，善名，美名。〔13〕“卜偃”，晋国掌卜大夫，名偃，即郭偃，又称郟偃、高偃，为辅佐晋文公创建霸业重臣。或以卜偃、郭偃为两人。〔14〕“大”，昌大，昌盛。〔15〕“盈”，本书《魏世家》作“满”。“盈数”，满数，指达到某个有特定含义的数量单位的数。如下文所云“天子曰兆民，诸侯曰万民”中的兆、万。又如《国语·楚语下》云“百姓、千品、万官、亿丑、兆民”中的百、千、万、亿、兆。〔16〕“魏”，通“巍”。〔17〕“开”，《左传》闵公元年作“启”，启示，开导，引申为护佑、保佑。〔18〕“兆”，古称百万为兆。〔19〕“命”，通“名”，《左传》闵公元年正作“名”。〔20〕“卜”，占卜，用火灼龟甲，观察灼裂的纹路来预测未来、行事的吉凶。后亦泛指用其它方法来预测吉凶。《左传》闵公元年作“筮”。按下文云“遇《屯》之《比》”，用的正是筮法，以蓍草演算求卦的方法来推断吉凶。〔21〕“《屯》”，卦名，卦形为，《震》下《坎》上。“之”，往，到，这里是变的意思。“《比》”，卦名，卦形为《坤》下《坎》上。“《屯》之《比》”，《屯》卦的初九变为初六，即成《比》卦，此系一爻变的变占法。〔22〕“辛廖”，周王室大夫。或以为晋大夫，误。〔23〕“《屯》固《比》入”，指《屯》卦象征坚固，《比》卦象征入居。尚秉和《周易尚氏学·附录》《左传国语易象释》据互象说解云：“《屯》固者，因初至五，正反皆《艮》，《艮》为坚，故曰固。”“《比》入者，言阳入居《坤》五。五尊位，入居之，故下云蕃昌。”〔24〕“蕃”，茂盛，繁盛。

十七年，晋侯使太子申生伐东山。^{〔1〕}里克谏献公曰：^{〔2〕}“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3〕}以朝夕视君膳者也，^{〔4〕}故曰冢子。君行则守，有守则从，从曰抚军，守曰监国，古之制也。夫率师，专行谋也；誓军旅，^{〔5〕}君

与国政之所图也：〔6〕非太子之事也。师在制命而已，〔7〕禀命则不威，〔8〕专命则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帅师。〔9〕君失其官，〔10〕率师不威，将安用之？”公曰：“寡人有子，〔11〕未知其太子谁立。”里克不对而退。见太子，太子曰：“吾其废乎！”里克曰：“太子勉之！教以军旅，〔12〕不共是惧，〔13〕何故废乎？且子惧不孝，毋惧不得立。修己而不责人，则免于难。”太子帅师，公衣之偏衣，〔14〕佩之金玦。〔15〕里克谢病，〔16〕不从太子。太子遂伐东山。

【注释】〔1〕“东山”，即东山皋落氏，为赤狄的一枝，隗姓，一说姬姓，时居今山西垣曲东南，此前居于今山西昔阳东南。〔2〕“里克”，晋国大夫，反对晋献公废嫡立庶。献公死后，主谋杀死先后继位的奚齐、悼子。欲迎立公子重耳，未成，改迎公子夷吾。夷吾即位后被杀，死于公元前六五年。〔3〕“冢”，大。“冢祀”，大祀，重大祭祀，此指在宗庙祭祀祖先。“社稷”，古代帝王、诸侯所祭祀的土神和谷神。“粢盛”，音 zǐ chéng，盛在祭器中供祭祀用的谷物。〔4〕“以朝夕视君膳”，早晚照看国君的膳食。按《礼记·文王世子》云：“文王之世子，朝于王季日三。……食上，必在视寒暖之节。食下，问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应曰：‘诺。’然后退。”盖为太子照看国君膳食的情形。〔5〕“誓”，主帅告诫将士的言辞，宣示意图，发布号令。〔6〕“国政”，执政大臣。一说“政”通“正”，指国之正卿。〔7〕“制”，拟订，规定。〔8〕“禀”，承受，接受。〔9〕“適”，通“嫡”。〔10〕“官”，官人，任用官吏，此指任官授职的原则。〔11〕“寡人”，意为寡德之人，常用作国君的自我谦称。〔12〕“军旅”，军队，此指军事，军事指挥。〔13〕“共”，通“供”，供职，尽职。一说通“恭”，恭敬。〔14〕“偏衣”，《国语·晋语一》作“偏褻之衣”。褻音 dǐ，衣背中缝。偏衣指以衣背中缝为界，左右异色的衣服。〔15〕“玦”，音 jué，有缺口的环形玉佩。“金玦”，用金属为材料制成的形似玦的佩物。或谓用作兵符。〔16〕“谢”，告。

十九年，献公曰：“始吾先君庄伯、武公之诛晋乱，而虢常助晋伐我，又匿晋亡公子，果为乱。弗诛，后遗子孙忧。”乃使荀息以屈产之乘假道于虞。〔1〕虞假道，遂伐虢，取其下阳以归。〔2〕

【注释】〔1〕“荀息”，即原黯，盖名黯，字息，氏原。荀，一作郇，西周初所封诸侯国，姬姓，在今山西新绛，后为晋武公所灭，赐予原黯，因以为氏，又称荀叔。为晋国执政大臣。晋献公临终前，委以辅立奚齐之任。献公死，辅立奚齐继位。奚齐被杀，又扶立悼子。悼子亦被杀，遂自尽以殉，死于公元前六五一年。“屈”，晋国邑名，在今山西吉县北。按或以“屈产”连读为地名，因当地有屈产泉而得名，在今山西石楼东南。“乘”，音 shèng，古时一车四马，称四马为一乘，这里泛指马匹。“假道”，借道，借路。此指军队借路，通过别国领土。“虞”，国名，周初所封诸侯国，始封君为太王之子虞仲的后代，姬姓，在今山西平陆北。公元前六五五年被晋国所灭。〔2〕“下阳”，一作夏阳，虢国邑名，在今山西平陆北。

献公私谓骊姬曰：“吾欲废太子，以奚齐代之。”骊姬泣曰：“太子之立，诸侯皆已知之，而数将兵，〔1〕百姓附之，奈何以贱妾之故废適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杀也。”骊姬详誉太子，〔2〕而阴令人谮恶太子，〔3〕而欲立其子。

【注释】〔1〕“数”，音 shuò，屡次，多次。〔2〕“详”，通“佯”，假装。〔3〕“谮”，音 zèn，进谗言，说人坏话。“恶”，音 wù，中伤，义同“谮”。

二十一年，骊姬谓太子曰：“君梦见齐姜，太子速祭曲沃，归厘于君。”

〔1〕太子于是祭其母齐姜于曲沃，上其荐胙于献公。〔2〕献公时出猎，置胙于宫中。骊姬使人置毒药胙中。居二日，献公从猎来还，宰人上胙献公，〔3〕献公欲飧之。〔4〕骊姬从旁止之，曰：“胙所从来远，宜试之。”祭地，〔5〕地坟；〔6〕与犬，犬死；与小臣，〔7〕小臣死。骊姬泣曰：“太子何忍也！其父而欲弑代之，况他人乎？且君老矣，旦暮之人，〔8〕曾不能待而欲弑之！”〔9〕谓献公曰：“太子所以然者，不过以妾及奚齐之故。妾愿子母辟之他国，〔10〕若早自杀，〔11〕毋徒使母子为太子所鱼肉也。始君欲废之，妾犹恨之；〔12〕至于今，妾殊自失于此。”太子闻之，奔新城。〔13〕献公怒，乃诛其傅杜原款。〔14〕或谓太子曰：“为此药者乃骊姬也，太子何不自辞明之？”太子曰：“吾君老矣，非骊姬，寝不安，食不甘。即辞之，〔15〕君且怒之。不可。”或谓太子曰：“可奔他国。”太子曰：“被此恶名以出，〔16〕人谁内我？〔17〕我自杀耳。”十二月戊申，申生自杀于新城。

【注释】〔1〕“釐”，音x9，通“禘”，祭祀神的供品。〔2〕“荐”，献，进。“胙”，音zuò祭祀用的肉。这里泛指祭祀供品，包括酒。〔3〕“宰人”，厨子。〔4〕“飧”，通“享”，享用，食用。〔5〕“祭地”，祭祀地神，将酒泼洒于地。〔6〕“坟”，音f8n，像坟头一样突起，隆起。〔7〕“小臣”，伺候国君的贴身侍从。〔8〕“旦暮”，从早晨到傍晚，形容时间短促。〔9〕“曾”，竟，居然。〔10〕“辟”，通“避”。“之”，往，到。〔11〕“若”，或，或者。〔12〕“恨”，怨恨，埋怨。〔13〕“新城”，即曲沃，因晋献公十六年（公元前六一六年）为曲沃新筑城而有此称。〔14〕“傅”，官名，负责太子的辅导教育。〔15〕“即”，倘若，如果。〔16〕“被”，蒙受，承受。〔17〕“内”，通“纳”，接纳。

此时重耳、夷吾来朝。人或告骊姬曰：“二公子怨骊姬谮杀太子。”骊姬恐，因谮二公子：“申生之药胙，二公子知之。”二子闻之，恐，重耳走蒲，夷吾走屈，保其城，自备守。初，献公使士 为二公子筑蒲、屈城，弗就。夷吾以告公，公怒士 。士 谢曰：“边城少寇，安用之？”退而歌曰：“狐裘蒙茸，〔1〕一国三公，〔2〕吾谁适从！”〔3〕卒就城。及申生死，二子亦归保其城。

【注释】〔1〕“蒙茸”，皮毛蓬松散乱的样子。〔2〕“三公”，或谓太子申生、公子重耳、公子夷吾，或谓晋献公、公子重耳、公子夷吾。此“三”似非确指，泛言晋国公室乏主，政出多门。〔3〕“适”，往，从。一说通“嫡”，主，专主。

二十二年，献公怒二子不辞而去，果有谋矣，乃使兵伐蒲。蒲人之宦者勃鞞命重耳促自杀。〔1〕重耳逾垣，宦者追斩其衣袪。〔2〕重耳遂奔翟。使人伐屈，屈城守，不可下。

【注释】〔1〕“勃鞞”，亦作“履鞞”、“履貂”、“勃貂”，即披（“勃鞞”为“披”缓读），晋献公的宦官，字伯楚。或谓“勃鞞”为官名，职掌管理国君的鞋袜。“促”，急促，赶快。〔2〕“袪”，音q&，袖口。

是岁也，晋复假道于虞以伐虢。虞之大夫宫之奇谏虞君曰：“晋不可假道也，是且灭虞。”虞君曰：“晋我同姓，不宜伐我。”宫之奇曰：“太伯、虞仲，〔1〕太王之子也，〔2〕太伯亡去，是以不嗣。虢仲、虢叔，〔3〕王季之子也，〔4〕为文王卿士，〔5〕其记勋在王室，藏于盟府。〔6〕将虢是灭，何爱于虞？且虞之亲能亲于桓、庄之族乎？〔7〕桓、庄之族何罪，尽灭之。〔8〕虞之与虢，唇之与齿，唇亡则齿寒。”虞公不听，遂许晋。宫之奇以其

族去虞。其冬，晋灭虢，虢公丑奔周。^{〔9〕}还，袭灭虞，虢虞公及其大夫井伯百里奚以媵秦穆姬，^{〔10〕}而修虞祀。^{〔11〕}荀息牵曩所遗虞屈产之乘马奉之献公，^{〔12〕}献公笑曰：“马则吾马，齿亦老矣！”^{〔13〕}

【注释】〔1〕“虞仲”，即仲雍，或以虞仲、仲雍为二人。周古公亶父（太王）次子，与其兄太伯为让位给其弟季历而避奔荆蛮。太伯自号句吴，被当地百姓推为君长。太伯死，由他继位。与太伯同为吴国始祖。周武王灭商后，又封其后裔别枝于虞，为虞国远祖。详参本书《周本纪》、《吴太伯世家》。〔2〕“太王”，即古公亶父，周文王祖父，因戎、狄侵逼，由豳（今陕西彬县东北）迁至岐山下的周（今陕西岐山北），建筑城郭家室，发展农业生产，革除游牧习俗，设置官吏，使周族日益进步强盛。后被周武王追尊为太王。详见本书《周本纪》。〔3〕“虢仲、虢叔”，周季历（即公季、王季）次子、三子，周文王之弟，东虢（在今河南荥阳东北）、西虢（在今陕西宝鸡东）的始封君。由于史料不足，未能确定两人的具体国属。〔4〕“王季”，即季历，又称公季，太王少子，继立为君，周文王之父。王季为周武王灭商后追尊之号。详见本书《周本纪》。〔5〕“卿士”，王室执政大臣。〔6〕“盟府”，掌管文书典册的行政机构。〔7〕“桓、庄之族”，桓指曲沃桓叔，即晋献公曾祖父；庄指曲沃庄伯，即晋献公祖父。桓、庄之族实指晋献公的同祖兄弟。〔8〕“尽灭之”，指晋献公八年（公元前六六九年）尽杀诸公子之事。〔9〕“周”，《左传》僖公五年作“京师”，指东周都城雒邑，在今河南洛阳。〔10〕“井伯百里奚”，“奚”或作“奚”。一说百里氏，奚名，井伯字，一说百氏，奚名，里字。据本书《秦本纪》载，他被晋俘获，作为秦穆姬的陪嫁之臣，送往秦国；从秦逃亡至宛（楚邑，在今河南南阳），为楚人所执；后被秦穆公用五张黑色公羊皮赎回，任以大夫，故又称五羖大夫：是辅佐秦穆公建立霸业的重臣。关于百里奚身世经历，古书记载颇多歧异，如本书《商君列传》与《秦本纪》便有出入。也有人以“井伯百里奚”为两人，被当作秦穆姬陪嫁之臣的是井伯而非百里奚。“秦穆姬”，即秦穆公夫人，晋献公之女，太子申生同母姊。〔11〕“虞祀”，指虞国奉周天子之命对境内山川之神举行的祭祀。〔12〕“曩”，音 nǎng，以往，从前。“遗”，音 wèi，馈赠，致送。〔13〕“齿”，幼马每年生一齿，古人以齿来计算、指代马的年龄。

二十三年，献公遂发贾华等伐屈，^{〔1〕}屈溃。夷吾将奔翟。冀芮曰：^{〔2〕}“不可，重耳已在矣，今往，晋必移兵伐翟，翟畏晋，祸且及。不如走梁，^{〔3〕}梁近于秦，秦强，吾君百岁后可以求入焉。”^{〔4〕}遂奔梁。二十五年，晋伐翟，翟以重耳故，亦击晋于鬻桑，^{〔5〕}晋兵解而去。

【注释】〔1〕“贾华”，晋国大夫，曾任右行大夫。奉晋献公之命刺夷吾，未遂。夷吾（即晋惠公）继立后被杀，死于公元前六五年。〔2〕“冀芮”，即郤芮，字子公，晋国大夫。公子夷吾出奔梁国，晋献公死后，辅佐公子夷吾回国继位，为晋惠公重臣。晋文公即位后，参与策划谋杀文公的暴乱，被秦穆公派人诱杀，死于公元前六三六年。冀，古国名，传说为商王武丁大臣传说的后裔，姬姓，在今山西河津，一说在今山西稷山北。晋献公时，被晋所灭，赏给郤芮，成为郤氏食邑，故郤芮又以冀为氏，称冀芮。〔3〕“梁”，国名，与秦同祖，嬴姓，在今陕西韩城南，公元前六四一年被秦国所灭。〔4〕“百岁后”，古人以为人生不过百岁，故用“百岁后”作为人去世后的委婉说法。〔5〕“鬻桑”，或作“采桑”，古黄河渡口之一，在今山西吉县北。

当此时，晋强，西有河西，^{〔1〕}与秦接境，北边翟，东至河内。^{〔2〕}

【注释】〔1〕“河西”，地区名，指今山西、陕西两省间黄河南段之西，约在今陕西大荔、澄城一带。〔2〕“河内”，地区名，指今河南境内黄河以北地区。骊姬弟

生悼子。〔1〕

【注释】〔1〕“悼子”，一作“卓子”，亦称公子卓，公元前六五一年，晋献公去世，大夫荀息拥立奚齐，奚齐旋即被杀；荀息又扶立悼子，悼子亦即遇害。

二十六年夏，齐桓公大会诸侯于葵丘。^{〔1〕}晋献公病，行后，未至，逢周之宰孔。^{〔2〕}宰孔曰：“齐桓公益骄，不务德而务远略，^{〔3〕}诸侯弗平。君弟毋会，^{〔4〕}毋如晋何。”献公亦病，复还归。病甚，乃谓荀息曰：“吾以奚齐为后，年少，^{〔5〕}诸大臣不服，恐乱起，子能立之乎？”荀息曰：“能。”献公曰：“何以为验？”^{〔6〕}对曰：“使死者复生，生者不惭，为之验。”于是遂属奚齐于荀息。^{〔7〕}荀息为相，^{〔8〕}主国政。秋九月，献公卒。里克、邳郑欲内重耳，^{〔9〕}以三公子之徒作乱，^{〔10〕}谓荀息曰：“三怨将起，秦、晋辅之，子将何如？”荀息曰：“吾不可负先君言。”十月，里克杀奚齐于丧次，^{〔11〕}献公未葬也。荀息将死之，或曰：“不如立奚齐弟悼子而傅之。”荀息立悼子而葬献公。十一月，里克弑悼子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诗》所谓‘白珪之玷，^{〔12〕}犹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13〕}其荀息之谓乎！不负其言。”初，献公将伐骊戎，卜曰“齿牙为祸”。^{〔14〕}及破骊戎，获骊姬，爱之，竟以乱晋。

【注释】〔1〕“葵丘”，宋国邑名，在今河南兰考、民权境内。〔2〕“宰孔”，亦称周公、宰周公，周王室太宰。或谓即下文周公忌父。〔3〕“略”，攻略，征伐。〔4〕“弟”，通“第”，但，只。〔5〕“年少”，年轻。按奚齐生于晋献公十二年，此时年仅十五岁。〔6〕“验”，证据，凭据。〔7〕“属”，通“嘱”，托付，请托。〔8〕“相”，此指辅佐大臣。当时晋国并无如同后来的相国、宰相之官。〔9〕“邳郑”，亦作“丕郑”、“丕郑”，又称丕郑父。晋国大夫，为里克同党，参与谋杀奚齐、悼子，准备迎立公子重耳，后迎立公子夷吾。夷吾（即晋惠公）继位后被杀，死于公元前六五年。〔10〕“三公子”，指太子申生、公子重耳、公子夷吾。〔11〕“次”，停留，引申为停留之处。“丧次”，此指停放晋献公灵柩的地方。〔12〕“玷”，音 di4n，玉上的斑点，引申为污点、过失。〔13〕诗句见《诗·大雅·抑》。〔14〕“齿牙”，指在龟甲上钻灼后出现的兆纹呈齿牙形状。“齿牙为祸”，指搬弄口舌、制造谗言而酿成祸乱。《国语·晋语一》云：“献公卜伐骊戎，史苏占之，……曰：‘遇兆：‘挟以衿骨，齿牙为猾，戎、夏交掙。’……且惧有口携民，国移心焉。’”可参看。

里克等已杀奚齐、悼子，使人迎公子重耳于翟，欲立之。重耳谢曰：“负父之命出奔，父死不得修人子之礼侍丧，重耳何敢入！大夫其更立他子。”还报里克，里克使迎夷吾于梁。夷吾欲往，吕省、^{〔1〕}郤芮曰：“内犹有公子可立者而外求，难信。计非之秦，辅强国之威以入，恐危。”乃使郤芮厚赂秦，约曰：“即得入，请以晋河西之地与秦。”^{〔2〕}及遗里克书曰：^{〔3〕}“诚得立，^{〔4〕}请遂封子于汾阳之邑。”^{〔5〕}秦缪公乃发兵送夷吾于晋。齐桓公闻晋内乱，亦率诸侯如晋。秦兵与夷吾亦至晋，齐乃使隰朋会秦俱入夷吾，^{〔6〕}立为晋君，是为惠公。齐桓公至晋之高梁而还归。^{〔7〕}

【注释】〔1〕“吕省”，一作“吕甥”，名饴，或谓晋侯外甥，又称瑕甥、瑕吕饴甥、阴饴甥，字子金。吕为其食邑，在今山西霍县西，因以为氏。又食邑于阴（在今山西霍县东南）、瑕（在今山西临猗西南），故又以阴、瑕为氏。晋惠公及晋怀公的心腹大臣。晋文公即位后，参与谋杀文公活动，被秦穆公派人诱杀，死于公元前六三六年。按《国语·晋语二》云：“吕甥及郤称亦使蒲城午告公子夷吾于梁，曰：‘子厚赂秦人以求入，吾主子。’”则吕省当时在国内，而不从夷吾在梁，与此所记异。〔2〕“请

以晋河西之地与秦”，《左传》僖公十五年云：“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东尽虢略，南及华山，内及解梁城。”可参看。〔3〕“及”，别本或作“乃”。〔4〕“诚”，果真，如果。〔5〕“汾阳”，晋国邑名，在今山西静乐西。“请遂封子于汾阳之邑”，《国语·晋语二》云：“中大夫里克与我矣，吾命之以汾阳之田百万。”可参看。〔6〕“隰朋”，齐国公族，辅佐齐桓公称霸的重臣，死于公元前六四五年。〔7〕“高粱”，晋国邑名，在今山西临汾东北。

惠公夷吾元年，使邳郑谢秦曰：“始夷吾以河西地许君，今幸得入立，大臣曰：‘地者先君之地，君亡在外，何以得擅许秦者？’寡人争之弗能得，故谢秦。”亦不与里克汾阳邑，而夺之权。四月，周襄王使周公忌父会齐、秦大夫共礼晋惠公。^{〔1〕}惠公以重耳在外，畏里克为变，赐里克死。谓曰：“微里子寡人不得立。^{〔2〕}虽然，子亦杀二君一大夫，^{〔3〕}为子君者不亦难乎？”里克对曰：“不有所废，君何以兴？欲诛之，其无辞乎？^{〔4〕}乃言为此！臣闻命矣。”遂伏剑而死。于是邳郑使谢秦未还，故不及难。

【注释】〔1〕“周襄王”，名郑，周惠王之子，公元前六五一年——前六一九年在位。详见本书《周本纪》。“周公忌父”，周王室卿士，或以为即上文的宰孔。“周襄王使周公忌父会齐、秦大夫共礼晋惠公”，按《左传》僖公十年云：“周公忌父、王子党会齐隰朋立晋侯。”则此“共礼晋惠公”实言共同为晋惠公举行正式即国君之位的典礼。〔2〕“微”，无，没有。“里子”，即里克。氏后加“子”，为当时对人的尊称。〔3〕“二君”，指奚齐、悼子。“一大夫”，指荀息。〔4〕“其”，通“岂”，岂能，难道。

晋君改葬恭太子申生。^{〔1〕}秋，狐突之下国，^{〔2〕}遇申生，申生与载而告之曰：“夷吾无礼，^{〔3〕}余得请于帝，将以晋与秦，秦将祀余。”狐突对曰：“臣闻神不食非其宗，君其祀毋乃绝乎？君其图之。”申生曰：“诺，吾将复请帝。后十日，^{〔4〕}新城西偏将有巫者见我焉。”^{〔5〕}许之，遂不见。及期而往，复见，申生告之曰：“帝许罚有罪矣，弊于韩。”^{〔6〕}儿乃谣曰：“恭太子更葬矣，后十四年，晋亦不昌，昌乃在兄。”

【注释】〔1〕“恭”，一作“共”，为太子申生之谥。〔2〕“狐突”，氏狐，相传狐氏为唐叔之后。姬姓，名突，字伯行，晋文公的外祖父，曾为太子申生御戎，晋怀公即位后被害，死于公元前六三七年。“下国”，即曲沃。曲沃曾为晋国国都，又是晋武公以后晋君的发祥地，先君宗庙所在，故称下国，犹言下都、陪都。〔3〕“夷吾无礼”，指夷吾即位后与贾君通奸。贾君，一说为晋献公夫人，一说为太子申生夫人。〔4〕“十”，《左传》僖公十年及《论衡·死伪》作“七”。〔5〕“偏”，侧，边。“见”，音xi4n，显现。〔6〕“韩”，亦称韩原，晋国地名，在今山西稷山西北。

邳郑使秦，闻里克诛，乃说秦缪公曰：“吕省、郤称、^{〔1〕}冀芮实为不从。若重赂与谋，出晋君，入重耳，事必就。”秦缪公许之，使人与归报晋，^{〔2〕}厚赂三子。三子曰：“币厚言甘，^{〔3〕}此必邳郑卖我于秦。”遂杀邳郑及里克、邳郑之党七舆大夫。^{〔4〕}邳郑子豹奔秦，言伐晋，缪公弗听。

【注释】〔1〕“郤称”，晋国大夫，为吕省、冀芮同党，拥立夷吾即位。〔2〕“报”，报聘。此指秦因晋派邳郑来聘而遣使报答回访。“使人与归报晋”，按《左传》僖公十年和《国语·晋语三》，秦缪公所派使者为大夫冷至。〔3〕“币”，帛，古人常用作馈赠他人的礼品。此泛指各种礼物。〔4〕“七舆大夫”，指太子申生将下军时所统辖的七位大夫。按《左传》僖公十年和《国语·晋语三》，具体是：共华、贾华、叔坚、骖猷、累虎、特宫、山祁。

惠公之立，倍秦地及里克，^{〔1〕} 诛七舆大夫，国人不附。二年，周使召公过礼晋惠公，^{〔2〕} 惠公礼倨，^{〔3〕} 召公讥之。

【注释】〔1〕“倍”，通“背”，背弃。〔2〕“召公过”，“召”，或作“邵”，名过，谥武，亦称召武公，召公奭之后，周王室卿士。“礼”，按《左传》僖公十一年和《国语·周语上》，指周襄王遣使赐晋惠公命之典礼。〔3〕“倨”，音 jù，傲慢，不恭敬。

四年，晋饥，乞余于秦。^{〔1〕} 繆公问百里奚，百里奚曰：“天灾流行，国家代有，救灾恤邻，^{〔2〕} 国之道也。与之。”邳郑子豹曰：“伐之。”繆公曰：“其君是恶，其民何罪！”卒与粟，自雍属絳。^{〔3〕}

【注释】〔1〕“余”，音 dōu，买进粮食。〔2〕“恤”，抚恤，赈济。“救灾恤邻”，别本“恤”下有“患”字，则当读为“救灾恤患”，“邻”属下读，于义较胜。〔3〕“雍”，当时秦国国都，在今陕西凤翔南。“属”，音 zhù，连接。

五年，秦饥，请余于晋。晋君谋之，庆郑曰：^{〔1〕} “以秦得立，已而倍其地约。晋饥而秦贷我，今秦饥请余，与之。何疑而谋之！”虢射曰：^{〔2〕} “往年天以晋赐秦，秦弗知取而贷我。今天以秦赐晋，晋其可以逆天乎？遂伐之。”惠公用虢射谋，不与秦粟，而发兵且伐秦。秦大怒，亦发兵伐晋。

【注释】〔1〕“庆郑”，晋国大夫，反对晋惠公背弃诺言对秦国采取以怨报德的做法，后被晋惠公所杀，死于公元前六四五年。〔2〕“虢射”，晋国异姓大夫。按《国语·晋语三》，晋惠公称其为舅，乃当时诸侯对异姓大夫的一种尊称，未必其间实有舅甥关系。《左传》僖公十四年杜预《注》据之以为惠公舅，误。

六年春，秦繆公将兵伐晋。晋惠公谓庆郑曰：“秦师深矣，^{〔1〕} 奈何？”郑曰：“秦内君，君倍其赂；晋饥秦输粟，秦饥而晋倍之，乃欲因其饥伐之；其深不亦宜乎！”晋卜御、右，庆郑皆吉。公曰：“郑不孙。”^{〔2〕} 乃更令步阳御戎，^{〔3〕} 家仆徒为右，^{〔4〕} 进兵。九月重壬戌，秦繆公、晋惠公合战韩原。惠公马不行，^{〔5〕} 秦兵至，公窘，召庆郑为御。郑曰：“不用卜，败不亦当乎！”遂去。更令梁繇靡御，^{〔6〕} 虢射为右，轶秦繆公。^{〔7〕} 繆公壮士冒败晋军，^{〔8〕} 晋军败，遂失秦繆公，反获晋公以归。秦将以祀上帝。晋君姊为繆公夫人，衰经涕泣。^{〔9〕} 公曰：“得晋侯将以为乐，今乃如此。且吾闻箕子见唐叔之初封，^{〔10〕} 曰‘其后必当大矣’，晋庸可灭乎！”^{〔11〕} 乃与晋侯盟王城，^{〔12〕} 而许之归。晋侯亦使吕省等报国人曰：“孤虽得归，毋面目见社稷，卜日立子圉。”^{〔13〕} 晋人闻之，皆哭。秦繆公问吕省：“晋国和乎？”对曰：“不和。小人惧失君亡亲，不惮立子圉，^{〔14〕} 曰‘必报讎，宁事戎狄’。其君子则爱君而知罪，以待秦命，曰‘必报德’。有此二，故不和。”于是秦繆公更舍晋惠公，^{〔15〕} 馈之七牢。^{〔16〕} 十一月，归晋侯。晋侯至国，诛庆郑，修政教。谋曰：“重耳在外，诸侯多利内之。”欲使人杀重耳于狄。重耳闻之，如齐。^{〔17〕}

【注释】〔1〕“深”，深入，深入国境。或说为重，盛。〔2〕“孙”，通“逊”，顺，恭顺。〔3〕“步阳”，或作“步扬”，晋国大夫，晋公族郤氏之后，食邑于步，因以为氏。〔4〕“家仆徒”，晋国大夫。〔5〕“马不行”，音 zhōu，马难起步的样子。“惠公马不行”，言惠公的马陷入泥泞不能行走。《左传》僖公十五年云“晋戎马还泞而止”，《国语·晋语三》云“戎马泞而止”，可参看。〔6〕“梁繇靡”，或作“梁由靡”，晋国大夫，晋献公二十五年曾为里克出征驾车。“更令梁繇靡御”，按《左传》

僖公十五年和《国语·晋语三》皆云“梁由靡御韩简”，并无“更令梁繇靡御”及下“虢射为右”之事。〔7〕“轶”，音 y4，通“迓”，迎，迎上前去。〔8〕“繆公壮士冒败晋军”，本书《秦本纪》云“岐下食善马者三百人驰冒晋军”，则此“壮士”指当初吃了秦繆公好马的三百名岐下野人。按《吕氏春秋·爱士》、《韩诗外传》卷十、《淮南子·汜论》等所载亦略同《秦本纪》。〔9〕“衰经”，音 cu9di6，丧礼服饰。衰，通“纓”，披于胸前当心处的粗麻布片。经，麻带，缠在头上的称首经，击在腰间的叫腰经。衰经连言，浑指丧服。〔10〕“箕子”，或谓名胥余，子姓，商纣王诸父，官太师，封于箕（今山西太谷东北）。因劝谏纣王而被囚禁，周武王灭商后获释。〔11〕“庸”，岂，怎么。〔12〕“王城”，秦国邑名，原为大荔戎都城，在今陕西大荔东。〔13〕“子圉”。亦称“太子圉”，即晋怀公，晋惠公与梁嬴所生之子，晋惠公死后即位，次年被秦繆公所派人杀死，公元前六三七年前六三六年在位。〔14〕“慄”，音 d4n，怕，畏惧。〔15〕“更舍”，更换住宿之处。按《左传》僖公十五年，晋惠公原被拘留于秦都郊外的灵台，后住进专门招待诸侯的客馆。〔16〕“牢”，祭祀、馈赠所用的牲口。此指太牢，牛、羊、猪各一为一太牢。“馈之七牢”，馈赠给晋惠公七太牢。这是款待诸侯的礼仪规格，《周礼·秋官·大行人》和《礼记·礼器》皆言接待诸侯用七介七牢。〔17〕“如”，往，前往。

八年，使太子圉质秦。^{〔1〕}初，惠公亡在梁，梁伯以其女妻之，^{〔2〕}生一男一女。梁伯卜之，男为人臣，女为人妾，故名男为圉，^{〔3〕}女为妾。

【注释】〔1〕“质”，人质。当时诸侯为取信别国，常将自己的子弟作为人质派往对方。〔2〕“妻”，音 q@，以女嫁人。〔3〕“圉”，养马人，是一种地位低下的徒役或奴隶。

十年，秦灭梁。梁伯好土功，治城沟，民力罢，^{〔1〕}怨，其众数相惊，曰“秦寇至”，民恐惑，秦竟灭之。

【注释】〔1〕“罢”，通“疲”，疲惫，疲劳。

十三年，晋惠公病，内有数子。太子圉曰：“吾母家在梁，梁今秦灭之，我外轻于秦而内无援于国。君即不起，病大夫轻，更立他公子。”乃谋与其妻俱亡归。^{〔1〕}秦女曰：“子一国太子，辱在此。秦使婢子侍，^{〔2〕}以固子之心。子亡矣，我不从子，亦不敢言。”子圉遂亡归晋。十四年九月，惠公卒，太子圉立，是为怀公。

【注释】〔1〕“其妻”，即怀嬴，秦公室女，后又嫁给晋文公为妾，改称辰嬴。〔2〕“婢子”，此为女子的自我谦称。

子圉之亡，秦怨之，乃求公子重耳，欲内之。子圉之立，畏秦之伐也，乃令国中诸从重耳亡者与期，^{〔1〕}期尽不到者尽灭其家。狐突之子毛及偃从重耳在秦，^{〔2〕}弗肯召。怀公怒，囚狐突。突曰：“臣子事重耳有年数矣，今召之，是教之反君也，何以教之？”怀公卒杀狐突。秦繆公乃发兵送内重耳，使人告栾、郤之党为内应，^{〔3〕}杀怀公于高粱，入重耳。重耳立，是为文公。

【注释】〔1〕“期”，期限，此用作动词，规定期限。〔2〕“毛”，即狐毛，晋文公重耳之舅，跟随重耳流亡在外十九年。重耳返国后，为卿。“偃”，即狐偃，字子犯，狐毛之弟，晋文公重耳之舅，故亦称舅犯（或作“臼犯”、“咎犯”）。本书误将狐偃与臼季（又称司空季子，名胥臣）混为一人。跟随重耳流亡在外十九年。重耳返国后，为卿，辅佐晋文公改革内政，建立霸业。〔3〕“栾、郤之党”，指晋国国内亲重耳的大夫栾枝、郤穀等人。

晋文公重耳，晋献公之子也。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贤士五人：曰赵衰；^{〔1〕}狐偃咎犯，文公舅也；^{〔2〕}贾佗；^{〔3〕}先轸；^{〔4〕}魏武子。^{〔5〕}自献公为太子时，重耳固已成人矣。献公即位，重耳年二十一。^{〔6〕}献公十三年，^{〔7〕}以骊姬故，重耳备蒲城守秦。^{〔8〕}献公二十一年，献公杀太子申生，骊姬谗之，恐，不辞献公而守蒲城。献公二十二年，献公使宦者履鞮趣杀重耳。^{〔9〕}重耳逾垣，宦者逐斩其衣袪。重耳遂奔狄。狄，其母国也，是时重耳年四十三。^{〔10〕}从此五士，^{〔11〕}其余不名者数十人，至狄。

【注释】〔1〕“赵衰”，字子余，谥成，排行季，亦称赵成季，赵夙之孙（或说赵夙之子，又说赵夙之弟），追随重耳流亡在外十九年。重耳返国后，任原（在今河南济源西北）大夫，故亦称原季，为卿，辅佐晋文公修治政教，建立霸业。死于公元前六二二年。详见本书《赵世家》。〔2〕“狐偃咎犯，文公舅也”，《史记会注考证》和《校补》引南化本、枫山本、三条本、梅仙本无“咎犯文公舅也”六字，疑系注文而混入正文。〔3〕“贾佗”，或作“贾它”，晋公族，追随重耳流亡在外十九年。重耳返国后，为辅佐重臣之一，曾任太师。〔4〕“先轸”，或谓晋大夫先丹木之子，亦称原轸，盖食邑于原（今河南济源西北），因以为氏。晋文公重耳返国后，为卿，曾执掌国政，在城濮之战中领兵大败楚军，屡建战功，在公元前六二七年与狄之役中战死。〔5〕“魏武子”，名犇，氏魏，谥武，毕万之子（或说毕万之孙），追随重耳流亡在外十九年。重耳返国后，为大夫，曾任晋文公戎右。详见本书《魏世家》。〔6〕“年二十一”，依下文晋献公二十二年“重耳年四十三”推算，当作“年二十二”方合。两者必有一误。〔7〕“献公十三年”，重耳守蒲，本篇前述和本书《十二诸侯年表》皆系晋献公二十二年；按《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当在献公十一年。〔8〕“重耳备蒲城守秦”，《史记会注考证》引中井积德云“宜言守蒲城备秦也”，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云“备、守疑当互易”，疑是。〔9〕“宦者履鞮”，即前文之“宦者勃鞮”。“趣”，音c)，急促，赶快。〔10〕“是时重耳年四十二”，按《国语·晋语四》云“晋公子生十七年而亡”，则以是时重耳年龄为十七，与此大异。〔11〕“从此五士”，按《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所从五士为：狐偃、赵衰、颠颉、魏武子、司空季子。与此出入较大，又按《左传》昭公十三年叔向语，重耳流亡时先轸在国内。

狄伐咎如，^{〔1〕}得二女。以长女妻重耳，^{〔2〕}生伯儵、^{〔3〕}叔刘；^{〔4〕}以少女妻赵衰，^{〔5〕}生盾。^{〔6〕}居狄五岁而晋献公卒。里克已杀奚齐、悼子，乃使人迎，欲立重耳。重耳畏杀，因固谢，不敢入。已而晋更迎其弟夷吾立之，^{〔7〕}是为惠公。惠公七年，畏重耳，乃使宦者履鞮与壮士欲杀重耳。重耳闻之，乃谋赵衰等曰：“始吾奔狄，非以为可用与，^{〔8〕}以近易通，^{〔9〕}故且休足。休足久矣，固愿徙之大国。夫齐桓公好善，志在霸王，收恤诸侯。今闻管仲、隰朋死，^{〔10〕}此亦欲得贤佐，盍往乎？”^{〔11〕}于是遂行。重耳谓其妻曰：“待我二十五年，不来，乃嫁。”其妻笑曰：“犁二十五年，^{〔12〕}吾冢上柏大矣。虽然，妾待子。”重耳居狄凡十二年而去。

【注释】〔1〕“咎如”，亦作“麇咎如”、“墙咎如”，少数部族名，隗（亦作“媿”）姓，赤狄的一枝，活动于今河南安阳西一带，或说今山西太原东北一带。“咎”，音g1o。〔2〕“以长女妻重耳”，按本书《赵世家》和《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嫁给重耳的是少女，《左传》称季隗。〔3〕“儵”，音ti2o，一音ch\$u。〔4〕“伯儵、叔刘”，晋文公重耳返国即位后，此二子仍留居于狄。〔5〕“以少女妻赵衰”，按本书《赵世家》和《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嫁给赵衰的是长女，《左传》称叔隗。〔6〕“盾”，即赵盾，谥宣，排行孟，故亦称宣子、宣孟，其父随晋文公返国后，旋被接回，

立为赵氏嫡子，公元前六二一年任中军元帅，为晋襄公、晋灵公、晋成公三朝执政大臣，死于公元前六二二年左右。详见本书《赵世家》。〔7〕“已而”，事后，不久。〔8〕“与”，相与，共同成事。或谓通“举”，举事。《史记索隐》及《史记会注考证校补》云别本作“兴”，于义较胜。〔9〕“通”，达，至。“以近易通”，《国语·晋语四》作“奔而易达”。〔10〕“管仲”，名夷吾，排行仲，谥敬，亦称管子、管夷吾、管敬仲，颍上（颍水之滨）人，原为公子纠辅佐，后经鲍叔牙推荐，被齐桓公任命为卿，尊为“仲父”，对齐国的政治、军事、经济进行一系列整顿、改革，对外奉行“尊王攘夷”的策略，促使齐国富强，辅助齐桓公成为春秋时代第一位霸主。死于公元前六四五年。今传《管子》七十六篇，多系战国齐人托名之作。详见本书《管晏列传》。“隰朋”，齐国公族，齐桓公重臣。〔11〕“盍”，音h6，何不。〔12〕“犁”，通“黎”，将，及。

过卫，〔1〕卫文公不礼。〔2〕去，过五鹿，〔3〕饥而从野人乞食，〔4〕野人盛土器中进之。重耳怒。赵衰曰：〔5〕“土者，有土也，君其拜受之。”

【注释】〔1〕“过卫”，重耳过卫，本书《卫康叔世家》系于卫文公十六年，即公元前六四四年，为重耳离狄之年；按《左传》僖公二十三年，重耳过卫亦紧接离狄之后，皆与此合。然本书《十二诸侯年表》将重耳过卫系于卫文公二十三年，即公元前六三七年，且云“重耳从齐过”；又《国语·晋语四》亦谓重耳离狄后先至齐，再从齐至卫，韦昭《注》谓过卫在鲁僖公十八年，即卫文公十八年。当以本书《世家》和《左传》近是。〔2〕“卫文公”，初名辟疆，后改名燬，卫戴公弟，昭伯（卫宣公与前夫人夷姜所生之子）与宣姜（卫宣公夫人）所生，公元前六五九年——前六三五年在位。详见本书《卫康叔世家》。〔3〕“五鹿”，卫国邑名，在今河南濮阳东北，或说在今河北大名东。〔4〕“野人”，居住在城邑四郊以外的人，多为农业生产者。〔5〕“赵衰曰”，按《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国语·晋语四》，均以下面的话为子犯所说。

至齐，齐桓公厚礼，而以宗女妻之，有马二十乘，〔1〕重耳安之。重耳至齐二岁而桓公卒，会竖刀等为内乱，〔2〕齐孝公之立，〔3〕诸侯兵数至。留齐凡五岁。重耳爱齐女，毋去心。赵衰、咎犯乃于桑下谋行。齐女侍者在桑上闻之，以告其主。〔4〕其主乃杀侍者，劝重耳趣行。重耳曰：“人生安乐，孰知其他！必死于此，不能去。”齐女曰：“子一国公子，穷而来此，数士者以子为命。子不疾反国，报劳臣，而怀女德，窃为子羞之。且不求，何时得功？”乃与赵衰等谋，醉重耳，载以行。行远而觉，重耳大怒，引戈欲杀咎犯。咎犯曰：“杀臣成子，偃之愿也。”重耳曰：“事不成，我食舅氏之肉。”咎犯曰：“事不成，犯肉腥臊，何足食！”乃止，遂行。

【注释】〔1〕“二十乘”，古一车四马，是为一乘，则二十乘为八十匹马。〔2〕“竖刀”，亦作“竖刁”、“竖貂”，齐桓公寺人，故亦称寺人刀。管仲死后，与易牙、开方专权。齐桓公死，诸子争立，又与易牙等人杀群吏，立公子无诡为君，迫使太子昭出奔，造成齐国内乱。〔3〕“齐孝公”，名昭，齐桓公与郑姬所生之子，被立为太子，故亦称太子昭，齐桓公死后因内乱出奔宋国，依靠宋襄公和其它诸侯的力量平定内乱，返国即位，公元前六四二年——前六三三年在位。详见本书《齐太公世家》。〔4〕“主”，主人，指齐女。过曹，〔1〕曹共公不礼，〔2〕欲观重耳骈胁。〔3〕曹大夫厘负羁曰：“晋公子贤，又同姓，穷来过我，〔4〕奈何不礼！”共公不从其谋。负羁乃私遗重耳食，〔5〕置璧其下。重耳受其食，还其璧。

【注释】〔1〕“曹”，国名，姬姓，周初所封诸侯国，始封君为周武王弟叔振铎，都陶丘（今山东定陶西南），有今山东西部，公元前四八七年为宋国所灭。“过曹”，

重耳过曹，本书《十二诸侯年表》系于曹共公十六年，即公元前六三七年；本书《管蔡世家》见于曹共公十六年，《左传》见于鲁僖公二十三年（即曹共公十六年），但均系追叙。考本书《宋微子世家》谓重耳过宋在宋襄公十三年，即公元前六三八年，而各处所载重耳流亡过程皆先曹后宋，则过曹至迟当在公元前六三八年。〔2〕“曹共公”，名襄，曹昭公之子，公元前六五二年——前六一八年在位。详见本书《管蔡世家》。〔3〕“骈胁”，亦作“骍胁”，肋骨相连长成一片，是一种人体骨骼畸形。〔4〕“过”，过访，拜访。〔5〕“遗”，音 w8i，馈赠，致送。

去，过宋。宋襄公新困兵于楚，〔1〕伤于泓，〔2〕闻重耳贤，乃以国礼礼于重耳。〔3〕宋司马公孙固善于咎犯，〔4〕曰：“宋小国新困，不足以求人，更之大国。”乃去。

【注释】〔1〕“宋襄公”，名兹甫（或作“兹父”），宋桓公之子，齐桓公死后，企图争霸，曾被楚所拘，后在伐郑的泓之战中大败于前来救援的楚军，中箭受伤，不久死去。公元前六五年——前六三七年在位。详见本书《宋微子世家》。“楚”，国名，半姓，传说是祝融后裔，西周时立国于荆山（今湖北西部，武当山东南、汉江西岸），鬻熊为周文王之臣。周成王时，其君熊绎正式受封，建都丹阳（今湖北秭归东南）。西周末年，疆域扩展到长江中游。春秋初徙都于郢（今湖北江陵西北纪南城），春秋末一度迁都都（今湖北宜城东南）。在与邻国的兼并战争中，疆域不断扩展。战国初，已有今四川东部、湖北全部、湖南东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北部、陕西东南角、河南南边、江苏淮北的中部。公元前二二三年被秦国所灭。〔2〕“泓”，水名，为古涣水支流，故道约在今河南柘城西北。“伤于泓”，由于延误战机，宋军在泓水之滨被楚军大败，宋襄公中箭受伤。时在公元前六三八年。〔3〕“国礼”，诸侯国君之礼。按本书《宋微子世家》和《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国语·晋语四》，宋襄公赠重耳马八十匹。〔4〕“公孙固”，宋国公族，宋庄公之孙，任宋大司马。

过郑，〔1〕郑文公弗礼。〔2〕郑叔瞻谏其君曰：〔3〕“晋公子贤，而其从者皆国相；〔4〕且又同姓，郑之出自厉王，〔5〕而晋之出自武王。”郑君曰：“诸侯亡公子过此者众，〔6〕安可尽礼！”〔7〕叔瞻曰：“君不礼，不如杀之，且后为国患。”郑君不听。

【注释】〔1〕“过郑”，按本书《十二诸侯年表》、《郑世家》，重耳过郑皆系于郑文公三十六年，即公元前六三七年。〔2〕“郑文公”，名捷（或作“捷”、“接”、“接”），郑厉公之子，公元前六七二年——前六二八年在位。详见本书《郑世家》。〔3〕“叔瞻”，或作“叔詹”，郑国执政大臣。〔4〕“国相”，国佐，国君的辅佐。〔5〕“厉王”，即周厉王，名胡，周夷王之子，死于公元前八二八年。在位三十七年，或谓十六年。详见本书《周本纪》。“郑之出自厉王”，郑国始封君郑桓公友是周厉王的小儿子，故云。〔6〕“诸侯亡公子过此者众”，“者”后“众”前，《史记会注考证》引枫山本有“甚”字。〔7〕“安”，哪里，哪能。

重耳去之楚，楚成王以適诸侯礼待之，〔1〕重耳谢不敢当。赵衰曰：“子亡在外十余年，小国轻子，况大国乎？今楚大国而固遇子，〔2〕子其毋让，此天开子也。”〔3〕遂以客礼见之。成王厚遇重耳，重耳甚卑。成王曰：“子即反国，〔4〕何以报寡人？”重耳曰：“羽毛齿角玉帛，〔5〕君王所余，未知所以报。”王曰：“虽然，何以报不谷？”〔6〕重耳曰：“即不得已，与君王以兵车会平原广泽，〔7〕请辟王三舍。”〔8〕楚将子玉怒曰：〔9〕“王遇晋公子至厚，今重耳言不孙，〔10〕请杀之。”成王曰：“晋公子贤而困于外久，从者皆国器，〔11〕此天所置，庸可杀乎？〔12〕且言何以易之！”〔13〕

居楚数月，而晋太子圉亡秦，秦怨之；闻重耳在楚，乃召之。成王曰：“楚远，更数国乃至晋。秦、晋接境，秦君贤，子其勉行！”厚送重耳。

【注释】〔1〕“楚成王”，名恽（或作“颡”、“髡”），楚文王之子，堵敖之弟，母息妫，公元前六七一年——前六二六在位。详见本书《楚世家》。“適”，通“敌”，匹敌，相当。或谓往，至。〔2〕“固”，坚决，坚持。“遇”，接待，款待。〔3〕“开”，启，启迪，引导，引申为赞助、保佑。〔4〕“即”，如果，倘若。〔5〕“羽毛齿角”，羽，鸟羽；毛，通“旄”，旄牛尾；齿，象牙；角，牛角。皆可用作器物的装饰配件，常为下对上的贡品。〔6〕“不谷”，不善，诸侯的自我谦称。〔7〕“泽”，积水的洼地。〔8〕“辟”，通“避”，退避。“三舍”，古时行军以三十里为一舍，三舍即九十里。〔9〕“子玉”，即成得臣，名得臣，字子玉，氏成，楚国公族，若敖之后，任楚令尹，公元前六三二年领兵与晋战于城濮，兵败自杀。〔10〕“孙”，通“逊”，逊顺，恭敬。〔11〕“国器”，国家重器，国家栋梁。〔12〕“庸”，岂，难道。〔13〕“易”，变易，改变。一说为轻易，随便。“言何以易之”，指重耳说的是实话，如果不那样说，还能改说什么。

重耳至秦，缪公以宗女五人妻重耳，故子圉妻与往。重耳不欲受，司空季子曰：〔1〕“其国且伐，〔2〕况其故妻乎！且受以结秦亲而求入，子乃拘小礼，忘大丑乎！”〔3〕遂受。缪公大欢，与重耳饮。赵衰歌《黍苗》诗。〔4〕缪公曰：“知子欲急反国矣。”赵衰与重耳下，再拜曰：“孤臣之仰君，如百谷之望时雨。”〔5〕时晋惠公十四年秋。惠公以九月卒，子圉立。十一月，葬惠公。十二月，晋国大夫栾、郤等闻重耳在秦，皆阴来劝重耳、赵衰等反国，为内应甚众。于是秦缪公乃发兵与重耳归晋。晋闻秦兵来，亦发兵拒之。然皆阴知公子重耳入也，唯惠公之故贵臣吕、郤之属不欲立重耳。〔6〕重耳出亡凡十九岁而得入，时年六十二矣，晋人多附焉。

【注释】〔1〕“司空季子”，名胥臣，排行季，亦称白季，食邑于臼（即臼衰，在今山西运城西北），因以为氏，追随重耳流亡在外十九年。重耳返国后为卿，曾任司空，故有司空季子之称，死于公元前六二二年。本书误将白季与臼犯（或作“咎犯”、“舅犯”，即狐偃，字子犯）混为一人。〔2〕“伐”，《史记会注考证》和《校补》引南化本、枫山本、三条本、梅仙本等作“代”，于义较胜。〔3〕“丑”，类，物，事。一说羞耻，耻辱。〔4〕“《黍苗》”，《诗经》篇名，在《诗·小雅》中。此诗歌颂了召伯主持完成谢之城邑营建的功绩，同时抒发征夫役徒思乡归土的心情。诗云：“我任我犂，我车我牛。我行既集，盖云归哉。我徒我御，我师我旅。我行既集，盖云归处。”赵衰席间唱此诗，借以对秦缪公表达盼望早日返回晋国的心愿。〔5〕“孤臣之仰君，如百谷之望时雨”，按《黍苗》诗中有“芄芃黍苗，阴雨膏之”句，故赵衰作此回答。〔6〕“惠公之故贵臣吕、郤之属”，指拥立晋惠公的晋大夫吕甥、郤芮等人。

文公元年春，秦送重耳至河。咎犯曰：“臣从君周旋天下，〔1〕过亦多矣。臣犹知之，〔2〕况于君乎？请从此去矣。”重耳曰：“若反国，所不与子犯共者，河伯视之！”〔3〕乃投璧河中，以与子犯盟。是时介子推从，〔4〕在船中，乃笑曰：“天实开公子，而子犯以为己功而要市于君，〔5〕固足羞也。吾不忍与同位。”〔6〕乃自隐渡河。秦兵围令狐，〔7〕晋军于庐柳。〔8〕二月辛丑，咎犯与秦、晋大夫盟于郇。〔9〕壬寅，重耳入于晋师。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宫，〔10〕即位为晋君，是为文公。群臣皆往。怀公圉奔高梁。戊申，使人杀怀公。

【注释】〔1〕“周旋”，周流，此指流亡转辗于诸侯各国。〔2〕“犹”，尚，

尚且。〔3〕“河伯”，或称冯夷，传说中的黄河水神。“视”，察，鉴。〔4〕“介子推”，或作“介之推”，亦称介推，名推，氏介，晋国大夫，追随重耳流亡在外十九年，后隐居不出。本篇下云“自隐渡河”；而《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则谓重耳返国即位后，因赏赐随从臣属而不及，便与其母隐居绵上（今山西介休东南）山中，所记有异。〔5〕“要”，通“徼”，求，鬻“市”，买取，换取。〔6〕“同位”，同列，共事。〔7〕“令狐”，晋国邑名，在今山西临猗西。〔8〕“庐柳”，晋国邑名，在今山西临猗西北。〔9〕“郇”，晋国邑名，在今山西临猗西南。〔10〕“武宫”，曲沃武公之庙，在曲沃。曲沃武公为晋公族曲沃一枝首立晋侯者，晋文公祖父，故重耳即位须至武宫朝拜祭祀。

怀公故大臣吕省、郤芮本不附文公，文公立，恐诛，乃欲与其徒谋烧公宫，杀文公。文公不知。始尝欲杀文公宦者履鞮知其谋，欲以告文公，解前罪，求见文公。文公不见，使人让曰：〔1〕“蒲城之事，〔2〕女斩予祛。〔3〕其后我从狄君猎，女为惠公来求杀我。〔4〕惠公与女期三日至，而女一日至，何速也？女其念之。”宦者曰：“臣刀锯之余，〔5〕不敢以二心事君倍主，〔6〕故得罪于君。君已反国，其毋蒲、翟乎？且管仲射钩，〔7〕桓公以霸。〔8〕今刑余之人以事告而君不见，祸又且及矣。”于是见之，遂以吕、郤等告文公。文公欲召吕、郤，吕、郤等党多，文公恐初入国，国人卖己，乃为微行，〔9〕会秦缪公于王城，国人莫知。三月己丑，吕、郤等果反，焚公宫，不得文公。文公之卫徒与战，吕、郤等引兵欲奔，秦缪公诱吕、郤等，杀之河上。晋国复而文公得归。夏，迎夫人于秦，秦所与文公妻者卒为夫人。〔10〕秦送三千人为卫，以备晋乱。

【注释】〔1〕“让”，责备，斥责。〔2〕“蒲城之事”，指前载晋献公二十二年（即公元前六五五年）履鞮奉君命到蒲城杀重耳之事。〔3〕“女”，通“汝”，你。〔4〕“女为惠公来求杀我”，指前载晋惠公七年（即公元前六四四年）履鞮奉君命至狄杀重耳之事。〔5〕“刀锯之余”，意同下文“刑余之人”。履鞮系宦官，受过类似宫刑之类阉割生殖器的手术，故云。〔6〕“倍”，通“背”，背弃，背叛。〔7〕“钩”，带钩，装在腰间带子上的钩，多用青铜制成，系贵族着装上的重要服饰。〔8〕“管仲射钩，桓公以霸”，公元前六八五年齐国内乱，公子纠和公子小白（即齐桓公）争立为君。管仲拥奉公子纠，在乾时（在今山东垣台西北）之战发箭射中公子小白的带钩。公子小白即位后听从鲍叔牙劝谏，对管仲捐弃前嫌，委以重任，因以建立霸业，被后世传为佳话。参看本书《齐太公世家》和《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国语·晋语四》。〔9〕“微行”，秘密出行。〔10〕“秦所与文公妻者”，即秦缪公所妻者，亦称文嬴，生晋襄公。

文公修政，施惠百姓。赏从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未尽行赏，周襄王以弟带难出居郑地，〔1〕来告急晋。晋初定，欲发兵，恐他乱起，是以赏从亡未至隐者介子推。推亦不言禄，禄亦不及。推曰：“献公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怀无亲，外内弃之。天未绝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2〕非君而谁？天实开之，二三子以为己力，不亦诬乎？〔3〕窃人之财，犹曰是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下冒其罪，〔4〕上赏其奸，上下相蒙，〔5〕难与处矣！”其母曰：“盍亦求之，〔6〕以死谁怼？”〔7〕推曰：“尤而效之，〔8〕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禄。”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对曰：“言，身之文也；〔9〕身欲隐，安用文之？文之，是求显也。”其母曰：“能如此乎？与女偕隐。”至死不复见。〔10〕

【注释】〔1〕“带”，亦称子带、太叔、叔带、太叔带、王子带，谥昭，封于甘（今河南洛阳南），又称甘昭公，周惠王之子，周襄王之弟，颇受惠后宠爱。周襄王即位之初，勾结狄攻伐周王，事败出奔。周襄王十六年，乘襄王废黜狄后之机，再次勾结狄人发难，襄王被迫出居郑地。次年因晋文公出兵勤王而战败身死。“郑地”，按本书《周本纪》和《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国语·晋语四》，指郑邑汜（在今河南襄城）。

〔2〕“主晋祀”，主持晋国祭祀，意即为国君执掌国政。通常只有国君才有资格主持国家的祭祀大典。〔3〕“诬”，欺骗。〔4〕“冒”，贪，贪冒。按《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作“义”。〔5〕“蒙”，欺蒙，欺骗。〔6〕“盍”，何不。〔7〕“怗”，音 du@，怨恨。〔8〕“尤”，过失，罪过。“效”，效法，仿效。〔9〕“文”，纹饰，装饰。〔10〕“见”，通“现”，出现，露面。

介子推从者怜之，〔1〕乃悬书宫门曰：“龙欲上天，〔2〕五蛇为辅。〔3〕龙已升云，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独怨，终不见处所。”文公出，见其书，曰：“此介子推也。吾方忧王室，未图其功。”使人召之，则亡。遂求所在，闻其入绵上山中，〔4〕于是文公环绵上山中而封之，〔5〕以为介推田，〔6〕号曰介山，“以记吾过，且旌善人”。〔7〕

【注释】〔1〕“怜”，爱怜，同情。〔2〕“龙”，隐喻晋文公。“上天”，隐喻登上君位。〔3〕“五蛇”，隐喻晋文公未即位时的五位近臣。具体所指，其说不一。本篇前谓赵衰、狐偃咎犯、贾佗、先轸、魏武子，《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谓狐偃、赵衰、颠颉、魏武子、司空季子，《史记索隐》谓狐偃、赵衰、魏武子、司空季子、介子推。此处所言，当包括介子推在内，据下言“一蛇独怨，终不见处所”可知。〔4〕“绵上”，晋国地名，在今山西介休东南。〔5〕“封”，土堆，此用作动词，指按照一定的规格堆起土台，作为界域的标志。〔6〕“田”，《史记集解》引徐广曰：“一作‘国’。”〔7〕“旌”，表彰。

从亡贱臣壶叔曰：〔1〕“君三行赏，赏不及臣，敢请罪。”文公报曰：“夫导我以仁义，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赏。〔2〕辅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赏。矢石之难，〔3〕汗马之劳，此复受次赏。若以力事我而无补吾缺者，此复受次赏。三赏之后，故且及子。”〔4〕晋人闻之，皆说。

【注释】〔1〕“贱臣”，指担任劳务杂役的侍从。“壶叔”，《吕氏春秋·当赏》作“陶狐”，《韩诗外传》卷三、《苑复·恩作》“陶叔狐”。〔2〕“受”，通“授”。〔3〕“矢石”，箭矢和礮石，皆为守城武器。“矢石之难”，弓箭礮石的危险。此指作战中敢于冲锋陷阵，不避艰险。〔4〕“故”，固，毕竟。

二年春，秦军河上，将入王。赵衰曰：〔1〕“求霸莫如入王尊周。周、晋同姓，晋不先入王，后秦入之，毋以令于天下。方今尊王，晋之资也。”三月甲辰，晋乃发兵至阳樊，〔2〕围温，〔3〕入襄王于周。四月，杀王弟带。周襄王赐晋河内阳樊之地。〔4〕

【注释】〔1〕“赵衰曰”，按本书《十二诸侯年表》和《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国语·晋语四》，以下语均作咎犯言。〔2〕“阳樊”，亦名樊，东周王畿邑名，在今河南济源东南。〔3〕“温”，一名“苏”，原为西周初年司寇苏忿生食邑，后苏氏叛周投狄，地归周籍，在今河南温县西南。当时发难的周襄王之弟带正占据此地。〔4〕“周襄王赐晋河内阳樊之地”，周赐晋之地，《左传》僖公二十五年作“阳樊、温、原、欃茅之田”，《国语·晋语四》作“南阳阳樊、温、原、州、陞、絺、组、攢茅之田”，在今河南济源至获嘉一带。因地在黄河之北，泛称河内；在太行山之南，亦泛称南阳。

四年，楚成王及诸侯围宋，宋公孙固如晋告急。先轸曰：“报施定霸，

〔1〕于今在矣。”狐偃曰：“楚新得曹而初婚于卫，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宋免矣。”于是晋作三军。〔2〕赵衰举郤穀将中军，〔3〕郤臻佐之；〔4〕使狐偃将上军，狐毛佐之，〔5〕命赵衰为卿；栾枝将下军，〔6〕先轸佐之；荀林父御戎，〔7〕魏犇为右：往伐。冬十二月，晋兵先下山东，〔8〕而以原封赵衰。〔9〕

【注释】〔1〕“报施”，报答宋国的施舍。本篇前云重耳过宋，宋襄公“以国礼礼于重耳”。〔2〕“三军”，指中军、上军、下军，以中军主将为三军统帅。这是大国的军队编制，《周礼·夏官·序》云：“凡制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在此之前，晋国只有上、下二军。〔3〕“郤穀”，晋国大夫，重耳返国时，与栾枝等在国内策应，据《国语·晋语四》郤穀时年五十，死于公元前六三三年。“赵衰举郤穀将中军”，赵衰荐举郤穀之辞，详见《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国语·晋语四》。〔4〕“郤臻”，或作“郤溱”，晋国大夫。〔5〕“狐毛”，晋国大夫，狐偃之兄。“使狐偃将上军，狐毛佐之”，按《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和《国语·晋语四》，均作狐毛将上军，狐偃佐之。〔6〕“栾枝”，谥贞，亦称栾贞子，晋公族栾宾之孙，栾成（即栾共叔）之子，晋国大夫，重耳返国时，与郤穀等在国内策应，死于公元前六二二年。〔7〕“荀林父”，谥桓，名林父，字伯，晋公族逝敖之子，食邑于荀，因以为氏；晋文公五年（公元前六二二年）晋将原来的步卒由二行扩编为三行，荀林父任中行主将，其后又以官为氏，故亦称荀伯、中行伯、桓伯、中行桓子。公元前五九七年任中军无帅，执掌国政。〔8〕“山东”，指太行山之东。按《国语·晋语四》谓晋军“及孟门，而原请降”。孟门为太行山东麓隘道，即此“山东”所指。〔9〕“原”，国名，姬姓，始封君为周文王之子，西周初所封诸侯国，初在今山西沁水，后迁于今河南济源西北。“以原封赵衰”，按本书《十二诸侯年表》此事系于晋文公元年，《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国语·晋语四》皆系于晋文公二年，即公元前六三五年。当以《左传》、《国语》所记为是。此系于晋文公四年，误。

五年春，晋文公欲伐曹，假道于卫，卫人弗许。还自河南度，〔1〕侵曹，伐卫。正月，取五鹿。二月，晋侯、齐侯盟于斂孟。〔2〕卫侯请盟晋，〔3〕晋人不许。卫侯欲与楚，国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说晋。卫侯居襄牛，〔4〕公子买守卫。〔5〕楚救卫，不卒。〔6〕晋侯围曹。三月丙午，晋师入曹，数之以其不用釐负羁言，〔7〕而用美女乘轩者三百人也。〔8〕令军毋入僖负羁宗家以报德。楚围宋，宋复告急晋。文公欲救则攻楚，为楚尝有德，不欲伐也；欲释宋，〔9〕宋又尝有德于晋：患之。先轸曰：“执曹伯，分曹、卫地以与宋，楚急曹、卫，其势宜释宋。”〔10〕于是文公从之，而楚成王乃引兵归。

【注释】〔1〕“河南”，卫地，本书《卫康叔世家》和《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作“南河”。南河即南津，亦称“棘津”、“济津”、“石济津”，为古黄河渡津，在今河南淇县之南，延津之北。〔2〕“齐侯”，指齐昭公，公元前六三二年——前六一三年在位。详见本书《齐太公世家》。〔3〕“卫侯”，指卫成公，公元前六三四年——前六二二年在位。详见本书《卫康叔世家》。〔4〕“襄牛”，卫国邑名，在今河南东明西南。或说在今河南睢县，则系宋国之邑。〔5〕“公子买”，字子丛，鲁国大夫。此年被杀。“公子买守卫”，按卫、楚为婚姻之国，时关系良好，鲁国亲从于楚，故派大夫公子买戍守卫地。〔6〕“卒”，《史记集解》引徐广曰：“一作‘胜’。”《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作“克”。〔7〕“数”，历数，列举。“釐负羁”，或作“僖负羁”。〔8〕“轩”，一种前顶较高而有帷幕的马车，供大夫以上乘坐。“用美女乘轩者三百人”，本书《管蔡世家·赞》云：“余寻曹共公之不用僖负羁，乃乘轩者三百人，知唯

德之不建。”《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云：“数之以其不用僖负羁，而乘轩者三百人也。”均无“美女”二字；此以乘轩者为美女，亦不合情理，“美女”二字或系衍文。“三百”系虚数，极言其多，曹为小国，不可能乘轩者有三百之多。〔9〕“释”，通“舍”，舍弃，抛弃。〔10〕“释”，消除，解除。

楚将子玉曰：“王遇晋至厚，今知楚急曹、卫而故伐之，是轻王。”王曰：“晋侯亡在外十九年，困日久矣，果得反国，险阨尽知之，〔1〕能用其民，天之所开，不可当。”子玉请曰：“非敢必有功，愿以闲执谗慝之口也。”〔2〕楚王怒，少与之兵。于是子玉使宛春告晋：〔3〕“请复卫侯而封曹，臣亦释宋。”咎犯曰：“子玉无礼矣，君取一，〔4〕臣取二，〔5〕勿许。”先轸曰：“定人之谓礼。楚一言定三国，子一言而亡之，我则毋礼。不许楚，是弃宋也。不如私许曹、卫以诱之，执宛春以怒楚，既战而后图之。”晋侯乃囚宛春于卫，且私许复曹、卫。曹、卫告绝于楚。楚得臣怒，击晋师，晋师退。军吏曰：“为何退？”文公曰：“昔在楚，约退三舍，可倍乎！”楚师欲去，得臣不肯。四月戊辰，宋公、〔6〕齐将、〔7〕秦将〔8〕与晋侯次城濮。〔9〕己巳，与楚兵合战，楚兵败，得臣收余兵去。甲午，晋师还至衡雍，〔10〕作王宫于践土。〔11〕

【注释】〔1〕“阨”，同“阨”，通“隘”，要隘，险要。“险阨尽知之”，按《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作“险阻艰难，备尝之矣”，则此“险阨”非仅指险隘要塞，乃泛指各种艰难困苦。〔2〕“闲”，防闲，杜绝。《史记会注考证》引枫山本、三条本无“闲”字。“执”，塞，杜塞。一说为服。“谗慝之口”，恶意伤人的嘴。按《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载楚大夫贾云：“子玉刚而无礼，不可以治民，过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谗慝之口”当指贾之言。〔3〕“宛春”，楚国大夫。〔4〕“君”，国君，指晋文公。“君取一”，指作为国君的晋文公仅得解除宋围一项要求。〔5〕“臣”，臣子，指子玉。“臣取二”，指作为臣子的子玉取得复卫、封曹两项要求。〔6〕“宋公”，即宋成公，公元前六三六年——前六二二年在位。详见本书《宋微子世家》。〔7〕“齐将”，指齐军将领国归父和崔夭。〔8〕“秦将”，指秦军将领小子，系秦缪公之子。〔9〕“城濮”，卫国邑名，在今山东鄄城西南临濮集一带。或说在今河南开封陈留附近。〔10〕“衡雍”，郑国邑名，在今河南原阳西。〔11〕“王宫”，天子出巡在外接见诸侯朝拜的行宫。《仪礼·觐礼》云：“诸侯觐于天子，为宫方三百步，四门；为坛十有二寻，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即此类王宫。“践土”，郑国邑名，在今河南原阳西南。

初，郑助楚，〔1〕楚败，惧，使人请盟晋侯。晋侯与郑伯盟。〔2〕

【注释】〔1〕“郑助楚”，本书《郑世家》云：“（郑文公）四十一年，助楚击晋。”按《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云：“乡役之三月，郑伯如楚致其师。”孔颖达《正义》云：“致其师者，致其郑国之师，许以佐楚也。战时虽无郑师，要本心佐楚，故既败而惧。”则郑实未出兵。〔2〕“郑伯”，指郑文公。

五月丁未，献楚俘于周：駟介百乘，〔1〕徒兵千。〔2〕天子使王子虎命晋侯为伯，〔3〕赐大辂，〔4〕彤弓矢百，〔5〕旅弓矢千，〔6〕秬鬯一卣，〔7〕珪瓚，〔8〕虎贲三百人。〔9〕晋侯三辞，然后稽首受之。〔10〕周作《晋文侯命》：〔11〕“王若曰：〔12〕父义和，〔13〕丕显文、武，〔14〕能慎明德，〔15〕昭登于上，〔16〕布闻在下，〔17〕维时上帝集厥命于文、武。〔18〕恤朕身，〔19〕继予一人永其在位。”〔20〕于是晋文公称伯。癸亥，王子虎盟诸侯于王庭。〔21〕

【注释】〔1〕“驷介”，由四匹被甲战马拉的车。〔2〕“徒兵”，步兵。〔3〕“王子虎”，名虎，氏王叔，谥文，亦称王叔文公，周卿士，任太宰，故又称太宰文公，死于公元前六二四年。“命”，策命，即册命，周天子封赏诸侯、大臣并登录简册的仪式。此用作动词，指举行策命仪式。“伯”，方伯，侯伯，诸侯之长。〔4〕“大辂”，亦作“大路”，一种天子特有的高级车乘。《周礼·春官·巾车》谓王有五路：玉路、金路、象路、革路、木路，又谓金路可用来赏赐同姓。《礼记·乐记》云：“所谓大辂者，天子之车也……则所以赠诸侯也。”则此“大辂”似即金路。“辂”，音 l)。〔5〕“彤”，朱红色。“彤弓矢百”，古时赏赐时常以百矢配一弓，按《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作“彤弓一，彤矢百”。〔6〕“兹”，音 l*，黑色。〔7〕“秬”，音 j)，黑黍。“鬯”，音 ch4ng，鬯草，郁金香草。“秬鬯”，用黑黍和郁金香草酿制的酒，用于祭祀降神。“卣”，音 y%u，盛酒器。〔8〕“珪瓚”，以圭为柄的玉勺，祭祀时用来舀酒的器具。〔9〕“虎贲”，亦作“虎奔”，勇武强力之士，任天子之卫士。〔10〕“稽首”，叩头至地，是当时最恭敬的一种跪拜礼。“稽”，音 q!。〔11〕“《晋文侯命》”，《尚书》篇名。此与《新序·善谋》均以为周襄王赐晋文公重耳之作。按《书序》云：“平王锡晋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则以为周平王赐晋文侯命之作。核之《文侯之命》，当以《书序》之说近是。〔12〕“若”，此，如此，这样。〔13〕“父”，伯父、叔父，周王对同姓诸侯的尊称。“义和”，《史记集解》引马融释作“以义和我诸侯”，似合司马迁之意。然今学者多以“义和”为晋文侯仇之字。〔14〕“丕”，语助词。或说为大。“文、武”，指周文王、周武王。〔15〕“明”，光明，美好。或说为勉。〔16〕“昭”，明亮，光亮。“登”，升，上。“上”，指上天，天帝。〔17〕“布”，溥，普。“闻”，闻知，流传。“下”，指地，人间。〔18〕“维”，语助词。“时”，是，此。“集”，栖止，降落。“厥”，其。〔19〕“恤”，忧，忧虑。“朕”，古人自称之辞。自秦始皇起成为帝王自我专称。〔20〕“继”，继续，延续。《史记会注考证》引枫山本、三条本作“绥”。《尚书·文侯之命》作“绩”。“予一人”，周天子自称之辞。“永”，永久，长久。“其”，语助辞。〔21〕“王庭”，王廷，即践土王宫之廷。

晋焚楚军，火数日不息，文公叹。左右曰：“胜楚而君犹忧，何？”文公曰：“吾闻能战胜安者唯圣人，是以惧。且子玉犹在，庸可喜乎！”〔1〕子玉之败而归，楚成王怒其不用其言，贪与晋战，让责子玉，子玉自杀。晋文公曰：“我击其外，楚诛其内，内外相应。”于是乃喜。

【注释】〔1〕“庸”，岂，难道。

六月，晋人复入卫侯。壬午，晋侯度河北归国。行赏，狐偃为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轸之谋。”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说我毋失信。先轸曰‘军事胜为右’，〔1〕吾用之以胜。然此一时之说，偃言万世之功，奈何以一时之利而加万世功乎？是以先之。”

【注释】〔1〕“右”，古时中原地区皆尚右，以右为上。“军事胜为右”，《史记会注考证校补》引枫山本，于“事”后“胜”前有“以”字。

冬，晋侯会诸侯于温，欲率之朝周。力未能，恐其有畔者，乃使人言周襄王狩于河阳。〔1〕壬申，遂率诸侯朝王于践土。孔子读史记至文公，〔2〕曰“诸侯无召王”。〔3〕“王狩河阳”者，〔4〕《春秋》讳之也。〔5〕

【注释】〔1〕“狩”，音 shòu，打猎，特指天子、诸侯冬季打猎。或说通“守”，巡守。“河阳”，晋国邑名，在今河南孟县西。〔2〕“史记”，史书记载，当指鲁《春秋》、晋《乘》之类官修史书的记载。〔3〕“诸侯无召王”，按《左传》僖公二十八

年云：“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可参看。〔4〕“王狩河阳”，见《春秋》僖公二十八年。〔5〕“《春秋》”，鲁国史书，记事起自鲁隐公元年（公元前七二二年），讫止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四八一年），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断代编年体史书，被儒家和历代统治者奉为经典之一。为《春秋》作传的有多家，今存《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原《春秋》独立单行，后附传而行。《左传》的《春秋》经文讫止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四七九年），较《公羊》、《谷梁》两传的经文多二年。“《春秋》讳之也”，按本书《周本纪》云：“晋文公召襄王，襄王会之河阳、践土，诸侯毕朝，书讳曰：‘天王狩于河阳。’”又《孔子世家》云：“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可参看。

丁丑，诸侯围许。〔1〕

【注释】〔1〕“许”，国名，或作“鄆”，姜姓，传说为尧四岳伯夷的后裔，始封君文叔，西周初所封异姓诸侯国，在今河南许昌东，春秋后屡次迁居。战国初为楚所灭，或说灭于魏。

曹伯臣或说晋侯曰：〔1〕“齐桓公合诸侯而国异姓，〔2〕今君为会而灭同姓。曹，叔振铎之后；〔3〕晋，唐叔之后。合诸侯而灭兄弟，非礼。”晋侯说，〔4〕复曹伯。

【注释】〔1〕“曹伯臣或说晋侯曰”，按《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云：“晋侯有疾，曹伯之竖侯 货筮史，使曰以曹为解。”当此所本。〔2〕“齐桓公合诸侯而国异姓”，指公元前六五九年齐桓公合宋桓公、曹昭公救邢，迁邢于夷仪（今山东聊城西南）；次年又合诸侯封卫于楚丘（今河南滑县东）。邢、卫均为姬姓之国，与齐异姓。〔3〕“叔振铎”，周武王之弟，周灭商后被封于曹，为曹国始封君。详见本书《管蔡世家》。〔4〕“说”，解，理解。或说通“悦”。

于是晋始作三行。〔1〕荀林父将中行，先穀将右行，〔2〕先蔑将左行。〔3〕

【注释】〔1〕“三行”，指中行、右行、左行三支步兵部队。在此之前，晋国仅有右行、左行。〔2〕“先穀”，先轸之后，下云：“穀，先轸子也。”齐召南《春秋左氏传注疏考证》谓当系先轸之孙或曾孙，于情理较合。其先世食邑于原（今河南济源西北），亦称“原穀”。本人食邑于彘（今山西霍县东北），故又称“彘子”。后任中军佐。公元前五九六年因私通翟人而被杀。“先穀将右行”，按《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作“屠击将右行”，与此异。〔3〕“先蔑”，或作“先昧”，后任下军将，晋襄公死后投奔秦国。

七年，晋文公、秦繆公共围郑，以其无礼于文公亡过时，及城濮时郑助楚也。围郑，欲得叔瞻。叔瞻闻之，自杀。郑持叔瞻告晋。〔1〕晋曰：“必得郑君而甘心焉。”郑恐，乃间令使谓秦繆公曰：〔2〕“亡郑厚晋，于晋得矣，而秦未为利。君何不解郑，得为东道交？”〔3〕秦伯说，罢兵。晋亦罢兵。

【注释】〔1〕“郑持叔瞻告晋”，本书《郑世家》云：“郑人以詹尸与晋。”按《国语·普语四》谓叔瞻自愿至晋，结果生还，为郑国将军。与本书所记异。《吕氏春秋·上德》与《国语》略同。〔2〕“间”，乘间，暗中。“使”，使者。按《左传》僖公三十年，使者为郑国大夫烛之武。〔3〕“交”，《史记索隐》云：“诸本及《左传》皆作‘主’。”“东道交”，东方道路上的交通。郑国位于秦国东方，为秦人东行常经之地。

九年冬，晋文公卒，子襄公欢立。〔1〕是岁郑伯亦卒。〔2〕

【注释】〔1〕“襄公欢”，母偃姑，公元前六二七年——前六二一年在位。〔2〕

“郑伯”，即郑文公。

郑人或卖其国于秦，^{〔1〕}秦繆公发兵往袭郑。十二月，秦兵过我郊。^{〔2〕}襄公元年春，秦师过周，无礼，王孙满讥之。^{〔3〕}兵至滑，^{〔4〕}郑贾人弦高将市于周，^{〔5〕}遇之，以十二牛劳秦师。秦师惊而还，灭滑而去。

【注释】〔1〕“郑人或卖其国于秦”，本书《郑世家》云：“郑司城缙贺以郑情卖之，秦兵故来。”《秦世家》亦云：“郑人有卖于秦。”按《左传》僖公三十二年则谓秦大夫杞子掌管郑都北门钥匙，暗中招致秦军攻郑，与本书出入较大。〔2〕“我”，指晋国。〔3〕“王孙满”，周王宗室，周廷大夫。〔4〕“滑”，国名，姬姓。始建都于滑（在今河南睢县西北）；后迁都于费（在今河南偃师之缙氏镇），故亦称费滑。〔5〕“贾人”，商人。“市”，交易，做生意。

晋先轸曰：“秦伯不用蹇叔，^{〔1〕}反其众心，此可击。”栾枝曰：“未报先君施于秦，击之，不可。”先轸曰：“秦侮吾孤，伐吾同姓，何德之报？”遂击之。襄公墨衰经。^{〔2〕}四月，败秦师于殽，^{〔3〕}虜秦三将孟明视、^{〔4〕}西乞术、^{〔5〕}白乙丙以归。遂墨以葬文公。^{〔6〕}文公夫人秦女，谓襄公曰：“秦欲得其三将戮之。”公许，遣之。先轸闻之，谓襄公曰：“患生矣。”轸乃追秦将。秦将渡河，已在船中，顿首谢，^{〔7〕}卒不反。

【注释】〔1〕“蹇叔”，秦国大夫，对秦繆公发兵袭郑极力加以劝阻，参看本书《秦本纪》和《左传》僖公三十二年。〔2〕“墨衰经”，将丧服染成黑色。丧服为白色，戎服为黑色，晋襄公居丧从戎，故将丧服染成黑色。按《左传》僖公三十三年云“晋于是始墨”，即晋国从此丧服开始用黑色。〔3〕“殽”，音y2o，或作“崤”，山名，亦称嵕崆山，为秦岭东段支脉，在今河南洛宁西北，西接陕县界，东接澠池界，东北—西南走向，分东、西两殽，为古代军事要塞。〔4〕“孟明视”，名视，字孟明，氏百里，本书《秦本纪》谓百里奚之子。〔5〕“西乞术”，或作“西乞术”，本书《秦本纪》谓西乞术和白乙丙为蹇叔之子，不可信。〔6〕“墨”，即上文“墨衰经”，指黑色丧服。〔7〕“顿首”，叩头，头叩地而拜，为古代九拜之一。“谢”，告辞。

后三年，秦果使孟明伐晋，报殽之败，取晋汪以归。^{〔1〕}四年，秦繆公大兴兵伐我，度河，^{〔2〕}取王官，^{〔3〕}封殽尸而去。^{〔4〕}晋恐，不敢出，遂城守。五年，晋伐秦，取新城，^{〔5〕}报王官役也。

【注释】〔1〕“汪”，秦国邑名，在今陕西澄城西南。“取晋汪以归”，按本书《十二诸侯年表》云襄公三年“秦报我，败于汪”；秦繆公三十五年“伐晋报殽，败我于汪”。又《郑世家》云郑繆公三年“发兵从晋伐秦，败秦兵于汪”。又《左传》文公二年云：“冬，晋先且居、宋公子成、陈轅选、郑公子归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还。”均以汪为秦邑，谓晋败秦于汪。此以汪为晋邑，且谓秦取晋汪以归，误。〔2〕“度”，通“渡”。〔3〕“王官”，晋国邑名，在今山西闻喜南。〔4〕“封殽尸”，为在殽之战中阵亡的将士于当地堆起土台作为标志。〔5〕“新城”，秦国邑名，在今陕西澄城东北。

六年，赵衰成子、栾贞子、咎季子犯、霍伯皆卒。^{〔1〕}赵盾代赵衰执政。

【注释】〔1〕“霍伯”，即先且居，先轸之子。霍为其封邑，在今山西霍县西南，故称霍伯。又食邑于蒲城，在今山西隰县西北，亦称蒲城伯。公元前六七二年任中军元帅。

七年八月，襄公卒。太子夷皋少。^{〔1〕}晋人以难故，欲立长君。^{〔2〕}赵盾曰：“立襄公弟雍。^{〔3〕}好善而长，先君爱之；^{〔4〕}且近于秦，^{〔5〕}秦故好也。立善则固，事长则顺，奉爱则孝，结旧好则安。”^{〔6〕}贾季曰：^{〔7〕}

“不如其弟乐。”^{〔8〕}辰嬴嬖于二君，^{〔9〕}立其子，民必安之。”赵盾曰：“辰嬴贱，班在九人下，^{〔10〕}其子何震之有！^{〔11〕}且为二君嬖，淫也。为先君子，^{〔12〕}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国，僻也。母淫子僻，无威；陈小而远，^{〔13〕}无援：将何可乎！”使士会如秦迎公子雍。^{〔14〕}贾季亦使人召公子乐于陈。赵盾废贾季，以其杀阳处父。^{〔15〕}十月，葬襄公。十一月，贾季奔翟。是岁，秦缪公亦卒。

【注释】〔1〕“太子夷皋”，即晋灵公，公元前六二年——前六七年在位。〔2〕“长君”，年龄较长之君。〔3〕“雍”，即公子雍，晋文公之子，晋襄公庶弟。其母，本书《秦本纪》谓“秦出”；《左传》文公六年谓杜祁，系杜国之女，在晋文公妃妾中位次第四。〔4〕“先君”，指晋文公。〔5〕“近于秦”，本书《秦本纪》云公子雍“秦出也，在秦”。按《左传》文公六年，则谓公子雍出仕秦国，任亚卿。〔6〕“旧好”，即前“故好”，指秦国。〔7〕“贾季”，即狐射姑，狐偃之子，食邑于贾（在今山西襄汾西），排行季，故称贾季。公元前六二一年任晋中军元帅，旋为赵盾取代，出奔投狄。〔8〕“乐”，即公子乐，晋文公之子，晋襄公庶弟，母辰嬴，时出居于陈，贾季派人迎归，在返回途中被赵盾派人杀死。〔9〕“辰嬴”，秦国公室之女，原为太子圉（即晋怀公）之妾，故亦称怀嬴；后嫁公子重耳（即晋文公），称辰嬴，辰似其谥。“嬖”，嬖幸，宠幸。“二君”，指晋怀公、晋文公。〔10〕“班”，班次，位次。“九人”，古时有诸侯一娶九女之制，则“九人”指诸侯的正式妃妾。“班在九人下”，位在九名正式妃妾之下。按《史记会注考证校补》引别本无“下”字，与《左传》文公六年合，则谓辰嬴位次第九。〔11〕“震”，震慑，威严。〔12〕“先君”，指晋文公。〔13〕“陈”，妨姓，相传为舜的后裔，始封君胡公满，西周初所封异姓诸侯国，建都宛丘（在今河南淮阳），有今河南东部和安徽西北部。公元前四七九年被楚国所灭。〔14〕“士会”，士之孙，名会，排行季，谥武，食邑于随（在今山西介休东南），后更受范（在今山东梁山西北），故又称士季、随会、范会、随季、随武子、范武子、季武子等，曾任晋上军主将、中军元帅、太傅等职，公元前五九二年告老引退。〔15〕“阳处父”，晋国大夫，任太傅，曾为赵衰下属，因推荐赵盾为中军元帅取代贾季而招怨被杀。

灵公元年四月，秦康公曰：^{〔1〕}“昔文公之入也无卫，故有吕、郤之患。”乃多与公子雍卫。太子母缪嬴日夜抱太子以号泣于朝，^{〔2〕}曰：“先君何罪？^{〔3〕}其嗣亦何罪？舍適而外求君，^{〔4〕}将安置此？”出朝，则抱以适赵盾所，^{〔5〕}顿首曰：“先君奉此子而属之子，^{〔6〕}曰：‘此子材，吾受其赐；不材，吾怨子。’今君卒，言犹在耳，而弃之，若何？”赵盾与诸大夫皆患缪嬴，且畏诛，乃背所迎而立太子夷皋，是为灵公。发兵以距秦送公子雍者。赵盾为将，往击秦，败之令狐。先蔑、随会亡奔秦。秋，齐、宋、卫、郑、曹、许君皆会赵盾，^{〔7〕}盟于扈，^{〔8〕}以灵公初立故也。

【注释】〔1〕“秦康公”，名，秦缪公之太子；其母缪姬，系晋献公之女。公元前六二年——前六九年在位。详见本书《秦本纪》。〔2〕“缪嬴”，晋襄公夫人，秦国之女。〔3〕“先君”，指晋襄公。〔4〕“適”，通“嫡”。〔5〕“适”，往，到。〔6〕“属”，通“嘱”，嘱托，托付。〔7〕“齐、宋、卫、郑、曹、许君”，指齐昭公、宋成公、卫成公、郑缪公、曹共公、许昭公。〔8〕“扈”，郑国邑名，在今河南原阳西。

四年，伐秦，取少梁。^{〔1〕}秦亦取晋之郟。^{〔2〕}六年，秦康公伐晋，取羈马。^{〔3〕}晋侯怒，使赵盾、赵穿、^{〔4〕}郤缺击秦，^{〔5〕}大战河曲，^{〔6〕}赵穿

最有功。七年，晋六卿患随会之在秦，^{〔7〕}常为晋乱，乃详令魏寿余反晋降秦。^{〔8〕}秦使随会之魏，因执会以归晋。

【注释】〔1〕“少梁”，秦国邑名，在今陕西韩城南。原为梁国，公元前六四一年被灭入秦。〔2〕“郟”，本书《十二诸侯年表》和《左传》文公十年均作“北徵”，此“郟”当系“北徵”之误。北徵为晋国邑名，在今陕西澄城西南。〔3〕“羈马”，晋国邑名，在今山西永济南。〔4〕“赵穿”，谥武，赵夙庶孙，赵盾从父昆弟，晋襄公之婿，晋卿。公元前六七年杀死晋灵公，迎立晋成公。〔5〕“郤缺”，郤芮之子，谥成，亦称郤成子；食邑于冀（在今山西河津东北），又称冀缺。因其父郤芮谋害晋文公未遂被杀而受牵连，贬为庶人，居野务农。后经臼季荐举，担任下军大夫，旋为卿，晋成公时继赵盾执掌国政。〔6〕“河曲”，晋地名，在今山西永济南。黄河至此，由原来的自北向南折而东流，故称河曲。〔7〕“六卿”，指晋国当时三军的六位将佐。具体是：赵盾、荀林父、郤缺、臾骈、栾盾、胥甲。〔8〕“详”，通“佯”，假装。“魏寿余”，晋国大夫，毕万后裔。魏系其采邑，在今山西芮城北，因以为氏。按魏寿余至秦策反随会事，亦见于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所出帛书《春秋事语》。“魏寿余”，帛书作“魏州余”。

八年，周顷王崩，^{〔1〕}公卿争权，^{〔2〕}故不赴。^{〔3〕}晋使赵盾以车八百乘平周乱而立匡王。^{〔4〕}是年，楚庄王初即位。^{〔5〕}十二年，齐人弑其君懿公。^{〔6〕}

【注释】〔1〕“周顷王”，名壬臣，周襄王之子，公元前六一八年——前六一三年在位。详见本书《周本纪》。〔2〕“公卿争权”，指周王室卿士周公阅和王孙苏争权。见《左传》文公十四年。〔3〕“赴”，讣告，报丧。〔4〕“赵盾以车八百乘平周乱”，按本书《十二诸侯年表》云：“赵盾以车八百乘纳捷菑，平王室。”《左传》文公十四年云：“晋赵盾以诸侯之师八百乘纳捷菑于邾。”又云：“周公将与王孙苏讼于晋……赵宣子平王室而复之。”皆以赵盾用车八百乘为送邾文公之子捷菑返国为君，而与调定平熄王室争执无涉。则此误将两事合而为一。“匡王”，即周匡王，名班，周顷王之子，公元前六一二年——前六七年在位。详见本书《周本纪》。〔5〕“楚庄王”，名旅（或作“吕”、“侣”），楚穆王之子，为春秋五霸之一。公元前六一三年——前五九一年在位。详见本书《楚世家》。〔6〕“懿公”，即齐懿公，名商人，齐桓公与密姬所生之子，齐昭公之弟，因骄奢淫逸，积怨甚多，而被侍臣所杀。公元前六一二年——前六九年在位。详见本书《齐太公世家》。

十四年，灵公壮，侈，厚敛以雕墙。^{〔1〕}从台上弹人，观其避丸也。^{〔2〕}宰夫胹熊蹯不熟，^{〔3〕}灵公怒，杀宰夫，使妇人持其尸出弃之，过朝。^{〔4〕}赵盾、随会前数谏，^{〔5〕}不听；已又见死人手，^{〔6〕}二人前谏。随会先谏，不听。灵公患之，使鉏麇刺赵盾。^{〔7〕}盾闺门开，^{〔8〕}居处节，^{〔9〕}鉏麇退，叹曰：“杀忠臣，弃君命，罪一也。”遂触树而死。

【注释】〔1〕“厚”，重。“敛”，收，征收，指征收赋税。“雕”，画，绘饰。〔2〕“丸”，弹丸，子弹。〔3〕“宰夫”，厨子。“胹”，音6r，燉，煮。“熊蹯”，熊掌。“蹯”，音f2n。〔4〕“朝”，朝廷，指国君与大臣议事的正厅。〔5〕“数”，音shuò，屡次，频繁。〔6〕“已”，通“以”。〔7〕“鉏麇”，音ch*n0，或作沮麇、鉏之弥、鉏麇，晋国力士。〔8〕“闺”，内室，寝室。〔9〕“节”，节度，法度。

初，盾常田首山，^{〔1〕}见桑下有饿人。饿人，^{〔2〕}眯明也。盾与之食，食其半。问其故，曰：“宦三年，^{〔3〕}未知母之存不，愿遗母。”盾义之，益与之饭肉。已而为晋宰夫，赵盾弗复知也。九月，晋灵公饮赵盾酒，^{〔4〕}

伏甲将攻盾。公宰 睢明知之，^{〔5〕}恐盾醉不能起，而进曰：“君赐臣，觴三行可以罢。”^{〔6〕}欲以去赵盾，令先，毋及难。盾既去，灵公伏士未会，先纵 狗名敖。^{〔7〕}明为盾搏杀狗。^{〔8〕}盾曰：“弃人用狗，虽猛何为。”然不知明之为阴德也。已而灵公纵伏士出逐赵盾， 睢明反击灵公之伏士，伏士不能进，而竟脱盾。盾问其故，曰：“我桑下饿人。”问其名，弗告。明亦因亡去。

【注释】〔1〕“常”，通“尝”。《史记会注考证校补》引别本作“尝”。“田”，通“畋”，打猎。“首山”，亦称首阳山，在今山西永济南。〔2〕“ 睢明”，“ ”，音 q0，或作“祁”、“ ”、“提”；“睢”，音 m!，或作“弥”。晋国力士。按《左传》宣公二年，“ 睢明”作“提弥明”，并非首山饿人，后亦未为公宰，而系赵盾车右；有一首山饿人，乃名灵辄，后为灵公卫士而救赵盾。与此大异。〔3〕“宦”，为人臣仆。〔4〕“饮”，音 y@n，使人喝，让人喝。〔5〕“公宰 睢明知之”，《史记会注考证》引别本“宰”后有“夫”字。〔6〕“觴”，音 sh1ng，盛酒器。这里指敬酒。“三行”，三巡，三遍。〔7〕“纵”，《史记索隐》引别本作“噉”，或作“蹴”。“ ”，咬。“敖”，通“獒”，大犬，猛犬。〔8〕“搏”，击，徒手搏斗。

盾遂奔，未出晋境。乙丑，盾昆弟将军赵穿袭杀灵公于桃园而迎赵盾。^{〔1〕}赵盾素贵，得民和；灵公少，侈，民不附，^{〔2〕}故为弑易。盾复位。晋太史董狐书曰“赵盾弑其君”，^{〔3〕}以视于朝。^{〔4〕}盾曰：“弑者赵穿，我无罪。”太史曰：“子为正卿，^{〔5〕}而亡不出境，反不诛国乱，^{〔6〕}非子而谁？”孔子闻之，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宣子，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出疆乃免。”

【注释】〔1〕“桃园”，园圃名。〔2〕“附”，依附，亲附。〔3〕“太史”，史官之长，主掌记录国事、编撰史书。〔4〕“视”，通“示”，《史记会注考证校补》引别本作“示”，宣示，示众。〔5〕“正卿”，卿之长，执政之卿。“子为正卿”，时赵盾任晋中军元帅，居六卿之首，执掌国政，故云。〔6〕“反不诛国乱”，《史记会注考证校补》引别本“不”后有“能”字。

赵盾使赵穿迎襄公弟黑臀于周而立之，是为成公。^{〔1〕}

【注释】〔1〕“成公”，即晋成公，公元前六 六年——前六 年在位。

成公者，文公少子，其母周女也。壬申，朝于武宫。

成公元年，赐赵氏为公族。^{〔1〕}伐郑，郑倍晋故也。三年，郑伯初立，^{〔2〕}附晋而弃楚。楚怒，伐郑，晋往救之。

【注释】〔1〕“公族”，国君同族。此为官名，系公族大夫省称，职掌公族及异姓卿大夫子弟的管理教育。“赐赵氏为公族”，按《左传》宣公二年，指晋成公赐封赵括担任公族大夫。考晋国原以公族即同姓任公族大夫，至献公时因骊姬谗言而驱逐群公子，取消公族大夫之职。及晋成公即位，对诸卿嫡子授官予田，恢复公族大夫之职，以管理教育诸卿嫡子。赵括任公族大夫，打破了原由同姓担任此职务的惯例。〔2〕“郑伯”，指郑襄公，公元前六 四年——前五八七年在位。详见本书《郑世家》。

六年，伐秦，虏秦将赤。^{〔1〕}

【注释】〔1〕“赤”，通“斥”，斥候，侦探。本书《十二诸侯年表》，晋成公六年“与鲁伐秦，获秦谍”；秦桓公三年“晋伐我，获谍”。《左传》宣公八年云：“晋人获秦谍。”皆与此合。按本书《秦本纪》云：“桓公三年，晋败我一将。”则此“赤”似系秦将之名或指秦将之斥候。

七年，成公与楚庄王争强，会诸侯于扈。陈畏楚，不会。晋使中行桓子

伐陈，〔1〕因救郑，与楚战，败楚师。〔2〕是年，成公卒，子景公据立。〔3〕

【注释】〔1〕“中行桓子”，即荀林父，时任中军佐。〔2〕按本书《十二诸侯年表》楚庄王十四年“伐郑，晋郤缺救郑，败我”；《左传》宣公九年云“晋郤缺救郑，郑伯败楚师于柳棼”，皆以率救郑之师者为郤缺，与此谓中行桓子者异。〔3〕“景公据”，“据”或作“孺”，公元前五九九年——前五八一年在位。

景公元年春，陈大夫夏征舒弑其君灵公。〔1〕二年，楚庄王伐陈，诛征舒。

【注释】〔1〕“夏征舒”，亦称夏南，陈国大夫，因陈灵公与其母夏姬淫乱并当众羞辱他，杀死陈灵公。“灵公”，即陈灵公，名平国，陈共公之子，公元前六一三年——前五九九年在位。详见本书《陈杞世家》。

三年，楚庄王围郑，郑告急晋。晋使荀林父将中军，随会将上军，赵朔将下军，〔1〕郤克、〔2〕栾书、〔3〕先穀、韩厥、〔4〕巩朔佐之。〔5〕六月，至河。闻楚已服郑，郑伯肉袒与盟而去，〔6〕荀林父欲还。先穀曰：“凡来救郑，不至不可。”将率离心，卒度河。〔7〕楚已服郑，欲饮马于河为名而去。楚与晋军大战。郑新附楚，畏之，反助楚攻晋。晋军败，走河，争度，船中人指甚众。〔8〕楚虜我将智。〔9〕归而林父曰：“臣为督将，〔10〕军败当诛，请死。”景公欲许之。随会曰：〔11〕昔文公之与楚战城濮，成王归杀子玉，而文公乃喜。今楚已败我师，又诛其将，是助楚杀仇也。”乃止。

【注释】〔1〕“赵朔”，谥庄，亦称赵庄子，赵盾之子，娶晋成公姊（或说晋成公女）为妻，晋卿，此前任下军之佐。详见本书《赵世家》。〔2〕“郤克”，谥献，亦称郤献子，郤缺之子，晋卿，时任上军之佐，公元前五九二年继随会任中军元帅，执掌国政。〔3〕“栾书”，谥武，亦称栾武子，栾枝之孙，栾盾之子，晋卿，时任下军之佐，公元前五八七年继郤克任中军元帅，执掌国政。〔4〕“韩厥”，或作“韩屈”，谥献，亦称韩献子，韩万之玄孙，时任司马，后任新中军将、太仆，为卿，公元前五六六年告老致仕。详见本书《韩世家》。〔5〕“巩朔”，亦称巩伯、士庄伯，时任上军大夫，后任新上军将，为卿。〔6〕“肉袒”，脱去外衣，赤露上身，表示服罪，甘愿受刑。〔7〕“度”，通“渡”。〔8〕“船中人指甚众”，晋军士卒争相登船逃命，先登者恐楚军追来和超载沉覆，用刀斩砍后面攀援船舷者的手指，因争渡人众，致使被斩断而掉进船舱的指头很多。〔9〕“智”，或作“知”，名，字子羽，谥武，食邑于智（在今山西永济北），因以为氏，故亦称智武子、智伯。荀首之子，荀林父子从子，又称荀。时为楚俘，公元前五八八年获释回国，为卿，任下军佐。公元前五六六年任中军元帅，执掌国政。死于公元前五六六年。〔10〕“督将”，主将。〔11〕“随会曰”，按《左传》宣公十二年，谓劝谏者乃士渥浊，与此作“随会曰”异。

四年，先穀以首计而败晋军河上，〔1〕恐诛，乃奔翟，〔2〕与翟谋伐晋。晋觉，乃族穀。穀，先轸子也。

【注释】〔1〕“首计”，指首先提出贸然进击而导致兵败的主张。〔2〕“翟”，按《左传》宣公十三年，指赤翟，活动于今山西长治以北。“乃奔翟”，按《左传》宣公十三年，先穀未曾奔翟，而是在晋被诛。与此出入较大。

五年，伐郑，为助楚故也。是时楚庄王强，以挫晋兵河上也。

六年，楚伐宋，宋来告急晋，晋欲救之，伯宗谋曰：〔1〕“楚，天方开之，〔2〕不可当。”乃使解扬给为救宋。〔3〕郑人执与楚，楚厚赐，使反其言，令宋急下。解扬给许之，卒致晋君言。〔4〕楚欲杀之，或谏，乃归解扬。

【注释】〔1〕“伯宗”，字尊，亦称伯尊，孙伯纠（一作“孙伯起”）之子，晋

国大夫，公元前五七六年因郤犇等进谗言而被杀。〔2〕“开”，启，启示，开导，此引申为赞助、护佑。〔3〕“解扬”，字子虎，名扬，先人食邑于解（在今山西运城），因以为氏，晋国大夫。本书《郑世家》谓其霍人。“给”，音 d4i，欺骗。〔4〕“致”，送达，传达。

七年，晋使随会灭赤狄。〔1〕

【注释】〔1〕“赤狄”，按《左传》宣公十六年：“晋士会帅师灭赤狄甲氏及留吁、铎辰。”则此“赤狄”实指甲氏、留吁、铎辰各部，活动于今山西长治、屯留一带。

八年，使郤克于齐。齐顷公母从楼上观而笑之。〔1〕所以然者，郤克偻，〔2〕而鲁使蹇，〔3〕卫使眇，〔4〕故齐亦令人如之以导客。〔5〕郤克怒，归至河上，曰：“不报齐者，河伯视之！”至国，请君，欲伐齐。景公问知其故，曰：“子之怨，安足以烦国！”弗听。魏文子请老休，〔6〕辟郤克，〔7〕克执政。

【注释】〔1〕“齐顷公”，名无野，齐惠公之子，公元前五九八年——前五八二年在位，详见本书《齐太公世家》。“齐顷公母”，即下文之萧桐姪子。〔2〕“偻”，音 l\$u，曲背，驼背。〔3〕“蹇”，音 ji3n，跛足，瘸子。〔4〕“眇”，音 mi3o，瞎一只眼。〔5〕“令人如之而导客”，按《公羊传》成公二年云：“晋郤克与臧孙许同时而聘于齐。萧同姪子者，齐君之母也，踊于楛而窥客，则客或跛或眇，于是使跛者逐跛者，使眇者逐眇者。二大夫出，相与踦闾而语。”《谷梁传》成公元年云：“季孙行父秃，晋郤克眇，卫孙良夫跛，曹公子手偻，同时而聘于齐。齐使秃者御秃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偻者御偻者。萧同姪子处台上而笑之，闻于客。”可参看。〔6〕“魏文子”，按《左传》宣公十七年和《国语·晋语五》，此晋国执政告老者系范武子，而非魏文子。考《国语·晋语七》有令狐文子，即《左传》成公十八年之魏颉，系魏犇之孙、魏颉之子，可称作魏文子，但已是其后十九年晋悼公元年新任之卿，显非其人。此外，晋无称魏文子者。则此“魏文子”为“范武子”之误。〔7〕“辟”，荐举，推荐。或说通“避”。

九年，楚庄王卒。晋伐齐，齐使太子彊为质于晋，〔1〕晋兵罢。

【注释】〔1〕“太子彊”，本书《十二诸侯年表》作“子彊”，《齐太公世家》和《左传》宣公十八年作“公子彊”。考公子彊未被立为太子，时齐国太子为环（即齐灵公）。则“太子彊”系似“公子彊”之误。

十一年春，齐伐鲁，取隆。〔1〕鲁告急卫，卫与鲁皆因郤克告急于晋。晋乃使郤克、栾书、韩厥以兵车八百乘与鲁、卫共伐齐。夏，与顷公战于鞞，〔2〕伤困顷公。顷公乃与其右易位，〔3〕下取饮，以得脱去。齐师败走，晋追北至齐。〔4〕顷公献宝器以求平，不听。郤克曰：“必得萧桐姪子为质。”〔5〕齐使曰：“萧桐姪子，顷公母；顷公母犹晋君母，奈何必得之？不义，请复战。”晋乃许与平而去。

【注释】〔1〕“隆”，或作“龙”，鲁国邑名，在今山东泰安东南。〔2〕“鞞”，齐国地名，在今山东济南西北。〔3〕“右”，指车右，战车上立于右边负责护卫主帅者。按本书《齐太公世家》和《左传》成公二年，时任车右者为齐大夫逢丑父。〔4〕“北”，败北，败退。此指败兵。〔5〕“萧桐姪子”，或作“萧同姪子”、“萧桐叔子”、“萧同叔子”。

楚申公巫臣盗夏姬以奔晋，〔1〕晋以巫臣为邢大夫。〔2〕

【注释】〔1〕“申公巫臣”，即屈巫，氏屈，字子灵，楚国大夫，任楚申县（在今河南南阳北）县尹，故称申公。“夏姬”，郑穆公之女，陈大夫御叔之妻，夏徵舒之

母，以美色闻名。陈灵公及大夫孔宁、仪行父曾与之淫乱。其子夏徵舒忿而杀死灵公，招致楚军讨诛。楚庄王及楚将子反欲纳夏姬，皆为申公巫臣所劝止，夏姬被赐予楚大夫连尹襄老。连尹襄老死后，又与其子黑要淫乱。申公巫臣串通夏姬，使之返郑，然后乘出使齐国之机迎娶夏姬，投奔晋国，则此“申公巫臣盗夏姬以奔晋”之谓。〔2〕“邢”，即邢丘，晋国邑名，在今河南温县东北。

十二年冬，齐顷公如晋，欲上尊晋景公为王，〔1〕景公让不敢。晋始作六军，〔2〕韩厥、巩朔、赵穿、〔3〕荀雅、〔4〕赵括、〔5〕赵旃皆为卿。〔6〕智自楚归。〔7〕

【注释】〔1〕“欲上尊晋景公为王”，按《左传》成公三年云：“齐侯朝于晋，将授玉。”并无尊王之事。《史记索隐》引王劭云：“按张衡曰：‘礼，诸侯朝天子执玉，既授而反之。若诸侯自相朝，则不授玉。’齐顷公战败朝晋而授玉，是欲尊晋侯为王，太史公探其旨而言。”然诸侯相见自有授玉之礼，不足信。则此尊王之事实乃误解“授玉”所致。〔2〕“晋始作六军”，晋国原有中、上、下三军，此时增设新中、上、下三军，共有六军。〔3〕“赵穿”，按《左传》成公三年，当作“韩穿”为是。韩穿曾任上军大夫。〔4〕“荀雅”，谥文。“雅”，音zhu9。〔5〕“赵括”，赵衰之子，赵盾之异母弟，食邑于屏，因以为氏，亦称屏括，又称屏季。曾任中军大夫、公族大夫等职。于公元前五八三年因赵庄姬之谮被晋景公所杀。〔6〕“赵旃”，赵穿之子，公元前五八八年任新军主将。按以上六人为增设的新三军将、佐。《左传》成公三年杜预《注》云：“韩厥为新中军，赵括佐之；巩朔为新上军，韩穿佐之；荀雅为新下军，赵旃佐之。”〔7〕“智自楚归”，《史记会注考证》引枫山本，“归”后有“晋”字。

十三年，鲁成公朝晋，〔1〕晋弗敬，鲁怒去，倍晋。晋伐郑，取汜。〔2〕

【注释】〔1〕“鲁成公”，名黑肱，鲁宣公之子，公元前五九一年——前五七三年在位。详见本书《鲁周公世家》。〔2〕“汜”，郑国邑名，在今河南巩县东北。

十四年，梁山崩。〔1〕问伯宗，伯宗以为不足怪也。

【注释】〔1〕“梁山”，故梁国名山，后入晋成为晋望，在今陕西韩城西北。

十六年，楚将子反怨巫臣，〔1〕灭其族。巫臣怒，遗子反书曰：“必令子罢于奔命！”乃请使吴，令其子为吴行人，〔2〕教吴乘车用兵。吴、晋始通，约伐楚。

【注释】〔1〕“子反”，名侧，字子反，楚公族，或谓楚穆王之子，亦称公子侧，任司马，于公元前五七五年鄢陵之战兵败后被杀。“楚将子反怨巫臣”，子反曾欲娶夏姬，被巫臣所劝阻，后巫臣却娶夏姬奔晋，子反因此怀恨。〔2〕“其子”，指巫臣之子孤庸，即屈狐庸，袭父食邑邢，故亦称邢侯、邢伯。后自吴返晋。为大夫。“行人”，官名，职掌朝觐聘问。

十七年，诛赵同、〔1〕赵括，族灭之。韩厥曰：“赵衰、赵盾之功岂可忘乎？奈何绝祀！”乃复令赵庶子武为赵后，〔2〕复与之邑。

【注释】〔1〕“赵同”，赵衰之子，赵括之兄，食邑于原（在今山西济源西北），亦称原同，又称原叔，晋大夫，曾任下军大夫等职。〔2〕“武”，即赵武，谥文，亦称赵文子，又称赵孟，赵盾之孙，赵朔之子，母赵庄姬系晋成公之女（本书《赵世家》谓“成公姊”，误）。赵氏族灭时，随母养于公宫，幸免于难。后为卿，执掌国政，死于公元前五四一年。详见本书《赵世家》。

十九年夏，景公病，立其太子寿曼为君，〔1〕是为厉公。后月余，景公卒。

【注释】〔1〕“寿曼”，或作“州蒲”、“州满”、“洲满”，公元前五八一年

——前五七二年在位。厉公元年，初立，欲和诸侯，〔1〕与秦桓公夹河而盟。〔2〕归而秦倍盟，与翟谋伐晋。〔3〕三年，使吕相让秦，〔4〕因与诸侯伐秦。至泾，〔5〕败秦于麻隧，〔6〕虜其将成差。

【注释】〔1〕“和”，和合，会合。〔2〕“秦桓公”，名荣，秦共公之子，公元前六三年——前五七七年在位。详见本书《秦本纪》。〔3〕“翟”，按《左传》成公十三年，指白翟，活动于今陕西延安、安塞、延川、延长、宜川、黄龙、洛川、富县、甘泉一带。〔4〕“吕相”，亦称魏相，魏犇之孙，魏锜之子；谥宣，又称吕宣子，晋大夫，晋悼公时为卿。“让”，责让，谴责。〔5〕“泾”，水名，渭水支流，源出今宁夏六盘山东麓，东南流经甘肃，至陕西高陵入渭河。〔6〕“麻隧”，秦国邑名，在今陕西泾阳西北。

五年，三郤谗伯宗，〔1〕杀之。伯宗以好直谏得此祸，国人以是不附厉公。

【注释】〔1〕“三郤”，指晋国卿大夫郤锜、郤犇、郤至。

六年春，郑倍晋与楚盟，晋怒。栾书曰：“不可以当吾世而失诸侯。”乃发兵。厉公自将，五月度河。闻楚兵来救，范文子请公欲还。〔1〕郤至曰：〔2〕“发兵诛逆，见强辟之，〔3〕无以令诸侯。”遂与战。癸巳，射中楚共王目，〔4〕楚兵败于鄢陵。〔5〕子反收余兵，拊循，〔6〕欲复战。晋患之。共王召子反，其侍者竖阳谷进酒，〔7〕子反醉，不能见。王怒，让子反，子反死。王遂引兵归。晋由此威诸侯，欲以令天下求霸。

【注释】〔1〕“范文子”，即士燮，谥文，排行叔，范文子士会之子，亦称范叔，晋卿，时任中军佐，死于公元前五七四年。〔2〕“郤至”，郤克族侄，食邑于温，排行季，亦称温季，晋卿，时任新军佐，公元前五七四年被晋厉公所杀。〔3〕“辟”，通“避”。〔4〕“楚共王”，或作“楚恭王”、“楚龚王”，名申（或作“蒧”），楚庄王之子，公元前五九一年——前五六二年在位。详见本书《楚世家》。〔5〕“鄢陵”，或作“焉陵”，郑国邑名，在今河南鄢陵西北。〔6〕“拊循”，或作“抚循”，安抚，抚慰。〔7〕“竖阳谷”，或作“竖谷阳”、“谷阳竖”。

厉公多外嬖姬，〔1〕归，欲尽去群大夫而立诸姬兄弟。宠姬兄曰胥童，〔2〕尝与郤至有怨，〔3〕及栾书又怨郤至不用其计而遂败楚，〔4〕乃使人间谢楚。〔5〕楚来诈厉公曰：“鄢陵之战，实至召楚，欲作乱，内子周立之。〔6〕会与国不具，〔7〕是以事不成。”厉公告栾书。栾书曰：“其殆有矣！〔8〕愿公试使人之周微考之。”〔9〕果使郤至于周。栾书又使公子周见郤至，郤至不知见卖也。厉公验之，信然，遂怨郤至，欲杀之。八年，〔10〕厉公猎，与姬饮，郤至杀豕奉进，宦者夺之。〔11〕郤至射杀宦者。公怒，曰：“季子欺予！”〔12〕将诛三郤，未发也。郤锜欲攻公，〔13〕曰：“我虽死，公亦病矣。”郤至曰：“信不反君，智不害民，勇不作乱。失此三者，谁与我？我死耳！”十二月壬午，公令胥童以兵八百人袭攻杀三郤。胥童因以劫栾书、中行偃于朝，〔14〕曰：“不杀二子，患必及公。”公曰：“一旦杀三卿，寡人不忍益也。”对曰：“人将忍君。”公弗听，谢栾书等以诛郤氏罪：“大夫复位。”二子顿首曰：“幸甚幸甚！”公使胥童为卿。闰月乙卯，〔15〕厉公游匠骊氏，〔16〕栾书、中行偃以其党袭捕厉公，囚之，杀胥童，而使人迎公子周于周而立之，〔17〕是为悼公。

【注释】〔1〕“外嬖姬”，按下文有“立诸姬兄弟”，此“外”似系衍文，当作

“嬖姬”，指宠幸的姬妾。按《左传》成公十七年云“晋厉公侈，多外嬖”，则又似“姬”系衍文，当作“外嬖”，指宠幸的大夫。“外嬖姬”不词，必有讹误，译文姑从前者。

〔2〕“胥童”，字之昧，亦称胥之昧，胥甲之孙，胥克之子。此称“宠姬兄”，未详所本。晋大夫，于诛杀三郤后为卿。〔3〕“尝与郤至有怨”，按《左传》宣公八年，郤至之父郤缺为中军元帅执政时曾撤销胥童之父胥克的下军佐职务。言胥童“尝与郤至有怨”，当指此。〔4〕“栾书又怨郤至不用其计而遂败楚”，按《左传》成公十六年和《国语·晋语六》，在鄢陵之战中，栾书主张伺机出机，而郤至主张速战速决，结果晋厉公采用郤至之策大败楚军，栾书因此结怨。〔5〕“间”，乘间，乘机。“谢”，告致，告诉。〔6〕“子周”，亦称周子、孙周、公子周，即晋悼公，时居于成周，公元前五七三年——前五五七年在位。〔7〕“与国”，盟国。“具”，齐备，此指到齐。〔8〕“殆”，音d4i，大概，恐怕。〔9〕“微”，暗中。〔10〕“八年”，按以下所载晋厉公外出田猎，诛杀三郤等事，《左传》皆系于鲁成公十七年，当晋厉公七年。则此“八年”系“七年”之误。〔11〕“宦者”，按《左传》成公十七年，指晋厉公之寺人孟张。〔12〕“欺”，欺负，轻视。〔13〕“郤锜”，亦称驹伯，郤克之子，晋卿，时任上军将。〔14〕“中行偃”，即荀偃，字伯游，谥献，故亦称中行献子，又称中行伯，荀林父之孙，荀庚之子，晋卿，时任上军佐。公元前五六年继荀偃任中军元帅，执掌国政。死于公元前五五四年。〔15〕“闰月乙卯”，按《左传》成公十七年云：“闰月乙卯晦，栾书、中行偃杀胥童。”而记厉公出游被囚在此前十二月。厉公之死，下文和《左传》成公十八年皆谓于“正月庚申”。厉公自被囚至被杀，时历鲁历（即周历）十二月、闰月及翌年正月，与《国语·晋语六》、《吕氏春秋·骄恣》、《淮南子·人间》所言囚厉公三月而杀相合。可证《左传》所记不误。此以“闰月乙卯”下系厉公出游被囚，误。〔16〕“匠骊氏”，指晋国大夫匠骊氏之家，地在翼，即今山西翼城东南。〔17〕“周”，《史记集解》引徐广曰：“一作‘纠’。”

悼公元年正月庚申，〔1〕栾书、中行偃弑厉公，葬之以一乘车。〔2〕厉公囚六日死，〔3〕死十日庚午，智迎公子周来，至绛，刑鸡与大夫盟而立之，〔4〕是为悼公。辛巳，朝武宫。二月乙酉，即位。

【注释】〔1〕“悼公元年正月庚申”，按《左传》成公十八年所记与此合。但《左传》记时用的是鲁历（即周历），换算成晋历（即夏历），此“正月庚申”实在去年，即晋厉公七年。此云“悼公元年正月庚申”系鲁、晋历法纪年混用。〔2〕“葬之以一乘车”，按《国语·周语下》韦昭《注》云：“礼，诸侯七命，遣车七乘。以车一乘，不成丧也。”《左传》成公十八年杜预《注》云：“言不以君礼葬，诸侯葬车七乘。”〔3〕“厉公囚六日死”，按《国语》、《吕氏春秋》、《淮南子》等皆谓厉公囚三月而死，《左传》亦载厉公被囚三月死，当是。此言“囚六日死”，当承上文误系厉公之囚于“闰月乙卯”所致。〔4〕“刑”，杀，斩。

悼公周者，其大父捷，〔1〕晋襄公少子也，不得立，号为桓叔，桓叔最爱。桓叔生惠伯谈，谈生悼公周。周之立，年十四矣。悼公曰：“大父、父皆不得立而辟难于周，〔2〕客死焉。寡人自以疏远，毋几为君。〔3〕今大夫不忘文、襄之意而惠立桓叔之后，赖宗庙大夫之灵，得奉晋祀，岂敢不战战乎！〔4〕大夫其亦佐寡人！”于是逐不臣者七人，〔5〕修旧功，施德惠，收文公入时功臣后。秋，伐郑。郑师败，遂至陈。〔6〕

【注释】〔1〕“大父”，祖父。〔2〕“辟”，通“避”。〔3〕“几”，通“冀”，期望，企望。或说通“机”，机会。〔4〕“战战”，通“颤颤”，发抖的样子，比喻小心谨慎。〔5〕“不臣者”，不能恪守为臣之道者，即不称职者。〔6〕“伐郑。郑师

败，遂至陈”，按本书《十二诸侯年表》系于晋悼公二年，与《左传》襄公元年合。则伐郑事当在悼公二年。

三年，晋会诸侯。悼公问群臣可用者，^{〔1〕}祁奚举解狐。^{〔2〕}解狐，奚之仇。复问，^{〔3〕}举其子祁午。^{〔4〕}君子曰：“祁奚可谓不党矣！外举不隐仇，内举不隐子。”方会诸侯，悼公弟杨干乱行，^{〔5〕}魏绛戮其仆。^{〔6〕}悼公怒，或谏公，公卒贤绛，任之政，使和戎，^{〔7〕}戎大亲附。十一年，悼公曰：“自吾用魏绛，九合诸侯，^{〔8〕}和戎、翟，魏子之力也。”赐之乐，^{〔9〕}三让乃受之。冬，秦取我栎。^{〔10〕}

【注释】〔1〕“悼公问群臣可用者”，按《左传》襄公三年，中军尉祁奚告老引退，悼公因问可继此职者。〔2〕“祁奚”，“祁”或作“祈”，“奚”或作“奚”、“奚”，字黄羊，晋献侯之后裔。〔3〕“复问”，按《左传》襄公三年，解狐未及就职便去世，故晋悼公再次询问。〔4〕“祁午”，继任父职中军尉。〔5〕“杨干”，或作“扬干”。“行”，行列，队列。〔6〕“魏绛”，或作“魏降”，本书《魏世家》云谥昭，亦称魏昭子；按《左传》、《国语》、《世本》等谓谥庄，又称魏庄子。魏犇之子（或谓魏犇之孙）。时任中军司马，掌管军中法纪。后为卿，历任新军佐、下军佐、下军将等职。详见本书《魏世家》。“仆”，御者，驾车者。〔7〕“戎”，即山戎，因多居山区；亦称北戎，因处北方；又称无终。时活动于今山西太原一带，后迁至河北玉田西北无终山。〔8〕“九合诸侯”，据《左传》和《国语》，指公元前五六八年会于戚，同年又会于城棣救郑；公元前五六六年会于 ；公元前五六五年会于邢丘；公元前五六四年会于戏；公元前五六三年会于祖，同年又戍郑虎牢；公元前五六二年会于毫城，同年又会于萧鱼。或谓“九”系虚数，极言其多。〔9〕“赐之乐”，按《左传》襄公十一年和《国语·晋语七》，晋悼公赏赐给魏绛女乐八人、歌钟一肆。〔10〕“取”，本书《秦本纪》和《十二诸侯年表》均言“败”，按《左传》襄公十一年亦云：“秦、晋战于栎，晋师败绩。”《史记志疑》谓“疑‘取’当作‘败’”。“栎”，音 l⑩，晋国邑名，在今山西永济西南。

十四年，晋使六卿率诸侯伐秦，^{〔1〕}度泾，大败秦军，至棫林而去。^{〔2〕}

【注释】〔1〕“六卿”，指晋国三军的将佐，具体是：中军将荀偃，中军佐士句，上军将赵武，上军佐韩起，下军将栾黶，下军佐魏绛。〔2〕“棫”，音 y)。“棫林”，秦国邑名，在今陕西泾阳泾水西南。

十五年，悼公问治国于师旷。^{〔1〕}师旷曰：“惟仁义为本。”冬，悼公卒，子平公彪立。^{〔2〕}

【注释】〔1〕“师旷”，晋国乐师，名旷，字子野。〔2〕“平公彪”，公元前五五七年——前五三二年在位。

平公元年，^{〔1〕}伐齐，齐灵公与战靡下，^{〔2〕}齐师败走。晏婴曰：^{〔3〕}“君亦毋勇，何不止战？”遂去。晋追，遂围临菑，^{〔4〕}尽烧屠其郭中。东至胶，^{〔5〕}南至沂，^{〔6〕}齐皆城守，晋乃引兵归。

【注释】〔1〕“平公元年”，按下载晋伐齐，本书《十二诸侯年表》、《齐太公世家》皆系于平公三年；《左传》在鲁襄公十八年，即晋平公三年。此“元”当系“三”之误。〔2〕“齐灵公”，名环（或作“瑗”），齐顷公之子，公元前五八一年——前五五四年在位。详见本书《齐太公世家》。“靡下”，即历下，齐国邑名，在今山东济南西。〔3〕“晏婴”，名婴，字平仲，夷维（今山东高密）人，食邑于晏（在今山东齐河西北），齐卿晏弱之子。公元前五五六年其父去世，继任齐卿，历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三世，死于公元前五 年。今传《晏子春秋》八卷，当为战国时人托名之作。详

见本书《管晏列传》。〔4〕“临菑”，或作“临淄”、“临淄”，齐国都城，在今山东淄博东北，以临淄水而得名。〔5〕“胶”，水名，源出今山东胶南西北胶山，北流即今胶莱河，至今山东掖县海仓口入渤海。按《左传》襄公十八年作“潍”。〔6〕“沂”，水名，源出今山东沂源鲁山，流经沂水、沂南、临沂，至今江苏邳县入废黄河。

六年，鲁襄公朝晋。〔1〕晋栾逞有罪，〔2〕奔齐。八年，齐庄公微遣栾逞于曲沃，〔3〕以兵随之。齐兵上太行，〔4〕栾逞从曲沃中反，袭入绛。绛不戒，平公欲自杀，范献子止公，〔5〕以其徒击逞，逞败走曲沃。曲沃攻逞，逞死，遂灭栾氏宗。逞者，栾书孙也。其入绛，与魏氏谋。〔6〕齐庄公闻逞败，乃还，取晋之朝歌去，〔7〕以报临菑之役也。

【注释】〔1〕“鲁襄公”，名午，鲁成公之子，公元前五七二年——前五四二年在位。详见本书《鲁周公世家》。〔2〕“栾逞”，即栾盈，此作“栾逞”似系避汉惠帝刘盈之讳。谥怀，亦称栾怀子。栾书之孙，栾廙之子。晋卿，曾任公族大夫、下军佐等职。后为其母栾祁和范宣子诬谄而出奔，助齐攻晋。公元前五五年被晋人所杀。〔3〕“齐庄公”，名光，齐灵公之子，公元前五五三年——前五四八年在位。详见本书《齐太公世家》。〔4〕“太行”，即太行陁，为太行山八陁之一，在今河南沁阳西北。〔5〕“范献子”，名鞅，谥献，亦称范鞅、士鞅，范宣子（即范匄、士匄）之子。晋卿。公元前五五九年因受栾廙责难而出奔秦。后返晋，任公族大夫，与栾盈不和，为驱逐、击杀栾盈的重要参与者。公元前五九年继魏献子任中军元帅，执掌国政。〔6〕“魏氏”，指魏献子（即魏舒）。栾盈曾为魏献子之父魏庄子（即魏绛）所将下军之佐，私交甚好。〔7〕“朝歌”，晋国邑名，在今河南淇县。

十年，齐崔杼弑其君庄公。〔1〕晋因齐乱，伐败齐于高唐去，〔2〕报太行之役也。

【注释】〔1〕“崔杼”，齐国公族，齐丁公后裔。食邑于崔（在今山东章丘西北），因以为氏。谥武，亦称崔武子。有宠于齐惠公，惠公卒而被逐。后返国任大夫。娶棠公寡妻棠姜。齐庄公屡与棠姜通奸，并公开张扬，崔杼设计杀死庄公而扶立景公。公元前五四六年被庆封所杀。〔2〕“高唐”，齐国别都，在今山东高唐东北。

十四年，吴延陵季子来使，〔1〕与赵文子、韩宣子、〔2〕魏献子语，〔3〕曰：“晋国之政，卒归此三家矣。”

【注释】〔1〕“延陵季子”，名札，吴王寿梦之少子，故亦称公子札、季札，吴王诸樊、余祭、余昧之弟，屡让君位不就。封于延陵（在今江苏常州），故称延陵季子。后又封州来（在今安徽凤台），亦称延州来季子。学识广博，阅历丰富，此年出使鲁、齐、卫、晋等国。详见本书《吴太伯世家》。〔2〕“韩宣子”，名起，谥宣，韩献子（即韩厥）之子。晋卿，曾任上军佐。公元前五四一年继赵文子（即赵武）任中军元帅，执掌国政。死于公元前五一四年。详见本书《韩世家》。〔3〕“魏献子”，名舒，谥献，魏庄子（即魏绛）之子（本书《魏世家》谓魏绛之孙。此从《左传》和《世本》）。晋卿。公元前五一四年继韩宣子任中军元帅，执掌国政。死于公元前五九年。详见本书《魏世家》。

十九年，齐使晏婴如晋，与叔向语。〔1〕叔向曰：“晋，季世也。公厚赋为台池而不恤政，政在私门，〔2〕其可久乎！”晏子然之。

【注释】〔1〕“叔向”，名肸，字叔向，氏羊舌，故亦称羊舌肸，晋公族，晋靖侯（或说晋武公）之后，羊舌职之子。食邑于杨（在今山西洪洞东南），故又称杨肸。晋悼公时为太子傅，晋平公时任太傅。〔2〕“私门”，指卿大夫之家，相对于国君公室而言。〔3〕“其”，通“岂”。

二十二年，伐燕。二十六年，平公卒，子昭公夷立。^{〔1〕}

【注释】〔1〕“昭公夷”，公元前五三一年——前五二六年在位。

昭公六年卒。六卿强，^{〔1〕}公室卑。子顷公去疾立。^{〔2〕}

【注释】〔1〕“六卿”，指晋当时世袭国卿、控制军政的韩氏、赵氏、魏氏、范氏、中行氏、智氏等六个家族。〔2〕“顷公去疾”，公元前五二五年——前五二二年在位。

顷公六年，周景王崩，^{〔1〕}王子争立。^{〔2〕}晋六卿平王室乱，立敬王。^{〔3〕}

【注释】〔1〕“周景王”，名贵，周灵王之子，公元前五四四年——前五二二年在位。详见本书《周本纪》。〔2〕“王子争位”，指周景王之子王子朝、王子猛等争夺王位。〔3〕“敬王”，即周敬王，名匄，周景王之子，公元前五一九年——前四七六年在位。详见本书《周本纪》。

九年，鲁季氏逐其君昭公，^{〔1〕}昭公居乾侯。^{〔2〕}十一年，卫、宋使使请晋纳鲁君。季平子私赂范献子，献子受之，乃谓晋君曰：“季氏无罪。”不果入鲁君。^{〔3〕}

【注释】〔1〕“季氏”，指季平子，即季孙意如，季武子宿之孙，季悼子纥之子，公元前五三五年继季武子为卿，执掌国政，公元前五二五年卒。“昭公”，即鲁昭公，名褻（或作“稠”、“裒”），鲁襄公之子，公元前五四一年——前五二二年在位。详见本书《鲁周公世家》。“鲁季氏逐其君昭公”，按本书《鲁周公世家》和《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此年季平子与郈氏、臧氏发生争执，鲁昭公偏袒郈氏、臧氏而讨伐季氏，季氏联合孟孙氏、叔孙氏进行反击，鲁昭公被迫出奔。〔2〕“乾侯”，晋国邑名，在今河北成安东南。“昭公居乾侯”，按本书《十二诸侯年表》、《鲁周公世家》和《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昭公居乾侯当为晋顷公十二年之事。〔3〕“不果”，没有结果，没有成功。

十二年，晋之宗家祁奚孙、^{〔1〕}叔向子，^{〔2〕}相恶于君。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尽灭其族，而分其邑为十县，^{〔3〕}各令其子为大夫。^{〔4〕}晋益弱，六卿皆大。

【注释】〔1〕“宗家”，同宗本家。“祁奚孙”，指祁奚之孙祁盈，晋大夫。祁氏系晋献侯后裔，晋公族。〔2〕“叔向子”，指叔向之子杨食我，亦称羊舌食我，字伯石，晋大夫。羊舌氏系晋靖侯（或说晋武公）后裔，晋公族。〔3〕“分其邑为十县”，按《左传》昭公二十八年，祁氏之邑分为七县，羊舌氏之邑分为三县，十县具体是：郈、祁、平陵、梗阳、涂水、马首、孟、铜鞮、平阳、杨氏。〔4〕“各令其子为大夫”，按《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司马弥牟为郈大夫，贾辛为祁大夫，司马乌为平陵大夫，魏戊为梗阳大夫，知徐吾为涂水大夫，韩固为马首大夫，孟丙为孟大夫，乐霄为铜鞮大夫，赵朝为平阳大夫，僚安为杨氏大夫。除知徐吾、赵朝、韩固、魏戊系六卿庶子，余皆非六卿子弟。

十四年，顷公卒，子定公午立。^{〔1〕}

【注释】〔1〕“定公午”，公元前五一一年——前四九二年在位。

定公十一年，鲁阳虎奔晋，^{〔1〕}赵鞅简子舍之。^{〔2〕}

【注释】〔1〕“阳虎”，即阳货，或谓名虎字货，鲁国季孙氏家臣。季平子死后，挟持其子季桓子，据有阳关（今山东泰安南），控制国政。公元前五二二年，即晋定公十年，企图消灭左右鲁国的三桓势力，旋被击败，出奔阳关；次年奔齐，后经宋至晋，投奔赵鞅门下，为赵鞅家臣。〔2〕“赵鞅简子”，名鞅，一名志父，谥简，亦称赵孟，赵文子武之孙，赵景叔成之子，晋卿，公元前四九七年起执掌国政，死于公元前四七五

年。详见本书《赵世家》。“舍之”，给他住宿，指收留阳虎。

十二年，孔子相鲁。^{〔1〕}

【注释】〔1〕“孔子相鲁”，按本书《鲁周公世家》云鲁定公十年（即晋定公十二年），“定公与齐景公会于夹谷，孔子行相事”。与《左传》定公十年相合。则“孔子相鲁”实指孔子行侯相盟会之事，而非为鲁国相。然司马迁误以后者为言。

十五年，赵鞅使邯郸大夫午，^{〔1〕}不信，欲杀午，午与中行寅、^{〔2〕}范吉射亲，^{〔3〕}攻赵鞅，鞅走保晋阳。^{〔4〕}定公围晋阳。荀栎、^{〔5〕}韩不信、^{〔6〕}魏侈与范、^{〔7〕}中行为仇，乃移兵伐范、中行。范、中行反，晋君击之，败范、中行。范、中行走朝歌，保之。韩、魏为赵鞅谢晋君，乃赦赵鞅，复位。二十二年，晋败范、中行氏，二子奔齐。^{〔8〕}

【注释】〔1〕“邯郸”，晋国邑名，在今河北邯郸。“午”，即赵午，为邯郸大夫，亦称邯郸午，赵穿曾孙，赵旃之孙，赵胜之子，与赵鞅为五从兄弟。“赵鞅使邯郸大夫午”，指赵鞅让邯郸午将卫国所进贡安置在邯郸的五百家归还给他。〔2〕“中行寅”，即荀寅，谥文，亦称中行文子。荀偃之孙，荀吴之子，晋卿。为邯郸午之舅。其子娶范吉射女，与范吉射为亲家。〔3〕“范吉射”，亦称士吉射，谥昭，又称范昭子，范献子鞅之子，晋卿。按此谓邯郸午与中行寅、范吉射攻赵鞅，而本书《赵世家》和《左传》定公十三年皆谓邯郸午已被赵鞅囚禁而杀，未与攻鞅。此记有误。〔4〕“晋阳”，晋国邑名，时为赵鞅封邑，在今山西太原西南。〔5〕“荀栎”，或作“荀跖”，亦称知栎，谥文，又称知文子、知伯文子，荀盈之子，晋卿。〔6〕“韩不信”，或作“韩不佞”，字伯音，谥简，故亦称韩简子，韩宣子起之孙，韩贞子之子，晋卿。详见本书《韩世家》。按《左传》定公十三年，与中行寅相恶。〔7〕“魏侈”，或作“魏哆”、“魏曼多”，谥襄，亦称魏襄子。魏献子舒之孙，魏简子取之子；或谓魏献子舒之子。晋卿。详见本书《魏世家》。按《左传》定公十三年，与范吉射相恶。〔8〕“二子”，指中行寅、范吉射。

三十年，定公与吴王夫差会黄池，^{〔1〕}争长，赵鞅时从，卒长吴。^{〔2〕}

【注释】〔1〕“吴王夫差”，吴王阖闾之子，公元前四九五年——前四七三年在位。详见本书《吴太伯世家》。“黄池”，宋国邑名，在今河南封丘西南。〔2〕“卒长吴”，结果以吴为盟长。按本书《秦本纪》、《赵世家》和《国语·吴语》、《公羊传》哀公十三年等谓吴主盟，同此；而本书《吴太伯世家》和《左传》哀公十三年则谓晋主盟。

三十一年，齐田常弑其君简公，^{〔1〕}而立简公弟骜，为平公。^{〔2〕}三十三年，孔子卒。

【注释】〔1〕“田常”，亦称陈恒，“田”、“陈”古音同通假，“常”当汉人避文帝刘恒讳所改，谥成，陈釐子乞之子，齐相，奉行其父策略笼络人心，于此年杀死齐简公，扶立齐平公，正式确立田氏独揽齐国政权局面。详见本书《田敬仲完世家》。“简公”，即齐简公，名壬，齐悼公之子，公元前四八四年——前四八一年在位。详见本书《齐太公世家》。〔2〕“平公”，即齐平公，公元前四八一年——前四五六年在位。详见本书《齐太公世家》。

三十七年，定公卒，子出公凿立。^{〔1〕}

【注释】〔1〕“出公凿”，“凿”或作“错”，公元前四七四年——前四五二年在位。

出公十七年，知伯与赵、韩、魏共分范、中行地以为邑。^{〔1〕}出公怒，告齐、鲁，欲以伐四卿。^{〔2〕}四卿恐，遂反攻出公。出公奔齐，道死。^{〔3〕}

故知伯乃立昭公曾孙骄为晋君，是为哀公。^{〔4〕}

【注释】〔1〕“知伯”，或作“智伯”，即荀瑶，谥襄，亦称知襄子，知文子栾之孙，知宣子甲之子，晋卿。公元前四七五年继赵简子执掌国政，卒于公元前四五三年。〔2〕“四卿”，指知氏、赵氏、韩氏、魏氏。〔3〕“出公奔齐，道死”，按晋出公在位年数，此谓十七年；《史记集解》引徐广云“《年表》云出公立十八年。或云二十年”；《史记索隐》引《竹书纪年》作二十三年。当以《竹书纪年》为是。〔4〕“是为哀公”，按继晋出公位者，此谓昭公曾孙晋哀公骄；本书《赵世家》谓昭公曾孙晋懿公骄；《史记索隐》、《史记正义》所引《六国年表》作晋哀公忌；《史记索隐》引《竹书纪年》作昭公孙晋敬公（公元前四五一年——前四三四年在位）。当以《竹书纪年》为是。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卷三二云：“传谓敬公是昭公之孙，孙即曾孙。”

哀公大父雍，晋昭公少子也，号为戴子。^{〔1〕}戴子生忌。忌善知伯，蚤死，故知伯欲尽并晋，未敢，乃立忌子骄为君。当是时，晋国政皆决知伯，晋哀公不得有所制。知伯遂有范、中行地，最强。

【注释】〔1〕“戴子”，《史记索隐》引《世本》云“昭公生桓子雍”，《史记集解》引徐广曰：“《世本》作‘桓子雍’，注云戴子。”哀公四年，赵襄子、韩康子、〔1〕魏桓子共杀知伯，〔2〕尽并其地。〔3〕

【注释】〔1〕“韩康子”，名虎，谥康，韩简子之孙，韩庄子之子，晋卿，卒于公元前四二五年。详见本书《韩世家》。〔2〕“魏桓子”，名驹，谥桓，魏襄子侈之子，或说魏襄子侈之孙，晋卿，约卒于公元前四四六年。详见本书《魏世家》。〔3〕“尽并其地”，按《史记索隐》云：“如《纪年》之说，此乃出公二十二年事。”则三家灭知氏在晋出公二十二年，即公元前四五三年。十八年，哀公卒，子幽公柳立。〔1〕

【注释】〔1〕“幽公柳”，即晋幽公，公元前四三三年——前四一六年在位。幽公之时，晋畏，〔1〕反朝韩、赵、魏之君。独有絳、曲沃，余皆入三晋。

【注释】〔1〕“畏”，或作“衰”，于义较长。十五年，魏文侯初立。〔1〕十八年，幽公淫妇人，夜窃出邑中，盗杀幽公。魏文侯以兵诛晋乱，立幽公子止，〔2〕是为烈公。

【注释】〔1〕“魏文侯”，名斯，魏桓子之子，或说魏桓子之孙，战国之魏国创建者，约公元前四四五年——前三九六年在位。详见本书《魏世家》。按魏文侯初立之年，本书《六国年表》列于晋幽公十四年，《史记索隐》引《竹书纪年》谓晋敬公十八年，雷学淇《介庵经说》、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皆谓晋敬公六年（以《竹书纪年》之“十八”系“六”之误析），杨宽《战国史》谓晋敬公七年。杨说近是。〔2〕“幽公子止”，本书《六国年表》谓止系幽公之弟。公元前四一五年——前三八九年在位。

烈公十九年，周威烈王赐赵、^{〔1〕}韩、魏，皆命为诸侯。^{〔2〕}

【注释】〔1〕“周威烈王”，亦称周威王，名午，周考王之子，公元前四二五年——前四二二年在位。详见本书《周本纪》。〔2〕“周威烈王赐赵、韩、魏皆命为诸侯”，按本书《六国年表》系于晋烈公十七年，近代学者据古本《竹书纪年》推定为晋烈公十三年，即公元前四一三年。二十七年，烈公卒，子孝公颀立。〔1〕

【注释】〔1〕“孝公颀”，《史记索隐》引《世本》作“孝公倾”。《史记索隐》云：“《纪年》以孝公为桓公。”当以《纪年》为是。晋桓公于公元前三八八年——前三六九年在位。

孝公九年，魏武侯初立，^{〔1〕}袭邯郸，不胜而去。十七年，孝公卒，^{〔2〕}子静公俱酒立。^{〔3〕}是岁，齐威王元年也。^{〔4〕}

【注释】〔1〕“魏武侯”，名击，魏文侯之子，公元前三九五年——前三七年在位。详见本书《魏世家》。按魏武侯初立，本书《六国年表》系于晋孝公七年；近代学者据古本《竹书纪年》推算为晋烈公二十一年，即公元前三九五年。〔2〕“孝公卒”，按《史记索隐》云：“《纪年》云桓公二十年赵成侯、韩共侯迁桓公于屯留。已后更无晋事。”又《水经·浊漳水注》云：“《竹书纪年》：梁惠成王元年，韩共侯、赵成侯迁晋桓公于屯留。”则晋史止于晋桓公二十年，即公元前三六九年。此后所载孝公以下世系纪年皆无证可稽，不足为信。〔3〕“静公俱酒”，《史记索隐》引《世本》作“静公俱”。〔4〕“齐威王”，名因齐（或作“婴齐”），田氏，齐桓公之子，公元前五六年——前三二年在位。详见本书《田敬仲完世家》。“齐威王元年”，近代学者据古本《竹书纪年》推算，为公元前五六年。

静公二年，魏武侯、韩哀侯、〔1〕赵敬侯灭晋后而三分其地。〔2〕静公迁为家人，〔3〕晋绝不祀。

【注释】〔1〕“韩哀侯”，韩文侯之子，详见本书《韩世家》。近代学者据古本《竹书纪年》推定韩哀侯在位年代为公元前三七六年——前三七四年，而晋国之灭在公元前三六九年，则参与灭晋者不可能是哀侯，应为其子韩懿侯（即韩共侯）。〔2〕“赵敬侯”，名章，赵烈侯之子，详见本书《赵世家》。近代学者据古本《竹书纪年》推定赵敬侯在位年代为公元前三八六年——前三七四年，而晋国之灭在公元前三六九年，则参与灭晋者不可能是赵敬侯，应为其子赵成侯。又魏武侯不及灭晋之事，晋灭已是武侯之子魏惠王元年。〔3〕“迁”，贬谪，放逐。“家人”，庶人，平民。太史公曰：晋文公，古所谓明君也，亡居外十九年，至困约，及即位而行赏，尚忘介子推，况骄主乎？灵公既弑，其后成、景致严，至厉大刻，大夫惧诛，祸作。悼公以后日衰，六卿专权。故君道之御其臣下，固不易哉！

译 文

晋国的始祖唐叔虞，是周武王的儿子、周成王的弟弟。当初，周武王与叔虞的母亲相会时，（叔虞的母亲）梦中见天帝对周武王说：“我为你生的孩子起个名，叫做虞，我赐给他唐国之地。”到生下孩子，发现有字在婴儿手掌上，是个“虞”，所以就据此替孩子取名叫做虞。

周武王去世，周成王即位，唐国发生内乱，周公举兵灭掉唐国。（一天）周成王与叔虞玩耍，把梧桐树叶削成珪璧形状交给叔虞，说：“将这唐地封给你。”（这时在旁的）史佚就请求挑选日子册立叔虞。成王说：“我只不过同他闹着玩儿罢了。”史佚说：“天子没有开玩笑的话。一发话，史官便记录下来，举行典礼实施它，奏起音乐歌颂它。”于是就册封叔虞在唐。唐地处黄河、汾水的东面，方圆百里，叔虞因此叫做唐叔虞。他姓姬，字子于。

唐叔的儿子燮，这就是晋侯。晋侯的儿子宁族，这就是晋武侯。武侯的儿子服人，这就是晋成侯。成侯的儿子福，这就是晋厉侯。厉侯的儿子宜臼，这就是晋靖侯。从晋靖侯以来，年代可以推算。从唐叔到靖侯这五代，没有他们在位的年数。

晋靖侯十七年，因周厉王昏愤残暴，国人发生暴动，周厉王被迫逃出京城跑到彘这个地方。朝廷由大臣执政，所以称为“共和”。

十八年，晋靖侯去世，儿子侯司徒继位。晋釐侯十四年，周宣王开始即位。十八年，晋釐侯去世，儿子献侯籍继位。晋献侯在位十一年去世，儿子穆侯费王继位。

晋穆侯四年，娶齐国女子姜氏为夫人。七年，攻伐条戎。生下太子仇。十年，攻伐千亩，获得胜利。生下小儿子，取名叫成师。晋国大夫师服说：“怪哉，国君竟这样给儿子取名！太子名叫仇，仇是仇敌的意思。小儿子名叫成师，成师是显赫的称呼，是成就事业的意思。名称，应该根据事物本身命名；事物，应该根据天然秩序定位。如今嫡子、庶子取的名意义乖戾颠倒，从此以后晋国岂能不发生变乱呢？”

二十七年，晋穆侯去世，其弟殇叔自己即位，太子仇被迫出逃。晋殇叔三年，周宣王去世。四年，晋穆侯的太子仇率领他的党徒袭击殇叔而即位，这就是晋文侯。

晋文侯十年，周幽王暴虐无道，犬戎起兵杀死幽王，周王朝向东方迁徙。从而秦襄公因有功开始正式列为诸侯。

三十五年，晋文侯仇去世，儿子昭侯伯即位。

晋昭侯元年，封文侯之弟成师到曲沃。曲沃城邑规模比翼大。翼，是晋国君主的都城。成师受封曲沃，号称桓叔。晋靖侯庶出孙子栾宾辅佐桓叔。桓叔此时的年纪已经是五十八了，喜好德行，晋国的民众全都归附他。君子说：“晋国的祸乱，就出在曲沃了。枝末大于根本，而又获得民心，这样还能不乱而等待什么！”

晋昭侯七年，晋国大臣潘父杀死国君晋昭侯而迎纳曲沃桓叔。桓叔打算进入晋国都城，晋都国人发兵攻击桓叔。桓叔兵败，返回曲沃。晋都国人共同拥立晋昭侯的儿子平为国君，这就是晋孝侯。杀死了潘父。

晋孝侯八年，曲沃桓叔去世，其子 继代桓叔，这就是曲沃庄伯。晋孝侯十五年，曲沃庄伯在翼杀死国君晋孝侯。晋都国人攻打曲沃庄伯，庄伯返回进入曲沃。晋都国人又立晋孝侯的儿子郤为国君，这就是鄂侯。

晋鄂侯二年，鲁隐公开始即位。

晋鄂侯在位六年去世。曲沃庄伯听说鄂侯去世，便起兵进攻晋国都城。周平王派遣虢公率领军队讨伐曲沃庄伯，庄伯逃跑据守曲沃。晋都国人共同拥立晋鄂侯的儿子光继位，这就是晋哀侯。

晋哀侯二年，曲沃庄伯去世，其子称继代庄伯即位，这就是曲沃武公。晋哀侯六年，鲁人杀死其国君鲁隐公。晋哀侯八年，晋都军队侵伐阍廷。阍廷人与曲沃武公合谋，九年，在汾水之滨进攻晋都军队，俘虏晋哀侯。晋都国人于是拥立晋哀侯的儿子小子为国君，这就是小子侯。

晋小子侯元年，曲沃武公派韩万杀死所俘虏的晋哀侯。曲沃的势力越来越强大，晋国公室拿它没有办法。

晋小子侯的四年，曲沃武公设计引诱召来晋小子侯而杀死他。周桓王派虢仲领兵讨伐曲沃武公，武公入据曲沃，于是（虢仲奉周王命）立晋哀侯之弟缙为晋侯。

晋侯缙四年，宋国人拘留胁迫郑国的祭仲而立突为郑国国君。晋侯十九年，齐国人管至父杀死他的国君齐襄公。

晋侯二十八年，齐桓公开始为诸侯霸主。曲沃武公攻伐晋侯缙，消灭晋国公室，如数将晋国公室的珍宝重器赠送奉献给周釐王。周釐王赐命曲沃武公为晋国国君，正式排在诸侯之列，（曲沃武公）于是全部兼并晋国之地而占有它。

曲沃武公到这时已经在位三十七年了，更改称号叫做晋武公。晋武公开始建都晋国翼城，加上以前曲沃的在位时间，通共在位年数有三十八年。

武公称，是先晋穆侯的曾孙，曲沃桓叔的孙子。桓叔，是最初封在曲沃的。武公，是庄伯的儿子。从桓叔始封曲沃一直到武公灭亡晋国公室，统共六十七年，终于取代晋国国君成为诸侯。晋武公取代晋国国君二年，去世。同曲沃的在位时间通共计算年数，在位总共三十九年而去世。他的儿子晋献公诡诸继位。

晋献公元年，周惠王的弟弟颓攻打惠王，惠王出走外奔，居住在郑国的栎邑。

晋献公五年，攻伐骊戎。俘获骊姬、骊姬的妹妹，晋献公很喜爱宠幸她们。

晋献公八年，士 劝说献公道：“原先晋君公族的公子很多，如不杀掉，祸乱将会发生。”晋献公就让士 全部杀死诸公子，而后在聚地筑城作为国都，取名叫绛，开始以绛为国都。晋献公九年，晋国公子们全部逃亡投奔至虢国，虢国因为这个缘故两次攻伐晋国，没有取胜。献公十年，晋国国君打算攻伐虢国，士 说：“暂且等待虢国自己的内乱。”

晋献公十二年，骊姬生下奚齐。献公有意要废除原来的太子，就说：“曲沃是我先祖宗庙所在的地方，而蒲邑与秦国接界，屈邑与翟人接界，不派诸子去镇守，我很担心。”于是派太子申生驻守曲沃，公子重耳驻守蒲，公子夷吾驻守屈。晋献公和骊姬所生的儿子奚齐居住在国都绛。晋国国人因此知道太子不能立为国君。太子申生，他的母亲是齐桓公的女儿，叫齐姜，早年去世。申生同母胞妹就是后来的秦穆公夫人。重耳的母亲，是戎翟部落狐氏的女子。夷吾的母亲，是重耳的母亲的同母胞妹。晋献公有儿子八个，而其中太子申生、重耳、夷吾都有才能德行。但到获得骊姬后，晋献公便逐渐疏远这三个儿子。

十六年，晋献公建立两个军。献公统率上军，太子申生统率下军，赵夙驾驭献公战车，毕万担任车右，出征灭掉霍国，灭掉魏国，灭掉耿国。班师回来，为太子申生营建曲沃城池，赐给赵夙耿国之地，赐给毕万魏国之地，让二人分别担任耿、魏的大夫。士 说：“太子不能立为国君了。分给他先君的都城，并且授予国卿的职位，提前让他达到作为臣子的顶点，哪里还能立为国君呢！还不如逃走，别让大难降临。当个吴太伯，不也可以吗？况且还能有个好名声。”太子申生没有听从。卜偃说：“毕万的后代必定发迹。万，是个满数；魏，是个大号。开始的赏赐就这样，是上天在赞佑他啊。天子号称统有兆民，诸侯号称统有万民，如今名号既大，又加满数，毕万的后代必定能得到众多的百姓。”当初，毕万卜问在晋国的仕途。遇到《屯卦》变成《比卦》。辛廖观察卦变说：“吉利。《屯卦》象征着坚险牢固，《比卦》象征着进入居住，还有什么吉兆能胜过这呢！他的后代必定兴旺昌盛。”

十七年，晋献公派遣太子申生领兵攻伐东山皋落氏。里克劝谏献公说：“太子是供奉宗庙社稷祭祀大典、早晚照看国君膳食的人，所以叫做冢子。国君出征的话，太子便镇守国都；如果另有他人镇守国都，便随从国君出征。跟随国君出征叫做抚军，镇守国都叫做监国，是从古立下的制度啊。至于那统率军队，是需要机断专行独立谋划的事；向军队发布号令，是国君同执政大臣筹划的事，都不属于太子所应做的事。统率军队的职责就在于发号施令罢了，（但作为太子统领军队的话，）一味请示接受国君的命令就没有威严，擅自决定发号施令就归于不孝，所以国君的继承人不可以为军队的主帅。国君丧失用人授官的正确原则，使得太子统率军队没有威严，今后将怎么再重

用他呢？”献公说：“我有好几个儿子，还不知道那太子该立谁。”里克没有作答而告退。里克进见太子申生，太子说：“我大概要被废除了吧！”里克说：“太子您好自为之吧！国君是在教导您学习军事指挥，怕的是您不能尽职，有什么理由要废除您呢？况且做儿子只应害怕不能尽孝，不该担心不能立为国君。修养好自己的身心而不责求他人，就可以免除祸难。”太子申生担任军队主帅，晋献公让他穿上左右异色的衣服，佩带金玦。里克推托有病，没有跟从太子出征。太子于是就领兵攻伐东山皋落氏。

十九年，晋献公说：“当初我的先君庄伯、武公讨伐晋国内乱，可是虢国经常帮助晋君公室攻伐我曲沃，又匿藏晋国的流亡公子，结果造成祸乱。如今不诛讨虢国，必然会给予子孙后代留下忧患。”于是派遣荀息带着屈地出产的名马去向虞国借路。虞国借给了路，就出兵攻伐虢国，夺取它的下阳而返归。

晋献公私下对骊姬说：“我想废掉太子，用奚齐来替代他。”骊姬流着眼泪说：“太子的册立，诸侯都已知晓；而且他多次统率军队出征，百姓归附他，怎么能因为我的缘故废除嫡子而册立庶子呢？如果您一定要这样做，我就只好自杀了。”骊姬表面上假装称誉太子，而暗中却让人诽谤中伤太子，图谋立她的儿子为太子。

晋献公二十一年，骊姬对太子说：“国君做梦见到了齐姜，太子您赶快到曲沃祭祀生母，然后将祭祀过的供品致送国君。”太子于是到曲沃祭祀他的母亲齐姜，事后给献公送上祭祀的供品。晋献公当时出外打猎，就将供品放在宫中。骊姬让人在供品里加了毒药。过了两天，晋献公从外面打猎归来，厨子向献公送上供品，献公准备食用。骊姬从旁边加以制止，说：“供品送来的地方很远，应当先试试再吃。”便将酒洒泼到地上，地面突然隆起；将肉给狗吃，狗当即毙命；给身边小臣吃，小臣也当即毙命。骊姬流着眼泪说：“太子何等的残忍啊！对自己的生身父亲都要谋害而取代之，何况对别的人呢？再说国君您年事已高，是朝不保夕的人，居然还迫不及待而企图谋害！”接着又对献公说：“太子之所以这样干，不过是因为我和奚齐的缘故。我希望我母子能逃亡它国避难，或者趁早自杀，不让我母子平白无故地成为太子施暴的对象。当初国君想要废除他，我还加以抱怨；事至今日，我才深感自己在这件事上的过失。”太子闻悉这件事，立即奔回新城。献公大怒，就杀死太子的师傅杜原款。有人对太子说：“放这毒药的人就是骊姬啊，太子为什么不自己陈辞辩明此事呢？”太子说：“我的父君已经老了，没有骊姬，就会睡不安宁，吃不香甜。如果我陈辞说明这事，父君便会因此事发怒。不可这样做。”有人对太子说：“可以投奔他国。”太子说：“蒙受这样的恶名而出奔，人家有谁肯接纳我呢？我只有自杀这条路了。”十二月戊申那天，太子申生在新城自杀。

这时重耳、夷吾前来朝见国君。有人告诉骊姬说：“两位公子怨恨您进谗言害死太子。”骊姬很恐慌，就诬陷两位公子说：“申生在供品中下毒，二位公子事先知道。”两位公子听说这话，非常惊恐，重耳跑回蒲，夷吾跑回屈，据守各人的城邑，自己作好防御的准备。当初，晋献公委派士 为两位公子修筑蒲城、屈城，没有完成。夷吾将情况向献公报告，献公便对士 发怒。士 告罪说：“边境城邑很少贼寇，哪里用得着再加固？”退下后这样唱道：“狐皮袍子蓬蓬松松，一个国家并存三公，我到底该跟谁而从！”最终完成修城。到太子申生死去，两位公子便回去据守已经加固的城邑。

二十二年，晋献公恼怒两位公子不辞而别，以为果真同太子早有预谋了，便派兵攻打蒲城。蒲地出生的宦官勃鞮传达君命要重耳马上自杀。重耳翻墙逃跑，宦官勃鞮上前追赶斩下重耳的衣袖。重耳就投奔了翟。献公派人攻伐屈，屈人据城固守，无法攻克。

这一年，晋国又向虞国借路去攻伐虢国。虞国的大夫宫之奇劝谏虞国国君说：“对晋国是不可以借路给它的。借路给它的话将会趁机灭亡虞国。”虞国国君说：“晋国和我国同姓，是不应该攻伐我国的。”宫之奇说：“太伯、虞仲，是太王的儿子，太伯因为逃亡离去，所以没有继位。虢仲、虢叔，是王季的儿子，做周文王的卿士，对王室建有功勋而记录在册，（记勋的典册）保存在朝廷的盟府。现在晋国连虢国都要灭掉，还会对虞国有什么爱怜之心呢？况且虞国同晋君的血亲关系能够超过桓叔、庄伯家族吗？桓叔、庄伯家族有什么罪过，晋献公却尽行诛灭诸公子。虞国同虢国，就好比嘴唇与牙齿，嘴唇没了牙齿就会受冻。”虞公不肯听从，便应许晋国借路。宫之奇带领自己的家族离开虞国。那年冬天，晋人灭掉虢国，虢公醜逃奔周朝京都。晋军返回时，偷袭灭掉虞国，俘虏虞公及其大夫百里奚作为秦穆姬的陪嫁随员，同时继续保持原先虞国的山川祭祀。荀息牵着从前馈赠给虞国国君屈地出产的马匹，奉还于晋献公，献公笑着说：“马还是我过去的马，只是年龄大了几岁。”

二十三年，晋献公接着派遣贾华等攻伐屈，屈人溃败。夷吾将要打算投奔翟。冀芮说：“不行，重耳已经在了，现在去，晋人必定移兵攻伐翟，翟人害怕晋军，灾祸就会临头。不如投奔梁国，梁国靠近秦国，秦国强盛，等我们国君去世后可以借助秦国力量求得进入晋国的机会。”于是投奔梁国。二十五年，晋军攻伐翟，翟人因为保护重耳的缘故，便在桑打击晋军，晋军停止进攻而离去。

在这时期，晋国强盛，西面据有河西，与秦国接壤，北面同翟相邻，东面一直到河内。

骊姬妹妹生下悼子。

晋献公二十六年夏天，齐桓公在葵丘大会诸侯。献公因生病，行路落后，还没赶到盟会地点，遇见周王室的宰孔。宰孔说：“齐桓公越来越骄横，不致力于德政而忙于征战，诸侯大都内心不服。您尽可不参加盟会，齐国也不能拿晋国怎么样。”晋献公也因有病，就又掉头回国。献公病情加剧，于是对荀息说：“我想把奚齐作为继承人，但他年纪太轻，众大臣不会服从，所以我又担心引起动乱，你能扶立他为国君吗？”荀息说：“能。”晋献公问：“用什么作为证明？”荀息回答说：“假使死人复生的话，活着的人也不会感到有丝毫惭愧，用这来作为证明。”于是献公就将奚齐托付给荀息。荀息为辅佐大臣，主持国政。秋天九月，晋献公去世。里克、邳郑想接纳重耳回国，便发动三位公子的党羽作乱，对荀息说：“三位公子的积怨将要发作，秦人、晋人帮助他们，您将怎么办？”荀息回答道：“我不能背弃对先君许下的诺言。”十月，里克在晋献公停灵的地方杀死奚齐，献公的灵柩还没下葬。荀息准备自杀，有人对他说：“（与其自杀，）不如立奚齐之弟为君而辅佐他。”荀息便立悼子为国君而安葬了晋献公。十一月，里克在朝廷杀死悼子，荀息为此自杀。君子说：“《诗》中所说的‘白玉上的斑点，还可以磨去。可言语中有污点，却无法改变’，大概是在说荀息这样的人吧！能够不背弃自己的诺言。”当初，晋献公准备攻伐骊戎，龟卜的占辞说：“搬弄

诡言酿就灾祸。”到攻破骊戎，获得骊姬，晋献公宠爱她，结果因此大乱晋国。

里克等人已经杀死奚齐、悼子，便派人到翟迎接重耳，准备拥立他为国君。重耳辞谢说：“背弃父亲命令而出奔，父亲故世又不能奉行做儿子的礼节侍候丧葬，重耳我还有什么脸面敢进入晋国！请众大夫改立其它的公子吧。”使者返回报告里克。里克派人到梁迎接夷吾。夷吾想要前往，吕省、郤芮说：“国内还有其它公子可立而到外面来找人，难以令人置信。我们计议如不派人到秦国，凭借强国的威势来进入晋国，恐怕有危险。”于是派遣郤芮用重礼贿赂秦国，并立约说：“如能返国为君，愿将晋国河西之地送与秦国。”至于送致里克的信说：“果真能立为国君，愿将汾阳之邑封赏给您。”秦缪公于是派军队护送夷吾去晋国。齐桓公听说晋国有内乱，也率领诸侯前往晋国。秦国军队和夷吾一抵达晋国，齐国就派隰朋会同秦国军队共同护送夷吾进入国都，夷吾被立为晋国国君，这就是晋惠公。齐桓公到达晋国的高梁便返回本国。

晋惠公夷吾元年，派遣邳郑告谢秦缪公说：“当初夷吾我曾将河西之地应许给您，如今有幸得以入国即位，可大臣们说：‘土地，是先君的土地，国君当初流亡在外，凭什么可以擅自应许给秦国？’我力争而不能得成，故此向秦国告歉。”同时也不给里克汾阳之邑，反而夺了他的权。四月，周襄王委派周公忌父，会同齐国、秦国大夫一起为晋惠公举行正式即位的典礼。晋惠公因为重耳在国外，害怕里克策应制造变乱，就赐命里克自杀。对他说：“没有您里子，我不能即位。尽管如此，您毕竟杀死过两个国君和一个大夫，当您这样臣子的国君，不是太作难了吗？”里克回答说：“没有奚齐、悼子的废黜，国君您怎么能兴立？想杀一个人，难道还会找不到托辞吗？却要说出这样一番话！臣下领受君命就是了。”就拔剑自杀而死。此时邳郑正出使秦国致歉尚未回还，所以没有遇难。

晋惠公改葬恭太子申生。秋天，狐突前往下国，途中遇见申主，申生与之同车而告诉他：“夷吾不守礼法，我已经向天帝请求并得到允许，准备把晋国给予秦国，秦人将会祭祀我。”狐突回答说：“臣下听说神灵是不食用不是同宗共祖所供的祭品的，（倘若把晋国给予秦国，）您的祭祀不就终止了吗？您还是再考虑一下。”申生说：“好。我将重新向天帝提出请求。十天以后，新城西边将有一个巫者显现我的灵魂。”狐突答应了他的约会，申生就不见了。狐突到约定的时间前往，再次见到申生，申生告诉他说：“天帝答应惩罚有罪的人了，夷吾将在韩地大败。”民间儿童中有歌谣唱道：“恭太子，改葬了。此后十四年，晋国不兴旺，兴旺在兄长。”

邳郑出使秦国，听说里克被杀，就劝说秦缪公道：“吕省、郤称、冀芮是不愿意给秦国土地的。如用重礼贿赂而相与谋划，就能赶出晋惠公，接纳重耳，事情必定成功。”秦缪公答应这么办，派遣使者同邳郑回报晋国，厚礼贿赂三位大夫。三人觉察说：“财礼丰厚，言语甘甜，这必定是邳郑在秦国出卖了我们。”就下手杀死邳郑以及里克、邳郑的同党七位军中大夫。邳郑的儿子邳豹逃奔秦国，进言攻伐晋国，秦缪公没有听从。

晋惠公即位后，背弃先前给秦国河西之地以及封里克汾阳之邑的许诺，又杀害七位军中大夫，因此国人不亲附。晋惠公二年，周天子派召公过来举行赐命晋惠公的典礼，惠公在仪式中傲慢不恭，召公讥诮此事。

晋惠公四年，晋国发生饥荒，向秦国请求购买粮食。秦缪公问百里奚该

怎么办，百里奚说：“天灾流行，总会在各国交替出现，救援灾民、赈济邻邦，是处理国家之间关系的一条原则。给他们粮食吧。”邳郑的儿子邳豹说：“应当攻伐晋国。”秦缪公说：“晋国国君确实可恶，但晋国的百姓有什么罪过！”结果决定给粮，运粮的队伍从秦都雍城一直连接到晋都绛城。

晋惠公五年，秦国发生饥荒，向晋国请求购买粮食。晋惠公与大臣商量，庆郑说：“国君依靠秦国的力量得以即位，事后却背弃给地的口约。晋国发生饥荒而秦国又借贷粮食给我们。如今秦国发生饥荒来请求买粮，应当给他们粮食。还有什么疑问而需要商量的呢！”虢射说：“去年上天将晋国赐给秦国，秦人不知乘机攻取反而借我粮食。如今是上天将秦国赐给晋国，我晋人怎么可以违背天意呢？应该立即乘机攻伐他们。”晋惠公采用虢射的计谋，不给秦国粮食，反而发兵准备攻伐秦国。秦缪公大怒，就发兵攻伐晋国。

晋惠公六年春天，秦缪公领兵攻伐晋国。晋惠公对庆郑说：“秦军深入国境了，怎么办？”庆郑说：“秦国护送您回国即位，您却背弃当初给地的许诺；晋国发生饥荒，秦国运来粮食，秦国发生饥荒，晋国却反其道而行之，居然乘人饥荒攻伐它：秦军深入国境不也理所当然吗！”晋惠公占卜驭手和车右的人选，都是以庆郑为吉利。晋惠公说：“庆郑这个人不可恭顺。”便改命步阳驾驭战车，家仆徒担任车右，出发进军。九月壬戌这天，秦缪公、晋惠公在韩原会战。晋惠公的马陷进泥淖不能行走，这时秦兵赶到，惠公窘迫危急，招呼庆郑来驾车。庆郑说：“不听用占卜，战败不也是当然的吗！”说完就离开了。惠公改命梁繇靡驾车，虢射担任车右，迎战秦缪公。秦缪公手下的壮士冲锋打败晋军，晋军溃退，便丧失俘获秦缪公的机会，反让秦军抓获晋惠公而回国。秦缪公准备杀死晋惠公来祭祀上帝。晋惠公姐姐是秦缪公的夫人，（闻讯后）身穿丧服痛哭流涕。缪公说：“擒得晋侯，原想以此欢乐一番，不料如今却到了这般地步。况且我听说箕子见到唐叔当初受封，说过‘唐叔的后代必定昌大’，晋国怎么能灭亡呢！”于是同晋惠公在王城订立盟约，而且答应放他回国。晋惠公也同时派吕省等人回报国人说：“我即使得以返归，也没脸再见宗庙社稷了。你们就挑选日子扶立子圉即位吧。”晋国国人听说后，都失声痛哭。秦缪公问吕省：“晋国内部和睦一致吗？”吕省回答说：“不和睦一致。小人们惧怕没有国君失去亲人，不惜拥立子圉为国君，并说‘一定要报仇，宁可去事奉戎狄（也不从秦国）’。那些君子们却怜悯国君并且知晓他的罪过，等待秦国的命令，并说‘一定要报答秦国对晋国的恩德’。有这样两派意见，所以不和睦一致。”于是秦缪公改换了晋惠公住宿的地方，并馈赠牺牲七牢。十一月，送晋惠公回国。晋惠公到达国都，杀死庆郑，整顿政治教化。惠公同大臣商议说：“重耳在国外，诸侯中大多认为送他返国为君对自己有利。”打算派人把重耳杀死在狄。重耳闻讯，便离狄前往齐国。

晋惠公八年，派遣太子圉作为人质去秦国。当初，惠公流亡住在梁国，梁伯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生下一男一女。梁伯占卜两个孩子的命运，结果说男孩子将来要当人臣，女孩子将来要为人妾，所以男孩取名叫圉，女孩取名叫妾。

晋惠公十年，秦国灭掉梁国。梁伯喜好大兴土木工程，整治城墙沟池，民力疲乏，怨声载道，被征发的民众经常互相惊吓，叫嚷“秦兵打来了”，百姓怨恨疑惑，秦国最后灭了梁国。

晋惠公十三年，晋惠公发病，当时国内有好几位公子。太子圉说：“我

母亲的娘家在梁国，梁如今被秦国灭亡，我是在外被秦人所轻视而在国中又无内援。国君倘若一病不起，担心大夫们看不起我，会改立其它公子为国君。”于是同他的妻子谋划一起逃亡回国。秦女说：“您是堂堂一国的太子，蒙含屈辱在此作人质。秦君派我侍奉您，想借以稳住您的心。您要逃亡了，我不能跟从您，但也不会告发。”子圉便只身逃亡返回晋国。十四年九月，晋惠公去世，太子圉即位，这就是晋怀公。

子圉逃亡，秦缪公对此十分恼怒，于是寻找公子重耳，打算送他回国为君。子圉即位后，惧怕秦国来攻伐，就下令国中所有家中有跟随重耳流亡在外的人，给他们规定回归的日期，期满不到的诛灭全家。狐突的儿子狐毛和狐偃跟随重耳在秦国，狐突不肯召他们回来。晋怀公发怒，囚禁狐突。狐突说：“臣下之子事奉重耳已有多年了，如今召他们回来，这是教他们弃上背主，怎么能这样教育子女呢？”怀公结果杀了狐突。秦缪公就发兵送重耳回国，派人通知栾氏、郤氏等同党在国内策应，在高梁杀死晋怀公，迎重耳进入国都。重耳即位，这就是晋文公。

晋文公重耳，是晋献公的儿子。从小喜好结交士人，十七岁时，已有贤士五人：赵衰；狐偃咎犯，是晋文公的舅舅；贾佗；先轾；魏武子。在晋献公立为太子的时候，重耳就已长大成人了。晋献公即位那年，重耳二十一岁。献公十三年，因为骊姬的缘故，重耳被派守蒲城防备秦国。献公二十一年，献公杀死了太子申生，骊姬又谗言相害，重耳惶恐，没有向献公告辞便返守蒲城。献公二十二年，献公派宦官履鞮赶紧杀死重耳。重耳翻墙而走，宦官履鞮追赶上前斩下他的衣袖。重耳于是投奔狄。狄，是他的生母的故国。这时重耳四十三岁。他身边跟从的有上述五位贤士，其余不出名的有几十人，一起跑到狄。

狄人攻伐咎如，俘获咎如君的两个女儿。狄君将大的嫁给重耳为妻，生下伯、叔刘；将小的嫁给赵衰为妻，生下盾。在狄居住五年后晋献公去世，里克已经杀死奚齐、悼子，就派人前来迎接，准备立重耳为国君。重耳畏恐被杀，就坚决推辞，不敢回国。不久晋人改迎重耳的弟弟夷吾，立他为君，这就是晋惠公。惠公七年，晋惠公害怕重耳夺位，就派宦官履鞮与壮士一道准备杀死重耳。重耳闻知这个消息，就同赵衰等人商议说：“当初我投奔狄，不是以为可借此成就大事，只是考虑路近容易到达而已，所以暂且在此歇脚。在此歇脚久了，我本意希望移居到大国。那齐桓公乐善好施，志在建立霸王之业，安抚周济诸侯。如今听说管仲、隰朋已死，这正是他渴望得到贤才辅佐的时候，何不前往呢？”于是就出发。临别时重耳对他的妻子说：“等我二十五年，如果还不回来，你就改嫁。”他的妻子笑着说：“到了二十五年，我坟头上栽的柏树都长大了。即便如此，我还是等你。”重耳在狄居住一共十二年才离去。

途经卫国，卫文公不以礼遇。离开卫国时，经过五鹿，重耳因饥饿而向郊野百姓乞讨食物，郊野百姓将土块装在器具中进送给他。重耳发怒。赵衰说：“土块，象征会有土地，您应该拜谢接受它。”

到达齐国，齐桓公厚礼相待，并且把同宗女子嫁给重耳，又给八十匹马，重耳十分安于这种生活。重耳到齐国两年，齐桓公去世，遇上竖刀等人制造内乱，齐孝公立为国君，诸侯军队频繁而至。重耳在齐留居一共五年。重耳留恋齐女，没有离开齐国的念头。赵衰、咎犯于是在桑树下筹划如何出走。齐女的侍从恰好在桑树上听到谈话，就报告她的主人。齐女却杀死那侍从，

劝重耳赶快出走。重耳说：“人生能够安乐，谁还管别的东西！我一定要死在这里，不能离开。”齐女说：“您是一个大国的公子，遇到危难而来到此地，但众位贤士还是把国家的命运寄托在您身上。可您不马上返回晋国，报答告慰臣下，却眷恋男女之情，我私下都替您感到羞耻。况且这等大事不进取追求，什么时候才能得到成功？”于是同赵衰等人谋划，设计灌醉重耳，用车载着而上路。出发很远才醒过来，重耳大发雷霆，操起戈要杀咎犯。咎犯说：“杀死臣下而能成全您，是我的心愿啊。”重耳说：“如果事情不成，我就吃你这娘舅的肉。”咎犯说：“即便事情不成，我的肉又腥又臊，哪里值得您吃！”重耳这才罢休，继续行路。

途经曹国，曹共公不以礼遇，反而要观看重耳身上长在一起的肋骨。曹国大夫釐负羁说：“晋公子贤能，又是同姓，窘困之中来拜访我曹国，怎么能不以礼相待！”曹共公不听从他的主意。釐负羁于是私下赠送食物给重耳，将玉璧置放在食物下面。重耳接受他的食品退还玉璧。

离开曹国，途经宋国。宋襄公此时刚刚兵败于楚，在泓之战中受了伤，听说重耳贤能，就用对待国君的礼节款待重耳。宋国司马公孙固与咎犯相好，说：“宋是小国，新近又遭兵败，不能靠宋国来求回国，应该另赴大国。”重耳一行于是离开宋国。

途经郑国，郑文公不以礼相待。郑国大夫叔瞻劝谏他的国君说：“晋国这位公子贤能，同时他的随从个个都是堪任国君辅佐的人材；而且又属同姓，郑国的先祖出自周厉王，晋国的先祖出自周武王。”郑君说：“诸侯的流亡公子经过此地的很多，哪能够全都以礼相待！”叔瞻说：“国君您既然不能以礼相待，不如就杀了他，（否则，）日后将会成为国家的祸患。”郑君没有听从。

重耳离开郑国前往楚国，楚成王用相当于诸侯的礼节招待他，重耳辞谢不敢承当。赵衰说：“您流亡在外十几年，连小国都轻视您，何况大国呢？如今楚作为大国而坚持如此款待您，您就不必谦让了，这是上天在保佑您啊。”重耳于是以相应的宾客礼节会见楚成王。成王隆重接待重耳，重耳显得非常谦卑。成王说：“您如果返回故国，用什么来报答我？”重耳说：“鸟羽、牛尾、象牙、犀角、宝玉、绢帛等，都是您有富余的东西，不知用什么来报答。”成王说：“即便如此，（您总该有所表示，）用什么来报答我？”重耳说：“如果不得不讲的话，倘若有朝一日同您各领兵车在平原旷野相会，就让我为您退避九十里。”楚国将军子玉发怒说：“君王款待重耳极其隆重，如今重耳却口出不逊，请杀死他。”楚成王说：“晋国这位公子贤能而在外困顿多年，跟随的人都是治国之材，这些都是上天的安排，难道可以杀他吗？况且话已出口，还能改说什么呢！”在楚国居住几个月后，（作为人质的）晋国太子圉从秦国逃亡，秦繆公怨恨太子圉；听说重耳在楚国，便派人来召他。楚成王说：“楚国路远，要经过好几个国家才能到达晋国。秦国和晋国毗邻交界，秦君又贤明，您就好好去吧！”并备厚礼为重耳送行。

重耳到达秦国，秦繆公将宗室女子五人嫁给重耳，原先子圉的妻子（在其中）一起前往。重耳不想接受子圉的妻子，司空季子说：“他的国家你都将要攻伐，何况娶其旧妻这等小事呢！再说接受下来缔结与秦国的亲事可以求得回国，您竟要拘泥小节，而忘弃大事吗！”重耳便接受了。秦繆公非常高兴，同重耳一起宴饮。席间赵衰唱起《黍苗》这首诗。秦繆公说：“我知道公子想急着回国了。”赵衰和重耳离座下拜，拜了两拜后说：“孤臣游子

仰望国君施恩，就如同庄稼盼望及时雨一般。”这时正当晋惠公十四年的秋天。晋惠公在九月去世，子圉即位。十一月，安葬晋惠公。十二月，晋国大夫栾枝、郤穀等听说重耳在秦国，都暗中来劝说重耳返回晋国，愿为内应的人很多。于是秦缪公就派军队陪同重耳回归晋国。晋怀公听说秦军前来，就派出军队抵御。然而大家都暗中知道是公子重耳要回来，其中只有晋惠公的故老旧臣吕甥、郤芮一伙不愿意立重耳为国君。重耳出国流亡共十九年而得回归，当时年纪已经六十二了，晋人大多亲附于他。

晋文公元年春天，秦军护送重耳到达黄河。咎犯说：“臣下跟随君上周流诸侯各国，过失已经很多了。臣下尚且自知，何况君上呢？请让我在此地分手离开吧。”重耳说：“倘若返回国都，有任何不与您同心同德的地方，就请河伯作证。”说完将玉璧投入黄河中，以此与子犯立下誓约。这时介子推随行，在船中，就笑道：“上天在保佑公子，可子犯却以为是自己的功劳向君上邀功请赏，真可羞耻啊。我不能忍心和这样的人同事供职。”便独自隐秘地渡过黄河。秦军围困令狐，晋军驻扎在庐柳。二月辛丑这天，咎犯与秦国、晋国的大夫在郇订立盟约。壬寅这天，重耳进入晋军大营。丙午这天，进入曲沃。丁未这天，朝拜武宫，然后正式即位为晋国国君，这就是晋文公。群臣都来拜见。怀公圉出奔高粱。戊申这天，晋文公派人杀死怀公。晋怀公的旧臣吕省、郤芮原本不亲附晋文公，晋文公即位后，害怕被杀，就密谋与他们的党羽焚烧文公居住的宫室，杀死晋文公。晋文公不知道。当初曾经要杀死晋文公的宦官履鞮得知他们的密谋，打算把情况告诉晋文公，以解脱从前的罪过，请求进见晋文公。文公不肯接见，派人斥责说：“在蒲城那件事中，你斩断我的衣袖。此后我跟随狄君打猎，你又替惠公来追杀我。惠公给你期限三天到达，而你一天就赶到，为什么那样快？你自己想想吧。”宦官履鞮说：“臣下是刀锯之下残废的人，不敢用三心二意来事奉国君，背弃主上，所以得罪于您。您如今已返国为君，难道就不存在像当年蒲城、狄地那样的隐患吗？再说从前管仲发箭射中带钩，齐桓公（不加计较反委重任）以此称霸。如今我这个酷刑残存的人有要事禀告而国君您不肯相见，只怕是灾祸又将临头了。”晋文公于是接见他，履鞮便将吕省、郤芮等人的密谋报告文公。晋文公开始打算召见吕省、郤芮，但吕省、郤芮等人的党羽很多，晋文公怕自己新近回国，国人出卖自己，就秘密出行，在王城会见秦缪公，国人都没察觉。三月己丑这天，吕省、郤芮等人果然造反，焚烧国君宫室，但没有找到晋文公。文公的卫士与叛党激战，吕省、郤芮等退兵想跑，秦缪公诱骗吕省、郤芮等人，在黄河边上杀了他们。晋国恢复平静后，文公重得回归国都。夏天，从秦国接回夫人，秦缪公所嫁给晋文公的妻子终于成为夫人。秦缪公送三千人作为晋文公的警卫，来防备晋国的暴乱。

晋文公修明政治，施舍恩惠给百姓。赏赐随从他流亡的人以及其它有功之臣，功劳大的封给食邑，功劳小的奖给爵位。论功行赏还未完毕，周襄王因其弟带发难逃出京都栖居郑国汜地，派人前来向晋国告急。晋国刚刚安定下来，文公打算出兵，但又怕别的乱子起来，因此赏赐随从流亡人员的事还没顾及到隐居的介子推。介子推自己也不提爵禄的事，爵禄便没有给到他头上。介子推说：“晋献公儿子九人，只有国君在世了。惠公、怀公无人亲附，国内国外都离弃他们。但上天没有断绝晋国的运脉，那就必定会有人出来主持国政。主持晋国祭祀的人，不是君上还能是谁呢？上天在保佑国君，可那些人却以为是自己的力量，不是在自欺欺人吗？偷窃别人的财物，尚且说是

盗贼，何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呢？下面的臣子贪冒罪过，上面的君主赏赐奸邪，上上下下相互蒙骗，实在难以和他们相处了。”他母亲说：“你何不也去邀功请赏呢？即便这样死了，去埋怨谁呢？”介子推说：“明知错误而效法它，罪过就更严重了。况且我已口出怨言，不能再吃国君的俸禄了。”母亲说：“那就让国君明了事情真相，怎么样？”介子推回答说：“言语，好比是人身上的装饰；连身子都要隐藏起来，哪里还用得着装饰它呢？装饰身子，这是企求显耀啊。”他母亲说：“你能这样吗？（真能这样，）我同你一起去隐居。”介子推一直到死也没有再露面。

介子推的追随者同情他，于是在宫墙门上挂了一条字幅，写道：“龙欲上天，五蛇为辅。龙已升云，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独怨，终不见处所。”晋文公出门，看见那字幅，说：“这讲的是介子推啊。我正忙于操心王室之乱，还没来得及报答他的功劳。”派人召见介子推，人已经逃走。便寻找他的住所，听说介子推进入绵上山中，于是晋文公下令环绕绵上山的中心区域修筑封疆，作为介子推的禄田，称之为介山，并说：“用这来记录我的过失，同时表彰善人。”

随从重耳流亡的贱臣壶叔说：“国君三次论功行赏，赏赐都没有惠及臣下，冒昧前来请罪。”晋文公回答说：“那能用仁义来引导我前进，用德行贤惠来防范我过失的，这类人授于上等赏赐。用实际行动来辅佐我，最终取得成功的，这种人授于次一等的赏赐。敢冒流矢飞石的危险，立下汗马功劳的，这类人授于再次一等的赏赐。至于用苦力事奉我而不能补救我过失缺陷的，这类人授于更次一等的赏赐。三次赏赐之后，本来就将轮到你。”晋人听说这番话，都很高兴。

晋文公二年春天，秦军驻扎在黄河边上，准备护送周襄王返入京都。赵衰说：“谋求霸主的办法，没有比护送襄王返入京都尊崇周室更好的。周、晋本系同姓，晋国如不先护送襄王进入京都，往后秦国就会护送襄王进入京都，这样晋国便无法对天下发号施令了。当今尊崇襄王，正是晋国日后称霸的资本啊。”三月甲辰这一天，晋国便出兵到达阳樊，包围温邑，护送周襄王进入成周。四月，杀死周襄王之弟带。周襄王赏赐给晋文公河内阳樊的土地。

晋文公四年，楚成王与诸侯围攻宋国，宋国大夫公孙固前来晋国告急。先轸说：“报答施舍、奠定霸业，就在今朝了。”狐偃说：“楚国新近得到曹国归附，又初次和卫国通婚，倘若攻伐曹国、卫国，楚国必定救援它们，宋国之围也就可以解除了。”于是晋国建立三军。赵衰推举郤穀统领中军，郤臻辅佐他；让狐偃统领上军，狐毛辅佐他；任命赵衰为卿；栾枝统领下军，先轸辅佐他；荀林父驾驭公车，魏犍为车右，出兵讨伐。冬天十二月，晋军抢先沿黄河下太行山之东，同时把原邑封给赵衰。

五年春天，晋文公准备攻伐曹国，向卫国借路，卫人不答应。晋军绕道从黄河南段渡水，入侵曹国，攻伐卫国。正月，攻取五鹿。二月，晋侯、齐侯在斂孟订立盟约。卫侯请求与晋国结盟，晋人不答应。卫侯打算与楚国结盟，国人不愿意，所以驱逐他们的国君来取悦晋国。卫侯居住在襄牛，公子买奉鲁君之命戍守卫国都城。楚军来救援卫国，没有结果。晋侯领兵围攻曹国。三月丙午这一天，晋军攻入曹国都城，斥责曹共公不采用鼈负羁谏言，反而重用美女，美女乘坐轩车的竟有三百人之多。晋文公下令军中，不准进入僖负羁家族住房，以此报答当年的恩德。楚军围攻宋国，宋国再次向晋国

告急。晋文公要救宋就必须进攻楚军，但因楚成王曾经对自己有过恩德，便不打算攻伐楚军；想撒手不管宋国，可宋襄公又曾经对自己有恩德：晋文公对此感到十分为难。先轸说：“拘捕曹伯，把曹国、卫国的地分给宋国，楚国便会着急曹国、卫国的处境，造成那样的形势，自然可以消除宋国的危难。”于是晋文公听从他的计谋行动，而后楚成王也就退兵回国。

楚国将军子玉说：“君王对待晋君极为宽厚，如今他明知楚国为曹国、卫国着急而故意攻伐他们，这是轻蔑君王。”楚成王说：“晋侯流亡在外十九年，窘困的日子经历过很久了，结果得以返回晋国，艰难险阻全都知晓，善于使用他的百姓，这是上天保佑的结果，不可以阻挡。”子玉请战说：“我不敢保证此行必定成功，但愿以此封住那说三道四的嘴。”楚成王很生气，便少给他兵。于是子玉派遣宛春告诉晋侯说：“请您恢复卫侯君位和归还曹国土地，臣下就撤除对宋国的包围。”咎犯说：“子玉太无礼了，当国君的只能取得一件，而做臣子的却要取得两件，不能答应。”先轸说：“安定他人叫做礼。楚人一句话而安定三个国家，而您一句话要灭亡三个国家，那我们就失礼了。不答应楚国，这便是抛弃宋国啊。不如私下答应曹国、卫国的要求来引诱二国，拘捕宛春来激怒楚国，等战事发生再作打算。”晋侯就在卫国拘捕宛春，而且私下答应曹、卫复国。曹国、卫国向楚国宣布绝交。楚将得臣非常恼怒，攻击晋军，晋军后退。军吏问：“为什么后退？”晋文公说：“从前我在楚国时，曾向楚成王立约，（倘若交战相遇，）晋军后退九十里，难道可以背弃吗？”楚军准备离去，得臣不肯。四月戊辰这天，宋公、齐将、秦将与晋侯扎营在城濮。己巳这天，同楚军交战，楚军大败，得臣收拾残兵离去。甲午这天，晋军返回到衡雍，在践土为周天子建筑王宫。

起初，郑国帮助楚军，楚军溃败，郑君很害怕，派使者向晋侯请求结盟。晋侯与郑伯订立盟约。

五月丁未这天，晋国向周襄王进献俘获楚军的战利品：由四匹被甲战马拉的车一百辆，步兵一千人。天子委派王子虎策命晋侯为诸侯之长，赏赐大辂一辆，红色的弓一把、红色的箭一百枝，黑色的弓十把、黑色的箭一千枝，用黑黍加郁金香草酿制的酒一卣，柄为圭状的玉勺一把，虎贲三百人。晋侯辞谢三次，然后稽首接受。周廷史官作《晋文侯命》：“周王这样说：叔父崇尚仁义，和合诸侯。光辉的文王、武王，能够恪守美好的品德，光照天界，流芳人间，于是上帝将他的使命赋予文王、武王。叔父应当顾念关注我身，辅佐我长久地安居天子之位。”从这时起，晋文公在诸侯中称伯。癸亥这天，王子虎在践土的王宫大庭与诸侯缔结盟约。

晋军焚烧楚人军营，大火数日不止，晋文公却在叹息。左右侍臣说：“战胜楚军而国君还在忧愁，为什么？”晋文公说：“我听说能够取得胜利而心安理得的只有圣人，因此担心。况且子玉还在，难道可以高兴吗！”子玉战败回国，楚成王恼恨他不听自己的话，贪恋与晋人作战，便斥责子玉，子玉自杀。晋文公闻讯说：“我在外面攻击子玉，楚王在国内诛杀子玉，真是内外相互呼应。”于是才高兴。

六月，晋人再次送卫侯进入国都。壬午这天，晋侯渡过黄河北上回国。颁行赏赐，狐偃为头功。有的人说：“城濮战事，是靠先轸的谋略。”文公说：“城濮之役，狐偃劝说我不要失信。先轸说‘军事以胜为右’，我采用他的谋略而获胜。然而这只是适用一时的权宜之言，可狐偃之言说的却是千秋万代的功业，怎么能将一时的利害凌驾于千秋万代的功业之上呢？因此把

狐偃之功排在最前面。”

冬天，晋侯在温邑会合诸侯，打算率领诸侯朝见周王。因力量不够，恐怕诸侯中有背叛的，就派人叫周襄王到河阳打猎。壬申这天，晋文公便率领诸侯在践土朝见周王。孔子读史书记载看到晋文公这一段，说：“诸侯不能召见周王。”“王狩河阳”这句话，是《春秋》避讳晋文公召见周襄王的笔法。

丁丑这天，诸侯军队围攻许国。

曹伯臣子中有人来劝说晋侯道：“齐桓公会合诸侯而封立异姓之国，如今国君会合诸侯反而灭亡同姓之国。曹国，是叔振铎的后代；晋国，是唐叔的后代。会合诸侯而灭亡兄弟之国，不合礼法。”晋侯理解劝谏之意，便恢复了曹伯的君位。

在这一年晋国开始建立三支步兵部队。荀林父率领中行，先穀率领右行，先蔑率领左行。

七年，晋文公、秦缪公共同领兵围攻郑国，因为郑国在晋文公流亡过访时不以礼相待，以及城濮之役时郑国帮助楚国。围攻郑国，想要抓获叔瞻。叔瞻听说此讯，就自杀了。郑人拿着叔瞻的尸体来报告晋国，晋文公说：“一定要抓到郑君才甘心。”郑文公害怕，就暗中派遣使者对秦缪公说：“灭亡郑国加强晋国，对晋国来说是得着好处了，但对秦国来说却不算有利。国君为什么不解除郑国之围，因此取信郑国使之成为秦国东行道上的友邦？”秦伯理解其意，便撤走军队。晋君也撤了军队。

九年冬天，晋文公去世，儿子襄公欢即位。这一年郑伯也去世。

郑国人有向秦国出卖自己国家的，秦缪公（得到情报后）发兵前往偷袭郑国。十二月，秦国军队经过我晋国都城郊外。晋襄公元年春天，秦国军队经过成周，没有礼仪法度，王孙满讥诮秦军。秦军到达滑国，郑国商人弦高将要到成周去做生意，正好相遇，弦高（随机应变）将十二头牛慰劳秦军。秦军感到惊诧而回师，灭了滑国而离去。

晋卿先轸说：“秦伯不采用蹇叔的规劝，违背众人之心，这样的军队可以打击。”栾枝说：“没有报答秦国对先君的恩惠，反而打击它，不可以。”先轸说：“秦国欺侮我国君丧父初孤，攻伐我同姓之国，还有什么恩德可以报答？”就出兵攻击秦军。晋襄公把丧服染成黑色（出征）。四月，在殽山打败秦军，俘虏秦军三位将领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而回国。晋襄公于是穿着黑色丧服安葬晋文公。晋文公夫人是秦国之女，对襄公说：“秦君想得到他的三位将军而杀死他们。”襄公应许，遣返三人。先轸得知此事，对襄公说：“祸患就要发生了。”先轸就即刻追赶三位秦将。秦将正渡黄河，已经在船上，叩头告辞，先轸结果没能追回。

此后三年，秦君果然派孟明领兵攻伐晋国，来报殽山战败的仇，取得晋国的汪邑而返回。晋襄公四年，秦缪公大举进兵攻伐我晋国，东渡黄河，取得王官，在殽山为当年阵亡的将士筑起土台以志纪念而离去。晋人恐惧，不敢出击，便据城固守。晋襄公五年，晋军攻伐秦国，取得新城，以报王官之战的仇。

晋襄公六年，赵衰成子、乐贞子、咎季子犯、霍伯相继去世。赵盾替代赵衰执掌国政。

七年八月，晋襄公去世。当时太子夷皋年纪还小。晋人因为国家多难的缘故，希望立一个年纪大些的国君。赵盾说：“立襄公弟弟雍为君。他爱好

行善而又年长，先君喜欢他；并且与秦国亲近，秦国是晋国的旧日友邦啊。置立善良就稳固，事奉年长就和顺，拥护先君所爱就合孝道，结交旧日友邦就会安定。”贾季说：“不如立他的弟弟乐。辰嬴受到两位国君宠幸，立她的儿子为国君，百姓必定服从。”赵盾说：“辰嬴卑贱，位次排在九人之下，她的儿子有什么威望！况且辰嬴被两位国君宠幸，这是淫乱。作为先君的儿子，不能求得大国入居而外出住在小国，这是鄙陋。母亲淫乱而儿子鄙陋，便没有威严；陈国弱小而遥远，就无法为援：这将怎么可以呢！”赵盾派士会前往秦国迎接公子雍。贾季也派人到陈国去召公子乐。赵盾罢免贾季，因为他杀害了阳处父。十月，安葬晋襄公。贾季出奔到翟。这一年，秦缪公也去世了。

晋灵公元年四月，秦康公说：“从前晋文公进入国都没有护卫，所以有吕省、郤芮的发难。”就多给公子雍卫士。太子母亲缪嬴日夜抱着太子在朝廷上哭泣，说：“先君有什么罪？他的后嗣又有什么罪？舍弃嫡子而到外面寻找国君，将把这孩子置于何地？”出了朝廷，便抱着太子赶到赵盾的住所，叩头说：“先君当初手捧这孩子托付给您，说：‘这个孩子将来成材，我就敬受您的恩惠；不成材的话，我就死也怨您。’如今国君去世，话还在耳边，却要背弃他，您看怎么办？”赵盾与众大夫都忧虑缪嬴的纠缠，而且害怕被杀，于是背弃所迎的公子雍而立太子夷皋为国君，这就是晋灵公。晋国发兵阻止秦国护送公子雍的卫队。赵盾任主将，领兵前往攻击秦军，在令狐打败秦军。先蔑、随会流亡投奔秦国。秋天，齐君、宋君、卫君、郑君、曹君、许君都来会赵盾，在扈地缔结盟约，因为晋灵公开始立为国君的缘故。

晋灵公四年，晋军攻伐秦国，取得少梁。秦军也取得晋国的鞮。六年，秦康公攻伐晋国，取得羈马。晋侯发怒，派遣赵盾、赵穿、郤缺领兵攻击秦国，在河曲展开激战，赵穿最有功劳。七年，晋国执政的六卿担心随会在秦国，常有造成晋祸乱的危险，就命令大夫魏寿余假装反叛晋国投降秦国。秦康公派随会到魏邑接受投降，魏寿余乘机拘捕随会而返归晋国国都。

晋灵公八年，周顷王驾崩，由于王室公卿争权，所以没有向诸侯各国报丧。晋君派遣赵盾率领八百辆战车平定周朝王室内乱而扶立周匡王继位。这一年，楚庄王开始即国君之位。十二年，齐人杀死他们的国君齐懿公。

十四年，晋灵公长大成人，十分奢侈，横征暴敛来绘饰宫墙。他常从高台上用弹弓弹人，观看行人躲避弹丸（以此取乐）。厨子炖烧熊掌不烂，灵公发怒，杀死厨子，让妇人们抬着厨子的尸体出宫扔掉，经过朝会大厅。赵盾、随会以前曾多次进谏，灵公不听；这次因为又在朝廷上见到死人手，两人前往劝谏。随会先去进谏，又不听。灵公讨厌再有人进谏，派遣鉏麇去刺杀赵盾。赵盾寝门敞开，起居极有法度，鉏麇（眼见此情）便退出来，叹息说：“杀死忠臣，背弃君命，罪过是一样的。”就用头撞树而死。

当初，赵盾曾经在首山打猎，有一次看到桑树下有个饿汉。那个饿汉，就是示眯明。赵盾给他食物吃，他只吃了一半。问其中缘故，回答说：“我在外为人臣仆三年，不知道母亲还在不在，想把食物留给母亲吃。”赵盾认为他有孝亲的大义，就添加饭和肉给他。示眯明不久当上晋灵公的厨子，赵盾没有再知道他后来的情况。九月，晋灵公请赵盾喝酒，埋伏下身穿盔甲的武士准备攻杀赵盾。灵公的厨子示眯明知道这情形，恐怕赵盾喝醉不能起身，就进去说：“君主设宴赏赐臣子，酒过三巡便可作罢。”想借此让赵盾离开，使他先走脱，免遭杀身之祸。赵盾已经离席，但晋灵公事先埋伏的武士还没

集中，就先放出名叫敖的咬人猛犬。示眯明替赵盾徒手击杀猛犬。赵盾说：“弃除人用狗，即使狗再凶猛，又有什么用。”然而赵盾不知道示眯明在暗中回报自己的恩德。旋即晋灵公唆使埋伏的武士出来追赶赵盾，示眯明反过来攻击灵公埋伏的武士，埋伏的武士不能前进，结果让赵盾脱身。赵盾问示眯明救自己的原因，示眯明说：“我就是当年桑树下的饿汉。”再问他名字，不肯告诉。示眯明也就此逃亡离去。

赵盾于是逃奔，还没来得及出晋国国境。乙丑这天，赵盾的兄弟将军赵穿在桃园袭击杀死晋灵公，同时迎回赵盾。赵盾素为权贵，又得人和；晋灵公年轻，又十分奢侈，百姓不亲附，所以被杀很容易。赵盾官复原位。晋国太史董狐记录道“赵盾弑其君”，并在朝廷上宣示。赵盾说：“杀国君的人是赵穿，我可没有罪。”太史说：“你身为众卿之长，而且逃亡没有跑出国境，返归不讨伐国都暴乱，（杀国君的人）不是你还能是谁？”孔子听说这件事，说：“董狐，是古代所说的优良史官，据史法直书没有隐讳。宣子，是好大夫，因为史法而蒙受恶名。可惜啊，只要他一出国界就可以免遭杀君的罪名。”

赵盾派赵穿从成周迎回晋襄公的弟弟黑臀，立他为国君，这就是晋成公。

晋成公，是晋文公的小儿子，他的母亲是周天子的女儿。壬申这天，到曲沃的武宫朝见祭祀。

晋成公元年，赐封赵氏担任公族大夫。讨伐郑国，是因为郑国背弃晋国的缘故。三年，郑襄公开始即位，归附晋国而背弃楚国。楚君发怒，攻伐郑国，晋军前往救援郑国。

晋成公六年，讨伐秦国，俘虏秦将派出的探子。

七年，晋成公与楚庄王争夺霸主之位，在扈地会合诸侯。陈君畏惧楚国，没有赴会。晋君派遣中行桓子讨伐陈国，同时借此救援郑国，与楚军作战，击败楚军。这一年，晋成公去世，其子晋景公据继位。

晋景公元年春天，陈国大夫夏徵舒杀死他的国君陈灵公。二年，楚庄王攻伐陈国，诛杀夏徵舒。

晋景公三年，楚庄王率军围攻郑国，郑国向晋国告急。晋君派荀林父率领中军，随会率领上军，赵朔率领下军，郤克、栾书、先穀、韩厥、巩朔辅佐三人。六月，到达黄河。听说楚军已降服郑国，迫使郑伯赤露上身投降认罪，与他缔结城下之盟然后离去，荀林父准备返回。先穀说：“大家一起来救援郑国，不到郑国是不可以的。”将帅之间意见分歧，最后还是渡过黄河。楚王已经降服郑国，原打算用饮马黄河作为出师成功名义而离去。结果，楚军与晋军进行激战。郑国新近归附楚国，畏惧楚国，因此反过来帮助楚军攻击晋军。晋军溃败，逃奔黄河，争相渡河，船舱里被砍下的手指很多。楚军俘获我晋国将领荀息。晋军回国，荀林父说：“臣下身为主帅，军队溃败，理当诛杀，请求死罪。”晋景公想答应他。随会说：“从前晋文公领兵同楚军在城濮作战（击败楚军），楚成王回国后杀死主将子玉，文公才开始高兴。如今楚军已经击败我军，我们又要诛杀军队主将，这是在帮助楚人杀仇敌啊。”景公便制止荀林父自杀。

晋景公四年，先穀因为首先提出进兵的主张而招致晋军在黄河岸边溃败，害怕被杀，就投奔翟人，同翟人谋划攻伐晋国。晋君察觉此事，便诛灭先穀家族。先穀，是先轸的儿子。

晋景公五年，攻伐郑国，因为郑国帮助楚军的缘故。这时候楚庄王称强

诸侯，因为他在黄河岸边挫败了晋国军队。

晋景公六年，楚军攻伐宋国，宋人来向晋国告急，晋君准备救援宋国，伯宗说：“楚国，如今上天正在保佑它，势不可当。”晋君于是派遣解扬前去假装答应救援宋国。郑人抓到解扬交给楚人，楚王重礼相赠，让他把原来的话反过来说，命令宋国赶快投降。解扬假装答应楚王，结果却在喊话时传达了晋君的话。楚王要杀死他，有人劝谏，便放解扬回国。

晋景公七年，晋君派遣随会领兵灭亡赤狄。

晋景公八年，晋君派遣郤克出使到齐国。齐顷公的母亲从高台上观看而嘲笑来使。所以这样的缘故，是因为郤克背驼，鲁国使者腿瘸，卫国使者瞎一只眼，故尔齐人按照各位使者的生理缺陷让有相同残疾的人来导引宾客。郤克非常愤怒，返国途中到达黄河岸边，说：“来日不报齐国的羞辱，就让河伯作见证！”回到国都，向晋君请求，打算攻伐齐国。景公询问后知悉事情原委，说：“你个人的怨恨，怎么能来烦扰国家！”没有听从。魏文子告老请求退休，荐举郤克，郤克执掌国政。

晋景公九年，楚庄王去世。晋军攻伐齐国，齐君派遣太子彊作为人质到晋国，晋军才撤回。

晋景公十一年春天，齐军攻伐鲁国，夺取隆邑。鲁国向卫国告急，卫国和鲁国都通过郤克向晋国告急。晋君便派遣郤克、栾书、韩厥率领战车八百辆与鲁军、卫军共同讨伐齐军。夏天，晋军与齐顷公的军队在鞍地作战，使齐顷公受伤被困。顷公就跟他的车右调换在车上的位置，装作下车打水，因此得以脱身逃去。齐军溃败逃跑，晋军追赶败兵直到齐国腹地。齐顷公奉献宝器请求媾和，晋军不答应。郤克说：“一定要得到萧桐侄子作为人质（才能讲和）。”齐国使者说：“萧桐侄子是顷公的母亲，顷公的母亲就好比你们晋君的母亲，怎么能一定要得到她作为人质呢？这样做违背人伦大义，我们只能请求再战一场。”晋军这才应许跟齐国媾和而离去。

楚国申公巫臣拐娶夏姬投奔晋国，晋君让巫臣担任邢大夫。

晋景公十二年冬天，齐顷公前往晋国，要尊奉晋景公为王。景公辞让不敢接受。晋国开始建立六军，韩厥、巩朔、赵穿、荀驵、赵括、赵旃都被封为卿。智 获释从楚国归来。

晋景公十三年，鲁成公朝见晋君，晋景公不礼貌，鲁君含怒离去，打算废弃与晋国的盟约。晋军讨伐郑国，夺取汜邑。

晋景公十四年，梁山崩塌。晋君询问伯宗，伯宗认为不足为怪。

晋景公十六年，楚国将军子反怨恨巫臣，便杀灭其宗族。巫臣极为愤怒，给子反致送书信说：“一定要叫你疲于奔命！”便向晋君请求派人出使吴国，让他的儿子当了吴国的行人，教吴人学习车战用兵之法。吴国与晋国开始交通往来，并相约讨伐楚国。

晋景公十七年，晋君诛杀赵同、赵括，并且诛灭赵氏家族。韩厥说：“赵衰、赵盾的功绩难道可以忘记吗？怎么能断绝赵氏的香火！”晋君于是又让赵氏庶子赵武为赵氏继承人，并又给他食邑。

十九年夏天，晋景公病重，立他的太子寿曼为国君，这就是晋厉公。此后一个多月，晋景公去世。

晋厉公元年，因刚即位，厉公想会合诸侯，便与秦桓公隔着黄河互派使者结盟。双方回国后秦国即背弃盟约，与白翟密谋攻伐晋国。晋厉公三年，晋国派遣吕相出使谴责秦君，接着与诸侯讨伐秦国。军队到达泾水，在麻隧

击败秦军，俘虏秦将成差。

晋厉公五年，三郤进谗言陷害伯宗，厉公诛杀伯宗。伯宗因为喜欢直言劝谏遭受这杀身之祸，国人因此不亲附晋厉公。

晋厉公六年春天，郑国背弃晋国与楚国结盟，晋君大怒。栾书说：“不可以当我们在世时失去诸侯。”晋国就发兵。晋厉公亲自领兵，五月渡过黄河。听说楚兵前来救援，范文子向厉公请示打算返回。郤至说：“发兵诛讨叛逆，遇上强敌就逃避，将丧失号令诸侯的资格。”于是与楚军开战。癸巳这天，晋军发箭射中楚共王的眼睛，楚军在鄢陵战败。子反收拾残兵，安抚整饬余部，准备再战。晋人对此感到忧虑。楚共王召见子反，他的侍从竖阳谷献酒给子反，子反大醉，不能前来进见。楚王发怒，责备子反，子反自杀而死。楚王于是领兵回国。晋国因此威震诸侯，晋君想借此号令天下求为霸主。

晋厉公有许多宠幸的姬妾，鄢陵之战归来，准备全部除去众大夫而封立各姬妾的兄弟。有个受到宠幸姬妾的兄长叫胥童，曾经与郤至有积怨，至于栾书又怨恨郤至不采用他的计谋而结果击败楚军，于是派人暗中通报楚君（设计陷害郤至）。楚国来人欺骗厉公说：“鄢陵之战，是郤至招来楚军，他打算发动变乱，接纳子周立以为君。恰好遇上盟国之兵没有到齐，因此事情没有成功。”厉公告诉栾书。栾书说：“那恐怕实有其事了。望国君您试着派人到成周，暗中核实此事。”厉公果真派遣郤至到成周。栾书又另派人让公子周会见郤至，郤至不知自己已被人出卖。厉公验证此事，以为确实如此，于是怨恨郤至，想要杀死他。八年，晋厉公出外打猎，与姬妾宴饮。郤至杀死野猪前来进献，宦官夺走野猪。郤至用箭射杀宦官。厉公发怒，说：“季子欺负到我头上来了。”厉公将要诛杀三郤，但还没有行动。郤锜打算攻击厉公，说：“我即便死了，厉公也会狼狈不堪。”郤至说：“有信就不能反叛国君，有智就不可残害百姓，有勇就不许发动叛乱。失去这三件，谁还来跟从我？我只好死了吧。”十二月壬午这天，晋厉公命令胥童带领八百名士兵袭击杀死三郤。胥童乘势在朝廷上劫持栾书、中行偃，说：“不杀掉这二位，祸患必定延及国君。”厉公说：“一个早上杀死三卿，我不忍心再增加了。”胥童回答说：“人家将会忍心对您下手。”厉公没听从，把惩治郤氏罪行的情况告诉栾书等人，并说：“大夫们各复原职。”二人磕头拜谢说：“幸运得很，幸运得很。”厉公让胥童为卿。闰月乙卯这天，晋厉公出游住在匠骊家，栾书、中行偃率领党徒偷袭逮捕厉公，囚禁了他，杀死胥童，同时派人到成周迎回公子周而立他为国君，这就是晋悼公。

晋悼公元年正月庚申这天，栾书、中行偃杀死晋厉公，安葬厉公只用一辆遣车。厉公被囚禁六天而死，死后十天是庚午日，智 迎回公子周来，到达绛，杀鸡饮血与大夫订立盟誓而立公子周为国君，这就是晋悼公。辛巳这天，朝拜武宫。二月乙酉这天，正式就国君之位。

晋悼公周，他的祖父名捷，是晋襄公的小儿子，不能立为太子，号称桓叔，桓叔最受襄公宠爱。桓叔生惠伯谈，谈生悼公周。周立为国君时，年仅十四岁。悼公说：“祖父、父亲不能立为国君而到成周避难，客死他乡。我本人因为与公室关系疏远，没有当国君的奢望。如今各位大夫不忘文公、襄公的志意而惠顾扶立我这个桓叔后人为国君，依赖祖宗、先大夫的在天之灵，我才得以主持侍奉晋国祭祀，哪敢不战战兢兢呢！望诸位大夫辅佐我！”于是驱逐不能遵守臣道的七个人，修明旧日功绩，普施德泽恩惠，收容安抚于

晋文公回国有功之臣的后代。秋天，攻伐郑国。郑国军队溃败，晋军于是抵达陈国。

晋悼公三年，晋君盟会诸侯。晋悼公询问群臣可以任用的人，祁奚荐举解狐。解狐，是祁奚的仇人。（解狐去世，）晋君又询问，祁奚荐举自己的儿子祁午。君子说：“祁奚可以称得上不结私党了！荐举外人不隐匿仇人，荐举家人不隐匿儿子。”当会合诸侯时，晋悼公之弟杨干扰乱军队行列。魏绛依法诛戮他的御者。悼公很恼怒，有人劝谏悼公，悼公终于认为魏绛是个贤材，委以重任，派遣出使安抚戎人，戎人都来亲附。十一年，晋悼公说：“自从我重用魏绛以来，九次会合诸侯，广泛安抚戎翟，是魏子的功劳啊。”赏赐给魏绛女乐歌钟，魏绛再三推辞才接受。冬天，秦军夺取我栎邑。

晋悼公十四年，晋君派遣六卿率领诸侯军队攻伐秦国，渡过泾水，大败秦军，直到棫林才离去。

晋悼公十五年，悼公向师旷询问治国之道。师旷说：“只有仁义才是治国之本。”冬天，晋悼公去世，儿子平公彪继位。

晋平公元年，晋军攻伐齐国，齐灵公领兵与晋军在靡下激战，齐军战败溃逃。晏婴说：“国君既然没有勇气，何不停止战斗？”灵公于是撤军离去。晋军乘胜追击，接着围困临菑，在城郭肆意焚烧屠杀。东面到胶水，南面到沂水，齐人都据城固守。晋君这才退兵回国。

晋平公六年，鲁襄公朝见晋君。晋国栾逞犯有罪行，逃奔齐国。晋平公八年，齐庄公暗中派遣栾逞到曲沃，并用军队跟随其后。齐军登上太行陁，栾逞从曲沃城中造反，偷袭进入绛都。绛都没有戒备，晋平公准备自杀，范献子制止平公自杀，并率领他的私属攻击栾逞，栾逞战败逃奔曲沃。曲沃人攻击栾逞，栾逞战死，于是诛灭栾氏家族。栾逞，是栾书的孙子。他进入绛都，曾与魏献子密谋。齐庄公听说栾逞战败，便回军，夺取晋国的朝歌而离去，以报临菑之役的仇。

晋平公十年，齐国崔杼杀死他的国君庄公。晋军乘着齐国内乱，在高唐攻伐击败齐军而离去，以报太行之役的仇。

晋平公十四年，吴国延陵季子来晋国出使，同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交谈，此后说：“晋国的大政，最终将归于这三家。”

晋平公十九年，齐君派遣晏婴前往晋国，同叔向交谈。叔向说：“晋国，已经到了末世。平公横征暴敛建造台观池沼而不忧虑国政，国政已经落入卿大夫私家之手，难道还能长久吗！”晏子认为是这样。

晋平公二十二年，攻伐燕国。二十六年，晋平公去世，儿子昭公夷即位。

晋昭公在位六年去世。六卿强盛，公室衰落。昭公的儿子顷公去疾即位。

晋顷公六年，周景王去世，王子们争夺王位。晋国六卿领兵平定王室之乱，扶立周敬王。

晋顷公九年，鲁国季氏驱逐他们的国君鲁昭公，昭公住在乾侯。十一年，卫君、宋君派遣使者请求晋君护送鲁君回国。季平子私下贿赂范献子，范献子接受礼物，便对晋君说：“季氏没有罪。”结果没有送鲁君回国。

晋顷公十二年，晋国公室同宗本家祁奚的孙子祁盈、叔向的儿子杨食我，同与国君结怨。六卿有意削弱公室，于是就设法全部消灭这两个家族，接着把他们的食邑划分为十个县，各让自己的子弟担任县大夫。晋公室愈加衰弱，六卿势力都有扩大。

十四年，晋顷公去世，儿子定公午即位。

晋定公十一年，鲁国阳虎逃奔晋国，赵鞅简子收留了他。

晋定公十二年，孔子任鲁国相。

晋定公十五年，赵鞅让邯郸大夫赵午将卫国所进贡安置在邯郸的五百家归还给他，结果没办成，便打算杀死赵午。赵午同中行寅、范吉射是婚姻亲家，联合起来攻打赵鞅，赵鞅逃奔据守晋阳。晋定公派兵围困晋阳。荀栎、韩不信、魏侈与范吉射、中行寅有仇，就搬兵进攻范吉射、中行寅。范吉射、中行寅反晋，晋君下令攻击他们，打败范吉射、中行寅。范吉射、中行寅逃奔朝歌，筑城坚守。韩简子、魏襄子替赵鞅向晋君说情，定公便宽赦赵鞅，让他官复原职。二十二年，晋军击败范氏、中行氏，范吉射、中行寅二人逃奔齐国。

三十年，晋定公与吴王夫差在黄池会合诸侯，争当盟主，赵鞅当时随从晋君，结果让吴王做了盟主。

晋定公三十一年，齐国田常杀死他的国君齐简公，接着拥立简公之弟骈，这就是齐平公。晋定公三十三年，孔子去世。

三十七年，晋定公去世，其子出公凿即位。

晋出公十七年，知伯和赵氏、韩氏、魏氏共同瓜分范氏、中行氏的封地作为自己的食邑。晋出公很恼怒，通告齐国、鲁国，准备同来讨伐四卿。四卿恐惧，就反过来攻击晋出公。晋出公逃奔齐国，在途中死去。所以知伯就扶立晋昭公的曾孙骄为晋国国君，这就是晋哀公。

晋哀公的祖父雍，是晋昭公的小儿子，号称戴子。戴子生忌。忌与知伯相好，早年去世，所以知伯心想全部吞并晋国，但还没敢动手，就扶立忌的儿子骄为国君。在这时期，晋国的政事都取决于知伯，晋哀公不能有所干预。知伯于是占有范氏、中行氏的封地，在四卿中力量最强。

晋哀公四年，赵襄子、韩康子、魏桓子共同杀死知伯，全部吞并他的封地。

十八年，晋哀公去世，儿子幽公柳即位。

晋幽公的时候，晋国公室衰败国君提心吊胆，反而去朝见韩、赵、魏三家君主。晋君只有绛都、曲沃之地，其余全部落入韩、赵、魏三家。

晋幽公十五年，魏文侯开始即位。十八年，幽公乱搞女人，夜晚私自从都城出来，盗贼杀死幽公。魏文侯领兵讨伐晋国动乱，扶立幽公的儿子止为国君，这就是晋烈公。

晋烈公十九年，周威烈王赐封赵氏、韩氏、魏氏，全都册命为诸侯。

二十七年，晋烈公去世，儿子孝公颀即位。

晋孝公九年，魏武侯开始即位，袭击邯郸，没有获胜而离去。十七年，晋孝公去世，儿子静公俱酒即位。这一年，是齐威王元年。

晋静公二年，魏武侯、韩哀侯、赵敬侯灭亡晋国，三家瓜分其地。晋静公贬为平民百姓，晋国宗庙从此断绝香火无人祭祀。

太史公说：晋文公，是古代所说的明君。他流亡居住在外十九年，极端艰难困苦，及至登上君位颁行赏赐，尚且忘记功臣介子推，何况那些骄横的君主呢？晋灵公被杀，其后成公、景公实行苛政，到厉公大加严酷，大夫们因惧怕被杀，祸乱纷起。悼公以后公室日趋衰落，六卿专擅权柄。所以说把握人君之道，如何驾御他的臣下，实在不易啊！

史记卷四十 楚世家第十

李零注
李解民译

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1〕}高阳者，黄帝之孙，^{〔2〕}昌意之子也。^{〔3〕}高阳生称，^{〔4〕}称生卷章，^{〔5〕}卷章生重黎。^{〔6〕}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7〕}甚有功，能光融天下，^{〔8〕}帝喾命曰祝融。^{〔9〕}共工氏作乱，^{〔10〕}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11〕}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12〕}复居火正，为祝融。

【注释】〔1〕“帝颛须”，颛顼音 zhu1nx&，本书《五帝本纪》所述五帝之一，“高阳”，颛顼号称高阳氏。〔2〕《史记》所述五帝系统是以黄帝为中心，其他四帝（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皆为黄帝子孙。〔3〕在《五帝本纪》中，昌意是黄帝次子，颛顼之父。〔4〕“称”，《世本》作“偁”（音 ch5ng）。〔5〕“卷章”，《山海经·大荒西经》、《世本》等古书皆作“老童”，卷与老，章与童，字形相近，《史记》可能是抄误。〔6〕“重黎”，古书多以重、黎为二人（《山海经·大荒西经》、《世本》、《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国语·楚语》等），此作一人。〔7〕“帝喾”，《五帝本纪》所述五帝之一。喾音 k)。 “高辛”，帝喾号称高辛氏。“火正”，传说古代有掌五行之官：“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国语·楚语》称“颛顼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火正黎司地以属民”，只以黎为火正。〔8〕“融”，光明。〔9〕“祝融”，本为官名，后用为氏名。〔10〕“共工氏”，古氏族名。〔11〕古书记共工氏作乱，或谓与颛顼争帝被诛（《列子·汤问》、《文子·上义》、《淮南子·天文》《兵略》），或谓与帝喾争帝被诛（《淮南子·原道》、《国语·周语》贾逵注、《吕氏春秋·荡兵》注），《五帝本纪》则谓尧流共工，共工氏至尧而犹存，故此言“诛之而不尽”。〔12〕古书或以吴回即黎（《潜夫论·志氏姓》、《淮南子·时则》注）。

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坼剖而产焉。^{〔1〕}其长一曰昆吾；^{〔2〕}二曰参胡；^{〔3〕}三曰彭祖；^{〔4〕}四曰会人；^{〔5〕}五曰曹姓；^{〔6〕}六曰季连，^{〔7〕}半姓，^{〔8〕}楚其后也。^{〔9〕}昆吾氏，夏之时尝为侯伯，桀之时汤灭之。彭祖氏，殷之时尝为侯伯，殷之末世灭彭祖氏。季连生附沮，^{〔10〕}附沮生穴熊。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11〕}弗能纪其世。^{〔12〕}

【注释】〔1〕“坼”，音 ch8，分。“剖”，破开。《诗·大雅·生民》：“不坼不副，无灾无害。”亦作副（音 p@，也是剖分之义）。“拆剖而产”，即剖割身体而生产。《水经·洧水注》引《世本》谓“陆终娶于鬼方氏之妹，谓之女隤，是生六子，孕三年，启其左胁，三人出焉；启其右胁，三人出焉”，即其事。《集解》引干宝说称“修己背坼而生禹，简狄胸剖而生契”，亦属同类传说。〔2〕“长”字衍。“昆吾”，己姓国名，在今河南许昌，后迁今河南濮阳东，为商灭。己姓始祖名燮。〔3〕“参胡”，斟姓国名，封地不详，春秋时已绝祀无后。斟姓始祖名惠连，《国语·郑语》韦昭注以为“曹姓之别”。〔4〕“彭祖”，彭姓国名，在今江苏徐州，为商灭。彭姓始祖名篯。〔5〕“会人”，妘姓国名，即郟国，在今河南密县东北，西周末为郑所灭。妘姓始祖名莱言。〔6〕“曹姓”，指曹姓之国。曹姓始祖名安。〔7〕“季连”，半姓始祖。〔8〕“半”，音 m!。〔9〕以上所述与《世本》（本篇《集解》、《索隐》、《水经·洧水注》《荻水注》引）、《大戴礼·帝系》略同。所谓陆终六子是属于陆终氏的六个氏族，

姓氏各不相同。《国语·郑语》提到祝融八姓，己姓除昆吾还有苏、顾、温、董，彭姓除彭祖还有豕韦、诸稽，妘姓除郟还有郟、路、偃阳，曹姓有郟、莒，妘姓除楚（作荆）还有夔越、蛮半，此外还提到董姓的鬲夷、豸龙，秃姓的舟人。〔10〕“附沮”，《集解》引孙检说：“沮，一作‘祖’。”《路史·后纪》卷八作“附叙”。〔11〕季连的后代有些分支住在文化发达地区，如楚；有些住在文化不发达地区，如夔越、蛮半。所以说“或在中国，或在蛮夷”。〔12〕“纪”，通，“记”。《左传》僖公二十六年杜注：“鬻熊，祝融之十二世孙。”

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1〕}鬻熊子事文王，^{〔2〕}蚤卒。^{〔3〕}其子曰熊丽。^{〔4〕}熊丽生熊狂，^{〔5〕}熊狂生熊绎。^{〔6〕}

【注释】〔1〕“苗裔”，后世子孙。“鬻熊”，鬻音 y， 《汉书·古今人表》作“粥熊”，《艺文志·诸子略》道家有《鬻子》二十二篇，注：“名熊，为周师，自文王以下问焉，周封为楚祖。”楚人祭祀祝融和鬻熊，鬻熊是楚先祖中很著名的人物（见《左传》僖公二十六年）。〔2〕“子”字可能是衍文。〔3〕“蚤”，同“早”。〔4〕“熊丽”，约当周文王或武王时，《墨子·非攻下》称楚熊丽始（讨）〔封〕睢山之间（睢山可能即睢水发源的荆山）。楚以熊为氏始自熊丽，可能是承鬻熊为氏。但出土楚国铜器所见楚王名皆以畬为氏，称熊最早只见于秦《诅楚文》刻石。〔5〕“熊狂”，约当周文王或武王时。〔6〕“绎”，音 y@。

熊绎当周成王之时，^{〔1〕}举文、武勤劳之后嗣，^{〔2〕}而封熊绎于楚蛮，^{〔3〕}封以子男之田，^{〔4〕}姓半氏，^{〔5〕}居丹阳。^{〔6〕}楚子熊绎与鲁公伯禽、卫康叔子牟、晋侯燮、齐太公子吕伋俱事成王。^{〔7〕}

【注释】〔1〕《国语·晋语八》：“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蕝，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所说可能即熊绎。〔2〕“文武”，周文王、周武王。“勤劳”，功劳，这里指功臣。〔3〕“楚蛮”，即楚，亦称荆蛮。〔4〕“子男”，周爵称中最低的两级为子和男。“田”，指封土。〔5〕“半氏”，半是姓而非氏，古代的姓和氏到汉代已经混融为一，司马迁已不能分辨，每每混淆二者。〔6〕“丹阳”，其地望历来有争论，主要有三说：（1）在今湖北枝江（《集解》引徐广说、《正义》引颖容《传例》）；（2）在今湖北秭归东（《正义》引《括地志》）；（3）在今河南西部丹江、淅水交会处（清宋翔凤《过庭录》）。《左传》昭公十二年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跋涉山川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其地应与丹阳相距不远。〔7〕“鲁公伯禽”，鲁始封君，周公旦长子，见《鲁周公世家》。“卫康叔子牟”，卫始封君康叔封之子，见《卫康叔世家》。“晋侯燮”，晋始封君叔虞之子，见《晋世家》。“齐太公子吕伋”，伋，音 jí，齐始封君太公吕尚之子，见《齐太公世家》。《左传》昭公十二年作“昔我先王熊绎与吕伋、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与此不同，熊绎可能先后事成、康二王。

熊绎生熊艾，^{〔1〕}熊艾生熊黜，^{〔2〕}熊黜生熊胜。^{〔3〕}熊胜以弟熊杨为后。^{〔4〕}熊杨生熊渠。

【注释】〔1〕“熊艾”，《三代世表》作“熊义”。〔2〕“熊黜”，黜音 dá，《索隐》引或本作“熊黜”，《三代世表》同，《汉书·古今人表》作“熊亶”。“黜”与“黜”字形相近，“亶”与“黜”读音相近。〔3〕“熊胜”，《汉书·古今人表》作“熊盘”，“胜”与“盘”字形相近。〔4〕“熊杨”，《索隐》引邹诞生本作“熊杨”，《汉书·古今人表》同；《索隐》引或本又作“熊炀”，《三代世表》同。

熊渠生子三人。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1〕}乃兴兵伐庸、杨粤，^{〔2〕}至于鄂。^{〔3〕}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4〕}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5〕}中子红为鄂王，^{〔6〕}少子执疵为越章王，^{〔7〕}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

【注释】〔1〕“江汉”，江水、汉水。江汉间是早期楚人活动的中心地区。〔2〕“庸”，国名，在今湖北竹山西，楚庄王三年（公元前六一一年）被灭。“杨粤”，即杨越，越族的一支。〔3〕“鄂”，国名，在今湖北鄂城。〔4〕“不与”，不与……相关。“号谥”，称号。指放弃周王室所封之号，自立为王。〔5〕“康”，即下熊毋康。“句亶王”，亶音 d n，可能即伐庸所封，《集解》引张莹说则谓句亶即江陵（今湖北江陵）。《索隐》引《世本》“亶”作“袒”。〔6〕“红”，即下熊挚红。“鄂王”，应即伐鄂所封。〔7〕“执疵”，疵音 c，不知与下熊延是否为一。“越章王”，可能即代杨粤所封。《索隐》引“世本”无“执”字，“越”作“就”，《大戴礼·帝系》“疵”讹为“戚”，“越”作“戚”，“越”与“戚”字形相近，“戚”与“就”读音相近（如“蹇”同“蹴”，正始石经“戚”字即写作古文“就”字）。

后为熊毋康，^{〔1〕}毋康蚤死。熊渠卒，子熊挚红立。^{〔2〕}挚红卒，其弟弑而代立，曰熊延。熊延生熊勇。

【注释】〔1〕“熊毋康”，《索隐》引《世本》“康”作“庸”，字形相近。〔2〕“熊挚红”，《索隐》引别本“挚红”作“艺经”，字形相近。又《索隐》引谯周说谓“熊渠卒，子熊翔立；卒，长子挚有疾，少子熊延立”，似熊挚红亦名熊翔，熊延非熊渠子而为熊翔子。接此所谓熊翔长子挚即《左传》僖公二十六年夔子所说“我先王熊挚”。《国语·郑语》孔晁注（《左传》僖公二十六年疏引）称挚为“熊绎玄孙”，恐不可信。韦昭注称挚为“楚熊绎六世孙”，与谯周之说相合，可能近是。

熊勇六年，而周人作乱，攻厉王，厉王出奔彘。^{〔1〕}熊勇十年，卒，弟熊严为后。^{〔2〕}

【注释】〔1〕“彘”，音 zhì，在今山西霍县东北。事见《周本纪》。〔2〕《汉书·古今人表》注为“勇子”。

熊严十年，卒。有子四人，长子伯霜，中子仲雪，次子叔堪，^{〔1〕}少子季洵。^{〔2〕}熊严卒，长子伯霜代立，是为熊霜。^{〔3〕}

【注释】〔1〕“叔堪”，《索隐》：“堪，一作‘湛’。”《国语·郑语》作“叔熊”。〔2〕“季洵”，《国语·郑语》作“季紃”。〔3〕“熊霜”，《汉书·古今人表》讹为“熊霸”。

熊霜元年，周宣王初立。熊霜六年，卒，三弟争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难于濮；^{〔1〕}而少弟季洵立，是为熊洵。^{〔2〕}熊洵十六年，郑桓公初封于郑。^{〔3〕}二十二年，熊洵卒，子熊罈立。^{〔4〕}熊罈九年，卒，子熊仪立，是为若敖。^{〔5〕}

【注释】〔1〕“濮”，音 pú，亦称百濮，指楚西南以濮为名的部族。〔2〕《国语·郑语》：“叔熊逃难于濮而蛮，季紃是立，鬻氏将起之，祸又不克。”〔3〕“郑”，郑桓公所封之郑在今陕西华县。〔4〕“熊罈”，罈音 è，《索隐》作“噩”，《十二诸侯年表》作“鄂”。按“罈”通“噩”、“鄂”，“罈”

字从聿声，据出土楚公逆铸，其名本作“逆”。〔5〕“若敖”，楚君死而无谥，往往称“敖”而上面冠以葬地之名，如下文郟敖据《左传》昭公元年是葬于郟，初王比据《左传》昭公十三年是葬于訾而称訾敖。这里的若也应是葬地名。按若即郟，是楚的附庸小国，以商密为都，辖有析邑。商密在今河南淅川西南，析邑在今河南淅川西北。

若敖二十年，周幽王为犬戎所弑，〔1〕周东徙，而秦襄公始列为诸侯。

〔2〕

【注释】〔1〕“犬戎”，西戎的一支。“弑”，音 shì，篡杀。〔2〕参看《周本纪》、《秦本纪》。

二十七年，若敖卒，子熊坎立，〔1〕是为霄敖。〔2〕霄敖六年，卒，子熊胸立，〔3〕是为蚡冒。〔4〕蚡冒十三年，晋始乱，以曲沃之故。〔5〕蚡冒十七年，卒。蚡冒弟熊通弑蚡冒子而代立，是为楚武王。

【注释】〔1〕“熊坎”，《索隐》引别本“坎”作“茵”或“钦”。〔2〕“霄敖”，《十二诸侯年表》《索隐》“霄”作“宁”，字形相近。〔3〕“熊胸”，胸，音 xuàn，《玉篇》“胸”作“响”，《左传》宣公十二年疏“胸”作“煦”，字形相近。〔4〕“蚡冒”，蚡音 fén，《索隐》引古本“蚡”作“粉”，《十二诸侯年表索隐》引邹氏说“蚡”一作“粉”。《国语·郑语》说周平王时“秦、晋、齐、楚代兴”，“楚蚡冒于是乎始启濮”，可见蚡冒时楚曾向百濮之地拓土，有较大发展（韦昭注称蚡冒为“楚季紂之孙、若敖之子熊率”，世次及名字均与此不同）。《韩非子·和氏》、《外储说左上》有楚厉王，在楚武王之前，或即武王追称蚡冒。又据《战国策·楚一》“楚冒勃苏”，楚有楚冒氏，楚冒即蚡冒。〔5〕此当晋昭侯元年，是年封文侯弟成师于曲沃，为曲沃并晋之始，见《晋世家》。“曲沃”，在今山西闻喜东北。〔6〕《左传》文公十六年注“蚡冒，楚武王父”，与此说异。“熊通”，古书多作“熊达”（如杜预《春秋释例·世族谱》、《淮南子·主术》、《汉书·地理志》注、《左传》文公十六年、宣公十二年、昭公二十二年疏等引），《史记》旧本亦作“熊达”（《释文》、《困学纪闻》引），今本作“通”误。武王十七年，晋之曲沃庄伯弑主国晋孝侯。〔1〕十九年，郑伯弟段作乱。二十一年，郑侵天子之田。二十三年，〔2〕卫弑其君桓公。〔3〕二十九年，鲁弑其君隐公。〔4〕三十一年，宋太宰华督弑其君殇公。〔5〕

【注释】〔1〕“主国”，即宗国，曲沃是晋所封，故称晋为“主国”。〔2〕据《十二诸侯年表》应作“二十二年”。〔3〕“桓公”，名完，为州吁所弑，见《卫康叔世家》。〔4〕“隐公”，名息姑，亦单称息，为羽父所弑，见《鲁周公世家》。〔5〕“殇公”，名与夷，为华督所弑。“殇”。音 shāng。

三十五年，楚伐随。〔1〕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2〕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随人为之周，请尊楚，王室不听，还报楚。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3〕蚤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为武王，〔4〕与随人盟而去。于是始开濮地而有之。〔5〕

【注释】〔1〕“随”，国名，在今湖北随州，姬姓。〔2〕“敝甲”，破旧的甲，这里是谦词。〔3〕“师”老师。〔4〕中国古代有些蛮夷国家很

早就称王，楚即其中一例。〔5〕《国语·郑语》说蚘冒“始启濮”，与此不同。

五十一年，周召随侯，数以立楚为王。楚怒，以随背己，伐随。武王卒师中而兵罢。〔1〕子文王熊贛立。〔2〕始都郢。〔3〕

【注释】〔1〕据《左传》庄公四年，楚武王是因心疾病逝于伐随途中。〔2〕“熊贛”贛音 z，《淮南子·说山》注作“熊庇”《主术》注作“熊庇”。〔3〕“郢”，在今湖北江陵西北楚都纪南城遗址。《左传》桓公二年疏引《世本》谓武王已徙郢。

文王二年，伐申过邓，〔1〕邓人曰“楚人易取”，邓侯不许也。〔2〕六年，伐蔡，虜蔡哀侯以归，已而释之。楚强，陵江汉间小国，小国皆畏之。十一年，齐桓公始霸，楚亦始大。

【注释】〔1〕“申”，国名，原居今陕西、甘肃一带，姜姓，周宣王时部分东迁，分封于谢，即今河南南阳北，称为南申。此即南申。南申灭于楚文王时（据《左传》哀公十七年子谷语）。“邓”，国名，在今湖北襄樊北，曼姓，楚文王十二年灭之。〔2〕《左传》庄公六年谓雅甥、聃甥、养甥请杀楚子，邓侯不许。

十二年，伐邓，火之。十三年，〔1〕卒，子熊羸立，〔2〕是为庄敖。〔3〕庄敖五年，〔4〕欲杀其弟熊恽，〔5〕恽奔随，与随袭弑庄敖代立，是为成王。

【注释】〔1〕据《左传》，楚文王即位于鲁庄公五年，卒于鲁庄公十九年，在位共十五年。〔2〕“羸”，即古艰字。〔3〕“庄敖”，《左传》庄公十四年作“堵敖”，《十二诸侯年表》同，《释文》作“杜敖”，庄是杜字之误，“堵”与“杜”音近可通。〔4〕据《左传》文王、成王年数，“五年”应作“三年”。〔5〕“恽”，音 yùn，楚成王名恽，《春秋》文公元年作“顛”，《公羊传》、《谷梁传》文公元年作“髡”，三字读音相近。

成王恽元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结旧好于诸侯。使人献天子，天子赐胙，〔1〕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2〕无侵中国。”于是楚地千里。〔3〕

【注释】〔1〕“胙”，音 zuò，祭肉。〔2〕“夷越”，指西南夷、百越等南方各族。〔3〕“千里”，方千里，长一千里，宽一千里。

十六年，齐桓公以兵侵楚，至陘山。〔1〕楚成王使将军屈完以兵御之，〔2〕与桓公盟。桓公数以周之赋不入王室，楚许之，乃去。〔3〕

【注释】〔1〕“陘山”，陘音 xíng，楚地，在今河南鄆城东。《十二诸侯年表》、《春秋》僖公四年作“陘”。〔2〕“屈完”，楚大夫。屈氏为楚公族，武王之后。〔3〕以上记齐楚召陵之役，见《左传》僖公四年。

十八年，成王以兵北伐许，〔1〕许君肉袒谢，乃释之。二十二年，〔2〕伐黄。〔3〕二十六年，灭英。〔4〕

【注释】〔1〕“许”，姜姓小国，在今河南许昌东，后被楚灭。〔2〕“二十二年”，《十二诸侯年表》作“二十三年”，同《春秋》经传。〔3〕“黄”，嬴姓小国，在今河南潢川西。〔4〕“英”，偃姓小国，在淮水南。《十二诸侯年表》作“灭六、英”，但据《春秋》僖公十七年，英于楚成王二十九年犹存；据《春秋》文公五年，六被灭是在楚穆王四年。

三十三年，宋襄公欲为盟会，召楚。楚王怒曰：“召我，我将好往羞辱之。”〔1〕遂行，至盂，〔2〕遂执辱宋公，已而归之。三十四年，郑文公南朝楚。楚成王北伐宋，败之泓，〔3〕射伤宋襄公，襄公遂病创死。〔4〕

【注释】〔1〕“好往”，应是反语。〔2〕“孟”，宋地，在今河南睢县西北。〔3〕“泓”，水名，故道约在今河南柘城西北。〔4〕“病创死”，因受伤发病而死。据《春秋》经传宋襄公是因大腿受伤死于次年。

三十五年，晋公子重耳过楚，〔1〕成王以诸侯客礼飨，而厚送之于秦。

【注释】〔1〕“公子重耳”，即后来的晋文公，见《晋世家》。

三十九年，〔1〕鲁僖公来请兵以伐齐，楚使申侯将兵伐齐，〔2〕取谷，〔3〕置齐桓公子雍焉。齐桓公七子皆奔楚，〔4〕楚尽以为上大夫。〔5〕灭夔，〔6〕夔不祀祝融、鬻熊故也。

【注释】〔1〕据《春秋》经传僖公二十六年应作“三十八年”。〔2〕“申侯”，《左传》僖公二十六年作“申公叔侯”，申公是楚灭申国所置县的县公，叔侯是其名，亦称为申叔。〔3〕“谷”，齐地，在今山东东阿。〔4〕齐桓公有子十余人，这是其中的七个公子。〔5〕“上大夫”，古代大夫有上、中、下之分。〔6〕“夔”，音 kuí，芈姓小国，在今湖北秭归。

夏，〔1〕伐宋，宋告急于晋，晋救宋，成王罢归。〔2〕将军子玉请战，成王曰：“重耳亡居外久，卒得反国，〔3〕天之所开，不可当。”子玉固请，〔4〕乃与之少师而去。〔5〕晋果败子玉于城濮。〔6〕成王怒，诛子玉。〔7〕

【注释】〔1〕据《春秋》经传僖公二十七年应在三十九年冬。〔2〕据《春秋》经传僖公二十八年应在四十年。〔3〕“反”，通“返”。〔4〕“子玉”，成得臣的字。成氏是楚公族，出自斗伯比之后，是斗氏的分支。〔5〕“少师”，少量的军队，《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谓子玉出征所率只有西广（楚军有左、右二广，此其右）、东宫（太子的部队）和若敖氏的私属六个卒。〔6〕“城濮”，濮音 pú，卫地，在今河南范县南临濮城。以上是记晋楚城濮之战。〔7〕据《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文公十年。子玉兵败自杀，王赦之而不及。

四十六年，初，成王将以商臣为太子，〔1〕语令尹子上。〔2〕子上曰：“君之齿未也，〔3〕而又多内宠，绌乃乱也。〔4〕楚国之举，常在少者。且商臣蜂目而豺声，忍人也，〔5〕不可立也。”王不听，立之。后又欲立子职而绌太子商臣。〔6〕商臣闻而未审也，告其傅潘崇曰：〔7〕“何以得其实？”崇曰：“飨王之宠姬江芊而勿敬也。”〔8〕商臣从之。江芊怒曰：“宜乎王之欲杀若而立职也。”〔9〕商臣告潘崇曰：“信矣。”崇曰：“能事之乎？”曰：“不能。”“能亡去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10〕曰：“能。”冬十月，商臣以宫卫兵围成王。〔11〕成王请食熊蹯而死，〔12〕不听。丁未，成王自绞杀。〔13〕商臣代立，是为穆王。

【注释】〔1〕“商臣”，成王太子，后立为穆王。〔2〕“令尹子上”，令尹，楚相，多由公族担任；子上即斗勃。斗氏是楚公族，若敖之后。据《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子上于上年被杀，这里是倒叙。〔3〕“未齿”，指年龄尚少。〔4〕“绌”，音 chù，同“黜”，《左传》文公元年作“黜”，是废除、贬斥之义。〔5〕“忍”，残忍。〔6〕“子职”，王子职，商臣庶弟。〔7〕“傅”，负责教育太子的官，《左传》文公元年作“师”。“潘崇”，潘氏也是楚公族。〔8〕“江芊”，应是嫁给江国的楚国女子，此言“王之宠姬”，娶同姓而婚，恐误，《左传》文公元年作“享江芊而勿敬也”，不言“王之宠姬”。〔9〕“若”，你。〔10〕“大事”，指发动政变，弑君代立。〔11〕

“宫卫兵”，《左传》文公元年作“宫甲”，注以为太子宫甲即东宫之卒。
〔12〕“熊蹯”，蹯音 fan，熊掌。熊掌难熟，成王请食，是想拖延时间等待救兵。〔13〕“绞杀”，上吊而死。

穆王立，以其太子宫予潘崇，〔1〕使为太师，〔2〕掌国事。〔3〕穆王三年，灭江。〔4〕四年，灭六、蓼。〔5〕六、蓼，皋陶之后。〔6〕八年，伐陈。十二年，卒。子庄王伋立。〔7〕

【注释】〔1〕“太子宫”，《左传》文公元年作“太子室”，“室”指家资，包括田宅臣妾等，这里作“宫”，是以“室”为宫室，不确。〔2〕“太师”，师有太师、少师。〔3〕《十二诸侯年表》谓潘崇“为相”，但《左传》文公元年谓潘崇“且掌环列之尹”，注以为宫卫之官，此时非令尹，为令尹者可能是成大心（见《左传》文公十二年）。〔4〕“江”，嬴姓小国，在今河南正阳南。〔5〕“六”，偃姓小国，在今安徽六安北。“蓼”，姬姓小国，在今河南固始东北蓼城岗。〔6〕六传为皋陶之后，但蓼是庭坚之后，这里并述为皋陶之后是不对的，参看梁玉绳《史记志疑》。〔7〕“庄王伋”，《春秋》、《左传》、《公羊传》宣公十八年“伋”作“旅”，《谷梁传》宣公十八年“伋”作“吕”。

庄王即位三年，不出号令，日夜为乐，令国中曰：“有敢谏者死无赦！”伍举入谏。〔1〕庄王左抱郑姬，右抱越女，坐钟鼓之间。伍举曰：“愿有进。隐曰：〔2〕有鸟在于阜，〔3〕三年不蜚不鸣，〔4〕是何鸟也？”庄王曰：“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举退矣，吾知之矣。”居数月，淫益甚。〔5〕大夫苏从乃入谏。王曰：“若不闻令乎？”对曰：“杀身以明君，臣之愿也。”于是乃罢淫乐，听政，所诛者数百人，所进者数百人，任伍举、苏从以政，国人大说。〔6〕是岁灭庸。六年，伐宋，获五百乘。

【注释】〔1〕“伍举”，伍参之子，伍子胥之祖父，亦称椒举。伍氏为楚族。〔2〕“隐”，《吕氏春秋·重言》作“隐”，《文心雕龙·谐隐》：“隐者，隐也，遁辞以隐意，谏譬以指事也。”是谜语的古称，也叫“隐语”。〔3〕“阜”，音 fù，土山。〔4〕“蜚”，同“飞”。〔5〕“淫”，过度，无节制。〔6〕以上是据战国以来诸子杂说。以年代推断，谏者非伍举，《韩非子·喻老》作“右司马”，《吕氏春秋·重言》作“成公买”，《新序·杂事》作“士庆”，本书《滑稽列传》并以此为淳于髡说齐威王事。

八年，伐陆浑戎，〔1〕遂至洛，〔2〕观兵于周郊。〔3〕周定王使王孙满劳楚王。楚王问鼎小大轻重，对曰：“在德不在鼎。”庄王曰：“子无阻九鼎！〔4〕楚国折钩之喙，〔5〕足以为九鼎。”王孙满曰：“呜呼！君王其忘之乎？昔虞夏之盛，〔6〕远方皆至，贡金九牧，〔7〕铸鼎象物，〔8〕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9〕桀有乱德，鼎迁于殷，载祀六百。〔10〕殷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11〕虽小必重；其奸回昏乱，〔12〕虽大必轻。昔成王定鼎于郊，〔13〕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14〕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楚王乃归。

【注释】〔1〕“陆浑戎”，允姓之戎，本居瓜州，在今甘肃敦煌一带。公元前六三八年，秦、晋迁之于伊川，即今河南嵩县东北。〔2〕“洛”，周都洛邑，在今河南洛阳。〔3〕“观兵”，举行阅兵。“周郊”，周都城外。〔4〕“阻”，依恃。〔5〕“钩”，《正义》以为戟之钩，但也可能是指剑而曲的钩或带钩。“喙”，可能是指钩的刃或带钩的首。〔6〕“虞”，古

代部族名，即有虞氏，姚姓，居蒲坂（今山西运城西南蒲州镇），舜即其首长。〔7〕“贡金”，贡献铜。“九牧”，九州的高官。〔8〕“象物”，将各种形象铸之于鼎。〔9〕“神奸”，指螭魅魍魉等神鬼之物。〔10〕“载祀”，载和祀都是年的意思。这里是说汤灭夏，迁其鼎于殷，至殷灭共六百年。殷积年共六百年，谯周《古史考》（《殷本纪集解》引）说同。他书或作五百余岁（《孟子·尽心下》），或作四百九十六年（《殷本纪集解》引《纪年》）。〔11〕“休明”，美好清明。〔12〕“奸回”，奸恶邪僻。〔13〕“定”，奠置。“邾郟”，邾，山名，即今河南洛阳北的北邙山；郟，邑名，即周王城所在，在今河南洛阳西。〔14〕这里是说占卜所得周自成王以下大约可传三十世、七百年。这是后人假托的预言。周自成王至周亡，共历三十三世、约七百六十九年（《周本纪》《集解》引《纪年》谓武王灭殷至幽王共二百五十七年，减去武王在位年数三年，加上平王至周亡五百一十五年）。九年，相若敖氏。〔1〕人或谗之王，〔2〕恐诛，反攻王，〔3〕王击灭若敖氏之族。十三年，灭舒。〔4〕

【注释】〔1〕“相”，任令尹。“若敖氏”，若敖之后，即斗氏。据《左传》宣公四年，此年任令尹者为斗伯棼（即子越椒）。〔2〕《左传》宣公四年追述斗伯棼任令尹经过，谓令尹斗谷於菟卒后斗般任令尹，斗伯棼任司马，蒍贾任工正，蒍贾谮斗般于王，王杀斗般而使斗伯棼为令尹，蒍贾为司马，所谗并非斗伯棼，此所记有误。〔3〕攻王者即斗伯棼。〔4〕《春秋》经传宣公八年作“楚人灭舒蓼”，舒蓼是群舒之一，偃姓，在今安徽舒城、庐江一带。

十六年，伐陈，杀夏征舒。征舒弑其君，故诛之也。已破陈，即县之。〔1〕群臣皆贺，申叔时使齐来，〔2〕不贺。王问，对曰：“鄙语曰，牵牛径人田，〔3〕田主取其牛。径者则不直矣，取之牛不亦甚乎？且王以陈之乱而率诸侯伐之，以义伐之而贪其县，亦何以复令于天下！”庄王乃复国陈后。

【注释】〔1〕“县之”，把陈设为县。春秋以来楚国往往把新占领的国家改造成边防军事重镇，由王派遣专门的县公驻守。〔2〕“申叔时”，楚大夫。申氏山是楚公族，又称文氏。〔3〕“径”，经过。

十七年春，楚庄王围郑，三月克之。入自皇门，〔1〕郑伯肉袒牵羊以逆，〔2〕曰：“孤不天，〔3〕不能事君，君用怀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听！宾之南海，〔4〕若以臣妾赐诸侯，亦惟命是听。若君不忘厉、宣、桓、武，〔5〕不绝其社稷，使改事君，孤之愿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7〕楚群臣曰：“王勿许。”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庸可绝乎！”〔8〕庄王自手旗，〔9〕左右麾军，〔10〕引兵去三十里而舍，〔11〕遂许之平。〔12〕潘尫入盟，〔13〕子良出质。〔14〕夏六月，晋救郑，与楚战，大败晋师河上，〔15〕遂至衡雍而归。〔16〕

【注释】〔1〕“皇门”，郑国的城门。〔2〕“郑伯”，郑襄公。“肉袒牵羊”，袒露身体牵上羊，表示臣服。“逆”，迎接。〔3〕“孤”，国君对自己的谦称。“不天”，不被天保佑。〔4〕此句《左传》宣公十二年作“其俘诸江南以实海滨”，这里的“宾”字可能是“实”字之误。〔5〕“臣妾”，男女奴隶。〔6〕“厉、宣、桓、武”，周厉王、宣王，郑桓公、武公。郑始封君为桓公，其子为武公，桓公是周厉王少子，宣王庶弟，见《郑世家》。〔7〕“布”，披露。〔8〕“庸”，岂。〔9〕“手”，手持。〔10〕“麾”，

音 h i，通“挥”，指挥。〔11〕古以三十里为一舍之地，此是退避一舍。

〔12〕“平”，媾和。〔13〕“潘尫”，楚大夫。尫音 w1ng。〔14〕“子良”，郑襄公弟。〔15〕“河上”，此所述即晋楚邲之战，在今河南荥阳东北黄河南岸，故称“河上”。〔16〕“衡雍”，郑地，在今河南原阳西。

二十年，围宋，〔1〕以杀楚使也。〔2〕围宋五月，〔3〕城中食尽，易子而食，析骨而炊。〔4〕宋华元出告以情。〔5〕庄王曰：“君子哉！”遂罢兵去。

【注释】〔1〕楚围宋是自上年秋九月至此年夏五月（《春秋》经传宣公十四年、十五年）。〔2〕上年楚使申舟聘于齐，过宋而不假道，宋杀之，楚因出兵围宋（《左传》宣公十四年）。〔3〕从上年九月至此年五月共为九月，此作“五月”可能是因《春秋》经传记楚解围在“夏五月”而误。〔4〕把人的骨骸分解开当柴烧。〔5〕宋华元出见楚司马子反告之以情。《左传》说是“夜入楚师，登子反之床”，《公羊传》说是“乘堙而出见”。

二十三年，庄王卒，子共王审立。〔1〕

【注释】〔1〕“共王”，《国语》作“恭王”，《吕氏春秋·权勋》作“龚王”。“审”，《国语·楚语上》作“箴”。

共王十六年，晋伐郑。郑告急，共王救郑。与晋兵战鄢陵，〔1〕晋败楚，射中共王目。共王召将军子反。〔2〕子反嗜酒，从者竖阳谷进酒，〔3〕醉。王怒，射杀子反，〔4〕遂罢兵归。

【注释】〔1〕“鄢陵”，郑地，在今河南鄢陵北。〔2〕“子反”，楚司马，名侧。〔3〕“竖阳谷”，《左传》成公十六年作“谷阳竖”。〔4〕据《左传》，子反是由王赐死而非射杀。

三十一年，共王卒，子康王招立。〔1〕康王立十五年卒，子员立，〔2〕是为郑敖。〔3〕

【注释】〔1〕“康王招”，共王庶子，《春秋》襄公二十八年“招”作“昭”，《十二诸侯年表索隐》“招”作“略”，“略”应是“昭”字之误。〔2〕“员”，《春秋》昭公元年、《左传》昭公四年作“麋”，《索隐》引《左传》作“麋”、《公羊传》、《谷梁传》昭公元年作“卷”。〔3〕“郑敖”，郑音 jiá，郑应为其葬地名，在今河南郑县（故为郑邑）。

康王宠弟公子围、子比、子皙、弃疾。〔1〕郑敖三年，〔2〕以其季父康王弟公子围为令尹，〔3〕主兵事。四年，围使郑，道闻王疾而还。十二月己酉，围入问王疾，绞而弑之，〔4〕遂杀其子莫及平夏。〔5〕使使赴于郑。〔6〕伍举问曰：〔7〕“谁为后？”对曰：“寡大夫围。”伍举更曰：“共王之子围为长。”子比奔晋，而围立，是为灵王。

【注释】〔1〕“公子围”，“围”字，《集解》徐广谓《史记》多作“回”，字相通，《论衡·吉验》作“圉”，即后之楚灵王。灵王名虔，子围是字（古代下称上用字，下文使者之对及伍举所更皆称之，可知）。“子比”，即后之初王比，字子干。“子皙”，皙音 x#，即公子黑肱，黑肱字子皙。“弃疾”，即后之平王，平王名居，弃疾可能也是字。楚共王无嫡子而有庶子五人，即康王及此四公子。〔2〕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子围为令尹在郑敖元年。〔3〕“季父”，叔父。〔4〕《左传》昭公元年作“缢而弑之”，杜注引孙卿曰“以冠纓绞之”，今《荀子》无此文，《韩非子·奸劫弑臣》有之，作“以其冠纓绞王而杀之”。〔5〕“莫”，《左传》昭公元年作“幕”。〔6〕“赴”，

通“讣”，报丧。〔7〕这是问使者如何就有关继承人的问题作答。

灵王三年六月，楚使使告晋，欲会诸侯。诸侯皆会楚于申。伍举曰：“昔夏启有钧台之飨，〔1〕商汤有景亳之命，〔2〕周武王有盟津之誓，〔3〕成王有岐阳之蒐，〔4〕康王有丰宫之朝，〔5〕穆王有涂山之会，〔6〕齐桓有召陵之师，〔7〕晋文有践土之盟，〔8〕君其何用？”灵王曰：“用桓公。”时郑子产在焉。〔9〕于是晋、宋、鲁、卫不往。〔10〕灵王已盟，有骄色。伍举曰：“桀为有仍之会，〔11〕有缙叛之。〔12〕纣为黎山之会，〔13〕东夷叛之。〔14〕幽王为太室之盟，〔15〕戎、翟叛之。〔16〕君其慎终！”

【注释】〔1〕“夏启”，禹之子。“钧台”，即桀囚汤之夏台，在今河南禹县。〔2〕“景亳”，汤都亳，在今河南商丘北。“命”，册命。〔3〕“盟津”，即孟津，古黄河津渡，在今河南孟县西南。“誓”，誓师，武王伐商前两次誓师于孟津。〔4〕“成王”，周成王。“岐阳”，岐山之南，即今陕西岐山周原。“蒐”，音 s#u，田猎。〔5〕“康王”，周康王。“丰宫”，周都丰京（在今陕西长安沣河西）宫室名。“朝”，朝见。〔6〕“穆王”，周穆王。“涂山”，在今安徽怀远东南。“会”，会盟。〔7〕“齐桓”，齐桓公。“召陵”，楚地，在今河南鄆城东。“师”，指楚成王十六年，齐桓公率诸侯之师伐楚，与楚盟于召陵。〔8〕“晋文”，晋文公。“践土”，郑地，在今河南原阳西南。“盟”，盟誓，公元前六三二年，晋文公与诸侯盟于践土。〔9〕“郑子产”，名侨，事郑简公、定公，见《郑世家》。〔10〕据《左传》昭公四年，申之会，不往者为鲁、卫、曹、邾四国，晋不与会，宋后至，这里的晋、宋可能是曹、邾之误。〔11〕“有仍”，国名，太昊风姓之后，在今山东金乡东北。〔12〕“有缙”，国名，帝舜姚姓之后，在今山东金乡东北，缙音 mín。〔13〕“黎山”，《左传》昭公四年作“黎”，《韩非子·十过》作“黎丘”，按黎为子姓国，在今山西黎城。“会”，《左传》作“蒐”。〔14〕“东夷”，古代居住在今山东和江淮流域的族群系统。〔15〕“太室”，嵩山的东峰，在今河南登封北。〔16〕“翟”，音 dí，通“狄”。

七月，楚以诸侯兵伐吴，围朱方。〔1〕八月，克之，囚庆封，灭其族。〔2〕以封徇，曰：“无效齐庆封弑其君而弱其孤，以盟诸大夫！”〔3〕封反曰：“莫如楚共王庶子围弑其君兄之子员而代之立！”〔4〕于是灵王使疾杀之。〔5〕

【注释】〔1〕“朱方”，吴邑，在今江苏镇江丹徒镇南。〔2〕公元前五四五年，齐庆封因乱奔吴，吴予之朱方，使聚族而居，至此而灭之。〔3〕据《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齐庆封伙同崔杼弑其君庄公，立庄公异母弟景公而相之，“盟国人于大宫”，要他们效忠崔、庆二族，这里的“大夫”也就是《左传》的“国人”。〔4〕这是庆封反唇相讥的话。〔5〕“疾”，立刻。

七年，〔1〕就章华台，〔2〕下令内亡人实之。〔3〕

【注释】〔1〕“七年”，据《左传》昭公七年应作“六年”，“七年”可能是因传文而误。〔2〕“章华台”，楚台观之名，一说在今湖北监利西北离湖上（《左传》杜注、《水经·沔水注》及宋范致明《岳阳风土记》）；一说在今湖北江陵东（《太平寰宇记》）。〔3〕“内”，同“纳”。“亡人”，逃亡的臣妾。据《左传》昭公七年，楚王为章华之宫，“纳亡人以实之”，其中包括芋尹无宇家逃出的阍人，无宇欲将其抓回，曾与负责官员发生争执。

八年，〔1〕使公子弃疾将兵灭陈。十年，召蔡侯，〔2〕醉而杀之。〔3〕

使弃疾定蔡，因为陈蔡公。^{〔4〕}

【注释】〔1〕“八年”，据《左传》昭公八年应作“七年”。〔2〕“蔡侯”，蔡灵侯。〔3〕“醉而杀之”，据《左传》昭公十一年应是醉而执之而后又杀之。〔4〕“陈蔡公”，陈公和蔡公，是楚灭陈、蔡后所封，《左传》只提到弃疾为蔡公。这里所记是楚第一次灭陈、蔡，后二年弃疾即位为平王，复封陈、蔡使复国。

十一年，伐徐以恐吴。^{〔1〕}灵王次于乾溪以待之。^{〔2〕}王曰：“齐、晋、鲁、卫，其封皆受宝器，我独不。^{〔3〕}今吾使使周求鼎以为分，其予我乎？”析父对曰：^{〔4〕}“其予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5〕}芘露蓝葵以处草莽，^{〔6〕}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王事。^{〔7〕}齐，王舅也；^{〔8〕}晋及鲁、卫，王母弟也。^{〔9〕}楚是以无分而彼皆有。^{〔10〕}周今与四国服事君王，将惟命是从，岂敢爱鼎？”灵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11〕}今郑人贪其田，不我予，今我求之，其予我乎？”对曰：“周不爱鼎，郑安敢爱田？”灵王曰：“昔诸侯远我而畏晋，今吾大城陈、蔡、不羹，^{〔12〕}赋皆千乘，^{〔13〕}诸侯畏我乎？”对曰：“畏哉！”灵王喜曰：“析父善言古事焉。”

【注释】〔1〕“徐”，嬴姓小国，在今安徽泗县。〔2〕“乾溪”，楚地，在今安徽亳县。〔3〕“不”，同“否”。据《左传》昭公十二年，这段话是说楚先祖熊绎与齐太公子吕伋、晋侯燮、鲁公伯禽、卫康叔子牟并事康王，齐、晋、鲁、卫皆受分宝器，而楚独无。〔4〕“析父”，楚大夫。据《左传》，此是右尹子革之对而非析父之对。〔5〕“辟”，通“僻”。“荆山”，在今湖北武当山东南、汉水西岸。〔6〕“芘露”，“芘”音 bì，通“箝”；“露”通“路”（辂的借字），是用荆竹编造的车子。“蓝葵”，“葵”通“缕”，亦作“褴褛”，《方言》（《左传》宣公十二年疏引）：“楚谓凡人贫，衣被丑敝为蓝缕。”这里是指衣着破败。〔7〕“桃弧棘矢”，桃木制的弓，棘刺做的箭，古人以为可以辟邪。“共”，通“供”。〔8〕古人所说舅可以是指妻父，也可以是指母父，这里所谓“王舅”，是因齐的始封君太公是武王妻、成王母邑姜之父。〔9〕晋的始封君叔虞是成王母弟，鲁的始封君周公旦和卫的始封君康叔封是武王母弟。〔10〕“分”，指赐分珍宝之器。〔11〕“我皇祖”，指季连。陆终六子季连为末而昆吾为长，故称昆吾为“我皇祖伯父”。“旧许”，昆吾本在卫地，夏衰而迁于旧许（《国语》韦昭注）。旧许是许国（姜姓小国）故地，在今河南许昌东。公元前五七六年，许为郑逼，请迁于楚，楚迁许于叶（在今河南叶县南），旧许为郑所得。〔12〕“城”，动词。指修筑城墙。“不羹”，有东、西二城，东不羹在今河南舞阳西北；西不羹在今河南襄城东南，与上陈、蔡皆为楚县。〔13〕“赋”，古人把征集出兵所需要的各种军需装备，如车马兵甲等，叫做赋或军赋。“千乘”，一千辆兵车。春秋时期，能够出一千辆兵车已是中等国家，陈、蔡都是楚灭国所设大县，不羹也是很大的城邑，所以可以各赋千乘。

十二年春，楚灵王乐乾溪，不能去也。国人苦役。^{〔1〕}初，灵王会兵于申，^{〔2〕}僂越大夫常寿过，^{〔3〕}杀蔡大夫观起。^{〔4〕}起子从亡在吴，^{〔5〕}乃劝吴王伐楚，^{〔6〕}为间越大夫常寿过而作乱，^{〔7〕}为吴间。使矫公子弃疾命召公子比于晋，^{〔8〕}至蔡，与吴、越兵欲袭蔡。^{〔9〕}令公子比见弃疾，与盟于邓。^{〔10〕}遂入杀灵王太子禄，立子比为王，公子子皙为令尹，弃疾为司马。

先除王宫，观从从师于乾溪，^{〔11〕}令楚众曰：“国有王矣。先归，复爵邑田室。后者迁之。”^{〔12〕}楚众皆溃，去灵王而归。

【注释】〔1〕《公羊传》昭公十三年谓“灵王为无道，作乾溪之台，三年不成”。〔2〕即灵王三年申之会。〔3〕“僇”，音 lù，侮辱。〔4〕“观起”，据《左传》襄公二十二年，为楚臣，有宠于楚康王令尹子南（公子追舒），王杀子南，车裂观起，起非蔡大夫，亦非杀于申之会，此所记有误。观氏是楚之世官，楚武王灭都，而以都俘观丁父为军率，观起即观丁父之后。〔5〕据《左传》昭公十三年，观从乃亡在蔡，事蔡大夫声子朝吴，非亡在吴。此所记有误。〔6〕据《左传》昭公十三年，观从策划伐楚，主要是借助蔡公弃疾和蔡人的力量，与吴无关。〔7〕“为间”，挑拨。据《左传》昭公十三年，挑拨常寿过作乱的是鬬居、许围、蔡洧、蔓成然等人而非观起。〔8〕“矫”，音 ji o，假托。据《左传》昭公十三年，观从假托弃疾之命，不仅召公子比于晋，而且召公子皙于郑。〔9〕据《左传》昭公十三年，袭蔡是观从召子干、子皙所为，非吴、越之师。〔10〕“邓”，楚邑，在今河南鄆城东南。〔11〕“从师”，指追寻楚师。〔12〕“迁之”，《左传》昭公十三年作“剽”。

灵王闻太子禄之死也，自投车下，而曰：“人之爱子亦如是乎？”侍者曰：“甚是。”^{〔1〕}王曰：“余杀人之子多矣，能无及此乎？”右尹曰：^{〔2〕}“请待于郊以听国人。”王曰：“众怒不可犯。”曰：“且入大县而乞师于诸侯。”王曰：“皆叛矣。”又曰：“且奔诸侯以听大国之虑。”王曰：“大福不再，^{〔3〕}只取辱耳。”于是王乘舟将欲入鄆。^{〔4〕}右尹度王不用其计，^{〔5〕}惧俱死，亦去王亡。

【注释】〔1〕“甚是”，超过这样。〔2〕“右尹”，据《左传》昭公十三年，此为右尹子革语。子革即然丹的字。楚官制，令尹之下有左尹、右尹。〔3〕“大幅”，指为君。〔4〕“鄆”，音 y n，楚别都，在今湖北宜城西南。〔5〕“度”，音 duó，估计。

灵王于是独傍徨山中，^{〔1〕}野人莫敢入王。^{〔2〕}王行遇其故鍤人，^{〔3〕}谓曰：“为我求食，我已不食三日矣。”鍤人曰：“新王下法，^{〔4〕}有敢饷王从王者，^{〔5〕}罪及三族，^{〔6〕}且又无所得食。”王因枕其股而卧。^{〔7〕}鍤人又以土自代，^{〔8〕}逃去。王觉而弗见，遂饥弗能起。芋尹申无宇之子申亥曰：^{〔9〕}“吾父再犯王命，王弗诛，^{〔10〕}恩孰大焉！”乃求王，遇王饥于釐泽，^{〔11〕}奉之以归。夏五月癸丑，^{〔12〕}王死申亥家，申亥以二女从死，^{〔13〕}并葬之。

【注释】〔1〕“傍徨”，同“彷徨”。〔2〕“野人”，古人称贵族所居城邑及环绕城邑的郊区为国，而称国以外的乡村为野，野人即住在野的农民。“入”，纳，指不敢把王接进家里。〔3〕“鍤人”，“鍤”通“涓”，涓人是宫中担任洒扫清洁的人。〔4〕“新王”，指子比。〔5〕“饷”，音 xi ng，用食物款待。〔6〕“三族”，有许多不同解释：〔1〕父母、兄弟、妻子；〔2〕父族、母族、妻族；〔3〕父、子、孙；〔4〕父的兄弟、自己的兄弟、子的兄弟。〔7〕“股”，大腿。〔8〕“以土自代”，用土块代替自己的大腿。〔9〕“芋尹”，官名，《左传》哀公十五年陈国也有芋尹这一官名，可见“芋”不是地名，芋尹可能与田猎有关。〔10〕灵王即位前，任令尹，曾打着王的旗子田猎，无宇认为僭越，把旗子砍断，是为一犯王命。灵王即位，为章华之台，收聚逃亡臣妾安置其中，无宇发现有自己的阍人，阍

入抓人，是为二犯王命。两次都获得赦免（见《左传》昭公七年）。〔11〕“鼈泽”，不详。《左传》昭公十三年、《国语·吴语》作“棘闾”，皆地名。〔12〕“癸丑”，《左传》昭公十三年作“癸亥”。〔13〕“从死”，陪葬。是时楚国虽已立比为王，畏灵王复来，又不闻灵王死，故观从谓初王比曰：〔1〕“不杀弃疾，虽得国犹受祸。”王曰：“余不忍。”从曰：“人将忍王。”王不听，乃去。弃疾归。国人每夜惊，曰：“灵王入矣！”乙卯夜，弃疾使船人从江上走呼曰：〔2〕“灵王至矣！”国人愈惊。又使曼成然告初王比及令尹子皙曰：〔3〕“王至矣！国人将杀君，司马将至矣！君蚤自图，无取辱焉。众怒如水火，不可救也。”初王及子皙遂自杀。丙辰，弃疾即位为王，改名熊居，〔4〕是为平王。

【注释】〔1〕“初王比”，初王犹言前王，是追说之辞，无谥。〔2〕此句《左传》昭公十三年作“弃疾使周走而呼曰”，“周”是周遍之义，司马迁读“周”为“舟”，以为船人。〔3〕“曼成然”，《左传》作“蔓成然”，斗韦龟之子，亦称斗成然，是斗氏后裔，字子旗，灵王夺其邑而使为郊尹，故从子比、子皙、弃疾等叛王，及弃疾即位，为令尹。〔4〕“改名熊居”，《左传》昭公十三年作“名曰熊居”，“居”与“弃疾”也可能是名、字关系，而不一定是改名。

平王以诈弑两王而自立，〔1〕恐国人及诸侯叛之，乃施惠百姓。复陈蔡之地而立其后如故，〔2〕归郑之侵地。〔3〕存恤国中，〔4〕修政教。吴以楚乱故，获五率以归。〔5〕平王谓观从：“恣尔所欲。”欲为卜尹，〔6〕王许之。

【注释】〔1〕“两王”，灵王、初王比。〔2〕平王即位后，使蔡平侯庐、陈惠公吴回到自己的故地，复立为国（《春秋》经传昭公十三年）。〔3〕归还郑国以所侵夺的犍、栎等邑（《左传》昭公十三年）。〔4〕“存恤”，恤音 xù，慰问救济。〔5〕“率”，通“帅”。楚于上年使荡侯、潘子、司马督、箴尹午、陵尹喜帅师伐徐以恐吴（《左传》昭公十二年），此年吴乘楚乱，击败楚军，获其五帅（《左传》昭公十三年）。〔6〕“卜尹”，占卜之官。

初，共王有宠子五人，无適立，〔1〕乃望祭群神，〔2〕请神决之，使主社稷，而阴与巴姬埋璧于室内，〔3〕召五公子斋而入。〔4〕康王跨之，〔5〕灵王肘加之，〔6〕子比、子皙皆远之。〔7〕平王幼，抱其上而拜，压纽。〔8〕故康王以长立，至其子失之；围为灵王，及身而弑；子比为王十余日，子皙不得立，又俱诛。四子皆绝无后。唯独弃疾后立，为平王，竟续楚祀，如其神符。

【注释】〔1〕“適”，通“嫡”，指嫡子。〔2〕“望祭”，祭祀山川百神。〔3〕“巴姬”，巴国女子而为共王妾。“璧”，玉器，平圆，正中有孔，边大于孔。〔4〕“斋”，清心洁身以示庄敬。〔5〕康王跨璧而过。〔6〕灵王肘加壁上，只是身子沾了一点边。〔7〕子比、子皙皆未能接近璧。〔8〕“纽”，系在璧上的带扣。

初，子比自晋归，韩宣子问叔向曰：〔1〕“子比其济乎？”对曰：“不就。”〔2〕宣子曰：“同恶相求，如市贾焉，〔3〕何为不就？”对曰：“无与同好，谁与同恶？〔4〕取国有五难：有宠无人，〔5〕一也；有人无主，〔6〕二也；有主无谋，〔7〕三也；有谋而无民，〔8〕四也；有民而无德，〔9〕五

也。子比在晋十三年矣，晋、楚之从不闻通者，〔10〕可谓无人矣；族尽亲叛，〔11〕可谓无主矣；无衅而动，〔12〕可谓无谋矣；为羈终世，〔13〕可谓无民矣；亡无爱征，〔14〕可谓无德矣。王虐而不忌，〔15〕子比涉五难以弑君，谁能济之！有楚国者，其弃疾乎，君陈、蔡，〔16〕方城外属焉。〔17〕苛慝不作，〔18〕盗贼伏隐，私欲不违，〔19〕民无怨心。先神命之，〔20〕国民信之。半姓有乱，必季实立，〔21〕楚之常也。子比之官，则右尹也；数其贵宠，则庶子也；以神所命，则又远之；〔22〕民无怀焉，将何以立？”宣子曰：“齐桓、晋文不亦是乎？”对曰：“齐桓，卫姬之子也，〔23〕有宠于厘公。〔24〕有鲍叔牙、宾须无、隰朋以为辅，〔25〕有莒、卫以为外主，〔26〕有高、国以为内主。〔27〕从善如流，〔28〕施惠不倦。有国，不亦宜乎？昔我文公，狐季姬之子也，〔29〕有宠于献公，好学不倦。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余、子犯以为腹心，〔30〕有魏犇、贾佗以为股肱，〔31〕有齐、宋、秦、楚以为外主，〔32〕有栾、郤、狐、先以为内主。〔33〕亡十九年，守志弥笃。〔34〕惠、怀弃民，〔35〕民从而与之。故文公有国，不亦宜乎？子比无施于民，无援于外，去晋，晋不送；归楚，楚不迎。何以有国！”子比果不终焉，卒立者弃疾，如叔向言也。

【注释】〔1〕“韩宣子”，晋臣。“叔向”，亦晋臣。〔2〕“不就”，不成功。〔3〕是说与民共同厌恶楚灵王，如同商人互为需求。〔4〕是说与民没有共同喜爱的东西，又怎么会有共同厌恶的东西呢？〔5〕有宠于国君但没有贤人辅佐。〔6〕有贤人辅佐但没有靠山。〔7〕有靠山但没有计谋。〔8〕有计谋但没有民众的支持。〔9〕有民众的支持但没有德行。〔10〕晋国和楚国跟随他的人没有听说谁受到重用。〔11〕族人被灭，亲人背叛。〔12〕“衅”，音 xìn，机会，空子。〔13〕“羈”，音 jī，在外作客。〔14〕“爱征”，怀念的征兆。〔15〕王虽暴虐而尚不忌刻。〔16〕弃疾为陈公、蔡公。〔17〕“方城”，楚长城，北起今河南方城北，南至今河南泌阳东。弃疾偕子比等楚人作乱，主要是靠陈、蔡、不羹、许、叶等大县的军队，他们都在方城以外。〔18〕“苛”，繁琐。“慝”，音 tē，邪恶。〔19〕虽有私欲，不违于礼。〔20〕指压纽而拜。〔21〕“季”，幼子。《左传》文公元年楚令尹子上谓“楚国之举，恒在少者”。〔22〕指远璧而拜。〔23〕“卫姬”，卫国女子，姬姓，齐厘公妾。〔24〕“厘公”，齐厘公。〔25〕“鲍叔牙”、“宾须无”、“隰朋”，辅佐齐桓公自莒入齐立为君的三位大臣。隰音 xī。〔26〕“莒”，国名，在今山东莒县，是齐桓公入齐立为君之前的出亡之地。“卫”，是桓公母亲卫姬的娘家。“外主”，国外的靠山。〔27〕“高、国”，齐贵族，《潜夫论·志氏姓》以为姜姓。“内主”，国内的靠山。〔28〕择善而从，如水流不止。〔29〕“狐季姬”，狐戎之女，姬姓，晋献公妾。〔30〕“子余”，赵衰的字。“子犯”，狐偃的字，狐偃是晋文公的舅舅。〔31〕“魏犇”，犇音 chōng，即魏武子。“股肱”，股，大腿；肱音 gōng，手臂。晋文公之贤士五人除赵衰、狐偃、魏犇、贾佗，还有先轸，参看《晋世家》。〔32〕晋文公即位前，流亡在外，回到晋国是得到这些国家的帮助。〔33〕指栾枝、郤穀（音 xīh*）、狐突、先轸（轸音 zhǐn）。〔34〕坚持自己的志向更加专一。〔35〕“惠、怀”，晋惠公、晋怀公。

平王二年，〔1〕使费无忌如秦为太子建取妇。〔2〕妇好，来，未至，无

忌先归，说平王曰：“秦女好，可自娶，为太子更求。”平王听之，卒自娶秦女，生熊珍。^{〔3〕}更为太子娶。是时伍奢为太子太傅，^{〔4〕}无忌为少傅。^{〔5〕}无忌无宠于太子，常谗恶太子建。^{〔6〕}建时年十五矣，其母蔡女也，^{〔7〕}无宠于王，王稍益疏外建也。

【注释】〔1〕据《左传》昭公十九年，楚娶秦女是在平王六年。〔2〕“费无忌”，楚大夫，太子建少傅。“太子建”，字子木，平王为蔡公时与蔡女所生，平王六年，因遭费无忌谗害而奔宋，七年复居郑，后因与晋人谋袭郑，被郑人杀死。“取”，通“娶”。〔3〕“熊珍”，后立为昭王，《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名壬，《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哀公六年名軫，《越王句践世家》、《伍子胥列传》亦作軫。〔4〕“伍奢”，伍举之子，伍员之父。“太傅”，辅导太子之官，《左传》昭公二十年作“师”。〔5〕“少傅”，也是辅导太子之官，《左传》昭公二十年作“少师”。〔6〕“谗恶”，说坏话。〔7〕据《左传》昭公十九年，太子建母为郟阳封人之女，郟阳为蔡邑（在今河南新蔡）。

六年，使太子建居城父，^{〔1〕}守边。无忌又日夜谗太子建于王曰：^{〔2〕}“自无忌入秦女，太子怨，亦不能无望于王，^{〔3〕}王少自备焉。且太子居城父，擅兵，外交诸侯，且欲入矣。”平王召其傅伍奢责之。伍奢知无忌谗，乃曰：“王奈何以小臣疏骨肉？”无忌曰：“今不制，后悔也。”于是王遂囚伍奢。乃令司马奋扬召太子建，^{〔4〕}欲诛之。太子闻之，亡奔宋。^{〔5〕}

【注释】〔1〕“城父”，楚邑，在今河南宝丰东。〔2〕自此至“亡奔宋”，据《十二诸侯年表》及《左传》昭公二十年，为平王七年事。〔3〕“望”，通“望”（音 wàng），怨责。〔4〕“司马奋扬”，据《左传》昭公二十年，奋扬是城父的司马。〔5〕据《左传》昭公二十年，太子建出亡是奋扬派人通知放走的。

无忌曰：“伍奢有二子，不杀者为楚国患。盍以免其父召之，^{〔1〕}必至。”于是王使使谓奢：“能致二子则生，不能将死。”奢曰：“尚至，^{〔2〕}胥不至。”^{〔3〕}王曰：“何也？”奢曰：“尚之为人，廉，死节，慈孝而仁，闻召而免父，必至，不顾其死。胥之为人，智而好谋，^{〔4〕}勇而矜功，知来必死，必不来。然为楚国忧者必此子。”于是王使人召之，曰：“来，吾免尔父。”伍尚谓伍胥曰：“闻父免而莫奔，不孝也；父戮莫报，无谋也；度能任事，知也。子其行矣，我其归死。”伍尚遂归。伍胥弯弓属矢，^{〔5〕}出见使者，曰：“父有罪，何以召其子为？”将射，使者还走，遂出奔吴。伍奢闻之，曰：“胥亡，楚国危哉。”楚人遂杀伍奢及尚。

【注释】〔1〕“盍”，音 hé，何不。〔2〕“尚”，伍尚，伍奢长子，为棠君。〔3〕“胥”，伍员，字子胥，伍奢次子，见《伍子胥列传》。〔4〕“知”，同“智”。〔5〕“弯弓属矢”，弯弓搭箭。

十年，楚太子建母在居巢，^{〔1〕}开吴。^{〔2〕}吴使公子光伐楚，^{〔3〕}遂败陈、蔡，^{〔4〕}取太子建母而去。^{〔5〕}楚恐，城郢。初，吴之边邑卑梁与楚边邑钟离小童争桑，^{〔6〕}两家交怒相攻，灭卑梁人。卑梁大夫怒，发邑兵攻钟离。楚王闻之怒，发国兵灭卑梁。吴王闻之大怒，亦发兵，使公子光因建母家攻楚，遂灭钟离、居巢。楚乃恐而城郢。^{〔7〕}

【注释】〔1〕“居巢”，在今安徽巢县东北，《左传》昭公二十三年作“郟”，即其母家郟阳。〔2〕“开”，开城门而令敌入。〔3〕“公子光”，

即位后为吴王阖庐，见《吴太伯世家》。〔4〕据《春秋》经传，此即吴、楚鸡父之役，吴所败除楚、陈、蔡，还有顿、胡、沈、许四国。〔5〕据《春秋》经传，鸡父之役在秋七月，吴取太子建母在冬十月，此合并书之。〔6〕“卑梁”，地近钟离。“钟离”，在今安徽凤阳东北。《吴太伯世家》作“楚边邑卑梁氏之处女与吴边邑之女争桑”，以卑梁为楚邑，与此不同，应以此为是。〔7〕据《左传》昭公二十三年、二十四年，楚城郢在平王十年，吴灭钟离、居巢在平王十一年。

十三年，平王卒。将军子常曰：〔1〕“太子珍少，且其母乃前太子建所当娶也。”欲立令尹子西。〔2〕子西，平王之庶弟也，〔3〕有义。子西曰：“国有常法，更立则乱，言之则致诛。”乃立太子珍，是为昭王。

【注释】〔1〕“将军子常”，即囊瓦（字子常）。囊瓦是庄王子子囊（公子贞）的后代，以子囊的字为氏，平王十年接替阳匄（子瑕）为令尹（《左传》昭公二十三年）。〔2〕“令尹子西”，即公子申（字子西）。据《左传》定公四年及六年，子西为令尹是在子常奔郑（见下文）之后，此时为令尹者仍是子常。〔3〕《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杜预注谓子西是平王长庶，《国语·楚语下》亦谓子西是平王之子、昭王之庶兄。

昭王元年，楚众不说费无忌，以其谗亡太子建，杀伍奢子父与郤宛。〔1〕宛之宗姓伯氏子嚭及子胥皆奔吴，〔2〕吴兵数侵楚，楚人怨无忌甚。楚令尹子常诛无忌以说众，众乃喜。

【注释】〔1〕“子父”，父子。“郤宛”，郤音 xī，字子恶，楚之左尹。昭王元年，被费无忌谗害自杀。〔2〕“伯氏子嚭”，嚭音 pǐ，即下文“伯嚭”。按郤宛出自晋公族郤氏，《潜夫论·志氏姓》谓郤氏别支有伯氏。

四年，吴三公子奔楚，〔1〕楚封之以捍吴。〔2〕五年，吴伐取楚之六、潜。〔3〕七年，〔4〕楚使子常伐吴，吴大败楚于豫章。〔5〕

【注释】〔1〕《左传》昭公三十年作“二公子奔楚”，二公子即掩余、烛庸。昭王元年，吴乱，掩余奔徐，烛庸奔钟离，吴使徐人、钟离人执之，故奔楚。〔2〕“捍”，抵御。〔3〕“六”，在今安徽六安北。“潜”，在今安徽霍山东北，皆楚邑。〔4〕据《左传》定公二年应作“八年”。〔5〕“豫章”，古地区名，大约在汉水东、江水北、淮水南。

十年冬，吴王阖闾、伍子胥、伯嚭与唐、蔡俱伐楚，〔1〕楚大败，吴兵遂入郢，辱平王之墓，以伍子胥故也。吴兵之来，楚使子常以兵迎之，夹汉水阵。吴伐败子常，子常亡奔郑。楚兵走，吴乘胜逐之，五战及郢。〔2〕己卯，〔3〕昭王出奔。庚辰，〔4〕吴人入郢。

【注释】〔1〕“吴王阖闾”，阖闾音 hé lǘ，亦作阖庐，见《吴太伯世家》，“伍子胥”，即上文“伍胥”。“伯嚭”，即上文“伯氏子嚭”。“唐”，姬姓小国，在今湖北随州西北唐城镇。〔2〕据《左传》定公四年吴、楚“自小别至于大别”凡三战，吴又败楚于柏举，败楚于雍澨，是谓“五战及郢”。〔3〕据《左传》定公四年，这是该年十一月己卯日。〔4〕己卯的次日。

昭王亡也至云梦。〔1〕云梦不知其王也，射伤王。〔2〕王走郢。〔3〕郢公之弟怀曰：〔4〕“平王杀吾父，〔5〕今我杀其子，不亦可乎？”郢公止之，然恐其弑昭王，乃与王出奔随。吴王闻昭王往，即进击随，谓随人曰：“周之子孙封于江汉之间者，楚尽灭之。”〔6〕欲杀昭王。王从臣子綦乃深匿王，〔7〕自以为王，谓随人曰：“以我予吴。”随人卜予吴，不吉，乃谢吴王曰：

“昭王亡，不在随。”吴请入自索之，随不听，吴亦罢去。

【注释】〔1〕“云梦”，占薮泽名，大约在长江流经今湖北江陵至武汉一段的南北两岸。〔2〕《左传》定公四年作“以戈击王”。〔3〕“郟”，音 yún，楚灭郟所置县，在今湖北安陆。〔4〕“郟公”，郟县的县公，名斗辛。〔5〕斗辛、斗怀之父斗成然（亦称蔓成然）是被平王所杀。〔6〕随是江汉之间周所封同姓国之一，吴也是周所封同姓国。《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汉阳诸姬，楚实尽之。”吴以此激怒随，使之叛楚。〔7〕“子綦”，綦音 qí，《左传》定公四年作“子期”，昭王兄公子结之字。

昭王之出郟也，使申鲍胥请教于秦。^{〔1〕}秦以车五百乘救楚，楚亦收余散兵，与秦击吴。十一年六月，败吴于稷。^{〔2〕}会吴王弟夫概见吴王兵伤败，^{〔3〕}乃亡归，自立为王。阖闾闻之，引兵去楚，归击夫概。夫概败，奔楚，楚封之堂溪，^{〔4〕}号为堂溪氏。

【注释】〔1〕“申鲍胥”，楚大夫，《左传》定公四年作“申包胥”，《战国策·楚一》作“棼冒勃苏”，棼冒即蚡冒，勃苏与包胥音近，是其出于蚡冒之后，申是氏，鲍胥是名。〔2〕“稷”，在今河南桐柏。〔3〕“夫概”，阖闾弟，《左传》称“夫概王”。〔4〕“堂溪”，《左传》作“棠溪”，在今河南西平西。

楚昭王灭唐。九月，^{〔1〕}归入郟。十二年，吴复伐楚，取番。^{〔2〕}楚恐，去郟，北徙都郢。^{〔3〕}

【注释】〔1〕《左传》定公五年作“十月”。〔2〕《左传》定公六年作“吴大子终累败楚舟师，获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杜注以潘子臣、小惟子为楚舟师之帅，司马迁似以潘子臣为番君，所以书作“取番”。〔3〕“郢”，楚邑，在今湖北宜城东南。郢在郟之北。

十六年，孔子相鲁。^{〔1〕}二十年，楚灭顿，^{〔2〕}灭胡。^{〔3〕}二十一年，^{〔4〕}吴王阖闾伐越。越王句践射伤吴王，^{〔5〕}遂死。吴由此怨越而不西伐楚。

【注释】〔1〕夹谷之会，孔子为相（赞礼者）。〔2〕“顿”，姬姓小国，在今河南商水东南。〔3〕“胡”，归姓小国，在今安徽阜阳。《春秋》经传及本书《十二诸侯年表》灭胡在次年。〔4〕“二十一年”，据《左传》定公十四年及本书《十二诸侯年表》，吴伐越在上年。〔5〕《左传》定公十四年作“灵姑浮以戈击阖庐，阖庐伤将指”。二十七年春，吴伐陈，楚昭王救之，军城父。十月，^{〔1〕}昭王病于军中，有赤云如鸟，夹日而蜚。^{〔2〕}昭王问周太史，^{〔3〕}太史曰：“是害于楚王，然可移于将相。”^{〔4〕}将相闻是言，乃请自以身祷于神。昭王曰：“将相，孤之股肱也，今移祸，庸去是身乎！”^{〔5〕}弗听。卜而河为祟，^{〔6〕}大夫请祷河。昭王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过江、汉，^{〔7〕}而河非所获罪也。”止不许。孔子在陈，^{〔8〕}闻是言，曰：“楚昭王通大道矣。其不失国，宜哉！”

【注释】〔1〕“十月”，据《左传》哀公六年是“七月”之误。〔2〕“蜚”，同“飞”。〔3〕“太史”，史官之长。〔4〕“将相”，楚最高行政长官称令尹，最高军事长官称司马，《左传》哀公六年作“可移于令尹、司马”。〔5〕“庸”，岂，难道。“是身”，指王身。〔6〕《左传》哀公六年作“初，昭王有疾，卜曰‘河为祟’”。应是追记之言。“河”，黄河。“祟”，音 suì，鬼神作怪害人。〔7〕“望”，祭祀山川。楚祭祀山川只限于江、汉等河流，黄河不在其内。〔8〕孔子在陈凡两次，一次在定公十五年

至哀公二年，一次在哀公二年至四年，均先于此年。这里所说卜疾之事，传文有“初”字，昭王有疾并孔子语应在此年之前。

昭王病甚，乃召诸公子大夫曰：“孤不佞，再辱楚国之师，今乃得以天寿终，孤之卒也。”让其弟公子申为王，^{〔1〕}不可。又让次弟公子结，^{〔2〕}亦不可。乃又让次弟公子间，^{〔3〕}五让，乃后许为王。将战，庚寅，昭王卒于军中。子间曰：“王病甚，舍其子让群臣，臣所以许王，以广王意也。今君王卒，臣岂敢忘君王之意乎！”乃与子西、子綦谋，伏师闭涂，^{〔4〕}迎越女之子章立之，^{〔5〕}是为惠王。然后罢兵归，葬昭王。

【注释】〔1〕“公子申”，即子西。〔2〕“公子结”，即子綦。〔3〕“公子间”，公子启字子间。据《左传》哀公六年杜预注，三公子皆非昭王弟而为昭王兄。〔4〕“伏师闭涂”，隐蔽军队，封锁道路。〔5〕“越女”，昭王妾。

惠王二年，子西召故平王太子建之子胜于吴，^{〔1〕}以为巢大夫，^{〔2〕}号曰白公。^{〔3〕}白公好兵而下士，欲报仇。六年，白公请兵令尹子西伐郑。初，白公父建亡在郑，郑杀之，白公亡走吴，^{〔4〕}子西复召之，故以此怨郑，欲伐之。子西许而未为发兵。八年，^{〔5〕}晋伐郑，郑告急楚，楚使子西救郑，受赂而去。^{〔6〕}白公胜怒，乃遂与勇力死士石乞等袭杀令尹子西、子綦于朝，^{〔7〕}因劫惠王，置之高府，^{〔8〕}欲弑之。惠王从者屈固负王亡走昭王夫人宫。^{〔9〕}白公自立为王。月余，会叶公来救楚，^{〔10〕}楚惠王之徒与共攻白公，杀之。^{〔11〕}惠王乃复位。是岁也，^{〔12〕}灭陈而县之。

【注释】〔1〕“胜”，《国语·楚语下》作“王孙胜”。〔2〕《伍子胥列传》作“胜居楚边邑鄢为白公”。“鄢”，在今河南鄢城。〔3〕“白”，楚县，在今河南息县东。〔4〕《伍子胥列传》谓胜与伍子胥一起奔吴，据此则误，胜奔吴与子胥奔吴可能只是时间相近。〔5〕据《春秋》经传哀公十五年应作“九年”。〔6〕“赂”，音 lù，财货。〔7〕“朝”，朝廷。〔8〕“高府”，楚府名。府是古代的财政机关。〔9〕“屈固”，《伍子胥列传》作“石乞从者”，《左传》哀公十六年作“圉公阳”。“昭王夫人”，即上“越女”，惠王母。〔10〕“叶公”，即沈诸梁，字子高，沈尹戌之子，叶县的县公。叶在今河南叶县南。〔11〕据《左传》哀公十六年，白公是自杀而死。〔12〕据《左传》哀公十七年，当惠王十一年。

十三年，吴王夫差强，陵齐、晋，来伐楚。十六年，越灭吴。四十二年，楚灭蔡。^{〔1〕}四十四年，楚灭杞。与秦平。是时越已灭吴而不能正江、淮北；^{〔2〕}楚东侵，广地至泗上。^{〔3〕}

【注释】〔1〕这是楚第二次灭蔡，蔡第一次被灭在灵王十年。〔2〕“正”，平定。〔3〕“广地”，扩大土地。“泗上”，泗音 sì，泗水之滨。泗水在今山东省中部。

五十七年，惠王卒，子简王中立。^{〔1〕}

【注释】〔1〕“中”，《六国年表》作“仲”。

简王元年，北伐灭莒。八年，魏文侯、韩武子、赵桓子始列为诸侯。^{〔1〕}

【注释】〔1〕魏、韩、赵三国正式被周天子策命为诸侯是在楚声王五年，此所记有误。

二十四年，简王卒，子声王当立。声王六年，盗杀声王，子悼王熊疑立。

〔1〕悼王二年，三晋来伐楚，至乘丘而还。〔2〕四年，楚伐周。〔3〕郑杀子阳。〔4〕九年，伐韩，取负黍。〔5〕十一年，三晋伐楚，败我大梁、榆关。〔6〕楚厚赂秦，与之平。二十一年，悼王卒，子肃王臧立。

【注释】〔1〕“疑”，《六国年表》作“类”。〔2〕“乘丘”，乘音 shèng，鲁地，在今山东曲阜西北。〔3〕《六国年表》记此年楚“败郑师，围郑”，无伐周之事。〔4〕“子阳”，郑相驷子阳。〔5〕“负黍”，此时为韩邑，在今河南登封西南。〔6〕“大梁”，魏邑，在今河南开封西北。“榆关”，《索隐》谓“此榆关当在大梁之西也”。

肃王四年，蜀伐楚，〔1〕取兹方。〔2〕于是楚为扞关以距之。〔3〕十年，魏取我鲁阳。〔4〕十一年，肃王卒，无子，立其弟熊良夫，〔5〕是为宣王。

【注释】〔1〕“蜀”，古国名，在今四川成都地区。〔2〕“兹方”，不详。《正义》引《古今地名》谓“荆州松滋县古鸠兹地，即楚兹方是也”（松滋，在今湖北松滋西北）。〔3〕“扞关”，楚关名，在今湖北长阳西。“距”，通“拒”。〔4〕“鲁阳”，楚邑，在今河南鲁山。〔5〕《汉书·古今人表》注为“肃王子”。

宣王六年，周天子贺秦献公。秦始复强，而三晋益大，魏惠王、齐威王尤强。三十年，秦封卫鞅于商，〔1〕南侵楚。是年，宣王卒，子威王熊商立。

【注释】〔1〕“卫鞅”，封于商，称商鞅，见《商君列传》。“商”，秦邑，在今陕西商县东南。

威王六年，周显王致文武胙于秦惠王。〔1〕

【注释】〔1〕“文武胙”，祭祀周文王、周武王的祭肉。胙音 zuò。

七年，齐孟尝君父田婴欺楚，〔1〕楚威王伐齐，败之于徐州，〔2〕而令齐必逐田婴。田婴恐，张丑伪谓楚王曰：〔3〕“王所以战胜于徐州者，田盼子不用也。〔4〕盼子者，有功于国，而百姓为之用。婴子弗善而用申纪。〔5〕申纪者，大臣不附，百姓不为用，故王胜之也。今王逐婴子，婴子逐，盼子必用矣。复搏其士卒以与王遇，〔6〕必不便于王矣。”楚王因弗逐也。

【注释】〔1〕“孟尝君”，田文。“田婴”，田文之父，号靖郭君，齐威王子，齐宣王庶弟，见《孟尝君列传》。〔2〕“徐州”，齐邑，《纪年》云“梁惠王三十年，下邳迁于薛，改名徐州”（《孟尝君列传正义》引），在今山东滕县东南。〔3〕“张丑”，齐臣。〔4〕“田盼子”，齐臣，即田盼。《田敬仲完世家》“盼”作“盼”。〔5〕“婴子”，即田婴。“申纪”，齐臣，《战国策·齐一》作“申缚”。〔6〕“搏”，应是“抻”字之误。《田敬仲完世家》：“冯因抻三国之兵。”抻是使士卒齐一之义。《战国策·齐一》作“整”，是整齐之义，与“抻”字含义相近。

十一年，威王卒，子怀王熊槐立。〔1〕魏闻楚丧，伐楚，取我陁山。〔2〕

【注释】〔1〕“熊槐”，秦《诅楚文》作“熊相”。〔2〕“陁山”，山名，在今河南新郑西南。《六国年表》、《魏世家》并云败楚于陁山，《史记志疑》认为“取”当作“败”。

怀王元年，张仪始相秦惠王。〔1〕四年，秦惠王初称王。

【注释】〔1〕“张仪”，魏人，战国时期著名的纵横家，见《张仪列传》。

六年，楚使柱国昭阳将兵而攻魏，〔1〕破之于襄陵，〔2〕得八邑。又移兵而攻齐，齐王患之。陈轸适为秦使齐，齐王曰：“为之奈何？”陈轸曰：“王勿忧，请令罢之。”即往见昭阳军中，曰：“愿闻楚国之法，破军杀将

者何以贵之？”昭阳曰：“其官为上柱国，封上爵执珪。”〔3〕陈轸曰：“其有贵于此者乎？”昭阳曰：“令尹。”陈轸曰：“今君已为令尹矣，〔4〕此国冠之上。〔5〕臣请得譬之。人有遗其舍人一卮酒者，〔6〕舍人相谓曰：‘数人饮此，不足以徧，请遂画地为蛇，蛇先成者独饮之。’一人曰：‘吾蛇先成。’举酒而起，曰：‘吾能为之足。’及其为之足，而后成人夺之酒而饮之，曰：‘蛇固无足，今为之足，是非蛇也。’今君相楚而攻魏，破军杀将，功莫大焉，冠之上不可以加矣。今又移兵而攻齐，攻齐胜之，官爵不加于此；攻之不胜，身死爵夺，有毁于楚。此为蛇为足之说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齐，此持满之术也。”〔7〕昭阳曰：“善。”引兵而去。

【注释】〔1〕“柱国”，楚最高军事长官往往称上柱国。“昭阳”，据出土鄂君启节，襄陵之役昭阳为楚之大司马。昭氏为楚公族。〔2〕“襄陵”，魏邑，在今河南睢县。〔3〕“陈轸”，轸音 zh0n，见《张仪列传》。〔4〕“执珪”，珪音 g&i，楚爵称中的最高一级。〔5〕据此，昭阳于襄陵之役后为令尹，令尹位在司马之上，是除王以外的最高的官职。〔6〕“国冠”，指居高位者。〔7〕“遗”，音 w8i，赠送。“舍人”，近臣。“卮”，音 zh，酒器名。〔7〕“持满”，掌握成功的限度，又叫“持盈”。

燕、韩君初称王。〔1〕秦使张仪与楚、齐、魏相会，盟齧桑。〔2〕

【注释】〔1〕怀王六年，燕易王、韩宣惠王称王。〔2〕“齧桑”，齧音 ni8，魏地，在今江苏沛县西南。

十一年，苏秦约从山东六国共攻秦，〔1〕楚怀王为从长。至函谷关，〔2〕秦出兵击六国，六国兵皆引而归，齐独后。十二年，齐湣王伐败赵、魏军，〔3〕秦亦伐败韩，与齐争长。

【注释】〔1〕“苏秦”，东周人，战国时期著名的纵横家，见《苏秦列传》。“约从”，合纵，“从”读为“纵”。“山东”，指崤山或华山以东。“六国”，据《秦本纪》为韩、赵、魏、燕、齐、匈奴。〔2〕“函谷关”，秦所置，在今河南灵宝东北。〔3〕据《纪年》，《史记》于齐威、宣、湣三王排列有误，楚怀王十二年相当齐宣王三年。

十六年，秦欲伐齐，而楚与齐从亲，〔1〕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张仪免相，使张仪南见楚王，谓楚王曰：“敝邑之王所甚说者无先大王，〔2〕虽仪之所甚愿为门阑之厮者亦无先大王。〔3〕敝邑之王所甚憎者无先齐王，虽仪之所甚憎者亦无先齐王。而大王和之，〔4〕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王，而令仪亦不得为门阑之厮也。王为仪闭关而绝齐，今使使者从仪西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方六百里，〔5〕如是则齐弱矣。是北弱齐，西德于秦，私商於以为富，此一计而三利俱至也。”怀王大悦，乃置相玺于张仪，日与置酒，宣言“吾复得吾商於之地”。群臣皆贺，而陈轸独吊。〔6〕怀王曰：“何故？”陈轸对曰：“秦之所为重王者，以王之有齐也。今地未可得而齐交先绝，是楚孤也。夫秦又何重孤国哉，必轻楚矣。且先出地而后绝齐，则秦计不为。先绝齐而后责地，〔7〕则必见欺于张仪。见欺于张仪，则王必怨之。怨之，是西起秦患，北绝齐交。西起秦患，北绝齐交，则两国之兵必至。〔8〕臣故吊。”楚王弗听，因使一将军西受封地。

【注释】〔1〕“从亲”，结为合纵之亲。“从”读为“纵”。〔2〕“敝邑”，谦辞，指秦。“无先”，无过于。〔3〕“门阑”，阑音 lán，门框。

厮音 s，执贱役的奴隶。〔4〕“和”，指与齐合纵。〔5〕“商於之地”，本为楚地，后为秦占有，在今河南浙川西南。〔6〕“吊”，表示悲哀、怜悯。〔7〕“责”，求。〔8〕“两国”，《索隐》以为韩、魏，按之上文，应指秦、齐。

张仪至秦，详醉坠车，〔1〕称病不出三月，地不可得。楚王曰：“仪以吾绝齐为尚薄邪？”乃使勇士宋遗北辱齐王。〔2〕齐王大怒，折楚符而合于秦。〔3〕秦齐交合，张仪乃起朝，谓楚将军曰：〔5〕“子何不受地？从某至某，广袤六里。”〔6〕楚将军曰：“臣之所以见命者六百里，不闻六里。”即以归报怀王。怀王大怒，兴师将伐秦。陈轸又曰：“伐秦非计也。不如因赂之一名都，〔7〕与之伐齐，是我亡于秦，取偿于齐也，吾国尚可全。今王已绝于齐而责欺于秦，是吾合秦齐之交而来天下之兵也，国必大伤矣。”楚王不听，遂绝和于秦，发兵西攻秦。秦亦发兵击之。

【注释】〔1〕“详”，通“佯”，假装。〔2〕“宋遗”，楚勇士名，见《汉书·古今人表》。〔3〕“折”，毁掉。〔4〕“朝”，朝见。〔5〕“楚将军”，《张仪列传》作“楚使者”。〔6〕“广袤”，袤音 mào，东西为广，南北为袤。〔7〕“赂”，赠送。“名都”，都是较大的城邑。

十七年春，与秦战丹阳，〔1〕秦大败我军，斩甲士八万，〔2〕虏我大将军屈匄、裨将军逢侯丑等七十余人，〔3〕遂取汉中之郡。〔4〕楚怀王大怒，乃悉国兵复袭秦，战于蓝田，〔5〕大败楚军。韩、魏闻楚之困，乃南袭楚，至于邓。〔6〕楚闻，乃引兵归。

【注释】〔1〕“丹阳”，丹水之阳，在今陕西、河南两省间的丹江以北。〔2〕“甲士”，披带铠甲的战士，亦称带甲。〔3〕“大将军”，应是主要的率军之将。“屈匄”，匄音 g4i，《秦本纪》作“屈丐”，《战国策·秦二》作“屈盖”。“裨将军”，副将。〔4〕“汉中之郡”，汉中郡，本为楚郡，至此被秦夺去，辖境包括今陕西东南角至湖北西北角。〔5〕“蓝田”，在今陕西蓝田西。〔6〕“邓”，楚邑，在今湖北襄樊北。

十八年，秦使使约复与楚亲，分汉中之半以和楚。楚王曰：“愿得张仪，不愿得地。”张仪闻之，请之楚。秦王曰：“楚且甘心于子，〔1〕奈何？”张仪曰：“臣善其左右靳尚，〔2〕靳尚又能得事于楚王幸姬郑袖，〔3〕袖所言无从不从者。且仪以前使负楚商於之约，今秦楚大战，有恶，臣非面自谢楚不解。且大王在，楚不宜敢取仪。诚杀仪以便国，臣之愿也。”仪遂使楚。

【注释】〔1〕“且”，将。“甘心”，求之不得。〔2〕“靳尚”，靳音 jìn，楚王近臣，为张施刺杀。〔3〕“郑袖”，楚王宠姬，亦称“南后”。

至，怀王不见，因而囚张仪，欲杀之。仪私于靳尚，〔1〕靳尚为请怀王曰：“拘张仪，秦王必怒。天下见楚无秦，必轻王矣。”又谓夫人郑袖曰：“秦王甚爱张仪，而王欲杀之，今将以上庸之地六县赂楚，〔2〕以美人聘楚王，〔3〕以宫中善歌者为之媵。〔4〕楚王重地，秦女必贵，而夫人必斥矣。夫人不若言而出之。”〔5〕郑袖卒言张仪于王而出之。仪出，怀王因善遇仪，仪因说楚王以叛从约而与秦合亲，约婚姻。张仪已去，屈原使从齐来，〔6〕谏王曰：“何不诛张仪？”怀王悔，使人追仪，弗及。是岁，秦惠王卒。

【注释】〔1〕“私”，私交。〔2〕“上庸”，在今湖北竹山西南，原为楚县，此时属秦。〔3〕“聘”，订婚。〔4〕“媵”，音 yìng，陪嫁。〔5〕

“出”，释放。〔6〕“屈原”，楚怀王左徒，名平，见《屈原贾生列传》。

二十年，〔1〕齐湣王欲为从长，〔2〕恶楚之与秦合，乃使使遗楚王书曰：“寡人患楚之不察于尊名也。今秦惠王死，武王立，张仪走魏，〔3〕樗里疾、公孙衍用，〔4〕而楚事秦。夫樗里疾善乎韩，〔5〕而公孙衍善乎魏；〔6〕楚必事秦，韩、魏恐，必因二人求合于秦，则燕、赵亦宜事秦。四国争事秦，则楚为郡县矣。〔7〕王何不与寡人并力收韩、魏、燕、赵，〔8〕与为从而尊周室，以案兵息民，〔9〕令于天下？莫敢不乐听，则王名成矣。王率诸侯并伐，破秦必矣。王取武关、蜀、汉之地，〔10〕私吴、越之富而擅江海之利，韩、魏割上党，西薄函谷，则楚之强百万也。且王欺于张仪，亡地汉中，兵铍蓝田，天下莫不代王怀怒。今乃欲先事秦！愿大王孰计之。”

【注释】〔1〕原文作“二十六年”，但叙在二十四年前，《索隐》以为当作“二十年”，然下文“秦破韩宜阳”、“韩已得武遂于秦”为怀王二十二、二十三年事，则“二十六年”也可能是“二十三年”之误。〔2〕《六国年表》齐湣王之立在楚怀王六年，据《纪年》，则齐湣王之立应在楚怀王二十九年，此时尚未立。〔3〕在秦武王元年，当楚怀王十九年。〔4〕“樗里疾”，樗音ch，秦惠王异母弟，秦武王二年（楚怀王二十一年）任右丞相，见《樗里子列传》。“公孙衍”，号犀首，张仪死后（张仪死于秦武王二年），据说也曾入秦为相，见《张仪列传》。〔5〕樗里疾母为韩女，故亲韩。〔6〕公孙衍为魏人，故亲魏。〔7〕灭国而为敌国郡县。〔8〕“收”，聚合，纠集。〔9〕“案兵”，息止兵事。〔10〕“武关”，秦所置关，在今陕西丹凤东南。“蜀”，此时蜀已为秦灭，设为封国。“汉”，秦汉中郡，公元前三二二年设，郡治南郑（在今陕西汉中），辖境有今陕西秦岭以南，湖北郧县、保康以西，大巴山以北地区。

楚王业已欲和于秦，见齐王书，犹豫不决，下其议群臣。群臣或言和秦，或曰听齐。昭雎曰：〔1〕“王虽东取地于越，不足以刷耻；〔2〕必且取地于秦，而后足以刷耻于诸侯。王不如深善齐、韩以重樗里疾，如是则王得韩、齐之重以求地矣。秦破韩宜阳，〔3〕而韩犹复事秦者，以先王墓在平阳，〔4〕而秦之武遂去之七十里，〔5〕以故尤畏秦。不然，秦攻三川，〔6〕赵攻上党，〔7〕楚攻河外，〔8〕韩必亡。楚之救韩，不能使韩不亡，然存韩者楚也。韩已得武遂于秦，〔9〕以河山为塞，所报德莫如楚厚，臣以为其事王必疾。齐之所信于韩者，以韩公子沫为齐相也。〔10〕韩已得武遂于秦，王甚善之，使之以齐、韩重樗里疾，疾得齐、韩之重，其主弗敢弃疾也。今又益之以楚之重，樗里子必言秦，复与楚之侵地矣。”于是怀王许之，竟不合秦，而合齐以善韩。

【注释】〔1〕“昭雎”，雎音j，楚臣。〔2〕“刷耻”，雪耻。〔3〕“宜阳”，韩邑，在今河南宜阳西。事在楚怀王二十二年。〔4〕“平阳”，韩的早期都邑，在今山西临汾西南，韩贞子、简子、庄子、康子四世居平阳，故称“先王墓在平阳”。〔5〕“武遂”，本为韩邑，在今山西垣曲东南。秦夺之，而复与韩。〔6〕“三川”，韩郡，韩宣王时所设，辖境有今黄河以南，河南灵宝以东，中牟以西及北汝河上游地区。〔7〕“上党”，韩郡，在今山西沁河以东一带，北与赵的上党郡相接。〔8〕“河外”，古人以黄河以北为河内，黄河以南为河外。此指黄河以南的韩地。〔9〕事在楚怀王二十三年。〔10〕“韩公子沫”，不详。

二十四年，倍齐而合秦。^{〔1〕}秦昭王初立，乃厚赂于楚。楚往迎妇。^{〔2〕}二十五年，怀王入与秦昭王盟，约于黄棘。^{〔3〕}秦复与楚上庸。二十六年，齐、韩、魏为楚负其从亲而合于秦，三国共伐楚。楚使太子入质于秦而求救。秦乃遣客卿通将兵救楚，^{〔4〕}三国引兵去。

【注释】〔1〕“倍”，通“背”。〔2〕《六国年表》作“秦来迎妇”。〔3〕“黄棘”，楚地，在今河南新野东北。〔4〕“客卿”，外国人在本地做官叫客卿。

二十七年，秦大夫有私与楚太子斗，楚太子杀之而亡归。二十八年，秦乃与齐、韩、魏共攻楚，杀楚将唐昧，^{〔1〕}取我重丘而去。^{〔2〕}二十九年，秦复攻楚，大破楚，楚军死者二万，杀我将军景缺。^{〔3〕}怀王恐，乃使太子为质于齐以求平。三十年，秦复伐楚，取八城。秦昭王遗楚王书曰：“始寡人与王约为弟兄，盟于黄棘，太子为质，至欢也。太子陵杀寡人之重臣，不谢而亡去，寡人诚不胜怒，使兵侵君王之边。今闻君王乃令太子质于齐以求平。寡人与楚接境壤界，故为婚姻，所从相亲久矣。而今秦楚不欢，则无以令诸侯。寡人愿与君王坐武关，面相约，结盟而去，寡人之愿也。敢以闻下执事。”^{〔4〕}楚怀王见秦王书，患之。欲往，恐见欺；无往，恐秦怒。昭睢曰：“王毋行，而发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诸侯之心。”^{〔5〕}怀王子子兰劝王行，^{〔6〕}曰：“奈何绝秦之欢心！”于是往会秦昭王。昭王诈令一将军伏兵武关，号为秦王。楚王至，则闭武关，遂与西至咸阳，^{〔7〕}朝章台，^{〔8〕}如蕃臣，^{〔9〕}不与亢礼。^{〔10〕}楚怀王大怒，悔不用昭子言。^{〔11〕}秦因留楚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12〕}楚王欲盟，秦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诈我而又强要我以地！”不复许秦。秦因留之。

【注释】〔1〕“唐昧”，《荀子·议兵》、《商子·弱民》、《吕氏春秋·处方》作“唐蔑”，“昧”、“蔑”音近相通，《战国策·赵四》又作“唐明”，“昧”、“明”可能是名、字关系（昧是不明之义）。〔2〕“重丘”，楚地，在今河南泌阳东北。〔3〕“景缺”，楚将。景氏也是楚公族。〔4〕“执事”，所役使之人，这里是一种敬语，表示不敢直称对方，而以其所役使之人代之。〔5〕《屈原贾生列传》作屈原语。〔6〕“子兰”，时为楚令尹（《屈原贾生列传》）。〔7〕“咸阳”，秦都，在今陕西咸阳东。〔8〕“章台”，秦台名，在今陕西长安西南。〔9〕“蕃臣”，“蕃”通“藩”，偏远臣属之国。〔10〕“亢礼”，亦作抗礼，谓以平等礼节相待。〔11〕“昭子”，指昭睢。〔12〕“要”，要挟。“巫、黔中之郡”，皆楚郡。巫郡辖境有今湖北清江中、上游和四川东部。黔中郡辖境有今湖南西部及贵州东北部。

楚大臣患之，乃相与谋曰：“吾王在秦不得还，要以割地，而太子为质于齐，齐、秦合谋，则楚无国矣。”乃欲立怀王子在国者。昭睢曰：“王与太子俱困于诸侯，而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乃诈赴于齐，齐湣王谓其相曰：^{〔1〕}“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2〕}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质而行不义于天下也。”^{〔3〕}或曰：^{〔4〕}“不然。郢中立王，因与其新王市曰^{〔5〕}‘予我下东国，^{〔6〕}吾为王杀太子，不然，将与三国共立之’，然则东国必可得矣。”^{〔7〕}齐王卒用其相计而归楚太子。太子横至，立为王，是为顷襄王。乃告于秦曰：“赖社稷神灵，国有王矣。”

【注释】〔1〕《战国策·齐三》作“苏秦谓薛公曰”。这里的“相”即指齐相薛公田婴。〔2〕“淮北”，淮水以北楚地。即下“下东国”。〔3〕“空质”，没有用的人质。〔4〕《战国策·齐三》作“苏秦曰”。〔5〕“市”，做交易，讨价还价。〔6〕“下东国”，楚淮北地，近于齐，对以郢为中心的楚地而言，称为下东国。〔7〕“东国”，即下东国。

顷襄王横元年，秦要怀王不可得地，楚立王以应秦，秦昭王怒，发兵出武关攻楚，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取析十五城而去。^{〔1〕}二年，楚怀王亡逃归，秦觉之，遮楚道，怀王恐，乃从间道走赵以求归。^{〔2〕}赵主父在代，^{〔3〕}其子惠王初立，^{〔4〕}行王事，恐，不敢入楚王。楚王欲走魏，秦追至，遂与秦使复之秦。怀王遂发病。顷襄王三年，怀王卒于秦，秦归其丧于楚。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诸侯由是不直秦。^{〔5〕}秦楚绝。

【注释】〔1〕“析”，楚邑，又名白羽，在今河南西峡。〔2〕“间道”，小路。〔3〕“赵主父”，即赵武灵王，武灵王二十七年传国于子，自号主父。“代”，赵郡，辖境有今山西东北及河北、内蒙古一部分地。〔4〕“惠王”，即赵惠文王。〔5〕“不直秦”，以秦为不直。

六年，秦使白起伐韩于伊阙，^{〔1〕}大胜，斩首二十四万。秦乃遗楚王书曰：“楚倍秦，秦且率诸侯伐楚，争一旦之命。愿王之飭士卒，^{〔2〕}得一乐战。”楚顷襄王患之，乃谋复与秦平。七年，楚迎妇于秦，秦楚复平。

【注释】〔1〕“白起”，秦将，见《白起列传》。“伊阙”，山名，在今河南洛阳南。〔2〕“飭”，音 chī，整顿。

十一年，齐秦各自称为帝，^{〔1〕}月余，复归帝为王。^{〔2〕}

【注释】〔1〕秦昭王与齐湣王同时称帝。当时各大诸侯国的国君都已称王，齐秦为了表示其地位在诸国之上，遂称帝。〔2〕放弃帝号，恢复王号。

十四年，楚顷襄王与秦昭王好会于宛，^{〔1〕}结和亲。十五年，楚王与秦、三晋、燕共伐齐，取淮北。^{〔2〕}十六年，与秦昭王好会于鄢。^{〔3〕}其秋，复与秦王会穰。^{〔4〕}

【注释】〔1〕“宛”，本为楚邑，在今河南南阳，此时已属秦。〔2〕“淮北”，即上齐所求楚下东国地。〔3〕“鄢”，楚邑，在今湖北宜城。〔4〕“穰”，本为韩邑，在今河南邓县，此时属秦。

十八年，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缴加归雁之上者，^{〔1〕}顷襄王闻，召而问之。对曰：“小臣之好射骐雁、罗，^{〔2〕}小矢之发也，何足为大王道也。且称楚之大，因大王之贤，所弋非直此也。^{〔3〕}昔者三王以弋道德，^{〔4〕}五霸以弋战国。^{〔5〕}故秦、魏、燕、赵者，骐雁也；齐、鲁、韩、卫者，青首也；^{〔6〕}驹、费、邲、邳者，^{〔7〕}罗也。外其余则不足射者。见鸟六双，^{〔8〕}以王何取？王何不以圣人为弓，以勇士为缴，时张而射之？此六双者，可得而囊载也。其乐非特朝昔之乐也，^{〔9〕}其获非特鳧雁之实也。^{〔10〕}王朝张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径属之于韩，^{〔11〕}则中国之路绝而上蔡之郡坏矣。^{〔12〕}还射圉之东，^{〔13〕}解魏左肘而外击定陶，^{〔14〕}则魏之东外弃而大宋、方与二郡者举矣。^{〔15〕}且魏断二臂，颠越矣；^{〔16〕}膺击郟国，^{〔17〕}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綰缴兰台，^{〔18〕}饮马西河，^{〔19〕}定魏大梁，此一发之乐也。若王之于弋诚好而不厌，则出宝弓，饬新缴，^{〔20〕}射囓鸟于东海，^{〔21〕}还盖长城以为防，^{〔22〕}朝射东莒，^{〔23〕}夕发淇丘，^{〔24〕}夜加即墨，^{〔25〕}顾

据午道，^{〔26〕}则长城之东收而太山之北举矣。^{〔27〕}西结境于赵而北达于燕，三国布，^{〔28〕}则从不待约而可成也。北游目于燕之辽东而南登望于越之会稽，^{〔29〕}此再发之乐也。若夫泗上十二诸侯，^{〔30〕}左萦而右拂之，^{〔31〕}可一旦而尽也。今秦破韩以为长忧，得列城而不敢守也；^{〔32〕}伐魏而无功，击赵而顾病，^{〔33〕}则秦魏之勇力屈矣，^{〔34〕}楚之故地汉中、析、郦可得而复有也。^{〔35〕}王出宝弓，簪新缴，涉塞，^{〔36〕}而待秦之倦也，山东、河内可得而一也。^{〔37〕}劳民休众，^{〔38〕}南面称王矣。故曰秦为大鸟，负海内而处，东面而立，左臂据赵之西南，^{〔39〕}右臂傅楚鄢郢，^{〔40〕}膺击韩魏，^{〔41〕}垂头中国，^{〔42〕}处既形便，势有地利，奋翼鼓，方三千里，^{〔43〕}则秦未可得独招而夜射也。”^{〔44〕}欲以激怒襄王，故对以此言。襄王因召与语，遂言曰：“夫先王为秦所欺而客死于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报万乘，^{〔45〕}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46〕}犹足以踊跃中野也，^{〔47〕}而坐受困，臣窃为大王弗取也。”于是顷襄王遣使于诸侯，复为从，欲以伐秦。秦闻之，发兵来伐楚。

【注释】〔1〕“弱弓微缴”，力量很弱的弓和缴。缴音 zhu\$，是系在箭上的生丝绳。〔2〕“騊雁”，騊音 q0，一种小雁。“罗”，音 l\$ng，一种野鸭。〔3〕“弋”，音 yì，用绳系在箭上射叫弋。〔4〕“三王”，夏禹、商汤、周文王。〔5〕“五霸”，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庐、越王句践。一说指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战国”，指各国兼并争霸。〔6〕“青首”，一种小鳧。〔7〕“邹”，即春秋邾国，曹姓，在今山东邹县。“费”，音 bì，鲁季孙氏邑。“郟”，音 tán，少昊之后，己姓，在今山东郟城。“邳”，音 p，春秋薛地，本在今江苏邳县西南，魏惠王三十年，迁于薛，改名徐州。〔8〕指上文十二国、邑。〔9〕“朝昔”，即朝夕。〔10〕“鳧”，音 fú，野鸭。〔11〕“右臂”，指魏之西部。“径”，径直。“属”，连结。是说攻占魏大梁之南，加兵于其西部，使与韩的国土相接。〔12〕“中国”，指中原地区。“上蔡之郡”，韩郡，在今河南上蔡一带。这里是说楚得地于魏而西与韩地接界，则韩之上蔡郡不与韩的中心地区（古代所谓中国主要就是指这一地区）相通，处于隔绝状态，难以防守。〔13〕“还”，通“环”，环绕。“圉”，魏邑，在今河南杞县西南。〔14〕“左肘”，指魏之东部。“定陶”，原为宋邑，此时属齐，在魏东境之外，故称“外击”。〔15〕“魏之东外”，魏之东境以外，指定陶。“大宋、方与二郡”，皆魏郡，大宋辖境有今河南商丘及安徽砀山等地，方与辖境有今山东嘉祥以南金乡等地，并包括今江苏丰县一带。〔16〕“颠越”，陨坠，衰落。〔17〕“膺击”，膺音 y9ng，当胸，指正面攻击。又《诗·鲁颂·閟宫》“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孟子·滕文公上》引之，赵岐注训膺为击。〔18〕“績缴”，“績”音 zh5ng，屈曲，指收弋射用的缴。“兰台”，楚台名。〔19〕时西河当魏西境。〔20〕“簪”，音 b#，用石制箭头附在缴上叫簪。〔21〕“喙鸟”，喙音 zh^u，嘴如钩状的大鸟。〔22〕“盖”，《集解》徐广引别本作“益”。“长城”，应指齐长城。〔23〕“东莒”，齐邑，原为莒国地，在今山东莒县，亦名莒。〔24〕“沮丘”，齐地，在今山东博兴南。〔25〕“即墨”，齐邑，在今山东平度东南。〔26〕“午道”，魏、赵、齐三国间纵横交错的大道。〔27〕“太山”，即泰山，在今山东中部。〔28〕“”，同“翅”。〔29〕“辽东”，燕郡，辖境有今辽宁大凌河以

东地区。“会稽”，会音 guì，越地，今浙江绍兴。〔30〕“泗上十二诸侯”，指上邳、费、邾、邳等。〔31〕“萦”，回绕。“拂”，击。〔32〕“列城”，国都以外的城邑。《战国策·中山》：“围其国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未可拔。”〔33〕“顾”，反而。〔34〕“屈”，音 jué，竭尽。〔35〕“郟”，音 zhí，楚邑，在今河南南阳西北。〔36〕“塞”，古隘道名，即今河南信阳西南平靖关。〔37〕“河内”，黄河以北。〔38〕“劳”，慰劳。“休”，休息。〔39〕面朝东而立，则左臂为北。〔40〕面朝东而立，则右臂为南。〔41〕胸当韩、魏。〔42〕头当中原。〔43〕长三千里、宽三千里。〔44〕“独招”，“独”应是“烛”字之误，指照明，招是箭靶。意思是说秦如大鸟，未可如用火照明而夜射。〔45〕“报”，报仇。“万乘”，万乘之国，指楚。〔46〕“带甲”，即甲上。〔47〕“踊跃”，是古代步兵作战的基本动作，又叫曲踊距跃。“中野”，原野。指用兵于战场。

楚欲与齐、韩连和伐秦，〔1〕因欲图周。周王赧使武公谓楚相昭子曰：〔2〕“三国以兵割周郊地以便输，而南器以尊楚，〔3〕臣以为不然。夫弑共主，臣世君，〔4〕大国不亲；以众胁寡，小国不附。大国不亲，小国不附，不可以致名实。〔5〕名实不得，不足以伤民。〔6〕夫有图周之声，非所以为号也。”昭子曰：“乃图周则无之。虽然，周何故不可图也？”对曰：“军不五不攻，城不十不围。〔7〕夫一周为二十晋，〔8〕公之所知也。韩尝以二十万之众辱于晋之城下，〔9〕锐士死，中士伤，〔10〕而晋不拔。公之无百韩以图周，此天下之所知也。夫怨结于两周以塞驸鲁之心，〔11〕交绝于齐，声失天下，其为事危矣。夫危两周以厚三川，方城之外必为韩弱矣。〔12〕何以知其然也？西周之地，绝长补短，〔13〕不过百里。名为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国，得其众不足以劲兵。虽无攻之，名为弑君。然而好事之君，喜攻之臣，发号用兵，未尝不以周为终始。是何也？见祭器在焉，欲器之至而忘弑君之乱。今韩以器之在楚，〔14〕臣恐天下以器讎楚也。臣请譬之。夫虎肉臊，其兵利身，〔15〕人犹攻之也。若使泽中之麋蒙虎之皮，〔16〕人之攻之必万于虎矣。裂楚之地，足以肥国；诋楚之名，〔17〕足以尊主。今子将以欲诛残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传器，〔18〕吞三翮六翼，〔19〕以高世主，〔20〕非贪而何？《周书》曰‘欲起无先’，〔21〕故器南则兵至矣。”于是楚计辍不行。〔22〕

【注释】〔1〕“连和”，犹联合。〔2〕“周王赧”，赧音 n n，即周赧王。“武公”，西周武公。“昭子”，昭睢，此时为相。〔3〕“南器”，器指祭器，谓迁周九鼎于楚。〔4〕“共王”、“世君”，均指周天子。〔5〕“致名实”，使名实相符，做到名正言顺。〔6〕“伤民”，犹言恤民。〔7〕《孙子·谋攻》：“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五”、“十”是五倍于敌、十倍于敌之义。〔8〕一个周顶得上二十个晋。“晋”指魏。〔9〕其事无可考。〔10〕“中士”，对“锐士”而言，指中等水平的士卒。〔11〕“两周”，周考王封其弟揭于河南（今河南洛阳西），为西周桓公，桓公去世，子威公立。公元前三六七年，西周威公去世，少子公子根与太子公子朝争立，发生内乱，赵、韩两国用武力支持，帮助公子根在巩（今河南巩县西南）独立，从此分裂为西周、东周两小国。〔12〕是说两周削弱则使韩地三川郡得以加强，因而楚方城以外被韩削弱。〔13〕“绝”，犹“截”。〔14〕

下似有脱误。〔15〕指以爪牙自卫。〔16〕“麋”，音 mí，麋鹿。〔17〕“诘”，通“屈”。〔18〕“三代之传器”，周九鼎传自夏、商，故称。〔19〕“三翮六翼”，翮音 hé，羽茎，也代指鸟翼，这里可能是指九鼎的形状（鼎身所饰的扉、翼）。《索隐》引别本“翮”亦作“𦏧”，以为是指鼎有三款足（空足）六耳。〔20〕“世主”，指周天子。〔21〕“《周书》”，《周书》佚篇之文。“欲起无先”，将欲起之，不可为先。是后发制人的意思。〔22〕“辍”，音 chuò，停止。

十九年，秦伐楚，楚军败，割上庸、汉北地予秦。二十年，秦将白起拔我西陵。^{〔1〕}二十一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2〕}楚襄王兵散，遂不复战，东北保于陈城。^{〔3〕}二十二年，秦复拔我巫、黔中郡。

【注释】〔1〕“西陵”，楚地，在今湖北宜昌。〔2〕“夷陵”，楚邑，在今湖北宜昌东南，楚先王墓所在。〔3〕“陈城”，在今河南淮阳，楚顷襄王所徙之都。

二十三年，襄王乃收东地兵，^{〔1〕}得十余万，复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距秦。二十七年，使三万人助三晋伐燕。^{〔2〕}复与秦平，而入太子为质于秦。楚使左徒侍太子于秦。^{〔3〕}

【注释】〔1〕“东地”，楚地东部，指淮水流域一带。〔2〕此役是由秦、楚助韩、魏伐燕。〔3〕“左徒”，楚官名。《屈原列传》记屈原曾为楚怀王左徒，“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似是较高的官职。此“左徒”据下文即春申君。三十六年，顷襄王病，太子亡归。秋，顷襄王卒，太子熊元代立，^{〔1〕}是为考烈王。考烈王以左徒为令尹，封以吴，^{〔2〕}号春申君。^{〔3〕}

【注释】〔1〕《索隐》引《世本》“元”作“完”，《春申君列传》亦作“完”。〔2〕“吴”，吴故墟，在今江苏苏州。〔3〕“春申君”，黄歇，曾与太子元入质于秦，太子元立，以歇为相，初封淮北地十二县，号春申君，后因淮北近齐，请改封于吴故墟。参看《春申君列传》。

考烈王元年，纳州于秦以平。^{〔1〕}是时楚益弱。

【注释】〔1〕“州”，楚邑，在今湖北嘉鱼北。

六年，秦围邯郸，^{〔1〕}赵告急楚，楚遣将军景阳救赵。^{〔2〕}七年，至新中。^{〔3〕}秦兵去。十二年，秦昭王卒，楚王使春申君吊祠于秦。^{〔4〕}十六年，秦庄襄王卒，秦王赵政立。^{〔5〕}二十二年，与诸侯共伐秦，^{〔6〕}不利而去。楚东徙都寿春，^{〔7〕}命曰郢。^{〔8〕}

【注释】〔1〕“邯郸”，赵都，在今河北邯郸西南。〔2〕《六国年表》、《春申君列传》记将兵者为春申君。〔3〕“新中”，即宁新中，魏邑，公元前二五七年秦夺之，改名安阳，在今河南安阳东南。〔4〕“吊祠”，吊唁祭祀。〔5〕“赵政”，即后之秦始皇，司马迁以秦、赵同祖而称之为赵政。〔6〕赵庞煖率赵、楚、魏、燕、韩五国兵伐秦。〔7〕“寿春”，在今安徽寿县西南。〔8〕寿春亦称郢。

二十五年，考烈王卒，子幽王悍立。^{〔1〕}李园杀春申君。^{〔2〕}幽王三年，秦、魏伐楚。秦相吕不韦卒。^{〔3〕}九年，秦灭韩。^{〔4〕}十年，幽王卒，同母弟犹代立，^{〔5〕}是为哀王。哀王立二月余，哀王庶兄负刍之徒袭杀哀王而立负刍为王。^{〔6〕}是岁，秦虏赵王迁。^{〔7〕}

【注释】〔1〕“悍”，《六国年表》作“悼”，《高祖本纪索隐》作“择”，《春申君列传索隐》作“捍”。据出土铜器，幽王名感，“ ”即古“悍”字。〔2〕“李园”，赵人，初事春申君为舍人，以女弟进春申君，有身，复进于楚王，楚王幸之，生男为太子，立李园女弟为王后，李园亦因而受到重用，考烈王卒，使人刺杀春申君。参看《春申君列传》。〔3〕“吕不韦”，见《吕不韦列传》。〔4〕秦灭韩在韩安王九年，当楚幽王八年。〔5〕“犹”，《六国年表》作“郝”。〔6〕“负刍”，《越绝书·纪地传》作“楚王成”。〔7〕“赵王迁”，赵的最后一代国君。

王负刍元年，燕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1〕}二年，秦使将军伐楚，^{〔2〕}大破楚军，亡十余城。三年，秦灭魏。四年，秦将王翦破我军于蕲，^{〔3〕}而杀将军项燕。^{〔4〕}

【注释】〔1〕“燕太子丹”，燕王喜太子，名丹。“荆轲”，太子丹所养刺客，见《刺客列传》。〔2〕据《秦始皇本纪》，此年秦使王贲伐楚。〔3〕“王翦”，翦音 jǐ n，见《王翦列传》。“蕲”，音 qí，楚地，在今安徽宿县南。〔4〕“项燕”，楚将。

五年，秦将王翦、蒙武遂破楚国，^{〔1〕}虏楚王负刍，灭楚名为郡云。^{〔2〕}

【注释】〔1〕“蒙武”，秦将，蒙恬之父，见《蒙恬列传》。〔2〕设为楚郡。秦之楚郡辖境有今河南平舆以北、柘城以南，包括淮阳、鹿邑等地。

太史公曰：楚灵王方会诸侯于申，诛齐庆封，^{〔1〕}作章华台，^{〔2〕}求周九鼎之时，^{〔3〕}志小天下；及饿死于申亥之家，^{〔4〕}为天下笑。操行之不得，悲夫！势之于人也，可不慎与？弃疾以乱立，嬖淫秦女，^{〔5〕}甚乎哉，几再亡国！^{〔6〕}

【注释】〔1〕在灵王三年。〔2〕在灵王七年。〔3〕在灵王十一年。〔4〕在灵王十二年。〔5〕“嬖淫”，嬖音 bì，宠爱，淫，淫乱。〔6〕几乎两次亡国。指灵王十二年楚争政的内乱和平王暴虐导致昭王时吴伐楚入郢。

译 文

楚人的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是黄帝的孙子，昌意的儿子。高阳生下称，称生下卷章，卷章生下重黎。重黎为帝尝高辛身居火正之职，很有功绩，能使天下光明和乐，帝尝命名他为祝融。共工氏发动叛乱，帝尝派重黎诛伐共工氏，但没有斩尽杀绝。帝尝于是在庚寅那天诛杀重黎，而让他的弟弟吴回作为重黎后继者，又居火正之职，仍为祝融氏。

吴回生下陆终。陆终生下六个儿子，是剖裂身体而生下的。其中老大叫昆吾；老二叫参胡；老三叫彭祖；老四叫会人；老五为曹姓；老六叫季连，为鬻姓，楚人是他的后裔。昆吾氏，夏朝的时候曾经为侯伯，夏桀的时候商汤灭亡了昆吾氏。彭祖氏，殷朝的时候曾经为侯伯，殷朝末世灭亡了彭祖氏。季连生下附沮，附沮生下穴熊。他的后代中道衰微，有的在华夏中土，有的在蛮夷域外，不能记录他们的世系。

周文王的时候，季连的后裔叫鬻熊。鬻熊事奉周文王，早年去世。他的儿子叫熊丽。熊丽生下熊狂，熊狂生下熊绎。

熊绎正当周成王的时代，周成王举立周文王、周武王功臣的后裔，而将熊绎封在楚地，封给子男这一等级的田土，姓为鬻氏，居住丹阳。楚子熊绎

和鲁公伯禽、卫康叔子牟、晋侯燮、齐太公子吕伋一同事奉周成王。熊绎生下熊艾，熊艾生下熊 ，熊 生下熊胜。熊胜将弟弟熊杨作为继承人。熊杨生下熊渠。熊渠生下儿子三人。当周夷王的时候，周王室衰微，诸侯有的不来朝见，互相攻伐。熊渠很得江、汉之间百姓的欢心，于是起兵攻伐庸国、杨粤，到达鄂国。熊渠说：“我们是蛮夷之邦，与华夏中土的称号封谥无涉。”于是立他的长子康为句亶王，二儿子红为鄂王，小儿子执疵为越章王，都封在长江边上楚蛮之地。等到周厉王的时候，残暴凶虐，熊渠害怕他讨伐楚地，就自己去掉儿子们的王号。熊渠的继承人为熊毋康，但熊毋康早年去世。熊渠去世，儿子熊摯红即位。熊摯红去世，他的弟弟杀死合法继承人而取代即位，叫熊延。熊延生下熊勇。熊勇在位第六年，周人发动暴乱，进攻周厉王，厉王逃出京城奔赴彘地。熊勇在位第十年，去世，弟弟熊严为继承人。熊严在位十年，去世。有儿子四人，老大叫伯霜，老二叫仲雪，老三叫叔堪，老小叫季徇。熊严去世，长子伯霜继位，这就是熊霜。

熊霜元年，周宣王开始即位。熊霜在位六年，去世，三个弟弟争夺君位。仲雪死去；叔堪逃亡，跑到百濮避难；因而小弟季徇即位，这就是熊徇。熊徇十六年，郑桓公开始被封于郑地。二十二年，熊徇去世，儿子熊罾即位。熊罾九年，熊罾去世，儿子熊仪即位，这就是若敖。

若敖二十二年，周幽王被犬戎所杀，周王室向东迁移，秦襄公开始被列为诸侯。

二十七年，若敖去世，儿子熊坎即位，这就是霄敖。霄敖六年，霄敖去世，儿子熊洵即位，这就是蚘冒。蚘冒十三年，晋国开始出现动乱，因为晋昭侯将叔父成师封在曲沃的缘故。蚘冒在位十七年，去世。蚘冒弟弟熊通杀死蚘冒儿子而取代即位，这就是楚武王。

楚武王十七年，晋国的曲沃庄伯杀死国君晋孝侯。十九年，郑伯的弟弟段发动叛乱。二十一年，郑人侵犯周天子的田。二十三年，卫人杀死自己的国君卫桓公。二十九年，鲁人杀死自己的国君鲁隐公。三十一年，宋国太宰华督杀死他的国君宋殇公。

楚武王三十五年，楚人出兵攻伐随国。随侯说：“我没有罪。”楚君熊通说：“我住在蛮夷之地啊。如今诸侯都发动反叛互相侵犯，有的相互残杀。我有军队，打算以此参与中原的政事，请向王室尊崇我的封号。”随侯为他前往周京，请求尊崇楚的封号，周王室不准许，随侯返回报告楚君。三十七年，楚君熊通发怒说：“我的先人鬻熊，是周文王的老师，早年去世。周成王举立我的先公，于是封给子男等级的田土，让他居住楚地，蛮夷部族全部顺从归服，但周王不加封爵位，我就只好自尊自重了。”于是自己封立为武王，与随侯订立盟约而离去。到这时开始开发百濮之地而占有它。

五十一年，周天子召见随侯，数落立楚君为王的事。楚武王发怒，以为随侯背叛自己，便出兵代随国。楚武王死在出兵途中，因而撤军作罢。他的儿子楚文王熊赀即位，开始建都于郢。

楚文王熊赀二年，出兵攻伐申国，途经邓国，邓国大臣说“楚王容易拿取”，但邓侯不答应。六年，楚文王攻伐蔡国，俘虏蔡哀侯而返回，不久释放了蔡哀侯。楚人强悍，欺凌长江、汉水间的弱小国家，小国君主都畏惧楚国。十一年，齐桓公开始称霸，楚国也开始强大。

十二年，楚国出兵攻伐邓国，灭亡邓国。十三年，楚文王去世，儿子熊即位，这就是庄敖。庄敖五年，打算杀死他的弟弟熊恽，熊恽逃奔随国，

和随人袭击杀死庄敖而继代即位，这就是楚成王。

楚成王恽元年，他刚即位，广泛布施恩德实惠，与各国诸侯续结旧日友好。派人向周天子进献贡品，周天子赐给祭肉，说：“平定你南方蛮夷百越的叛乱，不要侵犯中原。”于是楚国领地扩展到方圆千里。

十六年，齐桓公领兵侵略楚国，到达陞山。楚成王派将军屈完率军抵御，和齐桓公订立盟约。齐桓公当面数落楚国不按规定向周王室缴纳贡品的罪状，楚成王答应了他，齐军才离去。

十八年，楚成王领兵北上攻伐许国，许君袒露上身前来谢罪，于是释免了他。二十二年，楚军攻伐黄国。二十六年，攻灭英国。

三十三年，宋襄公准备举行盟会，派使者召见楚成王。楚成王发怒说：“竟敢召见我，我将好生前往袭击羞辱他。”于是出发，到达孟地，接着拘留侮辱宋襄公，事毕返回。三十四年，郑文公南下朝见楚成王。楚成王北上攻伐宋国，在泓水击败宋军，用箭射伤宋襄公，宋襄公于是因箭伤发病而死。

三十五年，晋国公子重耳路过楚国，楚成王以招待诸侯过客的礼仪宴请，并且厚礼馈赠，送他前往秦国。

三十九年，鲁僖公前来请求援兵去攻伐齐国，楚成王派申侯领兵攻伐齐国，夺取谷地，将齐桓公儿子雍安置在谷。齐桓公的七个儿子全都逃奔楚国，楚成王把他们全封为大夫。攻灭夔国，因为夔君不祭祀祖宗祝融、鬻熊的缘故。

夏天，楚军攻伐宋国，宋人向晋国告急，晋国出兵救援宋国，楚成王撤军返回。楚国将军子玉请求出战，成王说：“重耳流亡居住在外很久，结果得以返回晋国，是上天的佑助，不可抵挡。”子玉再三请求，成王于是给他少量的部队而离去。晋军果然在城濮打败子玉。成王发怒，诛杀子玉。

四十六年，当初，楚成王将要立商臣为太子，告诉了令尹子上。子上说：“国君的年纪不算大，而且又有许多宠爱的妻妾，将来再废除已立太子的话，就会发生乱子。楚国举立国君，常常落在年少的儿子身上。况且商臣黄蜂眼睛而豺狼声音，是个残忍的人，不可立为太子。”成王不听，封立商臣为太子。后来楚成王又要封立儿子职而废除太子商臣。商臣听说此事但不明详情，告诉他的师傅潘崇说：“怎么获得实情？”潘崇说：“宴请成王宠爱的姬妾江芊而不尊敬她。”商臣听从此计。江芊果然发怒说：“难怪大王要杀你而立职为太子。”商臣告诉潘崇说：“证实了。”潘崇问：“你能事奉职吗？”商臣回答说：“不能。”又问：“你能逃跑离去吗？”回答说：“不能。”又问：“你能干大事吗？”商臣回答：“能。”冬季十月，商臣率领宫中卫兵包围成王。成王请求吃了熊掌后再死，商臣不准。丁未日，楚成王上吊自杀。商臣继代即位，这就是楚穆王。楚穆王即位，将他太子时的宫室赐给潘崇，让他为太师，执掌国家政事。穆王三年，攻灭江国。四年，攻灭六国、蓼国。六国、蓼国，是皋陶的后裔。八年，攻伐陈国。十二年，楚穆王去世。儿子庄王侣即位。楚庄王即位三年，不发布号令，日夜寻欢作乐，在国中下令说：“有敢进谏的立即处死，不得赦免！”伍举入宫劝谏。庄王左手抱着郑姬，右手搂着越女，坐在钟鼓的中间。伍举说：“希望能进陈隐语。隐语说：‘有只鸟停在土山上，三年之中不飞不叫。’这是什么鸟呢？”楚庄王说：“三年不飞，要飞就直冲云天；三年不叫，一叫就惊骇世人。你退下吧，我知道了。”过了几个月，庄王荒淫无度更加严重。大夫苏从于是入宫进谏。庄王说：“你没听说我下的令吗？”苏从回答说：“杀臣之身来使国君贤明，

是臣下的愿望。”于是庄王就停止纵欲取乐，听理政事，所诛杀的有几百人，所进用的有几百人，任用伍举、苏从处理政务，国人皆大欢喜。当年攻灭庸国。六年，攻伐宋国，缴获战车五百辆。八年，楚庄王领兵攻伐陆浑戎，于是到达洛邑，在周都郊外举行阅兵。周定王派遣王孙满慰劳楚庄王。楚庄王询问王室九鼎的大小轻重，王孙满回答说：“统治天下在于德政而不在于九鼎。”庄王说：“你不要仗恃有九鼎！楚国只要折下钩戟的锋刃，就足以铸成九鼎。”王孙满说：“啊！君王难道忘记了吗？昔日有虞、夏朝隆盛的时候，远方各国使者全都到达，进贡九州出产的金属，铸造九鼎饰以不同物体的形象，各种怪物因此齐备，使百姓知道神鬼怪物。夏桀败坏德政，九鼎便迁移到殷人手中，殷朝延续了六百年。殷纣王残暴酷虐，九鼎迁移到周人手中。道德美好清明，宝鼎即使再小也必定重而难移；道德奸邪昏乱，宝鼎即使再大也必定轻而易失。从前周成王在郊廓定都安放九鼎，占卜周朝世系有三十代，占卜周朝年数有七百年，这是上天所授的大命。周朝的德政尽管衰败，但天命没有改变。九鼎的轻重，是不可以问的。”楚庄王于是返回。

九年，楚庄王任命若敖氏为相。有人向楚庄王进谗言，若敖氏害怕被诛杀，反过来进攻庄王，庄王出击杀灭若敖氏家族。十三年，攻灭舒国。

十六年，楚国攻伐陈国，杀死陈国大夫夏征舒。夏征舒杀死他的国君，所以诛杀他。楚庄王攻破陈国后，就以陈为楚县。群臣都来祝贺，大夫申叔时出使齐国归来，不来祝贺。楚庄王问他，申叔时回答说：“俗话说：牵牛经过别人的田，田主夺取那人的牛。牵牛经过别人田的固然没有道理，但夺取那牛的田主不也更过分吗？况且大王因为陈国内乱而率领诸侯攻伐它，用仁义的名义讨伐它却贪图它的国土而设置县，今后又用什么再向天下诸侯发布号令呢！”庄王于是恢复陈国，重立陈君。

十七年春天，楚庄王领兵围攻郑国，三个月攻克郑都。楚庄王从皇门入城，郑伯袒露身体手牵着羊来迎接，说：“我不被上天保佑，不能事奉您，您因为胸怀忿怒，以致来到郑国，这是我的罪啊。岂敢不唯命是听！把我流放到南海，或者将我当作奴隶赐给诸侯，都听从您的命令。倘若您没有忘记周厉王、周宣王、郑桓公、郑武公，不断绝他们后裔的国脉，而让我改过来事奉您，这是我的心愿，但不敢奢望啊。斗胆陈布肺腑之言。”楚国群臣说：“大王不要答应。”庄王说：“郑国国君能够屈居人下，必定能够信任使用他的百姓，岂能毁灭呢！”楚庄王亲自手持军旗，左右指挥军队，往后退兵离去三十里后而驻下，于是答应与郑国讲和。楚国大夫潘尪入城缔结盟约，郑国子良出城作为人质。夏季六月，晋军救援郑国，与楚军交战，在黄河岸畔楚军大败晋军，楚军于是直到衡雍而返回。

二十年，楚军围攻宋国，因为杀死楚国使者的缘故。围困宋都五个月，城中粮食吃尽，互相交换子女而当食物吃，拆裂骸骨而当柴烧。宋国大夫华元出城报告城中实情。楚庄王说：“是位君子啊！”便撤兵离去。

二十三年，楚庄王去世，儿子共王审即位。

楚共王十六年，晋军攻伐郑国。郑人前来告急，楚共王出兵救援郑国。同晋至在鄢陵交战，晋军击败楚军，发箭射中共王的眼睛。楚共王召见将军子反。子反嗜好饮酒，侍从竖阳谷送进好酒，子反喝得酩酊大醉。共王大怒，用箭射杀子反，接着撤兵返回。

三十一年，楚共王去世，儿子康王招即位。康王在位十五年去世，儿子员即位，这就是郟敖。

楚康王有宠弟公子围、子比、子皙、弃疾。郑敖三年，任用他叔父楚康王的弟弟公子围为令尹，主掌军事。四年，公子围出使郑国，在途中听说郑敖患病而返回。十二月己酉日，公子围入宫探问郑敖病情，用冠冕上的带子勒死郑敖，接着杀死他的儿子莫和平夏。公子围派出使者到郑国报丧。伍举问使者：“谁为继承人？”使者回答说：“寡大夫围。”伍举更正说：“共王的儿子公子围最年长。”子比逃奔晋国，公子围即位，这就是楚灵王。

楚灵王三年六月，楚国派遣使者告诉晋君，准备会见诸侯。诸侯都到申来会见楚灵王。伍举说：“昔日夏启有钧台的宴飨，商汤有景亳的册命，周武王有盟津的誓师，周成王有岐阳的狩猎，周康王有丰宫的朝觐，周穆王有涂山的聚会，齐桓公有召陵的会师，晋文公有践土的盟会，国君用哪种礼仪？”楚灵王说：“用齐桓公的。”当时，郑国大夫子产在场。于是晋国、宋国、鲁国、卫国没有前往赴会。楚灵王盟会诸侯后，面有骄色。伍举说：“夏桀举行有仍的盟会，有缙氏反叛他。商纣举行黎山的盟会，东夷族反叛他。周幽王举行太室的盟会，戎人、翟人反叛他。您要慎重对待后果啊！”

七月，楚灵王率领诸侯军队攻伐吴国，包围朱方。八月，攻克朱方，囚禁庆封，杀死他的家族。将庆封示众，楚灵王说：“不要仿效齐国庆封杀死他的国君而削弱弱国君遗孤的力量，来同众大夫缔结盟约！”庆封反唇相讥说：“不要像楚共王的庶出儿子围杀死他国君兄长的儿子员而取代即位！”于是楚灵王派人立刻杀死庆封。

七年，建成章华台，楚灵王下令接纳逃亡人员充实其中。八年，楚灵王派公子弃疾领兵灭亡陈国。十年，楚灵王召见蔡侯，灌醉后杀了他。派弃疾领兵平定蔡国，就封弃疾为陈蔡公。十一年，楚军攻伐徐国来恫吓吴国。楚灵王停留在乾溪来等待结果。灵王说：“齐国、晋国、鲁国、卫国，他们封立时都接受宝器，唯独我楚国没有。如今我派遣使者向周王要求九鼎作为分封赏赐的宝器，会给我吗？”大夫析父回答说：“会给君王的！从前我们的先王熊绎远在偏僻的荆山，赶着柴车，衣衫蓝缕，居住草地荒野，跋山涉水穿过丛林来事奉天子，只有桃木弓、棘刺箭来供王室使用。齐君，是周王的舅父；晋君以及鲁君、卫君，是周王的同母弟，楚君因此没有分赐的宝器而他们都有。周王室如今和四国服事君王，将会唯命是从，岂敢吝惜九鼎？”灵王说：“从前我的先祖伯父昆吾居住在旧许，如今郑人贪图那里的田地，不给我。如今我求取的话，会给我吗？”析父回答说：“周王不吝惜九鼎，郑人怎么敢吝惜许田？”灵王说：“从前诸侯疏远我而敬畏晋国，如今我在陈、蔡、不羹大修城池，都拥有千辆战车的军赋，诸侯害怕我吗？”析父回答说：“害怕啊！”楚灵王高兴地说：“析父善于谈论典故旧事啊。”十二年春天，楚灵王在乾溪寻欢作乐，无法离去，但国人深受徭役之苦。当初，楚灵王在申地与诸侯会师，侮辱越国大夫常寿过，杀死蔡国大夫观起。观起的儿子观从流亡在吴国，就劝说吴王攻伐楚国，并挑拨越国大夫常寿过而反叛作乱，做吴国的间谍。观从派人假冒公子弃疾的命令从晋国召来公子比，到达蔡国，和吴国、越国军队准备袭击蔡国。让公子比面见公子弃疾，在邓订立盟约。于是进入王宫杀死灵王太子禄，拥立子比为楚王，公子子皙出任令尹，弃疾任司马。先清除完王宫，观从随同军队到乾溪，向楚军将士发布命令道：“国中已有王了。先返回国都的，保留他的爵位封邑田地房屋。后返回的迁出国都。”楚军将士全部溃散，离开楚灵王而返回国都。

楚灵王听说太子禄死的消息，自己掉到车下，还说：“人们爱惜儿子也

像我这样吗？”侍从说：“超过这样。”灵王说：“我杀人的儿子太多了，我能不落到这步田地吗？”右尹说：“请在郊外等待来听从国人的决定。”灵王说：“众人的愤怒无法冒犯。”右尹说：“暂且进入大县而向诸侯请求出兵。”灵王说：“大县都背叛我了。”右尹又说：“暂且投奔诸侯来听从大国的安排。”灵王说：“大的福运不会有第二次，只能自取耻辱而已。”于是灵王乘船将要进入郢城。右尹估计灵王不会采用自己的计谋，惧怕一道去死，也离开灵王逃走。

楚灵王于是独自在山中徘徊，乡野山民没人敢接纳灵王。灵王在路上遇到他原来宫中的涓人，对涓人说：“替我寻找些食物，我已经三天没有进食了。”涓人说：“新即位的王颁下法令，有敢送你食物、随从你的，治罪连及三族，况且在这里又没有取得食物的地方。”灵王就枕着涓人的大腿躺下。涓人趁灵王入睡又用土块代替自己被枕着的大腿，逃跑离去。灵王醒来没有看见涓人，已经饿得不能起身。芋尹申无宇的儿子申亥说：“我的父亲两次冒犯王命，灵王不加诛杀，恩德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于是寻找灵王，在鼈泽遇见灵王在挨饿，接他回到家。夏季五月癸丑日，灵王死在申亥的家，申亥让两个女儿殉死，一起安葬。

这时候楚国虽然已经拥立公子比为王，但害怕灵王重新回来，又没有得到灵王的死讯，所以观从对新立楚王比说：“不杀弃疾，即使得到国家也还是会遭受祸害。”楚王说：“我不忍心。”观从说：“别人将忍心杀您。”楚王不听从，观从于是离去。弃疾返回国中。国人常常夜晚受惊，喊：“灵王入城了！”乙卯日夜里，弃疾派船夫从长江边上跑着呼叫：“灵王到了！”国人愈发惊恐。弃疾又派曼成然告诉新王比和令尹子皙说：“灵王到了！国人将要杀死你，司马弃疾也将要到了！君王早点自谋后路，不要自取凌辱。众人的愤怒如同水火，是无法救的。”新王和令尹子皙于是自杀。丙辰日，弃疾即位为王，改名叫熊居，这就是楚平王。楚平王使用欺诈手段杀死两位楚王而自己即位，所以恐怕国人和诸侯反叛自己，就向百姓施舍恩惠。恢复陈国、蔡国的领地而封立他们的后裔如同从前，归还侵占的土地给郑国。慰问抚恤国中臣民，修明改良政法教令。吴军因为楚国内乱的缘故，俘获楚军五名将领而返回。楚平王对观从说：“随你的意愿挑选官职。”观从说想当卜尹，平王答应了他。当初，楚共王有宠爱的儿子五个，但没有嫡长子可立，于是祭祀山川百神，请神来决定立谁为太子，让他来主理国政，就暗中和巴姬在室内埋下玉璧，召见五位公子斋戒沐浴后进入。康王跨璧而过，灵王手肘放在璧上，子比、子皙都远离璧。平王年幼，由人抱着上前跪拜，正好压在璧纽上。所以楚康王凭年长即位，但到他的儿子便失去王位；公子围后来为灵王，到自身为王时就被杀；子比当王十几天，子皙不得即位，又一同被诛杀。四位公子都断子绝孙没有后代。唯独弃疾最后即位，为楚平王，结果继承接续楚国的祭祀，完全如同神灵的符命。

当初，子比从晋国归来，晋国的韩宣子问叔向道：“子比能实现目的吗？”叔向回答说：“不会成功。”韩宣子说：“子比和国人共同憎恶楚灵王而互相需求，有如市场商贾做买卖，为什么不会成功？”叔向回答说：“没有人和子比有共同的爱好，又有谁和他有共同的憎恶？取得国家有五难：有君主的宠幸但没有辅佐的贤人，是一难；有辅佐的贤人而没有靠山，是二难；有内外的靠山而没有谋略，是三难；有谋略而没有民众，是四难；有民众而没有德行，是五难。子比在晋国十三年了，他在晋国、楚国的随从没听说有出

名的，可以说是没有辅佐的贤人了；族人夷灭亲戚背叛，可以说是没有靠山了；没有可乘之机却轻举妄动，可以说是没有谋略了；在外寓居一辈子，可以说是没有民众了；流亡在外而无人怀念，可以说是没有德行了。灵王暴虐但不忌刻，子比兼有五难来弑君犯上，谁能助佑他！能有楚国的，那是弃疾吧！统领陈、蔡之地，方城之外归属于他。扰民邪恶的事没有发生，偷盗强贼销声匿迹，虽有私人欲望但不违背礼义，民众没有怨恨心理。祖先神灵授命给他，国家民众信任他。半姓出现变乱，最终必定幼子即位，这是楚国的常事。子比的官位，只是右尹；论他的权势宠幸，只是庶出的儿子；按照神灵的符命，则又远离玉璧；民众不怀念他，将靠什么来即位呢？”韩宣子说：“齐桓公、晋文公不也这样吗？”叔向回答说：“齐桓公是卫姬的儿子，得到齐湣公的宠爱。有鲍叔牙、宾须无、隰朋作为辅佐，有莒国、卫国作为外面的靠山，有高子、国子作为内部的靠山。乐于听取意见从善如流，布施恩惠不知疲倦。齐桓公能有齐国，不也应该吗？从前我们的晋文公，是狐季姬的儿子，得到晋献公的宠爱，喜好学习乐此不倦。长到十七岁，有贤士五人，有先大夫子余、子犯作为心腹知己，有魏犇、贾佗作为左膀右臂，有齐国、宋国、秦国、楚国作为外部的靠山，有栾氏、郤氏、狐氏、先氏作为内部的靠山。流亡十九年，恪守志向历久弥坚。晋惠公、晋怀公离弃百姓，百姓追随他而帮助他。所以晋文公享有国家，不也应该吗？子比对百姓没有施舍，在外面没有援助，离开晋国，晋人不护送；回归楚国，楚人不迎接。怎么会有国家！”子比果真不得善终，最后即位的是弃疾，如同叔向所说的那样。楚平王二年，派遣费无忌前往秦国为太子建迎娶媳妇。那个女人长得姣美，前来楚国，还没到达，费无忌先返回，劝说平王道：“秦国女子长得好，可以自己娶，给太子另外找一位。”平王听从他的话，结果自己娶了秦国女子，生下熊珍。另外给太子娶妻。当时伍奢任太子太傅，费无忌任少傅。费无忌不受太子宠幸，经常进谗言诬陷太子建。太子建当时年纪十五岁了，他的母亲是蔡国女子，不受平王宠幸，平王逐渐疏远排斥太子建。六年，楚平王派太子建居住城父，守卫边疆。费无忌又日夜向平王说太子建的坏话道：“自从费无忌送入秦国女子，太子怨恨我，也不能不怨恨大王，大王对此要自己稍加防范。况且太子居住在城父，独揽兵权，对外交结诸侯，将打算入宫为王了。”平王召见太子的太傅伍奢责备他。伍奢知道是费无忌在进说谗言，于是说：“大王怎么能因为小臣的话而疏远自己的骨肉？”无忌说：“如今不制裁，日后就会悔恨。”于是平王就囚禁伍奢。接着命令司马奋扬召见太子建，准备诛杀他。太子闻讯，逃亡投奔宋国。

无忌说：“伍奢有两个儿子，不杀死会成为楚国的祸患。何不用赦免他们父亲作为条件召见他们，他们必定到达。”于是平王派使者对伍奢说：“你能让两个儿子到来就能活命，不能的话将去死。”伍奢说：“伍尚会到，伍胥不会到。”平王说：“什么原因呢？”伍奢说：“伍尚的为人，正直不阿，舍身守节，慈爱孝顺而仁义，听说召见而能赦免父亲，必定到达，不顾自己的死。伍胥的为人，聪明而善于谋略，勇敢而好大喜功，知道来的话必死无疑，肯定不来。因此成为楚国忧患的必定是这个儿子。”于是平王派人召见他们，说：“来的话，我赦免你们的父亲。”伍尚对伍胥说：“听说父亲能获赦免而没人奔赴，是不孝；父亲被杀戮而没人报仇，是无谋；估量才能委任事务，是知。你就走吧，我将回去赴死。”伍尚于是归来。伍胥挽弓搭箭，出来面见使者，说：“父亲有罪，为什么召见他的儿子呢？”将要发射，使

者回头逃跑，伍胥于是出奔吴国。伍奢闻讯，说：“伍胥流亡在外，楚国危险了。”楚王就杀了伍奢和伍尚。

楚平王十年，楚太子建母亲住在居巢，勾结吴人。吴王派遣公子光攻伐楚国，于是击败陈、蔡的军队，接走太子建的母亲而离开。楚人害怕，修筑加固郢城。起初，吴国边邑卑梁和楚国边邑钟离的小孩争夺桑叶，那两家人因此都发怒而互相攻打，钟离那家人杀灭了卑梁的一家人。卑梁大夫很愤怒，发动邑中军队攻打楚国的钟离。楚王闻讯大怒，调发国都军队攻灭卑梁。吴王闻讯勃然大怒，也调发军队，派公子光利用太子建母家攻打楚国，于是攻下钟离、居巢。楚人于是恐慌而加固郢城。

十三年，楚平王去世。将军子常说：“太子珍年纪小，况且他的母亲是前太子建所应娶的。”想拥立令尹子西为王。子西是楚平王的庶出弟弟，有仁义。子西说：“国家有通常的法度，改立他人为王就会出乱子，谈论这种事就会招致杀身之祸。”于是拥太子珍为王，这就是楚昭王。

楚昭王元年，楚国众臣不喜欢费无忌，因为他进谗言让太子建流亡在外，并杀死伍奢父亲和郤宛。郤宛同宗伯氏的儿子馮和子胥都出奔吴国，吴国军队多次侵略楚国，楚人因此怨恨费无忌更加厉害。楚国令尹子常诛杀费无忌来取悦众臣，众臣才高兴。

四年，吴国三位公子逃奔楚国，楚昭王封立他们来抵御吴军。五年，吴军攻伐取得楚国的六、潜。七年，楚昭王派遣子常攻伐吴国，吴军在豫章大败楚军。

十年冬天，吴王阖闾、伍子胥、伯馮和唐军、蔡军一同攻伐楚国，楚军大败，吴军于是进入郢都，凌辱楚平王的墓，因为伍子胥的缘故。吴军前来，楚昭王派遣子常领兵迎敌，隔着汉水布阵。吴军进攻打败子常，子常逃亡投奔郑国。楚兵逃跑，吴军乘胜追逐，五次交战追到郢都。己卯日，楚昭王出都逃奔。庚辰日，吴人进入郢都。楚昭王逃亡到达云梦。云梦人不认识他是楚王，用箭射伤了昭王。昭王逃奔郢县。郢公的弟弟斗怀说：“平王杀死我们的父亲，现在我杀死他的儿子，不也可以吗？”郢公阻止他，但还怕他杀昭王，于是就和昭王出奔随国。吴王听说昭王前往随国，立即进兵攻击随国，对随人说：“周王子孙分封在长江、汉水之间的国家，楚人全部吞灭了它们。”随君准备杀死昭王。昭王身边的侍从大臣子綦就将昭王深藏起来，自己装作昭王，对随人说：“把我交给吴国。”随人对将昭王给吴国这件事进行占卜，结果是不吉利，于是谢绝吴王说：“昭王逃亡了，不在随地。”吴人要求进入随都自己搜索，随人不答应，吴军也就撤兵离去。

楚昭王逃出郢都的时候，派大臣申鲍胥到秦国请求救援。秦国出动战车五百辆援救楚国，楚人也收集残余散兵，与秦军一道攻击吴军。十一年六月，在稷击败吴军。恰好吴王弟弟夫概看到吴王军队损伤战败，就逃跑返回国都，自己立为吴王。阖闾闻讯，领兵离开楚地，返回攻击夫概。夫概战败，逃奔楚国，楚昭王将他封在堂谿，号称堂谿氏。

楚昭王灭亡唐国。九月，回国进入郢都。十二年，吴军再次攻伐楚国，夺取番。楚昭王恐慌，离开郢都，往北将国都迁到都。

十六年，孔子在夹谷之会中担任鲁国的赞礼官。二十年，楚国灭亡顿国，灭亡胡国。二十一年，吴王阖闾攻伐越国。越王句践用箭射伤吴王，吴王阖闾随即死去。吴国从此怨恨越国而不向西攻伐楚国。

二十七年春季，吴军攻伐陈国，楚昭王出兵救陈，驻扎在城父。十月，

昭王在军中患病，看到天上有赤云如同鸟一样，绕着太阳而飞翔。昭王问周太史，太史说：“这对楚王有危害，然而可以转移到将相身上。”将相听说这话，就请求用自己的身体代王受灾而向神灵祈祷。昭王说：“将相，是我的大腿手臂，如今转移灾祸给将相，难道算是让灾祸离开我的身体吗！”不准许。占卜后知道是河神作祟，大夫请求向黄河祈祷消灾免祸。昭王说：“自从我的先王受封以来，祭祀的山川之神不超过长江、汉水的范围，而黄河不是我该获罪的河流啊。”制止而不许向黄河祈祷。孔子在陈国，听到这话，说：“楚昭王堪称通晓大道理了。他没有失去国家，是应该的啊！”

楚昭王病情加重，于是召见各位公子大夫说：“我不成才，两次让楚国军队蒙受耻辱，现在居然能享受天年而寿终正寝，是我的幸运啊。”昭王让位给他弟弟公子申，使他为王，公子申不答应。又要让位给二弟公子结，公子结也不答应。于是又让位给三弟公子闾，公子闾五次推让，才最后应许为王。将要交战，庚寅日，楚昭王在军中去世。子闾说：“昭王病得很重，舍弃自己的儿子而让位给众大臣，臣之所以应许昭王，是为了发扬光大昭王的意志。如今君王去世，臣子岂敢忘却君王的意志呢！”于是与子西、子纂商议，埋伏军队封锁道路，迎接昭王和越女所生的儿子章，拥立他即位，这就是楚惠王。然后撤兵返回，安葬楚昭王。

楚惠王二年，子西从吴国召来原平王太子建的儿子胜，任命他为巢大夫，号称白公。白公喜好军事而且礼贤下士，想报父亲的仇。六年，白公向令尹子西请求出兵攻伐郑国。当初，白公的父亲建流亡在郑国，郑人杀了他，白公逃亡奔赴吴，子西又召见他，所以白公因此怨恨郑国，想要攻伐郑国。子西答应但没有为此发兵。八年，晋军攻伐郑国，郑人向楚国告急，楚惠王派子西领兵救援郑国，子西接受贿赂而离开郑国。白公胜发怒，于是就和勇猛有力的敢死壮士石乞等人在朝廷袭击杀死令尹子西、子纂，乘机劫持楚惠王，将他安置在高府，打算杀死惠王。惠王的侍从屈固背着惠王逃跑到昭王夫人宫。白公自己立为楚王。一个多月后，遇到叶公前来救助楚王，楚惠王的徒众与叶公共同进攻白公，杀死了他。楚惠王于是复位。这一年，楚国灭亡陈国而设置县。

十三年，吴王夫差国力强大，凌驾于齐国、晋国之上，前来攻伐楚国。十六年，越国灭亡吴国。四十二年，楚国灭亡蔡国。四十四年，楚国灭亡杞国。与秦国媾和。这时越国已经灭亡吴国但不能统治长江、淮河以北地区；楚军向东侵略，扩展土地到达泗水之滨。

五十七年，楚惠王去世，儿子简王中即位。

楚简王元年，出兵北伐灭亡莒国。八年，魏文侯、韩武子、赵桓子开始正式受封列为诸侯。

二十四年，楚简王去世，儿子声王当即位。楚声王六年，盗贼杀死声王，儿子悼王熊疑即位。悼王二年，韩、赵、魏三国军队前来攻伐楚国，到达乘丘而回转。四年，楚军攻伐周王室。郑国杀死国相子阳。九年，楚军攻伐韩国，取得负黍。十一年，韩、赵、魏三国军队攻伐楚国，在大梁、榆关打败楚军。楚军用厚礼贿赂秦国，与秦国媾和。二十一年，楚悼王去世，儿子肃王臧即位。

楚肃王四年，蜀国军队攻伐楚国，夺取兹方。于是楚国设置扞关来抵抗蜀军。十年，魏军夺取楚国鲁阳。十一年，肃王去世，没有儿子，立他的弟弟熊良夫为王，这就是楚宣王。

楚宣王六年，周天子向秦献公祝贺秦军获胜。秦国开始再次强盛起来，同时韩、赵、魏三国日益壮大，魏惠王、齐威王尤其强大。三十年，秦国把商封给卫鞅，出兵南下侵犯楚国。当年，楚宣王去世，儿子楚威王熊商即位。

楚威王六年，周显王把作为供品祭祀周文王、周武王的肉赐送给秦惠王。

七年，齐国孟尝君的父亲田婴欺骗楚国，楚威王领兵攻伐齐国，在徐州击败齐军，接着命令齐国必须驱逐田婴。田婴恐慌，张丑设诈对楚威王说：“大王之所以能在徐州战胜齐军，是因为田盼子没有起用。田盼子，对齐国有功，而且百姓愿为他效力。田婴与田盼关系不好而任用申纪。申纪这个人，大臣不亲附，百姓不愿意为他效力，所以大王能战胜齐军。如今大王驱逐田婴，田婴一旦被驱逐，田盼子必定起用了。齐人重新聚集他们的士卒来与大王相遇，必定对大王不利了。”楚王因此就不再要求驱逐田婴。

十一年，楚威王去世，儿子怀王熊槐即位。魏国闻知楚王的丧讯，出兵攻伐楚国，夺取楚国陁山。

楚怀王元年，张仪开始任秦惠王的相。四年，秦惠王初次称王。

六年，楚怀王派遣柱国昭阳领兵而攻伐魏国，在襄陵打败魏军，取得八个城邑。接着又转移军队攻打齐国，齐王忧虑楚军。陈轸恰好为秦国出使到齐国，齐王问：“对楚军怎么办？”陈轸说：“大王不必忧虑，请让我去叫他们撤兵。”立即前往，在军中会见昭阳，说：“我希望领教楚国的法令，攻破敌军杀死敌将的用什么使他显贵？”昭阳说：“授予的官职是上柱国，封赐的上等爵位是执珪。”陈轸说：“还有比这更尊贵的吗？”昭阳说：“令尹。”陈轸说：“当今您已经是令尹了，这是楚国最高的官位。臣下请求能打个譬喻。有人留给他的舍人一卮酒。舍人们互相议论说：‘几个人一起喝这卮酒，不够每人喝一口，请就在地上每人画条蛇，蛇先画成的独自喝掉。’一个人说：‘我的蛇先画成。’举起酒而起身，说：‘我能为蛇添足。’等到他为蛇添上足，却被后画成的人夺过酒来而喝掉，那人说：‘蛇原本没足，如今你为蛇添上足，这就不是蛇了。’如今您为楚相而进攻魏国，打败魏军杀死魏将，功劳没有比这更大的，但官位到顶无法再升加了。现在又调转军队而进攻齐国，如果攻齐获胜，官职爵位不会超过令尹；攻打不胜的话，自己战死爵位削夺，还有损于楚国。这就成了画蛇添足。不如领兵离开而来施恩德给齐国，这是持满守盈的万全之术啊。”昭阳说：“好。”便领兵而离去。

燕君、韩君初次称王。秦王派遣张仪和楚人、齐人、魏人相会，在齧桑订立盟约。

十一年，苏秦与山东中原六国缔约合纵共同攻伐秦国，楚怀王任合纵首领。联军到达函谷关下，秦国出兵攻击六国军队，六国军队都后退而返回，只有齐军最后撤走。十二年，齐湣王攻伐打败赵军、魏军，秦国也出兵攻伐打败韩军，与齐国争当诸侯之长。

十六年，秦国打算攻伐齐国，但楚国和齐国合纵亲善，秦惠王对此感到担忧，就扬言免除张仪相职，派遣张仪南下去见楚怀王，张仪对楚怀王说：“鄙国君王最喜欢的人没有胜过您大王的，张仪我最愿意为之做看门役徒的人也没有胜过您大王的。鄙国君王最憎恨的人没有胜过齐王的，张仪我最憎恨的人也没有胜过齐王的。然而大王与齐王和好，因此鄙国君王不能事奉大王，从而使得张仪也不能成为您看门的役徒。大王如能为张仪闭上关口而断绝与齐国的交往，现在派遣使者随从张仪西行取得从前秦国所分取的楚国商

於之地方圆六百里，照这样就使齐国削弱了。这样北面削弱齐国，西面对秦国有恩德，占有商於之地作为自己的财富，这是一计行而三利同时来到啊。”楚怀王大喜，于是将相印交给张仪，每天和他设宴饮酒，扬言道：“我又获得我们的商於之地。”朝廷群臣都来祝贺，只有陈轸一人悲哀。楚怀王问：“什么缘故？”陈轸回答说：“秦王之所以看重大王，是因为大王有齐国的亲善。如今土地没能得到而齐国的交往断绝，这样楚国就孤立了。那秦国又怎么会尊重孤立之国呢，就必将轻视楚国了。况且先让秦国交出土地然后断绝与齐国交往，秦人的计谋就不能得逞。如果先断绝与齐国关系然后要求土地，就必然会被张仪欺骗。被张仪欺骗，大王就必定会怨恨他。怨恨张仪，这就西边惹起秦国的祸患，北边断绝齐国交往。西边惹起秦国的祸患，北边断绝齐国的交往，那么两国的军队必定到达。臣下所以悲哀。”楚怀王不听，就派一名将军随张仪西进接受封地。

张仪到达秦国，假装喝醉酒从车上掉下来，称病不出家门三个月，楚国无法得到商于之地。楚王说：“张仪认为我只是断绝齐交还不够吧？”于是派遣勇士宋遗北上去羞辱齐王。齐王勃然大怒，折断楚国的信符而与秦国联合。秦国、齐国交好联合，张仪才起身上朝，对楚将军说：“你为什么不接受封地？从某地到某地，长宽各六里。”楚将军说：“臣所接受的使命是六百里，没听说六里。”立即回国禀报楚怀王。楚怀王勃然大怒，兴师动众准备攻伐秦国。陈轸又说：“攻伐秦国不是上策。不如就送秦国一座名城，和秦人攻伐齐国，这样我们虽然丢失土地给秦国，但能从齐国取得补偿，我国还可得以保全。如今大王已经同齐国断绝关系而又向秦国追究欺诈的责任，这是我们在让秦齐两国交好联合而招来天下的军队啊，国家必然大伤元气了。”楚怀王不听从，就断绝同秦国的媾和，调发军队向西攻打秦国。秦国也发兵出击楚国。

十七年春季，同秦军在丹阳交战，秦国大败楚军，斩杀甲士八万，俘虏楚国大将军屈匄、裨将军逢侯丑等七十多人，接着攻取汉中郡。楚怀王极为愤怒，于是倾国之兵再次袭击秦军，在蓝田交战，秦军又大败楚军。韩国、魏国听说楚国的困境，就南下袭击楚国，进军到达邓。楚怀王闻讯，就退兵返回。

十八年，秦国派遣使者缔约重新与楚国亲善，分出汉中郡的一半来同楚怀王媾和。楚怀王说：“情愿得到张仪，也不愿意得到土地。”张仪闻讯，请求前往楚国。秦王说：“楚王对你正求之不得，怎么办？”张仪说：“臣下与楚王身边近臣靳尚亲善，靳尚又能巴结事奉楚王宠幸的姬妾郑袖，而郑袖所说的话怀王没有不听从的。况且我从前出使违背给楚国以商于之地的约定，如今秦国、楚国大战，结下仇恨，臣下不当面自己向楚王道歉就不能消解。再说有大王您在，楚王应该不敢杀我。倘若杀死我而对国家有利，是臣下的愿望啊。”张仪就出使楚国。

张仪到达楚都，怀王不肯见面，就囚禁张仪，打算杀他。张仪私下到靳尚那里活动，靳尚为张仪向怀王请求说：“拘留张仪，秦王必定发怒。天下诸侯见楚国没有秦国的支持，必定轻视大王了。”靳尚又对夫人郑袖说：“秦王非常喜爱张仪，但大王要杀他，如今秦王将会用上庸地方的六个县贿赂大王，把美女许配给楚王，将宫中能歌善舞的女子作陪嫁。楚王看重土地，秦国美女必能宠贵，从而夫人就必定被排斥了。夫人不如说个情而释放张仪。”郑袖结果向怀王说张仪的事而放出张仪。张仪出来，怀王就善待他，张仪乘

机劝说怀王背叛合纵之约而和秦国联合亲善，缔结婚姻。张仪离去后，屈原出使从齐国归来，向怀王进谏说：“为什么不诛杀张仪？”怀王后悔，派人追拿张仪，没有赶上。当年，秦惠王去世。二十年，齐湣王想当合纵的首领，又害怕楚国与秦国联合，于是派遣使者送信给楚怀王说：“寡人担心楚国对于尊严名声不很明白啊。如今秦惠王已死，秦武王即位，张仪逃奔魏国，樗里疾、公孙衍当政，但楚国事奉秦国。那樗里疾亲韩国，而公孙衍亲魏国；楚国一定要事奉秦国的话，韩国、魏国就会恐慌，必然会通过樗里疾、公孙衍二人请求与秦国联合，那么燕国、赵国也会事奉秦国。四国争相事奉秦国，那么楚国便成为秦国的郡县了。大王为什么不与寡人合力聚集韩国、魏国、燕国、赵国，一起合纵结盟而尊奉周室，来制止战争休养百姓，号令天下？那便没人不乐意听从，大王的功名也就建立了。大王率领诸侯共同攻伐，打败秦国是必定的了。大王取得武关、蜀、汉的土地，占有吴、越的财富而独擅江海鱼盐的利益，韩国、魏国割让上党，西面直逼函谷关，楚国的强大就会增加百万倍了。况且大王被张仪欺骗，丧失汉中土地，军队在蓝田受挫，天下人无不代大王胸怀怨怒。可如今居然有人打算让楚国带头事奉秦国！希望大王仔细考虑此事。”楚怀王原已想与秦国讲和，看到齐王的书信，又犹豫不决，将此事下交群臣商议。群臣中有的主张与秦国和好，有的主张听从齐王。大臣昭雎说：“大王虽然东面向越国取得土地，也不足以刷洗耻辱；必须从秦国取得土地，然后才足以向诸侯洗刷耻辱。大王不如深交善待齐国、韩国来加强樗里疾的地位，照这样做的话，大王就能获得韩国、齐国的力量来要回土地了。秦军攻破韩国的宜阳，而韩国还是继续事奉秦国，是因为韩国先王的坟墓在平阳，而秦国的武遂距离平阳只有七十里，因此特别畏惧秦国。不然的话，秦国进攻三川，赵国进攻上党，楚国进攻河外，韩国必定灭亡。楚国救援韩国，不能肯定使韩国不灭亡，然而能保存韩国的只有楚国。韩国从秦国取得武遂的话，以黄河、大山作为要塞，他所要回报的恩德没有比楚国更深厚的，臣下认为韩国事奉大王必定卖力。齐国之所以信任韩国，是因为任用韩国公子昧作齐相。韩国从秦国取得武遂后，大王好好善待他，使得能用齐国、韩国的力量加强樗里疾的地位，樗里疾获得齐国、韩国的力量，秦国君主就不敢随便抛弃樗里疾。如今又增加楚国的力量，樗里子必定劝说秦王，重新将侵占的土地归还给楚国了。”于是楚怀王应许昭雎的建议，结果不联合秦国，而联合齐国来善待韩国。

二十四年，楚怀王背叛齐国而联合秦国。秦昭王刚即位，于是向楚怀王重赠财礼。楚人前往秦国迎娶女子。二十五年，楚怀王入秦与秦昭王盟会，在黄棘缔约。秦人又给楚国上庸之地。二十六年，齐国、韩国、魏国因为楚国背叛合纵盟友而和秦国联合，三国共同出兵攻伐楚国。楚怀王派遣太子作为人质入秦而请求救援。秦昭王于是派遣客卿通领兵救助楚国，齐、韩、魏三国退兵离去。

二十七年，秦国大夫为私事与楚太子斗殴，楚太子杀死秦大夫而逃亡回国。二十八年，秦国就与齐国、韩国、魏国共同进攻楚国，杀死楚将唐昧，夺取楚国的重丘而离去。二十九年，秦军再次进攻楚国，大败楚军，楚军死者达二万人，杀死楚国将军景缺。楚怀王恐慌，于是派太子作为人质到齐国来求和。三十年，秦国又攻伐楚国，夺取八座城。秦昭王写书信给楚怀王说：“当初寡人与大王结为兄弟，在黄棘订立盟约，太子作为人质，极为欢悦。但太子凌辱杀死寡人的重臣，不来告谢反而逃亡离去，寡人实在按捺不住怒

火，派兵侵犯君王的边地。如今听说君王竟命令太子作为人质到齐国以求取和好。寡人秦国与楚国连境接界，原已结为婚姻，互相交往亲善很久了。然而当今秦国、楚国不和，就无法号令诸侯。寡人希望同君王在武关相会，当面立约，缔结盟好而离去，这是寡人的愿望。冒昧地告知陛下。”楚怀王看到秦昭王的书信，十分忧愁。打算前往，恐怕被欺骗；不去的话，又恐怕秦王发怒。昭雎说：“大王不要去，只需调发军队坚守自卫即可。秦王如同虎狼，不可相信，胸怀并吞诸侯的野心。”楚怀王的小儿子子兰鼓动怀王上路，说：“怎么能断绝秦王的欢心！”怀王于是前往会见秦昭王。秦昭王设计命令一位将军在武关埋伏军队，假称是秦王。楚怀王到达，就闭上武关，那将军就和怀王西行到达成阳，在章台朝见秦昭王，秦人如同对待蕃臣附庸，不用对等的礼节。楚怀王勃然大怒，后悔不听昭子的话。秦昭王就扣留楚怀王，要挟他割让巫郡、黔中郡。楚怀王打算订立盟约，但秦王想先得到土地。楚王发怒说：“秦人欺诈我，又用强力胁迫我割让土地！”不再答应秦王要求。秦国就扣留楚怀王。

楚国大臣忧虑国中无主，于是互相商议说：“我们的君王在秦国不能回来，要挟他割让土地，而太子在齐国做人质，齐国、秦国联合谋划算计的话，楚人就没国家了。”于是打算拥立楚怀王在国都中的儿子。昭雎说：“大王和太子同时被困在诸侯国家，然而现在又违背君王之命拥立他的庶出儿子为王，不合适。”于是派使者到齐国假报国丧。齐王对他的国相说：“不如扣留太子来索求楚国的淮北。”国相说：“不可以，如果郢都之中拥立新王，这样我们便抱着无用的人质而在天下人面前干下不义之事。”有人说：“不是这样。郢都之中拥立新王，就乘机与楚国新王进行交易说：‘给我们淮北，我们为新王杀死太子，不然的话，将和秦、韩、魏三国共同拥立太子为王。’这样淮北就必然可以得到了。”齐王最终采用国相的计策而送楚太子回国。太子横到达楚国，即位为王，这就是顷襄王。楚人于是向秦国通告说：“依赖社稷神灵的保佑，楚国有王了。”

顷襄王横元年，秦人要挟楚怀王而没能获得土地，楚人拥立新王来对付秦国，秦昭王大怒，发兵从武关而出攻打楚国，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夺取析十五座城邑而离去。二年，楚怀王逃亡回国，秦人发觉，在通往楚国的道路上拦阻，怀王害怕，从小路逃奔赵国来寻求回国。赵主父在代郡，他的儿子赵惠王刚即位，行使王权，害怕秦国，不敢接纳楚怀王。楚怀王打算逃奔魏国，秦兵追到，就与秦国使者重新前往秦国。怀王旋即发病。顷襄王三年，楚怀王死在秦国，秦人将怀王尸体送还楚国。楚人都怜惜怀王，如同失去自己亲戚那样地悲哀。各国诸侯从此认为秦国不义。秦、楚两国绝交。

六年，秦王派遣白起在伊阙山攻伐韩国，大获全胜，斩首达二十四万。秦王于是给楚王书信说：“楚国背叛秦国，秦国将率领诸侯讨伐楚国，决一死战。希望大王整顿军队，痛快打一仗。”楚顷襄王忧虑此事，于是谋求重新与秦国和好。七年，楚人到秦国迎娶新妇，秦国、楚国重新媾和。

十一年，齐王、秦王各自称帝，一个多月后，又放弃帝号恢复称王。

十四年，楚顷襄王与秦昭王在宛举行友好会见，缔结和约亲善。十五年，楚顷襄王和秦国、三晋、燕国一同攻伐齐国，取得淮北之地。十六年，又与秦昭王在鄢友好相会。这年秋天，又和秦昭王在穰相会。

十八年，楚国有个人善于用轻弓细缴射猎飞归巢窝的大雁，顷襄王听说后，召见而询问他。那人回答说：“小臣善好射麒麟、罗，发的是小箭，

有什么值得向大王称道的呢。况且衡量楚国的广大，凭借大王的贤能，所能射取的不只是这些啊。从前夏、商、周三代圣王所猎取的是王道德政，春秋五霸所猎取的是争斗的列国。所以秦国、魏国、燕国、赵国，是骐雁；齐国、鲁国、韩国、魏国，是青首；邠、费、邲、邳，是罗。除此之外其余的不值得射猎。现在有鸟六对，大王用什么来获取呢？大王为什么不将圣人当作弓，将勇士作为缴，看准时机张弓而射呢？这六对鸟，都可获得而装袋装车占为己有。那种快乐不只是一朝一夕的快乐，那种收获也不只是野鸭飞雁的实物。大王早上张弓搭箭去射取魏国大梁的南部，再射取魏国的西部而直接连带到韩国，那样韩国通向中原的道路就会被截断，同时上蔡郡也不攻自破了。环绕而下射取圉邑的东面，肢解魏国的东部，从而向外攻击齐国的定陶，那么魏国东部之外的地方被放弃，同时大宋、方与两郡就可以夺取了。况且魏国丧失东、西两部，便一蹶不振了；再正面攻击邲国，大梁就可以得到而占有了。大王在兰台收起弓箭丝绳，到魏国西河饮马，平定魏都大梁，这是第一次发射的快乐啊。倘若大王对于射猎实在喜好而不感厌倦，就取出宝弓，箭头系上新缴，到东海去射长着钩嘴的大鸟，环绕山河加筑长城作为防线，早上射取东莒，傍晚猎获淇丘，夜里得到即墨，回头占据午道，那样便长城以东收复而太山之北取得了。西面连接赵国边境而北面直达燕国，齐、赵、燕三国地形如同张开的翅膀，合纵之盟不等缔约就可以形成了。北上到燕国的辽东郡游玩观赏，南下到越国的会稽山登高眺望，这是第二次发射的快乐啊。至于泗上十二诸侯小国，左右开弓，可以一个早上而全部得到。如今秦国攻破韩国造成了长久的忧患，取得许多城邑却不敢据守；攻伐魏国但没有功绩，出击赵国反而自己受困，秦国、魏国的勇气力量消耗尽了，楚国的故土汉中、析、郦可以得到而重新拥有了。大王拿出宝弓，箭头系上新缴，涉足塞，坐待秦国的疲倦困乏，山东、河内广大地域可以得到而统一了。慰劳百姓休养民众，便可坐北朝南称王天下了。所以说秦国是只大鸟，背靠内陆而居住，面朝东方而立，左臂占据赵国的西南部，右臂直逼楚国的鄢郢，正面搏击韩国、魏国，低头俯视中原，居处优越，地势有利，展翅奋翼，方圆三千里，秦国是无法用蜡烛照明而能在夜晚射取的。”那人想激怒楚顷襄王，所以用这些话作回答。顷襄王因此召见那人与他交谈，于是又说：“先王被秦国欺骗而客死在外，仇恨没有比这更大的。如今以匹夫之力而身有怨仇，尚且有向万乘之国报仇雪恨的，白公、子胥就是。如今楚国地域方圆五千里，全副武装的甲士上百万，还足以驰骋原野疆场，却坐视不起，自受困厄，臣子私下认为大王不可采取这种做法。”于是顷襄王派遣使者到诸侯各国，重新缔结合纵盟约，准备攻伐秦国。秦王闻讯，发兵前来攻伐楚国。

楚顷襄王打算与齐国、韩国联合和好攻伐秦国，乘机准备图谋灭周。周王赧派武公对楚相昭子说：“楚、齐、韩三国准备用兵割取周京郊外之地来便利运输，同时将天子九鼎重器南迁来尊崇楚王，臣子认为大谬不然。杀死天下共主，以世代为君的天子为臣，大国就不会亲近；凭着人多势众胁持势单力薄的王室，小国就不会归附。大国不亲近，小国不归附，便不可以得到名号实惠。名号实惠不能得到，就不值得兴师动众而伤害民众。有图谋周室的名声，是无法向诸侯发号施令的。”昭子说：“至于图谋周室是实无其事。尽管如此，周王室为什么就不能图谋呢？”武公回答说：“没有五倍于敌军的兵力就不发起进攻，没有十倍于守城的兵力就不实施包围。一个周王室等于二十个魏国，是您所知道的。韩国曾经出动二十万军队而受挫于魏国都城

之下，打先锋的士兵死亡，中间的士兵受伤，然而魏都没有攻破。您没有百倍于韩国的兵力来谋取周王室，这是天下众所周知的。与东周、西周结下怨仇来伤害鲁、鲁之地的人心，同齐国断绝交往，在天下丧失声望，那样做事就岌岌可危了。危害东周、西周来加强韩国的三川郡，方城之外的楚地必然会被韩国所削弱了。凭什么知道会这样呢？西周的土地，截长补短拼凑起来，不过方圆百里。周王室名义上为天下共主，然而割取它的土地不能够使国家富饶，获得它的民众不能够使军队强大。即使不进攻周王室，名声还是杀害天子。然而好事的君主，好战的臣子，发布号令动用军队，没有不以周王室作为最终目标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们看到祭祀的重器在王室，只想重器到手而忘却了制造杀君之乱的罪名。如今韩国将把重器迁移安置在楚国，臣下恐怕天下会因为重器而以楚国作为进攻对象了。臣下请求打个譬喻。老虎肉质腥臊，它爪牙厉害利于防身，但人们还是攻击它而谋取虎皮。倘若让沼泽中的麋鹿蒙上老虎的皮，人们向它进攻的可能就会比对老虎高出一万倍了。瓜分楚国的土地，足以使国家富裕；毁坏楚王的名声，足以使国君尊崇。如今你将要残害天下的共主，占有夏、商、周三代相传的宝器，独吞九鼎，来傲视天子，这不是贪婪又是什么呢？《周书》说‘想要起来就不能先动’，因此一旦重器南迁楚国，军队就会来到了。”于是楚王停止原计划而不采取行动。十九年，秦军攻伐楚国，楚军战败，割让上庸、汉水以北之地给秦国。二十年，秦国将领白起攻拔楚国的西陵。二十一年，秦国将领白起接着攻下楚国的郢都，烧毁楚人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因军队溃散，就不再作战，撤向东北保守陈城。二十二年，秦军又攻下楚国的巫郡、黔中郡。

二十三年，楚襄王才收罗集合东部地区的军队，得到十几万，又向西攻取秦军所攻克的楚国长江沿线十五个城邑建立了郡，抵御秦国。二十七年，楚襄王派遣三万军队帮助韩、赵、魏三国攻伐燕国。又与秦国讲和，同时将太子送入秦国作为人质。楚襄王派左徒在秦国侍奉太子。三十六年，楚顷襄王患病，太子逃亡回国。秋天，顷襄王去世，太子熊元继位，这就是楚考烈王。考烈王任命左徒为令尹，把吴地封给他，号称春申君。楚考烈王元年，将州邑献纳给秦国来求和。这时楚国日益衰弱。六年，秦军围攻邯郸，赵国向楚国告急，考烈王派遣将军景阳领兵救援赵国。七年，楚军到达新中。秦军离去。十二年，秦昭王去世，楚考烈王派遣春申君前往秦国吊唁祭祀。十六年，秦庄襄王去世，秦王赵政即位。二十二年，楚国和诸侯共同出兵攻伐秦国，交战失利而离去。楚国东迁都城于寿春，将寿春命名为郢。二十五年，楚考烈王去世，儿子幽王悍即位。李园杀死春申君。楚幽王三年，秦军、魏军攻伐楚国。秦相吕不韦去世。九年，秦国灭亡韩国。十年，楚幽王去世，同母弟犹继位，这就是楚哀王。楚哀王即位两个多月，哀王的庶出兄长负刍的党徒袭杀杀死哀王而拥立负刍为王。这一年，秦军俘虏赵王迁。楚王负刍元年，燕国太子丹派遣荆轲刺杀秦王。二年，秦王派遣将军攻伐楚国，大败楚军，楚国丢失十余座城邑。三年，秦国灭亡魏国。四年，秦国将领王翦在蕲击败楚军，杀死将军项燕。五年，秦国将领王翦、蒙武接连击败楚国，俘虏楚王负刍，灭亡楚国，用“楚”作为郡名。太史公说：楚灵王当他在申盟会诸侯，诛杀齐国庆封，建造章华台，谋求周王室九鼎的时候，志向远大，藐视天下；等到他在申亥家中饿死，却被普天下的人所嗤笑。没有操守德行，下场实在可悲啊！权势对于人来说，能不慎慎吗？弃疾利用变乱登上君位，宠幸秦国女子到了淫乱的程度，太过分了，几乎两度导致国家灭亡！

史记卷四十一 越王句践世家第十一

王瑞来 注译

越王句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1〕}封于会稽，^{〔2〕}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3〕}披草莱而邑焉。后二十余世，至于允常。^{〔4〕}允常之时，与吴王阖庐战而相怨伐。^{〔5〕}允常卒，子句践立，是为越王。

【注释】〔1〕“夏后”，夏朝的国号；“庶子”，宗法社会中非正妻所生之子。〔2〕“封”，古代帝王把爵位或土地赐给亲属或臣下。“会稽”，山名。在今浙江中部绍兴、嵊县、诸暨、东阳间，主峰在嵊县西北。相传夏禹至苗山大会诸侯，计功封爵，始名会稽，即会计之意。〔3〕“文身”，在身上刺有花纹；“断发”，剪短头发。文身断发是我国古代南方民族的一种习俗。〔4〕“允常”，春秋末年越国国君，越侯夫谭之子。公元前五一年至前四九六年在位。〔5〕“阖庐”，春秋末年吴国君，吴王诸樊之子，名光，是杀死其侄吴王僚而自立的。公元前五一四年至前四九六年在位。“阖”，音 hé。

元年，^{〔1〕}吴王阖庐闻允常死，乃兴师伐越。越王句践使死士挑战，三行，至吴陈，^{〔2〕}呼而自刭。吴师观之，越因袭击吴师，吴师败于槁李，^{〔3〕}射伤吴王阖庐。阖庐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

【注释】〔1〕“元年”，指越王句践元年，即公元前四九六年。〔2〕“陈”，音 zhèn。通“阵”。〔3〕“槁李”，地名。又作“醉李”、“就李”。故地在今浙江嘉兴西南。“槁”，音 zuò。

三年，句践闻吴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报越，越欲先吴未发往伐之。范蠡谏曰：^{〔1〕}“不可。臣闻兵者凶器也，战者逆德也，争者事之末也。阴谋逆德，好用凶器，试身于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决之矣。”遂兴师。吴王闻之，悉发精兵击越，败之夫椒。^{〔2〕}越王乃以余兵五千人保栖于会稽。吴王追而围之。

【注释】〔1〕“范蠡”，春秋末年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字少伯。越大夫。越为吴所败，曾赴吴为质二年。辅佐越王句践，官至上将军。越灭吴后，离越经商。号陶朱公。〔2〕“夫椒”，山名。故地在今浙江绍兴市北之太湖中。“夫”，音 fú。

越王谓范蠡曰：“以不听子故至于此，为之奈何？”蠡对曰：“持满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以地。卑辞厚礼以遗之，不许，而身与之市。”句践曰：“诺。”乃令大夫种行成于吴，^{〔1〕}膝行顿首曰：“君王亡臣句践使陪臣种敢告下执事：句践请为臣，妻为妾。”吴王将许之。子胥言于吴王曰：^{〔2〕}“天以越赐吴，勿许也。”种还，以报句践。句践欲杀妻子，燔宝器，触战以死。种止句践曰：“夫吴太宰嚭贪，可诱以利，请间行言之。”于是句践乃以美女宝器令种间献吴太宰嚭。嚭受，乃见大夫种于吴王。种顿首言曰：“愿大王赦句践之罪，尽入其宝器。不幸不赦，句践将尽杀其妻子，燔其宝器，悉五千人触战，必有当也。”嚭因说吴王曰：“越以服为臣，若将赦之，此国之利也。”吴王将许之。子胥进谏曰：“今不灭越，后必悔之。句践贤君，种、蠡良臣，若反国，将为乱。”吴王弗听，卒赦越，罢兵而归。

【注释】〔1〕“大夫种”，即文种，字少禽，一作“子禽”，楚国郢（今

湖北江陵)人。佐句践灭吴后被杀。“大夫”是官名。〔2〕“子胥”，即伍员(音 yún)，原是楚国人，父兄遭楚平王杀害后，逃至吴国，为吴王谋臣。事详本书《伍子胥列传》。

句践之困会稽也，喟然叹曰：〔1〕“吾终于此乎？”种曰：“汤系夏台，〔2〕文王囚羑里，〔3〕晋重耳奔翟，〔4〕齐小白奔莒，〔5〕其卒王霸。由是观之，何遽不为福乎？”

【注释】〔1〕“喟然”，叹气的样子。〔2〕“汤”，商朝开国之君，事详本书《殷本纪》。“夏台”，又称“均台”，夏朝的监狱名。相传汤曾被夏王桀囚禁于此。〔3〕“文王”，即周文王姬昌，周朝的开国之君，事详本书《周本纪》。“羑里”，地名，故地在今河南汤阴县北，周文王曾被商纣王囚禁于此。“羑”，音 y%u。〔4〕“重耳”，晋文公的名字。为春秋时期的霸主之一，事详本书《晋世家》。“翟”，音 dí，同“狄”，指翟国，故地在今山西省境内。〔5〕“小白”，齐桓公的名字。为春秋时期的霸主之一，事详本书《齐太公世家》。“莒”，音 j。春秋时的一个小国，故地在今山东莒县一带。

吴既赦越，越王句践反国，乃苦身焦思，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曰：“女忘会稽之耻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织，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节下贤人，厚遇宾客，振贫吊死，与百姓同其劳。欲使范蠡治国政，蠡对曰：“兵甲之事，种不如蠡；填抚国家，亲附百姓，蠡不如种。”于是举国政属大夫种，而使范蠡与大夫柘稽行成，〔1〕为质于吴。二岁而吴归蠡。

【注释】〔1〕“柘稽”，越国大夫，《国语·越语》作“诸稽郢”。“柘”，音 zh8。

句践自会稽归七年，拊循其士民，欲用以报吴。大夫逢同谏曰：〔1〕“国新流亡，今乃复殷给，缮饰备利，吴必惧，惧则难必至。且鸷鸟之击也，必匿其形。今夫吴兵加齐、晋，怨深于楚、越，名高天下，实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为越计，莫若结齐，亲楚，附晋，以厚吴。吴之志广，必轻战。是我连其权，〔2〕三国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句践曰：“善。”

【注释】〔1〕“逢”，音 péng，姓。〔2〕“连”，这里是相牵引、把握之意。“权”，权宜。

居二年，吴王将伐齐。子胥谏曰：“未可。臣闻句践食不重味，与百姓同苦乐。此人不死，必为国患。吴有越，腹心之疾，齐与吴，疥也。〔1〕愿王释齐先越。”吴王弗听，遂伐齐，败之艾陵，〔2〕虏齐高、国以归。〔3〕让子胥。子胥曰：“王毋喜！”王怒，子胥欲自杀，王闻而止之。越大夫种曰：“臣观吴王政骄矣，请试尝之贷粟，以卜其事。”请贷，吴王欲与，子胥谏勿与，王遂与之，越乃私喜。子肯言曰：“王不听谏，后三年吴其墟乎！”太宰嚭闻之，乃数与子胥争越议，因谗子胥曰：“伍员貌忠而实忍人，其父兄不顾，〔4〕安能顾王？王前欲伐齐，员强谏，已而有功，用是反怨王。王不备伍员，员必为乱。”与逢同共谋，谗之王。王始不从，乃使子胥于齐，闻其托子于鲍氏，〔5〕王乃大怒，曰：“伍员果欺寡人！”役反，使人赐子胥属镂剑以自杀。〔6〕子胥大笑曰：“我令而父霸，〔7〕我又立若，〔8〕若初欲分吴国半予我，我不受，已，今若反以谗诛我。嗟乎，嗟乎，一人固不能独立！”报使者曰：“必取吾眼置吴东门，以观越兵入也！”于是吴任嚭

政。

【注释】〔1〕“疥”，皮肤病。“疥”，音 ji8。“”，同癬。〔2〕“艾陵”，地名，故地在今山东泰安市东南。〔3〕“高、国”，是当时齐国两个最大的世族。这里指齐大臣高昭子、国惠子。〔4〕“其父兄不顾”，此指如下事：楚平王拘押了伍奢，并想把伍奢的两个儿子伍尚、伍员也抓来，一起杀掉。就派人对他们说，只要你们来，就释放你们的父亲，不然就杀死他。伍员看穿了楚平王的阴谋，劝兄不要去，伍尚不听，结果父子二人被楚平王杀死，伍员逃到了吴国，后来策动吴国伐楚，报了仇。这里太宰嚭用这件事来说伍子胥只顾自己活命，不管父兄死活。〔5〕“闻其托子于鲍氏”，此指如下事：伍子胥感到吴国不安全，就乘出使齐国时，把儿子交给齐国大夫鲍牧抚养，改姓为王孙氏。因吴齐当时是敌国，所以吴王把这件事看作是通敌。〔6〕“属镂”，音 zhú lú，剑名。〔7〕“我令而父霸”，此指如下事：伍子胥自楚到吴后，帮助阖庐刺死吴王僚，夺得王位。又依靠他的谋划，西面打败楚国，北面进逼齐国，东南征服了越国，几乎成为中原霸主。〔8〕“我又立若”，此指如下事：阖庐的几个儿子争立太子，伍子胥向阖庐力争，夫差才得以继承王位。“若”，你。

居三年，句践召范蠡曰：“吴已杀子胥，导谏者众，可乎？”对曰：“未可。”至明年春，吴王北会诸侯于黄池，〔1〕吴国精兵从王，惟独老弱与太子留守。句践复问范蠡，蠡曰：“可矣。”乃发习流二千人，〔2〕教士四万人，〔3〕君子六千人，〔4〕诸御千人，〔5〕伐吴。吴师败，遂杀吴太子。吴告急于王，王方会诸侯于黄池，惧天下闻之，乃秘之。吴王已盟黄池，乃使人厚礼以请成越。越自度亦未能灭吴，乃与吴平。

【注释】〔1〕“吴王北会诸侯于黄池”，此指公元前四八二年吴王夫差在黄池大会诸侯，与晋国争霸。“黄池”，地名，故地在今河南封丘县西南。〔2〕“习流”，指熟悉水战的士兵。〔3〕“教士”，指训练有素的士兵。〔4〕“君子”，此指国君的禁卫士兵。〔5〕“诸御”，指担任各种职务的军官。

其后四年，越复伐吴。吴士民罢弊，轻锐尽死于齐、晋。而越大破吴，因而留围之三年，〔1〕吴师败，越遂复栖吴王于姑苏之山。〔2〕吴王使公孙雄肉袒膝行而前，请成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异日尝得罪于会稽，夫差不敢逆命，得与君王成以归。今君王举玉趾而诛孤臣，孤臣惟命是听，意者亦欲如会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句践不忍，欲许之。范蠡曰：“会稽之事，天以越赐吴，吴不取。今天以吴赐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蚤朝晏罢，非为吴邪？谋之二十二年，一旦而弃之，可乎？且夫天与弗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则不远’，〔3〕君忘会稽之乎？”〔4〕句践曰：“吾欲听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进兵，曰：“王已属政于执事，〔5〕使者去，不者且得罪。”吴使者泣而去。句践怜之，乃使人谓吴王曰：“吾置王甬东，〔6〕君百家。”吴王谢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杀。乃蔽其面，曰：“吾无面以见子胥也！”越王乃葬吴王而诛太宰嚭。

【注释】〔1〕“因而留围之三年”，从公元前四七五年十一月越国出兵围攻吴国，到公元前四七三年十一月灭吴，前后共三年。〔2〕“姑苏之山”，山名，故地在今江苏苏州西南。〔3〕“伐柯者其则不远”，语出《诗经·豳风·伐柯》：“伐柯伐柯，其则不远。”〔4〕“”，音 è，同“厄”，灾难，

困苦。〔5〕“执事”，办事的人，此处是范蠡自称。〔6〕“甬东”，地名，故地在今浙江舟山岛。

句践已平吴，乃以兵北渡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1〕致贡于周。〔2〕周元王使人赐句践胙，〔3〕命为伯。〔4〕句践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与楚，归吴所侵宋地于宋，与鲁泗东方百里。当是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

【注释】〔1〕“徐州”，地名，故地在今山东滕县南。〔2〕“致贡于周”，春秋末年，周王室衰微，诸侯很少纳贡，越国远在南方，同周王室的接触更是很少。而当越王句践的势力已达中原时，他就首先向周王室进贡，以示拥护，来提高自己的威望，企图取得合法的霸主地位。〔3〕“周元王”，周朝第二十六代君主，公元前四七六年至前四六九年在位。“胙”，祭祀用的肉。古代祭祀毕，把肉分送有关的人，叫做分胙，表示同享幸福。当时，周王朝是宗主国，所有诸侯国名义上还是它的属国，所以，周元王派人赐句践祭肉，让他做东方诸侯的伯长。〔4〕“伯”，音 bà。诸侯的领袖，与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中的伯意义不同。春秋以降，周王室常常挑选一个有威望的诸侯，作为一部分诸侯的领袖，称为伯。

范蠡遂去，自齐遗大夫种书曰：“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种见书，称病不朝。人或谗种且作乱，越王乃赐种剑曰：“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种遂自杀。

句践卒，〔1〕子王鼯与立。〔2〕王鼯与卒，子王不寿立。〔3〕王不寿卒，子王翁立。王翁卒，子王翳立。王翳卒，子王之侯立。王之侯卒，子王无疆立。

【注释】〔1〕“句践卒”，时为公元前四六五年。〔2〕“王鼯与”，公元前四六五年至前四五九年在位。“鼯”，音 shò；“与”，昔 y*。〔3〕“王不寿”，公元前四五九年至前四四九年在位。

王无疆时，越兴师北伐齐，西伐楚，与中国争强。当楚威王之时，〔1〕越北伐齐，齐威王使人说越王曰：〔2〕“越不伐楚，大不王，小不伯。图越之所为不伐楚者，为不得晋也。〔3〕韩、魏固不攻楚。韩之攻楚，覆其军，杀其将，则叶、阳翟危；〔4〕魏亦覆其军，杀其将，则陈、上蔡不安。〔5〕故二晋之事越也，不至于覆军杀将，马汗之力不效。所重于得晋者何也？”越王曰：“所求于晋者，不至顿刃接兵，而况于攻城围邑乎？〔6〕愿魏以聚大梁之下，愿齐之试兵南阳郟地，〔7〕以聚常、郟之境，〔8〕则方城之外不南，〔9〕淮、泗之间不东，商、於、析、郟、宗胡之地，〔10〕夏路以左，〔11〕不足以备秦，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12〕则齐、秦、韩、魏得志于楚也，是二晋不战而分地，不耕而获之。不此之为，而顿刃于河山之间以为齐秦用，所待者如此其失计，奈何其以此王也！”齐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贵其用智之如目，见豪毛而不见其睫也。今王知晋之失计，而不自知越之过，是目论也。王所待于晋者，非有马汗之力也，又非可与合军连和也，将待之以分楚众也。今楚众已分，何待于晋？”越王曰：“奈何？”曰：“楚三大夫张九军，北围曲沃、於中，〔13〕以至无假之关者三千七百里，〔14〕景翠之军北聚鲁、齐、南阳，分有大此者乎？且王之所求者，斗晋楚也；晋楚不斗，越兵不起，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此时不攻楚，臣以是知越大不王，

小不伯。复雎、庞、长沙，^{〔15〕}楚之粟也；竟泽陵，^{〔16〕}楚之材也。越窥兵通无假之关，此四邑者不上贡事于郢矣。^{〔17〕}臣闻之，图王不王，其敝可以伯。然而不伯者，王道失也。故愿大王之转攻楚也。”

【注释】〔1〕“楚威王”，战国时楚国国君，名熊商。公元前三三九年至前三二二年在位。〔2〕“齐威王”，战国时齐国国君，名因齐。公元前三五六年至前三二二年在位。〔3〕“晋”，春秋战国之际的诸侯国。公元前四五三年，晋国赵、韩、魏三家贵族集团瓜分晋国，晋君成为附庸。这里的“晋”和下文的“二晋”，均指韩、魏二国而言。〔4〕“叶”，音 shè。地名，故地在今河南叶县西南。“阳翟”，地名，故地在今河南禹县，二地当时均在韩国境内。〔5〕“陈”，地名，指陈郡，故地在今河南淮阳一带。“上蔡”，地名，指上蔡郡，故地在今河南上蔡一带，二地当时在魏国境内。〔6〕“大梁”，地名，当时魏国国都，故地在今河南开封市西南。〔7〕“南阳”，地名，故地在今山东泰山以南，汶河以北一带。当时属齐。“莒”，音 j。地名，故地在今山东莒县。〔8〕“常”，地名，故地在今江苏邳县一带。“郟”，地名，故地在今山东郟城西南。〔9〕“方城”，春秋时楚国所筑的长城，战国时又展筑，其故址自今河南方城县北西向循伏牛山脉，折南循白河、湍河间分水，至今河南邓县北。楚恃以守卫其北境。〔10〕“商”，地名，故地在今陕西丹凤附近。“于、析”，均为地名，故地在今河南西峡一带。“于”，又叫于中。“郟”，地名，故地在今河南南阳市北。以上四地即所谓商于之地，在楚方城附近，临近秦国。“宗胡”，地名，故地在今安徽阜阳。〔11〕“夏路以左”，“夏”指中原，自楚前往中原路出方城，以西为左。〔12〕“江南”，这里指当时楚国东境。“泗上”，这里指当时楚国北境。〔13〕“曲沃”，地名，故地在今河南灵宝东北。〔14〕“无假之关”，关隘名，故址在今湖南湘阴北。〔15〕“雎”，地名，故地不详。一说“雎”当作“犍”，其地在今河南平顶山市西南，似与文义不合。“庞”，地名，故地在今湖南衡阳市一带。“长沙”，地名，故地在今湖南长沙市一带。〔16〕“竟泽陵”，当为“竟陵泽”之误，湖泊名，此为当时楚国七泽之一，故地在今湖北潜江一带。〔17〕“郢”，音 y ng。楚国国都。故地在今湖北江陵西北。

于是越遂释齐而伐楚。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疆，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

后七世，至闽君摇，^{〔1〕}佐诸侯平秦。汉高帝复以摇为越王，以奉越后。东越，闽君，皆其后也。

【注释】〔1〕“闽君摇”，残存于秦汉之际的越国君主，事详《汉书》卷九五《西南夷两粤朝鲜传》。

范蠡事越王句践，既苦身戮力，与句践深谋二十余年，竟灭吴，报会稽之耻，北渡兵于淮以临齐、晋，号令中国，以尊周室，句践以霸，而范蠡称上将军。还反国，范蠡以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且句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与处安，为书辞句践曰：“臣闻主忧臣劳，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于会稽，所以不死，为此事也。今既以雪耻，臣请从会稽之诛。”句践曰：“孤将与子分国而有之。不然，将加诛于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装其轻宝珠玉，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终不反。于是句践表会稽山以为范蠡奉邑。

范蠡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

产。居无几何，致产数十万。齐人闻其贤，以为相。范蠡喟然叹曰：“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乃归相印，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而怀其重宝，间行以去，止于陶，^{〔1〕}以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无之路通，为生可以致富矣。于是自谓陶朱公。复约要父子耕畜，废居，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居无何，则致货累巨万。天下称陶朱公。

【注释】〔1〕“陶”，地名，故地在今山东定陶县西北。

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壮，而朱公中男杀人，囚于楚。朱公曰：“杀人而死，职也。然吾闻千金之子不死于市。”告其少子往视之。乃装黄金千溢，^{〔1〕}置褐器中，载以一牛车。且遣其少子，朱公长男固请欲行，朱公不听。长男曰：“家有长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杀。其母为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亡长男，奈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长子，为一封书遗故所善庄生。^{〔2〕}曰：“至则进千金于庄生所，听其所为，慎无与争事。”长男既行，亦自私赍数百金。^{〔3〕}

【注释】〔1〕“黄金”，古代作为金钱使用的黄金往往是黄铜。“溢”，通“镒”，古代重量单位。二十两为一镒，一说二十四两为一镒。〔2〕“遗”，音 wèi。赠与。〔3〕“赍”，音 jī，携带。

至楚，庄生家负郭，披藜藿到门，^{〔1〕}居甚贫。然长男发书进千金，如其父言。庄生曰：“可疾去矣，慎毋留！即弟出，勿问所以然。”长男既去，不过庄生而私留，以其私赍献遗楚国贵人用事者。

【注释】〔1〕“藿”，音 diào，一种野草。

庄生虽居穷阎，然以廉直闻于国，自楚王以下皆师尊之。及朱公进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后复归之以为信耳。故金至，谓其妇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诫，后复归，勿动。”而朱公长男不知其意，以为殊无短长也。庄生间时入见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则害于楚”。楚王素信庄生，曰：“今为奈何？”庄生曰：“独以德为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将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钱之府。楚贵人惊告朱公长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钱之府。^{〔1〕}昨暮王使使封之。”朱公长男以为赦，弟固当出也，重千金虚弃庄生，无所为也，乃复见庄生。庄生惊曰：“若不去邪？”长男曰：“固未也。初为事弟，弟今议自赦，故辞生去。”庄生知其意欲复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长男即自入室取金持去，独自欢幸。

【注释】〔1〕“三钱之府”，古代钱库。

庄生羞为儿子所卖，乃入见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修德报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杀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钱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国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虽不德耳，奈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论杀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长男竟持其弟丧归。至，其母及邑人尽哀之，唯朱公独笑，曰：“吾固知必杀其弟也！彼非不爱其弟，顾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与我俱，见苦，为生难，故重弃财。至如少弟者，生而见我富，乘坚驱良逐狡兔，岂知财所从来，故轻弃之，非所惜吝。前日吾所为欲遣少子，固为其能弃财故也。而长者不能，故卒以杀其弟，事之理也，无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丧之来也。”

故范蠡三徙，^{〔1〕}成名于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卒老死于陶，

故世传曰陶朱公。

【注释】〔1〕“范蠡三徙”，指范蠡由楚入越，佐句践称霸；离越赴齐；由齐至陶定居。“徙”，音x，迁移。

太史公曰：禹之功大矣，渐九川，〔1〕定九州，〔2〕至于今诸夏艾安。及苗裔句践，苦身焦思，终灭强吴，北观兵中国，以尊周室，号称霸王。句践可不谓贤哉！盖有禹之遗烈焉。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名垂后世。臣主若此，欲毋显得乎！

【注释】〔1〕“九川”，九条大河。有人说九川指弱、黑、河、沅、江、渭、淮、渭、洛。〔2〕“九州”，古代中国设置的九个州。通常指冀、豫、雍、扬、兖、徐、梁、青、荆。

译 文

越王句践，他的祖先是禹的后代，是夏后帝少康的庶子，被封在会稽，以祭祀和守护禹的宗庙。他们身刺花纹，头剪短发，斩草辟荒，在那里建立了城邑。这以后传了二十多代，到了允常。当允常在位的时候，与吴王阖庐因战争结下仇怨而互相征伐。允常死后，他的儿子句践即位，这就是越王。

元年，吴王阖庐听到越王允常去世的消息，便起兵征伐越国。越王句践派敢死的武士前去挑战，队伍排成三行，走到吴军阵地前，大叫一声就自杀了。正当吴军注意观看这一举动的时候，越军乘机突然袭击吴军。吴军在樵李这个地方被打败了，吴王阖庐也被箭射成重伤。阖庐临终的时候，告诫他的儿子夫差说：“一定不要忘记对越国的仇恨！”

三年，句践听说吴王夫差日夜练兵，准备报复越国，就打算在吴国尚未兴师时征伐他们。范蠡劝谏说：“不能这样做。我听说，兵器是不吉利的东西，战争是违反道义的行为，争斗是最坏的事情，企图违背道义，喜欢使用凶器，亲身去做坏事，是上天所不允许的，做这样的事是不会有好处的。”越王说：“我的决心已经下定了。”于是就发兵了。吴王闻讯后，全部出动精锐部队打击越军，在夫椒山把越军打败。越王只好带着残存的五千人马退守在会稽山上，吴王率兵追来并包围了越军。越王对范蠡说：“我因为没听你的劝告，所以弄到了这般地步，该怎么办呢？”范蠡回答说：“能够不骄傲自满的，就可以得到天助；能够使国家转危为安的，就可以得人心；能够简省节约的，就可以得地利。以谦卑的言辞给他们送去丰厚的礼品，如果还不肯讲和的话，就用你的身子去同他们换取妥协。”句践说：“好吧。”便命令大夫文种去到吴军营寨求和。文种跪在地上，一边匍匐一边叩头说：“大王的亡命之臣句践派属官文种向您手下的官员报告：句践请求做您的臣子，他的妻子做您的侍妾。”吴王准备答应文种的要求。伍子胥对吴王说：“天把越国赐给吴国，不要答应他们。”文种回来后，把上述情况报告给句践。句践绝望地想杀死妻子儿女，烧毁珍宝器物，孤注一掷去战死。文种劝阻句践说：“吴国太宰伯嚭贪财，可以用重利来诱使他帮忙。请让我单独秘密去见他。”于是，句践便让文种悄悄地把美女珠宝献给吴国太宰伯嚭。伯嚭接受了贿赂，就带文种去见吴王。文种顿首致礼后说：“希望大王宽赦句践的罪过，他将把所有的珍宝器物都献给您。如果不幸不能赦免的话，句践打算全部杀掉他的妻子儿女，烧毁所有珍宝，以仅有的五千人决一死战，那一定会有相应的结果。”伯嚭因而劝吴王说：“越国已经降服为臣子了，如果宽

赦了他们，这对我国是有利的。”吴王打算答应下来。伍子胥进谏道：“现在不灭越，以后一定要后悔。句践是贤明的国君，文种、范蠡是忠良的大臣，如果让他们返回越国，将会造成叛乱。”吴王不听伍子胥的劝谏，最终还是赦免了越国，停止作战返回吴国。

句践被围困在会稽山的时候，叹息说：“我难道就要死在这里了吗？”文种说：“商汤被桀囚禁在夏台，文王被纣囚禁在羑里，晋公子重耳亡命翟国，齐公子小白逃到莒国，最终都成就了王霸之业。由此看来，哪能一定就说不是是一种福气呢？”

吴国赦免了越国之后，越王句践回到越国，便苦身励志，发愤图强，在座旁悬挂一个苦胆，不论坐卧都能看到苦胆，吃饭时也要尝一尝苦胆，向自己发问：“你忘记会稽之耻了吗？”自己亲身躬耕，夫人也亲手纺织，不吃两种荤菜，不穿两种色彩的衣服，礼贤下士，优厚待客，赈济贫民，慰问遭丧人家，与百姓同甘共苦。句践想让范蠡治理国政，范蠡回答说：“在带兵打仗方面，文种不如我，但在能使国家安定，人民拥戴方面，我不如文种。”因此，句践就把国政全部交给文种大夫管理，而让范蠡与大夫柘稽去吴国作求和人质。两年后，吴国放回了范蠡。

句践从会稽返回已经七年，这期间他安抚官吏百姓，想以此向吴国复仇。大夫逢同进谏说：“国家刚刚经历流离失所之苦，现在才重新富足起来，如果现在就整治武备，吴国一定恐惧，一恐惧，战争的灾难就一定会降临。况且猎鹰在出击之前，必先隐蔽好自己。现在吴国向齐、晋两国兴兵，又同楚、越两国结下深怨。在天下威名赫赫，实际上对周王室形成了威胁，德行少而战功多，必然会过分矜傲。为越国着想，不如结交齐国，亲近楚国，随附晋国，而在外表却更尊重吴国。吴国野心膨胀，必然会轻易地发动战争。这就使我们把握时势，在三国伐吴之时，越国乘其疲困进攻，就可以攻克了。”句践说：“好。”过了二年，吴王准备征伐齐国，伍子胥进谏说：“不行。我听说句践不吃两样菜，与百姓同甘共苦。这个人不死，必然会成为我国的后患。吴国有越国存在，是腹心之疾，而齐国对于吴国来说，则不过是表面上的皮肤病。希望大王把齐国先放在一边，先讨伐越国。”吴王不听，于是便讨伐齐国，把齐国打败在艾陵，俘虏了高昭子和国惠子凯旋。回来后，吴王责备伍子胥，伍子胥说：“大王不要高兴！”吴王发怒，伍子胥打算自杀。吴王听说后制止了。越国大夫文种说：“我看吴王正处于骄傲自大的状态中，请试探一下，向他借粮，来观察一下他对越国有无戒心。”于是就向吴国请求借粮。吴王准备借给，伍子胥劝谏不要借给，吴王到底还是借给了越国，越国便暗自高兴。伍子胥说：“大王不听谏言，三年之后，吴国恐怕就要变成一片废墟了。”太宰伯嚭听说了此事，便在讨论越国问题时多次故意与伍子胥发生争执。因而向吴王进谗言诋毁伍子胥说：“伍员貌似忠厚，实际上是个心肠残忍的人，他连自己父兄的死活都不顾，难道还能顾及大王您吗？大王上次准备讨伐齐国，伍员横加阻拦，不久伐齐成功，他又反过来拿这件事来指责大王。大王如不防备伍员，伍员一定会作乱。”并同逢同一起谋划，向吴王进谗言。吴王起初不听，便派伍子胥出使齐国。后来听说他把儿子托付给齐国大夫鲍氏抚养，吴王大怒，说：“伍员果然在欺骗我！”伍子胥出使回来后，吴王派人赐给伍子胥属镂剑，让他自杀。伍子胥大笑说：“我使你父亲成就了霸业，我又拥立你为王，你最初把吴国分一半给我，我不接受就算了，现在反而听信谗言杀我。可叹呀！可叹呀！你孤家寡人是一定不能

独立长久的！”并且告诉来的人说：“一定要把我的眼睛取下来放在吴都东门上，我要看着越兵打进来！”从此，吴王让太宰嚭管理国政。

过了三年，句践叫来范蠡问道：“吴王已经杀了伍子胥，周围尽是些阿谀奉承的人，可以讨伐了吗？”回答说：“不行。”

到了第二年春天，吴王北上在黄池与诸侯会盟，吴国的精兵都随从吴王去了，只剩下老弱兵将和太子在国内留守。句践又问范蠡能否讨伐，范蠡说可以了。于是兴发水兵二千人，训练有素的士兵四万人，国君的禁卫部队六千人，担任各种职务的军官一千人，讨伐吴国。吴军战败，杀死了吴国太子。国内向吴王告急，吴王正在黄池与诸侯会盟，怕天下诸侯知道这件事，就把消息隐瞒下来。直到吴王在黄池与各国签订盟约后，才派人送厚礼去向越国求和。越国估计还一时不能够灭吴，便同吴国讲和了。

又过了四年，越国再次伐吴。吴国的士兵和百姓这时都已疲困不堪，精兵全都战死在齐晋两国。所以，越军大破吴军，并乘势驻军在吴国境内围困了吴军三年，吴军战败，越军又将吴王围困在姑苏之山。吴王派公孙雄光着上身，屈膝来到越王面前求和说：“罪臣夫差冒昧地向您陈述由衷之言，过去曾在会稽山得罪了您，夫差未曾敢违抗您的要求，让大王您平安地回国了。现在大王您即使举足诛杀罪臣，罪臣也一定服从。但我猜想您也能像会稽事件那样赦免我的罪过吧！”句践不忍心拒绝，打算答应他的要求。范蠡说：“会稽那次，天把越国赐给吴国，吴国不要。现在天把吴国赐给了越国，越国难道还要违背天意吗？况且大王您天天一清早就上朝理政，直到很晚才休息，难道不就是为了灭吴吗？筹划了二十二年，一下子就把机会放弃了，能甘心吗？而且天已经赐给了还不要，反过来就要受害。‘到山林中去砍伐做斧柄的材料，手里拿着的斧柄就是制作的榜样，不必远求。’您难道忘记了会稽山的灾难了吗？”句践说：“我想听从你的话，但我又不忍心拒绝那个使者。”范蠡便击鼓进军，说道：“大王已经把军政大权交给了我，使者赶快走，不然将受到惩罚。”吴国使者哭泣着离开了。句践动了恻隐之心，便派人对吴王说：“我将您安置在甬东，去做一百户人的君主。”吴王谢绝道：“我老啦，不能服侍大王了。”便自杀了。临死前遮住自己的脸说：“我没脸见伍子胥呀！”越王于是安葬了吴王，并杀掉了太宰伯嚭。

句践灭吴以后，便挥师北渡淮水，与齐、晋两国诸侯在徐州盟会，向周王室纳贡。周元王派人向句践赐胙，任命他为伯。句践离开徐州后，渡过淮水南归，把淮上一带割给楚国，把吴国过去侵占宋国的土地归还宋国，割给鲁国泗水东岸方圆百里。在那个时候，越国军队在长江和淮水以东畅行无阻，诸侯都来祝贺，号称句践为霸王。

范蠡在越王已成就霸业后便离开了越国，他从齐国捎给文种大夫一封信说：“飞鸟一旦被猎尽，猎人就要把良弓收藏起来了，狡猾的兔一旦被打死，猎狗就要被人烹食了。越王长得鸟嘴长脖颈，可以同他共患难，却不可以同他共享乐，你为什么还不离开他？”文种看了这封信，便称病不再上朝了。有人向句践进谗言说文种要作乱，越王便赐给文种一把剑说：“你教给我七条伐吴的计策，我只用了三条就把吴国打败了。那四条计策还在你那里，你为我跟着先王去试试它吧！”文种便自杀了。

句践去世后，他的儿子王鼯与即位。王鼯与去世后，他的儿子王不寿即位。王不寿去世后，他的儿子王翁即位。王翁去世后，他的儿子王之侯即位。王之侯去世后，他的儿子王无疆即位。

越王无疆在位期间，越国兴兵北向伐齐，西向伐楚，同中原各国争夺霸权。在楚威王即位的时候，越国北伐齐国，齐威王派人劝说越王：“越国如果不讨伐楚国，往大了说，不能为王，往小了说，不能称伯。猜度越国之所以不讨伐楚国成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取得同晋的结盟。韩、魏本来就不打算进攻楚国。韩国如果攻楚，就会损兵折将，而且叶与阳翟两地就危险了。魏国如果攻楚，也会损兵折将，那么陈与上蔡就不稳定了。所以说，即便是二晋追随越国，也达不到去为越国攻楚而损兵折将的程度，不会效汗马之劳。那么，越国如此看重同晋的盟约是为什么呢？”越王说：“要求晋与我们结盟，并不是让他们去交兵作战，更谈不上攻城围邑了。只希望魏国把兵驻扎于大梁城下，希望齐国出兵在南阳莒地一带演习，并屯兵于常、郟二地的边境。这样威慑的结果，将使楚国方城之将不敢南下伐越，淮河之间的楚兵不敢向东伐齐，对越国形成威胁。楚国的商、於、析、郟、宗胡等地以及夏路以西，就不足以抵御秦国，江南、泗上就不足以对抗越国了。齐、秦、韩、魏等国从楚分得利益，这就使二晋不经攻战而分得土地，不加耕耘而有收获。但魏、韩两国不做这些事，却在黄河、华山一带征战，来为齐秦两国所利用，我们所寄希望的人竟如此失策，想以此来称王称霸又怎么谈得到呢？”齐国的使者说：“越国没有灭亡真是万幸呀！我不认为那种像转动眼珠一样运用智慧，能看得见毫毛却看不见睫毛是值得看重的。现在大王知道晋的失策所在，对越国的失误却自己没有察觉。这就是刚才我用眼睛所作的比喻。大王所期待晋的，既不是让他们效汗马之劳，又不是与越国军队结成同盟，只是希望他们来分散牵制楚国的兵力。现在楚国的兵力已经分散了，还有什么期待于晋的呢？”越王问道：“为什么这样说？”回答说：“楚国屈、景、昭三姓大夫布置九军，北围曲沃、於中，一直到无假之关，共有三千七百里；景翠大夫的军队屯集在北面鲁、齐、南阳等处，兵力分散还有比这更大的吗？况且大王所冀求的是使晋楚相斗，晋楚如果不互相征伐，越国就不起兵，这是只知二五，而不知一十。这样好的时机不进攻楚国，我由此知道越国是大不足以称王，小不足以称伯的。再说，雒、庞、长沙等地是楚国的粮食产地，竟陵泽一带是楚国的木材产地，越国如果寻找机会用兵打通无假之关，那么这四邑就不能向楚国郢都进贡粮草物资了。我听说图谋称王而没达到，至少也可以称伯。然而不能称伯的原因，是由于策略上的失误。因此希望大王调转兵锋，进攻楚国。”于是，越国便放弃进攻齐国，转而征伐楚国。楚威王兴兵反攻越国，把越军打得大败，杀死了越王无疆，全部夺得了吴国旧地，一直达到浙江，北面在徐州击败齐国军队，而越国从此也散亡了。许多王室子孙争抢继位，有的称王，有的称君，在靠近长江以南的海滨居住，臣服朝拜于楚国。

以后过了七代，到了闽君摇，协助诸侯灭秦，汉高祖又把摇封为越王，来延续越国的后代。东越、闽君，都是他的后裔。

范蠡为越王句践服务，苦身励志，竭尽全力，与句践共同深筹远谋了二十余年，终于灭掉了吴国，报了会稽之耻。然后挥师北渡淮水，兵临齐、晋，在中原发号施令，来尊崇周王室，句践由此称霸中原，而范蠡也被称作上将军。返回越国之后，范蠡认为负有过大的名声，难以同句践长期相处。况且句践的为人，是可以与他共患难，难以同他共安乐。因此，向句践与信告辞说：“我听说主上忧虑，臣子应当替主上承担；主上被侮辱，臣下应当替主上去死。过去大王在会稽受辱，我之所以不死的原因，就是为了有今天。现

在既然已经雪耻，我请求让我为大王曾受侮辱而死。”句践说：“我将同你分割国土，每人都有一份。你不同意这样做的话，我就杀了你。”范蠡说：“君王发布命令，臣下按照君王的旨意行事。”于是就装上他的细软珠宝，独自同他手下的人一起乘船渡海走了，始终没有返回。于是句践降诏分封会稽山作为供奉范蠡的城邑。

范蠡渡海来到齐国，改变了姓名，自称叫鸱夷子皮，在海滨耕耘，亲自尽力劳作，父子整治家产。过了不久，就达到了数十万的家业。齐国人听了他的贤明名声，就推他为丞相。范蠡喟然感叹道：“居家治产就获得千金，做官就达到了卿相，这是一个老百姓的顶点了。长期享有尊崇的名声，这是不祥之兆。”于是就归还了相印，把他的财产都分散出去，分送给知己的朋友和邻里乡亲，然后带着贵重的东西，悄悄地离去了，定居在陶地。范蠡认为这个地方是天下的中心，经商贸易的途径多，在这里谋生可以致富。于是自称陶朱公，再次苦身励志，父子同耕垄亩，牧养牲畜。把卖价低的东西先贮存起来，等到市场缺乏时卖出去，来争取获得十分之一的余利。过了没多久，就获得了亿万资产。天下人都称道陶朱公。

朱公住在陶地的时候，生了小儿子。当小儿子长大的时候，朱公的二儿子因杀人被囚禁在楚国。朱公说：“杀人偿命，理当如此。但我听说家有千金的孩子，可以不在大庭广众的市场上被处死。”便告诉他的二儿子前去探视。并拿不显眼的粗糙器具装了千镒黄金，用一辆牛车拉着。准备打发他的二儿子去的时候，朱公的大儿子非要去不可。朱公不让，大儿子说：“家中长子可以称得上是管家，现在弟弟获罪，大人不派兄长去，而让小弟弟去，这是因为我不好呀！”于是就要自杀。他的母亲发话了：“现在让小儿子去，也不见得就能救活二儿子，但却白白地叫大儿子丧了命，如何是好？”朱公没办法，只好让大儿子去了，并写了一封信让他带给旧日的朋友庄生，嘱咐道：“到了那里就把这一千金交给庄生，他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千万小心不要同他争辩！”大儿子上路了，还私下带了几百镒金。

到了楚国，见到庄生家的房子靠近城墙，需要拨开荒草才能走到门口，生活很贫困。大儿子按照他父亲所说的拿出信件，把千金交给庄生，庄生说：“你快走吧，切勿逗留；即使你弟弟被释放了，也不要问是为什么。”大儿子离开后，没再拜访庄生，却私自逗留在楚国。用他私下带来的那部分钱来贿赂楚国当权的贵族。

庄生尽管住在穷巷，但以廉洁正直闻名国内，从楚王以下都把他尊奉为老师。当朱公给他送钱的时候，他并没有意接受，打算事成之后再还给朱公，表明信誉。所以收到钱的时候，对他的妻子说：“这是朱公的钱，就像有病不能预测什么时候好一样，以后说不上什么时候要奉还给他，请不要动用。”但朱公的大儿子不知道庄生的意图，认为把钱交给庄生没什么用。

庄生寻机入宫拜见楚王，说某个星宿出现在某个位置上，这对楚国有害。楚王向来相信庄生的话，就问：“现在对它怎么办？”庄生说：“只有用恩德才能消除灾难。”楚王说：“庄生放心吧，我将行德政。”楚王便派使者密封了贮存各种钱币的府库。楚国的那个当权的贵族惊喜地告诉朱公的长子说：“楚王将要进行赦免了。”问道：“从何说起呢？”回答说：“每次楚王临行赦免以前，总要密封金库，以免有人乘机抢劫。昨天傍晚楚王派人去密封金库了。”朱公长子认为既然赦免，弟弟自然会被释放，而那么多的钱白白扔到庄生那里了，没起什么作用。就去见庄生，庄生惊讶地问：“你

没有走呀？”朱公长子说：“本来就没走，开始是为了照顾弟弟，弟弟现在人们都说要被自行赦免，所以来向先生辞行。”庄生明白他的用意是想再要回那笔钱，就说：“你自己进屋里把钱拿走。”朱公长子就自己进握把钱拿走了，并且一个人暗自得意。

庄生对被后生小子愚弄很羞恼，便进宫拜见楚王说：“我上次说了某星宿不祥一事，大王说要行德政来改变它，现在我在外面走，路上纷纷议论陶地富翁朱公的儿子因杀人被监禁在楚国，而他家里多次拿钱来贿赂大王手下的大臣，因此认为大王不是为了挽救楚国才大赦的，而是因为朱公儿子的缘故。”楚王大怒，说道：“我虽然无德，但怎么会单单因为朱公儿子的缘故而施恩呢？”就下令杀了朱公的儿子，第二天便发布了大赦令。朱公长子最后是带着弟弟的丧讯而归。

回家后，他母亲和乡里人都很悲伤。唯独朱公笑着说：“我本来就知道他一定是会使他弟弟丧命的。他并不是不爱他的弟弟，只是因为有不忍割舍的东西。这是因为他从小就同我一起受苦，为生计所窘迫，所以把破财看得很重。至于他的小弟弟，一生下来就处于我富裕的时候，乘着坚固的车子，驾驭良马，追逐狡兔，哪知道钱是从哪来的，所以会轻易舍弃，一点也不吝惜。最初我之所以想派小儿子去，就是因为他能轻易舍财的缘故。而长子却做不到这一点，致使最终使弟弟丧了命。事情必然会发展到这一步，没有什么可悲伤的，我白天晚上本来就是在等待着这个丧讯的到来呢！”

所以说，范蠡三次迁徙，在天下成了名，并非仅仅是避名离开而已，所到一处，又一定会在那里成名。最后在陶地老死，所以世人相传叫他陶朱公。

太史公说：禹的功绩很大呀，疏导九川，安定九州，直到今天中原太平无事。到了他的后代句践，苦身励志，终于消灭了强大的吴国，北上陈兵中原，来尊崇周王室，被称为霸主，句践能说不贤明吗？大概在他身上还存有禹的遗风余烈吧！范蠡三迁都获得了荣耀的声名，名垂后世。臣子君主如果像他们这样，即便自己不想显赫，难道可能吗？

史记卷四十二 郑世家第十二

李解民 注译

郑桓公友者，周厉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1〕}宣王立二十二年，^{〔2〕}友初封于郑。^{〔3〕}封三十三岁，^{〔4〕}百姓皆便爱之。^{〔5〕}幽王以为司徒。^{〔6〕}和集周民，^{〔7〕}周民皆说，^{〔8〕}河、雒之间，^{〔9〕}人便思之。为司徒一岁，幽王以褒后故，^{〔10〕}王室治多邪，诸侯或畔之。^{〔11〕}于是桓公问太史伯曰：^{〔12〕}“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13〕}太史伯对曰：“独雒之东土，^{〔14〕}河、济之南可居。”^{〔15〕}公曰：“何以？”^{〔16〕}对曰：“地近虢、郟，^{〔17〕}虢、郟之君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为司徒，民皆爱公，公诚请居之，^{〔18〕}虢、郟之君见公方用事，轻分公地。公诚居之，虢、郟之民皆公之民也。”公曰：“吾欲南之江上，^{〔19〕}何如？”^{〔20〕}对曰：“昔祝融为高辛氏火正，^{〔21〕}其功大矣，而其于周末有兴者，楚其后也。^{〔22〕}周衰，楚必兴。兴，非郑之利也。”公曰：“吾欲居西方，何如？”对曰：“其民贪而好利，难久居。”公曰：“周衰，何国兴者？”对曰：“齐、^{〔23〕}秦、^{〔24〕}晋、^{〔25〕}楚乎！夫齐，姜姓，伯夷之后也，^{〔26〕}伯夷佐尧典礼。^{〔27〕}秦，嬴姓，伯翳之后也，^{〔28〕}伯翳佐舜怀柔百物。^{〔29〕}及楚之先，皆尝有功于天下。而周武王克纣后，^{〔30〕}成王封叔虞于唐，^{〔31〕}其地阻险，以此有德与周衰并，^{〔32〕}亦必兴矣。”桓公曰：“善。”于是卒言王，东徙其民雒东，而虢、郟果献十邑，^{〔33〕}竟国之。

【注释】〔1〕“周厉王”，姬姓，名胡，周夷王之子，死于公元前八二八年。详见本书《周本纪》。“周宣王”，姬姓，名静（一作“靖”），周厉王之子，公元前八二七年——前七八二年在位。详见本书《周本纪》。“庶弟”，父妾所生之弟。本书《十二诸侯年表》及《汉书·地理志》作“母弟”。〔2〕“宣王立二十二年”，即公元前八六年。郑桓公于此年即位，至周幽王十一年（即公元前七七一年）死，共在位三十六年。〔3〕“郑”，宗周王畿邑名，在今陕西华县东。或谓在今陕西凤翔东南。〔4〕“三十三岁”，即公元前七七四年。别本或作“二十三岁”。〔5〕“便”，音 pi2n，适宜，安适。〔6〕“幽王”，即周幽王，名宫涅（“涅”，音 sh5ng），一作宫涅（“涅”，音 niè），周宣王之子，公元前七八一年——前七七一年在位。详见本书《周本纪》。“司徒”，官名，西周金文中早、中期常写作“土”，王朝内服官，掌管人口土地、农业生产、征发徭役。〔7〕“集”，通“辑”，和协，安定。“和集”，团结安抚。“周”，此指宗周（即镐京，在今陕西长安西北）王畿之地。〔8〕“说”，通“悦”，喜悦，高兴。〔9〕“河”，黄河。这里指今陕西风陵渡至河南温县这一段黄河。“雒”，水名，即今河南境内的洛河。源出陕西华山南麓，东南流经河南卢氏折向东北，到巩县洛口以北入黄河。“河、雒之间”，指黄河与雒水之间的地域，即西周东都成周（即雒邑，在今河南洛阳）王畿之地。〔10〕“褒”，国名，姒姓，在今陕西勉县东。“褒后”，即褒姒，褒国之女。公元前七七九年褒国把她进献给周天子，受到周幽王宠幸，不久申后被废黜，褒姒立为后，故称褒后。公元前七七一年申侯联合缙、犬戎发难，杀死幽王，虜获褒姒。〔11〕“或”，有，有的。“畔”，通“叛”，背叛，叛离。〔12〕“太史”，官名，亦常

写作“大史”，王朝内服官，职掌起草文书，策命诸侯卿大夫，记载国事，编撰史书，管理典籍，天文历法，祭祀等。“太史伯”，本书《周本纪》作“太史伯阳”。〔13〕“予”，余，我。“安”，哪里，怎样。〔14〕“雒”，雒邑，周成王时周公主持营建，为西周东都；周平王东进，正式定都于此。在今河南洛阳洛水北岸。或谓雒指雒水，亦通。〔15〕“济”，水名，发源于今河南济源西王屋山，这里指济水入黄河后又从河南荥阳北分出的河南一段，今已无存。〔16〕“何以”，以何，为什么。〔17〕“虢”，音 guó，国名，亦称东虢，姬姓，始封君为周文王之弟虢叔（一说为虢仲），公元前七六七年被郑国所灭。在今河南荥阳东北。“郕”，音 kuài，国名，亦称“桧”、“会”、“佷”，西周所封诸侯国，姬姓，相传是祝融的后裔，公元前七六九年被郑国所灭。在今河南密县东南、新郑西北。〔18〕“诚”，果真，如果。〔19〕“之”，往，去。“江”，长江。〔20〕“何如”，即“如何”，怎么样。〔21〕“祝融”，传说中的楚人祖先，名重黎，帝颡顼高阳之后，为帝啻高辛火正，因有功绩，被命名祝融。详见本书《楚世家》。“高辛氏”，即帝啻，传说中的古帝王，为黄帝曾孙，继颡顼之帝位，生子尧。详见本书《五帝本纪》。“火正”，官名，掌管火政。〔22〕“楚”，国名，芈姓，西周时立国于荆山一带，周成王时其君熊绎正式受封，建都丹阳（今湖北秭归东南）。西周末年，疆土扩展到长江中游。春秋初徙都于郢（今湖北江陵西北纪南城），在与邻国的兼并战争中，疆域不断扩大。至战国初，已有今四川东部、湖北全部、湖南东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北部、陕西东南角，河南南边、江苏淮北的中部。公元前二二三年被秦国所灭。〔23〕“齐”，国名，姜姓，开国君主是吕尚，周武王灭商后所封，在今山东北部，建都营丘（后称临淄，在今山东淄博东北）。春秋初期齐桓公成为霸主。疆域拓展到山东东部、河北南部。春秋末年君权逐渐为大臣陈氏（即田氏）所夺。公元前三八六年周安王承认田和为齐侯。公元前二二一年被秦国所灭。〔24〕“秦”，国名，嬴姓，相传是伯益的后代。周孝王封其先人非子于秦（今甘肃张家川东，或说今陕西宝鸡东）。周平王东迁，秦襄公护送有功被周封为诸侯。春秋时建都雍（今陕西凤翔东南）。战国时秦孝公迁都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公元前二二一年秦王政统一六国。公元前二〇六年被刘邦率领的起义军所灭。〔25〕“晋”，国名，姬姓，始封君为周成王之弟叔虞，在今山西西南部，建都于唐（今山西翼城西）。春秋时晋文公继齐桓公之后称霸。疆土逐渐扩展到山西大部、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和陕西一角。战国初叶为韩、赵、魏三家瓜分。公元前三六九年国灭祀绝。〔26〕“伯夷”，相传为尧、舜之臣，任秩宗，职掌礼仪制度，是姜姓的先祖。〔27〕“尧”，传说中的帝王。名放勋，陶唐氏，亦称唐尧，传位于舜。“典”，主管，执掌。〔28〕“伯翳”，或作伯益，相传为尧、舜之臣，任虞，职掌山林沼泽，是嬴姓的先祖。〔29〕“舜”，传说中的帝王。名重华，有虞氏，亦称虞舜，传位于禹。详见本书《五帝本纪》。“怀柔”，安抚，调理。〔30〕“周武王”，姬姓，名发，继承其父文王遗志，推翻商朝，建立西周王朝，都于镐（今陕西西安西南）。详见本书《周本纪》。“纣”，音 zhòu，一作受，亦称帝辛，商朝末代君主，在牧野（今河南淇县西南）之战中，兵败自焚。详见本书《殷本纪》。〔31〕“成王”，即周成王，姬姓，名诵，周武王之子，曾大封诸侯。详见本书《周本纪》。“叔虞”，周武王之子，周成王之弟，成王封他于唐，为晋国始封君。详见本书《晋世家》。“唐”，古国名，祁姓，相传是尧的

后裔，被周公所灭。周成王封其弟叔虞于此，成为晋国的发祥地。在今山西翼城西。〔32〕“周衰”别本或作“衰周”。〔33〕“十邑”，或据《国语·郑语》史伯之言以十邑为虢、郟、鄆、蔽、补、丹、依、历、莘，实不可信。当指虢、郟所属的十个邑。

二岁，〔1〕犬戎杀幽王于骊山下，〔2〕并杀桓公。郑人共立其子掘突，〔3〕是为武公。〔4〕

【注释】〔1〕“二岁”，指郑桓公为司徒的第二年，当周幽王十一年，即公元前七七一年。〔2〕“犬戎”，古部族名，为戎的一支。活动于宗周西北部的泾、渭流域（今陕西彬县、岐山一带），是周朝西方的主要劲敌。“骊山”，在今陕西临潼东南。〔3〕“掘突”，或作“滑突”。〔4〕“武公”，即郑武公，继任其父之职，为周王室司徒，公元前七七一年——前七四四年在位。

武公十年，〔1〕娶申侯女为夫人，〔2〕曰武姜。生太子寤生，〔3〕生之难，及生，夫人弗爱。后生少子叔段，段生易，夫人爱之。二十七年，武公疾。夫人请公，欲立段为太子，公弗听。是岁，武公卒，寤生立，是为庄公。〔4〕

【注释】〔1〕“武公十年”，即公元前七六一年。〔2〕“申”，国名，姜姓，相传为伯夷之后，在今陕西、山西间。周宣王时有一部分东迁，分封于谢（今河南南阳），建立申国。春秋初被楚国所灭。〔3〕“寤”，音 wù，通“悟”，逆。“寤生”，据说太子出生时足先出，跟一般顺产儿头先出正好相反，属难产，故给太子取名寤生。〔4〕“庄公”，即郑庄公，公元前七四三年——前七二一年在位。

庄公元年，封弟段于京，〔1〕号太叔。祭仲曰：〔2〕“京大于国，〔3〕非所以封庶也。”〔4〕庄公曰：“武姜欲之，我弗敢夺也。”段至京，缮治甲兵，〔5〕与其母武姜谋袭郑。〔6〕二十二年，段果袭郑，武姜为内应。庄公发兵伐段，段走。伐京，京人畔段，段出走鄆。〔7〕鄆溃，段出奔共。〔8〕于是庄公迁其母武姜于城颖，〔9〕誓言曰：“不至黄泉，〔10〕毋相见也。”居岁余，已悔思母。颖谷之考叔有献于公，〔11〕公赐食。考叔曰：“臣有母，请君食赐臣母。”庄公曰：“我甚思母，恶负盟，〔12〕奈何？”考叔曰：“穿地至黄泉，则相见矣。”于是遂从之，见母。

【注释】〔1〕“京”，郑国都邑名，在今河南荥阳东南。〔2〕“祭仲”，名足，亦称祭足、祭仲足，原为祭邑封人，后得到郑庄公宠信，任卿。以祭为其食邑，祭在今河南中牟，因以为氏。死于公元前六八二年。“祭”，音 zhài。〔3〕“国”，国都，此指郑国国都。〔4〕“庶”，此指嫡长子之外的子弟，即段。〔5〕“缮”，音 shàn，修缮，整治。〔6〕“郑”，郑国国都，在今河南新郑。〔7〕“鄆”，音 y n，郑国邑名，在今河南鄆陵西北。原为妘姓之国，被郑武公所灭。〔8〕“共”，音 g ng，国名，即西周时共伯和之封国，在今河南辉县。此后不久被卫国所灭。〔9〕“城颖”，郑国邑名，在今河南临颖西北。〔10〕“黄泉”，古人以地为黄色，泉在地下，故称黄泉。此指地下的墓穴。〔11〕“颖谷”，郑国地名，在今河南登封西。“考叔”，亦称颖考叔，此时为颖谷封人。公元前七一二年在伐许战斗中被郑大夫公孙阙冷箭射死。〔12〕“恶”，音 wù，厌恶。

二十四年，宋繆公卒，〔1〕公子冯奔郑。〔2〕郑侵周地，取禾。〔3〕二

十五年，卫州吁弑其君桓公自立，〔4〕与宋伐郑，以冯故也。二十七年，始朝周桓王。〔5〕桓王怒其取禾，弗礼也。二十九年，庄公怒周弗礼，与鲁易祊、许田。〔6〕三十三年，宋杀孔父。〔7〕三十七年，庄公不朝周，周桓王率陈、蔡、虢、卫伐郑。〔8〕庄公与祭仲、高渠弥发兵自救，〔9〕王师大败。祝瞻射中王臂。〔10〕祝瞻请从之，郑伯止之，曰：“犯长且难之，〔11〕况敢陵天子乎？”〔12〕乃止。夜令祭仲问王疾。

【注释】〔1〕“宋”，国名，子姓，始封君为商纣王庶兄微子启，周公平定武庚叛乱后，将商旧都周围地区封给他，建都商丘（今河南商丘南），约有今河南东南部及其与山东、江苏、安徽之间的部分土地。公元前二八六年被齐国所灭。“宋繆公”，亦作宋穆公，名和，宋武公之子，宋宣公之弟，公元前七二八年——前七二二年在位。详见本书《宋微子世家》。〔2〕“公子冯”，亦作公子憑，宋繆公之子。宋繆公临终前遗嘱立其兄宣公之子与夷为君，令公子冯出居于郑，所以宋繆公卒而公子冯奔郑。后公子冯回国即位，是为宋庄公，公元前七一年——前六九二年在位。详见本书《宋微子世家》。

〔3〕“郑侵周地，取禾”，据《左传》隐公三年，此年四月郑祭仲帅师取周畿内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4〕“卫”，国名，姬姓，始封君为周武王弟康叔，周公平定武庚叛乱后，将商旧都地区及殷民七族封给他，建都朝歌（今河南淇县），约有今河南北部、山东西南部。春秋起国势渐衰。公元前二五四年被魏国所灭。后一度复国，公元前二九年被秦国所灭。“州吁”，卫庄公宠妾所生之子，卫桓公异母弟，杀桓公自立，翌年被卫人所杀。“桓公”，即卫桓公，名完，卫庄公之子，母戴妫，公元前七三四年——前七一九年在位。详见本书《卫康叔世家》。〔5〕“周桓王”，名林，周平王之孙，其父泄父（为平王太子，因早死而未即位），公元前七一九年——前六九七年在位。详见本书《周本纪》。〔6〕“鲁”，国名，姬姓，始封君为周公旦之子伯禽，在今山东西南部，建都曲阜（今山东曲阜）。春秋末公室为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三家所瓜分。公元前二五六年被楚国所灭。“祊”，音 b5ng，或作“邴”，邑名，郑国祭祀泰山的汤沐邑，在今山东费县东南。“许田”，邑名，鲁君朝见周天子时的朝宿之邑，在今河南许昌东南。按祊和许田均为周王室所赐，郑庄公擅自将祊与鲁国许田对换，一方面出于地理远近的考虑，另一方面借此表示对周王朝的蔑视，以发泄因周桓王不以礼遇而产生的怒气。〔7〕“孔父”，名嘉，宋宗室之后，为孔丘祖先，任宋大司马。“宋杀孔父”，孔父之妻美艳，宋太宰华督为夺到手而谋杀孔父。按此事本书《十二诸侯年表》、《卫康叔世家》、《宋微子世家》和《左传》均系于郑庄公三十四年，惟本书《管蔡世家》同此。〔8〕“陈”，名国，妫姓，开国君主胡公满，相传是舜的后裔，周武王灭商后所封。建都宛丘（今河南淮阳），有今河南东部和安徽一部。公元前四七九年被楚国所灭。“蔡”，国名，姬姓，开国君主是周武王之弟叔度，周武王灭商后所封，后叔度随同武庚反叛，为周公所逐，改封其子蔡仲胡，建都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有今河南东南部分地。春秋时屡遭楚国侵伐而多次迁徙。公元前四四九年被楚国所灭。〔9〕“高渠弥”，亦作高渠眯，为郑庄公卿。〔10〕“祝瞻”，亦作祝聃，郑国大夫。“瞻”，音 d1n。〔11〕“难”，音 nuó，通“𡗗”，恐惧。〔12〕“陵”，欺陵，欺侮。

三十八年，北戎伐齐，〔1〕齐使求救，郑遣太子忽将兵救齐。〔2〕齐釐

公欲妻之，〔3〕忽谢曰：〔4〕“我小国，非齐敌也。”〔5〕时祭仲与俱，劝使取之，〔6〕曰：“君多内宠，〔7〕太子无大援将不立，三公子皆君也。”所谓三公子者，太子忽，其弟突，〔8〕次弟子亶也。〔9〕

【注释】〔1〕“北戎”，古族名，活动于今河南、山西间的太行山脉一带。或谓即由戎，又称无终，在今河北北部。〔2〕“太子忽”，郑庄公之太子，即郑昭公，公元前六九六年——前六九五年在位。〔3〕“齐釐公”，亦作齐僖公，名禄甫（一作禄父），齐庄公之子，公元前七三年——前六九八年在位。详见本书《齐太公世家》。“妻”，音 qì，以女嫁人。〔4〕“谢”，谢绝，推辞。〔5〕“敌”，匹敌、匹配。〔6〕“取”，通“娶”。〔7〕“内宠”，宫内宠幸的姬妾。〔8〕“突”，即郑厉公，公元前七年——前六九七年、公元前六七九年——前六七三年在位。〔9〕“子亶”，公元前六九四年在位，无谥。亶，音 w7i。

四十三年，郑庄公卒。初，祭仲甚有宠于庄公，庄公使为卿；〔1〕公使娶邓女，〔2〕生太子忽，故祭仲立之，是为昭公。

【注释】〔1〕“卿”，周王朝和诸侯各国官爵系列中级别最高的一个等级。〔2〕“邓”，古国名，曼姓，在今湖北襄樊北，一说疆域到达今河南邓县，公元前六七八年被楚国所灭。

庄公又娶宋雍氏女，〔1〕生厉公突。雍氏有宠于宋。宋庄公闻祭仲之立忽，乃使人诱召祭仲而执之，曰：“不立突，将死。”亦执突以求赂焉。祭仲许宋，与宋盟，以突归，立之。昭公忽闻祭仲以宋要立其弟突，〔2〕九月丁亥，忽出奔卫。己亥，突至郑，立，是为厉公。

【注释】〔1〕“雍氏”，姁姓，相传是黄帝子孙的后裔，时为宋国有权势的大夫。〔2〕“要”，音 yào，要挟，威胁。

厉公四年，〔1〕祭仲专国政，厉公患之，阴使其嬖雍纠欲杀祭仲。〔2〕纠妻，祭仲女也，知之，谓其母曰：“父与夫孰亲？”母曰：“父一而已，人尽夫也。”女乃告祭仲，祭仲反杀雍纠，戮之于市。〔3〕厉公无奈祭仲何，〔4〕怒纠曰：“谋及妇人，死固宜哉！”夏，厉公出居边邑栢。〔5〕祭仲迎昭公忽。六月乙亥，复入郑，即位。

【注释】〔1〕“厉公四年”，即公元前六九七年。〔2〕“嬖”，女儿的丈夫。〔3〕“戮”，陈尸，将尸体示众。“市”，市朝，为众人集会之处。〔4〕“无奈祭仲何”，不能把祭仲怎么样，即对祭仲没有什么办法的意思。〔5〕“栢”，音 lì，郑国邑名，在今河南禹县。

秋，郑厉公突因栢人杀其大夫单伯，〔1〕遂居之。诸侯闻厉公出奔，伐郑，弗克而去。宋颇予厉公兵，自守于栢，郑以故亦不伐栢。〔2〕

【注释】〔1〕“因”，凭借，利用。“单伯”，亦作檀伯，为郑国栢邑大夫。本书仅见此。〔2〕“郑”，指郑昭公忽。

昭公二年，〔1〕自昭公为太子时，父庄公欲以高渠弥为卿，太子忽恶之，庄公弗听，卒用渠弥为卿。及昭公即位，惧其杀己。冬十月辛卯，渠弥与昭公出猎，射杀昭公于野。祭仲与渠弥不敢入厉公，乃更立昭公弟子亶为君，是为子亶也，无谥号。〔2〕

【注释】〔1〕“昭公二年”，即公元前六九五年。〔2〕“谥号”，人死后根据其生前行迹给予的称号，春秋时代，天子、诸侯及一些卿大夫皆有谥号。“谥”，音 shì。

子亶元年七月，〔1〕齐襄公会诸侯于首止。〔2〕郑子亶往会，高渠弥相，〔3〕从，祭仲称疾不行。所以然者，子亶自齐襄公为公子之时，尝会斗，相仇，及会诸侯，祭仲请子亶无行。子亶曰：“齐强，而厉公居栾，即不往，〔4〕是率诸侯伐我，内厉公。〔5〕我不如往，往何遽必辱，〔6〕且又何至是！”卒行。于是祭仲恐齐并杀之，故称疾。子亶至，不谢齐侯，〔7〕齐侯怒，遂伏甲而杀子亶。〔8〕高渠弥亡归，〔9〕归与祭仲谋，召子亶弟公子婴于陈而立之，〔10〕是为郑子。是岁，齐襄公使彭生醉拉杀鲁桓公。〔11〕

【注释】〔1〕“子亶元年”，即公元前六九四年。〔2〕“齐襄公”，名诸儿，齐釐公之子，公元前六九七年——前六八六年在位。详见本书《齐太公世家》。“首止”，一作首戴，卫国邑名，在今河南睢县东南。〔3〕“相”，音 xiàng，辅佐，辅助。古代举行朝觐、盟会、飨宴、祭祀等礼仪盛典时，有襄助的人，称为相。〔4〕“即”，倘若，如果。〔5〕“内”，音 nà，通“纳”，纳入，送纳。〔6〕“遽”，音 jù，遂，就。〔7〕“谢”，认错，道歉。〔8〕“甲”，用皮革或金属制成的护身衣。这里指服甲的武士。〔9〕“高渠弥亡归”，按《左传》桓公十八年谓高渠弥被齐人车裂。〔10〕“公子婴”，《左传》庄公十四年作子仪，《汉书·古今人表》作郑子婴齐，公元前六九三——前六八二年在位。〔11〕“彭生”，亦称公子彭生，齐国力士，杀鲁桓公后不久，即被当作替罪羊处死。“拉”，摧折，折断。据《春秋公羊传》庄公元年，指折断肋骨。“鲁桓公”，名轨（一作允），鲁惠公之子，鲁隐公异母弟，公元前七一年——前六九四年在位。详见本书《鲁周公世家》。

郑子八年，〔1〕齐人管至父等作乱，〔2〕弑其君襄公。十二年，宋人长万弑其君湣公。〔3〕郑祭仲死。

【注释】〔1〕“郑子八年”，即公元前六八六年。〔2〕“管至父”，齐国大夫。他和大夫连称奉君命戍守葵丘，戍期已过，无人更替，便勾结公室公孙无知发难，杀死齐襄公，扶立公孙无知为君，旋即事败身死。〔3〕“长万”，亦称南宫长万，氏南宫，名万，字长；又称宋万，宋国大夫，强壮有力。因与国君有隙而杀死宋湣公，出奔陈国。后陈国应宋请求设计遣返，被宋人所杀。“宋湣公”，亦作宋愍公、宋闵公，名捷（一作接），宋庄公之子，公元前六九一年——前六八二年在位。详见本书《宋微子世家》。

十四年，故郑亡厉公突在栾者使人诱劫郑大夫甫假，〔1〕要以求入。假曰：“舍我，我为君杀郑子而入君。”厉公与盟，乃舍之。六月甲子，假杀郑子及其二子而迎厉公突，突自栾夏入即位。初，内蛇与外蛇斗于郑南门中，内蛇死。居六年，厉公果复入。入而让其伯父原曰：〔2〕“我亡国外居，伯父无意入我，亦甚矣。”原曰：“事君无二心，人臣之职也。原知罪矣。”遂自杀。厉公于是谓甫假曰：“子之事君有二心矣。”遂诛之。假曰：“重德不报，诚然哉！”

【注释】〔1〕“故郑”，指原先居住在郑国国都的人。“甫假”，亦作甫瑕、傅瑕。〔2〕“让”，责备，谴责。“原”，即原繁，郑国公室，其先人于郑桓公立国时即为大夫。

厉公突后元年，〔1〕齐桓公始霸。〔2〕

【注释】〔1〕“厉公突后元年”，郑厉公复位元年，即公元前六七九年。〔2〕“齐桓公”，名小白，齐釐公之子，齐襄公之弟，公元前六八五年——

前六四三年在位。详见本书《齐太公世家》。

五年，燕、卫与周惠王弟颓伐王，〔1〕王出奔温，〔2〕立弟颓为王。六年，惠王告急郑，厉公发兵击周王子颓，弗胜，于是与周惠王归，王居于栎。七年春，郑厉公与虢叔袭杀王子颓而入惠王于周。〔3〕

【注释】〔1〕“燕”，亦作匭、郕，国名，姬姓，始封君为召公奭，周武王灭商后所封，都于蓟（今北京西南隅），约有今河北北部和辽宁西端之地。公元前二二二年被秦国所灭。也称北燕，以别于在今河南延津东北姞姓之燕（又称南燕）。按《左传》庄公十九年杜预《集解》以此燕为南燕。“周惠王”，名阍，一作毋凉，周釐王之子，公元前六七六年——前六五二年在位。详见本书《周本纪》。“颓”，又称子颓、王颓、王子颓，周庄王妾王姚之子，周釐王之庶弟，得到庄王宠爱，公元前六七五年被部分反对周惠王的大臣拥立为王，公元前六七三年被前来攻伐的郑、虢之兵杀死。按颓为周惠王叔父，此谓弟，误。〔2〕“温”，国名，周武王时苏忿生受封都于此，在今河南温县西南。按《左传》庄公十九年载奔温者为颓，而非周惠王。〔3〕“虢叔”，名醜，亦称虢公醜，虢国（北虢）国君，为周王卿士，虢公林父之子。或谓此虢叔即虢公林父。

秋，厉公卒，子文公踧立。〔1〕厉公初立四岁，亡居栎，居栎十七岁，复入，立七岁，与亡凡二十八年。

【注释】〔1〕“文公踧”，踧或作捷、接、接，公元前六七二年——前六二八年在位。

文公十七年，齐桓公以兵破蔡，遂伐楚，至召陵。〔1〕

【注释】〔1〕“召陵”，楚国邑名，在今河南偃城东。“召”，音 shào。二十四年，文公之贱妾曰燕姞，〔1〕梦天与之兰，曰：“余为伯儵。〔2〕余，尔祖也。以是为而子，〔3〕兰有国香。”〔4〕以梦告文公，文公幸之，而予之草兰为符。〔5〕遂生子，名曰兰。

【注释】〔1〕“燕”，国名，姞姓，相传是黄帝的后裔，在今河南延津东北，亦称南燕。“燕姞”，燕国之女。〔2〕“伯儵”，传说中的南燕祖先。“儵”，或作儵，音 tiáo。〔3〕“而”，通“尔”，汝，你。〔4〕“国香”，冠绝一国的香味。后人用以指代兰花。〔5〕“符”，符节，信物。

三十六年，晋公子重耳过，〔1〕文公弗礼。文公弟叔詹曰：〔2〕“重耳贤，且又同姓，〔3〕穷而过君，不可无礼。”文公曰：“诸侯亡公子过者多矣，安能尽礼之！”詹曰：“君如弗礼，遂杀之；弗杀，使即反国，〔4〕为郑忧矣。”文公弗听。

【注释】〔1〕“公子重耳”，即晋文公，晋献公之子，继齐桓公后称霸诸侯，公元前六三六年——前六二八年在位。详见本书《晋世家》。“过”，过访，探望。〔2〕“叔詹”，或作叔瞻，郑国大夫。〔3〕“同姓”，指晋国和郑国同为姬姓之国。〔4〕“使即”，使、即在这里皆为倘若、如果之意，系同义连用。“反”，通“返”，返回。

三十七年春，晋公子重耳反国，立，是为文公。秋，郑入滑，〔1〕滑听命，已而反与卫，〔2〕于是郑伐滑。周襄王使伯 请滑。〔3〕郑文公怨惠王之亡在栎，而文公父厉公入之，而惠王不赐厉公爵禄，又怨襄王之与卫、滑，故不听襄王请而囚伯 。王怒，与翟人伐郑，〔4〕弗克。冬，翟攻伐襄王，襄王出奔郑，郑文公居王于汜。〔5〕三十八年，晋文公入襄王成周。

【注释】〔1〕“滑”，国名，姬姓，原都滑，在今河南睢县西北；后迁都于费，在今河南偃师东南，故亦称费滑。公元前六二七年被秦国所灭。“秋，郑入滑”，按《春秋左传》僖公二十年《经》、《传》均载郑入滑之事，即在郑文公三十三年。梁玉绳《史记志疑》谓“秋”乃“初”之误。〔2〕“已而”，不久，马上。“与”，联合，亲附。〔3〕“周襄王”，名郑，周惠王之子，公元前六五一年——前六一九年在位。详见本书《周本纪》。“伯”，周王室大夫。“”，音 fú，或作“服”。〔4〕“翟”，亦作狄，古族名，春秋初分为白狄、赤狄、长狄三部。此处“翟人”指赤狄一部，隗姓，主要活动在今山西东南、河北西南一带。〔5〕“汜”，郑国邑名，在今河南襄城南。

四十一年，助楚击晋。自晋文公之过无礼，故背晋助楚。四十三年，晋文公与秦穆公共围郑，〔1〕讨其助楚攻晋者，及文公过时之无礼也。初，郑文公有三夫人，〔2〕宠子五人，〔3〕皆以罪蚤死。〔4〕公怒，溉逐群公子。〔5〕子兰奔晋，从晋文公围郑。时兰事晋文公甚谨，爱幸之，乃私于晋，以求入郑为太子。晋于是欲得叔詹为僇。〔6〕郑文公恐，不敢谓叔詹言。詹闻，言于郑君曰：“臣谓君，君不听臣，晋卒为患。然晋所以围郑，以詹。詹死而赦郑国，詹之愿也。”乃自杀。郑人以詹尸与晋。晋文公曰：“必欲一见郑君，辱之而去。”郑人患之，乃使人私于秦曰：“破郑益晋，非秦之利也。”秦兵罢。晋文公欲入兰为太子，以告郑。郑大夫石癸曰：〔7〕“吾闻媯姓乃后稷之元妃，〔8〕其后当有兴者。子兰母，其后也。且夫人子尽已死，余庶子无如兰贤。今围急，晋以为请，利孰大焉！”遂许晋，与盟，而卒立子兰为太子，〔9〕晋兵乃罢去。

【注释】〔1〕“秦穆公”，或作秦繆公，名任好，秦德公之少子，秦宣公、秦成公之弟，曾称霸诸侯，公元前六五九年——前六二一年在位。详见本书《秦本纪》。〔2〕“三夫人”，指郑文公前后所娶陈妣（原为郑子之妃，即文公叔父之妃）、江国之女、薛国之女。〔3〕“宠子五人”，指陈妣所生的子华、子臧，江女所生的公子士，苏女所生的子瑕、子俞弥。〔4〕“蚤”，通“早”。按据《左传》宣公三年和僖公三十一年所载，子华、子臧被郑人所杀，公子士被楚人所杀，子瑕出奔楚，子俞弥早死。〔5〕“溉”，通“既”，尽，全部。〔6〕“僇”，通“戮”，杀戮。〔7〕“石癸”，又称石甲父，氏石，名癸，字甲父。〔8〕“后稷”，名弃，传说中周人的始祖。详见本书《周本纪》。“元妃”，元配，正妻。〔9〕“卒”，别本或作“平”。

四十五年，文公卒，子兰立，是为繆公。

繆公元年春，〔1〕秦繆公使三将将兵欲袭郑，〔2〕至滑，逢郑贾人弦高诈以十二牛劳军，〔3〕故秦兵不至而还。晋败之于崤。〔4〕初，往年郑文公之卒也，郑司城缙贺以郑情卖之，〔5〕秦兵故来。三年，郑发兵从晋伐秦，败秦兵于汪。〔6〕往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7〕

【注释】〔1〕“繆公元年”，即公元前六二七年。〔2〕“三将”，指秦将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将兵”，领兵，率领军队。〔3〕“贾人”，商人。贾，音 g。〔4〕“崤”，音 yáo，亦作穀，山名，在今河南洛宁西北，为秦岭东段支脉。〔5〕“司城”，官名，即司空，西周金文均作“工”，东周金文中作“工”或“攻”，掌管土木工程、器物制作等。“郑司城缙贺以郑情卖之”，按《左传》僖公三十二年谓秦国大夫杞子掌管郑都北门钥匙，暗作内应，招致秦兵，与此所载不同。〔6〕“汪”，秦国邑名，在今

陕西澄城西南。〔7〕“往年”，前一年，即郑繆公二年。“楚太子商臣”，即楚繆王，公元前六二五年——前六一四年在位。详见本书《楚世家》。“成王”，即楚成王，名恽（或作顓、髡），楚文王之子，公元前六七一年——前六二六年在位。详见本书《楚世家》。

二十一年，与宋华元伐郑。〔1〕华元杀羊食士，〔2〕不与其御羊斟，〔3〕怒以驰郑，郑囚华元。宋赎华元，元亦亡去。晋使赵穿以兵伐郑。〔4〕

【注释】〔1〕“华元”，华督曾孙，时任右师，为宋国六卿之一。“与宋华元伐郑”，按本书《宋微子世家》和《左传》宣公二年，均谓郑军受楚国之命进攻宋国，华元率兵迎战。又本书《十二诸侯年表》郑穆公二十一年云：“与宋师战，获华元。”水泽利忠《史记会注考证校补》引南化本作“与宋华元战”。当以南化本为是。译文依南化本。〔2〕“食”，音 sì，通“饲”，给人吃。〔3〕“御”，御者，战车上驾驭马的人。“羊斟”，亦作羊羹，又称叔牂。〔4〕“赵穿”，晋国大夫，赵氏旁系子弟，晋襄公之婿。“晋使赵穿以兵伐郑”，据《左传》宣公二年，率晋兵伐郑者当为赵盾。

二十二年，郑繆公卒，子夷立，〔1〕是为灵公。

【注释】〔1〕“子夷”，即郑灵公，郑繆公之子，仅公元前六 五年在位一年。

灵公元年春，楚献鼃于灵公。〔1〕子家、子公将朝灵公，〔2〕子公之食指动，〔3〕谓子家曰：“佗日指动，〔4〕必食异物。”及入见灵公，进鼃羹，子公笑曰：“果然！”灵公问其笑故，具告灵公。灵公召之，独弗予羹。子公怒，染其指，〔5〕尝之而出。公怒，欲杀子公。子公与子家谋，先。夏，弑灵公。郑人欲立灵公弟去疾，〔6〕去疾让曰：“必以贤，〔7〕则去疾不肖；必以顺，则公子坚长。”〔8〕坚者，灵公庶弟，〔9〕去疾之兄也。于是乃立子坚，是为襄公。

【注释】〔1〕“鼃”，音 yuán，大鳖，俗称甲鱼、团鱼。〔2〕“子家”，即公子归生，子家为其字，郑国公室大夫。“子公”，即公子宋，子公为其字，郑国公室大夫。〔3〕“食指”，从大拇指算起，手的第二指。〔4〕“佗”，同“他”，它。〔5〕“染”，沾染，沾上。〔6〕“去疾”，或作弃疾，亦称公子去疾，字子良。〔7〕“必”，果真，倘若。〔8〕“公子坚”，即郑襄公，公元前六 四年——前五八七年在位。〔9〕“灵公庶弟”，裴骈《史记集解》引徐广曰：“《年表》云灵公庶兄。”

襄公立，将尽去繆氏。繆氏者，杀灵公子公之族家也。去疾曰：“必去繆氏，我将去之。”乃止，皆以为大夫。

襄公元年，楚怒郑受宋赂纵华元，伐郑。郑背楚，与晋亲。五年，楚复伐郑，晋来救之。六年，子家卒，国人复逐其族，以其弑灵公也。

七年，郑与晋盟鄆陵。〔1〕八年，楚庄王以郑与晋盟，〔2〕来伐，围郑三月，郑以城降楚。楚王入自皇门，〔3〕郑襄公肉袒擊羊以迎，〔4〕曰：“孤不能事边邑，使君王怀怒以及弊邑，〔5〕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听。君王迁之江南，及以赐诸侯，亦惟命是听。若君王不忘厉、宣王，桓、武公，哀不忍绝其社稷，锡不毛之地，〔6〕使复得改事君王，孤之愿也，然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惟命是听。”庄王为却三十里而后舍。楚群臣曰：“自郢至此，〔7〕士大夫亦久劳矣。今得国舍之，阿如？”庄王曰：“所为伐，伐不服也。今已服，尚何求乎？”卒去。晋闻楚之伐郑，发兵救郑。其来持两端，〔8〕

故迟，比至河，〔9〕楚兵已去。晋将率或欲渡，〔10〕或欲还，卒渡河。庄王闻，还击晋。郑反助楚，大破晋军于河上。〔11〕十年，晋来伐郑，以其反晋而亲楚也。

【注释】〔1〕“鄢陵”，郑国邑名，在今河南鄢陵西北。〔2〕“楚庄王”，名旅（或作吕、侣），楚穆王之子，曾称霸诸侯，公元前六一三年—前五九一年在位。详见本书《楚世家》。〔3〕“皇门”，郑国国都南门。〔4〕“擊”，音 qīn，通“牵”。“肉袒擊羊”，脱衣露体，左手牵羊。这是古代表示投降请罪的一种仪式。〔5〕“弊”，通“敝”，谦辞。“弊邑”，对自己国家的谦称。〔6〕“锡”，赐，赐予。“毛”，指地面所生的草本。“不毛之地”，不长草木的土地，指荒凉贫瘠的地方。〔7〕“郢”，楚国国都，在今湖北江陵西北纪南城。〔8〕“两端”，两头，两点。“持两端”，持两头，持不同意见。此指晋军将领中在进退问题上意见分歧，即后所云“晋将率或欲渡，或欲还”。〔9〕“比”，及，到。〔10〕“率”，通“帅”。〔11〕“河上”，河边，黄河岸畔。此指邲，在今河南荥阳北，黄河南岸。

十一年，楚庄王伐宋，宋告急于晋。晋景公欲发兵救宋，〔1〕伯宗谏晋君曰：〔2〕“天方开楚，〔3〕未可伐也。”乃求壮士，得霍人解扬，〔4〕字子虎，诤楚，〔5〕令宋毋降。过郑，郑与楚亲，乃执解扬而献楚。楚王厚赐与约，使反其言，令宋趣降，〔6〕三要乃许。于是楚登解扬楼车，〔7〕令呼宋。遂负楚约而致其晋君命曰：“晋方悉国兵以救宋，宋虽急，慎毋降楚，晋兵今至矣！”楚庄王大怒，将杀之。解扬曰：“君能制命为义，臣能承命为信。受吾君命以出，有死无陨。”〔8〕庄王曰：“若之许我，已而背之，其信安在？”解扬曰：“所以许王，欲以成吾君命也。”将死，顾谓楚军曰：“为人臣无忘尽忠得死者！”楚王诸弟皆谏王赦之，于是赦解扬使归。晋爵之为上卿。〔9〕

【注释】〔1〕“晋景公”，名据，一作孺，晋成公之子，公元前五九九年—前五八一年在位。详见本书《晋世家》。〔2〕“伯宗”，晋国大夫，孙伯纠之子，公元前五七六年遇害而死。〔3〕“开”，启，启示，开导，这里引申为保佑，护佑。〔4〕“霍”，晋国邑名，在今山西霍县西南。“解扬”，亦作解阳，据《左传》此前已为晋国大夫。解为其食邑，在今山西运城，因以为氏。〔5〕“诤”，音 kǔng，欺骗，迷惑。别本或作“诳”。〔6〕“趣”，音 cù，赶快。〔7〕“楼车”，设有望楼可供眺望的战车。〔8〕“陨”，陨落，坠毁，毁坏。〔9〕“上卿”，卿中最高等级。

十八年，襄公卒，悼公立。〔1〕

【注释】〔1〕“悼公”，费或作沸、弗、费。公元前五八六年—前五八五年在位。

悼公元年，〔1〕公恶郑于楚，〔2〕悼公使弟于楚自讼。〔3〕讼不直，楚囚。于是郑悼公来与晋平，遂亲。私于楚子反，〔4〕子反言归于郑。〔5〕

【注释】〔1〕“悼公元年”，即公元前五八六年。〔2〕“”，亦作许，国名，姜姓，相传是太岳的后裔，始封君为文叔，周武王灭商后所封，在今河南许昌东。春秋时遭邻国侵犯屡次迁徙。战国初叶被楚国所灭，一说灭于魏国。“公”，即灵公，名宁，昭公之子，公元前五九一年—前五四七年在位。〔3〕“”，音 g n，即郑成公，公元前五八四年—前

五七一年在位。〔4〕“子反”，名侧，亦称公子侧，楚国公室大夫，曾任司马，死于公元前五七五年。〔5〕“子反言归于郑”，“言”下别本或有“王”字。

二年，楚伐郑，晋兵来救。是岁，悼公卒，立其弟，是为成公。

成公三年，楚共王曰“郑成公孤有德焉”，〔1〕使人来与盟。成公私与盟。秋，成公朝晋，晋曰“郑私平于楚”，执之。使栾书伐郑。〔2〕四年春，郑患晋围，公子如乃立成公庶兄繻为君。〔3〕其四月，晋闻郑立君，乃归成公。郑人闻成公归，亦杀君繻，迎成公。晋兵去。

【注释】〔1〕“楚共王”，亦作楚恭王，名审，楚庄王之子，公元前五九一年——前五六年在位。详见本书《楚世家》。“郑成公孤有德焉”，“公”下别本或有“于”字。〔2〕“栾书”，栾盾之子，谥武，故亦称栾武子，任晋国之卿。〔3〕“公子如”，名班（一作般），子如为其字，郑公室大夫，死于公元前五七八年。“繻”，音x。司马贞《史记索隐》引邹氏云：“一作‘繻’，音训。”“兄”，别本或作“弟”。

十年，背晋盟，盟于楚。晋厉公怒，〔1〕发兵伐郑，楚共王救郑。晋、楚战鄢陵，楚兵败，晋射伤楚共王目，俱罢而去。十三年，晋悼公伐郑，兵于洧上。〔2〕郑城守，〔3〕晋亦去。

【注释】〔1〕“晋厉公”，名寿曼（一作州蒲），晋景公之子，公元前五八一年——前五七三年在位。详见本书《晋世家》。〔2〕“洧”，音w i，水名，即今河南双洎河。“洧上”，洧水岸边。据《左传》襄公元年，此指郑都（今河南新郑）之西的洧水岸畔。〔3〕“郑城守”，据《左传》襄公元年，晋军已经攻破郑都外城，则此“郑城守”指郑国加固其内城而坚守。

十四年，成公卒，子恽立，〔1〕是为厘公。〔2〕

【注释】〔1〕“恽”，音yùn，或作髡顽、髡原。〔2〕“厘公”，或作僖公，公元前五七年——前五六六年在位。

厘公五年，郑相子驷朝厘公，〔1〕厘公不礼。子驷怒，使厨人药杀厘公，赴诸侯曰“厘公暴病卒”。〔2〕立厘公子嘉，〔3〕嘉时年五岁，是为简公。

【注释】〔1〕“相”，官名，总领全国政务的长官，相当于后来的宰相。实际上春秋时代的郑国并未设相职，与此相应的官叫当国。此处司马迁以今律古，借用了后代才有的官名。“子驷”，名駮（或作斐），郑繆公之子，为郑国执政大臣，死于公元前五六三年。〔2〕“赴”，讣告，报丧。〔3〕“嘉”，即郑简公，公元前五六五年——前五三 年在位。

简公元年，诸公子谋欲诛相子驷，子驷觉之，反尽诛诸公子。二年，晋伐郑，郑与盟，晋去。冬，又与楚盟。子驷畏诛，故两亲晋、楚。三年，相子驷欲自立为君，公子子孔使尉止杀相子驷而代之。〔1〕子孔又欲自立。子产曰：〔2〕“子驷为不可，〔3〕诛之，今又效之，是乱无时息也。”于是子孔从之而相郑简公。

【注释】〔1〕“公子子孔”，名嘉，字子孔，郑繆公之子，亦称公子嘉，郑国公室大夫，死于公元前五五四年。“尉止”，郑国大夫，死于公元前五六三年。〔2〕“子产”，名侨，字子产，一字子美，谥成，郑繆公之孙，子国之子，亦称公孙侨、公孙成子，公元前五五四年为卿，公元前五四三年执政，公元前五二二年去世。〔3〕“子驷为不可”，“驷”下别本或有“所”字。

四年，晋怒郑与楚盟，伐郑，郑与盟。楚共王救郑，败晋兵。简公欲与晋平，楚又囚郑使者。

十二年，简公怒相子孔专国权，诛之，而以子产为卿。十九年，简公如晋请卫君还，〔1〕而封子产以六邑。〔2〕子产让，受其三邑。二十二年，吴使延陵季子于郑，〔3〕见子产如旧交，谓子产曰：“郑之执政者侈，〔4〕难将至，政将及子。子为政，必以礼；不然，郑将败。”子产厚遇季子。二十三年，诸公子争宠相杀，又欲杀子产。公子或谏曰：“子产仁人，郑所以存者子产也，勿杀！”乃止。

【注释】〔1〕“如”，往，去。“卫君”，指卫献公，名衎，卫定公之子，公元前五七六年——前五五九年在位，后被大臣所逐奔齐，公元前五四六年归国复位，又在位三年，于公元前五四四年去世。详见本书《卫康叔世家》。〔2〕“邑”，居民集聚的地方行政单位。其规模大小不一。这里当是规模较小的一种。〔3〕“延陵季子”，名札，吴王寿梦少子，吴王诸樊之弟，吴国大夫，先封于延陵（今江苏常州），后封于州来（今安徽凤台）。此称延陵季子，当因他受封于延陵，且是吴王寿梦之少子。〔4〕“执政者”，指当时的郑国执政大臣良霄，字伯有，郑繆公曾孙，公子去疾孙，于次年（公元前五四三年）被杀。

二十五年，郑使子产于晋，问平公疾。〔1〕平公曰：“卜而曰实沈、台骀为祟，史官莫知，敢问。”对曰：“高辛氏有二子，长曰阍伯，〔2〕季曰实沈，居旷林，〔3〕不相能也，〔4〕日操干戈以相征伐。后帝弗臧，〔5〕迁阍伯于商丘，〔6〕主辰，〔7〕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8〕主参，〔9〕唐人是因，〔10〕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11〕当武王邑姜方娠大叔，〔12〕梦帝谓己：‘余命而子曰虞，乃与之唐，属之参而蕃育其子孙。’〔13〕及生有文在其掌曰‘虞’，〔14〕遂以命之，及成王灭唐，〔15〕而国大叔焉。故参为晋星。由是观之，则实沈，参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16〕为玄冥师，〔17〕生允格、台骀。台骀能业其官，〔18〕宣汾、洮，〔19〕障大泽，〔20〕以处太原。〔21〕帝用嘉之，〔22〕国之汾川。〔23〕沈、姒、蓐、黄实守其祀。〔24〕今晋主汾川而灭之。由是观之，则台骀，汾、洮神也。然是二者不害君身。山川之神，则水旱之灾禁之；〔25〕日月星辰之神，则雪霜风雨不时禁之；若君疾，饮食哀乐女色所生也。”平公及叔向曰：〔26〕“善，博物君子也！”厚为之礼于子产。

【注释】〔1〕“平公”，即晋平公，名彪，晋悼公之子，公元前五五七年——前五三二年在位。详见本书《晋世家》。〔2〕“阍”，音 è。〔3〕“旷林”，大树林。或谓地名。〔4〕“能”，亲善，和睦。〔5〕“后帝”，指尧。“臧”，善。〔6〕“商丘”，古地名，在今河南商丘南。〔7〕“辰”，即心宿，亦称大火，二十八宿之一，青龙七宿的第五宿，包括三颗星，即天蝎座的、。〔8〕“大夏”，古地名，在今山西翼城西的汾水、浍水之间。一说在今山西太原西南。〔9〕“参”，音 shān，参宿，二十八宿之一，白虎七宿的末一宿，包括七颗星，即猎户座的、。〔10〕“唐”，古国名，祁姓（相传为尧的后裔），在今山西翼城西。〔11〕“唐叔虞”，唐国最末一位君主，与晋国始祖唐叔虞为二人。〔12〕“邑姜”，周武王之妻，姜太公之女。“娠”，音 shēn，怀孕，怀胎。“大叔”，名虞，字子于，为晋国始封君。详见本书

《晋世家》。〔13〕“属”，音 zhǔ，托讨，交给。〔14〕“文”，字，文字。一说同“纹”，指掌纹。“虞”，《左传》隐公元年孔颖达《正义》谓《石经》古文“虞”作“𠄎”。按若孔氏之说属实，则此“有文在其掌曰‘虞’”是就手掌纹形似“虞”字而言。〔15〕“周成王”，姬姓，名诵，周武王之子，大叔之兄，曾大封诸侯。详见本书《周本纪》。〔16〕“金天氏”，传说中古帝少皞的称号。“裔子”，后裔子孙。或谓季子，即少子。〔17〕“玄冥”，传说中的官名，负责治理水利。“师”，长。〔18〕“业”，世，嗣承，继承。“官”，职务，职责。〔19〕“宣”，通，疏通。“汾”，水名，即今山西境内汾河。“洮”，音 táo，水名，即今山西境内涑水河。〔20〕“障”，阻塞，遮隔。〔21〕“太原”，即“大原”（见《左传》昭公元年），指汾河流域的高平之地。或谓地名，如服虔云汾水名，杜预云在今山西太原西南。〔22〕“帝”，指颛顼，号高阳氏，传说中的古帝。详见本书《五帝本纪》。〔23〕“汾川”，指汾河流域。〔24〕“沈、姒、蓐、黄”，古国名，皆为台骀后裔，其地在今山西汾河流域。“姒”，音 sì。“蓐”，音 rù。〔25〕“萁”，音 yíng，祈求消灾免难的祭祀。〔26〕“叔向”，名肸，氏羊舌，字叔向，或说又字叔誉，羊舌职之子，晋国大夫，食邑于杨（今山西洪洞东南），故又称杨肸。

二十七年夏，郑简公朝晋。冬，畏楚灵王之强，〔1〕又朝楚，子产从。二十八年，郑君病，使子产会诸侯，与楚灵王盟于申，〔2〕诛齐庆封。〔3〕

【注释】〔1〕“楚灵王”，原名围，即位后改名虔，楚共王之子，公元前五四年——前五二九年在位。详见本书《楚世家》。〔2〕“申”，楚国邑名，在今河南南阳北。〔3〕“庆封”，亦称庆季，字子家，庆克之子，齐国大夫。与大夫崔杼合谋杀死齐庄公，更立齐景公，执掌国政。后因积怨甚众，被逐出奔，吴国赐与朱方（今江苏镇江丹徒镇南）。公元前五三八年，被楚庄王率军攻杀。

三十六年，简公卒，子定公宁立。〔1〕秋，定公朝晋昭公。〔2〕

【注释】〔1〕“定公宁”，即郑定公，公元前五二九年——前五一四年在位。〔2〕“晋昭公”，名夷，晋平公之子，公元前五三一年——前五二六年在位。详见本书《晋世家》。

定公元年，楚公子弃疾弑其君灵王而自立，〔1〕为平王。欲行德诸侯，归灵王所侵郑地于郑。

【注释】〔1〕“公子弃疾”，即楚平王，楚康王之子，楚灵王之弟，灵王时为蔡公，即位后改名居，公元前五二八年——前五一六年在位。详见本书《楚世家》。

四年，晋昭公卒，其六卿强，〔1〕公室卑。子产谓韩宣子曰：〔2〕“为政必以德，毋忘所以立。”

【注释】〔1〕“六卿”，指晋国的六家世卿，即范氏、中行氏、知氏、韩氏、赵氏、魏氏。〔2〕“韩宣子”，名起，谥宣，韩献子之子，公元前五四年为中军将，执掌国政，直至公元前五一四年去世。

六年，郑火，公欲禳之。〔1〕子产曰：“不如修德。”

【注释】〔1〕“禳”，音 rǎng，举行祭祀祈求消除灾祸。

八年，楚太子建来奔。〔1〕十年，太子建与晋谋袭郑。郑杀建，〔2〕建子胜奔吴。〔3〕

【注释】〔1〕“太子建”，楚平王之太子，字子木，因楚平王听信宠臣费无忌谗言而被迫出逃。〔2〕“郑杀建”，本书《十二诸侯年表》此事系于郑定公十一年。〔3〕“胜”，楚平王之孙，亦称王孙胜，因父遭谗出走，他也随伍子胥奔吴。公元前四八七年被召回，任白（在今河南息县东）大夫，因号白公。公元前四七九年，起兵发难，旋即兵败被杀。“吴”，国名，也称句吴、攻吴，姬姓，始祖为周太王之子太伯、仲雍。都于吴（今江苏苏州），有今江苏、上海大部和安徽、浙江的一部分。公元前四七三年被越国所灭。

十一年，定公如晋。^{〔1〕}晋与郑谋，诛周乱臣，入敬王于周。^{〔2〕}

【注释】〔1〕“定公如晋”，本书《十二诸侯年表》此事系于郑定公十二年，又《左传》载此事于鲁昭公二十四年即郑定公十二年，则“定公如晋”当移下年。〔2〕“敬王”，即周敬王，名匄（或作丐），周景王之子，公元前五十九年——前四七六年在位。详见本书《周本纪》。“入敬王于周”，公元前五二年周景王去世，王室爆发内乱，晋人扶立敬王。敬王进入成周，据本书《周本纪》和《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在公元前五一六年，即郑定公十四年。此系于郑定公十一年，似误。

十三年，^{〔1〕}定公卒，子献公蛰立。^{〔2〕}献公十三年卒，子声公胜立。^{〔3〕}当是时，晋六卿强，侵夺郑，郑遂弱。

【注释】〔1〕“十三年”，别本或作“十六年”。本书《十二诸侯年表》和《春秋左传》昭公二十八年经，均载郑定公卒于十六年。此“十三年”当为“十六年”之误。〔2〕“蛰”，音 chài。“献公蛰”，即郑献公，公元前五一年——前五一年在位。〔3〕“声公胜”，即郑声公，公元前五年——前四六三年在位。

声公五年，郑相子产卒，^{〔1〕}郑人皆哭泣，悲之如亡亲戚。子产者，郑成公少子也。^{〔2〕}为人仁爱人，事君忠厚。孔子尝过郑，与子产如兄弟云。及闻子产死，孔子为泣曰：“古之遗爱也！”

【注释】〔1〕“子产卒”，按子产卒年，此与本书《十二诸侯年表》同。《左传》则记子产卒于鲁昭公二十年，即郑定公八年。当以《左传》为是。〔2〕“郑成公少子也”，按子产为郑繆公之孙，子国之子；而郑成公为郑繆公之孙，郑襄公之子，则子产与郑成公为同祖兄弟辈。此谓子产为郑成公少子。误。

八年，晋范、中行氏反晋，^{〔1〕}告急于郑，郑救之。晋伐郑，败郑军于铁。^{〔2〕}

【注释】〔1〕“范、中行氏”，为晋国的两家世卿。这里的范氏具体指范吉射，中行氏具体指中行寅。〔2〕“铁”，卫国地名，在今河南濮阳西北。

十四年，宋景公灭曹。^{〔1〕}二十年，齐田常弑其君简公，^{〔2〕}而常相于齐。二十二年，楚惠王灭陈。^{〔3〕}孔子卒。

【注释】〔1〕“宋景公”，名栾（或作头曼、兜栾），宋元公之子，公元前五一六年——前四六九年在位。详见本书《宋微子世家》。“曹”，国名，姬姓，始封君为周武王之弟叔振铎，武王灭商后所封，建都陶丘（在今山东定陶西南），约有今山东西部。〔2〕“田常”，妘姓，氏田（亦作陈），名常（亦作恒），谥成，陈厘子田乞之子，齐国执政大臣，杀死齐简公后，拥立齐平公，后此齐国由田氏专权。详见本书《田敬仲完世家》。“齐简公”，名壬（或作任），齐悼公之子，公元前四八四年——前四八一年在位。详见

本书《齐太公世家》。〔3〕“楚惠王”，名章，楚昭王之子，公元前四八八年——前四三二年在位。详见本书《楚世家》。“陈”，国名，妫姓（相传是舜的后裔），始封君为胡公满，周武王灭商后所封，建都宛丘（今河南淮阳），约有今河南东部及与之相接的安徽西部。

三十六年，〔1〕晋知伯伐郑，〔2〕取九邑。

【注释】〔1〕“三十六年”，别本或作“二十六年”。〔2〕“知伯”，亦作智伯，名瑶，氏知（或作智），一氏荀，故亦称荀瑶，谥襄，知宣子甲之子，为晋国六卿之一，公元前四五八年与赵、韩、魏氏共分范氏、中行氏之地，公元前四五三年被韩、赵、魏三家所杀，知氏亡。按知伯伐郑事，本书《六国年表》系于郑声公三十七年；《左传》此事见鲁哀公二十七年，即郑声公三十三年。

三十七年，声公卒，〔1〕子哀公易立。〔2〕哀公八年，郑人弑哀公而立声公弟丑，〔3〕是为共公。共公三年，三晋灭知伯。〔4〕三十一年，共公卒，子幽公已立。〔5〕幽公元年，韩武子伐郑，〔6〕杀幽公。郑人立幽公弟骀，〔7〕是为繻公。〔8〕

【注释】〔1〕“三十七年，声公卒”，本书《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皆谓郑声公卒于三十八年，则此“三十七年”当为“三十八年”之误。

〔2〕“哀公易”，易或作锡，即郑哀公，公元前四六二年——前四五五年在位。〔3〕“丑”，即郑共公，《汉书·古今人表》谓郑哀公之弟，公元前四五四年——前四二四年在位。〔4〕“三晋”，指晋国韩氏、赵氏、魏氏三家。按三晋灭知伯事，据本书《六国年表》、《周本纪》、《秦本纪》及古本《竹书纪年》推算，在郑共公二年；“共公三年”，别本或作“共公二年”，则当以在共公二年为是。〔5〕“幽公已”，已或作巴，即郑幽公，公元前四二三年在位。〔6〕“韩武子”，名启章，谥武，韩康子之子，公元前四二四年——前四九年在位。详见本书《韩世家》。〔7〕“骀”，本书《六国年表》谓骀为郑幽公之子。〔8〕“繻公”，或作繻公，公元前四二二年——前三九六年在位。

繻公十五年，韩景侯伐郑，〔1〕取雍丘。〔2〕郑城京。

【注释】〔1〕“韩景侯”，名虔，韩武子之子，公元前四〇八年——前四〇二年在位，公元前四〇三年受周威烈王命列为诸侯。详见本书《韩世家》。

〔2〕“雍丘”，郑国邑名，在今河南杞县。

十六年，郑伐韩，败韩兵于负黍。〔1〕二十年，韩、赵、魏列为诸侯。二十三年，郑围韩之阳翟。〔2〕

【注释】〔1〕“负黍”，韩邑，在今河南登封西南。〔2〕“阳翟”，韩国邑名，在今河南禹县。

二十五年，郑君杀其相子阳。〔1〕二十七年，子阳之党共弑繻公骀而立幽公弟乙为君，〔2〕是为郑君。

【注释】〔1〕“子阳”，氏驷，亦称驷子阳，郑国执政大夫。〔2〕“幽公弟乙”，即郑康公，公元前三九五五年——前三七五年在位。

郑君乙立二年，郑负黍反，复归韩。十一年，韩伐郑，取阳城。〔1〕

【注释】〔1〕“阳城”，郑国邑名，在今河南登封东南。

二十一年，韩哀侯灭郑，〔1〕并其国。

【注释】〔1〕“韩哀侯”，韩文侯之子。按本书《六国年表》、《韩世

家》，公元前三七六年——前三七一年在位；依古本《竹书纪年》，则公元前三七六年——前三七五年在位。当以后说为是。详见本书《韩世家》。

太史公曰：语有之，“以权利合者，权利尽而交疏”，甫瑕是也。^{〔1〕}甫瑕虽以劫杀郑子内厉公，厉公终背而杀之，^{〔2〕}此与晋之里克何异？^{〔3〕}守节如荀息，身死而不能存奚齐。^{〔4〕}变所从来，亦多故矣！

【注释】〔1〕“甫瑕”，即甫假。〔2〕“甫瑕虽以劫杀郑子内厉公，厉公终背而杀之”，事详见前郑子（子亶）十四年。〔3〕“里克”，晋国大夫。晋献公去世后，他先后主谋杀死继位的奚齐和悼子；欲迎重耳，不允未果；改迎夷吾，夷吾约事成后封给汾阳之邑。夷吾归国继位，即晋惠公，对里克不但没给封邑，反而令其自杀。〔4〕“荀息”，名黯，字息，先氏原，曲沃武公灭荀赐为食邑，因以为氏。荀在今山西新绛。晋国大夫。“奚齐”，晋献公宠妃骊姬所生之子。“守节如荀息，身死而不能存奚齐”，晋献公临终时将奚齐托付给荀息。荀息遵嘱辅佐奚齐继位。里克杀死奚齐，荀息准备自杀。经人劝说，又辅佐奚齐之弟悼子继位。结果悼子也被里克所杀，荀息终于自杀以殉。

译 文

郑桓公友，是周厉王的小儿子、周宣王的庶弟。周宣王在位第二十二年，友开始被封在郑。友受封后第三十三年，百姓都很安适而爱戴他。周幽王任命友为司徒。友团结安抚宗周百姓，宗周百姓都很高兴，连黄河与雒水之间的成周百姓也感安适而思慕他。友任司徒一年，周幽王因为宠幸褒后的缘故，朝廷政治颇多弊端，诸侯当中有的叛离周室。在这种情况下，郑桓公问太史伯道：“王室多难，我该往哪里去逃命呢？”太史伯回答说：“只有雒邑东土之地，黄河、济水的南边可以安居。”桓公又问：“为什么？”太史伯回答说：“那地方靠近虢国、郟国，虢国、郟国的君主贪婪好利，百姓不亲附他们。如今您担任司徒，百姓都爱戴您，您当真请求迁居那一带，虢国、郟国的君主看到您正身负要职，便会轻易分给您土地。您如果真的住到那里，虢国、郟国的百姓就都是您的百姓了。”桓公说：“我想南下到长江之畔，怎么样？”太史伯回答说：“从前祝融当高辛氏的火正，他的功劳很大，但其子孙在周朝没有兴盛的，而楚国是他的后裔啊。周朝衰败，楚国必定兴盛。楚国兴盛，不是对（要想在长江之畔立足的）郑国有利的事情。”桓公说：“我想居住到西方去，怎么样？”太史伯回答说：“那里的人贪心好利，难以长久居住。”桓公问：“周朝衰落，什么国家会兴盛？”回答说：“大概是齐国、秦国、晋国、楚国吧！那齐国，姜姓，是伯夷的后代，伯夷辅佐帝尧主管礼仪制度。秦国，嬴姓，是伯翳的后代，伯翳辅佐帝舜调理各类财物。齐国、秦国同楚国的先祖，都曾经对天下有很大功劳。（至于晋国，）周武王战胜商纣以后，周成王分封叔虞在唐，地势十分险要，凭借地利，又有德行，而同衰败的周室并存，也一定会兴盛。”郑桓公说：“好。”于是就向周幽王提出请求，把他的百姓迁到雒邑东土，而虢国、郟国果然奉献十个邑，终于在那里立了国。

（郑桓公任司徒的）第二年，犬戎在骊山脚下杀死周幽王，同时杀死郑桓公。郑国人共同拥立他的儿子掘突为君，这就是郑武公。

郑武公十年，娶申侯之女为夫人，叫做武姜。她生下太子寤生，生得非

常艰难，到生下来，夫人不喜欢。后来生下小儿子段叔，段叔生得很顺利，夫人喜欢他。二十七年，武公得病。夫人向武公请求，想立段为太子，武公不答应。这一年，郑武公去世，寤生即位，这就是郑庄公。

庄公元年，封其弟段于京，号称太叔。祭仲说：“京城比都城大，不是用来封赐庶弟的地方。”庄公说：“武姜要这样，我不能不给啊。”段到达京，修缮整治武器，同他的母亲武姜密谋偷袭国都。庄公二十二年，段果真袭击郑都，武姜作内应。庄公发兵攻伐段，段败奔。庄公又发兵攻伐京，京人反叛段，段出奔鄆。鄆溃败失守，段出奔共国。在这之后，庄公把他的母亲武姜迁居到城颍，立下誓言说：“不到黄泉，不再相见。”过了一年多，庄公后悔而思念母亲。颍谷的考叔有东西来进献给庄公，庄公赐予食物。考叔说：“臣下有母亲，请求国君将这食物赐给我的母亲。”庄公说：“我很想念母亲，但又厌恶背弃当初的誓约，怎么办呢？”考叔说：“您若挖一条地道到达黄泉，就可以再相见了。”于是庄公就听从考叔的话，（真的掘了隧道，）与母亲相见。

郑庄公二十四年，宋繆公去世，公子冯出奔到郑国。郑国军队侵犯成周之地，掳掠庄稼。二十五年，卫国州吁杀了他的国君桓公自立为君，与宋国军队一起攻伐郑国，因为（郑国收容）公子冯的缘故。二十七年，郑庄公开始朝觐周桓王。周桓王因恼怒郑国军队掳掠庄稼，便不加礼遇。二十九年，庄公恼怒周桓王不以礼相待，就擅自跟鲁国交换衿、许田。三十三年，宋国杀死孔父。三十七年，郑庄公不朝觐周天子，周桓王率领陈国、蔡国、虢国、卫国的军队攻伐郑国。庄公与大夫祭仲、高渠弥起兵自卫，周王率领的军队被打得大败。祝瞻发箭射中周桓王的胳膊。祝瞻请求追逐桓王，郑伯制止他，说：“冒犯尊长尚且感到恐惧，何况胆敢凌辱天子呢？”就收了兵。夜间郑庄公命令祭仲去问候桓王伤势。

郑庄公三十八年，北戎攻伐齐国，齐国使者前来请求救援，郑伯派遣太子忽率领军队援救齐国。齐厘公想把女儿嫁给太子忽，忽推辞说：“我们郑国是小国，不能与齐国般配啊。”当时祭仲与太子忽同行，劝说让他娶齐厘公的女儿，说：“国君有许多宠幸的姬妾，太子您没有强大的外援，将来不容易即位，三位公子都是国君的人选啊。”所说的三位公子，是太子忽，他的大弟突，二弟子亶。

四十三年，郑庄公去世。当初，祭仲很得庄公的宠信，庄公让他为卿。庄公派祭仲出使为自己迎娶邓国之女，邓女生下太子忽，所以祭仲拥立太子忽继位，这就是郑昭公。

郑庄公还娶了宋国雍氏的女儿，生下厉公突。雍氏在宋国很得宠。宋庄公听说祭仲立忽为国君，就派人诱骗召来祭仲而扣留他，说：“不立突为国君，就处死你。”同时也扣留突来索求贿赂。祭仲答应宋君的要求，同宋君订立盟约，带着突返归郑国，立他为君。昭公忽听说祭仲由于宋国的要挟立他的弟弟突为国君，就在九月丁亥这一天，忽出逃投奔卫国。己亥这天，突到达郑国国都，即君位，这就是郑厉公。

郑厉公四年，祭仲独揽国政，厉公忧虑这种状况，就暗中支使祭仲的女婿雍纠打算除掉祭仲。雍纠的妻子，是祭仲的女儿，知道了这件事，便对她的母亲说：“父亲与丈夫相比，哪个更亲？”母亲说：“父亲只有一个，而凡男人都可做你的丈夫。”女儿就把事情告诉祭仲。祭仲反而抢先杀了雍纠，并将他的尸体陈放在闹市示众。郑厉公对祭仲毫无办法，只能把怒气出到雍

纠身上说：“跟妇道人家商议大事，死得活该！”夏天，郑厉公出走，居住到边境都邑栎。祭仲迎回昭公忽。六月乙亥那天，昭公再次进入国都，就国君之位。

秋天，郑厉公突利用栎邑的人杀死守邑大夫单伯，就在栎邑定居下来。诸侯听说郑厉公出走外奔，就攻伐郑都，没能攻克而离去。宋国供给厉公很多武器，厉公自己守在栎，郑昭公因为这缘故也就不攻伐栎邑。

郑昭公二年，还在昭公做太子的时候，父亲庄公想用高渠弥为卿，太子忽憎恶高渠弥，庄公不加理睬，结果任用高渠弥为卿。及至昭公即位，高渠弥惧怕昭公杀自己。冬天十月辛卯这天，渠弥与昭公出去打猎，乘机在野外用箭射杀昭公。祭仲和渠弥不敢迎纳厉公，就改立昭公另一个弟弟子亶为国君，这就是子亶，没有谥号。

子亶元年七月，齐襄公在首止盟会诸侯。郑国子亶前往与会，高渠弥担任相，随行，祭仲说有病不能同行。祭仲这样做的原因，是由于子亶在齐襄公还是公子的时候，曾经相会争斗，彼此结下仇，所以到了盟会诸侯的时候，祭仲请求子亶不要去。子亶说：“齐国强大，而厉公又居住在栎，倘若不去，这就会促成齐襄公率领诸侯讨伐我，而送纳厉公。我还不如去，去了为什么就一定受辱，而且又为什么会到达你说的那种地步！”结果去了。在这种情况下，祭仲害怕齐襄公会一同杀了自己，便故意推说生病。子亶到达首止，没有向齐侯谢罪，齐侯很气愤，就埋伏武士而杀了子亶。高渠弥逃跑回国，回来后同祭仲商量，决定从陈国召回子亶的弟弟公子婴，立他为国君，这就是郑子。这一年，齐襄公指使彭生趁酒醉之际折断鲁桓公的肋骨并杀了他。

郑子八年，齐国大夫管至父等人发动暴乱，杀死他们的国君齐襄公。十二年，宋国大夫长万杀死他的国君宋湣公。郑国祭仲去世。

郑子十四年，旧居郑都而流亡到厉公突所在栎邑的人，派人诱骗劫持郑国大夫甫假，郑厉公用威胁手段来要求进入郑都。甫假说：“释放我，我就为您杀掉郑子而让您进入郑都。”厉公与甫假立下盟约，就释放了他。六月甲子这天，甫假杀死郑子及其两个儿子而迎接厉公突，突从栎邑再次进入国都即位。当初，城内蛇与城外蛇在郑都城南门中相斗，城内蛇死了。过了六年，厉公果然又进入国都。厉公进入国都后责备他的伯父原说：“我流亡在国都之外居住，伯父无意让我回归，也太过分了。”原说：“事奉君主不三心二意，是做人臣的天职。我知道自己的罪过了。”就自杀了。厉公接着对甫假说：“你事奉君主有三心二意啊。”就杀甫假。甫假说：“大德不得好报，果真如此啊！”

郑厉公突后元年，齐桓公开始称霸。

郑厉公后五年，燕国、卫国与周惠王之弟颓攻伐周惠王，周惠王出走逃奔温，拥立其弟颓为王。六年，周惠王向郑国告急。郑厉公发兵进攻成周王子颓，没有打胜，于是与周惠王返回郑国，周惠王居住在栎邑。七年春天，郑厉公和虢叔起兵袭击杀死王子颓，送周惠王进入成周。

这年秋天，郑厉公去世，儿子文公踃即位。厉公第一次在位四年，接着流亡居住在栎，在栎居住十七年，再次进入国都，在位七年，在位与流亡的时间统共二十八年。

郑文公十七年，齐桓公率领军队击溃蔡军，于是攻伐楚国，到达召陵。

二十四年，郑文公有位下等的姬妾叫燕姑，她在梦中看见天帝给她一枝兰草，说：“我是伯儵。我，是你的先祖啊。把这枝兰草作为你的孩子，兰

花有通国之香。”燕姑把梦告诉郑文公，文公就让她侍寝，而且给她兰草作为信物。于是生下一个儿子，取名叫兰。

郑文公三十六年，晋国公子重耳来拜访，郑文公不以礼相待。文公弟弟叔詹说：“重耳贤明，而且又和我们同姓，在困窘之中来拜访您，不可以无礼。”文公说：“诸侯流亡的公子来拜访的多了，哪能都以礼相待呢！”叔詹说：“您如不以礼相待，就杀了他；不杀他，倘若他返回晋国，那就成为郑国的忧患了。”郑文公不听。

郑文公三十七年春天，晋公子重耳返回国都，即位，这就是晋文公。秋天，郑军入侵滑国，滑国归服，不久反过来亲附卫国，于是郑军讨伐滑国。周襄王派遣伯 来为滑国说情。郑文公怨恨周惠王，惠王流亡居住在栎，文公的父亲厉公帮助他进入成周，但惠王却不赏赐厉公爵位财物，同时又怨恨周襄王袒护卫国、滑国，所以不听襄王的说情，反而囚禁伯 。周襄王大怒，同翟人讨伐郑国，没有取胜。冬天，翟人攻击周襄王，襄王出走逃奔郑国，郑文公安排周襄王居住在汜。三十八年，晋文公送周襄王进入成周。

郑文公四十一年，郑军帮助楚军进攻晋国。因当初晋文公来拜访不以礼遇，（郑文公害怕晋国报复，）所以背弃晋国帮助楚国。四十三年，晋文公和秦穆公共同围困郑都，声讨郑文公帮助楚国进攻晋国，以及从前对晋文公过访郑国时的无礼。当初，郑文公有三位夫人，宠爱的儿子五个，五个儿子都因有罪而早死。文公很恼怒，把其余的公子们全部驱逐出国。子兰投奔晋国，这次跟随晋文公来围攻郑都。平时兰事奉晋文公非常恭敬小心，晋文公爱怜宠幸他，兰就私下在晋国活动，以企求进入郑国做太子。晋文公在围城时想得到叔詹羞辱杀死他。郑文公很恐惧，但又不敢对叔詹说。叔詹听说后，对郑文公说：“臣下告诉过君上，（对重耳要末以礼相待，要末杀死他，）国君不听臣言，晋国终于成为祸患。然而晋文公所以围攻郑都，是因为我的缘故。我死而能免除郑国之难，是我心甘情愿的啊。”说完就自杀。郑国人把叔詹的尸体给了晋国。晋文公说：“一定要见一下郑君，当面羞辱他一番再离开。”郑文公对此很犯愁，就派人私下对秦穆公说：“攻破郑国只能有益于晋国，没有秦国的好处啊！”于是秦国撤兵。晋文公想送兰回国让他做太子，把这意思告诉郑国。郑国大夫石癸说：“我听说姑姓之女是后稷的正妻，她的后代应当有兴旺的。子兰的母亲，就是姑姓的后裔啊。况且国君夫人生的儿子都已死去，余下庶出的儿子没有像兰那样贤能的。如今城围情急，晋文公提出立兰为太子作为要求，（这对目前的郑国来说，）还有什么比答应这个要求更好的呢！”于是答应了晋国，与晋国订立盟约，结果立了兰为太子，晋国军队才撤离。

四十五年，郑文公去世，子兰即位，这就是郑繆公。

郑繆公元年春天，秦繆公派（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三位将军领兵准备袭击郑国，行军到滑国，恰好遇上郑国商人弦高，弦高谎称君命用十二头牛犒劳秦军，所以秦国军队没到郑国就返回。晋国军队在崤山击败秦军。起初，前一年郑文公去世，郑国司城缙贺把郑国情报出卖给秦国，秦军因此前来。三年，郑国发兵跟随晋军攻伐秦国，在汪击败秦军。前一年，楚国太子商臣杀死他的父亲楚成王而接替君位。

郑繆公二十一年，郑军同宋国华元率领的军队交战。（战前）华元杀羊给将士吃，没给他的御者羊斟，（接战后）羊斟怀怒长驱直入郑军，郑人俘虏华元。宋国出资赎华元，华元也就乘机逃跑离去。晋君派赵穿带领军队攻

伐郑国。

二十二年，郑繆公去世，子夷即位，这就是郑灵公。

郑灵公元年春天，楚人进献大鳖给灵公。子家、子公将要朝见灵公，子公的食指突然动了，便对子家说：“往日食指动，必定吃到不同一般的食物。”到入朝进见灵公，果然送上大鳖做的羹，子公笑着说：“果真如此！”灵公问他笑的缘故，子公如实禀告灵公。灵公招呼他过来，单单不给他羹。子公发怒，用指头蘸羹，尝了味道而走出。灵公很生气，想杀子公。子公与子家商议，抢先下手。夏天，杀了灵公。郑国人想立灵公的弟弟去疾为国君，去疾推让说：“（立国君）如果论贤能的话，那我无德无才；如果论长幼顺序的话，那公子坚最年长。”坚，是郑灵公的庶出弟弟，去疾的兄长。于是立子坚为国君，这就是郑襄公。

郑襄公即位，将要把繆氏全部驱逐。所说的繆氏，指谋杀郑灵公的子公那一族人家。去疾说：“一定要驱逐繆氏的话，我也将离开郑国。”襄公这才罢休，都让他们作了大夫。

郑襄公元年，楚国怨恨郑国接受宋国贿赂放走华元，讨伐郑国。郑国背叛楚国，与晋国亲近。五年，楚军再次攻伐郑国，晋军前来救援。六年，子家去世。国人再次驱逐他的家族，因为他杀了郑灵公。

郑襄公七年，郑国与晋国在鄢陵订立盟约。八年，楚庄王因为郑国与晋国结盟，前来攻伐，围困郑都三个月，郑国举城投降楚国。楚庄王从皇门入城，郑襄公袒胸露背，左手牵羊，前往迎接，说：“我不能管理好边境都邑，使得君王胸怀忿怒来到鄙国，这是我的罪过啊。对您我岂敢不唯命是听。君王倘若将郑国迁移到长江之南，乃至将郑赏赐给诸侯，我都唯命是听。倘若君王不忘周厉王、周宣王和郑桓公、郑武公在天之灵，哀怜不忍断绝其国脉，赐给一块不毛之地，让我再能够重新事奉君王，是我的心愿，然而不是我所敢企望的啊。斗胆披露衷情，唯命是听。”楚庄王为之退兵三十里而后安营扎寨。楚国群臣说：“从郢都到达此地，士大夫早已疲劳了。如今取得郑国又放弃它，为什么？”楚庄王说：“所以举行讨伐，是讨伐其不归顺。如今郑国已经归顺，还有什么可求的呢？”结果楚军离去。晋君得知楚军攻伐郑国，发兵救援郑国。晋军将领在来的路上各持不同主张，所以行进迟缓，待到达黄河，楚国军队已经离去。晋军将领有的主张渡河追击，有的主张就地返回，最后还是渡过了黄河。楚庄王闻讯，回兵攻击晋军。郑国反过来帮助楚军，在黄河岸边重创晋国军队。十年，晋军前来攻伐郑国，因为郑国背弃晋国而亲附楚国。

郑襄公十一年，楚庄王攻伐宋国，宋国向晋国告急。晋景公打算发兵救援宋国，伯宗劝谏晋君说：“上天正在保佑楚国，不可以出兵攻伐啊。”于是寻求壮士，找得一位霍邑人解扬，解扬字子虎，（晋君命他前去）诈骗楚国，叫宋国不要投降。他故意经由郑国过，郑国与楚国亲善，就逮住解扬将他献给楚军。楚庄王厚加赏赐与他立约，让他一反原话，叫宋人赶快投降，再三威胁利诱，解扬才答应。于是楚人让解扬登上楼车，叫他向宋人喊话。解扬于是违背与楚庄王的约定而传达晋国国君的命令说：“晋君正在集结全国的军队来援救宋国，宋国虽然危急，但千万不要投降楚国，晋国军队现在就要到了。”楚庄王大怒，要杀死解扬。解扬说：“君主能够制定发布命令叫做义，臣子能够承担完成命令叫做信。接受我君主的使命出国，宁肯一死也不能破坏君命。”庄王说：“你已经应许了我，过后又背弃，那信在何处？”

解扬说：“我之所以应许大王，是想完成我国君的命令啊。”解扬临死时，回头对楚军将士说：“做人臣子的不要忘记我这个竭尽忠诚而死去的人！”楚庄王的诸位兄弟都劝谏庄王赦免他，于是赦免解扬让他回国。晋景公封赐他上卿的爵位。

十八年，郑襄公去世，儿子悼公即位。

郑悼公元年，灵公到楚国说郑国的坏话，悼公派弟弟到楚国为自己辩解。因辩解没理，楚国囚禁。于是郑悼公前来同晋君讲和，便又跟晋国亲近起来。与楚国子反有私交，子反为他在庄王面前说情，让返回到郑国。

郑悼公二年，楚军攻伐郑国，晋军前来救援。这一年，郑悼公去世，立他的弟弟为国君，这就是郑成公。

郑成公三年，楚共王说“郑成公我对他有恩德”，派人前来与郑国订立盟约。郑成公私下与楚国缔结盟约。秋天，郑成公朝见晋君，晋景公说“郑成公私下与楚国讲和”，扣留了他。并派栾书领兵攻伐郑国。四年春天，郑人忧虑晋军围城，公子如就拥立郑成公的庶兄繻为国君。这年四月，晋人听说郑人已立国君，就送回郑成公。郑人听说成公归来，便杀了新立国君繻，迎纳郑成公。晋军离去。郑成公十年，郑国背弃与晋国的盟约，同楚国订立盟约。晋厉公大怒，发兵攻伐郑国。楚共王率军援救郑国。晋军、楚军在鄢陵交战，楚军溃败，晋人射伤楚共王的眼睛，双方罢兵而去。十三年，晋悼公率军攻伐郑国，进兵到洧水岸畔。郑人加固都城坚守，晋军也就离去。十四年，郑成公去世，儿子恽即位，这就是郑厘公。郑厘公五年，郑国相子驷朝见厘公。厘公不以礼相待。子驷发怒，指使厨子用毒药害死厘公，向诸侯报丧说“厘公得急病去世”。立郑厘公的儿子嘉为国君，嘉当时年仅五岁，这就是郑简公。郑简公元年，公子们商议诛杀国相子驷，子驷觉察此事，反过来把公子们全部杀死。二年，晋军攻伐郑国，郑国与之立盟约，晋军离去。冬天，郑国又与楚国订立盟约。子驷害怕被杀，所以两面讨好晋国、楚国。三年，国相子驷打算自己即位当国君，公子子孔派尉止杀死国相子驷而取代他。子孔又打算自己即位。子产说：“子驷做不该做的事，你杀了他，如今你又仿效他，这样祸乱就没有尽头了。”于是子孔听从子产的劝告而辅助郑简公。郑简公四年，晋国恼怒郑国与楚国订立盟约，攻伐郑国，郑国便再与晋国订立盟约。楚共王率军援救郑国，打败晋军。郑简公准备同晋军讲和，楚国就又囚禁了郑国的使者。十二年，郑简公恼怒国相子孔独揽国家大权，诛杀了他，而任用子产为卿。十九年，郑简公去晋国请求让卫献公回国，而后封给子产六个邑。子产谦让，接受了其中的三个邑。二十二年，吴王派遣延陵季子到郑国，看见子产就像世交旧友，对子产说：“郑国眼下的当政者骄横奢侈，大难将要降临，那末政务就会落到你的身上。你治理政务，一定要按照礼的规定；不这样的话，郑国必将败落。”子产隆重款待季子。二十三年，公子们争宠夺权互相残杀，还要杀子产。公子中有的劝阻说：“子产是位仁人，郑国所以存在是由于有子产，不能杀。”于是作罢。

郑简公二十五年，郑国派遣子产到晋国，问候晋平公的病情。平公说：“占卜的结果说实沈、台骀在作怪，史官中没有人知道实沈、台骀，就贸然相问了。”子产回答说：“高辛氏有两个儿子，大的叫阍伯，小的叫实沈，居住在大树林中，不能和睦相处，整天拿着武器来回攻打。帝尧觉得很不好，把阍伯迁移到商丘，主祀辰宿，商人因袭，所以辰宿成为商人奉祀的星宿。

把实沈迁移到大夏，主祀参宿，唐人因袭，唐前后事奉夏朝、商朝，唐最末一代君主叫唐叔虞。当周武王夫人邑姜身怀大叔的时候，梦见天帝对自己说：“我为你的孩子取名虞，赐给他唐国，将奉祀参宿的事交付给他，让他在那里繁衍养育子孙后代。”等到生下来，果然有字在婴儿的手掌，是“虞”字，就以此命名。到周成王灭了唐国，便封大叔在唐立国。因此参成为晋国奉祀的星宿。由此看来，实沈是参宿之神。从前金天氏有个后裔子孙叫昧，为水官之长，生了允格、台骀。台骀能够继承昧的事业，疏通汾水、洮水，阻止湖泽泛滥，从而居住在广大的高平之地。帝颡顼因此嘉奖他，让他在汾水流域立国。台骀后裔沈国、姒国、蓐国、黄国奉守祖先的祭祀。如今晋国主宰汾水流域而灭亡四国。由此看来，台骀是汾水、洮水之神。然而实沈、台骀这两位神不会加害您的身体。高山大川的神灵，遇见水涝干旱时进行祭祀祈求平安；日月星辰的神灵，遇见雪霜风雨不合时令进行祭祀祈求平安；至于国君的疾病，是饮食不调、喜怒无常、贪恋女色所产生的啊。”晋平公对叔向说：“讲得好，真是位见多识广的君子啊！”用隆重丰厚的礼节款待子产。

二十七年夏天，郑简公朝见晋君。冬天，因畏惧楚灵王的强大，又朝见楚君，子产随从。二十八年，郑君病重，派遣子产会见诸侯，与楚灵王在申订立盟约，诛杀齐国庆封。

三十六年，郑简公去世，儿子定公宁即位。秋天，郑定公朝见晋昭公。

郑定公元年，楚国公子弃疾杀死他的国君灵王而自己即位，就是楚平王。他想对诸侯行施德政，把楚灵王所侵占的郑国土地归还给郑国。

郑定公四年，晋昭公去世，晋国六卿强盛，公室卑微。子产对韩宣子说：“执掌国政一定要用德，不能忘记立国的根本。”

郑定公六年，郑国发生火灾，定公准备举行祭祀祈求消除火灾。子产说：“不如修行德政。”

郑定公八年，楚国太子建前来投奔。十年，太子建与晋人密谋袭击郑国。郑人杀死太子建，建的儿子胜逃奔吴国。

十一年，郑定公前往晋国。晋君与郑定公商议，诛杀周朝王室的乱臣贼子，送周敬王进入成周。

十三年，郑定公去世，儿子献公蠃即位。郑献公在位十三年去世，儿子声公胜即位。在此期间，晋国六卿强盛，侵犯掳掠郑国，郑国便逐渐衰弱。

郑声公五年，郑国国相子产去世，郑国的人都为之痛哭流涕，悲伤得像失去亲人一样。子产，是郑成公的小儿子。为人仁义爱怜百姓，事奉国君忠诚厚道。据说孔子曾经访问郑国，同子产亲如兄弟。等到听说子产去世，孔子为之哭泣说：“（子产是）古代遗留下来的仁爱之人啊！”

郑声公八年，晋国范氏、中行氏在晋国造反，向郑国告急，郑国军队救援他们。晋国军队攻伐郑国，在铁地击败郑国军队。

郑声公十四年，宋景公吞灭曹国。二十年，齐国田常杀死他的国君齐简公，而后田常在齐国当了国相。二十二年，楚惠王吞灭陈国。孔子去世。

郑声公三十六年，晋国知伯攻伐郑国，夺取九个都邑。

三十七年，郑声公去世，儿子哀公易即位。郑哀公八年，郑人杀死哀公而拥立声公之弟丑为国君，这就是郑共公。郑共公三年，晋国韩、赵、魏三家灭亡知伯。三十一年，郑共公去世，儿子幽公已即位。郑幽公元年，韩武子攻伐郑国，杀死幽公。郑人拥立幽公之弟骀为国君，这就是郑繻公。

郑繻公十五年，韩景侯攻伐郑国，夺取雍丘，郑国在京筑城加固。

郑繻公十六年，郑军攻伐韩国，在负黍击败韩国军队。二十年，韩氏、赵氏、魏氏正式受封列为诸侯。二十三年，郑军围攻韩国的阳翟。

郑繻公二十五年，郑君杀死其相子阳。二十七年，子阳的同党联合起来共同杀死繻公骀而拥立幽公之弟乙为国君，这就是郑君。

郑君乙即位第二年，郑国的负黍反叛，再次归属韩国。十一年，韩军攻伐郑国，夺取阳城。

郑君乙二十一年，韩哀侯灭亡郑国，吞并了这个国家。

太史公说：常言有这样一句，“凭着权势利害关系相结合的人，一旦权势利害关系没了，其间的交往也就疏淡了”，甫瑕就是这样的啊。甫瑕虽然用暴力杀害郑子而接纳郑厉公，但郑厉公最终还是食言处死他，这与晋国的里克有什么区别呢？可是守持节操像荀息那样的，结果以身殉职也没能保住奚齐。因为事情变化的发生，是有许多缘故的啊！

史记卷四十三 赵世家第十三

谢孝苹 注译

赵氏之先，^{〔1〕}与秦共祖。至中衍，^{〔2〕}为帝大戊御。^{〔3〕}其后世蜚廉有子二人，^{〔4〕}而命其一子曰恶来，事纣，^{〔5〕}为周所杀，其后为秦。^{〔6〕}恶来弟曰季胜，^{〔7〕}其后为赵。

【注释】〔1〕“赵氏之先”，《秦本纪》作“秦之先”，《楚世家》作“楚之先”（今本作“楚之先祖”，王叔珉曰“祖”字衍），《魏世家》“魏之先”，本文“氏”字疑衍。〔2〕“中衍”，《正义》：“中音仲。”据《秦本纪》，中衍是柏翳子大廉玄孙。中衍鸟身人言。〔3〕“大戊”，《殷本纪》作“太戊”，为殷王朝第九代帝王。帝雍己时，殷道衰，至太戊殷复兴，诸侯归之，号称中宗。〔4〕“其后世蜚廉有子二人”，《秦本纪》：“仲衍玄孙中湣生蜚廉。蜚廉生恶来、季胜。”“蜚廉”，一作“费仲”，王符《潜夫论》：“嗣及费仲，生恶来、季胜，武王伐纣，并杀。”〔5〕“而命其一子曰恶来，事纣”，蜚廉本人亦事纣。《秦本纪》：“蜚廉生恶来，恶来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殷本纪》：“恶来喜毁谗，诸侯以此益疏。”〔6〕“其后为秦”，恶来后有非子，以美畜，周孝王封之于秦，号曰秦嬴。传五世为秦襄公。详具《秦本纪》。〔7〕“季胜”，《正义》曰：“胜音升。”

季胜生孟增。^{〔1〕}孟增幸于周成王，^{〔2〕}是为宅皋狼。^{〔3〕}皋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幸于周缪王。^{〔4〕}造父取骥之乘匹，^{〔5〕}与桃林^{〔6〕}盗骊、^{〔7〕}骅骝、^{〔8〕}绿耳，^{〔9〕}献之缪王。缪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10〕}乐之忘归。^{〔11〕}而徐偃王反，^{〔12〕}缪王日驰千里马，攻徐偃王，^{〔13〕}大破之。乃赐造父以赵城，^{〔14〕}由此为赵氏。

【注释】〔1〕“增”，《汉书·古今人表》作“会”。“会”为“增”之误字。见钱大昕《考异》。〔2〕“周成王”，名诵，武王之子，是周王朝第二代帝王。〔3〕“宅皋狼”，《地理志》云：“皋狼是西河郡之县名。盖孟增幸于周成王，成王居之于皋狼，故曰皋狼。”按《地理志》“故曰”下夺“宅”字，应作“故曰宅皋狼”。〔4〕“造父幸于周缪王”，周缪王名满，西周第五代帝王。或作周穆王。“缪”、“穆”古字通。〔5〕“造父取骥之乘匹”，谓造父甄选驯调八骏良马。骊马曰乘，双马曰匹。《盐铁论·论儒篇》曰：“无鞭策，虽造父不能调骊马。”〔6〕“与”，通“以”。“桃林”，地名。孔安国曰：“桃林在华山东。”《正义》引《括地志》云：“桃林，在陕州桃林县西。”《山海经》云：“夸父之山，其北有林焉，名曰桃林，中多马。”〔7〕“盗骊”，《秦本纪》作“温骊”。《索隐》曰：“温音盗。”马黑色细颈曰盗骊。《索隐》又引《刘氏音义》云：“盗骊，骊也。”，浅黄色。《考证》：“盗乃浅青色。”按：一马而有三种毛色，当是杂色之马，今罕见。〔8〕“骅骝”，《穆天子传》一、《汉书·地理志下》，“骅”并作“华”。色如花而赤之马曰骅骝。〔9〕“绿耳”，《秦本纪》作“騶耳”。双耳毛色作绿，因名绿耳。按上举盗骊、骅骝、绿耳，皆周穆王八骏之属。其余为赤骥、白义、渠黄、騊、山子。〔10〕“西巡狩，见西王母”，穆王西狩故事，《周本纪》不载。见于晋武帝太康二年汲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冢

而得的《穆天子传》。同时发现之《竹书纪年》亦云：“穆王十七年西征，于昆仑丘见西王母。”按：西王母应是古代中亚地区母系社会的部落首领。后人加以美化，创作了许多动人的故事，流传于世。〔11〕“乐之忘归”，《秦本纪》作“乐而忘归”。“之”、“而”义同。〔12〕“徐偃王反”，徐偃王相传是与荆文王同时的徐国国君。《秦本纪》亦曰：“徐偃王作乱，造父为穆王御。”按：所谓“徐偃王反”，盖有误。《韩非子·五蠹篇》谓徐偃王行仁义，为荆文王所灭。《盐铁论·和亲篇》亦云：“徐偃王行仁义而灭，好儒而削。”徐偃王去周穆王之时已远。“徐偃王反”，当指春秋以前徐夷之乱。《书·费誓》“徐戎并兴”，《诗·常武》“徐方绎骚”、“徐方来庭”，可见徐夷确在春秋前为乱。周穆王时徐焰特盛，宣王时是其余波。本文应作“徐王反”，“偃”字是衍文。〔13〕“日驰千里马”，《风俗通义·六国篇》作“日驰千里”。〔14〕“乃赐造父以赵城”，晋州赵城县为造父邑。明清时属平阳府。今与洪洞县合并，改名洪洞县，属山西省。

自造父以下六世至奄父，曰公仲。周宣王时伐戎，〔1〕为御。及千亩战，〔2〕奄父脱宣王。〔3〕奄父生叔带。叔带之时，周幽王无道，〔4〕去周如晋，〔5〕事晋文侯，〔6〕始建赵氏于晋国。

【注释】〔1〕“周宣王”，名静，公元前八二八年——前七八二年在位。“伐戎”，谓西夷姜氏之戎。周宣王是历史上有争议的人物。据《诗》则为英主，据《国语》则失德正多，两种古文献的记载，判然若两人。〔2〕“千亩”，今山西介休县南。〔3〕“奄父脱宣王”，《周本纪》：“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千亩之战，宣王陷入敌围，奄父掩护突围，故曰“脱宣王”。〔4〕“周幽王”，名涅，又作涅。公元前七八一年——前七七一年在位。〔5〕“去周如晋”，《太平御览》卷二百引“如”作“入”。据《诸侯年表》，晋文侯元年，当周幽王二年。幽王为犬戎所杀在晋文侯十年。叔带去周事晋，应在公元前七八年至前七七一年之间。〔6〕“晋文侯”，名仇。公元前七八一年至前七四六年在位。

自叔带以下，赵宗益兴，五世而至赵夙。〔1〕赵夙。〔2〕晋献公之十六年，伐霍、魏、耿。〔3〕而赵夙为将伐霍。〔4〕霍公求犇齐。〔5〕晋大旱，卜之，曰“霍太山为祟”。〔6〕使赵夙召霍君于齐，复之，以奉霍太山之祀。晋复穰。〔7〕晋献公赐赵夙耿。〔8〕

【注释】〔1〕“五世而生赵夙”，《潜夫论·志氏姓篇》云：“至于赵夙，仕晋卿大夫。十一世而为列侯，五世而为武灵王，五世亡赵。”〔2〕“赵夙”，《考证》云此二字衍。按：“赵夙”二字非衍。晋献公以下述赵夙事，故于晋上特标“赵夙”二字。下文“赵朔。晋景公之三年，……”云云，《韩世家》“韩厥。晋景公之三年……”云云，皆同此例。〔3〕“晋献公”，名诡诸。公元前六七六年至前六五一年在位。“霍”，山西霍县西南。“魏”，山西芮城北。“耿”，山西河津南，汾水南岸。〔4〕“而赵夙为将伐霍”，《晋世家》“赵夙御戎”，此言“为将”，盖尊之。〔5〕“霍公求犇齐”，霍始封君为周文王子叔处，姬姓。《集解》徐广曰：“求亦作来。”“犇”，同“奔”。〔6〕“霍太山为祟”，杜预曰：“永安县东北有霍太山。”按：永安县辖境在今山西霍县、洪洞两县间。霍太山即今霍山。“祟”，音 suì，鬼神强加于人的灾祸。〔7〕“晋复穰”，“穰”，音 ráng，农业丰收曰穰。〔8〕“晋献公赐赵夙耿”，闵公元年《左传》：“晋侯作二军，公将上军，”

太子申生将下军，赵夙御戎，毕万为右，以灭耿、灭霍、灭魏。还，为太子城曲沃，赐赵夙耿，赐毕万魏，以为大夫。”

夙生共孟，当鲁闵公之元年也。^{〔1〕}共孟生赵衰，字子余。^{〔2〕}

【注释】〔1〕“夙生共孟，当鲁闵公之元年也”，《考证》：“崔适曰‘夙生共孟’四字，当在‘鲁湣公元年’句下，‘湣公元年’，上承‘赐赵夙耿’而言，以下乃言赵氏之世系。闵，《世家》、《年表》作湣。”按：崔适说是。鲁湣公，姓姜名开，公元前六六一年——前六六年在位。鲁湣公元年当晋献公十六年。〔2〕“共孟生赵衰，字子余”，赵氏世系紊乱，难以确考。《索隐》引《系本》云：“公明生共孟及赵夙，夙生成季衰，衰生宣孟盾。”《左传》云：“衰，赵夙弟。”而《赵世家》云：“共孟生赵衰。”梁玉绳曰：“夙与衰皆共孟子，公明、共孟音相近，其实一人也。”赵衰即赵成子，亦称成季、孟子余。

赵衰卜事晋献公及诸公子，莫吉；^{〔1〕}卜事公子重耳，吉，^{〔2〕}即事重耳。重耳以骊姬之乱亡奔翟，^{〔3〕}赵衰从。翟伐唐咎如，得二女，^{〔4〕}翟以其少女妻重耳，^{〔5〕}长女妻赵衰而生盾。^{〔6〕}初，重耳在晋时，赵衰妻亦生赵同、赵括、赵婴齐。^{〔7〕}赵衰从重耳出亡，凡十九年，^{〔8〕}得反国。重耳为晋文公，^{〔9〕}赵衰为原大夫，居原任国政。^{〔10〕}文公所以反国及霸，多赵衰计策。^{〔11〕}语在《晋》事中。

【注释】〔1〕“赵衰卜事晋献公及诸公子，莫吉”，“卜”，音 b，古人用火灼龟甲取兆，以预测吉凶曰卜。晋献公有八子：齐姜子申生为太子。诸公子有重耳、夷吾及骊姬子奚齐等。骊姬女弟生子卓子。卓子生晚（献公二十五年），不在赵衰请卜公子之列。〔2〕“公子重耳”，后承晋祚为晋文公，公元前六三六年——前六二八年在位。重耳母狐姬，晋大夫狐突女。〔3〕“重耳以骊姬之乱亡奔翟”，晋献公五年伐骊戎，得骊姬，献公爱幸之。献公十二年，骊姬生子奚齐。献公二十一年，献公信骊姬谗，欲废太子申生而立奚齐。申生于十二月自杀。重耳逃亡至蒲。二十二年献公伐蒲，重耳奔翟。事具《晋世家》。〔4〕“翟伐唐咎如，得二女”，“唐”，音 qi2ng，唐咎如，赤狄分支。僖公二十三年《左传》：“狄人伐唐咎如，获其二女叔隗、季隗。”〔5〕“少女”，季隗。《晋世家》以长女妻重耳。此与僖公二十三年《左传》合。〔6〕“长女妻赵衰而生盾”，与僖公二十三年《左传》合。《晋世家》作“以少女妻赵衰，生盾”。“长女”，叔隗。〔7〕“初重耳在晋时，赵衰妻亦生赵同、赵括、赵婴齐”，僖公二十四年《左传》：“狄人归季隗于晋，而请其二子。文公妻赵衰，生原同、屏括、楼婴。赵姬请逆盾与其母，子余辞。姬曰：‘得宠而忘旧，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请，许之。来，以盾为才，固请于公，以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为内子，而已下之。”〔8〕“赵衰从重耳出亡，凡十九年”，重耳，献公二十一年奔蒲，至文公元年归国，前后二十一年。所云十九年者，当自重耳离开晋国国境，即奔狄之翌年起算，正十九年。〔9〕“重耳为晋文公”，公元前六三六年，为晋文公元年。当周襄王十六年，鲁僖公二十四年，齐孝公七年。齐桓公霸业已衰，晋文公起而代之。〔10〕“赵衰为原大夫”，“原”，河南济源西北。赵衰为原大夫，在文公二年十二月。《诸侯年表》误入文公元年。〔11〕“文公所以反国及霸，多赵衰计策”，据《晋世家》，重耳返国及霸，赵衰为之策划，举其大者有七事。（一）里克杀奚齐悼子，使人迎重耳于翟，重

耳谢不入，是赵衰策。（二）重耳徙齐，谋之赵衰。（三）重耳过五鹿，野人盛土器中进，赵衰制重耳之怒而拜受之。（四）桓公卒，齐乱。赵衰、咎犯谋于桑下，趣重耳行。赵衰与齐女谋，醉重耳载以行。（五）过曹、过宋、过郑、过楚、赵衰教重耳受楚适诸侯礼而毋让。过秦，繆公与重耳饮，赵衰歌黍苗诗，以示欲急返国。（六）文公二年，赵衰说文公尊王，入襄王于周。（七）文公四年，晋作三军，赵衰举郤穀将中军，三让三辞，不失其义。

赵衰既反晋，晋之妻固要迎翟妻，^{〔1〕}而以其子盾为適嗣，^{〔2〕}晋妻三子皆下事之。^{〔3〕}晋襄公之六年，而赵衰卒，^{〔4〕}谥为成季。^{〔5〕}

【注释】〔1〕“翟妻”，虢咎如长女季隗。〔2〕“而以其子盾为適嗣”，晋之妻以季隗随成季流亡在外十余载，备尝艰苦，以其子赵盾为嫡嗣，贵其子而尊其母也。〔3〕“晋妻三子皆下事之”，僖公二十四年《左传》：“文公妻赵衰，生原同、屏括、楼婴。”杜预注：“原、屏、楼三字食邑。”宣公十二年《左传》称赵同、赵括、赵婴齐。按：赵婴齐通于赵文子母庄姬，兄同、括放之。春秋时善走楼季，疑即其人。〔4〕“晋襄公之六年，而赵衰卒”，晋襄公名欢，公元前六二七年——前六二一年在位。襄公六年，为公元前六二二年。赵成子衰、栾贞子枝、霍伯先且居、臼季狐偃四大夫，皆同年卒。〔5〕“谥”，音 shì，帝王、贵族、大臣、士大夫死后，依其生前事迹给予的称号。

赵盾代成季任国政，^{〔1〕}二年而晋襄公卒。^{〔2〕}太子夷皋年少，盾为国多难，^{〔3〕}欲立襄公弟雍。^{〔4〕}雍时在秦，使使迎之。太子母日夜啼泣，^{〔5〕}顿首谓赵盾曰：“先君何罪，释其適子而更求君？”^{〔6〕}赵盾患之，恐其宗与大夫袭诛之，乃遂立太子，是为灵公。^{〔7〕}发兵距所迎襄公弟于秦者。^{〔8〕}灵公既立，赵盾益专国政。

【注释】〔1〕“赵盾代成季任国政”，文公六年《左传》云：“晋蒐于夷，舍二军。使狐射姑将中军，赵盾佐之。阳处父至自温，改蒐于董，易中军。阳子，成季之属也。故党于赵氏。且谓赵盾能。曰：使能，国之利也。是以升之。宣子于是乎始为国政。”〔2〕“二年而晋襄公卒”，晋襄公在位七年，卒于七年八月。“二年”，谓宣子任国政二年。〔3〕“盾为国多难”，宣子任国政时，晋国多难。三年孟明攻晋，取晋汪以归。四年，秦繆公大兴兵，度河取王官，封殽尸。晋恐不敢出。五年，晋又伐秦，取新城，报王官之役。〔4〕“欲立襄公弟雍”，《晋世家》：“赵盾曰：‘立襄公弟雍，好善而长，先君爱之。且近于秦，秦固好也。立善则固，事长则顺，奉爱则孝，结旧好则安。’”按：公子雍之母为杜祁。杜祁以襄公故，让偃姑而上之。以狄故，让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文公是以爱杜祁之子雍，使仕秦为亚卿。〔5〕“太子母”，繆嬴，太子夷皋之母，当是秦宗女。〔6〕“释”，《左传》、《晋世家》并作“舍”。〔7〕“灵公”，名夷皋，立时在怀抱中。公元前六二年——前六七年在位，共十四年。〔8〕“发兵距所迎襄公弟于秦者”，晋使先蔑、士会如秦迎公子雍。赵盾既变计立夷皋，又为将往击秦，败之令狐。先蔑、随会败走，逃亡秦国。

灵公立十四年，益骄。^{〔1〕}赵盾骤谏，^{〔2〕}灵公弗听。及食熊蹯，膈不熟，杀宰人，^{〔3〕}持其尸出，赵盾见之。灵公由此惧，欲杀盾。^{〔4〕}盾素仁爱人，尝所食桑下饿人反扞救盾，^{〔5〕}盾以得亡。未出境，而赵穿弑灵公，^{〔6〕}而立襄公弟黑臀，是为成公。^{〔7〕}赵盾复反，任国政。^{〔8〕}君子讥盾“为

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讨贼”，〔9〕放太史书曰“赵盾弑其君”。〔10〕晋景公时而赵盾卒，〔11〕谥为宣孟，〔12〕子朔嗣。

【注释】〔1〕“灵公立十四年，益骄”，《晋世家》：“十四年，灵公壮侈，厚敛以彫墙，从台上射人，宰人胹熊蹯不熟，怒杀宰夫。”〔2〕“赵盾骤谏”，士会先谏，赵盾后谏，皆不听。事具宣公元年《左传》。〔3〕“蹯”，音 f n，兽足，此指熊掌，味美而难熟。“胹”，音 6r，炖，煮。〔4〕“灵公由是惧，欲杀盾”，赵盾、随会数谏灵公不听，灵公患之，使力士鉏麇刺赵盾。鉏麇不忍，触树死。〔5〕“尝所食桑下饿人反扞救盾”，“尝”犹“曾”。赵盾尝猎于首山，见桑下有饿人示眯明（《左传》作提弥明），盾与之食，又义其孝母，益与之饭肉。后示眯明为公宰，反击灵公伏士以脱盾。〔6〕“而赵穿弑灵公”，《晋世家》：“乙丑，盾昆弟将军赵穿，袭杀灵公于桃园。”《左传》注穿是赵夙庶孙，为盾从父昆弟之子。又文公十二年《左传》疏云：“赵穿别为邯郸氏，赵谢、赵胜、邯郸午是其后。”〔7〕“成公”，黑臀，公元前六六年——前六二年在位，共七年。是文公少子，其母周女。〔8〕“赵盾复反，任国政”，成公元年，赐赵氏为公族。〔9〕“君子”，《正义》：“谓孔子也。”《考证》：“《左传》以为太史董狐之言。”按：下文有“故太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作总结，则前“君子”，似非董狐。〔10〕“太史”，董狐。孔子闻之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宣子良大夫也，为法受恶。”〔11〕“晋景公”，名据，成公子。公元前五九九年——前五八一年在位，共十九年。〔12〕“而赵盾卒，谥为宣孟”，赵盾卒于晋景公何年，未见载记。梁玉绳曰：“孟非谥，也当作宣子。”《考证》：“枫山、三条本‘谥’作‘是’，当依订。”

赵朔。〔1〕晋景公之三年，朔为晋将下军救郑，〔2〕与楚庄王战河上。〔3〕朔娶晋成公姊为夫人。〔4〕

【注释】〔1〕“赵朔”，《考证》认为此二字衍文。按：“赵朔”二字非衍文，说见前“赵夙”注。〔2〕“晋景公之三年，朔为晋将下军救郑”，《晋世家》：“三年，楚庄王围郑，郑告急晋，晋使荀林父将中军，随会将上军，赵朔将下军。”宣公十二年《左传》：“赵朔将下军，栾书佐之。”〔3〕“与庄王战河上”，《晋世家》：“六月至河，闻楚已服郑。郑伯肉袒，与盟而去。荀林父欲还。先穀曰：‘凡来救郑，不至不可。将率离心。’卒渡河。楚已服郑，欲饮马于河为名而去。楚与晋军大战，郑新附楚，畏之，反助楚攻晋。晋军败，走河争渡，船中人指甚众。（《左传》曰：“舟中之指可掬也。”）楚虜我将智归。”〔4〕“朔娶晋成公姊为夫人”，梁玉绳曰：“贾、服、杜皆以庄姬为成公女。‘姊’是‘女’字之误。”按：崔适曰：“赵朔妻，成公姊，本不误。成公为文公子。成公姊亦文公女。自文公卒，至景公三年，计二十二年。朔妻若自文公卒前二三年所生，至此年甫三十四五，应有遗腹。……八年，《疏》谓庄姬年少，故贾、服、杜以为成公女，不知成公姊亦未老也。”崔说是。

晋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贾欲诛赵氏。〔1〕初，赵盾在时，梦见叔带持要而哭，〔2〕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3〕盾卜之，兆绝而后好。〔4〕赵史援占之。〔5〕曰：“此梦甚恶，非君之身，乃君之子，〔6〕然亦君之咎。至孙，赵将世益衰。”〔7〕屠岸贾者，始有宠于灵公，及至于景公而贾为司寇。〔8〕将作难，乃治灵公之贼以致赵盾，遍告诸将曰：“盾虽不知，犹为

贼首。〔9〕以臣弑君，子孙在朝，何以惩辚，〔10〕请诛之。”韩厥曰：〔11〕“灵公遇贼，赵盾在外，吾先君以为无罪，故不诛。今诸君将诛其后，是非先君之意，而今妄诛。〔12〕妄诛谓之乱。臣有大事而君不闻，是无君也。”屠岸贾不听，韩厥告赵朔趣亡。〔13〕朔不肯，曰：“子必不绝赵祀，〔14〕朔死不恨。”韩厥许诺，称疾不出。贾不请而擅与诸将攻赵氏于下宫，〔15〕杀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皆灭其族。〔16〕

【注释】〔1〕“晋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贾欲诛赵氏”，景公三年，赵朔返自邲，即为屠岸贾所杀，而赵同、赵括尚在。杀赵朔的理由，是赵盾弑其君灵公。杀赵同、赵括的理由，是庄姬诬告原、屏谋反。诛赵朔在景公三年，诛赵同、赵括则在景公十七年。二事本不相涉，被史迁混为一谈，铸就千秋一大疑案。此处“欲诛赵氏”，指诛杀赵朔，与原、屏无关。〔2〕“叔带”，赵氏始迁祖。叔带以后，赵氏递兴。“要”，与“腰”通。〔3〕“拊”，音 f。“拊手”，拍手。〔4〕“兆”，灼龟坼。古以龟卜，视坼裂之纹，以定吉凶。凡占验吉凶，皆谓之兆。“绝而后好”，意即逢凶化吉。〔5〕“赵史援占之”，《考证》：“史上赵字疑衍。赵氏不宜别有史官。”按：《说苑》亦有“赵”字，似非衍文。〔6〕“乃”，《考证》云枫山、三条本“乃”作“及”。按：《说苑》“乃”亦作“及”，形近之误。〔7〕“至孙，赵将世益衰”，《说苑》云：“至子赵朔世益衰。”〔8〕“及至于景公，而贾为司寇”，司寇六卿之一，主管刑狱。《太平御览》卷四二 引作“至景公时为司寇”。〔9〕“贼首”，《说苑》、《新序》并作“首贼”。〔10〕“辚”，古罪字。〔11〕“韩厥”，韩武子之后。景公十一年，厥与郤克将兵伐齐。十二年，晋作六军，韩厥在一卿之位，号为献子。韩厥曾为赵氏所抚养，韩、赵二氏的联盟有深远的历史背景。〔12〕“非”，《说文》：“违也。”“今”，王叔珉曰：“景祐本南宋补版‘今’作‘后’。《说苑》作‘後’，《史记》故本‘後’字作‘后’。‘后’之作‘今’，盖涉上文‘今诸君’而误，或后人所改。”〔13〕“趣”，疾，快快。〔14〕“必”，犹“若”。〔15〕“贾不请而擅与诸将攻赵氏于下宫”，下宫族诛赵氏的起因，是由于赵朔死后，庄姬与朔叔赵婴齐通室。赵同、赵括逐放其弟婴齐于齐，旋死于齐。庄姬怀恨，诬告赵同、赵括谋反。又由于栾氏、郤氏的排挤和倾轧，栾书为庄姬诬告作证，赵同、赵括遂及于难。至于屠岸贾其人，景公时为司寇，如果真如《赵世家》所描绘那样权倾一时，视一卿之位的韩厥如草芥，则为何晋世家在灵公、成公、景公时，未见任何有关屠岸贾的记载？敢于“不请而擅与诸将攻赵氏于下宫”，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语涉荒诞，不足为信。〔16〕“杀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皆灭其族”，下宫之难，景公所诛仅赵同、赵括二家。成公八年《左传》记此事甚详。《传》云：“晋赵庄姬为赵婴之亡故，谮之于晋侯，曰‘原、屏将为乱’，栾、郤为征。六月，晋讨赵同、赵括。”《春秋》鲁成公八年亦载：“晋杀其大夫赵同、赵括。”《晋世家》景公十七年亦云“诛赵同、赵括”，不及赵朔。而本文曰“杀赵朔”，盖与史实不符。赵朔已前死。赵婴齐与赵庄姬私通，在景公十三年被发现。景公十四年，赵同、赵括逐放赵婴齐于齐。成公八年《左传》杜预注曰：“赵婴亡在五年。”成公五年，亦即晋景公十四年。下宫事件发生在晋景公十七年。赵朔已死，赵婴死亦四年，何得与赵同、赵括同受诛。“皆灭其族”，亦不实。如赵氏之族皆灭，何以赵穿之后，赵午、赵稷得以食邑邯郸？

赵朔妻成公姊，有遗腹，走公宫匿。^{〔1〕}赵朔客曰公孙杵臼，杵臼谓朔友人程婴曰：^{〔2〕}“胡不死？”程婴曰：“朔之妇有遗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3〕}吾徐死耳。”居无何，而朔妇免身，^{〔4〕}生男。屠岸贾闻之，索于宫中。夫人置儿絝中。^{〔5〕}祝曰：“赵宗灭乎，若号；即不灭，若无声。”^{〔6〕}及索，儿竟无声。已脱，程婴谓公孙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后心且复索之，奈何？”公孙杵臼曰：“立孤与死孰难？”程婴曰：“死易，立孤难耳。”公孙杵臼曰：“赵氏先君遇子厚，子彊为其难者，^{〔7〕}吾为其易者，请先死。”乃二人谋取他人婴儿负之，^{〔8〕}衣以文葆，^{〔9〕}匿山中。程婴出，谬谓诸将军曰：^{〔10〕}“婴不肖，不能立赵孤。谁能与我千金，吾告赵氏孤处。”诸将皆喜，许之，发师随程婴攻公孙杵臼。杵臼谬曰：“小人哉程婴！昔下宫之难不能死，与我谋匿赵氏孤儿，今又卖我。纵不能立，而忍卖之乎！”抱儿呼曰：“天乎天乎！赵氏孤儿何罪？请活之，独杀杵臼可也。”诸将不许，遂杀杵臼与孤儿。诸将以为赵氏孤儿良已死，^{〔11〕}皆喜。然赵氏真孤乃反在，程婴卒与俱匿山中。

【注释】〔1〕“赵朔妻成公姊，有遗腹，走公宫匿”，赵氏孤儿事本虚构，是由赵氏家乱衍而成的小说家言。“走公宫匿”，非事实。〔2〕“公孙杵臼”、“程婴”，二人是赵盾、赵朔两代家臣。〔3〕“即”，若。与下“即不灭”之“即”义同。〔4〕“免”，音 mǐn，同“娩”，生孩子。〔5〕“夫人置儿絝中”，“絝”，音 kù。《新序·节士篇》作“袴”。“絝”、“袴”古今字。《说文》：“絝，胫衣也。”今称套裤。套裤中如何藏一小儿，此是赵氏孤儿故事中最大破绽。孔颖达以为事与《左传》皆违，自是司马迁根据战国时的传说的兴来之笔，不可信。〔6〕“赵宗灭乎，若号；即不灭，若无声”，《太平御览》卷六九五引此作“赵宗若灭，即号；若不灭，即无声”。〔7〕“彊”，通“强”。《说文》：“彊，弓有力也。从弓彊声。”〔8〕“乃”，王叔珉曰：“乃犹‘于是’也。”“负”，老姆异称，通“媪”。“负媪”，谓保姆。“负之”，言抚养起来。〔9〕“文葆”，绣花儿衣。《新序》“葆”作“褓”。《说文》：“緜，小儿衣也。”“葆”是借字。〔10〕“谬”，音 miù，错误。《考证》：“《新序》‘将’下无‘军’字，下文亦无‘军’字。”〔11〕“良”，信。《太平御览》引此无“良”字。

居十五年，晋景公疾，^{〔1〕}卜之，大业之后不遂者为祟。^{〔2〕}景公问韩厥，厥知赵孤在，^{〔3〕}乃曰：“大业之后在晋绝祀者，其赵氏乎？夫自中衍者皆嬴姓也。^{〔4〕}中衍人面鸟喙，降佐殷帝大戊，^{〔5〕}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厉无道，^{〔6〕}而叔带去周适晋，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尝绝祀。今吾君独灭赵宗，国人哀之，故见龟策。^{〔7〕}唯君图之。”景公问：“赵尚有后子孙乎？”^{〔8〕}韩厥具以实告。于是景公乃与韩厥谋立赵孤儿，召而匿之宫中。诸将入问疾，景公因韩厥之众以胁诸将而见赵孤。赵孤名曰武。^{〔9〕}诸将不得已，乃曰：“昔下宫之难，屠岸贾为之，矫以君命，并命群臣。非然，孰敢作难！微君之疾，^{〔10〕}群臣固且请立赵后。今君有命，群臣之愿也。”于是召赵武、程婴遍拜诸将，^{〔11〕}遂反与程婴、赵武攻屠岸贾，灭其族。复与赵武田邑如故。

【注释】〔1〕“居十五年”，谓自三年屠岸贾诛赵朔起算，至此十五年，推次为晋景公十七年。《晋世家》“十九年夏，景公病”。成公十年《左传》

“晋侯梦大厉”。鲁成公十年，当晋景公十九年。故梦大厉应与景公病同一事。“晋景公疾”，自应如《晋世家》记在景公十九年。此云“居十五年”，与《韩世家》“晋景公十七年，病”，并误。晋景公十七年，为赵同、赵括受诛之年。〔2〕“大业之后不遂者为崇”，《秦本纪》：“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女脩织，玄鸟陨卵，女脩吞之，生子大业。”按：大业为秦之先，亦赵之远祖。〔3〕“厥”，《考证》：“古钞本‘厥’上有‘韩’字。”〔4〕“夫自中衍者皆嬴姓也”，《秦本纪》：“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后，遂世有功，以佐殷国，故嬴姓多显。”按：中衍先祖大费，舜赐姓嬴氏。大费子二人，一曰大廉，一曰若木。大廉玄孙曰孟戏、仲衍。故自虞舜赐姓嬴氏中衍，传已五世。〔5〕“喙”，音 zhòu，鸟嘴。“人面鸟喙”，《秦本纪》作“鸟身人言”。王符《潜夫论·志姓氏篇》：“后有仲衍，鸟体人言，为夏帝大戊御。”〔6〕“下及幽厉无道”，周幽王、厉王皆无道君。厉王为父，幽王为子。习惯称作“幽厉”。〔7〕“策”，同“筮”。古时卜筮工具。《楚辞·卜居》：“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龟 诚不能知事。”〔8〕“赵尚有后子孙乎”，《考证》：“古钞本作‘赵后有子孙乎？’”按：各本中“子孙”二字，皆是衍文。〔9〕“赵孤名曰武”，《晋世家》作“赵庶子武”。《说苑》、《新序》并无“赵”字。〔10〕“微”，犹“无”。〔11〕《考证》：“枫山、三条本重‘诸将’二字。”按：赵武复立亦应在晋景公十九年，公元前五八一年。

及赵武冠，为成人，〔1〕程婴乃辞诸大夫，谓赵武曰：“昔下宫之难，〔2〕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赵氏之后。今赵武既立，为成人，复故位，我将下报赵宣孟与公孙杵臼。”〔3〕赵武啼泣顿首固请，曰：“武愿苦筋骨以报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婴曰：“不可，彼以我为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报，是以我事为不成。”遂自杀。赵武服齐衰三年，〔4〕为之祭邑，春秋祠之，〔5〕世世勿绝。〔6〕

【注释】〔1〕“及赵武冠，为成人”，古代男子成年时举行加冠礼。《礼记·曲礼》说，男子二十而冠。《荀子·大略》、《仪礼·士冠礼》、《说苑·建本》皆谓男子十九而冠。〔2〕“昔下宫之难”，谓晋景公十七年，屠岸贾攻杀赵同、赵括之事。〔3〕“赵宣孟”，赵宣子盾。〔4〕“齐衰”，丧服名，五服之一，次于斩衰。以粗麻布制成丧服，因其缉边缝齐，故称齐衰，仅次于子女服父母之丧。〔5〕“春秋祠之”，本书泷川资言本作“春秋祀之”。“祠”、“祀”古通。〔6〕“世世勿绝”，《正义》：“今河东赵氏祠先人，犹别舒一座祭二士矣。”

赵氏复位十一年，〔1〕而晋厉公杀其大夫三郤。〔2〕栾书畏及，乃遂弑其君厉公，〔3〕更立襄公曾孙周，是为悼公。〔4〕晋由是大夫稍强。

【注释】〔1〕“赵氏复位十一年”，景公十九年赵氏复位。至晋厉公八年杀三郤，才及八年，此云十一年，误。〔2〕“晋厉公”，名寿曼，公元前五八一年——前五七三年在位，计七年。“三郤”，郤锜、郤犨、郤至。成公十七年《春秋》：“（十有二月）晋杀其大夫郤锜、郤犨、郤至。”鲁成公十七年为晋厉公七年。《晋世家》作厉公八年杀三郤。〔3〕“栾书畏及，乃遂弑其君厉公”，据《晋世家》，栾书囚厉公在厉公八年闰月乙卯，杀厉公在正月庚申。〔4〕“更立襄公曾孙周，是为悼公”，悼公，公元前五七二年——前五五八年在位。悼公周者，其大父捷，晋襄公少子，号桓叔。桓叔

生惠伯谈。谈生悼公周。

赵武续赵宗二十七年，晋平公立。^{〔1〕}平公十二年，而赵武为正卿。^{〔2〕}十三年，吴延陵季子使于晋。^{〔3〕}曰：“晋国之政卒归于赵武子、韩宣子、魏献子之后矣。”^{〔4〕}赵武死，谥为文子。^{〔5〕}

【注释】〔1〕“赵武续赵宗二十七年，晋平公立”，平公名彪。公元前五五七年——前五三二年在位，共二十二年。以平公立时，赵武已续赵宗二十七年推次，复赵武田则在景公十七年，时景公尚未病厉。“二十七年”疑误，应为二十九年。〔2〕“平公十二年，而赵武为正卿”，襄公二十五年《春秋传》：“秋，赵文子为政，令薄诸侯之币，而重其礼。”鲁襄公二十五年，赵文子为政，即为正卿。当平公十年。此云十二年，误。〔3〕“十三年，吴延陵季子使于晋”，吴季札，春秋时吴王寿梦之季子。寿梦欲传以位，辞不受。封于延陵（今江苏武进县），故称延陵季子。据《诸侯年表》，吴季札聘晋，在平公十四年。此云十三年。〔4〕“晋国之政卒归于赵武子、韩宣子、魏献子之后矣”，梁玉绳曰：“‘武子’乃‘文子’之误，然三子见存，不应称谥。《史途》曰‘武子、宣子、献子六字衍’。”按：韩宣子名起，韩厥之子。魏献子名荼，魏庄子子。《魏世家》作“魏嬴之子”。〔5〕“赵武死，谥为文子”，赵武死年，未见记载，昭公元年《春秋传》“乐桓子相赵文子，欲求货于叔孙”的记载，及赵文子与叔向语，可见鲁昭公元年，赵文子尚在。鲁昭公元年为晋平公十七年。至昭公三年晏婴聘晋时，《春秋传》不记赵文子事，而韩宣子主政。昭公三年为晋平公十九年，以此推次，赵武崩年，当在晋平公十八年。

文子生景叔。^{〔1〕}景叔之时，齐景公使晏婴于晋。^{〔2〕}晏婴与晋叔向语。^{〔3〕}婴曰：“齐之政后卒归田氏。”^{〔4〕}叔向亦曰：“晋国之政将归六卿。”^{〔5〕}六卿侈矣，而吾君不能恤也。^{〔6〕}

【注释】〔1〕“景叔”，名成。《左传》曰赵成子。〔2〕“齐景公”，名杵臼。公元前五四七年——前四九二年在位。“晏婴”，齐相。晏婴使晋在齐景公九年，晋平公十九年。〔3〕“叔向”，晋公室羊舌肸，号叔向。〔4〕“田氏”，昭公三年《春秋传》：“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齐其为陈氏矣。”按：陈完如齐，因始食采邑于田，改姓田氏。〔5〕“叔向亦曰：晋国之政将归六卿”，昭公三年《春秋传》，亦记叔向之言曰：“然，虽吾公室，今亦季世也”云云。叔向言及公室日卑，政在家门，民无所依的情况。“六卿”，韩、魏、赵、范、中行、知氏。〔6〕“六卿侈矣，而吾君不能恤也”，“侈”，音 chī，放纵。“恤”，音 xù，顾，忧愁。言大权落在六卿之手，晋君还在醉生梦死，不知道犯愁。

赵景叔卒，生赵鞅，是为简子。^{〔1〕}

【注释】〔1〕“简子”，生年不详，据史推次，平公十九年晏子聘晋时，简子已生。

赵简子在位，晋顷公之九年，^{〔1〕}简子将合诸侯戍于周，^{〔2〕}其明年，入周敬王于周，^{〔3〕}辟弟子朝之故也。^{〔4〕}

【注释】〔1〕“晋顷公”，名去疾。公元前五二五年——前五二二年在位十四年。顷公九年为前五一七年，当周敬王三年。〔2〕“简子将合诸侯戍于周”，顷公九年夏，简子在黄池会诸侯，共商平定周敬王弟子朝之乱。事具昭公二十五年《春秋传》。黄池，在今河南封丘县西南。〔3〕“其明年，

入周敬王于周”，《诸侯年表》，顷公十年“知栎、赵鞅内王于王城”。周敬王名丐，周景王子。〔4〕“辟弟子朝之故也”，“子朝”，周景王长庶子。景王崩，子朝与子丐争立。国人立景王长子猛为王，子朝攻杀猛，国人攻子朝而立丐，为敬王。子朝自立，敬王不得入，居于泽。敬王三年，赵鞅会诸侯于黄池，谋入敬王。四年，晋率诸侯入敬王于周，子朝奔楚。“辟”，排除，驱逐。

晋顷公之十二年，六卿以法诛公族祁氏、羊舌氏，〔1〕分其邑为十县。

〔2〕六卿各令其族为之大夫。〔3〕晋公室由此益弱。

【注释】〔1〕“晋顷公之十二年，六卿以法诛公族祁氏、羊舌氏”，“公族”，即公室，姬姓。“祁氏”，祁奚孙。“羊舌氏”，叔向子。晋平公十九年，晏婴使晋，晋公室叔向，就告诉晏婴：“晋公室卑。”梁玉绳曰：“二姓之灭，由于祁胜赂荀跖，非关六卿之故。”按：晋顷公十三年，晋国始公布范宣子《刑书》，此云十二年“六卿以法诛公族祁氏、羊舌氏”，可见晋《刑书》在正式公布前一年，已在晋国试行。〔2〕“分其邑为十县”，昭公二十八年《春秋传》：“秋，晋韩宣子卒。魏献子为政，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按：祁氏七县为：郟、祁、平陵、梗阳、涂水、马首、孟。羊舌氏三县为铜鞮、平阳、杨氏。〔3〕“六卿各令其族为之大夫”，据昭公二十八年《春秋传》，任十县大夫者为司马弥牟、贾辛、司马乌、魏戊、知徐吾、韩固、孟丙、乐霄、赵朝、僚安。梁玉绳曰，十县大夫除赵朝、韩固、魏戊、知徐吾四姓为六卿之族，其余六人，皆以贤举。

后十三年，鲁贼臣阳虎来奔。〔1〕赵简子受赂，厚遇之。

【注释】〔1〕“后十三年，鲁贼臣阳虎来奔”，“后十三年”，晋定公十一年，公元前五一年。“阳虎”，春秋鲁人，为季氏家臣，事季平子。鲁定公九年，欲去三桓，劫定公，伐孟氏败，取公宫宝玉大弓出奔至齐，齐不纳，又奔晋，赵鞅纳之。《论语》作阳货，有《阳货篇》。

赵简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惧。医扁鹊视之，〔1〕出，董安于问。

〔2〕扁鹊曰：“血脉治也，而何怪！〔3〕在昔秦缪公尝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孙支与子舆曰：〔4〕‘我之帝所甚乐。吾所以久者，适有学也。

〔5〕帝告我：“晋国将大乱，五世不安；〔6〕其后将霸，未老而死；〔7〕霸者之子且令，〔8〕而国男女无别。”，〔9〕公孙支书而藏之，秦谶于是出矣。

〔10〕献公之乱，文公之霸，而襄公败秦师于殽而归纵淫，〔11〕此子之所闻。今主君之疾与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间，〔12〕间必有言也。”

【注释】〔1〕“扁鹊”，姓秦名越人，郑国人。年轻时为舍长，从投宿客人长桑君学医，尽得其传，能透视病人五脏，在齐、赵一带悬壶，为人治病。〔2〕“董安于问”，董安于为简子家臣。鲁定公十三年，邯郸将作乱，董安于闻之，告赵鞅先备。鲁定公十四年，知文子以安于预谋乱闻，安于自缢死。赵氏定，祀安于于赵氏庙。〔3〕“血脉治也，而何怪”，血脉上的毛病，你何必大惊小怪。“治”，病。〔4〕“公孙支”、“子舆”，皆秦大夫。公孙支字子桑，《左传》作公孙枝。子舆，亦作子车。〔5〕“适有学也”，《扁鹊传》“有”下有“所”字。〔6〕“五世”，献公，奚齐、卓子、惠公、怀公。〔7〕“其后将霸，未老而死”，谓图霸业，则必穷兵黩武，其民乃不得终其天年。〔8〕“霸者之子”，是说称霸的那些人们。“且令”，号令诸侯。〔9〕“而国男女无别”，男女无别，死于道路。〔10〕“谶”，音 chèn，

预言吉凶得失的文字、图记。〔11〕“而襄公败秦师于殽而归纵淫”，晋襄公元年（公元前六二七年）败秦于殽。“殽”，音 y2o，山名，秦岭东段支脉，河南省洛宁西北。〔12〕“间”，音 ji4n，病痊愈或好转。

居二日半，简子寤。语大夫曰：“我之帝所甚乐，与百神游于钧天广乐，〔1〕九奏万舞，〔2〕不类三代之乐，〔3〕其声动人心。〔4〕有一熊欲来援我，〔5〕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罽来，〔6〕我又射之，中罽，罽死。帝甚喜，赐我二笥，皆有副。〔7〕吾见儿在帝侧，帝属我一翟犬，〔8〕曰：‘及而子之壮也，〔9〕以赐之。’帝告我：‘晋国且世衰，七世而亡，〔10〕嬴姓将大，〔11〕败周人于范魁之西，〔12〕而亦不能有也。今余思虞舜之勋，〔13〕适余将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孙。’”〔14〕董安于受言而书藏之。〔15〕以扁鹊言告简子，简子赐扁鹊田四万亩。

【注释】〔1〕“大夫”，董安于。“钧天、广乐”，是天帝居所，见《列子·周穆王篇》。“广乐”，亦可释为“广陈钟鼓之属以为乐”，见《淮南子·天文训》。以文义观之，前义胜。故本文应在“广乐”作断。〔2〕“九奏万舞”，《周礼·春官》“九奏乃终，谓之九成”，郑注云：“乐一更端曰奏。”“万舞”，干戚舞，干戚是兵器，万舞应是武舞。〔3〕“三代”，夏、商、周。“不类三代之乐”，当是更古之乐。后面说到“思虞舜之勋”，意为虞舜之乐。〔4〕“其声动人心”，《考证》：“《扁鹊传》无‘人’字。”《风俗通义·皇霸》亦无“人”字。〔5〕“欲来援我”，《考证》：“古钞本无‘来’字，与《传》及《艺文类聚》合。”按：《传》，谓《扁鹊传》。〔6〕“罽”，音 pí，体大于熊，毛色黄白，力能拔树，遇人则人立而攫之，俗称人熊。〔7〕“笥”，音 sì，盛饭的竹制饭具。圆者曰箪，方者曰笥。“副”，笥内盛有饭食。〔8〕“翟犬”，“翟”，通“狄”。翟犬是北方游牧民族畜以守卫羊群之犬。《晋书·摯虞传·思游赋》“睨翟犬于帝侧兮，殪熊罽于灵轩”，即用此故事。〔9〕“及而子之壮也”，《风俗通义·皇霸》作“及汝子之壮也”。按：“而”即“汝”。〔10〕“七世”，晋定公、出公、哀公、幽公、烈公、孝公至静公为七世。〔11〕“嬴姓将大”，赵氏之先，与秦同祖，俱嬴姓。此云赵将强大。〔12〕“败周人于范魁之西”，败周人事亦无考。范魁，地名，不详何在。〔13〕“今余思虞舜之勋”，赵之先大费，受知于虞舜，嬴姓，亦舜所赐。故云“思虞舜之勋”。〔14〕“胄女”，帝王贵族之女。“孟姚”，吴广之女，姓姚字孟。“七世之孙”，谓武灵王。按：简子至武灵王十世，此讹七字。〔15〕“而书藏之”，王叔珉曰：“《扁鹊传》作‘书而藏之’，于文为长。上文‘公孙支书而藏之’，亦同例。”

他日，简子出，有人当道，辟之不去。〔1〕从者怒，将刃之。〔2〕当道者曰：“吾欲有谒于主君。”从者以闻。简子召之，曰：“譱，〔3〕吾有所见子晰也。”〔4〕当道者曰：“屏左右，愿有谒。”简子屏人。当道者曰：“主君之疾，〔5〕臣在帝侧。”简子曰：“然，有之。子之见我，我何为？”〔6〕当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与罽，〔7〕皆死。”简子曰：“是，且何也？”当道者曰：“晋国且有大难，主君首之。帝令主君灭二卿，〔8〕夫熊与罽皆其祖也。”〔9〕简子曰：“帝赐我二笥，皆有副，何也？”当道者曰：“主君之子将克二国于翟，〔10〕皆子姓也。”简子曰：“吾见儿在帝侧，帝属我一翟犬，〔11〕曰‘及而子之长以赐之’。〔12〕夫儿何谓以赐翟犬？”〔13〕

当道者曰：“儿，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14〕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后嗣，且有革政而胡服，〔15〕并二国于翟。”〔16〕简子问其姓名而延之以官。当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17〕遂不见。〔18〕简子书藏之府。〔19〕

【注释】〔1〕“辟之不去”，意谓让他躲开，他不躲开。“辟”，音 pì，辟除，躲避。〔2〕“从者怒，将刃之”，《风俗通义》无“怒”、“之”二字，作“从者将刃”。《论衡》“刃”作“拘”。〔3〕“譖”，音 xǔ，通“嘻”，表示惊诧之意。〔4〕“吾有所见子卹也”，“有”，犹“曾”。陈仁锡曰：“晰，明也。见子晰，谓梦中明见子尔。”〔5〕“主君之疾”，《风俗通义》同。《考证》：“古钞本、三条本‘疾’下有‘日者’二字。”《论衡》“主君”上有“日者”二字。〔6〕“我我”，崔适曰：“各本重‘我’字，衍也。”按：《论衡》、《风俗通义》不重“我”字。〔7〕“与”，《风俗通义》无此字。〔8〕“二卿”，范、中行氏。〔9〕“熊”、“黑”，范、中行二氏图腾。〔10〕“二国”，谓代、智氏。〔11〕“帝”，《风俗通义》无此字。《论衡·纪妖篇》有此字。〔12〕“及而子之长以赐之”，句与《论衡·纪妖篇》合。《风俗通义》“而”作“汝”。〔13〕“谓”，《论衡》、《风俗通义》并作“说”。《广雅·释诂二》：“谓，说也。”〔14〕“翟犬者，代之先也”，《论衡》、《风俗通义》并无“者”字。代之先民，以犬作图腾。〔15〕“且有革政而胡服”，王国维曰：“胡服，其制，冠则惠文，其带具带，（按：具带，贝带之误），其履靴。”详见《观堂集林》十八《胡服考》。〔16〕“并二国于翟”，《正义》：“武灵王略中山地至宁葭，西略胡地至楼烦、榆中是也。”事在赵武灵王二十年。〔17〕“致帝命耳”，传达上帝的旨意。〔18〕“遂不见”，此下《风俗通义》有“无几，范、中行作乱，简子灭之，此熊黑之效应也”十八字。〔19〕“简子书，藏之府”，谓藏之册府。册府者，国家档案馆。

异日，姑布子卿见简子，〔1〕简子遍召诸子相之。〔2〕子卿曰：“无为将军者。”简子曰：“赵氏其灭乎？”子卿曰：“吾尝见一子于路，殆君之子也。”〔3〕简子召子毋卹。〔4〕毋卹至，则子卿起曰：〔5〕“此真将军矣！”〔6〕简子曰：“此其母贱，翟婢也，奚道贵哉？”〔7〕子卿曰：“天所授，虽贱必贵。”〔8〕自是之后，简子尽召诸子与语，毋卹最贤。简子乃告诸子曰：“吾藏宝符于常山上，〔9〕先得者赏。”〔10〕诸子驰之常山上，求无所得。〔11〕毋卹还，曰：“已得符矣。”简子曰：“奏之。”毋卹曰：“从常山上临代，代可取也。”〔12〕简子于是知毋卹果贤，乃废太子伯鲁，而以毋卹为太子。〔13〕

【注释】〔1〕“姑布子卿”，姓姑布，名子卿。哀公二十九年《春秋传疏》引作“孤布子卿”。〔2〕“简子遍召诸子相之”，《论衡·骨相篇》及《纪妖篇》并作“简子使姑布子卿相诸子”。〔3〕“殆”，音 dài，大概。〔4〕“毋卹”，或作“无卹”、“毋恤”、“无恤”，“毋”与“兀”同。“卹”、“恤”古通。哀公二十七年《春秋传疏》引“乃废大子而以母恤为大子”，“母”涉上文“其母贱”而误。〔5〕“则”，时间副词，与“即”同。此处有立即、马上之义。〔6〕“此真将军矣”，《绛侯世家》汉文帝称周亚夫亦云：“此真将军矣！”〔7〕“道”，介词，由也。主表事之原因。《晏子春秋·杂篇》：“君何年之少而弃国之蚤？奚道至于此乎？”〔8〕“天

所授，虽贱必贵”，哀公二十七年《春秋传疏》作“天之所授，虽贱必贵”。〔9〕“常山”，即恒山，五岳中之北岳，主峰在河北曲阳县西北百四十里。北行四百五十里，有飞狐口，是极险要的关塞。飞狐口迤北为代国。〔10〕“先得者赏”《初学记》记作“往得者立为后”。〔11〕“诸子驰之常山上，求无所得”，《初学记》引作“诸子皆竞往，无所得”。〔12〕“从常山上临代，代可取也”，代国故地在今河北蔚县一带。《御览》八二引作“登常山而临代”。〔13〕“太子”，梁玉绳曰：“简子大夫也，而称其子为太子，可乎？”据下文，以无卹为太子，在晋定公十二年。

后二年，晋定公十四年，范、中行作乱。^{〔1〕}明年春，简子谓邯郸大夫午曰：^{〔2〕}“归我卫士五百家，吾将置之晋阳。”^{〔3〕}午许诺，归而其父兄不听，^{〔4〕}倍言。^{〔5〕}赵鞅捕午，囚之晋阳。乃告邯郸人曰：“我私有诛午也，诸君欲谁立？”遂杀午。赵稷、涉宾以邯郸反。^{〔6〕}晋君使籍秦围邯郸。^{〔7〕}荀寅、范吉射与午善，^{〔8〕}不肯助秦而谋作乱，董安于知之。十月，范、中行氏伐赵鞅，^{〔9〕}鞅奔晋阳，晋人围之。范吉射、荀寅仇人魏襄等谋逐荀寅，^{〔10〕}以梁婴父代之；^{〔11〕}逐吉射，以范皋绎代之。^{〔12〕}荀栎言于晋侯曰：^{〔13〕}“君命大臣始乱者死。^{〔14〕}今三臣始乱，^{〔15〕}而独逐鞅，用刑不均，请皆逐之。”十一月，荀栎、韩不佞、^{〔16〕}魏哆奉公命以伐范、中行氏，^{〔17〕}不克。范、中行氏反伐公，公击之，范、中行败走。丁未，二子奔朝歌。^{〔18〕}韩、魏以赵氏为请。^{〔19〕}十二月辛未，赵鞅入绛，盟于公宫。其明年，^{〔20〕}知伯文子谓赵鞅曰：^{〔21〕}“范、中行虽信为乱，^{〔22〕}安于发之，是安于与谋也。^{〔23〕}晋国有法，始乱者死。夫二子已伏罪而安于独在！”赵鞅患之。安于曰：“臣死，赵氏定，晋国宁，吾死晚矣。”遂自杀。赵氏以告知伯，然后赵氏宁。

【注释】〔1〕“晋定公之十四年，范、中行作乱”，“晋定公”，名午，公元前五一一年至前四七四年在位。“范”，范吉射，范献子士鞅之子。“中行”，中行寅，荀偃之孙。邯郸大夫赵午是中行寅之甥。中行寅则范吉射之姻。范、中行作乱，《晋世家》、《诸侯年表》、定公十三年《春秋》并在晋定公十五年。此云“十四年”，误。“范、中行作乱”五字亦是错简。〔2〕“明年春”，晋定公十五年春。《世族谱》云，夙孙穿，穿生，生胜，胜生午。故邯郸午于赵孟是同族。又文公十二年《春秋传》：“赵有侧室曰穿，晋君之婿也。”注云：“侧室支子穿，赵夙庶孙。”疏曰：“《世族谱》穿赵夙之孙，则是赵盾从父昆弟之子也。盾为正室，故谓穿为侧室。穿别为邯郸氏，赵、赵胜、邯郸午是其后也。”〔3〕“归我卫士五百家，吾将置之晋阳”，赵鞅于晋定公十二年围卫。定公十年《春秋》云：“晋赵鞅帅师围卫。”服虔曰：“往年赵鞅围卫，卫人恐惧，故贡五百家，鞅置之邯郸，又欲更徙于晋阳。”“晋阳”，赵鞅邑，今山西太原市西南。〔4〕“午许诺，归而其父兄不听”，定公十三年《春秋传》云：“午许诺，归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卫是以为邯郸，而寘诸晋阳，绝卫之道也。不如侵齐而谋之。乃如之，而归之于晋阳。’”言五百家在邯郸，卫与邯郸亲。今远徙晋阳，则失卫亲。侵齐，齐反击邯郸。惧齐而徙，则卫与邯郸之好不绝。〔5〕“倍”，通背。〔6〕“赵稷”，邯郸午子。“涉宾”，午家臣。〔7〕“籍秦”，晋大夫籍游之孙，籍谈之子。定公十三年《春秋传》云：“夏六月，上军司马籍秦围邯郸。”〔8〕“荀寅、范吉射与午善”，定公十三年《春秋

传》云：“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杜预曰：“婿父曰姻，荀寅子娶范吉射女。”〔9〕“十月，范、中行氏伐赵鞅”，定公十三年《左传》作“七月”，此讹“十月”。按：范氏，晋大夫隰叔之子，士之后，生成伯缺，缺生武子会，会生文叔燮，燮生宣叔匄，匄生献子鞅，鞅生吉射。吉射为士之后，亦称士吉射。晋大夫逝遯生桓伯林父，林父生寅伯庚叔，庚叔生献伯偃，偃生穆伯吴，吴生寅。本姓荀，自荀偃将中军，晋改中军曰中行，因以中行为氏。本文“中行氏”，即荀寅。〔10〕“魏襄”，魏舒孙曼多，即魏襄子多。〔11〕“梁婴父”，晋大夫。〔12〕“范皋绎”，范氏侧室子。定公十三年《春秋传》：“范皋夷无宠于范吉射，而欲为乱于范氏。梁婴父嬖于知文子（荀跖），文子欲以为卿。韩简子（韩起孙不信，即本文韩不佞）与中行文子（荀寅）相恶，魏襄子亦与范昭子（范吉射）相恶，故五子谋，将逐荀寅，而以梁婴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皋夷代之。”晋定公二十年十一月，赵鞅杀士皋夷。事具哀公三年《春秋传》。〔13〕“荀栎”，智文子。《左传》作知文子荀跖。《系本》云：“逝遯生庄子首，首生武子，生庄子朔，朔生悼子盈，盈生文子栎。栎生宣子申，申生智伯瑶。”〔14〕“君命大臣始乱者死”，定公十三年《春秋传》：“荀跖言于晋侯曰：‘君命大臣始祸者死。’载书在河。”〔15〕“三臣”，范吉射、荀寅、赵鞅。〔16〕“韩不佞”，韩简子。《左传》、《晋世家》皆作“不信”。“佞”、“信”古通。《说文》：“佞，从女信省。”〔17〕“魏哆”，据《魏世家》，魏献子生魏侈。魏侈与赵鞅共攻范、中行氏。《索隐》：“他本亦作‘哆’，盖‘哆’字误。按《系本》‘献子生简子取，取生襄子多’，而《左传》云‘魏曼多’是也。则侈是襄子，中间少简子一代。”〔18〕“二子”，谓范、中行。“朝歌”，河南淇县。〔19〕“韩魏以赵氏为请”，服虔曰：“以其罪轻于荀、范也。”〔20〕“明年”，晋定公十六年。〔21〕“知伯文子”，智文子荀栎。〔22〕“信”，的确。〔23〕“安于发之，是安于与谋也”，定公十三年《春秋传》：“邯鄲将作乱，董安于闻之，告赵孟曰：‘先备诸。’”董安于由一个告发人被诬为同谋人。

孔子闻赵简子不请晋君而执邯鄲午，保晋阳，故书《春秋》曰：“赵鞅以晋阳叛。”〔1〕

【注释】〔1〕“赵鞅以晋阳叛”，定公十三年《春秋经》云：“秋，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

赵简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谏。〔1〕周舍死，简子每听朝，常不悦。大夫请臯。〔2〕简子曰：“大夫无罪。吾闻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3〕诸大夫朝，〔4〕徒闻唯唯，不闻周舍之鄂鄂，〔5〕是以忧也。”简子由此能附赵邑而怀晋人。〔6〕

【注释】〔1〕“赵简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谏”，《韩诗外传》七：“赵简子有臣曰周舍，立于门下三日三夜。简子使人问之，曰：‘子欲见寡人何事？’周舍对曰：‘愿为谔谔之臣，墨笔操牍，从君之后，司君之过而书之，日有记也，月有成也，岁有效也。’”〔2〕“臯”，音 zuì，古“罪”字。《说文》：“臯，犯法也，以辛从自，言臯人蹙鼻苦辛之忧。”〔3〕“腋”，音 yè，人体肩臂内面交接之处，俗曰胳肢窝，或禽兽的翅膀与腹部连接处。《商君列传》：“赵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4〕“诸大夫朝”，王念孙云：《文选·辩亡论注》引此‘朝’上有‘在’字，于义为长。”〔5〕“鄂

鄂”，直言貌。《韩诗外传》七、《新序》、《商君列传》并作“谔谔”。“鄂”、“谔”二字通。〔6〕“附”，归附，顺从。《淮南子·主术训》：“群臣亲，百姓附。”“怀”，归向。《书·大禹谟》：“黎民怀之。”

晋定公十八年，赵简子围范、中行于朝歌，〔1〕中行文子奔邯郸。〔2〕明年，卫灵公卒。〔3〕简子与阳虎送卫太子蒯聩于卫，〔4〕卫不内，〔5〕居戚。〔6〕

【注释】〔1〕“晋定公十八年，赵简子围范、中行于朝歌”，“晋定公十八年”，为鲁哀公元年，公元前四九四年。赵简子两次围朝歌，一在鲁哀公元年，一在哀公三年，并见《春秋左传》。〔2〕“中行文子奔邯郸”，晋定公二十年冬十月癸丑，荀寅奔邯郸。见哀公三年《春秋传》。〔3〕“明年，卫灵公卒”，“卫灵公”，名元姬姓。公元前五三四年至前四九五年在位。“明年”，乃承晋定公十八年而言，而非荀寅奔邯郸之明年。司马迁将赵简子两次兴兵代罪，合为一谈，故有此混淆。〔4〕“简子与阳虎送卫太子蒯聩于卫”，卫灵公三十九年，太子蒯聩与灵公夫人南子不和，欲杀南子未成，蒯聩奔宋，不久投奔赵简子。灵公四十二年夏卒。卫人立太子蒯聩之子为君。六月，赵简子令阳虎诈命送蒯聩入卫，卫人发兵拒之，蒯聩不得入。〔5〕“内”，同“纳”。〔6〕“戚”，卫邑，河南濮阳县北。

晋定公二十一年，简子拔邯郸，中行文子奔柏人。〔1〕简子又围柏人。〔2〕中行文子、范昭子遂奔齐。〔3〕赵竟有邯郸、柏人。〔4〕范、中行余邑入于晋。赵名晋卿，〔5〕实专晋权，奉邑侔于诸侯。〔6〕

【注释】〔1〕“晋定公二十一年，简子拔邯郸，中行文子奔柏人”，哀公四年《春秋左传》：“秋七月，齐陈乞、弦施、卫宁跪救范氏。庚午，围五鹿，九月，赵鞅围邯郸。冬，十一月，邯郸降，荀寅奔鲜虞，赵稷奔临。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堕临。国夏伐晋，取邢、任、栾、郟、逆时、阴人、孟、壶口，会鲜虞，纳荀寅于柏人。”“柏人”，晋邑，河北隆尧县西尧城镇。〔2〕“简子又围柏人”，哀公五年《春秋传》：“春，晋围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齐。”哀公五年当晋定公二十二年。〔3〕“范昭子”，范吉射。〔4〕“竟”，古“境”字。〔5〕“赵名晋卿”，《考证》：“古钞本、枫山、三条本‘赵’下有‘鞅’字，‘名’下有‘为’字。”〔6〕“奉邑”，即俸邑。“侔”，音 móu，相等。晋定公三十年，〔1〕定公与吴王夫差争长于黄池。〔2〕赵简子从晋定公，卒长吴。〔3〕定公三十七年卒，〔4〕而简子除三年之丧，期而已。〔5〕是岁，越王勾践灭吴。〔6〕

【注释】〔1〕“晋定公三十年”，公元前四八二年。〔2〕“吴王夫差”，吴王阖闾之子，公元前四九五年至前四七二年在位。“黄池”，宋国邑名。河南封丘西南。〔3〕“赵简子从晋定公，卒长吴”，晋定公三十年七月辛丑，吴王夫差与晋定公在黄池盟会，争当诸侯盟主。吴人曰：“于周室，我为长。”晋人曰：“于姬姓，我为伯。”争夺激烈，几乎要动干戈。结果如何，记载不一。《晋世家》、《赵世家》皆曰：“卒长吴。”《吴世家》曰：“吴乃长晋定公。”《韩诗外传》曰：“吴公先歃，晋公次之。”哀公十三年《春秋左传》曰：“乃先晋人。”究竟谁先歃，不可考。〔4〕“晋定公三十七年卒”，公元前四七五年。钱穆先生说，定公三十七年是简子卒年，不是定公卒年。“卒”字应在“简子”下。〔5〕“简子除三年之丧，期而已”，钱穆说，“简子”下有“卒”字。“除三年之丧，期而已”，是指襄子而言。按：

“期”，音 j，期服的简称。齐衰一年之服，叫做期服。〔6〕“是岁越王勾践灭吴”，越沼吴在晋出公二年，即周元王四年，鲁哀公二十二年，吴王夫差二十三年，公元前四七三年。“灭”字乃围字之误。钱穆《考辨》云：“自‘是岁越王勾践灭吴’，至‘晋出公十七年，简子卒’一节，应删去。”

晋出公十一年，〔1〕知伯伐郑。〔2〕赵简子疾，使太子毋卹将而围郑。知伯醉，以酒灌击毋卹。毋卹群臣请死之。毋卹曰：“君所以置毋卹，为能忍讻。”〔3〕然亦愠知伯。〔4〕知伯归，因谓简子，使废毋卹，简子不听。毋卹由此怨知伯。〔5〕

【注释】〔1〕“晋出公”，名错，《晋世家》及《世本》名凿。公元前四七三年至前四五七年在位，计十七年。〔2〕“知伯伐郑”，“知伯”，一作“智伯”，即荀瑶，智文子荀栎之孙，谥襄，亦称知襄子。《郑世家》云：“（声公）二十六年，晋知伯伐郑，取九邑。”按：知伯伐郑在鲁哀公二十七年，郑声公三十三年，公元前四六八年。《郑世家》云二十六年。《六国年表》书于周定王五年，皆误。〔3〕“为能忍讻”，谓能忍辱负重。“讻”，音 gòu，耻辱。〔4〕“愠”，音 yùn，恼怒。〔5〕“知伯归，因谓简子使废毋卹，简子不听，毋卹由此怨知伯”，《六国年表》赵表：“赵简子五十四年，知伯谓简子，欲废太子襄子，襄子怨知伯。”按：简子逝已十二年，安得有谓简子使废襄子之事。

晋出公十七年，简子卒，〔1〕太子毋卹代立，是为襄子。〔2〕

【注释】〔1〕“晋出公十七年，简子卒”，简子卒于晋定公三十七年，梁玉绳说为三十六年。梁氏差误一年。本文自“是岁勾践灭吴”，至“简子卒”一节，共九十六字，应全删去。说详钱氏《考辨》。〔2〕“太子毋卹代立，是为襄子”，《六国年表》襄子立在周定王十二年。“代”字，应是衍文。按：襄子立年，应在简子卒年，不在周定王十二年。

赵襄子元年，越围吴。〔1〕襄子降丧食，〔2〕使楚隆问吴王。〔3〕

【注释】〔1〕“赵襄子元年，越围吴”，哀公二十年《左传》：“十一月，越围吴，赵孟降于丧食。”杜预曰：“赵孟，襄子无卹，时有父简子之丧。”此为赵襄子元年，应为鲁哀公二十年，公元前四七五年之证。因史有误，襄子元年，后移十七年。《赵表》公元前四五七年，误为襄子元年矣。

〔2〕“襄子降丧食”，谓降低祭饌供品规格。事见哀公二十年《春秋左传》。

〔3〕“使楚隆问吴王”，事亦见哀公二十年《左传》。

襄子姊前为代王夫人。〔1〕简子既葬，未除服，北登夏屋，〔2〕请代王。〔3〕使厨人操铜料以食代王及从者，〔4〕行斟，〔5〕阴令宰人各以料击杀代王及从官，〔6〕遂兴兵平代地。其姊闻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杀。〔7〕代人怜之，所死地名之为摩笄之山。〔8〕遂以代封伯鲁子周为代成君。〔9〕伯鲁者，襄子兄，故太子。太子蚤死，故封其子。

【注释】〔1〕“襄子姊前为代王夫人”，《吕氏春秋·长攻篇》：“代君好色，请以其弟姊妻之，代君许诺，弟姊已往，所以善代者乃万故。”〔2〕“未除服”，《吕氏春秋》作“服衰”。吴承仕曰：“丧服自齐斩以讫緦麻，皆上衰而下裳。衰服以游，失礼之尤。”“夏屋”，山名。在山西代县。按：史公既云“简子既葬，未除服”，则灭代在鲁哀公二十一年，公元前四七四年。〔3〕“请代王”，《年表》作“诱代王”。〔4〕“铜料”，“料”，音 d%u，形方有柄，酌酒器。《吕氏春秋·长攻篇》作“大金斗”，《燕策》、

《年表》并作“金斗”。〔5〕“以食代王及从者，行斟”，方苞曰：“及从者为句，行斟为句。行斟谓羹汁。《张仪传》所谓进熟啜者也。”按：“熟啜”，《燕策》作“热馐”，“行斟”，作“进斟羹”。〔6〕“阴令宰人各以料击杀代王及从官”，徐孚远曰：“本文各字，盖言杀代王及其从官，各用铜料击之也。”按：代王既死，从官之被杀，何必问其用何器？岂有庖人尽持金斗作武器之理。“各”，当是人名。〔7〕“摩”，同磨。“笄”，音j，簪，妇女头饰。〔8〕“摩笄之山”，《括地志》：“摩笄山一名磨笄山，亦名为山，在蔚州飞狐县东北百五十里。”按：山在张家口市东南。山名摩笄不止一处。成公二年《春秋左传》：“师从齐师于莘。六月壬申，师至于摩笄之下。”贾逵曰：“摩笄，山名。”成公二年，当晋灵公十四年，晋兴师救鲁、卫，与齐师遇于莘，相持于摩笄山下。莘，卫地，今山东莘县北。摩、摩皆唇音，摩笄即磨笄，当另有一摩笄山在卫境。摩笄之名亦非自代王夫人自杀始。〔9〕“遂以代封伯鲁子周为代成君”，据《年表》，封伯鲁子周为代成君，在周定王十二年，即襄子元年。按：襄子元年，不在周定王十二年，应在周元王二年，公元前四七五年。

襄子立四年，知伯与赵、韩、魏尽分其范、中行故地。〔1〕晋出公怒，告齐、鲁欲以伐四卿。〔2〕四卿恐，遂共攻出公。出公奔齐，道死。〔3〕知伯乃立昭公曾孙骄，是为晋懿公。〔4〕知伯益骄。请地韩、魏，韩、魏与之。〔5〕请地赵，赵不与，〔6〕以其围郑之辱。〔7〕知伯怒，遂率韩、魏攻赵。〔8〕赵襄子惧，乃奔保晋阳。〔9〕

【注释】〔1〕“襄子立四年，知伯与赵、韩、魏尽分其范、中行故地”，襄子立于周元王二年，襄子立四年，应在周元王六年。《晋世家》、《六国年表》并误。〔2〕“四卿”，智襄子、赵襄子、韩康子、魏恒子。〔3〕“出公奔齐，道死”，据《晋世家》，出公奔齐道死在十七年。按：徐广云“《年表》出公立十八年，或云二十年”，《索隐》引《竹书纪年》作二十三年，盖奔齐后六年始薨，不是道死于十七年奔齐时。〔4〕“知伯乃立昭公曾孙骄，是为晋懿公”，《晋世家》、《六国年表》并无晋懿公。《晋世家》云，出公奔齐，知伯继立昭公曾孙骄为晋君，是为哀公。《六国年表》，哀公名忌，公元前四五六年至前四三八年在位，共十九年。《索隐》引《竹书纪年》作昭公孙晋敬公，公元前四五一年至前四三四年在位。按自晋出公出奔，晋已名存实亡，晋大夫或各有拥立，因此世系紊乱，难以考定。〔5〕“请地韩、魏，韩、魏与之”，《韩非子·十过篇》云，知伯瑶请韩割让一些土地，韩康子不想给。段规谏之，只好以万户人口的大县，割让给知伯。知伯又要求魏割让一些土地。魏宣子起初也不愿意。赵葭谏之，为避免兵祸，宣子也只好把一个有万户人口的大县，割让给知伯。〔6〕“请地赵，赵不与”，《韩非子·十过篇》云，知伯派人去赵，要求赵把蔡皋狼的地方，割让给他。赵襄子不肯给。〔7〕“以其围郑之辱”，围郑之辱，在晋出公十一年，事见前。〔8〕“知伯怒，遂率韩、魏攻赵”，《韩非子·十过篇》：“知伯因阴约韩、魏，将以伐赵。”〔9〕“赵襄子惧，乃奔保晋阳”，“晋阳”，在山西太原市西南。赵简子曾先后派董安于和尹铎于晋阳修筑城防工事和安抚百姓。简子曾经嘱咐襄子说：“晋国有难，而无以尹铎为少，无以晋阳为远，必以为归。”因赵的首邑耿，在今山西河津南汾水西岸，难守。所以赵襄子奔保晋阳。并见《韩非子·十过篇》、《国语·晋语》九。

原过从，^{〔1〕}后至于王泽，^{〔2〕}见三人，自带以上可见，自带以下不可见。与原过竹二节，莫通。^{〔3〕}曰：“为我以是遗赵毋卹。”原过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齐三日，^{〔4〕}亲自剖竹，^{〔5〕}有朱书曰：“赵毋卹，余霍泰山山阳侯天使也。”^{〔6〕}三月丙戌，余将使女反灭知氏。^{〔7〕}女亦立我百邑，^{〔8〕}余将赐女林胡之地。^{〔9〕}至于后世，且有伉王，^{〔10〕}赤黑，^{〔11〕}龙面而鸟喙，^{〔12〕}鬢麋髭，^{〔13〕}大膺大胸，^{〔14〕}修下而冯，^{〔15〕}左衽界乘。^{〔16〕}奄有河宗，^{〔17〕}至于休溷诸貉，^{〔18〕}南伐晋别，^{〔19〕}北灭黑姑。”^{〔20〕}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21〕}

【注释】〔1〕“原过”，赵襄子家臣。〔2〕“王泽”，《正义》引《括地志》：“王泽在绛州正平县南七里。”按：正平县在山西新绛县西南。《论衡·纪妖篇》“王泽”作“托平驿”。〔3〕“莫通”，不令原过剖竹见书。〔4〕“襄子齐三日”，“齐”，“斋”之古字。〔5〕“亲自剖竹”，《论衡·纪妖篇》“剖”作“割”。按：“剖”、“割”虽义近，仍以剖竹为胜。《风俗通义·皇霸篇》亦作“剖竹”。〔6〕“余霍泰山山阳侯天使也”，“霍泰山”，或作霍太山，今名霍山，在山西省霍县、洪洞二县间，阳上“山”字是衍文。“天使”，《风俗通义·皇霸篇》作“大吏”，作“天使”者是。“大吏”是“天使”的坏字。〔7〕“三月丙戌，余将使汝反灭知氏”，三国反灭知氏，详见《战国策·赵策》、《韩非子·十过》、《淮南子·人间训》。〔8〕“百邑”，地名。北魏时名观阜，今名观墪峰，在山西霍县霍山北。〔9〕“林胡”，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附近。〔10〕“伉王”，《考证》：“冈白驹曰：‘伉王，盖谓武灵王也。’”〔11〕“赤黑”，《考证》：“各本‘赤’作亦。今从宋本、毛本。”“赤黑”，谓其肤色红里泛黑。今古铜色差近。〔12〕“龙面而鸟喙”，“喙”，音 zhòu，鸟嘴，通喙。《潜夫论·志姓氏篇》：“后有仲衍，鸟体人言。”仲衍是赵氏远祖。此古代赵氏部族以鸟为图腾之证。〔13〕“鬢”，音 bìn，靠近耳边的头发，亦作“髻”。“麋”，音 mí，眉毛。“髭”，音 zì，唇上边短胡。“髯”，音 rán，颊上长须。《风俗通义》作“须眉髭髯”。〔14〕“膺”，胸。〔15〕“修”，长。“冯”，高隆。谓伉王腿长而身躯魁梧。《风俗通义》作“修下而冯上”。〔16〕“左衽界乘”，《风俗通义》作“左任界乘”。“左衽”，胡服。“衽”、“任”，占字通。“介乘”，谓披甲。此暗指胡服骑射。〔17〕“奄有河宗”，《正义》：“《穆天子传》云：‘河宗之子孙 栢絮。’按：盖在龙门河之上流，岚、胜二州之地也。”按：岚，今山西岚县。胜，战国赵地，汉为云中郡，唐置胜州，今内蒙古伊克昭盟东北。〔18〕“休溷诸貉”，“貉”，通“貉”。河宗休溷诸貉，皆戎狄地。〔19〕“晋别”，晋的其他城邑，谓韩、魏之邑。〔20〕“黑姑”，《正义》：“亦戎国。”〔21〕“受三神之令”，原过所见三人，故口三神。按：陈胜鱼腹丹书，固非始作俑者，原过已为之先。

三国攻晋阳，^{〔1〕}岁余，^{〔2〕}引汾水灌其城，^{〔3〕}城不浸者三版。^{〔4〕}城中悬釜而炊，易子而食。^{〔5〕}群臣皆有外心，礼益慢，惟高共不敢失礼。^{〔6〕}襄子惧，乃夜使相张孟同私于韩、魏。韩、魏与合谋，^{〔7〕}以三月丙戌，^{〔8〕}三国反灭知氏，^{〔9〕}共分其地。^{〔10〕}于是襄子行赏，^{〔11〕}高共为上。张孟同曰：^{〔12〕}“晋阳之难，惟共无功。”襄子曰：“方晋阳急，群臣皆懈，惟共不敢失人臣礼，是以先之。”^{〔13〕}于是赵北有代，南并知氏，强于韩、

魏。^{〔14〕}遂祠三神于百邑，使原过主霍泰山祠祀。^{〔15〕}其后娶空同氏，^{〔16〕}生五子。襄子为伯鲁之不立也，不肯立子，且必欲传位与伯鲁子代成君。^{〔17〕}成君先死，乃取代成君子浣立为太子。^{〔18〕}襄子立三十三年卒，^{〔19〕}浣立，是为献侯。^{〔20〕}

【注释】〔1〕“三国攻晋阳”，“三国”，谓知伯、韩、魏。下文有“岁余引汾水灌其城”语，因知三国围晋阳在赵襄子四年，实为襄子二十三年。《六国年表》在襄子五年，实为襄子二十三年。〔2〕“岁余”，梁玉绳曰：“‘岁余’，《国策》作‘三年’。《韩非子·十过》亦作‘围晋阳三年’。”按：攻晋阳当以本文“岁余”为是。〔3〕“引汾水灌其城”，《韩非子·十过》作“决晋阳之水以灌之”。晋阳之水即晋水。《魏世家》依《战国策》以为晋水。按：晋水注于汾水，云“引汾水灌其城”，虽不误，然以“晋阳之水”或“晋水”为确切。〔4〕“城不浸其三版”，《正义》：“何休云：‘八尺曰版。’”《考证》：“胡三省曰：‘高二尺为一版，三版，六尺。’王念孙曰：‘浸当为没，字之误也。《魏世家》作湛（与沉同），湛亦没也。’”〔5〕“城中悬釜而炊，易子而食”，《考证》云：《国语·晋语》、《战国策·赵策》、《淮南子·人间训》“皆不云‘易子而食’四字，史公以意加之”。按：《风俗通义·皇霸篇》直引史公文作“城中悬釜而炊，易子而食”。〔6〕“惟高共不敢失礼”，“高共”，徐广所见本作“高赫”，《吕氏春秋》作“高赦”。《太平御览》卷六三六引“失”作“废”。〔7〕“张孟同”，《战国策》、《韩非子》、《风俗通义》皆作“张孟谈”。谈，史迁父名，迁例改作同。《国语·晋语》作“张谈”，韦注：“张谈，赵襄子之宰孟谈。”〔8〕“以三月丙戌”，《论衡·纪妖篇》：“三月丙戌，余将使汝灭知氏”，“竟以三月内戌之日，反灭知氏”。亦本于《史记》。〔9〕“三国反灭知氏”，知瑶骄纵暴戾，大夫智果早就预料知瑶有亡国灭宗之祸，见《国语·晋语》九。〔10〕“共分其地”，《战国策·赵策》云：“韩、魏、齐、燕负亲以谋赵，襄子往见张孟谈而告之曰：‘昔者知氏之地，赵氏分则多十城，复来，而今诸侯孰谋我，为之奈何？’”可见三国共分知氏地，赵所分者独多。〔11〕“于是襄子行赏”，《韩非子·难一篇》、《吕氏春秋·孝行览》、《说苑·复恩篇》并云：“赏有功者五人。”〔12〕“张孟同曰”，《考证》：“襄子行赏以下，依《韩非子·难一篇》、《淮南子·人间训》，张孟谈作群臣。”按：《淮南子·人间训》作“群臣请曰”，《韩非子·难一篇》仍作“张孟谈曰”。《考证》失检。〔13〕“襄子曰：方晋阳急，群臣皆懈，惟共不敢失人臣礼，是以先之”，《韩非子·难一篇》曰：“为人臣者，乘事而有功则赏，今赫仅不骄侮而襄子赏之，是失赏也。明主赏不于无功，罚不加于无罪。今襄子不诛骄侮之臣，而赏无功之赫，安在襄子之善赏也。”〔14〕“于是赵北有代，南并知氏，强于韩、魏”，据《四部丛刊》影印元至正刊《战国策》鲍注，初分晋时，赵的疆域，北有信都、真定、常山、中山。又得涿郡之高阳、鄆州乡。东有广平、巨鹿、清河、渤海之东平、舒、中邑、文安、束州、成平、章武河以北。南至浮水、繁阳、内黄、斥丘。西有太原、定原、上党。〔15〕“遂祠三神于百邑，使原过主霍泰山祠祀”，《正义》引《括地志》云：“三神祠，今名原过祠，今在霍山侧也。”〔16〕“空同”，亦作“空桐”，殷商以后，以国为姓。《考证》引枫山、三条本“氏”下有“女”字。〔17〕“代成君”，伯鲁之子，名周。〔18〕“浣”，黄善夫本

《年表》、《索隐》作“晚”。〔19〕“襄子立三十三年卒”，襄子卒年在周威烈王元年，公元前四二五年，在位四十九年。〔20〕“浣立，是为献侯”，献侯立于周威烈王元年。是年赵尚未列为侯。称曰“献侯”，是追尊。献侯少，即位，治中牟。〔1〕

【注释】〔1〕“中牟”，在今河南汤阴西二十里。襄子弟桓子逐献侯，〔1〕自立于代，一年卒。国人曰桓子立非襄子意，乃共杀其子而复迎立献侯。〔2〕

【注释】〔1〕“襄子弟桓子”，《索隐》：“《系本》云：‘襄子子桓子。’与此不同。”《汉书·古今人表》：“赵桓子，襄子弟。”与《世家》合。《年表》、《索隐》并云桓子名嘉。按：桓子立于周威烈王二年，为公元前四二四年，立一年而卒。〔2〕“乃共杀其子而复迎立献侯”，献侯再立在周威烈王三年，公元前四二三年。十年，中山武公初立。〔1〕十三年，城平邑。〔2〕十五年，献侯卒。〔3〕子烈侯籍立。〔4〕

【注释】〔1〕“十年，中山武公初立”，赵献侯十年，为周威烈王十二年，公元前四一四年。“中山”，古鲜虞国，姬姓，国在今河北定县、完县、灵寿一带。中山武公或谓是西周桓公之子，但无确证。〔2〕“十三年城平邑”，“平邑”，今河南南乐县。钱穆曰：“赵城平邑，在威烈王八年。《赵世家》献侯十三年城平邑者误。”按：周威烈王八年，为赵献侯六年。〔3〕“十五年献侯卒”，时为周威烈王十七年，公元前四一九年。〔4〕“子烈侯籍立”，时为周威烈王十八年，公元前四一八年。钱穆曰：“《魏世家索隐》引《纪年》云：“魏武侯元年，当赵烈侯十四年。”是年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后八年。故赵烈子已改称赵烈侯。据此，赵之始侯，始自烈子。”

烈侯元年，魏文侯伐中山，〔1〕使太子击守之。〔2〕六年，魏、韩、赵皆相立为诸侯，〔3〕追尊献子为献侯。〔4〕烈侯好音，〔5〕谓相国公仲连曰：〔6〕“寡人有爱，〔7〕可以贵之乎？”公仲曰：“富之可，〔8〕贵之则否。”烈侯曰：“然。夫郑歌者枪、石二人，〔9〕吾赐之田，人万亩。”〔10〕公仲曰：“诺。”不与。居一月，烈侯从代来，〔11〕问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顷，烈侯复问。公仲终不与，乃称疾不朝。番吾君自代来，〔12〕谓公仲曰：“君实好善，〔13〕而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赵，于今四年，亦有进士乎？”〔14〕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15〕公仲乃进三人。及朝，烈侯复问：“歌者田如何？”公仲曰：“方使择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义，约以王道，〔16〕烈侯迺然。〔17〕明日，荀欣侍以选练举贤，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节财俭用，察度功德。〔18〕所与无不充，〔19〕君说。〔20〕烈侯使使谓相国曰：〔21〕“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为师，〔22〕荀欣为中尉，〔23〕徐越为内史。〔24〕赐相国衣二袭。〔25〕

【注释】〔1〕“烈侯元年，魏文侯伐中山”，魏文侯名斯，或讹作郁，魏桓子之孙。中山在赵北，魏在赵南。魏伐中山，借道于赵。〔2〕“太子击”，《魏世家》作“子击”。〔3〕“六年，魏、韩、赵皆相立为诸侯”，烈侯六年为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三晋之侯，魏最先，赵次之，韩又次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特赵人始侯之年，其前二十二年，魏已称侯。其后十六年，韩始称侯。此三晋称侯之始末。说具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四三。〔4〕“追尊献子为献侯”，烈侯六年，献侯始获追尊。前凡称“献侯”，皆应作“献子”。〔5〕“烈侯好音”，《年表》“烈侯好音，欲赐歌者田”，载在烈侯

七年。〔6〕“公仲连”，《太平御览》卷八二一引《春秋后语》“连”作“建”。《御览》卷六三引此文“连”亦作“建”。〔7〕“寡人有爱”，《御览》引《春秋后语》“有”作“所”。“有”犹“所”也。〔8〕“可”，《御览》引上有“则”字。〔9〕“夫郑歌者枪、石二人”，枪、石，人名。春秋战国时，郑地流行为群众所喜爱的民间音乐，当时上层阶级士大夫认为这种音乐不是正声，是淫声，受到打击和排斥。而著名的歌唱家多出自郑地。〔10〕“人”，《白帖》引作“各”。〔11〕“烈侯从代来”，赵襄子灭代，后以代封伯鲁子周为代成君。襄子弟桓子逐代成君子献子，自立于代。代为赵重要都邑。“烈侯从代来”，当是巡视归来，当时赵首邑在中牟。〔12〕“番吾君”，“番”，音 pán，徐广曰：“番音盘。”“番吾”，赵邑，亦作“播吾”、“鄙吾”，今河北平山县东南。“番吾君”是食邑在番吾的赵氏族人。〔13〕“君”，谓赵烈侯。〔14〕“有”，犹曾也。〔15〕“皆可”，《御览》引“皆”下有“贤”字。“贤”字属上为句。“可”，一字句，谓可进也。〔16〕“牛畜侍烈侯以仁义，约以王道”，言牛畜向烈侯灌输仁义的思想，以王道为国策。儒家用仁义来治理国家，叫做王道。《孟子·梁惠王上》曰：“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王道”的巨义辞是“霸道”。〔17〕“通”，音 yóu，笑貌，古字与“攸”同。〔18〕“功”，成绩。“德”，作风。〔19〕“所与无不充”，谓牛畜、荀攸、徐越三人所参预决断的工作，都很允当。“与”，预。“充”，允当。〔20〕“说”，古通“悦”。〔21〕“使使”，《御览》引上有“乃”字。〔22〕“师”，众官之长。〔23〕“中尉”，赵官，负责选任官吏。秦汉以后，中尉为武职。〔24〕“内史”，西周始置，协助天子管理爵、禄、废、置等政务。赵用周制。秦时，内史为管理京师之官。〔25〕“裘”，单衣、夹衣一套为一裘。

九年，烈侯卒，〔1〕弟武公立。〔2〕武公十三年卒，〔3〕赵复立烈侯太子章，是为敬侯。〔4〕是岁，魏文侯卒。〔5〕

【注释】〔1〕“九年，烈侯卒”，烈侯九年为周安王二年，公元前四年。〔2〕“弟武公立”，梁玉绳曰：“武公名缺，史先失也。而武公之前为烈侯，武公之后为敬侯，不应武独称公。”钱穆曰：“赵实无此君。”〔3〕“武公十三年卒”，时为周安王十五年，公元前三八七年。〔4〕“赵复立烈侯太子章，是为敬侯”，敬侯立在周安王十六年，公元前三八六年。同年，秦出公、韩文侯、齐田和皆新立。〔5〕“是岁魏文侯卒”，“是岁”为周安王十五年。魏文侯在位三十八年。《魏世家》、《年表》并同。据《竹书纪年》，魏文侯在位五十年。

敬侯元年，〔1〕武公子朝作乱，〔2〕不克，出奔魏。〔3〕赵始都邯郸。〔4〕

【注释】〔1〕“敬侯元年”，周安王十六年，公元前三八六年。敬侯在位十二年。〔2〕“子朝”，《魏世家》作公子朔。按：“朔”字讹。朔为赵氏远祖，何故名之。〔3〕“不克，出奔魏”，《魏世家》：“公子朔为乱，不胜，奔魏，与魏袭邯郸，魏败而去。”赵、魏以兵戎相见，此其嚆矢。魏文侯所建立的三国友好关系，自此破裂。〔4〕“邯郸”，今河北邯郸市。邯郸本卫邑，后归晋。赵最初都邑为赵城，后在耿，又居原。二次奔保晋阳，治中牟，城平邑，至敬侯元年，始都邯郸，终赵之世，邯郸为赵首邑。

二年，败齐于灵丘。〔1〕三年，救魏于廩丘，〔2〕大败齐人。四年，魏败我兔台。〔3〕筑刚平以侵卫。〔4〕五年，齐、魏为卫攻赵，〔5〕取我刚平。

六年，借兵于楚伐魏，取棘蒲。^{〔6〕}八年，拔魏黄城。^{〔7〕}九年，伐齐。齐伐燕，赵救燕。^{〔8〕}十年，与中山战于房子。^{〔9〕}

【注释】〔1〕“二年败齐于灵丘”，《年表》赵表，敬侯九年“伐齐至灵丘”。《通鉴》书在周安王二十四年，亦当赵敬侯九年。“灵丘”，山东禹城县西南。〔2〕“廩丘”，山东鄆城县东北。〔3〕“兔台”，不详所在。〔4〕“刚平”，山东宁阳东北。〔5〕“为”，与也。《管子·戒篇》曰：“自妾之身之不为人持接也。”尹知章注：“为，犹与也。”〔6〕“棘蒲”，今河北赵县。〔7〕“黄城”，河南潢川境。〔8〕“九年伐齐，齐伐燕，赵救燕”，梁玉绳曰：“是当移书于八年以前，而补之曰：‘七年齐代燕，赵救燕，伐齐至桑丘。’于九年则补之曰：‘代齐至灵丘。’”〔9〕“房子”，亦作“防子”。战国赵邑，在河北高邑县西南。

十一年，魏、韩、赵共灭晋，分其地。^{〔1〕}伐中山，又战于中人。^{〔2〕}十二年，^{〔3〕}敬侯卒，子成侯种立。^{〔4〕}

【注释】〔1〕“十一年，魏、韩、赵共灭晋，分其地”，赵敬侯十一年，为周安王二十六年，公元前三七六年。按：灭晋者当为赵成侯、韩共侯，不当有魏。其年应在赵成侯五年，即周烈王之六年，不当在赵敬侯十一年。〔2〕“中人”，河北唐县西北。〔3〕“十二年”，赵敬侯十二年，为周烈王喜元年，公元前三七五年。〔4〕“子成侯种立”，周烈王二年，公元前三七四年立。赵成侯在位二十五年。

成侯元年，公子胜与成侯争立，为乱。二年六月，雨雪。三年，太戊午为相。^{〔1〕}伐卫，取乡邑七十三。^{〔2〕}魏败我蔺。^{〔3〕}四年，与秦战高安，^{〔4〕}败之。五年，伐齐于鄆。^{〔5〕}魏败我怀。^{〔6〕}攻郑，败之，以与韩。^{〔7〕}韩与我长子。^{〔8〕}六年，中山筑长城。^{〔9〕}伐魏，败浹泽，^{〔10〕}围魏惠王。^{〔11〕}七年，侵齐，至长城。^{〔12〕}与韩攻周。八年，与韩分周以为两。^{〔13〕}九年，与齐战阿下。^{〔14〕}十年，攻卫，取甄。^{〔15〕}十一年，秦攻魏，赵救之石阿。^{〔16〕}十二年，秦攻魏少梁，^{〔17〕}赵救之。十三年，秦献公使庶长国伐魏少梁，^{〔18〕}虜其太子、痤。^{〔19〕}魏败我浹，取皮牢。^{〔20〕}成侯与韩昭侯遇上党。^{〔21〕}十四年，与韩攻秦。十五年，助魏攻齐。

【注释】〔1〕“太戊午”，“太”字、“戊”字皆讹，应为“大成午”。〔2〕“取乡邑七十三”，《考证》引张文虎：“《表》，‘乡邑’作‘都鄙’。”〔3〕“蔺”，《汉书·地理志》云：“属西河郡也。”按：蔺，山西临汾县西。〔4〕“高安”，地望不详。《正义》云：“盖在河东。”〔5〕“五年，伐齐于鄆”，“鄆”，卫地，山东鄆城县西北。《年表》作甄。按：赵成侯五年，是韩、赵、魏分晋之年。《水经》引《纪年》云：“梁惠成王元年，韩共侯、赵成侯迁晋桓公于屯留。”《史记》无韩共侯，作懿侯，《表》作庄侯。分晋之年，为公元前三七一年。〔6〕“怀”，本周地，先属郑，后属晋，今河南武陟县西。〔7〕“与”，许也。〔8〕“长子”，今山西长子县西郊。〔9〕“中山筑长城”，中山长城在河北定县、唐县一带。〔10〕“浹泽”，《魏世家》作浊泽。《战国策·韩策》：“秦、韩战于浊泽。”浊泽即浊水，出山西解县东北平地。浊水近魏都安邑，今山西运城盐池。〔11〕“围魏惠王”，“魏惠王”名子，魏武侯子。按：伐魏围魏惠王在魏惠王元年，当赵成侯五年。赵系于六年者，因魏用夏正故。〔12〕“侵齐至长城”，《正义》：“齐长城西头在济州平阴县。”《太山记》：“太山西北有长城，

缘河经太山千余里，琅邪入海。”《括地志》：“所侵处在密州南三十里。”按：密州，河南密县东南。〔13〕“八年，与韩分周以为两”，“八年”为周显王卅二年，公元前三六七年。东西二周有隙，显王二年赵、韩攻周，是为了将两个从周王室分裂出来的政治实体，用武力使其固定。〔14〕“阿”，东阿，今山东阳谷县东北。〔15〕“甄”，是“鄆”之讹，今山东鄆城县西北。〔16〕“石阿”，今地不详。〔17〕“少梁”，今陕西韩城县南二十里。〔18〕“伐”，《考证》引枫山、三条本作“围”。〔19〕“虜其太子、痤”，《魏世家》作“虜我将公孙痤”。《年表》作“与秦战少梁，虜我太子”。按：“痤”，应是公孙痤。“虜其太子”下夺“及将公孙”四字。〔20〕“浍”，水名，源出河南，经安徽入淮。“皮牢”，河北武安县。〔21〕“韩昭侯”，《年表》作韩庄侯。《系本》、《韩世家》作韩懿侯。

十六年，与韩、魏分晋，封晋君以端氏。^{〔1〕}

【注释】〔1〕“十六年，与韩、魏分晋，封晋君以端氏”，“十六年”为周显王卅十年，公元前三五九年。“端氏”，今山西平阳县。梁玉绳谓成侯十六年分晋，封晋君以端氏是误书。按：赵成侯五年，韩、赵已分晋地，迁晋桓公于屯留。《水经注》引《纪年》，韩昭侯十四年，“韩取屯留、长子、涅”。韩昭侯十四年即赵成侯十六年。三国蚕食晋之余地，复徙晋君于端氏。以卿位夺君之地，自不可曰封。故梁玉绳以为是误书。

十七年，成侯与魏惠王遇葛孽。^{〔1〕}十九年，与齐、宋会平陆，^{〔2〕}与燕会阿。^{〔3〕}二十年，魏献荣、椽，^{〔4〕}因以为檀台。^{〔5〕}二十一年，魏围我邯郸。二十二年，魏惠王拔我邯郸。^{〔6〕}齐亦败魏于桂陵。^{〔7〕}二十四年，魏归我邯郸，^{〔8〕}与魏盟漳水上。^{〔9〕}秦攻我蔺。^{〔10〕}二十五年，成侯卒。公子緡与太子肃侯争立，^{〔11〕}緡败，亡奔韩。

【注释】〔1〕“葛孽”，不详所在。〔2〕“平陆”，古厥国，山东汶上县北。〔3〕“阿”，山东阳谷县。〔4〕“荣”，屋翼，屋檐两端上翘的部分，通称飞檐。左思《魏都赋》：“厦屋一揆，华屏齐荣。”“齐荣”，是说同样高低的飞檐。“椽”，音 chuán，椽子，放在檩子上承屋瓦的木条，通称檩条。“荣”、“椽”为二物。“荣”不是形容词。〔5〕“檀台”，赵檀台在河北省永年县。齐亦有檀台。燕都东北郊之台，亦曰檀台。〔6〕“二十一年，魏围我邯郸，二十二年，魏惠王拔我邯郸”，《魏世家》、《六国年表》、《田完世家》、《穰侯传》的记载，并与此同。梁玉绳不信有此事。〔7〕“齐亦败魏于桂陵”，“桂陵”，一说在河南长垣县西北。一说在山东菏泽县东北。战国时，齐将孙臧在困魏救赵的战役中，大败魏军于此。齐、魏桂陵之战，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一次著名的战役。〔8〕“二十四年，魏归我邯郸”，魏惠王十七年，魏围邯郸。齐兴兵救赵时，邯郸犹未拔。逮齐围襄陵不利，而魏亦拔邯郸。时在惠王十八年。魏遂分兵反斗，齐亦济师迎击，为桂陵之役。梁军战败，邯郸犹在其手。赵、魏仍相持于邯郸之下，兵连祸结。诸侯救赵不力，坐自渔利。直至魏惠王二十年，魏既力竭，乃归邯郸言和。〔9〕“漳水”，《正义》：“漳水源出洺州武安县三门山。”按：洺州，河北永年县。〔10〕“秦攻我蔺”，《秦本纪》、《年表》俱未载攻蔺事。“蔺”，山西离石附近。〔11〕“肃侯”，《系本》云名语。中井积德曰：“太子肃侯，宜曰太子语。”

肃侯元年，^{〔1〕}夺晋君端氏，徙处屯留。^{〔2〕}二年，与魏惠王遇于阴晋。

〔3〕三年，公子范袭邯郸，不胜而死。四年，朝天子。六年，攻齐，拔高唐。
〔4〕七年，公子刻攻魏首垣。〔5〕十一年，秦孝公使商君伐魏，虏其将公子印。
〔6〕赵伐魏。〔7〕十二年，秦孝公卒，商君死。十五年，起寿陵。〔8〕魏惠王卒。〔9〕

【注释】〔1〕“肃侯元年”，为周显王卅二十年，公元前三四九年。肃侯于公元前三四九年至前三二六年在位。〔2〕“夺晋君端氏，徙处屯留”，“屯留”，山西长子县。按：赵肃侯元年，当韩昭侯十年，梁惠王二十二年。《韩世家》云：“十年，韩姬弑其君悼公。”钱穆曰：“按悼公为晋最后一君，被弑于韩，惟未详其立年，或此乃悼公九年也。晋至是始灭。”〔3〕“阴晋”，陕西华阴县。〔4〕“高唐”，山东高唐县东三十五里。〔5〕“首垣”，河南长垣县。〔6〕“十一年，秦孝公使商君伐魏，虏其将公子印”，商君伐魏虏公子印事，《秦本纪》在孝公二十二年。《年表》、《魏世家》并在魏惠王三十一年。皆当肃侯十年。此误后一年。〔7〕“赵伐魏”，齐会赵伐魏，《年表》在齐宣王三年，当赵肃侯十年。此云“十一年”，误后一年。〔8〕“寿陵”，生圻。徐广曰：“在常山。”〔9〕“魏惠王卒”，司马迁记载魏惠王卒年有误。自《竹书》之出，其事乃明。《魏世家集解》引荀勖曰：“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今王者，魏惠成王子。案《太史公书》，惠成王但言惠王。惠王子曰襄王，襄王子曰哀王。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十六年卒，并惠襄为五十二年。今按古文惠成王立三十六年改元称一年，改元后十七年卒。太史公书为误分惠成之世以为二王之年数也。《世本》惠王生襄王而无哀王，然则今王者，魏襄王也。”

十六年，肃侯游大陵，〔1〕出于鹿门，〔2〕大戊午扣马曰：〔3〕“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肃侯下车谢。〔4〕

【注释】〔1〕“大陵”，《括地志》云：“大陵城在并州文水县北十三里。”按：今山西文水县。〔2〕“鹿门”，《正义》：“并州孟县西有白鹿泓，源出白鹿山南渚，盖鹿门在北山水之侧也。”并州孟县，今山西孟县西。〔3〕“大戊午”，即成侯三年为相之“太戊午”。“扣马”，吕忱曰：“扣，牵马。”《御览》卷四五一引“马”下有“谏”字。〔4〕“肃侯下车谢”，《艺文类聚》卷二四引作“肃侯下车而谢之”。《御览》卷四五一及卷八二二引文并同。

十七年，围魏黄，不克。〔1〕筑长城。〔2〕

【注释】〔1〕“黄”，原宋邑，后入魏。河南民权县东。〔2〕“筑长城”，刘伯庄云：“盖从云中以北至代。”按：赵长城从蔚州北，西至岚州北，尽赵界。

十八年，齐、魏伐我，我决河水灌之，兵去。二十二年，张仪相秦。〔1〕赵疵与秦战，败，秦杀疵河西，取我蔺、离石。〔2〕二十三年，韩举与齐、魏战，〔3〕死于桑丘。〔4〕

【注释】〔1〕“二十二年，张仪相秦”，据《年表》，张仪相秦先后四次，此为首次相秦，在秦惠文王十年。〔2〕“蔺”，山西离石县西。“离石”，山西离石县。〔3〕“韩举”，赵将。〔4〕“桑丘”，河北徐水县西南。

二十四年，肃侯卒。〔1〕秦、楚、燕、齐、魏出锐师各万人来会葬。〔2〕子武灵王立。〔3〕

【注释】〔1〕“二十四年，肃侯卒”，当周显王卅四十三年，公元前三

二六年。〔2〕“秦、楚、燕、齐、魏出锐师各万人来会葬”，肃侯十五年在常山营寿陵，记在史册，规模必大，故有诸侯会葬之盛，独韩不与。〔3〕“武灵王”，名雍，立于周显王卅四十四年，公元前三二五年。在位二十七年。

武灵王元年，〔1〕阳文君赵豹相。〔2〕梁襄王与太子嗣、〔3〕韩宣王与太子仓来朝信宫。〔4〕武灵王少，〔5〕未能听政，博闻师三人，左右司过三人。〔6〕及听政，先问先王贵臣肥义，〔7〕加其秩。〔8〕国三老年八十，〔9〕月致其礼。

【注释】〔1〕“武灵王元年”，公元前三二五年。〔2〕“阳文君赵豹相”，赵豹，疑即十三年为秦所虏将军赵庄。《樗里子传》：“秦惠王二十五年，使樗里子为将伐赵，虏赵将军庄豹。”庄豹，《秦本纪》作赵将庄。

《年表》作赵庄。因知赵庄亦名赵庄豹。赵豹或即赵庄豹之省。赵豹先为相，后为将。〔3〕“梁襄王与太子嗣”，梁玉绳曰：“‘襄’当作‘惠’，嗣乃是襄王，《索隐》引《世本》襄王名嗣，可验此文之误。而尤足征是时惠王非三十六年卒也。”〔4〕“韩宣王”，《韩世家》作宣惠王。“太子仓”，《秦本纪》作太子苍，曾质于秦。“信宫”，《正义》：“在洵州临洛县也。”按：洛州临洛，今河北临洛县。〔5〕“武灵王少”，《战国策·赵策二》曰：“赵王曰：先王弃群臣，寡人年少，奉祠祭之日浅。”“赵王”，谓武灵王。武灵王亦自曰：“寡人年少。”〔6〕“博闻师”，犹顾问。“左右司过”，犹监察御史，皆赵官，不见秦制。〔7〕“肥义”，《元和姓纂》载，肥义，赵？贤人。〔8〕“秩”，音zhì，俸禄。〔9〕“国三澹 袁不老”，古代设三老五更之位，以养老人。服虔曰：“三老者，工老、商老、农老。”

三年，城鄗。〔1〕四年，与韩会于区鼠。〔2〕五年，娶韩女为夫人。

【注释】〔1〕“三年城鄗”，《年表》在二年。“鄗”，今河北高邑、柏乡二县地。简、襄时，中山攻鄗，引水灌城，城毁，今重行修建。按：武灵王三年，五国相王，《赵世家》缺书。〔2〕“区鼠”，地望不详。

八年，韩击秦，不胜而去。〔1〕五国地望不详。相王，赵独否，〔2〕曰：“无其实，敢处其望不详。名乎！”令国人谓己曰“君”。〔3〕掖 渫 幌 辍？

【注释】〔1〕“八年，韩击秦，不胜而去”，据《年表》，秦惠文王后元元年，五国击秦，不胜而还。此云“韩击秦”，似韩为击秦同盟军主力。惟《韩世家》宣惠王十五年不记击秦事。〔2〕“五国相王，赵兰摇？独否”，称王者燕、秦、楚、齐、赵、魏、韩、宋、中山九国。楚僭王在春秋前。韩、燕在武灵王三年。武灵王八年称王之五国，不知谁属。〔3〕“曰”，《考证》：“古钞本‘曰’作‘为’。”

九年，与韩、魏共击秦，〔1〕秦败曰”，《考我，斩首八万级。〔2〕齐败我观泽。〔3〕十保 犊夹山九年，秦取我中都及西阳。〔4〕齐破燕，燕 ，《考相子之为君，君反为臣。〔5〕十一年，王 ，《考召公子职于韩，立以为燕王，〔6〕使乐王 ，《考池送之。〔7〕十三年，秦拔我藺，虏将军 ，《考赵庄。〔8〕楚、魏王来，过邯郸。十四年， ，《考赵何攻魏。

【注释】〔1〕“九年，与韩、魏共击秦”，九年击秦九之役，韩败于脩鱼，秦虏韩将 、申差于浊泽。《魏世家》哀（襄）王二年，不记击秦事。

〔2〕“斩首？八万级”，秦制，战争中斩敌之首，一首赐爵一级，谓之首级。斩敌首八万，曰“八万级”。〔3〕“观？泽”，春秋卫邑，战国属魏，今河

南浚县。〔4〕郟“中都”、“西阳”，地望皆不可考。〔5〕“燕相子之为君，君反为臣”，事在燕王哙五年。〔6〕“公子子职”，郭沫若《金文余释之余释库》引唐兰说，“往年齐地所出北燕名器，多见郟王职名，即是燕昭王”。〔7〕“乐池”，赵人，与乐毅同族。〔8〕巴？“赵庄”，疑即阳文君赵豹。

十六年，秦惠王卒。〔1〕王游大同族。〔8〕巴？陵。〔2〕他日，王梦见处女鼓琴而歌诗族。〔8〕巴？曰：“美人荧荧兮，〔3〕颜若苕之荣。〔4〕〔8〕巴？九命乎命乎，曾无我赢！”〔5〕异日，〔6〕王〔8〕巴？烤努饮酒乐，数言所梦，想见其状。吴广闻之，因夫人而内其女娃赢，孟姚也。〔7〕〔8〕巴？孟姚甚有宠于王，是为惠后。〔8〕〔7〕〔8〕巴？

【注释】〔1〕“十六年，秦惠王卒”，《年表》在十？五年。《秦本纪》作“十四年，惠王卒”。惠王更元十四年，即赵武灵王十五年。此误，晚一年。〔2〕J？“王游大陵”，赵肃侯游大陵亦在十六年。甚巧合。此处“王游大陵”四字疑重出。〔3〕“荧”，音稀？yíng，光艳貌。〔4〕“苕”，音 tiáo，紫云英。“苕之？荣”，紫云英的花。〔5〕“命乎命乎，曾无我赢”，苕之？《列女传》云：“命兮命兮，逢天时而生，曾莫我赢赢！”按：“赢赢”，犹盈盈，言其体态轻盈。〔6〕嫵“异日”，《考证》：“旧本、《北堂书钞》、《太平御览》‘异日’作‘旦日’，梦见美女之明日也。”〔7〕平御览“吴广闻之，因夫人而纳其女娃赢，孟姚也”，“娃”、“赢”，皆女子姣好之称。娃、赢不是名号，女娃赢，犹今云漂亮的女儿。《列女传》云：“赵灵吴女音，号孟姚，吴广之女。”孟姚乃其名号。〔8〕“是为惠？后”，《年表》作“立为惠王后”，“王”字疑衍。

十七年，王出九门，〔1〕为野台，以望齐、中山之境。〔2〕

【注释】〔1〕“九门”，《集解》引徐广曰：“在常山”。按：常山即恒山，主峰在河北曲阳县西北。〔2〕“为野台”，《集解》引徐广曰：“野，亦作望。”《正义》引《括地志》云：“野台一作义台，在定州新乐县西南六十三里。”按：定州新乐县，今河北新乐县。

十八年，秦武王与孟说举龙文赤鼎，绝腩而死。〔1〕赵王使代相赵固迎公子稷于燕，送归，立为秦王，是为昭王。〔2〕

【注释】〔1〕“十八年，秦武王与孟说举龙文赤鼎，绝腩而死”，《秦本纪》：“四年……武王有力好戏。力士任鄙、乌获、孟说皆至大官。王与孟说举鼎绝腩。八月，武王死，族孟说。”秦武王四年当赵武灵王十九年。

《年表》亦在十九年，此误前一年。“绝腩”，膝盖骨骨折。“腩”，音 bìn。〔2〕“赵王使代《正相赵固迎公子稷于燕，送归，立为秦王，是为昭王”，昭王名稷。《索隐》云：“名则，一名稷。”《考证》：“事又见《秦纪》。”按：《秦本纪》无赵王使代相赵固迎立事，而是“燕人送归”。

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宫。〔1〕召肥义与议天下，五日而毕。王北略中山之地，至于房子，〔2〕遂之代，北至无穷，〔3〕西至河，登黄华之上。〔4〕召楼缓谋曰：“我先王因世之变，以长南藩之地，〔5〕属阻漳、滏之险，〔6〕立长城，又取蔺、郭狼，〔7〕败林人于荏，〔8〕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东有胡，〔9〕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10〕而无强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遗俗之累。〔11〕吾欲胡服。”〔12〕楼缓曰：“善。”群臣皆不欲。

【注释】〔1〕“信宫”，《春秋后语》作“信武宫”，在今河北临洛县。〔2〕“房子”，赵邑，在今河北武宫”，高邑县西南。〔3〕“代”，赵襄子所灭国，在今河武宫”，北蔚县一带。“无穷”，即无终。今河北蔚县在无终故城。〔4〕“黄华”，西河侧之山名，在今山西山阴县北。〔5〕“以长南藩之地”，中井积德曰：“赵在北边，宜言北藩也。”按：就韩、魏言，赵在北边。然就上文代、无穷而言，赵曰南藩，亦无不可。〔6〕“属阻漳、滏之险”，中井积德曰：“阻字疑衍。”按：山西省东部有清漳、浊漳二水，东南流至河北河南两省边境，合为漳河。“滏”，音 f，即滏阳河，源出河北磁县西北滏山，东流入于漳。〔7〕“又阳河，取藺、郭狼”，藺，今山西离石西。《考证》：“《汉书·地理志》，西河郡有藺、皋狼。郭狼疑是皋狼。”按：“郭”、“皋”音相近。皋狼在今山西离石县西北。知伯使人之赵，欲吞并蔡、皋狼，即其地。〔8〕西北。“林人”，林胡人。“荏”，音 r n，不详所在。〔9〕“北有燕，东有胡”，《汉书·地理志》云：“赵分晋，北有信都、中山，又得涿郡之高阳、郑州乡。”此皆燕之南界，故曰“北有燕”。又“赵东有瀛州之东北”。营州之境，即东胡、乌丸之地。东胡南邻燕，后为燕将秦开所破，北迁今西辽河上游。秦末，东胡强盛，后为匈奴冒顿单于击破。〔10〕“西有林胡胡、楼烦、秦、韩之边”，《正义》：“林胡、楼烦即岚、胜之北也。岚、胜以南石州、离石、藺等，七国时赵边邑也。”按：“楼烦”，春秋战国时以游牧为主的民族，精骑射，是匈奴族的一支。“岚”，音 lán，汉太原郡汾阳县地，今山西岚县。“胜”，胜州，赵地，汉为云中郡，今内蒙古伊克昭盟东北。〔11〕“夫有，汉为高世之名，必有遗俗之累”，《考证》：“语意与《商君传》‘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同。‘遗’，犹离也、违也。”按：此为西汉先妻习俗语。《战国策·赵策二》作“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负遗俗之累”。鲍彪曰：“不与俗同，俗所遗也。”〔12〕“吾欲胡服”，《年表》曰：“初胡服。”按：“胡”，匈奴。“胡服”，匈奴服。

于是肥义侍，王曰：〔1〕之烈，计胡、翟之利。〔2〕为人臣者，〔3〕宠有孝弟长幼顺明之节，〔4〕通有补民〔3〕益主之业，〔5〕此两者臣之分也。今吾〔3〕欲继襄主之迹，开于胡、翟之乡，〔6〕而卒世不见也。〔7〕为敌弱，〔8〕功多，〔9〕可以毋尽百姓之劳，而序往古之勋。〔10〕夫有高世之功者，负遗俗之累；有独智之虑者，任惊民之怨。〔11〕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12〕而世必议寡人，奈何？”肥义曰：“臣闻疑事无功，疑行无名。〔13〕王既定负遗俗之无虑，〔14〕殆无顾天下之议矣。夫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15〕昔者舜舞有苗，〔16〕禹袒裸国，〔17〕非以养欲而乐志也，务以论德而约功也。〔18〕愚者暗成事，智者睹未形，〔19〕则王何疑焉。”王曰：“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狂夫之乐，志者哀焉，愚者所笑，贤者察焉。〔20〕世有顺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虽驱世以笑我，〔21〕胡地中山吾必有之。”〔22〕于是遂胡服矣。〔23〕山吾必有之。”〔22〕

【注释】〔1〕“王”，武灵王。“王曰”，以下有脱误。《战国策·赵策二》“王曰”以下数语，是肥义侍坐时所言。“为人臣者”以下，始为王言。〔2〕“简、襄主之烈，计胡翟之利”，“简、襄主”谓赵简子鞅、赵襄子无卹。“烈”，功烈，功业。“胡翟”，北方匈奴，西陲诸翟。按：此肥

义言。《战国策·赵策二》：肥义侍坐曰：“王虑世事之变，权甲兵之用，念简、襄之迹，计胡狄之利乎？”〔3〕“为人臣者”，《战国策·赵策二》“为人臣者”四字前，尚有“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错质务明主之长，臣之论也。是以贤君静而有道民便事之教，动有明古先世之功”十四四字。〔4〕“宠有孝弟长幼顺明之仁？节”，《战国策·赵策二》作“穷有弟长辞让之节”。按：“宠”，当依《赵策》作“穷”，形近之误。“穷”与下文“通”相对。游本正作“穷”。〔5〕“通”，达。〔6〕“开于胡翟之乡”，《战国策·赵策二》作“启胡庇肿？翟之乡”。张文虎曰：“‘于’字疑衍，《策》无。”〔7〕“卒世”，犹言没世。〔8〕“为敌弱”，此句有“讹脱”。《战国策》作“敌弱者”。注云：“敌谓胡、翟。”〔9〕“用力少而功多”，与弱为敌，事半功倍。〔10〕“而序往古之勋”，“序”，《战国策》作“享”。“享”，受也。言不劳百姓，而坐受往古之功。〔11〕“警民”，犹悍民。《商君书·更法篇》：“有高人之行者，固见负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警于民。”《史记·商君传》亦云：“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智之虑者，心见敖于民。”〔12〕“将”，《广雅·释诂》云：“将，欲也。”按：令语“打算”。〔13〕“臣闻疑事无功，疑行无名”，《商君书·更法篇》：“臣闻之，疑行无成，疑事无功。”《史记·商君传》：“卫鞅曰：疑行无名，疑事无功。”《战国策·赵策二》：“闻”下有“之”字，余同。〔14〕“既”，《赵策》作“即”。“定”，犹必也。〔15〕“夫论至德，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商君书·更法篇》：“郭偃之法曰：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史记·商君传》语同。〔16〕“昔者舜舞有苗”，鲍彪曰：“不用兵而舞干羽，夫欲以服人，亦异于俗。”〔17〕“禹袒裸国”，《赵稽？策》作“禹袒入裸国”。《淮南子》：“禹之裸国，解衣而入，衣带而出，由之也。”〔18〕“约”，《赵策》作“要”，“要”、“约”通。〔19〕“愚者暗成事，知者睹未形”，《商君书·更法篇》：“语曰：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又见《史记·商君传》。〔20〕“狂夫之乐，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贤者察焉”，《商君书·更法篇》：“愚者笑之，智者哀焉。狂夫之乐，贤者丧焉。”王叔珉曰：“案‘之’、‘所’互文，‘之’犹‘所’也《赵策》‘所’作‘之’。《新序》云：‘愚者之笑，知者哀焉。狂夫之乐，贤者忧焉。’《考证》引《商君书》‘笑之’乃‘之笑’之误倒。”〔21〕“虽驱世以笑我”，谓尽一世以笑我。〔22〕“胡地中山，吾必有之”，徐孚远曰：“武灵王胡服，本以收胡地，而实欲图秦。今此不及，正其深谋也。”〔23〕“于是遂胡服矣”，钱穆曰：“又按《年表》，赵武：‘愚灵王初胡服在十九年，攻中山在二十五年。《世家》十九、二十、二十一，三年皆略地中山，中山献四邑以和。二十三年，（此据《表》。）二十五年，（此据《世家》。）复攻中山。二十六年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吴师道谓：‘攘地时中山已定。’（见《齐策》）。而《水经注》引《纪年》：‘魏今王十七年，邯鄲命吏大夫奴迁于九原，又命将军大夫適子戍吏皆貂服。’吕东莱《大事记》谓此即胡服事，特年与《史记》不同。今考是年乃武灵王二十四年，而翌年，武灵王二十五年，《世家》载使周祹胡服傅王子何。（《赵策》亦记其事。）赵人胡服，本非一时遍及全国也。……赵之胡服骑射，其大行乃在武灵晚年。至《史表》‘武灵十九年初胡服’，盖指其最先言之，与《纪年》并不背。”（《先秦诸子系年考辨》三）

使王緡告公子成曰：〔1〕“寡人胡服，将以朝也，亦欲叔服之。家听于亲而国听于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亲，臣不逆君，兄弟之通义也。〔2〕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议之也。〔3〕制国有常，利民为本，从政有经，令行为上。明德先论于贱，而行政先信于贵。〔4〕今胡服之意，非以养欲而乐志也；事有所止而功有所出，〔5〕事成功立，然后善也。〔6〕今寡人恐叔之逆从政之经，以辅叔之议。〔7〕且寡人闻之，事利国者行无邪，因贵戚者名不累，故愿慕公叔之义，〔8〕以成胡服之功。使緡谒之叔，请服焉。”公子成再拜稽首曰：〔9〕“臣固闻王之胡服也。臣不佞，〔10〕寝疾，〔11〕未能趋走以滋进也。〔12〕王命之，臣敢对，因竭其愚忠。曰：臣闻中国者，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13〕万物财用之所聚也，圣贤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14〕远乐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15〕乐今王舍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怫学者，〔16〕离中国，〔17〕故臣愿王图之也。”〔18〕使者以报，王曰：“吾固闻叔之疾也。我将自往请之。”

【注释】〔1〕“王緡”，《赵策》作“王孙緡”。前与肃侯争立亡奔韩之公子緡，疑即其人。緡亦武灵王叔，或为灵王所赦归。“緡”，音 xi8。“公子成”，又作“公叔成”，成侯之子，肃侯雁行，灵王之叔。〔2〕“兄弟”，《赵策二》作“先王”。〔3〕“之”，《通鉴·周纪三》作“己”。〔4〕“明德先论于贱，而保 锻?行政先信于贵”，《赵策二》作“故明德在于论贱，行政在于信贵”。〔5〕“事有所止而功有所出”， ?《赵策二》作“事有所出，而功有止”。下文“事成功立”承此二句而言。“出”犹“成”，“止”犹“立”。〔6〕“事成功立，然后善也”，《赵策二》作“事成功?立，然后德且见也”。鲍彪曰：“且作可。”〔7〕晒 “以辅叔之议”，《赵策二》作“以辅公叔之义”。“议”、“义”古通。〔8〕“故愿慕公叔之义”，《赵策二》作“故寡人愿募公叔之义”。鲍彪曰：“募作慕。”〔9〕“稽首”，叩头至地。稽首为敬之极，故?为首至地。《书·舜典》：“禹拜稽首，让于稷契暨皋陶。”〔10〕“佞”，音 ning，才能。自谦无才曰“不佞”。〔11〕“寝疾”，卧病。〔12〕“未能趋走才曰“不以滋进也”，《赵策二》作“不能趋走，是以不先进”。意谓因病不能行走，乃疏于进谒。〔13〕“徇智”，即睿智，聪明敏捷之智。〔14〕“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赵策二》作“异敏技艺之所试也”。“异”，出类。“敏”，疾于事也。〔15〕“义”，中并敏技艺之所试也”。积德曰：“义，仪同，则也。”王叔珉曰：“案《通鉴》义作则，盖中井所本。又《通鉴》行作效，义亦相近”。〔16〕“而怫学者”，《赵策二》作“畔学者”。“怫”，音 艺之所试也”。b8i，通“悖”，违反，悖逆。〔17〕“离中国”，使中国遭难。“离”，同“罹”。〔18〕“故臣愿王图之也”。也”，《赵策二》作“臣愿大王图之”。《通鉴》“王”下有“孰”字。

王遂往之公子成家，因自请之，曰：“夫服者，所以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圣人观乡而顺宜，因事而制礼，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国也。夫剪发文身，错臂左衽，〔1〕瓯越之民也。〔2〕黑齿雕题，〔3〕却冠秫绌，〔4〕大吴之国也。〔5〕故礼服莫同，其便一也。乡异而用变，事异而礼易。是以圣人果可以利其国，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礼。儒者一师而俗异，中

国同礼而教离，〔6〕况于山谷之便乎？〔7〕故去就之〔5〕变，智者不能一，远近之服，贤圣不能同。穷乡多异，曲学多辩。〔8〕不知而不疑，〔9〕异于己而不非者，公焉而众求尽善也。〔10〕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者所以制俗也。吾国东有河、薄洛之水，〔11〕与齐、中山同之，〔12〕无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党，〔13〕东有燕、东胡之境，而西有楼烦、秦、韩之边，〔14〕今无骑射之备。故寡人无舟楫之用，夹水居之民，将何以守河、薄洛之水。变服骑射，以备燕、三胡、〔15〕秦、韩之边。且昔者简主不塞晋阳以及上党，〔16〕而襄主并戎取代以攘诸胡，此愚智所明也。先时中山负齐之强兵，〔17〕侵暴吾地，系累吾民，〔18〕引水围鄙，〔19〕微社稷之神灵，〔20〕则鄙几水于不守也，先王醜之，〔21〕而怨未能报水也。今骑射之备，近可以便上党之形，〔22〕而远可以报中山之怨。〔23〕而水叔顺中国之俗以逆简、襄之意，恶变服之名以忘鄙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达于王之义，敢道世俗之闻，臣之臯也。今王将继简、襄之意以顺先王之志，臣敢不听命乎！”再拜稽首。乃赐胡服。明日，服而朝。于是始出胡服令也。〔24〕

【注释】〔1〕“错”，涂饰。《索隐》：“谓以丹青错画其臂。”〔2〕“瓠越”，广东、海南地区的古称。丹青错〔3〕“黑齿雕题”，以草染齿为黑色。“雕”谓刻其肌，错以青丹涅之。“题”，头额。〔4〕“却冠秫绌”，《战，错国策》作“鯢冠秫缝”。“却冠”，义难通，恐有误字。“鯢冠”，鱼皮冠。“秫”，通“鉢”，长针。“绌”，缝紉。“秫绌”，言女功针缕缝紉。〔5〕“大吴之国也”，保 臆觥?史例，凡称“大”或“太”，指新辟地。称“小”则为故地。如“太皞”、“大月氏”，为新辟地。“小皞”、“小月氏”，则为故地。“大吴”，谓吴所灭越。《越王勾践世家》云：“越王勾践……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疑“大吴之国也”，与“瓠越之民也”，两句错置，应互易，则皆与其俗相符。〔6〕“儒者一师而俗异，中国同礼而教离”，《战国策》上下句“俗”、“礼”二字互易。〔7〕“便”，《战国策》作“士”。〔8〕“穷乡多异，曲学多辩”，“异”，异俗。“曲学”，只见一隅之学。《商君书·更法篇》：“吾闻穷巷多怪，曲学多辨。”按：“辨”，读为“辩”。〔9〕“不知而不疑”，鲍彪曰：“言不知其异而不疑之。”〔10〕“公焉而众求尽善也”，“众”，广也。此句《战国策》作“公于求善也”。〔11〕“薄洛之水”，徐广曰：“安平经县西善有漳水津，名薄洛津。”按：安平，今河北深县。《通鉴》注引“洛”作“落”。〔12〕“与齐中山同之”，胡三省曰：“按赵都邯郸东接于齐，中山在其东北。故《史记·赵世家》载武灵王之言曰：‘吾国东有河、薄洛之水，与齐、中山同之。’盖河、薄洛之水在赵之东，与齐、中山同此地险也。”〔13〕“自常山以至代、上党”，徐广曰：“一云，自常山以下，代、上党以东。”〔14〕“而西有楼烦、秦、韩之边”，《括地志》云：“林胡、楼烦即岚、胜之北也。岚、胜以南，石州、离石、葡等，赵边邑也。秦隔河也。晋、洛、潞、泽等州皆七国时韩地，赵西境也。”〔15〕晋、洛、“三胡”，林胡、楼烦、东胡。〔16〕“不塞”，不设、守备。鲍彪曰：“志在远略。”〔17〕“负”，仗恃。〔18〕“系累”，捆绑、拘囚。《孟子·梁惠王下》：“系累其妻子。”〔19〕“鄙”，河北高邑、柏乡二县。《孟子·梁惠王下》：“系地。鲍彪曰：‘属常山。光武即位于此，改高邑。’〔20〕“微”，

无，没有。〔21〕“先王”，献侯以后，“系列为诸侯，故曰“先王”。“醜”，同愧。〔22〕后，“系“便”，审察，通“辨”。〔23〕“而远可以报中山之“系怨”，谓报中山恃齐之强，引水围鄗之耻。〔24〕山之“系“于是始出胡服令也”，武灵王初与楼缓谋，提出胡服的主张，得到楼缓的赞同。再与肥义商量，肥义也表示支持。最后说服叔父公子成接受胡服的改革措施。朝野赞同胡服的已占大多数，条件成熟，于是颁布胡服的命令。以上皆武灵王十九年事。

赵文、赵造、周绍、赵俊皆谏止王毋胡服，〔1〕如故法便。王曰：〔2〕“先王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3〕虞戏、神农教而不诛，〔4〕黄王事。帝、尧、舜诛而不怒。〔5〕及至三王，〔6〕事。随时制法，因事制礼。法度制令各顺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7〕故礼也不必一道，而便国不必古。〔8〕圣人之兴也不相袭而王，〔9〕夏、殷之衰也不易礼而灭。然则复古未可非，而循礼未足多也。〔10〕且服奇者志淫，则是邹、鲁无事。奇行也；〔11〕俗僻者民易，则是吴、越无事。秀士也。且圣人利身谓之服，便事谓之礼。夫进退之节，衣服之制者，所以齐常民也，非所以论贤者也。故齐民与俗流，贤者与变俱。〔12〕故谚曰：‘以书御事。者不尽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达事之变。’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学，不足以制今。子不及也。”〔13〕遂胡事。服招骑射。

【注释】〔1〕“赵文、赵造、周绍、赵俊皆谏止王毋胡服”，周绍即下文“使周绍胡服傅王子何”之人。赵俊，《战国策》作“赵燕”。赵文、赵造的谏词，俱详载于《战国策》。周绍、赵俊的谏词，《战国策》缺载。〔2〕“王曰”，以下的答辞，是武灵王答赵摺?造的话，载在《赵策二》。〔3〕“先王不同俗，何摺?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赵策》“先王”作“古今”。《商君书》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4〕“虞”，音 fú。“虞帝戏”，即伏羲，《战国策》作“宓戏”。“虞戏”、“神农”都是古代部落领袖。“虞戏、神农教而不诛”，反映了那一时代的部落领袖，还没有生杀予夺之权。〔5〕“黄帝、尧、舜诛而不怒”，黄帝、尧、舜时代，部落领袖的权限，显然比虞戏神农时代加大，能在不动声色的情况下，擅有诛戮之权。〔6〕“三王”，谓夏禹、商汤、周文王。〔7〕“衣服器械”，《商君书》作“兵甲器备”。《新序》作“甲兵器备”。〔8〕“故礼也不必一道，而便国不必古”，依梁玉绳、王念孙、王叔珉诸家说，此二句应作“故理世不必一道，而便国不必法古”。按：赵武灵王在其十九年所说关于改革的话，大部分承袭商鞅之言。当时未必有商鞅的言论集传世。疑商鞅之言，本是后人依据其行实所伪托。武灵王和商鞅同属改革派，又把伪托于商鞅的话，同样施之于赵武灵王。〔9〕职? “圣人之兴也，不相袭而王”，王叔珉曰：“案《商君书》、《商君传》、《新序》、《长短经注》‘圣人’皆作‘汤、武’，与下文‘夏、殷’相对。”〔10〕“然则反作古未可非，而循礼未足多也”，此亦商鞅之言，见《商君书·更法篇》。〔11〕“且服奇者志淫，则是邹鲁无奇行也”，王念孙曰：“‘服奇’、‘奇行’两奇字，皆读为‘奇邪’之奇。此言服正者未必正，服奇者未必淫。若谓服奇者志必淫，则是邹、鲁之士儒冠儒服，必无奇邪之行也。中国未必无莠民，蛮异未必无俊民。若谓俗僻者民必易，则吴越风俗邪僻，必无秀异之士也。”按：《庄子·田子方篇》：“君子有其道者，未必为其服也。为其服者，未

必知其道也。”庄子之言，亦同此义。“且”，犹若。〔12〕“故齐民与俗流，贤者与便俱”，按：《赵策二》作“圣与俗流，贤与变俱”，义不可通。“圣”疑为“民”之讹。“民与俗流，贤与变俱”，与《赵世家》言合。〔13〕“子不及也”，《赵策二》作“子其勿反”言也。“及”、“反”形近易讹。“及”疑为“反”之讹。按：本文从“于是肥义侍”至此，皆采《战国策·赵策》。

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宁葭，〔1〕摺心圆摺贰？西略胡地，至榆中。〔2〕林胡王献马。〕摺心圆摺贰？归，使楼缓之秦，〔3〕仇液之韩，〔4〕王贲·赵策》。之楚，〔5〕富丁之魏，〔6〕赵爵之齐。〔7〕代心圆摺贰？相赵固主胡，〔8〕致其兵。〔9〕之齐。

【注释】〔1〕“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宁葭”，关于中山史实，最为迷惑难考。魏所封中山君，此时虽未全灭，然已有部分领土为武灵王所占。二十年略中山地，为巡视其所占中山地，而非掠取。“略”，有巡行之义。隐公五年《左传》疏：“略者，巡行之名也。”下文“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献马”，是当时赵已奄有林胡地，故其王献马。“略胡地”无疑是巡行。“略中山地”，自应同义。“宁葭”，今河北石家庄市西北。〔2〕“榆中”，在今内蒙古准格尔旗。笔 易？〔3〕“归，使楼缓之秦”，“归”，巡行宁葭、榆中归。据蠡？《赵策》，楼缓是赵臣中主张与秦、楚联合的人，是亲秦派。武灵王二十六年，楼缓二次入秦，并为秦相。见《穰侯列侯》。〔4〕“仇液之韩”，梁玉绳曰：“案：《国策》‘仇’原作‘机’，‘液’作‘郝’，又作‘赫’，盖一人而记别也。但《策》云主父令仇赫相宋，不言之韩，岂有误耶？”按：《穰侯列传》载，秦昭王七年，赵武灵王二十六年，赵使仇液之秦。此又一说。〔5〕“王贲”，赵人，非秦王翦子王贲。？〔6〕“富丁之魏”，据《赵策》，富丁是赵臣中主张与？齐、魏结盟的人，是亲齐、魏派。〔7〕“赵爵”，不与？详，当是赵公族。〔8〕“代相赵固主胡”，代是赵挥胙北陲重镇，自襄子并代，皆有重臣或世子守代。如伯鲁子为代成君。武灵王时必有世子主代，设相辅之。武灵王十八年，赵固已为代相。“主胡”，谓主管诸胡事务。“胡”，主要指匈奴。〔9〕“致兵”，即？《春秋传》之“致师”。古时为向敌方显示军威，采取先声夺人、震慑敌军锐气的军事行动，曰致师。与现代在边境线进行军事演习、秋操、冬练类似。

二十一年，攻中山。赵昭为右军，许钧为左军，公子章为中军，〔1〕王并将之。〔2〕牛翦将车骑。〔3〕赵希并将胡、似。代。赵与之陔，〔4〕合军曲阳，〔5〕攻取丹似。丘、〔6〕华阳、〔7〕鸣之塞。〔8〕王军取郃、〔9〕石邑、〔10〕封龙、〔11〕东垣。〔12〕中山献四邑和，〔13〕王许之，罢兵。二十三年，攻中山。二十五年，惠后卒。〔14〕使周昭胡服傅王子何。〔15〕二十六年，复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16〕九原。〔17〕

【注释】〔1〕“公子章为中军”，公子章为武灵王前后所生。《索隐》称为太子章。二十一年攻中山时，太子之位尚在拟立未立之际，故《世家》称作“公子章”。同年，使周昭傅孟姚子王子何，孟姚有宠，王已属意于王子何。然废长立幼，不为大臣支持，太子位虚悬七年之久，七年之中，必多争议。直至二十七年，传国，乃立王子何为王。公子章失位。〔2〕“王并将之”，武灵王与公子章共同将中军。？〔3〕“牛翦将车骑”，《战国策》载，王破原阳，以原阳为训练骑射的基地。赵人牛赞胡服主其事。牛赞率领骑兵为赵

辟地千里。牛赞即牛翦。“赞”、“翦”古通。〔4〕“赵希并将胡、代。赵与之陘”，“牛翦”、“赵希”、“赵与”，皆赵将名。三将分路进攻，最后会师曲阳。“陘”，今山西雁北地区。此句谓命赵与率军通过雁北地区出击，以与牛翦、赵希会师于曲阳。〔5〕“合军曲阳”，在曲阳会师。“曲阳”，在今河北省定县境。〔6〕“丹丘”，在今河北定县，在境。〔7〕“华阳”，今河北唐县西北。〔8〕“鴟兀？之塞”，诸家以为即定州之鸿上故关。在今河北定县境。〔9〕“王军取鄗”，赵与中山连年征战，中山为赵北陘之患。武灵王曰：“先时中山负齐之强兵，侵暴吾地，系累吾民，引水围鄗。”鄗是赵与中山争夺的军事要地，时失时取，有似拉锯战。〔10〕“石邑”，徐广曰：“在常山。”《括地志》云：“石邑故城，在恒州鹿泉县南三十五里，六国时故邑。”按：常山即恒山，主峰在河北曲阳县西北。恒州，今河北正定县。〔11〕“封龙”，在今河北元氏县西今北。〔12〕“东垣”，在今河北正定县南。氏县西今〔13〕“四邑”，即鄗、石邑、封龙、东垣。〔14〕“惠：‘石后’，惠文王生母，即吴娃孟姚。〔15〕“使周昭‘惠：‘石胡服傅王子何’”，《赵策》但言王子，不言名何。鲍彪曰：“《大事记》书赵惠后卒，使周昭胡服傅玉子。《解题》云：惠后，吴娃也。娃方死，怜其子而将立之，废长立少之意已见于此。〔16〕“云中”，在立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东北。〔17〕“九原”，今内蒙立古包头西。

二十七年五月戊申，〔1〕大朝于东宫，传国，立王子何以为王。〔2〕王庙见礼毕，出临朝。大夫悉为臣，肥义为相国，并傅王。〔3〕是为惠文王。〔4〕惠文王，惠后吴娃子也。武灵王自号为主父。〔5〕主父欲令子主治国，〔6〕而身胡服将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从云中、九原直南袭秦，〔7〕于是诈自为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8〕已而怪其状甚伟，非人臣之度，〔9〕使人逐之，而主父驰已脱关矣。〔10〕审问之，乃主父也。〔11〕秦人大惊。〔12〕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13〕因观秦王之为人也。〔14〕

【注释】〔1〕“二十七年五月戊申”，武灵王二十七年，为周赧王十六年，公元前二九九年。〔2〕“立王子何为王”，《年表》云：“十六年，吴广入女，生子何，立为惠王后。”据《表》推算，王子何年十二岁，立为王。〔3〕“悉”，人名。悉与肥义皆为王傅。〔4〕“赵惠文王”，公元前二九八年至前二六六年在位，计三十三年。歿年四十五岁。〔5〕“武灵王自号为主父”，顾炎武曰：“《史记》赵武灵王传位于子惠文王，自称主父，此内禅之始。”〔6〕“子”，《太平御览》卷四九四引作“‘何’”。〔7〕“而欲从云中九原直南袭秦”，赵西隔黄河与秦为界。赵、秦武装冲突常在黄河东麓、离石一带发生。赵伐秦进军路线，通常也是自离石、麓西渡黄河。武灵王二十六年，赵攘地已西北至云中、九原。因而赵可以自河套地区渡河，一直向南进军，略取秦陇西、北地诸地，从而绕过在晋、陕交界处的黄河天险，发挥骑射的威力。〔8〕“于是诈自为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秦昭王”，名则，一名稷，《秦本纪》作昭襄王。武灵王十八年，使代相赵固迎之于燕，送归所立。昭王亭国久，至五十六年，赵孝成王十五年卒，赵祚已再传。武灵王诈入秦，在秦昭王九年，《秦本纪》缺书。〔9〕“度”，《太平御览》引作“量”。〔10〕“脱”，犹“出”。《管子·霸形篇》：“言脱于口。”尹知章注：“脱，出也。”〔11〕“审问之，乃主父也”，主父既已出关，不明所审问者为谁，盖有脱文。〔12〕“秦人大惊”，主父入秦，

《秦纪》未载，恐与播吾之迹，同出虚诞。〔13〕“欲自略地形”，为了亲自观察地形。〔14〕“因”，就此。

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1〕遂出代，西遇楼烦王于西河而致其兵。

【注释】〔1〕“主父行新地”，《通鉴注》：“赵新取中山之地也。”“行”，视察。

三年，灭中山，〔1〕迁其王于肤施。〔2〕起灵寿，〔3〕北地方从，代道大通。〔4〕还归行赏，大赦，置酒酺五日。〔5〕封长子章为代安阳君。〔6〕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7〕主父又使田不礼相章也。〔8〕

【注释】〔1〕“三年，灭中山”，灭中山在赵武灵王二十五年。二十六年曰“复攻中山”，乃拓并其余土。以惠文王三年灭者，以得其君。四年迁其君肤施。〔2〕“迁其王于肤施”，惠文王四年迁其王。“肤施”，今陕西榆林县南。〔3〕“灵寿”，主父生圻。徐广曰：“在常山。”〔4〕“北地方从，代道大通”，北地入于赵版图，去代之道，畅通无阻。〔5〕“酺”，音 pú。《汉书·文帝纪》诏：“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酺五日。”颜师古注：“酺之为言布也。王德布于天下，而合聚饮食为酺。”〔6〕“封长子章为代安阳君”，《正义》引《括地志》云：东安阳故城在朔州定襄县界。《地志》云：“东阳县属代郡。”按：朔州定襄县，今山西定襄县。〔7〕“立”，据《考证》，枫山、三条本作“为”。〔8〕“田不礼”，《墨子》作“佃不礼”，《道藏》本作“佃不礼”。《吕氏春秋·当染》作“田不裡”，《荀子·解蔽篇》杨倞《注》亦作“田不裡”。《古今人表》作“田不礼”，《御览》卷六二 引同。

李兑谓肥义曰：〔1〕“公子章强壮而志骄，党众而欲大，殆有私乎？田不礼之为人也，忍杀而骄。〔2〕二人相得，必有谋阴贼起，〔3〕一出身微幸。〔4〕夫小人有欲，轻虑浅谋，徒见其利而不顾其害，同类相推，俱入祸门，以吾观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势大，乱之所始，祸之所集也，子必先患。〔5〕仁者爱万物，而智者备祸于未形。不仁不智，何以为国？子奚不称疾毋出，传政于公子成？毋为怨府，〔6〕毋为祸梯。”肥义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属义也，曰：‘毋变而度，〔7〕毋异而虑，坚守一心，以死而世。’〔8〕义再拜受命而籍之。〔9〕今畏不礼之难而忘吾籍，变孰大焉。进受严命，退而不全，负孰甚焉。变负之臣，不容于刑。〔10〕谚曰：‘死者复生，生者不愧。’〔11〕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12〕且夫贞臣也，〔13〕难至而节见。忠臣也，累至而行明。〔14〕子则有赐而忠我矣。虽然，吾有语在前者也，终不敢失。”李兑曰：“诺，子勉之矣！吾见子已今年耳。”〔15〕涕泣而出。李兑数见公子成，以备田不礼之事。〔16〕

【注释】〔1〕“李兑”，封邑在奉阳，称奉阳君。〔2〕“田不礼之为人也，忍杀而骄”，《吕氏春秋·当染》：“……宋康王染于唐鞅、田不裡，此六君者，所染不当，故国皆残亡。”田不裡即田不礼。宋康王即宋君偃。《年表》魏表“昭王十年，宋王死我温”，时在赵惠文王十三年。主父使田不礼相章在惠文王三年。田不礼在宋覆国十一年前即去宋之赵，田不礼逆迹赵人皆知之，独主父不顾，宜其饿死沙丘，为天下笑。〔3〕“必有谋阴贼起”，《通鉴》作“必有阴谋”，无“贼起”二字。“谋阴贼起”四字不辞，崔适正之为“阴贼谋起”。〔4〕“一出身微幸”，此句亦有脱误。“微幸”，即

侥幸。“出身微幸”谓田不礼。〔5〕“先患”，先受其祸。〔6〕“怨府”，大众埋怨的对象。〔7〕“毋变而度”，“而”，汝。“度”，胸怀、器量。〔8〕“坚守一心，以歿而世”，坚持一个信念，一直到死。〔9〕“籍”，录也。“籍之”，谓记录在书册上。〔10〕“变负之臣，不容于刑”，中井积德曰：“罪大而刑小，不足相容。”〔11〕“死者复生，生者不愧”，此荀息对晋献公言，载在《晋世家》。中井积德曰：“是谚于献公荀息为切，以献公死而难作也。于主父、肥义有未切者，以主父未死难作也。当时受命之日，安逆知君之死生，难之迟速哉！唯以是誓于心耳。”按：此谚尤有未切者，肥义作此语时，岂仅主父未死，抑且难亦未作。誓于心之辞，又何由而公诸世？〔12〕“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国语·晋语》荀息答里克曰：“吾言既往矣，岂能欲行吾言，而又爱吾身乎！”此肥义所本。〔13〕“贞”，王叔珉曰：“案《记纂渊海》卷五八引‘贞’作‘正’，盖避宋仁宗讳改。仁宗讳禛，宋人兼避贞也。”〔14〕“忠臣也，累至而行明”，“累”音 lèi，忧患、危难。此二句谓忠臣在遭逢危难时，行为光明磊落。〔15〕“吾见子已今年耳”，胡三省曰：“已，止也，言肥义命止于今年也。”〔16〕“李兑数见公子成，以备田不礼之事”，胡三省曰：“数见者，相与谋为之备也。”

异日，肥义谓信期曰：〔1〕“公子与田不礼甚可忧也。其于义也声善而实恶，〔2〕此为人也，不子不臣。〔3〕吾闻之也，奸臣在朝，国之残也。〔4〕谗臣在中，主之蠹也。此人贪而欲大，内得主而外为暴。〔5〕矫令为慢，〔6〕以擅一旦之命，不难为也，〔7〕祸且逮国。〔8〕今吾忧之，夜而忘寐，饥而忘食。盗贼出入不可不备。〔9〕自今以来，若有召王者必见吾面，〔10〕我将先以身当之，〔11〕无故而王乃入。”〔12〕信期曰：“善哉，吾得闻此也！”

【注释】〔1〕“信期”，即下文高信。〔2〕“声善而实恶”，《考证》：“声，名也，外也。”〔3〕“此为人也，不子不臣”，裴学海曰：“此犹其也。此与其为互文。下文‘此人贪而欲大，此亦训其。’”〔4〕“国之残也”，《说文》：“残，贼也。”《张耳陈余列传》：“将军瞋目张胆，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为天下除残也。”“除残”，谓除贼。〔5〕“胡三省曰：‘得主，谓章为主父所怜也。’”〔6〕“矫令”，矫主父之命。“慢”，漫也，倨也，无所限怠之意。《通鉴》无“为慢”二字，作“矫令以擅一旦之命”。〔7〕“难”，犹“憚”也。〔8〕“逮”，及。〔9〕“盗贼出入不可不备”，胡三省曰：“言盗在主父左右，出入不可不备也。”〔10〕“自今以来，若有召王者，必见吾面”。《考证》：“枫山、三条本‘来’下有‘令’字。‘若’下无‘有’字。”按：王者至尊，孰能召之。此盖谓主父召王。后果有矫主父命召王事。〔11〕“我将先以身当之”，《通鉴》作“我将以身先之”。〔12〕“无故”，谓无他故。指矫主父之令召王，以加害于王者。

四年，朝群臣，安阳君亦来朝。〔1〕主父令王听朝，而自从旁观窥群臣宗室之礼。见其长子章傫然也，〔2〕反北面为臣，诘于其弟，〔3〕心怜之，〔4〕于是乃欲分赵而王章于代，计未决而辍。

【注释】〔1〕“安阳君”，惠文王三年封公子章为安阳君。“安阳”，今山东曹县东。〔2〕“见其长子章傫然也”，“傫”，音 lǐ，同“傴”，颓丧貌。〔3〕“诘”，同“屈”。〔4〕《考证》：“古钞本、枫山、三条本‘心’下有甚字。”

主父及王游沙丘，^{〔1〕}异宫。^{〔2〕}公子章即以其徒与田不礼作乱，诈以主父令召王。肥义先入，^{〔3〕}杀之。高信即与王战。^{〔4〕}公子成与李兑自国至，^{〔5〕}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难，^{〔6〕}杀公子章及田不礼，灭其党贼而定王室。^{〔7〕}公子成为相，号安平君，^{〔8〕}李兑为司寇。^{〔9〕}

【注释】〔1〕“沙丘”，在今河北广宗县西北。〔2〕“异宫”，胡三省曰：“异宫而处也。”主父与王及公子章并在沙丘，主父与王异宫而处，故章得矫主父令召王。〔3〕“肥义先入”，《考证》：“古钞本、枫山、三条本‘先’下有‘王’字，‘入’下有‘公子章’三字。”〔4〕“高信即与王战”，“与”，犹“为”。言高信即为王战。〔5〕“自国至”，赵都邯郸，自邯郸至也。〔6〕“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难”，赵北有信都、真定、常山，东有广平、巨鹿、河间及渤海之东平、中邑，南至浮水、繁阳，西有太原、上党，此之谓四邑之兵。盖赵全邑之兵。“距”，犹“拒”。〔7〕“其党”，谓公子章之徒众。“贼”，疑衍。〔8〕“安平君”，公子成封邑安平，今河北深县。〔9〕“李兑为司寇”，《周礼·秋官》大司寇，主管刑狱，为六卿之一。

公子章之败，往走主父，主父开之，^{〔1〕}成、兑因围主父宫。公子章死，公子成、李兑谋曰：“以章故围主父，^{〔2〕}即解兵，^{〔3〕}吾属夷矣。”乃遂围主父。令宫中人“后出者夷”，宫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而食之，^{〔4〕}三月余而饿死沙丘宫。^{〔5〕}主父定死，^{〔6〕}乃发丧赴诸侯。^{〔7〕}

【注释】〔1〕“开”，开门纳之。〔2〕《考证》：“枫山、三条本‘章’下无‘故’字。”按：《列女传》亦无“故”字。〔3〕“即”，犹“若”也。〔4〕“探爵而食之”，《艺文类聚》，《御览》卷四八六、卷九二二，《尔雅·释鸟》邢疏引“爵”皆作“雀”。《列女传》、《通鉴》并同。“雀”、“爵”正假字。“”，音 kòu。《尔雅》曰：“生哺，。生嚼，雏。”释云：“辨鸟子之异名也。鸟子生而须母哺食者为，谓燕、雀之属也。生而能自啄食者为雏，谓鸡、雉之属也。”〔5〕王叔珉曰：“案《艺文类聚》、《御览》四八六、九二二引‘而’并作‘遂’，《列女传》同，而犹遂也。”〔6〕“定”，王叔珉曰：“定犹已也。《项羽本纪》‘项梁闻陈王定死’，《宋世家》‘闻文公定立’，定亦并与已同义。”按：武灵王，赵肃侯之子，史佚名。《索隐》曰：“名雍。”“定”，疑为“雍”之坏字。〔7〕“赴”，讣告。

是时王少，^{〔1〕}成、兑专政，畏诛，故围主父。主父初以长子章为太子，后得吴娃，^{〔2〕}爱之，为不出者数岁，生子何，乃废太子章而立何为王。吴娃死，爱弛，怜故太子，欲两王之，犹豫未决，故乱起，以至父子俱死，为天下笑，岂不痛乎！^{〔3〕}

【注释】〔1〕“是时王少”，这时候王十六岁。〔2〕“吴娃”，吴广之女孟姚。武灵王十六年，吴广因夫人内其女娃嬴于王。吴、楚间谓美女曰“娃”。〔3〕“以至父子俱死，为天下笑，岂不痛乎”，《集解》：“徐广曰：‘或无此十四字。’”按：《通鉴》无此十四字。此十四字为叙事中夹议论之文体。

主父死，惠文王立立。^{〔1〕}五年，与燕郑、易。^{〔2〕}八年，城南行唐。^{〔3〕}九年，赵梁将，与齐合军攻韩，至鲁关下及。^{〔4〕}十年，秦自置为西帝。^{〔5〕}

十一年，董叔与魏氏伐宋，得河阳于魏。^{〔6〕}秦取梗阳。^{〔7〕}十二年，赵梁将攻齐。十三年，韩徐为将，攻齐。公主死。^{〔8〕}十四年，相国乐毅将赵、秦、韩、魏、燕攻齐，^{〔9〕}取灵丘。^{〔10〕}与秦会中阳。^{〔11〕}十五年，燕昭王来见。^{〔12〕}赵与韩、魏、秦共击齐，^{〔13〕}齐王败走，燕独深入，取临菑。^{〔14〕}

【注释】〔1〕“主父死，惠文王立立”，与上文“故围主父”句遥接。“立”字误重。“惠文王立五年”云云，则是述五年之事，亦正相承。〔2〕“鄆”，今河北任丘市北鄆州镇。“易”，今河北易县。〔3〕“南行唐”，今河北行唐县。〔4〕“与齐合军攻韩，至鲁关下及”，惠文王九年齐、赵合军攻韩事，《田敬仲完世家》不载。“鲁关”，今在河南省鲁山县。“及”，乃“反”之讹。各本以“及”字属下文，误。〔5〕“十年，秦自置为西帝”、秦置西帝在赵惠文王十一年，此误前一年。〔6〕“河阳”，今河南孟县西三十五里。〔7〕“梗阳”，今山西清徐县。〔8〕“公主死”，三字应是衍文。〔9〕“十四年，相国乐毅将赵、秦、韩、魏、燕攻齐”，据《年表》及韩、魏等《世家》，五国攻齐在明年。《通鉴》记乐毅将五国兵伐齐，赵王授相国印在周报王三十一年，亦当赵惠文王十五年。然此下文有十五年共击齐语。意授相印，造联军攻齐声势在十四年，大举进攻则在十五年。〔10〕“灵丘”，齐灵丘在山东禹城西南。赵亦有灵丘，曰代灵丘，在今山西灵丘县。武灵王葬在代灵丘。〔11〕“举秦会中阳”，“中阳”在今山西省中阳县。按中阳，《吕氏春秋》作“空雄”。《吕览·淫辞篇》云：“空雄之遇，秦、赵相与约。约曰：自今以来，秦之所欲为，赵助之，赵之所欲为，秦助之。”陈奇猷曰：“观下文所言平原君、公孙龙，则此为赵惠文王事，而秦王为秦昭王也。《史记》秦、赵世家及《六国表》，秦昭王二十二年，赵惠文王十四年，秦、赵有中阳之会。此空雄，盖即中阳也。《秦本纪》又云‘昭王二十四年，秦取魏安城，至大梁，燕、赵救之，秦军去’，与此下文谓居无几何，秦攻魏，赵救之正合。”〔12〕“十五年，燕昭王来见”，赵惠文王十五年当燕昭王二十八年。《燕召公世家》未载燕昭王聘赵事。〔13〕“赵与韩、魏、秦共击齐”，梁玉绳曰：“此言伐齐，失书楚，说在《秦纪》。”王叔珉曰：“案《年表》书秦、魏、韩、赵、燕共击湣王，不及楚。《通鉴》亦不及楚。”〔14〕“取临菑”，《燕世家》、《田敬仲完世家》并作“临淄”，《通鉴》同。“菑”、“淄”古通。地在今山东淄博市。

十六年，秦复与赵数击齐，^{〔1〕}齐人患之。苏厉为齐遗赵王书曰：^{〔2〕}

【注释】〔1〕“十六年，秦复与赵数击齐”，赵惠文王十六年，即齐襄王保菖之年。田单守孤城即墨，齐地尽入于燕，齐仅存二城。秦实无必要与赵数击齐。此处史实或有误。全祖望谓惠文王此五年中（十六年至二十年），无一事可信。〔2〕“苏厉为齐遗赵王书”，苏厉为东周雒阳人，苏秦之兄。谯周云：“秦兄弟五人，秦最少。兄代，代弟厉及辟、鹄，并为游说士。”《考证》：“苏厉作苏秦，鲍本依史改秦作厉。”按：此章见《赵策一》，原题“赵收天下，且以伐齐，苏秦为齐上书，说赵王”，当是赵惠文王十四年事，是年相国乐毅将赵、秦、韩、魏、燕之兵攻齐，取灵丘。

臣闻古之贤君，其德行非布于海内也，教顺非洽于民人也，^{〔1〕}祭祀时享非数常于鬼神也。^{〔2〕}甘露降，时雨至，^{〔3〕}年谷丰孰，^{〔4〕}民不疾疫，众人善之，然而贤主图之。^{〔5〕}

【注释】〔1〕“教顺非洽于民人也”，张文虎曰：“顺，读为训，古通。”

《战国策》作“教训慈爱，非布于万民也”。〔2〕“祭祀时享非数常于鬼神也”，《考证》：“常，古钞本、枫山本作尝，《策》作当，无数字。愚按：常字疑衍。”按：“常”、“尝”古通。“常”、“当”古亦通。“常”字非衍。〔3〕“甘露降，时雨至”，《战国策》作“甘露降，风雨时至”。《战国纵横家书》作“臣闻〔甘〕洛降，时雨至”。按：“臣闻”下战国帛书有脱字。《赵策》与《赵世家》并多三十余字。〔4〕“年谷丰孰”，《战国策》作“农夫登，年谷丰盈”。《战国纵横家书》作“禾谷绛盈”。按：“年谷”复语。年亦谷也。“孰”、“熟”正俗字。〔5〕“众人善之，然而贤主图之”，《考证》：“《策》图作恶。中井积德曰：图者，惧思之意。”按：《战国纵横家书》作“众人喜之，贤君恶之”。喜之、恶之，并与《战国策》同。“贤主恶之”，是说今之贤主，与古之贤君不一样，不以此为满足，所以恶之。

今足下之贤行功力，非数加于秦也，〔1〕怨毒积怒，非素深于齐也。〔2〕秦、赵与国，以强征兵于韩，〔3〕秦诚爱赵乎？其实憎齐乎？〔4〕物之甚者，〔5〕贤主察之。秦非爱赵而憎齐也。〔6〕欲亡韩而吞二周，〔7〕故以齐天下。〔8〕恐事之不合，故出兵以劫魏、赵。〔9〕恐天下畏己也，故出质以为信。〔10〕恐天下亟反也，故征兵于韩以威之。〔11〕声以德与国，实而伐空韩，〔12〕臣以秦计为必出于此。夫物固有势异而患同者，〔13〕楚久伐而中山亡，〔14〕今齐久伐而韩必亡。〔15〕破齐，王与六国分其利也。亡韩，秦独擅之。收二周，西取祭器，秦独私之。赋田计功，王之获利，孰与秦多？〔16〕

【注释】〔1〕“今足下贤行功力，非数加于秦也”，《战国策》作“今足下功力，非数痛加于秦国”。鲍彪曰：“功力谓战伐。”〔2〕“怨毒积怒，非素深于齐也”，《战国策》作“而怨毒积恶，非曾深凌于韩也”。《战国纵横家书》作“怨竺积怒，非深于齐”。帛书与《史记》同，作“韩”者误。〔3〕“秦、赵与国，以强征兵于韩”，《赵策》、《战国纵横家书》并无此十字。〔4〕“秦诚爱赵乎，其实憎齐乎”，《战国策》作“以秦为爱赵而憎韩”。《战国纵横家书》作“下吏皆以秦为夏（忧）赵而曾（憎）齐”。“忧”，《战国策》与《赵世家》并作“爱”。“忧”字胜。〔5〕“物”，事也。“甚”，大也。〔6〕“秦非爱赵而憎齐也”，《战国纵横家书》作“秦几（岂）夏（忧）赵而曾（憎）齐（哉）”。〔7〕“欲亡韩而吞二周”，“二周”，谓东周、西周，一在洛阳，一在王城，通称二周。帛书作“欲以亡韩，呻（吞）两周”。〔8〕“故以齐天下”，“”，音 d4n，饼饵类食物。《战国纵横家书》作“故以齐饵天下”。《战国策》“齐”作“韩”。鲍彪曰：“赵时恶韩，故秦以亡韩（齐）悦赵，赵遂以为爱己也。”〔9〕“恐事之不合，故出兵以劫魏、赵”，“不合”，《战国纵横家书》、《战国策》并作“不成”。“劫”，《战国纵横家书》作“割革”，《战国策》作“佯示”。“佯示”，鲍彪曰：“虚以伐韩（齐）示之。”〔10〕“恐天下畏己也，故出质以为信”，《战国策》“畏”作“疑”。《战国纵横家书》：“恐天下之疑己，故出摯（质）以为信。”按：此似专为秦而发，就这一时期的秦昭王而论，他本人就是为质于燕的公子，后迎归立为秦王。昭王六年，使泾阳君市质于齐，后又使太子悼质于魏。〔11〕“恐天下亟反也，故征兵于韩以威之”，《战国纵横家书》无此句。《战国策》作“恐天下之惊觉，故微韩以贰之”。鲍本“微”下补“伐”字。鲍彪曰：“微下有缺文。《史》作‘征兵韩以威之’。贰犹

疑。”〔12〕“声以德与国，实而伐空韩”，《战国纵横家书》作“声德与国，实伐郑韩。”王叔珉曰：“声与实对言，声犹名也。而犹则也。”按：郑韩连称，犹荆楚连称。韩哀侯迁都郑，又称郑国。〔13〕“夫物固有势异而患同者”，自“夫物”句至“王之获利孰与秦多”，凡六十四字，《战国策》、《战国纵横家书》并在下“祸及于赵后”，文亦多舛异。《战国策》在句下又增“又有势同而患异者”一句。〔14〕“楚久伐而中山亡”，楚怀王二十八年，秦、齐、韩、魏合攻楚，败唐昧，赵乘机伐中山。公元前二九五五年赵灭中山。鲍彪曰：“此言楚受秦伐，赵无秦患，故破中山灭之。”〔15〕“今齐久伐而韩必亡”，自“今齐久伐”而下，至“孰与秦多”四十七字。《战国纵横家书》、《战国策》并无。〔16〕王叔珉曰：“案‘与’犹‘如’也，其例习见。”

说士之计曰：〔1〕“韩亡三川，〔2〕魏亡晋国，〔3〕市朝未变而祸已及矣。”〔4〕燕尽齐之北地，〔5〕去沙丘、钜鹿敛三百里，〔6〕韩之上党去邯郸百里，〔7〕燕、秦谋王之河山，间三百里而通矣。秦之上郡近挺关，〔8〕至于榆中者千五百里，〔9〕秦以三郡攻王之上党，〔10〕羊肠之西，〔11〕句注之南，〔12〕非王有已。踰句注，斩常山而守之。〔13〕三百里而通于燕，〔14〕代马胡犬不东下，〔15〕昆山之玉不出，〔16〕此三宝者亦非王有已。〔17〕王久伐齐，从强秦攻韩，其祸必至于此。〔18〕愿王孰虑之。

【注释】〔1〕“说”，音 shuì。“说士”，游说之士。〔2〕“三川”，谓伊、洛、河。庄襄王元年，秦界至大梁，初置三川郡。程恩泽曰：“高诱云，三川，谓宜阳，以一县言。张守节云，三川，谓洛阳，以一郡言。又云，三川，河南之地，两川之间。《国策》所云，不过如此。”按：韩之三川在今河南省宜阳县一带。〔3〕“晋国”，鲍彪曰：“晋国谓安邑。”〔4〕“市朝未变，而祸已及矣”，《战国策》作“恃韩未穷，而祸及于赵”。《战国纵横家书》作“市朝未罢，过及于赵”。“市朝”，即早市。《孟尝君列传》：“日暮之后，过市朝者掉臂而不顾。”是说市集已散，无人留连空旷的场地。“市朝未变”，以喻时间之短暂，犹云不朝食。〔5〕“燕尽齐之北地”，《战国纵横家书》作“燕尽齐之河南”，《战国策》同，惟“齐”作“韩”。《战国纵横家书》“河南”应是“河北”之误。《战国纵横家书》第十七章“且使燕尽阳地，以河为竟”，又“北地归于燕”，可见阳地在河北，方能以河为境。阳地即齐之北地。〔6〕“去沙丘、钜鹿敛三百里”，“沙丘”，《战国纵横家书》作“莎丘”，在今河北广宗县西北。“钜鹿”，《战国纵横家书》作“巨鹿”，今河北平乡县。二地皆赵邑。“敛”，减少。谓北地入于燕，燕地与赵邑距离，缩短三百里。〔7〕“韩之上党，去邯郸百里”，有脱文。《战国纵横家书》作“秦尽韩、魏之上党，则地与王布属壤芥者七百里。秦以强弩坐羊肠之道，则地去邯郸百廿里”。《战国策》句略同而有舛异。“七百里”，谓共同边界。“百廿里”，谓与赵都之距离。时上党一部分为韩所占，一部分赵固守，下文“王之上党”，则赵所守。〔8〕“上郡”，今陕西延安、榆林一带。“挺关”，《战国策》作“扞关”，《战国纵横家书》作“麋关”。麋关，不详所在。《考证》：“扞关，楚北境，与赵无涉。”〔9〕“榆中”，即榆林塞，亦曰榆谿，赵武灵王二十年向西拓地至此。今内蒙古准格尔旗。〔10〕“秦以三郡攻王之上党”，《考证》：“中井积德曰：韩上党降赵在后二十年，是时赵未取上党也。然上云韩之上党，此云王之上

党，则韩赵分有之耳，但不得以始皇所置上党郡作解。”〔11〕“羊肠”，太行山地名，曰羊肠阪。《汉书·地理志》上党郡壶关县有羊肠阪，在今山西省壶关县东南。曹操《苦寒行》：“羊肠阪诘屈，车轮为之摧。”即其地。《正义》：“沁州在羊肠阪之西。”沁州，今山西沁水县。〔12〕“句注之南”，“句注”即雁门山，为古代九塞之一，今山西代县西北。《正义》：“仪、并、代三州在句注山之南。”《战国策》作“则句注之西”，《战国纵横家书》作“注之西”。〔13〕“踰句注，斩常山而守之”，《战国策》作“今鲁句注禁常山而守”。鲍彪曰：“鲁作踰。”《战国纵横家书》作“今增注，恒山而守”。按：《战国策》、《战国纵横家书》均有误脱。“斩”，断绝之意。“斩常山而守”，谓断绝常山对外交通以固守。〔14〕“三百里而通于燕”，《战国策》作“三百里通于燕之唐、曲吾”。按：《齐策》权之难章云：“燕战胜兵罢，赵可以取唐、曲逆。”《战国策》“曲吾”当作“曲逆”，《战国纵横家书》正作“曲逆”，“唐”作“阳”，音近可通。阳，今河北省唐县东北。曲逆在河北省完县东南。原并中山地。〔15〕“代马胡犬不东下”，前云“斩常山而守”，对外交通阻隔，故西北之代马胡犬不东入赵。郭璞云：“胡地野犬，似狐而小。”“胡犬”，《战国纵横家书》作“胡狗”，《战国策》作“胡驹”。〔16〕“昆山之玉不出”，“昆山”，《战国纵横家书》作“纶（仑）山”，《战国策》作“崑山之玉不出”。鲍彪曰：“金城临羌有羌山。”《正义》云：“崑冈在于阗国东北，出玉。”〔17〕“此三宝者亦非王有已”，《战国纵横家书》作“此三葆者或非王之有也”。〔18〕“王久伐齐，从强秦攻韩，其祸必至于此”，帛书作“今从强秦久伐齐，臣恐其过（祸）出于此也”。《战国策》作“今从于强秦国之伐齐，臣恐其祸出于是矣”。

且齐之所以伐者，以事王也。〔1〕天下属行，以谋王也。〔2〕燕、秦之约成，而兵出有日矣。五国三分王之地，〔3〕齐倍五国之约而殉王之患，〔4〕西兵以禁强秦，秦废帝请服，〔5〕反高平、根柔于魏，〔6〕反涇分、先俞于赵。〔7〕齐之事王，宜为上佼，〔8〕而今乃抵臯，〔9〕臣恐天下后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愿王孰计之也。

【注释】〔1〕“以事王也”，中井积德曰：“事王，谓与赵王亲交也。后文齐之事王同。”〔2〕“属行”，《正义》：“上音烛，下胡郎反，言秦欲令齐称帝，与约五国共灭赵，三分赵地。”方苞曰：“‘属行’，相属而起兵也。《齐策》：‘使犀首属行而攻赵。’”〔3〕“五国三分王之地”，《正义》：“谓秦、齐、韩、魏、燕三分赵之地也。”《正义》于“三分”，未有释辞。按：五国谋攻赵，各有所图，不可能三分赵地。如五国而三分，五国必自相攻伐矣。《战国策》作“参分赵壤”，参与三同。《战国纵横家书》作“疎分赵壤”。“疎分”，义同瓜分。当以《战国纵横家书》为是。“疎”字坏作“束”，与“参”形近，后人又改参作三，因有五国三分之误。《战国策》、《战国纵横家书》皆有五国之王合谋攻赵语，因齐倍约未实现。〔4〕“齐倍五国之约而殉王之患”，谓齐不惜牺牲以赴赵王之难。“殉”，音 xùn，为实现某种目的而不顾身曰“殉”。〔5〕“秦废帝请服”，据《六国年表》秦昭王十九年（赵惠文王十一年）十月为帝，十二月复为王。〔6〕“高平”，今河南济源县西南向城。“根柔”，一作枳、轶，在今河南济源县南。〔7〕“涇分”，《战国策》作“三公”，《战国纵横家书》作“王公”，

徐广所见本亦作“王公”。不详所在。“先俞”，《战国策》作“什清”，《战国纵横家书》作“符逾”。徐广谓即雁门。〔8〕“齐之事王，宜为上佼”，“佼”，音 jī n，通交。“上佼”，上等之交。言齐之事王如此，当为王之上等之交（好朋友），而今反触罪。〔9〕“而今乃抵辜”，《战国策》作“今乃以抵罪取伐”。《战国纵横家书》作“乃以抵（抵）罪取伐”。《正义》曰：“谓共秦伐齐也。”

今王毋与天下攻齐，天下必以王为义。齐抱社稷而厚事王，〔1〕天下必尽重王。义，王以天下善秦，〔2〕秦暴，王以天下禁之，是一世之名宠制于王也。〔3〕

【注释】〔1〕“抱”，《战国纵横家书》作“保”。“保”即“保”。“抱”，亦有持守义。〔2〕“义，王以天下善秦”，“义”上夺一“秦”字。《战国纵横家书》以“齐义”与下文“齐逆”对言。“齐”乃“秦”之讹。《赵策》以“韩义”与下文“韩慕”对言。“韩”亦“秦”之讹。“慕”乃“暴”之误。〔3〕“是一世之名宠制于王也”，《战国策》作“是一世之命，制于王已”。《战国纵横家书》作“是一世之命制于王也”。于是赵乃辍，谢秦不击齐。〔1〕

【注释】〔1〕“谢秦不击齐”，梁玉绳曰：“秦果欲共赵击齐，赵又何敢谢之，其谬不辨自明也。”

王与燕王遇。廉颇将，〔1〕攻齐昔阳，〔2〕取之。

【注释】〔1〕“廉颇”，赵良将。赵惠文王十六年，为赵将伐齐，取阳晋，为上卿，以勇闻于诸侯。〔2〕“攻齐昔阳取之”，廉颇攻齐，《传》在十六年，《表》在十五年。“昔阳”，《表》作“淮北”。洪颐煊曰：“当作‘晋阳’，是‘阳晋’之讹。”

十七年，乐毅将赵师攻魏伯阳。〔1〕而秦怨赵不与己击齐，伐赵，拔我两城。〔2〕十八年，秦拔我石城。〔3〕王再之卫东阳，〔4〕决河水，伐魏氏。大潦，漳水出。〔5〕魏冉来相赵。〔6〕十九年，秦取我二城。〔7〕赵与魏伯阳。〔8〕赵奢将，攻齐麦丘，〔9〕取之。

【注释】〔1〕“十七年乐毅将赵师攻魏伯阳”，赵惠文王十七年，为齐襄王法章二年。乐毅方将燕师略齐，不能复为赵将，此事非实。《魏世家》亦不载乐毅为将攻魏事。乐毅虽不为赵将，而赵攻占伯阳之事则有。后文有“赵与（许）魏伯阳”可证。“伯阳”，今河南安阳市西北。〔2〕“两城”，藁、离石。〔3〕“秦拔我石城”，石城即离石。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编年记》于秦昭王二十六年云：“攻离石。”秦昭王二十六年，即赵惠文王十八年。《史记》“秦拔我石城”，即《编年记》秦昭王二十六年之“攻离石”。〔4〕“东阳”，在今河北省太行山以东邢台地区和邯郸地区一带。襄公二十三年《左传》“赵胜率东阳之师以追齐军”，即其地。〔5〕“漳水”，即漳河。山西省东部有清漳、浊漳二河，东南流至今河北河南两省边境，合为漳河，又东流至大名县入卫河。〔6〕“魏冉来相赵”，“魏冉”，秦昭王母宣太后弟，封于穰，又称穰侯，其先楚人，姓聃氏。按：惠文王十八年，魏冉相赵事并非事实。〔7〕“败”，秦略赵、魏地皆曰“拔”，此亦当作“拔”。惟赵惠文王十九年《年表》，秦虽击赵，不言拔赵二城。疑涉上文“而秦怨赵不与己击齐，伐赵，拔我两城”而衍。〔8〕“赵与魏伯阳”，“与”许也。十七年赵师攻占魏伯阳，十九年许魏归伯阳。〔9〕“麦丘”，齐邑，今山东

商河县。

二十年，廉颇将，攻齐。^{〔1〕}王与秦昭王遇西河外。^{〔2〕}

【注释】〔1〕“二十年，廉颇将，攻齐”，梁玉绳曰：“是年乐毅在齐，次年田单始败燕军，复有七十余城。此时齐无可攻，他处皆无其事，疑亦《史》误。”按：燕下齐七十余城，力不能全守。惠文王十九年赵奢攻齐麦丘，麦丘自非燕所守。可见齐人仍在燕无兵戍守处，起义兵抗燕、赵。廉颇攻齐，与赵奢攻齐麦丘正相类。〔2〕“王与秦昭王遇西河外”，据《年表》赵表，惠文王二十年，“与秦会龟池，蔺相如从”。《集解》徐广引《表》作“渑池”。在今河南省渑池县。战国时为渑池邑，初属韩，后属秦。

二十一年，赵徙漳水武平西。^{〔1〕}二十二年，大疫。置公子丹为太子。^{〔2〕}

【注释】〔1〕“徙”，筑坝使其改道。“武平”，在今河南鹿邑县。〔2〕“太子丹”，即赵孝成王。

二十三年，楼昌将，^{〔1〕}攻魏幾，不能取。^{〔2〕}十二月，廉颇将，攻幾取之。^{〔3〕}二十四年，廉颇将，攻魏房子，^{〔4〕}拔之，因城而还。又攻安阳，^{〔5〕}取之。二十五年，燕周将，攻昌城、高唐，取之。^{〔6〕}与魏共击秦。^{〔7〕}秦将白起破我华阳，得一将军。^{〔8〕}二十六年，取东胡欧代地。^{〔9〕}

【注释】〔1〕“楼昌”，楼缓族。《赵策三》：“秦、赵战于长平，赵不胜，亡一都尉，赵王召楼昌与虞卿。”即其人。〔2〕“幾”，古与“冀”通。哀公十七年《左传》云：“日日以幾。”注：“冀君来。幾音冀，本或作冀。”魏幾，即魏冀。魏之冀州，今山西河津县东北。〔3〕“十二月，廉颇将，攻幾取之”，赵惠文王二十三年，赵将楼昌、廉颇先后攻魏。是年为魏安釐王元年，秦亦攻魏。是秦、赵皆乘魏之丧，伐人之国。〔4〕“房子”，亦作“防子”，今河北高邑县西南。房子本赵邑，或先为魏攻占，二十四年，廉颇率军反攻，拔之。〔5〕“安阳”，今河南安阳市。〔6〕“二十五年，燕周将，攻昌城、高唐，取之”，“燕周”，赵人赵将。惠文王二十五年，赵、魏矛盾缓解，因得挥师东击齐。“昌城”，在今山东淄博市境。“高唐”，齐邑，在今山东禹城西南。〔7〕“与魏共击秦”，与魏共击秦，在惠文王二十六年，此误前一年。〔8〕“秦将白起，破我华阳，得一将军”，“白起”，秦郿人，穰侯任举，为秦名将，封为武安君。《白起列传》，起攻魏拔华阳在昭襄王三十四年，《六国年表》同，当赵惠文王二十六年，此误前一年。惟《秦本纪》记其事在秦昭王三十三年，与本文合。此止言秦将白起，而遗却主帅穰侯、客卿胡阳。“华阳”，韩邑，今河南新郑县东南。“破我华阳”者，谓破赵魏联军于韩邑华阳。“得一将军”，《白起列传》作“虜三晋将”。〔9〕“欧”，东胡、匈奴之间有地名瓠脱，有瓠脱王辖之，见《匈奴列传》。“瓠”、“欧”古字通。

二十七年，徙漳水武平南。^{〔1〕}封赵豹为平阳君。

【注释】〔1〕“赵豹”，惠文王同母弟，惠后吴娃次子。

二十八年，蔺相如伐齐，^{〔1〕}至平邑。^{〔2〕}罢城北九门大城。^{〔3〕}燕将成安君公孙操弑其王。^{〔4〕}二十九年，秦、韩相攻，而围阨与。^{〔5〕}赵使赵奢将，击秦，大破秦军阨与下。^{〔6〕}赐号为马服君。^{〔7〕}

【注释】〔1〕“蔺相如”，赵人，为赵宦者令缪贤舍人，以完璧归赵封为上大夫。〔2〕“至平邑”，蔺相如伐齐至平邑者，谓未入齐境，止军不进。

“平邑”，今河南南乐县东北。〔3〕“九门”，赵邑，今河北石家庄市东北。武灵王出九门为野台以望齐、中山之境，即其地。〔4〕“燕将成安君公孙操弑其王”，徐广曰：“《年表》云：是燕武成王元年。”“其王”，谓燕惠王。〔5〕“阨与”，韩邑，后属赵，今山西武乡县一带。《战国纵横家书》作“阨舆”。〔6〕“赵使赵奢将，击秦，大破秦军阨与下”，赵奢，初为田部吏，后用于赵。秦伐赵围阨与。廉颇、乐乘皆曰：“道远险狭，难救。”问赵奢，奢曰：“其道远险狭，譬之犹两鼠斗于穴中，将勇者胜。”赵奢遂将兵救之。赵奢先据北山，秦兵后至，争山不得上。奢纵兵击之。大破秦师，解阨与之围而还。事详具《廉颇蔺相如列传》附《赵奢传》。〔7〕“赐号为马服君”，《正义》：“因马服山为号也。”虞喜《志林》云：“马，兵之首也，号曰马服者，言能服马也。”按：马服山在邯郸县西北十里。以地为号义胜，《志林》释词牵强。

三十三年，〔1〕惠文王卒，太子丹立，是为孝成王。〔2〕

【注释】〔1〕“三十三年”，当周赧王四十九年，公元前二六六年。〔2〕“孝成王”，在位二十年，卒年为秦始皇帝元年。

孝成王元年，〔1〕秦伐我，拔三城。赵王新立，太后用事。〔2〕秦急攻之，赵氏求救于齐。齐曰：〔3〕“必以长安君为质，〔4〕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强谏。太后明谓左右曰：“复言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左师触龙言愿见太后，〔5〕太后盛气而胥之。〔6〕入，〔7〕徐趋而坐，〔8〕自谢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见久矣。窃自恕，〔9〕而恐太后体之有所苦也，〔10〕故愿望见太后。”太后曰：“老妇恃辇而行耳。”〔11〕曰：“食得毋衰乎？”〔12〕曰：“恃粥耳。”〔13〕曰：“老臣间者殊不欲食，乃强步，〔14〕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于身也。”太后曰：“老妇不能。”太后不和之色少解。左师公曰：“老臣贱息舒祺最少，〔15〕不肖，而臣衰，窃怜爱之，愿得补黑衣之缺以卫王宫，〔16〕昧死以闻。”〔17〕太后曰：“敬诺。年几何矣？”对曰：“十五岁矣。虽少，愿及未填沟壑而托之。”〔18〕太后曰：“丈夫亦爱怜少子乎？”对曰：“甚于妇人。”太后笑曰：“妇人异甚。”〔19〕对曰：“老臣窃以为媼之爱燕后贤于长安君。”〔20〕太后曰：“君过矣，不若长安君之甚。”左师公曰：“父母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为之泣，念其远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则祝之曰‘必勿使反’，〔21〕岂非计长久，为子孙相继为王也哉？”〔22〕太后曰：“然。”左师公曰：“今三世以前，至于赵主之子孙为侯者，〔23〕其继有在者乎？”曰：“无有。”曰：“微独赵，〔24〕诸侯有在者乎？”曰：“老妇不闻也。”曰：〔25〕“此其近者祸及其身，远者及其子孙。岂人主之子侯则不善哉？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26〕而挟重器多也。〔27〕今媼尊长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与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国，一旦山陵崩，〔28〕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老臣以媼为长安君之计短也，故以为爱之不若燕后。”太后曰：“诺，恣君之所使之。”〔29〕于是为长安君约车百乘，〔30〕质于齐，齐兵乃出。

【注释】〔1〕“孝成王元年”，据《六国年表》，此年“平原君相”。〔2〕“太后用事”，“太后”，指孝成王母惠文后。鲍彪曰：“惠文王威后。”《战国纵横家书》作“赵大（太）后规用事”。“规”，疑“亲”字之误。

《赵策》作“新”。〔3〕“齐曰”，《通鉴》“齐”下有“人”字。《太平御览》卷七四引《春秋后语》下有“王”字。〔4〕“长安君”，惠文王少子。《赵世家》“封长安君于饶”。饶，今河北饶阳，疑即赵之长安。孔衍曰：“赵亦有长安，今其地阙。”〔5〕“左师触龙言愿见太后”，《战国策》“龙言”二字作“聿”。《战国纵横家书》作“左师触龙言愿见”。当以“触龙”为是。〔6〕“胥”，犹“须”，等待。《战国纵横家书》句同。《战国策》作“揖”，盖误。母后之尊，何为揖其臣，况在盛气时。〔7〕“入”，此字《战国纵横家书》属下，作“入而徐趋”。《赵策》同。《通鉴》“入”字上属，作“太后盛气而胥之入”。按：本文“入”自为句。诸书因上下行文不同而各异。〔8〕“坐”，《考证》：“枫山、三条本‘坐’作‘至’。”按：《赵策》、《战国纵横家书》“坐”并作“至”。〔9〕“窃自恕”，刘伯庄曰：“自恕，犹言自忖度也。”〔10〕“而恐太后体之有所苦也”，中井积德曰：“自推其衰，恐太后之衰也。”《通鉴》采《史记》。《战国策》作：“而恐太后玉体有所郤也。”《战国纵横家书》作“輿(与)恐玉(体)之有所(郤)也”。按：“与”、“而”古通。“ ”字不见字书。《赵策》作“郤”，为“ ”之别体。“ ”、“郤”、“郤”，皆劳累、倦乏之义，与《赵世家》“苦”字义通。〔11〕“辇”，音ni n，人挽之车。后世称天子之车为辇。〔12〕“毋”，《太平御览》卷八五九引作“无”，二字同。《战国策》亦作“无”。《战国纵横家书》作“食饮得毋衰乎”。〔13〕“粥”，《战国策》、《战国纵横家书》并作“鬻”。鲍彪曰：“鬻、粥同。”〔14〕“乃强步”，《战国策》、《战国纵横家书》并作“乃自强步”。〔15〕“息”，儿子。〔16〕“愿得补黑衣之缺以卫王宫”，《考证》：“古钞本、枫山、三条本‘愿’下有‘令’字，与《策》合。黑衣，皂衣也，卫士之服。”《战国纵横家书》“愿”下亦有“令”字。〔17〕“昧死”，冒死。《战国策》作“没死”。鲍彪曰：“没者，沉溺之辞。”“以闻”，二字连读，为臣下上书套语。〔18〕“愿及未填沟壑而托之”，鲍彪曰：“死则填壑。”《通鉴》注：“谦言死必填沟壑，愿及未死而托少子也。”〔19〕“妇人异甚”，鲍彪曰：“异于丈夫而有甚焉。”裴学海云：“异犹尤也。尤作更字解。”〔20〕《通鉴》注：“媼，乌浩翻，妇之老者之称。赵太后之女嫁于燕，故称之曰燕后。”〔21〕“必勿使反”，鲍彪曰：“失意于燕乃反耳。”〔22〕“为”，《考证》：“‘久’下‘为’字，《策》作‘有’。”“有”犹为也。〔23〕“至于赵主之子孙为侯者”，《考证》：“古钞本、枫山、三条本‘于’下有‘赵之为赵’四字，与《策》合。《策》‘主’作‘王’，可从。”《战国纵横家书》“于”下亦有“赵之为赵”四字。姚本《赵策》与《史记》同，作“赵主”，鲍本《赵策》作“赵王”。〔24〕“微独”，不但。〔25〕“曰”，《考证》：“《策》‘也’下无‘曰’字。太后之言未毕，左师急言。”鲍彪亦曰：“此下左师对。”按：《战国纵横家书》无“也”字，有“曰”字。〔26〕“奉厚而无劳”，《通鉴》注：“奉，读曰俸。凡奉禄之奉皆同音。”〔27〕“而挟重器多也”，鲍彪曰：“重器谓名位金玉。”〔28〕“山陵崩”，《考证》：“山陵，喻尊高也。亦坟墓所在，山陵崩，言死也。讳辞。”〔29〕“恣君之所使之”，王叔珉曰：“《记纂渊海》引‘所’下有‘见’字。”〔30〕“约”，办备。

子义闻之，^{〔1〕}曰：“人主之子，骨肉之亲也，犹不能持无功之尊，^{〔2〕}无劳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况于予乎？”^{〔3〕}

【注释】〔1〕“子义”，鲍彪曰：“赵之贤士”。〔2〕“犹不能持无功之尊”，“持”《战国策》作“恃”，《战国纵横家书》作“持”。按：“持”、“恃”古通。〔3〕“而况于予乎”，梁玉绳曰：“‘予’字非。一本作‘子’字，尤非。《国策》作‘人臣’是也。”按：《战国纵横家书》作“人臣”。

齐安平君田单〔1〕将赵师而攻燕中阳，〔2〕拔之。又攻韩注人，〔3〕拔之。二年，惠文后卒。田单为相。〔4〕

【注释】〔1〕“齐安平君田单”，“田单”，齐诸田疏远亲属。湣王时为临菑市掾，以莒、即墨二城复燕所侵七十余城。襄王封单安平君。本书《田单列侯》叙其事至迎襄王入临菑听政，后事不详。何时入赵，何为入赵，皆阙。恐亦功高不容于齐耳。“安平”，今山东临淄县东。〔2〕“中阳”，应作“中人”，《六国年表》与燕、赵《世家》并误作“中阳”。地在今河北唐县。〔3〕“注人”，在今河南省临汝县。〔4〕“二年，惠文后卒，田单为相”，田单于赵孝成王元年将赵师攻燕中人，又攻韩注人。二年为赵相。田单入赵，在赵惠文王晚岁。《赵策三》有“赵惠文王三十年，相都平君田单问赵奢”语。赵惠文王三十年，正赵奢破秦军阙与后一年。田单时为齐相。故称都平君，都平君即安平君，齐所封也。田单入赵，自在赵惠文王三十年以后。

四年，王梦衣偏褰之衣，〔1〕乘飞龙上天，不至而坠，见金玉之积如山。明日，王召筮史敢占之，〔2〕曰：“梦衣偏褰之衣者，残也。乘飞龙上天不至而坠者，有气而无实也。见金玉之积如山者，忧也。”〔3〕

【注释】〔1〕“褰”，音d，衣背缝。《说文》作“𦘒”。《国语·晋语》一：“是故使申生伐东山，衣之偏褰之衣。”注：“褰在中，左右异，故曰偏。”杜预曰：“偏衣，左右异色，其半似公服。”〔2〕“筮”，音shì，以蓍草占休咎。“筮史”，是占卜凶吉的官。“敢”，人名。〔3〕《考证》：“忧即祸。”

后三日，韩氏上党守冯亭使者至，〔1〕曰：“韩不能守上党，〔2〕入之于秦。其吏民皆安为赵，〔3〕不欲为秦。有城市邑十七，〔4〕愿再拜入之赵，财王所以赐吏民。”〔5〕王大喜，召平阳君豹告之曰：〔6〕“冯亭入城市邑十七，受之何如？”对曰：“圣人甚祸无故之利。”〔7〕王曰：“人怀吾德，〔8〕何谓无故乎？”对曰：“夫秦蚕食韩氏地，中绝，不令相通，〔9〕固自以为坐而受上党之地也。〔10〕韩氏所以不入于秦者，欲嫁其祸于赵也。〔11〕秦服其劳而赵受其利，虽强大不能得之于小弱，小弱顾能得之于强大乎？岂可谓非无故之利哉！且夫秦以牛田之水通粮蚕食，〔12〕上乘倍战者，裂上国之地，〔13〕其政行，不可与为难，必勿受也。”〔14〕王曰：“今发百万之军而攻，逾年历岁，未得一城也。〔15〕今以城市邑十七币吾国，〔16〕此大利也。”

【注释】〔1〕“韩氏上党守冯亭使者至”，《韩世家》载，桓惠王十年，上党郡守以上党郡降赵，韩桓惠王十年当赵孝成王三年，此记在四年。《汉书·冯奉世传》云：“其先冯亭，为韩上党守。秦攻上党，绝太行道，韩不能守。冯亭乃入上党城守于赵。赵封冯亭为华阳君，与赵将括拒秦，战死于长平。”按：《战国策》言冯亭辞封入韩。《后汉书·冯衍传》注引“守”上有“太”字。〔2〕“韩不能守上党”，武安君白起伐韩，拔野王，上党至韩都新郑路绝，故韩不能守上党。〔3〕“为”，《通鉴》作“于”。“为”、

“于”义同。〔4〕“城市邑”，《通鉴》注曰：“言邑之有城市者，指言大邑也。”〔5〕“财”，《战国策》作“才”，即裁也。殿本作“听”。按：此到装句法。〔6〕“王大喜，召平原君豹告之曰”，《战国策》作“赵王喜，召平原君而告之曰”。误平原君为平原君。若果平原，下文不应复云召赵胜。〔7〕“对曰：圣人甚祸无故之利”，《战国策》作：“赵豹对曰：‘臣闻圣人甚祸无故之利。’”《通鉴》注：“甚祸者，言甚以为祸也。”王叔珉曰：“案《后汉书》注引对作豹，祸作恶。”〔8〕“人怀吾德”，《赵策》作“人怀吾义”。《通鉴》作“人乐吾德”。〔9〕“夫秦蚕食韩氏地，中绝，不令相通”，《考证》：“此时白起伐韩，拔韩野王，上党至韩之道不通。”《六国年表》云昭王四十五年，“秦攻韩，取十城”。按：野王，今河南沁阳县治。〔10〕“固”，《考证》：“固，《策》作故。古钞本、枫山、三条本作因。”按：《通鉴》“固”字同，“固”、“故”古通，“因”字误。〔11〕“韩氏所以不入于秦者，欲嫁祸于赵也”，《战国策》作“且夫韩之所以内赵者，欲嫁其祸也”。《通鉴》注：“毛晃曰：推恶与人曰嫁怨、嫁祸。”〔12〕“且夫秦以牛田之水通粮蚕食”，吴汝纶曰：“牛田之水，言少水也。盖沟渠资溉田者，秦用以通粮也。蚕食属上指。”按：句有夺误，未可遽解。“蚕食”二字，《战国策》无。或谓上属，或谓下属，或曰衍。注家皆削足就履，未以为得。〔13〕“上乘倍战者，裂上国之地”，《战国策》作“其死士皆列之于上地”。中井积德曰：“上乘，谓良马劲卒也。”“上地”，鲍彪曰：“韩之上流。”《考证》：“此言秦裂所取之国以为功臣死士食邑也。”〔14〕“其政行，不可与为难，必勿受也”，《考证》：“其字承上文秦时，《策》‘政行’下，有‘令严’二字。”按：姚本《赵策》“令严”二字在“政行”上。〔15〕“未得一城也”，《考证》：“枫山、三条本城作地。”王叔珉曰：“案《赵策》得作见。下同。王念孙《杂志》云：‘见当为，，古得字。’是也。”〔16〕“今以城市邑十七币吾国”，《正义》：“冯亭将十七邑入赵，若币帛之见遗，此大利也。”

赵豹出，王召平原君与赵禹而告之。^{〔1〕}对曰：“发百万之军而攻，逾岁未得一城。今坐受城市邑十七，此大利，不可失也。”王曰：“善。”乃令赵胜受地，^{〔2〕}告冯亭曰：“敝国使者臣胜，敝国君使胜致命，以万户都三封太守，^{〔3〕}千户都三封县令，^{〔4〕}皆世世为侯，吏民皆益爵三级，^{〔5〕}吏民能相安，皆赐之六金。”^{〔6〕}冯亭垂涕不见使者，^{〔7〕}曰：“吾不处三不义也：^{〔8〕}为主守地，不能死，固不义一矣。^{〔9〕}入于秦，不听主令，不义二矣。^{〔10〕}卖主地而食之，不义三矣。”^{〔11〕}赵遂发兵取上党，^{〔12〕}廉颇将军军长平。^{〔13〕}

【注释】〔1〕“平原君”，《考证》：“《策》平原君作赵胜。王、柯本原讹陵。”按：黄善夫本“原”亦讹作“陵”。〔2〕“乃令赵胜受地”，《通鉴》作“王乃使平原君往受地。”注云：“秦有吞天下之心，使赵不受上党而秦得之，亦必据上党而攻赵。故赵之祸不在于受上党而在于用赵括。”〔3〕“以万户都三封太守”，《战国策》作“请以三万户之都封太守”。当依《赵策》。郡守更为太守，始景帝中二年七月。《正义》以“太”为衍字。吴师道、凌约言以《战国策》中“太守”凡五言，决非衍。泂川资言谓太守不始于汉，李笠订补有证。阎若璩以为史家有追书之词，每以后代官名制度叙前代事。王国维《齐鲁封泥集存书后》据《墨子》、《赵策》证战国时已

有太守，“更名郡守为太守，不过整齐画一之耳”。王氏说近是。〔4〕“千户都三封县令”，《战国策》作“千户封县令”。依前句致讹之由，应为“三千户都封县令”。〔5〕“吏民皆益爵三级”，《考证》：“以级定爵，诸国未闻，但秦有之，赵亦仿之耶。”〔6〕“皆赐之六金”，秦以一溢为一金，汉以一斤为一金。〔7〕“冯亭垂涕不见使者”，《战国策》作“冯亭垂涕而勉”。鲍彪本“勉”作“免”。“免”，辞也。“勉”、“免”通。〔8〕“吾不处三不义也”，《战国策》“吾不”作“是吾”。梁玉绳曰：“《策》言冯亭辞封入韩。然《汉书·冯奉世传》云赵封冯亭为华阳君，与赵将括距秦，战死长平。所说不同，未知谁实。”〔9〕“为主守地，不能死，固不义一矣”，《考证》：“固字枫山、三条本作国。《策》无。”按：《战国策》作“为主守地而不能死，而以与人，不义一也”。〔10〕“入于秦，不听主令，不义二矣”，《赵策》作“主内之秦，不顺主命，不义二也”。《考证》：“《策》入上有主字。王念孙曰：脱去主字，文义不明。谓韩王入上党于秦，而冯亭不听也。”〔11〕“卖主地而食之，不义三矣”，《战国策》作“卖主之地而食之，不义三也”。鲍彪曰：“食，食封户也。”〔12〕“赵遂发兵取上党”，鲍彪曰：“平阳嫁祸之言，岂不易晓，而孝成怒之，昏于利也。胜、禹入而顺旨，以济其欲，不几于一言而丧邦欤！故为邦者以远佞人为急。”按：胜、禹谋浅，非佞。〔13〕“廉颇将军军长平”，廉颇军长平在赵孝成王六年。“长平”，在今山西高平县西北。

七年，廉颇免，〔1〕而赵括代将。〔2〕秦人围赵括，〔3〕赵括以军降，〔4〕卒四十余万皆阬之。〔5〕王悔不听赵豹之计，故有长平之祸焉。〔6〕

【注释】〔1〕“七年，廉颇免”，“廉颇免”，《白起传》在六年七月。《六国年表》亦在六年，《通鉴》并书于周赧王五十五年，即孝成六年。只有《廉颇蔺相如列传》书于七年，与本文合。〔2〕“而赵括代将”，赵括，赵奢子。赵王以赵括为将代廉颇，蔺相如以为赵王以名使，如胶柱鼓瑟。括徒能读其父书传，不知合变。赵括母亦上书言于赵王，“括不可使将”。赵王不听，遂坐取长平之败。〔3〕“人围赵括”，秦王闻括已为赵将，乃阴使武安君为上将军而王龁为裨将。赵括至军，悉更约束，易置军吏，出兵击秦师。武安君佯败而走，张二奇兵劫之。赵括乘胜追造秦壁。壁坚拒不得入。奇兵二万五千人绝赵军之后。又五千骑绝赵壁间。赵军分而为二，粮道绝。武安君出轻兵击之。赵战不利，因筑坚壁守以待救至。〔4〕“赵括以军降”，《廉颇蔺相如列传》、《白起列传》并云：“秦军射杀赵括。”赵括战死，非降将。〔5〕“卒四十余万皆阬之”，《白起列传》坑卒亦并书在六年，《通鉴》同，皆可证上文“七年”之误。“四十余万”，《白起列传》、《六国年表》、《廉颇蔺相如列传》作“四十五万”，《通鉴》同。〔6〕“王悔不听赵豹之计，故有长平之祸焉”，胡三省曰：“秦有吞天下之心，使赵不受上党而秦得之，亦必据上党而攻赵。故赵之祸不在受上党而在用赵括。”

王还，不听秦，〔1〕秦围邯郸。〔2〕武垣令傅豹、王容、苏射率燕众反燕地。〔3〕赵以灵丘封楚相春申君。〔4〕

【注释】〔1〕“王还，不听秦”，“还”，犹仍也。崔适曰：“‘王还不听秦’五字，不知所谓，当是衍文。”〔2〕“秦围邯郸”，徐广曰：“在九年。”《六国年表》亦在九年。《魏世家》、《魏公子列传》并在魏安釐王二十年，亦当赵孝成王九年。九年邯郸之围，秦将为王龁，武安君已于十

月(年初)免为士伍。〔3〕“武垣”，徐广曰：“河间有武垣县，本属涿郡。”涿郡，今河北涿县。“傅豹、王容、苏射率燕众反燕地”，武垣本燕地，今属赵，其众亦本为燕人，故云率燕众反燕地。〔4〕“赵以灵丘封楚相春申君”，“灵丘”，今山西省灵丘县，春申君黄歇有救赵之功，赵以灵丘封之。

八年，平原君如楚请救。〔1〕还，楚来救。及魏公子无忌亦来救，秦围邯郸乃解。〔2〕

【注释】〔1〕“八年，平原君如楚请救”，毛遂自荐的故事，就发生在平原君如楚请救的过程中。事具《平原君列传》。〔2〕“秦围邯郸乃解”，秦解邯郸围，《楚世家》、《魏世家》及《魏公子列传》、《燕世家》皆当孝成九年。《春申君列传》与本文“八年”合。作八年者误，应作九年。

十年，燕攻昌壮，〔1〕五月拔之。赵将乐乘、庆舍攻秦信梁军，破之。〔2〕太子死。〔3〕而秦攻西周，拔之。徒父祺出。〔4〕十一年，城元氏，〔5〕县上原。武阳君郑安平死，〔6〕收其地。十二年，邯郸烧。〔7〕十四年，平原君赵胜死。〔8〕

【注释】〔1〕“昌壮”，《正义》：“壮字误，当作城。”《括地志》云：“昌城故城在冀州信都县西北五里。此时属赵，故攻之也。”按：冀州信都县，今河北枣强县东北。〔2〕“赵将乐乘、庆舍攻秦信梁军，破之”，《正义》：“信梁盖王屹号也。”按：梁玉绳曰：“《秦纪》言‘将军嫪攻赵，取二十余县，首虏九万’。疑即此事。信梁即嫪号也。”按：《正义》及梁玉绳说，皆无实据，姑存疑。〔3〕“太子死”，赵之太子，史佚名。〔4〕“而秦攻西周，拔之，徒父祺出”，秦王使将军嫪攻西周，赧王入秦，顿首受罪。“徒父祺”，赵大夫。《正义》曰：“赵见秦拔西周，故令徒父祺将兵出境也。”〔5〕“城元氏”，今河北省元氏县。〔6〕“武阳君郑安平死”，郑安平匿范雎以见王稽，因此入秦为相，范雎保任安平而用之。魏公子无忌大破秦师于邯郸下，王屹解邯郸围走。郑安平为赵所困，将二万人降赵。〔7〕“”，音 ku4i，堆积秣草的仓房。〔8〕“十四年，平原君赵胜死”，梁玉绳曰：“《年表》、《列传》在十五年，此误。”按：《通鉴·秦纪一》书于昭襄王五十六年，亦当孝成王十五年。

十五年，以尉文封相国廉颇为信平君。〔1〕燕王令丞相栗腹约欢，〔2〕以五百金为赵王酒，〔3〕还归，报燕王曰：“赵氏壮者皆死长平，〔4〕其孤未壮，可伐也。”王召昌国君乐间而问之。〔5〕对曰：“赵，四战之国也，〔6〕其民习兵，伐之不可。”王曰：“吾以众伐寡，二而伐一，可乎？”〔7〕对曰：“不可。”王曰：“吾即以五而伐一，〔8〕可乎？”对曰：“不可。”燕王大怒。群臣皆以为可。燕卒起二军，车二千乘，〔9〕栗腹将而攻鄗，〔10〕卿秦将而攻代。〔11〕廉颇为赵将，破杀栗腹，〔12〕虜卿秦、乐间。〔13〕

【注释】〔1〕“尉文”，钱大昕、沈钦韩皆以尉文为赵地，而以《正义》“尉文盖蔚州地”为非。〔2〕“燕王”，燕王喜。“栗腹”，燕相。《姓谱》：“栗姓，栗陆氏之后。”“约欢”，友好访问。〔3〕《考证》：“酒当作寿，寿、酒音近。《策》作‘寿酒’，衍其一字。”王叔珉曰：“案《燕世家》、《通鉴》酒字并同。酒即谓寿酒也。《燕策三》作‘寿酒’，不误。”〔4〕王念孙曰：“氏当作民，字之误也。《燕世家》及《燕策》皆作民。”《考证》：“氏，《燕世家》作王，《燕策》作民。”按：《廉颇蔺相如列传》、《通鉴》并无“氏”字。〔5〕“乐间”，乐毅子。毅奔赵后，燕王复以其子

乐间为昌国君。〔6〕“四战之国也”，《通鉴》注：“言其四境皆邻于强敌，四面拒战也。”《燕策三》作“四达之国也”。〔7〕“吾以众伐寡，二而伐一，可乎”，《燕策》作“吾以倍攻之，可乎”。〔8〕“即”，犹“若”。〔9〕“燕卒起二军，车二千乘”，“二军”，栗腹、卿秦各为一军。车二千乘。以随车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计，二千乘共十五万众。《燕策二》军共六十万众，显是夸大。战国之燕，空其国亦不足其数。〔10〕“鄙”，今河北省柏乡县北。魏救赵，解邯郸围，赵王曾以鄙为魏公子无忌汤沐邑。〔11〕“卿秦”，《燕策》作“庆秦”。〔12〕“廉颇为赵将，破杀栗腹”，《燕策》作“赵使廉颇为赵将，破杀栗腹于鄙”。〔13〕“虏卿秦、乐间”，《燕策三》：“使乐乘以五万遇庆秦于代。燕人大败，乐间入赵。”庆秦即卿秦。乐间以谏燕王不听归赵，非被虏。

十六年，廉颇围燕。以乐乘为武襄君。〔1〕十七年，假相大将武襄君攻燕，〔2〕围其国。十八年，延陵钧率师从相国信平君助魏攻燕。〔3〕秦拔我榆次三十七城。〔4〕十九年，赵与燕易土，〔5〕以龙兑、〔6〕汾门、〔7〕临乐与燕。〔8〕燕以葛、〔9〕武阳、〔10〕平舒与赵。〔11〕

【注释】〔1〕“以乐乘为武襄君”，《燕策三》有燕王遗乐间乐乘书，书中有“故君捐国而去”语。可见乐乘本亦燕臣，不为燕用而为赵用。〔2〕“假相”，犹今之代总理。官吏署理政事，真除以前曰假。〔3〕“延陵钧率师从相国信平君助魏攻燕”，赵先世功臣有延陵君。《赵策一》：“乃使延陵王将车骑先之晋阳。”鲍彪本“延陵王”作“延陵君”。本文延陵钧当是襄子时延陵君之裔。“钧”、“君”音同致误。或如《正义》说其人名钧亦可。“信平君”，书传不详。〔4〕“榆次”，在今山西榆次市。〔5〕“赵与燕易土”，赵、燕易土是一次以调整土地为目的的平等交易。〔6〕“龙兑”，在今河北徐水县西南。〔7〕“汾门”，在今河北徐水县西北，易水之北。〔8〕“临乐”，在今河北固安县西南。〔9〕“葛”，在今河北高阳县东北。〔10〕“武阳”，在今河北易县东南。〔11〕“平舒”，在今河北大城县东。

二十年，秦王政初立。〔1〕秦拔我晋阳。〔2〕

【注释】〔1〕“秦王政初立”，秦始皇正月初一日生，故名正。是以改正月为端月。《史记》古本是“正”，不知何时讹作“政”。凡《本纪》、《世家》、《列传》所称始皇之名，皆讹作“政”。〔2〕“秦拔我晋阳”，秦取晋阳，始置太原郡。《通鉴·秦纪一》庄襄王三年：“晋阳反。”注云：“是年，秦攻得晋阳，置太原郡。”秦拔赵晋阳，应在赵孝成王十九年，此及《六国年表》赵表并误后一年。

二十一年，孝成王卒。〔1〕廉颇将，攻繁阳，取之。〔2〕使乐乘代之。廉颇攻乐乘，乐乘走，廉颇亡入魏。子偃立，是为悼襄王。〔3〕

【注释】〔1〕“孝成王卒”，此句下文有错简。《廉颇列传》云：“居六年，赵使廉颇伐魏之繁阳，拔之。赵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文较顺。“孝成王卒”四字，当在“攻繁阳，取之”下。而“子偃立，是为悼襄王”八字，应紧接“孝成王卒”四字下。“使乐乘代之”，则在“是为悼襄王”五字下。“之”，亦应依《廉颇列传》改作“廉颇”，否则不辞。今将“二十一年，孝成王卒”一节文订正如下：“二十一年，廉颇将，攻繁阳，取之。孝成王卒，子偃立，是为悼襄王。使乐乘代廉颇。廉颇攻乐乘，乐乘走。廉颇亡入魏。”〔2〕“繁阳”，魏邑，在今河南内黄市。〔3〕“是为悼襄王”，

赵悼襄王偃，公元前二四四年至前二三六年在位。

悼襄王元年，^{〔1〕}大备魏。^{〔2〕}欲通平邑、中牟之道，不成。^{〔3〕}

【注释】〔1〕“悼襄王元年”，秦始皇三年，公元前二四四年。〔2〕“大备魏”，对魏实行警戒。因廉颇亡入魏，赵索廉颇于魏，魏不听。赵、魏交恶，赵对魏实施警戒。〔3〕“平邑”，在河南南乐县。“中牟”，在今河南汤阴县西。

二年，李牧将，^{〔1〕}攻燕，拔武遂、方城。^{〔2〕}秦召春平君，^{〔3〕}因而留之。泄钧为之谓文信侯曰：^{〔4〕}“春平君者，赵王甚爱之，而郎中妒之，^{〔5〕}故相与谋曰‘春平君入秦，秦必留之’，故相与谋而内之秦也。今君留之，是绝赵而郎中之计中也，君不如遣春平君而留平都。^{〔6〕}春平君者言行信于王，^{〔7〕}王必厚割赵而赎平都。”文信侯曰：“善。”因遣之。^{〔8〕}城韩皋。^{〔9〕}

【注释】〔1〕“李牧”，战国赵人，守赵北边，习骑射，谨烽火，多间谍，匈奴不敢犯边。〔2〕“武遂”，在今河北武强县东北。“方城”，在今河北固安县西南。〔3〕“春平君”，《战国策》作“春平侯”。凌稚隆曰：“赵太子也。”中井积德曰：“据甚爱、妬之、言行信等语，春平君必王之亲臣矣，非太子；且太子未闻有君号者。”〔4〕“泄钧”，《战国策》作“世钧”。“文信侯”，秦相吕不韦。〔5〕“郎中”，宫内之官。郎中为君王心腹亲要之臣，不仅可以参与制订政策，有时甚至形成一种重要的政治势力。本文泄钧谓吕不韦之言，可以窥见一斑。〔6〕“平都”，《战国策》作“平都侯”。“平都”地望不详。〔7〕“春平君者言行情于王”，《战国策》作“春平侯者，言行于赵王”〔8〕“因遣之”，徐广曰：“《年表》云：太子从质秦归。”《正义》：“太子，即春平君也。”按：太子非春平君。〔9〕“韩皋”，不详所在。

三年，庞煖将，^{〔1〕}攻燕，擒其将剧辛。^{〔2〕}四年，庞煖将赵、楚、魏、燕之锐师，攻秦蕞。^{〔3〕}不拔，移攻齐，取饶安。^{〔4〕}五年，傅低将，^{〔5〕}居平邑。庆舍将东阳河外师，^{〔6〕}守河梁。^{〔7〕}六年，封长安君以饶。^{〔8〕}魏与赵邲。^{〔9〕}

【注释】〔1〕“庞煖”《李牧列传索隐》：“庞煖即冯煖也。”钱穆曰：“《史》、《策》言冯煖，当在宣王末、湣王初。下至庞煖杀剧辛已六十年。则孟尝客冯煖，决非赵将庞煖。”又曰：“《楚策》之临武君，即《赵世家》之冯煖。”〔2〕“剧辛”，与庞煖善，见《燕世家》。钱穆曰：“《汉志》法家有《处子》九篇。处子即剧子。剧辛与公孙龙同时，又与邹衍齐名，亦学者。《史记》剧子，殆即剧辛。”〔3〕“庞煖将赵、楚、魏、燕之锐师，攻秦蕞”，“蕞”，在今陕西新丰。五国攻秦，此失书韩。《秦纪》则以卫代燕。〔4〕“饶安”，在今河北南皮县东南。〔5〕“傅低”，赵将。〔6〕“庆舍”，赵将。孝成王十年，与乐乘共攻破秦信梁军者。“东阳”，赵地，相当于今河北太行山以东地区。“河外”，黄河南岸。〔7〕“河梁”，黄河渡桥。〔8〕“六年，封长安君以饶”，长安君为赵惠文王幼子，孝成王元年质于齐。“饶”，今河北饶阳县。〔9〕“魏与赵邲”，“邲”，今河北临漳县北。

九年，赵攻燕，取狸、阳城。^{〔1〕}兵未罢，秦攻邲，拔之。^{〔2〕}悼襄王卒，子幽缪王迁立。^{〔3〕}

【注释】〔1〕“豨”，在今河北任丘县北。“阳城”，在今河北保定市西南。〔2〕“秦攻邺，拔之”，《秦始皇本纪》：“十一年，王翦、桓、杨端和攻邺，取九城。”〔3〕“子幽繆王迁立”，徐广曰：“又云湣王。王迁无谥。今惟此独称幽繆王者，盖秦灭赵之后，人臣窃追谥之。太史公或别有所见而记之也。”按赵王迁，秦始皇十二年立，十九年，为秦将王翦所虏，在位八年。

幽繆王迁元年，〔1〕城柏人。〔2〕二年，秦攻武城，〔3〕扈辄率师救之，军败死焉。〔4〕

【注释】〔1〕“幽繆王迁元年”，当秦始皇十二年，公元前二三五年。〔2〕“柏人”，在今河北隆尧县尧城镇。〔3〕“武城”，赵邑，在今山东武城县。平原君赵胜封东武城即此。〔4〕“扈辄率师救之，军败死焉”，《李牧列传》：“后七年，秦破杀赵将扈辄于武遂。”按：武遂，应作武城。

三年，秦攻赤丽、宜安，〔1〕李牧率师与战肥下，〔2〕却之。封牧为武安君。四年，秦攻番吾，〔3〕李牧与之战，却之。

【注释】〔1〕“赤丽”，不详所在。“宜安”，在今河北藁城县西南。〔2〕“肥下”，今山西昔阳县东冶头镇有肥子国，即肥下故城。〔3〕“番吾”，即蒲吾城，在今河北平山县西北。

五年，代地大动，自乐徐以西，〔1〕北至平阴，〔2〕台屋墙垣大半坏，地坼东西百三十步。六年，大饥，民讹言曰：“赵为号，秦为笑。以为不信，视地之生毛。”

【注释】〔1〕“乐徐”，河北涞源县东南。〔2〕“平阴”，山西阳高县东南。

七年，秦人攻赵，赵大将李牧、将军司马尚将，击之。〔1〕李牧诛，司马尚免。〔2〕赵忽及齐将颜聚代之。〔3〕赵忽军破，颜聚亡去。〔4〕以王迁降。〔5〕

【注释】〔1〕“七年，秦人攻赵，赵大将李牧、将军司马尚击之”，赵王迁七年，当秦始皇十八年。《秦始皇本纪》云：“十八年，大兴兵攻赵，王翦将上地下井陘。端和将河内羌瘝伐赵，端和围邯郸城。”〔2〕“李牧诛，司马尚免”，《赵策四》：“李牧数破走秦军，杀秦将桓。王翦恶之，乃多与赵王宠臣郭开等金，使为反间，曰：‘李牧、司马尚欲与秦反赵，以多取封于秦。’赵王疑之，使赵及颜最代将，斩李牧，废司马尚。”《李牧列传》云：“赵使人微捕得李牧，斩之。”方苞曰：“曰欲反，则无实迹可知。曰使人微捕，则非谋反迹见。此史迁之微指也。”〔3〕“赵忽”，《赵策》及《李牧列传》作“赵葱”或“赵”，“忽”字讹。“颜聚”亦作“颜最”，见《战国策》及《汉书·冯唐传》。“聚”、“最”二字通。〔4〕“赵忽军破，颜聚亡去”，《赵策四》曰：“王翦因急击，大破赵，杀赵军，虏赵王迁及其将颜聚。”《李牧列传》“杀赵军”作“杀赵葱”，余同。〔5〕“以王迁降”，是“王迁以降”倒文。“以”，因。

八年十月，邯郸为秦。〔1〕

【注释】〔1〕“八年十月，邯郸为秦”，《秦始皇本纪》：“十九年，王翦、羌瘝尽定取赵地，东阳得赵王，引兵欲攻燕，屯中山。秦王之邯郸，诸尝与王生赵时母家有仇怨，皆阬之。”

太史公曰：吾闻冯王孙曰：〔1〕“赵王迁，其母倡也，〔2〕嬖于悼襄王。

〔3〕悼襄王废適子嘉而立迁。〔4〕迁素无行，信谗，故诛其良将李牧，用郭开。”〔5〕岂不繆哉！〔6〕秦既虏迁，赵之亡大夫共立嘉为王。〔7〕王代六岁，秦进兵破嘉，〔8〕遂灭赵以为郡。〔9〕

【注释】〔1〕“冯王孙”，《冯唐传》云：“武帝立，求贤良举冯唐。唐时年九十余，不复为官，乃以唐子遂为郎。遂字王孙，亦奇士，与余善。”〔2〕“赵王迁，其母倡也”，《集解》引徐广曰：“《列女传》曰邯鄲之倡。”《冯唐传》：“赵王迁立，其母倡也。”王叔珉曰：“《索隐》亦引《列女传》云：‘邯鄲之倡。’今本《列女传·孽嬖篇·赵悼倡后传》无此四字。云‘倡后者’，赵悼襄王之后也。梁端校注本据《史记集解》、《索隐》所引，于‘者’下补‘邯鄲之倡’四字，是也。”〔3〕“嬖”，音 bì，宠爱。〔4〕“適”，音 d0，正妻。“適子”，即嫡子，正妻所生长子。〔5〕“迁素无行，信谗，故诛其良将李牧，用郭开”，王叔珉曰：“案《赵策》、《李牧传》、《冯唐传》并称王迁信郭开谗，斩李牧。《列女传》又称倡后‘多受秦赂，而使王诛其良将武安君李牧’。是迁之斩李牧，兼信倡后之谗矣。”〔6〕“繆”，音 miù，乖错，通“谬”。〔7〕“秦即虏迁，赵之亡大夫共立嘉为王”，《秦始皇本纪》：“十九年，王翦、羌瘃尽定取赵地，东阳得赵王。……赵公子嘉，率其宗数百人之代，自立为代王，东与燕合兵军上谷。”〔8〕“王代六岁，秦进兵破嘉”，《年表》代王嘉六年，书“秦将王贲虏王嘉，秦灭赵”。《秦始皇本纪》：“二十五年，大兴兵，使王贲将攻燕辽东，得燕王喜。还攻代，虏代王嘉。”与此言六岁合。〔9〕“遂灭赵以为郡”，秦置三十六郡，《秦始皇本纪》在秦始皇二十六年，《年表》在二十七年。代、巨鹿、邯鄲、上党、太原、云中、九原、雁门诸郡皆赵地，秦置为郡。

译 文

赵的先世，与秦同祖。传至中衍，为殷帝大戊当驭手。中衍的后代蜚廉有子二人。一名恶来，是商纣的臣下，被周人所杀。恶来的后代为嬴秦氏。一名季胜，为恶来之弟。季胜的后代，就是赵氏。

季胜生孟增，孟增得到周成王的宠幸。孟增又被称作“宅皋狼”。皋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是周繆王的宠臣。造父善于驯调良马。他把从桃林调驯好了的良马：盗骊、骅骝、绿耳等诸骏，献给繆王。造父亲自驾车，载着繆王去中国西部地区巡游，会见了西王母。正当繆王乐而忘返的时刻，徐偃王造反。繆王坐上造父驾驭的日驰千里的车乘，攻打徐偃王，大获全胜。于是繆王将赵城赏赐给造父。自此，造父就以赐邑赵作为自己的姓氏。

造父下传六代到奄父。奄父号曰公仲。周宣王征讨戎人时，奄父为周王驭车。在千亩地方作战时，奄父掩护宣王突围。奄父生叔带。叔带时，周幽王无道。叔带离开周去晋国，臣事晋文侯。自此，赵氏在晋国开始建立自己的基业。

自叔带以下，赵氏宗族愈益兴旺，下传五代而至赵夙。

赵夙。晋献公于十六年讨伐霍、魏、耿三小国。赵夙率军伐霍。霍公求逃往齐国。这一年，晋旱魃为灾。献公命人占卜，说是“霍太山的神灵在作祟”。献公派赵夙去齐国召回霍君，允许他复国，并主持霍太山神灵的祭祀。晋国再次获得丰收。晋献公将耿赐给赵夙。

赵夙生共孟，时当鲁闵公元年。共孟生赵衰，字子余。

赵衰用占卜来决定是否臣事晋献公及诸公子，都不吉。卜及公子重耳时，吉利。赵衰就去臣事重耳。重耳由于骊姬之乱逃亡到翟，赵衰跟着去翟。翟君讨伐廆咎如时，抢走廆咎如的两个女儿。翟君将小女儿嫁给重耳，大女儿嫁给赵衰，生下了赵盾。当初重耳在晋国时，赵衰原配妻已经生下赵同、赵括、赵婴齐。赵衰随同重耳逃亡在外，总共十九年，才得以返回晋国。重耳即位为晋文公，任赵衰为原大夫，居住在原，掌管国政。文公所以能够回到晋国，成为诸侯霸主，多亏赵衰为之出谋划策。所有这些情况，都记载在《晋世家》中。

赵衰回到晋国后，晋妻坚持要赵衰把在翟娶的妻子迎来晋国，并以翟妻所生赵盾为嫡子。晋妻所生三子位皆在赵盾下。晋襄公六年，赵衰去世，谥号成季。

赵盾继承成季执掌国政的第二年，晋襄公去世。太子夷皋年少。赵盾考虑正值国家多事，想拥立襄公之弟雍继位。雍时在秦国，乃派遣使者迎雍回国。太子夷皋的母亲日日夜夜啼哭不休，叩着头对赵盾说：“先君犯什么罪啦！为何抛弃他亲生的儿子而另立国君呀！”赵盾有些害怕，生恐母后宗亲和大臣们不平，把他搞掉。只好仍立太子为君，即位为晋灵公。同时发兵阻拦去秦迎接公子雍的使者。灵公即位后，赵盾进一步专擅国政。

灵公即位十四年，愈益骄横。赵盾屡次劝谏，灵公不听。有回吃熊掌，炖煮的火候不够，灵公杀了厨师。尸体抛出宫外时，被赵盾看见了。灵公有些惧怕，便想杀掉赵盾。赵盾素来仁厚爱人。一个曾经饿倒在桑下，被他送水送饭救活的汉子，挺身而出，保护了赵盾，赵盾得以逃脱。尚未逃出国境，赵穿弑杀了灵公，迎立襄公弟黑臀为国君，是为成公。赵盾回到了都城，依然执掌国政。君子讥讽赵盾说：“身为一国的正卿，逃亡未出国境，回来又不惩治弑杀国君的贼臣！”所以太史秉笔写道：“赵盾弑杀国君。”晋景公时，赵盾去世，谥号为宣子，儿子赵朔嗣位。

赵朔，晋景公三年，赵朔为晋国统帅下军救援郑国，与楚庄王在黄河沿岸作战。赵朔娶成公的姊姊为夫人。

晋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贾图谋诛灭赵氏。当赵盾在世时，有回梦见叔带手杈着腰在哭，哭得真伤心。一会儿又笑，一边抚掌，一边唱歌。赵盾求教占卜。结果，烧灼显示的龟背纹，先有断裂，后又完好。赵史官援解释说：“这是一场恶梦，虽与你本身无关，但关系到你儿子身上。不过，也是你种下的祸根。到你孙子时，赵氏将更加衰落。”屠岸贾这人在晋灵公时就有宠。晋景公时，当上了司寇。他在发难时，借口惩治弑杀灵公的贼臣而追查到赵盾。他向三军将领们宣称：“赵盾虽未预闻，仍然是祸首。以臣下弑杀君上，子孙仍然在朝做官，今后如何能依法惩办罪犯呀！非诛灭赵氏不可！”韩厥说：“灵公被贼臣杀害时，赵盾流亡在外，先君成公认为赵盾无罪，所以未加诛伐。现在诸位要诛杀他的子孙，是违背先君的旨意，而乱杀无辜。乱杀无辜就是作乱。臣下处理这样的大案而不禀告国君，那是目无君上。”屠岸贾不听。韩厥告知赵朔快逃走。赵朔不肯。说：“你若能保住赵氏的香火维持不断，我死也无憾。”韩厥答应了，装病不出门。屠岸贾也不禀告国君，擅自率领诸将攻打赵氏于下宫，杀害了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赵氏宗族被斩尽杀绝。

赵朔妻是成公的姊姊。赵朔死时，怀着身孕逃到宫里藏起来。赵朔有位名叫公孙杵臼的家臣，找到赵朔的朋友程婴问道：“为何不死？”程婴说：

“赵朔妻怀着身孕。如有幸是男孩，我要抚养他。如果是女孩，我再死也不迟。”没有多久，朔妻分娩，生下男孩。屠岸贾知道后，在宫中大事搜索。夫人把孩子藏在裤裆中，暗自祷告：“赵氏如果注定断子绝孙，你就哭；如果不该断子绝孙，你就不要有声音。”临到搜查时，孩子竟一声不响。孩子脱险了。程婴对公孙杵臼说：“一次搜查未得，一定还会反复搜查，怎么办？”公孙杵臼问道：“扶立孤儿与殉死哪个难？”程婴说：“死容易，扶立孤儿那可难啦！”公孙杵臼说：“那好，赵氏先君对您恩厚，您就勉为其难。我呢，拣容易的做，请让我先死。”于是二人商量好，弄来一个别人的孩子抚养，裹着绣花的儿衣，躲到山里藏着。程婴从山里出来，骗将军们说：“我程婴没能耐，不能扶立赵氏孤儿。谁肯给我千金之赏，我就说出藏匿赵孤的地方。”将军们很高兴，答应给予赏金，派兵跟着程婴进山搜捕公孙杵臼。杵臼假意骂道：“程婴啊！程婴啊！你真是小人！过去在下宫蒙难时没死，我俩商量藏匿赵氏孤儿，今天你却来出卖我。你不能扶立赵孤也就算了，反而出卖我，你好忍心啊！”杵臼抱着孩子呼号：“天老爷啊！天老爷啊！小孩子有什么罪，请你们饶了孩子吧！要杀，杀我杵臼一人好啦！”诸将不答应，杀了杵臼和孩子。诸将以为赵氏孤儿确实已死，很高兴。不知赵氏真正孤儿仍然活着。程婴悄悄地和孤儿一起藏匿在山中。

过了十五年，晋景公生病。占卜说是“大业因断了后代的香火而作祟”。景公问韩厥怎么回事。韩厥知道赵孤尚在人世，回答说：“大业的后代在晋国断了香火的，不就是说的赵氏吗！从中衍以来的后代都姓嬴。中衍人面鸟喙，来到人间辅佐殷帝大戊和周天子，都有明显的功绩。及至周幽王、周厉王两个无道的君王时，叔带才离开周，来到晋，臣事先君文侯。一直到成公，赵氏世世代代，建立功勋，从未断过祭祀。是您灭了赵氏宗族，老百姓都哀怜赵氏的不幸。这一切都显现在龟策上，您可得好好想个办法才对。”景公问道：“赵氏还有没有后代子孙呀？”韩厥以实情相告。于是景公和韩厥商量，谋立赵氏孤儿，便把赵武召来，藏匿在宫中。诸将入宫问疾。景公嘱咐韩厥布置好警卫武士，强令诸将与赵孤相见。赵氏孤儿名曰武，诸将不得已，只好说：“过去下宫发难，都是屠岸贾的主意。他假传君命，强迫大家跟着他作乱。否则的话，谁敢哟！要不是君王有病，我们早就打好主意，请求重立赵氏的后代啦！今天君王下达的旨意，本来就是我们大家的愿望啊！”于是召来赵武、程婴，一一拜见诸将。诸将反而跟着程婴、赵武袭击屠岸贾，灭其全族。景公把原来赵氏的封邑，依然赐给赵武。

不久赵武长大成人，行了冠礼。程婴辞别诸大夫，对赵武说：“当年下宫那场灾难，许多人都以身殉难，我不是不能死。我是想要为赵氏立后。现在赵武已立，长大成人，恢复故位。我将到泉下向赵宣子和公孙杵臼通报这一情况。”赵武啼哭不止，一再叩首请求说：“赵武愿意劳苦一辈子来报答您老人家，直到为您送终，老人家怎能忍心丢下我去死哟！”程婴说：“不行，他们相信我能成事，才先我而死。我不去告诉他们，还以为我办不成事啦！”程婴终于自杀。赵武为之服齐衰之丧三年。并为他设置祭邑，春秋两祭，世世代代不绝。

赵氏复位后第十一个年头，晋厉公杀了大夫三郤。栾书害怕株连及己，索性弑杀厉公，改立襄公曾孙周为晋君，是为悼公，晋国大夫从此逐步强大。

赵氏复位后第二十七个年头，晋平公即位。平公十二年，任赵武为正卿。十三年，吴延陵季子聘访晋国。他说：“晋国的政权，终归要落到赵武子、

韩宣子、魏献子们的后人的手中了。”赵武死，谥号文子。

文子生景叔。景叔执政时期，齐景公派晏婴来晋聘访。晏婴和叔向私下议论。晏婴说：“齐国政权将来必定属于田氏。”叔向也说：“晋国政权也将归于六卿。六卿坐大，可叹我们国君，一点也不犯愁！”

赵景叔去世，生赵鞅，就是简子。

赵简子执政时期，在晋顷公九年，简子统率来会的诸侯陈兵于周境。明年，护送周敬王返回王城，驱逐其弟子朝之故。

晋顷公十二年，六卿援法诛灭姬姓公族祁氏、羊舌氏，将他们的食邑分为十县。六卿安插各自的宗族为这些县的大夫。晋公室自此更加衰弱。

其后十三年，鲁国贼臣阳虎前来投靠。赵简子接受阳虎的贿赂，予以优待。

赵简子生病，五天不省人事。大夫们都害怕。请来名医扁鹊为之诊治。扁鹊看完病出来，董安于询问病情。扁鹊说：“是血份上的毛病，不要大惊小怪。以前秦穆公也有过这种病。七天后苏醒过来。醒来那天，告诉公孙支和子舆说：‘我到了天帝的住所，太好了！我为何逗留那么久呢？正好有些事情需要知道。天帝告诉我：“晋国将大乱，五世不得安宁。后代将霸，可惜未老就死去。称霸的人号令诸侯，可怜的老百姓将不分男女，流离于道路了。’”公孙支记下了这些话，藏之策府。秦王之讖，终于传开了。献公之乱，文公之霸，襄公败秦师于殽，战胜归来，纵情淫乱，这些事，你都是知道的。今天主公的病与秦穆公同，不出三天，病就见好。病一好，一定有话要讲。”

过了两天半，简子醒来，对董安于说：“我到了天帝的住所，很高兴。上天百神陪我熬游于钧天、广乐之宫。天帝的乐队为我奏九成之乐，诸神为我舞干戚之舞。到底是天乐，与三代人间之乐不一样，那是撼人心旌的声音。有一熊跑来抓我。天帝命我发箭射之。一箭中熊，熊死。又有一黑冲我奔来，我又发箭射之，中黑，黑死。天帝很高兴，赐给我两个饭笥，都盛有饭食。我见一个孩子站在天帝身旁。天帝牵来一条翟犬，吩咐我说：‘等到你儿子长大成人，把这条翟犬赐给他。’天帝告诉我：‘晋氏将逐步衰落下去，到第七代就亡了，嬴姓将兴旺起来，在范魁之西战败周人，可是也不能有天下。我缅怀虞舜的功勋，我会将其胤女孟姚配给你的七世孙为妻。’”董安于聆听了简子的话就书而藏之，并把扁鹊的那番话禀告简子。简子以四万亩良田赏赐扁鹊。

一天，简子外出，有一人挡住去路，赶也不走。随从的人很生气，举起刀就要砍过去。挡道的人说：“我有话要和主君说。”随从当即禀报。简子招呼那人过来。见到那人时说：“哎呀！我在哪儿好像见过你呀！没错！”挡道的说：“请屏退左右，有事奉告。”简子命令随从走开。那人说：“您生病那时光，我正侍立天帝一旁。”简子说：“不错，有这么回事。你见到我时，我在干嘛呀？”挡道的说：“天帝让你射熊和黑，都被你射死了。”简子说：“是的，将来会怎么样呢？”挡道的说：“晋国将有天难，而首先发难的是您。天帝命您诛灭二卿，熊和黑就是二卿的祖先。”简子说：“天帝赐我两个饭笥，里面装着饭食，这是什么意思？”挡道的说：“您的世子将在翟地征服两个国，它们都是子姓的国。”简子问：“我见到有个孩子站在天帝身旁。天帝赐我翟犬时说：‘等到你儿子长大时，将翟犬赐给你的儿子。’那个孩子是怎么回事？赏赐翟犬又是怎么回事？”挡道的说：“孩子，

是您的儿子。翟犬，是代国的祖先。您的儿子将占有代国。您的后代还会有进行改革，衣胡人衣裳的人，并在翟地兼并两个国家。”简子问其姓名，并请他做官。挡道的那人说：“我是个粗人，不过是来传达天帝意旨的呀！”一霎间，那人不见了。简子记下这事，藏之于册府。

又一天，姑布子卿来看简子。简子把儿子们都叫来，请子卿看相。子卿说：“没有一个当将军的相。”简子说：“照这么说，赵氏将要绝灭啦！”子卿说：“适才在大街上看到一个孩子，兴许也是您的儿子。”简子把儿子毋卹叫来。毋卹走到跟前，子卿立即站起来说：“这才真是将军的相啊！”简子说：“这孩子的母亲出身卑贱，是翟人送来的婢妾，哪里谈得上贵呀！”子卿说：“天帝所赐，虽出身卑贱，将来也必然尊贵。”不久，简子把儿子们找来交谈，发觉毋卹最有才能。简子向儿子们宣称：“我把宝符藏在常山之巔，你们都去找，先找到的有赏。”诸子连奔带跑向常山进发，可什么也没有找到。独有毋卹回来，声称：“我找到宝符啦！”简子说：“说说看！”毋卹说：“登常山之巔，可以鸟瞰代国，代国可以占而有之呀！”简子由此知道毋卹确实有才能，于是废去太子伯鲁，以毋卹为太子。

过了二年，晋定公十四年。范氏、中行氏作乱。翌年春天，赵简子通知邯郸大夫赵午说：“还给我卫国贡户五百家。我将把他们安置在晋阳。”赵午答应了。回到邯郸，父兄们不答应。赵午无法实现诺言。赵鞅逮捕赵午，把他关押在晋阳。告诉邯郸人说：“我有权诛杀赵午，你们考虑继位人选吧！”简子杀了赵午。赵稷、涉宾在邯郸造反。晋君派籍秦率军进围邯郸。荀寅、范吉射和赵午友善，不肯帮助籍秦而图谋作乱。董安于知道这件事。十月，范氏、中行氏起兵讨伐赵鞅。赵鞅跑到晋阳。晋兵包围晋阳。范吉射、荀寅的仇人魏襄策划驱逐荀寅，代之以梁婴父；驱逐范吉射，代之以范皋绎。荀栎向晋侯进言说：“君王的法规，大臣带头作乱者死。今带头作乱的是三家，而单独讨伐赵鞅，这不公道，请对三家同时下令讨伐。”十一月，荀栎、韩不佞、魏哆奉晋公之命讨伐范、中行氏，未能取胜。范、中行氏反而袭击晋公。晋公回击，范、中行氏战败逃走。丁未，二人逃到朝歌。韩不佞、魏哆请求晋公宽赦赵鞅。十二月辛未，赵鞅来到绛都，和晋公在宫中结盟。明年，知伯文子对赵鞅说：“范、中行氏带头作乱不假，董安于告发他们，可见董安于也参与其事。晋国有法，带头作乱处死刑。范、中行二人已依法治罪，而董安于至今逍遥法外。”赵鞅很为难。董安于说：“我死，赵氏安宁，晋国太平。我现在去死，可已经晚了。”董安于自杀身死。赵鞅告诉知伯，董安于已死。赵氏才算安宁无事。

孔子听说赵简子不请示晋君就拘捕邯郸午，退保晋阳，所以在《春秋》中直书：“赵鞅在晋阳发动叛乱。”

赵简子有臣名周舍，好直言规谏。周舍死后，简子每于上朝议处政事时，常常不高兴。大夫们以为自己有了过失，引咎请罪。简子说：“你们没有过错。我听人说：一千张羊皮，抵不上一只狐的狐腋。诸位大夫上朝，凡事都是好！好！好！却听不到周舍那样的声音：不可以！不可以！我为此担忧呀！”简子有此谦虚谨慎的作风，所以能安抚赵邑，怀柔晋人。

晋定公十八年，赵简子围攻范、中行氏于朝歌。中行文子逃奔邯郸。明年，卫灵公去世。简子与阳虎护送卫太子蒯聩回国。卫拒绝蒯聩回来，蒯聩居留于戚。

晋定公二十一年，赵简子攻克邯郸。中行文子逃奔柏人。简子又围柏人。

中行文子、范昭子逃奔齐国。赵的疆域扩展到邯郸、柏人。范、中行的其余领地，为晋所并吞。赵鞅名义上是晋卿，实际上垄断晋国的政权，俸禄和封邑与诸侯相等。

晋定公三十年，定公与吴王夫差在黄池盟会，争当诸侯盟主。赵简子随同晋定公赴会，勉强占了吴国的先。定公三十七年去世，简子为之服丧三年，实际仅一年。这年越王句践灭吴。

晋出公十一年，知伯伐郑。赵简子有病，让太子毋卹领兵围攻郑国。知伯喝醉了，跑来强灌毋卹的酒。毋卹群臣要求杀死知伯。毋卹不答应，说：“主君所以安排我替他领兵，就是因为我能忍辱负重。”不过毋卹也怨恨知伯。知伯归来后，要求简子废黜毋卹，简子不听，毋卹由此恨透知伯。

晋出公十七年，简子去世，太子毋卹继位，是为襄子。

赵襄子元年，越军围攻吴都。襄子降低祭饌规格，以示同情，并派楚隆慰问吴王。

襄子之姊原是代王夫人。安葬了简子以后，守制之期未滿，襄子北登夏屋山，宴请代王。吩咐厨师用铜斗盛肴饌招待代王及其随从。在进羹汤时，暗中命令宰人们各自用铜斗击杀代王和随从的官员，并立即兴兵平定代地。姊姊得到消息，仰呼苍天，号哭不止，用磨尖的发笄，自杀身死。代国百姓可怜代王夫人的死，名其杀身之地为“摩笄之山”。襄子以代国封给伯鲁的儿子周，号代成君。伯鲁是襄子之兄，原先的太子。太子早就去世，所以封他的儿子。

襄子继位四年，知伯和赵、韩、魏全部瓜分范、中行原来的领地。晋出公很生气，通告齐、鲁出兵，准备讨伐四卿。四卿害怕，联合起来攻打出公。出公逃奔齐国，死在道途中。知伯立昭公曾孙名骄的继承王位，是为晋懿公。知伯自此更加骄横，向韩、魏索取土地，韩、魏割让土地给他。又向赵国索取土地。因为过去围郑时，有过一段不愉快的往事，赵拒绝割让土地。知伯生气，率领韩、魏之师攻赵。赵襄子害怕，跑到晋阳固守。

原过随从襄子奔逃晋阳，走到王泽地方，前面出现三个人，腰带以上，看得清楚，腰带以下，模糊不清。三个路人递给原过两节竹筒，不让剖竹观看，说：“请为我们把竹筒交给赵毋卹。”到了晋阳，原过禀告襄子。襄子斋戒沐浴三天，亲自剖竹，见到朱书上写道：“赵毋卹，我是霍太山阳侯的天使。三月丙戌，我将保佑你反败为胜，诛灭知氏。你就在百邑为我建庙，我将以林胡之地赏赐给你。你的后代，将有一位勇猛的王。紫铜色的皮肤，龙脸鸟嘴，鬃发浓眉纠结。满脸髭须虬髯，虎背熊腰，腿长头大，穿的是左衽衣襟，骑的是高头大马。他将奄有河宗之地，直到沐溷、诸貉地界。南攻晋国其他城邑，北灭黑姑。”襄子再拜，接受三神的指令。

三国围攻晋阳，历时一年，引来汾河水倒灌晋阳城，不被水淹的城墙只胜下六尺余。城中居民把炊具悬挂起来做饭，交换孩子杀了吃。群臣渐怀二心，礼节一天比一天疏慢，唯有高共一人不敢失礼。襄子也害怕了。连夜派其相张孟同出城，私下与韩、魏结盟。韩、魏与张孟同一起策划，于三月丙戌日，三家联合起来，消灭知氏，共分其土地。事成以后，襄子论功行赏，授与高共一等奖赏。张孟同说：“晋阳被围时，只有高共没有立功呀！”襄子说：“当晋阳危急的时候，大家都松松垮垮，不讲礼节。惟独高共不敢失人臣之礼，所以给他一等奖。”这时，赵北边有代地，南方吞并知氏土地，比韩、魏强大。赵在百邑为三神立庙祭祀，派原过主持霍太山神祠的祭典。

襄子娶空同氏女为妻，生下五个儿子，为了伯鲁未能嗣位，襄子迟迟不肯立后，一定要传位给伯鲁的儿子代成君。代成君却先死了，乃立代成君的儿子浣为太子。襄子在位三十三去世。浣继立，是为献侯。

献侯嗣位时年少，治所在中牟。

襄子弟桓子把献侯赶走，自立于代，一年死去。国人认为桓子之立并非襄子本意，大家把桓子的儿子杀了，迎接献侯复位。

献侯十年，中山武公初即位。十三年，修筑平邑城。十五年，献侯去世，子烈侯籍嗣位。

烈侯元年，魏文侯讨伐中山国，使太子击守中山。六年，魏、韩、赵相继立为诸侯。追尊献子为献侯。烈侯爱好音乐。一天，对相国公仲连说：“我所喜爱的人，可以给他们显贵的地位吗？”公仲连说：“可以让他们富裕起来，不能给他们显贵的地位。”烈侯说：“那好。郑国来的歌手枪、石二人，我赐给他俩每人一万亩田。”公仲说：“好吧！”实际上没有给田。过了一个月，烈侯从代回来，问起赐田歌者的事。公仲说：“正在办，没有找到合适的。”又过些时，烈侯又查问此事。公仲依然不给歌者田，声称有病不上朝。番吾君从代地来，对公仲说：“你确具一片善心，但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办。公仲作为赵相，于今已有四年，你可曾保荐过有贤能的人？”公仲说：“没有。”番吾君说：“牛畜、荀欣、徐越都有才能哟！”公仲于是保荐三位贤者于朝。上朝的时候，烈侯又问：“赐田歌者的事，办得如何？”公仲说：“正在派人挑选良田。”牛畜以仁义开导烈侯，劝他实行王道，很合烈侯的心意。荀欣建议烈侯选拔精干，起用贤才。徐越进言烈侯节财俭用，考核臣下的功绩品德。他们所提的建议，都取得很好的效果。烈侯非常高兴，派人通知相国说：“赐田歌者的事，就暂且停一停吧！”于是任命牛畜为师，荀欣为中尉，徐越为内史，赐给相国两套衣裳。九年，烈侯去世，弟武公继位。武公十三年去世，赵复立烈侯太子章继位，是为敬侯。这一年，魏文侯去世。敬侯元年，武公儿子赵朝作乱，没有成功，出奔魏国，赵开始以邯鄲为都城。敬侯二年，在灵丘打败齐军。三年，发兵救魏，在廩丘大败齐人。四年，魏败赵于兔台。赵筑刚平准备侵卫。五年，齐、魏会同卫国攻赵，夺取我刚平。六年，向楚国借兵攻打魏国，攻占棘蒲。八年，攻占魏国黄城。九年，讨伐齐国。齐国征讨燕国，赵救燕。十年，与中山战于房子。十一年，魏、韩、赵一起灭掉晋国，瓜分晋地。讨伐中山，又和中山战于中人。十二年，敬侯去世，子成侯种嗣位。成侯元年，公子赵胜与成侯争位，发生动乱。二年六月，下雪。三年，大戊午为相，讨伐卫国，占领了七十三个乡镇。魏败我于蔺。四年，和秦国在高安发生战事，打败秦国。五年，攻打齐国的鄆城。魏在怀打败赵。攻打郑国，把郑打败，以郑地给韩国。韩给赵长子。六年，中山修筑长城。攻打魏国，败魏于蔺泽，围困魏惠王。七年，侵略齐国，进至长城。与韩进攻周。八年，与韩瓜分周为两部分。九年，与齐战于东阿城下。十年，攻打卫国，占领甄城。十一年，秦攻魏，赵救魏于石阿。十二年，秦攻魏少梁，赵来救。十三年，秦献公使庶长国再次攻魏少梁，虏魏太子和公孙痤。魏在浍河水域打败赵国，攻占皮牢。成侯与韩昭侯在上党会晤。十四年，联合韩国攻秦。十五年，协同魏国攻齐。

十六年，赵与韩、魏瓜分晋国，以端氏封晋君。

十七年，赵成侯、魏惠王会于葛孽。十九年，成侯与齐、宋会于平陆，与燕会于东阿。二十年，魏进献荣、椽两种器材，因而修筑檀台。二十一年，

魏围我邯郸。二十二年，魏攻占我邯郸。同时，齐在桂陵打败魏国。二十四年，魏归还我邯郸，和魏在漳水上结盟。秦攻我蔺城。二十五年，成侯去世。公子緡与太子肃侯争位，緡失败，逃奔韩。

肃侯元年，夺取晋君端氏，流放晋君于屯留。二年，肃侯与魏惠王会于阴晋。三年，公子赵范进袭邯郸，战败而死。四年，朝觐周天子。六年，进攻齐国，占领高唐。七年，公子赵刻进攻魏国首垣。十一年，秦孝公派商君伐魏，俘魏将公子卬。赵进攻魏。十二年，秦孝公去世，商君死。十五年，修建寿陵生圻。魏惠王去世。

十六年，肃侯巡狩大陵。经过鹿门，大戊午牵着马进谏说：“现在正是农忙季节，一天不耕作，一百天没有饭吃呀！”肃侯下车认错。

十七年，围攻魏国黄城，攻不下。这年修筑赵长城。

十八年，齐、魏伐赵，赵打开黄河堤坝，水淹齐、魏兵。齐、魏兵撤退。二十二年，张仪任秦相。赵疵与秦战，战败，秦杀赵疵于河西，攻占我蔺、离石二地。二十三年，赵将韩举与齐、魏作战，在桑丘阵亡。

二十四年，赵肃侯去世。秦、楚、燕、齐、魏各派精兵万人来会葬。子武灵王继位。

武灵王元年，阳文君赵豹为相国。梁襄（惠）王与太子嗣、韩宣王与太子仓来信宫朝贺。武灵王年少，未能听政，有博闻师三人、左右司过三人之为辅佐。到他亲政时，首先存问先王贵臣肥义，晋升他的官秩。国内年跻八十的三老，每月馈致礼物。

三年，修筑鄗城。四年，与韩会于区鼠。五年，娶韩女为夫人。

八年，韩进攻秦，打了败仗。五国互贺称王，独赵不参加。灵王说：“无王之实，要此虚名何用？”通告国人，称自己为“君”。

九年，与韩、魏联兵攻秦，被秦打败，斩首八万级。齐在观泽败赵。十年，秦攻占我中都及西阳。齐打败燕。燕相子之当了国君，君反为臣。十一年，武灵王召回居住在韩国的公子职回燕。由乐池护送回国，立为燕王。十三年，秦攻占赵国的蔺，俘虏将军赵庄。楚王、魏王来赵，到达邯郸。十四年，赵何攻魏。

十六年，秦惠王去世。武灵王巡狩大陵。有一天，他梦见一位姑娘弹着琴，唱着歌，歌辞说：“漂亮的姑娘呀！像紫云英花儿一般的艳丽。命运呀！命运呀！为何没有人欣赏我的美丽？”过一天，武灵王饮酒作乐，一再谈起他那一天的美梦，描绘所见姑娘的姣好。吴广听说此事，通过韩氏夫人把他的女儿孟姚奉献给王。孟姚很受王的宠爱，是为惠后。

十七年，王出九门，修建野台，借以瞭望齐和中山的国土。

十八年，秦武王和力士孟说比赛共举龙文赤鼎，膝盖骨骨折，受伤而死。赵王派代相赵固去燕迎接公子稷，将他护送回国，立为秦王，是为昭王。

十九年春正月，大会群臣于信宫。召见肥义，共议天下大事，历时五天结束。王北行巡视中山边境，到达房子，因此来到代国，北行到达无穷。西行到黄河边，登上黄华山的山顶。召见楼缓议事。王说：“我先王适应时局的演变，称雄长于南藩之地，凭借漳河滏水之险，修建长城，又攻取蔺、郭狼，击败林胡于菴，可是大功尚未告成。现在中山埋藏在我的腹心之中，北有燕，东有东胡，西接林胡、楼烦、秦、韩的边境，如果没有强大武力作后盾，国家社稷危亡在即，如何是好！凡有超人的作为，就会遭到落后势力的反对。我要改衣胡人之服如何？”楼缓说：“好啊！”群臣都反对。

这时肥义侍王左右，王说：“简子、襄子的功业，衡量匈奴西翟的轻重。（按：本文此处有误。据《赵策》，“简襄主之烈，计胡翟之利”，是肥义侍坐时所说；“为人臣者”以下，始为王言。）为人臣者，受宠则应保持孝、悌、长、幼、顺、明的操守，显达则应从事造福民众增加君王威信的工作。这两件事是人臣的本分。现在我要继承襄主的步伐，开拓疆土于匈奴西翟之乡，恐怕辛苦一辈子也不见得成功。为了削弱敌人，事半而功倍，可以节省老百姓的劳役，达到光大列祖列宗的勋业。凡有超人作为的人，必定遭到落后势力的反对。有独到见解的思维，就要承担傲慢无知的老百姓的埋怨。我打算改衣匈奴之服，训练老百姓骑射的功夫，肯定要遭受社会舆论的非议，咋办？”肥义说：“我听人们说：犹疑不决，办不了大事。行止无常，不会有好声名。王既然决定不顾落后势力的反对，就不要管天下人的议论了。须知有崇高德行的人，不迁就世俗的成见，创建宏伟事业的人，不一定凡事皆就商于民众。从前，舜与有苗同舞。禹光着身子来到裸国，哪里是为了涵养身心而乐其所欲，而是为了弘扬圣德以取得成功哟！愚人对如何走上成功之路，心中无数；智者对未来的发展，则了如指掌。大王还有什么顾虑呀！”赵王说：“我对胡服的信念，并不动摇，我怕的是天下人笑我。狂人之所喜乐，聪明人认为可悲。愚人所讪笑的事，明哲之士看得很清楚。世人会拥护我的。胡服取得的成功，不可限量啊！即使世间的人都跑来笑我，胡地中山是会为我所有的。”于是武灵王改穿胡服。

武灵王派王綰告诉公子成说：“寡人已经穿上胡服，即将上朝会见群臣，想请叔父也换上胡服。在家中应听命于长上，在朝中则听命于君王，此古今通行的准则。子女不该反对父母，臣子不该违背君王，这是先王定下的规矩。（按：原文“兄弟”二字有误，解在注文。）今寡人公布易服的条令，而叔父不肯易服，我担心要引起天下人议论。治理国家有常规，而利民是根本。参议政事有原则，贯彻执行最重要。彰明盛德先要在基层作宣传，而推行政令则首先要取得上层社会的拥护。今改衣胡服的宗旨，并非为了涵养身心而乐其所欲。凡事皆有既定的目标，而后才能有的放矢，事成功立，然后趋于完善。今寡人唯恐叔父违背从政的常规，所以帮助叔父达成共识。同时寡人听说：凡有利于国家的行为都是正义的。得到贵戚拥护的事，名声不会受损，希望凭借叔父的声望，促进胡服改革政令的成功。特派王綰求见叔父，请改衣胡服。”公子成再拜叩首说：“臣已听说大王改穿胡服的事了。臣不才，卧病在家，未能前来进谒。大王既如此垂问，请恕我直言回答，以表达个人的愚昧和忠诚。臣听说中国这个国家，是聪明才智者汇聚之区，万方财货集中之所在，圣哲贤人在这这里弘扬教化，仁义道德在这这里贯彻施行，《诗》、《书》、《礼》、《乐》在这这里普遍应用，精巧技能在这这里得到尝试，远方之人来此观光学习，蛮夷之邦莫不仰慕中国的义行。今天王竟然不惜抛弃这许多宝贵的东西，而仿效远方的服饰，改变圣贤的教导，抛弃古贤的成规，违背民心，使有识之士彷徨不知所措，其后果必将使中国人遭受苦难。臣愿大王好好考虑。”使者将公子成的一番话回报。王说：“我早听说叔父有病，过些时我自己去看望他。”

武灵王来到公子成家，亲自向叔父请安，并说：“服饰是为了使用方便；礼制是为了办事顺利。圣人根据不同情况，因地制宜，从具体出发而制定礼法，所以既利于民，国家亦深受其益。至于剪短头发，在肌肤上雕刺花纹，涂饰两臂，衣襟左掩，那是瓯越地区的民俗。染黑牙齿，额上雕花，鱼皮作

冠，长针缝衣，那是大吴地区的民俗。礼法服饰虽有所不同，其目的在于方便都是一致的。不同地方有不同的用舍变幻，不同性质的事物，在礼法就应该区别对待。因此，圣人认为只要于国家有利，方法就不一定雷同；只要于事方便，礼法就不必拘于一格。儒家同一师承，而礼法有所不同；中国风俗相同，而教化却有差异。何况穷山荒谷，只好方便行事了。所以事物去舍的变化，智者不能强求一致。边远地区与内地的服饰，虽圣贤也不强求一律。穷乡僻壤，风俗多奇异。只见一隅的陋儒之学多诡辩。不明真象就不要胡乱猜疑。和自己的想法不一样，也不妄加非议，才是公正的态度，以求达到尽善尽美。今叔父讲的是一般的风俗问题，而我所主张的是如何改革风俗的问题。我国东有黄河和薄洛之水，与齐、中山共享其利，却缺少舟楫的利用。自常山以至代、上党以东，有燕和东胡的国境，而西与楼烦、秦、韩接壤，现在却没有武力防御。寡人如果缺少舟楫的设施，濒水而居的老百姓，将何以守卫黄河和薄洛之水。今变服骑射，是为了保卫赵国与燕、三胡、秦、韩边境的安全。当初简主不在晋阳和上党设防，而襄主兼并戎国、略取代国以防御诸胡的入侵，这是愚人、智者都明白的事理。早些时中山仗恃齐国的强兵，侵占我土地，捆绑我人民，引水倒灌鄙邑。若非社稷神灵的保佑，鄙邑几乎不守。先王为此而感到羞愧，这种怨恨至今未报。今设骑射以为备，近则可以改变上党的形势，而远可以报中山的怨恨。可是叔父拘泥于中国的习俗，违背简、襄先王的遗愿，讨厌改变服饰的名义而忘记鄙城的耻辱，这不是寡人所希望的。”公子成再拜叩首说：“臣实在太愚蠢，不明白大王的意图，竟敢附和世俗之见，这是臣的罪过。今大王将继承先王简、襄的遗愿，完成先王未遂的事业，臣怎敢不服从听命呀！”再次下拜，叩头谢罪。于是赐给公子成胡服。明天，公子成穿着胡服上朝。于是开始颁布“胡服令”。

赵文、赵造、周绍、赵俊都劝阻赵武灵王不要改制胡服，还是老办法方便。赵王说：“先王习俗皆不相同，效法哪个古法好呢？帝王们都不因袭前人，有什么礼法可以遵循的呢？伏羲神农推行教化而不用刑罚，黄帝尧舜使用刑罚而不动声色。到了夏、商、周三王随着时代的前进制定法规，因事物的变化规范礼制，规章制度，都从实际出发，衣服器械，各自为了使用方便。所以礼制不必千篇一律，只要便于国家，无须仿效古法。圣人的兴起，不需要因袭前代，皆能统治天下。夏、殷的衰败灭亡，不是也没有变更传统的礼制吗？可见不用古制未必是错，而因循旧礼也不见得可取。如果说，服饰奇异就意志淫荡，那么邹鲁之乡就不会有操守高尚的人啦！风俗奇特老百姓就落后，那么吴越就出不来聪明才智的人啦！何况圣人量体裁衣，礼制的标准是办事方便。进退的礼节，衣服的款式，用来管理老百姓，并非用以限制贤人的。所以管理老百姓与习俗同流，贤者与改革同在。谚语云：‘靠书本知识去驾驭马的人摸不清马的脾气。用古法处理今天的事务不理解事物的变化。’遵循旧法不可能超越世俗；泥古不化，解决不了今天的问题，你们都欠明白。”于是穿起胡服，招募勇士，训练骑射。

武灵王二十年，王巡视中山边境，到达宁葭；西行巡视胡人地区，到达榆中，林胡王献马。回来，派楼缓使秦，仇液使韩，王贲使楚，富丁使魏，赵爵使齐。代相赵固主持诸胡事务，向胡人展示军威。

二十一年进攻中山。赵绍为右军将，许钧为左军将，公子章为中军将。赵王任总指挥。牛翦任战车和骑兵的首领。赵希统管胡、代两地兵马。赵与率军向胫进发，在曲阳与赵希会师，攻取丹丘、华阳、鸱诸要塞。赵王统率

大军攻取郃、石邑、封龙、东垣。中山割让四邑求和，赵王许和停战。二十三年，进攻中山。二十五年，惠后去世，派周赧衣胡服为王子何师傅。二十六年，复攻中山，扩张领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

二十七年五月戊申日，在东宫举行传授王位的盛大朝会，立王子何为赵王。祭祀祖宗宗庙之礼完毕，新王临朝亲政。任命大夫悉为大臣，肥义为相国，共同为王师。是为惠文王。惠文王，惠后吴娃之子。武灵王自号为主父。主父为了让儿子独立主持国政，自己身着胡服率领大夫一行去西北勘察胡地。他设想从云中、九原径直南下，袭击秦国。于是自己诈称是赵国使者奉派来秦。秦昭王不知其诈。不久，他对这位使者体态伟岸，气度非凡，不是人臣的模样发生怀疑，乃派人追赶。而主父骑马飞奔，已经出关了。〔抓到几个落在后面的随从，加以审问，果然是主父，秦人大惊。主父所以入秦的原因，是为了亲自考察秦国的地形，顺便观察一下秦王的为人。〕

惠文王二年，主父巡行新开拓的土地，离开代国国境，西行与楼烦王在西河相遇，向楼烦王展示军威。

三年，灭中山，流放中山王于肤施。修建灵寿生圻，北方之国刚刚归顺，去往代国的道路畅通。主父出巡归来，论功行赏，进行大赦，接连五天赐臣民酒醪庆祝。封长子章为代国安阳君。章一向骄奢放纵，立弟为王，心有不服。主父又叫田不礼为章相。

李兑对肥义说：“公子章身强力壮、意志骄横，广结党羽，野心很大，一定有图谋不轨的打算。田不礼这个人，残忍好杀而又骄纵不驯。二人臭味相投，必定滋生阴谋诡计。田不礼是个出身侥幸的小人。小人有所企求，考虑问题往往草率从事，只看到有利的一面，而看不到不利的一面，同类相残，共归于尽。依我看来，祸必不久矣。先生责任重，影响大，动乱一爆发，矛盾要集中在你身上，先生将先受其祸。仁者博爱，智者防患于未然。不仁不智，何以治国。先生何不称病不上朝，把国政交给公子成。您不要成为众人埋怨的对象，也别给祸乱创造条件。”肥义说：“不可以。当初主父把今王托付给我时说：‘你的态度要坚定，切勿动摇自己的信念，坚守一心，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再拜接受主父的委托，并纪录在册。现在害怕田不礼发难而忘记诺言，还有比这更大的变心吗？接受庄严的使命，一转身就不认帐，还有比这更严重的负义吗？变心负义之臣，刑法所不容。谚云：‘死者复生，生者不愧。’我已有言在先，既欲实现自己的诺言，哪能考虑保全自己的身躯！须知：坚贞之臣，只有在患难中方能见忠节。忠信之臣，只有在祸乱中才能表现其德行。承你赐教，可谓忠于我矣。可是，我已有言在先，绝对不敢食言。”李兑说：“好啦！您多保重！过了今年，将再也见不到你了。”李兑挥泪而出。李兑多次去见公子成，商量如何对付田不礼。

又过些时，肥义对信期说：“公子与田不礼的事真令人担忧。他们对我表面上说的好听，骨子里却用心险恶。公子不能尽为子之孝，田不礼不能尽为臣之忠。人们说，朝廷里出了奸佞，是国家的祸害；宫中有了谗臣，是国君的蠹虫。此人贪婪，野心很大，内得主父的欢心，外则胡作非为。矫主父之命横行霸道，一旦攫取政权，并不为难，国家就要遭殃了。我现在非常担忧，夜里睡不着觉，白天吃不下饭。国君出入宫禁不可不加强警戒以防盗贼。从现在起，主父如果召见国君，一定立即通知我。我将用自己的身躯先作抵挡。国君的安全有了确实保证，才能应召。”信期说：“我能听到这番话，真是好极了。”

四年，群臣朝见，安阳君也来朝。主父令惠文王上朝听政，自己从旁观察群臣宗室礼仪的得失。主父看到长子章神情沮丧，反而北面称臣，屈居其弟之下，顿生怜惜之心。他想把代从赵分出，令章为代王。这一设想未获实现而中辍。

主父和惠文王游览沙丘，寝宫不在一处。公子章即与田不礼率其党徒作乱，诈称主父命令召见惠文王。肥义先王而入，被公子章杀害。高信即为王与公子章战。公子成、李兑闻讯自邯郸赶来，征召四邑之兵勤王平叛。杀了公子章和田不礼，消灭叛乱党羽而安定王室。公子成为相，号安平君，李兑为司寇。

公子章兵败时，逃往主父寝宫。主父开门纳之。公子成、李兑因此围攻主父寝宫。公子章战死。公子成、李兑商量说：“由于公子章的反叛，我们才围攻主父寝宫，现如撤后解围，我们全都活不了。”公子成、李兑便围攻主父寝宫。下令曰：“宫中所有人等，立即出宫，后出者格杀弗格族。”宫中人都出来了。主父欲出不能，又没有吃的，饿得到处寻找雏雀充饥。三个多月，主父饿死在沙丘宫。主父肯定死了，才发讣告向诸侯报丧。

此时惠文王年少，公子成、李兑专擅国政。二人因罪惧诛才围攻主父。主父最初以长子章为太子。后来得到吴娃，受到宠爱，好几年不外出巡察，生下儿子何。于是废掉太子章，立何为太子。吴娃死，对何的怜爱之心减弱了，却滋生怜悯故太子之情，想立二子皆为王，犹豫不决，造成这个大乱子，结果父子二人皆身死，为天下人所耻笑，这是多么可悲啊！

五年，以郑、易二州与燕。八年。筑城南行唐。九年，赵梁为将与齐联合攻韩，前锋到达鲁关，旋即撤退。十年，秦昭王自立为西帝。十一年，董叔率军与魏氏伐宋，取得魏国的河阳。秦攻取赵国的梗阳。十二年，赵梁率军攻齐。十三年，韩徐为将，攻齐。公主去世。十四年，国相乐毅统率赵、秦、韩、魏、燕五国联军攻齐，占领灵丘。惠文王与秦昭王在中阳会见。十五年，燕昭王来赵会见惠文王。赵与韩、魏、秦联合进攻齐国。齐王败走，燕孤军深入齐境，攻占临菑。

十六年，秦多次联赵攻齐，齐人深以为患。苏厉为齐国给赵王上书说：臣听说古时贤明的君主，要是他道德懿行尚未遍布于海内，教训恩泽尚未普及到全民，对鬼神的四时祭飨还不很经常。然而甘露时降，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瘟疫绝迹。众人感戴贤主，而贤主并不以此为满足。

今足下的懿行功德，对秦国来说，并非经常得到重视。而对齐国的积怨深仇，亦并非不共戴天。可是秦、赵结盟，迫使韩国出兵。秦果真爱赵国吗？秦果真憎恨齐国吗？如此严正的问题，贤主应该慎重考虑。秦国并非爱赵而憎齐，不过是想灭亡韩国，吞并二周，把齐国当钓饵，等着天下诸侯上钩。惟恐事不成，出兵裹胁魏、赵。又恐天下畏惧秦国，就以人质来取信。害怕诸侯起而攻秦，则要求韩国出兵，壮自己的声威。名义上施恩德于邻邦，实际上危害国力空虚的韩国。臣以为秦国的谋略必定如此。天下事有形势异而所患则同的情况。楚长期苦于征伐，无力他顾，而中山遂亡于赵。今齐亦久苦于征战，必定会导致韩国的灭亡。打败齐国，王与六国共分其利。而灭韩，则秦独吞其果。然后秦国吞并二周，将祭器运往西方，所有的胜利果实，都被秦一家独占。为了助秦攻战，赵国赋田计税，耗费巨大财力，请问大王得到哪些好处？比一比，能有秦国那么多吗？游说之士的计谋说：“韩亡三川、魏亡安邑，不崇朝就要祸延赵国。”燕国要是占有齐国北部疆土，燕的南界

至赵国沙丘、钜鹿的路程，缩短了三百里。韩属上党距邯郸只有百来里。要是燕、秦觊觎赵国的河山，抄近路三百里就能到达。秦之上郡接近赵国的挺关，到榆中也就是千五百里。秦以三郡之众进攻赵国的上党，那末，羊肠以西、句注以南的地区，就不为大王所有了。秦国越过句注，断绝常山的对外交通而固守之，只有三百里的路程就和燕国联成一气了。从此西北的代马胡犬不能东入赵，而昆山之玉也无法输出，这三件宝也不为大王所有了。大王长期攻伐齐国，纵容强秦攻打韩国，祸患必定会到这种地步，愿大王好好想一想。何况齐国所以被征讨，是由于齐国亲近大王啊！当年诸侯相属出兵以图赵，燕、秦结成联盟，兵临赵境也为期不远啦。五国图谋瓜分大王的土地，而齐独退出五国同盟，为了大王的危难处境作出了牺牲，引兵西向，制服强秦。秦王废去西帝的称号而求和解。将高平、根柔归还给魏，涇分、先俞归还给赵。齐国侍奉大王，应该是最好不过的了，谁想到今天反而受到惩罚。臣怕天下诸侯，今后想亲近侍奉大王，不敢自以为是了。

希望大王慎重加以考虑。大王不参与诸侯攻齐，举世必定认为大王的行动是正义的。齐得以保全社稷，会加倍输诚侍奉大王，天下诸侯必定都尊重大王。秦王如讲道义，大王率领天下与秦和好。秦王如肆暴虐，

大王率领天下共同制裁之。如此，举世的声名威望，都集中于大王一人之身了。

于是赵乃罢兵，谢绝秦国，不攻打齐国。赵王与燕王相会。廉颇为将，进攻齐国的昔阳，夺取了昔阳。

十七年，乐毅率领赵军攻占魏伯阳。秦埋怨赵不与秦结盟进攻齐国，兴兵伐赵，攻占赵二城。十八年，秦攻下我石城。王再次来到卫东阳地区，溃决黄河水，进攻魏国。洪涝成灾，漳河水泛滥。魏再来任赵相。十九年，秦袭取我二城。赵答应归还伯阳给魏。赵奢为将，进攻齐麦丘。

二十年，廉颇为将，进攻齐国。赵王与秦昭王会于西河外。

二十一年，赵筑坝引漳河水流经武平西。二十二年，瘟疫大流行。立公子丹为太子。

二十三年，楼昌为将，进攻魏国幾城，没有攻下。十二月，廉颇为将，攻取幾城。二十四年，廉颇率军进攻魏房子，修葺城池而还。又攻取安阳。二十五年，燕周为将，攻取昌城、高唐。答应魏国一起攻秦。秦将白起在华阳打败我军，一名将军被俘。二十六年，攻取东胡所占代地及瓠脱地。

二十七年，引漳河水流经武平之南。封赵豹为平阳君。河水泛滥，大片土地被淹。

二十八年，蔺相如伐齐，进军至平邑。停止修筑北九门大城工程。燕将成安君公孙操弑杀燕王。二十九年，秦、韩相互攻战，秦围阨与。赵派赵奢为将，抗击秦军，在阨与城下大败秦军。赵王赐赵奢封号为马服君。

三十三年，惠文王去世，太子丹继位，是为孝成王。

孝成王元年，秦攻赵，占领赵三城。赵王新即位，太后掌权。秦猛烈攻赵，赵求救于齐。齐曰：“必须长安君为质，才发救兵。”太后不肯。大臣极力劝谏。太后干脆对左右说：“谁要再来讲长安君为质的事，老妇就吐唾沫啐他的脸。”左师触龙说愿见太后。太后一肚子气，等候左师来到。进来了，左师不紧不慢走到太后跟前坐下，向太后抱歉说：“老臣腿脚不灵便，总是走不快，有好长时间没有来拜见太后了。私下揣谋，不知太后尊体近来安适否，所以想来拜望您。”太后说：“我也是离开车子走不了道儿呀！”

左师问道：“饭量不减吗？”太后说：“凑合喝点粥。”左师说：“老臣前些时很不想吃东西，勉强散散步，一天三四里，饭量才好一些，身体也感到松和一些。”太后说：“我可不行。”太后不高兴的脸色稍稍缓解。左师公说：“老臣的儿子舒祺，最小的那个，没有多大出息。老臣日益衰老，私下疼爱小儿子，想在黑衣卫补个缺，让他也能保卫王宫，特冒死罪向您请求。”太后说：“可以嘛。今年多大啦？”答曰：“十五岁啦！年龄是小一点。我忖思还是在我填于沟壑以前，亲自拜托您为好。”太后说：“男人也疼爱小儿子吗？”答曰：“可不，比女人还利害呐！”太后笑着说：“哪里，女人比男人利害。”答曰：“老臣愚见，您老人家疼爱燕后超过长安君。”太后说：“老先生错啦！我疼爱燕后，哪里比得上长安君啊！”左师公说：“大凡父母之爱子女，无不为其子女深谋远算。老人家送燕后出嫁时，紧跟着她的脚步，为她远嫁而哭泣，是多么的悲哀呀！已经出嫁，还能不思念吗？可是在祭祀祷告时却说：可千万别回来哟！难道不是从长远考虑，希望她的子孙世代继承王位吗？”太后说：“对呀！”左师公接着说：“从现在算起，三世以前，凡赵王子孙受封为侯的，其后代还有在位的吗？”太后说：“没有。”左师公又说：“抛开赵不谈，其他诸侯后代有仍然在位的吗？”太后说：“老妇没有听说过。”左师说：“得！时间短的，祸及其本人，时间长的，祸延其子孙。莫非人主的子孙都没有好下场吗！？而是由于他们身居高位，鲜有功勋，俸禄优厚，却无劳绩，可是他们拥有大量的珍宝重器！今天老人家可以给予长安君以显贵的地位，可以把肥沃的土地封赐给他，可以多多赏赐他珍宝重器，就是不让他为国家建立功勋，一旦您老人家山陵崩塌，请问长安君凭什么能在赵国安身立命！？所以老臣以为您为长安君考虑的太少，故以为您疼爱长安君，比不上疼爱燕后。”太后说：“好啦！好啦！你说咋办就咋办吧！”于是为长安君配备车骑一百乘，去齐国为质。齐国方才派出救兵。

子义听说这件事，说：“国君的儿子，那是骨肉之亲啊，尚且不能凭借于国无功的尊显地位，和不劳而获的俸禄，以永远保有国家的金玉重器，更何况是人臣呢！”

齐安平君田单率领赵军进攻燕中阳（中人），占领中阳。又进攻韩注人，占领注人。二年，惠文后去世，田单任赵相。

四年，孝成王在梦中穿着衣背中缝左右两色的衣服，驾驭飞龙飞升，未达所至就溅落在地上，却看到金玉堆积如山。第二天，王召见名叫敢的筮史，命他占卜吉凶。筮史说：“梦中穿着背缝两侧异色的衣服，意味着残缺不全。御飞龙上天，不到天庭就溅落，意味着徒具虚声，而无实际。见到金玉珠宝堆积如山，意味着一场灾祸。”

后三天，韩国上党守将冯亭的使者来到，说：“韩守不住上党，将要纳入秦国。上党吏民都习惯赵的风土人情，不愿做秦臣民。上党十七个城邑，都愿叩求大王并归于赵，如何赐福全体吏民，听王裁夺。”赵王大喜，召见平阳君赵豹告知此事。赵王说：“冯亭献纳十七座城邑，接受它怎么样？”赵豹说：“圣人把无功受益看作是祸害。”赵王说：“人家感怀我的恩德，怎能说成是无功受益呢？”赵豹说：“秦蚕食韩氏土地，阻绝通往上党的道路。秦人自己认为上党之地垂手可得。韩国不让上党归并于秦，是想嫁祸于赵。秦国付出了代价而赵坐享其利。即便是强国大国，也不能用这种方式占小国之利，小国弱国又怎能用这种方式去占大国的便宜呢？这怎么可以说不

是无功得利呢？何况秦国以牛田之水向前方输送军精以蚕食韩国，秦以第一流的军事装备占领韩国土地。秦国政令畅行，不能和他作对，一定不能接受上党的城邑。”赵王说：“动员百万大军攻城略地，穷年累月，未必能攻取一城。如今眼看十七座城邑如同礼品一样送来我国，这是多么大的一笔财富呀！”

赵豹出宫。赵王召见平原君和赵禹，告知此事。二人说：“动员百万大军作战，经年累月，也打不下一座城池。今坐受十七座城邑，这是大利，不可失去机会。”赵王称善。于是命令赵胜受地。向冯亭宣告说：“敝国使者臣赵胜。敝国君命令赵胜宣布：以三万户都邑封太守，三千户都邑封县令，皆世世为侯。吏民一律加爵三级。吏民应相安无事。每人赐金六溢。”冯亭流涕不肯见使者。冯亭说：“我不能处在三不义的境地：为国家守地，不能以死殉国，是一不义。韩王入地于秦，我不服从，是二不义。出卖国家土地而受食邑，是三不义。”赵国发兵占领上党，廉颇率军进驻长平。

七月，廉颇被免，以赵括代之为将。秦军包围赵括。赵括死，全军投降，所部四十余万众全被活埋。赵王后悔不听赵豹之言，招致长平的一场灾难。

赵王依旧不肯屈从秦国。秦军包围邯郸。武垣令傅豹、王容、苏射率领燕民叛赵回归燕国。赵以灵丘赐封楚相春申君。

八年，平原君前往楚国请救兵，回国后，楚国救兵来到。魏公子无忌，也率兵来救。秦解除对邯郸的包围。

十年，燕进攻赵昌城，五月攻占昌城。赵将乐乘、庆舍进攻并打败秦将信梁的部队。赵国太子去世。秦军攻占西周。赵命大夫徒父祺巡边。十一年，修葺元氏城，设上原县。武阳君郑安平逝世，收回其封地。十二年，邯郸仓被焚。十四年，平原君赵胜逝世。

十五年，赵王以尉文地方封相国廉颇为信平君。燕王派遣丞相栗腹赴赵修好，以五百金献赵王为寿酒之资。栗腹归燕向燕王报告说：“赵国壮男都战死在长平，下一代尚未成长起来，可乘机出兵讨伐。”燕王召见昌国君乐间征求意见。昌国君说：“赵是四面受敌的国家，老百姓娴习军事，不可用兵讨伐。”燕王说：“咱们以多胜少，两个人对付一个人，不行吗？”乐间说：“不行！”燕王说：“我用五个对付一个，行不行呢？”乐间回答说：“不行！”燕王大怒。群臣也都认为没有问题。燕国终于派遣两个军和战车二千乘，栗腹率领一军攻打赵国的鄗邑，卿秦率领一军攻打赵国的代邑。廉颇出任赵军主将，打败并杀死栗腹，俘虏卿秦、乐间。

十六年，廉颇围燕，赵封乐乘为武襄君。十七年，代理相国大将军武襄君进攻燕国，包围燕都。十八年，延陵钧率军随从相国信平君助魏攻燕。秦发兵攻占我榆次等三十七座城邑。十九年，赵与燕交换国土。赵把龙兑、汾门、临乐给燕国。燕把葛、武阳、平舒给赵国。

二十年，秦王嬴正新立，秦攻占我晋阳。

二十一年，廉颇为将，攻占魏繁阳。孝成王去世，子赵偃即位，是为悼襄王。悼襄王改派乐乘代替廉颇为将。廉颇不听，袭击乐乘，乐乘败走。廉颇畏罪逃亡到魏国。

悼襄王元年，赵对魏进行紧急战备。赵计划打通平邑至中牟的通道，没有成功。

二年，李牧为将，进攻燕国，占领武遂、方城。秦邀请赵国春平君，借故扣留不放。泄钧替春平君向秦文信侯吕不韦说情：“春平君这个人，受到

赵王的宠信，却招致近侍郎中们的嫉妒。他们在一起商量，认为‘春平君入秦，秦人必定要加以扣留’。因此算计好让春平君来到秦国。现在您扣留春平君，恶化了和赵国的关系，恰恰中了郎中们的计，您不如遣返春平君而扣留平都侯。春平君的言行在赵王面前受到重视，赵王必定多割赵地取赎平都侯。”文信侯说：“好的。”因而遣返春平君。赵修筑韩皋城。

三年，庞煖为将，进攻燕国，擒杀燕将剧辛。四年，庞煖率领赵、楚、魏、燕的精锐部队进攻秦国蕞城，没有攻下，转而进攻齐国，夺取饶安。五年，任命傅抵为将，驻守平邑。庆舍率领东阳、河外部队驻守黄河渡口。六年，以饶阳赐封长安君。魏答应将邺城给赵。

九年，赵进攻燕，占领狸、阳城。赵未及还师，秦攻占邺城。悼襄王去世，子幽缪王迁继位。

幽缪王迁元年，修筑柏人城。二年，秦进攻武城，扈辄率军赴救，兵败，扈辄战死。

三年，秦进攻赤丽、宜安，李牧率部与秦战于肥下，打败秦军。封李牧为武安君。四年，秦进攻番吾，李牧与秦作战，打败秦军。

五年，代大地震，自乐徐以西，北到平阴，楼台房舍墙垣大部分倒塌，地面裂成地沟东西宽一百三十步。六年，大饥馑，百姓的谣言说：“赵人张口嚎，秦人开口笑。如若不相信，请看地上毛。”

七年，秦进攻赵，赵大将李牧、将军司马尚率军与之战。赵王听信谗言，诛李牧，废司马尚，命赵忽及齐将颜聚代替李牧、司马尚。赵忽军为秦消灭，颜聚败逃。赵王迁投降。

八年十月，秦占领邯郸。

太史公说，我听冯王孙说：“赵王迁的母亲是邯郸倡家女，得到悼襄王的宠爱。悼襄王废嫡子嘉而立迁为太子。赵迁向来品行卑劣，听信谗言，诛杀良将李牧，信用佞人郭开。”这是多么的荒谬啊！秦俘虏赵迁以后，赵国逃亡的大夫们拥立赵嘉为王。赵嘉在代地称王六年。秦进兵破嘉，赵国灭亡，秦改建赵地为郡。

魏之先，毕公高之后也。毕公高与周同姓。^{〔1〕}武王之伐纣，而高封于毕。^{〔2〕}于是为毕姓。其后绝封，为庶人，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其苗裔曰毕万，^{〔3〕}事晋献公。^{〔4〕}

【注释】〔1〕“毕公高与周同姓”，《索隐》曰：“《左传》富辰说文王之子十六国有毕、原、丰、郇，言毕公是文王之子。此云与周同姓，似不用《左氏》之说。马融亦云，毕、毛，文王庶子。”按：富辰之言，见僖公二十四年《左传》。〔2〕“武王之伐纣，而高封于毕”，昭公二十八年《左传》：“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举亲也。”按：武王克商，首封尚父，而后周公、召公、叔鲜、叔度，余各以次受封。有周公时封，有成王时封。本书举其大略，以武王克商，故多推本武王。其实陆续受封者多。毕公高当亦武王后所封。“毕”，在今陕西咸阳。〔3〕“苗裔”，后代子?孙。“毕万”，闵公元年《左传》：“晋侯作二军。公将上军，太子申生将下军。赵夙御戎，毕万为右。”〔4〕“晋献公”，晋武公之子，名诡诸，公元前六七六?年至前六五一年在位。

献公之十六年，^{〔1〕}赵夙为御，毕，公元前六七六?年为右，^{〔2〕}以伐霍、耿、魏，^{〔3〕}灭之。耿封赵夙，^{〔4〕}以魏封毕万，^{〔5〕}为大夫。卜偃曰：^{〔6〕}“毕万之后必大矣。^{〔7〕}万，满数也；魏，大名也。^{〔8〕}以是始赏，天元前六七六?开之矣。天子曰兆民，诸侯曰万民。^{〔9〕}元前六七六今命之大，^{〔10〕}以从满数，其必有众。”以初，毕万卜事晋，^{〔11〕}遇《屯》之众。”以《比》。^{〔12〕}辛廖占之，^{〔13〕}曰：“吉。《屯》《比》入，^{〔14〕}吉孰大焉，其必蕃吉。《屯》昌。^{〔15〕}

【注释】〔1〕“献公之十六年”，当周惠王十六六?年，公元前六六一年。〔2〕“赵夙为御，毕万为右”，《左传》、《晋世家》并作“赵夙御戎，毕万为右”。“赵夙”，晋国大夫，与秦共祖，嬴姓。毕万于晋献十六年伐霍、耿、魏之役，受封于魏，为魏大夫，是晋卿魏氏始祖。赵夙驾驭戎车，坐于车中。毕万手执干戈，处于战车之右，以备倾侧，并司护卫，又称驂乘。〔3〕“霍”，在今山西霍县西南。“魏”，晋在今山西芮城北。“耿”，在今山西河津南，汾水南岸。〔4〕“耿”，姬姓，或谓嬴姓，始封不详。〔5〕“魏”，姬姓，西周初分封国。〔6〕“卜偃”，晋掌卜大夫郭偃。〔7〕“毕万之后必大矣”，卜偃，晋之言，亦见闵公元年《左传》。〔8〕“万，满数也；大名也”，《左传》“满”作“盈”，《史记》避汉讳易之。服虔曰：“数从一至万为满。魏，喻巍巍高大也。”〔9〕“天子曰兆民，诸侯曰万民”，“兆民”，湟?百万之民，极言数之多。《礼记·内则》：“降德于众兆民。”注：“万亿曰兆，天子曰兆民，诸侯曰万民。”〔10〕“今命之大”，中井积德曰：“命，当从《左传》作易名。”按：《晋世家》作“命”，与此合。《风俗通》作“名”，与《左传》合。“命”犹“名”也。“名之大”，即前卜偃所说“魏大名也”。〔11〕“毕万卜事晋”，崔大”，即前适曰：各本中“毕万卜事晋”云云，后人窜入。“其必有众”，应接下文“毕万封十一年”。〔12〕“遇其必《屯》之《比》”，《屯》、《比》皆卦名，即由《屯》卦转为《比》卦。《震》(☳)下《坎》(☵)上为《屯》。

《坤》(☷)下《坎》(☵)上为《比》。〔13〕。仕晋为大夫。〔14〕“《屯》固《比》入”，《屯》《比》险难，所以为坚固。《比》亲密，所以得入。《屯》、《比》两卦具有能占有土地、车马和得民心而为君主的卦象。〔15〕“蕃昌”，茂盛。

民心而为君毕万封十一年，晋献公卒，〔1〕四祠亩子争更立，〔2〕晋乱。〔3〕从其国名为魏氏。生武子。武子以魏诸子事晋公子重耳。晋献公之二十一年，武子从重耳出亡。〔5〕九年反，重耳立为晋文公，而令魏武子袭魏氏之后封，列为大夫，〔6〕治于魏。生悼子。魏悼子徙治霍。〔7〕生魏绛。

【注释】〔1〕“毕万封十一年，晋献公卒”，晋献公卒于二十六年，当周襄王元年，公元前六五一年。〔2〕“四子”，谓公子奚齐、卓子、惠公夷吾、文公重耳。〔3〕“世”，子孙后代。“弥”，音 mí，副词，益，更加。〔4〕“生武子”，武子名犇。《世本》云：“毕万生芒季，芒季生武仲州。”“州”与“犇”声近而字异，“州”即“犇”。闵公元年《左传》杜预注：“毕万，魏犇祖父。”即依《世本》。〔5〕“晋献公之二十一年，武子从重耳出亡”，僖公二十三年《左传》：“晋公子重耳之及于难也，……从者狐偃、赵衰、颠颉、魏武子、司空季子。”注：“武子魏犇。”按《诸侯年表》，晋献公二十一年，重耳奔蒲。二十二年，重耳奔狄。蒲为晋邑，狄则异邦，故出亡应在晋献公二十二年。〔6〕“列为大夫”，“列”、“为”倒文。此句连上句“封”字应作“封为列大夫”。〔7〕“生悼子”，王国维说，魏悼子即吕錡。见《观堂集林》十五《邵钟跋》。

魏绛事晋悼公。〔1〕悼公三年，会诸侯。悼公弟杨干乱行，魏绛僇辱杨干。〔2〕“悼公怒曰：‘合诸侯以为荣，今见《观堂》辱吾弟！’将诛魏绛。或说悼公，悼公止。卒任魏绛政，〔3〕使和戎、翟，戎、翟。见《观堂》亲附。〔4〕悼公之十一年，曰：‘自吾用翟。见《观堂》魏绛，八年之中，九合诸侯，〔5〕戎、翟翟。见《观堂》和，子之力也。’赐之乐，〔6〕三让然后翟。见《观堂》受之。徙治安邑。〔7〕魏绛卒，谥为昭蟠浴子。〔8〕生魏嬴，嬴生魏献子。〔9〕U 洋翟。

【注释】〔1〕“晋悼公”，晋襄公幼子捷之孙，名“周”。公元前五七二年至前五五八年在位。〔2〕孙，名“魏绛僇辱杨干”，襄公三年《左传》云：“魏绛戮其仆。”（《晋世家》同）即戮杨干之仆也。“僇”，通“戮”。魏绛时为晋中军司马。〔3〕“卒任魏绛，通政”，《晋世家》云：“公卒贤绛，任之政。”〔4〕“使和戎、翟，戎、翟亲附”，《晋世家》：“使和戎，戎大亲附。”戎即山戎，多居山区，亦称北戎。时活动于山西太原一带。后迁至河北玉田西北无终，即无穷。〔5〕“九合诸侯”，襄公十一年《左传》、《国语·晋语》“九合”作“七合”。说者云：“鲁襄五年，会于戚；七年，会于 ；八年，会于邢丘；九年，同盟于戏；十年，会于粗；十一年，会于亳城北，又会于萧鱼也。”按“九”之为言多，是虚数。〔6〕“赐之乐”，据《左传》、《国语》，晋悼公赏赐魏绛女乐八人、歌钟一肆。〔7〕“安邑”，故城在今山西夏 县东北十五里。〔8〕“谥为昭子”，徐广曰：“《世本》曰庄子。”按当是“昭子”、“庄子”两谥。〔9〕

“生魏嬴，嬴生魏献子”，《索隐》引《世本》云：“献子名茶。茶，庄子之子，无魏嬴。”梁玉绳曰：“《世本》以献子为庄子之子。杜注《左传》亦云：庄子绛，献子之父。韦注《周语》云：献子，魏绛之子舒也。”

献子事晋昭公。^{〔1〕}昭公卒而六卿强，^{〔2〕}公室卑。^{〔3〕}

【注释】〔1〕“晋昭公”，名夷，晋平公之子。公元前五三一年至前五二六年在位。〔2〕“昭公卒而六卿强”，昭公十六年《左传》：“秋八月，晋昭公卒。”“六卿”，韩、赵、魏、范、中行、知氏。〔3〕“公室卑”，昭公十六年《左传》云：“公至自晋。子服昭伯语季平子曰：‘晋之公室，其将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强，而奢侈，将因是以习。习实为常，能无卑乎！’”

晋顷公之十二年，^{〔1〕}韩宣子老，魏献子为国政。^{〔2〕}晋宗室祁氏、羊舌氏相恶，^{〔3〕}六卿诛之，尽取其邑为十县，^{〔4〕}六卿各令其子为之大夫。^{〔5〕}献为常，能无子与赵简子、^{〔6〕}中行文子、范献子并为晋卿。^{〔7〕}

【注释】〔1〕“晋顷公”，昭公之子，名去疾。公元前五二五年至前五二二年在位。“晋顷公之十二年”，当周敬王六年，公元前五一四年。〔2〕“韩宣子老，魏献子为国政”，“韩宣子”，韩献子子，名起。“魏献子”，魏荼。梁玉绳曰：“《左传》宣子卒，非老也。”按昭公二十八年《左传》：“秋，晋韩宣子卒，魏献子为政。”大凡连绵词有同义之例，如“能”、“耐”，“禽”、“杀”之类，“能”即“耐”，“禽”即“杀”。“老”、“死”古亦同义。韩宣子之死，《魏世家》曰“老”，《左传》曰“卒”，是其例矣。今河北滨海诸县，死人犹曰“老了人”。〔3〕“祁氏”，祁奚之孙祁县，盈。“羊舌氏”，叔向之子杨食我，亦称羊舌食我。祁氏与羊舌氏以党同灭。“相恶”，此处有脱字。《晋世家》作“相恶于君”。〔4〕“尽取其邑为十县”，据，昭公二十八年《左传》，祁氏之邑为郟、祁、平陵、梗县、涂水、马首、孟七县。羊舌氏之邑为铜鞮、平阳、杨氏三县。共计十县。〔5〕“六卿各令其子为之大夫”，据昭公二十八年《左传》，司马弥牟为郟大夫，贾辛为祁大夫，司马乌为平陵大夫，魏戌为梗阳大夫，知徐吾为涂水大夫，韩固为马首大夫，孟丙为孟大夫，乐霄为铜鞮大夫，赵朝为平阳大夫，僚安为杨氏大夫。除魏戌、知徐吾、韩固、赵朝为六卿庶子外，其余皆非六卿子弟。〔6〕“赵简子”，赵鞅，一名志父，谥“简”，又称赵孟。〔7〕“中行文子”，荀寅，谥“文”，故称中行文子。“范献子”，范吉射，亦称士吉射，谥“昭”，又称范昭子。

其后十四岁而孔子相鲁。^{〔1〕}后四炎印岁，^{〔2〕}赵简子以晋阳之乱也，^{〔3〕}而与子。韩、魏共攻范、中行氏。^{〔4〕}魏献子生魏侈。^{〔5〕}

【注释】〔1〕“其后十四岁而孔子相鲁”，“其后 ？十四岁”，为晋定公十二年。按：《鲁周公世家》云：鲁定公十年，“定公与齐景公会于夹谷，孔子行相事”。此与定公十年《左传》及本文“其后十四岁”说合。惟“孔子相鲁”，实指齐、鲁会盟时，孔子行宾相事，非为鲁国相。〔2〕“后四岁”，据《年表》，晋定公十五年“赵鞅伐范、中行”，四岁误，应为三岁。〔3〕“晋阳之乱”，《晋世家》曰：“十五年，赵鞅使邴？邾大夫午，不信，欲杀午。午与中行寅、范吉射亲，攻赵鞅。鞅走保晋阳。定公围晋阳。”“晋阳之乱”指此。〔4〕“而与韩、魏共攻范、中行氏”，《晋世家》曰：“荀栎、韩不信、魏侈与范、中行为仇，乃移兵伐范、中行。”〔5〕“魏献子生魏侈”，梁玉绳曰：“魏襄子之名，《春秋》经、传作‘曼多’，《公羊传》作‘魏多’，晋、魏《世家》作‘侈’。”按：《世本》献子生简子，简子生襄子。此少简子一代。

魏侈之孙曰魏桓子，^{〔1〕}与韩康子、赵襄子共伐灭知伯，^{〔2〕}分其地。

【注释】〔1〕“魏桓子”，名驹，谥“桓”。据《世本》，“襄子生桓子”。《汉书·古今人表》云：“魏桓子，献子曾孙。”与本文合。〔2〕“韩康子”，名虎，亦作虔。谥“康”。韩简子孙，韩庄子子。“赵襄子”，赵鞅之子，名无恤。“知伯”，名瑶。知氏和中行氏皆出于荀氏，知瑶亦称荀瑶。战国初，晋以知氏为最强，后为韩、赵、魏三家所灭。

桓子之孙曰文侯都。^{〔1〕}魏文侯元年，秦灵公之元年也。^{〔2〕}与韩武子、赵桓子、周威王同时。^{〔3〕}

【注释】〔1〕“文侯都”，《集解》引徐广曰：“《世本》曰斯也。”按：《古今人表》：“魏文侯，桓子孙。”与本文合。《年表》：“魏文侯斯。”与《世本》合。本文“都”乃“斯”之误。〔2〕“魏文侯元年，秦灵公之元年也”，魏文侯初立之年，《年表》列于晋幽公十四年，即秦灵公元年。《史记索隐》引《竹书纪年》谓为晋敬公十八年。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以《竹书纪年》之“十八”系“六”之误，定魏文侯初立之年为晋敬公六年。钱穆定为周定王二十三年，当晋敬公五年。杨宽《战国史》定为晋敬公七年。魏文侯在位之年，约当公元前四四六年至前三九七年。依钱穆《系年考辨》，文侯改元之年（公元前四二四年），是魏始侯之年。〔3〕“韩武子”，韩康子子，名启章，公元前四二四年至前四二三年在位。“赵桓子”，赵襄子弟，名嘉。公元前四二四年在位，当年卒。“周威王”，即周威烈王，考王子，名午。公元前四二五年至前四二二年在位。《史记会注考证》：“周威王三字，旁注混入。”

六年，城少梁。^{〔1〕}十三年，使子击围繁、庞，^{〔2〕}出其民。十六年，伐秦，筑临晋元里。^{〔3〕}

【注释】〔1〕“少梁”，在今陕西韩城县。〔2〕“繁”，繁扬，在今河南新蔡县北。“庞”，不详。〔3〕“临晋”，在今山西临猗县临晋镇。“元里”，在今陕西澄城。

十七年，伐中山，^{〔1〕}使子击守之，^{〔2〕}赵仓唐傅之。^{〔3〕}子击逢文侯之师田子方于朝歌，^{〔4〕}引车避，下谒。^{〔5〕}田子方不为礼。子击因问曰：“富贵者骄人乎？且贫贱者骄人乎？”子方曰：“亦贫贱者骄人耳。夫诸侯而骄人则失其国，大夫而骄人则失其家。贫贱者，行不合，言不用，则去之楚、越，若脱然，^{〔6〕}奈何其同之哉！”子击不怿而去。^{〔7〕}西攻秦，至郑而还，筑雒阴、合阳。^{〔8〕}

【注释】〔1〕“中山”，国名，先是白狄建鲜虞国，后改名中山。战国初为魏所灭，后又复国。公元前二九六年，赵惠文王三年，赵灭中山。中山故地在今河北平山、灵寿、正定一带。〔2〕“子击”，魏公子击。〔3〕“赵仓唐”，《韩诗外传》作“赵苍”，《说苑》作“屈侯附”。〔4〕“田子方”，名无择（见《庄子·田子方篇》）。学于子贡（见《吕氏春秋·当染篇》），受业于子夏之伦（见《儒林列传》），魏文侯友之（见《吕氏春秋·举难》《察贤》，又《说苑·尊贤篇》）。“朝歌”，在今河南淇县东北。〔5〕“谒”，《太平御览》卷六九八引《春秋后语》此字下有“之”字。〔6〕“脱然”，音 x，同“屣”、“蹠”，无跟的小鞋。《玉篇》：“屣，履也，亦作。”〔7〕“子击不怿而去”，“怿”，音 yì，高兴。〔8〕“雒阴”，在今陕西大荔县。“合阳”，在今陕西合阳县。

二十二年，魏、赵、韩列为诸侯。^{〔1〕}

【注释】〔1〕“二十二年，魏、赵、韩列为诸侯”，钱穆曰：“余考魏文年代，《史·表》皆误移在后。楚简王八年，正当魏文侯二十三年。今《史·表》误作魏文元年者。《魏世家》云‘魏文以二十二年为侯’，则二十三年乃称侯后之元年。……然则三晋之侯，魏最先，赵次之，韩又次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特赵人始侯之年，其前二十二年魏已称侯，（按：周威烈王二年，公元前四二四年。）其后十六年，韩始称侯。（按：周安王十六年，公元前三八六年。）此三晋称侯之始末也。”（《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四三《三晋始侯考》）

二十四年，秦伐我，至阳狐。^{〔1〕}

【注释】〔1〕“阳狐”，在今山西垣曲县。

二十五年，子击生子。^{〔1〕}

【注释】〔1〕“二十五年，子击生子”，《索隐》“击，武侯也。惠王也。”钱穆疑《史记》书二十五年子击生子者，是年实子击生。

文侯受子夏经艺，^{〔1〕}客段干木，^{〔2〕}过其闾，未尝不轼也。^{〔3〕}秦尝欲伐魏，或曰：^{〔4〕}“魏君贤人是礼，国人称仁，上下和合，未可图也。”文侯由此得誉于诸侯。

【注释】〔1〕“文侯受子夏经艺”，卜商字子夏，孔子弟子。《仲尼弟子列传》云：“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2〕“段干木”，姓段干（《通鉴·周纪一》注），晋国之大驂（市侏），学于子夏（《吕氏春秋·尊师篇》）。魏文侯欲见段干木，段干木逾垣而避之（《孟子》）。

〔3〕“轼”，车厢前扶手横木。古人立乘，俯首扶轼，表示敬意。〔4〕“或曰”，《淮南子·修务篇》作“司马庾谏曰”。高诱注：“庾，秦大夫也，或作唐。”

任西门豹守邺，^{〔1〕}而河内称治。^{〔2〕}

【注释】〔1〕“邺”，在今河北临漳县北，曹魏曾以为都。〔2〕“河内”，古帝王之都多在河东河北，故呼河北为河内，河南为河外。河从龙门南至华阴，东至卫州，即东北入海，曲绕冀州，故言河内。

魏文侯谓李克曰：^{〔1〕}“先生尝教寡人曰：‘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则璜，^{〔2〕}二子何如？”^{〔3〕}李克对曰：“臣闻之，卑不谋尊，疏不谋戚。^{〔4〕}臣在阙门之外，^{〔5〕}不敢当命。”文侯曰：“先生临事勿让。”李克曰：“君不察故也。^{〔6〕}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7〕}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趋而出，过翟璜之家。翟璜曰：“今者闻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谁为之？”李克曰：“魏成子为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8〕}“以耳目之所睹记，臣何负于魏成子？”^{〔9〕}西河之守，臣之所进也。^{〔10〕}君内以邺为忧，臣进西门豹。^{〔11〕}君谋欲伐中山，臣进乐羊。^{〔12〕}中山以拔，^{〔13〕}无使守之，^{〔14〕}臣进先生。君之子无傅，臣进屈侯鲋。^{〔15〕}臣何以负于魏成子！”^{〔16〕}李克曰：“且子之言克于子之君者，^{〔17〕}岂将比周以求大官哉？”^{〔18〕}君问置相‘非成则璜，二子何如’？克对曰：‘君不察故也。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之为相也。且子安得与魏成子比乎？魏成子以食禄千钟，^{〔19〕}什九在外，什一在内，是以东得卜

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师之。^{〔20〕}子之所进五人者，^{〔21〕}君皆臣之。子恶得与魏成子比也？”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对，愿卒为弟子。”^{〔22〕}

【注释】〔1〕“李克”，子夏弟子，魏文侯时，克为中山相。《汉书·艺文志》有《李克》七篇，在儒家。《汉书·食货志》有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力之教，李悝即李克。《汉书·人表》李悝在三等，李克在四等。〔2〕“成”，文侯弟公子成，亦称季成、公孙季成。“璜”，翟璜。〔3〕“二子何如”，文侯欲于公子成、翟璜二人中挑选一人为相，故作此问。文侯卜相，《年表》在文侯二十年。〔4〕“戚”，《说苑·臣术篇》、《韩诗外传》三作“亲”，义同。〔5〕“在阙门之外”，《说苑》作“疏贱”，《外传》作“外居”，义同。〔6〕“李克曰：君不察故也”，梁玉绳曰：“《吕览·举难》、《新序》四述李克云：‘君若置相，则问乐腾（《新序》作商），与王孙苟端孰贤。’盖传闻异辞耳，故《说苑·臣术》所载略同。”按：《外传》所载，与此略同。《通鉴》所载与此同。〔7〕“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吕氏春秋·论人篇》云：“凡论人，通则观其所礼，贵则观其所进，富则观其所养，听则观其所行，止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此盖古语，诸书所记略同。〔8〕“忿然”，愤怒，怨恨。〔9〕“臣”，臣仆。谦辞。“负”，“胜负”之“负”。“何负于魏成子”，意谓什么地方比不上魏成子。〔10〕“西河之守，臣之所进也”，谓吴起。〔11〕“君内以邺为忧，臣进西门豹”，西门豹为邺令，凿渠以利民。〔12〕“君谋欲伐中山，臣进乐羊”，《韩诗外传》、《说苑》、《通鉴》皆无“谋”字。乐羊本中山将，亡而走魏，其子尚在中山，中山人乃烹而杀之。乐羊叛其故国，又亲啜其子之羹，其为人也已忍，不徒中山人恶之，魏人亦多疑之。故中山亡而文侯示乐羊以谤书两筐。文侯之用乐羊，亦就其一时之功，其后不见任使。〔13〕“以拔”，《通鉴》、《史记会注考证》本作“已拔”。〔14〕“守”，《水经注》引李克书：“魏文侯时，克为中山相。”中山为魏别封，而克为之相，“相”即“守”也。此即汉制王国有相之先例。〔15〕“屈侯鮒”，《说苑》作“屈侯附”，《韩诗外传》作“赵苍唐”。〔16〕“以”，犹所也。〔17〕“且”，犹夫。《战国策·赵策一》：“且物固有势异而患同者。”《赵世家》“且”作“夫”，即其例。〔18〕“比周”，结党营私。《管子·立政》：“群徒比周之说胜，则贤不肖不分。”〔19〕“钟”，古量器名。旧注曰：“六斛四斗为钟。”秦汉时期关于钟、斛、石的比率有多种说法，此不具述。〔20〕“是以东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师之”，《韩诗外传》三：“是以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师友之。”〔21〕“之”，《群书治要》引无此字。《通鉴》同。〔22〕“子”，《群书治要》引此字下有“矣”字。

二十六年，虢山崩，壅河。^{〔1〕}三十二年，伐郑。城酸枣。^{〔2〕}败秦于注。^{〔3〕}三十五年，齐伐取我襄陵。^{〔4〕}三十六年，秦侵我阴晋。^{〔5〕}

【注释】〔1〕“虢山崩，壅河”，《水经注》曰：“陕城西北带河，水涌起方数十丈。父老云：石虎载铜翁仲至此沉没，水所以涌。洪河巨渎，宜不为金狄梗流，盖魏文侯时虢山崩壅河所致耳。”按：虢山在今河南陕县境。〔2〕“郑”，在今河南新郑市。“酸枣”，在今河南延津北。〔3〕“注”，

或作“铸”，在今河南临汝。〔4〕“襄陵”，在今河南睢县。〔5〕“秦侵我阴晋”，黄善夫本、殿本《年表》并作“秦侵晋”，脱“阴”字。景祐本作“秦侵阴”，脱“晋”字，金陵局本、《考证》本作“秦侵阴晋”，与本文合。《通鉴》亦误作“秦侵晋”。“阴晋”，在今陕西华阴。

三十八年，伐秦，败我武下，〔1〕得其将识。〔2〕是岁，文侯卒，〔3〕子击立，是为武侯。

【注释】〔1〕“武下”，武城之下。故地在今陕西华县。〔2〕“识”，将名。秦虽败魏，魏亦获秦一将。〔3〕“是岁，文侯卒”，《赵世家》：“烈侯元年，魏文侯伐中山。”时当魏文侯三十九年。此云三十八年，魏文侯卒，盖误。当以《竹书纪年》五十年卒为是。钱穆定魏文侯元年在周定王二十三年。依《纪年》五十年卒推算，文侯歿年应在周安王五年，公元前三九七年。顾亭林曰：“自《左传》之终，至周显王之三十五年，前后凡一百三十三年之间，史文阙轶，考古者为之茫昧也。”（《日知录》卷十三）稽之史实，信然。

魏武侯元年，赵敬侯初立，〔1〕公子朔为乱，〔2〕不胜，奔魏，与魏袭邯鄲，〔3〕魏败而去。

【注释】〔1〕“魏武侯元年，赵敬侯初立”，据《年表》，魏武侯元年为周安王十六年，公元前三八六年。按：钱穆认为魏文侯歿年在周安王五年。魏武侯元年，则为周安王六年，公元前三九六年。下距赵敬侯之立十年。“赵敬侯初立”五字疑有误。〔2〕“公子朔”，《年表》、《赵世家》作“公子朝”。按：“朔”字讹。朔为赵氏远祖，何以为名？〔3〕“与魏袭邯鄲”，《赵世家》未载袭邯鄲事。魏内公子朝，与之袭邯鄲，是赵、魏交恶之始。

二年，城安邑、王垣。〔1〕

【注释】〔1〕“安邑”，在今山西运城县。“王垣”，在今山西垣曲县南。

七年，伐齐，至桑丘。〔1〕九年，翟败我于浍。〔2〕使吴起伐齐，至灵丘。〔3〕齐威王初立。〔4〕

【注释】〔1〕“桑丘”，战国燕之南界。故地在今河北徐水县西南。〔2〕“浍”，今称浍河，源出山西翼城县东，西流经曲沃、侯马市注入汾河。〔3〕“灵丘”，在今山东高唐县。〔4〕“齐威王初立”，《年表》：周安王二十四年，“齐威王因齐元年。自田常至威王，威王始以齐强天下”。钱穆曰：“《史记》齐威王元年，误前二十二年。齐威王元在梁惠成王十四年。”

十一年，与韩、赵三分晋地，灭其后。〔1〕

【注释】〔1〕“十一年，与韩、赵三分晋地，灭其后”，钱穆曰：“是年实韩灭郑之岁，而史公误以为三家灭晋。”

十三年，秦献公县栎阳。〔1〕十五年，败赵北蔺。〔2〕

【注释】〔1〕“栎阳”，在今陕西临潼县东北。梁玉绳曰：“疑‘县’字乃‘徙’之误。”〔2〕“北蔺”，在今山西临汾县西。或曰在今山西离石。

十六年，伐楚，取鲁阳。〔1〕武侯卒，〔2〕子立，是为惠王。〔3〕

【注释】〔1〕“鲁阳”，在今河南省鲁山县。〔2〕“武侯卒”，按：《纪年》载武侯卒在二十六年，此云十六年，误。〔3〕“子立，是为惠王”，钱穆曰：“惠王年岁无可考。惟武侯之卒，犹未立嫡，惠王与公中缓争立，在位又五十二年，则其即位在壮岁可知。”

惠王元年。初，武侯卒也，子 与公中缓争为太子。^{〔1〕} 公孙颀自宋入赵，^{〔2〕} 自赵入韩，谓韩懿侯曰：^{〔3〕} “魏 与公中缓争为太子，^{〔4〕} 君亦闻之乎？今魏 得王错，^{〔5〕} 挟上党，^{〔6〕} 固半国也。^{〔7〕} 因而除之，破魏必矣，不可失也。”懿侯说，乃与赵成侯合军并兵以伐魏，^{〔8〕} 战于浊泽，^{〔9〕} 魏氏大败，魏君围。^{〔10〕} 赵谓韩曰：“除魏君，立公中缓，割地而退，我且利。”韩曰：“不可。杀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人必曰贪。不如两分之。魏分为两，不强于宋、卫，则我终无魏之患矣。”赵不听。韩不说，以其少卒夜去。惠王之所以身不死，国不分者，二家谋不和也。^{〔11〕} 若从一家之谋，则魏必分矣。故曰：“君终无適子，其国可破也。”^{〔12〕}

【注释】〔1〕“公中缓”，武侯子，据《纪年》，武侯元年，封公子缓。《正义》：“中音仲。”〔2〕“颀”，音 qí。〔3〕“韩懿侯”，《韩世家》：“六年，严弑其君哀侯，而子懿侯立。”按：《年表》“懿侯”作“庄侯”。《竹书纪年》云：“晋桓公邑哀侯于郑，韩山坚贼其君哀侯而立韩若山。”懿侯当名若山，韩山坚即韩严。懿侯于公元前三七 年至前三五九年在位。〔4〕“武侯卒也，魏 与公中缓争为太子”，武侯之卒，犹未立嫡。惠王与公子缓之争立，历时长久。浊泽之围，在惠王二年。魏虽败，而韩、赵二家谋不和，惠王身不死，公子缓亦未能有魏。《纪年》：“七年，公子缓如邯郸以作难。”《纪年》是战国魏哀王时人作，书战国事必可信。至惠王七年，惠王已败韩、败赵、与齐战、与秦战，惠王之统治已不可撼。公子缓奔赵以后，史籍不见记载公仲缓事，争立之事遂告结束。〔5〕“王错”，魏大夫。《集解》引徐广曰：“《汲冢纪年》惠王二年，魏大夫王错出奔韩也。”〔6〕“挟”，从旁钳住。“上党”，在今山西长治市，战国时韩重镇。〔7〕“固半国也”，时惠王与公仲缓争国，谓魏得王错，威胁上党，魏半壁江山得到巩固。〔8〕“赵成侯”，名种，公元前三七四年至前三五 年在位。〔9〕“浊泽”，在今山西运城西。《赵世家》作“涿泽”，《年表》作“涿泽”。“浊”、“涿”古通。“涿”，“涿”或字。〔10〕“魏氏大败，魏君围”，《年表》魏表：“赵成侯六年，败魏于涿泽，围惠王。”《赵世家》：“六年……伐魏，败涿泽，围魏惠王。”〔11〕“谋”，《通鉴》引此字上有“之”字。〔12〕“君终无適子，其国可破也”，闵公二年《左传》引辛伯言云：“嬖子配嫡，乱之本也。”此言所本。“適”，音 dí，通“嫡”。“適子”，正妻所生长子。

二年，魏败韩于马陵，^{〔1〕} 败赵于怀。^{〔2〕} 三年，齐败我观。^{〔3〕} 五年，与韩会宅阳。城武堵。^{〔4〕} 为秦所败。^{〔5〕} 六年，伐取宋仪台。^{〔6〕} 九年，伐败韩于浚。^{〔7〕} 与秦战少梁，^{〔8〕} 虜我将公孙痤。^{〔9〕} 取庞。^{〔10〕} 秦献公卒，^{〔11〕} 子孝公立。^{〔12〕}

【注释】〔1〕“韩”，疑是“齐”之误。“马陵”，春秋卫地，战国属齐。在今河北大名县东南。〔2〕“败赵于怀”，按《赵世家》：成侯五年，“伐齐于鄆，魏败我怀”。《年表》同。成侯五年，即惠王元年。《通鉴》书在周烈王六年，亦当魏惠王元年。此误二年。“怀”，本周地，曾属郑，后属晋。在今河南武陟县西。〔3〕“齐败我观”，《田完世家》：“败魏于浊津而围惠王，惠王请献观以和解。”“观”，在今山东观城废县西。〔4〕“五年，与韩会宅阳，城武堵”，洪颐煊曰：“《年表》惠王五年，与韩会宅阳，城武都。‘堵’即‘都’字之讹。”“宅阳”，在今河南荥阳县东南。

〔5〕“为秦所败”，《年表》魏表：秦出公十九年，“败韩、魏洛阴”。〔6〕“仪台”，《集解》引徐广曰：“一作义台。”《庄子·马蹄篇》：“虽有义台、路寝，无所用之。”《艺文类聚》卷九三、《御览》卷八九六引“义”并作“仪”，与此合。“仪”、“义”古通。〔7〕“九年，伐败韩于浚”，《韩世家》：懿侯九年，“魏败我浚”。“浚”，水名，源出山西翼城县东，西流经曲沃、侯马市注入汾河。〔8〕“少梁”，在今陕西韩城南二十里，战国时魏邑，后归秦。〔9〕“虜我将公孙痤”，此役见虜者，太子与公孙痤，非仅公孙痤一人。〔10〕“庞”，地近少梁。文侯十三年“使子击围繁、庞，出其民”，即其地。〔11〕“秦献公”，名师隰，公元前三八四年至前三六二年在位。〔12〕“孝公”，名渠梁，公元前三六一年至前三三八年在位。

十年，伐取赵皮牢。^{〔1〕}彗星见。十二年，星昼坠，有声。

【注释】〔1〕“十年，伐取赵皮牢”，《赵世家》：成侯十三年，“魏败我浚，取皮牢”。魏伐败韩、赵于浚，与伐赵取皮牢本属一事，当在惠王九年。“皮牢”，在今河北武安县。

十四年，与赵会鄗。^{〔1〕}十五年，鲁、卫、宋、郑君来朝。^{〔2〕}十六年，与秦孝公会社平。^{〔3〕}侵宋黄池，^{〔4〕}宋复取之。

【注释】〔1〕“鄗”，在今河北高邑、柏乡二县地。〔2〕“十五年，鲁、卫、宋、郑君来朝”，《索隐》：“《纪年》鲁恭侯、宋桓侯、卫成侯、郑釐侯来朝，皆在十四年，是也。郑釐侯者，韩昭侯也。韩哀侯灭郑而徙都之，改号曰郑。”〔3〕与秦孝公会社平，“秦孝公”，名渠梁。公元前三六一年至前三三八年在位。“会社平”在秦孝公七年。“社平”，《秦本纪》、《年表》均作“杜平”。此误“社平”。“杜平”，在今陕西澄城。〔4〕“黄池”，在今河南封丘县南。

十七年，与秦战元里，秦取我少梁。^{〔1〕}围赵邯郸。十八年，拔邯郸。^{〔2〕}赵请教于齐，齐使田忌、孙臏救赵，^{〔3〕}败魏桂陵。^{〔4〕}

【注释】〔1〕“十七年，与秦战元里，秦取我少梁”，《秦本纪》：秦孝公“八年，与魏战元里，有功”。《秦表》：“与魏战元里，斩首七千，取少梁。”按：比观三处记载，战元里与取少梁是两次战役。战元里胜负未可知。取少梁则秦胜魏败。“元里”，地望不详。“少梁”，在今陕西韩城县南二十里。〔2〕“十八年，拔邯郸”，十七年围邯郸，十八年拔邯郸，《赵世家》、《田完世家》、《穰侯列传》、《六国年表》并同。梁玉绳以邯郸为赵之都，其君在，魏安得拔其都置疑。按：梁说未谛，说见《赵世家》注。〔3〕“孙臏”，齐人仕魏，庞涓妒之，以刑法剔削其两臏（膝盖骨）。孙乃改名孙臏。臏亡走齐，率兵败庞涓于马陵。《孙子吴起列传》云：“孙臏以智败庞涓于马陵，以此名显天下，世传其兵法。”一九七二年四月，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前期墓葬中出土《孙臏兵法》竹简。〔4〕“败魏桂陵”，惠王十八年齐、魏桂陵之战，据《竹书纪年》为惠王十七年。齐将为田忌孙臏，不知魏将谁人。三晋本魏最强，桂陵兵败，遂一蹶不振，而后始有梁惠王纳贤之举。一九七二年四月山东临沂出土的《银雀山汉简》记孙臏智破魏军擒将军庞涓事，载桂陵之战，而不记马陵之役，与《史记》、《竹书纪年》所记不同。“桂陵”，在今山东菏泽东北。

十九年，诸侯围我襄陵。^{〔1〕}筑长城，塞固阳。^{〔2〕}

【注释】〔1〕“十九年，诸侯围我襄陵”，襄陵之役，因赵为魏所攻，

求救于齐，故齐围魏襄陵，在齐败魏桂陵前数月，皆魏惠王十八年事，此误后一年。“襄陵”，在今河南睢县。〔2〕“筑长城，塞固阳”，《正义》：“按魏筑长城，自郑滨洛，北达银州至胜州固阳县为塞也。”《考证》：“《水经注》引《纪年》，梁惠成王十二年，龙贾帅师筑城于西边。盖魏筑长城在惠王十二年以前，至此而竣也。大役缓成，古多如此。”“固阳”，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旗。

二十年，归赵邯郸，与盟漳水上。〔1〕二十一年，与秦会彤。〔2〕赵成侯卒。〔3〕二十八年，齐威王卒。〔4〕中山君相魏。〔5〕

【注释】〔1〕“二十年，归赵邯郸，与盟漳水上”，魏围邯郸、归邯郸事，胡梅磻、顾亭林、梁玉绳均有疑，钱穆举《宋策》、《韩策》、《楚策》、《齐策》、《魏策》及《吕氏春秋·不屈篇》所载，断其事记述昭昭，绝不容疑。钱曰：“据此诸说，则魏之围邯郸，断在惠王之十七年。齐兴师救赵时，邯郸犹未拔。逮齐围襄阳不利（《水经注》引《纪年》“魏以韩师败诸侯师于襄阳”是也），而魏亦拔邯郸，则在十八年，魏遂分兵反斗，齐亦济师迎击，为桂陵之役。梁军虽破，邯郸犹在其手。赵、魏仍相持于邯郸之下。兵连祸结，诸侯救赵不力，坐自渔利。（秦降安邑，楚取睢之间，皆其时事。）直至惠王二十年，魏既力竭，乃归邯郸，与赵和也。”“漳水”，源于山西省东部，东南流经今河北、河南两省境，又东流至大名县入卫河。〔2〕“彤”，音 tóng，故地在今陕西华县一带。〔3〕“赵成侯卒”，赵成侯在位二十五年。卒年当周显王十九年，公元前三五年。〔4〕“二十八年，齐威王卒”，钱穆曰：“梁惠王二十八年乃齐威王称王之年，非齐威王卒年。”说见《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八六。〔5〕“中山君相魏”，《表》系惠王二十九年。《索隐》：“魏文侯灭中山，其弟守之，后寻复国，至是始令相魏。其中山后又为赵所灭。”

三十年，魏伐赵，赵告急齐。〔1〕齐宣王用孙子计，救赵击魏。魏遂大兴师，使庞涓将，〔2〕而令太子申为上将军。〔3〕过外黄，〔4〕外黄徐子谓太子曰：〔5〕“臣有百战百胜之术。”太子曰：“可得闻乎？”客曰：“固愿效之。”〔6〕曰：“太子自将攻齐，大胜并莒，〔7〕则富不过有魏，贵不益为王。〔8〕若战不胜齐，则万世无魏矣。此臣之百战百胜之术也。”〔9〕太子曰：“诺，请必从公之言而还矣。”客曰：“太子虽欲还，不得矣。彼劝太子战攻，欲啜汁者众。〔10〕太子虽欲还，恐不得矣。”太子因欲还，〔11〕其御曰：“将出而还，与北同。”〔12〕太子果与齐人战，败于马陵。〔13〕齐虏魏太子申，〔14〕杀将军涓，〔15〕军遂大破。

【注释】〔1〕“魏伐赵，赵告急齐”，《孙臆列传》云：“魏与赵攻韩，韩告急齐。”此云“赵告急齐”，是文误。齐败魏桂陵，乃在十八年。以下“魏遂大兴师，使庞涓将”云云，皆十八年事。〔2〕“魏遂大兴师，使庞涓将”，中井积德曰：“据《孙臆传》，齐败魏师于马陵者，魏之还师耳，非闻齐之救击而更发军也。”又曰：“桂陵马陵之役，元是一事，而传录者异也。太史公并录之。”按：中井积德之说与一九七二年发现之《银雀山汉简》所记，不谋而合。今试将“魏遂大兴师，使庞涓将”至“齐虏魏太子申，杀将军涓”一节，移至于“十八年，拔邯郸。赵请救于齐，齐使田忌、孙臆救赵”下，则无凿枘矣。〔3〕“上将军”，《御览》卷三二三引此下有“伐齐”二字。敦煌本《春秋后语》此下有“与庞涓俱距齐”六字。〔4〕“外黄”，

春秋时宋邑，在今河南杞县东。〔5〕“外黄”，《括地志》云：“故圉城有南北二城，在汴州雍丘县界，本属外黄，即太子申见徐子之地也。”按：“圉城”，郑地，在今河南杞县南之圉镇。〔6〕“效”，呈也。〔7〕“莒”，在今山东莒县。莒在齐东南，言从西破齐，并至莒地，则齐土皆尽。〔8〕“益”，过也。〔9〕“此臣之百战百胜之术也”，横田惟孝曰：“还则无战败之患，而终能有魏。故曰百战百胜之术也。”〔10〕“欲啜汁者众”，中井积德曰：“主人啖肉羹，从者自得啜汁，以喻太子立功，而从者亦得班赏也。”〔11〕“因”，副词，与今语“就此”同。〔12〕“北”，音 b i，败逃。敦煌本《春秋后语》“北同”下有“罪”字。〔13〕“败于马陵”，《银雀山汉简·孙臆兵法·擒庞涓篇》所记史实与《史记》所载不同。桂陵、马陵二役，是齐、魏两国间剧战，而过程又有某些相似处。或者是太史公将桂陵之役某些情况误植于马陵。或者是两役皆实有其事，未可遽下结论。“马陵”，在今河北大名县东南。〔14〕“齐虏魏太子申”，《孟子·梁惠王》：“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又《尽心》：“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大败。将复之，恐不能胜，故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按：长子及所爱子弟皆指太子申。据《孟子·尽心》所言，魏、齐第二次交锋，惠王二十八年马陵之战，不应是虚构。太史公误将桂陵之战时魏军统帅庞涓误植于马陵战役。马陵之战，除太子申为上将军外，魏军当别有将。〔15〕“杀将军涓”，《年表·魏表》云：“杀将军庞涓。”《田完世家》：“杀其将庞涓。”惟《孙子吴起列传》作“自刭”。《银雀山汉简·孙臆兵法·擒庞涓篇》作“擒庞涓”。古籍，“擒”多作“禽”，“禽”、“杀”互文，“禽”即“杀”。按：庞涓如已在桂陵之战死，马陵之战，太子申为上将军外，魏当别有将。《吕氏春秋·自知篇》云：“钻荼、庞涓、太子申不自知而死。”高诱注云：“钻荼、庞涓，魏惠王之将。”疑马陵战时，魏军主将为钻荼。

三十一年，秦、赵、齐共伐我，〔1〕秦将商君诈我将军公子卬而袭夺其军，〔2〕破之。秦用商君，东地至河，〔3〕而齐、赵数破我，安邑近秦，于是徙治大梁。〔4〕以公子赫为太子。〔5〕

【注释】〔1〕“三十一年，秦、赵、齐共伐我”，《竹书纪年》：“二十九年五月，齐田盼伐我东鄙。九月，秦卫鞅伐我西鄙。十月，邯郸伐我北鄙。王攻卫鞅，我师败绩。”《纪年》记三国伐魏在二十九年，与此不同。〔2〕“秦将商君诈我将军公子卬而袭夺其军”，“商君”，卫国庶子，秦封之于商，故号商君。商鞅昔在魏时，与公子卬友善。《商君列传》云：“孝公……使卫鞅将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将而击之。军既相距，卫鞅遣魏将公子卬书曰：‘吾始与公子欢，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可与公子面相见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为然，会盟以饮，而卫鞅伏甲士而袭虏魏公子卬，因攻其军，尽破之以归秦。”〔3〕“东”，《御览》卷一六三引此字下有“侵”字。〔4〕“安邑近秦，于是徙治大梁”，“安邑”，在今山西运城境。“大梁”，在今河南开封。《御览》引此“安”字前有“我”字。“治”作“居”，盖承唐人避高宗讳改。梁玉绳曰：“徐广引《纪年》，徙大梁在九年。”陈仁锡曰：“魏与秦接境，自徙大梁之后，其地日以削，并于秦。太史公叙襄王曰：予秦河西之地，尽入上郡于秦。叙昭王曰：予秦河东地方四百里。秦拔我城大小七十一。叙安釐王曰：秦拔我两城，又拔我三城，秦拔我四城。叙景湣王曰：秦拔我二十城，盖城尽而国继以亡矣。”〔5〕“以公子赫为太子”，梁玉绳曰：“《表》在后一年，疑此上失书‘三

十二年’四字。赫疑即襄王。”

三十三年，秦孝公卒，商君亡秦归魏，魏怒，不入。^{〔1〕}三十五年，与齐宣王会平阿南。^{〔2〕}

【注释】〔1〕“商君亡秦归魏，魏怒，不入”，《商君列传》：“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师，弗受。”《魏表》作“卫鞅亡归我，我恐弗内”。按：“恐”当作“怒”。〔2〕“平阿”，在今安徽怀远县。《孟尝君列传》作“东阿”。东阿故地在今山东阳谷。似以东阿为是。

惠王数被于军旅，卑礼厚币以招贤者。邹衍、淳于髡、孟轲皆至梁。^{〔1〕}梁惠王曰：^{〔2〕}“寡人不佞，^{〔3〕}兵三折于外，^{〔4〕}太子虜，^{〔5〕}上将死，^{〔6〕}国以空虚，以羞先君宗庙社稷，^{〔7〕}寡人甚丑之。^{〔8〕}叟不远千里，辱幸至弊邑之廷，将何以利吾国？”^{〔9〕}孟轲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10〕}夫君欲利，^{〔11〕}则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则庶人欲利，上下争利，国则危矣。^{〔12〕}为人君，仁义而已矣，何以为利！”

【注释】〔1〕“邹衍”，《汉书·艺文志》阴阳家《邹子》四十九篇，班固注：“名衍，齐人，为燕昭王师，居稷下，号谈天衍。”《孟荀列传》：“邹衍至梁，梁惠王郊迎。”钱穆曰：“今按衍至赵，见平原君，在信陵破秦存赵之后，事见《平原君列传》。其时梁惠王死已七十二年，燕昭王亦死三十二年矣。张守节云邹衍与公孙龙同时，是也。衍已不及见燕昭、齐宣，遑论齐威、梁惠乎？”（《先秦诸子系年考辨》一四四）崔适亦曰：“邹衍世次，不与髡、孟相接。”“淳于髡”，齐威、宣时人，《滑稽列传》：“淳于髡，齐之赘婿也。”赘婿为家奴，故髡钳。其后贵显，人呼之髡，髡滑稽玩世，亦以髡自呼。淳于之名髡，犹英布之姓黥。“孟轲皆至梁”，崔述《孟子事实录》：“《史记》所称襄王之元年，即惠王之后元年。而予河西，入上郡，败于襄陵，皆惠王时事。孟子之至梁，不在惠王三十五年，而在后元十二年襄陵既败之后。孟子与齐宣王问答甚多，而与梁惠殊少。在梁亦无他事，则孟子居梁盖不久，然犹及见襄王而后去。则孟子之至梁，当在惠王之卒前一二年。于《年表》则周慎靓王之元年二年也。”江永《群经补义》则曰：“孟子见梁惠王，当在周慎靓王元年辛丑，是为惠王后元之十五年。至次年，壬寅，惠王卒，襄王立，孟子一见即去梁矣。”钱穆曰：“今按二氏之说甚是。”〔2〕“梁惠王曰”，梁玉绳曰：“案：孟子初见惠王，王问利国，孟子答以仁义。他日因败衄之故，又问所以洗耻者，孟子劝以施仁政。”

《史》止载孟子仁义之对，而并惠王之问为一端，王溍南讥其文辞杂乱，良然。”〔3〕“佞”，音 nìng，才智。“不佞”，不才，自谦之辞。〔4〕“兵三折于外”，《孟子·梁惠王》：“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东败于齐”，谓惠王二十八年（《史记》云三十年）马陵之战。“西丧地于秦七百里”，谓惠王后元五年（《史记》云襄王五年）秦败龙贾军于雕阴，魏河西自华州北至同州，并魏河北之地，尽入于秦。“南辱于楚”，谓惠王后十二年（《史记》云襄王十二年）楚败魏襄陵。此“兵三折于外”所指。〔5〕“太子”，谓太子申。〔6〕“上将”，谓庞涓。〔7〕“社”，土神。“稷”，谷神。“社稷”，是国家的象征。〔8〕“丑”，音 ch u，羞耻，惭愧。〔9〕“将何以利吾国”，王叔珉曰：“案《孟子列传》亦作‘何以利吾国？’《孟子·梁惠王篇》‘何’作‘有’，史公盖说‘有’为‘何’耳。陆贾《新语·辅政篇》：‘察察者

有所不见，恢恢者何所不容。‘有’、‘何’互文，‘有’犹‘何’也。”〔10〕“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孟子·梁惠王》作“王何必曰利”。按魏称王改元在周显王三十五年。孟子至梁不在惠王三十五年，而在惠王之卒前十二年，江永《群经补义》以为当在周慎靓王元年辛丑。惠王早已称王，《孟子·梁惠王》作“王何必曰利”，正与江永、崔述诸人推论合。《世家》、《年表》并言孟子至梁在惠王三十五年，此时尚未改元称王，岂得预呼为王。司马迁亦知其难通，遽改“王”为“君”。梁玉绳谓之“自纳败阙”。〔11〕“夫”，王叔珉曰：“夫犹如也。”〔12〕“国则”，王叔珉曰：“‘国则’《春秋后语》作‘则国’，是也。此误倒。《孟子》、《通鉴》并作‘而国’，‘而’犹‘则’也。”

三十六年，复与齐王会甄。^{〔1〕}是岁，惠王卒，子襄王立。^{〔2〕}

【注释】〔1〕“甄”，今作“鄆”，在今山东鄆城。〔2〕“是岁，惠王卒，子襄王立”，据《纪年》，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称一年，未卒也。王应麟《困学纪闻》引朱子曰：“惠、襄、哀之年，见于《竹书》，明甚。《史记》盖失实。”按：“襄王”，《世本》名嗣。而惠王三十一年立公子赫为太子，则又名赫。又《魏策》有太子鸣，似应为襄王，不然，何得有两太子。

襄王元年，^{〔1〕}与诸侯会徐州，^{〔2〕}相王也。^{〔3〕}追尊父惠王为王。^{〔4〕}

【注释】〔1〕“襄王元年”，当为惠王后元元年。〔2〕“徐州”，“徐”字误，当依《纪年》作“徐州”，在今山东滕县南。〔3〕“相”，音 xiàng。“相王”，诸侯称王后之会见，意在相互承认为王。梁玉绳曰：“元年亦无诸侯相王事，只魏改元称王耳。”钱穆曰：“徐州一会，实当时诸侯称王之初步，战国惊人一大事。”因之，未可遽言其无。〔4〕“追尊父惠王为王”，魏称王于改元之年，司马迁误魏后元元年为襄王元年，所以孟子呼为“王”，此时尚未，岂得预呼？知其难通，遽改“王”为“君”。此处又再作弥缝，以“追尊父惠王为王”自圆其说。

五年，秦败我龙贾军四万五千于雕阴，^{〔1〕}围我焦、曲沃。^{〔2〕}予秦河西之地。^{〔3〕}

【注释】〔1〕“五年，秦败我龙贾军四万五千于雕阴”，魏败雕阴，《表》在襄王二年，即惠王后元二年。《秦本纪》在惠文君七年，为魏襄王四年。皆误。宜依《魏世家》在襄王五年，即惠王改元五年。“雕阴”，在今陕西富县。〔2〕“焦、曲沃”，邑名，两地均在今河南陕县。此处曲沃非晋都。〔3〕“予秦河西之地”，《考证》：“河西，即西河之外，今陕西大荔、宜川等县地。”按：梁惠王告孟子云“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即指惠王后元五年予秦河西地事。

六年，与秦会应。^{〔1〕}秦取我汾阴、皮氏、焦。^{〔2〕}魏伐楚，败之陘山。^{〔3〕}七年，魏尽入上郡于秦。^{〔4〕}秦降我蒲阳。^{〔5〕}八年，秦归我焦、曲沃。^{〔6〕}

【注释】〔1〕“应”，邑名，在今河南鲁山县东。〔2〕“汾阴”，在今山西万荣县。“皮氏”，在今山西河津县境。“焦”，在今河南陕县。按：“焦”下失书“曲沃”二字。秦围焦，兼降曲沃，故八年秦归焦、曲沃。《秦本纪》、《秦表》俱失书“曲沃”二字。〔3〕“陘山”，在今河南新郑县西南。〔4〕“上郡”，故地在今陕西东部，北洛水以东以北一带。〔5〕“秦降我蒲阳”，“蒲阳”，在今山西隰县西北。梁玉绳曰：“《张仪传》，秦

既取蒲阳而复归之，故魏以上郡为谢也。乃此（指《年表》）及《世家》皆不书归蒲阳，《世家》又倒其文曰“魏尽入上郡于秦”。秦降蒲阳，则所书之事不全，且似秦既得上郡，又降蒲阳也。夫魏岂无故而献地哉！”〔6〕“八年，秦归我焦、曲沃”，梁玉绳曰：“《竹书》‘隐王八年，秦公孙爰伐皮氏，翟章救皮氏。九年，城皮氏’。余因疑秦归魏焦、曲沃之时，并皮氏亦归之。《纪》《表》《世家》俱脱不书耳。不然，皮氏已为秦取久矣，尚何烦用师乎？”

十二年，楚败我襄陵。^{〔1〕}诸侯执政与秦相张仪会齧桑。^{〔2〕}十三年，张仪相魏。^{〔3〕}魏有女子化为丈夫。秦取我曲沃、平周。^{〔4〕}

【注释】〔1〕“楚败我襄陵”，此即惠王之告孟子“南辱于楚”的襄陵之败。“襄陵”，在今河南睢县。〔2〕“张仪”，魏人，纵横家，相传与苏秦同师事鬼谷子。秦惠文王八年，张仪初入秦。惠文王十年，仪夺犀首之位为秦相。秦惠王死，仪离秦去魏，魏惠文王后元十三年为魏相。十六年，张仪复归秦。本书有传。“齧桑”，在今江苏沛县西南。〔3〕“十三年，张仪相魏”，《张仪列传》：“仪相秦四岁，立惠王为王。居一岁，为秦将取陕。其后二年，使与齐、楚之相会齧桑，东迁而免相，相魏。”〔4〕“平周”，邑名，在今山西介休县西。

十六年，襄王卒，子哀王立。^{〔1〕}张仪复归秦。^{〔2〕}

【注释】〔1〕“十六年，襄王卒，子哀王立”，钱穆曰：“《竹书纪年》梁惠王立三十六年改元，又十六年而卒，其后称今王，至二十年而书止。”杜预《左传后序》谓：“《史记》误分惠成之世以为后王之年，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称谥，谓之今王。”按：襄王十六年，应是惠成王新元十六年。襄王、哀王实为一人。黄式三曰：“韩宣惠王之子谥襄哀王，见《留侯传》。魏惠成王之子意亦谥襄哀王，二君薨同年，亦同谥欤？史止称襄者，正如魏惠成王之称惠王，韩襄哀王之称襄王也。《史记》既分惠王之一世为二世，因分襄、哀之一谥为二谥矣。”黄说可信。〔2〕“张仪复归秦”，梁玉绳曰：“仪之归秦，据《仪传》当在哀王二年，实襄王二年也。”

哀王元年，^{〔1〕}五国共攻秦，^{〔2〕}不胜而去。

【注释】〔1〕“哀王元年”，应作“襄哀王元年。”〔2〕“五国共攻秦”，《秦本纪》：惠文王七年“乐池相秦，韩、赵、魏、燕、齐帅匈奴共攻秦”。梁玉绳曰：“此事诸处所载互有不同。余详校之，攻秦者实燕、楚、赵、魏、韩、齐六国，而匈奴不与焉。”

二年，齐败我观津。^{〔1〕}五年，秦使樗里子伐取我曲沃，^{〔2〕}走犀首岸门。^{〔3〕}六年，秦来立公子政为太子。^{〔4〕}与秦会临晋。^{〔5〕}七年，攻齐。^{〔6〕}与秦伐燕。

【注释】〔1〕“观津”，《赵世家》、《田敬仲完世家》均作“观泽”。观泽故地在河南清丰、浚县间。观津在今河北武邑县东南，战国时赵邑，不是齐、魏争锋之地。〔2〕“秦使樗里子伐取我曲沃”，秦昭王弟名疾，居樗里，因号樗里子。昭王元年任秦相。曾封于严，又称严君疾。梁玉绳曰：“《秦纪》云：‘樗里疾攻魏焦降之。’然则是年所拔者焦也。曲沃已于前八年为秦取之。此与《年表》、《樗里子传》皆误。”〔3〕“犀首”，魏官名，司马彪云：“若今虎牙将军。”时公孙衍任此职，人称衍曰“犀首”。“岸门”，即岸头亭，在今山西河津县南（见《读史方輿纪要》卷四一）。按：河南许

昌北也有岸门。〔4〕“秦求立公子政为太子”，《魏表》作“秦来立公子政为太子”。按：“求”字讹，当依《表》作“来”。《列女传》无“求”字。“公子政”，魏公子。〔5〕“临晋”，在今山西临猗县西临晋镇。〔6〕“七年，攻齐”，《集解》引徐广曰：“《年表》云：击齐，虏赘子于濮也。”按：《表》“赘子”作“声子”。

八年，伐卫，〔1〕拔列城二。卫君患之。〔2〕如耳见卫君曰：〔3〕“请罢魏兵，免成陵君可乎？”〔4〕卫君曰：“先生果能，孤请世世以卫事先生。”如耳见成陵君曰：“昔者魏伐赵，断羊肠，〔5〕拔阨与，〔6〕约斩赵，赵分而为二，〔7〕所以不亡者，魏为从主也。今卫已迫亡，将西请事于秦。与其以秦 卫，〔8〕不如以魏 卫，卫之德魏必终无穷。”成陵君曰：“诺。”如耳见魏王曰：“臣有谒于卫。卫故周室之别也，〔9〕其称小国，〔10〕多宝器。今国迫于难而宝器不出者，其心以为攻卫 卫不以王为主，故宝器虽出必不入于王也。臣窃料之，先言 卫者，必受卫者也。”〔11〕如耳出，成陵君入，以其言见魏王。魏王听其说，罢其兵，免成陵君，终身不见。〔12〕

【注释】〔1〕“八年，伐卫”，襄哀王八年，据于邕《战国策年表》为卫嗣君十四年。《索隐》：《纪年》云“八年，翟章伐卫”。〔2〕“卫君”，据《卫康叔世家》，卫自声公子遯贬号为侯，至成侯孙嗣五年，更贬号为君。故《史记》曰“卫君”。〔3〕“如耳”，魏大夫姓名。〔4〕“成陵君”，《史记会注考证》：“崔适曰：‘上文无成陵君伐燕（“燕”字误，当作“卫”）事，亦不详成陵君为何人。’”按：《纪年》有“八年翟章伐卫”之事。疑成陵君即翟章封号。〔5〕“羊肠”，即羊肠阪。《汉书·地理志》上党郡壶关县有羊肠阪，在今山西壶关县东南。〔6〕“阨与”，在今山西武乡县一带。〔7〕“约斩赵，赵分为二”，《正义》：“若断羊肠，拔阨与，北连恒州，则赵国东西断而为二也。”“约”，缠缚，捆绑。〔8〕“ ”，音 shì，通“释”，释放。〔9〕“卫故周室之别也”，卫始封之人康叔为周武王之弟。康叔以周王室分支而受封，故曰“周室之别”。“别”，分也。〔10〕“小国”，《卫康叔世家》云：“三晋强，卫如小侯属赵。”〔11〕“必受卫者也”，冈白驹曰：“受卫赂也。”〔12〕“魏王听其说，罢其兵，免成陵君，终身不见”，徐孚远曰：“卫君本意，欲释围耳，何恨乎成陵君而欲免之，盖如耳害成陵君，故假卫事而谗之。”

九年，与秦王会临晋。〔1〕张仪、魏章皆归于魏。〔2〕魏相田需死。〔3〕楚害张仪、犀首、薛公。〔4〕楚相昭鱼谓苏代曰：〔5〕“田需死，吾恐张仪、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然相者欲谁而君便之？”昭鱼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6〕代曰：“请为君北，必相之。”〔7〕昭鱼曰：“奈何？”对曰：“君其为梁王，代请说君。”昭鱼曰：“奈何？”对曰：“代也从楚来，昭鱼甚忧，曰：‘田需死，吾恐张仪、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梁王，长主也，〔8〕必不相张仪。张仪相，必右秦而左魏。〔9〕犀首相，必右韩而左魏。薛公相，必右齐而左魏。梁王，长主也，必不便也。’王曰：‘然则寡人孰相？’代曰：‘莫若太子之自相。太子之自相，〔10〕是三人者皆以太子为非常相也，皆将务以其国事魏，欲得丞相玺也。以魏之强，而三万乘之国辅之，〔11〕魏必安矣。故曰莫若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见梁王，以此告之。太子果相魏。〔12〕

【注释】〔1〕“九年”，梁襄哀王九年，为秦武王元年。“临晋”，在今山西临猗县临晋镇。〔2〕“张仪、魏章皆归于魏”，《索隐》：“章为魏将，后又相秦。”《秦本纪》：“武王元年，张仪、魏章皆东出之魏。”〔3〕“魏相田需死”，《战国策·魏策》：“公孙衍为魏将，与其相田需不善。”田需即田需。〔4〕“薛公”，《索隐》：“田文也。”按：此田文名偶同于孟尝，而非孟尝。又有奔魏事，故《战国策》误以文子为薛公，并谓孟尝奔魏为魏相，皆妄。〔5〕“昭鱼”，《索隐》：“昭奚恤也。”“苏代”，苏秦兄，或谓是弟。谯周云：“秦兄弟五人，秦最少。兄代，代弟厉及辟、鹤，并为游说之士。”〔6〕“太子”，《索隐》：“太子即襄王也。”按：太子当是昭王，《索隐》盖传写之谬。〔7〕“请为君北，必相之”，《战国策·魏策》作“请为君北见梁王，必相之矣”。冈白驹曰：“北字句，北往魏。”枫山、三条本作“北见梁王，必使相之”，与《战国策》合。〔8〕“长主”，《考证》：“冈白驹曰：‘长主，犹云贤主。’”〔9〕“左”、“右”，王叔珉曰：“案《魏策》高诱注：‘右，亲也。左，疏外也。’右、左犹亲、疏，亦犹先、后也。”〔10〕“莫若太子之自相。太子之自相”，《魏策》不叠“太子之自相”五字。〔11〕“三万乘之国”，秦、韩、齐三国皆万乘之国，故曰“三万乘之国”。〔12〕“太子果相魏”，徐孚远曰：“前代未有用太子为相者。后以太子录尚书，及为尚书令，盖本此也。”《考证》：“魏相田需死以下，本《国策·魏策》。”

十年，张仪死。^{〔1〕}十一年，与秦武王会应。^{〔2〕}十二年，太子朝于秦。^{〔3〕}秦来伐我皮氏，^{〔4〕}未拔而解。十四年，秦来归武王后。^{〔5〕}十六年，秦拔我蒲反、阳晋、封陵。^{〔6〕}十七年，与秦会临晋。^{〔7〕}秦予我蒲反。十八年，与秦伐楚。二十一年，与齐、韩共败秦军函谷。^{〔8〕}

【注释】〔1〕“十年，张仪死”，《张仪列传》：“张仪相魏一岁，卒于魏也。”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以张仪卒乃魏哀王九年，非十年。〔2〕“秦武王”，秦惠文王之子，名荡。公元前三一年至前三七年在位。“应”，在今河南鲁山县东。〔3〕“十二年，太子朝于秦”，魏太子遯朝秦，在秦武王四年。〔4〕“秦来伐我皮氏”，梁玉绳曰：“此书伐皮氏于哀王十二年，与《纪年》书于隐王（周报也）八年合。然《年表》及《樗里甘茂传》并在秦昭元年。魏哀十三年，恐是十二年之误。”王叔珉曰：“案伐皮氏，《年表》及《樗里甘茂列传》既并在秦昭元年，魏哀十三年，则此文‘秦’上或脱‘十三年’三字，亦未可知，不必定从《纪年》。”〔5〕“秦来归武王后”，《战国策·赵策》：“父母之爱子，则为计深远。媪之送燕后也，持其踵为之泣，念悲其远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岂非计久长有子孙相继为王也哉。”秦武王立甫四年，举鼎绝膂而死，故后无子孙相继为王，秦遣之归魏。〔6〕“蒲反”，即蒲阪，在今山西永济蒲州镇。“阳晋”，疑“临晋”之讹，在今山西临猗临晋镇。“封陵”，在今山西芮城风陵渡镇。蒲反、临晋、封陵皆在河东。秦渡河而东，先据蒲反，分兵略取临晋、封陵，以扇形攻势威胁魏西疆。〔7〕“十七年，与秦会临晋”，襄哀王十七年，当秦昭襄王五年。《秦本纪》作“魏王来朝应亭”。“应亭”，“临晋”之误。〔8〕“二十一年，与齐、韩共败秦军函谷”，《集解》引徐广曰：“二十年，与齐王会于韩。”二十一年，三国图秦，已在二十年预为之计。“函谷”，今陕西潼关以东至河南浍池一带，皆古函谷地。

二十三年，秦复予我河外及封陵为和。^{〔1〕} 哀王卒，^{〔2〕} 子昭王立。^{〔3〕}

【注释】〔1〕“二十三年，秦复予我河外及封陵为和”，按：事在二十一年，“河外及”三字衍。〔2〕“哀王卒”，《汲冢纪年》终于哀王二十年，昭王三年丧毕，始称元年耳。〔3〕“子昭王立”，《世本》：“昭王名遨。”

昭王元年，秦拔我襄城。^{〔1〕} 二年，与秦战，我不利。^{〔2〕} 三年，佐韩攻秦，秦将白起败我军伊阙二十四万。^{〔3〕} 六年，予秦河东地方四百里。^{〔4〕} 芒卯以诈重。^{〔5〕} 七年，秦拔我城大小六十一。^{〔6〕} 八年，秦昭王为西帝，齐湣王为东帝，月余，皆复称王归帝。^{〔7〕} 九年，秦拔我新垣、曲阳之城。^{〔8〕}

【注释】〔1〕“秦拔我襄城”，《通鉴·周纪四》：“秦尉错伐魏襄城。”胡三省注曰：“班《志》襄城县属颍川郡。以分地考之，颍川属韩境。盖魏与韩分有颍川之地，用兵争强，疆场之间，朝韩暮魏，则此时襄城或为魏土，容或有之。”按：“襄城”，在今河南襄城，春秋时郑泛地，战国时魏邑。

〔2〕“与秦战，我不利”，《通鉴·周纪四》：“秦败魏师于解。”故云不利。〔3〕“秦将白起败我军伊阙二十四万”，“白起”，郿人，善用兵，事秦昭王，本书有传。“伊阙”，在今河南洛阳市南，春秋周阙塞。阙口断崖石窟，通称龙门石窟。梁玉绳曰：“《秦纪》及《穰侯传》并言‘秦败韩、魏伊阙，斩首二十四万’，乃合韩、魏两国之兵言也。此《表》与楚、魏、韩三《世家》各言‘二十四万’，失其实矣。”〔4〕“六年，予秦河东地方四百里”，《通鉴·周纪四》：“二十五年，魏入河东地四百里。”胡三省注：“河东地盖安邑、大阳、蒲阪、解县濒河之地。”〔5〕“芒卯以诈重”，梁玉绳曰：“《西周策》及《韩子·说林》《显学》、《淮南·泛论》作孟卯。”按《魏策》：“芒卯诈以邲事赵，令闭关绝秦，秦、赵大恶。赵王恐魏承秦之怒，割五城以合于魏而支秦。”〔6〕“秦拔我城大小六十一”，《年表》：秦昭王十八年，“客卿错击魏至轹，取城大小六十一”。〔7〕“八年，秦昭王为西帝，齐湣王为东帝，月余，皆复称王归帝”，《穰侯列传》：“秦称西帝，齐称东帝。月余吕礼来，而齐、秦各复归帝为王。”〔8〕“新垣”，在今山西垣曲。“曲阳”，在今河南济源之西。

十年，齐灭宋，宋王死我温。^{〔1〕} 十二年，与秦、赵、韩、燕共伐齐，^{〔2〕} 败之济西，^{〔3〕} 湣王出亡。^{〔4〕} 燕独入临淄。^{〔5〕} 与秦王会西周。^{〔6〕}

【注释】〔1〕“十年，齐灭宋，宋王死我温”，《通鉴·周纪四》：“宋有雀生于城之隈。史占之曰：‘吉。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宋康王喜，起兵灭滕，伐薛，东败齐，取五城，南败楚，取地三百里。西败魏军，与齐、魏为敌国，乃愈自信其霸。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斩社稷而焚灭之，以示威服鬼神。……齐湣王起兵伐之，民散，城不守。宋王奔魏，死于温。”

“温”，周司寇苏忿生之邑，在今河南温县。〔2〕“十二年，与秦、赵、韩、燕共伐齐”，梁玉绳曰：“六国伐齐，此失书楚。”按：伐齐之役，楚实后发。且淖齿将兵，以救齐为名，载籍多不入楚于伐齐之列，盖亦有自。《吕览·权勋篇》：“五国攻齐。”注谓“燕、秦、韩、赵、魏”，亦不书楚。

〔3〕“济西”，济水之西。〔4〕“湣王出亡”，齐湣王出亡之卫，卫君辟宫舍之，称臣而共具。齐王不逊，卫人侵之。齐王去奔邹、鲁，有骄色，邹、鲁弗内，遂走莒。楚将淖齿弑王于鼓里。〔5〕“燕独入临淄”，湣王出走，燕将乐毅入临淄，取宝物、祭器，输之于燕。“临淄”，在今山东淄博市。

〔6〕“西周”，周显王时周贵族桓公之后所建，故地在今河南洛阳王城一带。公元前二五五年为秦所灭。

十三年，秦拔我安城。〔1〕兵到大梁，去。〔2〕十八年，秦拔郢，〔3〕楚王徙陈。〔4〕

【注释】〔1〕“安城”，在今河南原阳西。〔2〕“兵到大梁，去”，《年表》作“兵至大梁而还”，《通鉴》同。“去”，还也。〔3〕“郢”，楚都，故地在今湖北江陵。〔4〕“陈”，在今河南淮阳。

十九年，昭王卒，子安釐王立。〔1〕

【注释】〔1〕“安釐王”，据《世本》，名圉。“釐”，读曰“僖”。安釐王元年，秦拔我两城。〔1〕二年，又拔我二城，军大梁下，韩来救，予秦温以和。〔2〕三年，秦拔我四城，斩首四万。〔3〕四年，秦破我及韩、赵，杀十五万人，走我将芒卯。〔4〕魏将段干子〔5〕请予秦南阳以和。〔6〕苏代谓魏王曰：〔7〕“欲玺者段干子也，〔8〕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玺，使欲玺者制地，〔9〕魏氏地不尽则不知已。〔10〕且夫以地事秦，譬犹抱薪救火，〔11〕薪不尽，火不灭。”王曰：“是则然也。虽然，事始已行，〔12〕不可更矣。”对曰：“王独不见夫博之所以贵泉者，〔13〕便则食，不便则止矣。今王曰‘事始已行，不可更’，是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泉也？”〔14〕

【注释】〔1〕“安釐王元年，秦拔我两城”，《通鉴·周纪四》：“秦武安君伐魏，拔两城。”秦大良造将军白起，于秦昭襄王三十四年迁为武安君。〔2〕“二年，又拔我二城，军大梁下，韩来救，予秦温以和”，魏安釐王二年，司马迁记秦伐魏之事，文有脱误。是年穰侯两次伐魏，第一次，韩暴鸢救魏，穰侯破之，暴鸢军次大梁下，魏纳八城以和。第二次，穰侯复伐魏，走芒卯，入北宅，魏割温以和。事见《通鉴·周纪四》。“温”，在今河南温县。〔3〕“三年，秦拔我四城，斩首四万”，《穰侯列传》：“秦使穰侯伐魏，斩首四万，走魏将暴鸢，得魏三县。”〔4〕“四年，秦破我及韩、赵，杀十五万人，走我将芒卯”，梁玉绳曰：“韩字衍。十五万，连赵言之，亦非。”施之勉《读史记会注考证札记校补》云：“《秦年表》：‘昭王三十四年，白起击魏华阳军，芒卯走，得三晋将，斩首十五万。’《穰侯传》：‘三十四年，穰侯与白起客卿胡阳复攻赵、韩、魏，破芒卯于华阳下，斩首十万。’《白起传》：‘三十四年，白起攻魏，走芒卯，而虏三晋将，斩首十三万。与赵将贾偃战，沉其卒二万于河中。’秦昭三十四年，魏安釐之四年，《穰侯传》云攻赵、韩、魏，《秦年表》、《白起传》云得三晋将，是秦攻赵、韩、魏三国也。韩字非衍，梁说非。”〔5〕“魏将段干子”，《魏策》云段干名崇。〔6〕“南阳”，太行山之南，黄河之北，淇县、济源之间称南阳。〔7〕“苏代”，《战国策·魏策》作“孙臣”。〔8〕“欲玺者，段干子也”，《通鉴》注：“言段干子欲得秦相印，故请魏割地。”〔9〕“使”，《春秋后语》、《通鉴》并无此字。〔10〕“则不知已”，《春秋后语》作“则不和”。〔11〕“抱”，读“抛”。〔12〕“始已”，复语，“始”亦“已”也。〔13〕“王独不见夫博之所以贵泉者”，“独”，犹何。“博”，古代的一种游戏，亦称六博，或曰陆博。共十二棋，六黑六白，两人相博，每人六棋，故名。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曾出土一套博具，其中有木版制成的方形博局，黑、白色长方形棋子各六枚。直食棋二十枚，算筹四十二支，十八面形的木质骰子一枚，上刻数码从一至十六。博戏时两人对坐，各执黑棋、

白棋六枚。双方通过掷骰行棋以获筹，然后决胜负。“梟”，《正义》云：“博头（骰）有刻为梟鸟形者，掷得梟者，合食其子，若不便则为余行也。”今各地西汉出土之博骰，无作梟形者，则博骰称梟之原因仍不明。〔14〕“今王曰‘事始已行，不可更’”，《魏策》作“今王劫于群臣而许秦，因曰不可革”。

九年，秦拔我怀。〔1〕十年，秦太子外质于魏死。〔2〕十一年，秦拔我鄆丘。〔3〕

【注释】〔1〕“怀”，在今河南武陟县西。〔2〕“十年，秦太子外质于魏死”，《通鉴·周纪五》：“四十八年，秦悼太子质于魏而卒。”《秦表》：“太子质于魏者，归葬芷阳。”〔3〕“鄆丘”，《秦纪》作“邢丘”，《年表》作“廩丘”。作“邢丘”者是。在今河南温县东北。

秦昭王谓左右曰：〔1〕“今时韩、魏与始孰强？”对曰：“不如始强。”王曰：“今时如耳、魏齐与孟尝、芒卯孰贤？”〔2〕对曰：“不如。”王曰：“以孟尝、芒卯之贤，率强韩、魏以攻秦，犹无奈寡人何也。今以无能之如耳、魏齐而率弱韩、魏以伐秦，其无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甚然。”中旗冯琴而对曰：〔3〕“王之料天下过矣。当晋六卿之时，知氏最强，灭范、中行，又率韩、魏之兵以围赵襄子于晋阳，决晋水以灌，晋阳之城不堪者三版。〔4〕知伯行水，魏桓子御，韩康子为参乘。〔5〕知伯曰：‘吾始不知水之可以亡人之国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6〕魏桓子肘韩康子，韩康子履魏桓子，〔7〕肘足接于车上，而知氏地分，身死国亡，为天下笑。今秦兵虽强，〔8〕不能过知氏；韩、魏虽弱，尚贤其在晋阳之下也。〔9〕此方其用肘足之时也，愿王之勿易也！”〔10〕于是秦王恐。〔11〕

【注释】〔1〕“秦昭王”，秦武王弟，名则（一作稷）。公元前三六年至前二五一年在位。〔2〕“如耳”，魏大夫，是时仕韩。“魏齐”，魏相。“孟尝”，即薛公田文。“芒卯”，魏将。〔3〕“中旗冯琴而对曰”，“中旗”，《战国策·秦策》、《韩非子·难三》作“中期”，为秦辩士。“冯”，同“凭”。“冯琴”，《韩非子》作“推琴”。〔4〕“堪”，《战国策》作“沉”。“版”，高二尺为版。〔5〕“魏桓子御，韩康子为参乘”，《战国策·秦策》作“康子御，桓子参乘”。《韩非子》、《说苑》“魏桓子”并作“魏宣子”。“桓”、“宣”古通。〔6〕“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阎若璩《潜丘劄记》：“尝往来平阳、夏县，而悟二语具有妙解。盖汾水并可灌安邑，至绛水自不待言。绛水并可灌平阳，至汾水又不待言。交错之举，总见水之为害溥尔。”“平阳”，在今山西临汾市。〔7〕“韩康子履魏桓子”，《韩非子》、《说苑》、《春秋后语》此下并有“之足”二字。《国语·晋语》注此下有“之附”二字。《战国策·秦策》作“康子履魏桓子，蹠其踵”。〔8〕“今秦兵虽强”，王叔珉曰：“案《书钞》一三九引此无‘兵’字，《说苑》同。《秦策》作‘秦之强’，亦无‘兵’字。‘之’犹‘虽’也。”〔9〕“贤”，胜过。〔10〕“愿王之勿易也”，《北堂书钞》引此作“愿王之勿轻易也”。《战国策·秦策》高注：“易，轻也。”〔11〕“于是秦王恐”，中井积德曰：“此一条宜入《秦本纪》，不当在《魏世家》。”

齐、楚相约而攻魏，〔1〕魏使人求救于秦，冠盖相望也，〔2〕而秦救不至。魏人有唐睢者，年九十余矣，〔3〕谓魏王曰：“老臣请西说秦王，令兵

先臣出。”魏王再拜，遂约车而遣之。^{〔4〕}唐睢到，^{〔5〕}入见秦王。秦王曰：“丈人芒然乃远至，此甚苦矣！^{〔6〕}夫魏之来求救数矣，寡人知魏之急已。”^{〔7〕}唐睢对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发者，^{〔8〕}臣窃以为用策之臣无任矣。^{〔9〕}夫魏，一万乘之国也，然所以西面而事秦，称东藩，受冠带，祠春秋者，^{〔10〕}以秦之强，足以为与也。^{〔11〕}今齐、楚之兵已合于魏郊矣，而秦救不发，亦将赖其未急也。使之大急，^{〔12〕}彼且割地而约从，王尚何救焉？^{〔13〕}必待其急而救之，是失一东藩之魏而强二敌之齐、楚，^{〔14〕}则王何利焉？”于是秦昭王遽为发兵救魏。^{〔15〕}魏氏复定。

【注释】〔1〕“齐、楚相约而攻魏”，时为安釐王十一年。〔2〕“冠”，冠冕。“盖”，车盖。“冠盖相望”，使者往来不绝。〔3〕“魏人有唐睢者，年九十余矣”，“睢”，从“且”。《新序》作唐且，从“目”者訛。《战国策·魏策》亦作“唐且”。梁玉绳曰：“此时为安釐王十一年，迨魏之亡凡四十二年。而《国策》载魏亡后，唐睢为安陵君说秦始皇，岂睢寿至一百三十余岁乎？”〔4〕“遂约车而遣之”，“约”，备办。《战国策·齐策四》：冯煖“于是约车治装，载券契而行”。〔5〕“到”，此字下《长短经》注有“秦”字。〔6〕“丈人芒然乃远至，此其苦矣”，“芒”，通“茫”，模糊不清。“芒然”，疲倦貌。《长短经》注“乃”作“而”，义同。〔7〕“已”，《战国策·魏策》、《新序》并作“矣”。《长短经》注作“也”。“已”、“矣”、“也”皆同义。〔8〕“救”，《长短经》注此字下有“兵”字。〔9〕“用策”，《战国策·魏策》作“筹策”。〔10〕“夫魏，一万乘之国也，然所以西面而事秦，称东藩，受冠带，祠春秋者”，《苏秦列传》载秦说魏王云：“王，天下之贤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称东藩，筑帝宫，受冠带，祠春秋。”《索隐》云：“谓冠带制度，皆受秦之法，春秋贡奉以助秦祭祀。”《长短经》注“称东藩”下有“筑帝宫”三字，与《苏秦列传》合。〔11〕“与”，许也。谓许与为亲以结和。〔12〕“大”，《春秋后语》、《长短经》注并作“而”。〔13〕“尚何”，《春秋后语》、《长短经》注并作“当奚”。“尚”、“当”古通。“何”、“奚”同义。〔14〕“敌”，《春秋后语》、《长短经》注并作“劲”。〔15〕“遽为”，《战国策·魏策》“遽”下姚校云：“一作遂。”《春秋后语》亦作“遂”。“遽”犹“遂”也。《魏策》、《春秋后语》、《长短经》注皆无“为”字。

赵使人谓魏王曰：“为我杀范痤，^{〔1〕}吾请献七十里之地。”^{〔2〕}魏王曰：“诺。”使吏捕之，围而未杀。痤因上屋骑危，^{〔3〕}谓使者曰：“与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4〕}赵不予王地，则王将奈何？故不若与先定割地，然后杀痤。”魏王曰：“善。”痤因上书信陵君曰：^{〔5〕}“痤，故魏之免相也，赵以地杀痤而魏王听之，有如强秦亦将袭赵之欲，则君且奈何？”^{〔6〕}信陵君言于王而出之。^{〔7〕}

【注释】〔1〕“范痤”，魏故相。《战国策·赵策四》“痤”作“座”。《汉书·古今人表》亦作“座”。〔2〕“吾请献七十里之地”，《战国策·赵策四》云：“乃使人以百里之地，请杀范座于魏。”〔3〕“危”，屋脊。〔4〕“有如痤死”，王叔珉曰：“案‘有如’复语，有亦如也。下文‘有如强秦亦将袭赵之欲’，《越王句践世家》‘有如病，不宿诫’，并同此例。”〔5〕“信陵君”，名无忌，魏昭王少子，安釐王异母弟。安釐王元年，封为信陵君。“信陵”，邑名，今地不详。〔6〕“有如强秦亦将袭赵之欲，则君且奈何”

何”，《战国策·赵策四》云：“然今能守魏者，莫如君矣。王听赵杀座之后，强秦袭赵之欲，倍赵之割，则君何以止之？此君之累也。”语更详。〔7〕“信陵君言于王而出之”，按：“赵使人谓魏王”以下，采《赵策》。

魏王以秦救之故，欲亲秦而伐韩，以求故地。无忌谓魏王曰：〔1〕

【注释】〔1〕“无忌谓魏王曰”，此篇见《战国策·魏策三》：“魏将与秦攻韩，朱己谓魏王。”《荀子·强国篇》杨倞注引《史记》“无忌”作“朱忌”。“朱”与“无”形近而误，“己”、“忌”古同声。文中说“今韩受兵三年”，按秦用范雎远攻近交之策，《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说：“范雎相秦二年，秦昭王之四十二年，东伐韩少曲、高平拔之。昭王四十三年，秦攻韩汾、陘，拔之。”《白起列传》也说：“四十三年，白起攻韩陘城，拔五城，斩首五万。四十四年，白起攻韩南阳太行道，绝之。”据此，韩受兵的第三年当为公元前二六三年，即魏安釐王十四年，亦即无忌上书魏王之年。一九七三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有此篇。

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此天下之所识也，非有所施厚积德也。故太后母也，〔1〕而以忧死；穰侯舅也，〔2〕功莫大焉，而竟逐之；两弟无罪，〔3〕而再夺之国。〔4〕此于亲戚若此，〔5〕而况于仇讎之国乎？〔6〕今王与秦共伐韩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识则不明，〔7〕群臣莫以闻则不忠。

【注释】〔1〕“太后”，秦昭襄王母宣太后。昭襄王时范雎用事，逐穰侯，出高陵、泾阳于外，昭襄王四十二年，宣太后死。〔2〕“穰侯”，即魏冉，楚人，秦昭王母宣太后之弟。昭王时秦相。为人智而善谋，屡建功勋，秦封之于穰（在今河南邓县），故称穰侯。本书有传。〔3〕“两弟”，高陵君显、泾阳君悝为昭王弟。〔4〕“之”，据王引之《经传释词》，“其”之义。〔5〕“亲戚”，王叔珉曰：“案《魏策三》‘亲戚’下有‘兄弟’二字，与上文‘亲戚兄弟’相应，疑此夺之。”按：“亲戚”，在西汉时通作父母解。马王堆帛书“亲戚”下亦无“兄弟”二字。〔6〕“而况于仇讎之国乎”，《战国策·魏策三》作“而又况于仇讎之敌国也”。“讎”，本为对立之义，引申为“怨讎”，与“怨仇”同。〔7〕“而”，若也。

今韩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1〕内有大乱，外交强秦魏之兵，〔2〕王以为不亡乎？韩亡，秦有郑地，与大梁邲，〔3〕王以为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负强秦之亲，〔4〕王以为利乎？

【注释】〔1〕“今韩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此时为韩桓惠王十年。“一女子”，当指韩太后，这一年，秦击韩于太行。姚宏曰：“是时秦宣太后、赵惠文后、齐君王后皆专政，韩亦然也。”按：秦宣太后已于韩桓惠王八年死。〔2〕“交”，《战国策·魏策三》、马王堆战国帛书并作“支”。〔3〕“邲”，《战国策·魏策》作“邻”。韩都郑，在今河南新郑县北，离魏都大梁（在今开封市）甚近。〔4〕“亲”，《战国策·魏策》作“祸”。马王堆战国帛书与《魏策》同。

秦非无事之国也，韩亡之后必将更事，〔1〕更事必就易与利，就易与利必不伐楚与赵矣。是何也？夫越山逾河，绝韩上党而攻强赵，〔2〕是复阨与之事，〔3〕秦必不为也。若道河内，〔4〕倍邲、朝歌，〔5〕绝漳、滏水，〔6〕与赵兵决于邯郸之郊，是知伯之祸也，〔7〕秦又不敢。伐楚，道涉谷，〔8〕行三千里。〔9〕而攻冥阨之塞，〔10〕所行甚远，所攻甚难，秦又不为也。若

道河外，^{〔11〕}倍大梁，^{〔12〕}右蔡左召陵，^{〔13〕}与楚兵决于陈郊，^{〔14〕}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与赵矣，又不攻卫与齐矣。^{〔15〕}

【注释】〔1〕“更事”，再生事。二字马王堆战国帛书同，《战国策·魏策》作“便事”。〔2〕“上党”，在今山西长治市。〔3〕“阨与”，在今山西武乡县一带。魏安釐王七年，秦、韩相攻阨与，赵使赵奢将击秦，大破秦军阨与下。时在公元前二七一年，故曰“复”。“复”，重演的意思。〔4〕“道”，行。“河内”，谓黄河以北地区的今河南省境。〔5〕“倍”，背。“邲”，在今河北临漳县。“朝歌”，在今河南淇县。〔6〕“绝漳、滏水”，谓渡过漳水、滏水。漳水源于山西省东部，东南流至今河北、河南两省边境，又东流至大名县入卫河。滏水在今河北磁县南，在漳水之北，与漳水平行。〔7〕“是知伯之祸也”，《战国策·魏策》“是”下有“受”字。马王堆战国帛书作“是知伯之过也”。“知伯”，智瑶，春秋末晋六卿之一。知伯围赵，引晋水灌晋阳城，赵和韩、魏合谋，反灭知氏。〔8〕“涉谷”，在今陕西褒城一带，是由秦入楚险道，称为西道。经河内入楚，曰东道。张琦《战国策释地》云：“此即春申君所谓随水右壤，广川大水，山林溪谷，不食之地也。出武关东南，即至宛、邓。”〔9〕“行三千里”，马王堆战国帛书与此同，《战国策·魏策》误作“行三十里”。〔10〕“冥阨”，马王堆战国帛书作“冥”，或作“鬲塞”、“鬲隘”。楚之要塞，故地在今河南省信阳与湖北省应山县之间，或云即信阳之平靖关。《吕氏春秋》云“九塞”，此即其一。〔11〕“河外”，与河内对言，指黄河南岸一带。〔12〕“倍大梁”，《正义》：“从河外出函谷关，历同州南至郑州，东向陈州，则背大梁也。”〔13〕“右蔡左召陵”，“蔡”，在今河南上蔡。“召陵”，在今河南鄆城县。《战国策·魏策》作“而右上蔡、召陵”。马王堆战国帛书作“右蔡、召”。按：“左”字误增。这是假使秦灭韩后，出兵沿黄河南岸，到近大梁处，折而向南，到楚国的陈郊作战。上蔡、召陵都在陈西，所以说“右蔡、召陵”。〔14〕“陈”，在今河南省淮阳县。当时楚郢都已破，楚都在陈。〔15〕“又不攻卫与齐矣”，马王堆战国帛书作“又不攻燕与齐矣”。《战国策·魏策》与《史记》同。按：古书“燕”字常误为“卫”。帛书作“燕”是。据文义，这里不可能把小国卫与大国齐并提。韩亡之后，秦不攻楚、赵，又不东攻燕、齐，那只有攻魏了。

夫韩亡之后，兵出之日，非魏无攻已。^{〔1〕}秦固有怀、茅、邢丘，^{〔2〕}城垓津，^{〔3〕}以临河内，河内共、汲必危，^{〔4〕}有郑地，^{〔5〕}得垣雍，^{〔6〕}决荧泽水灌大梁，大梁必亡。^{〔7〕}王之使者出过，^{〔8〕}而恶安陵氏于秦，^{〔9〕}秦之欲诛之久矣。^{〔10〕}秦叶阳、昆阳与舞阳邻，^{〔11〕}听使者之恶之，随安陵氏而亡之，^{〔12〕}绕舞阳之北，以东临许，^{〔13〕}南国必危，^{〔14〕}国无害已？^{〔15〕}

【注释】〔1〕“非魏无攻已”，《战国策·魏策》作“非魏无攻矣”。“已”、“矣”古通。《史记》作“已”处，《战国策》多作“矣”。如唐睢入秦求救魏，《史记》记秦王言曰“寡人知魏之急已”，《魏策》“已”作“矣”。〔2〕“怀”，在今河南武陟县。“茅”，在今河南获嘉县。“邢丘”，马王堆战国帛书作“丘”，在今河南温县。〔3〕“垓津”，即围津，在今河南滑县东南，是古代黄河的西岸。“城垓津”，在垓津筑城。〔4〕“河内共、汲必危”，马王堆战国帛书作“共、墓必危”。“共”，在今河南辉县。“墓”，今地不详。一说“墓”为“汲”之误。“汲”误作“没”，“没”、

“墓”音通，转写成“墓”。“汲”，在今河南汲县，属河内。共、汲均在埵津之西。〔5〕“有郑地”，《集解》引徐广曰：“成皋、荥阳俱属郑。”〔6〕“垣雍”，在今河南原阳县。〔7〕“决荧泽水灌大梁，大梁必亡”，马王堆战国帛书作“决荧泽，大梁必亡”。《战国策·魏策》作“决荧泽，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荧泽”，在今河南郑州市一带，是古代黄河边上的一个大湖，在大梁（开封市）的上游。〔8〕“王之使者出过”，“出过”，《战国策·魏策》、马王堆战国帛书皆作“大过”。此句疑有脱文。句意是王派使者入秦，怂恿秦国攻韩，已经铸成大错。〔9〕“而”，却。“安陵氏”，是一个小国，赵襄子时分封出去的安陵君的封邑，后附庸于魏，故地在今河南鄆城县。〔10〕“秦之欲诛之久矣”，按：安陵氏虽小邑之君，却敢于抗衡大国，为大国所不喜。一次魏攻管不下，管守为安陵人缩高之子。安陵君拒绝信陵君遣缩高攻管的命令。安陵君也得罪过秦国。后来秦始皇欲以五百里地与安陵小邑交换，进行讹诈，说明秦也一直不喜欢这个小国。所以“秦之欲诛之久矣”。马王堆战国帛书、《战国策·魏策》“诛”作“许”。〔11〕“秦叶阳、昆阳与舞阳邻”，《战国策·魏策》作“然而秦之叶阳、昆阳，与舞阳、高陵邻”。马王堆战国帛书作“秦有叶、昆阳与舞阳邻”。“叶阳”应依帛书作“叶”，在今河南叶县。“昆阳”，在今河南叶县南。战国时叶在昆阳南。“舞阳”，在今河南舞阳县，属魏。〔12〕“随”，马王堆战国帛书作“堕”。“随”、“堕”古通用。〔13〕“许”，在今河南许昌。〔14〕“南国”，《正义》：“南国，今许州许昌县南西四十里许昌故城是也。此时属韩，在魏之南，故言南国。”〔15〕“国无害已”，马王堆战国帛书作“国先害已”。“已”，古通“矣”。句意为魏国首先受害。

夫憎韩不爱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爱南国非也。^{〔1〕}异日者，秦在河西，^{〔2〕}晋国去梁千里，^{〔3〕}有河山以阑之，^{〔4〕}有周韩以间之。^{〔5〕}从林乡军以至于今，^{〔6〕}秦七攻魏，五入圉中，^{〔7〕}边城尽拔，文台堕，垂都焚，^{〔8〕}林木伐，麋鹿尽，而国继以围。又长驱梁北，东至陶、卫之郊，^{〔9〕}北至平监。^{〔10〕}所亡于秦者，山南山北，^{〔11〕}河外河内，^{〔12〕}大县数十，名都数百。^{〔13〕}秦乃在河西，晋去梁千里，而祸若是矣。又况于使秦无韩，有郑地，无河山而阑之，无周韩而间之，去大梁百里，祸必由此矣。^{〔14〕}

【注释】〔1〕“夫不患秦之不爱南国非也”，马王堆战国帛书作“夫不患秦，不爱南国”。不患秦与不爱南国为两事。“夫”，若。“之”，连接词，义为“和”或“与”。〔2〕“河西”，黄河之西，今陕西东部。〔3〕“晋国”，指魏旧都河东安邑，去新都大梁有千里。〔4〕“阑”，遮绝。〔5〕“间”，隔。〔6〕“从林乡军以至于今”，《战国策·魏策》、马王堆战国帛书并作“从林军以至于今”。“乡”，衍文。“林”，地望不详。〔7〕“圉”，有墙垣缭绕之狩猎场。〔8〕“文台”，马王堆战国帛书作“支台”。“文台”、“垂都”俱梁圉中地名。〔9〕“陶”，在今山东定陶。“卫”，在今河南濮阳一带。〔10〕“北至平监”，《战国策·魏策》作“北至乎阚”，马王堆战国帛书作“北至乎监”。“平”字是“乎”字之讹。“监”、“阚”同字。“阚”，在今山东汶上县。〔11〕“山”，当指中条山。〔12〕“河外”，谓华州以东至虢、陕。“河内”，谓蒲州以东至怀、卫。〔13〕“大县数十，名都数百”，《战国策·魏策》作“大县数百，名都数十”。马王堆战国帛书“都”作“部”。〔14〕“祸必由此矣”，《战国策·魏策》、马王堆战

国帛书“由”并作“百”。“由”、“百”，于义皆通。“祸必百此”，意谓祸必百倍于此。

异日者，从之不成也，〔1〕楚、魏疑而韩不可得也。今韩受兵三年，〔2〕秦挠之以讲，〔3〕识亡不听，〔4〕投质于赵，〔5〕请为天下雁行顿刃，〔6〕楚、赵必集兵，皆识秦之欲无穷也，非尽亡天下之国而臣海内，必不休矣。是故臣愿以从事王，王速受楚、赵之约，赵挟韩之质以存韩，〔7〕而求故地，〔8〕韩必效之。〔9〕此土民不劳而故地得，其功多于与秦共伐韩，而又与强秦邻之祸也。〔10〕

【注释】〔1〕“从”，即“纵”，合纵。〔2〕“今韩受兵三年”，韩受兵的第三年，为韩桓惠王十年，公元前二六三年。〔3〕“秦挠之以讲”，“挠”，音 náo，曲也。引申为出乎常规，或纠缠。句意为秦国纠缠韩国，要它讲和。〔4〕“识亡不听”，韩国知道这样要亡国，所以不听。〔5〕“投质于赵”，言韩以质子入于赵。〔6〕“请为天下雁行顿刃”，“雁行”，谓以次进。“顿刃”，谓折坏兵器以战。“顿”，与“钝”古通。句意谓韩将随赵之后出兵，竭力奋战。〔7〕“赵挟韩之质以存韩”，言韩以质子入赵，则赵挟韩质而亲韩。〔8〕“而”，若。〔9〕“韩必效之”，无忌令魏王速受楚、赵之合纵，赵、楚挟持韩质以存韩，魏若求地于韩，韩必从命。此策胜于与秦伐韩，而招致与强秦相邻之祸。“效”，致。〔10〕“而又与强秦邻之祸也”，据《魏策》及马王堆战国帛书，“而又”下脱“无”字。

夫存韩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时已。〔1〕通韩上党于共、宁，〔2〕使道安成，出入赋之，〔3〕是魏重质韩以其上党也。〔4〕今有其赋，〔5〕足以富国。韩必德魏爱魏重魏畏魏，韩必不敢反魏，是韩则魏之县也。〔6〕魏得韩以为县，卫、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韩，二周、安陵必危，楚、赵大破，卫、齐甚畏，〔7〕天下西乡而驰秦入朝而为臣不久矣。

【注释】〔1〕“天时”，《战国策·魏策》、马王堆战国帛书作“大时”。王念孙曰：“‘天时’，当从《魏策》作‘大时’，言存韩安魏而利天下，王之时莫大于此也。《秦策》云：‘今攻齐，此君之大时也。’是其证。”〔2〕“共”，在今河南辉县。“宁”，在今河南获嘉县西北。魏开通共、宁之道，使有直路通韩上党。〔3〕“使道安成，出入赋之”，“安成”，在今河南原阳。“赋”，征商业税。此二句疑有脱误。《战国策·魏策》作“使道已通，因而关之，出入者赋之”。马王堆战国帛书作“使道安成之，出入赋之”。〔4〕“质”，犹贄。谓韩以上党为贄。〔5〕“今”，《战国策·魏策》作“共”，帛书作“合”。“共”、“合”义同。〔6〕“则”，犹即。〔7〕“卫”，应作“燕”。卫是小国，不当与齐并提。马王堆战国帛书作“燕、齐甚卑”，可证。

二十年，秦围邯郸，〔1〕信陵君无忌矫夺将军晋鄙兵以救赵，赵得全。无忌因留赵。二十六年，秦昭王卒。

【注释】〔1〕“二十年，秦围邯郸”，据《秦本纪》，秦昭王四十八年十月，五大夫陵攻赵邯郸。四十九年正月，王齮代将。五十年十二月，齮攻邯郸，不拔去。秦围邯郸，实始于安釐王十八年。

三十年，无忌归魏，率五国兵攻秦，败之河外，走蒙骜。〔1〕魏太子增质于秦，秦怒，欲囚魏太子增。或为增谓秦王曰：〔2〕“公孙喜固谓魏相曰：〔3〕‘请以魏疾击秦，秦王怒，必囚增。魏王又怒，击秦，秦必伤。’今王

囚增，是喜之计中也。故不若贵增而合魏，以疑之于齐、韩。”秦乃止增。
〔4〕

【注释】〔1〕“蒙骃”，蒙恬大父，其先齐人。〔2〕“或为增谓秦王”，《索隐》：《战国策》作“苏秦为公子增谓秦王”。按：苏秦最早活动于列国间，约在周赧王初立时，至车裂徇于市，约在公元前二八四年。苏秦的政治生涯仅三十年左右。无忌率五国兵攻秦，周鼎已革，苏秦死已多年。故为增说秦王者，不是苏秦。〔3〕“公孙喜”，据《穰侯列传》，秦昭王十四年，白起败韩、魏伊阙，虏魏将公孙喜，至无忌率五国兵攻秦，历时已七十一年，久无公孙喜其人矣。〔4〕“增”，衍文。

三十一年，秦王政初立。〔1〕

【注释】〔1〕“秦王政”，即秦始皇，公元前二四六年至前二二一年在位。

三十四年，安釐王卒，太子增立，是为景湣王。〔1〕信陵君无忌卒。

【注释】〔1〕“景湣王”，《世本》：“安釐王生景湣王午。”景湣王公元前二四二年至前二二八年在位。

景湣王元年，秦拔我二十城，以为秦东郡。〔1〕二年，秦拔我朝歌。〔2〕卫徙野王。〔3〕三年，秦拔我汲。〔4〕五年，秦拔我垣、蒲阳、衍。〔5〕十五年，景湣王卒，子王假立。〔6〕

【注释】〔1〕“景湣王元年，秦拔我二十城，以为秦东郡”，《通鉴·秦纪一》：秦王政五年“蒙骃伐魏，取酸枣、燕、虚、长平、雍丘、山阳等三十城，初置东郡”。秦之东郡，大约在今山东东平、聊城以西，河南濮阳以东范围之内。〔2〕“朝歌”，在今河南淇县。〔3〕“野王”，在今河南沁阳县。〔4〕“汲”，在今河南汲县。〔5〕“垣”、“衍”，二字是衍文。“蒲阳”，在今山西隰县。〔6〕“王假立”，魏王假公元前二二七年至前二二五年在位。

王假元年，燕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1〕秦王觉之。

【注释】〔1〕“荆轲”，卫人，本书有传。荆轲刺秦王在秦王政二十年。三年，秦灌大梁，〔1〕虏王假，遂灭魏以为郡县。

【注释】〔1〕“三年，秦灌大梁”，魏公子无忌于魏安釐王十四年上书魏王，曾预言：秦如有郑，将决荧泽水灌大梁，大梁必亡。时历三十八年，秦果引河水灌大梁亡魏。

太史公曰：吾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沟而灌大梁，三月城坏，王请降，遂灭魏。”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佐，〔1〕曷益乎？

【注释】〔1〕“阿衡”，伊尹。

译 文

魏的先世，是毕公高的后代。毕公高与周同姓。武王伐纣之际，封高于毕，因此以毕为姓。后来封爵中断，毕氏后代，成为平民，或定居中国，或寄籍夷乡。毕氏后代毕万，在晋献公朝中做官。

晋献公十六年，赵夙驾驭戎车，坐于车左，毕万手执干戈，立于车右。二人护卫献公出征霍、耿、魏。三小国破灭之后，献公把耿封赐给赵夙，把

魏封赐给毕万，任命二人为大夫。晋掌卜大夫郭偃说：“毕万的后代必定会昌大。万是满数，魏乃巍巍盛名。如此开始封赏，是天意替他创始基业。天子统驭兆民，诸侯统驭万民。今名声如此之大，又与满数契合，一定能得到民众的拥护。”早年，毕万占卜在晋做官的吉凶。卜到“屯卦”，变而为“比卦”。辛廖释卜时说：“吉利。‘屯卦’象征艰难与坚固，固则宠禄不衰。‘比卦’象征亲密而得入，入则君臣亲密而无间。哪里找比这更吉利的卦象啊！其后必定蕃绵昌盛。”

毕万受封十一年后，晋献公去世。献公的四个儿子争夺君位，晋国内乱。毕万的后代蕃衍甚众。依照先世封国之名，称为魏氏。毕万生武子。魏武子以魏庶子的身份为晋公子重耳做事。晋献公二十一年，武子随从重耳流亡在外。十九年后返回晋国，重耳即位，是为晋文公。文公任命魏武子承袭魏后，封他为列大夫，治所在魏邑。武子生悼子。魏悼子迁移治所至霍。悼子生魏绛。魏绛在晋悼公朝中做官。悼公三年，会盟诸侯。悼公弟杨干指挥的队伍阵容不整饬。魏绛戮杀杨干的仆人以示儆戒。悼公生气，说：“盟合诸侯本是晋国的光荣，今当场羞辱我弟！”悼公将诛杀魏绛，有人谏劝悼公，悼公才作罢。后来终于授魏绛以国政，命他处理和戎、翟的关系，戎、翟纷纷亲近归附晋国。悼公十一年，悼公说道：“自我任用魏绛以来，八年之中，多次与诸侯盟会，戎、翟和好相亲，都是魏子的功劳。”赐赏魏绛女乐歌钟。魏绛再三谦让，然后才接受赏赐。魏绛把治所迁至安邑。魏绛逝世，谥为昭子。魏绛生魏嬴。魏嬴生魏献子。魏献子在晋昭公朝中做官。昭公去世，六卿的势力强盛，晋公室渐趋式微。晋顷公十二年，韩宣子告老，魏献子执掌国政。晋宗族祁氏、羊舌氏两家起内讧，六卿趁机诛灭他们。没收他们的封邑分为十县，六卿各派自己的子弟为十县县大夫。魏献子与赵简子、中行文子、范献子同时担任晋卿。其后十四年，孔子在大国会盟时，为鲁行侯相事。后四年，赵简子因为晋阳动乱，与韩、魏联合进攻范、中行氏。魏献子生魏侈。魏侈与赵鞅共同进攻范、中行氏。

魏侈的孙子叫魏桓子，与韩康子、赵襄子共同讨伐攻灭知伯，瓜分其土地。

桓子之孙名文侯魏斯。魏文侯元年，即秦灵公元年。魏文侯与韩武子、赵桓子、周威王同时。

六年，修筑少梁城。十三年，派太子击围攻繁、庞，迁走两城民众。十六年，讨伐秦国，修筑临晋、元里二城。

十七年，讨伐中山国，派子击留守中山，赵仓唐为之辅佐。子击在朝歌大街上遇见文侯之师田子方，引车让道，下车拜见。田子方不还礼。子击问道：“是富贵之人有资格在人们面前摆架子呢？还是贫贱之人有资格在人们面前摆架子呢？”田子方说：“当然贫贱之人有资格在人们面前摆架子。诸侯摆架子就会亡国；大夫摆架子就会亡家。贫贱之人啊，可不在乎，走不到一块，说不到一起，那就远走高飞，前去楚、越之乡，就像扔掉一双球鞋一样，无所谓，富贵之人能与之相比吗！”子击听了，满脸不高兴地走开。魏向西进军攻打秦国，打到郑邑而还师。修筑雒阴、合阳二城。

二十二年，魏、韩、赵列为诸侯。

二十四年，秦进攻魏，到达阳狐。

二十五年，子击生子。

子夏传授文侯经书六艺。文侯礼遇贤者段干木。他乘车经过段氏闾巷，

往往凭轼俯首，表示敬意。秦曾经要攻伐魏国，有人劝谏说：“魏王崇贤礼士，国人颂扬他是仁人。上下团结同心，不可轻举妄动。”文侯由此在诸侯间颇享声誉。

任命西门豹为邺都守。河内地区政绩显著。魏文侯对李克说：“先生曾经开导过寡人：‘家境贫寒则思念良妻，国家动乱则思念良相。’今内定的相国人选，不是季成，就是翟璜，二人谁当相国合适呀？”李克回答说：“臣闻位卑之人不应对尊者说三道四，疏远之人不应对亲者妄加评议。臣居宫门之外，不敢承命。”文侯说：“先生当仁不让，不必客气。”李克说：“您平时没有留心罢了。考查一个人：平居时，看他和哪些人亲近交往。富裕时，看他把钱财花在什么地方。显达时，看他如何选贤与能。困厄时，看他在什么事情上不肯迁就。贫苦时，看他什么钱财不苟取。有此五项标准，完全可以确定相国的人选了，还问我做什么！”文侯说：“先生请回府，寡人心目中的相国有啦！”李克赶忙出宫，来到翟璜家中。翟璜问道：“听说君王找您商量相国人选，到底谁任相国呀？”李克说：“魏成子当相国啦！”翟璜不高兴，愠形于色说：“以耳之所闻，目之所见来说，我哪些地方不如魏成子？西河守将吴起是我推荐的。君王甄选治邺人选，西门豹是我保举的。君王策划讨伐中山，主将乐羊是我提拔的。攻克中山，无人可任防守之责，（您往守中山，）是我推荐的。君王的世子没有师傅，屈侯鲋是我介绍的。我哪些地方不如魏成子？”李克说：“噢！原来如此。您把我推荐给国君，是为了结伙营私，捞取做大官的资本呀！君王谈起设置相国的事，说：‘不是魏成，就是翟璜，两人谁当相国合适呀？’我答曰：‘君王平时没有留心罢了。考查一个人：平居看他和哪些人亲近交往。富裕看他把钱财花在哪些地方。显达看他如何选贤与能。困厄看他在什么事情上不肯迁就。贫苦看他什么钱财不苟取。有此五项标准，完全可以确定相国的人选了，还问我做什么！’因此知道魏成子是合适的人选。况且，您怎能和魏成子比呢？魏成子食禄千钟，十之九用在结交贤士上，十之一才自己享用。他从东方礼聘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三位贤者，君王尊之为师。您所推荐的五人，备人臣之位而已。您如何能跟魏成子相比呢？”翟璜不好意思，再拜说：“翟璜是个村鄙野人，刚才说的很不像话，愿终身做您的弟子。”

二十六年，虢山崩塌，壅塞黄河。

三十二年，魏进攻郑国，筑酸枣城。魏败秦于注。三十五年，齐伐魏，占我襄陵。三十六年，秦进犯魏之阴晋。三十八年，魏进攻秦国。秦败魏于武城下，魏亦俘秦将识。这一年，文侯卒，子击嗣位，是为武侯。

魏武侯元年，赵敬侯新即位。公子朔作乱，失败后逃奔魏国，引魏军袭击邯郸，魏败而去。

二年，筑安邑、王垣二城。

七年，魏进攻齐国，到达桑丘。九年，翟在泲水打败魏军。魏派吴起进攻齐国，到达灵丘。齐威王新即位。

十一年，魏国与韩、赵三分晋地，灭绝晋君后嗣。

十三年，秦献公徙都栎阳。十五年，魏败赵于北蔺。

十六年，魏伐楚，占领鲁阳。武侯去世，子立，是为惠王。

魏惠王元年。当初，武侯去世时，子与公仲缓争立为太子。公孙颀自宋入赵，又自赵入韩，对韩懿侯说：“魏与公中缓争为太子，您大概听说了吧？现在魏得到王错做辅佐，雄据上党，实际上拥有半个魏国。趁此机

会剪除之，消灭整个魏国一定不成问题，机不可失呀！”韩懿侯听了高兴，因而约同赵成侯组成韩赵联军进攻魏国。双方在浊泽交战，魏军大败，魏君被围。赵对韩说：“除掉魏君，拥立公中缓，割取魏地而后撤军，对我们有利。”韩说：“不可以，诛杀魏君，人们一定说我们残暴。割地而退，人们一定说我们贪婪。不如把魏国一分为二。魏分为二，不会比宋、卫强。这样，我们永远没有魏国为患了。”赵不同意。韩王不高兴，连夜率其精兵撤走。惠王能够身不死，国不分，是由于两家意见不投之故。如果两家意见一致，魏国就要被分裂了。所以说：“国君逝世之时，仍未确定嗣位的嫡子，这个国家必定容易被攻破。”

惠王二年，魏于马陵打败韩军，于怀打败赵军。三年，魏在观被齐打败。五年，与韩在宅阳相会。修筑武堵城。魏军被秦军打败。六年，攻占宋国仪台。九年，进攻韩，在浍河打败韩军。与秦战于少梁，秦虏魏将公孙痤，攻占庞城。秦献公去世，儿子孝公嗣位。

十年，进军攻赵，占领皮牢。彗星出现。十二年，陨星白天溅落，坠地有声。

十四年，与赵在鄗邑会盟。十五年，鲁君、卫君、宋君、郑君来朝会。十六年，与秦孝公在杜平相会。魏袭取宋黄池，宋收复黄池。

十七年，魏与秦战于元里。秦攻占魏少梁。魏围赵邯郸。十八年，魏占领邯郸。赵求救于齐。齐派田忌、孙臆率兵救赵，在桂陵打败魏军。十九年，诸侯联军围魏襄陵。修筑长城，在固阳设防。

二十年，归还赵国邯郸城，在漳水旁和赵签订盟约。二十一年，魏王、秦王在彤相会。赵成侯去世。二十八年，齐威王去世。中山君任魏相。

三十年，魏兴兵伐赵，赵向齐告急求援。齐宣王采纳孙臆的计谋，救赵击魏。魏国动员大量军队，庞涓为将，太子申为上将军。部队前进，行至外黄。外黄徐子对太子申说：“臣有百战百胜之术。”太子曰：“能够说给我听听吗？”客曰：“本来就是要说给您听的。”又说：“太子亲自统率大军攻齐，即使大胜齐兵，并吞莒邑，则富顶多也就是拥有魏国，贵顶多不过是当魏国之王。如果不能战胜齐兵，恐怕子孙后代会永远失去魏国。这就是臣的百战百胜之术。”太子说：“明白啦！这就听你的话班师。”客曰：“太子现在虽欲班师，恐怕回不去了！那些鼓动太子战伐攻取，要分享一杯羹的人太多啦！太子虽然要班师，恐怕回不去了！”太子准备班师。他的御者说：“大将出征，不战而还，与战败一样！”太子没有办法，只好与齐军作战，在马陵被打败。齐人俘虏太子申，杀将军庞涓，魏军大败。

三十一年，秦、赵、齐联合进攻魏国。秦将商鞅欺诈我将军公子卬，袭击攻破魏军。秦任用商鞅，扩地东至黄河。齐、赵也多次打败魏国。安邑与秦邻近，于是迁都大梁。立公子赫为太子。

三十三年，秦孝公去世，商鞅逃离秦国，回到魏国。魏怒，拒不接纳。三十五年，魏王与齐宣王在平阿南相会。

魏惠王在军事上屡遭挫败，为挽救垂危，以卑躬屈节之礼、优厚丰盛的财物招聘贤者。邹衍、淳于髡、孟轲都来到大梁。梁惠王说：“寡人不才，用兵于外，三次受到挫折。太子被虏，上将战死，国库因此空虚。寡人羞对先君宗庙社稷，实在惭愧得很。老先生不远千里而来，屈尊莅临敝国之廷，将有何高见以利我国呀？”孟轲曰：“君王不可以如此言利。国君言利，大夫跟着也言利，大夫言利，庶民跟着也言利，上下争着言利，国家就危险啦！”

作为国君，实行仁义是根本，何必言利呢！”

三十六年，再次与齐王会于甄。这年，魏惠王去世，子襄王嗣位。

襄王元年（实为惠王后元元年），与诸侯会于徐州，相互承认为王。襄王追尊父惠王为王。

五年，秦打败魏龙贾军四万五千人于雕阴，包围魏国焦、曲沃二城。魏割让河西地给秦。

六年，魏王、秦王会于应。秦攻占魏汾阴、皮氏、焦三城。魏用兵伐楚，在陘山打败楚军。七年，魏割让上郡全部土地与秦。魏蒲阳降秦。八年，秦归还焦、曲沃二城给魏。

十二年，楚败魏于襄陵。诸侯执政大臣与秦相张仪在鬻桑会见。十三年，张仪任魏相。魏有女子变性为男子。秦攻取魏曲沃、平周。

十六年，襄王（实为惠王）去世，子哀王嗣位。张仪又回秦国。

哀王元年，五国联合攻秦，没有打赢就退兵。

二年，齐在观津打败魏军。五年，秦使樗里子伐魏，攻占曲沃，在岸门打败犀首。六年，秦派使来魏，贺魏公子政立为太子。魏王与秦王在临晋相会。七年，魏攻齐。魏与秦伐燕。

八年，魏进攻卫，攻下相毗邻的两个城邑。卫君很为忧愁。魏大夫如耳来见卫君说：“我能阻止魏国进攻和罢免主将成陵君的官，怎么样？”卫君说：“先生果能如此，孤将世世代代倾卫国之富来侍奉先生。”如耳去见成陵君说：“从前魏进攻赵，切断羊肠阪，攻占阙与，计划腰斩赵国，赵国果然被分割为二。然而赵国并没有亡，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当时魏是合纵盟主的缘故呀！现在卫已濒临灭亡，将要向西请求臣事于秦。与其由秦来解救卫，不如由魏来解救卫，卫对魏的感恩戴德必将永无穷尽。”成陵君说：“好啊！”如耳又去见魏王说：“臣来求见是想说说关于卫的事。卫原是周王室的别支，虽说是小国，可是贮藏宝器甚多。现在国家处于危难中却不肯献出宝器，是因为他们内心认为：攻打卫国和解救卫国，大王都充当不了主宰。即使献出宝器，也到不了大王手里。我琢磨着，最前前来建议解救卫的人，必定是接受了卫国贿赂的人。”如耳辞出，成陵君求见，按照如耳的说法向魏王进言。魏王听从成陵君的建议，停止对卫用兵，同时罢免成陵君，终身不和他见面。

哀王九年，与秦王在临晋会见。张仪、魏章都来投奔魏国。魏相田需死。楚国不喜欢张仪、犀首、薛公。楚相昭鱼对苏代说：“田需死了，我恐怕张仪、犀首、薛公他们之中有一人要当魏相。”苏代说：“那么谁当魏相才合您的心意呢？”昭鱼说：“我想最好太子自己当魏相。”苏代说：“我这就为您北上跑一趟，一定要让太子担任魏相。”昭鱼说：“能行吗？”苏代说：“您现在暂时充当梁王，让我来试一试。”昭鱼说：“怎么说呀？”苏代说：“苏代从楚国来，昭鱼很忧虑，他说：‘田需死了，我恐怕张仪、犀首、薛公其中有一人将要担任魏相。’我说：‘梁王是贤明的君主，不会让张仪任魏相。张仪相，一定厚秦而薄魏。犀首相，一定厚韩而薄魏。薛公相，一定厚齐而薄魏。梁王是贤明的君主，不会随随便便做出决定的。’梁王问道：‘那么寡人任命谁当魏相好呢？’苏代说：‘最好不过由太子自己任魏相。太子自己任魏相，那三位都明白太子不会长期任魏相，他们必定尽其心力使其本国与魏搞好关系，以期获得魏国丞相的玺印。魏是强国，又有三个万乘之国来辅助，魏国必定获得安宁。所以说不如太子自己任魏相。’”苏代就此北上见梁王，如此这般向梁王一说，太子果然当了魏相。

十年，张仪死。十一年，与秦武王相会于应。十二年，太子朝见秦王。秦进犯我皮氏，没有攻下皮氏而去。十四年，秦送回武王王后。十六年，秦攻克魏蒲反、阳晋、封陵。十七年，与秦昭襄王在临晋相会。秦将蒲反归还魏国。十八年，魏与秦进攻楚国。二十一年，魏与齐、韩在函谷联合打败秦军。

二十三年，秦再次将河外及封陵归还魏国，与魏言和。哀王去世，子昭王嗣位。

昭王元年，秦攻克魏国襄城。二年，魏与秦战，仗没有打好。三年，魏助韩攻秦。秦将白起败韩、魏联军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六年，割让河东地四百里给秦国。芒卯以善于用诈见重于魏。七年，秦攻占魏城大小六十一座。八年，秦昭王僭号西帝，齐湣王僭号东帝。一个多月以后，又都去掉帝号，恢复称王。九年，秦攻占我新垣、曲阳二城。

十年，齐灭宋，宋王死在魏国温邑。十二年，魏与秦、赵、韩、燕联合起来进攻齐国，在济西打败齐军，齐湣王流亡在外。燕军独自攻入临淄。魏王与秦王相会于西周。

十三年，秦攻占魏安城，兵至大梁而还。十八年，秦兵攻占郢都，楚王迁都陈邑。

十九年，昭王去世，子安釐王嗣位。

安釐王元年，秦攻占我两城。二年，又攻占我二城，秦军直薄大梁城下，韩军前来援救，魏将温割让给秦以议和。三年，秦攻占我四城，斩首四万。四年，秦击败魏、韩、赵联军，斩首十五万，赶跑魏将芒卯。魏将段干子请求魏王将南阳割让给秦以求和。苏代对魏王说：“想得魏玺的是段干子，想得魏地的是秦王。现在大王使觊觎魏国土地的人拿着封玺，使向往魏国封玺的人管着土地，魏国土地不丧失殆尽不得罢休。况且拿土地去孝敬秦国，如同抱着薪柴去救火，薪柴不烧光，火不会熄灭。”魏王说：“你说的很对，不过，割地求和之事正在进行，无法更改了。”苏代说：“大王难道没有见过行博时掷骰的关键时刻吗？有利时便食其子，不利时则不食其子。今大王说‘割地求和之事正在进行，无法更改’，为什么大王在运筹用智方面，不如行博掷骰那样精明呢？”

九年，秦攻占我怀。十年，来到魏国当人质的秦太子死了。十一年，秦攻占魏国鄆丘。

秦昭王对左右说：“现时的韩、魏，与初期时的韩、魏相比，哪个时期强大？”群臣答曰：“现时韩、魏，不如初期时强大。”秦王又问：“现时的如耳、魏齐和孟尝、芒卯相比，谁有才能？”答曰：“如耳、魏齐不行。”秦王说：“以孟尝、芒卯之贤，率领强大的韩、魏之军攻打秦国，尚且奈何我不得。今以无能之辈的如耳和魏齐，率领孱弱的韩、魏之军，攻打秦国，其奈何寡人不得，更是显而易见的了。”左右都说：“没错。”独有中旗手抚着琴抗辩说：“大王把天下的形势估计错啦！当年晋国六卿执政之时，知伯最强，剪灭范氏、中行氏，又率领韩、魏之兵围困赵襄子于晋阳，溃决晋水淹没晋阳城，晋阳城只剩下三版未被水淹。知伯巡行晋阳城外，察看水势。魏桓子为御戎，韩康子为驂乘。知伯说：‘我原来并不知道水可以灭亡别人的国家呀！今天可知道啦！汾水可以淹没安邑，绛水也可以淹没平阳！’这时魏桓子用胳膊肘碰一下韩康子，韩康子也用脚踩一下魏桓子，胳膊肘和脚一时在车上交接。结果如何呢？知氏土地被瓜分，身死国亡，给天下人看笑

话。今秦军虽兵强马壮，但也超不过知伯。韩、魏虽弱，也比陈兵晋阳城下时强。现在正是韩、魏肘足交加的时刻，大王切切不可掉以轻心呀！”于是秦王开始警惕起来。齐、楚相约联合攻魏，魏派遣使者去秦国求救。使者络绎于途，冠盖相望，而秦国迟迟不发救兵。魏国有位名叫唐睢的人，九十多岁了，对魏王说：“请允许老臣西行劝说秦王，让秦的救兵在我回国之前来到魏国。”魏王向唐睢两次作揖，准备车辆请唐睢出发。唐睢来到秦国，晋见秦王。秦王说：“老人家远道而来，累了吧？太辛苦啦！魏国求救的使者为数不少，寡人知道魏国在危急中。”唐睢曰：“大王既然知道魏国在危急中，却迟迟不发救兵，臣私下认为秦国决策的大臣不负责任。须知，魏是拥有万乘兵车的大国。魏国西向与秦交亲，成为秦国东方的屏障，接受秦国所赐衣帽冠带，春秋两祀向秦国敬献祭品，是因为秦国之强，可以成为魏的盟国。现在齐、楚联军已经兵临魏国城下，而秦国不发救兵。所幸现在尚未到最危急的时刻。真是到了最危急的时刻，他们也只有割地求和，签订合纵的盟约。到那时候，大王还有什么好救的呢？一定要等待最危急的时候，才发救兵，其结果无非是失去一个东方屏障的魏国，而加强了齐、楚两敌国的威力，请问对大王有什么好处？”于是秦昭王立刻发兵救魏，魏国复趋安定。赵派人到魏王说：“给我杀掉范痤，我愿意献地七十里作报酬。”魏王说：“行。”派人拘捕范痤，包围其住宅。还未及捕杀范痤，范痤已经上房，骑在屋脊上对捕吏说：“与其拿一个死范痤做交易，不如拿一个活范痤做交易。假如我死了，赵不给魏土地，魏王怎么办呢？不如先和赵确定割地的办法，然后再杀痤。”魏王说：“有理。”范痤乘此机会上书信陵君说：“痤本是魏国免职的相国。赵以割地诱杀我，魏王居然听从。如果强秦也步赵的后尘，如法炮制，请问您将怎么办？”信陵君向魏王进言，放了范痤。魏王因为秦发兵相救之故，打算与秦亲善，进攻韩国，以索回过去的失地。无忌对魏王说：秦与戎狄习俗相同，有虎狼一样的野心，贪婪残暴，见利忘义，不讲信用，不懂礼义德行。只要有利，不顾父母兄弟，简直就是禽兽，从来不懂得对别人应该施惠积德，这是天下人的共识。已经逝世的宣太后是秦王之母，却忧伤而死。穰侯乃秦王之舅，论功劳谁也比不过，却被流放。两个弟弟无罪，却一再削夺其封邑，命他们回到自己的封邑去。其对父母兄弟已经如此，更何况是敌国呢？今大王与秦共同进攻韩国，是日益贴近秦国的祸患。臣对此很不理解。大王不明辨此事的利害，就是糊涂。群臣不把此事利害向大王说清楚，就是不忠。现在韩国以一女子辅佐一个弱君，内有大乱，对外还要支应强大的秦魏联军，大王以为韩能不亡吗？韩亡，秦占有故郑土地，与大梁为邻，大王以为能相安吗？大王要想收复失地，反而背上强秦为邻的包袱，大王认为有好处吗？秦不是安分守己的国家。韩亡以后，必将寻衅生事。寻衅生事必择其易行而有利的先下手。易行而有利，肯定不会进攻楚国和赵国。为什么呢？爬山过河，跨越韩国上党而进攻强大的赵国，是阨与战役的重演，秦一定不干。如果经过河内，向邲、朝歌相反的方向进军，渡过漳水、滏水，与赵兵决胜于邯郸的城郊，那是知伯覆灭的道路，秦又不敢。至于伐楚，经由涉谷，行军三千里，进攻冥阨要塞，道途遥远，险峻难攻，秦国依然不干。如果经由黄河南岸，朝着与大梁相反的方向进军，折向西南，过蔡、召陵与楚兵决胜于陈都之郊，秦又下不了决心。所以秦一定不会进攻楚国和赵国。也不会进攻卫与齐。

韩国灭亡之后，秦军兵出之日，其目标除去魏国，没有其他。秦本来就

占有怀、茅、邢丘等战略要地，现又修筑埵津城以威胁河内。河内的共和汲必定危急。灭韩以后，秦占有郑故地，必定夺取垣雍，溃决茺泽，引水淹灌大梁，大梁必亡。大王使者以过分的言行在秦王面前中伤安陵氏。秦早就打主意诛灭安陵氏。秦叶阳、昆阳与舞阳毗邻，听信使者的中伤，毁灭安陵而亡其国，秦就可以绕过舞阳之北，东向威逼许邑，南部城邑危急，魏国能太平吗？

憎恶韩国，不爱安陵氏，还说得过去。但不防范秦国和忽视南部城邑的安全，那就错了。很早以前，秦在河西，晋国安邑远距大梁千里，有黄河大山的遮绝，有二周韩国的阻隔。从林乡战役以来，直到现在，秦七次进攻魏国，五次进入魏王狩猎园囿，边境城邑全部沦陷。摧毁文台，焚烧垂都，林木砍光，麋鹿杀尽，接着围困国都。秦军又长驱劫掠大梁北部城邑，东进至陶、卫的城郊，北面到达监邑。魏国疆土被秦所占有的：山南山北、河外河内，大的县城数十座，著名的都邑几百处。彼时秦的根据地仅仅是河西，晋国安邑去大梁尚有千里之遥，魏被秦之祸已如此惨重。更何况秦吞并韩国，占有故郑的领地，没有黄河大山的遮绝，没有二周韩国的阻隔，秦距离大梁不过百里的路程，魏国的灾难，将百倍于往昔了。

往日，合纵的战略所以不成功，是由于楚国、魏国相互猜疑，而韩国又不积极参加。现在韩国遭受战祸已有三年，秦纠缠韩国，要它讲和。韩知道这样要亡国，所以不听。韩以质子入于赵，愿意追随天下诸侯，戮力奋战，楚国、赵国一定会集结军队，准备一战。因为楚、赵都知道秦贪婪的欲望没有止境，不尽灭天下之国和臣服海内之民，绝不罢休。所以臣愿执行合纵的战略为大王效力，请大王从速接受楚、赵的盟约，利用韩国质子关系而亲近韩，再索取旧日的失地，韩必从命。老百姓不用费劲就能收回失地。这样，收获要多于与秦共谋伐韩。同时又能避免与强秦为邻的祸害。

保全韩国，安定魏国，天下皆受其惠，这就是大王的天时。开通韩上党到共、宁二邑的道路，取道安成，沿途征收过往商贾的赋税，无异于韩以上党作为向魏进献的贽礼。魏享有赋税之利，足以富国。韩必定感戴魏国、亲近魏国、尊重魏国、畏惧魏国。韩国一定不敢反对魏国。韩国就成为魏国的属县。韩国成为魏国的属县，大梁、河外可保安宁。如果不保全韩国和二周，安陵必处于危殆中。楚、赵为秦所破，燕、齐害怕秦国，天下诸侯西向趋奔秦国，朝见秦王，俯首称臣的日子就不远了。

魏安釐王二十年，秦军包围邯郸。信陵君无忌假传魏王之命夺取将军晋鄙的兵符救赵。赵国得到安全。无忌因而居留赵国。二十六年，秦昭王去世。

三十年，无忌回归魏国。率领五国联军进攻秦国，在河外打败秦兵，赶走蒙骜。魏太子增时为质于秦，秦王生气，打算囚禁太子增。有人在秦王面前为太子增说情道：“公孙喜本来告诉魏相说：‘请命令魏军立即进攻秦军，秦王愤怒，必定囚禁太子增。魏王又因此发怒，进攻秦军，秦王必定伤害太子。’今大王囚禁太子增，正好中了公孙喜的计。不如优待太子增，与魏和好，使得齐、韩对魏产生怀疑。”秦王这才中止囚禁太子增。

三十一年，秦王政新即位。

三十四年，魏安釐王去世，太子增嗣位，是为景湣王。信陵君无忌去世。

景湣王元年，秦攻占魏二十城，设为秦东郡。二年，秦攻占魏朝歌。卫君被遣送到野王。三年，秦攻占魏汲邑。五年，秦攻占垣、蒲阳、衍。十五年，景湣王去世，子王假嗣位。

王假元年，燕太子丹派遣荆轲行刺秦王，被秦王发觉。

三年，秦引水淹灌大梁，王假被俘。于是灭魏，以其地为郡县。

太史公说：我到过大梁的故城，城中人说：“秦军攻陷大梁的时候，引河沟水淹灌大梁，历时三月，城垣倒塌，魏王求降，于是灭魏。”议论的人都说，魏王由于不重用信陵君，国家逐步削弱，最后灭亡，我却不以为然。天意正要秦王平定四海，大功尚未告成之时，魏国即使得到阿衡作辅佐，能管什么用呢？

史记卷四十五 韩世家第十五

谢孝莘 注译

韩之先与周同姓，^{〔1〕}姓姬氏。其后苗裔事晋，得封于韩原，^{〔2〕}曰韩武子。^{〔3〕}武子后三世有韩厥，^{〔4〕}从封姓为韩氏。

【注释】〔1〕“韩之先与周同姓”，僖公二十四年《左传》：“邰、晋、应、韩，武之穆也。”杜《注》：“四国皆武王子。”〔2〕“韩原”，在今山西芮城县境，或云在荣城、万荣二县之间。〔3〕“韩武子”，宣公十二年《左传》孔《疏》：“《史记》所谓武子，盖韩万也。”〔4〕“武子后三世有韩厥”，《索隐》：“《系本》云：万生隸伯，隸伯生定伯简，简生輿，輿生献子厥。”《正义》：“《世本》云：桓叔生子万，万生伯胜，伯胜生定伯简，简生輿，輿生献子厥。”“三世”，当是四世。

韩厥，^{〔1〕}晋景公之三年，^{〔2〕}晋司寇屠岸贾将作乱，^{〔3〕}诛灵公之贼赵盾。^{〔4〕}赵盾已死矣，欲诛其子赵朔。^{〔5〕}韩厥止贾，贾不听。厥告赵朔令亡。朔曰：“子必能不绝赵祀，^{〔6〕}死不恨矣。”韩厥许之。及贾诛赵氏，厥称疾不出。程婴、公孙杵臼之藏赵孤赵武也，^{〔7〕}厥知之。

【注释】〔1〕“韩厥”，史家多以此二字为衍文。按：二字非衍。“晋景公之三年”以下所述皆韩厥事。标出“韩厥”二字，不嫌与上文重。同在晋景公三年，史公述赵朔事，亦标出“赵朔”二字，见《赵世家》。可见此乃史公行文体例，非衍文。〔2〕“晋景公”，成公之子，名据，《春秋》作孺，公元前五九九年至前五八一年在位。〔3〕“晋司寇屠岸贾将作乱”，“司寇”，职主刑杀。《晋世家》不记屠岸贾事。《赵世家》作“大夫屠岸贾”。按：屠岸贾攻赵氏于下宫以及敷衍而成之赵氏孤儿故事，考之《左氏传》，均属子虚。说详《赵世家》注文。〔4〕“诛灵公之贼赵盾”，“灵公”，襄公之子，名夷皋，公元前六二一年至前六二七年在位。“赵盾”，赵衰之子，于晋襄公七年（公元前六二一年）为晋执政。灵公十四年（公元前六二七年），赵穿杀灵公而立成公。赵盾亡不出境，返不讨贼。太史书曰：“赵盾弑其君。”故曰：“诛灵公之贼赵盾。”〔5〕赵朔，赵盾子，晋景公时嗣位。朔妻为成公之姊。《左传》称朔妻为“赵庄姬”。“庄”是赵朔谥。故下宫作难时，赵朔已前死。〔6〕“必”，若。〔7〕“程婴”，赵朔之友。“公孙杵臼”，朔之门客。“赵武”，朔子。即赵文子。公元前五四八年至前五四一年为晋执政。

景公十一年，厥与郤克将兵八百乘伐齐，^{〔1〕}败齐顷公于鞞，^{〔2〕}获逢丑父。^{〔3〕}于是晋作六卿，^{〔4〕}而韩厥在一卿之位，^{〔5〕}号为献子。^{〔6〕}

【注释】〔1〕“郤克”，即郤献子，景公时曾为晋之执政。韩厥于伐齐之役，据《齐世家》为小将。据成公二年《左传》，则为司马。“郤”，音 xī。〔2〕“齐顷公”，惠公之子，名无野。公元前五九八年至前五八二年在位。“鞞”，在今山东平阴县。〔3〕“获逢丑父”，逢丑父为顷公车右。战中逢丑父与顷公易位换服，顷公脱走。逢丑父被俘。洪亮吉曰：《春秋繁露·竹林篇》云：“获晋顷公，斫（音 zhu#，斩。）逢丑父。”〔4〕“六卿”，即六军。晋作六军在景公十二年十二月甲戌。周制，天子方能作六军。“晋作六卿”是僭越的行为。〔5〕“而韩厥在一卿之位”，六卿的名次是韩厥、

赵括、巩朔、韩穿、荀雅、赵 。韩厥居首，故曰“一卿之位”。一卿实际上是晋国的执政。〔6〕“号为献子”，“献子”是谥法，以为生号，误。

晋景公十七年，病，〔1〕卜，大业之不遂者为崇。〔2〕韩厥称赵成季之功，〔3〕今后无祀，〔4〕以感景公。景公问曰：“尚有世乎？”〔5〕厥于是言赵武，〔6〕而复与故赵氏田邑，续赵氏祀。

【注释】〔1〕“晋景公十七年，病”，据《左传》及《晋世家》，晋景公病在十九年。此云“十七年”，误。说在《赵世家》。〔2〕“大业之不遂者为崇”，“大业之”下，脱“后”字，应依《赵世家》补。大业为赵之远祖，赵氏在晋绝祀，故为崇。〔3〕“赵成季”，赵盾之父赵衰谥曰“成季”。〔4〕“今后无祀”，古钞本、枫山、三条本“后”下有“绝”字。〔5〕“世”，继也。〔6〕“厥于是言赵武”，成公八年《左传》云：“韩厥言于晋侯曰：‘成季之勋，宣孟之忠，而无后，为善者其惧矣。三代之令王，皆数百年保天之祿。夫岂无辟王，赖前哲以免也。《周书》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晋悼公之十年，〔1〕韩献子老。〔2〕献子卒，子宣子代。〔3〕宣子徙居州。〔4〕

【注释】〔1〕“晋悼公之十年”，“晋悼公”，名周，公元前五七二年至前五五八年在位。梁玉绳曰：“十乃七之讹。”〔2〕“韩献子老”，襄公七年《左传》：“冬十月，晋韩献子告老。”“老”，告老致仕。〔3〕“子宣子代”，“宣子”，名起。献子长子穆子有疾，将立之际，穆子辞让，请立弟起。弟起嗣位，是为宣子。〔4〕“州”，本周地，后属晋，在今河南沁阳县东南五十里。

晋平公十四年，〔1〕吴季札使晋，〔2〕曰：“晋国之政卒归于韩、魏、赵矣。”〔3〕晋顷公十二年，〔4〕韩宣子与赵、魏共分祁氏、羊舌氏十县。〔5〕晋定公十五年，〔6〕宣子与赵简子侵伐范、中行氏。〔7〕宣子卒，〔8〕子贞子代立。〔9〕贞子徙居平阳。〔10〕

【注释】〔1〕“晋平公”，悼公之子，名彪。公元前五五七年至前五三二年在位。〔2〕“季札”，吴王寿梦之第四子。季札贤，寿梦欲立之，札辞让。后吴人又欲立之，札仍拒不受。札封于延陵（今江苏常州）、州来（今安徽凤台），故称札为延陵季子或延州来季子。事具《吴世家》及《左传》。〔3〕“晋国之政卒归于韩、魏、赵矣”，襄公二十九年《左传》：季札“适晋，说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曰：晋国其萃于三族乎！”《注》：“言晋国之政，将集于三家。萃，在醉反，集也。”本文“卒”，乃“萃”之省，亦集义。〔4〕“晋顷公”，昭公之子，名去疾。公元前五二五年至前五二二年在位。〔5〕“韩宣子与赵魏共分祁氏、羊舌氏十县”，昭公二十八年《左传》：“秋，韩宣子卒，魏献子为政，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分羊氏之田以为三县。”三家分田时，韩宣子已死，执政魏献子（魏舒）主其事。〔6〕“晋定公”，顷公之子，名午。公元前五二一年至前四七五年在位。“十五年”，梁玉绳曰：“此误十六年为‘十五年’。”〔7〕“宣子与赵简子侵伐范、中行氏”，梁玉绳曰：“定十六年与赵简子伐范、中行者，韩简子不侵也。是时宣子已卒十九年矣。《左传》及《晋》、《赵世家》可证。”按“赵简子”，名鞅，赵武之孙。公元前四九七年至前四七六年为晋执政。“范”，范吉射，即范献子，士鞅之子。“中行”，中行寅，荀偃之孙。〔8〕“宣子卒”，韩

宣子起卒在晋顷公十二年。〔9〕“贞子”，《索隐》引《系本》作“平子”，名须。〔10〕“平阳”，在今山西临汾市。

贞子卒，子简子代。〔1〕简子卒，子庄子代。〔2〕庄子卒，子康子代。〔3〕康子与赵襄子、魏桓子共败知伯，〔4〕分其地，地益大，大于诸侯。〔5〕

【注释】〔1〕“子简子代”，《系本》简子名不信。《赵世家》名不佞。〔2〕“子庄子代”，《系本》庄子名庚。梁玉绳曰：徐广谓《史记》多无简子、庄子，《人表》亦同。清张文虎以为徐广所见之《史记》作“贞子生康子”，而无简子、庄子两代。今本《史记》有此两代，当是后人所增。〔3〕“康子”，名虎。〔4〕“赵襄子”，赵简子鞅之子，名无恤。公元前四五七年至前四二五年在位。“魏桓子”，魏襄子侈之孙。《世本》以为侈之子。“知伯”，名瑶。知氏和中行氏皆荀氏裔，知伯瑶亦称荀瑶。〔5〕“于”，犹如。《淮阴侯列传》：“于诸侯之约，大王当王关中。”“于”，亦如义。

康子卒，子武子代。〔1〕武子二年，伐郑，杀其君幽公。〔2〕十六年，武子卒，子景侯立。〔3〕

【注释】〔1〕“武子”，名启章。公元前四二四年至前四一九年在位。《水经注》六引《竹书纪年》：“晋烈公元年，韩武子都平阳。”〔2〕“幽公”，郑共公之子，名己。公元前四二三年在位。幽公元年，韩武子伐郑，杀幽公。〔3〕“子景侯立”，《竹书纪年》及《系本》皆作“景子”，名处，是景子时尚未称侯之证。韩景子公元前四一八年至前四一四年在位。

景侯虔元年，〔1〕伐郑，取雍丘。〔2〕二年，郑败我负黍。〔3〕

【注释】〔1〕“景侯虔元年”，景侯名处，名虔者非。《吕览·任数》注谓武子都宜阳，景侯徙阳翟。宜阳，在今河南宜阳县。阳翟，在今河南禹县。〔2〕“雍丘”，在今河南杞县。〔3〕“负黍”，在今河南登封县西南。

六年，与赵、魏俱得列为诸侯。〔1〕

【注释】〔1〕“六年，与赵、魏俱得列为诸侯”，关于三晋始侯的年代，《史记》记载多紊乱，至少有三个不同的年代，即楚简王八年，公元前四二四年，楚声王五年，公元前四一三年，燕釐公立岁，公元前四一二年。钱穆曰：“三晋之侯，魏最先，赵次之，韩又次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特赵人始侯之年。前二十二年，魏已称侯，其后十六年，韩始侯。此三晋称侯之始末也。”（见《先秦诸子系年考辨》）依钱说，韩景侯虔六年，韩尚未称侯。韩称侯在文侯元年，是其君称侯改元之年。时在周安王十六年，公元前三八六年。

九年，郑围我阳翟。〔1〕景侯卒，子列侯取立。〔2〕

【注释】〔1〕“阳翟”，春秋时郑栎邑地，战国属韩，改称阳翟。在今河南禹县。〔2〕“列侯取”，《世本》有武侯取，无列侯。《六国年表》作“烈侯”。

列侯三年，聂政杀韩相侠累。〔1〕九年，秦伐我宜阳，〔2〕取六邑。十三年，列侯卒，子文侯立。〔3〕是岁魏文侯卒。〔4〕

【注释】〔1〕“聂政”，轶深井里人。政父为韩王治剑，过时不成，韩王杀之，故刺杀韩王以报父仇。或云严仲子与韩相侠累有隙，求政刺侠累。“侠累”，《战国策》作韩傀，《韩非子》作韩廆。《艺文类聚》作韩偃，皆一人。后二十六年，本书又记韩严弑其君哀侯事。自来载籍多将二事混同，其说紊乱。〔2〕“宜阳”，在今河南宜阳。〔3〕“十三年，列侯卒，子文

侯立”，梁玉绳、钱穆二家俱以为“文侯”应无其人。梁以文侯、哀侯是一人。钱以列侯、文侯是一人。〔4〕“是岁，魏文侯卒”，依钱穆说，魏文侯卒年应在周安王五年，公元前三九七年。说详《魏世家》注。

文侯二年，伐郑，取阳城。〔1〕伐宋，到彭城，〔2〕执宋君。〔3〕七年，伐齐，至桑丘。〔4〕郑反晋。〔5〕九年，伐齐，至灵丘。〔6〕十年，文侯卒，子哀侯立。〔7〕

【注释】〔1〕“阳城”，在今河南登封县东南之城山岭。〔2〕“彭城”，在今江苏徐州市。〔3〕“宋君”，宋休公，名田。〔4〕“桑丘”，在今河北徐水县西南。〔5〕“郑反晋”，《六国年表》作“郑败晋”。〔6〕“灵丘”，在今山东高唐县。〔7〕“十年，文侯卒，子哀侯立”，《索隐》云：“《纪年》无文侯，《系本》无列侯。”本书列侯与文侯即《系本》之武侯。哀侯应是武侯之子。

哀侯元年，与赵、魏分晋国。〔1〕二年，灭郑，因徙都郑。〔2〕

【注释】〔1〕“哀侯元年，与赵、魏分晋国”，“哀侯元年”当赵敬侯十一年，魏武侯十一年。《赵世家》有“分其地”语；《魏世家》有“分晋地，灭其后”语。此为公元前三七六年事。哀侯与赵、魏分晋国，似与迁桓公于屯留为一事。〔2〕“灭郑，因徙都郑”，韩本都平阳，中间徙都阳翟。韩既灭郑，徙都郑之新郑。

六年，韩严弑其君哀侯，〔1〕而子懿侯立。〔2〕

【注释】〔1〕“六年，韩严弑其君哀侯”，《通鉴·周纪一》：“哀侯以韩廆为相而爱严遂，二人甚相害也。严遂令人刺韩廆于朝，廆走哀侯，哀侯抱之，人刺韩廆，兼及哀侯。”〔2〕“懿侯”，名若，《六国年表》作“庄侯”。据《纪年》，哀侯之后有懿侯、共侯，实为一人。懿侯元年，与赵成侯迁晋桓公于屯留。

懿侯二年，魏败我马陵。〔1〕五年，与魏惠王会宅阳。〔2〕九年，魏败我浚。〔3〕十二年，懿侯卒，子昭侯立。〔4〕

【注释】〔1〕“马陵”，在今河北大名县东南。〔2〕“五年，与魏惠王会宅阳”，“宅阳”，地望不详。韩懿侯五年，梁尚未称王，此云“魏惠王”，乃后人追叙之称。〔3〕“浚”，今称浚河，源出山西翼城县东，西流经曲沃、侯马市注入汾河。〔4〕“十二年，懿侯卒，子昭侯立”，钱穆曰：“懿侯自哀侯被弑之翌年纪元，至惠成王八年，凡十二年而卒，是年昭侯立。”依钱说，昭侯立在周显王六年，公元前三六三年。按：“昭侯”，《纪年》作“郑釐侯”。哀侯灭郑而徙都之，改号曰郑。

昭侯元年，秦败我西山。〔1〕二年，宋取我黄池。〔2〕魏取朱。〔3〕六年，伐东周，〔4〕取陵观、邢丘。〔5〕

【注释】〔1〕“西山”，胡三省曰：“自宜阳熊耳东连嵩高，南至鲁阳，皆韩之西山。”〔2〕“黄池”，在今河南封丘县南。〔3〕“魏取朱”，《六国年表》云：“魏取我朱。”朱盖韩地，所在不详。〔4〕“东周”，周考王封周桓公孙惠公于巩，号东周，故战国有东、西周。〔5〕“邢丘”，《六国年表》作“廩丘”。胡三省曰：“陵观、廩丘皆当时邑聚之名，史无所考。”按：邢丘，在今河南温县东北。

八年，申不害相韩，〔1〕修术行道，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伐。

【注释】〔1〕《通鉴·周纪二》：“申不害者，郑之贱臣也。学黄、老

刑名，以干昭侯。昭侯用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

十年，韩姬弑其君悼公。^{〔1〕}十一年，昭侯如秦。二十二年，申不害死。二十四年，秦来拔我宜阳。^{〔2〕}

【注释】〔1〕“韩姬”，《竹书纪年》作“韩玘”。韩姬是韩大夫。钱穆曰：“考《韩世家》：‘昭侯十年，韩姬弑其君悼公。’是年正赵肃侯元年，疑悼公乃晋君。前十年韩取屯留而迁端氏，今赵取端氏而复迁屯留，韩大夫遂弑之也。然则晋自桓公后尚有悼公，或即《晋世家》所谓静公矣。”

〔2〕“秦来拔我宜阳”，“宜阳”在今河南宜阳县东。梁玉绳曰：“甘茂拔宜阳在秦武王四年，此时安得先拔之，疑拔乃攻之误。”按：昭侯二十五年，屈宜臼有“往年秦拔宜阳”语。“拔”字不误。

二十五年，旱，作高门。屈宜臼曰：^{〔1〕}“昭侯不出此门。何也？不时。吾所谓时者，非时日也，^{〔2〕}人固有利不利时。昭侯尝利矣，不作高门。往年秦拔宜阳，今年旱，昭侯不以此时恤民之急，而顾益奢，^{〔3〕}此谓‘时绌举赢’。”^{〔4〕}二十六年，高门成，昭侯卒。果不出此门。子宣惠王立。^{〔5〕}

【注释】〔1〕许慎曰：“屈宜臼，楚大夫，时在韩。”〔2〕“时日”，犹吉日。古时以卜筮定日之吉凶。王充《论衡·讥日篇》谈到一些有关时日禁忌的具体情况。〔3〕“顾”，反而。〔4〕“时绌举赢”，“绌”，《通鉴》作“拙”。徐广曰：“时衰耗而作奢侈，言国家多难而势拙，此时宜恤民之急，而举事反若有赢余者，失其所以为国之道矣。”“时绌举赢”盖古语，犹今语穷日子当富日子过。〔5〕“子宣惠王立”，韩宣惠王即韩威侯，说详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一 二。

宣惠王五年，张仪相秦。^{〔1〕}八年，魏败我将韩举。^{〔2〕}十一年，君号为王。^{〔3〕}与赵会区鼠。^{〔4〕}十四年，秦伐败我鄢。^{〔5〕}

【注释】〔1〕“张仪”，战国魏人，相传与苏秦同师事鬼谷子。苏秦倡六国合纵抗秦，张仪则举连横之策，引合六国事秦。张仪相秦在秦惠文王十年。〔2〕“魏败我将韩举”，《索隐》：“韩举则是韩将不疑。而《纪年》云韩举赵将，盖举先为赵将，后入韩。”按：韩举是赵将，非韩将，钱穆先生有说。详具《先秦诸子系年考辨》一 二。〔3〕“十一年，君号为王”，韩称王，《六国年表》在十年。五国相王在梁惠成王后元十二年，即赵武灵王三年。《楚世家》书于怀王六年，《通鉴》书于显王四十六年，均当韩宣惠王十年，与《表》合。《秦本纪》在惠文君十三年四月，当韩宣惠王八年。

〔4〕“区鼠”，今地不详。《正义》曰：“在河北。”〔5〕“鄢”，鄢陵，郑邑，后归韩，在今河南鄢陵县北。

十六年，秦败我脩鱼，^{〔1〕}虜得韩将、申差于浊泽。^{〔2〕}韩氏急，公仲谓韩王曰：^{〔3〕}“与国非可恃也。今秦之欲伐楚久矣，王不如因张仪为和于秦，赂以一名都，^{〔4〕}具甲，^{〔5〕}与之南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计也。”^{〔6〕}韩王曰：“善。”乃警公仲之行，^{〔7〕}将西购于秦。^{〔8〕}楚王闻之大恐，召陈轸告之。^{〔9〕}陈轸曰：“秦之欲伐楚久矣，今又得韩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韩并兵而伐楚，此秦所祷祀而求也。^{〔10〕}今已得之矣，楚国必伐矣。王听臣为之警四境之内，起师言救韩，命战车满道路，^{〔11〕}发信臣，多其车，重其币，使信王之救己也。纵韩不能听我，韩必德王也，必不为雁行以来，^{〔12〕}

是秦韩不和也，兵虽至，楚不大病也。为能听我，^{〔13〕}绝和于秦，秦必大怒，以厚怨韩。韩之南交楚，必轻秦。^{〔14〕}轻秦，其应秦必不敬，是因秦、韩之兵而免楚国之患也。”楚王曰：“善。”乃警四境之内，兴师言救韩。命战车满道路，发信臣，多其车，重其币。谓韩王曰：“不穀国虽小，^{〔15〕}已悉发之矣。愿大国遂肆志于秦，不穀将以楚殉韩。”^{〔16〕}韩王闻之大说，乃止公仲之行。公仲曰：“不可。夫以实伐我者秦也，^{〔17〕}以虚名救我者楚也。王恃楚之虚名，而轻绝强秦之敌，王必为天下大笑。^{〔18〕}且楚韩非兄弟之国也，又非素约而谋伐秦也。^{〔19〕}已有伐形，因发兵言救韩，此必陈轸之谋也。且王已使人报于秦矣，今不行，是欺秦也。夫轻欺强秦而信楚之谋臣，恐王必悔之。”韩王不听，遂绝于秦。秦因大怒，益甲伐韩，大战，楚救不至韩。十九年，大破我岸门。^{〔20〕}太子仓质于秦以和。^{〔21〕}

【注释】〔1〕“脩鱼”，今地不详。《大事记》：“韩与赵、魏伐秦，秦使庶长樗里疾与战脩鱼，虏韩将申差。”《解题》：“浊泽即脩鱼之战。”〔2〕“ ”，音 s#u，亦作“鯁”。“ ”、“申差”，二韩将。“浊泽”，乃魏地，非韩地。《正义》谓“浊泽当作观泽”。按：作“观泽”者，疑涉《六国年表》“齐败我观泽”而误。马王堆战国帛书作“秦韩战于蜀潢”，蜀，浊之省，潢通 ，《说文》：“ ”，小津也。”蜀潢，当即浊泽传写之讹。浊泽战国时有二，一在河南长葛县，一在山西运城盐池。观泽在今河南浚县东。秦、韩交战之浊泽应在河南长葛县境。〔3〕“公仲”，韩相国，名侈。《韩非子·十过》作公仲朋。鲍本《战国策》同。又名韩冯。《汉书·古今人表》作公仲用。钱大昕云：“用是朋之讹。”《韩策三》之韩侈，自是别一人。〔4〕“都”，即县。“名都”，大县。战国帛书正作“名县”。〔5〕“甲”，甲士。“具甲”，谓附以一都之甲士和武器装备。按：《韩策》、《韩非子·十过》、战国帛书于此处均无“具甲”二字，疑涉下文陈轸言而行。〔6〕“此以一易二之计也”，意谓把秦国一国攻韩，转变为秦、韩二国攻楚。战国帛书“以一易二”作“以一为二”。〔7〕“警”，警戒，“准备”。《韩策》作“傲”。傲，犹戒。〔8〕“将西购于秦”，“购”，《韩策》、战国帛并书作“西讲于秦”。《韩非子》作“将西和秦”。按：“讲”、“购”为正假字，“讲”犹和也。《说文》：“讲，和解也。”〔9〕“陈轸”，《田齐世家》作田轸。轸为战国时期有名的游说之士，历仕秦、楚、魏、齐诸国。〔10〕“祷祀”，《韩非子》、《韩策》并作“庙祠”。“祠”、“祀”古通。〔11〕“命战车满道路”，战国帛书作“名战车，盈夏路”。“夏路”是楚国通向北方的大道。〔12〕“必不为雁行以来”，言韩既德楚，必不与秦同心旅进，若雁行有序以伐楚。战国帛书作“必不为逆以来”。〔13〕“为”，如。〔14〕“因”，《韩策》、战国帛书并作“困”。〔15〕“不穀”，国君自谦之称。〔16〕“殉”，景祐本、黄善夫本、殿本并作“徇”。二字通。《贾生列传》：“贪夫徇财兮，烈士徇名。”《集解》：“瓚曰：以身从物曰徇。”“以楚徇韩”，犹言以楚从韩。战国帛书作“以楚隼韩”，“隼”、“殉”音同通假。〔17〕“伐”，战国帛书作“苦”。《韩策》、《韩非子·十过》作“告”。“以实告我”，犹言以实示我。《荀子·礼论篇》：“舆藏而马反，告不用也。”杨倞注：“告，示也。”〔18〕“王必为天下大笑”，《韩策》无“王”字。战国帛书作“天下必芯（笑）王”。〔19〕“又非素约而谋伐秦也”，战国帛书作“又非素谋伐秦也”。〔20〕“岸门”，在今

河南许昌北。〔21〕“太子仓质于秦以和”，《秦本纪》于秦惠文王后十年书“韩太子苍来质”。按：太子来质在破岸门后，当在秦惠文王后十一年。《秦本纪》误前一年。

二十一年，与秦共攻楚，〔1〕败楚将屈丐，〔2〕斩首八万于丹阳。〔3〕是岁，宣惠王卒，太子仓立，是为襄王。〔4〕

【注释】〔1〕“二十一年，与秦共攻楚”，《集解》引徐广曰：“周赧王之三年也。”又曰：“围景座也。”按：《六国年表》：“秦助我攻楚，围景座。”“座”乃“痤”之省。〔2〕“丐”，《秦本纪》、《通鉴》并作“ ”。“ ”、“丐”正俗字。〔3〕“斩首八万于丹阳”，《通鉴·周纪三》：“春，秦师及楚战于丹阳，楚师大败，斩甲士六万，虏屈 及列侯、执珪七十余人，遂取汉中郡。”胡三省谓此丹阳，既非枝江之丹阳，亦非秭归之丹阳。此丹阳谓丹水之阳，盖在弘农丹水、析两县之间，武关之外。楚师既败，秦师乘胜取上庸路西入以收汉中，其势较易。〔4〕“襄王”，黄式三曰：“韩宣惠王之子谥襄哀王，见《留侯传》。”按：韩襄王，公元前三一年至前二九六年在位。

襄王四年，与秦武王会临晋。〔1〕其秋，秦使甘茂攻我宜阳。〔2〕五年，秦拔我宜阳，斩首六万。秦武王卒。六年，秦复与我武遂。〔3〕九年，秦复取我武遂。〔4〕十年，太子婴朝秦而归。〔5〕十一年，秦伐我，取穰。〔6〕与秦伐楚，败楚将唐昧。〔7〕

【注释】〔1〕“秦武王”，名荡，秦惠文王子。公元前三一至前二七年在位。“临晋”，在今山西临猗县临晋镇。〔2〕“甘茂”，下蔡（今安徽凤台）人，秦武王时为左丞相，后离秦去齐、楚等国，卒于魏。本书有传。“宜阳”，在今河南宜阳县。〔3〕“武遂”，在今山西垣曲东南。《索隐》谓“韩之平阳，秦之武遂，并当在宜阳左右”。按：平阳、武遂皆在河东，宜阳则在河外。《索隐》说误。〔4〕“秦复取我武遂”，秦复取武遂，在秦昭襄王四年。〔5〕“太子婴朝秦而归”，《六国年表》：“太子婴与秦王会临晋，因至咸阳而归。”〔6〕“穰”，在今河南邓县。〔7〕“与秦伐楚，败楚将唐昧”，《楚世家》：“二十八年，秦乃与齐、韩、魏共攻楚，杀楚将唐昧，取我重丘而去。”按：“昧”字从目从未，作“昧”、“昧”者非。《吕氏春秋·处方篇》、《荀子·议兵篇》均作唐蔑。《赵策》作唐明。

十二年，太子婴死。公子咎、公子虬虱争为太子。〔1〕时虬虱质于楚。〔2〕苏代谓韩咎曰：〔3〕“虬虱亡在楚，楚王欲内之甚。今楚兵十余万在方城之外，〔4〕公何不令楚王筑万室之都雍氏之旁，〔5〕韩必起兵以救之，公必将矣。公因以韩楚之兵奉虬虱而内之，其听公必矣，〔6〕必以楚、韩封公也。”〔7〕韩咎从其计。

【注释】〔1〕“虬虱”，《战国策》作“几瑟”。〔2〕“时虬虱质于楚”，虬虱乃亡在楚，非质于楚。崔适曰：“‘时虬虱质于楚’，至‘于是虬虱竟不得归’，此多脱文，无从校订。”〔3〕“苏代谓韩咎曰”，《韩策二》作“冷向谓韩咎曰”。韩咎自应是韩公子咎。公子咎正与虬虱争为太子，断无内虬虱之理。冷向之言，或是为韩相公仲而发。〔4〕“方城”，楚之长城，古代为我国九塞之一。其城由今之河南方城县，北至邓县。〔5〕“雍氏”，在今河南禹县。〔6〕“其听公必矣”，《韩策》作“虬虱得入而德公”，“听”为“德”之讹。〔7〕“必以楚、韩封公也”，《韩策》作“必以韩、楚奉公

矣”。

楚围庸氏，〔1〕韩求救于秦。〔2〕秦未为发，使公孙昧入韩。〔3〕公仲曰：〔4〕“子以秦为且救韩乎？”〔5〕对曰：“秦王之言曰‘请道南郑、蓝田，〔6〕出兵于楚以待公’，殆不合矣。”〔7〕公仲曰：“子以为果乎？”〔8〕对曰：“秦王必祖张仪之故智。楚威王攻梁也，〔9〕张仪谓秦王曰：〔10〕‘与楚攻魏，魏折而入于楚，韩固其与国也，〔11〕是秦孤也。不如出兵以到之，〔12〕魏楚大战，秦取西河之外以归。’〔13〕今其状阳言与韩，其实阴善楚。公待秦而到，〔14〕必轻与楚战。楚阴得秦之不用也，必易与公相支也。〔15〕公战而胜楚，遂与公乘楚，〔16〕施三川而归。〔17〕公战不胜楚，楚塞三川守之，公不能救也。窃为公患之。司马庚三反于郢，〔18〕甘茂与昭鱼遇于商於，〔19〕其言收玺，实类有约也。”〔20〕公仲恐，曰：“然则奈何？”曰：“公必先韩而后秦，先身而后张仪。〔21〕公不如亟以国合于齐楚，齐楚必委国于公。〔22〕公之所恶者张仪也，〔23〕其实犹不无秦也。”〔24〕于是楚解雍氏围。

【注释】〔1〕“楚围雍氏”，楚怀王时多次围韩雍氏，此次围雍应非韩襄王十二年事。是年当楚怀王二十九年，楚屡败于秦，处在困境中，恐亦无力兴师伐韩。〔2〕“韩求救于秦”，《韩策二》作“韩令冷向借救于秦”。〔3〕“公孙昧”，亦作公子昧。鲍彪曰：“昧，当音莫葛反。”按：“昧”，自当作“昧”，今本皆讹作“昧”。〔4〕“公仲”，韩相，名侈。〔5〕“且”，将也。〔6〕“道”，从，经由。“南郑”，在今陕西南郑，一说在今河南新郑。“蓝田”，在今陕西蓝田。〔7〕“殆不合矣”，言绕楚北境以待韩使，而东救雍氏，如此迟缓，不能救韩之困，不符合韩国的希望，无济于事。〔8〕“果”，诚，信义。〔9〕“楚威王”，熊商，公元前三三九年至三二九年在位。楚威王攻梁事，本书缺载，《秦策一》有记。〔10〕“秦王”，秦惠文王。〔11〕“韩固其与国也”，韩与魏为与国。〔12〕“不如出兵以到之”，《秦策一》作“不如与魏以劲之”，姚本注：“劲，强也。”《韩策二》作“故不如出兵以劲魏”，鲍彪曰：“阳为助魏，实欲其与楚战。”“到”乃“劲”之讹。〔13〕“秦取西河之外以归”，以上引张仪故事，见于《秦策》。“西河之外”，即河西。在今陕西大荔、宜川境。〔14〕“公待秦而到”，《韩策》作“公恃秦而劲”。〔15〕“必易与公相支也”，言楚阴知秦不为公用，亦必在与韩交战时轻敌。〔16〕“乘”，因势以取之。〔17〕“施三川而归”，“施”，《韩策》作“易”。“三川”，周室。言韩、秦胜楚，声威及于周室。〔18〕“司马庚”，秦人，《韩策》作“司马康”。“庚”，《集解》引徐广曰：“一作唐。”“郢”，楚都，在今湖北江陵。〔19〕“昭鱼”，楚相。“商於”，在今陕西商南县、河南淅川县、内乡县一带。〔20〕“其言收玺，实类有约也”，鲍彪曰：“玺，军符，收之者，言欲止楚之攻韩。‘实类有约’者，疑秦、楚约攻韩。”〔21〕“公必先韩而后秦，先身而后张仪”，“先韩”者，急图其国；“后秦”者，不望其救。“先身”者，善己之谋；“后仪”者，不堕人之诈。〔22〕“齐楚必委国于公”，《韩策》作“秦必委国于公以解伐”。〔23〕“公之所恶者张仪也”，公孙昧言公仲所恶者乃张仪劲魏之计。〔24〕“其实犹不无秦也”，《韩策》作“其实犹不失秦也”。句意谓其实并无疏离秦廷的打算。

苏代又谓秦太后弟牟戎曰：〔1〕“公叔伯婴恐秦楚之内虬虱也，〔2〕公

何不为韩求质子于楚？〔3〕楚王听入质子于韩，〔4〕则公叔伯婴知秦楚之不以虬虱为事，必以韩合于秦楚。秦楚挟韩以窘魏，〔5〕魏氏不敢合于齐，是齐孤也。公又为秦求质子于楚，〔6〕楚不听，怨结于韩。韩挟齐魏以围楚，〔7〕楚必重公。〔8〕公挟秦楚之重以积德于韩，公叔伯婴必以国待公。”于是虬虱竟不得归韩。韩立咎为太子。齐、魏王来。〔9〕

【注释】〔1〕“苏代”，洛阳人，《史记》称苏秦之弟。近人研究，认为苏代游说诸侯较早，在公元前四世纪末期，已往来于楚、魏、燕、齐各国，而苏秦事迹要晚得多，疑苏代是苏秦之兄。一九七三年长沙马王堆战国帛书的发现，为苏代是苏秦之兄提供了新证。“秦太后”，秦昭襄王母，楚人，姓聃（音 m），号宣太后。“聃戎”，宣太后弟，号华阳君，又号新城君。《韩策二》不言苏代，作“谓新城君曰”。〔2〕“公叔伯婴”、“虬虱”，与公子咎（亦作韩咎）皆韩哀襄王子。伯婴即太子婴，早死。伯婴未立之先，虬虱与之争立。既死，又与公子咎争立。〔3〕“公何不为韩求质子于楚”，“为”，犹使也。《韩策》“为秦”作“令秦”，令亦使也。《索隐》：“令韩求楚，更以别人为质，以替虬虱。”按：虬虱乃亡入楚，非质子。〔4〕“楚王听入质子于韩”，梁玉绳曰：“《正义》谓楚王下脱不字，是。”〔5〕“窘”，困迫，为难。〔6〕“公又为秦求质子于楚”，令聃戎使秦索韩所送质子于楚，令之入秦。〔7〕“围”，《韩策二》作“盼”。“盼”，睥睨，恨视。〔8〕“楚必重公”，聃戎贵于秦，楚窘于韩、魏、齐，欲借秦援摆脱孤立，故重新城君。〔9〕“齐、魏王来”，《六国年表》：“十三年，齐、魏王来。”

十四年，与齐、魏王共击秦，至函谷而军焉。〔1〕十六年，秦与我河外及武遂。〔2〕襄王卒，太子咎立，是为釐王。〔3〕

【注释】〔1〕“函谷”，秦关，在今河南灵宝县南，是秦的东关。〔2〕“十六年，秦与我河外及武遂”，梁玉绳曰：“事在十四年，‘河外及’三字衍。”按：“武遂”在今山西垣曲东南。韩襄王六年，秦与韩武遂。襄王九年秦复取韩武遂。〔3〕“太子咎立，是釐王”，韩釐王公元前二九五年至前二七三年在位。

釐王三年，使公孙喜率周、魏攻秦。〔1〕秦败我二十四万，〔2〕虜喜伊阙。〔3〕五年，秦拔我宛。〔4〕六年，与秦武遂地二百里。〔5〕十年，秦败我师于夏山。〔6〕十二年，与秦昭王会西周而佐秦攻齐。〔7〕齐败，湣王出亡。〔8〕十四年，与秦会两周间。二十一年，使暴救魏，〔9〕为秦所败，走开封。〔10〕

【注释】〔1〕“釐王三年，使公孙喜率周、魏攻秦”，韩、魏攻秦，在秦昭王十四年。“公孙喜”，《通鉴》云韩将，惟《穰侯列传》以喜为魏将。梁玉绳《史记志疑》中《秦本纪》部分云：“喜是魏将，伊阙之役，韩为主兵，使魏之公孙喜将之，故所书不同。”梁氏疑此时之周，岂能从伐秦？《通鉴》书此不言周。〔2〕“秦败我二十四万”，《六国年表》、《楚世家》、《穰侯列传》、《白起列传》、《通鉴》“二十四万”上皆有“斩首”二字。〔3〕“伊阙”，故地在今河南洛阳市西南。〔4〕“宛”，在今河南南阳市。三家分晋时，韩得南阳，见《战国策》鲍彪注。云梦出土之《大事记》有秦昭王十六年秦攻宛的记载。〔5〕“六年，与秦武遂地二百里”，襄王十六年，秦归武遂地于韩，武遂在河东，韩祖宗庐墓在其近处，故一意得之。今又归秦，非其所愿。〔6〕“十年，秦败我师夏山”，《正义》云夏山未详。施之

勉《读史记会注考证札记校补》吴熙载曰：“夏山，河南开封府禹州。”按：今禹县。〔7〕“十二年与秦昭王会西周，而佐秦攻齐”，“秦昭王”，武王弟，名则，或作稷。公元前三六年至前二五一年在位。“秦昭王会西周”与“佐秦攻齐”是两事，《六国年表》中魏表、韩表俱分别言之。韩佐秦攻齐事，即周赧王三十一年，燕上将军乐毅佩赵相国印，将秦、魏、韩、赵之兵共伐齐，大败齐师，乐毅入临淄，齐王出走之事。〔8〕“湣王”，齐宣王子，名地，公元前三二三年至前二八四年在位。〔9〕“暴”，韩将。“”，音ju1n。〔10〕“开封”，云梦出土之《大事记》有秦攻启封之事。“启封”也见于战国铜戈铭文。可见“开封”本作“启封”，西汉时避景帝讳改为“开封”。故地即今河南开封市。

二十三年，赵、魏攻我华阳。〔1〕韩告急于秦，秦不救。韩相国谓陈筮曰：〔2〕“事急，愿公虽病，〔3〕为一宿之行。”陈筮见穰侯。〔4〕穰侯曰：“事急乎？故使公来。”陈筮曰：“未急也。”穰侯怒曰：“是可以为公之主使乎？〔5〕夫冠盖相望，告敝邑甚急，公来言未急，何也？”陈筮曰：“彼韩急，〔6〕则将变而佗从，〔7〕以未急，故复来耳。”穰侯曰：“公无见王，请今发兵救韩。”〔8〕八日而至，败赵、魏于华阳之下。〔9〕是岁，釐王卒，子桓惠王立。〔10〕

【注释】〔1〕“华阳”，在今河南新郑东南。〔2〕“相国”，为战国时百官中地位最高的官职。据战国及秦代的铜器铭刻，当时皆作“相邦”。汉代避刘邦讳，《史记》、《战国策》之言相邦者，皆被改成相国。“陈筮”，《韩策三》作“田苓”。“陈”、“田”古通。俗书“草”、“竹”不分。“巫”、“令”形近。“陈筮”即“田苓”。〔3〕“愿”，念也。〔4〕《通鉴·周纪四》“筮”下有“如秦”二字。“穰侯”，魏冉。〔5〕“是可以为公之主使乎”，鲍彪曰：“公犹国也，言其不任。”“主使”，韩王之使。此言事未急，公何以为韩王之使乎？“可”、“何”古通。〔6〕“彼”，犹若，作“若或”解。〔7〕“佗”，同“他”。〔8〕“请今发兵救韩”，“今”，犹即。《通鉴》曰：“穰侯曰：‘请发兵矣。’乃与武安君及客卿胡阳救韩，八日而至，败魏军于华阳之下，走芒卯，虏三将，斩首十三万。武安君又与赵将贾偃战，沉其卒二万于河。”〔9〕“华阳之下”，谓华阳城下。按：本章与《韩策二》楚围雍氏五月，韩王遣张翠赴秦廷乞师救韩说同。〔10〕“桓惠王”，名缺。《留侯世家》作“悼惠王”。公元前二七二年至前二三九年在位。

桓惠王元年，伐燕。〔1〕九年，秦拔我陘，〔2〕城汾旁。〔3〕十年，秦击我于太行，〔4〕我上党郡守以上党郡降赵。〔5〕十四年，秦拔赵上党，〔6〕杀马服子卒四十余万于长平。〔7〕十七年，秦拔我阳城、负黍。〔8〕二十二年，秦昭王卒。〔9〕二十四年，秦拔我城皋、荥阳。〔10〕二十六年，秦悉拔我上党。二十九年，秦拔我十三城。〔11〕

【注释】〔1〕“桓惠王元年，伐燕”，燕惠王七年，韩、魏、齐共伐燕，楚救燕。〔2〕“陘”，在今山西曲沃境。〔3〕“城汾旁”，中井积德曰：“‘汾旁’二字衍，盖注文误入正文。”按：流经曲沃之水为涑水。《水经注》六云：“涑水又西南径左邑县故南城（城南），故曲沃也。”“汾旁”，疑“涑旁”形近之讹。〔4〕“十年，秦击我于太行”，云梦出土之《大事记》秦昭王四十四年“攻太行”，与本书合。〔5〕“我上党郡守以上党郡降赵”，

韩上党守冯亭以韩不能守上党，以城邑十七入于赵，惟事在桓惠王十一年。事具《赵世家》、《赵策一》。“上党”，在今山西长治一带。〔6〕“秦拔赵上党”，《正义》：“韩上党也。”按：即冯亭所守。〔7〕“杀马服子卒四十余万于长平”，“马服子”，赵括。“长平”，在今山西高平。按：长平之事，《六国年表》及《白起列传》并在秦昭王四十七年，即韩桓惠王十三年。《通鉴》在赧王五十五年，亦当桓惠王十三年。《赵世家》及《廉颇列传》并在赵孝成王七年，当桓惠王十四年，与此合。〔8〕“十七年，秦拔我阳城、负黍”，“阳城”，在今河南登封县东南之城山岭。“负黍”，在今河南登封县西南。云梦出土之《大事记》系此事于秦昭王五十一年，与此合。〔9〕“秦昭王”，即秦昭襄王，名则，一名稷。〔10〕“城皋”，即成皋，在今河南荥阳西北。“荥阳”，在今河南荥阳东北。〔11〕“十三城”，《六国年表》作“十二城”，《通鉴》同。《秦始皇本纪》、《蒙恬列传》并作十三城，与此同。

三十四年，桓惠王卒，子王安立。

王安五年，秦攻韩，韩急，使韩非使秦，〔1〕秦留非，因杀之。

【注释】〔1〕“韩非使秦”，《秦始皇本纪》、《六国年表》在王安六年。《通鉴》在始皇帝四年，亦当王安六年。

九年，秦虏王安，尽入其地，为颍川郡。韩遂亡。〔1〕

【注释】〔1〕“韩遂亡”，韩亡在始皇帝十七年。

太史公曰：韩厥之感晋景公，绍赵孤之子武，〔1〕以成程婴、公孙杵臼之义，此天下之阴德也。韩氏之功，于晋未睹其大者也。然与赵、魏终为诸侯十余世，宜乎哉！

【注释】〔1〕“绍赵孤之子武”，《史论》云“孤”字当在“之”下。

译 文

韩的先世，与周同姓，姓姬氏。他的后代子孙在晋国做官，封于韩原，称为韩武子。武子传世三代，有个名叫韩厥的人，从其封邑，姓为韩氏。

韩厥。晋景公三年，晋司寇屠岸贾将作乱，声称要诛杀灵公的贼臣赵盾。赵盾已死，便要诛杀赵盾的儿子赵朔。韩厥阻止屠岸贾，屠岸贾不听。韩厥告诉赵朔，叫他赶快逃走。赵朔说：“你如能不让赵氏的香火断绝，我死而无憾。”韩厥答应了他。屠岸贾诛灭赵氏时，韩厥装病，不出家门。程婴、公孙杵臼藏匿赵氏孤儿赵武的事，韩厥知情。

景公十一年，韩厥与郤克统率兵车八百乘进攻齐国，败齐顷公于鞍，俘获逢丑父。晋设置六卿的职位。韩厥身居一卿之位，号称献子。

晋景公十七年，景公因病而卜，说是大业因绝祀而作祟。韩厥称颂赵成季对晋室的功劳，现在却断了香火，没有后代为他祭祀。韩厥用这些话来感悟景公。景公问道：“赵氏还有后代吗？”韩厥因而把赵武的情况告诉景公。景公把赵家原有的封地田邑发还给赵武，由赵武继承赵氏的祭祀。

晋悼公七年，韩献子告老。献子去世，儿子宣子嗣位。宣子迁居到州邑。

晋平公十四年，吴国公子季札出使晋国，他说：“晋国的政权都集中到韩、魏、赵三家手里了。”晋顷公十二年，韩宣子与赵、魏共同瓜分祁氏与羊舌氏的十个县邑。晋定公十五年，宣子（宣子已卒，应为韩简子）与赵简子侵伐范氏、中行氏领地。宣子去世，儿子贞子嗣位。贞子迁徙到平阳。

贞子去世，儿子简子嗣位。简子去世，儿子庄子嗣位。庄子去世，儿子康子嗣位。韩康子与赵襄子、魏桓子共同打败知伯，瓜分其封邑领地。韩的领地日益扩大，大到可与诸侯的领地相比。

康子去世，儿子武子嗣位。武子二年，讨伐郑国，杀死郑国国君幽公。十六年，武子去世，儿子景侯嗣位。

景侯元年，讨伐郑国，占领雍丘。二年，郑败韩于负黍。六年，韩与赵、魏同时列为诸侯。九年，郑派兵围攻韩国阳翟。景侯去世，儿子列侯取嗣位。

列侯三年，聂政刺杀韩相侠累。九年，秦进攻韩国宜阳，占领六个城邑。十三年，列侯去世，儿子文侯嗣位。这一年，魏文侯去世。

文侯二年，讨伐郑国，夺取阳城。讨伐宋国，到达彭城，囚执宋国国君。七年，讨伐齐国，打到桑丘。郑国打败韩国。九年，讨伐齐国，打到灵丘。十年，文侯去世，儿子哀侯嗣位。

哀侯元年，韩与赵、魏三分晋国。二年，韩国灭郑，把都城迁到新郑。六年，韩严弑杀其君哀侯。哀侯的儿子懿侯嗣位。

懿侯二年，魏在马陵打败韩国。五年，懿侯与魏惠王在宅阳相会。九年，魏在浍水附近打败韩国。十二年，懿侯去世，儿子昭侯嗣位。

昭侯元年，秦国在西山打败韩军。二年，宋夺取韩国的黄池。魏夺取韩国的朱邑。六年，韩讨伐东周，占领陵观、邢丘。八年，申不害为韩国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国内政治走上轨道，诸侯不敢前来侵犯。十年，韩姬弑杀晋君悼公。十一年，昭侯赴秦聘问。二十二年，申不害死。二十四年，秦来犯，攻占宜阳。

二十五年，韩国发生旱灾。昭侯决定修建高门。屈宜臼说：“昭侯走不出这座高门。为什么呢？是时运不济啊！我所说的时，不是‘时日’的时。人总是有走运和不走运的时候。昭侯也曾走过运（指申不害为相时），那时候却不修建高门。去年，秦攻占宜阳，今年又旱魃为灾。这种时候，昭侯不体恤老百姓的难处，反而更加奢侈，这叫做‘时绌举赢’。”二十六年，高门建成，昭侯去世。昭侯果然未能走出这座高门。昭侯的儿子宣惠王嗣位。

宣惠王五年，张仪为秦国相。八年，魏打败韩将韩举。十一年，韩君改名号为王。韩王与赵在区鼠相会。十四年，秦在鄢陵打败韩军。

十六年，秦在脩鱼打败韩军，俘虏韩将和申差于浊泽。韩王着急。相国公仲侈对韩王说：“盟国靠不住。秦早就蓄谋讨伐楚国。大王何不通过张仪与秦讲和，以一个大县，并附甲士和武器装备来贿赂秦国，共同南下讨伐楚国，这是拿一个换两个的好办法呀！”韩王说：“好。”于是公仲准备出发，将西行与秦媾和。楚王听说此事，大为恐惧不安，把陈轸找来商议。陈轸说：“秦蓄谋进攻楚国很久啦！现在又得到韩国一个大县并附人员武器装备，秦、韩联合进攻楚国，是秦国梦寐以求的事，现已实现，进攻楚国是无疑的了。请大王听我的话：立即在全国实施警戒，宣布出兵援韩，援韩的战车，使之塞满道路。同使派遣使臣去韩，大批车辆满载丰盛的礼品，使韩王相信大王是在出兵援救韩国。即使韩王不能立即按照大王的意旨行事，至少感戴大王，那就不会如雁行那样，紧跟在秦的后面，进攻楚国。秦、韩因而不和。他们的兵，虽进入楚国，不会对楚构成很大的威胁。如果韩国听从我，与秦绝交，秦王必大怒，恨透韩国。韩南与楚结交，自然轻视秦国。轻视秦国，应付秦国必不周到。如此，秦、韩之兵各具戒心，楚国的祸患也就减免

了。”楚王说：“很好。”于是楚在全国实施警戒，宣布出兵援韩。援韩的战车，塞满道路。同时遣使去韩，大批车辆，满载丰盛的礼品，向韩国进发。使者对韩王说：“楚国虽小，已动员全国的力量。希望贵国放心大胆和秦国打交道，楚王将以整个楚国，为支援韩国作出牺牲。”韩王听了使者的话，特别高兴，命令公仲取消秦国之行。公仲说：“不可以！你知道吗？真正进攻韩国的是秦，而虚张声势救助韩国的是楚。大王凭借楚国的虚声，就轻易与强敌秦国绝交，大王一定会被天下人耻笑。何况韩、楚并非兄弟之国，又无约在先共谋进攻秦国。只是由于有了秦、韩攻楚的迹象，楚才声称发兵援韩。这一定是陈轸出的主意。何况大王已将使者报聘的事通知秦国，现在不去，这不是欺骗秦国吗！轻易欺骗强大的秦国，而听信楚国的谋臣，大王一定要后悔的。”韩王不听，终于与秦绝交。秦王大怒，增兵讨伐韩国。秦、韩之间一场大战，而楚国并没有向韩派出援兵。宣惠王十九年，秦大破韩于岸门。太子仓为质于秦以和。

宣惠王二十一年，韩与秦共同进攻楚国，打败楚国将军屈丐。斩首八万于丹阳。这年，宣惠王去世。太子仓嗣位，是为襄王。

襄王四年，与秦武王在临晋会见。秋天，秦派甘茂攻韩国宜阳。襄王五年，秦军攻占宜阳，斩首六万。这年，秦武王去世。襄王六年，秦再次归还武遂给韩。九年，秦又夺取韩国武遂。十年，太子婴朝见秦王回国。十一年，秦进攻韩，占领穰城。这年，韩、秦联兵伐楚，打败楚国将军唐昧。

襄王十二年，太子去世。公子咎、公子虬虱争立为太子。时虬虱为质居留楚。苏代对韩咎说：“虬虱流亡在楚。楚王很想护送他回国。楚兵十余万已部署在方城之外。您何不建议楚王在雍氏附近，修建可容万户人家的城邑。韩王将发兵保卫雍氏，您准会被任命为统帅。您拥韩楚之兵，护送虬虱回国。虬虱一定听你的。韩、楚两国都会给你封赏。”韩咎采纳苏代出的主意。

楚国发兵围困雍氏，韩求救于秦。秦国救兵未发，派公孙昧来韩。公仲说：“您以为秦国会救援韩国吗？”公孙昧回答说：“秦王说‘秦将经由南郑和蓝田，兵分两路进入楚国，等待您的来到’，这恐怕与韩国的希望不符。”公仲说：“您以为秦王的话是真的吗？”对曰：“秦王袭用张仪的故技。楚威王攻梁时，张仪对秦王讲：‘如果和楚一道攻打魏国，是逼迫魏国投入楚国的怀抱。韩本就与魏为盟，秦国完全陷入孤立。不如出兵做出支援魏国的模样，等到魏、楚大战一场时，秦国乘虚略取西河之外的土地而归。’现在秦王诈称发兵救韩，暗中和楚修好。您只看到秦国救韩的假象，轻率与楚作战。楚知道秦王不会真的援救韩国，可以从容不迫地对你们。如你们打败楚国，秦将乘楚之危，掳掠三川的财富而归。如果你们败于楚国，楚扼守三川的险要，韩也无法得到秦救。我私下为您担忧。如今司马庚三次出入郢都。秦相甘茂和楚相昭鱼私下在商於见面，说是为了回收军符，恐怕是在缔结密约呀！”公仲害怕，说：“那怎么办呢？”公孙昧说：“您要首先做好迎敌的准备，然后再求秦助。考虑自身的条件，再研究对付张仪旧计的策略。您何不立即与齐、楚结盟，齐、楚必将全力支持您。您所讨厌的只是张仪的故技，实际上仍不能轻视秦的作用。”于是楚解除对雍氏的围困。苏代又对秦国宣太后之弟穰戎说：“公叔伯婴害怕秦、楚护送虬虱回国。您何不示意韩国要求楚国送回质子。楚王如不同意将质子送回韩国，公叔伯婴就能知道秦、楚并不重视虬虱。公叔伯婴就会与秦、楚联合。秦、楚挟制韩国威胁魏国，

魏就不敢和齐国结盟。齐国就孤立了。然后您又让秦国出面，要求楚国送质子虬虱来秦。楚王不听，必与韩国结怨。韩挟持齐、魏围困楚国。您就会得到楚国的尊重。凭借您在秦、楚两国的崇高声望，又积德于韩，公叔伯婴必以国家之重待您。”就这样，公子虬虱始终未能回归韩国。韩立公子咎为太子。齐王、魏王来韩国访聘。十四年，韩与齐王、魏王共同进攻秦国。军次函谷关驻扎下来。十六年，秦将河外地方及武遂归还给韩。襄王去世。太子咎嗣位，是为韩釐王。

韩釐王三年，韩派公孙喜率领韩、魏联军进攻秦国。秦在伊阙打败韩、魏联军二十四万，虏公孙喜。五年，秦攻占韩国的宛城。六年，韩将武遂二百里地割让给秦国。十年，秦在夏山打败韩师。十二年，与秦昭王在西周相会，帮助秦国攻打齐国。齐国战败，齐湣王出亡在外。十四年，韩国与秦国在东周与西周之间相会。二十一年，韩派暴 援救魏国，被秦打败。暴 逃跑到开封。

釐王二十三年，赵、魏联军进攻韩国华阳。韩向秦告急。秦不出兵援救。韩相国对陈筮说：“情况非常危急，您虽然有病，只有麻烦您连夜辛苦一趟。”陈筮来到秦国会见穰侯。穰侯说：“是不是情况紧急啦！才派你来。”陈筮说：“不急。”穰侯怒曰：“你这样的态度，能担当国家的特使吗？韩国使臣，一个紧接一个来秦，都说韩国情况危急，您来到却说不急，怎么回事儿！”陈筮说：“韩国要是危急，则将改变方针，另谋出路，不到您这儿来啦！因为不急，所以才再次派我来。”穰侯说：“好啦！您也无须去见秦王，马上发兵援救韩国。”八天后，援军来到韩国，败赵、魏军于华阳城下。这年，韩釐王去世，儿子桓惠王嗣位。

桓惠王元年，韩进攻燕。九年，秦攻占韩国的陜，在汾水旁筑城。十年，秦在太行山进攻韩军。（十一年）韩上党郡守以上党郡降赵。十四年，秦军占领赵上党。杀马服子及其部卒四十余万于长平。十七年，秦攻占韩国阳城、负黍。二十二年，秦昭王去世。二十四年，秦攻占韩国成皋、荥阳。二十六年，秦攻占韩全部上党地区。二十九年，秦攻占韩国十三座城池。三十四年，桓惠王去世，儿子王安嗣位。王安五年，秦攻韩，韩国危急，派韩非使秦，秦扣留韩非。不久，杀掉韩非。九年，王安被秦俘虏。秦占领韩国所有土地，设为颍川郡。韩国灭亡。太史公曰：韩厥感化晋景公，使赵氏孤儿赵武得以继承赵祀，同时也成就了程婴、公孙杵臼的义行。这真是天下的阴德啊！韩氏的功勋，在晋国还未见到比这更大的了！韩氏能与赵、魏一样，绵延十余世为诸侯，完全是应该的。

陈完者，陈厉公他之子也。^{〔1〕}完生，周太史过陈，^{〔2〕}陈厉公使卜完，卦得《观》之《否》：^{〔3〕}“是为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而在异国乎？非此其身也，在其子孙。若在异国，必姜姓。姜姓，四岳之后。^{〔4〕}物莫能两大，陈衰，此其昌乎？”^{〔5〕}

【注释】〔1〕“陈厉公他”，《春秋左氏传》桓公五年记载：“文公子佗杀太子免而代之。”又《春秋左氏传》桓公十二年记载：“八月壬辰，陈侯跃卒。”杜预注中说陈侯跃是厉公。《春秋左氏传》庄公二十二年记载：“陈厉公，蔡出也，故蔡人杀五父而立之。”五父即陈佗，因此陈厉公并非陈他（佗），本书此处与《陈杞世家》并误。“他”与“佗”同，音 tu。陈国为西周封立的诸侯国，妫姓，传说是帝舜之后。陈国地在今河南东部及安徽西北部，都城宛丘，在今河南淮阳。陈厉公是陈国第十三代国君，公元前七 六年至前七 年在位。〔2〕“太史”，古代官名。周代的太史是史官和历官的首长，掌管官司文书、策命、记事，以及史事典籍、天文历法、占卜、祭祀等。〔3〕“《观》之《否》”，《观》卦变成了《否》卦。《观》，音 gu n，《否》，音 p，都是《周易》中卜筮的卦象，《观》为（䷓），《巽》（☴）在上，《坤》（☷）在下，《否》为（䷋），《乾》（☰）在上，《坤》（☷）在下。《巽》最下面的阴爻变成阳爻，就变成了《乾》，即《观》卦变成了《否》卦。〔4〕“四岳”，上古时代掌管四方山川诸侯的官员。孔安国说四岳是羲和的四个儿子。姜姓的祖先据说就是尧时的四岳。〔5〕“陈衰，此其昌乎”，陈国最后一个国王陈湣公在周敬王四十一年（公元前四七九年）被楚国擒灭。此前两年，周敬王三十九年（公元前四八一年），田常杀了齐简公，作了齐王。这个太史的预言恰与事实巧合。

厉公者，陈文公少子也，^{〔1〕}其母蔡女。^{〔2〕}文公卒，厉公兄鲍立，是为桓公。桓公与他异母。及桓公病，蔡人为他杀桓公鲍及太子免而立他，为厉公。^{〔3〕}厉公既立，娶蔡女。蔡女淫于蔡人，数归，^{〔4〕}厉公亦数如蔡。^{〔5〕}桓公之少子林怨厉公杀其父与兄，乃令蔡人诱厉公而杀之。林自立，是为庄公。故陈完不得立，为陈大夫。厉公之杀，以淫出国，故《春秋》曰“蔡人杀陈他”，罪之也。

【注释】〔1〕“厉公者，陈文公少子也”，鲍、佗、跃三人均为陈文公子。〔2〕“蔡女”，蔡国国王的女儿，蔡国，周代封国，地在今河南上蔡一带。后被楚国灭掉。〔3〕“蔡人为他杀桓公鲍及太子免而立他，为厉公”，本书《陈杞世家》作“蔡人为佗杀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五父即佗，此处与《陈杞世家》均误，厉公为跃，前文已述。〔4〕“淫于蔡人”，与蔡国人私通。“数”，音 shuò，多次，“归”，出嫁的女子回母家去。〔5〕“如”，到……去。

庄公卒，立弟杵臼，是为宣公。宣公二十一年，杀其太子御寇。御寇与完相爱，恐祸及己，完故奔齐。齐桓公欲使为卿，^{〔1〕}辞曰：“羁旅之臣幸得免负檐，^{〔2〕}君之惠也，不敢当高位。”桓公使为工正。^{〔3〕}齐懿仲欲妻完，^{〔4〕}卜之，占曰：“是谓凤皇于蜚，和鸣锵锵。”^{〔5〕}有妫之后，将育于

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6〕卒妻完。〔7〕完之奔齐，齐桓公立十四年矣。

【注释】〔1〕“齐桓公欲使为卿”，齐桓公，名小白，春秋五霸之一。公元前六八五年至前六四三年在位。齐国，西周初封姜尚为齐公，地在今山东。卿，周代的官名，为辅佐国君的高级官员。〔2〕“羈”，音j，羈旅，在外寄居作客。“负檐”，即负担，泛指为生计奔波。檐为担字假借。〔3〕“工正”，周代官名，掌管官营手工业和各种技工。〔4〕“懿仲”，齐国大夫，《史记志疑》考证为陈国大夫。“妻完”，把女儿给陈完作妻子。〔5〕“蜚”，与“飞”同。“于蜚”，比翼双飞。《诗经·大雅·卷阿》：“凤皇于飞，翺翺其羽。”“和鸣”，互相应合着鸣叫。“锵锵”，凤凰叫声。〔6〕“莫之与京”，没有人能比他的地位更高大。“京”，大。〔7〕“卒妻完”，最终还是把女儿嫁给了陈完。“卒”，终于。

完卒，谥为敬仲。〔1〕仲生稚孟夷。〔2〕敬仲之如齐，以陈字为田氏。〔3〕

【注释】〔1〕“谥”，音shì。古代帝王及官僚、贵族死后，根据他们生前事迹所赠予的称号。〔2〕“稚孟夷”，《世本》作“夷孟思”。〔3〕“以陈字为田氏”，“陈字”，一本作“陈氏”。徐广认为：“应劭云始食菜地于田，由是改姓田氏。”《正义》按：“敬仲既奔齐，不欲称本国故号，故改陈字为田氏。”《史记正义》亦取此说。根据《说文解字》：“田，陈也。”钱大昕说古代读陈作田。可见当时田、陈是相通的字。战国齐铜器陈璋壶等器物铭文中齐国王族仍姓陈，但写作“𠂔”，与春秋陈国铜器铭文中的陈写作“𠂔”不同，史称陈氏改姓或系指此字形的改动。

田稚孟夷生湣孟庄，〔1〕田湣孟庄生文子须无。田文子事齐庄公。〔2〕

【注释】〔1〕“湣孟庄”，《世本》作“閔孟克”，又一本作“湣孟芷”。疑均为字误。〔2〕“齐庄公”，齐灵公的儿子，名光。公元前五五三年至五四八年在位，后被大夫崔杼弑杀。详见本书《齐太公世家》。

晋之大夫栾逞作乱于晋，〔1〕来奔齐，齐庄公厚客之。晏婴与田文子谏，〔2〕庄公弗听。

【注释】〔1〕“栾逞”，晋国大夫栾书的孙子。栾逞因有罪投奔齐国，后被齐庄公派回晋国曲沃谋反，做齐国内应，兵败而死。〔2〕“晏婴”，春秋时齐国的大夫，机智贤明，有《晏子春秋》一书叙述其言行。详见本书《管晏列传》。

文子卒，〔1〕生桓子无宇。田桓子无宇有力，事齐庄公，甚有宠。

【注释】〔1〕“文子卒”，卒字可能是衍文。

无宇卒，生武子开与釐子乞。〔1〕田釐子乞事齐景公为大夫，其收赋税于民以小斗受之，其禀予民以大斗，〔2〕行阴德于民，〔3〕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齐众心，宗族益强，民思田氏。晏子数谏景公，景公弗听。已而使于晋，〔4〕与叔向私语曰：〔5〕“齐国之政其卒归于田氏矣。”

【注释】〔1〕“釐”，音x，与“僖”通。〔2〕“禀予民以大斗”，禀，音lǐn，与廩同，赐给人谷物。这句话是说用大斗量粮食赐给百姓。〔3〕“阴德”，暗地里施予的德行。〔4〕“已而”，随即。〔5〕“叔向”，即羊舌肸，字叔向，春秋时期晋国大夫。“肸”，音xì。

晏婴卒后，范、中行氏反晋。〔1〕晋攻之急，范、中行请粟于齐。田乞欲为乱，树党于诸侯，乃说景公曰：“范、中行数有德于齐，齐不可不救。”

齐使田乞救之而输之粟。〔2〕

【注释】〔1〕“范、中行氏”，即范献子和中行文子，二人均为晋国大夫。〔2〕“输之粟”，把粮食运送给他们。

景公太子死，后有宠姬曰芮子，生子荼。〔1〕景公病，命其相国惠子〔2〕与高昭子〔3〕以子荼为太子。景公卒，两相高、国立荼，是为晏孺子。而田乞不说，〔4〕欲立景公他子阳生。阳生素与乞欢。晏孺子之立也，阳生奔鲁。田乞伪事高昭子、国惠子者，每朝代参乘，〔5〕言曰：“始诸大夫不欲立孺子。孺子既立，君相之，大夫皆自危，谋作乱。”又给大夫曰：〔6〕“高昭子可畏也，及未发先之。”诸大夫从之。田乞、鲍牧与大夫以兵入公室，攻高昭子。昭子闻之，与国惠子救公。公师败。田乞之众追国惠子，惠子奔莒，〔7〕遂返杀高昭子。晏圉奔鲁。〔8〕

【注释】〔1〕“荼”，音 shū，又读作 tú。〔2〕“国惠子”，名夏。〔3〕“高昭子”，名张。〔4〕“不说”，不高兴。“说”，音 yuè，与悦通。〔5〕“代”，《春秋左氏传》哀公六年作“必”。“参乘”，也作“驂乘”，陪坐在车上的人。古代乘车，御者在中间，尊者坐在左边，坐在右边陪同的人即参乘。〔6〕“给”，音 dài，欺骗，用假话哄骗。〔7〕“莒”，音 jǔ，古代方国名。春秋时期由计斤（在今山东胶县西南）迁移到莒（在今山东莒县）。周考王十年（公元前四三一年）被楚国所灭。〔8〕“晏圉”，晏婴的儿子。圉，音 yù。

田乞使人之鲁，迎阳生。阳生至齐，匿田乞家。请诸大夫曰：“常之母有鱼菽之祭。〔1〕幸而来会饮。”会饮田氏。田乞盛阳生囊中，〔2〕置坐中央。发囊，出阳生，曰：“此乃齐君矣。”大夫皆伏谒。〔3〕将盟立之，田乞诬曰：〔4〕“吾与鲍牧谋共立阳生也。”鲍牧怒曰：“大夫忘景公之命乎？”诸大夫欲悔，阳生乃顿首曰：“可则立之，不可则已。”鲍牧恐祸及己，乃复曰：“皆景公之子，何为不可！”遂立阳生于田乞之家，是为悼公。乃使人迁晏孺子于骀，〔5〕而杀孺子荼。悼公既立，田乞为相，专齐政。

【注释】〔1〕“常之母有鱼菽之祭”，“常之母”，田常的母亲。田常是田乞的儿子。田乞用这个词称呼自己的妻子。“菽”，音 shū，豆类。齐国风俗，由妇女主持祭祀。自称是鱼豆的祭祀，是谦逊之词，表示祭品微薄。〔2〕“盛阳生囊中”，把阳生装在口袋里。囊，音 tuó，皮制的口袋。〔3〕“伏谒”，跪在地下行礼拜见。〔4〕“诬”，说假话，哄骗别人。〔5〕“骀”，音 tái，春秋时期齐国的地名，在今山东临朐县。

四年，田乞卒，子常代立，是为田成子。

鲍牧与齐悼公有郄，〔1〕弑悼公。〔2〕齐人共立其子壬，是为简公。田常成子与监止俱为左右相，〔3〕相简公。田常心害监止，〔4〕监止幸于简公，权弗能去。于是田常复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货，以小斗收。齐人歌之曰：“姬乎采芑，〔5〕归乎田成子！”齐大夫朝，御鞅谏简公曰：〔6〕“田、监不可并也，君其择焉。”君弗听。

【注释】〔1〕“有郄”，有嫌隙，不和。“郄”，音 xī，空隙。〔2〕“弑”，音 shì，古代臣下杀死君主，儿子杀死父母的行为。〔3〕“监”，姓，一本作“闾”。〔4〕“心害”，心中猜忌，嫉妒。〔5〕“姬”，音 yù，老妇人。“乎”，语助词。“芑”，音 qǐ，野菜。〔6〕“御”，官名，掌管车马。“鞅”，人名，也是田氏一族。《春秋左氏传》哀公十四年作“诸御鞅”，

诸御亦为官名。

子我者，监止之宗人也，〔1〕常与田氏有郤。〔2〕田氏疏族田豹事子我有宠。子我曰：“吾欲尽灭田氏适，〔3〕以豹代田氏宗。”豹曰：“臣于田氏疏矣。”不听。已而豹谓田氏曰：“子我将诛田氏，田氏弗先，祸及矣。”子我舍公宫，〔4〕田常兄弟四人乘如公宫，欲杀子我。子我闭门。简公与妇人饮檀台，〔5〕将欲击田常。太史子余曰：“田常非敢为乱，将除害。”简公乃止。田常出，闻简公怒，恐诛，将出亡。田子行曰：“需，事之贼也。”〔6〕田常于是击子我。子我率其徒攻田氏，不胜，出亡。田氏之徒追杀子我及监止。

【注释】〔1〕“子我者，监止之宗人也”，《史记索隐》、《史记正义》等考证子我即监止。监止又作阨止，《春秋左氏传》哀公六年载阨止之事，杜预注即认为是子我。此将一人误分为二人，下“田氏之徒追杀子我及监止”一句亦同。宗人之说误。〔2〕“有郤”，有矛盾，不合。“郤”，音 x9，空隙。〔3〕“田氏适”，田氏的嫡系子孙。适与嫡通，指正妻及正妻所生的长子，或指正妻生的继承家长地位的儿子。〔4〕“子我舍公宫”，子我住在齐简公的宫室中。“舍”，动词，住宿。本书《齐太公世家》作“子行舍于公宫”。此处疑误，〔5〕“檀台”，齐国宫中台观名，《史记正义》称：“在青州临淄县东北一里（即今山东淄博市东北）。”〔6〕“需”，音 nuò，迟疑不决。“贼”，毁坏，危害。“需，事之贼也”，迟疑会招致危难，所以是事情败坏的根源。

简公出奔，田氏之徒追执简公于徐州。〔1〕简公曰：“蚤从御鞅之言，〔2〕不及此难。”田氏之徒恐简公复立而诛己，〔3〕遂杀简公。简公立四年而杀。于是田常立简公弟骜，是为平公。平公即位，田常为相。

【注释】〔1〕“执”，捉住。“徐州”，齐国城邑名，在今山东滕县南。一说为齐国西北边界上的地名。〔2〕“蚤从”，早听从。“蚤”，音 z0，“早”的假借字。〔3〕“复立”，再次被立为齐国的国王。

田常既杀简公，惧诸侯共诛己，乃尽归鲁、卫侵地，西约晋、韩、魏、赵氏，南通吴、越之使，修功行赏，亲于百姓，以故齐复定。

田常言于齐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罚人之所恶，臣请行之。”行之五年，齐国之政皆归田常。田常于是尽诛鲍、晏、监止及公族之强者，而割齐自安平以东至琅邪，〔1〕自为封邑。封邑大于平公之所食。〔2〕

【注释】〔1〕“安平”，周代齐国城邑名。司马彪《郡国志》称：“北海东安平，六国时曰安平。”其地在今山东临淄市以东。〔2〕“琅邪”，《史记正义》称“沂州也”，即今山东临沂。“自为封邑”，自己给自己封赠土地。田常自行占有的封邑包括从安平至琅邪一线以东的全部土地，即今胶东半岛。

田常乃选齐国中女子长七尺以上为后宫，后宫以百数，而使宾客舍人出入后宫者不禁。〔1〕及田常卒，有七十余男。

【注释】〔1〕“宾客舍人”，有一定才能本领，被王公贵族以客人身份供养的人叫宾客，王侯贵族们的左右亲信属官称舍人。

田常卒，子襄子盘代立，〔1〕相齐。常谥为成子。

【注释】〔1〕“子襄子盘”，“盘”，有的版本作“暨”，又有的版本

作“班”，未知孰是。

田襄子既相齐宣公，三晋杀知伯，^{〔1〕}分其地。襄子使其兄弟宗人尽为齐都邑大夫，与三晋通使，且有齐国。

【注释】〔1〕“三晋杀知伯”，这是春秋末年的重大事件。当时，晋国的卿韩氏、魏氏、赵氏三家势力增大，瓜分了晋国，形成三个新的国家：韩、魏、赵。因为这三个国家都在原晋国的土地上，故称为三晋。“知伯”，即荀瑶，世为晋卿，曾把持晋国朝政，因向赵氏索取土地不得，率魏、韩两家攻打赵氏。赵襄子与韩、魏合谋，共同消灭了知氏，分了知氏的土地。详见本书《晋世家》、《赵世家》。

襄子卒，子庄子自立。^{〔1〕}田庄子相齐宣公。宣公四十三年，伐晋，毁黄城，围阳狐。^{〔2〕}明年，伐鲁、葛及安陵。^{〔3〕}明年，取鲁之一城。

【注释】〔1〕“子庄子白”，《世本》中作“庄子伯”，名伯。〔2〕“毁黄城，围阳狐”，黄城、阳狐均为春秋时晋国城邑。黄城在今山东冠县以南。阳狐在今河北大名县东北。〔3〕“伐鲁、葛及安陵”，本书《六国年表》作“伐鲁、莒及安阳”，《史记志疑》认为此处“葛”当作“莒”，“安陵”疑误。这种看法是将“鲁”定为鲁国，周诸侯国，在今山东南部，“莒”为莒国，在今山东莒县一带。安阳，在今河南安阳市东南。一说，鲁指鲁国朝宿邑鲁城，在今河南许昌市南；葛指葛城，在今河南长葛县北；安陵为郑国城邑，在今河南鄆陵县西北。这几个地点比较接近，应以此说为准。

庄子卒，子太公和立。^{〔1〕}田太公相齐宣公。宣公四十八年，取鲁之郕。^{〔2〕}明年，宣公与郑人会西城。伐卫，取丘。^{〔3〕}宣公五十一年卒，田会自廩丘反。^{〔4〕}

【注释】〔1〕“庄子卒，子太公和立”，《史记索隐》引《竹书纪年》云：“齐宣公十五年，田庄子卒。明年，立田悼子。悼子卒，乃次立田和。”《索隐》引《竹书纪年》脱一“四”字，应为齐宣公四十五年。本书此处漏记田悼子。〔2〕“郕”，音 ch6ng，古代城邑名，在今山东泗水县西北。〔3〕“卫”，为周代诸侯国，姬姓，地在今河南北部。“丘”，卫国城邑名，在今河南民权县东南。“ ”，音 gu4n，即“贯”省形。贯为古代小国名。〔4〕“廩丘”，古代城邑名，地在今山东范县东南。

宣公卒，子康公贷立。贷立十四年，淫于酒、妇人，不听政。^{〔1〕}太公乃迁康公于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2〕}明年，鲁败齐平陆。^{〔3〕}

【注释】〔1〕“淫于酒、妇人，不听政”，“淫”，沉溺，迷惑。“听政”，管理政务。这句话是说齐康公沉溺于酒色之中，不管理国家政事。〔2〕“以奉其先祀”，用来供给他祭祀祖先。“先祀”，祭祀祖先的礼仪活动。〔3〕“平陆”，城邑名，在今山东汶上县北。

三年，太公与魏文侯会浊泽，^{〔1〕}求为诸侯。^{〔2〕}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诸侯，请立齐相田和为诸侯。周天子许之。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为齐侯，列于周室，纪元年。

【注释】〔1〕“魏文侯”，名都，《世本》作名斯。执政二十二年时列为诸侯，是战国七雄之一。详见本书《魏世家》。“浊泽”，魏城邑，在今山西运城市西，一说在今河南临颖县。〔2〕“求为诸侯”，请求被正式策命为诸侯。

齐侯大公和立二年，和卒，子桓公午立。^{〔1〕}桓公午五年，秦、魏攻韩，

〔2〕韩求救于齐。齐桓公召大臣而谋曰：〔3〕“蚤救之孰与晚救之？”〔4〕驹忌曰：“不若勿救。”段干朋曰：〔5〕“不救，则韩且折而入于魏，〔6〕不若救之。”田臣思曰：〔7〕“过矣君之谋也！”〔8〕秦、魏攻韩、楚，赵必救之，是天以燕予齐也。”桓公曰：“善。”乃阴告韩使者而遣之。〔9〕韩自以为得齐之救，因与秦、魏战。楚、赵闻之，果起兵而救之。齐因起兵袭燕国，取桑丘。〔10〕

【注释】〔1〕“子桓公午立”，《史记索隐》引《竹书纪年》云：“齐康公五年，田侯午生。二十二年，田侯剡立。后十年，齐田午弑其君及孺子喜而为公。”《春秋后传》记载与之相近。与本书此处记载不同。〔2〕“桓公午五年，秦、魏攻韩”，《史记志疑》加以考证，认为此处是将齐宣王二十九年战胜燕子哈的事件误载入桓公五年下。“秦”，周诸侯国，地在今陕西。“韩”，原为晋国大夫，后与赵、魏三家分晋，成为诸侯国。地在今河南。〔3〕“齐桓公召大臣而谋”，此处记事有误，所召大臣系何人，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是齐威王二十六年邯郸之战时召集的驹忌、段干朋，有人认为是齐宣王二年召集的驹子、田忌、孙臆等人。〔4〕“孰与”，何如，选择副词。这个和那个之间哪个好？〔5〕“驹忌”，即邹忌，齐大夫，被齐威王任为相，封下邳成侯。“段干朋”，齐大夫，姓段干，名朋。《战国策》中作“段干纶”。〔6〕“且折”，将要受到挫败。折，挫折，损失。〔7〕“田臣思”，即田忌，齐国将军。《战国策》中作“田期思”，《竹书纪年》作“田期”、“徐州子期”。〔8〕“过矣”，太过分了。〔9〕“阴告”，暗地里告诉。〔10〕“桑丘”，燕国城邑，在今河北徐水县西南。

六年，救卫。桓公卒，〔1〕子威王因齐立。〔2〕是岁，故齐康公卒，绝无后，奉邑皆入田氏。

【注释】〔1〕“六年，救卫。桓公卒”，《史记索隐》据《竹书纪年》称：梁惠王十二年当齐桓公十八年，后威王始见，则桓公十九年而卒，与此不同。〔2〕“威王因齐”，《史记志疑》考证“齐”为衍文。威王名因。

齐威王元年，三晋因齐丧来伐我灵丘。〔1〕三年，三晋灭晋后而分其地。六年，鲁伐我，入阳关。〔2〕晋伐我，至博陵。〔3〕七年，卫伐我，取薛陵。〔4〕九年，赵伐我，取甄。〔5〕

【注释】〔1〕“因齐丧”，因为齐国有丧事，“灵丘”，古代城邑，当时属齐国。地在今山西灵丘县，一说在今山东高唐县，又一说在今河北束鹿县东。三说中似以山东高唐县一地较切合实际。〔2〕“阳关”，春秋时为鲁地，在今山东宁阳县东北，后被齐国占领。〔3〕“晋伐我，至博陵”，《史记志疑》引《资治通鉴》作“魏伐我”。应以“魏”为正，当时晋国已亡。“博陵”，齐城邑名，在今山东茌平县西北。〔4〕“薛陵”，春秋时薛国的故址，在今山东阳谷县东北。〔5〕“甄”，又作“鄆”，二字相通，音 juàn。地在今山东鄆城县北。

威王初即位以来，不治，委政卿大夫，〔1〕九年之间，诸侯并伐，国人不治。于是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语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2〕毁言日至。〔3〕然吾使人视即墨，田野辟，〔4〕民人给，〔5〕官无留事，〔6〕东方以宁。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誉也。”封之万家。召阿大夫语曰：〔7〕“自子之守阿，誉言日闻。然使使视阿，田野不辟，民贫苦。昔日赵攻甄，子弗能救。卫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币厚吾左右以求誉也。”是日，烹阿大夫，〔8〕及左

右尝誉者皆并烹之。遂起兵西击赵、卫，败魏于浊泽而围惠王。^{〔9〕}惠王请献观以和解，^{〔10〕}赵人归我长城。于是齐国震惧，人人不敢饰非，^{〔11〕}务尽其诚。齐国大治。诸侯闻之，莫敢致兵于齐二十余年。

【注释】〔1〕“委”，委托政务。〔2〕“即墨”，齐城邑，地在今山东平度县东南。〔3〕“毁言”，坏话，诋毁的言语。〔4〕“田野辟”，田野被开垦出来。“辟”，开辟，拓垦。〔5〕“民人给”，人民的生活富足。“给”，音 j，充足。〔6〕“官无留事”，官府里没有积压的公事。说明办事迅速认真。〔7〕“阿”，即东阿县，齐国城邑，故地在今山东阳谷县东北。〔8〕“烹”，煮。古代用大鼎烧沸水把人煮死，这种刑罚叫烹。〔9〕“惠王”，魏惠王，名（音 y0ng），魏武侯之子。多次战败，便将魏国都城从安邑迁至大梁（今河南开封市）。被齐军在马陵（今山东鄄城县东北）打败后，国力不振。曾聘请邹衍、淳于髡、孟轲等人协助国政，《孟子》中的梁惠王即指魏其人。公元前三六九年至前三三八年在位。〔10〕“观”，古代城邑，在今河南清丰县南。《史记志疑》云败魏于浊泽与伐魏取观为两次战事，不可混为一谈。〔11〕“饰非”，掩饰过错。

驺忌子以鼓琴见威王，^{〔1〕}威王说而舍之右室。须臾，^{〔2〕}王鼓琴，驺忌子推户入曰：^{〔3〕}“善哉鼓琴！”王勃然不说，^{〔4〕}去琴按剑曰：“夫子见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驺忌子曰：“夫大弦浊以春温者，^{〔5〕}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6〕}攫之深，^{〔7〕}之愉者，^{〔8〕}政令也；钧谐以鸣，^{〔9〕}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10〕}四时也：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语音。”驺忌子曰：“何独语音，夫治国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11〕}王又勃然不说曰：“若夫语五音之纪，^{〔12〕}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国家而弭人民，又何为乎丝桐之间？”^{〔13〕}驺忌子曰：“夫大弦浊以春温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舍之愉者，政令也；钧谐以鸣，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时也。夫复而不乱者，所以治昌也；^{〔14〕}连而径者，^{〔15〕}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调而天下治。夫治国家而弭人民者，无若乎五音者。”王曰：“善。”

【注释】〔1〕“驺忌子”，即邹忌。此处亦记载邹忌自齐威王时始入仕，前文称齐桓公五年召大臣商议时有邹忌，显然有误。“鼓琴”，弹奏琴。〔2〕“须臾”，过了一會兒。〔3〕“户”，房门。〔4〕“勃然”，猛然变了脸色的样子。〔5〕“浊”，指琴弦较粗、较松时发出的浊音。“春温”，《史记志疑》云：《索隐》本无“春”字，后人附注异本，传写连为“春温”耳，当衍“春”字。〔6〕“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史记集解》引《琴操》曰：“小弦者，臣也，清廉而不乱。”“清”，指琴弦上紧时发出的清音。〔7〕“攫”，音 jué 用手指甲持弦。〔8〕“”，音 shì，与“释”通，放开琴弦。《史记集解》云：徐广曰：“一作‘舒’。”《史记会注考证订补》案：“《通志》作舍，舍上有而字。”愉，音 sh。〔9〕“钧谐以鸣”，和谐地鸣响。〔10〕“回邪”，迂回弯曲，这里指声音的回旋曲折。“不相害”，不互相妨碍。〔11〕“弭人民”，使人民安定。“弭”，音 m，安抚，安定。〔12〕“若夫语五音之纪”，如果谈论五音的本义。“五音”，指古代表示音阶的五种基本音调：宫、商、角、徵、羽。《史记会注考证订补》云：《御览》卷五七七“若夫语”作“若语”，无“夫”字。〔13〕“丝桐”，指琴，琴用桐木制作，安上丝弦，故称丝桐。〔14〕“治昌”，国家治理昌盛。〔15〕

“连而径者”，接连而且直接发出的声音。

驺忌子见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见之曰：^{〔1〕}“善说哉！髡有愚志，愿陈诸前。”^{〔2〕}驺忌子曰：“谨受教。”淳于髡曰：“得全全昌，^{〔3〕}失全全亡。”驺忌子曰：“谨受令，请谨毋离前。”^{〔4〕}淳于髡曰：“豨膏棘轴，^{〔5〕}所以为滑也，然而不能运方穿。”^{〔6〕}驺忌子曰：“谨受令，请谨事左右。”^{〔7〕}淳于髡曰：“弓胶昔干，^{〔8〕}所以为合也，然而不能傅合疏罅。”^{〔9〕}驺忌子曰：“谨受令，请谨自附于万民。”^{〔10〕}淳于髡曰：“狐裘虽敝，^{〔11〕}不可补以黄狗之皮。”驺忌子曰：“谨受令，请谨择君子，毋杂小人其间。”淳于髡曰：“大车不较，^{〔12〕}不能载其常任；^{〔13〕}琴瑟不较，不能成其五音。”驺忌子曰：“谨受令，请谨修法律而督奸吏。”淳于髡说毕，趋出，^{〔14〕}至门，而面其仆曰：^{〔15〕}“是人者，吾语之微言五，其应我若响之应声，^{〔16〕}是人必封不久矣。”居期年，^{〔17〕}封以下邳，^{〔18〕}号曰成侯。

【注释】〔1〕“淳于髡”，“髡”，音 k n，战国时期齐国著名学者，出身赘婿，齐威王在稷下招揽学者时，被引用，任齐国大夫。后曾到魏国，魏王想任用他做卿相。他谢绝辞去。《新序》中记载的这段对话情况与此不同。〔2〕“陈诸前”，在您的面前陈述出来。“诸”，之于。〔3〕“得全全昌”，《史记索隐》云：“得全，谓人臣事君之礼全具无失。”“全昌者，谓若无失则身名获昌。”〔4〕“谨受令，请谨毋离前”，“令”，《史记会注考证订补》引枫山、三条本均作“命”，《太平御览》五百七十七亦作“命”。古代“命”、“令”二字相通，战国金文中县令的令字多写作命。此句的意思是：对您的指教心悦诚服，铭记不忘，让它永远不离自己眼前。〔5〕“豨”，音 x，猪。“豨膏”，猪油，用以润滑。“棘轴”，棘木做的车轴，坚硬光滑。〔6〕“不能运方穿”，不能在方孔中运转。〔7〕“请谨事左右”，侍奉好君王的身边近臣。〔8〕“弓胶昔干”，“干”，《史记集解》引徐广曰：“一作‘乾’。”“昔”，旧的，“干”，弓身。《考工记》作“干”。此句指做弓时，用胶涂在旧的弓身上，放入矫正弓形状的器具中，使它粘合。〔9〕“不能傅合疏罅”，“罅”，音 xià，缝隙。不能长久弥合裂缝空隙。〔10〕“请谨自附于万民”，把自己依附于人民中，指处理国事要符合人民利益。〔11〕“狐裘虽敝”，狐皮大衣虽然破旧。〔12〕“大车不较”，“较”，校正调试。指大车不经过校正调整。〔13〕“常任”，一般标准的运载重量。〔14〕“趋出”，小步快行着走出去。〔15〕“面其仆”，面向他的仆从。〔16〕“若响之应声”，好像回响应和声音一样。〔17〕“居期年”，过了一年。“期”，音 j。〔18〕“下邳”，古代城邑名，汉代东海郡有下邳县，地在今江苏邳县以东。“邳”，音 p。

威王二十三年，与赵王会平陆。^{〔1〕}二十四年，与魏王会田于郊。^{〔2〕}魏王问曰：“王亦有宝乎？”威王曰：“无有。”^{〔3〕}梁王曰：“若寡人国小也，^{〔4〕}尚有径寸之珠照车前后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万乘之国而无宝乎！”^{〔5〕}威王曰：“寡人之所以为宝与王异。吾臣有檀子者，^{〔6〕}使守南城，^{〔7〕}则楚人不敢为寇东取，泗上十二诸侯皆来朝。^{〔8〕}吾臣有盼子者，^{〔9〕}使守高唐，^{〔10〕}则赵人不敢东渔于河。^{〔11〕}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12〕}则燕人祭北门，赵人祭西门，^{〔13〕}徙而从者七千余家。吾臣有种首者，使备盗贼，则道不拾遗。将以照千里，岂特十二乘哉！”^{〔14〕}梁惠王惭，不恚而

去。〔15〕

【注释】〔1〕“与赵王会平陆”，《史记会注考证订补》引《考证》称赵王为赵威侯，按语云赵成侯。《史记·六国年表》亦作赵成侯。“平陆”，在今山东汶上县以北。〔2〕“会田于郊”，在郊野中聚会打猎。“田”，与“畋”同，田猎。〔3〕“威王曰”，《史记索隐》按语云《韩诗外传》中引用的这段对话是齐宣王与赵王说的，和此处说法不同。〔4〕“若寡人国小也”，此句各处引用时有所不同。《史记会注考证订补》引《后汉书·李膺传》作“寡人之国虽小”，《韩诗外传》作“若寡人之小国也”，《群辅录》上、《玉海》一百三十四引作“寡人国虽小”。〔5〕“奈何以万乘之国而无宝乎”，怎么能拥有万辆军车的大国却没有珍宝呢？周代制度，王畿千里，拥有一万辆兵车，所以以万乘比喻大国。乘，四匹马驾的一辆车。〔6〕“檀子”，齐国大臣，姓檀，子是对人的美称。〔7〕“南城”，齐国城邑，在今山东费县西南。《元和郡县志》载：沂州费县南城，在县南九十里。〔8〕“泗上”，指泗水流域地区，古泗水发源于蒙山南麓，向南注入淮河。“十二诸侯”，指位于泗水流域的邾、莒、宋、鲁、邹、蔡等小国。〔9〕“盼子”，即田盼，齐国大臣。“盼”，音 b1n。〔10〕“高唐”，齐国城邑名，在今山东高唐县东北。〔11〕“东渔于河”，向东到河水中来捕鱼，意即侵犯齐国。〔12〕“徐州”，战国齐邑，胡三省《资治通鉴》注中认为是薛县故城，在今山东滕县以南，与此文义不符。《史记会注考证订补》集各家考证认为应在东平舒，即今河北大城县。《汉书·地理志》载勃海郡东平舒，是临近燕、赵两国的军事要地，所以下文称“燕人祭北门，赵人祭西门”。〔13〕“则燕人祭北门，赵人祭西门”，“祭”，祭祀求祷。“北门”、“西门”，均为齐国徐州的城门。燕国人和赵国人畏惧齐国，所以来城门外祭祀祷告。〔14〕“岂特”，岂只是，不仅是。〔15〕“不怿”，不高兴。“怿”，音 yì。

二十六年，魏惠王围邯郸，〔1〕赵求救于齐。齐威王召大臣而谋曰：“救赵孰与勿救？”驺忌子曰：“不如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则不义，且不利。”威王曰：“何也？”对曰：“夫魏氏并邯郸，其于齐何利哉？且夫救赵而军其郊，是赵不伐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2〕以弊〔3〕魏，邯郸拔而乘魏之弊。”威王从其计。

【注释】〔1〕“邯郸”，古代都邑名，在今河北邯郸市。公元前三八六年赵敬侯将国都从晋阳迁至此。〔2〕“襄陵”，古代城邑，在今河南睢县，当时属魏国。《史记正义》称在兖州邹县，即今山东邹县；《史记会注考证》称在山西平阳府，即今山西临汾以东；与战国时魏国领地均不相符。〔3〕“弊”，削弱，使之疲惫。

其后成侯驺忌与田忌不善，〔1〕公孙阅谓成侯忌曰：〔2〕“公何不谋伐魏，田忌必将。战胜有功，则公之谋中也；战不胜，非前死则后北，〔3〕而命在公矣。”于是成侯言威王，使田忌南攻襄陵。十月，邯郸拔，齐因起兵击魏，大败之桂陵。〔4〕于是齐最强于诸侯，自称为王，以令天下。

【注释】〔1〕“田忌”，前文作“田臣思”，又作“田期”、“田期思”。〔2〕“公孙阅”，齐国大臣。《战国策·齐策》原作“公孙闾”，今本《战国策》作“公孙闾”。又《太平御览》七二六引《春秋后语》作“公孙闾”。〔3〕“非前死则后北”，“北”，战败逃回。不是在前锋战死，就是在后卫败逃。〔4〕“桂陵”，古地名，《史记正义》称在曹州乘氏县东北二十一里，

即今山东菏泽县东北。近人认为在今河南长垣县西北。

三十三年，杀其大夫牟辛。^{〔1〕}

【注释】〔1〕“大夫”，一作“夫人”。《史记索隐》云《史记·六国年表》亦作“夫人”。并引王劭考证认为牟辛可能是夫人之字。但今本《六国年表》中仍作“大夫”。

三十五年，公孙阅又谓成侯忌曰：“公何不令人操十金卜于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战而三胜，声威天下。欲为大事，亦吉乎不吉乎’？”卜者出，因令人捕为之卜者，验其辞于王之所。^{〔1〕}田忌闻之，因率其徒袭攻临淄，^{〔2〕}求成侯，不胜而奔。^{〔3〕}

【注释】〔1〕“验其辞”，核实去占卜者说的话。〔2〕“临淄”，古代城邑，吕尚被封为齐侯，建都营丘，后改名临淄，在今山东淄博市东北。

〔3〕“不胜而奔”，“奔”，逃走。此处记载有误，田忌出奔之日，梁玉绳认为在齐宣王二年马陵之战后，钱穆认为在齐威王十五年。《史记》之误源于《战国策·齐策》。

三十六年，威王卒，子宣王辟强立。

宣王元年，秦用商鞅。^{〔1〕}周致伯于秦孝公。^{〔2〕}

【注释】〔1〕“商鞅”，卫国人，姓公孙，亦作卫鞅，因在秦国主持变法，被封于商，故称作商鞅。详见《史记·商君列传》。〔2〕“周致伯于秦孝公”，周天子授予秦孝公诸侯霸主身份。“伯”，与“霸”通。

二年，魏伐赵。赵与韩亲，共击魏。赵不利，战于南梁。^{〔1〕}宣王召田忌复故位。^{〔2〕}韩氏求救于齐。宣王召大臣而谋曰：“蚤救孰与晚救？”田忌子曰：“不如勿救。”^{〔3〕}田忌曰：^{〔4〕}“弗救，则韩且折而入于魏，不如蚤救之。”孙子曰：^{〔5〕}“夫韩、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韩受魏之兵，顾反听命于韩也。^{〔6〕}且魏有破国之志，^{〔7〕}韩见亡，必东面而愬于齐矣。^{〔8〕}吾因深结韩之亲而晚承魏之弊，则可重利而得尊名也。”宣王曰：“善。”乃阴告韩之使者而遣之。^{〔9〕}韩因恃齐，^{〔10〕}五战不胜，而东委国于齐。齐因起兵，使田忌、田婴将，^{〔11〕}孙子为师，救韩、赵以击魏，大败之马陵，^{〔12〕}杀其将庞涓，^{〔13〕}虏魏太子申。其后三晋之王皆因田婴朝齐王于博望，^{〔14〕}盟而去。^{〔15〕}

【注释】〔1〕“二年，魏伐赵。赵与韩亲，共击魏。赵不利，战于南梁”，《史记志疑》认为此说有误，应当是魏伐韩……赵不利，败于南梁。韩向齐国求援。“南梁”，古城邑名，在今河南临汝县西南。〔2〕“宣王召田忌复故位”，《史记志疑》认为宣王二年无召田忌一事，《史记》误载。钱穆认为召回田忌确有其事。见《史记会注考证订补》。〔3〕“田忌子曰：‘不如勿救’”，当时邹忌已死。《史记索隐》引王劭语“此时邹忌死已四年”。钱穆则认为邹忌死于宣王元年。〔4〕“田忌曰”，《战国策》中记述此段对话时作“张丐曰”。一本作“张田曰”。〔5〕“孙子”，即战国军事家孙臆，详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6〕“顾”，却，反而。〔7〕“有破国之志”，有攻破一个国家的志向。〔8〕“愬于齐”，到齐国来告诉求援。“愬”，音 sù，与“诉”同。〔9〕“阴告”，暗地告诉，私下回答。〔10〕“韩因恃齐”，韩国因此依仗齐国。“恃”，音 shì，依靠。〔11〕“田婴”，齐国将领，后任齐相，被封于彭城和薛。〔12〕“马陵”，古代地名。马陵之战是古代著名战役。孙臆指挥齐军诱敌深入，在马陵设伏击败魏军。魏军主帅

庞涓自杀。马陵之战战场所在，一说在今河南范县，一说在今河北大名县，一说在今山东鄄城县。〔13〕“庞涓”，战国魏将。曾与孙臆同学，因妒忌，陷害孙臆致残。后被齐军打败，自杀。〔14〕“博望”，古代城邑，在今山东茌平县西北。〔15〕“盟”，盟誓。

七年，与魏王会平阿南。〔1〕明年，复会甄。魏惠王卒。〔2〕明年，与魏襄王会徐州，诸侯相王也。〔3〕十年，楚围我徐州。十一年，与魏伐赵，赵决河水灌齐、魏，兵罢。十八年，秦惠王称王。

【注释】〔1〕“平阿”，古地名。在今安徽怀远县西南。〔2〕“魏惠王卒”，此时魏惠王早已去世。魏惠王后元十七年去世，当时相当于齐宣王二年。〔3〕“诸侯相王”，诸侯们互相称为王。

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1〕淳于髡、田骈、〔2〕接予、〔3〕慎到、〔4〕环渊〔5〕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6〕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7〕

【注释】〔1〕“驺衍”，战国阴阳家，齐国人。《汉书·艺文志》载有《驺子始终》五十六篇。〔2〕“田骈”，“骈”，音 pi n，战国道家，齐国人，著有《田子》二十五篇，号为天口骈。〔3〕“接予”，战国道家，齐国人。《汉书·艺文志》载有《接予》二篇。〔4〕“慎到”，战国道家，处士，赵国人。《汉书·艺文志》载《慎子》四十二篇。〔5〕“环渊”，战国道家，楚国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环渊著有上下篇。〔6〕“不治而议论”，不治理政事，只发议论。〔7〕“稷下”，齐国地名，在齐国都城临淄城稷门附近。齐桓公以下历代君王在此设立学宫，广招文学之士，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

十九年，宣王卒，子湣王地立。〔1〕

【注释】〔1〕“湣王地”，《史记索隐》引《世本》云名遂。

湣王元年，秦使张仪与诸侯执政会于鬲桑。〔1〕三年，封田婴于薛。〔2〕四年，迎妇于秦。七年，与宋攻魏，败之观泽。〔3〕

【注释】〔1〕“秦使张仪”，战国纵横家，魏国人，曾任秦相、魏相，施行连横，瓦解齐、楚等国的同盟。详见《史记·张仪列传》。“鬲桑”，“鬲”，音 ni 8，古代地名，在今江苏沛县西南，一说在今安徽蒙城县北。〔2〕“封田婴于薛”，诸家考证认为封田婴不在齐湣王时，梁玉绳认为在宣王二十二年，阎若璩认为在齐威王时。〔3〕“败之观泽”，此次战役记载与《宋微子世家》不同，当属于误载。“观泽”，古代地名，在今河南清丰县东南。

十二年，攻魏。楚围雍氏，〔1〕秦败屈丐。〔2〕苏代〔3〕谓田轸〔4〕曰：“臣愿有谒于公，其为事甚完，使楚利公，成为福，不成亦为福。今者臣立于门，客有言曰魏王谓韩冯、〔5〕张仪曰：‘煮枣将拔，〔6〕齐兵又进，子来救寡人则可矣；不救寡人，寡人弗能拔。’〔7〕此特转辞也。秦、韩之兵毋东，旬余，则魏氏转韩从秦，秦逐张仪，〔8〕交臂而事齐楚，此公之事成也。”田轸曰：“奈何使无东？”对曰：“韩冯之救魏之辞，必不谓韩王曰‘冯以为魏’，必曰‘冯将以秦韩之兵东却齐宋，冯因转〔9〕三国之兵，〔10〕乘屈丐之弊，南割于楚，故地必尽得之矣’。张仪救魏之辞，必不谓秦王曰‘仪以为魏’，必曰‘仪且以秦韩之兵东距齐宋，仪将传三国之兵，乘屈丐之弊，南割于楚，名存亡国，〔11〕实伐三川而归，〔12〕此王业也’。公令楚

王与韩氏地，使秦制和，谓秦王曰‘请与韩地，而王以施三川，^{〔13〕}韩氏之兵不用而得地于楚’。韩冯之东兵之辞且谓秦何？曰‘秦兵不用而得三川，伐楚韩以寤魏，魏氏不敢东，是孤齐也’。张仪之东兵之辞且谓何？曰‘秦韩欲地而兵有案，^{〔14〕}声威发于魏，魏氏之欲不失齐楚者有资矣’。魏氏转秦韩争事齐楚，楚王欲而无与地，^{〔15〕}公令秦韩之兵不用而得地，有一大德也。^{〔16〕}秦韩之王劫于韩冯、张仪而东兵以和徇服魏，公常执左券以责于秦韩，^{〔17〕}此其善于公而恶张子多资矣。”^{〔18〕}

【注释】〔1〕“雍氏”，古代地名，在今河南禹县东北。一说在今河南扶沟县西南，似误。楚国围攻雍氏之役，梁玉绳认为不在湣王十二年。〔2〕“屈丐”，楚国将领。〔3〕“苏代”，战国纵横家，苏秦的弟弟，东周洛阳人。〔4〕“田軫”，又称作陈軫，曾在秦、楚、齐国任官。〔5〕“韩冯”，韩国相，本名公仲侈。〔6〕“煮枣”，古代地名，在今山东菏泽县西。〔7〕“弗能拔”，不能战胜，不能阻止。“拔”，指齐军攻克魏地。〔8〕“逐”，跟随，听从。〔9〕“抟”，音 tuán，聚集，汇合，统一指挥。〔10〕“三国之兵”，指秦、魏、韩三国的军队。〔11〕“名存亡国”，名义上是为了保存将要覆灭的国家。〔12〕“三川”，指周天子所在的洛阳地区，因境内有河水、洛水、伊水三条河川而得名。〔13〕“而王以施三川”，“施”，施行，设置。指秦王的威力施加到三川地区。〔14〕“案”，与“按”同，按兵不动。〔15〕“楚王欲而无与地”，楚王想让魏国服从自己，却不给韩国土地。〔16〕“有一大德也”，有一件大的恩德。指田軫能使秦国、韩国不动兵就得到土地，是对秦国、韩国有恩德。〔17〕“公常执左券”，“公”，指田軫。“左券”，古代的契约写在木版或竹简上，称为券。一破两半，右券为原券，立券人收执。左券交债权人持有，作为索债凭证。这里以此比喻田軫处于有恩于秦、韩，可以收取利益的有利地位。〔18〕“此其善于公而恶张子之多资矣”，“其”，指秦、韩两国。由于田軫对他们有恩，他们认为田軫好，而嫌恶张仪索取利益过多了。

十三年，秦惠王卒。二十三年，与秦击败楚于重丘。^{〔1〕}二十四年，秦使泾阳君质于齐。^{〔2〕}二十五年，归泾阳君于秦。孟尝君薛文入秦，^{〔3〕}即相秦。文亡去。二十六年，齐与韩魏共攻秦，至函谷军焉。^{〔4〕}二十八年，秦与韩河外以和，兵罢。^{〔5〕}二十九年，赵杀其主父。^{〔6〕}齐佐赵灭中山。^{〔7〕}

【注释】〔1〕“重丘”，古代地名，在今河南泌阳县东北。〔2〕“泾阳君”，秦王子，名市。“质”，作为抵押的人质。〔3〕“孟尝君薛文”，即田文，齐国贵族，封号孟尝君，由于祖先被封于薛，又称作薛文，以养士闻名，为战国四公子之一。详见《史记·孟尝君列传》。〔4〕“函谷”，古代关隘名，东起崤山，西至潼津。在今河南灵宝县东北，历代视为兵家要地。〔5〕“二十八年，秦与韩河外以和，兵罢”，梁玉绳认为此事在湣王二十六年。实际上二十八年与二十六年有过不同的两次战役，秦割地在二十八年盐河之役后。“河外”，指黄河以南、以西的地区，此处指今陕西华阴县至河南陕县一带。〔6〕“主父”，即赵国武灵王，被公子成及李兑包围三月，饿死在沙丘宫。〔7〕“齐佐赵灭中山”，灭中山不在湣王二十九年。《史记·赵世家》载：惠文王三年（即齐湣王五年），灭中山。“中山”，战国时戎狄小国，在今河北中部。有关史载不详。近年河北平山县中山王墓中出土了大量中山国文物，补充了它的历史。

三十六年，王为东帝，秦昭王为西帝。苏代自燕来，入齐，见于章华东门。^{〔1〕}齐王曰：“嘻，善，子来！秦使魏冉致帝，^{〔2〕}子以为何如？”对曰：“王之问臣也卒，^{〔3〕}而患之所从来微，愿王受之而勿备称也。^{〔4〕}秦称之，天下安之，王乃称之，无后也。且让争帝名，^{〔5〕}无伤也。秦称之，天下恶之，王因勿称，以收天下，此大资也。且天下立两帝，王以天下为尊齐乎？尊秦乎？”王曰：“尊秦。”曰：“释帝，^{〔6〕}天下爱齐乎？爱秦乎？”王曰：“爱齐而憎秦。”曰：“两帝立约伐赵，孰与伐桀宋之利？”^{〔7〕}王曰：“伐桀宋利。”对曰：“夫约钧，^{〔8〕}然与秦为帝而天下独尊秦而轻齐，释帝则天下爱齐而憎秦，伐赵不如伐桀宋之利，故愿王明释帝以收天下，倍约宾秦，^{〔9〕}无争重，而王以其间举宋。夫有宋，卫之阳地危；^{〔10〕}有济西，赵之阿东国危；^{〔11〕}有淮北，楚之东国危；^{〔12〕}有陶、平陆，梁门不开。^{〔13〕}释帝而贷之以伐桀宋之事，^{〔14〕}国重而名尊，燕楚所以形服，^{〔15〕}天下莫敢不听，此汤武之举也。敬秦以为名，而后使天下憎之，此所谓以卑为尊者也。愿王孰虑之。”于是齐去帝复为王，秦亦去帝位。

【注释】〔1〕“章华东门”，左思《齐都赋》注云齐小城北门。《括地志》云齐城章华之东有闾门、武鹿门。〔2〕“魏冉”，为秦相，被封于穰，又称穰侯，秦昭王四十一年被免。详见《史记·穰侯列传》。〔3〕“卒”，音 cù，与“猝”通。仓促之间，突然。〔4〕“勿备称也”，不要同时称帝。〔5〕“让争”，《通志》作“让受”，辞去称帝，不接受这个建议。〔6〕“释帝”，放弃称帝。〔7〕“桀宋”，指宋王偃，因为他荒淫无道，如同夏桀，所以当时诸侯称之为“桀宋”。〔8〕“约钧”，“钧”与“均”同，指约定得到的利益相等。〔9〕“倍约宾秦”，“倍”与“背”通。背弃约定，把秦国作为宾客一样礼貌对待。一说“宾”与“摈”通，指摈弃秦国，则与下文中“敬秦以为名”不符。〔10〕“阳地”，濮阳地区，在今河南濮阳县。〔11〕“赵之阿东国危”，“阿”，《史记正义》云即东阿。《史记志疑》云阿东，《战国策》作“河东”。〔12〕“有淮北，楚之东国危”，淮北指今江苏徐州、泗水一带。楚之东国指今江苏北部。〔13〕“陶”，即定陶，在今山东定陶县西北。“梁”，指魏国都城大梁。〔14〕“贷”，与“代”同，代替，取代。一说为“貳”之误字，不确。〔15〕“形服”，由于形势而被迫顺服。

三十八年，伐宋。秦昭王怒曰：“吾爱宋与爱新城、阳晋同。^{〔1〕}韩聂与吾友也，^{〔2〕}而攻吾所爱，何也？”苏代为齐谓秦王曰：“韩聂之攻宋，所以为王也。齐强，辅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事秦，是王不烦一兵，不伤一士，无事而割安邑也，^{〔3〕}此韩聂之所祷于王也。”秦王曰：“吾患齐之难知。一从一衡，其说何也？”对曰：“天下国令齐可知乎？齐以攻宋，其知事秦以万乘之国自辅，不西事秦则宋治不安。^{〔4〕}中国白头游敖之士皆积智欲离齐秦之交，^{〔5〕}伏式结鞅西驰者，^{〔6〕}未有一人言善齐者也，伏式结鞅东驰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何则？皆不欲齐秦之合也。何晋楚之智而齐秦之愚也！晋楚合必议齐秦，齐秦合必图晋楚，请以此决事。”秦王曰：“诺。”于是齐遂伐宋，宋王出亡，死于温。^{〔7〕}齐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晋，欲以并周室，为天子。泗上诸侯邹鲁之君皆称臣，诸侯恐惧。

【注释】〔1〕“新城”，古代地名，在今河南商丘市南，当时属宋国。“阳晋”，古代地名，在今山东郓城县东北。〔2〕“韩聂”，齐国谋士，《战

国策·韩策》中作“韩珉”。〔3〕“安邑”，魏国城邑，在今山西夏县西北，秦昭王二十一年由魏国割让秦国。〔4〕“宋治不安”，《战国策》作“宋地不安”。〔5〕“中国白头游敖之士”，中原地区头发都白了的游说士人，“敖”，与“遨”通。〔6〕“伏式结轶”，“式”，与“轼”通，车箱前的横木。“轶”，音 zhé，即车辙。伏在轼上，意为乘车出行，车辙在大地上相互交错。〔7〕“温”，古代小国名，原称苏国，战国时被魏国占有。在今河南温县西南。

三十九年，秦来伐，拔我列城九。

四十年，燕、秦、楚、三晋合谋，各出锐师以伐，败我济西。^{〔1〕}王解而却。^{〔2〕}燕将乐毅遂入临淄，^{〔3〕}尽取齐之宝藏器。湣王出亡，之卫。卫君辟宫舍之，^{〔4〕}称臣而共具。湣王不逊，卫人侵之。湣王去，走邹、鲁，有骄色，邹、鲁君弗内，^{〔5〕}遂走莒。^{〔6〕}楚使淖齿将兵救齐，^{〔7〕}因相齐湣王。淖齿遂杀湣王而与燕共分齐之侵地卤器。^{〔8〕}

【注释】〔1〕“败我济西”，《史记》其他世家传记中均不载楚国参加此役，下文中又称楚国派兵救齐，似此处有误。“济西”，指济水以西地区。〔2〕“解”，分崩，溃散。“却”，退却。〔3〕“乐毅”，中山国人，燕国将领，极善于用兵，曾任燕国亚卿，封昌国君。后燕惠王中反间计，罢免了他。乐毅逃到赵国，死于赵。详见《史记·乐毅列传》。〔4〕“辟宫舍之”，腾出宫殿来给他住。〔5〕“邹”，古代小国名，在今山东邹县、滕县、济宁一带。“鲁”，古国名，在今山东曲阜、泰安一带。“弗内”，“内”与“纳”同，不接纳，不让入城。〔6〕“莒”，齐国城名，在今山东莒县，本为莒国，被齐灭后设城邑。〔7〕“淖齿”，楚国将军。“淖”，音 nào。〔8〕“侵地卤器”，侵占的土地和掠获的财宝器物。

湣王之遇杀，其子法章变名姓为莒太史敦^{〔1〕}家庸。^{〔2〕}太史敦女奇法章状貌，以为非恒人，^{〔3〕}怜而常窃衣食之，而与私通焉。淖齿既以去莒，莒中人及齐亡臣相聚求湣王子，欲立之。法章惧其诛己也，久之，乃敢自言“我湣王子也”。于是莒人共立法章，是为襄王。以保莒城而布告齐国中：“王已立在莒矣。”

【注释】〔1〕“太史敦”，人名，姓太史，名敦（音 jiào，一音 yào）。〔2〕“家庸”，家中的佣人。〔3〕“非恒人”，不是一般的人。

襄王既立，立太史氏女为王后，是为君王后，生子建。太史敦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种也，污吾世。”^{〔1〕}终身不睹君王后。^{〔2〕}君王后贤，不以不睹故失人子之礼。

【注释】〔1〕“污吾世”，污辱了我的家世。〔2〕“睹”，见。

襄王在莒五年，田单以即墨攻破燕军，迎襄王于莒，入临淄。齐故地尽复属齐。齐封田单为安平君。^{〔1〕}

【注释】〔1〕“田单”，临淄人，齐国将军，坚守即墨，用火牛阵击破燕军，一举收复齐国失地七十余城。被封为安平君，任齐相。后入赵为赵相。

十四年，秦击我刚、寿。^{〔1〕}十九年，襄王卒，子建立。

【注释】〔1〕“刚、寿”，二城邑名。刚在今山东宁阳县东北。寿在今山东东平县西南。

王建立六年，秦攻赵，齐楚救之。秦计曰：“齐楚救赵，亲则退兵，不亲遂攻之。”赵无食，请粟于齐，齐不听。周子曰：^{〔1〕}“不如听之以退秦兵，不听则秦兵不却，是秦之计中而齐楚之计过也。且赵之于齐楚，扞蔽也，

〔2〕犹齿之有唇也，唇亡则齿寒。今日亡赵，明日惠及齐楚。且救赵之务，宜若奉漏瓮沃焦釜也。〔3〕夫救赵，高义也；却秦兵，显名也。义救亡国，威却强秦之兵，不务为此而务爱粟，为国计者过矣。”齐王弗听。秦破赵于长平四十余万，〔4〕遂围邯郸。

【注释】〔1〕“周子”，齐国谋臣，本名不详。〔2〕“扞蔽”，屏障，遮蔽物。“扞”，音h4n。〔3〕“奉漏瓮沃焦釜”，捧着漏水的瓮去浇烧干了的锅。比喻事态紧急，需赶快救助。〔4〕“长平”，古代城邑，在今山西高平县西北。

十六年，秦灭周。君王后卒。二十三年，秦置东郡。〔1〕二十八年，王入朝秦，秦王政〔2〕置酒咸阳。〔3〕三十五年，秦灭韩。三十七年，秦灭赵。三十八年，燕使荆轲刺秦王，〔4〕秦王觉，杀轲。明年，秦破燕，燕王亡走辽东。〔5〕明年，秦灭魏，秦兵次于历下。〔6〕四十二年，秦灭楚。明年，虏代王嘉，〔7〕灭燕王喜。

【注释】〔1〕“置东郡”，设置东郡。东郡郡治在今河南濮阳县西南。〔2〕“秦王政”，即秦始皇嬴政。〔3〕“咸阳”，秦国都城名，在今陕西咸阳市东北。〔4〕“荆轲刺秦王”，为战国末年著名事件。“荆轲”，卫国人，受燕太子丹重托，携带秦国叛将樊於期的头和地图去秦国，以献图为名行刺秦王嬴政，未遂被杀。详见《史记·刺客列传》。〔5〕“亡走辽东”，逃亡到辽东去。辽东为燕郡，在今辽宁辽阳市一带。〔6〕“历下”，古代地名，在今山东济南市。〔7〕“代王嘉”，代国国王，名嘉。代国在今河北及山西北部，曾依属赵国。国都在今河北蔚县东北。

四十四年，秦兵击齐。齐王听相后胜计，不战，以兵降秦。秦虏王建，迁之共。〔1〕遂灭齐为郡。天下壹并于秦，秦王政立号为皇帝。始，君王后贤，事秦谨，与诸侯信，齐亦东边海上，秦日夜攻三晋、燕、楚，五国各自救于秦，以故王建立四十余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后胜相齐，多受秦间金，〔2〕多使宾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为反间，劝王去从朝秦，不修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秦以故得灭五国。五国已亡，秦兵

卒入临淄，民莫敢格者。〔3〕王建遂降，迁于共。故齐人怨王建不蚤与诸侯合从攻秦，听奸臣宾客以亡其国，歌之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4〕疾建用客之不详也。〔5〕

【注释】〔1〕“共”，古代国名，在今河南辉县。〔2〕“间金”，用来离间的贿赂金钱。〔3〕“民莫敢格者”，百姓们没有敢于拼斗的。“格”，搏斗。〔4〕“住建共者客耶”，使齐王建迁住到共去的人是客卿们吧？“耶”，表示疑问的语气词。〔5〕“疾”，憎恨，痛恨。“不详”，不审慎，不了解。

太史公曰：盖孔子晚而喜《易》。〔1〕《易》之为术，幽明远矣，〔2〕非通人达才孰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后；及完奔齐，懿仲卜之亦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3〕专齐国之政，非必事势之渐然也，盖若遵厌兆祥云。〔4〕

【注释】〔1〕“《易》”，即《周易》，古代占卜书。〔2〕“幽明”，深奥而且明晰。〔3〕“比”，接连。“二君”，指齐悼公、齐简公。〔4〕“遵厌兆祥”，遵循着占卜的卦象预言。“厌”，祭名，又作镇抑之意。“兆祥”，指用龟甲占卜时灼裂的纹理，通过它显示吉凶。

译 文

陈完这个人，是陈厉公陈他的儿子。陈完出生时，周朝的太史路过陈国，陈厉公让他给陈完卜一卦，得到的卦象是由《观》卦变成《否》卦。周太史说：“这种卦象是能观看到国家的光芒，利用的是在王室作宾客的机会。这可能是说这个孩子代替陈氏拥有国家吧？可能不在这里而在别的国家吧？但不是他自己，而是在他的子孙身上应验。如果是在别的国家，一定是在姜姓国家。姜姓是四岳官员的后代。事物不可能两者同时强大，陈国衰亡时，这个孩子的后代可能会昌盛吧？”

陈厉公这个人陈文公的小儿子。他的母亲是蔡侯的女儿。陈文公去世后，陈厉公的哥哥陈鲍被立为国君，就是陈桓公。陈桓公和陈他是异母兄弟。到了陈桓公患病的时候，蔡国人替陈他杀死了陈桓公和太子免，立陈他为君，就是陈厉公。陈厉公即位后，娶了蔡侯的女儿。蔡侯的女儿和蔡国人私通，多次回蔡国去。陈厉公也多次去蔡国。陈桓公的小儿子陈林怨恨陈厉公杀死他的父亲和哥哥，就叫蔡国人把陈厉公诱骗出来杀死了。陈林自己立为国君，就是陈庄公。所以陈完不能被立为国君，作了陈国的大夫。陈厉公被杀死，是由于色欲而出国去，所以《春秋》上记载道“蔡国人杀了陈他”，是认为他有罪过。

陈庄公去世，立他的弟弟陈杵臼为国君，就是陈宣公。陈宣公二十一年，杀死了太子御寇。陈御寇和陈完相互友爱。陈完害怕自己会受连累，所以逃到齐国去。齐桓公想要让他作卿。陈完推辞说：“逃亡流浪的臣子，有幸能免除挑着担子奔跑的命运，已经是您的恩惠了。不敢再担任高官。”齐桓公委派他作工正。齐国的懿仲要把女儿嫁给陈完，对此进行占卜。占卜的结果是：“这是凤凰一齐飞翔，相互应和，鸣叫锵锵。有妫氏的后裔，将要在姜姓国家繁育。五代后会昌盛，与正卿的地位相同。八代以后，就没有人能和他相比。”最终把女儿嫁给了陈完。陈完逃到齐国时，齐桓公即位有十四年了。

陈完去世，被谥为敬仲。敬仲生了稚孟夷。敬仲到了齐国后，把陈姓改为田姓。

田稚孟夷生了湣孟庄，田湣孟庄生了文子须无。田文子服侍齐庄公。

晋国的大夫栾逞在晋国作乱，来投奔齐国。齐庄公把他作为客人优厚招待。晏婴和田文子劝谏齐庄公。庄公不接受。

田文子去世。他生了桓子无宇。田桓子无宇很有力气，侍奉齐庄公，十分得宠。

桓子无宇去世。他生了武子开和釐子乞。田釐子乞侍奉齐景公，任大夫。他向百姓收赋税时用小斗称量，给百姓借粮食时用大斗称量。暗暗地给人民施恩德，而齐景公不加禁止。田氏由此获得了齐国的人心，田氏宗族越来越强盛。人民都思念田氏的恩德。晏子多次劝谏齐景公。齐景公不听从。后来晏子出使晋国，和叔向私下谈论，说：“齐国的政权最终要归到田氏手中了。”

晏婴去世后，范氏和中行氏反叛晋国。晋国攻打他们，十分激烈。范氏、中行氏向齐国请求借粮。田乞想要叛乱，要在诸侯中树立私党，就劝说齐景公：“范氏、中行氏多次对齐国有恩。齐国不能不救他们。”齐国派田乞去救援他们，并且给他们运送粮食。

齐景公的太子死了，他后宫中有个宠姬叫芮子，生了儿子，名荼。齐景公病了，命令齐相国惠子和高昭子封荼为太子。齐景公去世后，国惠子、高昭子两个相立荼为国君，就是晏孺子。而田乞不高兴，想要立景公的另一个儿子阳生为国君。阳生一向与田乞交好。晏孺子立为国君后，阳生逃到鲁国去。田乞装出服从侍奉高昭子、国惠子的样子，每次朝见都代替侍卫在高昭子、国惠子的车上随侍，对他们说：“起初各位大夫们都不想要立孺子。孺子即位后，你们做他的国相，大夫们人人自危，商议要叛乱。”田乞又骗大夫们说：“高昭子很可怕呀，你们要赶在他动手之前先发制人。”大夫们都听从田乞。田乞、鲍牧和大夫们带兵进入王宫，攻打高昭子。高昭子听到消息，和国惠子去援救齐君。国君的军队打败了。田乞的部下去追击国惠子，国惠子逃到莒城。田乞就返回来杀了高昭子。晏婴的儿子晏圉逃到鲁国去。

田乞派人到鲁国去迎接阳生。阳生回到齐国，藏在田乞家中，田乞去邀请各位大夫，说：“我儿子田常的母亲有个用鱼和豆子作祭品的祭祀。希望你们能来我家聚会饮酒，我会感到很荣幸。”在田家聚会饮酒时，田乞把阳生装进一个皮囊，放在酒席的中央。打开皮囊，让阳生出来，说：“这就是齐君了。”大夫们全都俯伏着拜见阳生。将要盟誓立阳生为君时，田乞哄骗说：“我和鲍牧一起谋划立阳生为国君的。”鲍牧发怒了，问：“大夫们忘了景公的命令吗？”大夫们又想要反悔。阳生就叩头说：“可以，就立我为君，不可以，就算了吧。”鲍牧恐怕自己招致灾祸，又说：“全都是景公的儿子，有什么不可以的！”于是在田乞家中立阳生为国君，就是齐悼公。就派人把晏孺子迁到骀地去，接着又把他杀了。齐悼公即位后，田乞做了相，独掌齐国的政权。

四年，田乞去世，他的儿子田常代替了他的地位，就是田成子。

鲍牧与齐悼公不和，杀了悼公。齐国人共同立齐悼公的儿子壬为国君，就是齐简公。田常成子和监止共同任左右相，辅佐齐简公。田常心中惧怕监止。监止得到齐简公的宠幸，无法夺去他的权力。于是田常再次施行田釐子的施政方法，用大斗贷出粮食，用小斗收回债务。齐国人歌唱他说：“老奶奶啊采芑菜，送呀送给田成子！”齐国大夫上朝时，掌御官田鞅劝谏齐简公说：“田氏和监氏不能并存，请您选择一个吧。”齐简公不听从。

子我这个人监止的同宗，和田氏常有嫌隙。田氏的远房宗族田豹侍奉子我，得到他的宠信。子我说：“我想要把田氏的嫡支全都消灭掉，让田豹取代田氏的族长。”田豹说：“我在田氏宗族中只是疏远的分支罢了。”不肯答应。过后田豹对田氏讲：“子我将要杀尽田氏，田氏不先下手，祸害就要来临了。”子我住在齐景公宫中。田常兄弟四个人驾着车到宫中去，想要杀子我。子我关起门。齐简公和妃子们在檀台饮酒，准备要攻打田常。太史子余说：“田常不是敢于作乱，只是要除害。”齐简公就作罢了。田常出动后，听说齐简公发怒了，害怕被诛杀。准备要逃亡。田子行说：“犹豫不决是办事最大的危害。”田常于是去攻打子我。子我率领他的部下攻打田氏，没有打胜，逃亡出走。田氏的部下追击，杀死了子我和监止。

齐简公逃出去。田氏的部下追击，在徐州抓住了齐简公。齐简公说：“早采纳御鞅的话，也不会遇上这种灾难。”田氏的部下害怕齐简公再次即位会诛杀自己，就杀了齐简公。齐简公即位四年后被杀死。于是田常把齐简公的弟弟鼈立为国君，就是齐平公。齐平公即位后，田常任相。

田常杀了齐简公以后，害怕诸侯们共同来征讨自己，就把侵占鲁国、卫

国的土地都归还了，和西方的晋国、韩氏、魏氏、赵氏订约结盟，与南方的吴国、越国通使交好。论功行赏，亲近百姓，因此齐国又安定下来。

田常对齐平公说：“施予恩德，是人们都想要的，您来做这件事。执行刑罚，是人们所憎恶的，请让臣子我来做这件事。”这样做了五年，齐国的政事全归了田常。田常于是把鲍氏、晏氏、监止和公族中强大的势力都诛杀光了，而且把齐国自安平以东至琅邪的土地都割给自己，作为封邑。田常的封邑比齐平公享有的食邑还大。

田常就挑选齐国中身高七尺以上的女子作后宫妃子。后宫中的妃子数以百计。而田常让他的宾客和舍人们出入后宫，不加禁止。到田常去世时，有了七十多个儿子。

田常去世，他的儿子襄子盘代替了他的地位，任齐相。田常被谥为田成子。

田襄子任齐宣公的相以后，韩、赵、魏三家杀死了知伯，分了他的领地。田襄子把他的兄弟和宗族亲属全委派做齐国各个城邑的大夫，又和韩、赵、魏三家互通使节，将要借此占有齐国。

田襄子去世，他的儿子庄子白继位。田庄子做齐宣公的相。宣公四十三年，齐国攻打晋国，捣毁了黄城，包围了阳狐。第二年，攻打鲁国、葛城和安陵。下一年，又攻取了鲁国的一个城。

庄子去世后，他的儿子太公和继位。田太公任齐宣公的相。宣公四十八年，夺取了鲁国的郕城。第二年，齐宣公和郑国国君在西城相会。攻打卫国，夺取了廩丘。宣公五十一年去世，田会在廩丘造反。

齐宣公去世。他的儿子康公贷被立为国君。贷即位十四年，沉溺于酒和妇女，不过问政务。田太公就把康公放逐到海边去，给他一个城作食邑，用来供奉祭祀他的祖先。第二年，鲁国在平陆打败了齐国。

三年，田太公与魏文侯在浊泽会见，请求列为诸侯。魏文侯就派使节去向周天子和各国诸侯传言，请求将齐国相田和立为诸侯。周天子答应了。齐康公的十九年，田和被立为齐侯，排列在周朝的诸侯中，纪为元年。

齐侯太公和即位二年后去世。他的儿子齐桓公田午即位。桓公午五年，秦国、魏国攻打韩国，韩国向齐国求援。齐桓公召来大臣们商议，问：“早点去救韩国呢？还是晚点去救呢？”驺忌说：“不如不去救。”段干朋说：“不去救，韩国就将受到挫败而且被魏国吞并。不如去救韩国吧。”田臣思说：“您的想法太过分了！秦国、魏国去攻打韩国、楚国，赵国一定会去救它们。这是上天把燕国交给齐国呀。”齐桓公说：“好。”就在私下答复韩国使者，把他打发走了。韩国自以为得到了齐国的救助，因此和秦国、魏国作战。楚国、赵国听到这个消息，果然起兵去救韩国。齐国趁机起兵袭击燕国，夺取了桑丘。

六年，齐国援救卫国。齐桓公去世，他的儿子威王因齐即位。这一年，原来的齐康公去世了，他没有后嗣，封邑全都归了田氏。

齐威王元年，三晋趁齐国办丧事来攻打齐国的灵丘。威王三年，韩、赵、魏三家灭了晋国，然后分了晋国的土地。六年，鲁国攻打齐国，攻入阳关。三晋攻打齐国，到了博陵。七年，卫国攻打齐国，夺取了薛陵。九年，赵国攻打齐国。占领了甄地。

齐威王开始即位以来，不管理国事，把政务全交给卿大夫处理。九年之间，诸侯们纷纷来侵略。人民得不到治理。于是齐威王把即墨大夫召来，对

他说：“自从你到即墨以来，每天都有人来诋毁你。然而我派人去视察即墨，田野被开辟出来，人民衣食充足，官府里没有延误耽搁的公事。东方因此安宁。这是由于你不巴结我的左右近臣来求取赞誉的缘故。”封赠他一万家人口的食邑。又把阿大夫召来说：“自从你去守阿城，每天都听到赞誉你的话。然而我派人去视察阿地，田野没有得到开垦，人民生活贫困。前些时赵国攻打甄地，你不能救助。卫国夺取了薛陵，你不知道。这是因为你用金钱财物重重地贿赂我的左右近臣以求得赞誉。”当天，齐威王把阿大夫煮死，连身旁近臣中曾经称誉阿大夫的人也全都煮死。接着起兵向西方攻击赵国、卫国，在浊泽打败了魏军而且包围了魏惠王。魏惠王请求献出观城来达成和解。赵国归还了齐国长城。于是齐国内人人震惊畏惧，都不敢文过饰非，竭诚意为国服务。齐国大治。各国诸侯听到后，有二十多年不敢对齐国发动战争。

驺忌子依靠弹琴的技艺见到威王。齐威王很喜欢他，让他住在右边的房间中，作为上宾。过了一会儿，威王弹琴，驺忌子推开门进来说：“琴弹得真好啊！”威王很不高兴，放下琴，握着剑柄说：“先生没有仔细看我弹琴的样子，根据什么知道我弹得好呢？”驺忌子说：“那大弦的声音重浊，像春天般温和，是代表国君。小弦的声音明快而清晰，是象征国相。手持琴弦紧而有力，放开时舒缓适度，是表示政令。声音均匀和谐地奏响，大小互相配合，声音曲折缠绕又不互相妨害，这是在显现四时。因此我知道您弹琴弹得好。”齐威王说：“你很善于谈音乐。”驺忌子说：“何止谈音乐，治理国家，安定人民的道理都在这里。”齐威王又不高兴了，变了脸色，说：“如果说谈论五音的原理，我相信没有能像先生您这样的。如果说治理国家和安定人民的道理，又怎么会在弹琴中呢？”驺忌子说：“那大弦的声音重浊，像春天般温和，是代表国君。小弦的声音明快而清晰，是象征国相。手持琴弦紧而有力，放开时舒缓适度，是表示政令。声音均匀和谐地奏响，大小互相配合，声音曲折缠绕又不互相妨害，这是在显现四时。重复而不杂乱，是国家治理昌盛的原由，连续不断又直接相通，是保存国家不致灭亡的根本。所以说琴声调和，天下大治。表现治理国家，安定人民的道理，没有能像五音这样明白的了。”齐威王说：“好啊！”

驺忌子见到齐威王三个月后就接受了相印。淳于髡去见他，说：“您很善于说话啊！我有一些愚笨的看法，愿意在您面前讲一讲。”驺忌子说：“恭听教诲。”淳于髡说：“侍奉周到，礼节周全，就会完全成功。侍奉不周，丧失礼仪，就会完全败亡。”驺忌子说：“恭谨地接受您的教导，请让这些教诲永远不离开我的眼前。”淳于髡说：“猪油抹在棘木车轴上，是为了润滑。但是它不能在方孔中运转。”驺忌子说：“恭谨地接受您的教导，请让我恭顺小心地侍奉国君身边的人。”淳于髡说：“用胶粘合旧的弓身，是为了让它聚合在一起，但是仍不能填塞弥补住所有的缝隙。”驺忌子说：“恭谨地接受您的教导，请让我把自身依附于千万民众之中。”淳于髡说：“狐皮袍子虽然破旧，也不能用黄狗的皮去补。”驺忌子说：“恭谨地接受您的教导，请让我小心地选择君子，不使小人夹杂到他们中间。”淳于髡说：“大车不进行校正调整，不能负担一般的载重量。琴瑟不校正调整，不能形成协调的音响。”驺忌子说：“恭谨地接受您的教导，请让我修订法律，监督奸吏。”淳于髡说完后，快步走出去，到了门口，面向他的仆从说：“这个人啊，我对他讲了五句隐含喻义的话，他回答我就像回声一样迅速。这个人一定会在不久后受封的。”过了一年，齐威王把下邳封给驺忌，封号为成侯。

齐威王二十三年，与赵王在平陆会见。二十四年，与魏王（梁惠王）在郊野上聚会打猎。魏王问道：“您也有宝物吗？”齐威王说：“没有。”魏王说：“像我这样的小国，还有十颗能照亮车乘前后各十二辆车那么远的直径一寸的夜明珠。齐国这样一个有上万辆兵车的大国，怎么会没有宝物呢？”齐威王说：“我对珍宝的看法与您不同。我的大臣中有一个叫檀子的，派他去守南城，那样楚国就不敢向东方来侵犯，泗水地区的十二国诸侯全都来朝见。我的大臣中有一个叫檀子的，派他守高唐，那样赵国就不敢到东面的河中来捕鱼。我的官吏中有一个叫黔夫的，叫他守徐州，就使得燕国人到徐州北门来祭告，赵国人到西门来祭告，迁移来跟随他的人有七千多家。我的臣子中有一个叫种首的，派他防备盗贼，就道不拾遗。我要用这些人照耀千里远近，岂止是十二辆车远近呢！”梁惠王十分惭愧，快快不乐地离开了。

齐威王二十六年，魏惠王包围了邯郸，赵国到齐国求救。齐威王召集大臣来商议，说：“救赵呢？还是不救？”驺忌子说：“不如不救。”段干朋说：“不救就是不义，而且也对我们不利。”齐威王说：“为什么呢？”段干朋回答说：“魏国并吞了邯郸，那对齐国有什么好处呢？而且去救赵国，把军队驻扎在赵国郊外，这样赵国不受攻打，但魏国仍能保全。所以不如向南去攻打襄陵，以削弱魏国，邯郸被攻占了也能趁机利用魏国被削弱的时机。”齐威王依从了他的计策。

以后成侯驺忌与田忌不和。公孙阅对成侯驺忌说：“您为什么不谋划去征伐魏国，这样田忌一定任大将。战胜了有功，就是您的谋划适宜。作战不获胜，田忌不是在前军阵亡，就是在后军逃跑，他的命运就由您控制了。”于是成侯就对齐威王说，派田忌去南方攻打襄陵。十月，邯郸被攻克了，齐国接着起兵攻打魏国，在桂陵把魏军打得大败。于是齐国在诸侯中最强大，自己称为王，以此号令天下。

三十三年，齐国杀死了大夫牟辛。

三十五年，公孙阅又对成侯驺忌说：“您何不派人拿着十斤黄金到市上占卜，让他说‘我是田忌的家人。我的主人三战三胜，威震天下。他想要办大事，是吉利呢还是不吉利’？”去占卜的人出走后，接着就派人去抓给他占卜的人，在国王那里核实查证他的供词。田忌听说后，就率领他的部下去袭击临淄，要抓成侯，没有取胜就出逃了。

三十六年，齐威王去世，他的儿子宣王辟疆被立为王。

宣王元年，秦国任用商鞅。周天子赠给秦孝公霸主的名号。

二年，魏国攻打赵国。赵国和韩国友好，共同去攻打魏国。赵国作战不利，和敌军有南梁交战。齐宣王召回田忌来官复原职。韩国向齐国请求救援，齐宣王召来大臣们商议说：“早救呢？还是晚救？”驺忌子说：“不如不救。”田忌说：“不救，就会使韩国受到挫败而且被魏国吞并，不如早去援救。”孙子说：“韩国、魏国的军队没有被削弱时前去救援，这是我们代替韩国来承受魏国的军队，反而要听命于韩国了。而且魏国有灭亡韩国的打算，韩国眼看要被灭亡，一定会到东方来向齐国求告。我们因此能和韩国结下深厚的情谊，又能在早些时候利用魏国的疲惫不堪，就能获得重大的利益，而且得到尊贵的名分。”齐宣王说：“好。”就在私下里答复了韩国的使者，打发他们回去。韩国因此依仗有齐国支持，五次交战，都没有取胜，从而到东方来把国家命运托付给齐国。齐国趁机起兵，派田忌、田婴为大将，孙子为军师，去援救韩国、赵国，攻打魏国。在马陵把魏军打得大败，杀死了魏将庞

涓，俘虏了魏国的太子申。这以后，韩、赵、魏三国的国王全都通过田婴引见，在博望朝见齐王，盟誓以后归去。

七年，齐王与魏王在平阿以南会见。第二年，又在甄地会见。魏惠王去世。第二年，与魏襄王在徐州会见，诸侯们互相称为王。十年，楚国包围了齐国的徐州。十一年，齐国和魏国攻打赵国，赵国决开河水堤防，用水灌齐国和魏国军队，战争才停止。十八年，秦惠王称为王。

齐宣王喜好善长文学和游说的士人，像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一类的人有七十六位，全被赐予府第，任官上大夫，不从事政务，只发议论。因此齐国的稷下学宫中读书人又多起来，将近数百上千人。

十九年，齐宣王去世，他的儿子齐湣王即位。

齐湣王元年，秦国派遣张仪和诸侯国的执政大臣在齧桑会见。三年，把田婴封在薛地。四年，从秦国迎来王后。七年，和宋国攻打魏国，在观泽打败了魏军。

十二年，攻打魏国。楚国包围了雍氏，秦国打败了楚将屈丐。苏代对田轅说：“我希望能有机会拜见您，是为了办一件非常完美的事情，使楚国给您利益，办成对您有好处，办不成也对您有好处。今天我站在门口时，有个客人说魏王对韩冯、张仪讲：‘煮枣快被攻占了，齐国军队又在进攻，你们来救寡人还罢了，如果不来救，寡人就无法阻止齐军攻占城池了。’这只是一转眼的托辞。秦国、韩国的军队不向东来援救，只要十来天，魏国就会转向韩国，跟随秦国，秦国听从张仪的话，携手共同与齐、楚交好。这就是您的成功业绩了。”田轅说：“怎么能让他们不向东出兵呢？”苏代回答说：“韩冯要求救魏国的话，一定不会对韩王说‘我是为魏国出兵’。一定会说‘我将用秦国、韩国的兵向东去击退齐军、宋军，我趁机总管三国的军队，乘屈丐被削弱的机会，向南去割占楚国的土地，我们原有的土地一定能全部收回了’。张仪要求救魏国的话，必定不会说‘我是为了魏国’，一定会说‘我将要用秦国、韩国的军队向东去抵挡齐军、宋军，我将要聚集三国的兵力，乘屈丐被削弱的机会，向南去割占楚国的土地，名义上是保存将要灭亡的国家，实际上去攻占三川地区后返回，这是称王的基业啊’。您让楚王给韩国土地，让秦国钳制他们订立和约，对秦王说‘请让楚国给韩国土地，而大王您得以在三川地区施加影响。韩国不用动用兵力就能从楚国得到土地’。韩冯要向东出兵的话将怎么对秦国说呢？他会说‘秦国不用发兵就得到了三川地区，讨伐楚国、韩国，使魏国处于窘困的境地，魏国不敢与东方联合，这就孤立了齐国’。张仪要向东出兵的话将如何说呢？他说‘秦国、韩国想得到土地，而按兵不动，声威影响到魏国。魏国就有了理由，想到不能失去齐国和楚国的支持了’。魏国转变，离弃秦国、韩国，争着去侍奉齐国、楚国。楚王想要魏国依从又不想给它土地。您能让秦国和韩国的军队不出动就得到土地，对它们有大恩德啊！秦王、韩王被张仪、韩冯胁迫而向东发兵，使魏国顺服。您可以经常手执债券向秦国、韩国去索取报偿。这样秦、韩两国会认为您友善，而厌恶张仪他们索取无度了。”

十三年，秦惠王去世。二十三年，齐国与秦国在重丘打败了楚国。二十四年，秦国派泾阳君到齐国作人质。二十五年，齐国让泾阳君回秦国去。孟尝君薛文到秦国去，就任了秦相。薛文逃走了。二十六年，齐国与韩国、魏国共同攻打秦国，军队到了函谷驻扎下来。二十八年，秦国把河外的土地割给韩国以达成和约，双方停止战争。二十九年，赵国杀死了主父。齐国帮助

赵国灭掉了中山国。

三十六年，齐王称东帝，秦昭王称西帝。苏代从燕国来，进入齐国，在章华东门受接见。齐王说：“啊，好啊，你过来！秦国派魏冉来给我送上帝号，你认为怎么样？”苏代回答说：“大王您问臣子问得很仓猝，而祸患是从很微小的地方产生的。我希望大王把帝号接受下来但不要同时就称帝。秦王称帝以后，天下能对他处之安然。大王就称帝，也不算落后。而且在争帝名上谦让，也没有伤害。秦国称了帝后，天下都憎恶它，大王因此就不称帝，以收服天下，这是一种大资本。而且天下立了两个皇帝。大王认为天下是尊重齐国呢？还是尊重秦国呢？”齐王说：“尊重秦国。”苏代说：“放弃帝号，天下是敬爱齐国呢？还是敬爱秦国呢？”齐王说：“敬爱齐国，而憎恶秦国。”苏代说：“两位帝王订立盟约去攻打赵国，与攻打夏桀一样的宋国暴君比起来，哪一个有利呢？”齐王说：“攻打夏桀一样的宋国暴君有利。”苏代说：“哪种约定都是均等的，然而与秦国一起称帝，会使天下只尊崇秦国而轻视齐国，放弃帝号就使天下敬爱齐国而憎恶秦国，攻打赵国不如攻打宋国的暴君有利。所以我希望大王明确地放弃帝号，以收服天下人心，背离约定，将秦国作为宾客一样相待，不和它争尊崇的名号，而大王利用这个空隙攻占宋国。占有宋国，会让卫国的阳地处于危险中；占有济西，赵国的阿城一带的东方领土处于危险中；占有淮北，楚国的东方领地感到危险；占有陶和平陆，大梁城的城门都不敢打开。放弃称帝而代之以攻打宋国暴君一事，国家受到了尊重，名望崇高，燕国、楚国也被这种形势慑服，天下各国没有人敢不听您的命令，这是商汤王、周武王听做的事业。我们在名义上敬重秦国，然后让天下人去憎恶它，这就是所谓的以卑下地位转为尊者的方法。希望大王慎重考虑这件事。”于是齐国放弃帝号重新称王。秦国也放弃了帝位。

三十八年，攻打宋国。秦昭王发怒说：“我喜爱宋国的程度和喜爱新城、阳晋相同。韩聂和我是朋友，却攻打我所喜爱的地方，这是为什么？”苏代为齐国向秦王解说：“韩聂攻打宋国，正是为了大王。齐国强大，再加上宋国的土地辅助，楚国、魏国必定会害怕，害怕就一定会来西方侍奉秦国。这样大王可以不使用一个士兵，不损伤一个战士，不做什么事就割占了安邑。这就是韩聂为大王所祈祷的啊。”秦王说：“我担心的是齐国难以捉摸。一时合纵，一时连横，这怎么解释呢？”苏代回答：“天下的各国能让齐国捉摸透吗？齐国所以攻打宋国，由于它知道服侍秦国，可得到有上万辆军车的大国来辅助自己。不向西方服侍秦国就会使宋地不平安。中原地区上了年纪的游说说客们全都在处心积虑地想要离间齐国和秦国的友情。乘着车子纷纷向西行驶的人们，没有一个说齐国好的。驾车纷纷东奔的人们，没有一个说秦国的好话。为什么呢？他们全都不愿意齐国和秦国联合。怎么晋、楚这些国家如此聪明，而齐国、秦国这样愚昧呢？晋、楚各国联合起来，一定是商议谋算齐国、秦国。齐国、秦国联合起来，必定图谋晋、楚各国。请您根据这一点来决定。”秦王说：“是的。”于是齐国就去攻伐宋国。宋王出逃，死在温城。齐国向南割占了楚国的淮河以北一带，向西攻入三晋，想要借此并吞周王室，自己作天子。泗水一带的诸侯，如郑、鲁等国君全都向齐国称臣，诸侯们恐惧不安。

三十九年，秦国来进攻，攻占了齐国的九个城。

四十年，燕、秦、楚、韩、赵、魏各国合谋，各自派出精锐军队攻打齐国，在济西打败齐军。齐国的军队崩溃，退却了。燕国将军乐毅就进了临淄，

把齐国的库藏宝器全部掳取走。齐湣王逃走，跑到卫国。卫国国君腾出宫殿来给他住，向他称臣，供给他用品。齐湣王傲慢不逊，卫国人攻打他。齐湣王逃走，逃到邹国、鲁国，表现出骄傲的神色。邹、鲁的国君不让他入城。齐湣王就逃到莒城去。楚国派淖齿率领军队救齐国，淖齿趁机做了齐湣王的相。淖齿便杀了齐湣王而和燕国共同分了侵占齐国的土地与抢夺的宝器。

齐湣王遭杀害，他的儿子法章改了姓名，给莒城太史敫家做佣人。太史敫的女儿看法章容貌奇特，认为他不是平常人，心中怜爱他，经常偷偷给他衣裳食物，而且和法章私通。淖齿离开莒城后，莒城中的人民与齐国逃亡的大臣聚到一起寻找湣王的儿子，想要立他为王。法章还害怕他们是在追杀自己，过了好久，才敢说出“我就是湣王的儿子”。于是莒人共同立法章为齐王，就是齐襄王。以此保卫莒城，并且向齐国内宣布说：“国王已经在莒城即位了。”

齐襄王即位后，立太史家的女儿为王后，就是君王后，生了儿子建。太史敫说：“女儿不通过媒人，自己嫁人，这不是我的后代，污辱了我的门风家世。”就一辈子不见君王后。君王后很贤德，不由于不见面而失去作子女的礼节。

齐襄王在莒城五年，田单就用即墨军队打败了燕军，到莒城迎接襄王，进入临淄。齐国的原有土地全部重归齐国。齐国封田单为安平君。

十四年，秦军攻打齐国的刚、寿。十九年，齐襄王去世，他的儿子建被立为国王。

齐王建即位六年，秦国攻打赵国，齐国、楚国去救援。秦国君臣谋划说：“齐、楚两国去救赵国，他们亲密我们就退兵，不亲密就去攻打他们。”赵国没有粮食，请求齐国给粮食，齐国不答应。周子说：“不如答应给粮食，以使秦军退走，不答应秦军就不会退却。这使秦国的计谋得逞，而齐国、楚国的计谋就失算了。而且赵国对齐国和楚国来讲是一种屏障，就像牙齿外面有嘴唇一样，唇亡齿寒。今天秦国灭了赵国，明天祸患就危及齐国、楚国。而且救援赵国这件事应该像捧着漏水的瓮去浇烧干的锅一样紧急。救助赵国，是崇高的道义，打退秦军，是大显威名。救助要灭亡的国家这种仁义，退走强大的秦军这种威名，您不去致力争取却偏要吝惜粮食。这样为国家谋划是错的。”齐王不肯听从。秦国在长平打败了赵国四十多万军队，接着包围了邯郸。

十六年，秦国消灭了周王室。齐国的君王后去世。二十三年，秦国设置了东郡。二十八年，齐王去朝见秦王。秦王嬴政在咸阳设酒宴招待。三十五年，秦国灭掉韩国。三十七年，秦国灭掉赵国。三十八年，燕国派荆轲刺杀秦王，秦王发觉了，杀死了荆轲。第二年，秦军攻克燕国，燕王逃到辽东去。第二年，秦军灭掉魏国，秦国军队进驻历下。四十二年，秦国灭掉楚国。第二年，秦军俘虏了代王嘉，消灭了燕王喜。

四十四年，秦国军队攻打齐国。齐国国王听从了相国后胜的计策，不作战，让军队投降了秦国。秦国俘虏了齐王建，把他流放到共地去。便把齐国灭亡，改为郡。天下被秦国统一了，秦王嬴政自己确定称号为皇帝。起先，君王后贤德，侍奉秦国很恭谨，与各国诸侯讲信义，齐国又是在临近大海的东方，秦国日夜不停地攻打三晋和燕国、楚国，这五个国家各自在秦国进攻中忙于自救。因此齐王建即位四十多年来没有遭受战争。君王后去世，后胜做齐相。他接受了很多秦国用来离间的贿赂，派很多宾客到秦国去。秦国又

给了他们很多金钱，宾客们全都反过来为秦国离间齐国，劝齐王废除合纵，去朝见秦王，不整治军需战备，不帮助韩、赵、魏、燕、楚五国攻打秦国，秦国因此得以灭掉五国。五国已经灭亡了，最终秦国军队也进入了临淄，民众没有敢于拼斗的。齐王建便投降了，被流放到共地。所以齐国人怨恨齐王建不早些和诸侯们合纵抗秦，听任奸臣宾客们，造成亡国，编成歌唱道：“是松树吗？是柏树吗？让王建住到共地的是宾客们吧？”这首歌是痛恨齐王建在任用宾客时不认真审察的。

太史公说：孔子在晚年喜欢读《易经》。《易经》作为一种学术，非常深奥明晰，不是通达事物的人才，谁能注意到这些呢！所以周太史给田敬仲完占卦，占到十世以后。等到田完逃到齐国，懿仲给他占卜也这么说。田乞和田常所以能接连侵犯悼公、简公，独揽齐国的大权，不一定是事态逐渐发展而成的，倒好像是在遵循着卜兆，实现预言啊。

史记卷四十七 孔子世家第十七

李解民 注译

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1〕}其先宋人也，^{〔2〕}曰孔防叔。^{〔3〕}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4〕}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5〕}祷于尼丘得孔子，^{〔6〕}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7〕}生而首上圩顶，^{〔8〕}故因名曰丘云。^{〔9〕}字仲尼，^{〔10〕}姓孔氏。^{〔11〕}

【注释】〔1〕“鲁”，诸侯国名，西周初年所封，姬姓，始封君为周公旦之子伯禽，建都曲阜（今山东曲阜），领有今山东泰山以南的汶、泗、沂、沫水流域。春秋时国势渐弱，春秋后期公室被卿大夫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所瓜分。战国时沦为小国，公元前二五六年被楚国所灭。“昌平乡”，地名，在今山东曲阜东南，因有昌平山而得名。“陬”，音 z u，邑名，亦作“郛”、“鄆”，在今山东曲阜东南。〔2〕“宋”，诸侯国名，西周初年周公公平定武庚反叛后所封，子姓，始封君为商纣王庶兄微子启，建都商丘（今河南商丘南），领有商旧都周围地区，约当今河南东部和山东、江苏、安徽间地。公元前二八六年被齐国所灭。〔3〕“孔防叔”，孔子曾祖。《潜夫论·志氏姓》云：“防叔为华氏所偪，出奔鲁，为防大夫，故曰防叔。”源于《世本》（见《诗·商颂谱疏》所引。）则孔防叔为孔氏从宋至鲁的第一代，司马迁当采此说，故此首举孔防叔。但《后汉书·孔融传》李贤注引服虔注云：“孔子六代祖孔父嘉为宋华督所杀，其子奔鲁也。”又以孔子五代祖为奔鲁之第一代。《左传》昭公七年杜预注及后来不少学者依从服说。“防”，鲁国邑名，在今山东费县东北。〔4〕“叔梁纥”，孔子父亲，名纥，字梁，排行叔，为陬邑大夫，故亦称“陬人纥”、“陬叔纥”、“梁纥”、“陬叔”。勇武有力，参见《左传》襄公十年。“纥”，音 hé。〔5〕“颜氏女”，鲁人颜氏之女，名征在。“野合”，男女私通。前人对此解说不一。《索隐》云：“盖谓梁纥老而征在少，非当壮室初笄之礼，故云野合，谓不合礼义。”《正义》以为叔梁纥娶征在，时年已过阳道绝的六十四岁，因称“野合”。崔适《史记探源》云：“此文疑本作‘纥与颜氏女祷于尼邱，野合而生孔子于尼邱’。埽地为祭天之坛而祷之，犹《诗》所谓‘以弗无子’也；遂感而生孔子，犹《诗》所谓‘履帝武敏歆’也。故曰‘野合’。……即此所谓纥与颜氏女祷于尼邱野合而生孔子也，太史公以受命帝王尊孔子故云尔。”皆多臆测之辞，不足信。《孔子家语·本姓》云：“叔梁纥娶施氏，无男；其妾生孟皮，病足，乃求婚于颜氏。颜父问三女，二女莫对，征在进曰：‘从父所制。’遂以妻之。”所载与此不同。〔6〕“祷”，祈祷，向神祷告求福。“尼丘”，山名，在今山东曲阜东南。〔7〕“鲁襄公”，名午，鲁成公之子，定姒所生，三岁即位，公元前五七二年至前五四二年在位。详见本书《鲁周公世家》。“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五五一年。按：《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云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关于孔子的出生年、月、日，历来歧说纷纭。比较可信的是鲁襄公二十二年十月庚子，即公元前五五一年八月二十七日。〔8〕“圩”，音 wéi，凹，中间低而四周高。“圩顶”，凹顶，中间凹陷的头顶。〔9〕“云”，句末语助词。“故因名曰丘云”，所以就取名叫丘。按：《白虎通·姓名》云：“孔子首类尼丘山，盖中低而四旁

高，如屋宇之反。”〔10〕“字”，表字。古代男子有名有字，生下来先取名；到二十岁举行冠礼后再取字。字是根据本名涵义另取有对应关系的别名。对人称字，表示尊敬。“仲尼”，“仲”，老二，为孔子排行，据《孔子家语》他有异母兄孟皮；“尼”，当因“尼丘”而来，为孔子的字，与其名“丘”相应。〔11〕“姓孔氏”，先秦时代，一般有身份的人，均有姓、有氏。姓为代表有共同血缘关系种族的称号，氏为由姓派生出来分支的称号。孔子系宋人后裔，姓“子”，而“孔”则为孔子这一支的氏。孔氏的始祖，当是六世祖孔父嘉。按《孔子家语·本姓》云：“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胜，胜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五世亲尽，别为公族，故后以孔为氏。一曰：孔父者，生时所赐号也，是以子孙遂以氏族。”司马迁生活的汉代，已合“姓”、“氏”为一，故有此以氏为姓的错误说法。

丘生而叔梁纥死，〔1〕葬于防山。〔2〕防山在鲁东，〔3〕由是孔子疑其父墓处，〔4〕母讳之也。〔5〕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6〕设礼容。〔7〕孔子母死，乃殡五父之衢，〔8〕盖其慎也。〔9〕邾人鞞父之母诃孔子父墓，〔10〕然后往合葬于防焉。〔11〕

【注释】〔1〕“丘生而叔梁纥死”，按《孔子家语·本姓》云：“生三岁而叔梁纥死。”与此不同。〔2〕“防山”，在今山东曲阜东，亦称“笔架山”。〔3〕“鲁东”，指鲁国国都的东面。〔4〕“疑”，疑惑，不明白，不清楚。〔5〕“讳”，忌讳，隐瞒。〔6〕“俎”，音 zǔ，古代祭祀时载放牲体的长方形容器。“豆”，形似高足盘，也是祭祀时盛放食物的容器。〔7〕“设”，摆设，演习。“礼容”礼仪法度。〔8〕“殡”，停柩，尸体装敛入棺而未下葬。“五父之衢”，鲁国都城內街道名，在今山东曲阜东南。〔9〕“盖”，连词，表示说明原由。“慎”，谨慎，慎重。〔10〕“邾”，同“鄆”，邑名。“鞞父”，《礼记·檀弓》作“曼父”，人名。“诃”，告诉。〔11〕“焉”，音 yān，语气词，表示句末停顿。按：从“孔子母死”以下至此一段，又见《礼记·檀弓》。

孔子要经，〔1〕季氏飨士，〔2〕孔子与往。〔3〕阳虎绌曰：〔4〕“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5〕孔子由是退。

【注释】〔1〕“要”，音 yào，通“腰”。“经”，音 jīng，古代丧服中用的麻带。“要经”，腰间系的麻带。此指丧服。〔2〕“季氏”，即季孙氏，为鲁桓公少子季友后裔，执掌鲁国国政的三家贵族之一。此指当时执政的季武子，即季孙宿。“飨”，音 xiǎng，宴请。“士”，士子，士人，此指当时有地位的读书人。〔3〕“与”，随，从。〔4〕“阳虎”，名虎，字货，亦称“阳货”。“阳”或作“杨”，又称“杨虎”、“杨货”。季孙氏家臣。后挟持季桓子，占据阳关（今山东泰安南），一度把持国政。公元前五二二年，他因想清除三桓势力而被击败，出奔阳关。次年奔齐。后经宋国到晋国，为赵鞅家臣。“绌”，通“黜”，贬斥，斥退。〔5〕“子”，古代对人的尊称，此指孔子。

孔子年十七，鲁大夫孟釐子病且死，〔1〕诫其嗣懿子曰：〔2〕“孔丘，圣人之后，〔3〕灭于宋。〔4〕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让厉公。〔5〕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6〕三命兹益恭，〔7〕故鼎铭云：〔8〕‘一命而偻，〔9〕再命而伛，〔10〕三命而俯。〔11〕循墙而走，〔12〕亦莫敢余侮。〔13〕于是，〔14〕粥于是，以余口。’〔15〕其恭如是。吾闻圣人之后，虽不当世，〔16〕

必有达者。^{〔17〕}今孔丘年少好礼，其达者欤！^{〔18〕}吾即没，^{〔19〕}若必师之。”
^{〔20〕}及釐子卒，^{〔21〕}懿子与鲁人南宫敬叔往学礼焉。^{〔22〕}是岁，季武子卒，
^{〔23〕}平子代立。^{〔24〕}

【注释】〔1〕“大夫”，春秋时代，国君之下的贵族依职位高低分为卿、大夫、士三个等级，大夫为仅次于卿的等级。“釐”，音 x，通“僖”。“孟釐子”，亦作“孟僖子”。名懿，氏仲孙（亦称“孟孙”），亦称“仲孙懿”。孟孝伯仲孙羯之子，死于公元前五一八年。按：《左传》昭公七年云：“孟僖子病不能相礼，乃讲学之，苟能礼者从之。及其将死也，……”《史记》此处脱落“不能相礼……”一段文字，直接“及其将死也，……”，将孟釐子之死误植于此年。据《春秋经》，孟僖子死于昭公二十四年，时当孔子三十四岁，当以《左传》为是。“且”，将，将要。〔2〕“诫”，告诫，嘱咐。“嗣”，后嗣，嫡嗣，继承人。“懿子”，名何忌，亦称“孟懿子”、“仲孙何忌”、“仲孙忌”、“孟孙”。鲁国大夫，生于公元前五三一年，死于公元前四八一年。〔3〕“圣人”，指商汤王。或谓指宋国始祖微子启，也有以为指下文的弗父何和正考父。〔4〕“灭于宋”，一般学者根据《后汉书·孔融传》李贤注所引服虔注，认为是指孔子六世祖孔父嘉被宋国太宰华督所杀，五世祖木金父奔鲁。〔5〕“弗父何”，亦作“弗甫何”、“弗父河”，宋湣公太子，依礼法为嫡嗣，应当继承君位。据《潜夫论·志氏姓》、《孔子家语·本姓》，自弗父何以下至孔子的世系为：弗父何——宋父周——世父胜——正考父——孔父嘉——木金父——皋夷（祁父）——防叔——伯夏——叔梁纥——孔子。但《诗·商颂谱疏》所引《世本》无“世父胜”一代。本注从前者。“厉公”，即宋厉公，名鲋祀（或作“魴祀”、“方祀”），宋湣公庶子，弗父何之弟。详见本书《宋微子世家》。〔6〕“正考父”，弗父何曾孙，孔子七世祖。“佐”，辅佐。“戴”，宋戴公，公元前七九九年至前七六六年在位。“武”，宋武公，名司空，宋戴公之子，公元前七六五年至前七四八年在位。“宣公”，宋宣公，名力，宋武公之子，公元前七四七年至前七二九年在位。详见本书《宋微子世家》。〔7〕“三命”，三次受命，指诸侯国的上卿。《礼记·王制》云：“大国之卿不过三命。”“兹”，通“滋”，益，更加。〔8〕“鼎铭”，鼎上的铭文。此指正考父庙之鼎铭文。〔9〕“倮”，音 l，曲背。表示恭敬。〔10〕“再”，二。“伛”，音 y，曲背，其弯曲度比倮大，表示更恭敬。〔11〕“俯”，曲身。其弯曲度比俯大，表示最恭敬。〔12〕“循墙”，沿着墙边。此指走路避开路中央。“走”，疾趋，跑。“循墙而走”，沿着墙根小跑。表示对人的极度恭敬。〔13〕“莫”，没有人，没有谁。“余”，我。“莫敢余侮”，即“莫敢侮余”，没有人敢侮辱我。〔14〕“糝”，音 zh1n，稠粥，厚粥。“是”，代词，此指鼎。〔15〕“糝”，音 h*，同“糊”，粥，这里用作动词，是用粥喂养的意思。〔16〕“当世”，当政，为国君。〔17〕“达者”，通达的人，显赫的人。〔18〕“欤”，音 yú，吧，语气词，表示推测。〔19〕“即”，若，如果。“没”，通“歿”，死亡。〔20〕“若”，你。“师之”，以他为师。〔21〕“及”，至，到。“卒”，死，死亡。“釐子卒”，按《春秋》，孟釐子卒于鲁昭公二十四年（公元前五一八年），当时孔子为三十四岁。〔22〕“南宫敬叔”，氏南宫，谥敬（或作“顷”），叔排行，名说（或作“阅”），故亦称“南宫说”。为仲孙氏之后，又称“仲孙阅”。孟懿子之子，孟懿子之弟，鲁国大夫，生于公元前五三一年。按：自“鲁大夫孟釐子病”至此，当本于《左

传》昭公七年。〔23〕“季武子”，名宿，谥武，亦称“季孙宿”、“季孙”。季文子之子，鲁大夫，自公元前五六一年至前五三五年执掌国政。〔24〕“平子”，季平子，名意如，谥平，亦称“季孙意如”、“季孙”。季武子之孙，季悼子纥之子。因其父早死，故季武子死后，他继位为季氏宗主。鲁国卿大夫，公元前五一九年至前五 五年执掌国政。“代立”，继位。此指继承季武子的官爵。

孔子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史，〔1〕料量平；〔2〕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3〕由是为司空。〔4〕已而去鲁，〔5〕斥乎齐，〔6〕逐乎宋、卫，〔7〕困于陈、蔡之间，〔8〕于是反鲁。〔9〕孔子长九尺有六寸，〔10〕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鲁复善待，由是反鲁。

【注释】〔1〕“尝”，曾，曾经。“史”，掌管文书的官吏。“季氏史”，季氏手下的官吏，不是指季氏的家臣。《索隐》云：“有本作‘委吏’。”按《孟子·万章下》云：“孔子尝为委吏矣。”则此“季氏史”当系“委吏”之误。“委吏”为主管粮食仓库的官吏。〔2〕“料”，量，计量。“料量”，计量，统计称量。“平”，平正，准确。〔3〕“司职”，牧养牲畜的官吏，即《周礼》《春官·肆师》、《地官·牛人》中的“职人”。按《孟子·万章下》云孔子“尝为乘田矣”，“乘田”也为掌管六畜草料放牧的官吏。“畜”，牲畜。“番”，繁殖。“息”，生息，生长。〔4〕“司空”，官名，掌管工程建筑。“由是为司空”，崔适《史记探源》认为此句“系下文‘由中都宰为司空’之重文”。可备一说。〔5〕“已而”，事后，不久。“去”，离开，离去。〔6〕“斥”，排斥，驱逐。“齐”，国名，西周初年所封异姓诸侯国，姜姓，始封君吕尚，建都营丘，改称临淄（在今山东淄博东北），辖境约当今山东北部。春秋初年齐桓公任用管仲改革，国力强盛，成为霸主。春秋后期君权逐渐转入大臣田（亦作“陈”）氏家族。公元前三八六年周安王承认田和为齐侯。公元前二二一年被秦国所灭。〔7〕“卫”，国名，西周初周公平定武庚反叛后所封诸侯国，姬姓，始封君为周武王之弟康叔，建都朝歌（今河南淇县），为当时大国。公元前六六 年被翟人击败，迁都楚丘（今河南滑县），沦为小国。又迁都帝丘（今河南濮阳）。公元前二五国年被魏国所灭。后一度复国，都于野王（今河南沁阳）。公元前二 九年被秦所灭。〔8〕“陈”，国名，周武王灭商后所封诸侯国，妫姓，始封君为胡公满，相传是舜的后代，建都宛丘（今河南淮阳），辖境约当今河南东部和安徽的一部分。公元前四七九年被楚国所灭。“蔡”，国名，西周初所封诸侯国，姬姓，始封君为周武王弟叔度，后因参与武庚反叛而被周公放逐，改封其子蔡仲（名胡）于此。建都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春秋时多次迁都，平侯迁新蔡（今河南新蔡），昭侯迁州来（今安徽凤台）。公元前四四七年被楚国所灭。〔9〕“反”，通“返”，返回。按：自“已而去鲁”至此及下“鲁复善待，由是反鲁”，崔适《史记探源》认为“皆定公十四年去鲁后至反鲁之总结，重衍于此也”，合乎事理，可从。〔10〕“有”，又。“九尺有六寸”，即“九尺又六寸”，九尺六寸。

鲁南宫敬叔言鲁君曰：〔1〕“请与孔子适周。”〔2〕鲁君与之一乘车，〔3〕两马，一竖子俱，〔4〕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5〕辞去，而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6〕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7〕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

者，^{〔8〕}发人之恶者也。^{〔9〕}为人子者毋以有己，^{〔10〕}为人臣者毋以有己。’”
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11〕}

【注释】〔1〕“鲁君”，鲁国国君。按司马迁的系年编排，当指鲁昭公。
〔2〕“适”，往，到。“周”，朝代名，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武王灭商后所建，姬姓，建都于镐（今陕西西安西南沔水东岸）。公元前七七年，周平王向东迁都于雒邑（今河南洛阳）。平王东迁以前史称西周，东迁以后称东周。进入东周，周王室日益衰微，逐渐沦为徒有天下共主空名的末等小国，并经常成为诸侯强国侵犯的对象。东周又可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公元前二五六年被秦国所灭。此“周”当指周王室所在地雒邑。〔3〕“与”，给，赐。“乘”，音 shèng，古人称一车四马为一乘。〔4〕“竖子”，小子，童仆。〔5〕“盖”，大概，大约。“老子”，春秋时思想家，被奉为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关于他的姓名、身世，传说不一，难以确定。据本书《老子韩非列传》，则有三说。一说氏李，名耳，字聃，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东）人，当过周王室管理藏书的史官，孔子曾向他问礼，后隐居，著《道德经》五千余言。或谓楚人老莱子。或谓即周太史儋。“云”，句末语助语。“盖见老子云”，本书《老子韩非列传》亦载孔子见老子问礼，《孔子家语·观周》所载较详，可参看。前人对此事系年及有无，多有疑词。〔6〕“窃”，窃取，盗取。此为自谦之词。“号”，名号，名义。〔7〕“深察”，详察，洞察。“近于死”，接近死亡，指有杀身之祸。〔8〕“广大”，《孔子家语·观周》作“闳达”，宽广弘大。〔9〕“发”，举发，抉发。“恶”，邪恶，丑恶。〔10〕“毋”，音 wú，不要。“毋以有己”，不要有自己，指舍身忘己。〔11〕“稍”，逐渐。“益”，增益，增多。“进”，进入，进门，此指进入孔门师从孔子。

是时也，晋平公淫，^{〔1〕}六卿擅权，^{〔2〕}东伐诸侯；^{〔3〕}楚灵王兵强，^{〔4〕}陵轶中国；^{〔5〕}齐大而近于鲁。鲁小弱，附于楚则晋怒；^{〔6〕}附于晋则楚来伐；不备于齐，^{〔7〕}齐师侵鲁。^{〔8〕}

【注释】〔1〕“晋”，国名，西周初年所封诸侯国，姬姓，始封君为周成王弟叔虞，建都于唐（今山西翼城西）。辖境有今山西西南部。春秋初晋昭侯封叔父成师于曲沃（今山西闻喜西北），出现分裂；后曲沃武公取代公室，统一晋国。晋献公时迁都于绛（今山西翼城东南）。晋文公改革内政，称霸诸侯。晋景公时，迁都新田，亦称新绛（今山西曲沃西北），疆域不断拓展，成为中原强国。春秋后期，执政的六卿势力日益强大，逐渐侵夺君权。在六卿的互相争斗中，赵氏、魏氏、韩氏三家消灭兼并了范氏、中行氏、知氏。公元前四三年，周威烈王策命魏文侯、韩景侯、赵烈侯为诸侯。晋国从此正式分裂为韩、赵、魏三国。“晋平公”，名彪，晋悼公之子，公元前五五七年至前五三二年在位。详见本书《晋世家》。“淫”，淫逸，纵欲放荡。按本书《晋世家》晋平公十九年云：“叔向曰：‘晋，季世也。公厚赋为台池而不恤政，政在私门，其可久乎！’”《左传·昭公三年》亦谓平公“无度”。即此所谓“平公淫”。〔2〕“六卿”，指执掌晋国国政的魏氏、赵氏、韩氏、范氏、中行氏、知氏六家世卿。“擅”，专擅，把持。“擅权”，专擅权柄，把持国政。〔3〕“东伐诸侯”，按本书《晋世家》，晋平公元年、十年，晋军两次东进攻伐齐国。〔4〕“楚”，国名，芈姓，原为古代南方部族。西周初，其首领熊鬻归附周文王，立国于荆山一带。熊鬻后裔熊绎于周成王时受封子爵，建都丹阳（今湖北秭归东南）。其后疆土拓展到长江中游。

公元前七 四年，楚君熊通自号武王，其子熊赧迁都于郢（今湖北江陵西北纪南城）。楚庄王曾称霸诸侯，辖境西北至武关（今陕西商南西北），东南到昭关（今安徽含山北），北至今河南南阳，南到洞庭湖以南，是当时领土最广的国家。公元前五 四年迁都郢，亦称郢郢（今湖北宜城东南）。战国时，疆域东北到达今山东南部，西南及于今广西东北。战国末期，政治昏暗，外交、军事连连受挫。公元前二七八年迁都于陈（今河南淮阳）。公元前二四一年又迁都寿春（今安徽寿县）。公元前二二三年被秦国所灭。“楚灵王”，名围，（或作“回”），后改名虔，楚共王之子，公元前五四 年至公元前五二九年在位。按本书《楚世家》载，灵王三年在申盟会诸侯，攻伐吴国；八年攻灭陈国、蔡国；十一年伐徐，军事实力强大。详见本书《楚世家》。

〔5〕“陵铄”，音 línglì，亦作“凌铄”，欺凌，欺压。“中国”，指中原地区。

〔6〕“附”，依附，亲附。〔7〕“备”，完备，周全。〔8〕按此段所载事件，司马迁系于鲁昭公二十年，而实际时间均要早此十至二十年左右。不少学者认为是错简，当是。

鲁昭公之二十年，〔1〕而孔子盖年三十矣。齐景公与晏婴来适鲁，〔2〕景公问孔子曰：“昔秦穆公国小处辟，〔3〕其霸何也？”〔4〕对曰：“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辟，行中正。身举五羖，〔5〕爵之大夫，起累继之中，〔6〕与语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虽王可也，〔7〕其霸小矣。”景公说。〔8〕

【注释】〔1〕“鲁昭公”，名稠，或作“稠”、“昭”。鲁襄公之子，母齐归，公元前五四一年至前五一 年在位。详见本书《鲁周公世家》。〔2〕“齐景公”，名杵臼，齐灵公之子，齐庄公之弟，母穆孟姬。公元前五四七年至前四九 年在位。详见本书《齐太公世家》。“晏婴”，名婴，字平仲，或谓平为谥号，夷维（今山东高密）人，齐卿晏弱之子。袭父职任齐卿，历仕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三朝，颇有政绩、声誉。卒于公元前五 年。有后人撰辑的《晏子春秋》一书传世，集中记载了他的言行。详见本书《管晏列传》。“齐景公与晏婴来适鲁”，本书《齐世家》、《鲁世家》和《十二诸侯年表》均载此事。按《左传》昭公二十年，仅记齐景公到沛田猎，故后人对此多持怀疑态度。〔3〕“秦”，国名，相传为伯益的后代，嬴姓，原是游牧部族。非子任首领时，居于犬丘（今甘肃礼县东北），被周孝王封于秦（今甘肃张家川东），作为附庸。至秦仲，被周宣王命为大夫。秦仲之孙秦襄公护送周王室东迁有功，被平王正式封为诸侯，赐以岐（今陕西岐山东北）、丰（今陕西户县东）之地。春秋时建都雍（今陕西凤翔东南），辖境约有今陕西中部和甘肃东南端。秦穆公攻灭十二国，称霸西戎。战国中期，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迅速富强，迁都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公元前二二一年统一六国。“秦穆公”，“穆”或作“缪”，名任好，秦德公少子。任用贤才，曾打败晋国，俘虏晋惠公，灭梁国、芮国。向西攻灭十二国，称霸西戎。详见本书《秦本纪》。“辟”，通“僻”，偏僻。〔4〕“霸”，指以武力统领其它诸侯。〔5〕“羖”，音 g(，黑色公羊。“五羖”，即“五羖大夫”，指百里奚，或作“百里奚”。一说氏百里；一说氏百，字里。名奚。原为虞国大夫，虞亡，被晋俘去，作为陪嫁臣隶送入秦国。后出走到楚，被楚人所执，秦穆公用五张黑公羊皮赎回，任为大夫，故称“五羖大夫”，辅佐秦穆公创立霸业。〔6〕“累”，音 léi，通“縲”，拘系囚犯用的绳索。

“继”，音 xiè，义同“縲”。“累继”，此引申为囚禁，囚犯。〔7〕“王”，指用仁义之道统治天下。与“霸”相对。〔8〕“说”，音 yuè，通“悦”。或谓理解，亦通。

孔子年三十五，而季平子与郈昭伯以斗鸡故得罪鲁昭公，〔1〕昭公率师击平子，平子与孟氏、叔孙氏三家共攻昭公，〔2〕昭公师败，奔于齐，齐处昭公乾侯。〔3〕其后顷之，〔4〕鲁乱。孔子适齐，为高昭子家臣，〔5〕欲以通乎景公。〔6〕与齐太师语乐，〔7〕闻《韶》音，〔8〕学之，三月不知肉味，齐人称之。〔9〕

【注释】〔1〕“郈”，音 hù，亦作“后”、“厚”。“郈昭伯”，亦作“厚昭伯”、“后氏”，名恶，亦称“郈孙”，鲁国大夫。当年（即公元前五一七年）死于内乱。“季平子与郈昭伯以斗鸡故得罪鲁昭公”，此所言与它书所载有出入。按《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云：“季、郈之鸡斗。季氏介其鸡，郈氏为之金距。平子怒，益宫于郈氏，且让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吕氏春秋·察微》云：“鲁季氏与郈氏斗鸡，郈氏介其鸡，季氏为之金距，季氏之鸡不胜。季平子怒，因归郈氏之宫而益其宅。郈昭伯怒，伤之于昭公。……公怒，不审，乃使郈昭伯将师徒以攻季氏。”则其事为季平子与郈昭伯斗鸡而结怨构恶，季平子得罪鲁昭公，郈昭伯鼓动昭公进攻季氏。〔2〕“孟氏”，即孟孙氏，亦称仲孙氏，是鲁桓公之子仲庆父的后裔，鲁国贵族世家之一。“叔孙氏”，是鲁桓公之子叔牙的后裔，鲁国贵族世家之一。按：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系鲁桓公三个儿子的后裔，故又称之为“三桓”，其中以季孙氏势力最大。〔3〕“处”，处置，安置。“乾侯”，晋国邑名，在今河北成安东南。“齐处昭公乾侯”，据《左传》，晋人将昭公安置在乾侯，而齐人则将他安置于郚。〔4〕“顷之”，不久。〔5〕“高昭子”，氏高，名张，谥昭，亦称高张，高武子偃之子，齐国公室后裔，齐卿，执掌国政。“家臣”，春秋时代卿大夫的私家臣僚。〔6〕“通”，达，通达，交往。〔7〕“太师”，官名，乐官之长。“语”，谈论。〔8〕“《韶》”，虞舜乐名。孔子曾称赞《韶》为尽善尽美（见《论语·八佾》）。〔9〕“三月不知肉味”，很长时间连肉的滋味都不知道。形容对《韶》乐的喜爱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论语·述而》云：“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10〕“称”，称道，称赞。

景公问政孔子，孔子曰：“君君，〔1〕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2〕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3〕吾岂得而食诸！”〔4〕他日又复问政于孔子，孔子曰：“政在节财。”景公说，将欲以尼溪田封孔子。〔5〕晏婴进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6〕倨傲自顺，〔7〕不可以为下；〔8〕崇丧遂哀，〔9〕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10〕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11〕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间。〔12〕今孔子盛容饰，〔13〕繁登降之礼，〔14〕趋详之节，〔15〕累世不能殫其学，〔16〕当年不能究其礼。〔17〕君欲用之以移齐俗，〔18〕非所以先细民也。”〔19〕后景公敬见孔子，不问其礼。〔20〕异日，〔21〕景公止孔子曰：〔22〕“奉子以季氏，〔23〕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24〕齐大夫欲害孔子，孔子闻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25〕反乎鲁。

【注释】〔1〕“君君”，第一个“君”，为名词，指国君；第二个“君”

为动词，意为像国君的样子。“君君”意即国君像国君的样子。以下“臣臣”、“父父”、“子子”句式结构同。〔2〕“信”，真的，果真。〔3〕“虽”，即使，纵然。“粟”，粮食。〔4〕“诸”，“之乎”的合音。按：自“景公问孔子”至此，见《论语·颜渊》。〔5〕“尼溪”，齐国地名。《晏子春秋·外篇第八》作“尔稽”。〔6〕“滑”，音g，通“汨”，乱，扰乱。“稽”，计较，争论。“滑稽”，善于用言辞胡搅乱缠。或谓“滑稽”原指一种流酒器，引申为言词如同流水顺畅不断，形容能言善辩。“轨法”，法度，法规。〔7〕“倨”，音jù，傲慢。“自顺”，自以为是。〔8〕“为下”，按《墨子·非儒下》、《晏子春秋·外篇第八》均作“教下”。〔9〕“崇丧”，崇尚丧事。“遂哀”，尽情哀伤。《墨子·非儒下》作“循哀”，《晏子春秋·外篇第八》作“道哀”。〔10〕“说”，音shuì，用言语劝说他人。“乞贷”，乞求借贷。〔11〕“大贤”，大贤大德的人，此指周文王、周公等。“息”，通“熄”，灭。〔12〕“有间”，有一段时间，此指很长时间。〔13〕“盛容”，盛装，盛眼。“饰”，修饰，装饰。〔14〕“登降”，尊卑，上下。〔15〕“趋”，小步快走。表示恭敬。“详”，通“翔”，行走时两臂张开。“节”，节奏，节度。〔16〕“累世”，连续几代。《墨子·非儒下》作“叁寿”，《晏子春秋·外篇第八》作“兼寿”。“殫”，音dān，竭尽，穷尽。〔17〕“当年”，一生，终身。或谓丁年，壮年。“究”，穷尽，终极。〔18〕“移”，迁移，改变。〔19〕“先”，先导，引导。“细民”，小民，百姓。〔20〕按自“景公说”至此，又见《墨子·非儒下》和《晏子春秋·外篇第八》。〔21〕“异日”，他日，指过了些日子。〔22〕“止”，留，留住。〔23〕“奉”，侍奉，对待。〔24〕“季、孟之间”，季孙氏、孟孙氏之间。季孙氏在鲁国三卿中地位最尊，孟孙氏居第三位，则所谓“季、孟之间”，实相当于叔孙氏。〔25〕“遂”，于是，就。按自“景公止孔子曰”至此，见《论语·微子》。

孔子年四十二，鲁昭公卒于乾侯，定公立。^{〔1〕}定公立五年，夏，季平子卒，桓子嗣立。^{〔2〕}季桓子穿井得土缶，^{〔3〕}中若羊，^{〔4〕}问仲尼云“得狗”。仲尼曰：“以丘所闻，羊也。丘闻之，木石之怪夔、罔阍，^{〔5〕}水之怪龙、罔象，^{〔6〕}土之怪坟羊。”^{〔7〕}

【注释】〔1〕“定公”，即鲁定公，名宋，鲁襄公之子，鲁昭公之弟，公元前五 九年至前四九五年在位。详见本书《鲁周公世家》。〔2〕“桓子”，即季桓子，名斯，谥桓，亦称季孙斯，鲁国卿大夫，公元前五 一年至前四九二年执掌国政，卒于公元前四九二年。“嗣立”，继位。指季桓子继承季平子在季孙氏的宗主地位以及官爵。〔3〕“穿井”，掘井，挖井。“缶”，音fǒu，一种口小腹大的器皿，可以盛酒浆，也可用作打水，一般用陶土制造。〔4〕“若”，如，像。按《国语·鲁语下》、《说苑·辨物》及《史记索隐》所引《家语》均作“有”。“中若羊”，按《汉书·五行志》所引《史记》作“中得虫若羊”。〔5〕“木石”，树木石头，此指山林。“夔”，音kuí，传说中一种奇异的动物，形如龙，一足。“罔阍”，音wǎngli3ng，亦作“罔良”、“罔”、“方良”、“魍魉”，传说中的山林怪名。〔6〕“罔象”，传说中的水精怪名。〔7〕“坟羊”，传说中的土怪名。按：自“季桓子”以下至此，又见《国语·鲁语下》、《说苑·辨物》、《汉书·五行志第七中之下》、《孔子家语·辨物》、《搜神记》卷十二。

吴伐越，〔1〕堕会稽，〔2〕得骨节专车。〔3〕吴使使问仲尼：〔4〕“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群神于会稽山，〔5〕防风氏后至，〔6〕禹杀而戮之，〔7〕其节专车，此为大矣。”吴客曰：“谁为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纲纪天下，〔8〕其守为神，〔9〕社稷为公侯，〔10〕皆属于王者。”〔11〕客曰：“防风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12〕守封、禺之山，〔13〕为鼈姓。〔14〕在虞、夏、商为汪罔，〔15〕于周为长翟，〔16〕今谓之大人。”〔17〕客曰：“人长几何？”〔18〕仲尼曰：“焦侥氏三尺，〔19〕短之至也。〔20〕长者不过十之，〔21〕数之极也。”于是吴客曰：“善哉，圣人！”〔22〕

【注释】〔1〕“吴”，国名，亦称“句吴”、“攻吴”。姬姓，始祖为周太王之子太伯、仲雍。太伯、仲雍因太王欲立少子季历，避奔荆蛮。太伯自号句吴，被拥立为吴太伯。太伯卒，仲雍继位。周武王灭商后，正式封仲雍曾孙周章为吴君，列为诸侯。建都吴（今江苏苏州），辖境有今江苏南部、上海及浙江北部、安徽东南部一带。春秋时，寿梦称王，国力渐强。公元前五六年吴王阖闾曾击败楚国。公元前四九四年吴王夫差领兵攻入越国，迫使越国句践臣服，并北上与晋争霸。公元前四七三年被越国所灭。“越”，国名，亦称“于越”。姒姓，相传为夏禹的后裔，始祖为夏后少康庶子无余，被封于会稽（今浙江绍兴），专门奉守对禹的祭祀。春秋时与吴国经常争战。公元前四九四年被吴王夫差打败。越王句践卧薪尝胆，积蓄力量，于公元前四七三年灭亡吴国。此后向北扩张，称霸诸侯，辖境有今江苏北部运河以东、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安徽南部、江西东部之地。战国时衰落，约于公元前三六年被楚国所灭。〔2〕“堕”，音 hu，通“隳”，毁坏。“会稽”，越国首都，在今浙江绍兴。按“吴伐越，堕会稽”事在公元前四九四年。〔3〕“节”，段。“专”，独占，占满。〔4〕“使使”，第一个“使”，音 sh，意为派遣，命令；第二个“使”，音 shì，意为出使，使者。〔5〕“禹”，亦称“大禹”、“夏禹”、“戎禹”，姒姓，为古代夏后氏部落首领，鲧之子。鲧治水失败，舜命他继续治水，治水成功。舜死后，继任部落联盟首领。他死后，儿子启建立夏朝。详见本书《夏本纪》。“致”，招致，招来。“神”，按《左传》文公十一年孔颖达《疏》所引《国语》及《说苑·辨物》、《孔子家语·辨物》、《博物志》均作“臣”。“会稽山”，原名苗山（或作“茅山”、“防山”），在今浙江绍兴、嵊县、诸暨、东阳间。相传夏禹到此大会诸侯，计功封爵，始命名会稽，取会计之意。〔6〕“防风氏”，古部族名，此指防风氏部族首领。〔7〕“戮”，音 lù，陈尸。〔8〕“神”，神灵。按《国语·鲁语下》、《说苑·辨物》、《孔子家语·辨物》均作“灵”。“纲纪”，治理，管理，此引申为护佑，造福。〔9〕“守”，守候，侍奉，祭祀。〔10〕“社”，土地神。“稷”，谷神。“社稷为公侯”，祭祀社稷的是公侯。按此句《国语·鲁语下》作“社稷之守者为公侯”，《孔子家语·辨物》作“诸侯社稷之守为公侯”。又此句之下，《说苑·辨物》、《孔子家语·辨物》有“山川之祀为诸侯”。〔11〕“属”，隶属，归属。〔12〕“汪罔”，亦作“汪芒”、“芒”，古部族名。〔13〕“封”，山名，在今浙江德清西南。“禺”，或作“隅”、“隅”，山名，在今浙江德清西南。〔14〕“鼈”，音 x9。按《国语·鲁语下》、《孔子家语·辨物》、《左传》文公十一年杜预注作“漆”。而黄丕烈《国语札记》、王引之《经义述闻》谓“漆”系“涿”字之误。〔15〕“虞”，即“有虞氏”，此指传说中夏以前有虞氏统治的时

代。舜即有虞氏领袖，居蒲阪（今山西永济西蒲州镇）。“夏”，朝代名，相传为有夏氏禹的儿子启所建立，都于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后迁至斟（今河南登封西北）、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等地。末代王夏桀，被商汤所灭，前后共十三代、十六王，约相当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至前十六世纪左右。“商”，朝代名，公元前十六世纪商汤灭夏后所建，建都于亳（今山东曹县南），后曾多次迁移。盘庚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村），因而“商”也称“殷”。末代王商纣，公元前十一世纪被周武王攻灭。“在虞、夏、商为汪罔”，按《说苑·辨物》、《孔子家语·辨物》作“在虞、夏为防风氏，商为汪芒氏”，多出“为防风氏”四字，于义为长。〔16〕“周”，朝代名，此当指西周及春秋初之东周，时当公元前十一世纪至前六世纪左右。“长翟”，或作“长狄”。部族名，春秋时活动于西起山西临汾、长治，东至山东边境的山谷间。郟瞞为其后裔，见《左传》文公十一年。〔17〕“今”指当时，公元前五世纪。〔18〕“几何”，多少。〔19〕“焦侥”，音 ji yáo，亦作“焦侥”。“焦侥氏”，传说中的矮人部族。〔20〕“至”，极，最。〔21〕“十之”，十倍于三尺，即三丈。〔22〕按本节所记，又见《国语·鲁语下》、《说苑·辨物》、《孔子家语·辨物》。

桓子嬖臣曰仲梁怀，〔1〕与阳虎有隙。〔2〕阳虎欲逐怀，公山不狃止之。〔3〕其秋，怀益骄，阳虎执怀。桓子怒，阳虎因囚桓子，与盟而之。〔4〕阳虎由此益轻季氏。〔5〕季氏亦僭于公室，〔6〕陪臣执国政，〔7〕是以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8〕弟子弥众，〔9〕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

【注释】〔1〕“嬖”，音 bì，宠幸，宠爱。“仲梁怀”，氏仲梁，名怀，季氏家臣。〔2〕“隙”，音 xì，裂痕，怨恨。〔3〕“公山不狃”，氏公山，名“不狃”，亦作“不扰”、“弗扰”，字子泄，鲁国大夫，季氏宰，并任费邑宰。〔4〕“”，音 shò，通“释”，释放。按自“桓子嬖臣”至此，见《左传》定公五年。〔5〕“轻”，轻视。〔6〕“僭”，音 jiàn，僭越，僭冒名位超越自己的本分。〔7〕“陪臣”，指诸侯的大夫，因其对天子自称“陪臣”。〔8〕“修”，编纂，整理。“《诗》”，即《诗经》。中国现存最早的诗歌总集。因被儒家奉为经典，故通常称为《诗经》。共收诗三百零五篇，编成于春秋时代。司马迁以为系孔子删定，后人多有怀疑。全书分为“风”、“雅”、“颂”三大类：“风”类有十五国风，“雅”类有《大雅》、《小雅》，“颂”类有《国颂》、《鲁颂》、《商颂》。大抵是周初至春秋中叶的作品。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保存了珍贵的古代史料。“《书》”，即《尚书》。中国上古历史文献资料的汇编。被儒家奉为经典，故亦称《书经》。司马迁认为经孔子选编而定。所涉内容，上起唐尧、虞舜，下至春秋时代。西汉初存二十八篇，即《今文尚书》。汉武帝时发现孔子住宅壁藏《古文尚书》，东晋时又有梅颐所献伪《古文尚书》。现在流行的《十三经注疏》和《尚书》，是《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合编。“《礼》”，关于礼仪制度的文献，类似今存《仪礼》之类的典籍。不少学者认为孔子没有整理过礼书，只是对具体的礼节仪式作过规范整理。“《乐》”，《乐经》，已失传。一些学者认为孔子之时没有乐书，“乐”当指各种配合唱《诗》和举行礼仪的乐曲。〔9〕“弥”，音 mí，更加。

定公八年，〔1〕公山不狃不得意于季氏，〔2〕因阳虎为乱，〔3〕欲废三

桓之適，〔4〕更立其庶孽阳虎素所善者，〔5〕遂执季桓子。桓子诈之，得脱。定公九年，阳虎不胜，奔于齐。是时孔子年五十。

【注释】〔1〕“定公八年”，鲁定公八年，公元前五二年。〔2〕“得意”，得志，欲望得到满足。〔3〕“因”，利用，凭借，〔4〕“三桓”，指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三家。“適”，音 d0，通“嫡”，嫡子，正妻所生的长子，为宗法制度下的合法继承人。〔5〕“更”，更改。“庶孽”，庶子，妾所生的儿子。此泛指庶出旁支的子弟。

公山不狃以费畔季氏，〔1〕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弥久，〔2〕温温无所试，〔3〕莫能己用，〔4〕曰：“盖周文、武起丰、镐而王，〔5〕今费虽小，僂庶几乎！”〔6〕欲往。子路不说，〔7〕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岂徒哉？〔8〕如用我，其为东周乎！”〔9〕然亦卒不行。〔10〕

【注释】〔1〕“费”，音 bì，亦作“鄆”、“𡇗”，鲁国邑名，为季氏采邑，在今山东费县西北。“畔”，通“叛”，反叛。〔2〕“循道”，遵循周代的王道。或本作“脩道”，亦通。“弥”，久，久远。〔3〕“温”，音 yùn，通“蕴”，蕴结，郁结。“温温”，郁闷，不得志的样子。“试”，任用。〔4〕“莫能己用”，即“莫能用己”，没人能任用自己。〔5〕“周文、武”，即周文王、周武王。“丰”，或作“鄆”，亦称丰京，西周国都，周文王伐崇侯虎后从岐迁都于此，在今陕西长安西南沔河以西。“镐”，音 h4o，或作“郾”，亦称镐京、宗周，西周国都，周武王时从丰迁都于此，在今陕西长安县。〔6〕“僂”，音 t3ng，倘或，或许。“庶几”，相近，差不多。“几”，音 j9。〔7〕“子路”，氏仲，名由，字路，排行季，亦称“季路”、“仲由”、“季由”、“季子”、“仲路”，鲁国卞（今山东泗水）人，生于公元前五四二年，卒于公元前四八年，孔子学生，曾任季孙氏宰，后任卫大夫孔悝宰，死于卫国内乱，以勇力出名。详见本书《仲尼弟子列传》。〔8〕“徒”，空，徒劳。〔9〕“其”，将，将来。“为东周”，在东方复兴周道。〔10〕“卒”，结果，最终。按此事见《论语·阳货》。

其后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1〕一年，四方皆则之。〔2〕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3〕

【注释】〔1〕“中都”，鲁国邑名，在今山东汶上西。“宰”，长，长官。〔2〕“则”，效法。〔3〕“大司寇”，官名，职掌监察纠举、司法刑狱，为鲁卿。

定公十年春，及齐平，〔1〕夏，齐大夫黎鉏言于景公曰：〔2〕“鲁用孔丘，其势危齐。”乃使使告鲁为好会，〔3〕会于夹谷。〔4〕鲁定公且以乘车好往。〔5〕孔子摄相事，〔6〕曰：“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古者诸侯出疆，必具官以从。〔7〕请具左右司马。”〔8〕定公曰：“诺。”〔9〕具左右司马。会齐侯夹谷，为坛位，〔10〕土阶三等，〔11〕以会遇之礼相见，〔12〕揖让而登。〔13〕献酬之礼毕，〔14〕齐有司趋而进曰：〔15〕“请奏四方之乐。”〔16〕景公曰：“诺。”于是旌旄羽袂矛戟剑拔鼓噪而至。〔17〕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18〕不尽一等，〔19〕举袂而言曰：〔20〕“吾两君为好会，夷狄之乐何为于此！〔21〕请命有司！”有司却之，〔22〕不去，〔23〕则左右视晏子与景公。景公心忤，〔24〕麾而去之。〔25〕有顷，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宫中之乐。”景公曰：“诺。”优倡侏儒为戏而前。〔26〕孔子趋

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曰：“匹夫而营惑诸侯者罪当诛！”^{〔27〕}请命有司！”有司加法焉，^{〔28〕}手足异处。^{〔29〕}景公惧而动，知义不若，归而大恐，告其群臣曰：“鲁以君子之道辅其君，而子独以夷狄之道教寡人，^{〔30〕}使得罪于鲁君，为之奈何？”^{〔31〕}有司进对曰：“君子有过则谢以质，^{〔32〕}小人有过则谢以文。^{〔33〕}君若悼之，^{〔34〕}则谢以质。”于是齐侯乃归所侵鲁之郛、汶阳、龟阴之田以谢过。^{〔35〕}

【注释】〔1〕“及”，与，同。“平”，成，和好。〔2〕“黎鉏”，人名，本书《齐世家》作“犁鉏”，《左传》定公十年作“黎弥”。〔3〕“为”，举行。“好会”，友好盟会。〔4〕“夹谷”，一名“祝其”，齐国地名，在今山东莱芜南。〔5〕“乘”，坐，驾。“好往”，指不加防范而友好前往。〔6〕“摄”，代，兼。“相”，赞礼者，即盟会司仪。〔7〕“具”，具备，配备。“官”，官员。〔8〕“左右司马”，即左司马、右司马，武官名，执掌军政、军法。〔9〕“诺”，答应声。〔10〕“坛”，土筑的高台，用作举行盟会或祭祀等典礼。“位”，位次，席位。〔11〕“土阶”，登台的土阶。“三等”，三级。〔12〕“会遇之礼”，一种诸侯间较为简略的会见之礼。〔13〕“揖让”，作揖谦让。“登”，上，升。〔14〕“献酬”，亦作“献”，饮宴时敬酒劝酒。〔15〕“有司”，有关官吏。〔16〕“四方”，四边，泛指边远少数部族，即下文的“夷狄”。〔17〕“旒”，音 jǔng，同“旌”，一种竿头缀有旄牛尾，下系五彩析羽的旗。“旒”，音 mào，旗竿头上用旄牛尾所做的装饰。“袞”，音 fú，通“帔”，用五色彩帛制作的舞具。按周代有“帔舞”，舞者手执全羽或五彩缯而舞。“拨”，音 fá，大盾。“鼓噪”，击鼓呼叫。〔18〕“历阶”，一步跨一级台阶。按古代礼制，上台阶时，每登一级需有一个两脚并立的聚足动作。历阶而上，则没有聚足动作，表示孔子为争取时间已来不及顾到细小礼节。〔19〕“不尽”，不足，不够。“不尽一等”，不够一级，即还差一级没上。〔20〕“袂”，音 mèi，衣袖。“举袂”，举起衣袖，即抬起手。〔21〕“夷狄”，古时称东方各族为夷，称北方各族为狄，此泛指四方的少数部族。〔22〕“却”，退却，后退。〔23〕“去”，离去，离开。〔24〕“忤”，音 zǔ，惭愧。〔25〕“麾”，音 huī，通“挥”，挥手，指挥。〔26〕“优倡”，表演乐舞戏谑的艺人。“侏儒”，身材矮小的人。古时常充当优倡弄人，以供取乐。〔27〕“匹夫”，庶民，百姓。“营惑”，别本或作“荧惑”，迷惑。〔28〕“加法”，施加刑法，施刑。〔29〕“手足异处”，手脚分离，此指腰斩之刑。〔30〕“寡人”，国君对自己的谦称，意为寡德之人。〔31〕“为之奈何”，对这怎么办。〔32〕“谢”，认错，道歉。“质”，质实，实际行动。〔33〕“文”，文饰，言辞。〔34〕“悼”，恐惧。〔35〕“郛”，音 fū，亦称西郛，鲁国邑名，在今山东郛城东。“汶阳”，鲁国地名，在今山东泰安西南一带。因在汶水之北，故名。“龟阴”，鲁国地名，在今山东泗水东北，因在龟山之北，故名。“于是齐侯乃归所侵之郛、汶阳、龟阴之田”，按《左传》定公十年云：“齐人来归郛、讙、龟阴之田。”杜预注：“三邑，皆汶阳田也。”故梁玉绳《史记志疑》云：“此以‘汶阳’，易‘讙’，误。疑‘郛’字误倒在‘汶阳’上，又脱‘讙’字。”可备一说。

定公十三年夏，^{〔1〕}孔子言于定公曰^{〔2〕}：“臣无藏甲，^{〔3〕}大夫毋百雉之城。”^{〔4〕}使仲由为季氏宰，^{〔5〕}将堕三都。^{〔6〕}于是叔孙氏先堕郕。^{〔7〕}

季氏将堕费，公山不狃、叔孙辄率费人袭鲁。^{〔8〕}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9〕}登武子之台。^{〔10〕}费人攻之，弗克，^{〔11〕}入及公侧。^{〔12〕}孔子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13〕}费人北。^{〔14〕}国人追之，败诸姑蔑。^{〔15〕}二子奔齐，^{〔16〕}遂堕费。将堕成，^{〔17〕}公敛处父谓孟孙曰：^{〔18〕}“堕成，齐人必至于北门。且成，孟氏之保鄆，^{〔19〕}无成是无孟氏也。我将弗堕。”十二月，公围成，弗克。^{〔20〕}

【注释】〔1〕“定公十三年”，按《左氏》、《公羊》、《谷梁》三传及本书《鲁周公世家》，堕三都事均系定公十二年，此“三”当系“二”字之误。〔2〕“孔子言于定公曰”，据《公羊传》，当是孔子言于季孙。〔3〕“甲”，兵甲，武器。“藏甲”，私藏的武器。〔4〕“雉”，古代计算城墙面积的单位，长三丈、高一丈为一雉。按以上文字，参见《公羊传》定公十二年。〔5〕“季氏宰”，季氏家臣之长，即季氏总管。〔6〕“三都”，鲁国三桓的采邑，即季孙氏之费，叔孙氏之郈，孟孙氏之成，〔7〕“郈”，音h^u，鲁邑名，在今山东东平东南。〔8〕“叔孙辄”，名辄，字子张，叔孙氏庶子，鲁国大夫。〔9〕“三子”，指季孙、叔孙、孟孙，具体为季孙斯、叔孙州仇、仲孙何忌。“宫”，住房，住宅。秦汉以后，宫才专指帝王的住宅。〔10〕“武子之台”，即季武子台，在季氏宅中。〔11〕“克”，攻克，攻下。〔12〕“入及公侧”，俞樾《茶香室经说》疑此“入”字乃“矢”字之误，则当作“矢及公侧”。〔13〕“申句须、乐颀”，两人均为鲁国大夫。“下”，下台。〔14〕“北”，败走，败逃。〔15〕“姑蔑”，鲁国地名，亦称“蔑”，在今山东泗水东。〔16〕“二子”，指公山不狃和叔孙辄。〔17〕“成”，亦作“郈”，鲁国邑名，当时为孟孙氏采邑，在今山东泰安南。〔18〕“公敛处父”，名阳，氏公敛，字处父，亦称“公敛阳”，孟孙氏家臣，成邑宰。“孟孙”，仲孙何忌，即孟懿子。〔19〕“孟氏”，孟孙氏，亦称仲孙氏。“保鄆”，即“保障”，保护障蔽。〔20〕按自“仲由为季氏宰”至此，又见《左传》定公十二年。

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1〕}有喜色。门人曰：^{〔2〕}“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乐其以贵下人’乎？”于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3〕}与闻国政三月，^{〔4〕}粥羔豚者弗饰贾；^{〔5〕}男女行者别于涂；^{〔6〕}涂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7〕}

【注释】〔1〕“行摄”，崔适《史记探源》以为系“摄行”之误倒，当依《鲁世家》“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之文例订正。“相”，国相，宰相，为最高行政长官。但当时鲁周并无相职之名，此系司马迁以秦汉相应官名所作追述。“由大司寇行摄相事”，梁玉绳《史记志疑》云：“摄相者，乃宾相会盟之事。盖孔子自相会夹谷，后遂以司寇摄行人之职，《索隐》、《述赞》曰‘摄相夹谷’是也。”一些学者对孔子摄相也持怀疑态度。但《晏子春秋·外篇》、《荀子·宥坐》、《尹文子》等古书皆有孔子为相的记载，因此司马迁的这一记载，不宜轻易否定。按本书《十二诸侯年表》、《鲁周公世家》，皆云鲁定公十二年孔子离开鲁国。此以孔子摄相和接着出走，系于定公十四年，明显有误。当据《年表》、《鲁世家》，系于定公十二年。〔2〕“门人”，门徒，弟子。〔3〕“乱政者”，扰乱国政的人。“少正卯”，氏少正，或谓少正为官名，名卯。《论衡·讲瑞》云：“少正卯在鲁，与孔

子并；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唯颜渊不去。”“于是诛鲁大夫乱正者少正卯”，此事最早见《荀子·宥坐》，云“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并载孔子所举少正卯兼有五恶：“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尹文子·圣人》，《淮南子·汜论》及《说苑·指武》，《论衡》《讲瑞》、《定贤》，《白虎通·诛伐篇》引《韩诗内传》，《孔子家语·始诛》等皆记之。但后来不少学者力辩其无，以为是寓言传说。〔4〕“与”，音 yù，参与。“闻”，听理，操理。〔5〕“粥”，音 yù，通“鬻”，卖。“贾”，通“价”。“饰贾”，加价，抬高价格。〔6〕“涂”，通“途”，道路。下“涂”字同。“男女行者别于涂”，男女行路，分道而走。《吕氏春秋·乐成》云：“男子行乎涂右，女子行乎涂左。”〔7〕“皆予之以归”，按《孔子家语·相鲁》作“皆如归焉”。

齐人闻而惧，曰：“孔子为政必霸，霸则吾地近焉，我之为先并矣，〔1〕盍致地焉？”〔2〕黎鉏曰：“请先尝沮之；〔3〕沮之而不可则致地，庸迟乎！”〔4〕于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5〕皆衣文衣而舞《康乐》，〔6〕文马三十驷，〔7〕遗鲁君。〔8〕陈女乐文马于鲁城南高门外。〔9〕季桓子微服往观再三，〔10〕受，乃语鲁君为周道游，〔11〕往观终日，怠于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12〕孔子曰：“鲁今且郊，〔13〕如致膾乎大夫，〔14〕则吾犹可以止。”桓子卒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郊，又不致膾俎于大夫。〔15〕孔子遂行，宿乎屯。〔16〕而师己送，〔17〕曰：“夫子则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谒，〔18〕可以死败。盖优哉游哉，〔19〕维以卒岁！”〔20〕师己反，〔21〕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师己以实告。桓子喟然叹曰：〔22〕“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夫！”〔23〕

【注释】〔1〕“并”，兼并，并吞。〔2〕“盍”，音 hé，何不。“致”，致送，献送。〔3〕“尝”，试。“沮”，音 jǐ，止，阻止。〔4〕“庸”，岂，难道。“迟”，晚。〔5〕“好”，美好，漂亮。“八十人”，按《韩非子·内储说下》及《太平御览》卷五七一所引《孔子家语》均作“二八”。

〔6〕“文衣”，有纹饰的衣服。“《康乐》”，《孔子家语·子路初见》作“容玼”，舞曲名。〔7〕“文马”，毛色有花纹的马。“驷”，音 sù，四匹马。古代一车套四马，为驷。故以“驷”作为计算马匹的单位。〔8〕“遗”，音 wèi，馈赠，送致。〔9〕“高门”，为鲁国都城正南门。原称“稷门”，鲁僖公时扩建增高，故称高门。〔10〕“微服”，平民服装。古代服饰，依人的地位有不同的规定。这里季桓子为了隐藏自己的身份而改穿地位低下的平民服装。“再三”，二三次，多次。〔11〕“语”，音 yù，相告，告诉。“周道”，绕道，环绕道路。〔12〕“夫子”，古代对男子的尊称。〔13〕“郊”，祭名，冬至日在南郊祭天。这原为天子之礼，因鲁国为周公之后，周成王特赐鲁国也可举行郊祀。〔14〕“膾”，音 fèi，祭肉，祭祀时作为供品的肉。按当时礼制，鲁君在郊祭之后，应将祭肉分赐宗亲和卿大夫。〔15〕“膾俎”，盛于俎中的祭肉。〔16〕“屯”，鲁地名，《集解》云：“在鲁之南也。”

《孔子家语·子路初见》作“郭屯”。按《论语·微子》云：“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当为以上记述所本。〔17〕“师己”，鲁国大夫。亦见《左传》昭公二十五年。〔18〕“谒”，稟告，陈说。按《说苑·谈丛》作“喙”。〔19〕“优哉游哉”，即“优游”，悠闲自在。〔20〕“维”，按《孔子家语·子路初见》作“聊”。“卒岁”，过完岁月，消磨

时光。〔21〕“反”，通“返”。〔22〕“喟”，音 kuì，叹声。〔23〕“罪”，怪罪。“群婢”，指女乐。

孔子遂适卫，〔1〕主于子路妻兄颜浊邹家。〔2〕卫灵公问孔子：〔3〕“居鲁得禄几何？”〔4〕对曰：“奉粟六万。”〔5〕卫人亦致粟六万。居顷之，或谮孔子于卫灵公，〔6〕灵公使公孙余假一出一入。〔7〕孔子恐获罪焉，居十月，去卫。

【注释】〔1〕“适”，往，去到。〔2〕“主”，以……为主人，即寓居，客居。“颜浊邹”，亦作“颜雠由”，卫国大夫。〔3〕“卫灵公”，名元，卫襄公之子，嫡始所生，公元前五三四年至公元前四九三年在位。详见本书《卫康叔世家》。〔4〕“禄”，古代官吏的俸给。一般以发放粮食的数量为标准。〔5〕“奉”，通“俸”，俸禄。“六万”，此为俸禄数量。但其计量单位不详。《索隐》和《正义》以为是“石”，纯系猜测。当时各国量制不统一，齐国俸禄以“钟”计，如《孟子·滕文公下》“禄万钟”；卫国则以“盆”计，见《墨子·贵义》。〔6〕“谮”，音 zèn，进谗言，说人坏话。〔7〕“公孙余假”，卫国大夫，当系公室后裔。本书仅此一见。“一出一入”，一会儿出去，一会儿进来，指出入频繁。《索隐》谓“以兵仗出入，以胁夫子也”，似可不信。

将适陈，过匡，〔1〕颜刻为仆，〔2〕以其策指之曰：〔3〕昔吾入此，由彼缺也。”〔4〕匡人闻之，以为鲁之阳虎，阳虎尝暴匡人，〔5〕匡人于是遂止孔子。〔6〕孔子状类阳虎，拘焉五日。〔7〕颜渊后，〔8〕子曰：“吾以汝为死矣。”颜渊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惧。孔子曰：“文王既没，〔9〕文不在兹乎？〔10〕天之将丧斯文也，〔11〕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12〕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13〕孔子使从者为甯武子臣于卫，〔14〕然后得去。

【注释】〔1〕“匡”，卫国邑名，在今河南长垣。〔2〕“颜刻”，“刻”或作“亥”、“尅”，本书《仲尼弟子列传》作“高”，《史记索隐》引《孔子家语》作“产”；字子骄，《通典》云字子精，孔子弟子。见本书《仲尼弟子列传》。“仆”，车夫，驾车的人。〔3〕“策”，马鞭。〔4〕“缺”，缺口”，此指城墙缺口。〔5〕“暴”，强暴，施暴。〔6〕“止”，阻止，扣留。〔7〕“拘”，拘留。“焉”，于是，于此。〔8〕“颜渊”，名回，字子渊，孔子弟子，极受孔子赞赏，生于公元前五二一年，卒于公元前四九年。详见本书《仲尼弟子列传》。按以下颜渊与孔子对话，见《论语·先进》。〔9〕“文王”，周文王。“没”，音 mò，通“歿”，死。〔10〕“文”，文化，此泛指周朝的礼乐制度和文献典籍。“兹”，此，这，指孔子自己。〔11〕“斯”，此，这。〔12〕“后死者”，指孔子自己。“与”，与闻，闻知。〔13〕“如……何”，亦作“奈……何”，对……怎么办，把……怎么样。“予”，我。按自“孔子曰”以下至此，又见《论语·子罕》。〔14〕“从者”，随从，此指身边的弟子。“甯武子”，名俞，氏宁，谥武，卫国卿大夫。按《左传》僖公二十八年，甯武子于公元前六三二年即已辅佐卫成公。又据《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五四六年甯氏家族被诛灭。而孔子此时距甯武子之死已有一百多年，可证所记有误。崔适《史记探源》以为“甯武子当是孔文子之讹”，可备一说。

去即过蒲。〔1〕月余，反乎卫，主蘧伯玉家。〔2〕灵公夫人有南子者，〔3〕

使人谓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4〕}必见寡小君。^{〔5〕}寡小君愿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夫人在絺帷中。^{〔6〕}孔子入门，北面稽首。^{〔7〕}夫人自帷中再拜，^{〔8〕}环佩玉声璆然。^{〔9〕}孔子曰：“吾乡为弗见，^{〔10〕}见之礼答焉。”子路不说。孔子矢之曰：^{〔11〕}“予所不者，^{〔12〕}天厌之！^{〔13〕}天厌之！”^{〔14〕}居卫月余，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15〕}出，使孔子为次乘，^{〔16〕}招摇市过之。^{〔17〕}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18〕}于是丑之，^{〔19〕}去卫，过曹。^{〔20〕}是岁，鲁定公卒。

【注释】〔1〕“蒲”，卫国邑名，在今河南长桓。〔2〕“蘧伯玉”，氏蘧（音 qú），“蘧”或作“遽”，名瑗，字伯玉，谥成，蘧庄子无咎之子，卫国大夫，颇受孔子赞扬。〔3〕“南子”，亦称“釐夫人”，宋女。〔4〕“不辱”，不以为辱，谦词。“寡君”，寡人，国君的自我谦称。〔5〕“寡小君”，诸侯谦称自己的妻子。〔6〕“絺”，音 chī，细葛布。“帷”，音 wéi，帷帐，帐幔。〔7〕“北面”，面朝北。“稽”，音 qǐ，叩头至地。“稽首”，一种叩头至地的跪拜礼，是古代九拜中最恭敬的。〔8〕“再拜”，连行两次拜礼。“拜”，一种表示敬意的礼节。拱手弯腰，相当于后来的作揖。〔9〕“环佩”，佩玉。“璆”，音 qiú，佩玉相互碰撞发出的声音。〔10〕“乡”，音 xiàng，通“向”，过去，以前。〔11〕“矢”，通“誓”，起誓，发誓。〔12〕“所”，如果，倘若。“不”，音 fǒu，通“否”，不然，不是这样。按《论语·雍也》作“否”。〔13〕“厌”，厌恶，厌弃。〔14〕按此语见《论语·雍也》。〔15〕“宦者”，阍人，宦官。“雍渠”，亦作“雍雎”、“痛疽”、“痛雎”，卫灵公的宠幸侍臣。“参乘”，亦作“驂乘”，即陪乘，立于车右，负责护卫。古代乘车，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参乘居右，故“参乘”又称“车右”、“戎右”。〔16〕“次乘”，第二辆车。〔17〕“招摇”，张扬炫耀。〔18〕按此语见《论语·雍也》。〔19〕“丑”，恶，厌恶。〔20〕“曹”，诸侯国名，姬姓，西周初年所封，始封君为周武王弟叔振铎，建都陶丘（今山东定陶西南），有今山东西部地区，公元前四八七年被宋国所灭。

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1〕}拔其树。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2〕}

【注释】〔1〕“桓魋”，名魋（音 tuó），氏向，宋国司马，亦称“向魋”，系宋桓公后裔，故又称“桓魋”、“桓司马”。公元前四八一年，进入曹地反叛，后奔卫，又奔齐，任齐次卿。〔2〕按此语见《论语·述而》。

孔子适郑，^{〔1〕}与弟子相失，^{〔2〕}孔子独立郭东门。^{〔3〕}郑人或谓子贡曰：^{〔4〕}“东门有人，其颡似尧，^{〔5〕}其项类皋陶，^{〔6〕}其肩类子产，^{〔7〕}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8〕}累累若丧家之狗。”^{〔9〕}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10〕}“形状，末也。^{〔11〕}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12〕}然哉！”^{〔13〕}

【注释】〔1〕“郑”，诸侯国名，姬姓，始封君为周宣王弟友，即郑桓公，于公元前八六年受封于郑（今陕西华县东）。周幽王时，郑桓公看到西周王朝的颓势，将财产、部族转移到东虢和郟之间。郑武公时，先后攻灭郟和东虢，建都新郑（今河南新郑），辖有今河南中部地区。郑武公、郑庄公相继为周王室卿士，春秋初强盛一时。后逐渐衰落，于公元前三七五年被

韩国灭亡。〔2〕“相失”，互相走失。〔3〕“郭”，外城。〔4〕“子贡”，名赐，氏端木（“木”或作“沐”），字子贡（“贡”或作“贛”），亦称“端木赐”，卫国人，生于公元前五二二年，孔子弟子，善于辞令。曾经商曹、鲁间，富至千金。历任鲁国、卫国，出使聘问各国。详见本书《仲尼弟子列传》。〔5〕“颡”，音 s3ng，额，额头。“尧”，即唐尧，详见本书《五帝本纪》。〔6〕“项”，颈，脖子。“皋陶”，音 g1oy2o，亦称“咎繇”，偃姓，传说中东夷部族的首领。舜时任执掌刑法的官。禹时被选为继承人，因早死而未继位。〔7〕“子产”，名侨（或作“乔”）；字子产，又字子美；谥成；郑穆公之孙，故氏公孙；子国之子，故又氏国。亦称“公孙侨”、“国侨”、“公孙成子”。公元前554年为郑卿，公元前五四三年执政，实行改革，公元前五二二年去世。〔8〕“要”，“腰”的本字。“禹”，即夏禹、大禹，详见本书《夏本纪》。〔9〕“累累”，通“羸羸”，瘦瘠疲惫的样子。“丧”，失。“丧家”，失去家，无家可归。〔10〕“欣然”，喜悦的样子。〔11〕“末”，末梢，枝节，次要。《史记》别本或作“未”，《白虎通义·寿命》、《论衡·骨相》亦作“未”，意为不，不是，亦通。〔12〕“然”，这样，是。〔13〕按此事又见《论衡·骨相》、《白虎通义·寿命》。《韩诗外传九》所记较详，而有所不同。

孔子遂至陈，主于司城贞子家。〔1〕岁余，吴王夫差伐陈，〔2〕取三邑而去。〔3〕赵鞅伐朝歌。〔4〕楚围蔡，蔡迁于吴。〔5〕吴败越王句践会稽。〔6〕

【注释】〔1〕“司城贞子”，即“公孙贞子”，陈哀公之孙，公子胜之子，公子胜曾任司城，后世因以为氏，“贞”为其谥，陈国大夫。死于公元前四八年。按此事亦见《孟子·万章上》。〔2〕“吴王夫差”，吴王阖闾之子，吴国末代君主，曾一度大败越、齐，与晋争霸，后被越灭国，自杀身亡。公元前四九五年至前四七三年在位。详见本书《吴太伯世家》。〔3〕“取三邑而去”，按《左传·哀公元年》经、传及本书《十二诸侯年表》均无“取三邑”之事，梁玉绳《史记志疑》以为是误记。〔4〕“赵鞅”，名鞅，又名志父，氏赵，谥简，故亦称“赵简子”、“志父”，又称“赵孟”，赵景子成之子，晋国卿，公元前四九七年至前四七五年当政。他在内讧中战胜范氏、中行氏，扩大封地，为日后赵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详见本书《赵世家》。

“朝歌”原为卫国国都，此时已成晋国之邑，在今河南淇县。按本书《十二诸侯年表》云：“赵鞅围范、中行朝歌。”〔5〕“蔡迁于吴”，按蔡迁于州来，事在鲁哀公二年（公元前四九三年），晚此一年。《左传》哀公元年云“蔡于是乎请迁于吴”。梁玉绳《史记志疑》谓“蔡”下缺“请”字，可从。

〔6〕“越王句践”，越王允常之子，亦称“执”，公元前四九七年至前四六五年在位。曾被吴军大败，屈辱臣服。但他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任用范蠡、文种等贤臣，修明政治，经过十年准备，由弱变强，结果灭亡吴国，称霸诸侯。详见本书《越王句践世家》。

有隼集于陈廷而死，〔1〕楛矢贯之，〔2〕石弩，〔3〕矢长尺有咫。〔4〕陈湣公使使问仲尼。〔5〕仲尼曰：“隼来远矣，此肃慎之矢也。〔6〕昔武王克商，〔7〕通道九夷百蛮，〔8〕使各以其方贿来贡，〔9〕使无忘职业。〔10〕于是肃慎贡楛矢石弩，长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11〕以肃慎矢分大姬，〔12〕配虞胡公而封诸陈。〔13〕分同姓以珍玉，〔14〕展亲；〔15〕分异姓以远方职，〔16〕使无忘服。〔17〕故分陈以肃慎矢。”试求之故府，〔18〕果得之。

【注释】〔1〕“隼”，音 sùn，一种凶猛善飞的鸟。“集”，栖止，停留。“陈廷”，《国语·鲁语下》作“陈侯之庭”。〔2〕“楛”，音 hù，树名。“楛矢”，用楛木制作的箭。“贯”，贯穿，射穿。〔3〕“矰”，音 n(，石制的箭镞。〔4〕“咫”，音 zhǐ，古长度单位，周制八寸，合今六寸二分二厘。“尺有咫”，一尺八寸。〔5〕“陈湣公”，亦作“陈愍公”、“陈闵公”，名周，又名越，陈怀公之子，陈国末代君主，公元前五一年至前四七九年在位。详见本书《陈杞世家》。〔6〕“肃慎”，古部族名，亦作“息慎”、“稷慎”，商周时，居住于长白山以北至黑龙江中下游一带，以狩猎为生。〔7〕“克”，攻克，灭亡。〔8〕“通道”，打通道路。“九夷百蛮”，《国语》韦昭注云：“九夷，东夷九国也。百蛮，蛮有百邑也。”此泛指中原四裔的少数部族。〔9〕“方贿”，方物，地方物产。“贡”，贡献，进贡。〔10〕“职业”，分内应尽的义务。〔11〕“昭”，昭彰，昭明。“令”，美。〔12〕“大姬”，周武王的长女。〔13〕“配”，婚配，成婚。这里是嫁的意思。“虞胡公”，名满，姓妘，相传为舜之后裔，亦称“胡满”、“妘满”、“虞公”。其父虞阍父为周陶正。周武王灭商后被封于陈，是为陈国开国君主。详见本书《陈杞世家》。〔14〕“同姓”，指与周王同宗的姬姓诸侯。〔15〕“展”，伸展，扩展。这里是推广加深的意思。〔16〕“异姓”，指与周王室不同宗的他姓诸侯，如陈国。“职”，职责，贡品。按《国语·鲁语下》“职”下有“贡”。〔17〕“服”，职事，义务。〔18〕“故”，旧。“府”，府库，仓库，收藏财物的地方。〔19〕按本节又见《国语·鲁语下》及《说苑·辨物》、《汉书·五行志》、《孔子家语·辨物》。

孔子居陈三岁，会晋、楚争强，^{〔1〕}更伐陈，^{〔2〕}及吴侵陈，陈常被寇。^{〔3〕}孔子曰：“归与归与！”^{〔4〕}吾党之小子狂简，^{〔5〕}进取不忘其初。”^{〔6〕}于是孔子去陈。

【注释】〔1〕“会”，适逢，恰遇。〔2〕“更”，更替，轮番。〔3〕“被”，遭受。“寇”，侵犯，掠夺。〔4〕“与”，音 yú，通“欤”，语气词，相当于“吧”。〔5〕“党”，古代地方组织，五百家为一党。此指乡党，家乡。“小子”，指孔子的弟子。“狂”，狂放，轻狂。“简”，大。“狂简”，狂妄自大。此指志向远大。〔6〕“进取”，上进，努力争取。“初”，初始，初衷。按此孔子语见《孟子·尽心下》。

过蒲，会公叔氏以蒲畔，^{〔1〕}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2〕}以私车五乘从孔子。其为人长贤，有勇力，谓曰：“吾昔从夫子遇难于匡，今又遇难于此，命也已。吾与夫子再罹难，^{〔3〕}宁斗而死。”斗甚疾。蒲人惧，谓孔子曰：“苟毋适卫，^{〔4〕}吾出子。”^{〔5〕}与之盟，出孔子东门。孔子遂适卫。子贡曰：“盟可负邪？”^{〔6〕}孔子曰：“要盟也，^{〔7〕}神不听。”

【注释】〔1〕“公叔氏”，卫献公后裔。此时之公叔氏为公叔戍，卫国大夫。“公叔氏以蒲畔”，按《左传》所载，公叔戍于鲁定公十四年（公元前四九六年）被卫灵公驱逐而出奔鲁国，并无据蒲反叛之事。司马迁所述，不详所本，或系误记。〔2〕“公良孺”，氏公良，名孺（或作“儒”），字子正，陈国人，孔子弟子，见本书《仲尼弟子列传》。〔3〕“罹”，音 lí，遭遇，遭受。〔4〕“苟”，倘若，如果。〔5〕“出”，让……出去，放出。〔6〕“负”，背弃，违反。〔7〕“要”，要挟，胁迫。

卫灵公闻孔子来，喜，郊迎。问曰：“蒲可伐乎？”对曰：“可。”灵公曰：“吾大夫以为不可。”〔1〕今蒲，卫之所以待晋、楚也，〔2〕以卫伐之，无乃不可乎？”〔3〕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4〕妇人有保西河之志。〔5〕吾所伐者不过四、五人。”〔6〕灵公曰：“善。”然不伐蒲。

【注释】〔1〕“吾大夫”，我的大夫，此指卫国大夫。〔2〕“待”，对待，对付，抵御。〔3〕“无乃”，岂不是，恐怕。〔4〕“死之志”，决死的志气，此指誓死效忠卫国的决心。〔5〕“西河”，地区名，在卫国西部的黄河西岸地区，约当今河南内黄、浚县、滑县一带。此指代卫国。〔6〕“四、五人”，指反叛的首恶只有四、五人。

灵公老，怠于政，〔1〕不用孔子。孔子喟然叹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2〕三年有成。”〔3〕孔子行。〔4〕

【注释】〔1〕“怠”，懈怠，懒惰。〔2〕“期”，音j，一周年，或整月。“期月”，一整年。〔3〕“成”，成功，成效。按孔子语见《论语·子路》。〔4〕按以上三节事，亦见《孔子家语·困誓》。

佛肸为中牟宰。〔1〕赵简子攻范、中行，〔2〕伐中牟。佛肸畔，〔3〕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闻诸夫子：〔4〕‘其身亲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5〕今佛肸亲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6〕不曰白乎，涅而不淄。〔7〕我岂匏瓜也哉，〔8〕焉能系而不食？”〔9〕

【注释】〔1〕“佛肸”，音bó，见《汉书·古今人表》作“蒍肸”，晋国大夫，范氏、中行氏的家臣。“中牟”，晋国邑名，在今河南鹤壁市西，或谓在今河北邢台、邯郸之间。“宰”，邑宰，一邑之长。〔2〕“范”，即范氏，亦称“士氏”，为晋国世卿大家之一，姓祁，传说系陶唐氏后裔。范氏先人有士，以官为氏，故亦称“士氏”；至士之孙士会，受封邑于范（在今山东范县），以邑为氏，始称“范氏”。此时范氏为范昭子吉射。“中行”，即中行氏，晋荀氏分支，为晋国世卿大家之一。先人荀林父为中行主将，因此为氏。此时“中行氏”为中行文子寅。〔3〕“畔”，通“叛”。因当时晋国由赵简子执政，是为正统，反对赵简子即视为反叛。〔4〕“由”，子路字，即子路自称。“诸”，之于。“之”指孔子下面说的话。〔5〕“不入”，不进入，不加入。〔6〕“磷”，音lín，薄。〔7〕“涅”，音niè，矿物名，古人用来作为黑色染料。“淄”，音zī，通“缁”，黑色。〔8〕“匏瓜”，葫芦的变种，俗称“瓢葫芦”。古时有甜、苦两种，苦的不能吃，但晾干后，可以用作浮水工具，或剖开制成瓢。“匏”，音páo。〔9〕“焉”，哪，怎么。“系”，挂，拴缚。按本节见《论语·阳货》。

孔子击磬。〔1〕有荷蕢而过门者，〔2〕曰：“有心哉，击磬乎！硜硜乎，〔3〕莫己知也夫而已矣！”〔4〕

【注释】〔1〕“磬”，音qìng，古代乐器名，用玉或石制成，悬挂于架子上，敲击出声。〔2〕“荷”，音hè，负，背，扛。“蕢”，音kuì，草编的筐。〔3〕“硜”，音kōng，击磬发出的声音。“硜硜”，石磬声。后人常用以形容浅薄固执的样子。〔4〕“莫己知”，即“莫知己”，没人知道自己。“夫”，彼，那。“而已”，耳，罢了。按本节见《论语·宪问》。

孔子学鼓琴师襄子，〔1〕十日不进。〔2〕师襄子曰：“可以益矣。”〔3〕孔子曰：“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4〕有间，〔5〕曰：“已习其数，

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6〕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7〕有间，有所穆然深思焉，〔8〕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9〕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10〕几然而长，〔11〕眼如望羊，〔12〕如王四国，〔13〕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师襄子辟席再拜，〔14〕曰：“师盖云《文王操》也。”〔15〕

【注释】〔1〕“鼓”，奏，演奏。“师襄子”，亦称“师襄”、“师堂子”，字子京，卫国乐师。〔2〕“进”，前进，此指继续往下学。〔3〕“益”，加，增加，此意同“进”。〔4〕“数”，技术，方法。〔5〕“有间”，过了一段时间。〔6〕“志”，志趣，意旨。〔7〕“为人”，作曲的人。〔8〕“穆然”，默然，沉静深思的样子。〔9〕“怡然”，和悦的样子。“怡”，按《韩诗外传五》作“邈”，《孔子家语·辨乐》作“峯”，高远的样子，意较顺。〔10〕“黯”，音 àn，深黑。〔11〕“几”，音 qí，通“颀”，颀长。〔12〕“望羊”，亦作“望洋”、“望阳”，远视的样子。〔13〕“四国”，四方，天下。〔14〕“辟”，通“避”。“辟席”，即避席。古人席地而坐，离座而起，表示敬意。〔15〕“《文王操》”，周文王作的琴曲名。按本节又见《韩诗外传五》、《孔子家语·辨乐》。

孔子既不得用于卫，将西见赵简子。至于河而闻竊鸣犊、舜华之死也，〔1〕临河而叹曰：〔2〕“美哉水，洋洋乎！〔3〕丘之不济此，〔4〕命也夫！”子贡趋而进曰：“敢问何谓也？”孔子曰：“竊鸣犊、舜华，晋国之贤大夫也。赵简子未得志之时，须此两人而后从政；〔5〕及其已得志，杀之乃从政。丘闻之也，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6〕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7〕覆巢毁卵则凤皇不翔。〔8〕何则？〔9〕君子讳伤其类也。夫鸟兽之于不义也尚知辟之，而况乎丘哉！”乃还息乎陬乡，〔10〕作为《陬操》以哀之。〔11〕而反乎卫，入主蘧伯玉家。〔12〕

【注释】〔1〕“竊鸣犊、舜华”，按《集解》引徐广曰：“或作‘鸣铎、竊犊’，又作‘竊犊鸣犊、舜华’也。”徐广所引别本作“鸣铎、竊犊”，与《汉书·古今人表》、《孔子家语·困誓》、《孔丛子·记问》相合。又《说苑·权谋》作“泽鸣、犊犊”，《三国志·刘虞传》注引《新序》作“犊犊”、“铎鸣”。疑今本《史记》此处有误，当以别本作“鸣铎、竊犊”为是。〔2〕“临”，面对。“河”，黄河。〔3〕“洋洋”，盛大的样子。此处犹言“滔滔”。〔4〕“济”，渡，渡过。〔5〕“须”，待，等待。〔6〕“刳”，音 k，剖开而挖取。“刳胎”，剖腹取胎。“夭”，音 y3o，刚出生的小动物。“麒麟”，亦作“骐驎”，传说中象征吉祥的一种动物。体形像鹿，独角，全身长鳞甲，尾巴似牛。〔7〕“竭泽”，抽干池泽中的水。“涸”，音 hé，水干，枯竭。“渔”，打鱼。“蛟龙”，有角的龙。龙为传说中能兴云作雨、调和阴阳的神灵动物，被奉为鳞虫之长。“合”，调和。“阴阳”，阴阳之气。古人认为自然界的万物万象皆由阴阳二气交会组构而成。〔8〕“覆巢”，倾覆鸟巢。“卵”，鸟蛋。“凤皇”，即凤凰，传说中象征吉祥的神鸟，雄的称“凤”，雌的称“凰”，被古人奉为飞禽之长。〔9〕“则”，哉，呢。〔10〕“息”，止，住。“陬乡”，卫国地名，当在卫、晋交界的黄河东岸处。〔11〕“《陬操》”，琴曲名。“哀之”，哀悼竊鸣犊、舜华的死。〔12〕按本节之事又见《说苑·权谋》、《三国志·魏志·刘虞传》注所引《新序》、《孔子家语·困誓》、《孔丛子·记问》。

他日，灵公问兵陈，^{〔1〕}孔子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2〕}军旅之事未之学也。”^{〔3〕}明日，与孔子语，见蜚雁，^{〔4〕}仰视之，色不在孔子。^{〔5〕}孔子遂行，复如陈。

【注释】〔1〕“陈”，通“阵”。“兵陈”，即兵阵，作战阵法。〔2〕“俎豆之事”，俎豆皆为礼器，俎豆之事泛指礼仪之事。〔3〕“军旅”，古以一万二千五百人为军，五百人为旅，此泛指军队。“未之学”，即“未学之”，没有学习过军旅之事。按自“灵公问兵陈”至此，又见《论语·卫灵公》。〔4〕“蜚”，通“飞”。〔5〕“色”，神色，表情。

夏，卫灵公卒，立孙辄，^{〔1〕}是为卫出公。六月，赵鞅内太子蒯聩于戚。^{〔2〕}阳虎使太子綰，^{〔3〕}八人衰经，^{〔4〕}伪自卫迎者，哭而入，^{〔5〕}遂居焉。冬，蔡迁于州来。^{〔6〕}是岁鲁哀公三年，^{〔7〕}而孔子年六十矣。齐助卫围戚，^{〔8〕}以卫太子蒯聩在故也。

【注释】〔1〕“辄”，卫灵公太子蒯聩的儿子，公元前四九二年至前四八一年、公元前四七六年至前四六九年两度在位。详见本书《卫康叔世家》。〔2〕“内”，通“纳”，接纳，送入。“太子蒯聩”，卫灵公的太子，即卫庄公。公元前四九六年因与灵公宠妃南子构恶，被人出卖，逃奔宋国。此时被赵鞅送入戚邑。一直到公元前四八一年才回国都即位。于公元前四七八年被戎州人己氏杀死。详见本书《卫康叔世家》。“戚”，卫国邑名，在今河南濮阳北。〔3〕“綰”，音 w8n，古代的一种丧服，脱去冠，用布包裹头发。这里指身着这种丧服。〔4〕“衰经”，音 cu8di6，丧服。“衰”，通“縗”，原指丧服胸前当心处的麻布，也用以指丧衣。“经”，包括首经、腰经。首经指围在头上的散麻绳，腰经指缠在腰间的麻绳。衰、经为丧服的主要部分，因常指代表服。〔5〕“入”，此指进入戚邑。〔6〕“州来”，邑名，在今安徽凤台。原为楚邑，后入吴。至此时吴王夫差将蔡昭侯迁都于此，始称下蔡。按自“夏，卫灵公卒”至此，又见《左传》哀公二年。〔7〕“是岁鲁哀公三年”，按《左传》，以上皆为鲁哀公二年事。或谓“是岁”当作“明岁”，可备一说。〔8〕“齐助卫围戚”，《春秋》哀公三年云：“春，齐国夏、卫石曼姑帅师围戚。”

夏，鲁桓、釐庙燹，^{〔1〕}南宫敬叔救火。孔子在陈，闻之，曰：“灾必于桓、釐庙乎？”已而果然。^{〔2〕}

【注释】〔1〕“桓”，即鲁桓公，名轨（或作“允”），鲁惠公之子，母仲子，公元前七一年至前六九四年在位。“釐”，即鲁釐公，“釐”或作“僖”，名申，鲁庄公之少子，母成风，鲁闵公之弟。公元前六五九年至前六二七年在位。均详见本书《鲁周公世家》。“燹”，音 fán，着火，焚烧。〔2〕“已而”，事后，不久。“果然”，果真这样。按本节事见《左传》哀公三年。

秋，季桓子病，辇而见鲁城，^{〔1〕}喟然叹曰：“昔此国几兴矣，以吾获罪于孔子，故不兴也。”顾谓其嗣康子曰：^{〔2〕}“我即死，若必相鲁；相鲁，必召仲尼。”后数日，桓子卒，康子代立。^{〔3〕}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鱼曰：^{〔4〕}“昔吾先君用之不终，终为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终，是再为诸侯笑。”康子曰：“则谁召而可？”曰：“必召冉求。”^{〔5〕}于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将行，孔子曰：“鲁人召求，非小用之，将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归乎归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6〕}吾不知所以裁之。”^{〔7〕}子赣知

孔子思归，^{〔8〕}送冉求，因诫曰：“即用，以孔子为招”云。

【注释】〔1〕“辇”，音 ni3n，由人推挽的车。〔2〕“顾”，回头。“康子”，即季康子，亦称“季孙”，名肥，谥康，季桓子之子，鲁国卿大夫，公元前四九一年至公元前四六八年当政。〔3〕按季桓子之语，本于《左传》哀公三年，但出入较大。〔4〕“公之鱼”，鲁国大夫。〔5〕“冉求”，名求，字子有，氏冉，亦称“冉有”、“冉子”、“有子”，鲁人，孔子弟子，后为季孙氏家臣。生于公元前五二二年，卒于公元前四八九年。详见本书《仲尼弟子列传》。〔6〕“斐然”，富有文采的样子。“斐”，音 f i。〔7〕“裁”，剪裁，调教。按：孔子之语见《论语·公冶长》。〔8〕“子赣”，即子贡。

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陈迁于蔡。蔡昭公将如吴，^{〔1〕}吴召之也。前昭公欺其臣迁州来，后将往，大夫惧复迁，公孙翩射杀昭公。^{〔2〕}楚侵蔡。秋，齐景公卒。^{〔3〕}

【注释】〔1〕“蔡昭公”，当作“蔡昭侯”，名申（或作“甲”），蔡悼侯之弟，公元前五一八年至前四九一年在位。详见本书《管蔡世家》。〔2〕“公孙翩”，蔡国大夫。按自“蔡昭公将如吴”以下至此，又见《左传》哀公四年。〔3〕“秋，齐景公卒”，按齐景公卒于鲁哀公五年，此误系哀公四年。

明年，孔子自蔡如叶。^{〔1〕}叶公问政，^{〔2〕}孔子曰：“政在来远附迩。”^{〔3〕}他日，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4〕}孔子闻之，曰：“由，尔何不对曰，^{〔5〕}‘其为人也，学道不倦，诲人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6〕}

【注释】〔1〕“叶”，音 shè，楚国县名，在今河南叶县南。〔2〕“叶公”，氏沈，名诸梁，字子高，亦称“沈诸梁”，因受封采邑于叶，故称叶公，楚左司马沈尹戌之子，公元前四七九年领兵平定白公之乱，曾一度兼任令尹、司马。〔3〕“来”，招致，招徕。“远”，远方，此指远方之人。“附”，通“抚”，安抚。“迩”，音 r，近，此指附近之人。按此语见《论语·子路》。〔4〕“对”，回对，回答。〔5〕“尔”，你。〔6〕“云尔”，而已，罢了。按此语见《论语·述而》。

去叶，反于蔡。长沮、桀溺耦而耕，^{〔1〕}孔子以为隐者，^{〔2〕}使子路问津焉。^{〔3〕}长沮曰：“彼执舆者为谁？”^{〔4〕}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然。”曰：“是知津矣。”桀溺谓子路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子，孔丘之徒与？”曰：“然。”桀溺曰：“悠悠者天下皆是也，^{〔5〕}而谁以易之？^{〔6〕}且与其从辟人之士，^{〔7〕}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而不辍。^{〔8〕}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怵然曰：^{〔9〕}“鸟兽不可与同群。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10〕}

【注释】〔1〕“长沮、桀溺”，二隐者名。金履祥《论语集注考证》云：“以盖以物色名之，如荷蓑、晨门、荷蓑丈人之类。盖二人耦耕于田，其一人长而沮洳，一人桀然高大而涂足，因以名之也。”“耦”，音%u，两人各持一耜并肩而耕。〔2〕“隐者”，隐士，隐居不与世人来往的人。〔3〕“津”，渡口。〔4〕“执舆”，执辔，手持马的缰绳。〔5〕“悠悠”，混乱的样子。《论语·微子》作“滔滔”。〔6〕“而”，通“尔”，你。“以”，与。“易”，变易，改变。〔7〕“辟”，通“避”。下“辟”字同此。〔8〕“”，音

y#u, 农具名, 形似耒头, 用来击碎土块, 平整田地。此指播种后用平土掩盖种子。“辍”, 音 chu[^], 止, 停止。〔9〕“怵”, 音 w, 怅然失意的样子。〔10〕按本节见《论语·微子》。

他日, 子路行, 遇荷丈人, ^{〔1〕}曰: “子见夫子乎?” 丈人曰: “四体不勤, ^{〔2〕}五谷不分, ^{〔3〕}孰为夫子!” ^{〔4〕}植其杖而芸。^{〔5〕}子路以告, 孔子曰: “隐者也。”复往, 则亡。^{〔6〕}

【注释】〔1〕“[〃]”, 音 di4o, 古代用来耘田的一种竹器。“丈人”, 老人。〔2〕“四体”, 四肢。此指身体。〔3〕“五谷”, 五种谷物。此泛指各种粮食。〔4〕“孰”, 谁。〔5〕“植”, 置, 立。“芸”, 通“耘”, 除草。〔6〕“亡”, 外出, 出走。按本节又见《论语·微子》。

孔子迁于蔡三岁, 吴伐陈。楚救陈, 军于城父。^{〔1〕}闻孔子在陈、蔡之间, 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将往拜礼, 陈、蔡大夫谋曰: “孔子贤者, 所刺讥皆中诸侯之疾。^{〔2〕}今者久留陈、蔡之间, 诸大夫所设行皆非仲尼之意。^{〔3〕}今楚, 大国也, 来聘孔子。孔子用于楚, 则陈、蔡用事大夫危矣。”^{〔4〕}于是乃相与发徒役围孔子于野。^{〔5〕}不得行, 绝粮。从者病, 莫能兴。^{〔6〕}孔子讲诵弦歌不衰,^{〔7〕}子路愠见曰: ^{〔8〕}“君子亦有穷乎?” ^{〔9〕}孔子曰: “君子固穷,^{〔10〕}小人穷斯滥矣。”^{〔11〕}

【注释】〔1〕“军”, 军队驻扎。“城父”, 即“北城父”, 楚国邑名, 在今河南宝丰东、平顶山市西北。按此事见《左传》哀公六年。〔2〕“疾”, 病, 弊端。〔3〕“设行”, 措施行动。〔4〕“用事”, 主事, 执掌政事。〔5〕“相与”, 共同, 一道。“发”, 调发。“徒役”, 服徭役的人。〔6〕“兴”, 起, 站起来。〔7〕“讲诵”, 讲习诵读。“弦歌”, 用琴瑟伴奏而歌。按古人读诗, 无乐器伴奏为诵, 有乐器伴奏即所谓“弦歌”。此“讲诵弦歌”泛指传习诗书礼乐。“衰”, 衰减, 减少。〔8〕“愠”, 音 yùn, 含怒, 怨恨。〔9〕“穷”, 穷困, 走投无路。〔10〕“固”, 固守, 坚持。〔11〕“斯”, 则, 就。“滥”, 泛滥。此指没有操守节制而为所欲为。按自“绝粮”以下至此, 又见《论语·卫灵公》及《庄子·让王》。

子贡色作。^{〔1〕}孔子曰: “赐, 尔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 ^{〔2〕}曰: “然。非与?” 孔子曰: “非也。予一以贯之。”^{〔3〕}

【注释】〔1〕“色作”, 脸色改变, 指生气不高兴。〔2〕“识”, 音 zhì, 通“志”, 记, 记住。〔3〕“贯”, 贯穿, 统贯。“一以贯之”, 有一个思想贯穿全部学说。按《论语·里仁》云: “子曰: ‘参乎! 吾道一以贯之。’ 曾子曰: ‘唯。’ ……曾子曰: ‘夫子之道, 忠恕而已矣。’ ” 则孔子贯穿全部学说的一个思想就是忠恕。按此节又见《论语·卫灵公》。

孔子知弟子有愠心, 乃召子路而问曰: “《诗》云: ^{〔1〕}‘匪兕匪虎, ^{〔2〕}率彼旷野。’ ^{〔3〕}吾道非邪? 吾何为于此?” 子路曰: “意者吾未仁邪! ^{〔4〕}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邪! ^{〔5〕}人之不我行也。” 孔子曰: “有是乎! 由, 譬使仁者而必信, ^{〔6〕}安有伯夷、叔齐? ^{〔7〕}使知者而必行, 安有王子比干?” ^{〔8〕}

【注释】〔1〕“《诗》云”, 按以下诗句见《诗·小雅·何草不黄》。〔2〕“匪”, 通“非”。或谓作“彼”解, 亦通。“兕”, 音 sì, 古代犀牛一类的动物。〔3〕“率”, 循, 沿着。“旷野”, 空旷的野地。〔4〕“意”,

意料，猜想。〔5〕“知”，通“智”，智慧，聪明。〔6〕“譬”，譬喻，比方。〔7〕“伯夷、叔齐”，商末孤竹国君的两个儿子。长子伯夷，名允，字公信；次子叔齐名致，字公达。其父打算立叔齐继位。及父死，叔齐让伯夷，伯夷不从，一起出逃投奔西伯昌。遇到西伯昌去世，周武王领兵伐纣，两人叩马阻谏。武王灭商，两人又耻食周粟，隐居首阳山，最后饿死。被后人视为清高守节的楷模。详见本书《伯夷列传》。〔8〕“王子比干”，商纣王的叔父，官任少师，因向商纣王直言诤谏而被剖心身亡。

子路出，子贡入见。孔子曰：“赐，《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子贡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1〕夫子盖少贬焉？”〔2〕孔子曰：“赐，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穡，〔3〕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4〕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纪之，〔5〕统而理之，〔6〕而不能为容。今尔不修尔道而求为容。赐，而志不远矣！”

【注释】〔1〕“容”，容纳，接受。〔2〕“少”，少许，稍微。“贬”，贬损，降低。〔3〕“稼”，播种。“穡”，音 sè，收获。〔4〕“顺”，顺遂，迎合。〔5〕“纲”，纲要，法度。“纪”，梳理，治理。〔6〕“统”，系统，道统。

子贡出，颜回入见。孔子曰：“回，《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颜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1〕不容何病？〔2〕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3〕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4〕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5〕“有是哉，〔6〕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7〕

【注释】〔1〕“推”，推广。〔2〕“病”，患，忧愁。〔3〕“丑”，丑恶，耻辱，羞愧。〔4〕“有国者”，享有国家的人，指当时的诸侯及权臣。〔5〕“欣”，欣幸，喜悦。〔6〕“是”，按《孔子家语·在厄》作“道”。〔7〕“宰”，家宰，管家。按以上四节所述事，又见《荀子·宥坐》、《韩诗外传七》、《说苑·杂言》、《孔子家语·在厄》。

于是使子贡至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1〕然后得免。

【注释】〔1〕“楚昭王”，名轸（或作“珍”、“壬”），楚平王之子，母秦嬴，公元前五一五年至前四八九年在位。详见本书《楚世家》。“兴师”，调发军队，出兵。按以下孔子至楚的记述，学者大多表示怀疑，目前没有可信史料能证实孔子到过楚国。这或许是司马迁采用了当时的一些传说，或出于杜撰。

昭王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1〕楚令尹子西曰：“〔2〕王之使使诸侯有如子贡者乎？”曰：“无有。”“王之辅相有如颜回者乎？”曰：“无有。”“王之将率有如子路者乎？”〔3〕曰：“无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4〕曰：“无有。”“且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5〕今孔丘述三、五之法，〔6〕明周、召之业，〔7〕王若用之，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8〕夫文王在丰，武王在镐，百里之君卒王天下。〔9〕今孔丘得据土壤，〔10〕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11〕

【注释】〔1〕“社”，古代二十五家设置一社，祭祀社神（即土地神）。因此社也成为一级居民组织单位。一社为二十五家。“书社”，二十五家结

为一社，登记社人姓名于册，称为“书社”。“书社地七百里”，有名籍的社，其地方圆七百里。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云：“按古书但云书社几十、几百，而无云书社地几十里、几百里者，《史》文‘地’字、‘里’字当删。”可备一说。〔2〕“令尹”，楚国官名，为最高军政长官。“子西”，名申，亦称“公子申”，楚平王之子，楚昭王庶兄，公元前五五五年至前四七九年任令尹，死于白公之乱。〔3〕“将率”，将帅，将领。〔4〕“官尹”，各部门长官。“宰予”，氏宰，名予，字子我，亦称“宰我”，鲁国人，孔子弟子，以擅长言语著称，曾任齐国临淄大夫。生于公元前五二二年，卒于公元前四五八年。详见本书《仲尼弟子列传》。〔5〕“子、男”，为周代诸侯封爵的最末二等。周爵依次共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五十里”，方圆五十里，这是子、男的封地。〔6〕“三、五之法”，指三皇五帝的法度。“三皇”，据本书《秦始皇本纪》，指天皇、地皇、泰皇。“五帝”，即本书《五帝本纪》的黄帝、颛顼、帝喾、尧、舜。〔7〕“周”，指周公，名旦，姓姬，亦称“叔旦”，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采邑在周（在今陕西岐山北），因称“周公”。辅助周武王灭商。周成王即位之初，摄行国政，平定武庚等叛乱，营建东都洛邑（今河南洛阳）。相传制礼作乐，创建有周一代的典章制度。详见本书《鲁周公世家》。“召”，音 sh4o，即召公，亦作“邵公”，名奭，姓姬，谥康，采邑在召（在今陕西岐山西南），故称“召公”、“召伯”。辅佐周武王灭商，被封于燕，为燕国始祖。成王时任太保，与周公旦分陕而治，他治理陕以西。详见本书《燕召公世家》。〔8〕“世世”，代代，世世代代。“堂堂”，广大的样子。〔9〕“百里”，指地方百里。“百里之君”，国土方圆百里的君主。“卒”，终于，结果。〔10〕“土壤”，土地，此指封地。〔11〕“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按此详见《左传》哀公六年。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1〕曰：“凤兮凤兮，〔2〕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兮，〔3〕来者犹可追也！〔4〕已而已而，〔5〕今之从政者殆而！”〔6〕孔子下，〔7〕欲与之言。趋而去，弗得与之言。〔8〕

【注释】〔1〕“狂”，狂人。“接舆”，人名。按曹之升《四书摭余说》云：“《论语》所记隐士皆以其事名之。门诸谓之‘晨门’，杖者谓之‘丈人’，津者谓之‘沮’、‘溺’，接孔子之舆者谓之‘接舆’，非名亦非字也。”〔2〕“兮”，音 x，语助词，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啊”。〔3〕“往”，已往，过去。“谏”，止，挽救。〔4〕“来”，将来，未来。“犹”，还。“追”，追补，补救。〔5〕“已而”，罢了，完了。〔6〕“从政者”，当政者。“殆”，危险。〔7〕“下”，此指下车。〔8〕按以上见《论语·微子》。

于是孔子自楚反乎卫。是岁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鲁哀公六年也。〔1〕

【注释】〔1〕“鲁哀公”，名“蒋”（或作“将”），鲁定公之子，母定姒，公元前四九四年至前四六七年在位。公元前四六八年被三桓所逼，出奔越。翌年死于越。详见本书《鲁周公世家》。

其明年，吴与鲁会缙，〔1〕征百牢。〔2〕太宰嚭召季康子。〔3〕康子使子贡往，然后得已。〔4〕

【注释】〔1〕“缙”，音 z ng，又读 céng，亦作“曾”、“鄆”，鲁国邑名，在今山东苍山西北。〔2〕“征”，征收，征集。“牢”，古代指祭

祀用的牲畜。一牛、一猪、一羊为一牢。〔3〕“太宰嚭”，氏伯，名嚭（音 p!），故亦称伯嚭（或作“帛喜”、“白喜”、“帛否”、“伯喜”），字子余。楚大夫伯州犁之孙，逃亡奔吴，以功任吴国太宰。吴亡后，降越为臣。一说他被越王句践所杀。〔4〕按本节事见《左传》哀公七年。

孔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1〕是时，卫君辄父不得立，在外，诸侯数以为让。〔2〕而孔子弟子多仕于卫，卫君欲得孔子为政。〔3〕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4〕孔子曰：“必也正名乎！”〔5〕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6〕何其正也？”孔子曰：“野哉由也！〔7〕夫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8〕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矣。〔9〕夫君子为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10〕

【注释】〔1〕“鲁、卫之政，兄弟也”，此语有两层意思：一谓鲁、卫是兄弟之国，鲁国先祖周公和卫国始祖康叔为兄弟，政治传统相同，《左传》定公四年云“皆启以商政”；二谓鲁、卫两国当时的政治状况相似，苏轼《论语解》云：“是时鲁哀公七年、卫出公五年也。卫之政，父不父，子不子；鲁之政，君不君，臣不臣。卒之哀公孙邾而死于越，出公奔宋而亦死于越，其不相远如此。”按此语见《论语·子路》。〔2〕“让”，责备，谴责。〔3〕“卫君”，指当时在位的卫出公辄。〔4〕“奚”，何，什么。〔5〕“正名”，端正名称，整顿名分。〔6〕“迂”，迂阔，迂腐。〔7〕“野”，粗野，鲁莽。〔8〕“中”，正，合适，指刑罚与罪行相当。〔9〕“措”，音 cuò，通“措”。〔10〕“苟”，苟且，马虎。按自“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至此，见《论语·子路》。

其明年，〔1〕冉有为季氏将师，与齐战于郎，〔2〕克之。季康子曰：“子之于军旅，学之乎？性之乎？”〔3〕冉有曰：“学之于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4〕对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5〕质诸鬼神而无憾。〔6〕求之至于此道，虽累千社，〔7〕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对曰：“欲召之，则毋以小人固之，〔8〕则可矣。”而卫孔文子将攻太叔，〔9〕问策于仲尼。仲尼辞不知，退而命载而行，〔10〕曰：“鸟能择木，〔11〕木岂能择鸟乎？”文子固止。会季康子逐公华、公宾、公林，〔12〕以币迎孔子，〔13〕孔子归鲁。〔14〕

【注释】〔1〕“其明年”，此记有误。按《集解》引徐广曰：“此哀公十一年也，去吴会缙已四年矣。”故梁玉绳《史记志疑》认为：“‘其明年’三字误，当作‘后四年’。”〔2〕“郎”，鲁国邑名，在今山东鱼台东北。按《左传》哀公十一年作“郊”。当以《左传》为是。〔3〕“性”，天性，天生的本能。〔4〕“何如”，如何，怎样。〔5〕“播”，播扬，传扬。〔6〕“质”，通“诘”，询问，质正。“憾”，不满意，心感不足。〔7〕“累”，累积，积聚。“千社”，二十五家为一社，千社即二万五千家。此指赏赐的封地。〔8〕“固”，通“锢”，禁锢，束缚。或谓鄙陋，鄙视，亦通。〔9〕“孔文子”，名圉（或作“圉”、“御”），氏孔，谥文，亦称“孔圉”，又称“仲叔圉”、“中叔圉”，卫国卿大夫。“太叔”，名疾（或作“齐”），氏太叔（或作“世叔”），谥悼，故亦称“太叔疾”、“世叔齐”、“悼子”，太叔懿子之子，卫国大夫。〔10〕“载”，乘具，此指车辆。按《左传》哀公十一年作“驾”。〔11〕“鸟”，此喻孔子。“木”，树，此喻诸侯国。

〔12〕“逐”，按《左传》哀公十一年孔颖达《疏》引《史记》作“使”，是。“公华、公宾、公林”，鲁人，季氏家臣。〔13〕“币”，帛。古人常用作馈赠的礼物。征聘时也多赠以币帛。〔14〕按此节事见《左传》哀公十一年。

孔子之去鲁凡十四岁而反乎鲁。〔1〕

【注释】〔1〕“凡”，总，共。“反”，通“返”。“乎”，于。

鲁哀公问政，对曰：“政在选臣。”〔1〕季康子问政，曰：“举直错诸枉，〔2〕则枉者直。”〔3〕康子患盗，〔4〕孔子曰：“苟子之不欲，〔5〕虽赏之不窃。”〔6〕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

【注释】〔1〕“选臣”，选择臣子，即所谓知人善任。〔2〕“直”，正直。“错”，音 cuò，通“措”。“诸”，之于。“枉”，曲，邪曲。〔3〕“举直错诸枉，则枉者直”，此语亦见《论语》。《颜渊》云：“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为对樊迟而言。《为政》云：“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为对哀公所说。〔4〕“患”，忧患，担心。〔5〕“欲”，欲望，此指贪欲。〔6〕“赏”，奖赏，奖励。按自“康子患盗”以下至此，见《论语·颜渊》。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1〕《诗》、《书》缺。〔2〕追迹三代之礼，〔3〕序《书传》，〔4〕上纪唐、虞之际，〔5〕下至秦缪，〔6〕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7〕殷礼吾能言之，〔8〕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9〕观殷、夏所损益，〔10〕曰：“后虽百世可知也，〔11〕以一文一质。〔12〕周监二代，〔13〕郁郁乎文哉。〔14〕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15〕

【注释】〔1〕“微”，衰微，衰落。“废”，废止，废弃。〔2〕“缺”，残缺。〔3〕“追迹”，追踪，探索。“三代”，指夏、商、周三代。〔4〕“序”，次第，此指整理编撰。“《书传》”，传述解说《尚书》的著作。此当指司马迁所见《书序》一类的资料。但《书序》形成年代较晚，不可能为孔子所编定。或谓此《书传》即指《尚书》（见马雍《尚书史话》）。〔5〕“纪”，通“记”，记载。“唐、虞”，指唐尧、虞舜。〔6〕“秦缪”，即秦缪公（亦作“秦穆公”）。〔7〕“杞”，国名，西周初年所封诸侯国，姒姓，始封君东楼公，相传为夏禹的后裔，初都雍丘（今河南杞县），后迁缘陵（今山东昌乐东南）、淳于（今山东安丘东北）。公元前四四五年被楚国所灭。“征”，证验，证明。〔8〕“殷”，殷代，即商代。〔9〕按孔子语见《论语·八佾》。“宋不足征也”后，《论语·八佾》有“文献不足故也”一句。〔10〕“损益”，减增，变动。〔11〕“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按此两句系约取《论语·为政》而来。《为政》原文为：“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12〕“一文一质”，指时代的风气一代崇尚文采，一代崇尚质朴。《礼记·表记》云：“子曰：‘虞、夏之质，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胜其质，殷、周之质不胜其文。’”〔13〕“监”，通“鉴”，借鉴，参考。“二代”，指夏、商二代。〔14〕“郁郁”，富有文采的样子。〔15〕《礼记》。传述解说礼制的著作，其内容体制类似后来汉人编集的《礼记》、《大戴礼记》。

孔子语鲁大师：^{〔1〕}“乐其可知也。始作，^{〔2〕}翕如，^{〔3〕}纵之，^{〔4〕}纯如，^{〔5〕}皦如，^{〔6〕}绎如也，^{〔7〕}以成。”^{〔8〕}“吾自卫反鲁，^{〔9〕}然后乐正，^{〔10〕}雅、颂各得其所。”^{〔11〕}

【注释】〔1〕“语”，音 yù，相告，告诉。“大”，音 tài，通“太”。“鲁大师”，即鲁太师，鲁国乐官之长。〔2〕“作”，奏，演奏。〔3〕“翕”，音 xī，聚合，统一。“翕如”，盛大的样子。〔4〕“纵”，放纵，放开。按《论语·八佾》作“从”。〔5〕“纯如”，和谐的样子。〔6〕“皦”，音 jiǎo，清晰，分明。“皦如”，节奏层次分明的样子。〔7〕“绎如”，连续不断的样子。〔8〕按自“孔子语鲁大师”至此，见《论语·八佾》。〔9〕“吾自卫反鲁”，按《左传》，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在鲁哀公十一年，即公元前四八四年。〔10〕“乐正”，指审定乐曲的声律音调。即下文所云“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11〕“雅”，指雅乐，即所谓正声，指周人京畿地区（包括丰京、镐京和东都洛邑）的曲调声律。《诗经》各篇，原皆系乐歌。由《大雅》、《小雅》组成的《雅》，其曲调声律均属雅乐。“颂”，指颂乐，为宗庙祭祀乐歌的声律曲调。《诗经》《颂》各篇原皆系宗庙祭祀的乐歌，其节奏缓慢，有其声律曲调上的特点，属于颂乐。按以上语见《论语·子罕》。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1〕}取可施于礼义，^{〔2〕}上采契、后稷，^{〔3〕}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4〕}始于衽席，^{〔5〕}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6〕}《鹿鸣》为《小雅》始，^{〔7〕}《文王》为《大雅》始，^{〔8〕}《清庙》为《颂》始。”^{〔9〕}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10〕}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11〕}礼乐自此可得而还，以备王道，成六艺。^{〔12〕}

【注释】〔1〕“去”，删去。“重”，重复，重出。〔2〕“义”，同“仪”。“礼义”，即礼仪。〔3〕“契”，音 xiè，亦作“偃”、“高”。商人的始祖，帝喾之子，母简狄，子姓。曾助禹治水有功，被舜任为司徒，掌管教化。居于商（今河南商丘南），一说居于番（今山东滕县）。详见本书《殷本纪》。“后稷”，名弃。周人的始祖。传说其母姜原，系有邠氏女，为帝喾元妃，踩巨人脚印，怀孕生下弃，因一度将他丢弃，故名弃。善于种植庄稼，被帝尧任为农师。帝舜时封于邠（今陕西武功西南），号后稷，姓姬。详见本书《周本纪》。〔4〕“幽”，即周幽王，名宫涅（“涅”或作“湑”）。周宣王之子。公元前七八一年至前七七一年在位，为西周王朝最后一代王。因昏庸贪婪，任用佞人虢石父，残酷盘剥，激化与百姓的矛盾。又进攻六济之戎，大败。宠幸褒姒，废黜申后和太子宜臼。申侯联合曾、犬戎等起兵，他被杀于骊山下。详见本书《周本纪》。“厉”，即周厉王，名胡，周夷王之子。任用荣夷公，实行“专利”，加重剥削，又命令巫卫监视国人言论，实行高压政策，引起反抗。公元前八四二年，国人发难，他逃奔到彘（今山西霍县），于公元前八二八年在彘死去。详见本书《周本纪》。“缺”，残缺。此指王道礼乐残缺。本书《太史公自序》云：“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按孔子删诗之说，后来不少学者考证认为并不可信。〔5〕“衽”，音 ren，床席。“衽席”，床席，床第，寝居之处。此指男女房中之事。“始于衽席”，意为《诗经》的编排，从描写男女之事的诗篇开始。本书《十二诸侯年表序》云：“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意亦同此。〔6〕

“《关雎》”，《诗经》篇名，为《国风》第一篇，亦即《诗经》第一篇。对于该诗的解说，《鲁诗》认为是刺周康王耽溺房事而晏起之作。为司马迁所从。“乱”，乐曲的最后一章。“《关雎》之乱”，《关雎》的末章。按《论语·泰伯》云：“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似为所本，但此处文意不伦。中井积德《史记左传雕题》云：“‘之乱’二字当削。”可从。“风”，《国风》，《诗经》中的第一类，具体包括《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等十五部分，共一百六十篇。〔7〕“《鹿鸣》”，《诗经》篇名，为《小雅》第一篇。“《小雅》”，《诗经》第二类的第一部分，有七十四篇。〔8〕“《文王》”，《诗经》篇名，为《大雅》第一篇。“《大雅》”，《诗经》第二类的第二部分，有三十一篇。〔9〕“《清庙》”，《诗经》篇名，为《颂》的第一篇。“《颂》”，《诗经》的第三类，包括《周颂》、《鲁颂》、《商颂》等三部分，共四十篇。〔10〕“三百五篇”，即《诗经》的总篇数。“弦歌”，用琴瑟伴奏歌唱。〔11〕“《韶》”，乐曲名，相传为歌颂虞舜的乐曲。“《武》”，乐曲名，表现周武王战胜商纣王的乐曲。〔12〕“六艺”，即六经，指《礼》、《乐》、《书》、《诗》、《易》、《春秋》。

孔子晚而喜《易》，〔1〕序《彖》、《系》、《象》、《说卦》、《文言》。〔2〕读《易》，韦编三绝。〔3〕曰：“假我数年，〔4〕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5〕

【注释】〔1〕“《易》”，即《周易》，亦称《易经》，后来被奉为儒家经典之一。此当指今传《周易》的《经》。《经》包含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卦、爻皆有文字说明的《卦辞》、《爻辞》，以供占筮使用。卦、爻的起源很早，至迟不晚于商代。〔2〕“《彖》”，音 tuàn，即《彖传》，亦称“《彖辞》”，分为上、下二篇，说明各卦的基本观念，属于解说《易经》的《易传》。《易传》共十篇，故又称“《十翼》”。“《系》”，即《系辞》，亦称“《系辞传》”，分为上、下两篇，从总体上对《易经》作理论阐述，也属《十翼》。“《象》”，即《象传》，亦称“《象辞》”，用象数来说明卦、爻，有“大象”、“小象”两种，大象解卦，小象解说六爻。分为上下两篇，也属《十翼》。“《说卦》”，《易传》篇名，解释八卦的性质和象征。“《文言》”，《易传》篇名，专门解说《乾》、《坤》二卦。〔3〕“韦”，通“纬”，原指织物横线，此指横向编连简册的绳子。旧说皆释“韦”为熟牛皮，不可信。“绝”，断。〔4〕“假”，与，给与。〔5〕“彬彬”，文质兼备的样子，此为融会贯通之意。按孔子语见《论语·述而》。

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1〕如颜浊邹之徒，〔2〕颇受业者甚众。〔3〕

【注释】〔1〕“六艺”，即《六经》。或谓指《周礼·地官·保氏》的礼、乐、射、驭、书、术等六种科目。〔2〕“颜浊邹”，即上文孔子在卫国所寄居的房东颜浊邹。〔3〕“颇”，稍，稍微。

孔子以四教：〔1〕文，〔2〕行，〔3〕忠，〔4〕信。〔5〕绝四：〔6〕毋意，〔7〕毋必，〔8〕毋固，〔9〕毋我。〔10〕所慎：齐，〔11〕战，〔12〕疾。〔13〕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14〕不愤不启，〔15〕举一隅不以三隅反，〔16〕则弗复也。〔17〕

【注释】〔1〕“四教”，四种教学内容。〔2〕“文”，文献典籍。〔3〕“行”，旧读 xìng，行为。〔4〕“忠”，忠恕。〔5〕“信”，信用。按此语见《论语·述而》。〔6〕“绝”，杜绝，戒绝。〔7〕“意”，意度，猜测。〔8〕“必”，固执。〔9〕“固”，固陋，孤陋寡闻。〔10〕“我”，自我，这里是突出自己的意思。按此语见《论语·子罕》。〔11〕“斋”，音 zī，通“斋”，斋戒。古人在祭祀或重大典礼前，自身所做的准备工作，包括沐浴更衣、吃素戒酒、不与女人同房等，以示虔诚。〔12〕“战”，战争。〔13〕“疾”，疾病。按此语见《论语·述而》。〔14〕“罕”，少。“子罕言利与命与仁”，按此语见《论语·子罕》。历来解说纷纭。今译文采程树德《论语集解》说，《集解》云：“盖言者，自言也。记者旁窥已久，知夫子于此三者皆罕自言，非谓以此立教也。”〔15〕“愤”，郁结，愤诽，指渴望求知而不得的心理状态。“启”，启发。〔16〕“隅”，音 yú，角落。“反”，反推，类推，推论。“举一隅而不以三隅反”，举出一个角落而不能以此类推其它三个角落。由此衍出“举一隅而以三隅反”，后又演为“举一反三”的成语。〔17〕“复”，重复。按此语见《论语·述而》。

其于乡党，〔1〕恂恂似不能言者。〔2〕其于宗庙朝廷，辩辩言，〔3〕唯谨尔。〔4〕朝，〔5〕与上大夫言，〔6〕闾闾如也；〔7〕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8〕

【注释】〔1〕“乡党”，古代居民组织单位，周制以五百家为一党，一万二千五百家为乡。此指乡里。〔2〕“恂”，音 xún。“恂恂”，谦恭谨慎的样子。〔3〕“辩”，音 pián。“辩辩”，善于言谈的样子。《论语·乡党》作“便便”。〔4〕“唯”，仅，只。“尔”，而已，罢了。〔5〕“朝”，上朝，朝见。〔6〕“上大夫”，即卿。后“下大夫”指一般的大夫。〔7〕“闾”，音 yōn。“闾闾”，和悦而敢于直言的样子。〔8〕“侃”，音 kǎn。“侃侃”，和谐快乐的样子。“如”，意同用作词尾的“然”，……的样子。

入公门，〔1〕鞠躬如也；〔2〕趋进，〔3〕翼如也。〔4〕君召使俟，〔5〕色勃如也。〔6〕君命召，不俟驾行矣。〔7〕

【注释】〔1〕“公门”，君门，朝门。〔2〕“鞠躬”，弯曲身子表示恭敬、谨慎的样子。〔3〕“趋进”，快步前进。〔4〕“翼如”，恭敬的样子。〔5〕“俟”，音 dài，接引宾客。〔6〕“勃如”，矜持庄重的样子。〔7〕“俟”，音 dài，等，等待。“驾”，系马于车。

鱼馁，〔1〕肉败，〔2〕割不正，〔3〕不食。席不正，〔4〕不坐。〔5〕

【注释】〔1〕“馁”，音 něi，指鱼类臭烂。〔2〕“败”，腐败。〔3〕“割”，分割，此指猪牛羊牲体的分割。“正”，古人分割牲体有一定的规定，符合规定的为“正”。〔4〕“席”，席子，坐席。“正”，古人设坐席，按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摆法，符合规定的为“正”。〔5〕按以上三节，均见《论语·乡党》。

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是日哭，则不歌。〔1〕见齐衰、瞽者，〔2〕虽童子必变。〔3〕

【注释】〔1〕按自“食于有丧者之侧”至此，见《论语·述而》。〔2〕“瞽”，音 gǔ，瞎眼。〔3〕按此句《论语·子罕》作：“子见齐衰者、冕

衣裳者与瞽者，见之，虽少，必作；过之，必趋。”

“三人行，必得我师。”〔1〕“德之不修，学之不讲，〔2〕闻义不能徙，〔3〕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4〕使人歌，善，则使复之，然后和之。〔5〕

【注释】〔1〕“三人行，必得我师”，按《论语·述而》作：“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且其下又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2〕“讲”，讲习，练习。〔3〕“徙”，迁移，追随。〔4〕按此语见《论语·述而》。〔5〕“使人歌，善，则使复之，然后和之”，按《论语·述而》作：“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

子不语：怪，〔1〕力，〔2〕乱，〔3〕神。〔4〕

【注释】〔1〕“怪”，怪异。〔2〕“力”，强力，暴力。〔3〕“乱”，乖乱，祸乱。〔4〕“神”，鬼神。按此语见《论语·述而》。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1〕可得闻也。夫子言天道与性命，〔2〕弗可得闻也已。”〔3〕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4〕钻之弥坚。〔5〕瞻之在前，〔6〕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7〕博我以文，〔8〕约我以礼，〔9〕欲罢不能。既竭我才，如有所立，卓尔。〔10〕虽欲从之，蔑由也已。”〔11〕达巷党人曰：〔12〕“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13〕子闻之曰：“我何执？〔14〕执御乎？〔15〕执射乎？〔16〕我执御矣。”牢曰：〔17〕“子云：‘不试，〔18〕故艺。’”〔19〕

【注释】〔1〕“文章”，文辞，此指孔子整理的文献典籍。〔2〕“天道”，自然规律，此指自然和社会之间吉凶祸福的关系。“性命”，本性，命运。按《论语·公冶长》作“性”，无“命”字。〔3〕按语见《论语·公冶长》。〔4〕“仰”，抬头，抬头看。“弥”，音 mí 更加。〔5〕“钻”，穿，此引申为钻研。〔6〕“瞻”，zhān，视，望。〔7〕“循循然”，有次序的样子，循序渐进的样子。〔8〕“文”，文献。〔9〕“约”，约束，规范。〔10〕“卓尔”，特立的样子，卓越超群的样子。〔11〕“蔑”，无，没有。“由”，从。按语见《论语·子罕》。〔12〕“达巷党”，名叫达巷的党。或谓名叫达的巷党，亦通。〔13〕“无所成名”，没有用以成名的专长。〔14〕“执”，做，干。〔15〕“御”，驾车。〔16〕“射”，射箭。〔17〕“牢”，人名，孔子弟子。《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云：“琴牢，卫人，字子开，一字张。”当为此人，〔18〕“试”，用，任用。〔19〕“艺”，技艺，技术。按语见《论语·子罕》。

鲁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1〕叔孙氏车子鉏商获兽，〔2〕以为不祥。仲尼视之，曰：“麟也。”取之。〔3〕曰：“河不出图，〔4〕雒不出书，〔5〕吾已矣夫！”〔6〕颜渊死，孔子曰：“天丧予！”〔7〕及西狩见麟，曰：“吾道穷矣！”〔8〕喟然叹曰：“莫知我夫！”子贡曰：“何为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9〕下学而上达，〔10〕知我者其天乎！”〔11〕

【注释】〔1〕“狩”，音 shù，打猎。“大野”，即大野泽，又名“巨野泽”，故址在今山东巨野北。〔2〕“车”，此指驾车者。“子鉏商”，氏子鉏，名商，叔孙氏家臣。〔3〕按此节见《左传·哀公十四年》〔4〕“河”，黄河。“图”，即河图，黄河所出之图。关于河图的内容性质。刘歆认为是八卦，《汉书·五行志》云：“刘歆以为伏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郑玄则认为是帝王圣者受命的祥瑞，《尚书·顾命》郑玄

注：“河图，图出于河，帝王圣者之所受。”〔5〕“雒”，雒水，曾魏黄初元年（公元二二二年）改“雒”为“洛”。“书”，即雒书，雒水所出之书。汉人认为就是《尚书·洪范》所说的“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太平御览》卷八七二引《尚书中候》云：“尧率群臣，东沉于洛，退候至于下稷，赤光起，无龟负书，中背有赤文朱字。”《尚书大传》郑玄注云：“初禹治水，得神龟负文于洛，以尽得天人阴阳之用。”关于雒书的内容，《汉书·五行志》认为就是《洪范》中从“初一日五行”至“畏用六极”一段，云：“凡此六十五字，皆《雒书》本文，所谓天迪锡禹大法九章，常事所次者也。”〔6〕“已”，尽，完。“矣夫”，“矣”、“夫”均为语气词。此连用，加强表示感叹的语气。按《论语·子罕》云：“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周易·系辞》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当为司马迁此节所本。〔7〕按自“颜渊死”至此，见《论语·先进》。〔8〕按从“颜渊死”至此，见《春秋公羊传》哀公十四年和《春秋繁露·随本消息》。〔9〕“尤”，责怪。〔10〕“下”，天下，人间，此指人事。“上”，上天，此指天道、天命。“下学而上达”，下学人事，上通天命。〔11〕按自“莫知我夫”至此，见《论语·宪问》。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乎！”谓“柳下惠、少连^{〔1〕}降志辱身矣”。谓“虞仲、夷逸^{〔2〕}，隐居放言^{〔3〕}，行中清^{〔4〕}，废中权^{〔5〕}”。“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6〕}

【注释】〔1〕“柳下惠”，氏展，名获，字禽，亦称“展获”、“展禽”，谥惠，食邑于柳下，故称“柳下惠”，鲁国大夫，曾任士师。“少连”，东夷人，以善于守丧受到孔子称赞。参看《礼记·杂记》。〔2〕“虞仲，夷逸”，皆春秋时隐士。夷逸见《尸子》，《尸子》云：“或劝夷逸仕。逸曰：‘吾譬则牛，宁服轭以耕于野，岂忍被绣入庙为牺：’”〔3〕“放”，放纵，任意。“言”，言谈。〔4〕“中”，音 zhòng，适合，符合。“清”，清白，高洁。〔5〕“废”，废弃，弃世。或谓通“发”，发动，行动。“权”，权变，权宜。〔6〕按本节见《论语·微子》。

子曰：“弗乎弗乎，^{〔1〕}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2〕}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3〕}上至隐公，^{〔4〕}下讫哀公十四年，^{〔5〕}十二公。^{〔6〕}据鲁，^{〔7〕}亲周，^{〔8〕}故殷，^{〔9〕}运之三代。^{〔10〕}约其文辞而指博。^{〔11〕}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12〕}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13〕}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14〕}推此类以绳当世，^{〔15〕}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16〕}《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17〕}

【注释】〔1〕“弗”，不。这里是不行、不成的意思。〔2〕“病”，恨，痛恨。“没”，音 mò，通“歿”，死。“没世”，终身，一辈子。“称”，称道。按此句见《论语·卫灵公》。〔3〕“因”，利用。“史记”，史官的记载。“《春秋》”，鲁国史官撰写的春秋编年史，起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七二二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四八一年），以极其简练的文字记载二百四十二年间的史事。汉人多以为经孔子整理修订而成，被奉为儒家经典之一。汉代解释传授《春秋》的主要有左氏、公羊氏和谷梁氏三家，分别有《传》流存至今。〔4〕“隐公”，即鲁隐公，名息姑，鲁伯禽七世孙，鲁惠公之子，母声子，公元前七二二年至前七一二年在位。详见本书《鲁周

公世家》。〔5〕“哀公”，即鲁哀公，哀公十四年为公元前四八一年。〔6〕“十二公”，指鲁国春秋时代的十二位国君，即隐公、桓公、庄公、闵公、僖公、文公、宣公、成公、襄公、昭公、定公、哀公。〔7〕“据鲁”，以鲁国为根据。〔8〕“亲周”，以周王室为亲承的前朝。〔9〕“故殷”，以殷代为隔朝的古旧。〔10〕“运”，通，贯通。“三代”，指鲁、周、殷。或谓夏、商、周，不确。按此“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系司马迁撷取董仲舒“三统说”，采用了《春秋》公羊家。《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云：“王者改制作科奈何？曰：当十二色，历各法而正色，逆数三而复。……故《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王鲁，尚黑，绌夏，亲周，故宋。”《春秋公羊传》“隐公第一”徐彦《疏》引何休《文谥例》有“三科九旨”之说，云“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11〕“约”，简约，简略。“指”，通“旨”，旨意，意思。〔12〕“贬”，贬抑，降低。“子”，周代五等爵之第四等。〔13〕“践土”，郑国地名，在今河南原阳西南。“践土之会”，公元前六三二年晋文公在践土与诸侯会盟，名义上在此朝见周襄王。实际上是晋文公召来周襄王，藉此来确定自己的霸主地位。〔14〕“天王”，周天子，即周襄王。“河阳”，晋国邑名，在今河南孟县西。按此事本《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云：“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15〕“绳”，绳正，纠正。〔16〕“开”，开启，推广。〔17〕“乱臣贼子”，指犯上作乱的大臣、子弟。“《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按《孟子·滕文公下》作：“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孔子在位听讼，〔1〕文辞有可与人共者，〔2〕弗独有也。〔3〕至于为《春秋》，笔则笔，〔4〕削则削，〔5〕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6〕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7〕

【注释】〔1〕“在位”，指孔子在鲁司寇之位。“听”，听理，审理。“讼”，诉讼，打官司。〔2〕“文辞”，此指判词。“共”，共同，相同。〔3〕“独有”，独自占有，独自决断。按《淮南子·主术》云：“孔子为鲁司寇，听狱必师断。”《春秋繁露·五行相生》云：“为鲁司寇，断狱屯屯，与众共之，不敢自专。”《说苑·至公》所言较详，云：“孔子为鲁司寇，听狱必师断，敦敦然皆立，然后君子进曰：‘某子以为何若？’某子曰云云。又曰：‘某子以为何若？’某子曰云云。辩矣，然后君子（曰）：‘几当从某子云云乎。’……文辞有可与人共之者，君子不独有也。”另又见《孔子家语·好生》、《公羊》僖公二十八年《解诂》。〔4〕“笔”，用笔书写，记载。〔5〕“削”，用刀削除。古时以竹木为书写材料，删改时用刀先刮去竹木上的字，故叫做削。〔6〕“子夏”，名商，氏卜，字子夏，晋国温（今河南温县西南）人，一说卫国人。孔子弟子。曾任鲁国莒父（今山东莒父）宰。孔子死后，到魏国西河讲学，被魏文侯尊为师。对《诗》、《春秋》等儒家经典的传授起过重要作用。生于公元前五七年。详见本书《仲尼弟子列传》。“赞”，赞助，修改。〔7〕按语见《孟子·滕文公下》，云：“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明岁，子路死于卫。孔子病，子贡请见。孔子方负杖逍遥于门，〔1〕曰：“赐，汝来何其晚也？”孔子因叹，歌曰：“太山坏乎！〔2〕梁柱摧乎！〔3〕

哲人萎乎！”〔4〕因以涕下。〔5〕谓子贡曰：“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6〕夏人殡于东阶，〔7〕周人于西阶，〔8〕殷人两柱间。〔9〕昨暮予梦坐奠两柱之间，〔10〕予始殷人也。”后七日卒。〔11〕

【注释】〔1〕“负杖”，倚恃手仗，拄着手杖。按《礼记·檀弓上》、《孔子家语·终记》作“负手曳杖”，则意为反剪双手拖着手杖。“逍遥”，悠闲自在的样子。〔2〕“太山”，即泰山。古时被奉为众山之首。“坏”，败坏，崩溃。〔3〕“梁柱”，梁木，栋梁。“摧”，折，折断。〔4〕“哲人”，才识出众的人。“萎”，枯萎，死亡。〔5〕“涕”，泪，眼泪。〔6〕“宗”，尊崇，重用。〔7〕“东阶”，东边的台阶，古为主人升堂所走。按《礼记·檀弓》作“东阶之上”，为主人之位。〔8〕“西阶”，西边的台阶，为客人升堂所走的台阶。“周人于西阶”，按《礼记·檀弓上》作“周人殡于西阶之上”。“西阶之上”为客人之位。〔9〕“柱”，此指楹，厅堂前部的柱子。按“柱”，《礼记·檀弓上》作“楹”。“两柱间”，按《礼记·檀弓》作“两楹之间”，此为堂上最尊之位，面向南方。〔10〕“奠”，定。〔11〕按自“孔子方负杖逍遥于门”至此，详见《礼记·檀弓上》、《孔子家语·终记》。

孔子年七十三，以鲁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1〕

【注释】〔1〕“鲁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按此推算，相当于公元前四七九年三月九日。孔子卒日，司马迁采《左氏》经、传。

哀公诔之曰：〔1〕“天不吊，〔2〕不憇遗一老，〔3〕俾屏余一人以在位，〔4〕芾芾余在疚。〔5〕呜呼哀哉！尼父，〔6〕毋自律！”〔7〕子贡曰：“君其不没于鲁乎！〔8〕夫子之言曰：‘礼失则昏，〔9〕名失则愆。’〔10〕失志为昏，失所为愆。生不能用，死而诔之，非礼也。称‘余一人’，〔11〕非名也。”

【注释】〔1〕“诔”，音 l i，古时上对下所致的悼词。〔2〕“天”，音 m0n，天空。“吊”，通“淑”，善，仁。“天不吊”，按《诗·小雅·节南山》有“昊天不吊”之语。〔3〕“憇”，音 y@n，且，暂且。“一老”，一老人。“不憇一老”，按此语见《诗·小雅·十月之交》。〔4〕“俾”，音 b，使。“屏”，屏蔽，庇护。“余一人”，原为天子自称之词，这里哀公用以自称。“俾屏余一人”，按《诗·小雅·十月之交》有“俾守我王”之语。〔5〕“芾”，音 qi\$ng，通“惛”，没有兄弟，引申为孤单无依。“芾芾”，孤独无依的样子。“疚”，忧虑。按《诗·周颂·闵予小子》有“嬛嬛在疚”之语。〔6〕“尼父”，对孔子的尊称。犹如称“吕尚”为“尚父”，称“管仲”为“仲父”。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云：“称尼父者，孔丘字仲尼，父犹仲山甫之甫也。……哀公即位时更小，至此时不过二十余耳，于一七十余老翁，宜其以父称之。”〔7〕“律”，法，此作动词，意为约束，规范。“毋自律”，即“毋律自”，没人来用礼法规范自己。〔8〕“君”，国君，指鲁哀公。“其”，此用作副词，表示推测。〔9〕“昏”，昏暗，混乱。〔10〕“愆”，音 qi n，过失，谬误。〔11〕按本节见《左传》哀公十六年，又见《礼记·檀弓上》、《孔子家语·终记》。

孔子葬鲁城北泗上，〔1〕弟子皆服三年。〔2〕三年心丧毕，〔3〕相诀而去，〔4〕则哭，各复尽哀；或复留。唯子赣庐于冢上，〔5〕凡六年，然后去。〔6〕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7〕因命曰孔里。鲁世世相传以岁

时奉祠孔子家，〔8〕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9〕孔子冢大一顷。故所居堂、弟子内，〔10〕后世因庙，〔11〕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12〕高皇帝过鲁，〔13〕以太牢祠焉。〔14〕诸侯、卿、相至，〔15〕常先谒然后从政。〔16〕

【注释】〔1〕“泗”，水名。在今山东中部，发源于山东泗水县东蒙山南麓，因四水并源而得名。“泗上”，泗水之滨。〔2〕“服”，服丧。〔3〕“心丧”，不穿丧服，在心中哀悼。这是古代弟子对老师去世的服丧形式。按《礼记·檀公上》云：“事师无犯无隐，左右就养无方，服勤至死，心丧三年。”又云：“孔子之丧，门人疑所服。子贡曰：‘昔者夫子之丧颜渊，若丧子而无服。丧子路亦然。请丧夫子若丧父而无服。’”〔4〕“诀”，音jué，决绝，告别。〔5〕“庐”，庐舍，此用作动词，意为构造庐舍。“庐于冢上”，按《孟子·滕文公上》作“筑室于场”。〔6〕按自“弟子皆服三年”至此，见《孟子·滕文公上》。〔7〕“家”，用作动词，意为安家。“室”，家。〔8〕“岁时”，一年四季。“奉祠”，供奉祭祀。〔9〕“乡饮”，即乡饮酒礼，古代各级地方和乡学为荐举选拔优秀人才而举行的宴饮典礼。“大射”，为祭祀而举行的射礼，系天子之礼。按此上下文意，当指乡射，为地方以射选士之礼。射礼前要先举行乡饮酒礼。〔10〕“故所居堂”，指孔子原先居所的厅堂。“内”，内室，居室。〔11〕“庙”，孔庙。此用作动词，意为建筑孔庙。〔12〕“绝”，断绝，毁灭。〔13〕“高皇帝”，指汉高祖刘邦。〔14〕“太牢”，牛、羊、猪齐备的祭祀供品。按《汉书·高帝纪》载汉高祖于十二年（公元前一九五年）十一月，“过鲁，以太牢祠孔子”。〔15〕“诸侯”，汉朝所封的诸侯王。“卿、相”，诸侯王国的卿、相。按孔子冢、庙在汉代地属鲁国，则此“诸侯、卿、相”应指鲁国的诸侯、卿、相。〔16〕“谒”，拜谒。

孔子生鲤，字伯鱼。〔1〕伯鱼年五十，先孔子死。〔2〕

【注释】〔1〕关于孔鲤名、字的由来，《孔子家语·本姓》云：“鱼之生也，鲁昭公以鲤鱼赐孔子。荣君之祝，故因以名鲤，而字伯鱼。”〔2〕按《孔子家语·本姓》云：“至十九娶于宋之亓官氏，一岁而生伯鱼。”则由此可推得孔鲤生于公元前五三二年，死于公元前四八三年。

伯鱼生伋，〔1〕字子思，年六十二。〔2〕尝困于宋。子思作《中庸》。〔3〕

【注释】〔1〕“伋”，音jì，为鲁穆公师。〔2〕“年六十二”，或谓系“年八十二”之误。见梁玉绳《史记志疑》。〔3〕“《中庸》”，汉人收入《礼记》中。宋程颐、朱熹将其与《大学》、《论语》、《孟子》并列为《四书》。

子思生白，〔1〕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2〕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3〕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4〕子高生子慎，〔5〕年五十七，尝为魏相。〔6〕

【注释】〔1〕“白”，《汉书·孔光传》作“帛”，《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云曾任齐威王相。〔2〕“子家”，按王肃《孔子家语后序》云：“子家名傲，后名永。”〔3〕“子京”，按《史记》别本及《汉书·孔光传》作“子真”，《孔子家语后序》作“子直”，名榘。《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云曾为魏相。〔4〕“五十一”，按《孔子家语后序》作“五十七”。〔5〕“子慎”，按《汉书·孔光传》作“顺”；《孔丛子·陈士义篇》作“子顺”；

《孔子家语后序》云名武，又名微，又名斌，字子顺；《阙里文献考》云名谦，或作武，后名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云名斌，又名胤。〔6〕“尝为魏相”，按《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云封文信君。

子慎生鲋，〔1〕年五十七。为陈王涉博士，〔2〕死于陈下。〔3〕

【注释】〔1〕“鲋”，字甲，见《汉书·儒林传》。〔2〕“陈王涉”，即陈涉，秦末农民起义领袖，详见本书《陈涉世家》。“博士”，官名，博通古今，掌典故文献，以备皇帝咨询。〔3〕“陈”，秦国县名，在今河南淮阳。陈涉起义建都于此。

鲋弟子襄，〔1〕年五十七，尝为孝惠皇帝博士，〔2〕迁为长沙太守。〔3〕长九尺六寸。

【注释】〔1〕“子襄”，名腾。〔2〕“孝惠皇帝”，即汉惠帝，名盈，汉高祖刘邦之子，公元前一九四年至公元前一八八年在位，详见本书《吕太后本纪》及《汉书·惠帝纪》。〔3〕“长沙”，郡名，秦置，治所在临湘（今湖南长沙市），辖境相当于今湖南东部、南部和广西全州，广东连县、阳山等地。西汉高祖五年（公元前二二年）改郡为国。“长沙太守”，按惠帝时长沙为国，不应有太守，当依《汉书·孔光传》作“长沙太傅”，则此“守”系“傅”之误。

子襄生忠，〔1〕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国。〔2〕安国为今皇帝博士，〔3〕至临淮太守，〔4〕蚤卒。〔5〕安国生印，印生欢。〔6〕

【注释】〔1〕“忠”，按《孔子家语后序》作“季中”，《书序》、《疏》作“中”。《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云字子贞，博士。〔2〕“武”，《阙里文献考》云字子威。“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国”，按《汉书·孔光传》、《孔子家语后序》、《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安国为忠之子，系武之弟。此处司马迁误记。〔3〕“今皇帝”，指汉武帝刘彻。〔4〕“临淮”，郡名，汉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一一七年）置，郡治徐县（在今江苏泗洪南）。〔5〕“蚤”，通“早”。〔6〕“安国生印，印生欢”，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云：“此盖天汉以后事，后人补记。”

太史公曰：〔1〕《诗》有之：〔2〕“高山仰止，〔3〕景行行止。”〔4〕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5〕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祇回留之不能去云。〔6〕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7〕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8〕可谓至圣矣！

【注释】〔1〕“太史公”，即司马迁。〔2〕“《诗》有之”，按以下两句见《诗·小雅·车》。〔3〕“仰”，仰望。“止”，之，语助同。〔4〕“景”，大，广。“行”，音 háng，道，道路。〔5〕“乡”，通“向”，向往。〔6〕“祇回”，亦作“低回”，流连忘返的样子。〔7〕“布衣”，麻布衣服，为平民服装，故指代平民。〔8〕“折中”，取正，根据标准判断是非。

译 文

孔子出生在鲁国昌平乡陬邑。他的祖先是宋国人，名叫孔防叔。孔防叔生下伯夏，伯夏生下叔梁纥。叔梁纥和颜氏的女儿在野外媾合而生下孔子，

他们向尼丘进行祈祷而得到孔子。鲁襄公二十二年孔子出生，孔子生下来头顶中间凹陷，所以就取名叫丘，取字叫仲尼，姓为孔氏。

孔丘生下来，叔梁纥便死了，安葬在防山。防山在鲁国都城的东面，因此孔子不清楚他父亲的墓址，孔母隐讳这件事。孔子孩童时做游戏，经常陈列俎豆各种礼器，演习礼仪动作。孔子母亲去世，他先将灵柩停放在五父之衢，这是出于孔子谨慎从事的考虑。郕邑人輓父的母亲告诉孔子其父的墓址，这之后孔子才将母亲灵柩送往防山合葬。

孔子服丧腰间系着麻带，这时季氏宴请士人，孔子随同前往。阳虎斥退孔子说：“季氏宴请的是士人，没敢请你啊。”孔子因此退去。

孔子十七岁那年，鲁国大夫孟釐子病重将死，告诫他的继承人孟懿子说：“孔子是圣人的后代，他的家族在宋国败落。他的先祖弗父何当初本该享有宋国而继位，却让给了弟弟宋厉公。等到他的先祖正考父，辅佐宋戴公、宋武公、宋宣公，三次接受册命，一次比一次恭敬，所以正考父鼎的铭文说：‘第一次册命，曲背行礼；第二次册命，折腰行礼；第三次册命，俯身行礼，平时走路顺着墙根小跑，也就没人敢来欺侮我了。用这个鼎煮厚粥，用这个鼎煮薄粥，来喂我这张嘴。’他的恭敬有礼就是如此。我听说那圣人的后代，即使不当国执政，也必定会有通达显赫的。如今孔丘年纪轻轻喜好礼仪，他恐怕将是通达显赫的人吧！如果我死了，你一定要以他为师。”等到孟釐子去世，孟懿子和鲁人南宫敬叔前往孔子那里学礼。这一年，季武子去世，季平子继位。

孔子家境贫寒，又地位低下。等到长大成人，曾经做过季氏手下的官吏，管理统计准确无误；又曾做过司职的小吏，使牧养的牲畜繁殖增多。由此出任司空。不久离开鲁国，在齐国受到排挤，被宋人、卫人所驱逐，在陈国、蔡国之间受困，于是返回鲁国。孔子身高九尺六寸，人们都称他为“长人”而感到奇异。鲁君又善待孔子，因此返回鲁国。

鲁人南宫敬叔对鲁昭公说：“请让我跟随孔子前往周京洛邑。”鲁昭公给他们一辆车、两匹马，还有一名童仆同行，前往周京洛邑询问周礼，据说见到了老子。孔子告辞离去时，老子送他说：“我听说富贵之人用财物来送人，仁义之人用言语来送人。我不能富贵，只好盗用仁人的名义，用言语来送你，这几句话是：‘聪明明白洞察一切反而濒临死亡，是因为喜好议论他人的缘故。博洽善辩宽广弘大反而危及其身，是因为抉发别人丑恶的缘故。做人儿子的就不要有自己，做人臣子的就不要有自己。’”孔子从周京洛邑返回鲁国，投到他门下的弟子逐渐增多。

这时候，晋平公荒淫无度，国中韩氏、赵氏、魏氏、知氏、范氏、中行氏六家世卿专擅权柄，向东攻伐诸侯别国；楚灵王兵力强大，侵略欺凌中原各国；齐是大国而挨近鲁国。鲁国小而弱，依附于楚国，晋国就恼怒；依附于晋国，楚国便来攻伐；对齐国事奉不周，齐国军队就侵犯鲁国。

鲁昭公二十年，孔子年纪已三十岁了。齐景公和晏婴来到鲁国，齐景公问孔子说：“昔日秦穆公国家弱小，地方偏僻，他称霸的原因是什么呢？”孔子回答说：“秦穆公，国家虽小，但他的志向大；地方虽然偏僻，但行为符合正道。亲自提拔百里奚，赐给大夫的爵位，从囚犯之中起用他，同百里奚交谈三天，立即将国政委授于他。凭这种做法取得人才，即使称王天下都可以，他称霸诸侯只能算小了。”齐景公听了很高兴。

孔子三十五岁那年，季平子和邠昭伯因为斗鸡的缘故得罪了鲁昭公。鲁

昭公率领军队攻击季平子，季平子和孟孙氏、叔孙氏三家联合攻打鲁昭公，昭公的军队战败，他逃奔到齐国，齐景公把昭公安置在乾侯。此后不久，鲁国大乱。孔子去到齐国，当齐卿高昭子的家臣，打算以此来与齐景公交往。孔子与齐国太师谈论音乐，听到《韶》的乐曲，学习《韶》乐，陶醉得居然三个月不知道肉的滋味，齐国人称赞孔子。

齐景公问孔子如何为政，孔子说：“国君要像国君，臣子要像臣子，父亲要像父亲，儿子要像儿子。”景公说：“讲得好啊！如果真的国君不像国君，臣子不像臣子，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不像儿子，纵然有粮食，我怎么能吃得到呢！”改日齐景公又向孔子询问为政，孔子说：“为政在于节约财物。”景公很高兴，将要把尼溪的田地封赐给孔子。晏婴进言说：“这些儒者能言善辩不能用法度来规范；高傲自大自以为是，不能任用他们来教育百姓；崇尚丧礼尽情致哀，破费财产厚葬死人，不可将这形成习俗；四处游说乞求借贷，不可以此治理国家。自从圣君贤相相继去世，周朝王室衰落以后，礼乐残缺有很长时间了。如今孔子盛装打扮，繁琐地规定尊卑上下的礼仪，举手投足的节度，连续几代不能穷尽其中的学问，从幼到老不能学完他的礼乐。国君打算用这一套来改造齐国的习俗，恐怕不是引导小民的好办法。”此后齐景公虽然恭敬地接见孔子，但不再问有关礼的事。有一天，齐景公挽留孔子说：“按照季氏上卿的规格来待你，我不能做到。”于是就用介于鲁国季氏和孟氏之间的规格来接待孔子。齐国大夫企图谋害孔子，孔子听说此事。齐景公说：“我老了，不能用你了。”孔子就上路离开齐国，返回鲁国。

孔子四十二岁那年，鲁昭公死在乾侯，鲁定公即位。鲁定公在位的第五年，夏天，季平子去世，季桓子继位。季桓子掘井得到一个陶罐，里面有个像羊的东西，派人询问孔子，说是“得到一条狗”。孔子说：“据我所知，应该是只羊。我听说，木石的精怪为夔、罔阍，水中的精怪为龙、罔象，土中的精怪为坟羊。”

吴军攻伐越国，毁坏越国都城会稽，得到人骨，一节就装满一车。吴王派遣使者询问孔子：“人的骨头，数谁的最大？”孔子说：“大禹在会稽山召集众神，防风氏误期后到，大禹下令将他杀死并陈尸示众。防风氏的一节骨头就占满一车，他骨头最大了。”吴国客人问：“谁是神呢？”孔子说：“山川的神灵足以造福天下百姓，守护祭祀它的就是神，祭祀社稷的是公侯，全都隶属于王。”客人问：“防风氏守护祭祀什么呢？”孔子说：“汪罔氏的君主祭祀封山、禺山，是鼈姓。在有虞氏、夏朝、商朝叫做汪罔，在周朝叫做长翟，如今称为大人。”客人问：“人最长的有多长？”孔子说：“焦侥氏身長三尺，短到了极点。最长的不过十倍于此，这是数字上的极限。”于是吴国客人说：“高明啊，圣人！”

季桓子的宠臣叫仲梁怀，和阳虎有怨恨。阳虎打算驱逐仲梁怀，公山不狃阻止他。那年秋季，仲梁怀越来越骄横，阳虎拘捕了仲梁怀。季桓子发怒，阳虎乘机囚禁季桓子，和他订立盟约然后释放他。阳虎从此越发看不起季氏。季氏自己也僭越礼法凌驾于公室之上，大夫执掌国政，因此鲁国从大夫以下全都僭越礼法背离正道。所以孔子不做官，隐退下来整理《诗》、《书》、《礼》、《乐》，弟子更加众多，纷纷从远方到达，无不接受孔子传授的学业。

鲁定公八年，公山不狃在季氏手下不得志，利用阳虎作乱，准备废黜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的嫡长继承人，另立阳虎平素所亲善的其它庶子，

于是拘捕季桓子。季桓子设诈骗过阳虎，得以脱身。鲁定公九年，阳虎交战没有取胜，逃奔到齐国。这时孔子年纪五十岁。

公山不狃利用费邑反叛季氏，派人征召孔子。孔子遵循周道修行很久，但处处受压抑没有施展才能的地方，没人能任用自己，说：“周文王、周武王起于丰、镐之地而称王天下，如今费邑尽管小，但或许有希望吧！”打算前往。子路不高兴，阻止孔子。孔子说：“他们召请我，岂能徒劳无益呢？如果任用我，我将在东方复兴周道！”然而结果没有成行。

此后，鲁定公任命孔子为中都宰，经过一年的时间，四处都来效法他。孔子由中都宰升任司空，又由司空升任大司寇。

鲁定公十年春季，鲁国与齐国和好。夏季，齐国大夫黎鉏对齐景公说：“鲁国任用孔丘，这形势就会危及齐国。”于是齐国派出使者告知鲁定公举行友好会见，约定在夹谷会面。鲁定公准备乘坐车辆友好前往。孔子兼任盟会司仪之事，说：“臣下听说有文事的话必须有武备，有武事的话必须有文备。古代诸侯超出自己的疆界，必定配备文武官员作为随从。请配备左、右司马。”鲁定公说：“好。”配备了左、右司马。到夹谷会见齐景公，在那里建筑盟坛，排定席位，修起土台阶三级，按诸侯间会遇之礼相见，鲁定公与齐景公互相作揖谦让而登坛。宴饮献酬之礼完毕后，齐国官吏小步疾走进来说：“请演奏四方的舞乐。”齐景公说：“好。”于是莱夷乐人打着旌旗，挥舞羽毛、彩缯，手持矛戟剑盾，击鼓呼叫而到来。孔子快步上前，一步跨越一级台阶而往上登，离坛上还有一级台阶时，挥举长袖而说：“我们两国的君主举行友好盟会，夷狄的舞乐为何在此！请命令有关官员下令撤走。”主管官员发令退下，但乐人不离去，左右的人看着晏子和齐景公。景公内心有愧，挥手让他们离去。过了一会儿，齐国的官吏小步疾走进来说：“请演奏宫中的舞乐。”齐景公说：“好。”艺人侏儒便演戏调笑而上前。孔子又快步进去，一步跨越一级台阶而往上登，离坛上还有一级台阶时，说：“百姓而胆敢蛊惑诸侯的，罪该诛杀！请命令有关官员执行！”有关官员施加刑法，艺人侏儒都被处以腰斩而手足分离。齐景公恐惧而震动，知道理义不如鲁国，回国后大为惊恐，告诉他的群臣说：“鲁国臣子用君子之道辅佐他们的君主，而你们只是用夷狄之道来教我，使我得罪了鲁君，对这如何是好？”有关官员上前回答说：“君子有了过错就用实际行动来道歉，小人有了过错则用花言巧语来道歉。国君倘若真的对此感到恐惧，就用实际行动去道歉。”于是齐景公便归还所侵占鲁国的郚、汶阳、龟阴之田来认错道歉。

鲁定公十三年夏季，孔子对鲁定公说：“臣子没有私藏的武器，大夫不能拥有周长三百丈的城邑。”派仲由为季氏的管家，将要拆毁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的都邑。于是叔孙氏首先拆毁了郕城。季孙氏将要拆毁费城，公山不狃、叔孙辄率领费邑人袭击鲁国国都。鲁定公和季孙斯、叔孙州仇、仲孙何忌进入季氏宅第，登上季武子台。费邑人攻打季氏宅第，没有成功，射出的箭飞到了定公的身边。孔子命令大夫申句须、乐颀下台攻伐，费邑人战败逃跑。鲁都国人追击，在姑蔑打败费邑人。公山不狃、叔孙辄逃奔齐国，于是拆毁费城。接着准备拆毁成城，公敛处父对孟孙说：“拆毁成城，齐国军队必定能直接到达国都北门。况且成邑，是孟氏的保护屏障，没有成邑就是没有孟氏啊。我将不拆城。”十二月，鲁定公领兵包围成邑，没有攻克。

鲁定公十四年，孔子五十六岁，由大司寇代理国相事务，面有喜色。门人说：“听说君子祸患降临不恐惧，福运到来不喜悦。”孔子说：“是有这

样的话。但不是还有‘身居高位礼贤下士而自得其乐’的话吗？”于是诛杀鲁国扰乱政事的大夫少正卯。参预治理国政三个月，卖羊羔猪豚的不随意抬价；男女行路分道而走；遗留在路上的东西没人捡拾；从四方来到城邑的客人不必向官吏请求，全都给予接待，如同回到了家。

齐国人闻悉鲁国的情况后感到恐惧，说：“孔子当政的话，鲁国必然称霸，鲁国称霸而我齐国土地挨近它，我齐国的土地就会最先被兼并了。何不赶紧献送土地呢？”大夫黎鉏说：“请先尝试设法阻止孔子当政；如果没法阻止孔子当政再献送土地，难道算晚吗！”于是挑选齐国国中漂亮的女子八十人，全都穿上华丽服装而跳起《康乐》舞蹈，连同有花纹的马一百二十匹，馈赠给鲁国国君。齐人将盛装女乐、有纹骏马陈列在鲁国都城南面的高门外。季桓子换上平民服装前往观看多次，打算接受，就告诉鲁定公要外出巡回周游，终日前往观看，懒于处理政事。子路说：“您可以上路出走了。”孔子说：“鲁国现在将要举行郊祀，如果能将郊祀祭肉分送大夫的话，我就还可以留下。”季桓子结果接受了齐国的女乐，三天没有上朝听政；举行郊祀典礼后，又不向大夫分发祭肉。孔子于是上路，住宿在屯。大夫师己前来送行，说：“您可没有什么罪过。”孔子说：“我唱首歌可以吗？”接着唱道：“那妇人的口啊，可以让人出走；那妇人的话啊，可以叫人身死名败。悠闲自在啊，聊以消磨时光！”师己返回国都，季桓子问：“孔子说了什么？”师己将实情相告。季桓子喟然长叹说：“夫子因为那群女乐的缘故怪罪我啊！”

孔子于是去到卫国，寄居在子路的妻兄颜浊邹家。卫灵公问孔子：“在鲁国得俸禄多少？”孔子回答说：“俸禄粮食六万。”卫国人也致送粮食六万。过了不久，有人向卫灵公说孔子的坏话。卫灵公派大夫公孙余假频繁出入孔子住所。孔子害怕得罪卫灵公，居住了十个月，离开卫国。

孔子打算前往陈国，经过匡邑。颜刻当驾车的，用他手中的鞭子指给孔子看，说：“昔日我进入此地，是从那个缺口。”匡人听说来了人，以为是鲁国的阳虎。阳虎曾经残害过匡人，匡人于是就留下孔子。孔子样子长得像阳虎，在匡拘留了五天。颜渊落在后面，（见到后，）孔子说：“我以为你死了。”颜渊说：“您健在，我怎么敢死！”匡人拘留孔子，情况愈来愈紧急，弟子们感到恐惧。孔子说：“周文王死后，周朝的文化不就在我这里吗？上天打算毁灭这周朝文化，我这个后来人便不应该掌握周朝的文化。上天不想毁灭周朝的文化啊，匡人能把我怎么样！”孔子派随从子弟到卫国国都做甯武子的家臣，然后得以离开。

孔子离开匡邑随即经过蒲邑。一个多月后，返回卫都，寄居在蘧伯玉家。卫灵公有个叫南子的夫人，灵公派人对孔子说：“四方来的君子不以为辱想与寡人结为兄弟的，必定会见我的夫人。我的夫人希望见到你。”孔子推辞谢绝，最后不得已而拜见南子。夫人在细葛帷帐之中。孔子进门，面朝北行稽首之礼。夫人从帷帐中行拜礼两次，身上的佩玉叮当作响。孔子说：“我原来不想见她，既然见了便以礼相答。”子路不高兴。孔子起誓说：“我如果不是所说的那样，就让上天厌弃我！上天厌弃我！”在卫都居住一个多月，（有一天，）卫灵公和夫人同乘一辆车，宦官雍渠为车右担任护卫，出宫游览，让孔子乘第二辆车，招摇过市。孔子说：“我没看见他爱好德行如同爱好女色啊。”于是厌恶卫灵公，离开卫国，经过曹国。这一年，鲁定公去世。

孔子离开曹国前往宋国，和弟子们在大树下演习礼仪。宋国司马桓魋想要杀死孔子，拔起那株大树。孔子离开那个地方。弟子说：“可以赶快走了。”

孔子说：“上天把德行降生在我身上。桓魋能把我怎么样？”

孔子前往郑国，和弟子互相走失，孔子独自站在外城的东门。有个郑人对子贡说：“东门有个人，他的额头像唐尧，他的脖子像皋陶，他的肩像子产，然而从腰以下比夏禹差三寸，瘦瘠疲惫的样子好似丧家之犬。”子贡把实话告诉孔子。孔子欣然笑着说：“他说的形状，那倒未必。但说我像丧家之犬，是啊！是啊！”

孔子于是到达陈国，寄居在司城贞子家。一年多以后，吴王夫差攻伐陈国，夺取三个城邑而离开。晋国赵鞅领兵攻伐朝歌。楚军围攻蔡国，蔡人迁居到吴地。吴军在会稽击败越王句践。

有只隼落在陈湣公的庭院中而死去，楛木箭杆穿透身子，箭镞是石制的，箭长一尺八寸。陈湣公派人询问孔子。孔子说：“隼飞来的地方很远啊，这是肃慎部族的箭。从前周武王攻灭商朝，打通与四方各个蛮夷部族的道路，让他们各自将那里的地方特产送来进贡，使之不忘记应尽的分内义务。于是肃慎部族进贡楛木箭杆、石头箭镞，箭长一尺八寸。先王为了表彰他的美德，把肃慎进贡的箭分赐给长女大姬，又将大姬许配给虞胡公而封虞胡公在陈。将珍宝玉器赏赐给同姓诸侯，是要推广加深亲族的关系；将远方献纳的贡品分赐给异姓诸侯，让他们不忘记义务。所以把肃慎的箭分赐给陈国。”陈湣公试着派人到旧仓库中寻找，果真得到这种箭。

孔子在陈国居住三年，适逢晋国、楚国争霸，轮番攻伐陈国，还有吴国也侵犯陈国，陈国经常受到劫掠。孔子说：“回去吧！回去吧！我家乡的那些小子志向远大，努力进取而没忘记初衷。”于是孔子离开陈国。

途经蒲邑，遇到卫国大夫公孙氏占据蒲邑反叛，蒲邑人扣留孔子。有个叫公良孺的弟子，带着五辆私车随从孔子。他为人长大贤能，又有勇气力量，对孔子说：“我昔日跟着您在匡遭遇危难，如今又在这里遭遇危难，这是命啊。我与您再次蒙难，宁可搏斗而死。”搏斗非常激烈。蒲邑人恐惧，对孔子说：“如果你不去卫都，我们放了你。”孔子和他们立了盟誓，蒲邑人将孔子放出东门。孔子接着前往卫都。子贡说：“盟誓难道可以背弃吗？”孔子说：“这是要挟订立的盟誓，神是不会理睬的。”

卫灵公听说孔子前来，非常喜欢，到郊外迎接。卫灵公问：“蒲邑可以攻伐吗？”孔子回答说：“可以。”卫灵公说：“我的大夫认为不可。如今蒲邑，是卫国用以防御晋国、楚国的屏障，用卫国军队去攻伐蒲，恐怕不行吧？”孔子说：“那里的男人有决死的志气，女人有保卫西河的志气。我们所要讨伐的叛乱者只不过四、五个人。”卫灵公说：“好。”然而没有攻伐蒲邑。

卫灵公年老，懒于理政，没有任用孔子。孔子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如果有人起用我的话，只需一年的时间罢了，三年的话就会大见成效。”孔子上路离去。

晋国佛肸任中牟邑宰。赵简子领兵攻打范氏、中行氏，进攻中牟。佛肸反叛赵简子，派人召请孔子。子路说：“我听您说过这样的话：‘那个人本身在做不好的事，君子是不会去加入的。’如今佛肸自己占据中牟反叛，您却打算前往，怎么解释呢？”孔子说：“我是说过这句话。但不是说坚硬吗，再磨砺也不会变薄；不是说洁白吗，再污染也不会变黑。我哪能是匏瓜呢，怎么可以挂在那里而不能食用？”

孔子击奏石磬。有个扛着草筐从门口经过的人，说：“有心思呀，就击

打石磬吧！硃硃的声音啊，是在诉说没人赏识自己罢了！”

孔子向师襄子学习弹琴，学了十天仍止步不进。师襄子说：“可以增加学习内容了。”孔子说：“我已经熟习曲子，但还没有掌握演奏的技巧。”过了一段时间，师襄子说：“已经熟习演奏的技巧，可以继续往下学了。”孔子说：“我还没有领会其中的志趣啊。”过了一段时间，师襄子说：“已经熟习其中的志趣，可以继续往下学了。”孔子说：“我还不知道乐曲的作者啊。”过了一段时间，孔子默然沉思，心旷神怡，高瞻远望而意志升华。说：“我知道乐曲的作者了，那人皮肤深黑，体形颀长，眼睛深邃远望，如同统治着四方诸侯，不是周文王还有谁能撰写这首乐曲呢！”师襄子离开坐席连行两次拜礼，说：“老师说这乐曲叫做《文王操》啊。”

孔子在卫国得不到任用后，打算西行去见赵简子。来到黄河边而听说奚鸣犊、舜华被杀身死，他面对黄河而感叹道：“美啊，黄河的水，浩浩荡荡啊！我不能渡过它，是命中注定的啊！”子贡快步上前说：“请问您说的是什么？”孔子说：“奚鸣犊、舜华，是晋国的贤能大夫。赵简子没有得志掌权的时候，等待这两个人然后从政；及至他已经得志掌权，就杀死二人而从政。我听说过，剖腹取胎，杀死幼兽，麒麟就不会来到郊野；竭泽而渔，一网打尽，蛟龙就不会调和阴阳；捣毁巢窠，打碎鸟蛋，凤凰就不会飞翔前来。什么缘故呢？君子忌讳伤害他的同类啊。鸟兽对于不义之举尚且知道躲避，何况我孔丘呢！”于是返回住宿在陬乡，撰写了《陬操》的琴曲来哀悼被害的晋国大夫。接着返回卫都，进入蘧伯玉家寄居。

有一天，卫灵公询问用兵的阵法。孔子说：“摆弄礼器的事倒曾听说过，军队作战的事没有学过啊。”第二天，卫灵公与孔子交谈，看到天上飞翔的雁，仰头注视，神色心思不在孔子身上。孔子于是上路，又前往陈国。

夏季，卫灵公去世，卫人拥立灵公的孙子辄即位，这就是卫出公。六月，赵鞅将卫太子蒯聩送入戚邑。阳虎让太子身着孝服，又派八个人穿戴丧服，装成是从卫都前来迎接太子的，哭着进入戚邑，于是太子蒯聩就居住在那里。冬季，蔡人迁都到州来。这一年是鲁哀公即位的第三年，而孔子年已六十了。齐国帮助卫人围攻戚邑，因为卫太子蒯聩在那里的缘故。

夏季，鲁国桓公、釐公的庙起火，鲁大夫南宫敬叔前去救火。孔子在陈国，听说鲁国火灾的消息，说：“火灾必定发生在桓公、釐公的庙吧！”事后果真如此。

秋季，季桓子病重，坐在辇车上望见鲁都的城墙，深深地叹息道：“昔日这个国家将要振兴了，因为我得罪了孔子，所以不兴旺了。”回头对他的继承人季康子说：“我如果死了，你必定为鲁国之相；你担任鲁国之相的话，必须召请仲尼。”几天后，季桓子去世，季康子继位。季桓子安葬完毕，季康子打算召请孔子。大夫公之鱼说：“往日我们的先君任用孔子有始无终，结果被诸侯所嗤笑。如今又要起用他，不能有始有终，这就会再次被诸侯所嗤笑。”季康子说：“那召请谁可以呢？”公之鱼说：“一定要召请冉求。”于是派出使者召请冉求。冉求将要上路，孔子说：“鲁人来召冉求，不是小用你，将要大用你啊。”这一天，孔子说：“回去吧！回去吧！我家乡的小子志向远大，文采斐然而有章法，我不知道调教他们的办法了。”子赣知道孔子心想回去，他去送冉求起程，趁机告诫说：“倘若任用你，就一定要招聘孔子。”

冉求离开陈国后，第二年，孔子从陈国迁居蔡国。蔡昭公准备前往吴国，

是吴王召他去的。以前蔡昭公欺骗他的大臣迁居州来，这之后又准备前往吴国，大夫们害怕再次迁都，大夫公孙翩用箭射杀了蔡昭公。楚军侵犯蔡国。秋季，齐景公去世。

第二年，孔子从蔡国前往楚国叶县。叶公询问为政之道，孔子说：“为政之道在于招徕远方贤人而安抚身边百姓。”有一天，叶公向子路问孔子的为人，子路没作回答。孔子听说此事，说：“仲由，你为什么不说‘他为人呀，学习道理不感疲倦，教诲别人不觉厌烦，发奋努力废寝忘食，乐于此道而忘却了忧愁，不知衰老将要到来’。”

孔子离开叶县，返回到蔡国。长沮、桀溺两人在路边并肩耕田，孔子认为他们是隐士，派子路向他们询问渡口。长沮说：“那个手中拿着缰绳的人是谁？”子路说：“是孔丘。”长沮说：“是鲁国的孔丘吗？”子路说：“是。”长沮说：“这个人就知道渡口呀！”桀溺对子路说：“你是谁？”子路说：“是仲由。”桀溺说：“你，是孔丘的门徒吗？”子路说：“是。”桀溺说：“浑浑噩噩，天下到处是这样啊，有谁来改变这世道呢？况且与其跟从躲避恶人的士子，哪里比得上跟从避开整个世道的士子呢！”两人说完仍然耕作不止。子路把他们的话告诉孔子，孔子惆怅地说：“鸟兽不可与之同流合群。天下有道的話，我就不必参与改变这世道了。”

有一天，子路行走，遇到一位肩扛的老人，问：“你看到我的老师了吗？”老人说：“你四肢不劳动，五谷分不清，谁是你的老师！”老人把他的拐杖竖置在一边而耘除田中的杂草。子路把老人的话告诉孔子，孔子说：“是个隐士啊。”子路再次前往，老人已经不在。

孔子迁居到蔡国的第三年，吴国军队攻伐陈国。楚国出兵援救陈国，驻扎在城父。听说孔子在陈国、蔡国之间，楚昭王派人聘请孔子。孔子准备前往拜见回礼，陈国、蔡国的大夫谋划说：“孔子是个贤人，他所讥刺抨击的都切中诸侯的弊病。如今他长久滞留在陈国、蔡国之间，众大夫所作所为都违反仲尼的心意。如今楚国，是大国，派人前来聘请孔子，倘若孔子在楚国起用，我们这些在陈国、蔡国主事的大夫就危险了。”于是就共同调发役徒将孔子围困在野外。孔子没法行路，断绝了粮食。随队的弟子疲惫不堪，饿得站不起来。但孔子仍讲习诵读，演奏歌唱，传授诗书礼乐毫不间断。子路生气，来见孔子说：“君子也有穷困吗？”孔子说：“君子能固守穷困而不动摇，小人穷困就胡作非为了。”

子贡怒气发作。孔子说：“赐啊，你以为我是个博学强记的人吗？”子贡说：“是。难道不是吗？”孔子说：“不是啊。我是用一个思想贯穿于全部学说。”

孔子知道弟子们有怨恨之心，就召见子路而询问道：“《诗》中说：‘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却疲于奔命在空旷的原野。’我们的学说难道有不对的地方吗？我们为什么沦落到这个地步？”子路说：“猜想我们还没有达到仁吧！所以别人不信任我们。猜想我们还没有达到知吧！所以别人不实行我们的学说。”孔子说：“有这些缘由吗！仲由，我打比方给你听，假如仁者就必定受到信任，那怎么还会有伯夷、叔齐？假如知者就必定能行得通，那怎么还会有王子比干？”

子路出去，子贡进入见面。孔子说：“赐啊，《诗》中说：‘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却疲于奔命在空旷的原野。’我们的学说难道有不对的地方吗？我们为什么沦落到这个地步？”子贡说：“老师的学说极其弘大，所以天下

没有国家能容得下您。老师是否可以稍微降低一点标准呢？”孔子说：“赐，优秀的农夫善于播种耕耘却不能保证获得好收成，优秀的工匠擅长工艺技巧却不能迎合所有人的要求。君子能够修明自己的学说，用法度来规范国家，用道统来治理臣民，但不能保证被世道所容。如今你不修明你奉行的学说却去追求被世人收容。赐，你的志向太不远了！”

子贡出去，颜回入门进见。孔子说：“回啊，《诗》中说：‘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却疲于奔命在空旷的原野。’我们的学说难道有不对的地方吗？我们为什么沦落到这个地步？”颜回说：“老师的学说极其弘大，所以天下没有国家能够容纳。即使如此，老师推广而实行它，不被容纳怕什么？正是不被容纳，然后才现出君子本色！老师的学说不修明，这是我们的耻辱。老师的学说已经努力修明而不被采用，这是当权者的耻辱。不被容纳怕什么？不被容纳然后才现出君子本色！”孔子高兴地笑道：“有道理啊，颜家的孩子！假使你拥有许多财产，我给你当管家。”

于是孔子派子贡到达楚国。楚昭王兴师动众迎接孔子，孔子然后得以脱身。

楚昭王准备把有户籍的民社方圆七百里之地封给孔子。楚国令尹子西说：“大王出使诸侯的使者有像子贡这样的吗？”昭王说：“没有。”令尹子西说：“大王的宰辅国相有像颜回这样的吗？”昭王说：“没有。”令尹子西说：“大王的将帅有像子路这样的吗？”昭王说：“没有。”令尹子西说：“大王的各部长官有像宰予这样的吗？”昭王说：“没有。”令尹子西说：“况且楚国的祖先在周受封时，名号为子男，封地方圆五十里。如今孔丘祖述三皇五帝的法度，彰明周公、召公的事业，大王倘若任用他，那楚国还怎么能世世代代拥有堂堂正正方圆几千里之地呢！周文王在丰京，周武王在镐京，从只有百里之地的君主最终统一天下。如今孔丘得以占据封地，有贤能的子弟作为辅佐，这不是楚国的幸福啊。”楚昭王于是作罢。当年秋季，楚昭王在城父去世。

楚国狂人接舆唱着歌经过孔子的旁边，歌词唱道：“凤凰啊，凤凰啊，为什么道德这样衰落啊？以往的事已无法挽回，未来的事还可以补救啊！完了完了，当今从政的权贵们岌岌可危了。”孔子走下车，打算与他说话。狂人接舆快步离去，孔子没能与他说话。

于是孔子从楚国返回卫国。这一年，孔子六十三岁，是鲁哀公在位的第六年。

第二年，吴国和鲁国在缙邑会盟，吴国向鲁国征集牲畜猪、牛、羊各一百头。吴国太宰嚭召见季康子。季康子派子贡前往交涉，然后才得以取消。

孔子说：“鲁国、卫国的政治，如同兄弟一样相似。”这时候，卫国君主辄的父亲不能按礼制即位，流亡在外，各国诸侯屡次对此加以指责。而孔子的许多弟子在卫国做官，卫出公辄想请得孔子来治理国政。子路说：“卫国国君等待您来治理国政，您将先做什么？”孔子说：“一定要先做的是端正名分啊！”子路说：“有这样治理国政的吗，您迂阔啊！何必去端正名分呢？”孔子说：“粗鲁啊，仲由呀！名分不正的话，言语就不顺当；言语不顺当，事情就不成功；事情不成功，礼乐就不振兴；礼乐不振兴，刑罚就不准确；刑罚不准确，百姓就会感到无所措手足了。君子做事必须符合名分，言语必须可以实行。君子对于自己的言语，只求一点都不马虎罢了。”

此后第二年，冉有为季氏率领鲁国军队，同齐军在郎邑交战，打败齐军。

季康子问：“你在军事方面的本领，是学习得来的呢？还是天生就有的呢？”冉有说：“是向孔子学习的。”季康子问：“孔子是个怎样的人呢？”冉有回答说：“起用他就会名声；将他宣扬到百姓中间，向鬼神询问他的为人而毫无缺憾。但我学通这军事之道，即使积累功劳有千社的封赏，老师也不认为有利。”季康子又问：“我打算召请他，可以吗？”冉有回答说：“你打算召请他的话，就不要用小人来牵制他，那便可以了。”而卫卿孔文子准备攻打大夫太叔，向孔子询问计策。孔子推辞说不知道，退出后命令驾好车马而上路，说：“鸟儿可以选择树木，树木怎么能选择鸟儿呢！”孔文子坚决挽留。恰好季康子派遣大夫公华、公宾、公林，带着征聘的礼物来迎接孔子，孔子就返回鲁国。

孔子离开鲁国总共十四年而返回到鲁国。

鲁哀公询问为政之道，孔子回答说：“为政之道在于选择大臣。”季康子询问为政之道，孔子说：“荐举正直的人安置在邪曲小人的上面，邪曲的人就会变得正直了。”季康子忧愁盗贼为患，孔子说：“如果你自己不贪，即使悬赏盗贼，他们也不敢偷窃。”然而鲁国最终没能任用孔子，孔子也不再谋求官职。

孔子的时代，周王室衰微而礼乐废弃，《诗》、《书》残缺。孔子追寻探索夏、商、周三代的礼制，整理《书传》，上记唐尧、虞舜之际，下至秦缪公之时，依次编排其间史事。孔子说：“夏代的礼制我能说出来，但夏人后裔杞国的文献不足为证了。殷代的礼制我能说出来，但殷人后裔宋国的文献不足为证了。如果文献足够的话，我就能加以验证了。”孔子考察周代对殷礼、殷代对夏礼所作的变动后，说：“往后即使推到一百代，它的礼制也可以知道，因为总是一代崇尚文采而一代崇尚质实。周礼借鉴了夏、殷两代，郁郁乎文采斐然啊。我依从周代的礼制。”所以《书传》、《礼记》出自孔门。

孔子告诉鲁国的大师说：“乐曲的演奏过程是可以知道的。开始演奏的时候，一齐出来气势盛大；接着展开，和谐清纯，层次分明，连续不断，一直到乐章演奏完成。”“我从卫国返回鲁国，然后审定各类乐曲的音调声律，使雅乐、颂乐分别恢复了原貌。”

古代留传下来的《诗》有三千多篇，等到孔子整理的时候，删去其中重复的，选取可以在礼节仪式中使用的，往上采集歌颂商人始祖契、周人始祖后稷的诗篇，中间搜罗叙述殷朝、周朝盛世的诗篇，往下包括记录周幽王、周厉王时礼乐残缺情景的诗篇。《诗经》全书从描写男女关系的诗篇开始，所以说：“《关雎》为《国风》的第一篇，《鹿鸣》为《小雅》的第一篇，《文王》为《大雅》的第一篇，《清庙》为《颂》的第一篇。”三百零五篇诗，孔子都用琴瑟伴奏而一一歌唱过，以求符合《韶》、《武》、《雅》、《颂》的音律。礼仪、音乐从此又可得到而称述记录，以此具备了王道的礼乐制度，编成了《礼》、《乐》、《书》、《诗》、《易》、《春秋》六经。

孔子晚年喜好研究《周易》，编撰《彖辞》、《系辞》、《象辞》、《说卦》、《文言》等解说《周易》的《易传》。孔子反复阅读《周易》，以致编连简册的绳子多次断开。他说：“再给我几年时间，像这样的话，我对《周易》就能融会贯通了。”

孔子用《诗》、《书》、《礼》、《乐》进行教授，弟子大约有三千，其中一人兼通六经的有七十二人。像颜浊邹之流的门徒，略微接受过学业的

就更加众多了。

孔子设立四种教学内容：文献，行为，忠恕，信用。戒绝四种陋习：不随意猜测，不固执己见，不孤陋寡闻，不突出自己。他所谨慎对待的有：斋戒，战争，疾病。孔子对自己很少讲到利益、命运和仁德。对弟子不到为渴求知识而急得不知如何是好的地步就不去启发，不能举一反三，便不再教他。

孔子在乡里，谦恭谨慎好似不会讲话的人。他在宗庙朝廷，明白流畅地发言，只是慎重小心罢了。上朝的时候，与上大夫交谈，不卑不亢；与下大夫交谈，和颜悦色。

孔子进入国君的大门，弯着身子十分恭敬谨慎的样子；小步快走向前，小心翼翼的样子。国君召见派他接引宾客，神色庄严肃穆。国君下令召见，不等驾好车马就上路。

鱼臭烂，肉腐败，牲体部位切割得不合规定，他就不吃。坐席位置朝向摆放不合礼制，他就不坐。

在有丧事的人旁边吃饭，他不曾吃饱过。这一天哭过，就不再唱歌。看见穿丧服的人、瞎了眼睛的人，即是儿童也必定变得严肃起来。

“三个人在行走，其中必定能得到我可效法的人。”“道德不能修养，学问不能讲习，闻知正义不能追随，不好的地方不能改正，这是我的忧虑啊。”孔子让人唱歌，唱得好的话，就让他再唱一次，然后自己和他。

孔子不谈论：怪异，暴力，祸乱，鬼神。

子贡说：“老师整理的文献典籍，可以听得到。但老师谈论天道和性命的话，不能听得到啊。”颜渊感慨地叹息道：“仰望老师的形象越来越觉得高大，钻研老师的学问越来越感到坚实。眼看就在前面，忽然又在后边。老师循序渐进善于诱导人们，用文献来广博我们的知识，用礼义来约束我们的言行，使得我们想要停下来也不可能。竭尽我们的才智后，好像有所建树，有点特立超群的感觉。但想要继续跟进，又无从下手了。”住在达巷党的一个人说：“伟大啊孔子，博学洽闻却没有用以成名的专长。”孔子听到这话后说：“我干什么呢？干驾车呢？还是当射手呢？我就干驾车了。”弟子牢说：“您说过：‘因为不得任用，所以学会了一些手艺。’”

鲁哀公十四年春季，在大野泽打猎。叔孙氏的车夫子鉏商猎获一头野兽，认为不吉祥。孔子细看野兽，说：“是麒麟啊。”就取走了。孔子说：“黄河不再出现河图，雒水不再出现雒书，我也该完了啊！”颜渊死了，孔子说：“上天要让我死啊！”等到在鲁国西部打猎见到麒麟，孔子说：“我的道路到头了！”感慨地叹息说：“没人知道人啊！”子贡问：“为什么没人知道您？”孔子说：“不怨天，不怪人，我下学人事，上通天命，知道我的恐怕只有上天吧！”

“不降低自己的志向，不玷污自己的人格，那就是伯夷、叔齐吧！”孔子认为“柳下惠、少连降低志向，玷污人格了”。认为“虞仲、夷逸二人避世隐居，放浪言论，品行堪称清白，放弃仕途合乎权变”。孔子说：“我却和他们不同，没有什么可以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孔子说：“不行了不行了，君子痛恨活了一辈子而名声不被人们称道。我的主张不能实行了，我用什么将自己显现给后人呢？”于是利用鲁国史官的记载撰作《春秋》，上溯至鲁隐公，下讫于鲁哀公十四年，包括十二位君主。以鲁国为中心，以周王室为亲承的前朝，以殷代为隔朝的古旧，将道统贯穿于三代。简约精炼其中的文辞而意旨博大恢弘。所以吴国、楚国的君主

自称为王，但《春秋》贬称他们为“子”；晋文公在践土的盟会实际上是他召来周天子，但《春秋》避讳此事写作“天王狩于河阳”：推衍这类《春秋》笔法来绳正当时的世道。《春秋》中褒贬的大义，后代有王者兴起的话，就能推广开来。《春秋》大义实行之后，那么天下的乱臣贼子便都害怕了。

孔子在司寇职位上审理诉讼案件时，判词有可以和别人相同处，就不独自决断。至于撰写《春秋》，他认为该写的就写，该删的就删，即使是子夏之流的高足弟子也不能改动一字一句。弟子们听受《春秋》时，孔子说：“后代了解我的凭这部《春秋》，而怪罪我的也凭这部《春秋》。”

第二年，子路在卫国死去。孔子病重，子贡请求见面。孔子正拄着手杖在门口闲逛，说：“赐，你来得为什么这样迟啊？”孔子因此叹息，歌唱道：“泰山在崩溃啊！栋梁在折断啊！哲人在死亡啊！”接着潸然泪下。对子贡说：“天下没有王道很久了，没有人能尊崇我。夏人死后在东边的台阶上停灵，周人死后在西边的台阶上停灵，殷人死后则在厅堂前的两根柱子间停灵。昨天晚上我做梦坐定在堂前两根柱子之间，我的始祖是殷人啊。”此后第七天孔子去世。

孔子享年七十三岁，于鲁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日去世。

鲁哀公撰写诔文悼念孔子道：“上天不行善，不姑且留下这位老人，让他辅佐余一人在位为君，孤独无依的我忧心忡忡。呜呼哀哉！仲尼老人，再也没有人来用礼法来要求我了。”子贡说：“国君恐怕不能在鲁国寿终正寝了吧！老师的话说：‘礼仪丧失就会昏乱，名分丧失就会谬误。’丧失意志叫做昏乱，丧失身份叫做谬误。生前不能重用，死后才作诔悼念他，不合礼制啊。自称‘余一人’，不合名分啊。”

孔子被安葬在鲁国都城北面的泗水之滨，弟子们都服三年之丧。三年心丧完毕，互相告别而离去，就最后痛哭一场，各人再次尽情致哀；有的人又留下。只有子贡在坟地上盖了房子继续服丧，前后总共六年，然后才离开。孔子弟子以及鲁国人前往依傍墓冢安家的有一百多户，因此取名叫孔里。鲁人世世代代相传一年四季按时供奉祭祀孔子的坟墓，而且儒生们还在孔子坟前讲习礼仪，举行乡饮大射之礼。孔子的坟地有一顷大。原先孔子住所的厅堂、弟子们的居室，后代就此建庙，收藏孔子的衣冠、琴瑟、车辆、书籍，一直到汉代经历二百多年仍没有毁坏。汉高祖经过鲁地，用太牢之礼祭祀孔子，受封的诸侯王、卿、相到达鲁地，经常是先谒拜孔庙然后就任从政。

孔子生下鲤，字伯鱼。伯鱼享年五十岁，比孔子先死。

伯鱼生下伋，字子思，享年六十二岁。曾经在宋国受困。子思撰写《中庸》。

子思生下白，字子上，享年四十七岁。子上生下求，字子家，享年四十五岁。子家生下箕，字子京，享年四十六岁。子京生下穿，字子高，享年五十一岁。子高生子慎，享年五十七岁，曾经担任魏国之相。

子慎下生鲋，享年五十七岁，当过陈王涉的博士，死在陈县城下。

孔鲋的弟弟子襄，享年五十七岁。曾经担任汉惠帝的博士，后来迁升为长沙太守。身高九尺六寸。

子襄生下忠，享年五十七岁。忠生下武，武生下延年和安国。孔安国为当今皇帝的博士，官至临淮太守，早年去世。孔安国生下印，印生下欢。

太史公说：《诗经》有这样的话：“巍峨的高山令人仰望，宽阔的大路让人行走。”尽管我不能回到孔子的时代，然而内心非常向往。我阅读孔氏

的书籍，可以想见到他的为人。去到鲁地，观看仲尼的宗庙厅堂、车辆服装、礼乐器物，儒生们按时在孔子故居演习礼仪，我流连忘返以至留在那里无法离去。天下从君王直至贤人，是很多很多了，生前都荣耀一时，死后也就完了。孔子是个平民，传世十几代，学者尊崇他。上起天子王侯，中原凡是讲习六经的都要以孔夫子为标准来判断是非，孔子可说是至高无上的圣人了！

史记卷四十八 陈涉世家第十八

李解民 注译

陈胜者，阳城人也，^{〔1〕}字涉。吴广者，阳夏人也，^{〔2〕}字叔。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3〕}辍耕之垄上，^{〔4〕}怅恨久之，^{〔5〕}曰：“苟富贵，^{〔6〕}无相忘。”^{〔7〕}庸者笑而应曰：“若为庸耕，^{〔8〕}何富贵也？”陈涉太息曰^{〔9〕}：“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注释】〔1〕“阳城”，县名，治所在今河南登封县东南告成镇。〔2〕“阳夏”，县名，治所在今河南太康县。“夏”，音 ji。〔3〕“尝”，曾，曾经。“佣”，雇佣，出钱叫人为自己做事。也可指受人钱而为别人干活。〔4〕“辍”，音 chuò，停止。“之”，往，到。“垄”，田垄，田埂。〔5〕“怅”，音 chàng，失意，懊恼。〔6〕“苟”，如果，假若。〔7〕“无”，通“毋”，勿，不要。〔8〕“若”，你。“庸”，通“佣”。〔9〕“太息”，大声叹气。〔10〕“嗟”，音 ji，感叹声。〔11〕“安”，哪里。“鸿”，大雁。“鹄”，音 hú，天鹅。“鸿鹄”，大雁和天鹅。或谓即指天鹅。

二世元年七月，^{〔1〕}发闾左，^{〔2〕}適戍渔阳，^{〔3〕}九百人屯大泽乡。^{〔4〕}陈胜、吴广皆次当行，^{〔5〕}为屯长。^{〔6〕}会天大雨，^{〔7〕}道不通，度已失期。^{〔8〕}失期，法皆斩。陈胜、吴广乃谋曰：“今亡亦死，^{〔9〕}举大计亦死，^{〔10〕}等死，^{〔11〕}死国可乎！”^{〔12〕}陈胜曰：“天下苦秦久矣。^{〔13〕}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14〕}扶苏以数谏故，^{〔15〕}上使外将兵。^{〔16〕}今或闻无罪，^{〔17〕}二世杀之。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为楚将，^{〔18〕}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19〕}或以为死，或以为亡。今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20〕}为天下唱，^{〔21〕}宜多应者。”吴广以为然。乃行卜。^{〔22〕}卜者知其指意，^{〔23〕}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24〕}陈胜、吴广喜，念鬼，^{〔25〕}“曰：‘此教我先威众耳。’”乃丹书帛曰“陈胜王”，^{〔26〕}置人所罾鱼腹中。^{〔27〕}卒买鱼烹食，得鱼腹中书，固以怪之矣。^{〔28〕}又间令吴广之次所旁丛祠中，^{〔29〕}夜篝火，^{〔30〕}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卒皆夜惊恐。旦日，^{〔31〕}卒中往往语，^{〔32〕}皆指目陈胜。^{〔33〕}

【注释】〔1〕“二世”，指秦二世，名胡亥，秦始皇的小儿子，据《索隐》所引《隐士遗章邯书》云，系秦始皇的第十八子。公元前二一年，秦始皇在外出巡行途中病死，赵高、李斯等人乘机偷换诏书，拥立随行的胡亥登上帝位。详见本书《秦始皇本纪》及《李斯列传》。“二世元年”，即公元前二九年。〔2〕“发”，征发。“闾”，音 l，里巷的大门，也用以指代里巷。“闾左”，里巷左边。此指居住在里巷左边的平民。或谓秦人尚右，因此富人居闾右，穷人居闾左。〔3〕“適”，音 zh6，通“谪”，因罪而被谴罚。“戍”，戍守，守卫。“渔阳”，秦郡名，治所渔阳（在今北京市密云县西南），辖境相当于今河北围场以南，蓟运河以西，天津市以北，北京市怀柔、通县以东地区。时为秦北方边郡之一。〔4〕“屯”，聚集，屯驻。“大泽乡”，时属泗水郡蕲县，在今安徽省宿县南蕲县集西的小刘村。〔5〕“次”，次第，次序。〔6〕“屯”，戍卒编制单位，五人为一屯。或谓五十人为一屯。“屯长”，一屯之长。〔7〕“会”，当，逢。〔8〕“度”，

音 duó, 忖度, 估计。“失期”, 误期, 超过规定期限。〔9〕“亡”, 逃亡, 逃跑。〔10〕“举”, 举行, 实行。“大计”, 大事, 指起义。〔11〕“等”, 同, 同样。〔12〕“死国”, 死于国事。此指为反秦复兴楚国而死。〔13〕“苦”, 痛苦。此用为动词, 意谓遭受苦难。〔14〕“公子扶苏”, 秦始皇长子。公元前二二二年因进谏而激怒始皇, 被派往北边上郡(治所肤施, 在今陕西榆林东南), 任蒙恬部之监军。公元前二一年, 秦始皇在巡视途中得重病, 下玺书召扶苏回京治丧; 旋即始皇病死, 赵高勾结李斯、胡亥乘机扣压玺书, 另造诏书, 逼扶苏自杀。事详本书《秦始皇本纪》、《李斯列传》。〔15〕“数”, 音 shuò, 多次, 屡次。〔16〕“将”, 音 jiàng, 率领, 统领。〔17〕“或”, 有, 有人。〔18〕“项燕”, 楚国将领, 项羽祖父, 公元前二二三年在与秦作战中, 兵败身死。“楚”, 国名, 芈姓, 始祖鬻熊, 西周时立国, 都丹阳(今湖北秭归东南)。其后疆域不断扩展。至战国, 成为领土最大的强国, 占有以今湖北为中心的华中、华东及华南等部分区域, 都郢(今湖北省江陵西北纪南城)。后因政治腐败, 于公元前二二三年被秦国灭亡。〔19〕“怜”, 哀怜, 同情。〔20〕“诚”, 果真, 如果。“诈”, 假装, 冒充。〔21〕“唱”, 通“倡”, 倡导, 号召。〔22〕“卜”, 占卜, 使用迷信方法预测吉凶。〔23〕“指”, 通“旨”。“指意”, 旨意, 意图。〔24〕“足下”, 对人的敬称。“鬼”, 鬼神。〔25〕“念”, 思念, 考虑。〔26〕“丹”, 朱砂。“书”, 写。“王”, 音 wáng, 用作动词, 为王。〔27〕“罾”, 音 zēng, 一种捕鱼工具, 俗称“板罾”。此用作动词, 用罾捕获。〔28〕“固”, 本来, 原来。“以”, 通“已”, 已经。〔29〕“间”, 音 jiàn, 暗中。“令”, 使, 让。“次”, 止, 停留。“次所”, 住所。“丛”, 丛生的树木。古时民间有以丛生树木作为社神来祭祀的习俗。《墨子·明鬼下》云:“必择木之修茂者, 立以为丛社。”“丛祠”, 丛社神祠。《吕氏春秋·怀宠》云:“问其丛社大祠, 民之所不欲废者而复兴之。”〔30〕“篝”, 音 gōu, 竹笼。“篝火”, 用竹笼罩着的火。〔31〕“旦日”, 明日。〔32〕“往往”, 处处, 纷纷。〔33〕“指目”, 手指目视。

吴广素爱人,〔1〕士卒多为用者。〔2〕将尉醉, 广故数言欲亡, 忿恚尉,〔4〕令辱之, 以激怒其众。尉果笞广。〔5〕尉剑挺,〔6〕广起, 夺而杀尉。陈胜佐之, 并杀两尉。召令徒属曰:〔7〕“公等遇雨,〔8〕皆已失期, 失期当斩。藉弟令毋斩,〔9〕而戍死者固十六七。〔10〕且壮士不死即已,〔11〕死即举大名耳,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12〕徒属皆曰:“敬受命。”乃诈称公子扶苏、项燕, 从民欲也。袒右,〔13〕称大楚。为坛而盟,〔14〕祭以尉首。陈胜自立为将军, 吴广为都尉。攻大泽乡, 收而攻蕲。〔15〕蕲下,〔16〕乃令符离人葛婴将兵徇蕲以东。〔17〕攻铚、〔18〕酈、〔19〕苦、〔20〕柘、〔21〕谯皆下之。〔22〕行收兵。〔23〕比至陈,〔24〕车六七百乘,〔25〕骑千余,〔26〕卒数万人。〔27〕攻陈, 陈守令皆不在,〔28〕独守丞与战谯门中。〔29〕弗胜, 守丞死, 乃入据陈。数日, 号令召三老、〔30〕豪杰与皆来会计事。〔31〕三老、豪杰皆曰:“将军身被坚执锐,〔31〕伐无道, 诛暴秦, 复立楚国之社稷,〔33〕功宜为王。”陈涉乃立为王, 号为张楚。〔34〕

【注释】〔1〕“素”, 平素, 一向。〔2〕“为用者”, 为吴广所用的, 指听从吴广指使的人。〔3〕“尉”, 武官名。“将尉”, 统领戍卒的武官。〔4〕“恚”, 音 huì, 愤怒。“忿恚尉”, 使将尉愤怒, 即激怒将尉。〔5〕“笞”,

音 ch，用竹条、木板或皮鞭抽打。〔6〕“挺”，拔，举。〔7〕“徒属”，部属，部下。〔8〕“公”，尊称。“公等”，您等。你们的敬称。〔9〕“藉”，音 jiè，通“借”，假使。“弟”，通“第”，但，只。“令”，下令。“毋”，勿，不。〔10〕“固”，必，必然。“十六七”，指十分之六七。〔11〕“即”，通“则”。下句“即”字同。〔12〕“宁”，岂，难道。“种”，种类，族类。〔13〕“袒右”，袒露右臂。以此作为起义的识别标志。〔14〕“坛”，土筑的高台。“盟”，立誓缔约。〔15〕“蕲”，音 qí，县名，治所在今安徽省宿县东北。〔16〕“下”，攻下，攻克。〔17〕“符离”，县名，治所在今安徽省宿县东北。“徇”，音 xùn，收取，攻取。〔18〕“铨”，音 zhì，县名，治所在今安徽省宿县西南。〔19〕“酈”音 cuó，县名，治所在今河南永城县西，酈县乡。〔20〕“苦”，县名，治所在今河南鹿邑县东。〔21〕“柘”，音 zhè，县名，治所在今河南柘城县西北。〔22〕“谯”，音 qiáo，县名，治所在今安徽亳县。〔23〕“行收兵”，指行进途中招收兵马。〔24〕“比”，音 bì，及，到。“陈”，县名，为陈郡郡治，治所在今河南淮阳县。〔25〕“车”，兵车，战车。“乘”，音 shèng，古时以一车四马为一乘。〔26〕“骑”，音 qí，骑兵。古时以一人一马为一骑。〔27〕“卒”，步卒，步兵。〔28〕“陈守令”，指陈郡郡守和陈县县令。陈郡郡治在陈县，故既有郡守又有县令。郡守为一郡之长，县令为一县之长。〔29〕“守丞”，即郡丞，郡守的副手。郡守不在，代行其职。“谯”，谯楼，筑在城门上的瞭望楼。“谯门”，谯楼下的城门。〔30〕“三老”，掌管教化的乡官。通常由所谓有德行的老人担任。〔31〕“豪杰”，地方上有名望权势的人。“会”，会集，聚会。“计”，计议，谋划。〔32〕“身”，亲身，亲自。“被”，音 pī，通“披”。“被坚执锐”，身披坚固的铠甲，手持锐利的武器。此指全副武装参加战斗。〔33〕“社稷”，社为土地神，稷为谷神。古人常用以指代国家。当时以农立国，土地和谷物系立国之本，因此古人崇尚祭祀社稷，将社稷作为国家的象征。〔34〕“张楚”，意为张大楚国。

当此时，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1〕}杀之以应陈涉。乃以吴叔为假王，^{〔2〕}监诸将以西击荥阳。^{〔3〕}令陈人武臣、^{〔4〕}张耳、^{〔5〕}陈余徇赵地，^{〔6〕}令汝阴人邓宗徇九江郡。^{〔7〕}当此时，楚兵数千人为聚者，不可胜数。

【注释】〔1〕“刑”，杀，杀戮。“长吏”，长官。此指郡守尉、县令丞等各级长官。〔2〕“吴叔”，即吴广，吴广字叔。古人称字，表示尊敬。“假王”，临时设置的王。〔3〕“监”，监督，监领。“荥阳”，县名，治所在今河南荥阳东北。〔4〕“武臣”，号武信君。以将军身份领兵到邯郸后，自立为赵王。翌年（公元前二八年）被部将李良所杀。详见本书《张耳陈余列传》。〔5〕“张耳”，大梁（今河南开封）人，初为魏信陵君客，任魏外黄（今河南民权西北）县令。魏灭后，遭秦通缉，更姓换名，逃亡陈县充任里监门。陈胜队伍入陈，即参加义军。此时被委为校尉，随武臣攻取赵地。武臣为赵王，委为右丞相。项羽立诸侯时，被封为常山王。后投汉，被封为赵王。公元前二二年卒，谥为景王。详见本书《张耳陈余列传》。〔6〕“陈余”，张耳同乡，年青时父事张耳，结为刎颈之交。魏灭后，遭秦通缉，与张耳一起逃亡到陈充任里监门。后随张耳参加陈胜队伍。此时受遣，任校尉。武臣为赵王，委为大将军。武臣死，拥立赵歇为赵王，被赵歇封为代王。与张耳结怨成仇。公元前二四年，被张耳、韩信军击杀。详见本书《张耳陈

余列传》。“赵”，国名，战国七雄之一。开国君王赵烈侯为晋大夫赵衰后裔，和韩氏、魏氏瓜分晋国。先建都晋阳（今山西太原东南），后都邯郸（今河北邯郸），占有今河北西部、山西北部 and 河套地区。公元前二二二年被秦所灭。〔7〕“汝阴”，县名，治所在今安徽阜阳。“邓宗”，陈胜部将，本书仅此一见。“九江郡”，郡治在寿春（今安徽寿县），辖境约当今安徽、河南淮河以南，湖北黄冈以东和江西全省。

葛婴至东城，〔1〕立襄彊为楚王。〔2〕婴后闻陈王已立，因杀襄彊，还报。至陈，陈王诛杀葛婴。陈王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3〕吴广围荥阳。李由为三川守，〔4〕守荥阳，吴叔弗能下。陈王征国之豪杰与计，〔5〕以上蔡人房君蔡赐为上柱国。〔6〕

【注释】〔1〕“东城”，县名，治所在今安徽定远东南。〔2〕“襄彊”，“彊”，音qi2ng。据本书《秦汉之际月表》，襄彊于当年八月被立为楚王，九月即被杀。〔3〕“魏”，国名，战国七雄之一。开国君王魏文侯，与赵、韩瓜分晋国，公元前四三年正式受封。先都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后迁大梁（今河南开封），疆域不断被秦国吞食，辖境约当今河南北部及山西西南部地区。公元前二二五年被秦所灭。“周市”，“市”，音f*。他到魏地后，拥立魏咎为王，自己为相。公元前二二八年被秦将章邯击杀。〔4〕“李由”，李斯的长子。公元前二二八年被项羽军队斩杀。“三川”，郡名，郡治雒阳（在今河南洛阳东北），辖境相当于今河南黄河以南，灵宝以东的伊水、洛水流域及北汝河上游地区。以境内有黄河、洛水、伊水三川而得名。

〔5〕“征”，征召，征集。〔6〕“上蔡”，县名，治所在今河南上蔡西南。“房君”，蔡赐的封号。“上柱国”，也省称作“柱国”，本书《张耳陈余列传》作“相国”。其职掌同丞相，其名沿用楚制。

周文，〔1〕陈之贤人也，尝为项燕军视日，〔2〕事春申君，〔3〕自言习兵，陈王与之将军印，西击秦。行收兵至关，〔4〕车千乘，卒数十万，至戏，〔5〕军焉。〔6〕秦令少府章邯免郿山徒、人奴产子生，〔8〕悉发以击楚大军，〔9〕尽败之。周文败，走出关，止次曹阳二三月。〔10〕章邯追败之，复走次渑池十余日。〔11〕章邯击，大破之。周文自刭，〔12〕军遂不战。

【注释】〔1〕“周文”，即周章，“文”为其字。〔2〕“视日”，占卜时日吉凶的官。〔3〕“事”，事奉，供事。“春申君”，名黄歇。楚人，楚顷襄王时出任左徒。拥立楚考烈王有功，任令尹，封为春申君。招延宾客，为著名的战国“四公子”之一。公元前二二八年，楚考烈王去世，旋即被外戚李园派人刺杀。详见本书《春申君列传》。〔4〕“关”，函谷关，在今河南灵宝东北。是为关中门户，兵家必争之地。〔5〕“戏”，水名，在今陕西临潼东，发源于骊山，北流注入渭河。〔6〕“军”，驻军，驻扎。“焉”，于此，在这里。〔7〕“少府”，秦官名，九卿之一，掌管山海湖泽和皇室手工业，以其收入供皇帝私人消费。“章邯”，秦末著名将领，后投降项羽，受封为雍王。公元前二二五年，被刘邦军队战败而自杀。“免”，赦免。“郿山”，即骊山，在今陕西临潼东南。当时秦二世在此改建阿房宫，集中大量刑徒。“徒”，刑徒，被罚劳作的犯人。〔8〕“人奴产子生”，此衍“生”字，按《汉书·陈涉传》无“生”字。指奴隶生的儿子。〔9〕“悉”，尽，全部。“楚大军”，指周文所率的几十万军队。〔10〕“曹阳”，亭名，在今河南灵宝东北。〔11〕“走”，跑，逃跑。“渑池”，邑名，在今河南渑

池西。“滹”，音 mi3n。〔12〕“剡”，音 j@ng，用刀割颈。

武臣到邯郸，〔1〕自立为赵王，陈余为大将军，张耳、召骚为左右丞相。〔2〕陈王怒，捕系武臣等家室，〔3〕欲诛之。柱国曰：〔4〕“秦未亡而诛赵王将相家属，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立之。”陈王乃遣使者贺赵，而徙系武臣等家属宫中，〔5〕而封耳子张敖为成都君，〔6〕趣赵兵亟入关。〔7〕赵王将相与谋曰：〔8〕“王王赵，〔9〕非楚意也。〔10〕楚已诛秦，必加兵于赵。计莫如毋西兵，〔11〕使使北徇燕地以自广也。〔12〕赵南据大河，〔13〕北有燕、代，〔14〕楚虽胜秦，〔15〕不敢制赵。〔16〕若楚不胜秦，必重赵。〔17〕赵乘秦之弊，〔18〕可以得志于天下。”赵王以为然，〔19〕因不西兵，而遣故上谷卒史韩广将兵北徇燕地。〔20〕

【注释】〔1〕“邯郸”，县名，治所在今河北邯郸市。为邯郸郡郡治。邯郸郡辖境相当于今河北泚河以南，滏阳河上游和河南内黄、浚县，山东馆陶、冠县西部地区。〔2〕“召骚”，陈胜部将，以护军身份随武臣出行攻取赵地。武臣自立为王，委任左丞相，后与武臣一起被李良击杀。“召”，音 shào。〔3〕“捕系”，逮捕关押。“家室”，家属。〔4〕“柱国”，即上柱国房君蔡赐。〔5〕“徙”，音 x，迁徙，迁移。〔6〕“张敖”，其父死，继立为王，娶汉高祖长女鲁元公主为妻，后封为宣平侯，公元前一八六年去世。谥鲁元王，或谓谥武。亦称宣平武侯。〔7〕“趣”，音 cù，通“促”，催促。“亟”，音 jí，急，迅速。“关”，指函谷关。〔8〕“相与”，相互，共同，一起。〔9〕“王王赵”，第一个“王”指赵王武臣；第二个“王”音 wàng，作动词，为王；“赵”，指赵地。此句意谓大王在赵地为王。〔10〕“楚”，指楚王陈胜。〔11〕“莫”，不。“毋”，勿，不要。“西”，向西，往西。“兵”，进兵，用兵。〔12〕“使使”，第一个“使”字是动词，意为派遣；第二个“使”字是名词，意为使者。“使使”即派遣使者之意。“燕”，国名，西周初年分封，姬姓，始封君召公奭，建都于蓟（今北京城西南隅）。战国时为七雄之一，辖境约相当于今河北北部和辽宁西部地区。公元前二二二年被秦所灭。此“燕”即指燕国旧有地域。〔13〕“据”，据倚，依靠。“大河”，黄河。〔14〕“代”，郡名，郡治代县（在今河北蔚县西南），辖境约当今山西东北部和河北西北部地区。〔15〕“虽”，纵然，即使。〔16〕“制”，控制。〔17〕“重”，重视，尊重。〔18〕“弊”，败，衰败。〔19〕“然”，是，这样，指符合实情。〔20〕“故”，原来。“上谷”，郡名，郡治沮阳（在今河北怀来县东南），辖境约当今河北张家口、小五台山以东，赤城、北京市延庆以西及内长城和昌平以北地区。“卒史”，郡守属吏。“韩广”，到燕地后旋即自立为王。公元前二二六年项羽分封诸侯时，改封为辽东王，因不从命而被新封燕王臧荼攻杀。

燕故贵人豪杰谓韩广曰：〔1〕“楚已立王，赵又已立王。燕虽小，亦万乘之国也，〔2〕愿将军立为燕王。”韩广曰：“广母在赵，不可。”燕人曰：“赵方西忧秦，〔3〕南忧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强，〔4〕不敢害赵王将相之家，赵独安敢害将军之家！”〔5〕韩广以为然，乃自立为燕王。居数月，〔6〕赵奉燕王母及家属归之燕。〔7〕

【注释】〔1〕“贵人”，权贵，指公卿大夫。“谓”，告诉，对……说。〔2〕“万乘之国”，拥有一万辆战车的国家。战国时代，常以此指称大国、强国。〔3〕“方”，正当，正在。〔4〕“以”，凭借，依仗。〔5〕“独”，

唯独，单单。“安”，如何，怎么。〔6〕“居数月”，过几个月，即几个月后。〔7〕“奉”，送。“之”，代词，指“燕王母及家属”。

当此之时，诸将之徇地者，不可胜数。〔1〕周市北徇地至狄，〔2〕狄人田儋杀狄令，〔3〕自立为齐王，〔4〕以齐反击周市。市军散，还至魏地，欲立魏后故宁陵君咎为魏王。〔5〕时咎在陈王所，〔6〕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相与立周市为魏王，周市不肯。使者五反，〔7〕陈王乃立宁陵君咎为魏王，遣之国。〔8〕周市卒为相。〔9〕

【注释】〔1〕“胜”，音 sh8ng，尽，全部。〔2〕“狄”，县名，治所在今山东高青县东南。〔3〕“田儋”，原齐国国君田氏后裔，自立为齐王，占领齐地，旋即被秦将章邯攻杀。详见本书《田儋列传》。“儋”，音 d n。“狄令”，狄县县令。〔4〕“齐”，国名，周初分封的诸侯国，姜姓，始封君吕尚，建都营丘，后称临淄（在今山东淄博市东北）。春秋末年，齐国君权逐渐移到大臣田氏家族。公元前三八六年，周安王正式承认大臣田和为齐国国君，为战国七雄之一。辖境约有今山东泰山以北黄河流域及胶东半岛地区。〔5〕“宁陵”，邑名，原属魏国，在今河南宁陵南。“宁陵君”，封号，因封于宁陵而得名。“咎”，音 ji)，原魏公室诸公子，被周市立为魏王，不久被秦将章邯领兵围困，自杀身亡。〔6〕“陈王”，指陈胜。“所”，处所，地方。〔7〕“反”，通“返”。〔8〕“遣”，遣送。“遣之国”，遣送魏咎到魏国。〔9〕“卒”，结果，终于。

将军田臧等相与谋曰：〔1〕“周章军已破矣，〔2〕秦兵旦暮至，〔3〕我围荥阳城弗能下，秦军至，必大败。不如少遗兵，〔4〕足以守荥阳，〔5〕悉精兵迎秦军。〔6〕今假王骄，不知兵权，〔7〕不可与计，非诛之，〔8〕事恐败。”因相与矫王令以诛吴叔，〔9〕献其首于陈王。陈王使使赐田臧楚令尹印，〔10〕使为上将。田臧乃使诸将李归等守荥阳城，自以精兵西迎秦军于敖仓。〔11〕与战，田臧死，军破。章邯进兵击李归等荥阳下，破之，李归等死。

【注释】〔1〕“将军田臧等”，皆为随吴广西击荥阳的部将。〔2〕“周章军”，即周文的军队。“破”，败，溃败。〔3〕“旦暮”，早晚，指时间很短。〔4〕“遣”，留，留下。〔5〕“守”，守候，监视。〔6〕“悉精兵”，出动全部精锐兵力。〔7〕“兵权”，用兵权谋，用兵谋略。〔8〕“非”，不。〔9〕“矫”，音 ji o，假使，诈称。〔10〕“令尹”，原楚国官名，相当于中原各国之相，为最高军政长官。陈胜即袭用楚制设立此职。〔11〕“敖仓”，秦国重要粮仓，因设于敖山上而得名，在今河南郑州西北邙山上。

阳城人邓说将兵居郟，〔1〕章邯别将击破之，〔2〕邓说军散走陈。钜人伍徐将兵居许，〔3〕章邯击破之，伍徐军皆散走陈。陈王诛邓说。

【注释】〔1〕“邓说”，陈胜部将。“说”，音 yuè。“郟”，音 tán，县名，治所在今山东郟城北。或以为“郟”系误字，当作“郟”。郟，县名，在今河南郟县。〔2〕“别将”，偏将，裨将。此指由章邯统辖的其它各路将领。〔3〕“伍徐”，陈胜部将。“许”，县名，治所在今河南许昌东。

陈王初立时，陵人秦嘉、〔1〕钜人董緪、〔2〕符离人朱鸡石、取虑人郑布、〔3〕徐人丁疾等皆特起，〔4〕将兵围东海守庆于郟。〔5〕陈王闻，乃使武平君畔为将军，〔6〕监郟下军。〔7〕秦嘉不受命，嘉自立为大司马，〔8〕恶属武平君。〔9〕告军吏曰：〔10〕“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听！”因矫

以王命杀武平君畔。

【注释】〔1〕“陵”，《汉书·陈胜传》作“凌”，县名，治所在今江苏宿迁县东南。按《项羽本纪》《集解》所引《陈涉世家》作“广陵”（在今江苏扬州西北）。“秦嘉”，后拥立景驹为楚王，遭项梁军攻击，战死。

〔2〕“繆”，音 xi8。〔3〕“取虑”，县名，治所在今江苏睢宁西南。〔4〕“徐”，县名，治所在今安徽泗县东南。“特”，单独，独自。〔5〕“东海”，郡名，治所在郟，也称郟郡，辖境约当今山东、江苏交界的部分地区。〔6〕“武平君”，封号。“畔”，人名。〔7〕“郟下军”，指郟县城下的军队，包括秦嘉、董繆、朱鸡石、郑布、丁疾等各部。〔8〕“大司马”，官名，执掌军事的高级武官。战国时代的楚、宋等曾设此职。〔9〕“恶”，音 wù，厌恶，憎恨。〔10〕“军吏”，军中官吏，负责传达命令、执行法纪。

章邯已破伍徐，击陈，柱国房君死。^{〔1〕}章邯又进兵击陈西张贺军。^{〔2〕}陈王出监战，军破，张贺死。

【注释】〔1〕“柱国房君”，即上柱国房君蔡赐。〔2〕“张贺”，陈胜部将。

腊月，^{〔1〕}陈王之汝阴，还至下城父，^{〔2〕}其御庄贾杀以降秦。^{〔3〕}陈胜葬碭，^{〔4〕}谥曰隐王。^{〔5〕}

【注释】〔1〕“腊月”，十二月。古人于年终的腊日举行对祖先、百神的祭祀，称“腊”。因腊祭在十二月，故十二月又称腊月。〔2〕“还”，音 xuán，通“旋”，旋即，不久。“下城父”，乡聚名，在今安徽涡阳东南，因地近古城父县（今安徽亳县东南）得名。〔3〕“御”，驭手，驾车人。〔4〕“碭”，音 dàng，县名，治所在今河南永城北。〔5〕“谥”，音 shì，古代有地位的人去世，后人根据其生平行迹所起含有褒贬意义的称号。

陈王故涓人将军吕臣为仓头军，^{〔1〕}起新阳，^{〔2〕}攻陈下之，杀庄贾，复以陈为楚。^{〔3〕}

【注释】〔1〕“涓人”，官名，负责帝王住所的打扫清洁，为帝王亲近侍臣。“吕臣”，后随父吕青归属楚怀王熊心，被委任为司徒。公元前二二年又随父归汉，封阳信侯，卒于公元前一七四年，谥顷。“仓头军”，亦作“苍头军”，以青巾裹头的军队。〔2〕“新阳”，县名，治所在今安徽太和县西北。〔3〕“复”，再，又。“以陈为楚”，将陈县作为楚地，即将陈归属张楚政权。

初，陈王至陈，令铨人宋留将兵定南阳，^{〔1〕}入武关。^{〔2〕}留已徇南阳，闻陈王死，南阳复为秦。宋留不能入武关，乃东至新蔡，^{〔3〕}遇秦军，宋留以军降秦。秦传留至咸阳，^{〔4〕}车裂留以徇。^{〔5〕}

【注释】〔1〕“南阳”，郡名，治所在宛县（今河南南阳市），辖境约当今河南及湖北西北部分地区。〔2〕“武关”，在今陕西商县东，为进入关中重要关口之一。〔3〕“新蔡”，县名，治所在今河南新蔡。〔4〕“传”，音 zhu4n，驿站车马。此指用驿站车马押送。“咸阳”，秦国国都，在今陕西咸阳东北。〔5〕“车裂”，酷刑名，亦称“轘”、“轘裂”，即五马分尸。将犯人的头和四肢分别拴在五辆车上，以五马驾车，同时驱赶，撕裂犯人身。 “徇”，这里是示众的意思。

秦嘉等闻陈王军破出走，乃立景驹为楚王，^{〔1〕}引兵之方与，^{〔2〕}欲击秦军定陶下。^{〔3〕}使公孙庆使齐王，^{〔4〕}欲与并力俱进。^{〔5〕}齐王曰：“闻

陈王战败，不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请而立王！”〔6〕公孙庆曰：“齐不请楚而立王，楚何故请齐而立王！且楚首事，〔7〕当令于天下。”田儋诛杀公孙庆。

【注释】〔1〕“景驹”，原楚国贵族景氏后裔，氏景，名驹。〔2〕“引”，领，率领。“方与”，县名，治所在今山东鱼台北。〔3〕“定陶”，县名，治所在今山东定陶。〔4〕“公孙庆”，楚王景驹属臣。〔5〕“并力”，合力，通力。〔6〕“安得”，怎么能，哪能。“请”，请命，请示。〔7〕“首事”，首先举事，首先起义。

秦左右校复攻陈，〔1〕下之。吕将军走，收兵复聚。鄱盗当阳君黥布之兵相收，〔2〕复击秦左右校，破之青波，〔3〕复以陈为楚。会项梁立怀王孙心为楚王。〔4〕

【注释】〔1〕“左右校”，左右校尉，武官名。此指左右校尉所率军队。或谓“左右校”为管理服劳役刑徒的官名。〔2〕“鄱”，音 pó，县名，治所在今江西波阳东。“当阳君”，封号，系后来项梁所封，此为追述之辞。当阳，县名，治所在今湖北当阳。“黥”，音 qíng，肉刑名，亦称墨刑，先用刀刺刻额颊等处，然后涂上墨。“黥布”，即英布，因受过黥刑，故称黥布。六县（今安徽六安东北）人，秦末率领部分骊山刑徒逃亡，活动于鄱县一带。不久起兵反秦，归属项羽，封为九江王。后投靠刘邦，封为淮南王。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一九五年）举兵反叛，兵败被杀。详见本书《黥布列传》。“收”，收容，接纳。“相收”，互相联合。〔3〕“青波”，亦作清陂，地名，在今河南新蔡西南。〔4〕“项梁”，下相（今江苏宿迁西南）人，楚国名将项燕之子，项羽的叔父，公元前二九年起兵反秦，曾任张楚上柱国，自号武信君，翌年被秦将章邯击杀。“怀王”，即楚怀王熊槐（《诅楚文》作“相”），公元前三二八年至前二九九年在位。详见本书《楚世家》。“心”，熊槐之孙。公元前二二三年秦灭楚后，流落民间，牧羊为生。至公元前二九年被项梁拥立为楚王，也称楚怀王。公元前二〇六年，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尊他为义帝，翌年被英布杀死。

陈胜王凡六月。〔1〕已为王，王陈。其故人尝与庸耕者闻之，〔2〕之陈，扣宫门曰：〔3〕“吾欲见涉。”宫门令欲缚之。〔4〕自辩数，〔5〕乃置，〔6〕不肯为通。〔7〕陈王出，遮道而呼涉。陈王闻之，乃召见，载与俱归。入宫，见殿屋帷帐，客曰：“夥颐！〔8〕涉之为王沈沈者！”〔9〕楚人谓多为夥，故天下传之，夥涉为王，由陈涉始。客出入愈益发舒，〔10〕言陈王故情。〔11〕或说陈王曰：〔12〕“客愚无知，颛妄言，〔13〕轻威。”〔14〕陈王斩之。诸陈王故人皆自引去，〔15〕由是无亲陈王者。〔16〕陈王以朱房为中正，〔17〕胡武为司过，〔18〕主司群臣。〔19〕诸将徇地，至，令之不是者，〔20〕系而罪之，以苛察为忠。〔21〕其所不善者，〔22〕弗下吏，〔23〕辄自治之。〔24〕陈王信用之。诸将以其故不亲附，此其所以败也。

【注释】〔1〕“凡”，总共。〔2〕“故”，旧人，老友。“闻”，听，听说。〔3〕“扣”，敲。〔4〕“宫门令”，官名，守卫宫门的长官。〔5〕“自辩数”，自我辩解多次。〔6〕“乃”，才。“置”，放，放开。〔7〕“通”，通报，传话。〔8〕“夥”，多。为楚地方言。“颐”，感叹词。〔9〕“沈沈”，音 chénchén，或谓音 tántán。宫殿宇舍深邃的样子。〔10〕“愈益”，愈加，更加。“发舒”，放纵，放肆。〔11〕“故情”，旧日的情形。

〔12〕“说”，音 shuì，劝说。〔13〕“颡”，音 zhu n，通“专”，专门。“妄言”，胡说，乱说。〔14〕“轻威”，减轻威严，有损威严。〔15〕“引”，引退。“去”，离去，离开。〔16〕“由”，自从。“是”，这，此。〔17〕“中正”，官名，执掌官吏的考核升降。〔18〕“司过”，官名，执掌弹劾纠察官吏的过失。〔19〕“主司”，主管，负责管理。〔20〕“令之不是者”，即“不是令者”，指不听从朱房、胡武指令的将领。〔21〕“苛察”，苛刻详察。〔22〕“其所不善者”，指朱房、胡武所不亲善的人。〔23〕“弗”，不。“下吏”，下交执法官吏。〔24〕“辄”，音 zhé，即，就。“自治”，自己处治。

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高祖时为陈涉置守冢三十家殍，^{〔1〕}至今血食。^{〔2〕}

【注释】〔1〕“置”，设置，安置。“守冢”，看守坟墓。〔2〕“血食”，享受祭祀。祭祀必斩杀牲口作为供品，故称“血食”。

褚先生曰：^{〔1〕}地形险阻，所以为固也；^{〔2〕}兵革刑法，^{〔3〕}所以为治也。犹未足恃也。^{〔4〕}夫先王以仁义为本，而以固塞文法为枝叶，^{〔5〕}岂不然哉！吾闻贾生之称曰：^{〔6〕}

【注释】〔1〕“褚先生”，即褚少孙，“先生”为对人的敬称。颍川（今河南禹县）人，以贤良文学而任侍郎。汉元帝、成帝时为博士。一说为宣帝时博士。喜好司马迁《史记》，进行续补。本篇从此以下文字，即系褚少孙续补。〔2〕“固”，坚固，巩固。〔3〕“兵”，兵器，武器。“革”，革制的甲盾。〔4〕“恃”，音 shì，依靠，依仗。〔5〕“固塞”，险固要塞。“文法”，律令法规。〔6〕“贾生”，即贾谊，“生”为当时对文人的称呼。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汉文帝时任博士、太中大夫，后贬为长沙王太傅、梁怀王太傅。善于文章，尤擅政论，是汉初重要的文学家、政论家。极有抱负和才识，但不得施展。生于公元前二 年，死于公元前一六八年。详见本书《贾生列传》。以下文字引自贾谊《过秦论》上篇。

秦孝公据殽函之固，^{〔1〕}拥雍州之地，^{〔2〕}君臣固守，以窥周室。^{〔3〕}有席卷天下，^{〔4〕}包举宇内，^{〔5〕}囊括四海之意，^{〔6〕}并吞八荒之心。^{〔7〕}当是时也，商君佐之，^{〔8〕}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而斗诸侯。^{〔9〕}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10〕}

【注释】〔1〕“秦孝公”，嬴姓，名熊渠，生于公元前三八一年，公元前三六一年至前三三八年在位。即位后任用商鞅实行变法，公元前三 年把国都从雍（今陕西凤翔南）迁到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进一步进行变法，奠定秦国由贫弱转向富强的基础。详见本书《秦本纪》。“殽”，音 yáo，亦作“崤”，山名，在河南省西部，是秦国和中原之间的天然屏障。“函”，指函谷关。〔2〕“雍州”，古九州之一。此指秦国当时统辖地区，约当今陕西中部、甘肃东南部。〔3〕“窥”，音 kuī，窥视，觊觎，谓窥伺可乘之隙。“周室”，周王室，此指统治天下的王权。〔4〕“席卷”，像席子一样卷起。〔5〕“包举”，像布包一样裹取。“宇”，空间。《淮南子·齐俗训》：“四方上下谓之宇。”〔6〕“囊括”，像口袋一样装入。“四海”，古人认为中国四周有海环绕，故以四海指代天下。〔7〕“八荒”，八方荒远之地。《说苑·辨物》：“八荒之内有四海，四海之内有九州。”〔8〕“商君”，即商鞅（约公元前三 年至前三三八年），卫国公室庶子后裔，故亦称卫鞅，

氏公孙，又称公孙鞅。初为魏相公叔座家臣，后入秦，受到秦孝公重用，任左庶长、大良造，前后两次进行变法，对秦国的社会新体制建立和迅速富强起了关键性作用。因战功封商（今陕西商县东南）十五邑，因号商君。秦孝公死后，即遭诬陷，被车裂而死。有经后人整理的《商君书》二十四篇传世。详见本书《商君列传》。〔9〕“连衡”，亦作“连横”，战国时期纵横家所提出的处理各国间关系的一种策略，以张仪为代表。指东方的齐、楚、燕、韩、赵、魏等国中的某国或某几国与西方的秦国联合，去进攻其它国家。在地理上，呈现为东西联合，古人以东西为横，故称连横。“斗诸侯”，使关东诸侯争斗。“斗”在此作使动用法。〔10〕“拱手”，两手合抱。喻不费气力。“西河”，地区名，相当今陕西北部黄河西岸之地。原属魏国，魏在此设西河郡，公元前三三一年入秦。

“孝公既没，惠文王、〔1〕武王、〔2〕昭王蒙故业，〔3〕因遗策，〔4〕南取汉中，〔5〕西举巴蜀，〔6〕东割膏腴之地，〔7〕收要害之郡。〔8〕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从缔交，〔9〕相与为一。〔10〕当此之时，齐有孟尝，〔11〕赵有平原，〔12〕楚有春申，〔13〕魏有信陵：〔14〕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约从连衡，〔15〕兼韩、魏、燕、赵、宋、〔16〕卫、〔17〕中山之众。〔18〕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19〕徐尚、〔20〕苏秦、〔21〕杜赫之属为之谋，〔22〕齐明、〔23〕周取、〔24〕陈轸、〔25〕邵滑、〔26〕楼缓、〔27〕翟景、〔28〕苏厉、〔29〕乐毅之徒通其意，〔30〕吴起、〔31〕孙臆、〔32〕带他、〔33〕兒良、〔34〕王廖、〔35〕田忌、〔36〕廉颇、〔37〕赵奢之伦制其兵。〔38〕尝以什倍之地，〔39〕百万之师，仰关而攻秦。〔40〕秦人开关而延敌，〔41〕九国之师遁逃而不敢进。〔42〕秦无亡矢遗镞之费，〔43〕而天下固已困矣。于是从散约败，争割地而赂秦。〔44〕秦有余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45〕伏尸百万，流血漂橹，〔46〕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强国请服，〔47〕弱国入朝。

【注释】〔1〕“惠文王”，名驪，秦孝公之子，公元前三三七年至前三一一年在位。详见本书《秦本纪》。〔2〕“武王”，名荡，秦惠文王之子，公元前三一一年至前三七年在位。详见本书《秦本纪》。〔3〕“昭王”，即秦昭襄王，名稷（一作“侧”），秦武王的异母弟，公元前三六年至前二五一年在位。详见本书《秦本纪》。“蒙”，承，承受。“故业”，旧业，此指先人的事业。〔4〕“因”，因循，遵循。“遗策”，遗留的策略。〔5〕“汉中”，地区名，汉水上游，约相当于今陕西南部及湖北西北部。战国时先属楚国，公元前三一二年被秦惠王派兵攻取，置汉中郡。〔6〕“巴”，国名，建都于巴（今四川重庆嘉陵江北岸），辖境相当今四川东部、湖北西部地区，公元前三一六年被秦惠王派兵攻取，置巴郡。“蜀”，国名，建都于成都（今四川成都），辖境相当今四川中西部，公元前三一六年被秦惠王派兵攻取，置蜀郡。〔7〕“膏腴”，肥美。此形容土地肥沃。〔8〕“要害”，险要，比喻地当敌冲，形势险要。“收要害之郡”，或本于“收”前多一“北”字。〔9〕“合从”，亦作“合纵”，指东方各国联合对付秦国。这是与“连横”相对的一种策略。“缔交”，缔约交好。〔10〕“相与为一”，相互联合成为一个整体，即团结一致。〔11〕“孟尝”，即田文，齐国大臣田婴之子。袭其父封爵，封于薛（今山东滕县南），称薛公，号孟尝君。曾任齐湣王相国，门下食客三千。后又任秦相、魏相。详见本书《孟尝君列传》。〔12〕

“平原”，即赵胜，赵惠王之弟，封于东武城（今山东武城西北），号平原君。任赵相，有食客数千。卒于公元前二五一年。详见本书《平原君列传》。

〔13〕“春申”，即黄歇。详见前注。〔14〕“信陵”，即魏无忌，魏安釐王之弟，号信陵君。公元前二五七年曾窃符救赵。公元前二四七年为上将军，联合五国击退秦兵。有食客三千。详见本书《春申君列传》。〔15〕“连衡”，本书《秦始皇本纪》和《文选》均作“离衡”，指离散东方各国对付秦国的连横。〔16〕“宋”，国名，子姓，开国君主为商纣王的庶兄微子启，西周初周公平定武庚反叛后所封，都商丘（今河南商丘南），辖有今河南东部和山东、江苏、安徽间地。公元前二八六年被齐国所灭。〔17〕“卫”，国名，姬姓，始封君为周武王之弟康叔，西周初周公平定武庚反叛后所封，建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公元前六六年迁都楚丘（今河南滑县），后又迁至帝丘（今河南濮阳）。公元前二五四年为魏所灭。〔18〕“中山”，国名，春秋时白狄别族所建，又称鲜虞，在今河北正定东北。战国初建都于顾（今河北定县）。公元前四六六年被魏攻灭。不久复国，建都灵寿（今河北平山东北）。公元前二九六年被赵国所灭。〔19〕“宁越”，战国初期赵国中牟（今河南鹤壁市西）人，谋士。〔20〕“徐尚”，或谓即《魏世家》所载劝阻魏太子申伐齐的徐子，为宋国外黄（今河南民权西北）人。〔21〕“苏秦”，战国东周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字季子，奉燕昭王之命入齐，从事反间活动，齐湣王时任齐相，被赵封为武安君，和赵李兑约五国攻秦。后其反间身份暴露，被车裂而死。详见本书《苏秦列传》。〔22〕“杜赫”，战国东周人，曾以安天下之道说周昭文君（见《吕氏春秋》《谏大》、《务大》），曾活动于齐、楚、韩等国。〔23〕“齐明”，或谓齐人，东周臣，曾活动于齐、楚、赵、韩等国。〔24〕“周取”，或作“周最”，“取”，音jì。东周武公之子，仕齐。〔25〕“陈轸”，夏（今山西夏县）人，或谓楚人，游说之士，历仕楚、秦等国。〔26〕“邵滑”，或作“劭滑”、“昭滑”、“召滑”、“卓滑”、“淖滑”，楚国大臣。〔27〕“楼缓”，或谓即魏文侯之弟，曾任魏相。〔28〕“翟景”，或谓即翟强，曾任魏相。〔29〕“苏厉”，苏秦之弟，曾游说活动于东周、西周、楚、燕、赵、魏等国。〔30〕“乐毅”，中山国灵寿（今河北平山东北）人，乐羊后裔。燕昭王时任亚卿，因战功封昌国（今山东淄博市东南），号昌国君。燕惠王时出奔赵国，封于观津（今河北武邑东南），号望诸君。详见本书《乐毅列传》。〔31〕“吴起”，卫国左氏（今山东曹县北）人。初为鲁将。后任魏将，屡立战功，魏文侯时任西河守。魏文侯死后，逃奔楚国，任楚悼王时令尹，进行变法，促使楚国富强。楚悼王死，被贵族大臣杀害。详见本书《吴起列传》。〔32〕“孙臆”，齐国阿（今山东阳谷东北）人，孙吴后裔。曾与庞涓同学兵法。庞涓任魏将，忌其才能，骗他到魏，处以膑刑（挖去膝盖骨）。后被齐国使者秘密送出，任齐威王军师，先后指挥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大败魏军。有兵法传世。一九七四年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孙臆兵法》。详见本书《孙子列传》。〔33〕“带佗”，亦作“带佗”，又称“带季”，或谓即官佗，为战国时魏将。〔34〕“兒良”，战国赵将，曾有兵书传世，《汉书·艺文志》兵权谋家著录《兒良》一篇。《吕氏春秋·不二》云：“兒良贵后。”兒良用兵善于后发制人。〔35〕“王廖”，战国魏将。《吕氏春秋·不二》云：“王廖贵先。”谓其用兵主张先发制人。〔36〕“田忌”，或作“田期”、“田期思”，战国初齐将，封于徐州（今山东滕县南），又称徐州子期，率军先后在桂陵、马陵

大败魏军。后遭齐相邹忌诬害，一度奔楚，受封于江南。〔37〕“廉颇”，战国后期赵将，赵惠文王时任上卿，屡次领兵战胜齐、魏等国。长平之战，坚壁固守距秦三年。赵孝成王时，任相国，封信平君。后不得志，出奔居魏大梁。老死于楚国。详见本书《廉颇列传》。〔38〕“赵奢”，战国后期赵将，初任赵田部吏，掌管国赋。后任将，公元前二七 年在阏与（今山西和顺）大败秦军，被封为马服君。详见本书《廉颇列传》。“伦”，类，辈。“制”，统制，统领。〔39〕“什倍”，十倍。此指十倍于秦，即是秦的十倍。〔40〕“仰关”，或作“叩关”，指兵临函谷关。因关在高出，故称仰关。〔41〕“延”，延请，延纳。〔42〕“九国”，指齐、楚、韩、魏、燕、赵、宋、卫、中山等九国。〔43〕“亡”，失，丢失。“矢”，箭。“遗”，亡失。“镞”，音 cù，箭头。〔44〕“赂”，贿赂，赠送财物。〔45〕“亡”，逃亡，逃跑。“北”，败，败逃。〔46〕“櫓”，音 l，大盾牌。〔47〕“请服”，请求臣服。

“施及孝文王、〔1〕庄襄王，〔2〕享国之日浅，〔3〕国家无事。〔4〕

【注释】〔1〕“施”，音 yì，延，延续。“孝文王”，名柱，秦昭襄王之子，初封安国君，公元前二五?年在位。详见本书《秦本纪》。〔2〕“庄襄王”，原名异人，后名楚，亦称子楚，秦孝王文之子，公元前二四九年至前二四七年在位。详见本书《秦本纪》。〔3〕“享国”，享有国家，指国君在位。“日浅”，日短，时间短。〔4〕“无事”，没有重大事件。

“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1〕振长策而御宇内，〔2〕吞二周而亡诸侯，〔3〕履至尊而制六合，〔4〕执敲朴以鞭笞天下，〔5〕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6〕以为桂林、〔7〕象郡，〔8〕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10〕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11〕却匈奴七百余里，〔12〕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亦不敢贯弓而报怨。〔13〕于是废先王之道，〔14〕燔百家之言，〔15〕以愚黔首。〔16〕堕名城，〔17〕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鋌，〔18〕铸以为金人十二，〔19〕以弱天下之民。然后践华为城，〔20〕因河为池，〔21〕据亿丈之城，〔22〕临不测之溪以为固。〔23〕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24〕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注释】〔1〕“六世”，六代，指秦孝公、惠文王、武王、昭襄王、孝文王、庄襄王六位国君。“余”，多余，丰饶。〔2〕“振”，举。“策”，马鞭。“御”，驾驭，比喻控制。〔3〕“二周”，指东周和西周。战国初，周考王封其弟揭于河南（今河南洛阳西），称河南桓公，是为西周，公元前二五六年为秦所灭。公元前三六七年，河南桓公之孙惠公自封其少子班于巩（今河南巩县），在河南之东，因称东周。公元前二四九年被秦所灭。“诸侯”，泛指其它各诸侯国。〔4〕“履”，踏，登。“至尊”，至高无上。此指皇位。“六合”，天地四方。此指天下。〔5〕“敲”，短杖。“朴”，刑杖。〔6〕“百越”，指先秦时代分布于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的越族，因部落众多，故称百越，也称百粤。〔7〕“桂林”，郡名，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二一四年）置，治所在今广西桂平西南，辖境约当今广西都阳山、大明山以东，九万大山、越城岭以南地区及广东肇庆至茂名一带。〔8〕“象郡”，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二一四年）置，治所在临尘（今广西崇左县境），或谓在象林（今越南维川南茶桥），辖境约当今广西西部、广东西南部、贵

州南部一带。〔9〕“俯首系颈”，低下头，并将绳索套在脖子上。这是古代表示投降的礼节。〔10〕“委命”，托命，交出性命。此指归顺听命。“下吏”，下面的官吏。〔11〕“蒙恬”，齐人后裔，秦将蒙骜之孙。曾为将大破齐兵，升任内史。秦统一六国后，领三十万大军北伐匈奴，收复河南之地（今内蒙古河套一带），并修筑长城，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至辽东（今辽宁东南），延伸万余里，长期守卫北部边疆。公元前二一年，受赵高陷害而自杀。详见本书《蒙恬列传》。“藩篱”，用竹木编成的篱笆或围栅。此指边境。〔12〕“却”，退，退却。“匈奴”，当时活动于北方的游牧部族，也称胡。〔13〕“贯”，音 w n，通“弯”。“贯弓”，拉满弓。〔14〕“先王之道”，指所谓夏禹、商汤、周文武的治国之道。实际上是当时儒家的政治主张。〔15〕“燔”，烧，焚毁。“百家”，指法家以外的诸子各家。“燔百家之言”，公元前二一三年，秦始皇接受李斯蠲除“文学诗书百家语”的建议，下令收毁民间除医药卜筮种树之外的书籍。〔16〕“黔”，音 qián，黑色。“黔首”，原意为用黑布包头。这是无爵平民的头饰，因指称普通百姓。公元前二一六年，秦始皇下令“更名民曰黔首”，以法律形式规定称百姓为黔首。〔17〕“堕”，音 hu，通“隳”，毁坏。〔18〕“销”，销熔，熔化金属。“锋”，锋刃。此泛指武器。“鋌”，通“镞”，箭镞，箭头。〔19〕“金人”，铜人。“铸以为金人十二”，按本书《秦始皇本纪》云，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二一一年）“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20〕“践”，音 ji3n，通“剪”，斩断，截断。本书《秦始皇本纪》作“斩”。“华”，华山，在今陕西省东部。“城”，城墙。〔21〕“因”，凭借，借用。“池”，护城河。〔22〕“亿”，古时以十万为亿。〔23〕“不测”，无法测量，极言其深。“溪”，音 x，山间的河沟。〔24〕“谁何”，诘问，盘问稽查。

“始皇既没，余威振于殊俗。〔1〕然而陈涉瓮牖绳枢之子，〔2〕甿隶之人，〔3〕而迁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4〕墨翟之贤，〔5〕陶朱、〔6〕猗顿之富也。〔7〕蹶足行伍之间，〔8〕俯仰仟佰之中，〔9〕率罢散之卒，〔10〕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会响应，赢粮而景从，〔11〕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12〕”

【注释】〔1〕“殊俗”，不同习俗，此指习俗不同的异域他乡。〔2〕“瓮”，音 wèng，陶制容器。“牖”，音 y u，窗，窗户。“枢”，门户的转轴。“瓮牖绳枢”，用破瓮当窗户，用绳索拴门轴。形容住宅简陋。〔3〕“甿”，音 m6ng，种田人，农民。“隶”，奴隶。“甿隶”，隶农，雇农。〔4〕“仲尼”，即孔子，字仲尼，春秋末年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宋国贵族后裔。初做小吏，后任鲁中都宰、司寇，代理相事。周游过宋、卫、陈、蔡、齐、楚等国。聚徒讲学，整理典籍。有《论语》一书传世。被公认为儒家的创始人，影响深远。约生于公元前五五一年，卒于公元前四七九年。详见本书《孔子世家》。〔5〕“墨翟”，即墨子，名翟，相传原为宋国人，后长期住在鲁国，聚徒讲学，创立与儒家相对立的墨家学派。有《墨子》一书传世，集中保存了墨子及墨家学派的主要思想。约生于公元前四六八年，卒于公元前三七六年。〔6〕“陶朱”，即范蠡，春秋末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曾辅佐越王句践灭亡吴国。功成身退，出游齐国，称鸱夷子皮。后至陶（今山东定陶西北），改名陶朱公，以经商成为巨富。〔7〕“猗顿”，战国

时大商人。一说以经营河东盐池发财致富。一说原为鲁人，受到陶朱公指点，到猗氏（今山西临猗南）繁养牛羊，十年后成为巨富，因称猗顿。〔8〕“蹶”，音 niè，踩，踏。“蹶足”，踏脚，行走。“行伍”，队伍行列，指军队。〔9〕“俯仰”，俯仰身体，指从事农活。“仟佰”，通“阡陌”，田间小路。此指田坎。〔10〕“罢”，音 pí，通“疲”，疲乏。〔11〕“赢”，装，带。“景”，通“影”。“景从”，影子跟随物体。〔12〕“山东”，地区名，指穀山以东，即旧六国之地。

“且天下非小弱也；〔1〕雍州之地，穀函之固自若也。〔2〕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3〕非铍于句戟长铍也；〔4〕適戍之众，非侔于九国之师也；〔5〕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乡时之士也。〔6〕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也。尝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7〕比权量力，〔8〕则不可同年而语矣。〔9〕然而秦以区区之地，〔10〕致万乘之权，抑八州而朝同列，〔11〕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穀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堕，〔12〕身死人手，〔13〕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注释】〔1〕“且”，而且。连词，表示进一层。“小弱”，此用作动词，变小变弱的意思。〔2〕“自若”，自如，照旧。〔3〕“鉏”，锄头。“耰”，音 y#u，一种形如耧头用来碎土平地的农具。“棘”，通“戟”。“矜”，音 q0n，通“”，矛柄。“棘矜”，戟柄。〔4〕“铍”，音 x9an，利，锋利。“句戟”，兵器名，亦作“钩戟”、“钩棘”。“铍”，音 sh1，铍。大矛。〔5〕“侔”，音 chóu，同类，匹配。〔6〕“乡”，音 xi4ng，通“向”，过去，从前。〔7〕“度”，音 duó，量，计算。“絜”，音 xi6，原指用绳子测量圆筒形物体的周长，此引申为度量、衡量。〔8〕“权”，权威，权势。“力”，力量。〔9〕“同年而语”，意即同日而语。〔10〕“区区”，小，少。〔11〕“抑”，抑制，控制。“八州”，指九州中除秦所据雍州之外的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荊州、豫州、梁州。此泛指秦以外的其它各国。“同列”，同位，指地位与秦相当的各国诸侯。“朝同列”，让各国诸侯来朝见。〔12〕“七庙”，指天子宗庙。古代只有天子才能建立七庙。〔13〕“身死人手”，指秦二世、子婴先后死于赵高、项羽之手。

译 文

陈胜是阳城人，字涉。吴广是阳夏人，字叔。陈涉年轻的时候，曾和别人受雇耕田，有一次他停止耕作走到田埂上，惆怅恼恨了很久，说：“如果有朝一日富贵了，大家互相不要忘记。”一起受雇耕田的人笑着回答说：“你被人雇来耕田，怎么富贵呢？”陈涉长叹道：“唉，燕子麻雀哪里懂得大雁天鹅的志向呢！”

秦二世元年七月，征发居住在里巷左边的平民，派遣其中有罪的去渔阳郡戍边，有九百人驻扎在大泽乡。陈胜、吴广都依次编入队伍，担任屯长。碰到天下大雨，道路不通，估计已经误期。超过规定期限，依法都要斩首。陈胜、吴广于是密谋：“如今逃亡是死，举行起义也是死，同样是死，为楚国而死该可以吧！”陈胜说：“天下遭受秦朝的痛苦很久了。我听说秦二世是小儿子，不应当即位，应当即位的是公子扶苏。扶苏因为多次直言进谏的

缘故，皇上派他在外领兵。如今有人听说扶苏没有任何罪过，秦二世杀了他。百姓中很多人听说他的贤明，但不知道他的死。项燕担任楚国将军，屡立战功，爱护士兵，楚地人怜惜他。有的以为他死了，有的以为他跑了。今天如果用我们这些人假冒自称是公子扶苏、项燕部下，为天下带头起义，就应该有许多响应的人。”吴广认为是这样。于是举行占卜。占卜的人知道他们的意思，说：“你们的事都能成，会建功立业。然而你们向鬼神占卜了吗？”陈胜、吴广很高兴，就考虑利用鬼神的事，说：“这是教我们先在众人中树立威信罢了。”于是用朱砂在绢帛上书写“陈胜王”，放入别人所打鱼的肚子里。士卒买来那条鱼准备烹煮吃，得到鱼肚子里的帛书，这原已使人很奇怪了。陈胜又让吴广到驻地旁的丛社神祠中，夜里点起篝火，学着狐狸的声音叫道“大楚兴，陈胜王”。士卒一夜都惊恐不安。第二天，士卒中间纷纷谈论，都指点注视陈胜。吴广平素爱护他人，因此士卒中有许多人愿意为他效力。将尉喝醉了酒，吴广故意多次说想逃跑，以此激怒将尉，让他来侮辱自己，借以激起众人愤怒。将尉果然鞭打吴广。将尉拔剑出鞘，吴广起身，夺过佩剑杀死将尉。陈胜帮助他，一起杀死两名将尉。然后召集号令部下说：“诸公遇上大雨，都已错过期限，错过期限应当斩首。即使仅仅下令不斩首，然而戍边死亡的人也必定会占到十分之六七。况且大丈夫不死则已，死就要立下大名，王侯将相难道是天生的种吗！”部属都说：“坚决服从命令。”于是假冒公子扶苏、项燕的名义，顺从民众的欲望。大家袒露右臂，号称大楚。筑起高台宣誓立约，用将尉的首级进行祭祀。陈胜自己立为将军，封吴广为都尉。进攻大泽乡，取得后又进攻蕲县。蕲县攻下后，陈胜便命令符离人葛婴领兵收取蕲县以东之地。进攻铨县、酈县、苦县、柘县、谯县，全部攻克。一路招集兵马。等到达陈县，已有兵车六七百辆，骑兵一千余，士卒几万人。进攻陈县，陈郡的郡守、县令都不在，只有郡丞独自在谯楼下城门中作战。秦兵没有获胜，郡丞战死，于是入城占据陈县。过了几天，陈涉发出号令召集当地三老、豪杰一起都来集会商议事情。当地三老、豪杰都说：“将军亲自身披铠甲手持利剑，讨伐无道，诛灭暴秦，重建楚国的江山，论功应该称王。”陈涉于是立为王，国号叫张楚。

当这个时候，各郡县深受秦朝官吏之苦的人，都起来惩处当地的长官，杀死他们来响应陈涉。陈涉于是任命吴叔为假王，监领众将向西进击荥阳。又命令陈人武臣、张耳、陈余收取赵地，命令汝阴人邓宗收取九江郡。当这个时候，楚地士兵几千人聚集起义的，多得无法计算。

葛婴到达东城，拥立襄彊为楚王。葛婴后来听说陈王已经即位，就杀死襄彊，返回来禀报。他到达陈县，陈王诛杀葛婴。陈王命令魏人周市向北收取魏地。吴广领兵围困荥阳。李由任三川郡守，坚守荥阳，吴叔没能攻下。陈王征召国中的豪杰一起来商议，任命上蔡人房君蔡赐为上柱国。

周文是陈县的贤人，曾经当过项燕军中占卜时日吉凶的官，事奉过春申君，自称熟习军事，陈王授予他将军印，向西攻击秦军。一路上收集兵马，到达函谷关，有战车一千辆，士卒几十万，来到戏水岸边，安营扎寨。秦廷命令少府章邯赦免骊山的刑徒、奴隶生的儿子，全部征发来攻击张楚大军，将几十万楚军统统打败。周文兵败，逃跑闯出函谷关，停留驻扎在曹阳亭约二三个月。章邯领兵追赶击败周文，楚军又逃跑驻扎在渑池十几天。章邯进击，大败楚军。周文拔剑自杀，楚军就不再战斗。

武臣到达邯郸，自己立为赵王，陈余任大将军，张耳、召骚任左、右丞

相。陈王发怒，逮捕关押武臣等人的家属，打算诛杀他们。上柱国蔡赐说：“秦朝没有灭亡而诛杀赵王及其将相的家属，这是在制造又一个为敌的秦国。不如因此而封立他为王。”陈王于是派遣使者前往赵地祝贺，同时将关押的武臣等人的家属迁移到宫中，还封张耳儿子张敖为成都君，催促赵兵立即进入函谷关。赵王的将相一同谋议说：“大王在赵地为王，并非楚王的本意。楚王诛灭秦朝后，必定进攻赵国。眼下之计不如不向西进兵，派使者北上收取燕地来扩展自己。赵国南面依仗黄河，北面占有燕、代之地，楚王即使战胜秦国，也不敢欺压赵国。倘若楚王不能战胜秦国，必定会器重赵国。赵国利用秦国的衰败，便可以取得天下。”赵王认为是这样，因而不向西进兵，而派遣原上谷郡卒史韩广领兵北上收取燕地。

燕国原来的权贵豪杰对韩广说：“楚国已经立了王，赵国也已经立了王。燕国尽管小，但也是曾拥有万辆战车的国家，希望将军立为燕王。”韩广说：“我的母亲在赵地，不可这样做。”燕人说：“赵国正西边担忧秦国，南边担忧楚国，它的力量无法禁止燕国立王。况且凭着楚国的强大，尚不敢杀害赵王及其将相的家属，赵国哪敢单单杀害将军的家属！”韩广认为是这样，于是自立为燕王。过了几个月，赵国将燕王的母亲和家属送归燕国。

当这个时候，众将领到各处收地占城的，数不胜数。周市北上收取土地到达狄县，狄县人田儋杀死狄县县令，自己立为齐王，率领齐军反过来攻击周市。周市军队被打散，返回到达魏地，打算拥立魏国公室后裔原宁陵君咎为魏王。当时魏咎在陈王住地，没能前往魏地。魏地平定以后，将领们准备共同拥立周市为魏王，周市不肯。周市派使者经过五次往返，陈王才封立宁陵君咎为魏王，遣送他回国。周市结果任魏相。

将军田臧等在一起密谋说：“周章的军队已经溃败了，秦兵早晚就会来到，我们围攻荥阳不能攻下，那么秦兵一到，必定会大败。不如少许留下一部分兵力，便足以监守荥阳，集中其余所有精锐部队迎击秦军。如今假王吴广骄傲，不懂用兵谋略，无法和他商量。不诛杀他的话，事情恐怕会失败。”于是一起假托陈王命令来诛杀吴广，把他的首级献送给陈王。陈王派使者赐给田臧楚令尹的印，让他担任上将。田臧就派将领李归等监守荥阳城，自己率领精锐部队在敖仓迎击秦军。一交战，田臧战死，军队溃败。章邯进兵到荥阳城下攻击李归等，打败楚军，李归等人战死。

阳城人邓说领兵占居郟县，章邯的偏将领兵击败他，邓说的部队溃散逃奔到陈。钜人伍徐领兵居住许县，章邯领兵击败他，伍徐的部队全都溃散逃奔陈地。陈王诛杀邓说。

陈王初立为王时，陵人秦嘉、钜人董緤、符离人朱鸡石、取虑人郑布、徐人丁疾等都各自起兵，率部在郟县围攻东海郡守庆。陈王闻知此事，就派武平君畔担任将军，监领郟县城下军队。秦嘉不接受陈王命令，他自己封立为大司马，憎恶隶属于武平君。他告诉军吏说：“武平君年轻，不懂军事，不要听他的！”于是假托陈王命令杀死武平君畔。

章邯击败伍徐后，攻击陈县，上柱国房君蔡赐战死。章邯又进兵攻击陈县西面张贺军队。陈王出城督战，军队溃败，张贺战死。

十二月，陈王前往汝阴，旋即到达下城父，他的车夫庄贾杀死陈王向秦军投降。陈胜葬在碭县，谥号为隐王。

陈王原来的涓人将军吕臣组建仓头军，在新阳县起兵，进攻陈县，攻克县城，杀死庄贾，重新以陈县作为楚地。

当初，陈王到达陈县，命令铨人宋留领兵平定南阳，进入武关。宋留收取南阳后，听说陈王已死，南阳重新归属秦朝。宋留无法进入武关，于是东进到达新蔡，遇到秦军，宋留率军投降秦朝。秦人用驿站车马把宋留解送到咸阳，将宋留处以五马分尸的酷刑来示众。

秦嘉等人听说陈王军队战败出陈逃奔，于是拥立景驹为楚王，领兵前往方与，打算在定陶城下攻击秦军。楚王派遣公孙庆为使者出使齐王，想和他合力一道进兵。齐王说：“听说陈王战败，不知他的生死下落，楚人怎能不来请示而自立为王！”公孙庆说：“齐王不请示楚王而自立为王，楚王何故要请示齐王而封立为王！况且楚人首先起事，应当号令天下。”田儋诛杀公孙庆。

秦朝左右校部又进攻陈县，攻占县城。吕将军逃跑，收拾部众重新聚集。鄱县强盗当阳君黥布的军队与吕臣部联合，又进攻秦左右校部，在青波击败秦军，重新以陈县为楚地。恰好这时项梁拥立楚怀王的孙子熊心为楚王。

陈胜称王前后总共六个月。他为王后，居住在陈。他的旧友中有个曾经一起受雇耕田的人听说此讯，来到陈，敲打宫门说：“我要见陈涉。”宫门令想把他捆绑起来。那人自己辩解多次，才放开，但宫门令不肯替他通报。陈王出门，那人拦路呼喊陈涉的名字。陈涉听到喊声，于是下令召见，用车载他一起回归。进入宫殿，看到殿宇房舍、帷幔帐幄，客人说：“夥颐！陈涉当了王，房子真高大深沉啊！”楚地人把“多”说成“夥”，所以天下流传“夥涉为王”这句话，那是从陈涉开始的。客人出入宫殿愈来愈放纵无忌，随意谈说陈王旧日的情形。有人劝说陈王道：“客人愚昧无知，专门胡言乱语，有损大王威严。”陈王下令斩了客人。其它陈王的旧友都自动引退离去，从此没有亲近陈王的人了。陈王任命朱房为中正，胡武为司过，负责监视群臣。众将领外出收取土地，回到陈，凡是不服从朱房、胡武命令的，就抓起来治罪，以苛刻详察作为忠诚。二人所不喜欢的，不交付司法官吏审理，就擅自处治。陈王信任重用他们。众将领因为这个缘故不再亲近依附他，这就是陈王失败的原因。

陈胜尽管已经死去，但他安置派遣的侯王将相最后灭亡了秦朝，是由于陈涉首先举事的缘故。汉高祖时替陈涉在碭设置了看守坟墓的三十户人家，直至今日仍享受祭祀。

褚先生说：地理形势险要阻隘，是固守边防的条件；军队武器、刑律法令，是治理国家的手段。但还不足以依赖。先王把仁义作为根本，而将险固要塞、法律条文作为枝叶，难道不是这个道理吗！我听说贾生评论道：

“秦孝公占据殽山、函谷关的牢固天险，拥有雍州的地域，君臣坚守，来觊觎周室王权。怀有席卷天下，夺取中原，统一四海的意志，吞并域外八方的雄心。当这时候，商君辅佐孝公，在内建立法律制度，致力耕田织布，作好防守攻战的准备；对外推行连横政策而让诸侯自相争斗。于是秦人拱着手毫不费力就取得西河以外的地方。

“秦孝公死后，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王继承孝公的事业，遵循遗传的策略，南面取得汉中，西面攻占巴国、蜀国，东面割取肥沃的地域，接收险要的州郡。诸侯惊恐惧怕，集会结盟而商量削弱秦国。不惜珍奇的器物、贵重的宝贝和肥田沃土，来招致天下的士人。合纵抗秦缔约交好，团结一致。当这时候，齐国有孟尝君，赵国有平原君，楚国有春申君，魏国有信陵君：这四位君子，都明智智慧而忠诚有信，宽容厚道而爱护人民，尊崇贤才而敬

重士人。缔结合纵的联盟，瓦解连横的阵线，联络韩国、魏国、燕国、赵国、宋国、卫国、中山国等众多国家。在这时候，东方六国的士人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流为之出谋划策，齐明、周取、陈轸、邵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辈沟通他们的意见，吴起、孙臆、带他、兒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类统领他们的军队。诸侯曾经用十倍于秦国的土地，百万的军队，兵临函谷关而进攻秦国。秦人打开关门而引纳敌军，九国的军队仓皇逃遁而不敢前进。秦国没有损失一支箭、一个箭头的耗费，可天下的诸侯却已陷入困境了。于是合纵离散、盟约破坏，诸侯争相割地而贿赂秦国。秦国有足够的力量来利用诸侯的弊端，追逐逃兵败将，杀得倒伏的尸体有上百万，流注的血能够漂起硕大的盾牌，趁借便利形势，宰割天下土地，瓜分诸侯山河，强国请求臣服，弱国投降入朝。

“延续到秦孝文王、秦庄襄王，他们在位的时间短促，国家没有重大事件。

“等到秦始皇这一代，振兴六代君王的丰功伟业，挥舞长鞭而驾驭中原，吞并东、西二周而灭亡诸侯列国，登上天子宝座而统治上下四方，手持刑杖来鞭打天下臣民，威震四海。南下夺取百越领地，以此建置桂林郡、象郡，百越部族的君主屈膝俯身、颈上套着绳索，把性命交付给秦朝官吏处置。秦始皇于是派遣蒙恬在北方修筑长城而守卫边疆，使匈奴退却七百多里，胡人从此不敢南下牧马，骑士也不敢挽弓搭箭来报仇泄恨。到这时秦始皇废弃夏商周三代的先王之道，焚毁诸子百家的文献典籍，来让人民愚昧无知。夷平各地古都名城，屠杀英雄豪杰，收缴天下的武器集中到咸阳，销熔锋刃箭镞，铸造成十二尊铜人，来削弱天下百姓的反抗力量。然后截断华山作为城墙，利用黄河作为城壕，依仗亿丈高城，面临无底深渊，以此作为坚固屏障。派出优秀将领配备强弓劲弩，把守要害地方，让可信的大臣率领精兵锐卒，拿着锋利的兵器盘问检查过往行人。天下平定以后，秦始皇的心思，自以为关中的坚固，有如千里金城，是子子孙孙称帝称王万代相传的基业。

“秦始皇死后，余威还震慑着异域他乡。然而陈涉只不过是个出身破屋陋室的贫民子弟，受雇耕田的穷人，发配流浪的役徒，才能及不上一般人，没有仲尼、墨翟的贤能，陶朱、猗顿的财富，行进在戍卒行列之间，劳作在田野阡陌之中，统率疲惫散漫的戍卒，带领几百部众，转过头来进攻秦朝。砍下树木当作兵器，举起竹竿作为旗帜，天下百姓像云朵那样汇集，像回声那样响应，背着干粮如同影子一样追跟随从，山东各国英雄豪杰接着同时起来而灭亡了秦皇家族。

“况且当时秦的天下并没有缩小减弱；雍州的地理，骹山、函谷关的险固依然照旧。陈涉的地位，并不比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各国的君主尊贵；锄耜、戟柄，并不比钩戟、长矛锋利；发配戍边的民众，不能同东方九国的军队相比；他们的深谋远虑，行军作战的方略，比不上六国旧时的谋士。然而结果的成败迥然不同，建立的功业截然相反。试让山东各国与陈涉比较长短、大小，衡量权势、力量，那简直就是不可同日而语了。然而秦国凭着区区雍州之地，达到了万乘强国的权势，控制其它八州而让地位相同的诸侯前来朝拜，有一百多年了。然后又以天下为家，以骹山、函谷关拱卫宫殿。匹夫一人发难而祖宗七庙毁为瓦砾，子孙先后死于他人之手，被普天下所耻笑，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不施仁义，所以造成进攻防守的形势与从前完全不同。”

史记卷四十九 外戚世家第十九

盛冬铃 注译

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1〕}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焉。^{〔2〕}夏之兴也以涂山，^{〔3〕}而桀之放也以末喜。^{〔4〕}殷之兴也以有娥，^{〔5〕}纣之杀也嬖妲己。^{〔6〕}周之兴也以姜原及大任，^{〔7〕}而幽王之禽也淫于褒姒。^{〔8〕}故《易》基《乾》《坤》，^{〔9〕}《诗》始《关雎》，^{〔10〕}《书》美厘降，^{〔11〕}《春秋》讥不亲迎。^{〔12〕}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礼之用，唯婚姻为兢兢。^{〔13〕}夫乐调而四时和，阴阳之变，^{〔14〕}万物之统也。^{〔15〕}可不慎与？人能弘道，^{〔16〕}无如命何。甚哉，妃匹之爱，^{〔17〕}君不能得之于臣，父不能得之于子，况卑下乎！既欢合矣，或不能成子姓；^{〔18〕}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终，^{〔19〕}岂非命也哉？孔子罕称命，盖难言之也。非通幽明之变，^{〔20〕}恶能识乎性命哉？^{〔21〕}

【注释】〔1〕“命”，天命，即天的意旨。古代开基创业的帝王托神权以自重，往往自称秉受天命。“继体”，继续，继位。“文”，文法，法制。〔2〕“外戚”，帝王的母族、妻族。本篇所谓外戚，指后妃及其父系家族。〔3〕“涂山”，古部族名，其地望有三说，一以为在今安徽怀远，一以为在今四川巴县，一以为在今浙江绍兴。史载禹娶涂山氏之女为正妃，生子启，后来成为夏王朝的开创者。〔4〕“桀”，即帝履癸，夏王朝最后一个王。夏王朝灭亡，他被成汤放逐于南巢（今安徽巢县西南）。“放”，放逐，流放。“末喜”，或作妹喜（妹音 m[^]），本有施氏之女，是桀的宠妃。据说桀“听用其言，昏乱失德”，以至亡国。事可参见本书《夏本纪》的有关记载。〔5〕“有娥”，古部族名，一说以为在今山西永济，一说以为在不周山之北，则处昆仑山外极西之地。“娥”，音 s[#]ng。史载有娥氏之女简狄生下了殷人的始祖契。〔6〕“纣”，即帝辛，商王朝的最后一个王。周武王伐商，纣兵败自焚，武王以黄钺斩其头，悬于白色的大旗上示众。“杀”，此言被杀。“嬖”，音 bì，宠爱。“妲己”，本有苏氏之女，是纣的宠妃。据说纣唯妲己之言是从，淫乱昏暴，天下离心。事可参见本书《殷本纪》的有关记载。“妲”，音 dá。〔7〕“姜原”，或作姜嫄（音 yu2n），本有郃氏（郃音 tái）女，是周人始祖弃的生母。“大任”，本挚国之女，嫁周王季为妃，据说她有贤德，怀孕时能行胎教，生下了周代的受命之君文王姬昌。〔8〕“幽王”，名宫涅，西周王朝最后一个王。“禽”，通“擒”。“褒姒”，本褒国之女，姒姓，后被幽王立为后。幽王宠褒姒失国亡身事，可参见本书《周本纪》的有关记载。“姒”，音 sì。〔9〕“《易》”，指《周易》，古代的一部卜筮之书。其主要内容西周时已经形成，分六十四卦，其中包括不少原始史料。汉儒附会为周文王所作，尊为经典。“《易》基《乾》《坤》”意谓《易经》以《乾》、《坤》二卦居首。“乾”、“坤”，可分别代表男、女或夫、妇。〔10〕“《诗》”，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辑录自西周初期至春秋中期的诗歌共三百零五篇，其中既有民间歌谣，又有朝堂宗庙宴飨祭祀时用的配乐歌诗。据说曾经孔子删订，为儒家经典之一，又称《诗经》。“《关雎》”，《诗经》的第一篇，属《周南》。这是一首君子思得淑女的情诗，旧说以为旨在美后妃之德、正夫妇之道。〔11〕“《书》”，即《尚书》，是一部上古典章文献的

汇编，其中保存了商周时期的一些重要的历史资料，据说曾经孔子删订，为儒家经典之一，又称《书经》。“厘”，命令。“降”，下嫁。《尚书·尧典》记载尧为了考察舜的内德，命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舜，即所谓“厘降二女”。〔12〕“《春秋》”，春秋时鲁国的一部编年体史书，所记年代始自鲁隐公元年（公元前七二二年），止于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四八一年），相传是孔子根据鲁国史籍修订而成，为儒家经典之一。“亲迎”，古婚礼规定夫婿必须亲自前往女家迎接新妇，称亲迎。《春秋》隐公二年记“纪裂繻来逆女”。当时纪侯娶鲁隐公的姐妹伯姬为夫人，派大夫裂繻去迎亲，而没有依婚礼的要求行亲迎礼。《公羊传》指出《春秋》记此，是“讥始不亲迎也”。〔13〕“兢兢”，小心戒慎的样子。〔14〕“阴阳”，古代“阴”、“阳”二字的涵义很广泛，这里主要指女与男、妇与夫。〔15〕“统”，纲纪，准则，根本。〔16〕“人能弘道”，这是孔子说的话，见《论语·卫灵公》。“弘”，广大，发扬。〔17〕“妃”，音 pèi，通“配”。〔18〕“子姓”，子孙。〔19〕“要”，音 yào，求取，得到。〔20〕“幽明”，此指有形无形的种种物象。〔21〕“恶”，音 wù，疑问代词。“性命”，指人的天性与命运。

太史公曰：秦以前尚略矣，其详靡得而记焉。汉兴，吕娥姁为高祖正后，〔1〕男为太子。〔2〕及晚节色衰爱弛，〔3〕而戚夫人有宠，〔4〕其子如意几代太子者数矣。〔5〕及高祖崩，〔6〕吕后夷戚氏，〔7〕诛赵王，〔8〕而高祖后宫唯独无宠疏远者得无恙。〔9〕

【注释】〔1〕“吕娥姁”，吕后名雉字娥姁。“姁”，音 xú。〔2〕“太子”，即后来的汉惠帝刘盈。〔3〕“晚节”，晚年。〔4〕“戚夫人”，定陶（今山东定陶）人，汉高祖宠姬，生赵王如意。高祖死后，被吕后摧残杀害，事详本书《吕太后本纪》。〔5〕“数”，音 shuò，屡次。〔6〕“崩”，天子死称崩。〔7〕“夷”，诛锄，消灭。〔8〕“赵王”，即戚夫人子如意。吕后杀害赵王事，详见本书《吕太后本纪》。“赵”，诸侯王国名，汉初因秦邯郸郡设置，都邯郸（今河北邯郸市），辖境约相当于今河北泚河以南，滏阳河上游和河南内黄、浚县，山东冠县西部地区。〔9〕“无恙”，无忧，无祸。

吕后长女为宣平侯张敖妻，〔1〕敖女为孝惠皇后。〔2〕吕太后以重亲故，欲其生子万方，终无子，诈取后宫人子为子。及孝惠帝崩，天下初定未久，继嗣不明。于是贵外家，王诸吕以为辅，〔3〕而以吕禄女为少帝后，〔4〕欲连固根本牢甚，然无益也。

【注释】〔1〕“吕后长女”，即鲁元公主。“宣平侯张敖”，汉初功臣张耳之子，曾嗣张耳为赵王，娶高祖长女鲁元公主，后因谋反嫌疑被逮，事白得赦，改封宣平侯，卒于吕后六年（公元前一八二年）。详见本书《张耳陈余列传》。〔2〕“敖女为孝惠皇后”，张敖之女被立为惠帝皇后在公元前一九一年，详见《汉书·惠帝纪》。〔3〕“王”，音 wáng，用作动词，使之为王，封王。〔4〕“吕禄”，吕后次兄吕释之之子，吕后执政时先后被封为胡陵侯、赵王，统率北军。吕后死后，吕禄被忠于刘氏的大臣和将领捕杀。详见本书《吕太后本纪》。“少帝”，惠帝死后，张后取养为子的“后宫人子”继位为帝，帝年渐长，知道自己生母不是张后，有怨恨之言，吕后为免后患，把他废掉。另立所谓惠帝后宫之子恒山王义为帝，改名为弘，即此“少

帝”。吕氏势力被消灭后，汉大臣将相认为少帝其实不是惠帝之子，把他杀掉，迎立高祖子代王刘恒为帝。

高后崩，合葬长陵。^{〔1〕}禄、产等惧诛，^{〔2〕}谋作乱。大臣征之，天诱其统，卒灭吕氏。唯独置孝惠皇后居北宫。^{〔3〕}迎立代王，是为孝文帝，奉汉宗庙。此岂非天邪？非天命孰能当之？

【注释】〔1〕“长陵”，汉高祖的陵墓，在今陕西咸阳市东北。据《关中记》记载，高祖陵在东，吕后陵在西。汉制帝后合葬，都是葬于同一地点而并不合陵。〔2〕“产”，指吕产，吕后长兄吕泽之子，高祖时被封为交侯，吕后执政时先后被封为梁王、吕王，拜相国，统率南军，后被忠于刘氏的大臣和将领击杀。详见本书《吕太后本纪》。〔3〕“北宫”，长安宫殿名，因在未央宫北，故名。

薄太后，父吴人，^{〔1〕}姓薄氏，秦时与故魏王宗家女魏媪通，^{〔2〕}生薄姬，而薄父死山阴，^{〔3〕}因葬焉。

【注释】〔1〕“吴”，春秋末吴国领有今江苏淮河、新淮河以南，上海市大部，浙江北部太湖附近以及安徽东南部分地区，汉代仍把“吴”作为这一区域地理上的统称。〔2〕“故魏王”，指战国时的魏王。“宗家”，宗室族人。“媪”，音 o，汉代多用作已婚女子的通称，不一定指老年妇女。〔3〕“山阴”，秦县名，属会稽郡，故治即今浙江绍兴市。

及诸侯畔秦，^{〔1〕}魏豹立为魏王，^{〔2〕}而魏媪内其女于魏宫。^{〔3〕}媪之许负所相，^{〔4〕}相薄姬，云当生天子。是时项羽方与汉王相距荥阳，^{〔5〕}天下未有所定。豹初与汉击楚，^{〔6〕}及闻许负言，心独喜，因背汉而畔，中立，更与楚连和。汉使曹参等击虜魏王豹，^{〔7〕}以其国为郡，^{〔8〕}而薄姬输织室。^{〔9〕}豹已死，汉王入织室，见薄姬有色，诏内后宫，岁余不得幸。^{〔10〕}始姬少时，与管夫人、赵子儿相爱，约曰：“先贵无相忘。”已而管夫人、赵子儿先幸汉王。汉王坐河南宫成皋台，^{〔11〕}此两美人相与笑薄姬初时约。汉王闻之，问其故，两人具以实告汉王。汉王心惨然，怜薄姬，是日召而幸之。薄姬曰：“昨暮夜妾梦苍龙据吾腹。”高帝曰：“此贵征也，吾为女遂成之。”^{〔12〕}一幸生男，是为代王。^{〔13〕}其后薄姬希见高祖。

【注释】〔1〕“畔”，通“叛”。〔2〕“魏豹”，战国末魏国宗室贵族宁陵君魏咎之弟。秦末部分反秦武装拥立魏咎为魏王，魏咎被秦军攻破自焚，魏豹追随项羽，继立为王。秦亡后项羽欲自领魏地，改封魏豹为西魏王。魏豹心中不满，在楚汉战争初期归顺刘邦。不久刘邦兵败彭城，魏豹又叛汉从楚，被汉将韩信、曹参俘送荥阳，遇害。详见本书《魏豹彭越列传》。〔3〕“内”，音 nà，“纳”的古字。〔4〕“之”，前往，去。“负”，通“妇”，老年妇女。“相”，音 xi4ng，相人，看相。〔5〕“荥阳”，县名，秦属三川郡，汉属河南郡，故治在今河南荥阳东北。〔6〕“与”，亲附，跟从。〔7〕“曹参”，沛（今江苏沛县）人，秦末为沛狱吏，随刘邦起兵，破秦灭楚，大小数十战，功最多，被封为平阳侯。惠帝二年（公元前一九三年）继萧何为相国，惠帝五年去世。详见本书《曹相国世家》。〔8〕“以其国为郡”，时以魏地置河东、太原、上党三郡。〔9〕“织室”，官署名，属少府管理，专门织造宫廷所需的各种织物。当时本身获罪或受丈夫、家主株连的妇女往往被送入织室服劳役。〔10〕“幸”，此指帝王享用女色。〔11〕“河南宫成皋台”，河南宫是秦时所建宫殿。成皋台，《汉书》作成皋灵台。河南宫

当在成皋城内，成皋故城在今河南荥阳汜水镇西。〔12〕“女”，音 r，“汝”的古字。〔13〕“代王”，薄姬所生子，名恒，即后来的汉文帝。于高祖十一年（公元前一九六年）被封为代王，封地包括代、太原、雁门三郡及云中郡的一小部分，约相当于今山西中部、北部，内蒙古南部及河北北部地区，都中都，故治在今山西平遥西南。

高祖崩，诸御幸姬戚夫人之属，〔1〕吕太后怒，皆幽之，不得出宫。而薄姬以希见故，得出，从子之代，为代王太后。太后弟薄昭从如代。〔2〕

【注释】〔1〕“御”，嫔妃。〔2〕“如”，往，前往。

代王立十七年，〔1〕高后崩。大臣议立后，疾外家吕氏强，皆称薄氏仁善，故迎代王，立为孝文皇帝，而太后改号曰皇太后，弟薄昭封为轹侯。〔2〕

【注释】〔1〕“代王立十七年”，时为吕后八年（公元前一八年）。〔2〕“轹”，音 zh，汉县名，属河内郡，故治在今河南济源南。薄昭封轹侯，食邑万户。薄昭后于文帝前十年（公元前一七年）因杀汉使者有罪，自杀。

薄太后母亦前死，葬栎阳北。〔1〕于是乃追尊薄父为灵文侯，会稽郡置园邑三百家，〔2〕长丞已下吏奉守冢，〔3〕寝庙上食祠如法。而栎阳北亦置灵文侯夫人园，如灵文侯园仪。薄太后以为母家魏王后，早失父母，其奉薄太后诸魏有力者，于是召复魏氏，〔4〕赏赐各以亲疏受之。薄氏侯者凡一人。

【注释】〔1〕“栎阳”，县名，秦时属内史，汉初曾以此为临时首都，故城在今陕西临潼东北。高祖七年（公元前二八年），刘邦从栎阳迁都长安，又葬父太公于栎阳北，改县名为万年，以奉陵寝。“栎”，音 yuè。〔2〕“会稽郡”，汉郡名，治所在吴（今江苏苏州市），辖境约相当于今江苏长江以南，茅山以东地区，浙江大部（西北一小部分除外）及福建全省。“会”，音 guì。“园邑”，汉制，高级贵族死后，要指定一些民户迁入墓园附近居住，以任守护祭扫之事，这种守墓民户聚居的地方就叫园邑。〔3〕“长丞”，指管理园邑的官吏。长为主管，丞为副手。〔4〕“复”，优复，谓免除其赋税和劳役。

薄太后后文帝二年，以孝景帝前二年崩，〔1〕葬南陵。〔2〕以吕后会葬长陵，故特自起陵，近孝文皇帝霸陵。〔3〕

【注释】〔1〕“孝景帝前二年”，公元前一五五年。〔2〕“南陵”，因在霸陵之南，故名。〔3〕“霸陵”，汉文帝陵墓，在今陕西长安东。

窦太后，赵之清河观津人也。〔1〕吕太后时，窦姬以良家子入宫侍太后。〔2〕太后出宫人以赐诸王，各五人，窦姬与在行中。〔3〕窦姬家在清河，欲如赵近家，请其主遣宦者吏：〔4〕“必置我籍赵之伍中。”宦者忘之，误置其籍代伍中。籍奏，诏可，当行。窦姬涕泣，怨其宦者，不欲往，相强，〔5〕乃肯行。至代，代王独幸窦姬，生女嫫，〔6〕后生两男。而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未入立为帝而王后卒。及代王立为帝，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孝文帝立数月，公卿请立太子，而窦姬长男最长，立为太子。立窦姬为皇后，女嫫为长公主。〔7〕其明年，立少子武为代王，已而又徙梁，是为梁孝王。〔8〕

【注释】〔1〕“清河”，汉郡名，治所在清阳（今河北清河东南），辖境约相当于今河北清河及枣强、武邑、南宫各一部分，山东临清、夏津、武城及高唐、平原各一部分地。其地战国时属赵，所以称“赵之清河”。“观

津”，县名，属清河郡，故治在今河北武邑东南。〔2〕“良家子”，清白人家的子女。〔3〕“与”，音 yù，这里是列入的意思。〔4〕“主遣宦者吏”，指由宦官担任的负责遣发宫人的官吏。〔5〕“强”，音 qiǎng，强迫，强制。〔6〕“嫖”，音 piào。〔7〕“女嫖为长公主”，刘嫖封号为馆陶公主。汉制皇帝的女儿称公主，皇帝的姐妹称长公主，刘嫖为长公主，当是文帝死后之事。〔8〕“梁孝王”，名武，初封代王，后徙封淮阳王，文帝前十二年（公元前一六八年）又徙封梁王。当时的梁国都睢阳（今河南商丘市），辖境约相当于今河南开封、通许以东，永城以北，山东曹县、嘉祥以南和安徽亳县、砀山等地，有四十余城，且多大县。刘武为窦后爱子，景帝时已为太后的窦氏曾想兄终弟及，使自己这个少子成为皇位继承人，但大臣反对，景帝亦不愿，只得作罢。刘武为诸侯王共三十五年，卒于景帝中六年（公元前一四四年），谥“孝”。详见本书《梁孝王世家》。

窦皇后亲蚤卒，〔1〕葬观津。于是薄太后乃诏有司，〔2〕追尊窦后父为安成侯，〔3〕母曰安成夫人。令清河置园邑二百家，长丞奉守，比灵文园法。

【注释】〔1〕“亲”，指父母。“蚤”，通“早”。〔2〕“有司”，官吏。古代设官分职，官吏各有专司，所以称“有司”。此即指有关主管部门的官员。〔3〕“安成”，汉县名，属汝南郡，故治在今河南正阳东北。

窦皇后兄窦长君，〔1〕弟曰窦广国，字少君。少君年四五岁时，家贫，为人所略卖，〔2〕其家不知其处。传十余家，至宜阳，〔3〕为其主入山作炭，暮卧岸下百余人，岸崩，尽压杀卧者，少君独得脱，不死。自卜数日当为侯，〔4〕从其家之长安。闻窦皇后新立，家在观津，姓窦氏。广国去时虽小，识其县名及姓，〔5〕又常与其姊采桑墮，〔6〕用为符信，上书自陈。窦皇后言之于文帝，召见，问之，具言其故，果是。又复问他何以为验？对曰：“姊去我西时，与我决于传舍中，〔7〕丐沐沐我，〔8〕请食饭我，〔9〕乃去。”于是窦后持之而泣，泣涕交横下。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乃厚赐田宅金钱，封公昆弟，〔10〕家于长安。

【注释】〔1〕“窦长君”，下云其弟字少君，则此“长君”亦当为字，《三辅决录》谓其名为“建”。〔2〕“略”，通“掠”。〔3〕“宜阳”，汉县名，属弘农郡，故治在今河南宜阳西。〔4〕“自卜数日当为侯”，宋刘敞以为“日”字是“曰”字之误。案窦广国与窦皇后姊弟相认事在文帝初年，而广国封侯在景帝时，并非自卜之后数日即为侯，刘说可从。“数”，术数，谓命相之类。〔5〕“识”，音 zhì，记得，记住。〔6〕“常”，通“尝”，曾经。〔7〕“传舍”，驿馆，供出差官吏食宿的处所。〔8〕“丐沐沐我”，前“沐”字为名词，指洗米水，用以洗发，可去油腻。后“沐”字为动词，谓洗发。〔9〕“饭”，用作动词，谓用食物饲人。〔10〕“公昆弟”，同祖兄弟，包括亲兄弟和堂兄弟。一说认为“封公”二字是衍文。

绛侯、灌将军等曰：〔1〕“吾属不死，命乃且县此两人。〔2〕两人所出微，不可不为择师傅宾客，又复效吕氏大事也。”于是乃选长者士之有节行者与居。〔3〕窦长君、少君由此为退让君子，不敢以尊贵骄人。

【注释】〔1〕“绛侯”，即周勃，沛（今江苏沛县）人，秦末随刘邦起兵，转战四方，多立功勋，被封为绛侯。惠帝六年（公元前一八九年）为太尉，吕后死后与陈平等定策诛诸吕，迎立文帝。文帝初年曾任丞相，死于文帝前十一年（公元前一六九年）。详见本书《绛侯周勃世家》。“绛”，音

ji4ng。“灌将军”，名婴，睢阳人，秦末从刘邦，能力战，以军功被封为颍阴侯。吕后死后，与周勃、陈平等合谋诛诸吕，迎立文帝。文帝初年先后官太尉、丞相，死于文帝前四年（公元前一七六年）。详见本书《樊郤滕灌列传》。〔2〕“县”，“悬”的古字，悬系，掌握。〔3〕“居”，居住，相处。

窦皇后病，失明。文帝幸邯郸慎夫人、尹姬，〔1〕皆母子。〔2〕孝文帝崩，孝景帝立，乃封广国为章武侯。〔3〕长君前死，封其子彭祖为南皮侯。〔4〕吴楚反时，〔5〕窦太后从昆弟子窦婴，〔6〕任侠自喜，将兵，以军功为魏其侯。〔7〕窦氏凡三人为侯。

【注释】〔1〕“邯郸”，汉县名，属赵国，故治在今河北邯郸市西南。〔2〕“毋”，无。〔3〕“章武”，汉县名，属渤海郡，故治在今河北黄骅西南。〔4〕“南皮”，汉县名，属渤海郡，故治即今河北南皮县城。〔5〕“吴楚反”，景帝前三年（公元前一五四年），朝廷采纳晁错的建议，削减诸侯王封地以强本弱枝，巩固中央政权。吴王刘濞（p@）、楚王刘戊约连胶东王刘雄渠、胶西王刘卬、淄川王刘贤、济南王刘辟光、赵王刘遂等起兵对抗，史称“吴楚七国之乱”，后被汉将周亚夫等讨平。其事详见本书《孝景本纪》、《绛侯周勃世家》及《袁盎晁错列传》的有关记载。〔6〕“从昆弟”，同祖兄弟，即堂兄弟。“窦婴”，字王孙，曾任吴相、詹事，因在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时立有军功，封魏其侯，后又一度任太子傅。武帝时因与王太后同母弟丞相田蚡失和，于元光五年（公元前一三年）被构陷至死。详见本书《魏其武安侯列传》。〔7〕“魏其”，汉县名，属琅邪郡，故治在今山东临沂南。“其”，音j。

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1〕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

【注释】〔1〕“黄帝、老子言”，指道家学说。“黄帝”，传说中上古的圣帝。“老子”，即老聃（音d1n），本书《老子韩非列传》以为姓李，名耳，字聃，春秋时楚人，近代学者或以为是战国时人，《道德经》五千言的作者。后世的道家尊黄帝、老子为祖，其书亦多托名黄帝、老子。

窦太后后孝景帝六岁崩，〔1〕合葬霸陵。遗诏尽以东宫金钱财物赐长公主嫖。〔2〕

【注释】〔1〕“后孝景帝六岁”，时为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一三五年）。〔2〕“东宫”，即太后所居的长乐宫，因地处未央宫之东，故名。

王太后，槐里人，〔1〕母曰臧儿。臧儿者，故燕王臧荼孙也。〔2〕臧儿嫁为槐里王仲妻，生男曰信，与两女。而仲死，臧儿更嫁长陵田氏，生男蚡、胜。〔3〕臧儿长女嫁为金王孙妇，生一女矣，而臧儿卜筮之，〔4〕曰两女皆当贵。因欲奇两女，〔5〕乃夺金氏。金氏怒，不肯予决，〔6〕乃内之太子宫。太子幸爱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身时，〔7〕王美人梦日入其怀。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贵征也。”未生而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8〕

【注释】〔1〕“槐里”，汉县名，初属内史，景帝时属主爵都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一四年）后属右扶风，故治在今陕西兴平东南。〔2〕“臧荼”，秦末陈胜部将武臣自立为赵王，遣韩广收取燕地，韩广又自立为燕王，臧荼为韩广部将，曾率军救赵，因从项羽入关破秦。项羽分封诸侯，即封臧荼为燕王，而改封韩广为辽东王。后臧荼背楚归汉，刘邦仍以之为燕王。汉

五年(公元前二二年)臧荼又叛汉,结果兵败被擒。“臧”,音 zāng。“荼”,音 tú。〔3〕“蚡”,音 fēn。〔4〕“卜筮”,钻灼龟甲以占吉凶称卜,演变蓍草以占休咎称筮。“筮”,音 shì。〔5〕“奇”,音 yì,通“倚”。〔6〕“决”,离决,断绝关系。〔7〕“身”,孕。〔8〕“王夫人生男”,王夫人所生之子,即后来的汉武帝刘彻。

先是臧儿又入其少女兒姁,^{〔1〕}兒姁生四男。^{〔2〕}

【注释】〔1〕“姁”,音 xū。〔2〕“四男”,即广川王刘越、胶东王刘寄、清河王刘乘、常山王刘舜。

景帝为太子时,薄太后以薄氏女为妃。及景帝立,立妃曰薄皇后。皇后母子,母宠。薄太后崩,废薄皇后。景帝长男荣,其母栗姬。栗姬,齐人也。

^{〔1〕}立荣为太子。长公主嫖有女,欲予为妃。栗姬妒,而景帝诸美人皆因长公主见景帝,得贵幸,皆过栗姬,栗姬日怨怒,谢长公主,^{〔2〕}不许。长公主欲予王夫人,王夫人许之。长公主怒,而日谗栗姬短于景帝曰:“栗姬与诸贵夫人幸姬会,常使侍者祝唾其背,^{〔3〕}挟邪媚道。”^{〔4〕}景帝以故望之。^{〔5〕}

【注释】〔1〕“齐”,战国时齐国领有今山东大部及河北东南一小部分地,至汉代仍以“齐”作为这一地区地理上的统称。〔2〕“谢”,推辞,拒绝。〔3〕“祝”,音 zhòu,诅咒。〔4〕“媚道”,谓妇女以术骗取男人宠幸。〔5〕“望”,责怪,怨恨。

景帝尝体不安,心不乐,属诸子为王者于栗姬,^{〔1〕}曰:“百岁后,^{〔2〕}善视之。”栗姬怒,不肯应,言不逊。景帝恚,^{〔3〕}心嫌之而未发也。^{〔4〕}

【注释】〔1〕“属”,音 zhǔ,通“嘱”,托付,嘱咐。〔2〕“百岁”,死的委婉说法。〔3〕“恚”,音 huì,恼怒,忿恨不平。〔4〕“嫌”,音 xián,怀恨。

长公主日誉王夫人男之美,景帝亦贤之,又有曩者所梦日符,^{〔1〕}计未有所定。王夫人知帝望栗姬,因怒未解,阴使人趣大臣立栗姬为皇后。^{〔2〕}大行奏事毕,^{〔3〕}曰:“‘子以母贵,母以子贵’,^{〔4〕}今太子母无号,宜立为皇后。”景帝怒曰:“是而所宜言邪!”遂案诛大行,^{〔5〕}而废太子为临江王。^{〔6〕}栗姬愈恚恨,不得见,以忧死。卒立王夫人为皇后,其男为太子,封皇后兄信为盖侯。^{〔7〕}

【注释】〔1〕“符”,祥瑞的征兆。〔2〕“趣”,音 cù,催促。〔3〕“大行”,官名,原称典客,掌宾客朝觐之事,为九卿之一,景帝中六年(公元前一四四年)改称大行,亦称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一四年)后又改称大鸿胪。案,废太子为临江王,事在景帝前七年(公元前一五年)冬,其时典客尚未改称大行,这里司马迁是用后来的官名追记前事。〔4〕“子以母贵,母以子贵”,语出《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5〕“案”,查办,追究罪名。〔6〕“临江王”,其封国即汉初南郡地,都江陵(今湖北江陵),辖境约相当于今湖北粉清河及襄樊市以南,荆门、洪湖以西,长江及清江以北,四川巫山以东地区。〔7〕“盖”,音 gāi,汉县名,属泰山郡,故治在今山东沂水西北。

景帝崩,太子袭号为皇帝。尊皇太后母臧儿为平原君。^{〔1〕}封田蚡为武安侯,^{〔2〕}胜为周阳侯。^{〔3〕}

【注释】〔1〕“平原”,汉县名,属平原郡,故治在今山东平原南。〔2〕

“武安”，汉县名，属魏郡，故治在今河北武安县城。〔3〕“周阳”，汉邑名，属河东郡闻喜县，故地在今山西绛县南。

景帝十三男，一男为帝，十二男皆为王。^{〔1〕}而兒姁早卒，其四子皆为王。^{〔2〕}王太后长女号曰平阳公主，^{〔3〕}次为南宫公主，^{〔4〕}次为林虑公主。^{〔5〕}

【注释】〔1〕“十二男皆为王”，指临江闵王荣、河间献王德、临江哀王阎、鲁共王余、江都易王非、胶西于王端、赵敬肃王彭祖、中山靖王胜、长沙定王发、广川惠王越、胶东康王寄、清河哀王乘、常山宪王舜。诸王事迹可参看本书《五宗世家》。案，景帝共十四子，一子为帝，十三子为王，此云“景帝十三男，一男为帝，十二男皆为王”，有误。〔2〕“其四子皆为王”，王兒姁四子为广川王越、胶东王寄、清河王乘、常山王舜。〔3〕“平阳”，汉县名，属河东郡，故治在今山西临汾西南。案，王皇后长女本封阳信公主（阳信县属渤海郡，故治在今河北无棣北），因与平阳侯曹时结婚，所以又称平阳公主。〔4〕“南宫”，汉县名，属广川国，故治在今河北南宫西北。〔5〕“林虑”，当作“隆虑”，东汉末避殇帝刘隆讳改作“林虑”。汉县名，属河内郡，故治在今河南林县县城。此作“林虑”，当是后人追改。

盖侯信好酒。田蚡、胜贪，巧于文辞。王仲蚤死，葬槐里，追尊为共侯，^{〔1〕}置园邑二百家。及平原君卒，从田氏葬长陵，置园比共侯园。而王太后后孝景帝十六岁，以元朔四年崩，^{〔2〕}合葬阳陵。^{〔3〕}王太后家凡三人为侯。

【注释】〔1〕“共”，音 g ng，汉县名，属河内郡，故治在今河南辉县县城。〔2〕“元朔四年”，公元前一二五年。“元朔”，汉武帝年号。案，《汉书·武帝纪》及《外戚列传》均记王太后卒于元朔三年，疑此“四”字为“三”字之误。〔3〕“阳陵”，汉景帝陵，在右扶风弋阳，当今陕西高陵西南。

卫皇后字子夫，生微矣。盖其家号曰卫氏，^{〔1〕}出平阳侯邑。^{〔2〕}子夫为平阳主讴者。^{〔3〕}武帝初即位，^{〔4〕}数岁无子。平阳主求诸良家子女十余人，饰置家。武帝祓霸上还，^{〔5〕}因过平阳主。主见所侍美人，^{〔6〕}上弗说。^{〔7〕}既饮，讴者进，上望见，独说卫子夫。是日，武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轩中，^{〔8〕}得幸。上还坐，欢甚，赐平阳主金千斤。^{〔9〕}主因奏子夫奉送入宫。^{〔10〕}子夫上车，平阳主拊其背曰：^{〔11〕}“行矣，强饭，^{〔12〕}勉之！即贵，无相忘。”入宫岁余，竟不复幸。武帝择宫人不中用者，斥出归之。^{〔13〕}卫子夫得见，涕泣请出。上怜之，复幸，遂有身，尊宠日隆。召其兄卫长君、弟青为侍中。^{〔14〕}而子夫后大幸，有宠，凡生三女一男。^{〔15〕}男名据。

【注释】〔1〕“其家号曰卫氏”，据本书《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卫子夫母为卫媼，卫媼所生子女包括私生的在内，都冒姓为卫氏。〔2〕“平阳侯”，汉初曹参封平阳侯，四传至曾孙曹时（一说名寿）袭爵。曹时即平阳公主的丈夫。〔3〕“主”，公主的简称。“平阳主”，平阳公主，即武帝姊阳信长公主。“讴者”，歌伎。〔4〕“武帝”，“武”为死后才有的谥号。司马迁去世早于武帝，其所作《史记》不当有“武帝”之称，此必本作“今上”，后人追改为“武帝”。本篇下文（不包括褚少孙所补）言及“武帝”，本亦当作“上”或“今上”。〔5〕“祓”，音 fú，古代有于三月上巳（上旬巳日）去水滨洗濯宿垢以消灾祈福的习俗，称为“祓禊”（禊音 xì）或“祓除”，亦简称为“祓”。“霸上”，地名，在长安东郊霸水西岸。〔6〕“见”，音 xiàn，

引见，使之见。〔7〕“说”，音yuè，通“悦”。〔8〕“轩”，车。皇帝出行，有车载衣服随行，称“尚衣轩”。〔9〕“斤”，汉制一斤约合今二百五十八克。〔10〕“奉送”，进献，恭恭敬敬地送入。〔11〕“拊”，音f，轻轻地拍击。〔12〕“强饭”，意谓努力加餐。〔13〕“斥”，弃逐。〔14〕“卫长君”，原名长子，长君是他在卫子夫入宫邀宠后改称的名字。“弟青”，卫青字仲卿，卫子夫同母弟，其生父郑季曾在平阳侯家为吏，因与侯府中女奴卫媪私通而生青及步广二子，二子后皆冒用卫姓。卫青因卫子夫的关系得到武帝的重用，后官车骑将军、大将军，击匈奴有功，封长平侯，贵盛无比，至元封五年（公元前六年）去世。详见本书《卫将军骠骑列传》。“侍中”，加官名。在原有官职上加“侍中”，便可侍从皇帝左右，出入宫禁。〔15〕卫子夫所生三女，后封诸邑公主、石邑公主、当利公主（又称卫长公主）。卫子夫所生一男为武帝长子刘据，亦即卫太子，详后注。

初，上为太子时，娶长公主女为妃。立为帝，妃立为皇后，姓陈氏，〔1〕无子。上之得为嗣，〔2〕大长公主有力焉，〔3〕以故陈皇后骄贵。闻卫子夫大幸，恚，几死者数矣。上愈怒。陈皇后挟妇人媚道，其事颇觉，于是废陈皇后，〔4〕而立卫子夫为皇后。〔5〕

【注释】〔1〕“姓陈氏”，陈皇后父为堂邑侯陈午。〔2〕“嗣”，指皇位继承人。〔3〕“大长公主”，皇帝姑母的称号。景帝姊长公主嫖在武帝时被尊为大长公主，即陈皇后的母亲。〔4〕“废陈皇后”，事在元光五年（公元前三年）。〔5〕“立卫子夫为皇后”，事在元朔元年（公元前二八年）。

陈皇后母大长公主，景帝姊也，数让武帝姊平阳公主曰：〔1〕“帝非我不得立，已而弃捐吾女，壹何不自喜而倍本乎！”〔2〕平阳公主曰：“用无子故废耳。”陈皇后求子，与医钱凡九千万，然竟无子。

【注释】〔1〕“数”，音sh。“数让”，责备，数落。〔2〕“倍”，通“背”。

卫子夫已立为皇后，先是卫长君死，乃以卫青为将军，击胡有功，〔1〕封为长平侯。〔2〕青三子在襁褓中，〔3〕皆封为列侯。〔4〕及卫皇后所谓姊卫少儿，〔5〕少儿生子霍去病，〔6〕以军功封冠军侯，〔7〕号骠骑将军。〔8〕青号大将军。〔9〕立卫皇后子据为太子。卫氏枝属以军功起家，〔10〕五人为侯。〔11〕

【注释】〔1〕“胡”，古代通称北方边地及西域的少数民族为“胡”，此则专指匈奴。〔2〕“长平”，汉县名，属汝南郡，故治在今河南西华东北。〔3〕“襁褓”，音qiāngbǎo，用来背负小儿的背带和布兜。“在襁褓中”指年纪幼小。〔4〕“列侯”，秦爵二十等，彻侯位最尊，汉因之，后避武帝讳改称通侯，又称列侯。〔5〕“卫少儿”，卫媪三女，长名君孺，次名少儿，三名子夫。少儿与平阳侯家吏霍仲孺私通而生霍去病。卫子夫贵后，少儿与詹事陈掌结婚。〔6〕“霍去病”，武帝时名将，击匈奴有功，后于元狩六年（公元前一一七年）去世。详见本书《卫将军骠骑列传》。〔7〕“冠军”，意谓其功为诸军之冠。霍去病封冠军侯，当时特于南阳郡置冠军县作为他的封地。冠军县故治在今河南邓县西北。〔8〕“骠骑将军”，将军名号，秩禄万石，同大将军。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二一年）始设，以授霍去病。“骠”，音piào，有骁勇之义。〔9〕“大将军”，西汉最高军职，秩禄万石。〔10〕

“枝属”，宗族亲戚。〔11〕“五人为侯”，谓卫青、霍去病及卫青三子。

及卫后色衰，赵之王夫人幸，有子，为齐王。〔1〕

【注释】〔1〕“有子为齐王”，王夫人子名闾（音 h\$ng），为武帝第二子，元狩六年（公元前一一七年）立为齐王，元封元年（公元前一一一年）死。所封齐国本临淄郡地，都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东北），辖境约相当于今山东淄博市及益都、广饶、临朐等地。

王夫人蚤卒。而中山李夫人有宠，〔1〕有男一人，为昌邑王。〔2〕

【注释】〔1〕“中山”，诸侯王国名，都卢奴（今河北定县），辖境约相当于今河北狼牙山以南，保定市、安国以西，唐县、新乐以东，滹沱河北地区。〔2〕“有男一人为昌邑王”，李夫人子名髡（音 bó），为武帝第五子，天汉四年（公元前九七年）立为昌邑王，昭帝始元元年（公元前八六年）死。所封昌邑国本山阳郡地，都昌邑（今山东金乡县西北），辖境约相当于今山东独山湖以西，郟城以南，成武、曹县以东，单县以北地区，兼领独山湖东兖州市及邹县的一部分。

李夫人蚤卒，其兄李延年以音幸，号协律。〔1〕协律者，故倡也。〔2〕兄弟皆坐奸，〔3〕族。〔4〕是时其长兄广利为贰师将军，〔5〕伐大宛，〔6〕不及诛，还，而上既夷李氏，后怜其家，乃封为海西侯。〔7〕

【注释】〔1〕“协律”，官名，即协律都尉，掌管音乐。武帝时设置，以授李延年。〔2〕“倡”，以音乐歌舞娱乐统治者的乐人，地位极其卑下。

〔3〕“兄弟皆坐奸”，李延年年年轻时犯法已受宫刑，据《汉书·佞幸传》记载，是其弟李季与宫人奸乱，李延年亦牵连得罪。“坐”，犯罪，触犯某一条法律。〔4〕“族”，族灭。即一人犯罪，诛杀其整个家族。〔5〕“贰师将军”，贰师本汉时大宛地名。大宛有良马，匿于贰师城中，汉遣使者求之不得，使者又被大宛贵族截杀。武帝怒，于太初元年（公元前一四年）以李广利为贰师将军，率兵数万伐大宛。太初三年大宛降，李广利得马归。因为发兵的目的是至贰师城取名马，因此这次远征就以“贰师”为将军名号。贰师城故址在今吉尔吉斯斯坦西南部的马尔哈马特。〔6〕“大宛”，汉时西域国名，故地在今中亚地区费尔干纳盆地一带。汉武帝遣李广利伐大宛取名马事，详见本书《大宛列传》。〔7〕“海西侯”，李广利以伐大宛立功，当时认为大宛地近西海，所以封为海西侯。

他姬子二人为燕王、广陵王。〔1〕其母无宠，以忧死。

【注释】〔1〕“燕王”，名旦，武帝第三子，元狩六年（公元前一一七年）立为燕王，昭帝元凤元年（公元前八一年）因谋反事败自杀。所封燕国都蓟（今北京城区西南），辖境约相当于今北京城区、近郊、大兴、河北固安以及北京房山、昌平、通县部分地。“广陵王”，名胥，武帝第四子，元狩六年（公元前一一七年）立为广陵王，屡犯法度，宣帝五凤四年（公元前五四年）因诅咒事发自杀。所封广陵国本江都国地，都广陵（今江苏扬州市西北），辖境约相当于今江苏长江以北，射阳湖西南，仪征以东地区。详见本书《三王世家》。据《汉书·武五子传》，燕王旦和广陵王胥都是李姬所生。

及李夫人卒，则有尹婕妤之属，〔1〕更有宠。〔2〕然皆以倡见，非王侯有土之士女，〔3〕不可以配人主也。

【注释】〔1〕“婕妤”，音 ji6y*，或作“婕仔”，宫廷女官名，秩同

列侯，位同上卿，在后宫中地位仅次于皇后，武帝时设置。〔2〕“更”，更替，一个接一个。〔3〕“士女”，有士人操行的女子。

褚先生曰：〔1〕臣为郎时，〔2〕问习汉家故事者钟离生。〔3〕曰：王太后在民间所生一女者，〔4〕父为金王孙。王孙已死，景帝崩后，武帝已立，王太后独在。而韩王孙名嫣素得幸武帝，〔5〕承间白言太后有女在长陵也。〔6〕武帝曰：“何不蚤言！”乃使使往先视之，在其家。武帝乃自往迎取之。辟道，〔7〕先驱旄骑出横城门，〔8〕乘輿驰至长陵。〔9〕当小市西入里，〔10〕里门闭，暴开门，〔11〕乘輿直入此里，通至金氏门外止，使武骑围其宅，〔12〕为其亡走，身自往取不得也。即使左右群巨入呼求之。家人惊恐，女亡匿内中床下。扶持出门，令拜谒。武帝下车泣曰：“噍！〔13〕大姊，何藏之深也！”诏副车载之，〔14〕迴车驰还，而直入长乐宫。〔15〕行诏门著引籍，〔16〕通到谒太后。太后曰：“帝倦矣，何从来？”帝曰：“今者至长陵得臣姊，与俱来。”顾曰：“谒太后！”太后曰：“女某邪？”曰：“是也。”太后为下泣，女亦伏地泣。武帝奉酒前为寿，奉钱千万，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顷，甲第，〔17〕以赐姊。太后谢曰：“为帝费焉。”于是召平阳主、南宫主、林虑主三人俱来谒见姊，因号曰修成君。有子男一人，女一人。男号为修成子仲，女为诸侯王王后。〔18〕此二子非刘氏，以故太后怜之。修成子仲骄恣，陵折吏民，〔19〕皆患苦之。

【注释】〔1〕“褚先生曰”，以下为褚先生所补，非司马迁原文。褚先生名少孙。〔2〕“郎”，皇帝的侍从官员，分侍郎、郎中、中郎等，隶属于郎中令（太初元年后改称光禄勋），平时轮流宿卫宫廷，皇帝出行则扈从警卫。郎官秩位不高，却是晋升其他较高级官职的一个阶梯。褚少孙在本书《三王世家》后的补文中说他曾“幸得以文学为侍郎”。〔3〕“钟离”，复姓。〔4〕据《汉书·外戚传》，王太后早年在金氏所生之女名俗。〔5〕“韩王孙名嫣”，字王孙，秦汉间韩王信之曾孙。祖父颓当，景帝时以匈奴相来降，封弓高侯。武帝幼时为胶东王，与韩嫣同学相亲，为帝后，以嫣为上大夫，常与之共卧起，十分宠信。嫣出入宫廷不禁，后因奸乱后宫，被王太后赐死。详见本书《佞幸列传》。〔6〕“承间”，乘机会。“间”，音 jiàn。〔7〕“辟道”，古时帝王出行，一路戒严清道，禁止行人通行，称为“辟道”。“辟”，音 bì。〔8〕“旄骑”，又称“旄头骑”，皇帝仪仗队中在前面开道的骑兵。因需解髻披发，所以称“旄头”。“横城门”，为长安城北面西第一座门，面对架于渭水之横桥。〔9〕“乘輿”，皇帝乘坐的车辆。〔10〕“里”，县以下的居民区单位。古聚族列里而居，里有里门，按时启闭。〔11〕“暴”，强行。〔12〕“武骑”，武装骑兵。〔13〕“噍”，音 huò，表示惊怪的叹词。〔14〕“副车”，皇帝出行时的侍从车辆。据《汉官仪》，天子属车三十六乘，属车即副车。〔15〕“长乐宫”，故址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北郊汉长安故城东南隅。宫垣南北宽约二千三百米，东西长约二千九百米，是汉时长安的主要宫殿之一，高祖时以此为视朝之地，惠帝未移至未央宫视朝，长乐宫改为太后居处。〔16〕“籍”，指门籍，悬在宫门上的一种名籍。竹制，上记姓名年貌，有门籍者案验得实，可出入宫门。〔17〕“甲第”，头等住宅。〔18〕“诸侯王”，汉代的亲王有自己的封国，略似先秦的诸侯，所以称“诸侯王”。修成君女后嫁淮南王刘安的太子刘迁为妃，不久即离婚。此云“为诸侯王王后”，不确。〔19〕“陵折”，欺凌折辱。“陵”，通“凌”。

据本书《酷吏列传》，后义纵任长安令，执法不避权贵，曾捕案修成子仲。

卫子夫立为皇后，后弟卫青字仲卿，以大将军封为长平侯。四子，长子伉为侯世子，〔1〕侯世子常侍中，贵幸。其三弟皆封为侯，〔2〕各千三百户，一曰阴安侯，〔3〕二曰发干侯，〔4〕三曰宜春侯，〔5〕贵震天下。天下歌之曰：“生男无喜，生女无怒，独不见卫子夫霸天下！”

【注释】〔1〕“伉”，音 kàng。据本书《卫将军骠骑列传》及《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卫伉初封宜春侯，又为长平侯世子。〔2〕“三弟皆封为侯”，案，卫青三子封侯，包括长子伉在内，此云伉别有三弟封侯，误。前云卫青有“四子”，亦误。下文云“三子为侯”，当是。〔3〕“阴安侯”，名不疑。“阴安”，汉县名，属魏郡，故治在今河南清丰北。〔4〕“发干侯”，名登。“发干”，汉县名，属东郡，故治在今山东冠县东。〔5〕“宜春侯”，即伉。此以为伉有弟别封宜春侯，误。“宜春”，汉县名，属汝南郡，故治在今河南汝南西南。

是时平阳主寡居，当用列侯尚主。〔1〕主与左右议长安中列侯可为夫者，皆言大将军可。主笑曰：“此出吾家，〔2〕常使令骑从我出入耳，奈何用为夫乎？”左右侍御者曰：“今大将军姊为皇后，三子为侯，富贵振动天下，主何以易之乎？”于是主乃许之。言之皇后，令白之武帝，乃诏卫将军尚平阳公主焉。

【注释】〔1〕“尚主”，与公主结婚。“尚”有尊奉之义，公主身份尊贵，不敢说“娶”，所以用“尚”字。〔2〕“此出吾家”，指卫青微时，本是平阳侯家仆隶。

褚先生曰：丈夫龙变。《传》曰：〔1〕“蛇化为龙，不变其文；家化为国，不变其姓。”丈夫当时富贵，百恶灭除，光耀荣华，贫贱之时何足累之哉！

【注释】〔1〕“传”，音 zhu4n，书传。

武帝时，幸夫人尹婕妤。邢夫人号娥，〔1〕众人谓之“何”。何秩比中二千石，〔2〕容华秩比二千石，〔3〕婕妤秩比列侯。常从婕妤迁为皇后。

【注释】〔1〕“娥”，汉武帝设置的宫廷女官名号，位在婕妤下。“何”，音 x0ng。〔2〕“中二千石”，汉代官员秩禄等级的一种，每月可得俸谷一百八十斛，年俸为二千一百八十斛；九卿、执金吾等高级官员属之。“中”，音 zhòng，义为满。〔3〕“容华”，或作“俗华”，汉武帝设置的宫廷女官名号，位在娥下。“二千石”，汉代官员秩禄等级的一种，每月可得俸谷一百二十斛，年俸为一千四百四十斛；郡守，王国相、典属国、将作大匠、太子傅、大长秋、詹事等属之。《汉书·外戚传》以为容华秩比真二千石，与此异。真二千石，每月可得俸谷一百五十斛，年俸为一千八百斛。

尹夫人与邢夫人同时并幸，有诏不得相见。尹夫人自请武帝，愿望见邢夫人，帝许之。即令他夫人饰，从御者数十人，〔1〕为邢夫人来前。尹夫人前见之，曰：“此非邢夫人身也。”帝曰：“何以言之？”对曰：“视其身貌形状，不足以当人主矣。”于是帝乃诏使邢夫人衣故衣，独身来前。尹夫人望见之，曰：“此真是也。”于是乃低头俯而泣，自痛其不如也。谚曰：“美女入室，恶女之仇。”〔2〕

【注释】〔1〕“御者”，侍从。〔2〕“恶”，丑恶。

褚先生曰：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马不必骐骥，要之善走；士不必贤世，要之知道；女不必贵种，要之贞好。^{〔1〕}《传》曰：“女无美恶，入室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嫉。”^{〔2〕}美女者，恶女之仇。岂不然哉！

【注释】〔1〕“贞好”，贞指操行清白，好指容貌美丽。〔2〕“女无美恶，入室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嫉”，此四句见邹阳《狱中上梁王书》，又见本书《扁鹊仓公列传》，可知已成当时流行箴言。

钩弋夫人姓赵氏，^{〔1〕}河间人也。^{〔2〕}得幸武帝，生子一人，昭帝是也。武帝年七十，乃生昭帝。^{〔3〕}昭帝立时，年五岁耳。^{〔4〕}

【注释】〔1〕“钩弋”，汉长安宫名。据《汉书·外戚传》，武帝经过河间，有人说此间有奇女，武帝就遣使把这个赵姓女子召来，此女生来两手拳曲，不能伸开，经武帝抚弄，手掌就伸开了。随即入宫，得到武帝的宠幸，号称“拳夫人”，因居于钩弋宫，又称“钩弋夫人”。〔2〕“河间”，诸侯王国名，都乐城（今河北献县东南），辖境约相当于今河北东南部献县、交河、东光、阜成、武强一带。〔3〕“武帝年七十，乃生昭帝”，案，武帝年十六继位为帝，在位五十四年，后元二年死时年七十，而昭帝时年八岁。此云“年七十，乃生昭帝”，误。〔4〕“昭帝立时，年五岁耳”，案之《汉书·武帝纪》、《昭帝纪》及其他记载，昭帝生于太始三年（公元前九四年），后元二年继位时年八岁。此云“五岁”，误。

卫太子废后，^{〔1〕}未复立太子。而燕王旦上书，愿归国入宿卫。^{〔2〕}武帝怒，立斩其使者于北阙。^{〔3〕}

【注释】〔1〕“卫太子”，即武帝长子刘据，卫子夫所生，元狩元年（公元前一二二年）立为太子。武帝晚年多病，以为是有人埋蛊（把代表怨家仇人的木偶埋入地下，施以符咒，使对方遭受灾祸。蛊音g）诅咒的缘故，征和二年（公元前九一年）命亲信江充查办此事。江充与太子不和，诬称在太子宫中掘得巫蛊用的桐木人。太子惊惧愤怒，把江充杀了。武帝以为太子造反，派丞相刘屈氂（音lǐ）领兵攻太子，太子逃到湖县（今河南灵宝东）躲藏，被地方官发觉自杀。因其有罪遭祸而死，所以史书从母姓称之为“卫太子”。谥“戾”，又称“戾太子”，卫后亦在这次事变中自杀。〔2〕“归国入宿卫”，归还封国，回到长安在宫中住宿警卫。这是一种借口，其实燕王是觊觎太子的位置，想当皇位继承人。〔3〕“北阙”，未央宫北面的门楼，是官员等候朝见或上书奏事的地方。

上居甘泉宫，召画工图画周公负成王也。^{〔1〕}于是左右群臣知武帝意欲立少子也。后数日，帝谴责钩弋夫人。^{〔2〕}夫人脱簪珥叩头。^{〔3〕}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狱！”^{〔4〕}夫人还顾，帝曰：“趣行，^{〔5〕}女不得活！”夫人死云阳宫。^{〔6〕}时暴风扬尘，百姓感伤。使者夜持棺往葬之，封识其处。^{〔7〕}

【注释】〔1〕“召画工图画周公负成王”，周武王死，子成王年幼，武王弟周公代摄王政七年，事见本书《周本纪》及《鲁周公世家》。“负”，背负。谓周公背着成王临朝。据《汉书·霍光传》记载，武帝使画工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图赐霍光，暗示了要立幼子使霍光辅政的意思。〔2〕“谴责”，严厉地斥责。〔3〕“珥”，音r，耳饰。古制，后妃有过，当脱簪珥待罪。〔4〕“掖庭狱”，掖庭中关押有罪宫人的监狱，由掖庭令掌管。“掖庭”，宫中旁舍。〔5〕“趣”，音cù，急速。〔6〕“云阳宫”，即甘泉宫。〔7〕“封”，聚土为坟堆。“识”，音zhì，植树作标记。“封识其处”，在其处封

土植树作为标志。后昭帝即于其地改葬钩弋夫人，起陵，称“云陵”。

其后帝闲居，问左右曰：“人言云何？”左右对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儿曹愚人所知也。^{〔1〕}往古国家所以乱也，由主少母壮也。女主独居骄蹇，^{〔2〕}淫乱自恣，莫能禁也。女不闻吕后邪？”^{〔3〕}故诸为武帝生子者，无男女，其母无不谴死，^{〔4〕}岂可谓非贤圣哉！昭然远见，为后世计虑，固非浅闻愚儒之所及也。谥为“武”，^{〔5〕}岂虚哉！

【注释】〔1〕“儿曹”，小儿辈。〔2〕“女主”，女性君主，多指执政的太后。“骄蹇”，骄横傲慢。“蹇”，音jiǎn。〔3〕“女”，音r，通“汝”。〔4〕“诸为武帝生子者，无男女，其母无不谴死”，事实并非全是如此，如武帝第二子齐王刘闳母王夫人、第五子昌邑王刘髡母李夫人都是病死的，生前并未受遣获罪。〔5〕“谥”，当时有地位者在死后，别人依据其生前行迹追加的称号。“武”，据《谥法解》，“刚强直理”、“威强敌德”、“克定祸乱”、“刑民克服”、“夸志多穷”，皆可谥以“武”。

译 文

自古以来，承受天命开基创业的帝王以及继承正统谨守法度的君主，不仅本身具有许多内在的美德，同时也得到后妃外戚的辅助。夏朝的兴起，因为有涂山氏之女，而桀被放逐，则由于末喜的缘故。殷朝的兴起，因为有有娥氏之女，而纣的被杀，则由于他宠爱妲己。周朝的兴起，因为有姜原和大任，而幽王被人所擒，则由于他被褒姒所迷惑。所以《易经》以《乾》《坤》两卦开头，《诗经》以《关雎》一篇为始，《书经》赞美尧命二女下嫁于舜，《春秋》则讥刺纪侯娶妇不行亲迎之礼。夫妇之间，存在着人们相互关系中最重要伦理。礼的应用，在婚姻方面最为戒慎。乐声协调则四季和顺，阴阳的变化，是万物生长化育的根本。（处理夫妇关系，）难道可以不慎吗？人能够发扬道义，却对命毫无办法。真了不得啊，夫妇之间的爱，君主无法从臣下那里得到，父亲不能从儿子那里得到，何况地位卑下的人呢？（夫妇）既然欢好结合了，有的却不能生育子孙；有的能生育子孙，却又得不到好结果。这难道不是由于命吗？孔子极少谈“命”，这是因为命太难讲了吧！如果不是能通达幽明变化的人，又怎能认识人天生的资质及其禀受的命运呢？

太史公说：秦以前的事太简略了，其详情已无法得知而予以记载。汉代兴起，吕娥姁为高祖的正后，她生的儿子为太子。到了晚年，容色衰老，高祖对吕后的爱也大不如前了，而戚夫人得宠，她生的儿子如意好几次差一点取代了太子的位置。等到高祖驾崩，吕后杀了戚夫人，又害死了赵王如意，高祖后宫的妃妾，只有那些平时不得宠爱并被疏远的，才得以平安地活下来。

吕后的长女为宣平侯张敖的妻子，张敖的女儿为孝惠皇后。吕太后因为亲上加亲的缘故，千方百计想让张后生下能继承皇位的儿子，然而张后始终未能生子，就取后宫妃妾生的孩子冒称是自己的儿子。等到孝惠帝驾崩，其时天下统一未久，继位的子嗣身份不明。吕后于是使自己娘家的人显贵起来，封诸吕为王作为辅佐。又立吕禄的女儿为少帝的皇后，企图以联姻来巩固统治的根本，使之坚牢无比，然而终究无益于事。

高后驾崩，与高祖合葬于长陵。吕禄、吕产等惧怕遭到杀戮，阴谋作乱。大臣们起来讨伐诸吕，上天诱导汉家得以恢复自己的统绪，终于消灭了吕氏。

只留下了孝惠皇后，让她居住在北宫。大臣们迎立代王继位，这就是孝文帝，以奉承汉家的宗庙。这难道不是天意吗？不是天命所归，谁能当得起呢？

薄太后，她父亲是吴人，姓薄氏。在秦朝的时候与从前魏王宗室的女子魏媪私通，生下了薄姬。薄姬的父亲死在山阴，也就葬在那里。

到诸侯起来反叛秦朝的时候，魏豹自立为魏王，而魏媪把她的女儿送进魏宫。魏媪到许负那里去看相算命，许负为薄姬看相，说她将来会生天子。当时项羽正与汉王在荥阳对峙，天下的归属，还未见定局。魏豹最初是助汉击楚，听到许负的话，心中暗喜，便背叛汉王而中立，后变为与楚联合约和。汉王派遣曹参等攻打并俘虏了魏王豹，把他的国土改为郡，而薄姬被送进汉宫的织室服役。魏豹已死，汉王有一次去织室，看到薄姬有姿色，就下诏把她纳入后宫。进宫一年多，薄姬未得皇上的亲幸。起初薄姬年少时，与管夫人、赵子儿友爱，相互约定说：“谁先贵显了，别忘记提携好友。”后来管夫人、赵子儿先被汉王宠幸。汉王一次坐在河南宫成皋台上，管、赵这两个美人在一起取笑薄姬当初的约言。汉王听到了，问她们发笑的原因。两人原原本本地把事情告诉汉王。汉王心里感到凄惨，同情薄姬，这一天便把她召来侍奉。薄姬说：“昨天深夜我梦见一条苍龙盘据在我腹部。”高帝说：“这是大贵的征兆，我为你成全这件事。”同宿一次就生下了儿子，这就是代王。此后薄姬就很少有机会见到高祖。

高祖崩，那些被高祖宠爱亲幸的美人嫔御如戚夫人之类，吕太后对她们怀恨在心，把她们都幽禁起来，不让出宫。而薄姬由于很少见到高祖的缘故，得以出宫，跟随儿子去代国，为代王太后。太后的弟弟薄昭也跟着到代国。

代王立后十七年，高后驾崩。大臣们商议选立皇位继承人，大家痛恨外戚吕氏的强横，都称赞薄氏仁爱善良，所以迎代王入长安，立为孝文皇帝，而太后改号为皇太后，她的弟弟薄昭被封为轹侯。

薄太后的母亲早已去世，葬在栎阳之北。于是追尊薄太后的父亲为灵文侯，在葬地会稽郡置设园邑三百家，由长丞以下的官吏奉职守墓，寝庙献食祭祀都依规定的礼法进行。而在栎阳北置灵文侯夫人的墓园，一切比照灵文侯墓园的礼仪。薄太后认为自己母家是魏王的后裔，又早早失去了双亲，当初照顾薄太后，诸魏是出过力的，于是就召见并优待魏氏，并按亲疏关系让他们接受不同的赏赐。薄氏封侯的有一个人。

薄太后后于文帝两年，在孝景帝前二年驾崩，葬在南陵。因为吕后先已与高祖合葬于长陵，所以特地另造陵墓，靠近孝文皇帝的霸陵。

窦太后是赵地清河郡观津县人。吕太后当政时，她以良家子的身份被选入宫中侍奉太后。太后把一些宫女遣送出宫赐给诸王，每个王得五人，窦姬被列入发遣之列。窦姬家在清河，因此希望能被送到赵国，靠近家乡，就请求主管发遣宫女的宦官：“一定把我的名字安排在去赵国的那一批里面。”宦官忘记了这事，误把她的名字列入去代国的一批中。名籍上奏，吕太后下诏认可，便当上路。窦姬伤心地哭泣，怨恨那个宦官，不愿去代国，在逼迫之下，才肯登程。到了代国，代王惟独宠幸窦姬，窦姬生了个女儿名嫫，后来又生了两个儿子。代王的王后生有四个儿子。代王还没进京被立为皇帝，王后就先去世了。等到代王被立为皇帝，王后所生的四个儿子接连病死。孝文帝继位后几个月，朝廷大臣请求立太子，而窦姬生的大儿子年最长，就被立为太子。又立窦姬为皇后，女儿嫫则封为长公主。第二年，又立窦姬的小儿子武为代王，不久改封梁，这就是梁孝王。

窦皇后的父母亲早已去世，葬在观津。于是薄太后下诏命令有关官署，追尊窦皇后的父亲为安成侯，母亲为安成夫人。命令清河郡置设园邑二百家，由长丞奉职守墓，比照灵文侯园邑的礼仪。

窦皇后的哥哥叫窦长君；弟弟叫窦广国，字少君。少君四五岁的时候，家里穷，被人掠走贩卖为奴，家里不知他的下落。辗转卖了十几家，到了宜阳，替他的主人进山烧炭。夜间一百多人一起睡在山崖下，山崖崩塌，睡着的人全被压死，只有少君脱险，没有遇难。自己占卜日后当封为侯，就跟随主人到长安去。听说窦皇后刚刚被立为皇后，老家在观津，姓窦。广国离家时年龄虽小，却记得老家的县名和自己的姓氏，又记得曾经与姐姐一起采桑，从桑树上掉下来这件事，以此作为凭证，上书自己陈述是皇后的亲弟弟。窦皇后把这件事告诉给文帝，召见广国，问他详情，广国一一说明有关情况，果然符合实情。又再一次问他有什么可以验证，回答说：“姐姐离开我西去时，与我在驿馆中告别，讨来淘米水给我洗头，又要得食物让我吃，然后才离去。”于是窦皇后抱着他痛哭，涕泪纵横而下。左右的侍者也都趴在地上哭泣，与皇后一起悲哀。（文帝）于是厚厚地赏赐广国土地、住宅、黄金、钱币，同时分封皇后的同祖兄弟，家住长安。

绛侯周勃、将军灌婴等商量说：“我们这些人如果一时不死，性命将决定于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出身低微，必须替他们选择好的师傅和宾客，不然的话，恐怕又会仿效吕氏闹出大事来。”于是就选择年长有德者以及操守端正的士人，与窦氏兄弟相处。窦长君、少君因此而成为谦虚逊让的君子，不敢因尊贵的地位而骄气凌人。

窦皇后患病，双目失明了。文帝宠幸邯郸慎夫人和尹姬，二人都未能生儿子。孝文帝驾崩，孝景帝继位，就封广国为章武侯；长君先已去世，封他的儿子彭祖为南皮侯。吴楚叛变作乱时，窦太后堂弟的儿子窦婴喜欢打抱不平，并以此自负，他受命统率军队，因为有军功而被封为魏其侯。窦氏共有三人为侯。

窦太后喜欢黄帝、老子的学说。景帝、太子以及诸窦不得不去读《黄帝》、《老子》之类的书，尊崇其学说。

窦太后在孝景帝之后六年驾崩，合葬于文帝的霸陵。遗诏命把东宫的金钱财物全部赐给长公主嫫。

王太后是槐里人。母亲叫臧儿。臧儿是先前的燕王臧荼的孙女。臧儿出嫁为槐里王仲的妻子，生了个儿子名信。还生了两个女儿。王仲死，臧儿改嫁长陵田氏，生了蚡、胜两个儿子。臧儿的长女嫁给金王孙为妻，已经生了一个女儿，而臧儿卜筮算命，说是两个女儿都会大贵。因而企图依靠两个女儿求得富贵，就硬把长女从金氏那里接走。金氏十分愤怒，不肯离绝，臧儿就把长女送进太子宫中。太子亲幸宠爱她，生了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还在母腹中时，王美人梦见太阳投入自己怀中，她把这件事告诉给太子，太子说：“这是大贵的征兆。”还没有分娩而孝文帝驾崩；孝景帝即位后，王夫人生下了儿子。

早先，臧儿又把小女儿兒姁送入太子宫中，兒姁生了四个儿子。

景帝当太子的时候，薄太后把薄氏的女儿配他为妃，到景帝立为天子，立薄妃为皇后。皇后没有生儿子，不得宠。薄太后驾崩后，景帝就废掉了薄皇后。

景帝的长子名荣，他母亲是栗姬。栗姬是齐人。景帝立荣为太子，长公

主嫖有个女儿，想配给太子作妃。栗姬生性嫉妒，而景帝的那些美人都是通过长公主的推荐才见到景帝的，她们得到的尊荣和宠幸，都超过了栗姬。栗姬天天都怨恨生气，就拒绝了长公主，不答应让太子娶她的女儿。长公主又要把女儿嫁给王夫人的儿子，王夫人答应了。长公主因此恼怒栗姬，天天在景帝面前说栗姬的坏话：“栗姬同那些贵夫人、得宠的美人聚会，经常派自己的侍者在她们的背后念咒语吐唾沫，搞歪门邪道。”景帝因此而对栗姬产生了恶感。

景帝曾经身体欠安，心中不乐，（疑心自己将不久于世，）就把已经封王的那些儿子嘱托给栗姬照顾，说道：“我死了以后，你好好看待他们。”栗姬有气，不肯答应，还出言不逊。景帝也生气了，心里对栗姬衔恨而没有发作。

长公主天天在景帝面前称赞王夫人的儿子好，景帝也认为这个儿子有贤德，又有以前王夫人怀孕时梦见太阳入怀的吉兆，但对改易太子的大计，还没有作最后决定。王夫人知道景帝对栗姬怀恨，趁着怒气未消，暗中派人催促大臣建议立栗姬为皇后。（一天，）大行上奏完毕，说道：“古话说‘子以母贵，母以子贵’，现在太子的母亲没有封号，应该立她为皇后。”景帝发怒道：“这是你们应该讲的话吗！”于是就追究查办，处死了大行，而把太子废为临江王。栗姬更加恼怒怨恨，却见不到皇上，因此忧闷而死。（景帝）终于立王夫人为皇后，立她生的儿子为太子。封皇后的哥哥信为盖侯。

景帝驾崩，太子继承名号为皇帝。尊封皇太后的母亲臧儿为平原君。封田蚡为武安侯，田胜为周阳侯。

景帝共有十三个儿子，一个儿子继位为帝，其余十二个儿子封王。而兒姁早已去世，她生的四个儿子都封为王。王夫人的长女封号为平阳公主，次女为南宫公主，三女为林虑公主。

盖侯王信喜欢饮酒。田蚡、田胜生性贪婪，能说会道。王仲早死，葬在槐里，追封为共侯，设置园邑二百家。等到平原君去世，从后夫田氏合葬在长陵，设置园邑比照共侯园的规格。王太后后于孝景帝十六年，在元朔四年驾崩，同景帝合葬在阳陵。王太后家共有三人为侯。

卫皇后字子夫，出身低微。她家号称卫氏，出自平阳侯的封邑。子夫是平阳公主家的歌伎。武帝即位之初，几年未有子嗣。平阳公主访求挑选了十几个良家女子，装扮好了放在家中。武帝三月上巳去霸上祓禊归来，顺便过访平阳公主。平阳公主让装扮好的美人出来见武帝，皇上看了都不喜欢。到宴饮时，歌伎上来献歌，皇上望见卫子夫，单单就爱上她。这一天，武帝起来换衣服，子夫在尚衣的车中侍奉，得到了亲幸。皇上回到宴会的座位上，极其高兴，赐给平阳公主黄金千斤。公主从而奏请进献子夫，把她送入宫中。子夫上车时，平阳公主轻轻地拍着她的背说：“去吧，多吃些饭，保重身体，要努力啊！如果显贵了，别忘了我。”入宫一年多，竟不再得到亲幸。武帝挑选宫女中不中用的，斥退出宫，让她们回家。卫子夫得以见到皇上，哭哭啼啼地请求让她出宫。皇上对她生了怜爱之心，又亲幸她，子夫于是有了身孕，得到的尊荣和宠爱，一天比一天增多。武帝把她的哥哥卫长君、弟弟卫青召来任为侍中。子夫后来大被皇上亲幸，非常得宠，一共生了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名据。

当初，皇上为太子时，娶了长公主的女儿为妃。立为皇帝后，这个妃子就立为皇后。皇后姓陈，没有生儿子。皇上之所以能被景帝立为继承皇位的

太子，大长公主出了大力，所以陈皇后很骄贵。她听说卫子夫大得宠幸，很恼怒，好几次寻死觅活的。皇上得知后，更生她的气。陈皇后为了争宠，搞了妇人巫蛊求媚的那一套歪门邪道。这类事情多次被皇上觉察。武帝于是废掉陈皇后，而立卫子夫为皇后。

陈皇后的母亲大长公主是景帝的姐姐，她责怪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说：“皇上不是因为我的关系，不会被立。事后却抛弃了我的女儿，怎么这样不自爱，忘了本！”平阳公主说：“是因为没能生儿子的缘故才被废的。”陈皇后想生儿子，给医生的钱共花了九千万，然而终究未能生子。

卫子夫已立为皇后，卫长君早先死了，武帝就以卫青为将军。卫青攻打匈奴有功，被封为长平侯。他三个儿子还是襁褓中的婴孩，也都封为列侯。连同卫皇后所谓的姐姐卫少儿生的儿子霍去病，也以军功封为冠军侯，号骠骑将军。卫青号大将军。武帝立卫皇后的儿子据为太子。卫家的亲属靠军功起家，共有五人为侯。

等到卫皇后容色衰老，赵地的王夫人得到宠幸，生有儿子，被封为齐王。

王夫人早死。而中山李夫人得宠，生了一个儿子，被封为昌邑王。

李夫人早死，她的哥哥李延年因精通音律而得宠，封官号称协律。协律之职原本系倡家。后来李延年和他的弟弟都因为与宫女通奸而遭灭族之祸。其时他们的长兄广利为贰师将军远出征伐大宛，没有跟着被杀。李广利回来，皇帝已经夷灭了李氏。后来又可怜李家，就封广利为海西侯。

武帝其他姬妾生的两个儿子被封为燕王、广陵王。他们的母亲不得宠，因忧闷而死。

等到李夫人去世，又有尹婕妤之类的女子，轮流得宠。但她们都出身倡家，因善于歌舞而得见皇上，不是有封土的王侯之女，不能与皇上匹配。

褚先生说：我当郎官的时候，曾经求教熟悉汉家故事的钟离生。钟离生说：王太后在民间时所生的女儿，生父是金王孙，王孙已死。景帝崩后，武帝已继位，王太后还在世。韩王孙名嫣，一向得到武帝的宠幸，乘机告诉武帝太后还有个女儿在长陵。武帝说：“为什么不早说！”于是就派人前去侦视，太后的那个女儿正在家里。武帝就亲自前往迎取。皇帝外出，清道戒严，先行开道的旄骑出横城门，武帝的车驾一路直驰到达长陵。从小市西面进入里坊，里门关着，就破门而入，车驾直入这个坊里，到金氏门外停下，派遣武装骑兵包围了金氏的宅第，为的是怕她逃走，皇上亲自去迎取时接不到。接着就叫左右群臣进门呼叫寻找。金家的人惊惶失措，那女子躲在内室的床底下。把她找到后扶她出门，令她拜见皇上。武帝下车哭着说：“咳，大姐，为什么躲得那么隐密啊！”下诏用自己的副车载送她，掉转车头驰回长安，直入太后居住的长乐宫。在路上就下诏给她上了门籍，把通名状交给长乐宫守门的使者，让他到太后那里去通报。武帝进去谒见太后。太后说：“皇帝你劳累了，从什么地方来？”武帝说：“今天到长陵去找到了我的姐姐，同她一起来了。”回过头对金氏女子说：“拜见太后！”太后说：“你是某某吗？”回答说：“是的。”太后不禁为之流下了眼泪，金氏女子也伏在地上哭泣。武帝举酒上前祝贺，致送钱一千万，奴婢三百人，公田一百顷，头等住宅一所，用来赐给这个姐姐。太后道谢说：“使皇帝你破费了。”于是召来平阳公主、南宫公主、林虑公主三人，让她们都来拜见姐姐。武帝从而又封她为修成君。修成君有儿子一人，女儿一人。儿子号为修成子仲，女儿后来嫁诸侯王为王后。这两个孩子都不是刘氏的子女，因而太后怜爱他们。

修成子仲骄纵任性，横行不法，欺压官吏和百姓，人们都为此害怕苦恼。

卫子夫被立为皇后，皇后的弟弟卫青，字仲卿，以大将军的身份被封为长平侯。他有四个儿子，长子伉为长平侯世子，侯世子经常在皇上身边侍从，显贵得宠。他三个弟弟都封为侯，各有封邑一千三百户。一个叫阴安侯，第二个叫发干侯，第三个叫宜春侯，地位尊贵，名震天下。人们编歌谣说：“生男孩别欢喜，生女孩别生气，难道没有看到卫子夫荣华富贵天下第一！”

当时平阳公主寡居在家，按常例应找一个列侯与公主结婚。公主与身边的人商议长安列侯中谁适合当自己的丈夫。身边的人都说大将军合适。公主笑着说：“他原是我家的下人，以前经常使唤他骑马随从我出入，怎么可以让他当我的丈夫呢！”左右侍奉的人说：“现在大将军的姐姐当上了皇后，三个儿子都封了侯，富贵震动天下，公主怎能看轻他呢？”于是公主就答应了。把这个心思告诉了皇后，让皇后禀告武帝。武帝就下诏让卫将军与平阳公主结婚。

褚先生说：大丈夫像龙一样可以变化。古书上说：“蛇能变为龙，但不改变它身上的花纹；家可以变为国，但不改变自己的姓氏。”大丈夫生逢其时，取得富贵，身上的一切过错和污点都会消除，只见光耀荣华，当初贫贱时的情况，哪里还能牵累他们！

武帝当时宠幸夫人尹婕妤，又有个邢夫人官号娥，而众人都叫她“何”。何的品级俸禄相当于中二千石，容华相当于二千石，婕妤相当于列侯。皇后经常是从婕妤升迁的。

尹夫人和邢夫人同时被武帝所宠幸，有诏命令她们二人不得相见。尹夫人自己向武帝请求，希望能从远处看一下邢夫人，武帝允许了。就让别的夫人打扮好，跟着几十个侍从，假装邢夫人前来。尹夫人上前与她相见，说：“这不是邢夫人的自身。”武帝说：“凭什么这样讲？”回答道：“我看她的容貌体型，不足以称皇上的心。”于是武帝就下诏让邢夫人穿着旧衣服独自前来。尹夫人远远望见了，说：“这真的是她。”于是低头俯身哭了起来，为自己不如人家而悲痛。这就如同谚语所说：“美女进入家室，就成了丑女的仇敌。”

褚先生说：洗澡不必非到江海中不可，关键在于能去掉身上的污垢；马不必非得到骐骥不可，关键在于要善于奔驰；士人不必非是当世最杰出的贤才不可，关键在于懂得道理；女子不必非有高贵的出身不可，关键在于操行清白容貌美丽。古书上说：“女人不分美丑，一进入家室就会遭到嫉妒；士人不分贤和不贤，一进入朝廷就会遭到嫉恨。”美女是丑女的仇敌。难道不是这样吗？

钩弋夫人，姓赵，是河间人。得到武帝的宠幸，生了儿子，这就是昭帝。武帝年已七十岁，才生昭帝。昭帝立为皇帝时，年才五岁。

卫太子被废后，武帝没再立太子。而燕王旦上书，请求把封国归还朝廷，自己回长安入宫值宿警卫。武帝大怒，立刻把燕王的使者押到北阙斩首。

皇帝住在甘泉宫，召来画工画了周公背成王的图。于是左右群臣都知道武帝的意思是要立小儿子为皇位继承人。几天以后，武帝严厉地斥责钩弋夫人。夫人解下簪珥叩头请罪。武帝说：“把她拉出去，送到掖庭的监狱里！”夫人一边走一边回顾，武帝说：“快走，你活不成了。”夫人死在云阳宫。当时暴风骤起，尘土飞扬，百姓们都为钩弋夫人伤感。使者在夜里带了棺材前去埋葬夫人，在葬地做了标记。

此后武帝闲居无事时，问身边的人：“人们对这件事有什么议论？”身边侍奉的回答道：“人们说即将立她的儿子当太子了，为什么要除掉这个母亲呢？”武帝说：“是啊，这可不是小孩子笨家伙们所能懂得的。古时候的国家为什么会有祸乱呢？就是因为国君年幼而母后壮年的缘故。女主独居骄慢，淫乱放纵，没有谁能禁止她。你们难道没有听说过吕后吗？”因此那些为武帝生儿育女的，无论是生儿子还是生女儿，孩子的母亲没有不被斥责处罚而死的。这难道可以说不是大贤大圣的作为吗？能明白地远见将来，为后世深思熟虑作好安排，这本来就不是那种见识浅薄的腐儒们所能比得上的。谥号称为“武”，难道是虚的吗！

楚元王刘交者，〔1〕高祖之同母少弟也，〔2〕字游。

【注释】〔1〕“楚元王”，“楚”，汉诸侯国名，都彭城（即今江苏徐州市）。刘交初封于楚，有薛郡、东海郡、彭城三十六县，所辖约当今江苏北部、山东南部及安徽东北部地区。“元”是死后谥号。〔2〕“同母”，《汉书》作“同父”，颜师古曰：“言同父知其异母。”王先谦《汉书补注》以为“同母”是误文。

高祖兄弟四人，长兄伯，伯蚤卒。〔1〕始高祖微时，尝辟事，〔2〕时时与宾客过巨嫂食。〔3〕嫂厌叔，叔与客来，嫂详为羹尽，〔4〕栝釜，〔5〕宾客以故去。已而视釜中尚有羹，高祖由此怨其嫂。及高祖为帝，封昆弟，而伯子独不得封。太上皇以为言，〔6〕高祖曰：“某非忘封之也，为其母不长者耳。”于是乃封其子信为羹颉侯。〔7〕而王次兄仲于代。〔8〕

【注释】〔1〕“蚤”，通“早”。〔2〕“辟”，通“避”，躲避。“辟事”，指犯有过失而躲避。本书《张丞相传》作“辟吏”，亦通。〔3〕“巨嫂”，指大嫂，长嫂。〔4〕“详”，通“佯”，假装。〔5〕“栝”，音 lù。《汉书·楚元王传》作“刮”。刮，敲。“栝釜”，用勺刮锅，表示锅中空空，已无剩羹。〔6〕“太上皇”，指汉高祖父亲刘太公。汉高祖六年，尊太公为太上皇。此本秦制，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天下后，追尊其父庄襄王为太上皇，后为历代沿袭。〔7〕“羹颉侯”，高祖七年封，封十三年，吕后元年以有罪削爵一级，为关内侯，据《括地志》，羹颉为山名，在今河北怀来县东南。高祖因怨恨大嫂刮锅欺骗他，故以“羹颉”为爵名。“颉”，音 jiá，是刮的意思。一说当作“颉羹侯”。〔8〕“次兄”，名喜，字仲。高祖六年封为代王；七年，为匈奴所攻，弃国自归，废为郃阳侯，孝惠二年卒。其子湍，后封为吴王。“代”，诸侯国名，都代县（今河北蔚县东北），以云中、雁门、代三郡五十二县置，辖境约相当于今山西中部、北部，内蒙古西南部，河北西北部等地区。

高祖六年，〔1〕已禽楚王韩信于陈，〔2〕乃以弟交为楚王，都彭城。〔3〕即位二十三年卒，子夷王郢立。〔4〕夷王四年卒，子王戊立。

【注释】〔1〕“高祖六年”，即公元前二一年。〔2〕“楚王韩信”，高祖五年，徙齐王韩信为楚王，都下邳（在今江苏睢宁西北）。六年十二月，有人上告楚王韩信谋反，高祖以出游云梦为名，会诸侯于陈，拘执韩信，废为淮阴侯。“陈”，陈县，故治在今河南淮阳县。韩信事详本书《淮阴侯列传》。〔3〕“彭城”，故治在今江苏徐州市。〔4〕“郢”，《汉书》名“郢客”。

王戊立二十年，冬，坐为薄太后服私奸，〔1〕削东海郡。〔2〕春，〔3〕戊与吴王合谋反，〔4〕其相张尚、太傅赵夷吾谏，不听。戊则杀尚、夷吾，〔5〕起兵与吴西攻梁，〔6〕破棘壁。〔7〕至昌邑南，〔8〕与汉将周亚夫战。〔9〕汉绝吴楚粮道，士卒饥，吴王走，楚王戊自杀，军遂降汉。

【注释】〔1〕“薄太后”，高祖姬，文帝之母，卒于孝景帝前元二年（公元前一五五年），事详本书《外戚世家》。“服私奸”，指刘戊在为薄太后

服丧期间，与人通奸，罪极重，故晁错请诛杀王戊，景帝诏赦死罪而予以削郡的处罚。〔2〕“削东海郡”，《汉书·楚元王传》作“削东海、薛郡”。“东海郡”，治所在郯（今山东郯城北）。辖境在今山东费县、临沂、江苏赣榆以南，山东枣庄、江苏邳县以东，江苏宿迁、灌南以北地区。〔3〕“春”，孝景帝前元三年春，公元前一五四年。〔4〕“吴王”，吴王刘濞，汉高祖兄刘喜的长子，详见本书《吴王濞列传》。〔5〕“张尚”、“赵夷吾”，事迹不明，以谏王戊谋反被杀，封张尚子为山阳侯，赵夷吾子为商陵侯。〔6〕“梁”，诸侯王国名，辖境相当于今河南商丘、虞城、民权、安徽砀山等地，治所在睢阳（今商丘南）。时梁孝王刘武在位。〔7〕“棘壁”，地名，故地在今河南永城西北，一名大棘。〔8〕“昌邑”，县名，故地在今山东巨野南。〔9〕“周亚夫”，汉开国功臣、绛侯周勃之子。文帝后元二年封为条侯，元鼎五年有罪，失侯。详见本书《绛侯世家》。

汉已平吴楚，孝景帝欲以德侯子续吴，〔1〕以元王子礼续楚。〔2〕窦太后曰：〔3〕“吴王，老人也，〔4〕宜为宗室顺善。今乃首率七国，〔5〕纷乱天下，奈何续其后！”不许吴，许立楚后。是时礼为汉宗正。〔6〕乃拜礼为楚王，奉元王宗庙，是为楚文王。

【注释】〔1〕“德侯”，名广，吴王濞之弟。高祖十二年封，惠帝七年卒。〔2〕“礼”，楚元王少子，景帝元年封为平陆侯。〔3〕“窦太后”，景帝之母，清河郡观津（今河北武邑东南）人。事迹详本书《外戚世家》。〔4〕“老人”，吴王濞是高祖次兄仲之子，乃高祖亲封，较其他诸侯王为长，亦较景帝长一辈，故称为“老人”。〔5〕“七国”，即吴、楚、赵、淄川、胶东、胶西、济南七个诸侯王国。〔6〕“宗正”，官名，职掌王室亲族事务。

文王立三年卒，子安王道立。安王二十二年卒，子襄王注立。襄王立十四年卒，子王纯代立。王纯立，地节二年，〔1〕中人上书告楚王谋反，王自杀，国除，入汉为彭城郡。

【注释】〔1〕“地节”，汉宣帝年号。二年是公元前六十八年。据《汉书·楚元王传》，王纯嗣十六年薨，子延寿嗣，立三十二年，宣帝地节元年自杀，国除。《史记》此处有误，漏记王纯子延寿一代。

赵王刘遂者，其父高祖中子，名友，〔1〕谥曰“幽”。幽王以忧死，故为“幽”。高后王吕禄于赵，〔2〕一岁而高后崩。大臣诛诸吕吕禄等，乃立幽王子遂为赵王。

【注释】〔1〕“赵”，诸侯国名，都邯郸（今河北邯郸市），辖境约相当于今河北西南部地区。汉高祖九年（公元前一九八年），始封戚夫人所生子刘如意于此。高祖去世，如意被杀，绝封。至惠帝元年徙刘遂父淮阳王刘友王赵。“友”，刘友于高祖十一年立为淮阳王；惠帝元年，徙为赵王，都邯郸；吕后七年，自杀。详见《汉书·高五王传》。〔2〕“吕禄”，吕后之兄、建城侯吕释之之子，事迹详本书《吕太后本纪》。

孝文帝即位二年，立遂弟辟彊，〔1〕取赵之河间郡为河间王，〔2〕是为文王。立十三年卒，子哀王福立。一年卒，无子，绝后，国除，入于汉。

【注释】〔1〕“辟彊”，读为“辟疆”，以“开辟疆域”之意为名。〔2〕“河间郡”，因地处两河之间，故名“河间”。郡治乐成，在今河北献县东南，辖境约相当于今河北献县、交河、武强一带。

遂既王赵二十六年，孝景帝时坐晁错以适削赵王常山之郡。〔1〕吴楚反，

赵王遂与合谋起兵。其相建德、〔2〕内史王悍谏，〔3〕不听。遂烧杀建德、王悍，发兵屯其西界，欲待吴与俱西。北使匈奴，与连和攻汉。汉使曲周侯酈寄击之。〔4〕赵王遂还，城守邯郸，相距七月。〔5〕吴楚败于梁，不能西。匈奴闻之，亦止，不肯入汉边。〔6〕栾布自破齐还，〔7〕乃并兵引水灌赵城。赵城坏，〔8〕赵王自杀，邯郸遂降。〔9〕赵幽王绝后。

【注释】〔1〕“适”，读若“谪”。景帝三年，晁错任御史大夫，请求对犯有过失的诸侯王加以惩治，削其地，收其支郡。赵王遂因年前有罪，削去常山郡。正计议削吴时，爆发了“七国之乱”。参看本书《晁错列传》。

〔2〕“建德”，赵相之名，其姓已不可考知。建德死，其子封为遽侯。〔3〕“王悍”，《惠景间侯者年表》作“王慎”。王慎死，其子封为新市侯。〔4〕“酈寄”，字况，酈商之子。陈涉起义后，酈商也聚众起兵，后追随刘邦，因战功封为曲周侯。孝文元年（公元前一七九年）卒，酈寄嗣。景帝中二年（公元前一四八年），因罪夺爵。〔5〕“七月”，《吴王濞传》、《酈商传》皆作“十月”。七、十，古字形近易混淆。〔6〕“边”，边界，边境。〔7〕“栾布”，汉将，原彭越部属。景帝六年（公元前一五一年），以平定“七国之乱”破齐有功，封为俞侯，景帝中五年（公元前一四五年）卒。〔8〕“坏”，坍塌，毁坏。〔9〕“邯郸”，赵都，故地在今河北邯郸市。

太史公曰：国之将兴，必有祚祥，〔1〕君子用而小人退。国之将亡，贤人隐，乱臣贵。使楚王戊毋刑申公，〔2〕遵其言，赵任防与先生，〔3〕岂有篡杀之谋，〔4〕为天下僂哉？〔5〕贤人乎，贤人乎！非质有其内，〔6〕恶能用之哉？〔7〕甚矣，“安危在出令，〔8〕存亡在所任”，〔9〕诚哉是言也！

【注释】〔1〕“国之将兴，必有祚祥”，语见《礼记·中庸》。原作“国家将兴，必有祚祥”，“祚祥”，吉兆。〔2〕“使楚王戊毋刑申公”，《汉书·楚元王传》记，申公与白生劝阻楚王戊参与吴王谋反事，楚王戊不听，给他们戴上锁链，穿上犯人穿的赭色囚衣，让他们在街市举杵舂米。“申公”，名培，文帝时为博士，曾为《诗经》作解说，号《鲁诗》，西晋后亡佚。〔3〕“防与先生”，一作“方与公”，赵人，其事迹未见记载。“方与”，县名，故地在今山东鱼台一带。或谓“方与公”是方与县令。〔4〕“篡杀”，篡位杀君。〔5〕“僂”，通“戮”。一般人均把“僂”释为耻笑。《公羊传》庄公三十二年：“公子从吾言而饮此，则必可以无为天下戮笑，必有后乎鲁国。”此“戮”字一般人也都理解为耻笑之意。但《史记》此处“僂”字，当解作杀戮。《公羊传》徐彦《疏》解释上引《传》文云：“不为天下所共戮，不为天下所共笑矣。”是把“戮”训为诛杀，“戮”与“笑”分为二义。〔6〕“非质有其内”，非其内有质。质，朴实，真实。内，内心。〔7〕“恶”，音w，怎么，如何。〔8〕“出令”，发布政令。〔9〕“所任”，所任用的人。

译 文

楚元王刘交，是汉高祖同母异父的小弟弟，字游。

高祖有兄弟四人，长兄叫伯，伯很早就去世了。当初，高祖贫微的时候，曾经为了躲避官吏，常常跟客人一块儿到大嫂家去吃饭。大嫂讨厌小叔子来白吃，当小叔子跟客人们来到时，大嫂便假装羹已吃光，用勺刮锅嘎嘎作响，

结果客人们因此都离去了。事后高祖发觉锅中还有羹，为此而怨恨大嫂。到高祖当了皇帝，分封兄弟，只有伯的儿子不得封爵。太上皇为此而讲情，高祖说：“并不是我忘了封他，只因为他母亲实在不像个长者的样子。”于是才封伯的儿子信为羹颉侯，而封二哥仲于代，为代王。

高祖六年，楚王韩信在陈地被捕，高祖便封自己的弟弟交为楚王，都城设在彭城。刘交在位二十三年而死，儿子夷王郢即位。夷王在位四年而死，儿子王戊即位。

王戊在位二十年的冬天，逢薄太后去世，王戊在为薄太后服丧的房屋里奸淫而犯罪，被削去封地东海郡。到了春天，王戊便同吴王合谋造反，其丞相张尚、太傅赵夷吾劝谏阻拦不听。王戊反而杀了张尚、赵夷吾，起兵同吴军一道西进攻打梁国，拿下了棘壁。军队到达昌邑之南，同汉将周亚夫交战。汉军断绝了吴、楚军队的粮道，士兵们挨饿，吴王逃走，楚王戊自杀，军队也就投降了汉军。汉兵平定了吴、楚的叛乱，孝景帝想让（吴王濞之弟）德侯的儿子续封吴国，让楚元王交的儿子礼续封楚国。窦太后说：“吴王濞本是皇族中的长辈了，应当爱护顺从宗室。现在却带头率领七国造反，扰乱天下，怎么能续封其后代！”因而不准许再立吴国的后代，只准许立楚国的后代。当时，礼是汉朝的宗正。于是，封礼为楚王，奉祀元王的宗庙，这就是楚文王。文王在位三年而死，儿子安王道即位。安王在位二十二年而死，儿子襄王注即位。襄王在位十四年而死，儿子王纯继位。王纯即位后，地节二年，国中有人上书告发楚王谋反，王自杀。楚国被撤除，封地归入汉朝，成为彭城郡。赵王刘遂，其父是高祖中子，名友，谥号为“幽”。因为幽王是忧伤而死的，所以叫做“幽”。高后封吕禄于赵地，做了赵王。一年后，高后驾崩，大臣们诛杀吕禄及吕氏全族，于是，立幽王的儿子遂为赵王。孝文帝即位的第二年，封立遂的弟弟辟疆，取原属赵的河间郡为封地，为河间王。他就是河间文王。文王在位十三年而死，儿子哀王福即位。一年而死，没有儿子，绝了后嗣，河间国撤除，封地归入汉朝。

刘遂封赵王二十六年，孝景帝时因晁错抓住刘遂过失削除赵王的常山郡。吴、楚反叛，赵王便同他们合谋起兵，其丞相建德、内史王悍劝谏，不听。刘遂烧死建德、王悍，发兵屯扎在赵国西部边界处，想等与吴军会师后一道西进。同时，又北上派人出使匈奴，要同他们联合起来攻汉。汉朝派曲周侯郿寄攻赵。赵王返回，固守邯郸城，与汉军相持七个月。后来，吴、楚军在梁国兵败，不能西进。匈奴听到了这个消息，也停止了军事行动，不肯进入汉界。栾布领兵攻克齐地返回，与郿寄会师，引水淹灌赵都。赵都城墙坍塌，赵王自杀，邯郸城便投降了。赵幽王也断绝了后嗣。太史公说：一个国家将要兴起，必定有吉祥的征兆，这时，君子受重用而小人隐退。一个国家将要灭亡，贤人隐退而乱臣尊贵。假如楚王戊不加刑申公，而遵照他的话去做；假如赵王能够任用防与先生，他们怎么会有篡位杀主的阴谋，而被天下所共诛呢？贤人啊，贤人啊！如果国君不是内心有善良的本质，怎么可能任用贤人呢！多么重要啊，所谓“国家安危关键在于政令，国家存亡关键在于任用的人”，这句话千真万确啊！

荆王刘贾者，诸刘，不知其何属、初起时。^{〔1〕}汉王元年，^{〔2〕}还定三秦，^{〔3〕}刘贾为将军，定塞地，^{〔4〕}从东击项籍。^{〔5〕}

【注释】〔1〕“不知其何属”，不知道他属于刘氏家族中的哪个分支。据《汉书·荆燕吴传》，刘贾是刘邦从父兄，即同祖堂兄。〔2〕“汉王元年”，公元前二六年。〔3〕“三秦”，秦朝灭亡后，项羽把秦首都所在的关中地区一分为三，分封秦三降将：章邯被封为雍王，领有今陕西中部咸阳以西及甘肃东部地；司马欣被封为塞王，领有今陕西中部咸阳以东地；董翳被封为翟王，领有今陕西北部地；合称“三秦”。〔4〕“塞地”，塞王司马欣领有之地。〔5〕“项籍”，即项羽。项羽名籍，羽为其字。详见本书《项羽本纪》。

汉四年，汉王之败成皋，^{〔1〕}北渡河，得张耳、韩信军，^{〔2〕}军修武，^{〔3〕}深沟高垒，使刘贾将二万人^{〔4〕}，骑数百，^{〔5〕}渡白马津入楚地，^{〔6〕}烧其积聚，以破其业，无以给项王军食。已而楚兵击刘贾，贾辄壁不肯与战，^{〔7〕}而与彭越相保。^{〔8〕}

【注释】〔1〕“成皋”，城邑名。故地在今河南荥阳汜水镇，是当时的一个著名的要塞，刘邦与项羽的军队曾在此长期相持鏖战。〔2〕“张耳”，大梁（今河南开封市）人，战国末为魏公子信陵君门客，秦时变姓名逃亡，曾参加陈胜起义军，又先后拥立武臣、赵歇为赵王。秦亡后项羽分封诸侯，以张耳为恒山王。后归顺刘邦，被刘邦封为赵王。汉五年（公元前二二年）去世，谥“景”。详见本书《张耳陈余列传》。“韩信”，淮阴（今江苏淮阴市东南）人，初从项羽，后归刘邦，由萧何推荐而被刘邦拜为大将，在刘邦击败项羽统一全国的战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曾自立为齐王，刘邦徙封他为楚王，又降封淮阴侯。高祖十一年（公元前一九六年）因谋反被吕后诱杀于长安。详见本书《淮阴侯列传》。〔3〕“军”，音 jūn，用作动词，驻扎。“修武”，县名，秦时属上党郡，故治在今河南获嘉东。〔4〕“将”，音 jiàng，用作动词，统率。〔5〕“骑”，音 jì，骑兵。〔6〕“津”，渡口。白马津是当时黄河南岸的一个重要渡口，故地在今河南滑县东北。〔7〕“壁”，壁垒，军营周围的防御工事。此用作动词，意谓坚守壁垒。〔8〕“彭越”，昌邑（今山东巨野东南）人，字仲。秦末起兵，后率众归顺刘邦，平定梁地，多立奇功，被封为梁王。高祖十年（公元前一九七年）因谋反嫌疑处死，详见本书《魏豹彭越列传》。“相保”，互相支援，联结固守。

汉五年，汉王追项籍至固陵，^{〔1〕}使刘贾南渡淮围寿春。^{〔2〕}还至，使人间招楚大司马周殷。^{〔3〕}周殷反楚，佐刘贾举九江，^{〔4〕}迎武王黥布兵，^{〔5〕}皆会垓下，^{〔6〕}共击项籍。汉王因使刘贾将九江兵，与太尉卢绾西南击临江王共敖。^{〔7〕}共敖已死，以临江为南郡。^{〔8〕}

【注释】〔1〕“固陵”，县名，秦时属陈郡，故治在今河南太康南。〔2〕“寿春”，县名，故治即今安徽寿县，秦时为九江郡郡治所在。〔3〕“间”，音 jiàn，暗中，偷偷地。“大司马”，楚官名，是一种高级武职。“周殷”，当时任项羽的大司马，受命统率九江郡的兵马。〔4〕“九江”，郡名，秦置，治所在寿春（今安徽寿县），辖境约相当于今安徽淮河以南，河南竹竿河以

东地区和江西全省。〔5〕“武王黥布”，六（今安徽六安市）人，本姓英，名布，因曾受黥（音 qíng，面上刺字）刑，所以又称黥布。秦末率刑徒起义，从项羽破秦兵、入咸阳，屡次以少胜多，被项羽封为九江王。后与项羽发生矛盾，归顺刘邦，受封淮南王。韩信、彭越被杀后，他心中恐惧不安，于高祖十一年（公元前一九六年）举兵反，不久败死番阳（今江西波阳东北，番，音 pó）。黥布勇武善战，因而有“武王”之称。详见本书《黥布列传》。〔6〕“垓下”，古地名，在今安徽灵璧南沱河北岸。汉五年（公元前二二年）汉楚二军在此决战。垓，音 g1i。〔7〕“太尉”，官名，三公之一，为秦汉时最高一级的武职。“卢绾”，沛丰邑（今江苏丰县）人，与刘邦自幼交好，从刘邦起兵，历任将军、太尉，又先后受封为长安侯、燕王。高祖十二年（公元前一九五年）刘邦怀疑他谋反，他不得已逃入匈奴，为匈奴东胡王，次年病死。详见本书《韩信卢绾列传》。“临江王共敖”，共敖之子、本书《秦楚之间月表》作“共欢”。共敖本是义帝的柱国，因击秦取南郡有功，在公元前二六年被项羽封为临江王，邻有南郡旧地。共敖于公元前二四年继位，两年后被汉军所掳，旋死。共，音 g#ng。〔8〕“南郡”，郡名，治所在江陵（今湖北江陵），辖境约相当于今湖北襄樊市以南，孝感、咸宁和武汉市以西，长江及清江以北，巫山以东地区，项羽以其地封共敖，置临江国，至此入汉，后称南郡。

汉六年春，会诸侯于陈，〔1〕废楚王信，〔2〕囚之，分其地为二国。当是时也，高祖子幼，昆弟少，〔3〕又不贤，欲王同姓以镇天下，〔4〕乃诏曰：“将军刘贾有功，及择子弟可以为王者。”群臣皆曰：“立刘贾为荆王，王淮东五十二城；〔5〕高祖弟交为楚王，王淮西三十六城。”〔6〕因立子肥为齐王。〔7〕始王昆弟刘氏也。

【注释】〔1〕“陈”，县名，为陈郡治所所在，陈胜曾建都于此，故地在今河南淮阳。〔2〕“楚王信”，即韩信。当时有人告发韩信谋反，刘邦用陈平计，在陈诱执韩信。〔3〕“昆弟”，兄弟。〔4〕“王”，音 w4ng，用作动词，以之为王。〔5〕“立刘贾为荆王，王淮东五十二城”，春秋战国时的楚国古称荆，现分楚地为二国，即一称荆，一称楚。荆王刘贾的封地包括楚汉之际设置的东阳、鄣、吴等郡地，约相当于今安徽东部，浙江西北部和江苏淮阴市以南地区；都吴，即今江苏苏州市。“淮东”，当时淮水下游的流向是由西南往东北入海，习惯上称其东南岸为淮东、西北岸为淮西。“五十二城”，《汉书·高帝纪》记为“五十三县”。〔6〕“高祖弟交为楚王，王淮西三十六城”，刘交为刘邦幼弟，字游，好学多艺，曾向齐人浮丘伯学《诗》，后从刘邦于军中，曾受封为文信君，至此又被立为楚王。封地包括秦汉之际设置的彭城、东海、薛等郡的三十六县，约当今江苏北部，山东南部以及安徽东北部一小部分地区；都彭城，即今江苏徐州市。刘交在位二十年，于文帝前元年（公元前一七九年）去世，谥元。详见本书《楚元王世家》。按，高祖是刘邦死后的谥号，生前不得有此称；司马迁言当时群臣言“高祖弟交”云云，行文失误。〔7〕“因立子肥为齐王”，刘肥为刘邦庶长子，母曹氏，乃刘邦外室。刘肥受封为齐王，封地包括胶东、胶西、临淄、济北、博阳、城阳等郡的七十二县，相当今山东大部；都临淄，故治在今淄博市东。刘肥在位十三年，于惠帝六年（公元前一八九年）去世，谥悼惠。详见本书《齐悼惠王世家》。

高祖十一年秋，淮南王黥布反，东击荆。荆王贾与战，不胜，走富陵，^{〔1〕}为布军所杀。高祖自击破布。十二年，立沛侯刘濞为吴王，^{〔2〕}王故荆地。

【注释】〔1〕“富陵”，汉县名，时属荆国，故地在今江苏洪泽西北，已被洪泽湖淹没。〔2〕“沛”，汉县名，属沛郡，故治即今江苏沛县。“刘濞”，刘邦次兄刘仲之子，高祖十一年受封沛侯，十二年被立为吴王，在位四十二年。至景帝前三年（公元前一五四年）为反抗朝廷的削藩政策，联结楚、胶东、胶西、淄川、济南、赵等六国诸侯王发动叛乱，史称“吴楚七国之乱”，后兵败被杀。濞，音 pì。详见本书《吴王濞列传》。

燕王刘泽者，^{〔1〕}诸刘远属也。^{〔2〕}高帝三年，^{〔3〕}泽为郎中。^{〔4〕}高帝十一年，泽以将军击陈豨，^{〔5〕}得王黄，^{〔6〕}为营陵侯。^{〔7〕}

【注释】〔1〕“燕”，诸侯王国名，汉初辖地包括战国时燕国的全部领土，约当今河北北部，辽宁大部和内蒙古赤峰市以南一小部分地区；都蓟，故地在今北京城区西南。〔2〕“远属”，族中亲属关系较疏远者。《汉书·荆燕吴传》称刘泽为刘邦“从祖昆弟”。〔3〕“高帝三年”，即汉三年（公元前二四年）。〔4〕“郎中”，官名，为帝王近侍。〔5〕“陈豨”，宛朐（今山东菏泽西南，朐，音 qú）人，从刘邦起兵，以功封阳夏侯，官巨鹿郡守，后为赵相国，统率赵、代边兵；因结客养士，被朝廷所疑，于高祖十年（公元前一九七年）反，勾结匈奴，自立力代王，次年兵败被杀。详见本书《韩信卢绾列传》。豨，音 xī。〔6〕“王黄”，商人出身，曾为韩王信部将，后归陈豨，是陈豨军中的主要将领之一。〔7〕“营陵”，汉县名，当时属齐国，故治在今山东潍坊市南。刘泽封营陵侯，食邑一万二千户。

高后时，齐人田生游乏资，^{〔1〕}以画干营陵侯泽。^{〔2〕}泽大说之，^{〔3〕}用金二百斤为田生寿。^{〔4〕}田生已得金，即归齐。二年，泽使人谓田生曰：“弗与矣。”^{〔5〕}田生如长安，^{〔6〕}不见泽，而假大宅，^{〔7〕}令其子求事吕后所幸大谒者张子卿。^{〔8〕}居数月，田生子请张卿临，亲修具。^{〔9〕}张卿许往。田生盛帷帐共具，^{〔10〕}譬如列侯。^{〔11〕}张卿惊。酒酣，乃屏人说张卿曰：^{〔12〕}“臣观诸侯王邸第百余，^{〔13〕}皆高祖一切功臣。^{〔14〕}今吕氏雅故本推轂高帝就天下，^{〔15〕}功至大，又亲戚太后之重。太后春秋长，^{〔16〕}诸吕弱，太后欲立吕产为王，^{〔17〕}王代。^{〔18〕}太后又重发之，^{〔19〕}恐大臣不听。^{〔20〕}今卿最幸，大臣所敬，何不风大臣以闻太后，^{〔21〕}太后必喜。诸吕已王，万户侯亦卿之有。^{〔22〕}太后心欲之，而卿为内臣，^{〔23〕}不急发，恐祸及身矣。”张卿大然之，乃风大臣语太后。太后朝，因问大臣。大臣请立吕产为吕王。^{〔24〕}太后赐张卿千斤金，张卿以其半与田生。田生弗受，因说之曰：“吕产王也，诸大臣未大服。今营陵侯泽，诸刘，为大将军，独此尚缺望。^{〔25〕}今卿言太后，列十余县王之，^{〔26〕}彼得王，喜去，诸吕王益固矣。”张卿入言，太后然之。乃以营陵侯刘泽为琅邪王。^{〔27〕}琅邪王乃与田生之国。田生劝泽急行，毋留。出关，^{〔28〕}太后果使人追止之，已出，即还。

【注释】〔1〕“齐”，地区名。今山东泰山以北黄河流域及胶东地，战国时属齐，汉代仍沿称其地为齐。“田生”，据裴骃《集解》所引《楚汉春秋》，其人名子春。〔2〕“画”，谋画，计策。“干”，干谒，因有所求而往见有权势的人。〔3〕“说”，音 yuè，通“悦”。〔4〕“金二百斤”，汉制

一斤约当今二百五十八克。〔5〕“与”，亲附交好。〔6〕“如”，往。〔7〕“假”，借，赁。〔8〕“大谒者”，官名，即中宫谒者令，是皇后、皇太后宫中的高级宦官。“张子卿”，其人名泽（一作释），字子卿。〔9〕“修”，整治，准备好。“具”，酒肴食器。〔10〕“共”，音 g ng，通“供”。〔11〕“列侯”，秦爵二十等，以彻侯为最尊，汉因之，后避武帝刘彻讳，改称通侯，又称列侯。此司马迁用后来的爵称追记前事。汉代的列侯都有自己的封国（侯国）食邑，爵位可以世袭，地位十分尊贵。〔12〕“屏”，音 b ng，退避。“说”，音 shuì，游说，用言语打动别人。〔13〕“邸第”，诸侯王在京的宅第，府第。“第”，通“第”。〔14〕“一切”，一律，一概。〔15〕“雅故”，本来，平素。“推毂”，毂，音 g ，车轮。推毂谓助人推车，使之前进；比喻助人成事。“就天下”，成就统一天下的大业。〔16〕“春秋”，此指年岁。〔17〕“吕产”，吕后长兄吕泽之子，高祖时被封为交侯，惠帝死后，吕后任他为将，统率南军，封为吕王，又改封梁王（后把梁国改称为吕），拜相国。吕后死后，汉将相陈平、周勃、刘章等诛灭诸吕，吕产被击杀。〔18〕“代”，诸侯王国名，领有代、云中、雁门三郡，都代（今河北蔚县东北），后去云中郡，增太原郡，并徙都中都（今山西平遥西南），一说徙都晋阳（今太原市南）。辖地约相当于今山西中部、北部，内蒙古南部及河北西北部地区。当时的代王是刘邦之子刘恒，吕后曾想徙刘恒为赵王，而以代封诸吕。〔19〕“重”，难，为难。〔20〕“恐大臣不听”，按，刘邦生前曾与大臣约“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所以吕后恐怕大臣们不赞成封吕产为王。〔21〕“风”，音 f ng，用隐约的言词对人作暗示劝告。〔22〕“万户侯亦卿之有”，据本书《吕太后本纪》和《惠景间侯者年表》，后张子卿于吕后八年四月被封为建陵侯。〔23〕“内臣”，内官，宦官。〔24〕“立吕产为吕王”，当时分齐国的济南郡封吕产为王，吕国辖境约相当于今山东济南市及章丘、邹平、济阳等县地，都东平陵，故治在今章丘西。〔25〕“觖望”，怨恨，有所不满。觖，音 jué。〔26〕“列”，通“裂”，割取。〔27〕“琅邪”，本齐国属郡，辖境约相当于今山东半岛东南部，治东武，即今诸城县。吕后把其地从齐国割出以封刘泽。〔28〕“关”，指函谷关，故址在今河南灵宝东北，汉时出入函谷关都要查验符信。

及太后崩，〔1〕琅邪王泽乃曰：“帝少，〔2〕诸吕用事，刘氏孤弱。”乃引兵与齐王合谋西，〔3〕欲诛诸吕。至梁，〔4〕闻汉遣灌将军屯荥阳，〔5〕泽还兵备西界，遂跳驱至长安。〔6〕代王亦从代至。诸将相与琅邪王共立代王为天子。〔7〕天子乃徙泽为燕王，乃复以琅邪予齐，复故地。

【注释】〔1〕“太后崩”，时在公元前一八一年。古时帝后死称“崩”。〔2〕“帝”，此指吕后所立第二个少帝。吕后以自己的外孙女张氏配惠帝为后，张后无子，吕后取后宫美人所生之子冒为张后子，立为太子，而杀其生母。惠帝死后，太子即位，史称少帝。后少帝知道自己实非张后所生，颇有怨言。吕后就把他废掉，并幽禁杀害，另立所谓惠帝后宫子义为帝，史亦称少帝。此少帝初名山，封襄城侯；后封恒山王（司马迁避文帝讳称之为常山王），改名义；于高后四年（公元前一八四年）即位为帝，又改名恒。在位四年，徒有虚名，由吕后称制。吕后死后，汉将相大臣诛灭吕氏，以为少帝并非真是惠帝之子，而是吕后取吕氏子冒充的，就迎立代王刘恒为帝，而把这个少帝及其三弟全都杀死，以绝后患。〔3〕“齐王”，此齐王是齐悼惠王

刘肥之子刘襄。刘襄于惠帝七年（公元前一八八年）继位，在位十年，死于文帝前元年（公元前一七九年），谥哀王。按，据本书《齐悼惠王世家》，刘泽本无意兴兵，被刘襄诱迫，不得已从之。〔4〕“梁”，指当时的梁国，都睢阳（今河南商丘），辖境约相当于今河南商丘市和商丘、虞城、民权三县以及安徽砀山县地。〔5〕“灌将军”，即灌婴，睢阳（今河南商丘）人，商贩出身，追随刘邦转战各地，冲锋陷阵，颇多战功，先后任御史大夫、车骑将军，封颖阳侯。惠帝、吕后时以列侯身份居长安，至此吕产得知齐王发兵西向，因他是有名的宿将，就任命他为大将军，领兵抵御。他内心不肯为吕氏效力，即与齐王连和观变。文帝即位后又任太尉、丞相，至文帝前五年（公元前一七五年）去世，谥懿侯。详见本书《樊郦滕灌列传》。“荥阳”，汉县名，故治在今河南荥阳东北，地势重要，当时为兵家所必争。〔6〕“跳”，脱身离去。按，刘泽本未下决心反吕，所以找借口离开齐军，脱身后即驰向长安，见机行事。〔7〕“代王”，刘邦子刘恒，即后来的汉文帝。

泽王燕二年薨，〔1〕谥为敬王。传子嘉，为康王。〔2〕

【注释】〔1〕“泽王燕二年薨”，时当文帝前二年（公元前一七八年）。“薨”，音 h ng，诸侯死称“薨”。〔2〕“传子嘉，为康王”，按，燕康王刘嘉在位二十六年，死于景帝前五年（公元前一五二年）。

至孙定国，与父康王姬奸，生子男一人。夺弟妻为姬。与子女三人奸。〔1〕定国有所欲诛杀臣肥如令郢人，〔2〕郢人等告定国，定国使谒者以他法劾捕格杀郢人以灭口。至元朔元年，〔3〕郢人昆弟复上书具言定国阴事，以此发觉。诏下公卿，皆议曰：“定国禽兽行，乱人伦，逆天，当诛。”上许之。定国自杀，国除为郡。

【注释】〔1〕“子女”，此指女儿。〔2〕“肥如”，汉县名，当时属燕国，故治在今河北卢龙北。“郢人”，史失其姓。〔3〕“元朔”，汉武帝年号，元朔元年为公元前一二八年。

太史公曰：荆王王也，由汉初定，天下未集，〔1〕故刘贾虽属疏，然以策为王，〔2〕填江淮之间。〔3〕刘泽之王，权激吕氏，〔4〕然刘泽卒南面称孤者三世。〔5〕事发相重，〔6〕岂不为伟乎！

【注释】〔1〕“集”，成就，平安。〔2〕“策”，策书，即写有天子命官授爵之辞的简策。古代分封诸侯，要用策书作符信。此处用作动词，谓策命、策立。〔3〕“填”，音 zhèn，通“镇”。〔4〕“权激”，用权术激发鼓动。〔5〕“孤”，古代诸侯用作自称的谦词，意谓少德之人。〔6〕“事发相重”，指事情的缘起在于刘泽与田生互相引重，而田生设计使刘泽得到王位。一说互相引重是指先顺吕后之意使诸吕得封，然后刘泽也得而封王。

译 文

荆王刘贾是刘氏皇族中的一员，但不知道属于哪个支派的，也不知道他最初参加起事的时间。汉元年，汉王回军平定三秦，刘贾被任为将军，率军平定了塞王司马欣的领地，又跟随汉王东下攻打项籍。

汉四年，汉王兵败成皋后，北渡黄河，得到了张耳、韩信所率的军队，驻扎在修武，深挖壕沟，高筑壁垒，派遣刘贾率领二万步兵和几百名骑兵，从白马津渡过黄河深入楚地，烧毁那里积存的粮草物资，来破坏楚人的生业，

使他们无法向项王的军队供给粮食。过了不久，楚兵来攻打刘贾，刘贾就固守壁垒不肯同敌军交战，而与彭越互相支援，共同防御。

汉五年，汉王领兵迫击项籍直到固陵，命刘贾南渡淮水去围攻寿春。刘贾回军到达那里，派人暗中招降楚军的大司马周殷。周殷就背叛楚王，帮助刘贾攻克九江郡。刘贾迎接武王黥布的军队，都去垓下会师，一起攻打项籍。汉王从而就让刘贾统率九江的军队，与太尉卢绾联合，向西南进攻临江王共敖。共敖被俘身死后，汉就把临江国改为南郡。

汉六年春，高祖在陈地大会诸侯，废掉楚王韩信，囚禁了他，并把他原有的封地分为两国。那时候，高祖的儿子都还年幼，兄弟人数少，又没有什么才德，所以就想封同姓人为王来镇抚天下，于是下诏说：“将军刘贾有功，（应该封王，）同时选择我的子弟中可以封王的。”群臣都说：“请立刘贾为荆王，统治淮东地区的五十二城；请立皇上的弟弟刘交为楚王，统治淮西地区的三十六城。”高祖因便又立自己的儿子刘肥为齐王。这就是封兄弟、族人为王的开端。

高祖十一年秋，淮南王黥布发动叛乱，率军向东进攻荆国。荆王刘贾与他交战，不能取胜，败走富陵，被黥布的追兵杀死。高祖亲自领兵击败黥布。到十二年，立沛侯刘濞为吴王，统治原先荆王的封地。

燕王刘泽，是刘氏的远宗疏属。高帝三年，刘泽担任郎中。高帝十一年，刘泽以将军的身份领兵进攻陈豨，俘虏了陈豨军中的重要将领王黄，被封为营陵侯。

高后执政时期，齐人田生出游缺少资用，就求见营陵侯刘泽，用计策打动他。刘泽听了田生为他策划的计谋，非常高兴，用二百斤金子作为礼物祝田生长寿。田生得到了金子，就回齐地去了，两年以后，刘泽派人去对田生说：“您同我不再交好了吗？”田生就来到长安，却不去见刘泽，自己租了一座大宅住下，命他的儿子设法去事奉吕后所宠爱的宦官张子卿。过了几个月，田生的儿子请张子卿到家里来，他亲自准备丰盛的酒肴。张子卿答应前往。田生隆重地张设华丽的帷帐和各种用具，把他当作列侯一般款待。张子卿很是吃惊。喝酒喝到高兴时，田生让旁人退下，向张子卿说道：“我看长安城中诸侯王的宅第有一百多家，一概都是高祖时的功臣。当今吕氏原本最早辅佐高帝取得天下，功劳极大，又具有至亲太后的的重要地位。太后年岁已高，而吕家的势力弱小。太后很想立吕产为王，让他统治代国。但太后又难以提出此事，恐怕大臣们不肯听从。而今您子卿最受太后宠信，又被大臣们所敬重，您为什么不示意大臣把请求封立吕产为王的事上报太后，太后听了，一定很高兴。等到诸吕都已封了王，万户侯也就是您子卿的了。太后心里想那样做，而您子卿作为内廷亲信却不赶紧提出来，恐怕要大祸临头了。”张子卿认为田生讲得对，大为赞赏，就示意大臣们把这意见说给太后听。太后上朝，就因此询问大臣。大臣们请求立吕产为吕王。太后赐给张子卿一千斤金子。张子卿把其中一半分给田生。田生不肯接受，乘便又游说张子卿，说道：“这次吕产封王，大臣们并不完全心服。现在营陵侯是皇族中人，身为大将军，只有他对此还不满怨恨。子卿您现在去对太后讲，（从齐王的封地中）割出十几个县封刘泽为王，他当了王，就会欢天喜地地离开长安，而吕氏诸王的地位就更牢固了。”张子卿进宫把这番话讲给太后听，太后表示赞同。于是就把营陵侯刘泽封为琅邪王。琅邪王就同田生一起前往封国。田生劝刘泽抓紧赶路，不要停留，出了函谷关，太后果然派人追赶、留阻。刘泽

已经出关，追赶的人就回去了。

等到太后驾崩，琅邪王刘泽就说：“现今皇上年纪小，吕家的人当政，皇族反倒势孤力弱。”于是就率领军队与齐王合谋西进，想要诛灭诸吕。到了梁地，听说朝廷派遣灌将军屯兵荥阳，刘泽就回军防守西线，乘机脱身，急速赶到长安。当时代王也从代国来到长安。汉廷的将相大臣和琅邪王一起拥立代王为天子。天子改封刘泽为燕王，并把琅邪再次划给齐国，恢复齐国原有的领地。

刘泽当燕王二年后去世，谥为敬王。传位给儿子嘉，就是康王。

传到孙子定国为王，定国同父亲康王的姬妾通奸，生了一个儿子。他又把弟弟的妻子夺过来当自己的姬妾，还同三个亲生女儿通奸。定国有个想杀掉的臣属肥如县令郢人，郢人等就告发定国的罪状，定国派遣近侍用别的法令检举逮捕并击杀郢人消灭口舌。到了元朔元年，郢人的兄弟又上书详细揭发定国的隐私，定国的罪行因此被朝廷觉察。皇上的诏命下达到公卿那里，公议的结果，都说：“定国的行为如同禽兽，败坏人伦，背逆天理，应判死刑。”皇上批准了这个判决。定国自杀，封国被撤销改为郡。

太史公说：荆王能被封王，是由于汉朝的统治刚刚奠定，而天下还没有安定，所以刘贾虽然是疏属远亲，然而也能被策立为王，让他镇抚长江、淮河之间。刘泽被封为王，是由于用权术激发鼓动了吕氏，然而刘泽及其子孙终于也南面称王达三世之久。事情的起缘虽然只是在于刘泽和田生互相引重，能取得这样的结果，难道不也是很了不起吗？

史记卷五十二 齐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陈抗 注译

齐悼惠王刘肥者，高祖长庶男也。^{〔1〕}其母外妇也，^{〔2〕}曰曹氏。高祖六年，^{〔3〕}立肥为齐王，^{〔4〕}食七十城，^{〔5〕}诸民能齐言者皆予齐王。^{〔6〕}

【注释】〔1〕“庶男”，庶出的儿子。按封建礼制，非正妻所生之子为庶子。高祖有子八人，刘肥为长，故称“长庶男”。〔2〕“外妇”，旧时指私通之妇。〔3〕“高祖六年”，公元前二一年。〔4〕“齐”，诸侯王国名，都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东北旧临淄），辖境相当于今山东北部及东部地区。〔5〕“食”，指收取赋税以供使用。〔6〕“诸民能齐言者皆予齐王”，把这一带说齐地方言的百姓都划归齐国，言其封地甚广。一说当时战乱，百姓多外出逃亡。高祖使说齐地方言的百姓都回到齐国去，以充实齐国人口。

齐王，孝惠帝兄也。^{〔1〕}孝惠帝二年，齐王入朝。惠帝与齐王燕饮，^{〔2〕}亢礼如家人。^{〔3〕}吕太后怒，且诛齐王。^{〔4〕}齐王惧不得脱，乃用其内史劾计，^{〔5〕}献城阳郡，^{〔6〕}以为鲁元公主汤沐邑。^{〔7〕}吕太后喜，乃得辞就国。

【注释】〔1〕“孝惠帝”，即刘盈，汉高祖太子，在位七年（公元前一九四年至前一八八年）。〔2〕“燕饮”，设宴聚饮。“燕”，通“宴”。〔3〕“亢礼”，以彼此平等的礼节相待。“亢”，音 kàng。齐王肥虽为孝惠帝兄，但按封建礼制，齐王当以臣礼侍宴，现以家人之礼相待，故称“亢礼”。《吕太后本纪》称，“孝惠以为齐王兄，置上坐，如家人之礼”。“家人”，平民之家。〔4〕“且诛齐王”，指吕后企图用鸩酒毒杀齐王，事详《吕太后本纪》。〔5〕“内史”，诸侯王国官员，秩二千石，职掌政事。“劾”，内史之名，《吕太后本纪》作“士”。〔6〕“城阳郡”，治所莒县（即今山东莒县），辖境约相当于今山东莒县、沂南和蒙阴东部地区。〔7〕“鲁元公主”，汉高祖与吕后之女，吕后元年（公元前一八七年）卒，子张偃受封为鲁王。“汤沐邑”，赋税收入专供其私人生活之用的封邑。《史记·平准书》称，“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焉”。“汤沐”，浴身洗头。

悼惠王即位十三年，以惠帝六年卒。子襄立，是为哀王。

哀王元年，孝惠帝崩，吕太后称制，^{〔1〕}天下事皆决于高后。二年，高后立其兄子酈侯吕台为吕王，^{〔2〕}割齐之济南郡为吕王奉邑。^{〔3〕}

【注释】〔1〕“称制”，行使皇帝的权力，执政。自秦始皇以后，只有皇帝的命令才能称为制。〔2〕“酈侯吕台”，吕台为吕后兄子，高祖九年封为酈侯。酈，县名，治所在今河南南阳市西北。〔3〕“济南郡”，治所东平陵（今山东章丘西），辖境约相当于今山东济南市、章丘、济阳、邹平等县地。“奉邑”，以其地赋税为俸禄的封邑，此指封地。

哀王三年，其弟章入宿卫于汉，^{〔1〕}吕太后封为朱虚侯，^{〔2〕}以吕禄女妻之。^{〔3〕}后四年，封章弟兴居为东牟侯，^{〔4〕}皆宿卫长安中。^{〔5〕}

【注释】〔1〕“宿卫”，值宿警卫。〔2〕“朱虚侯”，朱虚，县名，治所在今山东临朐东南。〔3〕“吕禄”，吕后兄子。吕后元年封为胡陵侯，七年立为赵王。吕后卒，为汉诸大臣捕斩。〔4〕“东牟侯”，东牟，县名，治所在今山东牟平。〔5〕“长安”，汉都，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北。

哀王八年，高后割齐琅邪郡立莒陵侯刘泽为琅邪王。^{〔1〕}

【注释】〔1〕“琅邪郡”，治所东武（今山东诸城县），辖境约相当于今山东半岛东南部。“邪”，音 yá。“营陵侯”，营陵，县名，治所在今山东昌乐东南。“刘泽”，刘邦同宗远亲。高祖十一年封为营陵侯，吕后时立为琅邪王。吕后卒，与汉诸大臣共立代王刘恒为帝（即汉文帝）。文帝元年徙封为燕王，第二年去世。详见本书《荆燕世家》。

其明年，赵王友入朝，〔1〕幽死于邸。〔2〕三赵王皆废。〔3〕高后立诸吕为三王，〔4〕擅权用事。

【注释】〔1〕“赵王友”，高祖之子刘友。高祖十一年立为淮阳王。孝惠帝元年，赵王刘如意被吕后毒死，淮阳王刘友徙封赵王。吕后六年，赵王友也被吕后害死。赵国都邯郸（今河北邯郸市），辖境约相当于今河北泚河以南，滏阳河上游和河南内黄、浚县，山东冠县西部地区。〔2〕“幽死”，幽禁致死。“邸”，宅邸，汉代诸侯王为朝见天子而在京城长安设置的住所。吕后七年，因赵王友不爱王后吕氏女，吕氏女进谗于吕后。吕后将友召至长安，发兵围守王邸，不准出入，不给食物，赵王友饿死于王邸中。〔3〕“三赵王”，即赵王刘如意、刘友与刘恢。刘恢于高祖十一年立为梁王。吕后七年正月，赵王友幽死。梁王恢徙封赵王，吕后以吕产之女为其妻。赵王恢在吕氏的监视控制下郁闷已极，于六月自杀。〔4〕“立诸吕为三王”，吕后七年，徙封吕王吕产为梁王，立武信侯吕禄为赵王。八年，立东平侯吕通为燕王。

朱虚侯年二十，有气力，忿刘氏不得职。尝入侍高后燕饮，高后令朱虚侯刘章为酒吏。〔1〕章自请曰：“臣，将种也，〔2〕请得以军法行酒。”〔3〕高后曰：“可。”酒酣，章进饮歌舞。已而曰：“请为太后言耕田歌。”高后儿子畜之，笑曰：“顾而父知田耳。〔4〕若生而为王子，〔5〕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试为我言田。”章曰：“深耕耨种，〔6〕立苗欲疏；〔7〕非其种者，锄而去之。”〔8〕吕后默然。顷之，〔9〕诸吕有一人醉，亡酒，〔10〕章追，拔剑斩之而还报曰：“有亡酒一人，臣谨行法斩之。”太后左右皆大惊。业已许其军法，无以罪也。因罢。自是之后，诸吕惮朱虚侯，虽大臣皆依朱虚侯，刘氏为益强。

【注释】〔1〕“酒吏”，古代饮酒有规则，主管其事而监酒劝饮者称为酒吏。〔2〕“将种”，将门子孙。〔3〕“行酒”，监酒劝饮。〔4〕“顾”，念，想来。“而父”，你的父亲。“而”，第二人称代词。〔5〕“若”，第二人称代词，你。〔6〕“耨”，音 jù，稠密。《汉书·高五王传》颜师古注曰：“耨种者，言多生子孙也。”〔7〕“立苗欲疏”，《汉书·高五王传》颜师古注曰：“疏立者，四散置之，令为藩辅也。”〔8〕“非其种者，锄而去之”，《汉书·高五王传》颜师古注曰：“以斥诸吕也。”〔9〕“顷之”，不久。〔10〕“亡酒”，从酒席上逃走。

其明年，高后崩。赵王吕禄为上将军，〔1〕吕王产为相国，〔2〕皆居长安中，聚兵以威大臣，欲为乱。朱虚侯章以吕禄女为妇，知其谋，乃使人阴出告其兄齐王，欲令发兵西，朱虚侯、东牟侯为内应，以诛诸吕，因立齐王为帝。

【注释】〔1〕“上将军”，当时最高的武职。〔2〕“相国”，辅佐皇帝总领百官、综理全国政务的最高行政长官，汉惠帝六年，改相国为丞相。高后去世时，陈平正为丞相。此云“吕王产为相国”，相国乃特加之尊号，

以提高吕产的身份。

齐王既闻此计，乃与其舅父驸钧、〔1〕郎中令祝午、〔2〕中尉魏勃阴谋发兵。〔3〕齐相召平闻之，〔4〕乃发卒卫王宫。〔5〕魏勃给召平曰：〔6〕“王欲发兵，非有汉虎符验也。〔7〕而相君围王，固善。勃请为君将兵卫王。”〔8〕召平信之，乃使魏勃将兵围王宫。勃既将兵，使围相府。召平曰：“嗟乎！道家之言‘当断不断，反受其乱’，〔9〕乃是也。”遂自杀。于是齐王以驸钧为相，魏勃为将军，祝午为内史，悉发国中兵。使祝午东诈琅邪王曰：“吕氏作乱，齐王发兵欲西诛之。齐王自以儿子，年少，不习兵革之事，愿举国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将也，习战事。齐王不敢离兵，使臣请大王幸之临淄见齐王计事，并将齐兵以西平关中之乱。”〔10〕琅邪王信之，以为然，乃驰见齐王。齐王与魏勃等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尽发琅邪国而并將其兵。

【注释】〔1〕“驸钧”，齐哀王舅父，文帝元年封清郭侯。〔2〕“郎中令”，齐王属官，掌宫殿掖门户，为王之侍卫近臣。〔3〕“中尉”，齐王属官，掌军事。〔4〕“齐相”，齐国丞相，掌统众官。“召”，音 sh4o。〔5〕“卫王宫”，禁卫王宫，实即包围王宫，使齐王不能传令发兵。〔6〕“给”，音 d4i，欺骗。〔7〕“虎符”，虎形铜兵符，是古代调兵遣将的信物。符背有铭文。符分两半，右半留宫中，左半授予统兵将帅或地方长官。调兵时需持符验合，方能生效。“验”，凭证。〔8〕“兵卫”，担任禁卫的兵卒。〔9〕“道家之言”，道家为当时的学术流派之一，据《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载《论六家要指》，“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为本，以因循为用”。“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应该当机立断的时候，却犹豫不决，就反倒会遭受祸乱。据《后汉书·杨伦传》及《注》，此语出自《黄石公三略》。〔10〕“关中”，函谷关以西秦之故地。汉都长安正处关中之地。

琅邪王刘泽既见欺，不得反国，乃说齐王曰：〔1〕“齐悼惠王高皇帝长子，〔2〕推本言之，而大王高皇帝適长孙也，〔3〕当立。今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泽于刘氏最为长年，〔4〕大臣固待泽决计。今大王留臣无为也，不如使我入关计事。”齐王以为然，乃益具车送琅邪王。

【注释】〔1〕“说”，音 shuì，用话劝说，使之听从自己的意见。〔2〕“高皇帝”，刘邦死后群臣所上的尊号。群臣认为，“高祖起微细，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为汉太祖，功最高”，上尊号为高皇帝。〔3〕“適长孙”，嫡系长孙。按齐悼惠王是高祖的长庶男，所以齐哀王并不是高祖的嫡系长孙。这是刘泽为迎合哀王想做皇帝的心理故意这样说的。“適”，通“嫡”。〔4〕“长年”，年岁大。“长”，音 zh3ng。

琅邪王既行，齐遂举兵西攻吕国之济南。于是齐哀王遗诸侯王书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诸子弟，悼惠王于齐。悼惠王薨，惠帝使留侯张良立臣为齐王。〔1〕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听诸吕擅废高帝所立，又杀三赵王，灭梁、燕、赵以王诸吕，分齐国为四。〔2〕忠臣进谏，上惑乱不听。今高后崩，皇帝春秋富，〔3〕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诸侯。今诸吕又擅自尊官，聚兵严威，劫列侯忠臣，〔4〕矫制以令天下，〔5〕宗庙所以危。〔6〕今寡人率兵入诛不当为王者。”〔7〕

【注释】〔1〕“留侯张良”，字子房，家五世相韩。秦灭韩，良结纳刺客，椎击秦始皇于博浪沙（在今河南原阳），误中副车。亡匿下邳（在今江

苏睢宁西北)，学兵法，后归刘邦。刘邦称赞他说：“运筹帷幄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功也。”因功封留侯。留，县名，治所在今江苏沛县东南。详见本书《留侯世家》。〔2〕“分齐国为四”，即上文所言“献城阳郡以为鲁元公主汤沐邑”、“割齐之济南郡为吕王奉邑”、“割齐琅邪郡立营陵侯刘泽为琅邪王”。以上三郡，合齐为四，故称。〔3〕“春秋富”，今后的日子很长，指年纪不大。“春秋”，指岁月。〔4〕“列侯”，爵位名。秦爵二十级，最高一级为彻侯。汉沿置。后因避武帝讳，改称通侯，又称列侯。汉代列侯有封邑。〔5〕“矫制”，假称皇帝制令。〔6〕“宗庙”，帝王祭祀祖宗的处所，是统治的象征，所以也把宗庙作为国家的代称。〔7〕“寡人”，寡德之人。此为君王自称的谦辞。

汉闻齐发兵而西，相国吕产乃遣大将军灌婴东击之。^{〔1〕}灌婴至荥阳，^{〔2〕}乃谋曰：“诸吕将兵居关中，欲危刘氏而自立。我今破齐还报，是益吕氏资也。”乃留兵屯荥阳，使使喻齐王及诸侯，与连和，以待吕氏之变而共诛之。齐王闻之，乃西取其故济南郡，亦屯兵于齐西界以待约。

【注释】〔1〕“灌婴”，睢阳（今河南商丘）人，随刘邦转战各地，汉六年封为颍阴侯。文帝时曾为太尉、丞相。详见本书《樊郤滕灌列传》。〔2〕“荥阳”，县名，治所在今河南荥阳东北。

吕禄、吕产欲作乱关中，朱虚侯与太尉勃、^{〔1〕}丞相平等诛之。^{〔2〕}朱虚侯首先斩吕产，于是太尉勃等乃得尽诛诸吕。而琅邪王亦从齐至长安。

【注释】〔1〕“太尉”，汉代中央政府掌管军事的最高长官。“勃”，即周勃，沛县（今江苏沛县）人，早年随刘邦起兵，汉六年封为绛侯。汉高祖、吕后时曾为太尉，文帝时为丞相。文帝三年免相，十一年卒。详见本书《绛侯周勃世家》。〔2〕“丞相”，参见本篇“相国”注。“平”，即陈平，阳武（今河南原阳东南）人，秦末农民起义时，初从魏豹、项羽，后归刘邦。有谋略，功封曲逆侯。惠帝时官至左丞相，吕后时为右丞相，文帝时亦居相位。文帝二年卒。详见本书《陈丞相世家》。

大臣议欲立齐王，而琅邪王及大臣曰：“齐王母家驷钧，恶戾，虎而冠者也。^{〔1〕}方以吕氏故几乱天下，^{〔2〕}今又立齐王，是欲复为吕氏也。代王母家薄氏，^{〔3〕}君子长者；^{〔4〕}且代王又亲高帝子，于今见在，且最为长。^{〔5〕}以子则顺，以善人则大臣安。”于是大臣乃谋迎立代王，而遣朱虚侯以诛吕氏事告齐王，令罢兵。

【注释】〔1〕“虎而冠者”，指虽具衣冠而凶暴似虎之人。〔2〕“几”，音 jǐ，几乎。〔3〕“代王”，即刘恒，高祖之子，母薄氏。高祖十一年，立为代王。代国都中都（在今山西平遥西南），辖境约有今山西北部、河北西北部及内蒙古南部地区。〔4〕“长者”，忠厚有德之人。《史记·外戚世家》称“薄氏仁善”，故谓其“君子长者”。“长”，音 zhǎng。〔5〕“且最为长”，高祖八子，依次为齐悼惠王肥、孝惠帝、赵隐王如意、代王恒、梁王恢、淮阳王友、淮南厉王长、燕王建。其时齐悼惠王、孝惠帝及赵隐王皆卒，故代王恒最年长。

灌婴在荥阳，闻魏勃本教齐王反，既诛吕氏，罢齐兵，使使召责问魏勃。勃曰：“失火之家，岂暇先言大人而后救火乎！”^{〔1〕}因退立，股战而栗，^{〔2〕}恐不能言者，终无他语。灌将军熟视笑曰：^{〔3〕}“人谓魏勃勇，妄庸人耳，^{〔4〕}何能为乎！”乃罢魏勃。^{〔5〕}魏勃父以善鼓琴见秦皇帝。及魏勃少

时，欲求见齐相曹参，〔6〕家贫无以自通，乃常独早夜埽齐相舍人门外。〔7〕相舍人怪之，以为物，〔8〕而问之，得勃。勃曰：“愿见相君，无因，故为子埽，欲以求见。”于是舍人见勃曹参，因以为舍人。一为参御，〔9〕言事，参以为贤，言之齐悼惠王。悼惠王召见，则拜为内史。始，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10〕及悼惠王卒而哀王立，勃用事，重于齐相。

【注释】〔1〕“大人”，指家长。〔2〕“栗”，恐惧。〔3〕“熟视”，细看。〔4〕“妄庸”，狂妄而又无知平庸。〔5〕“罢”，释放。〔6〕“曹参”，沛县人，曾为秦沛县狱掾，后佐刘邦起义，身被七十创，屡有功，汉六年封为平阳侯。曾任齐相九年，用黄老之术，齐国安集。汉惠帝二年，继萧何为汉相，“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时人称之。详见本书《曹相国世家》。〔7〕“舍人”，达官贵族的门客。〔8〕“物”，鬼怪。〔9〕“御”，驾车人。〔10〕“二千石”，指官员俸禄，月俸一百二十斛谷。受此月俸的官员亦概称二千石。诸侯王国的内史，秩即二千石。汉初，诸侯王可自行任免封国内除丞相以外的官吏。

王既罢兵归，而代王来立，是为孝文帝。

孝文帝元年，尽以高后时所割齐之城阳、琅邪、济南郡复与齐，而徙琅邪王王燕，〔1〕益封朱虚侯、东牟侯各二千户。

【注释】〔1〕“王燕”，封在燕国为王，燕国都蓟（今北京市西南），辖境约相当于今河北北部及辽宁南部、西南部地区。

是岁，齐哀王卒，太子则立，是为文王。

齐文王元年，汉以齐之城阳郡立朱虚侯为城阳王，以齐济北郡立东牟侯为济北王。〔1〕

【注释】〔1〕“济北郡”，治所卢县（今山东长清西南），辖境约相当于今山东北部地区。

二年，济北王反，汉诛杀之，地入于汉。

后二年，孝文帝尽封齐悼惠王子罢军等七人皆为列侯。〔1〕

【注释】〔1〕据《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文帝四年五月甲寅，同日封齐悼惠王子九人为侯：刘罢军为管侯，刘宁国为瓜丘侯，刘信都为营侯，刘将庐为杨虚侯，刘辟光为朐侯，刘志为安都侯，刘印为平昌侯，刘贤为武城侯，刘雄渠为白石侯，《汉书·王子侯表》多杨丘侯刘安，共十人。

齐文王立十四年卒，无子，国除，地入于汉。

后一岁，孝文帝以所封悼惠王子分齐为王，齐孝王将闾以悼惠王子杨虚侯为齐王。〔1〕故齐别郡尽以王悼惠王子：子志为济北王，子辟光为济南王，子贤为淄川王，〔2〕子印为胶西王，〔3〕子雄渠为胶东王，〔4〕与城阳、齐凡七王。

【注释】〔1〕“将闾”，即《惠景间侯者年表》之“将庐”。“杨虚侯”，杨虚，县名，治所在今山东茌平东北。“齐王”，齐国都临淄，辖境约相当于今山东淄博市及益都、广饶、临朐等县地。〔2〕“淄川王”，淄川国都剧县（今山东寿光南），辖境约相当于今山东淄博市区及寿光、益都等县部分地区。〔3〕“胶西王”，胶西国都高密（今山东高密西南），辖境约相当于今山东脱河以西，高密以北一带。〔4〕“胶东王”，胶东国都即墨（今山东平度东南），辖境约相当于今山东平度、莱阳、莱西等县及迤南一带。

齐孝王十一年，吴王濞、〔1〕楚王戊反，〔2〕兴兵西，告诸侯曰“将诛

汉贼臣晁错以安宗庙”。〔3〕胶西、胶东、淄川、济南皆擅发兵应吴楚。欲与齐，齐孝王狐疑，城守不听，三国兵共围齐。〔4〕齐王使路中大夫告于天子。〔5〕天子复令路中大夫还告齐王：“善坚守，吾兵今破吴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国兵围临淄数重，无从入。三国将劫与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汉已破矣，齐趣下三国，〔6〕不且见屠。”路中大夫既许之，至城下，望见齐王，曰：“汉已发兵百万，使太尉周亚夫击破吴楚，〔7〕方引兵救齐，齐必坚守无下！”三国将诛路中大夫。

【注释】〔1〕“吴王濞”，高祖兄郅阳侯刘仲之子，高祖十一年封为沛侯，十二年封为吴王，王三郡五十三城。景帝三年（公元前一五四年）以请诛晁错为名，联合楚、赵、胶东、胶西、淄川、济南共七国，起兵叛乱，兵败被杀。详见本书《吴王濞列传》。〔2〕“楚王戊”，高祖弟楚元王刘交之孙，楚夷王刘郢之子，文帝六年继位为王，景帝三年起兵叛乱，兵败自杀。详见本书《楚元王世家》。〔3〕“晁错”，颍川（今河南禹县）人。初学申不害、商鞅刑名之学，文帝时为太常掌故，从济南伏生学《尚书》。后为太子舍人、门大夫、家令，得太子宠信，太子家号曰“智囊”，迁为中大夫。景帝即位，任内史，迁为御史大夫。他主张削夺诸侯王国封地以加强中央集权。吴楚七国乱起，他受谮被杀。详见本书《袁盎晁错列传》。〔4〕“三国兵共围齐”，《史记集解》引张晏曰：“胶西、淄川、济南也。”然《史记·吴王濞列传》前云“胶西为渠率，胶东、淄川、济南共攻围临淄”，则围齐者四国；后云“三王之围齐临淄也，三月不能下。汉兵至，胶西、胶东、淄川王各引兵归”，三王并无济南。《汉书·荆燕吴传》所记同。《史记》、《汉书》记载此事皆前后不一，疑不能明。张晏之说亦未足凭信。〔5〕“路中大夫”，姓路的中大夫，失其名。中大夫为郎中令的属官，掌议论。〔6〕“趣”，音 cù，从速，赶快。“下”，投降归顺。〔7〕“周亚夫”，沛县人，绛侯周勃之子。文帝后元二年封条侯，续绛侯后。他治军严整，文帝称善，拜中尉。景帝时，吴楚七国叛乱，亚夫以太尉率军平叛，迁为丞相。景帝中元三年免相，后被诬谋反，囚后不食五日，呕血而死。详见本书《绛侯周勃世家》。

齐初围急，阴与三国通谋，约未定，会闻路中大夫从汉来，喜，及其大臣乃复劝王毋下三国。居无何，〔1〕汉将栾布、〔2〕平阳侯等兵至齐，〔3〕击破三国兵，解齐围。已而复闻齐初与三国有谋，将欲移兵伐齐。齐孝王惧，乃饮药自杀。景帝闻之，以为齐首善，〔4〕以迫劫有谋，非其罪也，乃立孝王太子寿为齐王，是为懿王，续齐后。而胶西、胶东、济南、淄川王咸诛灭，地入于汉。徙济北王王淄川。齐懿王立二十二年卒，子次景立，是为厉王。

【注释】〔1〕“无何”，不久。〔2〕“栾布”，梁（治所在今河南商丘市）人，少时曾为酒家佣保，又为奴于燕。后燕王臧荼举以为将，臧荼谋反被平，梁王彭越赎布以为梁大夫。彭越被诛，布奉使自齐还，奏事彭越头下，祀而哭之，为汉吏所捕。高祖释其罪，拜为都尉。文帝时为燕相。景帝时，以平定吴、楚之乱有功，封俞侯。景帝中元五年卒。详见本书《季布栾布列传》。〔3〕“平阳侯”，即曹奇，汉相国、平阳懿侯曹参之孙，文帝后元四年嗣立为侯，景帝三年卒，谥为简侯。“平阳”，县名，治所在今山西临汾市西南。〔4〕“首善”，起初并无叛逆之心。

齐厉王，其母曰纪太后。太后取其弟纪氏女为厉王后。王不爱纪氏女。太后欲其家重宠，〔1〕令其长女纪翁主入王宫，〔2〕正其后宫，毋令得近王，

欲令爱纪氏女。王因与其姊翁主奸。

【注释】〔1〕“重宠”，累世宠贵。“重”，音 ch\$ng。〔2〕“翁主”，汉代诸侯王之女称翁主。

齐有宦者徐甲，〔1〕入事汉皇太后。〔2〕皇太后有爱女曰修成君，修成君非刘氏，〔3〕太后怜之。修成君有女名娥，太后欲嫁之于诸侯，宦者甲乃请使齐，必令王上书请娥。皇太后喜，使甲之齐。是时齐人主父偃知甲之使齐以取后事，〔4〕亦因谓甲：“即事成，〔5〕幸言偃女愿得充王后宫。”甲既至齐，风以此事。〔6〕纪太后大怒，曰：“王有后，后宫具备。且甲，齐贫人，急乃为宦者，〔7〕入事汉，无补益，乃欲乱吾王家！且主父偃何为者？乃欲以女充后宫！”徐甲大穷，〔8〕还报皇太后曰：“王已愿尚娥，〔9〕然有一害，恐如燕王。”〔10〕燕王者，与其子昆弟奸，新坐以死，亡国，故以燕感太后。〔11〕太后曰：“无复言嫁女齐事。”事浸浚闻于天子。〔12〕主父偃由此亦与齐有郤。〔13〕

【注释】〔1〕“宦者”，阉割后失去性能力的男子，古代用在宫廷内侍奉帝王及其家属。〔2〕“汉皇太后”，指武帝之母王太后。〔3〕“修成君非刘氏”，王太后始嫁金王孙为妻，生一女，即此修成君，故谓其非刘氏。

〔4〕“主父偃”，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人，初学长短纵横之术，晚乃学《易》、《春秋》、百家言。武帝元光元年，因上书言事，受到重用，迁为中大夫。他建议武帝下令诸侯王得推恩分封子弟，以削弱诸侯的势力。元朔二年为齐相，查办齐厉王与其姊通奸事，齐王恐惧自杀，主父偃亦因此而被武帝所诛。详见本书《平津侯主父列传》。〔5〕“即”，如果。〔6〕“风”，通“讽”，指含蓄委婉地转达。〔7〕“急”，指处境极为困难。〔8〕“穷”，困窘。

〔9〕“尚”，当时特指娶公主为妻。〔10〕“燕王”，指刘定国，燕敬王刘泽之孙，景帝六年嗣立为王。他与父康王之姬奸，夺弟妻为姬，又与三个女儿奸。武帝元朔元年，奸情被揭发，刘定国自杀，国除为郡。详见本书《荆燕世家》。〔11〕“感”，触动。〔12〕“浸浚”，逐渐。〔13〕“郤”，音 xì，通“隙”，嫌隙，感情上的裂痕。

主父偃方幸于天子，用事，因言：“齐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1〕人众殷富，巨于长安，此非天子亲弟爱子不得王此。今齐王于亲属益疏。”乃从容言：“吕太后时齐欲反，吴楚时孝王几为乱。今闻齐王与其姊乱。”于是天子乃拜主父偃为齐相，且正其事。主父偃既至齐，乃急治王后宫宦者为王通于姊翁主所者，令其辞证皆引王。〔2〕王年少，惧大罪为吏所执诛，乃饮药自杀。绝无后。

【注释】〔1〕“千金”，千斤金。汉代一斤约等于今天的二百五十八克。金指黄铜。〔2〕“辞证”，口供，证辞。

是时赵王惧主父偃一出废齐，〔1〕恐其渐疏骨肉，乃上书言偃受金及轻重之短。〔2〕天子亦既囚偃。公孙弘言：〔3〕“齐王以忧死母后，国入汉，非诛偃无以塞天下之望。”遂诛偃。

【注释】〔1〕“赵王”，指刘彭祖，景帝之子。景帝二年立为广川王，五年徙封赵王，武帝征和元年卒。详见本书《五宗世家》。〔2〕“受金”，接受贿赂。《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谓赵王“使人上书，告言主父偃受诸侯金，以故诸侯子弟多以得封者”。“轻重”，指用心不正，上下其手。〔3〕“公孙弘”，薛县（今山东滕县南）人。少时曾为薛狱吏。年四十余，乃学

《春秋》杂说。武帝建元元年，弘年六十，征为博士。元朔三年拜御史大夫，元朔五年为丞相，封平津侯。元狩二年卒。详见本书《平津侯主父列传》。

齐厉王立五年死，母后，国入于汉。

齐悼惠王后尚有二国，城阳及淄川。淄川地比齐。^{〔1〕}天子怜齐，为悼惠王冢园在郡，割临淄东环悼惠王冢园邑尽以予淄川，以奉悼惠王祭祀。

【注释】〔1〕“比”，紧靠，邻近。

城阳景王章，齐悼惠王子，以朱虚侯与大臣共诛诸吕，而章身首先斩相国吕王产于未央宫。^{〔1〕}孝文帝既立，益封章二千户，赐金千斤。孝文二年，以齐之城阳郡立章为城阳王。立二年卒，子喜立，是为共王。

【注释】〔1〕“未央宫”，汉宫殿名，故址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北郊汉长安故城内西南隅。

共王八年，徙王淮南。^{〔1〕}四年，复还王城阳。凡三十三年卒，子延立，是为顷王。

【注释】〔1〕“淮南”，淮南国，都寿春（今安徽寿县），辖境约相当于今安徽淮河以南，巢湖、肥西以北，塘河以东，凤阳、滁县以西地区。

顷王二十六年卒，子义立，是为敬王。敬王九年卒，子武立，是为惠王。惠王十一年卒，子顺立，是为荒王。荒王四十六年卒，子恢立，是为戴王。戴王八年卒，子景立，至建始三年，^{〔1〕}十五岁，卒。

【注释】〔1〕“建始三年”，公元前三年。案：建始为汉成帝年号（公元前三二年至前二九年）。《史记·太史公自序》曰：“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讫于武帝太初四年（公元前一一一年），故城阳惠王（公元前一一八年至前九八年在位）以下当为后人所补。又据《汉书·诸侯王表》及《高五王传》所说，城阳孝王刘景于汉元帝永光元年（公元前四三年）继立，成帝鸿嘉元年（公元前二年）卒，在位二十四年，则此云“子景立，至建始三年，十五岁，卒”亦有误。

济北王兴居，齐悼惠王子，以东牟侯助大臣诛诸吕，功少。及文帝从代来，兴居曰：“请与太仆婴入清宫。”^{〔1〕}废少帝，^{〔2〕}共与大臣尊立孝文帝。

【注释】〔1〕“太仆”，九卿之一，掌皇帝车马和马政。“婴”，夏侯婴，沛县人，曾为沛厩司御，与刘邦相善。后从刘邦起兵，屡有功。刘邦即帝位，封婴为汝阴侯。高祖、惠帝、吕后、文帝时，婴皆为太仆。婴曾任滕令，故又号滕公。详见本书《樊郿滕灌列传》。“清宫”，谓清除宫室，以迎新帝。〔2〕“少帝”，指惠帝后宫子刘山。吕后元年封为襄城侯，二年立为常山王，更名义。四年，吕后立以为帝，更名曰弘。吕后卒，刘弘被废。

孝文帝二年，以齐之济北郡立兴居为济北王，与城阳王俱立。立二年，反。始大臣诛吕氏时，朱虚侯功尤大，许尽以赵地王朱虚侯，^{〔1〕}尽以梁地王东牟侯。^{〔2〕}及孝文帝立，闻朱虚、东牟之初欲立齐王，故绌其功。^{〔3〕}及二年，王诸子，乃割齐二郡以王章、兴居。章、兴居自以失职夺功。^{〔4〕}章死，而兴居闻匈奴大入汉，^{〔5〕}汉多发兵，使丞相灌婴击之，文帝亲幸太原，^{〔6〕}以为天子自击胡，^{〔7〕}遂发兵反于济北。天子闻之，罢丞相及行兵，皆归长安。使棘蒲侯柴将军击破虏济北王，^{〔8〕}王自杀，地入于汉，为郡。

【注释】〔1〕“赵地”，指今河北南部一带，战国时曾属赵国，故称。〔2〕“梁地”，指今河南东部及山东西南部一带，战国时曾属魏国（魏惠王

徙都大梁后，魏又称梁），故称。〔3〕“绌”，减削。〔4〕“夺功”，减削功劳。〔5〕“匈奴”，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之一，散居于大漠南北，善骑射。〔6〕“幸”，此指皇帝驾临。“太原”，时为诸侯王国，都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辖境约相当于今山西中部地区。文帝二年封子刘参为太原王。〔7〕“胡”，古代对北方和西方少数民族的泛称，此指匈奴。〔8〕“棘蒲侯柴将军”，即柴武，高祖六年封侯。案：《史记·孝文本纪》、《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及《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皆作“陈武”。棘蒲在今河北魏县。

后十三年，文帝十六年，复以齐悼惠王子安都侯志为济北王。^{〔1〕}十一年，吴楚反时，志坚守，不与诸侯合谋。吴楚已平，徙志王淄川。

【注释】〔1〕“安都”，邑名，在今河北高阳。

济南王辟光，齐悼惠王子，以勒侯孝文十六年为济南王。^{〔1〕}十一年，与吴楚反。汉击破，杀辟光，以济南为郡，地入于汉。

【注释】〔1〕“勒侯”，《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作“勃侯”，《惠景间侯者年表》作“柅侯”。勒，县名，治所在今山东商河县东北。“勃”、“柅”皆音 l8。

淄川王贤，齐悼惠王子，以武城侯文帝十六年为淄川王。^{〔1〕}十一年，与吴楚反，汉击破，杀贤。

【注释】〔1〕“武城侯”，《索隐》称“《地理志》县名，属平原”。今案《汉书·地理志》，平原郡并无武城县，或疑即清河郡之东武城，治所在今山东武城西北。

天子因徙济北王志王淄川。志亦齐悼惠王子，以安都侯王济北。淄川王反，毋后，乃徙济北王王淄川。凡立三十五年卒，谥为懿王。子建代立，是为靖王。二十年卒，子遗代立，是为顷王。^{〔1〕}三十六年卒，子终古立，是为思王。二十八年卒，子尚立，是为孝王。五年卒，子横立，至建始三年，十一岁，卒。^{〔2〕}

【注释】〔1〕“是为顷王”，案：《汉书·诸侯王表》及《高五王传》记顷王刘遗嗣立在武帝元封二年（《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同），在位三十五年（此作三十六年），昭帝元凤六年卒。顷王以下世系，非司马迁所能见，当是后人补作。〔2〕“至建始三年，十一岁，卒”，案：《汉书·诸侯王表》及《高五王传》记刘横嗣立在元帝永光四年，在位三十一年，成帝元延三年卒。成帝建始三年正当其十一年，此云“卒”，有误。

胶西王卬，齐悼惠王子，以昌平侯文帝十六年为胶西王。^{〔1〕}十一年，与吴楚反。汉击破，杀卬，地入于汉，为胶西郡。

【注释】〔1〕“昌平侯”，案：《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惠景间侯者年表》及《汉书·诸侯王表》、《王子侯表》、《高五王传》皆作“平昌侯”，此作“昌平侯”，疑误。平昌，县名，治所在今山东安丘东南。

胶东王雄渠，齐悼惠王子，以白石侯文帝十六年为胶东王。^{〔1〕}十一年，与吴楚反，汉击破，杀雄渠，地入于汉，为胶东郡。

【注释】〔1〕“白石”，邑名，在今山东陵县北。

太史公曰：诸侯大国无过齐悼惠王。以海内初定，子弟少，激秦之无尺土封，^{〔1〕}故大封同姓，以填万民之心。及后分裂，固其理也。

【注释】〔1〕“激”，受到刺激，有所感触。

译 文

齐悼惠王刘肥，是高祖刘邦庶出的长子。其母是高祖的外室，姓曹。高祖六年，封立刘肥为齐王，食邑七十城，百姓中凡是能说齐地方言的都划归齐王。

齐王是孝惠帝的兄长。孝惠帝二年，齐王入京朝见，惠帝宴请齐王，以如同百姓家人间对等之礼相待。吕太后很生气，要杀齐王。齐王十分害怕，担忧自己不能脱身，于是采用他的内史勋之计，献出城阳郡，作为鲁元公主的汤沐邑。吕太后高兴了，齐王才得以辞别归国。

悼惠王即位十三年，于惠帝六年去世。子襄继立，他就是齐哀王。

哀王元年，孝惠帝去世，吕太后临朝称制，天下的事全都取决于高后。第二年，高后封立其兄之子酈侯吕台为吕王，割出齐国的济南郡作为吕王的封地。

哀王三年，其弟刘章到汉朝宫中值宿警卫，吕太后封他为朱虚侯，把吕禄的女儿嫁给他为妻。四年之后，又封刘章之弟刘兴居为东牟侯，二人都在长安值宿警卫。

哀王八年，高后割出齐国的琅邪郡，封立营陵侯刘泽为琅邪王。

其明年，赵王刘友入京朝见，被幽禁致死于京都住所中。前后三个赵王都被废黜。高后封立吕氏宗人为梁、赵、燕三王，专权当政。朱虚侯年方二十，有气力，对刘氏不能得到要职忿忿不平。他曾经入宫侍候高后宴饮，高后命他担任酒吏。刘章自己请求说：“臣是将门之后，请准许我能按军法监酒。”高后说：“可以。”酒喝到兴头上，刘章劝酒，让歌舞乐人入宫表演助兴，然后说道：“请让我为太后说一段耕田歌。”高后把他当作无知小儿看待，笑着说：“想来只有你父亲知道耕田罢了，你生下来就是王子，怎么会知道耕田呢？”刘章说：“臣知道。”太后说：“那你试着为我说说耕田。”刘章说道：“深深地耕田，密密地播种，栽苗要疏广；不是同种的，挥锄去掉它。”吕后听了，沉默不语。过了一会儿，吕姓族人中有一个人喝醉了，逃避劝酒，刘章追上去，拔剑把他斩了而回来禀报说：“有一个从酒席上逃跑的人，臣谨按军法将他斩首。”太后及周围的人都大吃一惊。但既已准许他按军法监酒，无法办他的罪。于是停饮散席。从此之后，吕姓族人畏惧朱虚侯，即使是汉廷的大臣，也都依傍朱虚侯，刘氏为此而势力渐强。其明年，高后去世。赵王吕禄为上将军，吕王产为相国，都坐镇长安城中，聚集军队以威胁大臣，企图作乱。朱虚侯刘章因吕禄的女儿是他的妻子，知道吕氏的阴谋，便派人暗中离开长安去告诉他的兄长齐王，想让齐王发兵西进，朱虚侯、东牟侯作内应，以诛灭吕姓诸人，乘机拥立齐王为帝。

齐王听到这一计谋后，便和舅父驷钧、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密谋发兵。齐相召平听说后，发兵围住王宫。魏勃欺骗召平说：“王想要发兵，但并无汉廷的虎符为凭。现在相君包围王宫，实在是很应该的。我魏勃请求替您领兵警卫王宫。”召平相信了，便让魏勃领兵包围王宫，魏勃领兵之后，却命令军队把相府围了起来。召平说：“唉！道家有这样一句话，‘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现在正是如此啊！”便自杀身亡。于是齐王任命驷钧为相，魏勃为将军，祝午为内史，把国内的军队全数发动起来。齐王又派祝午往东去欺骗琅邪王刘泽说：“吕氏作乱，齐王发兵，准备西进诛伐诸吕。齐王自己

因为是小孩，年纪轻，不熟悉军事，愿把整个国家委托给大王。大王从高帝时起就领兵，熟悉战事。齐王不敢离开他的军队，派臣前来请大王驾临临淄见齐王商议大事，并统率齐兵西进平定关中之乱。”琅邪王信了他的话，觉得有理，便驱车去见齐王。齐王和魏勃等乘机扣留住琅邪王，而让祝午把琅邪国兵尽数发动起来，并统领这支军队。

琅邪王刘泽受到欺骗后，不能归国，便劝说齐王道：“齐悼惠王是高皇帝的长子，从根本上推究起来，大王您是高皇帝的嫡长孙，应当嗣立为帝。如今诸大臣态度犹豫，定不下来，而我刘泽在刘氏宗族中最为年长，诸大臣肯定是在等我决定大计。现在大王您留我在这里也没有什么用处，不如让我入关去计议这嗣立大事。”齐王觉得他的话有理，便增派车马送琅邪王入关。

琅邪王出发之后，齐便举兵西攻吕国的济南。这时齐哀王向各诸侯王送信说：“高帝平定天下，分封诸子弟为王，悼惠王封在齐国。悼惠王去世，惠帝派留侯张良立臣为齐王。惠帝去世，高后当权，年事已高，听任诸吕擅自废黜高帝所立，又杀害三位赵王，灭掉刘氏的梁、燕、赵国而封给诸吕为王，还把齐国割成了四份。忠臣进谏，高后迷乱糊涂，听不进去。如今高后去世，皇帝年轻，未能治理天下，本当依靠大臣诸侯。现在诸吕又擅自窃居高位，聚兵威胁，挟制列侯忠臣，诈称帝命以号令天下，以致宗庙危急。现在寡人率军入关，诛伐不当为王之人。”

汉廷得知齐国发兵西进，相国吕产派遣大将军灌婴东进迎击。灌婴到达荥阳，心里盘算道：“诸吕领兵居关中，企图危害刘氏而自立。我现在破齐回报，那只是去给吕氏增添资本。”于是留兵屯驻荥阳，派使者晓谕齐王及诸侯，双方讲和联合，以待吕氏突发事变而共同来诛灭他们。齐王听灌婴如此说，便向西进军夺取其原辖的济南郡，然后也把军队屯驻在齐国西界，依约等待。

吕禄、吕产企图在关中作乱，朱虚侯与太尉周勃、丞相陈平等诛灭了他们。朱虚侯首先斩了吕产，于是太尉周勃等才得以把诸吕一网打尽。而琅邪王刘泽此时也从齐国到了长安。

大臣们商议要立齐王为帝，而琅邪王和一些大臣都说：“齐王的母家人驷钧，凶恶乖戾，像是穿衣戴帽的老虎一样。刚刚因为吕氏的缘故，几乎使天下大乱，现在又立齐王，那是想要再制造一个吕氏啊。代王母家薄氏，是仁善的君子长者；而且代王又是嫡亲的高帝之子，如今就在那里，并且最年长。从立子以长这一点来看，迎立代王是名正言顺的；从薄氏是仁善长者这一点来看，与大臣也得以相安。”于是大臣们便商议迎立代王，而派朱虚侯把诛灭吕氏之事告诉齐王，让他罢兵。

灌婴在荥阳，听说魏勃原是教唆齐王起兵的主谋，在诛灭吕氏，让齐王罢兵后，便派使者召魏勃来责问。魏勃说：“失火的人家，哪里有时间先禀报家长然后才来救火呢！”说罢，退后站立，两腿瑟瑟发抖，一副吓得说不出话来的样子，到最后也没有再说其他话。灌将军对魏勃细细打量了一阵，笑道：“人称魏勃勇敢，看来不过是个狂妄平庸的人罢了，怎么能有所作为呢！”于是放了魏勃。魏勃的父亲因为善于鼓琴而进见过秦始皇。到魏勃年轻的时候，他想求见齐相曹参，因家境贫寒，无法自己打通门路，就常常一个人于清早夜晚在齐相舍人的门外扫地。齐相舍人很奇怪，以为是个鬼怪，便在一旁窥伺，发现了魏勃。魏勃说：“我希望见到相君，没有机会，所以为您扫地，想因此而得以求见。”于是舍人向曹参引见魏勃，曹参便收留魏

勃做了舍人。一次，魏勃为曹参驾车，谈论起事情，曹参认为他有才能，便推荐给齐悼惠王。悼惠王召见魏勃，拜他为内史。当初，悼惠王是可以自己任命内史这样二千石的官员的。等到悼惠王去世而哀王继立，魏勃主事，权力比齐相还重。

齐王罢兵归国后，代王来到长安嗣立为帝，他就是孝文帝。

孝文帝元年，把高后时分割出去的齐国的城阳、琅邪、济南三郡又尽数归还齐国，徙封琅邪王刘泽为燕王，加封朱虚侯、东牟侯各二千户。

这一年，齐哀王去世，太子则嗣立，他就是齐文王。

齐文王元年，汉廷用齐国的城阳郡封立朱虚侯刘章为城阳王，用齐国的济北郡封立东牟侯刘兴居为济北王。

二年，济北王谋反，汉廷诛杀了他，封地归入于汉。

又过后二年，孝文帝把齐悼惠王之子罢军等七人全部封为列侯。

齐文王嗣立十四年后去世，没有儿子，封国被废除，封地归入于汉。

过后一年，孝文帝把他所封立的悼惠王诸子分封在齐地为王，齐孝王将闾以悼惠王之子、杨虚侯的身份为齐王。原属齐国的另外一些郡全部用来分封悼惠王的其余儿子为王：子志为济北王，子辟光为济南王，子贤为淄川王，子卬为胶西王，子雄渠为胶东王，和城阳王、齐王一起总共有七王。

齐孝王十一年，吴王濞、楚王戊谋反，发兵西进，通告诸侯说：“我们要诛杀汉廷贼臣晁错以安定刘氏宗庙。”胶西、胶东、淄川、济南等国都擅自发兵响应吴楚。他们企图联合齐国，齐孝王犹豫不决，据城而守，没有答应，三国的军队一起把齐包围起来。齐王派路中大夫报告天子。天子又令路中大夫归告齐王说：“好好地坚守下去，我的军队现在就要攻破吴楚了。”路中大夫回到齐国，三国的军队把临淄围了好几层，无从进城。三国的将领捉住了路中大夫，威胁他，和他约定说：“你要反过来说汉廷已经被攻破了，让齐国赶快向三国投降，你不这样说，就杀了你。”路中大夫答应之后，来到城下，望见齐王，说道：“汉廷已经发兵百万，派太尉周亚夫击破吴楚，正领兵救齐，齐一定要坚守下去，不要投降！”三国的将领把路中大夫杀了。

齐当初被包围，情况十分危急的时候，齐王暗中曾和三国通谋，但还没约定，正好听说路中大夫从汉廷归来，很高兴，齐国的大臣便又劝说齐王不要投降三国。过不多久，汉将栾布、平阳侯等的军队开到齐国，击破三国叛军，解除了对齐国的包围。事后汉廷又听说齐国当初曾与三国通谋，准备移兵伐齐。齐孝王恐惧，便饮药自杀。景帝知道后，认为齐国起初并无谋反之心，因为受到逼迫威胁才和三国通谋，这不是齐王的罪过，于是封立孝王的太子寿为齐王，他就是懿王，继承齐国的王位。而胶西、胶东、济南、淄川王都被诛灭，其封地归入于汉。徙封济北王为淄川王。齐懿王嗣立二十二年去世，子次景嗣立，他就是齐厉王。

齐厉王，其母为纪太后。纪太后把她弟弟纪氏的女儿娶来做厉王王后。厉王不爱纪氏之女。纪太后想让纪家累世宠贵，便命其长女纪翁主进入王宫，整顿后宫，不让其余嫔妃得以接近厉王，想让厉王爱上纪氏之女。厉王却乘机和他的姊姊翁主发生了奸情。

齐国有个宦者徐甲，入京侍奉汉皇太后。皇太后有爱女叫修成君，修成君不是刘氏之女，太后很怜爱她。修成君有个女儿名娥，太后想把她嫁给诸侯，宦者徐甲便自请出使齐国，一定要设法让齐王上书请求娶娥。皇太后大喜，派徐甲到齐。这时齐人主父偃知道了徐甲到齐国去是因齐王娶后之事，

便也乘机对徐甲说：“如果事情办成，希望您提及主父偃的女儿也愿充任齐王后宫之人。”徐甲到齐国后，把这件事委婉地说了。纪太后大怒，说道：“齐王有王后，后宫嫔妃也都够了。再说徐甲，原是齐国的一个穷人，生活窘迫才去当了宦者，入京侍奉汉廷，不但无所补益，竟还想扰乱我王家！再说主父偃又是干什么的？竟想把他女儿送到后宫来！”徐甲一筹莫展，回京禀报皇太后说：“齐王已经愿意娶娥，只是有一件祸患，那就是他恐怕会像燕王那样。”燕王刘定国，因为和他几个女儿私通，新近获罪身亡，封国也被废掉，所以徐甲用燕王的事来触动太后。太后说：“不要再提嫁女到齐国的事了。”这件事渐渐地也被天子知道了。主父偃从此也和齐国有了嫌隙。

主父偃当时正受宠于天子而当权治事，乘机向天子进言道：“齐国临淄有十万户，市集上的租税即有千金之多，人多，又富足，超过了京城长安，如果不是天子的亲弟或爱子是不能在这里为王的。可如今齐王在亲属关系上，与天子更加疏远了。”接着又从容说道：“吕太后时，齐国想要谋反；吴楚之乱时，孝王几乎叛乱。如今听说齐王和他的姊姊淫乱。”于是天子拜主父偃为齐相，准备让他整顿此事。主父偃到齐国后，便加紧查办那些替齐王到他的姊姊翁主住所联络牵线的后宫宦者，让他们把口供证辞都牵连到齐王身上。齐王年少，惧怕自己有大罪要被法吏所拘执诛杀，便饮药自杀齐王绝嗣，没有后代。

这时赵王对主父偃一出京就废掉了齐国很担忧，恐怕他会渐渐使刘氏骨肉疏远，于是上书揭发主父偃接受贿赂和居心不正等事。天子因此也把主父偃囚禁了起来。公孙弘说道：“齐王因忧惧而死，绝嗣无后，封国入于汉廷，不杀主父偃，无法满足天下人的愿望。”于是杀掉了主父偃。

齐厉王嗣立五年后去世，没有后代，封国归入于汉。

齐悼惠王的后代还有两国，即城阳国和淄川国。淄川国和齐国土地相邻。天子怜悯齐王，因为悼惠王的陵园原在齐郡，就割出临淄东面围着悼惠王陵园的城邑全都封给淄川王，让他奉守悼惠王的祭祀。

城阳景王刘章，齐悼惠王之子，以朱虚侯的身份和汉大臣共同诛灭诸吕，他亲自率先斩杀相国吕产于未央宫中。孝文帝即位之后，加封刘章二千户，赐金千斤。孝文帝二年，用齐的城阳郡封刘章为城阳王。封立之后二年去世，其子喜继立，他就是共王。

共王八年，徙封于淮南国为王。四年之后，又回城阳为王。他总共在位三十三年去世，其子延继立，他就是顷王。

顷王在位二十六年去世，其子义继立，他就是敬王。敬王在位九年去世，其子武继立，他就是惠王。惠王在位十一年去世，其子顺继立，他就是荒王。荒王在位四十六年去世，其子恢继立，他就是戴王。戴王在位八年去世，其子景继立，到成帝建始三年，在位十五年，去世。

济北王刘兴居，齐悼惠王之子，以东牟侯的身份协助汉大臣诛灭诸吕，功劳少。等到汉文帝从代国来到长安，刘兴居说：“请允许我和太仆婴入内清宫。”他废了少帝，和大臣们一起尊立孝文帝。

孝文帝二年，用齐的济北郡分封刘兴居为济北王，和城阳王一起封立。封立之后二年，刘兴居谋反。当初大臣诛灭诸吕时，朱虚侯的功劳尤其大，朝廷曾答应把赵地全部分封给朱虚侯为王，把梁地全部分封给东牟侯为王。等到孝文帝即位，听说朱虚侯、东牟侯起初想立齐王为帝，所以贬黜他们的功劳。到了文帝二年，封诸子为王，这才割出齐国的两个郡封立刘章、刘兴

居为王。刘章、刘兴居觉得自己是失去了应得的职位，被削减了功劳。刘章去世，刘兴居听说匈奴大举侵入汉地，汉朝征发了很多军队，派丞相灌婴迎击匈奴，文帝亲自来到太原，刘兴居因为天子亲自领兵击胡，便发兵在济北国反叛。天子听说后，命令丞相灌婴及出征的军队停止前进，都回到长安。派棘蒲侯柴将军击破济北叛军，俘虏了济北王。济北王自杀，封地归入于汉，成为郡。

过后十三年，在文帝十六年的时候，又把齐悼惠王之子安都侯刘志封为济北王。济北王十一年，吴楚反叛时，刘志坚守封国，不与反叛的诸侯合谋。吴楚被平定后，汉景帝改封刘志为淄川王。

济南王刘辟光，齐悼惠王之子，以勒侯的身份在孝文帝十六年封为济南王。济南王十一年，与吴楚一起反叛。汉廷击破叛军，杀了刘辟光，把济南国变为郡，封地归入于汉。

淄川王刘贤，齐悼惠王之子，以武城侯的身份在文帝十六年封为淄川王。淄川王十一年，与吴楚一起反叛，汉廷击破叛军，杀了刘贤。

天子于是改封济北王刘志为淄川王。刘志也是齐悼惠王之子，以安都侯的身份封为济北王。淄川王反叛被杀，没有后代，于是改封济北王为淄川王。刘志在济北、淄川为王共三十五年，去世，谥为懿王。其子建代立，他就是靖王。在位二十年去世，其子遗代立，他就是顷王。在位三十六年去世，其子终古继立，他就是思王。在位二十八年去世，其子尚继立，他就是孝王。在位五年去世，其子横继立，到建始三年，在位十一年，去世。

胶西王刘卬，齐悼惠王之子，以昌平侯的身份在文帝十六年封为胶西王。胶西王十一年，与吴楚一起反叛。汉廷击破叛军，杀了刘卬，封地归入于汉，成为胶西郡。胶东王刘雄渠，齐悼惠王之子，以白石侯的身份在文帝十六年封为胶东王。胶东王十一年，与吴楚一起反叛，汉廷击破叛军，杀了刘雄渠，封地归入于汉，成为胶东郡。太史公说：诸侯大国没有超过齐悼惠王的。当初因为海内初定，子弟少，有感于秦国对于子弟没有尺土之封，所以大封同姓，以安抚万民之心。到后来发生分裂，这原是理所当然的。

萧相国何者，〔1〕沛丰人也。〔2〕以文无害，〔3〕为沛主吏掾。〔4〕

【注释】〔1〕“相国”，官名，其职权与丞相同，但位望尊于丞相。汉初中央政权和各诸侯王国都置有相国，中央政权的相国辅佐皇帝，总理政务，是朝中最高官职。〔2〕“沛”，县名，秦属泗水郡，汉属沛郡，故治即今江苏沛县。“丰”，邑名，秦属沛县，汉置丰县，故地在今江苏丰县。〔3〕“文”，文法，法律，此指通晓法律，“无害”，无比，没人比得上。一说指不枉害人。〔4〕“主吏掾”，即功曹掾，为郡县长官的属吏，主管人事考绩，记录吏员的功过。“掾”，音 yuàn，长官属吏的通称。

高祖为布衣时，〔1〕何数以吏事护高祖。〔2〕高祖为亭长，〔3〕常左右之。〔4〕高祖以吏繇咸阳，〔5〕吏皆送奉钱三，〔6〕何独以五。

【注释】〔1〕“布衣”，麻布做的衣服，为平民着装，后因用以代称平民百姓。〔2〕“数”，音 shuò，屡次。“吏事”，指吏员职权范围内的事务。〔3〕“亭长”，秦时大约十里左右设一亭，职掌治安及有关民事。亭设亭长一人。刘邦曾任泗水（一说泗上）亭长。〔4〕“左右”，同“佐佑”，帮助，照顾。〔5〕“繇”，通“徭”，此用作动词，谓服徭役（封建国家强迫平民负担的无偿劳役）。“咸阳”，秦时的首都，故地在今陕西咸阳市东。〔6〕“送奉”，奉送，资助。“钱三”，司马贞《索隐》谓“三”指三百，当时有以一当百的大钱，所以“钱三”应是三百钱。

秦御史监郡者与从事，〔1〕常辨之。〔2〕何乃给泗水卒史事，〔3〕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征何，何固请，得毋行。

【注释】〔1〕“御史”，官名，掌管弹劾纠察。“郡”，秦汉时县以上的一级行政单位，直属中央朝廷。御史被派出监察郡的官吏，称“监郡”。“从事”，吏员名。秦汉时郡级政权机构设置从事史，主管文书，并察举非法。〔2〕“辨”，通“办”，指诸事备办。〔3〕“给”，音 jǐ，给事即供职。“泗水”，秦郡名，治所在沛（今江苏沛县），辖境约相当于今安徽、江苏淮河以北，宿迁、泗洪以西，萧县、涡阳、凤台以东地区。“卒史”，当时郡设卒史十人，是年俸仅一百石的低级官吏。

及高祖起为沛公，〔1〕何常为丞督事。〔2〕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3〕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4〕沛公为汉王，〔5〕以何为丞相。项王与诸侯屠烧咸阳而去。〔6〕汉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7〕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何进言韩信，〔8〕汉王以信为大将军。语在《淮阴侯》事中。

【注释】〔1〕“沛公”，刘邦于秦二世元年（公元前二〇九年）九月在沛起义，自立为沛公。〔2〕“丞”，辅佐官。〔3〕“走”，奔走，赶赴。“府”，国家收藏文书或财物的地方。〔4〕“丞相”，官名，职权同相国而位望稍次。“御史”，此指御史大夫，秦时御史大夫相当于副丞相，并统率御史掌纠察之事，又主管国家的图籍秘书。“图书”，指地图、户籍及其它财赋、兵事等方面的档案资料和各种书籍。〔5〕“沛公为汉王”，汉元年（公元前二〇六年），刘邦、项羽先后入关，秦朝灭亡。项羽恃兵威分封诸侯，

以刘邦为汉王，统治汉中及巴、蜀之地。〔6〕“项王”，即项羽，时项羽自封为西楚霸王。屠烧咸阳事，详见本书《项羽本纪》。“去”，离去。〔7〕“阨塞”，险要之地。“阨”，音 è。〔8〕“韩信”，淮阴（今江苏淮阴市）人，初从项羽，后归刘邦，由萧何推荐而被刘邦拜为大将，在击败项羽、统一全国的战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曾自立为齐王，刘邦徙封他为楚王，又降封为淮阴侯。高祖十一年（公元前一九六年）因谋反被吕后诱杀于长安。详见本书《淮阴侯列传》。

汉王引兵东定三秦，〔1〕何以丞相留收巴蜀，〔2〕填抚谕告，〔3〕使给军食。汉二年，〔4〕汉王与诸侯击楚，何守关中，〔5〕侍太子，〔6〕治栎阳。〔7〕为法令约束，立宗庙社稷宫室县邑，〔8〕辄奏上，可，许以从事；即不及奏上，辄以便宜施行，〔9〕上来以闻。关中事计户口转漕给军，〔10〕汉王数失军遁去，何常兴关中卒，〔11〕辄补缺。上以此专属任何关中事。〔12〕

【注释】〔1〕“三秦”，项羽灭秦后，把战国时期秦国旧有的关中之地一分为三，以封秦三降将。其中章邯被封为雍王，领有咸阳以西之地；司马欣被封为塞王，领有咸阳以东直到黄河之地；董翳（音 yì）被封为翟王，领有上郡（今陕西北部）之地；合称“三秦”。高祖二年（公元前二〇五年），汉兵东出，章邯兵败远逃，司马欣、董翳投降，三秦之地尽归汉有。〔2〕“巴”，秦郡名，治所在江州（今四川重庆市嘉陵江北岸），辖境约相当于今四川阆中、南充、合川、内江、泸州以东地区。“蜀”，秦郡名，治所在成都（今四川成都市），辖境约相当于今四川松潘、茂汶、广元以南，北川、彭县、荥经、天全以东，石棉、峨边、宜宾以北地区，东与巴郡接壤。〔3〕“填”，音 zhèn，通“镇”。“填抚”，镇守安抚。〔4〕“汉二年”，公元前二〇五年。〔5〕“关中”，地名，约当今陕西一带，因处于函谷关、武关、散关、萧关之间而得名。〔6〕“太子”，刘邦子刘盈，即后来的汉惠帝。〔7〕“栎阳”，县名，秦时属内史，塞王司马欣以此为都，时司马欣已降汉，刘邦移都于此。“栎”，音 yuè。〔8〕“宗庙”，帝王奉放祖先神主并进行祭祀的地方。“社稷”，祭祀土地神和五谷神的地方。宗庙和社稷都设在首都，被看作是国家政权的象征。〔9〕“便宜”，因利乘便，行其宜办之事。“便”，音 biàn。〔10〕“漕”，音 cáo，水道运粮。〔11〕“兴”，征召发动。〔12〕“属”，音 zhǔ，托付。

汉三年，汉王与项羽相距京索之间，〔1〕上数使使劳苦丞相。鲍生谓丞相曰：〔2〕“王暴衣露盖，〔3〕数使使劳苦君者，有疑君心也。为君计，莫若遣君子孙昆弟能胜兵者悉诣军所，〔4〕上必益信君。”于是何从其计，汉王大说。〔5〕

【注释】〔1〕“距”，通“拒”，对抗。“京”，县名，秦属三川郡，汉属河南郡，故治在今河南荥阳西南。“索”，城邑名，故址在今河南荥阳县城。〔2〕“鲍生”，当时的一名谋士，史失其名，《史记》仅此一见。〔3〕“暴衣露盖”，衣冠暴露于户外，喻辛劳艰苦，不得安逸。“暴”，音 pù。〔4〕“昆弟”，兄弟。“胜”，音 shèng，力能胜任。“诣”，音 yì，到，前往。〔5〕“说”，音 yuè，通“悦”。

汉五年，既杀项羽，定天下，论功行封。群臣争功，岁余功不决。高祖以萧何功最盛，封为酈侯，〔1〕所食邑多。〔2〕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坚执锐，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3〕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4〕今萧何未

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诸君知猎乎？”曰：“知之。”“知猎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5〕}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且诸君独以身随我，多者两三人。今萧何举宗数十人皆随我，功不可忘也。”群臣皆莫敢言。

【注释】〔1〕“酈”，cu0，汉县名，属沛郡，故治在今河南永城西。一说萧何初封之地是酈县，属沛郡，故治在今河南永城西，“酈”，音cu^；后又封于酈，酈县属南阳郡，故治在今湖北光化西北，“酈”，音z4n。后传写讹乱，始封之“酈”误作“酈”，而“酈”字又读“酈”字之音。〔2〕“所食邑多”，据本书《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萧何初封即食邑八千户。〔3〕“合”，合战，交战。〔4〕“差”，音c，区别，等级。〔5〕“得走兽”，疑当作“走得兽”，即上文“追杀兽兔”之义。行猎时人和狗都意在得走兽，人狗之分，当在“得兽”时所起的作用，而不在得兽之事本身。《汉书·萧何传》于此正作“走得兽”。

列侯毕已受封，^{〔1〕}及奏位次，皆曰：“平阳侯曹参身被七十创，^{〔2〕}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桡功臣，^{〔3〕}多封萧何，至位次未有以复难之，^{〔4〕}然心欲何第一。关内侯鄂君进曰：^{〔5〕}“群臣议皆误。夫曹参虽有野战略地之功，此特一时之事。夫上与楚相距五岁，常失军亡众，逃身遁者数矣。然萧何常从关中遣军补其处，非上所诏令召，而数万众会上之乏绝者数矣。夫汉与楚相守荥阳数年，^{〔6〕}军无见粮，^{〔7〕}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陛下虽数亡山东，^{〔8〕}萧何常全关中以待陛下，此万世之功也。今虽亡曹参等百数，^{〔9〕}何缺于汉？汉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万世之功哉！^{〔10〕}萧何第一，曹参次之。”高祖曰：“善。”于是乃令萧何第一，赐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11〕}

【注释】〔1〕“列侯”，秦爵二十等，以“彻侯”为最尊。汉因之，后避汉武帝刘彻讳，改称“通侯”，又称“列侯”。此司马迁用后来的爵称追记前事。汉代的列侯都有自己的封国（侯国），爵位可以世袭。〔2〕“曹参”，沛人，秦末任沛县狱吏，后随刘邦起兵反秦，并佐刘邦灭项羽，大小数十战，功最多，被封为平阳侯，惠帝时继萧何为丞相，卒于惠帝五年（公元前九年）。详见本书《曹相国世家》。“平阳”，汉县名，属河东郡，故治在今山西临汾西南。“被”，遭受。〔3〕“桡”，音náo，弯曲，这里用作动词，是使之屈从的意思。〔4〕“难”，音nàn，诘责，非难。〔5〕“关内侯”，秦爵第十九等，位次于彻侯，居于关内（王畿所在的关中地区）而无具体封国；汉因之。“鄂君”，名千秋，时官谒者（掌宾客礼赞），是刘邦近臣。〔6〕“荥阳”，县名，秦属三川郡，汉属河南郡，故治在今河南荥阳东北。“荥”，音x0ng。〔7〕“见”，音xi4n，通“现”，现成的。〔8〕“山东”，战国秦汉时期对崤山（在今河南洛宁北）或华山（在今陕西华阴南）以东广大地区的习惯称呼。〔9〕“亡”，音wú，通“无”。〔10〕“加”，加之于上，高出。〔11〕古代臣下朝见皇帝，上殿时不得佩剑穿履，并须小步快走。“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是对元老重臣的一种特殊的礼遇。“趋”，小步快走。

上曰：“吾闻进贤受上赏。萧何功虽高，得鄂君乃益明。”于是因鄂君故所食关内侯邑封为安平侯。^{〔1〕}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余人，皆有食邑。

乃益封何二千户，以帝尝繇咸阳时何送我独赢奉钱二也。^{〔2〕}

【注释】〔1〕“安平”，汉县名，属涿郡，故治即今河北深县城关。鄂千秋封安平侯，食邑二千户。〔2〕“赢”，盈，多出。

汉十一年，陈豨反，^{〔1〕}高祖自将，至邯郸。^{〔2〕}未罢，淮阴侯谋反关中，^{〔3〕}吕后用萧何计，诛淮阴侯，语在《淮阴》事中。上已闻淮阴侯诛，使使拜丞相何为相国，益封五千户，令卒五百人一都尉为相国卫。^{〔4〕}诸君皆贺，召平独吊。^{〔5〕}召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从召平以为名也。召平谓相国曰：“祸自此始矣。上暴露于外而君守于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卫者，以今者淮阴侯新反于中，疑君心矣。夫置卫卫君，非以宠君也。愿君让封勿受，悉以家私财佐军，则上心说。”相国从其计，高帝乃大喜。

【注释】〔1〕“陈豨”，宛胸（今山东菏泽西南，胸，音 q*）人，从刘邦起兵，以功封阳夏侯，官巨鹿郡守。后为赵相国，统率赵、代边兵。因结客养士，为朝廷所疑，于高祖十年（公元前一九七年）九月反，勾结匈奴，自立为代王。高祖十二年冬兵败被杀。详见本书《韩信卢绾列传》。“豨”，音 x。〔2〕“邯郸”，汉县名，属赵国，故治在今河北邯郸市西南。〔3〕“淮阴侯”，即韩信。陈豨谋反，韩信曾与通谋。〔4〕“都尉”，武官名，位低于将军。〔5〕“召”，音 sh4o。“吊”，此指对遇到灾祸的人表示哀怜、慰问。

汉十二年秋，黥布反，^{〔1〕}上自将击之，数使使问相国何为。相国为上在军，乃拊循勉力百姓，^{〔2〕}悉以所有佐军，如陈豨时。客有说相国曰：^{〔3〕}“君灭族不久矣。夫君位为相国，功第一，可复加哉？然君初入关中，得百姓心，十余年矣，皆附君，常复孳孳得民和。^{〔4〕}上所为数问君者，畏君倾动关中。今君胡不多买田地，贱赏贷以自污？”^{〔5〕}上心乃安。”于是相国从其计，上乃大说。

【注释】〔1〕“黥布”，六（今安徽六安市）人，本姓英名布，因曾受黥（音 qíng，面上刺字，以墨涅之）刑，所以又称黥布。秦末率刑徒起义，从项羽破秦兵，屡次以少胜多，又破关入咸阳，被项羽封为九江王。后与项羽发生矛盾，归顺刘邦。汉四年（公元前二三年）七月，刘邦立黥布为淮南王，黥布一军成为兴汉灭楚的重要力量。韩信、彭越被杀后，黥布心中恐慌，于高祖十二年举兵反，不久败走番阳（今江西波阳东北，番，音 p6），被杀。详见本书《黥布列传》。〔2〕“拊循”，安抚，抚慰。“拊”，音 f。〔3〕“说”，音 shuì，用言语打动别人。〔4〕“孳孳”，同“孜孜”，勤勉不懈的样子。“民和”，即人和，人民的欢心。〔5〕“赏贷”，赊欠，借贷。“赏”，音 shì。“自污”，自行蒙受污垢，自己败坏自己的名声。

上罢布军归，民道遮行上书，言相国贱强买民田宅数千万。^{〔1〕}上至，相国谒。上笑曰：“夫相国乃利民！”^{〔2〕}民所上书皆以与相国，曰：“君自谢民。”^{〔3〕}相国因为民请曰：“长安地狭，上林中多空地，^{〔4〕}弃，愿令民得入田，^{〔5〕}毋收稿为禽兽食。”^{〔6〕}上大怒曰：“相国多受贾人财物，^{〔7〕}乃为请吾苑！”乃下相国廷尉，^{〔8〕}械系之。^{〔9〕}数日，王卫尉侍，^{〔10〕}前问曰：“相国何大罪，陛下系之暴也？”^{〔11〕}上曰：“吾闻李斯相秦皇帝，^{〔12〕}有善归主，有恶自与。今相国多受贾竖金而为民请吾苑，^{〔13〕}以自媚于

民，故系治之。”王卫尉曰：“夫职事苟有便于民而请之，真宰相事，陛下奈何乃疑相国受贾人钱乎！且陛下距楚数岁，陈豨、黥布反，陛下自将而往，当是时，相国守关中，摇足则关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国不以此时为利，今乃利贾人之金乎？且秦以不闻其过亡天下，李斯之分过，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浅也。”高帝不怿。^{〔14〕}是日，使使持节赦出相国。^{〔15〕}相国年老，素恭谨，入，徒跣谢。^{〔16〕}高帝曰：“相国休矣！相国为民请苑，吾不许，我不过为桀纣主，^{〔17〕}而相国为贤相。吾故系相国，欲令百姓闻吾过也。”

【注释】〔1〕“强”，音 qi3ng，强迫，强行。〔2〕“利民”，谓取民田宅以为利。〔3〕“谢”，认错，致歉。〔4〕“上林”，秦汉时的皇家苑囿，故地在今陕西长安、周至、户县一带，占地广大，内有宫殿，并畜禽兽，供皇帝行猎。〔5〕“田”，用作动词，谓耕之为田。〔6〕“稿”，音 g3o，禾秆。〔7〕“贾人”，商人。“贾”，音 g。〔8〕“廷尉”，官名，掌管刑狱，为九卿之一。〔9〕“械”，镣铐、桎梏之类的刑具。“系”，拘囚。〔10〕“卫尉”，官名，掌管皇宫禁卫，为九卿之一。“王卫尉”，史失其名，《史记》仅此一见。〔11〕“暴”，急疾，突然。〔12〕“李斯”，战国末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人，入秦为客卿，先后任廷尉、丞相，辅佐秦始皇完成了统一事业，并推行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政策。秦始皇死后，与赵高合谋杀秦始皇长子扶苏而立少子胡亥为二世皇帝。二世二年（公元前二八年），被赵高陷害，腰斩咸阳市中。详见本书《李斯列传》。“秦始皇帝”，即秦始皇。〔13〕“竖”，奴仆。“贾竖”，对商人的蔑称。〔14〕“怿”，音 yì，高兴。〔15〕“节”，符节，表示使者身份的凭证。〔16〕“徒跣”，光着脚步行，这是一种请罪的表示。“跣”，音 xi3n。〔17〕“桀”，即帝履癸，夏代最后一个王。“纣”，即帝辛，商代最后一个王。二人都以暴虐无道著称。

何素不与曹参相能，^{〔1〕}及何病，孝惠自临视相国病，^{〔2〕}因问曰：“君即百岁后，^{〔3〕}谁可代君者？”对曰：“知臣莫如主。”孝惠曰：“曹参何如？”何顿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

【注释】〔1〕“能”，和睦，亲善。〔2〕“孝惠”，刘邦子汉惠帝刘盈，公元前一九五年继位，在位七年病死。“惠”是他的谥号。汉代标榜以孝治天下，从惠帝起，每个皇帝的谥号前都加一“孝”字。〔3〕“百岁”，死的委婉说法。

何置田宅必居穷处，^{〔1〕}为家不治垣屋。曰：“后世贤，师吾俭；不贤，毋为势家所夺。”

【注释】〔1〕“穷处”，偏远的地方。

孝惠二年，^{〔1〕}相国何卒，谥为文终侯。

【注释】〔1〕“孝惠二年”，公元前一九三年。

后嗣以罪失侯者四世，绝，天子辄复求何后，封续酈侯，^{〔1〕}功臣莫得比焉。

【注释】〔1〕萧何死后，子禄嗣封。禄死无子，当时执政的吕后就以萧何另一子同继承酈侯的封号（《汉书》以为同是萧何夫人），另封萧何幼子延为筑阳侯。文帝元年，同获罪削爵，延改封酈侯。延死，子遗嗣。遗死无子，文帝另封遗弟则为武阳侯。则因罪削爵，景帝以则弟嘉嗣封。嘉死，子胜嗣。元朔二年，胜又因罪失爵，武帝另封萧何曾孙庆为酈侯。庆死，子寿

成嗣。元封四年，寿成因罪免侯。案，萧何子孙屡次因罪失侯，当时的皇帝又都随即别求萧何之后封侯嗣续，这是表示不忘萧何辅佐高祖开创基业的功勋。

太史公曰：萧相国何于秦时为刀笔吏，〔1〕碌碌未有奇节。〔2〕及汉兴，依日月之末光，〔3〕何谨守管籥，〔4〕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5〕淮阴、黥布等皆以诛灭，而何之勋烂焉。位冠群臣，声施后世，与闾天、散宜生等争烈矣。〔6〕

【注释】〔1〕“刀笔吏”，古代在纸普遍使用以前，一般公文都用笔写在竹木简牍上，写错了就用刀刮去重写，因称从事文牍工作的小吏为“刀笔吏”。〔2〕“碌碌”，同“碌碌”，平平庸庸，无所作为。〔3〕“末光”，余光。“依日月之末光”，谓因追随高祖而成名。〔4〕“管籥”，锁钥。“籥”，音 yu8，通“钥”。〔5〕“更始”，更新，重新开始。〔6〕“闾天、散宜生”，都是辅佐周文王开创周朝基业的名臣，其事迹详本书《周本纪》。“闾”，音 h\$ng。“烈”，光明。

译 文

萧相国何是沛县丰邑人。因为他通晓律令，执法公平，没有别人能比得上，所以被任命为沛县的主吏掾。

高祖还是平民百姓的时候，萧何屡次利用自己县吏的职权保护他。高祖担任亭长，萧何又经常给他帮助。高祖以吏员的身份去咸阳服役，（临行时）县吏们都奉送三个大钱，只有萧何送了五个大钱。

秦朝的一个御史（来到泗水郡）监察郡政，与从事史一起处理公务，萧何总能把事情办得很妥当。于是萧何被委任为泗水郡的卒史，在同行考核中列为第一。秦朝的御史想向朝廷报告征调萧何，萧何坚决辞谢，终于获准可以不去。

等到高祖起兵当了沛公，萧何常常作为他的辅佐官，督察处理日常事务。沛公进入咸阳，将领们都争先奔向储藏金帛财物的仓库去分东西，唯独萧何先去把秦朝丞相和御史大夫保管的法律诏令以及各种图书文献收藏起来。沛公立为汉王，让萧何当丞相。项羽与诸侯的军队屠杀焚烧咸阳，然后离去。而汉王后来之所以能详细地知道全国各处的险关要塞，户口多少，兵力强弱，百姓们的疾苦，都是因为萧何完整地得到了秦朝的文献档案。萧何又向汉王进言，推荐韩信，汉王就任命韩信为大将军，这件事的详情记载在《淮阴侯列传》中。

汉王带兵东出，平定三秦，萧何以丞相的身份留在后方，负责收服巴蜀，镇守安抚，发布政令，告谕百姓，为在前方作战的军队供给粮食。汉王二年，汉王联合诸侯一起攻打项羽，萧何留守关中，侍奉太子，在栎阳处理政务。他制定各种法令制度，建立宗庙、社稷、宫殿、县邑，总是先向汉王上奏报告，汉王也总是予以批准，许他施行。有时来不及上奏，就因利乘便，用最合适的方式先行办理，等汉王回来再报告。萧何在关中管理户口，通过水路和陆路转运军粮，供应前方的军队。汉王在战场上多次损失军队逃走，萧何经常征发关中的士卒，随时补充汉王军队的损失。汉王因此把关中的事务专门委托给萧何。

汉王三年，汉王与项羽两支军队在京索之间对峙，汉王多次派遣使者到

关中去慰劳丞相。鲍生对丞相说：“君王在外，风餐露宿，却屡屡派人来慰劳您，这是起了怀疑您的心思。为您打算，您不如把自己子孙兄弟中能够作战的都派到前线军队中去，这样君王一定会更信任您。”于是萧何听从了他的计策，汉王大为高兴。

汉王五年，已经消灭了项羽，平定了天下，汉王要评定功劳，进行封赏。由于群臣争功，过了一年多仍然没把功劳的大小决定下来。高祖认为萧何的功劳最大，把他封为酈侯，给他的食邑很多。功臣们都说：“我们亲自身披铠甲，手执兵器作战，多的打过一百多仗，少的也经历了几十次战斗，攻破敌人的城池，夺取敌人的土地，或大或小，都有战功。现在萧何没有立过汗马功劳，只不过靠舞文弄墨，发发议论，从不上战场，却反而位居我们之上，这是什么道理？”高祖说：“诸位懂得打猎吗？”功臣们回答：“懂得。”又问：“你们知道猎狗的作用吗？”答道：“知道的。”高祖说：“打猎的时候，追赶扑杀野兽兔子的是猎狗，能够发现踪迹向猎狗指示野兽所在之处的是猎人。现在你们诸位只能奔走追获野兽，不过是有功的猎狗。至于萧何，他能发现踪迹，指示方向，是有功的猎人。何况你们都只是自己本人追随我，至多不过加上两三个亲属，而萧何全部宗族几十个人都跟随我，他的功劳是不能忘记的。”群臣听了，都不敢再说什么。

列侯们都已受封完毕，等到要奏报排列的位次的时候，大臣都说：“平阳侯曹参作战身受七十处创伤，攻破城池，夺取土地，功劳最多，应该位居第一。”高祖已经硬要功臣屈从自己，封给萧何很多食邑，到排定位次时，找不到理由驳倒功臣们的意见，但心里还是想让萧何居首。关内侯鄂君进言说：“群臣的议论都是错误的。那曹参虽然有野战杀敌、夺取土地的功劳，这只不过是一时的事情。陛下与项王相峙五年，经常因为战败而丧失军队，士卒逃散，单身逃走多次了。然而萧何总能从关中派遣士卒补充前线的军队，虽然没有得到陛下征召兵员的诏令，而在陛下危急的时候，他却能派遣几万士卒来到陛下身边，这也有多次了。汉楚两军在荥阳对抗几年，军队没有现成的粮食，而萧何从关中水陆转运，供给粮食，从不匮乏。陛下屡屡把山东地区丢失给项羽，但萧何一直保全关中等待陛下，（让陛下可以运用关中的人力物力组织反攻，）这是万世不朽的功劳。如今曹参这样的人即使少掉几百个，对汉朝来讲，算得了什么损失？汉朝有了这些人，也未必能靠他们得以保全。怎么能起意让一时的功劳凌驾于万世的功劳之上呢？（应该是）萧何为第一，曹参第二。”高祖说：“说得好。”于是就下令定萧何在功臣中位居第一，赐给他特殊的礼遇：可以带剑穿履上殿，入朝拜见时不必同别的臣下一样小步快走。

高祖又说：“我听说进荐贤能的人应该得到重赏。萧何的功劳固然很高，但得到鄂君的申说才更加明显。”于是依照鄂君原先所享关内侯的食邑，封他为安平侯。这一天，对萧何的父子兄弟共十多个人全都给予封赏，使他们都有食邑。又加封萧何食邑二千户，因为高祖当年去咸阳服役时，唯独萧何比别人多奉送两个大钱。

高祖十一年，陈豨反叛，高祖亲自统率军队，到达邯郸。战事还没有结束，淮阴侯韩信在关中谋反，吕后采用萧何的计策，杀了淮阴侯，此事记载在《淮阴侯列传》中。高祖听说淮阴侯已经被杀的消息后，就派遣使者拜丞相萧何为相国，加封食邑五千户，命令安排五百名士兵由一名都尉率领充任相国的卫队。当时许多人都向萧何道贺，只有召平表示哀吊。召平这个人本

是秦朝的东陵侯。秦朝灭亡后，成了平民百姓，生活贫苦，在长安城东种瓜。他种的瓜味道好，人们俗称为“东陵瓜”，就是取名于召平从前的封号。召平对相国说：“您的祸患从此开始了。皇上在外作战风餐露宿，而您留守京城，并不需要冒着矢石去冲锋陷阵，但皇上却要给您加封食邑、设置卫队，这是因为淮阴侯刚刚在关中谋反，皇上对您也起了疑心。设置卫队来保护您，这不是宠信您的表示。希望您辞让封赏不予接受，再把自己的全部家财私产拿出来赞助军需，这样皇上心里就会高兴了。”相国听从了召平的计策，高祖果然大为高兴。

高祖十二年秋天，黥布起兵反叛，高祖亲自统率军队前去讨伐，在军中多次派遣使者来问相国在做些什么。相国因为皇上在军中，就努力安抚勉励百姓，把所有的东西都送去供应军需，就像平定陈豨叛乱时一样。有个说客对相国说：“您要不了多久就会遭受灭族的惨祸了。您位为相国，功居第一，难道还可以再增加吗？而您从刚进关中的时候起，就深得民心，到现在已有十多年了，百姓们都亲附您，您总是勤勉办事，得到百姓的欢心。皇上之所以屡次派人来问您的情况，是怕您利用自己的威望动摇关中。如今您何不多买些田地，并低价赎购、借贷来玷污自己，（如果这样做的话，）皇上对您就放心了。”于是相国听从了他的计策，高祖很是高兴。

高祖平定了黥布的叛乱，撤军返回长安。百姓们拦路上书告状，控告相国用低价强行购买民间的土地房屋，价值数千万之多。高祖回到宫中，相国前来拜见。皇上笑着说：“当相国的竟然侵夺民众的财产，为自己谋利！”把百姓们的控告信全部交给相国，说道：“你自己去向民众谢罪吧！”相国乘机为百姓们请求说：“长安一带地方狭窄，而上林苑中空地很多，白白地抛荒，希望下令让民众进去耕种，（收成后粮食归耕者所有，）禾秸则不许收走，留下来作苑中禽兽的食料。”高祖大发雷霆，说：“相国你大收商人的财物，却来讨取我的上林苑！”于是就下令把相国交给廷尉拘禁起来，还给他上了刑具。过了几天，一个姓王的卫尉侍从高祖，上前问道：“相国犯了什么大罪，陛下怎么突然把他关起来了？”高祖说：“我听说李斯担任秦始皇的宰相，办了好事都归功于主上，有了错误则自己承担。现在相国大量接受那些下贱的商人们的金钱，却来为百姓求取我的苑林，想以此来讨好百姓，所以我要把他关起来治罪。”王卫尉说：“要说在自己的职责范围之内，如果有对民众有利的事就为他们向陛下请求，这真是宰相应做的事，陛下怎么竟然怀疑相国接受了商人的贿赂呢？况且当初陛下与楚军相持不下，有几年之久，陈豨、黥布反叛时，陛下亲自率军外出平叛，在那个时候，相国留守关中，（如存异心，）只要稍有举动，函谷关以西的地方就不属陛下所有了。相国不在那时为自己谋利，现在难道会贪求商人的金钱吗？再说秦皇是因为不知道自己的过错而失去了天下，李斯为主上分担过错的做法，又有什么值得效法的呢？陛下怎么能用这种浅陋的眼光来怀疑宰相。”高祖听了，心中很不愉快。当天，派遣使者手持符节赦相国出狱。相国已经年老，平日一向谦恭谨慎，进宫拜见皇上时，光着脚步行表示谢罪。高祖说：“相国请别这样！相国为百姓请求上林苑中的空地，我不允许，不过是我成了桀、纣那样的昏暴君主，而相国却是贤明的宰相。我故意把相国关起来，是想让百姓们都知道我的过错。”

萧何向来与曹参不和，到萧何病重时，孝惠帝亲自去探望相国的病情，顺便问他：“您百岁之后，谁可以继代您的职位？”萧何回答说：“了解臣

下的莫过于君主。”孝惠帝接着问：“曹参这个人怎么样？”萧何叩头说：“皇上您找到合适的人了！我死而无憾了！”

萧何购置土地房屋一定选择贫穷僻远的地方，营造宅第也从来不修建围墙。他说道：“后代子孙如果贤德，可以从中学我的俭朴；如果不贤无能，（这种房屋）也不会被有势力的人家所侵夺。”

孝惠帝二年，相国萧何去世，谥为文终侯。

萧何的后嗣有四世因为犯罪而失掉爵位，绝封；但天子总是又寻找萧何的后代，重新封为酈侯，其他功臣无人能与他相比。

太史公说：萧相国在秦朝的时候是一个文牍小吏，平平庸庸，无所作为，没有什么突出的表现。等到大汉兴起，他（追随高祖，）依靠日月余光的照耀，（才名显天下。）萧何谨慎地守护关中这一根本重地，利用民众痛恨秦朝严刑苛法，顺应时代的潮流，与百姓们一起更新政治。淮阴侯韩信及黥布等人都会被诛杀，而萧何的功勋光辉灿烂。他位居群臣之首，声名流传后世，可以同周朝的闳夭、散宜生等争光比美了。

史记卷五十四 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

盛冬铃 注译

平阳侯曹参者，^{〔1〕}沛人也。^{〔2〕}秦时为沛狱掾，^{〔3〕}而萧何为主吏，^{〔4〕}居县为豪吏矣。^{〔5〕}

【注释】〔1〕“平阳”，县名，秦汉时属河东郡，故治在今山西临汾西南。〔2〕“沛”，县名，秦时属泗水郡，汉时属沛郡，故治即今江苏沛县。〔3〕“狱掾”，郡县中主管刑狱事务的吏员。“掾”，音 yu4n，长官属吏的通称。〔4〕“萧何”，沛县丰邑（今江苏丰县）人，秦末为沛主吏，后随刘邦起兵反秦，是刘邦的主要谋臣；在楚汉战争中，萧何任丞相，留守关中，不断以人员物资支援刘邦，天下既定，论功第一，拜为相国，封酈侯（酈音 cu\$），汉代的律令典章多其制定。详见本书《萧相国世家》。“主吏”，即主吏掾，为郡县长官的属吏，主管人事考绩，记录吏员的功过。〔5〕“豪吏”，有势力和威望的吏员。

高祖为沛公而初起也，参以中涓从。^{〔1〕}将击胡陵、方与，^{〔2〕}攻秦监公军，^{〔3〕}大破之。东下薛，^{〔4〕}击泗水守军薛郭西。^{〔5〕}复攻胡陵，取之。徙守方与。方与反为魏，^{〔6〕}击之。丰反为魏，^{〔7〕}攻之。赐爵七大夫。^{〔8〕}击秦司马 军碭东，^{〔9〕}破之，取碭、狐父、祁善置。^{〔10〕}又攻下邑以西，^{〔11〕}至虞，^{〔12〕}击章邯车骑。^{〔13〕}攻爰戚及亢父，^{〔14〕}先登。^{〔15〕}迁为五大夫。^{〔16〕}北救阿，^{〔17〕}击章邯军，陷陈，^{〔18〕}追至濮阳。^{〔19〕}攻定陶，^{〔20〕}取临济。^{〔21〕}南救雍丘，^{〔22〕}击李由军，^{〔23〕}破之，杀李由，虏秦侯一人。^{〔24〕}秦将章邯破杀项梁也，^{〔25〕}沛公与项羽引而东。^{〔26〕}楚怀王以沛公为碭郡长，^{〔27〕}将碭郡兵。于是乃封参为执帛，^{〔28〕}号曰建成君。^{〔29〕}迁为戚公，^{〔30〕}属碭郡。

【注释】〔1〕“中涓”，原指主管宫中洒扫之事的小臣，此处用来借指亲近的侍从。〔2〕“将”，音 ji4ng，用作动词，统率军队。“胡陵”，秦县名，属薛郡，故治在今山东鱼台东南。“方与”，音 f2ngyù，秦县名，属薛郡，与胡陵接境，故治在今鱼台西。〔3〕“监”，郡监，亦即监郡御史。秦时每郡设三名主要官员：郡守是行政长官，都尉负责军事，监郡御史则监察官吏。“公”，尊称。据本书《高祖本纪》及《樊酈滕灌列传》，此秦监公是泗水郡监，名平，后降于萧何、夏侯婴。〔4〕“薛”，秦县名，属薛郡，故治在今山东滕县东南。〔5〕“泗水”，秦郡名，治所在沛（今江苏沛县），辖境约相当于今江苏、安徽两省淮河以北，宿迁、泗洪以西，萧县、涡阳、凤台以东地区。“守”，郡守。“郭”，外城。〔6〕“魏”，指魏王咎。陈胜起义后，战国时六国的旧贵族也纷纷起兵反秦，图谋复国，魏国旧贵族即迎立故宁陵君魏咎为魏王。当时魏相周市（音 fú）正率军东攻丰、沛，扩充地盘。〔7〕“丰”，沛县属邑，刘邦的故乡，故地在今江苏丰县。当时守丰的是雍齿，他背叛刘邦，以城降魏。〔8〕“七大夫”，秦军功爵分二十级，其第七级为“公大夫”，又称“七大夫”。〔9〕“司马”，军中掌管军政、兵员的武官。“”，音 y0，是“夷”字的古体。“碭”，音 dàng，秦县名，属碭郡，故治在今河北永城北。〔10〕“狐父”，古地名，故地在今安徽碭山东南。“祁”，古城邑名，故地在今碭山西。“置”，驿站。“善置”，

当时属祁。〔11〕“下邑”，秦县名，属碭郡，故治即今安徽碭山。〔12〕“虞”，秦县名，属碭郡，故治在今河南虞城北。〔13〕“章邯”，秦军将领，秦二世时官少府，受命把郿山刑徒改编为军队，统率前往镇压反秦武装，先后攻破周章、陈胜、项梁、魏咎等军，后兵败降于项羽，被封为雍王。刘邦自汉中东出争天下，章邯败走自杀。其事迹可参看本书《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的有关记载。〔14〕“爰戚”，秦县名，属碭郡，故治在今山东嘉祥南。“亢父”，秦县名，属碭郡，故治在今山东济宁市南。〔15〕“先登”，谓首先攻上城墙。〔16〕“五大夫”，二十级军功爵中的第九级。〔17〕“阿”，即东阿，秦县名，属东郡，故治在今山东阳谷东北。当时齐将田荣正被秦军围困在东阿。〔18〕“陈”，音zh8n，通“阵”。〔19〕“濮阳”，秦县名，故治亦即东郡治所，在今河南濮阳西南。〔20〕“定陶”，秦县名，属东郡，故治在今山东定陶西北。〔21〕“临济”，秦亭名，故地在今河南长垣南济水北岸。〔22〕“雍丘”，或作“雝丘”，秦县名，属碭郡，故治即今河南杞县县城。〔23〕“李由”，秦丞相李斯之子，当时任三川郡守，率军配合章邯与反秦武装作战。〔24〕“虜”，通“掳”。“候”，军候，维持军纪的执法官。〔25〕“项梁”，下相（今江苏宿迁西南）人，项羽的叔父，为楚将项燕之子，秦二世元年（公元前二九年）九月，在吴中（今江苏南部地区）起兵反秦，后自号武信君，又奉楚怀王之孙心为王，于秦二世三年九月进军定陶，因连战皆捷而骄傲轻敌，被秦将章邯夜袭击破，败死。其事迹可参见本书《项羽本纪》。〔26〕“引”，退兵。“东”，用作动词，东行。〔27〕“楚怀王”，战国时的楚怀王熊相在公元前二九九年受秦昭王的诱骗入秦约盟，被拘不得归，死在秦国。楚国人一直很怀念他。楚国灭亡，楚怀王的一个孙子名心的，流落在民间替人放羊，项梁起兵后把他找到立为楚王，仍称楚怀王，以号召楚人起来反秦复国。此楚怀王心后又称义帝，被项羽派人击杀。“碭郡”，秦郡名，治所在睢阳（今河南商丘市南），辖境约相当于今河南开封、通许以东，永城以北，山东曹县、嘉祥以南，以及安徽金乡、碭山、亳县等地。“碭郡长”，即碭郡的郡守，称郡守为“长”，是沿用战国时楚国的官称。〔28〕“执帛”，楚国的爵名。〔29〕“建成”，秦县名，属碭郡，故治在今河南永城东南。〔30〕“戚”，即爰戚，秦县名，见前注。“戚公”，爰戚县令。县令称“公”，是沿用战国时楚国的官称。

其后从攻东郡尉军，〔1〕破之成武南。〔2〕击王离军成阳南，〔3〕复攻之杠里，〔4〕大破之。追北，〔5〕西至开封，〔6〕击赵贲军，〔7〕破之，围赵贲开封城中。西击秦将杨熊军于曲遇，〔8〕破之，虜秦司马及御史各一人。〔9〕迁为执珪。〔10〕从攻阳武，〔11〕下轘辕、缙氏，〔12〕绝河津，〔13〕还击赵贲军尸北，〔14〕破之。从南攻犍，〔15〕与南阳守战阳城郭东，〔16〕陷陈，取宛，〔17〕虜，尽定南阳郡。从西攻武关、峽关，〔18〕取之。前攻秦军蓝田南，〔19〕又夜击其北，秦军大破，遂至咸阳，〔20〕灭秦。

【注释】〔1〕“东郡”，秦郡名，治所在濮阳（今河南濮阳市西南），辖境约相当于今山东茌平、东阿、梁山、成武以西，河南南乐、濮阳、滑县、延津以东地区。“尉”，郡尉，负责一郡军事的官员。〔2〕“成武”，秦县名，属东郡，故治即今山东成武。〔3〕“王离”，秦名将王翦的孙子，当时爵武城侯，为章邯部将，后在巨鹿之战中被项羽俘虜。“成阳”，秦县名，属东郡，故治在今山东鄆城东南。〔4〕“杠里”，城邑名，在成阳西。〔5〕

“追北”，追击败军。“北”，败逃。〔6〕“开封”，秦县名，属碭郡，故治在今河南开封市南。〔7〕“赵贲”，秦将。“贲，音 b n。〔8〕“杨熊”，秦将，后因开封、曲遇之败被秦二世处死。“曲遇”，秦城邑名，故地在今河南中牟县东。〔9〕“御史”，监察官员。秦时军中有御史监军。〔10〕“执珪”，楚国官爵名，位相当于侯伯。〔11〕“阳武”，秦县名，属三川郡，故治在今河南原阳东南。〔12〕“轘辕”，音 hu2nyu2n，山名，在河南偃师东南，与登封、巩县交界；山道盘旋，形势险要，是兵家必守之地。“缙氏”，秦县名，属三川郡，故治在今偃师东南。“缙”，音 g u。〔13〕“津”，渡口。“河津”，指黄河古渡平阴津，故地在今河南孟津东北。〔14〕“尸”，即尸乡，为秦三川郡郡治雒阳东面的一个聚邑，故地在今河南偃师西。〔15〕“犍”，音 ch\$u，秦县名，属南阳郡，故治在今河南鲁山东南。〔16〕“南阳”，秦郡名，治所在宛（今河南南阳市），辖境约相当于今河南鲁山、南召及伏牛山以南，方城、泌阳、桐柏以西，湖北随州、襄樊二市及谷城以北地区。“守”，郡守，郡的最高行政长官。“ ”，音 y ，秦南阳郡守的名字，据荀悦《汉纪》记载，其人姓吕。“阳城”，秦县名，属南阳郡，故治在今河南方城东。〔17〕“宛”，秦县名，故治即南阳郡治，在今河南南阳市。〔18〕“武关”，故址在今陕西商南南，是关中地区东部的重要关隘。“峽关”，故址在今陕西蓝田东南，因临峽山得名，比武关更接近秦都咸阳。“峽”，音 y2o。〔19〕“蓝田”，秦县名，属内史，故治在今陕西蓝田西。〔20〕“咸阳”，秦王朝首都，故地在今陕西咸阳市东北。

项羽至，以沛公为汉王。〔1〕汉王封参为建成侯。从至汉中，〔2〕迁为将军。从还定三秦，〔3〕初攻下辩、故道、雍、釐。〔4〕击章平军于好畤南，〔5〕破之，围好畤，取壤乡。〔6〕击三秦军壤东及高栎，〔7〕破之。复围章平，章平出好畤走。因击赵贲、内史保军，〔8〕破之。东取咸阳，更名曰新城。参将兵守景陵二十日，〔9〕三秦使章平等攻参，参出击，大破之。赐食邑于宁秦。〔10〕参以将军引兵围章邯于废丘。〔11〕以中尉从汉王出临晋关。〔12〕至河内，〔13〕下修武，〔14〕渡围津，〔15〕东击龙且、项他定陶，〔16〕破之。东取碭、萧、彭城。〔17〕击项籍军，〔18〕汉军大败走。参以中尉围取雍丘。王武反于外黄，〔19〕程处反于燕，〔20〕往击，尽破之。柱天侯反于衍氏，〔21〕又进破取衍氏。击羽婴于昆阳，〔22〕追至叶。〔23〕还攻武强，〔24〕因至荥阳。〔25〕参自汉中为将军中尉，从击诸侯及项羽，败，还至荥阳，凡二岁。

【注释】〔1〕“以沛公为汉王”，项羽入关后，自立为西楚霸王，又封十八人为王，刘邦被封为汉王，封国包括汉中、巴、蜀三郡，都南郑。详见本书《项羽本纪》及《高祖本纪》。〔2〕“汉中”，秦郡名，治所在南郑（今陕西汉中市东），辖境约相当于今陕西秦岭以南，湖北郧县、房县及十堰市以西地区。〔3〕“三秦”，项羽把秦王朝首都所在的关中地区一分为三，封给秦三降将：章邯被封为雍王，领有今陕西中部咸阳以西及甘肃东部地区；司马欣被封为塞王，领有今陕西中部咸阳以东地区；董翳被封为翟王，领有今陕西北部地区；合称“三秦”。项羽封此三王，是要他们阻扼刘邦出汉中争天下的通道。〔4〕“下辩”，县名，故治在今甘肃成县东北。“故道”，县名，故治在今陕西宝鸡市西南，当连接关中和汉中的陈仓道南口。“雍”，县名，故治在今陕西凤翔西南。“釐”，音 t2i，县名，故治在今陕西武功

西。此四县当时都是雍王章邯的领地。〔5〕“章平”，章邯之弟，后被汉军俘虏。“好畤”，县名，故治在今陕西乾县东，当时是雍王章邯领地。“畤”，音 zhì。〔6〕“壤乡”，聚邑名，故地在今陕西武功南。〔7〕“壤”，即壤乡。“高栢”，聚邑名，与壤乡邻近。“栢”，音 lǐ。〔8〕“内史”，官名，在秦时为京师行政长官，秦汉之际项羽所封的诸侯王国可能亦设内史以掌管王国政务。此“内史保”当是三秦某王的内史，史失其姓。〔9〕“景陵”，地名，当在关中，确切地点失考。〔10〕“宁秦”，县名，故治在今陕西华阴东，本为塞王司马欣领地。〔11〕“废丘”，县名，故治在今陕西兴平东南，当时是雍王章邯的都城。〔12〕“中尉”，官名，掌管王国都城治安。“临晋关”，故址在今陕西大荔东，东临黄河，河东即三晋地，故名。〔13〕“河内”，指今河南境内林县、安阳及太行山以南，鹤壁、滑县以西，新乡、武陟以北，济源、孟县以东地区，当时是项羽所封的殷王司马卬的领地。〔14〕“修武”，县名，故治在今河南获嘉东，当时是殷王司马卬领地。〔15〕“围津”，即白马津，当时黄河的一个渡口，故址在今河南滑县东北。〔16〕“龙且”，项羽部下大将，曾任司马，又称司马龙且，后在汉三年（公元前二三年）十一月被汉将韩信、灌婴攻杀。“且”，音 jǐ。“项他”，又作“项它”、“项佗”，项羽的亲属，当时任魏相。后来投降刘邦，汉初被封为平皋侯，赐姓刘。“他”，音 tuō。〔17〕“萧”，县名，故治在今安徽萧县东南，当时属项羽。“彭城”，县名，故治即今江苏徐州市，当时是项羽的都城。〔18〕“项籍”，即项羽。羽是字，籍是名。〔19〕“王武”，汉将，当时为柘县（今河南柘城）县令，称“柘公”，因汉军大败而叛汉投楚。“外黄”，县名，故治在今河南民权西北，本为项羽领地，前已被汉军攻克。〔20〕“程处”，汉将，时因汉军大败而叛变。“燕”，县名，故治在今河南延津东北，本为项羽领地，前已被汉军攻克。〔21〕“柱天侯”，司马贞《索隐》作“天柱侯”，其人姓名无考，当亦汉将，因汉军大败而叛变。“衍氏”，聚邑名，故地在今河南郑州北。〔22〕“羽婴”，楚将。“昆阳”，县名，故治即今河南叶县，当时属楚。〔23〕“叶”，县名，故治在今河南叶县西南，当时属楚。〔24〕“武强”，聚邑名，故地在今河南郑州东北。〔25〕“荥阳”，县名，故治在今河南荥阳东北，时刘邦率军在此与项羽对峙。

高祖二年，〔1〕拜为假左丞相，〔2〕入屯兵关中。月余，魏王豹反，〔3〕以假左丞相别与韩信东攻魏将军孙遨军东张，〔4〕大破之。因攻安邑，〔5〕得魏将王襄。击魏王于曲阳，〔6〕追至武垣，〔7〕生得魏王豹。取平阳，〔8〕得魏王母妻子，尽定魏地，凡五十二城。赐食邑平阳。因从韩信击赵相国夏说军于郾东，〔9〕大破之，斩夏说。韩信与故常山王张耳引兵下井陘，〔10〕击成安君，〔11〕而令参还围赵别将戚将军于郾城中。〔12〕戚将军出走，追斩之。乃引兵诣敖仓汉王之所。〔13〕韩信已破赵，为相国，〔14〕东击齐。〔15〕参以右丞相属韩信，〔16〕攻破齐历下军，〔17〕遂取临淄。〔18〕还定济北郡，〔19〕攻著、漯阴、平原、鬲、卢。〔20〕已而从韩信击龙且军于上假密，〔21〕大破之，斩龙且，虏其将军周兰。定齐，凡得七十余县。得故齐王田广相田光，〔22〕其守相许章，〔23〕及故齐胶东将军田既。〔24〕韩信为齐王，〔25〕引兵诣陈，〔26〕与汉王共破项羽，而参留平齐未服者。

【注释】〔1〕“高祖二年”，公元前二五年。〔2〕“假”，暂时代理。“丞相”，辅佐国君处理政务的最高级官职。丞相或分左右，以右为尊。

〔3〕“魏王豹”，战国末魏国宗室贵族宁陵君魏咎之弟。秦末部分反秦武装拥立魏咎为魏王，魏咎被秦将章邯攻破自焚，魏豹继立为魏王，追随项羽。后项羽欲自领魏地，改封魏豹为西魏王，魏豹因此对项羽不满，在楚汉战争初期归顺刘邦，不久又叛汉，为汉将韩信、曹参等俘送荥阳，随即遇害。详见本书《魏豹彭越列传》。〔4〕“韩信”，淮阴（今江苏淮阴市东南）人，初从项羽，后归刘邦，由萧何推荐而被刘邦拜为大将，在刘邦击败项羽统一全国的战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曾自立为齐王，刘邦改封他为楚王，又降封为淮阴侯。高祖十一年（公元前一九六年）因谋反被吕后诱杀于长安。详见本书《淮阴侯列传》。“邀”，音 s)。“东张”，聚邑名，秦时属河东郡蒲坂县，故地在今山西永济西北。〔5〕“安邑”，县名，秦时为河东郡郡治所在，故地在今山西夏县西北。〔6〕“曲阳”，县名，秦时属恒山郡，故治在河北曲阳西。〔7〕“武垣”，县名，秦时属巨鹿郡，故治在今河北河间西南。〔8〕“平阳”，时为魏豹的国都。〔9〕“相国”，官名，职同丞相而位望稍尊。“夏说”，陈余部将。陈余拥立战国时赵国宗室贵族赵歇为赵王，赵王歇又封陈余为代王。陈余留赵辅佐赵王，任命夏说为代相国守代。赵、代当时都与汉为敌。此谓夏说为赵相国，似有误。“说”，音 yu8。“邬”，县名，秦时属太原郡，当时为代国领有，故治在今山西太原东北。〔10〕“张耳”，大梁（今河南开封市）人，战国末曾为魏公子信陵君门客，秦时变姓名逃亡，一度参加陈胜起义军，又先后拥立武臣、赵歇为赵王。秦亡后，项羽封张耳为恒山王。后张耳归汉，被刘邦封为赵王，高祖五年（公元前二二年）去世，谥景。详见本书《张耳陈余列传》。“常山”，本作恒山，后避汉文帝刘恒讳改常山。秦郡名，治所在东垣（今河北石家庄市东），辖境约相当于今河北恒山及满城以南，保定、安国、栾城以西，赞皇、高邑以北，太行山以东地区。“井陘”，即井陘口，当时的一个军事要隘，故地在今河北井陘东北井陘山上。“陘”，音 x0ng。〔11〕“成安君”，即陈余，大梁（今河南开封市）人，秦末曾与张耳一起参加陈胜起义军，又共同先后拥立武臣、赵歇为赵王，被赵歇封为成安君。后在秦将章邯围攻邯郸时与张耳反目成仇。张耳投汉，陈余被赵王歇立为代王，举赵、代二国之兵与汉为敌。汉三年（公元前二四年）兵败被杀。详见本书《张耳陈余列传》。〔12〕“别将”，另外一支军队的将领，偏将。〔13〕“敖仓”，秦代的一个大粮仓，故址在今河南荥阳北敖山上，地当黄河、济水分流处，是漕粮集中地。楚汉战争时，刘邦夺取此仓，以供军需。〔14〕“韩信已破赵，为相国”，当时刘邦封张耳为赵王，任韩信为赵相国。〔15〕“东击齐”，当时的齐王是田广，与汉为敌。〔16〕“属”，音 sh，隶属。〔17〕“历下”，聚邑名，因在历山下而得名，秦属济北郡历城县，时为齐地，故地在今山东济南市西。〔18〕“临淄”，县名，齐都所在，秦时属临淄郡，故地在今山东淄博市东。〔19〕“济北”，秦汉间郡名，治所在博阳（今山东泰安市东南），辖境约相当于今山东阳信、邹平、莱芜以西，泰安市、肥城以北，平阴、禹城、德州市以东，以及河北海兴、盐山等地。〔20〕“著”，县名，时属济北郡，故治在今山东济阳西。“濞阴”，县名，时属济北郡，故治在今山东禹城东。“平原”，县名，时属济北郡，故治在今山东平原南。“鬲”，县名，时属济北郡，故治在今山东德州市东南。“卢”，县名，时属济北郡，故治在今山东平阴东北。〔21〕“上假密”，即高密，县名，秦时属胶东郡，故治在今山东高密西。一说上假密为亭名，故地在今山东诸城东北。〔22〕

“田广”，齐国旧贵族田荣之子。秦末田荣与其弟田横同随从兄田儋起兵反秦，田儋自立为齐王，后被秦军攻杀。经过一番角逐，田荣成了齐王，项羽伐齐，田荣兵败走死。田横乃立田荣子田广为王。田广后被汉军俘杀。“相”，官名，国中百官之长，辅佐国君处理政务。当时各诸侯国的相或称相、或称丞相、或称相国。“田光”，据本书《田儋列传》及《樊邲滕灌列传》，田光是守相，败走城阳被汉将灌婴追杀。当时真正的齐相是田横。〔23〕“守相”，留守代理之相。时齐相田横领兵在外，所以别置守相。〔24〕“胶东”，秦置胶东郡，治所在即墨（今山东平度东南），辖境约相当于今山东胶莱河以东及昌邑、潍县、安丘地。秦汉间项羽以其地封田市（音 fú）为胶东王，田荣击杀田市，地乃属齐。〔25〕“韩信为齐王”，韩信定齐后，自立为假齐王（暂时代理的齐王），刘邦不得已承认既成事实，正式封韩信为齐王。〔26〕“陈”，县名，秦时为陈郡郡治所在，故地即今河南淮阳。

项籍已死，天下定，汉王为皇帝，〔1〕韩信徙为楚王，齐为郡。参归汉相印。高帝以长子肥为齐王，〔2〕而以参为齐相国。以高祖六年赐爵列侯，〔3〕与诸侯剖符，〔4〕世世勿绝。食邑平阳万六百三十户，号曰平阳侯，除前所食邑。

【注释】〔1〕“汉王为皇帝”，时为汉五年（公元前二二年）。〔2〕“肥”，刘邦长子刘肥，庶出，母为曹氏。高祖六年（公元前二一年）被封为齐王，封地包括胶东、胶西、临淄、济北、博阳、城阳等郡的七十三县，都临淄（在今山东淄博市东）。刘肥在位十三年，于惠帝六年（公元前一八九年）去世，谥悼惠。详见本书《齐悼惠王世家》。〔3〕“列侯”，秦爵二十等，彻侯最尊，汉因之，后避汉武帝刘彻讳改称通侯，又称列侯。汉代的列侯有自己的封国（侯国），爵位可以世袭。〔4〕“符”，信符，封爵的凭证。剖符是把符一剖为二，其一授予受封的诸侯，其一留在朝廷，以示信用。

以齐相国击陈豨将张春军，〔1〕破之。黥布反，〔2〕参以齐相国从悼惠王将兵车骑十二万人，与高祖会击黥布军，大破之。南至蕲，〔3〕还定竹邑、相、萧、留。〔4〕

【注释】〔1〕“陈豨”，宛朐（今山东菏泽西南，朐音 qú）人，从刘邦起兵，以功封阳夏侯，官巨鹿郡守，后任赵相国，统率赵、代边兵。因结客养士，为朝廷所疑，于高祖十年（公元前一九七年）反，勾结匈奴，自立为代王，高祖十二年冬兵败被杀。详见本书《韩信卢绾列传》。“豨”，音 xī。〔2〕“黥布”，六（今安徽六安市）人，本姓英，因曾受黥刑，所以又称黥布。秦末率刑徒起义，从项羽破秦兵，屡次以少胜多，破关入咸阳后，被项羽封为九江王。后与项羽发生矛盾，归投刘邦，刘邦立之为淮南王。韩信、彭越被杀后，黥布心中恐慌，于高祖十二年（公元前一九五年）举兵反，不久败走番阳（今江西波阳东北，番音 pā），被杀。详见本书《黥布列传》。〔3〕“蕲”，音 qí，县名，秦属泗水郡，汉属沛郡，故治在今安徽宿州市南，当时是黥布的领地。〔4〕“竹邑”，县名，故治在今安徽宿州市北。“相”，县名，故治在今安徽淮北市西北。“萧”，县名，故治在今安徽萧县西北。“留”，县名，故治在今江苏沛县东南。此四县秦属泗水郡，汉属沛郡，当时都是黥布的领地。

参功：凡下二国，县一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将军六人，大莫敖，〔1〕郡守、司马、候、御史各一人。

【注释】〔1〕“大莫敖”，战国时楚国官名，位次于令尹（相），相当于中原各国的卿。项羽楚人，沿用楚国官称。此大莫敖姓名不详，当是项羽部属。

孝惠帝元年，〔1〕除诸侯相国法，更以参为齐丞相。参之相齐，齐七十城。〔2〕天下初定，悼惠王富于春秋，〔3〕参尽召长老诸生，问所以安集百姓，如齐故诸儒以百数，〔4〕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闻胶西有盖公，〔5〕善治黄老言，〔6〕使人厚币请之。〔7〕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

【注释】〔1〕“孝惠帝元年”，公元前一九四年。〔2〕“齐七十城”，刘肥的封国有七十三县，此言“七十城”，是举其约数。〔3〕“富于春秋”，春秋谓年岁。富于春秋指年轻，来日方长。〔4〕“如”，这里用为连词，相当于“而”。〔5〕“胶西”，郡名，时属齐国，治所在高密（今山东高密西南），辖境约相当于今山东半岛胶莱河以西，高密以北地区。“盖”，音 g，姓。〔6〕“黄老言”，指道家学说。“黄”指黄帝，为传说中上古的圣帝；“老”指老子，即老聃，春秋战国时人，《道德经》的作者。道家尊黄帝、老子为祖，其书亦多托名黄帝、老子。〔7〕“币”，本指缙帛，古代往往以缙帛作为赠送宾客的礼物，后因泛称礼品财物为币。

惠帝二年，萧何卒。参闻之，告舍人趣治行，〔1〕“吾将入相”。居无何，〔2〕使者果召参。参去，属其后相曰：〔3〕“以齐狱市为寄，〔4〕慎勿扰也。”后相曰：“治无大于此者乎？”参曰：“不然。夫狱市者，所以并容也，〔5〕今君扰之，好人安所容也？〔6〕吾是以先之。”

【注释】〔1〕“舍人”，王侯贵官身边门客侍从的通称。“趣”，音 cù，催促。“治行”，整理行装。〔2〕“居无何”，过了不多久。〔3〕“属”，音 zh，通“嘱”。〔4〕“狱市”，监狱和市场。“为寄”，当作寄管之物。意谓维持原状，勿作变动。〔5〕“并容”，兼容并蓄，善人恶人都在其中。〔6〕“奸人”，为非作歹的恶人。

参始微时，〔1〕与萧何善；及为将相，有郤。〔2〕至何且死，〔3〕所推贤唯参。参代何为汉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4〕

【注释】〔1〕“微时”，身份卑微，尚未显达之时。〔2〕“郤”，音 xì，通“隙”，嫌隙，隔阂。〔3〕“且”，即将。〔4〕“约束”，此指规约、章法。

择郡国吏木讷于文辞，〔1〕重厚长者，〔2〕即召除为丞相史。〔3〕吏之言文刻深，〔4〕欲务声名者，辄斥去之。日夜饮醇酒。〔5〕卿大夫已下吏及宾客见参不事事，〔6〕来者皆欲有言。至者，参辄饮以醇酒，间之，〔7〕欲有所言，复饮之，醉而后去，终莫得开说，以为常。

【注释】〔1〕“木”，木讷，质朴。“讷”，音 q，言语钝拙。〔2〕“重厚”，庄重忠厚。〔3〕“除”，任命。“丞相史”，丞相属吏。〔4〕“言文”，花言巧语，善于言辩。“刻深”，用心苛刻严酷。〔5〕“醇酒”，味厚质纯的酒。〔6〕“不事事”，不任事。前一“事”用作动词。此谓不做相国应做的事。〔7〕“间之”，找个机会。“间”，音 jiān。

相舍后园近吏舍，吏舍日饮歌呼。从吏恶之，〔1〕无如之何，乃请参游园中，闻吏醉歌呼，从吏幸相国召按之。〔2〕乃反取酒张坐饮，〔3〕亦歌呼

与相应和。〔4〕

【注释】〔1〕“恶”，音 wù，厌恶。〔2〕“幸”，希望。“按”，讯问追究。〔3〕“张”，陈设，摆开。〔4〕“和”，音 hè，以声应答，跟着唱。

参见人之有细过，专掩匿覆盖之，府中无事。

参子窋为中大夫。〔1〕惠帝怪相国不治事，以为：“岂少朕与？”〔2〕乃谓窋曰：“若归，〔3〕试私从容问而父曰：〔4〕‘高帝新弃群臣，〔5〕帝富于春秋，君为相，日饮，无所请事，何以忧天下乎？’然无言吾告若也。”窋既洗沐归，〔6〕闲侍，自从其所谏参。参怒，而笞窋二百，〔7〕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当言也。”至朝时，惠帝让参曰：〔8〕“与窋胡治乎？”〔9〕乃者我使谏君也。”〔10〕参免冠谢曰：“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观臣能孰与萧何贤？”上曰：“君似不及也。”参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11〕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

【注释】〔1〕“窋”，音 zhù*。“中大夫”，官名，秩二千石，备皇帝顾问议论，为郎中令属官。〔2〕“少”，轻，轻视。“朕”，音 zhèn，第一人称代词，秦以前人人可用，从秦始皇时起，只有皇帝才能自称朕。〔3〕“若”，你。〔4〕“从容”，此谓不慌不忙地闲谈。“从”，音 cōng。“而”，通“尔”，你，你的。〔5〕“弃群臣”，皇帝死去的委婉说法。〔6〕“洗沐”，沐浴。汉制，官吏五日一洗沐，洗沐之日不上官署办公。后因以“洗沐”作为官吏例假的代称。〔7〕“笞”，音 chī，用鞭子或竹板抽打。〔8〕“让”，责备。〔9〕“治”，用刑惩处。“与窋胡治”是“胡与窋治”的倒装。〔10〕“乃者”，用以表示追叙前事，略等于“往昔”。〔11〕“垂拱”，垂衣拱手，不做什么事情。语出《书·武成》“垂拱而天下治”，后多用以指帝王无为而治。

参为汉相国，出入三年。〔1〕卒，谥懿侯。子窋代侯。百姓歌之曰：“萧何为法，若画一；〔2〕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3〕民以宁一。”〔4〕

【注释】〔1〕“出入三年”，谓三年上下。曹参入相在惠帝三年，死于惠帝六年，疑此“三年”应作“四年”。〔2〕“画一”，音 jiān yī，整齐。〔3〕“载”，行。“清净”，指清静无为的政治。〔4〕“宁一”，安定而不散乱。

平阳侯窋，高后时为御史大夫。〔1〕孝文帝立，免为侯。立二十九年卒，〔2〕谥为静侯。子奇代侯，立七年卒，〔3〕谥为简侯。子时代侯。〔4〕时尚平阳公主，〔5〕生子襄。时病病，〔6〕归国。立二十三年卒，〔7〕谥夷侯。子襄代侯。襄尚卫长公主，〔8〕生子宗。立十六年卒，〔9〕谥为共侯。〔10〕子宗代侯。征和二年中，〔11〕宗坐太子死，〔12〕国除。

【注释】〔1〕“御史大夫”，官名，掌议论及监察之事，秩万石，与丞相、太尉并称三公，是朝廷最高级官员之一。〔2〕“立二十九年卒”，时当文帝后三年（公元前一六一年）。〔3〕“立七年卒”，时当景帝前三年（公元前一五四年）。〔4〕“子时代侯”，其人《汉书·卫青传》以为名“寿”。〔5〕“尚”，娶公主为妻。尚有尊奉之义。公主身份尊贵，不敢说“娶”，所以用“尚”字。“平阳公主”，汉景帝女，为武帝同母的姐姐。原封阳信

公主，与平阳侯曹时结婚后，又称平阳公主。〔6〕“痲”，音 lì，麻风病。〔7〕“立二十三年卒”，时当汉武帝元光四年（公元前一三一年）。〔8〕“卫长公主”，汉武帝长女，因是卫子夫所生，所以称卫长公主。〔9〕“立十六年卒”，时当汉武帝元鼎元年（公元前一一六年）。〔10〕“共”，音 g ng，通“恭”。〔11〕“征和”，汉武帝年号（征和二年为公元前九一年）。〔12〕“坐”，因某事而获罪。“太子”，汉武帝长子刘据，元狩元年（公元前一二二年）立为太子。刘据为卫子夫所生，是曹宗的亲舅父。武帝晚年多病，怀疑是由于有人埋蛊（音 g ，把代表怨家仇人的木偶埋在地下，用符咒之术使之受灾）诅咒的缘故，命亲信江充查办此事。江充与太子不和，诬称在太子宫中掘得巫蛊用的桐木人，太子惊慌愤怒，把江充杀了。武帝以为太子造反，派丞相刘屈氂（音 10）领兵攻太子，长安大乱。太子外逃躲藏，后被地方官发觉，自杀。在这次变乱中丧生的有几万人。曹宗征和二年获罪的原因，《汉书·高惠高后功臣表》及《曹参传》以为是奸通宫人，私闯宫门，当时被判死刑，后援例纳金赎罪，减为城旦（戍边筑城四年），与《史记》此篇记载有异。

太史公曰：曹相国参攻城野战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与淮阴侯俱。及信已灭，而列侯成功，唯独参擅其名。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1〕参与休息无为，〔2〕故天下俱称其美矣。

【注释】〔1〕“离”，通“罹”，遭受。〔2〕“休息”，休养生息。

译 文

平阳侯曹参是沛县人。他在秦朝时当沛县的狱吏，而萧何任主吏掾，两人在县里是有权势威望的吏员。

高祖自立为沛公起兵反秦，一开始曹参就以中涓的身份追随他。曹参曾率领军队进击胡陵、方与，攻打秦朝泗水郡郡监的军队，把他们打得大败。又向东攻下薛县，在薛县外城的西面攻击泗水郡郡守的军队。再次攻打胡陵，拿下了这个地方。然后率军转移防守方与，而方与背叛沛公倒向魏王，曹参就攻打方与。丰邑当时也反叛投魏，曹参又率军攻打丰邑。（因为屡建军功，）沛公赐给他七大夫的爵位。以后又在碭县的东面攻打秦朝司马 的军队，打败秦军，攻取了碭县、狐父和祁城的善置。还进攻下邑向西进军，到达虞县，进击秦将章邯率领的车队和骑兵。攻打爰戚和亢父，曹参身先士卒，最早登上城墙，爵位升迁为五大夫。又向北救援被秦军围困的东阿，攻打章邯的军队，冲进敌阵，追击敌军直至濮阳。转攻定陶，占领临济。南下救援雍丘，击溃了秦将李由的军队，杀死了李由，并且俘虏秦军军候一人。当时秦将章邯击溃了项梁的军队，杀死了项梁，沛公和项羽都领兵向东退却。楚怀王任命沛公为碭郡长，统率碭郡的军队。在这时沛公就封曹参为执帛，号称建成君。又迁任爰戚县县令，隶属于碭郡。

后来曹参又跟随沛公进攻秦朝东郡郡尉的军队，在成武南面战胜这支敌军。在成阳南面攻击秦将王离的军队，到了杠里再次发动攻击，大获全胜。一路追击，向西到达开封。又进击秦将赵贲的军队，打败了这支敌军，把赵贲围困在开封城中。向西又在曲遇攻击并打败了秦将杨熊的军队，俘虏秦军司马和监军御史各一人。爵位迁升为执珪。后又跟随沛公攻打阳武，攻下轘辕、缙氏，封锁了平阴地方的大河渡口，回军在尸乡北面击溃了赵贲的军队。

又跟随沛公向南攻打犍县，在阳城外城东面与秦朝南阳郡守 交战，冲进敌阵，攻下宛县，俘虏了 ，全部平定了南阳郡。跟随沛公向西进攻武关、峽关，夺取了这两个关隘。继续前进，在蓝田县南面攻打秦军，又在夜间攻击秦军北侧，把他们打得大败，于是就进军到达咸阳，灭亡了秦朝。

项羽来到关中，封沛公为汉王，汉王封曹参为建成侯。曹参跟着汉王到汉中，升任将军。又随从汉王回军平定三秦，先是进攻下辩、故道、雍县、鞏县。在好畤南面进攻并战胜了章平的军队，围困好畤，攻取壤乡。在壤乡东面以及高栎进击三秦的军队，把他们击溃，又回军包围章平，章平从好畤突围出逃。曹参于是进攻赵贲和内史保的军队，打败了他们。向东攻取了咸阳，把咸阳改名为新城。曹参带领军队驻守景陵二十天，三秦方面派遣章平等攻打曹参，曹参领兵出击，大败敌军。汉王把宁秦赐给他当食邑。曹参以将军的身份带兵把章邯包围在废丘，又以中尉的身份跟随汉王出临晋关，到达河内地区，攻下修武，渡过围津，东进定陶攻击龙且、项他的军队，打败了他们。向东攻取碭县、萧县和彭城。在进击项羽军队的战斗中，汉军大败溃逃。曹参以中尉的身份率军包围并攻取了雍丘。当时王武在外黄叛变，程处在燕县叛变，曹参前往攻击，全部击溃叛军。柱天侯又在衍氏反叛，曹参又进军打败柱天侯，攻下衍氏。接着在昆阳打败羽婴，一直追击到叶县。又回军进攻武强，从而到达荥阳，曹参自从在汉中担任将军、中尉，跟随汉王出汉中攻打诸侯和项羽，到被项羽打败，回军荥阳，前后共两年时间。

高祖二年，曹参被任命为代理左丞相，进入关中屯兵驻守，过了一个多月，魏王豹叛变，曹参以代理左丞相的身份，与韩信分别率领军队向东进军，在东张地方攻打魏王将军孙邀的军队，大败魏军。从而进攻安邑，俘虏了魏将王襄。在曲阳攻击魏王豹，追到武垣，把他活捉了。接着攻下平阳，俘获魏王的母亲和妻子儿女，全部平定了魏地，总计得到了五十二座城。汉王把平阳赐给曹参作为食邑。接着曹参又跟随韩信在郛县东面进击赵相国夏说的军队，大获全胜，杀死了夏说。韩信和原常山王张耳带兵直下井陘，进攻成安君，命令曹参回军把赵国偏将戚将军围困在郛县城中。戚将军突围出逃，曹参追上把他杀了。于是就带兵前往汉王所在的敖仓。韩信攻破赵国以后，被汉王任命为赵相国，率军东进，攻打齐国。曹参以右丞相的身份隶属韩信，击败齐国部署在历下的军队，从而夺取临淄。又回军平定济北郡，攻占著县、漯阴、平原、鬲县、卢县等地。不久，又跟随韩信在上假密大败龙且的军队，杀死了龙且，俘虏了这支军队的将军周兰。平定齐国，共得七十多个县。还活捉了原齐王田广的丞相田光、留守的代理丞相许章，以及原齐国的胶东将军田既。韩信当了齐王，带兵去陈郡与汉王会合，一起攻破项羽，而曹参就留在齐地平定那些还没有归服的地方。

项羽死后，天下全部平定，汉王做了皇帝。韩信被改封为楚王，齐地成了朝廷管辖的郡，曹参把丞相的印玺归还朝廷。高祖封长子刘肥为齐王，任命曹参为齐相国。曹参在高祖六年被赐给列侯的爵位，与其他列侯一起剖符受封，封爵世代代传承不绝。曹参以平阳地方的一万六百三十户作为封邑，封号为平阳侯，而削除以前受封的食邑。

后来曹参以齐相国的身份进击陈豨部将张春的军队，把他们打垮。黥布反叛，曹参作为齐相国又跟随齐悼惠王刘肥率领步兵、车队、骑兵等共十二万人，与高祖会合，一起攻打黥布的军队，打得他们大败，向南一直追击到蕲县，又回军平定竹邑、相县、萧县、留县。

曹参的功绩：总共攻下两个诸侯国，一百二十二个县；活捉王二人，相三人，将军六人，大莫敖、郡守、司马、军候、御史各一人。

孝惠帝元年废除了诸侯王国设相国的法令，改任曹参为齐丞相。曹参当齐国的相，那时齐国有七十座城。天下刚刚平定，悼惠王还年轻，曹参把齐地受人尊敬的老年有德之人和儒生全都召来，向他们请教安抚百姓的办法。而齐国原先的儒生有好几百人，所说的话各不相同，曹参不知如何决定。他听说胶西地方有个盖公，擅长于研究道家黄老学说，就派人致送厚礼把他请来。同盖公相见后，盖公给他讲治理国家应该崇尚清静无为而百姓自然安定，以此类推他讲了许多道理。曹参于是就让出自己居住的正房，请盖公住进去。他治理国家主要就是采用黄老的一套办法，所以担任齐国丞相九年，齐国形势稳定，百姓安居乐业，被人们盛赞是个贤明的丞相。

惠帝二年，萧何去世。曹参听到这个消息就告诉自己身边的舍人赶快整理行装，说：“我马上要去长安担任朝廷的相国了。”过了不多久，果然有使者来召曹参入朝。曹参离开齐国前嘱咐接任的齐国丞相说：“你要把齐国的监狱和市场当作寄管的物品，千万别去扰乱变动。”后任的齐国丞相问道：“治理国家难道没有比这更重要的吗？”曹参说：“不能那样想。监狱和市场，是好人坏人都能容纳的地方，你如果随意去扰乱变动，（采用严厉的手段，）那叫坏人到何处安身？（无处安身，他们就会到处作乱，）所以我首先把这一点提出来。”

曹参微贱时，与萧何很要好；做了将相以后，两人有了隔阂。到萧何病重将死时，他向皇帝推荐的贤才只有曹参一人。曹参接替萧何当汉朝的相国，所做的事情与萧何生前毫无变更，完全遵循萧何制定的法规。

曹参从各郡和各诸侯王国的吏员中挑选不善于辞令然而稳重忠厚有德行的人，立即把他们召来担任丞相的属吏。吏员中那些擅于言辞、深文周纳、一心追求名声的人，就把他们斥退。曹参自己不分日夜，整天饮美酒。卿大夫以下的官吏以及宾客看到曹参不理政事，来见的人都想提出忠告。凡客人来到，曹参就让他饮美酒，客人找机会，想有所进言，曹参又让他饮酒，总是让客人喝醉了才离去，最终还是不能开口谏说，这种情况习以为常。

相国住宅的后园靠近吏员的住所。吏员住所中整天有人饮酒唱歌，呼叫喧闹。相国身边的办事人员很讨厌他们，但没有办法，于是就请曹参到后园去游玩，曹参听到了吏员住房中喝醉酒唱歌呼叫的声音，身边的办事人员希望相国会把那些家伙召来追究治罪。可是曹参竟然反而让人把酒取来摆开酒席，坐下饮酒，也唱歌呼叫，同那边互相应和。

曹参发现别人有细小的过错，总是帮他们掩藏遮盖，府中相安无事。

曹参的儿子曹窋任中大夫。惠帝见相国不理政事，感到奇怪，心想：“难道相国看不起我？”于是就对曹窋说：“你回家，试着私下在闲谈时间问问你的父亲：‘高祖去世不久，皇上正年轻，您当相国，整天饮酒，不向皇上请示，也不处理公务，怎么为治理天下忧虑呢？’但你可别讲是我告诉你的。”曹窋休假日回家，装作无事而在曹参身边侍候，就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规劝曹参。曹参听了大怒，打了曹窋二百板子，说道：“赶快进宫侍奉皇上，天下大事不是你所应该说的。”到上朝的时候，惠帝责备曹参说：“你为什么要惩治曹窋？先前可是我让他去劝你的。”曹参脱下所戴的冠，谢罪说：“陛下自己观察，您的圣明英武同高帝相比怎么样？”惠帝说：“我怎么敢同先帝比啊！”曹参又问：“陛下看我的才能跟萧何比，谁更强一些？”惠帝说：

“您好像比不上萧何。”曹参说：“陛下说得很对。再说高帝与萧何一起平定天下，制定的法令都很明白。现在陛下垂衣拱手，我等谨守职责，遵照执行而不违背偏离，不就可以了么？”惠帝说：“对啊，您就好生休息吧。”

曹参担任朝廷的相国，有三年左右时间。死后被谥为懿侯，由儿子曹窋继承爵位。百姓们歌唱称颂道：“萧何定法律，明白又整齐；曹参接替他，遵守不偏离。施政贵清静，百姓安宁心欢喜。”

平阳侯曹窋，高后时任御史大夫。孝文帝即位，曹窋被解除职务，成为一般列侯。他在侯位二十九年去世，被谥为静侯。儿子曹奇继承侯位，在位七年去世，被谥为简侯。曹奇的儿子曹时继承侯位，与平阳公主结婚，生了儿子名襄。曹时患麻风病，后来就不在长安居住，回到自己的封国。他在位二十三年去世，被谥为夷侯。儿子曹襄继承侯位，与卫长公主结婚，生了儿子名宗。曹襄在位十六年去世，被谥为共侯。儿子曹宗继承侯位。征和二年，曹宗受卫太子事件的牵连而丧生，封国被撤除。

太史公说：曹相国参攻城野战的功劳之所以能有如此之多，是因为他同淮阴侯一起作战。等到韩信被杀以后，列侯中建立功勋的，就只有曹参独占美名了。曹参担任朝廷的相国，竭力主张清静无为，合乎道家的学说。然而在百姓遭受了秦朝的残酷统治之后，曹参能无为而治，与民休养生息，（这符合百姓的心愿，）所以天下人都称颂他的美名。

史记卷五十五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骈宇騫 注译

留侯张良者，^{〔1〕}其先韩人也。^{〔2〕}大父开地，^{〔3〕}相韩昭侯、宣惠王、襄哀王。^{〔4〕}父平，相釐王、悼惠王。^{〔5〕}悼惠王二十三年，^{〔6〕}平卒。卒二十岁，秦灭韩。良年少，未宦事韩。^{〔7〕}韩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8〕}为韩报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韩故。

【注释】〔1〕“留侯”，张良的封爵。张良封于留，故称留侯。留，本春秋宋邑。秦置县，治所在今江苏省沛县东南。按张良字子房，见《汉书·张良传》。〔2〕“韩”，古国名，战国七雄之一。春秋时，晋封韩武子于韩原，其后世为晋卿。至韩虔，与魏、赵三分晋国，公元前四三年被周烈王承认为诸侯国。建都阳翟（今河南省禹县）。公元前三七五年韩哀侯灭郑，又迁都新郑（今河南省新郑县）。公元前二三年为秦所灭。详见本书《韩世家》。

〔3〕“大父”，祖父。“开地”，张良祖父名。〔4〕“韩昭侯”，名武，韩国国君，在位三十年（公元前三六二年至前三三三年）。“宣惠王”，昭侯的儿子，韩国国君称王从他开始，在位二十一年（公元前三三二年至前三一二年）。“襄哀王”，亦称襄王，名仓，宣惠王的儿子，在位十六年（公元前三一一年至前二九六年）。〔5〕“釐王”，亦作僖王，名咎，襄哀王的儿子，在位二十三年（公元前二九五年至前二七三年）。“悼惠王”，或作桓惠王，釐王的儿子，史佚其名，在位三十四年（公元前二七二年至前二三九年）。〔6〕“悼惠王二十三年”，即公元前二五五年。〔7〕“未宦事韩”，没有在韩国担任过官职。一说“宦”当为“尝”字之误。〔8〕“客”，门客，食客，此指刺客。“秦王”，指秦王嬴政（秦始皇）。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二一一年）始改号称皇帝，此时秦王嬴政尚称秦王。

良尝学礼淮阳。^{〔1〕}东见仓海君。^{〔2〕}得力士，为铁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东游，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3〕}误中副车。^{〔4〕}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贼甚急，为张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5〕}

【注释】〔1〕“淮阳”，汉郡国名，秦时为陈县，治所在今河南省淮阳县。〔2〕“仓海君”，旧注有二说：一、《汉书·张良传》颜师古注云：“盖当时贤者之号。”二、《史记集解》、《索隐》皆谓仓海君为秽貊国的君长。据《汉书·武帝纪》记载，元朔元年“东夷秽君南閼等二十八万人降，为苍海郡”。后说近是，盖司马迁以当时郡名称之。苍海郡在今朝鲜中部地区。

〔3〕“博浪沙”，古地名，故址在今河南省原阳县东南。〔4〕“副车”，亦称属车，扈从天子的车辆。《史记索隐》引《汉官仪》云：“天子属车三十六乘。”〔5〕“下邳”，秦县名，治所在今江苏省睢宁县西北。

良尝闲从容步游下邳圯上，^{〔1〕}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堕其履圯下，^{〔2〕}顾谓良曰：“孺子，^{〔3〕}下取履！”良鄂然，^{〔4〕}欲殴之。为其老，强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业为取履，因长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惊，随目之。父去里所，复还，曰：“孺子可教矣。后五日平明，^{〔5〕}与我会此。”良因怪之，跪曰：“诺。”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与老人期，后，何也？”去，曰：“后五日早会。”五日鸡鸣，良往。父又先在，复怒曰：“后，何也？”去，曰：“后五日复早来。”五

日，良夜未半往。有顷，父亦来，喜曰：“当如是。”出一编书，〔6〕曰：“读此则为王者师矣。后十年兴。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7〕谷城山下黄石即我矣。”〔8〕遂去，无他言，不复见。旦日视其书，乃《太公兵法》也。

〔9〕良因异之，常习诵读之。

【注释】〔1〕“圯”，音 yí，桥。〔2〕“直”，旧注有二解：一、《史记索隐》、《汉书》颜师古注谓作“正”解，犹言恰值。二、王念孙《读书杂志》谓作“特”解，犹言特意、故意。两说皆可通，王说近是。〔3〕“孺子”，犹今天称“年轻人”、“小伙子”等，是一种不客气、不礼貌的称呼。〔4〕“鄂”，通“愕”，惊讶。〔5〕“平明”，与以下的“鸡鸣”、“夜未半”，为秦汉时使用的时辰名称。“平明”即平旦。“鸡鸣”早于“平明”，“夜未半”早于“鸡鸣”。〔6〕“一编书”，古代的书籍多写在竹简上，用皮条或绳子编联，故以编称。“一编书”犹今言一册书。〔7〕“济北”，即济水之北，这里指谷城山一带。〔8〕“谷城山”，亦称黄山，在今山东省平阴县西南。〔9〕“《太公兵法》”，相传为姜太公吕尚所作的兵书。梁阮孝绪《七录》曾有著录，云“《太公兵法》一帙三卷”，今亡。

居下邳，为任侠。〔1〕项伯常杀人，〔2〕从良匿。

【注释】〔1〕“任侠”，互相信赖为任，同情援助为侠。古代把打抱不平，负气仗义的行为称为任侠。〔2〕“项伯”，秦末下相（今江苏省宿迁县西南）人，名缠，字伯。楚贵族的后裔，项羽的叔父。在项羽军中任左尹。因在鸿门宴上救刘邦有功，西汉王朝建立后刘邦封他为射阳侯，赐刘姓。“常”，同尝。

后十年，〔1〕陈涉等起兵，〔2〕良亦聚少年百余人。景驹自立为楚假王，〔3〕在留。良欲往从之，道遇沛公。〔4〕沛公将数千人，略地下邳西，遂属焉。沛公拜良为厩将。〔5〕良数以《太公兵法》说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从之，不去见景驹。

【注释】〔1〕“后十年”，指博浪沙狙击后的十年，即二世元年（公元前二九年）。〔2〕“陈涉”，即陈胜（字涉），阳城（今河南省登封县东南）人。二世元年（公元前二九年）和吴广等在蕲县大泽乡（今安徽省宿县东南刘村集）起兵反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的领袖。后在陈县（今河南省淮阳县）建立张楚政权，他被推为王。旋即派兵攻取赵、魏之地，又派周文率兵进攻关中，后周文战败，秦将章邯以优势兵力进行反扑，围攻陈县，他率起义军英勇奋战，失利后退至下城父（今安徽省涡阳县东南）为叛徒庄贾杀害。事详本书《陈涉世家》。〔3〕“景驹”，楚国贵族的后裔，秦二世时秦嘉立他为楚王。“假王”，暂时代理为王。〔4〕“沛公”，即刘邦。刘邦在沛县起兵，被拥立为沛公。〔5〕“厩将”，军中管理马匹的官。

及沛公之薛，见〔1〕项梁。〔2〕项梁立楚怀王。〔3〕良乃说项梁曰：“君已立楚后，而韩诸公子横阳君成贤，〔4〕可立为王，益树党。”项梁使良求韩成，立以为韩王。以良为韩申徒，〔5〕与韩王将千余人西略韩地，得数城，秦辄复取之，往来为游兵颍川。〔6〕

【注释】〔1〕“薛”，古县名，治所在今山东省滕县南。〔2〕“项梁”，下相（今江苏省宿迁县西南）人。楚国贵族的后裔，楚将项燕的儿子。秦二世元年（公元前二九年）陈胜起义后，他与其侄子项羽杀死秦会稽郡守殷通，在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起兵反秦。后任张楚上柱国。陈胜失败后，

立楚怀王的孙子熊心为王，仍称楚怀王。后与秦将章邯作战，因轻敌，在定陶（今山东省定陶县西北）战死。〔3〕“楚怀王”，指战国时楚怀王（名槐）的孙子熊心。项梁拥立他为楚王，仍称楚怀王。〔4〕“横阳君成”，即韩王成。韩成封于横阳，故称横阳君成。横阳，古地名，战国时属韩，在今河南省商丘县西南。〔5〕“申徒”，即司徒，官名，本为掌教化之官。王伯祥认为此处相当于楚之令尹，为执政之官。〔6〕“颍川”，战国时韩地，秦灭韩后属秦，秦王政十七年（公元前二二三年）置颍川郡，治所在今河南省禹县。

沛公之从雒阳南出轘辕，〔1〕良引兵从沛公，下韩十余城，击破杨熊军。〔2〕沛公乃令韩王成留守阳翟，〔3〕与良俱南，攻下宛，〔4〕西入武关。〔5〕沛公欲以兵二万人击秦峽下军，〔6〕良说曰：“秦兵尚强，未可轻。臣闻其将屠者子，贾豎易动以利。〔7〕愿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为五万人具食，益为张旗帜诸山上，为疑兵，令郿食其持重宝啖秦将。”〔8〕秦将果畔，〔9〕欲连和俱西袭咸阳，〔10〕沛公欲听之。良曰：“此独其将欲叛耳，恐士卒不从。不从必危，不如因其解击之。”〔11〕沛公乃引兵击秦军，大破之。逐北至蓝田，〔12〕再战，秦兵竟败。遂至咸阳，秦王子婴降沛公。〔13〕

【注释】〔1〕“雒阳”，古都邑名。周时称成周，战国时改称雒阳，因在雒水之北而得名。秦置县，为三川郡治。汉改河南郡，又置雒阳县为郡治。故址在今河南省洛阳市东北。“轘辕”，音 hu2nyu2n，山名，在今河南省偃师县东南。因山路周回盘旋而得名。〔2〕“杨熊”，秦军将领。〔3〕“阳翟”，古邑名。相传夏禹都此。春秋时为郑栎邑，战国时属韩，改名阳翟。秦置县，为秦颍川郡治所。故址在今河南省禹县。〔4〕“宛”，古县名。战国时属楚，秦灭楚后秦昭襄王置县，治所在今河南省南阳市。〔5〕“武关”，古关名，故址在今陕西省丹凤县西北。〔6〕“峽”，即峽关，因临峽山而得名。自古为关中平原通往南阳盆地的交通要隘。故址在今陕西省商县西北。〔7〕“贾豎”，古代对商人的一种蔑称。〔8〕“郿食其”，陈留高阳（今河南省杞县）人。本为里监门吏，秦末农民战争中归属刘邦，后为刘邦的谋臣。曾献计克陈留，封为广野君。楚汉战争中，游说齐王田广归汉，韩信乘机袭齐，齐王以为被他出卖，把他烹死。事详本书《酈生陆贾列传》。〔9〕“畔”，通“叛”。〔10〕“咸阳”，古都邑名。公元前三五五年秦孝公自栎阳迁都于此。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都城规模更为扩大。故址在今陕西省咸阳市东北。〔11〕“解”，通“懈”，懈怠。〔12〕“蓝田”，秦县名。治所在今陕西省蓝田县西。〔13〕“秦王子婴”，秦始皇的孙子，秦始皇长子扶苏的儿子。秦二世三年（公元前二〇七年）赵高杀二世，立子婴，去帝号，称王。刘邦兵至霸上，子婴素车白马以降。为王四十六天即降刘邦，后为项羽所杀。事详本书《秦始皇本纪》。

沛公入秦宫，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居之。樊哙谏沛公出舍，〔1〕沛公不听。良曰：“夫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夫为天下除残贼，宜缟素为资。〔2〕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3〕且‘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4〕愿沛公听樊哙言。”沛公乃还军霸上。〔5〕

【注释】〔1〕“樊哙”，沛县（今江苏省沛县）人。汉初将领。少以屠狗为业。初随刘邦起义，为其部将，以军功封贤成君。汉初随刘邦击破臧荼、陈豨和韩王信的叛乱，任左丞相，封舞阳侯。其妻吕须为吕后的妹妹，因而

很得吕后信任。事详《史记》、《汉书》本传。〔2〕“缟素”，缟和素都是不用文绣的白色丝织品。这里指朴素。“资”，凭借。〔3〕“助桀为虐”，桀即夏桀，夏朝末代君主，传说为古代的暴君。“助桀为虐”意谓帮助恶人做坏事。〔4〕“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这两句是古代的成语。亦见本书《淮南衡山列传》。又今本《孔子家语·六本篇》、《说苑·正谏篇》皆载此语，惟“毒药”作“良药”。〔5〕“霸上”，一作灞上，又名霸头，古地名，因地处霸水以西的高原上而得名，为古代军事要地。故址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东。

项羽至鸿门下，〔1〕欲击沛公，项伯乃夜驰入沛公军，私见张良，欲与俱去。良曰：“臣为韩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乃具以语沛公。沛公大惊，曰：“为将奈何？”良曰：“沛公诚欲倍项羽邪？”〔2〕沛公曰：“鲋生教我距关无内诸侯，〔3〕秦地可尽王，故听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却项羽乎？”〔4〕沛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为奈何？”良乃固要项伯。项伯见沛公。沛公与饮为寿，结宾婚。令项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项羽，所以距关者，〔5〕备他盗也。及见项羽后解，语在《项羽》事中。〔6〕

【注释】〔1〕“鸿门”，古地名，故址在今陕西省临潼县东北。现在当地人称为项王营。〔2〕“倍”，通“背”，背叛。〔3〕“鲋生”，浅薄愚陋的小人。〔4〕“度”，音 duó，估计，推测。〔5〕“距”，通“拒”，拒守，防御。〔6〕“《项羽》事中”，即指本书《项羽本纪》中。

汉元年正月，〔1〕沛公为汉王，王巴蜀。〔2〕汉王赐良金百溢，〔3〕珠二斗，〔4〕良具以献项伯。汉王亦因令良厚遗项伯，使请汉中地。〔5〕项王乃许之，遂得汉中地。汉王之国，良送至褒中，〔6〕遣良归韩。良因说汉王曰：“王何不烧绝所过栈道，〔7〕示天下无还心，以固项王意。”乃使良还。行，烧绝栈道。

【注释】〔1〕“汉元年”，即公元前二〇六年。〔2〕“巴蜀”，古郡名。巴，古巴国地，秦置巴郡，治所江州，在今四川省重庆市嘉陵江北岸。蜀，古蜀国地，秦置蜀郡，治所成都，在今四川省成都市。〔3〕“溢”，通“镒”。古代重量单位，古以二十两为一溢。一说二十四两为一溢。〔4〕“斗”，容量单位。十升为一斗。〔5〕“汉中”，古郡名。公元前三一二年秦惠王置。因地处汉水上游而得名。治所南郑，在今陕西省汉中市东。〔6〕“褒中”，古褒国地，汉置县，治所在今陕西省勉县东南。〔7〕“栈道”，古人在悬崖峭壁上凿孔架桥连阁而成的道路。

良至韩，韩王成以良从汉王故，项王不遣成之国，从与俱东。良说项王曰：“汉王烧绝栈道，无还心矣。”乃以齐王田荣反，书告项王。〔1〕项王以此无西忧汉心，而发兵北击齐。

【注释】〔1〕“齐王田荣”，齐国贵族的后裔。田广的父亲。陈胜起义之后，他随从其堂兄田儋起兵反秦。田儋死后，田荣又立田儋之子田儋为王。因与项梁、项羽有矛盾，故未随之西下破秦。项羽恨田荣，故分封时乃命随其入关的田都为齐王，而命田市改王胶东，田荣不平，故倡言反项羽。事详见本书《田儋列传》。

项王竟不肯遣韩王，乃以为侯，又杀之彭城。〔1〕良亡，间行归汉王，汉王亦已还定三秦矣。〔2〕复以良为成信侯，〔3〕从东击楚。至彭城，汉败而还。至下邳，〔4〕汉王下马踞鞍而问曰：〔5〕“吾欲捐关以东等弃之，谁

可与共功者？”良进曰：“九江王黥布，^{〔6〕}楚泉将，与项王有郤；^{〔7〕}彭越与齐王田荣反梁地；^{〔8〕}此两人可急使。而汉王之将独韩信可属大事，^{〔9〕}当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则楚可破也。”汉王乃遣随何说九江王布，^{〔10〕}而使人连彭越。及魏王豹反，^{〔11〕}使韩信将兵击之，因举燕、代、齐、赵。^{〔12〕}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

【注释】〔1〕“彭城”，春秋时宋邑，秦置县。治所在今江苏省徐州市。项羽建都于此。〔2〕“三秦”，秦朝灭亡之后，项羽三分秦关中故地，封秦降将章邯为雍王，司马欣为塞王，董翳为翟王，合称三秦。〔3〕“成信侯”，张良的封号。王伯祥说：“嘉其去楚归汉，能守信义。”〔4〕“下邑”，秦县名。治所在今安徽省砀山县。〔5〕“踞”，踞坐，坐时两脚底和臀部着地，两膝上耸。或谓依靠。〔6〕“九江王黥布”，本名英布，因犯法黥面，故又称黥布。六县（今安徽省六安县东北）人。秦末率骊山刑徒起兵，先属项羽，因有战功，被封为九江王。楚汉战争中归汉，被封为淮南王。汉初，以彭越、韩信相继为刘邦所杀，因此举兵反叛，战败后逃往江南，被长沙王（吴芮子成王臣）诱杀。事详《史记》、《汉书》本传。〔7〕“郤”，通“隙”。间隙。这里指裂痕，矛盾。黥布和项羽不和的经过，详见本书《项羽本纪》、《黥布列传》。〔8〕“彭越”，字仲，昌邑（今山东省金乡县西北）人。秦末聚众起兵，楚汉战争中将兵三万余归属刘邦，略定梁地（今河南省东南部地区）。曾率兵跟从刘邦击灭项羽于垓下（今安徽省灵璧县南），被封为梁王。高祖十一年（公元前一九六年）因被告发谋反，被刘邦所杀。事详本书《魏豹彭越列传》。“梁地”，指战国时魏国管辖的地区，因魏国的国都在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所以称为梁地。大概相当于今天河南省的东南部。〔9〕“韩信”，淮阴（今江苏省清江县西南）人。秦末农民起义中初属项羽，后归刘邦，被任为大将。楚汉战争中因军功被封为齐王。后与刘邦会合，击灭项羽于垓下（今安徽省灵璧县南）。汉朝建立后改封为楚王。后有人告他谋反，降为淮阴侯，后又被告发与陈豨勾结在长安谋反，为吕后所杀。事详本书《淮阴侯列传》。〔10〕“随何”，当时的辩士，与陆贾齐名。刘邦派他去劝黥布归汉。曾任护军中尉。〔11〕“魏王豹”，即魏豹，魏公子宁陵君咎的弟弟。陈胜率兵攻占魏地后立咎为魏王。后咎被秦将章邯打败自杀。豹又再起收复魏地，继立为魏王。项羽分封诸侯时，他被徙封为西魏王，建都平阳。后他背楚归汉，后又叛汉，刘邦派韩信将他击败俘虏。事详《史记》、《汉书》本传。〔12〕“燕、代、齐、赵”，指项羽分封的臧荼、陈余、田荣、赵歇四个诸侯国。事详本书《淮阴侯列传》。

张良多病，未尝特将也，^{〔1〕}常为画策臣，时时从汉王。

【注释】〔1〕“特将”，单独领兵。

汉三年，^{〔1〕}项羽急围汉王荥阳，^{〔2〕}汉王恐忧，与郦食其谋挠楚权。食其曰：“昔汤伐桀，^{〔3〕}封其后于杞。^{〔4〕}武王伐纣，^{〔5〕}封其后于宋。^{〔6〕}今秦失德弃义，侵伐诸侯社稷，^{〔7〕}灭六国之后，^{〔8〕}使无立锥之地。陛下诚能复立六国后世，^{〔9〕}毕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乡风慕义，^{〔10〕}愿为臣妾。德义已行，陛下南乡称霸，^{〔11〕}楚必敛衽而朝。”^{〔12〕}汉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

【注释】〔1〕“汉三年”，指汉高祖三年，即公元前二四年。〔2〕“荥阳”，古县名。治所在今河南省荥阳县东北。〔3〕“汤”，即商汤王，

又称武汤、武王、成汤、天乙，或称成唐。甲骨文称唐、大乙，又称高祖乙。原为商族的部落首领，约在公元前一七〇〇年左右消灭了夏朝的末代君主夏桀，建立了商朝。“桀”，名履癸，夏朝末代君主。后被商汤所败，出奔南方而死。〔4〕“杞”，古国名。公元前十一世纪时周分封的诸侯国。姒姓。据《史记·陈杞世家》记载：周武王克殷纣，求禹之后，得东楼公，封之于杞，以奉夏后氏祀。此处则谓杞为汤时所封，与《世家》记载不合。王伯祥云：“盖策士随口凑说，不一定符合事实。”〔5〕“武王”，姬姓，名发。西周王朝的建立者。建都于镐（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南沔水东岸）。“纣”，一作受，亦称帝辛。商代最后的君主。后周武王会合西南各族向商进攻，在牧野（今河南省淇县西南）之战中，他因“前徒倒戈”，兵败自焚。〔6〕“宋”，古国名。子姓，始封君为商王纣的庶兄微子启。据《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公元前十一世纪，周公平定武庚的反叛后，把商的旧都周围地区分封给微子，建都商丘（今河南省商丘县南）。此处谓宋为武王所封，与《世家》所纪不合。〔7〕“社稷”，土地神和谷神，此为国家的代称。〔8〕“六国”，指战国时的齐、楚、燕、韩、赵、魏六国。〔9〕“陛下”，对帝王的尊称。周寿昌云：“高帝五年即位，此三年犹为汉王，‘陛下’之称，史臣追书之。”下文记张良所言仍称“大王”，“陛下”之称当为史臣所改，周说为是。〔10〕“乡”，同向。〔11〕“南乡”，即南向，面朝南。古代帝王南向临朝，故称帝位为南向。〔12〕“敛衽”，整理衣襟，表示尊敬。

食其未行，张良从外来谒。汉王方食，曰：“子房前！〔1〕客有为我计桡楚权者。”具以酈生语告，曰：“于子房何如？”良曰：“谁为陛下画此计者？陛下事去矣。”汉王曰：“何哉？”张良对曰：“臣请借前箸为大王筹之。”曰：“昔者汤攻桀而封其后于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项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纣封其后于宋者，度能得纣之头也。今陛下能得项籍之头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2〕表商容之间，〔3〕释箕子之拘，〔4〕封比干之墓。〔5〕今陛下能封圣人之墓，表贤者之间，式智者之门乎？”〔6〕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发巨桥之粟，〔7〕散鹿台之钱，〔8〕以赐贫穷。今陛下能散府库以赐贫穷乎？”〔9〕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毕，偃革为轩，〔10〕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复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复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马华山之阳，〔11〕示以无所为。今陛下能休马无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阴，〔12〕以示不复输积。今陛下能放牛不复输积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离其亲戚，弃坟墓，去故旧，从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13〕今复六国，立韩、魏、燕、赵、齐、楚之后，天下游士各归其主，从其亲戚，反其故旧坟墓，陛下与谁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无强，六国立者复桡而从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诚用客之谋，陛下事去矣。”汉王辍食吐哺，骂曰：“竖儒，〔14〕几败而公事！”令趣销印。

【注释】〔1〕“子房”，张良的字。〔2〕“殷”，即商朝。商朝第十代君主盘庚迁都于殷（今河南省安阳小屯村），因此亦称商朝为殷。〔3〕“商容”，相传为纣时贤人。纣暴虐，他曾欲感化纣而没能实现，于是离开了纣而隐居于太行山中。〔4〕“箕子”，纣王的同宗伯叔，曾封于箕，故称箕子。纣暴虐，他曾谏纣王，纣王不听，于是他装狂为奴，纣将他囚禁，周武王灭

商后才释放他回了镐京。王念孙《读书杂志》及王先谦《汉书补注》都认为此句当作“式箕子之门”始与下文“式智者之门”句相应。疑近是。《汉书·张良传》此句正作“式箕子之门”。〔5〕“比干”，纣王的叔伯父（一说为纣的庶兄）。传说纣淫乱，比干犯颜强谏，纣怒，比干被剖腹挖心而死。周武王灭商后为他重新修建坟墓。〔6〕“式”，同轼。车前横木。古人乘车路过长者或贤者门前时俯身按车前横木，表示尊敬。〔7〕“巨桥”，王伯祥云“纣积粟之仓”，故址在今河北省曲周县东北。“发巨桥之粟”事见本书《周本纪》。〔8〕“鹿台”，王伯祥云：“亦称南单台，为纣储财之所。”故址在今河南省淇县。〔9〕“府库”，储存财物和兵甲的仓库。〔10〕“偃革为轩”，废弃了战车改为有帷帘的载人车。表示今后不再打仗。〔11〕“华山”，五岳之中的西岳，在今陕西省华阴县。“阳”，山的南面称阳。〔12〕“桃林”，古地区名，亦称桃林塞，范围大致相当于今河南省灵宝县以西、陕西省潼关以东地区。“阴”，山的北面称阴。〔13〕“咫”，古代长度单位，八寸为咫。“咫尺”，表示很近的意思。〔14〕“竖儒”，骂儒生的话。意思是没有见识的人。

汉四年，〔1〕韩信破齐而欲自立为齐王，汉王怒。张良说汉王，汉王使张良授齐王信印，语在《淮阴》事中。〔2〕

【注释】〔1〕“汉四年”，指汉高祖四年，即公元前二三年。〔2〕“《淮阴》事中”，指在本书《淮阴侯列传》中。

其秋，汉王追楚至阳夏南，〔1〕战不利而壁固陵，〔2〕诸侯期不至。〔3〕张良说汉王，汉王用其计，诸侯皆至。语在《项籍》事中。〔4〕

【注释】〔1〕“阳夏”，秦县名。治所在今河南省太康县。〔2〕“固陵”，古聚名。故址在今河南省太康县南。〔3〕“诸侯”，指韩信、彭越。〔4〕“《项籍》事中”，指在本书《项羽本纪》中。

汉六年正月，〔1〕封功臣。良未尝有战斗功，高帝曰：“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择齐三万户。”良曰：“始臣起下邳，与上会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计，幸而时中，臣愿封留足矣，不敢当三万户。”乃封张良为留侯，与萧何等俱封。〔2〕

【注释】〔1〕“汉六年”，汉高祖六年，即公元前二一年。〔2〕“萧何”，沛县丰邑（今江苏省丰县）人。曾为沛县吏。秦末与刘邦一起起兵，是刘邦的重要谋臣。楚汉战争中，曾荐韩信为大将，自己以丞相的身份留守关中，补兵馈粮，支援作战，对刘邦战胜项羽，建立汉王朝起了重要作用。后封侯。后又协助刘邦消灭了韩信、陈豨、英布等异姓诸侯王。事详本书《萧相国世家》、《汉书·萧何传》。

上已封大功臣二十余人，其余日夜争功不决，未得行封。上在雒阳南宫，从复道望见诸将往往相与坐沙中语。〔1〕上曰：“此何语？”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谋反耳。”上曰：“天下属安定，〔2〕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属取天下，〔3〕今陛下为天子，而所封皆萧、曹故人所亲爱，〔4〕而所诛者皆生平所仇怨。今军吏计功，以天下不足遍封，此属畏陛下不能尽封，恐又见疑平生过失及诛，故即相聚谋反耳。”上乃忧曰：“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谁最甚者？”上曰：“雍齿与我故，〔5〕数尝窘辱我。我欲杀之，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齿以示群臣，群臣见雍齿封，则人人自坚矣。”于是上乃置酒，封

雍齿为什方侯，〔6〕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7〕群臣罢酒，皆喜曰：“雍齿尚为侯，我属无患矣。”

【注释】〔1〕“复道”，宫中阁道。〔2〕“属”，音：zh，适才，刚刚。〔3〕“此属”，此辈。〔4〕“萧、曹”，萧指萧何，曹指曹参。曹参，沛县（今江苏省沛县）人，曾为沛县狱吏，秦末从刘邦起义，后屡建战功，汉朝建立后，封他为平阳侯。任齐相九年。后曾协助刘邦平定陈豨、英布等异姓诸侯。惠帝时继萧何为丞相。事详本书《曹相国世家》、《汉书·曹参传》。〔5〕“雍齿”，沛县（今江苏省沛县）人。秦末随刘邦起义。公元前二八年刘邦命他守丰邑。魏人周市攻丰邑，他投降了魏国，而且为魏守丰以抗拒刘邦。后刘邦从项羽借兵攻破丰邑，他逃跑到魏国。后又复归刘邦。事见本书《高祖本纪》。〔6〕“什方”，或作汁邠、汁方、什邠等，汉县名，治所在今四川省什邠县。高祖封雍齿于此，故称雍齿为什方侯。〔7〕“御史”，官名，此当指御史大夫，掌监察。

刘敬说高帝曰：〔1〕“都关中。”〔2〕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东人，〔3〕多劝上都雒阳：“雒阳东有成皋，〔4〕西有殽崤，〔5〕倍河，〔6〕向伊雒，〔7〕其固亦足恃。”留侯曰：“雒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夫关中殽函，〔8〕右陇蜀，〔9〕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10〕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11〕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刘敬说是也。”于是高帝即日驾，西都关中。

【注释】〔1〕“刘敬”，本姓娄，汉初齐人。高祖五年（公元前二二年）以戍卒求见刘邦，建议入都关中有功，赐姓刘。拜郎中，号奉春君。后刘邦在白登被匈奴打败后，他主张与匈奴和亲，被刘邦采纳，并派他出使匈奴缔结和约。后又建议刘邦徙山东诸侯后代及豪强充实关中，以削弱关东旧贵族豪强势。事详《史记》、《汉书》本传。〔2〕“关中”，古地区名。旧注所指范围不一。一般指函谷关以西，散关以东。秦统一六国以前长期占据关中一带，因此亦称故秦地为关中。〔3〕“山东”，战国时泛指秦以外的六国领土。因当时六国都在崤山或华山以东，故称山东。当时汉帝左右大臣多丰、沛故旧及齐、楚之人，故云“皆山东人”。〔4〕“成皋”，汉县名，治所在今河南省荥阳县汜水镇。〔5〕“殽”，即崤山，在今河南省西部。“崤”，即澠池水，发源于河南省熊耳山，向东流入洛水。〔6〕“倍”，同背。“河”，指黄河。〔7〕“伊”，指伊水。在今河南省西部。发源于栾川县外方山北麓。流向东北，在偃师县入洛河。“雒”，洛水，指今河南省境内的洛河。〔8〕“函”，指函谷关。在今河南省灵宝县东北。〔9〕“陇”，指陇山，在今陕西省陇县西北。“蜀”，当指今四川省和甘肃省境内的岷山。〔10〕“胡苑之利”，当时上郡、北地郡和匈奴相连接，可以牧养牲畜，得到马匹，所以称之为“胡苑之利”。〔11〕“河”，指黄河。“渭”，指渭水。“漕挽”，漕运，指从水上运输物资。

留侯从入关。留侯性多病，即道引不食谷，〔1〕杜门不出岁余。

【注释】〔1〕“道引”，即导引。道家养生之术。“不食谷”，不吃谷物熟食。亦称辟谷。

上欲废太子，〔1〕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2〕大臣多谏争，〔3〕未能得坚决者也。吕后恐，〔4〕不知所为。人或谓吕后曰：“留侯善画计策，上信

用之。”吕后乃使建成侯吕泽劫留侯，^{〔5〕}曰：“君常为上谋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乎？”留侯曰：“始上数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爱欲易太子，骨肉之间，虽臣等百余人何益。”吕泽强要曰：“为我画计。”留侯曰：“此难以口舌争也。顾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6〕}四人者年老矣，皆以为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诚能无爱金玉璧帛，令太子为书，卑辞安车，因使辩士固请，宜来。来，以为客，时时从入朝，令上见之，则必异而问之。问之，上知此四人贤，则一助也。”于是吕后令吕泽使人奉太子书，卑辞厚礼，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

【注释】〔1〕“太子”，指刘盈，吕后所生，即后来的孝惠帝。〔2〕“戚夫人”，定陶人，刘邦的宠姬。“赵王如意”，戚夫人所生。高祖九年（公元前一九八年）封于赵。刘邦死后，吕后设计骗如意入都，将他毒死。事见《吕后本纪》。〔3〕“争”，通“诤”，谏止。〔4〕“吕后”，刘邦的妻子，名雉，字娥姁。秦末单父（今山东省单县）人。刘邦即帝位后立她为皇后。其子（惠帝）即位后她掌握实权。惠帝死后，她临朝称制，主政八年。分封诸吕为王侯，控制南北军。她死后，周勃、陈平等尽灭诸吕，拥立文帝，恢复了刘汉政权，事详《史记》、《汉书》本纪。〔5〕“建成侯吕泽”，据《史记·高祖功臣侯年表》记载，建成侯是吕释之，吕泽被封为周吕侯，前人曾多次指出此处误以“释之”为“泽”。吕释之、吕泽都是吕后之兄，同在高祖六年（公元前二一年）受封。下文提到的吕泽都当为吕释之。〔6〕“天下有四人”，即指下文提到的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此四人是汉初的隐士，曾隐居于商山（今陕西省商县东南），时称“商山四皓”。

汉十一年，^{〔1〕}黥布反，^{〔2〕}上病，欲使太子将，往击之。四人相谓曰：“凡来者，将以存太子。太子将兵，事危矣。”乃说建成侯曰：“太子将兵，有功则位不益太子；无功还，则从此受祸矣。且太子所与俱诸将，皆尝与上定天下梟将也，今使太子将之，此无异使羊将狼也，皆不肯为尽力，其无功必矣。臣闻‘母爱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赵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终不使不肖子居爱子之上’，^{〔3〕}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请吕后承间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将也，善用兵，今诸将皆陛下故等夷，^{〔4〕}乃令太子将此属，无异使羊将狼，莫肯为用，且使布闻之，则鼓行而西耳。上虽病，强载辎车，^{〔5〕}卧而护之，诸将不敢不尽力。上虽苦，为妻子自强。’”于是吕泽立夜见吕后，吕后承间为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竖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于是上自将兵而东，群臣居守，皆送至灞上。留侯病，自强起，至曲邮，^{〔6〕}见上曰：“臣宜从，病甚。楚人剽疾，愿上无与楚人争锋。”因说上曰：“令太子为将军，监关中兵。”上曰：“子房虽病，强卧而傅太子。”是时叔孙通为太傅，^{〔7〕}留侯行少傅事。^{〔8〕}

【注释】〔1〕“汉十一年”，汉高祖十一年，即公元前一九六年。〔2〕“黥布反”，黥布时为淮南王，都寿春（今安徽省寿县）。刘邦杀死韩信、彭越以后，黥布恐慌，故畏祸而反。事详本书《黥布列传》。〔3〕“不肖”，秦汉之前，专指不如其父，后泛指子弟不贤。〔4〕“等夷”，同等地位，同辈。〔5〕“辎车”，古代的一种有帷帐的车。〔6〕“曲邮”，古聚名，故址在今陕西省临潼县东。〔7〕“叔孙通”，薛县（今山东省滕县东南）人。曾为秦博士，秦末先为项羽部属，后归刘邦，任博士，称稷嗣君。汉初，与

儒生共立朝仪，后任太子太傅。事详《史记》、《汉书》本传。“太傅”，官名，即太子太傅，是辅佐太子的官。叔孙通为太傅在高祖九年（公元前一九八年）。〔8〕“少傅”，位次于太傅的官。

汉十二年，〔1〕上从击破布军归，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谏，不听，因疾不视事。叔孙太傅称说引古今，以死争太子。上详许之，〔2〕犹欲易之。及燕，〔3〕置酒，太子侍。四人从太子，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白，衣冠甚伟。上怪之，问曰：“彼何为者？”四人前对，各言名姓，曰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上乃大惊，曰：“吾求公数岁，公辟逃我，〔4〕今公何自从吾儿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轻士善骂，臣等义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窃闻太子为人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者，故臣等来耳。”上曰：“烦公幸卒调护太子。”

【注释】〔1〕“汉十二年”，汉高祖十二年，即公元前一九五年。〔2〕“详”，通“佯”，假装。〔3〕“燕”，通“宴”，安闲，休息。〔4〕“辟”，通“避”。

四人为寿已毕，趋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辅之，羽翼已成，〔1〕难动矣。吕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歌曰：“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2〕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矰缴，〔3〕尚安所施！”歌数阕，〔4〕戚夫人嘘唏流涕，上起去，罢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注释】〔1〕“羽翼”，比喻左右辅佐的人。君之有臣，如鸟之有羽翼。〔2〕“羽翮”，羽翼。〔3〕“矰”，射鸟的短箭。“缴”，系箭的绳子。“矰缴”，指射具。〔4〕“阕”，音 què。古代一首乐曲为一阕。

留侯从上击代，〔1〕出奇计马邑下，〔2〕及立萧何相国，所与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留侯乃称曰：“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仇强秦，天下振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3〕乃学辟谷，道引轻身。会高帝崩，〔4〕吕后德留侯，乃强食之，曰：“人生一世间，如白驹过隙，〔5〕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得已，强听而食。

【注释】〔1〕“代”，汉初诸侯国名，治所在今河北省蔚县东北。“击代”，在高祖十年（公元前一九七年）秋。当时代相陈豨反叛，自立为代王，刘邦亲自率兵前往平叛。事见本书《高祖本纪》、《韩信卢绾列传》。〔2〕“马邑”，古县名。治所在今山西省朔县。〔3〕“赤松子”，传说中的仙人。或谓神农氏时的雨师。〔4〕“高帝崩”，高帝崩在公元前一九五年。古代天子死曰崩。〔5〕“白驹过隙”，古代成语。形容时间过得很快。

后八年卒，〔1〕谥为文成侯。〔2〕子不疑代侯。

【注释】〔1〕“后八年”，指高祖死后八年。但据《高祖功臣侯年表》记载，张良卒于吕后二年，距高帝崩为九年，此云“后八年卒”，当有误。

〔2〕“谥”，古代帝王、贵族、大臣、士大夫死后，依其生前事迹给予的称号。

子房始所见下邳圯上老父与《太公书》者，〔1〕后十三年从高帝过济北，果见谷城山下黄石，取而葆祠之。〔2〕留侯死，并葬黄石。每上冢伏腊，〔3〕祠黄石。

【注释】〔1〕“《太公书》”，即前《太公兵法》。〔2〕“葆”，同

“宝”。“葆祠”，作为宝而祭祀。〔3〕“伏腊”，两种祭祀的名称。古代分别在夏季的伏天和冬季的腊月行祭祀之礼，所以称“伏腊”。

留侯不疑，孝文帝五年坐不敬，〔1〕国除。〔2〕

【注释】〔1〕“孝文帝五年”，即公元前一七五年，孝文帝，名恒，刘邦的庶妻薄姬所生，初封为代王。吕后死后，大臣以他为人仁厚，故迎立为帝。在位二十三年（公元前一七九年至前一五七年）。〔2〕“国除”，削去封爵，废除封国。据《高祖功臣侯年表》云：“不疑坐与门大夫谋杀故楚内史，当死，赎为城旦，国除。”与此异。

太史公曰：学者多言无鬼神，然言有物。〔1〕至如留侯所见老父予书，亦可怪矣。高祖离困者数矣，〔2〕而留侯常有功力焉，岂可谓非天乎？上曰：“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盖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3〕留侯亦云。

【注释】〔1〕“物”，在汉代有些思想家，不信有鬼神，但却认为有一种精灵、神怪的物质。如王充在《论衡·论死》中说：“夫物未死，精神依倚形体，故能变化，与人交通。”就反映了汉朝人的这种认识。〔2〕“离”，通“罹”，遭遇。〔3〕“子羽”，姓澹台，名灭明，字子羽。孔子的弟子。相传此人相貌丑陋而有贤德。本书《仲尼弟子列传》、《韩非子·显学篇》有记载。

译 文

留侯张良，他的祖先是韩国人。祖父张开地是韩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的宰相。父亲张平是釐王、悼惠王的宰相。悼惠王二十三年，张平去世。死后二十年，秦国消灭了韩国。因为张良年轻，未尝做过韩国的官吏。韩国灭亡时，张良家有僮奴三百人，他的弟弟死后没有厚葬，而是用全部家财来寻求刺客暗杀秦王，为韩国报仇，因他祖父、父亲历任韩国五代国君之相的缘故。

张良曾在淮阳学礼仪。在淮阳的东面见到仓海君，找到一个大力士，给他做了一柄重一百二十斤的铁锤。秦皇帝向东巡游，张良与刺客在博浪沙中狙击秦皇帝时误中了随行的车辆。秦皇帝非常愤怒，命令大搜天下，紧急捉拿刺客，这全是因为张良的缘故。于是张良更名改姓，逃亡到下邳躲藏起来。

张良曾在闲暇时从容信步在下邳桥上游逛，有一个老翁，穿着粗布短衣，走到张良的身边，故意把他的鞋掉到桥下，回过头来对张良说：“小伙子，下去把鞋拿上来。”张良感到惊讶，想打他一顿。因为他年老，就强忍着下去取上鞋来。老翁说：“给我穿上。”张良想既已为他取上鞋来，因此也就跪下为他穿上。老翁把脚伸出来让张良穿好，然后笑着走了，张良很吃惊，望着老人离去。老翁离开一里多路后又返了回来，说：“小伙子可以教导。五天以后平明时，和我在这里相会。”张良感到他很奇怪，跪下说：“是。”五天以后平明时，张良前往赴约。老翁已经先到了，他生气地说：“与老年人约会为什么迟到？”老翁扬长而去，并说：“五天以后早点来相会。”五天以后鸡鸣时张良前往。老翁又已经先到了，他又生气地说：“为什么又迟到？”扬长而去，并说：“五天以后再早点来。”五天以后，张良在夜未半

时就前往赴约。过了一会儿，老翁也来了，高兴地说：“应当像这样。”于是拿出一本书，说：“读了这本书就可以做帝王的老师。十年以后就会有所成就。十三年以后你到济北来见我，谷城山下的黄石就是我。”说完就走了，也没有再说其他话，从此也没有再见过他。天亮后张良看老翁给的书，是《太公兵法》。张良很珍贵它，并经常学习诵读它。张良住在下邳，爱打抱不平。项伯曾杀过人，依从张良隐藏起来。十年以后，陈涉等起义，张良也聚集了一百多年轻人。景驹自立为楚假王，住在留县。张良打算去归属景驹，在路上遇见了沛公。沛公率领着几千人马，占领了下邳以西的地区，于是张良就去归属了沛公。沛公任张良为副将。张良曾多次用《太公兵法》给沛公讲说，沛公很欣赏他，经常采纳他的计策。张良向他人讲说《太公兵法》，都不能听明白。张良说：“沛公大概是天授予的聪明。”所以就跟从了沛公，不再离去见景驹了。

等到沛公到了薛县时，见到了项梁。项梁拥立熊心为楚怀王。张良于是劝项梁说：“你已经立了楚国的后代，而韩国公子中的横阳君成很贤能，可以立他为王，来增加盟党。”项梁派张良寻找韩成，立韩成为韩王，任张良为韩国的申徒，与韩王率领一千多人向西攻取原来韩国的领地，夺取了好几座城邑，不久秦国又夺了回去，于是他们就在颍川一带往来打游击。

沛公从雒阳南面穿过轘辕山时，张良率兵跟随沛公，攻下了韩地的十几座城，打败了杨熊的部队。沛公于是命令韩王成留守阳翟，自己和张良一起南下，攻下宛城，西入武关。沛公打算用两万人马去攻击峽山下的秦军，张良劝说道：“秦军还很强大，不可轻视。我听说他们的将领是屠户的儿子，买卖人容易用利益来动摇。希望沛公暂且坚壁留守，派一部分人先出发，准备好五万人的粮饷，在周围的山上多张挂旗帜，作为疑兵，然后派郦食其带着贵重的财宝去诱惑秦将。”秦军的将领果然反叛，并打算和沛公联合向西袭击咸阳，沛公想听从。张良说：“这只是他们的将领想反叛罢了，恐怕士兵们不会听从。如不听从就一定会有危险，不如乘他们懈怠时去袭击他们。”于是沛公率兵袭击秦军，大败秦军。沛公一直追击败兵到了蓝田，再次交锋，秦军最终大败。于是到了咸阳，秦王子婴投降了沛公。

沛公进入秦宫，宫室、帷帐、狗马、贵重宝物以及美女数以千计，心里想留下来住在这里。樊哙劝沛公出去居住，沛公不听。张良说：“秦皇暴虐无道，所以沛公才能来到这里。为天下铲除残贼，应该以简朴为本。现在刚入秦宫，就想耽溺于享乐，这样做就是所谓‘助桀为虐’，而且‘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希望沛公能听樊哙的话。”于是沛公返回驻扎在霸上。项羽来到鸿门下，准备攻打沛公，于是项伯连夜进入沛公的军营，私下见了张良，打算和张良一起离开。张良说：“我为了韩王来护送沛公，现在事情紧急，我逃跑离去是不义。”于是把情况全部告诉了沛公。沛公大吃一惊，说：“怎么办呢？”张良说：“沛公真的想背叛项羽吗？”沛公说：“那小子教我把守住关口不要让诸侯们进来，秦国之地可全归我而称王。所以我听了他的话。”张良说：“沛公你自己估量一下能打败项羽吗？”沛公沉默了好久说：“当然不能，现在该怎么办呢？”张良于是硬把项伯邀请来。项伯入见沛公。沛公与项伯一起敬酒，为他祝寿，缔结婚姻。让项伯回去说明沛公不敢背叛项羽，沛公所以拒守关口的原因是为了防备其他强盗。等到沛公见项羽后来解脱危难，记载在《项羽本纪》中。汉元年正月，沛公封为汉王，领有巴、蜀地区。汉王赏赐给张良黄金百溢，珍珠二斗，张良全部献

给了项伯。汉王因此也派张良去厚赠项伯，使项伯为他请领汉中地区。项王答应了，于是汉王得到了汉中地区。汉王前往封国时，张良送到褒中，后派张良回到韩地。张良因此劝汉王说：“大王为什么不烧毁断绝了所经过的栈道，告示天下的人你没有再回来的想法，用这个办法来稳住项王的心。”于是派张良回去。他一边走，一边烧绝了栈道。

张良回到了韩地，韩王成因为张良跟从汉王的缘故，项王不派韩王成到封国，让他跟从自己一起东去。张良劝项王说：“汉王烧绝了栈道，已无返回之心了。”于是把齐王田荣反叛的事上书告诉了项王。项王因此消除了西面对汉王的忧心，而向北发兵去攻打齐王。

项王到底不肯派韩王去封国，于是封他为侯，后又在彭城杀死他。张良逃跑了，从小路偷偷归依汉王，这时汉王也已经返回关中平定了三秦。又封张良为成信侯，让他跟从自己向东去攻打楚军。到了彭城，汉军战败而还。到了下邑，汉王下马蹲踞着坐在马鞍上问：“我打算把函谷关以东地区捐送给别人，不知谁可以和我共建功业？”张良进言说：“九江王黥布是楚军的猛将，他和项王有隔阂，彭越和齐王田荣在梁地反叛，这两个人马上就可以使用。而汉王的将领只有韩信可以委任大事，独当一面。如果打算捐弃关东之地，就送给这三个人，楚军就可以打败了。”于是汉王便派随何去劝说九江王黥布，又派人去联合彭越。到了魏王豹反叛时，汉王派韩信率兵去讨伐他，顺势攻下了燕、代、齐、赵。而最后击败楚军的，正是靠了这三个人的力量。

张良体弱多病，不曾单独领兵，经常作为谋臣，时时跟从在汉王身边。

汉高祖三年，项羽在荥阳紧急包围了汉王，汉王又害怕又发愁，于是和酈食其商量如何削弱楚军的策略。酈食其说：“从前商汤伐夏桀，分封他的后代于杞。武王伐纣，分封他的后代于宋。现在秦朝失德弃义，侵略诸侯国家，消灭六国的后嗣，使他们无立锥之地。陛下真能重新封立六国的后代，全部授予他们印玺，这样他们的君臣百姓一定都会对陛下感恩戴德，无不仰慕陛下的德义，希望做陛下的臣妾。德义推行之后，陛下就可以南向称霸，楚王一定会整理衣冠前来朝见陛下。”汉王说：“很好。赶快刻制印玺，趁先生此行就给他们带去。”

酈食其还没有出发，张良从外地回来拜见汉王。汉王正在吃饭，说：“子房到我跟前来！食客中有为我谋划削弱楚军计策的人。”于是把酈食其的话全部告诉了张良，说：“在你看来怎么样？”张良说：“谁给陛下谋划这个计策？（如果您这样做，）陛下的事就全完了。”汉王说：“为什么呢？”张良回答说：“请让我借用面前的筷子为大王筹算一下。”接着说：“从前商汤讨伐夏桀而在杞分封他的后代，是估计到能置桀于死地。现在陛下能置项籍于死地吗？”汉王说：“不能。”张良说：“这是第一个不能做到的。武王伐纣而在宋分封他的后代，是估计到能够得到纣王的头。现在陛下能够得到项籍的头吗？”汉王说：“不能。”张良说：“这是第二个不能做到的。武王入商之后，表彰商容的门里，释放了禁拘的箕子，修建比干的坟墓。现在陛下能修建圣人的坟墓，表彰贤者的门里，尊重智者的门第吗？”汉王说：“不能。”张良说：“这是第三个不能做到的。武王曾发放巨桥的粮食，散发鹿台府的钱财，用来赐给贫穷的人。现在陛下能散发府库里的钱粮来赐给贫穷的人吗？”汉王说：“不能。”张良说：“这是第四个不能做到的。武王灭商以后，把战车改为载人的车，倒置干戈，用虎皮蒙盖起来，以此告示

天下不再用兵。现在陛下能废武行文，不再用兵吗？”汉王说：“不能。”张良说：“这是第五个不能做到的。武王曾把战马放在华山之南去牧养，表示不再打仗。现在陛下能让战马休息不再使用吗？”汉王说：“不能。”张良说：“这是第六个不能做到的。武王曾把牛放在桃林的北面去牧养，表示不再运输粮草。现在陛下能让牛去放牧而不再运输粮草吗？”汉王说：“不能。”张良说：“这是第七个不能做到的。况且现在天下的游士离开他们的亲戚，远弃祖墓，告别故旧，跟从陛下走南闯北，只是日夜盼望得到一块封地。如今恢复六国，封立韩、魏、燕、赵、齐、楚的后代，天下的游士都各自回去事奉他们的君主，和他们的亲戚团聚，返回他们的故里祖坟，陛下和谁一起去夺取天下呢？这是第八个不能做到的。况且楚国当今强大无比，重新封立的六国后代就会再被削弱而屈从楚国，陛下怎么能够得到他们并使他们臣服呢？如真的采用了食客的计谋，陛下的事就全完了。”汉王停止了吃饭，并把嘴里的饭吐了出来，骂道：“这个书呆子，差点儿败坏了老子的大事！”命令立即销毁印玺。

汉高祖四年，韩信打败齐国以后想自立为齐王，汉王非常生气。张良劝说汉王，汉王才派张良前去授予齐王韩信王印。这件事记载在《淮阴侯列传》中。

这年秋天，汉王追击楚军到了阳夏的南面，因战斗失利而坚守固陵，诸侯们到了约定的时间还没到。张良劝说汉王，汉王采用了他的计谋，诸侯们才都来到。这件事记载在《项羽本纪》中。

汉高祖六年正月，封赏有功之臣，张良未曾立过战功，高帝说：“运筹谋划于帷帐之中，决战取胜在千里之外，是子房的功劳。你自己在齐地选择三万户作为封地。”张良说：“当初我在下邳起兵，与陛下在留县会合，这是上天把我授给了陛下。陛下采用我的计策，幸而时常料中，我希望封在留就满足了，不敢接受三万户的封地。”于是封张良为留侯，和萧何等人一同分封。

汉高祖已封赏了有大功的臣子二十多人，其余的因日夜争功不决，未能进行封赏。高祖在雒阳南宫里，从复道上望见将领们纷纷互相坐在沙地上谈说。高祖问道：“这些人在说什么？”留侯说：“陛下知道吗？这些人在密谋反叛哩。”高祖说：“天下刚刚安定下来，为什么要反叛呢？”留侯说：“陛下出身于平民，用这些人夺取了天下，现在陛下做了天子，而所封赏的都是萧何、曹参这些陛下的故旧亲朋，而所诛杀的都是陛下平时所怨恨有仇的。现在军吏在计算战功，因天下的土地不够全部封赏，这帮人怕陛下不能都封赏，又害怕平时的过失被陛下怀疑而受到诛杀，所以就相聚在一起密谋反叛。”高祖忧愁地说：“怎么办呢？”留侯说：“陛下平时所憎恨的，而且是大家所共知的，谁最厉害呢？”高祖说：“雍齿和我有旧仇，他曾多次使我受困受辱。我想杀掉他，因为他的功多，所以又不忍心。”留侯说：“现在赶快先封雍齿来让群臣看，群臣看到雍齿受到封赏，那么人人都会心情稳定。”于是高祖设酒宴，封雍齿为什方侯，并赶紧催促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吃完酒宴后，都高兴地说：“雍齿尚且能封为侯，我们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

刘敬劝高帝说：“建都关中。”高帝对此事犹豫不决。左右大臣都是山东六国人，多数人劝高帝建都雒阳，说：“雒阳东面有成皋，西面有崤山、龟池，背靠黄河，面向伊水、雒水，它的地势很坚固足以凭借。”留侯说：

“雒阳虽然有此险固，但它地区狭小，不过数百里，土地也硠薄，若四面受敌，这里不是用武之地。至于关中，左有崤山、函谷关，右有陇蜀大山，沃野千里，南面有巴蜀一带的富饶资源，北有畜牧之利，凭借三面的险阻来防守，只用东边一面来控制诸侯。诸侯安定的话，黄河、渭水可以运输天下的物资，向西供给京师，若诸侯有变，出兵可顺流而下，足以靠它运输军需。这正是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啊。刘敬所说是正确的。”于是高帝当天就准备车马起驾，西行定都关中。

留侯跟从高帝进入关中。留侯身体多病，于是就练导引健身术，不食谷物，闭门不出一年多。

高帝打算废掉太子，立戚夫人的儿子赵王如意，大臣们很多人进谏劝阻，但未能得到最后的决定。吕后恐慌，不知该怎么办。有人对吕后说：“留侯善于出谋划策，皇上信任重用他。”于是吕后就派建成侯吕泽去强求留侯，说：“你曾是皇上的谋臣，现在皇上打算更换太子，你怎么能够高枕而卧呢？”留侯说：“当初皇上曾多次处于困难危急之中，侥幸采用了我的计策。现在天下安定了，由于偏爱的缘故而想更换太子，这是骨肉之间的事情，纵然臣下一百多人但又有什么用呢？”吕泽强求说：“一定要为我出谋划策。”留侯说：“此事难以用口舌相争。天下有四个人，连皇上也不能招致。这四人年纪老了，都因为皇上轻视侮辱人，所以逃避藏匿在山中，坚守节操不做汉朝臣子。然而皇上很尊重这四人。现在你真能不吝惜金玉璧帛，让太子写一封信，言辞卑躬，用安适的车子，派遣辩士去坚决邀请，应当会来。来了之后，以为宾客，时常跟从你上朝，让皇上看见他们，皇上一定会感到惊异而询问他们。问了他们，皇上知道这四个人贤能，对太子是一大帮助。”于是吕后让吕泽派人送去太子的信，用谦卑的言辞，丰厚的礼物，迎接这四个人。四个人到了，客居建成侯家。

汉高祖十一年，黥布反叛，皇帝生了病，打算派太子领兵前往攻击叛军。四个老人互相商量说：“我们来这里是为了保全太子。太子率兵，事情就危险了。”于是就劝建成侯说：“太子率兵打仗，有了功劳地位也不会再提高，若无功返回，那么从此就会受到祸害。况且和太子一起出征的众将领，都是曾经和皇帝一起平定天下的猛将，现在派太子去统率他们，这无异于让羊去统率狼，他们都不肯为太子效力，太子不能立功是必定的了。我听说‘母亲受宠爱，儿子常被抱’，现在戚夫人日夜侍候皇帝，赵王如意常常被抱在胸前，皇帝曾说‘终究不能让不肖之子居于爱子之上’，这就很明白，赵王如意取代太子地位是必定的了。你为什么不赶快请吕后乘机向皇帝哭诉说：‘黥布是天下的猛将，而且善于用兵，现在众将都是陛下过去的同辈人，让太子去统率这帮人，无异于让羊去统率狼，没有人肯被太子所用，而且让黥布知道此事，就会击鼓向西进军。皇帝虽然生病，但只要勉强乘坐辎车，躺着统领军队，诸位将领就不敢不效力。皇帝虽然辛苦，但为了妻子儿女也要努力坚持。’”于是吕泽当夜去见吕后，吕后乘机在皇帝面前按照四人的意思哭诉了一番。皇帝说：“我想这小子本来就不足派遣，老子自己去吧。”于是皇帝亲自率兵向东进发，留守的大臣们都送到灞上。留侯有病，也勉强起来，到了曲邮，拜见皇帝说：“我应当随从您去，但病很重。楚人勇猛敏捷，希望皇帝不要和楚人硬拼。”乘机劝皇帝说：“让太子为将军，监领关中的军队。”皇帝说：“子房虽然有病，也要勉力躺着辅佐太子。”这时叔孙通为太傅，留侯兼任少傅的事务。

汉高祖十二年，皇帝从击败黥布的军队那里回来，病情益发严重，更加想改立太子。留侯进谏，没有被采用，因此就称病不再管事。太傅叔孙通引用古今事例称说，拼死为保全太子力争。皇帝假装答应了他，但还是打算改立太子。到皇上设置酒宴时，太子在旁侍奉。有四个人随从太子，年龄都有八十多岁，胡子眉毛雪白，衣冠非常奇特。皇帝很奇怪，问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四个人上前回话，各自报告姓名，分别叫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皇帝于是大为吃惊，说：“我寻了你们多年，你们躲避我，今天你们为什么和我儿子交往呢？”四人都说：“陛下轻待士人善于骂人，我们守义不愿受辱，所以害怕而逃亡躲藏起来。听说太子为人仁慈孝顺，恭敬爱士，天下没有人不伸长脖子想为太子而死，所以我们来了。”皇帝说：“麻烦诸位善始善终，好好地照应太子吧。”

四个人向皇帝祝寿完毕；小步急走离去。皇帝目送他们，招来戚夫人指着四个人给她看，说：“我想改立太子，那四个人却辅佐他，羽翼已成，难以变动了。吕后真的要做你的主人了。”戚夫人痛心落泪，皇帝说：“你为我跳楚舞，我为你唱楚歌。”于是他唱道：“鸿鹄高高飞，一举腾千里。羽翼已丰满，横越绝四海。横越绝四海，还有何法想？虽然有弓矢，还往哪里用？”唱了几遍以后，戚夫人痛哭流涕，皇帝起身离去，结束酒宴。最终没有改立太子，原本靠了留侯招来这四个人出山的力量。

留侯跟从皇帝去攻打代国，出奇计攻下马邑，以及立萧何为相国，留侯和皇帝从容地谈了很多天下大事，因为和天下存亡代相韩，到韩国灭亡之后，不惜万金家产，为韩向强秦报仇，震动了天下。现在凭三寸之舌成为皇帝的老师，分封万户，位居列侯，这是平民百姓所企求的富贵之巅，对我张良来说很满足了。我希望丢开人间的事情，打算跟从赤松子交游。”于是学起辟谷、导引、轻身的养生之术。恰逢高帝驾崩，吕后感激留侯的恩德，就强让他吃饭，说：“人生一世，如白驹过隙那样短促，何必自找苦吃到如此地步呢？”留侯不得已，勉强听从吕后的话而进食。

八年以后，留侯去世，谥为文成侯。他的儿子不疑继承了侯爵。

子房当初在下邳桥上见到的那个给他《太公书》的老人（曾经预言过），十三年以后他跟从高帝路过济北，（后来）果然看到在谷城山下有块黄石，留侯把它取回去作为珍宝供奉起来。留侯死了以后，和黄石葬在一起。每逢冬夏到坟上祭祀留侯，同时也祭祀黄石。

留侯不疑，在孝文帝五年时因犯了不敬之罪，被削去了封爵，废除了封国。

太史公说：学者们多数认为没有鬼神，然而认为有精灵。至于像留侯所见到的给他书的老人，也可以说是件怪事了。高祖曾多次遭遇困厄，而留侯经常出力立功，难道可以说不是天意吗？高祖说：“运筹谋划于帷帐之中，而夺取胜利在千里之外，我不如子房。”我原以为他人长得大概魁梧雄伟，到看见他的画像，相貌就像妇人美女一般。正如孔子所说：“以貌取人，就会错看了子羽。”对于留侯也可以这么说。

陈丞相平者，阳武户牖乡人也。^{〔1〕}少时家贫，好读书，有田三十亩，独与兄伯居。^{〔2〕}伯常耕田，纵平使游学。^{〔3〕}平为人长大美色。人或谓陈平曰：“贫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视家生产，^{〔4〕}曰：“亦食糠核耳。”^{〔5〕}有叔如此，不如无有。”伯闻之，逐其妇而弃之。

【注释】〔1〕“阳武”，县名，治所在今河南原阳东南。“户牖乡”，在今河南兰考东北。〔2〕“伯”，古人有以排行为表字的，“伯”犹今称“老大”。〔3〕“纵”，听任。“游学”，外出求学。〔4〕“嫉”，憎恨，讨厌。“视”，治，治理。“生产”，谋生产业。〔5〕“覈”，通“乾”、“斲”，米麦的粗屑。

及平长，可娶妻，富人莫肯与者，贫者平亦耻之。久之，户牖富人有张负，^{〔1〕}张负女孙五嫁而夫辄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邑中有丧，平贫，侍丧，以先往后罢为助。张负既见之丧所，独视伟平，平亦以故后去。负随平至其家，家乃负郭穷巷，^{〔2〕}以弊席为门，^{〔3〕}然门外多有长者车辙。^{〔4〕}张负归，谓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孙予陈平。”张仲曰：“平贫不事事，^{〔5〕}一县中尽笑其所为，独奈何予女乎？”负曰：“人固有好美如陈平而长贫贱者乎？”卒与女。为平贫，乃假贷币以聘，^{〔6〕}予酒肉之资以内妇。^{〔7〕}负诫其孙曰：“毋以贫故，事人不谨。事兄伯如事父，事嫂如母。”^{〔8〕}平既娶张氏女，费用益饶，^{〔9〕}游道日广。

【注释】〔1〕“张负”，“负”，通“妇”，“张负”犹今称“张老大娘”、“张老太”。一说张负为男子，“负”，乃其名。〔2〕“负”，倚，背靠。“郭”，外城。“负郭”，靠着外城城墙。“穷巷”，偏僻的小巷。

〔3〕“弊”，通“敝”，破旧。“弊席”，破席。〔4〕“长者”，此指显贵者，有地位有名望的人。“长”，音 zhǎng。〔5〕“事事”，做事。上“事”为动词，下“事”为名词。〔6〕“假贷”，借给。“币”，币帛，此指行聘时所用的礼物。如据《仪礼·士昏礼》所记，纳徵时需致送玄纁、束帛、俚皮为礼。“聘”，此指订婚。〔7〕“内妇”，娶妻。“内”，通“纳”。〔8〕“事嫂如母”，《史记集解》认为，“兄伯已逐其妇，此嫂疑后娶也”。一说此乃泛指礼当如是。〔9〕“贖”，音 zī，通“资”。“费用”，资财。

里中社，^{〔1〕}平为宰，^{〔2〕}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陈孺子之为宰！”^{〔3〕}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

【注释】〔1〕“里”，古代乡以下的行政基层单位。据《太平御览》卷五三二所引蔡邕《陈留东昏库上里社碑》，陈平所居之里为库上里。“社”，土地神，此指祭祀社神。〔2〕“宰”，此指主持切割分配祭肉的人。〔3〕“孺子”，对年少者的通称。

陈涉起而王陈，^{〔1〕}使周市略定魏地，^{〔2〕}立魏咎为魏王，^{〔3〕}与秦军相攻于临济。^{〔4〕}陈平固已前谢其兄伯，^{〔5〕}从少年往事魏王咎于临济。魏王以为太仆。^{〔6〕}说魏王不听，^{〔7〕}人或谗之，陈平亡去。

【注释】〔1〕“陈涉”，名胜，字涉，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人，秦

末农民起义领袖。秦二世元年（公元前二 九年）七月，与吴广在蕲县大泽乡（今安徽宿州市东南）率领戍卒九百人起义，占领陈县，自立为王，号为张楚。四方闻风响应。秦二世二年被害。详见本书《陈涉世家》。“陈”，县名，治所在今河南淮阳。〔2〕“周市”，陈涉将领，魏人，曾奉命略定魏地，迎魏咎为王，自任魏相。后被秦将章邯所击杀。“市”，音 f*。“略定”，攻占平定。“魏地”，战国时魏国地区，约当今河南北部和山西南部一带。〔3〕“魏咎”，战国魏之诸公子，被封为宁陵君。陈涉起义称王后，魏咎投奔陈涉。陈涉派周市略定魏地，受周市之请，立魏咎为魏王。后魏咎被秦将章邯围于临济，兵败自杀。〔4〕“临济”，邑名，在今河南封丘东。〔5〕“谢”，辞别。〔6〕“太仆”，官名，主管车马之事。〔7〕“说”，音 shuì，劝说别人听从自己的意见。

久之，项羽略地至河上，〔1〕陈平往归之，从入破秦，赐平爵卿。〔2〕项羽之东王彭城也，〔3〕汉王还定三秦而东，〔4〕殷王反楚。〔5〕项羽乃以平为信武君，将魏王咎客在楚者以往，击降殷王而还。项王使项悍拜平为都尉，〔6〕赐金二十溢。〔7〕居无何，〔8〕汉王攻下殷。〔9〕项王怒，将诛定殷者将吏。陈平惧诛，乃封其金与印，使使归项王，〔10〕而平身间行杖剑亡。〔11〕渡河，船人见其美丈夫独行，疑其亡将，要中当有金玉宝器，〔12〕目之，欲杀平。平恐，乃解衣裸而佐刺船。〔13〕船人知其无有，乃止。

【注释】〔1〕“河上”，黄河边。〔2〕“赐平爵卿”，赐给陈平卿一级的高级爵秩，然非实职。〔3〕“彭城”，县名，治所在今江苏徐州市。〔4〕“三秦”，项羽灭秦，三分秦关中故地，封秦降将章邯为雍王，领有今陕西中部咸阳以西和甘肃东部地区，都废丘（今陕西兴平东南）；封司马欣为塞王，领有今陕西咸阳以东至黄河之地，都栎阳（今陕西临潼北）；封董翳为翟王，领有今陕西北部地区，都高奴（今陕西延安市东北）。合称“三秦”。〔5〕“殷王”，殷王司马卬，原为赵将，项羽灭秦后被封为殷王，领有黄河以北今河南部分地区，都朝歌（今河南淇县）。〔6〕“项悍”，项羽部将，与项羽同族。“都尉”，比将军略低的武官。〔7〕“溢”，通“镒”，古代重量单位。二十两为一镒。一说二十四两为一镒。〔8〕“无何”，不久。〔9〕“汉王攻下殷”，汉二年三月，刘邦俘虜殷王司马卬，设置河内郡。〔10〕“使使”，派遣使者。上“使”为动词，下“使”为名词。〔11〕“间行”，从小路走。“间”，音 jiàn。“杖剑”，拿着剑。“杖”，通“仗”。〔12〕“要”，“腰”的本字。〔13〕“裸”，赤身露体。“刺船”，撑船。

平遂至修武降汉，〔1〕因魏无知求见汉王，〔2〕汉王召入。是时万石君奋为汉王中涓，〔3〕受平谒，〔4〕入见平。平等七人俱进，赐食。王曰：“罢，就舍矣。”平曰：“臣为事来，所言不可以过今日。”于是汉王与语而说之，〔5〕问曰：“子之居楚何官？”曰：“为都尉。”是日乃拜平为都尉，使为参乘，〔6〕典护军。〔7〕诸将尽讙，〔8〕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9〕未知其高下，而即与同载，反使监护军长者！”〔10〕汉王闻之，愈益幸平。遂与东伐项王。至彭城，为楚所败。引而还，收散兵至荥阳，〔11〕以平为亚将，〔12〕属于韩王信，〔13〕军广武。〔14〕

【注释】〔1〕“修武”，县名，治所在今河南获嘉。〔2〕“因”，凭借，通过。“魏无知”，汉王近臣。《汉书·循吏传》称其为“魏倩”。〔3〕“万石君奋”，即石奋，十五岁时为小吏，侍候汉王。汉文帝时官至太中大

夫、太子太傅。至景帝时，石奋及其四子皆官至二千石，五人合为万石，故称石奋为万石君。详见本书《万石张敖列传》。陈平降汉时，石奋尚未为万石君。司马迁写作时，用当时的习惯称呼称他，故曰“万石君奋”。“中涓”，主管宫内清洁洒扫之事并传送书谒，是帝王亲近侍臣。〔4〕“谒”，名刺，名帖。〔5〕“说”，通“悦”。〔6〕“参乘”，音 c1nsh8ng。古代乘车，尊者在左，御者居中，另有一人在右陪乘。陪乘之人称为参乘或车右，负责警卫。〔7〕“典”，主领，掌管。“护军”，督统军队，调节诸将间的关系。〔8〕“讙”，喧哗。〔9〕“一旦”，一旦，极言时间之短。〔10〕“监护”，督察。“长者”，指军队中资历深的将领。〔11〕“滎阳”，县名，治所在今河南滎阳东北。〔12〕“亚将”，次将，副将。〔13〕“韩王信”，战国韩襄王后裔，将兵随刘邦入武关。刘邦为汉王，信又从入汉中。刘邦还定三秦，许诺以信为韩王而先拜信为韩太尉，令其领兵略定韩地。汉二年，信击降项羽所立的韩王郑昌后，被正式立为韩王。后降匈奴。汉十一年被杀。详见本书《韩信卢绾列传》。〔14〕“广武”，邑名，在今河南滎阳东北广武山上。

绛侯、灌婴等咸谗陈平曰：〔1〕“平虽美丈夫，如冠玉耳，〔2〕其中未必有也。臣闻平居家时，盗其嫂；〔3〕事魏不容，亡归楚；归楚不中，〔4〕又亡归汉。今日大王尊官之，令护军。臣闻平受诸将金，〔5〕金多者得善处，金少者得恶处。平，反覆乱臣也，〔6〕愿王察之。”汉王疑之，召让魏无知。〔7〕无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问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而有益于胜负之数，〔8〕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汉相距，臣进奇谋之士，〔9〕顾其计诚足以利国家不耳。〔10〕且盗嫂受金又何足疑乎？”汉王召让平曰：“先生事魏不中，遂事楚而去，〔11〕今又从吾游，〔12〕信者固多心乎？”〔13〕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说，故去事项王。项王不能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14〕虽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楚。闻汉王之能用人，故归大王。臣裸身来，不受金无以为资。诚臣计画有可采者，愿大王用之；使无可采者，金具在，请封输官，〔15〕得请骸骨。”〔16〕汉王乃谢，〔17〕厚赐，拜为护军中尉，〔18〕尽护诸将。诸将乃不敢复言。

【注释】〔1〕“绛侯”，即周勃，沛县（今江苏沛县）人，早年随刘邦起兵，以军功赐爵威武侯，拜为将军，汉六年封为绛侯。汉高祖、吕后时曾为太尉，文帝时为丞相。文帝三年免相，十一年卒。详见本书《绛侯周勃世家》。“灌婴”，睢阳（今河南商丘县）人，随刘邦转战各地，汉六年封为颍阴侯。文帝时曾为太尉、丞相。文帝四年卒。详见本书《樊郤滕灌列传》。〔2〕“冠玉”，帽子上装饰玉石。〔3〕“盗其嫂”，与其嫂私通。〔4〕“不中”，不相合。〔5〕“金”，此与下文之“黄金”皆指铜。〔6〕“反覆”，反来覆去，言变化无常。〔7〕“让”，责备。〔8〕“尾生”，古代传说中坚守信约的人。他与女子约会于桥下，女子未至，河水上涨，尾生原地不移，抱桥柱而死。“孝己”，殷高宗武丁之子，传说有孝行。“胜负之数”，决定胜负的谋略。〔9〕“奇谋”，出奇制胜的计谋。〔10〕“顾”，关心，考虑。“不”，义同“否”。〔11〕此句《汉书·陈平传》作“吾闻先生事魏不遂，事楚而去”，语意较显。〔12〕“游”，交往，交游。〔13〕“信者”，诚实不欺的人，守信义的人。“多心”，有异心，不忠实。〔14〕“昆弟”，兄弟。〔15〕“输官”，送缴官府。〔16〕“请骸骨”，古人事君，认为应

以身许君，进退不该自主。因此想辞官，便要请求君王赏还身体。骸骨即指身体。〔17〕“谢”，道歉。〔18〕“护军中尉”，督统军务的高级武官。

其后，楚急攻，绝汉甬道，〔1〕围汉王于荥阳城。久之，汉王患之，请割荥阳以西以和。〔2〕项王不听。汉王谓陈平曰：“天下纷纷，何时定乎？”陈平曰：“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3〕至于行功爵邑，〔4〕重之，〔5〕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礼，〔6〕士廉节者不来；然大王能饶人以爵邑，〔7〕士之顽钝嗜利无耻者亦多归汉。〔8〕诚各去其两短，袭其两长，〔9〕天下指麾则定矣。〔10〕然大王恣侮人，〔11〕不能得廉节之士。顾楚有可乱者，彼项王骨鲠之臣亚父、钟离昧、龙且、周殷之属，〔12〕不过数人耳。大王诚能出捐数万斤金，〔13〕行反间，〔14〕间其君臣，以疑其心，项王为人意忌信谗，〔15〕必内相诛。汉因举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汉王以为然，乃出黄金四万斤，与陈平，恣所为，不问其出入。

【注释】〔1〕“甬道”，两侧筑墙的通道。荥阳有甬道通敖仓，汉军用以运送粮食。项羽多次夺取甬道，致使汉军乏食。敖仓是秦代在敖山上所建的谷仓，故址在今河南郑州西北邙山上。〔2〕“请割荥阳以西以和”，本书《高祖本纪》作“汉王请和，割荥阳以西者为汉”，《项羽本纪》所记略同，则此句意谓汉王请求割荥阳以西者为汉，以此条件与项羽讲和。〔3〕“廉节”，端方不苟而有节操。“好礼”，重视礼节。〔4〕“行功爵邑”，论功行赏，赐爵封邑。〔5〕“重”，看重，爱惜。此指吝啬。〔6〕“慢”，傲慢，轻视他人。〔7〕“饶”，增益。此指舍得给。〔8〕“顽钝”，贪婪圆滑。〔9〕“袭”，重叠。此指兼有。〔10〕“指麾”，同“指挥”，一指手、一挥手，形容时间短暂。〔11〕“恣”，任意。“侮”，轻慢。〔12〕“骨鲠之臣”，正直的臣子。骨鲠比喻正直。“亚父”，敬称，表示对他的尊敬仅次于父。此指范增。范增，秦末居鄢（今安徽桐城南）人，善出奇计，年七十，为项梁、项羽谋士，辅佐项羽称霸诸侯，被尊为亚父。“钟离昧”，姓钟离，名昧，项羽部将。项羽死后，逃归故友韩信。刘邦下令捕昧，昧自杀。“昧”，音m[^]。“龙且”，项羽骁将，后被韩信所杀。“且”，音j。“周殷”，原为楚大司马，被汉王诱降反楚，与汉军共击项羽于垓下。〔13〕“斤”，汉代一斤约等于今天的二百五十八克。〔14〕“反间”，离间敌方使起内讧。“间”，音ji4n。〔15〕“意忌”，猜疑妒忌。

陈平既多以金纵反间于楚军，宣言诸将钟离昧等为项王将，〔1〕功多矣，然而终不得裂地而王，〔2〕欲与汉为一，以灭项氏而分王其地。项羽果意不信钟离昧等。项王既疑之，使使至汉。汉王为太牢具，〔3〕举进。见楚使，即详惊曰：〔4〕“吾以为亚父使，乃项王使！”复持去，更以恶草具进楚使。〔5〕楚使归，具以报项王。项王果大疑亚父。亚父欲急攻下荥阳城，项王不信，不肯听。亚父闻项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愿请骸骨归！”归未至彭城，疽发背而死。〔6〕陈平乃夜出女子二千人荥阳城东门，楚因击之，陈平乃与汉王从城西门夜出去。遂入关，收散兵复东。

【注释】〔1〕“宣言”，扬言，宣扬。〔2〕“裂地”，分割土地。〔3〕“太牢具”，丰盛的宴席。古代宴会并用牛羊豕三牲者称为太牢，这是待客的最尊敬的礼数。〔4〕“详”，通“佯”，假装。〔5〕“更”，换。“恶草具”，粗劣的食物。〔6〕“疽”，音j，痈疽，一种毒疮。

其明年，淮阴侯破齐，^{〔1〕}自立为齐王，使使言之汉王。汉王大怒而骂，陈平蹶汉王。^{〔2〕}汉王亦悟，乃厚遇齐使，^{〔3〕}使张子房卒立信为齐王。^{〔4〕}封平以户牖乡。用其奇计策，卒灭楚。常以护军中尉从定燕王臧荼。^{〔5〕}

【注释】〔1〕“淮阴侯”，即韩信，淮阴（今江苏清江市西南）人，先从项梁、项羽，后归刘邦，拜为大将。汉四年，立为齐王。汉五年，徙为楚王。汉六年，降封为淮阴侯。汉十一年，反汉被杀。详见本书《淮阴侯列传》。韩信破齐在汉四年，尚未为淮阴侯。司马迁写作时，用当时的习惯称呼称他，故曰“淮阴侯”。“齐”，当时的诸侯国，齐王为田广，都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东北）。〔2〕“蹶”，踩，踏。〔3〕“遇”，接待。〔4〕“张子房”，即张良，字子房，家五世相韩。秦灭韩，良结纳刺客，椎击秦始皇于博浪沙（在今河南原阳），误中副车。亡匿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学兵法，后归刘邦。刘邦称赞他说：“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功也。”因功封为留侯。详见本书《留侯世家》。〔5〕“常”，通“尝”，曾经。“燕王臧荼”，初为燕王韩广部将，曾率军援赵，随项羽入关。项羽分封诸侯，徙燕王韩广为辽东王，封臧荼为燕王，都蓟（今北京市西南）。臧荼击杀韩广，并王其地。后背楚归汉。汉五年，反叛被俘。“荼”，音 tú。

汉六年，^{〔1〕}人有上书告楚王韩信反。高帝问诸将，^{〔2〕}诸将曰：“亟发兵阬竖子耳。”^{〔3〕}高帝默然。问陈平，平固辞谢，^{〔4〕}曰：“诸将云何？”上具告之。陈平曰：“人之上书言信反，有知之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不知。”陈平曰：“陛下精兵孰与楚？”上曰：“不能过。”平曰：“陛下将用兵有能过韩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将不能及，而举兵攻之，是趣之战也，^{〔5〕}窃为陛下危之。”^{〔6〕}上曰：“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7〕}会诸侯。南方有云梦，^{〔8〕}陛下弟出伪游云梦，^{〔9〕}会诸侯于陈。陈，楚之西界，信闻天子以好出游，^{〔10〕}其势必无事而郊迎谒。谒，而陛下因禽之，^{〔11〕}此特一力士之事耳。”^{〔12〕}高帝以为然，乃发使告诸侯会陈，“吾将南游云梦”。上因随以行。行未至陈，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武士，^{〔13〕}见信至，即执缚之，载后车。信呼曰：“天下已定，我固当烹！”高帝顾谓信曰：^{〔14〕}“若毋声！”^{〔15〕}而反，^{〔16〕}明矣！”武士反接之。^{〔17〕}遂会诸侯于陈，尽定楚地。还至雒阳，^{〔18〕}赦信以为淮阴侯，而与功臣剖符定封。^{〔19〕}

【注释】〔1〕“汉六年”，公元前二一年。〔2〕“高帝”，汉五年，刘邦灭项羽后称皇帝。刘邦死后，群臣认为他“起微细，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为汉太祖，功最高”，上尊号为高皇帝，故称“高帝”。这里，司马迁是以当时的习惯称呼称刘邦。〔3〕“亟”，音 jí，赶快，急速。“竖子”，对人的鄙称，犹言“小子”。〔4〕“辞谢”，推辞。〔5〕“趣”，通“促”，催促，加速。〔6〕“窃”，谦指自己，犹言“私下”。〔7〕“巡狩”，古代帝王巡视境内诸侯所守的地方。帝王所至，附近诸侯皆应来朝见述职。〔8〕“云梦”，古泽名，在南郡华容（今湖北潜江县西南）南。〔9〕“弟”，只管。〔10〕“好”，指善意。〔11〕“禽”，通“擒”，捉住。〔12〕“特”，仅仅，只。〔13〕“豫”，预先。“具”，准备好。〔14〕“顾”，回头。〔15〕“若”，你。“声”，喊叫。〔16〕“而”，你。〔17〕“反接之”，反绑他的双手。〔18〕“雒阳”，邑名，在今河南洛阳市东。〔19〕“剖符定封”，古代帝王分封功臣爵邑时，把符剖分为二，双方各执其半，作为信

守的凭证。符是古代的信物，用铜或竹、木制成，上刻有文字。

于是与平剖符，世世勿绝，为户牖侯。平辞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谋计，战胜克敌，^{〔1〕}非功而何？”平曰：“非魏无知臣安得进？”上曰：“若子可谓不背本矣。”^{〔2〕}乃复赏魏无知。其明年，以护军中尉从攻反者韩王信于代。^{〔3〕}卒至平城，^{〔4〕}为匈奴所围，^{〔5〕}七日不得食。高帝用陈平奇计，使单于阏氏，^{〔6〕}围以得开。高帝既出，其计秘，世莫得闻。

【注释】〔1〕“克”，制胜，取胜。〔2〕“若子”，像你这个人。〔3〕“代”，诸侯国名，都代（今河北蔚县东北），辖境有今河北西北部、山西北部地区。〔4〕“卒”，通“猝”，音 cù，匆忙，仓促。“平城”，县名，治所在今山西大同市东北。〔5〕“匈奴”，我国古代北方民族之一，散居于大漠南北，游牧为生，善骑射。〔6〕“单于”，音 ch2ny*，匈奴君主的称号。“阏氏”，音 y1nzh9，匈奴王后的称号。

高帝南过曲逆，^{〔1〕}上其城，望见其屋室甚大，曰：“壮哉县！吾行天下，独见洛阳与是耳。”顾问御史曰：^{〔2〕}“曲逆户口几何？”对曰：^{〔3〕}“始秦时三万余户，间者兵数起，^{〔4〕}多亡匿，今见五千户。”于是乃诏御史，更以陈平为曲逆侯，尽食之，^{〔5〕}除前所食户牖。

【注释】〔1〕“曲逆”，县名，治所在今河北完县东南。〔2〕“顾问”，回头询问。“御史”，御史大夫的属官，内掌图籍秘书，外司弹劾纠察。〔3〕“对”，回答长辈或上级的提问。〔4〕“间者”，近来。〔5〕“尽食之”，指把曲逆县现存五千户的赋税全部赏给陈平。“食”，音 sì。

其后常以护军中尉从攻陈豨及黥布。^{〔1〕}凡六出奇计，^{〔2〕}辄益邑，凡六益封。奇计或颇秘，世莫能闻也。

【注释】〔1〕“陈豨”，宛胸（今山东曹县西北）人。汉七年，韩王信叛入匈奴，高祖封陈豨为列侯，以赵相国身份监领赵、代边兵。赵相周昌向高祖告发陈豨招致宾客，多年拥兵在外，怕有不测。豨恐。汉十年，高祖召见陈豨，陈豨称病不至，自立为代王。汉十二年（公元前一九五年）冬，陈豨被樊噲军所杀。详见本书《韩信卢绾列传》所附《陈豨传》。“豨”，音 x。“黥布”，即英布，六县（今安徽六安市东北）人，因受过黥刑，故又称黥布。秦末率刑徒起兵，依附项羽，封九江王。后归汉，封淮南王。汉十一年，举兵反汉，高祖亲自领兵讨伐。汉十二年，黥布被杀。详见本书《黥布列传》。“黥”，音 qíng。〔2〕“凡”，总共。

高帝从破布军还，病创，^{〔1〕}徐行至长安。^{〔2〕}燕王卢绾反，^{〔3〕}上使樊噲以相国将兵攻之。^{〔4〕}既行，人有短恶噲者。^{〔5〕}高帝怒曰：“噲见吾病，乃冀我死也。”^{〔6〕}用陈平谋而召绾侯周勃受诏床下，曰：“陈平亟驰传载勃代噲将，^{〔7〕}平至军中即斩噲头！”二人既受诏，驰传未至军，行计之曰：^{〔8〕}“樊噲，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又乃吕后弟吕嫪之夫，^{〔9〕}有亲且贵，帝以忿怒故，欲斩之，则恐后悔。宁囚而致上，上自诛之。”未至军，为坛，以节召樊噲。^{〔10〕}噲受诏，即反接载槛车，^{〔11〕}传诣长安，^{〔12〕}而令绾侯勃代将，将兵定燕反县。

【注释】〔1〕“创”，创伤。高帝征黥布时，中流矢受伤。〔2〕“长安”，西汉国都，故地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北，汉七年高帝迁都于此。〔3〕“燕

王卢绾”，与刘邦同县同里，又同日出生。后随刘邦起兵，汉五年被封为燕王。汉十一年，卢绾暗中结交陈豨、匈奴以自固。汉十二年，高帝派樊哙征伐卢绾。高祖崩，卢绾入降匈奴，为东胡卢王，死在匈奴。详见本书《韩信卢绾列传》。“绾”，音 wǎn。〔4〕“樊哙”，沛县（今江苏沛县）人，随刘邦起兵，屡战有功。鸿门之会，掩护刘邦脱险。后以功封舞阳侯。详见本书《樊酈滕灌列传》。“哙”，音 kuài。“相国”，辅佐皇帝综理全国政务的最高行政长官。其时汉相国为萧何。樊哙以相国将兵，是给樊哙特加相国的称号，以提高他的身份。〔5〕“短恶”，揭短处，说坏话。“恶”，音 wù。〔6〕“冀”，希望。〔7〕“驰传”，驾乘传车急行。传车，古代驿站的专用车辆。“传”，音 zhuàn。〔8〕“行计”，在路上商议。〔9〕“弟”，此指女弟，即妹。“嫪”，音 x。“吕嫪”，吕后执政时被封为临光侯。〔10〕“节”，符节，古代使臣执以为凭证的信物。〔11〕“槛车”，周围有栅栏的车，用以囚禁运送罪犯。〔12〕“传诣长安”，用驿站的车马递解到长安。“诣”，音 yì，往，到。

平行闻高帝崩，〔1〕平恐吕太后及吕嫪谗怒，乃驰传先去。逢使者诏平与灌婴屯于荥阳。平受诏，立复驰至宫，哭甚哀，因奏事丧前。吕太后哀之，曰：“君劳，出休矣。”平畏谗之就，〔2〕因固请得宿卫中。太后乃以为郎中令，〔3〕曰：“傅教孝惠。”〔4〕是后吕嫪谗乃不得行。樊哙至，则赦复爵邑。

【注释】〔1〕“崩”，按照封建等级制，皇帝死称“崩”。〔2〕“就”，成，成功。〔3〕“郎中令”，汉九卿之一，掌管守卫皇宫，侍从皇帝。〔4〕“孝惠”，即汉惠帝刘盈，汉高祖之子，吕后所生，在位七年（公元前一九四年至前一八八年）。

孝惠帝六年，〔1〕相国曹参卒，〔2〕以安国侯王陵为右丞相，〔3〕陈平为左丞相。

【注释】〔1〕“孝惠帝六年”，公元前一八九年。〔2〕“曹参”，沛县（今江苏沛县）人，秦末曾为沛县狱吏，佐刘邦起兵，屡有功，封平阳侯。曾任齐相九年，用黄老之术，齐国安集。汉惠帝二年，继萧何为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时人称之。详见本书《曹相国世家》。曹参死后，汉惠帝改相国为左右丞相。〔3〕“安国侯”，安国，县名，治所在今河北安国县东。

王陵者，故沛人，始为县豪，高祖微时，〔1〕兄事陵。陵少文，〔2〕任气，〔3〕好直言。及高祖起沛，入至咸阳，〔4〕陵亦自聚党数千人，居南阳，〔5〕不肯从沛公。及汉王之还攻项籍，陵乃以兵属汉。项羽取陵母置军中，陵使至，则东乡坐陵母，〔6〕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为老妾语陵，谨事汉王。汉王，长者也，无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剑而死。〔7〕项王怒，烹陵母。陵卒从汉王定天下。以善雍齿，〔8〕雍齿，高帝之仇，而陵本无意从高帝，以故晚封，〔9〕为安国侯。

【注释】〔1〕“微”，指地位低微。〔2〕“少文”，不讲究仪节。“文”，指礼仪。〔3〕“任气”，纵任意气。〔4〕“咸阳”，秦都，在今陕西咸阳市东北。〔5〕“南阳”，郡名，郡治宛县（今河南南阳市），辖境相当于今河南西南部及湖北襄樊市、随州市以北地区。〔6〕“东乡坐”，朝东面坐。古人室内座次，以朝东为尊。“乡”，通“向”。〔7〕“伏剑”，用剑自杀。

〔8〕“善”，与……相好。“雍齿”，刘邦部将，守丰，以丰降魏。刘邦得项梁之助，复攻克丰，雍齿奔魏。刘邦对雍齿极为憎恨。后雍齿复归汉，汉六年被封为什方侯。“什”，一作“汁”。〔9〕“晚封”，汉六年正月，高帝封功臣，张良、萧何等俱为侯。王陵封安国侯在八月，故曰“晚封”。

安国侯既为右丞相，二岁，孝惠帝崩。高后欲立诸吕为王，问王陵，王陵曰：“不可。”问陈平，陈平曰：“可。”吕太后怒，乃详迁陵为帝太傅，〔1〕实不用陵。陵怒，谢疾免，〔2〕杜门竟不朝请，〔3〕七年而卒。

【注释】〔1〕“详迁”，假意升迁。“帝太傅”，辅导皇帝的官，品位极高，但无实权。〔2〕“谢疾免”，推托有病而引退免职。〔3〕“杜门”，闭门。“朝请”，汉律，诸侯春朝皇帝叫朝，秋朝皇帝叫请。此泛指大臣朝见皇帝。

陵之免丞相，吕太后乃徙平为右丞相，以辟阳侯审食其为左丞相。〔1〕左丞相不治，〔2〕常给事于中。〔3〕

【注释】〔1〕“辟阳”，治所在今河北冀县东南。“食其”，音 yìjī。〔2〕“不治”，不在丞相官府治事。〔3〕“给事”，供职，办事。“中”，指宫中。

食其亦沛人。汉王之败彭城，西，〔1〕楚取太上皇、吕后为质，〔2〕食其以舍人侍吕后。〔3〕其后从破项籍为侯，幸于吕太后。〔4〕及为相，居中，百官皆因决事。

【注释】〔1〕“西”，指向西撤退。〔2〕“太上皇”，皇帝的父亲。此指刘邦的父亲。汉六年，高帝尊其父太公为太上皇，此为生时之称，与死后之追尊不同。“质”，人质。〔3〕“舍人”，在身边侍从的亲近门客。〔4〕“幸”，受宠爱。

吕嫪常以前陈平为高帝谋执樊哙，数谗曰：“陈平为相非治事，日饮醇酒，〔1〕戏妇女。”陈平闻，日益甚。吕太后闻之，私独喜。面质吕嫪于陈平曰：〔2〕“鄙语曰‘儿妇人口不可用’，〔3〕顾君与我何如耳。无畏吕嫪之谗也。”〔4〕

【注释】〔1〕“醇酒”，酒质厚的酒，美酒。〔2〕“面质吕嫪”，当着吕嫪的面。“质”，对。〔3〕“鄙语”，俗语。〔4〕“无”，通“毋”，不要，别。

吕太后立诸吕为王，〔1〕陈平伪听之。及吕太后崩，〔2〕平与太尉勃合谋，〔3〕卒诛诸吕，立孝文皇帝，〔4〕陈平本谋也。〔5〕审食其免相。

【注释】〔1〕“立诸吕为王”，吕太后临朝称制，立吕台为吕王。吕台去世，先立吕嘉（吕台子）、后立吕产（吕台弟）为吕王，后又徙吕产为梁王。此外又立吕禄为赵王，吕通为燕王。〔2〕“吕太后崩”，时在公元前一八年。〔3〕“太尉”，汉代中央政府掌管军事的最高长官。〔4〕“孝文皇帝”，即刘恒，汉高祖之子，以代王入为皇帝，在位二十三年（公元前一七九年至前一五七年）。〔5〕“本谋”，主要策划者。

孝文帝立，以为太尉勃亲以兵诛吕氏，功多；陈平欲让勃尊位，乃谢病。孝文帝初立，怪平病，问之。平曰：“高祖时，勃功不如臣平。及诛诸吕，臣功亦不如勃。愿以右丞相让勃。”于是孝文帝乃以绛侯勃为右丞相，位次第一；平徙为左丞相，位次第二。赐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户。

居顷之，〔1〕孝文皇帝既益明习国家事，朝而问右丞相勃曰：〔2〕“天

下一岁决狱几何？”^{〔3〕}勃谢曰：“不知。”问：“天下一岁钱谷出入几何？”^{〔4〕}勃又谢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对。于是上亦问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5〕}上曰：“主者谓谁？”平曰：“陛下即问决狱，^{〔6〕}责廷尉；^{〔7〕}问钱谷，责治粟内史。”^{〔8〕}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谢曰：“主臣！^{〔9〕}陛下不知其弩下，^{〔10〕}使待罪宰相。^{〔11〕}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12〕}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13〕}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14〕}孝文帝乃称善。右丞相大惭，出而让陈平曰：“君独不素教我！”陈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问长安中盗贼数，君欲强对邪？”^{〔15〕}于是绛侯自知其能不如平远矣。居顷之，绛侯谢病请免相，陈平专为一丞相。

【注释】〔1〕“顷之”，不多久。〔2〕“朝”，临朝。〔3〕“决狱”，判决狱讼。〔4〕“钱谷出入”，指赋税的收入和国家的支出。〔5〕“主者”，主管其事的人。〔6〕“即”，表示假设，若，如果。〔7〕“责”，要求……回答，询问。“廷尉”，汉九卿之一，是掌管刑狱的长官。〔8〕“治粟内史”，汉九卿之一，是掌管赋税钱谷盐铁和国家财政收支的长官。〔9〕“主臣”，惶恐的意思。或谓主管众臣。〔10〕“弩下”，才能低下。“弩”，音 nú，原指劣马。〔11〕“待罪”，听候治罪，为供职的谦词。意谓身居其位而力不胜任，必将因失职而获罪，故称“待罪”。〔12〕“理阴阳”，古人认为阴阳构成万物。阴阳调理好了，就能国富民安，天下太平，所以称“理阴阳”为宰相之大任。〔13〕“四夷”，指四方少数民族。〔14〕“任其职”，胜任其职，称职。〔15〕“强”，音 qi3ng，勉强。

孝文帝二年，丞相陈平卒，谥为献侯。^{〔1〕}子共侯买代侯。二年卒，子简侯恢代侯。二十三年卒，子何代侯。二十三年，何坐略人妻，^{〔2〕}弃市，^{〔3〕}国除。

【注释】〔1〕“谥”，音 shì，帝王、贵族、大臣等死后，依其生前事迹给予称号。如“献侯”的“献”及下文“共侯”的“共”（一作“恭”）、“简侯”的“简”都是谥号。〔2〕“坐”，获罪。“略”，抢夺。〔3〕“弃市”，在市集上执行死刑，陈尸街头，取与众人共弃之意，故称“弃市”。

始陈平曰：“我多阴谋，^{〔1〕}是道家之所禁。^{〔2〕}吾世即废，亦已矣，终不能复起，^{〔3〕}以吾多阴祸也。”^{〔4〕}然其后曾孙陈掌以卫氏亲贵戚，^{〔5〕}愿得续封陈氏，然终不得。

【注释】〔1〕“阴谋”，秘密的计谋。〔2〕“道家”，当时的学术流派之一，据本书《太史公自序》所载《论六家要指》，“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3〕“起”，兴起，此指继续被封为侯。〔4〕“阴祸”，暗中积下的祸因。〔5〕“陈掌以卫氏亲贵戚”，陈掌之妻卫少儿，为汉武帝皇后卫子夫及大将军卫青之姊，故陈掌身份显贵。“亲贵戚”，《汉书·陈平传》作“亲戚贵”。

太史公曰：陈丞相平少时，本好黄帝、老子之术。^{〔1〕}方其割肉俎上之时，^{〔2〕}其意固已远矣。倾侧抗攘楚魏之间，^{〔3〕}卒归高帝。常出奇计，救纷纠之难，振国家之患。^{〔4〕}及吕后时，事多故矣，^{〔5〕}然平竟自脱，定宗庙，^{〔6〕}以荣名终，称贤相，岂不善始善终哉！非知谋孰能当此者乎？^{〔7〕}

【注释】〔1〕“黄帝、老子之术”，指道家的学说。道家以黄帝、老子

为祖。黄帝是传说中的中原各族的祖先。本书《五帝本纪》说他姓公孙，名轩辕，战胜炎帝，擒杀蚩尤，被诸侯尊为天子。因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实际上黄帝是当时中原地区的部落联盟领袖。老子，本书《老子韩非列传》说他姓李，名耳，字聃，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曾为周藏书室之史官。著《道德经》五千言。其学说主张无为自化，清净自正，以自隐无名为务。〔2〕“俎”，音 z，切肉用的砧板。〔3〕“倾侧扰攘”，彷徨不定。〔4〕“振”，救，消除。〔5〕“故”，变故，意外发生的变化。〔6〕“宗庙”，帝王祭祀祖宗的处所，是统治的象征，所以把宗庙作为国家的代称。〔7〕“知”，通“智”。

译 文

陈丞相平，阳武县户牖乡人。少年时家境贫穷，喜好读书，有田地三十亩，独自和哥哥陈伯一起生活。陈伯常年在家种田，听任陈平外出游学。陈平身材高大，仪容俊美。有人议论他说：“这么穷，吃了些什么而长得这样胖？”他的嫂嫂恨他毫不关心家里的谋生之业，说道：“也是吃些糠里的粗屑罢了。有这样的小叔，还不如没有的好。”陈伯听到这些话后，把她赶出家门，休弃了她。

等到陈平长大，可以娶妻了，有钱人家没有人肯把姑娘嫁给他；娶穷人家的姑娘，他又感到羞耻。过了好久，户牖乡有个富人张负，张负的孙女五次嫁人，次次死了丈夫，没有人再敢娶她。陈平却想得到她。乡邑中有人死了，陈平因为家境贫穷，就去帮着操办丧事，早去晚歇，以此来贴补家用。张负在办丧事人家见到陈平后，独独对他十分看重，陈平也因为想获得张负的好感而很晚离开那里。张负尾随陈平来到他家，陈家原来在靠近城郭的偏僻小巷里，用破席当门，可是门外却有不少有身份人的车轮的印迹。张负回到自己家里，对她儿子张仲说：“我想把孙女嫁给陈平。”张仲说：“陈平贫穷，又不事生产，全县的人都耻笑他的所作所为，为什么偏偏要把女儿嫁给他呢？”张负说：“人难道会有像陈平这样俊美出众而总是贫穷卑贱的吗？”结果把孙女嫁给了他。因为陈平穷，就借币帛给他作聘礼，还给他办酒席的钱来娶妻。张负告诫她的孙女说：“不要因为他穷，侍奉人家就不恭敬。侍奉他哥哥陈伯要像侍奉父亲一样，侍奉嫂嫂要像侍奉母亲一样。”陈平娶了张家姑娘后，资财日益充裕，交游一天天广泛。

里中祭祀社神，陈平当主持人，分配祭肉分得很公平。父老们都说：“好啊，陈平这孩子主持分肉！”陈平说：“唉，如果让我能有机会治理天下，也就会像分这祭肉一样的了！”

陈涉起兵在陈县称王以后，派周市去攻占平定魏地，立魏咎为魏王，和秦军在临济交锋。在这之前陈平原已辞别了哥哥陈伯，和一些年轻人到临济投奔魏王咎了。魏王任命他为太仆。陈平向魏王进言，魏王不听，有人还说陈平坏话，陈平就逃离了那里。

隔了很长时间，项羽攻占土地到黄河边上，陈平前去投奔他，跟随他入关破秦，项羽赐给他卿一级的爵位。后来项羽东归在彭城称西楚霸王的时候，汉王刘邦回军平定了三秦，向东挺进，殷王司马卬反叛楚王。于是项羽封陈平为信武君，率领魏王咎客居在楚的部下前去讨伐，陈平攻打降服殷王后班师回楚。项王派项悍任命陈平为都尉，赐金二十镒。不久，汉王攻下了殷国。项王发怒，要杀以前平定殷国的将领官员。陈平害怕被杀，就把项王的赏金

和官印封包起来，派使者送还项王，自己只身从小路带了宝剑逃走。在渡河的时候，船夫见他这样一个美男子独身赶路，怀疑他是逃亡的将领，腰里一定藏着金玉宝器，眼睛老盯着他，想谋害陈平。陈平害怕了，便把衣服脱去，光着身子帮助撑船。船夫知道他实在没有什么财物，才作罢。

陈平于是到修武降汉，通过魏无知求见汉王。汉王召他进去。其时万石君石奋任汉王的中涓，接受了陈平的名帖，领他进去见汉王。陈平等七人一起去进见，汉王赏赐他们酒食，说：“吃完后，诸位到客舍休息吧。”陈平说：“我有事才来，我要说的话不可以过今天。”于是汉王跟他交谈起来，很喜欢他，问道：“你在楚国做什么官？”回答说：“做都尉。”汉王当天就任命他为都尉，让他担任自己的参乘，并负责监督军队。众将都喧哗起来，说：“大王刚刚得到一名楚国的逃兵，还不知他才能的高下，就和他同乘一辆车，反让他监督军队里的老将！”汉王听了，更加宠信陈平。于是和他一起向东攻伐项王。到了彭城，被楚军打败。汉王退军而还，沿途收编失散的士兵，到达荥阳，任命陈平为亚将，隶属于韩王信，驻扎在广武。

这时绛侯周勃、灌婴等都说陈平的坏话，道：“陈平尽管是个美男子，却像在帽子上装饰美玉，（表面好看，）内里未必有什么真本事。我们听说他在家时，跟他嫂嫂私通；侍奉魏王，待不下去，逃出来投楚；投楚不合，又逃出来投汉。如今大王您尊重他，让他做官，命他监督军队。我们听说陈平接受将领们的金子，送金多的得好去处，送金少的得坏去处。陈平，是个反复无常的乱臣，愿大王明察。”汉王对陈平产生了怀疑，召见魏无知并责备了他。魏无知说：“我所介绍的是他的才能，陛下所问的是他的品行。假如一个人有尾生、孝己那样的品行，但对决定战争胜负的谋略毫无益处，陛下哪有工夫任用他呢？楚汉相争，我推荐奇谋之士，我所考虑的只是他的计谋是否真正足以有利于国家而已。再说，和嫂嫂私通、受人金钱，这又有什么值得您疑虑的呢？”汉王又召来陈平，责备他说：“先生您侍奉魏王不能相合，就去侍奉楚王，然而也离开了，现在又跟我交往，讲信义的人难道该是这样三心二意的吗？”陈平回答道：“我侍奉魏王，魏王不能采用我的建议，所以我离开了，去侍奉项王。项王不能信任人，他所信任宠爱的不是项氏宗族便是妻子的兄弟，尽管有奇谋之士，却不能任用，我才又离开了楚。听说汉王您能用人，所以来投奔大王。我赤身而来，不接受别人的金钱就没有资产。如果我的计谋确有可采用的，愿大王采用；如果无可采用，诸将的贿金都在，请封存充公，愿您赏还我这把骨头让我离去。”汉王听完这番话后便向他道歉，还重重地赏赐了他，任命他为护军中尉，监督全体将领。将领们这才不敢再说什么了。

后来，楚军加紧进攻，截断了汉军的运粮甬道，把汉王围困在荥阳城里。日子一长，汉王忧虑起来，请求割据地荥阳之西来与楚讲和。项王不答应。汉王对陈平说：“天下乱纷纷的，什么时候才能够安定下来呢？”陈平说：“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廉节好礼的士人多去投奔他。等到要评功劳、赏爵邑了，他却十分看重，（总舍不得给，）士人因此不亲附于他。如今大王您对人轻慢少礼，廉节的士人不来；但是大王您能用爵邑重赏下人。那些圆滑、嗜利而不讲廉耻的士人大多来投奔您。如果大王能分别除去两人的短处，兼有两人的长处，那么天下在挥手之间就能平定了。然而大王您随意侮慢人，是不能得到廉节之士的。但楚国存在可以致乱的因素，那项王身边正直的臣子如亚父、钟离昧、龙且、周殷之类，只不过几个人罢了。大王您如果能拿

出几万斤金，用来实施反间计，离间其君臣，使他们产生疑忌之心，项王为人好猜忌，听信谗言，必然会引起内部互相诛杀。汉乘机兴兵攻打，破楚是必定无疑的了。”汉王认为他说得对，便拿出黄金四万斤给陈平，任凭他支配，不过问开支情况。

陈平用大量黄金在楚军中放手进行离间活动后，便在诸将中扬言：钟离昧等人在项王部下为将，功劳很多，但始终不能分封土地而称王，他们想和汉联合在一起，灭掉项氏，分他的土地，各自为王。项王听了，果然心怀猜忌，对钟离昧等不信任起来。在起了疑心之后，项王派使者到汉王那里。汉王让人备了丰盛的宴席送进去，见到楚国使者，就假装惊讶道：“我以为是亚父的使者，却原来是项王的使者！”又把宴席撤走，换上粗劣的饭菜送进来给楚王使者。楚王使者回去，把情况统统报告项王。项王果然对亚父大起疑心。亚父想赶快把荥阳城攻下来，项王不信任他，不肯接受他的建议。亚父听到项王对他有怀疑，就生气地说：“天下的事大局已定了，君王您自己干吧！愿您赏还我这把老骨头，让我回家！”他回去还没到彭城，就因背上痈疽发作而死了。陈平于是在夜间从荥阳城东门放出二千名女子，楚军受诱出击，陈平就和汉王在夜色中乘机从城西门出去，于是进入函谷关，收集散兵再向东进。

第二年，淮阴侯韩信攻破齐国，自立为齐王，派使者报告汉王。汉王大怒而骂了起来，陈平踩了踩汉王的脚。汉王也醒悟过来了，于是厚待齐使并派张子房出使，结果封立韩信为齐王。汉王又把户牖乡封赏给陈平。汉王采用陈平的神计妙算，终于灭掉了楚王。后来陈平还曾作为护军中尉跟随汉王平定了燕王臧荼。

汉六年，有人上书告发楚王韩信谋反。高帝问将领们如何处置，将领们说：“马上发兵活埋这小子算了！”高帝没作声。高帝问陈平，陈平一再推辞不答，问道：“将领们说什么？”高帝把将领们的话统统告诉了他。陈平问：“有人上书告发韩信谋反，这件事别人有知道的吗？”答：“没有。”问：“韩信本人知道吗？”答：“不知道。”陈平问：“陛下的精兵，和楚王相比怎样？”高帝答道：“不能超过他。”陈平又问：“陛下的将领用兵，有能胜过韩信的？”高帝答道：“没有人及得上他。”陈平说：“现在兵既不如楚精，将领用兵又不及韩信，却想兴兵进攻，这无异是在催促韩信起兵作战，我私下为陛下感到危险。”高帝说：“那怎么办呢？”陈平说：“古时候天子外出巡视，要会见诸侯。南方有大湖云梦，陛下只管出去装作巡游云梦，在陈县会见诸侯。陈县，在楚国西界。韩信听说天子以善意出游，料想必然不会发生什么意外之事而出郊远迎谒见。在他谒见的时候，陛下乘机捉住他，这不过是一名力士就能办到的事罢了。”高帝认为这办法好，便派出使者通知诸侯在陈县相会，说道：“我要到南方去巡游云梦了。”派出使者后，高帝也就跟着动身了。还没到达陈县，楚王韩信果然在郊外大道上迎接。高帝预先准备好武士，看见韩信到来，马上把他捆绑起来，装在后面车子里。韩信大声喊道：“天下已定，我本该烹杀！”高帝回过头去对韩信说：“你别嚷！你谋反，已经很明显了！”武士反绑住韩信的双手。高帝于是在陈县会见诸侯，全部平定了楚地。回到雒阳，高帝赦免了韩信，改封为淮阴侯，又和功臣们剖符为凭，确定各人的封爵。

于是高帝和陈平剖符，子子孙孙永不断绝，封他为户牖侯。陈平推让说：“这不是我的功劳。”高帝说：“我用先生的计谋，克敌制胜，这不是你的

功劳又是什么？”陈平说：“如果没有魏无知，我怎么能被进用呢？”高帝说：“像你这样，可以说是不忘本了。”于是又赏魏无知。下一年，陈平以护军中尉的身份跟随高帝在代地攻伐反叛者韩王信。他们仓促中到达平城，被匈奴围困，断食七天。高帝采用陈平的奇计，派使者到单于阏氏那里活动，由此得以解围。高帝出围城后，这个计策一直秘而不宣，世上无人知晓。

高帝南行经过曲逆县，登上城墙，望见城里的房屋都很高大，赞叹道：“壮观啊，曲逆！我走遍天下，只见到洛阳和这里有如此景象而已。”回头问御史：“曲逆户口多少？”回答说：“当初秦朝时有三万多户，近来屡经战乱，百姓大多逃离躲避起来，现在还剩五千户。”于是高帝下诏给御史，把陈平改封为曲逆侯，享用曲逆的全部赋税，收回过去所享用的户牖封地。

这之后，陈平又曾作为护军中尉跟随高帝攻伐谋反的陈豨和黥布。陈平一共六次献出奇计，每次总要增加封邑，共加封了六次。这些奇计有的相当隐秘，世上无人能知晓。

高帝从击破黥布的军中返回时，箭伤发作，只得缓行回到长安。这时燕王卢绾谋反，高帝派樊噲以相国身份领兵讨伐。军队出发后，有人说樊噲的坏话，高帝忿怒地说道：“樊噲见我病重，就盼望我早点死掉。”他采用陈平的计谋，召绛侯周勃到病榻前受诏，说道：“陈平赶快乘传车急行，载着周勃去代樊噲领兵，陈平到军中后立即斩下樊噲的头来！”陈平、周勃受诏后，乘传车急行还没到达樊噲军中，在路上计议道：“樊噲是皇帝的老朋友，功多，而且又是吕后妹妹吕嫪的丈夫，和皇帝有亲，地位又尊贵，皇帝出于一时的忿怒，要斩他，恐怕日后会懊悔。我们宁可把樊噲囚禁起来送交皇上，让皇上自己去诛杀他。”他们没有进入军营，在外面筑起土坛，用节召来樊噲。樊噲受诏后，立即被反绑双手关进囚车，通过驿站送到长安，同时传令绛侯周勃代樊噲为将，领兵平定燕国反叛的各县。

陈平在回来的路上听到高帝去世，生怕吕太后听信吕嫪进谗而发怒，就乘传车急驰，离队先行。途中遇见使者下达诏令，命陈平和灌婴屯兵荥阳。陈平受诏后，立即又急驰至宫中，哭得十分悲哀，并在高帝灵前向吕太后奏明此事。吕太后哀怜他，说道：“你辛苦了，出去休息吧。”陈平害怕谗言及身，就一再请求能在宫中值宿守卫。太后便任命他为郎中令，说道：“辅佐教导孝惠帝吧。”这样之后吕嫪进谗才没能行通。樊噲押到后，就被赦免而恢复了爵位封邑。

孝惠帝六年，相国曹参去世，朝廷任命安国侯王陵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

王陵原是沛县人，当初是县里的富豪，高祖贫贱时，对他以兄长相待。王陵不讲究仪节，任性使气，喜欢直言。等到高祖在沛起兵，入关至咸阳时，王陵也自己聚集党徒数千人，驻扎在南阳，不肯跟从沛公。直到汉王回师攻伐项籍时，王陵才把自己的部队归属汉王。项羽把王陵的母亲捉来安置在军营里，在王陵的使者到来时，就让她朝东坐着以示尊崇，想以此来招降王陵。王陵的母亲在私下里送别使者的时候，呜咽着说道：“替老身传语王陵，好好侍奉汉王。汉王是位长者，不要因为我在项籍军中的缘故对汉王有二心。我现在以死来送别使者。”说完就拔剑自刎而死。项王发怒，烹了王陵的母亲。王陵终于跟随汉王平定了天下。但因为他和雍齿交好，而雍齿则是高帝所痛恨的人，再加上王陵自己本来又无意跟从高帝，所以受封较晚，被封为安国侯。

安国侯做了右丞相后，第二年，孝惠帝去世。高后要立吕氏族人为王，问王陵，王陵说：“不可以。”问陈平，陈平说：“可以。”吕太后生王陵的气，于是假意提升王陵做皇帝的太傅，实际上不再用他。王陵很生气，托病辞职，闭门居家，一直不进宫去朝见天子，七年后去世。

王陵免去丞相后，吕太后就调任陈平为右丞相，任命辟阳侯审食其为左丞相。左丞相不在官府治事，经常在宫中侍奉。

审食其也是沛县人。汉王兵败彭城向西撤退时，楚军捉住汉王的父亲和吕后作人质，审食其以舍人身份侍奉吕后。后来他跟随汉王打败项籍而被封侯，很得吕太后的宠幸。等做了左丞相后，常在宫中，百官都通过他来决定政事。

吕嫫常常因以前陈平为高帝出谋逮捕樊哙而屡屡在吕后面前说陈平的坏话：“陈平身为丞相，不理政事，天天饮美酒，玩女人。”陈平听说后，日益纵情于酒色。吕太后得知此事，心里却暗自高兴。她当着吕嫫的面对陈平说：“俗话说‘小孩、妇人的话不可信’，就看你对我怎样罢了。别怕吕嫫说你坏话。”

吕太后立吕氏族人为王，陈平假意顺从。等吕太后驾崩，陈平和太尉周勃一起设谋，终于把吕姓诸王除掉，拥立孝文皇帝。这件事，陈平是主要出谋的人。这时审食其被免除了相职。

孝文帝即位后，认为太尉周勃亲自领兵诛吕氏，功多；陈平也想让周勃居于尊位，就托病不管事。孝文帝刚即位，对陈平称病感到奇怪，就问他。陈平说：“高祖时，周勃功劳不如我陈平；等到诛杀吕姓诸王，我的功劳不如周勃。我愿把右丞相的职位让给周勃。”于是孝文帝就任命绛侯周勃为右丞相，官位排在第一；陈平改任左丞相，官位排在第二。另赏赐陈平金千斤，加封食邑三千户。

不久，孝文帝对国家政事已经日益明了熟习，一次临朝时问右丞相周勃说：“全国一年判决多少案件？”周勃推辞说：“不知道。”又问：“全国一年钱谷收入支出多少？”周勃又推辞说不知。周勃汗流浹背，对自己不能回答感到羞愧。于是皇帝又问左丞相陈平。陈平答道：“各有主管的人。”上又问：“主管的人是谁？”答道：“陛下如果问判决案件，可责成廷尉回答；问钱谷出入，可责成治粟内史回答。”文帝问：“如果各有主管者，那么你主管的是什么事呢？”陈平回答说：“惶恐得很！陛下不知道我能力低下，让我担任宰相。宰相的职责，对上辅佐天子调理阴阳，顺应四时；对下抚育万物，使各得其宜；对外镇抚四方各族和诸侯；对内使百姓亲附，使各级官员都能胜任其职。”孝文帝称赞他回答得好。右丞相周勃大感惭愧，下朝出来责备陈平说：“你偏偏平素不肯把这些答对的话教给我！”陈平笑着说：“你身居其位，还不知其职责吗？再说，陛下如果问起长安城中有多少盗贼，你也打算勉强回答吗？”到这时周勃自知才能不如陈平很远。不久，周勃托病请求免去丞相之职，由陈平一人专任丞相。

孝文帝二年，丞相陈平去世，谥为献侯。他的儿子共侯陈买继承侯位。过了二年陈买去世，陈买的儿子简侯陈恢继承侯位。过了二十三年陈恢去世，陈恢的儿子陈何继承侯位。又过了二十三年，陈何因夺人之妻而获罪，在市上被公开处死，所封侯国废除。

当初陈平说过：“我出了很多诡秘的计谋，这是道家所禁忌的。我这一代如果被废掉爵位，就算完了，以后终究不会再度兴起的，因为我暗中积下

的祸因已经很多了。”后来他的曾孙陈掌因为是卫氏亲戚而身份显贵，希望能续封陈氏后代为侯，但始终没有得到。

太史公说：陈丞相平少年时，本来喜好黄帝、老子的学说。当他在砧板上割肉的时候，他的志向原本已经很远大了。后来在楚魏之间彷徨不定，最后归附高帝。他常出奇计，解救纷乱的灾难，消除国家的忧患。到吕后当政时，事情多变故，然而陈平竟能自免于祸，安定刘氏宗庙，以荣耀的声名终其一生，人称贤相，这岂不是善始善终了吗！若不是足智多谋，哪一个人能做到这点呢？

史记卷五十七 绛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骈宇騫 注译

绛侯周勃者，^{〔1〕}沛人也。^{〔2〕}其先卷人，^{〔3〕}徙沛。勃以织薄曲为生，^{〔4〕}常为人吹箫给丧事，材官引强。^{〔5〕}

【注释】〔1〕“绛侯”，周勃生前的封号。“绛”，县名，治所在今山西省侯马市东北。〔2〕“沛”，县名，治所在今江苏省沛县。〔3〕“卷”，音 qu1n，古邑名，战国时属魏，故址在今河南省原阳县西南。〔4〕“薄曲”，即箔（音 b\$）曲，用竹子或苇子编织成的一种养蚕工具。〔5〕“材官”，武卒名。“引强”，能拉强弓的武卒。

高祖之为沛公初起，^{〔1〕}勃以中涓从攻胡陵，^{〔2〕}下方与。^{〔3〕}方与反，与战，却适。^{〔4〕}攻丰。^{〔5〕}击秦军殽东。^{〔6〕}还军留及萧。^{〔7〕}复攻殽，破之。下下邑，^{〔8〕}先登。赐爵五大夫。^{〔9〕}攻蒙、虞，^{〔10〕}取之。击章邯车骑，^{〔11〕}殿。^{〔12〕}定魏地。^{〔13〕}攻爰戚、东缙，^{〔14〕}以往至栗，^{〔15〕}取之。攻鬻桑，^{〔16〕}先登。击秦军阿下，^{〔17〕}破之。追至濮阳，^{〔18〕}下甄城。^{〔19〕}攻都关、定陶，^{〔20〕}袭取宛胸，^{〔21〕}得单父令。^{〔22〕}夜袭取临济，^{〔23〕}攻张，^{〔24〕}以前至卷，破之。击李由军雍丘下。^{〔25〕}攻开封，^{〔26〕}先至城下为多。后章邯破杀项梁，^{〔27〕}沛公与项羽引兵东如殽。自初起沛还至殽，一岁二月。楚怀王封沛公号安武侯，^{〔28〕}为殽郡长。^{〔29〕}沛公拜勃为虎贲令，^{〔30〕}以令从沛公定魏地。攻东郡尉于城武，^{〔31〕}破之。击王离军，^{〔32〕}破之。攻长社，^{〔33〕}先登。攻颍阳、缙氏，^{〔34〕}绝河津。^{〔35〕}击赵贲军尸北。^{〔36〕}南攻南阳守，^{〔37〕}破武关、峽关。^{〔38〕}破秦军于蓝田，^{〔39〕}至咸阳，^{〔40〕}灭秦。

【注释】〔1〕“高祖”，刘邦的庙号。〔2〕“中涓”，主掌宫中打扫卫生，为皇帝亲近的侍臣。“胡陵”，县名，治所在今山东省鱼台县东南。〔3〕“方与”，县名，治所在今山东省鱼台县西北。〔4〕“适”，通“敌”。《汉书·周勃传》作“敌”。〔5〕“丰”，县名，治所在今江苏省丰县。〔6〕“殽”，县名，治所在今河南省永城县东北。〔7〕“留”，县名，治所在今江苏省沛县东南。“萧”，县名，治所在今安徽省萧县西北。〔8〕“下邑”，县名，治所在今安徽省砀山县西。〔9〕“五大夫”，功爵名，秦、汉时根据军功的大小定爵为二十等，五大夫是第九级爵位。〔10〕“蒙”，邑名，故址在今河南省商丘县东北。“虞”，县名，治所在今河南省虞城县。〔11〕“章邯”，秦末将领，曾率兵镇压过陈胜、项梁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后在巨鹿（今河北省平乡县西南）为项羽所破，投降项羽，被封为雍王。楚、汉战争中，被刘邦围困，兵败自杀。〔12〕“殿”，古代考核功绩或军功，上等称“最”，下等称“殿”。〔13〕“魏地”，指战国时魏国之地，辖境大约在今河南省北部和山西省西南部。〔14〕“爰戚”，县名，治所在今山东省嘉祥县南。“东缙”，县名，治所在今山东省金乡县境。〔15〕“栗”，县名，治所在今河南省夏邑县。〔16〕“鬻桑”，亭名，在今江苏省沛县西南。〔17〕“阿”，即东阿，县名，治所在今山东省阳谷县东北。〔18〕“濮阳”，县名，治所在今河南省濮阳县西南。〔19〕“甄”，县名，治所在今山东省

鄆城县北。〔20〕“都关”，县名，治所在今山东省鄆城县东北。“定陶”，县名，治所在今山东省定陶县西北。〔21〕“宛胸”，县名，治所在今山东省菏泽县西南。〔22〕“单父”，县名，治所在今山东省单县。〔23〕“临济”，城名，故址在今河南省封丘县境。〔24〕“张”，即寿张，邑名，故址在今山东省阳谷县东南。〔25〕“李由”，秦朝丞相李斯的儿子，秦三川郡郡守。“雍丘”，县名，治所在今河南省杞县。〔26〕“开封”，县名，治所在今河南省开封市南。〔27〕“项梁”，下相（今江苏省宿迁县西南）人，楚国贵族后裔，楚国将领项燕的儿子。秦二世元年（公元前二九年）陈胜起义后，他和侄子项羽起兵反秦，后任张楚上柱国，陈胜失败以后，立楚怀王的孙子心为楚王，仍称楚怀王。自号武信君。曾率军击败秦将章邯，后因轻敌，在定陶（今山东省定陶县西北）战死。〔28〕“楚怀王”，秦末项梁起义后所拥立的楚王，熊氏，名心。战国时楚怀王（槐）之孙。建都于盱台（今江苏省盱眙县东北）。公元前二六年，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表面上尊他为义帝，让他迁都长沙，暗中却命英布追杀于郴县（今湖南省郴县）。“安武侯”，《史记》古钞本作武安侯。本书记载楚怀王封刘邦的事共出现四次，除此外，其余三处（《项羽本纪》、《高祖本纪》、《秦楚之际月表》）皆作“武安侯”，《汉书》亦作武安侯，疑作“武安侯”是。〔29〕“碭郡”，郡名，治所在碭县（今河南省永城县东北）。〔30〕“虎贲令”，统率警卫部队的将领。〔31〕“东郡”，郡名，治所濮阳，在今河南省濮阳县西南。“尉”，郡尉。秦时每郡设郡守、郡尉和郡监三个主要官吏。郡尉的职责是辅佐郡守并掌全郡军事。“城武”，县名，治所在今山东省成武县。〔32〕“王离”，秦将，秦国著名将领王翦的孙子。封武城侯。〔33〕“长社”，邑名，故址在河南省长葛县东北。〔34〕“颍阳”，县名，治所在今河南省许昌市西南。“缙氏”，县名，治所在今河南省偃师县东南。〔35〕“河津”，指平阴津，是黄河的渡口之一。在今河南省孟津县东。〔36〕“赵贲”，秦将。“尸”，即尸乡，一作尸氏，即西亳，故址在今河南省偃师县西。〔37〕“南阳”，郡名，治所在宛县（今河南省南阳市）。“”，《史记》未载其姓，据荀悦《汉纪》云姓吕。〔38〕“武关”，关名，故址在今陕西省商县东。“峽关”，又名蓝田关，故址在今陕西省蓝田县东南。这两个关都是古代关中通向中原的交通要道。〔39〕“蓝田”，县名，治所在今陕西省蓝田县西。〔40〕“咸阳”，秦王朝的都城，故址在今陕西省咸阳市东北二十里。

项羽至，以沛公为汉王。^{〔1〕}汉王赐勃爵为威武侯。从入汉中，^{〔2〕}拜为将军。还定三秦，^{〔3〕}至秦，赐食邑怀德。^{〔4〕}攻槐里、好畤，^{〔5〕}最。^{〔6〕}击赵贲、内史保于咸阳，^{〔7〕}最。北攻漆。^{〔8〕}击章平、姚卬军。^{〔9〕}西定汧。^{〔10〕}还下郿、频阳。^{〔11〕}围章邯废丘。^{〔12〕}破西丞。^{〔13〕}击盗巴军，^{〔14〕}破之。攻上邦。^{〔15〕}东守峽关。转击项籍。攻曲逆，^{〔16〕}最。还守敖仓，^{〔17〕}追项籍。籍已死，因东定楚地泗水、东海郡，^{〔18〕}凡得二十二县。还守雒阳、栎阳，^{〔19〕}赐与颍阴侯共食钟离。^{〔20〕}以将军从高帝击反者燕王臧荼，^{〔21〕}破之易下。^{〔22〕}所将卒当驰道为多。^{〔23〕}赐爵列侯，剖符世世勿绝。^{〔24〕}食绌八千一百八十户，号绌侯。

【注释】〔1〕“汉王”，公元前二六年，沛公率军攻入秦都咸阳，推翻了秦王朝的统治。同年，项羽入关，大封诸侯王，沛公被封为汉王。〔2〕

“汉中”，郡名，因地处汉水上游而得名，治所在南郑（今陕西省汉中东）。〔3〕“三秦”，秦亡以后，项羽三分秦故地关中，封秦降将章邯为雍王，领有今陕西省中部咸阳以西和甘肃省东部地区；司马欣为塞王，领有今陕西省咸阳以东地区；董翳为翟王，领有今陕西省北部地区，合称三秦。〔4〕“怀德”，县名，治所在今陕西省大荔县东南。〔5〕“槐里”，县名，治所在今陕西省兴平县东南。“好畤”，县名，治所在今陕西省乾县东。〔6〕“最”，古代考核军功或政绩，上等曰最。〔7〕“内史”，秦官名，掌治京畿地区的行政长官。〔8〕“漆”，县名，治所在今陕西省彬县。〔9〕“章平”，项羽部属将领。章邯的弟弟。“姚卬”，项羽部属将领。〔10〕“汧”，县名，治所在今陕西省陇县南。〔11〕“郿”，邑名，故址在今陕西省眉县东北。“频阳”，邑名，故址在今陕西省富平县东北。〔12〕“废丘”，邑名，或称犬丘，故址在今陕西省兴平县东南。〔13〕“西”，县名，治所在今甘肃省天水市西南。〔14〕“盗巴”，秦军将领章邯的部下。《史记》仅此一见。〔15〕“上邦”，县名，治所在今甘肃省天水市。〔16〕“曲逆”，县名，因曲逆水而得名。治所在今河北省完县东南。〔17〕“敖仓”，秦时大粮仓，故址在今河南省荥阳县西北的敖山上，所以称为“敖仓”。〔18〕“泗水”，秦郡名，治所在相县（即今安徽省宿县西北）。“东海郡”，楚、汉之际也称郟郡，治所郟县，在今山东省郟城县西南。〔19〕“雒阳”，都名，故址在今河南省洛阳市东。“栎阳”，县名，治所在今陕西省临潼县东北。〔20〕“颖阴侯”，即灌婴。睢阳（今河南省商丘县南）人。秦末从刘邦起义，转战各地，后从韩信击破齐军，并攻杀项羽。刘邦称帝后，任车骑将军，封为颖阴侯。事详《史记》、《汉书》本传。“颖阴”，县名，治所在今河南省许昌市。“钟离”，治所在今安徽省凤阳县东北。〔21〕“臧荼”，原为燕王韩广的部将，曾随项羽救赵，后又跟从项羽入关。被项羽封为燕王。后臧荼背楚归汉。高祖五年，因反叛被俘。〔22〕“易”，即易水。在今河北省西部，是大清河上游的一条支流，发源于易县境内，向东流入南拒马河。〔23〕“驰道”，专供帝王车马行驶的道路。〔24〕“符”，古代帝王分封诸侯或功臣的一种凭证。“剖符”，即把表示凭证的符分成两半，一半存帝王处，一半由受封人所执。

以将军从高帝击反韩王信于代，〔1〕降下霍人。〔2〕以前至武泉，〔3〕击胡骑，〔4〕破之武泉北。转攻韩信军铜鞮，〔5〕破之。还，降太原六城。〔6〕击韩信胡骑晋阳下，〔7〕破之，下晋阳。后击韩信军于砮石，〔8〕破之，追北八十里。还攻楼烦三城，〔9〕因击胡骑平城下，〔10〕所将卒当驰道为多。勃迁为太尉。〔11〕

【注释】〔1〕“韩王信”，战国韩襄王的后裔，曾率兵随刘邦入武关。刘邦封为汉王后又随刘邦到汉中。刘邦还定三秦之后，授为韩太尉，击败韩王郑昌以后被封为韩王。高祖七年投降匈奴。一般称他为韩王信，以区别于淮阴侯韩信。事详《史记》、《汉书》本传。“代”，郡名，治所代县在今河北省蔚县西南。〔2〕“霍人”，县名，治所在今山西繁峙县北。〔3〕“武泉”，邑名，故址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北。〔4〕“胡”，古代泛称居住在我国北方和西北方的少数民族。这里指匈奴。〔5〕“铜鞮”，县名，治所在今山西省沁县南。〔6〕“太原”，郡名，治所晋阳在今山西省太原市西南。〔7〕“晋阳”，县名，故址在今山西省太原市南面晋源镇。〔8〕“后”，

王先谦曰：“后当作复。下文复击绾军沮阳，即其证。”当作“复”为是。《册府元龟》卷三百八十四引“后”正作“复”。“砮石”，邑名，故址在今山西省静乐县东北。〔9〕“楼烦”，县名，治所在今山西省宁武县。〔10〕“平城”，县名，治所在今山西省大同市东北。〔11〕“太尉”，官名，秦、汉时主管全国军政事，与丞相、御史大夫并称三公。

击陈豨，〔1〕屠马邑。〔2〕所将卒斩豨将军乘马絺。〔3〕击韩信、陈豨、赵利军于楼烦，〔4〕破之。得豨将宋最、雁门守圜。〔5〕因转攻得云中守邀、丞相箕肆、将勋。〔6〕定雁门郡十七县，云中郡十二县。因复击豨灵丘，〔7〕破之，斩豨，得豨丞相程纵、将军陈武、都尉高肆。〔8〕定代郡九县。

【注释】〔1〕“陈豨”，宛句（今山东省菏泽县西南）人。刘邦的将领，汉初任赵国的相国，统帅赵、代的军队。曾与王黄勾结匈奴发动武装叛乱，高祖十年（公元前一九七年）自立为代王。高祖十二年（公元前一九五年）战败被杀。〔2〕“马邑”，县名，治所在今山西省朔县东北。〔3〕“乘马絺”，陈豨的部将。事迹不详，《史记》仅此一见。《汉书》作“乘马降”，亦只一见。〔4〕“赵利”，据本书《韩王信列传》云“赵苗裔”，原赵国将领。〔5〕“宋最”，事迹不详，《史记》仅此一见。“雁门”，郡名，治所善无在今山西省右玉县南。“圜”，事迹不详，《史记》仅此一见。〔6〕“云中”，郡名，治所云中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东北。“邀”，云中郡守。事迹不详，《史记》仅此一见。“箕肆”，人名事迹不详。“勋”，陈豨将领名，事迹不详，《史记》仅此一见。〔7〕“灵丘”，县名，治所在今山西省灵丘县东。〔8〕“都尉”，官名，比将军略低的武官。

燕王卢绾反，〔1〕勃以相国代樊噲将，〔2〕击下蓟，〔3〕得绾大将抵、丞相偃、守陉、太尉弱、御史大夫施，〔4〕屠浑都。〔5〕破绾军上兰，〔6〕复击破绾军沮阳。〔7〕追至长城，〔8〕定上谷十二县，〔9〕右北平十六县，〔10〕辽西、辽东二十九县，〔11〕渔阳二十二县。〔12〕最从高帝得相国一人，〔13〕丞相二人，将军、二千石各三人；〔14〕别破军二，下城三，定郡五，县七十九，得丞相、大将各一人。

【注释】〔1〕“卢绾”，沛（今江苏省沛县）人，刘邦的同乡，曾跟随刘邦起义，汉高祖五年（公元前二二年）被封为燕王。后投降匈奴，匈奴单于封他为东胡卢王，后死于匈奴。〔2〕“樊噲”，沛（今江苏省沛县）人。初随刘邦起义，后以军功封为贤成君。汉初，随刘邦击破臧荼、陈豨和韩王信的叛乱，任左丞相，封为舞阳侯。事详本书《樊噲列传》。〔3〕“蓟”，县名，治所在今北京市西南。〔4〕“御史大夫”，官名，秦、汉时仅次于丞相的中央最高长官，主要职务为监察、执法，兼掌重要文书图籍。与丞相、太尉合称三公。〔5〕“浑都”，县名，或作“军都”，治所在今北京市昌平县东。〔6〕“上兰”，地名，或称为马兰溪，故址在今河北省怀来县东北。〔7〕“沮阳”，县名，治所在今河北省怀来县南。〔8〕“长城”，指令河北省怀来县北面的长城。〔9〕“上谷”，郡名，治所沮阳。〔10〕“右北平”，郡名，秦时治所在无终（今天津市蓟县）。汉时移治平刚（在今辽宁省凌源县西南）。〔11〕“辽西”，郡名，治所在阳乐（今辽宁省义县西）。“辽东”，郡名，治所在襄平（今辽宁省辽阳市）。〔12〕“渔阳”，郡名，治所在渔阳（今北京市密云县西南）。〔13〕“最”，总计。〔14〕“二千石”，泛指俸禄为二千石的官吏。

勃为人木强敦厚，^{〔1〕}高帝以为可属大事。^{〔2〕}勃不好文学，每召诸生说士，东乡坐而责之：^{〔3〕}“趣为我语。”其椎少文如此。^{〔4〕}

【注释】〔1〕“木强”，指性格耿直刚强。〔2〕“属”，托付。〔3〕“东乡坐”，面向东坐。“乡”通“向”。汉礼以东向坐为尊。〔4〕“椎”，质朴，“文”，文饰，客套话。

勃既定燕而归，高祖已崩矣，^{〔1〕}以列侯事孝惠帝。^{〔2〕}孝惠帝六年，^{〔3〕}置太尉官，以勃为太尉。十岁，高后崩。^{〔4〕}吕禄以赵王为汉上将军，^{〔5〕}吕产以吕王为汉相国，^{〔6〕}秉汉权，欲危刘氏。勃为太尉，不得入军门。陈平为丞相，^{〔7〕}不得任事。于是勃与平谋，卒诛诸吕而立孝文皇帝。^{〔8〕}其语在《吕后》、《孝文》事中。^{〔9〕}

【注释】〔1〕“崩”，古代称皇帝和太后死为崩。〔2〕“列侯”，亦称通侯、彻侯，爵位名，秦时二十等爵的最高一级。汉沿用。《汉书·高帝纪下》颜师古注曰：“应劭曰：‘旧曰彻侯，避武帝讳曰通侯，通亦彻也。通，言其功德通于王室也。’张晏曰：‘后改为列侯，列者，见序列也。’”可参阅《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孝惠帝”，即刘盈，刘邦嫡长子。公元前一九四年至前一八八年在位。〔3〕“孝惠帝六年”，即公元前一八九年。〔4〕“高后”，即吕后，刘邦的嫡妻。姓吕，名雉，字娥姁。楚、汉战争时为项羽所俘，数年后被释还。曾助汉高祖刘邦杀韩信、彭越等异姓诸侯王。后其子（惠帝）即位，她实际掌握政权。惠帝死后，她临朝称制，并分封诸吕为王侯，控制南北军。又以审食其为左丞相，掌握实权，公卿皆因而决事。她死后，诸吕拟发动叛乱，为太尉周勃等所平定。共掌握政权十六年。〔5〕“吕禄”，吕后的侄子，吕后时封为赵王，吕后死后，被周勃等诛杀。〔6〕“吕产”，吕后的侄子，吕后时封为梁王，后被周勃等诛杀。“相国”，即丞相，汉高祖十一年更名曰相国。〔7〕“陈平”，阳武（今河南省原阳县）人。陈胜起义后，他投靠魏王咎，为太仆。后从项羽入关，任都尉。后归刘邦，任护军中尉，是刘邦的重要谋臣之一。曾帮助刘邦统一天下，后封为曲逆侯。惠帝即位后任左丞相。吕后时任右丞相。文帝时任丞相。事详《史记》、《汉书》本传。〔8〕“孝文皇帝”，即刘恒，刘邦之子，薄姬所生。高祖平代地后立为代王。吕后死后，周勃、陈平等平诸吕之乱，迎立为帝。在位二十三年（公元前一七九年至前一五七年）。〔9〕“《吕后》、《孝文》事”，指本书《吕太后本纪》、《孝文本纪》。

文帝既立，以勃为右丞相，^{〔1〕}赐金五千斤，食邑万户。^{〔2〕}居月余，人或说勃曰：“君既诛诸吕，立代王，^{〔3〕}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赏，处尊位，以宠，久之即祸及身矣。”勃惧，亦自危，乃谢请归相印。上许之。岁余，丞相平卒，上复以勃为丞相。十余月，上曰：“前日吾诏列侯就国，或未能行，丞相吾所重，其率先之。”乃免相就国。

【注释】〔1〕“右丞相”，汉时设左、右丞相，是国家最高的行政长官。右丞相在左丞相之上。〔2〕“食邑”，古代帝王、诸侯封赐给臣下作为世禄的封地。〔3〕“代王”，指孝文皇帝刘恒。高祖平代地以后，曾立刘恒为代王。

岁余，每河东守尉行县至绛，^{〔1〕}绛侯勃自畏恐诛，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见之。其后人有上书告勃欲反，下廷尉。^{〔2〕}廷尉下其事长安，^{〔3〕}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辞。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与狱吏，狱吏乃书牒背

示之，^{〔4〕}曰“以公主为证”。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胜之尚之，^{〔5〕}故狱吏教引为证。勃之益封受赐，尽以予薄昭。^{〔6〕}及系急，薄昭为言薄太后，^{〔7〕}太后亦以为无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8〕}曰：“绛侯绾皇帝玺，将兵于北军，^{〔9〕}不以此时反，今居一小县，顾欲反邪！”文帝既见绛侯狱辞，乃谢曰：“吏方验而出之。”于是使使持节赦绛侯，^{〔10〕}复爵邑。绛侯既出，曰：“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

【注释】〔1〕“河东”，郡名，治所在安邑（今山西省夏县西北）。“守尉”，指郡守、郡尉。〔2〕“廷尉”，汉代掌管刑狱的最高长官。〔3〕“长安”，汉高帝五年（公元前二二二年）置县，七年定都于此。故址在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北。〔4〕“牋”，木牋，古代书写公文木板。〔5〕“胜之”，周勃的儿子。“尚”，古代娶帝王的女儿叫尚。《史记集解》韦昭曰：“尚，奉也。不敢言娶。”〔6〕“薄昭”，薄太后的弟弟。曾参加迎立文帝，被封为轹侯。后因罪自杀。〔7〕“薄太后”，汉高祖刘邦的妃子，汉文帝刘恒的母亲。〔8〕“冒絮”，古人覆额的一种头巾。“提”，掷。〔9〕“北军”，汉代守卫京城驻扎城北的卫戍部队。〔10〕“节”，即符节。

绛侯复就国。孝文帝十一年卒，^{〔1〕}谥为武侯。^{〔2〕}子胜之代侯。六岁，尚公主，不相中，坐杀人，^{〔3〕}国除。绝一岁，文帝乃择绛侯勃子贤者河内守亚夫，^{〔4〕}封为条侯，^{〔5〕}续绛侯后。

【注释】〔1〕“孝文帝十一年”，即公元前一六九年。〔2〕“谥”，我国古代帝王、贵族、大臣、士大夫死后，依其生前事迹，评定褒贬，给予的称号。帝王的谥号由礼官议上，臣下的谥号由朝廷赐予。〔3〕“坐”，犯罪，因……犯罪。〔4〕“河内”，郡名，治所在怀县（今河南省武陟县西南）。〔5〕“条”，县名，治所在今河北省景县南。

条侯亚夫自未侯为河内守时，许负相之，^{〔1〕}曰：“君后三岁而侯。侯八岁为将相，持国秉，贵重矣，于人臣无两。其后九岁而君饿死。”亚夫笑曰：“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当代，亚夫何说侯乎？然既已贵如负言，又何说饿死？指示我。”许负指其口曰：“有从理入口，^{〔2〕}此饿死法也。”居三岁，其兄绛侯胜之有罪，孝文帝择绛侯子贤者，皆推亚夫，乃封亚夫为条侯，续绛侯后。

【注释】〔1〕“许负”，汉初河内温地（今河南省温县西南）人。善相术，据《楚汉春秋》记载，高祖曾封其为鸣雌亭侯。“相”，相面。〔2〕“从理入口”，指面部有竖纹进入口中。“从”，通“纵”。

文帝之后六年，^{〔1〕}匈奴大入边。^{〔2〕}乃以宗正刘礼为将军，^{〔3〕}军霸上；^{〔4〕}祝兹侯徐厉为将军，^{〔5〕}军棘门；^{〔6〕}以河内守亚夫为将军，军细柳；^{〔7〕}以备胡。上自劳军。至霸上及棘门军，直驰入，将以下骑送迎。已而之细柳军，军士吏被甲，锐兵刃，彀弓弩，持满。天子先驱至，不得入。先驱曰：“天子且至！”军门都尉曰：“将军令曰‘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居无何，上至，又不得入。于是上乃使使持节诏将军：“吾欲入劳军。”亚夫乃传言开壁门。壁门士吏谓从属车骑曰：“将军约，军中不得驱驰。”于是天子乃按辔徐行。^{〔8〕}至营，将军亚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9〕}请以军礼见。”天子为动，改容式车。^{〔10〕}使人称谢：“皇帝敬劳将军。”成礼而去。既出军门，群臣皆惊。文帝曰：“嗟乎，此真将军

矣！曩者霸上、棘门军，若儿戏耳，其将固可袭而虏也。至于亚夫，可得而犯邪！”称善者久之。月余，三军皆罢。乃拜亚夫为中尉。^{〔11〕}

【注释】〔1〕“文帝之后六年”，即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一五八年。〔2〕“匈奴”，古代生活在我国北方的一个游牧民族。“匈奴大入边”事详见本书《孝文本纪》。〔3〕“宗正”，九卿之一，掌管王室亲族事务的长官。此职多由皇族中的人来担任。“刘礼”，楚元王子，景帝元年封为平陆侯。景帝三年，封刘礼为楚王。详见本书《楚元王世家》。〔4〕“霸上”，或作灞上、霸头。古地名，故址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因地处霸水以西的高原上而得名，为古代咸阳、长安附近的军事要地。〔5〕“祝兹侯”，一作“松兹侯”，谥“夷”。曾以舍人从沛公，以郎中入汉。高后四年封为祝兹侯。文帝六年死。〔6〕“棘门”，古地名，故址在今陕西省咸阳市东北。〔7〕“细柳”，古地名，故址在今陕西省咸阳市西南渭河北岸。〔8〕“辔”，音 pèi，驾驭牲口的缰绳。〔9〕“介冑”，古代将士穿戴的铠甲和头盔。“介冑之士”即指穿戴着盔甲的将士。〔10〕“式车”，即轼车，式同轼。“轼车”指将身子俯在车前的横木上表示尊敬意。〔11〕“中尉”，武官名，掌管京城的治安。

孝文且崩时，诫太子曰：^{〔1〕}“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文帝崩，拜亚夫为车骑将军。^{〔2〕}

【注释】〔1〕“太子”，指刘启。即位后称孝景帝。公元前一五七年至前一四一年在位。〔2〕“车骑将军”，地位仅次于上卿的高级将领。

孝景三年，^{〔1〕}吴楚反。^{〔2〕}亚夫以中尉为太尉，东击吴楚。因自请上曰：“楚兵剽轻，难与争锋。愿以梁委之，^{〔3〕}绝其粮道，乃可制。”上许之。

【注释】〔1〕“孝景三年”，即公元前一五四年。〔2〕“吴楚反”，指西汉时刘邦分封的吴、楚、胶东、胶西、济南、淄川、赵七国在景帝三年以吴王刘濞为首发动的武装叛乱。〔3〕“梁”，梁国。汉高帝五年（公元前二二二年）改碭郡为梁国，都睢阳，在今河南省商丘市南。

太尉既会兵荥阳，^{〔1〕}吴方攻梁，梁急，请救。太尉引兵东北走昌邑，^{〔2〕}深壁而守。梁日使使请太尉，太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书言景帝，景帝使使诏救梁。太尉不奉诏，坚壁不出，而使轻骑兵弓高侯等绝吴楚兵后食道。^{〔3〕}吴兵乏粮，饥，数欲挑战，终不出。夜，军中惊，内相攻击扰乱，至于太尉帐下。太尉终卧不起。顷之，复定。后吴奔壁东南陬，太尉使备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吴兵既饿，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击，大破之。吴王濞弃其军，^{〔4〕}而与壮士数千人亡走，保于江南丹徒。^{〔5〕}汉兵因乘胜，遂尽虏之，降其兵，购吴王千金。月余，越人斩吴王头以告。^{〔6〕}凡相攻守三月，而吴楚破平。于是诸将乃以太尉计谋为是。由此梁孝王与太尉有郤。^{〔7〕}

【注释】〔1〕“荥阳”，县名，治所在今河南省荥阳县东北。是古代的军事要地。〔2〕“昌邑”，县名，治所在今山东省金乡县西北。〔3〕“弓高侯”，即韩王信的儿子韩颓当。汉文帝时从匈奴投汉。文帝十六年封为弓高侯。弓高在今河北省景县西北。〔4〕“吴王”，即刘濞，西汉时诸侯王，刘邦的侄子，封吴王。吴、楚七国反叛的发动者，不久失败，逃到东越，为东越人所杀。详见本书《吴王濞列传》。〔5〕“丹徒”，县名，治所在今江

苏省丹徒县。〔6〕“越”，秦汉时分布在长江中下游以南的部族名，部落很多，此指东越。〔7〕“梁孝王”，即文帝的二儿子刘武。窦太后所生，景帝的同母弟。详见本书《梁孝王世家》。

归，复置太尉官。五岁，迁为丞相，景帝甚重之。景帝废栗太子，〔1〕丞相固争之，不得。景帝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与太后言条侯之短。〔2〕

【注释】〔1〕“栗太子”，景帝的二儿子刘荣，栗姬所生。景帝四年立刘荣为太子，七年废为临江王。〔2〕“太后”，即指景帝刘启的母亲窦太后。

窦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1〕景帝让曰：“始南皮、章武侯先帝不侯，〔2〕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窦太后曰：“人主各以时行耳。自窦长君在时，〔3〕竟不得侯，死后乃其子彭祖顾得侯。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景帝曰：“请与丞相议之。”丞相议之，亚夫曰：“高皇帝约‘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今信虽皇后兄，无功，侯之，非约也。”景帝默然而止。

【注释】〔1〕“王信”，景帝皇后（王美人）的哥哥。后被封为盖侯。〔2〕“南皮”，即南皮侯窦彭祖，窦太后的侄子。南皮，古县名，治所在今河北省南皮县北。“章武侯”，即窦太后的弟弟窦广国。章武，古县名，治所在今河北省黄骅县西南。〔3〕“窦长君”，窦太后的哥哥，南皮侯窦彭祖的父亲。

其后匈奴王唯徐卢等五人降，〔1〕景帝欲侯之以劝后。丞相亚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则何以责人臣不守节者乎？”景帝曰：“丞相议不可用。”乃悉封唯徐卢等为列侯。亚夫因谢病。景帝中三年，〔2〕以病免相。

【注释】〔1〕“唯徐卢”，姓唯徐，名卢。景帝中三年（公元前一四七年）封为容成侯。据本书《惠景间侯者年表》记载，中三年有七位匈奴王投降封侯。据《资治通鉴》记载有六人，即容成侯唯徐卢、桓侯赐、遫侯隆强、易侯仆隰、范阳侯范代、翕侯邯郸。〔2〕“景帝中三年”，即公元前一四七年。

顷之，景帝居禁中，召条侯，赐食。独置大胾，〔1〕无切肉，又不置榼。条侯心不平，顾谓尚席取榼。〔2〕景帝视而笑曰：“此不足君所乎？”条侯免冠谢。上起，条侯因趋出。景帝以目送之，曰：“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3〕

【注释】〔1〕“胾”，音 zì，未切开的大块肉。〔2〕“尚席”，管酒席的人。〔3〕“怏怏”，心中不满而郁郁不乐的样子。“少主”，指太子刘彻。周亚夫既反对立太子刘彻，又反对封王皇后的哥哥王信为侯，所以景帝担心周亚夫不会成为太子刘彻的大臣。

居无何，条侯子为父买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1〕取庸苦之，不予钱。庸知其盗买县官器，〔2〕怒而上变告子，事连污条侯。书既闻上，上下吏。吏簿责条侯，〔3〕条侯不对。景帝骂之曰：“吾不用也。”召诣廷尉。廷尉责曰：“君侯欲反邪？”亚夫曰：“臣所买器，乃葬器也，何谓反邪？”吏曰：“君侯纵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条侯，条侯欲自杀，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呕血而死。国除。

【注释】〔1〕“工官”，掌管制作各种供皇室使用器具的官署。“尚方”，亦作上方，官署名，掌管制造兵器、玩好器物。〔2〕“县官”，官家，此指皇帝。〔3〕“簿责”，根据文书所列举的罪状加以责问审理。

绝一岁，景帝乃更封绛侯勃他子坚为平曲侯，〔1〕续绛侯后。十九年卒，谥为共侯。子建德代侯，〔2〕十三年，为太子太傅。〔3〕坐酎金不善，〔4〕元鼎五年，〔5〕有罪，国除。

【注释】〔1〕“坚”，即周坚。周坚为平曲侯在景帝后元年（公元前一四三年）。“平曲”，古地名，故址在今江苏省东海县东南。〔2〕“建德”，即周建德。建德代侯在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一二四年）。〔3〕“太子太傅”，辅导太子的官员。周建德为太子太傅在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一一二年）。〔4〕“酎金”，古时诸侯在宗庙祭祀时献金助祭叫酎金。据本书《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记载，周建德坐酎金失侯在元鼎五年，所以此处“坐酎金不善”与下文“有罪国除”当都在元鼎五年。据《武帝本纪》记载，元鼎五年，列侯坐献黄金酎祭宗庙不如法夺爵者百余人。〔5〕“元鼎”，汉武帝的年号。元鼎五年即公元前一一二年。

条侯果饿死。死后，景帝乃封王信为盖侯。〔1〕

【注释】〔1〕“盖”，县名，治所在今山东省沂水县西北。王信封盖侯在景帝中五年（公元前一四五年）。

太史公曰：绛侯周勃始为布衣时，〔1〕鄙朴人也，才能不过凡庸。及从高祖定天下，在将相位，诸吕欲作乱，勃匡国家难，复之乎正。虽伊尹、周公，〔2〕何以加哉！亚夫之用兵，持威重，执坚刃，穰苴曷有加焉！〔3〕足己而不学，守节不逊，终以穷困。悲夫！

【注释】〔1〕“布衣”，平民。〔2〕“伊尹”，商朝初期的大臣，名伊，一说名挚，尹是官名。曾辅佐商汤攻灭夏桀，被尊为阿衡（宰相）。商汤死后又辅佐卜丙（即外丙）、仲壬二王。“周公”，姬姓，周武王之弟，名旦，亦称叔旦。因采邑在周（今陕西省岐山县北），称为周公。曾助武王灭商。武王死后，成王年幼，由他摄政。详见本书《鲁周公世家》。〔3〕“穰苴”，春秋时齐国大夫，姓田，名穰苴。因做过司马，所以又称为司马穰苴。他精通兵法，曾奉齐景公命令击退晋、燕军队，收复失地。战国时齐威王命大夫整理司马兵法，称为《司马穰苴兵法》。详见本书《司马穰苴列传》。

译 文

绛侯周勃是沛县人，他的祖先是卷人，后来迁到沛县。周勃靠编织蚕箔为生，经常给别人去吹箫帮助办理丧事，后来也充当材官中拉强弓的射手。

高祖自称沛公刚起义时，周勃以中涓的身份跟从高祖攻打胡陵，打下方与。方与反叛后，周勃参加战斗打退敌人。攻打丰。在碭县东面打击秦军。回来的时候驻扎在留县和萧县。又进攻碭县，攻下了碭县。攻克下邑，周勃最先登上城楼。高祖赐给他五大夫的爵位。攻打并夺取了蒙、虞二县。攻击章邯战车骑兵，周勃的武功最大。平定魏地。攻打爱戚、东缙两县，一直到栗县，都攻了下来。进攻鬲桑，周勃先登上城楼。在东阿城下打败了秦军，追击到濮阳，攻下了甄城。攻打都关、定陶，偷袭占领了宛胸，俘获了单父的县令。乘夜偷袭夺取了临济，进攻寿张县，周勃先到达卷县，攻破了卷城。

在雍丘城下进攻李由的军队。进攻开封，周勃的士卒先到达城下的人数最多。后来章邯击败了楚军，杀了项梁，沛公与项羽领兵向东到了碭县。从开始在沛起义到返回碭县，前后一年两个月。楚怀王封沛公为安武侯，委任他为碭郡长官。沛公拜周勃为虎贲令，周勃以虎贲令的身份跟随沛公平定了魏地。在城武进攻东郡的郡尉，打败了他。又攻击王离的军队，打败了他们。进攻长社，周勃先登城。进攻颍阳、缙氏，切断了黄河的渡口。在尸乡北面打击赵贲的军队。向南进攻南阳郡守吕，攻下了武关、峽关。在蓝田大破秦军，一直进攻到咸阳，消灭了秦王朝。

项羽到达（咸阳后），封沛公为汉王。汉王赐周勃为威武侯。周勃跟随汉王进入汉中，汉王拜周勃为将军。回师平定三秦之后，到了秦地，汉王把怀德赐给周勃作为食邑。攻打槐里、好畤，周勃立上等功。在咸阳攻击赵贲、内史保部，周勃立上等功。北攻漆县。攻击章平、姚印的部队。向西平定泾县。回师攻下了郿县和频阳。在废丘包围了章邯。打败了西县县丞。击败了盗巴的军队。攻打上邽，东行守卫峽关。转兵攻击项籍。攻打曲逆，立上等功。回师守卫敖仓，追击项籍。项籍死后，就率军平定楚地的泗水、东海郡，共收复了二十二个县。回师守卫雒阳、栎阳，高祖又把钟离县赏赐给他与颍阴侯作为共同的食邑。周勃以将军的身份跟随高帝在易水附近打败了举兵反叛的燕王臧荼。周勃率领士卒在驰道上阻击叛兵，立功最多，赏赐给他列侯的爵位，并剖分符节为信，使世世相传，永不断绝。把絳县八千一百八十户作为他的食邑，封号为絳侯。

周勃以将军的身份跟随高帝在代地讨伐反叛的韩王信，降服了霍人。又率领军队先前到达武泉攻打匈奴的骑兵，在武泉的北面打败了他们。转兵铜鞮打败了韩信。回师时降服了太原六城。在晋阳城下打败了韩信的匈奴骑兵，攻下了晋阳。又在谿石打败了韩信的军队，并追击败兵八十里。回师时攻打楼烦三城，顺便在平城下攻击匈奴的骑兵，周勃所率领的士卒在驰道上阻击匈奴骑兵，立功最多，被提升为太尉。

（周勃率兵）讨伐陈豨，屠杀马邑吏民。他所率领的士卒斩杀了陈豨的将领乘马絺。在楼烦打败了韩信、陈豨、赵利的军队，俘获了陈豨的将领宋最、雁门郡守阚。接着转攻云中，俘获云中郡守邀、丞相箕肆、将领勋。平定了雁门郡的十七个县，云中郡的十二个县。乘势又在灵丘进攻陈豨，并打败了他的部队，斩杀了陈豨，抓获了陈豨的丞相程纵、将军陈武、都尉高肆。平定了代郡的九个县。

燕王卢绾反叛时，周勃以相国的身份代替樊噲率领大军，攻下蓟县，抓获了卢绾的大将抵、丞相偃、郡守陁、太尉弱、御史大夫施，血洗浑都，在上兰打败了卢绾的军队，又在沮阳打败了卢绾的军队。一直追击到长城，平定了上谷郡的十二个县，右北平郡的十六个县，辽西、辽东二郡的二十九个县，渔阳郡的二十二个县。跟随高帝征战总共俘获了相国一人，丞相二人，将军、二千石官吏各三人。另外还打败了两支军队，攻下三座城，平定了五个郡、七十九个县，抓获丞相、大将各一人。

周勃为人质朴刚强忠厚，高帝认为可以委托大事。周勃不喜爱文学，每次召见儒生和说士时，总是不客气地东向而坐，并且命令他们说：“快给我说。”他那质朴无文的性格就像这样。

周勃平定燕地回来时，高祖已经驾崩，他以列侯的身份事奉孝惠帝。孝惠帝六年，设置太尉官，任命周勃为太尉。十年以后，高后驾崩。吕禄以赵

王的身份任汉朝上将军，吕产以吕王的身份担任汉朝相国，掌握汉朝的大权，想颠覆刘氏政权。周勃身为太尉，却不能进入军营的大门。陈平身为丞相，却不能处理国事。于是周勃与陈平密谋，终于诛灭了诸吕而拥立了孝文皇帝。这些事都记载在《吕太后本纪》、《孝文本纪》中。

文帝即位之后，任命周勃为右丞相，赏赐他黄金五千斤，食邑一万户。过了一个多月，有人劝周勃说：“你已经诛杀了诸吕，拥立代王做了皇帝，威震天下，你又受到丰厚的赏赐，处于尊贵的地位，受到皇帝的尊宠，时间长了就会灾祸临头。”周勃听了感到害怕，也感到自己的处境危险，于是就向皇帝请求辞职并归还相印。皇帝答应了他的请求。一年多以后，丞相陈平去世，皇帝又任命周勃为丞相。十多个月以后，皇帝说：“前些日子我下诏让列侯们都回到自己的封国去，有的人还没能走，丞相是我所器重的人，你带头先回到自己的封国去。”于是周勃免除了丞相的职务回到自己的封国。

一年多以后，每当河东郡守、尉巡行到绛县的时候，绛侯周勃害怕自己被诛杀，经常身披盔甲，命令家人拿着武器来和郡守、郡尉相见。后来有人上书告发周勃想要造反，（皇帝把这件事）交给廷尉处理。廷尉又把这件事交给长安，逮捕了周勃进行审讯。周勃心里害怕，不知说什么话。狱吏渐渐欺凌、侮辱他。周勃将黄金千斤送给狱吏，狱吏就在公文简牍的背面写字给他看，上面写着“以公主为证”。公主是孝文帝的女儿，周勃的长子周胜之娶她为妻，所以狱吏教他引公主作证。周勃把加封受赏所得全部给了薄昭。及至关押审讯紧急的时候，薄昭为周勃向薄太后说情，薄太后也认为周勃没有反叛的事情。当文帝来朝见时，太后拿冒絮掷文帝，说：“绛侯曾挂着皇帝的玉玺在北军统率军队，他没有在那时反叛，如今居住在一个小县，反而打算造反吗？”文帝看了绛侯的狱辞以后，就告诉说：“狱吏正在核验而准备释放他。”于是派了使者带着符节去赦免了绛侯，恢复了他的爵位和封邑。绛侯出狱以后，说：“我曾率领过百万大军，然而怎么能知道狱吏的重要呢？”

绛侯又回到了封国。在孝文帝十一年时周勃去世，谥号为武侯。他的儿子胜之继代为侯。六年以后，胜之娶公主为妻，不和睦，又因为犯了杀人罪，被废除了封国。绝封一年后，文帝才选择了绛侯周勃的儿子中贤能的河内郡守周亚夫，封为条侯，继承了绛侯的爵位。

条侯周亚夫在未封为侯而做河内郡守的时候，许负给他相面说：“你三年以后将封为侯。封侯八年以后将为将相，掌握国家大权，位贵权重，在大臣中独一无二。在这九年后你将会饿死。”周亚夫笑着说：“我的哥哥已继承父亲的爵位为侯了，如果他死了，他的儿子当代他为侯，怎么说我周亚夫得到封侯呢？然而如你所说的我既已富贵了，又怎么能说我会饿死呢？请指给我看。”许负指着他的口说：“你的嘴边有竖着的纹理进入口中，这就是饿死的相法。”过了三年，他的哥哥绛侯胜之犯了罪，孝文帝选择绛侯周勃儿子中的贤能者，大家都推举周亚夫，于是封周亚夫为条侯，继承了绛侯的爵位。

文帝后元六年，匈奴大举侵犯边境。于是文帝任命宗正刘礼为将军，驻扎在霸上；任命祝兹侯徐厉为将军，驻扎在棘门；任命河内郡守周亚夫为将军，驻扎在细柳；来防备匈奴的侵犯。皇帝亲自慰劳军队。到了霸上及棘门的军营，一直驰入军营，将军用下马之礼迎送。过后到了细柳军营，军营的士吏都穿着盔甲，拿着锋利的兵器，剑拔弩张。皇帝的先驱部队到达，未能进入。先驱部队的官吏说：“天子将到。”营门都尉说：“将军有令说‘军

中听将军的命令，不听天子的诏令’。”过了一会儿，皇帝到达，又不得进入军营。于是皇帝就派遣使者拿着符节诏令将军说：“我要进入军营慰劳部队。”于是周亚夫才传令打开营门。营门的士吏对皇帝随从的车骑说：“将军有规定，军营中不准车马奔跑。”于是天子就拉着缰绳慢慢地行走。到了军营，将军周亚夫拿着兵器行礼说：“穿着盔甲的将士不能下拜，请允许用军礼拜见。”天子为之感动，改变面容，俯身扶着车前的横木表示致敬。派人称谢说：“皇帝敬劳将军。”劳军的仪式完成后就离去。出了军营之后，群臣都感到惊讶。文帝说：“啊！这才是真正的将军。前面经过的霸上、棘门军营就像儿戏一般，他们的将军必可袭击俘获的。至于周亚夫，难道可以侵犯他吗？”文帝赞美好久。一个多月以后，三支军队都撤了回来。文帝便任命周亚夫为中尉。

孝文帝快死的时候，告诫太子说：“如果有了危急之事，周亚夫是真正可以统率军队的。”文帝驾崩，景帝任命周亚夫为车骑将军。

孝景三年，吴、楚等国反叛，周亚夫从中尉升为太尉，率兵东进攻打吴、楚。因而亲自向皇帝请示说：“楚军剽悍轻捷，难与他们正面交锋。希望把梁国委弃给他们，断绝他们的粮道，这样就可以制服他们。”皇帝答应了他的请求。

太尉周亚夫在荥阳会合了各路军队后，吴军正在攻打梁国，梁国告急，请求援救。太尉率兵向东北直奔昌邑，深沟高垒，坚守不出。梁国天天都派遣使者来请求太尉援助，太尉为坚持认定的有利策略不肯前往援救。梁国上书景帝，景帝派遣使者去下诏援救梁国。太尉不执行诏令，坚守不出，而派轻骑兵弓高侯等去断绝吴楚部队后方的粮道。吴国的军队缺乏粮食，士兵饥饿，几次打算挑战，（但周亚夫的军队）始终不出来应战。一天夜晚，太尉军中突然惊乱，内部互相攻击扰乱，闹到太尉的帐下。太尉始终卧床不起。过了一会儿，又安定下来。后来吴军跑到营壁的东南角，太尉却派人去防备西北角。过了一会儿，吴军精兵果然奔向西北角，没能攻入。吴军已经饥饿，于是退兵离去。太尉派出精锐部队前往追击，结果大破吴军。吴王濞离弃了他的军队，而与壮士数千人逃跑，到了江南丹徒县坚守自保。汉军因此乘胜出击，全部俘虏了他们，使他们投降了汉军，并悬赏千金来捉拿吴王。一个多月以后，越人斩杀了吴王并拿着头前来报告。一共交战三个月，吴楚叛军溃败平定。到这时众将领才认为太尉的计谋是正确的。从此梁孝王与太尉之间产生了矛盾。

周亚夫回来以后，朝廷又设置太尉官。五年以后，周亚夫升为丞相，景帝很器重他。景帝废栗太子时，丞相周亚夫坚持力争，但没有成功。景帝因此疏远了他。而梁孝王每次朝见，常和太后说条侯的短处。

窦太后说：“皇后的哥哥王信可以封侯。”景帝推辞说：“当初南皮、章武侯先帝都没有封他们为侯，到了我即位才封他们为侯。王信还不能封。”窦太后说：“为人君主各以当时的情况行事。窦长君在世时，结果没能封侯，他死了以后他的儿子彭祖反而得以封侯。我很悔恨这件事情。你赶快封王信为侯吧。”景帝说：“请允许我和丞相商议一下这件事。”和丞相商议这件事时，周亚夫说：“高皇帝曾经约定‘非刘氏不得封王，没有功不得封侯。如不守约，天下共讨之’。现在王信虽然是皇后的哥哥，但他没有功劳，封他为侯，是不遵守高祖之约。”景帝默默不语，只好作罢。

后来匈奴王唯徐卢等五人投降了汉朝，景帝打算封他们为侯以鼓励后来

的人。丞相周亚夫说：“他们背叛了他们的君主来投降陛下，陛下封他们为侯，那怎么来责备那些不守节操的人臣呢？”景帝说：“丞相的议论不可采用。”于是全部封唯徐卢等人为列侯。周亚夫因此告病。景帝中三年，以生病为理由免去了他的丞相职务。

不久以后，景帝在宫中召见条侯，赐他食物。只放了一块大肉，没有切开的肉，又不放筷子。条侯心中忿忿不平，回过头来告诉主管酒席的人去取筷子。景帝看着他笑着说：“这难道还不够你吃吗？”条侯脱帽谢罪。景帝起身，条侯就此快步退出门外。景帝目送他出去，说：“这个怏怏不乐的人不是少主的臣子啊！”

过了不多久，条侯的儿子为父亲从工官尚方那里买了五百具可作为殉葬品的甲楯，搬运甲楯的雇工很累，又不给钱。雇工知道他是偷买皇帝用的器物，于是怀怒上言以叛变事告发了条侯的儿子，事情牵连到条侯。皇帝看了上书以后，就交给下面的官吏来处理。官吏拿着文书去责问条侯，条侯不回答。景帝骂他说：“我不用你了。”于是召条侯到廷尉那里。廷尉责问他说：“你想要造反吗？”周亚夫说：“我所买的器物都是随葬品，怎么说造反呢？”官吏说：“你即使不在地上造反，也是想在地下造反罢了。”官吏威逼他更加厉害。当初，官吏逮捕条侯时，条侯想自杀，他的妻子劝阻了他，因此没有能死了，于是就进入廷尉那里。因为他五天不吃饭，最后因吐血而死。他的封国也就废除了。

绝封一年以后，景帝才又封绛侯周勃的另一个儿子周坚为平曲侯，继承了绛侯的爵位。十九年以后平曲侯去世，谥号为共侯。他的儿子建德继承了侯爵，十三年后担任了太子太傅。元鼎五年，因为犯了“酎金不善”的罪过，废除了他的封国。

条侯果然饿死了。死后，景帝就封王信为盖侯。

太史公说：绛侯周勃当初是百姓的时候，是一个粗鄙质朴的人，才能也超不过平常的人。到了跟随高祖平定天下时，位在将相，诸吕企图作乱，周勃拯救了国家的危难，使国家恢复了正常。即使是伊尹、周公，也不能超过他的功绩。周亚夫的用兵，守威持重，坚毅沉着，司马穰苴也不能超过他。（然而他）自己满足而不学习，遵守节操而不谦让，终于陷入困境。可悲啊！

梁孝王武者，^{〔1〕}孝文皇帝子也，而与孝景帝同母。母，窦太后也。^{〔2〕}

【注释】〔1〕“梁”，汉诸侯王国名，都睢阳（今河南商丘南），当时辖境约相当于今河南开封、通许以东，永城以北，山东曹县、嘉祥以南和安徽砀山、亳县等地，共四十余城，且多大县。〔2〕“窦太后”，观津（今河北武邑东南）人，吕后时入宫，后为汉文帝皇后，生景帝、梁孝王和长公主嫫。景帝即位后被尊为太后，卒于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一二九年）。

孝文帝凡四男：长子曰太子，是为孝景帝；次子武；次子参；次子胜。

^{〔1〕}孝文帝即位二年，^{〔2〕}以武为代王，^{〔3〕}以参为太原王，^{〔4〕}以胜为梁王。二岁，徙代王为淮阳王。^{〔5〕}以代尽与太原王，号曰代王。参立十七年，孝文后二年卒，^{〔6〕}谥为孝王。子登嗣立，是为代共王。^{〔7〕}立二十九年，元光二年卒。^{〔8〕}子义立，是为代王。十九年，汉广关，^{〔9〕}以常山为限，^{〔10〕}而徙代王王清河。^{〔11〕}清河王徙以元鼎三年也。^{〔12〕}

【注释】〔1〕“胜”，《汉书·文三王传》作“揖”。〔2〕“孝文帝即位二年”，公元前一七八年。〔3〕“代”，诸侯王国名，都代（今河北蔚县东北），辖境约相当于今河北怀安、蔚县以西，山西阳高、浑源以东内外长城间地及长城外的东洋河流域。〔4〕“太原”，诸侯王国名，都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辖境约相当于今山西繁峙、代县、宁武以南，吕梁山以东，昔阳、太谷、灵石以北地区。〔5〕“淮阳”，诸侯王国名，都陈（今河南淮阳），辖境约相当于今河南淮阳、鹿邑、太康、柘城、扶沟等县地。〔6〕“孝文后二年”，公元前一六二年。〔7〕“共”，音 g#ng，通“恭”，谥号。〔8〕“元光”，汉武帝年号。元光二年为公元前一三三年。〔9〕“汉广关”，指汉武帝元鼎三年东移函谷关一事。函谷关本在今河南灵宝东北。关以西称“关中”、“关内”，是首都所在的畿辅之地。当时楼船将军杨仆是宜阳（今河南新安南）人，他耻为“关外民”，上书请求将函谷关东移，愿用自己的家财负担迁关的费用。武帝也正想扩大关中的地域，就批准将函谷关东迁三百里，新关故址在今河南新安东。〔10〕“常山”，本名恒山，因避文帝讳改称常山，位河北曲阳西北，为五岳中之北岳。〔11〕“王”，音 w4ng，用作动词，为王。“清河”，诸侯王国名，都清阳（今河北清河东南），辖境约相当于今河北清河和枣强、南宫各一部分地，山东临清、夏津、武城和高唐、平原各一部分地。〔12〕“元鼎”，汉武帝年号，元鼎三年为公元前一一四年。

初，武为淮阳王十年，而梁王胜卒，谥为梁怀王。怀王最少子，爱幸异于他子。其明年，徙淮阳王武为梁王。梁王之初王梁，孝文帝之十二年也。梁王自初王通历已十一年矣。^{〔1〕}

【注释】〔1〕“通历”，把在不同封国为王的年数通加起来计算。

梁王十四年，^{〔1〕}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留，其明年，乃之国。二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孝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复入朝。是时上未置太子也。^{〔2〕}上与梁王燕饮，^{〔3〕}尝从容言曰：^{〔4〕}“千秋万岁后传于王。”^{〔5〕}王辞谢。虽知非至言，然心内喜。太后亦然。其春，

吴楚齐赵七国反。^{〔6〕}吴楚先击梁棘壁，^{〔7〕}杀数万人。梁孝王城守睢阳，而使韩安国、张羽等为大将军，^{〔8〕}以距吴楚。^{〔9〕}吴楚以梁为限，不敢过而西，与太尉亚夫等相距三月。^{〔10〕}吴楚破，而梁所破杀虏略与汉中分。明年，汉立太子。^{〔11〕}其后梁最亲，有功，又为大国，居天下膏腴地。地北界泰山，^{〔12〕}西至高阳，^{〔13〕}四十余城，皆多大县。

【注释】〔1〕“梁王十四年”，即文帝前十五年，为公元前一六五年。〔2〕“上”，指汉景帝。〔3〕“燕饮”，在内廷宴饮，只叙亲情，不行君臣之礼。〔4〕“从容”，闲逸舒缓。“从”，音c#ng。〔5〕“千秋万岁”，“死”的委婉说法，多用于帝王。〔6〕“吴楚齐赵七国反”，景帝前三年（公元前一五四年），朝廷采纳晁错的建议，削减诸侯王封地以强本弱枝，巩固中央政权，吴王刘濞（b@）、楚王刘戊约连胶东王刘熊渠、胶西王刘卬、淄川王刘贤、济南王刘辟光、赵王刘遂等起兵对抗，史称“吴楚七国之乱”，后被汉将周亚夫等讨平。其事详见本书《孝景本纪》、《绛侯周勃世家》和《袁盎晁错列传》的有关记载。由于胶东、胶西、淄川、济南四国是割齐国地设置的，所以这里统称为“齐”。〔7〕“棘壁”，聚邑名，故地在今河南永城西北，当时是一个军事要塞。〔8〕“韩安国”，字长孺，成安（今河南民权东北）人，当时是梁国的中大夫；武帝时先后任北地都尉、大司农、御史大夫，又曾摄丞相事，一度因病免官，又复起为中尉、卫尉、材官将军，与匈奴战失利，郁结愤懑，于元朔二年（公元前一二七年）呕血而死。详见本书《韩长孺列传》。“张羽”，楚相张尚之弟。楚王刘戊与吴王刘濞联结谋反，张尚劝谏，被刘戊杀害，张羽在侠士郑庄的帮助下逃到梁国，梁孝王用之为将。〔9〕“距”，通“拒”。〔10〕“太尉”，官名，是当时最高级的武职，掌管全国军政，秩万石，为三公之一。“亚夫”，周亚夫，汉初功臣绛侯周勃之子，初为河内太守，文帝后二年（公元前一六二年）被封为条侯，曾任将军，以治军严肃著称；景帝初为车骑将军，又由中尉升任太尉，率军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后拜丞相，因反对废栗太子，被景帝疏远，称病免职；景帝后元年（公元前一四三年）被诬谋反，在狱中绝食呕血而死。详见本书《绛侯周勃世家》。〔11〕“汉立太子”，此太子为景帝长子刘荣，即后文之栗太子。〔12〕“泰山”，汉郡名，治所在奉高（今山东泰安市东北），辖境约相当于今山东淄博市、长清以南，肥城以东，宁阳、平邑以北，沂源、蒙阴以西地区。〔13〕“高阳”，聚邑名，属雍丘县，故地在今河南杞县西南。

孝王，窦太后少子也，爱之，赏赐不可胜道。^{〔1〕}于是孝王筑东苑，^{〔2〕}方三百余里。^{〔3〕}广睢阳城七十里。^{〔4〕}大治宫室，为复道，^{〔5〕}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6〕}得赐天子旌旗，出从千乘万骑。^{〔7〕}东西驰猎，拟于天子。出言辟，^{〔8〕}入言警。^{〔9〕}招延四方豪桀，^{〔10〕}自山以东游说之士莫不毕至，^{〔11〕}齐人羊胜、公孙诡、邹阳之属。^{〔12〕}公孙诡多奇邪计，^{〔13〕}初见王，赐千金，^{〔14〕}官至中尉，^{〔15〕}梁号之曰公孙将军。梁多作兵器弩弓矛数十万，而府库金钱且百巨万，^{〔16〕}珠玉宝器多于京师。

【注释】〔1〕“胜”，音sh8ng，尽。〔2〕“东苑”，地在睢阳城东，故名。苑，畜养禽兽，种植花木，并建有宫殿以供帝王游赏行猎的园林。〔3〕“方三百余里”，此极言其范围之大，不一定是实指。〔4〕“广”，扩大。〔5〕“复道”，即阁道，楼阁间架空的通道，相当于现代所谓天桥；因其同

地面上的通道上下重复，故名。〔6〕“连属”，前后连结。“属”，音 zh(。“平台”，睢阳东北梁王离宫所在之地，故址在今河南商丘东北。〔7〕“骑”，音 jì，一人一马为一骑。〔8〕“蹕”，音 bì，指天子外出，一路戒严，禁止行人通行。〔9〕“警”，汉初叔孙通制定的礼仪规定，宫中皇帝坐车每有行动，侍从人员要依次传递，高声呼“警”。〔10〕“桀”，通“杰”。〔11〕“山”，指崑山（在今河南洛宁北）或华山（在今陕西华阴南）。战国秦汉时称崑山或华山以东的广大地区为“山东”。“游说之士”，周游各地，向诸侯权贵陈说政见或出谋画策以求得到赏识和重用的策士。“说”，音 shuì。〔12〕“齐”，今山东泰山以北黄河流域及山东半岛地区，战国时属齐，汉时仍沿称为齐。〔13〕“奇邪”，奇异诡秘，出人意料。〔14〕“千金”，黄金一千斤。汉制一斤约当今二百五十八克。〔15〕“中尉”，此指王国中尉，是主管国中军事的武职官员，秩比二千石。〔16〕“巨万”，万万，亿。“百亿万”，百亿。

二十九年十月，梁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节，乘輿驷马，〔1〕迎梁王于关下。〔2〕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亲故，王入则侍景帝同辇，〔3〕出则同车游猎，射禽兽上林中。〔4〕梁之侍中、郎、谒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门，〔5〕与汉宦官无异。〔6〕

【注释】〔1〕“节”，符节，使者所持用以表示身份的信物。“乘輿”，天子的坐车。“乘”，音 shèng。“驷马”，指驾车的四匹马。“驷”，音 sì。按，汉制天子正式的坐车用六马，副车用四马。此谓景帝派人用自己的副车去迎接梁王，以示隆重和亲爱。〔2〕“关”，函谷关。〔3〕“辇”，音 niǎn，本指人拉的车，汉制皇帝在宫中的坐辇是无轮无輿由人抬着走的。〔4〕“上林”，秦汉时的皇家苑囿，故地在今陕西长安、周至、户县一带，占地广大，内有宫殿，并畜养禽兽，供皇帝狩猎。〔5〕“侍中、郎、谒者”，都是诸侯王国仿效朝廷设置的官职。侍中侍王左右，备应对顾问。郎有侍郎、郎中、中郎等，平时轮流宿卫王宫，王外出则扈从护卫。谒者为接待宾客引见赞礼的近侍。“著”，登录。“籍引”，指门籍。在竹牒上记有关人员的姓名、年龄、形貌等悬于宫门。当时皇宫的警卫制度规定出入宫门必须验对门籍。〔6〕“宦官”，即官宦，泛指官员。

十一月，上废栗太子，〔1〕窦太后心欲以孝王为后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关说于景帝，〔2〕窦太后义格，〔3〕亦遂不复言以梁王为嗣事由此。以事秘，世莫知。乃辞归国。

【注释】〔1〕“栗太子”，景帝的长子刘荣。荣于景帝前四年（公元前一五三年）被立为太子，至景帝前七年，因母亲栗姬失宠而被废为临江王，景帝中三年（公元前一四七年）被控侵占文帝庙外短墙所在之地扩建宫室，奉诏入都，在长安忧惧自杀。因其为废太子，《史记》、《汉书》从其母姓称之为“栗太子”。〔2〕“袁盎”，楚人，字丝；文帝时任中郎将，敢直谏，名重一时，后迁陇西都尉、齐相、吴相，景帝初免官。素与晁错不和，吴楚七国反，盎请景帝斩晁错以求罢兵。吴楚事平，一度出任楚相，因病去职家居，至景帝中二年（公元前一四八年）被梁王所遣刺客暗杀。详见本书《袁盎晁错列传》。“关说”，通说，进言。〔3〕“义”，通“议”。“格”，被阻遏。

其夏四月，上立胶东王为太子。〔1〕梁王怨袁盎及议臣，乃与羊胜、公

孙诡之属阴使人刺杀袁盎及他议臣十余人。逐其贼，〔2〕未得也。于是天子意梁王，逐贼，果梁使之。乃遣使冠盖相望于道，〔3〕覆按梁，〔4〕捕公孙诡、羊胜。公孙诡、羊胜匿王后宫。使者责二千石急，〔5〕梁相轩丘豹及内史韩安国进谏王，〔6〕王乃令胜、诡皆自杀，出之。上由此怨望于梁王。梁王恐，乃使韩安国因长公主谢罪太后，〔7〕然后得释。

【注释】〔1〕“胶东王”，名彻，即后来的汉武帝。刘彻先于景帝前四年（公元前一五三年）被封为胶东王。〔2〕“贼”，此指刺客。〔3〕“冠”，官员所戴的帽子。“盖”，官员坐车的车盖。“冠盖相望于道”，谓出使梁国的官员，一路上前后相望，接连不断。〔4〕“按”，审查追究。〔5〕“二千石”，汉代官员秩禄等级的一种。这一级官员包括将作少府、典属国、太子太傅、各郡郡守、各诸侯王国的傅、相、内史等，每月得俸谷一百二十斛。此处指梁国的傅、相、内史。“石”，音 shí，又读 dàn。〔6〕“相”，汉制诸侯王国的相由中央政府任命，地位和职权相当于郡守，“轩丘”，复姓。“内史”，汉初诸侯王国设内史以管理国中政务，成帝以后省废，其职权归于相。〔7〕“长公主”，名嫫，文帝长女，窦后所生，与景帝及梁孝王同母。

上怒稍解，因上书请朝。既至关，茅兰说王，〔1〕使乘布车，〔2〕从两骑入，匿于长公主园。汉使使迎王，王已入关，车骑尽居外，不知王处。太后泣曰：“帝杀吾子！”景帝忧恐。于是梁王伏斧质于阙下，〔3〕谢罪，然后太后、景帝大喜，相泣，复如故。悉召王从官入关。然景帝益疏王，不同车辇矣。

【注释】〔1〕“茅兰”，梁国的大夫。“说”，音 shuì，劝说别人，使他听从自己的意见。〔2〕“布车”，以白布为帷的丧车。梁孝王乘布车入关是为了隐匿自己的身份。〔3〕“质”，通“钺”，铁砧。古代腰斩处死，每置人于铁砧上，用大斧行刑。“伏斧质”表示自己罪当死，是一种请罪的方式。“阙”，音 què，原指一种高耸的立柱形建筑，古代皇宫前立有双阙，后因称宫殿为宫阙。“阙下”即谓宫阙之下。

三十五年冬，〔1〕复朝。上疏欲留，上弗许。归国，意忽忽不乐。〔2〕北猎良山，〔3〕有献牛，足出背上，孝王恶之。六月中，病热，六日卒，谥曰孝王。

【注释】〔1〕“三十五年冬”，时当景帝中六年（公元前一四四年）。〔2〕“忽忽”，恍惚失意的样子。〔3〕“良山”，即梁山，在今山东东平湖西梁山县南，当时在梁国境内。

孝王慈孝，每闻太后病，口不能食，居不安寝，常欲留长安侍太后。太后亦爱之。及闻梁王薨，〔1〕窦太后哭极哀，不食，曰：“帝果杀吾子！”景帝哀惧，不知所为。与长公主计之，乃分梁为五国，尽立孝王男五人为王，女五人皆食汤沐邑。〔2〕于是奏之太后，太后乃说，〔3〕为帝加壹餐。〔4〕

【注释】〔1〕“薨”，音 hōng，诸侯死称“薨”。〔2〕“汤沐”，用热水沐浴。古制天子把王畿中的某些聚邑赐给诸侯，作为他们来朝时斋戒自洁的地方。汉代皇后、诸侯王、公主、重臣等都有自己的汤沐邑，可收取邑中赋税以供个人奉养。〔3〕“说”，音 yuè，通“悦”。〔4〕“餐”，同“餐”。

梁孝王长子买为梁王，〔1〕是为共王；〔2〕子明为济川王；〔3〕子彭离为济东王；〔4〕子定为山阳王；〔5〕子不识为济阴王。〔6〕3

【注释】〔1〕“梁”，分出济川、济东、山阳、济阴四国后，梁国尚存十余城，辖境约当今河南民权、宁陵以东地及安徽砀山，仍都睢阳。〔2〕“共”，音 g#ng，通“恭”，谥号。〔3〕“济川”，诸侯王国名，分梁国部分领地设置，都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辖境约相当于今河南民权、宁陵以西，开封、尉氏以东，延津、长垣以南，杞县、睢县以北地。〔4〕“济东”，诸侯王国名，分梁国部分领地设置，都无盐（今山东东平东），辖境约相当于今山东济宁市及汶上、东平等县地。〔5〕“山阳”，诸侯王国名，分梁国部分领地设置，都昌邑（今山东金乡西北），辖境约相当于今山东独山湖以西，郟城以南，成武、曹县以东，单县以北地，兼有独山湖东邹县、兖州的一部分。〔6〕“济阴”，诸侯王国名，分梁国部分领地设置，都定陶（今山东定陶西北），辖境约相当于今山东菏泽附近南至定陶北至河南濮阳县所属濮城这一地区。

孝王未死时，财以巨万计，不可胜数。及死，藏府余黄金尚四十余万斤，他财物称是。

梁共王三年，景帝崩。共王立七年卒，〔1〕子襄立，是为平王。

【注释】〔1〕“共王立七年卒”，时当武帝建元四年（公元前一三七年）。

梁平王襄十四年，〔1〕母曰陈太后。共王母曰李太后；李太后，亲平王之大母也；〔2〕而平王之后姓任，曰任王后。任王后甚有宠于平王襄。初，孝王在时，有壘樽，〔3〕直千金。〔4〕孝王诫后世，善保壘樽，无得以与人。任王后闻而欲得壘樽。平王大母李太后曰：“先王有命，无得以壘樽与人。他物虽百巨万，犹自恣也。”任王后绝欲得之。平王襄直使人开府取壘樽，赐任王后。李太后大怒，汉使者来，欲自言，平王襄及任王后遮止，闭门，李太后与争门，措指，〔5〕遂不得见汉使者。李太后亦私与食官长及郎中尹霸等士通乱，〔6〕而王与任王后以此使人风止李太后，〔7〕李太后内有淫行，亦已。后病薨。病时，任后未尝请病；薨，又不持丧。

【注释】〔1〕“梁平王襄十四年”，时当武帝元朔六年（公元前一二三年）。〔2〕“大母”，祖母。〔3〕“壘樽”，一种铜制的盛酒器，圆形，鼓腹，下有圈足，上有盖，表面一般都饰有精致复杂的花纹。“壘”，音 lèi。〔4〕“直”，通“值”。〔5〕“措”，音 zé，通“拊”，挤，夹住。〔6〕“食官长”，汉时天子及诸侯王宫中都有掌管饮食的官吏，通称“食官”，其长称“食官长”。“郎中”，天子或诸侯王的侍从官员，并须轮流宿卫宫禁。〔7〕“风”，音 f#ng，通“讽”，用隐约的语言暗示劝告。

元朔中，〔1〕睢阳人类狂反者，〔2〕人有辱其父，而与淮阳太守客出同车。〔3〕太守客出下车，类狂反杀其仇于车上而去。淮阳太守怒，以让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求反甚急，执反亲戚。反知国阴事，乃上变事，具告知王与大母争樽状。时丞相以下见知之，欲以伤梁长吏，〔4〕其书闻天子。天子下吏验问，有之。公卿请废襄为庶人。〔5〕天子曰：“李太后有淫行，而梁王襄无良师傅，故陷不义。”乃削梁八城，〔6〕梟任王后首于市。〔7〕梁余尚有十城。〔8〕襄立三十九年卒，谥为平王。子无伤立为梁王也。〔9〕

【注释】〔1〕“元朔”，汉武帝年号，共六年（公元前一二八年至公元前一二三年）。〔2〕“类狂”，复姓。“狂”，音 àn。〔3〕“淮阳”，郡名，由淮阳国改置。“太守”，掌管一郡政事的地方长官，本名郡守，景帝时更名太守，秩二千石。〔4〕“长吏”，汉代秩禄六百石以上的官吏都可称

作长吏。此处当指梁国的傅、相等主要官员。“长”，音 zhǎng。〔5〕“庶人”，没有官爵的平民。〔6〕“削梁八城”，《汉书·文三王传》作“削梁王五县”。〔7〕“梟”，音 xiāo，斩首后把首级挂在木竿上示众。〔8〕“十城”，《汉书·文三王传》及《诸侯王表》记襄在位四十年，卒于武帝天汉四年（公元前九七年）。〔9〕“子无伤立为梁王也”，无伤在位十一年，卒于昭帝始元元年（公元前八六年）。

济川王明者，梁孝王子，以桓邑侯孝景中六年为济川王。〔1〕七岁，〔2〕坐射杀其中尉，〔3〕汉有司请诛，〔4〕天子弗忍诛，废明为庶人，迁房陵，〔5〕地入于汉为郡。〔6〕

【注释】〔1〕“桓邑”，《汉书·文三王传》作“垣邑”，地望不详。〔2〕“七岁”，时当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一三八年）。〔3〕“中尉”，汉制诸侯王国设中尉以掌国中军事，维护治安，秩比二千石。按，本书《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及《汉书·武帝纪》、《诸侯王表》皆作“中傅”，此作“中尉”，疑系后人妄改。“中傅”，即少傅，王国中傅与太傅同为诸侯王的辅导官。〔4〕“有司”，主管有关事务的官员。〔5〕“房陵”，汉县名，属汉中郡，治所即今湖北房县。西汉时诸侯王宗室有罪废弃，多迁于此。〔6〕“地入于汉为郡”，时以济川国故地置陈留郡。

济东王彭离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为济东王。二十九年，〔1〕彭离骄悍，无人君礼，昏暮私与其奴、亡命少年数十人行剽杀人，〔2〕取财物以为好。所杀发觉者百余人，国皆知之，莫敢夜行。所杀者子上书言。汉有司请诛，上不忍，废以为庶人，迁上庸，〔3〕地入于汉，为大河郡。

【注释】〔1〕“二十九年”，时当武帝元鼎元年（公元前一一六年）。〔2〕“剽”，音 piào，抢劫。〔3〕“上庸”，汉县名，属汉中郡，与房陵接境，治所在今湖北竹山西南，也是西汉安置有罪宗室的地方。

山阳哀王定者，〔1〕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为山阳王。九年卒，〔2〕无子，国除，地入于汉，为山阳郡。

【注释】〔1〕“哀”，谥号。〔2〕“九年卒”，时当武帝建元五年（公元前一三六年）。

济阴哀王不识者，〔1〕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为济阴王。一岁卒，无子，国除，地入于汉，为济阴郡。

【注释】〔1〕“哀”，谥号。

太史公曰：梁孝王虽以亲爱之故，王膏腴之地，然会汉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植其财货，〔1〕广宫室，车服拟于天子。然亦僭矣。〔2〕

【注释】〔1〕“植”，通“殖”，孳生，增加。〔2〕“僭”，音 jiàn，僭越，超出本分。

褚先生曰：〔1〕臣为郎时，〔2〕闻之于宫殿中老郎吏好事者称道之也。窃以为令梁孝王怨望，欲为不善者，事从中生。〔3〕今太后，女主也，〔4〕以爱少子故，欲令梁王为太子。大臣不时正言其不可状，阿意治小，〔5〕私说意以受赏赐，非忠臣也。齐如魏其侯窦婴之正言也，〔6〕何以有后祸？景帝与王燕见，〔7〕侍太后饮，景帝曰：“千秋万岁之后传王。”太后喜说。窦婴在前，据地言曰：〔8〕“汉法之约，传子適孙，〔9〕今帝何以得传弟，擅乱高帝约乎！”于是景帝默然无声。太后意不说。

【注释】〔1〕“褚先生”，名少孙，西汉元帝、成帝时曾为博士。〔2〕“郎”，即郎官，分侍郎、郎中、中郎等，为皇帝的侍从，隶属于郎中令（武帝太初元年后改称光禄勋），平时轮流宿卫宫廷，皇帝出行则扈从警卫。褚少孙当年曾以文学为侍郎。〔3〕“中”，宫廷之中。〔4〕“女主”，女性的君主，多指临朝称制或对朝政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皇后或太后。〔5〕“阿”，音ā，迎合奉承。〔6〕“魏其侯窦婴”，窦太后从兄之子，字王孙，曾任吴相、詹事，因在平定吴楚七国之乱的战斗中立有军功，受封魏其侯，武帝时一度任丞相，因与王太后的同母弟武安侯田蚡失和，于元光五年（公元前三年）被构陷至死。详见本书《魏其武安侯列传》。“魏其”，汉县名，属琅邪郡，故治在今山东临沂南。“其”，音j。〔7〕“燕见”，君臣在内廷相见，礼节不如朝会那样繁缛隆重。〔8〕“据地”，伏地。〔9〕“適”，音dí，通“嫡”。

故成王与小弱弟立树下，〔1〕取一桐叶以与之，曰：“吾用封汝。”周公闻之，〔2〕进见曰：“天王封弟，〔3〕甚善。”成王曰：“吾直与戏耳。”周公曰：“人主无过举，不当有戏言，言之必行之。”于是乃封小弟以应县。〔4〕是后成王没齿不敢有戏言，〔5〕言必行之。《孝经》曰：〔6〕“非法不言，非道不行。”〔7〕此圣人之法言也。〔8〕今主上不宜出好言于梁王。〔9〕梁王上有太后之重，骄蹇日久，〔10〕数闻景帝好言，千秋万世之后传王，而实不行。

【注释】〔1〕“成王”，即周成王，周武王之子，姓姬名诵。史载成王即位之初尚在幼年，所以由武王弟周公摄政。“小弱弟”，据本书《晋世家》，指叔虞。〔2〕“周公”，周文王之子、武王之弟，姓姬名旦。成王初年，他摄行王政，平定了殷代遗民和周王朝内部反对势力合谋的叛乱，并制定了许多制度，对巩固周王朝的统治起了很大的作用。〔3〕“天王”，《春秋》尊称周天子为“天王”，褚少孙因而设想西周之初也有这种称呼。〔4〕“乃封小弟以应县”，此与本书《晋世家》的记载不同。《晋世家》记成王桐叶封弟，所封之弟是叔虞，后封于“唐”，故地在今山西翼城西；此所言之“应”，故地在今河南鲁山。史载应始封之君也是武王之子、成王之弟，但与叔虞是两个人。又，《晋世家》记以天子无戏言为理由要求成王实现桐叶封弟的诺言的人是史佚，而不是周公。〔5〕“没齿”，终身，一辈子。〔6〕“《孝经》”，儒家经典之一，旧说或以为是孔子所撰，或以为是曾参或其门人所撰，其实是战国末年人的著作。今传本共十八章，内容都是宣扬封建孝道。〔7〕“非法不言，非道不行”，语见《孝经·卿大夫》章。“法”，指先王之法。“道”，指先王之德。〔8〕“法言”，合于礼法的言论。〔9〕“好言”，美言，甘言，中听的话。〔10〕“蹇”，音jiǎn，不驯顺。

又诸侯王朝见天子，〔1〕汉法凡当四见耳。始到，入小见；〔2〕到正月朔旦，奉皮荐璧玉贺正月，〔3〕法见；〔4〕后三日，为王置酒，赐金钱财物；后二日，复入小见，辞去。凡留长安不过二十日。小见者，燕见于禁门内，〔5〕饮于省中，〔6〕非士人所得入也。〔7〕今梁王西朝，因留，且半岁。入与人主同辇，出与同车。示风以大言而实不与，令出怨言，谋畔逆，〔8〕乃随而忧之，不亦远乎！非大贤人，不知退让。今汉之仪法，朝见贺正月者，常一王与四侯俱朝见，十余岁一至。今梁王常比年入朝见，久留。鄙语曰“骄子不孝”，非恶言也。故诸侯王当为置良师傅，相忠言之士，如汲黯、韩长

孺等，〔9〕敢直言极谏，安得有患害！

【注释】〔1〕“诸侯王”，汉代的王都有自己的封国，相当于先秦的诸侯，所以称“诸侯王”。〔2〕“小见”，非正式的朝见。〔3〕“奉皮荐璧玉”，古时诸侯入觐，朝见天子，要奉献皮（虎豹之皮）、币（缯帛）、璧、玉。有关礼仪可参见《仪礼·觐礼》的记载。“荐”，进献。〔4〕“法见”，依礼仪制度进行的正式朝见。〔5〕“禁门”，宫殿门户皆设禁以重警卫，所以称“禁门”。此指内殿之门。〔6〕“省中”，宫禁之中。〔7〕“士人”，此用作宦官的对称。内宫宦官可以进去，士人不得入内。〔8〕“畔”，通“叛”。〔9〕“汲黯”，字长孺，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人。景帝时官太子洗马，武帝时先后任谒者、荥阳令、中大夫，出为东海太守，郡内大治，召拜主爵都尉，改右内史，曾因小罪免官，后又复起为淮阳太守，卒于元鼎五年（公元前一一二年）。黯为人耿直，以敢于直谏闻名当世。详见本书《汲黯列传》。“韩长孺”，即韩安国。

盖闻梁王西入朝，谒窦太后，燕见，与景帝俱侍坐于太后前，语言私说。太后谓帝曰：“吾闻殷道亲亲，周道尊尊，〔1〕其义一也。安车大驾，〔2〕用梁孝王为寄。”〔3〕景帝跪席举身曰：〔4〕“诺。”罢酒出，帝召袁盎诸大臣通经术者曰：“太后言如是，何谓也？”皆对曰：“太后意欲立梁王为帝太子。”帝问其状，袁盎等曰：“殷道亲亲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殷道质，〔5〕质者法天，亲其所亲，故立弟。周道文，〔6〕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长子。〔7〕周道，太子死，立適孙。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帝曰：“于公何如？”皆对曰：“方今汉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当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8〕宋宣公死，不立子而与弟。弟受国，死，复反之与兄之子。弟之子争之，以为我当代父后，即刺杀兄子。以故国乱，祸不绝。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祸宣公为之’。〔9〕臣请见太后白之。”袁盎等入见太后：“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即终，欲谁立？”太后曰：“吾复立帝子。”袁盎等以宋宣公不立正，生祸，祸乱后五世不绝，小不忍害大义状报太后。太后乃解说，〔10〕即使梁王归就国。而梁王闻其义出于袁盎诸大臣所，怨望，使人来杀袁盎。袁盎顾之曰：“我所谓袁将军者也，〔11〕公得毋误乎？”刺者曰：“是矣！”刺之，置其剑，〔12〕剑著身。〔13〕视其剑，新冶。〔14〕问长安中削厉工，〔15〕工曰：“梁郎某子来治此剑。”以此知而发觉之，发使者捕逐之。独梁王所欲杀大臣十余人，文吏穷本之，谋反端颇见。太后不食，日夜泣不止。景帝甚忧之，问公卿大臣，大臣以为遣经术吏往治之，乃可解。于是遣田叔、吕季主往治之。〔16〕此二人皆通经术，知大礼。来还，至霸昌廐，〔17〕取火悉烧梁之反辞，〔18〕但空手来对景帝。景帝曰：“何如？”对曰：“言梁王不知也。造为之者，独其幸臣羊胜、公孙诡之属为之耳。谨以伏诛死，梁王无恙也。”景帝喜说，曰：“急趋谒太后。”太后闻之，立起坐，气平复。故曰，不通经术知古今之大礼，不可以为三公及左右近臣。〔19〕少见之人，如从管中窥天也。〔20〕

【注释】〔1〕“亲亲”，亲其所当亲，前一“亲”用作动词。“尊尊”，尊其所当尊，前一“尊”用作动词。〔2〕“安车”，汉代的马车多立乘，安车是一种用一匹马拉的可以乘坐的小车。皇太后在宫中常乘安车。“大驾”，皇帝出行的车驾。“安车大驾”比喻指太后和汉景帝。〔3〕“用梁孝王为寄”，按，“孝”是死后才有的谥号，窦太后不得在刘武生前称他为“梁孝王”。

此“孝”字或是褚少孙笔误，或是衍文。〔4〕“跪席”，古人跪坐席上，一般情况是臀部着于两个脚后跟上，如臀部离开脚后跟，挺直上身，则是向对方表示尊敬，这叫“跪席”，也就是“长跪”。〔5〕“质”，质朴。此指没有繁复的礼仪制度。〔6〕“文”，与“质”对举，谓文饰。此指外在的各种礼仪制度比较繁复。〔7〕“敬其本始，故立长子”，“本始”谓原始、本原，此指始祖。周代的宗法思想认为王者是天下大宗，王者的嫡长子，称为宗子，是始祖的嫡系继承人。敬始祖必敬大宗、敬宗子，所以要严格区分嫡庶，只有嫡长子才是合法的君位继承人。〔8〕“《春秋》”，春秋时鲁国的编年体史书，相传经孔子修订，为儒家经典之一。记事上起鲁隐公元年（公元前七二二年），下迄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四八一年），叙事简略，以用字寓褒贬。后有《左氏》、《公羊》、《谷梁》三传，合称《春秋三传》。后人引述《春秋三传》的内容，也往往统称为《春秋》之说。“宋宣公”，名力，春秋初年的宋国国君，约公元前七四七年至公元前七二九年在位。他遗命立弟和为国君，而不让自己的儿子太子与夷继位。和在位九年而死，是为宋穆公，穆公临终又遗命由宣公之子与夷继位，而不立自己的儿子公子冯。与夷在位十年，被太宰华督所杀，是为宋殇公。华督立公子冯为君，即宋庄公。后文言“弟之子争之……即刺杀兄之子”，与事实有出入。庄公以后，先后继位的闵公、公子游又都死于内乱。这就是后文所谓“祸乱后五世不绝”。按，宋为殷入后裔所建之国，殷代王位继承多兄终弟及，宣公传弟不传子，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殷人的传统。〔9〕“君子大居正，宋之祸宣公为之”，语见《春秋公羊传》隐公三年。“居正”，谓使嫡长子居于正式继承人的地位。“大”，用作动词，谓以某事为大。〔10〕“解说”，理解并悦服。“说”，音yu8通“悦”。〔11〕“袁将军”，袁盎在文帝时曾任中郎将，所以有“袁将军”的称号。〔12〕“置”，弃置，扔下。〔13〕“著”，音zhu\$，附着。“剑著身”谓剑插在身上。〔14〕“治”，磨砺整治。〔15〕“削厉工”，磨砺修整兵器的工匠。“厉”，通“砺”。〔16〕“田叔”，字少卿，胙城（今河北无极东北，胙，音x0ng）人，战国时齐国王族后裔，早年曾为赵王张敖郎中，后仕汉，任汉中郡守十余年，文帝时因罪免官，景帝时奉命查处梁王谋反一案，因处理得当而受景帝赏识，被任为鲁相，卒于官。详见本书《田叔列传》。“吕季主”，事迹不详。〔17〕“霸昌廐”，当时的皇家马廐之一，在长安东北。〔18〕此处言田叔、吕季主“取火悉烧梁之反辞”，又对景帝说“梁王不知也”，与本书《田叔列传》所记不同。《田叔列传》言田叔从梁国办案归来，先肯定梁王有罪，说“今梁王不伏诛，是汉法不行也”，但暗示景帝要照顾太后的感情，不要治梁王的罪。〔19〕“三公”，辅佐皇帝执政的三个最高级的官员。西汉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为三公，秩禄都是万石。〔20〕“管中窥天”，《庄子·秋水》：“是直以管窥天，以锥指地也，不亦小乎？”这里即用其语意。

译 文

梁孝王武，是孝文皇帝的儿子，与孝景皇帝一母所生，他们的母亲是窦太后。

孝文帝共有四个儿子：长子称为太子，这就是孝景帝；次子名武；三子名参；四子名胜。孝文帝即位后第二年，把武封为代王，把参封为太原王，

把胜封为梁王。两年以后，又改封代王为淮阳王，把代王原有的封地全部都给了太原王，太原王改称代王。参在位十七年，于孝文帝后二年去世，被谥为孝王。他的儿子登继位，这就是代共王。共王在位二十九年，于元光二年去世。他的儿子义继位，这就是当代的代王。义立为代王十九年，朝廷把函谷关东移，扩展关中的地域，把常山作为北面的界限，从而改封代王到清河为王。这次改封是元鼎三年的事。

当初，武为淮阳王十年时，梁王胜去世了，被谥为梁怀王。梁怀王是孝文帝最小的儿子，得到文帝的宠爱超过其他的儿子。第二年，改封淮阳王武为梁王。梁王武开始到梁国为王，是在孝文帝十二年。梁王从最初封王起通加起来算，已经为王十一年了。

梁王当王的第十四年，奉命入京朝见。第十七年、十八年，又连年入朝，并被留在长安，到第二年才回自己的封国。第二十一年，入朝。第二十二年，孝文帝驾崩。第二十四年，入朝。第二十五年，又入朝。当时孝景帝还没有立太子。皇上同梁王一起在内宫宴饮，曾闲谈着说：“我去世后把皇位传给你。”梁王起身辞谢，（表示不敢当，）虽然知道这不是真心实意的话，但心里还是很高兴。太后听了也是这样。那年春天，吴楚齐赵等七国起兵反叛朝廷。吴楚的军队首先攻打梁国的棘壁，杀死了几万人。梁孝王亲自在睢阳守城，而派韩安国、张羽等为大将军，来与吴楚对抗。吴楚的军队把梁国看作难以攻克的险阻，不敢过境西进，而与太尉周亚夫等统率的汉军互相攻守，连战三个月。吴楚等国的叛军终于被击灭，而梁军所击溃、杀死、俘虏的敌军的人数大略与汉军相等。第二年，汉廷立太子。这以后梁王与天子关系最为亲密，他立过大功，又是大国之王，居于天下最肥沃的地方，封地北与泰山郡接界，西到高阳，共有四十多城，其中包括许多大县。

梁孝王是窦太后的小儿子。太后爱他，赏赐给他的财物无法说清。梁孝王就在自己的封国中修建东苑，范围有三百里见方。又扩大睢阳城，周长达七十里。还大建宫室，修造了许多架空的天桥，从王宫直到平台，三十多里接连不断。他被赏赐可使用天子的旌旗，每次出行，千乘万骑跟随在后。到处驰骋行猎，所用的仪制和排场可同天子相比。出行称“跸”，路上戒严清道；在宫内也登辇传“警”。他招纳四方豪杰，山东地区的游说之士都到梁国来投奔他，其中有齐人羊胜、公孙诡、邹阳之流。公孙诡善于策画奇妙的计谋，第一次见梁王，就被赏赐黄金一千斤，官做到梁国的中尉，在梁国号称公孙将军。梁国大造各种兵器，弩、弓、矛等总数有几十万，而府库中的金钱将近百亿，所藏有的金玉宝器比京师还要多。

梁孝王当王第二十九年的十月，又一次入朝。景帝派遣使者拿着符节，用天子驾有四马的副车到函谷关去迎接梁王。梁王朝见天子以后，上疏请求，从而得以留在长安，这是因为太后亲爱他的缘故。梁王在宫中侍奉景帝同乘一辇，外出同乘一车进行游猎，在上林苑中射猎禽兽。梁国的侍中、郎、谒者都登录门籍出入天子的殿门，同天子宫中的宦官没有什么差别。

十一月，皇上废黜栗太子，窦太后心中想把孝王立为皇位继承人。大臣以及袁盎等人对景帝有所进言，窦太后的意见被阻遏不用，窦太后因此也不再提立梁王为皇位继承人的事了。因为宫中的事情十分机密，世人也不知其间的详情。梁王于是也就辞行，回到自己的封国。

这年夏天四月，皇上立胶东王为太子。梁王怨恨袁盎以及其他反对他继承皇位的大臣，就同羊胜、公孙诡这些人商议，偷偷地派遣刺客暗杀袁盎以

及其他十几个议事大臣。朝廷追捕罪犯，未能抓获。于是天子猜测是梁王指使的，抓到刺客进行审问，果然是梁王指使的。于是朝廷接连地派遣使者，使者在路上前后相望，前去梁国核查案情，逮捕公孙诡、羊胜。公孙诡、羊胜躲藏在梁王的后宫。使者督责梁国主政的二千石级官员交出罪犯，十分急迫，梁相轩丘豹以及内史韩安国进谏梁王，梁王就让羊胜和公孙诡都自杀，交出他们的尸体。皇上因为此事而怨恨梁王。梁王心中恐惧，就派遣韩安国去长安通过长公主向太后谢罪，然后才得免于追究。

皇上对梁王的怒气稍有缓和，梁王便上书请求入朝。到了函谷关后，茅兰劝说梁王，让他改乘简陋的布车，只带两个骑马的侍从入关，躲藏在长公主的园林中。朝廷派遣使者迎接梁王，梁王已经入关，而他的车马侍从却都在关外，不知梁王居处。（消息传来，）太后哭着说：“皇帝杀死了我的儿子！”景帝也感到忧虑恐慌。这时梁王才到宫门前伏身于铁砧之上表示谢罪，太后和景帝大喜，三人相对而哭，又同从前一样和好。景帝把梁王的侍从全都召入关内。然而景帝对梁王越来越疏远，不再和他同车共辇了。

梁王在位的第三十五年冬天，又一次入朝。他上奏疏想留在长安，皇上没有允许。梁王回到自己的封国，神意恍惚，闷闷不乐。他向北到良山狩猎，有人献上一头牛，背上长脚，梁王见了十分厌恶。到了六月间，梁王患了热病，在六日去世，被谥为孝王。

孝王为人仁爱，有孝心，每听说太后有病，他就吃不下饭，睡不好觉，经常想留在长安侍奉太后。太后也很钟爱他。等到听到梁王去世的消息，窦太后哭得极其伤心，不肯吃饭，说：“皇帝果然杀死了我的儿子！”景帝也又伤心又忧惧，不知该怎么办。同长公主商议了善后的办法，就把梁国分为五国，把孝王的五个儿子全都封为王，五个女儿也都赐给汤沐邑。于是把这安排奏报给太后，太后这才高兴，为了皇帝而进食吃饭。

梁孝王的长子买继位为梁王，这就是共王。（孝王另外四个儿子，）明被封为济川王，彭离被封为济东王，定被封为山阳王，不识被封为济阴王。

孝王生前，财产以万万计，无法数清。到他死后，府库中余存的黄金还有四十多万斤，其他的财物也与此相当。

梁共王在位的第三年，景帝驾崩。共王在位七年去世，儿子襄继立，这就是平王。

梁平王襄在位的第十四年，他的母亲为陈太后；共王的母亲为李太后，李太后是平王的亲祖母；平王的王后姓任，称为任王后。任王后很得平王襄的宠爱。当初孝王在世时得到一件壘樽，价值千金。孝王告诫后世子孙，要妥善保管这件壘樽，不得把它送人。任王后听说有这样一件壘樽，想得到它。平王的祖母李太后说：“先王曾有遗命，不得把壘樽送人，其他物品即使价值亿万，也任你随意处置。”任王后极想得到壘樽。平王襄径自派人打开府库取出壘樽，赐给任王后。李太后大怒，朝廷的使者来到梁国，李太后要亲自向使者讲这件事，平王襄和任王后拦阻，关上门，李太后争着要开门，被挤伤了手指，结果未能见到朝廷的使者。李太后私下同食官长以及郎中尹霸等通奸淫乱，梁王和任王后抓住此事，让人暗示阻止李太后，李太后因私下有淫乱行为，也就作罢了。后来李太后得病去世，病中任后从未去问病请安，去世后，任后又不为她服丧。

元朔年间，一个叫类狂反的睢阳人，有人侮辱了他的父亲，而与淮阳太守门客同乘一车外出。太守门客下车后，类狂反把他的仇人杀死在车上逃离。

淮阳太守十分恼怒，拿这件事责备梁国的二千石级官员。梁国二千石以下的官员寻找类犴反非常急迫，逮捕了类犴反的亲戚。类犴反知道梁国的一些隐私，于是就向朝廷上书，检举梁国发生的事变，详细地告发了梁王与李太后争夺壘樽的情况。当时朝廷丞相以下的官员看到告发信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企图以此来打击伤害梁国的主要官吏，就把那件告发信上报给天子。天子把此事交付有关官吏去查验审问，确有其事。公卿们建议废梁王襄为庶人。天子说：“李太后有淫乱行为，而梁王襄又没有好的师傅辅导，所以做出不义之事，落到这种地步。”于是削减梁王封地八个县，把任王后处死，将首级悬挂于梁国都城的闹市。这以后梁国余下的领地还有十城。襄在位三十九年去世，被谥为平王，儿子无伤继立为梁王。

济川王明是梁孝王的儿子，在孝景帝中六年以桓邑侯的身份被封为济川王。在位的第七年，因射死自己国中的中尉犯罪，朝廷的有关官员建议处以死刑。天子不忍心诛杀，把他废为庶人，迁居房陵，封国土地并入汉朝改置为郡。

河东王彭离是梁孝王的儿子，在孝景帝中六年被封为河东王。在位二十九年，彭离生性骄纵凶狠，没有人君应有的礼节操行，常在天黑以后同自己的奴仆以及无赖少年等几十人，抢劫杀人，夺取财物，把这当作一种爱好。被他杀害的，已经发现的就有一百多人。国中的人都知道这码事，没有谁敢夜间外出行走。有被杀人的儿子上书朝廷告发。朝廷有关官吏建议处彭离死刑，皇上不忍心，把他废为庶人，迁居上庸，封国土地并入汉朝，改为大河郡。

山阳哀王定是梁孝王的儿子，在孝景帝中六年被封为山阳王。在位九年去世，没有可继承王位的儿子，封国被撤除，土地并入汉朝，改为山阳郡。

济阴哀王不识是梁孝王的儿子，在孝景帝中六年被封为济阴王。在位一年去世，没有可继承王位的儿子，封国被撤除，土地并入汉朝，改为济阴郡。

太史公说：梁孝王虽然因为最亲最爱的缘故而被封到肥沃富饶的地方为王，但也正赶上汉家的繁隆昌盛，百姓都殷实富足，所以能增加财产，广建宫室，车舆冠服的仪制几乎可同天子相比。不过这也僭越礼制了。

褚先生说：我当侍郎的时候，曾听到宫殿中好事的老郎官谈论有关梁孝王的事，私下认为致使梁孝王心怀不满，想干坏事，事端是从宫廷内部惹起的。当时的太后，是（大权在握的）女主，她因为溺爱幼子的缘故，意图让梁王当太子。大臣们不能及时直言如此不可的道理，却奉承阿谀，只从小处着眼，私下取悦太后之意来接受赏赐，都不是忠臣。如果都能像魏其侯窦婴那样正言进谏，怎么会有后来的祸患？景帝同梁王在内宫以兄弟之礼相见，一起陪侍太后宴饮，景帝说：“我去世后把皇位传给你。”太后听了很高兴。窦婴在场，跪伏在地说道：“汉家法度规定，皇位传给嫡子嫡孙，现今皇上怎么能传给弟弟，擅自搅乱高帝的规定啊！”景帝于是默不作声，太后心中不快。从前周成王同年小的幼弟站在桐树下，拿了一片桐叶给他，说道：“我以此封你为诸侯。”周公听说，就进见说：“天王封弟为诸侯，这很好。”成王说：“我不过是同他开玩笑而已。”周公说：“君主没有过分的举动，不应该有开玩笑的话，说出的话一定要实行。”于是成王就把应县封给幼弟。从此以后，成王终身不敢再说玩笑话，说了什么一定去实行。《孝经》中说：“不合礼法的话不说，不合正道的事不做。”这是圣人留下的格言。现今皇上就不应该对梁王说出那种许愿的话。梁王上有太后作靠山，很久以来就骄

横傲慢，又屡次听景帝向他许愿，说去世后把皇位传给他，但实际上又不实行。又诸侯王朝见天子，汉朝的法律规定一共只应进见四次而已。刚到长安，进宫作非正式的小见。到了正月初一，进献毛皮璧玉，向皇上恭贺新年正月，按礼法进见，这叫法见。三天以后，皇上为王置办酒宴，赏赐金钱财物；再过两天，王又进宫小见，告辞离京。留在长安总共不超过二十天。小见是在宫中私下相见，皇上与王一起在内宫宴饮，那地方不是外廷的士人所能进去的。而今梁王西到长安朝见皇上，从而留居，时间几乎有半年之久。进宫与皇上共坐一辇，外出又同乘一车。皇上表面上说出传位给他的大话而实际上却又不给，致使梁王口出怨言，策划叛逆之事，随后才为此而忧虑，（这同正确对待诸侯王的办法）不是相距太远了吗！不是杰出的贤人，就不知道谦让。汉家的礼仪法度，来长安朝见向皇上恭贺新年正月的，经常是一个王与四个侯一起朝见，十几年才轮到一次。现今梁王经常连年入朝进见，久留长安。俗话说“骄子不孝”，这不是恶意中伤的话。所以对诸侯王应该为他们配置好的师傅，并选择能进忠言的人为相，就像汲黯、韩长孺等，敢于直言不讳，尽力进谏，那样怎么会有祸患呢！

听说梁王西行到长安入朝，拜谒窦太后，设便宴以家人之礼相见，梁王与景帝都在太后面前侍坐，一起谈说家常，很是高兴。太后对景帝说：“我听人讲殷代立法行事，重视亲其所亲；周代立法行事，重视尊其所尊，二者的道理是一样的。我和你，就以梁孝王为寄托了。”景帝跪在席上挺直上身说：“是。”酒宴结束退出，景帝召来袁盎等通经术的大臣问：“太后的话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大臣们都回答说：“太后的意思立梁王为皇上的太子。”景帝问具体情况，袁盎等说：“殷代立法行事重视亲其所亲，把弟弟立为继承人。周代立法行事重视尊其所尊，把儿子立为继承人。殷代立法行事比较质朴，讲质朴就取法于天，亲其所亲，所以立弟弟为继承人。周代立法行事崇尚礼仪，讲礼仪就取法于地，（尊其所尊，）尊就是敬，敬自己宗族的本原，所以立长子为继承人。周代立法行事，如果太子死了，就改立嫡孙为继承人。殷代立法行事，如果太子死了，就改立他的弟弟为继承人。”景帝说：“在您看来，该怎么办？”大臣们都回答说：“现今汉家效法周代，（依据）周代立法行事的原则不能立弟弟，应当立儿子为继承人。所以《春秋》以此非难宋宣公。（当初）宋宣公死后，不立自己的儿子而把君位传给弟弟。他弟弟接受国家，死后，又把君位返回来传给兄长的儿子，而弟弟的儿子却起来争夺君位，认为自己应该继代父亲登位，就刺杀了哥哥的儿子。因为这个原因，宋国发生内乱，灾祸不断。所以《春秋》说‘君子尊崇居于正位的嫡子，宋国的祸乱是宣公造成的’。臣等请求进见太后说明这方面的道理。”于是袁盎等人入宫进见太后，说道：“太后您说要立梁王为太子，将来梁王如果去世，您又想立谁？”太后说：“我再立皇帝的儿子。”袁盎等就把宋宣公不立居于正位的嫡子，结果产生祸端，宋国的祸乱以后接连五世不断，小处不忍而伤害了大义的情况，告诉给太后。太后这才理解其中的道理，欣然同意，随即就让梁王归回自己的封国。而梁王听说那些议论出自袁盎等大臣那里，怨恨不满，派人来刺杀袁盎。袁盎回头看看刺客说：“我就是所谓的袁将军，您是不是认错了人？”刺客说：“正是你！”说着刺死袁盎，弃置了剑，剑就插在袁盎尸身之上。事后检验察看这把剑，发现是新近制作的。调查询问长安城中整治磨砺刀剑的工匠，一个工匠说：“梁国郎官某人来制作过这把剑。”因此朝廷知道了案情，发觉是梁王指使的，就派

遣使者追捕刺客。（抓到刺客一审讯，）得知单单梁王所要杀害的大臣就有十几个。司法官吏穷究事件的根源，梁王谋反的迹象许多都暴露了。太后（极其忧虑，）吃不下饭，白天黑夜哭个不停。景帝很为此忧愁，问公卿大臣该怎样处理，大臣们认为应派遣深通经术的官吏去梁国处治，才能解决。于是朝廷派遣田叔、吕季主去梁国处理这一案件。这两个人都深通经术，懂得维护礼法的大原则。他们从梁国办案回来，到了霸昌厩，取火把在梁国审出的梁王谋反的证辞全部烧掉，只是空着手来回报景帝。景帝说：“事情办得怎么样？”他们两人回答说：“证辞都说梁王不知情。事情只是他宠幸的臣下羊胜、公孙诡之流干的。这些人都已处死伏法。梁王安然无恙。”景帝听了很高兴，说：“赶快去谒报太后。”太后听说梁王无事，马上就起来坐着吃饭，心气恢复平安了。所以说，不通晓经术、懂得古今礼法的大原则，不可以担任三公以及君主身边的近臣。见识浅陋的人，就如同以管窥天。（不识大体。）

史记卷五十九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盛冬铃 注译

孝景皇帝子凡十三人为王，^{〔1〕}而母五人，同母者为宗亲。栗姬子曰荣、德、闾于。^{〔2〕}程姬子曰余、非、端。贾夫人子曰彭祖、胜。唐姬子曰发。王夫人兒姁子曰越、寄、乘、舜。^{〔3〕}

【注释】〔1〕“十三人为王”，按汉景帝共十四子，一子后继位为帝（即武帝刘彻），其余十三子封王。〔2〕“栗姬”，齐人，其子荣为景帝长子，曾被立为太子，后被废，栗姬忧惧而死。其事详见本书《外戚世家》。“闾于”，《汉书·景帝纪》、《诸侯王表》及《景十三王传》皆作“闾”。“闾”，音è。〔3〕“王夫人兒姁”，王皇后之妹。“姁”，音x。

河间献王德，^{〔1〕}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为河间王。^{〔2〕}好儒学，被服造次必于儒者。^{〔3〕}山东诸儒多从之游。^{〔4〕}

【注释】〔1〕“河间”，汉诸侯王国名，都乐城（今河北献县东南），辖境约相当于今河北东南部献县、交河、东光、阜成、武强等地。“间”，音ji1。“献”，谥号。〔2〕“孝景帝前二年”，公元前一五五年。〔3〕“被服造次必于儒者”，《汉书·景十三王传》作“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被服”，原意为穿着，此指以儒术修养其心。“造次”，仓卒，匆遽。此谓在仓促之时行为也不失儒家规范。〔4〕“山东”，战国秦汉时对崤山（在今河南洛宁北，崤，音xi2）或华山（在今陕西华阴南）以东的广大地区的习惯称呼。

二十六年卒，^{〔1〕}子共王不害立。^{〔2〕}四年卒，^{〔3〕}子刚王基代立。^{〔4〕}十二年卒，^{〔5〕}子顷王授代立。^{〔6〕}

【注释】〔1〕“二十六年卒”，时当汉武帝元光五年（公元前一三年）。〔2〕“共王不害”，《汉书·诸侯王表》“不害”作“不周”。“共”，音g#ng，通“恭”，谥号。〔3〕“四年卒”，时当汉武帝元朔三年（公元前一二六年）。〔4〕“刚王基”，本书《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及《汉书·景十三王传》“基”作“堪”。“刚”，谥号。〔5〕“十二年卒”，时当汉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一四年）。〔6〕“顷王授”，《汉书·诸侯王表》“授”作“缓”。“顷”，通“倾”，谥号。顷王授在位十七年，死于汉武帝天汉四年（公元前九七年）。

临江哀王闾于，^{〔1〕}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为临江王。三年卒，无后，国除为郡。

【注释】〔1〕“临江”，景帝时设置的诸侯王国，都江陵（今湖北江陵），辖境约相当于今湖北粉清河及襄樊市以南，荆门及洪湖以西，长江及清江以北，四川巫山以东地区。“哀”，谥号。

临江閔王荣，^{〔1〕}以孝景前四年为皇太子，四岁废，^{〔2〕}用故太子为临江王。

【注释】〔1〕“閔”，谥号。〔2〕“四岁废”，事在景帝前七年（公元前一五年）冬。刘荣被废是因为其母栗姬嫉妒无礼，触犯了景帝。

四年，^{〔1〕}坐侵庙壝垣为宫，^{〔2〕}上征荣。荣行，祖于江陵北门。^{〔3〕}既已上车，轴折车废。江陵父老流涕窃言曰：“吾王不反矣！”^{〔4〕}荣至，

诣中尉府簿。^{〔5〕}中尉郅都责讯王，^{〔6〕}王恐，自杀。葬蓝田。^{〔7〕}燕数万衔土置冢上，百姓怜之。

【注释】〔1〕“四年”，时为景帝中三年（公元前一四七年）。〔2〕“庙”，据《汉书·景帝纪》，当为太宗庙。太宗即汉文帝。景帝前元年曾下诏命郡国诸侯皆为文帝立太宗之庙。临江国的太宗庙在江陵。“墼垣”，宗庙或宫殿墙外的又一道短墙。“墼”，音 ru2n。〔3〕“祖”，远行动身之前祭祀路神，以祈一路平安。〔4〕“反”，通“返”。〔5〕“中尉”，官名，掌管长安治安，为列卿之一，秩中二千石，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一四年）后改称执金吾。“簿”，本指狱辞文书，即起诉状。此处用作动词，谓对簿，即司法官员据簿讯问，核对事实，受审者一一作答。〔6〕“郅都”，杨（今山西洪洞）人，景帝时官中尉，执法不避贵戚，号称“苍鹰”。后因逼迫刘荣致使自杀一事触怒景帝母窦太后，终于获罪被杀。详见本书《酷吏列传》。“郅”，音 zhì。〔7〕“蓝田”，汉县名，属京兆尹，故治在今陕西蓝田西。

荣最长，死无后，国除，地入于汉，为南郡。^{〔1〕}

【注释】〔1〕“南郡”，本秦郡名，汉初沿设，景帝前二年改为临江国，至是复为南郡。

右三国本王皆栗姬之子也。^{〔1〕}

【注释】〔1〕“本王”，始封之王。

鲁共王余，^{〔1〕}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为淮阳王。^{〔2〕}二年，吴楚反破后，^{〔3〕}以孝景前三年徙为鲁王。好治宫室苑囿狗马。^{〔4〕}季年好音，^{〔5〕}不喜辞辩。为人吃。^{〔6〕}

【注释】〔1〕“鲁”，汉诸侯王国名，都鲁（今山东曲阜），本秦薛郡地，辖境约相当于今山东曲阜、滕县、泗水一带。〔2〕“淮阳”，汉诸侯王国名，都陈（今河南淮阳），辖境约相当于今河南淮阳、太康、柘城、鹿邑等地。〔3〕“吴楚反”，景帝前三年（公元前一五四年）朝廷采纳晁错的建议，削减诸侯王封地以强本弱枝，巩固中央政权，吴王刘濞（音 p@）、楚王刘戊约连胶东王刘熊渠、胶西王刘卬、淄川王刘贤、济南王刘辟光、赵王刘遂等起兵对抗，史称“吴楚七国之乱”，后被汉将周亚夫等讨平。其事详见本书《孝景本纪》、《绛侯周勃世家》及《袁盎晁错列传》中的有关记载。

〔4〕“苑囿”，畜养禽兽，种植花木，建有宫殿，以供帝王游观行猎的园林。

〔5〕“季年”，晚年。〔6〕“吃”，口吃，说话结巴。

二十六年卒，^{〔1〕}子光代为王。初好音舆马；晚节啬，^{〔2〕}惟恐不足于财。

【注释】〔1〕“二十六年卒”，时当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一二九年）。

〔2〕“晚节”，晚年。按，刘光死于武帝征和四年（公元前八九年），谥“安”。

江都易王非，^{〔1〕}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为汝南王。^{〔2〕}吴楚反时，非年十五，有材力，^{〔3〕}上书愿击吴。景帝赐非将军印，击吴。吴已破，二岁，徙为江都王，治吴故国，^{〔4〕}以军功赐天子旌旗。元光五年，^{〔5〕}匈奴大入汉为贼，非上书愿击匈奴，上不许。非好气力，^{〔6〕}治宫观，招四方豪桀，^{〔7〕}骄奢甚。

【注释】〔1〕“江都”，景帝时设置的诸侯王国，都广陵（今江苏扬州市），辖境约相当于今江苏长江以北，射阳湖西南，仪征以东地区。〔2〕“汝

南”，汉郡名，治所在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辖境约相当于今河南颍河、淮河之间地以及安徽茨河、西淝河以西地。〔3〕“材力”，膂力，勇力。〔4〕“国”，此谓国都。“吴故国”，即广陵。〔5〕“元光”，汉武帝年号。元光五年为公元前三年。〔6〕“好气力”，谓喜好使气任力。据《西京杂记》载，刘非轻捷有力，能超越七尺高的屏风。〔7〕“桀”，通“杰”。

立二十六年卒，〔1〕子建立为王。七年自杀。〔2〕淮南、衡山谋反时，〔3〕建颇闻其谋。自以为国近淮南，恐一日发，为所并，即阴作兵器，而时佩其父所赐将军印，载天子旗以出。易王死未葬，建有所说易王宠美人淖姬，〔4〕夜使人迎与奸服舍中。〔5〕及淮南事发，治党与颇及江都王建。〔6〕建恐，因使人多持金钱，事绝其狱。而又信巫祝，使人祷祠妄言。建又尽与其姊弟奸。〔7〕事既闻，汉公卿请捕治建。天子不忍，使大臣即讯王。王服所犯，遂自杀。国除，地入于汉，为广陵郡。

【注释】〔1〕“立二十六年卒”，时当武帝元朔元年（公元前一二八年）。

〔2〕“七年自杀”，时当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一二一年）。〔3〕“淮南”，指淮南王刘安。安为高祖子淮南厉王刘长之子，文帝前十六年（公元前一六四年）嗣位。当时淮南国辖境约相当于今安徽淮河以南，巢湖及肥西以北，塘河以东，凤阳、来安、和县以西地区；都寿春，即今寿县。“衡山”，指刘安之弟衡山王刘赐。赐初封庐江王，景帝前四年（公元前一五三年）徙封衡山，辖境约当今安徽淮河以南，霍丘及六安市以西地，并包括河南固始；都六，在今六安市北。刘安、刘赐于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一二二年）因谋反事败自杀，封国都被撤销。详见本书《淮南衡山列传》。〔4〕“说”，音yuè，通“悦”。“淖”，音zhuò，一说音nào，姓。〔5〕“服舍”，服丧期间的住处。〔6〕“党与”，同党，同伙。〔7〕“姊弟”，此谓姐妹。按，刘建淫乱暴虐事《汉书·景十三王传》记载较详，可参看。胶西于王端，〔1〕以孝景前三年吴楚七国反破后，端用皇子为胶西王。端为人贼戾，〔2〕又阳痿，〔3〕一近妇人，病

之数月。而有爱幸少年为郎。〔4〕为郎者顷之与后宫乱，端禽灭之，〔5〕及杀其子母。数犯上法，〔6〕汉公卿数请诛端，天子为兄弟之故不忍，而端所为滋甚。有司再请削其国，〔7〕去太半。〔8〕端心愠，遂为无訾省。〔9〕府库坏漏尽，腐财物以巨万计，终不得收徙。令吏毋得收租赋。端皆去卫，〔10〕封其宫门，从一门出游。数变名姓，为布衣，〔11〕之他郡国。

【注释】〔1〕“胶西”，汉诸侯王国名，都高密（今山东高密西南），辖境约相当于今山东胶河以西高密县地。“于”，谥号。〔2〕“贼戾”，阴险凶狠。“戾”，音lì。〔3〕“阳痿”，即今所谓阳痿。〔4〕“郎”，郎官，天子或诸侯王的侍从。〔5〕“禽”，通“擒”。〔6〕“数”，音shù，屡次。〔7〕“有司”，主管有关事务的官员。“削其国”，汉制，诸侯王犯罪或有过失，朝廷可以削减他的封地，以示惩罚，称为“削国”。〔8〕“太半”，大半。〔9〕“訾”，音zǐ，计量。“省”，音xǐng，视察。“为无訾省”，谓故意不去视察管理。〔10〕“卫”，卫士。〔11〕“布衣”，庶人的衣服。后因以“布衣”代指平民百姓。

相二千石往者，〔1〕奉汉法以治，端辄求其罪告之，无罪者诈药杀之。所以设诈究变，〔2〕强足以距谏，〔3〕智足以饰非。相二千石从王治，则汉绳以法。故胶西小国，而所杀伤二千石甚众。

【注释】〔1〕“相二千石”，指王国的相。汉制诸侯王国的相与郡守品级相等，秩禄都是二千石（月得俸谷一百二十斛）。相由中央政府任命，兼有监视诸侯王的责任。〔2〕“究”，穷极。〔3〕“强”，音 ji4ng。“距”，通“拒”。

立四十七年，卒，〔1〕竟无男代后，国除，地入于汉，为胶西郡。

【注释】〔1〕“立四十七年卒”，时当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一八年）。右三国本王皆程姬之子也。

赵王彭祖，〔1〕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为广川王。〔2〕赵王遂反破后，〔3〕彭祖王广川。〔4〕四年，徙为赵王。〔5〕十五年，孝景帝崩。彭祖为人巧佞卑谄，足恭而心刻深。〔6〕好法律，持诡辩以中人。〔7〕彭祖多内宠姬及子孙。相二千石欲奉汉法以治，则害于王家。是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皂布衣，〔8〕自行迎，除二千石舍，〔9〕多设疑事以作动之，〔10〕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讳，辄书之。二千石欲治者，则以此迫劫；〔11〕不听，乃上书告，及污以奸利事。彭祖立五十余年，相二千石无能满二岁，辄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赵王擅权，使使即县为贾人榷会，〔12〕入多于国经租税。〔13〕以是赵王家多金钱，然所赐姬诸子，亦尽之矣。彭祖取故江都易王宠姬王建所盗与奸淖姬者为姬，甚爱之。

【注释】〔1〕“赵”，汉诸侯王国名，都邯郸（今河北邯郸市），本秦邯郸郡地，辖境约相当于今河北涿河以南，滏阳河以西地及河南浚县、内黄，山东馆陶和冠县西部地。〔2〕“广川”，景帝时设置的诸侯王国，由信都国改置，都信都（今河北冀县），辖境约相当于今河北武邑、景县以南，南宫、故城以北滏阳河流域及山东德州市地。〔3〕“赵王遂”，高祖子赵幽王刘友之子，文帝元年嗣封，景帝前三年与吴王刘濞、楚王刘戊等一起发动叛乱，事败自杀。〔4〕“王”，音 w4ng，用作动词，为王。〔5〕“四年，徙为赵王”，时当景帝前五年（公元前一五二年）。〔6〕“足恭”，过度谦虚。语出《论语·公冶长》：“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宋朱熹《集注》：“足，过也。”“刻深”，苛刻，阴险。〔7〕“中”，音：zh^ng，中伤陷害。〔8〕“衣皂布衣”，上“衣”字音 yì，用作动词，穿着。“皂”，黑色。〔9〕“除”，扫除。〔10〕“作”，通“诈”。“作动”谓诱骗引动。〔11〕“迫劫”，逼迫威胁。〔12〕“贾人”，商人。“贾”，音 g。“榷会”，总计商人财货征收营业税。“榷”，音 qu8。“会”，音 ku4i。〔13〕“经”，常。此指常额。

彭祖不好治宫室、祥，〔1〕好为吏事。上书愿督国中盗贼。常夜从走卒行徼邯郸中。〔2〕诸使过客以彭祖险陂，〔3〕莫敢留邯郸。

【注释】〔1〕“祥”，祭祀鬼神以求福。“”，音 j。〔2〕“行徼”，巡逻，巡察。“徼”，音 ji4o。〔3〕“险陂”，阴险邪谄，行为不正。“陂”，音 bì。

其太子丹与其女及同产姊奸，〔1〕与其客江充有郤。〔2〕充告丹，丹以故废。赵更立太子。〔3〕

【注释】〔1〕“女”，《汉书·景十三王传》作“女弟”。“同产”，同母所生。〔2〕“江充”，字次倩，邯郸人。其人后被武帝任为直指绣衣使者，以巫蛊事陷害太子刘据，被刘据所杀。“郤”，音 xì，通“隙”，嫌隙。〔3〕“赵更立太子”，更立彭祖另一子武始侯昌为太子。按，刘彭祖后死于

武帝太始四年（公元前九三年），太子昌嗣封。

中山靖王胜，^{〔1〕}以孝景前三年用皇子为中山王。十四年，孝景帝崩。胜为人乐酒好内，^{〔2〕}有子枝属百二十余人。^{〔3〕}常与兄赵王相非，曰：“兄为王，专代吏治事。王者当日听音乐声色。”赵王亦非之，曰：“中山王徒日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4〕}何以称为藩臣！”^{〔5〕}

【注释】〔1〕“中山”，汉诸侯王国名，都卢奴（今河北定县），辖境约相当于今河北内长城以南，保定、安国以西，唐县、新乐以东，滹沱河北地区。“靖”，谥号。〔2〕“乐”，音 y4o，喜好。“内”，指后房姬妾，女色。〔3〕“枝属”，各支宗属。〔4〕“拊循”，安抚，抚慰。“拊”，音 f。〔5〕“藩”，本义为屋外的篱笆。诸侯王分封在外，等于是皇室的藩篱，所以称“藩臣”。

立四十二年卒，^{〔1〕}子哀王昌立。^{〔2〕}一年卒，^{〔3〕}子昆侈代为中山王。^{〔4〕}

【注释】〔1〕“立四十二年卒”，时当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一一三年）。〔2〕“哀”，谥号。〔3〕“一年卒”，时当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一一二年）。〔4〕昆侈后死于武帝征和三年（公元前九年），谥“康”。

右二国本王皆贾夫人之子也。

长沙定王发，^{〔1〕}发之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辟，^{〔2〕}不愿进，而饰侍者唐儿使夜进。上醉不知，以为程姬而幸之，遂有身。^{〔3〕}已乃觉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命曰发。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为长沙王。以其母微，无宠，故王卑湿贫国。

【注释】〔1〕“长沙”，汉诸侯王国名，都临湘（今湖南长沙市），当时辖境约相当于今湖南境内益阳、邵阳以东，衡阳、酃县以北地区。“定”，谥号。〔2〕“辟”，通“避”。“有所辟”指月经来潮，不能侍寝。〔3〕“有身”，有孕。

立二十七年卒，^{〔1〕}子康王庸立。^{〔2〕}二十八年，卒，^{〔3〕}子鲋立为长沙王。^{〔4〕}

【注释】〔1〕“立二十七年卒”，时当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一二九年）。〔2〕“康”，谥号。《汉书·诸侯王表》及《景十三王传》作“戴”。〔3〕“二十八年卒”，时当武帝太初四年（公元前一一一年）。按，《汉书·诸侯王表》及《景十三王传》记刘庸在位二十七年。〔4〕“鲋”，音 f)q*。《汉书·诸侯王表》作“附胸”。鲋后死于昭帝始元三年（公元前八四年），谥“顷”。

右一国本王唐姬之子也。

广川惠王越，^{〔1〕}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为广川王。^{〔2〕}

【注释】〔1〕“惠”，谥号。〔2〕“孝景中二年”，公元前一四八年。十二年卒，^{〔1〕}子齐立为王。齐有幸臣桑距。^{〔2〕}已而有罪，欲诛距，距亡，王因禽其宗族。距怨王，乃上书告王齐与同产奸。自是之后，王齐数上书告言汉公卿及幸臣所忠等。^{〔3〕}

【注释】〔1〕“十二年卒”，时当武帝建元四年（公元前一三七年）。〔2〕“桑距”，《汉书·景十三王传》作“乘距”。〔3〕“所忠”，武帝亲信近臣，当时官谏大夫，一说官掌故。

胶东康王寄，^{〔1〕}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为胶东王。二十八年卒。^{〔2〕}淮

南王谋反时，寄微闻其事，私作楼车镞矢，^{〔3〕}战守备，候淮南之起。及吏治淮南之事，辞出之。^{〔4〕}寄于上最亲，^{〔5〕}意伤之，发病而死，不敢置后，于是上闻。寄有长子者名贤，母无宠；少子名庆，母爱幸，寄常欲立之，为不次，^{〔6〕}因有过，^{〔7〕}遂无言。上怜之，乃以贤为胶东王奉康王嗣，而封庆于故衡山地，为六安王。^{〔8〕}

【注释】〔1〕“胶东”，汉诸侯王国名，都即墨（今山东平度东南），辖境约相当于今山东胶水以东平度、莱西、莱阳等县及其迤南地区。“康”，谥号。〔2〕“二十八年卒”，时当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一二一年）。〔3〕“楼车”，一种战车，上设望楼，可以瞭望敌情。“镞矢”，轻便锐利的箭。〔4〕“辞出之”，“辞”谓狱辞，“出”，出脱，开脱。〔5〕“寄于上最亲”，“上”，皇上，指武帝。刘寄母王夫人是武帝母王太后的亲妹妹，所以在诸兄弟中与武帝关系最亲。〔6〕“不次”，不合传承的次序。〔7〕“有过”，指前与闻淮南王谋反并企图响应事。〔8〕“六安”，汉诸侯王国名，所辖即衡山国故地。

胶东王贤立十四年卒，^{〔1〕}谥为哀王。子庆为王。^{〔2〕}

【注释】〔1〕“立十四年卒”，时当汉武帝元封四年（公元前一七年）。〔2〕“子庆为王”，按，本书《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及《汉书·诸侯王表》、《景十三王传》皆记嗣王名“通平”，此作“庆”必误，因刘贤有弟名“庆”，不得以“庆”名其子。刘通平后死于昭帝始元四年（公元前八三年），谥“戴”。

六安王庆，以元狩二年用胶东康王子为六安王。^{〔1〕}

【注释】〔1〕“元狩”，汉武帝年号，元狩二年为公元前一二一年。刘庆后死于昭帝始元三年（公元前八四年），谥“恭”。

清河哀王乘，^{〔1〕}以孝景中三年用皇子为清河王。十二年卒，^{〔2〕}无后，国除，地入于汉，为清河郡。

【注释】〔1〕“清河”，汉诸侯王国名，都清阳（今河北清河东南），辖境约相当于今河北清河及枣强、南宫各一部分地，山东临清、夏津、武城及高唐、平原各一部分地。“哀”，谥号。〔2〕“十二年卒”，时当武帝建元五年（公元前一三六年）。

常山宪王舜，^{〔1〕}以孝景中五年用皇子为常山王。舜最亲，^{〔2〕}景帝少子，骄怠多淫，数犯禁，上常宽释之。立三十二年卒，^{〔3〕}太子勃代立为王。

【注释】〔1〕“常山”，汉诸侯王国名，都元氏（今河北元氏西北），辖地约相当于今河北唐河以南，曲阳、行唐、栾城、赵县、高邑、临城以西，内丘以北地区。“宪”，谥号。〔2〕“舜最亲”，指在诸兄弟中与武帝关系最亲，因其母王夫人与武帝母王太后是亲姐妹。〔3〕“立三十二年卒”，时当武帝元鼎二年（公元前一五年）。

初，宪王舜有所不爱姬生长男悦。^{〔1〕}悦以母无宠故，亦不得幸于王。王后脩生太子勃。王内多，所幸姬生子平、子商，王后希得幸。及宪王病甚，诸幸姬常侍病，故王后亦以妒媚不常侍病，^{〔2〕}辄归舍。医进药，太子勃不自尝药，^{〔3〕}又不宿留侍病。及王薨，^{〔4〕}王后、太子乃至。宪王雅不以长子悦为人数，^{〔5〕}及薨，又不分与财物。郎或说太子、王后，^{〔6〕}令诸子与长子悦共分财物，太子、王后不听。太子代立，又不收恤悦。悦怨王后、太子。汉使者视宪王丧，悦自言宪王病时，王后、太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7〕}太子勃私奸，饮酒，博戏，击筑，^{〔8〕}与女子载驰，环城过市，入牢视

囚。天子遣大行骞验王后及问王勃，〔9〕请逮勃所与奸诸证左，〔10〕王又匿之。吏求捕，勃大急，使人致击笞掠，擅出汉所疑囚者。有司请诛宪王后脩及王勃。上以脩素无行，使税陷之罪，勃无良师傅，不忍诛。有司请废王后脩，徙王勃以家属处房陵，〔11〕上许之。

【注释】〔1〕“税”，音 tu#。〔2〕“妒媚”，嫉妒。“媚”，音 m4o。〔3〕“太子勃不自尝药”，古代礼教规定，尊长有病，卑幼者侍奉汤药，应先尝后进。《礼记·曲礼下》：“君有疾，饮药，臣先尝之；亲有疾，饮药，子先尝之。”太子勃在宪王病中不先尝药是违背孝道的。〔4〕“薨”，音 h#ng，诸侯死称“薨”。〔5〕“雅”，平素。“为人数”，当人看待。〔6〕“说”，音 shuì，劝说。〔7〕“舍”，指居丧时居住的服舍。〔8〕“筑”，古代的一种弦乐器，形状与琴相似，有十三弦。〔9〕“大行”，官名，秦及汉初称典客，景帝中六年（公元前一四四年）改称大行，武帝太初元年又改称大鸿胪，掌管宾客朝觐之事，秩中二千石，为九卿之一。“骞”，音 qi n，当指张骞。张骞，汉中成固（今陕西城固）人，武帝时曾两次出使西域，又从卫青出击匈奴，以功封博望侯，卒于元鼎三年（公元前一一四年），详见《汉书·张骞传》。张骞于元鼎二、三年间曾官大行。〔10〕“证左”，证据，此指见证人。〔11〕“房陵”，汉县名，属汉中郡，故治即今湖北房县。西汉时诸侯王宗室有罪废弃，多迁徙于此。

勃王数月，迁于房陵，国绝。月余，天子为最亲，乃诏有司曰：“常山宪王蚤夭，〔1〕后妾不和，適孽诬争，〔2〕陷于不义以灭国，朕甚闵焉。其封宪王子平三万户，为真定王；〔3〕封子商三万户，为泗水王。”〔4〕

【注释】〔1〕“蚤”，通“早”。“夭”，少壮而死。〔2〕“適”，音 d0，通“嫡”，谓正妻所生的嫡子。“孽”，谓姬妾所生的庶子。〔3〕“真定”，诸侯王国名，汉武帝分常山国部分地设置，都真定（今河北正定南），辖境约相当于今河北石家庄市及藁城、正定地。〔4〕“泗水”，汉武帝时设置的诸侯王国，都凌（今江苏泗阳西北），辖境约相当于今江苏泗阳及宿迁、沭阳、涟水及清江市各一部分地。

真定王平，元鼎四年用常山宪王子为真定王。〔1〕

【注释】〔1〕“元鼎”，汉武帝年号，元鼎四年为公元前一一三年。刘平后卒于武帝征和三年（公元前九年），谥“顷”。

泗水思王商，〔1〕以元鼎四年用常山宪王子为泗水王。十一年卒，〔2〕子哀王安世立。〔3〕十一年卒，〔4〕无子。于是上怜泗水王绝，乃立安世弟贺为泗水王。〔5〕

【注释】〔1〕“思”，谥号。〔2〕“十一年卒”，时当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一四年）。〔3〕“哀”，谥号。〔4〕“十一年卒”，按，本书《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及《汉书·诸侯王表》、《景十三王传》皆记哀王安世在太初二年嗣位的当年即死，此云“十一年卒”，疑是涉上文思王“十一年卒”而误。〔5〕刘贺后死于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八一年），谥“戴”。

右四国本王皆王夫人兒姁子也。其后汉益封其支子为六安王、泗水王二国。〔1〕凡兒姁子孙，于今为六王。

【注释】〔1〕“支子”，非嫡长子系统的旁系子孙。

太史公曰：高祖时诸侯皆赋，〔1〕得自除内史以下，〔2〕汉独为置丞相，黄金印。诸侯自除御史、廷尉正、博士，〔3〕拟于天子。自吴楚反后，五宗

王世，汉为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银印。诸侯独得食租税，夺之权。其后诸侯贫者或乘牛车也。

【注释】〔1〕“赋”，收取租税。〔2〕“除”，拜官授职。“内史”，官名。汉初沿秦制设内史以治理京师，各诸侯王国也依拟设内史以掌国内民政，秩皆二千石。景帝时中央职官系统的内史分置左右，武帝时改左右内史为左冯（音 píng）翊、京兆尹，王国内史名称依旧，但改由朝廷任命，成帝时撤销王国内史，其职权归并于王国相。〔3〕汉初诸侯王国可以依拟中央设置百官，王国御史大夫掌管弹劾、纠察之事和国内图籍秘书，王国廷尉正掌管国内刑狱，王国博士则掌博通古今，备王顾问。景帝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后，下令取消各诸侯王国的御史大夫、廷尉正、博士及少府、宗正等官。

译 文

孝景皇帝的儿子共有十三人被封为诸侯王，他们分别由五个母亲所生，同母的就是宗亲。栗姬生的儿子名叫荣、德、闾于。程姬生的儿子名叫余、非、端。贾夫人生儿子名叫彭祖、胜。唐姬生的儿子名叫发。王夫人兒姁生的儿子名叫越、寄、乘、舜。

河间献王德，在孝景帝前二年以皇子的身份被封为河间王。他喜好儒家的学说，用儒术修饰自己，游处其中，即使在仓促急迫的时候，也一定不丢掉儒者的规范。山东各地的儒生很多人都去追随他，跟他交游。

德在位二十六年去世，他的儿子共王不害继立为王。不害在位四年去世，儿子刚王基继立为王。基在位十二年去世，儿子顷王授继立为王。

临江哀王闾于，在孝景帝前二年以皇子的身份被封为临江王。他在位三年去世，没有后嗣，封国被撤除，改为郡。

临江闵王荣，在孝景帝前四年被立为皇太子，四年后被废，以前太子的身份被封为临江王。

在位的第四年，荣因为侵占文帝庙外矮墙所在的空地扩建自己的宫殿而获罪，皇上征召他入都。荣出发前，在江陵北门祭祀路神。已经登车，忽然车轴折断，车子坏了。江陵父老看到这一情况，流着眼泪偷偷地说：“我们的君王这一去回不来了！”荣到了长安，去中尉府对质，中尉郅都责问审讯他，他惊恐畏惧，就自杀了。死后葬在蓝田，葬时有几万只燕子飞来，衔土放在他的坟上，百姓们都很同情他。荣在孝景帝的儿子中年龄最大，死后因为没有可以继承王位的后嗣，封国被撤除，地方并入汉朝，改为南郡。右述三国始封的王都是栗姬所生的儿子。鲁共王余，在孝景帝前二年以皇子的身份被封为淮阳王。第二年，吴楚七国的叛乱平定以后，在孝景帝前三年改封为鲁王。鲁王余为人爱好建造宫室，经营苑囿，畜养狗马。晚年又喜欢音乐，他不善言谈，说话结巴。余在位二十六年去世，儿子光继代为王。光起初也爱好音乐车马，晚年却十分贪婪吝啬，惟恐财富不够多。

江都易王非，在孝景帝前二年以皇子的身份被封为汝南王。吴楚七国叛乱时，非年方十五岁，有勇力，上书天子请求攻打吴国。景帝赐给非将军印，让他领兵攻击吴军。吴国被攻破后二年，改封非为江都王，就以吴国原先的国都为都城，因为有军功，还赏赐给他天子的旌旗。元光五年，匈奴大规模入侵汉地进行掳掠，非上书天子，自请领兵出击匈奴，天子不准许。非为人喜欢使气任力，建造宫殿，招纳四方豪杰，极其骄纵奢侈。

非在位二十六年去世，儿子建继立为王。建在位七年自杀。淮南王、衡山王谋反的时候，建在相当程度上与闻他们的阴谋。他自以为封国接近淮南，恐怕一旦事发，会被淮南吞并，就暗中修造兵器，经常佩带他父亲受赐的将军印，打着天子的旌旗出巡。易王去世还未下葬，建就看上了易王生前宠爱的美人淖姬，在夜间派人把淖姬迎到居丧的房舍中与她成奸。等到淮南王谋反事情败露，朝廷追究淮南王的同党，多有涉及到江都王建的。建感到恐慌，就派人拿着许多金钱去行贿，以图中止追查这一案件。他又相信巫祝，派人祈祷祭祀胡言乱语。建还同自己的姐妹全都通奸。这些事情上报朝廷后，汉朝公卿大臣请求天子逮捕建，治他的罪。天子不忍心，派遣大臣到江都国去审讯他。王认服自己所犯的罪行，于是就自杀了。死后封国被撤除，地方并入汉朝，改为广陵郡。

胶西于王端，在孝景帝前三年吴楚七国的叛乱平定以后，以皇子的身份被封为胶西王。端为人凶残狠毒，又患有阳痿的毛病，一亲近女人，就要病上几个月。他有一个宠爱的美少年任职郎官，不久这个担任郎官的少年与端后宫妇人通奸淫乱，端把他抓住杀掉，并且杀死了通奸所生的孩子及其母亲。端屡次违反天子的法令，汉朝的公卿再三要求处死他，天子因为兄弟情分的缘故不忍心惩办，而端的胡作非为却越来越厉害。朝廷官员们再次要求削减端封国的土地以示惩罚，于是天子把他的封地削去了一大半。端心中怨恨恼怒，就故意不理事务，封国中的仓库全都残破不堪，透风漏雨，里面腐烂的钱物数以万计，而始终不让收拾搬走。又下令封国中的官吏不许征收租赋。端取消了自己所有的侍卫，封闭宫门，只留下一门出入，他就从这座门外出游荡，多次变易姓名，扮作平民百姓，到其他郡国去。

受命到胶西任相的二千石级的官员，如果遵循奉行朝廷的法令进行治理，端往往就搜求他的过错告发他，没有过错的就用诡计毒死他。他所用来搞阴谋、施变诈的手段，顽固倔强之处，足以拒绝他人的劝谏，机智乖巧之处，足以掩饰自己的过错。而来胶西任相的二千石级官员，如果顺从王的意旨进行治理，那么朝廷又要因其失职而绳之以法。所以胶西虽然是个小国，在那里被害的二千石级的官员却很多。

端在位四十七年去世，死后最终没有儿子继位，封国被撤除，地方并入汉朝，改为胶西郡。

右述三国始封的王都是程姬所生的儿子。

赵王彭祖，在孝景帝前二年以皇子的身份被封为广川王。赵王遂谋反败灭后，彭祖正在广川为王。在位的第四年，彭祖被改封为赵王。他当赵王的第十五年，孝景帝驾崩。赵王为人巧言善辩，谦卑谄媚，表面上对人恭敬，内心却刻薄阴险。他喜好玩弄法律，用诡辩手段陷害中伤他人。彭祖有许多后宫宠姬和子孙。到赵国任相的二千石级官员如果想遵循奉行朝廷的法令进行治理，那就会损害王家的利益。所以每有来当相的二千石级官员到任，彭祖就穿上黑布衣服，亲自前去迎接，为那个二千石官员打扫馆舍，又故意设置了许多可疑的事物来引诱对方，以获得二千石官员的失言，凡触犯了忌讳，就记载下来。二千石官员想奉法治事，彭祖就以此来逼迫威胁，如果对方不受威胁，就上书告发，并且诬蔑对方干了犯法谋利的事。彭祖在位五十多年，到赵国任相的二千石官员没有一个能任满两年的，往往获罪丢官，重的被杀，轻的受刑，所以赵国的二千石官员不敢奉法治国。而赵王专擅权柄，派人到各属县去管理商人交易，计征税金，收入比国中的常额赋税还多。因此赵王

家多的是金钱，但彭祖把金钱用来赏赐宠姬和儿子们，也就把收入花光了。彭祖又把从前江都易王的宠姬，后来王建又偷偷与之发生奸情的淖姬弄来当自己的姬妾，非常宠爱她。

彭祖不爱营建修治宫室，祭祀鬼神祈求福祐，而喜好做吏卒所干的事情。他上书天子，自告奋勇去督察捕捉王国中的盗贼。经常夜间亲自带着巡卒在邯郸城中巡逻。那些来往的使者和过客都因为彭祖阴险邪恶，没有人敢在邯郸停留。

彭祖的太子名丹，同自己的女儿及同胞姐姐有奸情，他与门客江充有嫌怨，江充告发丹的罪状，丹因此被废。赵国改立太子。

中山靖王胜，在孝景帝前三年以皇子的身份被立为中山王。他在位的第十四年，孝景帝驾崩。胜为人好酒贪杯，喜爱女色，他的各支系子孙有一百二十多人。胜经常同他的哥哥赵王互相非难，他说：“哥哥当王，专门代替吏卒办事，当王的人应当天天听音乐，欣赏歌舞美色。”赵王也非难他，说道：“中山王只是天天荒淫享乐，不辅佐天子爱抚百姓，怎么称得上是皇室的屏藩之臣！”

胜在位四十二年去世，儿子哀王昌继立为王。昌在位一年去世，儿子昆侈代立为王。

右述三国始封的王都是贾夫人所生的儿子。

长沙定王发，他的母亲唐姬，本来是程姬的侍女。一次景帝宣召程姬，程姬因为来了月经，不愿进内侍寝，就把自己的侍女唐儿装扮好让她夜间进去伺候天子。天子醉酒，没有发觉，以为是程姬而亲幸了她，于是就怀了孕。事后天子才发觉她不是程姬。等她生了儿子，就取名为“发”。发在孝景帝前二年以皇子的身份被封为长沙王。因为他的母亲出身卑微，又不得宠，所以被封到地势卑下、气候潮湿的贫困之国为王。

发在位二十七年去世，儿子康王庸继立为王。康在位二十八年去世，儿子鲋继立为长沙王。

右述这一国始封的王是唐姬所生的儿子。

广川惠王越，在孝景帝中二年以皇子的身份被封为广川王。

越在位十二年去世，儿子齐继立为王。齐有个宠臣桑距，后来桑距有罪，齐想杀掉他，桑距逃亡在外，王就抓走了他的家人宗族。桑距怨恨王，于是就上书朝廷告发广川王齐与同胞姐妹通奸。从此以后，广川王齐（怕朝廷大臣让天子追究这件事）就屡次上书告发汉朝公卿及皇上的宠臣所忠的罪状。

胶东康王寄，在孝景帝中二年以皇子的身份被封为胶东王。在位二十八年去世。淮南王策划谋反的时候，寄暗地里知道了这件事，私下偷偷制作楼车箭矢，作好攻战或守城的各种准备，等候淮南王起事。到后来朝廷官吏审理追查淮南王谋反之事，在定案的狱辞中为胶东王寄开脱了罪责。寄在诸侯王中与天子的关系最为亲近，（自己因不忠于天子而）悔恨忧伤，发病而死，（自知有罪）也不敢置立继承王位的后嗣。在他死后，这一情况被上报给天子。寄有个长子名贤，母亲不得宠；又有个小儿子名庆，母亲被寄所宠爱。寄常想把庆立为王位继承人，因为不合传承的次序，又由于自己有罪过，所以生前没有向天子提出请求。天子哀怜他，于是就让贤继位为胶东王来嗣续康王，而用前衡山王的封地另封庆为六安王。

胶东王贤在位十四年去世，谥为哀王。儿子庆继位为王。

六安王庆，在元狩二年以胶东康王之子的身份被封为六安王。

清河哀王乘，在孝景帝中三年以皇子的身份被封为清河王。在位十二年去世，由于没有可以继承王位的后嗣，封国被撤除，地方并入汉朝，改为清河郡。

常山宪王舜，在孝景帝中五年以皇子的身份被封为常山王。舜与天子关系最为亲近，是景帝的小儿子，骄纵怠惰，有许多荒淫的行为，屡次触犯法律禁令，天子总是宽恕原谅他。舜在位三十二年去世，太子勃继代为王。

当初宪王舜有个不得宠的姬妾生了长子棫，棫由于母亲不受宠，也不为宪王所爱。王后脩生了太子勃。而宪王姬妾很多，爱姬生了儿子平和商，王后也很少被王所亲幸。到宪王病重的时候，那些得宠的姬妾经常在病人身边服侍，因此王后由于嫉妒，就不常去侍候宪王，即使去了也马上回到自己的住处。医生送进药物，太子勃不亲自尝药，又不在内宫留宿，侍候病重的父亲。等到宪王去世，王后、太子才赶到。宪王平日不把长子棫当儿子看待，去世前，又不嘱咐分些财物给他。郎官中有人劝说太子和王后，让王其他的儿子们与长子棫共分财物，太子、王后不听。太子继位后，又不去照顾安抚棫。棫怨恨王后和太子，朝廷的使者来料理宪王的丧事时，棫就自行向使者告发宪王生病时王后和太子不在身边侍候，等到宪王去世，仅仅六天就离开了居丧的服舍。太子勃又私下行奸饮酒，下棋戏闹，击筑作乐，与女子一起乘车奔驰，环绕都城，穿过市场，到监狱中去看囚犯。天子派遣大行张骞去查证王后的罪状并讯问王勃，张骞要求逮捕勃在热丧中所与通奸的女子及各种证人，勃又把他们都隐藏起来。吏卒进行搜捕，勃大为着急，派人攻击鞭打执行搜捕任务的吏卒，又擅自把朝廷使者所怀疑囚禁的人放跑。朝廷官员要求处死宪王后脩和王勃。天子因为脩一向行为不良，致使棫能把她陷入法网，勃又（从小）没有好的师傅辅导，所以不忍心处死他们。官员们又要求废掉王后脩，放逐王勃，让他带了家属去房陵居住。天子同意了。

勃当王几个月，被迁徙到房陵，常山国绝嗣。过了一个多月，天子因为常山宪王是自己关系最亲近的幼弟，就下诏令给有关官员：“常山宪王早死，王后与姬妾不和，嫡子与庶子相互诬蔑纷争，以致陷于不义，封国灭绝。我为之十分哀伤。现命令封宪王的儿子平三万户，为真定王；封宪王另一个儿子商三万户，为泗水王。”

真定王平，在元鼎四年以常山宪王之子的身份被封为真定王。

泗水思王商，在元鼎四年以常山宪王之子的身份被封为泗水王。在位十一年去世，儿子哀王安世继立为王。安世在位十一年去世，没有儿子。当时天子哀怜泗水王绝嗣，于是就立安世的弟弟贺为泗水王。

右述四国始封的王都是王夫人兒姁所生的儿子。后来朝廷又增封其旁支子孙为六安王、泗水王两国。总共兒姁的子孙，当今有六王。

太史公说：高祖在位的时候，诸侯王都有权征用封国内的全部财富和人力，可以自行任命内史以下的官吏，朝廷只为他们派任丞相一官，王国的丞相用黄金印。诸侯王自己任命御史、廷尉正、博士等官，可与天子相比拟。自从吴楚等国叛乱以后，在五宗诸王的世代，朝廷为他们配置王国中二千石级的官员，撤销王国的“丞相”，改称为“相”，王国相只用银印。诸侯王只能在封国内收取租税，剥夺了他们（治国的）权力。到后来诸侯王中贫困的，有的只能乘坐牛车了。

“大司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1〕陛下过听，〔2〕使臣去病待罪行间。〔3〕宜专边塞之思虑，暴骸中野无以报，〔4〕乃敢惟他议以干用事者，〔5〕诚见陛下忧劳天下，哀怜百姓以自忘，亏膳贬乐，损郎员。〔6〕皇子赖天，能胜衣趋拜，〔7〕至今无号位师傅官。〔8〕陛下恭让不恤，〔9〕群臣私望，不敢越职而言。臣窃不胜犬马心，〔10〕昧死愿陛下诏有司，〔11〕因盛夏吉时定皇子位。〔12〕唯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闻皇帝陛下。〔13〕三月乙亥，〔14〕御史臣光守尚书令奏未央宫。〔15〕制曰：〔16〕“下御史。”

【注释】〔1〕“大司马”，汉代武职的最高官位，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一三九年）废太尉官后，于元狩四年（公元前一一九年）始置，加在将军称号之上。“去病”，即霍去病，平阳（今山西临汾市西南）人。年十八为侍中。为人质重少言，果敢任气，善骑射。以军功封冠军侯，为骠骑将军。他前后六次出击匈奴，解除了西汉初年以来匈奴对汉王朝的威胁。元狩四年，以骠骑将军加大司马之号。元狩六年卒。详见本书《卫将军骠骑列传》。“昧死”，冒死，不避死罪。臣下奏疏习用语，以表示对皇帝的敬畏。“再拜”，一拜而又拜，是一种极为恭敬的礼节。“疏”，奏章。“陛下”，对皇帝的尊称，此指汉武帝。表示自己不敢直接向皇帝陈说，只能通过陛下（宫殿台阶下）的近侍之臣转达，故称“陛下”。〔2〕“过听”，误听。〔3〕“待罪”，听候治罪，为供职的谦词。意谓身居其位而力不胜任，必将因失职而获罪，故称“待罪”。“行间”，行伍之间，军中。“行”，音h2ng。〔4〕“暴骸”，暴露尸骨，指死于野外。“中野”，旷野之中。〔5〕“惟”，考虑。“他议”，此指军事以外的其他事情。“干”，冒犯，干预。“用事”，当权。〔6〕“郎”，郎中令的属官，侍从皇帝，掌守宫殿掖门户，出充车骑侍卫。〔7〕“胜衣”，体力已能承受得起成人的衣服，表示儿童长大了。“胜”，音sh8ng。“趋拜”，趋走奉拜，行礼。〔8〕“号位”，封号爵位。“师傅官”，汉制，诸侯王有太傅辅王。〔9〕“恭让”，谦恭礼让。“恤”，顾念。〔10〕“窃”，谦指自己，犹言“私下”。“犬马”，古时臣下对君主的自卑之称，表示愿如犬马奔走效劳。〔11〕“有司”，古时设官分职，事各有专司，故称官吏为有司。〔12〕“盛夏吉时”，《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赏以春夏，刑以秋冬。”《礼记·月令》：“立夏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于南郊，还反，行赏，封诸侯。”故夏日吉时封诸侯，为古礼之常。〔13〕“闻”，禀告使闻。〔14〕“乙亥”，为该月的二十八日。〔15〕“御史”，御史大夫的属官，掌受公卿奏事，察举不法。“光”，御史人名，余不详。《史记》仅见此篇。“守”，署理，暂时代理。

“尚书令”，少府的属官，掌章奏文书。“未央宫”，宫殿名，故址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北郊汉长安故城之西南角，为天子视朝之所。〔16〕“制”，皇帝的命令中有一种称为“制”。

六年三月戊申朔，〔1〕乙亥，御史臣光守尚书令，丞非，〔2〕下御史书到，言：“丞相臣青翟、〔3〕御史大夫臣汤、〔4〕太常臣充、〔5〕大行令臣

息、〔6〕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上言：〔7〕大司马去病上疏曰：‘陛下过听，使臣去病待罪行间。宜专边塞之思虑，暴骸中野无以报，乃敢惟他议以干用事者，诚见陛下忧劳天下，哀怜百姓以自忘，亏膳贬乐，损郎员。皇子赖天，能胜衣趋拜，至今无号位师傅官。陛下恭让不恤，群臣私望，不敢越职而言。臣窃不胜犬马心，昧死愿陛下诏有司，因盛夏吉时定皇子位。唯愿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谨与中二千石、〔8〕二千石臣贺等议：〔9〕古者裂地立国，并建诸侯以承天子，〔10〕所以尊宗庙重社稷也。〔11〕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职，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让自贬以劳天下，虑皇子未有号位。臣青翟、臣汤等宜奉义遵职，愚懂而不逮事。〔12〕方今盛夏吉时，臣青翟、臣汤等昧死请立皇子臣闾、〔13〕臣旦、〔14〕臣胥为诸侯王。〔15〕昧死请所立国名。”

【注释】〔1〕“六年”，汉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一一七年。“朔”，初一。〔2〕“丞”，指尚书丞，尚书令的副手。“非”，尚书丞之名，余不详。《史记》仅见此篇。〔3〕“丞相”，汉代中央政府协助皇帝总领百官、综理全国政务的最高行政长官。“青翟”，即庄青翟，汉文帝时嗣爵为武强侯，武帝建元年间为御史大夫，元狩五年为丞相，元鼎二年（公元前一一五年）有罪自杀。〔4〕“御史大夫”，汉代中央政府仅次于丞相的长官，辅助丞相，主管监察、弹劾，兼掌重要文书图籍。“汤”，即张汤，杜县（今陕西西安市东南）人，曾为长安小吏，武帝时为御史，屡迁至太中大夫、廷尉，元狩二年为御史大夫，元鼎二年有罪自杀。详见本书《酷吏列传》。〔5〕“太常”，汉代中央政府九卿之一，掌宗庙礼仪。“充”，《史记索隐》谓“盖赵充也”。按赵充其人，不见于《史记》、《汉书》。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元狩六年太常为栾賁。此处疑有误。〔6〕“大行令”，汉代中央政府九卿之一，掌接待少数民族等事。“息”，即李息，郁郅（今甘肃庆阳）人，曾三为将军，出击匈奴。元狩元年为大行令。详见本书《卫将军骠骑列传》。〔7〕“太子少傅”，以辅导太子为职，并主管太子官属。“安”，《史记索隐》谓“任安也”。任安，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人，曾为卫青舍人，后被武帝选中，使护北军，又曾用为益州刺史。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九一年）因与戾太子发兵事有牵连，被诛。案《史记》、《汉书》均无任安为太子少傅的记载，《索隐》之说未知所本。“行”，代行。“宗正”，汉代中央政府九卿之一，掌皇族事务。〔8〕“中二千石”，汉代官员的俸禄等级，月得百八十斛谷。〔9〕“二千石”，月俸得百二十斛谷。“贺”，即公孙贺，义渠（今甘肃宁县西北）人，武帝时太仆，曾七为将军，出击匈奴，先后被封为南窳侯、葛绎侯，太初二年（公元前一三年）为丞相，征和二年（公元前九一年）因巫蛊事下狱死。详见本书《卫将军骠骑列传》。〔10〕“承”，侍奉。〔11〕“宗庙”，帝王祭祀祖宗的处所。“社稷”，土神和谷神。土地和粮食是立国的根本，所以把社稷当作国家的象征，也用为国家的代称。〔12〕“愚懂”，愚蠢。“懂”，音 ch#ng。“不逮事”，耽误事情。“逮”，及，赶上。〔13〕“闾”，即刘闾，王夫人所生，元狩六年立为齐王，元封元年（公元前一一一年）卒，谥曰怀王。“闾”，音 h\$ng。〔14〕“旦”，即刘旦，李姬所生，元狩六年立为燕王，昭帝元凤元年（公元前八一年）因谋反而自杀，谥曰刺王。〔15〕“胥”，即刘胥，李姬所生，元狩六年立为广陵王，宣帝五凤四年（公元前五四年）因祝诅皇帝而自杀，谥曰厉王。“诸

侯王”，汉代封建诸侯，分为二级，大者为王，小者为侯。

制曰：“盖闻周封八百，姬姓并列，^{〔1〕}或子、^{〔2〕}男、附庸。^{〔3〕}《礼》‘支子不祭’。^{〔4〕}云并建诸侯所以重社稷，朕无闻焉。且天非为君生民也。朕之不德，海内未洽，乃以未教成者强君连城，^{〔5〕}即股肱何劝？^{〔6〕}其更议以列侯家之。”^{〔7〕}

【注释】〔1〕“姬姓”，指与周王同宗之人，周王姓姬。《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曰：“武王、成、康所封数百，而同姓五十五。”《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曰：“盖周封八百，幽、厉之后，见于《春秋》。”〔2〕“子”，古爵位名。相传周代封立诸侯，有五等爵位：公、侯、伯、子、男，子为五等爵的第四等，男为第五等。〔3〕“附庸”，附属于请侯的小国。〔4〕“支子不祭”，古代宗法制度规定，嫡长子或继承先祖嫡系之子为宗子，其余儿子为支子，支子不得奉祭宗祖。《礼记·曲礼》曰：“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礼记·王制》亦曰：“支子不祭。”〔5〕“连城”，城邑相连，土地甚广。《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记载当时的诸侯王国“大者或五六郡，连城数十”。〔6〕“即”，则，连词。“股肱”，大腿和上臂，此处比喻辅佐帝王的大臣。“即”，则，连词。“劝”，勉励。〔7〕“列侯”，爵位名。原称彻侯。为避汉武帝刘彻讳，改称通侯，又称列侯。汉代分封诸侯只分两等，大者为王，小者为侯。“家”，汉代分封列侯称“家”。

三月丙子，奏未央宫。“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汤昧死言：臣谨与列侯臣婴齐、^{〔1〕}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贺、谏大夫、^{〔2〕}博士臣安等议曰：^{〔3〕}伏闻周封八百，姬姓并列，奉承天子。康叔以祖考显，^{〔4〕}而伯禽以周公立，^{〔5〕}成为建国诸侯，以相傅为辅。^{〔6〕}百官奉宪，各遵其职，而国统备矣。^{〔7〕}窃以为并建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诸侯各以其职奉贡祭。^{〔8〕}支子不得奉祭宗祖，礼也。封建使守藩国，^{〔9〕}帝王所以扶德施化。陛下奉承天统，^{〔10〕}明开圣绪，尊贤显功，兴灭继绝。续萧文终之后于，^{〔11〕}褒厉群臣平津侯等。^{〔12〕}昭六亲之序，^{〔13〕}明天施之属，使诸侯王封君得推私恩分子弟户邑，^{〔14〕}锡号尊建百有余国。^{〔15〕}而家皇子为列侯，则尊卑相逾，^{〔16〕}列位失序，不可以垂统于万世。^{〔17〕}臣请立臣闾、臣旦、臣胥为诸侯王。”三月丙子，奏未央宫。

【注释】〔1〕“婴齐”，列侯之名，余不详。《史记》仅见此篇。〔2〕“谏大夫”，郎中令的属官，掌进谏议论。〔3〕“博士”，太常的属官，掌通古今，备顾问。武帝建元五年（公元前一三六年）初置《五经》博士，掌经学传授。“安”，博士之名，余不详。《史记》仅见此篇。〔4〕“康叔”，周武王之弟，名封。初封于康（今河南禹县西北），故称康叔。周公平定武庚禄父之乱后，把殷余民及殷商故都周围地区封给他，建立卫国，都朝歌（今河南淇县）。成王亲政，又举康叔为周司寇。详见本书《卫康叔世家》。“考”，父亲。〔5〕“伯禽”，周公旦长子。周武王灭殷后，封周公于鲁。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武王卒，周公又相成王，使伯禽代就封于鲁，都曲阜（今山东曲阜）。“周公”，即姬旦，周武王之弟，初封于周（今陕西岐山县北），故称周公。他辅佐武王灭殷。武王卒，成王年幼，周公摄政当国，东征平乱，并营建洛邑作为东都。详见本书《鲁周公世家》。〔6〕“相傅”，相与傅，皆官名。相为百官之长，傅则辅导诸侯国君。〔7〕“国统”，国家的体统，统治体制。〔8〕“贡”，诸侯把财物进献给天子。〔9〕“封建”，帝王分

封土地以建立诸侯国。“藩国”，帝王分封诸侯，使作藩屏，辅卫王室，故称诸侯国为藩国。〔10〕“天统”，上天所安排的承继次序。〔11〕“萧文终”，即萧何，沛县（今江苏沛县）人，曾为秦沛县主吏掾，后辅佐刘邦起义、建立汉王朝，功第一，位至丞相，封酈侯。汉惠帝二年（公元前一九三年）卒，谥为文终侯，故称萧文终。其后嗣以罪失酈侯之封。武帝元狩三年萧庆以萧何曾孙续封酈侯，元狩六年庆卒，子寿成嗣。详见本书《萧相国世家》及《高祖功臣侯者年表》。“酈”，地名。西汉有二地名酈。一治所在今湖北老河口市西北，汉属南阳郡，音 z4n，《汉书·地理志》南阳郡“酈，侯国”，颜师古注曰：“即萧何所封。”一治所在今河南永城县西，汉属沛郡，音 cu\$。《索隐》认为萧何初封沛之酈，其后嗣续封南阳之酈。〔12〕“褒厉”，赞扬勉励。“平津侯”，即公孙弘，薛县（今山东滕县南）人，少时曾为薛狱吏，年四十余，乃学《春秋》杂说。年六十，征为博士。元朔三年拜为御史大夫，元朔五年为丞相，封平津侯（平津乡在今河北盐山县东南）。汉代拜丞相而封侯，自公孙弘始。元狩二年卒。详见本书《平津侯主父列传》。〔13〕“六亲”，六种亲属关系，具体所指历来说法不一。〔14〕“封君”，领受封邑的贵族。“推私恩分子弟户邑”，元朔二年，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下制：“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条上，朕且临定其号名。”武帝通过批准诸侯王将王国土地分封子弟为侯，以削弱藩国势力。据《史记·建元已来王子侯者年表》，元朔二年至元狩元年，王子封侯者有一百四十余。“推私恩”，将自己所得到的皇帝恩惠，推广及于他人。〔15〕“锡”，通“赐”，赐给。〔16〕“逾”，超越。此指卑者的地位超过了尊者。〔17〕“垂统”，指把这种分封办法流传下去。

制曰：“康叔亲属有十而独尊者，〔1〕褒有德也。〔2〕周公祭天命郊，〔3〕故鲁有白牡、骍刚之牲，〔4〕群公不毛，〔5〕贤不肖差也。〔6〕‘高山仰之，景行向之’，〔7〕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

【注释】〔1〕“康叔亲属有十”，指康叔同母兄弟十人，依次为伯邑考、武王发、管叔鲜、周公旦、蔡叔度、曹叔振铎、成叔武、霍叔处、康叔封、冉季载。〔2〕“褒有德”，康叔受封为卫国国君，能安抚百姓使和睦相处，百姓大悦。后来成王举康叔为周司寇，赐卫宝祭器，以表彰康叔有德。〔3〕“郊”，郊外祭天。《鲁周公世家》曰：“于是成王乃命鲁得郊祭文王。鲁有天子礼乐者，以褒周公之德也。”〔4〕“白牡”，毛色纯白的公牛。“骍刚”，毛色纯赤的公牛。“骍”，音 x9ng。“刚”，通“ ”。鲁国祭祀周公用白牡，祭祀伯禽用骍刚。〔5〕“群公”，指伯禽以后的鲁国其他国君，或谓指其他诸侯。“不毛”，毛色不纯。此谓祭祀群公则用毛色不纯之牲。

〔6〕“不肖”，不贤。“差”，音 ch1，差别，不同。〔7〕“高山仰之，景行向之”，语见《诗经·小雅·车 》，今本“向”或作“行”。“高山”，比喻道德高尚。“景行”，光明的品行。一说指大路。此言道德高尚、行为光明正大，使人敬仰向往。

四月戊寅，奏未央宫。“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汤昧死言：臣青翟等与列侯、吏二千石、谏大夫、博士臣庆等议：〔1〕昧死奏请立皇子为诸侯王。制曰：‘康叔亲属有十而独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鲁有白牡、骍刚之牲，群公不毛，贤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向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臣青翟、臣汤、博士臣将行等伏闻康叔亲属有十，

〔2〕武王继体，〔3〕周公辅成王，〔4〕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为大国。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5〕而伯禽据国于鲁，盖爵命之时，未至成人。康叔后扞禄父之难，〔6〕伯禽殄淮夷之乱。〔7〕昔五帝异制，〔8〕周爵五等，〔9〕春秋三等，〔10〕皆因时而序尊卑。高皇帝拨乱世反诸正，〔11〕昭至德，定海内，封建诸侯，爵位二等。〔12〕皇子或在襁褓而立为诸侯王，〔13〕奉承天子，为万世法则，不可易。陛下躬亲仁义，体行圣德，表里文武。显慈孝之行，广贤能之路。内褒有德，外讨强暴。极临北海，〔14〕西溱月氏，〔15〕匈奴、西域，〔16〕举国奉师。舆械之费，〔17〕不赋于民。〔18〕虚御府之藏以赏元戎，〔19〕开禁仓以振贫穷，〔20〕减戍卒之半。〔21〕百蛮之君，〔22〕靡不乡风，〔23〕承流称意。〔24〕远方殊俗，重译而朝，〔25〕泽及方外。〔26〕故珍兽至，〔27〕嘉谷兴，〔28〕天应甚彰。今诸侯支子封至诸侯王，〔29〕而家皇子为列侯，臣青翟、臣汤等窃伏孰计之，〔30〕皆以为尊卑失序，使天下失望，不可。臣请立臣闾、臣旦、臣胥为诸侯王。”四月癸未，奏未央宫，留中不下。〔31〕

【注释】〔1〕“庆”，博士之名，余不详。《史记》仅见此篇。〔2〕“将行”，博士之名，余不详。《史记》仅见此篇。〔3〕“武王”，周武王姬发，周文王之子。他继承文王遗志，联合庸、蜀、羌、鬃、微、彭、濮等族，伐纣灭殷，建立周王朝。详见本书《周本纪》。“继体”，继位。〔4〕“成王”，周成王姬诵，周武王之子。武王卒，成王年幼，曾由周公摄政当国。〔5〕“三公”，太师、太傅、太保，周公摄政相成王，故称“在三公之位”。〔6〕“扞”，抵御。“禄父之难”，禄父，殷纣之子。武王灭殷，封禄父于殷都旧地。成王继位，禄父与管叔鲜、蔡叔度作乱，为周公所平。事详本书《周本纪》及《卫康叔世家》。〔7〕“殄”，音 tǐn，消灭。“淮夷之乱”，淮夷，古代居住于淮水下游的少数民族。管、蔡、禄父作乱时，淮夷亦反。伯禽率师伐平之。〔8〕“五帝”，指黄帝、颛顼、帝喾、尧、舜。〔9〕“周爵五等”，公、侯、伯、子、男。〔10〕“春秋三等”，公、侯、伯。〔11〕“高皇帝”，即刘邦。刘邦死后，群臣认为，“高祖起微细，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为汉太祖，功最高”，故上尊号为高皇帝。“拨乱世反诸正”，治理乱世，使恢复正常安定。〔12〕“爵位二等”，诸侯王与列侯。〔13〕“襁褓”，音 qiǎngbǎo，背负婴儿的布带、布兜及包裹婴儿的被子。〔14〕“极临北海”，远至北海。北海，指今俄罗斯贝加尔湖。武帝元狩四年，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军五万北击匈奴，大胜，封狼居胥山（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东），禅姑衍（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东南），临翰海而还。翰海即此北海。〔15〕“溱”，通“臻”，至，到。“月氏”，古族名，武帝时居住在今阿富汗北部、阿姆河上游一带。又称大月氏。“氏”，音 zhī。武帝时张骞通西域，曾到达大月氏。〔16〕“匈奴”，古族名，散居于大漠南北，游牧为生，善骑射。“西域”，指玉门关以西、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广大地区，散布着众多少数民族政权，如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17〕“舆械”，车辆器械，泛指各种作战用品。〔18〕“赋”，收取赋税。〔19〕“御府”，皇帝的府库。“藏”，音 zàng，财物。“元戎”，一种大型战车，用以冲锋陷阵。此指奋勇争先的将士。〔20〕“禁仓”，皇帝的仓廩。“振”，通“赈”，救济。〔21〕“减戍卒之半”，元狩二年，匈奴浑邪王率众数万降汉，次年，武帝减陇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减

轻天下的徭役负担。〔22〕“百蛮”，泛指诸少数民族。〔23〕“靡”，无。“乡风”，闻风向慕，归顺。“乡”，音 xi4ng，通“向”。〔24〕“承流”，承受教化。〔25〕“重译”，辗转翻译。“重”，音 ch\$ng。〔26〕“方外”，域外。〔27〕“珍兽至”，元狩元年获独角兽，其状如鹿，以为白麟，因而改元。〔28〕“嘉谷”，长得特别茁壮的禾谷，古人以为瑞征。司马相如《封禅文》有“渠一茎六穗于庖……嘉谷六穗”之文，即谓此。〔29〕“诸侯支子封至诸侯王”，如元狩二年，胶东王寄卒，武帝以其长子贤嗣为胶东王，又封其少子庆为六安王。〔30〕“孰”，“熟”的本字。再三，周密。〔31〕“留中”，指把奏章留在宫中。

“丞相臣青翟、太仆臣贺行御史大夫事、〔1〕太常臣充、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臣青翟等前奏大司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号位，臣谨与御史大夫臣汤、中二千石、二千石、谏大夫、博士臣庆等昧死请立皇子臣闾等为诸侯王。陛下让文武，〔2〕躬自切，〔3〕及皇子未教。群臣之议，儒者称其术，或悖其心。〔4〕陛下固辞弗许，家皇子为列侯。臣青翟等窃与列侯臣寿成等二十七人议，〔5〕皆曰以为尊卑失序。高皇帝建天下，为汉太祖，〔6〕王子孙，广支辅。〔7〕先帝法则弗改，所以宣至尊也。臣请令史官择吉日，〔8〕具礼仪上，〔9〕御史奏舆地图，〔10〕他皆如前故事。”〔11〕制曰：“可。”

【注释】〔1〕“太仆”，汉代中央政府九卿之一，掌皇帝的车舆马政。元狩六年之太仆为公孙贺。〔2〕“让”，谦让。此承上文“陛下躬亲仁义，体行圣德，表里文武”而言，谓武帝虽有文武之功而谦让不居。〔3〕“切”，责备。“躬自切”即制书所谓“朕之不德，海内未洽”。〔4〕“悖”，音 b8i，违背。〔5〕“列侯臣寿成”，即酈侯萧寿成，萧何的玄孙。〔6〕“太祖”，对开国之君的通称。〔7〕“支辅”，天子分封子孙为诸侯，诸侯以藩国辅卫天子，犹如分支之于主体，故称诸侯国为“支辅”。〔8〕“史官择吉日”，汉代太常属官有太史令，分封诸侯王等大典，当由太史令选择吉日上奏。〔9〕“具”，准备。〔10〕“舆地图”，地图。古人把地比作大舆（车箱），能承载万物，故称地为舆地。〔11〕“故事”，旧日的典章制度，成例。

四月丙申，奏未央宫。“太仆臣贺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臣充言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诸侯王。臣昧死奏舆地图，请所立国名。礼仪别奏。臣昧死请。”制曰：“立皇子闾为齐王，〔1〕旦为燕王，〔2〕胥为广陵王。”〔3〕

【注释】〔1〕“齐”，齐国都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东北旧临淄县），辖境约相当于今山东淄博市和益都、广饶、临朐等县地。〔2〕“燕”，燕国都蓟（今北京市西南），辖境约相当于今北京市大兴及河北固安一带。〔3〕“广陵”，广陵国都广陵（今江苏扬州市西北），辖境约相当于今江苏长江以北、射阳湖西南、仪征以东地区。

四月丁酉，奏未央宫。六年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汤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诸侯相，〔1〕丞书从事下当用者。〔2〕如律令。〔3〕

【注释】〔1〕“郡太守”，郡的最高行政长官。“诸侯相”，诸侯王国之相，由天子委任，掌统众官。〔2〕“丞书从事”，接受诏书遵旨处置。“丞”，

通“承”，汉简多作“承书从事”。“当用者”，指在封王典礼中操办具体事务的人员。〔3〕“如律令”，按照律令执行。

“维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汤庙立子闾为齐王。〔1〕曰：於戏，〔2〕小子闾，受兹青社！〔3〕朕承祖考，维稽古建尔国家，〔4〕封于东土，世为汉藩辅。於戏念哉！恭朕之诏，惟命不于常。〔5〕人之好德，克明显光。义之不图，俾君子怠。悉尔心，〔6〕允执其中，〔7〕天禄永终。厥有不臧，〔8〕乃凶于而国，〔9〕害于尔躬。於戏，保国艾民，〔10〕可不敬与！〔11〕王其戒之。”

【注释】〔1〕“庙立”，在太庙赐策封立。〔2〕“於戏”，通“呜呼”，叹词。〔3〕“青社”，天子以五色土为社，称泰社（一作“太社”），以祭祀土神。封立诸侯王，依方位授以泰社之上，裹以白茅，使归国立社。齐王封地在东方，授以泰社中象征东方的青色土，此土即称青社。〔4〕“稽古”，查考古制。〔5〕“惟命不于常”，天命无常。意谓天命经常变化，只有好德者才能得到天命的保佑，失德为恶，则将失去保佑。语出《尚书·康诰》。〔6〕“悉”，尽。〔7〕“允执其中”，真诚地保持中正之道。〔8〕“臧”，音 qīn，同“愆”，罪过，过失。“臧”，音 zāng，善。〔9〕“而”，义同“尔”，你。〔10〕“艾民”，治理百姓。“艾”，音 yì，通“乂”。〔11〕“与”，通“欤”，疑问语气词。

右齐王策。〔1〕

【注释】〔1〕“策”，策书。汉代皇帝发布封土授爵之命的文书。

“维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汤庙立子旦为燕王。曰：於戏，小子旦，受兹玄社！〔1〕朕承祖考，维稽古建尔国家，封于北土，世为汉藩辅。於戏！葷粥氏虐老兽心，〔2〕侵犯寇盗，加以奸巧边萌。〔3〕於戏！朕命将率徂征厥罪，〔4〕万夫长，〔5〕千夫长，三十有二君皆来，〔6〕降期奔师。〔7〕葷粥徙域，北州以绥。〔8〕悉尔心，毋作怨，毋侮德，〔9〕毋乃废备。〔10〕非教士不得从征。〔11〕於戏，保国艾民，可不敬与！王其戒之。”

【注释】〔1〕“玄社”，天子泰社中的黑色土。燕王封地在北方，故授以象征北方的黑色土。〔2〕“葷粥氏”，古族名，此即指匈奴。“葷粥”，音 xūny)。“虐老”，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贵壮健，贱老弱。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3〕“边萌”，边地居民。“萌”，通“氓”，民众。〔4〕“率”，通“帅”。“徂”，音 cú，往。〔5〕“万夫长”，匈奴中统率万人之首领。下之“千夫长”为统率千人之首领。〔6〕“三十有二君皆来”，元狩二年秋，匈奴三十二王降汉。〔7〕“降期”，收卷军旗。“期”，《汉书·武五子传》作“旗”。“奔师”，军队溃散。〔8〕“绥”，安定。〔9〕“毋”，音 fèi，背弃，败坏。〔10〕“废备”。废弛武备。〔11〕“教士”，受过训练的士卒。右燕王策。

“维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汤庙立子胥为广陵王。曰：於戏，小子胥，受兹赤社！〔1〕朕承祖考，维稽古建尔国家，封于南土，世为汉藩辅。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2〕五湖之间，〔3〕其人轻心。〔4〕扬州保疆，〔5〕三代要服，〔6〕不及以政。’〔7〕於戏！悉尔心，战战兢兢，乃惠乃顺，毋侗好轶，〔8〕毋迩宵人，〔9〕维法维则。《书》云：‘臣不作威，不作福。’〔10〕靡有后羞。於戏，保国艾民，可不敬与！王其戒之。”

【注释】〔1〕“赤社”，天子泰社中的赤色土。广陵王封地在南方，故授以象征南方的赤色土。〔2〕“大江”，指今长江。〔3〕“五湖”，五个湖的总称，历来有多种说法，此当指太湖流域一带的湖泊。〔4〕“轻心”，人心轻佻。〔5〕“扬州”，古九州之一，在我国东南部。《尚书·禹贡》称“淮海惟扬州”，《周礼·职方氏》称“东南曰扬州”，《尔雅·释地》称“江南曰扬州”，所指方位大致相同。淮为淮水，海指东海，江指长江。“杨”，一作“扬”。广陵国即在古扬州之地。“保”，恃，依仗。“疆”，通“强”。〔6〕“三代”，指夏、商、周三代。“要服”，古代把王畿以外的土地依远近分为五种，称为五服，即侯服、甸服、绥服、要服、荒服，每服五百里。要服离王畿一千五百里至二千里，为边远地区。“要”，音 y10。〔7〕“不及以政”，政教难以施及。〔8〕“侗”，音 t\$ng，无知妄动。“轶”，通“逸”，放纵，游乐无节制。〔9〕“迓”，接近。“宵人”，小人，坏人。“宵”，通“小”。〔10〕“臣不作威，不作福”，语见《尚书·洪范》，今本作“臣无有作福作威”，意谓臣下不能妄自尊大，滥用权势，赏罚逾制。

右广陵王策。

太史公曰：古人有言曰“爱之欲其富，亲之欲其贵”。〔1〕故王者壘土建国，〔2〕封立子弟，所以褒亲亲，〔3〕序骨肉，尊先祖，贵支体，〔4〕广同姓于天下也。是以形势强而王室安。自古至今，所由来久矣。非有异也，故弗论箸也。燕齐之事，无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让，群臣守义，文辞烂然，〔5〕甚可观也，是以附之世家。

【注释】〔1〕“爱之欲其富，亲之欲其贵”，语见《孟子·万章》。〔2〕“壘土”，划分土地。“壘”，同“疆”。〔3〕“亲亲”，亲戚。〔4〕“支体”，此喻兄弟子孙。“支”，通“肢”。〔5〕“烂然”，华美而有光彩。

褚先生曰：〔1〕臣幸得以文学为侍郎，〔2〕好览观太史公之列传。传中称《三王世家》文辞可观，求其世家终不能得。窃从长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书，〔3〕编列其事而传之，令后世得观贤主之指意。〔4〕

【注释】〔1〕“褚先生”，名少孙，颍川（今河南禹县）人，西汉元帝、成帝时为博士，曾补过《史记》。〔2〕“文学”，即贤良文学，西汉选拔官吏的科目之一。“侍郎”，郎中令的属官，为宫廷近侍。〔3〕“长老”，年长者。“长”，音 zh ng。“故事”，旧事，旧闻故实。〔4〕“指意”，旨意，意向。

盖闻孝武帝之时，〔1〕同日而俱拜三子为王：封一子于齐，一子于广陵，一子于燕。各因子才力智能，及土地之刚柔，〔2〕人民之轻重，〔3〕为作策以申戒之。谓王：“世为汉藩辅，保国治民，可不敬与！王其戒之。”夫贤主所作，固非浅闻者所能知，非博闻强记君子者所不能究竟其意。〔4〕至其次序分绝，文字之上下，简之参差长短，〔5〕皆有意，人莫之能知。谨论次其真草诏书，编于左方，令览者自通其意而解说之。

【注释】〔1〕“孝武帝”，即刘彻，汉景帝子，在位五十四年（公元前一四一年至前八七年）。〔2〕“土地之刚柔”，如下文所言“天下膏腴地莫盛于齐者”，广陵“三江、五湖有鱼盐之利，铜山之富，天下所仰”，“燕土壤墉”之类。〔3〕“人民之轻重”，如下文所言“齐地多变诈”，广陵“其民精而轻”，燕“其人民勇而少虑”之类。〔4〕“博闻强记”，见闻广博，强于记忆。“究竟”，穷尽，探明。〔5〕“参差”，音 c5nc9，长短不齐貌。

王夫人者，赵人也，与卫夫人并幸武帝，^{〔1〕}而生子闾。闾且立为王时，其母病，武帝自临问之。曰：“子当为王，欲安所置之？”王夫人曰：“陛下在，妾又何等可言者。”^{〔2〕}帝曰：“虽然，意所欲，欲于何所王之？”王夫人曰：“愿置之雒阳。”^{〔3〕}武帝曰：“雒阳有武库敖仓，^{〔4〕}天下冲阨，^{〔5〕}汉国之大都也。先帝以来，无子王于雒阳者。去雒阳，余尽可。”王夫人不应。武帝曰：“关东之国无大于齐者。”^{〔6〕}齐东负海而城郭大，^{〔7〕}古时独临淄中十万户，天下膏腴地莫盛于齐者矣。”^{〔8〕}王夫人以手击头，谢曰：“幸甚。”王夫人死而帝痛之，使使者拜之曰：“皇帝谨使使太中大夫明奉璧一，^{〔9〕}赐夫人为齐王太后。”子闾王齐，年少，无有子，立，不幸早死，国绝，为郡。天下称齐不宜王云。

【注释】〔1〕“卫夫人”，即卫子夫，原为平阳公主歌女，后得幸武帝，入宫为夫人，生太子据，立为皇后。详见本书《外戚世家》。〔2〕“何等”，犹言“何物”，什么人。〔3〕“雒阳”，邑名，在今河南洛阳市东。〔4〕“武库”，储藏武器的大库。“敖仓”，秦汉时在敖山上所置谷仓，故址在今河南郑州市西北邙山上。〔5〕“冲阨”，交通要冲，形势险要。〔6〕“关东”，指函谷关以东地区。〔7〕“负海”，背靠大海。〔8〕“膏腴”，形容土地肥沃。〔9〕“太中大夫”，郎中令的属官，掌论议。“明”，太中大夫之名，余不详。《史记》仅见此篇。

所谓“受此土”者，^{〔1〕}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于天子之社，归立之以为国社，以岁时祠之。《春秋大传》曰：“天子之国有泰社。东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方黄。”故将封于东方者取青土，封于南方者取赤土，封于西方者取白土，封于北方者取黑土，封于上方者取黄土。各取其色物，^{〔2〕}裹以白茅，封以为社。此始受封于天子者也。此之为主土。主土者，立社而奉之也。“朕承祖考”，祖者先也，考者父也。“维稽古”，维者度也，^{〔3〕}念也，稽者当也，当顺古之道也。

【注释】〔1〕“受此土”，即策书之“受兹青社”、“受兹玄社”、“受兹赤社”。土指天子泰社之土。〔2〕“色物”，指天子泰社中与五方相应的五色土。〔3〕“度”，音 duó，考虑。

齐地多变诈，不习于礼义，故戒之曰“恭朕之诏，唯命不可为常。人之好德，能明显光。不图于义，使君子怠慢。悉若心，信执其中，天禄长终。有过不善，乃凶于而国，而害于若身”。齐王之国，^{〔1〕}左右维持以礼义，^{〔2〕}不幸中年早夭。^{〔3〕}然全身无过，^{〔4〕}如其策意。

【注释】〔1〕“之”，到。〔2〕“维持”，维系护持。〔3〕“夭”，少壮而死称“夭”。〔4〕“全身”，保全自己。

传曰“青采出于蓝，而质青于蓝”者，^{〔1〕}教使然也。^{〔2〕}远哉贤主，昭然独见：诫齐王以慎内；诫燕王以无作怨，无佻德；诫广陵王以慎外，无作威与福。

【注释】〔1〕“传”，音 zhu4n，书籍，记载。此语亦见《荀子·劝学》，今本作“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青采”，青的色彩。“采”，通“彩”。“蓝”，植物名，其叶可制青色染料。“质”，指提炼出来的颜色。〔2〕“教”，教育。此以教育比喻对蓝草的加工提炼。夫广陵在吴越之地，其民精而轻，故诫之曰“江湖之间，其人轻心。”

杨州葆疆，三代之时，迫要使从中国俗服，^{〔1〕}不大及以政教，^{〔2〕}以

意御之而已。^{〔3〕}无佞好佚，无迕宵人，维法是则。无长好佚乐驰骋弋猎淫康，^{〔4〕}而近小人。常念法度，则无羞辱矣”。三江、五湖有鱼盐之利，^{〔5〕}铜山之富，^{〔6〕}天下所仰。故诫之曰“臣不作福”者，勿使行财币，厚赏赐，以立声誉，为四方所归也。又曰“臣不作威”者，勿使因轻以倍义也。^{〔7〕}

【注释】〔1〕“迫要”，强迫，强制。“要”，音 y1o，强迫。〔2〕“不大及以政教”，没有在那里深入推行政教。〔3〕“以意御之”，依据政教的基本精神而进行控制。〔4〕“弋”，音 yì，以绳系箭而射。“淫康”，过度享乐。〔5〕“三江”，历来诸说不一。近人认为“三江”当为众多水道的总称，而非确指某三条江。〔6〕“铜山”，产铜之山。〔7〕“倍”，通“背”，背弃。

会孝武帝崩，^{〔1〕}孝昭帝初立，^{〔2〕}先朝广陵王胥，^{〔3〕}厚赏赐金钱财币，直三千余万，益地百里，邑万户。

【注释】〔1〕“崩”，按照封建等级制，皇帝死称“崩”。〔2〕“孝昭帝”，即刘弗陵，汉武帝子，在位十三年（公元前八年至前七四年）。

〔3〕“先朝”，先使入朝。

会昭帝崩，宣帝初立，^{〔1〕}缘恩行义，以本始元年中，^{〔2〕}裂汉地，尽以封广陵王胥四子：一子为朝阳侯；^{〔3〕}一子为平曲侯；^{〔4〕}一子为南利侯；^{〔5〕}最爱少子弘，立以为高密王。^{〔6〕}

【注释】〔1〕“宣帝”，即刘询，汉武帝曾孙，在位二十五年（公元前七年至前四九年）。〔2〕“本始”，汉宣帝年号（公元前七年至前七年）。〔3〕“朝阳侯”，即刘圣，本始元年七月壬子封。朝阳，县名，治所在今山东济阳东北。〔4〕“平曲侯”，即刘曾，本始元年七月壬子封。平曲，县名，治所在今江苏东海县东南。〔5〕“南利侯”，即刘昌，本始元年七月壬子封。南利，县名，治所在今河南上蔡东。〔6〕“高密王”，高密国都高密（今山东高密西南），辖境约相当于今高密一带。高密王之封，据《汉书·宣帝纪》在本始元年七月，据《诸侯王表》则在十月。

其后胥果作威福，通楚王使者，^{〔1〕}楚王宣言曰：“我先元王，^{〔2〕}高帝少弟也，封三十二城。^{〔3〕}今地邑益少，^{〔4〕}我欲与广陵王共发兵云。立广陵王为王，我复王楚三十二城，如元王时。”事发觉，公卿有司请行罚诛。天子以骨肉之故，不忍致法于胥，下诏书无治广陵王，独诛首恶楚王。传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中，与之皆黑”者，^{〔5〕}土地教化使之然也。其后胥复祝诅谋反，^{〔6〕}自杀，国除。

【注释】〔1〕“楚”，诸侯国名，都彭城（今江苏徐州市），辖境约相当于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安徽东北部一带。“楚王”，即刘延寿，武帝天汉元年（公元前一年）嗣位，宣帝地节元年（公元前六九年）因谋反被诛。详见《汉书·楚元王传》。〔2〕“元王”，即楚元王刘交，汉高祖之弟。高祖六年（公元前二一年）封为楚王。详见本书《楚元王世家》。〔3〕“封三十二城”，据《史记·荆燕世家》，刘交始为楚王，王淮西三十六城。《汉书·楚元王传》亦谓其封地包括薛郡、东海、彭城三十六县。与此所记异。〔4〕“今地邑益少”，景帝二年（公元前一五五年）楚王戊（楚元王之孙）由于在为薄太后居丧期间私奸于服舍，被削去东海郡，见本书《楚元王世家》。（《汉书》称“削东海、薛郡”。）〔5〕“传曰”，此语见《荀子·劝学》，今本作“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涅”，音

ni8, 黑泥。〔6〕“祝诅”, 一种巫术, 企图借鬼神降祸于所憎之人。“祝”, 音 zh^u, 通“咒”。广陵王胥多次使巫祝诅天子, 觊觎帝位。

燕土瘠塉, 〔1〕北迫匈奴, 〔2〕其人民勇而少虑, 故诫之曰“葷粥氏无有孝行而禽兽心, 以窃盗侵犯边民。朕诏将军往征其罪, 万夫长, 千夫长, 三十有二君皆来, 降旗奔师。葷粥徙域远处, 北州以安矣”。“悉若心, 无作怨”者, 勿使从俗以怨望也。〔3〕“无侂德”者, 勿使王背德也。“无废备”者, 无乏武备, 常备匈奴也。“非教士不得从征”者, 言非习礼义不得在于侧也。

【注释】〔1〕“瘠塉”, 音 qi1oqu9, 土地贫瘠。〔2〕“迫”, 近。〔3〕“怨望”, 心怀不满, 怨恨。

会武帝年老长, 而太子不幸薨, 〔1〕未有所立, 而旦使来上书, 请身入宿卫于长安。〔2〕孝武见其书, 击地, 怒曰: “生子当置之齐鲁礼义之乡, 乃置之燕赵, 果有争心, 不让之端见矣。”于是使使即斩其使者于阙下。〔3〕

【注释】〔1〕“太子”, 即戾太子刘据。武帝元狩元年立为皇太子, 后江充以巫蛊事诬陷太子, 太子发兵, 事败自杀, 时在征和二年(公元前九一年)。“薨”, 音 h^{ng}, 按照封建等级制, 太子死称“薨”。〔2〕“宿卫”, 在宫中值宿警卫。“长安”, 汉都, 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北。〔3〕“阙下”, 宫阙之下, 宫门前。“阙”, 音 qu8。

会武帝崩, 昭帝初立, 旦果作怨而望大臣。〔1〕自以长子当立, 与齐王子刘泽等谋为叛逆, 〔2〕出言曰: “我安得弟在者! 〔3〕今立者乃大将军子也。”〔4〕欲发兵。事发觉, 当诛。昭帝缘恩宽忍, 抑案不扬。公卿使大臣请, 遣宗正与太中大夫公户满意、御史二人, 〔5〕偕往使燕, 风喻之。〔6〕到燕, 各异日, 更见责王。〔7〕宗正者, 主宗室诸刘属籍, 〔8〕先见王, 为列陈道昭帝实武帝子状。侍御史乃复见王, 责之以正法, 〔9〕问: “王欲发兵罪名明白, 当坐之。〔10〕汉家有正法, 王犯纤介小罪过, 即行法直断耳, 安能宽王。”惊动以文法。〔11〕王意益下, 心恐。公户满意习于经术, 最后见王, 称引古今通义, 〔12〕国家大礼, 文章尔雅。〔13〕谓王曰: “古者天子必内有异姓大夫, 所以正骨肉也; 外有同姓大夫, 所以正异族也。周公辅成王, 诛其两弟, 〔14〕故治。武帝在时, 尚能宽王。今昭帝始立, 年幼, 富于春秋, 〔15〕未临政, 委任大臣。古者诛罚不阿亲戚, 〔16〕故天下治。方今大臣辅政, 奉法直行, 无敢所阿, 恐不能宽王。王可自谨, 无自令身死国灭, 为天下笑。”于是燕王旦乃恐惧服罪, 叩头谢过。大臣欲和合骨肉, 难伤之以法。

【注释】〔1〕“望”, 怨恨, 责怪。〔2〕“齐王子刘泽”, 齐王指齐懿王刘寿, 刘寿乃齐孝王刘将闾太子, 故《汉书》或称刘泽为“齐孝王孙刘泽”。此齐国始封者为高祖之子刘肥, 传至齐懿王子厉王刘次景(一作“次昌”), 立五年, 自杀, 无后, 国除为郡, 时在武帝元朔二年。刘泽勾结燕王旦谋反, 于昭帝始元元年八月伏诛。〔3〕“我安得弟在者”, 燕王怀疑昭帝非武帝之子, 故为此言。昭帝生于太始三年(公元前九四年), 即位时年仅八岁, 时距元狩六年封刘旦为燕王已三十年, 燕王与昭帝年龄相差甚大。〔4〕“大将军”, 指霍光, 平阳(今山西临汾市西南)人, 霍去病异母弟, 武帝时为奉车都尉光禄大夫, 出入宫廷二十余年, 小心谨慎, 未尝有过, 甚

得武帝亲信。武帝病笃，以光为大将军大司马，使受遗诏辅立昭帝，政事一决于光。昭帝死，迎立昌邑王刘贺为帝。贺淫乱，光废之，又迎立宣帝。霍光于宣帝地节二年（公元前六年）卒。详见《汉书·霍光传》。〔5〕“公户满意”，姓公户，名满意，尝从鲁徐氏习《礼》。〔6〕“风喻”，示意开导，劝告。“风”，通“讽”。〔7〕“更见”，交替着去见。〔8〕“属籍”，宗族的名册。〔9〕“正法”，堂堂正正的国家法令。〔10〕“坐”，获罪。〔11〕“文法”，法令条文。〔12〕“通义”，普遍适用的道理。〔13〕“文章尔雅”，文辞雅正。“尔雅”，近于雅正。“尔”，通“迓”。〔14〕“两弟”，指管叔鲜、蔡叔度。据《史记·周本纪》、《鲁周公世家》及《管蔡世家》，周公奉成王命，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15〕“富于春秋”，今后的岁月尚多，指年轻。“春秋”，指年岁。〔16〕“阿”，音，偏私袒护。

其后旦复与左将军上官桀等谋反，〔1〕宣言曰“我次太子，太子不在，我当立，大臣共抑我”云云。大将军光辅政，与公卿大臣议曰：“燕王旦不改过悔正，行恶不变。”于是修法直断，〔2〕行罚诛。旦自杀，国除，如其策指。有司请诛旦妻子。孝昭以骨肉之亲，不忍致法，宽赦旦妻子，免为庶人。〔3〕专曰“兰根与白芷，〔4〕渐之滫中，〔5〕君子不近，庶人不服”者，〔6〕所以渐然也。

【注释】〔1〕“上官桀”，陇西（郡治狄道在今甘肃临洮）人，以善骑射从军。武帝时为搜粟都尉，因功拜少府，后为太仆、左将军。武帝卒，受遗诏辅少主。昭帝时封安阳侯。后与大将军霍光争权，勾结燕王旦谋反，于元凤元年（公元前八年）伏诛。〔2〕“修法”，遵照法令。〔3〕“庶人”，没有官爵的平民百姓。〔4〕“传曰”，此语见《荀子·劝学》，今本作“兰槐之根是为芷，其渐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兰根”、“白芷”有清香，为人所爱。〔5〕“渐”，音 jīn，浸渍。“滫”，音 xiǔ，臭水。〔6〕“服”，佩戴。

宣帝初立，推恩宣德，以本始元年中尽复封燕王旦两子：一子为安定侯；〔1〕立燕故太子建为广阳王，〔2〕以奉燕王祭祀。

【注释】〔1〕“安定侯”，即刘贤，本始元年七月壬子封。安定，县名，治所在今河北束鹿东北。〔2〕“广阳王”，广阳国都蓟县（今北京市西南），辖有燕王旦故地。昭帝元凤元年，除燕国为广阳郡，此时复更为广阳国。广阳王之封，据《汉书·宣帝纪》在本始元年七月，据《汉书·诸侯王表》则在五月。

译 文

“大司马臣去病冒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误听人言，让我在军中供职。我自应专心考虑边塞的事务，即使战死旷野也无以报答君恩，现在竟敢考虑其他事情来打扰当政官员，实在是因为我看见陛下为天下忧虑操劳，对百姓怜悯关心，而忘了自己，以致减少膳食，削减音乐，压缩郎员。皇子们托天之福，已经长大，能衣着整齐地行礼朝拜，但至今还没有封号爵位，也没有师傅辅导官员。陛下谦恭礼让，并不顾念这些事情，群臣尽管私心盼望，

可是不敢越职奏请。臣私下深怀犬马效忠之心，冒死愿陛下命令有关官员，趁着盛夏吉时，定下皇子们的爵位。希望陛下明鉴。臣去病冒死再拜启奏皇帝陛下。”三月乙亥日，御史臣光守尚书令将此奏疏在未央宫上奏皇帝。皇帝下制说：“交付御史处理。”

元狩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日，御史臣光守尚书令，尚书丞非，交付御史的制书下达，（有关官员讨论后）上奏皇帝说：“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汤、太常臣充、大行令臣息、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冒死上奏：大司马去病上疏道：‘陛下误听人言，让我在军中供职。我自应专心考虑边塞的事务，即使战死旷野也无以报答君恩，现在竟敢考虑其他事情来打扰当政官员，实在是因为我看见陛下为天下忧虑操劳，对百姓怜悯关心，而忘了自己，以致减少膳食，削减音乐，压缩郎员。皇子们托天之福，已经长大，能衣着整齐地行礼朝拜，但至今还没有封号爵位，也没有师傅辅导官员。陛下谦恭礼让，并不顾念这些事情，群臣尽管私心盼望，可是不敢越职奏请。臣私下深怀犬马效忠之心，冒死愿陛下命令有关官员，趁着盛夏吉时，定下皇子们的爵位。希望陛下明鉴。’制令说：‘交付御史处理。’臣谨与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贺等议：古代分地立国，建立起一个个诸侯来侍奉天子，为的是尊重宗庙社稷。如今臣去病上疏，他没有忘记他的职责，并以此宣扬陛下的恩德。他说天子谦让，减损自己而忧劳天下，他担心的是皇子至今还没有封号爵位。臣青翟、臣汤等本应尊奉礼义履行职责，但愚蠢而没想到此事。如今正当盛夏吉时，臣青翟、臣汤等冒死请立皇子臣闾、臣旦、臣胥为诸侯王。冒死请示所立国名。”

制令说：“听说周代封立诸侯八百，姬姓的人同时受封，或为子、男，或为附庸。《礼》上说‘支子不得奉祭宗祖’。你们所谓建立起一个个诸侯目的在于尊重社稷，朕却没有听说过。况且上天不是为了君王而降生百姓的。由于朕的无德，海内尚未和睦，现在竟让没有教导好的皇子勉强去做封地连城的诸侯王，那又如何能激励朕的股肱之臣呢？你们还是重新商议，以列侯的爵位赐封他们。”

三月丙子日，群臣又上奏未央宫。“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汤冒死上奏：臣谨与列侯臣婴齐、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贺、谏大夫、博士臣安等商议道：臣等听说周代封立诸侯八百，姬姓的人同时受封，侍奉天子。康叔因他的祖、父而显赫，伯禽因其父周公而立国，都封了国土，成为诸侯，并以相、傅为辅佐。百官奉守法令，各人履行职责，国家的体制也就完备了。臣等私下认为建立诸侯所以能使社稷得到尊重，是因为各地诸侯分别根据自己的职司奉献贡品举行祭祀。虽然支子不得奉祭宗祖，是礼法的规定，但分封土地，建立诸侯，使他们守护藩国，帝王就能用以扶助德义、施行教化。陛下奉承天统，开创圣明的端绪，尊敬贤良，表扬功臣，复兴灭亡的侯国，继续断绝的后嗣，把萧文终的后代续封在鄗，表扬勉励群臣如平津侯等。陛下为了昭示六亲的次序，彰明上天所施与的亲属关系，还让诸侯王封君把领受的皇帝恩宠分施子弟，分封子弟户邑，陛下从而赐给封号立为诸侯的有一百余国。现在却把皇子封为列侯，那就使尊卑颠倒，名位的安置失去了次序，这种做法是不能流传万世千秋的。臣请立皇子臣闾、臣旦、臣胥为诸侯王。”三月丙子日，上奏未央宫。

制令说：“康叔的亲属有十位而他独尊的原因是周天子褒扬有德之人。周公的鲁国受命郊外祭天，鲁国祭祀周公、伯禽可以分别用白牡、骍刚这样

的祭品，其他鲁君就不能用纯色的牲畜去祭祀，这是因为贤与不贤有差别。‘巍巍的高山令人敬仰，光明的品行令人向往’，朕很仰慕德高望重的人。为了对尚未教导好的皇子有所抑制，封他们为列侯便可。”

四月戊寅日，群臣上奏未央宫。“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汤冒死上奏：臣青翟等与列侯、吏二千石、谏大夫、博士臣庆等议：臣等冒死奏请立皇子为诸侯王。制令说：‘康叔的亲属有十位而他独尊的原因是周天子褒扬有德之人。周公的鲁国受命郊外祭天，鲁国祭祀周公、伯禽可以分别用白牡、騂刚这样的祭品，其他鲁君就不能用纯色的牲畜去祭祀，这是因为贤与不贤有差别。‘巍巍的高山令人敬仰，光明的品行令人向往’，朕很仰慕德高望重的人。为了对尚未教导好的皇子有所抑制，封他们为列侯便可。’臣青翟、臣汤、博士臣将行等听说，康叔的亲属有十位，其中武王继承王位，周公辅佐成王，其他八人都因他们祖、父的尊贵地位而被封立大诸侯国。康叔年纪幼小，周公身在三公之位，伯禽在鲁据守封国，原来他们在承受爵命的时候，也都还没到成年。但后来康叔抵御了禄父造反，伯禽平定了淮夷叛乱。从前五帝的制度各不相同，周代的爵位有五等，到春秋时分三等，都根据当时情况来安排尊卑的次序。高皇帝拨乱反正，显示了最高的德操，平定海内，分封土地，建立诸侯，爵位分为两等。皇子们有的还在襁褓之中就立为诸侯王，侍奉天子，这已成为万世的法则，不可更改。陛下亲行仁义，体现圣德，文武兼备。您表彰慈爱孝顺的行为，拓宽任用贤能的道路。对内褒扬有德之士，对外讨伐强暴之徒。远至北海，西到月氏，匈奴、西域，举国拥护陛下的军队。车辆兵械等军费，不从百姓那里收取。拿出皇家府库的财物来奖赏奋勇杀敌的将士，打开天子的仓廩以周济贫穷的百姓，又把戍卒人数减少一半。百蛮的君主，无不闻风向慕，承受您的教化，使您满意。远方的人语言风俗不同，经过了几重翻译前来朝觐，陛下的恩泽遍及域外。因此，珍异的兽类出现，吉祥的禾谷生长，上天的瑞应十分明显。现在诸侯的支子都封到了诸侯王，而封皇子为列侯，臣青翟、臣汤等私下考虑再三，都认为这样做尊卑失序，使天下失望，是不可以的。臣等请立臣闾、臣旦、臣胥为诸侯王。”四月癸未日，上奏未央宫，奏议留在宫里，没有发下。

“丞相臣青翟、太仆臣贺行御史大夫事、太常臣充、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冒死上奏：臣青翟等前奏大司马臣去病上疏说，皇子还没有封号爵位，臣谨与御史大夫臣汤、中二千石、二千石、谏大夫、博士臣庆等冒死请立皇子臣闾等为诸侯王。陛下有文德武功而谦让不居，责备自己，谈及皇子还没有教育成人。群臣所议，儒者宣扬其分封的学说，有的是违背其本心的。陛下坚决推辞不许，只封皇子为列侯。臣青翟等私下与列侯臣寿成等二十七人商议，都认为这样做就尊卑失序了。高皇帝创建天下，身为汉代开国之君，封子孙为王，广布支辅力量。先帝奉为法则，遵行不改，是为了宣扬皇帝的至尊地位。臣请陛下令史官选择吉日，准备好典礼仪式呈上，御史奏上地图，其他都照成例办理。”制令说：“可以。”

四月丙申日，群臣上奏未央宫。“太仆臣贺行御史大夫事冒死上奏：太常臣充言，卜定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诸侯王。臣冒死奏上地图，请示所立国名。典礼仪式另行奏上。臣冒死请示。”

制令说：“立皇子闾为齐王，旦为燕王，胥为广陵王。”

四月丁酉日，上奏未央宫。六年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汤将制书下达丞相，丞相下达中二千石、二千石，下达郡太守、诸侯王国之相，接受

诏书依旨从事，下达有关办事人员，按照律令执行。

“时在六年四月乙巳日，皇帝派御史大夫汤在宗庙封立皇子闾为齐王。说道：呜呼，小子闾，接受这块青色社土！朕承继先人，稽考古制为你建立国家，封在东方，世世代代作为汉家的藩屏辅佐。呜呼，你要放在心上啊！你要敬听我的诏命，要知道天命无常。一个人如果崇尚德操，就能发出明亮的光辉；如果不勉力于道义，就会使君子懈怠。你要尽你的心力，真诚地保持中正之道，那么天赐的禄命就会长久。如果昏庸邪僻，不行善政，就会殃及你的封国，害你自身。呜呼，安国治民，能不敬慎吗！齐王你要以此为戒！”

右方是封齐王的策书。

“时在六年四月乙巳日，皇帝派御史大夫汤在宗庙封立皇子旦为燕王。说道：呜呼，小子旦，接受这块黑色社土！朕承继先人，稽考古制为你建立国家，封在北方，世世代代作为汉家的藩屏辅佐。呜呼！葷粥氏虐待老人，禽兽心肠，侵犯劫掠，又加以欺诈边民。呜呼！朕命令将帅前往征讨他们的罪行，万夫长，千夫长，三十二个君主都来归顺，降下旗帜，军队溃散。葷粥氏迁到了别处，北方州郡从此太平。你要尽你的心力，不要制造怨恨，不要背弃德义，不要废弛武备。不是受过训练的士卒，不要征发从军。呜呼，安国治民，能不敬慎吗！燕王你要以此为戒！”

右方是封燕王的策书。

“时在六年四月乙巳日，皇帝派御史大夫汤在宗庙封立皇子胥为广陵王。说道：呜呼，小子胥，接受这块赤色社土！朕承继先人，稽考古制为你建立国家，封在南方，世世代代作为汉家的藩屏辅佐。古人说：‘大江之南，五湖之间，人心轻佻。扬州恃强，三代时地处要服，政教不能施及。’呜呼！你要尽你的心力，十分小心谨慎，惠施下民，忠顺君上，不要无知妄动，贪图游乐，不要亲近小人，要遵守法度循行规则。《尚书》上说：‘臣下不要作威作福。’这样才不至于有日后的羞辱。呜呼，安国治民，能不敬慎吗！广陵王你要以此为戒！”

右方是封广陵王的策书。

太史公说：古人说：“爱他就希望他富，亲他就希望他贵。”所以君王划分疆土，建立国家，封立子弟，为的是褒奖亲属，使亲疏有序，尊崇先祖，使兄弟子孙显贵，在天下广布同姓宗族。因此国势强大而王室安宁。自古至今，由来已久。这并无特殊之处，所以不再专门论述。燕、齐的事，没有值得采录的。然而封立三王，天子谦恭礼让，群臣恪守道义，文辞华美，很可观览，所以附入世家。

褚先生说：臣有幸能以贤良文学而官至侍郎，我喜欢阅读太史公写的列传。列传里称赞《三王世家》文辞可观，但从其世家中寻找却始终不能得到。我私下从喜好旧闻故实的长者那里取到三王的封策书，把事情编列起来以广流传，使后世的人得以看到贤明君主的意向。

听说孝武帝时，一天里同时封拜三子为王：一子封在齐，一子在广陵，一子在燕。分别按各人的才力智能和当地土质的不同、民风的差异，为之作策书申明告诫他们。对三王说：“世世代代作为汉家的藩屏辅佐，安国治民，能不敬慎吗！你要以此为戒！”贤明君主的所作所为，本来不是见闻浅陋的人所能了解的，如果不是博闻强记的君子就无法透彻了解其真意所在。至于策书的次序分段，文字的前后，策简的参差长短，都有用意，只是没有人能够知晓。我谨依次汇集皇帝的真草诏书，编列在左方，使读的人自己会通其

意而解说它。

王夫人，是赵人，和卫夫人一起得到武帝的宠爱，生子闾。闾将要立为王的时候，他母亲病了，武帝亲自去慰问她。武帝说：“儿子要当王了，你希望在什么地方安置他？”王夫人说：“陛下在，妾有什么资格可说呢？”武帝说：“虽然如此，你心里总有所想的，你想在什么地方安置他为王呢？”王夫人说：“我愿安置他在雒阳。”武帝说：“雒阳有武库敖仓，是天下险要的交通要冲，汉国的大都邑。先帝以来，从没有一个皇子封在雒阳为王的。除去雒阳，其余地方都可以。”王夫人没有回答。武帝说：“关东的封国没有比齐更大的。齐东面靠海而城郭大，古时候光临淄一地就有十万户，天下的富饶地区没有超过齐国的了。”王夫人用手拍头，谢道：“太幸运了！”王夫人死后，武帝很悲痛，派遣使者拜告王夫人亡灵道：“皇帝谨派使臣大中大夫明奉上玉璧一枚，赐夫人为齐王太后。”皇子闾封做齐王，年少，无子，立为王后，不幸早死，国绝，封地为郡。天下都说齐地不宜封王。

所谓“受此土”，是指始封的诸侯王，一定要在天子的泰社里接受一块土，回到自己的封地立这块土为国社，每年岁首四时祭祀它。《春秋大传》说：“天子之国有泰社。东方青土，南方赤土，西方白土，北方黑土，上方黄土。”所以将要封在东方的取青土，封在南方的取赤土，封在西方的取白土，封在北方的取黑土，封在上方的取黄土。各取其相应颜色的泰社之土，用白茅包裹，回去封为国社。这是开始接受天子封立时的情形。这叫做主土。主土，就是要立社奉祀它。“朕承祖考”，祖指祖先，考指父亲。“维稽古”，维是考虑、思念的意思，稽是应当的意思，这句是说应当遵循古制。

齐地百姓多变诈，不熟悉礼义，所以告诫他说：“你要敬听我的诏命，要知道天命无常。一个人如果崇尚德操，就能发出明亮的光辉；如果不勉力于道义，就会使君子懈怠。你要尽你的心力，真诚地保持中正之道，那么天赐的禄命便会长久。如果有过失，不行善政，就会殃及你的封国，害你自身。”齐王到他的封国后，左右大臣用礼义维护辅佐他，不幸他中年早死。然而他保全了自己，没有过失，正如策书所告诫的那样。

古代的记载上说“青的色彩出于蓝草，而它的色泽比蓝草还青”，这是经过加工而使它这样的。目光长远的贤明君主，他清楚地独自看到问题所在：他告诫齐王要对自己谨慎，告诫燕王不要心怀怨恨，不要背弃德义，告诫广陵王要谨慎对外，不要妄自尊大，赏罚逾制。

广陵在吴越地区，百姓精明而轻佻，所以告诫他说：“大江、五湖之间，人心轻佻。扬州恃强，三代的时候，强使它接受中原的习俗服饰，但没有使政教在那里深入普及，只是依其大意进行控制而已。你不要无知妄动，贪图游乐，不要亲近小人，要以法度为准则。不要总是贪图游乐，骑马打猎，享乐过度，从而亲近小人。要经常想到法度，这样就不致遭受羞辱了。”三江、五湖有鱼盐之利，铜矿之富，是天下所羡慕的地方。所以告诫他“臣不作福”，是不让他滥用钱财，加重赏赐，以树立自己的声誉，博取四方的拥护。又说“臣不作威”，是不让他因当地人心的轻佻而背弃道义。

到孝武帝去世，孝昭帝初即位，就先让广陵王胥入朝，重重赏赐他金钱财币，价值三千余万，还增加封地百里，封邑万户。

到了昭帝去世，宣帝初即位，又出于恩情施行仁义，在本始元年中，分出汉地，对广陵王胥的四个儿子全部加以分封：一子为朝阳侯；一子为平曲侯；一子为南利侯；最喜爱的小儿子弘，封立为高密王。

后来胥果然作威作福起来，和楚王的使者交往勾结。楚王扬言道：“我的先人元王，是高帝的小弟，受封三十二城。现在楚国土地城邑越来越少，我要和广陵王一起发兵。立广陵王为帝，我仍然治理楚三十二城的封地，像元王时那样。”事情发觉后，公卿及有关官员请求进行惩罚诛讨。天子因为与胥有骨肉之情，不忍按法律办他罪，下诏书不治广陵王的罪，只处死首恶楚王。古代的记载上说“蓬草生在麻丛里，不用扶正，它自然会生直；白沙混在泥里，就会和泥一样黑”，这是环境和教化使他这样的。这之后胥又咒诅谋反，自杀身亡，封国也被撤除。

燕国土地贫瘠，北边靠近匈奴，那里的百姓勇猛而少智谋，所以告诫他说：“葦粥氏没有孝行而有禽兽心肠，他们窃盗侵犯边民。朕诏令将军前往征讨他们的罪行，万夫长，千夫长，三十二个君主都来归顺，降下旗帜，军队溃散。葦粥氏迁到远处居住，北方州郡从此太平。”“悉若心，无作怨”，是不让他依从流俗而心怀怨恨。“无侂德”，是不让燕王背弃德义。“无废备”，是说不要缺乏武备，要时常防备着匈奴。“非教士不得从征”，是说不是熟悉礼义的人不能在身边使用。

后来武帝年老，太子又不幸去世，没有再立太子，因而燕王旦派使者来上书，请求亲自到长安进宫值宿警卫。孝武帝看到燕王的上书，把它扔到地上，生气说道：“生了儿子应当把他安置在齐鲁礼义之乡，现在却把他放在燕赵，果然产生了争夺之心，不肯相让的苗头已经露出来了。”于是派人立即将燕王旦的使者斩首于宫阙之下。

到武帝去世，昭帝刚即位，旦果然心怀怨恨而责怪大臣。他自以为是长子，应当继承皇位，于是与齐王之子刘泽等阴谋造反，放出话来：“我哪里有这个弟弟在！现在即位的是大将军的儿子。”想要发兵。事情被发觉，按罪当杀。昭帝出于恩情，加以宽忍，把这件事压下来不张扬。公卿让有关大臣请示，派遣宗正和太中大夫公户满意、御史二人，一同出使燕国，去启发开导燕王。他们到了燕国，分别在不同的日子里交替着去见王，责备他。宗正，是主管宗室刘氏家族名籍的，先去见王，为他列举事实说明昭帝确实是武帝儿子的情况。侍御史接着再去见王，用正式的法律责备他，问道：“王打算发兵的罪名很清楚，应当定罪。汉家有正法，王犯了细微的小罪过，就要执法公正断案，怎么能宽恕你。”用法令条例触动他。燕王心中越来越觉得理亏，内心恐慌起来。公户满意熟悉经术，最后一个去见王，称引古今通行的道义和国家的大礼，文辞雅正。他对燕王说：“古时候天子在朝廷内必定要有异姓的大夫，为的是匡正亲属骨肉；在朝廷外必定要有宗室同姓的大夫，为的是匡正异族之人。周公辅佐成王，处决了他的两个弟弟，所以天下安定。武帝活着的时候，尚能宽大对待你。现在昭帝刚即位，年纪还小，来日方长，尚未亲自执政，把政事托付给大臣。古时候执行诛罚从不袒护亲戚，所以天下安定。现在大臣辅政，按照法律公正行事，不敢有所偏袒，恐怕不能宽恕王。王可自重，不要自己造成身死国灭，为天下所笑。”于是燕王旦恐惧服罪，叩头认错。大臣们都想使皇帝的骨肉之亲和好，不忍用法去伤害他。

这之后燕王旦又和左将军上官桀等谋反，扬言道“我仅次于太子，太子不在，我当继承皇位，都是大臣们合谋压抑我”云云。大将军霍光辅政，和公卿大臣商议说：“燕王旦不悔过改正，行恶不变。”于是依法直断，执行诛罚。旦自杀，封国撤除，正如封燕王策书警告的那样。有关官员请诛旦的

妻儿。孝昭帝因为他们是骨肉之亲，不忍按法处罚，宽赦了旦的妻儿，将他们削为平民。古代的记载上说“兰根和白芷，如果浸在臭水里，君子不愿接近，一般人也不愿佩带”，这是它所处的环境使它这样的。

宣帝初立，广施恩泽，宣扬德义，在本始元年中又都封立燕王旦的两个儿子：一子为安定侯；把燕王旦原来的太子建立为广阳王，来奉守燕王的祭祀。

史记卷六十一 伯夷列传第一

胡平生 注译

夫学者载籍极博^{〔1〕}，犹考信于六艺^{〔2〕}。《诗》、《书》虽缺，^{〔3〕}然虞夏之文可知也。^{〔4〕}尧将逊位，^{〔5〕}让于虞舜，舜禹之间，^{〔6〕}岳牧咸荐，^{〔7〕}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8〕}功用既兴，^{〔9〕}然后授政。示天下重器，^{〔10〕}王者大统，^{〔11〕}传天下若斯之难也。^{〔12〕}而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13〕}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14〕}此何以称焉？^{〔15〕}太史公曰：余登箕山，^{〔16〕}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17〕}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18〕}

【注释】〔1〕“载籍”，书籍。〔2〕“考信”，经考察、考核而得以确认。“六艺”，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经典。“艺”是“艺”的本字。〔3〕“《诗》、《书》虽缺”，后世所传《诗》、《书》皆有缺佚，已非完本，《孔子世家》说，古者《诗》三千余篇，至孔子删为三百零五篇。《尚书纬》说，孔子求《书》，得三千三百三十篇，乃删以一百篇为《尚书》。此处《诗》、《书》同称，实则是指《尚书》而言。〔4〕“虞夏之文”，《尚书》中有《尧典》、《舜典》、《大禹谟》等篇，记载了虞、夏禅让之事。〔5〕“逊”，退。〔6〕“舜禹之间”，上承尧让位于虞舜而言，指舜让位于禹，舜、禹继位之时。〔7〕“岳”，四岳，分掌四方诸侯的官。“牧”，州牧，州的行政长官。传说舜分置十二州，有十二州牧。尧、舜、禹之间禅让事，参见《五帝本纪》。〔8〕“典职”，主持职务。“典”，主管。〔9〕“功用”，功劳，成就。〔10〕“重器”，指祭祀用的最重要的礼器，在古代是国家与宗族的象征。〔11〕“统”，一脉相传的系统。〔12〕“斯”，代词，这，这样。〔13〕“尧让天下于许由”，相传尧想让位给许由，许由逃到中岳颖水之阳，箕山之下隐居。尧又想让他担任九州长，许由讨厌听到这种话，跑到颖水之滨去洗耳朵。事见《庄子·让王篇》。〔14〕“卞随、务光”，相传汤将伐桀，找卞随、务光谋议，卞随、务光都不肯参与。汤得天下后又要让给卞随，卞随认为这是对他的污辱，自投桐（音 ch\$u）水而死。汤又要让给务光，务光认为汤的行为不仁不义，不愿久处无道之世，抱着石头自沉于卢水。事见《庄子·让王篇》。〔15〕“称”，称颂，赞许。〔16〕“箕山”，在今河南登封东南。因许由葬于此山，又名“许由山”。〔17〕“吴太伯”，周太王之长子。周太王想传位给中子季历及季历的儿子昌，于是，太伯同他的小弟弟仲雍一起逃奔到今江苏南部，自号其地句吴，受当地民人拥戴，为吴太伯。孔子称赞他三让天下，“可谓至德”。事迹详本书《吴太伯世家》。〔18〕“少”，通“稍”。“概”，大略。孔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1〕怨是用希。”〔2〕“求仁得仁，〔3〕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轶诗可异焉。〔4〕其传曰：

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5〕}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6〕}盍往归焉。^{〔7〕}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8〕}号为文王，东伐纣。^{〔9〕}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10〕}“父死不葬，

爰及干戈，〔11〕可谓孝乎？以臣弑君，〔12〕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13〕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14〕天下宗周，〔15〕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16〕采薇而食之。〔17〕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18〕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19〕我安适归矣？〔20〕于嗟徂兮，〔21〕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由此观之，怨邪非邪？〔22〕

【注释】〔1〕“恶”，罪恶，过错，音 è。〔2〕“是”，指示代词。“用”，因。“希”，同“稀”。孔子这句话见于《论语·公冶长》。〔3〕“求仁得仁”，语见《论语·述而》。孔子的学生子贡问，伯夷、叔齐是否后来有“怨”的情绪，孔子以此作答。“仁”是孔子理想中的政治道德标准，他曾作过多方面的阐述，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等等。〔4〕“轶诗”，指下文所引伯夷、叔齐采薇之歌。因未收入《诗》集中，故称“轶诗”。“佚”，通“佚”，“逸”，散失。“可异焉”，孔子云伯夷、叔齐无怨，而佚诗实有怨辞，因此说“可异”。〔5〕“孤竹君”，商代北方地区的一个诸侯国的君主。相传是商汤三月丙寅日所封，至伯夷、叔齐之父，名初，字子朝。“孤竹国”故地传在今河北省卢龙县一带。“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齐”，名致，字公达。〔6〕“西伯昌”，即周文王，姓姬，名昌。“西伯”，即西方诸侯之长。〔7〕“盍”，音 hé 同“合”。〔8〕“武王”，文王之子，名发。事详本书《周本纪》。“木主”，木制的牌位，用以代表死者受祭。〔9〕“纣”，商朝的末代帝王，国破兵败，自焚而死。〔10〕“叩马”，一作“扣马”，牵住马。〔11〕“爰”，句首语气词。“及”，涉及。〔12〕“弑”，下杀上叫“弑”，音 shì。〔13〕“兵之”，对他们动用兵器，即杀掉他们。“兵”用为动词。〔14〕“武王已平殷乱”，这句话是站在周的立场上讲的，所以把推翻殷的统治称为“平殷乱”。〔15〕“宗”，尊奉，归顺。〔16〕“首阳山”，传说为伯夷、叔齐饿死的首阳山有多处，如甘肃陇西、山西永济、河南偃师等，今已不可详考。〔17〕“薇”，一种野菜，形似豌豆。〔18〕“西山”，即首阳山。〔19〕“神农”，传说中上古时代的帝王，曾教民农耕，故称“神农”。“忽焉”，很快的样子。“没”，去世，后写作“歿”，音 mò。〔20〕“适”，往，去。〔21〕“于嗟”，叹词。“徂”，往，此指死去，音 cú。〔22〕“邪”，疑问助词，音 yé。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1〕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絮行如此而饿死！〔2〕且七十子之徒，〔3〕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4〕然回也屡空，〔5〕糟糠不厌，〔6〕而卒蚤夭。〔7〕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蹠日杀不辜，〔8〕肝人之肉，暴戾恣睢，〔10〕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11〕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12〕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13〕若至近世，操行不轨，〔14〕专犯忌讳，〔15〕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16〕时然后出言，〔17〕行不由径，〔18〕非公正不发愤，〔19〕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20〕是邪非邪？

【注释】〔1〕“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请见《老子》七十九章。“亲”，亲近，偏爱。“与”，赞许，赞助。〔2〕“积仁”，指不断地行仁德之事。“积”，聚积。“絮行”，把自己的品行修养得十分高洁。“絮”，通“洁”，用为动词。〔3〕“七十子之徒”，传孔子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

此处是举其大概。“徒”，指同一类的人。〔4〕“颜渊”，孔子弟子，名回，字子渊，少孔子三十岁。孔子称赞颜渊好学，见《论语·雍也》。〔5〕“空”，一无所有，贫穷。〔6〕“糟”，酿酒所余渣滓。“糠”，舂米所余谷壳。“糟糠”喻粗劣的食物。“厌”，饱。〔7〕“蚤”，通“早”。“夭”，少壮而死。〔8〕“盗跖”，传说中的大盗。《庄子·盗跖篇》说他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驱人牛马，取人妇女，不顾父母兄弟，不祭先祖。“跖”，同“跖”，音zh0。“不辜”，无辜。“辜”，罪。〔9〕“肝人之肉”，疑此句有脱漏讹误。《庄子·盗跖篇》说“脍人肝而脯之”。“脍”，肉丝，此用为动词，切成肉丝。音ku4i。〔10〕“暴戾”，残暴凶恶。“戾”，音l@。“恣睢”，任意胡为，音z9su9。〔11〕“党”，同类，同伙。〔12〕“遵”，遵行、遵循。〔13〕“彰”、“明”、“较”、“著”，都是明的意思。〔14〕“不轨”，不守法度。“轨”，本是车子两轮之间的距离，引申为法则、法度。〔15〕“忌讳”，禁忌。〔16〕“择地而蹈之”，典出《论语·里仁》：“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孔子说，居住的地方以仁德所在之处为美；不选择仁德所在之处，怎能算聪明呢？所以要“择地而蹈之”。“蹈”，踏，踩。〔17〕“时然后出言”，典出《论语·宪问》：“夫子时然后言。”“时”，合适的时机、机会。〔18〕“行不由径”，典出《论语·雍也》：“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径”，指不通车辆的步行小道。〔19〕“非公正不发愤”，假如不是为了主持公正，便不感情激动，发洩愤懑。〔20〕“傥”，通“倘”，如，若。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1〕亦各从其志也。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2〕“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3〕举世混浊，清士乃见。〔4〕岂以其重若彼，〔5〕其轻若此哉？〔6〕

【注释】〔1〕“道不同不相为谋”语见《论语·卫灵公》。〔2〕“富贵如可求……”，语见《论语·述而》。“执鞭之士”，王侯贵族外出之时，执鞭开路以为前驱，此处指卑贱低级的职务。〔3〕“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语出《论语·子罕》。“凋”，凋谢，零落。〔4〕“见”，通“现”。〔5〕“其重若彼”，指重视修养德行，洁身自好。〔6〕“其轻若此”，指轻视富贵安乐与苟且偷生。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1〕贾子曰：〔2〕“贪夫徇财，〔3〕烈士徇名，〔4〕夸者死权，〔5〕众庶冯生。”〔6〕“同明相照，同类相求。”〔7〕“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8〕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9〕附骥尾而行益显。〔10〕岩穴之士，〔11〕趣舍有时若此，〔12〕类名堙灭而不称，〔13〕悲夫！闾巷之人，〔14〕欲砥行立名者，〔15〕非附青云之士，〔16〕恶能施于后世哉？〔17〕

【注释】〔1〕“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语出《论语·卫灵公》。“称”，称颂。〔2〕“贾子”，贾谊，雒阳人（今河南洛阳），少年即通诸子百家之书，汉文帝时召为博士，升任太中大夫，为更定礼仪制度事，为人不容，贬为长沙王太傅。后任梁怀王太傅。怀王骑马，堕地而死，遂自伤失职，哭泣而死。时年三十三岁。事详本书《贾生列传》。〔3〕“贪夫徇财”，以下四句话见贾谊《鹏鸟赋》。“徇”，为某种目的而死，通“殉”。〔4〕“烈士”，胸怀大志，视死如归的人。〔5〕“夸者”，喜好矜夸的人。〔6〕“冯”，

通“凭”，恃，靠。“冯生”，是顾惜生命的意思。〔7〕“同明相照，同类相求”，语出《易·乾卦》。原文作：“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8〕“圣人作而万物睹”，言圣人出现，发微探幽，著述立说，方便万物得以为人睹见。“作”，兴起。〔9〕“笃”，专一，音 d。“笃学”，指专心好学。〔10〕“骥”，千里马。“附骥尾”，旧说“苍蝇附骥尾而致千里”，此喻颜渊因孔子而名声更大。〔11〕“岩穴”，山洞。古代隐士多住在山洞中，故称“岩穴之士”。〔12〕“趣舍”，趋向与舍弃，指做官与退隐。“趣”，通“趋。”〔13〕“类”，大抵，大都。〔14〕“闾巷之人”，身居里巷的平民百姓。“闾”，里巷的门，音 l。〔15〕“砥行”，修炼品行。“砥”，磨练，音 d。〔16〕“青云之士”，比喻声名显赫或身居高位的人。〔17〕“恶”，疑问代词，哪里，音 w。“施”，延续，音 yì。

译 文

世上记事的书籍虽然很多，但学者们仍然以“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等经典为征信的凭据。《诗经》、《尚书》虽有缺损，但是记载虞、夏两代的文字都是可以见到的。尧将退位，让给虞舜，还有舜让位给禹的时候，都是由四方诸侯长和州牧们推荐出来的，于是，让他们先试着任职工作，主持事务数十年，做出了成就，建立了功绩，然后再把大政交给他们。这是表示天下是极贵重的宝器，帝王是最大的统治者，把天下移交给继承者就是如此的困难。然而，也有人说过，尧要把天下让给许由，许由不肯接受，以为是一种耻辱而逃走隐居起来。到了夏代的时候，又有卞随、务光等人。这些人又为什么要受到称许呢？太史公说：我登过箕山，相传山上有许由之墓。孔子依次评论古代的仁人、圣人、贤人，对吴太伯和伯夷等讲得很详细。我听说许由、务光等节义品德至为高尚，而经书中有关他们的文辞却一点儿也见不到，这是为什么呢？

孔子说：“伯夷、叔齐，不是老记着人家以前的过错，因此怨恨他们的人就少。”“追求仁德而得到仁德，又有什么可怨恨的呢？”我对伯夷兄弟的用意深感悲痛，但看到那些逸诗又（不免对孔子说的话）感到诧异。他们的传记说道：

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父亲想把王位传给叔齐，到了父亲去世以后，叔齐要让位给伯夷。伯夷说：“这是父亲的遗命啊！”于是便逃走了。叔齐也不肯即位而逃走。国人只好立孤竹君的第二个儿子为王。这时，伯夷、叔齐听说西伯昌能关心老人，扶养老人，便一起去归附他。等到达那里，西伯已去世了。武王用车载着西伯的神主，追谥为文王，率军东进去征伐商纣。伯夷、叔齐拉住武王的马而谏阻道：“父亲死了却不安葬，大动干戈去打仗，这难道是孝的行为吗？身为臣子，却要去杀害国君，这难道可以算做仁德吗？”周王左右的人准备杀掉他们，太公说：“他们是义人啊！”扶着他们离开了。武王摧毁了殷商的暴虐统治，天下都归附了周朝，而伯夷、叔齐却认为这是很可耻的事，为了表示对殷商的忠义，不肯再吃周朝的粮食，隐居在首阳山中，靠着采食薇菜充饥。到了由于饥饿而将死的时候，作了一首歌，歌辞说：“登上那西山啊，采些那薇菜呀！以暴臣啊代暴王，他还不知多荒唐！神农、虞舜和夏禹，授政仁人相禅让，圣人倏忽辞世去，我辈今日向何方？啊，别啦，永别啦！命运衰薄令人哀伤！”终于饿死在首阳山中。

从这些记载来看，伯夷、叔齐是怨呢，还是不怨呢？

有人说：“天道并不对谁特别偏爱，但通常是帮助善良人的。”像伯夷、叔齐，总可以算得上是善良的人了吧！难道不是吗？他们行善积仁，修养品行，这样的好人竟然给饿死了！再说孔子的七十二位贤弟子这批人吧，仲尼特别赞扬颜渊好学。然而颜回常常为贫穷所困扰，连酒糟谷糠一类食物都吃不饱，终于过早地去世了。上天对于好人的报偿，到底是怎样的呢？盗跖天天在屠杀无辜的人，割人肝，吃人肉，凶暴残忍，胡作非为，聚集党徒数千人，横行天下，竟然能够长寿而终。他又究竟积了什么德，行了什么善呢？这几个例子是最典型，最能说明问题的了。若要说到近代，那种品行不遵循法度，专门违法乱纪的人，反倒能终身安逸享乐，富贵优裕，一代一代地传下去；而有的人（诚如孔子教诲的那样，）居住的地方要精心地加以选择；说话要待到合适的时机才启唇；走路只走大路，不抄小道；不是为了主持公正，就不表露愤懑，结果反倒遭遇灾祸。这种情形多得简直数也数不清。我实在感到非常困惑，倘若这就是所谓的天道，那么，这天道究竟是对，还是错呢？

孔子说“主义不同的人，不互相商议谋划”，都各自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做事。孔子又说：“富贵如果能够求得，就是要干手拿鞭子的卑贱的职务，我也愿意去干；如果不能求得，那还是按照我自己的喜好去干吧！”“天气寒冷以后，才知道松树、柏树是最后落叶的。”世间到处混浊龌龊，那清白高洁的人就显得格外突出。这岂不是因为他们是如此重视道德和品行，又是那样鄙薄富贵与苟活啊！“君子感到痛心的是到死而名声不被大家所称颂。”贾谊说：“贪得无厌的人为追求钱财而不惜一死，胸怀大志的人为追求名节而不惜一死，作威作福的人为追求权势而不惜一死，芸芸众生只顾惜自己的生命。”“同是明灯，方能相互辉照；同是一类，方能相互亲近。”“飞龙腾空而起，总有祥云相随；猛虎纵身一跃，总有狂风相随；圣人一出现，万物的本来面目便都被揭示得清清楚楚。”伯夷、叔齐虽然贤明，由于得到了孔子的赞扬，名声才更加响亮；颜渊虽然好学，由于追随孔子，品德的高尚才更加明显。那些居住在深山洞穴之中的隐士们，他们出仕与退隐也都很注重原则，有一定的时机，而他们的名字（由于没有圣人的表彰），就大都被埋没了，不被人们所传颂，真可悲啊！一个下层的平民，要想磨练品行，成名成家，如果不依靠德高望重的贤人，怎么可能让自己的名声流传于后世呢？

史记卷六十二 管晏列传第二

王瑞来 注译

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1〕}少时常与鲍叔牙游，^{〔2〕}鲍叔知其贤。管仲贫困，常欺鲍叔，鲍叔终善遇之，不以为言。已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3〕}管仲事公子纠。^{〔4〕}及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囚焉。鲍叔遂进管仲。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注释】〔1〕“颍上”，地名，在今安徽颍上县一带。〔2〕“鲍叔牙”，春秋时齐国大夫，以知人著称，又叫“鲍叔”。事迹详见本篇及《左传》庄公九年。〔3〕“齐公子小白”，即齐桓公，春秋时齐国国君，五霸之一，姜姓，小白乃其名，公元前六八五年至前六四三年在位。周庄王十一年（公元前六八六年），以兄襄公暴虐，去国奔莒。襄公被杀，归国即位。任管仲为相，尊周室，攘夷狄，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终其身为盟主。后管仲死，用竖刁、易牙、开方等，怠于政事。详见本书《齐世家》。〔4〕“公子纠”，齐襄公之弟。与公子小白争夺君位，失败后被杀。

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1〕}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2〕}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注释】〔1〕“贾”，音g(。坐地经商。〔2〕“召忽”，齐人，与管仲同事公子纠，纠被杀后，召忽自杀。“召”，音sh4o。

鲍叔既进管仲，以身下之。子孙世禄于齐，有封邑者十余世，^{〔1〕}常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

【注释】〔1〕“十余世”，指鲍叔的子孙后世。《史记索隐》认为指管仲子孙，似误。

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1〕}“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2〕}四维不张，^{〔3〕}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

【注释】〔1〕“称曰”，以下引自《管子·牧民篇》，引文与今本《管子》稍有出入。〔2〕“上”，指君主或尊长。“服度”，遵守法度。“六亲”，指父、母、兄、弟、妻、子。〔3〕“四维”，指礼、义、廉、耻。“维”，纲纪。

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1〕}慎权衡。^{〔2〕}桓公实怒少姬，南袭蔡，^{〔3〕}管仲因而伐楚，责包茅不入贡于周室。^{〔4〕}桓公实北征山戎，^{〔5〕}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6〕}于柯之会，桓公欲背曹沫之约，^{〔7〕}管仲因而信之，诸侯由是归齐。故曰：^{〔8〕}“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

【注释】〔1〕“轻重”，指物价的高低。〔2〕“权衡”，本指秤，这里指理财。〔3〕“袭蔡”，齐桓公二十九年（公元前六五七年），桓公与夫

人少姬戏于船中，少姬因摇荡船而惊吓得桓公，被送回蔡国。后蔡国使少姬另嫁，桓公恼怒，遂于三十年（公元前六五六年）兴师伐蔡。“蔡”，古国名，在今河南上蔡、安徽凤台一带。〔4〕“包茅”，古代祭祀时，用裹束的青茅，滤去酒渣，故称此青茅为包茅。〔5〕“北征山戎”，齐桓公二十三年（公元前六六三年）山戎伐燕，齐桓公救燕而伐山戎。“山戎”，古族名，又称“北戎”，春秋时分布在今河北北部一带。〔6〕“召公”，又称召康公。姓姬，名奭（音 sh9），周代燕国的始祖，周成王时任太保。〔7〕“曹沫之约”，齐桓公五年（公元前六八一年），齐桓公与鲁庄公会盟于柯（今山东阿西南），鲁将曹沫以匕首挟持齐桓公，要求归还被侵占的土地，桓公应允。不久，桓公想背约，管仲劝他实践诺言，于是归还了鲁国的土地。〔8〕“故曰”，下文出自《管子·牧民篇》。

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归、反坫，〔1〕齐人不以为侈。管仲卒，〔2〕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后百余年而有晏子焉。

【注释】〔1〕“三归”，三座高台，供游赏之用。“反坫”，堂屋两柱间设有土台，供放置酒器之用。“坫”，音 di4n。按礼所规定，诸侯才有三归和反坫，管仲是大夫，不应享有。〔2〕“管仲卒”，管仲卒于齐桓公四十一年（公元前六四五年）。

晏平仲婴者，莱之夷维人也。〔1〕事齐灵公、庄公、景公，〔2〕以节俭力行重于齐。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即危行。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以此三世显名于诸侯。

【注释】〔1〕“莱”，古国名，今山东黄县东南有莱子城，即古莱国。“夷维”，地名，故地在今山东高密。〔2〕“齐灵公”，春秋时齐国君，顷公子，名环。公元前五八一年至前五五四年在位。“庄公”，齐国君，灵公子，名光。公元前五五三年至前五四八年在位。“景公”，齐国君，庄公异母弟，名杵臼。大夫崔杼杀死庄公后，立其为君。公元前五四七年至前四九年在位。

越石父贤，在縲继中。〔1〕晏子出，遭之涂，解左骖赎之，〔2〕载归。弗谢，入闺。〔3〕久之，越石父请绝。晏子懼然，〔4〕摄衣冠谢曰：“婴虽不仁，免于于，〔5〕何子求绝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闻君子拙于不知己而信于知己者。〔6〕方吾在縲继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寤而赎我，是知己；知己而无礼，固不如在縲继之中。”晏子于是延入为上客。

【注释】〔1〕“縲继”，音 l6ixi8。拘系犯人的绳索。这里作囚禁解。〔2〕“骖”，指一车三马或四马中两旁的两匹马。〔3〕“闺”，内室。后特指女子的卧室。〔4〕“懼然”，惊讶的样子。“懼”，音 ju6。〔5〕“于”，音 è。受困，遭难。同“厄”。〔6〕“拙”，通“屈”。“信”，通“伸”。

晏子为齐相，出，其御之妻从门间而窥其夫。〔1〕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既而归，其妻请去。夫问其故。妻曰：“晏子长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今者妾观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后夫自抑损。晏子怪而问之，御以实对。晏子荐以为大夫。〔2〕

【注释】〔1〕“御”，驾驶车马。这里指驾车的人。〔2〕“大夫”，职官等级名。三代时，官分卿、大夫、士三等。

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

府》，〔1〕及《晏子春秋》，〔2〕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

【注释】〔1〕“《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皆为《管子》一书中的篇名。〔2〕“《晏子春秋》”，书名。旧题春秋齐晏婴撰。所述皆晏婴遗事，当为后人摭集而成。书名始见于本篇。今本共八卷。

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岂以为周道衰微，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语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1〕岂管仲之谓乎？

【注释】〔1〕“语曰”，以下引文见于《孝经·事君章》。

方晏子伏庄公尸哭之，成礼然后去，〔1〕岂所谓“见义不为无勇”者邪？〔2〕至其谏说，犯君之颜，此所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者哉！〔3〕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

【注释】〔1〕“成礼然后去”，据《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齐大夫崔杼杀庄公，晏婴进去抱着庄公的尸体痛哭，尽了君臣之礼，然后才离去。

〔2〕“见义不为无勇”，引文出自《论语·为政》。〔3〕“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引文出自《孝经·事君章》。

译 文

管仲，名夷吾，是颖上人。他年轻时曾与鲍叔牙交游，鲍叔知道他很有才能。管仲生活贫困，常常占鲍叔的便宜，但鲍叔始终对他很好，没有怨言。后来鲍叔侍奉齐国的公子小白，管仲侍奉公子纠。等到小白立为齐桓公，公子纠被杀死，管仲也被囚禁起来了。鲍叔于是向桓公推荐管仲。管仲被任用以后，执掌齐国的政事，齐桓公的霸业因此得以成功，九次会集诸侯，使天下一切得到匡正，都是根据管仲的计谋。

管仲说：“我当初贫困的时候，曾经和鲍叔一起经商，分财利时自己常常多拿一些，但鲍叔并不认为我贪财，知道我是由于生活贫困的缘故。我曾经为鲍叔办事，结果使他更加穷困，但鲍叔并不认为我愚笨，知道这是由于时机有利和不利。我曾经三次做官，三次都被君主免职，但鲍叔并不认为我没有才干，知道我是由于没有遇到好时机。我曾三次作战，三次都战败逃跑，但鲍叔并不认为我胆小，知道这是由于我还有老母的缘故。公子纠失败，召忽为他而死，我被囚禁起来受屈辱，但鲍叔并不认为我不知羞耻，知道我不拘泥于小节，而以功名不显扬于天下为羞耻。生我的是父母，但了解我的却是鲍叔啊！”

鲍叔在推荐管仲辅佐齐桓公之后，甘愿身居管仲之下。鲍叔的子孙世代都在齐国享受俸禄，十几代人都得到了封地，往往都成为有名的大夫。所以天下人不称赞管仲的贤能，却称颂鲍叔能够识别人才。

管仲在齐国执政任相，使地处海滨的小小齐国流通货物，积聚财帛，富国强兵，办事能够与百姓同好恶。所以他说：“仓库充实了，人才知道礼仪节操，衣食富足了，人才懂得荣誉和耻辱。君主如能带头遵守法度，那么，父母兄弟妻子之间便会亲密无间。礼义廉耻得不到伸张，国家就要灭亡。国家颁布的政令像流水的源泉一样畅通无阻，是因为它能顺应民心。”因为道理浅显，容易实行。百姓所要求的，就顺应他们的愿望提供给他们；百姓所

反对的，就顺应他们的愿望抛弃它。

管仲为政，善于转祸为福，把失败变为成功。重视控制物价，谨慎地处理财政。桓公实际上是由于怨恨少姬，南下袭击蔡国，但管仲却借这个机会，责备楚国不向周天子进贡包茅。桓公实际上是北伐山戎，但管仲却借这个机会，命令燕国恢复召公的政令。桓公在柯地与鲁国会盟，后来又想违背同曹沫的盟约，但管仲借助这个盟约使桓公建立了信义，因此诸侯都来归附齐国。所以说：“懂得给予就是索取的道理，这是治理国政的法宝。”

管仲的财富足以和公室相比，他有三归高台，又有反玷，但齐国人并不认为他奢侈。管仲死后，齐国仍然遵循他制定的政令法规，常比各国诸侯都强大。经过一百多年以后，齐国又出现了一位晏子。

晏平仲，名婴，是古莱国的夷维人，历事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三朝，由于节俭和勤于政事而受到齐国人民的推重。他担任齐相，不吃两样的肉食，妻妾不穿丝绸衣裳。他在朝廷，国君有话问他，他就严肃地回答；不向他问话，他就严肃地办事。当国家有道的时候，就顺命行事，无道的时候，就权衡度量着去行事。他由于这样做，而能够三朝都在诸侯之中显扬名声。

越石父是个贤能的人，犯了罪被拘禁。晏子外出，在路上遇见他，就解下坐车左边的马，赎出了石父，并让他上车，一同回了家。晏子没有向石父告辞，就进入内室，许久不出来，于是越石父请求断绝交往。晏子大吃一惊，整理自己的衣冠郑重道歉说：“我虽然没有仁德，但也帮助您摆脱了困境，您为什么这样快就要断绝交往呢？”石父说：“不能这样说。我听说君子在不了解自己的人那里受屈，在知己人那里受到尊敬。当我在囚禁期间，那些人是了解我的。您既然了解我，并且把我赎出来，这就是知己了，知己而待我无礼，那还不如被囚禁着。”晏子于是请他进来待为上宾。

晏子担任齐国的宰相，一次外出，他车夫的妻子从门缝偷看她的丈夫。她的丈夫为宰相驾车，坐在大车盖下边，鞭打着四匹马，意气昂扬，特别得意。车夫回家以后，他的妻子就要求离去，车夫问他为什么。妻子说：“晏子身长不满六尺，却做了齐国的宰相，名声显扬于诸侯。今天我看他出来，意志深远，常常流露出甘居人下的情态。现在你身长八尺，却给人家当车夫，但看你那样子却是心满意足，因此我要求离去。”从此以后，她丈夫就变得谨慎谦虚了。晏子感到奇怪，就问他，车夫如实作了回答。晏子推荐他做了大夫。太史公说：我读管氏的《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以及《晏子春秋》，书中说得详细极了。看了他们所著的书以后，还想了解他们的所作所为，所以，编写了他们的传记。至于他们的著作，世上流传很多，所以不再论述，传中只讲他们的轶事。管仲，世人都称他是贤臣，但孔子却轻视他。难道是因为周室衰微，桓公很贤明，而管仲却不勉励他去扶持王室，而辅佐他成就霸主了吗？古语说：“帮助发扬君主的美德，纠正他的过错，所以上下就能互相亲近。”说的就是管仲吧？当晏子伏在齐庄公尸体上痛哭，尽到为臣的礼仪之后才肯离去，难道这就是所说的“表现出大义来就不能说是没有勇气”的人吗？至于他进谏上书，冒犯君主的威严，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在朝廷上想着要尽忠，下朝就想着要补救过失”的人吧？假如晏子至今还活着，我即使是替他执鞭效劳，也是我喜欢和羡慕的事啊！

史记卷六十三 老子韩非列传第三

王瑞来 注译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1〕}姓李氏，名耳，字聃，^{〔2〕}周守藏室之史也。^{〔3〕}

【注释】〔1〕“苦县”，县名。春秋时属楚，故地在今河南鹿邑东。〔2〕“聃”，音 d1n。〔3〕“守藏室之史”，管理藏书的史官。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1〕}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2〕}游者可以为纶，^{〔3〕}飞者可以为矰。^{〔4〕}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注释】〔1〕“蓬”，草名，细叶，风吹则根断而随风飘转。“累”，转行貌。〔2〕“罔”，同“网”。〔3〕“纶”，音 l*n。钓鱼用的丝线。

〔4〕“矰”，音 z5ng，系丝绳的射鸟用的短箭。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1〕}关令尹喜曰：^{〔2〕}“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3〕}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注释】〔1〕“关”，指散关，在今陕西宝鸡西南大散岭上。一说指函谷关，在今河南灵宝西南。〔2〕“关令尹喜”，守关的官吏，姓尹名喜。一说“关令尹”是守关的官名，其名为喜。〔3〕“强”，勉力。

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1〕}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

【注释】〔1〕“老莱子”，春秋时楚隐士。避乱世，耕于蒙山下。楚王闻其贤，欲用之，老莱子遂与其妻至江南，隐居不出。著书十五篇。《汉书·艺文志》著录有《老莱》十六篇，久佚。事迹见《史记正义》引《列仙传》、晋皇甫谧《高士传》。

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

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1〕}“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

【注释】〔1〕“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本书《周本纪》与《秦本纪》均载此事，时为秦献公十一年（公元前三七四年），距孔子之死计一百零五年。上文云“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推算有误。“秦献公”，秦国国君，名师隰，秦灵公之子。公元前三八四年至前三六二年在位。

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仕于汉孝文帝。而假之子解为胶西王卬太傅，^{〔1〕}因家于齐焉。^{〔2〕}

【注释】〔1〕“胶西王卬”，胶西为西汉王国名，故都高苑（今山东邹平东北苑城）。“卬”，音 2ng，汉高祖庶子齐悼惠王子，汉文帝封为胶西王，后因参预吴楚七国之乱被杀。“太傅”，官名。古三公之一，周始置，职辅佐君主。汉高后元年（公元前一八七年）置太傅，位次太师。西汉时各

地封国建制类中央，故亦设太傅。〔2〕“齐”，地名。今山东泰山以北黄河流域及胶东半岛地区。

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1〕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2〕岂谓是邪？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

【注释】〔1〕“绌”，同“黜”，排斥。“儒学”，以孔子为代表的学派。〔2〕“道不同不相为谋”，孔子语，出《论语·卫灵公》。

庄子者，蒙人也，〔1〕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2〕其学无所不窥，〔3〕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箝》，〔4〕以诋訾孔子之徒，〔5〕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6〕皆空语无事实。然善属书离辞，〔7〕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8〕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9〕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注释】〔1〕“蒙”，邑名。战国时属宋，在今河南商丘东北。“漆园”，地名。古属蒙县。此地一说在今山东曹县。〔2〕“梁惠王”，战国时魏君，姓姬，魏氏，名，公元前三七一年至前三一九年在位。“齐宣王”，战国时齐君，姓妣，田氏，名辟疆，公元前三二一年至前三一一年在位。〔3〕“窥”，探视。这里是钻研、浏览之意。〔4〕“《渔父》、《盗跖》、《胠箝》”，均为《庄子》中的篇名。〔5〕“诋訾”，音 dǐ zǐ。毁辱。〔6〕“畏累虚、亢桑子”，《庄子·庚桑楚》篇提到的地名与人名。畏累虚即畏垒之山，“虚”同“墟”；亢桑子即庚桑楚。〔7〕“属”，音 zhǔ。连属。“离”，音 lí。附丽。〔8〕“剽剥”，攻击。〔9〕“洸洋”，水势浩大的样子，犹“汪洋”。此以水的无边无际喻议论恣肆。

楚威王闻庄周贤，〔1〕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2〕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庙。〔3〕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4〕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5〕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注释】〔1〕“楚威王”，楚国国君，楚宣王子，名商，公元前三三九年至前三二九年在位。〔2〕“郊祭”，祭祀天地。“牺牛”，祭祀用的牛。〔3〕“大庙”，即太庙，天子的祖庙。〔4〕“孤豚”，小猪。〔5〕“羁”，管束。

申不害者，京人也，〔1〕故郑之贱臣。学术以干韩昭侯，〔2〕昭侯用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

【注释】〔1〕“京”，邑名，战国时属郑，故城在今河南荥阳东南。〔2〕“韩昭侯”，战国时韩国国君，韩懿侯子，公元前三五八年至前三三三年在位。

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1〕著书二篇，号曰《申子》。〔2〕

【注释】〔1〕“黄老”，黄帝和老子。先秦儒家只谈尧、舜而不提黄帝，道家为了和儒家争夺学术地位，捧出传说较尧、舜更早的黄帝来，与老子并尊为道家的创始人，故汉时有“黄老之学”的称呼。“刑名”，“刑”同“形”。刑名指实与名。〔2〕“《申子》”，书佚，有《大体篇》保存于《群书治要》中。

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非为人口

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与李斯俱事荀卿，〔1〕斯自以为不如非。

【注释】〔1〕“李斯”，楚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人，战国末年入秦，先后任廷尉、丞相等职，后为赵高所忌，被杀。详见本书《李斯列传》。“荀卿”，即荀况，战国赵人，当时的著名学者，其学以孔子为宗，主人性恶，与孟子性善说相反。今传《荀子》三十二篇。详见本书《荀卿列传》。

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1〕韩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修明其法制，执势以御其臣下，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实之上。〔2〕以为儒者用文乱法，而侠者以武犯禁。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今者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3〕

【注释】〔1〕“韩王”，指韩王安，韩国的最后一个君主。韩桓惠王子，公元前二三八年至前二二二年在位。详见本书《韩世家》。〔2〕“浮淫之蠹”，指文学游说之士。“蠹”，蛀虫。韩非认为文学游说之士于国无益，故称之为“蠹”。〔3〕“《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均为《韩非子》中的篇名。“说”，音 shuì。游说。

然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终死于秦，不能自脱。

《说难》曰：

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难也；又非吾辩之难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失能尽之难也。〔1〕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2〕可以吾说当之。

【注释】〔1〕“横失”，横佚，横逸，指辩说的纵横驰骋，口才无碍。“失”，同“佚”，音 yì。〔2〕“所说”，指所要游说的君主。

所说出于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厚利，则见下节而遇卑贱，必弃远矣。所说出于厚利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见无心而远事情，必不收矣。所说实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阳收其身而实疏之；〔1〕若说之以厚利，则阴用其言而显弃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

【注释】〔1〕“阳”，表面上。与上文“显”义近。

夫事以密成，语以泄败。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语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贵人有过端，而说者明言善议以推其恶者，则身危。周泽未渥也而语极知，说行而有功则德亡，〔1〕说不行而有败则见疑，如是者身危。夫贵人得计而欲自以为功，说者与知焉，则身危。彼显有所出事，乃自以为也故，〔2〕说者与知焉，则身危。强之以其所必不为，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与之论大人，则以为间己；与之论细人，〔3〕则以为粥权。〔4〕论其所爱，则以为借资；〔5〕论其所憎，则以为尝己。〔6〕径省其辞，则不知而屈之；〔7〕泛滥博文，则多而久之。〔8〕顺事陈意，则曰怯懦而不尽；虑事广肆，则曰草野而倨侮。〔9〕此说之难，不可不知也。

【注释】〔1〕“亡”，通“忘”，忘记。〔2〕“也”，通“他”，其他。〔3〕“细人”，这里指君主身边的亲近小臣。〔4〕“粥权”，卖权，盗用权力。“粥”，同“鬻”，音 yù，卖。〔5〕“借资”，因依，凭借。〔6〕“尝己”，指试探君主。〔7〕“屈”，通“诘”，卷曲，指不得舒展。〔8〕“久”，陈奇猷《韩非子集释》认为是“弃”字之误。〔9〕“草野而倨侮”，粗野傲慢。

凡说之务，在知饰所说之所敬，而灭其所丑。彼自知其计，则毋以其失

穷之；自勇其断，则毋以其敌怒之；〔1〕自多其力，则毋以其难概之。〔2〕规异事与同计，誉异人与同行者，则以饰之无伤也。有与同失者，则明饰其无失也。大忠无所拂悟，〔3〕辞言无所击排，〔4〕乃后申其辩知焉。此所以亲近不疑，知尽之难也。〔5〕得旷日弥久，而周泽既渥，深计而不疑，交争而不罪，乃明计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饰其身，以此相持，此说之成也。

【注释】〔1〕“敌”，通“谪”，音zh6，过失。〔2〕“概”，恼恨。〔3〕“忠”，顾广圻认为此字误，当从《道藏》本《韩非子》作“忤”；王先谦认为当从《太平御览》卷四六二引作“怒”。今从王说。“拂”，通“拂”，违。“悟”，通“悟”，逆。〔4〕“击排”，碰撞反驳。〔5〕“知”，一作“得”。“难”，一作“辞”。

伊尹为庖，〔1〕百里奚为虏，〔2〕皆所由于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圣人也，犹不能无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污也，则非能仕之所设也。〔3〕

【注释】〔1〕“伊尹”，名挚，商汤的大臣。原为汤妻陪嫁的奴隶，后佐汤伐夏桀，被尊为阿衡（宰相）。相传他曾为汤的厨师，借烹调之事劝喻汤。〔2〕百里奚”，春秋时秦穆公相。原为虞大夫。晋献公灭虞，虏之，作为秦穆公夫人的陪嫁。后委以国政，助秦穆公建成霸业。〔3〕“设”，《韩非子》作“耻”，当是。

宋有富人，天雨墙坏。其子曰“不筑且有盗”，其邻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财，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邻人之父。昔者郑武公欲伐胡，〔1〕乃以其子妻之。因问群臣曰：“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关其思曰：“胡可伐。”乃戮关其思，曰：“胡，兄弟之国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闻之，以郑为亲己而不备郑。郑人袭胡，取之。此二说者，其知皆当矣，然而甚者为戮，薄者见疑。非知之难也，处知则难矣。

【注释】〔1〕“郑武公”，春秋时郑国国君，郑桓公之子，名掘突，公元前七七年至前七四四年在位。“胡”，春秋时国名，故地在今安徽阜阳一带。

昔者弥子瑕见爱于卫君。〔1〕卫国之法，窃驾君车者罪至刖。〔2〕既而弥子之母病，人闻，往夜告之，弥子矫驾君车而出。〔3〕君闻之而贤之曰：“孝哉，为母之故而犯刖罪！”与君游果园，弥子食桃而甘，不尽而奉君。君曰：“爱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弥子色衰而爱弛，〔4〕得罪于君。君曰：“是尝矫驾吾车，又尝食我以其余桃。”〔5〕故弥子之行未变于初也，前见贤而后获罪者，爱憎之至变也。故有爱于主，则知当而加亲；见憎于主，则罪当而加疏。故谏说之士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后说之矣。

【注释】〔1〕“弥子瑕”，春秋时卫灵公幸臣。事迹尚见于《左传》定公六年、《韩非子·内储》上、《难》四。〔2〕“刖”，音yuè。古代砍掉脚的酷刑。〔3〕“矫”，假称君命。〔4〕“色衰而爱弛”，容貌衰老，宠爱减弱。〔5〕“食”，音sì，给人吃。

夫龙之为虫也，〔1〕可扰狎而骑也。〔2〕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3〕人有婴之，〔4〕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之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

【注释】〔1〕“虫”，古代把虫作为动物的总称。把龙也看作是虫类。〔2〕“扰”，通“柔”，音r\$u。“狎”，习，驯服。〔3〕“逆鳞”，倒逆而长的鳞甲。“径尺”，尺把长。〔4〕“婴”，触动。

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1〕曰：“嗟乎，

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秦因急攻韩。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悦之，未信用。李斯、姚贾害之，〔2〕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3〕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4〕使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5〕

【注释】〔1〕“秦王”，指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后称始皇帝。〔2〕“姚贾”，时为秦上卿。〔3〕“过”，罪过。〔4〕“遗”，音 w8i，送给。〔5〕“非已死矣”，韩非死于秦王政十四年（公元前二三三年）。

申子、韩子皆著书，传于后世，学者多有。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

太史公曰：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庄子散道德，〔1〕放论，〔2〕要亦归之自然。〔3〕申子卑卑，〔4〕施之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礲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

【注释】〔1〕“散”，推演。〔2〕“放论”，放言高论。〔3〕“要”，要旨。“自然”，自然无为。〔4〕“卑卑”，自我勉励之意。

译 文

老子是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姓李，名耳，字聃，在周朝做管理藏书的史官。

孔子到周朝国都雒邑，打算向老子请教礼的知识。老子说：“你所说的，他本人和骨骼都已腐朽了，只有他的言论还在。况且君子遭遇时运好，就坐上车去去做官；不逢其时，就像蓬草一样随风转移，可止则止。我听说：‘会做生意的商人把货物囤藏起来，外表上好像没有货物一样。君子具有高尚的品德，但容貌谦恭就像愚蠢的人。’去掉你的骄气与多欲，故意做作的姿态和过大不实际的志向，这些对于你自身都没有好处。我要告诉你的，就是这些而已。”孔子离去，对弟子们说：“鸟儿，我知道它能飞；鱼儿，我知道它能游；兽类，我知道它能跑。会跑的可以使用网（捉住它），会游的可以使用丝线（钓住它），会飞的可以使用箭（射中它）。至于龙，我就不能知道了。它乘着风云而上升到天空。我今天见到老子，他大概像一条龙吧！”

老子讲修道德，他的学说以深自韬隐，不求闻达为主旨。久住周京，看到周朝衰微下去，于是就离开了。经过散关，关令尹喜说：“你将要隐居了，请尽力为我著书吧！”于是老子便著述《老子》上下二篇，论述“道”与“德”之意五千多字，然后离去，没有人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

有人说，有个叫老莱子的，也是楚国人，著书十五篇，论述道家的体用。与孔子生活在同一时代。

老子大概活了一百六十多岁，有人说活了二百多岁，由于讲修道德，所以养得高寿。

在孔子死后一百二十九年，史书上记载周太史儋见过秦献公，并说：“开始秦与周是合并的，大约合五百年后分离，分离七十年后，就会出现霸王。”有人说儋就是老子，有人说不是，世人没有人知道是对还是不对。老子是一

个隐士。当世谁也不知这些话是否应验。老子，是个隐居的君子。

老子的儿子名宗，曾做过魏国的将领，封在段干这个地方。宗的儿子叫注。注的儿子叫宫。宫的玄孙叫假，假曾在汉文帝朝做官。假的儿子解是胶西王卬的太傅，因此定居于齐地。

世上学习老子学说的人，往往贬斥儒学，而研究儒学的人，也贬斥老子的学说。大概这就是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原故吧！李耳主张无为而听任自然的变化，清静而自得事理之正。

庄子是蒙地人，名周。曾做过蒙地漆园的官吏，与梁惠王、齐宣王是同一时代的人。他的学说无所不及，但要旨却源于老子的理论。所以他写的书虽有十多万字，但大多都是寓言文字。作《渔父》、《盗跖》、《胠箝》，来毁辱孔子的学生，以表明老子的道术。至于他写的畏累虚、亢桑子之类，都是没有其事的杜撰。但他善于连缀文字以成辞章，表达事理，形容情状，来攻击儒家和墨家的学说，即使是当世饱学的学者，也都不能免于遭受攻击。他的文章汪洋恣肆，以适应自己的论证目的，所以当时从王公大人以下，没有一个能够像器皿似的使用他。

楚威王听说庄周贤能，派人去重金聘请，答应让他做卿相。庄周笑笑对楚使说：“千金的确是重利，卿相的确是尊位，但你没见过天子祭祀天地时所用的牺牛吗？这些牛被饲养好几年，然后被披上彩绣的衣服，送进太庙去作祭品，在这个时候，即使想做一只自由的小猪，还能办得到吗？你赶快走吧，不要玷污我的人格！我宁愿在有着污泥的小河沟里自由自在，也不愿被国君所约束，终身不做官，使我的心志快乐。”

申不害是京县人，原来是郑国的小官。后来学了刑名之术来求见韩昭侯，昭侯任用他为相，对内整饰政治教化，对外应付诸侯之国，达十五年。一直到申子去世之时，韩国国治兵强，没有敢于侵犯的。

申子之学，源于黄帝和老子，而主张循名责实。著书二篇，叫做《申子》。

韩非，是韩国的贵族子弟。爱好刑名法术的学说，这种学说源于黄老。韩非生来口吃，不善于言说，却善于著书。与李斯同时求学于荀卿，李斯自认为才能不及韩非。

韩非看到韩国国势渐渐削弱，屡次上书规谏韩王，但韩王都不加采纳。因此韩非痛心国君治国不致力于讲求法制，不能用权势来驾驭臣下，不能使国家富强，兵力强大，不求贤任能，反而举任一些文学游说之士，使他们位居于专务功利实际的人之上。韩非认为儒生搬弄文辞来扰乱法术，而任侠的人又用武力干犯禁忌。平安时就恩宠那些有浮名虚誉的文人，危急时则要用披甲带胄的武士。现在平时培养的人不是所要使用的人，而所使用的人却不是平日所培养的人。他又悲愤那些清廉正直的臣子不为奸邪之臣所容，考察历史上治国得失的演变之迹，因此写下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十余万字的文章。

然而韩非尽管深知游说之道甚难，写下《说难》一文特别详备，但最终还是被害死在秦国，未能以身自免。

《说难》写道：

大凡对君主游说的难处，不是难在用我具有的知识来向君主游说，也不是难在我的口才难以表达我的意思，更不是难在我不敢把自己的意思毫无顾忌地充分讲出来。游说的难处，是在于了解游说对象的心理，方可使我的言论适合他的口味。

如果君主希望博取很高的名望，而游说者却对他说如何博取厚利，那么就会被君主看成为志节卑下，而以卑贱的待遇来对待他，这样，游说者必定要被君主远远抛弃了。如果君主希望获取厚利，而游说者却拿怎样获得高名去劝说他，那就会被君主看成是一个没有头脑的人，而且和他所计划的事相去太远，结果游说者必定不会被收用了。如果君主暗地里想获得厚利，而外表却装做好高名的样子，游说者若以获得高名的言论去劝说他，君主就会表面上同意游说者的意见，任用游说者，实际上却对他疏远；游说者若以获取厚利的言论去劝说他，君主就会暗中采用他的言论，表面上却要抛弃游说者。这是不可不省察的。

事情由于保密而成功，由于语言的泄漏而失败。未必是游说者泄漏的，只是游说者无意中说破了君主秘藏着的心事，这样游说者就有生命危险。显贵有了错误的苗头，而游说者却公开用大道理去推测他的不良行为，那么游说者就有生命危险。君主对游说者的亲密恩泽还没有达到深厚的程度，而游说者却讲出极知心的话，游说者的主张被采用并获得成功，他的功德就会被君主遗忘。游说者的主张没有被实行因而遭致失败，他就要引起君主的怀疑，这样游说者就有生命危险。显贵计划了一件事情，感到很得意，想自己表功，但游说者也曾参预，知道这件事，那么游说者就有生命危险。君主表面上号召做某一件事，而实际上却是为了成就另一件事，游说者参预并知道底细，那么游说者就有生命危险。如果勉强对方去做他不愿做的事情，或者勉强他中止他所不愿意罢手的事情，就有生命危险。所以说，游说者要是同君主议论大臣的事，便会被认为是离间君臣关系；要是同君主议论近臣的事，便会被认为是冒犯君主的权威。谈论君主所宠爱的人，便会被认为是拿君主宠爱的人作靠山；谈论君主所厌恶的人，便会被认为是试探君主对自己的看法。要是游说者说话简单直捷，就会被认为缺少才智而得不到重用；要是滔滔不绝说得不着边际，就会被认为罗里罗嗦浪费时间。要是简略地陈述大意，就会被说成是懦弱不敢大胆尽言；要是把考虑的事情毫无顾忌尽情谈出来，又会被说成是粗野傲慢。这一切都是游说者的难处，是不可不知道的。

游说者所应注意的重要问题，就在于如何去美化君主最自负的地方，而掩盖他最自惭形秽之处。对方如果以为自己的计谋高明，就不要指责他过去的失败而使他受窘；要是他认为自己的果断很勇敢，就不要拿他由于考虑不周造成的过错去激怒他；要是他夸耀自己的能力很强，就不要拿他感到棘手的问题非难他。规划不同的事与君主有同样打算的，赞美别人的行事和君主相同的。对这些事和人，游说者就要注意文饰自己的观点不要刺伤他们。有人和君主做了同样失败的事，一定要表面上说他没有错。君主大怒时不要违抗，言辞不要有锋芒，然后发挥自己的口辩智慧。这就是游说者得以亲近君主，不被怀疑，而可以充分说出自己言论主张的办法。如果得以与君主长期共事，感情和恩泽根深厚，替君主深谋远虑而不受怀疑，互相争论也不获罪，遇事便可以公开地论断利害，使他获得成功，直截了当地指出君主的是非，使他能够改正。彼此的关系如能像这样维持下去，那游说就算是成功了。

伊尹曾做过厨子，百里奚曾做过奴仆，他们都从自己从事的工作的角度请求君主采用他们的主张。这两个人都是古代的圣人，尚不能不亲自去从事卑贱的事以求进用。像这样卑躬屈节，也并不是贤能之士感到耻辱的事。

宋国有个富翁，天下大雨冲塌了他家的墙壁。他儿子说：“如果不快修好这堵墙，就要有盗贼来。”他邻人的父亲也说了同样的话。到了晚上，他

家果然被盗，丢失了不少钱财，他家的人都说自己的儿子聪明，却怀疑邻人的父亲。从前郑武公想讨伐胡国，便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胡君做妻子。接着他问群臣说：“我想对外用兵，哪一国可以攻打呢？”大夫关其思回答说：“胡国可以攻打。”郑武公便杀了关其思，说道：“胡国是兄弟国家，你说可以攻打，居心何在？”胡国国君听到这件事，认为郑君和自己关系密切，便不防备郑国了。郑国乘机袭击胡国，把它吞灭了。邻人之父和关大夫的话都对，但重的遭受到杀戮，轻的被人所怀疑。可见认识某一事理并不困难，但如何处理这种认识就困难了。

从前弥子瑕很受卫君的宠爱。卫国的法律，凡是私自驾用君主车子的人就要受断足的刑罚。有一次，弥子瑕的母亲病了，有人闻讯，连夜去告诉了他，弥子瑕就假称君主的命令，私自驾了卫君的车子出去。卫君知道后，反而称赞他说：“真是一个孝子啊，为了母亲甘愿受断足之刑。”弥子瑕和卫君游果园，弥子瑕摘一个桃子吃，觉得又香又甜，没有吃完，就把剩下的让给卫君吃了。卫君说：“弥子瑕真是爱我啊，不顾自己爱吃却想着我。”等到后来弥子瑕老态龙钟，卫君对他的宠爱消减了，他得罪了卫君，卫君就说：“弥子瑕曾经假称我的命令，私自驾用我的车子，又曾经给我吃剩的桃子吃。”所以说弥子瑕的行为和以前并没有什么不同，可当初为卫君所赞许，而后来却变成了罪过，其原因就是卫君心中的爱和憎起了变化。所以一个人被君主宠爱的时候，他的智谋合乎君主的口味，君主就对他更加亲近。当他被君主厌恶的时候，他的过失与君主的厌恶心理相应，君主就对他更加疏远。因此游说谏诤的人必须事先仔细观察君主爱憎如何，然后再进言。

龙作为一种虫类，可以亲近它，骑它，但它的喉咙下倒生着尺把长的鳞，如果有人触动了它，就必定要丧命。君主也同样生有逆鳞，游说者能够不触犯君主的逆鳞，就差不多成功了。有人把韩非的书传到秦国。秦王看了《孤愤》、《五蠹》等书，慨叹说：“唉，我要是能见到这个人，并与他交往，即使是死了也不遗憾了。”李斯说：“这几卷书是韩非写的。”秦国因此加紧攻打韩国。韩王最初不任用韩非，等到形势危急，便派韩非出使秦国。秦王很高兴，尚未任用他时，李斯、姚贾妒忌韩非，就诋毁他说：“韩非是韩国的贵族子弟，现在大王要吞并诸侯，韩非最终还是要为韩国效力，而不会为秦国效力，这是人之常情。现在大王不任用他，久留于秦，将来再放他回去，这是自己留下后患，不如加以罪名，依法处死他。”秦王认为有道理，就派人将韩非关押起来。李斯派人送毒药给韩非，让他自杀。韩非想要向秦王申诉，未能见到。秦王后来悔悟了，使人去赦免韩非，但是韩非已经死了。申子、韩子都有著作留传到后世，不少学者都有他们的著作。我暗自悲伤韩非写了《说难》一文，自己却未能逃脱死路。

太史公说：老子看重道、虚无，听任事物自然变化，因此他写的书人们认为语义微妙难于理解。庄子推演老子关于道德的学说，放言高论，而要旨最终也归宗于自然之道。申子常常勉励自己，实践循名责实的理论。韩非以法律为准绳，判断事情，明察是非，到了极端便是惨急苛刻，残酷无情。申子、韩子的理论都源于“道德”学说，但老子原来的学说那是深远多了。

史记卷六十四 司马穰苴列传第四

李零 注译

司马穰苴者，^{〔1〕}田完之苗裔也。^{〔2〕}齐景公时，^{〔3〕}晋伐阿、甄，^{〔4〕}而燕侵河上，^{〔5〕}齐师败绩。^{〔6〕}景公患之。晏婴乃荐田穰苴曰：^{〔7〕}“穰苴虽田氏庶孽，^{〔8〕}然其人文能附众，武能威敌，愿君试之。”景公召穰苴，与语兵事，大说之，^{〔9〕}以为将军，^{〔10〕}将兵扞燕晋之师。^{〔11〕}穰苴曰：“臣素卑贱，君擢之闾伍之中，^{〔12〕}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权轻，愿得君之宠臣，国之所尊，以监军，^{〔13〕}乃可。”于是景公许之，使庄贾往。穰苴既辞，与庄贾约曰：“旦日日中会于军门。”^{〔14〕}穰苴先驰至军，立表下漏待贾。^{〔15〕}贾素骄贵，以为将己之军而已为监，^{〔16〕}不甚急。亲戚左右送之，留饮。日中而贾不至。穰苴则仆表决漏，^{〔17〕}入，^{〔18〕}行军勒兵，^{〔19〕}申明约束。^{〔20〕}约束即定，夕时，^{〔21〕}庄贾乃至。穰苴曰：“何后期为？”贾谢曰：^{〔22〕}“不佞大夫亲戚送之，^{〔23〕}故留。”穰苴曰：“将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军约束则忘其亲，援桴鼓之急则忘其身。^{〔24〕}今敌国深侵，邦内骚动，士卒暴露于境，君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悬于君，何谓相送乎！”召军正问曰：^{〔25〕}“军法期而后至者云何？”^{〔26〕}对曰：“当斩。”庄贾惧，使人驰报景公，请救。既往，未及反，于是遂斩庄贾以徇三军。^{〔27〕}三军之士皆振慄。^{〔28〕}久之，景公遣使者持节赦贾，^{〔29〕}驰入军中。穰苴曰：“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30〕}问军正曰：“驰三军法何？”正曰：“当斩。”使者大惧。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杀之。”乃斩其仆，^{〔31〕}车之左驸，^{〔32〕}马之左骖，^{〔33〕}以徇三军。遣使者还报，然后行。士卒次舍井灶饮食问疾医药，^{〔34〕}身自拊循之。^{〔35〕}悉取将军之资粮享士卒，^{〔36〕}身与士卒平分粮食，最比其羸弱者。^{〔37〕}三日而后勒兵，病者皆求行，争奋出为之赴战。晋师闻之，为罢去。燕师闻之，度水而解。^{〔38〕}于是追击之，遂取所亡封内故境而引兵归。^{〔39〕}未至国，释兵旅，解约束，誓盟而后入邑。^{〔40〕}景公与诸大夫郊迎，^{〔41〕}劳师成礼，然后反归寝。既见穰苴，尊为大司马。^{〔42〕}田氏日以益尊于齐。^{〔43〕}

【注释】〔1〕“司马穰苴”，穰苴音 r2ngj)，以司马为氏，名穰苴。穰苴本为田氏（下文称田穰苴），齐景公尊为大司马后，以官职为氏。《战国策·齐六》记齐湣王杀司马穰苴，与此不同。〔2〕“田完”，陈厉公他之子，见《田敬仲完世家》。穰苴是其后世子孙。〔3〕“齐景公”，齐庄公异母弟杵臼，见《齐太公世家》。〔4〕“阿”，音，在今山东阳谷东北；“甄”，音 ju4n，通“鄆”，在今山东鄆城北，皆齐邑。〔5〕“河上”，燕、齐交界处的黄河南岸地，约在今河北沧州、德州一带。〔6〕“败绩”，溃败。〔7〕“晏婴”，齐景公相，见《管晏列传》。〔8〕“庶孽”，“孽”音 ni8，庶出子孙。〔9〕“说”，同悦。〔10〕“将军”，军队统帅。〔11〕“扞”，抵御。〔12〕“擢”，音 zhu\$，提拔。“闾伍”，“闾”音 l，里门，亦代指里，古代的里大小不一，为二十五家，或五十家，或一百家；伍只有五家。闾伍是居民的基层居住单位，这里指民间下层。〔13〕“监军”，监察军队。〔14〕“旦日”，明天。“日中”，正午。“军门”，又叫和门，是军营的

正门。〔15〕“表”，日表，古代测日影计时的标竿。“漏”，滴漏，古代用滴水计时的工具。〔16〕“监”，军监，监察军队的官吏。〔17〕“仆”，音 p，放倒，与上文“立”相反。“决”，截断，与上文“下”相反。〔18〕“入”，指入军门。〔19〕“勒”，控制，驾驭。这里指整顿军队。〔20〕“约束”，规定。〔21〕“夕”，傍晚以后。〔22〕“谢”，道歉。〔23〕“佞”，音 n9ng，巧言。“不佞”歉词，犹言不才。“大夫”，即上文“左右”，指庄贾的僚属。〔24〕“援”，执、持。“桴”，音 f*，字亦作“枹”，鼓槌。〔25〕“军正”，军中执法之官。〔26〕“军法”，古代治军之法，包括军队编制、官吏设置以及爵赏诛罚等规定。〔27〕“徇”，巡行示众。“三军”，古代军队往往分上、中、下或左、中、右三军。〔28〕“振慄”，“振”同“震”，“慄”音 lì，震惊战慄。〔29〕“节”，符节，传达君命的凭证。〔30〕这是古代兵家的一种成说，《孙子·九变》：“君命有所不受。”〔31〕“仆”，驾车的人，即驭手，驭手在车上居左。〔32〕“駟”，通“辅”，辅是附于车辐的立木，用以加固。〔33〕“骖”，音 c1n，驾车时位于两旁的马。〔34〕“次舍”，驻扎，《左传》庄公三年：“凡师一宿为舍，再宿为信，过信为次。”〔35〕“拊循”，“拊”音 f，同“抚”；“循”同“”，音 x*n，义为摩，本指抚摩，这里是安抚之义。〔36〕“资粮”，“资”同“粢”音 z，与粮同义。〔37〕“最比”，标准最接近于。“羸弱”，“羸”音 léi，瘦弱。古代廩食制度（口粮配给制度）是按年龄、性别、体力定等次，体弱者口粮标准最低。〔38〕渡黄河解兵而去。〔39〕“封内”，封指封疆，疆界之内。〔40〕今本《司马法·天子之义》：“古者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这里所说“至国”、“入邑”，是说返回国都，进入城里。“入国”必须解除武装，这是古代军礼所要求。〔41〕军队回来，国君要迎接于郊，这也是古代军礼所要求。〔42〕“大司马”，东周时期最高的军事长官。〔43〕齐景公时，田釐子乞以小斗进大斗出，深得民心，参看《田敬仲完世家》。

已而大夫鲍氏、高、国之属害之，〔1〕谮于景公。〔2〕景公退穰苴，苴发疾而死。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国等。〔3〕其后及田常杀简公，〔4〕尽灭高子、国子之族。〔5〕至常曾孙和，〔6〕因自立为齐威王，〔7〕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8〕而诸侯朝齐。〔9〕

【注释】〔1〕“鲍氏”，齐贵族，据《国语·齐语》韦昭注为“姒姓之后”。“高”、“国”，高氏、国氏，也是齐贵族，《潜夫论·志氏姓》以为姜姓。〔2〕“谮”，音 z8n，说坏话。〔3〕“田乞”，即田釐子乞。“田豹”，田氏庶族。俱见《田敬仲完世家》。〔4〕“田常”，即田成子常（“常”字是避汉文帝刘恒讳改字，《左传》作“恒”），见《田敬仲完世家》。“简公”，齐景公子壬，见《齐太公世家》。〔5〕“高子”、“国子”，即高氏、国氏。《田敬仲完世家》记田常杀简公之后，“尽诛鲍、晏、监止及公族之疆者”。〔6〕“和”，即齐太公和，为田常曾孙，见《田敬仲完世家》。〔7〕和非齐威王。齐威王名因齐，是和之曾孙。此文有误。〔8〕“放”，音 f3ng，通仿，仿效。〔9〕《田敬仲完世家》记齐败魏桂陵之后，“于是齐最强于诸侯，自称为王，以令天下”。

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1〕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2〕

【注释】〔1〕“穰苴”，这里指穰苴的兵法。〔2〕“《司马穰苴兵法》”，是由齐大夫追论的古《司马兵法》和穰苴的兵法合并而成。《汉书·艺文志》著录《军礼司马法》百五十五篇，入《六艺略》礼类，古书征引《司马法》佚文内容往往与《周礼》相合，可能即出自该书。《隋书·经籍志》以来著录《司马兵法》皆三卷，可能是节本。今本共包括三卷五篇，即《仁本》、《天子之义》、《定爵》、《严位》、《用众》。

太史公曰：余读《司马兵法》，闳廓深远，〔1〕虽三代征伐，〔2〕未能竟其义，如其文也，亦少褒矣。〔3〕若夫穰苴，区区为小国行师，〔4〕何暇及《司马兵法》之揖让乎？〔5〕世既多《司马兵法》，以故不论，著穰苴之列传焉。

【注释】〔1〕“闳廓”，“闳”通“宏”，博大。〔2〕“三代”，夏、商、西周三代。〔3〕“少褒”，褒训大，是稍微有些夸大之义。〔4〕“区区”，狭小不足道。〔5〕“何暇及”，哪里赶得上。“揖让”，拱手相让，指讲求礼仪规定。

译 文

司马穰苴是田完的后世子孙。齐景公时，晋国进犯阿和甄，燕国也入侵黄河南岸地，齐国军队大溃败。景公为此忧虑，晏婴因而推荐田穰苴说：“穰苴虽为田氏的庶出子孙，但他这个人，文德可使部下亲附，武略可使敌人畏惧，希望您能验试一下他。”景公召见穰苴，同他讨论军事，大加赞赏，任他为将军，率兵抵御燕晋两国的军队。穰苴说：“臣下出身卑贱，是您把我从民间提拔上来，地位放在大夫之上，士兵并未亲附，百姓也无信任，资望既浅，缺乏权威，希望得到您的宠臣、国内有威望的人来监察军队，只有这样才能办到。”于是景公答应了他的条件，派庄贾前往。穰苴告辞之后，与庄贾约定说：“明天正午在军门外相会。”第二天，穰苴先驰车到达军营，树立日表，打开滴漏，等待庄贾。庄贾一向傲慢自大，喜欢摆架子，认为率领自己的军队而由自己来当军监，不大着急。亲戚僚属为他送别，留下宴饮。直到正午庄贾仍未来。穰苴便放倒日表，截断滴漏，先入“军门”，整顿军队，反复说明各项规定。规定既经确立，到了傍晚，庄贾才到。穰苴问：“为什么迟到？”庄贾道歉说：“本人因为大夫和亲戚相送，所以耽搁了。”穰苴说：“将领从接受任命之日就不顾家庭，从亲临军营申明号令就不顾亲戚，从拿起鼓槌指挥作战就不顾个人安危。现在敌国深入我地，举国骚动，士兵暴露于境内，国君睡不安稳，食不香甜，百姓之命皆系于您一身，还谈得上什么相送呢！”召军正来问“按照军法，按期不到者应如何处置？”回答是：“应当斩首”。庄贾害了怕，派人驰车报告景公，请求救命。人走了，还没来得及返回，庄贾已被斩首示众于三军。三军士兵皆震惊战慄。过了好一会儿，景公派使者持节来赦免庄贾，车子闯入营垒之中。穰苴说：“将在军中，国君的命令可以不必完全照办。”问军正说：“闯入营垒依法当如何处置？”军正说：“应当斩首。”使者大惊失色。穰苴说：“国君的使者不可以杀。”便斩了驾车的驭手，砍断车子的左辅，杀死左边的马，示众于三军。派使者回报，然后开拔。士兵安营扎寨，打井砌灶，饮水吃饭，看病抓药，皆亲自过问，以示关怀。把将军的粮食全部拿来与士兵共享，本人与士兵平分粮食，标准最接近于身体瘦弱者。三天之后集合待发，病弱的人都要求前往，奋勇

争先要去作战。晋国的军队听说，撤兵而去。燕国的军队听说，也渡河而溃散。于是乘胜追击，收复境内失去的国土率师而归。进入国都之前放下武器，解除规定，盟誓之后才敢进城。景公与众大夫迎之于郊，依礼慰劳军队完毕，然后才返回休息。见到穰苴之后，把他晋升为大司马。田氏从此在齐国日益显赫。

不久大夫鲍氏、高氏、国氏一伙陷害他，向景公进谗言。景公罢退穰苴，穰苴发病而死。田乞、田豹一伙从此怨恨高氏、国氏等。后来田常杀齐简公，全部灭掉高子、国子之族。到田常的曾孙和，便自立为齐威王，用兵作战，显示武力，极力仿效穰苴的兵法，当时诸侯都来朝见齐国。

齐威王命大夫们追论古代的《司马兵法》而把穰苴的兵法也附在里面，因此号称《司马穰苴兵法》。

太史公说：我读《司马兵法》，内容宏大深远，即使夏、商、西周三代的征伐也未能穷尽其义，从文字上看，未免有点夸大。至于穰苴，仅仅是为小国行师用兵，哪里赶得上《司马兵法》的讲求礼仪规定呢？世上流传的《司马兵法》既然很多，所以不复详论，只为穰苴写了传记。

史记卷六十五 孙子吴起列传第五

李零 注译

孙子武者，^{〔1〕}齐人也。^{〔2〕}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3〕}阖庐曰：“子之十三篇，^{〔4〕}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5〕}对曰：“可。”阖庐曰：“可试以妇人乎？”曰：“可。”于是许之，出宫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孙子分为二队，^{〔6〕}以王之宠姬二人各为队长，皆令持戟。^{〔7〕}令之曰：“汝知而心与左右手背乎？”^{〔8〕}妇人曰：“知之。”孙子曰：“前，则视心；^{〔9〕}左，视左手；右，视右手；后，即视背。”妇人曰：“诺。”约束既布，^{〔10〕}乃设鈇钺，^{〔11〕}即三令五申之。^{〔12〕}于是鼓之右，^{〔13〕}妇人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复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妇人复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14〕}乃欲斩左右队长。吴王从台上观，见且斩爱姬，大骇。趣使使下令曰：^{〔15〕}“寡人已知将军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愿勿斩也。”孙子曰：“臣既已受命为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16〕}遂斩队长二人以徇。^{〔17〕}用其次为队长，于是复鼓之。妇人左右前后跪起皆中规矩绳墨，^{〔18〕}无敢出声。于是孙子使使报王曰：“兵既整齐，王可试下观之，唯王所欲用之，虽赴水火犹可也。”吴王曰：“将军罢休就舍，寡人不愿下观。”孙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实。”于是阖庐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19〕}北威齐晋，^{〔20〕}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

【注释】〔1〕“孙子武”，本篇为两个孙子作传，先叙孙武，故称孙子武。孙是氏，子是尊称，武是名。其事迹除本书，还见于银雀山汉简《见吴王》和《吴越春秋·阖闾内传》等。宋代《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和《古今姓氏书辩证》称孙武字长卿，是齐大夫田书（《左传》昭公十九年作“孙书”）之孙；因田鲍四族作乱，奔吴。但所述世系和史实与《左传》有出入。〔2〕《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和《古今姓氏书辩证》称田书伐莒有功，齐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于乐安（在今山东博兴北）。孙武初为齐人，但后来入吴为将，食采于富春（在今浙江富阳），子孙世居富春。〔3〕“兵法”，用兵之法，这里指孙武的兵书。汉唐时期，人们往往把《孙子兵法》简称为《兵法》。“吴王阖庐”，阖庐音 h6l*，亦作阖闾，寿梦之孙，初名光，见《吴太伯世家》。〔4〕“十三篇”，古人往往称孙武的兵书为“十三篇”，今本《孙子兵法》包括《计》、《作战》、《谋攻》、《形》、《势》、《虚实》、《军争》、《九变》、《行军》、《地形》、《九地》、《火攻》、《用间》十三篇。出土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与今本篇次不同，并包含若干佚篇，但十三篇也是独立成帙。〔5〕“勒兵”，勒是控制、驾驭之义。古代用兵作战以队形（阵法）训练最为重要，这里所谓“勒兵”主要是指队形操练。〔6〕“队”，汉代军制以一百人为一队，这里是以九十人为一队。〔7〕“戟”，一种合戈、矛为一体的兵器。〔8〕“而”，你们，与“汝”同。〔9〕“心”，指心口，即胸所向。〔10〕“约束”，指上述规定。〔11〕“鈇钺”，音 f&yu8，鈇同斧，钺是一种大斧。古代将军受命出军，依礼要由国君亲赐斧钺。斧钺是征伐之权的象征，也是用来执法的刑具。〔12〕“三”、“五”，是三番五次之义，乃虚用数字。“申”，是重复命令的意思，古代册命把二次命令

叫做“申命”。〔13〕古代作战是用金鼓旌旗指挥动作。这里“鼓之右”是说用鼓来指挥宫女向右。下“鼓之左”同。〔14〕“吏士”，即上“队长”的别名，上孙家寨汉简称队的长官为“士吏”，应即此“吏士”。〔15〕“趣”，急忙。〔16〕这是古代兵家的一种成说，《孙子九变》：“君命有所不受。”〔17〕“徇”，巡行示众。〔18〕古代队形操练的基本动作是所谓“坐作进退”，坐是坐姿，作是由坐姿变为立姿，进是前进，退是后退。这里的“跪起”即指“坐作”。“规矩”，圆规和矩尺。“绳墨”，准绳和用准绳画线的墨。规矩绳墨是木匠用以制器的工具，这里指队形训练的规定和要求。〔19〕公元前五六年冬，吴、楚战于柏举（在今湖北麻城东北），楚师败，吴乘胜追击，长驱直入，攻进楚都郢（在今湖北江陵西北）。案吴先后多次伐楚，据《左传》是出于伍子胥之谋，《史记》和《吴越春秋》则记为伍子胥和孙武二人之谋。〔20〕公元前四八五、前四八四年，吴曾两次伐齐，大败齐师。公元前四八二年，吴与晋会于黄池（在今河南封丘南），争为长。

孙武既死，〔1〕后百余岁有孙臆。〔2〕臆生阿鄆之间，〔3〕臆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4〕孙臆尝与庞涓俱学兵法。庞涓既事魏，得为惠王将军，而自以为能不及孙臆，乃阴使召孙臆。臆至，庞涓恐其贤于己，疾之，〔5〕则以法刑断其两足而黥之，〔6〕欲隐勿见。〔7〕

【注释】〔1〕孙武据说死在吴地，《越绝书·外传·记吴地传》：“巫门外大冢，吴王客齐孙武冢也，去县十里，善为兵法。”〔2〕“孙臆”，臆音 b@n，可能是因受臆刑（挖去膝盖骨之刑）而得名。本书《太史公自序》：“孙子臆脚，而论兵法。”〔3〕“阿”，音 ，在今山东阳谷东北；“鄆”，音 ju4n，在今山东鄆城北，皆齐邑。孙武的这支后裔可能是在吴灭国后回到齐国。〔4〕《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和《古今姓氏书辩证》称孙武有三子驰、明、敌，孙臆是孙明之子和孙武之孙。〔5〕“疾”，读为嫉，嫉妒。〔6〕“断其两足”，即古刖刑（刖音 yu8）；“黥之”，黥音 q0ng，刺面染以墨，又叫墨刑。此与《太史公自序》“孙子臆脚”之说稍异。〔7〕“见”，读如现。是说欲使孙臆不得见人。

齐使者如梁，〔1〕孙臆以刑徒阴见，〔2〕说齐使。〔3〕齐使以为奇，窃载与之齐。齐将田忌善而客待之。〔4〕忌数与齐诸公子驰逐重射。〔5〕孙子见其马足不甚相远，〔6〕马有上、中、下辈。〔7〕于是孙子谓田忌曰：“君弟重射，〔8〕臣能令君胜。”田忌信然之，与王及诸公子逐射千金。〔9〕及临质，〔10〕孙子曰：“今以君之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11〕既驰三辈毕，而田忌一不胜而再胜，卒得王千金。于是忌进孙子于威王。威王问兵法，〔12〕遂以为师。〔13〕

【注释】〔1〕“齐”，此时的齐已非姜齐而为田齐，在位者为齐威王。“梁”，即大梁，在今河南开封西北，魏惠王三十一年（公元前三三九年）自安邑（在今山西夏县西北）徙都至此，从此魏亦称梁，但此时魏尚未称梁。〔2〕“刑徒”，因犯罪而被判罚服劳役的人。〔3〕“说”，音 shu@i，以言辞打动人。〔4〕“田忌”，齐之宗族，威王时任为将，荐孙臆于威王。〔5〕“驰逐”，用马车竞赛；“重射”，设重金赌胜。〔6〕“孙子”，古代孙武和孙臆皆称孙子，此指孙臆。〔7〕“辈”，等。〔8〕“弟”，同第，是“但”的意思。〔9〕“逐射”，即上“驰逐重射”；“千金”，金是古代的货币单位，秦以一镒（音 y@i，重二十四两）为一金，战国时期的金可能与之接近。

千金是很大的数目。〔10〕“临质”，箭靶叫质，临质本指临射，这里指比赛即将开始。〔11〕“驷”，音 sì，驾车的四马。这里是劝田忌选择自己三套乘马中的下等对对方的上等，上等对对方的中等，中等对对方的下等。〔12〕银雀山汉简《孙臆兵法》有〔《见威王》〕、《威王问》等篇。〔13〕“师”，军师。

其后魏伐赵，赵急，请教于齐。〔1〕齐威王欲将孙臆，臆辞谢曰：“刑余之人不可。”〔2〕于是乃以田忌为将，而孙子为师，居辎车中，〔3〕坐为计谋。田忌欲引兵之赵，孙子曰：“夫解杂乱纷纠者不控卷，〔4〕救斗者不搏撻，〔5〕批亢捣虚，〔6〕形格势禁，〔7〕则自为解耳。今梁赵相攻，〔8〕轻兵锐卒必竭于外，〔9〕老弱罢于内。〔10〕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11〕据其街路，〔12〕其方虚，〔13〕彼必释赵而自救。是我一举解赵之围而收弊于魏也。”田忌从之，魏果去邯郸，〔14〕与齐战于桂陵，〔15〕大破梁军。

【注释】〔1〕魏惠王十七年（《六国年表》当赵成侯二十一年、齐威王二十五年，据《纪年》则当赵成侯二十二年、齐威王四年，绝对年代为公元前三五三年，比本书迟一年），魏围赵都邯郸（在今河北邯郸市西南），赵求援于齐，齐未即出兵救赵。〔2〕“刑余之人”，受过刑的人。〔3〕“辎车”，辎音 z，一种驾牛的载重车。古代军将皆乘战车亲战，孙臆残废，不能乘战车亲战，所以只能居辎车中指挥。〔4〕“杂乱纷纠”，《孙子·势》“纷纷纍纍，斗乱而不可乱也”，指搏斗的混乱状态。“控卷”，握拳，卷同拳。或以理丝为说，恐非。〔5〕“搏撻”，搏有击义，撻音 j⑩，是击刺之义。〔6〕“批”有排除之义，“亢”可训极，这里指敌之盛气，“捣”是击义，“虚”是虚懈之义。其义与避实击虚略同。〔7〕“形”、“势”，是指客观或人为造成的军事态势；“格”、“禁”，是指用这种态势去牵制和阻止敌人的行动。〔8〕“梁”，指魏。此时魏尚未称梁，称梁是后人追述之言。〔9〕“外”，国外。〔10〕“罢”，同疲；“内”，国内。〔11〕“大梁”，在今河南开封西北。此时魏尚未徙都大梁。〔12〕“街路”，指四通八达的战略要冲。〔13〕“”，同冲。“方虚”，恰好是虚懈的地方。〔14〕“邯郸”，赵都，在今河北邯郸市西南。魏围邯郸在魏惠王十七年，次年魏拔邯郸（《田敬仲完世家》作“十月”，《战国策·齐一》作“七月”），齐袭魏而救赵在魏拔邯郸后，至此魏始解围而去。〔15〕“桂陵”，魏地，在今河南长垣西。桂陵之战，齐不直接出兵救赵，而引兵攻魏，直扑魏都大梁，迫使魏军放弃新占的邯郸，兼程赶回救援。桂陵地近大梁，正当魏军自邯郸返回大梁的途中。齐设兵于此邀击，大败魏军。

后十三岁，〔1〕魏与赵攻韩，韩告急于齐。〔2〕齐使田忌将而往，〔3〕直走大梁。魏将庞涓闻之，〔4〕去韩而归，齐军既已过而西矣。孙子谓田忌曰：“彼三晋之兵素悍勇而轻齐，〔5〕齐号为怯，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6〕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将，〔7〕五十里而趣利者军半至。〔8〕使齐军入魏地为十万灶，明日为五万灶，又明日为三万灶。”〔9〕庞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齐军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过半矣。”〔10〕乃弃其步军，〔11〕与其轻锐倍日并行逐之。〔12〕孙子度其行，〔13〕暮当至马陵。〔14〕马陵道狭，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树白而书之曰“庞涓死于此树之下”。〔15〕于是令齐军善射者万弩，〔16〕“夹道而伏，期曰“暮见火举而俱发”。

〔17〕庞涓果夜至斫木下，见白书，乃钻火烛之。〔18〕读其书未毕，齐军万弩俱发，魏军大乱相失。〔19〕庞涓自知智穷兵败，乃自刭，〔20〕曰：“遂成竖子之名！”〔21〕齐因乘胜尽破其军，虏魏太子申以归。〔22〕孙臆以此名显天下，世传其兵法。〔23〕

【注释】〔1〕《史记》记桂陵之战在魏惠王十八年，记马陵之战在魏惠王三十年，相去十三年。《纪年》记桂陵之战在魏惠王十七年，记马陵之战在魏惠王二十八年，相去十二年。〔2〕据《田敬仲完世家》，马陵之役起因于魏伐赵，赵与韩共击魏，赵不利，韩求救于齐。与此说异。〔3〕齐威王在位期间任田忌为将，邹忌为相，二人不合，田忌曾被邹忌排挤出亡。《田敬仲完世家》记其事于威王三十五年，谓田忌率其徒袭攻临淄，求邹忌，不胜而奔，至此始召复故位。《战国策·齐一》则记此事于马陵之役后，谓孙臆劝田忌不可解兵入齐，田忌不听，果不入齐，被迫亡走楚国，楚封田忌于江南。二说不同。〔4〕银雀山汉简《孙臆兵法·擒庞涓》记庞涓被擒是在桂陵之役，《战国策·齐一》也记庞涓被擒，但是在马陵之役，本书于桂陵之役不提庞涓，而于马陵之役记庞涓被杀。〔5〕“三晋”，韩、赵、魏，这里主要是指魏。案《荀子·议兵》曾比较齐、魏两国军队，谓齐人重视技击（军事技巧），但只凭斩获首级赐金，如同雇佣兵，“兵莫弱是矣”；魏人选取武卒，考试极为严格，一经中试，则可连续数年免除税役，战斗力要远远超过齐国军队，所谓“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6〕是说既然魏兵素轻齐兵，不妨伪示以怯。〔7〕“趣利”，趣同趋，是速进争利之义，利指会战的先机之利，即先敌到达会战地点，取得战势之便。“蹶”，音 jué，折损。“上将”，即上将军，战国以来，上将军是最高的军事统帅。〔8〕今本《孙子·军争》述军争之法曰：“是故卷甲而趋，日夜不除，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劲者先，疲者后，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争利，则蹶上将军，其法半至；三十里而争利，则三分之二至。”述蹶上将于五十里而争利，与此不同。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两军争利，距离愈长，速度愈快，愈难保持行军动作的协调一致，掉队的人愈多。〔9〕孙臆为了迷惑魏军，故意仿照军争之法，逐日减少做饭用的灶炊，让魏军以为齐军大量掉队。〔10〕“过半”，孙臆减灶从十万至五万又至三万，似其兵力已仅存不足三分之一，故谓“过半”。〔11〕战国时期，往往采取车兵、骑兵和步兵混同作战，车兵和骑兵行进速度较快而步兵较慢。庞涓以为齐军到达会战地点，兵力尚余不足三分之一，所以敢于丢下行进速度较慢的步兵与齐军争利。〔12〕“轻锐”，轻兵锐卒，指速度快、体力好的士兵；“倍日并行”，缩短日期加快行程。〔13〕“度”，音 duó，揣度，估计。〔14〕“马陵”，齐地，在今河北大名东南，一说在今山东莘县西南（二说地点相近）。〔15〕“斫”，音 zhuó，用斧斤砍削；“白”，指削去树皮露出的白木。〔16〕“弩”，一种用弩机控制发射的弓。〔17〕“期”，约定。〔18〕钻木取火照明，看白木上所书之字。〔19〕“相失”，指队形被打乱，士兵失去各自的相对位置，彼此不相连属。古代行军、宿营、作战皆有固定队形，失去队形则不能作战。〔20〕“自刭”，到音 jǐng，割颈自杀。〔21〕“竖子”，是骂人话，犹言小子。〔22〕“魏太子申”，魏惠王之太子，太子申被虏死于齐。〔23〕《汉书·艺文志·兵书略》著录《齐孙子》八十九篇即孙臆的兵法，出土银雀山汉简也有孙臆的兵法。

吴起者，卫人也，〔1〕好用兵。尝学于曾子，〔2〕事鲁君。〔3〕齐人攻鲁，鲁欲将吴起，吴起取齐女为妻，而鲁疑之。吴起于是欲就名，遂杀其妻，以明不与齐也。鲁卒以为将。将而攻齐，大破之。

【注释】〔1〕《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吴起，卫左氏中人也。”〔2〕“曾子”，据《经典释文叙录》，即曾申。曾申从子夏受《毛诗》，传李克；从左丘明受《左传》，传吴起。曾申是曾参之子，字子西。〔3〕吴起事鲁为将伐齐，年数无可考。

鲁人或恶吴起曰：“起之为人也，猜忍人也。〔1〕其少时，家累千金，游仕不遂，〔2〕遂破其家。乡党笑之，〔3〕吴起杀其谤己者三十余人，而东出卫郭门。〔4〕与其母诀，〔5〕啮臂而盟曰：〔6〕‘起不为卿相，不复入卫。’遂事曾子。居顷之，其母死，起终不归。曾子薄之，而与起绝。起乃之鲁，学兵法以事鲁君。鲁君疑之，起杀妻以求将。夫鲁小国，而有战胜之名，则诸侯图鲁矣。且鲁卫兄弟之国也，〔7〕而君用起，则是弃卫。”鲁君疑之，谢吴起。〔8〕

【注释】〔1〕“猜忍”，猜忌残忍。〔2〕“游仕”，出外找官做。“不遂”，不遂愿。〔3〕“乡党”，《周礼》所记乡遂居民组织以五族即五百家为党，五州即一万二千五百家为乡，这里是泛指吴起的同乡。〔4〕“郭门”，外城的城门。鲁在卫之东，所以说东出卫郭门。〔5〕“诀”，诀别。〔6〕“啮”，音 niè，咬。“盟”，发誓。〔7〕鲁的始封君周公旦和卫的始封君康叔封为同胞兄弟，所以称“兄弟之国”。〔8〕“谢”，辞退。

吴起于是闻魏文侯贤，〔1〕欲事之。文侯问李克曰：〔2〕“吴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贪而好色，然用兵司马穰苴不能过也。”〔3〕于是魏文侯以为将，击秦，拔五城。〔4〕

【注释】〔1〕“魏文侯”，是魏正式立为诸侯的第一代国君。文侯师事子夏（孔子弟子）、田子方（子贡弟子）、段干木（子夏弟子），并任用李克和吴起（曾是子夏弟子曾申的学生）等人担任要职，魏因此强盛一时。〔2〕“李克”，曾从子夏弟子曾申授《诗》，魏克中山后，李克任中山相，辅佐魏所封中山君子击（《韩非子·外储说左下》、《史记·魏世家》、《说苑·臣术》、《韩诗外传》卷三）。〔3〕“司马穰苴”，司马是以官得氏，穰苴是名，亦称田穰苴，是田完的后裔，事齐景公，善用兵，见《司马穰苴列传》。〔4〕时事均无可考。

起之为将，〔1〕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2〕行不骑乘，亲裹赢粮，〔3〕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4〕起为吮之。〔5〕卒母闻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6〕遂死于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7〕是以哭之。”

【注释】〔1〕据《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此所述为吴起参加魏攻取中山之事。魏攻中山，前后共三年，当魏文侯三十六到三十八年（公元前四一至前四八年），《史记》排列文侯之年有误，此从《纪年》。〔2〕“席”，是用蒲草编的卧垫，比较讲究。〔3〕“裹”，用囊来包裹。《诗·大雅·公刘》：“乃裹粮，于囊于囊。”“赢粮”，赢通攬，是担负之义，《方言》卷七：“攬，儋也。”《广雅·释言》：“攬，负也。”《荀子·议兵》：“赢三日之粮。”《庄子·胠篋》：“赢粮而趋。”〔4〕“疽”，音 jū，

脓疮。〔5〕“吮”，音 shǔn，吸。〔6〕“旋”，旋转。“踵”，音 zhǒng，脚跟。“战不旋踵”，是说决不退逃。《管子·小匡》：“平原广牧，车不结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军之士视死如归。”〔7〕“妾”，妇女自称的谦辞。

文侯以吴起善用兵，廉平，〔1〕尽能得士心，乃以为西河守，〔2〕以拒秦、韩。〔3〕

【注释】〔1〕“廉平”，廉洁公平。〔2〕“西河”，魏文侯所置郡，地在黄河之西，辖境有今陕西华阴以西，黄河以南，洛河以东。“守”，郡守，郡的长官。据本书《魏世家》，翟璜曾向魏文侯推荐西河郡守，应即吴起。〔3〕西河与秦、韩相近。

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1〕武侯浮西河而下，〔2〕中流，〔3〕顾而谓吴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起对曰：“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4〕右彭蠡，〔5〕德义不修，禹灭之。〔6〕夏桀之居，左河济，〔7〕右泰华，〔8〕伊阙在其南，〔9〕羊肠在其北，〔10〕修政不仁，汤放之。〔11〕殷纣之国，左孟门，〔12〕右太行，〔13〕常山在其北，〔14〕大河经其南，〔15〕修政不德，武王杀之。〔16〕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武侯曰：“善。”

【注释】〔1〕“武侯”，名击，见本书《魏世家》。今本《吴子》多载武侯与吴起问答之辞。〔2〕“西河”，指今陕西、山西之间的黄河。〔3〕“中流”，水流当中。〔4〕“三苗氏”，上古南方古部族名，传说是缙云氏之后。“洞庭”，今之洞庭湖。〔5〕“彭蠡”，蠡音 lí，今之鄱阳湖。《战国策·魏一》记，武侯浮西河吴起所对，这两句作“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下并有“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二句，表示三苗氏的活动范围，左、右与此相反。案古人习惯以前为南，后为北，左为东，右为西，洞庭湖在西，鄱阳湖在东，应以《战国策》所述方位为是。〔6〕禹灭三苗，见《墨子·非攻》。〔7〕“河济”，黄河东段和济水，在夏中心活动区的东面，故称“左”。〔8〕“泰华”，泰应指今山西境内的霍山，霍山古亦名霍太山或霍泰山，若指为今山东境内的泰山，则应称“左”而不应称“右”；华指华山。霍山和华山在夏中心活动区的西面，故称“右”。〔9〕“伊阙”，伊阙山，在河南洛阳市南，亦名龙门。〔10〕“羊肠”，羊肠坂，太行山古道名，在今山西晋城南。〔11〕本书《夏本纪》：“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鸣条，遂放而死。”〔12〕“孟门”，山名，在今河南辉县西。〔13〕“太行”，太行山。〔14〕“常山”，即恒山，在今河北曲阳西北与山西接壤处。常字是汉代避汉文帝刘恒讳所改。〔15〕“大河”，指黄河中游。〔16〕周武王伐纣，纣奔鹿台自焚而死。

吴起为西河守，甚有声名。魏置相，〔1〕相田文。〔2〕吴起不悦，谓田文曰：“请与子论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将三军，〔3〕使士卒乐死，敌国不敢谋，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亲万民，实府库，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东乡，〔4〕韩赵宾从，〔5〕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时，〔6〕属之于子乎？属之于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属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吴起乃自知弗如田文。

【注释】〔1〕“相”，相邦，战国以来辅佐国君的最高官职。〔2〕“田文”，以下采《吕氏春秋·执一》，但《吕氏春秋》作“商文”。〔3〕“三军”，古代军队往往分上、中、下或左、中、右三军。〔4〕“乡”，同向。〔5〕“宾从”，归顺服从。〔6〕“方是”，当此。

田文既死，公叔为相，〔1〕尚魏公主，〔2〕而害吴起。〔3〕公叔之仆曰：“起易去也。”公叔曰：“奈何？”其仆曰：“吴起为人节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与武侯言曰：‘夫吴起贤人也，而侯之国小，又与强秦壤界，〔4〕臣窃恐起之无留心也。’武侯即曰：‘奈何？’君因谓武侯曰：‘试延以公主，〔5〕起有留心则必受之，无留心则必辞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吴起而与归，即令公主怒而轻君。吴起见公主之贱君也，则必辞。”〔6〕于是吴起见公主之贱魏相，果辞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吴起惧得罪，遂去，即之楚。

【注释】〔1〕“公叔”，《索隐》以为韩之公族，《史记志疑》以为即《战国策·魏一》帅师与韩、赵战于浹北之公叔痤（痤音cuó）。〔2〕“尚”，娶公主叫尚。“公主”，国君之女。〔3〕《吕氏春秋·长见》谓害吴起去魏入楚的是王错。〔4〕“壤界”，接壤连界。〔5〕“延”，介绍，指使吴起尚公主。〔6〕谓吴起见公叔所尚公主贱公叔，则必不受公主，而不受公主则表明他没有留下之心。

楚悼王素闻起贤，〔1〕至则相楚。〔2〕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3〕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破驰说之言从横者。〔4〕于是南平百越；〔5〕北并陈蔡，〔6〕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故楚之贵戚尽欲害吴起。〔7〕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乱而攻吴起，吴起走之王尸而伏之。击起之徒因射刺吴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8〕乃使令尹尽诛射吴起而并中王尸者。〔9〕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余家。〔10〕

【注释】〔1〕吴起入楚应在楚悼王七年，即魏武侯元年（公元前三九五年，《六国年表》作魏文侯三十年，此从《纪年》）之后，估计是在楚悼王在位期间的后半期。〔2〕楚相称令尹。〔3〕“公族”，指楚王的宗族。这种宗族随着世代的增加，分支愈来愈多，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负担。吴起主张废去其中比较疏远的分支。〔4〕“纵横”，合纵连横，合纵是联合众弱以攻一强，连横是事一强以攻众弱。〔5〕“百越”，古代南方以越为名的族群系统，如东越、闽越、瓯越、西越、骆越等。百越主要分布在今江浙闽粤等省。〔6〕楚并陈为楚惠王十一年，并蔡为楚惠王四十二年，均在此之前。此说亦见《战国策·秦三》。〔7〕“故”，旧时的。〔8〕“太子”，即楚肃王。〔9〕“令尹”，楚国执政大臣称令尹。〔10〕“坐”，获罪；“夷宗”，灭宗。

太史公曰：世俗所称师旅，〔1〕皆道《孙子》十三篇，〔2〕吴起《兵法》，〔3〕世多有，故弗论，论其行事所施設者。语曰：〔4〕“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孙子筹策庞涓明矣，〔5〕然不能蚤救患于被刑。〔6〕吴起说武侯以形势不如德，〔7〕然行之于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躯。〔8〕悲夫！

【注释】〔1〕“师旅”，军旅之事。〔2〕即今《孙子兵法》十三篇。〔3〕《汉书·艺文志·兵书略》著录《吴起》四十八篇，《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所录则仅一卷今本《吴子》，《郡斋读书志》云“唐陆希声类次”，是后人整理过的一种删节本，分三卷，包括《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六篇。〔4〕“语”，谚语。〔5〕

“孙子”，指孙臆。“筹策”，是古人用来计数的工具，多用竹木小棍做成，古人行师用兵多用此种工具计算敌我优劣，叫做定计、运筹、决策等等，这里指算计、预料。〔6〕“被刑”，指受臆刑。〔7〕即上武侯浮西河吴起所对。〔8〕“刻暴少恩”，刻薄残暴，缺少仁爱之心。

译 文

孙子叫做武的，是齐国人。他以所著兵法求见于吴王阖庐。阖庐说：“您的十三篇我已全部拜读，可以试着为我操演一番吗？”孙子说“可以。”阖庐问：“可用妇女来操演吗？”孙子说：“可以。”于是答应孙子，选出宫中美女，共计一百八十人。孙子把她们分为两队，派王的宠姬二人担任两队的队长，让她们全部持戟。命令她们说：“你们知道你们的心口、左手、右手和背的方向吗？”妇女们说：“知道。”孙子说：“前方是按心口所向，左方是按左手所向，右方是按右手所向，后方是按背所向。”妇女们说：“是。”规定宣布清楚，便陈设斧钺，当场重复了多遍。然后用鼓声指挥她们向右，妇女们大笑。孙子说：“规定不明，申说不够，这是将领的过错。”又重复了多遍，用鼓声指挥她们向左，妇女们又大笑。孙子说：“规定不明，申说不够，是将领的过错；已经讲清而仍不按规定来动作，就是队长的过错了。”说着就要将左右两队的队长斩首。吴王从台上观看，见爱姬将要被斩，大惊失色。急忙派使者下令说：“寡人已知道将军善于用兵了。但寡人如若没有这两个爱姬，吃饭也不香甜，请不要斩首。”孙子说：“臣下既已受命为将，将在军中，国君的命令可以不必完全照办。”于是将队长二人斩首示众。用地位在她们之下的人担任队长，再次用鼓声指挥她们操练。妇女们向左向右向前向后，跪下起立，全都合乎要求，没有一个人敢出声。然后孙子派使者回报吴王说：“士兵已经阵容整齐，大王可下台观看，任凭大王想让她们干什么，哪怕是赴汤蹈火也可以。”吴王说：“将军请回客舍休息，寡人不愿下台观看。”孙子说：“大王只不过喜欢我书上的话，并不能采用其内容。”从此阖庐才知道孙子善于用兵，终于任他为将。吴国西面击破强楚，攻入郢，北威齐、晋，扬名于诸侯，孙子在其中出了不少力。

孙武死后，过了一百多年又有孙臆。孙臆出生在阿、鄆之间，也是孙武的后世子孙。孙臆曾与庞涓一起学习兵法。庞涓为魏国做事因而当上魏惠王的将军，但自认才能不如孙臆，便暗地派人召见孙臆。孙臆到了魏国，庞涓唯恐孙臆超过自己，嫉妒他，而以刑罚砍去他的双脚并施以墨刑，想使他埋没于世不为人知。

齐国使者到大梁来，孙臆以刑徒的身份暗地来见，用言辞打动齐国使者。齐国使者觉得此人不同凡响，暗地用车把他载到齐国。齐国的将军田忌欣赏孙臆而以客礼待之。田忌多次与齐国的诸公子赛马，下重金赌胜。孙子注意到他们的马奔跑能力不相上下，并且都分上、中、下三等。因此孙子对田忌说：“您只管下大注，臣下必能使您获胜。”田忌相信并答应了他，与齐王和诸公子用千金来赌胜，到了临比赛时，孙子说：“请用您的下等乘马对付他们的上等乘马，请用您的上等乘马对付他们的中等乘马，请用您的中等乘马对付他们的下等乘马。”三等乘马全部比赛完毕，结果田忌一场不胜而两场胜，终于得到王的千金之赏。所以田忌把孙子推荐给齐威王。威王向他请教兵法，因而任他为军师。

后来魏国攻打赵国，赵国危急，向齐国求援。齐威王想任孙臧为将，孙臧谢绝说：“受过刑的人是不可以的。”所以任田忌为将，而任孙子为军师，让他坐在辎车中筹画计谋。田忌打算率军前往赵国，孙子说：“劝解纠纷不能挥拳相加，平息争斗不能亲自上手，避实击虚，利用形势来牵制敌人，危难自可解除。现在魏国和赵国正在交战，精锐部队必定全部开往国外，留在国内疲于应付的都是老弱病残。您不如率兵迅速前往大梁，占据要津，冲击敌人正好虚懈的地方，他们必定会放下赵国赶回救援。这样我们就能同时解除赵国之围又使魏国遭受打击。”田忌照他的计谋去做，魏军果然离开邯郸，与齐国会战于桂陵，结果大破魏军。

又过了十三年，魏国和赵国攻打韩国，韩国向齐国告急。齐国派田忌率兵前往，直奔大梁。魏将庞涓听到消息，放下韩国赶回，但齐军已经越过齐境而西进。孙子对田忌说：“他们三晋的军队素来强悍勇武而看不起齐国，齐国有怯懦的名声，善于作战的人只能因势利导。兵法上说，行军百里与敌争利会损失上将军，行军五十里而与敌争利只有一半人能赶到。（为了让魏军以为齐军大量掉队，）应使齐军进入魏国境内后先设十万个灶，过一天设五万个灶，再过一天设三万个灶。”庞涓行军三天，见到齐军所留灶迹，非常高兴，说：“我本来就知道齐军怯懦，入我境内三天，士兵已经逃跑了一大半。”所以丢下步兵，只率轻兵锐卒，用加倍的速度追赶齐军。孙子估计魏军的行军速度，天黑应当赶到马陵。马陵道路狭窄，旁多险阻，可以埋伏兵马，于是把一棵大树削去树皮，露出白木，在上面写上“庞涓死于此树之下”。然后命齐军善射者持上万张弩，埋伏在道路两旁，约定好“天黑见到点着的火就一起放箭”。庞涓果然于夜晚来到削去树皮的大树下，看见树上写着字，便钻木取火来照明。字还没有读完，齐军万弩齐发，魏军大乱失去队形。庞涓自知无计可施，军队已彻底失败，只好自刎，临死说：“总算叫这小子成了名！”齐国乃乘胜全歼魏军，俘虏了魏太子申回国。孙臧因此而名扬天下，世人皆传习他的兵法。

吴起，是卫国人，喜欢用兵。曾向曾子求学并臣事鲁国国君。齐人攻打鲁国，鲁国想任吴起为将，但吴起娶了齐国女子为妻，而鲁国人怀疑他。当时吴起为了成就功名，竟杀了自己的妻子，以表白自己与齐国没关系。鲁国终于任他为将，率兵攻打齐国，大破齐国。

鲁国有人说吴起的坏话：“吴起的为人，属于猜忌残忍之人。他年轻时，家有千金，出外求仕不顺利，弄得倾家荡产。乡里人都笑话他，吴起竟杀死毁谤自己的三十多人，出卫的郭门东去。临行向他的母亲告别，咬着自己的胳膊发誓说：‘我吴起不做卿相，决不再回卫国。’这样吴起求学于曾子。但过了不久，他的母亲去世，吴起却始终也没有回去。曾子看不起他，而与吴起断绝关系。吴起只好去鲁国，学习兵法，求事于鲁国国君。鲁国国君怀疑他（与齐国有关系），吴起又杀妻求将。像鲁国这样的小国而有打胜仗的名声，那么诸侯就要打鲁国的主意了。而且鲁国和卫国是以兄弟相称，我们的国君若起用吴起，那么就等于抛弃卫国。”鲁国国君因而疑心，辞退吴起。

当时吴起听说魏文侯贤明，想去投靠他。魏文侯问李克说：“吴起是个什么样的人？”李克说：“吴起贪财好色，但用兵即使司马穰苴也超不过他。”因此魏文侯任吴起为将，进攻秦国，拔取秦的五座城池。

吴起担任将领，与士兵最下层吃饭穿衣同一标准。睡觉不铺卧席，走路不乘车子，亲自捆扎和担负粮食，与士兵分担劳苦。有个士兵长了脓疮，吴

起为他吸脓，士兵的母亲听说后就哭了。别人对他说：“你的儿子不过是普通士兵，而将军却亲自为你的儿子吸脓，你为什么要哭呢？”这位母亲说：“我并不是哭这个。前些年吴公曾为孩子的父亲吸脓，他的父亲打起仗来勇往直前，绝不后退，结果被敌人杀死。吴公现在又来给他的儿子吸脓，贱妾真不知道他会死在哪里，所以才哭。”

魏文侯因吴起善于用兵，廉洁公平，能取得士兵的拥戴，所以任他为西河郡守，命他防御秦、韩两国的进攻。

魏文侯死后，吴起又臣事他的儿子武侯。武侯乘船顺西河而下，行至水流当中，回头对吴起说：“山河险固多么壮丽，这真是魏国最宝贵的东西呀！”吴起回答说：“重要的是道德而不是险固。从前三苗氏左有洞庭，右有彭蠡，因为不讲求道德礼义，禹灭亡了他。夏桀的国土，左有黄河济水，右有泰山、华山，伊阙在他的南面，羊肠在他的北面，不行仁政，汤放逐了他。殷纣的国土，左有孟门山，右有太行山，恒山在他的北面，大河流经他的南面，不行德政，武王杀了他。从这些看来，重要的是道德而不是险固。如果您不讲求道德，今天船上的人将来都会变成敌国的人。”武侯说：“讲得好。”

吴起任西河郡守，很有名气。魏国选任相邦，以田文为相。吴起不高兴，对田文说：“请让我与您比比功劳，行不行？”田文说：“可以。”吴起说：“率领三军，使士兵乐于效死拼命，敌国不敢打我国的主意，您比得上我吗？”田文说：“不如您。”吴起说：“治理百官，亲和万民，充实府库，您比得上我吗？”田文说：“不如您。”吴起说：“守西河，令秦兵不敢东向，韩、赵归顺，您比得上我吗？”田文说：“不如您。”吴起说：“这三点，您都在我之下，而职位反而在我之上，是何道理？”田文说：“国君年幼，国人疑虑，大臣尚未亲附，百姓尚未信任，当此之时，是把国政交给您呢？还是交给我呢？”吴起沉默了半天，说：“应该交给您。”田文说：“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地位会在您之上。”吴起这才知道自己不如田文。

田文死后，公叔任丞相，娶魏国公主，而陷害吴起。公叔的仆人说：“吴起很容易除掉。”公叔说：“如何下手？”他的仆人说：“吴起为人廉洁自律。您可以先对武侯去讲：‘吴起是个贤人，而您的国土太小，又与强秦国为邻，臣下担心吴起不会有久留之心。’武侯会说：‘那么怎么办呢？’您就对武侯说：‘可把公主嫁给他作为试探，吴起愿意留下就会接受，不愿留下就会拒绝，用这种办法考验他。’您再召吴起一起回家。然后让您那位公主对您发脾气表示看不起您。吴起见您那位公主看不起您，便一定会拒绝娶公主。”后来吴起看到这位公主看不起魏国的相邦，果然拒绝了魏武侯。武侯也起了疑心，不再信任他。吴起害怕因此而获罪，只好离开到楚国去。

楚悼王一向听说吴起贤能，一到楚国就让他当上楚国的相邦。吴起申明法令，裁撤多余的官吏，废除楚公族中的疏远子孙，把节省下的经费用于养兵。目的在于使军队强大，打击用纵横之说游说的人。因此南平百越；北并陈、蔡，迫使三晋退却；西伐秦。诸侯都忧虑楚国的强大。原来楚国的贵族都想害死吴起。等到悼王死后，宗室大臣作乱，讨伐吴起，吴起跑到悼王停尸的地方，趴在悼王身上。讨伐吴起的人由于射、刺吴起，也击中悼王的尸体。悼王被埋葬之后，太子即位，命令尹把射、刺吴起而连带击中悼王的尸体的人全部处死。因射、刺吴起而被灭族的人有七十多家。

太史公说：只要世人一讲起行师用兵，都要称道《孙子》十三篇，吴起的《兵法》，世上也流传得很多，所以不复详论，只谈他们的作为建树。谚

语说：“能实际去做的人未必能高谈阔论，能高谈阔论的人未必能实际去做。”孙子料算庞涓是相当机智的，但却不能使自己从一开始就免遭刑罚。吴起为魏武侯论说山川形势不如道德重要，但用之于楚国，却是以刻薄残暴、缺乏仁爱而丧命。太可悲了！

史记卷六十六 伍子胥列传第六

胡平生 注译

伍子胥者，楚人也，〔1〕名员。〔2〕员父曰伍奢。员兄曰伍尚。其先曰伍举，〔3〕以直谏事楚庄王，〔4〕有显，故其后世有名于楚。

【注释】〔1〕“楚”，周的诸侯国，春秋时的疆域，西北到武关（今陕西商县东），东南到昭关（今安徽含山北），北到今河南南阳一带，南到今洞庭湖以南地区，都城在郢（今湖北江陵）。〔2〕“员”，音 yún。〔3〕“先”，先祖。《左传》昭公十九年注云，伍举为伍奢之父。〔4〕“楚庄王”，楚穆王之子熊侣，公元前六一三年至前五九一年在位。伍举直谏楚王事，参见本书《楚世家》。据考证，伍举事楚灵王，“事楚庄王”者则为伍举之父伍参。

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1〕使伍奢为太傅，费无忌为少傅。〔2〕无忌不忠于太子建。平王使无忌为太子取妇于秦，〔3〕秦女好，〔4〕无忌驰归报平王曰：“秦女绝美，〔5〕王可自取，而更为太子取妇。”平王遂自取秦女而绝爱幸之，〔6〕生子轸。〔7〕更为太子取妇。

【注释】〔1〕“楚平王”，楚共王之子，康王、灵王之弟熊居（弃疾），公元前五二八年至前五一六年在位。〔2〕“太傅”、“少傅”，职官名，太子的师傅。“费无忌”，《左传》作“费无极”。〔3〕“取”，通“娶”。〔4〕“好”，貌美。〔5〕“绝”，极。〔6〕“幸”，专指君王的宠爱。〔7〕“轸”，《楚世家》作“珍”，《左传》又作“壬”。

无忌既以秦女自媚于平王，因去太子而事平王。〔1〕恐一旦平王卒而太子立，杀己，乃因谗太子建。建母，蔡女也，〔2〕无宠于平王。平王稍益疏建，使建守城父，〔3〕备边兵。

【注释】〔1〕“去”，离开。〔2〕“建母，蔡女也”，楚平王为大夫时出使蔡国，蔡国郟阳（郟，音 j*，今河南新蔡一带）地方封人（官名，掌疆界标志）的女儿，同他私奔，生太子建。此时已失宠。〔3〕“城父”，故地在今安徽亳县东南。顷之，〔1〕无忌又日夜言太子短于王曰：〔2〕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无怨望，〔3〕愿王少自备也。〔4〕自太子居城父，将兵，〔5〕外交诸侯，且欲入为乱矣。”平王乃召其太傅伍奢考问之。〔6〕伍奢知无忌谗太子于平王，因曰：“王独奈何以谗贼小臣疏骨肉之亲乎？”〔7〕无忌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见禽。”〔8〕于是平王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马奋扬往杀太子。〔9〕行未至，奋扬使人先告太子：“太子急去，不然将诛。”太子建亡奔宋。〔10〕

【注释】〔1〕“顷之”，不久，一会儿。〔2〕“短”，过错，缺点。〔3〕“望”，怨，怨恨。〔4〕“少”，稍。〔5〕“将”，统率，率领，音 jiàng。〔6〕“考问”，审问，核查。〔7〕“独”，表示反问的副词，有“难道”、“却”的意思。“谗贼”，指诋毁、陷害好人。《荀子·修身》：“伤良曰谗，害良曰贼”。〔8〕“见”，表示“被”的助词。“禽”，通“擒”。〔9〕“城父司马”，职官名，城父的军事长官。“奋扬”，《左传》昭公二十年记楚平王追问奋扬，为何放走太子建。奋扬答道，君王曾命令我，侍奉

太子要像侍奉我一样；有了这前一个命令，我就不忍心去执行后一个命令，所以放走了太子建。楚王终于赦免奋扬，让他担任原职。〔10〕“宋”，周的诸侯国，始封的国君是商纣王的庶兄微子启，建都商丘（今河南商丘）。春秋时疆域包括今河南东部及山东、江苏、安徽三省交界处。

无忌言于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贤，不诛且为楚忧。可以其父质而召之，不然且为楚患。”王使使谓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则生，〔1〕不能则死。”伍奢曰：“尚为人仁，呼必来。员为人刚戾忍讷，〔2〕能成大事，彼见来之并禽，其势必不来。”王不听，使人召二子曰：“来，吾生汝父；〔3〕不来，今杀奢也。”伍尚欲往，员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脱者后生患，故以父为质，诈召二子。二子到，则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仇不得报耳。不如奔他国，借力以雪父之耻，〔4〕俱灭，无为也。”〔5〕伍尚曰：“我知往终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后不能雪耻，终为天下笑耳。”〔6〕谓员：“可去矣！汝能报杀父之仇，我将归死。”尚既就执，〔7〕使者捕伍胥。伍胥贯弓执矢向使者，〔8〕使者不敢进，伍胥遂亡。闻太子建之在宋，往从之。奢闻子胥之亡也，曰：“楚国君臣且苦兵矣。”〔9〕伍尚至楚，楚并杀奢与尚也。

【注释】〔1〕“致”，招来，使……到来。〔2〕“刚戾”，勇猛坚强。“忍讷”，能忍受屈辱。“讷”，同“诘”，耻辱，音 g^u。〔3〕“生汝父”，使你们的父亲活下去。“生”，是使动用法。〔4〕“雪”，洗掉。〔5〕“无为”，无所作为，指无法为父报仇雪耻。一说读如“毋为”，亦通。〔6〕“恨”，感到遗憾。以下全句都是“恨”的内容。〔7〕“就执”，犹言“就擒”，接受吏人逮捕。〔8〕“贯弓”，张满了弓，是一种立即要发射的姿势。〔9〕“苦兵”，为战争所苦，指蒙受战争的痛苦。

伍胥既至宋，宋有华氏之乱，〔1〕乃与太子建俱奔于郑。〔2〕郑人甚善之。太子建又适晋，〔3〕晋顷公曰：〔4〕“太子既善郑，郑信太子。太子能为我内应，而我攻其外，灭郑必矣。灭郑而封太子。”太子乃还郑。事未会，〔5〕会自私欲杀其从者，〔6〕从者知其谋，乃告之于郑。郑定公与子产诛杀太子建。〔7〕建有子名胜。伍胥惧，乃与胜俱奔吴。〔8〕到昭关，〔9〕昭关欲执之。伍胥遂与胜独身步走，几不得脱。追者在后。至江，〔10〕江上有一渔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剑曰：“此剑直百金，〔11〕以与父。”父曰：“楚国之法，得伍胥者赐粟五万石，爵执珪，〔12〕岂徒百金剑邪！”不受。伍胥未至吴而疾，止中道，〔13〕乞食。至于吴，吴王僚方用事，〔14〕公子光为将。〔15〕伍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见吴王。

【注释】〔1〕“华氏之乱”，鲁昭公二十年（公元前五二二年）宋元公与执政大臣华定、华亥、向宁等矛盾加剧，发生内乱。华定等杀公子寅等六人，并拘禁太子等为人质。宋元公则拘禁华氏等人之子为质。冬，宋元公杀掉人质，攻打华氏，华、向等逃亡陈国。〔2〕“郑”，周的诸侯国。春秋时的郑国，都城在新郑（今河南新郑），疆域在今河南省中部一带。〔3〕“晋”，周的诸侯国，始封的国君是周成王的弟弟唐叔虞。当时，国都在新绛（今山西侯马西南），疆域包括今山西大部，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及陕西一角。〔4〕“晋顷公”，姓姬名去疾，公元前五二五年至前五二二年在位。〔5〕“会”，机会，时机。指未准备就绪。〔6〕“会自私欲杀其从者”，恰巧遇

到因为个人的私事想要杀掉一个跟随他的人。“会”，适逢，正好。〔7〕“郑定公”，姓姬名宁，公元前五二九年至前五一四年在位。“子产”，即公孙侨，春秋时著名的政治家。自郑简公时为执政大臣，经历数朝，声公五年（公元前四九六年）卒。〔8〕“吴”，周的诸侯国，周太王之子太伯、仲雍为让位于文王而出走，其后建立吴国。都城在吴（今江苏苏州），疆域包括今江苏大部及安徽、浙江一部。〔9〕“昭关”，楚国东部边境的关卡，故址在今安徽省含山县北小岷山上。〔10〕“江”，长江。〔11〕“直”，通“值”。〔12〕“执珪”，楚国的爵位名。“珪”是一种尖头的长方形的玉石礼器。〔13〕“中道”，半路上。〔14〕“吴王僚”，吴王余昧之子，公元前五二六年至前五一五年在位。“用事”，当权，执政。〔15〕“公子光”，吴王诸樊之子，即后来的吴王阖庐。吴王诸樊有弟三人，余祭、余昧、季札，王位兄弟相传，至季札，让位逃去。吴人乃立余昧之子僚。公子光认为，如果季札不立，自己当立。所以后来发生了杀吴王僚，抢夺王位的事件。

久之，楚平王以其边邑钟离与吴边邑卑梁氏俱蚕，〔1〕两女子争桑相攻，乃大怒，至于两国举兵相伐。吴使公子光伐楚，拔其钟离、居巢而归。〔2〕伍胥说吴王僚曰：〔3〕“楚可破也。愿复遣公子光。”公子光谓吴王曰：“彼伍胥父兄为戮于楚，而劝王伐楚者，欲以自报其仇耳。伐楚未可破也。”伍胥知公子光有内志，〔4〕欲杀王而自立，未可说以外事，乃进专诸于公子光，〔5〕退而与太子建之子胜耕于野。

【注释】〔1〕“钟离”、“卑梁氏”，皆以地名为氏。“钟离”故地在今安徽省凤阳县东；“卑梁”故地在今安徽省天长县西。〔2〕“居巢”，故地在今安徽省巢县以北。〔3〕“说”，说服，音 shuì。〔4〕“内志”，内图之志，指夺取王位。〔5〕“专诸”，吴堂邑（今江苏六合北）人，后为公子光刺杀吴王僚，自己亦被吴王左右杀死。事详本书《刺客列传》。

五年而楚平王卒。初，平王所夺太子建秦女生子轸，及平王卒，轸竟立为后，是为昭王。〔1〕吴王僚因楚丧，使二公子将兵往袭楚。〔2〕楚发兵绝吴兵之后，不得归。吴国内空，而公子光乃令专诸袭刺吴王僚而自立，是为吴王阖庐。阖庐既立，得志，乃召伍员以为行人，〔3〕而与谋国事。〔4〕

【注释】〔1〕“及平王卒，轸竟立为后，是为昭王”，楚平王在位十三年去世，将军子常欲立平王庶弟、令尹子西，子西不肯，乃立太子轸，即昭王。〔2〕“二公子”，指公子盖余（一作掩余）、烛庸。〔3〕“行人”，职官名。周官有大行人、小行人，掌诸侯朝覲、宾客礼仪事务。〔4〕“与”，参预，音 yù。

楚诛其大臣郤宛、伯州犁，伯州犁之孙伯嚭亡奔吴，〔1〕吴亦以嚭为大夫。前王僚所遣二公子将兵伐楚者，道绝不得归。后闻阖庐弑王僚自立，遂以其兵降楚，楚封之于舒。〔2〕阖庐立三年，乃兴师与伍胥、伯嚭伐楚，拔舒，遂禽故吴反二将军。因欲至郢，将军孙武曰：〔3〕“民劳，未可，且待之。”乃归。

【注释】〔1〕“郤宛”，伯州犁之子。“伯州犁”，晋伯宗之子。“伯嚭”，郤宛之子。郤，音 xī。嚭，音 pǐ。楚昭王元年（公元前五一五年），因费无忌陷害，令尹子常将兵攻郤氏。郤宛自杀，郤氏族党尽为杀灭。此处衍“伯州犁”三字。〔2〕“舒”，故地在今安徽省舒城县一带。〔3〕“孙武”，春秋时齐人，著名军事家，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为吴将军，有《孙

子兵法》十三篇传世。事迹详本书本传。

四年，^{〔1〕}吴伐楚，取六与灊。^{〔2〕}五年，伐越，^{〔3〕}败之。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将兵伐吴。^{〔4〕}吴使伍员迎击，大破楚军于豫章，^{〔5〕}取楚之居巢。

【注释】〔1〕“四年”，阖庐四年，公元前五一一年。〔2〕“六”，故地在今安徽省六安县一带，音 lù。古六国传为皋陶之后所封之地。“灊”，一作“潜”，故地在今安徽省霍山县一带，音 qi2n。〔3〕“越”，古国名，传夏后帝少康封其庶子于越，都会稽（今浙江绍兴）。春秋末，国势强盛，一度称雄中国。〔4〕“囊瓦”，即令尹子常，楚庄王子子囊之孙，后因与吴军作战屡失利，出奔郑。〔5〕“豫章”，古地域名，包括今长江以北、淮河以南、汉水以东的地区。

九年，吴王阖庐谓子胥、孙武曰：“始子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对曰：“楚将囊瓦贪，而唐、蔡皆怨之。^{〔1〕}王必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阖庐听之，悉兴师与唐、蔡伐楚，与楚夹汉水而陈。^{〔2〕}吴王之弟夫概将兵请从，王不听，遂以其属五千人击楚将子常。子常败走，奔郑。于是吴乘胜而前，五战，遂至郢。己卯，^{〔3〕}楚昭王出奔。庚辰，^{〔4〕}吴王入郢。

【注释】〔1〕“唐”，周诸侯国，故地在今湖北省随县西北唐河镇。因参与伐楚，公元前五五年为楚所灭。“蔡”，周诸侯国。春秋时因受楚国威胁，屡次迁都。蔡昭侯迁都于州来，即下蔡（今安徽寿县西北）。唐成公至楚，有两骏马，子常欲得之，弗与，子常止成公返国。蔡昭侯至楚，有好佩好裘，子常欲得之，弗与，子常亦止蔡侯返国。及唐人献马而蔡人献佩玉，始得遣返。〔2〕“陈”，同“阵”，列阵。〔3〕“己卯”，据《左传》定公四年，时为十一月己卯日。〔4〕“庚辰”，己卯之翌日。

昭王出亡，入云梦；^{〔1〕}盗击王，王走郢。^{〔2〕}郢公弟怀曰：^{〔3〕}“平王杀我父，我杀其子，不亦可乎！”郢公恐其弟杀王，与王奔随。^{〔4〕}吴兵围随，谓随人曰：“周之子孙在汉川者，^{〔5〕}楚尽灭之。”随人欲杀王，王子綦匿王，己自为王以当之。^{〔6〕}随人卜与王于吴，不吉，乃谢吴不与王。

【注释】〔1〕“云梦”，古泽薮名。古云梦泽在今湖北省武汉市以西、江陵县以东的大片地区。〔2〕“郢”，古国名，故地在今湖北省安陆县一带。〔3〕“郢公”，指鬬辛。其父鬬成然，曾有德于楚王，后以贪求无厌于公元前五二八年为楚平王所杀。楚王另封鬬辛于郢，表示不忘旧勋。〔4〕“随”，古国名，故地在今湖北省随县。〔5〕“汉川”，指汉水流域的广大地区。〔6〕“王子綦”，一作“子期”，因与楚昭王容貌相像，故得以冒充昭王。时为昭王随从大臣。

始伍员与申包胥为交，^{〔1〕}员之亡也，谓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吴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申包胥亡于山中，使人谓子胥曰：“子之报仇，其以甚乎！吾闻之，人众者胜天，天定亦能破人。^{〔2〕}今子故平王之臣，亲北面而事之，^{〔3〕}今至于僇死人，^{〔4〕}此岂其无天道之极乎！”伍子胥曰：“为我谢申包胥曰，吾日莫途远，^{〔5〕}吾故倒行而逆施之。”于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于秦。秦不许。包胥立于秦廷，^{〔6〕}昼夜哭，七日七夜不绝其

声。秦哀公怜之，^{〔7〕}曰：“楚虽无道，有臣若是，可无存乎！”乃遣车五百乘救楚击吴。^{〔8〕}六月，^{〔9〕}败吴兵于稷。^{〔10〕}会吴王久留楚求昭王，而阖庐弟夫概乃亡归，自立为王。阖庐闻之，乃释楚而归，击其弟夫概。夫概败走，遂奔楚。楚昭王见吴有内乱，乃复入郢。封夫概于堂谿，^{〔11〕}为堂谿氏。楚复与吴战，败吴，吴王乃归。

【注释】〔1〕“申包胥”，《楚世家》作“申鲍胥”，楚大夫。“为交”，为友。〔2〕“人众者胜天，天定亦能破人”，意思是虽然人多势众逞一时凶暴能够胜天，但天最终仍将击破众人，战胜凶暴。申包胥是要伍子胥尊重天意，不要违背天道，干伤天害理的事。〔3〕“北面而事之”，古时帝王坐北朝南，以临臣子，故大臣朝见帝王面向北方。〔4〕“僇”，通“戮”，侮辱，惩罚，音 lù。〔5〕“莫”，通“暮”。〔6〕“秦廷”，指秦君坐朝的宫殿。〔7〕“秦哀公”，景公子，公元前五三六年至前五一年在位。〔8〕“乘”，古时车辆的单位。春秋时常例战车一乘，配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9〕“六月”，时在楚昭王十一年，即公元前五五年。〔10〕“稷”，楚地名，故地在今河南省桐柏县东。〔11〕“堂谿”，楚地名，故地在今河南省西平县西。

后二岁，阖庐使太子夫差将兵伐楚，取番。^{〔1〕}楚惧吴复大来，乃去郢，徙于都。^{〔2〕}当是时，吴以伍子胥、孙武之谋，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

【注释】〔1〕“番”，楚地名，故地在今江西省波阳县一带。“番”，音 b#。〔2〕“都”，故地在今湖北省宣城县东南。“都”，音 ru^。

其后四年，^{〔1〕}孔子相鲁。

后五年，伐越。越王句践迎击，^{〔2〕}败吴于姑苏，^{〔3〕}伤阖庐指，军却。阖庐病创将死，^{〔4〕}谓太子夫差曰：“尔忘句践杀尔父乎？”夫差对曰：“不敢忘。”是夕，阖庐死。夫差既立为王，^{〔5〕}以伯嚭为太宰，^{〔6〕}习战射。二年后伐越，败越于夫湫。^{〔7〕}越王句践乃以余兵五千人栖于会稽之上，^{〔8〕}使大夫种厚币遗吴太宰嚭以请和，^{〔9〕}求委国为臣妾。^{〔10〕}吴王将许之。伍子胥谏曰：“越王为人能辛苦。今王不灭，后必悔之。”吴王不听，用太宰嚭计，与越平。^{〔11〕}

【注释】〔1〕“其后四年”，据《左传》，鲁定公十年（公元前五年），孔子为鲁相。〔2〕“句践”，越王允常之子。公元前四九六年，句践在檣李（今浙江嘉兴西南）抗击吴军。公元前四六五年卒。事迹详本书《越王句践世家》。“句”，一作“勾”，音 g#u。〔3〕“姑苏”，今江苏苏州。但此处“姑苏”实为“檣李”之误，《左传》及本书《吴世家》、《越王句践世家》皆作“檣李”。〔4〕“病创”，指因伤口恶化而病得厉害。“病”，指病情严重，与今义有异。“创”，伤。〔5〕“夫差既立为王”，夫差公元前四九五年至前四七三年在位。〔6〕“太宰”，职官名，为辅佐君王治理国政的大臣。〔7〕“夫湫”，旧说指今在太湖中的湫山（江苏吴县）。〔8〕“栖”，山处曰栖。“会稽”，指会稽山，在今浙江省绍兴市东南。“会”，音 guì。〔9〕“大夫种”，越大夫文种，姓文名种，字子禽，楚国郢人，与范蠡一同辅佐句践复仇灭吴，胜利后被句践赐剑自杀身死。事迹详本书《越王句践世家》。“币”，财礼。“遗”，给予，赠送，音 w8i。〔10〕“委”，交托，付托。“臣妾”，奴婢，男曰奴，女曰妾。〔11〕“平”，讲和。

其后五年，^{〔1〕}而吴王闻齐景公死而大臣争宠，^{〔2〕}新君弱，^{〔3〕}乃兴师北伐齐。伍子胥谏曰：“句践食不重味，^{〔4〕}吊死问疾，^{〔5〕}且欲有所用之也。^{〔6〕}此人不死，必为吴患。今吴之有越，犹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越而乃务齐，^{〔7〕}不亦谬乎！”吴王不听，伐齐，大败齐师于艾陵，^{〔8〕}遂威邹鲁之君以归。^{〔9〕}益疏子胥之谋。

【注释】〔1〕“其后五年”，据《左传》，齐于鲁哀公六年，即公元前四八九年后内乱数年。〔2〕“齐景公”，齐庄公之子，名杵臼，公元前五四七年即位，公元前四九年卒。〔3〕“新君”，指晏孺子，名荼。因其母受宠于景公而得立，齐诸公子因出奔他国。田乞、鲍牧发动政变，改立阳生（悼公），杀晏孺子。〔4〕“重味”，数种菜肴。“重”，音 chóng。〔5〕“吊死”，祭奠死者，慰问家属。〔6〕“且”，将要。〔7〕“务”，指致力于某事。〔8〕“艾陵”，齐地名，故地在今山东省莱芜县东北。据《左传》，吴、齐战于艾陵在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四八四年），吴军俘齐将国书等，获革甲八百乘，甲首三千。〔9〕“邹”，《左传》作“邾”，古国名，故都在今山东省邹县东南。“鲁”，周的诸侯国，周武王封其弟周公旦于鲁，都曲阜（今山东曲阜）。春秋后期政权已落入季孙氏手中。《吴太伯世家》云，吴王夫差九年（公元前四八七年），吴“为驺（即邹）伐鲁，至，与鲁盟乃去”。

其后四年，吴王将北伐齐，越王句践用子贡之谋，^{〔1〕}乃率其众以助吴，而重宝以献遗太宰嚭。太宰嚭既数受越赂，其爱信越殊甚，日夜为言于吴王。吴王信用嚭之计。伍子胥谏曰：“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辞诈伪而贪齐。破齐，譬犹石田，^{〔2〕}无所用之。且《盘庚之诰》曰：^{〔3〕}‘有颠越不恭，^{〔4〕}劓殄灭之，俾无遗育，无使易种于兹邑。’此商之所以兴。愿王释齐而先越；若不然，后将悔之无及。”而吴王不听，使子胥于齐。^{〔5〕}子胥临行，谓其子曰：“吾数谏王，^{〔6〕}王不用，吾今见吴之亡矣。汝与吴俱亡，无益也。”乃属其子于齐鲍牧，^{〔7〕}而还报吴。^{〔8〕}

【注释】〔1〕“子贡”，孔子的弟子端木赐，字子贡，少孔子三十一岁。子贡为句践谋划，发士卒佐吴伐齐，献重宝以悦其心，卑辞以尊其礼，怂恿吴王伐齐。事详本书《仲尼弟子列传》。〔2〕“石田”，多石而不可耕作之田。〔3〕“《盘庚之诰》”，即《尚书·盘庚篇》，记载商王盘庚迁都前后对百姓的告诫。〔4〕“有颠越不恭”，以下数语今本《尚书·盘庚》作：“乃有不吉不迪，颠越不恭，暂遇奸宄，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颠越”，指破坏礼法。“不恭”，指违抗上命。“劓”，古代割鼻之刑。此泛指割、杀等刑罚。“殄”，灭绝，音 ti3n。“俾”，使，音 b。“遗育”，遗余生存。“易种”，指变易其种类而得繁衍滋生。〔5〕“使”，使动用法，让……作使节。〔6〕“数”，多次，音 shu^。〔7〕“属”，委托，音 zh(。“鲍牧”，齐大夫，鲍叔牙之后。时鲍牧已死，应是“鲍氏”之误。〔8〕“报”，奉命办事完毕后报告情况。

吴太宰嚭既与子胥有隙，^{〔1〕}因谗曰：“子胥为人刚暴，少恩，猜贼，其怨望恐为深祸也。前日王欲伐齐，子胥以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耻其计谋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又复伐齐，子胥专悞强谏，^{〔2〕}沮毁用事，^{〔3〕}徒幸吴之败以自胜其计谋耳。^{〔4〕}今王自行，悉国中武力以伐齐，而子胥谏不用，因辍谢，^{〔5〕}详病不行。^{〔6〕}王不可不备，此起祸不难。且

詬使人微伺之，^{〔7〕}其使于齐也，乃属其子于齐之鲍氏。夫为人臣，内不得意，外倚诸侯，自以为先王之谋臣，今不见用，常鞅鞅怨望。^{〔8〕}愿王早图之。”吴王曰：“微子之言，^{〔9〕}吾亦疑之。”乃使使赐伍子胥属镂之剑，^{〔10〕}曰：“子以此死。”伍子胥仰天叹曰：“嗟乎！谗臣詬为乱矣，王乃反诛我。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时，^{〔11〕}诸公子争立，我以死争之于先王，几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吴国予我，我顾不敢望也。^{〔12〕}然今若听谏臣言以杀长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以为器；^{〔13〕}而抉吾眼县吴东门之上，^{〔14〕}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乃自刭死。吴王闻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鸱夷革，^{〔15〕}浮之江中。吴人怜之，为立祠于江上，因命曰胥山。^{〔16〕}

【注释】〔1〕“隙”，嫌隙，隔阂。〔2〕“专悞”，专横任性，一意孤行。“悞”，音bì。“强谏”，竭尽全力地劝谏。〔3〕“沮毁”，诋毁，诽谤。“用事”，行事。〔4〕“徒”，只。“幸”，希望。〔5〕“辍”，止，废止，音chuò。“谢”，推辞，拒绝。〔6〕“详”，通“佯”，假装。〔7〕“微”，暗暗地。“伺”，探察。〔8〕“鞅鞅”，通“怏怏”，不满的样子。〔9〕“微”，非。〔10〕“属镂”，剑名，或作“属卢”、“属鹿”等。〔11〕“若”，你。〔12〕“顾”，却，反。〔13〕“必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以为器”，《左传》哀公十一年记伍子胥语说：“树吾墓楨，楨可材也，吴其亡乎！”是说等墓上的树长大成材，可以有用时，吴国也该亡国了。〔14〕“抉”，挖出，剜出，音jué。“县”，同“悬”。〔15〕“鸱夷革”，以皮革制成的鸱鸟形状的盛酒的容器。〔16〕“胥山”，在今江苏省吴县西南。

吴王既诛伍子胥，遂伐齐。齐鲍氏杀其君悼公而立阳生。^{〔1〕}吴王欲讨其贼，不胜而去。^{〔2〕}其后二年，^{〔3〕}吴王召鲁卫之君会之橐皋。^{〔4〕}其明年，因北大会诸侯于黄池，^{〔5〕}以令周室。^{〔6〕}越王句践袭杀吴太子，^{〔7〕}破吴兵。吴王闻之，乃归，使使厚币与越平。后九年，^{〔8〕}越王句践遂灭吴，杀王夫差；而诛太宰嚭，以不忠于其君，而外受重赂，与己比周也。^{〔9〕}

【注释】〔1〕“齐鲍氏杀其君悼公而立阳生”，此处文字有误，悼公即阳生，当是杀其君悼公而立壬。“壬”，即齐简公。本文及《吴太伯世家》所记吴、齐关系，多有错误失实之处。〔2〕“吴王欲讨其贼，不胜而去”，《吴太伯世家》云，吴王“乃从海上攻齐，齐人败吴，吴王乃引兵归”。“贼”，指乱臣。〔3〕“其后二年”，据《左传》，事在鲁哀公十二年，即公元前四八三年。〔4〕“橐皋”，故地在今安徽省巢县西北拓皋镇。〔5〕“黄池”，故地在今河南省封丘县西南。〔6〕“以令周室”，黄池会盟时，吴人称：“于周室，我为长。”企图号令姬姓各诸侯国。由于吴国是周太王长子太伯之后，故得以“长”自居。〔7〕“越王句践袭杀吴太子”，越王句践趁吴王夫差北上会盟之机，偷袭吴国，俘获吴太子友等，大败吴军。〔8〕“后九年”，据《左传》，越灭吴在鲁哀公二十二年，即公元前四七三年。〔9〕“比周”，结党营私。

伍子胥初所与俱亡故楚太子建之子胜者，在于吴。吴王夫差之时，楚惠王欲召胜归楚。^{〔1〕}叶公谏曰：^{〔2〕}“胜好勇而阴求死士，^{〔3〕}殆有私乎！”惠王不听。遂召胜，使居楚之边邑鄢，^{〔4〕}号为白公。^{〔5〕}白公归楚三年而吴诛子胥。

【注释】〔1〕“楚惠王”，昭王之妾所生之子，名章，公元前四八八年至前四七五年在位。〔2〕“叶公”，即沈诸梁，字子高，因受封于叶邑而名“叶公”。“叶”，故地在今河南省叶县南。音 shè。〔3〕“死士”，不怕牺牲，勇于献身的人。〔4〕“鄢”，故地在今河南省鄢城县一带。〔5〕“白公”，因食邑封于白，故名“白公”。

白公胜既归楚，怨郑之杀其父，乃阴养死士求报郑。归楚五年，请伐郑，楚令尹子西许之。^{〔1〕}兵未发而晋伐郑，郑求救于楚。楚使子西往救，与盟而还。白公胜怒曰：“非郑之仇，乃子西也。”胜自砺剑，人问曰：“何以为？”胜曰：“欲以杀子西。”子西闻之，笑曰：“胜如卵耳，何能为也。”^{〔2〕}

【注释】〔1〕“令尹子西”，子西为楚平王之子，名申。“令尹”，职官名，是楚国的执政大臣。〔2〕“胜如卵耳，何能为也”，《左传》哀公十六年记令尹子西语云：“胜如卵，余翼而长之。楚国第，我死，令尹、司马，非胜而谁？”（“白公胜好比鸟卵，全靠我的羽翼庇护而得生存。在楚国论资排辈，我死了以后，令尹、司马这些职务，不就该由白公胜来担任了吗？”）可供参考。

其后四岁，^{〔1〕}白公胜与石乞袭杀楚令尹子西、司马子綦于朝。^{〔2〕}石乞曰：“不杀王，不可。”乃劫王如高府。^{〔3〕}石乞从者屈固负楚惠王亡走昭夫人之宫。^{〔4〕}叶公闻白公为乱，率其国人攻白公。白公之徒败，亡走山中，自杀。而虏石乞，而问白公尸处，不言将亨。^{〔5〕}石乞曰：“事成为卿，^{〔6〕}不成而亨，固其职也。”终不肯告其尸处。遂亨石乞，而求惠王复立之。

【注释】〔1〕“其后四岁”，据《左传》，事在鲁哀公十六年，即公元前四七九年。〔2〕“石乞”，白公胜所收罗的勇士。“司马子綦”，即王子綦，楚平王之子，名结。“綦”，一作“期”。“司马”，楚国军事长官的官名。〔3〕“高府”，楚王的别宫。〔4〕“石乞从者屈固”，本文此处有误，《集解》引徐广说“一作‘惠王从者’”，《楚世家》亦作“惠王从者”。《左传》记此事说：“石乞尹门，圉公阳穴宫，负王以如昭夫人之宫。”（石乞把住了大门，圉公阳在宫墙上打了洞，背着惠王逃到昭王夫人的宫中。）圉公阳是楚大夫，与屈固不是同一人。据考证，屈固应是《左传》所记之“箴尹固”，其人本欲参与白公之乱，经劝说改从叶公。“昭夫人”，昭王之妾，惠王之母。〔5〕“亨”，通“烹”，一种将人抛入汤镬中烧煮而死的刑罚。〔6〕“卿”，指国家的执政大臣。

太史公曰：怨毒之于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于臣下，况同列乎！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1〕}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2〕}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3〕}白公如不自立为君者，^{〔4〕}其功谋亦不可胜道者哉！

【注释】〔1〕“怨毒”，仇恨，憎恶。〔2〕“向”，假如，假使。〔3〕“烈丈夫”，指胸怀抱负，视死如归的壮士。〔4〕“白公如不自立为君者”，《楚世家》记载，白公胜逐走楚惠王后，曾自立为王。《左传》不记此事。

译 文

伍子胥是楚国人，名叫员。他的父亲叫伍奢，他的哥哥叫伍尚。他们的

祖上有个叫伍举的，是楚庄王的大臣，以敢于直言劝谏，声望显赫，所以他的后代在楚国也就很有名气。

楚平王的太子名叫建，平王派伍奢做他的太傅，费无忌做他的少傅。然而费无忌却不忠于太子建。平王让费无忌到秦国去为太子建娶亲，那位秦国的女子长得很漂亮，费无忌跑回来报告平王说：“那位秦国的女子实在是绝顶的美貌，大王可以自己娶过来，另外再替太子娶个妻子。”平王便自己娶了那位秦国的女子，对她极为宠爱，后来生了一个儿子，名叫轸。平王又另外给太子娶了一个妻子。

费无忌既然用那位秦国的女子向平王献媚讨好，因此就离开了太子而去侍奉平王。他担心有朝一日平王死了而太子继位为王，会杀掉自己，所以就极力诋毁太子建。太子建的母亲是蔡国人，平王本来就不喜欢她。渐渐地平王越来越疏远太子建，将他派去驻守城父，守卫边疆。

不久，费无忌又一天到晚地在平王面前讲太子的坏话。他说：“太子建因为那秦国女子的缘故，不能没有怨恨，希望大王多少要自己防备着一点。自从太子到了城父，统领着军队，对外又与诸侯各国结交往来，他是准备着将要回都城来作乱呢！”平王就召来太子太傅伍奢审问。伍奢知道是费无忌在平王面前说了太子的坏话，因此便说：“大王为什么竟要相信那心黑口毒、拨弄是非的小臣，疏远了至亲的骨肉之情呢？”费无忌说：“大王如果现在不制裁他们，他们的阴谋就要成功了。大王将很快被他们捉起来的。”于是，平王大为恼怒，把伍奢关进了监牢，又派城父司马奋扬去杀太子。奋扬在还没有到城父之前，就派人先去告诉太子，说：“太子赶快走，不然将被杀。”太子建便逃到宋国去了。

费无忌对平王说：“伍奢有两个儿子，都很有本事，如果不把他们杀掉，将是楚国的祸害。可以拿他们的父亲作人质，把他们召来，不然的话将是楚国的后患。”平王派人伍奢说：“你要是能把你的两个儿子叫来，就饶你一命；要是不能的话，就把你处死。”伍奢说：“我的长子伍尚为人仁慈善良，叫了他，他一定会来的。我的次子伍员为人坚韧不拔，忍辱负重，能干大事，他知道来了会一道给抓起来，势必是不会来的。”楚王不听这些，派人去召伍尚、伍员，说：“你们来了，我就饶你们的父亲活命；你们不来，我现在就杀了你们的父亲。”伍尚准备要去，伍员说：“楚王之所以要召我们兄弟去，并不是真的让我们的父亲活命，只不过是怕我们逃脱了，以后留下祸患，因此用父亲作人质，把我们两个骗去。我们两个一到，就父子一块儿处死。这对于父亲又有什么益处呢？应召而去，只能使得我们无法报仇。不如去投奔别的国家，借他们的力量为父亲报仇雪恨。现在一起去死掉，就什么也干不成了。”伍尚说：“我也知道，我们即使去了也终究不能保全父亲的性命。然而现在父亲为了保全性命而召我前去，我却不去；以后又不能报仇雪恨，结果被天下人耻笑，这将使我非常痛苦。”伍尚对伍员说：“你就逃走吧！你能够报杀父之仇，我就去死了吧！”伍尚已被捕，使者又要捕捉伍子胥。伍子胥拉开了弓，搭上了箭对准使者，使者不敢上前，伍子胥便逃走了。他听说太子建在宋国，就到了宋国，和太子建在一起。伍奢听说子胥逃走了，就说道：“楚国的君臣从此以后将要为战争而吃苦头了。”伍尚到了国都，平王便把伍奢和伍尚一齐给杀掉了。

伍子胥到宋国之后，正遇上宋国发生内乱，宋元公与执政大臣华氏等相互攻打。伍子胥就和太子建一道跑到郑国。郑国对他们很好。太子建又到晋

国去，晋顷公说：“太子既然与郑国相友善，郑国也很信任太子，如果太子能为我作内应，我从外面来进攻，那我们一定能够把郑国灭掉。灭掉郑国，就封给太子。”太子便回到了郑国，事情还没有准备就绪，适逢太子因为一件私事要杀掉他的一个随从。这个随从知道他们的密谋，就把这件事报告了郑国。郑定公和子产杀了太子建。太子建有个儿子名叫胜。事发后，伍子胥害怕了，便与胜一起逃往吴国。到了昭关，昭关的守吏想捉住他们。伍子胥只好与胜独身步行，几乎不能逃脱。追捕他们的人紧跟在后，伍子胥逃到江边上，江上恰有一位渔翁划船而来，知道伍子胥情势紧急，就将子胥摆渡过江。伍子胥过江以后，解下佩剑说：“这柄剑价值百金，就送给您老吧！”渔翁说：“楚国的法令规定，捉到伍子胥的人赐给粟米五万石，封予执珪之爵，那又何止一把值百金的宝剑呢！”不肯接受伍子胥的剑。伍子胥还没有走到吴国都城就生起病来，只好半道上停下来，讨饭度日。到了吴国都城，正是吴王僚在掌权，公子光做将军。伍子胥便通过公子光的关系求见了吴王僚。

过了较长的时候，楚、吴边境发生了冲突。楚国边境地方的钟离与吴国边境地方的卑梁氏，都以养蚕为业，两个女子采桑时相互争抢打了起来，楚平王对此大为气愤，以至于闹到两国动用军队厮杀起来。吴派公子光进攻楚国，攻克了钟离、居巢两地，收兵回国。伍子胥对吴王僚说：“现在正可以一举攻破楚国，希望再派公子光率军伐楚。”公子光却对吴王僚说：“那伍子胥因为父兄都被楚王杀了，所以劝说大王攻打楚国，他只不过是替自己报仇而已。进攻楚国并不能一举攻破。”伍子胥知道公子光在国内有自己的谋划，想杀掉吴王僚而自己立为王，在这种情形下不便向他讲对外采取行动的事，便推荐了一位名叫专诸的勇士给公子光，自己与太子建之子胜隐退到乡下种田去了。

过了五年，楚平王死了。当初，平王从太子建那里夺走的秦国女子生下的儿子叫轸，等到平王死了，轸便即位为王，这就是昭王。吴王僚趁着楚国有丧事，派遣两位公子率军去偷袭楚国。楚国派军队堵住了吴军的后路，使吴军无法退回。吴国国内空虚，公子光就让专诸突然袭击刺杀了吴王僚。公子光自立为王，这就是吴王阖庐。阖庐做了吴王，志满意得，就召回伍员任命他为“行人”之官，参与国家大政的谋划。

楚国杀掉了它的大臣郤宛和伯州犁。伯州犁的孙子伯嚭逃出了楚国，投奔了吴国。吴王也任命伯嚭做大夫。前吴王僚派遣两位公子率领军队进攻楚国，被切断了后路而不能撤回。后来，他们听说阖庐杀了吴王僚自立为王，就带着军队投降了楚国，楚国将他们封在舒。阖庐为王三年，出动军队与伍子胥、伯嚭进攻楚国，攻克了舒地，活捉了以前叛吴降楚的两个将军。本来准备乘胜进军郢都，将军孙武说：“人民已经很疲劳了，不能再继续作战了，暂且等一等吧！”于是吴军便返回国中。

阖庐四年，吴国又进攻楚国，占领了六与灊两地。五年，吴国进攻越国，又打败了越国。六年，楚昭王派公子囊瓦率军进攻吴国。吴国派伍员迎战，在豫章把楚军打得大败，攻占了楚国的居巢。

阖庐九年，吴王阖庐对伍子胥、孙武说：“先前你们说过不能去攻打郢都，现在能行了吗？”两人答道：“楚国的将军囊瓦很贪婪，（由于向唐侯和蔡侯勒索财物，）唐国和蔡国都很恨他。大王一定要大举进攻楚国，必须先取得唐国和蔡国的支持。”阖庐听了他们的话，动员了全部军队，联合了唐、蔡两国，进攻楚国。吴军与楚军在汉水两岸沿江对阵。吴王的弟弟夫概

带兵要求参加战斗，吴王不同意，夫概便率领他手下的五千兵士向楚将子常发动进攻。子常战败而逃，跑到郑国去了。于是，吴国的大军乘胜前进，一连打了五仗，兵临郢都。己卯这一天，楚昭王逃离郢都。第二天庚辰，吴王进入郢都。

昭王逃离郢都后，来到云梦，不料受到强盗的袭击，昭王又逃到郢。郢公的弟弟怀说道：“是楚平王杀了我们的父亲，我们把他的儿子杀了，这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郢公担心他的弟弟杀昭王，就与昭王一道逃到随。吴国的军队包围了随，对随人说：“周朝的子孙封国在汉水流域的，全都被楚国灭掉了。（楚国也是你们的敌人。）”随人准备杀掉昭王，王子綦把昭王藏匿起来，自己冒充昭王来承当灾难。但随人占卜的结果却说把昭王交给吴国不吉利，便借故推托，而没有把昭王交给吴国。

当初，伍员与申包胥是好朋友，伍员从楚国出逃的时候对申包胥说：“我一定要颠覆楚国。”申包胥说：“我必定能使楚国存在下去。”等到吴国大军入郢，伍子胥到处搜寻昭王，没有找到，他就掘开楚平王的墓，拖出尸骨，抽打了三百鞭，方才住手。申包胥这时也逃出郢都，躲在山中，派人对伍子胥说：“你这样报仇，未免也太过分了吧！我听说，虽然人多势众，一时或许能胜过天理，但天理最终还是要获胜的。你从前是平王的臣子，曾经面朝北亲自侍奉过他，现在竟然鞭打死人，这岂不是不讲天理到极点了吗！”伍子胥对来人说：“替我向申包胥致歉吧，就说我因为年事已高，而报仇心切，就像眼看要日落西山，却仍路途遥遥，所以才做出这种倒行逆施的事情来。”于是，申包胥就跑到秦国去告急，请求秦国发兵救楚。秦国不肯出兵。申包胥站在秦国的宫廷中日夜不停地痛哭，哭了七天七夜，哭声始终没有中断。秦哀公很受感动，说：“楚王虽然无道，但是有这样的臣子，怎么能不保全楚国呢！”他就派遣了五百辆兵车援救楚国，抗击吴国。六月，在稷打败了吴军。这时，由于吴王阖庐到处搜寻楚昭王，在楚国停留已经很久，阖庐的弟弟夫概乘机偷偷回到吴国，自立为王。阖庐听到这个消息，便丢下楚国赶回国内，攻打他的弟弟夫概。夫概兵败逃走，就投奔了楚国。楚昭王看到吴国发生内乱，又重返郢都。他将夫概封在堂谿，夫概就叫做堂谿氏。楚国继续与吴国作战，打败了吴军，吴王便撤军回到国内。

两年以后，吴王阖庐派太子夫差率军进攻楚国，占领了番。楚国害怕吴军又要大举入侵，就迁离了郢都，迁都到都。这时期，吴国由于有伍子胥、孙武出谋划策，西面打败了强大的楚国，北面威震齐、晋等国，南面降伏了越人，最为强盛。

此后四年，孔子担任了鲁国的宰相。

五年以后，吴国进攻越国。越王句践迎战吴军，在姑苏打败了吴军，阖庐的脚趾负了伤，吴军只得退却。阖庐的创伤恶化，病情严重，临死之前对太子夫差说：“你会忘记是句践杀了你的父亲吗？”夫差回答说：“不敢忘记。”当晚，阖庐就去世了。夫差即位为王，便任用伯嚭为太宰，加紧操练兵士。两年后，吴国进攻越国，在夫湫打败越军。越王句践带领余部五千人退往会稽山屯驻，派大夫文种带着厚礼送给吴国的太宰伯嚭，请求讲和，愿意交出国家大权，和妻子一起给吴王去当奴仆。吴王准备答应越国的请求，伍子胥劝谏道：“越王句践为人吃苦耐劳，现在大王不消灭他，以后一定要后悔的。”吴王不听伍子胥的话，而采纳了太宰嚭的意见，宽恕了越国，与它讲了和。

此后五年，吴王听说齐景公死了，大臣们争权夺位，新立的国君地位虚弱，便出动军队，北伐齐国。伍子胥劝谏说：“句践现在吃饭只吃一个菜，生活朴素，关心百姓，吊唁死者，慰问病人，这正是想着将要用到老百姓的缘故呀！此人不死，必定成为吴国的隐患。现在对于吴国来说，越国的存在就好像人的腹心的疾病一样。而大王不先消灭越国，反倒去致力攻打齐国，不是全搞错啦！”吴王不听伍子胥的劝告，进攻齐国，在艾陵大败齐军，威名大震，使得邹、鲁等国的国君大为慑服，然后班师回国。从此以后吴王就更加不听伍子胥出谋划策了。

此后四年，吴王准备北伐齐国，越王句践采用了子贡的计谋，率领他的军队协助吴国作战，又给太宰嚭进献了贵重的宝物。太宰嚭既然屡次接受越国的贿赂，便越来越信任和喜欢越国，一天到晚在吴王面前替越国说好话。吴王十分信任伯嚭，采纳他的计谋。伍子胥劝谏道：“越国是吴国的心腹之患，现在却偏偏相信他们的虚伪的谎言和骗人的行为，又贪图伐齐的功利。然而，吴国即使能够攻占齐国，也好像得到了一块石田，（既不能耕，又不能种，）毫无用处，毫无意义。况且《盘庚之诰》说过：‘有叛逆不顺从的，就把他们全部彻底地消灭掉，让他们断子绝孙，决不许他们在这块土地上种下祸根。’这正是商朝能够兴盛起来的原因。希望大王能放下齐国而先攻打越国；如果不这样去做，以后将会悔恨的，那就来不及了。”但吴王仍然不听，派伍子胥出使齐国。伍子胥临行之前，对他的儿子说：“我屡次劝谏我们的大王，但大王不肯听从我的意见，我们很快就要看到吴国的灭亡了。你和吴国一起灭亡，那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于是，便把他的儿子托付给齐国的鲍牧，自己回到吴国交差。

吴太宰嚭早就与伍子胥有嫌隙，因而毁谤子胥说：“伍子胥为人生硬凶暴，没有感情，好猜疑，爱嫉恨，他对大王的怨恨不满恐怕早晚要成为大祸害的。前次大王准备伐齐的时候，伍子胥就认为不能伐，但大王终于出兵向齐国发动了进攻，结果大获成功。伍子胥对自己的计谋未被采纳感到羞辱，反而因此怨恨大王。现在大王准备再次伐齐，伍子胥刚愎自用，强词夺理地进行拦阻，不惜诋毁和诽谤大王，一意孤行，他只不过是幸灾乐祸地希望以吴国的失败来证实自己的计谋的高明。如今大王亲自率领大军，出动国内全部军队去伐齐，而伍子胥由于谏议未被采用，便不再来上朝，他假装生病而不跟大王一道北上，大王不可不防备呀！这个时候他要惹祸闹事可太容易了。况且我派人暗中注意着伍子胥，他出使齐国的时候，已经把他的儿子托付给了齐国的鲍氏了。伍子胥身为臣子，在国内不得意，便到国外去投靠诸侯，他自以为是先王的谋臣，如今不被重用，就常常心怀不满地怨恨大王。希望大王及早采取措施。”吴王说：“你不说这些话，我也早就在怀疑他了。”于是，吴王派人给伍子胥送去一把“属镂”宝剑，说：“你拿它去死！”伍子胥仰天长叹道：“啊！奸臣伯嚭在作乱了，大王却反而要杀掉我。是我曾经使你的父亲成为称雄诸侯的霸主；当你还没有被立为太子的时候，各公子争抢着要当太子，又是我用生命在先王面前为你争取，差一点就不能把你立为太子。你做了国王之后，要把吴国分一部分给我，我倒也并不指望着那样。然而，你今天竟然听信奸臣的恶语中伤要杀害你的长辈。”伍子胥便告诉他的舍人说：“我死了以后，一定要在我的墓上种上梓树，让它长成之后可以派用场，把我的眼睛摘下来悬挂在都城东门之上，我要亲眼看到越寇的入侵、吴国的灭亡。”说罢便自刭而死。吴王听说了伍子胥的话后，大为愤怒，将

伍子胥的尸体装在用皮革做的袋子里，让它在长江中漂浮。吴国的百姓敬重伍子胥，为他在长江边上建立了祠堂，这个地方因此就叫做胥山。

吴王杀了伍子胥以后，便向齐国发动了进攻。齐国的鲍氏杀了他的国君悼公而立阳生做齐王。吴王打算以杀君之罪讨伐鲍氏，但没有打赢，只好撤军。此后二年，吴王召鲁国和卫国的国君到橐皋相会。第二年，又北上与各国诸侯聚会于黄池，想以盟主的身份在周室诸侯中发号令。这时，越王句践却乘机偷袭吴国，杀了吴国的太子，击败了吴军。吴王听到这个消息，便赶回国内，派遣使者送了厚礼，与越国讲了和。九年以后，越王句践终于灭掉了吴国，杀了吴王夫差，并处决了太宰嚭，认为太宰嚭不忠于他的国君，在外接受大量的贿赂，私自与越国交结，替越国办事。

当初与伍子胥一起逃亡的楚太子建的儿子胜，居住在吴国。吴王夫差的时候，楚惠王想把胜召回楚国。叶公劝谏道：“胜为人勇武，暗中搜罗亡命之徒，他恐怕是有自己的打算呢！”惠王不听叶公的话，还是召回了胜，安置他住在楚国的边境城邑鄢，号称白公。白公回到楚国三年，吴王夫差杀了伍子胥。

白公胜既已回到楚国，怨恨郑国杀害了他的父亲，便暗地里收罗那些愿意为他舍身的勇士，准备伺机报复郑国。白公回到楚国五年后，请求讨伐郑国，楚国的执政大臣令尹子西同意了。军队还没有出动，晋国出兵攻打郑国，郑国请求楚国救援。楚国派了子西去救助，与郑国订立了盟约后回到国内。白公胜气愤地说：“我的仇人不是郑国，而是子西！”白公胜自己磨着宝剑，有人问道：“你磨剑干什么呀？”胜说：“准备用来杀子西。”子西听到这话，笑笑说：“胜就像那鸟卵一样，（全靠我的羽翼才得以生存，）哪里会那样干呢？”

此后四年，白公胜与石乞在朝廷发动突然袭击，杀了令尹子西和司马子綦。石乞说：“不杀掉国王不行。”于是将惠王劫持到高府中。石乞的随从屈固背着惠王逃到昭夫人的宫里躲了起来。叶公听到白公作乱的消息，率领他的部属来打白公。白公的人被打败，逃到山里，白公胜自杀身死。石乞被俘虏了，追问他白公的尸体藏在哪里，如果不讲出来就把他扔进汤镬处以烹刑。石乞说：“大功告成我作卿相，不能成功我进汤镬，本来就应当如此。”终于不肯讲出白公胜的尸体到底在哪里。结果就将石乞处以烹刑。叶公又找回了惠王，重新立为国王。

太史公说：仇恨对于人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即使是做国王的人都不能让仇恨之心在臣子身上萌生，何况是地位相同的人之间呢！假如当初伍子胥跟着伍奢一道死了的话，那与蝼蚁之死又有什么区别呢？但他能够放弃小意气，洗雪大耻辱，使名声流传后世。可悲啊！当子胥在长江边困顿窘迫之时，在道路上乞讨糊口之时，心中难道会在一瞬之间忘掉对郢都、对楚王的仇恨吗？不会的。所以说克制忍耐成就功名，不是抱负远大的壮士又有谁能做得到呢？白公如果不是自己去当国君的话，那么他的功业也是很可称道的呢！

史记卷六十七 仲尼弟子列传第七

李解民 注译

孔子曰“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1〕皆异能之士也。〔2〕德行：〔3〕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政事：〔4〕冉有，季路。言语：〔5〕宰我，子贡。文学：〔6〕子游，子夏。师也辟，〔7〕参也鲁，〔8〕柴也愚，〔9〕由也，〔10〕回也屡空。〔11〕赐不受命而货殖焉，〔12〕亿则屡中。〔13〕

【注释】〔1〕“孔子”，名丘，字仲尼，氏孔，殷人后裔，宋国贵族后代，鲁国昌平乡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曾在鲁国从政，先后担任委吏、乘田、中都宰、司空、司寇等职，但不得重用。周游列国，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同样没得各国诸侯采用。致力于教育，整理《诗》、《书》、《春秋》等古典文献和周代的礼仪音乐，被奉为儒家始祖。汉以后，孔子儒学成为中国文化的正统，影响极为深广。由其弟子编纂的《论语》，较集中地保存了他的言行和思想。生于公元前五五一年，死于公元前四七九年。详见本书《孔子世家》。“受业身通者”，按本书《孔子世家》云“身通六艺者”，又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引郑环曰：“宋大观四年议礼局言：《史记·弟子传》曰受业身通六艺者……”，则此“身通”当指六艺而言。“六艺”，或为省略，或系脱夺。“七十有七人”，关于孔子高足弟子的人数，有不同记载。《汉书·地理志下》云“弟子受业而通者七十有七人”，与此同。又《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名为七十二人，实也是七十七人。另有作“七十二人”者，如本书《孔子世家》及文翁《礼殿图》、《后汉书·蔡邕传》、《水经注》八、汉鲁峻《冢壁像》、《魏书·李平传》等。还有作“七十人”者，本书《伯夷列传》，《孟子·公孙丑上》，《韩非子·五蠹》，《吕氏春秋·遇合》，《淮南子》、《泰族》、《要略》，《汉书·艺文志》、《楚元王传》等。所谓“七十”，当系举成数而言。〔2〕“异能”，特殊才能，才能出众。〔3〕“德行”，道德行为。“行”，音 x0ng，旧读 x9ng，行为。按自“德行”至“子夏”，当是孔子对这十个弟子的评价。“德行”、“政事”、“言语”、“文学”皆为对他们十人特长所作的分类归纳。〔4〕“政事”，行政事务。〔5〕“言语”，言辞口才。〔6〕“文学”，文献典籍。〔7〕“师”，颛孙师，详后。“辟”，音 pì，通“僻”，偏僻，偏激。〔8〕“参”，曾参，详后。“鲁”，钝挫，迟钝。〔9〕“柴”，高柴，详后。“愚”，愚笨。〔10〕“由”，仲由，即季路，详后。“”，音 4n，粗鲁。〔11〕“回”，颜回，即颜渊，详后。“屡”，常，经常。“空”，空乏，贫穷。〔12〕“赐”，端木赐，即子贡，详后。“命”，教命，教诲。或谓天命，或谓官命。“货殖”，居积货物，经营增值。即经商。〔13〕“亿”，通“臆”，预料，揣度。“中”，音 zh^ng，适中，猜中，算中。按自“德行”以下至此，见《论语·先进》。

孔子之所严事：〔1〕于周则老子；〔2〕于卫，〔3〕蘧伯玉；〔4〕于齐，〔5〕晏平仲；〔6〕于楚，〔7〕老莱子；〔8〕于郑，〔9〕子产；〔10〕于鲁，〔11〕孟公绰。〔12〕数称臧文仲、〔13〕柳下惠、〔14〕铜鞮伯华、〔15〕介山子然，〔16〕孔子皆后之，不并世。〔17〕

【注释】〔1〕“严”，尊敬。“事”，服事，对待。〔2〕“周”，朝

代名，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武王灭商后所建，姬姓，建都于镐（今陕西西安西南沔水东岸）。公元前七七年，周平王向东迁徙，建都于洛邑（今河南洛阳）。平王东迁以前史称西周，东迁以后称东周。东周习惯上依司马迁的《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以公元前四七六年为界划分为春秋和战国前后两个时期。公元前二五六年被秦国所灭。此“周”当指东周京都洛邑。“老子”，春秋时思想家，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关于他的姓名、身世，传说不一。本书《老子列传》即有三说。一说氏李，名耳，字聃，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东）人，当过周王室管理藏书的官员，孔子曾向他问礼，后隐居，著《道德经》。或谓即楚人老莱子。或谓即周太史儋。详见本传。〔3〕“卫”，国名，西周初周公平定武庚反叛后所封诸侯国，姬姓，始封君为周武王之弟康叔，建都朝歌（今河南淇县），为当时大国。公元前六六六年被翟人击败，迁都楚丘（今河南滑县），沦为小国。又迁都帝丘（今河南濮阳）。公元前二五四年被魏国所灭。后一度复国，都于野王（今河南沁阳）。公元前二九年被秦所灭。〔4〕“蘧伯玉”，氏蘧（音 qú），“蘧”或作“瓠”，名瑗，字伯玉，谥成，蘧庄子无咎之子，卫国大夫。〔5〕“齐”，国名，西周初年所封异姓诸侯国，姜姓，始封君吕尚，建都营丘，改称临淄（在今山东淄博东北），领有今山东北部。春秋初年齐桓公任用管仲改革，国力强盛，称霸诸侯。春秋后期君权逐渐转入大臣田（亦作“陈”）氏家族。公元前三八六年，周安王承认田和为齐侯。公元前二二一年被秦国所灭。〔6〕“晏平仲”，即晏婴，氏晏，名婴，字平仲，或谓谥平，夷维（今山东高密）人，齐卿晏弱之子，袭父职任齐卿，历仕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三朝，卒于公元前五年。有《晏子春秋》一书传世，系后人撰作，集中记载了他的言行。详见本书《管晏列传》。〔7〕“楚”，国名，芈姓，原为古代南方部族。西周初，其首领熊鬻归附周文王，立国于荆山一带。熊鬻后裔熊绎于周成王时受封子爵，建都丹阳（今湖北秭归东南）。疆土向长江中游拓展。公元前七四四年，楚君熊通自号武王，其子熊赧迁都于郢（今湖北江陵西北纪南城）。楚庄王时称霸，辖境西北至武关（今陕西商南西北），东南到昭关（今安徽含山北），北至今河南南阳，南到洞庭湖以南，是当时领土最大的国家。公元前五四四年迁都都，亦称郢郢（今湖北宜城东南）。战国时疆域东北到达今山东南部，西南及于今广西东北。公元前二七八年迁都于陈（今河南淮阳）。公元前二四一年又迁都寿春（今安徽寿县）。公元前二二三年被秦国所灭。〔8〕“老莱子”，楚人，隐居耕作蒙山下，楚王闻其贤，打算起用，他又至江南隐居，终身不仕，撰作十五篇。《汉书·艺文志》道家有《老莱子》十六篇，其逸已久。参看本书《老子韩非列传》。〔9〕“郑”，国名，姬姓，始封君为周宣王弟友，即郑桓公，公元前八六六年受封于郑（今陕西华县东）。周幽王时，郑桓公将财产、部族向东转移到东虢和郟之间。郑武公时，先后攻灭郟和东虢，建都新郑（今河南新郑），领有今河南中部之地。郑武公、郑庄公相继为周王室卿士，春秋初强盛一时。后逐渐衰落，于公元前三七五年被韩国灭亡。〔10〕“子产”，名侨（或作“乔”）；字子产，又字子美，谥成；郑穆公之孙，故氏公孙；子国之子，故又氏国。亦称“公孙侨”、“国侨”、“公孙成子”等。公元前五五四年为郑卿。公元前五四三年执政，实行改革。于公元前五二二年去世。〔11〕“鲁”，国名，西周初年所封诸侯国，姬姓，始就封君为周公旦之子伯禽，建都曲阜（今山东曲阜），领有今山东泰山以南的汶、泗、沂、沫水流域。春秋后期公室被卿大夫季孙氏、叔

孙氏、孟孙氏所瓜分。公元前二五六年被楚国灭亡。〔12〕“孟公绰”，鲁国大夫。按《论语·宪问》云：“子曰：‘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孟公绰语。〔13〕“数”，音shuò，屡次，频繁。“称”，称道，称赞。“臧文仲”，氏臧，名辰，字文仲，亦称“臧孙”，鲁孝公后裔，任鲁卿大夫，历仕鲁庄公、鲁闵公、鲁僖公、鲁文公四朝，卒于公元前六一七年。〔14〕“柳下惠”，氏展，名获，字禽，亦称“展获”、“展禽”；谥惠，食邑于柳下，故称“柳下惠”，鲁国大夫，曾任士师。〔15〕“铜鞮伯华”，即羊舌赤，氏羊舌，名赤，字伯华，晋卿羊舌职之子，食邑于铜鞮（今山西沁县南），故称“铜鞮伯华”，晋国大夫。〔16〕“介山之然”，即“介之推”（或作“介子推”），名推（或作“绥”），字然，晋文公未即位前流亡时的侍臣。晋文公结束流亡登上君位后，赏赐随从人员，未及于他，他便和母亲隐居绵上（今山西介休东南）山中。后晋文公寻找而不获，将绵上作为其封田，本书《晋世家》云：“于是文公环绵上山中而封之，以为介推田，号曰介山。”故后人以“介”或“介山”称呼他，又称“介子”、“介推”、“介山子推”。“介山之然”的“之”和“介之推”的“之”，当如《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杜预注所云，系语助词。另《庄子·盗跖》云：“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后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楚辞·九章·惜往日》亦云：“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公寤而追求。”所传有异，但均以“介之推”为忠臣贤士。〔17〕“并世”，同世，同时代。按《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云：“孔子曰：‘……其为人之渊泉也，多闻而难诞也，不内辞，足以没世，国家有道，其言足以生，国家无道，其默足以容，盖桐提伯华之行也。外宽而内直，自设于隐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于人，以善存，亡汲汲，盖蘧伯玉之行也。孝子慈幼，允德稟义，约货去怨，盖柳下惠之行也。其言曰：‘君虽不量于臣，臣不可以不量于君。是故君择臣而使之，臣择君而事之，有道顺君，无道横命。’晏平仲之行也。德恭而行仁，终日言，不在尤之内，贫而乐也，盖老莱子之行也。易行以俟天命，居下位而不援其上，观于四方也，不忘其亲，苟思其亲，不尽其乐，以不能学为己终身之忧，盖介山子推之行也。’”较集中地汇集了所谓孔子对铜鞮伯华、蘧伯玉、柳下惠、晏平仲、老莱子、介山子推的评说，可参看。

颜回者，〔1〕鲁人也，字子渊。少孔子三十岁。〔2〕

【注释】〔1〕“颜回”，氏颜，名回，孔子最得意的弟子，后被尊为“亚圣”、“复圣”。〔2〕“少孔子三十岁”，依此推算，则颜回生于公元前五二一年。按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云：“枫山、三条本‘岁’上有‘七’字。”阎若璩《四书释地又续》云：“回少孔子三十岁，三十下脱‘七’字。”依此，则颜回生于公元前五一四年。又按毛奇龄《论语稽求篇》认为“少孔子三十岁原是‘四十’之误”。依此，则颜回生于公元前五一年。

颜渊问仁。〔1〕孔子曰：“克己复礼〔2〕，天下归仁焉。”〔3〕

【注释】〔1〕“仁”，是孔子学说的核心思想，也是孔子所宣扬的最高道德准则。具体包括多种含义。此处所说的“克己复礼”，即是其中重要的一项。〔2〕“克”，克制，约束。“复”，归复，归依。“礼”，礼仪制度，此指周代以宗法等级制为核心的一整套社会制度和道德规范。孔子认为由周公所制定的周礼是治国之本，恢复周礼是他的最终政治理想。“克己复礼”，按《左传》昭公十二年云：“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可知“克己复礼”为古语，且为“仁”的一项内容。〔3〕“归”，与，称许。

“焉”，句末语气词，表叙述。按语见《论语·颜渊》。原作：“颜渊问仁。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为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司马迁此处约取其语。

孔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1〕}一瓢饮，^{〔2〕}在陋巷，^{〔3〕}人不堪其忧，^{〔4〕}回也不改其乐。”^{〔5〕}“回也如愚；退而省其私，^{〔6〕}亦足以发，^{〔7〕}回也不愚。”^{〔8〕}“用之则行，舍之则藏，^{〔9〕}唯我与尔有是夫！”^{〔10〕}

【注释】〔1〕“箪”，音 dān，古代一种竹制的盛饭容器。〔2〕“瓢”，音 piāo，剖开葫芦做成的舀水器或盛酒器。“饮”，饮料，汤水。〔3〕“陋”，狭小，狭窄。〔4〕“堪”，音 kān，承当，忍受。〔5〕按此语见《论语·雍也》。〔6〕“省”，音 xǐng，省察，考察。〔7〕“发”，发明，发挥。〔8〕按语见《论语·为政》。“回也如愚”，原作：“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语意较显豁。〔9〕“舍”，舍弃，此指不用。〔10〕“尔”，你。“是”，此，这。指称上面所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按语见《论语·述而》。

回年二十九，发尽白。蚤死，^{〔1〕}孔子哭之恸，^{〔2〕}曰：“自吾有回，门人益亲。”^{〔3〕}鲁哀公问：^{〔4〕}“弟子孰为好学？”^{〔5〕}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6〕}不贰过。^{〔7〕}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8〕}

【注释】〔1〕“蚤”，通“早”。按颜回的享年及卒年，说法不一。颜回年寿，《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作“三十一”；《史记索隐》、《文选·辨命论》《注》所引《家语》和《列子·力命》，均作“三十二”；而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孝辨》卷一《孔鲤颜回卒年考》则以为当作“四十一”。关于颜回的卒年，分别有公元前四九、前四八三、前四八一年三说。颜回的生卒年，主要有以下四说：1. 公元前五一二至前四九 年。依《史记》颜回小孔子三十岁，与别本《家语》颜回寿“三十二”而作的推算。此说流行较广，如《辞源》、《辞海》均采此说。其实最不可信。前人据《论语》本身材料已有驳正，可参看《史记志疑》。2. 公元前五一四年至前四八三年。此为阎若璩说（见《四书释地又续》）。3. 公元前五一一年至前四八一年。此为毛奇龄说（见《论语稽求篇》）。4. 公元前五二一年至前四八一年。此为钱穆说。后三说皆有可能，但目前无法论定。〔2〕“恸”，音 tòng，极其悲痛，悲痛之极。按语见《论语·先进》。〔3〕“门人”，门徒，弟子。“益”，更，更加。按《尚书大传》云：“自吾得回也，门人加亲。”〔4〕“鲁哀公”，名蒋（或作“将”），鲁定公之子，母定嬖，公元前四九四年至前四六七年在位。详见本书《鲁周公世家》。〔5〕“孰”，谁，哪个。“好”，音 hào，爱好。〔6〕“迁”，迁徙，转移。〔7〕“贰”，再，重复。“过”，过失，过错。〔8〕“亡”，通“无”。按自“哀公问”至此见《论语·雍也》。“今也则亡”下，《论语》还有“未闻好学者也”一句。

闵损，^{〔1〕}字子骞。^{〔2〕}少孔子十五岁。^{〔3〕}

【注释】〔1〕“闵损”，氏闵，名损，鲁国人。〔2〕“骞”，音 qiān。〔3〕“少孔子十五岁”，依此推算，则闵损生于公元前五三六年。

孔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1〕}不仕大夫，不食污君之禄。^{〔2〕}“如有复我者，^{〔3〕}必在汶上矣。”^{〔4〕}

【注释】〔1〕“间”，音 jiān，非间，非议。“昆弟”，兄弟。按语

见《论语·先进》。〔2〕“污君”，污秽的君主。“禄”，俸禄，古代多以粮食作为俸禄。按《论语·雍也》云：“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则此“不仕大夫，不食污君之禄”当指闵子骞拒绝季氏任用之事。〔3〕“复”，再，此指再次征召。〔4〕“汶”，音 wèn，水名，即今大汶河。源出今山东莱芜北，向西南流，经东平南，至梁山东南流入济水。“汶上”，即汶阳，汶水之北。汶阳之地原为鲁地，后被齐国夺占。则此“汶上”实指齐国。

冉耕，〔1〕字伯牛。孔子以为有德行。

【注释】〔1〕“冉耕”，氏冉，名耕，鲁国人，比孔子小七岁，生于公元前五四四年。据《论衡·自纪篇》云：“鲧恶禹圣；叟顽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洁全……”则冉耕为冉雍之父。而《史记索隐》引《家语》云冉雍“为伯牛之宗族”。

伯牛有恶疾，〔1〕孔子往问之，自牖执其手，〔2〕曰：“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3〕命也夫！”〔4〕

【注释】〔1〕“恶疾”，痛苦难治的疾病。《公羊传》昭公二十年何休注云：“恶疾谓瘖、聋、盲、疠、秃、跛、伛，不逮人论之属也”。《淮南子·精神》云“冉伯牛为厉”。《论衡·自纪篇》云“伯牛寢疾”。按“厉”通“疠”，为麻疯病。“寢疾”，为卧床不起之病。〔2〕“牖”，音 yu，窗户。“执”，持，握。〔3〕“斯”，这，这样的。〔4〕按语见《论语·雍也》。

冉雍，〔1〕字仲弓。

【注释】〔1〕“冉雍”，氏冉，名雍，鲁国人，比孔子小二十九岁，生于公元前五二二年。

仲弓问政。〔1〕孔子曰：“出门如见大宾，〔2〕使民如承大祭。〔3〕在邦无怨，〔4〕在家无怨。”〔5〕

【注释】〔1〕“仲弓问政”，按自此以下语见《论语·颜渊》。“问政”，《颜渊》作“问仁”。〔2〕“大宾”，重要宾客，贵宾。“出门如见大宾”，按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引枫山本、三条本在“出”字前有“仁之道”三字。〔3〕“使”，役使，使用。“承”，承受，承当。〔4〕“邦”，国，国家。“在邦”，指在诸侯国中任职。按“在邦无怨”前，《论语》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八字。〔5〕“家”，当时称卿大夫为家。“在家”，指在卿大夫家中任职。或谓在自己家中。

孔子以仲弓为有德行，曰：“雍也可使南面。”〔1〕

【注释】〔1〕“南面”，面南，面向南。坐北朝南，为古人尊位，因此“南面”常用以指称天子、诸侯、卿大夫等各级尊长。按语见《论语·雍也》。

仲弓父，贱人。〔1〕孔子曰：“犁牛之子骍且角〔2〕，虽欲勿用，〔3〕山川其舍诸？”〔4〕

【注释】〔1〕“贱”，地位低下。〔2〕“犁牛”，耕牛。或谓毛色不纯的牛。“子”，子女，此指牲口的下一代。“骍”，音 x9n，毛色纯赤。“角”，指牛角长得周正。〔3〕“虽”，纵然，即使。“用”，使用，此指用作牺牲（祭祀的供品）。〔4〕“山川”，此指山川神灵。“其”，通“岂”，难道。“诸”，之乎。按语见《论语·雍也》。

冉求，〔1〕字子有。少孔子二十九岁。〔2〕为季氏宰。〔3〕

【注释】〔1〕“冉求”，氏冉，名求，《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云“仲弓之族”，鲁国人。〔2〕“少孔子二十九岁”，据此推算，则生于公元前五二二年。〔3〕“季氏”，即季孙氏，鲁国世卿。“宰”，家宰，家臣之长。“为季氏宰”，按《孟子·离娄上》云“求也为季氏宰”。

季康子问孔子曰：〔1〕“冉求仁乎？”曰：“千室之邑，〔2〕百乘之家〔3〕，求也可使治其赋。〔4〕仁则吾不知也。”复问：“子路仁乎？”〔5〕孔子对曰：“如求。”

【注释】〔1〕“季康子”，氏季孙，名肥，谥康，故亦称“季孙肥”，季桓子之子，鲁国卿大夫，公元前四九一年至前四六八年执政。按以下对话，见《论语·公冶长》，文字有较大出入。且此“季康子”，《论语》作“孟武伯”。〔2〕“室”，家室，民户。“邑”，都邑，古代居民聚居的地方，通常也为一级居民组织的行政单位。此指卿大夫的采邑。采邑经国君封赐后，由卿大夫派人管理，所收租税，归卿大夫享用。〔3〕“乘”，音 sh8ng，车乘，兵车，古时以一车四马为一乘。“百乘之家”，指拥有兵车一百辆的卿大夫之家。〔4〕“赋”，赋税，指军赋、田税。按鲁国于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五九四年）“初税亩”，于鲁成公元年（公元前五九一年）“作丘甲”，于鲁哀公十二年（公元前四八三年）实行“用田赋”。“求也可使治其赋”，按《论语·先进》云：“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孟子·离娄上》云：“求也为季氏宰，无能改于其德，而赋粟倍他日。”由此可见冉求“可使治其赋”的具体含义。〔5〕“子路”，即仲由，仲由字子路。详下。

求问曰：“闻斯行诸？”〔1〕子曰：“行之。”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2〕子华怪之：〔3〕“敢问问同而答异？”〔4〕孔子曰：“求也退，〔5〕故进之；〔6〕由也兼人，〔7〕故退之。”〔8〕

【注释】〔1〕“斯”，则，就。“诸”，之乎。〔2〕“如之何”，如何，怎么。〔3〕“子华”，即公西赤，公西赤字子华，孔子弟子。详后。“怪”，奇怪，此用作动词，感到奇怪。〔4〕“敢”，胆敢，自言冒昧之词。〔5〕“退”，退缩，拘谨。〔6〕“进”，促进，鼓励。〔7〕“兼人”，胜过人，此指做事好胜争强。〔8〕“退”，贬退，抑制。按此节文字本《论语·先进》而有所缩略。

仲由，〔1〕字子路，〔2〕卞人也。〔3〕少孔子九岁。〔4〕

【注释】〔1〕“仲由”，氏仲，名由。〔2〕“子路”，《史记索隐》引《家语》云一字季路。按“季”当系仲由排行，故可与字连称，犹如孔子字尼，而常称仲尼。〔3〕“卞”，或作“弁”，鲁国邑名，在今山东泗水东。〔4〕“少孔子九岁”，依此计算，则仲由生于公元前五四二年。卒于公元前四八一年。

子路性鄙，〔1〕好勇力，志伉直，〔2〕冠雄鸡，〔3〕佩豶豚，〔4〕陵暴孔子。〔5〕孔子设礼，〔6〕稍诱子路，〔7〕子路后儒服委质，〔8〕因门人请为弟子。〔9〕

【注释】〔1〕“鄙”，鄙朴，质朴。〔2〕“伉”，音 kàng，通“亢”，刚强。“直”，直率。〔3〕“冠雄鸡”，戴形似雄鸡的冠。〔4〕“豶”，音 ji1，公猪。“豚”，音 t*n，小猪。“豶豚”，公猪。按《庄子·盗跖》

《释文》引李颐云作“豶斗”。此为佩带之物。洪颐煊《读书丛录》释为用豶豚皮制成的剑饰，可备一说。按《庄子·盗跖》有“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长剑”，《史记集解》云：“冠以雄鸡，佩以豶豚。”则“豶豚”也有可能为长剑之名。〔5〕“陵暴”，欺侮，欺压。〔6〕“设礼”，设施礼教。〔7〕“稍”，逐渐。〔8〕“儒服”，儒生穿戴的衣帽。“委”，致送。“质”，通“贄”，古代初次求见时所送的礼物，也可专指致送老师的礼物。“委贄”，致送见面礼。这里指致送拜师礼。〔9〕“因”，通过。“门人”，门徒，即弟子。

子路问政。孔子曰：“先之，〔1〕劳之。”〔2〕请益。〔3〕曰：“无倦。”〔4〕

【注释】〔1〕“先之”，为百姓之先，即带头示范。〔2〕“劳”，旧读 lào，慰劳。〔3〕“请益”，请求增益，此指请求多回答一些。〔4〕“倦”，疲倦，懈怠。按语见《论语·子路》。

子路问：“君子尚通乎？”〔1〕孔子曰：“义之为上。〔2〕君子好勇而无义，则乱；小人好勇而无义，〔3〕则盗。”〔4〕

【注释】〔1〕“君子”，这里指有身份地位的人，即当时的贵族官僚。“尚”，崇尚。〔2〕“义”，指行为合乎礼法和道德规范。“义之为上”，按《论语·阳货》作“义以为上”。“上”，通“尚”。〔3〕“小人”，这里指相对于“君子”而言的没有身份地位的平民百姓。〔4〕按语见《论语·阳货》。

子路有闻，未之能行，〔1〕唯恐有闻。〔2〕

【注释】〔1〕“未之能行”，即未能行之。〔2〕“有”，又。按语见《论语·公冶长》。

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狱者，〔1〕其由也与！”〔2〕“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3〕“若由也，不得其死然。”〔4〕“衣敝缁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5〕其由也与！”〔6〕“由也升堂矣，〔7〕未入于室也。”〔8〕

【注释】〔1〕“片言”，半言，片言只语。或谓即“单辞”，指一面之辞。“折”，断，判决。“狱”，讼事，诉讼案件。〔2〕“其”，副词，大概，恐怕。“与”，通“欤”，语气词，表示推测。〔3〕“材”，材料，此指制造渡海木筏的材料。按此语见《论语·公冶长》。原文为：“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或谓“材”通“裁”，或谓通“哉”。〔4〕“不得其死”，不得好死。“然”，句末语气词，用法同“焉”。按语见《论语·先进》。

〔5〕“衣”，音 yì，动词，穿。“敝”，坏，破旧。“缁袍”，以乱麻作絮的破袍。“貉”，音 hé，亦称“狗獾”。其毛皮可做皮衣。“衣狐貉者”，穿着用狐貉之皮做的袍子。〔6〕按语见《论语·子罕》。〔7〕“堂”，厅堂。〔8〕“室”，内室。按先进门，次登堂，后入室，孔子以此表示学问道德由低到高的几个阶段。入室为最高阶段。按语见《论语·先进》。

季康子问：〔1〕“仲由仁乎？”孔子曰：“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2〕不知其仁。”

【注释】〔1〕“季康子”，按此节见《论语·公冶长》，原文所问者为孟武伯。〔2〕“千乘之国”，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千乘之国在春秋时代为大国。

子路喜从游，^{〔1〕}遇长沮、桀溺、荷 丈人。^{〔2〕}

【注释】〔1〕“从”，跟从，随从。此指跟随孔子。〔2〕“长沮、桀溺”，二隐者名。见《论语·微子》，云：“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金履祥《论语集注考证》云：“此盖以物色名之，如荷蕢、晨门、荷 丈人之类。盖二人耦耕于田，其一人长而沮洳，一人桀然高大而涂足，因以名之也。”可备一说。“荷”，音 h8，扛，“ 丈人”，音 di4o，古时耘田的一种竹器。“丈人”，老人。“荷 丈人”，扛着 的老人。按《论语·微子》，云：“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 。”……”

子路为季氏宰，^{〔1〕}季孙问曰：^{〔2〕}“子路可谓大臣与？”^{〔3〕}孔子曰：“可谓具臣矣。”^{〔4〕}

【注释】〔1〕“季氏宰”，季氏家宰，季氏家臣之长。〔2〕“季孙”，按《论语·先进》作“季子然”，季孙氏族人。〔3〕“大臣”，重臣，辅佐大臣。〔4〕“具臣”，备位充数之臣，指一般的臣僚。按语见《论语·先进》。

子路为蒲大夫，^{〔1〕}辞孔子。孔子曰：“蒲多壮士，又难治。然吾语汝：^{〔2〕}恭以敬，可以执勇；^{〔3〕}宽以正，可以比众；^{〔4〕}恭正以静，可以报上。”^{〔5〕}

【注释】〔1〕“蒲”，卫国邑名，在今河南长垣。“蒲大夫”，蒲邑行政长官。〔2〕“语”，音 yù，告诉，告诫。〔3〕“执”，控制，驾驭。按《说苑·政理》、《孔子家语·致思》作“摄”。〔4〕“比”，亲近，安抚。按《说苑·政理》作“容”。〔5〕“报”，回报，报答。《说苑·政理》作“亲”。按本节可参看《说苑·政理》、《孔子家语·致思》。

初，卫灵公有宠姬曰南子。^{〔1〕}灵公太子蒯聩得过南子，^{〔2〕}惧诛出奔。^{〔3〕}及灵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4〕}郢不肯，曰：“亡人太子之子辄在。”^{〔5〕}于是卫立辄为君，是为出公。出公立十二年，其父蒯聩居外，^{〔6〕}不得入。子路为卫大夫孔悝之邑宰。^{〔7〕}蒯聩乃与孔悝作乱，^{〔8〕}谋入孔悝家，遂与其徒袭攻出公。出公奔鲁，而蒯聩入立，是为庄公。方孔悝作乱，^{〔9〕}子路在外，闻之而驰往。遇子羔出卫城门，^{〔10〕}谓子路曰：“出公去矣，^{〔11〕}而门已闭，子可还矣，^{〔12〕}毋空受其祸。”^{〔13〕}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难。”^{〔14〕}子羔卒去。^{〔15〕}有使者入城，城门开，子路随而入。造蒯聩，^{〔16〕}蒯聩与孔悝登台。^{〔17〕}子路曰：“君焉用孔悝？^{〔18〕}请得而杀之。”^{〔19〕}蒯聩弗听。于是子路欲燔台，^{〔20〕}蒯聩惧，乃下石乞、壶廛攻子路，^{〔21〕}击断子路之纓。^{〔22〕}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23〕}遂结纓而死。^{〔24〕}

【注释】〔1〕“卫灵公”，卫国国君，名元，卫襄公之子，母媯始，公元前五三四年至前四九三年在位。详见本书《卫康叔世家》。“南子”，亦称“釐夫人”，宋女。〔2〕“蒯聩”，音 ku4iku9，亦作“蒯聩”，即卫庄公。因与南子构恶，于公元前四九六年出奔宋国。于公元前四八 年返回卫国国都即位，于公元前四七八年被戎州人己氏所杀。详见本书《卫康叔世家》。“得过”，得罪。〔3〕“惧诛出奔”，按《左传》定公十四年和本书《卫康叔世家》，蒯聩于卫灵公三十九年（公元前四九六年）因谋杀南子不成而出奔宋国。〔4〕“公子郢”，卫灵公庶子，名郢，或作“逞”，字子南，谥昭。〔5〕“亡人太子”，指太子蒯聩，当时逃亡在外。“辄”，卫灵公之孙，卫庄公之子，于公元前四九二年至前四八一年、公元前四七六年至前四六九年

两度在位。详见本书《卫康叔世家》。〔6〕“出公立十二年，其父蒍聩居外”，卫出公第一次在位十二年（公元前四九二年至前四八一年），其间蒍聩一直居住在卫国戚邑。〔7〕“孔悝”，氏孔，名悝，排行叔，亦称“孔叔”，孔文子圉之子，母孔伯姬为蒍聩之姊，卫国执政大夫，于公元前四八一年拥立蒍聩即位，不久出奔宋。“悝”，音 ku9。“孔悝之邑宰”，即孔悝采邑之宰。〔8〕“蒍聩乃与孔悝作乱”，指蒍聩与其姊孔伯姬及浑良夫合谋，胁迫孔悝作内应，驱逐卫出公以夺取君位。详见《左传》哀公十五年和本书《卫康叔世家》。〔9〕“方”，当，正方。〔10〕“子羔”，即高柴，高柴字子羔，孔子弟子，时为卫国大夫。详后。“卫城门”，指卫都城门。〔11〕“出公”，《史述》曰：“‘出公’当作‘卫君’。”子羔当时不可能以谥号相称，当系追述之词。“去”，离开。〔12〕“还”，返回。〔13〕“毋”，不要。“空”，白白，徒然。〔14〕“食其食”，吃孔悝的粮食，即得到孔悝发给的俸禄，指子路做孔悝的家臣。〔15〕“卒”，终于，结果。〔16〕“造”，往，到。“造蒍聩”，到蒍聩处。当时蒍聩在孔悝家。〔17〕“台”，指孔悝家中之台。〔18〕“焉”，安，哪里。〔19〕“得”，得到，获得。〔20〕“燔”，音 fán，焚烧。〔21〕“下”，使动用法，让……下台。“石乞、壶廛”，二人均为蒍聩侍臣。按“壶廛”，《左传》哀公十五年和本书《卫康叔世家》作“孟廛”，《汉书·古今人表》作“狐廛”。“廛”，音 y3n。〔22〕“纓”，系在颌下的冠带。〔23〕“免”，脱。〔24〕“遂”，就，于是。“结”，打结。

孔子闻卫乱，曰：“嗟乎，^{〔1〕}由死矣！”已而果死。^{〔2〕}故孔子曰：“自吾得由，恶言不闻于耳。”^{〔3〕}是时子贡为鲁使于齐。^{〔4〕}

【注释】〔1〕“嗟”，音 ju5，感叹声。“乎”，语助词。〔2〕“已而”，事后，不久。按自上节“初……”至此，见《左传》哀公十五年及本书《卫康叔世家》。〔3〕“恶言”，诽谤中伤的话。按《尚书大传》云：“孔子曰：‘……自吾得由也，恶言不至于耳，……’”当为司马迁所本。〔4〕“是时子贡为鲁使于齐”，按张文虎《校史记札记》曰：“此与上下文皆不相涉。《索隐》本出此九字于子贡传‘好废举与时转货费’条后。疑今本错简”。

宰予，^{〔1〕}字子我，利口辩辞。^{〔2〕}既受业，问：“三年之丧不已久乎？^{〔3〕}君子三年不为礼，^{〔4〕}礼必坏；三年不为乐，^{〔5〕}乐必崩。旧谷既没，^{〔6〕}新谷既升，^{〔7〕}钻燧改火，^{〔8〕}期可已矣。”^{〔9〕}子曰：“于汝安乎？”曰：“安。”“汝安则为之。君子居丧，食旨不甘，^{〔10〕}闻乐不乐，^{〔11〕}故弗为也。”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12〕}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义也。”^{〔13〕}

【注释】〔1〕“宰予”，氏宰，名予，鲁国人。〔2〕“利口辩辞”，即口利辞辩，嘴快而言辞雄辩。按宰成以善于谈说而被列为具有“言语”特长。〔3〕“三年之丧”，儒家主张父母死亡，子女应当服丧三年。“已”，太。〔4〕“为”，行，举行。“礼”，礼仪。〔5〕“乐”，音乐。〔6〕“旧谷”，旧粮，陈粮。“没”，尽，此指吃尽。〔7〕“新谷”，新粮。“升”，登场，收获。〔8〕“钻燧”，古时取火的一种方法。分别用木制成钻和燧，然后以钻木钻燧木，通过强烈摩擦取得火种。按揭子宣《璇玑遗述》云：“如榆刚取心一段为钻，柳刚取心方尺为盘，中凿眼，钻头大旁，取窠寸许，用

绳力牵如车，钻则火星飞爆出窠，薄煤成火矣。”“改火”，更火，更换火种。古代有每年定时更换火种的习俗。按《史记集解》云：“马融曰：‘《周书·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檀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钻火各异木，故曰改火。’”〔9〕“期”，音 jī，一年，一周年。“已”，止，停止。〔10〕“旨”，味美，此指美味食物。〔11〕“闻乐不乐”，前一个“乐”，音 yuè，音乐；后一个“乐”，音 lè，快乐，高兴。〔12〕“免”，脱离。“怀”，怀抱。〔13〕“通义”，即“通仪”，通行的丧仪。按自“问”以下至此，见《论语·阳货》。

宰予昼寝。〔1〕子曰：“朽木不可雕也，〔2〕粪土之墙不可圻也。”〔3〕

【注释】〔1〕“昼”，白天。“寝”，睡，睡觉。〔2〕“朽”，腐朽，腐烂。“雕”，雕琢。〔3〕“粪土”，秽土，脏土。“圻”，音 wǎ，通“圮”，涂饰墙壁的工具，即镘，俗称瓦刀。此用作动词，意为用圻涂饰墙壁。按语见《论语·公冶长》。

宰我问五帝之德。〔1〕子曰：“予非其人也！”〔2〕

【注释】〔1〕“五帝”，指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远古传说中的五位圣王。详见本书《五帝本纪》。“德”，道德，德行，此泛指有关情况。〔2〕“予非其人也”，言宰予不是能修明五帝之德的人。按关于宰予和孔子就五帝德的问对，详见《大戴礼记·五帝德》。

宰我为临菑大夫，〔1〕与田常作乱，〔2〕以夷其族，〔3〕孔子耻之。〔4〕

【注释】〔1〕“临菑”，即临淄，齐国都城，在今山东淄博市东北旧临淄。“临淄大夫”，临淄行政长官。〔2〕“与”，音 yù，参预。“田常”，氏田，亦作“陈”；名常，亦作“桓”；谥成，故亦称“田常”、“陈桓”、“田成子”、“陈成子”等。齐国大夫，陈釐子乞之子。继承其父大斗出、小斗进的作法，争取民心。公元前四八一年，杀死齐简公，拥立齐平公，任相国，铲除公族中强者，扩大自己封邑，开创田氏专擅齐国权柄的局面。详见本书《田敬仲完世家》。〔3〕“夷”，夷灭，杀灭。“族”，家族。〔4〕“耻之”，以此为耻。按前人多不信宰予参预田常作乱而死之事，认为司马迁误记。《史记索隐》云：“按《左氏传》无宰我与田常作乱之文；然有阚止字子我，而因争宠，遂为陈桓所杀。恐字与宰予相涉，因误云然。”清代不少学者也力辩其无。今人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宰我死齐考》认为此说出于战国田氏对宰予的仇恨和诬陷。考本书《李斯列传》云：“田常为简公臣，爵列无敌于国，私家之富与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群臣，阴取齐国，杀宰予以庭，即弑简公于朝，遂有齐国。”又《田敬仲完世家》云：“田常成子与监止俱为左、右相，相简公。田常心害监止，监止幸于简公，权弗能去。……子我者，监止之宗人也，常与田氏有郤。……田常于是击子我。子我率其徒攻田氏，不胜，出亡。田氏之徒追杀子我及监止。”所言与此各有牴牾，可见司马迁所述必有讹误。

端木赐，〔1〕卫人，字子贡。〔2〕少孔子三十一岁。〔3〕

【注释】〔1〕“端木赐”，氏端木，或作“端木”，名赐。〔2〕“子贡”，或作“子贲”。按钱大昕《廿二史札记》云：“古人名字必相应，《说文》‘贲，赐也。’‘贡，献功也’。则端木子之字当为子贲无疑。”可备一说。〔3〕“少孔子三十一岁”，按此推算，则端木赐生于公元前五二一年。

子贡利口巧辞，孔子常黜其辩。^{〔1〕}问曰：“汝与回也孰愈？”^{〔2〕}对曰：“赐也何敢望回！”^{〔3〕}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4〕}

【注释】〔1〕“黜”，通“绌”，屈，亏屈。〔2〕“愈”，胜，胜过。〔3〕“望”，通“方”，比。〔4〕按自“问曰”至此，见《论语·公冶长》。

子贡既已受业，问曰：“赐何人也？”孔子曰：“汝器也。”^{〔1〕}曰：“何器也？”曰：“瑚璉也。”^{〔2〕}

【注释】〔1〕“器”，器物，器具。〔2〕“瑚璉”，音 h*li3n，即“簠簋”，古代祭祀时盛放粮食的器皿，簠形方，簋形圆，属于宗庙重器。《史记集解》云：“包氏曰：‘瑚璉，黍稷器。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宗庙之贵器。’”按自“问曰”至此，见《论语·公冶长》。

陈子禽问子贡曰：^{〔1〕}“仲尼焉学？”^{〔2〕}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3〕}在人。贤者识其大者，^{〔4〕}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学？^{〔5〕}而亦何常师之有！”^{〔6〕}又问曰：“孔子适是国必闻其政。^{〔7〕}求之与？抑与之与？”^{〔8〕}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9〕}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也。”^{〔10〕}

【注释】〔1〕“陈子禽”，即陈亢，名亢，字子禽。按《论语》郑玄《注》、《礼记·檀弓》均以陈亢为孔子弟子。《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云：“陈亢，陈人，字子亢，一字子禽，少孔子四十岁。”但本传无陈亢。臧庸《拜经日记》谓陈亢即本传之原亢籍，不足信。按以下问对见《论语·子张》，问者为“卫公孙朝”，而非“陈子禽”。〔2〕“焉”，安，哪里。〔3〕“文、武”，指周文王、周武王。“文武之道”，周文王、周武王的修身治国之道。“坠”，坠落，失落。〔4〕“识”，音 zhì，通“志”，记住。〔5〕“夫子”，对孔子的尊称。〔6〕“常师”，固定的老师。“何常师之有”，即“有何常师”。〔7〕“适”，往，到。〔8〕“抑”，还是。〔9〕“温”，温和。“良”，善良。“恭”，恭敬。“俭”，俭朴。“让”，谦让。〔10〕“其诸”，表示推测、不肯定的语气，为当时齐鲁习用语，意为恐怕，或者。按自“又问”至此，见《论语·学而》。

子贡问曰：“富而无骄，贫而无谄，^{〔1〕}何如？”^{〔2〕}孔子曰：“可也。不如贫而乐道，富而好礼。”^{〔3〕}

【注释】〔1〕“谄”，音 ch3n，谄媚，巴结奉承。〔2〕“何如”，如何，怎么样。〔3〕按本节见《论语·学而》。

田常欲作乱于齐，惮高、国、鲍、晏，^{〔1〕}故移其兵，欲以伐鲁。孔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2〕}子路请出，孔子止之。子张、子石请行，^{〔3〕}孔子弗许。子贡请行，孔子许之。

【注释】〔1〕“惮”，音 d4n，害怕，畏惧。“高”，即高氏，姜姓，齐国公族，受周天子策命，世代为齐国上卿。“国”，即国氏，姜姓，齐国公族，受周天子策命，世代为齐国上卿。“鲍”，即鲍氏，姒姓，齐国大夫世家。“晏”，即晏氏，姜姓，齐国大夫世家。〔2〕“二三子”，诸子，各位。“何为”，即为何，为什么。“莫”，没有谁。〔3〕“子张”，即颛孙师，子张为其字，孔子弟子。详后。“子石”，即公孙龙，子石为其字，孔子弟子。详后。

遂行，至齐，说田常曰：“君之伐鲁过矣。夫鲁，难伐之国，其城薄以

卑，^{〔1〕}其地狭以泄，^{〔2〕}其君愚而不仁，大臣伪而无用，其士民又恶甲兵之事，此不可与战。君不如伐吴。^{〔3〕}夫吴，城高以厚，地广以深，^{〔4〕}甲坚以新，^{〔5〕}士选以饱，^{〔6〕}重器精兵尽在其中，^{〔7〕}又使明大夫守之，^{〔8〕}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9〕}“子之所难，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难。而以教常，何也？”子贡曰：“臣闻之，忧在内者攻强，忧在外者攻弱。今君忧在内。吾闻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听者也。今君破鲁以广齐，战胜以骄主，破国以尊臣，而君之功不与焉，^{〔10〕}则交日疏于主。^{〔11〕}是君上骄主心，下恣群臣，^{〔12〕}求以成大事，难矣。夫上骄则恣，臣骄则争，是君上与主有郤，^{〔13〕}下与大臣交争也。如此，则君之立于齐危矣。故曰不如伐吴。伐吴不胜，民人外死，大臣内空，是君上无强臣之敌，下无民人之过，^{〔14〕}孤主制齐者唯君也。”田常曰：“善。虽然，吾兵业已加鲁矣，^{〔15〕}去而之吴，^{〔16〕}大臣疑我，奈何？”子贡曰：“君按兵无伐，臣请往使吴王，令之救鲁而伐齐，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许之，使子贡南见吴王。^{〔17〕}

【注释】〔1〕“以”，而。“卑”，低，矮。〔2〕“地”，按《越绝书·陈恒传》、《吴越春秋·夫差内传》作“池”，当是。“泄”，按《越绝书·陈恒传》、《吴越春秋·夫差内传》作“浅”，与下文“广以深”之“深”相对，当是。〔3〕“吴”，国名，亦称“句吴”、“攻吴”。姬姓，始祖为周太王之子太伯、仲雍。太伯、仲雍因太王欲立少子季历，避奔荆蛮。太伯自号句吴，被拥立为吴太伯。太伯去世，仲雍继位。周武王灭商后，正式封仲雍曾孙周章为吴君，列为诸侯。建都吴（今江苏苏州），辖境约有今江苏南部、上海及浙江北部、安徽东南部一带。春秋时，寿梦称王，国力渐强。公元前五六年吴王阖闾曾击败楚国。公元前四九四年吴王夫差领兵攻入越国，迫使越王句践臣服，并北上与晋争霸。公元前四七三年被越国所灭。〔4〕“地广以深”，按此“地”亦当作“池”。〔5〕“甲”，铠甲，此指武器装备。〔6〕“士”，士卒。“选”，挑选，选拔，这里是精良的意思。〔7〕“重器”，宝器。“精兵”，精良的武器。〔8〕“明”，贤明。〔9〕“忿”，音 fèn，通“愤”，愤怒。“作色”，改变脸色。〔10〕“与”，音 yù，参与，存在。“焉”，于是，于此。“与焉”，在其中。〔11〕“日”，日益。“疏”，疏远。〔12〕“恣”，音 zì，恣肆，放纵。〔13〕“郤”，音 xì，通“隙”，缝隙，隔阂。〔14〕“过”，责备，怪罪。〔15〕“业”，既，已。〔16〕“之”，往，到。〔17〕“南”，向南行，南下。“吴王”，指吴王夫差，吴王阖闾之子，曾一度大败齐、越，与晋争霸，后被越灭国，自杀身亡。于公元前四九五年至前四七三年在位。详见本书《吴太伯世家》。

说曰：“臣闻之，王者不绝世，^{〔1〕}霸者无强敌，千钧之重加铢两而移。^{〔2〕}今以万乘之齐而私千乘之鲁，^{〔3〕}与吴争强，窃为王危之。且夫救鲁，显名也；伐齐，大利也。以抚泗上诸侯，^{〔4〕}诛暴齐以服强晋，^{〔5〕}利莫大焉。名存亡鲁，实困强齐，智者不疑也。”吴王曰：“善。虽然，吾尝与越战，^{〔6〕}栖之会稽。^{〔7〕}越王苦身养士，^{〔8〕}有报我心。^{〔9〕}子待我伐越而听子。”子贡曰：“越之劲不过鲁，吴之强不过齐，王置齐而伐越，^{〔10〕}则齐已平鲁矣。且王方以存亡继绝为名，夫伐小越而畏强齐，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难，仁者不穷约，^{〔11〕}智者不失时，王者不绝世，以立其义。今存越示诸侯以仁，救鲁伐齐，威加晋国，诸侯必相率而朝吴，^{〔12〕}霸业成矣。且王必

恶越，^{〔13〕}臣请东见越王，令出兵以从，此实空越，名从诸侯以伐也。”吴王大说，^{〔14〕}乃使子贡之越。

【注释】〔1〕“王者”，实行王道的人。王道为儒家所鼓吹的政治主张，即用所谓仁义之道治理国家统一天下。“王者”与下“霸者”相对，以武力强权治理国家，统一天下，被儒家称为“霸道”。《孟子·公孙丑》曰：“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绝世”，断绝世系，即灭亡国家。按《孔子家语·屈节》作“灭国”。〔2〕“钧”，古代重量单位，三十斤为一钧。“千钧”，比喻巨大的重量。“铢两”，均为古代很小的重量单位。《汉书·律历志上》云：“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比喻极小的重量。〔3〕“万乘”，一万辆兵车，这原是天子拥有的军事力量。这里用来指齐国，当是战国的情形。战国时代万乘之国为大国。“私”，私有，占为己有。“千乘”，一千辆兵车，千乘之国在春秋时代为大国，至战国时代仅为中等国家。〔4〕“抚”，安抚。“泗上”，泗水之滨。“泗上诸侯”，指泗水之滨的十二个诸侯小国。按《战国策·楚策一》有“泗上十二诸侯”之语。一般认为指邾、鲁、陈、蔡、宋、卫、滕、薛、费、任、邾、邳。〔5〕“晋”，国名，西周初年所封诸侯国。姬姓，始封君为周成王弟叔虞，建都于唐（今山西翼城西），辖境有山西西南部。春秋初，晋昭侯封叔父成师于曲沃（今山西闻喜西北），出现分裂局面，后曲沃武公取代公室，统一晋国。晋献公时迁都于绛（今山西翼城东南）。晋文公改革内政，称霸诸侯。晋景公时迁都新田，亦称新绛（今山西曲沃西北），疆域不断扩展，成为中原强国。春秋后期，执政的六卿势力日益强大，逐渐侵夺君权。在六卿的互相争斗中，赵氏、魏氏、韩氏三家兼并了范氏、中行氏、知氏。公元前四一三年，周威烈王策命魏文侯、韩景侯、赵烈侯为诸侯。晋国从此正式分裂为魏、韩、赵三国。〔6〕“尝”，曾，曾经。“越”，国名，亦称“于越”。姒姓，相传为夏禹的后裔，始祖为夏后少康庶子无余，被封于会稽（今浙江绍兴），奉守对禹的祭祀。春秋时，常与吴国发生争战。公元前四九四年被吴王夫差打败。越王句践卧薪尝胆，积蓄力量，于公元前四七三年灭亡吴国。此后向北扩张，称霸诸侯，辖境有今江苏北部运河以东、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安徽南部、江西东部之地。战国时衰落，约于公元前三二六年被楚国所灭。〔7〕“栖”，栖身，居住。“会稽”，即会稽山，原名苗山（或作“茅山”、“防山”），在今浙江绍兴、嵊县、诸暨、东阳间。相传禹到此大会诸侯，计功封爵，始命名“会稽”，取会计之意。〔8〕“越王”，即越王句践，越王允常之子，亦称“莒执”，公元前四九七年至公元前四六五年在位。详见本书《越王句践世家》。〔9〕“报”，报复、报仇。〔10〕“置”，放下，放过。〔11〕“穷”，止，废弃。“约”，规约，礼法。“穷约”，废弃礼法。或解为穷困潦倒，亦通。〔12〕“相率”，相从，相继。〔13〕“且”，句首语助词，表示提起下文。“必”，一定，实在。“恶”，音 wù，憎恨，讨厌，这里是担心的意思。〔14〕“说”，音 yuè，通“悦”，喜悦，高兴。

越王除道郊迎，^{〔1〕}身御至舍而问曰：^{〔2〕}“此蛮夷之国，^{〔3〕}大夫何以俨然辱而临之？”^{〔4〕}子贡曰：“今者吾说吴王以救鲁伐齐，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无报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5〕}有报人之志，使人知之，殆也；^{〔6〕}事未发而先闻，危也。三者，举事之大患。”句践顿首再拜曰：^{〔7〕}“孤尝不料力，^{〔8〕}乃与吴战，困于

会稽，痛入于骨髓，^{〔9〕}日夜焦唇干舌，徒欲与吴王接踵而死，^{〔10〕}孤之愿也。”遂问子贡。子贡曰：“吴王为人猛暴，群臣不堪；国家敝以数战，^{〔11〕}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内变；子胥以谏死，^{〔12〕}太宰嚭用事，^{〔13〕}顺君之过以安其私：是残国之治也。^{〔14〕}今王诚发士卒佐之以徼其志，^{〔15〕}重宝以说其心，卑辞以尊其礼，其伐齐必也。彼战不胜，王之福矣。战胜，必以兵临晋，臣请北见晋君，令共攻之，弱吴必矣。其锐兵尽于齐，重甲困于晋，^{〔16〕}而王制其敝，此灭吴必矣。”越王大说，许诺。送子贡金百镒，^{〔17〕}剑一，良矛二。子贡不受，遂行。

【注释】〔1〕“除道”，缮治打扫道路。“郊迎”，到郊外迎接。〔2〕“身”，亲身，亲自。“御”，驾车。“舍”，客舍，馆舍。〔3〕“蛮夷”，古代对东南各族的称呼。相对于中原而言，蛮夷地区一般来说经济文化尚处较为落后阶段。越王自称“蛮夷之国”，表示谦恭。〔4〕“俨”，音 yǎn，恭敬庄重。“俨然”，庄重的样子。“辱”，受辱，屈尊。“临”，光临，来到。〔5〕“拙”，音 zhuō，笨拙，拙劣。〔6〕“殆”，音 dǎi，危险，失败。〔7〕“顿首”，头叩地而拜。“再拜”，连拜两次。〔8〕“料”，量，估量。〔9〕“髓”，音 suǐ，骨中的凝脂。“骨髓”，这里比喻最深的地方。〔10〕“徒”，只。“踵”，音 zhǒng，脚后跟。“接踵”，足踵相接，即跟随，随从的意思。〔11〕“敝”，困，困乏。“数”，音 shuò，屡次，频繁。〔12〕“子胥”，即伍子胥，氏伍，名员，字子胥。楚大夫伍奢次子。公元前五二二年，伍奢在楚被杀，他出逃进入吴国。帮助阖闾夺权治国，成为吴国重臣。后攻破楚国，以功封于申，又称申胥。吴王夫差时，进谏反对接受越国求和与进攻齐国，渐受冷落。公元前四八四年吴王夫差赐剑命他自杀。详见本书《伍子胥列传》。〔13〕“太宰嚭”，氏伯，名嚭（音 pǐ），故亦称伯嚭（或作“帛喜”、“白喜”、“帛否”、“伯喜”），字子余。楚大夫伯州犁之孙，出亡奔吴，以功任吴国太宰。善于逢迎，深得吴王夫差宠信。吴破越后，他接受贿赂，许越媾和，并进谗言杀害伍子胥。吴亡后，降越为臣。本篇说他被越王句践所杀。“用事”，主事，执政。〔14〕“残”，残余，将尽，将要灭亡。〔15〕“诚”，确实，果真。“徼”，音 yào，通“邀”，迎候，迎合。〔16〕“重甲”，重兵。〔17〕“镒”，音 yì，古代重量单位，二十两为一镒。或说二十四两为一镒。

报吴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1〕}内不自量，抵罪于吴，^{〔2〕}军败身辱，栖于会稽，国为虚莽，^{〔3〕}赖大王之赐，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4〕}死不敢忘，何谋之敢虑！’”后五日，越使大夫种顿首言于吴王曰：^{〔5〕}“东海役臣孤句践使者臣种，^{〔6〕}敢修下吏问于左右。^{〔7〕}今窃闻大王将兴大义，诛强救弱，困暴齐而抚周室，请悉起境内士卒三千人，孤请自被坚执锐，^{〔8〕}以先受矢石。因越贱臣种奉先人藏器，^{〔9〕}甲二十领，^{〔10〕}鉞、屈卢之矛，^{〔11〕}步光之剑，^{〔12〕}以贺军吏。”^{〔13〕}吴王大说，以告子贡曰：“越王欲身从寡人伐齐，可乎？”子贡曰：“不可。夫空人之国，悉人之众，^{〔14〕}又从其君，^{〔15〕}不义。君受其币，^{〔16〕}许其师，而辞其君。”吴王许诺，乃谢越王。^{〔17〕}于是吴王乃遂发九郡兵伐齐。^{〔18〕}

【注释】〔1〕“少”，年少，年幼。“先人”，即先父，指已故去的父

亲。〔2〕“抵”，抵冒，冒犯。〔3〕“虚”，大丘，土山，废墟。“莽”，草丛。〔4〕“奉”，捧。“俎豆”，均为古代祭祀时盛放食物的礼器。“俎”，音 z，载放牲体的长方形容器。“豆”，形似高足盘的容器。“修”，修行，举行。“祭祀”，指祭祀宗庙社稷。〔5〕“文种”，氏文，名种，字少禽（一作子禽）。楚国郢（今湖北江陵西北）人。越王句践困栖会稽时，他献计向吴国太宰嚭行贿，得免亡国，并辅助句践东山再起，灭亡吴国。后因句践听信谗言，被赐剑而自杀。〔6〕“东海”，指今黄海及东海北部。越国东临大海，故句践自称“东海”云云。“役臣”，徒役臣隶。此为越王句践自我谦称。〔7〕“修”，修书，写信。“下吏”，手下官吏，低级官吏。“问”，问候。“左右”，指吴王左右侍臣。“问于左右”，问候吴王左右侍臣。是向吴王问候的一种委婉说法。表示自己不敢直接问候吴王，请左右侍臣转致。也是越王句践自谦的说法。〔8〕“被”，音 p，通“披”。“被坚执锐”，身披坚固的铠甲，手执锐利的兵器。〔9〕“因”，通过。“奉”，献纳。〔10〕“领”，件。〔11〕“鈇”，音 f，通“斧”。按《史记索隐》引刘氏云：“一本无此字。”“屈卢”，矛名。原为善制矛戟的工匠名。按《史记·商君列传》《索隐》云：“屈卢、干将并古良匠造矛戟者名。”〔12〕“步光”，剑名。〔13〕“贺”，庆贺，道喜。“军吏”，军中执法官吏。此亦如上文“左右”，指代吴王夫差，表示越王的谦卑。〔14〕“悉”，尽。〔15〕“从”，随从，跟从。这里为使动用法，使……相从。〔16〕“币”，帛，此泛指礼品。〔17〕“谢”，谢绝，辞退。〔18〕“郡”，古代地方行政区划名。春秋时“郡”小于“县”，战国时“郡”大于“县”。“九郡”，泛指各郡，即全国各地。按《孔子家语·屈节》作“国内”。

子贡因去之晋，谓晋君曰：〔1〕“臣闻之，虑不先定不可以应卒，〔2〕兵不先辨不可以胜敌。〔3〕今夫齐与吴将战，彼战而不胜，越乱之必矣；与齐战而胜，必以其兵临晋。”晋君大恐，曰：“为之奈何？”子贡曰：“修兵休卒以待之。”晋君许诺。

【注释】〔1〕“晋君”，晋国国君，此当指晋定公，名午，晋顷公之子，公元前五一年至前四七五年在位。详见本书《晋世家》。〔2〕“虑”，思考，谋划。“应”，应付。“卒”，音 cù，通“猝”，突然，此指突发情况。〔3〕“辨”，音 b4n，通“办”，治理。

子贡去而之鲁。吴王果与齐人战于艾陵，〔1〕大破齐师，获七将军之兵而不归，〔2〕果以兵临晋，与晋人相遇黄池之上。〔3〕吴、晋争强。晋人击之，大败吴师。越王闻之，涉江袭吴，〔4〕去城七里而军。〔5〕吴王闻之，去晋而归，与越战于五湖。〔6〕三战不胜，城门不守，〔7〕越遂围王宫，杀夫差而戮其相。〔8〕破吴三年，东向而霸。〔9〕

【注释】〔1〕“艾陵”，齐国地名，在今山东莱芜东北。或谓在今山东泰安东南。按《左传》，艾陵之战在鲁哀公十一年，即公元前四八四年。〔2〕“获七将军之兵”，按《左传》哀公十一年云：“获国书、公孙夏、闾丘明、陈书、东郭书，革车八百乘，甲首三千。”与此有异。〔3〕“黄池”，鲁国地名，在今河南封丘西南。按《左传》，黄池之会在鲁哀公十三年，即公元前四八二年。〔4〕“涉”，渡水。“江”，松江，即今吴淞江，亦称苏州河。〔5〕“城”，指吴国都城。“军”，驻军，驻扎。〔6〕“五湖”，即今太湖。或谓泛指太湖流域一带的湖泊。〔7〕“不守”，失守。〔8〕“相”，

国相，指太宰嚭。按《左传》，越灭吴在鲁哀公二十二年，即公元前四七三年。〔9〕“东向而霸”，面向东而称霸。按本书《越王句践世家》云：“句践已平吴，乃以兵北渡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致贡于周。周元王使人赐句践胙，命为伯。……当是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

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1〕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2〕

【注释】〔1〕“使势相破”，使各国形势相继发生变化，打破旧格局。〔2〕“五国”，指鲁、齐、吴、晋、越。按自“田常欲作乱于齐”至此，亦见《孔子家语·屈节》、《越绝书·陈恒传》、《吴越春秋·夫差内传》。许多学者历辨其中谬讹，认为这是战国纵横家的假托之语，司马迁误信而加以采入。这种看法大致正确。

子贡好废举，〔1〕与时转货货。〔2〕喜扬人之美，〔3〕不能匿人之过。〔4〕常相鲁、卫，〔5〕家累千金，卒终于齐。〔6〕

【注释】〔1〕“废”，通“发”，发出，卖出。“举”，按本书《平准书》作“居”，《货殖列传》作“著”。“举”、“居”、“著”音近相通，意为贮蓄。“废举”，即“废居”、“废著”，指高价发出，低价收进，以从中取利，即买卖、经商之意。〔2〕“与时”，随时。“转”，转手，倒卖。“货”，同“资”，财物。〔3〕“扬”，宣扬，褒扬。“美”，美德，长处。〔4〕“匿”，隐匿，隐藏。“过”，过失，短处。〔5〕“常”，通“尝”，曾。“相”，国相。此用作动词，为……相。“常相鲁、卫”，按子贡任鲁、卫之相，于史无征。〔6〕“卒”，最后，结果。“终”，死。

言偃，〔1〕吴人，字子游。〔2〕少孔子四十五岁。〔3〕

【注释】〔1〕“言偃”，氏言，名偃（《说文解字》作“ ”）。其后学战国时期形成一派，《荀子·非十二子》云：“偷儒惮事，无廉耻而耆饮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贱儒也。”〔2〕“子游”，或作“子 ”。〔3〕“少孔子四十五岁”，依此，则言偃生于公元前五 六年。

子游既已受业，为武城宰。〔1〕孔子过，闻弦歌之声。〔2〕孔子莞尔而笑曰：〔3〕“割鸡焉用牛刀？”〔4〕子游曰：“昔者偃闻诸夫子曰：〔5〕‘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6〕孔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7〕前言戏之耳。”〔8〕孔子以为子游学于文学。〔9〕

【注释】〔1〕“武城”，亦称南武城，鲁国邑名，在今山东费县西南。〔2〕“弦歌”，演奏琴瑟等弦乐器作为伴奏歌唱。〔3〕“莞尔”，微笑的样子。“莞”，音 w n。〔4〕“割”，宰。“焉”，安，哪里。“牛刀”，宰牛的刀。〔5〕“诸”，“之于”的合音。〔6〕“使”，役使，使唤。〔7〕“是”，对，正确。〔8〕“戏”，戏弄，开玩笑。按自“为武城宰”至此，见《论语·阳货》。〔9〕“习”，熟习，熟悉。

卜商，〔1〕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2〕

【注释】〔1〕“卜商”，氏卜，名商。晋国温（今河南温县西南）人，或说卫国人。对儒学经典的整理、传授起过重要作用。其后学形成一派，《荀子·非十二子》云：“正其衣冠，齐其颜色，嗛然而终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贱儒也。”〔2〕“少孔子四十四岁”，依此推算，卜商生于公元前五 七年。

子夏问：“‘巧笑倩兮，〔1〕美目盼兮，〔2〕素以为绚兮。’〔3〕何谓

也？”子曰：“绘事后素。”〔4〕曰：“礼后乎？”〔5〕孔子曰：“商始可与言《诗》已矣。”〔6〕

【注释】〔1〕“巧”，美好。“笑”，笑容。“倩”，音 qi4n，面颊长得好看，笑起来有酒窝。“兮”，音 x，语助词，常用于诗赋中，相当于现在的“啊”。〔2〕“盼”，黑白分明，形容眼睛清秀。或谓眼珠转动。按以上两句见《诗·卫风·硕人》。〔3〕“素”，白色的生绢。在纸没有发明和推广以前，绢帛常用作绘画的材料。“绚”，音 xuàn，华丽多彩的样子。按此句或谓逸诗，或谓鲁诗原有而后来脱夺。〔4〕“绘事”，绘画的工作。“后素”，后于素绢的编织。〔5〕“礼后乎”，礼仪的产生在后吧？按孔子认为“仁”为“礼”之本，则礼仪当产生于仁之后。〔6〕按本节见《论语·八佾》。

子贡问：“师与商孰贤？”〔1〕子曰：“师也过，〔2〕商也不及。”〔3〕“然则师愈与？”〔4〕曰：“过犹不及。”〔5〕

【注释】〔1〕“师”，即颛孙师。〔2〕“过”，超过，指过分，过头。〔3〕“不及”，没有赶上，没有达到。〔4〕“愈”，胜，胜过。〔5〕“犹”，如，如同。按本节语见《论语·先进》。

子谓子夏曰：“汝为君子儒，〔1〕无为小人儒。”〔2〕

【注释】〔1〕“儒”，春秋时代，从巫、史、祝、卜中分化出来的专为贵族人家相礼的一批知识分子。原为一种职业，后来形成一个学派，再后泛指读书人。“君子儒”，具有君子气质的儒。按“君子”和“小人”原指贵族和平民，到春秋后期又成为“有德者”与“无德者”的称谓。本节的“君子”、“小人”当是后一种涵义。〔2〕按本节语见《论语·雍也》。

孔子既没，〔1〕子夏居西河教授，〔2〕为魏文侯师。〔3〕其子死，哭之失明。〔4〕

【注释】〔1〕“没”，音 mò，通“歿”，死。〔2〕“西河”，魏国地区名，在今河南安阳，其时黄河流经安阳之东，西河意即河西。或谓在今陕西东部黄河西岸，魏文侯在此设置西河郡，亦称河西郡。“教授”，教学授业。“子夏居西河教授”，按《后汉书·徐防传》李贤注引《史记》云：“子夏居西河，教弟子三百人。”〔3〕“魏文侯”，氏魏，名斯，谥文，晋国世卿魏氏后裔，魏桓子驹之孙（或谓子），战国魏国创建者，公元前四四五年至前三九六年在位。详见本书《魏世家》。“为魏文侯师”，按本书《魏世家》云：“文侯受子夏经艺。”〔4〕“其子死，哭之失明”，按事亦见《礼记·檀弓上》、《淮南子·精神》。

颛孙师，〔1〕陈人，〔2〕字子张。少孔子四十八岁。〔3〕

【注释】〔1〕“颛孙师”，氏颛孙，名师。其后学形成子张儒一派，见《韩非子·显学》、《荀子·非十二子》。〔2〕“陈”，国名，周武王灭商后所封诸侯国，妫姓，始封公满，相传是舜的后代，建都宛丘（今河南淮阳），领有今河南东部和安徽一部分。公元前四七九年被楚国所灭。“陈人”，按《吕氏春秋·尊师》云：“子张，鲁之鄙家也。”考《左传》庄公二十二年云：“陈公子完与颛孙奔齐。颛孙自齐来奔。”梁玉绳《史记志疑》云：“张盖其后，故又为鲁人。”可信。〔3〕“少孔子四十八岁”，依此推算，颛孙师生于公元前五三年。

子张问干禄。〔1〕孔子曰：“多闻阙疑，〔2〕慎言其余，则寡尤；〔3〕多见阙殆，〔4〕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5〕

【注释】〔1〕“问”，按《论语·为政》作“学”。“干”，求，干求。“禄”，俸禄，此指官职。〔2〕“阙”，音 què，通“缺”，空缺，这里是放弃、避开的意思。“阙疑”避开疑点，也就是存疑不论的意思。〔3〕“寡”，少。“尤”，过失，失误。〔4〕“殆”，疑，疑惑。〔5〕按本节见《论语·为政》。

他日从在陈、蔡间，〔1〕困，〔2〕问行。〔3〕孔子曰：“言忠信，行笃敬，〔4〕虽蛮貊之国，〔5〕行也。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6〕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7〕在舆则见其倚于衡，〔8〕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9〕

【注释】〔1〕“蔡”，国名，西周初年所封诸侯国。姬姓，始封君是周武王弟叔度，因参与武庚反叛而被周公流放，后改封其子蔡仲胡于此。建都于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春秋时，蔡平侯迁新蔡（今河南新蔡），蔡昭侯迁州来（今安徽凤台），亦称下蔡。公元前四四七年被楚国所灭。〔2〕“困”，困厄，窘困。〔3〕“行”，通行，行得通。〔4〕“笃”，音 d，厚，厚道。〔5〕“貊”，音 mò，同“貉”，古代北方边远部族名。“蛮貊”，南方、北方的边远部族，这里泛指异国他乡。〔6〕“州里”，州、里均为古代地方行政单位，二十五家为里，二千五百家为州。此指乡里、家乡。〔7〕“参”，参与，并列。〔8〕“舆”，车厢。“衡”，车辕头上的横木。〔9〕“书”，写。“诸”，之于。“绅”，音 shēn，古代士大夫系束外衣的大带。按本节见《论语·卫灵公》。

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1〕孔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国必闻，〔2〕在家必闻。”〔3〕孔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者，质直而好义，〔4〕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5〕在国及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国及家必闻。”〔6〕

【注释】〔1〕“达”，通达。此指明白道理大义，办事行得通，能达到目的。〔2〕“国”，指诸侯国。“闻”，闻名，出名。〔3〕“家”，指卿大夫之家。或谓指一般人家，亦通。〔4〕“质直”，质朴正直。〔5〕“虑”，思虑，考虑。或谓即“无虑”，意为大都，大抵。“下人”，甘居人下，指谦虚有礼。〔6〕按本节见《论语·颜渊》。

曾参，〔1〕南武城人，〔2〕字子舆。少孔子四十六岁。〔3〕

【注释】〔1〕“曾参”，氏曾，名参。“参”，音 cān。按《史记会注考证》云：“方密之曰：曾参当读如参乘之参。王引之曰：参读为骖。名参，字子舆者，驾马所以引车也。”当是。〔2〕“南武城”，鲁国邑名，亦称“武城”，在今山东费县西南。或谓在山东嘉祥。〔3〕“少孔子四十六岁”，依此推算，曾子出生于公元前五十五年。

孔子以为能通孝道，〔1〕故授之业。作《孝经》。〔2〕死于鲁。

【注释】〔1〕“通”，通晓。〔2〕“《孝经》”，儒家经典之一，今存十八章，当成于战国时代孔门后学之手。《汉书·艺文志》著录：“《孝经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孝经》一篇。十八章。长孙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云：“《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按《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儒家著录“《曾子》十八篇”。此书已佚。《大戴礼记》《曾子立事》等十篇，后人谓《曾子》中文；又谓《礼记·祭义》也为《曾子大孝》篇中

文。

澹台灭明，^{〔1〕}武城人，^{〔2〕}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岁。^{〔3〕}

【注释】〔1〕“澹”，音 t2n。“澹台灭明”，氏澹台，名灭明。〔2〕“武城”，即“南武城”。或谓“东武城”，见《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卢辩注。〔3〕“少孔子三十九岁”，依此推算，澹台灭明生于公元前五一二年。

状貌甚恶。^{〔1〕}欲事孔子，^{〔2〕}孔子以为材薄。^{〔3〕}既已受业，退而修行，^{〔4〕}行不由径，^{〔5〕}非公事不见卿大夫。

【注释】〔1〕“状貌”，容貌，长相。“恶”，音 è，丑恶，难看。〔2〕“事”，师事，拜孔子为师。〔3〕“材”，资质，才能。“薄”，浅薄，低下。〔4〕“修行”，修习实行。〔5〕“行”，行事，做事。“由”，经由，从。“径”，小路，邪路。

南游至江，^{〔1〕}从弟子三百人，设取予去就，^{〔2〕}名施乎诸侯。^{〔3〕}孔子闻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4〕}以貌取人，失之子羽。”^{〔5〕}

【注释】〔1〕“江”，长江。“南游至江”，按今江苏苏州吴县东南有澹台湖，相传曾是澹台灭明旧宅所在。〔2〕“设取予去就”，此语费解，疑有讹夺。按《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云：“然其为人公正无私以取与去就，以诺为名。”则此似谓澹台灭明待人处事、取舍进退都公正无私，讲究信用。〔3〕“施”，音 yì，延及，普及。〔4〕“宰予”，在孔门弟子中以善于言辞出名。〔5〕“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按《韩非子·显学》云：“澹台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几而取之，与处久而行不胜其貌。宰予之辞，雅而文也，仲尼几而取之，与处而智不充其辩。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孔子家语·子路初见》同。则与此谓澹台灭明容貌丑恶正相反。又按《大戴礼记·五帝德》云：“孔子曰：‘吾欲以颜色取人，于灭明邪改之。吾欲以语言取人，于予邪改之。……’”未言澹台灭明容貌丑好。

宓不齐，^{〔1〕}字子贱。少孔子三十岁。

【注释】〔1〕“宓”，音 fú。“宓不齐”，氏宓，名不齐。鲁国人。按《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儒家有《宓子》十五篇，今佚。〔2〕“少孔子三十岁”，依此推算，宓不齐生于公元前五二一年。或谓宓不齐小孔子四十九岁。

孔子谓子贱：^{〔1〕}“君子哉！鲁无君子，斯焉取斯？”^{〔2〕}

【注释】〔1〕“谓”，说，谈论，评论。〔2〕“斯”，这，指宓子贱。“焉”，安，哪里。“斯”，这，指君子的德行。按语见《论语·公冶长》。

子贱为单父宰，^{〔1〕}反命于孔子，^{〔2〕}曰：“此国有贤不齐者五人，^{〔3〕}教不齐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不齐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则庶几矣！”^{〔4〕}

【注释】〔1〕“单父”，音 Sh4nf，鲁国邑名，在今山东单县。〔2〕“反命”，复命，报告情况。〔3〕“国”，按《说苑·政理》、《孔子家语·辨政》作“地”，当是。“贤不齐者”，即“贤于不齐者”，比不齐贤能的人。〔4〕“庶几”，接近，差不多。按《韩诗外传八》、《说苑·政理》、《孔子家语·辨政》所载，指跟尧舜差不多。

原宪，^{〔1〕}字子思。

【注释】〔1〕“原宪”，氏原，名宪。排行仲，或称仲宪（见《礼记·檀

弓》)。鲁国人，或谓宋国人。按《史记索隐》所引《孔子家语》及今本《孔子家语》均云“少孔子三十六岁”，则原宪生于公元前五一六年。据《论语·雍也》，原宪做过孔子的管家。

子思问耻。孔子曰：“国有道，谷。^{〔1〕}国无道，谷，耻也。”

【注释】〔1〕“谷”，粮食。古代以粮食充官俸，故“谷”也常用以指称俸禄。此用为动词，意为领取官俸，即做官。

子思曰：“克、伐、怨、欲不行焉，^{〔1〕}可以为仁乎？”^{〔2〕}孔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弗知也。”^{〔3〕}

【注释】〔1〕“克”，胜，好胜争强。“伐”，自我夸耀。“怨”，怨恨，怨天尤人。“欲”，贪欲，贪婪。〔2〕“为”，音 wéi，通“谓”。〔3〕按以上两节见《论语·宪问》。

孔子卒，原宪遂亡在草泽中。^{〔1〕}子贡相卫，而结驷连骑，^{〔2〕}排藜藿入穷阎，^{〔3〕}过谢原宪。^{〔4〕}宪摄敝衣冠见子贡。^{〔5〕}子贡耻之，曰：“夫子岂病乎？”^{〔6〕}原宪曰：“吾闻之，无财者谓之贫，学道而不能行者谓之病。若宪，贫也，非病也。”子贡惭，不怩而去，^{〔7〕}终身耻其言之过也。^{〔8〕}

【注释】〔1〕“草泽”，荒野之地。〔2〕“驷”，音 sì，古代一车套四马，因以驷指马车。“骑”，马匹。“结驷连骑”，随从车马接连不断，前呼后拥，指出行排场盛大。〔3〕“排”，披，分开。“藜藿”，王念孙《读书杂志》云当作“藜藿”，即灰藿，一种高过人的野草。“穷”，陋。“阎”，巷门，此指里巷。〔4〕“过”，过访，探望。“谢”，告谢，问候。〔5〕“摄”，整理。“敝”，败，破。〔6〕“夫子”，对人的尊称。“岂”，难道。“病”，辱，耻辱。〔7〕“怩”，音 yì，喜悦，高兴。〔8〕按本节所言事，亦见《庄子·让王》、《韩诗外传一》、《新序·节士》、《高士传》。

公冶长，^{〔1〕}齐人，^{〔2〕}字子长。^{〔3〕}

【注释】〔1〕“公冶长”，氏公冶，名长，或谓名苙，又谓名芝。〔2〕“齐人”，或谓鲁人。〔3〕“字子长”，或谓字子张。

孔子曰：“长可妻也。^{〔1〕}虽在累继之中，^{〔2〕}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3〕}

【注释】〔1〕“妻”，音 qì，以女嫁人。〔2〕“累继”，音 léixì，亦作“纆继”，栓缚囚犯的绳索，此指代监狱。〔3〕“子”，古代儿子、女儿皆可称子，此指女儿。按语见《论语·公冶长》。

南宫括，^{〔1〕}字子容。

【注释】〔1〕“南宫括”，氏南宫，名括（或作“适”），一名縚（或作“韜”）。鲁国人。

问孔子曰：“羿善射，^{〔1〕}奭荡舟，^{〔2〕}俱不得其死然；^{〔3〕}禹、稷躬稼而有天下。”^{〔4〕}孔子弗答。容出，孔子曰：“君子哉若人！^{〔5〕}上德哉若人！”^{〔6〕}“国有道，不废；^{〔7〕}国无道，免于刑戮。”^{〔8〕}三复“白珪之玷”，^{〔9〕}以其兄之子妻之。^{〔10〕}

【注释】〔1〕“羿”，音 yì，人名，即后羿，亦称夷羿，夏代东夷有穷国的君主。善于射箭，曾一度夺取夏朝的王位，旋即因沉湎狩猎，不理政事，而被臣子寒浞杀死。〔2〕“奭”，音 ào，亦作“浇”、“敖”、“傲”，

后羿臣子寒浞的儿子。寒浞杀死后羿当政，派他领兵攻灭斟灌氏、斟寻氏，受封于过。极有力量，传说能陆地行船。后被夏少康所杀。“荡舟”，疑即《楚辞·天问》“覆舟斟寻”之“覆舟”，指鼻在攻打斟寻氏时曾倾覆对方船只。或谓“荡”为冲杀之意，“荡舟”，言以舟师冲锋陷阵。〔3〕“不得其死”，不得好死。“然”，句末语助词。〔4〕“禹”，亦称夏禹、大禹、戎禹，姒姓，或谓名文命。鲧之子，夏后氏部落首领。曾奉舜命治水，取得成功，亲自劳作，发展农业生产。后被舜选为继承人，舜死后继任部落联盟首领。其子启建立夏朝。详见本书《五帝本纪》。“稷”，即后稷，名弃，周人的先祖。传说在尧、舜时任农官，教民耕种。被周族奉为开始种植稷、麦的人。详见本书《周本纪》。“躬”，身，亲身，亲自。“稼”，种植，耕种。〔5〕“若”，此，这。〔6〕“上”，通“尚”，崇尚。按以上见《论语·宪问》。〔7〕“废”，废弃，废黜。〔8〕按此句见《论语·公冶长》。〔9〕“复”，重复，此指反复诵读。“珪”，同“圭”，长条形玉器。此泛指玉器。“玷”，音 di4n，玉上的斑点。“白珪之玷”，此为《诗·大雅·抑》中句子。原诗为：“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意为：白玉上的污点，还可以磨掉；但言语中的污点，便无法去掉。旨在规劝人们说话谨慎小心，合于礼法，以免遭受祸患。〔10〕“其兄之子”，孔子有异母兄孟皮，此当指孟皮之女。按此语见《论语·先进》。

公皙哀，〔1〕字季次。〔2〕

【注释】〔1〕“公皙哀”，氏公皙（或作“析”），名哀（或作“克”、“剋”）。齐国人。〔2〕“季次”，或作“季沈”。

孔子曰：“天下无行，〔1〕多为家臣，仕于都；〔2〕唯季次未尝仕。”〔3〕

【注释】〔1〕“天下无行”，意谓天下士人没有德行。〔2〕“仕”，出仕，做官。“都”，都邑，此当指卿大夫采邑。〔3〕按本书《游侠列传》云：“及若季次、原宪，闾巷人也，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义不苟合当世，当世亦笑之。故季次、原宪终身空室蓬户，褐衣疏食不厌。”《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云：“鄙天下多仕于大夫者，是故未尝屈节人臣。孔子特叹赏之。”可与此参看。又《淮南子·汜论》云：“季襄、陈仲子立节抗行，不入湑君之朝，不食乱世之食，遂饿而死。”王念孙云“襄”为“哀”字之误，季哀即此季次。可信。

曾蒧，〔1〕字皙。〔2〕

【注释】〔1〕“曾蒧”，氏曾，名蒧（音 di3n），亦作“点”。曾参之父。〔2〕“字皙”，按《孔子家语》作“字子皙”。

侍孔子，〔1〕孔子曰：“言尔志。”蒧曰：“春服既成，〔2〕冠者五、六人，〔3〕童子六、七人，浴乎沂，〔4〕风乎舞雩，〔5〕咏而归。”孔子喟尔叹曰：〔6〕“吾与蒧也！”〔7〕

【注释】〔1〕“侍”，侍奉。“侍孔子”，按《论语·先进》作：“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2〕“成”，定。按《论语·先进》于“春服既成”前有“暮春者”三字，语意更明确。暮春为春三月，天气转暖，气温趋高之势已定，故春服也确定了。〔3〕“冠”，音 gu4n，古代男子到二十岁时加冠之称，标志已经成年。“冠者”，指成年人。〔4〕“沂”，水名，发源于山东邹县东北，西流经曲阜与洙水合，入于泗水。〔5〕“风”，吹风。“舞雩”，古代求雨之祭叫“雩”，因有舞蹈，故亦称“舞

雩”。此指举行雩祭之处，旧称“雩台”，在今山东曲阜南。〔6〕“喟”，音 kuì，叹声。“喟尔”，叹息的样子。〔7〕“与”，心许，赞成。按本节见《论语·先进》。

颜无繇，〔1〕字路。〔2〕路者，颜回父。父子尝各异时事孔子。

【注释】〔1〕“颜无繇”，氏颜；名无繇，按《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作“由”。又《家语》云“少孔子六岁”，则生于公元前五四六年。鲁国人。〔2〕“路”，按《家语》作“季路”。“季”当为颜无繇排行。

颜回死，颜路贫，请孔子车以葬。〔1〕孔子曰：“材不材，〔2〕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3〕有棺而无椁，〔4〕吾不徒行以为之椁，〔5〕以吾从大夫之后，〔6〕不可以徒行。”〔7〕

【注释】〔1〕“请孔子车以葬”，按《论语·先进》作“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即此“以葬”，具体含义是“以为之椁”。〔2〕“材”，通“才”，才能。〔3〕“鲤”，孔子的儿子，字伯鱼，生于公元前五三二年，死于公元前四八三年。〔4〕“椁”，音 gu，古代贵族官僚的棺木一般有两重，里面的叫棺，外面的叫椁。〔5〕“徒行”，步行。“之”，其。〔6〕“从大夫之后”，随从大夫之后，意即为大夫。这是一种委婉自谦的说法。孔子曾任鲁司寇等职，级别相当于大夫。〔7〕按本节见《论语·先进》。

商瞿，〔1〕鲁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岁。〔2〕

【注释】〔1〕“商瞿”，氏商，名瞿。〔2〕“少孔子二十九岁”，依此推算，当生于公元前五二二年。

孔子传《易》于瞿，〔1〕瞿传楚人馯臂子弘，〔2〕弘传江东人矫子庸疵，〔3〕疵传燕人周子家竖，〔4〕竖传淳于人光子乘羽，〔5〕羽传齐人田子庄何，〔6〕何传东武人王子中同，〔7〕同传菑川人杨何。〔8〕何元朔中以治《易》为汉中大夫。〔9〕

【注释】〔1〕“《易》”，即《周易》，亦称《易经》，被儒家奉为经典之一。此当指今传《周易》的《经》，成于西周时代，内容包括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卦、爻皆有文字说明的《卦辞》、《爻辞》。本书《孔子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认为解说《易经》的《易传》系孔子所作。但根据后来学者的考证，《易传》应为战国人作品，很可能是商瞿及其后学所撰。〔2〕“馯臂子弘”，氏馯（音 h2n），名臂，字子弘。按“弘”或作“弓”，张文虎认为“弘”系“宏”之讹。《汉书·儒林传》谓馯臂为江东人。〔3〕“江东”，长江在今芜湖至南京呈西南、东北走向，古人习惯称此段以下长江南岸地区为江东。“矫子庸疵”，氏矫（或作“ ”、“桥”），名疵（音 cì，或作“庇”），字子庸（或作“肩”）。《汉书·儒林传》谓矫疵为鲁人。按《汉书·儒林传》云：“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馯臂子弓。”传授次第正好与此相反，后人多从《汉书》所载。〔4〕“燕”，本作“匱”、“鄆”，诸侯国名，西周初年所封，姬姓，始封君是召公奭，辖有今河北北部和辽宁西端，建都蓟（今北京西南隅）。公元前二二二年被秦国所灭。“周子家竖”，氏周，名竖（或作“丑”），字子家（或作“林”）。〔5〕“淳于”，地名，在今山东安丘东北。春秋时为国，后为杞国都城，公元前四四五年杞国被灭，入楚为邑。“光子乘羽”，氏光，名羽，字子乘。按《汉书·儒林传》，子家所传为“东武孙虞子乘”。〔6〕“田子庄何”，姓田，名何，字子庄，秦

末汉初间人。〔7〕“东武”，县名，汉代琅邪郡郡治，在今山东诸城。“王子中同”，姓王，名同，字子中（或作“子仲”）。〔8〕“菑川”，西汉侯国名，汉文帝十六年（公元前一六四年）置，都剧（在今山东寿光），辖有今山东淄博市及寿光、益都等部分地。“杨何”，姓杨，名何，字叔元。

〔9〕“元朔”，汉武帝年号，共六年，即公元前一二八年至前一二三年。按本书《儒林传》和《汉书·儒林传》，均作“元光”。元光亦为汉武帝年号，共六年，公元前一三四年至前一二九年。“中大夫”，汉代官名，郎中令属官，职掌议论，秩八百石。

高柴，〔1〕字子羔。〔2〕少孔子三十岁。〔3〕

【注释】〔1〕“高柴”，氏高，名柴。《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云：“齐人，高氏之别族。”或谓卫人，又谓郑人。〔2〕“子羔”，“羔”或作“皋”、“高”，当为同音通假。又称“季羔”，排行季。〔3〕“少孔子三十岁”，依此推算，高柴生于公元前五二一年。按《孔子家语》作“少孔子四十岁”。

子羔长不盈五尺，〔1〕受业孔子，孔子以为愚。〔2〕

【注释】〔1〕“五尺”，按《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作“六尺”。〔2〕“孔子以为愚”，按《论语·先进》云：“柴也愚。”

子路使子羔为费郈宰。〔1〕孔子曰：“贼夫人之子！”〔2〕子路曰：“有民人焉，〔3〕有社稷焉，〔4〕何必读书然后为学？”〔5〕孔子曰：“是故恶夫佞者。”〔6〕

【注释】〔1〕“费”，音 bì，亦作“贲”、“肸”，鲁国邑名，在今山东费县西北。“郈”，音 hòu，鲁国邑名，在今山东东平东南。“费郈宰”，按今本《论语》及《史记》别本无“郈”字，故许多学者以为“郈”系衍字。但沈涛《铜熨斗轩随笔》云：“盖古本《论语》作‘郈宰’不作‘费宰’。《论衡·艺增篇》正作郈宰，可见汉以前本皆如是也。《正义》但释‘郈’不释‘费’，可见所据本无此字。”〔2〕“贼”，害，毒害。〔3〕“民人”，人民，百姓。〔4〕“社稷”，社为土神，稷为谷神。古代都邑亦设社稷坛举行祭祀活动。此指祭祀社稷。〔5〕“为”，是，算。〔6〕“恶”，音 wù，厌恶，憎恨。“佞”，音 nǐng，善用花言巧语来诡辩或谄媚人。按本节见《论语·先进》。

漆雕开，〔1〕字子开。〔2〕

【注释】〔1〕“漆雕开”，氏漆雕，名开（或作“启”、“凭”）。鲁国人，或说蔡国人。按《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云“少孔子十一岁”，则生于公元前五四一年。又《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儒家有“《漆雕子》十三篇”，自注云：“孔子弟子漆雕启后。”孔子死后，自成一派，为《韩非子·显学》所云“儒分为八”之一。〔2〕“子开”，或作“子若”、“子修”。

孔子使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1〕孔子说。〔2〕

【注释】〔1〕“斯之未能信”，即“未能信斯”。“之”为使宾语“斯”置前的结构助词。〔2〕按语见《论语·公冶长》。

公伯缭，〔1〕字子周。

【注释】〔1〕“公伯缭”，氏公伯，名缭（音 liáo，亦作“僚”、“寮”、“辽”、“ ”）。鲁国人。按《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无公伯缭。后人多认为公伯缭是鲁国大夫，不是孔子弟子，司马迁所见弟子籍似有误窜。

周愬子路于季孙。^{〔1〕}子服景伯以告孔子，^{〔2〕}曰：“夫子固有惑志，^{〔3〕}繆也，吾力犹能肆诸市朝。”^{〔4〕}孔子曰：“道之将行，命也；道之将废，命也。公伯繆其如命何！”^{〔5〕}

【注释】〔1〕“愬”，音 sù，同“诉”，进谗言，毁谤。“季孙”，季孙氏，鲁国世卿，执掌国政。〔2〕“子服景伯”，氏子服，名何，谥景，子服昭伯回之子，鲁国大夫，系鲁国世卿孟孙氏之族。〔3〕“夫子”，指季孙。“固”，本来，原来。“惑志”，疑心。〔4〕“犹”，还。“肆”，陈尸。古代有处死罪犯后将其尸体陈列示众的做法。“诸”，“之于”的合音。“市朝”，市场、朝廷，泛指人众会集之处。〔5〕按本节语见《论语·宪问》。

司马耕，^{〔1〕}字子牛。

【注释】〔1〕“司马耕”，氏司马，名耕。前人多以为即《左传》哀公十四年的“司马牛”，为宋人，是宋国司马桓魋的弟弟。《论语》孔安国注云名犁；《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云：“司马犁耕，宋人，……兄桓魋……”但杨伯峻《论语译注》认为孔子弟子的司马牛与宋国桓魋弟弟的司马牛难以混为一人。

牛多言而躁。^{〔1〕}问仁于孔子。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讷。”^{〔2〕}曰：“其言也讷，斯可谓之仁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讷乎？”^{〔3〕}

【注释】〔1〕“牛多言而躁”，按《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云：“牛为人性躁，好言语。”〔2〕“讷”，音 nè，迟钝，慎重。〔3〕“得”，能。按语见《论语·颜渊》。

问君子。^{〔1〕}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可谓之君子乎？”^{〔2〕}子曰：“内省不疚，^{〔3〕}夫何忧何惧！”^{〔4〕}

【注释】〔1〕“问君子”，询问怎样才是君子。〔2〕“斯”，这，此。〔3〕“省”，音 xǐng，检察，反省。“疚”，音 jiù，忧虑，内心不安。〔4〕按语见《论语·颜渊》。

樊须，^{〔1〕}字子迟。少孔子三十六岁。^{〔2〕}

【注释】〔1〕“樊须”，氏樊，名须。齐国人。或说鲁国人。曾为季孙氏家臣。〔2〕“少孔子三十六岁”，依此推算，樊须生于公元前五一五年。或谓小孔子四十六岁。

樊迟请学稼，^{〔1〕}孔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圃，^{〔2〕}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3〕}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4〕}焉用稼！”^{〔5〕}

【注释】〔1〕“稼”，种庄稼，种粮食。〔2〕“圃”，种植蔬菜、花果或苗木的地。此用作动词，指种植蔬菜水果。〔3〕“情”，实，真实情况，此指真心实意。〔4〕“襁”，音 qiǎng，背负婴儿用的布带。〔5〕按本节语见《论语·子路》。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智，^{〔1〕}曰：“知人。”^{〔2〕}

【注释】〔1〕“智”，按《论语·颜渊》作“知”。〔2〕按本节语见《论语·颜渊》。

有若少孔子四十三岁。^{〔1〕}有若曰：“礼之用，和为贵。”^{〔2〕}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3〕}有所不行；^{〔4〕}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5〕}亦不

可行也。”“信近于义，〔6〕言可复也。〔7〕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8〕亦可宗也。”〔9〕

【注释】〔1〕“有若”，氏有，名若，字子有，鲁国人，常称作“有子”。“少孔子四十三岁”，依此推算，则有若生于公元前五 八年。按《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云“少孔子三十三岁”。〔2〕“和”，和谐，适中，恰到好处。〔3〕“由”，经由，依从。“之”，指礼。〔4〕“有所不行”，有行不通的地方。〔5〕“节”，节制，规范。〔6〕“信”，信用，信约。“近”，接近，符合。“义”，义理，道义，指行为处事适宜。〔7〕“言”，诺言。“复”，实践，履行。〔8〕“因”，依靠，依仗。〔9〕“宗”，宗仰，尊崇。按本节有若的两段话均见《论语·学而》。

孔子既没，弟子思慕。有若状似孔子，弟子相与共立为师，〔1〕师之如夫子时也。〔2〕他日，弟子进问曰：“昔夫子当行，使弟子持雨具，〔3〕已而果雨。弟子问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诗》不云乎：〔4〕月离于毕，〔5〕俾滂沱矣。〔6〕昨暮月不宿毕乎？’〔7〕他日，月宿毕，竟不雨。〔8〕商瞿年长无子，其母为取室。〔9〕孔子使之齐，〔10〕瞿母请之。孔子曰：‘无忧，〔11〕瞿年四十后当有五丈夫子。’〔12〕已而果然。〔13〕敢问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无以应。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14〕

【注释】〔1〕“相与”，相互、共同。〔2〕“师之”，师从他。此指师从有若。“夫子”，指孔子。按《孟子·滕文公上》云：“昔者孔子没，……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当为司马迁上述所本。〔3〕“持”，拿，带。〔4〕“《诗》不云乎”，按以下诗句见《诗·小雅·渐渐之石》。〔5〕“离”，音 lì，通“丽”，依附，附着。“毕”，星宿名，二十八宿之一，因形状像毕网而得名。〔6〕“俾”，通“比”，从，随。“滂沱”，音 p1ngtuó，雨下得很大的样子。〔7〕“宿”，住，在。〔8〕“竟”，最终，结果。按自“昔夫子当行”至此，亦见《论衡·明雩》及《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9〕“取”，通“娶”。“室”，妻室。〔10〕“使”，让，派。〔11〕“无”，通“毋”，不要。〔12〕“丈夫子”，男孩子。〔13〕按自“商瞿年长无子”至此，亦见《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14〕关于本节文字，有人认为系战国杂说而不足信，可备一说。

公西赤，〔1〕字子华。少孔子四十二岁。〔2〕

【注释】〔1〕“公西赤”，氏公西，名赤，鲁国人。〔2〕“少孔子四十二岁”，依此推算，公西赤生于公元前五 九年。

子华使于齐，冉有为其母请粟。〔1〕孔子曰：“与之釜。”〔2〕“请益。〔3〕曰：‘与之庾。’〔4〕冉子与之粟五秉。〔5〕孔子曰：‘赤之适齐也，〔6〕乘肥马，〔7〕衣轻裘。〔8〕吾闻君子周急不继富。’”〔9〕

【注释】〔1〕“粟”，小米。〔2〕“与”，予，给。“釜”，也称“鬲”，古代量器名。其容量为六斗四升，亦用作容量单位。〔3〕“益”，加，增加。〔4〕“庾”，音 y，古容量单位，一庾为十六斗。〔5〕“秉”，古容量单位，一秉为一百六十斗。〔6〕“适”，往，去到。〔7〕“乘肥马”，指乘坐由体肥膘壮马匹所驾的车。〔8〕“衣”，音 yì，穿。“轻裘”，轻暖的皮衣。〔9〕“周”，通“赍”，救济。“急”，急难，困乏。“继”，接济，增益。按本节见《论语·雍也》。

巫马施，^{〔1〕}字子旗。^{〔2〕}少孔子三十岁。^{〔3〕}

【注释】〔1〕“巫马施”，氏巫马，名施，鲁国人，或说陈国人。〔2〕“子旗”，按《论语》及《孔子家语》，“旗”作“期”。〔3〕“少孔子三十岁”，依此推算，则巫马施生于公元前五二一年。

陈司败问孔子曰：^{〔1〕}“鲁昭公知礼乎？”^{〔2〕}孔子曰：“知礼。”退而揖巫马旗曰：^{〔3〕}“吾闻君子不党。^{〔4〕}君子亦党乎？鲁君娶吴女为夫人，命之为孟子。^{〔5〕}孟子姓姬，^{〔6〕}讳称同姓，^{〔7〕}故谓之孟子。鲁君而知礼，^{〔8〕}孰不知礼！”施以告孔子。孔子曰：“丘也幸，苟有过，^{〔9〕}人必知之。臣不可言君亲之恶，^{〔10〕}为讳者，礼也。”^{〔11〕}

【注释】〔1〕“陈司败”，人名，氏陈，名司败。或谓指陈国的司败。司败，即司寇，职掌刑法的官员。〔2〕“鲁昭公”，名裯（或作“稠”、“裯”），鲁襄公之子，母齐归，公元前五四一年至前五一年在位。〔3〕“退”，指孔子退出。“揖”，拱手为礼，作揖，揖请。〔4〕“党”，偏私，偏袒。〔5〕“命”，叫，称。“孟子”，《论语》作“吴孟子”。春秋时代，对诸侯夫人的一般称谓，为所生国之名加她的本姓。鲁昭公娶吴女为夫人，当称为吴姬。这里隐去了她的姓。“孟”为其排行。〔6〕“孟子姓姬”，孟子为吴国之女，吴国系太伯之后，姬姓，故云“孟子姓姬”。按鲁国系周公旦之后，亦为姬姓。〔7〕“讳”，回避。“讳称同姓”，当时有“同姓不婚”的礼法，为掩饰鲁昭公违反礼法的婚姻，就设法避言夫人称谓中所包含的同姓——姬。〔8〕“而”，如，如果。〔9〕“苟”，假如，如果。〔10〕“君亲”，君主、父亲。此指君主。“恶”，丑，丑恶，〔11〕按本节见《论语·述而》。

梁鱣，^{〔1〕}字叔鱼。少孔子二十九岁。^{〔2〕}

【注释】〔1〕“梁鱣”，氏梁，名鱣（音 zhān，或作“鲤”）。齐国人。〔2〕“少孔子二十九岁”，依此推算，则梁鱣生于公元前五二二年。

颜幸，^{〔1〕}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岁。^{〔2〕}

【注释】〔1〕“颜幸”，氏颜，名幸（或作“辛”）。鲁国人。〔2〕“少孔子四十六岁”，依此推算，则颜幸生于公元前五五年。按《史记索隐》引《孔子家语》云“少三十六岁”。

冉孺，^{〔1〕}字子鲁。^{〔2〕}少孔子五十岁。^{〔3〕}

【注释】〔1〕“冉孺”，氏冉，名孺（或作“儒”）。鲁国人。〔2〕“子鲁”，或作“子曾”、“子鱼”。〔3〕“少孔子五十岁”，依此推算，则冉孺生于公元前五一年。

曹恤，^{〔1〕}字子循。少孔子五十岁。^{〔2〕}

【注释】〔1〕“曹恤”，氏曹，名恤。或谓蔡国人。〔2〕“少孔子五十岁”，依此推算，曹恤生于公元前五一年。

伯虔，^{〔1〕}字子析。^{〔2〕}少孔子五十岁。^{〔3〕}

【注释】〔1〕“伯虔”，氏伯，名虔（或作“处”）。或谓鲁国人。〔2〕“子析”，或作“子皙”。〔3〕“少孔子五十岁”，依此推算，伯虔生于公元前五一年。

公孙龙，^{〔1〕}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岁。^{〔2〕}

【注释】〔1〕“公孙龙”，氏公孙，名龙（或作“宠”、“蓍”）。楚国人，或谓卫国人。〔2〕“少孔子五十三岁”，依此推算，公孙龙生于公元前四九八年。

自子石已右三十五人，〔1〕显有年名及受业闻见于书传。〔2〕其四十有二人，无年及不见书传者，纪于左：〔3〕

【注释】〔1〕“已”，通“以”。“已右”，以右。古代书写格式，一般采用竖行，书写顺序为从上到下，自右至左。则此“已右”相当于今言“以上”、“以前”。〔2〕“显”，明显，明确。《史记》别本或作“颇”。“年”，年岁，年龄。“名”，此指姓氏名字。“闻”，《史记》别本作“问难”，于义长。“书传”，书籍传记。按梁玉绳《史记志疑》云：“三十五人中无年者十二人，不见书传者五人。”则今本《史记》或有脱夺、讹误。〔3〕“纪”，通“记”，记录。“左”，相当于今天所说的下、后。按梁玉绳《史记志疑》云：“四十二人中有年及见书传者，若颜驷、公良孺、秦商、申枨、叔仲会五人。”冉季，〔1〕字子产。

【注释】〔1〕“冉季”，氏冉，名季，鲁国人。

公祖句兹，〔1〕字子之。

【注释】〔1〕“公祖句兹”，氏公祖，名句兹（按《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作“兹”）。或谓鲁国人。

秦祖，〔1〕字子南。〔2〕

【注释】〔1〕“秦祖”，氏秦，名祖。秦国人。〔2〕“子南”，或作“南”。

漆雕哆，〔1〕字子敛。

【注释】〔1〕“漆雕哆”，氏漆雕，名哆（音 ch ）。鲁国人。

颜高，〔1〕字子骄。〔2〕

【注释】〔1〕“颜高”，氏颜，名高。按本书《孔子世家》、《汉书·古今人表》和今本《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高”均作“刻”，或有作“亥”、“尅”者，另《史记索隐》所引《家语》作“产”。此“颜高”当作“颜刻”，说详梁玉绳《史记志疑》。又《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云：“少孔子五十岁。”〔2〕“子骄”，《通典》卷五十三作“子精”。

漆雕徒父。〔1〕

【注释】〔1〕“漆雕徒父”，氏漆雕，名徒父。按《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云：“名徒，字子文。”《史记索隐》引《家语》云字固。或谓鲁人。

壤驷赤，〔1〕字子徒。〔2〕

【注释】〔1〕“壤驷赤”，氏壤驷，名赤。秦国人。〔2〕“子徒”，按今本《孔子家语》作“子从”。

商泽。〔1〕

【注释】〔1〕“商泽”，氏商，名泽。《史记集解》所引《家语》字子季，《史记索隐》所引《家语》字季，今本《孔子家语》字子秀。或谓鲁国人。

石作蜀，〔1〕字子明。

【注释】〔1〕“石作蜀”，氏石作（或作“石子”、“石之”），名蜀。

任不齐，〔1〕字选。〔2〕

【注释】〔1〕“任不齐”，氏任，名不齐（或作“子齐”），楚国人。〔2〕“选”，按《孔子家语》作“子选”。

公良孺，〔1〕字子正。

【注释】〔1〕“公良孺”，氏公良（或作“公襄”），名孺（或作“儒”）。

陈国人。按本书《孔子世家》云：“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车五乘从孔子。其为人长贤，有勇力，谓曰……”《孔子家语》亦云“贤而有勇，孔子周行，常以家车五乘从。”且列在前三十五人之中。而司马迁将公良孺列于所谓“无年及不见书传者”的四十二人，有误。

后处，〔1〕字子里。〔2〕

【注释】〔1〕“后处”，氏后，名处。齐国人。〔2〕“子里”，今本《孔子家语》作“里之”。

秦冉，〔1〕字开。〔2〕

【注释】〔1〕“秦冉”，氏秦，名冉（或作“宁”、“察”）。按今本《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无秦冉。〔2〕“开”，或作“子开”。

公夏首，〔1〕字乘。〔2〕

【注释】〔1〕“公夏首”，氏公夏，名首（或作“守”）。鲁国人。〔2〕“乘”，或作“子乘”。

奚容箴，〔1〕字子皙。〔2〕

【注释】〔1〕“奚容箴”，氏奚容，名箴（“箴”当依《史记》别本作“箴”，梁玉绳《史记志疑》有辨正）。卫国人，或谓鲁国人。〔2〕“子皙”，或作“子楷”。

公肩定，〔1〕字子中。〔2〕

【注释】〔1〕“公肩定”，氏公肩（或作“公坚”、“公齐”），名定。鲁国人，或谓晋国人，又谓卫国人。〔2〕“子中”，或作“子仲”。

颜祖，〔1〕字襄。〔2〕

【注释】〔1〕“颜祖”，氏颜，名祖（或作“相”）。鲁国人。〔2〕“襄”，或作“子襄”。

单，〔1〕字子家。〔2〕

【注释】〔1〕“单”，氏（音 qí10，或作“郛”、“县”），名单（音 sh4n，或作“亶”）。按卢文弨《龙城札记》、梁玉绳《史记志疑》谓此“单”即今本《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之“县亶”，是。〔2〕“子家”，或作“子象”。

句井疆。〔1〕

【注释】〔1〕“句井疆”，氏句（或作“钩”），名井疆（或作“疆”）。卫国人。其字，或云子界，或云子野，或云子孟。

罕父黑，〔1〕字子索。〔2〕

【注释】〔1〕“罕父黑”，氏罕父（按今本《孔子家语》作“宰父”，梁玉绳《史记志疑》谓《史记》误，可从），名黑。〔2〕“子索”，或作“索”。

秦商，〔1〕字子丕。〔2〕

【注释】〔1〕“秦商”，氏秦，氏商，鲁国大夫秦堇父之子。按《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有传，云：“秦商，鲁人，字丕兹，少孔子四岁。其父堇父，与孔子父叔梁纥俱力闻。”〔2〕“子丕”，或作“丕兹”、“丕慈”、“不慈”、“不慈”。当以作“丕慈”为是。

申党，〔1〕字周。〔2〕

【注释】〔1〕“申党”，氏申，名党（或作“傖”、“棠”、“柎”）。按《孔子家语》，其名作“续”，又有作“绩”、“績”、“繚”者。梁玉绳《史记志疑》云：“盖申子有柎、续二名。”而“党”、“傖”、“棠”

均系“柎”之音近通假字，“绩”，“绩”、“繚”系“续”之形近通假字。可备一说。鲁国人。又《论语·公冶长》云：“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柎。’子曰：‘柎也欲，焉得刚？’”“申柎”即此“申党”。

〔2〕“周”，或作“子周”。〔1〕〔2〕

【注释】〔1〕“颜之仆”，氏颜，名之仆。鲁国人。〔2〕“叔”，或作“子叔”。

荣旂，〔1〕字子祈。〔2〕

【注释】〔1〕“荣旂”，氏荣，名旂（或作“祈”、“祁”）。鲁国人。〔2〕“子祈”，或作“子旗”、“子祺”、“子期”。

县成，〔1〕字子祺。〔2〕

【注释】〔1〕“县成”，氏县，名成（或作“成父”）。鲁国人。〔2〕“子祺”，或作“子谋”、“子横”、“子期”、“子旗”。

左人郢，〔1〕字行。〔2〕

【注释】〔1〕“左人郢”，氏左人（或作“左”），名郢。鲁国人。〔2〕“行”，或作“子行”。

燕伋，〔1〕字思。〔2〕

【注释】〔1〕“燕伋”，氏燕，名伋（音 j0）。鲁国人。〔2〕“思”，或作“恩”、“子思”。

郑国，〔1〕字子徒。〔2〕

【注释】〔1〕“郑国”，氏郑，名国。鲁国人。按一些学者认为即《孔子家语》的“薛邦”，“薛”与“郑”系字误，“国”与“邦”系避汉高祖刘邦名讳而改。也有个别学者主张是两人。〔2〕“子徒”，或作“徒”、“子从”。

秦非，〔1〕字子之。

【注释】〔1〕“秦非”，氏秦，名非。鲁国人。

施之常，〔1〕字子恒。〔2〕

【注释】〔1〕“施之常”，氏施，名之常（或作“常”）。或谓鲁国人。〔2〕“子恒”，或作“思”。

颜哿，〔1〕字子声。

【注释】〔1〕“颜哿”，氏颜，名哿（音 ku4i，或作“会”）。

步叔乘，〔1〕字子车。

【注释】〔1〕“步叔乘”，氏步叔（或作“少叔”），名乘。齐国人。

原亢籍。〔1〕

【注释】〔1〕“原亢籍”，氏原，名亢（或作“抗”、“忼”、“冗”），字籍（或作“子籍”）。鲁国人。

乐欬，〔1〕字子声。

【注释】〔1〕“乐欬”，氏乐，名欬（音 k6，或作“欣”、“颀”、“颜”）。鲁国人。

廉絜，〔1〕字庸。〔2〕

【注释】〔1〕“廉絜”，氏廉，名絜。卫国人。〔2〕“庸”，或作“子庸”。〔1〕字子期。〔2〕

【注释】〔1〕“叔仲会”，氏叔仲（或作“仲叔”），名会。郑玄谓晋国人。按今本《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云：“叔仲会，鲁人，字子期。少

孔子五十岁，与孔璇年相比，每孺子之，执笔记事于夫子，二人迭侍左右。孟武伯见孔子而问曰：‘此二孺子之幼也于学，岂能识乎壮哉？’孔子曰：‘然。少成则若性也，习惯若自然也。’而《史记索隐》所引《家语》云“少孔子五十四岁”。〔2〕“子期”，或作“子其”。

颜何，〔1〕字冉。〔2〕

【注释】〔1〕“颜何”，氏颜，名何。鲁国人。按今本《孔子家语》无“颜何”，但《史记索隐》云：“《家语》字称。”可知是今本脱夺。〔2〕“冉”，或作“称”。

狄黑，〔1〕字皙。〔2〕

【注释】〔1〕“狄黑”，氏狄（或作“炉”），名黑（或作“墨”）。或谓卫国人。〔2〕“皙”，或作“皙之”。

邦巽，〔1〕字子斂。〔2〕

【注释】〔1〕“邦巽”，氏邦（或作“邾”、“国”），名巽（或作“选”）。鲁国人。〔2〕“子斂”，或作“子钦”。

孔忠。〔1〕

【注释】〔1〕“孔忠”，氏孔，名忠（或作“患”、“弗”）。按《史记集解》、《史记索隐》所引和今本之《孔子家语》均云：“字子蔑，孔子兄之子。”

公西舆如，〔1〕字子上。

【注释】〔1〕“公西舆如”，氏公西，名舆如（或作“与”、“与如”、“举如”）。或谓鲁国人，或谓齐国人。

公西蒧，〔1〕字子上。〔2〕

【注释】〔1〕“公西蒧”，氏公西，名蒧（或作“蒧”、“藏”、“点”、“箴”，梁玉绳《史记志疑》云“‘蒧’乃‘蒧’之讹”）。鲁国人。〔2〕“子上”，或作“子尚”、“子索”。

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七十子之徒，誉者或过其实，〔1〕毁者或损其真，钩之未睹厥容貌。〔2〕则论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3〕近是。〔4〕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论语》弟子问，〔5〕并次为篇，〔6〕疑者阙焉。〔7〕

【注释】〔1〕“或”，有的。〔2〕“钩”，通“均”。“厥”，其，他们的。〔3〕“则”，而。“论言弟子籍”，指古文《论语》中的弟子名籍，其内容如同《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论语》家的《孔子徒人图法》及《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先秦汉初，书无定名现象十分普遍。据王充《论衡·正说》，《论语》亦可称《传》、称《论》，云：“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论语》者，弟子共纪孔子之言行，敕记之时甚多，数十百篇。”“论言弟子籍”即古文《论语》中的一部分，下文的“论语弟子问”也是古文《论语》中的一部分。“孔氏古文”，一般认为指汉武帝时鲁共王坏孔子宅所得古文书籍。据荀悦《前汉纪·成帝纪》、《汉书·艺文志》、王充《论衡·佚文》、许慎《说文解字叙》记载，其中有《论语》。所谓“古文”，实指战国时期的六国文字。〔4〕“近是”，接近事实，接近原貌。〔5〕“《论语》弟子问”，指古文《论语》中孔子与弟子的问对。按《汉书·艺文志》云：“《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今本《论语》内容，就主要是孔子与弟子的问对。〔6〕“并

次”，合并编排。〔7〕“疑者”，疑惑不清的地方。“阙”，空缺。

译 文

孔子说“接受学业兼通六艺的弟子有七十七人”，都是才能出众之士。其中德行突出的是：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擅长政事的是：冉有，季路。擅长言语的是：宰我，子贡。擅长文献的是：子游，子夏。颛孙师偏激，曾参迟钝，高柴愚笨，仲由粗鲁，颜回啊经常穷乏。而端木赐不接教命而去经商谋利，预测市场行情总是屡猜屡中。

孔子一生中所尊奉的人：在周京洛邑是老子；在卫国是蘧伯玉；在齐国是晏平仲；在楚国是老莱子；在郑国是子产；在鲁国是孟公绰。多次称道臧文仲、柳下惠、铜鞮伯华、介山子然，孔子都后于他们，不在同一年代。

颜回是鲁国人，字子渊。比孔子小三十岁。

颜渊询问仁的含义。孔子说：“克制自己的欲望言行，一切归依周礼，那么天下的人都会称许你是仁人。”

孔子说：“贤人哪，颜回啊！一碗饭，一瓢汤，住在简陋的小巷里，别人受不了穷苦的忧愁，颜回却不改变自己的乐趣。”“颜回听讲时如同蠢人；但退回去后再考察他的言行举止，也足以发明讲学的内容，颜回可不愚蠢。”“任用的话就身体力行，舍弃不用的话就隐藏起来，只有我和你能这样啊！”

颜回二十九岁那年，头发全部变白。颜回过早死去，孔子哭得极为悲痛，说：“自从我有了颜回，门人就更加亲密无间。”鲁哀公询问：“弟子中谁最好学？”孔子回答说：“有个叫颜回的最好学，他从不把怒气转移到别人身上，不犯同样的过失。可不幸短命死了，如今就没有像他这样的了。”

闵损，字子骞，比孔子小十五岁。

孔子说：“孝顺啊，闵子骞！人们对他父母兄弟称赞他的言语没有非议。”他不到卿大夫那里做家臣，不吃昏君的俸粮。（他拒绝季氏的委任，说：）

“如果再来征召我的话，我就必定在汶水之北的齐国了。”冉耕，字伯牛，孔子认为他有德行。

伯牛得了恶病，孔子前往探望他，从窗口握住他的手，说：“命啊！这样的人而有这样的病，是命啊！”

冉雍，字仲弓。

仲弓询问为政。孔子说：“出门办事如同去会见贵宾，役使百姓如同承当重大祭祀。在国中没有怨恨，在家中也无怨恨。”

孔子认为仲弓有德行，说：“冉雍这个人，可以让他独当一面，统领一方。”

仲弓的父亲，是个地位低下的人。孔子说：“耕牛的儿子毛色纯赤而且双角齐整，即使想不用它作为祭祀的供品，但山川神灵难道会舍弃它吗？”

冉求，字子有。比孔子小二十九岁。曾任季孙氏的家宰。

季康子询问孔子道：“冉求称得上仁吗？”孔子说：“千户人家的都邑，百辆兵车的封地，冉求呀，可以让他去管理那里的赋税。至于称不称得上仁，我就知道了。”季康子又问：“子路称得上仁吗？”孔子回答说：“如同冉求一样。”

冉求问道：“事情一听到就行动吗？”孔子说：“听到了就行动。”子路问道：“事情一听到就行动吗？”孔子说：“有父亲兄长健在，怎么能一

听到就行动呢？”子华对此感到奇怪，说：“我冒昧地提个问题，为什么问题相同而回答各异？”孔子说：“冉求呀退缩拘谨，所以我鼓励他；仲由呢好胜争强，所以我抑制他。”

仲由，字子路，是卞邑人。比孔子小九岁。

子路生性质朴，喜好勇猛武力，心地刚强直率，头带雄鸡样式的帽子，身佩叫做豸豚的长剑，曾经冒犯欺凌过孔子。孔子设施礼教，逐渐诱导子路，子路后来改穿儒服，送上拜师的礼物，通过孔子的门人请求做弟子。

子路询问为政。孔子说：“先给百姓作出样子，并慰劳关心百姓。”子路要求多说几句。孔子说：“永远不要懈怠。”

子路问道：“君子崇尚勇武吗？”孔子说：“义是至高无上的。君子爱好勇武而没有义理，就会作乱造反；小人爱好勇武而没有义理，就会偷盗抢劫。”

子路听到一件事，还没能去做，就唯恐又听到别的事。

孔子说：“根据片言只语就可以判决诉讼案件的，大概只有仲由吧！”“仲由喜好勇武超过了我，但没地方取得制造渡海木筏的材料。”“像仲由这样，将会不得好死。”“穿着用乱麻作絮的旧袍同穿着狐貉皮大衣的人站在一起而不以为耻的，大概只有仲由吧！”“仲由的学问吗，已到了登堂的地步，但还没达入室的境界。”

季康子问道：“仲由称得上仁吗？”孔子说：“有千辆兵车的大国可以让他去管理赋税，但不知道他的仁德。”

子路喜好跟随孔子出游，途中遇到过长沮、桀溺、荷丈人。

子路担任季氏的家宰，季孙询问孔子道：“子路可以说是辅佐大臣吗？”孔子说：“可以说是备位充数的臣子罢了。”

子路出任蒲邑大夫，向孔子辞行。孔子说：“蒲邑有许多壮汉勇士，而且难于治理。但我告诉你几句话：谦恭敬谨，可以驾驭勇士；宽厚中正，可以安抚民众；恭敬中正而清静，就可以回报君上了。”

当初，卫灵公有宠爱的姬妾叫做南子。卫灵公的太子蒯聩得罪了南子，因为惧怕诛杀而出国逃奔宋国。等到卫灵公去世，夫人南子想立公子郢为国君。但公子郢不肯，说：“流亡人太子的儿子辄在此。”于是卫人拥立辄为国君，这就是卫出公。卫出公在位十二年，他的父亲蒯聩居住外地，不能进入卫国都城。子路担任卫国大夫孔悝的采邑之宰。蒯聩于是与孔悝发动叛乱，设法进入孔悝家中，接着和他的党徒袭击进攻卫出公。卫出公逃奔鲁国，从而蒯聩进入国都即位，这就是卫庄公。当孔悝发动叛乱时，子路正在国外，闻讯后飞驰前往卫国。子路遇到子羔出卫都城门，子羔对子路说：“卫出公已经离去了，而城门也已关闭，你可以返回了，不要白白遭受那里的祸害。”子路说：“我吃孔悝的饭就不能躲避孔悝的危难。”子羔结果离去。有使者进入卫都城中，城门打开，子路跟随而进入。子路赶到蒯聩处，蒯聩和孔悝登上孔宅内的高台。子路说：“国君哪里用得着孔悝？请求让我得到孔悝而杀死他。”蒯聩不听从。于是子路准备焚烧高台，蒯聩恐惧，就命令石乞、壶廪下台攻打子路，打断了子路系帽的带子。子路说：“君子死了但帽子不能脱掉。”于是结好帽带而被杀死。

孔子听说卫国内乱，说：“唉，仲由要死了。”不久果真接到子路的死讯。所以孔子说：“自从我得到仲由后，恶言恶语就不再进入耳朵。”这时子贡正为鲁国出使在齐国。

宰予，字子我，尖嘴利舌，能言善辩。接受孔子教授的学业后，问道：“为父母服三年之丧，这丧期不也太长了吧？君子三年不举行礼仪，礼仪必定败坏；三年不演奏音乐，音乐必定毁弃。陈粮既已吃尽，新谷就又登场，钻木取火，更换火种，（全都一年轮回一周，）丧期一年就可以了。”孔子说：“这样做对你来说心安吗？”宰予说：“心安。”孔子说：“你心安就那样做吧。君子居丧期间，吃美味不觉得甘甜，听音乐不觉得快乐，所以不这样做啊。”宰我出去。孔子说：“宰予不仁啊！孩子生下来三年，然后才脱离父母的怀抱。那三年之丧，是天下通行的礼仪啊！”

宰予白天睡觉。孔子说：“腐朽的木头无法再雕琢了，污秽的墙壁无法再粉刷了。”

宰我询问五帝的德行。孔子说：“宰予不是问这问题的人。”

宰我担任临菑大夫，与齐国大臣田常发动叛乱，因而诛灭他的家族，孔子为此感到耻辱。

端木赐，是卫国人，字子贡，比孔子小三十一岁。

子贡快嘴利口，巧于言辞，孔子经常被他辩得理屈词穷。孔子问道：“你和颜回比哪个强？”子贡回答说：“我怎么敢同颜回相比！颜回听到一件事可以推知十件，我听到一件事只能推知两件。”

子贡接受学业完毕后，问道：“我是什么样的人？”孔子说：“你好比是器皿。”子贡又问：“什么样的器皿呢？”孔子说：“宗庙祭祀时盛放黍稷的容器——瑚琏。”

陈子禽问子贡道：“仲尼的学问是从哪里学来的？”子贡说：“周文王、周武王的仁义之道并没有失落于地，而是保存在人间。贤能的人记住了其中的大道理，不贤能的人记住了其中的小道理。无处没有周文王、周武王的仁义之道。夫子哪里不能学习？而且何必要有固定的老师呢！”陈子禽又问：“孔子到达一个国家，必定知道那里的政事。这是向人索求来的呢？还是别人提供给他的呢？”子贡说：“夫子是用温和、善良、恭敬、俭仆、谦让得来的。夫子求索的方法不同于一般人求索的方法。”

子贡问道：“富有而不骄傲，贫穷而不谄媚，怎么样？”孔子说：“可以啊。但比不上贫穷而乐于求道，富有而谦逊好礼。”

田常打算在齐国发动叛乱，但又害怕大臣高氏、国氏、鲍氏、晏氏的势力，所以就调遣齐国的军队，准备攻伐鲁国。孔子闻讯，对门下弟子说：“鲁国，是祖宗坟墓的所在地，是父母生活的国度。国家的危难到了如此地步，诸位为什么没人挺身而出？”子路请求出去活动，孔子阻止了他。子张、子石请求出行，孔子不允许。子贡请求出行，孔子应许了他。

子贡于是出行，到达齐国，进言劝说田常道：“您攻伐鲁国的计划是失误了。那鲁国，是难以攻伐的国家，鲁都的城墙薄而矮，鲁都的护城河窄而浅，鲁国的君主愚蠢而不仁，大臣虚伪而无用，鲁国的士人百姓又厌恶武器军队之事，这样的国家不可与它交战。那吴国，城墙高而厚，护城河宽而深，武器装备坚固而崭新，士卒精良而充足，贵重的器物、精良的兵器全都在都城之中，又选派贤明的大夫守城，这样的国家容易攻伐呀。”田常愤怒变了脸色说：“你所说的难，是一般人所说的易；你所说的易，是一般人所说的难。居然用这来教我，是什么道理呢？”子贡说：“臣下听说过这样的话，忧患存在于内部的就进攻强大的国家，忧患存在于外部的就进攻弱小的国家。如今您的忧患就在内部。我听说您三次求封而三次不成，其原因是因为

有的大臣不听从啊。如今您将攻破鲁国来扩张齐国的领土，征战取胜来使君主骄傲，打败敌国来尊崇大臣，但您的功劳却不在其中，那就会与君主的关系日益疏远。这样您上面让君主的心思骄傲自大，下面让群臣肆无忌惮，以此企求成全夺取国政的大事，就困难了。君上骄傲就会随心所欲，臣下骄傲就会争权夺利，这样您上面与君主有矛盾，下面与大臣互相争斗。像这样的话，您要在齐国站住脚就危险了。所以说攻伐鲁国不如攻伐吴国。攻伐吴国不能获胜，百姓在外战死，大臣在内空虚，这样您在上面没有强大的群臣相对抗，下面没有百姓的责难，孤立国君、控制齐国的只有您了。”田常说：“好。尽管如此，但我们的军队已经开赴鲁国了，现在离开而前往吴国，大臣们会怀疑我，怎么办？”子贡说：“您按兵不动不要发起进攻，臣下请求前往出使吴王，叫他救援鲁国而攻伐齐国，您就乘机领兵迎击吴军。”田常答应所请，派子贡南下面见吴王。

子贡劝说吴王夫差道：“臣下听说这样的话：实行王道的人不绝灭别的国家，实行霸道的人没有强大的对手，互相抗衡的千钧重量双方，即使只在其中一方增加一铢一两就会出现重心的转移。如今拥有万辆兵车的齐国私下兼并千辆兵车的鲁国，来和吴国争强斗胜，臣下暗中替大王感到危难。况且那救援鲁国，有显赫的名声；攻伐齐国，有巨大的利益。以此安抚泗水之滨的十二诸侯国，诛伐残暴的齐国来制服强大的晋国，得到的利益没有比这更大的。名义上保存行将灭亡的鲁国，实际上使强大的齐国受困，聪明的人对此坚信不疑。”吴王夫差说：“讲得好。尽管如此，但我已经与越王交战，使之栖息于会稽山上。越王句践自己吃苦来供养士人，对我存有进行报复的心思。你等我攻伐越国后再来听从你的安排。”子贡说：“越国的力量超不过鲁国，吴国的强大超不过齐国，大王放下齐国而攻伐越国，那么齐国马上就可平定鲁国了。况且大王正在用救存危亡复兴灭国作为号召，但那攻伐弱小的越国而畏惧强大的齐国，不是勇者的行为。勇者不回避危难，仁者不废弃礼法，智者不丧失时机，王者不灭亡诸侯，以此来建立自己的道义。如今大王能保存越国来向诸侯显示仁义，救援鲁国进攻齐国，威力施加到晋国，各国诸侯必定相继前来吴国朝见，那么霸业就建成了。同时大王一定担心越国的话，臣下请求东进面见越王，叫他出兵相从，这实际上是空虚越国的力量，名义上则是使诸侯相从而讨伐齐国。”吴王夫差非常高兴，于是派遣子贡前往越国。

越王句践修缮打扫道路，到郊外迎接子贡，亲自为子贡驾车到馆舍而询问道：“这里是不开化的蛮夷之邦，大夫为何恭敬庄重地屈尊光临此地？”子贡说：“如今我劝说吴王救援鲁国攻伐齐国，他心里愿意而畏惧越国的复仇，说‘等我攻伐越国以后就可以’。像这样的话，攻破越国是必定了的。况且没有报复他人之心却使人怀疑，是笨拙；存有报复他人之心而让人知道，是失败；事情没有发作而消息先传出去，是危险。这三种情况是举行事情的重大祸患。”句践伏地叩头连拜两次说：“我曾经自不量力，便与吴军作战，因而被困在会稽山，痛恨刻骨铭心，日夜唇焦舌干，只想和吴王相随死去，这就是我的愿望啊。”句践于是询问子贡如何是好。子贡说：“吴王夫差为人凶猛残暴，朝中群臣不堪承受；国家困于频繁战争，军队士卒无法忍耐；百姓怨恨君上，大臣内部变心；伍子胥因为直言进谏而死，太宰嚭执掌政事，顺从国君的过错来保证自己的私利：这是行将灭亡国家的政治啊。如今大王果真能调发军队帮助吴国来迎合吴王的意旨，献纳重器珍宝来讨他的欢心，

用谦卑的言辞来尊崇对他礼仪，吴王攻伐齐国就必定无疑了。他出战不胜，就是大王的福运了。出战取胜，他必定率领军队进攻晋国，臣下请求北上见面见晋君，让他出兵共同攻打吴军，削弱吴国那就是必然的了。吴国的精锐士卒在齐国消耗殆尽，主力部队在晋国疲惫困乏，从而大王便掌握了吴国的致命弱点，这样灭亡吴国就必定无疑了。”越王句践听了大为高兴，答应按子贡的计策出兵。越王赠送子贡金子一百镒，剑一把，好矛两杆。子贡不接受，接着上路。

子贡回报吴王夫差说：“臣下恭敬地把大王的话告诉越王，越王大为恐惧，说：‘我很不幸，从小失去父亲，内心不自量力，冒犯得罪了吴国，以致军队战败自己受辱，栖身在会稽山，国家变为一片废墟，依赖大王的恩赐，使我得以捧上俎豆礼器而举行宗庙社稷的祭祀，这一切我死都不敢忘记，还有什么别的谋略敢考虑！’”过了五天，越王句践派大夫文种向吴王夫差叩头上言道：“东海服役之臣孤家句践的使者臣下文种，冒昧修书给左右官吏谨向大王致以问候。近日私下听说大王将要振兴大义，诛伐强暴、拯救弱小，围困残暴的齐国而安抚周朝王室，请求全部出动境内的三千士卒，我请求亲自身披坚固的铠甲，手持锐利的武器，来冲锋陷阵，首先承受飞矢流石。通过越国卑贱的臣子文种奉献先人收藏的兵器，铠甲二十套，斧子，屈卢矛，步光剑，来向大王表示祝贺。”吴王夫差非常高兴，把文种的话告诉子贡，说：“越王句践准备自己随从我攻伐齐国，可以吗？”子贡说：“不可以。使他人的国家空虚，让他人的部众全部出动，又让他的国君随从，不合乎义。国君接受越国的礼物，应许越国的出兵，而谢绝越君出征。”吴王答应，于是谢绝越王句践亲自随从出征的要求。到这时吴王夫差就马上征发吴国九郡的兵马攻伐齐国。

子贡乘机离开吴国前往晋国，对晋君说：“臣下听说这样的话：谋划不事先确定就不能够应付突发事件，军队不事先准备就不能够战胜敌人。如今那齐国和吴国将要开战，吴国战而不胜的话，越国大乱吴国是一定的了；但吴王和齐国交战而获胜的话，必定会把吴国军队开向晋国。”晋君大为惊恐，说：“对这该怎么办？”子贡说：“修缮武器、休养士卒来等待吴国军队。”晋君答应。

子贡离开晋国前往鲁国。吴王夫差果真在艾陵与齐人交战，大败齐军，俘获七名将军所辖的部队而不返回，果真又率领军队开赴晋国，与晋人在黄池之上相遇。吴、晋双方争强斗胜。晋军攻击吴军，大败吴军。越王句践闻讯，领兵渡过松江而袭击吴国，在离吴国都城七里的地方安营扎寨。吴王夫差得知情报，离开晋国而返回，与越军在五湖地区交战。吴军三次交战都没有取胜，都城大门失守，越军于是包围王宫，杀死吴王夫差而将他的国相太宰嚭斩首示众。攻破吴国三年后，越王句践在江、淮之东称霸。

所以子贡一次出使，保存了鲁国，大乱了齐国，灭亡了吴国，加强了晋国而使越国称了霸。子贡一次出使，使得各国形势的旧格局相继打破，十年之中，鲁、齐、吴、晋、越五个国家各有重大变化。

子贡喜好经商做买卖，根据时机转手货物。喜欢褒扬别人的美德，但不能隐匿别人的过失。曾经出任鲁国、卫国之相，家产积累达到千金，最后死在齐国。

言偃是吴国人，字子游。比孔子小四十五岁。

子游完成学业以后，出任武城之宰。孔子经过武城，听到弹奏琴瑟演唱

诗歌的声音。孔子微微一笑，说：“宰鸡哪里用得着杀牛刀？”子游说：“往日我从夫子那里听说：‘君子学习道理就会爱护他人，小人学习道理就会容易使唤。’”孔子说：“诸位弟子，言偃的话是对的。先前我说的话只是开个玩笑罢了。”孔子认为子游熟悉文献典籍。

卜商，字子夏，比孔子小四十四岁。

子夏问道：“‘美妙的笑容酒涡深深啊，美丽的眸子黑白分明啊，洁白的素绢上画得绚丽多彩啊。’这几句诗说的是什么意思？”孔子说：“绘画的事情原在素绢的编织之后。”子夏说：“礼仪的产生在（仁之）后吧？”孔子说：“卜商现在可同他谈论《诗》了。”

子贡问道：“颛孙师和卜商，谁贤能？”孔子说：“颛孙师做事过头，卜商做事达不到要求。”“那么颛孙师强一些吗？”孔子说：“做事过头和达不到要求是一样的。”

孔子对子夏说：“你要做君子式的儒者，不要做小人式的儒者。”

孔子死后，子夏居住在西河教学授业，担任魏文侯的老师。他的儿子死去，哭得瞎了眼睛。

颛孙师是陈国人，字子张，比孔子小四十八岁。

子张询问如何谋求官职。孔子说：“多听，对疑惑的地方存而不论，谨慎地谈论其余明白无误的地方，就可以减少过失；多看，对疑惑的地方存而不论，谨慎地实行其余明白无误的地方，就可以减少悔恨。言语少过失，行动少悔恨，那么官职俸禄便在其中了。”

有一次，子张随从孔子在陈国、蔡国之间，陷入困境，便询问如何行得通。孔子说：“言语忠诚可信，行为厚道谨敬，即使在偏远的异国他乡，也能行得通。言语不忠诚有信，行为不厚道谨敬，即使在老家乡里，能行得通吗？站立时就仿佛看见‘忠信笃敬’几个字并列竖在前面，在车厢里就仿佛看见‘忠信笃敬’几个字并列挂在横木上，（时刻记着，）这样才能到处行得通。”子张把这些话写在束衣的大带子上。

子张问道：“士人怎么做就可以称得上达了？”孔子说：“你所说的达，指什么情况？”子张回答说：“在诸侯国中必定闻名，在大夫家中必定闻名。”孔子说：“这是闻，不是达啊。那达者，质朴正直而爱好道义，对人善于分析言语而观察表情，考虑问题注意谦虚让人，无论在诸侯国中，还是在大夫家里必定通达。至于那闻者，表面上装作仁义而行动上背道而驰，以仁自居而深信不疑，无论在诸侯国中，还是在大夫家里必定闻名。”

曾参是南武城人，字子舆。比孔子小四十六岁。

孔子认为他能通晓孝道，所以向他传授学业。曾参撰作《孝经》。曾参最后死在鲁国。

澹台灭明是武城人，字子羽。比孔子小三十九岁。

澹台灭明容貌非常丑恶。他想拜孔子为师，但孔子认为他天资低下。澹台灭明接受学业完毕后，退回家中而修习实践孔子教授的学业，做事从不走歪门邪道，不是公事就不拜见卿大夫。

澹台灭明南下出游到达长江，随从的弟子有三百人，对待人事的取舍进退公正无私，名声遍及诸侯各国。孔子听说这些情况后，说：“我凭言辞来判断人，错看了宰予；凭外貌来判断人，错看了子羽。”

宓不齐，字子贱。比孔子小三十岁。

孔子评论子贱说：“子贱是君子啊！鲁国没有君子的话，这个人是从哪

里取得君子德行的呢？”

子贱出任单父邑宰，向孔子报告情况，说：“这个地方有比我贤能的五个人，教导我治理都邑的方法。”孔子说：“可惜啊！不齐所治理的地方太小，如果所治理的地方大，那就有希望了！”

原宪，字子思。

子思问什么叫做耻。孔子说：“国家政治有道，做官领取俸禄。国家政治无道，也做官领取俸禄，这就叫耻。”

子思说：“好胜争强、自我夸耀、怨天尤人、贪得无厌这四点都没有任何表现，可以称得上仁吗？”孔子说：“可以说是难能可贵了，至于仁，那我还不知道。”

孔子去世，原宪就流亡隐居在荒郊野地之中。子贡出任卫国之相，随从的车马前呼后拥，分开高过人头的野草，进入僻陋的里巷，探望问候原宪。原宪整理好所穿戴的破旧衣帽会见子贡。子贡为此感到羞耻，说：“夫子难道也病了吗？”原宪说：“我听说这样话：没有财产叫做贫，学习道义而不能实行才叫做病。像我这样，是贫，而不是病啊。”子贡觉得惭愧，不高兴地离去，一生都因为这次言语的过失而感羞耻。

公冶长，齐国人，字子长。

孔子说：“公冶长，可以把女儿嫁给她。虽然他曾在监狱中关押过，但不是他的罪过啊。”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公冶长。

南宫括，字子容。

南宫括问孔子道：“羿善于射箭，羿能倾覆船只，都不得好死；大禹、后稷亲自种植庄稼，结果享有天下。（应当如何理解？）”孔子没有回答。子容出去，孔子说：“君子啊，这个人！崇尚道德啊，这个人！”〔孔子称赞南宫括说：〕“国家政治有道，能够不被废黜；国家政治无道，能够免于刑罚杀戮。”南宫括多次诵读“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的诗句，孔子便把他兄长的女儿嫁给南宫括。

公皙哀，字季次。

孔子说：“天下的士人没有德行，大多成为卿大夫的家臣，在都邑做官；只有季次不曾做官。”

曾蒧，字皙。

曾蒧侍奉孔子，孔子说：“谈谈你的志向。”曾蒧说：“春天的服装穿定了，我和成年人五、六位，儿童六、七个，在沂水边洗洗澡，在舞雩台吹吹风，最后唱着歌儿回家。”孔子叹了一口气说：“我赞同曾蒧的志趣啊！”

颜无繇，字路。颜路是颜回的父亲。父子曾经各在不同的时候师事孔子。

颜回死去，颜路贫穷，请求孔子卖掉车子来帮助安葬颜回。孔子说：“不管有才能还是没才能，说起来也各是自己的儿子啊。鲤儿死了，只有内棺而无外椁，我不能卖掉车子徒步行走来为他置办外椁，因为我曾忝列大夫之后，所以不可以卖掉车子而徒步行走。”

商瞿是鲁国人，字子木。比孔子小二十九岁。

孔子传授《周易》给商瞿，商瞿传授给楚国人馯臂子弘，馯臂子弘传授给江东人矫子庸疵，矫子庸疵传授给燕国人周子家竖，周子家竖传授给淳于人光子乘羽，光子乘羽传授给齐国人田子庄何，田子庄何传授给东武人王子中同，王子中同传授给菑川人杨何。杨何在汉武帝元朔年间凭研治《周易》担任汉朝的中大夫。

高柴，字子羔。比孔子小三十岁。

子羔身高不满五尺，师从孔子接受学业，孔子认为他愚笨。

子路让子羔出任费郈的邑宰。孔子说：“这是坑害了人家的子弟！”子路说：“那里有老百姓，有社稷的祭祀，何必要读书然后才算有学问呢？”孔子说：“所以我讨厌能言善辩的人。”

漆雕开，字子开。

孔子让漆雕开做官。漆雕开回答说：“我对这做官没有信心。”孔子高兴。

公伯缭，字子周。

子周对季孙毁谤子路。子服景伯将这情告诉孔子，说：“季孙他老人家原来就对子路有疑心，对公伯缭，以我的力量还是能把他陈尸于大庭广众。”孔子说：“仁义之道将要实行，那是命啊；仁义之道将要废弃，也是命啊。公伯缭能把命怎么样！”

司马耕，字子牛。

司马牛话多而且急躁。他问孔子什么叫仁。孔子说：“仁人，他的说话很慎重。”司马牛说：“说话慎重，这就可以称之为仁吗？”孔子说：“实行仁很难，谈论仁能不慎重吗？”

司马牛问怎样才是君子。孔子说：“君子不忧愁，不恐惧。”司马牛说：“不忧愁不恐惧，这就可以称之为君子吗？”孔子说：“问心无愧，有什么忧愁什么恐惧！”

樊须，字子迟。比孔子小三十六岁。

樊迟请求学习种庄稼，孔子说：“我这方面不如老农民。”樊迟请求学习种蔬菜，孔子说：“我这方面不如老菜农。”樊迟退下出去。孔子说：“小人呀，樊迟！上面执政的人喜好礼仪，老百姓就没有人敢不恭敬；上面执政的人喜好义理，老百姓就没有人敢不服从；上面执政的人喜好信用，老百姓就没有人敢不用真心实意。像这样的话，四面八方的老百姓都会背着他们的子女而来投奔了，哪里用得着自己去种庄稼！”

樊迟询问什么是仁，孔子说：“就是爱护人。”又问什么是智，孔子说：“就是了解人。”

有若比孔子小四十三岁。有若说：“礼的作用，以和谐适中最为可贵。在先王的治国之道里，这是其中最美好的。事无巨细都要依从礼，但也有行不通的地方；只知道和谐适中而去求和谐适中，不用礼来调节，也是不可行的。”“信用符合道义，说的话就能履行。恭敬符合道义，便能远离耻辱。有依仗而不失去自己的亲族，也就值得尊崇了。”

孔子去世后，弟子们十分思念仰慕。有若的长相像孔子，弟子们一起共同立他为老师，如同孔子在世时那样对待他。有一天，弟子进来问道：“昔日夫子要出门上路，让弟子带上雨具，后来果真下了雨。弟子问道：‘您凭什么知道会下雨？’夫子说：‘《诗》中不是这样说吗：月亮附着在毕宿，接着就要下滂沱大雨了。昨天晚上月亮不就在毕宿吗？’有一天，月亮在毕宿，结果却没有下雨。商瞿年纪很大仍没有孩子，他的母亲要为他另娶妻室。孔子派商瞿前往齐国，他的母亲请求暂不要派商瞿。孔子说：‘不要担心，商瞿四十岁以后当会有五个儿子。’后来果真如此。冒昧相问，夫子凭什么知道这些？”有若沉默无语，没法回答。弟子起身说：“有子避开此位，这不是你该坐的地方啊！”

公西赤，字子华。比孔子小四十二岁。

子华出使到齐国去，冉有为他的母亲请求给些小米。孔子说：“给她一釜。”冉有请求增加。孔子说：“给她一庾。”结果冉子给了五秉小米。孔子说：“公西赤前往齐国，乘着肥马驾的车，穿着轻暖的皮衣。我听说君子救济急难穷困，而不接济富人。”

巫马施，字子旗。比孔子小三十岁。

陈司败问孔子道：“鲁昭公知礼吗？”孔子说：“知礼。”孔子退出去后，陈司败揖请巫马旗上前，说：“我听说君子不偏袒任何人。难道君子也偏袒人吗？鲁君娶了吴国女子作为夫人，称她为孟子。孟子本姓姬，为了回避称同姓，所以叫她孟子。如果说鲁君知礼的话，那还有谁不知礼！”巫马施把陈司败的话告诉孔子。孔子说：“我幸运啊，倘若有过错，人家必定知道。臣子不可谈论君主的丑事，为鲁君避讳，是礼啊。”

梁鱣，字叔鱼。比孔子小二十九岁。

颜幸，字子柳。比孔子小四十六岁。

冉孺，字子鲁。比孔子小五十岁。

曹恤，字子循。比孔子小五十岁。

伯虔，字子析。比孔子小五十岁。

公孙龙，字子石。比孔子小五十三岁。

从子石以上共三十五人，他们的年龄、姓名以及受业情况明确见于文献记载。其它四十二人，不知年岁以及不见于文献记载的，著录于下：

冉季，字子产。

公祖句兹，字子之。

秦祖，字子南。

漆雕哆，字子敛。

颜高，字子骄。

漆雕徒父。

壤驷赤，字子徒。

商泽。

石作蜀，字子明。

任不齐，字选。

公良孺，字子正。

后处，字子里。

秦冉，字开。

公夏首，字乘。

奚容箴，字子皙。

公肩定，字子中。

颜祖，字襄。

单，字子家。

句井疆。

罕父黑，字子索。

秦商，字子丕。

申党，字周。颜之仆，字叔。

荣旂，字子祈。

县成，字子祺。

左人郢，字行。

燕伋，字思。

郑国，字子徒。

秦非，字子之。

施之常，字子恒。

颜哿，字子声。

步叔乘，字子车。

原亢籍。

乐欬，字子声。

廉絜，字庸。

叔仲会，字子期。

颜何，字冉。

狄黑，字皙。

邦巽，字子敛。

孔忠。

公西舆如，字子上。

公西蒧，字子上。

太史公说：学者中许多人说到孔子的七十位高足弟子，称誉者有的言过其实，毁谤者有的篡改真相，但全都没有见到过他们的容貌。而《论语》弟子名籍出自孔子宅第壁中古文，接近事实。我收集有关孔子弟子的姓名、文字全都取自《论语》中的弟子问对，合并编排，有疑惑不清的地方就空缺着。

史记卷六十八 商君列传第八

李解民 注译

商君者，卫之诸庶孽公子也，〔1〕名鞅，姓公孙氏，〔2〕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学，〔3〕事魏相公叔座为中庶子。〔4〕公叔座知其贤，未及进。会座病，魏惠王亲往问病，〔5〕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讳，〔6〕将奈社稷何？”〔7〕公叔曰：“座之中庶子公孙鞅，年虽少，有奇才，愿王举国而听之。”王嘿然。〔8〕王且去，座屏人言曰：“王即不听用鞅，〔9〕必杀之，无令出境。”王许诺而去。公叔座召鞅谢曰：“〔10〕今者王问可以为相者，我言若，〔11〕王色不许我。我方先君后臣，〔12〕因谓王即弗用鞅，当杀之。王许我。汝可疾去矣，且见禽。”〔13〕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杀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谓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国听公孙鞅也，岂不悖哉！”〔14〕

【注释】〔1〕“卫”，国名，姬姓，始封君为周武王之弟康叔，于公元前十一世纪周公平定武庚反叛后，接受封赐的商都地区和殷民七族立国，建都沫（即朝歌，今河南淇县），约有今河南北部与山西、河北、山东三省交界之地。自公元前六六六年被翟击败，国势日蹙，国都屡次东迁。此时已为魏国附庸，国都在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公元前二五四年为魏所灭。后在秦国扶持下复国，迁都野王（今河南沁阳），公元前二九九年为秦所灭。“庶孽”，嫡长子孙以外的旁系别枝。“公子”，别本或无“公”字。〔2〕“姓公孙氏”，春秋战国时代，国君的孙子称“公孙”，其后遂以“公孙”为氏。先秦的姓与氏有别，姓为有共同血缘关系种族之称，氏是从姓繁衍派生出来的分枝。至秦汉，姓、氏合二为一。依照商鞅所处时代的习惯，公孙实为其氏，姬才是他的姓。司马迁已用汉代习惯将姓、氏混同了。〔3〕“刑名之学”，“刑”亦作“形”，原指研究形体与名称关系的学说，法家用以作为阐述、推行自己政治主张的理论，把“形名”与“法术”相联系，“名”引申为名分、言论、法术等，强调循名责实，慎赏明罚。〔4〕“魏”，国名，姬姓，开国君主为魏文侯（公元前四四五年至前三九六年在位），其先世代为晋国之卿，后与韩、赵三分晋国，于公元前四三年被周威烈王正式封为诸侯，建都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公元前三六四年（或说公元前三六一年）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故魏又称梁。领土主要有今山西西南部的河东和河南北部的河内之地。公元前二二五年为秦所灭。“公叔座”，公叔，氏；座，一作痤，名。魏武侯（公元前三九五年至前三七二年在位）时继田文为相。“中庶子”，官名，战国时代国君、太子、相国等上层权贵的侍从之臣。〔5〕“魏惠王”，名罃，或作莹、婴，亦称梁惠王，魏武侯之子，公元前三六九年至前三一九年在位。详见本书《魏世家》。〔6〕“有如”，“有”意同“如”，如果，倘若。“不可讳”，不能避忌，这是死的委婉说法。死为古人忌讳之事，但又无法避免，不便直言，故有此说。〔7〕“社稷”，社，土地神；稷，谷神，为天子、诸侯所祭祀，用以指代国家。“奈社稷何”，把国家怎么样，意即怎样安顿国家。〔8〕“嘿”，同“默”。〔9〕“即”，如，如果。〔10〕“谢”，告，告诉。〔11〕“若”，你。〔12〕“方”，当，应当。〔13〕“禽”，通“擒”。〔14〕“悖”，悖乱，荒谬。

公叔既死，公孙鞅闻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1〕将修缪公之业，〔2〕东复侵地，〔3〕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孝公既见卫鞅，〔4〕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听。罢而孝公怒景监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监以让卫鞅。〔5〕卫鞅曰：“吾说公以帝道，〔6〕其志不开悟矣。”〔7〕后五日，复求见鞅。鞅复见孝公，益愈，〔8〕然而未中旨。罢而孝公复让景监，景监亦让鞅。鞅曰：“吾说公以王道而未入也。〔9〕请复见鞅。”鞅复见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罢而去。孝公谓景监曰：“汝客善，可与语矣。”鞅曰：“吾说公以霸道，〔10〕其意欲用之矣。诚复见我，〔11〕我知之矣。”卫鞅复见孝公。公与语，不自知郤之前于席也。〔12〕语数日不厌。景监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13〕”鞅曰：“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14〕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15〕故吾以彊国之术说君，〔16〕君大说之耳。〔17〕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

【注释】〔1〕“秦孝公”，名渠梁，秦献公之子，公元前三六一年至前三三八年在位。详见本书《秦本纪》。秦，国名，嬴姓，开国君主为秦襄公（公元前七七七年至前七六六年在位），他因护送周平王东徙有功而受封为诸侯，都西犬丘（即西垂，在今甘肃天水西南、礼县东北）。后多次迁都。公元前三八三年秦献公迁都栎阳（今陕西富平东南）。公元前三五 年秦孝公迁都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公元前二二一年秦王政统一中原。公元前二 六年被刘邦领导的起义军所灭亡。战国初期，地约有今甘肃东南、陕西中部至河南灵宝一带的渭水流域。〔2〕“缪公”，即秦缪公，“缪”亦作“穆”，名任好，秦德公之子，春秋五霸之一，公元前六五九年至前六二一年在位。详见本书《秦本纪》。〔3〕“东复侵地”，据本书《秦本纪》所载秦孝公求贤令，指收复秦国东部被魏国所攻取的河西（今北洛水和黄河间地）。〔4〕“既”，通“即”，立即。〔5〕“让”，责备。〔6〕“说”，音 shuì，劝说，游说。“帝道”，指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等五帝之道。〔7〕“开悟”，领悟，理会。〔8〕“益愈”，“益”、“愈”同义，越发，更加。这里指谈得更多。〔9〕“王道”，指夏禹、商汤、周文武的三王之道。〔10〕“霸道”，指春秋五霸之道。〔11〕“诚”，果真，如果。〔12〕“郤”，通“膝”。“席”，座席。古人坐法，以两膝着地，臀部坐在脚后跟上，下垫坐席。〔13〕“驩”，同“欢”。〔14〕“比”，及，达到。“三代”，指夏、商、周三代。“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此句别本或作“吾说君以五帝三王之道比三”。〔15〕“邑邑”，同“悒悒”，忧郁压抑的样子。〔16〕“彊”，通“强”。〔17〕“说”，通“悦”，高兴，喜欢。

孝公既用卫鞅，鞅欲变法，恐天下议己。卫鞅曰：“疑行无名，〔1〕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2〕固见非于世；〔3〕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4〕愚者暗于成事，〔5〕知者见于未萌。〔6〕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7〕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8〕不法其故；〔9〕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孝公曰：“善。”甘龙曰：〔10〕“不然。圣人不更易民而教，〔11〕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卫鞅曰：“龙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12〕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13〕非所与论于法之

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14〕}智者作法，愚者制焉；^{〔15〕}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16〕}杜挚曰：^{〔17〕}“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卫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18〕}夏、殷不易礼而亡。^{〔19〕}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20〕}孝公曰：“善。”以卫鞅为左庶长，^{〔21〕}卒定变法之令。

【注释】〔1〕“疑”，迟疑，犹豫。〔2〕“且夫”，“且”用法同“夫”，皆为句首语助词，起提示作用。“高人”，过人，超出一般人。〔3〕“见非”，被非难，被反对。〔4〕“敖”，通“警”，诋毁，诽谤。〔5〕“闇”，同“暗”，不明，糊涂。〔6〕“知”，同“智”。〔7〕“论”，讲论，谈论。“至德”，最高的德行。“和”，随着唱，附和。〔8〕“苟”，如果，倘若。〔9〕“法”，效法，沿袭。“故”，旧，这里指从前的成法。〔10〕“甘龙”，甘，氏；龙，名。秦国大夫。或说为春秋时周宗室甘昭公后裔。〔11〕“易”，更改，改变。“民”，这里指民俗，民间习俗。〔12〕“溺”，沉溺，局限。〔13〕“居”，当，任。〔14〕“五伯”，即五霸，战国人一般指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句践等春秋时代的五个霸主。或说指昆吾氏、大彭氏、豕韦氏、齐桓公、晋文公；指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指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闾。〔15〕“制”，控制，制约。这里指受制。〔16〕“不肖”，不似，不贤。“拘”，拘泥，拘束。〔17〕“杜挚”，秦国大夫。〔18〕“汤、武”，指商汤王、周武王。〔19〕“夏、殷”，指夏桀、商纣。〔20〕“多”，推重，赞美。〔21〕“左庶长”，秦国爵名。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为秦二十级爵中的第十级。按本书《秦本纪》记商鞅为左庶长在变法实施之后，与此记异。

令民为什伍，^{〔1〕}而相牧司连坐。^{〔2〕}不告奸者腰斩，^{〔3〕}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4〕}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5〕}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6〕}僇力本业，^{〔7〕}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8〕}事末利及怠而贫者，^{〔9〕}举以为收孥。^{〔10〕}宗室非有军功论，^{〔11〕}不得为属籍。^{〔12〕}明尊卑爵秩等级，^{〔13〕}各以差次名田宅，^{〔14〕}臣妾衣服以家次。^{〔15〕}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16〕}

【注释】〔1〕“什伍”，五家为伍，十家为什。商鞅以此作为编制管理居民的基层组织，同时具有军事组织的性质。〔2〕“牧司”，监视，纠察。“坐”，罪，判罪。“连坐”，连罪，指一家犯罪，同伍、同什的其余人家要株连科罪。〔3〕“腰斩”，刑名，将人的肢体横腰斩断。〔4〕“赋”，即口赋，指按人头征收的军赋。〔5〕“率”，音 lǜ，比率，标准，规定。〔6〕“被”，及，加。〔7〕“僇”，音 lù，通“戮”。“僇力”，即戮力，努力，尽力。“本业”，法家认为农业是立国之本，故称农业生产为本业。〔8〕“致”，送达，交纳。或谓得到，亦通。“复”，免除徭役。〔9〕“末利”，法家视工商为末，故称工商之利为末利。“怠”，怠慢，懒惰。〔10〕“举”，全，全部。“收孥”，“孥”通“奴”，指收捕入官为奴。或谓拘捕犯人及其妻子儿女，没为官府奴婢。〔11〕“宗室”，国君的同族。“论”，评定，记录。〔12〕“属籍”，家族的名册。这里指国君宗室的名册。〔13〕“爵秩”，爵位奉禄。〔14〕“差次”，等级班次。“名”，名下所有，即占有。〔15〕“家次”，各家的等级班次。〔16〕“芬华”，芬芳华丽，这里引伸为炫耀夸示，意同前“显荣”。

令既具，^{〔1〕}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2〕}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3〕}民怪之，^{〔4〕}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5〕}以明不欺。卒下令。

【注释】〔1〕“具”，具备，完备。〔2〕“已乃”，于是。“国都市南门”，首都城中市场的南门。《周礼·冬官·匠人》谓国都建制“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市场为国都重要组成部分，四周有经界门阙。〔3〕“募”，招募，征求。“金”，秦国以一镒黄金为一金，等于二十两，一说二十四两（一两约合今十六点二二克）。〔4〕“怪”，奇怪，惊奇。〔5〕“辄”，音zh8，即，立即。

令行于民朞年，^{〔1〕}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2〕}于是太子犯法。^{〔3〕}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4〕}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5〕}黥其师公孙贾。^{〔6〕}明日，秦人皆趋令。^{〔7〕}行之十年，^{〔8〕}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9〕}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

【注释】〔1〕“朞”，音j9，同“期”。“朞年”，一整年，一周年。〔2〕“初令”，首次颁布的法令，指商鞅的新法。“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本句第一个“之”字为动词，往，到。〔3〕“于是”，在这时候。“太子”，秦孝公太子，名驪，即后来的秦惠王，公元前三三七年至前三一一年在位。详见本书《秦本纪》。〔4〕“法”，法办，以法惩处。〔5〕“傅”，官名，职掌太子的教育。据《大戴礼记·保傅》，傅负责太子德行的教育。〔6〕“黥”，音q0ng，刑名，亦称墨刑，用刀刺刻脸部，然后涂上墨。“师”，官名，职掌太子的教育。据《大戴礼记·保傅》，师负责太子知识的教育。〔7〕“趋”，趋向，归附，服从。〔8〕“行之十年”，按本书《秦本纪》载秦孝公三年商鞅实行变法，孝公十年鞅为大良造，其间相隔七年，则此“十”似为“七”之误。〔9〕“给”，音j，富足，富裕。

于是以鞅为大良造。^{〔1〕}将兵围魏安邑，^{〔2〕}降之。居三年，作为筑冀阙宫庭于咸阳，^{〔3〕}秦自雍徙都之。^{〔4〕}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5〕}而集小都乡邑聚为县，^{〔6〕}置令、丞，^{〔7〕}凡三十一县。为田开阡陌封疆，^{〔8〕}而赋税平。^{〔9〕}平斗桶权衡丈尺。^{〔10〕}行之四年，公子虔复犯约，劓之。^{〔11〕}居五年，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12〕}诸侯毕贺。

【注释】〔1〕“大良造”，亦作“大上造”，秦爵名。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为秦二十级爵中的第十六级。〔2〕“安邑”，魏都邑名，魏氏封侯立国，即都于此，据《古本竹书纪年》直至公元前三六四年迁都大梁，公元前二八六年属秦。在今山西夏县西北。〔3〕“作为”，兴作营造。“冀阙”，宫廷外的门阙，为公布政令之处。“咸阳”，秦都邑名，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三五五年）迁都于此，在今陕西咸阳东北。“作为筑冀阙宫庭于咸阳”，按本书《秦本纪》作“作为咸阳，筑冀阙”，语意较为晓畅。〔4〕“雍”，秦都邑名，秦德公元年（公元前六七七年）迁都于此，直至秦献公二年（公元前三八三年）迁都栎阳（今陕西临潼北）。在今陕西凤翔南。按此云“秦自雍徙都之”，则此前秦仍都于雍。〔5〕“息”，生息，养育。〔6〕“都乡邑聚”，四者皆为百姓集居的处所。〔7〕“令”，县令，为一县之行政长官。“丞”，县丞，为县令副佐。〔8〕“为田”，治田，整治田地。“开”，

开立，设置。“阡陌”，田间纵横之道，既可通行往来，又为土地分界。秦国政府对阡陌有一定的规制，青川秦墓木牍载秦武王二年（公元前三一九年）规定：“田广一步，袤八则（一则为三十步），为畛。亩二畛，一百（陌）道。百亩为顷，一千（阡）道，道广三步。”“封”，土堆，作为田界标志。封也同阡陌一样有一定的规制，如青川秦墓木牍云：“封高四尺，大称其高。”“疆”，疆界，田界。〔9〕“平”，平齐，统一。“赋税平”，赋税统一。商鞅通过“为田开阡陌封疆”，整顿田制，明确地界，按照土地的多少征收军赋田租，从而使赋税的征收趋于整齐划一。〔10〕“斗”，量器名，一斗约合今二公升。“桶”，量器名，方形斛，一斛十斗，约合今二十公升。“权衡”，权为砝码、秤锤，衡为秤杆，此合言指秤。“尺”，秦尺约合今二十三点二厘米。〔11〕“劓”，音 yì，刑名，割鼻子。〔12〕“天子”，指周显王，名扁，周安王之子，周烈王之弟，公元前三六八年至前三二一年在位。详见本书《周本纪》。“胙”，音 zuò，祭祀用的肉。据本书《周本纪》，此为祭祀周文王、周武王的肉。“天子致胙”，周天子将在宗庙供奉过的祭肉馈赠给秦孝公。这是一种天子对诸侯表示亲密尊重的礼仪。

其明年，齐败魏兵于马陵，〔1〕虏其太子申，〔2〕杀将军庞涓。〔3〕其明年，卫鞅说孝公曰：“秦之与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领厄之西，〔4〕都安邑，与秦界河而独擅山东之利。〔5〕利则西侵秦，病则东收地。今以君之贤圣，国赖以盛。而魏往年大破于齐，诸侯畔之，〔6〕可因此时伐魏。魏不支秦，必东徙。东徙，秦据河、山之固，东乡以制诸侯，〔7〕此帝王之业也。”孝公以为然，使卫鞅将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将而击之。军既相距，卫鞅遗魏将公子卬书曰：〔8〕“吾始与公子驩，〔9〕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可与公子面相见，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为然。会盟已，饮，而卫鞅伏甲士而袭虏魏公子卬，因攻其军，尽破之以归秦。魏惠王兵数破于齐秦，国内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献于秦以和。〔10〕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11〕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卫鞅既破魏还，秦封之於、商十五邑，〔12〕号为商君。

【注释】〔1〕“齐”，诸侯国名，姜姓，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武王封吕尚于营丘（后称临淄，在今山东临淄东北）建都立国，春秋末君权逐渐为大臣陈氏（又称田氏）所夺，公元前三八六年周安王承认田和为齐侯，公元前二二一年为秦国所灭。战国初期，其疆域有今山东北部及河北东南部。“马陵”，齐国邑名，一说为魏国邑名，在今河南范县西南，或谓在今河北大名东南。

〔2〕“太子申”，即魏惠王之太子，任魏军上将军。〔3〕“庞涓”，曾与孙臆同学兵法，后事魏惠王为将，死于公元前三四二年的马陵之战。参看本书《孙子吴起列传》及临沂银雀山竹书《孙臆兵法》《禽庞涓》、《陈忌问垒》。〔4〕“领”，别本多作“岭”。“领厄”，山岭险厄之地，指今山西西南部中条山一带。〔5〕“山东”，指华山以东地区。〔6〕“畔”，通“叛”，背叛，背离。〔7〕“乡”，通“向”。〔8〕“遗”，音 w8i，馈赠，致送。“书”，书信。〔9〕“驩”，同“欢”。〔10〕“河西”，地区名，指今山西、陕西两省间黄河南段以西地区，约在陕西韩城、合阳、大荔一带。〔11〕“大梁”，魏国都邑名，自魏惠王从安邑迁都於此，至公元前二二五年秦灭魏，为魏国首都。关于魏迁都大梁的时间，史载不一，计有：（一）魏惠王

六年即公元前三六四年，（二）魏惠王九年即公元前三六一年，（三）魏惠王二十九年即公元前三四一年，（四）魏惠王三十一年即公元前三三九年。今人或谓魏惠王十八年即公元前三五二年。似以魏惠王六年说近是。〔12〕“於、商”，秦国邑名，於在今河南西峡东，商在今陕西商县东南。或谓“於商”为一地名，一谓邑名，即商，又称郛；一谓地区名，又名商於、於中，在今河南浙川西南。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1〕赵良见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见也，从孟兰皋，今鞅请得交，可乎？”赵良曰：“仆弗敢愿也。〔2〕孔丘有言曰：‘推贤而戴者进，〔3〕聚不肖而王者退。’仆不肖，故不敢受命。仆闻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贪名。’仆听君之义，〔4〕则恐仆贪位贪名也。故不敢闻命。”〔5〕商君曰：“子不说吾治秦与？”赵良曰：“反听之谓聪，〔6〕内视之谓明，〔7〕自胜之谓强。〔8〕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9〕无为问仆矣。”〔10〕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11〕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改制其教，而为其男女之别，大筑冀阙，营如鲁、卫矣。〔12〕子观我治秦也，孰与五羖大夫贤？”〔13〕赵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14〕千人之诺诺，〔15〕不如一士之谔谔。〔16〕武王谔谔以昌，殷纣墨墨以亡。〔17〕君若不非武王乎，则仆请终日正言而无诛，〔18〕可乎？”商君曰：“语有之矣：‘貌言华也，〔19〕至言实也，〔20〕苦言药也，甘言疾也。’〔21〕夫子果肯终日正言，鞅之药也。鞅将事子，子又何辞焉！”赵良曰：“夫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22〕闻秦缪公之贤而愿望见，行而无资，自粥于秦客，〔23〕被褐食牛。〔24〕期年，缪公知之，举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国莫敢望焉。〔25〕相秦六七年，而东伐郑，〔26〕三置晋国之君，〔27〕一救荆国之祸。〔28〕发教封内，而巴人致贡；〔29〕施德诸侯，而八戎来服。〔30〕由余闻之，〔31〕款关请见。〔32〕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劳不坐乘，〔33〕暑不张盖，〔34〕行于国中，不从车乘，不操干戈，功名藏于府库，〔35〕德行施于后世。五羖大夫死，秦国男女流涕，〔36〕童子不歌谣，〔37〕舂者不相杵。〔38〕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见秦王也，因嬖人景监以为主，〔39〕非所以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为事，而大筑冀阙，非所以为功也。刑黥太子之师傅，残伤民以峻刑，〔40〕是积怨畜祸也。教之化民也深于命，〔41〕民之效上也捷于令。〔42〕今君又左建外易，〔43〕非所以为教也。君又南面而称寡人，〔44〕日绳秦之贵公子。〔45〕《诗》曰：〔46〕‘相鼠有体，〔47〕人而无礼；人而无礼，何不遄死。’〔48〕以《诗》观之，非所以为寿也。公子虔杜门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杀祝懽而黥公孙贾。《诗》曰：〔49〕‘得人者兴，失人者崩。’此数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后车十数，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50〕持矛而操闞戟者旁车而趋。〔51〕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书》曰：〔52〕‘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将欲延年益寿乎？则何不归十五都，〔53〕灌园于鄙，〔54〕劝秦王显岩穴之士，〔55〕养老存孤，〔56〕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将贪商於之富，宠秦国之教，〔57〕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58〕秦国之所以收君者，〔59〕岂其微哉？〔60〕亡可翘足而待。”〔61〕商君弗从。

【注释】〔1〕“望”，怨，埋怨责备。〔2〕“仆”，第一人称的自谦语。〔3〕“戴”，《逸周书·谥法解》云：“爱民好治曰戴。典礼不愆曰戴。”“戴者”，此指受人拥戴的贤人。〔4〕“义”，意义，意思。〔5〕“闻命”，听命，从命。〔6〕“反听”，即听反，听取反面的话。〔7〕“内视”，即视内，省视内心，自我反省。〔8〕“自胜”，即胜自，战胜自我，约束自己。〔9〕“道虞舜之道”，第一个“道”字用作动词，经由，实行。第二个“道”字为名词，道路。〔10〕“无为”，无用，不必。〔11〕“戎翟之教”，戎翟泛指当时活动于我国西北、西南的少数部族，尚处于比较落后的发展阶段，家庭形态方面保留着较多的群婚杂交的残余。秦人毗邻戎翟，本身立国于犬戎曾居之地，因此流行戎翟的习俗。戎翟之教当指此。〔12〕“鲁”，鲁国，姬姓，公元前十一世纪分封的诸侯国，始封君为周公旦之子伯禽，都于曲阜（今山东曲阜）。战国时期约有今山东西南部。公元前二五六年为楚国所灭。“鲁、卫”，鲁国和卫国，是中原地区文化较为发达、周王朝礼仪制度保留最多的两个国家，因而被视为传统政治文化的代表。〔13〕“羖”，音 g，黑色的公羊。“五羖大夫”，即百里奚，原为虞国大夫，虞亡时被晋俘去，作为陪嫁之巨送入秦国。后出走到楚国，为楚人所执，又被秦缪公用五张黑色公羊皮赎回，用为大夫，故称五羖大夫。是辅佐秦缪公创建霸业的重臣。〔14〕“掖”，通“腋”，胳肢窝。〔15〕“诺”，答应声。“诺诺”，连声答应，随声附和。〔16〕“谔谔”，直言争辩的样子。“谔”，音 è。〔17〕“墨墨”，同“默默”。〔18〕“正言”，直言。“诛”，责备。或谓诛杀，亦通。〔19〕“貌言”，虚言浮辞，花言巧语。“华”，同“花”。〔20〕“至言”，深切中肯的言语。意同前“正言”。〔21〕“甘言”，甜言蜜语。“疾”，病，疾病。〔22〕“荆”，楚之别称。楚为古国，芈姓，始祖鬻熊。西周时立国于荆山一带，建都丹阳（今湖北秭归东南）。后建都于郢（今湖北江陵西北纪南城）。战国初期有今湖北全省及与之接界的湖南东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北部、陕西东南部、河南南部，还有江苏淮北中部。公元前二二三年为秦国所灭。“鄙”，郊野。“荆之鄙人”，据本书《秦本纪》，百里奚原为虞国大夫，虞灭后逃往楚邑宛（今河南南阳），为楚之鄙人所执。此谓百里奚“荆之鄙人”，当缘《秦本纪》所载而误植。〔23〕“粥”，通“鬻”，卖。“客”，侨民。此指秦国在别国的客商。〔24〕“被”，通“披”。“褐”，用粗麻布做成的衣服，为贫贱人的着装。“食”，音 sì，通“饲”。〔25〕“望”，通“方”，比。或谓怨望、忌恨，亦通。按上述记秦缪公用百里奚事与《秦本纪》有出入，可参看。〔26〕“郑”，国名，姬姓，始封君为周宣王之弟郑桓公友，公元前八 六年分封于郑（今陕西华县东）。后东迁，郑庄公时建都新郑（今河南新郑），地有今河南中部，公元前三七年为韩所灭。“东伐郑”，秦缪公三十年（公元前六三 年）、三十三年（公元前六二七年）曾两次攻伐郑国。〔27〕“三置晋国之君”，指秦缪公九年（公元前六五一年）秦国送纳晋惠公，二十二年（公元前六三八年）晋怀公离秦返国即君位，二十四年（公元前六三六年）秦国送纳晋文公。〔28〕“一救荆国之祸”，秦缪公二十八年（公元前六三二年），楚伐宋，秦与晋、齐等国出兵救宋，在城濮（今山东鄄城西南）大败楚军。〔29〕“巴”，部族名，相传周以前居武落钟离山（今湖北长阳西北）一带。周武王灭商后被封为子国，称巴子国。战国时期主要活动范围在四川东部。公元前三一六年为秦国所兼并。〔30〕“八戎”，泛指秦国周围的戎人部族。〔31〕“由余”，

戎王之臣，其祖先为晋人，曾奉戎王命出使秦国。后归附秦繆公，帮助繆公称霸西戎。〔32〕“款”，通“叩”。“款关”，叩关，敲关门，意谓入关求见。〔33〕“坐乘”，即安车，一种设有座位的马车，专供卿大夫中年长者或享受特殊尊荣者使用。古时一般马车无座位，只能立乘。〔34〕“盖”，遮挡阳光雨雪的用具。〔35〕“府库”，此指国家收藏文书档案的机构。〔36〕“涕”，泪。〔37〕“歌谣”，古时称用乐器伴奏的咏唱为歌，不用乐器伴奏的咏唱为谣。〔38〕“舂”，用杵臼捣去谷物的皮壳。“相”，音 xi4ng，舂谷时的谣唱。“杵”，音 ch，捣谷物的棒槌。“相杵”，指舂谷时伴随杵声的谣唱。〔39〕“嬖人”，受宠幸的人，宠臣。嬖，音 bì。“主”，主人，荐主。〔40〕“骏”，通“峻”。“骏刑”，峻刑，严刑酷法。〔41〕“深”，甚，超过。〔42〕“效”，仿效，效法。〔43〕“左”，邪，邪僻。“外易”，即易外，言权力外移，实指商鞅掌握秦国国政，而使孝公大权旁落。〔44〕“南面而称寡人”，指商鞅受封邑而为封君。〔45〕“绳”，纠正，约束。〔46〕“《诗》曰”，以下诗句见《诗·鄘风·相鼠》第三章。〔47〕“相”，音 xi4ng，视，看。“体”，肢体。〔48〕“遄”，音 chu2n，速，快。〔49〕“《诗》曰”，以下诗句不见今传之《诗》。〔50〕“骈胁”，肋骨相连合成一片，指胸肌发达丰满而看不见肋骨间痕。“骖乘”，亦作“参乘”，乘车时立于车右陪乘的人，负责安全警卫。〔51〕“闞”，音 s4，通“钺”，古兵器名，一种短小的矛。“旁”，同“傍”，靠近，紧挨。“趋”，疾走，快步而行。〔52〕“《书》曰”，以下引文不见今传之《尚书》。〔53〕“十五都”，指商鞅的封地於、商十五个邑。〔54〕“园”，菜园。〔55〕“岩穴”，山洞。“岩穴之士”，指隐居山林的贤士。〔56〕“存”，省问，抚恤。〔57〕“宠”，荣耀，专擅。“教”，别本或作“政”。〔58〕“捐”，弃。“损宾客而不立朝”，捐弃宾客而不站立在朝廷上，是秦孝公去世的委婉说法。〔59〕“收”，收捕，收拾。〔60〕“微”，轻微。或谓少，指人数少，亦通。〔61〕“翘足”，举足，抬脚。

后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1〕}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2〕}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3〕}商君喟然叹曰：^{〔4〕}“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师，弗受。商君欲之他国。魏人曰：“商君，秦之贼。秦强而贼入魏，弗归，不可。”遂内秦。^{〔5〕}商君既复入秦，走商邑，^{〔6〕}与其徒属发邑兵北出击郑。^{〔7〕}秦发兵攻商君，杀之于郑黽池。^{〔8〕}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9〕}曰：“莫如商鞅反者！”遂灭商君之家。

【注释】〔1〕“太子”，太子驪，即秦惠王。〔2〕“客人”，“客”后别本有“舍”，字。客舍人，客舍管理服务人员。〔3〕“舍”，留宿。“验”，证件，凭证。〔4〕“喟”，音 kuì，叹息声。〔5〕“内”，通“纳”，送纳，送回。〔6〕“走”，跑，奔赴。〔7〕“郑”，秦国邑名，在今陕西叶县东。〔8〕“郑”，国名，郑国于公元前三七五年为韩国所灭。韩灭郑后迁都新郑（今河南新郑），故韩又称郑。此郑即指韩国。别本或无“郑”字。“黽池”，韩国邑名，在今河南滎池西。按本书《六国年表》秦孝公二十四年“商君反，死彤地”，又《盐铁论·毁学》云“商鞅困于彭池”，裴骃《史记集解》引徐广曰“‘黽’或作‘彭’”，则此“黽池”似为“彤地”这误。彤，秦邑名，在今陕西华县西南。〔9〕“车裂”，刑名，将受刑者的头和四肢分别拴

缚于五辆马车，鞭策马匹，撕裂其身。“徇”，宣示，示众。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1〕}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2〕}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3〕}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4〕}

【注释】〔1〕“天资”，天生的资质，天性。〔2〕“迹”，追迹，考查。“干”，求，求取。〔3〕“商君《开塞》、《耕战》书”，今存《商君书》二十四篇，中有《开塞》、《农战》。〔4〕“有以”，有原因。“也夫”，语末助词，表示感叹。

译 文

商君是卫国公室的庶出公子，名鞅，姓公孙，他的祖先原本姓姬。商鞅年少时喜好刑名之学，事奉魏国相国公叔座当中庶子。公叔座知道他有才干，还没有来得及向魏王进荐。适遇公叔座病重，魏惠王亲自前往探望病情，说：“您的病倘若有三长两短，国家将怎么办？”公叔座说：“我的中庶子公孙鞅，年纪虽轻，却身怀奇才，希望大王把全部国政交付给他。”魏王沉默不语。魏王将要离去，公叔座屏退旁人而说道：“大王如果不起用公孙鞅，就一定要杀掉他，别让他出国境。”魏王一口应承而离去。公叔座召见商鞅告诉道：“今日大王询问可以担任相国的人选，我说了你，看大王的表情不赞成我的意见。我理应先国君后臣子，便对大王说如果不任用公孙鞅，就该杀掉他。大王应承了我。你可以赶紧离开了，（不然，）将要被逮捕。”商鞅说：“大王他既然不采纳您的话任用我，又怎么能采纳您的话杀我呢？”结果设有离去。魏惠王离开公叔座后，便对身边的人说：“公叔座病得很重，令人悲伤啊！他想让我把国政交付给公孙鞅，岂不荒唐呀！”

公叔座已死，公孙鞅听说秦孝公在国中下令寻求贤才，准备重建秦缪公的霸业，东方要收复被魏国侵占的土地，于是就西行进入秦国，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来求见孝公。秦孝公立即会见卫鞅，交谈政事很长时间，孝公常常打瞌睡，没有听。谈完后孝公对景监发脾气说：“你的那位来客只不过是那个无知狂妄之徒罢了，哪配任用呢！”景监因此责备卫鞅。卫鞅说：“我用五帝之道劝说孝公，他的心思不加理会呀。”五日之后，卫鞅又要求孝公接见自己。卫鞅又进见孝公，谈得比前次更多，然而没有中孝公的意。谈完后孝公又责备景监，景监也责备卫鞅。卫鞅说：“我用三王之道劝说孝公，而他听不进。请求再一次召见我。”卫鞅再一次进见秦孝公，孝公觉得好而没有采用。谈完后卫鞅离开。孝公对景监说：“你的那位来客好，可以同他交谈了。”卫鞅说：“我用霸道劝说孝公，他的意思要采用了。如果再召见我，我知道该说什么了。”卫鞅果然又进见秦孝公。孝公与他交谈，不知不觉膝盖在坐常上直往前挪动。交谈了好几天还不满足。景监对卫鞅说：“你用什么说中我国君的心意？我的国君高兴得很啊。”卫鞅说：“我用帝王之道达到夏、商、周三代盛世来劝说国君，可国君说：‘时间太长，我没法等待。况且贤能的君主，都在自身就扬名天下，哪里能默默无闻地等待几十年、几百年来成就帝王之业呢？’因此我就用强国之术向国君陈述，国君大为高兴。但这样就难以同殷、周的德治相比拟了。”

秦孝公立即任用卫鞅，卫鞅准备变法，但秦孝公担心天下非议自己。卫

鞅说：“行动迟疑不决就不会成名，做事犹豫不定就不会成功。那些有过人举动的人，本来就会被世俗所非难；有独到见识的谋划者，必定会被百姓所讥讽。愚蠢的人对已经完成的事情都感到困惑，智慧的人对没有发生的事情都能预见。百姓，不可以同他们谋划事业的创始，只可以同他们欢庆事业的成功。讲论最高道德的人不附和世俗，成就伟大功绩的人不征询民众。因此圣人如果可以强国，就不袭用成法；如果可以利民，就不遵循旧礼。”秦孝公说：“好。”甘龙说：“不对。圣人不改民俗而施教，智者不变法度而治国。依照民俗而施教，不费气力就会成功；根据成法而治国，官吏习惯而百姓平安。”卫鞅说：“甘龙所说的话，是凡夫俗子的言论。常人苟安于旧习俗，学者局限于所见所闻。用这两种人当官守法是可以的，但不是与之探讨成法之外事情的人。三代不同礼教而成就王业，五伯不同法制而建立霸业。智慧的人制定法律，愚蠢的人受制于法律；贤能的人更改礼教，无能的人拘泥旧礼。”杜挚说：“没有百倍的利益，不能改变法度；没有十倍的功效，不更换器具。效法古代没有过失，遵循旧礼没有邪恶。”卫鞅说：“治理社会不只一条道路，有利国家不必效法古代。所以商汤、周武不循古道而缔造王业，夏桀、商纣不改礼制而亡国。违反古道的不可以否定，而因循旧礼的不值得赞美。”秦孝公说：“好。”用卫鞅为左庶长，终于决定变法的命令。

下令百姓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相互监视，实行连坐。不告发奸恶者处以腰斩，告发奸恶者给予和斩获敌人首级相同的赏赐，藏匿奸恶者给予和投降敌人相同的惩罚。百姓家中有两个成年男子不分立门户者，加倍征收他们的口赋。有战功者，各按规定接受更高的爵位；进行私下斗殴者，各按情节轻重给予大小刑罚。努力从事农业生产，耕耘纺织送交粮食布帛多者，免除本人徭役。专事工商末利以及因懒惰而贫困者，全部将他们收捕，没入官府为奴。国君宗室中没有军功记录的，不得载入宗室名册。明确尊贵卑贱爵位奉禄等级。各按等级班次占有田地住宅，奴婢、衣着服饰也按各家的等级班次享用。有战功者显赫尊荣，没有战功者尽管富有也无处炫耀夸示。

法令已经完备，但没有公布，恐怕百姓不信任，于是在都城市场南门立起一根三丈长的木头，招募百姓有能搬到北门的给十镒黄金。百姓对此感到惊奇，没有人敢搬。就又宣布说“有能搬的人给五十镒黄金”。有一个人搬走木头，立即给他五十镒黄金，以表明没有欺诈。终于颁下法令。

法令在百姓中实行一年，秦国百姓到国都来说新法不适宜的人数以千计。在这时太子触犯法令。卫鞅说：“法令不能实行，是由于上面的人触犯法令。”准备依法惩处太子。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不能施加刑罚，便对太子傅公子虔行刑，并对太子师公孙贾处以黥刑。第二天，秦国百姓都服从法令了。实行新法十年，秦国百姓皆大欢喜，路上不捡拾他人遗物，山中没有盗贼强盗，家家富裕，人人满足。百姓勇敢为国作战，害怕私人斗殴，城乡大治。秦国百姓中当初说法令不适宜者有来说法令适宜的，卫鞅说“这些都是扰乱教化的人”，全部迁居到边境城堡。此后百姓中就没有人敢于议论法令了。

于是秦孝公任用卫鞅为大良造。卫鞅率领军队包围魏国安邑，迫使安邑投降。经过三年，在咸阳大兴土木建造冀阙、宫殿，秦国从雍迁都到咸阳。而后下令禁止百姓父子兄弟同居共室养育后代。合并小都、小乡、小邑、小聚为县，设置县令、县丞，共三十一个县。整治田地，开立阡陌封疆作为地界，从而使赋税征收整齐划一。统一斗桶、权衡、丈尺的标准。实行第二次

新法四年，公子虔再次违反规约，处以劓刑。经过五年，秦人国富兵强，周天子赠送祭肉给秦孝公，诸侯都来祝贺。

第二年，齐军在马陵击败魏军，俘虏魏太子申，杀死将军庞涓。又过一年，卫鞅劝说秦孝公道：“秦国与魏国，就譬如人有心腹之病，（不能两全，）不是魏国吞并秦国，就是秦国吞并魏国。什么原因呢？魏国居于崇山峻岭的西面，在安邑建都。与秦国以黄河为界而独占山东的地利。情况有利就向西侵伐秦国，情况不妙就向东扩展土地。如今靠国君的贤能圣明，国家赖以强盛。而魏国去年被齐军打得大败，诸侯纷纷背离，可以乘这时机攻伐魏国。魏国抵挡不住秦军，必定向东迁移。魏东迁之后，秦国占据黄河、华山的天险，向东可以控制诸侯，这是千秋帝王之业啊。”秦孝公认为是这样，派遣卫鞅领兵攻伐魏国。魏王派公子卬领兵迎击秦军。两军已经相遇，卫鞅送信给魏军将领公子卬说：“我当初与公子相交甚好，如今同为两国之将，不忍心互相攻伐，是否可以同公子当面对面相见，缔结盟约，痛饮一番而后撤兵，以安定秦国和魏国。”魏公子卬认为好。两人会面订立盟约完毕，设宴对饮，可是卫鞅事先埋伏穿戴盔甲的武士而袭击俘虏了魏公子卬，乘势攻击他的军队，全部打垮魏军而返回秦国。魏惠王因军队屡次败于齐国、秦国，国内十分空虚，日益衰落，非常恐慌，于是派遣使者割让河西之地奉送给秦国以求和解。而后魏惠王就离开安邑，迁都到大梁。梁惠王说：“我悔恨当初不听公叔座的话啊。”卫鞅击败魏军归来，秦孝公封给他於、商之间的十五个邑，从此号称商君。

商君为秦国相十年，公室贵族中有很多怨恨不满的人。赵良会见商君。商君说：“我能见到您，是通过孟兰皋，现在我请求能同您结交，可以吗？”赵良说：“我不敢奢望啊！孔丘有话这样说：‘推举贤才而受到拥护的人进用，收罗不才而成就王业的人辞退。’我不才，故而不敢从命。我听说这样的话：‘不该有的地位而占据它叫做贪位，不该有的名声而享有它叫做贪名。’我若听从您的意思，就怕我要成为贪图地位、贪图名声的人了。故而不敢从命。”商君说：“您不高兴我治理秦国吧？”赵良说：“能听取反面的话叫做聪，能自我反省叫做明，能约束自己叫做强。虞舜有话这样说：‘自我谦卑就高尚了。’您不如实行虞舜之道，那就不必再来问我了。”商君说：“当初秦国通行戎翟的习俗，父子之间没有区别，男女同室共居。如今我改造他们的旧俗陈规，而制定男女的区别，大建悬示政教法令的门阙，造得如同鲁国、卫国的一样。您看我治理秦国，跟五羖大夫相比谁高明？”赵良说：“一千只羊的皮，不如一只狐狸的腋毛；一千人的随声附和，不如一个士的直言争辩。周武王倡导直言争辩而昌盛，殷纣王喜好无人进言而灭亡。您倘若不以周武王为非，那末我便请求始终直言而不受责难，可以吗？”商君说：“常言有这样的话：‘美言巧语好比花朵，直言不讳好比果实，苦口逆耳好比药石，甜言蜜语好比疾病。’您当真肯始终直言，便是我治病的良药。我将以您为师，您又何必推辞呢！”赵良说：“那位五羖大夫，原是楚国郊野之人，听说秦缪公贤明而希望谒见，可上路没有盘缠，便将自己卖给秦国客商，身穿粗麻服装喂牛。一年之后，秦缪公得知他，将他从牛口之下提拔起来，让他凌驾于百姓之上，秦国没有人敢同他相比。任秦相六、七年，东面讨伐邠国，三次置立晋国的君主，一次挽救楚国北侵的祸患。在境内发布政教，连巴人都来进纳贡品；对诸侯施予德泽，连八方戎翟都来臣服。由余风闻，也来叩关求见。五羖大夫当秦国的相，即使疲劳也不坐安车，即使酷暑也不打

伞盖，在国中巡行，不要随从的车辆，也不携带武器，他的功绩名字载入史册保存在府库中，他的德泽品行流传到后代。五羖大夫去世，秦国男男女女痛哭流涕，小孩子不唱歌谣，春谷人不哼小调。这就是五羖大夫的德行啊。如今您进见秦王，利用宠臣景监作为荐主，不是成名的正道。任秦相不拿百姓当事，而大建宫殿门阙，不是立功的举动。对太子的师、傅处以惩罚和黥刑，用严刑酷法残害平民百姓，这是在积聚怨恨酝酿祸患啊。政教感化百姓的力量超过了君命，百姓服从上司的动作比执行君令还要迅速。如今您又搞歪门邪道让国君大权旁落，这不是实施政教的办法。您同时又在封邑中坐北朝南自称寡人，却时时用法律约束秦国的贵胄子弟。《诗》说道：‘看那老鼠都有肢体，做人却没有礼仪；做人没有礼仪，为什么不快死？’用《诗》中说的话来观察您的所作所为，实在不是谋求长寿善终的行为。公子虔闭门不出已经八年了，您又杀死祝懽而判处公孙贾黥刑。《诗》说道：‘得人心者兴旺发达，失人心者土崩瓦解。’这几件事，是不得人心的啊。您一出行，后面随从的车乘几十辆，车上载满全副武装的卫士，力大而肌肉发达的作陪乘，手持矛戟的武士紧紧护卫着您的车乘而疾走。这中间有一样不齐，您就坚决不外出。《书》上说：‘依仗德行的昌盛，依仗暴力的灭亡。’您的生命危险得像早晨的露水（太阳一出就会消失）。您还想延年益寿吗？那就为什么不归还封赐的十五个都邑，自己到郊外耕灌菜园，劝说秦王起用身居山林的贤士，奉养老人，抚恤孤儿，敬重父兄，叙用有功，尊崇有德，才可以稍微求得平安。您若还要贪恋商、於的财富，专擅秦国的政教，积聚百姓的怨怒，秦王一旦抛弃宾客而不再在朝，秦国用以收拾您的罪名，难道会轻吗？到那时死期就指日可待了。”商君没有听从。

五个月后秦孝公去世，太子即位。公子虔一帮人告发商君要谋反，国君就派出官吏逮捕商君。商君逃亡到边关之下，打算住客栈。客栈的人不知他是商君，说：“商君的法令：留宿没有通行证的人要判罪。”商君喟然叹息道：“唉，制订法令的弊端竟然到了这种地步！”离开秦国前往魏国。魏人怨恨他欺骗公子卬而大败魏军，拒绝接纳。魏国有人说：“商君，是秦国的盗贼。秦国强大而他的盗贼进入魏国，不遣返，是不可以的。”于是将商君送回秦国。商君再次进入秦国，便直奔封地商邑，与其党徒调动邑中军队往北攻击郑邑。秦王派兵攻打商君，在郑池杀死他。秦惠王车裂商君尸体而示众，说：“不许再有像商鞅这样的造反者！”于是又杀灭商君的家族。

太史公说：商君，是个天性刻薄的人。考查他起初用帝王之术来求取秦孝公的信任，只不过是一时操持浮夸不根之说，并非他的本性。况且通过宠臣走门路，到了取得任用，施刑宗室公子虔，欺诈魏将公子卬，不听从赵良的话，也都足以说明商君的寡恩缺德了。我曾经读过商君《开塞》、《耕战》等著作，同他本人的行为处事极相类似。他最终在秦国蒙受恶名，是有其缘由的啊！

史记卷六十九 苏秦列传第九

缪文远 注译

苏秦者，东周雒阳人也。^{〔1〕}东事师于齐，^{〔2〕}而习之于鬼谷先生。^{〔3〕}

【注释】〔1〕“东周”，国名。西周灭亡，平王东迁洛邑。战国前期，周考王（公元前四四一年至前四二六年在位）把王城（遗址在今洛阳涧滨）封给他的弟弟揭，是为西周桓公。至战国中期周显王（公元前三六八至前三二一年在位）时，西周惠公封其少子班于巩，以奉王为名，号为东周。于是周的王畿分裂为东周、西周两个小国。周临亡时，所统治的地域只包括汉代的七个县，洛阳、平阴、偃师、巩等四邑属于东周，河南缑氏、谷城等三邑属于西周。雒阳即洛阳，地在今河南洛阳白马寺一带。〔2〕“事”，犹从。“齐”，战国时为田氏所建立的国家，地在今山东半岛东部，都临淄（今山东淄博市旧临淄县西部及北部）。〔3〕“鬼谷先生”，鬼谷所在，凡有数说，此为纵横家夸张苏秦之事，故神其说。此鬼谷先生实为假托人名，不必求其人以实之。鬼谷所在，亦不必指实。

出游数岁，大困而归。^{〔1〕}兄弟嫂妹妻妾窃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2〕}今子释本而事口舌，^{〔3〕}困，不亦宜乎！”苏秦闻之而惭，自伤，乃闭室不出，出其书遍观之。曰：“夫士业已屈首受书，^{〔4〕}而不能以取尊荣，虽多亦奚以为！”于是得周书《阴符》，^{〔5〕}伏而读之。期年，^{〔6〕}以出揣摩，^{〔7〕}曰：“此可以说当世之君矣。”求说周显王。^{〔8〕}显王左右素习知苏秦，皆少之。^{〔9〕}弗信。

【注释】〔1〕“困”，困窘。《战国策·秦策一》载此事于说秦惠王不听之后，与《传》文所载异。〔2〕“逐什二”，指买卖逐利，在十分之中取得二分盈利。〔3〕“本”，本业，通常指农业，此处指工商业。“事口舌”，指从事游说。〔4〕“业已”，已经。业已二字是虚词叠用。“屈首受书”，指低头从老师受学。〔5〕“周书阴符”，古兵家言。《战国策》作《太公阴符》之谋。和纵横家主张有相通处。〔6〕“期”，音j。“期年”，一周年。〔7〕“揣摩”，揣度人君心理，投其所好，相机进说。〔8〕“周显王”，名扁，公元前三六八年至前三四二年在位。苏秦游说周显王的事，不见于《战国策》。〔9〕“少”，轻视。乃西至秦。^{〔1〕}秦孝公卒。^{〔2〕}说惠王曰：^{〔3〕}“秦四塞之国，^{〔4〕}被山带渭，^{〔5〕}东有关河，^{〔6〕}西有汉中，^{〔7〕}南有巴蜀，^{〔8〕}北有代马，^{〔9〕}此天府也。^{〔10〕}以秦士民之众，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称帝而治。”秦王曰：“毛羽未成，不可以高蜚；文理未明，不可以并兼。”方诛商鞅，疾辩士，弗用。

【注释】〔1〕“秦”，国名。战国七雄之一，战国初年，占有今关中地区和甘肃东部一带。秦孝公时都咸阳（今陕西咸阳市东北）。〔2〕“秦孝公”，名渠梁，战国时秦国君，公元前三八一年至三三八年在位。〔3〕“惠王”，即秦惠文王，名驪，秦孝公子，公元前三三七年至三一一年在位。〔4〕“四塞之国”，秦地东有黄河，又有函谷、蒲津、龙门、合河等关；南有南山及武关、峽关；西有陇山及陇山关、大震、乌兰等关；北有黄河，所以称为四塞之国。〔5〕“山”，指陇山、崤山等。“渭”，渭水，黄河最大支流，发源于甘肃省渭原县，东流贯陕西省中部，至潼关入黄河。〔6〕“关河”，指

函谷、蒲津等关与黄河。〔7〕“汉中”，郡名，初属楚，后属秦。秦惠王后元十二年（公元前三二二年）始取得楚汉中之地，置汉中郡。秦惠王初立时，汉中尚未属秦，此乃用后来事为说，不合当时事实。汉中包括今陕西南及鄂西北汉水流域。〔8〕“巴”，国名，在今四川省东部。“蜀”，国名，在今四川省中部及西部。秦灭巴、蜀在秦惠文王后元九年（公元前三一六年）。秦惠王初立时，巴、蜀均尚未属秦。〔9〕“代马”，指代郡马邑之地，今山西朔县一带。一说谓代郡兼有胡马之利。〔10〕“天府”，自然条件优越的仓库。

乃东之赵。〔1〕赵肃侯令其弟成为相，〔2〕号奉阳君。〔3〕奉阳君弗说之。〔4〕

【注释】〔1〕“赵”，国名。战国七雄之一，公元前三八六年迁都邯郸，占有今河北省中部、南部及山西省东部一带。〔2〕“赵肃侯”，战国时赵国君，名语，公元前三四九年至前三二六年在位。〔3〕“奉阳君”，奉阳君是李兑，此以公子成为奉阳君，是司马迁的误记。公子成封安平君，明载于《赵世家》。〔4〕“说”，通“悦”。

去游燕，〔1〕岁余而后得见。说燕文侯曰：〔2〕“燕东有朝鲜、〔3〕辽东，〔4〕北有林胡、楼烦，〔5〕西有云中、九原，〔6〕南有滹沱、易水，〔7〕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六百乘，〔8〕骑六千匹，粟支数年。南有碣石、雁门之饶，〔9〕北有枣栗之利，民虽不佃作而足于枣栗矣。此所谓天府者也。”

【注释】〔1〕“燕”，国名。战国七雄之一。姬姓。其境域包括今河北北部，辽宁南部及内蒙的南部。建都蓟，在今北京外城的西北部。〔2〕“燕文侯”，燕国君，公元前三六一年至前三三三年在位。〔3〕“朝鲜”，国名。今朝鲜半岛。〔4〕“辽东”，地区名，今辽东半岛。〔5〕“林胡、楼烦”，战国时胡族部落名。林胡、楼烦在赵国之北，此文叙述有误，应为北有东胡。〔6〕“云中、九原”，战国郡名，皆赵地，非燕所有，此应云“西界赵国。”云中，赵武灵王所置郡，约当今山西、陕西北部至内蒙伊克昭盟一带。〔7〕“滹沱、易水”，均水名。滹沱在今河北西部，源出山西省五台山东北。滹，音 h。易水在今河北西部，源出易县境，东流至定兴县西南与拒马河合流。〔8〕“乘”，先秦时，兵车一车四马为一乘。音 sh8ng。〔9〕“碣石”，古山名，在今河北乐亭县西南，后为海水所浸，沦入海中。“雁门”，郡名，战国赵武灵王置，治所在今山西右玉南。辖境相当今山西河曲以北，恒山以西，内蒙旗海、岱海以南地。

“夫安乐无事，不见覆军杀将，无过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1〕以赵之为蔽其南也。秦赵五战，秦再胜而赵三胜。秦赵相毙，〔2〕而王以全燕制其后，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逾云中、九原，过代、上谷，〔3〕弥地数千里，〔4〕虽得燕城，秦计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赵之攻燕也，发号出令，不至十日而数十万之军军于东垣矣。〔5〕渡滹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国都矣。〔6〕故曰秦之攻燕也，战于千里之外；赵之攻燕也，战于百里之内。夫不忧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计无过于此者。〔7〕是故愿大王与赵从亲，〔8〕天下为一，则燕国必无患矣。”

【注释】〔1〕“犯寇”，为敌国军队所侵犯。“被甲兵”，遭受军队的

进攻。〔2〕“相毙”，互相攻击，消耗力量。〔3〕“上谷”，郡名。战国时燕将秦开破东胡后所置。秦代治所在今河北怀来东南。辖境相当今河北省张家口、小五台山以东，赤城、延庆以西及北京市、昌平区以北地区。〔4〕“弥地”，道里绵延。“弥”，绵亘。〔5〕“军”，驻扎。“东垣”，赵邑，今河北石家庄市东。〔6〕“距”，到达。〔7〕“过”，错误。〔8〕“从亲”，合纵相亲。战国后期，东方六国联合抗秦称为合纵。“从”，与纵字同。

文侯曰：“子言则可，然吾国小，西迫强赵，〔1〕南近齐，齐、赵强国也。子必欲合从以安燕，寡人请以国从。”

【注释】〔1〕“迫”，逼近。

于是资苏秦车马金帛以至赵。〔1〕而奉阳君已死，即因说赵肃侯曰：“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2〕皆高贤君之行义，皆愿奉教陈忠于前之日久矣。虽然，奉阳君妬而君不任事，是以宾客游士莫敢自尽于前者。今奉阳君捐馆舍，〔3〕君乃今复与士民相亲也，臣故敢进其愚虑。〔4〕”

【注释】〔1〕“资”，资助，供给。〔2〕“布衣之士”，指没有做官的知识分子。先秦时，贵族穿丝帛，平民则穿粗麻布衣服。〔3〕“捐馆舍”，对有地位的人死亡的讳称。“捐”，弃。“馆舍”，指居住的地方。奉阳君李兑在赵惠文王时尚健在，此言其在赵肃侯时已死，不合事实。〔4〕“进其愚虑”，献其愚计。

“窃为君计者，莫若安民无事，且无庸有事于民也。〔1〕安民之本，在于择交，择交而得则民安，择交而不得则民终身不安。请言外患：齐、秦为两敌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齐而民不得安，倚齐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谋人之主，伐人之国，常苦出辞断绝人之交也。愿君慎勿出于口。请别白黑，所以异阴阳而已矣。〔2〕君诚能听臣，燕必致旃裘狗马之地，〔3〕齐必致鱼盐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园，〔4〕韩、魏、中山皆可使致汤沐之奉，〔5〕而贵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6〕五伯之所以覆军禽将而求也；〔7〕封侯贵戚，汤、武之所以放弑而争也。〔8〕今君高拱而两有之，〔9〕此臣之所以为君愿也。”

【注释】〔1〕“无庸”，不必。〔2〕“请别白黑，所以异阴阳而已矣”，当从《战国策·赵策二》作“请屏左右，白言所以异，阴阳而已矣”。“阴阳”，指合纵连横的策略。〔3〕“旃裘”，北方少数民族用皮毛制成的衣服。“旃”，与“毡”，字同。〔4〕“楚”，国名。战国七雄之一。其疆域略有今湖南、湖北及河南之南部，江苏、安徽、浙江三省之大部，兼及山东、江西、陕西、四川等省之地。建都于郢（今湖北江陵西北）。〔5〕“韩”，战国七雄之一。初都阳翟（今河南禹县），后迁都新郑（今属河南）。疆域有今山西东南部和河南中部。“魏”，战国七雄之一。初都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后魏惠王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市）。疆域有今山西省西南部及河南省东部，兼涉陕西、安徽二省境。“中山”，国名。春秋时白狄别族所建立。又称鲜虞。战国初期建都于顾（今河北定县）。公元前六 六年被魏所灭。不久复国，迁都灵寿（今河北平山东北）。公元前二九六年为赵所灭。“汤沐之奉”，贵族收取赋税作为个人用费的私邑。“汤沐”，即沐浴。“奉”，奉邑。〔6〕“割地包利”，割取别国土地，获取利益。〔7〕“五伯”，战国时人所说的五霸，通常指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庐、越王句践。“伯”，通“霸”。“禽”，通“擒”。〔8〕“汤”，商汤，商朝的建立者。

“武”，周武王，西周王朝的建立者。“放弑”，此指商汤放逐夏桀，周武王诛灭商纣。“放”，放逐。“弑”，杀君。〔9〕“高拱”，高坐拱手，比喻安然不动。

“今大王与秦，则秦必弱韩、魏；与齐，则齐必弱楚、魏。魏弱则割河外，〔1〕韩弱则效宜阳，宜阳效则上郡绝，〔2〕河外割则道不通，楚弱则无援。此三策者，不可不孰计也。〔3〕

【注释】〔1〕“河外”，地区名，战国时魏人称今黄河以南陕西华阴至河南陕县一带为河外。〔2〕“效”，献。“宜阳”，故城在今河南宜阳县西北洛河北岸的韩城镇。“上郡”，魏地，辖境当今陕西榆林一带，与韩相去甚远。“上郡”疑当作“上党”。上党，韩郡，今山西长治县一带，与宜阳隔河相望。〔3〕“孰计”，反覆考虑。“孰”，古“熟”字

“夫秦下轶道，〔1〕则南阳危；〔2〕劫韩包周，〔3〕则赵氏自操兵；〔4〕据卫取卷，〔5〕则齐必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东，〔6〕则必举兵而向赵矣。秦甲渡河踰漳，〔7〕据番吾，〔8〕则兵必战于邯郸之下矣。〔9〕此臣之所为君患也。

【注释】〔1〕“轶道”，古道路名，位于今河南省济源县东，为豫北进入山西的要道。〔2〕“南阳”，地区名，属魏。地包括今王屋山到河南温县一带。〔3〕“劫韩包周”，宜阳、新城在周西，荥阳、成皋在周东，故攻取韩地则包围了周都洛阳。〔4〕“操兵”，指持兵器登城守御。〔5〕“据卫取卷”，占有卫国，夺取卷邑。“卫”，战国时小国，初都楚丘（今河南滑县），后迁帝丘（今河南濮阳）。“卷”，卫邑，在今河南原阳县西。〔6〕“山东”，地区名。战国时，泛指崤山以东地区。〔7〕“渡河踰漳”，河，黄河。“漳”，漳河，在河北、河南两省边境。〔8〕“番吾”，战国赵邑，故城在今河北磁县境。“番”，音 pó。〔9〕“邯郸”，战国赵都，故城在今河北省邯郸市西南。

“当今之时，山东之建国莫强于赵。赵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数年。西有常山，〔1〕南有河漳，〔2〕东有清河，〔3〕北有燕国。燕固弱国，不足畏也。秦之所害于天下者莫如赵，然而秦不敢举兵伐赵者，何也？畏韩、魏之议其后也。然则韩、魏，赵之南蔽也。秦之攻韩、魏也，无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蚕食之，傅国都而止。〔4〕韩、魏不能支秦，必入臣于秦。秦无韩、魏之规，〔5〕则祸必中于赵矣。〔6〕此臣之所为君患也。

【注释】〔1〕“常山”，山名，今河北定县西北的恒山。〔2〕“河漳”，水名。“河”一作“清”，即漳河。〔3〕“清河”，古河名，在齐、赵二国边境。〔4〕“傅”，迫近。〔5〕“规”，《国策》作“隔”，犹言阻隔。〔6〕“中”，集中，专注。音 zhòng。

“臣闻尧无三夫之分，〔1〕舜无咫尺之地，〔2〕以有天下；禹无百人之聚，〔3〕以王诸侯；〔4〕汤武之士不过三千，车不过三百乘，卒不过三万，立为天子：诚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敌之强弱，内度其士卒贤不肖，〔5〕不待两军相当而胜败存亡之机固已形于胸中矣，岂揜于众人之言而以冥冥决事哉！〔6〕

【注释】〔1〕“尧”，传说中父系社会后期部落联盟领袖。即陶唐氏。“三夫”，指部属。〔2〕“舜”，传说中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领袖，

即有虞氏，是尧的继承人。“咫”，周制，八寸为咫。“咫尺”，极言其少。

〔3〕“禹”，传说中父系社会后期部落联盟领袖。又名文命，因治水有功，被舜选为继承人。“聚”，村落。〔4〕“王”，作诸侯的统领者。音 w4ng。

〔5〕“度”，估量。音 duò。〔6〕“揜”，受蒙蔽。“冥冥”，昏暗。

“臣窃以天下之地图案之，〔1〕诸侯之地五倍于秦，料度诸侯之卒十倍于秦，〔2〕六国为一，并力西乡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见臣于秦。夫破人之与破于人也，臣人之与臣于人也，岂可同日而论哉！”

【注释】〔1〕“案”，考查。〔2〕“料度”，估量。“度”，音 duò。

“夫衡人者，〔1〕皆欲割诸侯之地以予秦。秦成，则高台榭，〔2〕美宫室，听竽瑟之音，〔3〕前有楼阙轩轅，〔4〕后有长姣美人，国被秦患而不与其忧。〔5〕是故夫衡人日夜务以秦权恐惕诸侯以求割地，〔6〕故愿大王孰计之也。

【注释】〔1〕“衡人”，游说诸侯事秦的连横派辩士。“衡”，通“横”。

〔2〕“榭”，古时土筑的高台称为台，高台上的屋舍叫榭。音 xiè。〔3〕“竽”，古管乐器，形似笙而较大，管数亦较多，战国时盛行于民间。“瑟”，古拨弦乐器，有二十五弦，每弦有柱，按五声音阶定位。〔4〕“阙”，古代宫殿的前面，通常有两个高耸的建筑物左右对峙，中间有空阙作为行道通路，所以叫阙。“轩轅”，当作“轩县”，东西北三面都悬挂乐器。一说轩轅指车。〔5〕“被”，遭受。〔6〕“恐惕”，恐吓。“惕”，音 k4j。

“臣闻明主绝疑去谗，〔1〕屏流言之迹，塞朋党之门，〔2〕故尊主广地强兵之计臣得陈忠于前矣。故窃为大王计，莫如一韩、魏、齐、楚、燕、赵以从亲，以畔秦。〔3〕令天下之将相会于洹水之上，〔4〕通质，〔5〕刳白马而盟。〔6〕要约曰：‘秦攻楚，齐、魏各出锐师以佐之，韩绝其粮道，〔7〕赵涉河漳，〔8〕燕守常山之北。〔9〕秦攻韩、魏，则楚绝其后，〔10〕齐出锐师而佐之，赵涉河漳，燕守云中。秦攻齐，则楚绝其后，韩守城皋，〔11〕魏塞其道，赵涉河漳、博关，〔12〕燕出锐师以佐之。秦攻燕，则赵守常山，楚军武关，〔13〕齐涉勃海，〔14〕韩、魏皆出锐师以佐之。秦攻赵，则韩军宜阳，楚军武关，魏军河外，齐涉清河，燕出锐师以佐之。诸侯有不如约者，以五国之兵共伐之。’六国从亲以宾秦，〔15〕则秦甲必不敢出于函谷以害山东矣。〔16〕如此，则霸王之业成矣。”

【注释】〔1〕“去”，除掉。〔2〕“朋党”，由于利害相合而互相勾结的小集团。〔3〕“畔”，同叛。〔4〕“洹水”，古水名。在今河南省北境，今名安阳河。源出林县隆虑山，东流经安阳市，到内黄县北入卫河。〔5〕“通质”，交换人质。春秋战国时期每以此作为保证两国友好关系的手段。

〔6〕“刳白马而盟”，杀白马进行盟誓。先秦盟誓时要在地面掘坑，杀牲取血后埋入坑内，并把盟辞放在牲畜上面。“刳”，音 k，此指宰割。〔7〕“韩绝其粮道”。秦伐楚要出武关，韩从宜阳绕道卢氏而西，可断绝秦的粮道。〔8〕“赵涉河漳”，赵军渡过河漳而向西，作为韩国的声援。〔9〕“燕守常山之北”，恐秦声言伐楚，而忽出兵指向燕、赵。〔10〕“楚绝其后”，楚出兵武关，断绝秦军的后路。〔11〕“城皋”，即成皋。韩邑，故城在今河南荥阳县汜水镇西。〔12〕“博关”，关名。在今山东茌平县博平镇东北十五里。〔13〕“武关”，古关名，战国秦置，故址在今陕西商南县东南，为关中通往南阳盆地的要塞。〔14〕“勃海”，我国内海，位于辽东半岛与

山东半岛环抱之间。〔15〕“宾”，通“摈”，排斥。〔16〕“甲”，此指甲兵。“函谷”，在今河南灵宝县境弘农涧注入黄河口的西岸。

赵王曰：“寡人年少，立国日浅，〔1〕未尝得闻社稷之长计也。〔2〕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诸侯，寡人敬以国从。”乃饰车百乘，黄金千溢，〔3〕白璧百双，锦绣千纯，〔4〕以约诸侯。

【注释】〔1〕“立国”，在位，当国。“立”，通“莅”，临的意思。〔2〕“社稷”，古代侯王所祭的土神（社）和谷神（稷），一般作国家的代称，〔3〕“溢”，通“镒”，古代的重量单位，以金二十两或二十四两为一镒。〔4〕“纯”，古代布帛的计量单位，匹，段。音 tún。

是时周天子致文、武之胙于秦惠王。〔1〕惠王使犀首攻魏，〔2〕禽将龙贾，〔3〕取魏之雕阴，〔4〕且欲东兵。〔5〕苏秦恐秦兵之至赵也，乃激怒张仪，入之于秦。

【注释】〔1〕“文武之胙”，指周王祭周文王、周武王的祭肉。“胙”，祭祀用的肉。周王送文、武之胙给秦，是对秦尊重的表示。〔2〕“犀首”，本魏国武官名，此指魏人公孙衍，这时在秦任大良造（秦爵第十六级）。〔3〕“禽”，通“擒”。“龙贾”，魏将。〔4〕“雕阴”，古地名，在今陕西省甘泉以南，洛水以西。〔5〕“东兵”，引兵东下。

于是说韩宣王曰：〔1〕“韩北有巩、〔2〕成皋之固，西有宜阳、商阪之塞，〔3〕东有宛、穰、〔4〕洧水，〔5〕南有陁山，〔6〕地方九百余里，带甲数十万，天下之强弓劲弩皆从韩出。谿子、〔7〕少府时力、距来者，〔8〕皆射六百步之外。韩卒超足而射，〔9〕百发不暇止，远者括蔽洞胸，近者镝弇心。〔10〕韩卒之剑朝皆出于冥山、棠谿、墨阳、合赪、〔11〕邓师、宛冯、龙渊、太阿，〔12〕皆陆断牛马，水截鹄雁，〔13〕当敌则斩，〔14〕坚甲铁幕，〔15〕革抉、芮，〔16〕无不毕具，以韩卒之勇，被坚甲，〔17〕蹠劲弩，〔18〕带利剑，一人当百，不足言也。夫以韩之劲与大王之贤，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19〕羞社稷而为天下笑，无大于此者矣。是故愿大王孰计之。”

【注释】〔1〕“韩宣王”，昭侯之子，公元前三三二年至前三一二年在位。〔2〕“巩”，今河南巩县，本东周邑，言可恃作屏障。〔3〕“商阪”，山名，又名商山，楚山，在今陕西商县东南。〔4〕“宛”，邑名，在今河南南阳市。音 yu1n。“穰”，邑名，在今河南邓县东南。音 r3ng。宛、穰俱在韩国的南面，不在东。〔5〕“洧水”，水名，即今河南双泊河，源出河南登封县东，东南流入颍河。〔6〕“陁山”，山名，在今河南新郑县西南三十里。〔7〕“谿子”，弓名。南方名为“谿子”的少数民族所造良弓，此指韩国的仿制品。〔8〕“少府”，韩国主管兵器制作的官署。“时力”、“距来”皆良弓名。“来”当为“黍”之误。〔9〕“超足而射”，坐着用足踏弩，以手引捺机，然后发射。〔10〕“括”，当作“铍”（音 xi1n），箭镞。“蔽”，衍文。“镝弇心”，箭射穿心房。“弇”，音 y3n。〔11〕“冥山、棠谿、墨阳、合赪”，均地名，是韩国冶铸工业发达的地方。“冥山”，在今河南信阳东南，战国时为楚、韩二国分界处。“棠谿”，古邑名，春秋楚地，战国属韩，在今河南西平县西北，以出宝剑闻名。附近有龙渊水，淬铸刀剑，尤为锋利。“墨阳”，在今河南内乡县北。合赪，在今河南西平县西三十里。〔12〕“邓师、宛冯、龙渊、太阿”，均剑名。“邓师”，邓地铸剑的工匠。“宛冯”，宛人在冯池铸剑，剑因此得名。〔13〕“鹄”，即天鹅。音 h。

〔14〕“当敌则斩”，言所当无不破。〔15〕“铁幕”，用来保护小腿和手臂的铁制臂衣。〔16〕“革抉”，皮制的臂衣，射箭时套在左臂上。“芮”，系盾的带子。“”，音 f4。〔17〕“被”，穿着。〔18〕“蹠”，踏。音 zhì。〔19〕“交臂而服”，拱手臣服。

“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阳、成皋。今兹效之，〔1〕明年又复求割地。与则无地以给之，不与则弃前功而受后祸。且大王之地有尽而秦之求无已，以有尽之地而逆无已之求，〔2〕此所谓市怨结祸者也，〔3〕不战而地已削矣。臣闻鄙谚曰：‘宁为鸡口，无为牛后。’〔4〕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异于牛后乎？夫以大王之贤，挟强韩之兵，而有牛后之名，臣窃为大王羞之。”

【注释】〔1〕“今兹”，今年。“效”，呈献。〔2〕“逆”，迎，接受。〔3〕“市”，购买。〔4〕“宁为鸡口，无为牛后”，“口”当作“尸”，“后”当作“从”。鸡尸是鸡中之主，从指小牛。这是说宁肯作小而独立自主的人，不作大而受人支配的人。

于是韩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1〕按剑仰天太息曰：〔2〕“寡人虽不肖，〔3〕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诏以赵王之教，〔4〕敬奉社稷以从。”

【注释】〔1〕“攘臂”，捋起袖子。瞋目”，发怒时睁大眼睛。〔2〕“太息”，大声叹气。〔3〕“不肖”，不贤。〔4〕“主君”，对苏秦的尊称。

又说魏襄王曰〔1〕：“大王之地，南有鸿沟、陈、汝南、许、郾、昆阳、召陵、舞阳、新都、新鄴，〔2〕东有淮、颍、煮枣、无胥，〔3〕西有长城之界，〔4〕北有河外、卷、衍、酸枣，〔5〕地方千里。地名虽小，然而田舍庐庑之数，〔6〕曾无所刍牧。〔7〕人民之众，车马之多，日夜行不绝，鞞鞞殷殷，〔8〕若有三军之众。臣窃量大王之国不下楚。然衡人怵王交强虎狼之秦以侵天下，〔9〕卒有秦患，〔10〕不顾其祸。夫挟强秦之势以内劫其主，罪无过此者。魏，天下之强国也；王，天下之贤王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称东藩，筑帝宫，〔11〕受冠带，〔12〕祠春秋，〔13〕臣窃为大王耻之。”

【注释】〔1〕“魏襄王”，惠王子，名嗣，公元前三一八至前二九六年在位。〔2〕“鸿沟”，古运河，约于魏惠王十年（公元前三六一年）开通，故道至今河南荥阳县北引黄河水，东流自淮阳县南入颍水。“陈”，县名，今河南淮阳县。魏地不至陈，这是夸大的说法。“汝南”，郡名，今河南汝水一带。“许”，邑名，今河南许昌东。“郾”，邑名，今河南郾城县。“昆阳”，邑名，在今河南叶县北二十五里。“召陵”，春秋楚邑，战国时属秦，在今河南郾城东。“舞阳”，战国魏邑，故城在今县西。“新都”，古邑名，属河南南阳。“新鄴”，古邑名，在今安徽阜阳县北。〔3〕“淮”，淮河，源出河南桐柏山，东流经河南、安徽等省，至江苏省入洪泽湖。“颍”，颍水，淮河支流，经今河南东部及安徽省西北部，至寿县入淮。“煮枣”，战国魏邑，故城在今山东菏泽县西南。“无胥”，古地名，今地不详。〔4〕“西有长城之界”，战国时魏国西面的长城，用以防秦，起自今陕西华阴西，北至今陕西洛川县北。〔5〕“河外”，秦、汉东郡地，今河南开封市北一带。“衍”，邑名，地在今河南郑州市北。“酸枣”，邑名，在今河南延津县西南。〔6〕“庐”，小屋。“庑”，大屋。“数”，密。音 cù。〔7〕“曾无所刍牧”，连放牧牲畜的地方都没有，形容人烟稠密。〔8〕“鞞鞞殷殷”，像声词，形容车马行驶的声音。〔9〕“怵”，引诱。音 xù。〔10〕“卒”，

通“猝”，突然。音 cù。〔11〕“筑帝宫”，为秦国修筑宫殿，以备秦帝前来巡狩时居住。据《传》文，苏秦说魏在秦取魏雕阴之年，即公元前三三三年，这时秦国还未称王，而这里竟说魏为秦“筑帝宫”，显然违背史实。〔12〕“受冠带”，服饰、制度都采用秦国的规定。上年（公元前三三四年）魏、齐会徐州相王，此说魏受秦的冠带，与史实不合。〔13〕“祠春秋”，春秋贡奉，帮助秦国祭祀。这也是不合实际的话。

“臣闻越王句践战敝卒三千人，〔1〕禽夫差于干遂；〔2〕武王卒三千人，〔3〕革车三百乘，制纣于牧野。〔4〕岂其士卒众哉，诚能奋其威也。今窃闻大王之卒，武士二十万，苍头二十万，奋击二十万，厮徒十万，〔5〕车六百乘，骑五千匹。此其过越王句践、武王远矣，今乃听于群臣之说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效实，〔6〕故兵未用而国已亏矣。凡群臣之言事秦者，皆奸人，非忠臣也。夫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时之功而不顾其后，破公家而成私门，外挟强秦之势以内劫其主，以求割地，愿大王孰察之。

【注释】〔1〕“句践”，春秋末越国君。越王允常之子，最初被吴王夫差打败，屈膝求和，其后卧薪尝胆，奋发图强，终于灭吴称霸。公元前四九六年至前四六五年在位。〔2〕“禽”，通“擒”。“夫差”，春秋末吴国君。吴王阖闾之子，公元前四九五年至前四七三年在位，曾大败越兵，使句践臣服。后为越再次兴兵所败，自杀。“干遂”，古地名，在今江苏苏州市西北四十余里。〔3〕“武王”，即周武王，西周王朝的建立者。周文王之子，名发。〔4〕“纣”，即帝辛，商代最后的君主。“牧野”，古地名，在今河南淇县西南。〔5〕“武士”，“苍头”、“奋击”、“厮徒”，都是魏国军队的名目。“武士”，最精锐的兵，经过严格的选拔，中选后由国家给予田宅。“苍头”，用青巾裹头以为识别。“奋击”，冲锋陷阵的勇士。“厮徒”，担负砍柴、养马等杂役的人。〔6〕“效”，献。“实”，指宝贵的器物。

“《周书》曰：〔1〕‘繇繇不绝，蔓蔓柰何？豪釐不伐，将用斧柯。’〔2〕前虑不定，后有大患，将柰之何？大王诚能听臣，六国从亲，专心并力壹意，则必无疆秦之患。故敝邑赵王使臣效愚计，奉明约，在大王之诏诏之。”

【注释】〔1〕“周书”，即《逸周书》。今存七十一篇。〔2〕“繇繇不绝，蔓蔓柰何”，见于《逸周书·和寤解》。这是以草木为喻，繇繇指微小的幼芽，蔓蔓指长成的枝叶。“釐”，通“厘”。这四句话的意思是要及早除掉祸患，免其发展。

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尝得闻明教。今主君以赵王之诏诏之，敬以国从。”因东说齐宣王曰：〔1〕“齐南有泰山，〔2〕东有琅邪，〔3〕西有清河，北有勃海，此所谓四塞之国也。齐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三军之良，〔4〕五家之兵，〔5〕进如锋矢，〔6〕战如雷霆，解如风雨。即有军役，未尝倍泰山，〔7〕绝清河，〔8〕涉勃海也。临菑之中七万户，〔9〕臣窃度之，〔10〕不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菑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临菑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11〕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12〕临菑之涂，〔13〕车毂击，〔14〕人肩摩，连衽成帷，〔15〕举袂成幕，〔16〕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夫以大王之贤与齐之强，天下莫能当。〔17〕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窃为大王羞之。

【注释】〔1〕“齐宣王”，齐国君，名辟疆，齐威王之子，约公元前三二年至前三一年在位。〔2〕“泰山”，山名，在今山东泰安市北。〔3〕

“琅邪”，此指琅邪山，在今山东胶南县境，面临黄海。〔4〕“三军”，指齐的全军。〔5〕“五家”，齐征兵的基层组织，每五家为一轨，一家出丁一人，五人成为一伍，由轨长统率。这是管仲创立的制度。一说“五家”当作“五都”。五都之兵指驻守齐国五个大都市的精兵。〔6〕“锋矢”，锐利的箭头。〔7〕“倍”，通“背”，翻越。〔8〕“绝”，横渡。〔9〕“临菑”，齐国国都，以城临菑水得名。故址在今山东淄博市东北旧临淄。〔10〕“度”，估计。音 duò。〔11〕“筑”，弦乐器，形似箏，头圆，五弦，弹奏时以竹尺击弦。〔12〕“六博”，或作“陆博”。古代棋戏，共十二棋，六白六黑，两人对弈，每人六棋，故名。“踏鞠”，战国时新兴起的一种练武的军事游戏。“鞠”，中间用毛填起来的皮球。〔13〕“涂”，通“途”，道路。〔14〕“车毂击”，“毂”，车轮中心的圆木，周围与辐的一端相连接。此句是形容车子多。〔15〕“衽”，衣襟。“岜”，帐。〔16〕“袂”，衣袖。〔17〕“当”，敌。“且夫韩、魏之所以重畏秦者，为与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当，不出十日而战胜存亡之机决矣。韩、魏战而胜秦，则兵半折，四境不守；战而不胜，则国已危亡随其后。是故韩、魏之所以重与秦战，而轻为之臣也。今秦之攻齐则不然。倍韩、魏之地，〔1〕过卫阳晋之道。〔2〕径乎亢父之险，〔3〕车不得方轨，〔4〕骑不得比行，百人守险，千人不敢过也。秦虽欲深入，则狼顾，〔5〕恐韩、魏之议其后也。是故恫疑虚喝，〔6〕骄矜而不敢进，则秦之不能害齐亦明矣。

【注释】〔1〕“倍”，通背。〔2〕“阳晋”，卫邑，为当时通往齐国的必经之路，在今山东郓城县西。〔3〕“径”，通过。“亢父”，齐邑，故城在今山东济宁市南五十里。“亢父”，音 g4ngf。〔4〕“方轨”，两车并行。〔5〕“狼顾”，喻有后顾之忧。狼性怯，走时常回头后顾。〔6〕“恫疑”，恐惧。“虚喝”，虚声恐吓。“喝”，通喝。

“夫不深料秦之无奈齐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群臣之计过也。今无臣事秦之名而有强国之实，臣是故愿大王少留意计之。”

齐王曰：“寡人不敏，僻远守海，穷道东境之国也，未尝得闻余教。〔1〕今足下以赵王诏诏之，敬以国从。”

【注释】〔1〕“余教”，剩余的教诲，这是尊重对方的说法。

乃西南说楚威王曰：〔1〕“楚，天下之强国也；王，天下之贤王也。西有黔中、巫郡，〔2〕东有夏州、海阳，〔3〕南有洞庭、苍梧，〔4〕北有陜塞、郢阳，〔5〕地方五千余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夫以楚之强与王之贤，天下莫能当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则诸侯莫不西面而朝于章台之下矣。〔6〕

【注释】〔1〕“楚威王”，名商，宣王之子，公元前三三九年至前三二九年在位。〔2〕“黔中”，郡名，战国楚置。辖境相当今湖南沅、澧流域，湖北清江流域，四川黔江流域及贵州东北之一部。“巫郡”，战国楚置。郡治在今四川巫山县北，包括今湖北恩施市、巴东县、建始县一带。〔3〕“夏州”，春秋时地名。楚庄王平陈国夏征舒之乱，从陈国每乡取一人聚居于此，称夏州。地在今湖北汉阳县北。这是楚国的腹心之地，并非它的东境。“海阳”，古地名，地在今江苏泰州市。〔4〕“洞庭”，即青草湖，在今湖南岳阳西南。“苍梧”，即九疑山，在今湖南宁远南。〔5〕“陜”，山名，在今河南漯河市东。“郢阳”，楚邑，在今陕西旬阳东。〔6〕“章台”，战国时

秦渭南离宫台名，这里用作秦国的象征。

“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强则秦弱，秦强则楚弱，其势不两立。故为大王计，莫如从亲以孤秦。大王不从亲，秦必起两军，一军出武关，一军下黔中，则鄢、郢动矣。”〔1〕

【注释】〔1〕“鄢”，楚邑，在今湖北宜城东南。“郢”，楚都，在今湖北江陵西北。

“臣闻治之其未乱也，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后忧之，则无及已。故愿大王蚤孰计之。”〔1〕

【注释】〔1〕“蚤”，通“早”。“孰”，通“熟”。

“大王诚能听臣，臣请令山东之国奉四时之献，以承大王之明诏，委社稷，〔1〕奉宗庙，练士厉兵，〔2〕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诚能用臣之愚计，则韩、魏、齐、燕、赵、卫之妙音美人必充后宫，燕、代囊驼良马必实外厩。〔3〕故从合则楚王，〔4〕衡成则秦帝。今释霸王之业，而有事人之名，臣窃为大王不取也。”

【注释】〔1〕“委社稷”，把国家交给楚国支配。“委”，托。〔2〕“厉兵”，磨砺兵器。“厉”，同“砺”。“兵”，兵器。〔3〕“囊驼”，即骆驼。〔4〕“王”，指取得天下而成王业。音 w4ng。

“夫秦，虎狼之国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1〕衡人皆欲割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谓养仇而奉讎者也。夫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强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顾其祸。夫外挟强秦之威以内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无过此者。故从亲则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则楚割地以事秦，此两策者相去远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赵王使臣效愚计，奉明约，在大王诏之。”

【注释】〔1〕“讎”，仇敌。

楚王曰：“寡人之国西与秦接境，秦有举巴蜀并汉中之心。秦，虎狼之国，不可亲也。而韩、魏迫于秦患，不可与深谋，与深谋恐反人以入于秦，〔1〕故谋未发而国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当秦，不见胜也；内与群臣谋，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摇摇然如县旌而无所终薄。〔2〕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诸侯，存危国，寡人谨奉社稷以从。”

【注释】〔1〕“恐反人以入于秦”，恐反以楚谋告诉秦国。“人”字疑为衍文。〔2〕“县旌”，悬挂在空中随风飘荡的旌旗，比喻心神不定。“县”通“悬”。“终薄”，附着。

于是六国从合而并力焉。苏秦为从约长，并相六国。

北报赵王，乃行过雒阳，车骑辐重，〔1〕诸侯各发使送之甚众，疑于王者。〔2〕周显王闻之恐惧，除道，〔3〕使人郊劳。〔4〕苏秦之昆弟妻嫂侧目不敢仰视，俯伏侍取食。苏秦笑谓其嫂曰：“何前倨而后恭也？”嫂委地蒲服，〔5〕以面掩地而谢曰：“见季子位高金多也。”〔6〕苏秦喟然叹〔7〕曰：“此一人之身，富贵则亲戚畏惧之，贫贱则轻易之，况众人乎！且使我有雒阳负郭田二顷，〔8〕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于是散千金以赐宗族朋友。初，苏秦之燕，〔9〕贷人百钱为资，及得富贵，以百金偿之。遍报诸所尝见德者。其从者有一人独未得报，乃前自言。苏秦曰：“我非忘子。子之与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时，我困，故望子深，〔10〕是以后子。子今亦得矣。”

【注释】〔1〕“辘重”，器械、粮草、营帐、服装的总称。〔2〕“疑”，通“拟”，比拟。〔3〕“除道”，清扫道路。〔4〕“郊劳”，到郊外迎接慰劳。〔5〕“委蛇”，同“逶迤”，曲折前进。音 wēiyí。“蒲服”，同“匍匐”，伏地而行。〔6〕“季子”，苏秦字季子，一说为旧时嫂子对夫弟的称呼。〔7〕“喟然”，慨叹声。〔8〕“负郭”，靠近城郭。“负”，背倚，“郭”，外城。〔9〕“之”，往。〔10〕“望”，埋怨。

苏秦既约六国从亲，归赵，赵肃侯封为武安君，乃投纵约出于秦。秦兵不敢闚函谷关十五年。

其后秦使犀首欺齐、魏，与共伐赵，欲败从约。齐、魏伐赵，赵王让苏秦。^{〔1〕}苏秦恐，请使燕，必报齐。苏秦去赵而从约皆解。

【注释】〔1〕“让”，责备。

秦惠王以其女为燕太子妇。是岁，文侯卒，太子立，是为燕易王。^{〔1〕}易王初立，齐宣王因燕丧伐燕，取十城。易王谓苏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资先生见赵，遂约六国从。今齐先伐赵，次至燕，以先生之故为天下笑，先生能为燕得侵地乎？”苏秦大惭曰：“请为王取之。”

【注释】〔1〕“燕易王”，燕国君，公元前三三二年至前三二一年在位。

苏秦见齐王，再拜，俯而庆，仰而弔^{〔1〕}。齐王曰：“是何庆弔相随之速也？”苏秦曰：“臣闻饥人所以饥而不食乌喙者，^{〔2〕}为其愈充腹而与饿死同患也。^{〔3〕}今燕虽弱小，即秦王之少壻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长与强秦为仇。今使弱燕为雁行而强秦蔽其后，^{〔4〕}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乌喙之类也。”齐王愀然变色曰：^{〔5〕}“然则柰何？”苏秦曰：“臣闻古之善制事者，转祸为福，因败为功。大王诚能听臣计，即归燕之十城。燕无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己之故而归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谓弃仇讎而得石交者也。^{〔6〕}夫燕、秦俱事齐，则大王号令天下，莫敢不听。是王以虚辞附秦，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业也。”王曰：“善。”于是乃归燕之十城。

【注释】〔1〕“弔”，慰问遭遇不幸的人。〔2〕“乌喙”，即乌头，毛茛科，多年生草本，含乌头碱，有剧毒。〔3〕“愈”，通“偷”，苟且，暂时。〔4〕“雁行”，飞雁的行列。比喻走在行列的前面。“蔽”，通“蔽”，掩蔽。〔5〕“愀然”，神色变得严肃的样子。〔6〕“石交”，交谊像石头一样坚固。

人有毁苏秦者曰：“左右卖国反覆之臣也，将作乱。”苏秦恐得罪归，而燕王不复官也。苏秦见燕王曰：“臣，东周之鄙人也，无有分寸之功，而王亲拜之于庙而礼之于廷。^{〔1〕}今臣为王却齐之兵而得十城，^{〔2〕}宜以益亲。今来而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伤臣于王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臣闻忠信者，所以自为也；进取者，所以为人也。且臣之说齐王，曾非欺之也。臣弃老母于东周，固去自为而行进取也。今有孝如曾参，^{〔3〕}廉如伯夷，^{〔4〕}信如尾生。^{〔5〕}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矣。”苏秦曰：“孝如曾参，义不离其亲一宿于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义不为孤竹君之嗣，^{〔6〕}不肯为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饿死首阳山下。^{〔7〕}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进取于齐哉？信如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柱而死。^{〔8〕}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却齐之强兵哉？臣所谓以忠信得罪于上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岂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苏秦曰：“不然。臣闻客有远为吏而

其妻私于人者，^{〔9〕}其夫将来，其私者忧之，妻曰：‘勿忧，吾已作药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举药酒进之。妾欲言酒之有药，则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则恐其杀主父也。于是乎详僵而弃酒。^{〔10〕}主父大怒，笞之五十。故妾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于笞，恶在乎忠信之无罪也夫？臣之过，不幸而类是乎！”燕王曰：“先生复就故官。”益厚遇之。

【注释】〔1〕“庙”，宗庙，国君祭祀的地方。拜之于庙，表示郑重其事。“廷”，朝廷。〔2〕“却”，使之退却。〔3〕“曾参”，春秋后期鲁国南武城（今山东费县）人，字子舆，孔子弟子，以孝著称。〔4〕“伯夷”，商末孤竹君的长子。初，孤竹君以次子叔齐为继承人。孤竹君死，叔齐让位，伯夷不受。后二人都到周。周武王克商，二人又一起逃到首阳山，不食周粟而死。〔5〕“尾生”，古代传说中坚守信约的人。〔6〕“孤竹”，古国名，在今河北卢龙县南。〔7〕“首阳山”，即雷首山，在今山西永济县东南。〔8〕“抱”，下当有“梁”字。〔9〕“私”，私通。〔10〕“详”，通“佯”，假装。“僵”，仆倒。

易王母，文侯夫人也，与苏秦私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苏秦恐诛，乃说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齐则燕必重。”燕王曰：“唯先生之所为。”于是苏秦详为得罪于燕而亡走齐，^{〔1〕}齐宣王以为客卿。^{〔2〕}

【注释】〔1〕“亡”，逃亡。〔2〕“客卿”，别国的人在本国做官，其位为卿，而以客礼待之，故称客卿。

齐宣王卒，湣王即位，^{〔1〕}说湣王厚葬以明孝，高宫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破敝齐而为燕。^{〔2〕}燕易王卒，燕哙立为王。^{〔3〕}其后齐大夫多与苏秦争宠者，而使人刺苏秦，不死，殊而走。^{〔4〕}齐王使人求贼，不得。苏秦且死，乃谓齐王曰：“臣即死，车裂臣以徇于市，^{〔5〕}曰‘苏秦为燕作乱于齐’，如此则臣之贼必得矣。”于是如其言，而杀苏秦者果自出，齐王因而诛之。燕闻之曰：“甚矣，齐之为苏生报仇也！”

【注释】〔1〕“湣王”，战国时齐国君，田氏，名地，齐宣王之子。约公元前三二一年至前二八四年在位。曾一度与秦昭王并称东、西帝，后为燕将乐毅率五国联军所破，逃奔到莒（今山东莒县），不久被杀。〔2〕“破敝”，使之破败。〔3〕“燕哙”，即燕王哙，约公元前三二一年至前三一四年在位。〔4〕“殊而走”，带着致命伤逃跑。“殊”，死，这里指致命伤。〔5〕“车裂”，古代的酷刑，即将人的头部和四肢分别拴在五辆车上，以马驾车，同时分驰，撕裂肢体。“徇”，示众。

苏秦既死，其事大泄。齐后闻之，乃恨怒燕。燕甚恐。苏秦之弟曰代，代弟苏厉，见兄遂，亦皆学。及苏秦死，代乃求见燕王，欲袭故事。^{〔1〕}曰：“臣，东周之鄙人也。窃闻大王义甚高，鄙人不敏，释鉏耨而干大王。^{〔2〕}至于邯郸，所见者继于所闻于东周，^{〔3〕}臣窃负其志。^{〔4〕}及至燕廷，观王之群臣下吏，王，天下之明王也。”燕王曰：“子所谓明王者何如也？”对曰：“臣闻明王务闻其过，不欲闻其善，臣请谒王之过。^{〔5〕}夫齐、赵者，燕之仇讎也；楚、魏者，燕之援国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国，非所以利燕也。王自虑之，此则计过，无以闻者，非忠臣也。”王曰：“夫齐者固寡人之讎，所欲伐也，直患国敝力不足也。子能以燕伐齐，则寡人举国委子。”^{〔6〕}对曰：“凡天下战国七，燕处弱焉。独战则不能，有所附则无不重。^{〔7〕}南附

楚，楚重；西附秦，秦重；中附韩、魏，韩、魏重。且苟所附之国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齐，长主而自用也。^{〔8〕}南攻楚五年，^{〔9〕}畜聚竭；西困秦三年，^{〔10〕}士卒罢敝；^{〔11〕}北与燕人战，^{〔12〕}覆三军，得二将。然而以其余兵南面举五千乘之大宋，^{〔13〕}而包十二诸侯。^{〔14〕}此其君欲得，其民力竭，恶足取乎！^{〔15〕}且臣闻之，数战则民劳，久师则兵敝矣。”^{〔16〕}燕王曰：“吾闻齐有清济、浊河可以为固，长城、钜防足以为塞，诚有之乎？”对曰：“天时不与，虽有清济、浊河，^{〔17〕}恶足以为固！民力罢敝，虽有长城、钜防，^{〔18〕}恶足以为塞！且异日济西不师，^{〔19〕}所以备赵也；河北不师，^{〔20〕}所以备燕也。今济西河北尽已役矣，^{〔21〕}封内敝矣。^{〔22〕}夫骄君必好利，而亡国之臣必贪于财。王诚能无羞从子母弟以为质，^{〔23〕}宝珠玉帛以事左右，彼将有德燕而轻亡宋，^{〔24〕}则齐可亡已。”^{〔25〕}燕王曰：“吾终以子受命于天矣。”燕乃使一子质于齐。^{〔26〕}而苏厉因燕质子而求见齐王。齐王怨苏秦，欲囚苏厉。燕质子为谢，^{〔27〕}已遂委质为齐臣。^{〔28〕}

【注释】〔1〕“袭故事”，采用苏秦的老办法。〔2〕“鉏”，锄头。“耨”，除草器具。“干”，求。〔3〕“绌”，屈，引申为不如。〔4〕“负”，违背。〔5〕“谒”，说明，陈述。〔6〕“举”，以。〔7〕“重”，显得重要。〔8〕“长主”，年纪大的国君。“自用”，自以为是。〔9〕“南攻楚五年”，指齐、韩、魏三国因楚背叛了合纵之约而伐楚的事，见《楚世家》，在周赧王十二年（公元前三三年）。两年后，秦又与齐、韩、魏共攻楚，杀楚将唐昧。又两年，孟尝君去齐相秦。攻楚之役，首尾共历五年。〔10〕“西困秦三年”，《帛书》第八章作“攻秦三年”。此指周赧王十七年至十九年（公元前二九八年至前二九六年），齐、韩、魏三国攻秦入函谷事，见《六国年表》。〔11〕“罢敝”，疲乏。“罢”，通“疲”。〔12〕“北与燕人战”三句，“北与燕人战”，指周赧王十九年（公元前二九六年）齐、燕权之战。“覆三军，得二将”，指齐国击溃燕军并擒获燕的两员将领。〔13〕“余兵”，长期从事征伐的军队。“宋”，古国名，建都商丘（今河南商丘南）。其境域包括今河南省东端及江苏、安徽的北端，兼及山东省的西端。〔14〕“包”，囊括，统括。“十二诸侯”，指淮、泗之间的邹、鲁等小国。〔15〕“恶”，何，怎么。音w。〔16〕“久师”，指上文所言的长期用兵。〔17〕“清济浊河”，济水清，河水浊，二水皆在齐西北境。济水发源于河南济源县，至山东利津县入海。河即黄河。〔18〕“长城、钜防”，长城即钜防。齐长城西起今山东西境平阴县，历泰山北岗，南达黄海北岸诸城县境之琅琊台入海，其建筑时代当在春秋之际。〔19〕“济西”，济水以西，指今山东聊城、高唐等县。“不师”，不征发兵役。〔20〕“河北”，指漯河以北，今天津市、河北沧县、景县一带。〔21〕“尽已役矣”，原来济西、河北不征兵，专门从事对付燕、赵，现在由于用兵不休，这两个地区的兵员都已征发。〔22〕“封内”，四境之内。〔23〕“从”，《战国策·燕策一》作“宠”，当从。“宠子”，宠爱的儿子。“母弟”，同母所生之弟。〔24〕“轻亡宋”，轻易出师以图灭宋。〔25〕“已”，语气词，表示肯定。〔26〕“燕乃使一子质于齐”，当依《燕策》作“燕王之弟质齐”，此处误记。此质子是燕昭王之弟襄安君。〔27〕“谢”，谢罪，道歉。〔28〕“已”，不久。“委质”，古代臣下向君主奉献礼物，表示确定君臣关系。“质”，通“贽”，旧时初和人见面时所送的礼物。

燕相子之与苏代婚，而欲得燕权，乃使苏代侍质子于齐。齐使代报燕，燕王哙问曰：“齐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于是燕王专任子之，已而让位，燕大乱。齐伐燕，杀王哙、子之。燕立昭王，^{〔1〕}而苏代、苏厉遂不敢入燕，皆终归齐，齐善待之。

【注释】〔1〕“昭王”，名职，燕王哙的庶子。公元前三一一年至前二七九年在位。原在韩，燕王哙、子之被杀，赵国派人送他回国即位。

苏代过魏，^{〔1〕}魏为燕执代。齐使人谓魏王曰：“齐请以宋地封泾阳君，^{〔2〕}秦必不受。秦非不利有齐而得宋地也，不信齐王与苏子也。^{〔3〕}今齐、魏不和如此其甚，则齐不欺秦。秦信齐，齐、秦合，泾阳君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东苏子，^{〔4〕}秦必疑齐而不信苏子矣。^{〔5〕}齐、秦不合，天下无变，伐齐之形成矣。”于是出苏代。代之宋，宋善待之。

【注释】〔1〕“苏代过魏”二句，《战国策·魏策一》作“苏秦拘于魏，欲走而之韩，魏氏闭关而不通”。〔2〕“齐请以宋地封泾阳君”，这是齐假设此策以营救苏子。泾阳君，秦昭王母弟，名悝。泾阳，地名，在今陕西泾阳县境。〔3〕“不信齐王与苏子”，秦怀疑齐将与魏联合。〔4〕“东苏子”，使苏子回到齐国。齐在魏的东方，所以这样说。“东”，使往东。〔5〕“不信苏子”，秦疑苏子联合齐、魏。

齐伐宋，^{〔1〕}宋急，苏代乃遗燕昭王书曰：

【注释】〔1〕“齐伐宋”，事在公元前二八六年。

夫列在万乘而寄质于齐，^{〔1〕}名卑而权轻；奉万乘助齐伐宋，民劳而实费；夫破宋，残楚淮北，肥大齐，^{〔2〕}讎强而国害：此三者皆国之大战也。^{〔3〕}然且王行之者，将以取信于齐也。齐加不信于王，而忌燕愈甚，是王之计过矣。夫以宋加之淮北，^{〔4〕}强万乘之国也，而齐并之，是益一齐也。北夷方七百里，^{〔5〕}加之以鲁、^{〔6〕}卫，强万乘之国也，而齐并之，是益二齐也。夫一齐之强，燕犹狼顾而不能支，今以三齐临燕，其祸必大矣。

【注释】〔1〕“寄质于齐”，指燕昭王派遣他的弟弟襄安君到齐作人质。〔2〕“肥大齐”，使齐国强大。“肥”、“大”是同义词叠用。〔3〕“大战”，大祸。〔4〕“以宋加之淮北”二句，宋是五千乘之国，再加上淮北，则超过万乘之国。〔5〕“北夷”，族名，当为“九夷”之误。九夷之地在淮、泗之间，南与楚接境，东与泗上十二诸侯连接。〔6〕“鲁”，国名，在今山东西南部，建都曲阜。战国时国势衰弱，沦为泗上十二诸侯之一。

虽然，智者举事，因祸为福，转败为功。齐紫，败素也，^{〔1〕}而贾十倍；^{〔2〕}越王句践棲于会稽，复残强吴而霸天下：此皆因祸为福，转败为功者也。

【注释】〔1〕“齐紫，败素也”，齐国的风俗喜欢紫色，商人用质量低劣的素帛染成紫色。〔2〕“贾”，通“价”。

今王若欲因祸为福，转败为功，则莫若挑霸齐而尊之，^{〔1〕}使使盟于周室，焚秦符，曰：^{〔2〕}“其大上计，破秦；其次，必长宾之。”^{〔3〕}“秦挟宾以待破，^{〔4〕}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诸侯，^{〔5〕}今为齐下，秦王之志苟得穷齐，不惮以国为功。然则王何不使辩士以此言说秦王曰：“燕、赵破宋肥齐，尊之为之下者，燕、赵非利之也。燕、赵不利而势为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则王何不使可信者接收燕、赵，令泾阳君、高陵君先于燕、赵？^{〔6〕}秦有变，因以为质，则燕、赵信秦。秦为西帝，燕为北帝，赵为中帝，立三

帝以令于天下。韩、魏不听则秦伐之，齐不听则燕、赵伐之，天下孰敢不听？天下服听，因驱韩、魏以伐齐，曰‘必反宋地，归楚淮北’。反宋地，归楚淮北，燕、赵之所利也；并立三帝，燕、赵之所愿也。夫实得所利，尊得所愿，燕、赵弃齐如脱屣矣。^{〔7〕}今不收燕、赵，齐霸必成。诸侯赞齐而王不从，是国伐也；^{〔8〕}诸侯赞齐而王从之，是名卑也。今收燕、赵，国安而名尊；不收燕、赵，国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危卑，智者不为也。”秦王闻若说，必若刺心然。则王何不使辩士以此若言说秦？^{〔9〕}秦必取，齐必伐矣。

【注释】〔1〕“挑”，当依《战国策·燕策一》作“遥”。“霸齐”，推齐为诸侯之首。〔2〕“符”，两国间信使往来的凭证，通常用竹、木做成。〔3〕“大上计”，最好的计策。“大”，通“太”。“长宾之”，长期排斥。“宾”，通“摈”。〔4〕“挟宾”，遭受摈斥。〔5〕“五世”，指秦献公、孝公、惠文王、武王、昭襄王。〔6〕“高陵君”，名显，秦昭王母弟，高陵是他的封邑，在今陕西高陵县。〔7〕“屣”，同“屣”，草鞋。〔8〕“国伐”，国家受到攻伐。〔9〕“此若言”，此言。“此”、“若”，是同义词迭用。

夫取秦，厚交也；伐齐，正利也。尊厚交，务正利，圣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书，曰：“先人尝有德苏氏，子之之乱而苏氏去燕。燕欲报仇于齐，非苏氏莫可。”乃召苏代，复善待之，与谋伐齐。竟破齐，湣王出走。

久之，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苏代约燕王曰：^{〔1〕}“楚得枳而国亡，^{〔2〕}齐得宋而国亡，^{〔3〕}齐、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则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下，非行义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4〕}

【注释】〔1〕“约”，此处作劝阻讲。〔2〕“楚得枳而国亡”，“枳”，今四川涪陵县。楚襄王攻巴得枳。“国亡”，指其后楚都郢、郢相继被秦国攻战占。〔3〕“齐得宋而国亡”，齐灭宋在周赧王二十九年（公元前二八六年）。乐毅率五国之师破齐，在周赧王三十一年（公元前二八四年）。〔4〕“正告”，公开宣告。

“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于汶，^{〔1〕}乘夏水而下江，^{〔2〕}五日而至郢。汉中之甲，乘船出于巴，^{〔3〕}乘夏水而下汉，^{〔4〕}四日而至五渚。^{〔5〕}募人积甲宛东下随，^{〔6〕}智者不及谋，勇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7〕}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远乎！’楚王为是故，十七年事秦。”

【注释】〔1〕“汶”，通“岷”，即岷江，长江上游支流，发源于岷山，流经今四川省西部及中部。〔2〕“夏水”，夏潦盛涨时的水。“江”，长江。〔3〕“巴”，水名，和汉水相近。〔4〕“汉”，水名，长江支流，源出今陕西安康县，流经今陕南鄂西，在武汉市入长江。〔5〕“五渚”，地名，湘、资、沅、澧四水及洞庭湖一带。〔6〕“积甲”，聚集军队。“宛”，楚邑，今河南南阳市。“随”，邑名，在今湖北随县。〔7〕“射隼”，言必定获胜。“隼”，鹰类，猛禽。《易·解卦》爻辞，“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

“秦正告韩曰：‘我起乎少曲，^{〔1〕}一日而断太行。^{〔2〕}我起乎宜阳而触平阳，^{〔3〕}二日而莫不尽繇。^{〔4〕}我离两周而触郑，^{〔5〕}五日而国举。’^{〔6〕}韩氏以为然，故事秦。”

【注释】〔1〕“少曲”，韩邑，今河南沁阳县西北，少水（今沁水）弯曲处。〔2〕“断太行”，太行，指太行山羊肠坂道。韩上党郡在太行山西侧，

断太行之道就截断了上党与韩的联系。〔3〕“触”，攻击。“平阳”，韩邑，今山西临汾县，韩故都，韩王室坟墓所在。〔4〕“繇”，戍守。〔5〕“离”，经历。“两周”，指东周、西周两小国。“郑”，韩国都城，在今河南新郑县。〔6〕“国举”，国都被攻占。

“秦正告魏曰：‘我举安邑，〔1〕塞女戟，〔2〕韩氏太原卷。〔3〕我下轶，〔4〕道南阳，〔5〕封冀，〔6〕包两周。乘夏水，浮轻舟，强弩在前，锁戈在后，〔7〕决荥口，魏无大梁；〔8〕决白马之口，〔9〕魏无外黄、济阳；〔10〕决宿胥之口，〔11〕魏无虚、顿丘。〔12〕陆攻则击河内，水攻则灭大梁。’魏氏以为然，故事秦。”

【注释】〔1〕“安邑”，战国初期魏国都，在今山西夏县西北。〔2〕“女戟”，地名，在太行山之西。〔3〕“韩氏太原卷”，太原当作“太行”。“卷”当为“绝”字之误。〔4〕“轶”，魏邑，在今河南济源县东南。〔5〕“道”，取道。“南阳”，地区名，属魏，当今河南济源至获嘉一带。〔6〕“封”，地名，即封陵，今山西风陵渡。“冀”，邑名，在今山西稷山县。〔7〕“锁”，通“铍”，锋利。戈，装有长柄，用于钩杀的兵器。〔8〕“决荥口魏无大梁”，“荥口”，荥泽之口。荥泽，古泽名，故址在今河南郑州市西北古荥北，魏都大梁在其东。荥之口与今汴河口通，其水深，可以灌大梁，所以说“无大梁”。“大梁”，魏都，在今河南开封市西北。〔9〕“白马之口”，即津，为黄河渡口之一，在今河南滑县东北。〔10〕“外黄”，魏邑，在今河南兰考东北。“济阳”，魏邑，在今河南兰考东北。〔11〕“宿胥口”，黄河津渡之一，在今河南滑县西南。〔12〕“虚、顿丘”，均魏邑。虚在今河南延津县东南，顿丘在今河南清丰县西。

“秦欲攻安邑，恐齐救之，则以宋委于齐。〔1〕曰：‘宋王无道，〔2〕为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绝兵远，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为齐罪。”

【注释】〔1〕“以宋委于齐”，《战国策》屡言齐欲攻宋，秦王非常不满，可见“以宋委齐”是夸大的说法，不是事实。〔2〕“宋王”，指宋王偃。

“秦欲攻韩，恐天下救之，则以齐委于天下。曰：‘齐王四与寡人约，〔1〕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齐无秦，有秦无齐，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阳、少曲，致蔺、离石，〔2〕因以破齐为天下罪。”

【注释】〔1〕“齐王四与寡人约”，齐王，湣王。〔2〕“蔺”，邑名，在今山西离石县西。“离石”，邑名，今山西离石县。蔺、离石都是赵地，不属韩，此处叙述有误。

“秦欲攻魏重楚，〔1〕则以南阳委于楚。〔2〕曰：‘寡人固与韩且绝矣。残均陵，〔3〕塞 阨，〔4〕苟利于楚，寡人如自有之。’魏弃与国而合于秦，因以塞 阨为楚罪。”

【注释】〔1〕“重楚”，忌惮楚国。〔2〕“南阳”，地区名，当今河南西南部一带。战国时分属楚、韩，此处指韩的南阳。〔3〕“均陵”，邑名，在今湖北均县北。〔4〕“ 阨”，楚国要塞，在今河南信阳西南平靖关。“阨”通“隘”。均陵、 阨并属楚，此文以为韩地。

“兵困于林中，〔1〕重燕、赵，以胶东委于燕，〔2〕以济西委于赵。已得讲于魏，〔3〕至公子延，〔4〕因犀首属行而攻赵。〔5〕”

【注释】〔1〕“林中”，地名，在河南新郑县东北，又称林、林乡。前

二八三年，秦曾攻林中。〔2〕“胶东”，地区名，今山东胶莱河以东，三面环海之地。〔3〕“讲”，媾和。〔4〕“至”，当作“质”。“公子延”，魏公子。〔5〕“属”，连接。“行”，军队的行列。

“兵伤于谯石，〔1〕而遇败于阳马，〔2〕而重魏，则以叶、蔡委于魏。〔3〕已得讲于赵，则劫魏，〔4〕魏不为割。困则使太后弟穰侯为和，〔5〕嬴则兼欺舅与母。〔6〕”

【注释】〔1〕“谯石”，赵地名。不是县邑。〔2〕“阳马”，赵地名。不是县邑。〔3〕“叶”，邑名，在今河南叶县西南。“蔡”，邑名，即上蔡，在今河南上蔡西南。〔4〕“劫魏”，胁迫魏。〔5〕“穰侯”，即魏冉，秦昭王母宣太后弟，封于穰（今河南邓县）。号穰侯。详见本书《穰侯列传》。〔6〕“嬴”，通“赢”，胜利。“欺舅与母”，指公元前二六六年，秦昭王采纳范雎建议，限制宣太后权力，罢穰侯相的事。

“適燕者曰‘以胶东’，〔1〕適赵者曰‘以济西’，適魏者曰‘以叶、蔡’，適楚者曰‘以塞了’，適齐者‘以宋’。此必令言如循环，用兵如刺蜚，〔2〕母不能制，舅不能约。

【注释】〔1〕“適”，通“谪”，谴责。〔2〕“刺蜚”，“蜚”，《国策》作“绣”。刺绣必交错绣成花纹，此比喻交错用兵。

“龙贾之战，〔1〕岸门之战，〔2〕封陵之战，〔3〕高商之战，〔4〕赵庄之战，〔5〕秦之所杀三晋之民数百万。〔6〕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7〕西河之外，〔8〕上雒之地，〔9〕三川晋国之祸，〔10〕三晋之半，秦祸如此其大也。而燕、赵之秦者，〔11〕皆以争事秦说其主，此臣之所大患也。”

【注释】〔1〕“龙贾之战”，公元前三三三年，秦打败魏于雕阴，擒魏将龙贾。〔2〕“岸门之战”，公元前三一四年，秦打败韩于岸门（在今河南许昌市北）。〔3〕“封陵之战”。公元前三二二年，秦攻取魏封陵（在今山西风陵渡东）。〔4〕“高商之战”，此战事无考。〔5〕“赵庄之战”，公元前三二二年，秦将樗里疾攻赵，取藺，擒赵将赵庄。〔6〕“三晋”，指韩、魏、赵三国。〔7〕“死秦之孤”，死于秦军者的遗孤。〔8〕“西河之外”，地区名，指黄河以西，北洛水（今陕西洛河）以东地，先为魏国所有，后归秦。〔9〕“上雒之地”，地区名，指洛水（今河南洛河）上游，今陕西洛南、商县一带，原为魏地。〔10〕“三川”，郡名，以境内有黄河、伊水、洛水三川而得名，原为韩地。〔11〕“之秦者”，亲秦的人。

燕昭王不行。苏代复重于燕。

燕使约诸侯从亲如苏秦时，或从或不，〔1〕而天下由此宗苏氏之从约。〔2〕代、厉皆以寿死，名显诸侯。

【注释】〔1〕“不”，通“否”，不然。〔2〕“宗”，尊奉。

太史公曰：苏秦兄弟三人，皆游说诸侯以显名，其术长于权变。而苏秦被反间以死，〔1〕天下共笑之，讳学其术。〔2〕然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夫苏秦起闾阎，〔3〕连六国从亲，此其智有过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时序，毋令独蒙恶声焉。

【注释】〔1〕“被反间”，带着间谍的罪名。〔2〕“讳”，忌讳。〔3〕“闾阎”，里巷的门，借指民间。

苏秦，东周洛阳人。他往东去到齐国从师，曾在鬼谷先生那儿研习学问。他出外游历了好几年，非常狼狈地回到家里。他的哥哥、弟弟、嫂子、妹妹、妻子、侍妾都暗地里讥笑他，说：“周人的风俗，向来是治理产业，努力从事工商，以博取十分之二的利润为目的。如今你去掉了根本去搬弄口舌，倒霉，活该！”苏秦听了这些话，心里感到惭愧而暗自伤心，就关门不出，把他的书都取出来，再次发愤阅读，说：“一个读书人已经埋头读书了，却不能用自己的知识去取得高位和荣耀，书读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处呢？”于是，他从这些书中找出一本《周书阴符》，伏案攻读。读了一年，他从书中找出了许多揣摩国君心意的诀窍，说道：“凭借这些知识，我可以去游说当代的国君了。”他打算去游说周显王，显王的近臣们平素就熟悉苏秦，都轻视他，不肯相信。

于是苏秦向西到了秦国，这时秦孝公已死，他便游说秦惠王道：“秦是个四面都有险塞的国家，群山环抱，渭水萦绕，东面有函谷、蒲津等关与黄河，西面有汉中，南面有巴、蜀之地，北面有代地和马邑，这真是天然的府库啊！凭着秦国百姓的众多，军事上的严格训练，足可以吞并各国，建帝号统治天下。”秦惠王说：“鸟的羽毛还没有长成时，绝不可以高飞；我们国家的大政方针还不明确，这是谈不到兼并别国的。”这时秦国刚杀了商鞅，讨厌那些游说之士，不愿任用。

于是苏秦往东到了赵国。赵肃侯用他的弟弟为相，号为奉阳君。奉阳君讨厌苏秦。

苏秦离赵又游历到燕国，经过一年多才见到燕文侯。苏秦进言道：“燕国东有朝鲜和辽东，北有林胡和楼烦，西有云中和九原，南有滹沱河和易水，国土纵横两千多里，战士好几十万，战车六百辆，战马六千匹，储存的粮食足够几年之用。南面可从碣石山、雁门山输入丰富的物资，北边可以种植枣栗获得很大利益。即使人民不耕种田地，单是枣栗的收入也就够富了。这真是天然的府库啊！”

“安居乐业，没有战争，见不到将士死亡的危险，这点没有谁能比得上燕国。大王您明白这是什么原因吗？燕国之所以不遭受侵犯，不受战争摧残，是因为赵国作了它南方的屏障。假使秦国和赵国打五次仗，秦国胜两次而赵国胜三次，秦、赵两国互相消耗，大王可以用完好的燕国从后面控制它们，这就是燕国之所以不受敌国侵害的原因。而且秦国如要攻打燕国，要越过云中、九原，经过代郡、上谷，穿行几千里，即使能攻下燕城，秦国也会考虑到没法守住。秦国不能加害燕国，这是明摆着的事情。现在赵国如果要进攻燕国，发布号令，不到十天就可以有几十万军队进驻到边境的东垣一带。接着，赵军再渡过滹沱和易水，不到四五天，便直抵燕国的都城了，所以说，秦国进攻燕国，是到千里之外去作战，赵国攻打燕国，是在百里之内作战。不担心近在百里之内的祸患，而却看重千里之外的敌人，没有比这更错误的政策了。因而我希望大王能和赵国联合，天下联为一气，那么燕国一定没有祸患了。”

燕文侯悦：“你的话虽然很对，但我们的国家弱小，西边靠近强大的赵国，南边接近齐国，齐、赵都是强国。你一定打算要用合纵的策略使燕国获得安定，我愿把国家交给你安排。”

于是，燕文侯供给苏秦许多车马和金帛，让他到赵国去。这时，奉阳君

已经死掉。苏秦因而游说赵肃侯道：“当今天下在位的卿相人臣和民间的有识之士都仰慕您的作风，早就愿意为您效忠。虽说这样，由于奉阳君嫉妒贤能，您不能直接管理国事，所以宾客和游说之士，没有谁敢于在您面前倾吐忠言。现在奉阳君已经死掉，您如今又可与人民亲近，我这才敢于向您提出我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我私下为您考虑，最好是使人民的生活安定，不要破坏他们的安宁。安民的根本方针，在于选择邦交。选择邦交得当，人民就能安定；选择邦交不当，人民就终身不能安定。请允许我谈一谈赵国的外患问题。假如把齐、秦两国都作为敌人，人民的生活就无法安定。如果倚靠秦国去攻打齐国，人民也不能安定。又如倚靠齐国来进攻秦国，人民仍然不能安定。所以图谋别国的君主，进攻别的国家，这种劝人断绝邦交的话常令人难以启齿，希望您也不要轻易出口。请让我指出这策略的不同，不过就是区别合纵连横两种方法而已。您如能采纳我的建议，燕国一定会献上盛产毛毡、皮衣、狗马的土地，齐国一定会献上盛产鱼盐的海域，楚国一定会献上盛产橘柚的园林，韩、魏、中山也都会献上一部分土地作为赵国贵臣收取赋税的私邑，您尊贵的亲戚父兄也都可以得到封侯之赏。割取别国的土地而取得利益，这是五霸冒着损军折将的风险去追求的。使自己的贵戚能够封侯，更是成汤和周武王采用放逐和杀君的手段也要去争取的。现在您只须安然不动便可得到这两种好处，这就是我对您祝愿的原因。”现在您如果与秦国联合，那么秦国一走会去削弱韩国和魏国；假如您和齐国结交，那么齐国一定会去削弱楚国和魏国。魏国削弱就会割让河外，韩国削弱就会献出宜阳，献出宜阳就会使上郡处于绝境，割让河外也会使通往上郡的道路不通，楚国削弱将使赵国失去外援。这三种策略，不能不详加考虑。“秦军如果攻下轶道，那么韩国的南阳便危险了。秦国如劫持韩国、包围周都洛阳，那么赵国将发兵自卫。如果秦军据有卫地，夺取卷城，那么齐国一定会去朝拜秦国。秦国的欲望在山东地区已开始得到满足，就必然会举兵指向赵国。秦军渡黄河、越漳水、占据番吾，那么秦军将直捣邯郸，这是我最为您担心的事。

“当前，山东地区的国家没有比赵国更强的。赵国的领土纵横二千多里，战士几十万，战车千辆，战马万匹，粮食可以供应好几年。西有常山，南有漳河，东有清河，北有燕国。燕国本是个弱国，值不得害怕。秦在各国中最忌恨的就是赵国。但是秦国不敢举兵攻打赵国，为什么呢？就是怕韩、魏从背后打它的主意。那么，韩、魏可说是赵国南边的屏障。秦国如进攻韩、魏，没有高山和大河的阻隔，逐渐蚕食它们的土地，直到迫近它们的国都为止。韩、魏不能抵挡秦国，必然向秦国屈服称臣。秦国没有韩、魏的制约，那么战祸就会落到赵国头上，这是我为您担忧的又一桩大事。

我听说尧没有几个部属，舜没有一点土地，但都拥有了天下；大禹不到一百个部众，却统治了天下诸侯；商汤、周武王的士兵不过三千，战车不过三百辆，军队不过三万人，却能立为天子，都是由于他们懂得治理天下之道。因此，贤明的君主对外能估计敌人的强弱，对内能衡量自己士兵素质的优劣，不必等到两军交锋，对胜负存亡的可能性早已瞭然于胸了，怎么会被一般人的言论所蒙蔽，糊里糊涂去决定大事呢！

“我私下查看地图加以衡量，山东各国的疆土合起来比秦国大五倍，兵力是秦国的十倍。六国联成一气，合力向西攻打秦国，秦国非被攻破不可。现在各国反而向西投靠秦国，做秦的臣属。打败别人和被别人打败，使别国

臣服和向别国称臣，这两者难道可以同日而语么？

“说到那些主张连横的人，都想把诸侯的土地割给秦国。秦国如获得成功，他们就会把自己的楼台亭榭筑得高高的，宫室修得很华美，欣赏竽瑟的演奏，前有楼阁宫阙张挂着乐器，后有苗条艳丽的美女。诸侯遭到秦的侵扰，他们不分担一点忧虑。所以那些主张连横的人，时刻都致力于用秦国的权威来恫吓诸侯，以求达到割地的目的。因此，我希望大王能仔细考虑。“我听说贤明的君主善于决断疑难，排除谗言，屏绝飞短流长的途径，堵塞结党营私的门路。这样，我才能报着效忠之心，在您面前陈述如何使国君更尊贵，国土更扩大，兵力更强盛的计划。我私下为您考虑，最好是团结韩、魏、齐、楚、燕、赵等国合纵亲善，一道反抗秦国。使各国的将相在洹水上结盟，互相交换人质，宰杀白马，举行盟誓。相互约定说：‘假如秦国攻打楚国，那么齐国、魏国就派出精锐部队帮助楚国；韩国断绝秦国运粮的道路，赵军渡过漳河，燕国则守卫常山以北一带。秦国如果进攻韩、魏二国，那么楚国就截断秦的后路，齐国派出精兵援助，赵军渡过漳河遥相呼应，燕国则固守云中郡一带。秦国要是进攻齐国，那么，楚国同样截断它的后路，韩国守住成皋，魏国堵住秦军通道，赵军越过漳河、博关进行支援，燕国也派精兵助战。假如秦进攻燕国，那么赵国就守住常山，楚国驻军武关，齐国渡过渤海，韩、魏都出精兵助战。秦国如果攻打赵国，那么韩国就驻军宜阳，楚国驻军武关，魏国屯军河外，齐国渡过清河，燕国也派精兵支援。诸侯中有不遵守盟约的，其余五国便联军讨伐。六国要真能合纵相亲，共同抗秦，那么秦军一定不敢出函谷关来危害山东一带的国家了。这样，您的霸王之业也就成功了。”赵肃侯回答道：“我年纪轻，治理国家的时间很短，从未有人告诉过我治国的长远之计。如今您有意为各国谋生存，使诸侯得以安定，我诚恳地把国家付托给您。”于是装饰车子一百辆，加上黄金一千镒，白璧一百双，锦绣一千匹，用来邀约其他诸侯结盟。

正当此时，周天子把祭祀文王、武王的祭肉赐给秦惠王。秦惠王派犀首进攻魏国，生擒魏将龙贾，攻占了雕阴，并打算继续向东方用兵。苏秦担心秦国军队打到赵国破坏合纵，便用计激怒张仪，让他投奔秦国。

于是苏秦又游说韩宣王道：“韩国北面有巩县、成皋这样坚固的城池，西面有宜阳、商阪等要塞，东面有宛、穰二县和洧水，南面有崆山，土地纵横九百多里，军队几十万，天下的强弓劲弩都是韩国制造的。像谿子弩，还有少府所造的时力、距黍两种劲弩，都能射到六百步以外，韩国的士兵举足踏弩而射可以不停地射百来次，对远处的敌人可以射穿他的胸部，近的可以射透他的心窝。韩国的剑戟都出产于冥山、棠谿、墨阳、合赀，邓师、宛冯、龙渊、太阿等地，都能在陆地上砍断牛马，水里截杀鹄雁。攻击敌人时，能斩断坚固的铠甲、铁衣，皮制的臂衣和盾牌，像这些精良的兵器，韩国无不具备。凭着韩兵的勇敢，披上坚甲，踏着劲弩，佩着利剑，以一个人抵挡一百个人是不在话下的。以韩国兵力的强劲和大王的贤明，却向西投靠秦国，拱手称臣，使国家蒙受耻辱而受到天下的耻笑，没有更超过此事的。所以，我希望大王能详加考虑。

“大王如果向秦国屈服，秦国一定会向您索取宜阳和成皋。您现在把土地献给它，明年又会再要求您割地。给它吧，没有那么多地方给；不给吧，就会前功尽弃并带来后患。而且大王的土地有限，而秦国贪求却没有止境。以有限的土地去应付那无止境的贪求，这正是通常所说的买下仇恨，种下祸

根，不需打仗而土地已落入别人之手了。我听说有这样的俗语：‘宁可作鸡群的头领，不要作牛群里的跟从。’现在你如果向西拱手屈服于秦，这和作牛群里的跟随者有什么区别呢！以大王的贤明，拥有强大的韩国军队，却落得一个牛群跟随者的名称，我私下替大王感到羞愧。”

这时，韩王一下子变了脸色，挥动手臂，怒睁双眼，按住剑柄，抬头望天，长叹一口气说：“我尽管没有出息，也决不会向秦国屈服，现在蒙您把赵王的高见转告我，我愿意举国相随。”

苏秦又去游说魏襄王道：“大王的国土，南有鸿沟、陈、汝南、许、郾、昆阳、召陵、舞阳、新都、新鄆，东面有淮水、颍水、煮枣、无胥，西面有长城为界，北面有河外、卷、衍、酸枣，国土纵横千里。国家的声名虽小，但乡间的房屋都十分密集，连放牧牲畜的地方都没有。人烟稠密，车水马龙，川流不息，轰隆轰隆的车马声，听起来就好像大部队在行军。我个人认为大王的国家并不比楚国差。然而那些主张连横的人却想引诱你伙同虎狼一样的秦国去侵犯天下。一旦受到秦国的加害，他们是不管的。倚仗强秦的声威来胁迫自己的君主，罪过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魏国是天下的强国，大王是天下的贤主。现在却甘心向西侍奉秦国，以秦国的东方属国自居，为秦国建造巡狩的行宫，接受它的礼仪制度，春秋贡奉，帮助秦国祭祀，我私下替您感到羞愧。”

“我听说越王句践用三千疲敝的兵士与吴国作战，在干遂生擒了吴王夫差。武王以三千兵士，三百辆兵车，在牧野之战制服了纣王。难道是他们的兵力众多吗？实在是因为他们能发挥兵威啊！我个人听说大王的兵力有武士二十万，苍头军二十万，冲击部队二十万，杂役十万，还有战车六百辆，战马五千匹，这就远远超过了越王句践和武王。想不到现在您竟听信群臣的话，打算向秦国臣服。谈到向秦臣服，必然要割让土地和献上宝贵的器物，不经过战事而国家就已经蒙受损失了。凡是群臣中主张事奉秦国的人，都是奸臣，不是忠臣。他们作为人臣，割让自己国家的土地来讨好外国，只图眼前效益而不顾后果，损公肥私，对外依靠强秦的势力来胁迫自己的国君，以求把土地割让给秦国。希望大王仔细考虑。”

“《周书》上说：‘铲除草木，在萌芽状态不加斩断，等到枝叶蔓延就不好办了。在细小的时候不斩断，等长大后就必须使用斧头砍了。’事前不考虑成熟，就会招致严重的后果，那时又怎么办呢？大王真能听从我的建议，使六国合纵相亲，齐心合力，就一定不会再遭受强秦的侵略了。因此，敝国的赵王派我来向您呈献这种不成熟的意见，接受您贤明的约定，究竟如何，全赖大王的指示。”

魏王说：“我没有才能，以前没有机会听取您高明的指教。现在您用赵王的指示来启发我，我愿以魏国追随您。”苏秦乘便又向东去游说齐宣王道：“齐国南面有泰山，东面有琅邪山，西面有清河，北面有渤海，这可以说是四方都有险塞的国家。齐国的领土纵横两千里，军队几十万，粮食堆积如山，三军的锐卒和驻守五大都市的精兵，进攻时像锋利的刀和箭一样迅急，战斗时有雷霆万钧，撤退时像风雨一样迅捷。自有战事以来，从未征调过泰山以南的部队，也不需渡过清河、渤海去征调兵卒。临菑城内有七万户人家，我私下估计，每户不少于三个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必等待征调远县的军队，单是临菑的兵卒就有二十一万了。临菑非常富有和殷实，这里的人没有不会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赛狗以及下棋和踢球的。临菑的街道非常热

闹，车辆的轮轴互相撞击，人们拥挤得肩擦着肩，衣襟连接起来就可以成为围帐，举起衣袖就可以连成一块大幕布，举手挥汗，洒下去像雨点一样，家家殷实富足，志气昂扬。以大王的贤明和齐国的强大，天下没有谁能比得上。现在您却要向西去事奉秦国，我私下为大王感到羞愧。

“而且韩、魏之所以十分害怕秦国，是因为他们和秦国的边界连接。双方派出力量相当的军队，用不了十天，而胜败存亡的趋势就决定了。如果韩、魏战胜了秦国，那自己的兵力要损失一半，也无法守住自己的边境；如果战事失利，国家的危亡就会随着而来。所以韩、魏不敢轻易与秦国开战，很愿向秦国称臣。至于秦国要进攻齐国，情形便不一样了。秦国的背后倚靠着韩、魏的土地，越过卫国阳晋的通道，经历亢父的险塞，车辆不能并驶，战马不能并行，只要用一百人守住险地，一千人也过不去。秦国即使想深入侵犯，总是有后顾之忧，怕韩、魏在后面打它的主意。所以它疑虑重重，只是虚声恫吓，骄妄矜夸而不敢再向前进。那么秦国不能加害齐国，不是明摆着的事实么！”

“不深切考虑秦国对齐国无可奈何的事实，却想向它屈服，这是臣僚们谋略上的失误。采纳我的意见，既没有向秦称臣的屈辱名声，又有使国家强大的实效，所以我希望大王稍微考虑一下。”

齐王说：“我很不聪明，守着东面海边上偏僻荒远的国家，从没有机会听取您的教诲，现在您用赵王的指示来开导我，我极愿以齐国追随您。”

接着，苏秦又前往西南去游说楚威王道：“楚国是天下的强国，大王您是天下贤明的君主。西面有黔中郡、巫郡，东面有夏州、海阳，南面有洞庭、苍梧，北面有陜塞、郢阳。国土有五千多里见方，武装部队上百万，战车千辆、战马万匹，粮食储备够十年之用，这是建立霸王之业的有利条件，以楚国的强大和您的贤明，天下没有谁比得上您。现在您却打算向西边的秦国称臣，那么诸侯就会都倒向西方而拜倒在秦国章台宫下了。

“秦国最害怕的莫过于楚国，楚强秦国就弱，秦强楚国就弱，秦、楚势不两立。所以我为大王考虑，不如与东方各国合纵相亲，使秦国孤立。大王如果不合纵，秦国必然会出动两支军队，一支军队从武关出击，一支军队指向黔中，那么楚国的郢都就动摇了。

“我听说处理问题最好赶在乱子发生之前，在灾难还没有来临时就及早采取行动。祸患临头才去寻找对策，就来不及了。所以希望大王及早考虑。

“大王如果采纳我的意见，我愿叫山东各国一年四季向您进贡，接受您的领导，把国家和宗庙都委托给您，作好战备，听从大王的指挥。大王真能采纳我不成熟的意见，那么韩、魏、齐、燕、赵、卫等国的美好音乐和美女一定会充满您的后宫，燕、代等地的骆驼、良马就会填满您的马厩。所以说，合纵成功，楚国就能成就王业，连横成功，将使秦国称帝。如今您放弃霸王的事业，而有事奉他人的屈辱名声，我私下真为您感到值得不得啊！”秦国是个像虎狼一样凶恶的国家，抱有并吞天下的野心。秦国是天下的仇敌。主张连横的人都想割诸侯的土地去事奉秦国，这真是奉养仇敌的人啊！作为臣子，割让自己国君的土地和虎狼一样的秦国拉关系，让它侵扰天下，自己的国家最终也会遭到秦国进犯，他是不管这种后果的。外边倚仗强秦的威势，对内去胁迫自己的国君，要求割让土地给秦国，大逆不忠的罪过，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如果合纵相亲，那么诸侯都会割让土地事奉楚国；连横成功，那么楚国就要割让土地给秦国，这两种策略相差实在太远了，大王究竟站在哪

一方面呢？所以敝国的赵王派我献上这不成熟的意见，接受您贤明的约定，全在大王的安排。”

楚王说：“我的国家西面和秦国接壤，秦国有夺取巴蜀、吞并汉中的野心。秦是个像虎狼一样凶横的国家，不能和它亲近。韩、魏由于受到秦国威胁，不能和它们深深地计议，和它们谋划大事，恐怕它们反把消息泄漏给秦国，计划还没有实行，国家已处在危难之中了。我自己估计，单靠楚国的力量去抵挡秦国，不一定能打赢；在国内和群臣商量，又不可靠。我睡不好觉，吃不好饭，心神不定，不得安宁。现在您打算团结天下，拉拢诸侯，保全处在危亡中的国家，我愿竭诚地以整个国家追随您。”

于是六国联合，力量集中，苏秦作了合纵盟约的领导人，兼任六国的相国。

苏秦北上向赵王报命，途经洛阳，随行的车马辎重以及各国护送的使者极多，就好像是国王出巡。周显王得悉这一消息非常害怕，赶忙派人替他清扫将要经行的道路，并派人到郊外慰劳。苏秦的兄弟妻嫂斜着眼不敢抬头正视，都俯伏在地上，侍候他进食。苏秦笑着向他的嫂嫂说：“你怎么以前对我那样傲慢，现在却这么恭敬呢？”嫂嫂赶快弯曲着身子匍匐在地上，把脸贴着地面谢罪说：“那是因为小叔你现在的官高而钱多啊！”苏秦深有感触地叹道：“同样是我这个人，富贵了亲人就害怕我；贫贱就受到轻视，亲人尚且是这样，何况是一般人呢！假如我在洛阳城边有二顷良田，我还能佩上六国相印吗？”于是他便把千金分赐给同族的人和朋友。当初，苏秦到燕国去，曾借别人一百钱作路费，到他富贵了，就用一百金偿还他，并普遍报答了所有曾有恩于他的人。随从中有一人独独没有得到报偿，于是上前主动申明。苏秦说：“我不是忘记了你。从前你和我一起到燕国去，走到易水，你再三要想抛弃我，那时我处境艰难，因而我深深地怨恨你，所以把你放在后边。现在你也算是得到报偿了。”

苏秦已经约定六国合纵相亲之后，回到赵国，赵肃侯封他为武安君。于是苏秦把合纵的盟约送到秦国，秦国有十五年不敢出函谷关。

后来秦国派犀首欺骗齐、魏两国，和他们一起攻打赵国，想破坏合纵盟约。齐、魏攻打赵国，赵王责备苏秦。苏秦害怕，请求出使燕国，说一定要报复齐国。苏秦离开赵国以后，合纵盟约随之瓦解。

秦惠王把自己的女儿嫁给燕太子为妻。这一年，燕文侯去世，太子即位，称为燕易王。易王刚继位，齐宣王乘着燕国有丧事，发兵进攻燕国，夺取了十城。燕易王对苏秦说：“以前先生您到燕国，先王资助您去见赵王，于是约定六国合纵。现在齐国先进攻赵国，其次就轮到燕国，因为您的原因让天下耻笑，您能为燕国取回被侵占的土地吗？”苏秦非常惭愧地说道：“请让我为您把失地收回吧！”

苏秦去谒见齐王，行了再拜礼，低下头来表示庆贺，随着又抬起头表示哀悼。齐王说：“为什么你的庆贺和哀悼相继来得这么快啊？”苏秦说：“我听说饥饿的人即使很饥饿也不肯吃毒药乌头，是因为这东西虽然能暂时填饱肚子，却和饿死并没有什么两样。燕国虽然弱小，但燕王却是秦王的小女婿。大王贪图燕国十城，却长期和强大的秦国为仇。现在使弱小的燕国做先锋，秦国在后面打掩护，进而招引天下的精兵来攻击你，这和用乌头充饥实际上是一回事。”齐王忧虑地变了脸色说：“那么怎么办呢？”苏秦说：“我听说古来善於处理事情的人，能变祸事为好事，变失败为成功。大王真能听取

我的建议，就把十城归还燕国。燕国无缘无故地收回十城，必然高兴；秦王知道您是因为他的原故而归还燕的十城，也一定高兴。这叫做去掉仇敌而得到磐石一样的交谊。燕、秦都接受齐国的领导，这样，大王只不过表面上作了个依附秦国的姿态，实际上却是用十城取得了天下。这真是霸王的伟业啊！”齐王说：“很好。”于是把十城归还给燕国。

有人诽谤苏秦说：“这是个左右摇摆，出卖国家，反覆无常的奸臣，他将会作乱。”苏秦恐怕得罪，赶快回到燕国，燕王不让他任职。苏秦求见燕王说：“我本是东周的一个平民，没有一点功劳，而您亲自在宗庙里接见我，在朝廷上以礼相待。现在我为您说退了齐国的军队而收复了十城，您对我应更加亲近。现在我回到燕国，而您却不让我担任官职，必然有人以说话不老实的罪名在您面前中伤我。我不守信誉，乃是您的福分啊！我听说忠信只不过是为自己，进取才是为的别人。我去游说齐王，不是欺骗了他吗？我把年老的母亲丢在东周，这本来就是抛弃只顾自己的念头而去帮助别人实行进取。现在假如有人像曾参那样孝顺，像伯夷那样廉洁，像尾生那样守信，得到这样三个人来事奉大王，您觉得怎样？”燕王说：“足够了。”苏秦说：“像曾参那样孝顺的人，按理不会离开他的父母在外住一夜，您又怎么能使他步行千里来替弱小的燕国处在危险境地中的君王效劳呢？像伯夷那样廉洁，他的行为准则是不作孤竹君的继承人，不肯作周武王的臣子，不肯接受封侯的赏赐，而饿死在首阳山下。像这样廉洁的人，您又怎么能使他步行千里，到齐国去干一番进取的事业呢？像尾生那样守信用的人，和女子在桥下约会，女子没有来，大水来了也不肯离开，抱着柱子让水淹死。像这种守信用的人，您又怎么能够使他步行千里，去退却齐国的强兵呢？我正是那种因为忠信而得罪君王的人。”燕王说：“您本是个不忠诚的人，哪有因为忠诚而得罪的呢？”苏秦说：“话不是这么说。我听说有个到远方做官的人，他的妻子和别人私通。她的丈夫将要回来了，她的姘夫很担心。这个妻子说：‘您不要担心，我已经准备好药酒等他了。’过了三天，她的丈夫果然回家，妻子叫侍妾捧着药酒让丈夫喝。侍妾想说出酒里下了毒药，恐怕他会把女主人赶出去；想不说呢，又怕害死了男主人。于是假装跌倒而打翻了酒。男主人大怒，打了她五十鞭。所以，侍妾假装跌倒而泼了药酒，对上来说是保存了男主人，对下来说是保存了女主人，却不免遭到鞭打，怎么能说忠诚就不会得罪呢？我的罪过，不幸正和这个故事相同啊！”燕王说：“您还是担任原来的职位吧。”从此更加优待他。

燕易王的母亲是燕文侯的夫人，她和苏秦私通。燕易王知道了，对苏秦更加优待。苏秦恐怕被杀，就对燕王说：“我在燕国不能提高燕国的地位，我如在齐国，则定能使燕国受到重视。”燕王说：“您怎么办都行。”于是苏秦假装得罪了燕国而逃奔到齐国，齐宣王让他作客卿。

齐宣王死去，湣王继位。苏秦劝说湣王隆重地安葬宣王，以表示自己的孝思，高筑宫室，扩大苑囿，以显示自己的得意，他想以此损耗齐国，为燕国提供可乘之机。燕易王死去，燕哙继立为王。后来，齐国有许多大夫和苏秦争宠，派人暗杀苏秦，苏秦受了重伤，挣扎着逃走。齐王派人去抓凶手，没有抓到。苏秦快要死了，便对齐王说：“我如果死了，请您把我车裂了而在刑场上示众，并宣布说：‘苏秦为了燕国在齐国作乱。’这样，那暗杀我的凶手就定能抓到了。”于是齐王照他的话办，暗杀苏秦的凶手果然自己露面，齐王就把他捉来处死。燕国听到这个消息说：“齐国这样为苏先生报仇，

真太好了。”

苏秦死后，他为燕国削弱齐国的事情充分暴露。齐国知道了，对燕国非常不满。燕国极端恐惧。苏秦的弟弟苏代，苏代的弟弟苏厉，见到兄长这样得意，也都学习纵横之术。苏秦死后，苏代就去求见燕易王，想继承苏秦的旧业，说：“我是东周一个普通的平民，听说大王的德行高尚，我不揣冒昧，放弃了耕种而来求见大王。我到了赵国的首都邯郸，所见到的和我在东周所听到的相差很远，我私下感到失望。后来到了燕国的宫廷，看到您的群臣和属吏，便知道大王您真是天下最贤明的君王啊！”燕王问道：“你所说的贤明的君主是什么样子呢？”苏代回答道：“我听说一个贤明君王总是愿意听取自己的过失，不愿只听别人称道自己的好处。我愿意指出你哪些地方错了。齐、赵是燕国的仇敌、楚、魏是燕国的后援国。现在您却要事奉仇敌来攻打援国，这是对燕国不利的。请您自己考虑，这种作法显然是错的，但却没有人告诉您，这显然不是忠臣。”燕王说：“齐国本来是我的敌人，我一直想要讨伐它，只是怕国家疲敝，力量不够。您要能以燕国攻打齐国，我愿把整个国家付托给您。”苏代回答说：“天下有力作战的大国有七个，燕国是比较衰弱的。单独与别国作战，力量不足；倘若依附谁，谁就会提高地位。向南去依附楚，楚国的声望就会提高。向西去依附秦，秦国的威望便加重；中间去依附韩、魏，韩、魏的声威就加重。如果所依附的国家威望提高，这必然使您的威望也提高了。谈到齐国，他的国君年纪大而又一意孤行。南边攻楚五年，积蓄消耗殆尽，向西困扰秦国三年，兵士疲敝不堪，北边和燕国作战，打败燕的三军，俘虏了两员将领。并且用它残余的兵力，向南攻破拥有五千辆兵车的宋国，囊括了泗上十二诸侯。他的国君野心虽已得到相当满足，民力却已衰竭了。还能干什么呢！并且我听说：多次打仗，人民就劳累，军队长期在外，战士就很疲敝。”燕王说：“齐国有清济、浊河，便于固守，有长城、钜防，可以作为要塞，真是这样吗？”苏代回答说：“天时方面不能取得有利条件，虽然有清济、浊河，哪能固守呢！人民疲敝，虽然有长城、钜防，又怎能作为要塞呢！况且，齐国从前不从济水以西征兵，是为了防备赵国，不从河北征调军队，是为了防备燕国。现在济西、河北全都征兵了，全国都已经很疲敝了。骄横的君主必然贪利，亡国的臣子一定贪财。您如果不以把姪儿或弟弟送作人质感到羞愧，并以宝珠玉帛去拉拢齐王的亲信，齐国将会感激燕国而把灭亡宋国看得很容易，那么，齐国就可以被我们灭掉了。”燕王说：“我决心依靠您而接受上天的安排。”燕国就派了一个公子到齐国去做人质。苏厉通过燕国质子的关系求见齐王。齐王怨恨苏秦，想把苏厉囚禁起来。燕国的质子替他谢罪，随后苏厉也就委身作了齐国的臣子。

燕国的相国子之和苏代结成婚姻关系，想要取得燕国的政权，就派苏代到齐国去侍奉质子。齐王派遣苏代回国复命，燕王诘问道：“齐王能称霸吗？”苏代回答说：“不能。”燕王问：“为什么？”回答说：“因为他不信任自己的臣子。”于是燕王让子之控制燕国的全权，不久又让位给他，引起了燕国大乱。齐国进攻燕国，杀掉了燕王诘和子之。燕国拥立了昭王。苏代、苏厉不敢再进入燕国，都归附了齐国，齐很优待他们。

苏代经过魏国，魏国替燕国拘留了苏代。齐国派人对魏王说：“齐国提出把宋国的土地封给秦王的弟弟泾阳君，秦国一定不肯接受。秦国并非不希望拉拢齐国和取得宋地的地盘，只不过是相信齐王和苏代罢了。现在齐、魏不和到了如此严重的程度，那么，齐国就不会欺骗秦国。秦国也会相信齐

国。齐、秦联合起来，涇阳君取得宋国土地，这是不利于魏国的，所以您不如让苏代东归齐国，秦国定会怀疑齐国而不相信苏代了。齐、秦不能联合，天下局势不发生变动，讨伐齐国的局面就会逐渐形成了。”于是魏国释放了苏代。苏代到了宋国，宋国很好地接待他。

齐国进攻宋国，宋国危急，于是苏代写信给燕昭王说：

燕国作为一个万乘大国，却派出人质寄居在齐国，名声低下而权势卑微，以整个燕国力量帮助齐国攻打宋国，人民疲劳而财力损耗。攻破宋国，侵犯楚国的淮北，使齐国壮大，敌人强大而自己的国家受害。这三种情况都是对国家的大害啊！然而您还是愿意这样办，无非是为了取得齐国的信任罢了。但齐国却更加不相信您，对燕国更加怀恨，这表明您的策略错了。宋国再加上淮北的地盘，力量超过万乘的大国，齐国把它吞并之后，等于增加了一个齐国。北夷的土地纵横七百里，加上鲁、卫两国的地方，也胜过一个万乘的大国，齐国把它们吞并之后，等于增加了两个齐国。以一个齐国的力量，燕国还担惊受怕而不能应付，现在以三个齐国的力量压到燕国头上，那祸害就一定很大了。

虽是这么说，但聪明人办事，能够变祸为福，转败为胜。比如齐国的紫色绢帛，本是用破旧的白绢染成，它们价格反而提高了十倍。越王句践被困在会稽山，后来却击破强大的吴国而称霸天下。这都是变祸为福，转败为胜的事例啊！

现在您如果想要变祸为福，转败为胜，最好是推举齐国为霸主而尊重它，让各国派遣使臣在周室结盟，烧掉秦国的符节，宣告说：‘最好的策略是攻破秦国，其次是永远排斥它。’秦受到排斥并时刻担心被别人攻破，秦王一定非常忧虑。秦国接连五代君主都是主动出击，现在反而屈居齐国之下，秦王的想法，只要能使齐国陷入困境，不难以全国力量相拚。既然是这样，您何不派遣一个说客用以下的话游说秦王道：“燕、赵两国攻破宋国，使齐国更加强大，尊重它并屈从它，燕、赵并不想从中得利。燕、赵既得不到利益却又势必要这样做，就是因为不相信秦王的原故。那么，您为什么不派遣一个可信的人去拉拢燕、赵，派涇阳君、高陵君先到燕、赵两国去？如怕秦国的外交路线有变，就以他们二人作为人质，那么燕、赵必然相信秦国。秦国作西帝，燕作北帝，赵作中帝，树立三帝，向天下发号施令。韩、魏不服从，秦国就讨伐它；齐国不服从，燕、赵就讨伐它，天下还有谁敢不服从？天下都服从了，于是驱使韩、魏去讨伐齐国，说：‘一定要交出宋国的土地，归还楚国的淮北。’交出宋国的土地，归还楚国的淮北，这是有利于燕、赵的。树立三帝，是燕、赵非常愿意的。这样，实际方面能得到利益，提高名声方面如愿以偿。燕、赵将像丢掉草鞋一样把齐国抛弃了。现在如您不拉拢燕、赵，齐国的霸业一定会成功。诸侯都拥护齐国而您不服从，国家将遭到攻伐；诸侯拥护齐国，您也一样服从，您的名声就卑下了。现在要是拉拢燕、赵，会使国家安定而名望崇高；不拉拢燕、赵，会使国家危险而名声低下。抛弃名尊国安的作法而选取国危名卑的作法，聪明人是不会这样干的。”秦王听了这个说法，心头一定感到刺痛。那么，您为什么不派说客用这番话去游说秦国？秦国定会被争取过来，齐国也定会受到讨伐了。

争取秦国，这是重要的外交；讨伐齐国，是正当的利益。处理好重要的外交，谋求正当的利益，这是圣王的事业啊！

燕昭王认为苏代这封信写得好，说：“先王曾对苏家有恩德，后来由

于子之的乱事，使得苏家弟兄离开了燕国。燕国要想向齐国报仇，非用苏家弟兄不可。”于是召回苏代，仍然很好地待他，和他商量讨伐齐国的大计，终于攻破齐国，使得齐湣王逃奔在外。

过了很久，秦国邀请燕王，燕王想前去，苏代劝阻燕王道：“楚国因得到了枳而使国家灭亡，齐国因取得宋国而使国家灭亡，齐、楚不能占有枳、宋而终于向秦国屈服，原因何在呢？那因为只要取得成功的国家，秦国都看成它的大敌。秦国夺取天下，不是靠行义，而是靠使用暴力。秦国使用暴力，公开地向天下宣告。

“秦警告楚国说：‘蜀地的军队，乘船浮行于岷水之上，随着夏季的水势直入长江，五天就能到达楚的郢都。汉中的军队，乘船从巴水出来，趁夏季水势直入汉水，四天就能到达五渚。我在宛县以东聚集军队，向随县进军，楚国的智士还来不及提出对策，勇士还来不及发挥威力，我已像用火箭射杀鹰隼一样迅速取得胜利，你还想等天下的军队攻打函谷关，不是为时过晚了吗！’楚王因为这个原故，向秦臣服了十七年。

“秦国警告韩国说：‘我从少曲发兵，一天就可截断太行山的通道。我从宜阳发兵，攻击平阳，两天就会使韩国全境动摇。我穿越两周攻击新郑，五天就可攻占韩国。’韩国认为确是如此，所以向秦国臣服。“秦国警告魏国说：‘我攻下安邑，堵住女戟，韩国通往太行山的路就会被截断。我从轵出发，经过南阳、封、冀，包围东西两周。趁着夏季的水势，乘着轻便的战船，强弓劲弩在前，利戈在后，掘开菜口，魏国的大梁就不复存在；掘开白马渡口，魏国的外黄、济阳就不复存在。掘开宿胥渡口，魏国的虚、顿丘就不复存在。从陆上进攻，可以击破河内；水路进攻，可以毁灭大梁。’魏国认为确是如此，所以向秦国臣服。“秦国想攻取安邑，害怕齐国援救，就把宋地丢给齐国，说：‘宋王无道，做了一个像我的木偶，用箭射它的面孔。我的路途阻绝，军队遥远，没法去攻打他。您假如能攻破宋国并占有它，那就像我自己占有有一样。’在秦国取得安邑，堵塞女戟之后，就反过来把攻破宋国作为齐国的罪过。“秦国想攻打韩国，害怕天下援助，就把齐国丢给天下，说：‘齐国曾四次和我订立盟约，却四次欺骗我，三次下决心要率领天下攻击我。有齐国就没有秦国，有秦国就没有齐国，一定要讨伐它，灭亡它。’等到秦国取得了韩国的宜阳、少曲，占领了蔺和离石就反过来把攻破齐国作为天下各国的罪名。“秦国想进攻魏国，害怕楚国援助，就把南阳丢给楚国，说：‘我本来就要与韩国绝交了。攻破均陵，堵塞 阨，只要有利于楚国，我就会像自己占有这些地方一样高兴。’等到魏国抛弃盟国转过去和秦国联合，于是把堵塞 阨作为楚国的罪过。“秦国的军队在林中受困，怕燕、赵乘机攻击，就把胶东丢给燕国，把济水以西丢给赵国。等到与魏讲和，并以公子延作为人质之后，便用公孙衍连续攻打赵国。

“秦军在谯石受到挫折，又在阳马被打败，怕魏国乘机攻击，就把叶、蔡丢给魏国。一到和赵国讲和，就胁迫魏国，魏国不肯割地。处在困境时，就派太后的弟弟穰侯去讲和，顺利时，连舅舅与母亲都要欺侮。

“秦国要责备燕国，便把攻打胶东作为罪名；责备赵国，便以夺取济西作为罪名；责备魏国，就把占领叶、蔡作为罪名；责备楚国，就把堵塞 阨作为罪名。责备齐国，就以攻打宋国作为罪名。它谴责各国，总会找到循环不断的借口。它把交错用兵看得像刺绣一样容易，母亲管不了，舅舅也不能约束。

“和龙贾的战斗，岸门的战役，封陵的战役，高商的战役，和赵庄的战斗，秦国前后杀掉三晋的人民有好几百万，现在那些还活着的，都是被秦国杀死的人的遗孤。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一带受到秦国的攻击，去掉了晋国的一半，秦国带来的灾祸严重到了这种程度，而燕、赵亲秦的人都争相以事奉秦国劝说他的国君，这正是我最担忧的事。”

燕昭王因此便不到秦国去了。苏代又受到燕国的重用。

燕国派苏代联络诸侯合纵抗秦，像苏秦在世时一样。有的参加，有的没有参与，天下从此推崇苏氏兄弟缔结的合纵盟约。苏代、苏厉都长寿而死，在诸侯间获得显赫的名声。

太史公说：苏秦兄弟三人，都通过游说诸侯获得显赫的名声，他们的本领是擅长权变。苏秦蒙受间谍的罪名而被处死，天下人都耻笑他，避免公开地学习他的策略。然而，世间对苏秦事迹的传说很分歧，后来的事有和他类似的，都附会到苏秦身上。苏秦起自民间，联合六国合纵相亲，他的智慧确有超过常人的地方。所以我列出他的事迹，按时间先后加以叙述，不让他独自蒙受不好的名声。

史记卷七十 张仪列传第十

缪文远 注译

张仪者，魏人也。^{〔1〕}始尝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2〕}学术，^{〔3〕}苏秦自以不及张仪。

【注释】〔1〕“魏”，国名。战国七雄之一，初都安邑（今山西夏县北），魏惠王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市），其疆域包括今山西省西南部及河南省东部，以及陕西、安徽的部分地区。〔2〕“鬼谷先生”，鬼谷所在，有几种不同的说法。这是纵横家夸张苏秦、张仪的故事，故神其说。鬼谷先生是假托的人名，鬼谷所在也不必指实。〔3〕“学术”，学习游说之术。

张仪已学而游说诸侯。尝从楚相饮，^{〔1〕}已而楚相亡璧，^{〔2〕}门下意张仪，^{〔3〕}曰：“仪贫无行，必此盗相君之璧。”共执张仪，掠笞数百，^{〔4〕}不服，醜之。^{〔5〕}其妻曰：“嘻！^{〔6〕}子毋读书游说，安得此辱乎？”张仪谓其妻曰：“视吾舌尚在不？”^{〔7〕}其妻笑曰：“舌在也。”仪曰：“足矣。”

【注释】〔1〕“楚相”，指楚国令尹。〔2〕“璧”，古代行礼所用的玉器，平圆形，中间有小孔。〔3〕“意”，怀疑。〔4〕“掠笞”，拷打。〔5〕“醜”，古“释”字。〔6〕“嘻”，悲叹声。〔7〕“不”，通“否”。

苏秦已说赵王而得相约从亲，^{〔1〕}然恐秦之攻诸侯，^{〔2〕}败约后负，念莫可使用于秦者，乃使人微感张仪曰：^{〔3〕}“子始与苏秦善，今秦已当路，^{〔4〕}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愿？”张仪于是之赵，上谒求见苏秦。^{〔5〕}苏秦乃诫门下人不为通，^{〔6〕}又使不得去者数日。已而见之，坐之堂下，赐仆妾之食。因而数让之曰：^{〔7〕}“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宁不能言而富贵子，子不足收也。”谢去之。张仪之来也，自以为故人，求益，反见辱，怒，念诸侯莫可事，独秦能苦赵，乃遂入秦。

【注释】〔1〕“赵王”，据《苏秦列传》，指赵肃侯。公元前三四九年至前三二六年在位。“从亲”，指秦以外的六国合纵相亲。〔2〕“秦”，国名。战国七雄之一，都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其疆域略有今河南省的西端，陕西大部及甘肃东部。〔3〕“微感”，暗中劝导。〔4〕“当路”，当政，当权。〔5〕“谒”，陈述。〔6〕“诫”，叮咛。〔7〕“数让”，责备。“数”、“让”两字是同义词迭用。

苏秦已而告其舍人曰：^{〔1〕}“张仪，天下贤士，吾殆弗如也。^{〔2〕}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独张仪可耳。然贫，无因以进。吾恐其乐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为我阴奉之。”乃言赵王，发金帛车马，使人微随张仪，与同宿舍，稍稍近就之，^{〔3〕}奉以车马金钱，所欲用，为取给，而弗告。张仪遂得以见秦惠王。^{〔4〕}惠王以为客卿，^{〔5〕}与谋伐诸侯。

【注释】〔1〕“舍人”，战国至汉初，王公大臣的侍从宾客、亲近左右的通称。〔2〕“殆”，大约。〔3〕“稍稍”，渐渐。〔4〕“秦惠王”，名驷，秦孝公子，公元前三三七年至前三一一年在位。〔5〕“客卿”，官名，专为从别国来到秦国做官的人而设，地位尊崇，仅次于相国。

苏秦之舍人乃辞去。张仪曰：“赖子得显，方且报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苏君。苏君忧秦伐赵败从约，以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阴奉给君资，尽苏君之计谋。令君已用，请归报。”张

仪曰：“嗟乎，此在吾术中而不悟，^{〔1〕}吾不及苏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谋赵乎？为吾谢苏君，苏君之时，仪何敢言。且苏君在，仪宁渠能乎！”^{〔2〕}张仪既相秦，^{〔3〕}为文檄告楚相曰：^{〔4〕}“始吾从若饮，我不盗而璧，^{〔5〕}若笞我。若善守汝国，我顾且盗而城！”^{〔6〕}

【注释】〔1〕“此在吾术中”，指苏秦的作法在张仪所学过的方法之中。〔2〕“宁渠”，岂。“宁”、“渠”是同义词迭用。〔3〕“张仪既相秦”，张仪相秦在秦惠王十年（公元前三二八年）。〔4〕“檄”，古代发表文告的竹筒。〔5〕“而”，你的。〔6〕“顾”，特，但。

苴蜀相攻击，^{〔1〕}各来告急于秦。秦惠王欲发兵以伐蜀，以为道险狭难至，而韩又来侵秦，^{〔2〕}秦惠王欲先伐韩，后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韩袭秦之敝，犹豫未能决。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惠王之前，^{〔3〕}司马错欲伐蜀，张仪曰：“不如伐韩。”王曰：“请闻其说。”

【注释】〔1〕“苴蜀相攻击”，据《华阳国志》所载：“蜀王别封弟葭萌于汉中，号苴侯，命其邑曰葭萌焉，（葭萌在今四川省广元老昭化。苴侯的封地则是从广元直达汉中。）苴侯与巴王为好，巴与蜀仇，故蜀王怒，伐苴侯。苴侯奔巴，求救于秦。”“苴”，音j。〔2〕“韩”，国名。战国七雄之一。初都阳翟（今河南禹县），后迁都新郑（今属河南）。疆域有今山西南部 and 河南中部。〔3〕“司马错”，秦国名将，在惠王、武王、昭王朝统兵达四十年。

仪曰：“亲魏善楚，下兵三川，^{〔1〕}塞什谷之口，^{〔2〕}当屯留之道，^{〔3〕}魏绝南阳，^{〔4〕}楚临南郑，^{〔5〕}秦攻新城、^{〔6〕}宜阳，^{〔7〕}以临二周之郊，^{〔8〕}诛周王之罪，^{〔9〕}侵楚、魏之地。^{〔10〕}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宝器必出。^{〔11〕}据九鼎，案图籍，^{〔12〕}挟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今夫蜀，西僻之国而戎翟之伦也，^{〔13〕}敝兵劳众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为利。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争焉，顾争于戎翟，^{〔14〕}去王业远矣。”

【注释】〔1〕“三川”，郡名，属韩，后入秦，以境内有河（黄河）、洛、伊三水而得名，辖境包括今黄河以南，河南灵宝以东，中牟以西地区。〔2〕“什谷”，韩地，在今河南成皋西。〔3〕“屯留”，地名，在今山西屯留东南十里。屯留之道指太行山羊肠坂道。〔4〕“南阳”，地区名，在今河南济源、孟县、沁阳一带，地处韩、魏之间，因在太行山南，黄河以北，故称南阳。〔5〕“南郑”，邑名，在今河南新郑县，当时是韩的国都。〔6〕“新城”，韩邑，在今河南伊川县西南。〔7〕“宜阳”，韩县，在今河南宜阳县西北的韩城镇。〔8〕“二周”，指东周、西周两个小诸侯国。西周都河南（今河南洛阳市西），东周都巩（今河南巩县）。〔9〕“诛”，讨伐。〔10〕“侵楚魏之地”，此和上文“亲魏善楚”不合，疑有误。或谓“楚魏”是“三川”之误。〔11〕“九鼎宝器必出”，这句是说周不敢爱惜它的宝物。“九鼎”，相传是夏禹所铸，是夏、商、周三代的传国重器。〔12〕“按”，据有。“图籍”，地图和户籍。〔13〕“戎翟”，古代对西部落后少数民族的泛称。“伦”，类。〔14〕“顾”，反而。

司马错曰：“不然。臣闻之，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1〕}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2〕}今王地小民贫，故臣愿先

从事于易。夫蜀，西僻之国也，而戎翟之长也，有桀纣之乱。^{〔3〕}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4〕}不伤众而彼已服焉。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而天下不以为贪，^{〔5〕}是我一举而名实附也，^{〔6〕}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今攻韩，劫天子，^{〔7〕}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8〕}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请谒其故：^{〔9〕}周，天下之宗室也；^{〔10〕}齐，韩之与国也。^{〔11〕}周自知失九鼎，韩自知亡三川，将二国并力合谋，以因乎齐、赵而求解乎楚、魏，^{〔12〕}以鼎与楚，以地与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谓危也。不如伐蜀完。”^{〔13〕}

【注释】〔1〕“王”，指统治天下的王业。音 w4ng。〔2〕“资”，条件，凭借。〔3〕“桀纣”，夏、商两代的末代国君，以昏庸、残暴著称。〔4〕“缮兵”，治兵器。〔5〕“西海”，指今川西一带古蜀国之地。〔6〕“名实”，“名”，指不贪暴。“实”，指土地财宝。〔7〕“劫”，胁迫。“天子”，指当时的周慎靓王（公元前三二一年至前三一五年在位）。〔8〕“不义”，指韩无罪而秦国去攻打它，是不义的行为。〔9〕“谒”，陈述。〔10〕“宗室”，周室为天下所宗仰，故称宗室。〔11〕“齐，韩之与国也”，“齐”下疑脱一“赵”字，下文说：“以因乎齐赵。”“与国”，同盟国。〔12〕“因”，依靠。“求解”，求其和解。〔13〕“完”，安全。

惠王曰：“善，寡人请听子。”卒起兵伐蜀，十月，^{〔1〕}取之，遂定蜀，贬蜀王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2〕}蜀既属秦，^{〔3〕}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

【注释】〔1〕“十月”，指秦惠王后元九年（公元前三一六年）十月。〔2〕“陈庄”，秦臣。〔3〕“属”，归附。

秦惠王十年，使公子华与张仪围蒲阳，^{〔1〕}降之。仪因言秦复与魏，而使公子繇质于魏。^{〔2〕}仪因说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无礼。”魏因入上郡、少梁，^{〔3〕}谢秦惠王。惠王乃以张仪为相，更名少梁曰夏阳。^{〔4〕}

【注释】〔1〕“公子华”，秦公子，世系不详。“蒲阳”，魏邑，在今山西隰县西北。〔2〕“公子繇”，秦惠王子。“质”，作人质。〔3〕“因入上郡、少梁”，据《秦本纪》、《六国年表》及《魏世家》，秦惠王十年，魏纳上郡于秦，并无少梁。少梁已于秦孝公八年（公元前三五四年）入秦。“上郡”，魏文侯所置郡，辖境包括今陕西榆林、延安一带。〔4〕“更少梁曰夏阳”，据《秦本纪》，更名在秦惠王十一年（公元前三二七年），《传》文误前一年。

仪相秦四岁，立惠王为王。^{〔1〕}居一岁，为秦将，取陕。^{〔2〕}筑上郡塞。

【注释】〔1〕“立惠王为王”，秦惠王称王在其十三年（公元前三二五年），即周显王四十四年。惠王因此改次年为后元元年。〔2〕“陕”，魏邑，今河南陕县。

其后二年，使与齐、楚之相会齧桑。^{〔1〕}东还而免相，相魏以为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诸侯效之。魏王不肯听仪。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2〕}复阴厚张仪益甚。张仪惭，无以归报。留魏四岁而魏襄王卒，哀王立。^{〔3〕}张仪复说哀王，哀王不听。于是张仪阴令秦伐魏。魏与秦战，败。

【注释】〔1〕“其后二年，使与齐、楚之相会齧桑”，据《秦本纪》、

《六国年表》及《魏世家》、《田齐世家》，齧桑之会在张仪取陕的次年，并非“其后二年”。又，参与齧桑之会的还有魏国。“齧桑”，魏地，在今江苏沛县西南。〔2〕“曲沃”，魏邑，在今河南灵宝东北。“平周”，魏邑，在今山西介休西。〔3〕“魏襄王卒，哀王立”，据《竹书纪年》，魏并无哀王一代，此处当作“魏惠王卒，襄王立”，以下“哀王”亦当作“襄王”。

明年，齐又来败魏于观津。〔1〕秦复欲攻魏，先败韩申差军，斩首八万，诸侯震恐。而张仪复说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过三十万。地四平，诸侯四通辐凑，〔2〕无名山大川之限。〔3〕从郑至梁二百余里，〔4〕车驰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与楚境，西与韩境，北与赵境，东与齐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万。〔5〕梁之地势，固战场也。梁南与楚而不与齐，则齐攻其东；东与齐而不与赵，则赵攻其北；不合於韩，则韩攻其西；不亲于楚，则楚攻其南：此所谓四分五裂之道也。

【注释】〔1〕“齐”，国名。战国七雄之一，都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东北），疆域有今山东半岛的大部分及河北省的一部。“观津”，当作“观泽”，魏邑，在今河南清丰南。〔2〕“辐凑”，好像车辐凑集到毂上，比喻这里是交通中心。〔3〕“限”，阻隔。〔4〕“从郑至梁二百余里”，此处所记的里数有误。《战国策·魏策一载》，“从郑至梁，不过百里；从陈至梁，二百余里。”“郑”，指韩国国都，今河南新郑县。“梁”，指魏国首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市。〔5〕“亭鄣”，边境上的军事据点，有吏士防守。

“且夫诸侯之为从者，将以安社稷尊主强兵显名也。〔1〕今从者一天下，〔2〕约为昆弟，〔3〕刑白马以盟洹水之上，〔4〕以相坚也。而亲昆弟同父母，尚有争钱财，而欲恃诈伪反覆苏秦之余谋，其不可成亦明矣。

【注释】〔1〕“社稷”，社是土地神，稷是谷神。古代国君都要祭社稷，所以社稷就成为国家的代称。〔2〕“从者”，主张合纵的人。〔3〕“昆弟”，兄弟。〔4〕“洹水”，水名，源出今河南林县隆虑山，迳安阳至内黄入卫水。

“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1〕据卷、衍、燕、酸枣，〔2〕劫卫取阳晋，〔3〕则赵不南，赵不南而梁不北，梁不北则从道绝，从道绝则大王之国欲毋危不可得也。秦折韩而攻梁，〔4〕韩怯于秦，秦、韩为一，梁之亡可立而须也。〔5〕此臣之所为大王患也。

【注释】〔1〕“河外”，地区名。战国时称潼关以东、黄河以北为河内，黄河以南为河外。此处指的即下文卷、衍、燕、酸枣等地。〔2〕“卷”，魏邑，在今河南原阳县旧原武西北。“衍”，魏邑，在今河南郑州市北。“燕”，魏邑，即南燕，故城在今河南延津东北。“酸枣”，魏邑，在今河南延津西南。〔3〕“卫”，战国时小国，为泗上十二诸侯之一。都帝丘（今河南濮阳）。“阳晋”，卫邑，在今山东鄆城西。〔4〕“折”，制，控制。〔5〕“立而须”，指为时极短。“须”，等待。

“为大王计，莫如事秦。事秦则楚、韩必不敢动；无楚、韩之患，〔1〕则大王高枕而卧，〔2〕国必无忧矣。

【注释】〔1〕“患”，祸。〔2〕“高枕而卧”，无忧无虑。

“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虽有富大之名而实空虚；其卒虽多，然而轻走易北，〔1〕不能坚战。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胜之必矣。割楚而益梁，亏楚而适秦，〔2〕嫁祸安国，〔3〕此善事也。大王不听臣，秦下甲士而东伐，虽欲事秦，不可得矣。

【注释】〔1〕“轻走易北”，容易被打败而逃走。“走”，逃。“北”，败退。〔2〕“适秦”，取悦于秦。“适”，悦。〔3〕“嫁祸安国”，嫁祸指“亏楚”，安国指“适秦”。

“且夫从人多奋辞而少可信，〔1〕说一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游谈士莫不日夜搯腕瞋目切齿以言从之便，〔2〕以说人主。人主贤其辩而牵其说，岂得无眩哉。〔3〕”

【注释】〔1〕“奋辞”，夸张的话。〔2〕“搯腕”，用左手抓住右手的手腕。“搯”，同“扼”。“瞋目”，张大眼睛。“切齿”，牙齿互相磨擦。以上都是合纵之士游说诸侯时激昂慷慨的表情。〔3〕“眩”，眼花，引申为迷惑。

“臣闻之，积羽沉舟，群轻折轴，〔1〕众口铄金，〔2〕积毁销骨，故愿大王审定计议，且赐骸骨辟魏。”〔3〕”

【注释】〔1〕“折轴”，折断车轴。〔2〕“众口铄金”，众口所毁，虽金石也可销熔。〔3〕“赐骸骨”，许其引退。“骸骨”，是对自己身体的谦称。

哀王于是乃倍从约而因仪请成于秦。〔1〕张仪归，复相秦。三岁而魏复背秦为从。秦攻魏，取曲沃。明年，魏复事秦。

【注释】〔1〕“倍”，通“背”，背弃。

秦欲伐齐，齐、楚从亲，于是张仪往相楚。楚怀王闻张仪来，〔1〕虚上舍而自馆之。〔2〕曰：“此僻陋之国，子何以教之？”仪说楚王曰：“大王诚能听臣，闭关绝约于齐，〔3〕臣请献商於之地六百里，〔4〕使秦女得为大王箕帚之妾，〔5〕秦楚娶妇嫁女，长为兄弟之国。此北弱齐而西益秦也，计无便此者。”楚王大喜而许之。〔6〕群臣皆贺，陈轸独吊之。〔7〕楚王怒曰：“寡人不兴师发兵得六百里地，群臣皆贺，子独吊，何也？”陈轸对曰：“不然，以臣观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齐秦合，齐秦合则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说乎？”陈轸对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齐也。今闭关绝约于齐，则楚孤。秦奚贪夫孤国，〔8〕而与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张仪至秦，必负王，〔9〕是北绝齐交，西生患于秦也，而两国之兵必俱至。善为王计者，不若阴合而阳绝于齐，使人随张仪。苟与吾地，绝齐未晚也；不与吾地，阴合谋计也。”楚王曰：“愿陈子闭口毋复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张仪，厚赂之。于是遂闭关绝约于齐，使一将军随张仪。

【注释】〔1〕“楚怀王”，楚威王子，名槐，公元前三二八年至前二九九年在位。〔2〕“上舍”，上等馆舍。“馆”，款待。〔3〕“闭关”，断绝来往。〔4〕“商於之地”，指广大的汉中地区。〔5〕“箕帚之妾”，古专指妻子。“箕”，簸箕。“帚”，扫帚。“箕帚”指作洒扫的事。〔6〕“说”，通“悦”。〔7〕“吊”，哀悼。〔8〕“奚”，为甚么。“夫”，语气词。〔9〕“负”，背弃。

张仪至秦，详失绥堕车，〔1〕不朝三月。楚王闻之，曰：“仪以寡人绝齐未甚邪？”乃使勇士至宋，〔2〕借宋之符，北骂齐王。〔3〕齐王大怒，折节而下秦。秦齐之交合，张仪乃朝，谓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愿以献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令于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闻六里。”还报楚王，楚王大怒，发兵而攻秦。陈轸曰：“轸可发口言乎？攻之不如割

地反以赂秦，与之并兵而攻齐，是我出地于秦，取偿于齐也，王国尚可存。”楚王不听，卒发兵而使将军屈 击秦。秦齐共攻楚，斩首八万，杀屈 ，遂取丹阳、汉中之地。^{〔4〕}楚又复益发兵而袭秦，至蓝田，^{〔5〕}大战，楚大败，于是楚割两城以与秦平。^{〔6〕}

【注释】〔1〕“详”，通“佯”，假装。“绥”，用手拉住借以上车的绳子。〔2〕“宋”，国名。战国时是一个五千乘兵车的中等国家，都商丘（今河南商丘南）。疆域有今河南东部和山东、江苏、安徽间地。〔3〕“借宋之符，北骂齐王”，因为“闭关绝约”，齐、楚的信使不通，所以要借用宋国的符。“符”，用玉、铜、竹等制成，作为传达命令或出使时的凭证。〔4〕“丹阳”，地区名，在今陕西、河南两省间的丹江以北。“汉中”，地区名，包括今汉水中游陕西秦岭以南的盆地。秦取汉中后，公元前三一二年，在此设郡。〔5〕“蓝田”，秦县，故城在今陕西蓝田县西三十里。〔6〕“楚割两城以与秦平”，此所记恐非事实。《屈原列传》及《战国策·秦策四》记蓝田之战都不言有楚割城的事。

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关外易之。^{〔1〕}楚王曰：“不愿易地，愿得张仪而献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张仪乃请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负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于子。”张仪曰：“秦强楚弱，臣善靳尚，^{〔2〕}尚得事楚夫人郑袖，袖所言皆从。且臣奉王之节使楚，楚何敢加诛。假令诛臣而为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愿。”遂使楚。楚怀王至则囚张仪，将杀之。靳尚谓郑袖曰：“子亦知子之贱于王乎？”郑袖曰：“何也？”靳尚曰：“秦王甚爱张仪而不欲出之，^{〔3〕}今将以上庸之地六县赂楚，^{〔4〕}以美人聘楚，^{〔5〕}以宫中善歌讴者为媵。^{〔6〕}楚王重地尊秦，^{〔7〕}秦女必贵而夫人斥矣。^{〔8〕}不若为言而出之。”于是郑袖日夜言怀王曰：“人臣各为其主用。今地未入秦，秦使张仪来，至重王。王未有礼而杀张仪，秦必大怒攻楚。妾请子母俱迁江南，毋为秦所鱼肉也。”^{〔9〕}怀王后悔，赦张仪，厚礼之如故。

【注释】〔1〕据《楚世家》载，丹阳战后，次年，秦打算分汉中之半与楚媾和，《屈原传》所记同，不是以武关外易黔中地。“黔中”，战国楚郡，后入秦。秦代治所在今湖南沅陵县西。辖境相当今湖南沅水、澧水流域、湖北清江流域、四川黔江流域和贵州东北部分。“武关”，关名，在今陕西丹凤县东南。〔2〕“靳尚”，楚怀王宠臣。〔3〕“而不欲出之”，“不”字当作“必”，时张仪被楚囚禁，秦王要救他出来。《战国策·楚策二》作“秦王欲出之”。〔4〕“上庸”，县名，今湖北竹山县西南。“上庸之地六县”，包括今湖北竹山、西山、保康、竹溪等县。〔5〕“聘楚”，此指嫁到楚国。〔6〕“讴”，歌。“媵”，陪嫁的女子。〔7〕“楚王重地尊秦”，这是靳尚对郑袖说话，“楚王”应作“大王”。〔8〕“斥”，受排斥。〔9〕“鱼肉”，像鱼肉一样被残害。

张仪既出，未去，闻苏秦死，^{〔1〕}乃说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敌四国，^{〔2〕}被险带河，^{〔3〕}四塞以为固。虎贲之士百余万，^{〔4〕}车千乘，骑万匹，积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难乐死，^{〔5〕}主明以严，将智以武，虽无出甲，席卷常山之险，必折天下之脊，^{〔6〕}天下有后服者先亡。且夫为从者，无以异于驱群羊而攻猛虎，虎之与羊不格明矣。^{〔7〕}今王不与猛虎而与群羊，臣窃以为大王之计过也。”^{〔8〕}

【注释】〔1〕“闻苏秦死”，此句不是事实，据《六国年表》，张仪死

于公元前三 九年。据当代学者研究，苏秦乃死于公元前二八四年。苏秦死时，张仪已先死二十五年。〔2〕“ 四国 ”，泛指各诸侯国。〔3〕“ 被险 ”，险关环抱。“ 带河 ”，黄河围绕。〔4〕“ 虎贲之士 ”，勇士。〔5〕“ 安难乐死 ”，这是说不避死亡。〔6〕“ 虽无出甲 ”，三句“ 虽 ”通“ 唯 ”。这是说只是不出甲而已，如果出甲，一定会席卷常山而折天下之脊。〔7〕“ 格 ”，敌。〔8〕“ 过 ”，错误。

“ 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1〕}两国交争，其势不两立。大王不与秦，秦下甲据宜阳，韩之上地不通。^{〔2〕}下河东，^{〔3〕}取成皋，^{〔4〕}韩必入臣，^{〔5〕}梁则从风而动。秦攻楚之西，韩、梁攻其北，社稷安得毋危？

【注释】〔1〕“ 而 ”，则，即。〔2〕“ 上地 ”，地区名，指上党之地。上党，韩郡，辖境相当今山西和顺、榆顺以南，沁水流域以东地。〔3〕“ 河东 ”，地区名，在今山西西南部。〔4〕“ 成皋 ”，韩邑，故城在今河南荥阳汜水镇西。〔5〕“ 入臣 ”，称臣。

“ 且夫从者聚群弱而攻至强，不料敌而轻战，国贫而数举兵，危亡之术也。臣闻之，兵不如者勿与挑战，粟不如者勿与持久。夫从人饰辩虚辞，^{〔1〕}高主之节，言其利不言其害，卒有秦祸，^{〔2〕}无及为已。是故愿大王之孰计之。^{〔3〕}

【注释】〔1〕“ 饰辩 ”，粉饰。〔2〕“ 卒 ”，通“ 猝 ”。〔3〕“ 孰计 ”，仔细考虑。“ 孰 ”，通“ 熟 ”。

“ 秦西有巴蜀，大船积粟，起于汶山，^{〔1〕}浮江已下，^{〔2〕}至楚三千余里。舫船载卒，^{〔3〕}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里数虽多，然而不费牛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扞关。^{〔4〕}扞关惊，则从境以东尽城守矣，^{〔5〕}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举甲出武关，南面而伐，则北地绝。^{〔6〕}秦兵之攻楚也，危难在三月之内，而楚待诸侯之救，在半岁之外，此其势不相及也。夫恃弱国之救，忘强秦之祸，此臣所以为大王患也。

【注释】〔1〕“ 汶山 ”，山名，即岷山，在今四川松潘北。〔2〕“ 已 ”，通“ 以 ”。〔3〕“ 舫船 ”，两船相并。“ 舫 ”，音 f3ng。〔4〕“ 距 ”，至。“ 扞关 ”，古关名，故址在今湖北长阳西。〔5〕“ 从境 ”，当从《战国策·楚策一》作“ 竟陵 ”，其地在今湖北潜江西北。“ 城守 ”，修筑防禦工事。〔6〕“ 北地 ”，指楚国的北境。

“ 大王尝与吴人战，^{〔1〕}五战而三胜，阵卒尽矣；偏守新城，^{〔2〕}存民苦矣。臣闻功大者易危，而民敝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强秦之心，臣窃为大王危之。

【注释】〔1〕“ 大王尝与吴人战 ”，此句有误。吴在前四七三年被越国灭亡，越又亡于楚。怀王时，吴国早已不复存在。〔2〕“ 新城 ”，新取得的城邑。

“ 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齐、赵者，^{〔1〕}阴谋有合天下之心。^{〔2〕}楚尝与秦构难，战于汉中，楚人不胜，列侯执珪死者七十余人，^{〔3〕}遂亡汉中。楚王大怒，^{〔4〕}兴兵袭秦，战于蓝田。此所谓两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敝而韩魏以全制其后，计无危于此者矣。愿大王孰计之。

【注释】〔1〕“ 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 ”，这句话不合事实，秦惠王时，秦多次出函谷关，向东方用兵。“ 函谷 ”，关名，在今河南灵宝县东。

〔2〕“合”，一作“吞”。〔3〕“执珪”，楚国的最高爵位。〔4〕“楚王”，当作“大王”。

“秦下甲攻卫阳晋，必大关天下之匈。”〔1〕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数月而宋可举，举宋而东指，则泗上十二诸侯尽王之有也。〔2〕

【注释】〔1〕“攻卫阳晋，必大关天下之匈”，这是指攻取阳晋的战略意义，以常山为天下之脊，那么阳晋就是天下之胸，这里是秦、晋、齐、楚的交通要道，秦国攻下阳晋，就是扼着天下的胸脯，其他各国就都不敢动了。“匈”，同“胸”。〔2〕“泗上十二诸侯”，泗水流域的十二个小国，如邾、鲁、莒等。“泗”，水名，源出今山东泗水县东蒙山南麓。

“凡天下而以信约从亲相坚者苏秦，封武安君，〔1〕相燕，〔2〕即阴与燕王谋伐破齐而分其地；乃详有罪出走入齐，〔3〕齐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觉，齐王大怒，东裂苏秦于市。〔4〕夫以一诈伪之苏秦，而欲经营天下，混一诸侯，〔5〕其不可成亦明矣。”

【注释】〔1〕“武安君”，封号，武安在今河南武安县西。〔2〕“燕”，国名。战国七雄之一，都蓟（今北京市外城的西北部），疆域包括今河北北部、辽宁南部及内蒙的南部。〔3〕“乃详有罪出走入齐”，据学者研究，苏秦在周赧王九年（公元前三 六年）受燕昭王派遣，侍燕质子于齐，因遂委质为齐臣，并非佯有罪而出亡。“详”，通“佯”。〔4〕“车裂”，俗称五马分尸。把人的头和四肢分别拴在五辆车上，用五匹马驾车分驰，把人撕裂而死。〔5〕“经营”，筹划。“混一”，统一。

“今秦与楚接境壤界，〔1〕固形亲之国也。〔2〕大王诚能听臣，臣请使秦太子入质于楚，楚太子入质于秦，请以秦女为大王箕帚之妾，效万室之都以为汤沐之邑，〔3〕长为昆弟之国，终身无相攻伐。臣以为计无便于此者。”

【注释】〔1〕“壤界”，疆界相连。〔2〕“形亲”，形势上应当亲善。〔3〕“汤沐之邑”，本是天子赐给诸侯来朝时斋戒沐浴的地方，后一般指收取其地的赋税作为费用。

于是楚王已得张仪而重出黔中地与秦，〔1〕欲许之。屈原曰：“前大王见欺于张仪，〔2〕张仪至，臣以为大王烹之；〔3〕今纵弗忍杀之，〔4〕又听其邪说，不可。”怀王曰：“许仪而得黔中，美利也。后而倍之，〔5〕不可。”故卒许张仪，与秦亲。

【注释】〔1〕“重出”，难于割弃。“重”，难。〔2〕“前大王见欺於张仪”，指张仪以商于之地欺骗楚怀王的事。“见”，被。〔3〕“烹”，古代以鼎镬煮人的酷刑。〔4〕“纵”，释放。〔5〕“倍”，通“背”，背弃。

张仪去楚，因遂之韩，说韩王曰：“韩地险恶山居，五谷所生，非菽而麦，〔1〕民之食大抵菽饭藿羹。〔2〕一岁不收，民不履糟糠。地不过九百里，无二岁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过三十万，而厮徒负养在其中矣。〔3〕除守徼亭鄣塞，〔4〕见卒不过二十万而已矣。〔5〕秦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虎贲之士跼头贯颐奋戟者，〔6〕至不可胜计。秦马之良，戎兵之众，〔7〕探前踔后蹄间三寻腾者，〔8〕不可胜数。山东之士被甲蒙胄以会战，〔9〕秦人捐甲徒褐以趋敌，〔10〕左挈人头，〔11〕右挟生虏。夫秦卒与山东之卒，犹孟贲之与怯夫；〔12〕以重力相压，犹乌获之与婴儿。〔13〕夫战孟贲、

乌获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国，无异垂千钧之重于鸟卵之上，必无幸矣。〔14〕

【注释】〔1〕“菽”，大豆。“而”，则，即。〔2〕“藿”，豆叶。〔3〕“厮徒负养”，担任杂役的人。〔4〕“徼亭”，徼，边界。徼有亭，以供瞭望。“鄣塞”，塞，险要之处。塞有工事，作为屏障。〔5〕“见”，通“现”。〔6〕“跣跣”，徒跣，赤足。音 t jü。“科头”，空头，不戴头盔。“贯颐”，张弓。“贯”，读为弯弓的弯。“颐”，弓名。“奋戟”，执戟奋怒地冲入敌阵。“戟”，戈矛的合体，可钩可刺。〔7〕“戎兵之众”，此句是衍文，当删去。〔8〕“探前跌后”，马的前蹄跃向前，后蹄踢地而起，“跌”，音 jué。“寻”，古七尺或八尺为寻。〔9〕“被”，披上。“胄”，头盔。〔10〕“捐”，弃。“徒裼”，赤脚露体。〔11〕“挈”，提。“挈”，音 qiè。〔12〕“孟贲”，卫国勇士。〔13〕“乌获”，秦武王时的大力士。〔14〕“千钧”，形容极重。古代以三十斤为一钧。

“夫群臣诸侯不料地之寡，而听从人之甘言好辞，比周以相饰也，〔1〕皆奋曰‘听吾计可以强霸天下’。夫不顾社稷之长利而听须臾之说，〔2〕诖误人主，无过此者。〔3〕

【注释】〔1〕“比周”，勾结。〔2〕“须臾”，短暂的时间。〔3〕“诖误”，贻误。“诖”，音 gu4。

“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据宜阳，断韩之上地，东取成皋、荥阳，〔1〕则鸿台之宫、桑林之苑非王之有也。〔2〕夫塞成皋，绝上地，则王之国分矣。先事秦则安，不事秦则危。夫造祸而求其福报，计浅而怨深，逆秦而顺楚，虽欲毋亡，不可得也。

【注释】〔1〕“荥阳”，韩邑，在今河南荥阳东北。〔2〕“鸿台之宫、桑林之苑”，都是韩国的宫苑名。苑，畜养鸟兽的园林，形状婉转曲折，所以称为苑。

“故为大王计，莫如为秦。〔1〕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韩。非以韩能强于楚也。〔2〕其地势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转祸而说秦，计无便于此者。”

【注释】〔1〕“为”，《战国策·韩策一》作“事”，臣服的意思。〔2〕“以”，认为。

韩王听仪计。张仪归报，秦惠王封仪五邑，号曰武信君。使张仪东说齐湣王曰：〔1〕“天下强国无过齐者，大臣父兄殷众富乐。然而为大王计者，皆为一时之说，不顾百世之利。从人说大王者，必曰‘齐西有强赵，南有韩与梁。齐，负海之国也，〔2〕地广民众，兵强士勇，虽有百秦，将无奈齐何’。大王贤其说而不计其实。夫从人朋党比周，〔3〕莫不以从为可。臣闻之，齐与鲁三战而鲁三胜，〔4〕国以危亡随其后，虽有战胜之名，而有亡国之实。是何也？齐大而鲁小也。今秦之与齐也，犹齐之与鲁也。秦赵战于河漳之上，再战而赵再胜秦；〔5〕战于番吾之下，再战又胜秦。〔6〕四战之后，赵之亡卒数十万，邯郸仅存，〔7〕虽有战胜之名而国已破矣。是何也？秦强而赵弱。

【注释】〔1〕“齐湣王”，名地，齐宣王之子，公元前三二年至前二八四年在位。湣王即位时，张仪已死九年，此处说张仪东说齐湣王，不合事实。〔2〕“负”，背靠。〔3〕“朋党”，结成小集团。〔4〕“齐与鲁三战而鲁三胜”，这是假设的话，不是事实。〔5〕“秦赵战于河漳之上，再战而再胜秦”，这两战也不见记载，恐不可靠。“河”指黄河，“漳”指漳水。

〔6〕“战于番吾之下，再战又胜秦”，秦攻赵番吾，被赵将李牧打退，事在公元前二三二年，时张仪已死七十七年。“番吾”，赵邑，在今河北磁县境。“番”，音 p2n 或 p2。〔7〕“邯郸”，赵都，公元前三八六年赵敬侯自晋阳徙都于此。故址在今河北邯郸市西南十里，俗称赵王城。

“今秦楚嫁女娶妇，〔1〕为昆弟之国。塞献宜阳；〔2〕梁效河外；〔3〕赵入朝澠池，〔4〕割河间以事秦。〔5〕大王不事秦，秦驱韩梁攻齐之南地，悉赵兵渡清河，〔6〕指博关，〔7〕临菑、即墨非王之有也。〔8〕国一日见攻，虽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愿大王孰计之也。”

【注释】〔1〕“秦楚嫁女娶妇”，据《六国年表》，秦往楚迎妇在秦昭王二年（公元前三五五年），时张仪已死五年。〔2〕“韩献宜阳”，这不合事实。秦取宜阳是用武力攻取，并非韩国所献。事在秦武王四年（公元前三七年），张仪已死三年。〔3〕“梁效河外”，“河外”，地区名，指曲沃（今山西闻喜东北）、平周（今山西介休西）等地。据《六国年表》，公元前三二二年，秦取曲沃、平周，可见河外入秦也是秦用武力攻取，不是魏国所献。〔4〕“赵入朝澠池”，据《六国年表》，秦、赵会澠池在周赧王三十六年（公元前二七九年），时张仪已死三十年。〔5〕“割河间以事秦”，河间，地区名，指黄河、漳水之间。秦、赵澠池之会时，赵并无割河间事。〔6〕“清河”，古河名，在齐、赵二国之间，源出今河南内黄县南。〔7〕“博关”，古关名，在今山东博平县西北。〔8〕“即墨”，齐邑，故城在今山东平度东南。

齐王曰：“齐僻陋，隐居东海之上，未尝闻社稷之长利也。”乃许张仪。

张仪去，西说赵王曰：〔1〕“敝邑秦王使使臣效愚计于大王。大王收率天下以宾秦，〔2〕秦兵不敢出函谷关十五年。大王之威行于山东，敝邑恐惧慑伏，〔3〕缮甲厉兵，〔4〕饰车骑，〔5〕习驰射，力田积粟，守四封之内，愁居慑处，不敢动摇，唯大王有意督过之也。〔6〕”

【注释】〔1〕“赵王”，据《传》文，张仪说赵在秦？惠王后元十四年（公元前三一一年），当赵武灵王十五年。赵武灵王名雍，公元前三二五年至前二九九年在位。〔2〕“宾”，通“摈”，排斥。〔3〕“慑伏”，因畏惧而屈服。〔4〕“缮甲厉兵”，整治军装，磨快武器。“缮”，整治。“厉”，磨砺。〔5〕“饰”，通“饬”，整饬。〔6〕“督过”，深深地责备。

“今以大王之力，举巴蜀，〔1〕并汉中，〔2〕包两周，迁九鼎，〔3〕守白马之津。〔4〕秦虽僻远，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凋兵，〔5〕军于澠池，愿渡河踰漳，据番吾，会邯郸之下，愿以甲子合战，〔6〕以正殷纣之事，〔7〕敬使使臣先闻左右。”

【注释】〔1〕“举巴蜀”，据《六国年表》，秦灭蜀在惠文王后九年（公元前三一六年），当赵武灵王十年。〔2〕“并汉中”，据《秦本纪》及《楚世家》，秦惠王后十三年（公元前三二二年），取楚汉中，当赵武灵王十四年。〔3〕“包两周，迁九鼎”，这不合事实，据《六国年表》，秦取两周在庄襄王元年（公元前二四九年），当赵孝成王十七年，这时张仪已死六十一年。〔4〕“白马之津”，古津渡名，在今河南滑县东北。〔5〕“敝甲凋兵”，这是对秦军的谦辞。“敝甲”，破旧的甲衣。“凋兵”，残缺的兵器。〔6〕“甲子合战”，甲子是周武王克商的日子。〔7〕“殷纣”，商朝最后一代君主。

“凡大王之所信为从者恃苏秦。苏秦荧惑诸侯，^{〔1〕}以是为非，以非为是，欲反齐国，而自令车裂于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与秦为昆弟之国，而韩梁称为东藩之臣，^{〔2〕}齐献鱼盐之地，^{〔3〕}此断赵之右臂也。夫断右臂而与人斗，失其党而孤居，求欲毋危，岂可得乎！”

【注释】〔1〕“荧惑”，眩惑。〔2〕“韩梁称为东藩之臣”，这不合史实。据《秦本纪》，“韩王入朝，魏举国听命”，在秦昭襄王五十三年（公元前二五四）年，时张仪已死五十五年。又据《秦始皇本纪》，韩称臣于秦在秦始皇十三年（公元前二二四年），距张仪之死已七十五年。〔3〕“齐献鱼盐之地”，这是夸大的话，当时并无其事。

“今秦发三将军：其一军塞午道，^{〔1〕}告齐使兴师渡清河，军于邯郸之东；一军军成皋，驱韩梁军于河外；^{〔2〕}一军军于浞池。约四国为一以攻赵，赵破，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隐情，先以闻于左右。臣窃为大王计，莫如与秦王遇于浞池，面相见而口相结，请案兵无攻。^{〔3〕}愿大王之定计。”

【注释】〔1〕“午道”，纵横交错的重要通路，在赵东齐西。〔2〕“河外”，地区名，指黄河以南，今河南郑州市至滑县一带。〔3〕“案兵”，止兵不动。“案”，通“按”。

赵王曰：“先王之时，^{〔1〕}奉阳君专权擅势，^{〔2〕}蔽欺先王，独擅绾事，^{〔3〕}寡人居属师傅，^{〔4〕}不与国谋计。^{〔5〕}先王弃群臣，^{〔6〕}寡人年幼，奉祀之日新，心固窃疑焉，以为一从不事秦，非国之长利也。乃且愿变心易虑，割地谢前过以事秦。方将约车趋行，^{〔7〕}适闻使者之明诏。”赵王许张仪，张仪乃去。

【注释】〔1〕“先王之时”，先王指赵武灵王父赵肃侯。〔2〕“奉阳君专权擅势”，这不合事实。奉阳君李兑专权在赵武灵王子赵惠文王时。〔3〕“擅”，揽。“绾”，控扼。〔4〕“属”，付托。〔5〕“与”，参与。〔6〕“弃群臣”，对死亡的避忌说法。〔7〕“趋”，同“趣”，趣向

北之燕，说燕昭王曰：^{〔1〕}“大王之所亲莫如赵。昔赵襄子尝以其姊为代王妻，^{〔2〕}欲并代，约与代王遇于句注之塞。^{〔3〕}乃令工人作为金斗，长其尾，^{〔4〕}令可以击人。与代王饮，阴告厨人曰：‘即酒酣乐，进热啜，^{〔5〕}反斗以击之。’^{〔6〕}于是酒酣乐，进热啜，厨人进斟，^{〔7〕}因反斗以击代王，杀之，王脑涂地。其姊闻之，因摩笄以自刺，^{〔8〕}故至今有摩笄之山。^{〔9〕}代王之亡，天下莫不闻。”

【注释】〔1〕“燕昭王”，名职，燕王哙的庶子，公元前三一一年至前二七九年在位。〔2〕“赵襄子”，赵鞅之子，名无恤，春秋末年晋国大夫，与韩、魏两家三分晋国。“代王”，代，国名，在今河北蔚县东北。其时代未称王，当作“代君”。〔3〕“句注”，山名，在今山西代县西北，即雁门山。〔4〕“金斗”，铜作的口大底小的方形器皿，有柄。〔5〕“热啜”，热羹。“啜”，音 chuò。〔6〕“反斗以击之”，指把斗底反过来击代王的头部。〔7〕“进斟”，进到席间倒羹汁。〔8〕“摩”，同“磨”。“笄”，古代妇女用来挽发的簪子。〔9〕“摩笄山”，在今河北涿鹿县东北。

“夫赵王之很戾无亲，^{〔1〕}大王之所明见，且以赵王为可亲乎？赵兴兵攻燕，^{〔2〕}再围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以谢。今赵王已入朝浞池，效河间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云中、九原，^{〔3〕}驱赵而攻燕，则易水、

长城非大王之有也。〔4〕

【注释】〔1〕“很”，通“狠”，凶狠。“戾”，暴戾。〔2〕“赵兴兵攻燕”三句，此事不见于记载。〔3〕“云中”，郡名，赵武灵王所置，辖境相当于今内蒙土默特右旗以东，大青山以南，卓资县以西，长城以北。“九原”，赵邑，秦后于此置县，治所在今内蒙包头市西。〔4〕“易水”，水名，在今河北省境内，源出河北易县西，东流至定兴县西南，与拒马河合。“长城”，指燕的南长城，在今河北易县西南。

“且今时赵之于秦犹郡县也，不敢妄举师以攻伐。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赵不敢妄动，是西有强秦之援，而南无齐赵之患，是故愿大王孰计之。”

燕王曰：“寡人蛮夷僻处，虽大男子裁如婴儿，〔1〕言不足以采正计。今上客幸教之，请西面而事秦，献恒山之尾五城。”〔2〕燕王听仪。仪归报，未至咸阳而秦惠王卒，武王立。〔3〕武王自为太子时不说张仪，〔4〕及即位，群臣多谗张仪曰：“无信，左右卖国以取容。秦必复用之，恐为天下笑。”诸侯闻张仪有郤武王，〔5〕皆畔衡，复合从。〔6〕

【注释】〔1〕“裁”，通“才”，仅仅。〔2〕“恒山”，古山名，在今河北曲阳西北与山西交界处。恒山之尾，在燕的西南界。〔3〕“武王”，秦武王，名荡，惠文王子，公元前三一年至前三七年在位。〔4〕“说”，通“悦”。〔5〕“郤”，通“隙”，裂痕。〔6〕“畔”，通“叛”。“衡”，通“横”，战国后期，指东方各国与秦联合。“合从”，指六国合纵抗秦。

秦武王元年，群臣日夜恶张仪未已，而齐让又至。〔1〕张仪惧诛，乃因谓秦武王曰：“仪有愚计，愿效之。”王曰：“柰何？”〔2〕对曰：“为秦社稷计者，东方有大变，然后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闻齐王甚憎仪，仪之所在，必兴师伐之。故仪愿乞其不肖之身之梁，〔3〕齐必兴师而伐梁。梁齐之兵连于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间伐韩，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临周，祭器必出。〔4〕挟天子，按图籍，此王业也。”秦王以为然，乃具革车三十乘，〔5〕入仪之梁。〔6〕齐果兴师伐之。梁哀王恐。〔7〕张仪曰：“王勿患也，请令罢齐兵。”乃使其舍人冯喜之楚，借使之齐，谓齐王曰：“王甚憎张仪；虽然，亦厚矣王之托仪于秦也！”齐王曰：“寡人憎仪，仪之所在，必兴师伐之，何以托仪？”对曰：“是乃王之托仪也。夫仪之出也，固与秦王约曰：‘为王计者，东方有大变，然后王可以多割得地。今齐王甚憎仪，仪之所在，必兴师伐之。故仪愿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齐必兴师伐之。齐梁之兵连于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间伐韩，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无伐，以临周，祭器必出。挟天子，案图籍，此王业也。’秦王以为然，故具革车三十乘而入之梁也。今仪入梁，王果伐之，是王内罢国而外伐与国，〔8〕广邻敌以内自临，而信仪于秦王也。此臣之所谓‘托仪’也。”齐王曰：“善。”乃使解兵。〔9〕

【注释】〔1〕“齐让又至”，齐派使者责难秦用张仪。“让”，责备。〔2〕“柰何”，怎么样。“柰”，同“奈”。〔3〕“不肖之身”，对自己的谦称。“肖”，贤。〔4〕“祭器”，钟鼎之类的器物。〔5〕“革车”，兵车。〔6〕“入仪之梁”，“仪”字是衍文，《战国策·齐策二》作“纳之梁”。“入”，同“纳”。〔7〕“梁哀王”，应为梁襄王，公元前三一八年至前二九六年在位。〔8〕“罢”，同“疲”。“与国”，同盟国。〔9〕“解兵”，停止用兵。

张仪相魏一岁，卒于魏也。陈轸者，游说之士。与张仪俱事秦惠王，皆贵重，争宠。张仪恶陈轸于秦王曰：〔1〕“轸重币轻使秦楚之间，〔2〕将为国交也。今楚不加善于秦而善轸者，轸自为厚而为王薄也。且轸欲去秦而之楚，王胡不听乎？”王谓陈轸曰：“吾闻子欲去秦之楚，有之乎？”轸曰：“然。”王曰：“仪之言果信矣。”轸曰：“非独仪知之也，行道之士尽知之矣。昔子胥忠于其君而天下争以为臣，〔3〕曾参孝于其亲而天下愿以为子。〔4〕故卖仆妾不出闾巷而售者，〔5〕良仆妾也；出妇嫁于乡曲者，〔6〕良妇也。今轸不忠其君，楚亦何以轸为忠乎？忠且见弃，轸不之楚何归乎？”王以其言为然，遂善待之。

【注释】〔1〕“恶”，中伤，音 wù。〔2〕“重”，厚。“币”，玉、马、皮、帛等礼物。“轻”，频繁。〔3〕“子胥”，姓伍，名员，楚人，后仕吴。吴王夫差时因劝王拒绝越国求和，被疏远。后吴王赐剑，命他自杀。〔4〕“曾参”，春秋时鲁国人，孔子弟子，以孝著称。〔5〕“闾巷”，里巷。〔6〕“出妇”，被丈夫遗弃的妇女。“乡曲”，乡里。

居秦期年，〔1〕秦惠王终相张仪，而陈轸奔楚。楚未之重也，而使陈轸使于秦。过梁，欲见犀首。犀首谢弗见。轸曰：“吾为事来，公不见轸，轸将行，不得待异日。”〔2〕犀首见之。陈轸曰：“公何好饮也？”犀首曰：“无事也。”曰：“吾请令公厌事可乎？”〔3〕曰：“柰何？”曰：“田需约诸侯从亲，〔4〕楚王疑之，未信也。公谓于王曰：‘臣与燕、赵之王有故，数使人来，曰“无事何不相见”，愿谒行于王。’〔5〕王虽许公，〔6〕公请毋多车，以车三十乘，可陈之于庭，〔7〕明言之燕、赵。”燕、赵客闻之，驰车告其王，使人迎犀首。楚王闻之大怒，曰：“田需与寡人约，而犀首之燕、赵，是欺我也。”怒而不听其事。齐闻犀首之北，使人以事委焉。犀首遂行，三国相事皆断于犀首。轸遂至秦。

【注释】〔1〕“期年”，一整年。“期”，音 j。〔2〕“异日”，另外的日子。〔3〕“厌事”，形容担任的事多。“厌”通“饜”，饱。〔4〕“田需”，时为魏相。〔5〕“谒行”，请行。〔6〕“虽”，即使。〔7〕“陈”，列。

韩魏相攻，期年不解。秦惠王欲救之，问于左右。左右或曰救之便，〔1〕或曰勿救便，惠王未能为之决。陈轸适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陈轸对曰：“王闻夫越人庄舄乎？”王曰：“不闻。”曰：“越人庄舄仕楚执珪，有顷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细人也，今仕楚执珪，富贵矣，亦思越不？’〔2〕中谢对曰：〔3〕‘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则越声，不思越则楚声。’使人往听之，犹尚越声也。今臣虽弃逐之楚，岂能无秦声哉！”惠王曰：“善。今韩魏相攻，期年不解，或谓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寡人不能决，愿子为子主计之余，为寡人计之。”陈轸对曰：“亦尝有以夫卞庄子刺虎闻于王者乎？庄子欲刺虎，馆竖子止之，曰：‘两虎方且食牛，食甘必争，争则必斗，斗则大者伤，小者死，从伤而刺之，一举必有双虎之名。’卞庄子以为然，立须之。有顷，两虎果斗，大者伤，小者死。庄子从伤者而刺之，一举果有双虎之功。今韩魏相攻，期年不解，是必大国伤，小国亡，从伤而伐之，一举必有两实。此犹庄子刺虎之类也。臣主与王何异也。”惠王曰：“善。”卒弗救。大国果伤，小国亡，〔4〕秦兴兵而伐，大剋之。此陈轸之计也。

【注释】〔1〕“便”，有利。〔2〕“越”，国名，都会稽（今浙江绍兴），疆域主要有今浙江北部和江苏、安徽、江西的一部分。“不”，通“否”。〔3〕“中谢”，侍从官。〔4〕“大国果伤，小国亡”，这是夸大的话，不是事实。

犀首者，魏之阴晋人也，〔1〕名衍，姓公孙氏。与张仪不善。

【注释】〔1〕“阴晋”，邑名，在今陕西华阴县东。

张仪为秦之魏，魏王相张仪。〔1〕犀首弗利，故令人谓韩公叔曰：“张仪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阳，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贵张子者，欲得韩地也。且韩之南阳已举矣，子何不少委焉以为衍功，则秦魏之交可错矣。

〔2〕然则魏必图秦而弃仪，收韩而相衍。”公叔以为便，因委之犀首以为功。果相魏。张仪去。

【注释】〔1〕“魏王相张仪”，这在魏惠王后元十三年（公元前三二二年）。〔2〕“错”，弃置，丢在一边。

义渠君朝于魏。〔1〕犀首闻张仪复相秦，害之。犀首乃谓义渠君曰：“道远不得复过，请谒事情。”〔2〕曰：“中国无事，〔3〕秦得烧掇焚君之国；〔4〕有事，〔5〕秦将轻使重币事君之国。”其后五国伐秦。〔6〕会陈轸谓秦王曰：“义渠君者，蛮夷之贤君也，不如赂之以抚其志。”〔7〕秦王曰：“善。”乃以文绣千纯，〔8〕妇女百人遗义渠君。义渠君致群臣而谋曰：“此公孙衍所谓邪？”〔9〕乃起兵袭秦，大败秦人李伯之下。〔10〕

【注释】〔1〕“义渠”，西戎部落之一，主要分布地在今甘肃庆阳、宁县一带。〔2〕“谒”，陈述。〔3〕“中国无事”，指山东六国不进攻秦国。〔4〕“烧掇焚”，焚烧侵略。“掇”，侵掠，音 duó。“”，割取，音 yú。〔5〕“有事”，指山东各诸侯国攻秦。〔6〕“五国伐秦”，指秦惠王后元七年（公元前三一八年），楚、魏、韩、齐、赵五国共攻秦。〔7〕“抚”，安定。〔8〕“纯”，匹。音 tún。〔9〕“此公孙衍所谓邪”，指上文公孙衍对义渠君所说的话。〔10〕“李伯”，秦邑。

张仪已卒之后，犀首入相秦。〔1〕尝佩五国之相印，为约长。〔2〕

【注释】〔1〕“犀首入相秦”，这不合史实。张仪死后，犀首并未继任秦相。〔2〕“尝佩五国之相印，为约长”，指公孙衍主持韩、赵、魏、燕、中山五国相王的事，时间在周显王四十六年（公元前三二三年）。

太史公曰：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从衡强秦者大抵皆三晋之人也。〔1〕夫张仪之行事甚于苏秦，〔2〕然世恶苏秦者，以其先死，而仪振暴其短以扶其说，〔3〕成其衡道。要之，〔4〕此两人真倾危之士哉！〔5〕

【注释】〔1〕“三晋”，春秋末期，晋国的韩、赵、魏三家大夫瓜分晋地，分别建国，史家称他们为三晋。“权变”，权谋机变。〔2〕“张仪之行事”，指诈伪的外交手段。〔3〕“振暴”，宣扬和暴露。〔4〕“要之”，总之。〔5〕“倾危”，使国家倾覆危亡。

译文

张仪是魏国人，最初曾与苏秦一道跟从鬼谷先生学游说之术，苏秦自认为所学比不上张仪。

张仪在学业完成以后，便去游说诸侯。一次，他在楚相那里赴宴饮酒，席散后，楚相发现自己身上佩戴的玉璧不见了，相府的幕客们都认为是张仪

所为，说：“张仪这人，既贫穷又没有品德，偷相国玉璧的，一定是他！”于是众人捉住张仪，打了他几百竹板。张仪还是不承认，大家只好把他释放还家，妻子叹气说：“唉，你如果不去读书游说，又怎会遭到这般侮辱呢？”张仪对妻子说：“你看看我的舌头还在吗？”妻子禁不住笑着回答：“舌头当然还在啰。”张仪说：“这就够了。”

当时，苏秦已经说服赵王答应加入合纵盟约，与同盟各国结好相亲，但他又担心各国诸侯在秦的进攻下背弃盟约，从而招致盟约的破坏。他考虑再三，找不到一个能派往秦国为他工作的合适人选，于是他派人去悄悄劝说张仪：“你以前就与苏秦相好，现在他已经当权，你何不到他那里去，以谋求展现你的志愿？”张仪于是前往赵国，递上名帖请求拜见苏秦。苏秦却先已告诫手下人不替张仪禀报，又设法稳住他好几天，然后才接见他，叫他坐在堂下，赏给他的是仆人、侍女所吃的饭食，并一再奚落张仪说：“像你那么有才能的人，竟自己弄得穷愁潦倒到这种地步。我哪是不能够荐举你而使你富贵呢，只是因为你不值得收留啊！”苏秦就此推辞了张仪。张仪这次来见苏秦，本以为是旧交，可以得到好处，谁知反而受到侮辱，气愤之下，想到各国诸侯都没有可以事奉的，唯有秦国才能威胁赵国，于是便到了秦国。

苏秦在张仪离去后，告诉自己的门客说：“张仪是天下贤士，我恐怕是比不上他的。现在我侥倖而先受到重用，但要说能够掌握秦国大权的人，那只有张仪才行了。而他目下贫穷，没有进用的机会。我怕他满足于小利而不再求进取，所以叫他来当面侮辱他，以此来激发他的意志。请你为我暗中帮助他吧。”苏秦将自己的打算禀告赵王以后，拨出钱财车马，派人一路上暗暗跟随张仪，与张仪宿于同一个旅舍，逐渐接近了他，供给他车马钱财，凡张仪有所需用，都取出来供给他，但并不告诉他实情。张仪因此而得以见到秦惠王。秦惠王用张仪为客卿，与他共商攻打各国诸侯的大计。

苏秦的门客至此便向张仪告辞，张仪说：“我靠你的帮助才得此显赫，正准备报答你的恩德，为甚么你却要离开我呢？”门客回答说：“我并不了解你，了解你的正是苏先生啊！苏先生担心秦国攻打赵国而破坏他的合纵盟约，认为非你不能掌握秦国大权，所以故意激怒你，然后派我暗中供给你的用费，这都是苏先生的安排。现在你已经得到重用，请让我回赵国回复苏先生。”张仪说：“唉！这些计谋都是我研习过的，而我竟未能发现，我比不上苏先生是明白无疑的了！再加我新被任用，怎么可能打赵国的主意呢？请你为我答谢苏先生，只要在苏先生当权之时，我怎敢打赵国的主意呢。况且苏先生当政，我张仪哪有这个能力呢！”张仪在做了秦的相国后，写文书警告楚相说：“过去我跟随你饮酒，并未盗你的玉璧，可你却责打了我。你好好守住你的国家吧，我回头将要盗取你的城池！”

莒国和蜀国相互攻打，两国都向秦国告急救援。秦惠王打算派兵攻蜀，又考虑到蜀道险要、狭窄，难以通行，韩国会借机入侵；想先打韩，后攻蜀吧，又担心不能取胜；想先打蜀吧，又担心韩国乘机偷袭。惠王犹豫不决，拿不定主意。司马错与张仪在秦惠王面前展开了争论，司马错主张攻蜀，张仪说不如攻韩。秦惠王说：“请让我听一听你们各自的理由。”

张仪说：“亲近魏国，结好楚国，派兵前往三川，阻断什谷的入口，扼守屯留的路径，让魏兵卡断去韩国南阳的道路，让楚兵直逼南郑，我们则攻打新城、宜阳，从而兵临二周的郊外，声讨周君的罪过，侵占楚、魏的地盘。周君自知局势无法挽救，必然会献出九鼎宝器。据有了九鼎宝器，掌握着天

下的地图和户籍，劫持着天子向天下发号施令，天下诸侯谁敢不听？这正是称王天下的事业啊！而目下的蜀国，不过是西部偏远的国家，戎狄的同类，损军劳民，达不到名显天下的目的；取得了他们的地盘，收不到甚么实际利益。我听说过这样一句话：争名的要到朝廷，争利的应去市集。现今的三川、周室就正是天下的朝廷和市集啊，大王您不去争夺，反倒去争夺戎狄那样的落后地区，这距离称王的事业太遥远了！”

司马错说：“不是这样。我听说过：想要使国家富强的人，必须扩充他的国土，想要军队强大的人，必须使百姓富裕；想要称王，必须推行他的德政。这三个条件具备，王业也就随着来了。目前大王您的国土狭小，百姓贫穷，所以我希望先从容易的地方做起。蜀，是西方偏远的国家，也是戎狄的领袖，国君昏暗，局势混乱。以秦国的军队去攻蜀，就好比用豺狼去驱赶着群羊一样。夺得蜀的土地，可以扩展疆土，取得蜀的财富，可使百姓富裕和军备充足，不用损伤多少人而蜀国就已经臣服了。我们灭掉了一个蜀国，但天下的人并不认为我们暴虐；占有西方的资源，天下的人并不认为我们贪婪。这样不仅一举名利双收，而且还可获得禁暴止乱的美名。现在若是攻打韩国，劫持周天子，名誉不好，而且不一定能得到实利，还会落个不义的名声，攻打天下人都不愿意攻打的国家，这是危险的。请大王允许我陈述原因：周是天下的宗室，齐是韩的盟国。周王室料到将要失去九鼎，韩国料到将要失去三川，两国势必要协力齐心，依赖齐、赵两国，并求得楚、魏的谅解，周把鼎给与楚国，韩将土地割与魏国，对此大王您是不可能禁止的。这就是我所说的危险所在啊。还不如攻打蜀国更为稳妥。”

秦惠王对司马错说：“好，我就听你的意见吧。”终于起兵攻蜀。这年十月，拿下蜀国。平定蜀国后，把蜀王的王位谪贬，改称为“侯”，并派陈庄担任蜀的相国。蜀归秦以后，秦因此更加强大富裕，对各国诸侯也看不起了。

秦惠王十年，惠王派公子华与张仪率兵围困魏国的蒲阳，守军投降。张仪提出秦把蒲阳交还魏国，并派公子繇到魏国作人质。张仪劝告魏王说：“秦王对待魏国非常仁厚，魏国总不能够没有表示。”魏国于是把上郡、少梁给了秦国作为对惠王的答谢。

惠王便任张仪为相国，并将少梁改为夏阳。

张仪做秦的相国四年后，拥戴惠王称王。又过了一年，张仪为将，领兵攻取了陕县，同时在上郡筑塞。

这之后两年，张仪被派到鬻桑与齐、楚的相国盟会。从东边回国后，张仪被免掉秦相职位，为了秦国的利益去魏国当了相国，想让魏国先归附秦国，然后让其他各国仿效魏国的做法；但魏王不听张仪的意见。秦王愤怒之下，派兵攻取了魏国的曲沃、平周两城，同时暗中给张仪比过去更为丰厚的待遇。张仪感到惭愧，觉得没有甚么作为回报。张仪在魏居留了四年后，魏襄王去世，魏哀王即位。张仪又劝哀王归秦，哀王还是不听。于是张仪暗中指使秦国攻魏。魏起兵与秦作战，被秦打败。

第二年，齐兵又至，在观津战败了魏兵。秦军又准备攻打魏国，首先战败了韩申差率领的军队，斩首八万，使各国诸侯为之震惊害怕。张仪于是又游说魏王道：“魏国的土地纵横不满一千里，士兵不到三十万。地势四面平坦，与各国四通八达，没有高山大河的阻隔。从新郑到大梁不过二百多里路，不论战车或者步兵，都不用花多大力气就能到达。魏国南与楚国交界，西与

韩国接连，北与赵国靠近，东与齐国连界，军队戍守四方，守卫边境的兵士当在十万以上。魏国的地势，自来就是战场。如果南边与楚交好而不东与齐国交好，那齐国就会从东面进攻；和东方齐国友好而不和赵国亲善，那赵兵就会从北面进攻；与韩国不和，那韩兵就会攻魏的西面；与楚国不亲，那楚兵就会侵犯魏的南面。这正是人们所说的四分五裂的道路啊。

“再说各国诸侯之所以合纵结盟，是想求得国家安全、巩固君王地位、增强军队力量、发扬本国声威。现在各合纵国把天下当做一家，他们彼此结为兄弟，在洹水之滨杀白马立誓为盟，以坚定彼此的意志。然而同是父母所生的亲兄弟之间，尚且发生争夺钱财的事，那么合纵各国要想凭借虚伪的盟约来维持苏秦残损的谋画，它的不可能成功是明确无疑的了。

“大王您要是不依附秦，秦就会出兵攻打河外、占据卷、衍、燕、酸枣等地，胁迫卫国，夺取卫国的阳晋，于是赵国不能南下援魏；赵国不能南下，那魏也就不能向北和赵呼应；魏不能连赵，那么合纵各国的交通就会断绝；合纵各国的交通一断绝，那么大王您的国家要想没有危险是不可能的了。秦国挟持韩国转而攻梁，韩国因为害怕秦国，与秦联为一体，于是梁的灭亡就近在眼前了。这就是我为大王担心的事情啊。

“现在为大王着想，还是不如依附秦国。依附了秦国就必定会使楚国、韩国不敢妄动；没有了韩、楚侵扰的祸患，大王就可以高枕而卧，国家肯定没有甚么可以忧虑的事情了。

“秦最想削弱的国家是楚国，而最能削弱楚国的是魏国。楚国虽然有民富国大的名声，但实际上却很空虚；它的军队人数虽然多，但临阵会轻易败逃，不能打硬仗。我们调集魏国的全部军队南下攻打楚国，获胜是可以肯定的。割裂楚国，有利于魏国；亏损楚国，使秦国高兴，转嫁了灾祸，安定了国家，确是一件好事啊。大王如不听取我的意见，秦出兵东向攻魏，那时魏要想投秦，也就不可能了。

“再说那些主张合纵的策士吧，他们大多话讲得激昂，而很少有靠得住的，只要说动了一国国君，就能够被赐封为侯，所以天下从事游说的人无不随时随地都在慷慨陈词，宣扬合纵的好处，以图打动一国的君主。君主觉得他们说得很好而受到影响。又怎么可能不被迷惑呢！

“我听说过这样的话：羽毛堆积多了能把船压沉，轻东西聚载多了能把车轴压断，众人的嘴巴可以使铁熔化，众多的坏话能把骨销毁。故此我请求大王慎重地决定国家大计，并请您让我辞职离开魏国。”

魏哀王于是背弃合纵盟约，通过张仪，请求与秦结好。张仪回秦后，仍然做了秦国的相国。三年后，魏又背叛秦国而重新加入合纵。秦因此出兵攻魏，夺取了魏的曲沃城。次年，魏重又归附秦国。

秦国准备攻打齐国，而齐与楚都参加合纵，两国关系密切，秦王于是派遣张仪前往楚国担任相职。楚怀王听说张仪来楚，安排他住在上等馆舍，并亲自接待张仪。怀王问张仪说：“您到我们这偏远鄙陋的楚国来，不知有甚么见教？”张仪对怀王说：“大王如果真的能够听取我的意见，关闭边关与齐断绝来往，我愿献上商於地区六百里的地方与楚，使秦王的女儿成为大王的妻子，秦、楚两国娶妇嫁女，永远成为亲如兄弟的国家。这将北面削弱齐国，西面有利于秦国，找不到比它更好的策略了。”怀王非常高兴地采纳了张仪的意见。群臣都为此向怀王贺喜，唯有陈轸向怀王表示哀悼。怀王发怒道：“我不用派兵便得到六百里土地，大臣们都来庆贺，唯有你表示哀悼，

这是甚么缘故？”陈轸答道：“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依我的看法，商於之地大王既不可能得到，齐、秦两国还会由此联合，齐、秦一联合，那楚国的灾难就肯定会降临了。”怀王问道：“有什么根据吗？”陈轸回答说：“秦国之所以看重楚国，是因为楚国背后有齐国。现在楚国关闭边界与齐国绝交，那么楚国就会孤立无援。秦国怎会重视一个孤立的国家，而奉送它六百里商於之地呢？张仪回到秦国后，必定会背叛大王。这样，楚国北与齐绝交，西面从秦国引来灾患，那它们两国之兵必定都会犯境了。妥当地为大王考虑，不如暗中与齐修好，表面上与齐绝交，派人随同张仪到秦。如果秦给了我们土地，再与齐绝交也不晚；不给我们土地，我们与齐暗中联合再作主张。”怀王说：“希望你闭上嘴巴不要再说了，等着看我得到秦的土地吧。”于是怀王将楚国的相印授与张仪，还送了许多礼物，一面关闭边界，与齐断交，并派一员将军随同张仪前往。

张仪到达秦国后，假装上车时没有拉稳绳子而从车上坠地，为此，养伤而三个月没有上朝。楚怀王听说此事后，说：“张仪是因为我与齐国绝交，做得还不够坚决吧？”便派勇士前往宋国，借宋国的符节进入齐境，大骂齐王。齐王大怒，折断符节而投靠秦国。秦与齐恢复邦交后，张仪才上朝，对楚国的使臣说：“我有六里封地，愿意献给你们大王。”使臣说道：“我受楚王之命，来接受商於之地六百里，没有听说是六里。”使臣回国报告楚怀王，怀王大怒，发兵攻秦。陈轸说：“我可以开口讲话了吗？攻打秦国，不如反过来割地贿赂秦国，再与秦国联合攻齐，这样我们向秦国割出的土地，可从齐国取得补偿，大王的国土还可以保存。”怀王不听，终于发兵派将军屈率领攻打秦国。秦国与齐国共同攻打楚国，杀掉楚兵八万，杀了屈，接着攻取了楚国的丹阳、汉中等地。楚国重又增兵袭击秦国，在蓝田与秦军大战，楚军大败，楚国于是割让两城和秦国议和，才使战事平息。

秦国和楚国进行联系，想用武关以外的土地换取楚国的黔中。楚王说：“我不希望换地，希望在得到张仪之后，奉献黔中地与秦王。”秦王想派张仪赴楚，但不忍说出口来。张仪自己请求到楚国去。秦惠王说：“楚王恨你背弃了给商於之地的诺言，会对你甘心吗？”张仪说：“秦强楚弱，我与楚国的靳尚相好，靳尚受楚王的夫人郑袖信任。郑袖说的话楚王都要听从。况且我是拿着大王您的符节出使，楚国怎敢杀害我呢？即便杀了我，而为秦得到黔中之地，也正是我最好的愿望啊。”张仪于是出使楚国。楚怀王待张仪一到，就把他囚禁起来准备杀掉。靳尚对郑袖说：“你知道你也会被楚王抛弃吗？”郑袖问道：“为什么呢？”靳尚说：“秦王很喜爱张仪，一定要救他出来。打算用上庸所属的六县送给楚国，把美女嫁到楚国，用秦宫中善于唱歌的女子作为陪嫁。楚王看重土地，尊敬秦国，秦国的美女肯定会得宠，而夫人您就会受到冷落了。还不如说情释放张仪。”郑袖于是日夜向怀王进言说：“做臣子的各自为他的君主效劳。现在我们的土地还没有交给秦国，秦国就派遣张仪前来，这可是非常尊重大王。大王不以礼相待，反而要杀掉张仪，秦必然会在大怒之下进攻楚国。请让妾母子二人都迁居到江南去，以免被秦兵所残害。”怀王后悔了，赦免了张仪，仍像过去那样隆重地接待他。

张仪获释后，还没有离开楚国，听说苏秦已死，便向楚王进说道：“秦国的土地占天下一半，兵力足以抵挡周围的国家，据有险要，有黄河围绕，四面都有要塞作为坚固的设防据点。拥有雄兵一百多万，战车千辆，战马万匹，储粮堆积如山。法令严明，士卒又甘愿临难赴死，国君明智威严，将帅

有谋有勇，不出兵则已，一出兵就会占据险峻的常山，折断天下的脊梁。天下凡是归顺在后的国家必然先遭灭亡。再说主张合纵的人，与驱赶群羊进攻猛虎没有什么不同，虎与羊之间力量悬殊是再明白不过的了。现在大王不结交猛虎却结交群羊，臣私下认为大王的考虑错了。

“总计天下的强国，不是秦就是楚，不是楚就是秦，两国你争我夺，这种形势不可能使两国并立。大王不结交秦，秦发兵占据宜阳，韩国上郡的地方就不能通行。秦再攻下河东，夺取成皋，韩国必定投降称臣，魏国也就会趁此时机行动。秦攻楚国的西面，韩、魏攻楚国的北面，国家哪能不危险呢？”

“再说合纵盟约是聚集一群弱国攻打最强的国家，不估量对方便轻率作战，国家贫穷却要频繁发起战事，这是危亡的道路啊！我听说过，兵力不如对方强，就不要向对方挑起战端；粮食不比对方多，就不要同对方长期打仗。那些谈合纵的人讲的都是好听的和不切实际的言辞，拔高主上不事秦的行为，只说合纵的好处不说它的坏处，突然招来秦兵的战祸，那时挽救就来不及了！所以请大王对这事多多地考虑吧。”

“秦国西面拥有巴蜀之地，用大船装载粮食，从汶山出发，顺长江而下，到楚国三千余里。用大船运载兵士，每条大船能载五十人和三个月的粮食，船顺着江水飘浮而下，一天可行三百余里，虽然走了这么多里的行程，但并不费牛马牵引的劳力，不到十天便可抵达楚国的扞关。扞关震动，竟陵以东的城邑就都要赶忙加强战备，黔中、巫郡就不再是大王所有了。秦再挥师从武关出发，从南面进攻，那么楚国的北境就被断绝。秦兵进攻楚国，不出三个月，楚国就会面临危难，然而楚国等待各国诸侯发兵来救，却要在半年之后，这势必赶不上。依靠弱国的救援，忘记强秦的祸患，这就是臣下替大王担心的啊！”

“大王曾经与吴国人作战，战五次胜了三次，临阵的士兵死得差不多了；为了守卫新攻占的城邑，活下来的百姓也吃够苦了。我听说功业大容易招致危险，百姓穷困会产生怨恨国君的情绪。为了维持容易招致危险的功业而去违背强秦的意愿，我私下替大王感到危险。”

“秦国所以十五年不从函谷关出兵攻打齐、赵，是因为它暗中订下了吞并天下的计划。楚国曾经与秦国发生冲突，双方在汉中交战，楚国人没有打胜，有侯爵和执珪之爵的战死了七十多人，楚国的汉中之地便由此失去。大王大怒之下，发兵袭击秦国，两军在蓝田交战。这就是常言说的两虎相争啊。秦、楚两国相互削弱而使韩、魏两国以其完整无损的兵力来对付它们的后方，没有比这更加危险的作法了。请大王对此仔细考虑吧。”

“秦发兵攻取卫的阳晋以后，必定会使天下的交通要道断绝。大王调集全部兵力进攻宋国，不到数月就可攻下，攻占宋国再挥师东向，那么泗水一侧的十二个诸侯国就会全部属于大王所有了啊。”

“约集东方六国合纵相互坚守盟约的人是苏秦，他被封为武安君，担任燕国的相国以后，就暗中与燕王策划攻破齐国后瓜分齐国的土地；苏秦便装做有罪逃离燕国到达齐国，齐王收留他，让他做了相国；经过两年后事情被发觉，齐王大怒，把苏秦车裂于刑场。像这样用一个狡诈虚伪的苏秦，却要想控制天下，把各国诸侯连成一气，这不可能成功是很明白的。”

“现在秦国与楚国国土相接，形势上，本来就是亲密的国家。大王真能听我的话，我可以请秦王派太子到楚国来作人质，大王也派太子到秦国去作人质。我并请把秦王的女儿作为大王您的妻子，再奉上拥有万户人家的大城，

收取赋税作为大王的沐浴费用，秦与楚长期成为兄弟国家，永世不互相攻打。我认为没有比这更好的策略了。”

楚怀王在得到张仪以后，又难于割弃黔中给秦国，想要同意张仪的意见。屈原对楚王说：“前次大王受了张仪的欺骗，这次张仪来楚，臣认为大王会烹杀他；现在放了他，不忍心杀他，却还要听信他的胡言乱语，不能这样做啊！”楚怀王说：“答应了张仪可以保得黔中，这是很有利的事啊。已经答应了，过后又背弃他，不好。”怀王终究应允张仪，与秦结好。

张仪离开楚国，便前往韩国，对韩王说：“韩国地势险恶，生活在山陵之中，生长的五谷，不是豆类就是麦子，老百姓大都吃的是豆子，喝的是豆叶汤。一年没有收成，人们连糟糠都吃不饱。韩国纵横不到九百里，没有储存两年的粮食。估计大王手下的军队，全部不足三十万，而且其中还要包括杂役人员都在内呢。除去守卫边界亭堡的兵士外，现成的可供调动的最多不过二十万罢了。秦国的军队有一百多万，战车千辆，战马万匹，勇猛的兵士不戴头盔踊跃奔杀，弯弓射敌，持戟冲锋的，多得数不清。秦军战马的精良，士兵的众多，马的前蹄飞腾，后蹄猛蹬，速度快到前后蹄之间一跃可以跨过三寻的，同样不可胜数。山东六国的军队盔甲齐整地与秦军会战，秦军脱掉盔甲袒臂赤足来迎敌，个个左手提人头，右手挟俘虏。秦兵与山东六国的兵相比，好比勇士孟贲与懦夫；以重兵相接触，好比力士乌获和婴孩。用孟贲、乌获那样的军队作战，攻打不肯降服的弱国，与把千钧重力直接压在鸟卵上面没有什么不同，肯定没有能够幸免的了。

“各国的君臣们不考虑自己国土的狭小，却去听信宣传合纵的人的甜言蜜语，他们结成朋党，互相吹嘘，个个慷慨激昂地说：‘听了我的主意便可以在天下称强称霸。’像这样不顾及国家的长远利益而听信一时的谬论，贻误国君，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

“大王不归附秦国，秦就会发兵占据宜阳，截断韩国的上党地区，再东取成皋、荥阳，那么鸿台之宫、桑林之苑就不再属于大王所有了。要是阻塞了成皋，截绝了上党地区，那大王的国土就要被分割了。早归附秦国就安全，不归附秦国就危险。如果制造的是祸端却要想得到福报，计虑粗浅，结怨很深，违背秦国而顺从楚国，要想国家不亡，那是不可能的啊。

“所以为大王着想，还不如替秦国效劳。秦最大的希望是削弱楚国，而最能削弱楚国的就是韩国。不是因为韩国比楚国强大，而是由韩的地势所决定的。现在大王向西臣事秦国，进攻楚国，秦王必然高兴。攻打楚国有利于韩国扩大领土，转移了祸患，取悦了秦国，没有比这更好的主意了。”

韩王听从了张仪的主意。张仪回秦作了汇报，秦惠王赐给张仪五座城邑，并封他为武信君。惠王又派遣张仪向东出使，对齐湣王说：“天下的强国没有能比得上齐国的，齐国的大臣百姓尽都富裕安乐。但是为大王出谋划策的人，全都是行的一时之计，不顾及百世的利益。主张合纵的人向大王作宣传的，必定会说‘齐国西面有强盛的赵国，南面有韩国与魏国。齐国是个滨海的国家，地广人多，军强兵勇，即使有一百个秦国，也将拿齐国无可奈何’。大王认为这种说法正确，但没有考虑它不合于实际。主张合纵的人拉帮结派，没有人不吹嘘合纵的好处。我听说，齐国与鲁国三次交战，鲁国三次获胜，但随着这胜利后面而来的是国家的危亡，虽然有战胜的名声，但带来的是亡国的现实。这是什么原因呢？齐国强大而鲁国弱小啊。现在的秦国对于齐国，就好比齐国对于鲁国。秦、赵两国在漳水之滨交战，赵军两战两胜；在番吾

城下交战，赵军又两次胜过秦军。这四战之后，赵国阵亡的兵士有好几十万，只剩下首都邯郸还得倖存，虽然赵国有战胜的名声，然而国家已残破了。这是什么原因呢？秦国强而赵国弱啊。“现在秦、楚两国之间嫁女娶妇，成了兄弟国家。韩国献出宜阳，魏国献出河外，赵王到渑池朝见秦王，割让河间来臣事秦国。大王如不归附秦国，秦驱使韩、魏两国进攻齐国南部地带，全部赵国军队渡过清河直奔博关，临菑、即墨两城就不会属于大王所有了。齐国一旦被攻，那时即使想要附秦，已经不可能的了。因此望大王好好考虑这件事吧。”

齐王说：“齐国地方偏僻，处在与世隔绝的东海边上，从来没有听到过对国家的长远打算啊。”于是答应了张仪的建议。

张仪离齐，西入赵国见赵王说：“我们敝国的国君派我为使臣，向大王进献一条策略。大王为首收罗、率领天下诸侯来对付秦国，使秦兵不敢出函谷关达十五年之久。大王的声威遍播于山东，我们秦国恐惧屈服，整治武器和兵车战马，练习骑射，勤力耕作，积蓄粮食，闭守国内不出，战战兢兢，不敢有轻举妄动，只因为大王您有意和我们过不去。

“现在依靠大王的督促，秦国已攻占巴蜀，吞并汉中，囊括两周，迁移九鼎，据守白马津渡。秦国虽然偏僻边远，然而内心愤怒已有很长时间了。目下秦有一支破破烂烂的军队驻守在渑池，准备渡过漳水，进占番吾，与赵军在邯郸城下相会，希望在甲子那天会战，以此来重演周武王伐纣的旧事，特别派我作为使臣预先来恭敬地告知大王。

“总的说来，大王之所以相信缔结合纵盟约的原因是因为仗恃有苏秦。苏秦用漂亮话迷惑诸侯，颠倒是非，企图倾覆齐国，结果使自己在刑场上被车裂。这样，天下的不可能联合为一也就很明显了。如今楚国与秦国结成了兄弟国家，韩国与魏国自称为秦国东边的藩属，齐国向秦献出盛产鱼盐的领土，这就断了赵国的右臂。一个断掉了右臂的人与别人相争，失去了朋友的人孤居独处，想要没有危险，怎么可能呢？

“现在秦王派出三个将军：其中一支军队截断午道，通知齐国派兵渡过清河，驻扎在邯郸的东面；一支军队驻扎在成皋，驱使韩国和魏国的军队驻扎在河外；一支军队驻扎在渑池。这四国结为一体来进攻赵国，赵国被攻破后，它的国土必定会被四国分占。因此我不敢隐瞒这种意图，先给大王通个口信。我替大王着想，你不如与秦王在渑池相会，面对面亲口约定，请他按兵不要进攻。希望大王拿定主意。”

赵王说：“先王在时，奉阳君专权擅势，蒙蔽欺骗先王，独断一切政务，我的生活归师傅安排，没有参与国家的大计。先王去世时，我年龄幼小，作主治国的时间才刚刚开始，内心本来就暗自怀疑，认为一意投入合纵盟约而不依附秦国，不是赵国的长远利益。所以我准备改变主意，割让国土弥补以前的过错，归附秦国。正待安排车马启程时，恰好听到了您的英明指示。”赵王答应了张仪以后，张仪便离开了赵国。

张仪北行到燕国，对燕昭王说：“大王所亲近的没过于赵国吧。过去赵襄子曾经让他姐姐嫁给代王作妻。后来他想要并吞代国，邀约代王在句注山的要塞相会。他先令工人制作了金斗，把金斗的尾部做得很长，使它可以用来袭击别人。赵襄子在与代王饮酒时，悄悄吩咐厨子说：‘趁着酒饮得酣畅高兴的时候，你送去热汤，然后掉转金斗袭击代王。’于是在酒饮到酣畅高兴之时，上热汤了，厨子送上汤勺，随即将金斗倒转过来打死了代王，代王

的脑浆流了一地。赵襄子的姐姐听到这个消息，便磨快头上的金簪自刺而死，所以到现在就有了摩笄山这个名称。代王的死因，天下人没有谁不听说的。

“赵王如此狠毒，连亲戚都不放过，大王您看得很清楚，又怎能把赵王当做是可以亲近的人呢？赵国起兵进攻燕国，两次围困了燕的都城要挟大王，迫使大王割让了十座城来谢罪。现在赵王已经到滹池朝见秦王，献上河间一带来事奉秦国。现在大王如不归附秦国，秦就会发兵到云中、九原，驱使赵国进攻燕国，这样一来，易水、长城就不再属于大王所有了。

“再说现在的赵国对于秦国而言，好比秦的一个郡县而已，不敢妄自兴兵打仗。目前大王如依附秦国，秦王必定高兴，赵又不敢轻举妄动，这样燕国西面有强大的秦国为援，同时南面没有齐国、赵国的侵犯，所以希望大王慎重地考虑这件事情吧。”

燕王说：“我像蛮夷一样处在偏僻的地区，虽然是个大男子，实在好像一个婴儿，说的话值不得作为正确的意见看待。今天幸承贵宾指教，我愿意西向依附秦国，并献上恒山末端的五座城池。”燕王听从了张仪的意见。张仪返回秦国报告，还没有走到咸阳，秦惠王便已去世。秦武王即位。武王还在当太子的时候就不喜欢张仪，即位以后，群臣中许多人说张仪的坏话：“他没有信用，行为反覆，出卖国家利益来取得君主的欢心。我们秦国如果再要重用他，恐怕会遭天下人的耻笑。”各国诸侯听说张仪与秦武王有隔阂，都背叛了连横，又恢复了合纵。

秦武王元年，大臣们日日夜夜诽谤张仪的事还没有平息，齐国又派使臣责备秦国任用张仪。张仪害怕被杀，便趁机对秦武王说：“我有一条计策，愿意献给大王。”武王问道：“什么样的计划？”张仪回答说：“为秦的利益着想，要东方有了大变，然后大王才可以多割得地方。现在听说齐王非常恨我，我所在的地方，齐王必定会发兵攻打它。因此我希望让我这不才的人前往梁国，齐就一定兴师伐梁。梁和齐的军队纠缠在大梁城下不能脱身，大王便利用这个时候攻打韩国，进入三川，出兵函谷关但并不进攻，用来威胁周室，这样周室的祭器必定会向大王献出。挟持周天子，掌握天下的地图和户籍，这是称王的大业啊。”秦武王认为张仪说得对，就准备了三十乘兵车，载上张仪前往梁国。齐国果然兴师攻打梁国。梁哀王害怕了，张仪说：“大王不要忧虑，请让我退掉齐兵。”张仪派门客冯喜前往楚国，借用楚国的使者前往齐国，对齐王说：“大王很恨张仪，虽然如此，大王却使秦国更加信赖张仪。”齐王说：“我非常痛恨张仪，只要张仪走到哪里，我就要兴兵讨伐到哪里，怎么说使他更受信任呢？”使者回答说：“这正是使张仪更受信任的作法啊。张仪离开秦国时，本来就与秦王谈好，说：‘为秦王着想，要东方有了大变，然后才可以割得更多的地方。现在齐王非常恨我，凡我所在之处，齐王必定兴兵讨伐。因此我希望让我这不才的人前往梁国。齐王必定会兴兵伐梁。齐、梁两军纠缠在城下不能脱身，大王利用这个机会攻打韩国，进军三川，出兵函谷关却并不进攻，以此来威胁周室，周室必定会献出祭器。挟持周天子，掌握天下的地图和户籍，这是称王的大业啊。’秦王认为说得对。所以准备了三十乘兵车载他入梁。现在张仪到了梁国，大王果然出兵攻梁，对内消耗国力，对外攻打盟邦，多树敌人，面临危难，这不是使张仪更加受到秦王信任吗！”齐王说：“你说得对。”就下令撤军。

张仪在魏做了一年相国，死于魏国。

陈轸是个游说之士。他与张仪同为秦惠王做事，都受到重用，二人常常

争宠。张仪向秦惠王讲陈轸的坏话说：“陈轸携带大量钱财随时出使于秦、楚两国之间，本应搞好两国的邦交。现在楚国并没有对秦国更亲善，却对陈轸很好，这是因为陈轸替自己打算多而替大王想得少的缘故啊。而且陈轸想要离开秦国投奔楚国，大王为何不让他离开呢？”惠王问陈轸道：“我听说你想要离秦投楚，有这回事吗？”陈轸答道：“有。”惠王说：“张仪的话果然被证实了。”陈轸说：“这件事不单是张仪知道，连路上的行人也尽都知道。过去伍子胥对他的国君忠心，因而各国诸侯争相拉他到本国为臣；曾参对他的双亲孝敬，因而各家父母都希望让他作为自己的儿子。所以被卖的仆妾不用走出家门街巷便被买去的，就是好仆妾；被丈夫抛弃的妇女能再嫁在本乡本里的，那是好妇人。现在如果我对我的国君不忠心，楚王又怎么会拿我做忠臣看待呢？忠心尚且被抛弃，我不往楚国又投奔何处呢？”秦惠王感到陈轸的话说得对，于是便很好地对待他。

陈轸在秦国住了一年，秦惠王终究任用张仪为相国，于是陈轸投奔楚国。楚国并没有重用他，却派他出使秦国。陈轸路过魏国时，想要看望犀首。犀首推辞不见。陈轸说：“我是为要事而来，你不见我，我就要离开这里了，不能等到其它日子。”犀首便会见了陈轸。陈轸问：“你怎么喜欢饮起酒来了呢？”犀首答说：“没有事啊。”陈轸说：“请让我使你的事情多起来，行吗？”犀首问道：“怎么办呢？”陈轸说：“魏相田需邀约各国诸侯合纵联盟结好，楚王持怀疑态度而不相信他。你去对魏王说：‘我与燕、赵两国的国君有旧交，他们多次派人来对我说“你闲着没事怎么不来见见面”，我希望到他们那里去拜见一下。’魏王即使同意你，你也不必多要车辆，只需把三十辆车子摆在庭院内，公开说要到燕、赵两国去。”燕、赵两国的在魏国作客的人听到这个消息，忙飞车禀告各自的国君，两国都派人到魏迎接犀首。楚王闻知此事大怒，说：“魏相田需来与我结约，而他们的犀首却前往燕、赵两国，这分明是欺骗我啊！”楚王愤怒之下，不理睬田需的建议，齐王听说犀首去北方，也派人把国事托付给他。犀首于是启程，燕、赵、齐三国的相国事务都归犀首决定。陈轸于是到了秦国。

韩魏两国互相攻打，一年不解。秦惠王想援助一方，征求大臣们的意见。大臣们有的说援助好，有的说不援助好，秦惠王不能作出决定。恰逢陈轸到达秦国，秦惠王便问他说：“你离开我去了楚国，还想不想念我呢？”陈轸答道：“大王听说过越国的庄舄吗？”惠王说：“没有听说过。”陈轸说：“越国人庄舄在楚国担任了执珪，不久得了病。楚王问：“庄舄在越国是个地位低贱的人，如今在楚国做官，已经富贵了，还思不思念越国呢？”一位侍御答道：‘大凡一个人怀念过去，是在他得病的时候。庄舄如果思念越国，呻吟就会是越国的口音；不思念越国，就会是楚国的口音。’楚王派人到庄舄那里偷听，他的呻吟声仍然还是越国的口音啊。现在我虽然被抛弃而去到楚国，怎么可能不发出秦国的口音呢！”秦惠王说：“你说得好。现在韩魏两国互相进攻，一年了还没有解决，有的说我解救为好，有的说不解救为好，我作不出决定，希望你能在替你的楚国君主考虑的余暇，也为我考虑这件事情。”陈轸对答说：‘有人把那卞庄子刺虎的事讲给大王听过吗？庄子准备刺杀老虎，旅舍里的小伙子劝阻他说：‘两只老虎正要吃牛，吃到味道好的地方必然会争夺，一争夺就必然会格斗，格斗就会使大虎受伤，小虎死亡，这时再刺杀受伤的老虎，一举就能获得杀死两只老虎的名声。’卞庄子认为说得对，站着等待时机。过了一会，两只老虎果然争斗起来，大的伤了，小

的死了。庄子向受伤的老虎刺去，这一举果然有了杀死双虎的功劳。如今韩魏两国相攻，一年得不到解决，这就必然会使大国受损，小国残破，对受损的国家兴兵攻打，这一举必定会有击破两国的实效。这就和庄子刺虎是一类的事情啊。我为楚王和为大王您出主意有什么两样呢。”秦惠王说：“你说得好。”终究没有去解救两国。结果大国果然受了损伤，小国面临灭亡，秦王兴兵讨伐，取得大胜。这正是陈轸的计谋啊。

犀首是魏国阴晋人，名衍，姓公孙氏。他与张仪关系不好。

张仪为了秦国的事前往魏国，魏王拜张仪为相国。犀首认为对己不利，因此派人对韩国的公叔说：“张仪已经使秦、魏两国联合了，他提出‘魏攻取韩国的南阳，秦攻取韩国的三川’。魏王之所以看重张仪，是想要得到韩国的土地。而且韩国的南阳已要被攻下了，你何不把南阳交给公孙衍作为他的功劳，那么秦、魏两国的交往就会停止了。这样一来，魏国必定会打秦国的主意从而抛弃张仪，拉拢韩国并拜公孙衍为相。”公叔认为这样很好，便把南阳交给犀首作为他的功劳。犀首果真做了魏国的相国，张仪只好离开魏国。

义渠君到魏国朝拜。犀首听说张仪重新当了秦相，心里忌恨。犀首于是对义渠君说：“路途遥远，你不可能再来这里相见了，请让我把秦国的情况告诉您。”犀首接着说：“中原各国如果没有事变，秦国将会烧杀侵略您的国家；如果有事变，秦国将会频繁地派出使臣用厚礼事奉您的国家。”这以后，楚、魏、齐、韩、赵五国共同进攻秦国。正好陈轸对秦王说：“义渠君是蛮夷中贤能的国君，不如送他厚礼以求稳住他的心。”秦王说：“好。”于是用了一千匹锦绣，一百名美女送给义渠君。义渠君召集群臣商量说：“这就是公孙衍给我说过的那回事吧？”于是发兵偷袭秦国，在李伯这个地方大败秦兵。

张仪已死之后，犀首入秦做了丞相。他曾经佩带五国的相印，当了五国盟约的约长。

太史公说：三晋这块地方有许多善于权变的人，倡导合纵连横，使秦国强大的，大多数都是三晋的人。张仪的行为比苏秦更坏，但世人讨厌苏秦的原因，是因为他先死，而且张仪夸张地揭露他的短处，以此来显示自己说法的正确，完成连横的策略。总之，他们两个真正称得上是倾邦覆国的人物啊！

